

書叢本基學國

義正禮儀

(上)

著 翬 培 胡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義 正 禮 儀

(上)

著 翬 培 胡



行發館書印務商

## 儀禮正義序

績溪戶部胡先生夙承家學，邃精三禮，以儀禮經爲周公作，有殘闕而無僞託。鄭注而後，惟唐賈氏公彥疏盛行，而賈疏或解經而違經旨，或申注而失注意，因參稽衆說，覃精研思，積四十餘年，成正義若干卷。先生自述其例有四：曰補注，補鄭君注所未備也；曰申注，申鄭君注義也；曰附注，近儒所說雖異，鄭愷義可旁通，附而存之，廣異聞，祛專己也；曰訂注，鄭君注義偶有違失，詳爲辨正，別是非，明折衷也。夫禮者履也，禮者體也，使人約其心於登降揖讓進退酬酢之間，目以處義，足以步目，考中度衷，昭明物則，以是觀其容而知其心，卽其敬惰，以考其吉凶之故，春秋所記，其應如響，故先王所以教君子所以履，莫不於是盡心焉。顧嬴秦滅學而後，高堂生傳禮十七篇，五傳而有大小戴慶氏三家之學，其時雖竝置博士，而范史所紀，至儒林未有顯者，賴康成鄭君本小戴之學，又校以古經，爲鄭氏學，而是經以明，宜其爲百代師表也。然自是鄭注孤行，雖有荀崧宜置博士之請，而爲其學者絕少，自王肅、沈重、黃慶、李孟、趙而外，如袁準、孔倫十數家，大都專解喪服而已，故賈氏並疏二禮，而儀禮不逮周禮之該。

洽。卽儀禮一經。而衆篇亦不逮喪服之該洽。觀其自序。稱喪服南北章疏甚多。其解全經。惟取裁黃李二家。則其詳略之殊致。亦以所本者多寡不同歟。況自高堂生推士禮以合之天子。後儒雖錯綜全經。旁推午貫。而先王制禮。貴多貴少。主減進文。精意所存。有非一端可例。則卽鄭注以考經文。亦不免偶有岐合之殊。而疏家例取專門。卽有違失。必爲曲解。又所申釋。必取經注正文。彼此殊科。或亦彊爲比傳。則其解經而反違經旨。申注而并失注義。亦勢所必然。曷若無所依違。期於大通哉。雖然。三代以上。典物俱存。服其服。則帶裳鞞。鳥之異等易明也。履其地。則堂室與阼之殊。方易識也。接其人。則南鄉北鄉。東面西面之異。位易辨也。舉其器。則几席筐篚尊俎。觚觶之殊。制易考也。故其時君子務察位稱之義。而器數則有司存。三代以後。卽鄭君去古未遠。而先王法物。已罕有知者。故其注禮時。卽漢制以相譬況。及賈疏時。則并漢制亦多有不能知者。如士冠禮缺項。鄭注舉卷幘。以證如類之讀。而賈疏則謂卷幘之狀。不可知矣。況其更歷千載乎。是非旁搜博考。神與古會。念釋所在。回翔反覆。卽器數以考誼理之存。使精融形釋。若親接古人而與之進退酬酢於其閒。亦安能抉經之心。析異同之見。以折衷一是哉。余於茲識先生爲之之勤。研之之久。而益信其所擇者精。所成者大也。昔鄭君自以年老。乞於禮堂寫定經說。後遂夢徵起。歲隄龍蛇。今

先生亦力疾成書甫成而遽歸道山。後先之軌千載同符。然則先生紹業鄭君。將於是在。世有好事書而刊布之者。其亦先生之志也夫。道光己酉十月。順德羅惇衍椒生氏撰。



## 校刊儀禮正義序

儀禮經文古奧。世所罕習。鄭氏以前無注本。其後自賈疏外。傳者甚夥。蓋墨守者多。涉穿鑿。師心者復病蕪陋。古典所存。幾成絕學。績溪胡農部撰正義。以鄭注爲宗。而萃輯羣言。辨析精密。洵足輔翼鄭氏。嘉惠來學。因屬陳君免詳校授梓。仍依原帙分四十卷。士昏禮及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五篇十二卷。則其門人楊君大堉所補也。至是書之體例。已詳椒生侍郎原序中。不復贅論。咸豐壬子九月。沔陽陸建瀛序。



本書係用萬有文庫版本  
印行原裝分訂十六冊每  
冊面數各自起迄今合訂  
三冊面數仍舊讀者鑒之

# 儀禮正義目錄

## 第一冊

卷一 冠

卷二 冠二

## 第二冊

卷三 昏

卷四 相見

卷五 鄉飲

## 第三冊

卷六 鄉飲二

卷七 鄉飲三

卷八 鄉射

儀禮正義 目錄



第四册

卷九 鄉射二  
卷十 鄉射三

第五册

卷十一 燕  
卷十二 燕二

第六册

卷十三 大射  
卷十四 大射二

第七册

卷十五 大射三  
卷十六 聘





第八册

卷十七 聘二

卷十八 聘三

第九册

卷十九 公食

卷二十 覲

第十册

卷二十一 喪服

卷二十二 喪服二

卷二十三 喪服三

第十一册

卷二十四 喪服四

儀禮正義 目錄



卷二十五 喪服五

第十二冊

卷二十六 士喪

卷二十七 士喪二

卷二十八 士喪三

第十三冊

卷二十九 既夕

卷三十 既夕二

卷三十一 既夕三

第十四冊

卷三十二 士虞

卷三十三 士虞二

卷三十四 特性

第十五册

卷三十五 特性二

卷三十六 特性三

卷三十七 少牢

第十六册

卷三十八 少牢二

卷三十九 有司

卷四十 有司二

# 儀禮正義

## 卷一

### 士冠禮第一

鄭目錄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主人玄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天子之士。朝服。〔疏〕正義。皮弁素積。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恆爲士。冠禮於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一。

曰。儀徵大學士阮公。撰十三經注疏校勘記。於儀禮尤詳。其自序云。鄭氏是古今文。最爲詳覈。語助多寡。靡不悉紀。今校是經。寧詳無略。用鄭氏家法也。培塿正義。一遵其說。詳載各本經注異同。其宋嚴州單注本。爲宋本之最佳者。現已重刻行世。悉據錄焉。○校勘記云。自鄭目錄云。至此皆第一。毛及陳國監本。俱列疏前。今案則是仕於諸侯。天子之士。近汪士鍾重刻單疏本。無仕字。誤。朱氏儀禮經傳通解。陳鳳梧單注本。及各本俱有。陸氏編明經典釋文。以天子二字加於諸侯之上。非。朱子嘗辨之。又云。溫本亦誤。冠禮於五禮屬嘉禮。臧輔堂目錄本。冠下無禮字。各本有。此皆第一。各本同。通解作皆此爲第一。今俱從各本。○鄭目錄者。鄭氏康成所作。別爲一書。不入注內。賈氏公彥作疏。始引以散附各篇題之下。今仍之。隋書經籍志云。三禮目錄二卷。鄭氏撰。梁有陶宏景注。是別爲一書也。嘉慶間。黃丕烈重刻宋嚴州單注本。不載目錄。可證。云童子任職。居士位。年二十而冠者。鄭意蓋以此爲士身加冠也。然下又云。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恆爲士。朱子謂詳鄭意。似謂士之子雖未仕。亦得用此禮矣。曲禮。二十曰弱冠。四十曰強而仕。此常法也。亦容有才質出來。當未冠之時。卽已居士位者。故鄭兼已仕未仕言之。吳氏延華儀禮疑義云。徐以升謂下記云。天子之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則自天子之子以下。凡入學者。皆可以士名之。見此經爲天下之通禮。其說是也。鄭謂士之子恆爲士。亦指學士言。先祖模齊先生諱匡衷。鄭氏目錄校證云。案士有已仕而有位者。周禮上士、中士、下士、是也。有未仕者。玉藻所謂居士。王制所謂選士、俊士、是也。今案。據此。則未仕者亦稱士。經文士字實該之矣。敖氏繼公儀禮集說。謂此篇主言士冠其適子之禮。今以經考之。其曰主人玄冠朝服。則其父固有位之士也。又曰。將冠者采衣紒。則未仕爲士可知。敖說近是。然賈疏引喪服小功章大夫爲昆弟之長。痛以證。則固有年未二十而已任職居位者。若必尊主未仕之士言。又不

若鄭說之該括矣。萬氏斯大儀禮商云。禮不下庶人。故自士以上。一俟乎士禮以爲之準。雖天子諸侯之子。亦不得異焉。彼諸侯之有冠禮。止惟先君早世。世子年幼爲君。如魯襄。邾隱者。乃行之。推於天子。亦惟幼而卽位。如周成王者。或有異焉。故曰。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則諸侯大夫之子可知。案。此說是也。冠者將以貴成人之道。故年必以二十爲斷。喪服。十九以下則爲殤。以其未成人也。荀子謂十九而冠。非矣。曲禮曰。男子二十冠而字。內則曰。二十而冠。始學禮。此禮之正也。其有年未及二十而冠者。則皆禮之變。不足引以爲此。經之證。云主人玄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天子之士。朝服皮弁素積者。此當以仕於諸侯絕句。朱子云。諸侯朝服。以日視朝。天子皮弁。以日視朝。皆君臣同服。故言。此篇言主人玄冠朝服。則是仕於諸侯而爲士者。若天子之士。則其朝服當用皮弁素積。不得言玄冠朝服也。張氏爾岐儀禮鄭注句讀云。其云仕於諸侯。明非天子之士。實則天子之士。亦同此禮。唯主人冠服有異。今案。冠昏喪祭。切於民用。周公制禮。欲以通行天下。故多就侯國言之。然王朝之與侯國。異冠服。不異禮節。張說是也。云古者四民世事。士之子恆爲士者。齊語文。四民。謂士農工商也。云冠禮於五禮屬嘉禮者。五禮。吉凶賓軍嘉是也。皆周禮大宗伯掌之。冠屬嘉禮者。大宗伯云。以嘉禮親萬民。下卽云。以昏冠之禮親成男女。是冠爲嘉禮也。王氏應麟困學紀聞引三禮義宗云。儀禮十七篇。吉禮三。凶禮四。賓禮三。嘉禮七。也。軍禮皆亡。案。吉禮三。特牲。少牢。有司也。凶禮四。喪服。士喪。既夕。士虞也。賓禮三。士相見。聘。覲。戴聖。皆傳儀禮者。別錄。劉向所作。此三家篇第不同。惟此篇則皆列爲第一。以禮始於冠故耳。今所傳之十七篇。以士冠始。以有司終。卽別錄之次第。而鄭用之者也。其大戴篇次。士冠第一。士昏第二。士相見第三。與別錄同。以下則異。士喪第四。既夕第五。士虞第六。特牲第七。少牢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第十。鄉射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小戴篇次。士冠第一。士昏第二。士相見第三。鄉飲酒第四。鄉射第五。燕禮第六。大射第七。與別錄同。以下則異。士虞第八。喪服第九。特牲第十。少牢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第十三。既夕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第十六。覲禮第十七。具見賈疏中。皆鄭所不從也。儀禮〔疏〕正義曰。唐石經。士冠禮下者。古人著書。多以小題居上。大題列下。班氏之著漢書亦然。今仍之。又案。士冠禮第一上。唐石經有儀禮卷第一五字。用隸體書。蓋後人所加。非鄭本之舊。不然。既退大題於下。何於上又書儀禮卷數乎。嚴本同。皆非也。○禮記明堂位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故崔氏靈恩。陸氏德明。孔氏穎達。

及賈氏皆云。儀禮。周公所作。韓氏愈云。文王、周公之法。具在於是。亦以爲周公作也。孔子、孟子所云學禮。即謂此書。朱子云。遭秦滅學。禮樂先壞。漢晉以來。諸儒補輯。竟無全書。其頗存者。三禮而已。周官一書。固爲禮之綱領。至其儀法度數。則儀禮乃其本經。而禮記郊特牲、冠義等篇。乃其義疏耳。前此猶有三禮、通禮、學究諸科。王安石變亂舊制。廢罷儀禮。而獨存禮記之科。棄經任傳。遺本宗末。其失已甚。張氏淳云。周禮古矣。然聖人設官分職之書也。至其所以長以治者。豈能舍儀禮。禮記古矣。然皆釋儀禮之義。若祭義、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是也。豈得而先儀禮。慮氏云。禮記乃儀禮之傳。周禮雖得之於河間獻王。時無有傳之者。武帝以爲末世遺亂之書。何休以爲六國陰謀之書。至漢末。乃行於世。唯儀禮之書。漢初已行。高堂生傳之。蕭奮傳之孟卿。孟卿傳之何休。后若傳之戴德、戴聖。案此。即鄭氏六藝論所謂五傳弟子也。熊氏朋來云。周禮大綱雖正。其間職掌繁密。恐傳者不皆周公之舊。戴記固多格言。而論議亦不免。惟儀禮爲禮經之稍完者。先儒謂其文物彬彬。乃周公制作之遺。今案據此諸說。三禮惟儀禮最古。亦惟儀禮最醇矣。儀禮有經。有記。有傳。記傳乃孔門七十子之徒之所爲。而經非周公莫能作。其間器物陳設之多。行禮節次之密。升降揖讓視聽之繁。讀之無不條理秩然。每篇自首至尾。一氣貫注。有欲增減而不能者。今所存止十七篇。以爲殘闕不全。固有之矣。若以爲出後人之僞撰。則斷乎其未有也。彼樂史徐積之說。昔人已早辨之。賈疏謂周禮是統心。儀禮是履踐。不知履必本於心。外之有揖拜辭讓之文。內之必有恭敬謙遜之實。故戴氏了翁以爲儀禮一經。非由外心以生。凡皆人性之固有。天秩之自然。則以二禮分別內外。非矣。賈疏又謂儀禮亦名曲禮。引禮器、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爲證。今案中庸作禮儀三百。威儀三千。漢書藝文志作禮經三百。威儀三千。其名大同小異。舊解多以經禮爲周禮。曲禮爲儀禮。然周禮三百六十。是官名耳。非禮之條目。王氏應麟云。朱文公從漢書臣瓚注。謂儀禮乃經禮也。曲禮皆敬文小節。如今曲禮、少儀、內則、玉藻、弟子職。所謂威儀三千也。後人多宗朱子之說。則以儀禮爲曲禮。非矣。張氏淳云。漢時未有儀禮之名。豈漢後學者觀十七篇中有儀有禮。遂合而名之歟。方氏體云。案漢藝文志曰禮古經。儒林傳曰士禮。六藝論曰古文禮。論衡曰佚禮。隋經籍志曰古經。釋文序錄曰古禮。儀禮之名。始見後漢書鄭康成傳。其爲魏晉閒人所加可知。今案。儀禮古祇謂之禮。漢書景十三王傳云。河間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所謂禮。即儀禮也。鄭氏注〔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著。盧文弨云。鄭氏注。舊作註。通部皆然。案疏云。言注者。注義於經下。若水之注物。作注是也。今案。唐石經及嚴本俱作注。從之。○鄭氏者。青州北海郡高密縣。人名玄。字康成。漢尚書僕射鄭崇八世孫也。後漢末。徵爲

大司農。不就。年七十四。卒於家。賈此疏云鄭崇之後。而周禮疏又云鄭沖之孫。考後漢書本傳云。八世祖崇。又漢書有鄭崇傳。孫氏星衍云。沖之名不見於史。疑沖爲崇之誤也。注者。解經之名。漢人解經。有名傳者。若善孔氏。詩毛氏。是也。有稱解詁。解詁者。服氏之左傳。何氏之公羊。是也。鄭氏解詩名箋。而他經則多稱注。今三禮皆用鄭注。而儀禮尤爲絕學云。

士冠禮筮于廟門。筮者。以著問日吉兇於易也。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疏〕正義曰。自此至宗人告事畢。

將冠。先筮日。次戒賓。至前期三日。又筮賓宿賓。前期一日。又爲期告賓。冠期前事凡五節。今案舊本。經不分章。朱子作經傳通解。始分節以便讀者。至張氏爾岐句讀本。分析尤詳。此書分節。多依張本。而亦時有更易云。○禮下。今本有一圈。唐石經。嚴徐本。皆無之。校勘記云。案分段用圈。非古也。施之此處。尤非所宜。葛本別爲一行。亦誤。張氏淳儀禮議誤云。士冠禮釋文云。廟。劉昌宗音廟。案。廟。古廟字。引此以證經注不當復有從朝者。冠禮一卷。經注皆一。自昏禮而下。稍稍從朝。是蓋後之鈔寫移勘者。失於不審而已。今悉改作廟。從釋文。今案。唐石經。嚴本俱作廟。茲撰正義。經文俱從唐石經。注文俱從嚴本。其或石經嚴本有誤。則改從他本。並注明於下。○此士冠禮三字。爲經之正文。敖氏謂此目下文所言之禮。是也。冠者。加冠於首之名。筮于廟門者。凌先生諱廷堪。禮經釋例云。凡卜筮皆于廟門。唯將葬則于兆南。案。士冠禮筮于廟門。又云。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注。西塾。門外西堂也。又云。布席于門中。闔西闔外。西面。又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特牲饋食禮。筮日。席于門中闔西闔外。又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少牢饋食禮。筮日。筮于廟門之外。明日朝筮尸如筮日之儀。是凡筮皆于廟門也。士喪禮。卜日。族長蒞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西南上。又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席于闔西闔外。此卜日之門。謂殯宮門也。上經。筮止于廟門外。注。凡宮有鬼神曰廟。然則殯宮門即廟門。是卜亦于廟也。筮亦有不予廟門者。士喪禮。筮宅。既朝哭。主人皆往兆南。北面。注。兆。域也。又云。命筮者在主人之右。筮者東面。抽上韠。兼執之。南面受命。筮人許諾。不迷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注。中封。中央壤也。是將葬筮宅。則于兆南也。今案。筮宅不予廟門。而于兆南者。以宜就地筮之也。少牢。特牲。皆云門外。而此但云廟門者。以下布席云闔外。則亦在廟門外可知矣。注云。筮者以著問日吉兇於易也者。著。筮草也。郭璞云。上有蔭藪著。下有干輪蔡。曲禮曰。龜爲卜。筮爲筮。筮即著也。周禮序官筮人鄭注。問著曰筮。其占易。又其職云。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又曰。以辨吉凶。故知筮日。是以著問日之吉凶於易也。賈疏云。不筮月者。夏小正。二月綏多士女。冠子娶妻時也。既有常月。

故不筮。今案。古無筮月之法。賈說非也。秦氏憲田五禮通考云。綴多士女。專指晉書。周禮。仲春之月。令會男女。是也。云冠子娶妻。乃注家之誤耳。下經云。屨。夏用葛。冬皮屨。可也。則冠無常月明矣。云冠必筮日於廟門者。重以成人之禮成子孫也者。案。筮日於廟。重其事也。禮記冠義曰。古者聖王重冠。古者冠禮筮日。筮實。所以敬冠事。敬冠事。所以重禮。又曰。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又曰。成人之者。將責成人禮焉也。責成人禮焉者。將責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行焉。將責四者之行於人。其禮可不重與。是其義也。兼言成子孫者。容祖在。則祖爲冠主也。云廣謂廟者。廟。父廟也。周制。天子七廟。諸侯五廟。大夫三廟。上士二廟。中士一廟。必於廟者。以其親也。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凡言廟者皆謂廟。皆禮行事於廟。記云。受諸廟。是也。其非廟則舉廟名以別之。若祖廟。祧廟。是也。云不於堂者。嫌著之靈由廣神者。凡廟有室。有堂。有庭。有門。禮有行於廟之室者。祭祀陰厭之屬是也。有行於廟之堂者。饋尸之屬是也。有行於廟之庭者。納牲之類是也。有行於廟之門者。此筮日之類是也。冠禮三加。皆行於廟堂。此筮日不於堂而於門。故云嫌著之靈由廣神。明著自有神也。江氏筠謙儀禮私記云。注說。陳用之非之。而據郊特牲卜郊作龜於廟宮。謂人君卜於廟宮之內。大夫士筮於廟門之外。案。天地大祭。不敢自專。故須就廟宮卜之。若其祭廟。恐不然矣。此經筮祭之辭。具詳特牲少牢。試以此辭命筮入於堂上。其去廟與。祇一牖之隔。不幾視廟神爲無知乎。注蓋通全經而釋之。其說未可非也。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鞶。卽位于門東西面。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玄冠。委貌也。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筮必朝服者。尊著龜之道。緇帶。黑緇帶。士帶博二寸。再緣四寸。屈筮三尺。素鞶。白章鞶。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朝。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朝。朝服以日視朝。疏。正義曰。李氏云。門東。門外之東。程氏瑤田儀禮經注疑朝。凡染黑。五入爲緇。七入爲緇。玄則六入與。初疑席於闕西。門東爲門左扉之東。緇釋之。不然。蓋兩門之東也。主人卽位於此。以待筮事。吳氏廷華儀禮章句云。四面者。鬼神位在四。鄉之。○注。筮必朝服。尊著龜之道也。毛氏汲古閣本如是。嚴。徐。集釋。楊氏。服下俱有者字。道下無也字。又。黑緇帶也。嚴本。集釋。俱無也字。白章鞶也。嚴。徐。集釋。俱無也字。肩革帶博三寸。嚴本。集釋。通解。楊氏。三俱作二。校勘記云。案作二。與玉藻合。今俱從嚴本。又玄冕以視朝。視。釋文作眡。云。本或作視。下同。嚴本作視。云。主人將冠者之父兄也者。孟子曰。丈夫之冠也。父命之。是冠之事。父爲主也。兼言兄者。容或父有廢疾。使兄主其事。云玄冠委貌也者。玄冠。黑緇冠也。注以爲委貌。詳後。云朝服者十五升布衣而素裳也者。雜記曰。朝服十五升。江氏永鄉。



禮圖考云。古未有棉花。布以麻爲之。布幅闊二尺二寸。十五升。一千二百縷。麻布之極細者也。云衣不言色者。衣與冠同也者。李氏云。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黃衣黃冠是也。裳與鞞同色。素積素鞞是也。此玄冠素鞞。故其服玄衣而素裳。今案經不云裳。統於服中。鄭知素裳者。固以素鞞推而知之。然亦有所本。金氏榜禮箋云。石渠論。玄冠朝服。戴聖云。玄冠。委貌也。朝服。布上素下。緇帶。素鞞。鄭君謂朝鞞素裳。實本小戴說。是也。云裳必朝服者。尊著龜之道也。然特性筮日與祭同服玄端。何又不尊著龜乎。於是賈疏申之云。彼爲祭事。著不可尊於先祖。故同是尊著龜之道也。然特性筮日與祭同服玄端。何又不尊著龜乎。於是賈疏申之云。彼爲祭事。著不可尊於先祖。故同服。此爲冠事。著可尊於子孫。故異服。其說殊牽強。禮經釋例云。考特牲饋食禮。士筮當用玄端。冠禮攝盛。故用朝服。特牲筮日筮尸宿尸宿賓。皆用玄端。正祭日。賓及兄弟助祭。皆攝盛用朝服。士冠。正冠日用玄端。筮日筮賓宿賓爲期。則攝盛用朝服。蓋相變以爲禮也。士冠禮注。筮必朝服。尊著龜之道。則與特牲用玄端不合。賈曲爲之解。非經意也。云緇帶黑緇帶者。帶亦與衣同色也。云士帶緇色二寸。再緣四寸。屈筮三尺者。案。玉藻曰。士練帶率下辟。鄭注。率。率也。辟。讀如裨冕之裨。裨。謂以緇采飾其側。人君充之。大夫裨其紐及末。士裨其末而已。孔疏。士用熟帛練爲帶。率。謂緇也。下裨者。士則用緇。唯裨下一筮者。玉藻又曰。大夫大帶四寸。緇帶。君朱絲。大夫玄華。士緇辟。二寸。再緣四寸。鄭注。雜。猶飾也。卽上之裨也。君裨帶。上以朱。下以綠終之。大夫裨筮。外以玄。內以華。華。黃色也。士裨筮之下。外內皆以緇。是謂緇帶。大夫以上以素。皆廣四寸。士以練。廣二寸。再緣之。孔疏。緣。繞也。再度繞要。亦四寸也。今案。玉藻注云。是謂緇帶。是謂者。卽指此經言也。屈筮三尺。亦據玉藻而知。玉藻曰。紳長制。士三尺。鄭注。紳。帶之筮者也。言其屈而重也。李氏云。帶之反屈向上。又筮而下者。則有三尺也。云素鞞白章鞞者。鞞。蔽膝也。冕服謂之鞞。其他服謂之鞞。皆以章爲之。字林云。章。柔皮也。鄭注。乾鑿度云。古者田漁而食。因衣其皮。先知蔽前。後知蔽後。後王易之以布帛。而獨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凡鞞皆同裳色。其鞞。則有山火龍章之飾焉。此鞞與鞞之分也。鞞以白章爲之者。朝服之鞞也。若士玄端服之。則以爵章爲之。玉藻曰。鞞。君朱。大夫素。士爵章。鄭注。此玄端服之鞞也。凡鞞必象裳色。則天子諸侯玄端朱裳。大夫素裳。唯士玄裳。黃裳。雜裳也。皮弁服皆素鞞。今案。皮弁服用素鞞。自天子至士皆然。故云皆也。其朝服自上至下。亦皆素鞞。其玄端服。則唯大夫用素鞞耳。云長三尺。上廣一尺。下廣二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者。玉藻文。彼注云。頸五寸。亦謂廣也。頸。中央。肩。兩角。皆上接革帶以繫之。肩與革帶廣同。凡佩繫於革帶。此鞞之形制也。云天子與其臣玄冕以視朝。皮弁以日視朝。諸侯與其臣皮弁以視朝。朝服以日視朝者。案玉藻曰。天

子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端當爲冕。字之誤也。又曰。皮弁以日視朝。又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此鄭所據也。但玉藻不言臣。鄭兼言臣者。欲見君臣同服。且以見此朝服而筆者。爲諸侯之士也。云凡染黑。五入爲緇。七入爲緇。玄則六入與者。此釋經玄與緇之文也。考工記鍾氏。染羽。三入爲緇。五入爲緇。七入爲緇。鄭注。染緇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緇。又復再染以黑。乃成緇矣。染布帛者。染人掌之。凡玄色者。在緇緇之間。其六入者與。賈疏此經及爾雅。不言四入及六入。士冠有朱紱之文。鄭云。朱則四入與。是更以緇入赤汁。則爲朱。以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若不入赤而入黑汁。則爲緇矣。若更以緇入黑則爲緇。此五入爲緇是也。若更以此緇入黑汁則爲玄。更以玄入黑汁。則名七入爲緇矣。但緇與玄相類。故禮每以緇布衣爲玄端也。今案。此注及疏極明析。然則鍾氏所云。爲染黑法。其爾雅一染謂之緇。再染謂之類。三染謂之緇。乃染赤法也。詳後爵弁服緇裳下。又案。淮南子似真訓云。有司如主人服。卽位于西方。東面北上。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今時卒。賈疏引作以涅染緇。誤。有司如主人服。卽位于西方。東面北上。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今時卒。吏及假吏。是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子。徐本作於。士晉禮至於某之室。大射儀士御於大夫。鄭注皆云。今子。從之。以後經從石經。注從嚴本可也。注。府史以下也。毛有也字。注末。皆是也。毛有皆字。嚴。徐集釋俱無。○如主人服。亦朝服也。有司朝服。敬事也。西方。門外西方。北上方。有司非一。立位以北爲上也。注云有司。軍吏有事者。謂主人之吏。所自辟除府史以下者。賈疏。案。周禮三百六十官之下。皆有府史胥徒。不得君命。主人自辟除。去賦役。補置之。是也。敖氏云。有司。卽下簋者。卦者。宰。宗人之類。先祖饗先生儀禮釋官云。司。主也。凡事有專主之者。謂之有司。又云。案鄭氏注大射及周禮司裘職。皆云士無臣。而特性饋食禮有私臣。則士有臣矣。左傳。士有隸子弟。又云。士臣阜。蓋士得以其子弟及府史之屬爲臣也。特其所臣者少。有事。私臣不足。則同僚相佐助。或假公臣爲之。故特牲有公有司。士喪有公家之臣來給事者。賈此疏以羣吏與屬吏不同。羣吏爲府吏胥徒。屬吏爲君命之士。然特牲注言屬吏。而經言有司。事執事。則兼公有司私臣而言。府史之屬。亦統之矣。此篇經言有司。不言公有司。又下簋及贊者。不在有司之列。則有司皆士之私臣府史以下也。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有司。私臣皆可謂之有司。但裏冠者所用人少。或私臣已足。故鄭專以主人所自辟除者言之。云今時卒吏及假證是也者。是畢漢制以證。沈氏彤云。案漢書倪寬傳。補廷尉文學卒史。儒林傳。置五經百石卒史。黃霸傳。補馬亭卒史。皆作史。今案鄭注各本俱作卒吏。沈說存以俟考。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以問

吉凶。謂著也。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易曰。六畫。〔疏〕正義曰。此蓋也。席也。所卦者。皆爲將畫陳之。故氏云。而成卦。饌、陳也。具、俱也。西塾門外西堂也。〔疏〕席、蒲筵也。土用蒲席。神人同。注云。蓋所以同吉凶。謂著也者。然則此著也。而云筵者。故氏云。以其用名之。云所卦者。所以畫地記爻者。諸氏云。注所以畫地記爻。蓋據少牢卦以木之文。故氏補入書卦之具。亦密具。卽方也。張氏惠言讀儀禮記云。少牢卦以木畫地者。此木也。又下筵人書卦注云。以方寫所得之卦。則所卦者。兼有木方二物。今案。方卽版也。經云。所卦者。謂所用以畫卦。書卦者。謂張之說是也。云易曰。六畫而成卦者。說卦傳文。云饌陳也者。謂陳設也。詩卷阿疏。饌謂供置之。故其義爲陳也。云具俱也者。詩民具爾瞻。毛傳云。具、俱也。云西塾門外西堂也者。以筵在門外。故知爲門外西塾也。必陳於西塾者。以筵在闔西。近其事也。李氏如圭儀禮釋宮云。夾門之堂謂之塾。爾雅曰。門側之堂謂之塾。郭氏曰。夾門堂也。門之內外。其東西皆有塾。一門而塾四。其外塾南鄉。案士虞禮。陳鼎在門外之右。匕俎在西塾之西。注曰。塾有西者。是空南鄉。又案士冠禮。擯者負東塾。注曰。東塾。門內東塾。負之北面。則內塾北鄉也。今案。此云具饌于西塾。爲門外西塾。又下經曰。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是門外有東西兩塾也。又此篇云。擯者負東塾。爲內東塾。士虞禮曰。羞燔俎在內西塾上。是門內有東西兩塾也。所謂一門而塾四也。聘禮曰。賓立接西塾。爲門外西塾。又聘畢。擯者負東塾。爲門內東塾。則人君之門。亦有四塾也。○賈疏云。筵法。依七八九六之爻而記之。但古用木畫地。今則用錢。以三少爲重錢。重錢則九也。三多爲交錢。交錢則六也。兩多一少爲單錢。單錢則七也。兩少一多爲拆錢。拆錢則八也。張氏惠言云。案此用錢所以記爻。非代筵也。以錢擲法。未知始於何時。禮經釋例云。此卽京氏易。項氏安世云。以京氏考之。世所傳火珠林者。卽其法也。以三錢擲之。兩背一面爲拆。兩面一背爲單。俱面爲交。俱背爲重。說與賈疏正同。考世應飛伏游魂歸魂納甲筭說。俱見京氏易中。然則近日錢卜。猶是漢人舊學也。俱見布席于門中闔西闔外西面。闔。門槩也。闔。闔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布席。將坐以筵也。前具之西塾。至此乃布之。云門中者。以大分言之。闔西闔外。則布席處也。○注門槩下。毛本有也字。嚴、徐集釋俱無。云闔門槩者。李氏云。闔。門中央所豎短木也。程氏瑤田云。槩。以一條木爲之。卽杙也。爾雅之言杙也。曰。槩謂之杙。在牆者謂之擇。在地者謂之杙。大者謂之拱。長者謂之闔。然則代之爲物。大小長短不必同。而以之爲門闔。則其直者也。云闔闔也者。鄭注曲禮闔相。皆云門限。闔與相同。則闔卽闔可知。邢氏昺云。闔。謂門下橫木。爲內外之限也。其門之兩旁木。則謂之棖。棖闔之間。則謂之中門。今案。以經考之。玉藻曰。公事自闔西。私事自闔東。曲禮曰。由闔右。闔有東西左右之稱。則闔之爲中央豎木無疑也。曲禮曰。

不踐闔。玉藻曰不履闔。闔言踐履。則闔之爲門下橫木無疑也。爾雅曰。槩謂之闔。則槩與闔爲一物。亦無疑也。惟  
細之爲闔。經無明徵。然曲禮曰。外言不入於細。內言不出於細。細言不出不入。是有限域之義。故鄭解細爲門限。  
與闔同也。程氏又云。說文則曰。闔。門細也。細。門槩也。槩。弋也。一曰。門細。弋槩也。是不謂細爲門限之槩  
者。而以闔之植於兩扉間者亦呼之爲細也。至解闔字。則曰。闔。槩也。槩。限也。是固明知闔之與闔。兩不相混。  
所異者。移闔之名細者以名其闔爾。然而細之名。斷在於闔。則說文之云。爲所開異辭者也。廣韻於闔字不曰門闔。  
而曰門闔中。是謂闔安門闔之中。不謂闔即闔也。於闔字。闔字。則皆曰門限也。可謂能別白黑而定之者矣。云古文  
闔爲槩。闔爲槩者。賈疏云。遭秦燔滅典籍。漢興。求錄遺文之後。有古文今文。漢書云。魯人高堂生爲漢博士。傳  
儀禮十七篇。是今文也。至武帝之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得古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以篆書。是爲古文也。古文十七  
篇。與高堂生所傳者同。而字多不同。其餘三十九篇。絕無師說。祕在於館。王氏應麟云。康成不注。遂無傳焉。方  
氏體文考誤云。賈公彥謂儀禮五十六篇。其字皆篆書。是爲古文。案。昭帝女讀古文論語。宣帝下太常博士。時稱難  
曉。若皆篆書。則漢時人人能讀。何云難曉乎。此賈疏之誤也。又云。禮古經。出魯淹中。賈公彥順以爲孔壁禮記。不  
亦疎乎。今案許氏說文序。謂孔氏壁中書。係古文。與篆書異。賈說誠誤。至經典釋文引鄭六藝論云。後得孔氏壁中  
古文禮五十六篇。是鄭亦以古文禮爲得於孔壁中。又漢藝文志云。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所云孔氏。蓋即謂  
孔氏宅也。胡氏承璣儀禮古今文疏義序云。後漢書儒林傳云。前書魯高堂生傳禮十七篇。至梁人戴德。及德兄子聖。  
於是德爲大戴禮。聖爲小戴禮。又云。鄭玄本習小戴禮。後以古經校之。取其義長者順故。爲鄭氏學。是則鄭注所謂今  
文者。乃小戴本。所謂古文者。則前書云古經出於魯淹中者也。鄭君作注。參用二本。從今文者。則今文在經。古文  
出注。從古文者。則古文在經。今文出注。然有不言今古文。但云某或作某者。殆當時行用更有別本。此十七篇文字  
異同之由。而今文古文所以流傳也。此節今文作闔闔。古文作槩。鄭於經用今文之本。而注明古文作某於下。使  
人有所稽考。乃解經慎重之意。然鄭從闔闔。不從槩。槩者。則以闔闔爲正字。人所易曉也。其注周禮匠人云。槩。古  
文泉。假借字。此古文之槩。亦是假借。而義又殊。周禮匠人之槩。與爾雅在地之泉同。謂於平地中樹八尺之表。以  
規識日景。非門中之闔。鄭注考工記甚明。爾雅既云在地者謂之泉。又云槩謂之闔。是泉與闔殊。郭氏以門槩釋泉。  
則繆矣。說文槩作槩。本義訓爲木相摩。周禮假槩爲泉。儀禮古文及穀梁傳置旒以爲槩。皆假槩爲闔耳。槩字各本皆  
同。段氏玉裁儀禮漢讀考。以槩爲威。謂漢人無槩字。祇用威字。又謂漢人多謂門限爲門切。門切即闔也。亦謂之威。  
言其界畫。謂之闔。言其迫切。謂之威。胡氏承璣則以槩爲城。引文選西京賦右平左城。薛綜注。城。限也。爲證。

要之威城亦皆闔之假借也。○張氏惠言云。闔、孔疏以爲門止有一。賈則以爲有二。案鄭注論語立不中門云。立行不當振闔之中央。則鄭以爲一闔可知詳聘禮。筮人執筮抽上韠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筮人。有司主三易者。韠。藏筮之器。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韠丸。〔疏〕正義曰。儀禮釋官云。筮人、私臣著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少牢疏引大戴禮三正記同。士有著。則得有筮人也。禮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鄭注謂下大夫若士也。筮史。筮人也。是可證士有筮人矣。筮人亦名筮史。詳少牢禮。散氏謂宰宗人筮人之屬。皆公家所使給事於私家者。說未的。辨見特牲篇末。張氏爾岐云。兼執之者。兼上韠與下韠而并執之。此時筮尙在下韠。待筮時乃取出以筮。今案韠有上下者。下韠繫上承之。上韠繫下冒之。筮在韠中。執筮。卽執韠也。必抽上韠見著者。示有事也。特牲禮。筮人取筮于西塾。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士喪禮。筮者東面。抽上韠。兼執之。南面受命。此皆士禮。大略相同。惟士喪。筮于兆南。南面受命。爲異耳。少牢禮。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韠。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彼言左右。此不言。其實一也。○注主三易者。毛本。者下有也字。嚴、徐、集釋俱無。藏筮之器。筮。嚴本通解俱作筮案曲禮曰。筮爲著。則筮亦著也。宜從各本作筮。散氏並改經筮字爲筮。尤非。器下。毛本有也字。嚴、徐、集釋俱無。盧氏文昭儀禮詳校云。丸。俗。凡。正。世人疑爲凡。疏矣。云筮人有司主三易者。周禮。筮人掌三易。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蓋筮得一卦。而三人各據一易以占也。儀禮釋官云。卜筮。古者貴賤同用三兆三易。洪範。立時人作卜筮。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鄭注。卜筮各三人。大卜掌三兆三易。是鄭意謂卜則掌三兆者各一人。筮則掌三易者各一人。故金縢乃卜三龜。士喪禮。占者三人。注以爲掌玉兆。瓦兆。原兆者。是矣。賈疏謂大夫卜筮。同用一龜一易。無所據也。云藏筮之器。今時藏弓矢者謂之韠丸也者。說文。韠。弓矢韠也。段氏注云。左傳服注。冰檣。丸蓋也。後漢書南匈奴傳引方言。藏箭爲韠丸。案桑呼之曰韠丸。單呼之曰韠。今方言所以藏弓謂之韠。或謂之廣丸。續輿輟同。此鄭以漢時之韠丸。證經之韠也。韠字从革。蓋以皮爲之。云兼井也者。說文同。云進前也。自西方而前者。鄉射禮。賓少進。注云。少進。差在前。是以進爲前也。筮人位本在西方。今云進。是自西向東前行。與特牲云東面受命。一宰自右少退贊命。宰。有司主政教者。自。由也。贊。佐也。也。云受命者當知所筮也者。謂當知所筮之事也。一宰自右少退贊命。命。告也。佐主人告所以筮也。少儀曰。贊幣自左。詔〔疏〕正義曰。右。主人位之右。宰本在西方。今來至東方。由主人之右贊命也。李氏云。少退。後於主辭自右。蓋不敢與主人並也。士喪禮亦云。命筮者在主人之右。惟特牲禮。宰自主人之左贊命。不由右



者。彼注云。爲神求變也。少牢。不使人贊命。而自命之者。賈疏云。大夫尊風。士卑不嫌。又特性。士喪。贊命皆  
有辭。此無辭者。文不具。朱子云。所贊之辭未聞。蓋當云某有子某。將以來日某。加冠於其首。庶幾從之。○注主  
政教者下。毛本有也字。嚴。徐。集釋俱無。云宰有司主政教者。儀禮釋官云。宰。家宰私臣。亦曰家相。案國語。  
趙簡子使少室周爲宰。韋注。宰。家宰也。宰本家臣之名。而邑長亦稱宰。故有家宰邑宰之殊。喪服傳疏云。孤。卿。  
大夫有采邑者。其邑既有邑宰。又有家宰。若魯三卿。公山弗擾爲季氏費宰。子羔爲孟氏鄭宰之類。皆爲邑宰也。陽  
貨。冉有。子路之等。爲季氏家相。亦名家宰。若無地卿大夫。則無邑宰。直有家宰。孔子爲魯大夫。而原思爲之宰。  
是直有家相者也。此諸侯之士。無地。未必有邑宰。但於私臣中擇其長者一人。使主家之政教。亦謂之宰。特性注云。  
宰。羣吏之長。曲禮。士不名家相。卽此。賈疏謂士無臣。以屬吏爲宰。失之矣。云贊佐也者。特性注又云。贊。佐  
也。達也。云命告也者。爾雅釋詁文。云佐主人告所以筮也者。謂告以所筮之事也。云少儀曰。贊幣。筮人許諾。右  
自左。詔辭自右者。彼注亦云。自。由也。謂爲君受幣。爲君出命也。此鄭引以證自右贊命之義。筮人許諾。右  
還。卽席坐。西面。卦者在左。席。卽。就也。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疏〕正義曰。說文。許。聽也。諧。應也。筮人卽  
衍之數五十。其用四十有九。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以象四時。歸奇于扚以象閏。五歲再閏。故再  
扚而後掛。又曰。十有八變而成卦。此筮法也。少牢禮云。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簣。左執筮。右兼執纁。以擊  
筮。又曰。乃釋纁立筮。此不言擊筮與釋纁者。文有詳略。而儀節當同。卦者在左。則亦西面可知。士喪。特性。少  
牢。皆云卦者在左。蓋皆在筮人之左也。敷氏云。少牢禮。卦者在左坐。此不言坐。則是立也。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  
此說不然。少牢。筮人立筮。卦者不言坐。則嫌於不坐。故特著坐文。今此與特性俱坐筮。卦者之坐。不言可知。故  
文省耳。稽氏云。筮者雖有坐與立之異。而卦者蓋爻於地。無不坐也。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卦者必坐。便其畫地。議  
爻也。今案。諸家駁敷之說甚。是。禮經釋例云。凡筮。士坐筮。卿大夫立筮。案特性禮。筮者許諾。卽席。西面坐。卦  
者在左。卒筮寫卦。注。士之筮者坐。著短由便。士冠禮。筮者亦坐。是士坐筮也。少牢禮。筮日。史朝服。受命于  
主人。命畢。史曰諾。又云。乃釋纁立筮。注。卿大夫之著。長五尺。立筮由便。疏云。以其著長。立筮爲便。對士之  
著三尺坐筮爲便。若諸侯著七尺。天子著九尺。立筮可知。少牢卿大夫祭禮。經云立筮。故知卿大夫是立筮也。又士  
喪禮筮宅。但云筮人北面。指中封而筮。不云坐立。此是士禮。當亦是坐筮也。至於士喪卜日之禮。宗人還。少退。  
受命。命畢。許諾。不述命。還卽席。西面坐。命龜。興。授卜人龜。卜人坐作龜。據此則卜禮。士亦坐卜也。而經

文止此一事。別無可證。注云。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略。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疏云。言凡非一。則大夫已上。皆有述命。蓋卜重於筮。威儀多。龜無長短之殊。自無坐立之別。而但以述命不述命爲異也。○釋例又云。案世所傳筮儀甚舛陋。近王氏懋竑以爲非朱子作。其言曰。士冠禮。特性饋食。少牢饋食禮。筮者皆西面。惟士喪禮筮宅。以不在廟。故筮者北面。今直云。筮者北面。見儀禮。朱子豈不見儀禮者。而疏謬若是耶。可謂先得我心者矣。○注識爻者下。毛本有也字。嚴本、集釋、楊氏俱無。云卽就也者。本方言。云東面受命。右還。北行就席者。蔡氏德晉禮經本義云。右還。同身右轉也。就席。就園西闕外之席。詳蔡意。則是右還卽北行也。吳氏疑義。以爲從東面轉而南。轉而西。乃北行。恐非。云卦者有司主畫地識爻者。爻有七八九六。每得一爻。以木畫地識之。少牢所謂卦以木是也。儀禮釋官云。卦者亦私臣。筮人之貳。案少年史掌筮。注云。卦者史之屬。則此亦筮人之屬也。其職主記卦爻。故目爲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卒。已也。書卦者。筮。〔疏〕正義曰。卒筮。謂筮事畢也。書卦。謂卦者。以事名其官。卒筮。書卦。執以示主人。人以方寫所得之卦。〔疏〕六爻備。已成卦體。乃書之於版也。執以示主人。敖氏云。執之不言筮人。文省也。今案特性禮。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主人受視。反之。士喪禮。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者受視。反之。少牢禮。卒筮。乃書卦于木。示主人。各經詳略不同。宜以特性爲正。褚氏云。卦者書卦。筮人執示。於特性經文明著之矣。竊疑此禮及士喪禮皆然。未必有異。經文渾耳。江氏筠云。特牲注云。卦者以方版寫之。此注則云筮人以方寫所得之卦。而寫卦途有二人矣。特性禮。筮者執以示主人。士喪禮。注則云。卦者寫卦示主人。而示卦又有二人矣。案寫卦自是卦者事。示卦自是筮人事。俱宜與特性同。經惟特性執示云筮人。餘俱不云。乃省文耳。盛氏云。注疏謂書卦執示。皆筮人事。姜氏兆錫謂皆卦者事。俱未合。賈疏又云。士喪禮。卦者自畫。自示主人。亦非也。詳彼文。亦是筮者執示。但不言寫卦耳。然既云執卦。則其寫於版。固不待言也。○注寫所得之卦下。毛本有也字。嚴本集釋俱無。校勘記云。案特性疏引。亦無也字。云卒已也者。爾雅釋詁文。注又以書卦爲筮。主人受視。反之。還。〔疏〕正義曰。嚴本作睇。或作睇。非。說文。睇。視兒也。與睇別。睇。人。非辨見上。主人受睇。反之。還。〔疏〕古文視。○主人受睇。則既知其卦體。仍以卦與筮人。令占吉凶。此注還字。與聘禮還于館之還。音義同。筮人還。東面。旅占卒。進告吉。占之。古文旅作驢也。〔疏〕正義曰。案者還。東面。長占。卒。告于主人。占曰吉。士喪禮。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少牢禮。乃退。占吉。則史讀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主人。占曰從。據此。則占時東面。諸篇皆然。少牢雖無文。亦東面

可知。諸氏云。上言主人受祗反之。則筮者向西行。就有司西方之位。乃還其身東面。必言東面者。明與筮時異向。案進告吉者。告於主人也。○注。臚下。毛本無也字。嚴本有。云旅衆也者。爾雅釋詁文。云還與其屬其占之者。謂與其屬主三易者其占之也。高郵王文簡公經義述聞云。旅。序也。旅占。謂占者三人。順其長幼之序以占也。特牲饋食禮云。長占。注曰。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疏曰。從長者爲始也。是其明證。鄉飲酒禮。司正升相旅。注曰。旅。序也。燕禮。士旅酌。注曰。旅。序也。今案以旅爲序。較勝衆義。占者。以易辭占其吉凶也。王氏士讓儀禮解云。案疏謂夏殷以不變爲占。周易以變者爲占。然周之占法。原無不變者。如六爻皆不變。則占本卦象。內爲貞。外爲悔。孔成筮立衛元。得屯。秦伐晉。筮得蠱貞風海山。是也。其占變爻者。如畢萬得屯初。敬仲得觀四。是也。其筮變不變占兩象者。如晉文遇貞爲屯。悔爲豫。皆利建侯是也。賈說未的。云古文旅爲臚也者。段氏云。案古旅臚通用。論語。季氏旅於泰山。漢書作臚。是也。此鄭從今文。不從古文者。鄭釋旅占爲衆占。故不用臚陳之。若不用義。周禮司儀皆旅。鄭意此時陳擯而不傳辭。故易旅字爲臚字。臚陳之也。皆各就其義之所近訓之。則筮遠日如初儀。遠日。旬。〔疏〕正義曰。吳氏章句云。凡筮吉事。先筮旬內。近日不吉。則筮旬外遠日。賈以曲日遠日。俱多謬誤。辨見特牲禮。其解如初儀。亦未合。沈氏彤儀禮小疏云。初儀。賈疏謂自筮於廟門以下至告吉。散繼公斷自筮入執筴以下。案此先云筮遠日如初儀。然後云徹筮席。宗人告事畢。則不吉而弗筮遠日。事未畢也。筮席未徹也。故特牲亦序宗人告事畢於筮遠日之下。明筮遠日乃當日并筮也。若非并筮。則如少牢所謂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者。必於官戒乃退之下敘之矣。敘說是。從叔祖繩軒先生諱匡憲讀經記云。如初儀。敘君善謂自筮人執筴以下。張稷若謂自進受命於主人以下。以駁賈說。是矣。然云受命於主人。則已知所筮。宰自右贊命。則已告所筮。豈此時筮遠日。又須受命贊命乎。恐敘張說亦未盡。今案。據此。則初儀當自即席坐西面以下。至告吉也。徹筮席。徹。去也。〔疏〕正義曰。張氏淳儀禮議誤云。案說文無徹字。徹通。徹去。古皆用徹。徹乃後代俗書。張氏不能訂正其非。轉改徹以從徹。疎矣。今案唐石經。嚴本。經注俱作徹。○徹筮席。謂徹筮與席也。前陳之於西塾。今事畢。則徹之。他篇不言者。省文。注云徹。去也。敘也者。案曲禮。客徹重席。鄭注。徹。去也。徹之爲去。本屬常解。此復言敘者。謂筮與席。皆敘而藏之。內則曰。宗人告事畢。宗人。有司。〔疏〕正義曰。宗人位在西方。進東北面。告主人也。○敘枕席。是席亦云敘也。



云宗人有司主禮者。儀禮釋官云。宗人。私臣。掌禮及宗廟。案掌禮之官。天子謂之宗伯。諸侯以下。通謂之宗人。周禮有都宗人。家宗人。左傳。晉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飭。鄭公孫黑肱有疾召室老宗人立段。晉叔孫昭子齊於其寢。使祝宗祈飭。國語。魯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饗其宗老。章注。宗。宗人主禮樂者。楚屈到嗜芰。有疾。召其宗老而屬之。章注。宗老。爲宗人者。據此。則大夫有宗人也。周禮都宗人。皆王朝所置。諸侯大夫之宗人。或自使其家臣爲之。士雖卑。亦當有家臣主禮事者。如大夫宗人之職。樂記曰。宗祝辨乎宗廟之禮。鄭注。文王世子云。宗人掌禮及宗廟。是也。

右筮日

主人戒賓賓禮辭許。戒。警也。告也。賓。主人之僚友。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也。〔疏〕正義曰。敎氏云。戒賓亦朝服。凡既筮而有事如戒宿之類。皆因筮服無變也。此雖親相見。其辭則皆擯者傳之。宿賓放此。張氏爾岐云。主人筮日訖。三日之前戒賓。使來觀禮。戒賓者主人親至賓大門外。賓西面。主人東面戒之。其戒辭對辭並見後。○注則樂與賢者歡成之。嚴本及各本俱作歡。集釋作勸。盧氏文昭云。歡成正與下凶事哀戚相對。勸字無義。今案。作勸非也。一辭而許下。毛本有也字。嚴、徐、集釋俱無。云戒警也。告也者。案戒之本義訓警。說文。戒。警也。此戒賓。兼有告義。故鄭又言告也以足之。云賓主人之僚友者。賈疏謂同官爲僚。同志爲友。是也。然實取賢德。當合戚黨僚友言之。鄭舉一以例其餘耳。云古者有吉事。則樂與賢者歡成之。冠昏之類是也。有凶事。則欲與賢者哀戚之。喪禮是也。云禮辭一辭而許者。蔡氏德晉云。賓許必禮辭以致辭也。云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曰終辭。不許也者。禮經釋例云。凡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而許曰固辭。三辭不許曰終辭。案士冠禮。主人戒賓。賓禮辭許。又冠禮畢。請醴賓。士昏禮納采問名之禮既畢。請醴賓。賓皆禮辭。鄉飲酒請賓。鄉射戒賓。燕大射命賓。鄉飲酒鄉射安賓。賓皆禮辭。鄉飲酒鄉射作相爲司正。司正皆禮辭。聘禮。主國之君使鄉勞聘賓。禮辭。鄉勞畢。聘賓將償勞者。勞者禮辭。聘享正禮已畢。未私覲之前。主國之君。使擯者請禮賓。及私覲。聘賓先以臣禮見償者。辭出。請以客禮受。聘賓皆禮辭。介衆介覲。先以臣禮見償者。辭出。請以客禮受。介亦禮辭。聘禮既畢。聘賓請問卿。主國之君禮辭。主國之君使卿歸饗餼。賓朝服。禮辭。禮畢。將償使者。使者禮辭。士昏記。不親迎。壻請親。主人對曰。不敢固辭。是亦禮辭。皆所謂一辭而許者。是一辭而許曰禮辭也。又士相見禮。某也願見。

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請終賜見。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疏以此爲固辭。則上文辭贊辭還贊皆固辭。燕禮。公與客燕。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對曰。寡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於使臣。臣敢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於使臣。臣敢固辭。又士相見禮。士見于大夫。終辭其贊。若贊爲臣者。則禮辭其贊。注。終辭其贊。以將不親答也。禮辭。一辭其贊而許也。是三辭不許曰終辭也。至於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儀之辭降辭洗。雖較禮辭爲殺。亦禮辭之屬也。聘禮。士介觀。以臣禮見。擯者辭。禮請受。賓固辭。注。賓爲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固。衍字。當如面大夫也。敷氏繼公曰。一辭而得遂。亦可謂之固。又聘禮記私獻賓固辭。注亦以固爲衍字。考經所云固辭者。蓋賓再辭而後公許。故曰固也。禮請受者。一請賓固辭者再辭注未確。敷說亦曲爲之解也。又案士冠禮疏。三辭而許。則曰三辭。若三辭不許。則曰終辭。引公食大夫。戒賓。上介出請入告。三辭。又引司儀三辭。以釋三辭而許之義。而注所謂三辭不許曰終辭者。賈氏但覆述而已。未嘗據經文以釋之也。考終辭二字。士相見禮。經與注皆有明文。實可爲三辭不許曰終辭之顯證。賈氏不此之引。而旁及注外之義。何也。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退。去也。〔疏〕正義曰。盧拾補云。答。諸本上從竹。譌。唐石經從艸。後並同。今案。嚴本亦作答。○賓許而主人再拜謝其許也。賓拜送。不答主人答拜者。凡拜送之禮。送者拜。去者不答拜。詳鄉飲酒賓出奏該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下。注云。退去也。歸也。者。鄉飲酒主人退注云。退。猶去也。此復言歸者。廣雅釋詁云。退。歸也。

### 右戒賓

前期三日筮賓如求日之儀。前期三日。空二日也。筮賓。筮其可使冠子者。賢者恆吉。冠義曰。古者〔疏〕正義曰。求日。筮日也。如求日之儀。如其筮于廟門以下至告事畢也。唯命筮之辭有異。張氏爾岐云。前者戒賓。汎及僚友。此又於僚友中專筮一人。使爲加冠之賓也。疏云。命筮之辭。蓋云主人某爲適子某加冠。筮某爲賓。庶幾從之。

若庶子。則云庶子某。愚意主人二字似未安。亦言其銜位可耳。今案。特性。少牢。庶尸不筮賓者。祭所重者尸。賓直助祭而已。無庸筮也。○注古者冠禮。校勘記云。者。嚴、徐、鍾本俱作日。誤。今案。嚴本作者。不誤。蓋作校勘記時。未見原書。係據顧廣圻校錄於鍾本簡端者採入。故有此譌。茲則取黃氏重刻嚴本。逐一校對。庶見真面目云。云前期三日空二日也者。期。冠期也。在冠期之前三日。是中空二日也。沈氏彤云。注謂空二日者。爲期一日。宿賓宿贊冠者又一日也。敖乃謂但空爲期之一日。誤以宿賓贊與筮賓同日耳。云筮賓筮其可使冠子者。賢者恆吉者。謂必擇其賢者筮之乃吉也。王氏士讓云。冠爲人道之始。賓必取人倫中有德望者。冠賓乃已之僚友。宜素知之。然不遽自決。又不宜品第其可否以謀於人。故決之鬼神。今案。注引冠義者。證筮賓爲敬冠事也。

右筮賓

乃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宿、進也。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其不〔疏〕正義

朱子云。此云宿賓言主人往而宿之以日下事。如篇首言筮日於廣門也。今案。如主人服。賓亦重其事也。門左。門東。詳後。禮經釋例云。凡門外之拜。皆東西面。故此賓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也。詳孤子冠凡拜北面于阼階上節。敖氏云。西面再拜。拜其辱也。注云宿進也者。謂進之使來。特性少牢注皆云。宿讀爲肅。肅、進也。本爾雅釋詁。宿爲古文。夙宿又通速。皆是豫召使來之義。云宿者必先戒。戒不必宿者。案。上主人戒賓。所戒者廣。其冠子之賓及贊冠者。皆在戒內。故云宿者必先戒其衆賓則但戒。而不宿。故知戒者不必皆宿也。云其不宿者爲衆賓。或悉來。或否者。朱子云。鄭注本謂正賓或時不來。則將不得成禮。故雖已戒之而又宿之。欲其必來。其非正賓則不更宿。蓋但使爲衆賓。雖不悉來。亦無闕事也。疏與音皆非是。爲。只合作如字讀。賓字句絕。今案。鄭意衆賓不宿者。原不必其悉來。賈則謂衆賓容有不來者。故不宿。與鄭背矣。釋文音爲衆賓之爲於僞反。則似合或悉來或否爲句。故朱子辨之。云主人朝服者。經不言主人何服。明與前同服。故知朝服也。○禮經釋例云。凡戒賓宿賓。宿者必先戒。禮殺者則不宿。鄉飲酒。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答拜。乃請賓。陳器之後。主人速賓。賓拜辱。主人答拜。注。速、召也。鄉射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答再拜。乃請。又主人朝服乃速賓。注。速、召也。士冠、鄉飲、鄉射。皆先戒賓而後宿賓。所謂宿者。必先戒也。速卽宿也。特性禮宿尸注。凡宿或作速。此其證也。惟士冠速賓於前日。

鄉飲。鄉射。速賓於當日。爲小異耳。疏謂鄉飲。鄉射。皆有戒無宿。非也。若燕禮。小臣戒與者。大射。君有命戒射。宰戒百官有事於射者。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公食大夫禮。使大夫戒。方是有戒無宿也。又大射。射人宿視滌。疏以爲非戒宿之宿。特牲饋食禮。宿尸宿賓之前皆無戒。疏以爲特牲文不具。其實亦有戒。疏說皆是也。少牢禮。筮日之後乃官戒。又云。宿。前宿一日宿戒尸。此戒尸也。筮尸之後。乃遂宿尸。此宿尸也。注云。大夫尊儀益多。筮日既戒諸官以齊戒矣。至祭前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乃疏云。其大夫宿戒兩有。士有宿而無戒。是儀略。故云大夫儀多也。則又謂特牲有宿無戒。與士冠疏文互異矣。乃宿賓賓許主人再拜賓荅拜主人退賓拜送。乃宿賓者。親見致其辭。〔疏〕正義曰。但云賓許。不云禮辭者。以前戒已張氏兩岐云。重言乃宿賓者。上文言主人往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贊冠者。佐賓爲冠事者。謂賓若他官之〔疏〕行此禮。此乃親致宿之之辭也。辭並見後。宿贊冠者一人亦如之。贊冠者。佐賓爲冠事者。謂賓若他官之〔疏〕正義曰。亦如之者。如上宿賓。賓如主人服。以下云一人。則其餘衆賓不宿可知。注云贊冠者佐賓爲冠事者。卽下文坐櫛設纁卒紘諸事。佐賓成禮者。朱子云。佐賓雖輕。亦必擇其賢而習禮者爲之。不來。則亦有闕。故並宿之。使必來也。云謂賓若他官之屬中士若下士也者。漢書高帝紀注。若及也。此兩若字。俱當作及字解。謂賓之僚屬及他官之屬。皆可爲贊也。又言中士下士者。鄭意以賓是上士。則其屬中士及下士皆可爲之。言此。以見贊冠者當次於賓耳。云宿之以筮賓之明日者。案上經云。前期三日筮賓。下經云。厥明夕爲期。則宿賓贊。明在冠前二日。爲筮賓之明日矣。必言於此者。見宿賓與宿贊冠者同日也。

### 右宿賓宿贊冠者

厥明夕爲期于廡門之外。主人立于門東。兄弟在其南。少退。西面北上。有司皆如宿服。立于西方。東面北上。服。其也。宿。〔疏〕正義曰。厥明夕者。謂宿賓贊之明日夕。冠前一日之夕也。爲期。猶言約期也。必於廡門。謂在主人之南。相次而立於下也。西面。面向西。東面。面向東。北上。以北爲上。統於廡也。注云厥。其也者。爾雅釋言文。云宿服朝服者。謂如主人宿賓時所服之朝服也。此宿服。指主人言。云有司皆如之。則主人之服可知矣。

兄弟不言服。於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擯者。有司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質。正也。宰告曰。且日正明。行冠事。〔疏〕正義曰。此云請期。下華珍玄見之。擯者請期。宰告曰。質明行事。擯者。有司佐禮者。在主人曰擯。在客曰介。質。正也。宰告曰。且日正明。行冠事。〔疏〕正義曰。此云請期。故宰告以質明行事也。宰告者。宰主贊命也。注云。擯者有司佐禮者。謂擯者即上有司之屬爲之也。儀禮釋官云。案。散氏以有司爲筮者。卦者。宰。宗人之類。是舉類言之。其實有司不盡此。據經。擯者請期。注云。擯者。有司佐禮者。又。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執以待于西墀南。注云。執之者有司。則是冠時凡主人之吏有事者。皆得以有司目之也。又云。有司有二義。一是事有常職者。謂之有司。一是事本無常職。行禮時。特使人主其事。亦目爲有司。後凡言有司者。放此。云在主人曰擯者。擯。人所使接賓者也。云在客曰介者。介。客所用以爲輔者也。禮經釋例云。所謂擯介者。凡禮皆有之。士冠禮。擯者請期。又云。擯者玄端。負東塾。又迎賓。擯者告。士昏禮。問名禮。擯者出請事。士昏記。賓至。擯者請。又不親迎。增見。擯者以摯出。請受。燕禮。射人納賓。注。射人爲擯者也。今文曰。擯者。大射儀。大射正擯。擯者請賓。又擯者命賓。擯者反命。擯者納賓。公食大夫禮。賓入。大夫納賓。注。大夫謂上擯也。又拜至。擯者辭。又賓三飯。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又公以東帛侑賓。擯者進相幣。公食大夫記。擯者由下。此嘉禮之擯也。士相見禮。士見于大夫。若嘗爲臣者。賓出。使擯者還其摯於門外。又賓對。擯者對。又始見於君。若他邦之人。則使擯者還其摯。聘禮。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又賓問卿。下大夫擯。聘禮記。賓若私獻。擯者入告。觀禮。僭夫承命。注。僭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未擯。又擯者謁。又擯者延之曰升。又享。擯者曰。子一人將受之。又禮畢。擯者謁諸天子。又諸侯謁于天子。四傳擯。此賓禮之擯也。既夕禮。公賁。擯者出請入告。又賓賁者將命。擯者出請入告。又賓奉幣。擯者先入。又賁畢。擯者出請。又賁者將命。擯者出請。此凶禮之擯也。有司徹。主人出迎戶。宗人擯。注。賓客戶而迎之。主人益尊。擯。贊。此吉禮之擯也。皆在主人曰擯也。士冠禮。冠畢。乃醴賓以壹獻之禮。贊冠者爲介。注。介。賓之輔。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疏云。此禮賓與贊同。鄉飲酒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注。賢者爲賓。其次爲介。聘禮記。大夫來使無罪。饗之。其介爲介。注。饗賓有介者。尊賓行敵禮也。據此。則賓禮亦有介。此嘉禮之介也。聘禮。受命遂行。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又郊勞。上介出請入告。又聘。介皆入門左。又上介覲。士介覲。又歸饗餼。上介請事。又賓問卿。上介特面。衆介面。又還玉。上介出請。又公館賓。賓辟。上介聽命。注。聽命於席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觀禮。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此賓禮之介也。有司徹。乃議侑于賓。以異姓。宗人戒侑。賓尸之禮。尸如賓。侑有介。此吉禮之介也。皆在客曰介也。至於聘禮郊勞歸饗餼還玉之上介出請。即聘問禮之擯者出請也。公館賓之上介聽命。即觀面及私獻禮之擯者立於

門中以相拜也。此時皆賓爲主人。故上介所行。皆擯者之禮矣。釋例又云。案。士冠禮疏云。聘禮及大行人。皆以在主人曰擯。在客稱介。亦曰相。司儀。每門止一相。是也。士相見禮。請還贊于將命者。注。將猶傳也。傳命。謂擯相也。疏云。出接賓曰擯。入詔禮曰相。一也。故聘禮與冠義。皆云每門止一相。是謂擯介爲相也。考聘禮冠義。皆無每門止一相之文。唯周官司儀有之。不知疏說何所本。又鄉飲酒。鄉射。主人迎賓。皆云。主人一相。迎于門外。皆注。相。主人之吏。鄉射注。作主人家臣。擯贊傳命者。皆指擯者曰相。唯司儀鄭注。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故疏兼擯介而言也。云賓正也者。小爾雅廣言文。又周禮大司馬贊明注同。云宰告曰旦日。正明行冠事者。說文。旦。明也。折聲。禮曰。晰明行事。案。說文凡言禮。皆謂儀禮。是鄭本作質。計本作晰也。今案字異義同。告兄弟及有司。擯者告。〔疏〕正義曰。李氏云。兄弟有司在列而猶告之者。審慎重其事。注云。告事畢。宗人告。〔疏〕正義曰。告爲期之事畢。亦向主人告也。注云。宗人告也。故知此亦擯者告也。注云。告事畢。宗人告。〔疏〕正義曰。言賓。則贊可知。敷氏云。別言擯者。事更端也。

### 右爲期

夙興設洗。直于東榮。南北以堂。澣水在洗東。夙。早也。興。起也。洗。承盥洗者。聚水器也。士用鐵。榮。屋翼也。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水器。尊卑皆用金盥。及大小。〔疏〕正義曰。冠至期。先陳設器服。次主人以下卽位。次迎賓及贊冠者入。乃行三加之禮。加冠畢。賓醴冠異。嚴本無。朱子云。詳注文。及波恐誤。校勘記云。案疏云。及其大小異。蓋謂論其質。則尊卑皆用金盥。及論其形制之大小。則仍有異耳。○直。當也。經曰。直于東榮。東西節也。故鄉飲酒曰。東西當東榮。沈氏形云。正堂之旁。爲東堂西堂。東堂西堂之旁。爲夾道之旁。爲都宮之牆。則東榮正臨夾道。故洗東有餘地可置水。而當東榮上加東西二字。亦非贅文。萬氏寢廟圖。屋兩旁無夾道。疎也。經又曰。南北以堂澣。謂南北之節也。釋文。澣。申灼反。凡



度淺深曰澣。鄉飲酒疏云。堂澣。謂從堂廉北至房屋之壁堂下。沈氏云。去堂遠近澣淺。取於堂上澣淺。假令堂澣三丈。沈亦去堂三丈。以此爲度。沈氏云。堂之澣無明文。陳氏禮書引尙書大傳曰。士之堂廣三雉。三分其廣。以二爲內。注云。雉長三丈。內。堂東西序之內也。是堂廣九丈。序內六丈。而堂之澣亦未及焉。案考工記云。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東西九筵。南北七筵。五室。凡室二筵。疏引書傳云。周人路寢。南北七雉。東西九雉。室居二雉。知周人度堂寢之廣。皆以九與七差之也。然則堂廣九丈者。堂澣宜七丈。室取二丈。室之外宜五丈。以序內堂廣六丈。九七差之。堂之澣。尙宜四丈六尺六寸有奇。儀禮釋宮云。士昏禮疏云。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聘禮注云。設碑近如堂澣。三分庭。一在北。設碑而俾如堂澣。則庭蓋三堂之澣也。聘禮疏云。碑東當洗。則洗西亦當碑。而北去堂亦四丈六尺六寸有奇矣。今案。沈說推闡俱細。禮經釋例云。凡庭洗設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澣。鄉射。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澣。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鄉射。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澣。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特牲饋食。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澣。鄉射。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澣。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少牢饋食。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士冠禮。醢用酒。注。洗。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澣。此皆當東榮之洗。言庭洗者。別於北堂上內賓之洗。士昏禮。設洗于阼階東南。經注不言當東榮及南北之節者。文不具也。其實亦當東榮之洗。所謂癰大夫士之禮也。燕禮。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疊水在東。注。當東榮者。人君爲殿屋也。亦南北以堂澣。大射儀。設洗于阼階東南。疊水在東。公食大夫。設洗如饗。注。必如饗者。先饗後食。如其近者也。饗禮亡。燕禮則設洗于阼階東南。鄭氏以燕禮證之。是公食大夫之洗。當亦在阼階東南也。此皆當東榮之洗。所謂天子諸侯之禮也。鄉大夫士言當東榮。天子諸侯言當東榮。其實設洗皆在阼階東南。異其文。不異其處也。又士虞禮。庭洗則設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匪在東者。反吉也。今案。士冠無設洗不言阼階東南者。省文也。鄉飲酒義云。洗之在阼。其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也。此洗與水設於東方之義也。少牢云。有科者。據鄭注。凡設水必用疊。沃盥必用枓。此不言者。文不具也。吉禮。水在洗東。匪在洗西。凶禮反吉。則水在西。匪在東。此不言匪者。以冠禮醴饌俱在房。不洗爵於此。故無匪也。大射獻饗者。則設洗於獲者之尊西北。士虞卒哭錢尸。則設洗在廟門外尊東南者。異於常禮也。又有內洗設于北堂。亦名北洗。詳士昏禮。注云。夙。早也者。爾雅釋詁文。興起也者。釋言文。云洗。承盥洗者。棄水器也者。古者盥手洗爵。皆一人挹水從上沃之。故曰沃盥。又曰沃洗其盥。洗時下注之水。謂之棄水。別有器承之。使不溢地。其器名曰洗也。云士用鐵者。賈疏云。案。漢禮器制度。洗。士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用白銀。天子用黃金也。三禮圖引舊圖云。洗高三尺。口徑一尺五寸。足徑三尺。中身小。疏中士以鐵爲之。大夫以上銅爲之。諸侯白金飾。天子黃

金飾。據此。則天子諸侯之洗。亦編爲之。但有飾爲異耳。云榮、屋翼也者。詩斯干。如鳥斯革。毛傳。革。翼也。榮在屋兩頭。如鳥之張其兩翼。故謂榮爲屋翼。沈氏云。賈謂卽今之搏風。朱子廬屋說云。橫棟盡外有版下坐。謂之搏風。榮翼乃接簷之名。賈直指搏風。誤。又釋宮云。說文曰。屋椳之兩頭起者爲榮。又曰。屋櫨。齊謂之櫨。楚謂之栱。然則栱卽櫨。而櫨之東西起者。乃曰榮耳。案二說。釋宮爲得。其實謂櫨爲榮。乃本郭璞注上林賦所云南榮屋南櫨者。以說文核之。郭亦誤也。又士喪禮云。升自前東榮。降自後西榮。前者南。後者北。由南北而言。則曰東榮西榮。由東西而言。則曰前榮後榮。故喪大記之西北榮。與士喪禮之後西榮。一也。今案沈說。蓋以說文爲據。云周制自卿大夫以下。其室爲夏屋者。李氏云。周制。天子諸侯。爲殷人四阿之屋。東西南北皆有霤。大夫以下。爲夏后氏南北兩下之屋。無東西霤。而有東西榮。案檀弓曰。見若覆夏屋者矣。鄭注。夏屋。今之門廡。蓋漢時門廡。亦兩下爲之。故舉以爲證。此經不言東霤。而言東榮。據大夫士宮室之制也。云水器尊卑皆用金盥。及大小異者。經但言水。不言盛水之器。故注特明之。散因士冠諸篇不言盥。謂士之水器異於此。積氏辨之云。士苟用他器。則諸篇必一見以明其異。而俱不言。則用盥同也。案。經傳多以盥爲盛酒器。說文。盥。龜目酒尊。刻木作雲象。象施不窮也。從木。從蟲。又云。盥。櫛或從缶。盥。櫛或從皿。段氏玉裁說文注云。蓋始以木。後以匏。或曰。盥亦木器。或瓦器。而飾以金耳。段氏又云。爾雅。彝。爵也。爵。亦木器也。今案。韓詩說云。天子彝以玉。諸侯大夫以金。士以梓。存以備考。凡設洗必設水。諸篇或言水在洗東。或言盥水在東。或言水在洗西。大射獻饗者云。水在洗北。陳服于房中西墉下東領北上。墉。正義曰。陳者之衣服。卽下爵弁服。皮弁服。玄端三服也。房中。東房中也。大夫士寢廟之制。室在中。有東房。有西房。與諸侯同。注疏謂大夫士有東房。無西房。其說非也。辨見後。江氏永鄉黨圖考云。大夫士陳器服。及婦人行禮。常存東房。經有直言房者。省文耳。非謂止有一房。不必言東也。方氏苞云。贊者立於房中。負東墉。將冠者房中。南面。當戶。近於西。故服陳西墉下。取之便也。凡著衣。必繫其領。故東領。亦取之便也。今案。東房之西墉。卽室之東墉也。北上者。爵弁服在北。皮弁服次南。玄端最南。冠時先用卑服。自南而北。亦取之便也。○注墉下。集釋有也字。嚴本無。云墉墉者。墉是練名。以經文考之。凡室中房中與夾之墉。則謂之墉。堂上之墉。則謂之序。堂下之墉。則謂之壁。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此與君祭之服。雜記曰。士弁而祭於公。爵弁者。冕之次。其色赤而其實一也。爵弁服。纁裳。純衣。緇帶。韎韐。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韠。其布三十升。纁裳。淺絳裳。凡染絳。



一入謂之緇。再入謂之類。三入謂之緇。朱則四入與。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弁服用絲耳。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緇。明衣與帶同色。韎、韠、纁、韍也。士纁韍而幽衡。合章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爲韎、韠、纁、韍。韍之制似韠。冠弁者不與衣陳。而〔疏〕正義曰。爵弁爲士服之最尊者。三加時服之。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善於上。以冠名服耳。今文纁皆作纁。〔疏〕正義曰。爵弁爲士服之最尊者。三加時服之。禮之通例。衣與冠同色。例云。亦有衣與冠不同色者。如士冠禮。爵弁服。純衣纁帶。純衣與帶同緇色。是也。亦有裳與韠不同色者。如注既以朝者服爲素裳。而特牲饋食記之朝服則緇韠。是也。亦有履與裳不同色者。玄纁用黑履。而裳則有玄裳、黃裳。雜裳之異。是也。注疏蓋舉其多者言之耳。故疏亦云。其衣冠異色。經即別言之。今案韎、韠、纁、韍。詳下。此陳爵弁服。言衣、言帶、言韠、言裳。不言屨者。下經云。爵弁纁屨。是也。或謂爵弁即章弁。誤。詳聘禮君使卿章弁歸。襄饌下。○注此祭君祭之服。與。通典作助。嚴本及各本作與。校勘記云。案作與。當讀去聲。而釋文無音。疑作助是也。今案。集釋作與。音預。宜從嚴本。又再入謂之類。入。釋文作染。下二字同。嚴本俱作入。張氏議誤云。爾雅有再染三染之文。此鄭氏用染字之據也。校勘記云。鄭氏既據爾雅。何以一入不稱染。不若依今本概作入字爲是。又今齊人名爲韎、韠。戴氏箋校集釋。謂始衍文。非也。宜從戴氏。何六書故。以韠字屬下句讀。段氏云。韎、說文从章。未聲。五經文字亦作韎。音末。今人從未。誤也。云此與君祭之服者。與君祭。即謂助祭於公也。云韠記曰士弁而祭於公者。鄭注。弁、爵弁也。此引以證爵弁爲助祭服也。云爵弁者冕之次者。賈疏云。凡冕。以木爲體。長尺六寸。廣八寸。纁麻三十升布。上以玄。下以纁。前後有旒。其爵弁制大同。唯無旒。又爲爵色爲異。又名冕者。僂也。低前一寸二分。故得冕稱。其爵弁。則前後平。故不得冕名。以其尊卑次於冕。故云。爵弁、冕之次也。吳氏疑義云。據說文。弁本作兗象形。或作弁。又釋名。弁如兩手相合也。爵弁與冕制異。與皮弁之制同。今案。據周禮。左傳疏。賈氏之說。蓋本漢禮器制度。吳氏以說文釋名駁之。似亦可從。江氏永云。案大戴禮。及東方朔答客難。皆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則無後旒可知。謂前後皆有旒。此因玉藻前後遠延而誤耳。前後遠延。謂板長尺六寸。自延端至武。前後皆遠。非謂後亦有旒也。其說是矣。云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或謂之緇者。案考工記鍾氏注云。染纁者三入而成。又再染以黑則爲緇。緇。今禮俗文作爵。言如爵頭色也。是也。云其布三十升者。論語麻冕。孔注。纁麻三十升布以爲之。鄭意爵弁與冕同。故云其布三十升也。江氏永辨之云。三十升之說。非是。古布幅闊二尺二寸。當今尺一尺三寸七分半。若容三十升之纁二千四百。則今尺一分之地。幾容一十八纁。此必不能爲者也。孔意蓋謂古者朝服十五升。冠當倍於衣。不知冠升倍衣。唯喪服斬衰三升。冠六升。則然。自齊衰以下。則非倍半之數矣。禮無

冠倍於衣之例。孔誤釋耳。麻冕之布亦不過十五升。如今尺之一分容九縷。已是縹密難成矣。云縹淺絳裳者。縹是大赤。縹則赤而有黃。故云淺絳也。云凡染絳。一入謂之縹。再入謂之縹。三入謂之縹。朱則四入與者。案一入再入三入。爾雅入俱作染。是皆爲染絳法也。沈氏形云。縹。淺縹。縹。淺縹。是三者皆由淺入深。若更以縹入赤。則爲朱。詩七月。我朱孔陽。毛傳。朱。淺縹是也。但縹縹縹之爲一入再入三入。經有明文。朱則四入。無明文。故書與以疑之。凡冕服。皆玄上纁下。爵弁爲冕之次。故亦纁裳也。云純衣絲衣也。餘衣皆用布。唯冕與爵弁服用絲耳者。周詩周頌。絲衣其紕。戴弁係係。弁。爵弁也。則爵弁服之用絲衣。可知矣。此經及士昏禮純衣。鄭皆以絲衣解之。周禮媒氏之純帛。論語之今也純。鄭皆讀爲縹。又謂古縹以才爲聲。字亦作紕。不同者。一言其質。一言其色也。經義述聞云。純當讀黜。廣雅。黜。黑也。黜與純聲義相近。是亦主色言之。餘衣。謂皮弁服以下及深衣之類。皆用布也。云先裳後衣者。欲令下近縹。明衣與帶同色者。言衣當在裳先。此退在裳後者。欲令與縹帶連文。見衣與帶同縹色。非尊裳而抑衣也。諸氏云。放乃有縹裳與冕服之裳同而尊之之論。豈爵弁之衣。卑於裳邪。諸說是矣。云紕縹縹也。士縹縹而幽衡。合章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縹爲紕。紕之制似縹者。案此紕也。而名紕者。紕言其色。紕言其質。鄭此注云。紕。縹也。玉藻注云。縹。赤黃之閒色。所謂紕也。是鄭以此經紕。與玉藻縹。同爲赤黃色名。說文。紕。茅蒐染章也。一入曰紕。爾雅。一染謂之縹。說文。縹。赤黃色。紕與縹皆一入。爲赤黃色。而染章則曰紕。染帛則曰縹。因事異名也。爾雅。再染謂之縹。三染謂之縹。紕一入。淺於縹。爵弁服。縹裳而紕。故說文云。士無市有紕。制如縹。缺四角。爵弁服。其色紕。縹不得與裳同。是也。市即紕字。紕卽紕字。鄭云。合章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者。合章爲之。解紕字。染以茅蒐。因以名焉。解紕字。謂此紕合章爲體。而染以茅蒐。其色赤黃。因名紕也。又云。今齊人名縹爲紕者。縹是茅蒐之別名。謂染紕用茅蒐。後人因謂茅蒐爲紕。假今通古。見紕之名義取於縹也。然鄭意固以紕名取於縹。非以紕名取於縹。縹得名紕。不得名紕。賈疏謂士無紕。不云紕之制似縹。孔穎達詩瞻彼洛矣疏。引此注云。今齊人名縹爲紕。皆誤甚。紕字義取合章。大夫以上。亦用章爲之。而不名紕者。據大夫以上。有山火龍章之飾。謂之紕。士無飾。則但謂之紕。本其實而言之。賈疏謂士無飾。不得單名紕。一名紕。一名縹。是也。鄭云紕之制似縹者。紕雖不得單名紕。得單名紕。士喪禮。設紕帶。注云。紕帶。紕。縹也。是其證。又紕與縹對。紕是色名。不得兼紕言似。故單云紕。文連紕言者。因上引縹而及之。謂紕與縹。其制均似縹也。必云制似縹者。紕紕形象。經傳無文。縹之制。具於玉藻縹記。故鄭假以名焉。或疑縹不得名紕。遂謂紕字爲衍文。亦非。紕與縹微異。經固云紕。不云紕。鄭不當單云紕之制似縹。戴侗六書故紕字下引

鄭氏曰。齊人謂舊爲韎。又韎字下引鄭康成曰。韎。韎之制似韎。以韎字屬下爲句。得其讀矣。今依彼正之。又詩韎韎有奭。今本毛傳。韎韎者。茅蒐染草也。一曰韎。韎。所以代韎也。鄭箋。韎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韎聲也。韎。祭服之韎。合韎爲之。其服。爵弁服。紉衣。纁裳也。今案。傳韎字疑韎之誤。韎旁從韋是以茅蒐染韎之名。非直染草。說文云。韎。茅蒐染韎也。當依彼作韎。孔氏正義引定本云。一入曰韎。韎。一下當依定本有入字。但以韎爲句。說文云。一入曰韎。左傳疏引賈逵云。一染曰韎。國語注引三君云。同一染卽一入。一入曰韎。蓋漢儒相傳之舊話。此二句。傳釋韎字。下云。韎所以代韎也。釋韎字。孔疏韎韎連讀。亦誤。箋云。韎韎者。茅蒐染也。茅蒐。韎韎聲也者。謂此韎韎以茅蒐染之。故云韎。茅蒐聲近韎也。聲上韎字爲衍文。左傳疏及國語注引。皆云。韎聲也。無韎字。茅蒐韎聲。韎昭所謂急疾呼茅蒐成韎。是也。前人訓韎者。多舉其義。至鄭始兼著其聲。以爲義由聲出。與此注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舊爲韎者同。皆單釋韎字。下云。韎韎。祭服之韎。合韎爲之。始訓韎字。疏連韎言聲者。皆誤衍。云冠弁者不與衣陳。而言於上。以冠名服耳者。陳服在房中。而緇布冠及皮弁爵弁之等。皆入執之。在堂下。是不與衣同陳也。今加爵弁於服上者。是以爵弁名其服。非謂冠弁亦陳於房內也。云今文緇皆作黑者。段氏云。此同音皆借字。鄉射禮。大夫與士射。祖燕。則從今文也。轉寫加艸頭耳。凡所從古今文。有彼此互異者。以可參觀而得也。胡氏云。士昏禮。玄纁束帛。注同。案。云皆者。蓋合下文纁纁。士昏禮。則合下文纁纁。纁纁等。之與。禮經釋例云。凡士冠三加。士昏親迎。士復。士襲。皆用爵弁服。案士而用爵弁服。攝盛也。士復者。卽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於衣。是也。士襲。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韎。此與君視朔之服也。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者。卽士喪禮。陳襲服爵弁純衣。是也。皮弁服。素積。緇帶。素韎。象上古也。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其要中。皮弁之衣。用布亦。疏。正義曰。皮弁卑於爵弁。陳之在爵弁服南。再加時所服也。皮弁服不言衣者。衣與冠同十五升。其色象焉。略之也。言素積素韎者。見裳與韎同色也。亦言緇帶者。士止有一緇帶。故爵弁皮弁玄端三服皆陳之。不言屨者。下經云。素積白屨。是也。注云此與君視朔之服也者。張氏爾岐云。此視朔時君臣同服之服。吳氏章句云。注謂視朔之服。其實他禮亦用之。今案。皮弁服亦用之於聘。詳聘禮。亦用之於蜡。郊特性曰。蜡者。索也。歲十二月。合聚萬物而索饗之也。又曰。皮弁素服而祭。是也。云皮弁者以白鹿皮爲冠。象上古也者。禮運曰。昔者先王未有麻絲。衣其羽皮。鄭注。此上古之時也。案。後王易之以麻絲。而皮弁猶用皮爲之。如上古時。李氏云。古者以鳥獸之皮。冒而句領。皮弁象之。是也。必以白鹿皮者。取其與衣色相稱也。韋氏云。舊圖云。以鹿皮淺毛者爲之。高尺二寸。周禮。王及諸侯孤卿大夫之皮弁。會上有五采三采二采。玉璫象抵。唯不言士之皮弁有此

等之飾。案。弁師注云。一命之大夫及士。章弁皮弁之會無結飾。是也。云積猶辟也。以素爲裳。辟其要中者。案。辟。卽喪服注所謂辟兩側。空中央也。此之謂辟積。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唯喪服三辟積也。輔氏廣云。禮服取其方正。故裳用正幅。而人身之要爲小。故於要之兩旁爲辟積。卽今衣摺也。賈疏云。素有三義。若以衣裳言。素者謂白緇。卽此文之等是也。畫繪言素者謂白色。卽論語云繪事後素之等是也。器物無飾亦曰素。則桓弓云奠以素器之等是也。今竝存其說。云皮弁之衣。用布亦十五升。其色象焉者。禮記曰。朝服十五升。此皮弁衣雖無文。亦與朝服同可知。故云亦也。皮弁色白。衣亦色白。是象之也。鄭注士喪禮皮弁服。亦云白布衣。敝氏謂皮弁服用絲衣。與鄭異。吳氏紱。江氏筠。褚氏寅亮。皆以爲可從。禮經釋例云。考聘禮。公側授宰玉。楊降立。注。論語曰。素衣麕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郊特牲。皮弁素服。注亦云。衣裳皆素。則鄭氏已不能自守其前說。禮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是皮弁與素端爲二服。孔氏正義曰。盧云。布上素下。皮弁服。賈瑤云。以素爲衣裳也。然則衣裳皆素者。或素端歟。周禮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亦別於皮弁而言之也。今案。據盧云。布上素下。則皮弁用布衣。其說有自來矣。當以鄭注爲正。釋例又云。凡士冠禮再加。聘禮行聘。還玉。賓受饗餼。覲禮郊勞。士喪禮襲。既夕禮乘車所載。皆用皮弁服。今案。此皆見於經而可考者也。至於聘禮受饗餼。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餼。皆再拜稽首。注。此拜亦皮弁服。案此經無明文。注意蓋以受時皮弁。則拜亦皮弁。是拜饗與餼。據注亦用皮弁服也。玄端玄裳黃裳襍裳可也。緇帶爵韞。此莫夕於朝之服。玄其裳耳。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襍裳。襍裳者。前玄後黃。易曰。夫玄黃者。天地之雜色。天玄而地黃。疏曰。正黃。士皆爵韞爲韞。其爵同。不以玄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陳之。玉藻曰。韞。君朱。大夫素。士爵韞。疏曰。正玄端又卑皮於弁。陳之在皮弁服南。初加時所服也。玄端卽玄衣。端者。取其正也。金氏榜云。衣以端名者有二。其一。後鄭云。衣袂二尺二寸而屬幅。是廣袤等也。其袂尺二寸。是謂玄端。對朝服以上侈袂者得名。乃次於朝服之服。亦稱端。左傳言端委。論語言端章甫。則朝服玄端。皆可稱端。但此經所陳。則次於朝之服也。玄裳黃裳襍裳三等裳。以配玄端。乃士服。特性饋食記云。玄端玄裳。黃裳襍裳可也。皆爵韞。與此同。李云。可也者。三等士。惟其所宜服者陳之。裳雖有三而同用。爵韞。爵亦襍色也。帶有二。大帶以束衣。革帶以繫鞶。舉韞則有革帶可知。今案玄端不言冠者。平時玄冠。始冠。則服緇布冠也。不言屨者。下經云。玄端黑屨。三等裳皆用黑屨者。以玄裳爲正也。禮經釋例云。朝服注。素裳。鄉飲酒記。鄉朝服而謀贊介。注。朝服素韞白屨。燕禮記。燕朝服于寢。注同。然則玄

冠玄端。玄裳黃裳襍裳。緇帶。爵韠。黑屨者。玄端服也。玄冠玄衣。緇帶素裳。素韠白屨者。朝服也。此玄端與朝服之分也。○注天地之襍色。毛本色作也。嚴徐本俱作色。識誤云。鄭氏正引易文。不必改也。爲色。也字近色。傳寫者誤耳。校勘記云。案。漢時六經。異文甚多。張說未確。今案。黃氏不烈亦以嚴本爲不誤。云此莫夕於朝之服者。吳氏疑義云。據賈疏引左傳昭十二年子革夕。哀十四年子我夕。本非常禮。左傳亦無夕時玄端明文。據玉藻朝玄端。夕漢衣。則玄端爲大夫士私朝之服也。今案玄端所用甚廣。詳下。云玄端卽朝服之衣。易其裳耳者。玄端朝服皆用緇布衣。其裳則朝服用素裳。玄端用玄裳黃裳襍裳。是易其裳也。然朝服用素韠白屨。玄端用爵韠黑屨。則韠與屨亦易矣。云上士玄裳。中士黃裳。下士襍裳者。特牲記注同。蓋以士有上中下三等。故制三等裳以別之。玄尊於黃。而黃爲純色。又尊於襍也。此乃士之正服。若大夫以上則有異。大夫玄端用素裳。天子諸侯用朱裳也。云襍裳者前玄而後黃。易曰。夫玄黃者天地之襍色。天玄而地黃者。鄭以言襍。必非一色。故知前玄後黃。而引易爲證也。褚氏云。天玄而地黃。陽前而陰後。故玄必在前。黃必在後。玄之幅必三。黃之幅必四。不可易也。敷氏乃謂襍裳亦可前黃後玄。甚。云士皆爵韠爲韠。其爵同者。朱子云。其爵同三字。未詳。盛氏云。案。注云其爵同者。謂公侯伯之士皆一命。子男之士皆不命也。士雖有上中下三等。而其爵則同。故皆以爵韠爲韠。云不以玄冠名服者。是爲緇布冠陳之者。此服冠時以配緇布冠。則陳於皮弁服之南者。乃爲緇布冠陳之。不得名玄冠服矣。故空其文。而但云玄端也。江氏永云。朝服玄端及漢衣。皆用玄冠。雖不爲緇布冠陳。亦不可以玄冠名服。云玉藻曰。韠。君朱。大夫素。士爵韠者。此皆爲玄端服之韠。鄭引以證經之爵韠也。詳前主人玄冠朝服緇帶素韠下。禮經釋例云。凡士冠禮。賓主人兄弟。贊者。及冠者。初加見君與卿大夫鄉先生。皆用玄端。士昏禮。使者。主人。壻。從者。皆用玄端。鄉飲酒鄉射之禮。息司正。皆用玄端。士祭禮。筮日。壻戶。宿賓。視濯。視殺正。祭戶。主人視佐食。皆用玄端。今案。此皆見於經而可考者也。玄端有用緇裳者。昏禮納采。使者玄端至。注云。有司緇裳。賈疏以緇裳卽玄裳也。玄端有用緇韠者。見冠禮兄弟畢。玄注。蓋玄端而緇韠。則謂之珍玄也。又朝服亦有用緇韠者。詳特牲記。釋例又云。凡士冠禮。筮日。筮賓。宿賓。爲期。皆用朝服。飲射燕食之禮。皆用朝服。聘禮本國君授使者幣。使者受命及釋幣于廟。聘儀。聘畢使者歸反命。賓至所聘之國展幣。辭饗餼。問卿上介。問下大夫士介。受餼。主國之君使卿郊勞。宰夫設飧。致士介餼。卿接聘賓。君不親食。使大夫致餼幣。皆用朝服。士正祭。賓及兄弟助祭者。皆用朝服。大夫祭禮。皆用朝服。案。此亦皆見於經。而可考者也。至既夕記云。復者朝服。又云。道車載朝服。則亦士禮用朝服者。今備錄之。○禮經釋例云。論語公西華曰。端章甫。願爲小相焉。端。卽玄端。小相。卽末摯也。皆指士而言。蓋思以其所學仕



於列邦。但願服士服。爲諸侯之末擯。以相禮而已。此謙辭也。乃或者誤會下文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遂謂公西氏欲得國爲諸侯。不知會同之禮。諸侯當服裋褐。豈有玄端章甫。以見天子者乎。明代時文家之不學可笑如此。釋例又云。案。弁服吉者凡三等。士冠禮陳冠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玄端三也。玄端即朝服之異其裳者。故言玄端。卽兼朝服也。士喪禮陳襲服。爵弁服一也。皮弁服二也。祿衣三也。賈云。祿衣。則玄端又連衣裳。是祿衣卽玄端也。又周官司服。凡兵車章弁服一也。蓋章弁稍次於爵弁。或衣裳小異。猶玄端之於朝服。故言章弁。卽兼爵弁也。又云。旡朝則皮弁服。二也。又云。凡甸冠弁服。三也。鄭氏注。冠弁委貌。其服緇布衣。亦積素以爲裳。諸侯以爲視朝之服。是冠弁卽朝服也。言朝服則兼玄端。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纓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矣。今案。爵弁章弁爲二服。辨見前。緇布冠缺項。青組纓屬于缺。緇纓廣終幅。長六尺。皮弁笄。爵弁笄。緇組紃纁邊同篋。固缺讀如有類者弁之類。緇布冠無笄者。著類圖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纒以固冠也。項中有緇。亦由也。羅一幅長六尺。足以緇髮而結之矣。笄。今之簪。有笄者風組爲紃。坐爲〔疏〕正義曰。張氏兩歧云。此所陳者。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纁邊。組側赤也。同篋。謂此上凡六物。隋方曰篋。〔疏〕飾冠之物。非謂冠也。此說是。下文云。爵弁。皮弁。緇布冠。各一篋。則冠弁各用篋盛之。不在篋矣。詳下。敖氏云。經言羅於缺項二笄之間。以見三加同一羅也。案下再加之時云正纁如初。則不易羅矣。缺項纁纁笄紃同篋貯之者。待冠時隨各冠取用也。注結項中。賈疏無中字。屬猶著。著下通典有也字。今之幘梁也。集釋無也字。今俱從嚴本。足以緇髮。韜。釋文作髮。識誤云。士昏禮注之緇髮。釋文亦云。本又作髮。不爲髮。則爲韜。今之爲韜。未知孰據。校勘記云。案說文。韜。韜衣也。發。弓衣也。二字音義相近。故古多通用。如六韜一作六發。是也。爰本訓滑。因發而轉爲爰。從省也。韜則韜之俗字。今案集釋作韜。與嚴本同。不誤。謂此上凡六物。嚴本、徐本、通典、集釋。俱如是。通解、要義、毛本。此下俱有以字。釋文摘以上二字爲音。張氏識誤遂改此爲以。豈此以二字不宜並存歟。黃氏謂嚴本不誤。今從之。云缺讀如有類者弁之類者。段氏云。毛詩。有類者弁。傳云。類。弁貌。鄭注禮時。未箋毛詩。云著類圖髮際。云類。衆生於卷幘。則類是一物。非爲弁貌。蓋注禮多用三家詩。三家詩或釋類爲幘也。云緇布冠無笄者。著類圖髮際。結項中。隅爲四纒以固冠也者。皮弁爵弁有笄。而緇布冠無笄。故於冠武下。別制類圖髮際。結於項中。謂之缺項。缺與類同。其上四隅綴於武。以固冠也。缺項唯緇布冠有之。玄冠則不用。而纓屬於武矣。是以內則不言缺項。然則缺項自別爲一物。若如後儒解項爲冠項。讀缺爲如字。謂當冠項之處有不合者。故名缺項。則缺項卽指冠言之。下屬於

缺者。卽屬於冠。何以冠在匪而纓在篋乎。其說必不然矣。云項中有纓。亦由頰固爲之耳者。此申上結項中之義也。纓卽結也。項中有結。亦以固頰耳。云今未冠笄者著卷幘。類象之所生也者。是舉漢法爲況。廣雅。幘、幘、幘也。纓與卷同。釋名云。幘、幘也。下齊眉。幘然也。急就篇注云。幘常在冠下。或單著之。獨斷云。幘者。古之卑賤執事不冠者之所服也。續漢書輿服志云。未入學小童。幘句卷屋者。示尙幼小也。五石腰先生諱念孫廣雅疏證云。卷與頰。一聲之轉也。胡氏承珙云。輿服志云。古者有冠無幘。其戴也。加首有頰。所以安物。此亦以頰爲固冠之物名也。云膝薛名齒爲頰者。劉氏台拱端臨遺書云。案齒。各本誤作齒。釋文亦誤。釋名云。齒、恢也。恢。廩覆髮上也。魯人曰頰。頰。頰也。著之傾近前也。齊人曰頰。飾形貌也。字從竹。亦從巾作幘。膝薛在漢爲魯之南境。劉熙以頰爲魯語。與鄭合。段氏又云。今本。齒從艸作齒。誤。廣韻十八隊。齒、筐也。亦作幘。然則齒卽說文幘字。廣韻別出齒字。引儀禮此注作齒。由禮注轉寫誤耳。鄭知缺訓齒者。以經云青組纓屬于缺知之。近敷邈公。江慎修。戴東原氏。讀缺項如字。今案。敷說雖與鄭殊。然謂別以縹布一條圍冠。而後不合。則猶以缺項爲固冠之物也。自萬氏斯大謂冠後兩項不相屬爲缺項。吳氏廷華。蔡氏德晉。盛氏世佐因之。皆以缺項卽冠後。非別有一物。說愈紛而義愈遠矣。沈氏形亦辨萬說之誤。當以鄭注爲正。屬猶著者。謂屬與著同。以物相連附之名。經云青組纓屬于缺者。謂以青色之組二條爲纓。著於缺項之兩旁。冠時坐於頤下結之也。云纓今之幘梁也者。亦舉漢法爲況。開元禮義經云。古者以黑縹爲纓。先韜髮而後加冠幘卷梁。故鄭引漢法申之。漢書注。纓、織絲爲之。然則纓纓。卽以縹色縹爲纓也。纓所以韜髮。江氏永云。纓卽內則之纓。古人露髮。必韜而結之。纓爲髮。乃著冠。云終充也者。古布帛每幅闊二尺二寸。廣終幅者。謂充其幅之闊以爲廣。而長則六尺也。云足以韜髮而結之矣者。謂纓之廣長足以韜髮而結之。內則疏別盧氏云。纓所以裏髮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是也。云笄今之簪者。釋名云。笄、係也。所以係冠。使不墜也。文選招隱詩注。簪、簪也。所以持冠也。又謝靈運詩注。簪、以玉爲簪也。古曰笄。今曰簪。是也。天子諸侯以玉爲簪。大夫以下。簪用象爲之。喪事則用櫛笄樣簪。詳喪服記。云有笄者屈組爲紘。垂爲飾。無笄者纓而結其條者。案。有笄者爲皮弁爵弁也。二弁有笄。加冠後。以笄橫貫之以固冠。用組爲紘。以一條繫於笄左頭。繞頤下。自右屈向上。仰屬於笄。繫之有餘。因垂爲飾。故禮記注。冠有笄者。爲紘也。無笄者。卽縹布冠也。纓。說文云。冠系也。餘詳上。云纓邊組側赤也者。纓是淺赤色。謂組以縹爲中。以纓爲邊而織之。故云組側赤也。云同篋謂此上凡六物者。缺項。青組纓屬于缺。共爲一物。縹纓爲二物。皮弁笄爲三物。爵弁笄爲四物。縹組紘纓邊。皮弁爵弁各一。則爲二物。是六物也。云隋方曰篋者。篋與篋同。說文。篋、藏也。篋或從竹作篋。史記正義。篋、箱類也。云隋方者。蓋長方而不正方。故

釋文云。狹。櫛實于簞。簞。箭。箭。〔疏〕正義曰。櫛所以理髮。內則釋文云。櫛。梳也。說文。櫛。梳比之總名也。段而長也。櫛實于簞。也。〔疏〕氏注云。疏者爲梳。密者爲比。玉藻曰。櫛用櫛櫛。髮櫛用象櫛。櫛孔疏。以櫛爲白理木。象爲象牙。是櫛有二。此蓋用象櫛與。注云。簞箭也者。簞箭皆竹器。鄭注曲禮及論語。俱云。圓曰簞。方曰箭。此乃訓簞爲箭者。亦對文異。散則通也。實于簞者。謂以簞盛櫛也。范廷二在南筵。席。〔疏〕正義曰。蒲筵二者。此筵以蒲葦爲之。二者。賈疏云。一爲冠子。卽下云筵于東序。少北。是也。一爲醴也。筵。席也者。謂筵卽席也。鄭注周禮序官司几筵云。鋪陳曰筵。藉之曰席。蓋初鋪在地。一重爲筵。其上重卽謂之席。義取相承藉也。又布席亦謂之筵。詳下文筵于東序下。釋名。筵。衍也。舒而平之。衍衍然也。側尊一甔醴。在服北有篚。實勺。觶角。枌。脯醢。南上。北側。猶特也。無偶曰側。置酒曰尊。側者無玄酒。服北者。纁義枌狀如匕。以角爲之者。欲滑也。南上。〔疏〕正義曰。注勺尊斗。嚴本及各本皆作升。金氏曰。追儀禮正義。故致誤如此。黃氏云。不烈儀禮校錄云。沈氏形校正作斗。今從之。又所以斟酒也。集釋。單疏。要義。毛本。俱作斟。嚴本作刺。黃氏云。刺蓋斟之壞字。云側猶特也。無偶曰側者。側與特皆訓獨。故云無偶也。張氏纂言云。賈謂禮之大例。稱側有二。一者。無偶特一爲側。此側尊。昏禮側載。聘禮側襲之類。一者。聘禮云側受几者。側。是旁側之義也。案聘禮禮賓。公側受几于序端。注不言側義。其文與側授宰玉正同。亦是無偶之義。非旁側也。凡儀禮一經。側字皆作特訓。今案。側亦訓旁。見廣雅釋言。側亦訓邊。見史記索隱。玉藻。大夫側尊用枌。士側尊用禁。鄭無注。孔疏亦以旁解之。然此經之側。當依張說爲是。又云側者無玄酒者。古人設尊多用兩。其一係玄酒。卽明水。示不古。玉藻曰。凡尊必上玄酒。是也。此則無玄酒。但用一尊。故云側。云置酒曰尊者。置酒謂之尊。猶布席謂之筵。皆是陳設之名。非謂酒器。側尊一甔醴。猶言特設一甔醴耳。瓶是盛醴器名。方言。瓶。罍也。周禮之閒謂之瓶。鄭注既夕云。甔。瓦器。禮記禮器曰。君尊瓦甔。孔疏云。此瓦甔。卽燕禮之公尊瓦大也。詳燕禮。禮經釋例云。凡甔尊皆設于房中。側尊無玄酒。案士冠禮。陳服于房中西墻下。又云。側尊一甔醴。在服北。是設於房中也。士昏禮亦云。側尊甔醴于房中。是甔尊皆在房中也。禮事實而禮盛。故特尊無玄酒也。亦有不尊於房中者。聘禮記。禮尊于東箱。瓦大。一有甔。是聘禮主君禮賓。甔尊則在東箱也。亦有不側尊者。士虞禮。尊于室中北墻下。當戶。兩甔醴酒。此



是反吉。以醴代玄酒。故醴酒並設。不側尊。不於房中。非醴尊正例也。敖氏云。醴尊設於房。臣禮也。國君則於東箱。蓋據聘禮記言之。云服北纁裳北也者。此上陳三服。先陳爵弁服。而纁裳最在北。故知在服北。爲在纁裳北也。云篚竹器如箬者。案三禮圖引舊圖云。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如今小車箬。今案說文。篚只作匪。而篚則訓爲車箬。段氏注云。釋器曰。竹前謂之篋。後謂之箬。竹前竹後。許所謂車箬也。箬之言箬也。言其哈囀也。然則篋蓋竹器之疎櫺而不密者。故鄭云如箬也。許書專以篋爲車箬字。而篋匪之匪不從付。後世篋匪字多用篋。故段氏云。匪篋古今字。又云。漢書作裴。應劭曰。裴、竹器也。方曰箱。隋曰裴。隋者方而長也。又案三禮圖謂篋有蓋。以儀禮諸篇考之。似未確。此經云。實勺解角柶。少牢云。勺爵解解實于篋。又鄉飲酒有上篋下篋。皆以盛爵。又燕禮大射。君臣異篋。其單言篋者。臣篋也。言膳篋者。君篋也。注云。言膳篋者。君象觚所饌也。堂下之篋。常設於洗西。堂上之篋。設於尊南。此篋設於房中。則在尊北。篋近洗者。便於取爵以洗。近尊者。便於取爵以酌。凡皆盛酒器之篋也。又士虞禮有盛食之篋。又有盛玉幣之篋。孟子所謂實玄黃於篋。是也。云勺尊斗。所以斟酒也者。斗與科同。賈疏云。案少牢。盥水有科。與此勺爲一物。故云尊斗。對彼是壘科。所以斟水。則此爲尊斗。所以斟酒也。今案詩賓之初筵。賓載手仇。鄭箋。仇讀曰斟。斟者。挹酒於尊之名。詳少牢司宮撤豆運勺爵解解下。云爵三升曰解者。爵是飲器之大名。對文爵與觚解角散有異。散文亦得通稱爵。故注主爵言之。三升曰解。詳特性記。云柶狀如匕。以角爲之者。欲滑也者。鄭司農注周禮玉府云。角柶。角匕也。說文匕部云。匕一名柶。木部柶下云。禮有柶。柶。匕也。廣雅。柶。匙。匕也。是柶亦名匕。鄭不直云匕。而云如匕者。蓋見十七篇中。挾醴挾錫。用柶。而匕飯匕牲體用匕。二者自當有異。下文云。加柶覆之面葉。又云。加柶面枋。則柶有葉有枋。注云。葉。柶大端。而匕飯匕牲體用匕。二者自當有異。下文云。加柶覆之面葉。又云。加柶面枋。則柶有葉有枋。注云。葉。柶大端。張氏爾岐云。柶類。今案匙。葉卽匙頭。或云。柶之盛物處謂之葉。然則柶頭亦當爲淺斗狀以挾物。其形有似於匕。視匕飯匕牲體之匕爲小耳。故鄭不直云匕。而云如匕也。段氏說文注云。常用器曰匕。禮器曰柶。此說似未確。王氏廣雅疏證云。柶有醴柶。有錫柶。吉事用角柶。喪事用水柶。士冠禮。角柶。士喪禮。東方之槨。其實醴酒。角解水柶。少牢禮。上佐食羞兩錫。皆有柶。三禮圖引舊圖云。柶長尺。橫博三寸。曲柄。長六寸。漆赤中及柄端。今案喪禮。楔齒用角柶者。以始死時。喪具未備。故仍用生人吉時所用之柶也。三禮圖又謂醴柶用角爲之。錫柶用木爲之。然士喪禮。醴柶亦用木。則其說不足據矣。禮經釋例云。凡挾醴挾羹之器。皆曰柶。士冠禮。實醴冠者。士昏禮。女父醴。使者。舅姑醴婦。聘禮。主國之君醴聘賓。授醴者皆加柶。受醴者皆以柶。祭禮三。士昏禮記。祭禮。始挾一祭。又挾再祭。是挾醴之器謂之柶也。公食禮賓祭正饌。挾上錫以柶。辯饌之。注。挾以柶。挾其錫菜也。錫。虞記。錫菜有



卿大夫之冕皮弁。各以其等爲之者。亦弁師文。此鄭引以證皮弁之制也。云則士之皮弁。又無玉象邸飾者。鄭蓋據各以其等爲之之文推之。弁師注又云。皮弁則侯伯瑤飾七。子男瑤飾五。玉亦三采。孤則瑤飾四。三命之卿瑤飾三。再命之大夫瑤飾二。玉亦二采。故知降殺至士無玉象飾矣。云縹布冠。今小吏冠。其遺象也者。續漢書輿服志云。進賢冠。古縹布冠也。文儒者之服也。公侯三梁。中二千石以下至博士兩梁。自博士以下小吏私學弟子皆一梁。故鄭云。今小吏冠。其遺象。今謂漢時也。韋氏云。縹布冠。始冠之冠也。大夫士無綬。諸侯始加縹布冠。續綬。自士已上。冠訖則敝去之。不復著也。然庶人猶常著之。故詩云。彼都人士。臺笠縹撮。謂彼都邑人有士行者。以縹布爲冠。撮持其髮。今案詩毛傳。縹撮。縹布冠也。云匣。竹器名。今之冠箱也者。說文。匣。淥米數也。淥米之數。非可以盛冠。許蓋與鄭異義。廣韻。匣。冠箱也。一切經音義三引風土記云。笈。如冠箱而卑者也。云執之者。有司也者。前注云。有司。羣吏有事者。故知有司是執事之人。此執匣者卽有司也。云在堂角者。禮在堂角有四。爾雅。坳謂之在。郭注。在堂隅。與此注在堂角者同。既夕記曰。設楸于東堂下。南順齊于楸。據此。則在堂角者。禮在堂角。蓋統一堂而論之。必以東堂盡東。西堂盡西之處爲隅。儀禮凡言在者。皆謂堂隅之在。一也。明堂位曰。反坫出尊。此反爵之在。二也。又曰。崇坫康圭。此亢圭之在。三也。內則曰。士於坫一。此度食之在。四也。反坫。崇坫。皆在廟中兩楹之間。賈氏釋士喪禮云。堂隅有坫。以土爲之。又云。或謂堂隅爲坫。則其說不能定矣。江氏永云。堂之四隅卽爲坫。非別有土爲之也。反坫以反爵。崇坫以康圭。乃是燒土爲之。案論語皇疏云。反坫。築土爲之。形如土堆。禮記疏略同。江說是矣。度食之在在寢內。亦當以土若木爲之。云古文匣作簠。坫作櫝者。胡氏承珙云。說文竹部簠字注云。竹器也。从竹。贊聲。讀若簠。此當與簠同字。今案明堂位曰。薦用玉豆雕簠。鄭注。簠。簠屬也。則非盛冠之物矣。又櫝者。屋櫝。不在堂角。故鄭於此二字俱從今文。不從古文也。

## 右冠日陳設

主人玄端爵韠。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玄端。士入唐之服也。阼。猶酢也。東階。〔疏〕正義曰。主人黃玄端。三等士皆用此禮冠子。裳有玄黃襍之異。故不言也。必言爵韠者。見其爲玄端也。若緇韠。則不得名玄端。如下兄弟服。是也。張氏爾岐云。主人服此服。立阼階下。以待賓至。其立處。與堂上東牆相直。注云玄端。士入唐之服也。

者。案。特牲。士祭用玄端。故知爲士入廟之服。此冠禮行於廟。故服玄端也。不言冠者。方氏苞云。篇首朝服用玄冠。則玄端之冠。不待言矣。云。昨。猶酢也。東階所以答酢賓客也者。說文。昨。主階也。段注云。階之在東者。東階謂之昨階。猶西階謂之賓階。有主賓相酢之義。故注以酢釋之。云。堂東西牆謂之序者。爾雅釋宮云。東西牆謂之序。鄭加堂字於上者。見儀禮經內所言東序西序。乃堂上東西牆之名也。兄弟畢袵玄。立于

洗東。西面北上。兄弟。主人親戚也。畢。猶盡也。袵。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緇帶。〔疏〕正義曰。王氏困學紀

志。秦郊祀之服。皆以袵玄。蓋袵字誤爲袵。釋文。之忍反。亦誤。段氏云。案。經注袵字。皆袵字之誤。多與勻。篆體易譌。說文衣部曰。袵。玄服也。从衣。勻聲。今本譌爲袵。參聲。賴文選閒居賦注可證。今案。袵當爲袵。王

段說是也。胡氏承琪說亦同。九經古義。禮經釋例。亦皆以袵爲袵。注云兄弟。主人親戚也者。謂親族姻戚也。古人通謂婚姻爲兄弟。則兄弟兼外姻在內。云畢猶盡也者。爾雅釋詁云。畢。盡也。云袵。同也。玄者。玄衣玄裳也。緇

帶。又云古文袵爲均也者。案。昏禮。女從者畢袵玄。袵亦當爲袵。彼注云。袵。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段氏云。注以同釋袵。以同玄釋袵玄者。此據其字之從勻而言。袵均字皆取勻會意。不從古文作均者。經言衣服。則字從

衣爲切近也。許釋袵爲玄服。而鄭不同者。許蓋禮家舊說也。春秋左氏傳云。均服振振。賈服杜等皆爲袵服。賈云。袵。同也。劉達注吳都賦。亦引左氏袵服振振注。袵。同也。杜注左傳云。戎事。上下同服。此說袵皆同鄭也。服虔

注左傳云。袵服。黑服也。見閒居賦注。此說袵同許也。鄭於此經。不釋袵爲玄者。經云袵玄。必二字各義。倘袵亦訓玄。則但言玄可矣。月令孟冬。乘玄路。注曰。今月令曰乘袵路。似當爲袵。則袵可訓玄。鄭未嘗廢其說。惟此儀

禮之袵字作袵。而義同均。字從今文。義從古文也。胡氏承琪云。左傳。均服振振。釋文云。均。字書作袵。漢書律曆五行二志引。皆作袵。淮南子齊俗訓。尸祝袵袵。高誘注云。袵。純服。袵。黑齊衣也。是袵本純服之名。純服者。謂

衣裳同色。非袵卽是玄。此經舉袵玄。謂兄弟皆服玄衣玄裳。純玄之服爲袵玄。故鄭訓袵爲同。周禮司几筵疏引賈逵左傳注。訓袵爲同。呂覽悔過篇。今袵服同。高誘注亦云。袵。同也。皆與鄭合。今案。袵訓同。不訓同。經文

若作袵。則注義不可通矣。故知爲袵之誤也。鄭兼言緇帶。緇與玄近。不獨衣裳玄。而帶緇亦玄。以見上下皆玄之爲同玄。義與昏禮注正同也。云位在洗東。退於主人者。主人立於堂下。直東序。兄弟立於洗東。直東榮。而皆西

面。是退在主人後也。云不爵釋者。降於主人也者。上文。主人玄端爵釋。今兄弟不爵釋而緇帶。是降於主人也。禮經釋例云。玄端用爵釋。若緇帶。則謂之袵玄。其服又次於玄端矣。程氏恂云。經特起袵玄之文。爲不爵釋言之。猶

昏禮女從者畢玄。爲不繡裙言之也。○方氏蘊云。玉藻。無君者不貳采。謂未仕及去位者。衣裳上下同色也。此兄弟。蓋未仕者。移玄。卽所謂不貳采也。衆皆移玄。卽閒有已仕者。亦降服以從同。故曰畢也。敖氏謂盡服玄端。則經文宜曰畢玄端。此經於主人擯者之中。特揭移玄。而昏禮於從者曰畢玄端。於女從者曰畢移玄。則異制明矣。今案。敖氏之說。沈氏彤。褚氏寅亮。亦皆駁之。是也。至不貳采之義。周氏學健及沈氏說俱與方同。可備一解。惟皆不知移爲裙之誤耳。擯者玄端。負東塾。東塾。門內東。〔疏〕正義曰。擯者卽前爲期節注所云有司佐禮者。是也。與主人同玄端耳。堂者。詐前具饌于西塾下。敖氏謂塾之崇。過於堂。褚氏駁之云。塾基必稍高於門。故有門堂之稱。然必卑於正堂。斷無反崇於堂之理。又云。東塾西塾。遙與東西堂不相直。其廣也。與東西房等。廣於東西堂四之一。云負之北面者。以向主人也。負。背立也。詳觀禮天子衾冕負斧依下。將冠者采衣紒在房中南面。采衣。未冠者所服。玉藻曰。童子之節也。紒。布衣。紒爲〔疏〕正義曰。在房中。亦謂在房內耳。非謂在房東西之中也。南面。則固當戶而立矣。然據特性鄭注云。東房。結。〔疏〕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房戶不正當房南壁之中。孔氏廣森禮學卮言。謂東房戶必近西。西房戶必近東。乃可以達於堂。而東房內之東。西房內之西。則皆正當夾室牆後是也。然則在房中南面者。謂在所陳器服之東南面而立也。○注童子之節也。節。毛本作飾。嚴、徐、集釋、楊、敖。俱作節。校勘記云。案。作節。與玉藻合。云采衣。未冠者所服者。言采衣爲童子未冠者之常服。故將冠時。服此以待也。云玉藻曰。童子之節也。繡布衣。繡絲。繡紳并紐。繡束髮。皆朱錦也者。彼注亦引此經爲證。孔疏釋節爲禮節。又云。繡布衣者。謂用繡布爲衣。繡絲。繡紳并紐者。謂用繡爲繡布衣之緣。又用繡爲紳帶。并約帶之紐。皆用繡也。繡束髮者。以繡爲總而束髮也。皆朱錦者。言童子所用之繡。皆朱色。童子尙華。示將成人。有文德。云紒。結髮者。謂結髮爲之。盧氏植云。童子紒似刀環。敖氏云。紒。露髮爲紒也。凶時謂之紒。吉時謂之紒。內則言男子未冠者亦用繡。此乃紒者。爲將冠去之。又云。曲禮曰。童子不衣裘裳。不裳。則是連裳於衣。加淡衣制也。云古文紒爲結者。段氏云。案。說文糸部。有結無紒。此從古文。不從今文也。是以說文糸部。懸、臥結也。紒、束結也。紒、繫結也。字皆作結。紒結古今字。皆卽後世髻字。鄭君從今文。是以少牢禮注。周禮追師并師注。禮記禮記注。皆作紒。與說文異。

## 右主人以下卽位



賓如主人服贊者玄端從之。立于外門之外。外門。大門。〔疏〕正義曰。賓如主人服。尊卑同也。贊者玄端。義詳人門外也。吳氏章句云。凡言贊者。皆謂賓贊冠者。王氏士讓云。是時衆賓亦從之。西方東面北上。主人之贊者。先時已入。不隨賓入也。○注未外字。嚴本、集釋、通解、楊氏、毛本。俱有。敖氏無。今案經云。立于外門之外。則諸侯三門。大夫士二門。所謂二門者。大門、寢門也。是大門對寢門爲外門矣。此冠禮行於廡。則對廡門爲外門。故云外門。大。擯者告。告者出請。〔疏〕正義曰。注云出請入告者。謂出請事於賓。入告主人也。諸氏云。敖謂此賓。乃主門也。大。擯者告。告者出請。〔疏〕正義曰。注云出請入告者。謂出請事於賓。入告主人也。諸氏云。敖謂此賓。乃主亦當出請。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荅拜。左。東也。出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疏〕正義曰。此門即大門也。禮經釋例云。者於大門內。案禮之通例。大綱。則迎於大門內外。細目。則迎於廟門內外。此例以大門爲主。而以廟門附注之。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注。外門。大門。主人迎。出門左。士相見禮。主人出迎于門外。此門亦大門。此賓主人皆士。聘禮。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迎于舍門之外。此即所舍之大門外。又癰致館。賓迎再拜。此即所館之大門外。又君使癰歸饗餼。賓迎於外門外。僎使者。賓出迎。則迎于廟門外。又賓問癰。迎于外門外。又君使癰還玉。賓迎于外門外。還璋報享。賓迎則皆於廟門外。考聘禮。君與癰圖事。遂命使者。是聘賓卿也。此賓主人皆卿。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迎賓於門外。此大夫兼卿而言。此賓主人皆大夫。親禮。王使人勞。侯氏迎于帷門之外。又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考郊勞使大行人見鄭注。賜車服使諸公。王臣與侯氏。皆天子臣也。皆賓主人相敵者。故皆迎於大門外也。聘禮。賓皮弁聘。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注。公不出大門。降於待其君也。禮賓。公出迎賓。敖氏繼公曰。出廟門也。公食禮。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注。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考公則主國之君。賓則異國之臣。又燕禮記。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門內。注。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考公則主國之君。賓則異國之臣。皆主人尊者。故迎於大門內也。聘禮。執圭行享私覲。賓皆入廟門。公皆在廟門內。惟禮賓公出廟門迎。又士昏禮納采。使者至。主人迎于門外。注。門外。大門外。禮賓經云。主人迎賓于廡門外。此使者。注謂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又親迎。壻至于門外。注。婦家大門之外。又云。主人玄端。迎于門外。此主人。注謂女父也。此主人尊者。而迎于大門外。以賓客接之。故盛其禮也。鄉飲酒禮。主人一相迎于門外。鄉飲酒義云。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此經云一相

迎者。疏謂主人於羣吏中。立一相。使傳賓主之命。主人乃自出迎賓於大門外也。鄉射禮。賓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與鄉飲酒禮同。考鄉飲酒主人。諸侯之鄉大夫也。鄉射主人。州長及鄉大夫也。而賓皆處士。賓主不敵。而迎於大門外者。尊賢。故具賓主正禮也。鄉飲酒禮。賓若有違者。主人迎。注。主人迎之於門內也。鄉射禮。大夫若有違者。則入門左。主人降。注。迎大夫於門內也。不出門。別於賓。此違者是諸公大夫。賓主人相敵而迎之於門內者。辟正賓也。又士昏記。不親迎。婿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婿入門。東面。注。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不出大門者。異於賓客也。此又殺於親迎。成主人之尊也。敎氏云。荅拜不言再。可知也。注云左。東也。出內門。以東爲左。入以東爲右者。李氏儀禮釋宮云。特牲饋食禮注曰。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以入爲左右。則門西爲左。門東爲右。鄉飲酒禮。賓入門左。燕禮。卿大夫皆入門右。是也。以出爲左右。則門東爲左。門西爲右。士冠禮。主人迎賓。出門左。西面。士虞禮。側亨于廟門之右。是也。闕東曰闕右。亦入者言之也。案。特牲注與此注義正同。禮經釋例云。士相見疏云。凡門。出則以西爲右。以東爲左。入則以東爲右。以西爲左。依賓西主東之位也。蓋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主人之位常在東。故入門右即東也。賓之位常在西。故入門左。即西也。士虞記。錢戶。戶出門右。即出門西也。考門制。二扉之間有一闕。入門左者。由闕西。入門右者。由闕東也。今案以上。皆泛言賓客出入之法。若臣之見君。則出入皆由闕東。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揖。贊者賤。揖之而已。又與賓〔疏〕曲禮所謂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是也。詳後。

主人揖贊者與賓揖。先入揖。贊者賤。揖之而已。又與賓〔疏〕正義曰。注云贊者賤。揖之而已者。對上主人迎賓再拜。於贊者揖而不拜。是賤於賓也。云又與賓揖。先入道之者。前拜賓訖。今又揖賓。是爲將先入道之也。云贊者隨賓者。以後更不見與贊者行禮之文。故知隨賓入也。經但言主人先入。不言賓入。又不言入門左右者。省文。禮經釋例云。凡入門。賓入自左。主人入自右。皆主人先入。案士相見禮。賓奉摯入門左。鄉飲酒禮。賓厭介入門左。介厭衆賓入。衆賓皆入門左。鄉射禮。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左。又大禮。賓奉摯入門左。聘禮。賓入門左。此大門也。及席門。納賓。賓入門左。此席門。是入門。賓皆入自左也。又士此皆席門。公食大夫禮。大夫納賓。賓入門左。此大門也。卒食。賓入門左。此席門。是入門。賓皆入自左也。又士相見禮。主人揖。入門右。有司徹。主人揖。先入門右。敎氏繼公曰。凡主人與客揖而先入。皆入門右也。是入門。主人皆入自右也。至於士冠禮迎賓。主人與賓揖。先入。注。先入道之。士昏禮納采。主人迎賓。揖入。大門。席門同。親迎。主人揖入。賓執鴈從。鄉飲酒禮。賓至。主人揖。先入。鄉射禮。賓至。主人以賓揖。先入。聘禮郊勞。賓揖。先入。此時勞者爲賓。賓爲主人。勞者奉幣入聘。公揖入。禮賓。廟出迎賓以入。歸饗餼。賓迎于外門外。揖入。及

廣門。賓揖入。此亦賓爲主人。還玉同。大夫奉束帛入。問卿。大夫迎于外門外。大夫先入。及廣門。大夫揖入。賓奉束帛入。還玉。賓帥大夫以入。公食大夫禮。及廣門。公揖入。賓入。經不云左右者。文不具也。其實皆賓入門左。主人入門右也。又凡入門。經皆書主人在先。賓在後。是知皆主人先入也。經或云先入。或但云入。亦文不具也。曲禮曰。凡與客入者。每門讓於客。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然後出迎客。客固辭。主人肅客而入。主人入門而左。客入門而右。每曲揖。周左宗廣。入外門。將東曲。〔疏〕正義曰。注云周左宗廣者。周禮小宗伯文。鄭言此者。以左。卽此例矣。每曲揖。揖。直廣。將北曲。又揖。〔疏〕正義曰。注云周左宗廣者。周禮小宗伯文。鄭言此者。以曲。揖。直廣。將北曲。又揖者。曲。折也。蔡氏德晉云。凡廟在大門內之東。入大門。折而東行。爲一曲。望廟門。折而北行。爲二曲。故入外門。將東曲。主人與賓揖。直廟將北曲。主人與賓又揖。是爲每曲揖也。聘禮。行聘時。賓入大門。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又賓問卿大夫。先入。每門每曲揖。諸侯三門。廟在中門內。固有每門矣。大夫與士同二門。彼言每門。此不言每門者。大夫三廟。廟門外。當更有都宮之門。士無之。故不言每門也。餘詳聘禮。至于廣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北曲。揖。當碑。揖。將〔疏〕正義曰。至于廣門。揖入。此廣門外之揖也。三揖至案。此云至于廣門。揖入。上云。厥明夕。爲期于廣門之外。下云。賓出。主人送于廣門外。皆不云何廣。惟筮于廣門。注。廣謂廟廣。則經所云廣者。皆指廟廣而言。是冠禮行于廟廣也。敖氏云。揖入。主人揖而入門右西面也。賓入門左。贊者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注云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者。禮經釋例云。凡入門。將右曲揖。北面曲揖。當碑揖。謂之三揖。案士冠禮。至于廣門。揖入。三揖。注。入門將右曲揖。將北曲揖。當碑揖。士昏禮。納采。使者至。至廣門。揖入。三揖。注。入三揖者。至內。當將曲揖。既曲北面揖。陳。堂塗也。陳與門不相直。故入門必再曲。揖。注。三揖者。將進揖。卽入門。將右曲揖。當陳揖。卽將北曲揖。陳。堂塗也。陳與門不相直。故入門必再曲。然後當陳也。當碑揖。士冠禮疏云。主人將右。欲背客。宜揖。將北曲。與客相見。又揖。碑是庭中大節。碑在堂下。三分庭。一在北。又宜揖。是知三揖據此而言也。昏禮及聘禮。鄉飲酒入三揖。注雖不同。皆據此三節爲三揖。義不異也。案。聘三揖小異。詳下。又士昏禮親迎。至于廣門。揖入。三揖。鄉射禮。主人以賓三揖皆行。皆無注。亦此三揖也。又聘禮三揖注。君與賓也。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據上文及廣門公揖入。立于中庭。與鄉飲酒鄉射賓主相敬並入者不同。此節疏文。刊本錯謄。不可讀。詳其意。蓋謂入門將曲揖者。公先在庭南。賓既入門。將曲揖主君。賓既曲北面。又揖主君。二者。主君皆向賓揖之。再揖訖。主君亦東面向堂塗曲而北行當碑。乃得賓主相



南而揖。是以得君行一。臣行二。非謂賓入門時。主君更向內嚮相近而揖也。公食大夫禮。及席門。公揖入。賓入。三揖。注。每曲揖。謂右曲揖。北曲揖。當碑揖。相人偶亦是公先揖入。賓後入。主尊賓卑。與聘禮立于中庭小異。又聘禮。主君使卿歸聘。賓饗之禮。及席門。此廟門謂聘賓所舍之廟也。賓揖入。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此賓主相敵。而聘賓先入者。注。以爲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俟之於門。內、讓也。疏云。聘時。主君揖入。立于庭。尊卑法。此賓與使者敵。故賓在門內。讓也。又聘賓問卿。卿受于祖廟。賓主相敵。及廟門。亦大夫先揖入。然後賓奉束帛入。三揖皆行。竊謂主人先入。道賓也。凡禮皆然。似不必別求其義也。釋例又云。案堂塗與門不相直。而與階相直。故主人入門至內嚮。將右曲。就堂塗。則賓主必相背。故揖。既至堂塗。俱曲而北面。則賓主又相見。故再揖。當碑則將及階矣。故三揖。非此固無緣相揖也。敖氏曰。三揖者。於入門左右之位揖。參分庭一在南揖。參分庭一在北揖。與注乖違。不可從也。今案程氏恂。褚氏寅亮。亦皆以敖說爲非。又經云。至于階。三讓。鄭無注。禮經釋例云。凡升階皆讓。賓主敵者俱升。不敵者不俱升。案聘禮歸饗。至于階。讓。注。讓不言三。不成三也。凡升者。主人讓于客三。敵者則客三辭。主人乃許。升。亦道賓之義也。使者尊。主人三讓。則許升矣。今使者三讓。則是主人四讓也。公雖尊。亦三讓。乃許。升。不可以不下主人也。古文曰三讓。疏云。三讓。三辭成也。今有三讓。大夫卽升。無三辭。則不成三也。又云。案周禮司儀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三讓登。聽命。又云。致饗餼如勞之禮。卽得行三讓之禮。此中古文云三讓。與彼合。問卿節注亦云。古文曰三讓。鄭不從古文也。是凡升階皆讓也。士冠禮。至于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注。主人賓俱升立相鄉。士昏禮。納采至于階三讓。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西。疏云。禮之通例。賓主敵者。賓主俱升。若士冠。與此文是也。是賓主敵者俱升也。又壻親迎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不相鄉。亦尊卑法。鄉飲酒禮。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大夫賓士此賓主不敵。而亦俱升者。盛其禮尊賓。使與敵者同也。鄉射禮。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注。三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於賓。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聘禮。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注。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公食大夫禮。至于階三讓。公升二等。賓升。注。遠下人君觀禮郊勞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注。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疏云。以帷宮無堂可升。是賓主不敵者。不俱升也。聘禮歸饗。至于階讓。大夫先升一等。賓從。升堂。大夫卽歸饗。使者也。又聘賓饋歸饗。使者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注。賓先升敵也。賓謂聘賓。此時聘賓爲主人。蓋歸饗餼時。大夫奉主君之命來。則使者尊。故大夫先升。已致命訖。則賓尊。故聘賓先升也。又聘賓問卿之禮。至于階。讓賓升一等。大夫從升堂。大夫主國之卿也。注。賓先升。使者尊。此

皆賓主敵。而不俱升者。尊其君。故尊使者也。又士昏禮。疏云。鄉飲酒。鄉射。皆主尊賓卑。故初至之時。主人升一等。賓乃升。至卒洗之後。亦俱升。考鄉飲酒。經文但云主人升。無一等二字。與鄉射不同。疏說誤也。釋例又云。有司徹。迎尸侑揖。乃讓。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侑升自西階。注沒爵相揖至階。又讓。此既祭饋尸之禮。與賓客略相同也。又曲禮曰。主人就東階。客就西階。客若降等。則就主人之階。主人固辭。然後客復就西階。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蓋古經師釋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主人實俱升。〔疏〕正義曰。序端。序頭。禮之辭。亦可與經相證也。主人升立于序端。西面賓西序東面。立相鄉。〔疏〕實不言升。省文。注云主人實俱升。立相鄉者。以經云西面東面知之也。俱升義詳上節。敖氏云。主人立於序端。北當序也。賓在西序。賁序也。主人不立於東序者。辟子之坐。且不參冠禮也。褚氏云。賓蓋在西序端也。文省耳。此非昏禮之賓。安得在一語。最明。下經云。筵于東序。少北。注云。少北。辟主人。則序端之位。安得云辟子乎。敖氏文互見。贊者盥于洗西。升立于房中。西面南上。盥于洗西。由賓階升也。立于房中。近其事。〔疏〕正義曰。程氏瑞用云。汪肇濬謂三字。三字乃注誤入經者。案。此說精確。觀賈疏無正文句。可見。當據疏刪正。浦氏鏗云。于洗西三字。衍。賈疏云。贊者盥于洗西。無正文。若經有此三字。便是正文。何云無也。戴氏震說同。案。唐石經及各本皆有此三字。未敢遽刪。然諸家之說自確也。○注云盥于洗西。由賓階升也者。朱氏大韶云。儀禮詳載汪肇濬說曰。注本以此二句釋經盥升二字。若謂以由賓階升。釋盥于洗西。則方位不相當矣。段氏經韻樓集曰。賈疏以洗西句絕。甚誤。注盥于洗爲句。西字下屬。贊者是賓。不當入門而右。洗在東。故知自西而東。仍自東而西也。注於洗二字。以明贊者之東。大韶謹案此句補明經義也。以經但云盥。故云盥于洗西。經但云升。故云由賓階升。知於洗西者。以鄉飲鄉射皆主人盥于洗北。賓盥于洗南。故知贊者在洗西。昨階惟主人升降。其餘無論賓主。皆由西階。故知由賓階升。今案注說朱說是也。洗是承棄水之物。盥是別挹水於盥以沃之。不於洗盥也。若如段說。以於洗爲句。則文義有難安矣。敖氏云。盥者。重冠禮。故將執事而自潔清也。盥于洗西者。以洗西無簠。故得辟正賓。而盥於此也。說亦通。云立于房中。近其事也者。以纓綈櫛等俱陳於房。待冠時。贊者取以奠於筵端。故知立於此。爲近其事也。云南上。尊於主人之贊者。此贊冠者止一人。而云南上。明與主人之贊者爲序。主人敬客。故尊之。而在主人贊之上也。朱子云。贊者西面。則負東墻。而在將冠者之東矣。盛氏云。此篇起宿賓節。止醴賓節。言贊者十有三。言主人之贊者一。而

於始末二節特書曰贊冠者。則凡不言者可知。然其中有兼主贊言者。此節是也。兼。故下言主人之贊者以別之。有兼主贊衆賓言者。禮贊節是也。兼。故下言贊冠者以別之。今案。盛說頗有分曉。云古文盟皆作院者。胡氏承琪云。案說文。盟。澡手也。灋。濯衣垢也。灋或從完作院。是灋院一字。與盟義別。此經之義。當爲灋手。則盟是正字。故鄭疊古文。不從也。

右迎賓及贊冠者入

主人之贊者筵于東序少北西面。主人之贊者。其屬中士若下士。筵。布席也。東。〔疏〕正義曰。注云主人之贊

詳前宿贊冠者一人下。鄭意以主人之贊者。與贊贊者位略同也。敖氏以主人之贊者爲私臣。褚氏云。注謂其屬中士若下士者。以贊冠者止降贊一等耳。其位亦不甚懸。其非私臣可知。云筵。布席也者。布席謂之筵。猶設尊謂之尊。此筵爲冠子也。云東序。主人位也。適子冠於阼者。鄭意以東序爲主人之位。而東序即在阼階之上。故又引冠義適子冠於阼。以見著代之義。筵于東序而西面。則其位賈東序矣。云少北。辭主人者。江氏瑋云。父於東序冠子。而其位少北者。則又是子之義不敢正居主位。猶父在之不由阼耳。今案。適子冠將冠者出房南面。南面立於房外之

於阼。此經筵于東序。是也。庶子則冠於房戶之外。詳後庶子冠節。將冠者出房南面。西。待賓命。〔疏〕正義

注云南面立於房外之西者。李氏云。昏禮。毋南面於房外。女出於母左。知房外南面者皆於房戶外之西。其房外之東。則南當阼階矣。云待賓命者。下文。賓揖將冠者。即是命也。贊者奠纁笄櫛于筵

南端。贊者。賓之贊冠者也。〔疏〕正義曰。筵南端者。即東序筵之南頭也。冠事已至。故取纁笄櫛奠於此。以待用

算取出。其筵不在筵端可知也。注云贊者。賓之贊冠者。前宿贊冠者注云。佐賓爲冠事者。此奠纁笄櫛。及下櫛設

繼。皆是佐冠之事。故云贊之贊冠者也。云奠。停也者。考工記匠人。凡行奠水。鄭司農云。奠讀爲停。是奠有停義。故此及士昏禮坐奠。注。皆訓奠爲停也。云古文櫛爲節者。段氏云。此從今文。不從古文者。亦謂櫛爲正字。節爲假

借字也。櫛。周禮作櫛。案。注凡言皆者。如上文古文盟皆作院。謂此篇盟字三見皆然。不言皆者。如此經上文櫛實于

算。不言古文作節。至此言。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纁。即。就。〔疏〕正義曰。是時實在西

之。則惟此一字古文作節耳。賓揖將冠者將冠者即筵坐贊者坐櫛設纁。股。施。〔疏〕序端。將冠者在房外。

蓋東北面揖之使就筵也。將冠者。卽筵西面坐。贊者亦坐。注云卽就者。詳前云。設。施陳也。法。以膝著地。兩踵向後。如今之跪。經凡言坐皆然。注云卽就者。詳前云。設。施陳也。賓降。主人降。賓辭。主人對。主人降。爲賓將盥。不敢。安位也。辭對之辭未聞。〔疏〕正義曰。注云主人降。爲賓將盥。不敢安位也者。賓不敢安於其位。而從之降也。云辭對之辭未聞者。謂辭與對皆有辭。經記無文。故未聞也。注上辭字爲辭受之辭。下辭字謂辭說之辭。今多混作辭。辨見聘禮記。蔡氏德晉云。賓辭。辭以主人無事不必降也。主人對。對以勞賓降盥。不敢不從降也。○禮經釋例云。凡禮盛者必先盥。案。士冠禮初加。賓盥卒。壹揖壹讓。升。再加。賓盥如初。士昏禮。婦至舉者盥。又舅姑入于室。婦盥饋。此冠昏之盥也。鄉飲酒。鄉射禮。主人獻賓盥洗。注。已盥。乃洗爵。致潔敬也。又云。卒洗。升。復降盥賓。醉主人同。又介酢主人。降洗。卒洗。主人盥。注。盥者當爲介酌。燕禮。大射。主人獻賓盥洗。卒洗。升。復降盥賓。醉主人同。又主人獻公盥洗。升。此燕飲之盥也。公食禮。設正饌。公降盥。此食禮之盥也。士喪禮。陰厭。祝盥。升。又佐食及執事盥。特牲饋食禮。陰厭。主婦盥于房中。又云。宗人遺佐食及執事盥。也。士虞禮。陰厭。祝盥。升。又佐食及執事盥。特牲饋食禮。陰厭。主婦盥于房中。又云。宗人遺佐食及執事盥。少牢饋食禮。將祭。士盥。舉鼎。又。陰厭。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有司徹。主人獻尸。降洗。卒洗。降盥。此祭禮之盥也。考士冠禮。醴冠者。贊者洗于房中。注。盥而洗爵。疏云。凡洗爵者。必先盥。盥有不洗爵者。此經直云洗。明盥手乃洗爵。故鄭云盥而洗爵。則經云洗爵者。皆盥而後洗。不云盥者。文不具也。釋例又云。凡賓主相敵者降。則皆降。案鄉飲酒禮。主人獻賓。取爵于簠。降洗。賓降。注。從主人也。卒洗。升。復降盥。賓亦降。賓酢主人。賓降洗。主人降。卒洗。升。復降盥。如主人禮。主人酬賓。降洗。賓降。升。主人卒解。復降洗。賓降如獻禮。主人獻介。降洗。介降。介酢主人。降洗。主人復降階。辭如初。鄉射同。唯無介。燕禮主人獻賓。此主人以宰夫爲之。降洗。賓降。卒洗。升。復降盥。賓降。主人獻尸。主人降洗。尸俯降。卒洗。升。復降盥。主人受尸酢。尸降洗。主人降自阼階。卒洗。升。復降盥。主人降。主人酬尸。降洗。尸俯降。卒洗。升。復降盥。主人先卒解。降洗。尸降。聘禮。介面卿。介降拜。大夫降辭。此皆賓主相敵者降。則皆降也。有司徹祭畢。賓尸之禮。尸如賓。侑如介。則尸侑皆賓。不似正祭時尸尊。故亦與主人俱降。如鄉飲酒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衆賓。不備升降之禮者。衆賓卑也。燕禮。大射。主人獻公。公不降者。公尊也。公食大夫禮。公降盥。賓降。公辭。賓主

不敵亦降者。主君尊賓也。燕禮。大射。主人獻卿大夫。皆云主人洗升。不云降者。蓋卿大夫之位本在堂下。主人酬賓之後。亦降復位也。獻士獻庶子不備升降之禮者。卑也。有司徹。主婦獻尸。洗于房中。不降者。婦人之禮。變於男子也。聘禮歸饗饗聘賓使使者。賓降堂。受老束錦。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揖讓皆登者。將以授使者。大夫即使者止。注。止不降。使之餘尊也。賓盥卒。壹揖。壹讓升。主人升。復初位。降於初。古文壹皆作「疏」。正義曰。賓盥卒者。盥畢也。初位。即東序端之位。斯時升。亦主人先而賓從之。賓不言復初位者。以一。爲降殺於初也。云古文壹皆作一者。胡氏承琪云。一與壹。古今文皆互用。賈疏雖云一壹得通。然鄭於經文必從壹。不從一者。正以一爲奇數。二爲偶數。壹爲始初之義。再爲重複之詞。故凡與二對舉者。從一爲協。與再對舉者。從壹爲宜。經文有再讓無二讓。有再拜無二拜。明乎此。可以知鄭意矣。○禮經釋例云。凡降洗降盥。皆壹揖壹讓升。案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降洗。賓降。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又降盥。賓降。卒盥。亦壹揖壹讓升。賓降主人。卒洗。揖讓如初。升。降盥如主人之禮。主人酬賓。降洗如賓禮。升。特牲主人獻賓。降洗。揖讓升。主人卒解詒。又降洗。賓辭洗。卒洗。揖讓升。是皆壹揖壹讓也。燕禮。大射。主人獻賓。賓降主人。降洗降盥。皆賓揖先升。主人乃升。主人酬賓。降洗卒洗。亦揖升。不讓。鄉飲酒。鄉射。是賓主人正禮。故揖讓俱升。燕禮。大射。則宰夫爲主人。故賓揖不讓先升也。公食大夫。卒盥。壹揖壹讓。公升賓升。此賓是異國之臣。故公先升也。有司徹。主人降洗降盥。尸侑亦降。卒洗卒盥。經但云揖。不云讓。禮殺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衆賓。卒洗升。有司徹。主人受尸辭。卒洗卒盥升。主人獻長賓。卒洗升。皆不揖不讓。禮又殺也。燕禮。大射。獻卿大夫獻士。升。不揖讓者。盛禮不在已也。至於鄉飲酒。獻賓畢。賓降立於階西。當序。東面。獻介畢。介降。立於賓南。獻衆賓。衆賓之長升。受者三人。畢。降復賓南東面位。鄉射同。但無介。賓筵前坐。正纚。與降西階一等。執冠者升一等。東面授賓。正者。將加冠。宜親之。與。起也。降。下也。下「疏」正義曰。筵前。將冠者筵前也。執冠者東面授。則賓西面受也。一等。升一等。則中等相授。冠。纚布冠也。下「疏」授時亦以匪。既授。則以匪退。注云正纚者。將加冠。宜親之者。贊者既爲設纚矣。此賓復正之者。以將加冠。宜親其事也。云與。起也者。謂既正纚而起立。將降階取冠也。士云降。下也者。爾雅釋言文。云下一等。升一等。則中等相授者。禮器曰。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



三尺。舊說士堂高三尺。階三等。程氏瑤田云。階三等者。連堂廉而言。若除堂廉言之。則九尺之堂。其階止八等。七尺者六等。五尺者四等。三尺者二等也。所謂盡等不升堂者。當是盡其廉下之等。而不踐廉以升堂也。而士喪禮注乃曰盡階三等之上。則不升堂者已踐廉矣。張氏惠言云。下文。賓降三等受爵弁。注云。降三等。下至地。降三等而下至地。則凡階上等即堂廉也。案公食禮。大夫食賓受醬滹等。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注云。降堂。謂止階上。則堂廉上也。士昏禮廟見。婦降堂取筵菜。注。降堂。階上也。婦人無降階之事。則在堂廉上又可知。蓋堂之界以廉爲限。廉以前即爲階。自堂而出至階廉。即爲降堂。降一等。乃爲降階。在階之上等。接簪下。爲盡階。不升堂。然則堂更當崇於階。乃有升降之節。堂高數尺。但就階廉爲度耳。中等者。中隔也。謂不竝等即爲中等。今案階三等。程氏、張氏俱以爲連堂廉言之。是也。此經賓降一等。則在二等之上。執冠者升一等。則在三等之上。授者受者不竝等而立。即爲中等。然則注云中等相授。即謂隔等相授。張說亦是。至程氏引喪服小記中一以上。段氏引中月而禪。以釋此注中字。謂中等爲閒一等。則階有四等矣。恐非。又鄉射云。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所謂中等。則當如程段所云也。賓右手執項。左手執前。進容。乃祝。坐如初。乃冠。與復位。贊者卒。進容者。行翔而前。鷩焉。至則立祝。西序東面。卒。謂「疏」正義曰。項。冠之後。前。冠之面也。下皮弁亦云。右執項。左執前。則此項非缺項明矣。乃設缺項結纓也。「疏」冠。謂以緇布冠加於將冠者之首。與。謂賓也。○注。行翔而前。鷩焉。鷩。通典作鷩。云進容者。行翔而前。鷩焉者。翔。謂行而張拱。鷩。謂容貌舒揚。鷩與鷩同。詳聘禮記。此謂賓進至筵前。特正其容儀。爲冠者取法也。云至則立祝者。此釋經乃祝之文。謂先祝而後加冠也。云坐如初。坐筵前者。初時賓筵前坐。此亦知之。云復位西序東面者。謂復賓初升時西序東面之位也。云卒謂設缺項結纓也者。纓即屬於缺。俟加冠後。乃可結之。此贊者。亦賓之贊冠者也。方氏苞云。經不言卒纓。以兼治其屬於缺者。統言卒。乃可以該之。今案。卒。謂結其事。冠者與賓揖之適房。服玄端爵韠出房南面。禮成。觀衆以容體。一加「疏」正義曰。此但言冠者。不言將采衣。服玄端服也。李氏云。冠於堂。服於房。以冠爲重也。方氏苞云。據經。乃冠者自服而出。蓋被服束帶納履等事。自成童已習爲之。敖氏謂皆贊者爲之。未知何據。○注。容體。通典。體作儀。云復出房南面者。一加體成。觀衆以容體者。上出房南面。以待加冠。此復出房南面者。則以一加禮成。服成人之服。使衆觀知也。朱子云。觀。示也。禮記冠義曰。冠而后服備。服備而后容體正。顏色齊。辭令順。吳氏疑義云。出房以待再加。不特觀衆而已。今案矣。

說亦是。

右始加

賓揖之。卽筵坐櫛。設筭。賓盥。正纁如初。降二等。受皮弁。右執項。左執前。進祝。加之如初。復位。贊者卒紼。  
如初。爲不見者言也。〔疏〕正義曰。賓揖之。謂揖冠者使卽筵坐也。斯時贊者亦坐。經不言者。省文。櫛。設筭。亦贊卒紼。謂繫屬之。〔疏〕者爲之。櫛者。以將加皮弁。必先脫去纁布冠。恐髮亂。故重櫛也。賈疏云。設筭有二種。一是紒內安髮之筭。一是皮弁爵弁及六冕固冠之筭。今此櫛訖。未加冠。卽言設筭者。宜是紒內安髮之筭也。又云。其固冠之筭。則賓於加弁時自設之。今案魏書劉芳傳載王肅曰。喪服稱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則男子不應有笄。芳曰。此專謂凶事也。非謂男子無笄。禮內則稱子事父母。難初鳴。櫛纁筭總。以茲而言。男子有笄明矣。肅以芳言爲然。案內則笄總之筭。卽安髮之筭。賈說是也。散氏不信一筭之說。以此筭卽爲上所陳之皮弁筭。諸氏云。設筭在正纁前。安得指爲皮弁筭。江氏琦亦辨之。但安髮之筭。纁布冠亦有。始加不言者。互見爲義也。賓盥正纁如初。不更言設纁。則止一纁矣。復位。仍復西序之位也。注云如初。爲不見者言也。以其儀節已見於前。而經省文。不復重見。則言如初以括之。李氏云。不見。謂辭對主人升復位之類。云卒。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韞容紼。謂繫屬之者。謂加弁訖。以紼繫於筭之左頭。遠頭下。屈而上屬於右頭是也。興賓揖之。適房。服素積。素韞容。出房。南面。容者。再加彌。〔疏〕正義曰。興。冠者與也。散氏云。上不見皮弁之衣。故此亦不言之。皆省文也。再加乃言之。是儀益繁也。王氏士讓云。始加云進容乃祝。言賓之自正以容。再加云容。見冠者之敬其威儀也。

右再加

賓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降三等。下至地。〔疏〕正義曰。降二等受皮弁。降三等受爵弁。加之。服纁裳。韎韐。其他如加皮弁之儀。降三等。下至地。〔疏〕正義曰。降三等受爵弁。高氏愈謂



其服獨尊。其敬彌至。是也。不言純衣。亦省文。○禮經釋例云。凡士禮。冠、昏、喪、祭、皆攝盛。案士冠禮。再加皮弁服。三加爵弁服。冠畢。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弁。奠摯見於君。遂以見於鄉大夫鄉先生。注謂。皮弁服。與君視朔之服。爵弁服。與君祭之服。惟玄端爲士之正服。見君必易玄冠玄端者。明皮弁爵弁二服是攝盛。非士所常服也。此冠禮之攝盛。士昏禮。納采用雁。周禮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大夫執雁。士執雉。士當用雉。而用雁者。攝盛也。注謂取其順陰陽往來者。非也。又云。主人爵弁纁裳纁帶。乘墨車。婦車亦如之。注。墨車。漆車。士而乘墨車。攝盛也。疏云。爵弁。用助祭之服。親迎以爲攝盛。周禮司服。士之服。自皮弁而下。如大夫之服。爵弁尊於皮弁。非士服明矣。經又云。女次純衣纁裙。注。次。首飾也。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純衣。絲衣。考士妻當服纁笄宵衣。則次而純衣。亦攝盛也。此昏禮之攝盛。士喪禮。復者一人。以爵弁服。又云。陳襲事于房中。續極。一爵弁服純衣。皮弁服。緇衣。緇帶。韎韐。考極。唯公射始有之。此攝盛也。既夕禮。大遭奠。厥明。陳鼎五于門外。注。士禮特性三鼎。盛葬奠。加一等。用少牢也。注謂盛葬奠。卽攝盛之意也。既夕記。薦栗車。載檀。載皮弁服。注。通帛爲旌。孤卿之所建。亦攝焉。此乘車。當亦攝盛。用墨車。注以爲棧車。疑非。君賄賓奠幣於棧。此謂極車。非乘車也。此喪禮之攝盛。士虞禮。特性饋食禮。尸飯畢。皆三獻。考飲酒之禮。士一獻。大夫三獻。士祭而三獻者。攝盛也。此祭禮之攝盛。冠昏爲人道之始。喪祭爲人道之終。故皆攝盛。與他禮不同。後儒但知昏禮爲攝盛。而不知冠與喪祭亦然。故多岐說也。注云。他謂卒紼容出者。謂唯卒紼容出如再加皮弁之儀也。經獨言其他。明餘禮節如賓盥降升之類。皆與始加同。故略之。○五禮通考引五經名義云。士冠三加。始緇布冠。欲其尙質重古。次皮弁。欲其行三德三行。次爵弁。欲其承事神明。○禮記玉藻曰。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也。緇布冠。緇綏。諸侯之冠也。陳氏薄云。天子始冠之冠則玄冠。而以朱組爲纓。諸侯雖是緇布冠。卻用藻采之纓爲纓。綏爲尊者飾耳。非古制也。陳氏祥道禮記云。諸侯始加緇布冠。纓綏。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天子則始加玄冠。朱組纓。次加皮弁。三加爵弁。四加玄冕。五加袞冕矣。郊特牲言。玄冠朱組纓。天子之冠。緇布冠纓綏。諸侯之冠。鄭氏皆以爲始冠之冠。家語稱成王冠祝雍辭曰。去幼志。心衰職。而賈公彥孔穎達皆言天子當加袞冕。則始終之所加。與士異也。家語曰。王太子之冠。亦從諸侯四加。則天子五加可知矣。今案。諸侯四加。天子五加。蓋據傳。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徹者贊冠者。主記推而言之。其玄冠朱組纓云云。乃玉藻文。陳氏引作郊特牲。誤。徹皮弁冠、櫛筵、入于房。人之贊冠者爲之。主

〔疏〕正義曰。將醴冠者。故徹去此等入於房。冠。緇布冠也。但言徹皮弁緇布冠者。以爵弁冠者服以受醴。至見站

徹是賓主黨之贊者爲之也。

右三加

筵于戶西南面。筵，主人之贊者。〔疏〕正義曰：此筵爲醴子也。冠醴子，筵於戶西。與昏之禮賓，筵於戶西者，尊之位。自戶而外，惟賓居之。故下記云：醴於客位，加有成也。敷謂遠避主人，非特失旨。且背記文。棟北楹下爲三人之贊者。以上文筵于東序，經明云主人之贊者，故知此筵亦同也。云戶西，室戶西者，凡五架之屋，棟北楹下爲三間。中爲室，東西爲房，房之南壁止一戶，室則有戶有牖，戶在東，牖在西。故戶西，牖東之地爲正中，爾雅所謂戶牖之閒謂之辰是也。鄭恐人疑爲房戶，故特明之。李氏云：寢廟以室爲主，故室戶專得戶名。凡言戶者，皆室戶。若房戶，則兼言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枲覆之。面葉，洗盥而洗爵者，昏禮曰：房中之洗，在北堂。直室東隅，房以別之。〔疏〕正義曰：注古文葉爲枲，陳、圖監、葛洪俱誤作枲。校勘記云：案枲當作枲，說詳葉。枲，大端，贊酌者賓尊。〔疏〕正義曰：注古文葉爲枲，陳、圖監、葛洪俱誤作枲。校勘記云：案枲當作枲，說詳不入房。古文葉爲枲。〔疏〕正義曰：注古文葉爲枲，陳、圖監、葛洪俱誤作枲。校勘記云：案枲當作枲，說詳本。枲從木明矣。少儀執箕箒，亦當作枲。校勘記謂當從手作枲，二者不同耳。○云洗盥而洗爵者，凡洗爵，必先盥手。故注云然。云昏禮曰：房中之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篋在洗東。北面盥者，此昏禮記文。鄭以經云洗於房中，故引昏禮房中有洗以證之。萬氏斯大讓贊者洗爲句，後人頗惑其說。惟沈氏形、江氏筠、辨之最力。沈氏云：贊者之洗，爲酌醴而洗解也。解實於篋。篋置房中，與醴同在服北，則洗於房中，固其所宜。萬氏以洗絕有，而謂就庭中之洗，爲酌醴而洗解也。江氏云：萬駁鄭注云：昏禮，舅洗於南洗，姑洗於北洗，男女有別之義也。冠禮無婦人與事贊者，洗洗解，失之矣。沈氏云：萬駁鄭注云：昏禮，舅洗於南洗，姑洗於北洗，男女有別之義也。冠禮無婦人與事贊者，何客別洗。況考上文陳器，第云設洗直于東榮，無北堂別置洗之文。筠案：經惟昏禮見北洗之文，然其所設之處，至下記始見之，而經初不言也。其餘如特性少牢云：主婦盥于房中，主婦洗于房中，俱是北洗，而其上文陳器，皆止云設洗於阼階東南，初不及其在房中者。然則凡北堂設洗，經皆不見之，不得執以相難。至於房中之文，見於經者，句讀總於中字，絕未有於字之上爲句，而以此三字貫下連讀者，又不應此處獨與他處異也。聘禮宰夫佐酌，鄭注謂洗升賓

解者。彼乃禮尊於東箱。未聞在房者而然也。蓋婦人無堂下位。故不得用庭洗。男子得立於房中。則亦得用房中之洗。其有婦人與事。則此洗非所宜用。無婦人。亦得用之。今案沈江一說。足破萬氏之謬。北堂設洗。詳昏禮記。云側酌者。言無爲之薦者。無爲之薦。謂無人爲之薦。脯醢也。鄭意以贊者自酌自薦爲側。吳氏疑義云。側。卽上文側尊側字。彼注以側爲特。謂無玄酒也。此經言側酌醢。亦謂特酌醢而無玄酒。其義甚明。與脯醢何涉。注以側酌爲贊者獨自酌之。其說可通。若謂以明下文脯醢爲贊者獨自薦之。則鑿矣。今案吳說是也。云面。前也者。謂葉在前。枋在後也。書顧命。大輅在賓階面傳。亦云。面。前也。葉。枋大端者。詳前賓勺解角枋下經。云加枋覆之者。蓋未用時覆於屏上。用時則仰也。李氏云。枋。醢也。其兩端枋細而葉大。贊者面葉以授賓。賓迎受。得面枋以授冠者。冠者亦迎受。得面葉以授醢也。云贊酌者。賓尊不入房者。賓尊在堂。不入房。故房中酌醢等事。皆贊者爲之。下文薦脯醢。注以爲贊冠者薦。則此贊亦贊冠者也。云古文葉爲枋者。段氏云。士冠士昏注皆云。古文葉爲枋。而聘禮以枋兼諸解尙據。據卽指字。聘禮從古文。冠昏禮從今文也。所從不一者。葉是本文。謂平面如木葉。然據是假借字。皆可從也。聘禮注不云今文枋爲葉者。可互見也。必知據是揭非者。據與葉同部。葛聲不同部也。賓揖冠者就筵。筵西。南面。賓受醢于戶東。加枋。面枋。筵前北面。戶東。室戶東。〔疏〕正義曰。李氏云。父醢子而賓主之者。以父子不可行揖拜之禮。猶燕禮以宰夫爲主人也。諸氏今文枋爲枋。〔疏〕云。面枋者。訝受也。贊酌時已言加枋。此復言者。蓋因下面枋而連言之耳。敖氏謂見其更爲之。非也。觀昏禮。主人受醢面枋。不言加枋。自明。王氏士讓云。賓致醢辭。當在筵前北面。冠者將受解之際。注云戶東。室戶東者。以其贊者酌醢自房出。賓當於室戶東受之。不得以爲房戶也。云今文枋爲枋者。胡氏承琪云。案說文。枋。柯也。枋。木作車。此經之義。作枋爲近。然古音方聲丙聲同部。從冠者筵西拜受解。賓東面枋。方從丙。字多通。故鄭於冠昏二篇。從古文作枋。而於少牢禮。又依今文作枋也。冠者筵西拜受解。賓東面枋。拜。筵西拜。南面拜也。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疏〕正義曰。注。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葛本脫還字。集釋西序誤作位。東面者。明成人與爲禮。異於答主人。〔疏〕東序。云筵西拜。南面拜也者。以上云。冠者就筵。筵西南面。知之。吳氏云。凡筵西拜。皆南面。云賓還。答拜於西序之位。東面者。明成人與爲禮者。賓既授解。還西序端。東面答之。不云拜送解者。以冠者幼。故賓不先拜送。俟其拜受而答拜之。明成人而與爲禮也。云異於答主人者。李氏云。凡賓答主人拜。於西階上北面。又主人薦脯醢。贊冠者。〔疏〕正義曰。脯。醢。豆。實。昏禮注云。薦。禮贊。皆云拜送。此云答拜。亦異於主人。薦脯醢。也。〔疏〕進也。凡醢必用饌豆。詳上。汪云贊冠者也。

謂此脯醢贊冠者。冠者卽筵坐左執解右祭脯醢以柶祭醢三興筵末坐啐醢建柶興降筵坐奠解拜執解興冠者薦之。建柶。拔柶於醢中。其拜。〔疏〕正義曰。以柶祭醢三。毛本三誤二。建柶。唐石經。嚴、徐、集釋、敖氏。賓者拜。皆如初。古文啐爲呼。〔疏〕俱作建。注建柶同。通解。毛本。建俱作捷。蓋因釋文而誤改。錢氏大昕云。士昏禮婦受醢。亦有坐啐醢建柶之文。則作建爲是。禮經釋例云。士昏。聘禮。皆云建柶。當從石經也。注。拔柶於醢中。拔。釋文作捷。云本又作插。亦作拔。今案。殿本及各本。多作拔。蓋用釋文亦作之本也。戴氏震校集釋云。唐初已非一本。毋庸改汲爲捷。盧氏文弼云。釋文云云。正指注言。後人誤會。乃改經之建柶爲捷柶。失之矣。校勘記云。案集釋云。建。陸作捷。蓋其誤自李氏始。左執解者。以右手祭。故左手執解也。以柶祭醢三。詳士昏記。筵末。筵之西端也。啐。嘗也。祭則坐於筵中。啐則坐於筵末。拜則降筵也。降筵。則在筵西矣。此爲拜而降。以席上不拜也。解亦爲拜而暫奠。與奠於薦東者異。李氏云。祭。謂取少許祭先世造此食者。不忘本也。凡醢不卒解。啐之而禮成。上拜。拜受解。此拜。拜禮成。其卒解者。則卒解乃拜。曾子問曰。將冠子。冠者至。問齊衰大功之喪。謂之何。孔子曰。內喪則廢。外喪則冠而不醢。微饌而墻。卽位而哭。如冠者未至。則廢。內喪。謂同門者。冠者。謂賓及贊者也。廢者。喪成服。因喪而冠。敖氏云。建。猶立也。建者。上葉下枋。盛氏謂上枋下葉。似盛氏是。云其拜皆同。謂祭畢不用。以柶插於醢中也。敖氏云。建。猶立也。建者。上葉下枋。盛氏謂上枋下葉。似盛氏是。云其拜皆如初者。謂冠者筵西。南面拜。賓西序端。東面答拜。與上受解同。故云如初。禮經釋例云。凡醢皆用解。不卒解。士冠禮。賓醢冠者。筵末坐。啐醢。建柶。與。降筵。坐奠解。拜。士昏禮。女父醢使者。西階上。北面坐。啐醢。建柶。與。坐奠解。遂拜。又舅姑醢婦。降席。東面坐。啐醢。建柶。與。拜。聘禮。主君醢聘賓。降筵北面。以柶兼諸解。尙擯。坐。啐醢。是凡醢皆用解。但啐之而已。不卒解也。舅姑醢婦。啐降。東面坐。啐醢。賓醢冠者。但云筵末坐。啐醢。不云東面。女父醢使者。西階上。北面坐。啐醢。主君醢聘賓。但云北面坐。啐醢。賓醢冠者。但云文不具也。醢事實。如羹之有大羹。涪酒之有明水。故啐而不卒解。從其質也。至聘禮禮賓。有庭賓。用束帛。與冠昏不同者。蓋國君之禮又盛矣。盛氏云。不卒解者。糟醢不可盡也。云古文啐爲呼者。段氏云。案呼與啐音義皆隔。必是誤字。當是古文啐爲啐之誤。如古文醢作酌。今禮酌皆誤酌也。

右賓醢冠者

冠者奠饌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降自西階適東壁北面見于母薦東·薦左·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適東壁者·出闔門也·時母在闔門之外·婦〔疏〕正義曰·此奠饌亦於筵上·故下文降筵也·取脯·或以爲祭脯·褚氏云·特牲·少牢俱云·賓人入廟由闔門·〔疏〕取祭以降·則祭脯也·此篇下文卒醴云·取籩脯如初·則是籩內之脯·非祭脯也·不敢取祭餘者·以見母敬也·凡已祭者·不敢由阼也·今案褚說是也·必取脯者·明其見醴也·士昏記·賓右取脯歸執以反命·與此相類·降自西階·父在·不敢由阼也·注云薦東·薦左·凡奠爵·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者·此薦卽籩豆也·散氏云·籩豆而薦者·上經云薦脯醢·故因其事名之·省文·後皆放此·禮經釋例云·醴不卒爵·故皆奠於薦左·注謂不舉者於左是也·醴子之席·筵於戶西·南面·故注以薦東爲薦左也·士昏禮·女父醴使者·奠于薦左·注·薦左·籩豆之東·賓席亦南面·故注以薦左爲籩豆之東也·舅姑醴婦·奠于薦東·婦席戶牖間·南面也·聘禮·主君醴聘賓·北面奠于薦東·注·醴不卒爵·當作醴醢不卒爵·則與奠於薦東經文相應也·又此篇醴用酒·冠者奠爵於薦東·此禮雖用酒·不用醴·亦但啐酒而已·不卒爵·與醴同·異於飲酒正禮·故亦奠於薦左也·今案飲酒正禮·亦將舉者於右·不舉者於左·但其儀節較醴爲更繁耳·詳鄉飲酒記·云適東壁者·出闔門也·時母在闔門之外·婦人入廟由闔門者·爾雅·宮中之門·謂之闔·郭注·謂相通小門也·言宮中·則廟與寢皆有之·郝氏敬謂·如此·則廟反在宅右·萬氏斯大亦謂乖左祖之制·皆非也·東壁·堂下東牆也·冠者降自西階·由西而東·托而北·乃得見母·故知適東壁者·出闔門也·時母在闔門之外者·江氏筠云·惟房中乃婦人位·今既因贊者在房·而不得位於此·則其不入闔門明矣·褚氏云·廟中未有無事而入者·母在闔門外無疑·二說是也·禮記曰·夫人至·入自闔門·故知闔門·爲婦人出入所由·

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疏〕正義曰·母拜受·受脯也·子拜送·而母又拜·俠拜也·尊者處來·故拜之·非拜子也·呂氏謂母有從子之義·故屈庸敬以伸斯須之敬·王氏謂此適子代父承祖·與祖爲正體·故禮之與衆子異·愚以爲皆非也·案禮·婦人之拜有二·肅拜也·手拜也·肅拜者·足不跪·微俯其躬而肅之·如今婦人揖也·手拜者·足跪地而拜·如今婦人拜也·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君賜至重·尙止肅拜·況其他乎·故知此受脯俠拜·亦肅拜也·今案禮記冠義曰·見於母·母拜之·見於兄弟·兄弟拜之·成人而與爲禮也·成人而與爲禮一語·卽是定解·孔疏以下·諸說紛如·萬氏駁之是已·至謂俠拜爲肅拜·亦是也·唯謂子先揖而後拜送·既拜而更揖歟·經不相符耳·特牲饋·父拜子·昏·舅姑饗婦·則拜婦·禮各有宜也·或又疑子無見父與賓之文·據



禮綱解云。父冠其子。延賓以重其事。父自爲主而禮之。卽是見也。賓既與冠者成禮於堂矣。亦不必更行見賓之禮。是也。注云婦人於丈夫。雖其子。猶俠拜者。禮經釋例云。凡婦人於丈夫。皆俠拜。俠拜者。丈夫拜一次。婦人則拜兩次也。士冠禮。冠者取脯。見于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又見姑姊如見母。注。姑與姊亦俠拜也。士昏禮。婦見舅姑。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與。荅拜。婦還又拜。注。還又拜者。還於先拜處。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又贊醴婦。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又辟醴。拜。贊荅拜。婦又拜。皆俠拜也。士昏記不親迎。婿見主婦。一拜。壻荅。再拜。主婦又拜。注。必先一拜者。婦人於丈夫必俠拜。少牢禮。主婦亞獻酌。拜獻尸。尸拜受。主婦西面拜送爵。有司徹。主婦拜獻尸。尸拜于筵上受。主婦西面拜送爵。不賓尸之禮。尸酢主婦。主婦拜受爵。尸荅拜。主婦反位又拜。注。婦俠爵拜。亦皆俠拜。至於特性。主婦亞獻。主婦致爵于主人。主婦自酌。少牢。尸酢主婦。主婦獻祝。主婦獻兩佐食。有司徹。主婦獻侑。主婦致爵于主人。主婦自酌。賓致爵于主婦。受爵。送爵。啐酒。卒爵。皆不俠拜。特性。主婦亞獻。注。不俠拜。士妻儀簡耳。少牢。主婦亞獻。卒爵。有司徹。主婦獻尸。啐酒。卒爵。不賓尸之禮。尸酢主婦。卒爵。亦不俠拜。皆降殺之義。少牢。主婦獻祝。祝拜受爵。主婦荅拜。注。不俠拜。下尸也。餘可類推矣。皆

右冠者見於母

賓降。直西序東面。主人降。復初位。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疏〕正義曰。注云初位。初至階讓升之位者。程氏瑤田云。案賓主階上立位。在序端。則階下立位。亦宜直東西序。與賓主位必相對也。且至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階讓升處。賓主階然。非位也。鄭注蓋誤。今案程說是也。張氏惠言亦辨之。冠者立于西階東南面賓字之冠者對。對。應也。〔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案冠者立于西階東。乃西階下之東也。是時尊者既降。卑者豈得獨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鄭注。字。所以相尊也。記於下乃云見母。似見母在字後者。記文隨舉爲義。其實次序當以此經爲正。賈疏云。未字。先見母。字訖。乃見兄弟之等。急於母。緩於兄弟也。注云對。應也者。漢書注。對。謂應對。是也。云其辭未聞者。謂對之辭未聞也。

右賓字冠者

賓出主人送于廂門外不出外門。〔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冠禮既成，賓出就次，以後諸事，冠者見兄

主人禮賓，爲一節。凡三節。請醴賓，賓禮辭許賓就次。此醴當作禮。禮賓者，謝其自勤勞也。〔疏〕正義曰：此請醴賓，蓋

而後就次，不出外門也。敖氏云：請者，有白於人，而恭孫之辭也。○注：此醴當作禮，下殿、徐、集釋、通解、要義、敖氏、俱作以。

氏，俱有禮賓者，謝其自勤勞也。九字，毛本脫，以帷幕，以毛本誤必。嚴、徐、集釋、通解、要義、敖氏、俱作以。

云：此醴當作禮者，下若不醴，注：醴亦當作禮。士昏禮，出，請醴賓，注：此醴亦當作禮。贊醴婦，注：醴當爲禮。

緒氏云：經於醴賓，醴婦字皆爲醴，注：必讀爲禮者，蓋推優禮於人之意，不欲質言之也。賈疏謂天子禮諸侯用醴，不云

醴賓，足破不必改禮之論。云禮賓者，謝其自勤勞也者，胡氏承琪云：鄭既破醴爲禮，故禮賓之禮，即易字說之。昏

禮注云：此醴亦當作禮。禮賓者，欲厚之，又贊禮婦者，以其婦道新成，親厚之，其易字說經，並與此經同。醴辭曰

注：則不破從禮，惟禮於昨注，疊今文作醴不用，賈疏云：以其言醴，則不兼於醴，言禮，則兼醴醴二法故也。然則此

若不醴，正是不兼於醴，故當作醴，而注仍破從禮者，疑此注本是前文乃醴賓以壹獻之禮，注：寫者誤移於此。然彼處

疏云：此醴亦當作禮，不言可知也。則在賈時已誤矣。今案此以若不醴爲當作禮是也。云次，門外更衣處也者。此門

外，即廂門外，以經云就次，不更言出門，可知也。更衣處，謂可於此更換衣服，且小息也。鄭注周禮序官掌次云：門

次，自修止之處，又其職云：凡祭祀，張尸次，鄭司農云：尸次，祭祀之尸所居更衣處，與此注義同。此冠禮賓有次，

聘禮賓亦有次，射有射次，喪有喪次，觀禮受舍于朝，亦謂次也。義詳各篇。下云以帷幕簾席爲之者，帷幕用布，簾

席用葦，言二者皆可爲次也。李氏冠者見于兄弟，兄弟再拜，冠者答拜，見贊者，西面拜，亦如之。見贊者西面



就次待禮。入見姑姊。如見母。北入、入寢門也。唐在寢門外。如見母者。亦〔疏〕正義曰。注亦俠拜也。集釋無也字。可知。姑與姊亦俠拜也。者。上經見母北。面。母俠拜。故知經言如者。亦如其北面及俠拜也。鄭分姑與姊爲二。或據左傳面。姑與姊亦俠拜也。者。上經見母北。面。母俠拜。故知經言如者。亦如其北面及俠拜也。鄭分姑與姊爲二。或據左傳疏云。古人謂姑爲姑姊。姊妹。父之姊爲姑姊。父之妹爲姑姊。謂冠禮之姑姊即姑。並引列女勝義姑姊。梁簡姑姊。以駁鄭注。今案姑姊。姊妹。後世容有此稱。周公制禮。則無之。爾雅亦周公作。而釋親篇止云父之姊妹爲姑。不云姑姊。姑姊。其證一也。儀禮喪服篇多言姑姊。若以爲姑姊姑姊。則是父之姊妹有服。而已之姊妹無服。周公制禮。何獨遺之。其證二也。白虎通云。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姑當外適人。疏故總言之。其證三也。況姑姊姑姊。均屬父行。冠者冠畢。何獨見父之姊。而不見父之妹。以是知此篇之姑姊。當如鄭說。未可易也。云不見妹。妹卑者。案白虎通云。妹尊妹卑。其禮異也。注蓋本此。邶風泉水詩曰。問我諸姑。遂及伯姊。言姑姊而不言妹。斯可證已。

右冠者見兄弟贊者姑姊

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于君。遂以摯見于鄉大夫鄉先生。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摯。雄也。鄉先生。鄉中老人。爲鄉大夫致仕者。〔疏〕正義曰。奠摯。釋文。摯作贊。云本又作摯。唐石經。嚴本。俱作摯。校勘記云。案摯。今本錯出。宜俱從手。後不悉校。鄉大夫。鄉。當作贊。唐石經。嚴本。俱作贊。校勘記云。案摯。今本錯出。宜俱從手。義。則云。鄉大夫。鄉先生。並音香。自此以後。儀禮禮記各本皆作鄉。即石經亦然。由今考之。此經及冠義皆當作鄉大夫。作鄉。誤也。鄉大夫。謂見爲鄉大夫者。鄉先生。謂已爲鄉大夫。而致仕者。見君之次。徧見鄉大夫。如國語。趙文子冠。徧見六卿。是也。賈疏釋注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鄉大夫致仕者。先生亦有士。鄭不言者。經云鄉大夫。不言士。故先生亦略不言。據此。知賈所見儀禮。本作鄉大夫也。孔疏云。見於鄉大夫。謂在朝之鄉大夫也。是孔所見禮記。本亦作鄉大夫。孔以在朝對致仕者。文義甚明。而今本正義亦並改作鄉。今案劉氏從賈孔作鄉。段氏玉裁、張氏敦仁、顧氏廣圻。及校勘記。俱從陸作鄉。經義述聞以劉爲是。云宋明道本國語章注。引禮既冠奠摯於君。

送以摯見卿大夫。其字正作卿。則章所見儀禮禮記。皆作卿大夫。不作卿可知。此足正陸氏釋文之誤。又云。初學記禮部下引儀禮。正作卿大夫。則唐時固有不誤者。不獨賈孔也。案述聞證據甚確。其段、張、顧說。述聞悉加注辨之。詳彼書內。不具錄焉。又盧氏文昭。程氏瑤田。朱氏大詔。皆斷從劉說。字當作卿無疑。石經考文提要已定作卿。今從之。鄉先生。先。毛本誤作見。注爲卿大夫致仕者。卿。鍾、陳、通典、通解、楊氏。俱作卿。殿本、集釋、毛本、俱作卿。校勘記云。作卿爲是。○易服者。易去爵弁服。而服玄冠玄端也。言玄端。必言玄冠者。以別於始加之緇布冠也。奠摯。謂奠之於地。不親授也。禮經釋例云。凡卑者於尊者。皆奠而不授。若尊者辭。乃授。案士冠禮。奠摯見于君。士昏禮。親迎。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士相見禮。士見于大夫。若嘗爲臣者。奠摯再拜。主人答壹拜。注。奠摯。尊卑異。不親授也。又始見於君。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此男子之禮。又士昏禮。婦見舅。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注。奠之者。舅尊。不敢授也。又見姑。受筭脰脰。升。進。北面拜奠于席。此女子之禮。是卑者於尊者。皆奠而不授也。又聘禮。聘後。賓卽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大夫奠雁。再拜。上介受。勞上介亦如之。此賓因公事未行。辭之。故奠摯也。又士昏禮。不親迎。壻見。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注。奠摯者。壻有子道。不敢授也。此卑者先奠而不授也。又云。壻者以摯出請受。注。欲使以賓客禮見。又云。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此女父辭壻乃授也。聘禮。賓覲。入門右。北面奠摯。再拜稽首。此聘賓先以臣禮見。奠而不授也。又云。壻者辭。賓出。壻者以幣出。又云。壻者請受。賓禮辭。聽命。又云。振幣。進授。此主君辭。聘賓乃授也。又上介覲。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此上介先以臣禮見。奠而不授也。又云。壻者辭。介逆出。壻者以幣出。又云。壻者請受。介禮辭。聽命。又云。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此主君辭。上介乃授也。又上介面卿。入門右。奠幣。再拜。此上介先奠而不授也。又云。大夫辭。壻者反幣。又云。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介升。大夫再拜受。此主國之卿辭。上介乃授也。觀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注。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此侯氏觀天子。奠先而不授也。又云。壻者謁。侯氏乃授也。又四享奠幣。再拜稽首。此侯氏享天子。先奠而不授也。又云。壻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侯氏升。致降。王撫玉。侯氏階自西面。東命授宰幣。此天子辭。侯氏乃授也。天子不親受。使宰受之。殺於觀時也。皆卑者先奠而不授。尊者辭乃授。蓋以客禮待之也。又聘禮。士介覲。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壻者辭。介逆出。壻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固辭。注。固。衍字。又衆介面卿。入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壻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又聘禮記。賓若私獻。東面坐。奠獻。再

拜稽首。擯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賓固辭。注。固亦衍字。此皆尊者雖辭。終不敢授。禮又殺也。賓私獻奠而不授。注。以爲並受者。則以擯者東面知之。釋例又云。授受之例。卑者先奠而不授。猶之入門。例先入門。右。拜。例先堂下再拜稽首也。至尊者辭之乃授。猶之入門。例尊者辭之。乃入門左。拜。例尊者辭之。乃升成拜也。其實奠而不授。爲卑者之正禮。猶之入門右。爲卑者入門之正禮。堂下再拜稽首。爲卑者拜之正禮也。飲酒之禮。獻昨皆授。醕則奠而不授。亦此例也。今案禮經釋例未條。以入門例。拜例。兼明卑於尊之禮。比列尤精。卿大夫。劉氏謂見爲卿大夫者。引國語。趙文子冠。徧見六卿。爲證。其說甚確。案國語。趙文子冠。見樂武子、范文子、韓獻子、知武子等。皆有訓辭。蓋亦古禮如是。敖氏依譌本作鄉解之云。鄉大夫。鄉之異爵者也。或曰。鄉大夫卽主治一鄉者。其說無據。經義述聞已駁之。冠者冠畢。必奠摯見君。並見卿大夫鄉先生者。禮記冠義謂以成人見是也。注云。易服不朝服者。非朝事也者。鄭注禮記云。服玄冠玄端。異於朝也。與此注義同。敖氏云。不朝服者。以其未仕也。褚氏云。敖氏主士冠其子。故云未仕。不知士之子苟未仕。冠後亦未必奠摯見君。鄭義爲長。云摯。維也者。士摯用維。見周禮大宗伯。云鄉先生。鄉中老人爲卿大夫致仕者。案尙大書傳云。大夫士七十而致仕。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卽此所云鄉先生也。注不云士者。義已詳前。其實鄉先生中亦富有士也。

## 右冠者見君及卿大夫鄉先生

乃醴賓以壹獻之禮。壹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卽燕無亞獻者。獻酢醕。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特性少牢饋食之禮。稍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疏〕正義曰。此醴亦當爲禮。朱子云。注不言改字。說見上。非不具也。陳氏禮凡醴。事實者用糟。文者用清。〔疏〕正義曰。既冠乃禮賓。贊者皆與。蓋君子之於人。勞之必有以禮之。故昏禮享送者。鄉飲息司正。祭禮饋尸。冠禮禮賓。其義一也。○注。禮賓不用柶者。毛本禮賓誤作賓醴。嚴、徐、集注、通解。俱作禮賓。飲重醴清糟。稍醴清糟。黍醴清糟。梁醴清糟。案稍醴以下十二字。今本俱脫。嚴、徐、集注、通解。俱有。敖氏無末清糟二字。陸氏云。糟。劉本作藩。音糟。盧氏文昭云。飲重醴下。朱李誤衍清糟二字。今案內則重醴下本無清糟二字。云壹獻者。主人獻賓而已。卽燕無亞獻者。經云壹獻。明無亞獻。故知惟主人獻賓而已。程氏恂云。壹獻之後有燕者。主人樂得嘉賓。而安燕以洽之也。昏禮禮賓。一人。可無燕。聘禮禮賓無燕者。燕在後也。云獻酢醕賓。主人各兩爵。而禮成者。謂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將酬賓。先自飲訖。乃酌以酬賓。賓奠而不舉。是

獻賓。酬賓。辭主人。主人先自飲。爲各兩爵而禮成也。鄭必知有酢者。以下言主人酬賓知之也。云特性少牢饋食之禮。獻尸。此其類也者。謂獻尸之禮。與獻賓略同。亦具獻酢酬也。云士禮一獻。卿大夫三獻者。以大行人子男饗禮五獻差之。則卿大夫三獻。士止一獻。然特性。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士禮亦得備三獻者。方氏苞云。士惟祭備三獻。鄉大夫賓與。州長教射。雖國政。賓不過一獻。故冠昏不得踰也。云禮賓不用柶者。涉其醴者。郊特牲曰。縮酌用茅。明酌也。鄭注謂和之以明酌。涉之以茅。縮。去滓也。卽此注言涉之義。鄭以此無用柶之文。故知此醴爲已涉之醴也。凡醴醴不卒爵。此一獻之禮。有酢有酬。須卒爵。故用已涉之醴。不用柶也。云內則曰飲重醴稱醴也。清醴醴黍清醴梁醴清醴者。此鄭引以證醴有清有糟。清是已涉者。糟是未涉者。彼注云。重。陪也。陪設之也。醴。醇也。清。涉也。致飲有醇者。有涉者是也。云凡醴。事實者用糟。文者用清者。謂若冠醴子。無獻酬。是實。故用糟。此禮賓。有獻有酢有酬。是文。故用清也。○王氏士議云。案全經獻酢酬之禮。各有異同。當詳辨之。凡行禮之序。獻爲先。酢次之。酬又次之。蓋主獻賓。賓酢主。主復自飲而酬賓。賓奠之。此其大概同也。而每異焉。有行一獻之禮者。賓主各兩酌而禮成。無亞獻。如冠醴賓之類是也。有共成一獻而奠酬者。若舅姑之饗婦。舅獻之。婦酢之。姑酬之。婦奠之。而禮成矣。其外舅外姑之饗壻也。視此。蓋外舅獻之。壻酢之。外姑酬之。壻奠之。而禮成也。至若鄉飲酒之儀。不同矣。惟賓備獻酢酬。尊之也。於介。則獻酢而未酬。於衆賓。則獻而不酢酬。鄉射之於衆賓。亦獻而不酢酬。皆以次而省也。燕禮又異矣。其獻賓也。君使宰夫代之。臣莫敢與君亢禮也。其賓酢主之後。主未酬賓。而遂獻公者。尊君也。其皆有獻而無酬酢者。樂工以下是也。若夫大射之禮。有獻於未射之先者。於賓。於公。於孤卿。於大夫也。尊之也。有獻於既射之後者。於庶子。左右正。內小臣之屬也。卑之也。有射未終而獻者。於服不。於釋獲。於獲者也。因其所有事也。聘而禮賓。儀甚優也。然獻以醴。而無酢酬者。則以行於享之後。後之儀。儀尙多。未暇盡歡也。公食大夫。雖設酒而無獻酢酬者。主於食也。士虞。主人獻尸。尸惟酢主。而不酬。至三獻利成。別無酢酬之儀者。未吉也。至若饋食祭禮。上自尸賓。下至佐食。旁及兄弟。內及宗婦。則主人皆有獻。而主婦有亞獻者。其酬酢之儀繁矣。其可強以爲同乎。更爲通論行酢之禮。凡酢者。皆承獻爵而酢之也。其有賓親酌酢主者。禮之敵鈞也。有授主人爵。而主自實爵酢者。此介之下一等。不敢親酌也。尊者於主人。亦不親酌何也。主人卑。不敢煩尊者也。其有受酢而更爵者。膳宰於公。不敢製。至尊也。婦之酢舅。亦必更爵者。男女不相因也。主人於主婦。亦更爵酌酢者。明夫婦之別也。主婦於主人。不更爵而自酌酢者。敬而親之也。尸之酌主人。必視酌授之者。正祭之尸尊。不親酌也。賓尸。而尸親酌主人者。非正祭。則尸卑也。三獻。獻主人。而尸受三獻之爵。酌以酢之者。尸遂賓欲行

禮之意也。凡此皆酢之異同者也。若乃禮成於酬。其異同又可得而言矣。有至酬而徹筵者。禮事畢也。有至酬而加幣者。申厚意也。賓不盡主之歡。故至酬而奠爵。尸欲神惠之均。故至酬亦奠爵。酬必先飲。勸之周也。酬不拜洗。禮之殺也。族酬亦名酬。而非正獻之酬。無算爵之酬。而繼乎族酬也。復有酌而無酢酬者。此則以酬名。又與是禮異也。然則酒也者。以行禮也。獻酢酬者。行禮之節也。行之於冠昏。和之於飲射。洽之於燕食。通之於聘覲。達之於祭祀。緣情循分。以爲多寡隆殺。古之人相觀。主人酬賓束帛儷皮。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也。而習之。是故可與酬酢。可與祐神也。

〔疏〕正義曰。賈疏云。尊卑獻數。多少不同。及其酬幣。惟於奠酬一節行之而已。賈氏云。幣言酬賓。必行於奠酬之節矣。賈說不可易。教氏謂在賓受獻之時。非也。注云。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也者。財。

謂幣帛。貨。謂金玉。此注釋酬字。通上下言之。酬而用玉。惟天子諸侯爲然。禮器曰。琥璜爵。鄭注謂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餘詳聘禮致饗以酬幣亦如之下。此酬賓。以束帛儷皮。而家語。公冠。酬賓束帛乘馬。大戴禮。酬幣。朱錦綵四馬。則諸侯禮與士異也。云束帛。十端也者。凡物十曰束。束帛束錦束脩。皆以十爲數也。周禮媒氏。凡嫁子娶妻。入幣。純帛無過五兩。鄭注。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禮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案據此注。五兩即十端。特言之異耳。云儷皮。兩鹿皮也者。案士昏禮注云。儷。兩也。聘禮儷皮注同。春秋傳曰。鳥獸猶不失儷。是儷爲兩也。知儷皮爲鹿皮者。惠氏棟云。說文。麗。旅行也。鹿之性。見食急。則必旅行。从鹿。麗聲。禮。麗皮納聘。蓋鹿皮也。譙周古史考云。伏羲制嫁娶。以儷皮爲禮。今案。許所謂禮。卽儀禮也。許所見本作麗。鄭本作儷。字雖不同。而可通用。云古文儷爲離者。月令。宿離不貸。注。離。讀如儷偶之儷。是二字本通。白虎通娶篇。贊者皆與贊冠者爲介。贊者。衆賓也。皆與。亦飲酒。爲衆賓。介。引士昏禮。作。束帛離皮。蓋用古文也。贊者。衆賓也。皆與。亦飲酒。爲衆賓。介。爲賓。其。〔疏〕正義曰。教氏云。言此於酬賓之後。明酬幣惟用於正賓也。沈氏彤云。鄉飲酒記云。主人之贊者不與。次爲介。無算爵然後與。此亦當然。注云贊者。衆賓也。皆與。亦飲酒爲衆賓者。朱子云。贊者。謂主人之贊者也。恐字誤作衆賓耳。今案下云贊冠者爲介。卽前經宿贊冠者一人。乃賓之贊者也。則此贊者爲主人之贊者甚明。贊者皆與。謂主人之屬。凡有事於冠者。皆得與於飲酒也。鄭云衆賓者。飲酒之禮。有賓。有介。有衆賓。既云贊冠者爲介。則主人之贊者。自在衆賓之列矣。故云亦飲酒爲衆賓。雖謂戒而不宿之衆賓也。惟上衆賓也句。殊未分曉。故朱子辨之。若戒而不宿之衆賓。有來觀禮者。則亦與於飲酒。亦在衆賓之列也。云介。賓之輔以贊爲之。尊之者。

者爲介。則主人之贊者。自在衆賓之列矣。故云亦飲酒爲衆賓。雖謂戒而不宿之衆賓也。惟上衆賓也句。殊未分曉。故朱子辨之。若戒而不宿之衆賓。有來觀禮者。則亦與於飲酒。亦在衆賓之列也。云介。賓之輔以贊爲之。尊之者。



言介所以輔佐賓者。尊亞於賓。以贊爲介。是尊贊也。云飲酒之禮。賢者爲賓。其次爲介。詳鄉飲禮。言此。以見尊之意也。

### 右醴賓

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歸賓俎。

一獻之禮。有薦有俎。其牲未闕。使人歸諸賓家也。

〔疏〕正義曰。前冠畢。尙有醴賓之事。故賓

禮經釋例云。凡送賓。主人敵者。於大門外。案士冠禮。醴賓畢。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士昏禮。女父醴賓畢。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敖氏繼公曰。門者。外門也。士相見禮。賓退。主送人于外門外。再拜。又還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鄉飲酒禮。賓出。奏陔。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鄉射禮。陔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皆是。大門外。聘禮。歸饗餼畢。賓送于外門外。再拜。又問卿私面畢。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觀禮。賜車服。使者出。侯氏送。再拜。此皆賓主人相敵。或尊賓。使與相敵者。前迎於大門外。故送亦於大門外也。聘禮。郊勞賓送。再拜。前迎于舍門外。此亦當送於舍門外也。觀禮。郊勞。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前迎于帷門外。此亦當送於帷門外也。又士冠禮。賓字冠者後。賓出。主人送于席門外。注。不出外門。將醴之禮未畢者。其迎送皆於廟門外也。又聘禮。還玉畢。大夫出。賓送。不拜。前迎于外門外。不拜。此送亦當於外門外。不拜也。聘禮。公出送賓。及大門內。賓出。公再拜送。公食大夫禮。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此皆賓主不敵者。前迎於大門內。故送亦於大門內也。又士昏記。若不親迎。壻見畢。出。主人送。再拜。敖氏繼公曰。送。謂送於外門外。竊謂此說非也。前迎。主人出門左。注云。出門。出內門。則此送。亦當於內門外。外門內也。又案士虞禮。賓出。主人送拜稽顙。注。送拜者。明於大門外也。又士虞記。錢戶。賓出。主人送拜稽顙。注。送賓拜於大門外。特牲饋食禮。賓出。主人送于門外。以士虞證之。當於大門外。經不云迎賓。但云送賓者。祭禮之賓。壓於尸也。士喪禮上篇。小斂奠。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注。廟門外也。又大斂奠。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下篇。設遷祖奠。賓出。主人送于門外。以小斂奠注證之。皆當送於廟門外。送於廟門外。與吉禮異也。又上篇。君使人弔。主人迎于寢門外。賓出。主人拜送于外門外。下篇。公賁。主人釋杖迎。于席門外。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尊君之使。故迎於寢門外。又云。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亦當送於外門外也。君親至益尊。故迎送皆於大門外也。有司徹。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席門之外。拜。前迎尸侑于席門外。故送亦於席門外也。又不賓尸之禮。衆賓出。主人拜送于



席門外。注不皆長賓者。下大夫無尊賓也。大夫尊於士。又無尊賓。故送於門廟外。不於大門外也。此皆異於賓客正禮者也。釋例又云。凡拜送之禮。送者拜。去者不答拜。案鄉飲酒禮。賓出。奏陔。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鄉射禮。咳作。賓出。衆賓皆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門東西面拜也。不答拜。禮有終也。聘禮。禮畢。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注。公既拜。客趨辟。君命上擯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返路寢矣。論語說孔子之行曰。君召使摯。色勃如也。足躩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又聘賓問卿面卿。及介面卿畢。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注。不顧。言去。公食大夫。禮畢。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注。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進易退之義。摯者以賓不顧告公。公乃還也。特性饋食禮。祝告利成。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拜送賓也。凡去者不答拜。疏云。總解諸文主人拜送。賓皆不答拜。鄭注鄉飲酒云。禮有終是也。有司徹。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席門之外。拜。尸不顧。注。拜送之。疏云。僨尸之禮。尸侑賓也。故孔子云。賓不顧矣。有司徹又曰。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注。從者。不拜送也。疏云。僨尸之禮。衆賓出。主人拜送于席門外。乃反。注。拜送賓也者。亦拜送其長。不言長賓者。下大夫無尊賓也。疏云。賓尸時。鄭注。言從者。不拜送。則此云拜送者。拜送其長可知。皆送者拜。去者不答拜也。有司徹。尸亦然者。賓尸之禮。尸如賓。侑如介也。他如士冠禮。醴賓畢。賓出。主人送于外門外。再拜。士昏禮。納采問名。主人送于門外。再拜。士相見禮。賓見主人。賓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還贊亦然。皆此例也。士冠禮。戒賓宿賓。皆云。主人退。賓拜送。鄉飲酒禮。主人戒賓。主人退。賓拜辱。介亦如之。不云主人答拜者。亦禮有終也。速賓亦然。鄉射禮。戒賓速賓。皆云。主人退。賓送。再拜。此皆主人至賓之門。賓送之。則賓爲送者。主人爲去者。聘禮。郊勞。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致館設殯。殯退。賓送。再拜。歸饗簋。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此皆主君使人於聘賓。則聘賓爲送者。使者爲去者。觀禮。王使人郊勞。使是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王賜侯氏車服。使者出。侯氏送。再拜。此皆天子使人於侯氏。則侯氏爲送者。使者爲去者。故經皆不云答拜也。注云。一獻之禮。有薦有俎者。薦。謂脯醢。經不言薦。鄭知有薦者。吳氏疑義云。昏禮禮賓。聘禮禮聘使。皆有薦。此禮有薦之明證也。今案前賓醢冠者云。薦脯醢。則此有薦必矣。云其性未聞者。盛氏謂此俎以乾肉載之。冠子者不殺。禮之正也。吳氏疑義以爲牲當用豚。如醢子。沈氏形則云。有俎必有牲。鄉飲鄉射。取擇人而用狗。此冠禮戒賓宿賓。亦有擇人之義。當亦用狗。未知孰是。云使人歸諸賓家也者。解經歸賓俎爲歸諸賓家也。必歸賓俎者。厚之也。○張氏爾岐疑此經數事。謂冠不告廟。見母不見父。見贊者不見賓。言歸俎不言載俎。今案不言載俎。張氏以爲文不具。是也。不見父與賓。說已見前。至冠不告

廟·秦氏蕙田云·文王世子·冠·取妻·必告·有明證矣·盛氏云·曲禮言·取妻者·齊戒以告鬼神·而士昏禮亦不具·卽此例也·○朱子云·此章以上·正禮已具·以下皆禮之變·

### 右送賓歸俎



# 儀禮正義

## 卷二

若不醴則醢用酒。

若不醴。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祭祀之禮。居喪之服。哭泣之位。皆如其國之故。謹修其法。而審行之是。酌而無酬酢曰醢。醢亦當爲醢。

〔疏〕

正義曰。自此至卒醢取簋脯以降如初。言不醴而醢之事。○案醢爲太古造法。酒爲後世造法。醢濁酒清。醢實而酒文也。據行禮之本意。則質爲重。故冠禮以醢爲正。而醢亦並行焉。張氏爾岐云。醢醢二法。其異者。醢實

側尊。在房。醢。兩尊。于房戶之間。醢用解。醢用爵。醢從尊在房。醢從洗在庭。醢待三加畢。乃一舉。醢每一加。卽一醢。醢薦用脯醢。醢每醢皆用脯醢。至三醢。又有乾肉折俎。醢贊冠者酌授賓。賓不親酌。醢則賓自降取爵。升酌酒。醢者。每加。入房易服。出房。立待賓命。醢則每醢訖。立進西。待賓命。醢者。每加冠。必祝。醢時。又有醢辭。醢者。加冠時。不祝。至醢時。有醢辭。其餘儀節。並不異也。○注。不改者也。集釋。者

作舊。嚴本及各本俱作者。校勘記以作者爲是。而審行之是也。毛本有也字。嚴。徐。集釋。俱無。云若不醢。謂國有舊俗可行。聖人用焉。不改者也。聖人謂周公。言周公制禮。醢子以醢。而復有用酒。蓋因其國有舊俗可行。用

焉。不改。故並著之於經。朱子謂此以下爲禮之變是也。引曲禮者。卽以證不改舊俗之義。案曲禮曰。君子行禮。不求變俗。鄭注。求。猶務也。不務變其故俗。重本也。謂去先祖之國居他國。孔疏此云。不變俗。謂大夫出在他國。不

不變己本國之俗。案鄭答趙商。以爲衛武公居殷墟。故用殷禮。卽引此。云君子行禮。不求變俗。如鄭之意。不變所往之國舊時風俗。與此注不同。然則不求變俗。鄭有兩解。此注所引。蓋謂不變他國舊俗。王制曰。修其教。不易其

俗。齊其政。不易其宜。是也。孔疏又云。祭祀之禮者。卽夏立尸。殷坐尸。周旅酬六尸。及先求陰陽犧牲辭黑之屬也。居喪之服者。殷雖尊貴。猶服旁親。周則以尊降服。哭泣之位者。殷不重適。以班高處上。周世貴正。嗣孫居其

首。皆如其國之故者。謂故俗也。今案。鄭引曲禮。至謹修其法而審行之。卽云是者。謂曲禮所云。是不改舊俗也。孔疏據夏殷立論。蓋謂夏殷之子孫不變夏殷之舊俗。與此注所引義殊。賈疏乃謂此經醢用酒。爲夏殷冠子之法。朱子

云。不醴而醢。乃當時國俗不同有如此者。如魯衛之幕有綠布。耐有離合。皆周禮自不同。未必夏殷法也。其說誠是。劉氏飲以醢用酒。專爲庶子冠法。盛氏云。如以此節爲醢庶子。經當云。若庶子。則醢用酒。而下文亦不應別見庶子冠法矣。朱子謂庶子一醢以酒。安得有若此及殺牲之盛禮哉。然則劉說亦非矣。蓋制禮惟醢而已。其或舊俗有用醢者。聖人以其無大害理。故亦錄於禮經。以聽民之擇用也。又盛氏謂自此以下。皆爲記文。詳後記下。云酌而無醢酢。曰醢者。或謂醢與醢通。曲禮。長者舉未醢。鄭注。盡爵曰醢。荀子禮論篇。利爵之不醢也。楊注。醢。盡也。是也。然說文以醢爲冠娶禮。與醢異義。此云無醢酢者。吳氏紱云。醢無醢酢。冠禮醢子。昏禮醢賓。醢女。醢婦。聘禮醢賓。皆是也。亦有有醢酢者。冠禮醢賓。鄭氏以爲清醢是也。若醢。則皆無醢酢。此經及昏。父醢子。命之迎使人。醢庶婦是也。云醢亦當爲禮者。醢與酒。對上云醢。此云酒。是也。醢亦與醢對。用醢謂之醢。用酒謂之醢是也。此經醢字不必改禮。尊于房戶之間。兩甔有禁。玄酒在西。加勺。南枋。房戶間者。房西室戶東也。禁。承尊之器也。雖今不用。猶設〔疏〕正義曰。此設尊。亦當在陳服之後。與醢子同。教氏云。兩甔。一酒。一玄酒也。玄酒在西。之。不忘古也。〔疏〕尊西上也。加勺。加於二尊之上而覆之也。玄酒亦加勺者。不以無用待之也。南枋。爲酌者。北面覆手執之便也。注云房戶間。房西室戶東也者。凡言戶者。皆室戶。以經云之閒。明在東房與室戶之閒。故知房西室戶東也。云禁。承尊之器也者。禁以承尊。經云有禁。明兩甔俱有也。云名之爲禁者。因爲酒戒也者。詳特性記。又豐亦承尊器。詳燕禮。云玄酒。新水也。雖今不用。猶設之。不忘古也者。李氏云。古未有醢醢。以水當酒之用。後世以其色玄。故謂之玄酒。又云。凡醢無羶。醢亦不用羶。從醢質。蔡氏云。醢一甔。無禁無玄酒。有勺在甔。不加於尊。醢則兩甔。有禁有玄酒。加勺尊上。此其異也。禮經釋例云。凡設尊。賓主人敵者。於房戶之閒。君臣。則於東楹之西。並兩甔。有玄酒。有禁。案士冠禮。醢用酒。尊于房戶之閒云云。鄉飲酒禮。尊兩甔于房戶閒。斯禁有玄酒在西。特性禮。尊于戶東。玄酒在西。注。戶東。室戶東。少牢禮。司宮尊兩甔于房戶之閒。注。房戶之閒。房西室戶東也。飲酒與祭。皆尊於房戶之閒者。既祭獻賓。及酢醢。旅酬。無算爵。皆具賓主如飲酒之禮也。鄉射禮。尊于賓席之東。兩甔。斯禁左玄酒。皆加勺。鄉射不云房戶之閒者。蓋鄉射於序。序有堂無室。無室。則無房戶。故但云尊于賓席之東。鄉射上經云。乃席賓。南面東上。注。不言於戶。屬之閒者。此射於序是也。鄉飲酒疏云。設酒之尊。皆於顯處。見其文是以此及醢子。與鄉射。特性。少牢。有司徹。皆在房戶之閒。教氏繼公曰。不言戶。屬閒者。可知也。記云。出自東房。有東房西房。則中有室。而席賓於戶屬之閒也明矣。皆與注異。有司徹。既祭饋尸之禮。

因少牢正祭之酒。但攝之而已。不更設尊。故疏亦以爲在房戶之間也。燕禮。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注。於東楹之西。予君專此酒也。玉藻曰。唯君面尊。玄酒在南。順君之面也。大射儀。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瓶在南。有豐。膳尊。即燕禮公尊君之尊也。兩方壺。臣之尊也。君臣不同尊。尊君也。皆有玄酒。故君臣皆兩尊。注云。酒在北。尊統於君。南爲上也。唯君面尊。言專惠也。燕禮。大射。皆臣與君行禮。故尊於東楹之西也。曲禮。侍飲於長者。孔穎達正義曰。陳尊之所。貴賤不同。若諸侯燕禮大射。設尊在東楹之西。自北嚮南陳之。酌者在尊東西嚮。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面有鼻。鼻向君。示君專有此惠也。若鄉飲酒及癸大夫燕。則設尊陳于房戶之間。東西列尊。尊面嚮南。酌者嚮北。以西爲上尊。時主人在阼西嚮。賓在戶西嚮。前南嚮。使賓主得夾尊。示不敢專惠也。尊于房戶之間。但云鄉飲酒。不云鄉射。較賈氏爲精矣。釋例又云。案燕禮疏云。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鄭注。鼻在面中。言嚮人也。據燕禮向君而言。少儀又云。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鄉飲酒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間。玄酒在西。又鄉射云。尊于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鄭注。設尊者。北面西曰左。此皆據酌者北面而言。若據設尊之人及尊面而言。即南面以右爲尊。詳疏意以爲鄉飲鄉射設玄酒之位。與燕禮若有異者。考鄉飲。鄉射。尊面向南。則以西爲上。燕禮。大射。尊面向東。則以南爲上。經例固不異也。洗有篚。在西。南順。洗。庭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篚亦以盛勺解。陳以洗西。南順。北爲上也。〔疏〕正義曰。注云洗。庭洗者。以別於北堂之洗也。篚不言異。此見其異者耳。今案。禮之篚在房。篚之在庭。此其異也。云當東榮。南北以堂深者。說已詳前。云篚亦以盛勺解者。王氏士讓云。三篚皆用爵。勺加在尊上。篚中非解。并無勺也。注誤耳。張氏惠言云。房中之篚有勺者。禮尊不加勺故也。此尊既加勺。則勺不在篚。注連言之。誤。今案。爵解通稱。篚有勺者。諸氏謂勺先實於篚。後加於尊。則注說亦可通。云陳於洗西者。據經有篚在西言之也。云南順。北爲上也者。此篚。蓋縱設之。以北爲上。特性即注謂南順統於堂也。是也。據此。則篚似有刻識爲首尾。始加醢用脯醢。賓降。取爵于篚。辭降如初。卒洗升酌。始加者。言一加之篚也。加冠於東序。篚之於戶西同耳。始醢亦薦脯醢。賓降者爵在庭。酒在堂。將自酌也。辭降如初。如將冠時降盥辭。主人降也。凡薦出自東房。〔疏〕正義曰。朱子云。始加二字乃疊。禮用脯醢。乃題下事。其實賓答拜後乃薦之也。敖氏云。卒洗。亦當置揖盥讓乃升。今案此章於其儀文之與醢同者。皆云如初。則醢爲正禮。益可見矣。注云始加者。言一加之篚也者。注以經云始加。即云篚。明是一加之篚。與醢



行於三加之後乃薦脯醢者異矣。云加冠於東序。醢之於戶西。同耳者。上冠子筵于東序。醢子筵于戶西。此經不言。故注補之。明一加之醢雖異。而其行禮處所。則與用醢者同也。醢之於戶西。即所謂醢於客位者。據此。則鄭不專以醢爲冠庶子法明矣。云始醢亦薦脯醢者。明每醢皆有脯醢也。云賓降者。爵在庭。酒在堂。將自酌也者。爵實于筵。在洗西。是在庭也。酒尊于房戶之間。是在堂也。上醢子者。醢在房。贊者酌授賓。賓無升降之節。此醢則賓自酌。故須降取爵于筵以洗。洗畢乃升酌也。云辭降如初。如將冠時降盥辭主人降也者。謂上將冠時。賓降盥。主人降。賓辭。主人對也。但前將冠時。賓降止爲盥手。此則兼爲洗爵。雖有不同。而其辭主人降之節亦如之也。云凡薦出自東房者。禮經釋例云。凡脯醢謂之薦。出自東房。案士冠禮疏云。醢尊在房。脯醢出自東房。酒尊在堂。脯醢亦出自東房。鄉飲。鄉射。特牲。少牢。薦者皆出東房。故注云凡以該之。考士冠禮。陳服于房中。又云。脯醢南上。房中。即東房也。鄉飲酒記。薦脯五脰。出自左房。鄉射記。薦脯用籩。豆以醢。出自東房。特牲禮。豆籩錡在東房。少牢禮。饌豆籩與簋于房中。又陰厭。主婦薦自東房。此皆疏所已言者也。公食禮。設正饌。宰夫自東房授醢醬。又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有司徹。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又云。主婦興。取籩于房。又主婦獻尸。與。入于房。取糗與脰脩。執以出。又主婦致爵于主人。設糗脩如尸禮。又主人獻長賓。宰夫自東房薦脯醢。又不償尸之禮。主婦亞獻。反。取籩于房中。執糗糗。又云。婦贊者執栗脯。此皆疏所未言者也。燕禮。大射。聘禮。以及有司徹。主人獻脰。主人受尸酢。主婦獻脰。主婦受尸酢。不償尸之禮。主婦獻祝。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所薦籩豆。經雖無文。則皆出自東房可知也。薦亦有不在東房者。特牲記云。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其餘。謂衆賓兄弟之薦是也。若士虞禮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錡亞之。從獻。兩豆亞之。四簋亞之。則是反吉。非恒例矣。

冠者拜受。賓答拜如初。贊者筵於戶西。賓升揖。冠者就筵。乃酌。冠者南面拜受。〔疏〕正義曰。注云贊者筵於前北面釋醢辭訖。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冠者乃南面拜受。冠者升筵坐。左執爵。右祭脯醢。祭酒興筵末坐。啐酒降筵拜。賓答拜。冠者奠爵于薦東。立于筵西。冠者立俟賓命。賓揖。〔疏〕正義曰。朱子云。此正醢禮也。下兩醢。及後章三醢。凡言如初者。皆謂如此禮也。李氏云。不卒爵者。從醢禮。張氏兩岐云。降筵奠爵而後拜。執爵與。

賓乃答拜。拜訖。冠者乃奠爵薦東。其節亦與醴同。今案上禮禮云。冠者奠解于薦東。降筵。北面坐。取脯。此奠爵薦東云。立于筵西。唯此爲異耳。注云冠者立俟賓命者。沈氏彤云。上一加。入房。易服訖而出。南面者。立於房戶外之西待命也。此立于筵西待命者。以不但易服出房。而又醴訖。故筵西便也。云賓。徹薦爵筵尊不徹。徹薦與爵揖之。則就東序之筵者。賓揖之。卽所謂賓命也。就東序之筵。謂當更加皮弁也。云賓。徹薦爵筵尊不徹。者。辟後加也。不徹筵尊。三。〔疏〕正義曰。注云徹薦與爵者。辟後加也者。謂後加更須設薦爵。故徹之也。教氏云。徹之。加可相因。由便也。〔疏〕亦贊冠者也。每醴禮畢。必徹薦爵者。所以新後醴之禮。若不相因然。是也。云不徹筵尊。三加可相因。由便也者。吳氏章句云。可相因者。則不徹。加皮弁如初儀。再醴。攝酒。其他皆如初。攝酒。猶整也。上祇一醴。故醴畢見母而盡徹。此三醴。故其節不同。加皮弁如初儀。再醴。攝酒。其他皆如初。攝酒。猶整也。爲。〔疏〕正義曰。朱子云。此如初儀者。如前再加一章之儀也。下條放此。再醴攝酒。其他皆如初。言惟攝酒異。亦整理之義。故鄭君訓攝爲整。惠氏棟云。漢書匈奴傳。單于以徑路刀金留犁撓酒。應劭曰。撓。和也。鄭以攝酒有撓撓之事。故舉漢法以明之。今案有司徹司宮攝酒注云。更撓益整頓之。賈疏云。因前正祭之酒。更撓撓添益整新之也。然則此攝酒。亦謂因始醴之酒。撓益整頓之。示新也。此經再醴言攝酒。三醴不言攝。下若殺章。再醴不言攝。三醴言攝酒。皆省文互見。其實再醴三醴皆攝酒也。云今文攝爲最者。胡氏云。攝正字。今文者作最。猶爾雅推虎崇。釋文云。攝又作最。是也。加爵弁如初儀。三醴有乾肉折俎。噲之。其他如初。北面取脯。見于母。乾肉。牲體之脯也。折作最。是也。〔疏〕正義曰。朱子云。初儀。見上三醴。唯攝酒及有乾肉折俎噲之爲異。其他皆如初儀也。北面取脯。見於母。數鄭注。大物解肆乾之。謂之乾肉。若今涼州烏翅矣。薄析曰脯。捶之而施薑桂曰脰脰。腊。小物。全乾。據此。則乾肉與脯脰脰俱別。此云牲體之脯。謂以牲體乾之如脯。沈氏彤云。但取於脯之乾。不取其薄析是也。云折其體以爲俎者。賈疏云。或爲脰脰而七體以乾之。謂之乾肉。及用之將升於俎。則節折爲二十一體。與燕禮同。故總名乾肉折俎也。盛氏云。俎用乾肉。不殺故也。今案脰脰之法。陳氏祥道據士喪禮。特豚四髀去蹄兩肱脊。謂四髀者。殊左右肩髀而爲四。又兩肱一脊而爲七是也。體解之法。朱子謂折脊爲三。曰正脊。曰脰脰。曰橫脊。兩肱各三。曰代脊。曰長脊。曰短脊。凡六。兩肱各三。曰肱。曰臂。曰肱。凡六。兩股各三。曰正脊。曰脰脰。曰肱。凡六。通爲二十一體。

是也。陳氏去兩脾而以兩穀足之。非是。辨見少牢禮佐食遷所俎于阼階西下。又案宣十六年左傳曰。王享有醢薦。宴有折俎。杜注。宴則體解節折。升之於俎。亦謂折爲二十一體也。若骨折。與節折異。骨折。則特牲記所言是也。云。啗。嘗之者。說文。啗。嘗也。禮記雜記下。鄭注。啗。皆嘗也。啗至齒。啗入口。是也。○以上離。若殺。則特豚載合升。離肺實于鼎。設局鼎。凡牲皆用左脾。資於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疏〕正義曰。殺。殺牲也。此又離禮之盛者。亦脾。離。割也。割肺者。使可祭也可啗也。今文屬爲鉉。古文屬爲密。〔疏〕因其舊俗而行之也。離用乾肉折俎。盛於醢。殺牲又盛於折俎。而冠不以盛禮先之者。聖人制禮。欲其盡人可行。故示以淨朴之意也。注云。特豚一豚也者。以一訓特。亦猶特牲饋食之爲一豕也。說文。豚。小豕也。沈氏彤云。不用豕而用豚。豚未成牲而將成牲。於冠義類也。云。凡牲皆用左脾者。禮經釋例云。凡牲皆用右脾。唯變禮反吉用左脾。案鄉飲酒記。實俎。主人俎。介俎。皆右體進。臠。鄉射記亦云。皆右體也。進臠注。右體。周所貴也。此嘉禮用右脾也。特牲記。尸俎。右肩臂臠臠。少牢禮。司馬升羊右脾。脾不升。注。上右脾。周所貴也。又司士升豕右脾。又將祭載俎。上利升羊。載右脾。下利升豕。其載如羊。有司徹。司馬牝羊。亦司馬載。載右體。又云。司士牝豕。亦司士載。亦右體。此吉禮用右脾也。是凡牲皆用右脾也。既夕禮。大遣奠。陳鼎。其實羊左脾。豕亦如之。注。反吉祭也。士虞記。豚解。升左肩臂臠臠。胷脊。又云。升腊左脾。是變禮反吉。始用左脾也。至於特牲記賓餼。注。餼。左體也。實用左體者。下尸也。有司徹。俎。羊左肩左臠。豕左肩。折俎用左體者。亦下尸也。主婦俎。羊左臠。主婦用左體者。因昨俎無體。故下主人也。此皆禮之殺者不用右脾。其餘皆用右脾也。士冠禮注。凡牲皆用左脾。當作右脾。左字蓋傳寫之誤。褚氏云。諸吉禮皆升右脾。而此注言凡。則是解全經之通例。何反背經而云左。斯不然矣。賈不悟其謬。乃云據夏殷法。曲說也。盛氏世佐。盧氏文昭。張氏惠言。亦皆以左爲右之誤。云。資於鑊曰亨。在鼎曰升。在俎曰載者。此因經言載合升。而分別其義也。凡牲資於鑊上之鑊。謂之亨。由鑊而實於鼎。謂之升。由鼎而盛於俎。謂之載。李氏云。牲體在俎。亦得升名。下云。着升折俎。少牢云。升羊載右脾。是也。云。載合升者。明亨與載皆合左右脾者。加載於合升之上。見不獨合升於鼎。而亨與載亦皆合左右脾也。敖氏以載爲衍文。沈氏彤以特豚載爲句。謂俎爲載也。豚合升。不合載。張氏惠言云。若合升而不並載。則經當明之。如昏禮盥饋合升側載也。沈說非是。敖去載字。則升者將不載乎。更非矣。釋例云。士昏禮。初昏陳鼎。其實特豚合升。注。合升。合左右脾升於鼎也。冠禮。人道之始。昏禮男女之始。大飲人道之終。故皆合升左右脾。異於他禮也。陳氏祥道云。豚則吉凶



腸胃、膚、鮮魚、鮮腊、陪鼎三。臠、臠、臠、聘禮宰夫設臠。癰、臠、臠。周禮膳夫王日一舉用之。楊氏云。凡始醢。十鼎十二鼎。皆合正鼎陪鼎也。郊特牲云。鼎俎奇而豆偶。以象陰陽。若十鼎十二鼎正陪別數。則爲奇也。如初。亦薦肺醢。微薦。〔疏〕正義曰。朱子云。初。謂前章之始醢也。吳氏章句謂如初。祭醢及醢言。非。再醢。兩豆。葵菹。羸醢。兩籩。栗脯。今案葵菹。羸醢。周禮饋食之豆也。栗脯。周禮加籩之實也。前止一豆一籩。此兩豆兩籩者。教氏云。於此加其豆籩。以起三醢之禮。示禮隆有漸也。○注蟪蟪醢。釋文。數、徐、集釋。通解。教氏。作蟪。毛本誤作蟪。校勘記云。此字从虫。虎聲。云羸醢蟪蟪醢者。以羸爲蟪蟪。周禮醢人注同。卽爾雅釋魚曰。蟪蟪。蟪蟪是也。云今文羸爲蟪者。段氏云。說文羸字下云。一曰蟪蟪也。蟪字下云。羸也。蟪字下云。蟪蟪也。然則蟪蟪與羸同物而異名。周禮作羸。儀禮古文同。今文作蟪。禮記從今文者也。故內則作蟪蟪。徐仙民禮記蟪音羸。此據周禮及儀禮古文。顏師古議其未達。又云。蟪者。羸類。而非一。失於考之不詳。今案。鄭以羸字近古。故疊。今文不用也。爾雅郭注謂蟪蟪卽蟪牛。熊氏朋來以內則之蟪乃古蟪字羸卽蟪。亦作蟪。韻書云。蟪屬。非蟪牛之蟪。其三醢。攝酒如再醢。加俎。臠之。皆如初。臠肺。攝酒如再醢。則再醢亦攝之矣。加俎。臠之。〔疏〕說與郭異矣。正義曰。朱子云。初謂上章之三醢也。今案。加俎謂加豚俎。三醢亦兩豆兩籩如再醢。而又有豚俎焉。三加彌尊。故三醢禮彌盛也。臠肺卽離肺也。殺牲而後有肺。則臠肺不在如初中。故退在下也。注云攝酒如再醢。則再醢亦攝之矣。者。此據經以明再醢之亦攝酒也。再醢不言者。省文。說已詳前。云加俎。臠之。臠當爲祭字之誤也。賈疏云。經有二臠。不破如初。臠之。唯破如初。臠之。以祭先之法。祭乃臠之。又不宜有二臠。故破如初。臠之。爲祭也。胡氏承珙云。鄭讀經文加俎。臠之。皆如初。爲句。臠肺爲句。故既破上組爲祭。卽云祭俎如初。如祭肺醢。則疏當云不破臠肺之臠。此乃云不破如初。臠之。轉似以臠肺與上皆如初連文。誤矣。今案鄭破上臠爲祭。卽云祭俎如初。如祭肺醢。是爲祭俎言之。其實經云皆如初。所包尙廣。不止祭俎一事也。上章三醢有乾肉折俎。臠之。其他如初。明折俎不在如初中。故別云。其他。謂薦肺醢。及降洗。升酌。至祭酒諸儀也。此經云皆如初。亦兼薦肺醢。及祭肺醢。祭酒等事。加俎雖與初異。而祭之法。亦與初祭肺醢者同。故統言皆以概之。賈疏謂三醢用再醢之籩豆。再醢不徹薦。唯徹爵而已。乃臠說。不可從。後儒多辨之。○又案。朱子不取鄭改字之說。謂上章之組無肺。而此章有肺。故又特言所臠者肺。



而不嫌於複出。則此嘖字當從本文爲是。陸氏亦云。嘖。讀如字。嘖。釋上嘖之爲嘖。肺也。說與鄭異。今並存之。卒醺。取籩脯以降如初。〔疏〕正義曰。如初。謂見母而取籩脯者。執以見母。濡肉非所宜。蔡氏德晉云。籩脯。籩中之脯。取籩脯見母。以別於薦脯也。薦脯已嘖。籩脯未嘖。今案。必取籩脯者。恐其變爾。○以上殺牲而醺。

### 右醺用酒之禮

若孤子。則父兄戒宿。

父兄。諸父諸兄。〔疏〕正義曰。自此至直東塾北面。言孤子冠法。○此孤子。謂適子無父者也。數

若兄爲之。惟言父兄。戒宿。則筮日。筮賓。爲期之事。皆將冠者自主。冠之日。主人紛而迎賓。拜揖讓立于序

端。皆如冠主禮于阼。

冠主。冠者親父若宗兄也。〔疏〕正義曰。此主人。謂孤子將冠者也。上經云。將冠者。采

衣不純采。是也。然則亦不用錦束髮可知矣。迎賓拜揖讓。立于序端。謂前主人迎賓。西面再拜。賓答拜。以至三

揖。至階。三讓。主人升。立于序端。諸儀。此雖將冠者。亦一一皆如爲子加冠之主人也。敖氏云。孤子未冠。而於此

乃行成人之禮者。無父則得伸其尊也。諸父若兄不主其事者。家無二主也。禮于阼。楊氏云。父在時。冠于東序。禮

于戶西。此則冠于東序。禮于東序也。今案。禮不於戶西客位者。以父沒。不敢以賓客禮自居。故冠在阼。禮亦在阼也。

上經冠子。筮于東序。少北。張氏惠言云。此孤子冠。當正在阼階。不少北也。敖氏謂禮爲賓與冠者行禮。非是。然則

有父加冠。則將冠者紛而俟于房。孤子則紛而迎賓。自爲主。有父加冠。則受醺於室戶西。孤子則醺于阼。此其異也。

### 儀禮正義 一 卷二



曰。昨階上。西階上。各專階也。拜言凡者。謂禮若醺時。拜受啐拜及答拜之類也。此孤子冠。賓主皆北面專階而拜。異於父在時。醺與醺之拜也。敖氏云。此賓主相拜之正位也。禮經釋例云。凡門外之拜。皆東西面。堂上之拜。皆北面。案。士冠禮。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又賓至。主人迎出門左。西面再拜。賓亦東面再拜。士昏禮。親迎。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特牲饋食禮。宿尸。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主人辭。皆東面北上。主人再拜。尸答拜。又宿賓。賓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又視濯親牲。主人及子姓兄弟。即位于門東如初。注。初筮位也。即門外西面之位。又云。賓及衆賓。即位于門西。東面北上。又云。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又祭日。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即位于門外如初。主人拜賓如初。此皆大門外之拜。士昏記。若不親迎。主人出門左。西面。注。出內門。壻入門。東面。注。入大門。奠摯。再拜。出。此內門外之拜。是門外之拜。皆東西面也。又士冠禮。戒賓宿贊冠者。士相見禮迎賓。鄉飲酒。鄉射禮。戒賓速賓迎賓。聘禮。致館。公食大夫禮。戒賓。亦皆門外之拜。經不云東西面者。文不具也。又送賓及爲人使者。不答拜。而主人門外之拜。當亦西面也。士冠禮。孤子冠。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士昏禮。納采。賓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又醴賓。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又親迎。賓升。北面。奠雁。再拜稽首。鄉飲酒禮。拜至。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鄉射。作荅。再拜。又主人獻賓。賓西階上北面再拜。卒爵。與。坐奠爵。遂拜。又賓阼主人。主人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與。坐奠爵。遂拜。又主人獻賓。賓西階上北面再拜。酒。鄉射無北面二字。文不具也。又主人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又云。賓西階上答拜。鄉射作北面答拜。又主人獻介。介西階上北面拜。又云。主人介右。北面拜送爵。又云。介降席。北面坐。卒爵。與。坐奠爵。遂拜。鄉射禮。族酬。主人阼階上北面拜。又云。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又二人舉觶。賓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觶。拜。鄉飲酒不云北面。文不具也。燕禮。主人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又主人獻賓。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與。坐奠爵。遂拜。又賓酢主人。主人北面再拜受爵。又主人酬賓。賓降筵。北面答拜。賓降筵三字。大射作西階上。聘禮。賓致命。公左旋北向。擯者進。公當楣再拜。又賓覲升。公北面再拜。特牲饋食禮。西階上獻賓。賓北面再拜受爵。有司徹。主人授尸几。東楹東。北面拜。又云。尸與侑皆北面答拜。又尸西楹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答拜。又主人酌獻尸。尸北面再拜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又尸拜告旨。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又尸北面卒爵拜。主人北面。于東楹東答拜。又主人酌獻侑。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又侑北面。于西楹西卒爵拜。又尸酢主人。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答拜。又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

又主人北面。于阼階上卒爵。拜。又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尸侑皆答再拜。又上賓三獻。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又主人酬尸。東楹東。北面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又獻賓于西階上。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又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賓答拜。又尸作三獻之爵。三獻。北面答拜。又酌獻侑三獻。北面答拜。又酌致主人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又尸酢三獻。西楹西。北面拜受爵。又二人舉解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又尸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坐奠爵。拜。主人答拜。是堂上之拜皆北面也。又士冠禮。賓醴冠者。冠者筵西拜受解。賓東面答拜。有司徹。尸酢三獻。尸升筵。南面答拜。此皆堂上拜而不北面者。辟正主也。又士昏禮。婦見舅姑。升進。北面拜。又贊醴婦。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有司徹。主婦獻尸侑。及受尸酢。皆西面拜。教爵于主人。則北面拜。此則婦人之禮。雖堂上拜。不皆北面。異於男子也。釋例又云。凡賓。主人禮盛者。專階。不盛者。不專階。案士冠禮。孤子冠。凡拜。北面于阼階上。賓亦北面于西階上答拜。士昏禮。納采。賓升西階。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禮畢。醴賓。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亦于阼階上。賓西階上北面答拜。鄉飲酒。鄉射。賓至。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主人獻賓。拜洗。受爵。送爵。告旨。卒爵。賓酢主人。拜洗。受爵。送爵。卒爵。崇酒。主人酬賓。先卒解。及受解。送解。皆主人阼階上拜。賓西階上拜。聘禮。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歸饗。及問病。皆賓主專階。有司徹。迎尸迎侑。主人先升自阼階。尸侑升自西階。西楹西。北面東上。主人東楹東。北面拜至。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主人獻尸。送几。受几。拜洗。受爵。送爵。告旨。卒爵。主人受尸酢。拜洗。受爵。卒爵。崇酒。主人酬尸。先卒解。受解。皆主人于東楹東拜。尸于西楹西拜。東楹東。即阼階上也。西楹西。即西階上也。公食大夫。拜至。賓雖降階。拜辭之。始升成拜。然亦各拜於其階。是禮盛者則專階也。鄉飲酒。主人獻介。受爵。送爵。卒爵。介酢主人。賓爵。卒爵。崇酒。皆介於西階上拜。主人于介右拜。同拜于西階上。鄉射禮。主人獻大夫即違者。受爵。送爵。卒爵。大夫酢主人。賓爵。卒爵。崇酒。亦大夫於西階上拜。主人于大夫右拜。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衆賓于西階上。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主人拜送。注。拜送爵於衆賓右。是亦同在西階上也。燕禮。大射。賓主人皆升自西階。主人賓右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獻賓。拜洗。送爵。受爵。告旨。卒爵。賓酢主人。拜洗。受爵。送爵。卒爵。主人酬賓。先卒爵。受爵。送爵。皆賓于西階上拜。主人于賓右拜。燕禮。大射。公席于阼階上。不與賓行獻酢之禮。別使宰夫爲主人。故不敢專階。而與賓同行禮於西階上也。若主人獻公。則降自西階。于阼階下拜。獻卿。獻大夫。獻士。亦同于西階上拜。有司徹。主人獻侑。侑于西楹西拜。主人于侑右拜。是禮不盛

者則不專階也。又特性饋食禮。主人獻賓。受爵。送爵。卒爵及酌酢。賓皆于西階上拜。主人于賓右拜。祭若殺。則畢飲酒。殺於飲酒正禮。故不專階也。至於有司徹獻長賓。略同。猶飲酒獻賓之儀。故亦同在西階上也。若殺。則舉鼎陳于門外。直東塾北面。孤子得申禮盛之。父〔疏〕正義曰。殺亦謂殺牲。盛氏以此爲孤子冠之變禮。是也。考士昏禮。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特性少牢亦云。北面。北上。此但云北面。不云。北上。則止一鼎爾。賈疏以爲三鼎。非也。○注孤子下。教本有尊字。嚴本無。校勘記云。教蓋以意加。不可從。云孤子得申禮盛之。父在。有鼎不陳於門外者。鄭意以門外之禮盛。上若殺則特豚節不云陳於門外。是乃父在之禮。故知孤子無父。得申禮盛之也。或謂冠而殺牲。本爲其子。故不陳於門外。孤子自主冠。則陳於門外。示特殺以盡敬於賓。而非爲己。說亦可通。賈疏乃謂陳鼎在外者。賓客之禮。在內者。私家之禮。案士昏禮。陳三鼎于寢門外。特性禮。陳鼎于門外。少牢禮。陳鼎于廟門之外。此皆私家之禮。而陳鼎在外。則賈說不足據矣。禮經釋例云。公食大夫禮。甸人陳鼎七。當門。南面。西上。此陳於門外而南面者也。至於士喪禮。小歛奠。大歛奠。朔月奠。既夕禮。陳鼎皆門外西面。士虞禮。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則又禮之變。不可引以爲據也。教氏云。大夫士陳鼎于門外。皆北面。惟喪奠西面。國君陳鼎南面。天子未聞。此說得之。○李氏云。大戴禮曰。公冠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既醴。降。自酢其餘。自爲主者。其降也。自西階以異。其餘皆與公同也。曾子問曰。父沒而冠。則已冠。掃地而祭於廟。已祭。而見伯父叔父。而後饗冠者。饗冠者。謂禮賓也。今案。大戴禮所云。可證孤子自爲主之禮。曾子問所云。則直可補此經之闕也。周氏學健云。已祭而見伯父叔父。則知伯叔父不得爲冠主明矣。

右孤子冠

若庶子。則冠于房外南面。遂醮焉。房外。謂尊東也。不於阼階。非〔疏〕正義曰。上經所云。適子無父者冠法也。父沒則其禮同於適。恐非。方氏苞云。適兄在。而庶弟冠於阼。其義何居。觀庶婦之不饋。則知庶子不得與適同矣。今案。遂醮焉者。謂冠於房外。醮亦於房外也。教氏云。若不醮而醴。其位亦如之。此說甚是。周公制禮。以醴爲正。醴則因其舊俗而行之。經因上醴醮並言。故隨舉醮言之。與言醴於客位者同。互文耳。非謂庶子冠但得用醴。而不得用醴也。賈疏牽涉夏殷。謂三代庶子皆同用醴。非矣。又謂周庶子一醴。夏殷庶子三醴。更屬支離。教氏云。經惟言

冠而遂醺。略無異文。則是三加三醺。皆與上文適子之禮同。惟以冠醺在房外爲異。案敖說是也。褚氏云。適子有當用醺者。曾子問。孔子曰。天子賜諸侯大夫冕弁服於大廟。歸。設奠。服賜服。於是乎有冠醺。無冠醺。鄭注。服賜服。酌用酒。尊賜也。不醺。明不爲改冠。改冠。當醺之。皇氏云。諸侯大夫未冠。總角從事。當冠之年。因朝天子而賜之服。故歸遂不改冠。然則適子用醺。庶子用醺之說。固不足信矣。注云房外。謂尊東也者。上經云。尊于房戶之間。謂尊在房西室戶東。此在房戶之外而南面。故知在尊東也。云不於阼。非代也者。下記曰。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此庶子不於阼。是非代故也。云不醺於客位。成而不尊者。記曰。醺于客位。加有成也。是適子於客位。因其成人而尊之。此因冠之處醺焉。不於客位。是成而不尊也。

### 右庶子冠

冠者母不在。則使人受脯于西階下。〔疏〕正義曰。教氏云。書於此者。見以上冠者之禮同也。張氏爾岐云。母則無所謂使。無所謂受矣。被出而嫁。則已絕於廟。亦不得行此禮矣。不在。當依賈疏歸寧疾病之訓爲正。今案。不在。謂不在闔門之外耳。王氏士讓謂母或有外戚之服未除。不入廟預嘉事。可備一說。或以不在爲母亡。誤甚。母亡。則當與父沒同掃地而祭矣。吳氏疑義云。西階下。蓋就取脯降處降之。不至東壁也。

### 右見母權法

戒賓曰。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願吾子之教之也。〔疏〕正義曰。周公作經。諸辭類載於後。蓋欲其儀節易明也。自此至某敢不宿與。乃戒賓宿賓之辭。又有祝辭醺辭。辭字辭列後。王氏士讓云。辭與記異。記乃讀經者所附。辭則作經時著爲定式之文。便於士大夫承用。亦自經也。今案。昏禮諸辭。俱載記中。與此篇異。教氏嘗疑之。沈氏彤云。案。昏禮諸辭。卽經也。昏禮經未及辭。故於記補之。冠禮經詳。昏禮經略。故記補其未備。未可一例論也。○某有子某。賈疏云。上某。主人名。下某。子之名。加布。初加緇布冠也。教氏云。冠禮三加。

乃惟云布者。取其始加而質者言之。謙也。今案教之。謂教以加冠之禮也。注云吾子。相親之辭者。經不直云子。而云吾子。是親之之辭也。云吾。我也者。爾雅釋詁文。說文。吾。我自稱也。云子。男子之美稱者。賈疏云。古者稱師曰子。又公羊傳云。名不若字。字不若子。是也。云。古文某爲謀者。胡氏承珙云。案以某代名。金縢。惟爾元孫某。已然。此本無正字。皆假借爲之。說文。某。酸果也。古書多借此爲代名之字。謀亦从某聲。故古文又作謀。鄭以代名之字書傳相承。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病。猶辱也。〔疏〕正義曰。共事。謂供作某。故不從古文耳。賓對曰。某不敏。恐不能共事。以病吾子。敢辭。古文病爲乘。〔疏〕正義曰。共事。謂供能共事。則冠禮不成。故云病吾子。注云病。猶辱也。古文病爲乘者。段氏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云。病不訓辱。而可通於辱。故曰猶辱。乘則病之假借字也。丙聲乘聲古音同部。主人曰。某猶願吾子之終教之也。賓對曰。吾子重有命。某敢不從。敢不從。〔疏〕正義曰。重有命。謂再有命也。重訓再。見史記索隱。李氏注云。此所謂一辭而許曰。宿曰。某將加布于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莅。臨也。〔疏〕禮辭也。○以上戒。宿曰。某將加布于某之首。吾子將莅之。敢宿賓對曰。某敢不夙興。今文無對。〔疏〕正義曰。注云莅。臨也者。莅亦作泣。詩采芣。方叔泣止。毛傳。泣。臨也。云今文無對者。胡氏承珙云。案上文戒賓。賓辭及賓許。皆有對。此宿賓亦當有對。故不從今文。○以上宿。

右戒賓宿賓之辭

始加祝曰。令月吉日。始加元服。令。吉。皆善。〔疏〕正義曰。前始加冠時云。進容乃祝。此令月吉日以下。卽始典作長。云令吉皆善也者。爾雅釋詁云。令。善也。說文。吉。善也。云元。首也者。左傳僖三十三年。晉先軫入狄師。死焉。狄人歸其元。面如生。孟子曰。勇士不忘喪其元。是元爲首也。上經云。某有子某。將加布于其首。故知加元服爲加首。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爾。女也。既冠爲成德。祺。祥也。介。景。皆大也。因冠服也。棄爾幼志。順爾成德。壽考惟祺。介爾景福。而戒。且勸之。女如是。則有壽考之祥。大女之大福也。〔疏〕正義曰。壽考惟祺。惟。集釋作維。○朱子云。順。古與慎通用。張氏爾岐云。幼志。幼年戲弄之志也。棄。禁絕之也。順成德。安養其成之人德也。今案。幼志。卽左傳所謂童心。棄。謂除去也。注云爾。女也者。女



與汝通。表記。靖共爾位。鄭注。爾汝也。云既冠爲成德者。既冠。責以爲人子。爲人弟。爲人臣。爲人少者之禮。皆成人之德也。云祺。祥也。爾雅釋言文。云介。景。皆大也者。介與景。皆訓大。見爾雅釋詁。詩小明。介爾景福。毛傳。介。景。皆大也。云因冠而戒者。棄爾幼志。是戒也。云且勸之。女如是。則有壽考之祥。大女之大福也者。祝以有是德。卽有是福。是勸之也。李氏云。家語。成王冠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飲若昊天。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極。此周公之制。再加曰。吉月令辰。乃申爾服。申。重也。〔疏〕正義也。○張氏云。服。蒲北反。福。筆勒反。與德叶。再加之。吉月令辰。乃申爾服。申。重也。〔疏〕正義也。古謂吉月爲月朔。此云吉月令辰。謂月辰皆善耳。與上令月吉日互言以成文。無異義也。注云辰。子丑也者。左傳成九年。浹辰之閏。而楚克其三都。孔疏。從甲至癸爲十日。從子至亥爲十二辰。故周禮縣治象。浹日而飲之。謂周甲癸十日。此言浹辰。謂周子亥十二辰。然則自子至亥皆爲辰。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胡。遐也。此注云子丑者。隨舉以示人也。云申。重也者。爾雅釋詁文。敬爾威儀。淑慎爾德。眉壽萬年。永受胡福。胡。遐也。古文眉作𡿨。無〔疏〕正義曰。敖氏云。淑。善也。眉。張。豪眉也。人年老。必有豪眉秀出者。張氏爾岐云。敬爾遐也。古文眉作𡿨。威儀。正其外也。淑。慎。爾德。謹其內也。內外夾持。順成德者當如是。注云胡。猶遐也。訓。古音通。互詳少牢禮胡壽保寢室下。云古文眉作𡿨。遐不謂矣。禮記引此詩。遐作𡿨。鄭注。遐之言胡也。遐胡互作眉。荀子非相云。伊尹之狀。面無須鬣。楊注。鬣。與眉同。漢書皆以鬣爲眉。蓋古字簡少通用。至漢猶然也。今案。眉正字。藥。借字。故鄭從今文。三加曰。以歲之正。以月之令。咸加爾服。正。猶善也。咸。皆也。皆加女之。〔疏〕正義曰。注。皆加女之三服。加。毛本誤作如。云正。猶善也者。王棘注云。正。善也。是正有善義。兄弟具在。以成厥德。厥。〔疏〕正義曰。此注。嚴。徐。集。釋。通解。俱有。云咸。皆也者。爾雅釋詁文。兄弟具在。以成厥德。其。〔疏〕集。釋。其下有也字。他本脫。○此云兄弟具在。下離辭云兄弟具來。見觀瞻攸聚也。敖氏云。厥。指兄弟。能成兄弟之德。則正身齊家之事也。張氏爾岐。黃者無云。兄弟具在。成此冠禮。是成其德也。今案。成德當指冠者言。張說是也。注云厥。其者。詳前。黃者無疆受天之慶也。黃。黃髮也。耆。凍梨。〔疏〕正義曰。慶。賜也。○注。嚴本作凍梨。監本。梨作黎。盧氏文昭羣也。皆耆徵也。疆。竟。〔疏〕書拾補云。凍作凍。譌。黎黎可通。或作犁。譌。云黃。黃髮也。



番·凍梨也者·詩行葦序云·外尊事黃番·鄭箋同·云皆壽徵也者·爾雅釋詁曰·黃髮·皤皤·皤皤·耆老·壽也·詩行葦疏引舍人曰·黃髮·老人髮白復黃也·孫炎曰·黃髮·髮落更生者·似舍人說是·希·說文云·老人面凍梨若垢·詩疏引孫炎曰·耆面凍梨·色如浮垢也·是皆爲壽徵也·云彊·竟者·詩七月·萬壽無疆·毛傳·彊·竟也·○張氏爾岐云·首三句爲一聯·服叶德·慶叶疆·音光·正令二句又自相叶·

右加冠祝辭

醴辭曰甘醴惟厚嘉薦令芳·嘉·善也·善薦·謂脯醢芳香也·〔疏〕正義曰·此醴辭·謂冠訖醴冠者之辭也·故氏云·醴拜

受祭之以定爾祥承天之休壽考不忘·休·美也·不忘·長有令名·〔疏〕正義曰·拜受祭之·謂拜受解·祭脯醢·祭醴也·

承休·與易凝命之旨相類·天人之理·徵見於此·○注休美也三字·今本脫·駁·徐·集釋·通解·散氏·俱有·云休·美也者·釋詁文·云不忘·長有令名者·散氏云·壽考不忘者·謂至於壽考而人不能忘之也·此蓋古人祝頌之

常語·詩亦多用之·

右醴辭

醴辭曰旨酒既清嘉薦宜時·宜·誠也·古〔疏〕正義曰·此不醴而醴者之辭也·醴·每一加一醴·故醴辭一而文宜爲禱·〔疏〕正義曰·此不醴而醴者之辭也·醴·每一加一醴·故醴辭一而

誠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古文宜爲禱者·段氏云·古文用假借字·瘠·勞病也·始加元服兄弟具來孝友時格永乃保之·善父母爲孝·善兄弟爲友·時·是也·格·至也·永·長也·保·安也·行此乃能保之·〔疏〕正義曰·注格至也·集釋至作致·嚴本及各本俱作至·云善父母爲孝·善兄

弟爲友者·爾雅釋訓文·云時·是也·格·至也·永·長也者·皆釋詁文·云

保·安也者·詩南山有臺·保艾爾後·毛傳·保·安也·云行此乃能保之者·張氏爾岐云·孝友時格·孝友極其至也·教以盡孝友之道·乃可長保之也·云今文格爲超者·胡氏承珙云·格有至訓·本爾雅·超不訓至·故鄭不從今文·少

牢禮。以綴于主人。注。古文綴爲格。彼是福慶之辭。字當作綴。故又不從古文作格耳。經義述聞云。格。借字也。綴。正字也。大福曰綴。孝友時綴。言唯孝友之人是福也。其福久而不失。故又曰永乃保之。之字正指綴言也。下文字辭曰。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注曰。假。大也。案。假亦與綴通。宜之于綴。猶言福祿宜之也。永受保之。之字亦指綴言也。敖繼公訓格爲感格。尤誤。謹案。從今文作綴。則之字較有著落。似勝鄭說。云凡醴者不祝者。李氏云。醴者於醴乃有辭。冠時不祝。楊氏云。三加三醴。既有醴辭。則不用祝辭也。張氏云。醴者不祝。謂用酒以醴者。每加冠畢。但用醴辭。其方加冠時。不用祝辭也。詳醴辭始加元服等句。與祝辭相類。兼用之。則復矣。賈以爲醴庶子不用祝辭。錯會注意。今案諸說是也。敖氏謂醴者亦祝。則豈始加元服等句。既用於加冠時。又用再醴曰旨酒既於醴乎。必不然矣。王氏士讓。褚氏寅亮。已辨之。○李氏云。來。古音力之反。案與時之叶。再醴曰旨酒既滑嘉薦伊脯。滑。清也。伊。惟也。惟也。〔疏〕正義曰。敖氏云。獨言脯者。欲協音耳。亦舉其所上言之也。凡一簋一豆。則先脯之沛者也。是滑不訓清。但舊之沛之。則酒清。故此注直云滑。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福清也。云伊。惟也者。爾雅釋詁云。伊。維也。惟與維通。乃申爾服禮儀有序。祭此嘉爵。承天之祜。福〔疏〕正義曰。注云祜。三醴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陳列之貌。楚。美也。楚。〔疏〕正義曰。醴辭三章。皆從旨酒祝起。明福也者。釋詁文。三醴曰旨酒令芳。籩豆有楚。陳列之貌。楚。美也。楚。〔疏〕其不用醴也。注云旨。美也者。說文同。云楚。陳列之貌者。詩賓之初筵。籩豆有楚。毛傳。楚。列貌。與此。咸加爾服。肴升折俎。亦謂豚。〔疏〕正義曰。注云肴升折俎。亦謂豚者。敖氏云。肴。謂乾肉若豚也。今案。上文不殺而醴。有乾肉折俎。殺而醴云加俎。或謂此醴辭與三百篇文句多相似。乃後人襲詩辭爲之。非周公作經之舊。不知。承天之慶。受無福疆。〔疏〕正義曰。周公因舊俗而制醴禮。自當有其辭。安知非後之作詩者襲取禮經而用之乎。云。首章言孝友。本也。次章言禮儀。有本而後有文。終之以受福無疆。勉其以德獲福也。○慶音光。張氏爾岐云。亦兩句叶。

### 右醴辭

字辭曰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也。明〔疏〕正義曰此實直西序東面與冠者爲字之辭也。禮儀既備是昭有。爰字孔嘉髦士攸宜。爰於也。攸所也。〔疏〕正義曰此孔嘉之字實髦士所宜也。注云爰於明義。雅釋言文。○李氏云。宜之于假永受保之曰伯某甫仲叔季唯其所當。大矣。伯仲叔季長幼之稱。甫是嘉。古音姬與宜字叶。丈夫之美稱。孔子爲尼甫。周大夫有嘉甫。〔疏〕正義曰通典。仲上有伯字。集釋。唯作惟。案自字辭曰至此經注。宋大夫有孔甫。是其類。甫字或作父。〔疏〕正義曰通典。其徐本。鍾本。集釋。楊氏。並與嚴同。今本以字辭。至孔嘉爲一節。髦士至于假爲一節。永受至所當爲一節。注亦隨經而分。與古本異。校勘記云。案備與字爲一韻。嘉與宜爲一韻。假與甫爲一韻。此鄭氏分節之意也。通解誤讀古韻。割裂經注。今本依之。非矣。注云于猶爲也。謂于與爲同義。詳聘禮記賁在賁于賁下。云假大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宜之是爲大矣者。鄭訓于爲爲。訓假爲大。故言宜之爲大矣。朱子云。假恐與賁同。福也。注說非是。經義述聞據藝文類聚禮部下。通典禮十六。並引作宜之於。綴也。亦謂綴大福也。詳前離辭孝友時格下。云伯仲叔季長幼之稱者。如論語周有八士。以伯仲叔季分。別長幼之次。是也。此仲叔季唯其所當七字。非字辭。乃作經者於辭外申言之。謂辭稱伯某甫者。特舉伯爲例。其實伯仲叔季當隨也。長幼異稱。李氏云。唯其所當者。當其次則稱之。今案如次仲。則稱仲某甫。次叔。則稱叔某甫。次季。則稱季某甫。也。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周道也。賈疏謂二十爲字之時。未呼伯仲。至五十乃加而呼之。朱子曰。案檀弓孔疏云。人年二十。冠而加字。如曰伯某甫者。年至五十。書艾轉尊。則又舍其某字而直以伯仲別之。與此賈疏不同。疑孔說是。云甫是丈夫之美稱者。說文。甫。男子美稱也。鄭氏詩甫田箋云。甫之言。丈夫也。是也。云孔子爲尼甫者。見左傳哀十六年。云周大夫有嘉甫者。嘉亦作家。見左傳桓十五年。云宋大夫有孔甫者。見左傳桓二年。云是其類者。舉以證經某甫之稱也。云甫字或作父者。段氏云。此古同音通用。春秋經孔父家父。檀弓尼父。字皆作父。是也。胡氏承珙云。鄭君注禮。凡不言古今文。言或作或爲者。蓋當時又別有本。存之所以通俗。又下記。章甫。殷道也。注。甫或爲父。今文爲斧。士相見禮。若父則游目。注。今文父爲甫者。段氏云。斧與父甫同音。故今文假斧爲甫。胡氏云。此又假借中之假借也。至士相見禮之父。今文又借甫爲之。此雖於義易明。然不如各仍其正字。故皆疊而不用。今案某甫鄭多釋爲且字。詳士喪禮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篋宅下。顧氏炎武云。備與字一韻。嘉與宜一

右字辭

正義曰。此以下言三服之屨也。左氏暄云。周禮屨人注。禪下曰屨。襪下曰舄。古今注。以木猶置屨下。乾腊。不畏泥溼。故曰舄。以是知屨舄屨之異名也。但有禪下。襪下。用木之異耳。今案屨與舄異。而屨爲通名。說文云。屨。足

所依也。又云。屨、屨也。韻會云。屨、屨也。是屨皆可稱屨矣。經不敘屨於三服後者。一以屨賤。宜別言之。一以屨制繁。若並言之。恐失輕重之義。故退在篇末也。經言夏用葛。則冬用皮可知。故下經又言。冬皮屨可也。賈氏

謂春則從冬。秋則從夏。張氏兩岐謂春秋熱則從夏。寒則從冬。張說較勝。葛屨見詩。亦見周禮屨人。據鄭注屨人。謂天子諸侯吉事皆屬。其餘惟服冕衣翟者屬耳。然則士無冕。亦無屬矣。此玄端黑屨。初加緇布冠時所用之屨也。○

注屨者順裳色。敖無者字。屨本及各本俱有。云屨者。順裳色者。謂屨與裳同色。猶之衣與冠同色也。云玄端黑屨。以玄裳爲正也者。玄端有玄裳黃裳雜裳之不同。而同用黑屨者。以其黑與玄同色。故云以玄裳爲正也。云紃之言拘也。

以爲行戒。狀如刀衣鼻在腰頭者。士喪禮。襲時。乃腰。綦結于跗。連綯。注云。綯。腰飾。如刀衣鼻。在腰頭上。周禮。屨人鄭注。綯。謂之綯。著寫屨之頭。以爲行戒。然則綯者屨飾。在腰頭上。其狀如漢時刀衣鼻。有孔。得穿繫於中。

記其義則取於掄。掄，止足也。以爲行戒也。若無絢，則謂之鞣。鞣，見周禮。鞣，氏注云：絢，絢中絢也者。鞣人注同。鞣，緣也者。記雜記：絢以五采。注：絢，施諸縫中。若今時條也。是絢卽條。謂屨牙底相接之縫中。綴條以爲飾也。云純緣也者。

服人注亦同。謂屨口緣邊也。云三者皆青者。以經云青絢純。明是絢純三者。素積白屨以魁杼之縑縕絢純。皆用青色也。此及下白屨。皆以纁次爲飾也。云博。廣也者。謂緣之廣一寸也。

純博寸。魁、蠃、蜂、注者。〔疏〕正義曰：指宋釋文從手旁也。屨、再加皮弁時所用之屨也。素積素裳而白屨，亦順裳色也。纁、纁、純、皆纁。纁、亦

又曰。共白盛之蜃。鄭注。謂飾牆使白之蜃也。今東萊用蛤。謂之又灰云。考工記蜃氏注。鄭司農引此經。亦云蜃蛤。

也。段氏以爾雅釋魚魁陸解之。案郭注引本草云。魁狀如海蛤。則魁陸爲此經的解。萬氏斯大謂魁以木爲之。今俗制屨者之模範。乃謬說也。云附。注者。段氏云。周禮司市。其附于刑者歸于士。注。故書附爲附。杜子春云。當爲附。然則此經附之亦當爲附之也。古附付附三字通用。注者。爵弁纁屨黑絢纁純博寸。爵弁屨以黑爲飾。爵弁周禮禮記注云。注。謂附著藥。則此亦謂附著之也。

〔疏〕正義曰。此爵弁纁屨。三加爵弁時所用之屨也。爵弁纁裳。而纁屨。亦順裳色也。不言纁裳者。賈氏謂嫌與六工記曰。畫纁之事。雜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青與白相次也。赤與黑相次也。玄與黃相次也。鄭注。此言畫纁六色所象。及布采之第次。纁以爲衣。又曰。青與赤謂之文。赤與白。謂之章。白與黑。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五采備。謂之繡。鄭注。此言刺繡采所用繡。以爲裳。又鄭注屨人云。凡鷩之飾。如纁之次。凡屨之飾。如纁次也。賈疏謂對方爲纁次。比方爲纁次。案對方者。謂青與白。赤與黑。玄與黃也。比方者。謂青與赤。赤與白。白與黑。黑與青也。上黑屨以青爲飾。白屨以纁爲飾。如纁次。則纁屨當以白爲飾。而乃以黑爲飾者。尊爵弁。故飾屨加纁次。與鳥同也。○朱子云。三屨經不言所陳處。注疏亦無明文。疑亦在房中。故既加冠。而適房改服。卽得並易屨而出也。但不知的在何處。疑服既北上。則或各在其裳之南也。敖氏云。此屨先卑而後尊。以三加之次言之也。三屨陳之蓋在其裳之西。盛氏云。朱子謂屨在裳南者。據經服北上言也。敖氏謂在裳西者。據經服東領言也。蓋服既東領。冬皮屨可也。〔疏〕正義曰。敖氏云。皮屨不見其色與。不屨總屨。總屨。喪屨也。纁。〔疏〕正義曰。敖氏云。不屨之屨。著屨之稱也。然則不屨卽謂不著矣。注云。總屨。喪屨也者。喪。則因喪服而冠。除喪不改冠。禮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可以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妻。下禭之小功。則不可。今案。據曾子問有因喪而冠之禮。因喪而冠。可用喪屨。此經所云。乃平常冠法。則不得用喪屨也。然考喪服總衰不用總屨。他亦無用總屨者。則總屨喪屨之說。似有難明。惟敖氏云。總乃布之疏者。以之爲屨。則輕涼也。言此者。嫌夏時冠或得用之。纁非吉布而冠則嘉禮之重者。是以不宜屨此屨也。此說得之。云纁不灰治曰總者。賈疏云。斬衰冠六升。傳云。鍛而勿灰。則纁衰四升半。不灰治可知。餘詳喪服總衰傳下。



記冠義〔疏〕

正義曰。賈疏云。凡言記者。皆是記經不備。兼記經外遺古之言。賈氏朋來云。十七篇惟士相見大射

同。其餘諸篇。惟既夕之記。略見於喪大記之首章。喪服之傳。與大傳中數語相似。餘記自與小戴冠昏等六義不同。何二戴不以禮經所有之記文而傳之也。十三篇之記。必出孔子之後。子夏之前。蓋孔子定禮。而門人記之。故子夏爲作喪服傳。而並其記亦作傳焉。張氏爾岐云。此記已有孔子曰。當在孔子後。不知定誰所錄。冠義又記中小目。餘篇不復言某義者。或欲舉一例餘也。又戴記亦有冠義。又後儒所爲。故與此異也。盛氏云。凡爲記者有三。有記經所未備者。有記禮之變異者。有各記所聞。頗與經義相遠者。記經所未備者。周公之徒爲之。與經並行者也。記禮之變異。則非周之盛時之書矣。其在春秋之際乎。至於各記所聞者。則七十子後學所記也。今案諸家發明記義。各有所見。故並錄之。又盛氏謂此篇之經。至歸賓祖而止矣。自若不醴則醢用酒以下。皆記也。以昏禮較之。此若不醴及下文若殺。猶昏禮記若不親迎也。若孤子若庶子及冠者母不在。猶昏禮記庶婦及宗子無父之類。屢制一節。亦似昏禮記擊不用死脂。必用鮮之類。皆記經所未備。至諸辭則皆禮俱屬記內。尤爲明證。案此經古本相傳已久。未可據易。而其說則可存參云。

孔子曰。吾未之聞也。冠而敝之可也。

大古。唐虞以上。綴。纓飾。未之聞。大古實。蓋亦無飾。〔疏〕正義曰。重古始冠。冠其齊冠。自布冠者。今之喪冠。是也。

本作大。注同。集釋亦作大。今本大作太。盧氏詳校從大。注大古實。蓋亦無飾。毛本無蓋亦二字。嚴、徐、集釋、通解、要義、敖氏。俱有。自布冠者。毛本冠下無者字。嚴徐俱有。○此以下至末。與郊特牲所引冠義悉同。唯字句小異耳。彼文作始冠之緇布之冠也。多一之字。冠禮三加。先加緇布冠。故以爲始冠之冠也。大古冠布。齊則緇之。此釋緇布冠所由來也。郊特牲疏云。大古之時。其冠唯用白布。常所冠也。若其齊戒。則染之爲緇。彼注云齊則緇之。此釋神尚幽闇也。其緇也。孔子曰。吾未之聞也。此引孔子之言。以明有緇之非也。郊特牲疏云。玉藻緇布冠緇。則緇布冠有緇者。皇氏云。此經所論。謂大夫士。故緇布冠無緇。諸侯則位尊蓋飾。故有緇也。今案皇說。蓋本玉藻注。然孔子云未聞。是緇布冠古未有加緇之事。玉藻所云。論者多以爲非古制。則諸侯亦不得有緇矣。冠而敝之可也。此亦孔子之言。緇布冠冠訖不復用。故可敝棄之也。聶氏云。自士以上。冠訖不復著。然庶人猶常著之。故詩云。彼都



人士。蓋笄緇撮。案毛傳云。緇撮。緇布冠也。郊特牲注云。三代改制。齊冠不復用也。又玉藻曰。始冠緇布冠。自諸侯下達。冠而敝之可也。鄭注本大古耳。非時王之法服也。與郊特牲注義同。自諸侯下達。謂自諸侯至士。皆用緇布冠也。不言天子者。以天子始冠用玄冠也。江氏永云。後世之玄冠。用緇不用布。故始冠之緇布冠。既冠可敝。注疏未明言玄冠用緇。則可敝之義不明。當補。注云大古。唐虞以上者。以下云三王共皮弁素積。知大古在三王前。故云唐虞以上。郊特牲注亦云。唐虞以上曰大古也。云緇緇飾者。陳氏奐云。內則冠緇緇。鄭注。緇、緇之飾也。孔疏。結緇領下以固冠。結之餘者散而下垂。謂之緇。據此孔疏。則緇緇一物。張氏惠言儀禮圖云。疑緇者別爲絲組。既結緇。乃著於緇之兩端。玉藻疏云。惟緇緇爲異。其青組緇與士同。是孔亦以緇緇爲二物矣。又玄冠紫緇注云。緇當用績。諸侯玄冠丹組緇。而緇當用績。則鄭亦以緇緇爲二也。云未之聞大古實蓋亦無飾者。漢記曰。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義。義與緇同。鄭注。不緇。實無飾也。是也。云重古始冠冠其齊冠者。緇布冠。古之齊冠。重之。故始冠不用玄冠而用緇布冠也。云白布冠者。今之喪冠是也者。大古唯服白布冠。後制毋追之等則以白布冠爲喪冠也。郊特牲注亦云。大白。即大古白布冠。今喪冠也。

右記用緇布冠之義

適子冠于阼以著代也。醴于客位加有成也。醴。夏殷之禮。每加於阼。則醴之於客位。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疏〕正義白。嚴、徐、集釋下。楊氏有醴夏殷至於客位十五字。今本並脫。又注阼下則字。集釋作阼。非。○郊特牲注云。東序少北。近主位也。案阼是主位。故冠於此以著代。敖氏云。著。明也。明其代父也。禮記冠義注云。適子冠於阼。若不醴。則醴用酒於客位。敬而成之也。戶西爲客位。庶子冠於房戶外。又因醴焉。不代父也。今案適子醴於客位。醴亦於客位。記不言醴而言醴者。欲見醴與醴雖殊。而於客位則同。以別於庶子也。此注極明析。注云醴夏殷之禮者。此賈疏所本。然朱子已辨之矣。未可從。蓋醴實而醴文。三代之禮。每由質而趨於文。未有由文而趨於質也。云每加於阼。則醴之於客位者。謂一加則一醴也。此專主醴禮言之。不若禮記注之包括。云所以尊敬之。成其爲人也者。郊特牲注云。每加而有成人之道也。成人則益尊。醴於客位。尊之也。二注解有成義異。亦禮記注爲長。敖氏云。加。猶尙也。尊也。尊其有成人之道。故以客禮待之。張氏爾岐云。加有成。加禮於有成德者也。姜氏兆錫云。加嘉同。適子冠於阼。尊也。

於戶西。醴用酒。亦如之。凡以嘉之也。今案此數說不解加爲加冠。甚是。否則與下三加彌尊句複矣。

### 右記重適子之義

三加彌尊。論其志也。彌、猶益也。冠服後加益尊。論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疏〕正義曰：嚴、徐、集釋俱有此注。楊氏有論其志者二句。今本並脫。○郊特牲論作喻。義同。注云彌猶益也者。

彌與益殊。而義可通於益。故云猶益。呂覽高注亦云。彌、猶益也。云冠服後加益尊者。謂始加緇布冠。次加皮弁。皮弁尊於緇布冠。三加爵弁。爵弁又尊於皮弁。是益尊也。云論其志者。欲其德之進也者。張氏爾岐云。教諭之。使其志存修德。冠而字之。敬其名也。名者。實所受於父母。冠成人。益文。故敬之也。今文無之。〔疏〕正義曰：注故敬之也。今文無之下五每進而上也。

云名者實所受於父母。冠成人益文者。子生三月。父名之。既冠。實字之。字以代名。是益文也。云故敬之也者。張氏爾岐云。敬其名。敬其所受於父母之名。非君父之前不以呼也。云今文無之者。案郊特牲作冠而字之。有之字。與古文合。故鄭從古文。○禮記冠義曰。故冠於阼以著代也。離於客位。三加彌尊。加有成也。已冠而字之。成人之道也。與此大同。而文有詳略。蓋記禮者傳聞之異耳。

### 右記三加及冠字之義

委貌周道也。章甫殷道也。毋追夏后氏之道也。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章、明也。殷實言以表明丈夫實。以其形名之。三冠皆所服以。〔疏〕正義曰：毋追。唐石經、嚴本、闔監、宋本釋文。俱作毋。今本釋文。徐、陳行道也。其制之異同。未之聞。〔疏〕俱作毋。注同。校勘記云。案古人書毋母不其有別。故釋文遇毋字必有音。曲禮音義曰。毋字與父母字不同。俗本多亂。讀者皆朱點母字以作無音。非也。可見二字蒙潤已久。凡可以意會者。今不盡校也。注首或謂委貌爲玄冠。嚴、徐集釋。俱無此七字。通解及今本有。金氏曰追云。此乃鄭注郊特牲文。因通解參取兩注。傳寫者不察。而誤衍於此耳。甫或爲父。葛本爲作謂。猶堆也。陸氏云。堆本或作埽。同。皆所常服。嚴本無常字。○江氏筠云。委貌三句。是據經緇布冠而推言之。周弁、殷爵、夏收。據爵弁而言。退皮弁在下者。以上二

者。三代異制異名。皮弁則無異故也。今案。江說本郊特性疏。張氏爾岐謂此因冠畢易服玄冠。故記之。蓋重古始冠服縹布冠。其後即服玄冠。二說皆通。前筮日。主人玄冠。注。玄冠。委貌也。玉藻注。周。續漢書輿服志注云。石渠論玄冠朝服。戴聖曰。玄冠。委貌也。是鄭所本矣。注云委猶安也。言所以安正容貌者。鄭訓委爲安。而又申言安正容貌。以明冠名委貌之義也。委貌亦單言委。禮記書委武玄綰。左傳言晏平仲端委立于虎門。是也。云章明也。殷實言以表明丈夫也者。鄭注書堯典平章百姓。亦訓章爲明。詩甫田箋云。甫之言丈夫。故以表明丈夫。解冠名章甫之義也。云甫或爲父。今文作斧者。詳前伯某甫下。江氏永云。公西華言端章甫。猶云端委。孔子言長居宋。冠章甫之冠。魯人歌衰衣章甫。爰得我所。似當時章甫與委貌亦通行。可通稱也。云毋發聲也者。史記集解引漢書音義。亦云。毋。發聲語助。又釋名作牟追。廣雅作無追。毋牟無三字聲同。云追猶堆也者。嘉氏棟云。案。追古堆字。枚乘七發曰。踰岸出道。李善曰。道亦堆字。今爲追。古字假借。說文云。自。小阜也。徐鉉曰。今俗作堆。河東風陵堆。戴延之謂之風堆。案此與釋文堆本作堆合。云夏后氏質以其形名之者。以委貌章甫皆言其義。此追與堆同。是言其形也。云三冠皆所服以行道也者。郊特性注云。常所服以行道之冠也。孔疏行道謂養老燕飲燕居之服。敎氏訓道爲制。恐非。云其制之異同未之聞者。謂其制或異或同。未聞也。鄭在漢時。既未之聞。則後世如三禮圖等書所云。三冠制相似。皆漆布殼。以縹縫其上。周弁殷冔夏收。弁名出於縹。縹大也。言所以自光大也。冔名出於縹。縹。覆〔疏〕正義蓋有難於徵信者矣。周弁殷冔夏收。也。言所以自覆飾也。收。言所以收斂髮也。其制之異亦未聞。〔疏〕曰。白虎通云。弁之爲言攀也。所以攀持其髮也。詩文王曰。常服黼冔。毛傳。冔。殷冠也。五經文字云。冔。字林作冔。經典相承。緣省作冔。史記五帝紀云。帝堯黃收純衣。或謂收以持笄。王制曰。有虞氏皇而祭。夏后氏收而祭。殷人冔而祭。周人冕而祭。似冔收即冕矣。然此記與弁連書。冠禮三加爵弁。不加冕。則二者當與弁同也。江氏筠云。凡經專言弁者。類皆指爵弁。禮記。大夫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下云。士弁而親迎。是也。爵弁既非冕制。而與冔收連言者。蓋冕飾至周始備。冔收二者。周制以弁例之。如殷士祿將服冔。周士祭於公用弁。其一也。又殷人冔而葬。周人弁而葬。亦其一也。今案。說文。弁。冕屬也。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公羊傳宣元年何注云。夏曰收。殷曰冔。周曰弁。加說曰。冕。此可證弁冔收同類矣。○注齊所服而祭也。嚴、徐、集釋俱無此六字。通解及今本有。盧氏文弼云。郊特性疏全引此兩節注文而無或謂委貌爲玄冠及齊所服而祭也兩句。尤可證。其制之異亦未聞。嚴、徐、集釋。俱有亦字。今本無。異。葛本誤作畢。異下敎氏有同亦二字。盧氏云。郊特性疏引此注。有亦字。當補正。今案王制疏引。亦有亦字。云弁名出於縹。縹大也。冔名出於縹。縹覆也者。古音弁與縹。冔與縹相近。故取聲近之字解之。

云收言所以收歛髮也者。三王共皮弁素積。質不。〔疏〕正義曰。皮弁素積。解已詳前。郊特牲注云。所不易於先代。即就字之本義解之也。申之。說苑云。皮弁素積。百王不易。

### 右記三代冠之同異

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古者五十而后爵。何大夫冠禮之有。據時有未冠而命爲大夫者。周之初。禮。年服。行士禮。二十而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疏〕正義曰。自此至德之殺也。皆推明士冠禮可以上達之故。此節特重官人也。大夫或時改取。有昏禮。是也。〔疏〕言大夫無冠禮也。有昏禮。帶說古者二句。乃申明大夫無冠禮之由。下云。古者生無爵。以無證。注云。古謂殷。此云古。據注則謂周初時也。○注或時改取。毛本取作娶。嚴、徐、集釋、通解、敖氏俱作取。云據時有未冠而命爲大夫者。時。謂周末作記之時。未冠而命爲大夫。其冠亦從乎士而已。大夫不宜有冠禮。故非之。云周之初。禮。年未五十而有賢才者。試以大夫之事。猶服士服。行士禮者。此正明古者必五十而后爵也。云二十而冠。急成人也。五十乃爵。重官人也者。周公制禮。五十始命爲大夫。服官政。此注正明冠必二十。爵必五十之義也。云大夫或時改取。有昏禮。是也者。三十而取。五。公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十而爲大夫。則大夫不宜有昏禮。然或五十後改取。則宜有之。故注云是也。造。作也。自夏初以上。諸侯雖父死子繼。年未滿五十者。亦服士服。行士禮。五十乃命也。至其衰末。上下相亂。篡殺所由生。故作公侯冠禮。以正君臣也。坊記曰。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不同服。示民不嫌也。以此坊民。民猶得同姓以。〔疏〕正義曰。郊特牲云。諸侯之有冠禮。公作諸。無也字。張氏爾致云。此言不獨大夫無冠禮。雖公殺其君也。〔疏〕侯冠禮。亦夏末始作。非古也。據注訓造爲作。則末字當一讀。近徐師曾解郊特牲云。末造。猶言末世。則二字連讀。盛氏云。夏之末造也。句法。與檀弓魯禮之末失也相似。當於末字一讀。徐說非。盛氏又云。大夫以上。本無冠禮。而玉藻記天子諸侯始冠之冠。家語記成王冠頌。及公侯冠禮。左傳載魯襄公冠事。國語載趙文子冠事。然則諸侯冠禮。始於夏末。天子冠禮。始於周初。大夫冠禮。其始於周之季世乎。郊特牲孔疏。謂此記直云諸侯。不云天子。又下云。天子之元子猶與士同。則天子冠禮。由來已久。但無文以明之。案此臆說也。家語言天子冠禮。

而直以成王之事實之。且曰此周公之制也。足徵其所自起矣。惟其先有諸侯冠禮。而後有天子冠禮。故大戴禮公冠篇云。天子擬焉。今案天子諸侯之冠。詳家語。並錄其文備考。家語冠頌。鄭隱公既即位。將冠。使大夫因孟懿子問禮於孔子。孔子曰。雖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其禮無變。天下無生而貴者故也。行冠事必於祖廟。以祿享之禮將之。以金石之樂節之。所以自卑而尊先祖。示不敢擅也。懿子曰。天子未冠即位。長亦冠乎。孔子曰。古者王世子雖幼。其即位則尊為人君。人君。治成人之事者。何冠之有。懿子曰。然則諸侯之冠異天子歟。孔子曰。君薨而世子主喪。是亦冠也已。人君無所殊也。懿子曰。今邾君之冠。非禮也。孔子曰。諸侯之有冠禮也。夏之末造也。有自來矣。今無職焉。天子冠者。武王崩。成王年十有三而嗣立。周公居冢宰。攝政。以治天下。明年夏六月。既葬。冠成王而朝於祖。以見諸侯。示有君也。周公命祝雍作頌曰。祝王辭達而勿多也。祝雍辭曰。使王近於民。遠於年。齒於時。惠於財。親賢而任能。其頌曰。令月吉日。王始加元服。去王幼志。服袞職。欽若昊命。六合是式。率爾祖考。永永無疆。此周公之制也。懿子曰。諸侯之冠。其所以爲賓主何如。孔子曰。公冠。則以卿爲賓。公自爲主。迎賓揖。升自阼。立於席北。其禮也。則如士饗之以三獻之禮。既醴。降自阼階。諸侯非公而自爲主者。其所以異。皆降自西階。玄端與皮弁異。朝服素韠。公冠四加。玄冕祭。其醴幣於賓。則束帛乘馬。王太子庶子之冠擬焉。皆天子自爲主。其禮與士無變。饗食賓也。皆同。○注五十乃命也。五。徐本作吾。誤。纂殺所由生。釋文作殺。云本又作弑。亦作試。嚴、徐、陳本。通解。亦俱作殺。下同。以殺其君也。毛本也作者。嚴、徐、集釋俱作也。云造作也者。謂作此禮也。郊特牲注云。言夏初以上。諸侯雖有幼而即位者。猶以士禮冠之。亦五十乃爵命也。至其衰末。未成人者。多見纂弑。乃更即位。則爵命之以正君臣。而有諸侯之冠禮。與此注略同。晉書禮志云。儀禮公侯之有冠禮。夏之末造也。王鄭皆以爲夏末上下相亂。纂弑由生。故作公侯冠禮。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元子。世子也。無生是王亦與鄭同矣。引坊記者。證纂弑之事也。天子之元子猶士也。天下無生而貴者也。明天子之元子與士同。故冠用士禮也。褚氏云。上既言大夫與諸侯。無自身之冠禮。此又明冠子亦用士禮。雖天子之元子尚然。況等而下之乎。注云元子世子也者。元者。長也。鄭必解爲世子者。明其有繼體之尊也。云無生而貴。皆由下升者。郊特牲注云。明人有賢行著德。乃得貴也。纂氏棟云。此說與易合。乾初爲元士。彖傳曰。時乘六龍以御天。皆由下升也。今案自虎通云。王者太子亦稱士。何。舉從下升。以爲人無生得貴者。繼世以立諸侯象賢也。象。法也。爲子孫能法先。祖之賢。故使之繼世也。〔疏〕正義曰。此下二節。又莫不由士起。是注說所本矣。



禮之意。張氏爾岐云。諸侯繼世而立。疑其生而貴矣。實以其象賢乃立之。天子元子。亦以象賢乃享天位。均非生而貴者也。故其冠皆用士禮也。注云象法也者。象與像同。象賢二字。亦見書微子之命篇。以官爵人。

德之殺也。殺。猶衰也。德大者爵以「疏」。正義曰。官與爵有殊。王制。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是也。張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氏云。凡以官位爵人。皆以德爲等殺。爵以待有德。安得有生而貴者乎。殺謂德有等差。故鄭又云。德大者爵以大官。德小者爵以小官也。或解殺爲隆殺之殺。謂後世擇人任官。不及上世民各推其賢者奉之。以此爲德之殺。恐非。○盛氏云。朱子解自繼世以立諸侯以下。別爲一義。以其爲錯簡也。竊疑此與郊特牲文。自不應兩處皆屬錯簡。沈氏彤云。先儒疑爲錯簡。非也。去此三節。則義不明備。今案。盛沈之說似是。

### 右記大夫以上冠皆用士禮之義

夙而諡今也。古者生無爵。夙無諡。今。謂周衰記之時也。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諡。周制以士爲爵。死猶

〔疏〕正義曰。證今本作諡。唐石經。嚴本。俱作諡。盧氏文昭云。諡說文本本作諡。今並當作諡。○沈氏彤云。此因

仲死證。周道也。是證法至周始備。然士死猶不爲諡。其有諡則起於後世。故記之以明今古之變耳。注云今謂周衰

記之時也者。以記云今也。明是作記者據其時而言。故知今謂周衰作記之時也。云古謂殷。殷士生不爲爵。死不爲諡

者。郊特牲注云。古謂殷以前也。大夫以上。乃謂之爵。死有諡也。是士無爵無諡矣。白虎通云。公卿大夫者何謂也。

內爵稱也。內爵稱公卿大夫何。爵者盡也。各量其職。盡其才也。又云。何以知士非爵。禮曰。四十強而仕。不官爵

爲士。至五十爵爲大夫。故知士不爲爵也。云周制以士爲爵。死猶不爲諡耳。下大夫也者。周禮小宗伯曰。賜卿大夫

士爵。則償。孟子言周室班爵祿。而云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則周固以士爲爵矣。又大史曰。小喪賜諡。大

夫歸。無過。猶有祿位。故有諡也。亦不言及士。則士死不爲諡明矣。是下於大夫也。云今記之時。士死則諡之。非

也者。言非禮也。云諡之自魯莊公始也者。禮記檀弓曰。魯莊公及宋人戰於乘邱。縣賁父御。卜國爲右。馬驚。敗績。公墜。佐車授綏。公曰。未之卜也。縣賁父曰。他日不敗。獲而今敗績。是無勇也。遂死之。國人浴馬。有流矢在白



肉·公曰·非其罪也·遂誅之·士之有誅·自魯莊公始也·王氏士讓云·鄭注引魯莊公誅縣賁之事·似未確·蓋證與誅有辨·誅者不必皆證·故哀公誅孔子·但稱尼父·仍字之而不證·汪氏肇濂云·周制·下大夫士皆無證·是以孔子爲下大夫·有誅無證·魯莊公誅縣賁父·是誅也·非證也·誅與證不同·鄭誤以誅爲證·今案周禮大祝注云·誅、謂積累生時德行以賜之命·是與易名之典異也·○此記所引冠義之文·自始至末·詞義高古·實勝禮記冠義篇·蓋不知難人所作·要必孔子之徒爲之·是以傳習者多·儀禮作記者·錄其文以爲冠之記·而戴記又取以入郊特牲篇也·不然·何以二者無異辭乎·

右記士爵證今古之異

# 儀禮正義

## 卷三

### 士昏禮第二

鄭目錄云。士娶妻之禮。以昏爲期。因而名焉。必以昏者。取其陽往而〔疏〕正義曰。昏。嚴本作

陰來。日入三商爲昏。昏禮於五禮屬嘉禮。大小戴及別錄。此皆第二。〔疏〕民。唐石經作昏。說文。日冥也。从日氏。氏者。下也。段氏玉裁注。字从氏省。爲會意。絕非从民聲。爲形聲也。唐人作五經文字。乃云。緣廟諱。偏旁準式。省从氏。凡抵昏之類。皆从氏。以昏類混。其亦僞矣。今案據此。當以作昏爲正。从民作昏。非也。或加女旁作婚。亦俗體耳。娶。釋文作取。陽上釋文有取其二字。羣書拾補云。三禮考注同。今據增。臧目錄本。陽上有取字。昏禮。昏下無禮字。○鄭云。士娶妻之禮者。鄭以此篇主言士禮。士二十而冠。冠而後娶。故昏次於冠也。敖氏曰。此篇主言士之適子娶妻之禮。儀禮釋官云。案此篇主言士之昏禮。亦兼已仕未仕者言。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鄭氏謂大夫或時改娶也。其天子諸侯早取亦有其禮。今皆亡耳。云以昏爲期。因而名焉者。下經云。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又記云。凡行事必用昏昕。注。用昕。使者。用昏。增也。案。昏禮有六。一曰納采。二曰問名。三曰納吉。四曰納徵。五曰請期。六曰親迎。自納采至請期。五禮。皆遣使者行之。必用昕者。賈疏謂昕即明之始。君子舉事尙早。是也。增之親迎則用昏。故注云用昏增也。增親迎用昏。因名其禮爲昏禮。自天子以下。禮之隆殺不同。而其名皆則同。故禮記哀公問。言天子諸侯親迎之禮曰大昏。周禮大司徒。言聚萬民之政曰多昏。是上下皆名昏也。云必以昏者。取其陽往而陰來者。三禮札記云。晝爲陽。夜爲陰。昏是陰陽交接之時。故云。取其陽往而陰來也。白虎通云。所以昏時行禮何。示陽下陰也。昏亦陰陽交接時也。云日入三商爲昏者。賈疏云。商謂商量。是漏刻之名。故三光靈曜亦日入三刻爲昏。不盡爲明。案馬氏云。日未出。日發後。皆云二刻半。前後共五刻。今云三商者。據整數而言。其實二刻半也。惠氏棟云。三光靈曜。當作考靈曜。今案。周禮司寤疏云。日入三刻爲昏。不盡三刻爲明。則不盡下當有三刻二字。禮經釋例云。王氏應麟曰。詩正義云。尙書緯謂刻爲商。夏文莊蓮華漏銘。五夜持宵。三商定夕。蓋取此。蘇子美亦云。三商而眠。高春而起。義與賈疏同。皆作商量之商。

讀如式羊切。阮侍郎元云。三商。日入後計刻漏之數。商算至三次也。今籌算法有初商。再商。三商之制。古法或與之同。考士昏記。凡行事必用昏昕。昏昕者即今之曠影限也。以時憲術考之。太陽未出之先。已入之後。距地平一十八度。皆有光。以一十八度爲曠影限。然北極出地有高下。太陽距赤道有南北。故曠影刻分。隨時隨地不同。其隨時不同者。二分之刻分少。二至之刻分多也。隨地不同者。愈北則刻分愈多。愈南則刻分愈少也。若北極出地五十度。則夏至之夜半猶有光。愈高則愈不夜矣。南至赤道下。則二分之刻分極少。而二至之刻分相等。赤道以南則反是。古人推步之術甚疎。不論何地何時。皆以二刻半爲昏昕之候。其說今不可復用矣。云昏禮於五禮屬嘉禮者。詳士冠禮目錄下。褚氏寅亮云。杜佑謂康成主男必三十娶。女必二十嫁。王肅以爲男十六可娶。女十四可嫁。三十也。言其極耳。今案。三十二而嫁娶者。周官掌萬民之判。衆庶之禮也。喪服經有爲夫姊之長孀。士大夫之禮也。左傳。十五而生子。國君之禮也。又鄭氏嫁娶必以仲春。王肅以爲秋冬嫁娶之時。孫卿曰。霜降逆女。冰泮殺止。家語。霜降而婦功成。嫁娶者行焉。冰泮而農桑起。昏禮殺於此。束皙云。春秋二百四十年。天王娶后。魯女出嫁。夫人來歸。大夫逆女。自正月至十二月。悉不以得時失時爲褒貶。何限於仲春季秋以相非哉。士昏禮請期辭曰。惟是三族之不虞。卜得吉日。便相配合。先賢以時月爲限。恐非至當。說似圓通。然三十娶二十嫁之文。不特見于周官。即曲禮內則諸文。亦彰彰可據。白虎通云。男三十。筋骨堅強。任爲人父。女二十。肌膚充滿。任爲人母。合爲五十。應大衍之數。生萬物也。是也。自春秋時。風俗始薄。有不待年。而即恣欲者。于是不得已乃遷就爲早昏之禮。以杜其流色之端。禮之本義。豈若是乎。又嫁仲必以春者。白虎通曰。天地交通。萬物始生。陰陽交接之時。故仲春之月。令會男女。其文見於周官。二月綏多士女。其文見於大戴禮夏小正。士如歸妻。迨冰未泮。其文見於邶風。今舍經不從。而信荀卿王肅等言。祇見其惑已。又曰。娶妻不先告廟者。示不必安也。蓋因昏禮篇無告廟之文耳。然左傳楚公子圍娶于鄭之辭曰。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明言告廟矣。陳氏禮書謂既納采問名。然後歸卜於廟。既卜然後納吉。當在告廟之日。遂引卜郊受命于祖廟。作龜于廟宮。注云。受命退乃卜。以爲卜昏之禮亦如之。案隱八年左傳杜解云。禮。逆婦必先告祖廟而後行。鄭忽先逆婦而後告廟。故曰先配而後祖。正義引鄭司農。以配爲同牢食也。先食而後祭祖。無敬神之心。故曰誣其祖。孔氏詆鄭而從杜。其實告廟而後行。與夫祭祖而後同牢。禮皆無其文。毛氏奇齡云。昏義。壻至。主人筵几于廟。而拜迎于門外。婦家亦告廟。且迎壻入廟行事。則婦至可知矣。又納采納吉問名納徵請期五禮。婦家俱告廟行事。歷載士禮。而壻家未嘗一告廟。則壻家行事皆不載矣。而白虎通即曰娶妻不先告廟。何處莽邪。賈氏以爲士大夫諸侯天子禮各不同。恐亦周旋之說耳。吳氏廷華云。

篇內器服之屬。無一定之等。如用雁爲大夫之舉。墨車爲大夫之車。其餘如爵弁與禁。又俱爲士禮。注以墨車爲攝盛。疏以女從類。爲假盛。愚謂若以攝盛言。則車服等俱應從大夫禮。胡又有攝不攝之分。則攝盛特說經者不得已之辭耳。又云。器服等不過錯舉士大夫禮以爲之準。俾行禮者得六禮大節所在。奉而行之。餘則各引其分而爲之具。聖人制禮之義。大略如此。方氏苞云。親迎昏以爲期。蓋必已成夫婦。而後可見于舅姑。若早至而不見所尊。則嫌于慢。故必近夜爲宜。案納徵疏云。大夫無冠禮。而有昏禮。若試爲大夫及幼爲大夫者。依士禮。若五十而爵改娶者。大夫昏禮。玄纁及鹿皮。則同于士。餘有異者。無文以言也。記云。無大夫冠禮。而有其昏禮。此篇是也。疏以爲試爲大夫及幼爲大夫者。依士禮。恐非。周禮疏亦有改娶之說。大抵皆因曲禮三十壯有室。五十命爲大夫服官政。故作此周旋耳。萬氏充宗云。先王之制。仕者世祿不世官。官有尊卑。祿卽有厚薄。因是以思。卿之子孫。卽食卿之祿。大夫之子孫。卽食大夫之祿。既食卿大夫之祿。卽行卿大夫之禮。固不必身爲卿大夫也。大夫之有昏禮。曷足怪。若以爲備改娶。聖人豈預爲此不祥之目哉。其說是也。但萬氏尙未考此篇之卽大夫昏禮耳。

### 昏禮下達納採用鴈

達、通達也。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納采而用雁爲舉者。取其順陰陽往來。詩云。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

皆所以養〔疏〕正義曰。徐本、通典、集釋、要義、楊氏注無達字及納采而三字。○褚氏寅亮云。朱子謂下達二字爲廉恥。〔疏〕用雁而發。言士庶皆得用雁攝盛之意也。如此。則宜云納採用雁下達。文義與三年之喪自天子達同。方順。今無上事。而啟口卽云下達。古人立言。恐不若是。仍當主使媒下通其言之說。至用雁之文。注與六摯絕不相涉。若云士許用大夫之摯以攝盛。則天子諸侯大昏合二姓之好。以爲宗廟社稷之主。何反降用大夫之所執乎。又案白虎通云。用雁者。取其隨時南北不失其節。明不奪女子之時也。又取飛成行。止成列。明嫁娶之禮。長幼有序。不相踰越也。沈氏彤曰。下達下字當去聲。讀如周易男女下女之下。蓋自請期以上。皆壻父下女父之事。故女在家。壻父未有不爲之下者。故使媒氏下達。乃壻父自下之始也。注云。將欲與彼合昏姻。必先使媒氏下通其言。女氏許之。乃後使人納其采擇之禮者。周禮地官有媒氏職。諸侯之國亦有媒氏。傳通男女。使成昏姻也。云。用雁爲舉。取其順陰陽往來者。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方氏苞獨指爲舒雁。夫雁不再偶。是以取之。蓋郊特牲所謂一與之齊。終身不改之義也。舒雁則無所取矣。盛氏世佐云。士舉當用雉。而雉不可生致。故舍雉而用雁。記云。摯不用舛。是也。引詩者。證須媒氏下達之義也。云昏必由媒交接設紹介者。五禮自納采以下。皆使使往。是交接設紹介也。云皆所以養廉恥者。孟子曰。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則父母國人皆賤之。曲禮曰。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坊記曰。男女無媒不交。

說文云。媒謀也。謀合二姓也。均。斟酌二姓之稱。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也。凡此皆所以備禮通情。養成男女使保其廉恥也。人。故受其禮於廟也。席西上。右設几。神不統於人。席有首尾。〔疏〕正義曰。女家將受納采之禮。先設神坐。乃受之。章氏協夢云。設筵者雖非必皆告廟。不徒卜而已。其說似女氏可不問卜者。然考左傳。懿氏卜妻敬仲。其妻占之曰。吉。又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則卜筮皆用矣。壻家亦惟納吉請期有卜。他禮則否。士用漆几。是時。主人及摯者立位。與冠禮同。吳氏延華云。戶。室戶也。室南鄉。廟在西。戶在東。戶西。卽廟之東。蓋堂之中也。賓曰東上。此曰西上。陰陽之義也。注云右設几者。几。神所憑也。人道東上而左几。此神道。取地道尊右之義。西。右也。使者玄端至。云席有首尾者。上其首也。西上。神道也。賈疏云。公食大夫記。蒲筵萑席。皆卷自末。是也。使者玄端至。使者。夫家之屬。若羣吏。使往來者。玄端。〔疏〕正義曰。玄端。禮服。使者以雁來也。注云。使者夫家之屬若士。莫夕之服。又服以事其席。有司緇裳。〔疏〕正義曰。玄端。禮服。使者以雁來也。注云。使者夫家之屬若禮媒氏男父使來納采。故曰使至。奉男父命。至門外也。莫夕之說非。已見士冠禮。又冠禮止言贊者與贊冠。而不言其爲何如人。其以贊冠爲降主人一等者。特注說耳。此疏竟以彼注爲經。釋矣。至云主人是下士屬。是不命之士。尤上。據周禮與命。公侯伯之士一命。子男之士不命。如賈疏。是大國上中下士之外。又有不命之士。小國不命之士以上。又有上中下士。不顯與典命經文悖乎。據下記士受皮疏云。此不命府史之等。與子男不命者別。又以既夕禮土受馬爲胥徒。不知何據。要之使者是媒氏。不可以屬吏言也。且下賓升疏以此爲賓主敵。則又何屬之可言。盛氏世佐云。使者亦士也。故玄端服。士冠禮。摯者及贊者皆服玄端。是也。云有司緇裳者。賈疏云。士惟有三等之裳。玄裳。黃裳。襍裳。此云。摯者出請事。入告。摯者。有司佐禮者。請猶問也。禮。〔疏〕正義曰。敷氏云。賓之將命者入告。緇裳。卽玄裳矣。此云。摯者出請事。入告。不必事。雖知猶問之。重慎也。〔疏〕正義曰。敷氏云。賓之將命者入告。某也使某請事。凡賓非主人之所戒速而來者。則有請事之禮。凡請事西面。入告東面。大夫士之禮也。注云禮不必事。雖知猶問之重慎也者。吳氏延華云。摯者。當是私臣將命者。前已有媒氏通言。今使者在門。當知有昏事而猶問之。故曰重慎也。主人如賓服。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門外。大門外。不答拜。〔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當亦如士也。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疏〕冠禮。主人迎賓。主人西面。賓

東面。此時賓自執雁。淩氏釋例云。凡迎賓。主人敵者則迎于大門外。士冠禮。賓立于外門之外。主人迎。出門左。其賓。注謂主人之僚友。其主人。注謂將冠者之父兄。士相見禮。主人出迎于門外。此賓主人皆士。士昏禮納采。使者至。主人迎于門外。注。門外。大門外。又親迎。增至于門外。注。婦家大門之外。又云。主人玄端迎于門外。此主人。注謂女父也。此主人。尊者。迎而于大門外以賓客接之。故盛其禮也。又士昏記。不親迎。增見主人出門左。西面。增入門。東面。注。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不出大門者。異於賓客也。此又殺於親迎。成主人之尊也。注云門外大門外者。賈疏云。大夫士惟有兩門。寢門。大門而已。廟在寢門外之東。此下有至于廟門。明此是大門外可知也。云不答拜者。奉使不敢當其盛禮者。吳氏廷華疑義云。主人再拜者。亦西面拜辱。使者為男氏納采。不敢當賓禮。故不答拜。非卑之謂也。賈疏謂士卑無君臣之禮。故不答拜。非也。揖入至于

席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

入三揖者。至內霤。將曲揖。〔疏〕正義曰。注云入三揖者至內霤者。李氏如圭云。既曲。北面揖。當碑揖。〔疏〕內霤。門內霤也。霤。屋檐滴處。云將曲揖既曲。

北面揖當碑揖者。賈疏云。凡入門三揖。以其入門。賓主將欲相背。故須揖。賓主各至當塗。北面相見。故亦須揖。至碑。碑在堂下。三分庭之一在北。是庭中之節。故亦須揖。敖氏云與賓揖。先入也。揖入之後。亦每曲揖。不著之者。此與上篇皆士禮。其同可知。吳氏廷華云。碑在中庭。當云二分庭一在北。賈疏本下記書之。不知彼原非中庭。此注明言當碑。不當取以為證。主人以賓升。西面賓升西階。當阿東面。

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

阿。棟也。入堂。示。〔疏〕正義曰。賈氏賓亮云。賓降等者。主人先升。固已。親親。今文阿為厭。示。〔疏〕即敵者。亦主人先升也。聘禮。賓償。賓升一等。

大夫升。面卿大夫。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又曲禮。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皆賓主敵而主先升之證。先升者道之也。道之。故曰以。若賓尊于主。則賓先升。不必銜君命也。燕禮。大射禮。宰夫為主人以辟正主。故賓先升。考之禮無賓主俱升法。賈疏似失之。注云阿棟也者。胡氏承琪云。考工記。門阿之制五維。注阿棟也。鄉射記注制五架之屋。正中曰棟。次曰楹。前曰廡。鄭以棟訓阿者。非謂棟有阿名。謂屋之中脊其當棟處名阿耳。阿之訓義為曲。說文。阿。一曰曲阜也。其在宮室。則凡屋之中脊。其上穹然而起。其下必卷然而曲。其曲處則謂之阿。棟隨中脊之勢。亦有卷然穹然之形。故易於棟言隆。禮即以棟為阿。考工記。殷人四阿重屋。注。四阿。若今四柱屋。又王宮門阿之制五維。疏云。謂門之屋兩下為之。其脊高五丈。夫屋有四柱。兩下必皆於中脊分之。則阿為中脊卷曲之處明矣。中脊者。棟之所承。故鄭以當阿為當棟也。此經云。賓當阿東面致命。主人阼階上。北面再拜。程氏易田云。主人在



昨階上接賓。賓乃獨入堂。梁而至於棟。賓主不相對。於授受行禮不便。故知阿當在楹而不在棟。按古人所稱東階上。西階上者。必非僅指階前數尺之地。焦氏謂兩楹在楹棟之間。東楹之東。西楹之西。自階至房戶之前。通可謂之階上。引燕禮小臣設公席于昨階上。西鄉。而其下又云。樂正由楹內東楹之東告于公。以此爲自階至房戶前皆名階上之證。其說甚確。然則此納采之賓。當阿東面。主人昨階上北面。本不甚懸絕。況賓致命之後。主人再拜之時。賓必還辟不答拜。梁氏廷堪云。凡爲人使者不答拜。士昏禮納采授鴈。略用聘享授玉授璧之例。拜時。使者當亦三退。賓序。然則此賓致命後。退至楹間。主人拜後。亦從昨階上至楹間。故經云。授于楹間。南面。無嫌於授受不順也。今文阿爲廢者。卽說文之尸字。尸部。尸仰也。从人在厂上。一曰。屋梠也。秦謂之楹。齊謂之尸。木部曰。楣者。案名屋檼聯也。又曰。齊謂之楹。楚謂之梠。然則尸與楹一物。楹卽尸。亦屋檼之名。鄭於聘禮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入堂梁。尊賓事也。及此經皆取入堂梁爲義。故不授于楹間。南面。授于楹間。明爲合好。其〔疏〕曰。正義從今文歟。按。主人北面再拜者。拜其納采之命。許之也。授于楹間。南面。節同也。南面。並授也。其〔疏〕曰。程氏易田云。云楹間。著東西之節。案公食大夫禮。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豆實。實于籩。陳于楹外。簠實。實于簠。陳于楹內兩楹間。兩楹間者。總謂籩簠。蓋楹內楹外。著南北之節。楹間著東西之節。不知者乃謂楹內楹外楹間是三處。其故在誤解楹間爲南北之節。謂其處必正當兩楹。案聘禮。階上授受東西之節有四法。一爲賓主敵體。在兩楹間。賓面卿。受幣于楹間。是也。一爲賓主雖敵體。而所趨者君命。則在堂中西鄉。歸饗餼于聘賓。受幣堂中西。賓問卿堂中西。是也。一爲賓主君。則直趨君位。當東楹。賓親。進授幣當東楹。公禮賓。受幣當東楹。是也。一爲賓主雖君臣。而所執者君之器。則在中堂與東楹之間。聘賓致命。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是也。以上四事。若以楹爲南北之節。則必不能出而在楹南矣。于楹間堂東堂西三者非可言。而於所謂堂東楹者。亦謂其不在楹南乎。此可決授受之節當楹間也。朱大韶云。疏以經云南面。不辨賓主。故知南面並授也。聘禮歸饗餼節。大夫東面致命。賓降階。再拜稽首。大夫辭。升。成拜。受幣堂中西。北面。賓償大夫節。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大夫對。北面。當楹。再拜稽首。受幣于楹間。南面。注。賓北面授。尊君之使。又賓問卿節。大夫受幣堂中西。北面。賓面卿節。大夫受幣于楹間。南面。注。賓亦振幣進。北面授。經三云楹間南面。注於昏禮云並授。於聘禮則以爲訝受。疏通之曰。雖是敵者。于兩楹之間。或有訝受者。皆是相尊敬之法。此大夫南面。賓北面。雖是敵體。尊大夫。故訝受。案。聘禮注是也。曲禮記雖云。卿與客並。然後受。而禮經固無並授受法。惟聘禮。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受圭。同面並纁以受命。既述命。同面授上介。聘畢。歸。使者執圭垂纁。北面。上介執璋屈纁。立于其左。寧

自公左受玉。此同面相授受也。蓋於君前皆北面。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其餘無同面者。公食大夫禮。公授宰夫束帛以侑。賓受幣當東楹。北面。賓北面受。則公南面授可知。聘禮賓觀。振幣進授。當東楹。北面。賓北面受。則公南面授可知。歸饗饋與問卿。皆奉其君之命而致公幣也。故受於堂中之西而北面。與受於公所同。僨使者與面卿。私幣也。故受於兩楹之間而南面。賓與卿體敵。不南面授者。禮固無並授受法也。此使者奉其主人之命來納采。不南面授者。嫌於君使於大夫同也。言受者南面。則授者北面可知。授當爲受字之誤也。文承主人再拜下。自然言主人受。不當言使者授。聘禮諸條。皆主受者言。其例自明。鄭不審授爲受字之誤也。故以南面屬之使者。解爲並授。與聘禮注異耳。又案。禮於授受之節。或東西面。或南北面。賓主相對。經並不言訝。惟聘禮禮賓。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進西鄉。賓進。訝受几于筵前。進。猶前也。訝。迎也。公前就賓。故賓前迎受几也。又賓執左馬以出。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公食大夫禮。從者訝受皮。蓋從者在上介之後。賓出。從者前迎受之。故於上介言受。獨於從者言訝受。士喪禮下簾。若無器。則梧受之。蓋賓東面。主人西面。宰在主人之北。由北而西南。必稍前受之。故亦言訝。惟此四處言訝。則訝受與對面相授受者義亦別。但相傳以爲訝受耳。注云。南面。並授也者。盛氏世佐云。凡堂上授受擊幣之法。主人尊。則近東楹。賓尊。則近西楹。於楹間南面並授。敵者之禮也。此使者卑於主人而用敵禮者。以其奉壻父之命故也。賓降出。主人降授老鴈。老。羣吏。〔疏〕正義曰。注云。老羣吏之尊者者。吳氏延華云。老卽趙魏之老者。又命故也。賓降出。主人送于廣門外。此亦當然也。案授老鴈後。不見有還鴈之儀。疑主人既授老鴈。老卽以授賓。士冠禮。賓出。主人送于廣門外。此亦當然也。案授老鴈後。不見有還鴈之儀。疑主人既授老鴈。老卽以授賓。將命者。下文賓執鴈。卽前所執之鴈也。經不言還鴈。文不具耳。敖氏云。授鴈於階下。既則進立於中庭。

### 右納采

擯者出請。不必賓之。〔疏〕正義曰。賓出未去。有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賓入授如初禮。問名者。將歸卜其吉。〔疏〕正義曰。褚氏寅亮云。記西面對注云。對賓以女名。則孔穎達以爲問母姓者。然矣。問名而以誰氏問。不敢斥言也。主人則直對以三月之名。此亦與卜得吉日而先請期於女氏之意同。所謂小讓如僞。吳氏延華云。據內則。三月之名。合男女言。則女固有名。女何氏。則父之氏耳。但未有已納采而猶不知其氏者。疏云。婦人不以名行。明本不問三月名。其說較勝。敖氏云。初禮三揖以下之儀也。此雖俟於中庭。亦有三揖。與聘禮同。

右問名

賓者出請賓告事畢入告出請醴賓

此醴亦當爲禮。禮者。欲厚之。〔疏〕正義曰。此下至送于門外。主人禮賓之事。又請

以出矣。不出者。其賓者留之歟。蔡氏德晉云。凡行重禮者。事畢。必醴之。以致殷勤也。敖氏云。醴與醴子之醴同。賓者請醴賓。亦以其降等也。若敵者。則主人自請之。注云。此醴亦當爲禮。禮賓者欲厚之者。賈疏云。士冠禮賓。爲醴字。彼已破從禮。故云亦。此以醴酒醴賓。不從醴者。以大行人上公再醪而酢。侯伯一醪而酢。子男一醪不酢。及以酒禮之。用齊禮之。皆不依酒醴爲名。皆取相禮。故知此醴亦爲禮敬之禮。不取用醴爲醴之義也。吳氏廷華云。注因司儀王用鬯禮賓。不言鬯而言禮。是亦理之可通者。若賈疏謂凡言禮者皆是上下之辭。且與饋字別。則卿大夫所謂以禮禮賓之。又何說邪。據士冠禮。主人戒賓。注。以賓爲主人之僚友。冠畢則禮賓。是敵者亦曰禮。不得以上下爲說。至謂聘禮卿亦云無擯者。案。彼經聘享之後。賓朝服間卿受幣無償。彼注以辟君爲訓。蓋賓與卿名位相敵。賓禮辭所謂無擯。正敵者曰擯之謂也。但彼經問卿只言擯。未嘗言禮。則賈疏得有擯禮兩名之說。又未可信矣。賓禮辭許。禮辭。〔疏〕正義曰。不言擯入告。可知賓亦就次。注云禮辭一辭者。蔡氏德晉云一辭而許。主人徹几改筵。一辭。〔疏〕者。禮賓之常法。案賓禮辭許者。亦謂其爲使而醴之。與平時宴饗之事不同也。主人徹几改筵。

東上側尊無醴于房中

徹几改筵者。鄉爲神。今爲人。側尊亦言無玄。〔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陸氏云。鄉本又酒。側尊於房中。亦有醴有豆。如冠禮之設。〔疏〕作是。案。是正字。鄉今之向字。

注云鄉爲神。今爲人者。於戶西禮神坐易他席而布之。徹几亦易他几於後授賓也。張氏爾岐云。改筵。改西上而東上也。爲人設則東上者。統於主人也。云側尊亦言無玄酒者。醴象大古質。故士冠禮與士昏禮之等皆無玄酒也。云亦有醴有豆。如冠禮之設者。此下云。贊者酌醴加角。明有醴盛之。又云。贊者薦脯醢。則有豆可知。但冠禮尊在服。北南上則此尊與醴亦南上。故云如冠禮之設也。章氏協夢云。徹與改。皆有司爲之。云主人者。亦謂主人親蒞其事耳。主人迎賓于席門外揖讓如初升主人北面再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辭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答拜。拂。拭也。拭几者。尊賓新之也。〔疏〕正義曰。盧弼弓云。校。緣避明諱改作校。通。

解。楊氏俱作通。張氏云。鄭於儀禮用遂通字十有一。開寶釋文獨於此作巡。諸釋文本皆作通。枝、徐本、集釋俱作技。通解作枝。○賈疏云。如初升者。如納采時三揖三讓也。主人拂几者。案有司徹。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右手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于尸前。凡敵者拂几皆若此。卑於尊者則內拂之。凡授几之法。卑者以兩手執几兩端。尊者則以兩手於几間執之。授受皆然。受時或受其足。或受於手。皆橫受之。及其設之。皆旋几縱執。乃設之於坐南北面陳之位。爲神則右之。爲人則左之。不坐設之者。几輕故也。敖氏云。復迎之禮更端也。主人拜至賓答拜爲己也。几所以安體。賓雖不隱几。主人猶進之。崇優厚也。几校未詳。以有司徹執几之法推之。則校者其謂左壓歟。云以几辟者。嫌辟時或釋几也。凡自敵以下。其於拜者皆辟。經不盡見之也。左之。在席上之東也。設几於左。便其右也。授几於筵前。西面。拜送亦於階上。北面。吳氏廷華云。賈疏謂昏禮有相親之義。案。拜至。特主人敬賓之意。豈無相親義。若云相親。則聘禮何嘗不是親睦。聘禮私觀拜至。則體賓亦當拜至。文省耳。若云不相親故不拜。則豈有不親於體。而又獨親於觀之禮。又此疏賓主不敵等說。卽前節注意。且既以爲此賓不敵。而其言拂几也。則曰敵且尸尊主卑。既有司徹爲外拂。又據聘禮謂卑於尊者內拂。前後矛盾。經明言授校。其爲兩手執之可知。乃又轉一說曰。昏禮異於餘禮。豈不支離。又云。此言先授後拜。則主人既授而拜。几方在客手。不能答拜。故必設几後乃答。至受禮時。主方執體。故賓先拜受。賓受後。主人始拜送。情理不過如是。賈疏忽創爲非己所得。及己所當得等語。謬矣。至主拜賓拜。俱有相辟之禮。聘禮。賓觀。再拜。公少退。則不特卑始辟尊也。況是經賓本不卑乎。烏得傳會其說。注云校几足古文校爲枝者。胡氏承琪云。校。蓋鼓之借字。說文。鼓。歷也。與既夕注。校。歷也。訓同。祭統。夫人執校。注。校。豆中央直者也。豆有跗而無足。故謂其中央直者爲校。几則有足。故士昏注以校爲几足也。古文作枝者。四體謂之四肢。說文。肢。或作肢。逸周書。孟子又作枝。釋名。肢。肢也。似木之枝格也。几之有足。猶人之有四肢。故校亦謂之枝歟。鄭以肢兼手足。故則專於足歷。故不從古文。贊者酌醴加角。栖面葉出于房。贊。佐也。佐主人酌事也。贊者亦洗酌加角。栖覆之。〔疏〕正義曰。迎受。釋文作梧授。从木。張氏如冠禮矣。出房南面。待主人迎受。古文葉作梧。〔疏〕正義曰。迎受。釋文作梧授。从木。張氏禮。从木。既夕禮从手。未知孰是。說文無梧字。有梧字。訓逆也。既夕疏云。梧。遷也。遷逆二義相近。疑梧卽梧之俗體。而梧又其假借通用者也。盧文昭曰。陸梧授二字譌。今案。公食大夫禮。及既夕經既有梧受之言。張氏引既夕。乃作梧授。又引玉篇。梧。受也。梧授。謂授其所受也。鄭於既夕注云。謂對相授。不委地。則經似當作授。則張說不爲無據。而此處釋文授字亦未必譌也。○凌氏釋例云。士冠禮賓禮冠者。贊者洗于房中。備酌醴。加相。覆之。

面葉。又賓授醴于戶東。加柶。面枋。冠者筵西拜受。士昏禮。女父醴使者。贊者酌醴。加角。面葉。出于房。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此贊酌者面葉以授醴者。所以然者。醴者尊。不自酌。必由酌醴者授之。凡訝受。皆對面相授受。酌醴者面葉以授醴者。則醴者始得面枋以授受醴者。受醴者受之。乃得前其葉以拔醴而祭也。士昏禮。舅姑醴婦。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此則酌者徑授受醴者。所以然者。舅姑益尊。不自酌。併不自授。徑由酌者授之。故面枋以便受醴面葉而祭也。注云酌加角柶覆之如冠禮矣者。士冠禮。贊者洗于房中。側酌醴。加柶。覆之。此與之同。故知如冠禮。吳氏廷華云。贊者私臣之屬。酌醴。酌醴尊以賓解也。主人受醴。面枋。筵前西北面。賓拜受醴。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主人西北面疑立。待賓即筵也。賓復位於西階上。北面。明相尊敬。此筵不主爲飲食起。〔疏〕正義曰。敖氏云。西北面。以賓在西階上。不可背之也。醴子。醴婦。皆北面者。以其立於席西也。賓拜亦於前西北面。以待賓。賓拜於西階上。乃進筵前受醴。受訖。復西階北面之位。主人乃於阼階拜送。此醴。古人受爵。送爵。相拜之法。大率如此。注云主人西北面疑立者。吳氏廷華云。疑立者。無事而立。此經主人方在受醴獻賓之時。何暇疑立。又鄉飲酒禮言。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賓進受爵。此賓拜。主人亦當少退。又烏能疑立。云此筵不主爲飲食起者。賈疏云。此筵爲行禮。故拜及啐皆於西階。不知凡筵皆爲行禮。焉有素爲飲食而設者。若以拜啐必於西階。始爲行禮之筵。則士冠禮醴子曰。冠者筵末坐啐醴。降筵。坐奠解。拜。是拜啐皆於筵前。彼何嘗非行禮之筵。而拜啐皆不在西階。賈說尙可信哉。要之拜啐於西階上。皆是敬主之義。啐於西階。蓋有不敢當此筵之義。贊者薦脯醢。進。〔疏〕正義曰。此贊疑卽贊者。諸氏寅亮云。凡祭於脯。賓卽筵坐。左執解。祭脯醢。以柶祭醴也。成主人意。建。猶扱也。與。起也。奠。停也。〔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公食大夫。豆多者。祭於上豆之間。知凡祭皆於蓮豆之間也。西階。遂拜者。因事曰遂。坐奠不起。而遂拜也。吳氏廷華云。旣言與。復言坐者。坐如曲禮坐而遷之之坐。賈疏所謂跪也。與而跪。跪而奠解。遂以拜也。啐於西階。不敢以賓禮自居也。注云凡祭於脯醢之豆間者。賈疏謂祭脯醢



置之皆於豆間。此及冠禮。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皆有脯醢。則在簋豆之間。此注不言簋者。文省耳。云成主人意者。主人設饌。望賓美之。今客嘗之。告旨。是成主人意也。賓卽筵奠于薦左。降筵北面坐取脯。主人辭。薦左。簋豆之東。降下也。自取脯者。尊。〔疏〕正義曰。卽筵奠饌者。以取脯。當北面。物而取之。則以不腆辭之。賈疏云。此奠于薦左。不言面位。下贊醢婦。奠于薦東。注。奠于薦東。升席奠之。此云奠于薦左。明皆升席南面奠之也。又祭酒亦皆南面。竝因奠酒之面奠之。則冠禮禮子。亦南面奠之。聘禮禮賓。賓北面奠者。以公親執束帛待賜。已不敢稽留。故由便疾北面奠之也。鄉飲酒。鄉射。酬酒不祭不舉。不得因祭而奠於薦東也。燕禮。大射。重君物。君祭醢酒。故亦北面奠。注云執以反命者。下記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是賓降授人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人。謂使者從者。授於〔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上云主人辭。云前迎於門外。是大門外。此送亦大門外。注云授於階下西面者。以賓位在西。授脯文在出上。故知西階下西面。

### 右醢使者

納吉用鴈如納采禮。歸卜於廟。得吉兆。復使使。〔疏〕正義曰。徐本。婚作昏。案。昏嫁宜作昏。婚姻宜作婚。○郝氏云。問名而後納吉者。慎重不迫。禮之序也。乃昏姻之約。自納采問名時定矣。故昏辭曰。吾子有暱。覯室。請納采。如必問名。始卜。倘卜不吉。可中廢乎。故用禮通其義而已。張氏爾岐云。如納采禮。其揖讓升階。致命授鴈。及主人醢醢取脯出門之節。竝皆如之。

### 右納吉

納徵玄纁束帛儷皮如納吉禮。曰凡嫁子取妻。入幣聘帛無過五兩。儷。兩也。執束帛以致命。兩皮爲儷。實。皮。



鹿皮。今文「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五兩。玄三纁二也。象陽奇陰耦也。天子加以大璋。諸侯加以穀圭。庶人則纁皆作纁。用纁帛。無纁。用纁者。婦人陰也。納徵用幣。故又謂之納幣。何休云。纁。取其順天地。鹿皮。所以重古。沈氏彤云。鄭周禮注云。五兩。十端也。必言兩者。欲得其配合之名。漢記云。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然則每端二丈。彼疏云。古者二端相向卷之。共爲一兩。五兩。故十端也。又案鄭漢記注云。十箇爲束。實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五兩五尋。則每卷二尺也。合之則四十丈。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歟。彼疏云。一束謂十箇。兩箇合爲一卷。是束五兩也。天之正色蒼而玄。地之正色黃而纁。聖人法天地以制衣裳。而別其色。故禮法之重者。莫不上玄而下纁。記云。皮帛必可制。納幣以玄纁。重昏禮。使制爲盛服也。又鄭周禮媒氏注。純實纁字。古緇以才爲聲。納幣以纁。婦人陰也。凡取禮必用其類。士大夫乃以玄纁束帛。此經注用玄纁。象陰陽備也。然則玄爲陽而纁爲陰矣。又鄭注此經纁裳纁袍云。纁。綠者。象陽氣下施。是纁亦陽也。案考工記。畫綉之事。藻五色。東方謂之青。南方謂之赤。西方謂之白。北方謂之黑。天謂之玄。地謂之黃。凡五而有六者。玄與黑同而異也。五方之色單。而天之色乃全乎五方之色。玄入黑而爲纁。則諸色潛藏。獨見其方之色而已。故說文但訓纁爲黑。而康成以爲陰類也。然所見者雖獨北方之色。而天之色實含諸其中。故禮服纁與玄恆互用。而康成又以纁爲陽象。不等諸事象北方之黑也。蓋專象北方之黑。不以青赤黃諸色爲裏。或曰。凡昏禮。無貴賤皆陰陽備。鄭乃謂惟士大夫之幣象之。豈庶民獨不當象之乎。謂娶禮必用其類而以纁。則士大夫何爲而不用其類乎。形謂言非一端。各有所當。專用纁。則取象幽陰。兼用玄纁。則取陰陽之備。皆昏禮之義類。庶人取其細而不取其大。下士也。然不用黑而用纁。則以纁之中仍備陰陽之色耳。又案。士冠禮所陳三服。玄端玄裳乃服之下者。然在庶人爲上法。昏禮攝盛。則庶人與其妻皆可服玄。而納幣以纁者。纁又降於玄也。昏禮幽陰。故取象北方之色。謂象婦人陰者。非也。蔡氏德晉曰。納徵禮最重。故特用皮帛而不用屬。

右納徵

請期用鴈。主人辭。賓許。告期如納徵禮。

主人辭者。陽倡陰和。期日宜由夫家來也。夫家必先卜之。得吉日。乃使使者往辭。即告之。

「疏」

正義曰。婿家得吉。乃不敢直以

告女家。而必請之者。示聽命於女家。尊之也。案此遞有三禮同節。皆如納采。惟鴈與皮帛爲異耳。

右請期

期初昏。陳三鼎于寢門外東方。北面北上。其實特豚合升。去蹄。舉肺脊二。祭肺二。魚十有四。腊一。肫。脾。不升。皆飪。設局鼎。期。取妻之日。鼎三者。升豚魚腊也。寢。壻之室也。北面。鄉內也。特。猶一也。合升。合左右。升於鼎也。去蹄。蹄甲不用也。舉。薦。脊者。食時所先舉也。肺者。氣之主也。周人尚焉。脊者。體之正也。食時則祭之。飯必舉之。貴之也。每皆二者。夫婦各一耳。凡魚之正十五。而鼎減一為十四者。欲其敵偶也。腊。免腊也。肫。或作純。純。全也。凡腊用全。脾。不升者。近竅賤也。飪。熱也。局。所以扛鼎。肫。覆之。古文純為鈞。脾為脾。今〔疏〕正義曰。注通解徐本俱作執。熱執諸本錯出。後不悉校。徐本作扛。釋文、集釋、通文屬作鈞。局皆作密。〔疏〕解。俱作扛。依注例。鼎上當有古文二字。案儀禮局肫屢見。恐經注俱有誤。說文肫安得有鈞。今本儀禮肫尊則為肫。覆鼎則為肫。釋文則多作肫。或強為分別曰。肫字从巾。覆尊以巾。則稱肫。覆鼎以茅。故不得稱肫。然則局字從戶。何以得施於鼎。賈氏云。鄭兼下絲。絲。總疊之。故云皆。可見覆鼎。覆尊皆作肫矣。又士喪及既夕。幕用疏布。古文皆作密。是古文無分尊鼎。尤其明證也。案局肫二字。古文當為局密。今文當為肫。鄭於上字從古。下字從今。當注云。今文屬為肫。古文屬為密。肫之從門。乃諧聲。非會意也。古蓋音冥。冥。局聲相近。故通作局。又音冥。冥。鉉聲相近。故別作鉉。○此又下盡合登一節。論夫家欲迎婦之時。預陳同牢之饌也。賈疏云。東方北面。是禮之正。但數鼎。故云北面北上。則此及少牢是也。特牲。陳鼎于門外。北面北上。當門。而不在東方者。辟大夫故也。今此亦東方不辟大夫者。重昏禮。攝盛也。鼎不言北上。直云北面。士冠所云是也。凡鼎陳于外者。北面為正。阼階下。西面為正。士喪禮。小斂。陳一鼎于門外西面者。喪禮少變。在東方者。未忍異於生時。於大斂。奠。及朔月奠。既夕。陳鼎皆如小斂奠門外。皆西面者。亦是喪禮變也。士虞。陳三鼎于門外之右。北面北上。入殷于西階前。東面北上。不言東者。既葬。鬼事變吉故也。公食。陳鼎七。當門。南面東上者。以賓是外人。向外統之。集釋云。肺有二。其一舉肺。離割之。使食時可祭可嚼。又名離肺。膾肺。其一名祭肺。判切之以祭。又名判肺。切肺。祭時二肺俱有。生人食惟舉肺。此具二肺者。鬼神陰陽也。郝氏云。北面。鼎面向北也。北上。自北陳而南。豚鼎在北也。全升。全體解折。孰於饌而升於鼎。去蹄。去四蹄甲。舉。猶食。手舉食之也。肺為氣之主。脊為體之

正。食先舉之。將食。先祭之。所食之肺脊。與所祭之肺。皆升之鼎者也。全禽之乾者曰腊。謂兔也。肺。當作純。一純。一雙也。少牢云。腊一純而鼎。是也。脾。尾骨也。內則云。兔去尻。故不升於鼎。豬氏寅亮云。豚合升。則豚解爲七體。而左右胖皆升矣。穀亦連於髀。脊則分爲二。令夫婦各二。增脊之一而爲八。去魚之一而爲十四。合偶數也。經明云。腊一純。而穀氏謂用一胖。不惟失同牢之義。且近凶禮矣。吳氏廷華云。下婦饋言合升側載者。下兩俎分載之。此一組合載之也。案肺當兼舉肺祭肺。以舉肺亦祭。故以祭概之。兩者各二。則四也。豚只一肺。此有四者。析之。父醢子。當在此時。合有胖升者。夫婦各一也。若祭。則升右。下文皆坐祭之。薦黍稷。即此祭肺。贊爾黍稷。授肺脊。即此舉肺脊也。牲一身前有肩臂臠。後有肫膈。脊。中央有三脊。正。臠。橫脊。取中央正脊。故曰體之正。兔腊也者。牛牢用臠脂。士兔腊可知。凡牲體用一胖。腊則左右體骨相配共爲一體。故得全名。特牲少牢亦用全。大敘士虞皆用左胖不全者。喪禮略。注肫作純。純。全也。古文純爲鈞者。胡氏承珙曰。今文作肫。本純之假借。當時蓋別有作純之本。故云肫或作純。純。全也。下卽就純字疊之云。古文純爲鈞。周禮司几筵司農注。純。讀爲均服之均。鄭於此不從古文作鈞者。蓋以少牢之純爲正字。鈞音與純稍遠。惟肫音與純相近。故但取純訓。其字則仍從今文作肫耳。云脾爲脾者。脾正字。脾同音段借字。設洗于阼階東南。洗所以承者。〔疏〕正義曰。設洗必兼水。水在洗東。文省耳。饌于房中醢醬二豆菹醢四豆兼巾之黍稷四敦。皆蓋。醢醬者。以醢和醬。生人尙愛味。兼巾之者。六豆共。〔疏〕正義曰。盧昭弓云。石經菹。各本同。○黍氏崇義。白金。案九嬪職云。凡祭祀。贊玉盥。注。玉盥。玉敦也。受黍稷器。然則天子八簋之外兼用敦也。又少牢禮曰。主婦執一金敦黍。有蓋。凡設四敦。皆南首。注。敦有首者。尊器飾也。飾象龜形。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又明堂位曰。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簋。殷之六瑚。周之八簋。注。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今依孝經說。與簋簠容受效同。上下內外皆圓爲異。豬氏寅亮云。饌亦兼夫婦。菹醢。敷謂葵菹蜩醢。以士用饋食之豆籩也。義氏云。覆饌巾。士大夫以緇布緇裏。二者。夫婦各一。四者夫婦各二。注云醢醬者。以醢和醬者。李氏如圭云。醬以醢和之。故名醢醬。下經直言醬也。惟公食大夫禮及此禮有醢醬。吳氏廷華云。醬合醢言。是用醢釀成者。膳夫醬合醢醢言。醢人則曰齊醢道醢。醢人則曰醬醢道。是蓋有用醢而成者。亦有不用醢而成者。注所謂和。卽醢之義。蓋以二者相雜之謂也。賈疏殊混。大羹滂在饗。大羹滂。煮肉汁也。大古之羹無鹽而咸者。注所謂和。卽醢之義。蓋以二者相雜之謂也。賈疏殊混。

時。今文消。〔疏〕正義曰。盧昭弓云。鼈也二字。各本皆譌作火上。今從宋本改正。○敖氏云。此上牲之肉汁也。以皆作汁。其重於他羹。故曰大。復曰消者。嫌羹當用肉也。注云大古之羹無鹽菜者。左傳桓二年傳。大羹不致。郊特牲云。大羹不和。謂不致五味。故知不和鹽菜。唐虞以上曰大古。三王以來。更有羹羹。則致以五味。雖有羹羹。猶存大羹。不忘古也。今文消皆作汁者。五經文字云。消從泣下肉。大羹也。消從泣下日。幽陰也。今禮經相承。多作下字。段氏玉裁云。儀禮音義引字林云。消。羹汁也。玉篇廣韻同。然則本無異字。肉之津液如幽淫生水也。羅氏有高云。消之爲肉汁者。古文假借字。音入聲。讀若液。說文。液。汁也。古文借爲液。故消可訓汁。今案此二說是也。其汁字古人多假和叶字。如周禮大史協事注。杜子春云。書亦或爲協。或爲汁。又大行人協辭命注。故書協爲汁。鄉士。汁日刑殺。司農注。汁。合也。和也。故鄭於此仍依古文作消耳。尊于室中北墉下有禁。玄酒在西。綌冪加勺。皆南枋。墉。牆也。禁。所以厭厭者。玄酒。〔疏〕正義曰。張淳云。釋文冪作冪。冪則皆冪。明無冪冪之別。集釋校云。周禮有冪人。說文作悞。云。周禮有悞人。是冪卽悞之變體。粗。集釋。徐本。通解。楊、敖、俱作冪。○敖氏云。士虞禮云。尊于室中北墉下。當戶。此東西之節宜如之。尊不言其器。如上篇可知。案尊皆用酒。此爲夫婦三醕而設。下注所謂內尊也。玉藻。士用禁。玄酒在西。不用也。南枋。便於酌也。不言饌者。爵在外簠。此不重設也。注云禁。所以厭厭者。玄酒。不忘古也者。士冠禮云。饌。此亦士禮。雖不言饌。然尊亦饌也。廢承於簠云。禁者。因爲酒戒也。古謂黃帝以前。以禮運云。汙尊而杯飲。謂神農時雖有黍稷。未有酒醴。以水爲玄。尊于房戶之東。無玄酒。簠在南。實四爵合。無玄酒者。略之也。夫婦酌於內尊。其餘酌於外尊。合。〔疏〕正義曰。敖氏云。無玄酒。則惟一尊而已。無玄酒。用一尊。且不尊於房戶之間。又不冪。皆遠下尊者也。簠實爵。主醕夫婦也。乃設於此者。非常禮。因有尊而爲之耳。凡設此簠於堂者。必在尊南。鄉飲酒禮云。設簠于禁南。東肆。吳氏廷華曰。上二句言外尊。蓋贊酌以酢者。初醕再醕自爵。三醕合。贊自酢。亦用此爵。案無玄酒者。玄酒非當飲之酒。特陳之以表不忘古耳。故無庸再陳也。香半飽。蓋分一飽爲二。不用。則仍合爲一也。一再醕用爵。夫婦各二。故四。三醕用爵。不設簠於室者。室隘不能容也。此有簠子之禮。盛氏世佐云。此尊爲饌御設也。古人房室皆在東南。房戶之東。則東序也。不曰東序。而曰房戶之東。尊統於戶。不統於牆也。

右將親迎豫陳饌

主人爵弁纁裳緇帶從者畢玄端乘墨車從車二乘執燭前馬

主人壻也壻爲婦主爵弁而纁裳玄冕之次大夫以上親迎冕服冕服迎者鬼

神之鬼神之者所以重之親之纁裳者衣緇衣不言衣與帶而言施者空其文明其與施俱用緇施謂緇之  
言施以緇緣裳象陽氣下施從者有司也乘貳車從行者也畢猶皆也墨車漆車士而乘墨車攝盛也  
執燭前馬使從役「疏」正義曰二嚴本通解楊、敖、俱作貳士而乘墨車疏無而字從、楊、敖、徐本作  
持炬火居前照道「疏」徒○自此至侯于門外論親迎之節集釋曰注言冕服迎者鬼神之者言敬此夫婦之道  
如事鬼神也凡昏各用其衣服五冕色俱玄故謂之玄冕爵弁則士之上服也禮記曰士弁而親迎盛氏世佐云  
士昏用衣服以爵弁則天子以下皆用上服以五冕色俱玄故總稱玄冕也賈疏云五等諸侯亦不過玄冕殆誤敖  
氏云此禮據壻家而言故以壻爲主人爵弁者以親迎當用上服也此言緇帶不言衣帶釋與前篇互見也從  
者謂在車及執燭者也張氏爾岐云一命大夫冕而無旒士變冕爲爵弁故云冕之次大夫乘墨車士乘棧車  
今親迎乘大夫車故注云攝盛巾車注云棧車不革纁而漆之則士之棧車亦漆但無革纁爲異吳氏廷華云士冠  
禮爵弁服纁裳純衣細帶棘輪玄端玄裳黃裳纁裳纁帶爵弁此但言緇帶者蓋彼此見義也注以空其文明與  
衣帶同色繫矣又據士喪禮言貳車白狗攝服是士明有貳車也賈疏謂士無貳車誤案下經女從者畢紵玄注  
謂從者爲姪婦則此從者亦主人之姊若姪也賈疏謂爲僕隸之屬非是又墨車有革或取其膠固亦用屬之義注攝  
盛之說婦車亦如之有袞亦如之者車同等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疏」正義曰婦車壻  
存參婦車亦如之有袞亦如之者車同等士妻之車夫家共之大夫以上嫁女則「疏」正義曰婦車壻  
亦執燭前馬也棧轡通車衣也吳氏廷華云親迎爲六禮之一親迎者即鸛巢所謂百兩御之百兩迎之焉有夫家  
不共車而自乘其車之理此經壻車婦車並舉其爲夫家所共甚明注謂大夫以上自以其車送之非也賈疏引左氏反  
馬據左傳有反馬說注謂禮送女留其送馬三月反馬此或是送女之人所乘如下所謂送者或載嫁女服器之車  
俱未可知又鸛巢詩所謂迎御亦正夫家共車之證賈乃以爲自乘其車何其噴噴要之親迎之義謂夫家自以其車  
迎之耳若自乘其車則往就矣烏得曰迎盛氏世佐云如之者如其乘墨車而下之儀也嫁時之車王后重翟  
上公夫人厭翟侯伯子男夫人翟車孤卿以下至士皆與夫同惟有袞爲異注袞車裳帷周禮謂之容車有容



則固有蓋者。禮周謂之容。詩謂之帷裳。一名童容。容者。以爲車之容飾也。帷裳者。以其帷障車之旁如裳也。其上有蓋。謂之童容。四旁垂而下。謂之棨。其實一物也。男子立乘。有蓋無棨。婦人坐乘。重自蔽。故有蓋復有棨。數云以布爲之。想當然耳。又云在上曰棨。在下曰裳。此惟有棨而已。以棨與裳爲二。非也。鄭注棨記云。棨謂甲邊緣。棨固在旁。不在上。沈氏彤云。棨記。其轄有棨。縹布裳帷。注。棨。謂甲邊緣。裳帷。圍棺者。則棨與裳帷明非一物。詩疏云。裳帷。以帷障車之旁如裳。上有蓋。蓋有衣。四旁垂而下。謂之棨是也。且昏禮以有棨爲盛。爲棨。非凡婦人車所有也。衛風云。漸車帷裳。則帷裳乃凡婦人車有之。其爲二物明矣。既夕記注又云。棨於蓋弓蓋之。此得其實。又容與蓋相配。則容是在上之棨。非在旁之裳帷也。至于門外。婦人大門。〔疏〕正義曰。賈疏云。注知是大門之外者。以下有揖主

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

主人。女父也。筵爲神布席。

〔疏〕

正義曰。顧氏炎武曰。主人筵于戶西。注。主人。謂弁纁裳緇袍。主人。壻也。壻爲婦

壻稱主人。至於婦家。則女父又當爲主人。故不嫌同辭也。女父爲主人。則壻當爲賓。故曰賓東面答拜。注。賓。壻也。對女父之辭也。至於賓出而婦從。則變其文而直稱曰壻。壻者。對父之辭也。曰主人。曰賓。曰壻。一人而三異其稱。可以見禮時爲大而義之由內也。

女次。純衣纁裙。立于房中南面。

女從者畢袵玄。今時髮也。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純衣。絲衣。緣其衣。象陰氣上任也。凡婦人不常施裙之衣。盛。〔疏〕正義曰。徐本。集釋。則此衣亦玄矣。無衣字。通解有。與昏禮。爲此服。喪大記曰。復衣不以裙。明非常。〔疏〕疏合。○不言裳者。以婦人之服不殊裳。是以內司服皆不殊

裳。彼注云。婦人尙專一德。無所兼。連衣裳。不異其色。是也。注云。周禮追師掌爲副編次者。彼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爲之飾。其遺象若今步搖矣。編。編列髮爲之。其遺象若今假紒矣。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髻。謂如少牢主婦髮髻也。又云外內命婦衣鞠。衣覆衣者服編。衣祿衣者服次。其副。惟於三翟祭祀服之。士服爵弁助祭之服以迎。則士之妻亦服祿衣助祭之服也。玉藻有鞠衣。覆衣。祿衣。注。諸侯之臣。皆分爲三等。其妻以次受此服。公之臣。孤爲上。卿大夫次之。士次之。侯伯子男之臣。卿爲上。大夫次之。士次之。其三大夫以下。內命婦則三夫人自闕翟而下。九嬪自鞠衣而下。世婦自覆衣而下。女御自祿衣而下。嫁時以服之。諸侯之夫人。無助天子祭。亦得各申上服。與祭服同也。云以纁緣其衣者。諸氏寘亮云。內司服注。婦人連衣裳。不異其色。豈於嫁時反異其色而衣纁裳纁邪。吳草廬所云裳下襖。與集說同誤。注以纁緣衣之解不可易。云婦人不常施裙之衣。盛昏禮。爲此服者。此純衣



即祿衣。是士妻助祭之服。尋常不用。纁爲祔。今用之。故云盛昏禮。爲此服。引喪大記者。證祔爲非常服也。姆纁笄宵衣。在其右。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蓋齒德兼優之婦。可爲女之師表者。或爲乳母。或爲幼時撫育之人。更有老而無夫。老而無子。無所歸依。而德行猶堪導人者。可勝斯任。注云。婦人年五十無子。出不復嫁者。夫無子被出。非事所常有。若專藉此爲保母。豈得盡人而有乎。褚氏寅亮云。此與下婦纁笄宵衣以俟見。及特性主婦纁笄宵衣並同。注謂姆以纁爲領。終未安。纁衣本在六服下。姆執禮事。可以服之。郝氏云。纁。黑緇。裏髮也。笄。加簪以綰髮也。宵衣。黑色衣。女子宵衣。猶男子玄端。宵。小也。列采爲夏。全黑爲宵。猶俗謂青衣爲小衣也。盛氏世佐云。婦人祿衣。因男子之玄端。玄端一名祿衣。士喪禮陳襲事于房云。爵弁服。皮弁服。祿衣。是也。男子之服。惟爵弁服用絲。餘皆用布。則婦人祿衣亦當用布。宵衣次於祿衣。其用布可知。宵衣。士妻之正服。其上衣祿衣。純衣。與祿衣制同。而用絲。乃嫁時盛服。非常服也。祿衣。玄。宵衣亦玄。而謂之宵者。以祿衣是后御於王之服。三夫人以下御於王。當衣宵衣。詩云。蕭蕭宵征。非以其宵時所衣。故名宵衣歟。其所以異於祿者。少牢饋食禮。主婦被錫衣侈袂。說者謂侈袂大袖之衣。然則宵衣之制。其袖狹小爲異。餘則同也。考士服之玄端。袂長二尺二寸。袂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蓋半而益一。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宵衣與祿之異。亦猶是矣。云纁。緇髮者。此纁亦如士冠禮以纁爲之。廣充幅。長六尺。以綰髮而紒之。姆所以異於女者。女有纁。兼有次。姆則有纁而無次也。云宵。讀爲詩素衣朱綰之綰者。胡氏承琪云。鄭於此易經文作綰。而特性禮。主婦纁笄宵衣。注。綰。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纁本名宵。詩所謂素衣朱宵。記有玄宵衣。蓋以士昏禮說宵綰。假借已明。故於特性不妨依經作宵。并引詩及記。皆轉從禮經作宵。以見宵借作綰。爲經典通用之例。特性疏謂詩及禮記皆本作宵字。非也。女從者畢袵玄纁笄被穎黼在其後。女從者。謂媵婦也。詩云。諸娣從之。祁祁如雲。袵。本作宵字。非也。女從者畢袵玄纁笄被穎黼在其後。同也。同玄者。上下皆玄。穎。揮也。詩云。素衣朱纁。爾雅云。黼領謂之纁。周禮曰。白與黑謂之黼。天子諸侯后夫人狄衣。卿大夫之妻。〔疏〕正義曰。婦人之服。未刺黼以爲領。如今偃領矣。士妻始嫁。施揮黼於領上。假盛飾耳。言被。明非常服。〔疏〕有以黼爲衣者。敖氏謂以黼爲禪衣。而被於玄衣之上。亦猶婦之加景。非也。昏禮。惟攝盛。車服乃有異爾。此固從者。安得別製異服。注黼領之說是也。江氏筠曰。注謂施穎黼於領上。假大夫妻之盛飾。據經上云女從者畢袵玄。所謂袵者。乃無上衣之謂。

玉藻。衿纁綌不入公門。是也。如別有衣加之。則不名爲衿矣。然則經之言衿。正以示別於加景而立文也。案賈疏引郊特牲。纁黼丹。朱中衣。謂天子諸侯中衣有黼領。上衣則無之。今此婦入事華飾。故於上衣則有之。中衣則無也。此亦是言衿及言纁之義。又案敖氏謂此女從者亦玄衣。然據經上從者畢玄端之文。知無不實著其名者。今此乃異其文。當是以被黼之故。蓋古人謹於命名。卽如一漢衣。所純者殊。則其名亦異。今此以非常服。故不別爲之名。而但不使得蒙其上以示別也。陳氏詳道曰。衿。設飾也。說文。衿。繫也。案屬。纁與黼通。衿玄。設飾以玄也。纁黼。以案爲領而刺黼也。盛氏世佐云。女從者。謂女之從者。卽下經所謂婦人送者也。詩云。諸娣從之。乃諸侯禮。鄭引以證此誤。纁與黼通。擇也。黼謂領也。纁黼者。蓋爲無裏之領。而刺黼於其上。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詳被字。則此領與凡領不同。凡領連於衣。此蓋別以絲爲之。而加於領上歟。主人玄端迎于門外。西面再拜。賓東面答拜。賓。〔疏〕正義曰。敖氏云。亦擯者出請。入告。乃出迎之。此時賓爵弁服。而主人玄端。不嫌於服故祗服。主人揖入賓執鴈從。至于廟門。揖入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奠鴈再拜稽首。降出。婦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疏〕正義曰。奠鴈而拜稽首。婿有子道也。授女耳。主人不降送。禮不參。〔疏〕案主人揖入之後。當有每曲揖之節。不言者。文略。主人不降送。父無送女之禮也。注云。禮不參者。據凡行禮者言也。此婿迎女而女從之。是婿女二人爲禮矣。故主人不參之。沈氏彤云。此時女立房中。南面俟婿。婿當楣北而奠鴈拜。所謂執摯以相見也。婿婦之相見。同此始。婦不答拜者。謙不敢當其盛禮也。蓋稍還避之。婦人從夫者也。無論夫下之而不敢當。卽夫齊視之。而亦不敢當。故夫有親迎之禮。而婦無見夫之儀。夫執摯以拜。而婦不答拜也。不還其摯者。鴈取有常節。隨陽義。不可不受也。婦雖不敢當夫之下之齊之。卽未嘗不隨者。所以明婦順也。主人西面于阼階上。女房外南面。而賓北面奠鴈。是許之執摯相見矣。許之執摯相見。若父母親授之。故曰婿親受之於父母也。吳氏廷華云。婦從者。奠鴈時已出堂矣。變女言婦。已受摯而從之也。此有父母戒及送之節。記言父西面戒之。又言父送女命之。此又言不降送者。蓋戒在女出房時。送則又申命之。送當少遠其位。但不降耳。母亦不降。惟庶母降。盛氏世佐云。書云。拜手稽首者。始拜。首至手。而於其卒拜。則首至地也。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乃於奠行之者。晉義云。蓋親受之於其父母也。得其旨矣。上言女對其父。此言婦對其夫言也。既從夫而出。卽謂之婦。此禮經正名之義。婿案。經言主人不降送。記言父送女。

命之。蓋違其位少進耳。又疏引何休云。周人逆於戶。知當在房戶外。當阿北面。壻御婦車授綬。姆辭不受。壻御者。親而下之。綬。所以引升車者。曲禮曰。僕人之禮。必授人綬。〔疏〕正義曰。徐本。集釋。楊。敖。俱無曲禮曰三字。通解有。據疏云。曲禮文。則注無可知。○李氏如圭曰。郊特性曰。壻親御授綬。親之也。親之也者。親之也。沈氏彤曰。此稱壻而不稱賓者。女未授。則賓之。婦既從。則壻之。皆對主人而稱也。此辨名定分之義。敖氏曰。曲禮云。若僕者降等。則受。不然則否。此壻爲御。故如僕人之禮。然非降等。故姆辭不受。案婦不親辭者。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姆道其志也。姆既辭。則壻當舍綬。姆執綬以授女矣。婦乘以几。姆加景。乃驅御者代。乘以几者。尙安舒也。景之制。蓋如明衣。加之以爲行道禦塵。令衣鮮明。〔疏〕正義曰。景。通典作儼。非也。古無儼字。釋文作御。集釋無車字。注但云尙安舒。而賈疏知謂登車時者。記云。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坐卽臨。几卑。故二人跪於地而對持之。非登車而何。馬前亦有燭。諸氏寅亮云。庶人妻用錦。外加揮蓋。其名曰褻。爲文之太著也。士妻繡衣纁帶。不爲文著。故外加者爲景。轉取鮮明之義。熊氏朋來欲改景爲褻。綱。不必。李氏如圭云。碩人詩亦云。衣錦褻衣。庶人卑。不嫌與國君夫人同。士妻純衣加明衣。非爲其文太著。爲禦風塵耳。云今文景作儼者。胡氏承珙云。上文被纁繡注云。纁。纁也。士妻始嫁。施纁繡於領上。假盛飾耳。此注云景之制。蓋如明衣云。案鄭於詩褻衣。禮記尙綱。及此經類。皆訓纁。蓋本玉藻纁爲綱義。惟於此景訓明。是意與褻綱類不同。賈疏仍以揮蓋釋景。非鄭義。彼褻爲正字。綱類爲假借字。此景爲正字。儼乃借字。壻乘其車先。俟于門外。壻車在大門外。乘之先者。道之也。此始也。俟。待也。〔疏〕正義曰。敖氏云。待者。既待。止車以俟。壻乘其車先。然後從之。注云壻家大門外者。門外。壻家大門外。〔疏〕案賈疏云。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故解爲壻家大門外。若不命之士。父子同宮。吳氏廷鑑云。喪服。內則。雖俱有異宮說。然未聞父子各門之說。以理論之。父母見在。壻豈得自立爲家。又此時門內及席皆有燭。

右親迎

婦至。主人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西階。媵布席于奧。夫入于室。卽席。婦尊西南面。媵御沃盥交。自升

西階。道婦入也。媵。送也。謂女從者也。御當爲訝。訝。迎也。謂婿從者也。媵沃壻。壻。南洗。御沃婦。壻於北洗。夫婦始接。情有廉恥。媵御交道其志。〔疏〕正義曰。釋文媵席中無布字。○及對席。媵御沃壻。即席之儀。李氏如圭云。詩云。好人提提。宛然左辟。好人。爲容好者。左辟。辟而左。不敢當尊。蓋壻揖婦入之時也。壻爲主。先卽席。婦席未設也。吳氏廷華云。曰入闔西。升自西階。雖是導婦。亦父在不由阼階之義。策言夫卽席者。婦俟饌具。饌具乃卽席也。案升自西階。謂夫婦並升西階也。並升之法。夫升三等。婦少右從之中等。並行。夫在左。既立。夫婦並立於西階上。俟布席乃入也。下經云。燭出。則夫婦未入之前。燭必先入矣。不當盟以致潔也。鄭道志說殊謬。且婦人不下堂。今媵亦婦人。乃下堂而沃壻。盟於南洗乎。褚氏寅亮云。於卽席尊西之當盟。以致潔也。注云。媵沃壻。盟於南洗。御沃婦。盟於北洗者。此當如先儒媵沃御。御沃媵。爲是。蓋媵御佐禮。後而言媵御沃壻交。則敷云於北洗者得之。但交沃者。媵御也。盟者。夫婦也。如敷云。媵沃御。御沃媵。之說。是媵御盟。而反遺夫婦矣。則敷云於北洗者。得之。但交沃者。媵御也。盟者。夫婦也。如敷云。媵沃御。御沃媵。之說。是媵御耳。江氏筠云。盟有不必就洗者。特性禮醴醢之設是也。此經沃盟。婦卽在尊西南面。媵奉盤。御執匱。夫當於其拜受贊醢之處。御奉盤。媵執匱。云。御當爲訝者。迎訝字。周禮作訝。他經皆作御。鄭曲禮注亦云。御當爲訝。與此同。壻案。鄉飲酒禮云。主人南面贊者。徹尊。舉者。盥出。除。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七俎從設。執七盥。沃洗者。西北面。此當準之。贊者。徹尊。舉者。盥出。除。舉鼎入。陳于阼階南。西面北上。七俎從設。執七以別出牲體也。俎。所以載也。〔疏〕正義曰。釋文。通解。敷氏俱作罷。浦云。釋文當作罷。今作罷。後人更易也。集釋校曰。枕者。特牲禮。乃枕有司。枕羊。枕豕。魚。字皆从木。少牢長杙。古文作七。鄭氏亦改爲杙。杙。士喪禮。舉鼎。右人以右手執七。左人以左手執七。舉鼎人兼執七俎者。喪禮略也。公食。執七俎之人入。加七於鼎。陳俎於鼎南。其七與載。皆舉鼎者爲之。士虞右人載者。喪祭少變。故在西方。長者在左也。今昏禮鬼神陰陽。當與特牲禮同。亦右人七。左人載。遂執俎而立以待設也。盛氏世佐云。贊者。室老也。下經云。贊醴婦。而舅姑既沒。章云。老醴婦于房中。明是一人矣。不去老而云贊者。以事命之。敷氏云。盟北而。盟於南洗也。除。罷者。右人也。既陳鼎。則右人抽薦。委於鼎北。而西面於鼎東以俟。注云。執七者。執俎者。從鼎而入設之者。敷氏云。執七俎者。從鼎入。而設於其鼎之西也。既設俎。則各加七於其鼎東枋。遂退。此三七三俎從設。則有司三人各兼執一七。一俎歟。沈氏彤云。上經所陳。瑟。饌。醢。醬。二豆。菹醢二豆。黍稷四敦。及四爵合盃。皆爲夫婦各用其半。故兼陳之。則此設七俎。亦當有六七六俎。

矣。郊特牲晉義並云共牢者。特謂不異牲。若豚魚膳。夫婦各食其半耳。非謂止三俎而共之也。又下經婦用特豚饋舅姑。注云。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時舅姑共席。猶各有俎。豈夫婦異席而願共俎乎。且婦前無俎。亦非敵偶之義。吳氏廷華云。上尊有審。徹之。待酌也。設七俎。待載也。亦徹豆巾儀禮。大概右人於鼎東四七。左人於鼎西。俎南北面載。士虞禮鼎在西階下。故七者東面而載者。則仍北面也。賈疏以特牲右人鼎北南面。左人鼎西俎南北面何也。據特牲加七注云。左人北面。疏亦以爲鼎西北面。猶與此疏合也。但彼注又云加七東柄。疏亦云然。夫東柄者。以七者在鼎東西。故東其柄以便其七耳。若右人鼎北南面。則當南柄。不當東柄也。增案。賈疏云。右人於鼎北南面。錯西面俟左人北南面當是右人西面。匕非南面也。北面載執而俟。執俎而立。〔疏〕正義曰。敦氏云。北面載。左人錯西面俟左人北南面當是右人西面。匕非南面也。北面載執而俟。執俎而立。〔疏〕也。右人則西面匕。此載以俎盛物之稱。士喪禮載豚云。載兩臂于兩端。兩胛亞。兩肱亞。脊肺在於中。皆進楮。載魚。左首進。三列。腊進。楮此魚十有四。則二列也。載腊如豚。惟無肺耳。俟。俟時而升。褚氏寅亮云。少牢禮云。匕皆加于鼎。東枋。東枋者。鼎西面。匕者在東。便也。此鼎亦西面。匕者逆退復位于門東北面西上。執匕者事畢逆退。由便。〔疏〕正義則敦氏謂西面匕。勝疏南面匕之說。李氏如圭云。逆退。後入者先退也。敦氏云。匕者乃右人以匕出鼎實者也。逆退。則匕下鼎者在先。匕上鼎者在後也。言復位。見其初位在此門東。北面西上。私臣之位也。特牲記曰。私臣門東。北面西上。逆退者。由便也。亦便其復位也。案左人執俎而俟。則退者爲右人明矣。此亦舉鼎者。謂之匕者。以事命之。且以別於載者也。贊者設醬于席注以是爲執匕者。恐非。又案逆退者。西面匕畢。乃轉南面而退也。載者尙立俟。故七者先退。贊者設醬于席前。菹醢在其北。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豆東。菹。〔疏〕正義曰。醬與俎俱在豆。知不在醬東者。下菹醢在醬北。南上也。別見魚腊。則此俎云者。指豚俎也。當豚俎北端。而云特者。明不與豚俎爲列。亦橫設之。凡俎數奇。故於其下者特設之。張氏爾岐云。魚次者。又在俎東也。腊特設俎北。若復東。則饌不得方故也。盛氏世佐云。此設俎豆之次。皆以南爲上者。夫席東向。便其右也。設俎者。卽載牲體。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湑于之左人也。魚次。次豚而東也。俎北。豚俎北也。腊云特。則豚魚之並可見矣。贊設黍于醬東。稷在其東。設湑于醬南。饌要方。〔疏〕正義曰。敦氏云。黍在豚南。稷在魚南。湑不言其器。在豆可知。少牢禮曰。進二豆湑。張氏爾岐云。二豆並列醬北。二敦直列醬東。此爲夫殷。下對殷二豆二敦。則爲婦。三俎共之。注云



饌要方也者。沈氏彤云。特性注云。膳特饌要方也。彼疏云。豆在神坐前。豕設於豆東。魚次豕東。若膳復在東。則饌不得方。故特也。上經膳特于俎北義同。此經設滂于醬南者。以醬東黍。黍東稷。若稷東復滂。則饌仍不得方。故亦特設之於醬南。兩注皆明特設之義。蓋必有特設者。而後饌乃得方也。設對醬于東。對醬。婦醬也。〔疏〕正義曰。敖氏云。下文云。設黍于俎北。而此醬宜在黍東。則於特俎爲東北也。

盛氏世佐云。此爲婦設也。夫西婦東。故云對。凡饌皆對。獨於醬言之者。以其首設也。設之於夫饌之東少北。惟云東者。舉其大判言之耳。不言婦前者。婦席未設也。案以下言婦饌不言俎者。同牢者亦同俎。曰對者。以增饌爲主也。特俎。卽上所謂膳特于俎北者也。沈氏彤曰。下經設黍于俎北之膳。謂婦之膳。卽婦之特俎也。敖誤以夫婦共三俎。乃誤以此膳爲卽上所特設者。遂謂醬於特俎爲東北。二豆當特俎之東。無之而不誤矣。且如其言。則下經對席北去增席各半。夫婦徑不相直也。何以稱敵偶之義邪。菹醢在其南北上。設黍于俎北。其西稷。設滂于醬北。御布對席。贊啓會。卻于敦南。

對敦于北。啓。發也。今文啓作。〔疏〕正義曰。注本啟發也。下有會合也。謂敦蓋也。七字。○盛氏世佐云。醬二豆二對滂。饌又在其西偏。則二饌蓋相連矣。連故得共俎。且成其方也。又夫婦各有三俎。尤經所未之見者。經云。設對醬于東。注謂當特俎。敖氏以下文設黍于俎北參之。當在特俎之東北。且經云。設黍于俎北者。膳卽上文膳特于俎北之膳。非有二也。乃謂婦饌別有三豚魚一膳。而案其設黍之處。又不在膳而在豚北。直與經文相背矣。褚氏寅亮云。夫席之黍在醬東。稷在黍東。對席之黍。宜設在醬西魚北。其稷宜在黍西豚北。無如設稷之地已有膳在。故必設黍於稷北。而稷乃設于黍西。此經所以特著設黍于膳北之文也。鄭注所以云對醬當特俎也。敖氏以對席當設之稍北。因有對醬于膳俎爲東北。及北卽醬西之說。不知昏禮對席。與養者對席自別。安可以彼例此。設席一誤。饌位無不誤矣。李氏如圭謂對席亦有俎。則是六俎而非三俎。且失同牢之義。亦非。張氏惠言云。據禮圖。豆徑尺二寸。登與豆同。敦徑六寸八分。俎廣尺二寸。長二尺四寸。橫設之。一俎適當二豆之徑。兩席共俎。菹醢當席中。必相對。與豚魚之俎直。膳特

于其北。則醬滂當之。故鄭云對醬當特俎。經文云。設黍于滂北。蓋當膳稍北。略言之。又疑北爲東字之誤。疏云。設婦滂於醬北。當特俎東饌內。是明以黍在膳東。若經爲膳北。不應無說也。又肝俎經不言所在。依祭禮。當在內西塾。韋氏協夢云。對席必稍北者。增席南上。婦席雖與增席相向。而不敢並。示有尊卑之義也。張氏爾岐曰。會。敦之蓋。御。仰也。開敦蓋。各仰置敦右。案。敦南。增敦。對敦。婦敦。又滂本佐食之具。飫射等飲而不飯。故無滂。賈疏



說非也。少牢文不備。是矣。至有司徹雖有匕涪肉涪。但祭祀之涪在登。不祭不嘏。彼涪在俎。嘏而嘗之。蓋實尸在味。與正祭在登者不可同日語也。注今文啓作開者。胡氏承珙云。古人於啟閉字多作啟。少作開。故古文作啟者。今文則作開。左傳哀三年經。城啟陽。公羊作開陽。此左氏古文。公羊今文之別。古文卻爲裕者。卻正字。裕借字。說文。卻。節欲也。玉篇。卻。節卻也。玉篇爲是。所以節進退。趙策云。進退之謂節。蓋進則以節召之。退則以節卻之。故云節卻。說文欲字。傳寫誤耳。疏云。卻。仰也。謂仰於地也。案贊啟會卻于敦南者。謂啟其蓋退於敦南。即卻爲却之義。贊告具揖婦即對筵皆坐皆祭祭薦黍稷肺。贊者西面告饌具也。增揖。〔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其祭之序。由近及遠。肺。指祭肺。非舉肺也。盛氏世佐婦。使即席。薦菹醢。〔疏〕云。告具。告於主人也。揖婦不言主人。可知也。敖氏以爲贊者揖。非也。至是云皆坐。則舉者夫之即席。猶立也。注云贊者西面告者。主人東面。故西面告也。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涪醬。云薦菹醢者。敖氏云。祭薦黍肺。釋上所謂祭者此也。祭薦。以菹醬於醢而祭也。贊爾黍授肺脊皆食以涪醬。皆祭舉食舉也。爾。移也。移置席上。便其食也。皆食。食黍也。以。〔疏〕正義曰。徐本。集釋。俱無用口用指用也。用者。謂用口啜涪。用指啖醬。古文黍作稷。引此注。亦無此四字。○敖氏曰。惟爾黍者。夫婦各有二敦。故但取其尊者而食之。凡爾敦者。皆右之於席上。經特於少牢禮見之。授肺脊。兼舉而授之也。皆受以右手。惟飯時則右執之也。贊授夫于饌南西面。婦則于饌北東面。皆訝受之。皆食。謂一飯也。以涪醬。皆謂師之。未食舉。故用此安食耳。舉。謂肺脊。以其先食舉之。因名之曰舉。祭。謂振祭。嘏之。一飯乃祭舉。異於饋食禮也。食舉。謂啗之。再飯三飯。則皆食舉。不復以涪醬矣。注云移置席上。便其食也者。吳氏廷華云。俎不可移置席上。故授肺脊而已。爾黍。注謂便其食。則席上之右也。饌食無不祭而先飯之理。此經雖先言皆食。後言祭舉食舉。然玩也字義。蓋謂其食黍者。皆祭舉食舉而後食黍。是錯綜之文。非先後之序也。賈疏謂三飯不須道食。疎矣。至特性少牢皆祭禮。此合禮儀儀節。自是不同。不應據一節之異。遂斷爲尊卑之大別也。云古文黍作稷者。胡氏承珙云。少牢禮。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注。爾。近也。或曰。移也。右之。便尸食也。疏云。案特牲云。黍稷。此及虞皆不云黍稷者。此後黍稷連言。明并黍稷食之。不虛陳而不食。不言爾之者。文不具。其實亦爾之也。案此經云爾黍。注。皆食。食黍也。是鄭意此敦惟爾黍。而不及稷。下文三飯卒食注。同牢示親。不主爲食起。三飯而成禮也。可知不必偏食黍稷矣。且黍三飯卒食。卒。已也。同牢示親。不重於稷。下文婦饋舅姑。有黍無稷。故此爾敦不及稷。古文作稷。鄭所不用。三飯卒食。主爲食起。三飯而成禮也。

〔疏〕正義曰。同牢示親。不主爲食起者。少牢贊洗爵。酌酌主人。主人拜受。贊戶內北面荅拜。酌婦亦如之。

皆祭。酌。漱也。酌之言演也。安也。漱所。〔疏〕正義曰。徐本。集釋。潔俱作絮。案。凡絮字。嚴徐鍾本並作絮。是

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南面拜。故知婦南面拜。若贊荅婦拜。亦於戶內北面也。敖氏云。洗爵。洗於庭也。酌

之言繼也。其字从酉。蓋既食之。而復繼之以酒。取其酒食相繼之義也。此拜受者。皆在席戶內之西也。祭。謂祭酒。凡酌皆坐受爵。案注。漱以絮。贊以肝從。皆振祭。臍肝。皆實于菹豆。肝。肝炙也。飲酒。〔疏〕正義曰。張淳曰。齊。方計反。齊。齊

古通用。此从口者。後人加之耳。案今本釋文。仍作臍。○敖氏云。以肝從。謂以肝從於酒而進之。二肝蓋共俎而進。本贊則縮執之。振祭者。執而振動之。以爲祭也。此亦以肝繼於鹽。乃振祭。肝從之法。少牢禮備之矣。吳氏廷華云。

揣鹽過多。振而去之。祭而臍之。後或言加。或言實。其義一耳。賈疏因士虞禮言加。此言實。遂以祭禮言加。此不言加爲異。不知特性亦祭禮。其舉獸幹及魚也。則曰實魚於俎豆矣。此言卒爵。皆拜。贊荅拜。受

爵。再酌如初。無從三酌用卷。亦如之。亦無從。〔疏〕正義曰。卒爵而拜。拜其飯已之賜也。爵出奠於簠。乃復洗

贊荅拜。不言婦又拜。是不挾拜矣。不挾拜者。以其禮輕故也。褚氏寅亮云。儀則同初。酌。無從則同再酌。每酌。洗爵於庭。皆有兩番降。案。禮成乃用卷。重之。不輕用也。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

西北面奠爵。拜。皆荅拜。坐祭。卒爵。拜。皆荅拜。興。贊酌者。自。〔疏〕正義曰。戴氏震云。據前尊于北壇下。是爲內

尊。此處疏云。乃酌外尊。亦無戶。今刪正。○敖氏云。三酌乃自酢。變於常禮也。自酢之禮。代人酢已耳。洗爵者。象

其爲已洗也。奠爵拜者。象受也。夫婦皆荅拜。則象同酢之也。與。謂夫婦也。案。皆者。皆夫婦也。始荅拜。象拜

送也。次荅拜。象荅卒爵拜也。坐。贊者坐也。祭。祭酒也。言坐祭。則必興而後坐也。主人出。婦復位。復尊西南

不言興。文省。與者。夫婦及贊者皆興也。洗亦在房。入室戶西北面拜。兼拜兩席也。主人出。婦復位。復尊西南

〔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出。爲將說服於房也。婦但當說服於室。故不出。惟復其尊西南面之位。乃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尊否。徹室中之饌。設於房中。爲饌御饌之。徹尊不設。

有外尊〔疏〕正義曰。乃徹。釋文作酒。○敖氏云。徹之者。亦贊也。如設也。于室者。謂其饌與席之位也。亦皆東西相鄉。案饌西御東。主人說服于房。媵受婦說服于室。

御受姆授巾巾所以自潔清。〔疏〕正義曰。御授。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楊。敖俱作受。作稅上。徐本。集記云。母施衿結帨。帨即巾也。至是與服俱說。故婦還以授之。使不忘父母之戒云爾。吳氏延華云。說服當於隱處。其房室之西南隅歟。注云。今文說作稅者。賈疏云。疊今文爲稅。不從者。稅是追服之言。非脫去之義。故不從也。

御衽于奧。媵衽良席在東。皆有枕北止。衽。臥席也。婦人稱夫曰良。孟子曰。將。〔疏〕正義曰。闕。徐本。集疏合。釋文作闕。云。今本亦作見。威氏琳云。賈本作將。見。故後人校釋文云。今本亦作見。乃注疏本反作闕。此文後人依釋文改也。祭義。見以蕭光。見。闕以俠。見。及見。闕。皆爲闕之誤。此儀禮注當從釋文作闕。賈疏作見。非也。○郝氏曰。良。良人。至是始成夫婦焉。稱良。威之也。北止。趾向北。首向陽也。張氏爾岐云。設衽曰衽。猶置尊曰尊。布筵曰筵也。上文媵受主人服。御受婦服。此御衽婦席。媵衽夫席。皆與媵御沃盥義同。注云。古文止作趾者。胡氏承珙云。說文。止。下基也。象艸木出有趾。故以止爲足。段氏玉裁云。此引申假借之法。凡以章爲皮章。以朋爲朋黨。以來爲行來之來。以西爲東西之西。以子爲人之稱。皆是也。以止爲人足之稱。正同。許書無趾字。止即趾字。許同鄭從今文。故不錄趾字。主人入。親說婦之纓。入者。從房還入室也。婦人十五許嫁。笄而禮之。〔疏〕正義如從今文名。不錄古文銘也。主人入。親說婦之纓。因著纓。明有繫也。蓋以五采爲之。其制未聞。〔疏〕正義賈疏云。纓有二。曲禮云。女子許嫁。纓。示有從人之端也。即此。說纓之纓。內則云。男女未冠笄者。總角。燭出。禮笄纓。此幼時纓也。皆與男子冠纓異。故注云。其制未聞。案主人親說之者。明此纓爲已而繫也。亦示親之。燭出。禮畢。將。〔疏〕正義曰。出。媵餽主人之餘。御餽婦餘。贊酌外尊。酌之。外尊。房戶。〔疏〕正義曰。據上經云。徹于房中。如設于室。則壻之餘仍在東。婦之餘仍在西。媵位如壻。御位如婦。惟尊在房。媵侍于戶外。呼則聞。爲尊者戶之外爲異耳。敖氏云。不洗而酌。略賤也。此酌之儀。惟拜受拜送而已。不拜既爵。媵侍于戶外。呼則聞。爲尊者求。今文。〔疏〕正義曰。媵初至。有徵求。必資之御。則御亦在焉。經文省耳。注云。今文侍侍作待。胡氏承珙云。侍待古同聲。故二字互用。禮記禮記注。侍。或爲侍。

右婦至成禮

夙興婦沐浴纚笄宵衣以俟見

夙早也。昏明日之晨。興起也。俟待也。待見。〔疏〕正義曰。集釋本。

士妻之纚笄宵衣。猶士之玄冠玄端也。蓋事舅姑之常服也。盛氏世佐云。纚笄宵衣。士妻之正服。次純衣纚裙爲始嫁。

而加盛飾焉耳。事已。則服其常也。郝氏云。降如姆。卸靡麗。示執役也。注云。古者命士以上。年十五。父子異宮。

者。案內則云。由命士以上。父子異宮。不云年限。鄭知十五爲限者。以其十五成童。質明贊見婦于舅姑。席于

阼。舅即席。席于房外南面。姑即席。質平也。房外。房戶外。〔疏〕正義曰。賈疏云。鄭知房外是房外之西者。以

即當舅之北南面向之。不便。又下記云。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戶外。女出于母左。以母在房戶西。故得女出于

母左。是以知房外亦房戶外之西也。敖氏云。見者。通言於舅姑。使得見也。郝氏云。舅席在阼。示爲主也。姑席在

東房戶外南面。爲內主也。注云。古文婦執笄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如今之當筵簾矣。進拜者。

舅皆作告者。案舅是正字。皆借字。婦執笄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如今之當筵簾矣。進拜者。

進東面乃拜奠之者。〔疏〕正義曰。筵簾。徐本。釋文。集釋。敖氏。俱作簾簾。嚴。鍾。通解。作簾簾。案。說文。

舅尊。不敢授也。用二手拜時。則惟右手執之。凡婦人之拜。以左手據地。故右手執物。而可以拜也。內則曰。凡女拜尚右手。沈氏形

云。詩傳曰。方曰筐。圓曰筥。說文。筥。筥也。筥。飯器。又云。筵。飯器。以柳爲之。蓋飯器而竹與柳爲之者。

宜於圓。是以筵。亦圓也。鄭殆兼二者以況筥之圓歟。禮器釋文云。筥。以藁若竹爲之。衣以青繒。蓋圖云。筥如筥

狀。其口微弇而稍淺。容一斗。敖氏謂聘禮卷幣實於筥。謂筥之制隨方如匱。非也。實幣之筥。蓋隋圖。郝氏云。筥。

竹盤。盛棗栗爲摯也。升自西階。不敢由阼也。手奉摯。進至舅席前。東西立拜。古婦人拜不著地。故執摯拜。而後

奠於席。賈疏云。禮記云。婦見舅姑兄弟姊妹。皆立於堂下西首。是見已。注云。婦來爲供養也。其見。主於尊者。兄弟以下在位。是爲已見。不復特見。又云。見諸父各執其寢。注。弟尊也。亦爲見時不來。今此不言者。文略耳。注云。筥竹器而衣者。下記云。筥繒被繒裏加于橋。注。被。表也。婦見舅姑。以飾爲敬。是有衣也。云進東面乃拜。

者。自西階上。東面至阼席前而拜也。云舅尊不敢授也者。下舅直撫之而已。姑則親舉之。親舉者。若親授之然。故於舅得云尊不敢授也。舅坐撫之。與荅拜。婦還又拜。還又拜者。拜。婦人與丈夫。〔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撫。撫栗栗筭也。撫之者。示受也。江氏筠云。婦人立拜。故姑舉股脩。爲禮則俛拜。〔疏〕必與而後拜。男子隄拜。乃舅坐撫栗栗。經亦云與荅拜者。曰。記云。舅荅拜。宰徹筭。可以明其故矣。蓋筭須拜後乃徹。則荅拜時筭固在席也。婦之奠筭於席。必正當舅前。舅之坐撫。亦必與筭對。則筭未徹之時。其坐處之不可以拜明矣。以筭之有妨於拜。而稍遠其坐處以荅之。此舅之所以與也。又戴氏震云。婦立拜。而舅乃手拜荅之。疑未必。示與荅拜者。所以示舅之亦肅拜耳。案還旋通。婦還者。盤旋以辟。不敢當舅拜也。注云先拜處者。謂前東面拜處也。云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俛拜。謂若土冠禮冠者見母。母拜受。子拜送。母又拜。母子子尙俛拜。不徒此婦於舅姑而已。禮經釋例曰。婦奠。舅撫之。猶降階受筭股脩升進北面拜奠于席姑坐。親禮。侯氏四享。王撫玉也。敷氏云。撫之。示受之。其說是也。舉以與拜授人。人。有司。姑執筭以起。荅婦。〔疏〕正義曰。股。石經作股。釋文作股。段氏玉裁云。本又作股。石本原刻同。○褚氏寅亮云。婦已見舅。不必復出矣。故侍御者先執股脩以俟於下。婦旋降階受之。以見姑。並非以門內門外別輕重之差。案公羊傳莊二十四年。大夫宗婦覲用幣。何注云。禮。婦人見舅。以栗栗爲敬。見姑。以股脩爲敬。見夫人之禮見舅也。而可乎。蓋據此經見舅執栗栗。見姑執股脩之文也。集說謂於舅並用栗栗。見姑惟用股脩。則是以見夫人之禮見舅也。而可乎。盛氏世佐曰。階。西階也。受。蓋受于婦氏人。股脩。脯也。姑不撫之而舉以與。婦於姑之拜也。不還又不拜。皆下於舅。吳氏廷華云。北面向姑也。人。女從。授女從。令宰徹之。曰舉以與。則視撫有加禮矣。注云舅則宰徹之者。下記云。舅荅拜。宰徹也。禮經釋例曰。姑舉舉授人。猶聘禮公側授宰玉享。公側授宰幣也。皆略如臣見君之禮也。不降階拜者。婦人禮異於男子。且辟君也。

右婦見舅姑

贊醴婦。醴當爲禮。贊禮婦者。以〔疏〕正義曰。敷氏云。贊。謂舅姑醴婦也。舅姑必醴之者。荅其行禮於已也。舅贊醴婦。其婦道新成。親厚之。〔疏〕不自醴之者。於其始至。宜示以尊卑之禮也。是時舅姑皆立於席。吳氏廷華



云。猶宰夫爲主人之義。江氏筠云。自來說贊皆用男子。蔡敬齋本義則云以婦女之曉禮儀者爲之禮婦。駁舊說云。男女不親授受。豈有使男子引新婦見舅姑。且酌而醴之之禮。然案禮惟婦人於丈夫乃有俠拜。若同爲婦人。雖婦之於姑。亦不俠拜。此何以受醴啐醴兩見婦又拜文。蔡因爲之說曰。贊代舅姑拜送。故婦又拜。蓋婦與舅行禮當俠拜故也。然果如所說。則下文婦餞而姑酌之。醴雖止爲姑禮。實亦兼達舅意。又何以不俠拜。均謂贊雖代舅。而既爲婦人。則畢竟婦人之相與拜也。婦與婦行禮而爲俠拜。禮未之有。欲明男女之別。而創禮所未有之拜。未見其說之允也。且經惟男子有奠爵之拜。若婦人之拜。皆執爵者。此經於贊自酢云極贊洗爵。酌于戶外尊。入戶西。北面奠拜。果婦人而然乎。席于戶牖閒。室戶西牖東南面位。〔疏〕正義曰。賈疏云。禮子禮婦。禮賓客皆於此。尊之至也。側尊甒醴于房中。婦疑立于席西。疑、正立自定之貌。〔疏〕

正義曰。疑。疑通。鄭讀爲乞然從于趙盾之乞。疑立者。不偏倚不搖動之意。玉藻云。立容德是也。立於此者。俟贊者酌醴而出也。立時少久。故特著其容。孔氏廣森曰。當讀如士相見薦不疑君之疑。疑立者。斜向舅姑立也。於君以不敢斜向爲敬。獻酢則又必向所與行禮者爲敬。若鄉飲酒。賓西階上疑立。是向主人立也。主人阼階東疑立。是向賓立也。周禮曰。不正其主面。亦不肯客。此疑立之道乎。大抵是有定位。而面無定矚。隨其所敬轉向之。是之謂疑立。今人行禮時。亦惟習於此節。斯敬賓之意達矣。贊者酌醴加柶面枋出房。席前北面。婦東面拜受。贊西階上北面拜送。婦又拜。

薦脯醢。婦東面拜。贊北面答之。〔疏〕正義曰。婦於贊乃俠拜者。重其爲舅姑禮已也。婦又拜。蓋執解拜也。其下於丈夫始冠成人之禮。〔疏〕二拜亦然。注云。鑒於丈夫始冠成人之禮者。賈疏云。冠禮禮子。與此禮婦俱在賓位。彼禮子南面受醴。此則東面。不同彼南面者。以向賓拜。此東面者。以舅姑在東。亦東面拜之也。婦升席。左執觶。右祭脯醢。以柶祭醴。三降席。東面坐。

啐醴。建柶與拜。贊荅拜。婦又拜。奠于薦東北面坐。取脯降出。授人于門外。奠于薦東。升席奠之。取脯降出。授人親徹且祭得禮。人謂婦人。

〔疏〕正義曰。張氏惠言曰。婦升席。皆當由序西。席則當如冠禮東上。諸氏實亮云。上經注云。婦人與丈夫爲禮則俠拜。此婦拜之通例也。敷氏何獨於此經云重其爲舅姑禮已。然則他禮不俠拜耶。其有不俠拜者。惟荅拜爲然。少牢獻侑不俠拜者。辟獻尸禮。張氏爾岐云。祭禮南面。啐醴東面。奠饌又南面。取脯則北面。韋氏協夢云。醴子。奠解拜。賓荅拜。冠者不又拜。此婦又拜者。贊者爲舅姑醴婦。婦拜贊者。猶拜舅姑也。故贊既荅拜。婦又拜。敬之。



至也。降。降西階也。出。出寢門也。凡受醴者必取脯以降。榮見禮也。案升席下當有坐字。授婦氏人。則歸示其父母矣。

右贊者醴婦

舅姑入于室。婦盥饋。饋者。婦道既成。成以孝養。〔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醴以致其潔。饋以致其養。於既授脯。即反而

舅姑之禮也。又以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竝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其

執爲婦之道也。特豚合升側載。無魚腊。無稷。竝南上。其他如取女禮。側載者。右胖載之舅俎。左胖載之姑俎。其

饋各以南爲上。其他。謂醬醢醢醢。女。謂〔疏〕正義曰。竝上。徐本。集釋。通解。俱有今文二字。案既有今文二

婦也。如取婦禮。同年時。今文竝當作併。字。則當字宜衍。○盛氏世佐云。側。獨也。合升側載者。合左右

胖升於鼎而載之俎。則獨用右胖也。特牲少牢。及鄉飲酒禮。皆用右胖。此亦宜然。然則舅姑亦共俎矣。不合載者。

此婦供養之道。非盛禮也。注疏說恐非。積氏寅亮云。升鼎則合載。則左右兩胖各載一俎。異於同年之合載也。非無

魚腊之謂。士虞禮烹一胖。故曰側烹。此各載一胖。故曰側載。若因無魚腊而言側。則彼固有魚腊矣。脊亦分爲二。

載諸兩俎。士室約淡一丈八尺。向東既接設兩席。北墻下焉能更橫容婦席邪。當依注共席之說。室以奧爲尊。故舅居

奧而姑居舅北。敖氏謂舅北姑南。非也。賈疏云。自側載以下。南上以上。與取女異。彼有魚腊并稷。此無魚腊無稷。

彼男東面女西面別席。其醬醢醢。夫則南上。婦則北上。今此舅姑共席東面。俎及豆等皆南上。是其義也。雖不言酒。

既有饋。明酒在其中。程氏瑤田云。凡禮設飯陳簋。必黍稷竝進。以稷五穀長。設之爲敬也。昏禮同牢皆食。亦黍稷

並設。今婦饋舅姑特見無稷。明但設黍也。黍美稷疏。婦道成以孝養。飯必精美。不進蔬食也。注云竝當作併者。

胡氏承珙云。當字疑衍。竝併義略同。鄭於竝雖皆訓併。然多疊併字不用。此注云竝南上者。舅姑共席於奧。其饌以

南爲上。是仍依古文作竝。不應云竝當作併也。段氏玉裁云。說文。竝。併也。併。竝也。互相訓。竝讀如蜀。併讀

如井。竝併義有別。許互訓者。禮經注云。古文竝。今文作併。是古二字同也。承珙案。鄭注此經。婦贊成祭。卒

竝皆訓併。是二字義同。正與許合。然鄭意經字則一概從竝。故有司徹注又疊古文作併者。不用也。婦贊成祭。卒

食。一醕。無從。贊成祭者。授處。〔疏〕正義曰。不言舅姑即席於奧。文略也。無贊。故婦贊之。祭。祭薦及黍也。成



無事可食。一食舉一不食舉。非交錯之義。故饌亦不餽舉。經特著始飯二字。以明交錯。而餽止。教黍也。古文作姑者。胡氏承班曰。姑飯者。膳御共餽姑之飯黍。而不餽舅飯。亦不敢娶之意。

右婦饋舅姑

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舅洗于南洗。姑洗于北洗。奠酬。以酒食勞人曰饗。南洗在庭。北洗在北堂。設兩洗。舉。凡酬酒。皆奠於薦左。不。〔疏〕正義曰。更。陳本誤作受。○賈疏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者。案下記云。饗婦。其燕。則更使人舉爵。〔疏〕正義曰。更。陳本誤作受。○賈疏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者。案下記云。饗婦。洗。爲婦人不下堂也。云姑洗于北洗。洗者。洗爵。則是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仍無妨姑薦脯醢也。褚氏寅亮云。舅姑席位。當如見時。注中其燕以下。補經未備。容饗後亦燕。朱子曰。以鄉飲酒約之。席在室戶外西。舅酌酒獻婦。更於席西受。飲畢。更爵酢舅。姑乃酌自飲畢。更酌以酬婦。婦受解。奠於薦左。不舉。正禮畢。敷氏云。舅洗爵以獻也。姑洗。洗解以酬也。婦酢舅。亦洗於北洗。皆不辭洗。不拜洗。其獻酢。則各於其席前。舅拜於阼階上北面。姑拜於席西東面。姑酌婦。則於主人之席北。而奠解於婦之薦西。奠酬者。婦取姑之酬酒。而奠解於薦東也。不燕者。尊卑之分嚴也。張氏惠言云。饗婦禮略。以意言之。舅降取爵於篚。婦避於房。舅升酌。筵前北面。婦筵西東面拜受。舅阼階東面拜送。即席。姑薦脯醢。贊者設俎。婦祭脯醢祭肺祭酒。降席東面卒爵。拜。舅答拜。婦又拜。更爵洗酌。阼階上酢舅。舅西面拜受。婦復位。東面拜送。婦薦脯醢。亦宜有折俎。舅祭卒爵拜。婦答拜。姑洗於北洗。酌筵前北面酬婦。拜卒爵。婦北面於姑西答拜。姑洗酌婦。北面拜受。姑北面拜送。姑復位。婦奠爵於薦左。復位。堵案。義疏云。舅獻姑薦。疏云。舅獻姑酬。共成一獻。下記亦云姑薦。又云婦酢舅。更爵自薦。則一饗而獻酢酬之節皆備也。據鄉飲酒禮。獻賓席前北面。酬。則席前北面。賓酢主人。則席前東南面。薦脯醢。此經第言一獻。至所謂酬者。考之於禮。主人酬賓。則奠於薦右。鄉飲酒禮。主人奠解于薦面。是也。賓及主人拜送後。賓乃奠於薦左。彼經所謂賓北面奠解于薦東是也。此經奠酬。當亦合姑與婦言。姑奠在右。婦奠在左。酢則當有舅席。如婦見時所設。婦東南面送爵於舅。姑酬則無酢。故略之。吳氏廷華云。一日之閒行見舅姑禮。又行饋舅姑禮。其禮亦甚繁。乃又以饗禮貴其行。不但過勞。恐日亦不足。是當異日爲之。不必強爲之說也。舅姑先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主。明代已。〔疏〕正義曰。賈疏云。

升降不由阼階。阼階是主人尊者升降之處。今舅姑降自西階。婦降自阼階。是授婦以室之事也。授之室。昏義文也。案舅姑同降自西階。亦舅先降三等。姑乃從之中等。舅姑既降。婦乃降自阼階。歸婦俎于婦氏人。言俎。則饗禮有牲矣。婦氏人。丈夫送婦者。使有。〔疏〕正義曰。通解作明得其禮。要義作明所得禮。案賈疏云。人司歸以婦俎。當以反命於女之父母。明所得禮。〔疏〕三牲是賓所當得。則作所字爲是。鄉射注云。遷設薦俎就俎。蓋特豚也。歸俎。饗賓之禮也。饗婦亦歸其俎者。亦所以厚禮之。

### 右舅姑饗婦

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送者。女家有司也。書至酬賓。又從之。〔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冠禮酬賓。賤宜下賓也。注云。女家有司者尊。無送卑之法。士無臣。故知有司送之也。云古文錦皆作帛者。胡氏承珙云。敦氏云。聘禮使介行禮。用錦不用帛。辟主君之幣也。此無所辟。不當用錦。宜從古。案昏禮用束帛。此酬用束錦。或亦辟昏禮之正歟。小行人合六幣。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婦人送者。隸子弟之。〔疏〕正義曰。凡饗妻妾。凡饗速之。〔疏〕正義曰。凡饗若異邦。則贈丈夫送者以束錦。贈。送也。〔疏〕正義曰。士卑。不嫌外娶。先儒俱有明說。教氏以此例大夫。泥矣。文略。注云。就賓館者。贈賄之等皆就館。故知此亦就館也。李氏如圭云。聘賓至郊而贈。故知此亦就其館也。

### 右饗送者

若舅姑既沒。則婦入三月。乃奠菜。沒。終也。奠菜者。以。〔疏〕正義曰。奠菜。祭菜。殺於正祭。此所謂廟見也。則降阼階時已受之。舅姑與祭可矣。若舅姑沒。則無所受矣。故於時祭之。先行廟見之禮。以明其職之所有所受。然後可以助祭也。必三月者。時祭無過三月。故以久者言之。若昏期近於時祭。則不必三月矣。下記言三月祭行。亦

以廟見之後乃可以主祭也。江氏筠云。賈疏引曾子問三月廟見云云。謂即彼祭於廟一也。曾子問孔疏。則謂廟見奠菜祭廟是一事。萬氏充宗云。然則舅姑在者。高曾祖廟之廟可以不見乎。觀曾子問又曰。女未廟見而舋。不遷於祖。不耐於皇姑。所以不遷不耐者。以未廟見也。曰祖曰皇姑。則知廟見及高曾祖矣。今案曾子問所云廟見。是專指舅姑在者。其所云祭廟。即此經之奠菜。指舅姑沒者。非謂舅姑沒者止行祭廟。而別無廟見。又非即祭廟爲廟見。如注疏家之說也。或曰。經既著奠菜之禮矣。何以不并著廟見之文。曰。經本詳初昏及夙與事。初不及三月而後。其言奠菜者。特以見舅姑禮及之。非主爲廟見致詳也。諸氏寅亮云。舅沒姑存。則當時見姑。亦三月廟見舅。若姑沒舅存。則婦人無廟可見。斯不行奠菜之禮矣。賈疏極分明。庚氏蔚之謂舅姑偏有沒者。見其存者。不須見亡者。豈廟廟可以不見乎。崔氏靈恩謂盟饋於存者。廟見於亡者。當舅見在。姑未有專廟。又何由而見乎。皆屬一偏之見。疏謂婦人無廟。以舅尙存。則權附於皇祖姑之廟耳。既入皇祖姑之廟矣。乃竟專見姑乎。事有難處。故姑沒舅存。斷以不見爲正。三月祭行。達禮也。三月祭菜。變禮也。不可混而爲一。孔穎達謂。奠菜之禮。適婦乃得行之。庶婦則否矣。席于庶與東面右几席于北方南面。考妣之廟。〔疏〕正義曰。賈疏云。周禮司几筵云。每敦一几。鄭注云。周禮氣合。又祭統云。設同几。同席。即同席。此即祭於廟中而別席者。此既廟見。若生時見舅姑。舅姑別席異面。是以今亦別席異面。象生。不與常祭同也。敖氏云。右几。見席南上也。凡設几。例在席之上端。舅席東面而南上。姑席南面而西上與。生入室中之席。東面者北上。南面者東上。鬼神則變之。生時見舅姑。舅不用几。此祝盟婦盟有之者。異其神也。姑席無几。主於尊者也。張氏爾岐云。席於奧者。舅席也。席於北方者。姑席也。祝盟婦盟于門外。婦執筭菜。祝帥婦以入。祝告稱婦之姓曰某氏來婦。敢奠嘉菜于皇舅某子。帥。道也。入。入室曰姜氏。魯女則曰姬氏。來婦。言〔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祝盟不言其處。如常祭可知也。婦盟于門外。著其異來爲婦。嘉。美也。皇。君也。〔疏〕也。蓋祝先入筵几於室中。降盟於阼階東南之洗。乃出廟門帥婦以入也。賈疏謂祝盟亦於門外。非也。某子之解。敷說得之。蓋謂父爲大夫。子爲士者也。廟見祭類。故以生者爲斷。若其舅亦士也。當稱其字曰伯某甫矣。胡氏匡衷云。祝。接神之官。論語。祝鮀治宗廟。樂記。宗祝辨乎宗廟之禮。士得立廟。則有祝明矣。或曰。此祝贊婦廟見。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扱地。手至地也。婦人〔疏〕當爲女奴曉事者。如周禮之女祝。婦拜。扱地。坐奠菜于几東席上。還又拜如初。扱地。猶男子稽首。

正義曰。吳氏廷華云。坐當爲跪。盧氏弼弓曰。李疑東字爲誤。蓋當言北。○盛氏世佐云。婦人拜法見於經傳者五。曰肅拜。少儀云。婦人吉事。雖君賜。肅拜。是也。曰手拜。少儀注曰。凶事乃手拜。孔疏云。婦人除爲喪主。其餘輕喪凶事。乃有手拜。是也。曰稽顙。喪服小記云。婦人爲夫爲長子稽顙。是也。曰頓首。左傳。晉程羣抱太子以適趙氏。頓首于宣子。是也。曰拔地。此奠菜禮是也。唯肅拜爲正。餘皆非吉禮。拔地之拜。蓋介乎吉凶之間。以致其哀敬之意歟。以男子九拜例之。肅拜。軍中之拜。手拜。蓋與空首相似。其法先以手至地而頭來至手也。稽顙。卽凶拜。頓首。是男子平敵相與之拜。而穆羣施於其臣。疏家以爲私求法。非禮之正。然羣遺棄公之喪。則亦凶拜也。殆如吉拜而後稽顙爲殷之凶拜歟。拔地。於九拜無所似。賈疏謂以手至地而首不至手。又與空首不同。注云婦人拔地猶男子稽首。稽首拜。頭至地。臣拜君之拜。舉以相況者。明其爲拜中之最重。非謂拜法似之也。然則拔地與肅拜異。稽顙又與拔地異。手拜與拔地。皆以手至地。而首或至手。或不至手。亦異。熊氏謂初嫁及爲夫爲長子主喪。則以手拔地。蓋考之未精矣。又案肅拜之法。周禮注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禮也。疏引鄉飲酒注推手曰揖。引手曰揖爲證。少儀注云。肅拜。拜低頭也。若然。女子拜。蓋不折腰屈膝矣。郝氏謂男子坐拜。婦人立拜。故婦見舅姑。手擗栗股脩。拜而後奠。若坐奠。必先奠後拜。此說得之。敖氏云。凡婦人之拜。以左掌據地。故右手執物而可以拜。殆未諸乎肅拜之法歟。特牲禮。主婦致爵訖酌酢。左執爵拜。則以左掌據地之說。不辨自破矣。蓋拔地之拜。爲不遠事舅姑者設。將以生其哀慕之心焉。故與凶事手拜相似也。案婦拜。象拜送也。奠菜于几東席上。象受也。還又拜。象答拜也。此禮與生時舅姑相似。張氏爾岐云。此在奧之席。凌氏廷堪禮經釋例曰。士昏禮疏云。婦人肅拜爲正。今云拔地。則婦人之重拜也。猶男子之稽首。亦拜中之重。故以相況也。考少儀曰。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手拜。鄭注。肅拜。拜低頭也。手拜。拜至地也。婦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耳。是拜拔地卽手拜之類。惟手拜用於凶事。拔地拜用於吉事爲異。蓋婦人之拜皆立。拔地。始坐拜也。婦降堂。取筭菜入祝曰。某氏來婦。敢告于皇姑某氏。奠菜于席。如初禮。降堂。階上也。室事交乎戶。今降堂。〔疏〕正義曰。敖氏云。入而北面也。祝亦在左告之如初禮。而奠於席上之右。還又拜也。盛氏世佐云。婦出祝闔牖戶。凡廣姑之生也。婦不俟拜。今乃如見舅之禮者。接神之道宜然也。張氏爾岐云。此北方之席。婦出祝闔牖戶。門無事則閉。〔疏〕正義曰。注云廣門無事則閉。賈疏云。神尚幽也。老醴婦于房中南面如舅姑醴婦之禮。因於廣見之。〔疏〕先驅後戶。闔之次第也。啟則先戶而後闔矣。



正義曰。敖氏云。不於堂。辟尊者之處也。張氏爾岐云。亦象舅姑生時。因婦來見。遂禮之也。房中。廟之房中。盛氏世佐云。上云贊醴婦。贊卽老也。以其助舅姑行禮。故曰贊。此無助。故直指其人言之。老。家臣之長。必有德而年高者爲之。故使之醴婦。所以代舅姑也。特牲少牢禮有主婦與尸祝佐食賓獻酢致爵之事。古人行禮。不以爲嫌也。又郝氏謂三月廟見以夫婦共爲祭主。非以三月爲限也。苟未三月而及祭期。婦可以不與於祭乎。與於祭。可以不先見乎。此皆臆說也。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未三月而及祭。婦固不與也。以其未成婦也。增饗婦送者丈夫婦人如舅姑饗禮。〔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子叔姬來。左傳云。反馬也。杜注。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廟見。遣使反馬。此士禮。雖無反馬之事。然送女者則必俟其成婦而後歸。亦猶謙不敢自安之意也。舅姑存。則以昏之明日見於舅姑。舅姑醴之。婦禮成矣。送者可以歸矣。故舅姑於饗婦之後。卽饗送者。不必三月也。若舅姑既沒。則必待三月廟見而後成婦。記云。擇日而祭于廟。成婦之義也。又云。女未廟見而舂。歸葬于女氏之黨。示未成婦也。成婦而後送者。乃可以歸。故經言增饗送者於老醴婦之後。著其行禮之節也。敖氏云。此禮宜行於始嫁之時。非也。且婦未受醴而先饗送者。亦失其先後尊卑之次矣。

右舅姑沒婦廟見及饗婦饗送者之禮

記

士昏禮。凡行事必用昏昕。受諸禰席。辭無不腆。無辱。用昕。使者用昏增也。腆。善也。〔疏〕正義曰。昕。陽始受。讀如受命文考之受。謂命於禰廟然後行事也。蓋據增家言之。此爲適士二廟者言。其祖禰共廟。雖受諸禰廟。終不得云禰廟。注云。賓不稱幣不善。主人不謝來辱者。郝氏云。腆。厚也。辱。汗也。以物贈人。自稱不腆。謙言薄也。賓至。主人稱辱。謙已汗也。男女匹合。不得言薄言汗。示誠信也。顧氏曰。歸妹人之終始也。先王於此有賓文尙質之意焉。故辭無不腆無辱。告之以直信曰。先人之禮而已。所以立生民之本而爲嗣續之基。故以內心爲主。而不尙乎文辭也。非徒摯不用舄。皮帛必可制。摯。鷹也。皮帛。〔疏〕正義曰。摯。使者及增所執以相見也。舄。謂雉也。以教婦德而已。摯不用舄。皮帛必可制。雁皮束帛也。〔疏〕不用舄。所以釋用雁之義。此古人用幣之通法也。

郊特牲謂幣必誠。聘禮記幣美則沒禮。或失之華靡。或失之濫惡。是皆不可制也。可制。則無二者之弊矣。膳必用鮮。魚用鮓。必殺全。殺全者。不殺。不剝傷。〔疏〕正義曰。集文有饌無餼。云。饌。飢也。一曰。魚敗曰饌。五經文字云。饌。奴罪反。飢也。經典相承別作饌爲飢饌字。以饌爲饌餼之饌。字書無文。是也。○褚氏寅亮云。惟九鼎乃有鮮膳。今有之者。非攝盛也。直取其新耳。故賈疏以日新解之。郝氏曰。鮓。鮓魚。性相依附。曰鮓。殺全者。謂體備。盛氏世佐云。殺全。謂豚俎也。殺。骨體也。全者。不折也。一骨分爲二曰折。特牲少牢禮言俎之折者不一。是皆有殺而不全也。雖一體完矣。而二十一體不備。亦不可謂全。若同牢之俎。斯爲全耳。

### 右記昏禮時地辭命用物

女子許嫁。笄而醴之。稱字。〔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禮記曰。女子許嫁。笄而

此數氏之所本也。然先儒之論二笄禮則異。是賀氏瑒謂。許嫁者。主婦爲之著笄。女賓以醴禮之。未許嫁而笄。婦人禮之。無女賓。賈疏謂。未許嫁而笄。無主婦女賓。使婦人而已。又謂。許嫁者用醴禮之。未許嫁者。當用酒醴之。朱子謂。許嫁而笄。主婦當戒外姻爲女賓。使之著笄而醴之。未許嫁者。則不戒女賓。而自以家之諸婦行笄禮。諸說皆用鄭義。鄭注此節云。使主婦女賓執其禮。禮記云。言婦人執其禮。明非許嫁之笄。蓋以禮之婦人執其禮。七字爲指。未許嫁者言。而敷則通上許嫁者爲一義。此其所以異也。詳禮記文。敷說亦不爲無理。特其所謂未許嫁笄而不字者。後許嫁將復笄而字之乎。抑字而不復笄乎。敷意似謂古女子皆二十笄而後許嫁。許嫁復笄而字。又與記文不合。是則可疑矣。或曰。二笄禮同笄。而字亦同。惟有字而稱與不稱爲異耳。章氏協夢云。笄女之禮。與冠子略同。冠子若不醴。則醴用酒。女子之笄。亦可以醴與酒擇用之矣。疏謂女子未許嫁而笄者始用酒。意雖別之於已許嫁者。而不知其說之非也。蓋已許嫁與未許嫁。皆以醴飲之。以祖廟未毀。教于公宮三月。若祖廟已毀。則教于宗室。祖廟。女高祖爲君。笄加之。特有稱字不稱字之分耳。〔疏〕正義曰。敷氏云。此據士族之貴者言也。祖。女所自出之君也。祖國君五廟。麻之親。就尊者之宮。教以婦德婦。〔疏〕大祖之廟不毀。其餘先君。若過高祖。則毀其廟而遷之。未毀者。以其猶在。實婦容婦功。宗室。大宗之家。

今君四親廟之中也。其與君共大祖者。若大祖去今君五世。廟雖不毀。其禮亦與既毀者同。祖廟未毀。而教於公宮。統於祖也。祖廟毀而教於宗室。統於宗也。注云。以有總麻之親者。賈疏云。共承高祖。是四世總麻之親。若三世共曾祖者。是小功之親。共祖。是大功之親。共祖。是齊衰之親。則皆教於公宮。今直言總麻者。舉最疏而言。云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者。昏義文。鄭彼注。婦德。貞順也。婦言。辭令也。婦容。婉婉也。婦功。絲麻也。云大宗之家者。昏義孔疏云。大宗小宗之家。悉得教之。與大宗近者於大宗。與大宗遠者於小宗。此說不若賈疏云。不於小宗者。小宗卑故也。若謂與國君絕服者。教於大宗之家。大宗絕服者。教於小宗之家。設有繼高祖之宗。而與大宗絕服者。將於何教乎。教於大宗。則已遠。教於己室。是無統矣。此則孔說所不通也。褚氏寅亮云。異姓亦有宗子之室於彼教之。

右記筭女教女之事

問名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賓受命。乃降。受鴈於兩楹間。南面還。於阼階上對賓以女名。〔疏〕正義曰。教氏云。問名之儀。主人以賓升。上北面再拜進受於楹間。還於阼階上西面。賓亦還於西階東面。主人對。賓受命。乃俱降也。吳氏延華云。致命皆當阿。此時當亦如之。當阿亦階上地。但入堂深耳。

右記問名對賓之節

祭醴始扱一祭。又扱再祭。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反命。謂使者問名納吉。納徵請期還報於壻父。〔疏〕正義曰。凡祭醴之此者。以問名諸禮皆醴賓故也。吳氏延華云。經醴賓以柶祭醴三。此祭醴當指賓言。況下明言賓取脯。又言反命。其爲賓之祭醴甚明。賈疏以贊醴婦言之。謬矣。至所謂又扱再祭者。據廣韻。再。仍也。謂仍如始祭扱之以至於三也。賈謂再祭分爲二祭。非也。

右記祭醴法

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參分庭一在南攝猶辟也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左首象生曲禮曰執禽者左首隨入爲門中陔狹西〔疏〕正義曰敖氏云先儒讀攝爲摺則訓疊也今人屈物而疊之謂摺執皮攝之者中風其皮上中庭位併〔疏〕疊而執之也內文兼執足攝之法也文獸毛之文也內文者事未至也左首爲西上也云隨入者以其並設嫌亦並行也西上統於賓也參分庭一在南者參分庭深而所立之處當其參分之一故二分在北一分在南也此設皮之位亦當在西方注云左首象生者諸氏寅亮云注是也非以西上故也故聘禮則右首矣盛氏世佐云攝皮之位說見聘禮敖氏云在西方非是云隨入爲門中陔狹者賈疏云皮皆橫執之近人云廟門容大屬七個注大屬牛鼎之屬長三尺每扇爲一個七個二丈一尺彼天子廟門此士之廟門近降殺甚小故云門中陔狹隨入得並也賓致命釋外足見文主人受幣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遂坐攝皮逆退適東壁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爲節士謂若中〔疏〕正義曰敖氏云釋外足見文所謂張皮也見文者事已土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爲官長也自由也〔疏〕至也皮以文爲美故當授受之節宜示之他時則否士謂主人之私臣非指有爵者言也自東自門東而來也士之私臣其位在門東北面後與左皆據執皮者言也受者居客之左便其先執前乃執後也聘禮曰賓出當之坐攝之逆退在東者先退由便也此記其聘禮互見當參考注云賓致命主人受幣庭實所用爲節者賓堂上致命時執皮者庭中釋皮外足見文主人堂上受命時主人屬吏受皮者自東方出執皮者之後至其左北面受之也云若中士下士不命者以主人爲官長者韋氏協夢云士謂主人之私臣及府史胥徒之屬注以中士下士當之固非而敖氏專指私臣言亦未備

### 右記納徵庭實之節

父醴女而俟迎者母南面于房外女既次純衣父醴之於房中南面蓋母薦焉重昏禮也女奠爵於薦東立於位而俟壻壻至父出使摺者請事母出南面房外示親授壻且當戒女〔疏〕正義曰注云蓋母薦焉賈疏云舅姑共饗婦姑薦脯醢故知父母醴女亦母薦脯醢也云奠爵於薦東者士冠禮子與醢子及此篇醴賓禮婦皆奠爵於薦東明此亦奠爵薦東也女出于母

左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若衣若笄。母戒諸西階上。不降。必有正焉者。以託戒使不忘。〔疏〕正義曰。不。敎氏集釋作勿。女出房西行。故云出于母左。父在阼階上西面。故因而戒之。母戒諸西階上者。母初立房西。女出房。母行至西階上。乃戒之也。注云必有正焉者。盛氏世佐云。以物爲憑曰正。母施衿結帨。庶母施鞶。皆謂以物與之。則此衣若笄。亦父戒時。子女使服之。義而弗忘也。

右記父母授女

婦乘以几。從者二人。坐持几。相對。持几者。重慎之。〔疏〕正義曰。賈疏云。王后則履石。大夫諸侯亦應有物履之。但無而持之者。几卑故也。相對。各持其几之一端也。

右記婦升車法

婦入寢門。贊者徹尊。酌玄酒。三屬于尊。棄餘水于堂下階閒。加勺。屬。注也。玄酒。說水。賈新。昏禮又貴新。故事至。乃取之三。注於尊中。〔疏〕正義曰。敎氏曰。云酌。則以勺也。棄餘水者。不欲人棄用之也。徹。無加勺。兼指二尊而言。吳氏廷華云。周尊。彝疏云。雞彝盛明水。鳥彝盛鬱鬯。五齊三酒。并配尊。則尊有十八。是以酒正疏十六尊。又增出玄酒鬱鬯二尊。爲十八尊也。十八尊中。正尊與配尊各九。卽此疏配尊等說也。案郊特牲。只有齊加明水。無三酒加玄酒之文。說所謂加明水。不過如禮運所謂玄酒在堂。醴醕在戶。蓋於五齊之外。別加一明水之尊。非謂五齊各有一明水之尊也。又據彼文云。明水洗之。似五齊各有一明水以洗之。不知五齊雖有異同。而明水則一。何必分而爲五。且據司尊彝疏。鬱鬯用五齊。五齊用三酒。三酒用水。此蓋爲說清說醕言之。如其說。亦止三酒用水。與鬱鬯五齊何涉。此賈疏復舉以爲說。謬矣。

右記注玄酒之節

筭緇被纁裏加于橋舅荅拜宰徹筭

敬。表也。筭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爲。〔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橋

世。蓋圖云。舊圖云。讀如橋舉之橋。以木爲之。似今之步案。高五尺。下跗午貫。舉筭處亦午爲之。此則漢法也。郝氏曰。橋。筭蓋曲起如橋。以被覆其上。奉以進。曲禮。奉席如橋衡。聘禮。勞以二竹簠方。玄被纁裏。有蓋。其實東栗。與此同。二說不同。請以經文折之。經云加于橋。則所以廢筭也。當從注云。筭蓋者非也。字从木。則以木爲之。當從圖命名之義。或取其狀相似。則如橋之說亦未可盡廢。特其所稱橋衡之義。亦與鄭異。鄭注曲禮云。橋。井上擇椽。注云。今文橋爲鑄者。胡氏承琪云。說文。橋。水梁也。橋之本義爲橋梁。古者井上擇椽亦名橋。曲禮奉席如橋衡是也。此橋所以廢筭。鄭雖云其制未聞。然作橋於義爲近。若鑄爲盥器。與此無涉。故不從古文。

右記筭飾及受筭之節

婦席薦饌于房

禮婦饗婦之

〔疏〕正義曰。賈疏云。禮婦時惟席與薦無俎。其饗婦非直有席薦。並有俎。俎則不饌。世佐曰。經但云席于房。而不見席未設時所陳處。但云側尊饌于房中。而不見薦所陳處。故記之。謂脯醢也。冠禮筮在南。尊在北。簋豆次尊南上。此宜亦如之。未設時先饌于房。及其設之。則席在舅姑寢堂上客位。脯醢設於

席前。饗婦之位

饗婦姑薦焉。舅姑共饗婦。舅獻

〔疏〕正義曰。賈疏云。經直云舅姑共饗。婦以一獻之禮不替姑薦。故記之。婦洗在北堂直室東

隅。篚在東北面

洗在北堂。所謂北洗。北堂房中半以北。〔疏〕正義曰。賈疏云。房與室相連爲之。房無北壁。之東。房有南戶矣。燕禮。大射。皆云羞膳者升自北階。立于房中。不言入房。是無北壁而無戶。是以得設洗直室東

隅也。敖氏云。室之東隅有二。云在北堂。故無嫌於南。篚盛爵解。爲婦酢姑酬也。庭中設洗。水在洗東。篚在洗西。此篚在洗東。則水在洗西矣。盥。爲將洗爵以酬舅也。無嫌於不洗。故惟以盥見之。此洗。內洗也。亦曰北洗。凡其殷之與盥者之位皆如此。記主爲婦禮發之。故惟云婦洗。盛氏世佐曰。古宮廟之制。楊氏儀禮旁通圖最分明。惟北堂



之說略焉。今以禮家言推大夫士屋皆兩下五架。正中曰棟。棟南兩架爲楣。爲楹。皆堂也。棟北兩架。西爲室。東爲房。室與房之南皆有壁。有戶有牖。室北有牆。謂之北牆。房北無牆。故名其半以北曰北堂。婦洗設於此。云直室東隅者。明其在房之西偏也。謂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大夫士惟有東房西室。婦酢舅。更爵自薦。更爵。男女。〔疏〕正義曰。更者。此鄭義也。陳氏祥道謂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相同。非也。用舅獻已之爵。爲已飲而娶也。自薦者。爲姑。不敢辭洗。舅降則辟于房。不敢拜洗。不敢與尊。〔疏〕正義曰。此親薦已。故不敢使人薦舅。行禮欲其稱也。不從降。又不敢安於堂上。故凡婦人相饗無降。降者。以洗墮在上。無之時也。舅降。謂降洗也。婦辟于房者。既不從降。又不敢安於堂上。故凡婦人相饗無降。降者。以洗墮在上。無宜辟也。張氏爾岐云。辭洗拜洗。賓主敵者之禮。婦於舅則不敢也。故以凡〔疏〕正義曰。敖氏云。此謂姑饗婦人送者與舅沒而姑存饗婦者也。故以凡言之。言婦人相饗無降。明男女相饗則有降者如上記所謂舅降是也。

右記醴婦饗婦饌具儀節

婦入三月。然後祭行。入夫之室。三月之後。於祭乃行。謂助祭也。〔疏〕正義曰。程氏瑤田云。助祭自兼適婦。庶婦言。賈疏惟指適婦。則亦不奠菜也。章氏協夢云。祭。謂四時常祭。祭行。謂至是遇有祭祀。婦乃行也。若然。則三月之前。雖有祭事。婦亦不行。不行者。未成婦也。盛氏世佐云。特性少牢禮。婦人助祭者。內賓宗婦。皆與此不專指適婦。若謂助夫祭爲主婦也。必舅姑既沒。或者而傳者。乃得爲之。舅在無姑。仍不得爲主婦也。敖氏知此禮。該舅姑之存沒。而不兼庶婦言。亦未爲備。

右記婦助祭之期

庶婦則使人醴之。婦不饋。庶婦。庶子之婦也。使人醴之。不饗也。酒不酬酢曰醴。亦有脯醢。適婦酌。〔疏〕正義曰。庶氏寅亮云。醴適婦與醴適子同。則醴庶婦與醴庶子位在房外南面矣。敖氏疑此庶亦在戶間。非也。張氏爾岐云。亦昏之明日。婦見舅姑時。因使人醴之於房外之西。如醴婦之儀。婦不饋。則舅姑亦不饗也。盛氏世佐云。或疑醴適亦

行於見舅姑之日。斯時房外之位。姑實在焉。豈庶婦見舅姑。其位亦異於適婦。曰。非也。上文贊醴婦時。舅姑尚在。降與房外之位。醴畢乃入室。若親醴之然。所以尊適也。此云使人醴之。則舅姑早入於室矣。無妨席於房外也。人亦室老也。舅姑不在其位。故不云贊。注云酒不酬酢曰醴者。亦如庶子醴然。知亦有脯醢者。以饗婦。醴子皆有脯醢也。云其儀則同者。適婦用醴於客位。東面拜受醴。贊者北面拜送。今庶婦雖於房外之西者。亦東面拜受。醴者亦北面拜送也。

### 右記庶婦禮之不同於適婦者

昏辭曰。吾子有惠。貺室某也。昏辭。撰者請事告之辭。吾子。謂女父也。稱有惠。明下。〔疏〕正義曰。賈疏云。達。貺。賜也。室猶妻也。子謂公治長可妻也。某。壻名。〔疏〕正義曰。賈疏云。女

家見許。故今得言貺室。若然。則納采之前。固有行媒以合二姓之好矣。經不具者。以不在六禮之內也。某有先人之禮。使某也請納采。某。壻父名也。〔疏〕正義曰。使下。教氏有此字。○案行禮而推。對曰。某之子。蠢愚。又弗能教。吾子命之。某不敢辭。某。女父名也。吾子。謂本於先人。示不敢自爲主也。

使者。今文弗爲。〔疏〕正義曰。徐本。集釋。通解。俱作令文。○弗爲不者。胡氏承琪云。下文納吉對曰。某之子不。無能字。〔疏〕教。蓋至納吉。則事已定。而情彌親。故其辭徑遂。此納采。則禮初行。而情未愜。故其辭微婉耳。

致命曰。敢納采。〔疏〕正義曰。賈疏云。此使者升堂致命於主人辭。亦當有主人對辭。如納致命。不言之者。文不具也。教氏云。此不言對。則是主人惟拜而已。

### 右納采之辭

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敢請女爲誰氏。某。使者名也。誰氏者。〔疏〕正義曰。某。壻父名。言壻父既謙也。不必其主人之女。〔疏〕受主人之命。將加之於卜。敢請

女爲誰氏也。注以某爲使者名。加卜豈使者事乎。盛氏世佐云。古人有姓有氏。姓如姬姜之類。氏如叔孫季孫之類。男子惟稱氏。婦人恒稱姓。記云。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男子之禮也。婦人既笄之後。即以伯仲爲字而稱之。皆與

男子異。故以姓配伯仲。婦人之通稱。聞有以姓配氏者。如樂鑒之妻曰樂那。郭偃之妻曰東郭姜之類。蓋傳者以此相別耳。非常稱也。婦人之氏有二種。而姓氏之氏不與焉。一則以姓爲氏。如曰姬氏姜氏是也。一則以字爲氏。如詩所稱戴嬀大任皆曰仲氏是也。上云某氏來。婦某。姓也。此云女爲誰氏。誰字也。禮本問名。辭乃問字者。使者不敢斥言。主人則直告以女名矣。若女之姓氏。於媒氏傳言時已知之。何必問邪。注誤以問名爲問姓。嫌於知而復問。故以謙不必其主人之女解之。非也。疏家主於護注。遂創爲名有二種之說。此皆泥於婦人不以名行之故耳。夫不以名行者。特以婦人無外事。故名不聞於人。非謂有名而不稱也。昭二十七年左傳云。請以重見。是婦人稱名之例矣。周禮媒氏云。凡男女自成名以上。皆書歲月日名焉。記云。男女非有行媒。不相知名。然則女子未字以前。其名不出於梱。惟媒氏知之。而男家則猶待也。姜氏亦知注疏之誤。而其說以問名爲問字。亦未爲得。又不駁注不必其主人之女云。卽收養爲己女。亦當姓主人之姓。豈有養女仍以本姓姓之。而待請其姓。此尤非也。男女辨姓。收養之女。不必不以本姓姓之。不知其姓。當以實告男家。而使卜之。如買妾不知其姓。則卜之之例。豈得冒己之姓。而或犯同姓爲昏之屬禁哉。然其告之也。亦當於媒氏傳言之時。不待納采後尙煩男家之問。此注說所以難通也。昏義孔疏云。問名者。問其女之所生母之姓名。云爲誰氏。言女之母何姓氏也。亦非。問女名。將以卜之也。問女母之姓名。何爲哉。又案。此辭及下文吾子有命以下至某不敢辭。皆實賓在廟門外與摺者對答之辭。卽經所謂摺者出請。賓執鴈。請問名。主人許者也。賓致命於堂。當曰敢問名。主人則直以女名對之。卽上記所謂主人受鴈還。西面對者也。疏以此爲致命之辭。張氏謂告摺者之辭當亦不異。今皆不取。敷說近是。而謂致命亦當云敢請女爲誰氏。恐非也。不敢斥言。而云誰氏者。使者之辭。直云問名者。壻父之命。自納采以至請期。致命之辭。俱相似。故記於納采納徵見其例。而餘則略之。對曰。吾子有命。且以備數而擇之。某不敢辭。卒曰某氏。不記之。〔疏〕正義曰。命。謂問女名也。備數而擇之。實之辭。若不必爲主人之女。主人之辭。若猶有他姓與男氏議昏者。無其事而設其辭。皆謙退不敢實言也。注云不記之者。明爲主人之女者。言主人雖對以己女之氏。而記者以其可知而不記耳。

右問名之辭

醴曰。子爲事。故至于某之室。某有先人之禮。請醴從者。言從者。謙不敢序。〔疏〕正義曰。胡氏承珙云。注云也。今文於爲于。〔疏〕今文於爲于者。說文。于。

於也。象氣之舒。段氏玉裁云。於者。古文烏也。於下云。孔子曰。烏。才呼也。取其助氣。故以爲烏呼。然則以於釋于。亦取其助氣。釋詰。毛傳亦云。于。於也。凡詩書用于字。凡論語用於字。蓋于於二字在周時爲古今字。故釋詰毛傳以今字釋古字也。此字蓋古文之後出者。此字既出。則又于於爲古今字。凡經多用于。凡傳多用于。鄭於昏禮大射儀從古文作於。既夕記又從古文作于者。正欲見古文二字已通用耳。對曰。某既得將事矣。敢辭。將。行。〔疏〕正義曰。禮辭也。先人之禮。敢固以請。主人辭固。〔疏〕正義曰。此及下主人又請之之辭。言某辭不得命。敢不從也。實辭也。不得命者。〔疏〕正義曰。徐、陳、集、通、楊、敎、辭已之命。辭俱作許。○此禮辭許者也。不得辭已之命。及下使者又答也。敎氏云。此皆按者傳實主之辭。卽經所謂請醴實賓者也。

### 右醴賓之辭

納吉曰。吾子有貺命。某加諸卜。占曰吉。使某也敢告。貺。賜也。賜命。謂許以女名也。某。壻父名。〔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對曰。某之子不教。惟恐弗堪。子有吉。我與在。某不敢辭。與猶兼也。古〔疏〕正義曰。賈疏云。我與在。以其故云。我兼在占吉中也。注云。古文與爲豫者。胡氏承珙云。與正字。豫古文假借字。

### 右納吉之辭

納徵曰。吾子有嘉命。貺室某也。某有先人之禮。儷皮束帛。使某也請納徵。致命曰。某敢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貺某重禮。某不敢辭。敢不承命。與。當也。〔疏〕正義曰。儷皮束帛。所謂先人之禮也。納采之屬。不舊法也。〔疏〕行禮物者。屬特執以將命。非幣帛之可比也。盛氏世佐

云。致命之辭。宜在敢不承命之後。對曰。吾子順先典云云。當在致命曰某敢納徵之上。

右納徵之辭

請期曰。吾子有賜命。某既申受命矣。惟是三族之不虞。使某也請吉日。三族。謂父昆弟。已昆弟。子昆弟。虞。度也。不僂度。謂卒有死喪。

此三族者。已及子皆爲服期。期服則踰年。欲及今之吉也。禮記曰。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嫁子。〔疏〕正義曰。申受命者。自納采以來。每度受命也。王氏引之云。則又與惟是之文不合。案。不。無也。虞。憂也。無憂。謂無外喪也。三族無外喪。則可行嘉禮。故惟用此三族無虞之時請吉日也。此與萃象傳之戒虞。左傳之備其不虞異訓。彼謂不僂度。此謂無憂患也。對曰。某既前受命矣。惟命是聽。申前事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主人曰。某命某聽命于吾子。曰某。壻對曰。某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某吉日之。〔疏〕正義曰。使者來時。本受

之。此乃因其固辭而告之也。對曰。某敢不敬須也。待〔疏〕正義曰。盛氏世佐曰。此節張氏謂皆實與主人面相往復之詞。故方屬堂上往復之辭。二說俱未安。謂皆堂上致命之辭。則失卻攢者傳言一段。如敖氏說。又未免割裂之病。蓋此辭皆使者在門外與攢者所往復者也。其致命於堂。當曰敢請期。而主人亦惟拜命而已。不於堂告期者。以在門外已告也。仍曰請期者。以壻父之命本欲使者請女氏示。所謂某命某聽命於吾子也。若於堂上直告之曰某日。豈得爲致命乎。故以吉日私告攢者。而致命仍曰敢請期。斯於情文兩得矣。不記之者。如上文納吉辭之例也。又案昏辭。凡使者稱吾子。皆謂女父也。攢者稱吾子。皆謂壻父也。注以攢辭之吾子爲指使者。其餘尙可強通。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則不可通矣。使者明云某有先人之禮。而對辭乃謂使者順先典。是以重禮之脫爲出於使者矣。其可乎。或疑向使者不合稱壻父爲吾子。然使者之稱吾子。亦非面女父之辭也。況壻父是使命所自出。女家願無一辭及之。豈禮也哉。惟禮辭曰子爲事故之子。指使者言。納吉對曰子有吉。亦指使者。而意則不專指使者。猶下言我與在。雖爲攢者自我。而意亦

固惟命是聽。使者曰。某使某受命。吾子不許。某敢不告期。曰某日。某吉日之。〔疏〕正義曰。使者來時。本受

之。此乃因其固辭而告之也。對曰。某敢不敬須也。待〔疏〕正義曰。盛氏世佐曰。此節張氏謂皆實與主人面相往復之詞。故

方屬堂上往復之辭。二說俱未安。謂皆堂上致命之辭。則失卻攢者傳言一段。如敖氏說。又未免割裂之病。蓋此辭皆

使者在門外與攢者所往復者也。其致命於堂。當曰敢請期。而主人亦惟拜命而已。不於堂告期者。以在門外已告也。

仍曰請期者。以壻父之命本欲使者請女氏示。所謂某命某聽命於吾子也。若於堂上直告之曰某日。豈得爲致命乎。

故以吉日私告攢者。而致命仍曰敢請期。斯於情文兩得矣。不記之者。如上文納吉辭之例也。又案昏辭。凡使者稱吾

子。皆謂女父也。攢者稱吾子。皆謂壻父也。注以攢辭之吾子爲指使者。其餘尙可強通。納徵對曰。吾子順先典。則不可

通矣。使者明云某有先人之禮。而對辭乃謂使者順先典。是以重禮之脫爲出於使者矣。其可乎。或疑向使者不合稱

壻父爲吾子。然使者之稱吾子。亦非面女父之辭也。況壻父是使命所自出。女家願無一辭及之。豈禮也哉。惟禮辭曰

子爲事故之子。指使者言。納吉對曰子有吉。亦指使者。而意則不專指使者。猶下言我與在。雖爲攢者自我。而意亦

不專擯者也。何以知擯者自我也。凡擯者稱女父。皆稱其名。此不云某。而云我。則非指女父矣。何以不稱吾子有吉某與在也。吉不專在壻女之父也。二姓之人皆在吉中。而使與擯周旋其間。樂其事之有成者。亦與有榮焉。曰子。曰我。舉情之疏者而感者可知也。問名曰。某既受命。將加諸卜。注以某爲使者名。亦非也。此與某加諸卜。某既受命矣。兩處語意相似。某字皆當指壻父名。時雖未反命。而使使者已受命。卽如壻父親受命矣。將加諸卜。不可謂使者卜也。一使兼行二禮。皆出自壻父之命。故辭必稟之。某敢納徵之某。亦當指壻父名。以此是致壻父之命也。

### 右請期之辭

凡使者歸反命曰。某既得將事矣。敢以禮告。主人曰。聞命矣。告禮所〔疏〕正義曰。通典無告字。玩賈疏意。者。五禮使者皆然。注云。告禮所執脯者。盛氏世佐云。上記云。賓右取脯。左奉之。乃歸。執以反命。則知此禮是謂所執脯矣。蓋以己之得禮。明不辱命也。至其在女家交際之儀。酬答之辭。自當一一述於主人。而記者則不及詳。敷氏謂禮卽女家所受納采問名之類。不若注說之安也。

### 右使者反命之辭

父醯子。子壻〔疏〕正義曰。男言醯。女言醢。互文也。取婦以承祭。故重其禮。亦應命之辭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相助也。宗廟之事。〔疏〕正義曰。爾相。謂婦也。祭統記國君取夫人之辭。而曰。此求助之本。勛帥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勛。勉也。若。猶女也。勉帥婦道。以敬其爲先妣之嗣。正義曰。張淳云。釋文作帥道。當云勉文已具。故此不復言。但疊帥道二字以見義。○張氏爾岐云。當四字爲句。事嗣叶。相當首尾叶。故氏讀勛帥以敬爲句。先妣之嗣爲句。言女當勉帥之以敬。彼能敬。則盡婦道。而可以嗣續我先妣之事矣。王氏引之曰。故說矣。而



未盡也。之。是也。言當勉帥以敬。惟先妣是嗣也。大雅河漢篇。召公是似。文義與此同。傳曰。似。嗣也。經文以事嗣爲韻。若則有常句不入韻。士冠禮醴辭。禮儀既備。令月吉日。昭告爾字。爰字孔嘉。髦士攸宜。宜之于假。永受保之。備字爲韻。嘉宜爲韻。末二句不入韻。是其例也。顧氏詩本音謂相常爲韻。非是。子曰。諾。惟恐弗堪。不敢忘命。〔疏〕正義曰。敷氏云。堪。任也。之辭。子既對。乃拜受解。

右父醮子辭

賓至。擯者請對曰。吾子命某以茲初昏。使某將請承命。〔疏〕正義曰。實。壻也。命某。某。壻父名。茲。此也。將。行也。使某行昏禮來迎。〔疏〕正義曰。女父。某。壻父也。命。上敢不敬須之命也。親迎而曰承命。立言之法也。對曰。某固敬具以須。〔疏〕正義曰。承上請期。答辭。故曰固。

右親迎至門告擯者辭

父送女命之曰。戒之敬之。夙夜毋違命。〔疏〕正義曰。夙。早也。早起夜臥。命。舅姑之教命。古文毋爲無。〔疏〕正義曰。母。陳、閻監本。俱誤作母。以義求之。○張氏爾岐云。即記云父西面戒之。必有正焉之辭。盛氏世佐云。賈疏云。父戒之。使無違姑命。故父云命。母云戒。此注有姑字者。傳寫誤也。下文宮事。謂姑命婦之事。此說似泥。命謂舅姑之命。注中姑字非衍也。宮事謂凡宮中之事不可違夫命也。孟子載母戒女辭曰。無違夫子。與此記互相發矣。注云古文母爲無者。賈疏謂說文母爲禁辭。故從今文母爲正也。母施衿結帨曰。勉之敬之。夙夜無違宮事。帨。佩。〔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即前記云母戒諸西階上之辭。衿。衣小帶。一云衣領。盛氏世詩傳。漢書注。應劭曰。衿。帶也。竊疑此說於此。義稍近。而施帶於身。而結帨於帶。以爲識也。庶母及門內施鞶申之以父母之命。命之曰。敬恭聽宗爾

父母之言。夙夜無愆。視諸衿。繫。重也。宗。尊也。愆。過也。諸。之也。示之以衿。繫者。皆託戒使識之也。不示之以衣。笄者。尊者之戒。不嫌忘之。〔疏〕正義曰。門內。廟門之內也。庶母位在下。故送之及門內。張氏爾岐云。視乃正字。今文作示。俗誤行之。〔疏〕繫。大帶。其訓。繫者。从糸。不從革。視諸衿。繫者。教以見衿。繫即憶父母之言也。盛氏世佐云。以繫爲囊者。鄭義也。杜注左傳。以爲紳帶一名大帶。賈服皆與杜同。說文亦云。大帶也。孔疏每曲鄭而直杜。以易訟之上九。或錫之鞶帶。知鞶即帶也。左傳疏又以內則。繫裘之鞶。亦當爲帶。然鞶字从糸。繫字从革。則一爲囊。一爲帶。自屬兩義。張說近得其實。上文母施衿。愚既以帶解之矣。此鞶又爲帶者。丈夫之帶有二。一爲大帶。以束衣。一爲革帶。以佩韋玉之等。婦帶應如之。鞶爲大帶。則衿猶丈夫之革帶歟。知衿非衣小帶者。小帶散在於衣。非纏束其身。且非所用以佩物也。凡佩繫於革帶。故施衿則結鞶以爲之佩。抑猶有疑焉者。玉藻論大帶之制。自天子以至於士。皆以絲爲之。而內則云。男鞶革。女鞶絲。是杜意爲不可通矣。意者內則之鞶當作繫。所謂小囊盛帨巾者也。易與春秋傳之鞶則如字。而爲大帶之別名。與內則所論男女幼小時飾。易春秋傳所陳命服之飾。其指不同也。或曰。此記之鞶。鄭義亦可通。蓋母爲之結帨。而庶母施囊以盛之也。鞶與繫古通用。注云視乃正字。今指文作示。俗誤行之者。胡氏承珙云。賈疏云。曲禮云。幼子常視毋誑。注云。視。今之示字。彼注破从示。此注以視爲正字。以示爲俗誤。不同者。但古文字少。故眼目視瞻。與以物示人者。皆作視字。故此注云視乃正字。今人作示。是俗人以今示解古視。故云誤也。彼注云視今之示字者。以今曉古。故舉今文示而言。兩注相兼乃具也。承珙案。小雅視民不僂箋云。視。今示字。曲禮注云。視。今之示字。謂此視字。卽今人所用之示字。古人正作視。不作示耳。孔疏云。鄭注經中視字者。是今之以物示人之示也。是舉今以辨古。此說得之。賈疏謂曲禮注破視從示。非也。

### 右父母送女戒命之辭

壻授綏。姆辭曰。未教。不足與禮也。人者。教。〔疏〕正義曰。經文十四字。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楊氏。皆有。今本經注俱脫。

### 右姆辭壻授綏之辭

宗子無父母命之親皆沒已躬命之。宗子者。適長子也。命之。命使者。母命之。在春秋紀娶繻來逆女是也。躬。猶親也。親命之。則宋公使公孫繻來納幣是也。言宗子無父。是有有

父者。禮。七十老而傳。八十齊喪之事弗及。〔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請期以上五禮。皆命使者行。故舊使命若是者。子代其父爲宗子。其取也。父命之。〔疏〕所出。必自其父。若無父者。則母命之。母命之者。亦但命子之

父兄師友使之命使。不得稱母命以通使也。親皆沒。不得已乃親命之。所以養廉遠恥也。盛氏世佐云。母命之者。必使子之諸父兄命五禮之使者。親迎。則使命其子。昏辭皆稱母所使出命者之名也。舉有諸父諸兄。不敢擅爲昏主。必待母命而後爲之。尊大宗也。母沒。則族人無敢主其昏矣。故已躬命之。躬命之者。親迎。五禮之使者親迎。則皆之於

廟。而其辭皆稱壻名也。說苑載諸侯親迎之辭。直稱某國寡小君使寡人云云。而嫁女之國。亦女母夫人對。是婦人得與外事矣。又言諸侯以至士庶人。親迎皆用壻。或三兩二兩。而以所加琮與束脩爲異。無用鴈者。亦與此經不合。蓋

襍取諸書所成。未可盡信也。昏禮當使同姓主之。公羊傳云。稱諸父母師友。說苑載大夫士昏辭亦曰。某之父。某之師友。師友異姓。而與父兄並稱。恐未安。注云母命之。在春秋紀娶繻來逆女者。隱二年經書。秋九月。紀娶繻來

逆女。公羊傳。娶繻者何。紀大夫也。何以不稱使。昏禮不稱主人。何休云。爲養廉遠恥也。又云。然則曷稱。稱諸父兄師友。宋公使公孫繻來納幣。則其稱主人何。辭窮也。辭窮者。無母也。何注云。禮。有母。母當命諸父兄師友

稱諸父兄師友以行。宋公無母。莫使命之。辭窮。故自命之。自命之。則不得不稱使。又云。然則紀有母乎。曰有。有則何以不稱母。母不通也。何注云。禮。婦人無外事。但得命諸父兄師友稱諸父兄師友以行耳。母命不得達。故不

得稱母通使。又所以遠別也。服注亦云。不稱主人。母命不通。故稱使。繻氏寅亮云。命與親迎各不相蒙。集說言父沒。則無繼而命之人。故不可親迎。固哉。哀公問諸侯當曷而親迎。既繼世而爲諸侯。無父可知。而必親

迎。則親迎豈以父存沒而異。下記云。不親迎。謂或有事故。及疾。不得親迎之等。非必指父沒者而言也。支子則稱其宗。支子。庶昆弟也。〔疏〕正義曰。敖氏云。支子。謂宗子之族人也。此指其無父母與親兄者言。宗。亦大宗

亦然。此支子與喪服傳所云者不同。盛氏世佐云。此亦謂無父者。支子與庶子異。庶者對適而言。支者對宗而言。有庶子而爲宗者。如庶子爲父後者是也。有宗子而爲支者。如身是繼嗣之宗。而父非適長。則於祖爲支矣。身是繼祖之

宗。而祖非適長。則於曾祖爲支矣。推而上之。卽至爲繼高祖之宗。而於大宗仍爲支子也。曲禮云。支子不祭。祭必告於宗子。以支子對宗子言。與此同。喪服傳所云者。非宗子之正解也。宗。五宗也。大宗一。小宗四。稱。謂昏辭

所稱之名。如曰某有先人之禮之類是也。父在。則某是父名。無父。則是繼嗣之宗子名。身繼嗣。則稱繼祖之宗。身繼祖則稱繼曾祖之宗。其他可類推矣。弟則稱其兄。弟。宗子。〔疏〕正義曰。此亦謂無父者。諸氏寅亮云。注所以必指宗子母弟者。見所稱之兄。非大宗子。則必小宗子也。假如宗子沒。母弟之次者存。季弟行昏禮。亦不得稱次兄。何也。雖其兄而非宗子也。則仍從支子之例。而稱其繼祖之宗子。故氏謂有兄則不稱宗子。尙親也。似失記者之意。

### 右記使命所自出

若不親迎。則婦入三月。然後壻見。曰。某以得爲外昏姻。請覲。女氏稱昏。壻氏稱〔疏〕正義曰。敷氏云。親迎母立於房外。壻奠雁而降。是亦見壻之父母矣。若不親迎。則壻須別見。故於此時爲之。必俟三月者。婦無舅姑者。三月而廟見。故此壻行禮於婦家。亦以之爲節也。下文云。某之子。未得濯漑于祭祀。然則此在廟見之後。祭行之前乎。盛氏世佐云。敷氏創爲無父者不親迎之說。據昭元年左傳。楚公子圍娶婦事曰。圍布几筵。告于莊共之廟而來。則無父者皆於廟而後迎。禮也。豈以無所承命而廢鬼神陰陽之大典乎。隱二年經書紀裂繻來逆女。公羊傳曰。繻始不親迎也。莊二十四年。公如齊逆女。杜注云。禮也。詩曰。韓侯迎止。于縣之里。冕而親迎。孔子以告哀公。是諸侯之迎。且不以無父廢也。況大夫以下乎。敷氏之云。其爲臆說無疑矣。注云女氏稱昏。壻氏稱姻者。爾雅釋親文。所以別男女。則男稱昏。女稱姻者。義取壻昏時往妻。女則因之而來。及其親。主人對曰。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某之子則女氏稱昏。壻氏稱姻。義取送女者昏時往男家。因得見之故也。未得濯漑于祭祀。是以未敢見。今吾子辱請吾子之就宮。某將走見。主人。女父也。〔疏〕正義曰。漑。敷氏云。漑。古代反。少牢禮。載鼎七俎。載飯七與敦。載豆簠勺爵觚解。字皆作漑。今本釋文作漑。戴氏震曰。說文。漑。漑也。漑。漑注也。二字各別。此當爲漑。○敷氏曰。濯。洗也。漑。拭也。漑。漑於祭祀。謂祭祀則漑漑祭器。此非主婦之事。乃言某之子。亦謙辭也。王氏引之云。注疏不釋數字。釋文亦無音。案數當音所角切。爾雅曰。某。數。疾也。數之言速也。驟也。晉子問。不知其已之遲數。鄭注。數讀爲速。是也。言前此驟爲昏姻。其時未久。某

之子尚未灌漱于祭祀。某是以未敢往見吾子也。

對曰：某以非他故，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

非他故，謂之辭。命，謂將走見之言。今文無終賜。

〔疏〕曰：正義

通解：他作官。注同。○張氏爾岐云：非他故，謂以非他人之故而未見。案：非他，即詩兄弟匪他之義。親親之辭也。言某以至親故，不敢辱主人走見之命，請終賜見之。賈疏以非他二字連讀，非也。注云：今文無終賜者，此從古文有終賜者，蓋以辭。

對曰：某得以爲昏姻之故，不敢固辭，敢不從。

不言外，亦親親之辭。古文曰：外昏姻。〔疏〕正義曰：此所謂禮辭，謙爲得禮耳。

于賓客，所以不敢固辭也。先辭其見，而後不辭其辭，亦異於賓客。注云：古文曰：外昏姻者，校勘記曰：以得，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氏、敖氏，俱作得，以集釋校云：上言某以得爲外昏姻之數，以者，自以也。此乃云某得以爲昏姻之故，以者，指壻以之也。正與故字語氣相貫。今注疏本從敖氏說，改經耳。胡氏承琪云：上言自以得爲昏姻之數，故謙而言外，下言得其壻以我爲昏姻之故，故親而不復言外。邵晉涵謂：上言外昏姻，此不宜異，非也。主人

出門左，西面，壻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出。出門，出內門。入門，入大門。出內門，不出大門者，異於賓客。〔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出門左，西面，則近於門矣。此異於見賓客之位。蓋親之也。壻入門，亦入門左也。記似脫一左字。此賓主服玄端。郝氏曰：主人出，壻入門，皆大門也。主人以迎賓之禮出，壻不敢當，先入門東面，奠，摯再拜，如父子禮。不敢親授也。主人不答拜，示不敢受也。盛氏世佐云：見壻之異於見賓者，主人出門而左，不拜不揖入，是已不必以不出大門爲異也。凡出門，則以東爲左。入，則以西爲左。記於壻入門下云：東面，則壻亦入門左矣。不言左，省文也。疏云：案聘禮，賓執摯入門右，從君臣禮也。辭之，乃出，由門左，西面，北面，從賓客禮。此亦然。似以壻入門爲右者，然入門右者，奠，摯當北面。此云東面，明與聘禮有間。當以敖說爲正。案注言維也以別於廬。壻親迎執廬，此當執維。摯者，以摯出，請受。欲使以賓客禮相見。〔疏〕正義曰：敖氏云：壻既出，摯者東面取摯，以出西面于門東，案賈疏未得注意。

聘禮：賓執摯入門右，從臣禮。辭之，乃出，由門左，西面，北面，從賓客禮。此亦然。故知所請受者，請退從賓客相見受之。壻禮辭許，受摯入，主人再拜受，壻再拜送出。出，已見。〔疏〕正義曰：受摯入者，亦如聘禮受摯乃更西入也。敖氏云：壻東面辭，既許，則進，訝受其摯，入，立女父。〔疏〕于寢門外之右，東面向主人也。褚氏寅亮駁之曰：經明著入與出之文，敖氏以爲訝受於門中，臆說也。

〔疏〕正義曰：受摯入者，亦如聘禮受摯乃更西入也。敖氏云：壻東面辭，既許，則進，訝受其摯，入，立女父。〔疏〕于寢門外之右，東面向主人也。褚氏寅亮駁之曰：經明著入與出之文，敖氏以爲訝受於門中，臆說也。

〔疏〕正義曰：受摯入者，亦如聘禮受摯乃更西入也。敖氏云：壻東面辭，既許，則進，訝受其摯，入，立女父。〔疏〕于寢門外之右，東面向主人也。褚氏寅亮駁之曰：經明著入與出之文，敖氏以爲訝受於門中，臆說也。

〔疏〕正義曰：受摯入者，亦如聘禮受摯乃更西入也。敖氏云：壻東面辭，既許，則進，訝受其摯，入，立女父。〔疏〕于寢門外之右，東面向主人也。褚氏寅亮駁之曰：經明著入與出之文，敖氏以爲訝受於門中，臆說也。

〔疏〕正義曰：受摯入者，亦如聘禮受摯乃更西入也。敖氏云：壻東面辭，既許，則進，訝受其摯，入，立女父。〔疏〕于寢門外之右，東面向主人也。褚氏寅亮駁之曰：經明著入與出之文，敖氏以爲訝受於門中，臆說也。

〔疏〕正義曰：受摯入者，亦如聘禮受摯乃更西入也。敖氏云：壻東面辭，既許，則進，訝受其摯，入，立女父。〔疏〕于寢門外之右，東面向主人也。褚氏寅亮駁之曰：經明著入與出之文，敖氏以爲訝受於門中，臆說也。

〔疏〕正義曰：受摯入者，亦如聘禮受摯乃更西入也。敖氏云：壻東面辭，既許，則進，訝受其摯，入，立女父。〔疏〕于寢門外之右，東面向主人也。褚氏寅亮駁之曰：經明著入與出之文，敖氏以爲訝受於門中，臆說也。

〔疏〕正義曰：受摯入者，亦如聘禮受摯乃更西入也。敖氏云：壻東面辭，既許，則進，訝受其摯，入，立女父。〔疏〕于寢門外之右，東面向主人也。褚氏寅亮駁之曰：經明著入與出之文，敖氏以爲訝受於門中，臆說也。

授受之節。宜亦如士相見禮。在中庭。盛氏世佐云。此禮蓋與聘禮上分親主國君相似。壻受摯入門左。主人見主婦。再拜于中庭。壻進北面授摯。退復位。乃再拜送也。張氏爾岐云。壻出。更以請見主婦告摯者。乃入見也。見主婦。主婦闔扉立于其內。主婦此時亦纓笄宵衣。注云。扉左扉者。盛氏世佐云。左扉是也。門以向堂爲正。左扉。西扉也。端。不敢由便也。主婦之正位也。蓋取夫東婦西之義。士喪禮。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凶禮變於吉也。敖氏據之。闔西扉。立于其內。主婦之正位也。蓋取夫東婦西之義。士喪禮。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凶禮變於吉也。敖氏據之。而以此扉爲東扉。誤矣。賈疏謂東扉即左扉。尤誤。云兄弟之道。宜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荅再拜。主相親也者。爾雅。母與妻之黨爲兄弟。故知主婦於壻者兄弟之道也。壻立于門外東面。主婦一拜。壻荅再拜。主婦又拜。壻出。必先一拜者。婦人「疏」正義曰。于丈夫之子。要義作與。○主婦與壻行禮乃俛拜者。重始見也。壻壻。如主人之見賓。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及。與也。無「疏」正義曰。敖陽尊陰卑之義也。主人請醴及揖讓入。醴以一獻之禮。主婦薦奠酬。無幣。及。與也。無「疏」正義曰。敖如舅姑饗婦之禮。而無俎。盛氏世佐云。主人送壻于寢門外。因請醴之。遂及。壻揖讓而入也。及之云者。嫌使摯者請之。且以見壻見主婦而出。亦主人送也。敖云及當作乃。非也。入。入寢門也。此時壻尚未出大門。士冠禮云。賓出。主人送于寢門外。請醴賓。賓禮辭。許。此宜如之。但壻見於寢。則爲寢門。而非廟門耳。注云無幣異於賓客者。案士冠禮。醴賓酬之以幣。昏禮。饗賓酬以束錦。燕禮。大射。酬賓客皆有幣。此無幣。故知異於賓客也。壻出。主人送再拜「疏」正義曰。敖氏云。送。謂送于外門外。

右記不親迎者見婦父母之禮





# 儀禮正義

## 卷四

### 士相見禮第三

鄭目錄云。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之禮。禮記會葬禮曰。相見也。反。〔疏〕正義曰。單疏

見下無之字。釋文。集釋。毛本俱有。○鄭云。士以職位相親。始承摯相見之禮者。謂始仕爲士者。因職位相親。而始行執摯相見之禮。是鄭專指有位之士而言也。然其實未仕之士。以道藝相親而相見。當亦用此禮。又此篇主言侯國之士。然亦兼天子之士在內。賈疏謂天子之孤卿大夫士。與諸侯之孤卿大夫士。執摯既同。禮亦無別。是也。不云見。而云相見者。據經。賓初以摯見主人。主人復還摯見賓。是送爲賓主。故云相見也。王制六禮。相見居其一。張氏爾岐云。經初言士相見禮。次言士見于大夫。又次言大夫相見。又次言士大夫見于君。未及見尊長諸儀。皆自士相見推之。故以士相見名篇。云禮記會葬禮曰。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者。案禮記原文云。相趨也。出宮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此皆謂送葬之事。故鄭云會葬禮也。彼注云。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遺也。相見。嘗執摯相見也。附當爲祔。孔疏。出宮而退。謂極出廟之宮門而退去。哀次而退。謂極出至大門外之哀次而退去也。既封而退。謂至窆竟而退也。反。哭而退。謂至葬竟。孝子反哭還至家時而退也。虞祔而退。謂至主人虞祔而退也。此五者。恩厚者退速。恩厚者退遲。鄭引相見也二句者。明相見者之恩誼。較朋友爲疏。而視相趨相揖相問者則爲厚耳。云士相見於五禮屬賓禮者。周禮大宗伯以賓禮親邦國。其別有八。雖未言相見。然相見亦是賓主相接之法。故鄭云屬賓禮也。郝氏敬云。士相見禮。士君子初相接之禮也。古之君子。論行而結交。行苟同矣。未遽合也。必有介以相通。有辭以相命。有摯以相將。有儀以相敬。然後無苟合而免失身之悔。然則儀禮一經。特制相見之禮。其以是與。○張氏爾岐云。經本言士與士相見。遞推至見君。見禮已備。凡燕見于君以下。傳言圖事進言侍坐諸儀法。殆類記文體例矣。盛氏世佐云。此篇之經。止士相見一章。自士見于大夫以下。皆記也。其中見大夫。大夫相見。見君三節。文

與本篇相似。猶可曰自士相見推之也。至凡燕見于君以下。則其體宛似載記。且與彼大同小異者。今案。自凡燕見于君以下。文體與經不相似。非周公作。張氏盛氏以爲記文。說亦有見。今並錄存之以論來者。

士相見之禮。摯冬用雉。夏用脰。左頭奉之曰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見於所尊。必執摯以

將其厚意也。士摯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雉必用外者。爲其不可生服也。夏用脰。備腐臭也。左〔疏〕頭、頭陽也。無由達。言久無因緣以自達也。某子。今所因緣之姓名也。以命者。稱述主人之意。今文頭爲脰。

正義曰。自此至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言士與士相見之禮。其細目則再請返再辭。摯而後見。賓初以摯見。次請賓反見。次主人還摯見。賓而禮成。○摯。唐石經及嚴本、集釋、經注俱作摯。釋文作贊。云。本又作摯。今本多作贊。

石經考文提要云。案儀禮識誤云。此卷中摯字。經注凡四十有四。皆從手。今計經摯字二十。監本作摯者四。作贊者十。有六。岐出。今从唐石經宋本儀禮鄭注。儀禮圖。統作摯。注見於所尊。敬。集釋無於字。以將其厚意也。集釋無也字。

今所因緣之姓名也。據疏或本無名字。嚴本俱有。○釋文。願見。賢遍反。凡卑於尊曰見。敵而曰見。謙敬之辭也。今案禮記少儀曰。開始見君子者。辭曰。某固願聞名于將命者。不得階。主敵者曰。某固願見。方氏慤云。願聞名于

將命者。以其尊而不可以遽見。故欲先聞其名。與之相敵。則不必先聞其名。直曰願見而已。此隆殺之辨也。今此士與士相見。體敵。故云願見。不云願聞名也。注云摯所執以至者。君子見於所尊。敬。必執摯以將其厚意也者。案鄭

注大宗伯云。摯之言至。所執以自致。又注曲禮云。摯之言至也。通典云。摯者。至也。信也。君子於其所尊。必執摯以相見。明其厚心之至。以表忠信。不敢相襲也。陳氏祥道云。禮云。無辭不相接也。無禮不相見也。欲民之無相

濱也。又云。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也。故貴至於邦君。賤至於庶人。以至婦人童子相見。不依摯不足以爲禮。摯而不稱德。不足以爲義。此論摯之大略也。云士摯用雉者。取其耿介。交有時。別有倫也者。曲禮曰。凡摯。天子鴈。諸侯圭。卿羔。大夫雁。士雉。大宗伯以禽作六摯。士執雉。是其用雉之證也。說苑云。雉者。不可指食。籠狎而服之。

是其性耿介也。李氏云。雉春交秋別。既別不羝。是其有時有倫也。云雉必用外者。爲其不可生服也者。齊彞典曰。五玉三帛二生一外。摯。一外。卽謂雉也。白虎通云。士以雉爲摯者。取其不可誘之以食。儀之以威。必外不可生畜。士

行威守節外義。不當移轉也。云夏用脰。備腐臭也者。周禮庖人曰。夏行脰臠。鄭司農云。脰。乾雉。臠。乾魚。後

鄭云。脰。臠。熱而乾。案。乾則不腐臭。故夏時用之。敖氏云。惟見冬夏而不言春秋。蓋春則先從冬。後從夏。秋則反之。亦若屢然與。云左頭頭陽也者。謂頭謂陽。故在左也。曲禮曰。執禽者左首。首與頭同。鄭注。左首尊。孔疏。

左、陽也。首亦陽也。左首。謂橫捧之也。云無由達。言久無因緣以自達也者。言願見之心雖久。而無介紹以自通也。云某子。今所因緣之姓名也者。即介紹也。按。鄭解。鄉飲、鄉射。俱以某子爲姓氏。此云姓名者。賈疏謂彼對面語。故不言名。此非對面之語。若不言名。直稱姓。是何人。故以姓名解之。其說是也。云以命者。稱述主人之意者。蓋主人若無見之之意。雖有介紹先容。亦不得譏相就。敖氏云。以命。以主人之命也。言某子以主人之命命某見。乃敢見也。語極明顯。云今文頭爲脰者。臧氏琳云。賈疏謂鄭不從今文者。以其脰項也。項不得爲頭。故不從也。士虞禮。取諸脰膾。注。古文脰爲脰頭也。案。說文頁部。頭、首也。肉部。脰、項也。二字義別。鄭注士相見禮。從古文。不從今文。注士虞禮。從今文。主人對曰。某子命某見。吾子有辱。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有。又也。見。今吾子又自辱來。序其意。〔疏〕正義曰。某子即上某子。賈疏謂某子是中間介紹之人。故賓主共稱之。是也。張也。走。猶往也。今文無走。〔疏〕氏爾岐云。某子。亦所因者之姓名。以其前來通意。故主人自謙。言其曾命某往見也。某者。主人自名也。注云有又也者。詩長發有虔秉鉞。有之言又也。云某子命某往見。今吾子又自辱來者。是申言解有爲又之義。敖氏作本字解云。有辱。謂有所屈辱。盛氏駁之。謂當從注爲是。云走猶往也者。賈疏謂直取急往相見之意。非走驟之義。故釋從往也。云今文無走者。賈謂無走。於文義不足。故不從今文。從古文也。賓對曰。某不足以辱命。請終賜見。命。謂請吾子之就家。〔疏〕正義曰。注謂字。閻葛俱誤在子字下。○張氏爾岐。主人對曰。某不敢爲儀。固請吾子之就家也。某將走見。不敢爲儀。言不敢外貌爲威儀。忠誠欲往也。固。〔疏〕正義曰。注固以請下。嚴、徐。通解俱有也字。集釋及毛本無。○如故也。今文不爲非。古文云。固以請也。此實再請。而主人再辭也。注云固如故也者。前云請吾子之就家。今仍云然。故云如故也。云今文不爲非者。賈疏謂非敢。於義不便。故不從今文。云古文云。固以請也者。賈疏謂固請。於文從便。若有以字。於文紆緩。故不從古文。今案下注云。今文不爲非。亦不從今文也。固以請。古文多以字。蓋涉下文賓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言如故請終賜見。〔疏〕正義曰。對。唐石經補刻誤作用。注言如對之辭而誤衍。賓對曰。某不敢爲儀。固以請。也。今文不爲非。〔疏〕故。集釋作故。嚴本及各本。俱譌作固。程氏瑤田云。按上注云。固。如故也。今解此固字。即承用如故二字。若作固。則如字。不可通矣。今從集釋。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將走見。聞吾子稱摯。敢

辭摯。不得命者。不得見許之命也。走、猶出也。稱、舉。〔疏〕正義曰。此賓三請。主人許出見之。而又辭其摯也。也。辭其摯。爲其大崇也。古文曰。某將走見。注云走猶出也者。與上注走猶往也殊者。賈疏云。

彼據向賓家。故走爲往。此據出門。故云走猶出也。云稱舉也者。爾雅釋言。稱、舉也。郝氏義疏云。稱又通作稱。書。敢行稱亂。史記殷紀作敢行率亂。士相見禮。聞吾子稱摯。聘禮。賓稱面。鄭並云稱舉也。云辭其摯爲其大崇也者。爲用摯禮大崇。不敢當。故辭之也。云古文曰。某將走見者。賈疏云。上已云某也固辭。不得命。於下不須云某。於文便。古文更云某將走見。文疊故不從也。賓對曰。某不以摯不敢見。於見

所尊敬而無。〔疏〕正義曰。注云於所尊敬而無摯。嫌大簡者。此釋所以必用摯之義也。白虎通云。相見有摯何。所以摯。嫌大簡。相尊敬。長和睦也。故財帛者。所以副至意也。然則平等而相見。亦有相尊敬之意。故注云然。

主人對曰。某不足以習禮。敢固辭。言不足習禮者。不敢。〔疏〕正義曰。此賓嫌其無摯簡略。而主人再辭其用摯也。不敢當其崇禮來見已。是原其所以託言不足習禮之故。禮謂賓客往來之禮。不云不敢當。而云不足習禮。謙以辭之也。賓對曰。某也不依于摯。不敢見。固以請。言依於摯。

今文無。〔疏〕正義曰。注末四字。毛本脫。嚴、徐、集釋、通解俱有。注云言依於摯。謙自卑也者。依於摯。謂託也。〔疏〕之以通意。無所託。則不敢見。是謙自卑之辭也。云今文無也者。謂古文作某也不依於摯。今文無也字。鄭從古文作某也者。取其配文足句。非有他義。後同。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敬從。出迎于門外。再拜。賓荅再拜。主人揖。

入門右。賓奉摯。入門左。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右、就右也。左、就左也。受摯於庭。既拜受送。〔疏〕正義曰。注既拜受送。嚴、徐俱有受字。盧氏據疏疑爲衍文。非也。今文無也四字。集釋、通解、毛本同。嚴、徐作今文無。脫也字。○此賓固請用摯。而主人許之。賓始以摯見也。自敢不敬從以上。皆賓在門外。擯者往復傳言。注云有就右也。左就左也者。謂主人就門右入。賓就門左入。門、大門也。門右門左。詳士冠禮。云受摯於庭者。李氏云。下記云。君在堂升見。此無升文。則在庭也。云既拜受送則出矣者。謂主人既拜受摯。賓既拜送摯。而禮畢。即出矣。明未與敘殷勤。故須反見也。云不受摯於堂。下人君也者。意謂臣見君。當受摯於堂。此於庭。是下人君也。楊氏復云。注謂下人君。此義難曉。案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用束帛勞賓。受于舍門內。諸公之臣。則受于堂。

又案聘禮。賓私面于卿。受幣于楹間。及衆介面。則受幣于中庭。以此言之。則受于堂爲重。受于庭爲輕。其義可知也。今案楊說亦通。云今文無也者。義已詳前。主人請見。賓反見。退。主人送于門外。再拜。請見者。爲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下云凡燕。見于君。至凡侍坐于君子。博記反見之燕義。臣初見於君。再拜奠摯而出。〔疏〕正義曰。上賓而使接者請見。賓亦不辭而反見者。實本爲見來也。賓退。主人送。再拜。實不荅拜。義詳士冠禮。積氏云。反見之儀。則曲禮所云。凡與客入者一節備之。注云請見者。爲賓崇禮來。相接以矜莊。歡心未交也。賓反見。則燕矣者。江氏筠云。賓之來。介以通名。摯以致敬。其禮過崇。是時相接以矜莊。實主之意。兩皆未伸。故主人須請見。請見亦猶是相見。而得以交歡心者。蓋賓反見。則爲燕見矣。燕見之禮。與始之致尊嚴者不同。非燕飲之燕也。今案。賈疏以禮賓饗賓歡燕爲解。誤甚。方氏苞。王氏士讓。吳氏廷華。韋氏平皆辨之。云下云凡燕見于君。至凡侍坐于君子。博記反見之燕義者。此因經但言反見。而反見之爲燕見。其義未詳。故引下文以明之。江氏筠云。案下文凡燕見于君。至凡侍坐于君子。雖不見此兩士燕見之禮。然卽階之辭。君所在。則知此得升堂矣。卽言之安而後傳。則知此得安坐矣。於博陳與言之儀。則知此主與賓得各言所有事。於詳論侍坐之法。則知此賓於主。不嫌坐之移時。此鄭之所謂交歡心者也。豈燕飲之謂乎。且鄭於凡燕見于君節注云。此謂特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其義固自明之矣。云臣初見於君。再拜奠摯而出者。鄭欲明下燕見之爲反見。其初見時並無此法。又欲見臣之于君。其初見禮。與此之賓主略同。則此反見時。亦猶彼之燕見。而非復如始之矜莊相接可知矣。自賈疏目反見爲留燕。而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後之論者並疑此爲春秋戰國時公卿下士之儀。經義不失之愈遠乎。○以上賓見主人。而主人復見之。以其摯曰。擯者吾子辱。使某見。請還摯于將命者也。復見之者。禮尙往來也。以其摯。謂曩時所執來者。〔疏〕正義曰。注謂者作也。嚴。徐。集。釋。通。解。楊。敖。俱。作。者。○吾子辱使某見。積氏云。辱字當一讀。辱。謂辱臨也。因辱臨而己出見之。若賓使之然。故謙言使某見也。○案還摯。謙不敢當也。士於士。不終辭摯而有還摯。大夫於士。則終辭摯而無還摯。君於其臣則受之。於外臣。則使擯還之。大夫於嘗爲臣者亦然。注云復見之者。禮尙往來也者。禮尙往來。曲禮文。王氏士讓云。賓既見。而主人復見之。所謂相見也。云以其摯。謂曩時所執來者也者。言其摯卽賓所執來之摯也。云曩也者。說文云。曩。不久也。又云。曩。曩也。是二字通。莊子曰。曩子行。今子止。以曩對今。則曩爲前時也。此經作曩。爲正字。或作鄉。作嚮。作向。皆古字通用。作响。則俗字也。云將猶傳也。傳命者謂擯



相者。論語闕黨童子將命。馬注。將命者。傳賓主之語出入。是將猶傳也。周禮司儀注。出接賓曰。主人對曰。某也。揖。入贊禮曰。相。揖相實一人。然則傳命即謂贊者矣。經云還摯于將命者。敫氏云。不敢席主人。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讓其來答。〔疏〕正義曰。賈疏云。上言主人。此亦言主人者。上言主人者。據前爲主人而言。此云前主人。注云讓其來答已也者。章氏平云。案鄉飲酒注云。事同曰讓。事異曰辭。賓對曰。某也。非敢求見。請還此以辭爲讓。恐轉寫誤。今案。辭與讓。大同小異。注所謂讓。即經所謂辭也。〔疏〕正義曰。注末四字。毛本脫。殿、徐、集釋、通解俱有。○上主人以摯于將命者。言不敢求見。嫌主人。〔疏〕正義曰。注未四字。毛本脫。殿、徐、集釋、通解俱有。○上主人以嫌主人。不敢當也者。賈疏云。賓主類見。是摯也。今云。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故也。如賓對曰。非敢求見。嫌主人。不敢當相見之法。直云還摯而已。主人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固辭。故也。如賓對曰。某不敢以聞。固以請于將命者。言不敢以聞。〔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不敢以聞。謂不敢以還摯之事聞之主者。不敢當相見之禮也。主人對曰。某也。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許受之也。異日則。〔疏〕正義曰。注云異日則出迎。同日則爲敬。同日而往。謂之殘日。故注云。異日則出迎。同日則否。亦因答者之敬心以爲差也。敫氏云。不俟主人之迎。而即自入。蓋急欲還摯。且尊主人也。夫還摯何爭此斯須之頃。而汲汲如是。且賓既尊主人。主人顧傲然自尊。賓奉摯不出迎乎。揆之情理。斯不然矣。經不贅者。儀已具上文耳。張氏爾岐云。此上賓主之辭。皆摯者傳道。賓奉摯入。主人再拜受。賓再拜送摯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疏〕正義曰。經明言還摯。則摯即其來之摯可知。吳氏授受不著其所。如上可知。○以上還摯復見。

右士與士相見之禮

士見于大夫。終辭其摯。于其入也。一拜其辱也。賓退。送再拜。

終辭其摯。以將不親答也。凡不答而受其摯。唯君於臣耳。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

禮也。送再拜。尊賓。〔疏〕正義曰。此下分爲五節。士見大夫。一也。士嘗爲大夫臣者。見大夫。二也。大夫相見。三也。大夫

注云。終辭其摯。以將不親答也。敷氏云。士於大夫。降等者也。受摯而不答。則疑於君。答之則疑於敵。使人還之。則又疑

於待舊臣。是以終辭之也。云凡不答而受其摯。唯君於臣耳。君。謂本國之君也。若他邦之人。則使摯者還其摯。故知不答而受其摯。唯君於己臣然也。云大夫於士。不出迎。入一拜。正禮也者。案經云。于其入也。一拜其辱也。

明不出迎可知。凡主於賓。不出迎。不入一拜。皆降等之禮。宜然。故鄭以爲正禮也。曲禮曰。士見於大夫。大夫拜其辱。與此文同。孔疏亦引此經釋之。云送再拜尊賓者。程氏瑤田云。賓退之賓。謂見大夫之士。今案。送而再

拜。卽降等之客亦然。是尊之也。凡送賓。無論尊卑。皆再拜。惟喪禮之送賓也。一拜。○吳氏紱以此爲卑見尊之禮。則由士推之。凡卑見尊者。皆可用此禮也。

### 右士見大夫

若嘗爲臣者。則禮辭其摯。曰。某也辭不得命。不敢固辭。

禮辭。一辭其摯而許也。將不〔疏〕正義曰。嘗。集

俱作常。唐石經。嚴、徐、楊。敷俱作嘗。案作嘗。是也。戴氏震云。唐石經作嘗。卽嘗之俗體。今从嘗。○儀禮綱解

云。嘗爲臣者。謂曩爲其家臣。而今爲公士者。如趙文子所舉管庫之士。是也。嘗爲臣。則非始見矣。亦必以摯者。以始升爲公臣而見也。敷氏云。禮辭之者。異於現爲臣者也。現爲臣。則不辭之。注云。禮辭一辭其摯而許也者。案

某也辭不得命以下。卽其許之之辭也。云將不答而聽其以摯入。有臣道也者。上士見大夫。以將不親答。而終辭其摯。此亦將不答。而聽其以摯入。爲

賓入奠摯再拜。主人荅壹拜。奠摯。尊卑異。不親〔疏〕正義曰。敷氏云。荅主人荅拜。是不拜其辱矣。今案曲禮曰。大夫於其臣。雖賤。必荅拜之。鄭注。辟正君。是現爲臣者且荅之。況舊臣乎。注云。奠摯。尊卑異。不親授也者。是亦以臣禮見也。云古文壹爲一者。詳士冠禮。

賓出使摯

者還其摯于門外曰某也使某還摯。還其摯者。辟正君也。〔疏〕正義曰。敖氏云。實退而主人不拜送。亦異於不爲臣者。辟正君也。〔疏〕也。以其不現爲臣。故當還摯。某也。大夫名。吳氏疑義云。下某。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辭君還其摯也。〔疏〕正義曰。注末。集釋。通解。毛本。俱作今文無摯者名。賓對曰某也。既得見矣。敢辭。今文無也。〔疏〕也。嚴、徐俱作今文無。脫也字。注云辭君還其摯也者。解經辭爲辭還摯也。言摯者。以當爲臣。則有君義也。〔疏〕正義曰。注末。集釋。通解。毛本。俱作今文無某字若作摯者自名。終於義未協。以還摯非出自摯者意也。郝說似勝。賓對曰某也。夫子之賤私不足以踐禮。敢固辭。家臣稱私。踐。行也。言某臣也。不〔疏〕正義曰。注云家臣稱私者。玉藻曰。士於大夫曰外私。又曰。大擊者。賓客之禮。凡不答者不受摯。故言某是臣。不足以行賓客還摯之禮也。〔疏〕正義曰。上主人辭摯。而云不足以習禮。謙辭也。此則直云賤私不足與行禮。則是實言之。非謙矣。語似同。意大別。〔疏〕正義曰。某也。使某不敢爲儀也。固以請。言使某。尊君也。或言命某。傳言耳。〔疏〕正義曰。此還摯有三辭。初言使某。次言命某。未復言使某。猶命也。是無甚分別矣。與鄭異。賓對曰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再拜受。受其摯而〔疏〕正義曰。敖氏云。於主人也。注云受其摯而去之者。此因經無實退之文。故注補之。謂受其摯即退之也。

右士嘗爲大夫臣者見於大夫

下大夫相見以鴈。飾之以布。維之以索。如執雉。鴈取知時。飛翔有行列也。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維。謂繫聯其足也。〔疏〕正義曰。儀禮。此必今本脫去之以索三字。今增入。今案。戴氏震、盧氏文昭。皆從議。是也。但嚴本及各本維下俱無此三字。未敢遽

增。而附其說如此。○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五人。是上大夫即三卿。下大夫即五大夫也。詳聘禮君與卿圖事下。儀禮釋官云。案。卿爲上大夫。大夫爲下大夫。此對文耳。散文則通曰大夫。此經諸篇之內。有兼卿與大夫總言大夫者。有上大夫單言大夫者。有下大夫單言大夫者。各依文求之可也。相見以鷹者。周禮大宗伯曰。卿執羔。大夫執鴈。曲禮亦云。卿羔。大夫鴈。是下大夫相見以鷹。上大夫相見以羔也。如執雉者。謂執鴈亦左頭奉之。與執鴈同。注云。鷹取知時者。賈疏謂以其木落南翔。冰泮北徂。隨陽南北。今案。大宗伯注亦云。鷹取其候時而行。云飛翔有行列者。說苑云。鷹者行列有長幼之禮。故大夫以爲鷹。白虎通云。以鷹爲擊者。取其飛成行。止成列也。大夫職在奉命。遠四方動作。當能自正以事君也。此皆以鷹爲鴻雁之雁。經義述聞則謂鴈。鵠也。詳士昏禮納采用鴈下。云飾之以布。謂裁縫衣其身也者。曲禮曰。飾羔鴈者以績。鄭注。績。畫也。諸侯大夫以布。天子大夫以畫。孔疏。飾。覆也。畫布爲雲氣。以覆羔鴈。爲飾以相見也。大宗伯注云。士相見之禮。卿大夫飾擊以布。不言績。此諸侯之臣。與天子之臣異也。此鄭義也。吳氏疑義云。擊重於飾。尙無王朝侯國之分。豈一飾之微。反績與布各別乎。且經明言飾。若以布而不績。何取乎飾也。今案。吳說似有理。此經言布。曲禮言績。相兼乃備。此云飾以布。言其以布爲質也。彼云飾以績。言其于布上畫之也。二經似不必爲王朝侯國之別矣。裁縫衣其身。謂裁布縫之。以衣其身也。云維謂繫聯其足者。維有繫聯之義。故解經維之以索爲繫聯其足也。索。繩也。維不言維。羔鴈言維。以其生用之也。諸氏云。既裁縫衣其身。翼並在內矣。止繫聯其足可也。故氏謂繫聯其足翼。添翼字。欲補注未備。不知翼無須於繫耳。上大夫相見以羔。飾之以布。四維之。結于面左頭。如鷹執之。上大夫。卿也。羔取其從帥。羣而不羣也。面。如鷹執之者。秋獻驪。有成禮。如之。或曰。驪。孤之。〔疏〕正義曰。注羔取其從帥。從。殿徐作後。集釋。通解。楊擊也。其禮蓋謂左執前足。右執後足。今文頭爲脰。〔疏〕氏俱作從。議誤曰。羔取其後帥。案。監本後作從。疏引注文。亦作從。至其下釋。乃云凡羔羊皆有引帥。若卿之後君之命者也。此釋亦誤以從爲後。後字近從。傳寫誤也。校勘記云。按作從是也。黃氏丕烈云。單疏魏氏皆作從。殿本誤。秋。國監葛本俱誤作法。注云羔取其從帥。羣而不羣也者。賈疏云。凡羔羊皆有引帥。若卿之從君之命者也。今案。春秋繫露云。羔有角而不任。設備而不用。類好仁者。執之不鳴。殺之不啼。類臥義者。羔食于其母。必跪而受之。類知禮者。故羊之爲言猶祥與。故卿以爲擊。說苑云。羔者。羊也。羊羣而不羣。故卿以爲擊。白虎通云。卿以羔者。取其羣不羣。卿職在盡忠率下。不阿黨也。云面前也者。詳士冠禮。云繫聯四足交出背上於胸前結之也者。繫聯四足。此解經四維之。亦以索可知。蓋以索繫其前足。

又繫其後足。從腹下交出背上。於胸前結之。故云結于面也。云如麋執之者。秋獻麋有成禮如之者。經云左頭。則與雉屬同矣。而復云如麋執之者。雉屬兩足。羔四足。故其執之之法當如麋也。麋、鹿子。蓋古時有獻麋之禮。今禮文殘闕。不可考矣。賈疏謂庖人秋行饋饗。故云秋獻麋。若然。庖人云春行羔豚。亦當有獻羔禮。何必云如麋也。云或曰麋孤之擊也者。此鄭廣存異說耳。周禮大宗伯及大行人皆云。孤執皮帛。唯白虎通云。古擊以麋鹿。今以羔雁何。以爲古者質。取其內。謂得美草。鳴相呼。麋與麋同。當爲或說所本。云其禮蓋謂左執前足。右執後足者。其禮謂獻麋之禮。左執前足。右執後足。是左頭也。云今文頭爲脰。詳前。○賈疏云。執擊者或平敵。或以卑見尊。皆用擊。尊無執擊見卑之法。檀弓云。哀公執擊如士相見之禮。大夫雖擊異。其儀猶如士。○疏正義曰。注云大夫雖擊異。其儀猶如士。見己臣周豐者。彼謂下賢。非正法也。如士相見之禮。大夫雖擊異。其儀猶如士。○疏正義曰。注云大夫雖擊異。其儀猶如士。儀則同也。敖氏云。此相見之禮。蓋兼復見者言之也。張氏云。士與士相見。敵者之禮也。兩大夫相見。亦敵者。故其儀如之。王氏士讓云。此經言敵者相見。若上下大夫之互相見。則經無明文。○李氏紱云。意下之見上。當做上經士見大夫之禮。上之見下。當做下經異爵者見士。及玉藻大夫見士之禮與。

右大夫相見

始見于君執摯至下。容彌蹙。下。謂君所也。蹙。猶促也。促。〔疏〕正義曰。盛氏云。此當以執摯爲句。云始見見則不用也。舊以執摯至下四字爲句。非。注云下謂君所也者。經義連聞云。君所不得謂之下。鄭說未安。敖氏云。至下。謂當帶。則是解至下爲極卑也。然但云極卑。而不指其處。則安知不更下於帶乎。恐古人無此不了之文法。且上文擊冬用雉。夏用麋。左頭奉之。釋文。奉。芳勇反。是擊當奉。不當提。正當用奉者當心之禮。何得同於提者之當帶耶。此云至下。蓋謂執摯者行至君之堂下。至堂下。則與君益近。故其敬益甚。下文遂云。容彌蹙也。古者謂堂下爲下。鄉射禮。室一人拜于下。又曰。命弟子贊工運樂于下。聘禮記曰。若君不見。使大夫受。自下聽命。公食記。卿擯由下。注。不升堂也。禮運曰。澄酒在下。論語曰。拜下。禮也。皆其證矣。今案。以下爲堂下解。最直截。鄭云君所者蓋謂堂下即係君所。說亦可通。敖氏解至下爲當帶。則盛氏亦駁之。其說不可從也。云蹙猶促也。促恭慙貌也者。鄭解蹙爲促。而又以爲恭慙貌者。言其恭敬誠實。踧蹙不安之貌如是也。詩小明。政事愈蹙。毛傳。蹙。促也。或謂蹙

與蹴通。哀公問孔子蹴然辟席注云。蹴然。敬貌。云其爲恭。士大夫一也者。經不言士。明臣之見君皆然。故云士大夫一也。庶人見于君。不爲容進退走。容。謂趨翔。〔疏〕曰。正義疏以庶人爲在官府史胥徒之屬。王氏昭禹謂非特府史胥徒而已。凡民在焉。王說是也。方氏苞云。古者天子諸侯耕藉巡方。大詢時田。皆與庶人接。故庶人有見君之禮。或謂下節注庶人之擊薦五字。當在此節。據大宗伯庶人執薦注云。薦取其不飛遷。則兼凡民在內矣。曲禮。庶人之擊薦。鄭注。說者以匹爲薦。注云容謂趨翔者。張氏爾岐云。庶人見於君。不爲趨翔之容。進退唯疾走而已。卽曲禮云。庶人僞僞。今案不爲容。甚于蹙。進退走。所謂不爲容也。

士大夫則奠摯。再拜稽首。君荅壹拜。言君荅士大夫一拜。則於庶人不荅。〔疏〕正義曰。稽首。頭至地。拜之重。壹拜。周禮所謂奇拜也。曲禮曰。君子士不荅拜也。此荅壹拜者。以其始見故也。盛氏云。案士大夫始見君之禮。其詳不可聞矣。以聘禮。賓覲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及覲禮。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參之。則士大夫奠摯處。當在門東。拜亦北面也。是時君位。蓋在堂上。荅壹拜者。遙荅之也。曲禮曰。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熊氏謂以初爲大夫敬之。殆爲是與。上文注云。臣初見於君。再拜奠摯而出。謂拜畢卽出。無升堂入摯之事也。今案。盛氏謂奠摯不升堂。是矣。至以覲與覲例之。謂奠摯當在門東。恐非。蓋覲與覲。其後尙有升授之文。故初時入門卽奠之。此無升授之事。則其奠不必與覲覲同處。但經無明文。難以臆擬矣。注云言君荅士大夫一拜。則於庶人不荅之者。上經並言庶人見君之禮。而此荅一拜。惟據士大夫言之。是君於庶人不荅拜也。餘已詳前。

### 右大夫士庶人見於君

若他邦之人。則使摯者還其摯曰。寡君使某還摯。賓對曰。君不有其外臣。臣不敢辭。再拜稽首受。〔疏〕正義曰。他邦之人。謂他邦之臣。非己臣也。敖氏云。人。蓋通大夫士而言。是也。其執摯來見也。則使摯還其摯。不言于門外。省文也。賈疏云。凡臣無境外之交。今得以摯執見他邦君者。謂他國之君來朝。此國之臣因見之。謂若掌客卿皆見以羔之類。是也。然不盡此。凡他邦之臣出亡來此國者。亦當以摯見。又定八年左傳。公會晉師于瓦。范獻子執羔。趙簡子。中行文子皆執鴈。亦是他邦臣來見也。篇末他國之人則曰外臣。故此稱外臣也。敖氏云。不有。



言外之也。不敢辭。尊君也。再拜稽首受。亦若受於君前然也。今案。此與嘗爲大夫臣者使擯還擊略同。然彼則受而後還。此則不言受。但言還。彼還擊。賓三辭乃受。此則不辭而受者。儀禮綱解云。禮無受他臣擊法。故莫卽還之。亦無抗禮於他君法。故辭卽受之也。

右他邦之人見於君

凡燕見于君。必辯君之南面。若不得。則正方。不疑君。辯。猶正也。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君或時不然。當正東面若正西面。不得疑君所處邪鄉之。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疏〕正義曰。以下禮記諸儀。分爲六節。燕見于君。一也。進言。二也。侍坐。三也。賜食。四也。疑。度之。〔疏〕也。先生異爵者見士。五也。廣言稱謂及執幣玉之儀。六也。○注鄉之。嚴本作鄉。各本同。毛本作鄉。○鄭氏敬云。燕見。謂私見。非公朝行禮之時。今案公朝行禮。面位有一定。此燕見。面位無定也。注云。辯猶正也者。鄭注玉藻。辯色始入。亦云。辯猶正也。鄭意蓋謂臣之見君。當以北面爲正。故必正君之南面。乃可北面鄉之。故注又云。君南面。則臣見正北面也。云君或時不然者。解經若不得三字。謂不得君之南面。則君或西面或東面也。云當正東面。若正西面者。謂君西面。則臣當正東面。君東面。則臣當正西面也。此釋經則正方三字。方。猶鄉也。曲禮曰。立必正方。是也。云不得疑君所處邪鄉之者。據注又云。疑。度之。則訓疑爲擬。謂不得擬度君所處而邪鄉之。凡臣之事君。無一不當出於正。故其見君面位亦不苟如是也。云此謂特見圖事。非立賓主之燕也者。鄭恐人疑燕見爲燕飲之燕。故特辨之。圖事詳聘禮君與卿圖事下。張氏爾。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升見。升堂。注云。知燕見非立賓主之燕者。以燕禮君在阼階。以西面爲正也。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辯君所在。見於君也。君近東。則升東階。〔疏〕正義曰。此謂燕見而君若在堂。則升堂見之也。正禮。升堂有一定之階。此則無之。惟辨君近西。則升西階。〔疏〕君所在耳。敖氏云。方。猶常也。與上正方之方異義。注云。君近東則升東階。君近西則升西階者。言或東或西。無一定之階。惟以近君爲便也。若燕禮。則君升自阼階。賓主人升自西階。有定階矣。故此亦非立賓主之燕也。案天子諸侯皆三朝。外朝在庫門外。治朝在路門外。皆係平地。無堂無屋無階。惟燕朝在路門內。有堂有階。亦詳聘禮。然則此節所云見。當在燕朝矣。敖氏云。此云君在堂。則上之燕見。未必專在堂也。

右燕見於君

凡言非對也。安而後傳言也。凡言、謂已爲君言事也。安、安坐也。傳言、猶出言。〔疏〕正義曰。注云凡言謂已爲君言。因問曰對。二者不同也。云安安坐也者。爾雅釋詁文。敖氏訓安爲安。謂安和其志氣乃言。諸氏云。郭注爾雅。卽引此經爲證。又詩以安以侑。毛傳亦云。安、安坐也。可見古人訓安。總以安坐爲義。無有言心之安和者。且此安字。指俟君安坐而言。不指已說。今案。諸說是也。云若君問。可對則對。不待安坐也者。禮。君子問更端。則起而對。是君有問。卽宜速對。經云安而後傳言。乃專指自言者言之。不兼對在內也。云古文安爲綏者。胡氏承珙云。說文無安字。案鄭注曲禮大夫則綏之云。綏讀曰安。又國君綏視云。綏讀爲安。是綏有安音。段氏云。安字見禮經。小雅。許蓋偶遺之。今案此今文。安、正字。古文綏。借字。與君言言使臣。與大人言言事君。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與幼者言言孝弟于父兄。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與居官者言言忠信。博陳燕見言語之儀也。言使臣者。使臣之禮也。大人、卿大夫。〔疏〕正義曰。敖氏云。今本言忠信慈祥。大戴禮注引也。言事君者。臣事君以忠也。祥、善也。居官謂士以下。〔疏〕此。無忠信字。今有之者。蓋因下文有言忠信三字而誤衍。今案。唐石經。嚴本。俱與今本同。盛氏云。有忠信二字。於義亦通。況此本流傳已久。未可輕刪也。○張氏爾岐云。所與言之人不同。則言亦各有所宜。言雖多端。大旨所主。不離乎此。今案與君言言使臣者。方氏菴云。人君治政成民。一日萬幾。而要道莫如使臣。能使大臣羣臣皆稱其職。而各盡其材。則萬事得理。而民無不安矣。與大人言言事君者。方氏云。始仕者雖有職事。尚未得自達於君。故與居官者言。但言忠信。至於大人。則忠信不必言。當勉以事君之大義。所謂以道事君也。與老者言。言使弟子者。老者爲後生所取法。故與之言使弟子之事。賈疏云。書傳。大夫致仕爲父師。士致仕爲少師。教鄉閭子弟。雷次宗云。學生事師。雖無服。有父兄之恩。故稱弟子也。今案此經所謂老。卽指年高德劬之人。不必定屬父師少師。賈說似泥。與幼者言。言孝弟於父兄者。幼者。卽承上弟子言。論語曰。弟子入則孝。出則弟。又曰。入則事父兄。孝弟爲人之本。故與幼者恆言及此也。與衆言。言忠信慈祥者。上言老與幼。此言衆。則是強壯有作爲之人。又下別言居官者。則此衆係泛指民庶非有位者可知。凡人與人相接。必以忠信爲要。忠信則蠻貊可行。不忠信。雖州里難行。故與衆言。以此爲先也。又人與人相接。貴有親厚之意。而

不可有乖戾之心。慈祥者。天地之善氣。而仁德之流行也。當善及此。則有以消其惡念。而人皆可爲善矣。與居官者善。善忠信者。此指庶司百執事之人。必以忠信爲事。上接下之本也。但上與衆善。兼及慈祥。此不言慈祥者。方氏云。居官而偏於慈祥。則容奸引惡。而反爲民害矣。非衆人之比也。注云博陳燕見言語之儀也者。自與君善。以至居官衆人。所謂博陳也。此皆從容燕處講論之言。非因事陳說。故知爲燕見言語也。儀。疑當作義。上節妥而後傳善。及下三節。是言其儀。此則言其所當言之義也。云言使臣者。使臣之禮也者。論語曰。君使臣以禮。故知此所善者。乃使臣之禮也。或疑之禮也之字當作以。非。云大人卿大夫也。又云居官謂士以下者。古者建國必立三卿。又有五大夫。皆所以佐君出治者。其下上士。中士。下士。及庶人在官者。皆屬於卿大夫。不能自達於君。是士以下與卿大夫尊卑迥殊。鄭見經言大人於君下。而又別言居官者。故以卿大夫爲大人。以士以下爲居官者。其解甚確。而或疑之。不知此經大人猶言大臣。以別於居官之爲小臣云爾。云言事君者。臣事君以忠也者。案臣事君以忠。亦論語文。云祥善也者。爾雅釋詁文。凡與大人言。始視面中視抱。卒視面毋改。衆皆若是。始視面。謂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爲敬也。卒視面。察其納已言否也。毋改。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疏〕正義曰。石經考文提要云。毋改。監本毋譌母。○吳氏疑義云。大人。當合天子諸古文毋作無。今文衆爲終。侯卿大夫凡德位尊者言之。與上大人不同。褚氏云。此大人。君與公卿大夫俱在內。注專指君。敷專指公卿大夫。俱偏。今案。吳褚之說是也。注云始視面。謂觀其顏色可傳言未也者。謂進言之初。必先觀其顏色之可否。故視面也。論語曰。侍于君子有三愆。未見顏色而言。謂之瞽。云中視抱。容其思之。且爲敬也者。抱在衿下帶上。謂既進言之後。不敢視面而視抱者。容聽言者思之。且以視下於面爲敬也。云卒視面。察其納已言否也者。謂欲察其言之歸納與否。故又視面也。此論與言時之視。有此三者。與曲禮所云。天子視不上於衿。不下於帶。國君安視。大夫衡視。論尋常視法不同也。云毋改。謂傳言見答應之閒。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者。謂傳言而聽者未答。則當正容體以待之。毋自變動失容也。褚氏云。此當以注正容體義爲長。敷氏謂不可以久故或改。則經文始中卒三視已屢變矣。何得云毋改乎。云爲嫌解情。不虛心也者。解與懈通。言其所以毋改者。爲恐自變動。則容體近於懈情。且似不虛心。以待聽言者之答也。云衆謂諸卿大夫同在此者。鄭意以此大人爲君。故言諸卿大夫同在。此其實非君亦有同在之人。褚氏謂公所俱可衆人同在。是也。云皆若是。其視之儀無異也者。謂同在此之衆人。其視君之儀。一與此同也。云古文毋作無。詳昏禮。今文衆爲終者。賈疏云。以上已有卒。卒爲終。故從古爲衆也。胡

氏承琪云。若衆爲終。不獨與卒視面卒字爲複。且上文云毋改。鄭云毋自變動。不必復言終皆若是矣。敖繼公謂衆字無意義。宜從今文作終。非也。今案衆字古有終音。故今文訛作終。惠氏棟云。易禘卦。大有衆也。荀爽本衆作終。春秋傳有魯大夫衆仲。明堂月令云。衆雨蚤降。釋草云。潔貫衆。皆讀爲終。是也。若父則遊目毋上于面。毋下于帶。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也。古文毋〔疏〕正義曰。注古文毋作無。作通解毛本俱作爲。嚴、徐、集釋俱作作。○敖氏云。此謂與父言之時也。爲無。〔疏〕其異於大人者。遊目耳。今案上節云凡與大人言。此云若父。衆承上說。則敖以此爲與父言之時。是矣。曲禮曰。士視五步。鄭注。士視得旁遊目五步之中也。視大夫以上。上下遊目。不得旁。此經云遊目。亦謂得旁遊也。但其上下仍有節限。曲禮又曰。凡視。上於面則傲。下於帶則憂。故此經直云。毋上于面。毋下于帶也。注云子於父主孝不主敬。所視廣也者。此釋所以得遊目之故。蓋非不主敬也。但敬心不如孝心之摯耳。云因觀安否何如也者。謂所視廣。則得觀親之安否也。褚氏云。上經所云視面視抱。雖有上下。而目睛專注。只一直線。不旁遊也。若旁遊。則目光可四注矣。蓋不四注。不足以察親體之安否。敖氏謂與視面視抱無異。如是。則何謂遊目。今案。褚說是也。云今文父爲甫。詳冠禮。若不言立則視足。坐則視膝。不言則伺其視膝也。故注以伺其行起解經視足視膝也。敖氏以爲益恭。失之矣。

### 右進言之法

凡侍坐于君子。君子欠伸問日之早晏。以食具告。改居則請退可也。君子。謂卿大夫及國中賢者也。志倦則猶辨也。改居。謂自變動。〔疏〕正義曰。注及國中賢者也。中下。集釋有之字。問日晏。日下。敖氏有蚤字。具猶辨也。古文伸作信。早作蚤。〔疏〕也。辨。釋文作辨。張氏議誤云。注曰具猶辨也。案釋文云。辨。皮莧反。從釋文。校勸記云。案張氏所見注作辨。與今本異。說文有辨無辨。則當以辨爲正。作辨非也。作辨尤誤。今案嚴本亦作辨。非。○此及下節論侍坐于君子之法。自欠伸以下數者。皆倦怠厭客之意。故侍者可以退。敖氏云。卑幼之於尊長。請見不

請退。而此乃得請退者。緣君子意也。可者。許之之辭。注云君子。謂大夫及國中賢者也。賈疏云。禮之通例。大夫得稱君子。士賤不得也。又鄉射禮注云。君子。有大德。行不仕者。然則君子亦德位尊者之稱也。云志倦則欠。體倦則伸者。陳氏澹云。氣乏則欠。禮疲則伸。郝氏敬云。張口曰欠。舒體曰伸。張氏爾岐云。欠引氣。伸攝體。皆足與注說相發明。云問日晏近於久也者。謂其時之久也。云具猶辨也者。特性。宗人皆有司具注同。具字不作器俱解。注云猶辨。解具爲備辨。與廣雅釋詁訓具爲備同也。郝氏張氏謂從者以食具告君子。敖氏則謂君子告從者。盛氏云。以食具告。蒙上君子而言。亦謂君子告其從者。案。此說是也。告從者。即謂告以所食已具辨否也。若敖云所食之具。則解具字未的矣。云改居。謂自變動也者。謂君子不安其位而自變動。是有倦意也。云古文伸作信。早作蚤者。胡氏承珙云。說文。伸。屈伸。从人。申聲。禮記儒行。竟信其志。注云。信讀如屈伸之伸。假借字也。信或爲申。是屈伸字作伸。漢時已通行。故鄭許皆從之耳。早。正字。蚤。古文假借字。漢書多借蚤爲早晚字。鄭注王制。引詩四之日其蚤。作其早。而箋詩不破蚤字者。殆以假借人所共識歟。此經鄭俱從今文。不從古文。取其當文易曉耳。○禮記曲禮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撰杖履。視日蚤暮。侍坐者請出矣。鄭注。以君子有倦意也。撰。猶持也。孔疏。撰杖履者。君子自執杖在坐。著履升堂。脫之在側。若倦。則自撰持之也。視日蚤暮者。君子或瞻視其庭影。望日蚤晚也。少儀曰。侍坐於君子。君子欠伸。運笏。澤劍首。還屨。問日之蚤莫。雖請退可也。鄭注。以此皆解倦之狀。伸。頻伸也。運。澤。皆玩弄也。金器弄之。易以汗澤。孔疏。還。轉也。謂君子自轉屨也。今案。此二經皆言侍坐請退之事。而文與本篇有小異。又玉藻曰。侍坐。則必退席。不退。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問夜。問其時。則必引而去君之燕云云。亦侍坐於尊長之法。並錄於此以備考。夜侍坐。問夜。膳葷。請退可也。問夜。問其時。謂食之。葷。辛物。蔥薤之屬。〔疏〕正義曰。注膳葷謂食之。敖氏無葷字。食之以止臥。之下集釋有可字。○此並言食之以止臥。古文葷作薤。〔疏〕夜侍坐之法。注膳葷謂食之。敖氏無葷字。食之以止臥。之下集釋有可字。○此並言亦因時之久而問也。時數。賈疏謂若鍾鼓漏刻之數也。云膳葷謂食之者。解膳爲食也。云葷辛物蔥薤之屬者。禮記內則。脡春用蔥。又云脂用蔥。膏用薤。又蔥亦作薤。薤亦作薤。爾雅釋草。薤。鴻音。郭注。即薤菜也。釋草又云。葱。山蔥。薤。山薤。是蔥薤之產於山者。蓋二者其味作辛。故云辛物。說文。蒜。葷菜也。玉藻注。又以薤爲葷。是葷不止蔥薤。故言之屬以該之。古所云不茹葷指此。非謂不食肉也。云古文葷作葷者。賈疏云。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作此葷。鄭注論語作葷。義亦通。若作葷。則春秋一葷一葷。葷。香草也。非葷辛之字。故疊古文不從也。臧氏琳云。禮記玉藻。膳於君。有葷桃茢。注。葷桃茢。辟凶邪也。大夫用葷桃。葷。葷及辛菜也。葷或作葷。又祭義。蕭蒿。懷慎。

注。煮、謂香臭也。說文火部無煮字。故鄭注士相見禮。從今文作葷。而不用古文。古文蓋以聲同通借。又注玉藻。從葷不從煮。則以煮爲俗字也。據玉藻注。則祭義煮當作葷。賈疏謂鄭注論語作煮。論語經無煮字。蓋鄭注中有此字。然鄭注玉藻。既定作葷。不宜復自用煮。當亦俗寫誤也。章氏平云。案說文。亦以葷爲臭菜。葷爲香草。但古文假借依聲。恐不得以後世字訓律之。今案。今文作葷。是正字。古文作薰。是借字。臧氏謂聲同通借。章氏謂假借依聲。其說是也。

### 右侍坐於君子之法

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徧嘗膳。飲而俟。君命之食。然後食。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此謂君與之禮食。膳。謂進庶羞。既嘗庶羞。則飲。俟君之徧嘗。〔疏〕正義曰。注於其祭食。毛本於其作食其。敖氏作謂君。程氏瑤田云。食其二字可疑。敖作謂君。也。今云沾嘗膳。〔疏〕亦難據信。盧氏云。宋本作於其。今案。嚴本、集釋。亦俱作食其。戴校集釋。改食爲於。黃氏穀錄云。作於其爲是。謂於君祭食之頃也。此謂君與之禮食。嚴本及各本如是。楊氏此作食。集釋與下有臣字。膳謂進庶羞。敖無進字。今俱從嚴本。○若君賜之食。謂侍坐於君。而君或賜之食也。此句直貫下節。本節是言無將食者之禮。下節是言有將食者之禮。不以客不客分也。夏氏焄云。先飯者。飯黍稷也。徧嘗膳者。嘗庶羞也。飯嘗畢。則以酒漱口。而飲而俟。又必君命之食。然後食者。黍稷庶羞。已飯嘗畢。若已食然。故必君命之食。然後食也。今案。盛氏疑君命之食。然後食七字爲衍文。非矣。注云君祭先飯。於其祭食。臣先飯。示爲君嘗食也者。論語侍食於君。君祭先飯。鄭注。於君祭。則先飯矣。若爲君嘗食然。案此云於其祭食。臣先飯。彼云於君祭。則先飯矣。二注義同。亦可證此注於其祭食之確爲於字也。賈疏云。凡君將食。必有膳宰進食。則膳宰嘗君前之食。備火齊不得。下文是也。今此文謂膳宰不在。〔侍食者自嘗自己前食。既不嘗君前食。則不正嘗食。故云示爲君嘗食也。云此謂君與之禮食者。謂君與臣小小禮食法。仍非正禮食。正禮食。則公食大夫是也。彼君前無食。此君臣俱有食。故知小小禮食。此卽玉藻云。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彼云客之。則此注禮食。但此文不云客之。命之祭。然後祭。文不具也。經義述聞云。士相見所記者。侍食之常禮。玉藻所記。則見客於君者也。常禮則臣不祭。故士相見但言君祭也。客禮則臣亦得祭。故玉藻言君命之祭。然後祭也。二者不同。鄭注賈疏強合之。非也。論語邢昺疏曰。敵客。則得先自祭。



降等之客。則後祭。若臣侍君而賜之食。則不祭。若賜食而君以客禮待之。則得祭。雖得祭。又須君命之祭。乃敢祭也。此言君祭先飯。則非客之禮也。邢氏之說。足以正鄭賈之失矣。又待食之常禮。與見客於君之禮。所異者祭不祭耳。其餘則同。今按本篇言若君賜之食。則君祭先飯。明當君祭之時。臣即先飯。與玉藻言客之。言命之祭。而後言先飯者。自殊。不得牽合爲一。述聞之說是也。褚氏云。君若客之。則命之祭。即玉藻前一條。是也。若不以客禮待之。而適無嘗食者。則此經君祭先飯云云。是也。若有嘗食者。則此經若有將食者云云。及玉藻若有嘗羞者一條。是也。當分三節看。此經視玉藻。少客禮待之一層。玉藻視此經。少不以客禮待之而無嘗食者一層。兩經參考。始備始明。今案。邢疏多本玉藻。孔疏唯云。此言君祭先飯。則非客之禮也。乃邢氏斷語。鄉黨圖考常駁之。恐非。蓋論語侍食於君。君祭先飯。與此節正同。非客禮也。云膳謂進庶羞者。此云徧嘗膳。玉藻云辨嘗羞。知膳即羞也。然周禮膳夫注云。膳。牲肉也。羞。有滋味者。是二字對文異。散則通。徧。正字。辭。假字也。云既嘗庶羞則飲者。玉藻注云。飲。利將食也。云今云帖嘗膳者。盧氏詳校。改云爲文。臧氏琳云。釋文引穀梁傳未嘗有帖血之盟。帖。嘗也。今穀梁莊二十七年傳作飲血。無帖嘗也語。惟玉藻口部引穀梁。與此同。知古本作帖。說文口部無帖。食部有帖。云相調食麥也。穀梁傳當本作帖。訓爲食。與嘗義合。廣雅釋詁。帖嘗同訓爲食。則帖爲帖之本字無疑。帖既訓嘗。帖下不當更作嘗字。蓋古文徧嘗膳。今文徧帖膳。今之帖嘗膳。當作今文云帖膳。文字脫。嘗字衍也。案。此注疑有脫誤。如臧氏說。卻亦可通。○又玉藻曰。侍食於先生異爵者。後祭先飯。言先生異爵。則非君也。此侍食得祭而云後者。以其爲降等之客。故後主人也。少儀曰。燕侍食於君子。則先飯。若有將食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而後已。此雖非專指侍君食言。然先飯後已。亦可爲先飯後食之證也。

將食。猶進食。謂膳宰也。膳宰進食。則臣不。〔疏〕正義曰。注膳夫下。通解。毛本有授祭二字。嚴。徐。集。釋。楊。嘗食。周禮。膳夫授祭。品嘗食。王乃食。〔疏〕正義曰。注膳夫下。通解。毛本有授祭二字。嚴。徐。集。釋。楊。與上節皆是侍食之常禮。上節謂膳宰不在。此節謂膳宰在也。據此經言若有將食者。則上節是無將食者可知。玉藻曰。若有嘗羞者。則俟君之食。然後食。飯。飲而俟。與此節正同。此不善飯飲而俟者。省文也。夏氏所云。俟君之食。然後食。不待命者。未嘗嘗食。君賜食之意未終。故不待命。俟君食即食也。此食亦謂黍稷。玉藻又曰。君命之羞。羞近者。命之品嘗之。然後唯所欲。則食庶羞矣。又曰。君未覆手。不敢食。君既食。又煖飯。煖飯者。三飯也。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皆士相見所不具。必合考之。而君賜食之禮始畢矣。注云將食猶進食者。將。猶進也。進食者。即指謂膳宰也。云膳宰進食。則臣不嘗食者。對上注示爲君嘗食也。玉藻注云。不嘗羞。膳宰存也。與此注義。

同。云周禮膳夫品嘗食。王乃食者。彼注云。品者。每物皆嘗之。道尊者也。諸侯掌膳食之官。謂之膳宰。天子謂之膳夫。其職掌正同。故引周禮膳夫文以證也。餘詳燕禮膳宰具官饌于寢東下。

若君賜之爵。則

下席再拜稽首受爵。升席祭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受爵者於尊所。至於授爵。坐授人耳。必俟君卒爵者。若欲其爾然也。今文曰若賜之爵。無君也。

〔疏〕正義曰。此謂侍君坐而君或賜之飲也。玉藻曰。君若賜之爵。則越席再拜稽首受。登席祭之。飲卒爵而俟。君卒爵。然後授虛爵。與此節略同。孔疏謂此爲朝夕侍者得賜爵法。非燕飲大禮。是也。曲禮曰。長者舉未醺。少者不敢飲。鄭注。不敢先尊者。盡爵曰醺。燕禮曰。公卒爵而後飲也。孔疏謂曲禮與燕禮合。而與士相見及玉藻達。案。士相見玉藻二文。皆先君卒爵。而此云後飲者。此據燕飲正禮。故引燕禮以證之。玉藻及士相見謂私燕之禮。故不同也。又玉藻孔疏云。此經先再拜稽首而後受。燕禮。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則先受而後再拜。與此不同者。熊氏云。燕禮據大飲法。故先受爵而後奠爵再拜。此經據朝夕侍君而得賜爵。故再拜而後受。是本篇所云。與玉藻合。與曲禮燕禮異也。經云下席。又云升席。諸氏云。據此。知士於侍飲侍食時。堂上亦有席。侍食不祭而侍飲祭者。方氏苞云。君已祭。臣先飯而徧嘗膳。至食時又祭。則羹矣。酒異爵。則祭無嫌。饋食禮。尸每獻必祭。祝佐食。主人主婦又各祭酒。是也。敖氏云。臣先卒爵。亦先飯嘗膳之意。君卒爵而授虛爵。則授爵亦先於君矣。皆與大飲之禮異也。案玉藻此下有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亦本篇所未具。又案左傳云。臣侍君燕。過三爵。非禮也。若燕飲大禮。則有獻。有酢。有酬。有旅。有進。有退。有無算爵。非止三爵而已。故知此節爲尋常侍飲法也。注云受爵者於尊所者。案曲禮曰。侍飲於長者。酒進則起。拜受於尊所。鄭注。降席拜受。敬也。燕飲之禮。鄉尊。孔疏。前一說謂尊所者。以陳尊之處也。侍者起而往尊處拜受酒。是以尊爲盛酒之尊。後又引何氏云。尊者。主人也。拜者。在尊所對主人也。嚮尊。謂主人尊也。是以尊爲主人。二說不同。當從後說。云至於授爵。坐授人耳者。賈疏云。見曲禮與玉藻並此文。並無立授之文。故知坐授也。敖氏以爲與授。蓋氏謂當從注說。是也。云必俟君卒爵者。若欲其爾然也者。醺。盡爵也。言俟君卒爵。蓋欲其盡爵。亦勸飲之意也。云今文曰若賜之爵。無君也者。胡氏承琪云。案無君字。則不明所賜。且此文上下與玉藻文略同。彼有君字。故鄭從古文也。

退坐取屨。隱辟而后屨。君爲之與。則曰君無爲與。臣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也。謂君若食之飲之而退也。隱辟。俛而邊遁。與。起。〔疏〕正義曰。注俛不敢辭。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顧辭。遂出也。辭君與而不敢辭其降。於己大崇。不敢當也。〔疏〕而邊遁。釋文。

集釋、楊氏。巡俱作通。嚴本作巡。○玉藻亦曰。退則坐取屨。屨辟而后屨。孔疏。坐、跪也。初跪脫屨堂下爲敬。故退而跪取屨也。曲禮曰。戶外有二屨。言聞則入。言不聞。則不入。孔疏謂室有兩人。故戶外有二屨。此謂禮敵者。若尊卑不同。則長者一人脫屨於戶內。故少儀云。排闥脫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是也。今案此謂熱客往來。故得入室。若平常行禮。則脫屨皆於堂下。曲禮曰。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解屨不敢當階。鄉飲酒禮。司正請坐于賓。賓主人介衆賓皆降說屨揖讓如初升坐。燕禮。賓及卿大夫皆脫屨升就席。故少儀又曰。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跪。燕則有之。是初脫屨在堂下。退取屨亦在堂下也。主簿此下有云坐左納右。坐右納左。亦本篇所未具。孔疏。納、猶著也。若坐左膝。則著右足之屨。若坐右膝。則著左足之屨。不敢顧辭。郝氏謂不回顧君告辭。是也。注云謂君若食之飲之而退也者。上言君賜食賜爵。則此言退。即謂食之飲之而退也。楊氏以此與上別爲一節。非矣。云屨辟俛而逡巡者。曲禮曰。就屨跪而舉之。屏於側。此屨辟。即謂屏於側也。又曰。擯長者而屨。跪而運屨。俯而納屨。此而後屨。即謂納屨也。俛與俯同。逡巡即釋辟字意。云辭君與而不敢辭其降。於已大崇不敢當也者。張氏爾岐云。君無爲與。臣不敢辭。即臣辭君與之語也。今於君降送而不敢辭者。經云。君若。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下。亦〔疏〕降送之。言若。不定之辭。明非常禮。故云於已大崇。不敢當也。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下。亦〔疏〕正義曰。注亦字。通解作猶。○敖氏云。大夫起而退。則君與。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于此三節皆辭之。故曰三辭。大夫位尊。不嫌與君爲禮。故得辭也。此著大夫。則上之不敢辭者爲士明矣。今案。章氏平讀大夫則辭爲句。謂士不敢辭。大夫則辭也。張氏謂當以辭退下三字連讀。案。退下及門。皆指臣言。敖氏分折極細。若三字連讀。義難通矣。注云下亦降也者。上經君若降送之降。謂降階。此下亦謂降階也。

右臣侍坐賜食賜飲及退去之儀

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則辭辭不得命。則曰。某無以見。辭不得命。將走見。先見之。先生、致仕者也。異爵、謂卿大夫也。辭、辭其自降而來。走、猶出也。先見之者。出先。〔疏〕正義曰。先生異爵者尊于士。前有士見于大夫之禮。此則先生異爵者拜也。曲禮曰。主人敬賓。則先拜賓。〔疏〕特來見士。蓋慕德而不以爵位拘也。辭不得命。謂辭之而不見許也。曰字直貫至將走見句。某無以見。張氏爾岐謂無故不敢輕見。姜氏謂無德可以辱見。盛氏則云。以、因也。言已欲見尊者而無因見。則見字指見先生異爵者言。其說較勝。注云先生致仕者也。異爵謂卿大夫也者。賈疏云。此士

相見本文是士。故以卿大夫爲異爵也。然則先生亦卽致仕之卿大夫矣。云辭。辭其自降而來者。以尊而請見。卑是自降也。云先見之者。出先拜也。曲禮曰。主人敬賓。則先拜賓者。前經。主人出迎于門外。再拜。賓答拜。固是先拜矣。然彼之拜爲迎賓。此拜爲先見。其所以拜不同。張氏惠言云。當出門北面再拜。如相見莫擊之拜與。鄭解先見爲先拜。故引曲禮以證之。曲禮本文作客。此引作賓者。二字通也。吳氏疑義云。以本欲往見。今先見之於家。曰先者。對往見爲後也。其說亦通。敖氏謂先拜之先當作走。非矣。

### 右先生異爵者見士

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士則曰寡君之老。謂擯贊者辭也。不稱寡者。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大夫  
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之老。〔疏〕正義曰。注不稱寡者。毛本者作君。嚴徐集釋作者。是也。○此節疑有譌舛。解者雖多。卻少  
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公事爲擯。謂聘也。上大夫曰寡君之老。下大夫曰寡大夫。儀禮緇衣。則稱  
議云。此經據玉藻釋之。文義自明。非以君命使句。所謂大夫私事使也。則不稱寡大夫句。所謂私人擯。則稱名也。  
士一字爲句。所謂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擯也。則曰寡君之老句。所謂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也。此說依  
文衍義。似屬可從。然士上必添公字。士下必添擯字。乃明。且寡大夫。寡君之老。皆爲奉命出使之稱。而上下分屬。  
亦少的義。戴氏震校集釋云。玉藻篇。上大夫曰下臣。擯者曰寡大夫。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是上大夫自稱下臣。下大夫自名。擯者稱上大夫曰寡君之老。稱  
下大夫曰寡大夫。然必公士擯乃得稱之。此文當云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大夫。寡君之老。正與玉藻公士擯。則曰寡大  
夫。寡君之老。互相爲義。衍士則曰三字耳。經義述聞以載說爲是。云。據賈疏。大夫下本無士字。經文士字後人所  
加。又云。則曰二字。因下文士大夫則曰下臣而衍也。今案盧氏文昭、朱氏大韶。亦俱從戴說。然唐石經及各本皆有  
士則曰三字。未可必其爲衍也。汪氏中校本改士爲使。云。據鄭注。讀經不稱寡爲句。又云。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可  
證矣。注讀經不稱寡爲句者。謂大夫非以君命使。則不稱寡君之某也。云大夫使者。謂大夫以君命使。則當曰寡君之  
某也。二語反復相應。上不言大夫。下不言以君命。省文互相備耳。注卿士二字非釋經士字。乃指上大夫卿而言。古

者通謂六卿爲卿士。案。方氏苞亦謂士當作使。其說不如汪說之善。然經作士已久。改使亦嫌無據也。其餘數部諸案之說。尤無足取。此文似當在闕疑之列矣。注云謂擯贊者辭也者。言此皆擯贊稱謂之辭。非自稱也。云不稱寡者。不言寡君之某。言姓名而已者。盛氏云。不言寡君之某。指大夫言。不兼士也。云大夫曰寡大夫。上大夫曰寡君之老。故言某以該之。案言姓名者。據玉藻云。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也。云大夫卿士。其使則皆曰寡君之某者。案。卿士。謂上大夫也。或謂卿字爲衍文。似無確據。云檀弓曰。仕而未有祿者。君有饋焉曰獻。使焉曰寡君之老。盛氏云。注引檀弓。蓋取使焉曰寡君之義。證公事使。則稱其君曰寡君也。之老二字。出處所無。傳寫者因經有寡君之老之文而衍耳。今案盛氏釋注俱是。凡執幣者不趨容彌蹙以爲儀。不趨。主慎也。以進而益。〔疏〕正義曰。散文此注與經亦未盡協。姑依文釋之。小行人合六幣是也。對文則幣爲束帛。束帛皮馬及禽擊之屬是也。此執幣亦指見君言。故容彌蹙。與執擊見君者同。不曰執擊。而曰執幣者。蓋兼朝聘見他國之君言之。故云凡也。注云不趨主慎也者。賈疏據玉藻。謂趨有疾趨徐趨二種。此經不趨者。謂不爲疾趨。故云主慎也。又謂徐趨則下文唯舒舉前曳踵是也。此不爲疾趨。亦不爲徐趨。但徐疾之閒爲之。案玉藻曰。圈豚行不舉足。齊如流。又曰。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鄭注皆以爲徐趨之事。賈說本此。云以進而益恭爲威儀耳者。案進而益恭。釋經容彌蹙之義也。云今文無容者。胡氏承琪云。無容字。則於義不明。孟子其容有蹙。古文有容。義長。故鄭從之。執玉者則唯舒武舉前曳踵。唯舒者。重玉器尤慎也。武。述也。舉前曳踵。備蹙蹙也。今文無者。古文曳作擯。〔疏〕正義曰。曳加點。非。注唯舒下。數氏有武字。嚴本及各本俱有。然則讀武字絕句矣。其說近是。今案注猶唯舒二字爲訓。非以武字屬下讀也。盧氏云。上凡執幣節疏。明以舒武連讀。校勘記云。注疏實不以舒字絕句。是也。案玉藻曰。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皆以武字爲句。古文曳作擯。嚴、徐、釋文、集釋、通解。俱从手。毛本从木作擯。案。說文手部有擯字。木部無擯字。从手爲是。○張氏爾岐云。執玉。本朝聘鄰國之事。因言執擊相見。遂兼及之。今案。此及執幣兩節。皆因執擊類及也。注云唯舒者。重玉器尤慎也者。玉視幣更重。故舒徐其武。較之不趨者爲尤慎也。云武述也者。曲禮曰。堂上接武。鄭注亦云。武。述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云舉前曳踵。備蹙蹙也者。玉藻孔疏云。踵。足後跟也。謂將行之時。初舉足前後曳。足跟行不離地。恐致蹙蹙也。云今文無者。上執幣者有者字。此執玉者亦當有者字。無者脫也。云古文曳作擯者。案曳推聲義並同。檀弓。負手曳杖。釋文。曳字作擯。鄭以曲禮諸篇多作曳踵。故不從古文也。凡自稱



于君士大夫則曰下臣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茅之臣庶人則曰刺草之臣他國之人則曰外臣宅者謂致仕者也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周禮載師「疏」正義曰戴氏云經當作之職以宅田在近郊之地今文宅或爲託古文茅作苗刺猶割除也各本訛作士考前疏云玉藻上大夫曰下臣與此同也盧氏云石經士字甚清楚不如戴說今案自稱于君何以但言上大夫而不及下大夫與士如戴說則此節有脫誤矣各本作士仍之草茅之臣毛本草作艸唐石經嚴、徐、閻本、釋文、集釋、通解、要義、敖氏俱作草注謂致仕者也致仕者通解、毛本脫下四字嚴、徐、集釋俱有刺猶割除也此句嚴、徐、集釋、通解、陳單注本俱在任近郊之地下毛本在注末今文宅或爲託陳單注本、毛本俱同嚴、徐無文或二字集釋有文字無或字通解無文字有或字今從集釋○張氏爾岐云此與君言之時其自稱有此數者之異今案士大夫敖氏謂見爲臣者是也統曰下臣而不分別者與出使贊辭異也他國之人敖氏云亦謂士大夫是也注云宅者謂致仕者也致仕者去官而居宅或在國中或在野者姜氏云此以市井草茅之臣謂士大夫而下別云庶人曰刺草之臣故注以致仕者訓之與孟子不同案孟子子之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此經先言宅者而後庶人則宅者與庶人異若如敖說以宅者爲未仕而家居者則與庶人不傳質爲臣者正同經何爲區別乎故知市井草茅士相見與孟子文略同而實異姜說是也周禮每以國中與野對言故知此在邦在野爲或在國中或在野也云周禮載師之職以宅田任近郊之地者鄭於彼注易先鄭之說以宅田爲致仕者之家所受田而卽引此經宅者在邦云云以證之故于此經卽引彼宅田爲證也儀禮釋官云案書酒誥曰越百姓里居傳云於百官族姓及卿大夫致仕居田里者彼言里居卽此經言宅之義天子畿內采地三等大國九三公致仕者之田三次國二十一卿致仕者之田六小國六十三大夫致仕者之田二十七並見王制注諸侯亦當有卿大夫致仕者之田但其數未聞耳云刺猶割除也者廣雅釋詁云剗、削也然則刺草卽謂剗除其草矣云今文宅爲託古文茅作苗者經義述聞以今文託字爲長謂羈旅之人寄託於此國者也襄二十七年左傳衛子鮮出奔齊託于木門終身不仕是其證託者若仕則自稱于君與士大夫同不仕則或曰市井之臣或曰草茅之臣而已孟子庶人不傳質爲臣不敢見於諸侯今託於此國而不仕亦是不傳質爲臣者故其自稱于君者相若也案宅者之義當以鄭注爲正此亦可存備一說胡氏承珙云說文僦、寄也从人庀聲庀、古文宅與言部託字音義略同故今文假託爲宅古文又假苗爲茅洛陽伽藍記有魏時苗茨之碑苗茨卽茅茨



也。鄭於經文則皆從其正者。○劉氏敝補士相見義曰。自天子至于庶人皆有摯。摯者。致也。所以致其志也。天子之摯。聖。諸侯玉。卿羔。大夫鴈。士雉。摯也者。言德之遠聞也。玉也者。言一度不易也。羔也者。言柔而有禮也。鴈也者。言進退知時也。雉也者。言外其節也。故天子以遠德爲志。諸侯以一度爲志。卿以有禮爲志。大夫以進退爲志。士以外節爲志。明乎其志之義。而天下治矣。故執斯摯也者。致志者也。君之摯以事神。臣之摯以養人。唯君受摯者。唯君受養也。非其君則辭摯。不敢當養也。古者非其君不仕。非其師不學。非其人不友。非其大夫不見。士相見之禮。必依于介紹。以言其不苟合也。必依于摯。以言其道可親也。苟而合。唯小人無耻者能之。君子可見也。不可屈也。可親也。不可狎也。可遠也。不可疎也。賓至門。主人三辭見。賓稱摯。主人三辭摯。所以致尊嚴也。大夫以禮相接。士以禮相諭。庶人以禮相同。然而爭奪興于未者。未之有也。人苟悅而相若者。未必爭。苟簡而相親者。未必怨。是故士相見禮者。人道之大也。所以使人重其身。而毋適於辱也。所以使人懷其交。而毋適於禍也。唯仕於君者召而往。未仕而見於君者。冠而奠摯。在邦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君雖召。不往也。是故雖有南面之貴。千乘之富。士之所以結者。禮義而已矣。利不足稱焉。刑罰行於國。所誅者好利之人。未有好利而

其俗不亂者也。無介而相見。君子以爲諂。故諸侯大國九介。次國七介。小國五介。

右廣言稱謂及執幣玉之儀

附士相見禮

# 儀禮正義

## 卷五

鄉飲酒禮第四。鄭目錄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疏〕正義曰。釋文。獻上與之飲酒。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乃第十。小戴及別錄。此皆第四。〔疏〕正義曰。釋文。云諸侯之

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者。孔氏類達禮記正義曰。鄭云。鄉飲酒有四事。一則三年賓賢能。二則鄉大夫飲國中賢者。三則州長習射飲酒。四則黨正蜡祭飲酒。總而言之。皆謂鄉飲酒。鄉則三年一飲。州則一年再飲。黨則一年一飲。所以然者。天子鄉六鄉。諸侯三鄉。各有鄉大夫。而鄉有鄉學。取致仕在鄉之中大夫爲父師。致仕之士爲少師。在於學中。名爲鄉先生。教於鄉中之人。謂鄉學。每年入學。三年業成。必升於君。若天子之鄉。則升學士於天子。諸侯之鄉。則升學士於諸侯。凡升之必用正月。將升用之。先爲飲酒之禮。鄉大夫與鄉先生謀士。擇學士最賢者使爲賓。次者爲介。又次者爲衆賓。皆鄉大夫爲主人。與之飲酒而後升之。故周禮鄉大夫職曰。三年則大比。考其德行道藝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若州一年再飲者。是春秋習射。因而飲之。以州長爲主人也。若黨一年一飲者。是歲十二月。國於大蜡祭。而黨中於學飲酒。子貢觀蜡是也。亦黨正爲主人。張氏爾岐云。鄉飲有四。此篇所載賓賢之禮。常以正月行之。將射而飲。於春秋行之。黨正正齒位於季冬蜡祭。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則無常時。盛氏世佐云。此篇所陳。乃侯國鄉大夫賓賢之禮。他如黨正正齒位。州長春秋習射。及鄉大夫飲國中賢者。雖亦名鄉飲酒。而其禮固不能無異也。自呂氏大臨謂鄉人凡有聚會。皆當行此禮。恐不止四事。論語載鄉人飲酒。杖者出。斯出矣。亦指鄉人而言之。其說見采於通解。而後儒宗之。遂以爲鄉人聚會飲酒之通禮矣。然論語所載有尙齒之意。謂與黨正飲酒法相似則可。援以證此則不可。且其所謂鄉人者。鄉之人耳。與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之鄉人。注以爲鄉大夫者。亦別。積氏寅亮云。此禮雖主與賢能。還有德者。爲賓介三賓。而餘皆齒序。若有違者。則席在賓東。而不與鄉人齒。是選賢之中。仍寓尙齒貴貴之義。州長習射。有賓無介。若有違。則以公士爲賓。自賓而外。皆以齒序。雖曰習射尙功。而兼貴貴尙齒。猶鄉飲

也。其黨正飲酒。則專爲正齒位而行禮。故豆之多寡。與年遞增。而五十以下。俱立侍於堂下。然考周官黨正之文曰。一命齒于鄉里。再命齒于父族。三命不齒。則尙齒之中。仍存貴貴之義焉。案天子三命以下皆士。故如此分別。若侯國則自一命以上。荀位列大夫。卽不以齒序。爲少異耳。以上三禮。皆行之於在官者也。至賈疏謂鄉大夫飲國中賢者。用鄉飲酒禮。此卽論語所云鄉人飲酒也。竊意此禮雖曰飲賢。然不過在坐皆賢者耳。其實介等必以年之先後次第爲之。若以德。則近於標榜矣。若以貴。又非尊賢之義矣。玩杖者出斯出矣之文。不云賓。而云杖者。蓋實卽杖者年之最高者。故卽以杖者名賓也。賓出而其餘杖者俱出矣。故孔子亦隨之而出矣。若尙德不尙年。年少者既爲賓。杖者安得不俟而先出乎。明乎此。則知此禮必兼年高有德者爲之矣。或謂此禮不立賓介。夫不立賓。則獻酢酬之事俱不可行矣。故燕義曰。立賓主。飲酒之義也。見凡飲酒必立賓也。其或有賓無介。如州長習射之儀。亦未可定。但賓必兼年德耳。說論語者。往往以鄉大夫賓賢。黨正正齒位之禮。汨之。故詳辨焉。方氏苞云。將與賢能。其德之蓄。行之恆。藝之習。惟鄉先生教之久。知之深。故就而謀焉。若州長習射。黨正正齒位。則賓之爵齒德。久著於衆。無待於謀。注謂鄉大夫與賢能。不可易也。習射。正齒位。乃平時所以教士。故可違其禮。敷繼公乃謂此士與其同鄉大夫會飲于鄉學之禮。誤矣。三者皆國政。故有司掌之。若士大夫會飲。無爲著於國典。亦不立行於鄉學。賈疏謂鄉飲酒義。乃黨正正齒位之法。不知通篇皆正解鄉大夫與賢能。習射正齒位。有賓而無介也。中閒覆舉鄉飲酒之禮。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特約略黨正之正齒位以附之耳。經義闡斯錄曰。鄭氏三禮目錄。於鄉飲酒禮云。諸侯之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者能者於其君。以禮賓之。與之飲酒。於鄉飲酒義云。記鄉大夫飲賓于庠序之禮。尊賢養老之義。是禮專屬賢能。而義統釋四事。爲異矣。或曰。戴記冠義以下數篇。先儒以爲禮經之傳。經不具者傳詳之。孔氏亦云。此鄉飲酒之義。說儀禮鄉飲酒也。似不當分而爲二。且鄭氏以此篇專屬賢能者。因鄉飲酒義有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諸文。而此篇無正齒位事耳。但篇內云。主人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注云。長。其老者。命弟子俟俎俎。注云。弟子。賓之少者。記又云。衆賓之長一人辭洗。立者者東面北上。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是未嘗不論齒。且明言有立者矣。孟子曰。鄉黨莫如齒。王制曰。習鄉尚齒。鄉人飲酒。無不以齒爲主。儀禮之禮。戴記之義。互相證明也。曰。州長習射飲酒。有賓而無介。有合樂而無升歌。笙樂閒歌。豈與鄉飲酒之禮一一符合乎。黨正饋祭飲酒之禮雖亡。亦未必絕無異同可知。至鄉大夫飲國中賢者。僅見于鄉飲酒義鄉人士君子注中。他無可考。卽有此事。亦未必盡用鄉大夫之禮也。鄭氏以禮爲賓賢能。義爲統釋四事。必本經師舊說。確不可易矣。曰。然則呂氏謂鄉人會衆飲酒。皆行此禮。其說非歟。曰。周禮族師。

春秋祭酺注云。族長無飲酒之禮。因祭酺而與其民以長幼相獻酬焉。疏云。州長黨正有飲酒禮。皆得官物爲之。今此族卑。不得官物爲禮。可見此禮止于州黨。族尙不用。況其餘乎。云於五禮屬嘉禮者。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義孔疏云。案鄭目錄云。此於別錄屬吉事。陸氏釋文亦引鄭云。別錄屬吉禮。則以此爲吉禮之說。蓋出於劉向。而鄭君見之於禮記目錄。不始於孔氏也。又案禮記冠昏鄉飲酒燕聘諸義孔疏引鄭目錄。皆云。別錄屬吉事。惟鄉飲酒射二義釋文引鄭云。別錄屬吉禮。釋文禮字。蓋事字之誤。鄭注儀禮於冠昏鄉飲酒射燕嘉。而聘云賓者。以周官五禮言之也。若以事言之。則吉者對凶之辭。嘉也。賓也。皆可以言吉也。此鄭於禮記目錄所以復存劉說歟。

### 鄉飲酒之禮。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

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先生。鄉中致仕者。賓介。處士賢者。周禮大司徒之職。以鄉三物教萬民而賓興之。一曰六德。知仁聖義中和。二曰六

行。孝友睦婣任恤。三曰六藝。禮樂射御書數。鄉大夫以正月之吉。受遷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使各以教其所治。以考其德。行。察其道藝。及三年大比。而興賢者能者。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寡。以禮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于王。是禮乃三年正月而一行也。諸侯之鄉大夫。貢士於其君。蓋亦如此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於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恆知鄉人之賢者。是以大夫就而謀之。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屬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說。然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欲其見化。知尙賢尊長也。孟子曰。天下有達尊三。爵一。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賓介處士賢者。者下。通典有也字。案。通典引諸經傳注。往往增入也。德也。齒也。爵一。疏。正義曰。就此篇論之。如明其德各特也。拜賓至此堂尊之也。進酒于賓也。復西階上位也。坐于席也。以右手也。酬之言周也。賓謙不敢居堂上也。不嘖嘖下賓也。就賓南授之也。下賓也。長其老者也。賤者禮簡也。謂歌與衆聲俱作也。示絮敬也。以察衆也。又以序相酬也。此類甚多。豈古本俱有也字。而今本盡刪之歟。凡類書徵引羣籍。有刪無增。此或原本如是。今不能一一細校。聊誌其概於此。孝友睦婣任恤。鄭氏引作廟。此必不改。爲案。周禮鄉飲酒。鄭氏引經。多用古字。若玉藻視朝視朝。鄭氏引作眡。周頌於穆清廟。鄭氏引作廟。此必不改。爲姻。案。後漢行之本。原非康成手迹。張說殊未確。受遷于司徒。遷。徐、葛、通解。俱作法。案。法。漢今本錯出。有蓋如此云。蓋下疏有亦字。天下有達尊三。下。徐本誤作不。嚴鍾俱不誤。○張氏爾岐云。此鄉飲酒禮。有獻賓。有樂賓。有族酬。有無算爵樂。凡四大段而禮成。此下至當楣北面答拜。則將飲酒之始事。初謀賓戒賓。次陳設。次速賓迎賓拜賓。凡三節。方氏苞云。先生。鄉之致仕而教于黨庠州序者也。周官黨正書德行道藝。而州長考之。以贊

大夫廢與。其法。必二十五家之塾。歲升其秀民于黨。而庠之師。聚教焉。是黨正所憑以書其德行道藝。而待州長之考者也。序之師。則時會而問。試省察焉。是州長所憑以書其德行道藝。而贊鄉大夫之興者也。故三年大比。鄉大夫就之而謀。賓介。即周官所謂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也。古者宜得其人。而事無不治。皆由於此。章氏協夢云。賓。即所貢之一人。將獻于君。以賓客禮禮之。因謂之賓。介。輔也。佐也。所以輔佐賓者。謀賓介。謂謀其孰可爲賓介也。謀之未必在行禮之日。蓋因記飲酒禮而追言之耳。主人戒賓以下。皆本日事也。注云。主人謂諸侯之鄉大夫也者。賈疏云。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釋官云。左傳有鄉正。國語有鄉長。章杜皆以鄉大夫釋之。則諸侯有鄉大夫矣。周禮鄉大夫。每鄉卿一人。諸侯以大夫爲之。亦當鄉置一人。古者軍出于鄉。天子六軍。出自六鄉。諸侯大國三軍。次國二軍。小國一軍。費誓。魯人三郊三遂。則賈氏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之說。信矣。孔穎達謂諸侯三鄉。卿二鄉。大夫一鄉。非也。周禮六鄉大夫皆屬於司徒。故其職曰。受教導于司徒。退而頒之于其鄉吏。諸侯則使卿分掌之。左傳。宋二師令四鄉正。晉趙孟問其縣大夫則其屬。國語。高子帥五鄉焉。國子帥五鄉焉。是諸侯之鄉大夫統於卿也。引周禮大司徒之職與鄉大夫者。因諸侯鄉大夫經無明文。因以天子之官況之。故引周禮以證之。而云諸侯之鄉大夫貢士于其君。蓋如此云也。云古者年七十而致仕。老子鄉里。大夫名曰父師。士名曰少師。而教學焉者。尙書大傳云。大夫七十而致仕。而退老。歸其鄉里。大夫爲父師。士爲少師。是注所本也。云賢者爲賓。其次爲介。又其次爲衆賓。而與之飲酒。是亦將獻之。以禮禮賓之也者。賈疏云。據鄉貢一人。其介與衆賓不貢。但輔賓行禮。待後年還以貢之耳。大國三鄉。次國二鄉。小國一鄉。鄉送一人至君所。其君簡訖。仍更行鄉飲禮。賓之于王。云今郡國十月。行此飲酒禮。以黨正每歲邦索鬼神而祭祀。則以禮禮民而飲酒于序。以正齒位之說。然此篇無正齒位之事焉者。此舉漢時所行鄉飲酒禮。用黨正正齒位之說。與此篇不同。漢罷諸侯之國爲郡。郡有太守。而封王子母弟者仍爲國。故曰郡國。案。漢時鄉飲酒禮。今不可考。建武時。伏湛奏行鄉飲酒禮。遂施行之。禮儀志。明帝永平二年。郡國縣道行鄉飲酒于學校。至鄭君。蓋尙遵而行之。故據所目見。以證其相異也。云凡鄉黨飲酒。必於民聚之時者。程易田云。十二月大蜡。乃民聚之時。此篇行于正月。與十二月相連。亦爲民聚之時。引孟子公孫丑篇文。賓賢能爲尙德。正齒位爲尙齒。爵則連引之耳。主人戒賓。賓拜辱。主人荅拜。乃請賓。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拜。戒。警也。告。拜其自屈辱至已門也。請。告以其所。疏。正義曰。主人戒賓。張氏爾岐云。言主人往至賓門欲相警告。非謂已戒之爲來之事。不固辭者。素所有志。疏。正義曰。主人戒賓。方是發辭相戒耳。江氏筠云。賈疏云。冠禮。主人戒同寮。

同寮尊。又使之加冠於子。尊重之。故主人先拜。賓答拜。此則鄉大夫尊矣。賓是鄉人。卑矣。又將賁己。宜尊敬主人。故賓先拜導。案。冠禮戒賓。亦賓先拜。主人答拜。不言者。以有宿賓之儀見之也。果主人敬客而先拜。則何以速賓。賓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拜乎。且疏於彼處已明謂與此同矣。彼疏云。鄉飲鄉射戒賓。皆與此文不同。此經文不具。當依彼文爲正。何得於此又爲異說也。蓋緣下主人速賓。賓拜送之說故耳。下疏云。聘禮賓至近郊。使下大夫至賓館。下大夫遂以賓入。賓遂不拜。公食禮。使大夫戒賓。大夫還。賓不拜送。遂從之。此獨拜送者。亦是鄉大夫尊。賓卑。又擬賁故也。下既爲此說。故牽此以就之。然其說亦誤也。蓋不拜送者。爲從之不終事。此經雖云賓及衆賓皆從之。其實賓與介俱不得從主人。賓之所以不從主人者。緣主人速賓。從、更須速介也。速介後雖無事。然下文主人迎于門外。拜賓。拜介。揖衆賓。是賓介衆賓一時同來。介須挾衆賓隨賓偕行。亦不得獨從主人也。且公食禮疏云。鄉飲鄉射戒賓。遂從之。而云拜辱拜送者。以其主人先反。不相隨。故得拜辱拜送。則又與此違反。不知賁果以何說爲正也。乃請賓。敖氏曰。謂致戒辭于賓也。其辭卒曰請子爲賓。韋氏協夢云。主人明是戒賓。而云請者。謙遜詞。主人再拜。張氏曰。拜其許已也。盛氏世佐云。賓先拜。主人答拜者。考士冠宿賓。鄉射戒賓。皆然。是亦禮之常也。士冠戒賓云。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之拜。是拜賓之許已。非先拜也。方其始至賓家之時。仍當賓先拜。彼不言者。文不具耳。以宿賓禮例之。可見也。蓋主人至賓家戒之。則主人爲賓。賓爲主人。賓既爲主人。禮應先拜。疏家誤謂冠禮主人先拜。而其釋此賓先拜之故亦黏滯。注云拜辱。出拜其自屈辱至己門也者。敖氏云。拜辱。即拜迎也。方氏苞云。主賓往來。無稱拜辱者。惟此篇戒宿。再言拜辱。示所舉不稱。恐爲舉者之辱也。賓拜辱。主人報禮。亦稱拜辱。示功罪榮辱。彼此共之也。始出迎。賓主各一拜。既而許。則主人再拜。示爲國求賢之重。使士進身之始。即知不可苟於自待也。鄉射禮。主人戒宿賓。不言拜辱。而賓拜辱。主人答之。則稱拜辱。何也。習射。國政也。以公事相戒。非私禮於賓。無爲稱拜辱。射禮或公士爲賓。則非其屬也。不可不拜其辱。而既有此禮。即學士爲賓。亦不容異同。蓋其德行道藝。異日宜與賓與之選。以貴下賤。辭過於恭。亦所以勵士節也。盛氏云。主人、鄉大夫也。賓、處士也。主人戒賓。當如先生異爵者請見禮。先生異爵者請見。先見之。不敢拜迎。而此乃云拜辱者。當賓與大典。主人好善忘勢。而賓亦以道自重。故以處士而儼然與大夫抗禮。不爲驕也。案。古言拜辱者。以賤稱尊之辭。如左傳。敢拜君命之辱。子以君命辱于敝邑。無若諸侯之屬辱在寡君者何。此類甚多。以君臨臣。則君爲尊。臣爲卑。謂之辱。以賓臨主。則賓爲尊。主爲卑。謂之辱。此主人、鄉大夫也。賓、處士也。主人至賓家戒之。則主人爲賓。賓爲主人。故爲以卑稱尊之詞。而拜其自屈辱也。云不固辭者。案所有志者。此以士相見禮固辭例之也。朱子曰。學成行修。進



仕于朝。上以致君。下以澤民。此士之素所有志也。張氏曰。德業既成。欲及時而試也。盛氏曰。士冠禮。鄉射禮。于主人戒賓。皆云禮辭許。不聞有固辭者。一辭而許。爲賓將道固然。此亦如其常而已。以爲將其已而固辭。君子惡其矯。主人退賓拜辱。退。猶去也。去又拜。〔疏〕正義曰。散氏云。此拜辱。即拜送也。拜迎拜送。皆言拜辱者。善戒賓之儀略者。亦以士冠禮宿賓之儀見之也。下連賓放此。○程易田云。注退猶去也。謂主人出賓門。賓送出門。又拜其辱也。盛氏世佐云。凡賓主相見。始而拜迎。退而拜送。禮之常也。拜迎可名拜辱。拜送獨不可名拜辱乎。鄭君求其說而不得。因有以送謝之之解。疏又云。將賁己。宜尊敬主人。是以去又拜辱以送謝之。何見之陋也。夫主人之於賓。卽後世之所謂舉主也。所謂坐主門生也。古者鄉舉里選。一以德行道藝爲主。而進退之權。在舉之者自盡其職之所當爲。非以樹恩也。而所舉者亦必克副其實而後應之。公義重而私恩輕。何僕僕而亟謝爲。爲此說者。習見漢世報舉主之厚。而意之耳。夫以漢世篤交念故之誼。離者猶或非之。況自中唐而後。一蒙賞拔。名曰恩門。長奔競之風。胎朋黨之禍。其流弊可勝道哉。韓子曰。吾未嘗聞有登第於有司。而進謝其門者。斯固有識者之所恥也。豈先王制禮而不慮及此乎。然則飲酒之明日。賓鄉服拜賜。何也。曰。謝其以禮禮己也。夫禮未有見禮于人而不之謝者。鄉射非賁士。賓亦拜賜。是已。爲賁己而以送謝之。私也。爲賁己而明日不拜賜。避嫌也。避嫌亦私也。此於士習官方。頗有關係。故不敢不辨。據此論甚正。但鄭君所謂以送謝之者。謂謝其以禮禮己。於其來拜而迎之。謝其辱尊以就卑。頗於其退。拜而送之。謝其乘禮以禮己。仍飲酒明日賓鄉服拜賜之意。彼謝於禮之成。此謝於禮之始。謂將賁己。宜尊敬主人。乃賁氏之無識。非鄭意也。且報舉主之厚。此自漢時之陋習。然如周舉之奏左雄。張陵之劾梁冀。伸公義以抑私情者。未嘗無之。況鄭君乎。鄭君高尚。不受朝服之徵。詎至固於時。介亦如之。如戒賓〔疏〕正義曰。注云如拜辱請許諸儀也。爾岐云。謂如戒賓時。

右謀賓戒賓

乃席賓主人介

席。數席也。夙興往戒。歸而數席。賓席屬前。南。〔疏〕正義曰。注云席。數席也者。經文乃席爲面。主人席階上。西面。介席西階上。東面。

〔疏〕正義曰。注云席。數席也者。經文乃席爲面。謂爲賓主人介數席也。經不言數席面。

位。注知之者。鄉飲酒義云。四面之坐。象四時也。天地嚴凝之氣。始于西南。而盛于西北。此天地之尊嚴氣也。此天地之義氣也。天地溫厚之氣。始于東北。而盛于東南。此天地之盛德氣也。此天地之仁氣也。主人者尊賓。故坐賓于西北。而坐于東南。以輔主人也。又曰。賓必南鄉。介必東鄉。主人必居東方。注本此爲說也。敦氏曰。席賓于戶牖間。而坐于東序。介于西序。少牢下篇。席主人于東序。西面。席侑于西序。東面。侑介之位同也。方氏苞云。自聘饗燕射。下及冠昏。賓席于戶牖之間。乃一定不移之位也。下文云。衆賓之席。皆不屬焉。鄉射記曰。衆賓之席繼而西。則位與賓並。明矣。下文又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間。鄉射禮曰。尊于賓席之東。則尊當房戶之中。賓席于戶西。而遵席于尊東。具見矣。蓋以尊爲節。三賓則繼賓而西。諸公與大夫。則相繼而東。位正相配。地始可容也。尊之左右。既無地可以席。介自當席于西序。而與主人相對矣。介之位不繼于賓。所以伸賓之尊也。不與三賓同列。又所以伸介之尊也。衆賓之席皆不屬焉。席衆賓於賓席之西。皆不坐。明其德。〔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衆賓、衆賓之長三人也。楊氏復云。鄉飲酒禮注。席賓于牖前。與周禮司几筵各特也。〔疏〕筵國賓于牖前。似同而實異。賓席在西北。以天子諸侯室有東西房言之。則室前之中爲中。此乃王位設展之處。自中以西。便爲西北。又是牖前。如司几筵筵國賓于牖前。是也。以大夫士東房西室言之。房室之閒爲中。故戶西牖東。西北之位。家鄉國皆以爲重。士冠禮。子筵于戶西。士昏禮。婦席于戶牖間。鄉飲。席于牖前。鄉射。賓席在于戶牖之處。名雖不同。皆是一義。鄉飲雖是牖前。亦是牖東也。蓋戶西牖東。正西北之賓位也。士冠禮。子士昏禮。婦亦在此位。敬禮之如賓客然。所謂醴于客位者也。若牖前。則近于西北隅矣。果賓席在牖前。則三賓當如鄉射記東面北上。今經云衆賓之席繼而西。則賓席決不在牖前。明矣。雖然。此特以鄭義大夫士東房西室言之也。又案陳祥道云。鄉飲酒薦脯五脰。出自左房。鄉射記。蠶豆出自東房。大射。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夫鄉飲射。大夫禮。大射。諸侯禮。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諸侯同。可知。鄭謂大夫士無西房。恐未然也。敦氏云。屬、連接也。必不屬者。爲其升降皆由下也。以是觀之。則賓位在戶西牖東。而當兩楹之閒。明矣。此席亦東上。凡席皆有司設之。郝氏敦云。古者大饗必於宗廟。廟堂後中爲室。室東爲房。室與房皆有牖有戶。屬皆居中。戶皆在牖東。皆南向。故戶牖間爲堂中。賓席在焉。賓所立位在堂西階上。東向。主席在堂東階上。西向。此廟中之禮也。鄉飲酒不行于廟。于學宮諸館舍。其位次與在廟殊。饌席皆在堂上。而拜立之位。仍在東西階。故或退而復位。進而升席也。方氏苞云。鄉射禮。衆賓之席繼而西。彼州民習射。故席相屬。以示鄉黨齒讓之風。此國與賢

饗。故不相屬。以彰朝廷尊賢之義。又於此經見鄉射之賓相屬。于鄉射見此衆賓之席亦繼而西也。姜氏光錫云。鄉飲酒席位。經無明文。注蓋據鄉飲酒義而言也。但鄉飲鄉射之席。賓與衆賓之席。皆相繼而不屬。言其遞爲位。則相繼。書其各爲位。則不屬。二者參互推之可見。非有殊禮也。所以鄉射言繼而西。鄉飲言皆不屬者。鄉射單以賓與衆賓言之。故言繼而西。而鄉飲。合席賓主人介衆賓之席。凡十字爲句。則賓與衆賓雖不屬。而自相繼。主介一東陪。一西陪。則不相屬而亦不相繼矣。而賈疏於句讀有差。因於義釋有誤。乃謂賓以將賓于君。有所殊別。故衆賓之席不屬。而不相繼也。疎矣。秦氏蓋田云。衆賓席于賓西。南面。賓長三人。卽鄉飲酒義所謂三賓也。不屬者。謂衆賓之席。不與賓相屬。所以尊賓也。鄉射主習民以禮樂。故衆賓之席。繼賓而西。不相別異。若鄉飲主於與賢。賓則賢能中尤異者。故特賁之。衆賓既不與於賁。安得不與賓相別。注謂衆賓皆獨坐。似未得經旨。盛氏世佐云。此節當以乃席賓三字爲句。主人介衆賓之席爲句。郝氏姜氏析句俱未安。經但言席賓。而不言位面。以見于鄉射禮者可參考也。鄉射無介。注知介席在西階上東面者。以少牢下薦席侑之處見之也。鄉射禮衆賓之席繼而西。此則云不屬者。與賢大典。所以殊異賓于衆也。皆者。皆主人介衆賓也。主人也。介也。與賓之席遠矣。云皆不屬者。謂雖繼承。而意則專主於衆賓也。散氏謂爲其升降皆由下。姜氏謂言其遞爲位則相繼。言其各爲位則不屬。二說皆未得經意。當以注疏爲正。但注家誤看經文皆字。謂衆賓皆獨坐。則猶未盡也。經意蓋謂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於賓耳。非謂衆賓各不相屬也。賓是所與賢能之人。故別異之。彼衆賓者。既不得與於賁。則其德故相埒也。焉得人人而別之乎。又案。古人宮室之制。前堂後室。室之東西偏曰房。室與房皆有戶。室又有牖。戶在東而牖在西。戶牖之閒。堂之中也。故古人重之。室之有東西房者。則以牖前爲賓位。取其在西北也。司几筵所云是也。室之有東房而無西房者。則以戶牖之閒爲賓位。亦取其在西北也。士冠禮士昏禮所云是也。鄭氏謂大夫士東房西室。以其私家言之也。鄉飲酒行禮于序。鄉射于序。序皆皆學舍。與私家之制異。安見其必無西房乎。陳氏祥道之說。極爲有據。然此注又云賓席戶牖之閒。而曰賓賓前。則鄭氏固未嘗謂其無西房也。若無西房。則牖前乃堂之西北隅。賓既席于此。則賓西更無容席之地。不得云衆賓之席繼而西矣。惟有西房。故賓席雖在室之牖前。而其西尙可以容衆賓之席也。然則此注所云牖前。與司几筵所云牖前。其實無以異也。楊氏因陳氏之言。而疑鄭氏大夫士無西房之說之誤。殆未明於序序與私家之異歟。經義聞斯錄曰。注云賓席牖前。不知何本。或曰。牖在戶西。賓席牖前。正所謂坐賓于西北也。特古人賓位。以戶西而爲正。士冠禮考鄉射禮席賓西南。而記云離于客位。燕禮司宮設賓席于戶西。是也。射義云。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考鄉射禮席賓西南。東上。注云。不言于戶牖之閒。此射于序。序無室。故不言戶牖。然賓位正中。卽此可見。鄉飲

酒在鄉學有室。賓席在戶西。必然矣。乃爲以屬前。非自矛盾乎。揣鄭氏之意。不過欲會通鄉飲酒義之文耳。然鄉飲酒義皆約略之語。賓居戶屬之閒。衆賓之席繼而西。大勢在堂之西北。卽謂之坐賓西北。奚不可者。曰。鄉飲酒之位。似與鄉射微有不同。鄉飲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皆不屬。鄉射則無介。衆賓之席繼而西。亦其一也。鄉射賓在戶西。尊在賓東。遵在尊東。鄉飲賓在屬前。遵在戶前。尊在遵東。若有諸公。則大夫又在尊東。鄉射言僕入序于賓東。鄉飲言賓于尊東。固不得以鄉射之位爲卽鄉飲之位也。注說必有所受。先儒又謂賓在戶屬閒。主人自阼階上望之。若在西北。誠如是。則介正在主人之西。大夫正在主人之北。何以一曰西南。一曰東北邪。案此節盛氏駁鄭氏姜氏析句之非。竊謂盛氏亦未爲得也。考注云。席、數席也。則以乃席爲句。賓主人介衆賓之席爲句。上席言數席。下席言其所坐之席。二席字皆總賓主人介衆賓言之。皆不屬焉。句。亦總承賓主人衆賓也。鄉飲不言席之面位。而鄉射著之。鄉射不言皆不屬。而鄉飲著之。互相見也。賓主人介席之不屬。其事易明。衆賓之席或有疑其相屬者。故注以皆獨坐明之。是衆賓三人。其席亦各不屬也。說者多不得其解而妄駁之。尊兩壺于房戶閒。斯禁有玄酒在西。設篚于禁南。東肆加二勺于兩壺。斯禁。禁切地無足者。玄酒。〔疏〕正義曰。設尊之例。詳見士冠之西。室戶之東。在賓主之閒。雖主人之設。而賓亦以之辭主人也。方氏苞云。房戶閒。東西之度。鄉射禮曰。尊于賓席之東。則在戶外。而南北淺深之度具矣。賈疏。冠醴子。昏醴婦。尊皆在房。顯見其質。冠醴子。及鄉飲。鄉射。特牲少牢。尊皆在顯處。見其文。非也。房中戶外辨于賓。賓親酌與否。與酒醴文質何涉乎。冠昏洗在北堂。故尊于房中。以便事也。房中北堂。皆婦人所有事。禮唯一舉。使贊者洗酌以授賓于戶外可耳。醴則三洗三酌。賓皆親之。使賓數出入于房中北堂。則幾於瀆矣。鄉飲鄉射。獻酬皆在堂階。自無尊于房中之義。特牲少牢。則尸祝賓侑主人主婦之簋豆饔餼皆陳于房。而主婦宗婦贊者女賓皆立而待事。故尊于戶外。寧使主婦時出而酌獻。卽長賓兄弟。非獻尸薦俎。不得主入于房戶。況衆賓衆兄弟之獻酬無算。而可使入酌于房中乎。凡此皆禮之以義起。顯著而無可疑者。不可以曲義汨之。斯禁有玄酒在西。李氏如圭云。凡尊必尙玄酒。大夫尊用棖。士用禁。斯禁。卽棖也。無足似棖。故謂之棖。士禁有足。少儀曰。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南。酌者北面。故西爲上也。吳氏澄云。斯禁一名棖。長四尺。廣四尺二寸。深五寸。無足。大夫用棖。士用禁。北面設尊之酒在左。在酒尊之西也。設篚于禁南。東肆。李氏曰。東肆者。篚首在西。向東陳之。敖氏曰。設篚于禁南。其閒當容人。蓋酌者北面也。東肆放尊之西上也。凌氏釋例曰。凡堂上之篚。在尊南東肆。堂上之篚。所以賓獻酬爵解也。鄉飲酒禮。設篚于禁南。東肆。鄉射禮。尊于賓席之東。

饌在其南。東肆。鄉飲酒。主人獻賓。坐取爵於簠。降洗。此堂上之簠也。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簠下。此堂下之簠也。賓辭主人。亦用此爵。主人受辭畢。奠爵于東序端。主人酬賓。坐取爵于簠。亦堂上之簠也。此解。賓奠于薦東。不舉。主人獻介。仍用前東序端之奠爵。獻介畢。介降洗。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主人實爵。自酢畢。奠此爵于西楹南。及獻衆賓。仍用此西楹南之奠爵。獻衆賓畢。主人始以此爵降奠于簠。此則堂下之簠也。鄉射。主人獻賓。奠此爵于西楹南。序端。酬賓後。即取序端之爵獻衆賓。無介故也。餘皆與鄉飲酒同。鄉射。主人獻賓。坐取爵于上簠以降。疏云。凡取爵于簠以降者。皆是上簠。鄉飲酒不言上者。文略也。燕禮。堂上不設簠。雖膳簠亦在堂下也。又曰。鄉飲酒記。凡獻工與室。取爵于上簠。既獻。奠于下簠。注。明其異器。敬也。如是。則獻大夫亦然。上簠三爵。楊氏復曰。上簠爵三解一。獻賓獻遼獻工皆異爵。三也。主人取解酬賓。一也。下簠解四。一人舉解。爲旅酬始。一也。司正舉解。二也。二人舉解。爲無算爵始。四也。敖氏云。上簠爵三解一。下簠解三。說與楊氏異。蓋謂一人所舉之解。旅酬畢。則仍奠于下簠。至二人舉解時再取之。故云下簠解三也。又云。既獻工。則奠于上簠。既獻室。則奠于下簠。加二勺于兩壺。敖氏云。記云。尊給。賓至徹之。則此二勺皆加于幕上矣。亦與祭禮微異。張氏爾岐云。兩壺。酒與玄酒各一也。斯禁以承壺。玄酒在酒之西。設簠貯爵。在禁之南。向東陳之。其首在西。壺各有勺。以備挹酌。注云。禁斯禁。禁切地無足者。吳氏廷華云。賈疏引玉藻大夫側尊用棗。士側尊用禁。注以士所用之禁。解大夫之斯禁。則似同一無足矣。即所謂斯盡之名。故知切地無足。據此。則斯禁即棗。本大夫器。注以士所用之禁。解大夫之斯禁。則似同一無足矣。疏謂鄭以大夫士雙言之者此也。據特牲禮曰。壺禁。是禁也。記則曰。棗禁。則又是斯禁。兩說不符。故彼注謂祭尙燕飲。得與大夫同器。不爲神戒也。愚案禮器云。禮有以下爲貴者。天子之尊廢禁。大夫士棗禁。所謂廢禁者。蓋合禁與斯禁並廢。是尊爲最下。棗雖無足。然尊之下尙有棗。比廢禁者爲稍上。故大夫用之。禁有足。則又上矣。故士用之。所謂以下爲貴也。若如此疏同名棗禁之說。則混棗禁而一之。既與玉藻大夫士之說不符。又與禮器以下爲貴說不符。若以禮器玉藻爲不足據。則少牢禮曰。棗。特牲禮曰。禁。此則經之可據者。不得因特牲記棗禁說。遂謂禮器亦同名棗禁也。況據少牢疏。謂特牲用棗。仍云禁。蓋因彼記與經不符。故曲爲合一之解。若謂彼經所謂禁者。其名曰禁者。其實用棗。記所謂禁者。其實亦用禁。而名之爲禁。其說本屬牽合。然可見彼記所謂禁者。特名棗爲禁。然同名棗禁之謂。則其說禮器者謬矣。至豐與舟之說。據燕禮云。公奠瓦大。兩有豐。形似豆。疏以爲承尊之物。又據司尊彝。記言賓至而徹幕。少牢禮尸卽位而徹幕。其節一也。第此則覆幕而卽加勺。彼俟徹幕而始加勺。爲少異耳。設洗







而云速者。欲其來之速也。云還猶退者。戒賓節。介亦如之。如速賓。〔疏〕正義曰。注速賓。校勘記。徐本。集釋。俱云。主人退。賓拜辱。此云還。猶彼之云退也。介亦如之。也。〔疏〕作賓速。○敫氏云。衆賓亦戒速。而唯言賓介者。亦以主人親爲之。其禮重。故著之爾。蔡氏德晉。賓及衆賓皆從之。從。猶隨也。言及衆。〔疏〕正義曰。李鄉飲酒義曰。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則衆賓。主人不親速。方氏苞云。戒與速。注疏言及賓門。而不言其所。賓或取於一黨一庠之中。而衆賓散布五州二十五黨之內。若戒宿于其家。不惟異黨異州之士不能羣萃以待于賓之門。如賓介各處一偏。則亦不能同日而戒。況奠定而後速乎。其法。必州黨之師。賓介之當與。與衆賓之親禮者。前期聚於某州之序。而後鄉大夫就問焉。及期。則賓介衆賓次於近序之庠。故可俟奠定。鄉大夫躬速。而賓及衆賓皆從之也。鄉不設學。何也。鄉大夫以六鄉攝。不能親。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荅拜。拜介。介荅拜。相。主人教事。且以便學子。俾各近其家。而省勞費耳。主人一相迎于門外。再拜賓。賓荅拜。拜介。介荅拜。相。主人贊傳命。〔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主人于羣吏中。立一人以相禮。與之迎賓于庠門外。方氏苞云。主賓之禮交。摺者。〔疏〕傳辭。故聘禮上介問下大夫。尙以三介從。鄉大夫。國卿也。而一相。以賓乃鄉民之秀。無摺可陳。承鄉大夫之命。而相厭以入。無辭可傳。若陳摺以臨之。則非降尊以下賢之義。故惟用一相也。其不曰摺。而曰相。以主于相禮。非接賓。鄉大夫不可以獨出與賢士接。又不可使胥吏閒劇。故惟以相禮者從。又曰。賓主獻酬進退拜興之節。會有目視不能及者。皆相者詔之。故於出門迎賓。特著一相。以見凡禮皆相贊也。冠昏相見無此文。其禮皆目視所能給。摺者特傳詞耳。敫氏曰。拜介亦再拜。文省耳。方氏苞云。敫說非也。介于戒速禮。壹同于賓。故並曰介亦如之。惟迎賓再拜。而介一拜。故特文以著之。蓋戒速於私家。故同之。以見用貴下賤之常。迎於公所。故異之。以示爲國選賢之序。義並行而不相悖也。注云相主人之吏。摺贊傳命者。盛氏世佐云。古者黨有庠。術有序。教民之職。在鄉則掌于州長。黨正以下。而統于鄉大夫。在遂則掌于縣正。鄙師以下。而統于遂大夫。治民之官。即教民之官。非若後世守令之外。別有教職也。主人。鄉大夫也。自州長以至比長。皆其屬吏。此相恐是擇州長中一人爲之。周禮州長職云。三年大比。則大考州里。以贊鄉大夫廢興。則相主人者。舍州長而誰。學中有司。如樂師大小胥之屬。於國學則有之。鄉學則未之前聞也。揖衆賓。差益卑也。拜介。揖。〔疏〕正義曰。注云差益卑者。以上文再拜賓。一拜介。是介差卑於賓。此於衆賓。不拜而揖。是衆賓卑於介。益卑於賓也。方氏苞云。祭祀之衆賓。半主人之屬吏。而主人拜送于門外。飲射之衆賓。終不拜送。始則揖之而使自入。何也。祭者。



即倚書大傳之葉拱。家語注云。兩手薄其心。古文禮揖。厭分別。今文禮厭皆作揖。鄭不從之。而禮經有厭。譌作擯。周禮大祝疏。竟作引手曰擯。斷不可從。承琪案疏云。厭字或作擯字者。古字義亦通也。詳此疏意。蓋注文本有厭或作擯之語。故觀禮疏亦云。引手曰擯。鄭司農注周禮。以擯爲厭拜。自誤。然擯自是厭之或字。說文。擯。舉手下手也。舉而下之。即所謂引手也。蓋揖則舉手而推之。擯則舉手而下之。下之則必引手。儀禮古文作厭。說文小篆作擯。總之皆與揖別。故鄭從古文作厭。以擯爲或作。而不從今文作揖。說文。揖。引之厭。一曰。手著胸曰揖。案。此一曰以下七字。疑後人廋入。說文揖下云。擯也。擯下云。推也。正與鄭君推手曰揖合。引之厭。自有擯字當之。不應揖下忽有手著胸語。致揖厭漫無分別。段云。許從今文。不從古文。是以推手引手通謂之揖。非是。又云。擯當從字林爲舉首下手。謂跪而舉其首。惟下其手。是曰肅拜。漢人曰擯。亦非是。案。說文。拱。斂手也。斂手與引手義近。故段氏以厭爲即倚書大傳之拱。厭之本字。蓋當作擯。說文。擯。一指按也。指按而下之。與手引而下之。其義相通。廣雅釋詁。擯。按也。荀子解蔽篇。厭目而視者。注。厭。指按也。文選。笙賦。厭焉乃揚。注。厭。亦作擯。擯。謂指擯也。是二字通用之證。聲轉作擯。故云經別本或作擯。說文。擯。舉手下手也。義不可通。段氏說文注。依左傳成十六年。釋文。引字林。改作舉首下手。似覺可從。鄭司農注肅拜云。肅拜。但俯下手。今時擯。是漢人謂俯首下手之拜如擯。故許君據以解擯。說文於周禮。多從先鄭說也。非以擯即禮經之厭也。禮經今文皆作揖。而義或有別。說文。揖。擯也。擯。推也。此推手曰揖之說也。一曰。手著胸曰揖。此今文賓揖介。介揖衆賓。引手曰揖之說也。許君於禮經。多從今文。可證者不一而足。今文於推手引手。統謂之揖。故說文亦於揖備載二義。段說似未可非。鄭君則以揖厭無別。故從今文作厭。許鄭於禮經所從本有異也。云衆賓皆入左。無門者。今文蒙上門左之文。而省下門字。鄭以無門則文不成義。故亦不從之。蔡氏德晉云。門左。謂門西。入門北面。以西爲左。北上。既入。東面立。以北爲尊也。主人與賓既入門內。主人先以賓升。介及衆賓。皆止於所立之位。俟酬賓後。乃以介升。介酌後。乃以衆賓升。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三讓。主人升。賓升。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答拜。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禱揖。楣。前梁也。復拜拜。〔疏〕正義曰。注當陳揖。校勘記云。張氏曰。監。巾箱。杭本。陳皆作楣。自嚴本以後。始正作賓。至此堂尊之。〔疏〕陳。疏引爾雅。陳。堂塗也。從嚴本。案。通典作塗。塗。即堂塗也。雖不如陳字之古。其義則同。〔疏〕氏寅亮云。主賓入門後。各向北稍前。主西面。賓東面。是相鄉也。俟介及衆賓以次入門訖。乃相揖而轉相背。即注所云將進揖也。主人東行至阼階堂塗南。賓西行至西階堂塗南。各轉身向北。則由相背而相見矣。因又揖。

注所謂當陳揖也。主賓各由東西陳向兩階行。於庭中行三分之二。適當碑處。則因有碑隔而又揖。注所謂當碑揖也。凡揖皆緣向背而生。注極分明。敖氏謂之。不可從。主人升。賓升。李氏如圭云。主人尊升一等。賓乃升也。賓主敵。則俱升。既洗禮殺。雖不敵者亦俱升。主人與賓揖至于階。介及衆賓亦隨賓至西階下而序立。案。主人升。賓升。李氏敖氏張氏皆據鄉射禮主人升一等。賓升。以主人大夫尊也。賓士卑也。非敵者。故不俱升。凌氏則謂經文但云主人升。無一等二字。與鄉射不同。此賓主不敵而亦俱升者。盛其禮。尊賓。使與敵者同也。考禮經。主人先升。賓後升者。多著一等字。此經主人升賓升并列。與士昏禮主人升西面。賓升北面。文同。其爲俱升可知。凌說是也。釋例詳士冠禮。注云三揖者。將進揖。當陳揖當碑揖者。張氏曰。陳。堂塗也。東西兩向。堂之塗也。凌氏曰。將進揖。即入門將右曲揖也。當陳揖。即將北曲揖也。陳與門。不相直。故入門必再曲然後當陳。禮言三揖。義不異也。

### 右速賓迎賓拜至

主人坐取爵于篚降洗。將獻賓〔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至以爵降奠于篚。言主人獻賓介衆賓之儀。凡六凡丈夫之拜坐。婦人之拜與。丈夫之拜奠爵。婦人之拜執爵。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特性。少牢。有司徹。丈夫之拜。皆坐而奠爵。蓋丈夫之拜。稽首也。頓首也。空首也。皆屈膝。故必坐而奠爵。然後拜也。士昏禮。婦見姑。奠筭于席。姑坐舉以與。拜。授人。又贊醴婦。婦降席。東面坐啐醴。建柶與拜。是婦人之拜則與也。特性饋食禮。主婦自酢左執爵拜。主人答拜。有司徹禮主婦受尸酢。立卒爵。執爵拜。尸北面答拜。注。執爵拜。變於男子也。疏云凡男子拜卒爵。皆奠爵乃拜。故云變於男子也。是婦人拜則執爵也。蓋婦人之拜。肅拜也。不屈膝。故必與。兼可執爵拜也。又士昏禮。婦見舅姑。執筭棗栗自門入。升自西階。進拜奠于席。舅坐撫之。與答拜。此丈夫之拜。亦與而後拜。然則舅答婦之拜。其亦肅拜歟。周禮大祝肅拜。鄭司農云。但俯下手。今時禮是也。丈夫亦有之。左傳成十六年。卻至三肅使者而退。即肅拜也。又婦人之拜不跪。見於禮經。宋王貽孫以爲始於唐武后時。非也。案取爵于篚。敖氏云。取爵。蓋北面也。降洗。蔡氏云。降東階往洗爵也。韋氏協。賓降。從主人〔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降西夢云。降洗。亦題上事也。坐取爵。必與而後降。不言與者文略。賓降。從主人〔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降西以主人爲己而降。已不敢獨安於堂上也。凌氏釋例曰。凡賓主相敵者。降則皆降。鄉飲酒禮。主人獻賓。取爵于篚。降洗。賓降。卒洗復降盥。賓亦降。賓酢主人。賓降洗。主人降。卒洗升。復降盥。如主人禮。主人酬賓。降洗。賓降。





面于洗匱之北。身在此匱北。而奠爵于匱南。此勢所不能也。鄉射禮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爵于匱下。與盥洗。鄭注。賓北面盥洗自外來。疏曰。對主人自內出南面。然則賓適洗北面。則匱下爲匱南。主人適洗南面。則匱下爲匱北。正所謂賓自外來。主由內出也。匱在洗西。賓北面于洗南。則左手近匱。奠于匱南者。當以左手。主人南面于洗北。則右手近匱。奠于匱北者。當以右手。皆爲由便也。注云。已盥乃洗爵。致潔敬也者。張氏爾岐云。盥洗者。盥訖。取爵擬洗。非謂盥已洗也。下文因賓辭。復置爵而對。對已。乃復取爵成洗。章氏協夢云。盥洗。爲洗而盥也。其實此時亦未洗。盥洗。盥立而盥也。下文云。主人坐奠爵于匱。則此時立盥明矣。案盥洗例見士冠禮。云。今文無奠者。胡氏承珙云。上文主人坐奠爵于階前。下文主人坐奠爵于匱。皆有爵字。故從古文。并無奠字。則坐爵連文。不成辭矣。二字。鄭以上文主人坐奠爵于階前。下文主人坐奠爵于匱。皆有爵字。故從古文。并無奠字。則坐爵連文。不成辭矣。

**賓進東北面辭洗。**必進東行。〔疏〕正義曰。注云。必進東行。示情者。張氏爾岐云。賓降立當西序。至主人擬洗爵。少南行也。南於洗西乃止。而東北面向主人。辭洗之意。與拜降同。凡言洗於辭洗之前。皆將洗而未洗者也。若既洗。則何以辭爲。盛氏世佐云。敝說是也。賓初降時。立當西序。而此云東北面辭洗。則位已在洗南矣。其進而南可知也。疏氏賓亮云。賓降直西序之位。必稍南於洗。只須進而東行以辭。吳氏廷華云。賓西序南面向。與洗尙遠。東行則仍在東序之南。尙在洗北。如何得北面辭洗。則所謂進者。謂南行也。所謂東者。謂南行直洗西南。乃東行至洗南。北面辭也。程氏瑤田云。鄉射禮注云。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案賓主階下立位。據士冠禮云。主人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此主人位也。賓辭。直西序。東面。此賓位也。冠禮之賓位。卽此經下文賓復位。當西序東面者也。賓主兩位必相對。曰階下曰賓降。則其位皆不宜遠於階。豈或南於洗乎。且賓介衆遞厭而入門左。曰北上者。蓋旋而東面。主人是時亦必旋而西面。賓主相向而立。此位蓋當門內。入門北行。至此卽止。而旋其面曰左者。對主人在右言之。非至此又折而左行也。立訖。然後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是時。介與衆賓依然立當內。及主人獻賓酢酬禮畢。然後主人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曰如賓禮者。當亦降而至內。三揖三讓而升也。由是言之。揖讓之先。其位不得北而至於洗南。階下之位。亦必不能南過於洗。曰東北面者。辭洗必北面。洗。主人坐奠爵于匱。與對賓復位。在阼階東。賓位在洗西。故必東行將近洗。乃旋而北面。非必位在洗南也。

**當西序東面。**言復位者。明始〔疏〕正義曰。此奠爵于匱。爲將洗而致敬也。當西序東面。猶未見南北之節也。下文云。賓降立于降時位在此。〔疏〕正義曰。此奠爵于匱。爲將洗而致敬也。當西序東面。猶未見南北之節也。上文云。賓進東北



面辭洗。下言主人坐取爵洗者西北面。則知賓階下之位。卽洗之南矣。蓋主人南面而洗。賓宜面向之。不宜退立其後也。韋氏協夢云。前主人奠爵于簠下者。爲將盥也。既盥。則主人取爵以興而將洗。因賓進辭洗。故又坐奠於簠中而與對也。高氏愈云。主人將辭降。不卽辭。必俟奠爵乃辭之。賓辭洗。不卽對。必俟奠爵乃對之。蓋古人行禮。其舒徐鄭重如此。程氏瑤田云。此初次取一爵於堂上之簠也。洗當東榮。更在東序之東。主人降洗。故有事於此。非其位也。主人降卽適洗。卒洗卽升。不卽其位。賓降待事。故先主人坐取爵。洗者西北面。人之事吏。〔疏〕正義卽其位。及進而辭洗。乃又復位。俟主人卒洗。然後俱升也。主人坐取爵。洗者西北面。人之事吏。〔疏〕正義曰。敖氏云。沃洗。謂以科刺水而沃洗爵者也。沃洗者。先亦沃盥。張氏爾岐云。古人盥洗。竝用人執器灌沃。下別有器承其棄水。故別有沃洗者西北面。敖氏云。西北面。宜應洗者也。既則西面於水東。主人南面洗而西北面沃。此則北面洗者。其西南面沃之歟。吳氏廷華云。沃洗者西北面。則在洗之東南。斜面主人。方氏苞云。沃者西北面。以洗者南面也。主人南面洗。以賓復位當西序東面。在洗簠之南也。鄉飲酒之洗爵。則有沃洗者。而鄉射則無之。何也。鄉射之賓。或以公士。則州長之匹儔也。獨立一賓。卽彼諸州之君子及羣士。必德行道藝適出於衆者。主人執自洗之。常禮可也。鄉大夫則國卿也。雖親洗以下賢能。而別有沃洗者。使衆著於貴有常尊之義也。至於冠。則贊者洗酌。而賓不與。以賓乃冠者之父行。不唯洗不親。酌亦不必親也。輕重之權衡蓋如此。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俱升。古文〔疏〕正義曰。注古文壹作一。校勘記親。酌亦不必親也。輕重之權衡蓋如此。卒洗。主人壹揖壹讓升。俱升。古文〔疏〕正義曰。注古文壹作一。校勘記似卽依張氏。而今本又依通解耳。案古文壹作一。鄭注屢見。皆壹在上。一在下。此處獨異。徐本誤也。云俱升。案上文主人升。賓升。爲俱升。故知此亦俱升也。敖氏謂主人先升而賓從之。諸家皆從其說。非是。古文壹作一。詳士相見禮。凌氏釋例曰。凡降洗降盥。皆壹揖壹讓升。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降洗。賓降。主人辭降。主人洗。賓辭洗。主人卒。壹揖壹讓。以賓升。又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盥。卒盥。亦壹揖壹讓升。賓辭主人。卒洗。揖讓如初升。降盥。如主人之初禮。主人酬賓。降。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卒洗。揖讓升。主人卒解訖。又降洗。賓辭降。如獻禮。升。鄉飲酒。鄉射。皆揖讓升。降洗。如賓禮。升不盥。不拜洗。殺於賓也。特性。主人獻賓。降。降。西面拜賓。如初洗。賓辭洗。卒洗。揖讓升。是皆壹揖壹讓也。燕禮。大射。主人獻賓。賓辭主人。降洗降盥。皆賓揖先升。主人乃升。主人酬賓。降洗卒洗。亦揖升不讓。鄉飲酒。鄉射。是賓主人正禮。故揖讓俱升。燕禮。大射。則宰夫爲主人。故賓揖不讓先升也。公食大夫。卒盥。壹揖壹讓。公升。賓升。此賓是異國之臣。故公

先升也。有司徹。主人降洗降盥。尸侑亦降。卒洗卒盥。經但云揖。不云讓。禮殺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衆賓。卒洗升。有司徹。主人受尸酢。卒洗卒盥升。主人獻長賓。卒洗升。皆不揖不讓。禮又殺也。燕禮。大射。獻衆賓。夫獻士。升不揖讓者。盛禮不在已也。至於鄉飲酒。獻賓畢。賓降立于階西。當序東面。獻介畢。介降立于賓南。衆賓。衆賓之長升受者三人。畢。降復賓南東面位。鄉射同。但無介。至一人舉解時。始揖讓升。蓋亦壹揖壹讓也。賓拜洗。主人坐奠爵。遂拜降盥。復盥。爲〔疏〕正義曰。敷氏云。謝其爲已洗也。張氏爾岐云。因事曰遂。主人將獻賓拜。手垢塵。不可酌酒也。敷氏云。必盥者。爲將酌也。既拜而盥。爲拜時以右掌據地。不無垢汗也。內則。凡男拜尙左手。蔡氏德晉云。復降階盥手。爲將酌酒也。高紫超謂因洗爵而盥。雖盥而未盥者。故此將酌酒於賓。致潔誠也。以賓降。主人辭賓對復位。當西序卒盥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疑讀爲伋然。從於趙盾之貌。〔疏〕正義注。伋然。從於趙盾之貌。兩伋字。徐本、集釋、通解、俱作疑。闕葛俱上作伋。下作疑。臧氏曰。公羊注。伋然。勇壯貌。鄭所據公羊作疑然。乃立定之貌。不取勇壯義。蓋嚴顏之異。注疏本改同何本。誤也。疑然立自定之貌。然。徐、葛、闕本、集釋、通解俱作正。與疏合。張氏曰。注曰疑。正立自定之貌。獨監本正作止。鄉射注曰。疑。止也。諸本皆同。案士昏禮注曰。疑。正立自定之貌。公食大夫注曰。疑。正立也。傳寫者誤以二正爲止。竝從士昏及公食大夫禮注。云疑讀爲伋然。從於趙盾之貌。疑正立自定之貌者。案公羊宣六年傳云。伋然後乎趙盾而入。放乎堂下而立。何休注。伋然。壯勇貌。鄭所據公羊本。與何異。伋然作疑然。後乎作從於。段氏玉裁曰。說文。𡗗。未定也。未爲衍字。大雅。靡所止疑。傳。疑。定也。箋。止息。鄭於士昏禮云。疑。正立自定之貌。於鄉射禮云。疑。正也。有矜莊之色。與此而三。此三疑字。皆卽說文之𡗗。非說文訓惑之疑。學者勿𡗗爲疑。因於許書定也之上。增未字矣。胡氏承珙云。段以說文之𡗗。卽大雅止疑。亦卽此經疑。甚是。故鄭注鄉射禮。疑。止也。直訓疑爲止。然正立亦是止義。故注士昏禮及此鄉飲酒禮。又皆以疑爲正立自定之貌。不必概從鄉射禮注改正爲止。至以疑止爲句絕。立自定之貌。別爲一句。則於公食大夫禮注疑。正立也。自定之貌。爲不可通矣。案公羊傳。上言疑然。下言立。與此經疑立同意。亦止立自定之貌。何氏謂伋然勇壯貌。鄉射禮注。疑。止也。有矜莊之色。勇壯與矜莊義亦相近。疑爲𡗗之假借。鄭讀疑爲疑然之疑者。恐人誤認爲疑。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進酒於賓。〔疏〕正義。惑之疑。故讀從公羊。以明字之假借也。

敬氏云。實以酒。謂酌也。蔡氏德晉云。謂至尊所酌酒以實於爵也。取爵實酒獻必西北面者。李氏如圭云。邪向席  
 敬氏云。以將授賓。不宜背之也。張氏爾岐云。賓在西階。欲其就席受爵。故西北向之也。吳氏廷華云。尊酒在席東  
 與席並。主人實爵。來席前。故曰西。又兼北面者。尊賓。故西向少南。途西北面也。賓在西階上。而獻於席前者。  
 席以尊賓。注云獻進也。獻酒於賓者。凌氏釋例曰。凡主人進賓之酒謂之獻。此燕飲之始也。鄉飲酒禮。主人坐取爵。  
 實之賓之席前。西面獻賓。注。獻。進也。進酒於賓。鄉射禮。主人坐取爵。實之賓之席前。西北獻賓。注。進於賓也。  
 凡進物曰獻。燕禮。大射儀。主人酌膳筵前。獻賓。士虞。特牲。少牢。有司徹。主人初獻尸。主婦亞獻尸。賓長三  
 獻尸。此皆獻禮之最尊者也。鄉飲酒。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鄉射。遵者入。主人實爵席前。獻大夫。燕  
 禮。大射儀。主人盥洗象觚。升。賓之。東北面獻于公。又主人洗。升。賓散。獻卿于西階上。若有諸公。則先殯獻  
 之。有司徹。主人主婦三獻酌獻侑。此獻之次焉者也。鄉飲酒。鄉射。主人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燕禮。大射  
 儀。主人獻大夫。獻士于西階上。獻庶子于阼階上。又其次焉者也。鄉飲酒。升歌三終。主人獻工。笙奏三終。主人獻  
 之于西階上。鄉射合樂後獻工。獻笙。燕禮升歌畢。主人洗。升。獻工。笙奏畢。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大射儀  
 升歌鹿鳴三終。主人獻工。鄉射次射飲不勝後。司馬獻獲者。司射獻釋獲者。大射儀次射飲不勝後。司馬正獻服不  
 司射獻釋獲者。士虞特牲少牢獻祝及佐食。特牲祭畢。獻賓。兄弟衆賓衆兄弟內兄弟。及有司徹獻內賓于房中。獻私  
 人于阼階上。皆執事之人。則其殺焉者也。蓋行禮時。執事之大者。主人皆獻之。其餘至族醕無算爵乃得與也。又鄉  
 飲酒記。鄉射記。皆云。獻用爵。而燕禮。大射。鄉射。獻用觚。大射。鄉射。不用散。禮殺故也。又案主人獻賓。正禮也。鄉  
 飲酒之獻。介獻衆賓。遵者入。公如賓。大夫如介。鄉射之獻。衆賓。遵者入。燕禮。大射。之獻。公卿大夫。獻士及庶子。皆次於賓  
 者也。又燕禮。大射之主人獻公者。尊公不使與賓同也。士虞特牲少牢之三獻。此室中事尸之禮。不與賓客同。唯有司  
 徹之尸侑。乃賓尸于堂之禮。始以賓客事之。尸如賓。侑如介也。合樂畢。獻工及笙。猶之射禮之獻獲者及釋獲者。  
 祭禮之獻祝及佐食也。非賓主人正禮矣。祭禮之獻賓。及衆賓。獻長。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少退。〔疏〕正義曰。  
 兄弟。及衆兄弟。獻內賓及私人。亦此類也。聖人之心精密如此。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少退。〔疏〕正義曰。  
 校勘記云。少。釋文作小。進。釋文。徐。葛。闕本。通解。敬氏。俱作辟。張氏云。鄉射經曰。主人少退。注曰。  
 少退。猶少避也。經又曰。賓少退。注曰。少退。可遠避也。案釋文少退少遠。皆作小。蓋鄭氏以小稱少。改作小。  
 從釋文。案避。張本亦作辟。至監本始作避。而毛本因之。陸氏云。辟。婢亦反。一音避。然則辟字原有兩音。其音  
 婢亦反者。即辟易之辟也。今竟改作避。又仍依通解音曰辟音避。替亂之甚。○敬氏曰。主人西北面于賓席前。賓

拜于西階上。而主人乃少退。則是凡拜皆有相之者矣。蔡氏德晉云。賓先拜而後敢受爵。敬主人之至也。主人少退。以執爵不得答。故少逡巡退避也。方氏苞云。獻則主賓皆少退。酢與酬皆於拜受爵時少退。禮備於初。以漸而殺也。拜受爵時既少退。則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復位。復西。〔疏〕正義曰。賈疏云。鄉射拜送爵無庸再退矣。賓進受爵。以復位。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復位。復西。〔疏〕正義曰。賈疏云。鄉射復位。此不言席前。文不具也。張氏爾岐云。賓進席前受爵。復持此爵還西階上位。方氏苞云。主人拜送爵。轉在賓拜受爵之後何也。爵既賓而以授之。非若未洗之先。既受之後。可因事之閒而奠之也。故受者必先拜而後受。授者必既受而後拜。尊如尸。貴如君。其禮則同。酬則先奠爵而後拜。自酢亦然。以其爵乃自飲而不以授人也。舉解醴爵。亦奠於薦側而不授。蓋燕與大射乃不敢煩君之受。而鄉射鄉飲酒。因用於賓大夫。以致異敬。故賓大夫必辭而坐受。以示不敢當也。案主人拜送爵。賓在西階以執所受之爵。薦脯醢。薦。進也。進之。〔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薦不得答拜。故亦少退。高氏愈云。此主人獻賓第一爵。薦脯醢。薦。進也。進之。〔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薦知非主人自薦。故云有司也。賓升席自西方。升由下也。〔疏〕正義曰。注升由下也。校勘記云。由下。通典凌氏釋例云。凡賓升席自西方。主人升席自北方。鄉飲酒。鄉射禮。主人獻賓。賓皆升席自西方。鄉射禮。主人獻大夫升席。注。大夫升席由東方。是賓升席自西方。遵升席自東方也。鄉飲酒記。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鄉飲酒。鄉射。賓酢主人。主人皆升席自北方。將立司正安賓及徹俎。主人皆降席自南方。鄉飲不云自南方。文不具也。鄉飲酒。主人獻介。介升席自北方。旅酬主人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經悉與記合。燕禮大射但有升筵降筵之文。不云升降自何所。蓋以禮已具於鄉飲鄉射故也。有司徹。主人獻尸。升筵自西方。主人獻侑。侑升筵。自北方。與鄉飲酒同。蓋祭畢僎尸。筵尸于戶西南面。如鄉飲酒之賓。筵侑于西序東面。如鄉飲酒之介。侑以輔戶。如介以輔賓也。故主人升筵自北方。亦與鄉飲同也。侑主人降筵皆自北方。與鄉飲酒異者。少變於飲酒正禮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賓降席。注皆云。降席。席西也。是賓升降皆自西方。然則遵升降自東方歟。注云升由下也者。賈疏云。曲禮。席南鄉北鄉。以西方爲上。今升席自西方。云升由下者。以賓統於主人。以東方爲上也。李氏如圭云。凡升席由下。降席由上。賓席東上。統於主人。凌氏延堪云。此注據鄉射經及賓席東上而言。鄉飲酒記。主人介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注。席南方。升由下。降由上。此據曲禮而言。皆因文釋之。非謂禮之通例如此也。故鄉射禮賓升席自西方。注。賓升。降由下也。賈疏不得注意。微引雖繁。而膠葛不明。今但據見於經文及注者取以爲例。經注無文者。

不敢爲之。乃設折俎。性體枝解節〔疏〕正義曰。注節折右俎。校勘記云。右徐、葛、國本。集釋。通解。要義。楊說也。折在俎。○凌氏釋例云。凡獻酒皆有薦禮。盛者則設俎。鄉飲酒。鄉射。

主人獻賓。薦脯醢。主人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衆賓辯有脯醢。主人獻工。薦脯醢。主人獻室。辯有脯醢。鄉飲酒。主人獻介。薦脯醢。賓若有違者。諸公如賓禮。大夫如介禮。鄉射。司馬獻獲者。司射獻釋獲者。皆薦脯醢。燕禮。主人獻賓。膳宰薦脯醢。主人獻公。士羞脯醢。主人獻卿。薦脯醢。主人獻大夫。膳宰薦脯醢。主人獻工。薦脯醢。獻室。辯有脯醢。主人獻士。士長升拜受解。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事二人。辯獻士。乃薦士。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大射。司馬正獻服不。有司薦。司射獻釋獲者。薦脯醢。特牲饋食。主人獻賓。薦脯醢。有司徹。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豆籩。主人獻侑。主婦薦豆籩。主婦獻尸。侑不薦者。前主人獻尸已薦也。但設錫加煖與鍛脩。司士羞豕膏而已。主人獻長賓。宰夫薦脯醢。是凡獻酒皆有薦也。鄉飲酒。主人獻賓。俱設折俎。鄉射獻賓同。燕禮。主人獻賓。膳宰設折俎。主人獻公。膳宰設折俎。大射。獻卿。庶子設折俎。燕禮。鄉無俎。特牲。主人獻賓。設折俎。有司徹。主人獻尸。賓長設羊俎。主人獻侑。司馬設羊俎。尸侑豕俎。至主婦獻時設之。主人獻長賓。司士設俎。是禮盛者則設俎也。鄉射獻獲者及釋獲者。大射獻服不及釋獲者。皆設折俎。服不之俎。亦庶子設之。禮主於射。故亦盛其禮也。鄉飲酒。賓酢主人。薦脯醢。設折俎。有司徹。主人受尸酢。主婦薦豆籩。長賓設羊俎。主婦受尸酢。婦贊者薦豆籩。司馬設羊俎。酢所以答禮。故亦盛其禮與獻同也。鄉飲酒。介酢主人。無薦俎者。前賓酢時已具也。燕禮。大射。賓酢主人。無薦俎者。宰夫爲主人。辟君也。特牲。有司徹。主人自酢于賓。無薦俎者。殺於尸也。特牲。主人獻衆賓。薦俎。設于其位。獻長兄弟如賓儀。衆兄弟如衆賓儀。內兄弟如衆兄弟之儀。有司徹。主人獻衆賓。其薦脯醢與香。設于其位。主人獻兄弟。其薦脊設于其位。主人獻內賓。獻私人。亦有薦香。祭畢行神惠。不同於飲酒。故禮雖殺。亦薦俎並有也。至於士虞禮主人獻祝。薦道醢設俎。主人獻佐食。無薦俎。特牲。少牢。佐食皆有俎。則此亦當有之。特牲。主人獻祝。設道醢俎。主人獻佐食。無薦俎。記云。佐食俎。穀折、脊、膚一。離肺一。少牢。主人獻祝。薦兩豆。佐食設俎。主人獻兩佐食。俎設于兩階之間。主婦賓長獻祝。皆因主人之薦俎。蓋祝事神。故盛其禮。薦俎並有。佐食事尸。故殺其禮。有俎而無薦。且正祭之獻。亦非飲食之通例也。於冠禮醴辭曰。嘉薦令芳。注。嘉。善也。嘉薦。謂脯醢。脯籩實。醢豆實。凡經所謂薦者。指脯醢也。又曰。凡薦脯醢。在升席先。設折俎。在升席後。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薦脯醢。賓升席自西方。乃設折俎。賓酢主人。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主人獻介。薦脯醢。介升席自北方。設折俎。鄉射。主人







祭俎於俎內。少儀曰。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敫氏曰。執本卻左手。則絕末覆右手矣。絕末以祭者。絕其末不皮之處。所以爲祭也。此與振祭之意相類。尙左手噴之。謂舉其左手。而右手在下。以未授口噴之也。將祭乃尙左手。則祭時不然矣。加于俎以右手。張氏爾岐云。卻左手。仰其左手也。案鄉射禮。取矢于楅。卻手與覆手對。弗祿者。直絕末以祭。不必祿也。祿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末。乃絕之。絕祭不循其本。但絕末而已。大夫以上。威儀多。乃祿。士則否。經文言弗祿。以賓固士也。他事但從士禮。注疏獨於此處解作祿祭。不致從。盛氏世佐云。注之誤在尙左手三字連上句爲義。以鄉射禮參觀之。鄉射云。坐絕祭。尙左手噴之。夫鄉射固所稱士禮也。絕祭而不祿者也。乃其經亦云尙左手。則尙左手當連噴之爲句。而弗祿之弗當讀如字。吳氏廷華云。卻同却。縮也。右手取肺則伸。左手不伸而執本。故曰卻。鄉射。肺離上爲本。下爲末。祿從肺本循之至末乃絕之。又鄉射。尙左手噴之。注云。右手在下絕以授口噴之。則尙當作上。左手在上執本。右手在下絕末也。肺離。離肺也。離者。離而未絕也。諸氏實亮云。注訓祿爲垂紵。而不解弗字之義。案說文。弗。搖也。又云。搖。舉也。然則鄭意蓋謂舉左手以垂紵。乃以右手絕其末以祭。弗字易明。故不釋也。但篇中俱從士禮。獨此從大夫禮。未詳。凌氏釋例曰。凡祭薦者坐。祭俎者與。祭薦者執爵。祭俎者奠爵。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坐。左手執爵。祭肺醢。奠爵于薦西。右手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祿。左絕末以祭。尙左手噴之。與。加于俎。鄉射禮。主人獻賓。賓坐。左執爵。右祭肺醢。奠爵于薦西。與取肺。坐絕祭。尙左手噴。加于俎。二禮並同。惟鄉飲酒祿祭。鄉射絕祭。爲小異耳。祭肺用兩手。故必奠爵。俎高於豆。故必與。祭用右手。執肺本用左手也。取肺與祭時乃坐。祭畢加俎又與也。燕禮。大射儀。主人獻賓。皆奠爵于薦右。與取肺。坐絕祭。噴之。與。加于俎。主人獻公。皆云公祭如賓禮。唯燕禮膳宰贊授肺。大射儀庶子贊授肺。較賓爲隆。蓋卽周官大祝九祭之共祭也。餘皆無俎。大射儀。主人獻卿。乃薦肺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卿坐。左執爵。右祭肺醢。奠爵于薦右。與取肺。坐絕祭。不噴肺。與。加于俎。燕禮。卿有俎者。注謂射禮尊也。不噴者。自貶於君。至於獻大夫以下。亦皆無俎。與燕禮同也。公食大夫禮。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贊取之。豈以授賓。賓與受。坐祭。士虞禮。主人獻祝。祝奠爵。與取肺。坐祭。噴之。與。加于俎。特牲禮。主人獻祝。又云。奠角者。文不具也。又賓三獻。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與取肺。坐絕祭。噴之。與。加于俎。主人獻賓。但不贊祭。餘皆同。有司徹。主人獻尸。司馬羞羊肉湑。尸坐奠爵。與取肺。坐絕祭。噴之。與。反加于湑。此祭畢饋尸之禮。尊主人。故與尸同也。主婦受尸酢。奠爵。與取肺。坐絕祭。噴之。與。加于俎。主婦受尸酢。與獻侑同。惟主婦祭肺奠爵爲異耳。

又不償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及賓致爵于主婦。皆左執爵。右祭豆籩。後奠爵。與取肺。坐絕祭。嚙之。與。加于俎。以上並祭薦者坐而執爵。祭俎者與而奠爵。蓋祭薦祭俎之正禮也。注云。祭猶終也。大夫以上威儀多。終絕之。尚左手者。明至終之乃絕其末者。周禮大祝辨九祭。七曰絕祭。八曰終祭。注云。終祭。以手從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絕以祭。絕祭不循其本。直絕以祭。本同。禮多者終之。禮略者絕則祭之。鄉飲酒爲大夫禮。故用終祭。云弗終也。姜氏兆錫云。弗蓋讀如弗終之弗。拂戾之義。凌氏廷堪云。說文。弗。播也。其義可與經注相證。案說文。弗。播也。从丿。从人。从章省。又丿。右戾也。人。左戾也。播。舉手也。是弗者舉手而有戾之形。終。說文。繼也。又終。轉也。孟子終兄之臂。趙注。終。戾也。方言。軫。戾也。郭注。相戾戾也。軫與終音義同。是弗終二字義相通。經文連言。注祇釋終不釋弗。以其義同也。左手執本至終之。右手乃絕其末以祭。而復尙左手以嚙肺。尙左手嚙之五字連讀。姜說是也。諸家從此經者多以弗終爲不終。與注說違異。然經明出終字爲九祭之一。固無庸別爲異議也。坐挽手。遂祭酒。挽。拭也。古「疏」正義曰。古文挽作文。坐挽。始貌反。拭也。注挽同。今注中無挽字。疑說字本作挽。故賈疏以內則之挽釋之。浦鐘改說爲挽。似有理。後凡言古文挽作說。放此。○李氏如圭云。挽手。爲絕肺染汗也。挽手。以所佩挽手。判肺不挽手。張氏爾岐云。坐以挽巾拭手。遂執爵祭酒。凌氏釋例云。凡祭薦不挽手。祭俎則挽手。祭薦不挽手。說見上。祭俎則挽手者。考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大射。主人獻賓。皆祭肺與加于俎之後坐挽手。然後執爵祭酒。此見於嘉禮者也。特性。禮賓。三獻。主婦致爵于主人。及主人獻賓。有司徹不償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及賓致爵于主婦。亦皆祭肺與加于俎之後坐挽手。然後執爵祭酒。此見之於吉禮者也。蓋祭肺或終祭。或絕祭。燕禮之盛用兩手。故必奠爵挽手也。亦有祭俎不挽手者。大射儀司馬獻服不。司射獻釋獲。皆不奠爵。不挽手。鄉射司馬獻釋獲者亦同。不奠爵。用一手。則非終祭絕祭可知。禮殺不敢備也。士虞禮。主人獻祝。祝奠爵祭肺。特性禮。主人獻祝。祝執角祭肺。皆不挽手。少牢祝祖無肺。禮更殺也。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受尸酢。主婦獻脩。主人獻長賓。祭俎皆不挽手。亦不備禮也。至於士虞。特性。尸入九飯舉肺脊幹脰肩。少牢。尸入十一飯舉肺脊幹脰肩。舉幹後。又舉魚與腊脰。方士禮爲盛。皆不挽手者。有佐食授之。尊尸也。燕禮公祭俎。膳宰贊授肺。大射公祭俎。庶子贊授肺。經云。祭知賓禮。不云挽手與否。既云祭如賓禮。或亦挽手歟。公食大夫禮。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壺以授賓。賓與受。坐祭挽手。此有贊者授之。而亦挽手。則燕禮。大射。公祭俎。皆挽手可知矣。案挽手之禮。爲絕肺染汗也。絕肺之後。皆無不挽手而祭酒者。尊卑當同之也。故經不著其挽手之文。其有不著挽手者。文不具也。鄉射司馬獻獲者。雖

不言奠爵。而注云亦二手祭酒反注如大射。則非用一手可知。至公食大夫禮。有贊者授之。而亦授手。則士虞。少牢。有佐食授之。而亦授手可知。禮以敬爲主。授手所以敬也。凌氏之說似未確。注云授。拭也。古文授似說者。胡氏承珙云。案賈疏云。內則事佩之中有執。則賓客自有執巾以拭手也。據此。似經文授手字本作執。蓋禮經今本作執手。古文作坐說手。鄭從今文。故疊古文云。執本作說。釋文本今文仍作說。與疏本異。執字說文訓解。與此無涉。執本師之或字。說文。帥。佩巾也。或作執。執本所以拭手。而拭手遂謂之執手。義具通。有司徹。主婦坐授手。注云。授手者於執。執。佩巾。內則曰。婦人亦左佩紛執。古文執作說。據此注。知經文本當作授手。鄭注內則云。巾以執手。注少儀引鄉射禮與加于俎坐執手。皆作執。不作授。公食大夫禮。賓與受。坐祭。授手。注。授。拭也。拭以巾。疏云。案內則左佩紛執。執卽佩巾。而云授。拭手以巾。似授不名巾者。本名執者。以拭手爲名。其實名巾。故鄭舉其實稱也。據此。益知經文必皆作執手。鄭訓授爲拭。古文作說者。乃假借字。鄭所不從。案此說是也。說文授執異義。帥爲佩巾之本字。執爲帥之或體。許君於禮經多用今文。此據禮經今文佩巾字用執從之也。許鄭此條同解。淺人疑於執爲佩巾。不得訓拭。盡改經注執字爲授。不知授巾亦無拭義。且以執拭手謂之執。猶以巾拭手亦謂之巾。義本相成也。訓詁中此例甚多。如棋之本義爲棧。而以帷幔覆物卽謂之幕。帖之本義爲帛。書署而以帛署相附卽謂之帖。皆其類也。段氏玉裁說文解字注亦云。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公食大夫禮。有司徹皆言。與席末坐。啐執手。注。執。拭也。執手者。於執。執。佩巾。據賈氏鄉飲公食二疏。知經注皆作執。別無授字。與席末坐。啐酒。也。啐亦嘗。〔疏〕正義曰。賈疏云。於席末。謂於席之尾。鄉飲酒義。祭薦。祭酒。敬禮。嘔肺。嘔禮也。啐酒。成唯啐酒於席末。是也。啐酒於席末者。酒是財。賤財之義也。敖氏曰。席末。席西端也。無後事而啐酒者。欲知其旨而告之也。凌氏釋例曰。凡祭酒。禮盛者啐酒。不盛者不啐酒。祭肺。禮盛者嘔肺。不盛者不嘔肺。士冠禮。醴用酒。冠者祭酒。與筵末坐。啐酒。若醴。但啐之而已。不卒爵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賓皆祭酒。與席末坐。啐酒。燕禮。大射。主人獻賓。亦皆祭酒。與席末坐。啐酒。主人獻公與賓同。皆禮之盛者。鄉射禮。主人獻賓。與席末坐。啐酒。禮。不啐酒。注。殺於賓也。燕禮。主人獻卿。遂祭酒。不啐酒。鄉飲酒。主人獻介。不啐酒。皆禮之殺者。特牲。主人獻尸。尸祭酒。啐酒。尸醑主人。主人祭酒。啐酒。主人獻祝。祝祭酒。啐酒。主人獻亞獻。賓三獻。主婦致爵于主人。婦獻尸。主婦致爵于主人。主婦受尸酢。皆祭酒。啐酒。士虞禮。主人獻尸。主人獻祝。經筵云。祭酒嘗之。嘗酒。卽啐

酒也。亦皆禮之盛者。特牲。主人獻佐食。主人獻賓。少牢。主人獻兩佐食。主婦獻尸。主人獻兩佐食。賓長獻尸。尸酢賓長。有司徹。主人獻侑。主人酬尸。主人獻長賓。上賓三獻。皆祭酒不啐酒。亦皆禮之盛者。是禮盛者啐酒。不盛者不啐酒也。鄉飲酒。鄉射禮。主人獻賓。皆祭肺。燕禮。大射。主人獻。亦皆祭肺。皆禮之盛者。鄉飲酒。主人獻介。不啐肺。鄉射禮。主人獻。不啐肺。注。不啐肺。自貶於君。燕禮。鄉飲酒。但不啐而已。皆禮之殺者。士虞禮。尸九飯。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皆祭肺。皆禮之盛者。少牢。尸十一人獻祝。特牲。主人獻賓。有司徹。主人獻尸。主人受尸酢。主婦受尸酢。皆祭肺。皆禮之盛者。少牢。尸十一飯。上佐食舉尸半肺正脊以授尸。經不云祭肺者。文不具也。有司徹。主人獻侑。主婦獻。主人獻長賓。皆祭肺。不啐肺。亦皆禮之殺者。是禮盛者啐肺。不盛者不啐肺也。鄉飲酒。遵者入之禮。若公則如賓禮。啐酒。皆祭肺也。大夫則如介禮。不啐酒。不啐肺也。蓋鄉飲酒之賓。猶之燕禮大射之賓也。有司徹祭畢。饋尸之尸。亦猶飲酒之賓也。故皆啐酒。禮大射之有鄉。鄉射之有遠。有司徹之有侑。亦猶鄉飲酒之有介也。故不啐酒。不啐肺。殺於賓及尸也。鄉飲鄉射之主人。有司徹之主人。主婦皆尊。故亦啐酒。啐肺。如賓尸禮。燕禮大射之主人。則以宰夫爲之。遠下於賓。故不特不啐。俛亦無俛。但祭酒而已。視尊於佐食。故特牲視啐。佐食不啐。少牢視啐。佐食不啐。少牢視及佐食。俛皆無俛。故不祭。嘉禮介與鄉不啐。則卑於介。鄉皆不啐。吉禮侑與賓不啐。則卑於侑。賓皆不啐。也。吳氏延華云。冠禮。冠者啐醴不卒解。亦在序末。則此之席末啐酒。不爲西階上卒齋起見明矣。降席坐奠爵。拜告氏寅亮云。冠禮。冠者啐醴不卒解。亦在序末。則此之席末啐酒。不爲西階上卒齋起見明矣。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降席。席西也。〔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席末啐酒。因降席便。故賓主人興降皆欲近於啐酒之處。且以別於拜既也。既拜。則坐以告旨。凌氏釋例云。凡獻酒禮盛者。則啐酒告旨。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皆啐酒告旨。燕禮。大射。主人獻賓。亦皆啐酒告旨。有司徹。主人獻尸。亦啐酒告旨。皆禮之盛者。鄉飲酒。主人獻介。鄉射。主人獻大夫。皆不啐酒不告旨。燕禮。大射。主人獻鄉。亦皆不啐酒。不告旨。有司徹。主人獻侑。亦不啐酒。不告旨。皆禮之殺者。蓋賓之告旨。猶主人之崇酒。禮盛者皆有之。至於有司徹主婦獻尸。尸不啐酒。不告旨者。則主人獻尸時已啐酒告旨矣。且主婦之禮殺。亦所以辭主人也。又曰。凡啐酒於席末。告旨則降席拜。鄉飲酒。鄉射。主人獻賓。皆席末坐啐酒。燕禮。大射。主人獻賓。亦皆席末坐啐酒。有司徹。主人獻尸。亦席









賓坐奠爵與辭也。

西階前

〔疏〕

正義曰。鄉射云。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與辭。此不言西階前東面。以見於鄉射

略之也。故注本以爲說。章氏協夢云。獻賓時不言坐奠爵與。此不言坐奠爵與。賓

亦互

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賓下唐石經衍上字。〇散氏云。主人阼階東

文。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南北面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阼階。唐石經脫阼字。〇李氏

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與對主人復阼階東西面

〔疏〕

正義曰。凡洗必盥。辭洗必既洗而後辭。爵已洗。

則奠之不於篚下。此經主人辭洗。賓奠爵于篚。對。則既盥洗矣。盥又當如鄉射禮繫之於適洗南之下。互之於後耳。

敖氏曰。南面辭洗。猶不離阼階東。示遠其位而已。此主人辭洗在賓盥之先。與他禮微異。未詳。張氏爾岐云。前獻

賓主人。既盥而後辭洗。此則賓未盥而已辭洗。故主人奠爵。初在篚下。繼乃於篚。以初未聞賓命也。賓奠爵即于篚。

以已聞主命也。方氏苞云。鄉射。燕。大射。皆賓盥洗而後主人辭。燕與大射。膳宰以君命禮賓。自當待其盥洗而後

禮辭。此則鄉大夫爲國禮賢。故賓未盥而先辭。遵禮以示下士之誠也。若州長習射。卽賓爲公士。亦州中有位於朝

者。則循禮之常可矣。盛氏世佐云。盥而後辭洗。禮之常也。未盥而辭洗。變以示重也。於此可見古人尊賢之禮。賓

東北面盥坐取爵卒洗揖讓如初升

〔疏〕

正義曰。敖氏云。凡盥洗於洗南者。皆北面。此云東北。未詳。疑東

少進東北面。而盥洗亦如之。主人辭洗。西南面。而盥洗亦如之。盛氏世佐云。上言沃洗者西北面。此不言者。可知

也。主人在洗北。沃洗者在洗南。故主人南面。而沃洗者西北面。沃之傾也。今賓者在洗南。沃洗者在其右。故賓方

盥洗。必東北面邪向之。亦取其便也。敖氏以

東爲衍文。非也。如初者。謂一揖一讓也。

主人拜洗賓荅拜與降盥如主人禮

〔疏〕

正義曰。上文言降盥以至坐取爵

之儀。但面位異耳。張氏

爾岐云。如其從降辭對。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

〔疏〕

正義曰。主人在阼階。賓自主席前向之。

謂之酢。鄉飲。鄉射禮。主人獻賓畢。賓實爵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燕禮。大射。主人獻賓畢。賓升酌膳以酢

主人于西階上。此賓酢主人也。士虞禮。主人獻尸畢。祝酌授尸。尸以醑主人。主婦並獻。賓長三獻同。特牲禮。尸

酌授尸。尸以醑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酌授尸。尸酢主人。又主婦獻尸畢。祝易爵洗酌授尸。主婦拜受爵。尸荅拜。又賓長獻尸畢。祝酌授尸。賓荅受爵。尸

拜送爵。此正祭時尸酢主人主婦賓長也。有司徹主人獻尸侑畢。尸降盥。升。坐取爵酌。注。酌者。將酢主人。又主婦獻尸侑。致爵主人畢。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注。將酢主婦。又賓三獻畢。在酌致主人後。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酢之。不償尸之禮同。此償尸時尸酢主人主婦賓長也。此酢禮之盛者也。鄉飲酒。主人獻介畢。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楹之間。介西階上立。主人賓爵。酢于西階上。自酢也。獻衆賓不酢。鄉射禮。主人獻大夫畢。大夫還也。授主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間。復位。主人賓爵以酢于西階上。此即鄉飲酒介酢主人之儀。燕禮。主人獻公畢。洗升酌醑酒以降。酢于阼階上。亦是自酢。大射作酌散。餘儀同。燕禮酌膳。此酌散者。主於射。不主飲酒故也。此介遂及公酢主人也。特性禮。主人獻賓畢。受爵酌酢。注。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遂其意。有司徹。獻長賓衆賓畢。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注。主人酌自酢。序賓意。賓卑不敢酢。此祭畢飲酒酢主人也。皆酢禮之殺者也。下此則不敢酢矣。又特性禮。主婦致爵于主人畢。受爵酌酢。又主人致爵于主婦畢。主人更爵酌酢。又賓致爵于主人主婦畢。更爵酢于主人。又主人酌奠畢。上養洗爵升酌酢主人。少牢禮。主人受上養爵。酌以酢於戶內。以及不賓尸之致時。亦禮之殺者也。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主人在阼。而主人在席之南。故賓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進爵。則北面也。高氏愈云。主人獻賓則北面。賓主人酢主人則西面。主人自卑而尊賓之意也。拜送爵。此賓酢主人第二爵。張氏爾岐云。薦脯醢者。亦主人有司。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者。祭薦俎及。〔疏〕正義曰。敫氏云。北方。席不告旨。酒已物。〔疏〕正義曰。敫氏云。酒主人之物也。其不告旨。不言可知。乃必言之者。宜別之。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如賓禮也。主人不告旨。乃亦啐酒者。若欲知其美惡以拜崇酒然。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荅拜。自席前者。啐酒。席末。〔疏〕正義曰。敫氏云。從北方降。正也。據敫氏以升降北方降爲由便。蓋主人當降自南方。以啐酒席末。因從北方降。是爲由便。其義精矣。褚氏寅亮云。凡升席由下。降席由上。正也。降亦有時而從下。由便也。東鄉西鄉之席。以南方爲上。則降從南方爲正。今既啐酒於席末。則身在北矣。故卽由便從北而降。轉過席前。以適阼階。注云由便。明本非正也。敫氏謂升降皆由下。反以此從北方降爲正。非也。後介不啐酒而自南方降席。則從降由上之正矣。敫氏欲護前說。乃云。介尊。於禮輕者。或得由便。則尤

非。試思介身在席中。豈非在南。此便何從生乎。案鄉射賓升席自西方。注云。賓升降皆由下。疏云。主人在東。降不由上。敬主人。然則升降皆由下。惟賓耳。程氏易田云。主人席在阼階上。據鄉飲酒義曰。坐于東南。是已近堂廉矣。今自席前乃適阼階上。鄉射禮亦然。然則賓主拜位卒爵之位。在階上。當楣者。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在主席南。幾筵堂廉。故主人坐奠爵于序端。其南北之節。即當拜位也。

再拜崇酒。賓西階上荅拜。也。東西牆謂之序。崇。充。〔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謂徐作爲。云東西牆謂之序者。於其所而拜。則嫌若拜。既奠爵于簠而後拜。則嫌若禮畢而更端。故以奠於此爲節。云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者。釋詁文。崇酒之義。說者各異。敖氏云。崇。重也。謂賓崇重已酒。不嫌其薄而飲之既也。故拜謝之。卒爵乃拜者。若曰已飲之乃知其薄。熊氏朋來曰。崇。充也。添酌充滿之。方氏苞云。周官酒正職。大祭三貳。中祭再貳。小祭壹貳。注疏。五齊以祭。不敢副益。三酒人所飲。故就其尊而益注之。義取獻酢既畢。則尊中酒減。而益注以崇之。惟賓介有崇酒之文。正所謂再貳。蓋比於中祭也。賓介獻酢。所減無幾。而以此爲崇酒之節者。旅酬無算爵。皆因賓介而及之耳。姜氏兆錫云。此謝賓之酢爵也。崇之言隆。謂之崇酒者。謝賓酢之隆施耳。如以崇酒爲謝酒惡。當於獻賓實告旨之時。不當於酢主主不告旨之後。案釋詁崇字三訓。崇。充也。注與熊說本之。崇。重也。敖氏本之。崇。高也。姜說近之。郝氏敬謨注說爲鑿。盛氏世佐云。詳注意。蓋謂以惡酒充實腹。故拜以謝也。於經義未爲大失。然則崇爲充。充字並無酒惡之義。勢必添字乃通。固不如敖氏之直截也。蓋主人崇酒。當實之告旨。主人獻賓。而實告旨。重主人之旨酒飲已也。賓酢主人。而主人崇酒。酒已物也。卒爵而拜。重賓之不嫌其薄而飲之既也。其不於獻賓實告旨之時者。禮有其節。主人獻賓。實以告旨爲節。賓酢主人。主人不告旨。則以崇酒爲節也。故崇在不告旨之後。高氏愈云。酬獻之禮。賓主皆同。惟賓先拜旨酒。而後拜既爵。主人先拜既爵。而後拜崇酒。此爲小殊。凌氏釋例曰。凡酢如獻禮。崇酒不告旨。禮殺者則以虛爵授之。鄉飲酒。鄉射。賓酢主人。實爵于主人之席前。東南面酢主人。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告旨。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與。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荅拜。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北面。再拜崇酒。賓西階上荅拜。有司徹。主人受尸酢。尸升。坐取爵酌。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荅拜。至大賓羞七滫後。主人席末坐啐酒。執爵與。至次賓羞燔黍後。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西楹面荅拜。主人坐奠爵于序南。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



右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于篚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不辭洗立當西序東面不辭洗者以〔疏〕正義曰高氏惠云其將自飲以〔疏〕取觶者將以酬賓也凡所謂酬者意欲其人之飲而不飲則已先飲以倡之而冀其人之亦飲所謂導飲者也不仍前爵而用觶者一以示更新之敬且器備而多儀亦周之尙文然也李氏如圭云自飲而洗禮貴潔故氏云主人辭不言奠解又不言賓對者如上禮可知自飲乃洗者亦象賓之飲已也章氏協夢云鄉飲禮主人辭降此亦宜然又鄉射禮主人奠解辭降下有賓對東面立主人坐取觶洗十一字當以鄉射爲正程氏易田云此第二次取一解於堂上之篚也立當西席東面賓堂下立位也前主人降洗賓降即立於此故於其復位曰當西席東面也此與前經互相足注云不辭洗者以其將自飲者張氏爾岐云酬酒先自飲乃酬賓故云將自飲獻用爵酬用觶一升曰爵三升曰解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解酬賓阼階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西階上荅拜酒也勸酬之言周〔疏〕正義曰故氏云此象賓之飲已故其拜亦皆與受之於人者同張氏爾岐云先自飲所以勸賓也忠信爲周拜賓者通其勸意也荅拜者荅其勸已也凌氏釋例云凡主人先飲以勸賓謂之酬酬禮行於賓酢主人後用觶不用爵惟賓主人乃行之鄉飲酒禮賓酢主人後主人實解酬賓注云酬勸酒也酬之言周忠信爲周者賈疏云酬酒先飲乃酬賓鄉射禮賓酢主人後主人實解酬賓此主人酬賓之正禮也燕禮大射主人自酢于公後升觶于賓此觶亦酬也宰夫爲主人降于正主故不曰酬而曰賡觶又人賡爵于公公坐取大夫所賡解與以酬賓賡觶是主人酬賓此是公酬賓宰夫代公爲主人故公亦酬賓也此解賓即用以旅酬主人獻觶後再請二人賡爵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此酬是鄉舉旅之酒若爲大夫士舉旅則曰賡不曰酬大射爲鄉舉旅亦作賡此皆酬禮之殺者也特牲禮獻衆賓後主人洗解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此解卽後賓旅酬之解有司徹主人自酢于長賓後宰夫洗解以升主人升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此解無算爵之禮此祭畢飲酒之酬亦禮之殺焉者也又有司徹賓三獻尸後主人實爵酬尸張氏爾岐云特牲及下不償尸皆無酬尸之事此特有之奠而不舉則正祭後以賓客事尸之禮故獻酢之後主人酬之如賓也又獻酒逮及賤者如工室獲者釋獲者視佐食之類酢主人惟賓及介違者有之酬酒雖介違亦無之尊賓之意也祭禮尸酢主人而下及主婦長賓若酬尸



亦惟主人而已。蓋酬禮惟實主人得行之。償尸。則酬尸如賓獻助祭之賓。則又酬之上大夫。償尸之禮。威儀多也。

坐祭。遂飲。卒解興。坐奠解。遂拜。執解興。賓西階上

答拜。〔疏〕

正義曰。高氏愈云。此主人自飲而亦拜者。蓋雖自飲。而實奠賓之飲。故拜以勸之也。此主人酬賓第三爵。主人飲。張氏爾岐云。主人導飲訖。

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禮。

升。不拜洗。

〔疏〕正義曰。敖氏云。如獻禮。如其降後升前之儀。張氏爾岐云。主人爲賓洗爵。故賓降辭。殺於獻。〔疏〕如獻時。但升堂不拜耳。凌氏釋例云。凡酬酒不拜洗。案獻酒禮盛者。共四次拜。拜洗

在未獻之前。一次也。拜爵送爵。二次也。拜告旨。三次也。拜卒爵。四次也。禮殺者。則不拜洗也。亦四次拜。拜洗在未酬之前。一次也。拜受爵送爵。二次也。拜卒爵。三次也。再拜崇酒。四次也。禮殺者。則不拜洗也。至於酬酒雖是實主人正禮。亦不拜洗。但有三次拜。主人自奠解之拜。一次也。主人自卒解之拜。二次也。卒解之後。主人降洗如獻禮。升不拜洗。至受爵卒爵之時始拜。三次也。酬酒奠而不舉。故亦無卒解拜也。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燕禮。大射。主人酬賓。特牲禮。主人酬賓。賓有司。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解賓之席前北面。賓西

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解于薦西。

〔疏〕正義曰。敖氏云。席前北面。便於獻。以其不授也。重人奠其解。〔疏〕奠解于薦西者。主人以此解不舉。不敢親授之。重

勞賓也。凡酬酒。有卒不舉者。有未即舉者。主人皆奠之而不授。其意則同。燕與大射及少牢下篇。主人酬尸。賓皆授解。與士禮異。張氏爾岐云。奠解西。欲舉此解也。盛氏世佐云。酬奠解而不授。亦殺於獻也。奠于薦右。仍是欲賓舉此解。若逆料其不舉。而不親授。則非主人殷勤之意矣。方氏苞云。燕。大射薦西之酬解。賓時不舉。而相授受。備其儀。以觀示衆人也。少牢償尸之酬爵亦然。惟鄉大夫與賢能。州長教射。則主人奠解于薦西。賓移置薦東。而不相授受。以當其時。不舉則略其儀。教士以信直也。主人已

坐奠解于薦東。復位。

〔疏〕正義曰。敖氏云。辭。辭其奠解也。奠解。酬之正禮也。不竭人之忠。以全交也。〔疏〕然奠而不授。亦不能無降等之嫌。故辭之。辭之而不獲命。

乃坐取解。示受也。辭及取解。東面。復位。待主人拜。張氏爾岐云。賓辭。賈疏以爲辭主人復親酌已。愚以主人方酌時不辭。殆非辭酌也。仍是辭其親奠。如鄉射二人舉解時耳。盛氏世佐云。奠解于薦東。示不舉也。凡奠解將舉者



於右。不舉者於左。辭是辭奠。敷張二說得之。北面奠。敎氏云。由便。凡賓於主人所奠之物。必坐而遷之。以示其不敢當之意。且爲禮也。堂上則左之。堂下則右之。亦各從其便也。高氏愈云。此主酬賓第四爵。賓不飲。褚氏寅亮云。注謂酬酒不舉。故奠於左。此通例也。卽記所云。凡奠者于左。將舉者于右也。集說殊誤。試思左右之便。豈以堂上下而生別乎。又酬解不舉。故奠而不授。又不敢必賓之不舉。故仍奠薦右。賓則遷於薦左。以示不舉。上經之辭。辭其奠薦右也。謂辭親酌已者。非謂辭奠而不授者。亦猶未盡也。渡氏釋例云。凡酬酒先自飲。復酌奠而不授。饌解亦如之。鄉飲酒。鄉射。主人酬賓。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解酬賓。昨階上北面坐奠解。遂拜。執解上立。主人實解賓之席前北面。賓西階上拜。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解于薦西。賓辭。坐取解。復位。主人昨階上拜送。是主人復酌奠而不授也。燕禮。大射。主人酬賓。升。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答拜。此主人先自飲也。又云。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經但云賓受爵。不云主人授爵奠爵。當亦如鄉飲酒鄉射奠而不授之例。疏謂主人不坐奠於薦西者。非也。有司徹。主人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尸西楹西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此主人先自飲也。又云。主人實解。尸拜受爵。主人反位答拜。不云主人奠解者。亦文不具也。主人酬賓亦然。考特牲禮。主人酬賓。自飲訖。復爵。亦先奠解於薦北。此酬酒之例皆奠而不授可知也。又鄉飲酒。鄉射。一人舉解于賓。實解西階上。坐奠解。遂拜。執解與。賓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解與。答拜。降洗。升實解。立于西階上。賓拜進。坐奠解于薦西。賓辭。坐受以與。舉解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解于其所。鄉飲酒。二人舉解于賓介。升。實解于西階上。皆坐奠解。遂拜。執解與。賓介席末答拜。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解以與。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與。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鄉射。二人舉解于賓。與大夫同。特牲禮。兄弟弟子舉解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解于其長。奠解拜。長皆答拜。舉解者祭。卒解拜。長皆答拜。舉解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解者皆奠解于薦右。長皆執以與。舉解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解于其所。是舉解之例。亦先自飲。復酌奠而不授也。燕禮。大射。下大夫二人饌爵于公。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昨階下。奠解。再拜稽首。執解與。公答再拜。饌爵者皆坐祭。遂卒解與。坐奠解。再拜稽首。執解與。公答再拜。又云。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解于薦。昨階下。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饌爵者洗象解。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昨階下。皆再拜稽



止於其位。張氏爾岐云。主人三揖至階之時。介與衆賓亦相隨至階下。今此云以介揖讓升。唯有升堂揖讓耳。無庭中三揖矣。拜如賓禮。謂亦拜至如賓也。案張說本於賈疏。諸家皆不從之。方氏苞云。主人與賓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此時介與衆賓尚在門左。繼乃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則自門左三揖三讓。皆與賓同可知。凡賓主同升。有讓無揖。此篇及鄉射。主人揖升。燕禮。大射。賓揖升。皆獨升也。使無庭中三揖。則以介讓升。拜如賓禮可也。鄉射無介。主人于衆賓初無三揖。是以與衆賓獻酬既畢。然後汎拜衆賓。盛氏世佐云。上迎賓拜至節。不見介與衆賓隨至四階之事。則介與衆賓尚在門西北上之位也。此云揖讓升。拜如賓禮。謂三揖三讓。及拜至之禮。皆如賓也。何得無庭中三揖乎。疏誤。當以敖說爲正。張氏惠言云。記云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此謂衆賓也。注云或統於堂。或統於門。則立庭南近門可知。鄉射。進者入。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注云。初位。門內東面。知不近堂也。介於入門後。主人未與殊禮。則隨衆賓俱在庭中東面。其位蓋在碑以南。此時主人至階前揖之。介東面于其位揖。進東當塗曲北面。又揖。當碑。又揖。此揖讓如賓禮也。疏非是。蔡氏德晉云。是時介猶在門左之位。故主人與之揖讓以升之。拜如賓禮。如賓主當楣北面之拜也。主人坐取爵于東序端降洗。介降。主人辭降。介辭洗如賓禮。升。不拜洗。介禮殺。〔疏〕正義曰。敖氏云。爵卽鼎之所奠者也。介統於賓。而其禮又與之相接。故仍用其爵焉。賓禮者。賓降至堂揖讓升之儀也。此時介降之位。在賓南。介不拜洗。下賓。注云介禮殺也者。鄉飲酒義云。主人親速賓及介。而衆賓自從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貴賤之義別矣。三揖至於階。三讓以賓升。至獻酬辭讓之節。及介省矣。至於衆賓升。受坐祭立飲不酢而降。隆殺之義辨矣。據此。是衆賓之禮殺於介。介之禮殺於賓。上迎賓拜至節。雖無介與衆賓相隨至階下之文。然主人拜賓及介。而衆賓自入。則賓進而介無不相隨之理。介相隨。而衆賓亦隨之矣。三揖三讓之節。及介而省。則介惟有升堂揖讓及拜至。無庭中三揖可知。經於介禮同於賓者。多云如賓禮。禮殺于賓者。皆明著之。諸家從敖說以駁賈疏。亦未考鄉飲酒義之文也。介西階上立。不言疑者。〔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凡事未至者皆疑立。案疑立者。省文。蔡氏德晉以不疑立禮殺於賓。非是。主人實爵介之席前。西南面獻介。〔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介席東面。介立西階上。在席南。故主人西南面鄉之。介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復位。〔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西南面獻介。而介乃北面正受爵。階上北面受爵。主人亦北面受。主人獻賓。賓其東



介降洗。主人復阼階。降辭如初。如賓辭。〔疏〕正義曰。洗爲主人將自酢也。復。反也。初。謂賓辭之時。主人降

不敢亢敵者之禮以相酢也。自酢者。皆自洗自酌。惟癯飲之介不敢抗禮以酢主人。又不致煩主人親洗。故降洗而後以

爵授主人。蓋燕與大射。主人獻公而自酢。則更爵而自洗。宜也。特性禮主人主婦交致爵。則仍其爵以自酢。宜也。賓致爵于主人。主婦更爵而自酢。亦宜也。介之義則宜洗爵以酢主人。主人之義則不宜洗。卒洗。主人盥。盥者當爲

爵以自酢。故其儀獨異焉。豬氏寅亮云。主人自酢而介乃降洗。恐已所飲之爵不潔也。〔疏〕正義曰。敷氏云。達介意也。豬氏寅亮云。注謂盥者將爲介酌。疏謂自飲而盥

者尊介。兩說相發明。惟尊介。故雖代之酌。而亦盥也。此較達介意爲長。介揖讓升。授主人爵于兩

楹之間。就尊南授之。介不自酌。〔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賓主共之。故尊當在兩楹間。介卑故不敢自酌。敷氏

之。主人既盥。乃揖而行也。介授主人爵者。不敢酢也。主人受之者。亦達介意也。凡受獻而親酢。一人而已。其餘

則或所獻者自酢焉。此介雖尊。視賓爲殺。故其酢禮如此。然其初乃得爲主人洗爵。亦其異者也。張氏爾岐云。揖讓

升。一揖一讓升也。今但授爵。不自酌者。介卑。不敢必主人爲己飲也。程氏易田云。兩楹間。賓主敵者授受之常

節也。惟獻爵必於席。故授受在席前。注謂就尊南授之。非也。然楹間爲敵者授受之節。謂賓在西階。主在阼階。從

此往來授受之節。若賓主同階。則不以楹間爲節也。介不自酌爲下賓者。以酒者賓主共之。故賓自酌以酢主人也。介西階上立。主人實爵。酢于西階上。介右坐。奠爵

遂拜。執爵與介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與介荅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介右

再拜崇酒。介荅拜。以爵獻衆賓。〔疏〕正義曰。注以爵。校勘記云。徐、葛、闕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當

于序端者同。拜介崇酒。亦至是乃爲之者。因賓禮也。高氏愈云。此介酢主人。凡第六爵。主人飲。

右介酢主人

主人復降階。揖降。介降。立于賓南。〔疏〕正義曰。介降立于賓南。賓立西階下當序。介次之也。方氏苞云。在禮。無事者參其間。則無以爲儀。故將延介而賓降。將延衆賓而介降。設不降而疑立於堂。以視衆賓之受拜。則近於汰。故獻酢甫畢即降。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壹拜。三拜。一拜。示偏。不備禮。〔疏〕正義曰。敖氏云。是時衆賓皆在門內之西。主人少南。行近於門東。乃西南面鄉之而拜也。不升拜。賤也。〔疏〕正義曰。衆賓。爲將獻之。與賓升而拜至之意相類。三拜者。旅拜之法也。衆賓皆荅壹拜。亦荅旅拜之法也。此禮大夫士同之。盛氏世佐云。主人與賓介行禮之時。衆賓同在門西北上之位。迨其行禮既畢。則衆賓皆進而立於賓介之南矣。無庭中三揖者。賤不敢當主人之迎也。經不著其進立之節。文不具也。惟其已在賓介之南也。故主人得於降階下西南面拜之。敖說似太泥。三拜衆賓。與拜至之意相類。特不升之於堂而一一拜之。是亦以其賤略之也。郝氏敬云。升堂受爵。不拜于堂上。禮殺人衆也。方氏苞云。衆賓長而外。皆獻于堂下。故於堂下偏拜之。○注三拜一拜。校勘記云。一。徐本。集釋。俱作壹。云三拜一拜。示偏不備禮也。不升拜。賤也者。張氏爾岐云。示偏。解主人三拜。不備禮。解衆賓荅一拜。不升拜。賤也。言主人不升衆賓於堂而拜。以其賤。故略之。與賓介升堂拜至者異也。朱子曰。賈疏云。衆賓各得主人一拜。主人亦偏得一拜。鄉射疏又云。衆賓無論多少。止爲三拜。是示偏也。然則主人之拜衆賓。不能一一拜之。但爲三拜以示偏。而衆賓之長者三人各荅一拜也。然經及注疏但言衆賓一拜。而無三人之文。未詳其說。盛氏世佐云。案禮成於三。故旅拜之法。無論衆賓多少。但爲三拜以示偏。初不爲實具三人而設也。經云。衆賓皆荅一拜。亦統指衆賓而言。不專謂三賓也。疏欠分明。故朱子不能無疑。然即以經文證之。則其疑可釋矣。旅拜之法。大夫士微有不同。大夫三拜衆賓。衆賓荅以一拜。此及鄉射少牢有司徹所陳是也。大夫尊。不敢備禮是也。士三拜衆賓。衆賓荅以再拜。士卑。得備禮也。敖氏謂此禮大夫士同之。殆未深考歟。程氏易田云。上經主人與賓三揖至于階時。介與衆賓斷無隨至西階下之事。故獻介時以介揖讓升拜如賓禮。可決其先之不隨至階矣。至於將獻衆賓。主人降階西南面三拜者。此及鄉射文。俱無揖讓之文。蓋主人與衆賓不相偶而行。故不相揖讓也。案有司徹。主人降。南面拜衆賓於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荅壹拜。注云。賓賤。純臣也。位在門東。又云。主人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卒爵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注。取祭以降。反下位也。位在西階西南。又云。衆賓辯受爵。其薦與胥。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據此。則衆賓有兩位。未獻位在門東。獻則拜而進之。其位在西階西南。由是言之。有司徹。其主人鄉大夫。其賓純臣。初位在門東。鄉飲。賓賢能也。初位在門西。卽上經所

無事者參其間。則無以爲儀。故將延介而賓降。將延衆賓而介降。設不降而疑立於堂。以視衆賓之受拜。則近於汰。故獻酢甫畢卽降。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壹拜。三拜。

皆進而立於賓介之南矣。無庭中三揖者。賤不敢當主人之迎也。經不著其進立之節。文不具也。惟其已在賓介之南也。旅拜之法也。此禮大夫士同之。盛氏世佐云。主人與賓介行禮之時。衆賓同在門西。北上之位。迨其行禮訖畢。則衆賓

者異也。朱子曰：賈疏云：衆賓各導主人一拜。主人亦偏導一拜。鄭射疏又云：衆賓無論多少，止爲三拜。是示偏也。注三拜一拜。核甚謬云。一。從本。集釋。俱作竇。云三拜一拜。示衛不伸禮也。不升拜。則也。未。弔。上。解。主。人。三。拜。不。備。禮。解。衆。賓。各。一。拜。不。升。拜。賤。也。言。主。人。不。升。衆。賓。於。堂。而。拜。以。其。賤。故。略。之。與。賓。介。升。堂。拜。至。

而設也。經云衆賓皆答一拜。亦統指衆賓而言。不專謂三賓也。疏欠分明。故朱子不能無疑。然卽以經文證之。則其疑可釋矣。旅拜之法。大夫士微有不同。大夫三拜衆賓。衆賓皆以一拜。此及擗射少牢有司徹所陳是也。大夫尊。不

至於將獻素饗。主人降階西南面三拜者。此及獵射文。俱無揖讓之文。蓋主人與衆賓不相偶而行。故不相揖讓也。案有司徹。主人降。南面拜衆賓於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答壹拜。注云。賓賤。純臣也。位在門東。又云。主人

禮正義 二卷五 一一九

儀禮正義 二卷五



謂衆賓皆入門左北上之位也。然則南面三拜衆賓者。以其初位在門東。西南面三拜衆賓者。以其初位在門西。如此互相證明。則主人初與賓揖進時。介與衆賓決然在門左北上之位。而不隨至西階下也。三拜者。統衆賓而拜之。衆賓多。不專拜。其長升受之三人也。蓋示偏之禮止於三。少牢。四人。主人亦祇西面三拜。蓋賓各得主人一拜。是以三拜爲拜升受者三人。誤矣。主人揖升。坐取爵于西楹下。降洗。升實爵于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其老者。言三。〔疏〕正義曰。主人揖升。張氏賓尚在堂下。至主人于西階上獻爵。衆賓始一一升受之耳。經文自明。疏以揖升爲揖衆賓升。非也。方氏苞云。主人揖堂下不升之賓。故實爵後特言獻衆賓以揭其義。既實爵後。然後實長三人升拜受耳。坐取爵于西楹下。章氏協夢云。鄉射禮。坐取爵于序端。而此取爵于西楹下者。彼無介。主人于階上受賓酢訖。奠爵于序端。故卽于序端取之。此有介。主人既取爵于序端以獻介。而於介右受介酢訖。遂奠爵于西楹南。故于西楹下取之。西楹下。卽西楹南也。降洗升實爵。秦氏蕙田云。降洗者。惟衆賓之長一人。其餘二人皆不降洗。禮又殺於介矣。張氏爾岐云。記云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當亦從堂下東行辭之。疏以爲降辭。亦未是。於西階上獻衆賓。敷氏云。總言之也。此獻之儀。主人蓋執爵西南面于西階上。衆賓則以次升受之。不獻於席前。辟尊者禮也。於字衍。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李氏如圭云。賓介以賢舉。衆賓以年序。而衆賓之長三人是爲三賓。鄉飲酒義曰。立賓以象天。立主以象地。設介以象日月。立三賓以象三光。敷氏云。其拜者。亦北面。長。其年之差尊者。主人拜送。於衆賓〔疏〕正義曰。方氏苞云。不言其地。介之獻猶就西階而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既卒也。卒爵不拜。〔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少儀。小子舉爵。則坐祭拜既爵。卒爵不拜也。獻而不拜既爵。差卑也。自別於尊者。且重勞主人之答已也。不拜既爵。故當立飲。位。堂下之位。介之南也。於此云復。則主人揖升之時。衆賓其皆進歟。盛氏世佐云。衆賓皆進。當在主人與介行禮甫畢之時。不在主人揖升時也。敷氏誤。張氏爾岐云。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次三人以下也。〔疏〕正義曰。敷氏云。一人飲畢授爵降。次一人乃升拜受也。衆賓獻。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不拜。禮彌簡。〔疏〕自第四以下。又不拜受爵。愈自別於尊者也。張氏爾岐云。亦升受。但不拜耳。方氏苞云。不拜受爵。不敢煩主人拜送也。獻爵而不拜可乎。主人之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正爲衆賓儀略。故總行拜獻拜受之禮於階下。主人三拜。達其意於衆賓。衆



# 儀禮正義

## 卷六

揖讓升賓厭介升介厭衆賓升衆賓序升即席也序次也即就〔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言不舉解散氏云謂主人獨與賓一揖一讓而先升也張氏爾岐云揖讓升謂主人蒙上以爵降之文也案上入門云主人揖先入注云揖賓也則此亦與賓揖讓而主人先升賓與介衆賓以次而升也賓厭介介厭衆賓衆賓序升散氏云賓既厭介乃升介厭衆賓升亦然三賓長則不相厭但以次序而升耳方氏一人洗升舉觶于賓一人主人之吏發酒端曰舉〔疏〕正義曰李氏如圭曰舉此爲旅酬之始散氏云亦相者使之也獻始備即舉解爲旅酬始示留賓之意也一人主人之贊者既洗乃升則用下簠之解也此舉解者代主人行禮耳中庸曰旅酬下爲上所以達殷也舉解猶揚解方氏苞云此解用樂畢之後而舉於工笙未入之前何也工之升降拜興也艱故歌畢即獻所以達情而便事也衆賓既獻樂宜作矣而賓介與主人酬酢未畢衆賓皆未受酬故先舉後酬之解以示工先受獻乃禮以權制也盛氏世佐云舉解將自飲乃洗者散氏謂其意與主人酬賓之禮同是也凌氏釋例云凡一人舉解爲旅酬始二人舉解爲無算爵始鄉飲酒禮主人獻衆賓舉一人洗升舉解于賓鄉射亦然此一人舉解爲旅酬始至樂舉畢立司正後賓即取此解以酬主人少長以齒終于沃盥者謂之旅酬故注云發酒端曰舉也族酬舉使二人舉解于賓介鄉射則使二人舉解于賓與大夫此二人舉解爲無算爵始也至徹俎說屢升坐後賓介即取此二解以酬主人與衆賓爵行無算執解者皆與謂之無算爵此皆飲酒之正禮也特性禮之族酬無算爵則祭畢之飲酒也西階前之一解即主人酬賓之解至嗣舉奠後兄弟之子復舉東階前一解爲族酬發端是雖有二解實亦一人舉解也族酬舉賓弟子兄弟弟子復各酌于其尊舉解於其長爲無算爵發端是亦二人舉解也皆與飲酒正禮同亦有二人舉解爲族酬始者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後使二大夫饔餼于公公取一解爲賓舉旅行酬主人獻癯或獻孤後

又使二大夫饔餼于公。公若命長致。則一人奠饔于前取酬賓之饔之空處。公又行一爵爲卿舉旅行酬。主人獻大夫後。升歌畢。公又行一爵爲大夫舉旅行酬。笙奏閒歌畢。立司正。主人獻士後。賓饔餼于公。公舉之。爲士舉旅行酬。此飲酒之正禮也。有司徹是祭畢。饋尸之禮。上賓三獻後。二人舉饔于尸。尸舉一饔以酬主人。爲族酬發端。皆二人舉饔。惟賓饔餼于公爲一人。燕禮、大射。爲賓爲卿爲大夫族酬。雖二人饔餼。所行者實一饔。有司徹族酬。雖二人舉饔。所行者亦尸一饔也。亦有一人舉饔爲無算爵始者。有司徹無算爵所舉之一饔。卽前主人酬賓之饔。至族酬畢。兄弟之後生者舉饔于長。與前主人酬賓之饔交錯爲無算爵。是雖一人舉饔。所行者實二饔也。燕禮、大射。族酬皆三次。初次爲賓族酬。此二大夫所饔二饔中之上饔也。二次爲卿族酬。此前二大夫所饔二饔中之下饔也。三次爲大夫族酬。此獻卿後二大夫中所饔于旅賓空處之饔也。至合樂後爲士族酬。則賓所饔之饔也。鄉飲酒、鄉射。族酬祇一次。用一人舉饔以發端。無算爵則用二人舉饔以發端。皆不用主人酬賓之饔。禮盛故也。若特牲族酬賓。酬長兄弟。卽用主人酬賓西階前之一饔。有司徹無算爵。賓及兄弟交錯。其酬亦卽用主人酬賓西階南之一饔。祭畢飲酒之禮殺故也。又案特牲禮主人酬賓節。主人洗解節。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主人奠解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解拜。賓答拜。主人洗解。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主人奠解于薦北。賓坐取解。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解于薦南。揖復位。載氏震云。上經賓北面拜。主人奠解于薦北。下云主人答拜。答賓北面之拜也。賓坐取解。還東面下不得有拜字。故注但云還東面就其位。況賓取解未奠。亦無持解拜之理。拜字不知何時誤衍。宋本已然矣。無算兩拜主人答一拜者。凡拜皆北面。載說是也。考下文族酬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饔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疏云。如主人酬賓之儀者。長兄弟北面拜。弟子奠于薦南。長兄弟坐取解。還西面拜。弟子北面答拜。長兄弟奠于薦北。揖復位。此是賈氏由上節經文推出者。還西面拜。與上經還東面拜正同。則載氏所謂拜字誤衍者。唐初本已有之。但賈氏未能訂正耳。又案特牲族酬用主人酬賓之饔發端。無算爵用賓弟子兄弟弟子二人所舉之饔發端。是特牲之族酬如有司徹之無算爵。亦士禮殺於大夫之義也。實饔西階上坐奠饔。遂拜。執饔與賓席末答拜。坐祭。遂飲。卒饔興。坐奠饔。遂拜。執饔與賓降洗。升實饔。立于西階上。賓拜。將受饔。〔疏〕正義曰。賈疏云。賓席末答拜。謂於席西南面。非謂席上近西。謂末。以其無席上拜法也。已下賓拜皆然。載氏云。舉饔者自飲洗。且拜其洗。與主人酬賓之禮同。賓席末拜。示遠其位也。不降席答之者。以其賤也。下二人舉饔放此。

舉解者拜亦當楮。盛氏世佐云。降席而拜。故是常法。但經既云席末答拜。與上文席末坐啐酒同。是于席之西端。不當仍指爲降席也。史記載魏其行酒。獨故人避席。餘半膝席。蓋以其失勢而忽之。此賓之席末答拜。與半膝席相似。則以舉解者賤故也。敷說似長。案韋氏協夢仍用疏說。謂答拜必於席末者。蓋席上既無答拜之法。而又不可降席以答。故於席西南面拜之。盛氏世佐以史記之牛膝席況此經之賓席末。不知避席者自離席也。膝席不但未離席。膝尚在席也。況史記不言拜。此經席末答拜。其非在席上可知。盛氏引以申明敷說。可謂疑于倫矣。積氏寅亮云。席末。下端之末。凡言席末者。未離席也。言降席者。已離席。故立文有別。疏似混而同之。高氏愈云。此一人舉解自飲以導賓。爲第八爵。賓解而拜。以將飲告于賓也。卒解而拜。以既飲告于賓也。程進坐奠解于薦西賓辭坐受以與。舉解者。明行事相接若親受讓也。〔疏〕正義曰。敷氏云。奠解者。亦以賓未即飲故也。賓辭奠解之意亦略與上同。○注云。經云受。原賓意也。然經於此類。亦或言取。則又指其事耳。云坐受。是賓已拜即與矣。凡此時之在席者。皆無事則與。經文略也。張氏爾岐云。案主人酬賓。亦奠解而不親授。似酬法當然。注以爲下主人。恐宜再議。盛氏世佐云。禮敵者親授。卑于尊則奠而不授。不敢也。主人酬賓。亦奠而不授。禮之殺也。于獻固嘗親授矣。今舉解者之奠而不授。自是卑于尊法。初不因禮之殺。注云下主人。良然。張氏議之過矣。賓辭者。亦辭其坐奠也。積氏寅亮云。前主人獻則授。酬則奠。此舉解即奠。以下主人故也。賓不敢當。故辭。注云下主人。非特明奠解之故。並明賓辭之故。案授受之例。卑者于尊者皆奠而不授。若尊者辭乃授。此奠而不授。是舉解者以卑不敢同于主人。故不授。賓辭。辭而不親授。即所謂尊者辭也。而舉解者終不敢親授。故賓坐坐授。若彼親授而已親受者。賓之謙也。主人酬賓。奠而不授。禮之殺也。獻賓親授。禮之正也。淩氏授受釋例詳七冠禮。程氏易田云。下主人者。謂舉解者主人之吏也。舉解者西階上拜送賓坐奠解于其所。西所。薦〔疏〕正義曰。敷氏云。下經云。賓坐取俎西之解。即此解也。其所者。降於主人。且別於不舉者也。主人酬賓。奠解于薦西。賓取而奠于薦東。其解卒不復舉。積氏寅亮云。其所仍在薦西也。雖在薦西。已稍移在南而近俎西矣。故後云北面取俎西之解。高氏愈云。此第九爵。奠于賓。賓不飲。舉解者降事。〔疏〕正義曰。秦氏蕙田云。楊信齋儀禮圖移賓若有違者一條於此文之下。蓋從鄉射之例。但違者或來或否。既未可定。故經文或在前或在後。亦不一例。不必改此以就彼也。盛氏世佐云。違者或

之禮。鄉射文屬于此。而此篇則具書於賓出之後。非不言也。但以其或來或否。記載不同耳。儀禮圖移於此節之下。蓋以行禮之序序之。姜氏遂以此篇爲錯簡。非也。

右一人舉觶

設席于堂廉東上。爲工布席也。側邊曰廉。燕禮曰。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此言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則工席在階東。〔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

合。凡四節。注引燕禮者。賈疏云。欲證工席在西階東。據樂正于西階東而立。在上西。則知工席更在階東。此言堂廉亦在階東。彼云階東。亦近堂廉也。敖氏云。此言設席于堂廉。言其南北節也。鄉射云。席工于西上少東。言其

東西節也。文互見耳。席東上。而下者當西階上少東。盛氏世佐云。工席北向。乃東上者。亦統於主人也。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撝越內

弦右手相。爲四人。大夫制也。二瑟。二人鼓瑟。則二人歌也。瑟先者。將入。序在前也。相。扶工也。衆賓之少者爲之。每工一人。鄉射禮曰。弟子相工如初入。天子相工使眡。眡者。凡工眡。眡也。故有扶之者。師冕見。

及階。子曰。階也。及席。子曰。席也。固相師之道也。後首者。撝於君也。撝。〔疏〕正義曰。注固相師之道。道持也。相瑟者。則爲之持瑟。其相歌者。徒相也。越。瑟下孔也。後首者。撝於君也。撝。〔疏〕正義曰。注固相師之道。道

集說引無者字。○敖氏云。士之飲酒。乃有工有笙者。蓋以公家之樂官給學中飲射之事者歟。方氏苞云。相瑟者。以有何瑟之儀。故著之。警必有相。故於歌者不言。○注云。四人大夫制也者。賈疏云。此鄉大夫飲酒而曰四人。大射諸

侯禮而云六人。故知四人者。大夫制也。燕禮亦諸侯禮。而云四人者。鄭彼注云。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鄉射是諸侯之州長士爲之。其中兼有鄉大夫以三物詢衆庶。行射禮法。故工亦四人。大夫制也。若然。則士當二人。

天子當八人。以差次也。云瑟先者。將入。序在前也者。敖氏云。瑟先歌後。時以後爲尊。亦工禮之異者也。引鄉射禮者。以鄉射之相爲弟子。證此之相爲衆賓之少者也。引論語者。衛靈公篇文。證工必有相。以工爲贊。贊者。必用視

瞭者以扶之也。云後首者。撝於君也者。敖氏云。後首。瑟之首在後也。賈疏云。燕禮。小臣左何瑟面鼓。注。可鼓者在在前也。此不面。是撝於君也。云持。持也。越。瑟下孔也者。敖氏云。持。以指鉤之也。後越去瑟廉差近。故以

巨桴承下廉。而三指撝越也。諸氏寅亮云。以左大指承瑟下廉。而以三指鉤入瑟底孔中。案禮記樂記。朱弦而疏越。注。越。瑟孔也。鄉射禮越注。越。瑟孔。所以發越其聲也。案越之爲言闕也。闕其孔以發其聲。因謂之越。故周詔



越之號竹章注謂爲之孔是也。尙書大傳。大瑟練弦達越。達卽通達空闊之意。云內弦。側擗之者。敎氏云。內弦。弦擗身也。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正。長〔疏〕正義曰。敎氏云。

樂當從工。乃先升者。變於尊者之重禮也。此先升而立于西階東。亦明其不與工序也。鄉射禮云。樂正先升。立于工席之西。亦與此文互見也。又云。天子樂師。以下大夫士士下士爲之。諸侯之樂師。惟當用上士下士。然則此使之給事者。其下士歟。方氏苞云。燕及鄉飲。鄉射。樂正皆先升。大射則從工師而升何也。鄉射。鄉飲。工與笙之入及獻。各分先後。燕。則中間有事使。從升歌之工師而升。則似堂下之樂事非其所掌。故先升而並監視之。大射。惟堂上之工師有獻。則從之而升。與之俱降。以監視堂下之工可矣。所以然者。燕及鄉射時。則儀可展。大射事殷。則節必殺。觀下管之無獻。則其義益顯矣。燕及鄉射。並稱樂正。而大射乃小樂正何也。大射禮重。相工者僕人正僕人師。而掌樂事者小樂正。則燕不待言矣。蓋惟宗廟社稷之祭。大樂正乃與焉。與周官祀五帝及大神示享先王。冢宰贊玉幣玉爵。而餘皆小宰贊之義同。以事實案之。惟鄉大夫與賢能。或公家之小樂正與焉。州長習射。必有司假其名以攝事。如司馬司射司士之類耳。況黨正之蜡祭。獻工而不及樂正何也。長官不得與工同獻也。終篇無獻樂正之文何也。樂正。司正。凡有司及弟子。並包於衆受酬者。記曰。主人之贊者。無算爵。然後與。則凡有司弟子皆與酬明矣。注云正長也者。賈疏周禮有大司樂。樂師。天子之官。此樂正者。諸侯及大夫士之官。當天子大司樂。云長。樂官之長也。釋官曰。案樂正亦公臣。見燕禮大射儀。大夫士不得有樂正之官。疏非是。古者教民之事。樂官主之。虞書。命夔典樂。教胥子。周禮大司樂。樂師掌教國子。樂正立四教。崇四術。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又將出。工入。升自西階。學。小胥大胥小樂正簡不帥教者以告於大樂正。是以鄉飲酒賓賢能。樂正與焉。非徒主告樂備也。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降立於西方。〔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送。唐石經。徐。國。葛本。通解。樂近其事。楊氏。敎氏。俱作遂。案集釋亦作遂。○李氏如圭云。樂記。樂師辨乎聲詩。故北面而弦。鄉射禮。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還樂。知相者降立西方。敎氏云。相者東面。坐于其席前之西也。授瑟。以瑟首向東授之。凌氏釋例云。凡樂。瑟在堂上。笙管簫磬鼓鞀之屬在堂下。鄉飲酒禮。殷席于堂廉東上。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二人。皆左何瑟。瑟後首。撝越。內弦。右手相。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工入。升自西階。北面坐。相者東面坐。遂授瑟。乃降。鄉射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燕禮。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

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大射儀。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上相上工。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撝越。右手相後者。徒相入。小樂正從上。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授瑟。乃降。小樂正立于西階東。是瑟在堂上也。燕飲之樂。有瑟有笙。故鹿鳴之詩云。鼓瑟吹笙。與禮經合也。鄉飲酒。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鄉射禮。笙入。立于縣中西面。注。堂下樂相從也。燕禮。笙入。立于縣中。大射儀。樂人宿縣鐘磬。建鼓應鼗。朔鼗。籥。簫。篪。皆陳于庭。是笙管鐘磬鼓鼗之屬在堂下也。樂貴人聲。故歌者在上。其餘皆在堂下。有誓之詩。業、虞、虞、應、田、縣鼓、鞀、鞀、鞀、祝、圍、籥、簫、篪、管。皆云在周之庭。亦與禮經合也。○吳氏廷華云。樂貴人聲。歌者宜先。曰瑟先者。道之。坐則歌者先也。儀禮各經。執事者皆可言實。獨此實與大典。實介衆賓。俱選擇而次第之。非執事者皆可言實也。據周禮春官。則相者爲眡瞭。據鄉射。則此相者爲弟子眡瞭。不必少。而注以少者言。則謂弟子也。弟子何得爲賓與之衆賓。則注說非也。又此經言後首。燕禮言面鼓。故注以此爲臣禮變于君之面鼓。但大射亦君禮而後首。與此經同。鄉射亦君禮而面鼓。與燕禮同。則避君之說。不可通矣。故又爲尙樂及略于樂以解之。說非不近。然以此經爲尙樂。則支離不足爲定論矣。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者皆小雅尙樂。以鄉射爲略于樂。又以避君而不盡略于樂。則支離不足爲定論矣。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者皆小雅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是勞苦。自〔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示我以善道。楊氏。示作視。釋文。倣作談。云以爲不及。欲諸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疏〕本又作倣。同。張氏云。可則倣。大射燕禮同。此蓋引詩是則是倣也。故好事者皆改爲談。案釋文云。談。戶孝反。本又作倣。大射云。談。戶教反。亦作倣。燕禮云。倣。本又作談。是必古文談倣通用。宜各從其故。○蔡氏德晉云。此記所謂升歌三終也。凌氏釋例云。凡樂皆四節。初謂之升歌。次謂之笙奏。三謂之閒歌。四謂之合樂。鄉飲酒。一人舉觴畢。工入。升自西階。上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謂瑟與人聲歌于堂上也。又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謂笙入奏于堂下也。又云。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閒歌也。謂堂上之歌與堂上之笙閒作也。又云。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此合樂也。謂堂上堂下衆聲俱作也。凡四節。鄉射禮。導入獻酢之後。工入。升自西階。北面。笙入。立于縣中。西面。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芣。但合樂一節。無升歌笙奏閒歌三節者。注云。志在。射。略于樂也。燕禮。獻大夫後。工入。升自西階。歌鹿

鳴四牡皇皇者華。此升歌也。公爲大夫舉旅酬後。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此笙奏也。乃闌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此闌歌也。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此合樂也。亦四節。大射儀。獻大夫畢。工升自西階。乃歌鹿鳴三終。此升歌也。又云。乃管新宮三終。此笙奏也。但有升歌笙奏兩節。無闌歌合樂兩節者。亦志在射。略于樂也。經云鹿鳴三終。蓋統四牡皇皇者華而言。故鄉飲酒義亦祇云升歌三終。此其證也。注謂不歌四牡皇皇者華。主于講道。略于勞苦諸事。恐非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笙入三成。遂合鄉樂。注言遂者。不閒也。疏據之。以爲吹管者亦吹笙。是知下管卽笙奏也。又案李氏光地云。據儀禮作樂凡四節。升歌、一也。笙入、二也。閒歌、三也。合樂、四也。蓋堂上之樂工。鼓琴瑟而歌。堂下之樂。或主笙。或主管。各以所宜。故曰歌者在。上。匏竹在下。卽笙管之謂也。上下迭作。則謂之閒。上下並作。則謂之合。準此以求。則搏拊琴瑟以詠。升歌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園下管之樂也。笙簫以閒。閒歌之樂也。簫韶九成。合作之樂也。其說是也。竊謂論語師擊之始。謂升歌也。大射工六人。大師小師各一人。升歌爲樂之始也。關雎之亂。謂合樂也。樂之卒章爲亂。合樂。爲樂之終也。不言笙奏閒歌者。舉始終以該其全也。亦與禮經相發明。盛氏世佐云。尙書蔡氏傳曰。堂上之樂。唯取其聲之輕清者與人聲相比。則二人歌時。必二人鼓瑟。以合詠歌之聲。不言可知。敷氏乃謂工歌之時亦奏堂下之樂以應之。則從古無此凌亂雜糅之樂也。尙書。虺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堂上之樂也。下管鼗鼓。合止祝園。笙簫以閒。此堂下之樂也。堂上之樂。以歌爲主。堂下之樂。以管爲主。歌發。則堂下之樂不作。管奏。則堂上之樂亦停。所謂無相奪倫者此也。此篇所記。與虞書異者。三堂上有瑟無琴。一也。磬以石爲之。又在堂下。二也。堂下之樂。無管鼗諸器。而以笙爲主。三也。之三者。或因虞周異制。或因天子宗廟。與大夫士相飲。隆殺不同。至上下迭奏之法。則古今一轍也。注云三者皆小雅篇也者。朱子曰。鹿鳴卽謂今日燕飲之事。所以道達主人之誠意。而美嘉賓之德也。四牡。言其去家而仕于朝。辭親而從王事。于此乎始也。皇皇者華。言其將爲君使而賦政于外也。樂記曰。宵雅肄三。官其始也。正謂此也。蓋此三詩先王所制以爲燕飲之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各取其象而歌之也。案三詩爲小雅之始篇。作詩在前。用詩于樂在後。以詩之所言者。有合于主人燕賓。臣下勤勞王事之意。故取以入樂。歌之以樂賓。而卽以戒使習之也。此實賢能爲出仕之始。故歌此三詩。記所謂官其始也。古人歌鹿鳴者。自鄉飲酒外。如燕禮及始入學。大戴禮投壺。皆歌之。以歌詩斷章取義。所用最廣也。敷氏云。春秋傳云。文王大明綿。兩君相見之樂也。兩君相見。得歌大雅。則士大夫相飲。得歌小雅。差之宜也。此凡所歌者。皆不取其詩之義。但以其所得用者樂實耳。盛氏世佐駁之云。歌詩不類。古人所謂。此凡所歌者。故是上下通用

之樂。然既歌其詩。則必取于詩之義。敖說非。云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者。小序云。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鄭本小序爲說修政詩中意也。云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者。彼詩云。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又云。人之好我。示我周行。又云。德音孔昭。視民不佻。君子是則是倣。謂采此數語也。案鄭氏注禮在前。箋詩在後。故詩箋與禮注說多不合。示我周行。箋云。示當作賓。賓。置也。周行。周之列位也。人有以德善我者。我則置之於周之列位。言已惟賢是用。此注則謂人之好我。示我以善道。與毛傳周至也行道也訓合。禮記緇衣。引此詩注。以爲示我忠信之道。與此注亦同。君子是則是倣。箋云。是乃君子所法倣。謂嘉賓爲君子所法倣。此注則以君子卽嘉賓。嘉賓有明德爲人所則倣也。較詩箋爲優。云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者。小序云。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篇中有豈不懷歸。王事靡盬。我心傷悲。不遑將母。將母來諭等語。彼箋云。君勞其臣。敘述其情。而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辭。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是所謂忠孝之至也。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諸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也者。小序云。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篇中有騶駟征夫。每懷靡及。周爰諮謀等語。卒歌主人獻工。工左瑟。一人拜。不與受爵。主人阼階上拜送爵。一人。工之長是欲諸謀賢知以自光明也。不爲之。〔疏〕正義曰。吳氏廷華云。工北面。以西爲左。主人實爵。自東來。在工之右。故左瑟以避之。歌者宜先洗。獨見。瑟者以有事者也。有大師。則先大師一人拜。禮之殺也。敖氏云。主人亦坐授之。獨拜於阼階上者。以工拜授於其位。故不得拜於其左也。凡主人與工爲禮。蓋亦有贊告之者。凌氏釋例云。凡獻工與筮於階上。獻獲者與釋獲者於堂下。獻祝與佐食於室中。鄉飲酒禮。升歌畢。主人獻工。阼階上拜送爵。笙奏畢。主人獻之於西階上。鄉射禮。合樂畢。主人獻工。阼階上拜送爵。獻畢。遂獻筮於西階上。燕禮。升歌畢。主人獻工。西階上拜送爵。公在阼階。故獻於西階上。與鄉飲酒射不同也。笙奏畢。主人洗升。獻筮於西階上。大射儀。歌鹿鳴三終畢。主人獻工。西階上拜送爵。是獻工與筮於西階上也。鄉射禮。二次射飲不勝者後。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於侯。又司射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釋獲者於其位少南。大射儀。二次射飲不勝者後。司馬洗散。遂實爵獻服不。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又司射洗觴升。實之降。獻釋獲者於其位少南。是獻獲者與釋獲者於堂下也。士虞禮。尸入九飯。主人初獻筮祝南面。主人獻祝畢。酌獻佐食。少牢禮。尸入十一飯。主人獻尸致嘏畢。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獻

畢。獻上佐食戶內。嚙東北面拜。坐授爵。下佐食亦如之。是獻祝與佐食於室中也。獲者釋獲者。有事於堂下。故獻於堂下。祝與佐食有事于室中。故獻於室中。工有事於階上。笙有事於階上。而皆獻於階上者。統於工也。獻獲及釋獲者不用主人。而用司馬司射。各以其職也。注云一人工之長也者。敖氏云。工。歌者也。盛氏世佐云。一人。謂鼓瑟者之長。瑟賤而先得獻者。以其先就事也。云凡工賤不爲之洗者。以下文大師則爲之洗況之也。吳氏廷華云。下。記旅則不洗。不洗者不祭。此非旅當洗者也。下言衆工不拜受爵祭。則又當洗。鄭因此經不言洗。下又言。薦脯醢。使大師則爲之洗。故謂衆工不爲之洗耳。要知所謂洗者。主人親洗也。不洗者。主人不親洗使人洗之也。薦脯醢。使人相祭。使人相者。相。〔疏〕正義曰。敖氏云。工雖賤。以其受爵于席。故每獻輒薦之。亦與成人之禮異也。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坐授。〔疏〕正義曰。正義。郝氏敬云。不備禮也。方氏苞云。祭酒祭薦。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也。今文辯爲徧。〔疏〕皆使人相則工。執爵而相者。以適阼階可知。衆工則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也。今文辯爲徧。〔疏〕正義曰。敖氏云。不拜而受。差賤也。其。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大夫。若君賜之樂。謂意與不拜既爵同。祭酒。祭酒乃飲也。其。大師則爲之洗。賓介降。主人辭降。工不辭洗。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也。賓介降。從主人也。工。大師也。上既言獻工矣。乃。〔疏〕正義曰。注云大夫若君賜之樂。謂之大師者。李氏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如圭云。天子諸侯有大師常官。大夫。君賜之樂與工。亦謂之大師。敖氏云。大師。工之長也。周官則以下大夫爲之。諸侯則宜用上士。釋官曰。能其事曰工。凡樂人通謂之工。大師樂工之長。左傳。叔孫穆子食。慶封使工爲之誦茅騶。是大夫家有樂工矣。但此賓賢能工及大師。當是君之樂人來臺盛禮者。或來或否。不定來。則爲之洗。不來而但使樂工來。則不爲之洗。方氏苞云。大師乃爲之洗。則衆工實爵而不親洗。終則使人以爵奠于篚。而主人不親具見矣。云賓介降。從主人也者。案經不言主人降洗。則必降可知也。禮。降則皆降。大師。賓者不降。故賓介從主人降。敖氏云。同大師於己黨也。主人辭賓。亦對衆賓。不降。別于賓介也。工不辭洗。亦不降。主人既洗。亦與賓介揖而俱升。云工大師也。上既言獻工矣。乃言大師者。大師或瑟或歌也。其獻之。瑟則先。歌則後者。張氏爾岐云。大師亦在瑟歌四人之內。通謂之工。獻之亦依瑟先歌後之序。但爲之洗則不同。盛氏世佐云。大師乃君賜有爵者。無論或瑟或歌。必先獻。不當依瑟先歌後之序。經既言獻工。乃言大師者。以其出於君賜。不必有也。注誤。焦氏以瑟云。大師即國之大師。如有事於君所。則來者工而已。大師不與也。若無事於君所。則亦來與此禮。大師儀先言僕人正徒相大師。下乃云後者徒相入。故注知後者爲大師。無瑟。是



大師主歌也。此注大師或瑟或歌。未必然也。江氏筠云。經言獻工者四。俱云工不與。左瑟。一人拜受爵。注於大射儀云。大師無瑟。言左瑟者。節也。一人。謂大師。是謂大師在歌而先得獻也。於鄉射云。一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是謂有大師。則獻與大射同。但大師或有或無。又或瑟或歌爲異也。此及燕禮俱云。一人。工之長者。此禮據此節注所云。是指瑟工之長。燕禮雖無明文。然彼經至正歌畢始見大師。與此俱言在後。則鄭亦是指瑟工言二禮之先俱瑟居先。但燕禮大師無瑟。後獻是其常。此則或無大師。或有在瑟中而得先獻爲異耳。合數說詳之。鄭於大師之名。謂臣禮與君禮異。君有常官。其大師自在歌。臣則君所賜者。卽得此稱。不論歌瑟。於獻工之節。謂射禮與燕飲禮異。大射辨尊卑。故大師亦先得獻。鄉射亦得同之。至燕飲之禮。則止如其入之先後耳。今案大師之在歌。與其先獻。自是定禮。蓋據經後者之受獻與先一人不同。先一人得拜受爵。得祭脯醢。後受者則不然。鄭於鄉射瑟先。謂賤者先就工賤。則瑟之賤於歌固甚明也。受獻之禮。賤者饒多。貴者儀簡。有是理乎。至歌之爲大師。更非尋常歌者之比。鄭謂知歌之必先瑟獻。知大師之必先衆工獻。則大師之在歌自明。且又有可證者。大射。樂正命大師曰。奏狸首。閒若一。大師不與許諾。以其係徒相者所主。在歌故也。鄉射亦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閒若一。大師不與許諾。非君臣同在歌之明驗邪。然則經何以於獻工之後始言大師。曰。鄉射此文。固在工不與左瑟之上矣。以其臣禮。或有或無。不定。亦猶違者之禮。鄉射言於席工之先。而此經言于送賓之後也。高氏愈云。違則或有或無。故獻違不數外。此獻工四人。爲第十次行爵。工歌則必獻。獻則必拜。不敢以其警矇而易之。其不忽微賤者有如此。

## 右升歌三終及獻工

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笙。吹笙者也。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謂當時在者而復重襍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疏〕正義曰。郝氏敬云。堂下之樂笙爲主。磬亦在堂下。樂卽笙磬。敎氏云。磬南。昨陪五篇而已。此其信也。〔疏〕西南也。北面立。蓋亦東上。如工立于磬南。近其所近之樂也。詩曰笙磬同音。而禮



有笙磬笙鐘。則吹笙之時。亦奏鐘磬之篇以應之矣。不言者。主於笙也。張氏爾岐云。磬縣南面。其南當有擊磬者。此笙入磬南北面。在磬者之南北面也。注云以笙吹此詩以爲樂也。南陔白華華黍。小雅篇也。今亡者。謂以笙吹此三詩以爲樂。不如鹿鳴三詩。以二人歌。以二人鼓瑟和之也。以笙吹此詩而不歌。故其辭遂亡。毛氏奇齡答問云。據問。笙詩有詩。則鄉飲酒禮笙入三終。將以笙笙詩邪。抑亦別有歌詩者。而僅以笙應之邪。此間最善。從來辨笙詩者。未有辨笙其詩者。夫所謂笙詩。謂笙必有詩。非謂笙歌之必有歌也。凡詩。可以歌。亦可以笙。笙與笛管簫四器。皆主聲詩。皆應歌之器。皆在堂下。原無徒器者。但有歌而器。有歌而不器。總必有詩。如鄉射禮之工歌于上。而堂上堂下之笙瑟皆應之。卽鄉飲酒禮之合樂是也。此有歌之笙也。不歌。如大射禮之管新宮。始奏禮之管象。堂下俱不歌。而但以管笙聲其詩。卽鄉飲酒之笙入闌歌是也。此不歌之笙也。是春秋傳有歌鐘。卽頌鐘頌磬。所以應歌。尙書有笙。鋪同。禮有鐘笙。卽笙鐘笙磬。所以應笙。夫笙又有應。則笙卽歌矣。云其義未聞者。小序云。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是明有其義。而云未聞者。鄭志荅吳棫云。爲記注時就盧君耳。先師亦然。後乃得毛公傳。既古書。義又當。然記注已行。不復改之。是鄭注三禮在前。其時未見毛詩。不得小序之說。故云未聞也。云昔周之興也至此其信也者。此明周公制禮作樂時。三篇之辭具在。至更幽厲之亂。禮樂廢棄。而三詩遂亡。引孔子言及正考父者。見三篇之亡在孔子之前也。案詩箋云。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樂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篇則與衆篇之義合編。故存。至毛公而訓詁傳。乃合衆篇之義。各置其篇端云。與此注異者。其時未習毛詩。故有此語。後見毛詩爲詩箋。遂改其說耳。蓋六詩孔子時俱存。而序詩者親見其辭。故能言其義。或謂三百篇未嘗以命篇取義。六笙詩。序詩者何以知其然。因題數衍以補之也。姜氏炳璋詩序廣義駁之曰。南陔。南麓也。白華見于變雅。爲刺幽王。何以知爲孝子之詩。庚有更僕續三義。何以見萬物得由其道。可想見作序者已誦全文。不然。卽鑿空杜撰。豈能至是。序最簡樸。閒與詩中字面偶同。如漢廣云。德廣所及。德廣之廣。非卽漢廣之廣。旌丘云。刺衛伯。衛伯之伯。非卽伯兮叔兮之伯。安見孝子絮白卽爲白華之白也。三百篇亦有卽其篇名已見詩旨者。如黍斯多子。以美其子孫衆多。葛屨涼薄。以刺儉。北風疾厲。以刺虐。碩鼠刺貪。此類不可更僕。如以序與篇相合。疑其不見全文。將謂作黍斯序者祇見黍斯二字乎。且序與篇名相戾。旣以爲無理。序與篇名相合。又以爲順文。爲詩序者難矣。案笙詩有聲無辭。聚訟紛紛。小序云有其義而亡其辭。鄭君詩箋與此注皆以爲本有辭而亡之。至宋劉氏敞。始謂亡其辭者。亡謂本無。非亡逸之亡也。儀禮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朱子詩經集傳本其說。且云。意古經篇題之。

下必有諸焉。如投壺魯鼓薛鼓之節而亡之耳。自是習詩之家。如李氏。董氏。王氏。黃氏。震等。習禮之家。如張氏。爾岐。方氏。苞。秦氏。蕙田。蔡氏。德晉等。皆從其說。然范氏家相詩譜曰。儀禮明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樂南陔。白華華黍。樂之。爲比音而樂之也。蓋禮文類以爲有辭矣。嚴氏虞博讀詩實疑曰。升歌。笙入。闌歌。合樂。各三終。于是工告樂正曰。正歌備。凡樂四節。爲詩十八篇。皆謂之歌。而可云六詩有聲無辭乎。盛氏世佐云。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又曰。予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忽。以出納五言。然則有辭而後有聲。聲之不可離辭而乃成樂也。自偶然矣。又況古人名篇之例。或以詩之首二字。或一句。或刺取篇中一二字以爲題。亦有舍篇中字而別命之者。要未有無其辭而可命之曰某詩某詩也。夫詩逸者多矣。如狸首采芣芣見於禮記。祈招新宮河水見於春秋。傳三夏之名見爾語。九夏之名見周禮。考其辭與義。必無夫子所刪者。而今詩皆不能具。其亡於夫子之前。而不及收與。抑亡於夫子之後。而今之所存或非其舊與。是皆未可知也。何獨於南陔以下六篇而保其非逸耶。若徒以其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以爲有聲無辭之證。則鄉射禮云奏騶虞。國語云金奏肆夏變過渠。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遲執競也。渠。思文也。其說采於詩集傳。是皆有辭。而亦云奏。周禮篇章以簫吹豳詩。卽七月也。禮記升歌清廟。下管象。卽維清也。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而左傳昭二十五年宋公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國語又稱伶簫詠歌鹿鳴之三。是簫與簫管所吹之詩皆有辭。而謂笙所吹者獨無辭可乎。張子曰。既無辭。安得有此篇。必是有其辭。所以亡者。由其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此言殆爲平允。胡氏承珙云。毛詩後漢曰。劉原父七經小傳有云。將舞象。則先歌清廟。是以其序曰奏象舞。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夫禮文王世子。祭統。皆以象與武爲下管之樂。是曰管曰奏。劉氏既知其有辭矣。何於笙詩獨主本無其辭之說。以有辭者爲歌。無辭者曰笙曰奏。豈不自相乖戾乎。六經輿論。予笙詩。引商份之說而申之。謂闌歌之聲。有義無辭。而其言管新宮。則云。管與笙一類。皆竹爲之。燕禮升歌鹿鳴。下管新宮。昭二十五年宋公賦新宮。謂之賦。則有辭矣。後漢明帝亦取焉。必見其辭。故得之以播歌詠。蓋未嘗有詩而無辭者。周禮祈年吹豳于簫管之類。必得有辭。既知管簫有辭。而何以獨知笙詩無辭。亦可見不能自圓其說矣。若集傳所引魯鼓薛鼓之節。則陳氏長發云。魯鼓薛鼓。有諸無辭。則僅冠以國名。不能更立別名。若笙詩有聲無辭。則南陔由庚等名。何自來乎。承珙又案。投壺云。命弦者曰。命理首。闌若一。注云。弦。鼓瑟者也。理首。詩篇名也。今逸射義所云詩曰晉孫侯氏是也。闌若一者。投壺當以爲去取節焉。然則下文魯鼓薛鼓。亦必隨所弦之理首以爲節。是徒諸者當必有取節之詩。而謂禮經之笙奏乃無詩而徒器乎。至王雱山以唐樂有上柱。鳳雛。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昧七曲。有聲無辭。黃東發又引琴譜長清。短清。長側。短側之類。以證無辭有義。不知有辭而後有聲。

有聲而後有調。有調而後有譜。或以習其辭者其辭易存。習其聲者其聲易亡。理容有之。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妻其初未有有聲而無辭者。即如俗樂工尺。先亦必用曲詞譜出。後習之者但留工尺耳。主人獻之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爵。一人。凡四人。鄉射禮曰。笙一人。正義曰。賈疏云。前獻歌工在阼階上。以工在西階東也。此獻笙在西階上。以笙在階下也。敖氏云。主下。人獻時亦西南西也。方氏苞云。以獻笙見獻工亦于西階上。以獻工見獻笙亦于阼階上。拜送爵。各舉一節。以互助備也。于笙不言相。不言受獻。不言相。祭義同。案方說與疏異。疑非工在西階東。則獻當在阼階上。拜送爵亦在阼階也。笙在階下。則獻在西階上。拜送爵亦在西階上也。盡階不升堂。敖氏云。賤也。既受爵。階上少立。俟主人已拜。然後降。主人拜亦北面。升授主人爵。亦盡階不升堂。注云。一人笙之長者也。笙三人。和一衆笙。則人者。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爾雅云。笙小者謂之和。釋官云。笙以器名。其官亦公臣。見燕禮。衆笙則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亦受爵於西階上。薦之皆於。〔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衆笙。謂一人外三人也。陳氏陽曰。工一人祭薦。餘則祭飲而已。笙則皆不祭。其位皆南。今文辯爲偏。〔疏〕吹衆笙者。笙凡四人。則一人拜。外有此又等降之別也。高氏愈云。此獻笙四人。爲第十一次行爵。

### 右笙奏三終及獻笙

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閒。代也。謂一歌則一吹。六者皆小雅篇也。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言大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樂義而歸之。與之燕樂也。南山有臺。言大平之治。以賢者爲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由。〔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釋文。麗本或作離。下同。燕。釋文作宴。注云。閒。代也。謂一歌儀。今亡。其義未聞。則一吹者。張氏爾岐云。謂一歌畢一笙繼之也。堂上歌魚麗方終。堂下笙即吹由庚。餘篇皆然。蔡氏德晉云。堂上鼓瑟一歌。堂下吹笙一曲。更代而作也。案尙書夏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此堂上之樂以詠者。所謂歌者在上也。下管鼗鼓。合止祝圉。笙籥以閒。此堂下之樂。所謂籥竹在下也。以閒者。堂下之樂。與堂上之樂。

閒代而作。唐虞時非周之詩。亦必有所歌之詩也。所奏者非周之詩。亦必有所奏之詩也。故王氏炎。陳氏大猷。多據儀禮以證尙書。見樂之節次相合。乃陳氏櫟書集傳纂疏。謂儀禮之閒歌。與書之以閒。初不相干。不過一閒字同。閒代更替之義亦同耳。其說太拘。云魚麗言大平年豐物多也。此采其物多酒旨所以饗賓也者。詩小序云。魚麗言萬物盛多。能備禮也。篇中言。魚麗于罍。君子有酒。旨且多。毛傳云。大平而後徵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是也。云南有嘉魚。言大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衆而歸之。與之燕樂也者。小序云。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大平之君子樂與賢者共之也。彼箋云。樂得賢者。而與立于朝相燕樂也。篇中言。南有樛木。甘瓠聚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箋謂君子下其臣。故賢者歸德。故有酒與嘉賓燕樂而安之。是也。云南山有臺。言大平之治。以賢者爲本。此采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者。小序云。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大平之基矣。篇中有樂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又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是也。案彼箋云。人君既得賢者置之子位。又尊敬以禮樂樂之。則能爲邦家之本。得壽考之福。是以壽考爲人君得賢之效。注謂欲其身之壽考。與箋詩異。朱子詩集傳。以萬壽無期爲祝賢者之壽。本此注也。云由庚崇丘由儀今亡。其義未聞者。小序云。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有其義而亡其辭。賈疏云。堂上歌者不亡。堂下笙者卽亡。蓋當時方以類聚。笙歌之詩。各自一家。故存者并存。亡者并亡也。盛氏世佐云。疏言笙詩并亡之故。不若張子之於笙非若歌者可習之言爲確也。

右閒歌三終

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職。卷耳。言后妃之志。鵲巢。言國君夫人之德。采芣。言國君夫人不失職。采蘋。言卿大夫之妻能循其法度。昔大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子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耳。文王作邑于豐。以故地爲卿士之采地。乃分爲二國。周。周公所食。召。召公所食。於時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於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

之道。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實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合鄉樂。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相與燕。升歌大雅。〔疏〕正義曰。校勘合小雅。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國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其笙閒之篇未聞。〔疏〕正義曰。校勘張氏曰。案釋文。葛覃。大南反。五經文字云。詩葛覃亦作覃。九經字樣云。葛覃。經典或作覃。今不作覃。非古也。後燕禮同。案今本釋文仍作覃。謂歌樂衆聲俱作。疏無與字。通典無樂字。能循其法度。循徐本作脩。與疏合。案禮記鄉飲酒義正義。引正作脩。乃分爲二國。監本作三。誤。云合樂謂歌樂與衆聲俱作者。李氏如圭云。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鐘磬。合奏此詩也。燕禮曰。歌鄉樂。周南、召南。關雎序曰。用之鄉人。用之邦國。用之鄉人。此禮是也。用之邦國。燕禮是也。鄉飲酒義曰。主人升歌三終。笙入三終。閒歌三終。合樂三終。歌與笙。每篇爲一終。閒歌。每閒爲一終。合樂。鸛巢合關雎。采蘋合葛覃。采蘋合卷耳。每合爲一終。敫氏云。合樂。謂合周南召南而歌之。與鼻之惟歌小雅者不同也。二南乃合而歌之者。鄉樂于小雅爲輕也。雅先而鄉樂後。先重後輕也。鄉飲酒。士禮之盛者也。故歌小雅與鄉樂。若其禮輕者。則惟鄉樂而已。下文息司正是也。春秋時謂文王之什爲兩君相見之樂。指其始歌者也。始歌大雅。則合小雅矣。諸侯相見。其歌如此。及與臣燕。則但自小雅而下。以是數者觀之。可以見君臣樂歌輕重之差矣。然則天子之燕享諸侯。亦但如國家相見之樂。而頌則惟宜于祭用之與。大夫樂歌蓋如士。張氏爾岐云。此合樂。卽論語所謂關雎之亂也。凌氏釋例曰。合樂之說。賈疏最確。謂堂上堂下笙歌並作也。鄉飲酒義合樂三終者。蓋堂上瑟歌關雎葛覃卷耳。則堂下亦笙奏關雎葛覃卷耳。是爲周南三終。堂上瑟歌鸛巢采蘋采蘋。則堂下亦笙吹采蘋合之。若工歌卷耳。則笙吹采蘋合之。不知孔氏所謂合之者。工歌關雎後。則笙吹鸛巢以合之乎。抑工歌關雎時。卽笙鸛巢以合之乎。如工歌關雎時。卽笙鸛巢以合之。則仍是閒歌。非合樂矣。且果歌者爲周南。笙有爲召南。則經文何不直云歌關雎葛覃卷耳。笙鸛巢采蘋采蘋。而云合樂乎。蓋不若賈疏爲得矣。案凌氏之辯邱確。閒歌亦六詩。經不言歌言笙。此總言合樂。則爲同一詩而衆聲並奏可知也。然凌氏亦有所本。朱子云。合樂。孔氏非是。當從賈疏。毛氏奇齡云。歌工在上。笙管鐘磬皆列堂下。而皆可以應其歌。是以合樂之法。工歌關雎。則堂上之瑟。堂下之笙管。皆舉起而應之。其歌葛覃卷耳。鸛巢采蘋采蘋皆然。舊注所謂合樂者。合金石絲竹以歌之。金石者。鐘磬。絲竹者。瑟與管笙也。如孔穎達說。則



世無有以張家之聲合李家響者是也。云周南召南國風篇也。王后國君夫人房中之樂歌也者。燕禮記云。有房中之樂。注云。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鍾磬之節。謂之房中者。后夫人之所誦誦以事其君子也。說詳燕禮。云關雎言后妃之德至。能循其法度者。小序云。關雎。后妃之德也。葛覃。后妃之本也。卷耳。后妃之志也。鵲巢。夫人之德也。采芣。夫人不失職也。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注與小序說皆相合。周南王者之風。故言后妃之事。召南諸侯之風。故言諸侯夫人大夫妻之事。云昔大王王季至其教之原也者。言周之初。自近及遠。化家爲國。是以詩有周南召南之分。而六篇居二南之首。爲教之原。是以合樂用之也。注中所言。與周南召南諸大略相同。小序云。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故繫之召公。而此云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者。以周公召公。皆宣布文王之化。周南所言。皆天子后妃之事。故曰王者之風。而周公治內。又聖人也。故又曰聖人之風。召南所言。皆諸侯大夫室家之事。故曰諸侯之風。而召公治外。布文王之化於諸侯。又賢人也。故又曰仁賢之風。王者。諸侯據所得之詩言。聖人仁賢。據周召言。兩說實相成也。云鄉樂者。風也。至未聞者。盛氏世佐云。案饗燕所用詩之差等。天子用大雅。諸侯用小雅。大夫用風。此其宜也。春秋傳曰。肆夏變通。天子所以享元侯也。頌是天子郊廟之樂歌。而享諸侯亦用之者。所謂禮盛者可以進取也。燕則升歌大雅。合小雅者。所以禮輕者可以速下也。傳又曰。文王大明綏。兩君相見之樂也。亦謂享禮進取也。燕則升歌小雅。合鄉樂。合鄉樂者。亦速下也。今鄉大夫享士。而升歌室閒俱用小雅。亦進取也。注疏分別未安。敖氏不知春秋傳及此經所云皆是享禮進取。因謂諸侯宜歌大雅。大夫士宜歌小雅。亦未是也。傳稱穆叔如晉。晉侯饗之。歌鹿鳴之三。拜饗也。而與燕同樂。諸侯于聘大夫之禮則然。賈疏據此。遂謂饗燕同樂。尤非。詩譜云。天子諸侯燕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則得之。凡室閒之詩。皆與笙歌同等。而諸侯以上。又有樂納賓之禮。以樂納賓。則升歌之後。下管乃笙所奏之詩。亦皆與升歌同等。燕禮具焉。其他則未之聞也。仲尼燕居。以升歌清廟。下管象。爲兩君相見之樂。蓋記者謬也。清廟祀文王之升歌也。魯以成王之賜。得用之周公。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疏〕之廟。已爲非禮。而謂大饗。其可哉。工告于樂正曰。正歌備。樂正告于賓。乃降。樂正降者。以正歌備。無〔疏〕正義曰。敖氏云。工。其長也。釋官曰。太師亦通稱工。鄉飲酒。太師或來或否不定。故言工。不言太師。賈疏謂大夫禮卑。無太師。非是。禮記鄉飲酒義。工告樂備。注云。工。謂樂正。以此經工告樂正。樂正告于賓。故樂正言正歌備。敖氏云。謂所歌者皆風雅之正也。凡歌以既合樂爲備。故告備于合樂之後焉。惟告正歌備者。蓋以已之所有



事者而言。故不及乎其地。案正歌者。以此歌爲樂賓。別於無算樂也。所謂禮樂之正也。敷說非。蔡氏德晉云。正歌。獻酬正用之歌。異於燕終無算樂是也。方氏苞云。觀此。則無算樂不限於閉合之所歌明矣。必於正歌中取之。則不得爲無算。如以疊奏爲無算。則復而厭矣。樂正告于賓乃降。李氏如圭云。告于賓者。作樂主爲樂賓。樂正降在賓西。如其堂上立位。注云降立西階東北面者。賈疏云。以其在堂上時在西階之東北面。知降堂下亦然。在笙磬之西。亦得監堂下之樂。故知位在此也。

右合樂及告樂備此作樂樂賓是飲酒禮第二段竝上段鄭氏以爲禮樂之正是也。

主人降席自南方。不由北方。〔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言旅酬之儀。立司正以監。司正安賓表位。於是賓與介側降。賓介不〔疏〕正義曰。賈疏云。側者。特也。賓介不從。故言側。上文主人降。賓介皆從降。此獨不從。同。側降。從。〔疏〕者。以其方燕。禮殺故也。方氏苞云。疏說非也。樂以樂賓。故主人如大師降洗。賓介從。則主人之事。主人自命之可矣。與賓無與。何爲而從降哉。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拜。司正荅拜。使也。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爲有〔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懈。徐本。集釋。俱作解。案此二字諸本錯出。不悉校。懈情。立司正以監之。拜。拜其許。〔疏〕○賈疏云。相。卽前一相迎賓門外者。至此復使爲司正也。敷氏云。主人自

作之者。辟君禮也。司正之職。亦主於相爾。乃更其名者。禮異於上。宜新之也。自是以後。禮節凡五。司正皆有焉。於此立之。亦示留賓之意也。方氏苞云。易相爲司正者。前此雖飲酒。而義主於相禮。後此雖行禮。而義主於謹酒。故以董正爲名。釋官曰。國語。晉獻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注。司正。正賓主之禮者。其職無常官。飲酒則設之。鄉飲酒義。一人揚解。乃立司正焉。注。立司正以正禮。則禮不失可知。鄉飲酒。鄉射。以主人之相爲司正。燕禮。射人爲擯。則射人爲司正。大射。大射正擯。則大射正爲司正。以其主於正禮。故皆使相禮者爲之。鄉射又稱司正爲司馬。注云。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爲有懈情。立司正以監之者。如上行獻酬。及酢禮。登升堂。笙歌。聞歌。合樂。皆禮樂之正者。禮樂之正既成。將留賓行旅酬之禮。恐有懈情。或愆於儀者。故立司正以監之。詩賓之初筵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蓋古人飲酒之法。必立監佐史。以察其禮儀也。戰國策。淳于髡說齊威王曰。飲酒大主

之側。執法在前。御史在後。主人升復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安于賓。是此法至戰國時猶行也。

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爲賓欲去。留之。〔疏〕正義曰。方氏苞云。時尙未。請安于賓。賓尙未許。而預洗觶者。既許。卽賓之自飲。以爲儀法也。請安。蔡氏德晉云。留賓安坐也。案爾雅釋詁曰。安。止也。因賓欲去。故止而留之。下文二人舉觶後。請坐于賓。始言坐。此請安。請其止耳。左傳襄公七年。吾子其少安。亦謂其少止也。杜注以安爲徐。失之。賓禮辭。敖氏云。蓋以主人有旨酒嘉穀。己已受賜爲辭也。執事受命贊辭變于君。焦氏以恕云。敖氏說據燕禮司正洗角觶。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云云。此司正洗觶升受命于主人。以主人之命告于賓。不言奠觶乃傳告。與燕禮異。又階間北面坐奠觶。不南面奠觶。亦變于君也。

司正告于主人。主人阼階上再拜。賓西階上荅拜。司正立于楹間以相拜。皆揖復席。再拜。拜賓許也。司正既以賓許告主人。〔疏〕正義曰。方氏苞云。敖氏謂凡相拜皆有相之在。說似未安。立于楹間。則所相惟賓介主人之拜。于賓之相旅。則呼受酬者而進之。不相其拜之拜也。褚氏寅亮云。楹間。東西節也。其南則近堂廉。北面立而相。

右司正安賓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觶。退共少立。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己帥而正。執致不正。燕禮曰。右還北面。

〔疏〕正義曰。郝氏云。介不得自實觶。司正得自實觶者。介不敢同於賓。而司正不妨同於主。司正得專罰也。李氏如圭云。奠觶者。以顯其事表其位也。敖氏云。奠觶不拜者。獨行禮。則不象受解之儀也。不南面奠觶。亦變于君。禮退而少立。以其位在是也。燕與大射。則其位少進。亦異者也。注云。階間北面。東西節也。其南北當中庭也者。敖氏云。階間東西節。亦所謂中庭也。方氏苞云。燕與大射。奉君命以糾儀法。故司正奠觶皆南面。鄉射。以屬吏共事於長官之前。故皆北面也。云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者。賈疏云。欲令賓主亦皆正慎其位也。案退而拱手。與賓主爲禮也。少立自正其位。而令賓主共慎其位也。故下引論語以證。又引燕禮者。張氏爾岐

云。右還北面。謂降自西階。至中庭時。右還就位。坐取觶。不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與洗。北面坐奠觶于其所。退立于觶南。洗觶奠之。以示潔敬。〔疏〕正義曰。賈疏云。鄉射大射禮皆直云卒觶洗。不云盥。此俗本有盥者誤。張氏爾岐從朱子通解本刪。秦氏蕙田云。吳澄三禮考注。亦承唐石經之誤。校勘記云。與下。徐本。集釋。楊氏。俱有盥字。唐石經盥字擠入。通解無。案張氏據疏去盥字。通解用張氏之說。而今本又依通解。然士昏禮疏云。凡洗爵者必先盥。則盥字不去亦可。○敖氏云。坐取觶。亦進坐取觶而反坐也。不祭者。變於獻酬也。卒觶拜者。宜謝主人也。酒。主人之物也。主人不答拜者。不與爲禮。則不敢當也。主人請立司正。而司正乃實解自飲者。所以爲識。又欲因以虛僞識其位也。洗觶奠之。不敢苟也。方氏苞云。自此以後。司正實主人皆不祭。蓋主人實介衆賓畢飲。而以餘酒祭。則喪矣。司正先自飲而拜。非爲酒謝也。如謝主人之禮。則主人宜答拜。蓋自退共少立。取觶后解。奠解洗觶。卒飲拜。與退立。皆以爲酬者儀法。俾既醉而知其秩。故主人義不得答拜耳。又云奠虛爵于其所。雖衆無失儀。此解終虛而不行也。鄉射記射者有過則撻之。則飲而失儀。罰以觥解可知矣。詩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必史書其過。越日而行罰之地與時。必已見於春秋四時所議之法也。燕大射掌罰者亦必別見於邦國禮。而今皆無考耳。祭禮獻酬尤繁。而不立司正。以非德性安重而謹於儀者。不得與於祭。詩所謂奏假無言。時靡有爭也。褚氏寅亮云。未飲前。則奠觶而退共少立。既飲後。則奠而拜。拜而洗。洗而奠。奠而復退立。皆一人獨自行禮。慎重其威儀以爲表也。高氏愈云。此又司正之導飲也。爲第十二次爵。鄉射之禮。自此以後。遂行射禮。

### 右司正表位

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初起旅酬也。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疏〕正義曰。敖氏云。俎西于薦西爲少南。上經惟云奠觶于其所。故此明之。賓于一人所舉之觶亦取而還之者。以其代主人行禮故也。注云初起旅酬也者。言此以下爲旅酬之初起也。云凡旅酬者。少長以齒。終於沃盥者。皆弟長而無遺

矣者。鄉飲酒義云。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知其能弟長而無遺矣。孔穎達正義云。此經據旅酬之時。其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是無算爵之節也。張氏爾岐云。注言酬爵之無不徧。賓連無算爵而言。下記云。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其實旅酬時尚未及沃洗也。凌氏釋例云。凡正獻既畢之酒。謂之旅酬。鄉飲酒禮合樂後。主人曰。請安于賓。司正告于賓。賓禮辭許。此正獻成。賓欲去。主人命司正留之。將以旅酬也。又云。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解。昨階上北面酬主人。賈疏云。不及獻酒。則旅酬亦不與。旅酬所以酬正獻也。又云。鄭君連引無算爵與旅酬。而言終於沃洗。其賓此時未及沃洗也。鄉射禮。射畢。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解與。昨階上北面酬主人。此鄉飲鄉射之族酬也。燕禮大射。主人獻賓獻公。酬酢禮成。公取大夫所饔餼酬賓後。賓以旅酬于西階上。則爲賓舉族行酬。禮之初成也。又主人獻卿畢。二大夫再饔餼。公又行一爵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則爲卿舉族行酬。禮之再成也。又主人獻大夫畢。升歌後。公又舉奠饔餼以旅于西階如初。則爲大夫舉族行酬。禮之三成也。又徹俎安賓後。主人始獻士。獻畢。賓饔餼解于公。公坐取賓所饔餼與。唯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則爲士舉族行酬。禮之終也。此燕禮大射之族酬也。燕禮。大射。旅酬凡四次。與鄉飲鄉射不同。皆行於止獻之後者也。特性。賓禮與兄弟辭獻後。賓坐取解。昨階前酬長兄弟。疏云。此論族酬之事。有司徹。三獻禮成。二人舉解于尸侑後。尸遂執解以興。北面于昨階上酬主人。注。三獻而禮小成。使二人舉爵。敘殷勤于尸侑。疏云。此論族酬之事。此祭畢飲酒之族酬。亦行於正獻之後者也。疏又謂族酬後仍有舉奠加爵等終備。乃是禮之大成。故云小成也。考有司徹無酬奠之文。特性有之。亦在加爵之後。族酬之前。疏說蓋誤。又案禮記燕義。獻君。君舉族行酬。而後獻卿。卿舉族行酬。而後獻大夫。大夫舉族行酬。而後獻士。士舉族行酬。而後獻庶子。即據禮經之儀節言也。考燕禮。大射。主人獻賓後。亦獻公。燕義云。爲君即爲賓。故上賓坐奠饔餼。遂拜。執饔餼與主人荅拜。不祭。立飲。不拜。卒饔餼。不洗。實饔餼。東南面授主人。賓立飲卒饔餼。因更〔疏〕正義曰。凌氏釋例云。凡族酬皆拜。不祭。立飲。鄉飲酒族酬。賓酬主人。坐奠饔餼。遂拜。酌以鄉主人將授。〔疏〕執饔餼與主人荅拜。不祭。立飲。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及衆賓相酬。皆如賓酬主人之禮。鄉射族酬。賓酬主人。主人酬大夫。大夫酬衆賓。及衆賓相酬。亦同。燕禮。公舉饔餼爲賓族酬。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升成拜。公坐奠饔餼。荅再拜。又云。賓以族酬于西階上。賓大夫之右坐奠饔餼。拜。執解與。大夫荅拜。又云。大夫辭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爲卿族酬。爲大夫族酬。爲士族酬。皆如之。大射族酬亦同。特性禮。祭畢飲酒。賓酬長兄弟。賓奠饔餼。長兄弟荅拜。賓立卒饔餼。絕不云祭。是亦不祭也。又云。長兄弟酬賓。如賓

酬兄弟之儀。有司徹旅酬。尸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坐奠爵。拜。主人答拜。不祭。立飲。又云。主人以酬侑于西楹西。坐奠爵。拜。侑答拜。不祭。立飲。又云。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至於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是旅酬皆拜。不祭。立飲也。至於燕禮。大射。公爲賓旅酬。坐祭立飲者。臣與君行禮。且膳酒也。故雖旅酬。亦祭。若大夫辯受酬者。則不祭矣。又云。凡旅酬。不洗。不拜既爵。鄉飲酒旅酬。賓酬主人。不拜。卒解。不洗。賓解東南面授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及衆賓相酬。皆如賓酬主人之禮。鄉射旅酬。賓酬主人。卒解。不拜。不洗。賓之進東南面。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主人進受解。賓主人之西北面答送。賓揖就席。主人以解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燕禮。大射。公爲賓旅酬。以旅大夫于西階上。立卒解。不拜。若膳解也。則降更解洗。非膳解。則不洗可知。爲卿旅酬。爲大夫旅酬。爲士旅酬。皆如之。有司徹旅酬。尸酬主人。主人酬侑。皆云卒爵。不拜既爵。不云洗。特牲禮旅酬。賓酬長兄弟。經云賓立卒解。不云拜既爵。亦不云洗。則皆不洗。不拜既爵可知也。若燕禮。大射。公取大夫所饌爵以酬賓。公卒解。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坐奠解答拜。此卒解亦拜者。臣與君行禮。故於卒解時先拜。然後公乃答拜也。又云易解與洗。此酬賓之解。是膳解。故易之。不致翼君之爵也。既易名。則必洗。所以示新也。故下經云。公有命。則不易不洗矣。鄉飲酒記。鄉射記。皆云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方氏苞云。賓鄉民之爲士者也。以己所飲解授鄉大夫而不洗何也。法之行。必自貴者始。而後可以畏民志。禮之行。必自貴者始。而後可以感人心。度時量事。旅酬以後。必不能以洗爲禮。故不洗而授解。自鄉大夫始。而與教勸學之誠。慨乎上下矣。一事之中。禮有相反而適相成者。賓介相厭以入。主人之贊者不與於酬。禮之無乎法以辨名分也。有順乎情以通和樂者。拜無不答。酬皆不洗之類是也。凡此皆聖人運用天理之實也。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受解。賓拜送于主人之西。旅酬同階。〔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鄉射禮禮殺者。以上正酬時不同。賓揖復席。〔疏〕正義曰。敦氏云。揖而復席禮之也。高氏愈云。此階。知此同階爲禮殺也。賓揖復席。〔疏〕正義曰。敦氏云。揖而復席禮之也。高氏愈云。此

### 右賓酬主人

主人西階上酬介。介降席自南方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主人揖復席。其酬賓解西南面授介。自此以下旅酬酌者亦如。

之〔疏〕正義曰。郝氏云。主人得賓。賓未飲。西階上酬介。張氏爾岐云。主人以所受於賓之酬介。亦先拜介自飲。實解授介。拜送於其東。注云其酌實解西南面授介。自此以下旅酬酌者亦如之者。張氏爾岐云。亦如之者。謂皆西南授之也。朱子曰。賓主介相酬皆北面。但實解之後。授解之時。賓則東南面授主人。主人則西南面授介。已授之後即授者。又還北面之位。賓則拜送于主人之西。主人則拜送于介之東。皆北面也。故下文受介酬者。亦既受乃還北面拜受也。高氏愈云。此主人復酬介。爲第十四次爵。計主人所飲。則四爵矣。

右主人酬介

司正升相旅曰某子受酬受酬者降席。

旅。序也。於是介酬衆賓。衆賓又以次序相酬。某者。衆姓也。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

〔疏〕正義曰。

注則以其序別之。校勘記云。其序。徐本作且字。與單疏合。是也。集釋作某字。通解作且字。楊氏。敖氏。俱作其字。皆非也。案毛本疏解注云。則以某甫且字別之也。作且字不誤。○敖氏云。相旅。謂相旅酬之禮。曰某子受酬。即其事也。或言旅。或旅酬。互見耳。於賓酬主人。主人酬介。司正不升。惟相之於下耳。尊之也。若有違者。則先衆賓酬之。既則司正乃升也。蔡氏德晉云。賓介及主人相酬。司正惟相之於下而不升。尊之也。至介酬衆賓。衆賓又以次相酬。是謂旅酬。司正乃升堂相視旅酬之禮。所以察其失禮者也。曰某子受酬。以序呼而進之也。受酬者聞其呼已。乃降席。未受者不得越次也。方氏苞云。此專呼受酬者。必受之於介無疑也。鄉射曰某酬某子。或大夫。或賓長。酬者無定。故必目其人。案旅酬以次相酬。此禮之定制。鄉射某酬某子。上某字指受酬者。下某字指受酬者。則兼酬者受酬而受相之。此第云某子受酬。與鄉射文互見也。方氏苞以爲受之於介。未必然。又云。衆賓工笙畢。獻主人。以一人而僦數十人之拜。雖強力者亦倦矣。故自介以下。酬爵必遞相致。然後衆賓有司弟子可備。而主人得自息也。後此舉解。皆使人代。非惟禮殺。亦主人之力不能繼耳。注云某者衆賓姓也者。顧氏炎武云。鄉射禮。某酬某子。注。某子者。氏也。古人男子無稱姓者。從鄉射注爲得。如左傳叔孫穆子言叔仲子子服子之類。云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者。段氏說文注云。凡有借之詞皆曰且。經注云且字者十有一。鄉飲酒注云。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言同姓之中。有伯仲同者。則呼某甫也。少牢禮注。伯某之某。且字也。士喪禮父某甫注。某。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且字也。若言尼甫。又曲禮有天王某甫。注。某甫。且字也。禮弓。





證此與彼同。案經文君辯。則無堂下堂上而言。長賓三人在堂上。介酬長賓。長賓第一人酬第二人。第二人酬第三人。此酬堂上者也。長賓之第三人又酬堂下之衆賓。衆賓以次而酬及於卒者。經以一辯字括之。而互見其義於鄉射禮。故注引以爲證。敖氏謂辯衆賓之在上者。其後當言酬在下者之禮。然後及於卒受者。如鄉射禮所云是也。經蓋有脫文。其說非也。方氏苞又云辯後不必遂酬在下者。與鄉射禮異也。鄉大夫。國卿也。以君命與賢能。則參用朝廷之禮。堂下之賓皆賢能之待與於再舉者。故得升堂受酬。而有司執事者不與。以示國之重賢能。非賢能不得與獻酬也。若州長習射。黨正正齒位。主人位非甚尊。而其禮爲禮法之常。其事爲少長貴賤所能習。故獻酬終於沃洗者。以治衆情。而示禮教之無不備。亦所以興起之也。若謂與鄉射禮同。而文不具。則執事者之受酬與否。乃禮之大閑。宜詳其受酬於此經。而鄉射從略。以見其皆同。非若面鄉行由之小節。可以彼此互見而昭然無疑者。以此知賓賢能之禮。無遂酬在下者之事也。祭之末。俎醢醢皆有界焉。故主人之贊者。無算爵亦得與。案鄉射注云。在下。謂賓黨也。則所謂辯衆賓之在下者。謂辯及於堂下之衆賓。非謂辯及於執事者也。執事者無算爵始得與。鄉射舊遂酬在下者。亦謂賓黨。非謂執事也。方氏知旅酬之不及執事者。而反謂司正降復位。牌南之。〔疏〕正義曰。蔡氏總晉云。旅畢也。高氏意鄉飲鄉射有異。亦未卽鄉射之法而細釋之也。司正降復位。牌南之。〔疏〕云。此介又以主人之解酬衆賓。衆賓交錯以辯。各飲一爵。爲十五番爵也。

右介酬衆賓衆賓旅酬此飲酒禮之第三段

# 儀禮正義

## 卷七

使二人舉觶于賓介洗升實觶于西階上皆坐奠觶遂拜執觶與賓介席末荅拜二人亦主人之吏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燕禮曰膳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疏〕正義曰張氏坐奠觶遂拜執觶與賓介席末荅拜〔疏〕正義曰張氏

言無算爵初使二人舉觶次徹俎次坐燕飲酒之終禮也○郝氏敬云使司正以主人意使也敖氏云亦代主人行事也至是仍併舉觶者異之也方氏苞云俎尙未徹而解先舉何也脫屢升堂後拜與受送之儀皆不可展故先舉觶于賓介以行酬賓介不飲而奠焉至無算爵則仍令二人舉此觶也凡舉爵而奠之必下事更端使請安徹俎之後舉此觶而行之於事甚順而必先舉何也君子行禮則不敢緩求安則不敢急亦三揖而進三讓而升之義也

鄉飲則舉觶于賓介射則舉觶于賓大夫示主人不敢專惠且遇酬而交錯主人力不能偏俾得少自休息焉耳二人舉觶不於諸公而於介何也此禮爲賓介而舉諸公雖尊乃爲觀禮而來自不得主舉酬之事鄉射無介則大夫與賓各舉一觶可矣俎實則特存膳肺以薦公大夫而介薦以胾又以明賓有常尊之謂也注云若有大夫則舉觶于賓與大夫者賈疏云以大夫尊於介故也敖氏云正言賓介者明雖有大夫猶及介後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禮專以尊賢非爲貴貴大夫雖尊不當先介且鄉飲義云坐僂於東北以輔主人則尊者亦有主義焉方主人舉觶留賓豈得舍介而之大夫乎注非當以敷說爲正褚氏寅亮云大夫雖尊不得越介而舉觶鄉射無介故及大夫章氏協夢云飲酒主于尊賢故賓居先介似之觀升堂時賓厭介介厭大夫則是大夫下於介矣經云舉觶于賓介則既酬賓即當酬介敖氏得之矣案後賓若有違者節經云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是公尊而禮如賓大夫尊於介而禮數介禮以賓介爲重公大夫皆來觀禮者故不先賓介也敷說較注爲的引燕禮者賈疏云證二人舉觶將洗時亦以此盥手也盛氏世佐云上一人舉觶洗而不盥此亦同避君禮也注引燕禮證此舉觶者之位而序進與

彼同耳。非謂盟亦同也。疏誤。高氏愈云。此二人復各飲一爵導飲。爲第十六番爵。逆降洗升實觶。皆立于西階上。賓介皆拜。於席末〔疏〕正義曰。云。逆降。後升者先降。郝氏敬云。先升者後降。張氏爾岐云。二人先後之序與升時相反。敬氏云。鄉射禮曰。立于西階。北面東上。郝氏敬云。立于西階上。爲避賓介拜也。皆進薦西奠之賓辭坐取觶以興介則薦南奠之介坐受以興退皆拜送降賓介奠于其所。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疏〕正義曰。張此二人所舉之解待升坐後賓升各舉以酬爲無算爵者。卽此二解。注云賓言取介言受尊卑異文者。敬氏云。經文錯綜以見其同也。介亦辭。文不具耳。鄉射禮云。賓與大夫辭。介宜與彼大夫同也。方氏苞云。敬說非也。鄉飲酒之所興。羣士也。故凡事不敢與正賓同。若鄉射則無介。大夫之重過於賓。無所嫌而並辭。故經特著之。介不辭所以尊賓也。不舉解於遵所以尊介也。盛氏世佐云。取受二字。經往往互用。如上一人舉解之時。云賓辭坐受以興而鄉射禮則云取。鄉射禮二人舉解之時。云賓與大夫辭。坐受解以興。而此則於賓言取介言受。蓋取者指其實而受者原其意也。注因取受異文。遂生尊卑之解。殊爲牽率。敬氏改之是也。而謂經有意錯綜以見其同則亦非也。經所以復言介坐受以興者。正以見介之不辭。與賓爲異其義。初不在此一字也。介何以不拜。蓋辭者辭其坐奠也。卑於尊者不敢親授。故有坐奠之儀。賓與大夫尊。嫌以尊者自居。故辭之。介卑無所嫌。故不辭也。案取受二字。散文則通。對文則有異。受對授而言。尊卑不相授受。賓雖不敢以尊自居。而奠之者則固以賓爲尊也。故經於賓曰取不以授受言也。介雖亦奠之。而介卑於賓。卑者可相授受。故經於介。原其意曰受也。取與受對言自有尊卑之別。鄭注未可非也。云今文曰賓受者。胡氏承珙云。注語似今文於賓取解之文作賓受。與介不別尊卑。故從古文。然經薦西奠之下。賓辭然後坐取解。若今作賓受坐取解以興。則不辭矣。此經似無由以賓受二字連文。又案宋本疏標目但有賓言至異文。似此節注文止十字。今文曰賓受。蓋誤衍歟。案此經文上下皆作坐受也。今文曰賓受。謂今文賓亦曰受。承上文賓言取介言受言之耳。曰賓二字疑互倒。宋本賈疏標目但有賓言至異文者。此節疏止釋此十字。未釋今文曰賓受五字。故標目無文。胡氏遂疑其誤衍。失之矣。褚氏寅亮云。此與少牢賓尸二人舉解儀略相似。但此二解俱舉。彼尸舉而侑不舉耳。高氏愈云。此二人所奠爲第十七番爵。賓介皆不飲。

右二人舉觶

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至此盛禮俱成。酒清肴乾。賓主百拜。強有力者猶將以賓燕也。俎者。肴之貴者。〔疏〕正義曰。注強有力猶倦焉。校勘記云。力下徐本。集釋、通解。楊氏。故氏。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者。

賓者。故氏云。坐。謂坐而飲也。賓辭以俎。李氏如圭云。骨體貴而肉賤。少儀曰。飲酒者右折俎不坐。故氏云。辭其俎者。以俎辭其請坐之命。謂俎在此。不敢坐也。俎。肴之貴者。燕坐則禮殺矣。當俎而燕坐。是褻之也。司正於是又反命於主人。注云。賓主百拜者。故氏云。此用樂記文也。亦甚言其拜之多耳。非謂真有百拜也。云弛而不張。張而不弛。非文武之道者。禮記文。云俎者。肴之貴者。辭之者。不敢以禮殺當貴者。案禮盛者設折俎。禮既成而俎仍設者。主人尊賓。不敢自尊而以禮殺當貴者也。賓辭。主人請徹俎。賓許。亦司正傳。〔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主人請徹俎。順以俎。不敢自尊而以禮殺當貴者也。主人請徹俎。賓許。請告之。

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西階前也。弟子賓之少者。俎者。主順主人意而許其坐也。故氏云。賓鄉者辭以俎。今主人請徹俎而賓許之。是許其坐矣。

〔疏〕正義曰。西階前命之。故知賓弟子。姜氏兆錫云。以降自西階。決其爲賓黨弟子。恐未然。司正凡升降皆賓之。〔疏〕正義曰。西階前命之。一以輔賓。一以監衆。安得以西階二字臆揣之邪。味下文。弟子當是主黨。蓋徹俎是命所命。而受俎非司正一人所辨。故司正首受俎。主黨弟子輔之。而賓大夫之從者受於外也。本紀賓介大夫之俎皆出授從者。而主俎則弟子以東。明司正與弟子皆主黨。而從者則賓大夫之從者可見也。案弟子位在西階。故司正降西階前以命之。衆賓位皆在西階。故知弟子爲賓之少者。賓介大夫之從者不得稱弟子。不得列西階下。故必授諸弟子。弟子始出而授從者。下文取俎還授弟子。介取俎亦還授弟子。何以明弟子之必爲主黨。記賓介違者之俎。受者以降。出授從者。主人之俎以東。謂主人之俎藏於東房。又何得以東決其爲主黨弟子。是姜氏亦臆揣之辭也。不如司正升立于席端。待注據經文降階前三字。決其爲賓黨弟子爲確。故氏云。俟徹俎者。俟尊者徹俎乃受之也。

〔疏〕正義曰。席端。校勘記云。席。唐石經。楊氏。故氏。俱作序。徐本。集釋。通解。俱作席。石經考文提要云。案毛本疏無標目。今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皆立矣。非始於通解。今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遵者降席。席東南面。相須案毛本疏無標目。

徹俎也。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疏〕正義曰。遵者降席東南面。校勘記云。遵法者也。因以爲名。或有無來不來用時事耳。今文遵爲僎。或爲全。〔疏〕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楊氏。數氏。俱重席字。石經考文提要云。鄉射禮。大夫降席。席東南面。大夫卽遵者也。亦重席字。案疏云。遵不北面者。以其尊。故席東南面而主人。是疏本亦重席字。注云皆立相須徹俎者。數氏云。主人介遵皆近其席而立俟。取俎之節也。云遵者謂此鄉之人仕至大夫者也。今來助主人樂賓。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因以爲名。或有無來不來用時事耳者。數云。遵者。乃此鄉之人。仕至公卿大夫。主人請之來與此會者也。謂之遵者。以其遵承主人之命而來歟。或曰。遵之爲言尊也。大夫尊於士。故以是名之。未知孰是。案遵之爲義。爾雅釋詁云。遵。循也。廣雅釋詁云。遵表也。毛詩酌傳云。遵。率也。是遵爲儀表尙可率循之義。故注以爲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數說非。云今文遵爲僎或爲全者。胡氏承琪云。禮記冠義云。介僎象陰陽也。注云。古文禮。僎皆作遵。又少儀僎爵注云。僎。或作騶。古文禮俱作遵。古文禮者。皆指此禮經古文也。鄭於此注云。主人所榮而遵法者也。於鄉射注云。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是古文作遵者正字。今文假僎爲之。僎或爲全者。聲近假借。論語異乎三子者之撰。鄭注云。撰讀爲詮。蕭該漢書音義引字林。誤音詮。是其例也。案史記周本紀。遵修其緒。徐廣曰。遵。一作逡。亦遵僎相通之一證。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取俎者皆鄉其席。既授弟子。〔疏〕正義曰。則使人受俎。校勘記云。受。唐石經集釋俱作授。○賓取俎還授司正。數氏云。北面取俎。還南面授司正。必言還者。明就而受之。司正受賓俎者。賓尊。宜異之。方氏苞云。惟賓之俎以授司正。鄉民之秀者可以出而長之。故重其禮以屬羣士也。韋氏協夢云。鄉射司正以俎出授從者。此亦然。主人取俎以下。數氏云。此取俎與升受俎者。皆以先者既降爲節。取俎不言所鄉。如賓可知。主人之俎。乃以降自西階者。辟君禮也。則使人受俎。數氏云。人亦謂弟子。鄉射禮曰。大夫取俎還授弟子。是也。方氏苞云。數說非也。鄉射之大夫。不過本州中爵列少尊者。故俎授弟子。與主人同。鄉飲酒之遵者。諸公之下。尙有諸鄉。故使公士受俎。特異其文曰使人。又申之以如賓禮。謂如賓之俎。使司正受。乃公士。而非弟子也。若使弟子。則一與主人介同。更無所謂如賓禮者。而經贊設此文。義無所取矣。注云取俎者皆鄉其席。既授弟子。皆降。復初入之位者。張氏爾岐云。向席取俎。轉身以授人。復初入之位。



東階西階相讓之位也。敎氏云。賓降立于西階西。主人降立于阼階東。介于賓南。大夫在介南。衆賓又在大夫南少退。張氏惠言云。初入賓無位。介與三賓同。衆賓皆庭中西面。鄉射禮云。賓降。立于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大夫降。立于賓南。衆賓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彼無介。此有介。介當繼大夫而南。皆于阼階西當序。以次而下。則介與三賓不復初入之位也。淺氏釋例云。凡無算爵。必先徹俎降階。鄉飲酒禮。二人舉觴畢。司正升自西階。受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坐于賓。賓辭以俎。主人請徹俎。賓許。司正降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阼階上北面。介降席西階上北面。逆者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賓從之。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介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介從之。若有諸公大夫。則使人受俎如賓禮。衆賓皆降。鄉射禮。二人舉觴畢。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賓辭以俎。反命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司正降自西階階前。命弟子俟徹俎。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授從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立。大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衆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此皆徹俎於旅酬之後無算爵之前者也。燕禮。立司正訖。司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大夫皆降。東面北上。大射儀射畢。爲大夫舉旅酬訖。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者于門外。大夫降復位。庶子正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此皆徹俎於爲大夫旅酬之後獻士之前者也。獻士獻庶子禮殺。故在徹俎後。與無算爵同矣。至於特性禮。宗人告祭齊乃羞。在旅酬之前。有司徹。乃羞席。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在旅酬之後。則祭畢飲酒之禮。不同於飲酒之正禮也。

### 右徹俎

說履揖讓如初升坐。說履者。爲安燕當坐也。必說於下者。屨賤不空。〔疏〕正義曰。揖讓如初升坐。敎氏云。謂厭大夫。大夫厭衆賓。亦以大而升。郝氏敬云。揖讓如初升。謂三揖三讓如初迎賓時也。坐。主賓皆坐席上。跪而以殷帖足也。盛氏世佐云。揖讓如初。當如敎說。○注不空居堂。校勘記云。空。楊本作宜。云說履者。爲安燕當坐。

也。必說於下者。屨賤不空居堂者。李氏如圭云。少儀曰。堂上無跣。燕則有之。敖氏云。說屨者。各於其階側北面。坐於堂而說屨於上者。惟尊長則然。此賓主人其尊相敵。故皆說於下。賓黨之屨。亦北上也。方氏苞云。燕、大射。但言賓諸公卿大夫說屨升。則君說於上明矣。排闥說屨於戶內。惟長者一人。卿大夫爵齒並尊。以與賢能。與賓同說屨於階下。蓋降爵齒以明尚德之義也。云說屨。主人先左。賓先右者。敖氏云。謂賓在主人之左。故主人先說左屨。主人在賓之右。故賓先說右屨。是亦鄭氏以意言之耳。今文說爲。乃羞。羞進也。所進者狗載醢也。鄉設骨體。所以稅。詳見士昏禮說服下。吳氏廷華云。如初者。如上獻訖升堂也。乃羞。羞進也。今進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所以厚。〔疏〕正義曰。注鄉設骨體。校勘記云。釋文云。鄉。本作彘。同。通典作享。云羞進也。所進者狗載醢也者。賢也。李氏如圭云。載。切肉也。薦羞不踰牲。此牲狗。則羞者狗載也。醢則禘祫牲兼作之。敖氏云。羞者。羞席羞於凡有薦者也。此時衆賓亦當祭薦。文不具耳。注云所進者狗載醢也。少牢特牲之庶羞。皆以其牲肉爲載。又有醢。故知此禮當放之也。凌氏釋例云。凡無算爵。皆說屨升坐乃羞。鄉飲酒禮。將行無算爵。主人請坐於賓。賓辭以俎。至徹俎畢。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爵無算樂。是無算爵皆說屨升坐乃羞也。鄉射禮。徹俎畢。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乃羞。與鄉飲酒同。燕禮。徹俎畢。賓反入。及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羞席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與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是乃安。羞席羞。大夫祭薦。司正升受命。皆命公曰衆無不醉。賓及諸公卿大夫皆與對曰。諾。敢不醉。皆反位坐。是燕大射無算爵說屨升坐乃羞。亦與鄉飲酒鄉射同。惟鄉飲酒鄉射升坐後。卽行無算爵。燕禮大射升坐後先獻士。始行無算爵爲異耳。又鄉射疏云。尊卑在堂。則亦尊者一人說屨在堂。其餘說屨於堂下。是以燕禮大射臣皆脫屨於階下。公不見說屨之文。明公駕在堂矣。亦與鄉飲酒鄉射異也。至於特牲禮無算爵。本於階下行之。故無說屨升坐之文。祭畢飲酒。禮殺故也。不云乃羞者。前旅酬時已羞也。有司徹僎尸之禮無算爵。惟行於堂上。然亦祭畢飲酒。故不云說屨升坐。但於是時羞席羞而已。其於特牲無算爵。唯有堂上堂下之分。而其爲禮殺則一也。不僎尸之禮。羞席羞在賓自酢後。亦與無算爵。筭數也。賓主燕飲。爵行無數。醉而止也。鄉射禮曰。使二人舉解。〔疏〕正義曰。校勘記。特牲禮異也。無筭爵。于賓與大夫。又曰。執解者。洗升實解。反奠于賓與大夫。皆是。云筭。唐石經。徐監。皆作筭。下同。案此二字諸本錯出。後不悉據。注使二人舉解于賓。徐、監、葛本、集釋、通解。俱作二。楊氏作一。○李氏如圭云。是二人所舉解者。至此二解並行交錯。以酬辯旅在下者。主人之贊者亦與焉。復實二解反筭。

之。其爵無算。楊氏復曰。鄉飲酒無算爵。其文略。案鄉射。無算爵。賓與大夫不與取奠。解飲。卒。解不拜。執解者受解。遂賓之。賓解以之主人。大夫之解。衆賓長受而錯。皆不拜。注。錯者。賓主人之解以之次賓。賓賓長之解以之次大夫。此鄉飲酒禮亦同。但鄉射有賓無介。鄉飲酒有賓有介。當賓賓之解以之主人。賓大夫之解以之介。及其交錯而行也。當賓主人之解以之衆賓長。賓介之解以之次大夫。又賓衆賓長之解以之第三位次大夫。賓次大夫之解以之第二位次賓長。如次交錯以辯。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於西階上。及其辯也。執解者洗升實解。反奠於賓與大夫。所以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爲歡。醉乃止。此所以爲無算爵也。敖氏云。無算爵者。行其奠解。終而復始。無定數也。此異於鄉射者。舉解及反奠者不於大夫而於介耳。其賓解亦以之主人。介解則以之大夫。其餘皆可以類推之也。程氏易田云。注引鄉射禮。乃約初使二人舉解于賓與大夫之文。非引無算爵時使二人舉解之文。彼經無算爵下則曰。使二人舉解。賓與大夫不與取解飲。卒解不拜。執解者受解。遂賓之。賓解以之主人。大夫之解長受而錯。不拜。此經無算爵時。亦當略同。亦使二人舉解。賓與介亦取前薦西薦南受而奠於其所之二解飲。卒解。執解者亦受解。遂賓之。賓解以之主人。介解衆賓之長受而錯也。如此。則賓介奠於其所之解。至是起而行之矣。秦氏憲田云。鄉射無介。故以賓與大夫爲尊。鄉飲酒有介。當以賓與介爲尊。鄉飲酒義。每以賓主人介俱相提並論。則無算爵自宜從賓介始。由賓而之主人。由介而之大夫。如敖氏之說爲是。楊氏尙沿舊注之誤耳。盛氏世佐云。鄉射禮無介。故云賓與大夫不與取奠。解飲。此篇有賓有介。上既言使二人舉解于賓介。則此時取奠解而飲者。亦當爲賓與介矣。其行酒之法。敖說是也。及其交錯而行也。當賓主人之解以之衆賓長。賓大夫之解以之次賓長。又賓衆賓長之解以之次大夫。賓次賓長之解以之第三位次大夫。循是而辯。此堂上旅酬之法也。其旅在下者。於西階上之法。詳見下篇。楊氏惑於鄭注若有大夫則舉解於賓與大夫之說。故持論如此。凌氏釋例云。凡旅酬既畢之酒。謂之無算爵。鄉飲酒禮。旅酬畢。使二人舉解。微俎。說屨。揖讓如初。升。坐。乃羞。無算爵。鄉射禮。旅酬畢。使二人舉解。微俎。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乃羞。無算爵。燕禮。主人獻庶子後。無算爵。注。筭。數也。爵行無次無數。惟意所勸。醉而止。疏云。此時四舉旅以前皆有次有數。此則無次無數也。大射儀同。此燕飲正禮之無算爵者也。特牲禮。旅酬畢。賓弟子及兄弟弟子舉解。爵皆無算。注。賓取解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解酬賓之黨。惟己所欲。亦交錯以辯。無次第之數。因今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有司微。旅酬畢。兄弟後生舉解。至賓一人舉爵於戶後。賓及兄弟交錯以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又不償尸之禮。次賓加爵後。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注。此亦與償同者。在此篇。此祭畢飲酒之無算爵也。皆行於旅酬之後者。鄉飲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謂贊者不及

獻酒。故不與旅酬。至無算爵。乃得與也。禮記禮飲酒義。降說屢。升坐。脩爵無數。飲酒之節。朝不廢朝。莫不廢夕。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鄭注。終遂。猶克備也。孔氏正義曰。降說屢升坐者。此謂無算爵之初也。以前皆立而行禮。又云脩爵無數者。謂無算爵也。熊氏無算樂。燕樂亦無數。或問或合。盡歡而止也。春秋云。爵行無數矣。然則飲酒之禮。至無算爵乃備。可知矣。燕樂亦無數。或問或合。盡歡而止也。春秋此國君之。〔疏〕正義曰。敎氏云。爵行則奏樂。爵止則樂闕。故爵無算。而樂亦無算也。郝氏敬云。向者獻酬有節無算。〔疏〕歌笙開合。皆三終。燕樂無算。不拘於三也。方氏苞云。舊說仍用前歌與閒。但疊用數篇。周而復始。亦比於慢矣。疑若春秋傳所載賓各賦詩。工以瑟與笙應之。其不歌者。亦聽。以無定數。故謂之無算耳。以不出大師所陳十五國之風。故曰癢樂。案諸家言無算樂。皆與注異。考注云。或閒或合。盡歡而止。蓋謂奏樂不定依獻酬之節。或用閒歌。或用合樂。無一定之數。主賓盡歡。爵止而樂始止也。敎氏說可與注相發明。引春秋傳。盛氏世佐謂左傳載季札觀周樂之事。乃魯因札之請而備陳之。聘禮云。歸大禮之日。即受養餼請觀。是也。非國君之無算也。注引之誤。

右坐燕此飲酒第四段飲禮始畢

賓出奏陔。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終日燕飲。酒罷以陔爲節。明無失禮也。周禮。鍾師以鍾鼓奏九夏。是奏陔夏則有鍾鼓矣。鍾鼓者。天子諸侯備用之。大夫士鼓而已。蓋建於阼階之西南鼓。癢射禮曰。賓與樂作。命奏陔。賓降及階。陔。〔疏〕正義曰。注云陔。陔夏也。陔之言戒也者。李氏如圭云。詩亡篇六序。皆以篇名釋其義。作。賓出。衆賓皆出。〔疏〕南陔曰。孝子相戒以養。與注陔之言戒義合。案周禮。鍾師。鍾師。杜子春云。祓。讀爲陔。鼓之陔。說文曰。宗廟奏祓樂。是陔卽祓夏。賓醉而出奏祓夏。是祓之義取於戒。注通陔於祓。故曰陔之言戒也。李氏似以南陔當此經之陔。未知所據。敎氏云。陔夏有聲無辭之樂。金奏之一者也。其名義未詳。盛氏世佐云。周禮鍾師注云。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則陔亦頌之逸篇歟。然以大夫而送賓之樂。儼然與天子同。何其無差等也。鍾師陔夏之陔本作祓。而此篇及癢射燕禮。皆言奏陔而不言夏。然則陔之與祓夏。同乎否乎。今皆不可得而考矣。竊謂夏。大聲也。別之於頌。必非諸侯以下之所得于。諸侯大夫所奏。蓋別爲一時。而今亦亡之也。或以音節爲別。如幽詩七月一篇。而有風雅頌之異歟。樂師鄭司農注云。今時禮行

於太學罷。出以鼓篋爲節。則該之音節。至漢猶有存者。康成乃與鍾師之祿夏混而一之。至令天子諸侯大夫之樂。尊卑莫辨。其誤甚矣。疏家乃爲之說曰。天子則九夏俱作。諸侯則不用三夏。得奏其肆夏以下。大夫以下。據此用南陔。以是爲尊卑不同。不知諸侯進取。僅得歌大雅。大夫進取。僅得歌小雅。未聞有歌頌者。魯之有頌。相傳以爲成王所賜。議者猶以爲僭。三家雍徹。夫子譏之。彼金奏肆夏之三。諸侯之僭禮也。寧得以爲正而據之乎。案九夏之用。周禮注杜子春分析甚明。該蓋宗廟中上下通得用之。故說文亦統云宗廟奏祿樂。漢時大學罷出。猶以鼓篋爲節。其所奏若何。鄭君去司農未遠。豈不知之。特其詞既亡。僅傳其節耳。至呂叔玉以肆夏樊遏渠附合詩篇。則未敢以爲信也。

**主人送于門外再拜。**門東西面拜也。賓介「疏」正義曰。敖氏云。再拜。送賓也。不拜送介。殺於初。方氏苞云。立司正。拜送。皆再拜。一拜者。唯獻酬耳。賓之禮先於主人者十有二。皆一拜。蓋鄉大夫賓賢能。士當以道自重。不敢重拜。疑喜於得舉而翁翁相附也。周公制禮。教士以難進易退。而公卿爲國求賢。致敬盡禮。以相助厲者。可謂切著矣。又曰。戒速賓介禮同。至拜送。則介不與焉。以是知賢能之書所獻惟賓也。蓋介乃德行道藝次於賓。而可備後舉者。故戒速賓與賓同。所以異之於羣士也。而登於天府者惟賓。至於後舉。則羣士之德行道藝或有先於介者矣。故禮終惟賓得拜送。而介與衆賓不與。又所以儆之羣士。俾介與羣士皆有所觀感而興起也。鄉射賓出。衆賓皆出。主人拜送於門外。蓋射乃有司之學政。凡在列者。皆宜加禮。不可以分差等。此則送賓而不及介。以賓乃所與之賢能。而介仍鄉之學士也。敖氏乃謂此士大夫私欲於學中之禮。固哉。案禮爲賓而設。介與衆賓。所以輔賓也。禮之初。主人速賓及介。至於門外。主人拜賓及介。至於獻酬。而介禮少殺。燕畢而出。飲禮既成。而賓賢之禮備矣。經特言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不言介衆賓。見此禮專以爲賓。所以重賓而略於介及衆賓也。鄉飲酒義云。賓出。主人拜送。節文終遂焉。亦不言介也。

### 右賓出

**賓若有違者。諸公大夫則既一人舉解。乃入。**不干主人。正禮也。違者。諸公大夫也。謂之「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言諸公大夫來助主人樂賓。主人與爲禮之儀。違不必至。故曰若有。季氏如圭云。賓主獻酬爲正禮。違者無常。或來或否。故於此乃言之。敖氏云。此謂違者先俟於門外。以一人既舉解爲入之節。息司正之禮云。以告于先生君子。



然則主人於違者。其亦使之告之歟。公大夫若皆來。則同時入。其入之節。在一入舉解之後。衆工未入之前。乃於是言之者。以其或有或無。或來或否不定故也。○校勘記云。注于徐本作于誤。云違者諸公大夫也。大國有孤四命。謂之公者。釋官曰。案大國孤只一人。而鄉飲。鄉射。燕禮。大射儀。言諸公。鄭氏謂言諸者。容牧下有三監。後儒謂三監是殷法。多疑其說。於是有所謂諸者不定之辭。有謂諸公統公卿大夫而言。有謂諸公兼寄公言之。有謂兼致仕者言之。紛紛不一。今案經文言者有。已是不定。則諸不得更爲不定辭。下云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燕禮。大射皆云。若有諸公。先卿獻之。則諸自專屬公而言。亦不統卿大夫也。禮云。諸侯不臣寄公。大射。公命徹筵。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拜。言降拜。則亦在臣列。非寄公矣。至致仕之說。在此篇未嘗不可通。但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皆就在位者言之。不得有致仕者。故惟鄭意爲允耳。又案。此經稱公者有二。一爲五等之國。其君皆曰公。公食大夫禮。及燕禮。大射儀。聘禮。所言公者是也。一爲大國之孤稱公。此篇及鄉射禮。燕禮。大射儀。士喪禮言諸公。公卿大夫是也。天子有三孤副三公。大國無公。惟有孤。故孤亦號爲公。又凡臣尊其君皆曰公。左傳。鄭伯有之臣曰。吾公在穀。伯有卿亦稱公是也。春秋時楚之縣大夫皆稱公。是僭五等之公。比於諸侯。非公卿之公也。案楚之縣大夫稱公者。疑亦公卿之公。故齊之大夫未嘗僭諸侯之稱。而棠公亦稱公矣。是春秋及食邑之大夫皆得通稱公者也。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席此二者於賓東。尊之。不與鄉人齒也。天子之國三命者。不齒於。〔疏〕正義曰。敖氏云。蒲席縹布純者也。上下之席同物。故不必言如。此重席亦兼筵而設之。○注爵爲大夫。校勘記云。爵。監本誤作爲。云席此二者於賓東者。李氏如圭云。賓在戶牖間。尊在戶東。違者又於尊東。曰賓東者。繼賓而言耳。其席南面西上。統於尊。張氏爾岐云。賓在戶牖之間。酒尊在房戶之間。正在賓東。不容置席。則席違者當又在其東。但繼賓而言耳。其實在酒尊東也。盛氏世佐云。席於賓東者。東房戶牖之間也。違北者。爲助主人樂賢而來。故席之於此。鄉飲酒義云。坐僕於東北。以輔主人。是也。云尊之不與鄉人齒也者。李氏如圭云。士來觀禮者。齒於堂下。鄉飲酒之禮所尚。三謀賓介。尚德也。旅酬以齒。尚年也。大夫重席。坐於賓東。尚爵也。三者天下之達尊也。又案周官燕正義又曰。鄉飲酒之禮。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所以明尊長也。六十者三豆。七十者四豆。八十者五豆。九十者六豆。所以明養老也。此蓋蓋正飲酒正齒位之法。敖氏云。席此於賓東。尊之不與正賓齒。亦不加貴於正賓也。又賓賓尊賢尚齒三者之義。並行而不悖。於斯見之矣。盛氏世佐云。注云尊之不與鄉人齒。是解經不於賓西之故。義



在貴賤。存之以備一解。於經義未必合也。又漢所謂鄉人者。堂上三賓耳。敖氏以爲正賓齒。力非。三賓德劣。以年之長幼爲序。故云不與之齒正賓。曷嘗論齒哉。案鄉飲酒禮專爲賓賢。族酬以齒。席違於賓東。皆因禮之自然。而意不在乎此也。諸家多以此禮兼爵齒言。非是。注尊之不與鄉人齒。謂諸公大夫尊於衆賓。故不與並列。非以此爲貴賤之義也。盛氏說亦泥。張氏爾岐云。不與鄉人齒者。衆賓之席繼而西。是與相齒。此特爲位於酒尊東。不在衆人行列中。故云不與齒也。說最合。吳氏廷華云。此鄉飲酒爲賓賢而設。則賓爲尊。非他人所可越。特因觀禮之卿大夫。其位本尊。故爲尊東之席。以存尊之意。然不席於戶牖之間。則視尊賓之禮又有閒矣。蓋遵來觀禮。與賓介衆賓本自不同。不與鄉人齒者。固不可混之賓介衆賓之中。卽與鄉人齒者。亦何嘗不置之賓介衆賓之外。要之賓賢之禮。與尙齒之禮。本自不同。注謂不與鄉人齒。其說本合。疏引黨正及文王世子之文。說固非舛。但與此經賓賢之意不相符耳。公如大夫入。主人降賓介降衆賓皆降。復初位。主人迎揖讓升。公升如賓禮。辭一席使一人去之。讀如。今之著。主人迎之於門內。〔疏〕正義曰。敖氏云。入。謂入門左也。復初位。階西以南之位。待公入也。盛氏世佐也。辭一席。謙自同於大夫。〔疏〕云。疏云。復西階下東面位。是也。蓋亦介在賓南。衆賓在介南矣。案經上云入。謂入門也。下云迎。謂迎於門內也。此復位。自爲階下之位。主人降階陪位在東。賓介衆賓降西階。位在西。敖氏云。迎不拜者。別於賓介。亦以其在門內也。迎於門內。而拜降等者之禮也。公於主人爲踰等。乃後升者。非正賓也。升階正法。客尊則先升。方氏苞云。遵者宜先次於門外。一人舉解相者使人告。而公大夫遂入。主人乃降而迎。迎而不拜。以遵有主道也。必要其節者使早入。則主人之禮不得專於賓介。故入於一人舉解之後。示衆賓之酬爵既奠。禮之連而不相及。此類是也。張氏惠言云。鄉射禮云。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注云。初位門內東面。疏云。入門左東面北上。位。案門左地狹。不足容賓及衆賓。門內東面。蓋衆賓立者之位也。賓初無位。在介北可也。張氏爾岐云。如賓禮者。謂拜至獻爵辭爵也。注云。如讀若今之著者。朱子云。此但謂如字讀之如今人所用之若耳。張氏爾岐云。公若大夫入。言或公入或大夫入。其降迎皆如下文所云也。韋氏協夢云。如若同。不定之辭也。公與大夫或來或不來。或皆來。或不皆來。未可定也。蔡氏德晉云。如猶及也。此公如大夫入之如。與媒氏若無故而不用命者之若同。皆訓爲及。惠氏棟古義曰。周禮。旅師而用之以質劑致民。注云。而。讀爲若。聲之誤也。案古而與如通用。如猶若也。故如而或讀爲若。鄭以爲聲之誤。則古讀而知若也。胡氏承珙云。如若一聲之轉。故二字義本相通。但如與若有訓爲相似者。如此若此之類。有司徹。若是以辨。今文若爲如是也。有訓爲相及者。論語。宗廟之事如會同。謂宗廟及會同。方六七十

如五六十。謂方六七十及五六十也。春秋傳。請爲靈若厲。謂靈及厲是也。此公如大夫入。鄭讀如爲若者。猶言公及大夫入耳。非謂公之入如大夫之入也。云讀若今之若者。蓋當時之語。凡相及之詞。多言若。故舉今以相況耳。漢書文帝紀。爲復子若孫。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加席。上席也。〔疏〕正義曰。敖氏云。如介禮者。亦如其獻禮耳。若其辭。則主人於公大夫一也。氏復云。獻禮一條。經文所載差略。謂公升如賓禮。則自拜至以後。其禮當與賓同。謂大夫如介禮。則不拜洗。不嘔肺。不告旨。禮殺於賓。但無諸公則獻。大夫當如獻賓之禮。張氏爾岐云。如介禮。其入門、升堂、獻、酢等。皆如介之殺於賓也。方氏苞云。疏謂如賓。厭介而入之禮。非也。鄉之學士。宜從鄉大夫以入。蓋主人雖敬執賓主之禮。而賓介則不敢抗禮也。大夫與鄉大夫比肩事主。不宜使厭而升。尤不可公厭大夫以升。如介禮。謂拜洗、不嘔肺。不辟酒。不告旨。送爵、崇酒、拜皆不於阼階之類。與介同耳。蓋介不致正當禮。以讓於賓。大夫不致正當禮。以讓於諸公。其義正同。經乃總言諸公之禮。豈如賓。大夫之禮。豈如介。惟加席及辭席有異。疏說決不可通也。盛氏世佐云。此云公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鄉射禮云。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則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及考鄉射禮所載。遵者獻酢之禮。僅與介同。不見所謂如賓禮者。諸公之禮。既無明文可考。於是諸儒各以己意爲說。楊氏但謂自拜至以後當與賓同。言如獻而不及酢。敖氏謂如賓禮。如其獻禮耳。酢則仍與介同。辟正賓也。張氏爾岐云。謂拜至獻酢並如之。以經文斷之。則張說近是。而亦有所未備也。蓋經文簡而該。如賓禮三字。足以概括一章。待公之禮。無事於繁複數陳也。既云如賓禮。則自拜至而獻而酢。無不如之矣。鄉射所陳。特其所謂大夫如介禮者耳。言大夫。則諸公可知。言有諸公之大夫。則無諸公可知也。此蓋貴貴之禮。有必不可殺者焉。得以辟正賓爲辭乎。張言獻酢而不及酬。是其所未備也。如介禮。則無酬矣。注云加席上席也。大夫席再重者。敖氏云。委卷而置之也。席端。席北端也。不徹。不使人徹之也。主人對。不許其辭也。不去。亦謂不使人去之也。大夫辭加席。謙也。有諸公。則自委於席端者。公唯再重。已宜辟之。主人不徹。明其有爲而爲之。非正禮。無諸公。則主人不聽其辭而去之者。士亦一重。異爵者不可以無所別也。無諸公。則大夫之席在尊東南面。有諸公。則席主人之北西面。云辭加席委於席端。則是凡辭席皆近席爲之也。此重席乃云加席者。但取其在上故耳。非謂此席即加席也。凡加席。與其下席異物。而長半之。重席則否。又說前辭一席使一人去之云。諸侯之加席。與其下席而二。此席雖非加。而數則過於二焉。故辭之。

而主人亦許而徵之也。盛氏世佐云。案周禮司几筵。設席之法。天子惟三重。諸侯二重。此云公三重。大夫再重。故氏嫌其尊卑無辨。故設爲此席非加之說以通之。然下經明言加席。則此說固不可得而通之也。蓋天子以至大夫。尊卑之辨。在五席之名物。不全係於席之重數也。五席者。次纁莞蒲熊也。天子三重。次也。莞也。纁也。諸侯再重。祭祀之蒲也。莞也。卿大夫以下。則惟蒲筵緇布純而已。加席以莞。不聞用纁。此則其差等也。若席之重數。豈有常乎。禮器云。天子之席五重。諸侯之席三重。大夫再重。此亦大概言之耳。周禮既云五重者。據天子大禘祭而言。若禘祭。當四重。時祭。當三重。諸侯三重止。公當四重。亦謂大禘祭時。若禘祭。降一重。諸侯二重。禘與時祭同。卿大夫以下。特性。少牢。唯見一重耳。若爲賓饗。則加重數。非常法。故不與祭祀同也。又諸侯相饗則三重。郊特性云。大饗。君三重席而酢焉。是也。燕他國之臣則一重。郊特性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焉。以降尊以就卑也。是也。公食大夫禮。蒲筵緇布純加莞席。而燕禮筵賓于戶西。無加席。臣以君風也。是席之重數隨時變易。義各有主。不可執一論也。卽如此篇主人。鄉大夫也。然以賓故。不敢有加席。亦是降尊以就卑之義。士一重。大夫再重。禮之正也。大國之孤。又尊於大夫。故爲設三重以異之。猶諸侯三重。而上公則四重也。然因其辭而卽去之。則亦再重而已。豈可議其僭乎。又案公食大夫禮云。蒲席常。緇布純。加莞席。尋。此公與大夫之加席。亦當與彼同。記不言者。文不具耳。敖氏謂上下之席同物。非。

### 右遵者入之禮

明日賓服鄉服以拜賜。拜賜。謝恩惠。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疏〕正義曰。賓服鄉服。校勘記云。通也。不言朝服。未服以朝也。今文曰賓服鄉服。注云。今文曰賓服鄉服。明古經文無服。今有之。衍文也。○張氏爾岐云。此下至篇末。言鄉飲明日拜謝勞恩諸事。注云。拜賜謝恩惠者。敖氏云。拜謝其飲已之賜也。介不拜賜者。禮主於賓也。云鄉服昨日與鄉大夫飲酒之朝服也者。敖云。鄉服。鄉飲酒之服。卽朝服也。變朝言鄉。見其與昨日同也。鄉飲酒。士禮也。乃朝服者。放君之燕禮。故如其服也。方氏苞云。據經文。乃特著賓之鄉服與鄉射之朝服異也。主人爲國興賢。朝服不言可知。故經略焉。而記乃詳之。而賓之服宜辨。故特著其爲鄉服。卽修業於鄉之服。玄端是也。蓋冠服可攝盛。卽鄉射亦可攝盛。唯鄉大夫與賢能。則朝士與鄉民之分界也。故雖升於司徒。未入於國學。則仍鄉服。而鄉大夫之拜辱亦如之。蓋報禮於賢士。與



殺之宜也。淩氏釋例云。凡鄉飲鄉射之禮。息司正皆用玄端。鄉飲酒禮。明日拜賜拜辱後。主人釋服。乃息司正。注。釋朝服。更服玄端也。疏云。昨日正行飲酒之禮。相尊敬。故朝服。此乃燕私輕。故言端也。鄉射經注同。疏云。朝服之下衣則次玄端。故知釋服。說朝服服玄端也。鄉飲酒。鄉射。其禮盛。故用朝服。息司正。不介。不殺。不拜至。不拜洗。無俎。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不旅酬。其禮殺。故用玄端也。又案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注。戒時。玄端。公食大夫禮。賓朝服即位于大門外。注。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竊謂注說皆非也。考鄉飲酒禮。經又不言何服。唯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飲酒之爲朝服。鄉射禮。惟速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者。例見於此。故文不具也。則戒賓當亦朝服如鄉飲酒。非若息司正注以爲服玄端。經有主人釋服之文爲可據也。公食大夫禮戒賓。不言朝服者。亦文不具。其實皆服朝服。食禮盛。於燕禮用朝服。豈有食禮戒賓反用玄端者。敖氏云。禮戒速同服。此速賓朝服。則戒時亦朝服可知。其說當矣。云古文釋作舍者。惠氏棟古義曰。大射儀。獲而未釋獲。注。古文釋爲舍。周禮大胥職。春入學舍榮。注。舍卽釋也。占夢職云。乃舍萌于四方。注。舍。讀爲釋。舍萌。猶釋榮也。古書釋榮釋奠多作舍字。胡氏承珙曰。鄭君於周禮既讀舍爲釋。此經卽從經文作。乃息司正。息。勞也。勞賜昨日贊執事。〔疏〕曰。正義釋。疊舍字不用。蓋釋舍同聲之轉。惟釋字於義訓較切耳。乃息司正。息。勞也。勞賜昨日贊執事。〔疏〕曰。正義敖氏云。息。疑卽燕之異名。考工記云。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是也。此禮亦於學宮行之。必息司正者。以昨日勞之。而待之之禮。又殺於賓黨故也。釋服乃息之者。此無所放。故服其正服也。案勞也之勞。如讀勞來之勞。息有止義。勞而止息謂之息。粹人。則王以息燕。注。息者。休農息老物也。禮記樂記。息焉游焉。注。息。謂作勞休止之息。淮南精神訓。曷能久慕勞而不息乎。高誘注。息。止也。勞而止息謂之息。故息其勞而勞之亦謂之息。此一義之引伸也。章氏協夢云。此勞賜鄉飲之贊者。司正爲贊者之長。舉司正。則其餘皆勞矣。息司正。亦當使人速之。觀鄉射可知。淩氏釋例云。凡鄉飲鄉射。明日息司正。略如飲酒之禮。鄉飲酒禮。明日。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薦脯。禮也。羞惟所有。徵惟所欲。以告于先生君子可也。賓介不與。鄉樂惟欲。此鄉飲酒明日息司正之禮也。故注云。息。勞也。勞賜昨日贊執事者。獨云司正。司正庭長也。無介。則但以司正爲賓。不殺。則無俎。皆殺於飲酒正禮。鄉射明日賓拜賜後。主人釋服。乃息司正。無介。不殺。使人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無俎。賓辭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解。遂無算爵。無司正。賓不與。徵唯所欲。以告於鄉先生君子可也。羞惟所有。鄉樂惟欲。此鄉射明日息司正之禮也。與鄉飲息司正禮同。但經文較詳耳。無介下注云。勞禮略貶於飲酒也。已下皆記禮之異者。又遂無算爵下注云。言遂者。明其閒闕也。賓坐奠解於其所。擯者遂受命於主。







義曰。故聖人制之。以道鄉人。士君子。士君子。謂士大夫也。賓介爲士。主人爲大夫。大夫謂之君子。諸公大夫亦謂之君子。故曰以道鄉人。士君子也。此鄉飲酒諸公大夫謂之君子之明證。士冠禮。遂以擊見于鄉大夫。鄉大夫。則此所謂君子也。士相見禮。凡侍坐于君子。又曰。若先生異爵者請見之。注云。異爵者。謂鄉大夫也。鄉大夫。則君子。曲禮曰。侍坐于先生。又曰。侍坐於君子。又曰。侍坐於長者。斷無不侍坐於貴人之理。所謂君子者。即鄉大夫也。蓋鄉大夫之已致仕者爲先生。未致仕者爲君子。經言告于先生君子。謂此二者也。先言先生。後言君子者。鄉黨莫如齒。先生七十而致仕。其齒最長。故先之也。鄉射禮之鄉先生君子。義與此同。彼注云。君子。有大德而不仕者。亦。賓介不與。禮讀則變。古「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變。徐本。集釋。通解作預。今案。散氏亦云。古文與爲。○散氏失之。賓介不與。禮讀則變。古「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變。徐本。集釋。通解作預。今案。散氏亦云。古文與爲。○散氏云。不敢以輕禮。淹昨日之尊。方氏苞云。不與者。惟賓介。示衆賓尙有與者。上經曰。徵唯所欲。則必德行道藝爲主人所心許。然後召之。非衆賓皆與也。人情於得失榮辱之介。可徵其器量。使周旋於鄉先生君子之前。則有不能自掩者矣。此與以五物詢衆庶之義同。鄉先生君子徵辨其德器。徵衆庶明其行藝。皆所以振興羣士。以爲後舉所依據也。若賓已受正。而又以飲食之道召之。則襲矣。古文與爲預。詳士昏禮。我與在下。案士昏禮。鄉射禮。聘禮。公食大夫禮。士虞禮注。皆云。古文與爲。鄉樂唯欲。鄉樂。周南召南。六篇之中。唯所欲作。〔疏〕正義曰。散氏云。鄉樂。則此亦當作豫。作預誤也。鄉樂唯欲。不從次也。不歌鹿鳴魚麗者。辟國君也。〔疏〕正義曰。散氏云。鄉樂。欲者。唯其所欲。則使工歌之。不如昨日之有節次也。蓋亦純用鄉樂之異者耳。國風爲大夫士之樂。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禮盛者可以進取。故鄉飲酒升歌小雅也。息司正禮輕。故唯用其正樂耳。鄉射禮云。一人舉解。遂無算爵。然則工入之節。其在無算爵之時乎。

右拜賜拜辱息司正

此條張氏鄭注句讀無。今補。

記

鄉朝服而謀賓介皆使能不宿戒。鄉。鄉人。謂鄉大夫也。朝服。冠玄端。緇帶。素鞶。白屨。今郡國行鄉飲酒之禮。玄冠而衣皮弁服。與禮異。再戒爲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復宿戒。

〔疏〕正義曰。注而復宿戒。校勘記云。復。徐本、集釋。俱作又。與疏合。通解。楊氏。俱作復。張氏爾岐云。注曰。先戒而又宿戒。案釋文復字注曰。而復同。此又必復字也。今案賈本作又。陸本作復。自不同耳。張氏鄭注句讀作後。以貳改也。云鄉鄉人謂鄉大夫也者。敖氏云。鄉。鄉飲酒也。不言飲酒。省文耳。孔子曰。吾觀於鄉。王制曰。冠、昏、喪、祭、鄉、相見。皆其徵也。於此云鄉者。如燕禮記先言燕。特牲禮先言特牲之類也。張氏爾岐云。鄉謂鄉飲酒之禮。注指人恐義不盡。方氏苞云。記曰習射尚功。習鄉尚齒。又曰觀於鄉而知王道之易易。蓋古者唯飲酒之禮名曰鄉。以鄉大夫與賢能。退而以五物之禮詢衆庶。黨正正齒位。皆鄉禮。獨言鄉。乃可以貶之。其不言主人何也。以經有明文。兼明所就謀賓介之先生亦朝服也。案注以記朝服而謀賓介主鄉大夫言。故謂鄉鄉人謂鄉大夫也。然記鄉字總此一篇。下不言主人。方氏謂經有明文是也。經與記非一人所作。古蓋別爲一卷。每篇題其名以別之。不與下文連讀也。敖張諸說皆確。云朝服冠玄端緇帶素鞶白屨者。李氏如圭云。冠玄端。玄冠玄端也。冠與衣帶同色。屨與裳鞶同色。敖氏云。謀賓介如飲酒之始。故即服其服。經不見其服。故記明之。云再戒爲宿戒。禮將有事。先戒而後宿戒者。張氏爾岐云。宿戒之者。將其人容有不能。令得肄習。今鄉飲賓介皆使賢而能爲禮者。故不煩宿戒也。方氏苞云。與賢能。國政也。惟其人之可無事宿戒。故及期而速之。賓惟禮辭。盛氏世佐云。能。賢能也。使能者。即周禮鄉大夫職云。考其德行道藝而與賢者能者是也。變與言使者。合衆而尊寵之。謂之與。此以鄉大夫尊。士卑。又其所治。故云使也。夫使民與賢。出使長之。使民與能。入使治之。一有不肖者得倖進。則殆矣。介亦後年擬賓者。云皆使能。蓋其慎也。不宿戒者。謂如士冠禮之類。三日前戒賓。至行禮前一日。又宿之。而此則否也。所以然者。必於正月。煌煌大典。誰不聞之。況幼學壯行之素志。詎有以他故而不至者。無事數數而戒宿也。蓋冠一家之私禮。而鄉飲一國之公禮。此其所以異也。二句義不相蒙。先儒乃混而釋之。殊失經意。若謂此以使能。故不宿戒。則凡禮之宿戒者。所使者皆非能者乎。知其不能。則不必使使之。而又逆料其不能。不敬孰甚焉。且古之君子。禮樂未嘗斯須去身。冠禮又其習見者。亦何所不能。而必宿之邪。案盛氏說能得禮之精意。注未釋使能。固以能即指賓戒也。敖氏之說亦不誤。

## 右記鄉服及解不宿戒

蒲筵緇布純筵。席也。純。緣也。〔疏〕具也。倍尋曰常。丈六尺也。敖氏云。此不言常。則其度或短焉。文不尊綌綌賓

至徹之綌。葛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綌。宋本釋文作綌。案當以綌爲正。○敖氏云。賓至徹綌。臣禮之節。

凡事皆於諸篇互備。此經通例也。尊有蓋。蓋上加綌。綌上加勺。又反之以覆勺。此篇及鄉射。皆賓至即徹。自獻酌

至禮終不再覆。祭則陳饌時徹綌。酌奠隨覆之。神事尤宜潔敬也。故酌尸之後。獻酢相繼。無復神事。則徹而不覆。

實祭之尊。惟有時以時啟綌而已。燕。大射。更有執綌。每酌於膳尊。旋啟而旋覆之。敬君之禮。不異於享神也。親

散尊徹綌。則不再覆。其義顯然矣。燕禮至無算爵。君命徹膳尊。亦不再覆。以酌無算。不可以旋啟而旋覆也。章氏

協夢云。綌。葛之屬者。綌。其牲狗也。人。狗取擇。〔疏〕正義曰。敖氏云。用狗者。用燕禮之牲也。鄉飲與燕類也。

〔疏〕辟君禮也。燕禮用綌。綌。其牲狗也。人。狗取擇。〔疏〕正義曰。敖氏云。用狗者。用燕禮之牲也。鄉飲與燕類也。

亨于堂東北。祖陽氣之所始也。陽氣主養。易曰。〔疏〕於東方也。李氏如圭云。鄉飲酒義。亨狗於東方。祖陽氣之發

也。就而亨焉。凡學宮惟一門。故牲饗不於門外而於堂東北。堂東北。即東夾之東北也。學宮有左右房。則亦當有夾

室。郝氏敬云。易象艮爲狗。東北艮方。陽氣所發生。飲以養生。故牲用狗。亨於東北。象陽也。鄭解牲狗爲取其擇

人也。迂。獻用爵。其他用解。爵尊。不。〔疏〕正義曰。敖氏云。其他。謂酬及事解之屬也。然記之文意。似失於不備。

云。其他。謂酬及旅酬。秦氏基田云。酢亦用爵。記但言獻者。酢統於獻也。敖氏議記文之不備。過矣。凌氏釋例云。

凡酌酒而飲之器曰爵。爵者。實酒之器之統名。其別曰爵。曰觶。曰解。曰角。曰散。士冠禮疏。韓詩外傳曰。一升

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相對爵解有異。散文則通。皆曰爵也。考工記。梓人爲飲器。勺

一升。爵一升。觶三升。獻以爵而酬以觶。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後鄭曰。觶豆字聲之誤。觶當爲解。豆當爲斗。

注。二爵者。爲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二觴。長兄弟酌衆賓長爲加爵。二人班同。迎接並也。四解。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解於其長。禮殺事相接。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解。卑者舉角。此注皆據特牲經文言之。二觴。賈氏無疏。敖氏曰。二觴者。長兄弟以觴爲加爵。因以致於主人主婦。既則更之以酢於主人也。說與注異。經云。長兄弟洗觴爲加爵。則衆賓爲加爵亦當用觴。注說是也。觴卑於爵。解卑於觴。角散又卑於解。故代君爲主人之獻。酢用觴。殺於正主之獻。酢用爵也。酬旅酬無算爵用解。又殺於獻。酬用爵觴也。若夫醴用解而不用爵觴者。醴事實故也。薦脯五挺。橫祭于其上。出自左房。挺猶臠也。鄉射禮曰。祭牛臠。臠長尺有二寸。在東。陽也。陽主養。房。〔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今本釋文猶臠本饌陳處也。冠禮之饌。脯醢南上。曲禮曰。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疏〕亦作機。宋本云。猶機本亦作臠。張淳禮曰。祭牛臠。臠長尺有二寸者。李氏如圭云。脯橫於人前。其末居右。祭橫其上。於人則爲從也。云挺猶臠也。鄉射則挺直也。饌實五挺皆橫設。所謂左胸右末也。而以祭之半挺直加其上。故曰橫祭。案挺臠皆有直義。爾雅釋詁云。挺。其挺五。別有半挺橫於上以待祭。脯本橫設人前。橫祭者。於臠爲橫。於人爲縱。蔡氏德晉云。數臠以挺。臠乾則挺直也。鄉射記注云。古文臠爲載。今文或作植。載直古聲通。故載或通作植。機或通作臠。皆其類也。臠乾則直。因謂之挺。或謂之臠。其義一也。云在東。陽也。陽主養。房。饌陳處也者。敖氏云。左房。東房也。有左房。則有右房可知。陳氏祥道云。鄉飲酒。薦脯五挺。出自左房。鄉射。籩豆出自東房。大射。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夫鄉飲。以有西。則士大夫之房室與諸侯同可知。凌氏釋例。詳士冠禮。組由東壁。自西階升。享狗既執。載之。〔疏〕正義曰。上云亨于堂東北。而不別言陳組之處。則是組亦未離於其所也。故其設時由東壁而來。必言東壁者。嫌組當自門入也。云自西階升者。明賓主同。郝氏敬云。享狗于堂北。然而實於組。故自東壁出。由西階升堂也。章氏協夢云。組爲賓設。賓組脊、脅、肩、肺。主人組脊、脅、臂、肺。介組脊、脅、肺。肺皆離。皆右體進腩。凡牲前脰三。肩故升自西階。二。脰脰也。尊者組尊骨。卑者組卑骨。祭統曰。凡爲組者。以骨爲上。骨有〔疏〕正義曰。朱子云。印本脰上有脰貴賤。凡前貴後賤。離猶拏也。脰。理也。進理謂前其本也。今文脰作脰。〔疏〕字。然釋文無。音疏又云有脰。

而介不用。明本無此字也。成都石經亦誤。今據音疏刪去。敖氏云。今印本與石經脰上有肫字。案疏云介用脰。又云。或有肫脰兩言者云云。又釋文此處無肫音。至下乃音之。今據釋文與疏之前說。則脰上固無肫字。又考疏之後說。則是作疏之時。或本已有兩言肫脰二字者矣。是蓋後人妄增之。而當時無有是正之者。故二本並行。其後石經與印本但以或本爲據。所以皆誤。今從通解刪之。校勘記云。唐石經。徐本、集釋、楊氏。俱有肫字。通解。敖氏無。案賈疏云肫脰兩見。亦是也。又前疏云。下有介組脊肫脰。仍有肫字。則賈氏所據之本雖無肫字。亦不以有肫爲非。案注但言脰脰。不云肫脰。使經文爲肫字。注必明言肫與脰之爲一。其不言。則鄭所據本無肫字可知也。別本蓋以注之脰誤也。進脰。校勘記云。釋文作奏。云本又作脰。注。脰脰也。校勘記云。張氏爾岐鄭注句讀。仍加肫字。宜爲盛氏所面頰也。从肉屯聲。脰。切肉也。从肉專聲。皆非脰骨之義。蓋假借用之。專脰同音。脰脰同字。今注疏刊本既誤作脰。脰以專爲聲。不得與脰同用。周禮醢人豚拍。杜子春讀爲脰。案段氏說文注曰。儀禮牲脰脰。假借脰爲脰字也。脰。脰腸也。析言爲脰。統言之。則以脰該全脰。如禮經之言脰脰是也。禮經多作脰。或作脰。皆假借字。以脰爲上。校勘記云。上。徐本。集釋。通解。敖氏。俱作主。謂其本也。集釋無其字。今文脰作脰。集釋作爲。與疏標目不合。○敖氏云。皆。皆肩臂脰也。凡肩脰不謂之脰。右脰者。吉禮所尚。故於三組用之。肫在後者。便其取之也。凡組橫設。其後皆於所爲設者爲右。方氏苞云。先脊脰而後肩臂何也。鬼神不饗味而貴氣臭。故骨體以次升。生人所食惟肫脊。故晉禮夕食及朝饋舅姑所舉惟肫脊。從其質也。實禮所嗜惟肫。而骨體之肫。亦以平時所舉爲先。用別於神享也。浚氏釋例云。凡牲皆用右脰。惟變禮反吉用左脰。鄉飲酒記。實組脊脰脰。主人組脊脰脰。介組脊脰脰脰。皆右體進脰。鄉射記。實組脊脰脰。正脊二骨。橫脊。長脊二骨。短脊。少牢禮。實鼎。司馬升羊右脰。脰不升。注。上右牲記云。尸組右肩臂脰脰。正脊二骨。橫脊。長脊二骨。短脊。少牢禮。實鼎。司馬升羊右脰。脰不升。注。上右脰。周所貴也。又云。司士升豕右脰。脰不升。又將祭載組。上利升羊。載右脰。脰不升。又云。下利升豕。其載如羊。有司微。司馬杞羊。亦司馬載。右體。又云。司士杞豕。亦司士載。亦右體。此吉禮。皆用右脰也。是凡牲皆用右脰也。既夕禮。大遣奠。陳鼎。其實羊左脰。脰不升。豕亦如之。注。反吉祭也。士虞禮。豚解。升左肩臂脰脰脰脊脰。又云。升脰左脰。脰不升。是變禮反吉。始用左脰也。至於特牲記實脰注。脰。左脰也。實用左脰者。下尸也。有司微。侑組羊左肩右脰。又云豕左肩折。侑用左體者。亦下尸也。主婦組羊左肫。主婦用左體者。因昨組無體。故下主人也。此皆禮之殺者。故不用右脰也。又案。士冠禮。若殺。則特豚載合升。注。煮於鑊曰亨。在鼎曰升。在組



曰載。載合升者。明言與載皆合左右肱。士昏禮。初昏陳鼎。其實特豚合升。去豕。注。合升。合左右肱升於鼎也。士喪禮。奠陳鼎。豚合升。注。合升。合左右肱升於鼎。冠禮人道之始。昏禮男女之始。大飲人道之終。故皆合升左。右肱。異於他禮也。又士冠禮若殺注。凡牲皆用左肱。疏云。特牲少牢皆用右肱。少儀云。大牢則以牛左肩折九箇。爲歸肱用左。則用右而祭之。鄉飲酒鄉射用右體。與祭同。據周而言也。此云用左。鄭據夏殷之法。與周異也。竊謂注凡牲皆用左肱。當作右肱。左字蓋傳寫之誤。疏以若不醢則醢用酒。如夏殷冠子之法。故爲此說以遷就之。不足信也。陳氏祥道云。豚則吉凶皆合升。用成牲。則升其肱而去髀。吉升右而凶升左。注云。凡牲前歷骨三。肩臂臑也。後歷骨二。膊肱也。尊者俎尊骨。卑者俎卑骨者。郝氏敬云。凡俎貴骨。骨貴正與前脊。正骨也。脊肩。前骨也。臂肩。下骨也。肱。後歷骨也。賓骨用貴。主人次之。介又次之。敖氏云。今俎用肱者。欲以肱爲諸公俎。肱爲大夫俎也。遵者若多。則自三以下皆用左體。是亦示其相下之意也。若無遵者。介俎猶用肱。不爲之變也。案李氏集釋。張氏鄭注句讀本。肱上皆有肱字。故其說稍異。李氏云。周人貴肩。賓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大夫雖尊。不祭賓主正禮。其俎用肱。卑於主人。而尊於介。介用肱。若大夫一人。則介得用肱。故介俎肱肱兩見。張氏曰。肱肱。卽注肱肱後歷二骨也。賓主俎各一體。而介俎肱肱並言者。以肩臂之下留其貴者爲大夫俎。若有一大夫。則大夫用肱。而可用肱。若有二大夫。則大夫用肱與肱。而介用肱。用體無常。故肱肱兩見也。盛氏世佐云。介俎用肱。正也。不以遵者之多少而有所變。若謂有一大夫則介用肱。有二大夫則介用肱。然則無大夫則介當用肱矣。經何以不云介俎脊脊肱肱肱肱也。且有三大夫則介更何所用乎。其說固不可通也。引祭統者。明骨有貴賤。而俎之尊卑視之也。云肱肱猶搯也。肱。理也。進理。謂前其本也者。郝氏云。周人尙肺。肺皆離割而不絕也。進腩。肉皮向上也。云今文肱作肱者。胡氏承珙曰。說文。肱。亦下也。亦卽腋字。亦部云。人之臂亦也。骨部曰。禽獸之骨曰肱。是許書於肱肱二字有人獸之別。儀禮古文作肱。今文作肱。鄭於鄉飲酒從古文。於有司徹從今文者。對文則別。散文則通。經言牲體獸骨自明。不必作肱始瞭。非同說文字書。專明一字本義也。段氏說文注肱下曰。禮經特體之肱。今文作肱。古文作肱。鄭出古文於注。是注從今文也。許訓肱爲亦下。訓肱爲禽獸之骨。是從古文禮。不從鄭也。又禽獸之骨曰肱。注云。案骨當作肱。許據儀禮十七篇。故云禽獸之肱曰肱也。儀禮多言肱肱。亦作肱。皆說文之肱字也。肱亦作肱。於人曰肱也。肱者。脾上也。牲前是體三。曰肱。曰肱。曰臂。於人爲肱。肩下。臂上也。後是體三。曰肱。曰肱。曰肱。禮經賤不升。故經多言肱肱肱肱。肱在臂上。肱在肱上。而先言臂肱者。蓋四肢以下爲貴也。肱是本字。至埤蒼乃作肱。廣雅。字林變作肱。又或作肱。魚。虞。歌。麻通轉之故也。云曰肱曰肱者。所以別人禽之異名。內部曰。臂



羊豕曰臠。是其例也。許案十七篇爲言。故不敢謂臠爲人骨也。案段氏兩說自異。當以臠下爲正。鄭於此經曰。今文臠作脔。於有司微曰古文臠作脔。是古文作脔。今文作臠。段以爲今文作臠。古文作脔。顯與注悖。肉骨偏旁。古多通用。如勝或作脔。鬻或作臠。皆其類也。鄭於此注從古文。有司微從今文。以其通用可便作耳。段以注從今文。非也。許君據十七篇爲言。故謂臠爲禽獸之骨。以禮經所言臠。皆主牲體言也。許君於禮多從今文。確有可證。段必以許從古文禮。不同鄭。誤矣。說文於臠曰亦下。於臠曰禽獸之骨。分別言之。其實臠脔一字也。

### 右記器具牲羞之屬

以爵拜者不徒作。

作。起也。言拜既爵者。不徒起。起必辭主人。〔疏〕正義曰。賈疏云。拜受爵者有不辭主人法。故此是拜既爵起以辭。

既拜而與。則與飲已者爲禮。故曰不徒作。然此拜乃前禮之節。其意未必與後禮相通。記乃合之以生義。似失之。又經言奠爵。此乃言以爵。則其意亦可見矣。盛氏世佐云。以爵拜者。謂凡奠爵執爵與者也。不徒者。謂起必有所事。無空起也。試以經文考之。蓋一不與。如主人獻賓。賓之告旨也。坐奠爵拜。執爵與。是以爵拜也。下即云賓西階上北面坐卒爵。是不徒作也。其拜既爵也亦然。又如賓酢主人。主人坐卒爵與。坐奠爵。遂拜。執爵與。是以爵拜也。下文即言其再拜崇酒之事。是以不徒作也。以是推之。凡介遵之禮皆然。至於獻衆賓。衆賓不拜既爵。是不以爵拜也。下云授主人爵。降復位。是徒作也。凡拜必奠爵。記乃言以爵拜。不言奠爵拜何也。凡拜畢即執爵與者。謂之以爵拜。不執以與者。謂之奠爵拜。奠爵拜。則有徒作者矣。如介酢主人。主人坐奠爵於西楹南。介右再拜崇酒。下云主人復降階。是其徵也。若夫拜受爵之禮。先拜而後受爵。方其拜時。爵固未入手也。不得謂之以爵拜。注專以拜既爵訓以爵拜。以酢主人訓不徒作。固偏。敖氏雖兼賓主介遵而言。然但指其卒爵之拜。亦未備。且未知奠爵以爵之分。而反疑記失。豈不謬哉。案下文有拜既爵不拜既爵。故注探下爲言。知以爵拜謂拜既爵也。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降殺各從其宜。不使相錯。唯工不從此禮。〔疏〕正義曰。敖氏云。此蓋於卒爵之時見其拜不拜之意。是二儀者經已具之。記蓋言其例耳。又此與下條。惟以鄉飲鄉射之禮言之則可。若推於他禮。則有不盡然者矣。云惟工不從此禮者。李氏如圭云。工賤。不拜既爵。無目。不使立卒爵耳。凡奠者于左。不飲者不

欲其〔疏〕正義曰。賈疏云。謂主人酬賓之解。主人奠於妨。〔疏〕薦右。客奠之於左。是不欲其妨後奠爵也。主人奠於

將舉于右也。

〔疏〕正義曰。賈疏云。謂若上文一人舉

皆奠於右。是其將舉者於右。以右手舉之便也。李氏如圭云。少儀曰。客爵

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於三人

居左。其餘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客爵。主人酬賓之爵也。衆賓之長一人辭洗如賓禮。於三人

復差有尊者。餘二人雖爲〔疏〕也。正義曰。教氏云。主人獻衆賓。惟於始者一爲之洗。經云主人取爵于西楹下降洗是

之洗。不敢辭。其下不洗。〔疏〕也。一人洗之者。禮主於已也。張氏爾岐云。主人統爲衆賓三長一洗。一人進與爲

禮。餘二人不敢往參。非又爲二人各一洗也。又案經文洗升賓爵後。始言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此時三人尚未升

堂。其辭洗亦自階下東行辭之。疏於前經以主人揖升爲揖衆賓升。以此辭洗爲降辭。皆誤。盛氏世佐云。案經文主人

獻衆賓。唯有一洗。蓋以衆賓之長一人也。故此人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統於堂。或統於門。或〔疏〕

辭之。餘二人並不爲之洗。何辭之有。注誤。立者東面北上。若有北面者。則東上。統於堂。或統於門。或〔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立者。堂下衆賓也。東面北上。統於堂也。賓多。東面立不盡。即門西。北面東上。統於門也。

教氏云。此謂在門內位之時也。賓入門左。位近庭南。介以下又居其南。衆賓若多。則容有北面者。北面者與東面者

相繼。當西上。云東者。字誤也。門西北面而東上。自爲列者耳。章氏協夢云。此蓋言凡東面立者之位也。門內及堂

下並同。堂下之位。若有北面者。亦當西上。蓋繼東面而立也。若東上。則相背矣。教氏以東爲西字之誤。當從之。

盛氏世佐云。注云衆賓辯有脯醢。不見其位面及上下之次。故記之記在一辭洗之下。其爲堂下衆賓之位無疑。教氏

見朱子通解載此條於迎賓之後。遂云在門內位之時。非也。周禮鄉大夫職云。鄉老及鄉大夫帥其吏與其衆庶以禮賓

之。則行飲酒禮之時。鄉人之善者皆在。故容有北面者。北面者。與東面相繼。當西上。乃云東上者。猶

賓席南鄉。而以東爲上。說者以爲統於主人是也。教氏改東爲西。似未達此義。注云統於門。亦未的確。樂正與

立者皆薦以齒。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同於賓黨。不言飲而言薦。以〔疏〕正義曰。注以明飲也。穆勸記云。以下

乃公有司。非衆賓也。又不立於西方。嫌其禮異。故明之。張氏爾岐云。樂正本主人官屬。故以齒於賓黨爲尊之。盛

氏世佐云。經文獻衆賓之時不言樂正。故記之立者亦謂堂下衆賓也。方氏苞云。舉樂正司正之薦。而不及弟子何也。

此日之弟子。即他日可爲賓介列衆賓者也。有司與酬。則弟子可知矣。不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謂獻賓獻大夫

言與酬。而言薦何也。言薦則酬見。言酬則薦不見。而或疑於無薦也。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謂獻賓獻大夫

言與酬。而言薦何也。言薦則酬見。言酬則薦不見。而或疑於無薦也。

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謂獻賓獻大夫

〔疏〕正義曰。敖氏云。言此者。明獻禮重。無有不薦者也。注云獻賓。謂賓介及衆賓也。云獻工。兼笙者也。郝氏敬云。舉爵三作。謂獻賓獻介獻衆賓。不徒爵。謂樂作也。禮成於三。三爵既備。禮宜少變。遵者可入。遵者入而後樂作。以觀德也。樂既作。則遵者不入。盛氏世佐云。舉爵。謂初取爵於篚也。作。起也。三爵。謂奠爵之後。復取之而起三次也。徒。空也。不空爵。謂賓之以酒。此禮獻賓獻大夫皆然。故云凡。試以獻賓禮證之。經云主人坐取爵于篚。即此所謂舉爵也。既因辭賓降而奠。賓對後復坐取爵與適洗。是一作也。既又因對賓辭洗而奠。賓復位後復坐取爵卒洗。是二作也。既又因答賓拜洗而奠。盥後復坐取爵實之。是三作而不徒爵也。獻介之不拜洗。則少盥後一作矣。獻衆賓無辭降之文。則又少賓對後一作矣。記此者。欲見獻賓及大夫禮隆。不與介以下同也。鄉射記此句在凡奠者于左之上。見獻賓禮也。此記於樂作大夫不入之上也。見獻大夫如賓禮也。獻介及衆賓。皆仍獻賓之爵。不得謂之舉爵。獻大夫則易爵。故得以舉爵統之也。注於記中凡字而字。俱無所發明。且獻之有薦。經文明白。何待記乎。郝說初讀之似有理。及細考之。亦非。鄉射禮無介。獻賓及衆賓後。即遵入而樂作矣。是舉爵二作而不徒作也。何以彼記亦云舉爵三作而不徒爵乎。以此證之。則其紕繆顯然矣。方氏苞云。此謂無算爵也。古者于旅也語。既受三爵。則必以善言相告戒。或歌詩以見志。如以不徒作爲薦。則衆賓皆有脯醢。立者皆薦。安得以獻賓獻大夫獻工爲三舉爵。且又去介而著工乎。案此記人各爲說。似皆未得其旨。注謂舉爵爲獻賓獻大夫獻工。不徒爵。謂皆有薦。然獻介獻衆賓亦皆有薦。這介與衆賓。而謂賓大夫與工之獻爲舉爵三作。未見其合也。盛氏專以獻賓獻大夫言。雖傳會三作之文。然以易爵爲舉爵。仍爵爲非舉爵。似亦未得經意。至郝氏方氏自立新說。尤於經無當也。今案記言舉爵。爲經一人舉解言也。云凡。兼二人舉解言也。試以經文證之。經言一人舉解于賓云。實解于西階上。坐奠爵。遂拜。執爵興。是一作也。又云。坐祭。遂飲。執解興。是二作也。又云。坐奠解。遂拜。執解興。是三作也。是所謂舉爵三作也。不徒爵者。謂其必實解也。二人舉解之禮亦同。一人舉解。鄉飲在奏樂條之上。鄉射在賓若有違者條之上。其此記在樂作大夫不入之上。與經之次正相合。鄉射記此句於凡奠者于左之。樂作大夫不入。後樂賢〔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上者。承上坐卒爵者拜既爵。立卒爵者不拜既爵。以類相從耳。樂作大夫不入。後樂賢〔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人樂賢。故既樂作不入。敖氏云。此謂大夫之來也後。不及一人舉解之節者也。樂作之時。不可亂之。故不入。若樂既作。則獻工與笙矣。大夫之獻。又不宜後於工也。褚氏寅亮云。其入之節。在一人舉解樂未作前。爲時亦無幾。注言後樂賢。纔得禮意。敖氏謂樂作則獻。上大夫之獻不宜後。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明其異器。於工。然則大夫專爲自己獻不可後而不入也。失之遠矣。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敬也。如是。

則獻大夫亦然。〔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三爵。獻賓介衆賓一。獻工與笙二。獻大夫三也。敖氏云。既獻工。則上饗三爵。〔疏〕莫於上饗。既獻笙。乃莫於下饗也。不仍用獻大夫之爵者。節異則不相因也。既獻大夫而酢。則莫爵於西楹南。又案注云。獻大夫。其笙則獻諸西階上。謂主人拜送爵也。於工拜於西階上。〔疏〕正義曰。李氏亦然者。惟謂亦取爵於上饗耳。附於西階上矣。復記之者。嫌亦於西階上拜送。敖氏云。此記乃與經同者。特因上文而言耳。注云古文無。磬階間上者。胡氏承珙云。案經言主人獻笙于西階上。猶射禮記。其笙則獻諸西階上。此亦當有上字。故從今文。磬階間縮雷北面鼓之。縮。從也。雷。以東西爲從。鼓猶擊也。大夫而特縣。方〔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在堂上兩階之東西爲從者。李氏云。縮雷者。上當堂之南雷。南北節也。凡東西爲橫。南北爲從。南雷則以東西爲從。謂之縮雷。敖氏云。縮如縮俎之縮。縮雷者。縮於雷也。前雷兩端東西鄉。設磬當其下。亦如之。故於雷爲縮。郝氏敬云。雷。檐間承雷也。縮雷者。當雷東西設之。於雷爲從。於堂爲橫也。云大夫而特縣。方賓鄉人之賢者。從士禮也者。張氏爾岐云。周禮。小胥掌正樂縣之位。王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宮縣四面皆縣。如宮有牆也。軒縣。去其南面。判縣。又去其北面。特縣。又去其西面。特立一面而已。鐘磬編縣之。十六枚在一處。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西縣鐘。東縣磬。士亦半天子之。縣磬而已。此鄉飲酒之本。諸侯卿大夫。合鐘磬俱有。而直有磬者。以方賓賢。俯從士禮也。敖氏云。比禮特縣則有磬鐘編及鼓。惟言磬者。以其爲縣之主而居首。且可以取爵於雷故也。陳氏曠曰。磬之爲器。昔人謂之樂石。立秋之音。夷則之器也。蓋其用編之則疎而小。離之則特而大。叔之離磬。則專虞之特磬。非十二器之編磬也。古之爲鐘。以十有二律爲之齊量。其爲磬。非有齊量也。因玉石自然。以十有二律爲之數度而已。爾雅大磬謂之磬。徒鼓磬謂之磬。周官。磬師掌教擊磬編鐘。則知有編磬矣。爾雅言大以見小。磬師言鐘以見磬。大則特縣。小則編縣。儀禮。鼓倚於頌。磬西紘。則所謂紘者。其編磬之繩。小胥。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鄭氏釋之。謂編縣之十六枚同在一處。謂之堵。鐘磬各一堵。謂之肆。禮圖取其倍八音之數而因之。是不知鐘磬特八音之二耳。謂之十六可乎。嘗讀漢書。成帝時。於健水濱得石磬十六枚。未必非成帝前工師附益四清而爲之。非古制也。康成之說。得非因此而遂誤歟。古有大架二十四枚同一簣。簣通十二律正倍之聲。亦庶乎古也。盛氏世佐云。編磬之法。經無明文可考。鄭云十六枚。

取象八風而倍之也。服子慎云十九枚。取十二辰加七律也。唐李冲用二十四枚。取十二律倍聲也。大周正樂用十四枚。取五聲二變之倍數也。諸說紛如。鄭公之言。頗與樂緯四清聲合。後世多祖之。蓋以十二律加四清。合二八之數也。四清者。半律也。十二律皆有半。而此缺其八。且無變律。朱子嘗議其法太疎略而用有不周。則其非古制明矣。馬氏端臨善李冲所用。謂其上不失之四清。下不失之二變。然考朱子鐘律篇所著十二律正變倍半之法有三十六聲。去其不用者八音。亦當有二十八聲。李氏僅取十二律正倍之聲。而不及其變與變半。則猶未備也。惟陳氏以周禮典同之文定爲十二枚。其議發於范鎮。最爲有據。尙書傳曰。天子將出。撞黃鐘之鐘。右五鐘皆應。入則撞蕤賓之鐘。左五鐘皆應。則鐘之應乎十二律也古矣。大者如此。小亦宜然。陳氏之言。殆得之矣。云古文縮爲聲者。胡氏承珙云。說文。縮。亂也。一曰獻也。縮。獻同聲爲訓。手部亦云。縮。獻引也。聲與獻同。曲禮。以足蹙路馬芻有誅。釋文本又作足獻。文選羽獵賦注云。蹙。獻古字通。經典蹙亦有縮義。小雅節南山。蹙蹙靡所騁。傳云。蹙。蹙。縮小之貌。是縮蹙二字聲義皆可通。惟禮經縮多訓從。今文作縮者。正字。古文作蹙者。同聲借字。故鄭從今文。王氏引之云。東西可謂之橫。不可謂之從。注說非也。縮當從古文作蹙。蹙。近也。蹙當兩階之閒。其北則蹙矣。蹙非不在蹙。而近於蹙。故曰蹙。考工記弓人。夫角之本。蹙於剡而休於氣。夫角之末。遠於剡而不休於氣。鄭注曰。蹙。近也。正與此蹙字同義。縮乃蹙之假借耳。江氏筠云。此經本未及樂縣。故記亦不於縣致詳。其言此者。特以經有堂入堂下。蹙南北而立之文。本顯蹙南之所在。兼不辨蹙之爲從爲橫。亦無以見室之去堂遠近。故特明之。謂爲論樂縣者。非也。敖氏謂此禮特縣。則有磬鐘簫及鼓鼗。說爲得之。其云惟言磬者。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席南上。升由下。降由上。由便。〔疏〕正義以其爲縣之主而居首也。則所見猶未達耳。主人介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降由上。升由下。〔疏〕正義敖氏云。此儀各一見於經。云凡者。似爲不見者言也。二席南上。升降當由下。其降由上者。由便耳。若例指爲正禮。則似失之。且經于主人之辭。云自席前適階上。是其降亦未必皆自南方也。乃言凡何與。方氏苞云。主人及介升席自北方。經有明文。而記復舉此何也。主人之降席無文。介之降席雖見於受獻。而將徹俎賓主介降席皆不自其方。故舉此以著升降之凡例。而實降席之方亦可於升席自西方比類而得之矣。褚氏寅亮云。此正禮也。卽康成所云升由下。降由上也。其主人受酢而自席前適階上者。以啐酒在席北端。故由便而非正也。然則此記是正禮。何以注亦云由便。升以下而上爲便。降以自上而下爲便。因其便而禮節生。卽以是爲正焉。猶身在席正中者言也。若身在席北。而必拘由下之禮。則反蹙席而不便矣。故經從北降。此則眞由便也。注兩由便。須如此分別看乃得。敖氏云。此儀各一見於經。乃云凡何歟。蓋與彼升降皆由下之說不合。故并記駁之耳。夫駁記以申其說。何所不可。司正既舉



解而薦諸其位。司正主人之屬也。無「疏」正義曰。敖氏云。無獻者。異凡旅。不洗。敬禮殺「疏」正義曰。凡尊卑也。方

氏苞云。與酬者衆。每人而洗。不洗者不祭。不甚潔「疏」正義曰。敖氏云。此承上文惟爲旅者。既旅。士不入。正

禮也。既旅「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士本爲觀禮來。敖氏云。此士亦主人請之。爲樂賓或有故而不及與賓介同來

則將燕矣。此士謂有爵命者。周禮典命職。大國次國之士一命。是也。其入也。以觀禮。亦尊者之類也。大夫尊。

則與主人之贊同。故不與旅則不入矣。云既者。終言之也。士亦謂當在堂下者也。其入則以齒立於西方。主人不迎。

當與於獻。故其入。以一人舉解爲節。樂作則不入矣。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即此經所貢之賓也。司徒論選士

其入當以司正舉解爲節。既旅。則不入矣。王制云。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即此經所貢之賓也。司徒論選士

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升於學者不征於司馬。曰造士。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徒。曰進士。司

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爵命爲大夫士也。然則此士與樂賓

固不侔矣。敖氏一之。誤甚。且謂未旅以前皆可入。皆非也。其位亦在堂下東面北上。與衆賓齒。黨正

職云。一命齒於鄉里。是也。褚氏寅亮云。敖氏謂不與旅。則與主人之贊同。其失與解大夫不入一也。徹俎賓介

導者之俎。受者以降。遂出授從者。以送「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送上。徐本。集釋。俱有以字。○敖氏云。

從者。從賓介主人之俎以東方「疏」正義曰。東。適東壁也。盛氏世佐云。此於賓介導者之俎云出授從

違者來者也。主人之俎以東方「疏」正義曰。敖氏云。此見命之人與奏之之節也。鄉射禮云。賓降

正命奏陔賓出至于階。陔作「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命。命擊鐘者。賓出至階。其節也。若有諸公

則大夫于主人之北西面上。其西面者。北「疏」正義曰。賈疏云。若無諸公。則大夫南面西上。統於

者西面北上。不與。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徹饌沃盥設薦俎「疏」正義曰。敖氏云。此贊者蓋以學中



在洗東南歛。與。謂與其禮也。下言無算爵然後與。則前此所謂不與者。獻及旅酬也。是句似有脫文。位西面。且與旅酬。亦飲酒於學之禮異者也。特性記云。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盛氏世佐云。記文雖似錯雜。然皆依經文之序。麟次櫛比。固秩然而不紊也。間有數節之議。該茲一記。則或見於前。或見於後。俾讀者得以參考。要未有凌亂隔越而不相比者。此及下文一條。以經文訂之。當在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之下。否則依既旅士不入之下。今在此蓋脫簡也。不與者。謂薦與旅耳。今乃綴之於末。與上文之言薦言旅者隔越不屬。則所謂不與者。竟不知其何所指矣。敖氏疑有脫文。而不知其爲脫簡。殊未深考歟。案主人之贊者總記助主人理事者。與上若有諸公條皆屬總記。不依經次。故引於末。此云不與。下云無算爵然後與。則不與之爲不與旅酬。不言可知。盛氏謂上文隔越不屬。則不與竟不知其何指。亦未說記文而細釋之也。敖疑脫文。盛疑脫簡。其失正同。凌氏釋例云。凡旅酬不及獻酒者不與。鄉飲酒記。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又云。無算爵然後與。是不及獻酒者。不與旅酬也。禮記鄉飲酒義。賓酬主人。主人酬介。介酬衆賓。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焉。孔穎達正義。亦引鄉飲酒記。證少長以齒。終於沃洗者。是無算爵之節也。考鄉飲酒。旅酬辯。卒受者以解降。奠于篚。注。在下。謂賓黨也。是旅酬不及衆賓以下者。鄉射。旅酬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卒受者以解降。奠于篚。注。在下。謂賓黨也。是旅酬不及衆賓以下者。鄉射。禮。大射。公爲賓旅酬云。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爲賓爲大夫旅酬皆如初。並不及大夫以下。至爲士旅酬。始云卒受者以爵與西階上酬士。又云士旅于西階上辯。注。祝史小臣旅食皆及焉。蓋前主人獻士時。祝史小臣師及旅臣者皆與。故注云然也。特性。禮祭畢飲酒。賓旅西階一解。長兄弟旅昨階一解。並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特性記云。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前主人獻酒至衆賓衆兄弟內賓而止。故旅酬亦不及衆賓衆兄弟內賓以下也。有司徹旅酬。尸主人侑相酬畢。至于衆賓。遂及兄弟。皆飲于上。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卒爵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前主人獻酒。辯及私人。故旅酬亦辯及私人也。皆不及獻酒者。不與旅酬。與鄉飲酒記合也。亦有獻而不與旅酬者。如鄉飲酒。鄉射。燕禮。大射。獻工獻笙。鄉射。大射。獻獲者獻釋獲者是也。獻工獻笙。爲樂而獻。獻獲者獻釋獲者。爲射而獻。非正獻之禮。故不與旅酬也。燕禮。大射。獻庶子。獻左右正內小臣。亦不與旅酬者。獻庶子獻左右正內小臣。無算爵然後與。燕乃及。〔疏〕正義曰。賈疏云。以其主人之黨。故無算爵乃得酒也。敖氏在爲士旅酬之後也。無算爵然後與。燕乃及。〔疏〕正義曰。此遠下於賓黨也。鄉射禮曰。無算爵。執解者皆與旅酬解。亦主人之贊者也。方氏苞云。特性記。公有司獻次賓。此則與酬而不獻何也。彼以公有司而助己之私祭。義近於賓。此以公有司給公事。義不得比於賓也。特性私臣獻次兄弟。此無獻。并不與酬何也。士之私臣。隸子弟也。

義同於兄弟。此所與賢能將使出長之入治之者也。賓與之日。可使私臣與賓客同獻酬乎。事各異。則義從而變也。癯飲義旅酬終於沃洗者。與此經異何也。彼所釋黨正之飲酒於序以正齒位也。故曰六十者坐。五十者立侍以聽政役。而豆之數各以年爲差。安得以混賓與之禮乎。案鄉飲酒義終于沃洗者。爲無算爵之節。非與此經異也。方氏誤與敖氏同。

右記禮樂儀節隆殺面位次序

# 儀禮正義

## 卷八

### 鄉射禮第五

鄭目錄云。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於州序之禮。謂之鄉者。州。鄉之屬。鄉大。〔疏〕正義曰。儀禮

射有二。一是州長會民習射。一是鄉大夫賁士後。以此射詢衆庶。其禮皆先行鄉飲酒禮。但諸侯之鄉射。鄉大夫是

大夫。州長是士。記云。大夫罍中。士鹿中。又鄉大夫射於序。州長射於序。爲少異耳。張氏爾岐云。據注。此州

長習射。而云鄉射者。周禮。五州爲鄉。一鄉管五州。鄉大夫或宅居一州之內。來臨此射禮。又鄉大夫比與賢能訖。而

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亦行此禮。故名鄉射禮也。吳氏廷華云。此當兼鄉大夫州長之射言。注疏各舉其一耳。惟

州。鄉之屬。故亦曰鄉。敖氏曰。鄉射者。士與其鄉之士大夫會聚於學宮。飲酒而習射也。此與上篇大同小異。惟

多射一節耳。亦飲酒。而但以射言者。主於射也。郝氏敬云。洪荒之初。禽獸逼人。聖王以弧矢爲威。教民自衛。惟

其來尙矣。此男子之樂。故古者天子至庶人。莫不有事於射。比其敵也。相角而爭。聖人制爲禮以教之。讓。於是乎

射禮興焉。其爲鄉射何也。朝廷之上謂之國。邦國之中謂之鄉。鄭氏附會周禮。以鄉飲酒爲鄉大夫賁與。鄉射爲州

長教民。士大夫欲習射。執不可用此禮者。何必鄉大夫與州長。禮主善俗。冠昏以士。飲酒習射以鄉。皆化民成俗

之意。鄭謂鄉飲於序。序。鄉學。習射於序。序。州學。庠序學校。同地異名。養則爲庠。射則爲序。豈養老一學。

習射又一學也。盛氏世佐云。此篇陳天子之州長春秋習射之禮。鄉老及鄉大夫賁賢能訖。亦用此禮詢衆庶。侯國亦

如之。注專指諸侯之州長。似未備。先儒或目爲士大夫習射之通禮。非。蓋以禮屬民。而讀濃飲射。皆有民社者之

實也。豈士大夫平居所常行乎。士大夫相與燕飲。其事有類於射者。投壺是也。又案庠序之說。經傳各異。鄉飲酒

義云。主人拜迎賓於庠門之外。則庠爲鄉學矣。周禮。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黨正國索鬼神而祭祀。則以

禮屬民而飲酒于序。則序爲州黨學矣。鄭說蓋本諸此。又學記云。黨有庠。術有庠。術。鄭讀爲遂。孔疏云。此蓋

鄉之所居。黨爲鄉學之庠。不別立序。凡六鄉之內。州學以下皆爲序。六遂之內。縣學以下皆爲序也。又云。庚氏

云。黨有庠。謂夏殷禮。非周法。義或然也。孟子則謂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夫鄉學之設。但聞鄉黨殊名。不聞殷周異號。且王制云。有虞氏養國老於上庠。養庶老於下庠。夏后氏養國老於東序。養庶老於西序。殷人養國老於右學。養庶老於左學。周人養國老於東膠。養庶老於虞庠。明堂位亦云。魯之米廩。有虞氏之庠也。序。夏后氏之序也。瞽宗。殷學也。頻宮。周學也。然則國學之名。亦代不相襲矣。乃云三代共之。此皆不可曉。朱子通解學制篇。既並列諸說。而斷之曰。孟子說與上下數條皆不合。未詳其故。又云。古者教人。其立法大意。皆萬世通行。不可得而變革。若其名號位置節文之詳。則自經言之外。出於諸儒之所記者。今皆無以考其實矣。然不敢有所取舍。姑悉存之。讀者亦不必深究也。斯言真得闕疑之旨矣。然以諸說之時世先後考之。竊謂當以鄉飲酒義及周禮之禮爲正。蓋周之學制。自春秋時已廢不復講。故佻達成風。子矜作刺。魯僖能修泮宮。史克至作頌以誇美之。及其季世。七國兵爭。此制益蕩然矣。故孟子所至。輒倦倦以興復學校爲勸說。然其名號沿革之詳。容有得之傳聞而失實者。又況漢儒攬摭灰燼之餘。襍以夏殷之禮。何怪其參差而不相符乎。乃若儀禮周禮。皆周公制作時所定。而鄉飲酒義。卽儀禮之義疏也。亦不容有誤。鄭君據此。極爲有見。郝氏乃執孟子之言而詆之。過矣。且謂庠序學校同地異名。則於鄉學國學之辨。尤欠分曉。不更爲無稽之譚乎。褚氏寅亮云。此篇及鄉飲酒。敖氏以爲士與同鄉之士大夫飲酒於學宮之禮。案之各經義都不合。故不可從。

鄉射之禮。主人戒賓賓出迎再拜。主人荅再拜。乃請。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戒猶警也。

此爲習民以禮樂。不主爲賓已也。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今郡國行此禮以季春。周禮。鄉老及鄉大夫。三年正月。獻賢能之書于王。退而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諸侯之鄉大夫。既貢士於其君。亦用此禮射而詢衆庶乎。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射禮先與賓飲酒如鄉飲酒之儀。及立司正。將旋酬。乃暫止不旋而射。射已。更旋酬。坐燕。並如鄉飲。凡賓至之前。賓退之後。其儀節並不殊也。此下言將射戒賓。陳設。速賓。凡三節。皆禮初

事。○校勘記曰。注鄉大夫若在焉。鄉誤作卿。不言拜辱。辱下疏有者字。云主人州長也。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者。賈疏云。鄉大夫。是諸侯鄉大夫。則此州長亦諸侯之州長。以士爲之。是以經云釋獲者執鹿中。記云士鹿中。若天子州長。中大夫爲之。釋官曰。案鄭注鄉飲酒義。亦以州長爲士。周禮。州長次鄉大夫一等。諸侯之鄉大夫。以下大夫爲之。則諸侯之州長。當上士爲之。內則。州史獻諸州伯。州伯命藏諸州府。伯亦長。稱州伯。卽州長也。

盛氏世佐云。主人。謂天子及諸侯之州長也。若其詢衆庶。與則鄉大夫也。鄉大夫所居之州。雖春秋習射。亦鄉大夫爲主人。其戒賓也。親之。不合使州長。疏謂大夫來臨禮。州長戒賓。不自稱稱鄉大夫。非。胡氏聲昕云。注云。鄉大夫若在焉。則稱鄉大夫也。謂鄉大夫若在州之中。則習射鄉大夫主之。經所謂主人。則稱鄉大夫。非稱州長也。疏誤會注意。宜爲盛氏所駁。云戒猶警之也語也者。張氏爾岐云。賓以州中處士賢者爲之。若大夫來爲賓。則易以公士。方氏苞云。冠之賓贊。始汎戒之。前期三日簋之。既簋而宿之。前期一日告之。鄉飲鄉射。則並戒宿於卽事之日何也。冠子私家之事。雖前期宿戒。尙恐奪於公事。與賢能習射。則國政也。鄉大夫既就先生而謀賓介。則衆賓之當與。衆公卿大夫之來觀者。預備之矣。春秋習射。其法有常。其人有定。故可以及期戒速。同日而畢事也。吳氏廷華云。射爲行禮之事。最重。謂當先期戒賓。此與鄉飲俱不言先期。亦文省耳。鄉飲注乃造作夙興字。遂有戒賓與射同日之說。不知戒者先期告之。使之致敬。何等鄭重。若與射同日。則召。賓足矣。何必曰戒。此皆因鄉飲酒有不宿戒之說。故據之。不知彼無所謂使能。不宿戒者。蓋謂諸職事皆能而翫於禮。故不必宿戒之。若以賓言。則何得曰使。云出迎出門也者。盛氏世佐云。主人戒賓。必詣賓家請之。賓出已家大門外迎主人。疏謂出序之學門外。非。云請告也。告賓以射事。不言拜辱。此爲習民以禮樂。不主爲賓已也者。散氏曰。請亦謂致戒辭而請之爲賓也。請下似脫一賓字。方氏苞云。州長教民習射。故賓不宿戒。不固辭。一同鄉飲酒。但不言拜辱其辱。蓋此賓或在朝公士。或不仕之君子。與鄉大夫所舉賢能不同。卽或用庠序中學士。亦奉長吏之教令而習禮。無所爲拜辱其辱也。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禮兩云賓拜辱。此則云迎送者。拜辱明其意。迎送指其事。無異也。注說似求之過矣。云不謀賓者。時不獻賢能。事輕也者。郝氏敬云。射以有賓。教民序也。不謀賓。無介禮。主射將觀德焉。非專禮賓也。胡氏聲昕曰。此賓賢能之後。將習射以合民諸材。不能遽繩以觀德。故注以不謀賓爲事輕也。引周禮者。鄉大夫職文。五物者。一曰和。二曰容。三曰主皮。四曰和容。五曰與舞。注云。和載六德。容包六行也。庶民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有主皮。主皮者。張皮射之。無侯也。主皮和容與舞。則六藝之射。及禮樂與當射之時。民必觀焉。因詢之也。馬融論語注曰。一曰和志。言其平心志也。二曰和容。言其和威儀也。三曰主皮。言其審正鵠也。四曰和頌。言其合音節也。五曰與舞。言其中舞也。與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退還射宮。省錄射事。〔疏〕正義曰。賈疏云。射宮。鄉庠鄭說異。賓禮辭許。主人再拜。賓荅再拜。主人退。賓送再拜。省錄射事。〔疏〕州序也。省錄射事。下文張侯等事。無介。雖先飲酒。主於射。〔疏〕正義曰。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鄉大夫士之射也。必先行鄉也。其序賓之禮略。〔疏〕飲酒之禮。鄉飲有介。此無介者。鄉飲主於禮賓。此主於射。序賓之禮略。故

不立介以輔賓也。敖氏曰：無介者，以介尊次於賓，同於大夫。射時雖爲耦也。方氏苞云：注與敖說皆近似，而未得其情也。謂略於序賓，則賓長三人皆得受獻，而獨略於介何義乎？謂難與合耦，則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介必學士之越其曹者，乃不得僭於羣士而與大夫耦乎？蓋大射、鄉射、公食大夫、燕禮，皆有賓無介，有介者，獨鄉飲酒耳。五州之中，德行道藝相次比者，必有數人，故立賓及介，而介之禮亞於賓，俾衆賓觀感而益自矜奮焉。若州長習射，則立賓以與主人行禮，而倡衆纔足矣。無所用介。鄉射無介，則黨正之正齒位可知。大射、燕禮，則有位者皆在列，賢者衆多，不可以賓介盡之。公食大夫，則異國之臣，惟正客當此盛禮，而介不與。禮以義起，各有所當耳。案此說可備一解。

右戒賓

乃席賓南面東上。不言於戶牖之間。〔疏〕正義曰：賈疏云：鄉飲酒在序，序有室，此據州長射於序，以其無堂戶牖，有東房西房，則中有室，而席賓於戶牖之間也。明矣。凡席於此者，皆東上，經不悉見之也。惟爲神席則西上。方氏苞云：燕禮，司宮席賓于戶西，東上，昏禮，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將醴賓，改筵東上，則凡賓席皆在戶牖間可知矣。下經尊于賓席之東，則在戶牖間之常位明矣。注疏說非。高氏愈云：賓席南面，居尊位也。鄉飲酒禮不及布席之面，此詳之。褚氏寅亮云：下經云：尊于賓席之東，而不言房戶間，似州序實無室者，盛氏世佐云：此賓席亦當在牖前，經不言者，容射於序也。鄉大夫射於序，序有室，云牖前，可也。州長射於序，序無室，云牖前，不可也。序何以無室也。州之學小於鄉，其堂淺，去其室壁之限，堂斯深矣。無室則無房，本記曰：出自東房，爲射於序言之也。敖氏據此決其有室，非。序雖無室，然其制亦三門五架。衆賓之席繼而西。言繼者，甫欲習衆。〔疏〕正義曰：敖氏云：與大夫士之私室殊，而謂席賓於戶牖間，亦非。衆賓之席繼而西。言繼者，甫欲習衆。〔疏〕正義曰：敖氏云：三人也。繼，繼賓席也。云繼者，明其以次而西。衆賓之席亦皆不屬而東上。蔡氏德晉云：衆賓之席，以次相繼而西，皆南向，當西房之外也。注云：未有所殊別者，褚氏寅亮云：明所以相連屬之故，其不妨連屬者，升降可各由其席之西端，不必留隙地也。賓既升降由下，衆賓同可知。章氏協夢云：此所謂繼，卽鄉飲所謂不屬。衆賓之席依次而西，不相接屬，以便升降也。張氏惠言云：賓有席西拜，知席不與衆賓繼，又禮云：西序之席北上，疏謂大夫多尊東，不受



則於尊西。賓近於西。則三賓東面。案賓位不可移。當如大射。小鄉之位。在賓西。衆賓之席繼而西。故有西序之席。胡氏肇昕曰。經言繼而西。言衆賓之席皆在賓之西。相繼而西。非謂衆賓與賓席相連屬也。鄉飲言衆賓之席不屬。此言繼而西。互爲詳略。非有異也。方氏苞謂鄉飲與賢能以獻於君。使出使長之。入使治之。故於與。之之日。即辨其等列。若春秋習射。即公士爲賓。亦宜與鄉之學士齒。無庸過爲區別。說似太泥。席主人于阼階上西面。阼階東。〔疏〕正義曰。敖氏云。阼階上東西節也。南北當東序。凡主位皆然。褚氏賓亮云。在階上少東。而則主人亦無對席矣。胡氏肇昕云。西序雖無介席。而衆賓多。則亦席於西序。但不得與主人席對耳。張氏彙言云。記云西序之席北上。疏謂大夫多尊東。不受則於尊西。賓近於西。則三賓東面。案賓位不可移。當如大射小鄉之位。在賓西。衆賓繼而西。尊于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玄酒皆加勺。筐在其南。東肆。斯禁。禁切地無足者也。肆陳也。故有西序之席。〔疏〕正義曰。敖氏云。賓席之東。即房戶之間也。張氏爾岐云。兩壺酒與玄酒。篚以貯爵。尊南東向陳之。首在言房戶間而言賓席之東者。容或有射於序者。無房戶可言也。賓席隨地而移。故依之。以見設壺之處。且與前互備。此古人立言之法。設洗于阼階東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水在洗東。篚在洗西南肆。榮。屋。〔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下篚亦以貯解。縣于洗東北西面。此縣謂磬也。縣於東方。時射無。〔疏〕正義曰。敖氏云。縣不近階者。宜辟東縣之正位也。大射東縣在阼階之東。蔡氏德晉云。鄉飲無射事。則縣於階間。今辟射位。故縣於洗東北也。章氏協夢云。水在洗東。縣又在水之北。於洗爲東北。注云此縣謂磬也。又云但縣磬者。半天子之士。無鐘者。賈疏云。周禮小胥職云。半爲堵。全爲肆。鄭云。鐘磬者編縣之。二八十六枚而在一簋。謂之堵。鐘一堵。磬一堵。謂之肆。諸侯之卿大夫。半天子之卿大夫。天子之卿大夫判縣者。東西各有鐘磬爲肆。諸侯之卿大夫判縣者。分一肆於兩廂。東縣磬西縣鐘。若天子之士特縣者。直東廂有鐘磬二簋爲一肆。諸侯之士分取磬而已。故云無鐘。敖氏云。縣。謂縣鐘磬與簋於筥篚也。鼓擊之屬亦存焉。周官小胥職。凡縣鐘磬。半爲堵。全爲肆。又曰。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卿大夫判縣。士特縣。然則凡爲士者之樂。皆得縣鐘與磬。惟以特而別於其上耳。大射儀言。國君西方之縣。先磬。次鐘。次簋。鼓擊在其南。下經云。不鼓不釋。鐘師職云。

掌以鐘鼓奏九夏。饔師職云。掌金奏之鼓。此與上篇皆實出奏。咳。夏。金奏之一也。然則是禮亦有鐘鼓。饔明矣。諸氏寅亮云。小胥云。凡縣者。知縣亦有時而堵者矣。天子之宮縣。諸侯之軒縣。不待言。即天子卿大夫之判縣。士之特縣。亦皆肆也。然則所謂堵者。果何屬乎。經雖無明文。注及疏以義差之。故知諸侯之卿大夫東縣。西縣。士則有磬而無鐘也。東磬。西鐘。合之乃成肆。就東西分言。則均之半爲堵。士無鐘。直半爲堵而已。無鐘則無肆矣。然則咳。夏。乃金奏之一。實出奏。咳。而不用金奏可乎。曰。禮所不得用者。雖專用鼓可也。集說謂飲射皆有鐘鼓。饔。恐未的。盛氏世佐云。縣。編縣也。不言所縣者。所縣非一等也。天子之鄉大夫州長。遂大夫皆判縣。鐘磬二肆。諸侯之鄉大夫半之。鐘磬爲一堵。天子之縣正特縣。鐘磬一肆。諸侯之州長半之。唯磬一堵。斯禮也。實兼此數者故也。大夫判縣。當東西分列。今皆在洗東北者。辟君也。大射君禮本合三面皆縣。以辟射位。闕其北。唯東西各一肆。故於此宜辟之。又案春秋襄十一年左傳云。鄭人賂晉侯歌鐘二肆。及其鐘磬。晉侯以樂之半賜魏絳。於是始有金石之樂禮也。孔疏云。以絳絳蒙賜。始有金石之樂。知未賜不得有也。賜之而云禮也。知禮法得賜之也。據此。諸侯之大夫未蒙君賜。在私家不得有鐘磬與鐘之樂。其有之者。蓋出於特典。此在公所行禮。雖未賜。亦合鐘磬俱有。鐘未聞。據賈疏。則卿大夫以下皆無鐘也。下經云。不鼓不釋。則鼓亦有之。以其非金石之樂。大夫士皆可用也。此與上篇皆大夫士之禮。敷氏據引天子諸侯禮釋之。誤。經云。西面。則鼓之者東面矣。乃張侯下網不及地武。侯。謂所射布也。網。持舌繩也。若有鐘在其南。鼓又在其南。皆西面也。鞀未聞。乃張侯下網不及地武。侯。述也。中人之迹尺二寸。侯象人。網即其足也。〔疏〕正義曰。敷氏云。射布而曰侯者。王朝射之。以威不寧侯。遂以名之也。諸侯以下。則因其名是以取數焉。〔疏〕而不改與。下網。謂已繫者也。網不及地武。則下個亦然。張氏爾岐云。侯制。有中。有躬。有舌。有網。有緝。中其身也。方一丈。倍中以爲躬。中之上下。橫接一幅。各二丈。謂之躬。倍躬爲左右舌。用布四丈。接於躬上。左右各出一丈爲舌。下舌半上舌。用布三丈。接躬下。左右各出五尺也。其持舌之繩。謂之網。維其綱於幹者。又謂之緝。上下各有綱。下綱去地之節則尺二寸。程氏瑞田云。司裘職。王及圻內諸侯卿大夫大射。皆皮侯也。據大射儀。列國諸侯與其羣臣大射。亦張皮侯。故司裘注云。列國諸侯射之三侯。即引大射儀。謂皮侯也。然則大射未有用皮侯者。若賓射。天子亦張布侯。據射人職。王三侯五正。諸侯二侯三正。孤卿大夫一侯二正。士射侯二正。注謂三侯者。五正三正二正之侯。二侯者。三正二正之侯。一侯者。二正之侯。則天子亦張畫布之侯。梓人職所謂張五采之侯。注謂五采畫正之侯是也。又梓人職。張獸侯。則王以息燕。注云。畫獸之侯。即此下記所謂白質赤質布侯之等。蓋皆以獸畫於布。是天子於燕射亦張布侯也。下記鄉侯。乃此經鄉射之侯。而不用下記之獸侯。注以鄉

侯采法無正文。以其爲賓射之類。故約之爲二正之采侯也。默侯詳是記者注云。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燕射之禮而張此侯。然則雖詳是記。而非鄉射之侯也。又案鶴正二字。散文雖通。而實有別。故司裘張大侯。則曰設鶴。大射備張三侯。則曰見鶴。梓人張皮侯。則曰棲鶴。若射人職言正。則非皮侯也。是以注解鶴字云。所射也。以皮爲之。又云。以席豹熊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羣。謂之鶴。著於侯中。所謂皮侯。其解正字。但云所射也。以其爲布侯也。故孔冲遠齊風猗嗟詩正義云。正之廣狹無文。鄭於周記考之。以爲大射則張皮侯而設鶴。賓射則張布侯而遺正也。盛氏世佐云。案鄉侯以布爲之。侯中用布五幅。幅長一丈。廣二尺。古者布幅廣二尺二寸。以二寸爲縫。諸幅皆以二尺計之。又以一幅橫接於中之上下。謂之躬。躬各二丈。其接於躬者謂之舌。亦謂之个。上舌四丈。下舌三丈。上廣下狹也。合之用布十六丈。下網不及地武。則上綱去地丈九尺二寸矣。焦氏以恕云。侯之上下方左右各有五尺之躬。其上方又各有一丈之舌。下方亦各有五尺之舌。必綴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事未至〔疏〕正義曰。敖氏云。侯以綱而繫之於兩植。而後其侯得牢焉。所謂張也。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事未至〔疏〕正義曰。敖氏云。侯則不繫左下綱也。中掩束之者。中掩左下个。而以綱束之也。下个出於躬五尺。中掩之。是所掩者二尺五寸矣。稽氏寅亮云。以左下綱向上斜掩過侯中。而束於右上綱。故曰中掩束之也。張氏爾岐云。侯向堂爲面。以西爲左。射事未至。故且不繫左下綱。並綱與舌向東掩束之。待司馬命張侯。乃脫束繫綱也。盛氏世佐云。案。中讀如字。釋文。丁仲反。非。下舌三丈。中掩之。是所掩者。丈五尺也。姜氏訓中爲侯中之中。謂掩其中而束之也。亦是一解。焦氏以恕云。謂之中掩者。侯中一丈。而左右之躬與舌合長一丈。引此一丈以向右方。則適與侯中相掩。故曰中掩也。不繫左下綱。猶若未張者然。故下文比三耦之後。更曰司馬命張侯也。方氏苞云。凡經文彼此互見者。其見之各有所宜。如畫物者司空之屬。掃所畫者司宮。其升降自北階。義當於大射見之。大射既詳。則丹墨尺度。升降所由。不容有異。而鄉射之畫者掃者。或州之有司。或州長之私人。不言而可知。侯綱去地之數。掩束左下綱之度。說左繫綱之節。義當於鄉射見之。俾學士私居習射。具知其儀法。鄉射既詳。則大射惟著三侯之高下。與設張者量人與巾車而已。聖人制禮。審則宜類。而使人曲得其情。聖人之文。隨事異形。而措之各有其地。凡互見者。皆可以是以推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御矢也。侯道〔疏〕正義曰。注此乏去侯。校勘記云。乏。之防。說者云。如今牀頭小曲屏風也。侯黨指侯之西邊而言。此乏參分侯道而居其一也。乃云侯黨者。明雖取數於侯道。實取節於侯黨也。西五步。亦謂侯黨之西也。然則此乏其南十丈。其東三丈。乃與侯黨相當與。郝氏敬曰。乏以皮爲

之。形如曲屏。唱獲者所隱蔽。一名容。容身於內以避矢。矢力至此乏竭。故名乏。黨。偏近也。玉藻云。侍坐引去君之黨。鄉侯去射位五十步。蓋三十丈也。三分之。而乏偏近侯一分。則去侯十丈。去堂上二十丈也。四五步。謂去侯西三丈。避矢道也。張氏爾岐云。乏狀類曲屏。以革爲之。唱獲者於此容身。故謂之容。矢力不及。故謂之乏。黨。勢也。三分侯道。而居旁之一偏西者五步。此設乏之節也。侯道五十步。步六尺。計三十丈。乏居三之十四五步。故云北十丈西三丈。必於此者。取可察中否。唱獲聲達堂上也。盛氏世佐云。此言設乏之法也。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者。其南北節也。四五步者。東西節也。黨。郝訓偏近。得之。蓋侯道三十丈。若第云三分侯道而居其一。未知其近堂與。近侯與。惟云居侯黨之一。而後知其去侯十丈也。先儒以侯旁釋之。其義頗晦。且經云四五步。則其在侯西偏明矣。何必以黨爲旁乎。高氏愈云。侯道五十弓。參三之。而近侯身者居其一。則下以瞻中否。而上得聞唱獲聲。於近遠爲得中也。又居西偏五步。則爲矢所不及矣。褚氏寅亮云。聶氏崇義曰。乏縱廣七尺有半。以牛革鞣之。陳氏祥道云。正面北。乏面南。故文反正爲乏。謂之容。以獲者所匿也。鄉侯五十弓。則三十丈。侯外門內又須有餘地以容往來。記云序。則物當棟。士制棟下至堂廉約三丈六尺。庭深三於堂。土堂之深。自室至堂廉約五丈四尺。三之。則十六丈二尺。合計不及二十丈。不足以容侯道。然則州長雖土。而州序之庭蓋深於土廟及寢之庭也。胡氏肇昕云。方氏苞亦云。遠於堂而與侯近。故曰侯黨。與郝說同。但以黨爲旁。既混於西五步之文。而以黨爲偏近。謂參分侯道而居侯偏近之一。義亦不顯。三分侯道而居其一。知其近侯非近堂者。經以侯字明之。非以黨字明之也。考經文以侯黨與侯道對言。皆實有所指。若以黨爲偏近。與上文道非同類矣。今案。黨。所也。左氏哀五年傳。何黨之乎。杜注。黨。所也。公羊文十三年傳。往黨衛侯何。注。黨。所也。劉熙釋名釋州國云。上黨。黨。所也。在山上。其所最高。故曰上黨也。然則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者。謂參侯道而居侯所三分之一也。王氏引之云。之一二字當在乏參侯道下。讀乏參侯道之一爲句。乏參侯道之一者。乏之去侯之度。參分侯道之一也。侯道三十丈。參分之一爲十丈。經言乏參侯道之一。故法言此乏去侯北十丈也。乏在其西五步。故云居侯黨西五步。六尺爲步。五六三丈。經言居侯黨西五步。故法言去侯西三丈也。不云北幾步者。參分侯道之一。爲去侯北十六步又六分步之四。奇數不成步。不可以步言。故不云北幾步。而云參侯道之一也。云參侯道之一。則南北之度已明。而猶未及東西之度。故又云居侯黨西五步也。

## 右陳設

羹定也。肉謂之羹。定猶熱也。〔疏〕正義曰。注猶熱也。校勘記云。熱。徐本。通解。俱。主人朝服。乃速賓。賓朝服出也。謂狗熱可食。〔疏〕作執。下同。案此二字諸本錯出。宜從執。後不具校。

迎再拜。主人荅再拜。退賓送再拜。速。召也。射賓輕也。戒時玄端。今郡。〔疏〕正義曰。敖氏云。禮戒速同服。國行此鄉射禮。皮弁服。與禮爲異。

鄉射而朝服。其義與鄉飲同。盛氏世佐云。於此乃言朝服。則戒時不朝服明矣。鄉飲酒禮不言主人服。而其記云朝服而謀賓介。是戒速亦皆朝服也。主人待賓輕重之差。於此可見。敖說非。方氏苞云。與賢能。國之重典也。故戒賓宿

賓皆不言所服。舍朝服無所服也。會民習射。疑可以常服。故於速賓特舉朝服。則前此皆常服可知矣。凌氏廷堪云。考鄉飲酒禮。經文不言何服。唯記云鄉朝服而謀賓介。故知鄉飲酒之爲朝服。鄉射禮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者。例見於此。故文不具也。則戒賓時當亦朝服如鄉飲酒。非若息司正注以爲服玄端。經有主人釋服之文爲可據也。公食大夫禮戒賓不言朝服者。亦文不具。其實皆服朝服。食禮盛。於燕禮用朝服。豈有食禮戒賓反用玄端者。敖

氏之說當矣。章氏協夢云。射義曰。鄉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此篇自立司正以前。皆鄉飲禮也。既以鄉飲之禮。則戒賓之服自同。敖說是也。胡氏肇昕云。此經盛氏方氏從注說。凌氏章氏從敖說。與注異。考鄉射雖先行鄉

飲酒之禮。而其禮輕於鄉飲酒。鄉飲經文不言何服。則戒宿同爲一服可知。鄉射於速賓特言朝服。則戒賓非朝服可知。如以鄉射唯宿賓拜賜拜辱言朝服。他皆不言者。例見於鄉飲。故文不具。夫鄉飲經文未嘗言朝服也。記始言朝服而謀

賓介耳。記在作經者之後。不得云例見於鄉飲也。鄉飲介速同朝服。鄉射與之同。則當於戒賓時特言朝服。以詳鄉飲之所略。不得於速賓始言朝服。令人疑宿戒之相殊也。注說甚精。不得據敖說而駁之。

遂從之。〔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既退。衆賓乃至於賓之門而與之皆行也。云遂者。雖相去有閒。而事則實相接也。

賓及衆賓

### 右速賓

及門。主人一相出迎于門外。再拜。賓荅再拜。相。主人家臣。〔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言飲賓之事。接贊傳命者。

賓。主人獻衆賓。一人舉觴爲旅酬之端。遽入。主人獻遽自酢。工笙合樂。衆賓。主人獻工與笙。乃立司正以安賓。衆賓。凡十節。皆與鄉飲酒禮同。此爲射而飲。其後即詳射事。○及門。敖氏云。門。學門也。章氏協夢云。鄉飲行禮於序。



鄉射行禮於序。序序唯有一門。故皆直言門而不言大門內門。注云相主人家臣攬贊傳命者。盛氏世佐云。若射於序。則爲之相者其黨正與。吳氏廷華云。飲射皆公事。不當用家臣。鄉飲注以相爲主人之吏。蓋以屬官言是也。揖衆賓。差卑。禮〔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同是鄉人無爵者。主人以賓揖。先入。以猶與也。先入。入門右西面。〔疏〕正義曰。高左右之曰以。此云以者。賓之進退似主人也。胡氏肇昕云。以與聲之轉。主賓相接。爲平等之稱。故曰與也。賓厭衆賓。衆賓皆入門左。東面北上。賓少進。引手曰厭。少進。差在前也。今文皆曰揖衆賓。〔疏〕正義曰。注云少進差在前也者。敖氏云。少進。謂少東。方氏苞云。少進而東。以獨與主人揖讓也。實比肩而立。賓序在前。去衆賓差遠也。敖說非。程氏瑤田云。鄉飲酒禮注。皆入門西東面。疏以主人至門內露待賓。則賓此時亦在門內露矣。然云北上賓少進者。則賓與衆賓堂下西階西之位準此矣。賓位直西序。衆賓以次而南。少退於賓。據賓降辭洗進退之節擬之。則位不迫於階而遠在階南矣。下經賓辭洗注云。言東北面。則位南於洗矣。案位亦不得南於洗。賓位必與主人位相對。衆賓位必與兄弟位相對。主人及兄弟之位見士冠禮。主人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立于洗東。西面。然則兄弟退於主人。既曰洗東。雖衆兄弟以次而南。其長必略當洗。主人以賓三揖。皆行及階。三讓。主人升一等賓升。三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於賓。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疏〕正義曰。言皆行者。賈疏云。皆行。言皆先後也。郝氏敬云。皆行。主人與正賓同行也。方氏苞云。主人接賓。前後儀法。皆與鄉飲酒同。惟此言皆行。鄉飲酒。主人與賓揖讓則升。介至。衆賓徐進至階下。事不相連。鄉射則衆賓皆隨賓而行也。與賢能。則全用賓主之禮。故聽其自行。教射。則兼用有司之法。故使之隨行。黨正之正齒位。賓入而衆賓從之。亦此義也。鄉飲酒之衆賓。主人不酬。而鄉射則衆賓長亦受酬。以大夫人不與則長正當介位也。敖氏似謂賓與主人同行。果爾。則宜稱並。不宜曰皆。胡氏肇昕云。案方氏從賈疏說。然此節究以敖氏郝氏說爲當。注云三讓而主人先升者。是主人先讓於賓。不俱升者。賓客之道。進宜難也者。敖氏云。主人升一等賓乃升。敵者之禮也。方氏苞云。凡敵者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謂舉步少有先後耳。此賓州民也。故州長先升一等。而後賓升。燕禮則賓升。公降一等而揖之。義亦類此。胡氏肇昕云。鄉飲酒禮。至於階。三讓。主人升。賓升。此盛其禮以尊賓。爲敵者之禮也。此言主人升一等賓升。射



禮賓卑。故不敢與主人並升。與鄉飲酒異也。舊說多誤。吳氏廷華云。主人有道賓之義。故先升。然不讓。則疑於倨。故讓至於三。又主人既先道。賓自宜後升。注以爲進宜難。無謂。故主人阼階上當楣北面再拜。賓西階上當楣北面荅再拜。主人拜賓至此堂。

### 右迎賓拜至

主人坐取爵于上篚以降。將獻賓也。〔疏〕正義曰。主人坐取爵。校勘記云。通解無也。〔疏〕坐字。○章氏協夢云。以降。降洗也。賓降。從主人也。主人阼階前西面坐奠爵與辭降。重以主人煩賓也。今文無降階。〔疏〕正義曰。章氏協夢云。坐奠爵。奠爵於階前也。注云。今文無降階者。面坐奠爵而已。若只無降階二字。則是以主人前爲句。讀爲王前。蠅前之前。禮經無此文例矣。下文賓賓對對。主以虞爵降。主人降。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與辭降。彼有西階前。此自當有降階前。故鄭從古文。賓對對。主人坐取爵與適洗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盥手又洗爵。飲潔敬也。〔疏〕正義曰。注飲潔敬也。校勘記云。飲也。古文盥皆作浣。〔疏〕徐、陳、通解。俱作致。○古文盥皆作浣者。說詳士冠禮。賓進東北面辭洗。必進者。方辭洗。宜遠位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鄉飲酒此處爵于篚與對賓反位。反從降之位也。鄉飲酒曰。當西序東面。〔疏〕正義曰。當西序東西。校勘記云。下主人卒洗壹揖壹讓以賓升。賓西階上北面拜洗。主人阼階上北面奠爵遂荅拜乃降。乃降。將更盥也。〔疏〕正義曰。高氏愈云。言西面。賓拜洗。主人奠爵。不言北面。故此詳之。賓降。主人辭降。賓對。主人卒盥。壹揖壹讓升。賓升西階上疑立。疑。止也。有〔疏〕正義曰。朱子云。賓降。案。主人坐取爵。賓之賓席之前。西北面獻賓。進物曰獻。凡〔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擲飲酒曰。當西序東面。

席之當作之席注進於賓也。進下徐本有酒字。與畢疏標目合。通解無。

賓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少退。猶少辟也。〔疏〕正義曰。注猶少辟也。校

進受爵于席前復位。復位西階上。

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賓少退。〔疏〕正義曰。高氏愈云。賓西階上拜受爵。北面。則主人阼階拜送爵亦當北面矣。

脯醢。進。

賓升席自西方。賓升降由下也。乃設折俎。性體枝解節折以實俎也。主人阼階東疑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

爵于薦西。興取肺。坐絕祭。卻左手執本。右手絕末以祭。〔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禮云。右手取肺。卻左

飲酒文。不云弗緣者。以彼爲緣祭。此絕祭也。用鄉尙左手嚙之。嚙。嘗也。右手在下絕以授口嘗之。興加于俎。坐掬手。執爵。遂

祭酒。興席末。坐啐酒。稅。拭也。啐。嘗也。古文稅作說。降席坐奠爵。拜告旨。降席。席西也。〔疏〕正義曰。降席坐奠爵。方氏苞

升席自下。賓不宜由西。以不欲與主人相背。變其常。故特著之。降席本宜自西。故不言。告旨者。張氏爾岐云。告主人曰旨酒。執爵興。主人阼階上荅拜。賓西階上北面

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卒。主人阼階上荅拜。

右主人獻賓

賓以虛爵降。將洗以酢主人。〔疏〕正義曰。注以酢主人。校勘記云。酢。釋文要義俱作醋。○賈主人降。從賓也。降立

當東。賓西階前東面坐奠爵。興辭降。〔疏〕正義曰。高氏愈云。鄉飲酒賓主人對賓坐取爵適洗北面坐奠

爵于篚下。興盥洗。賓北面盥洗。〔疏〕正義曰。高氏愈云。篚下當作下篚。對前上篚而言。以其設於阼階下。故

非也。古者爲長道通於師。鄉飲酒鄉射之主人。長也。師也。賓。民也。弟子也。故雖執賓主之禮。而兼存師弟子之義也。然則主人之獻賓西北面。賓酢主人東南面何也。尊賓之義。既明著於戶牖間之面位矣。其餘儀節。又各有時措之宜。主人實爵於尊南。而進獻賓之席前。自宜北面。賓實爵於尊南。而降至主人之席前。自宜南面。然則燕與大射。主人代君賜爵而洗。皆北面何也。君雖使膳宰爲獻主。而膳宰所執。則爲賓舉解之禮。若南面。則嫌以主人自居。其升也。從賓之後。而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與對主人反位。主人辭洗進也。〔疏〕正義由西階。亦此義也。主人阼階之東南面辭洗。賓坐奠爵于篚。與對主人反位。主人辭洗進也。〔疏〕正義注主人辭洗進也。校勘記云。徐本。數本。俱無也字。與單疏標目合。通解有。云反位。從降之位者。案鄉飲酒禮云。主人復阼階東西面。上文主人降注云。降立阼階東西面。故云從降之位也。云主人辭洗進也者。蓋主人降在阼階東西面。因辭洗進而東南面。今賓卒洗揖讓如初升。〔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如初復反從降之位也。賈疏未明。賓卒洗揖讓如初升。〔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升字疑衍。鄉飲酒禮云。賓實爵。章氏協降盥如主人之禮。賓升實爵。〔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升字疑衍。鄉飲酒禮云。賓實爵。章氏協前東南面酢主人。〔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酢。要義作醋。注同。魏氏云。賓以虛爵降注。將洗以醋主人。釋文云。醋主。才各反。報也。劉云與酢同音義。此當爲前注作音。而不言下同。則此節經注釋文仍作酢歟。主人阼階上拜。賓少退。主人進受爵復位。賓西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主人升席自北方。乃設折俎祭如賓禮。祭薦俎及酒。〔疏〕正義曰。注亦齊。校勘記云。不告旨。酒已。自席前適阼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遂拜執爵興。賓西階上北面荅拜。〔疏〕正義曰。張氏便。主人坐奠爵于序端。阼階上再拜崇酒。賓西階上荅再拜。〔疏〕正義曰。序端。東序頭也。崇。充也。〔疏〕正義曰。張氏序端。擬獻衆賓用之。章氏協夢云。鄉飲酒。賓西階上荅拜。不言北面。此主人阼階上再拜。不言北面。亦互文也。

右賓酢主人

主人坐取觶于篚以降。將酬〔疏〕正義曰：鄉飲酒云：降賓降。主人奠觶辭降。賓對東面立。〔疏〕正義曰：

鄉飲酒云：立。主人坐取觶洗。賓不辭洗。不辭洗。以其將自飲。卒洗揖讓升。賓西階上疑立。主人實觶酬之。阼階

上北面坐奠觶。遂拜執觶興。酒勸賓西階上北面荅拜。主人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遂拜執觶興。賓

西階上北面荅拜。〔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主人先自飲。所以爲勸也。章氏協夢云：主人降洗。賓降辭如獻

禮。已將酌。升不拜洗。酬禮殺也。賓西階上立。主人實觶賓之席前北面。賓賓西階上拜。主人坐奠觶于

薦西。〔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鄉飲酒禮云：主人少退。卒拜進。坐奠觶于薦西。方氏苞云：賓酢主人。主人拜。賓

州長亦宜與鄉大夫同。鄉大夫爲國求賢。故於賓介受酬之拜皆少退。賓辭坐取觶以興。反位。賓辭。辭主人。主

人阼階上拜送。賓北面坐奠觶于薦東。反位。酬酒不

右主人酬賓

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主人將與衆賓爲禮。賓謙不敢獨居堂。〔疏〕正義曰：高氏愈云：鄉飲酒此下有主人獻

遂獻衆賓也。主人西南面三拜衆賓。衆賓皆荅壹拜。三拜。示偏也。壹拜。不備禮也。〔疏〕正義曰：壹拜。校勸

獻賓畢。乃與衆賓拜。敬不能並。〔疏〕正義曰：一。徐本通解

要義俱作壹。敖氏作一。石經補缺亦誤作一。○氏方苞云。注獻賓畢乃與衆賓拜敬不能並。近似而實非也。禮有宜分致者有宜合致者。賓主獻酢。自不宜使無事者立於其側。如謂敬不可並。則四時朝覲。諸侯族見天子。與天子大合諸侯。爲壇於國外。五等之君。傳摺將幣。主人揖升。坐取爵于序端。〔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序端之爵。即禮。同時而卒事。君與臣皆爲相漬矣。主人揖升。坐取爵于序端。〔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序端之爵。即子西楹。降洗升實爵。西階上獻衆賓。衆賓之長升拜受者三人。長其老者言三人。則衆賓多矣。國主人拜送。衆賓右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疏〕正義曰。賈疏云。降復賓南東面位。敖衆賓皆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自第四以下。又不拜受爵。禮彌略。〔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每一人獻則薦諸其席。〔疏〕正義曰。賈疏云。此還衆賓辯有脯醢。薦於其位。〔疏〕正義曰。賈疏云。還據堂下無席者。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不復據堂上三人有席者。

### 右主人獻衆賓

揖讓升。賓厭衆賓升。衆賓皆升就席。一人洗。舉觶于賓。一人主升實觶。西階上坐奠觶拜。執觶興。賓席末荅拜。舉觶者坐祭。遂飲。卒觶興。坐奠觶拜。執觶興。賓荅拜。降洗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疏〕正義曰。升實觶。校勘記云。實石經補缺。葛。閔。俱作賓。賓拜。舉觶者進。坐奠觶于藍西。不授。賤賓辭。坐取以興。若親受。〔疏〕正義曰。前篇言受。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觶者降。〔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射後賓將舉此言取。互文也。舉觶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舉觶者降。〔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射後賓將舉特性少牢之禮。異者詳之。同者則互見。此篇自獻賓至舉觶於賓。與鄉飲酒同。而一一復見何也。士大夫之祭禮。衆所習知。故可互見。若鄉飲酒。三年而一舉。士不預教。則始與於衆賓者。或愆於儀。惟於州長教射詳之。則進而與

於賓與者。可益渙於禮意。下而與於賄賓者。亦衆習其節文矣。

右一人舉解

大夫若有遵者。則入門左。

也。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也。謂之遵者。方以禮樂化民。欲其遵法之也。其士也。於族乃入。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亦然。主於鄉人耳。今文遵爲俱。〔疏〕正義曰。

若有遵者。敖氏云。謂若有與此會而爲遵者也。張氏爾岐云。言若有者。或有或無不定也。案鄉飲酒於簫末略言遵者之禮。此經乃著其詳。正所云如介禮也。入門左者。敖氏云。入門左。則鄉者賓入之位也。不俟於門外。別於正賓。

注云。謂此鄉之人爲大夫者也。方氏苞云。周官以三公爲鄉者。鄉之地廣。興賢禮重。故諸公樂道化之行而臨觀焉。春秋習射。卽有居是州者。亦無爲來觀。故遵者唯大夫耳。遵者之禮。不詳於鄉飲酒。而具於是篇何也。獻酬揖讓。

大夫卽與賓同。諸公雖貴。禮無以加。故獨著其加席辭洗去席之特異者。至所自執之禮。視賓主人每殺。爲遵之道則然。公大夫一也。章氏協夢云。下記云。有諸公則如賓禮。可見諸公亦與焉。此直舉大夫者。大夫之爲遵者是其常。

諸公特偶有之。故舉大夫以例遵者之禮也。云其士也。於族乃入者。盛氏世佐云。據注。則鄉中命士來觀禮者。亦得謂之遵矣。章氏協夢云。鄉飲酒記謂士既旅不入。則未旅以前皆可入矣。蓋士賤既不得爲遵者。必主人請之爲衆賓。

而後得與其事。雖或有故不能與賓同來。何必俟旅酬禮行而後入乎。注非是。胡氏肇昕云。鄉飲酒禮言遵者有公大夫。不言士。而記云既旅士不入。是士亦爲遵也。蓋遵者爲觀禮而來。不限夫貴賤。而行禮之節。則有別也。此士謂命士。

與爲衆賓之士不同。章氏以爲衆賓之士當爲遵者之士。用以駁注。謬矣。云鄉大夫士非鄉人禮。主人降。迎大夫於門。亦然者。盛氏世佐云。謂他鄉之大夫士偶來爲遵者。其待之之禮。隆殺之宜。亦如本然也。主人降。迎大夫於門。

門。別於賓。賓及衆賓皆降。復初位。不敢居堂。俟大夫入。〔疏〕正義曰。初位門內東面者。賈疏云。上文賓厭衆賓。以南當遵序之位。吳氏廷華云。初位蓋上獻畢降立之位。在西階西。以次而南。盛氏世佐云。此亦與鄉飲酒禮同。復初位者。復初降時西階下東面位也。衆賓在賓南。鄭解爲初入門內之位。非。章氏協夢云。注說非也。主人祇於門內迎。

大夫。而賓與衆賓何必降至門內乎。且主人與大夫揖進時。賓與大夫相等。既不可使賓厭大夫。亦不可使大夫厭賓。觀下文只言主人揖讓以大夫升。而不言賓與大夫序升之禮。則賓及衆賓不降至門內可知。敖說較注爲長。程氏瑤田云。

大夫。而賓與衆賓何必降至門內乎。且主人與大夫揖進時。賓與大夫相等。既不可使賓厭大夫。亦不可使大夫厭賓。觀下文只言主人揖讓以大夫升。而不言賓與大夫序升之禮。則賓及衆賓不降至門內可知。敖說較注爲長。程氏瑤田云。



初位門內東面。指謂賓入門左與主人相面之處也。竊以爲此卽賓與衆賓堂下直西席之位也。注云不敢居堂。俟大夫入也者。瑤田謂堂下之位。有堂事乃升也。事竟則復初位。初位者。堂下初立賓主直序之位也。先是主人酬賓之後。將獻衆賓。主人揖降。賓降。東面立于西階西。當西序。注云。將與衆賓爲禮。賓謙不敢獨居堂。瑤田謂斯時賓蓋以事竟。復堂下之初位也。冠禮冠者見母。則堂事竟。故賓降於直西序之位。主人降復初位也。是時冠者方適東壁。賓主卽降。非至字之時始降也。賓言直。主人言復。互相足也。下經賓與主人及大夫取俎授司正及弟子以降矣。必皆從之降者。亦以旅酬事竟。皆降而復堂下初位也。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拜至。

大夫荅拜。主人以爵降。大夫降。主人辭降。大夫辭洗如賓禮。〔疏〕正義曰。主人揖讓以大夫升。數氏云。此

主人以爵降。盛氏世佐云。亦取爵於上簋也。席于尊東。尊東。明與賓夾尊也。〔疏〕正義曰。數氏云。此言尊東鄉。飲酒言賓東。亦文

前之西。於序。則在棟後第二架。當左楹之左。皆所謂尊東也。此亦謂無諸公則然。若有諸公。則大夫於主人之北西

面。方氏苞云。鄉飲酒禮。尊于房戶之間。遵席于賓東。或疑繼賓席而東。此曰席于尊東。然後東西之位次顯然。並

遵席與賓正相對。而尊之設也少南。亦具見矣。蓋賓與遵之席必偏近於室。尊必少南。然數出入於房戶者可通。而酌

以獻酬亦便耳。章氏協夢云。自大夫辭洗以前。與賓禮同。自升不拜洗以後。與介禮同。惟尊東之席異於賓介耳。大

夫雖與賓相等。而鄉射以賓爲主。自辭洗以前。同於賓禮。所以尊大夫也。自升不拜洗以後。同於介禮。所以尊賓也。

辭洗以前。大夫得如賓禮者。以諸公不在也。若諸公在。則亦如介禮。記云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是也。

升不拜洗。主人實爵席前。獻于大夫。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反位。主人大夫之右拜送。大夫辭加席。主

人對。不去加席。辭之者。謙不以己尊加賢者也。不去。〔疏〕正義曰。升不拜洗者。高氏愈云。凡所不者。皆不以轉

介不拜洗。而賓不拜洗。同。恐重勢主人之荅拜。非以其尊也。鄉大夫之尊。猶拜洗於學士。州長與大夫位相近。而以

尊廢禮。非所安也。工則井不辭洗。義可參觀。胡氏肇昕云。大夫如介禮。介不拜洗。非以其尊。則大夫之不拜洗。亦

非以其尊也。且不拜者。主於遵者爲言。則遵者自不以拜洗重勢主人之荅拜也。賈疏云。以大夫尊。故不拜洗。不

凡獻必向所獻者之位。獻大夫當東北面。以其位在東北故也。敖云西北面。非。大夫西階上拜進受爵。章氏協夢云。鄉飲酒禮獻介時。西階上北面拜。主人少退。介進。北面受爵。此云進受爵。則於大夫拜時。主人亦宜少退。不言者。文不具。○注謙不以己尊加賢者也。校勘記云。案不下疏有敦字。云不去者。大夫再重席。正也。賓一重席者。敖氏云。鄉飲酒云。大夫則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主人不徹。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此惟主言無諸公之大夫。則是鄉射禮諸公不與。盛氏世佐云。本記云。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今觀此章所陳。正與上篇介禮相同。蓋爲有諸公之大夫而言也。有諸公。則大夫之辭加席也。亦當如上篇所云。委于席端。主人不徹。此乃云主人對。不去加席。是又與無諸公之禮同矣。何其互異若此歟。蓋違者之來否。及諸公之有無。皆不可定。經故錯舉一二以示例。其隆殺信屈之詳。必待禮而後備。記之所以有功于經也。然觀乎此。則其所謂如賓禮者。亦可以類推矣。敖氏據此。遂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啐肺。謂鄉射之禮。諸公不與。并警記者之失。毋乃以辭害意歟。乃薦脯醢。大夫升席。設折俎。祭如賓禮。不啐肺。不啐酒。不告旨。西階上卒爵拜。主人荅拜。凡所不者。殺於賓也。〔疏〕正義曰。章氏協夢云。鄉飲酒禮不告旨下爵。遂拜。執解與。主人介右荅拜。此與鄉飲小異。當以鄉飲爲正。介席東面。而南方爲上。故降自南方。大夫席南面。以東方爲上。當降自東方。但大夫於西階上卒爵拜。若降自東方。不若自西方之便。則當自西方矣。敖氏云。主人荅拜。亦於大夫之右。注云凡所不者。殺於賓也者。賈疏云。凡所謂經中三事。以其殺於賓。若然。上云不拜洗。亦是殺於賓之類也。胡氏肇昕云。注云凡所不者。絕上不拜洗爲言。據此。則不拜洗非以優尊者。其義益明。賈氏之說。前後自異。當大夫降洗。將醉主人也。大夫若〔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大夫雖衆。然受獻後。須一醉主以此疏爲正也。大夫降洗。衆則辭獻長乃酢。〔疏〕人。如經所陳也。辭獻長乃酢。唯主人尊賓賤乃可。今大夫尊於諸侯之州長。於鄉大夫爲敵。不主人復降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盥者。雖將酌自飲。揖讓升。大夫可也。賈疏引有司徹爲證。非其倫矣。主人復降階降辭如初。卒洗。主人盥。盥者。雖將酌自飲。揖讓升。大夫授主人爵于兩楹閒。復位。〔疏〕正義曰。敖氏云。授主人爵于兩楹閒者。大夫雖尊。若與鄉飲鄉射。主人實爵以酢于西階上。〔疏〕正義曰。有司徹。有司徹。主人洗爵獻長賓于西階上。然後衆賓長升拜受爵。宰夫獻主人酌。若是以

辯。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主。賓西階上北面。是爲辯獻長乃酢也。又主人辯獻三賓。惟長拜洗。及主人辯獻衆大夫。惟長一酢。其義則一也。若然。則違者兼有諸公。亦當辯獻諸公大夫。而後諸公一酢。從可知矣。坐奠爵拜。大夫荅拜。坐祭卒爵拜。大夫荅拜。〔疏〕正義曰。章氏協夢云。坐奠爵拜。坐奠爵於大夫右也。既拜。當禮。坐奠爵。遂拜。執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疏〕正義曰。賈疏云。此受大夫酢不奠於醴者。爲士於族乃入。解與。然後大夫荅拜。主人坐奠爵于西楹南。〔疏〕正義曰。賈疏云。此受大夫酢不奠於醴者。爲士於族乃入。不用爵。前奠東序端之爵。獻衆賓訖。已奠于下簋。而文略歟。魚氏以起云。鄉飲酒之爵。其奠于西楹南。獻介之爵也。以其介有拜送故也。大夫拜送如介。故所奠同處。然彼西楹南之爵。其繼以獻衆賓。獻再拜崇酒。大夫荅拜。主人復阼階。揖降。〔疏〕將升。大夫降。立于賓南。〔疏〕正義曰。教氏云。必降者。宜與賓序升也。立於賓南下。與大夫若與。則皆下於介。蓋其禮皆主於士故也。張氏爾岐云。賓及衆賓。自大夫升堂時。已立西階下。程氏瑤田云。大夫謂遵者。其堂下西階西之位。在賓南。賓主之位必相對。若伸其尊。是善正禮矣。觀下文大夫及衆賓皆升。則衆賓位又在遵者之南矣。又下經賓大夫取俎降。大夫立于賓南。衆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足以明其堂下之位矣。下記云。大夫與。則公士爲賓。注云。不使鄉人加尊於大夫。據此。則易賓或不易衆賓歟。衆賓若猶處士。固不得加尊於大夫與。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疏〕正義曰。教氏云。賓亦厭大夫。大夫亦厭衆賓。乃升也。衆賓其長三人也。

### 右遵入獻酢之禮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疏〕正義曰。教氏云。少東。據工之未至階也。鄉飲酒禮云。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張氏爾岐云。案鄉飲酒大射席工。亦與此同。此注云辟射位。恐非經意。或是欲其當賓席耳。盛氏世佐云。案蒲筵丈六尺。工四人。席六丈四尺也。即謂周以八寸爲尺。亦當今之五丈。

有奇。此豈西階上少東所能容乎。且鄉飲酒云。樂正先升。立于西階東。此云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文互見也。樂正立于工席之西。猶于西階爲東。則工席更東可知。經云少東。據工席之最西者言也。工賤者先就事。布工席亦先布其最西者。故經據之而言也。敖說得之。下經云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辟射也。夫將射乃辟。則此席不辟明矣。注云辟射位固非。張云欲其當賓席。亦未爲得也。褚氏寅亮云。言少東。則西於鄉飲酒工席。故樂正逼近近階而立。遷樂在後。此時已先辟其位者。禮主於射。示其意也。方氏苞云。鄉飲酒無射位。工升自西階。卽北面坐。故不言少東。工四人二瑟。瑟先相者皆左何瑟面鼓執

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工坐相者坐授瑟乃降瑟先。賤者先就事也。相扶工也。面。前也。由鼓在前。變於君也。執越內弦。右手相。由

便也。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也。前越言執者。內有弦結。手入之淺也。相者降立西方。

〔疏〕正義曰。注云面前也。鼓在前。變於君也者。賈疏云。鄉射與對。燕禮面鼓。又與鄉飲酒後首相變。張氏爾岐云。面鼓者。瑟首在前也。鼓。謂可鼓處。與鄉飲酒不同者。在鄉飲酒。欲其異於燕。在鄉射。欲其異於大射。皆爲變於君也。姜氏兆錫云。注疏變於君之說覺支。鄉射禮輕於鄉飲。燕禮輕於大射。鄉飲賓賢。大射選士。其禮重矣。故可鼓者皆在後。主於將敬也。若鄉射只習藝。燕禮只達情而已。故可鼓者皆在前以鳴豫也。盛氏世佐云。姜說與注疏合之。其義乃備。蓋以鄉飲與燕禮對。鄉射與大射對。則爲變於君。以鄉飲與鄉射對。大射與燕禮對。則又爲將敬與鳴豫之別。儀禮一書。此等至纖細之處。亦精密周匝。乃爾。橫說豎說。無所不通。信非聖人不能爲也。讀者幸以是求之。云執越內弦右手相。便也。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也。前越言執者。內有弦結。手入之淺也者。賈疏云。瑟近首鼓處則寬。近尾不鼓處則狹。側持之法。近鼓持之。手入則淺。近尾持之。手入則深。是以此禮與燕禮面鼓。則云。執之手入淺也。大射與鄉飲酒後首。則云。撝越手入深也。敎氏云。前越去廉差遠。故不可撝。但執之而已。盛氏世佐云。瑟體首寬尾狹內越。內雖長廣狹亦等。但弦居瑟上。近首鼓處則寬。近尾不鼓處并而狹。此疏說也。若然。則側持之法。近鼓持之。手入得深。宜云撝。近尾持之。手入得淺。宜云執。今以經文考之反是。此與燕禮皆面鼓。乃云執。鄉飲酒與大射皆後首。乃云撝。鄭公內有弦結之說。不可通矣。當以敎說爲正。蓋瑟體尾狹。則後越去瑟廉差近。可撝。首寬。則前越去瑟廉差遠。故僅可執也。○章氏協夢云。鄉飲工入升歌。主人獻工。然後笙入。今射禮不升歌。故工入笙卽入。俟合樂之後。始與笙並獻之。蓋主人之獻工與笙。特爲其有事於射而勢之耳。若工未歌而得獻。則與衆賓等矣。此所以俟既合樂而後獻與。

笙入立

于縣中西面。堂下樂相從也。縣中。磬東立。西面。〔疏〕正義云。注云縣中磬東立西面者。賈疏云。鄭知不在磬西西面者。若磬西西當鐘磬之閒。與鄉飲酒磬南北面立之文互見也。縣在東階上。立者西面。蓋縣之東也。盛氏世佐云。案縣中磬南鍾北也。此主大夫判縣而言。鄉飲酒云。笙入堂下磬南。北面立。與此異。褚氏寅亮云。笙磬相應。豈可背磬而立。鄉飲酒磬在階閒。則立於其南。亦鄉磬也。敖氏欲與注異。謂立於磬西。不可從。胡氏肇昕云。敖氏謂縣中爲縣中之西。然縣在洗東北。而笙者立於縣之西。則與磬相背。既遠笙磬同音之義。且距階亦未嘗不遠也。自宜以注說爲正。又敖氏謂此與鄉飲立於磬南之意同。考鄉飲酒云。磬南北面立。此云立于縣中西面。其不同可知。又此與鄉飲磬所縣不同處。故盛氏不從其說。乃合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昔大王季文王始居岐山之陽。躬行以成王業。至三分天下。乃宜周南召南之化。本其德之初。利于寡妻。至子兄弟。以御于家邦。故謂之鄉樂。用之房中。以及朝廷。饗燕〔疏〕正義曰。注躬行以成王業。校勘記云。行下徐鄉射飲酒。此六篇。其風化之原也。是以合金石絲竹而歌之。〔疏〕本有召南之教四字。通解無。翟氏中溶云。燕禮注有此四字。此亦宜有。胡氏肇昕云。鄉飲酒注云。昔大王季文王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行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燕禮注同。彼以召南之教屬大王季。周南之教屬文王。故躬行下有召南之教四字。此注合言大王季文王。下總承云。乃宜周南召南之化。若於躬行下加召南之教四字。則上下文義不相通貫。通解無者是也。翟說不可從。云不歌不笙不閒。志在射。略於樂也。不略合樂者。周南召南之風。鄉樂也。不可略其正也者。方氏苞云。獨奏合樂。不惟志在射也。鄉飲酒以興賢能。故升歌閒歌。備陳君臣相悅上下志同之樂。使觀感而興起焉。學士習射。則歌二南。使盡志於修身齊家之要可矣。江氏筠云。此禮與大射俱以射。故略於樂。而大射不略升歌。而略笙閒合。此禮不略合樂。而略笙歌閒。注疏謂二南是卿大夫之正。小雅是諸侯之正。不可略其正。是也。但二禮於歌笙閒合中既各取其一而用之。而大射何以於升歌外別添下管一節。彼既樂有二節。則此宜亦如之。又何以只用合樂一節。豈以笙閒二者俱係雅詩之故邪。玩下無算樂之文。與息司正所云鄉樂惟欲者。固不同也。況鄉飲酒既得備用四節。則此宜亦可以上取以與大射儀相配矣。曰。大射儀雖二節。實止足當此之一節。此雖一節。實不下大射之二節。蓋大射鹿鳴三終。新宮三終。此則周南三終。召南三終。節雖不同。篇則惟一。此其所以異也。然則鄉飲酒義孔疏合樂之說。其不如賈疏之爲可信者。此亦其一證乎。又鄭氏於大射工歌。謂所欲惟鹿鳴。而四牡二篇。則不之及。合之此鄉射之



樂。可以定。工不與告于樂。正曰。正歌備。不與者。警。禮略也。〔疏〕正義曰。注警。校勘記云。警。諸本俱誤作。唯其失矣。大夫士以歌風爲正。鄉飲酒升歌。笙閒用小雅。禮盛者進取也。於此益可見矣。教氏云。凡歌至於合樂。樂乃爲備。此合樂矣。故雖不歌小雅。亦可謂之備。方氏苞云。鄉飲酒之樂。四缺其三。而曰正歌備何也。凡樂歌必與禮事相應。鄉大夫爲國興賢。必爲忠爲孝。使民物安阜。上下和樂。然後可爲邦家之基。故必備升歌。笙閒歌。合樂。而其義始全。修業於鄉學之士。則所以養其德行而蒸於門內者。二南備矣。故正歌不過合樂也。樂正告于賓。乃降也。樂正降者。堂上正樂畢。〔疏〕正義曰。樂正告于賓。校勘記云。張氏爾岐曰。監本樂字誤細書。混疏文內。下射雖歌。騶虞。亦是堂下。非堂上。故以堂上決之也。○章氏協夢云。鄉飲有歌有笙。故歌畢即獻工。笙畢即獻笙。更越閒合二節。乃告備。此不歌不笙不閒。而即合樂。故合樂即告備。告備降。然後獻工獻笙也。

右合樂樂賓

主人取爵于上篚。獻工。大師則爲之洗。尊之也。君賜大夫樂。又從。〔疏〕正義曰。注謂之大師也。校勘記云。君賜大夫樂。又從之以其人。謂之大師也者。方氏苞云。州長習射。不宜有大師。或大師即其州之人。會公事之閒樂。與於斯禮。又或公卿有賜樂而從以工師者。使來襄事耳。儀禮釋官云。案公賜大夫樂。於傳有之。從之以其人。而謂之大師。無所據也。此工及大師。皆君之樂人。鄉飲鄉射。主於教民。乃公家之事。非若冠昏喪祭爲私事者可比。或疑州射而君使樂人共其事。恐官有不給。不知一鄉五州。大國三鄉。爲州十五。周禮。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警矇上瞽四十人。中瞽百人。下瞽百有六十人。諸侯樂工之數。雖無可考。然人數必多。當亦足供其事。且諸侯之州長是士。未必有賜樂之法。下經云。一人拜受爵。注。一人。無大師。則工之長者。然則大師來否。原自不定。鄭氏以意爲說。賓降。主人辭降。大夫不降。〔疏〕正義曰。注云。大夫不降尊也者。教氏繼公曰。大夫不降。亦別於賓。似未可從。賓降。主人辭降。大夫不降。〔疏〕正義曰。注云。大夫不降尊也者。教氏繼公曰。大夫不降。亦別於賓。似未可從。人降。大夫不尊於賓也。注非。鄉飲禮云。賓介降。大夫知介禮。亦不得云別於賓也。方氏苞云。凡辭而終降者必有對。對後必更見降者。階下之事。唯主人爲工洗。賓降則有辭而無對。並不見賓階下之事。蓋賓以降表意。主人辭焉。



而遂止也。使三賓大夫皆不降。而賓獨降。則其升也。不可與夫人同。又不可後於主人。與主人同升。是與身受主人之獻無別也。後主人而升。則主人無以自安。故惟辭焉而遂止爲宜。胡氏肇昕曰。注以大夫不降。是微論大夫如介。禮。不尊於賓。且階上尙有賓長三人。經亦不言衆賓降。豈得亦以爲尊乎。郝氏敬云。獻大師洗爵。主賓皆降。不言大夫者。有至有不至。禮重主賓也。盛氏本此爲說。較注爲確。褚氏寅亮云。明無大師。主人不降洗。賓亦不降也。工不辭洗。卒洗升實爵。工不與左瑟一人拜受爵。左瑟。辟主人授爵也。一〔疏〕正義曰。注辟主人授爵也。葛。俱誤作辭。○敖氏繼公云。主人卒洗。亦與賓揖讓乃升。此以上著大師之禮異也。餘則與非大師者同。張氏爾岐云。左瑟者。身在瑟右向主人也。主人阼階上拜送爵。薦脯醢。使人相祭。人相。工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衆工不拜受爵。祭飲辯有脯醢。不祭。祭飲。不與受。不洗。遂獻笙于西階上。不洗者。賤也。衆工而不洗矣。而衆笙不〔疏〕正義曰。注而衆笙不洗者。校勘記云。衆。徐本作著。乃著笙不洗者。似所據鄭注亦作著字。然賈疏述注後又云。況衆笙乎。又云。不取衆笙。不爲洗也。兩出衆笙字。正解注之衆笙不洗也。當以作衆字爲正。○敖氏繼公云。非大師。則工之長亦不洗矣。乃著笙不洗者。正使笙師猶不洗也。諸侯之笙師。蓋以下士爲之。言遂者。承工後也。鄉飲酒禮。笙入。樂南陔白華華黍。乃獻之。此不笙亦獻之者。主人自爲射。故而略於樂耳。不可以其無事而廢禮也。江氏筠云。歌笙開合四節。首二節係兩者分奏。後二節係兩者並爲。聞。則其所爲者各三。合。則其所爲者各六。乃是自然之次第。敖氏何得謂合樂無笙。且開字合字經俱蒙上立文。始分奏者。至是而聞代爲之。故云乃聞。聞猶其事兩分。至末而二者并合爲之。故云乃合樂。謂合非工笙之合。則聞亦非一歌一吹之相聞邪。據此經先著工之入。次著笙之入。而云乃合樂以承之。其爲笙工之合奏甚明。又考經之著笙入。因樂南陔而著者。鄉飲禮。燕禮。與燕禮記文是也。因合樂而著。此經是也。不合樂。則不復著。故大射儀無笙入文。若謂無算樂時所用。則大射亦無算樂。何以經不言笙入乎。況諸凡樂工之獻。俱以有事而獻。未有無事獻者。亦俱於卽事後獻。未有先事獻者。其必不然明矣。蓋敖氏泥於燕禮遂歌鄉樂之文。考經所云歌者。實皆不止歌之一事。鄉飲。燕禮。樂備四節。而工告樂備。但云正歌鹿鳴三篇。歌瑟並用。而經唯云工歌云升歌。蓋樂實人聲。以歌爲主。言歌。則足以該餘事也。乃聞之所以必言笙者。以其歌笙異詩。故須著之。合樂則歌笙共之。言歌可包笙在內。故燕

禮之文然耳。且鄉飲酒之禮。歌笙並著。而其義但云聞歌三終。益可見矣。又案合樂周南召南之樂。即樂南陔白華黍樂也。據注唯於笙以樂言。鹿鳴三詩。未有云樂者。然則此樂之一字非以合笙而得名邪。且樂謂人之樂之。則所云合者。明是指工言。笙一人拜于下。盡階不升堂。受爵。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升授主人。而非指詩言矣。

爵衆笙不拜受爵。坐祭立飲。辯有脯醢。不祭。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反升就席。亦揖讓以賓升。〔疏〕正義曰。衆賓皆升。衆賓皆升者。賈疏云。云亦者。亦前主人共大夫行禮訖。主人揖讓以賓升。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也。上賓降時雖不言衆賓降。衆賓卑。從降可知。故今從賓升也。賈氏寅亮云。獻工奠爵訖而反升。乃與賓揖讓而升。故注釋於此時。集說謂卒洗時以賓升者。誤也。方行賓爵獻工之禮。何得又參以與賓揖讓升之禮。且尚有降奠爵事。賓此時亦未便即升。盛氏世佐云。主人揖讓以賓升之節當在此。經不言者。以大師或有或無也。若無大師。不爲之洗。賓亦不降也。方氏苞云。注謂兼以賓及衆賓升。非也。賓雖欲降。以主人之辭而止。三賓則並無欲降之文。則反升就席者惟主人耳。樂以樂賓。故大夫三賓不言欲降。不敢與賓同受禮也。蓋賓及三賓之爲大夫而降。不獨以其尊也。主人將與大夫爲獻酢崇酒之禮。賓及衆賓席位偏介於大夫不宜無事而相參。若獻工與笙。則賓與大夫三賓位在戶牖間。而主人別獻工於西階之上。絕不相礙。且其儀甚簡。賓大夫衆賓何故又相率率而辭降讓升。費時失事。以促正射之節。使族酬舉解升堂無算爵之禮。皆汲汲若不可逮乎。胡氏肇昕云。經反升就席。承主人以爵降奠于篚。則專指主人可知。前獻工賓降。主人辭降。賓之因辭而即止。不終降也。方說似可從。

右獻工與笙

主人降席自南方。禮殺由。〔疏〕正義曰。注云禮殺由便者。上文主人受酢爵時禮盛。故主人降席自北方。此禮殺。故降席自南方。鄉飲酒禮注不由北方由便是也。方氏苞云。惟賓酢主人。主人升

席自北方。用升席之正禮。尊禮也。立司正。及將徹俎。主人降席自南方。臨屬吏及弟子。乃特變其方以尊主人。注皆曰由便。似非禮意。胡氏肇昕云。臨屬吏及弟子。是禮殺於賓也。特變其方。不用升席之正禮。此主人之所以可由便也。注自可通。賈氏寅亮云。此側降。賓不從。〔疏〕正義曰。方氏苞云。具樂以樂賓。故主人洗獻工。而賓從降。降席之正。注云禮殺由便未詳。

而賓不從。不敢謂禮專爲己也。義不  
安降。而注以大夫尊爲義。失之矣。  
作相爲司正。司正禮辭許諾。主人再拜。司正荅拜。  
爵備樂畢。將留賓以  
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詩〔疏〕正義曰。注爲有懈倦失禮。校勘記云。懈。釋文。徐、陳、通解。俱作解。○韋氏  
云。既立之監。或佐之吏。〔疏〕協夢云。司正爲旅酬立也。今未行旅酬禮。先立司正者。蓋相必主人作之爲司正。然  
後以司正行司馬之事。若未  
作。則固不得干其事也。  
主人升就席。司正洗觶。升自西階。由楹內適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  
洗觶  
當酌以表其位顯其事。〔疏〕正義曰。賈疏云。受命于主人者。謂受主人請安賓之命。注云。楹內。楹北者。敖氏繼公  
也。楹內。楹北。〔疏〕云。楹。謂兩楹。盛氏世佐云。楹。謂前楹。由楹內。言其入堂之節也。蔡氏德晉云。由楹  
內適阼階者。以樂  
西階上北面請安于賓。傳主人之命。〔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賓爲射事而來。此時未射。若無嫌  
正坐階際故也。以樂  
立。司正以糾儀。而曰請安于賓。蓋指不祭立飲不拜卒解不洗而爲言。禮辭之體然也。而此篇更有釋義焉。教射禮殿。  
司射執扑以臨。不勝者以旣代扑。賓大夫皆就不勝者之位而飲。方是時。賓大夫酬主人之禮未備。衆賓皆未受酬。先舉  
罰爵。而後舉酬。所以愧厲之者切矣。先以主人之意請安于賓。以示主  
人急於酬賓。而會有司之請射。禮之旁皇周浹。曲得其次序。類如此。賓禮辭許。司正告于主人。遂立于楹閒  
以相拜。相。謂贊主人及  
賓相拜之辭。〔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賓辭者。亦不敢必主人之終行射事也。盛氏世佐云。主人所以  
情也至矣。如第曰爲賓欲去留之。則此賓爲射而來。事未至。而故留之。賓故辭。毋乃文繁而詐乎。主人阼階上再  
拜。賓西階上荅再拜。皆揖就席。爲己安也。今〔疏〕正義曰。注云。今文揖爲升者。胡氏承琪古今文疏義云。案上  
又云。大夫及衆賓皆升就席者。謂自堂下升也。此賓主皆在階上。不必言升。今文蓋涉上主人升就席而誤。故鄭從古文。  
胡氏肇昕云。鄉飲酒禮皆揖復席。注不云。今文揖爲升。則鄉飲今文亦作揖可知。此作升。乃字之誤也。故鄭不從之。  
司正實觶。降自西階。中庭北面坐奠觶。興退少立。奠觶。表其位也。古文曰。少立。自修正〔疏〕正義曰。中庭北面坐  
奠其位也。古文曰。少退立。

此中庭。其阼階前南北之中與。蓋射時司正爲司馬。至誘射之後。方易位於司射之南。則此位必不在階間。如鄉飲酒司正之位也。盛氏世佐云。案司正奠解處。鄉飲酒禮云階間。此云中庭。互見也。其位同。及其爲司馬也。乃位於司射之南。辟射也。敷說誤。集氏以恕云。鄉射司正中庭北奠解。及北面立于解南。此爲階間之中庭。與鄉飲一例。無可疑也。記司正既舉解而薦諸其位。卽此解南之位也。燕禮立司正。南面坐奠于中庭。大射立司正。南面坐奠于中庭。無亦在階間。與鄉飲同位也。至將射。則司正爲司馬。下經設楅于中庭。亦司馬暫立於其南者。正其處也。至射事畢。命弟子退楅。則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解南而立。此卽前者階間奠解之所也。記云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階前者。西階前西面也。弟子與獲者俱在西方。故於此命之爾。記又云命賁侯者由其位。則司射誘射之後。又命獲者執旌以賁侯。鄭云於賁者禮略。賈氏疏司馬自在己位適命之。此亦階間中庭之位耳。迨初射之時。司馬降自西階。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於司射之南。此則司馬離階間之位。而始定西方東面之位於司射之南也。若阼階前中庭之位。則敷氏鑿空說之。而無所依據。蓋有心於異同而不知其非也。又曰。鄭之主於階前者。以鄉飲經文可證也。燕禮大射皆不言其位於何所。則皆主階間爲東西箭矣。若敷氏之謂阼階前。直自爲此說耳。且司正爲司馬。易位於司射之南。乃西階前三耦之北也。其未爲司馬之時。位於階間如鄉飲禮。固無妨也。何以決其必不在階間乎。若燕禮大射立司正時。猶未射也。臨射而始辟。似亦無妨也。何以決其必不在階間乎。然則經文於燕射之禮。只言中庭。而不言階間者。已見鄉飲。則文不具也。鄉飲之禮。只言階間。而不言中庭者。互見燕射故也。朱氏大詔云。敷此節注云中庭。其阼階前南北之中歟。蓋射時司正爲司馬。至誘射之後。方易位於司射之南。則此位必不在階間如鄉飲酒司正之位。案中庭據南北東西言。南北之中。謂之中庭。東西之中。亦謂之中庭。敷以爲阼階前南北之中。與經不合。經凡言中庭。無有偏指一階者。且司正爲司馬。易位於司射之南。乃在西階前三耦之北。其未爲司馬之前。經但言階間。言中庭。不言阼階前。鄭於鄉射北面立於阼南注曰。立解南。亦其故揔位。疏。聘禮接者退中庭。是揔者在中庭有位。燕、大射。皆揔者爲司正。此作相爲司正。相卽揔也。故知解南者中庭故揔位也。至將射。則司正爲司馬。鄉射。司馬遂適堂前北面立。於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乃設楅於中庭。此司馬暫立於南者。正其處也。射事畢。命弟子退楅。則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解南而立。此卽階間奠解之處也。竝在階間中庭。惟初射時。司馬降自西階。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於司射之南。此則司馬離階間之位。始定西方東面之位。在司射之南。若阼階前中庭之位。固無此說。鄉射云。司馬命張侯。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記云。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又云。命賁侯者由其位。敷云階前卽解南之處。此云階前。下云由其位。文互見也。案。階前者。西階前也。以經不言其處。故記者之曰階前。蓋弟子及獲者皆在西

方。故司馬於西階前西面命之。至賓侯之命。則仍自階間中庭解南也。故疏云司馬自在己位遙命之是也。若在阼階前。則離西方太遠。況張侯倚旌之命。其節次在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納射器下。則其在西階前又可知。乃移西階之前。以就其阼階之說。強爲之解曰。此與前二命皆不離其位。則記文於前二命。何以云階前。於命賓侯。何以云由其位。蓋敖以奠解之位。在阼階中庭。遂一誤而無不誤。章氏協夢云。堂下至門內。皆謂之庭。通一庭言之。則東西南北之中。爲中。以南北向言之。則或東或西。凡在南北之中者。皆謂之中。以東西向言之。則或南或北。凡在東西之中者。亦謂之中。此中庭蓋指東西之中而言。即鄉飲所謂階間也。注知階間與中庭爲一。而以階間爲東西節。中庭爲南北節。則誤矣。中庭。蓋東西節也。階間。乃南北節耳。積氏寅亮云。亦當階間南北之中。而不在阼階前南北之中。鄉飲曰階間。此曰中庭。互文見義。注云古文曰少退立者。胡氏承琪古今文疏義曰。案鄉飲酒禮云。司正實解。降自西階。階間北面坐奠解。退共少立。注云。共。拱手也。少立。自正慎其位也。燕禮云。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解。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解。右還北面少立。注云。少立者。自嚴正慎其位也。大射儀云。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解。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解。與。右還北面少立。蓋此所奠之解。將以察儀。須少立自慎。而後取解。以副司正之義。故言少者。以爲少節。非以爲退節。少下立上不當有退字。鄭以鄉飲、燕禮、大射。決知當從今文作少立也。進。坐取解與反坐不祭。遂卒解與坐奠解拜執解與洗北面坐奠于其所。又曰坐奠之拜。〔疏〕正義曰。今文坐取解無進。〔疏〕正義曰。立下但云坐取解。不言進者。文不具耳。又執解取解皆言解。此不應變解爲之。故二者鄭並從古文。與少退。北面立于解南。立解南。亦〔疏〕正義曰。注云立解南。亦其故按位者。賈疏云。射禮擯者退中庭。是擯者在中庭有未旅。以將射也。族則禮終也。〔疏〕正義曰。未旅。校勘記云。未。徐本作末。注同。恐誤。○張氏爾岐云。鄉大射儀亦司正已定位即行射事。然則射之正禮。以此爲節。上下同也。經於射事既畢。始見旅酬之儀。則是時未旅可知。乃言之者。亦經文過於詳耳。方氏苞云。司正所奠。旅酬之解也。直待三射事畢。然後實取所奠之解以行酬。故於此曰未旅。以明射事未畢而預請安于賓之義。又曰。鄉飲酒立司正之後。即舉族。故此言未旅以別之。若不言未旅。直承以三耦次于堂西。則事之節次不明。而辭氣亦不相貫。敖氏之說。前後皆失之。



右立司正

三耦俟于堂西南面東上。

司正既立。司射選弟子之中德行道藝之高者以爲三耦。使俟事於此。

〔疏〕正義曰。注司射選弟子之中。校勘記云。選。

事。射凡三番。第一番三耦之射。獲而不釋獲。第二番賓主大夫衆賓耦射。釋獲升飲。第三番以樂節射。此下至乃復求矢加于楅。言三耦之射。司射請射于賓。命弟子納射器比三耦。司馬命張侯。又命倚旌。樂正運樂器。三耦取弓矢。司射誘射。乃作三耦射。司馬命設楅取矢。凡九節。射之第一番也。○郝氏敬云。凡射。二人爲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耦。謂之正耦。鄉射正耦三。用六人。司射選賓有行藝者充之。未旅酬先俟于堂下之西。南面立。長幼以東爲上。序立而西。雖有三耦之數。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尙未定同耦之人。立於此。待司射比耦也。

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

司射。主人之吏也。於堂西袒決遂者。主人無次隱蔽而已。袒。左冕衣也。決。猶闔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鈎弦闔體也。遂射耦也。以章爲之。所

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飲也。所以蔽膚飲衣也。方持弦矢曰挾。〔疏〕正義曰。有司請射者。敎氏繼乘矢。四矢也。大射曰。挾乘矢于弓外。見。下。右巨指鈎弦也。古文挾皆作接。〔疏〕正義曰。有司請射者。敎氏繼注右巨指鈎弦。校勘記云。右。諸本俱誤作南。唯徐本與此同。胡氏雖听云。案敎氏引注亦作右。云司射主人之吏也者。賈疏云。大射諸侯禮。有大射正爲長。射人次之。司射又次之。小射正又次之。皆是士爲之。則此大夫士禮不得用士。故知是主人之吏爲之。儀禮釋官曰。案射義。孔子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注謂子路於時爲司射。大夫士無射人之官。臨事立一人以掌射事。亦謂之司射也。大射以射人爲司射。又有大射正小射正共贊射事。俱與此異。方氏苞云。注於相曰主人之家臣。於司射曰主人之吏。辭未別白。以義裁之。皆非也。周官。王朝大禮。皆大宗伯相。戴記。有發。則命大司徒敎士以車甲。司徒擯。北面誓之。州長會民而習射於序。亦禮事之大者。相與司射。必於黨正取之。主人之吏與家臣。可使與賓大夫相揖讓。且擯。以泄羣士平。程氏瑞田云。此經挾矢。矢在弓外。居附下。故云見。下。經執矢。矢兼諸弦。則在弦上。故云尙。右手持矢。且鈎弦。而見。則弦矢中矩。故曰方持。左執弓。右執矢。後開前合。而以。則弦矢不中矩。故曰側持也。疏云有司謂司馬。故大射云爲政請射。注云謂司馬。司馬政官。主射禮。諸侯之州長無司馬官。直言有司。以比司馬也。案此經之相注云。



主人家臣。司正。作相爲之。司馬。司正爲之。是三官一人兼也。惟司射注云主人之吏。今有司請射。爲司射告賓之詞。其非司射爲之明矣。州長無司馬官。則司正所作之司馬。亦假借之稱。然則有司以比司馬。或即指爲司正歟。若大射儀大射正爲擯。遂爲司正。與此經相爲司正略同。此經命張侯。命獲者倚旌執旌。貢侯去侯。命設楅設中。取矢乘矢復求矢。皆司馬所職。而大射儀則司馬師命貢侯。注云。司馬。師正之佐也。司馬正命去侯。注云。司馬正政官之屬。司馬命取矢。貢侯者因之貢侯。命設楅。司馬師乘矢。司馬正命復求矢。此初一番射也。其第二番射。則去侯者司馬也。第三番射。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貢侯。司馬命去侯。云於堂西祖決遂者。主人無次。隱蔽而已者。賈疏云。主人無次。對大射人君禮有次。在東方。不須適堂西也。云祖左免衣也者。郝氏敬云。祖露左臂也。賈疏云。凡事無問吉凶。皆袒左。雅有受刑。袒右。云決猶闔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闔體也者。案闔與開同。決鉤弦以利發。故云猶闔也。小雅車攻毛傳曰。決。鉤弦也。云遂射。遂射也。以章爲之。所以遂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敎也。所以蔽膚敎衣也者。案文選李陵荅蘇武書引說文云。韝。臂衣也。周禮膳人注云。韝。扞著左臂裏。以章爲之。說文但言臂衣。而不言射。韝者。段氏玉裁說文注云。凡因射著左臂謂之射韝。非射而兩臂皆著之。以便於事。謂之韝。許不言射韝者。言臂衣。則射韝在其中矣。胡氏肇昕云。韝。從韝。故知以章爲之。韝著於臂以敎袖。所以利弦也。禮經作遂。小雅作拾。即一物也。故小雅毛傳曰。拾。遂也。又案詩衛風。童子佩韝。毛傳。韝。決也。能射御。則佩決。鄭箋云。韝之言沓。所以彊沓手指。段氏玉裁云。毛公釋韝爲決。而箋云。韝之言沓。此以禮經之極釋韝也。大射云。朱極三。注。極猶放也。所以韝指利放弦也。以朱章爲之。食指無名指將指各一。小指短不用。鄭意以韝極沓三字雙聲。且極用韝爲之。故字从韝。決則用象骨爲之。故不從毛而易其義。凌氏次仲亦以鄭義爲長。胡氏肇昕云。鄭此注云決猶闔也。拾。斂也。決著右擘指以鉤弦。拾以蔽膚斂衣。是二物用處不同。大射注云。極猶放也。放義與闔相近。與斂相反。極所韝指以利放弦。即此經所謂決也。段氏據以朱章爲之。遂謂鄭以韝沓極爲一。非矣。說文。韝。案射禮。右巨指著決。以象骨韝。系著右巨指。从韝。紫聲。詩曰。童子佩韝。從毛傳以韝決爲一。陳氏長發稽古編曰。於指。沓取其沓於指也。韝之爲決爲沓。皆無明文。而毛說較古。又有許說相輔。當得其真。胡氏肇昕云。謂沓極所以彊指。自與決爲一類。與拾之斂臂者有殊。賈疏亦引大射朱極三韝決。當有所本也。又按段氏玉裁云。決。即今人之扳指也。胡氏承珙云。毛傳。韝。決也。今之扳指如環無端。古之決則如環而缺。其缺處當聯以韝系。所以著指。亦可以佩。凌氏釋例云。凡射者之器。曰弓。曰矢。曰決。曰拾。鄉射禮。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

注。射器。弓矢決拾旌中壽福也。詩小雅車攻。決拾既飲。弓矢既調。是弓矢決拾皆射者之器也。周禮夏官司弓矢。恆矢庫矢。用諸散射。後鄭注。恆矢。弓所用也。庫矢。弩所用也。又云。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謂禮射及習射也。考禮經之射用弓不用弩。其矢蓋恆矢歟。又夏官膳人掌王之用弓弩矢。以服矰弋決拾。鄭司農云。決者所以縱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詩云決拾既飲。詩家說或謂決謂引弦彊也。拾謂構杆也。決拾即決拾也。云方持弦矢曰決。乘矢。四矢也。大射曰。挾乘矢于弓外。見籙于射。右巨指鉤弦者。案方持弦矢曰決。方持者。竝持也。下文左執弓。右執一个。注云。側持弓矢曰執。側持者。獨持也。莊子山水篇。方舟而濟於河。司馬彪注。方猶竝也。漢書敘傳下。晉灼注。亦云。方。竝也。兼弦矢而竝持之。故曰方。持此解挾之義。下記云。凡挾矢。于二指之閒橫之。橫之別爲一義。賈疏引橫之以釋方持。非是。盛氏世佐云。案挾矢之法。蓋以左手執附。右大指鉤弦。而并夾四矢於第二第三指閒於弓外。見籙於射。如大射之儀也。吳氏廷華云。注以拾爲蔽膚。蓋誤認祖爲肉袒耳。據曲禮注。袒而即衣曰褻。孟子集說又以袒褻爲露臂。蓋袒去左袖露臂衣。非肉袒也。凡人見射必袒。因謂射用力。故肉袒。不知禮射本不尙力。左臂亦無所用力也。且據司射著遂注。以遂爲射韋。著之所以遂弦。蓋因發矢時左臂衣袖礙弦。故著此以遂之。若既肉袒。則無礙於弦。何必著遂。則射者之袒。不過去上服左臂褻衣。必去左臂褻衣者。以褻衣是禮服。不宜夾禮服著遂。故去之。記人因大夫曰袒纁纁。公曰袒朱纁。士以下不言纁。故誤以爲肉袒耳。不知此止以辨纁之色。士以下纁色相似。故不言色。惟以公與大夫有纁與朱之別。故特言之。非士以下無纁也。云古文挾皆作接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儀禮之挾矢。周禮之挾日。音皆子協反。挾日。干本作市日。左傳作決。謂十日徧也。禮注。方持弦矢曰挾。謂矢與弦成十字形也。皆自其交會處言之。古文禮。挾皆作接。然則接矢爲本字。挾弓爲假借字與。承珙案。挾與接同聲。亦同義。說文。挾。俾持也。孟子挾貴而問。趙注。挾。接也。此挾貴挾長。謂有挾持。訓接似不相近。考廣雅云。接。持也。是接挾皆有持義。蓋交接之處。必有所持而後固。故接得有持義。趙注訓挾爲接。猶訓接爲持耳。但挾之訓持是本義。接訓持。乃引申之義。故鄭從今文作挾耳。大射儀云。卒射右挾之。鄭注。右挾之。右手挾弦。案卒射則無矢可挾。故知爲挾弦。是挾即持也。徒弦亦可曰挾。不必矢與弦接而後言挾也。段說殊泥。○淩氏釋例云。鄉射禮。初射請射。司射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又曰。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三耦卒射。司射升堂北面告于賓。再射請射。請釋獲。司射皆升告于賓。卒射及數獲畢。釋獲者皆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三射。司射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餘皆如初。大射。初射請射。司射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三耦卒射。司射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再射請射。司射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遂適西階上。命

賓御于公。又司射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卒射及數獲畢。釋獲者皆阼階下北面告于公。三射。司射適阼階下請以樂于公。公許。餘皆如初。鄉射告于賓者。尊賓也。大射告于公者。尊公也。鄉射初射告賓復告主人者。賓主人敵也。大射再射告于公。遂命賓者。尊賓以耦公也。告賓于西階者。賓在西階也。告公于阼階者。公在阼階也。大射再射。升自西階。請射于公者。便於命賓也。告賓于階上。告公于階下者。君臣之義也。此鄉射大射之別也。大射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言某不能。謙也。二〔疏〕正義曰。注云言某不能。謙也者。敖氏繼公云。不能。謂云二三子謂衆賓已下者。賈疏云。謂除三耦之外。通射者而言。韋氏協夢云。二三子。謂有司也。司射告賓以有司請射。故賓言某本不能。特爲二三子之請。不得不許耳。注專指衆賓。恐未備。胡氏肇昕云。鄉射本爲衆庶習禮。非爲賓一人。故賓辭言某本不能。特爲衆庶習射。已不得不許耳。注言衆賓已下。則已通射者而言矣。章說失之。敖氏云。爲二三子許諾。見所以不辭而即許之意。向者賓爲射而來。故至是不敢辭。但謙遜而已。高氏愈云。爲二三子。則以衆賓樂此。不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不請射于主能獨異也。司射適阼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疏〕人。惟告以賓許者。緣主人尊賓之義也。賓許之辭。主人與聞之矣。必告之者。禮當然也。阼階上告主人。惟北面。東似衍文。上言司正阼階上北面受命于主人。足以見之矣。北面告。變於君也。大射儀。司射東面請射于公。褚氏寅亮云。觀此。知主人之席在阼階上少東矣。敖氏謂東字衍文。非也。

### 右司射請射

司射降自西階。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弟子。賓黨之年少者也。納。內也。射器。弓矢。〔疏〕正義曰。注釋記云。楅。監本誤作楅。後並同。云納。內也者。案內義與入同。吳氏廷華云。與射及執事者皆庠序中人。何賓黨之可言。至投壺爲燕法。主歡。此亦有飲酒。何獨不主歡。即曰習禮。何賓黨習而主黨獨不習邪。況此事是公事。主人亦是公主人。弟子斷應在習禮之內。蓋鄉學中之學士。不當以賓黨言也。據疏以賓黨在西。經言西面命之。故知爲賓黨。不知射事諸執事皆在西。此納器於西。故弟子在西以待事。非賓黨在西之謂。乃納射器皆

在堂西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上。堂西廉。矢亦北括。〔疏〕正義曰。

乃納射器。皆在堂西者。敖氏繼公云。初納之時。總置於堂西。未有所分別。既則陳其弓矢。如下文所云也。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者。敖氏云。此以弓位之上下見尊卑也。下文云。東房東。則此序下似脫一西字也。序。西堂西之弓。其亦皆北上與。堵案。敖說是也。堂西者。西堂下也。東序東者。東夾之東也。西序西者。西夾之西也。即東坐西坐。衆弓倚于西堂下。而矢在堂廉。賓主人大夫之弓則倚于東西堂廉之上。故下文曰。主人堂東祖決遂執弓。賓于堂西亦如之。謂賓主人各在堂下取弓于堂廉而執之也。卒射。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謂釋於故處也。則賓與大夫之弓在西序西明矣。若西序。則西夾之牆。不應賓與大夫之弓獨在堂。既在堂。賓何以在西堂下執弓。自唐石本始脫。各本因之。郝氏敬云。西序。堂上西牆。括。矢端受弦。主人之弓矢在東處。括言會也。矢與弦會也。括向北。懸向南。順也。衆耦之弓。倚于堂西階下。矢在階上。序東。亦倚於東房也。矢。〔疏〕正義曰。姜氏兆錫云。賓與大夫之弓矢亦在西序。主人之弓亦倚於東序。矢在其下。在其下。北括。〔疏〕正義曰。姜氏兆錫云。賓與大夫之弓矢亦在西序。主人之弓亦倚於東序。矢在其下。在其下。北括。皆互文也。高氏愈云。倚弓矢各有其地。主賓不相混。貴賤不相錯。蓋禮實有此別。如

右弟子納射器

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于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比。遞次。其才相近者也。古〔疏〕正義曰。郝氏敬云。司射自初取弓挾矢。至是不釋。執所事也。凡耦尊者立右。爲上射。武文曰。某從于子。〔疏〕事尙右。左爲下。張氏爾岐云。御。進也。侍也。進而侍射於子。尊辭也。盛氏世佐云。某。字也。某子。氏也。下射稱字。上射稱子。亦尊卑異辭也。堵案。義疏云。堂西。蓋堂之西偏。所謂西堂下也。大射有次在東。故三耦俟于次。次西出。故耦亦西面。此無次。射位則猶彼經之次。堂西之位則猶彼經之次北也。堂西當南出。故耦亦南面。大射西面北上。尙右。此南面東上。乃尙左者。大射之次與此經射位東西相向。大射次中北上。此經射位亦北上。雖東西異面。其北上則一。堂西之位。在未就射位之先。與射位別。則亦率其上射在左之常而已。

注云比選次其才相近也者。敖氏繼公云。比猶合也。謂合之而爲耦也。上下射相配謂之耦。命上下射之辭異。示尊卑也。其命之惟以所立之序爲先後。故不復變位。既命耦。乃定所謂比也。胡氏肇昕云。敖氏解比字與注爲異。然必選次其才相近者。乃可合之爲耦。周禮。大司馬比軍衆。注。比。校次之也。又宮正以時比宮中之官府次舍之衆。注。比。校次其人之在否。此比耦與周禮同義。故云選次其才相近者也。云古文曰某從于子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大射儀云。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鄭彼注云。御猶侍也。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則士侍於大夫與爲耦也。華嚴經音義引詹頤云。侍。從也。故古文作從。鄭以大射決之。故從今文。

### 右司射比三耦

司正爲司馬。

兼官。由便也。立司正爲泄。

〔疏〕

正義曰。敖氏繼公曰。以其始與射事。故名爲司馬。此時之位。其酒爾。今射。司正無事。

如故。郝氏敬云。前立司正爲族酬。今未族而射。即以司正充司馬。供射事。高氏愈云。飲則爲司正。射則爲司馬。蓋才之優者無不宜。故皆使其人爲之。儀禮釋官曰。司正主飲酒之禮。司馬主射禮。以其同主禮事。故職相兼。此大夫士之禮。大射儀則別有司馬。不使司正爲之。與此異也。韋氏協夢云。此時司馬之位已在司射。虛位之南。下唯云反位。則反已立於此矣。不著之者。是時司射位未定。不得先見司馬位也。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網。事至也。今文。〔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命之繫左下網耳。乃云張侯者。以張侯之事成於此。說皆作稅。故也。注云事至也者。賈疏云。上張侯時不繫左下網。中掩束之。今命

弟子說其束。不致地。遂繫左下網於植。事至故也。云今文說皆作稅者。詳見士昏禮。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候中。爲當質侯也。獲者亦弟子。〔疏〕正義曰。郝氏敬云。射中者獲報中之人曰獲者。旌。獲者所執。矢中。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候中。乃退。〔疏〕正義曰。揚旌唱獲。時司射將誘射。司馬命獲者取旌倚侯北正中。獲者由西方坐取旌。倚于候中。乃退。〔疏〕正義曰。云。坐取旌。見其僂於地也。侯中。侯之中央也。倚之於此。若示射者以中地然。退。反於西方之位也。倚旌而未質侯。蓋當誘射之節。則異於耦射也。且行事亦宜有漸。郝氏敬云。取旌由西方。射器在堂西也。

### 右司馬命張侯倚旌

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于下

當辟射也。贊。佐。〔疏〕正義曰。敫氏繼公云。適西方。自西階東而往西也。遷。徙也。〔疏〕正義曰。敫氏繼公云。適西方。自西階東而往西也。樂謂瑟也。亦西面命之。郝氏敬云。樂

正前降立西階。至是適堂西。命弟子相贊遷樂于下。辟射位也。吳氏廷華云。弟子相工如初入降自西階。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筭。西面北上坐。〔疏〕正義曰。敫氏繼公云。如初入。謂何瑟之儀與後先之

筭也。辟主人往來堂東之路也。位於堂下而坐。惟工耳。亦無席。盛氏世佐云。坐必於席。蓋遷樂時并工席亦遷之也。散云無席。非。方氏苞云。鄉飲酒禮著工之降。而不見所坐之地。故互見於此。彼注云降立於西方。誤。注云筭矢

幹也者。賈疏云。矢人注。矢幹長三尺。是去堂九尺也。胡氏肇听云。考工記。以箭厚爲之羽濇。注。箭讀爲乘。謂矢幹。古文假借字。又紛胡之箭注。箭。矢幹也。是矢幹謂之箭也。云今文無南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曰。敫氏謂

堂爲東堂。案階階下之東南即堂前。不必以堂爲東堂。但其南去堂之節以三箭爲度。疏引矢人。樂正北面立于其注。矢幹長三尺。三箭是去堂九尺。然則經文堂前三箭。正緣上南字而設。今文無南字。非是。樂正北面立于其

南。〔疏〕正義曰。賈疏云。工西面北上。以南北爲序。樂正北面。則東西爲列。故云不與工序也。敫氏繼公曰。北面者。蓋變於堂上之位。堂上則樂正與工同面。盛氏世佐云。以上三箭皆一時

事。當司射比三耦之時。司馬即命張侯倚旌。而樂正命遷樂矣。經文序事不得不爾。非真有先後也。

正命遷樂矣。經文序事不得不爾。非真有先後也。

### 右樂正遷樂

司射猶挾乘矢以命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猶有故之辭。〔疏〕正義曰。敫氏繼公云。讓者。下讓其上

以此二者命之。章氏協夢云。讓與至於階三讓之讓同。謂上射讓下射也。司射既比三耦。三耦上射先行。下射從之。上必讓下。敵者之禮也。敫氏謂下讓其上。未確。郝氏敬云。三耦既比。司射先自射教之。射者禮儀未閑。司射挾乘

矢。命各與其耦揖讓。迭取弓矢。勿相褻越。皆司射命也。姜氏兆錫云。命各與其耦讓者。射以觀德。命之揖讓。以審其比禮比樂之意。此鄭大夫所謂退而以五物詢衆庶者也。拾取弓矢。亦其中和容之一徵。故首命之。張氏爾岐云。



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即司射之所以命三耦者。胡氏肇昕云。郝氏姜氏皆於讓字絕句。張氏於矢字絕句。拾字別一句。盛氏世佐以郝姜爲得。今案當以張氏爲長。各以其耦讓取弓矢。此命其取弓矢之辭。拾者。言其取之有次。不相讓也。注云猶有故之辭者。案上文云司射兼挾乘矢。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附。右執弦而授弓。有司。弟又云司射不釋弓矢。此云猶挾乘矢。故云有故之辭。三耦皆袒決遂。有司左執附。右執弦而授弓。有司。弟者也。凡納射器。〔疏〕正義曰。郝氏敬云。附。弓把也。散氏繼公云。有司。弟子主授受弓矢者。如此授之。是並授者皆執以俟事。〔疏〕也。注云有司弟子納射器者也者。方氏苞云。經於前後弟子所有事。皆實言之。而別言有司獲者。則非弟子明矣。注以爲弟子非也。禮必有義。弟子所有事。皆簡便而易供。若授弓矢唱。遂授矢。受於納矢。〔疏〕正義曰。散氏繼公云。遂。則亦授弓者授之也。上云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是既納射器。則陳之矣。弟子乃留于堂西主授受之事。故此時復執以授之。胡氏肇昕云。經凡言遂者。皆相因之辭。上文言有司授弓。授弓訖。因遂授矢。即一人也。當三耦皆執弓。搯三而挾一个。未達俟處也。搯。插也。插於帶右。〔疏〕正義曰。郝氏敬云。插三矢於帶間。挾一矢以散說爲正。三耦皆執弓。搯三而挾一个。插也。插於帶右。〔疏〕於第二指間。備先射也。一个謂一矢。凡奇曰个。○校勘記云。注兩插字。釋文。陳本。通解。要義。俱作定。案今本釋文亦作插。唯宋本作捷。見張淳士冠禮議誤。云搯插也。插於帶右者。賈疏云。以其左手執弓。右手抽捷而射。故知插於帶右。故詩云。左旋右抽。案插釋文作捷。捷與插古字通用。樂記注亦云。搯猶捷也。釋文。捷本亦作插。插又與捷通。士冠禮鄭注。建柶。拔柶於醴中。釋文。拔作捷。本又作插。後人知搯之爲插。不知捷之與插本同義也。因改注中捷爲插。幸有釋文。猶可見鄭注之舊。司射先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疏〕正義曰。散氏繼公云。下經云。設楅于中庭。南當洗。又云。當榮與。司射先立於此。欲三耦知其位也。張氏爾岐云。中。謂鹿中。以釋獲者。其設之處。南當楅。西當西序。此時尙未設中。云所設中之西南者。擬將來設中之處也。三耦皆進。由司射之西。立于其西南東面北上而俟。〔疏〕正義曰。散氏繼公云。進亦每耦並行。上射在左。如退適堂西之儀也。立于其處。進而立於司射之西南。以俟射也。

右三耦取弓矢俟射

司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搢三而挾一个。爲當誘射也。固東面矣。〔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一个。單疏本標明卻時還者。賈疏云。司射先在中西南東面。今三耦立定。卻來向三耦之北東面。明司射卻時右還西南東面也。敷氏繼公云。復云東面者。以其遠於舊處。且明既還而後搢三挾一也。三耦之北。其正位之西也。立於此者。示三耦以揖進之節耳。張氏爾岐云。據注及疏言。司射本立於中之西南。今命三耦已。復還立此。經上文先字。非先後之先。乃舊先之先。愚詳經文。似當仍作先後字爲妥。此復言之者。欲言其將誘射。故復從立處說起耳。姜氏兆錫云。司射原在中之西南東面。因三耦來立於其西南。其時司射卻身遜避。以便其進立。至三耦立定。隨復回向三耦之北東面而立。注云復言之者。明卻時還也。味文義。當是如此。而疏說未明。故順其意而發之。盛氏世佐云。司射自請射之後。卽於階前命弟子納射器。比三耦于堂西。又命三耦取弓矢。其初固未有定位也。經云先立者。謂先三耦而立於所設中之西南。以示射位也。下經云司射先反位。與此先字義同。其非舊先之先明矣。張氏辨之甚當。然其自爲說亦非也。案上經三耦立于司射之西南。見司射之位在其東北也。此云立于三耦之北。則進而西矣。既還故位。嫌其所面亦異。故復云東面以決之。非復出也。由三耦東北進而立于其北。未嘗有所退卻回還也。注云卻時還。亦非。堵案。司射本位在三耦之東北。至是將誘射。故就射位。立于三耦之北。及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射畢。搢扑反位。則反於本位。不復向射位。兩位蓋各自別。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

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灋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也。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謝。宜從謝。州立謝。〔疏〕正義曰。敷氏繼公云。自揖進以下。者。下鄉也。左物。下物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疏〕皆教三耦以射儀也。誘射而就左物者。亦以其爲主黨也。序。州黨之學堂。卽庠也。鄭氏以爲鄉學是也。黨屬於州。州屬於鄉。以此言之。則三者之學。其小大濶淺可知矣。序則鉤楹內。繞楹之東而北。以其物當棟也。堂則由楹外。謂循楹之南而東。以其物當楹也。蓋射者必履物。而物之在堂。有灋有淺。故爾。夫此篇以鄉射爲名。而其禮乃及於州黨之學者。其故何哉。蓋君子之居是鄉。或有近於庠者。或有近於序者。故其射也。各隨其居之所近。而因便會聚於其中。以行禮焉。此其所以不容不異

也。郝氏敬云。司射東面立以下。皆司射自射以教射也。揖進。即所立之次。東向一揖。進當西階塗。北向一揖。及西階下。一揖。此堂下三揖也。楹。即今廳中四柱。負棟者。鉤楹。謂近檐兩楹內可鉤行。古人堂廡戶皆在後楹間。室與房在堂之北。後楹中閒戶。室也。後楹東閒戶。房也。所謂東西階位。皆在堂後處。而前當兩階。非就檐下布席也。凌氏釋例云。凡射。未升堂之前三揖。曰耦進揖。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鄉射禮。司射誘射。東面立于三耦之北。摺三而挾一个。揖進。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初射。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此升堂之前三揖也。鄉射。初射。上耦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又云。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祖決遂。執弓。摺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三射皆如初。此鄉射升堂之前三揖也。大射。初射。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再射。一耦揖升如初。又云。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祖決遂。執弓。摺三挾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三射皆如初。此大射升堂之前三揖也。司射誘射者。教射也。故其儀與耦射同也。大射有次。在洗東南。故出次西面揖。鄉射無次。但於堂西但決遂。故耦進東面揖也。大射賓侍君射不揖者。君尊不降階。賓不敢與之耦也。○校勘記云。注而又以有虞氏之序爲鄉學。序。徐本。通解。俱作序。散氏作序。案散引鄭注雖作序。然其說云。序。州黨之學堂。注而又以有虞氏之序爲鄉學。序。是散氏所見本亦作序。偶誤寫作序耳。讀如成周宣謝災之謝。謝。徐本。通解。要義。楊氏俱作謝。下並同。案春秋左氏經作成周宣謝火。公羊經作成周宣謝災。鄭引公羊經。而疏以左氏經釋之。非鄭意也。且說文無謝字。左氏穀梁之作謝。未必非後人所改。當從言爲正。云鉤楹繞楹而東也。序無室。可以淡也。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序爲鄉學。鄉飲酒義曰。主人迎賓於序門外。是也。序之制。有堂有室也。今言豫者。謂州學也。義如成周宣謝災之謝。周禮作序。凡屋無室曰謝。宜從謝。州立謝者。下鄉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者。賈疏云。注云今言豫者謂州學也者。周禮地官州長職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序。是也。云凡屋無室曰謝。宜從謝。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者。鄭廣解謝名。爾雅云。闔謂之臺。有木者謂之謝。及成周宣謝。及此州立謝。皆是無室。故云凡以該之。不得從豫及序。故云宜從謝也。今文豫爲序。序乃夏后氏之學。亦非也。不從今文者。以其虞序夏序皆是有室。州之序則無室。故云非。言亦者。古文爲豫已非。今文作夏后氏之序亦非。盛氏世佐云。禮記學記云。術有序。周禮州長職云。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序。本記云。序則物當相。皆作序。此古文作豫誤也。鄭公從之者。取其與謝字

略似。便改讀以求合於爾雅無室曰樹之文耳。詎知樹是臺上之屋。所以臨觀講武。與此州黨學舍絕不相干。不可援以爲據也。若夫序之無室。其證有三。而爾雅不與焉。蓋序爲州黨學。其規模制度必狹小於鄉學之序。而其器席陳設。一與庠同。又須留餘地以通行禮者之往來。若復去四分之一以爲室。其勢必不能容。一也。庠大於序。而射者所履之物止於當楣。楣。棟前一架也。序小於庠。而物反當正中之棟。若其有室。則室之屬前爲賓席。席前又設薦俎。與物同在一架之內。能無礙乎。二也。又以經文證之。序本與庠對。今以堂對言者。互文也。堂者。對室之稱。無室不可以言堂。故言序。則知堂之爲庠矣。言堂。則知序之無室矣。其言簡而義該如此。三也。之三。皆足以明序之無室。鄭公不一爲拈出。而輕改經文。以申己臆。過矣。若以序爲夏后氏之學。其說出於王制明堂位。與孟子異。未知孰是。然即謂周人立夏之學於州。去室而仍取序名。亦無不可。何必改序爲樹耶。凌氏釋例云。注既云周禮作序矣。復以今文豫作序爲非。且下記云序則物當棟。正作序字。疑注說不然也。胡氏承珙云。鄭於經豫字但讀如謝。不即破其字爲謝。所以存古字古音。此既以序爲非。而於禮記學記。周禮州長。井下記諸序字。皆不破之者。蓋以序謝字本通耳。經義聞斯錄曰。案鄭氏之意。蓋以豫序同爲假借字。本字當作樹。故後注有云或言堂。或言序。亦爲序謝互言。自作庠謝。然周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安知不又以夏后氏之序爲州黨學耶。記云序則物當棟。堂則物當楣。記與禮之堂皆謂庠。古人屋皆五架。中爲棟。棟之前有楣有廡。棟之後亦有棟有廡。序無室。庠則後楣之南爲堂。北爲室。故序則物當棟。後餘兩架。庠則物當楣。後亦餘兩架。而侯之入庭。澆淺亦視此爲率。以侯道之五十弓爲定也。楹當楣下。物當棟。在兩楹北。故鉤楹內。物當楣。在兩楹之間。故由楹外。此篇司正洗解升階。亦由楹內。適阼階受命于主人。司馬升堂。命去侯命去矢。亦皆鉤楹內。立於物間。蓋此篇本州序習射之事也。而鄉大夫詢衆庶亦用此禮。故井庠之物當楣由楹外言之。或疑鄉庠州序之內。各有序有堂。似非。胡氏雖听云。案諸家皆泥於州長射於序之文。故說多窒礙而難通。不知庠有室。序無室。此定制也。而經於鄉射兼言堂者。以禮或有兼行於庠者。其制與序有異。故因序而井及之。玩經文。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豫言序。堂言庠。二則字。明是分言庠序。非專爲州長習射而言也。鄉射記射自楹間注云。自楹間者。謂射於庠也。此鄉射亦行於庠之明證。禮經古文作豫。今文作序。豫序皆從予得聲。古相通用。鄭讀豫爲樹者。以爾雅無室曰樹。豫亦無室。故讀從之。說文無樹字。古借謝爲之。故春秋成周宣樹火。公羊經宣謝災。鄭此注即本公羊之文。謝與豫古音亦相近。孟子曰。庠者。養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皆取同音爲訓。序之訓爲射。猶豫之讀如謝也。云左物下物也者。張氏兩岐云。物者。以丹若墨畫地作十字形。射者履之以射。左物。下射所履。故云下物也。姜氏兆錫云。物者。猶物色之物。大射禮云。若丹若墨。畫物而午。是也。

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

方猶併也。志在於射。左足至。右足還。併足。則是立也。南面視侯之中。乃俯視併正其足。〔疏〕正義曰。例。

云。凡射。既升堂之後。三揖。曰升堂揖。曰當物北面揖。曰及物揖。鄉射禮。司射誘射。升堂揖。豫則鉤楹內。堂則由楹外。當左物。北面揖。及物揖。左足履物。不方足。還視侯中。俯正足。不去旌。誘射。將乘矢。大射儀。司射誘射。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此升堂之後三揖也。鄉射初射。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三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再射。賓主人射。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三射如初。此鄉射升堂之後三揖也。大射。始射。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皆當其物北面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再射。諸公卿升射如三耦。三射如初。此大射升堂之後三揖也。又始射。司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再射。司射命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位。三射。司射命曰。不鼓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鄉射大射皆同。此揖亦在升堂之後。然唯第一耦之上射有之。餘耦皆無也。鄉射或於序。或於序。故曰鉤楹內。由楹外。大射用三侯。故曰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其禮既殊。故誘射亦異也。注云。方猶併也。志在於射。左足至。右足還。併足。則是立也。南面視侯之中。乃俯視併正其足者。朱子曰。注意若曰。左足履物。而右足不併。便還足南面視侯之中也。若便併右足。則是立矣。以志在相射。故未暇立而先視侯。既視侯。而後俯併其足也。敖氏繼公云。左足履物。履從畫也。大射儀曰。司射由下物少退。則履物者當履其從畫也。不方足。未暇北面而立也。他時凡欲還者。必先立。故言此以明之。還。謂右還而南面也。右還者。爲下射宜向上射也。既視侯中。乃俯視而正足。則視侯中之時。右足其亦在從畫而少退與。正足。謂左右各履橫畫之兩端也。亦左先而右次之。張氏爾岐云。左足履物。不及併足。右足初旋。已南面視侯。乃俯正足而立。是其志在於射也。吳氏廷華云。還者。北面及物。履物後。乃還而西面立。又轉首南視侯也。不方足者。未及併足即視也。據此。則古射者亦側立西向。左手把附向南。與今同。惟併足而立。與今之不下不八者異。記所謂志正體直者。非必正面向侯也。褚氏寅亮云。向北履物之時。左足必履橫畫之距。還身正足之時。右足必履橫畫之隨。其縱畫則虛而不履。蓋兩足之間也。敖氏謂履縱畫者。非。左足履物。勢必右還其身而後向南。謂下射向上射者。亦非。誘射無分上下也。盛氏世佐云。射之立法。與他時異。他時併足而立可也。而射者之足。不可併。併則不可射。聖人於此。恐人或有未綱也。故先於射位畫爲一縱一橫之物。而使之取正焉。司射於誘射之時。既視侯中。卽俯而視足。以察其合



法與否。皆所以教也。方足者。併足而立也。此常法也。正足者。正其足於物也。物一縱一橫。履之者。亦左足縱而右足橫。如其所畫也。至今射者之立。取象於丁。猶古人畫午之遺意。注於正足方足之分。茫然莫辨。而敖氏遂以左右各履橫畫之兩端釋之。若然。則其身正南面而立矣。將何以支左詘右而射乎。蓋自文武殊科。而射爲武事。於是習於射者。既不能講明容體。以證於經。而儒生學士。游於藝者蓋寡。又徒守紙上之空言。謬誤相承。莫能是正。而義遂晦矣。此愚之所以讀之而慨然也。至於疏說之誤。則由讀注之不審。云左足至右足還者。謂志在於射。故左足甫至物。右足即還。不及併足而立也。又云併足則是立也者。反言以明之耳。疏以右足還三字連下爲句。則非矣。得朱子之解。注意始明。而近世又有謂左足至爲句。右足還併足不去旌。以其不獲。誘射。不唱獲。故不去旌也。敖氏繼公。云爲句。則是立也。三句皆是反言者。亦失注意。不去旌。以其不獲。誘射。不唱獲。故不去旌也。敖氏繼公。云倚旌於侯而不去者。以誘射不主於中。且不獲也。郝氏敬云。凡射獲者。持旌侯而唱獲。此教射。不計獲。故旌倚侯不去也。稽氏寅亮云。旌倚侯中。蓋在正下誘射者。必善射其中侯也。必不中旌。故可不去。其不去也。非不主於中也。蓋見中侯不中旌也。注以不獲釋之。微矣。方氏苞云。注謂以不獲。敖氏謂不主於中。皆非也。發而不中。尙可以教射乎。疑旌之高不揜正鵠。倚於侯之中央。在正鵠之下。惟司射發必中的。不失分寸。故不去旌以爲表儀。使人則倣。是以誘射畢。始命獲者執旌以貢侯。三耦射則去之。正恐矢或集於旌而貫於侯也。胡氏肇昕云。方氏憑臆說經。未可據。當以舊說爲正。誘射。誘猶教也。疏正義曰。誘。引導。將乘矢。將行也。行四矢。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言此者。必四矢盡發也。大射儀誘射。以四矢射三侯。胡氏肇是注所本。執弓不挾右執弦。不挾。矢盡。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執弓左執附也。挾弓者。南面揖揖如升射降出于其位南。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改。更也。不射而挾之。示疏正義曰。改作一个。校勘記云。作。唐取。是也。○敖氏繼公云。南西揖。揖退也。揖如升射。謂如其當物升堂之揖也。云出于其位南。見是時未有司馬西方之位也。自賓與大夫之外。凡南行而適堂西。與堂西出而北行者。皆由於此。惟發於其位。及反位者。則否。張氏爾岐云。司射位在所射中之西南東面。今乃出其位。南北迴適堂西者。疏以爲教衆耦威儀之法故也。衆耦射畢。皆當自此適堂西釋弓脫決拾也。吳氏廷華云。上司射立于中之西南。東面。三耦又立于司射之西南。東面北上。司射升堂



誘射畢。降階南行。出于其位之南。則當與三耦立處相當。蓋三耦本立於其位之西南也。司射至此乃西面行。與上耦對。至上耦前。乃轉而北行至堂西。取一個挾之。即從堂西取扑。然後反位。其反位仍由故處。自階西至堂西。自堂西南行至上耦前西向作之。乃轉身東行。轉北反位。褚氏寅亮云。乘矢已射訖。故更取一矢以挾。非與上相變之意。注云。今文曰適序西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上文惟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主人之弓矢在東序。衆弓則皆倚于堂西。矢在其上。此司射取矢。自當云適堂西。又大射儀司射遂適階西取扑。搯之以反位。者。所以撻犯教誘射畢。亦云遂適堂西。改取一個挾之。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遂適階西取扑。搯之以反位。者。書曰。扑作教刑。〔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搯扑者。以三耦將射也。張氏爾岐云。反位。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也。方氏苞云。扑搯扑。正以示衆射者容體不比於禮。節不比於樂。皆由平時不盡志於此。本當用扑。而姑以觥代也。而賓大夫主人亦因此各釋己之志矣。周官鬲胥掌觥撻罰。蓋功事役事庶人。則以撻罰。禮事則史士以觥罰耳。

# 右司射誘射

# 儀禮正義

## 卷九

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負侯。欲令射者見侯與旌。〔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上文命張侯倚旌。疏云同是西階前。至侯者由共位。正謂此也。張氏云西階前命之。非。敖氏繼公云。使之執旌于侯中以示射者。若謂中。獲者適侯。執旌負侯而侯。侯。待也。今〔疏〕正義曰。注云侯待也者。賈疏云。待司馬命去侯。云今文侯爲立者。胡氏承珙古文侯爲立。今文疏義曰。案大射儀云。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侯。鄉射禮。三耦侯于堂西。南面東上。鄭以彼此互決。故皆從古文。胡氏肇昕云。今文侯爲立。立蓋侯之壞字。此經當今文作侯。古文作侯。說文。侯。大也。从人。矣聲。侯。待也。从立。矣聲。古文多假借。故作侯。今文用本字。故作侯。說文於禮經多用今文。云侯待也。蓋本今文也。此經及大射儀三耦侯于次北。今文侯作立。皆卽侯之脫壞也。大射儀皆適次而侯。今文侯作待。字雖異而義同。知此亦不爲立字也。經典侯字少見。唯爾雅釋詁云。侯。待也。左傳哀元年。日可侯也。用侯字。爾雅釋文云。侯。又作侯。詩鄭風。侯我于著乎。而漢書地理志引作侯。是侯侯古相通用也。後世不知侯之本訓爲大。而以待義當之。則侯失其本義。而反以侯爲侯之古字。故漢書侯待之字多作侯。而師古於賈誼。終軍。彭宣。司馬遷等傳。皆云侯。古侯字。釋玄應衆經音義。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還。左還也。〔疏〕正義曰。亦云。侯。古文侯。侯。三形。幾不知侯侯之爲二字矣。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作。使也。〔疏〕正義曰。繼公云。當。謂上下射之間。張氏爾岐云。三耦在司射之西南東面。今欲西面命射。故知左還。蔡氏德晉云。還。左轉而西向也。時三耦猶在西階下西南。與司射俱東面立。司射還向上耦二人。使之升堂而射也。褚氏寅亮云。經明云。當上耦作上耦射。敖氏云當上下射之間。與經違矣。作之。必正對之而後作。獨作上耦。則下耦亦隨之而並行矣。下經司射西階之東北面命上射曰。無射獲。無獲獲。亦專命上射。亦正對上射。而下射自喻。若在上下射之間。則宜云。

階闈而何以云西階之東耶司射反位上耦揖進上射在左竝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

等也中猶閒〔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上射在左以其當就上物也上射差尊故先升中等空一等也同階升者

與吳氏廷華云揖進時東行以左爲左當階轉北以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竝行〔疏〕正義曰云少左者賈疏云辟下射升階也敖氏繼公云爲下射升堂則皆在右也吳氏廷華云北面以西爲

〔疏〕左東行以左爲左升階少左蓋略向西讓下射升位也既升竝行則轉而東行也張氏惠言云上下射竝

行中閒相去如兩物容弓升階相隨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疏〕正義

曰張氏爾岐云當物上射當右物下射當左物履物還視侯中皆倣誘射之儀敖氏繼公云不云不方足省文

耳合足左右竝立於橫畫即上所謂正足也吳氏廷華云當物時上下射尙東向射先當左物乃俱轉身北面

揖畢乃北行及物竝揖以左足履物尙北向也既履物乃轉身西向即南面向侯所謂還也還即視侯中

乃并足正立俟者侯司馬司射兩命然後射也此當與誘射參看又大射言執弓右挾之此無文可知盛氏世佐

云合足猶正足也謂俯察其足之縱橫必合於所畫之物胡氏肇昕云左足履物右足還不及方足也至視侯中

乃合足而俟合足而俟即併足而立也上文所謂方足也盛氏謂合於所畫之物解合字義迂曲賈疏云侯侯司

馬命去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不決遂因〔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惟云適堂西是猶未出於司射之南

侯云袒執弓則固不決遂矣乃先言之者嫌執弓者袒必決遂也經文亦或言袒以包二者故以此明之諸氏實亮云

注云因不射不備蓋此經之不挾矢而并不決遂與大射之雖決遂而仍不挾矢者俱以不射故也其不挾矢與大

射同而不決遂與大射異者變於君禮也方氏苞云教射而會鄉民儀可略不與射則不

決遂執弓而不挾可矣大射則擇土以祭君親臨之故不射而決遂執弓而右挾禮宜嚴也出于司射之南升

自西階鉤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閒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鉤楹以當由上射者之後也簫弓未也大射曰左執附揚獨舉也

〔疏〕正義曰。敎氏繼公云。去、離也。命去侯者。令辟射且當獲也。郝氏敬云。時獲者南頁侯。所居乏在西。故西  
射儀曰。左執射。揚猶舉也者。敎氏云。右執簫。爲欲揚弓也。至是乃云執簫。則初執弓之時。左執射。右執弦矣。  
南揚弓。以弓之上端南向而舉之也。必南之者。爲獲者在侯故也。吳氏廷華云。去侯。以將射也。司馬不徑從堂西。  
至階下升階。乃從堂西南行。出司射之西南。然後轉東。至當階。乃轉北行升階。既升。又不徑從階上東行。乃從西  
檀西而北。始轉東。由上射之後。立于其後。俱與司射示威儀之義同。又上射在西。下射在東。司馬從西來。故止由  
上射後立于其中也。獲者在侯中而南面者。令去侯至乏。乏在西也。在物間易隱。故揚弓示之。南揚者。獲者在南也。  
方氏苞云。命去侯。則揚弓揮之使行。故高舉以爲招也。命取矢。則揖弓俯拾于地。故下指以示意也。胡氏肇昕云。  
禮記曲禮云。凡遣人弓者。右手執簫。注。簫。弭須也。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致于乏。坐東面偃旌。與而  
俟。聲不絕。不以宮商。不絕而已。〔疏〕正義曰。賈疏云。而俟者。待射者發矢當坐。故下云獲者坐而獲也。注云。  
鄉射威儀者。偃猶仆也。〔疏〕聲不絕。不以宮商。不絕而已。鄉射威儀者。賈疏云。大射云。頁侯皆許  
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是其威儀多此不者。威儀者故也。敎氏繼公云。此去侯。亦宜趨直西  
乃折北而就乏。東面偃旌。是旌亦東首矣。胡氏肇昕云。蔡氏德晉以執旌許爲句。諾字屬下讀。蓋以大射之諾以宮  
又諾以商也。然考鄉射大射二篇。如賓許諾。大吏許諾。皆以二字連讀。蓋諾者應之聲。僅云執旌許。則文義不了。當以舊讀爲是。司馬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反  
由司射之南適堂西。釋弓。襲反位。立于司射之南。〔疏〕正義曰。襲。敎氏繼公云。復衣也。此襲對袒而言。上衣雖褻。猶爲襲也。  
玉藻曰。尸襲。執玉龜襲。非是則皆褻矣。凌氏釋例云。凡有事于射則袒。無事于射則襲。鄉射禮。司馬命請射。三  
耦將射。三耦拾取矢。衆賓將射。賓主人大夫將射。賓主人拾取矢。大夫就其耦。衆取矢。皆袒決遂。司馬命獲者去侯。  
命取矢。司射命飲不勝者。皆袒執弓。大射儀。司射請射。三耦射。司馬正命獲者去侯。命取矢。三耦拾取矢。君  
與賓射。諸公卿將射。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拾取矢。皆袒決遂。再射。司馬命取矢。司射命飲不勝者。皆袒執弓。  
是有事於射則袒也。鄉射。司馬命去侯訖。命取矢加福訖。賓主人大夫卒射飲畢。賓主人大夫拾取矢訖。射畢。司  
射退射器。皆襲。大射。司馬正命去侯訖。命取矢加福訖。三耦卒射君諸公卿卒射。衆耦拾取矢訖。飲畢。射畢。司

射退射器。皆襲。是無事於射則襲也。鄉射。司馬獻獲者。大射。司馬正獻服不。皆襲。鄉射。大射。司馬獻獲者。亦襲。此皆飲酒之禮。無事於射者也。司馬乘矢襲。司射數獲襲者。皆既射以後之事也。飲罰爵。勝者皆袒決途。示能射也。不勝者皆襲。說決拾。示不能射也。鄉射三射。司射請以樂射。則襲。大射不云襲。文不具也。與前初射再射請射袒決途不同者。禮射異於能中。故袒襲不相因而相襲也。反位立於司射之南者。敖氏云。反謂復其故道也。司射之南。皆指其虛位言也。是時司射不在。此反位而著其在司射之南。則前此猶在解南之位也。方有此位。而言反。以向者由是而往故也。稽氏寅亮云。經先言出於下射之南。則是由物閒而出。從下射南向東行也。繼云還其後。則是過下物折向北。又折向西。而還下射之後也。疏似倒釋經文。且矢注中圍下射之義。又襲。復衣也。對袒而言。辟謂之襲。與聘禮之襲有別。司射之南之位。司馬至此時乃改解南之位而位於是焉。不曰復初位。而曰反位者。位雖其位。於此始立焉爾。盛氏世佐云。云反位。則其在此位也不自此始矣。方其爲司正也。位在解南。及爲司馬。則位在司射之南。反爲司正。復就解南之位。蓋解南之位當階閒中庭。故射則還之也。必於司射之南。從其類也。不於其爲司馬時著之者。以司馬之位取節於司射。彼時未見司射位。故至此始言之也。敖氏云。前此猶在解南之位。非。注云圍下射者。明爲二人命去侯者。敖氏圖下射而降者。往來交變以爲儀也。盛氏世佐云。圍下射者。威儀之法宜爾也。下文司射命取矢之時。上下射皆不在。亦圍左物而降。則可見矣。鄭解似迂。當以敖說爲正。方氏苞云。司馬升降。皆紆道而由司射之南何也。升降經由堂東西者。惟賓主人。大夫不敢上擬。又司馬位在司射之南。三耦衆賓卒射而降。皆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故司馬先爲之儀。又云司馬命去侯。升由上射之後。立于物閒。故降還下射之後以適堂西。與再射命去侯。升自右物之後。降還左物之後同。理當如此。別無深意。注推說似迂遠。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無射獲。無獵獲。上射揖。司射退反位。射獲。謂矢中人。〔疏〕正義曰。相左者。賈疏云。相左之時。在西階之西。司馬由北而西行。司射由南而東行。各以也。獵矢從傍。〔疏〕左相近。故云相左也。敖氏繼公云。司射進與司馬交于階前。著其進之節也。相左。著其行之方也。司馬南行。司射北行而相過。故謂之交。司馬在西。司射在東。故謂之相左。蓋南行者以東爲左。北行者以西爲左也。盛氏世佐云。凡升堂者。皆自其位東行。當階前。乃直北至階。反位亦如之。上經云。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是其徵矣。若然。則相左之說。當如敖解。疏誤也。江氏筠云。仍是司馬由東而南行。司射由西而北行。蓋司射由其位進。行至堂塗。則折而北。及行至近階。始折而東耳。由堂西下西階之東者。敖氏云。由堂下者。自堂下而





釋子。所以通古今字異也。舉此。而此注。獲者坐而獲。射者中。則大言獲。獲、得也。射〔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之從。後不從。後。以後釋后之故。可推矣。獲者。坐而獲。講武師田之類。是以中爲獲也。〔疏〕云。獲者。於射時則坐。以俟其中也。中乃獲之。必坐而獲者。旌在地。須坐乃舉之以獲也。且示有所變。○注則大言獲。敖氏繼公集說載鄭注。作坐言獲。講武田之類。集說田上有師字。案校勘記不載。各本有如此者。敖以意增改耳。舉旌以

宮。偃旌以商。宮爲君。商爲臣。〔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此一中而兩言獲也。蔡氏德晉云。舉獲而未釋獲。聲和律呂相生。〔疏〕旌之聲高。爲宮。偃旌之聲下。爲商。蓋一唱而聲再變也。舉獲而未釋獲。

但大言獲。〔疏〕正義曰。注大言獲。敖氏集說引注無大字。○敖氏繼公云。是時未立釋獲者。則未釋獲可知。張氏未釋其算。〔疏〕爾岐云。釋算所以識中之多寡。注上下文皆言大言獲。賈疏乃以宮爲大言獲。商爲小言獲。是一矢而再言獲。恐未是。或一聲漸殺。各有所合與。盛氏世佐云。大射儀云。三侯皆許諾以宮。及乏南。又諾以商。此獲者受去侯命之聲也。亦宮商爲二聲。非一聲而漸殺。注兩言大言獲者。據第一聲而言也。張氏以此非疏。誤。章氏協

夢云。上獲。唱獲也。下獲。獲之算也。未釋獲者。三耦之射。不主於中也。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蔡氏德晉云。初射雖有中否。而不計勝負。但唱獲而不釋算。故曰未釋獲。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

射。不挾。亦右執。〔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不挾者。變於大射。吳氏廷華云。卒射。承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弦如司射。〔疏〕將乘矢。但每發必唱獲。故夾敘之。如升射者。前揖處皆當揖也。上射降三等。下射少。

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堂上並行。下射在左。今降階必少右。乃當上射之

也。上射必於左者。進時上射在左。退亦宜然。堂上各發於其物。不可得而變。降時有先後。故因既降而爲之。此將適堂西也。上射乃不於右。便其反位者。以有釋弓等事而未即反故也。吳氏廷華云。卿大夫階五等。降三等。即是中等。與大射又不同。又云從之。隨上射後降階也。中等並行者。既降乃並也。上下射離物南行。轉西。當階轉南。時上射在西。下射在東。南以西爲右。少右。隨上射後降階也。既降中等。下射乃前至上射之西並行。上射在左。禘氏寅亮云。當發位並行向西階時。上射南。下射北。上射已於左矣。不待降階時始易位。經於階下著之者。明仍在左也。張氏爾岐云。並行。既降階而並行。盛氏世佐云。上經云上射升堂少左。此云下射稍右從之。互文也。凡獨升者。中階而升也。共升。則差尊者左。差卑者在右。雖閒一等。如其並行之節也。並行。上射于左。兼在堂上堂下言也。張云既降階而並行。敖云堂上並行。下射在左。皆非。胡氏肇昕云。上經云。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

此既升堂而並行也。此經云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疏〕正義曰。行。上射于左。乃既降階而並行也。張說不誤。盛氏駁之。非是。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疏〕正義曰。繼公云。進退者交。則相揖。以其事同也。張氏爾岐云。相左者。降者由西。升者由東也。蔡氏德晉云。相左交者。凡初耦自堂上降。次耦自堂下升。交遇。乃于西階前。南下就西。以東爲左。北升趨東。以西爲左也。凌氏釋例云。凡射後二揖。曰卒射揖。曰降階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揖。鄉射禮。初射。三耦乃射。上射既發。挾弓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卒射。皆執弓不挾。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再射。三射皆如初。此鄉射之射後二揖也。大射儀初射。三耦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再射。諸公卿卒射降如三耦。三射如初。此大射之射後二揖也。大射卒射北面揖。不同鄉射南面揖者。君在堂上故也。司射誘射。卒射。北面揖。注。不南面者。爲不背卿。考下文諸公卿大夫卒射亦揖如三耦。此時卿已降矣。則非爲卿可知。敖氏繼公云。北面揖者。爲下射與君同物。不可南面揖于楹閒。嫌也。鄉射賓主人卒射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賓序西。主人序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及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賓主人分階。故多階上一揖。既降。復升就席。故又有及階升堂二揖也。又大夫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襲。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大夫降。無與升射者交于階前之揖者。大夫既降。復升就席。然後繼射者始升也。鄉射司射誘射卒射南面揖。揖如升射。降。此無升射。故無交于階前之揖也。大射司射誘射。卒射。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射之儀。卒射揖後。復有降階揖者。大射諸侯禮。威儀多也。誘射無耦。而亦揖者。教衆射者以行禮之節也。由司馬之南適堂西。釋弓說決拾。襲而俟于堂西南面東上。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

扑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

去扑乃升。不致佩。〔疏〕正義曰。升堂北面。校勘記云。北

馬之南。卽鄉者所謂司射之南也。此時已有司馬之位。又在司射之南。正當往來者之北。故以之爲節耳。釋弓說決拾。以已初射之事畢也。說遂而言拾者。別於用時也。俟。俟司射命也。三當作二。字之誤也。二耦。謂次耦下耦也。下耦與此異者。無與升揖者相左相揖之事耳。胡氏肇昕云。下三耦拾取矢亦如之。蓋三與二字畫相似。二。考大射。三耦卒射亦如之。作三。二耦拾取矢亦如之。作二。細釋經文。當以作二耦爲是。蓋三與二字畫相似。

又涉下三耦卒射而誤耳。蔡氏本義本之。徑改經文爲二耦。注云去扑乃升。不敢佩刑器卽尊者之側者。敖氏云。扑、刑器也。將告尊者。必去之。敬也。士之射禮。賓主之。故司射獨以是告賓。賓揖之。以揖然。

右三耦射

司射降。揖扑反位。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閒。西南面。揖弓。命取矢。揖、推、〔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司射將反位。司馬將升堂。而交于階前。後立于物閒。西南面。揖弓。命取矢。之也。〔疏〕則是其去扑與袒執弓之事亦相接爲之。褚氏寅亮云。司馬適堂西。

在司射未降先。司射甫降。司馬已至階。故於此得相交。增案。義疏云。司射降自西階。司馬方升。南北相值。故曰相左。則司馬在東。司射在西也。盛氏世佐云。命取矢。命取彘。誘射及三耦射之矢。注云揖推之也者。賈疏云。推手曰揖。引手曰厭。故周禮司儀。天揖時揖土揖。鄭注皆以推手解之。揖弓者。向侯而推之。以其命取矢故也。揚弓者向之而揚之。以其命去侯故也。敖氏云。揖弓與揚弓相變爲文。則揖者其推而下之謂與。去侯取矢之事異。故上下其弓以別之。揖弓繼西南而言。是弓亦西南鄉矣。蓋以獲者與弟子皆在西南故也。揖弓者。蓋右執弦。盛氏世佐云。揖弓與揚弓相變。揚者。舉之向上也。揖者。推之向外也。論語曰。上如揖。蓋揚則高而揖則平與。敖以揖爲推而下之。

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侯弟子取矢。〔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獲者許諾者。取矢之非。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侯弟子取矢。以旌指教之。〔疏〕事已主之也。獲者審於視矢。雖不親取。而

主其事。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楅猶楅也。矢者。〔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司馬立于所設楅之南。示弟子以設處也。凡言所設某者。皆謂器之未設者也。鄉者

而命之。張氏爾岐云。所設楅。謂所擬以設楅之處。增案。先命取矢。後命設楅者。蓋楅自堂西一設卽是。矢則合三耦及誘射者總二十八矢。須一一取之。不能促致。故必先命之。使二事並舉於一時。及設楅後。又釋弓堂西。襲而反位。弟子乃得取矢加楅。遂進撫而乘之。庶幾禮成於敬焉。其獲者負侯。本爲弟子取矢而設。注所謂以旌指教之也。若北面負侯。侯在其背。何能指之以旌。意必轉而向侯。始可指示之。又。命取矢。不言弟子應諾者。可知已。又。

弟子方委矢于楅。及不備。又命升堂西南命之者。據下云。弟子自西方應諾。則委矢後。弟子已西反故也。韋氏曰。夢云。下射履左物。此云出于左物之南。即上出于下射之南也。弟子位在西南。此時奉楅而出。已至堂前。但未即設耳。故司馬北面鄉而命之。○注所以承箭齊矢者。校勘記云。徐本無齊字。蓋氏通解。楊氏俱有。朱子曰。注脫齊字。據疏補之。云楅猶楅也。所以承箭齊矢者。賈疏云。義取若布帛有邊幅整齊之意。故云所以承箭齊矢。胡氏肇昕云。大射儀。總衆弓矢楅。注。楅。承矢之器。說文無楅字。本字作箠。箠。弩矢箠也。周禮司弓矢曰。中秋獻矢箠。注。箠。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蓋承矢之器。本以竹木爲之。而以獸皮爲飾。故其字从竹爲箠。或从木爲楅。服與實偏旁古多通用。詩生民。覃實匍匐。釋文。匍。本亦作服。爾雅釋鳥。鵠。服。服。方音。鵠。自關而東謂之服。翼。皆其證也。故輻通作輻。猶覆訓爲服也。偁通作伏。猶服通作代也。釋通作備。猶服通作備也。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統。〔疏〕正義曰。敷氏繼公。云中庭。東西節也。南當洗。不言北。文省也。東肆。盛氏世佐云。中庭。兩階之間也。南當洗。亦南北以堂深也。東肆。向東陳之。首在西也。舊圖楅有足。誤矣。竊謂楅應考之於初奉楅者坐奠。委矢者坐委。乘矢者坐撫。取東矢者坐說。則楅卑而無足可知。舊圖楅有足。誤矣。竊謂楅應有足。但不高耳。南當洗。亦大判言之。未必尺寸不爽。如在洗西而稍南。亦可云當。凌氏釋例云。凡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鄉射禮。初射畢。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鈞楅。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負侯而俟。司馬出于左物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堂前。北面立于所設楅之南。命弟子設楅。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大射。初射畢。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獲者執旌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楅。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注。鄉射禮曰。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東肆。是大射設楅之處與鄉射同也。鄉射。既設楅。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楅。大射。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于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卒。若矢不備。則司馬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與反位。蓋楅者承箭齊矢之器。故設于中庭。以備取矢委之。且爲行禮之節。又鄉射再射畢。取矢加楅。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三射同。大射再射畢。取矢加楅。賓諸公。

癩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三射同。此則與衆耦異者也。又案鄉射記云。楅棘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此言設楅之儀也。司馬由司射之南退。釋弓于堂西。襲反位。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乃退。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撫。拊之也。就委矢左。右手撫而四四數分之也。上既言襲矣。復言之者。嫌「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司馬所由者。亦其位南也。是時司射在其位之北。故以司有事即祖也。凡事升堂乃祖。射爲節。盛氏世佐云。委。加矢于楅上也。北括。則於楅爲橫也。楅之東西設也。以左手撫四矢於西。是四四數而分之也。胡氏肇昕云。釋名云。撫。數也。數手以拍之也。拍。搏也。手撫其上也。是左右撫矢而乘之者。左右手相撫拍而四四數分之也。云上既言襲矣。復言之者。嫌有事即祖也者。敖氏云。司馬是時不執弓。無嫌於不襲。此襲字蓋衍。胡氏肇昕云。上襲以命弟子設楅。退而釋弓。是無事即襲也。此進則有事矣。而云襲者。以在堂下也。故曰。嫌有事即祖也。經文所以詳言之。敖氏謂爲衍文。非是。云凡事升堂乃祖者。賈疏云。堂下雖有事。亦不祖。若司射。不問堂上堂下。有事即祖。司馬與司射遞行。事恐同。故明之也。浚氏釋例云。凡射者之事。及釋獲者之事。皆司射統之。鄉射禮。司射適堂西。祖決遂。取弓于階西。兼挾乘矢。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于賓曰。弓矢既具。有司請射。賓對曰。某不能。爲二三子許諾。司射適階上。東北面告于主人曰。請射于賓。賓許。大射儀。司射適次。祖決遂。執弓。挾乘矢于弓外。見籙于射。右巨指鉤弦。自阼階前曰。爲政請射。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此初射請射也。鄉射。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丹賓如初。賓許諾。大射。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公許。此再射請射也。鄉射。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大射。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此三射請射也。鄉射。司射不釋弓矢。遂以比三耦。于堂西三耦之南北面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大射。畫物畢。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大史許諾。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此初射比三耦也。鄉射。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司射則告于賓。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爲耦。遂告于大夫。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以耦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又云。司射降階。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立。比衆耦。大射。司射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即位而後告。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摺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







乃張侯。下綱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綱。中掩束之。將射。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東。遂繫左下綱。大射。張三侯。亦不繫左下綱。將射。不云司馬命張侯者。文不具也。此命張侯也。鄉射。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大射。不云。亦不具。此命倚旌也。鄉射。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貢侯。大射。司馬師命貢侯者執旌以貢侯。此命貢侯也。鄉射。耦升堂。履物後。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出于司射之南。升自西階。鉤楹。由上射之後。西南面立于物間。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至于乏。坐。東面。偃旌。興而侯。再射三射去侯。皆司馬命之。大射。耦升堂。履物後。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間。左執附。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貢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再射三射及公射去侯。皆司馬命之。此命去侯也。鄉射。初射畢。司馬適堂西。袒執弓。由其位南進。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升自西階。鉤楹。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貢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揖弓。命取矢。獲者執旌許諾。聲不絕。以旌貢侯而侯。再射三射皆如初。大射。初射畢。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階前。相左。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間。西南面揖弓。命取矢。貢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貢其侯而侯。再射三射皆如初。此命取矢也。鄉射。司馬命弟子設楹。大射。司馬正北面命設楹。此命設楹也。鄉射。畢。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楹。大射。畢。司馬正命退楹解綱。小臣師退楹。市車量人解獲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此命退楹說侯綱退旌也。亦獲者之事。而司馬命之。蓋左者之事。統於司馬。射時獲者去侯。至射畢。取矢委楹時。獲者又許諾貢侯。故取矢設楹退楹亦司馬命之也。又案射器九。注所云。司馬決拾旌中簫。楹是也。弓矢決拾四者。射者之器也。旌獲者之器也。中簫二者。釋獲者之器也。取矢必獲者。許諾以旌貢侯。然後設楹。則楹亦獲者之器也。飲不勝者。必釋獲者數獲。然後設豐。則豐亦釋獲者之器也。凡射者之事。統於司射。如請射。比耦。誘射。作射。命射。告卒射。皆司射之事。而納射器。拾取矢。亦司射命之也。凡獲者之事。統於司馬。如乘矢。獻獲者。皆司馬之事。而張侯。獲者倚旌。貢侯。去侯。及取矢。設楹。退楹。說侯。綱退中。亦司馬命之也。射禮繁縟。鄉射大射二篇。司射與司馬迭爲進退。學者幾於心目俱眩。昌黎所以苦儀禮難說也。今比其例而觀之。雖微文瑣節。并非然若網在綱。有條而不紊。始知禮經廣大精深。非聖人必不能作也。若矢不備。則司馬又袒執弓如初。升命曰。取矢不索。索猶盡也。〔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此自適堂西以至揖弓皆如初也。適堂西。亦由其位南。郝氏敬云。矢不備。有也。索猶盡也。〔疏〕這也。三耦二十四揖乃備。方氏苞。必餘於所用之數。以備鉤折。不可索盡。及時求之而莫給也。至

此而後發命何也。初射惟三耦。矢有定數。再射。則衆耦皆辯。又初射之矢。或有鉤折。故宜多取以備乏。案此宜以取矢爲句。不索爲句。命曰取矢。即上文之命取矢也。矢有定數。取之者不容不給。此云若矢不備者。恐有鉤折之虞。不可不備也。不索者。不令矢之盡也。矢僅給所用之數。則盡然。不索。乃復命取矢之故。弟子自西方應曰。諾。乃復求矢加于楅。增故曰加。疊獲者許諾互相〔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弟子已應。即往取矢。司馬乃降由司射之南。執弓反位如初。弟子既加矢于楅。司馬明。進撫之如初。此經文略也。褚氏寅亮云。不盡之矢。必棲於隱蔽處。須求乃得。案求亦取也。孟子勿求於心。趙注。求者。取也。注云疊獲者許諾。至此弟子曰諾。事同互相明者。敖氏云。此時獲者猶負侯。而取矢之弟子已退在西方之位。故獨應之。

### 右取矢委楅第一番射事竟

司射倚扑于階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諾。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則遂告于賓。適阼階上。告于主人。主人與賓爲耦。言者。或射或否。在時欲耳。射者釋己之志。君子務焉。〔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釋衆賓耦射。釋獲升飲之儀。射之第二番也。司射請射比耦。三耦取矢于楅。衆耦受弓矢序立。乃設中爲釋獲之射。三耦射。賓主人射。大夫射。衆賓射。司馬取矢乘矢。司射視。釋獲者數獲。設豐。飲不勝者。獻獲者。獻釋獲者。凡十節。○請射于賓如初者。敖氏繼公云。請射。請三耦之外皆射也。其辭亦曰有司請射耳。如初升自西階階上北面告也。此請射與下請釋獲。亦示聽命於賓之意。韋氏協夢云。鄉射以賓爲主。故卒射必告。始射必請。則遂告於賓。數氏云。言遂者。謂承賓許諾之後也。賓若不與射。則雖許諾。而司射亦不告。然則上言請射于賓者。非獨爲請賓射明矣。注云言若者。或射或否。在時欲耳。射者釋己之志。君子務焉者。敖氏云。若皆與射而後告。是其或欲或不欲。固已前告司射矣。主人與賓爲耦。禮也。假令或有一人不欲射。則缺此一耦。蓋不可與餘人爲耦故爾。焦氏以想云。記云衆賓不與射者不降。是凡在堂上者。或射或否。各順其欲。初無一定也。義疏云。案主人以射故而請賓。賓以射故而應主人之請。必無不與之事。而經云若者。蓋不爲必然之詞。且爲大夫及衆賓無妨以不能自謙也。云必無不與者。明與經展矣。君子務焉。是射者其宜也。特此禮爲鄉人習射。則賓主大夫及衆賓無妨以不能自謙也。云必無不與者。明與經展矣。



衆耦。衆耦。大夫耦及衆賓也。命大夫之耦。〔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立比衆耦。謂立於此爲比衆耦耳。比之事。司射立此之意耳。經中此例。聞有之。如鄉飲酒及此篇獻賓禮。皆云。南面坐奠爵于篚下。盥洗。亦非謂遽已洗也。數說是此注若移於下。經司射乃比衆耦之下。則得矣。吳氏廷華云。上倚升。此復摺之也。衆賓在堂。乃至堂西比之者。蓋將比未比。俟皆降始比之。下經衆賓皆降適堂西。司射乃比衆耦是也。此注疏宜在彼下。又大夫之耦。上經已告大夫。不待比。注兼及之。以其與比者一時同命之也。衆賓將與射者皆降。由司馬之南適堂西。繼三耦而立。東上。大夫之耦爲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言若有者。大夫士來觀。〔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將與。則或有不與者矣。記曰。衆賓不與射者不降是也。降者由司馬之南適堂西。而堂下之衆賓皆從之。不言者。可知也。此雖未執弓矢。亦必由司馬之南者。異於大夫也。繼三耦而立。居其西也。衆賓之立以齒。則大夫之耦爲上可知。乃著之者。嫌其不與耦並立。則或變於有耦者也。衆賓若多。堂西西南面之位不足以盡之。則當東面於西壁而北上也。言若有者。見堂下之士多寡無定數也。張氏爾岐云。司馬位在司射之南。若有東面者。或賓多。南面列不盡。賓主人與大夫皆未降。言未降者。見〔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尊者事至乃降也。賈疏云。言未降。後與耦俱升射也。注云。見其志在射者。盛氏世佐云。注意蓋曰。經不言不降。而言未降者。見其志在於射。俟三耦卒射乃降也。此於義未爲失。疏家不曉。而爲之說曰。言志在射者。以其射在堂上故也。郝氏遂從而証之。其誣鄭公也實甚。故特爲白之。大射儀云。諸公卿皆未降。鄭注亦云。言未降者。見其志在射。疏云。言未降者。後當降。故云未。若終不射。不得言未。則得注意矣。司射乃比衆耦。衆賓射者降。比之耦乃獨。〔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乃者。言其方有事也。衆耦。謂衆賓自爲耦者也。大夫之耦亦存焉。是時衆賓皆已立于司射之北。若西。然後可比之。不言命之之辭者。如上耦可知也。大夫之耦。則先命之。其辭曰。子與某子射。與他耦上射之辭異。云辭者。爲下節。

### 右司射請射比耦

遂命三耦拾取矢。司射反位。反位者。俟其祖決遂來。〔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遂命者。承上比耦畢遂命之也。郝氏敬

取委於樞。故就樞取之。拾取。上射取一。下射取一。彼此更迭至四也。注。三耦拾取矢。皆祖決遂。執弓進立

于司馬之西南。必祖決遂者。〔疏〕正義曰。朱子曰。此拾取矢疑衍。王氏引之云。上文既云命三耦拾取矢。則

言三耦之拾取矢也。始而祖決遂執弓。以待拾取矢。既而上耦拾取矢。既而下耦相繼拾取矢。是之謂三耦拾取矢

矣。三耦拾取矢。五字之意。直貫至下文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句。非特爲皆祖決遂三句而設也。皆祖決遂之時。尚未拾取

矢也。而其事歸於拾取矢。則統謂之三耦拾取矢。且下文衆賓未拾取矢。皆祖決遂執弓。與此三耦拾取矢皆祖決遂執

弓。相對爲文。不得以爲衍字。吳氏廷華云。祖決遂在堂西。乃至司馬西南之位。蓋卽上射時立於司馬西南之位也。

盛氏世佐云。於此言拾取矢者。明其祖決遂執弓擬爲此事耳。卽上文司射立比衆耦之例也。章氏協夢云。三耦拾取矢

題下事也。下乃序其事而言之。與前一人洗事解于賓同意。散氏繼公云。惟云執弓。是亦不挾也。亦變於大射者與。

此所立者卽其故位。更以司馬爲節。近故爾。鄉者司馬未在此。故以司射爲節。賈疏云。案上射時位在中西南。司馬

位在司射南。今立於司馬之西南。亦東面北上也。案義疏云。三耦拾取矢。卽是前番射位。司馬已就位。故經云司馬之

西南。賈疏以爲異位。非也。注云必祖決遂者。明將有射事者。賈疏。司射作上耦取矢。作之者。選當。〔疏〕正義

云。始取未有射事。而祖決遂者。以其取矢訖。卽有射。故豫著之。司射作上耦取矢。上耦如作射。〔疏〕正義

上耦射時。左還當上耦西面作。司射反位。上耦揖進。當樞北面揖。及樞揖。當樞正。〔疏〕正義曰。散氏繼

揖者。當樞南。則折而北行。故北面揖也。及樞揖者。爲上下射將折而西東也。張氏爾岐云。上耦發位東西時。一南

一北並行。及至樞南。北面向樞。亦一東一西相並也。姜氏兆錫云。及樞揖。不言北者。下賓主人及樞揖注所謂當樞



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揖。皆進如三耦。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與反位。而后耦揖進坐。大夫爲下射。故耦進坐揖。大夫不揖也。三射畢。拾取矢如初。此鄉射拾取矢前之四揖也。賓主人拾取矢。皆進階前揖。及耦揖。拾取矢如三耦。此時賓東面。主人西面。故無當耦北面揖也。大射儀初射畢。三耦拾取矢。一耦出。西面揖。當耦北面揖。及耦揖。此拾取矢以前之三揖也。又云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此上射之進坐揖也。再射畢。三耦拾取矢如初。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于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耦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耦揖進坐。三射畢。拾取矢如初。此大射拾取矢前之四揖也。諸公卿大夫耦進。當耦進坐。不云揖者。文不具也。蓋拾取矢耦進揖。猶射時耦進之揖也。當耦北面揖。猶射時當階北面揖也。及耦揖。猶射時及階揖也。拾取矢在庭。不升堂。且無物。故無升堂當物及物三揖也。進坐獨上射揖者。亦猶射時司射命射上射揖也。然命射之揖。唯第一耦之上射有之。此拾取矢進坐之揖。凡耦之上射皆有之。則與射時異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疏〕正義曰。教氏繼公云。上射在西。下射在東。如其物之位也。胡氏肇所云。經文此二句。盛氏以爲與上及耦揖爲倒裝句法。是也。蓋經文於此必倒引者。上以明及耦揖爲上射在耦之西而東面。下射在耦之東而西面。下以領起上下射之進坐亦一東面一西面也。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个。兼諸附順羽。且與執弦而左還。退反位。東面揖。〔疏〕正義曰。南階弓也。卻手。由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表。右手從裏。取之便也。兼并矢於附。當順羽。〔疏〕正義曰。教氏繼公云。既又當執弦也。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整理也。不言毋周。在昨非君。周可也。〔疏〕正義曰。進坐不言北面。可知也。矢南鄉。入于耦南北面取之。便也。盛氏世佐云。此揖進。謂自其耦西東面之位揖進就耦也。此時上射仍東面于耦西取矢。教說非。取矢必少者。以耦卑故也。以下記耦制考之。則其不高大可見矣。注云橫弓者。南階弓也。卻手。由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表。右手從裏。取之便也。教氏曰。橫弓。踏弓也。此橫弓。覆手也。覆手橫之。以上端向。下射。敬之也。弓下。弦附之下也。盛氏世佐云。橫弓。注云南階弓。是也。蓋東西向者以南北爲橫。卻。仰也。手。右手也。弓下。弓弦之下也。東面坐而南階弓。則執弓之手必覆。覆者。手在弓背之上而弦向下也。左手覆弓上執之。而仰右手自弓下取矢。兩手相對爲便也。經言右手之卻。則左手之覆可知。言右手自弓下。則左手在弓上亦可知。此立言之法也。焦氏以恕彙說曰。教云上射覆手橫弓。以弓之上端向上射者。敬之也。下射卻手橫弓。以弓之上端向上射也。人北面。弓東西。俱爲橫也。案義疏云。弓之兩端。皆簫也。而有上端下端之別者。附側有韃。士喪禮



謹依禮焉是也。擡在上。則爲上端。執弓者。必以上端向人爲敬。愚案敦氏依此以釋。則爲特見。然君子於射事則尙敬。極處侯之北。亦統於侯也。故上射卻手取矢。則覆手執弓。下射覆手取矢。則卻手執弓。並以弓之上端鄉侯。亦所以著其敬。而不徒相變爲容之謂矣。褚氏寅亮云。拾取矢時。經無北面之文。因不必還周。異於大射。故於反位時著其面位而曰東面揖。然則取矢東西面位不改。不過進而近極耳。非北面也。唯取矢者一向東。一向西。故左手路弓。有卻手覆手之異勢。右手取矢。亦有弓上弓下之不同。若皆北面。則其儀不異矣。敦氏以上端向人爲敬之說。似是實非。吳氏廷華云。東西面。以在極之兩旁也。言進者從極兩旁。東西面至極也。疏云。卻、仰也。謂左手執附。右手取矢也。弓上下者。極橫矢直。北括而南。括有羽。未向括取矢者。執。則羽順出於當而無損。執括則逆矣。東面者。右手當。便於弓下取之。仰手者。以手在矢下也。不覆手者。弓下矢上無餘地也。西面者。右手羽不可執。故必從弓上向左執。順羽而出之。矢在手下。故手覆也。右手仰。則左手當在弓上而覆。右手覆。則左手當在弓下而仰也。兼矢于附。便再取也。順羽者。以手順之。恐委矢或逆也。且與者。隨順隨興也。左還者。上射左手向外。轉而南。乃西反東面位。下射轉左向南。乃東反西面位也。又上射東面。當西路弓。而橫于南北。若南路弓。則弓在極外。尙何弓上下之可言。云兼并矢於附。當順羽。既又當執弦也。順羽者。手放而下。備不整理也者。敦氏云。兼諸附。明左手并執矢也。凡執弓者左執附。兼矢於附。即順羽與。則是橫弓者。惟取矢之時則然也。執弓者。言不挾也。盛氏云。兼、并也。附、弓弣也。并矢于左手弓弣間。而以右手順其羽。且與者。疏云。謂順羽之時則與也。郝氏敬云。矢羽在北。右手仰取矢。身左轉向南。羽順在北。非執弦亦右手也。云不言毋周。在昨非君。周可也者。大射云。左還毋周。反面揖。注云。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而反東面也。君在昨還周。則下射將背之。此對彼爲言。彼有君在昨。周則背君。此在昨非君。故周可也。敦氏曰。左還者。以左體向右而還也。于極前必左還者。以極東肆。宜順之反位。不言毋周。是亦左還也。此與順羽且興。皆變於大射云。盛氏世佐云。左還。向左右而還也。敦氏云。以左體向右而還非。反位。反其極西東面之位也。復云東面者。嫌其因左還而變也。蓋東面者。以左爲左。左還。則面北矣。於是遂西轉南向。至其故處。而仍東面焉。此則左還而周也。與大射異者。大射威儀多。此則惟取其便故也。注在昨非君之說似迂。焦氏彙說曰。通解朱子曰。燕禮。司正右還。疏云。以右手向外者。以奠解處爲內也。此三耦左還。疏云。以左手向外者。以所立處爲內也。大射云。毋周者。既以左手向外。繞其所立之處。及至將匝之時。乃復以右手向外而轉身也。此注云周可也。則以左手向外。繞其立處。以至於匝。乃不復以右手向外而即轉身也。燕禮則右還而未至於匝。故不言周與不周。案朱子此條論還周最爲明析。而注家下射背昨之由。正可由此思之也。

又曰。燕禮。司正南面坐奠解。右還北面。及少立。左還。南面坐取解。鄭云。右還必從解西。爲君之在東也。北面而左還者。亦從解西也。敖氏謂堂上堂下。背君毋嫌。而南面右還。北面左還。皆從解東往來。則不惟鄭異解。而鄭之右還。正敖之左還。敖之右還。乃鄭之左還。其左右適相反也。然考毋周之戒。大射於上射下射皆詳之。不言其如射也。此必非無關得失。而但取相變爲容者矣。況皆內還者。言東西殊面。而內還則同。故特辭以明之也。如皆北面。則當言左還。而無取乎異其文而曰內還也。又曰。大射毋周。義疏云。毋周。變於鄉射之周者也。君在堂上。取矢者在堂下。固無背之嫌。且司射司馬師亦時有南面者。不嫌也。案司射與司馬師亦時有南面者。此只一人。微背於君。則何所嫌。若取矢于楅。先弟子之三耦。繼乃諸公卿大夫之衆耦。多人還周而背君。安得不爲嫌邪。敖之立義。其與鄭異而失之者。莫此爲甚矣。又曰。天體至圓。繞地左旋。常一日一周而過一度。日行少遲。故一日繞地一周。而在天爲不及一度。月行尤遲。一日不及天十三度。二十八宿左轉。故春則中星。南方朱鳥七宿也。夏爲東方蒼龍。秋爲北方玄武。冬爲西方白虎。中星迭移。是從東而左行也。依此言之。則鄭之左還爲合。敖之左還。與鄭正相反者。謬可知矣。未知何所依據也。數筆燕南面右還而北面云。從解東而行。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及北面左還而南面云。亦從解東而行。是直目左還爲右還。目右還爲左還耳。張氏爾岐云。亦南陪弓。左手執弓。仰而向上。故右手一個興其他如上射。覆手由弓上取矢者。以左手在「疏」正義曰。注云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表取之。亦便者。覆搭矢爲便也。朱子曰。上文東向覆手。南陪弓。則弦向身。此云西向卻手。西陪弓。則弦向外。敖氏繼公云。此橫弓卻手也。卻手橫之。亦以上端向上射也。人北向。弓東西向。于人手弓。皆爲橫也。弓上。弦附之上也。凡覆手卻手而橫弓。其弦皆向身與。盛氏世佐云。下射進。謂自其楅東西面之位而進也。不云揖者。文省耳。坐。四面坐也。橫弓。亦南陪弓也。西面坐而南陪弓。則執弓之手自仰矣。仰手。執弓者手在弓下而弦向上也。執弓之手既仰。則取矢之手不得不覆。亦取其便也。弓上。弓弦之上也。案朱子弦向身向外之說。即自注中手在弓裏。裏悟來。今不從者。蓋以卻手與覆手相對。卻手取矢。則執弓之手必覆。覆手取矢。則執弓之手必仰。若謂上射橫弓之法。手在弓表。而弦向身。是左手未全覆也。謂下射橫弓之法。手在弓裏。而弦向外。是左手未全卻也。與經覆卻相對之意未合。故不敢棄經而任傳也。敖云凡覆手卻手而橫弓。其弦皆向身。亦非。其他如上射者。敖氏云。他。謂兼諸附而下也。惟西面揖異爾。吳氏廷華云。此東陪弓也。如上射者。左還退反位是也。惟揖則西面。與上不同。盛氏云。所異者位面耳。西面者。以南爲左。則其左還之法正與上射相反也。淺氏釋例曰。凡拾取矢。上射下射各四揖。若兼取矢。則上射

下射各一揖。鄉射禮初射畢。三耦拾取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個。兼諸附。順羽。且與。執弦而左。退反位。東面揖。此上射取第一矢之揖也。又云。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個。兼諸附。順羽。且與。執弦而左。取第一矢之揖也。取第二第三第四矢。經雖無文。皆揖可知。再射畢。三耦拾取矢如初。賓主人拾取矢如三耦。三射畢。拾取矢如初。是鄉射拾取矢。上射下射各四揖也。又再射畢。大夫與其耦拾取矢。大夫進坐。說矢束。與反位。而後耦揖進坐。兼取乘矢。順羽而與。反位揖。此上射兼取四矢之揖也。又云。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此下射兼取四矢之揖也。三射畢如初。是鄉射兼取矢。上射下射各一揖也。大射儀初射畢。三耦拾取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個。兼諸附。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此上射取第一矢之揖也。又云。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個。兼諸附。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此下射取第一矢之揖也。亦四矢弓揖。再射畢。三耦拾取矢如初。又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如三耦。三射畢。拾取矢如初。是大射拾取矢。亦上射下射各四揖也。又再射畢。諸公卿大夫拾取矢。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此上射兼取四矢之揖也。又云。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此下射兼取四矢之揖也。三射畢如初。是大射兼取矢。亦上射下射各一揖也。大射毋周者。恐背君也。上射取矢自弓下。下射取矢自弓上。禮相變也。以禮例考之。與相敵者爲耦。則拾取矢。卑者與尊者爲耦。則兼取矢。示不敢與之拾也。又案鄉射大射初射三耦拾取矢畢。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是誘射之矢。未耦之下射代爲取之。亦兼取矢也。鄉射記。取誘射之矢者。既拾取矢。而後兼誘射之乘。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福南。皆左矢而取之。注謂反位已禮成。乃更進取之。不相因也。

還北面揖三挾一个。福南。鄉當〔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拾取乘矢。更遞而取。各得四矢也。數氏繼公云。云。進。謂各自其福東西之位而南行也。當福南。將折而西矣。故以是爲挾之節也。吳氏廷華云。四矢俱拾畢。左還反位。然後南面揖。並左還。上射東南行。下射西南行。將至福南。並左轉而北揖且挾。然後轉而南行。下經左還上射于右是也。敖氏謂上當福之地尙在南。此特上及福之地。以經言少進。則去福近也。若尙當福處。則遠矣。不可言少進也。稽氏寅亮云。北面下。揖三上。大射儀有揖字。此似脫。方南面射時。上下射皆已離東西之位。一在福西南。一在福東南矣。至少進。則西南者向東。東南者向西。仍俱至鄉者當福揖之處。於是皆左還北面揖。而揖三挾一焉。當北面時。上射在西。是于左也。下射在東。是于右也。至再左還。而並行向西以反位。下射乃退而從上射之南。並

行。則反在上射左矣。故經於皆左還之下而明之曰。上射于右。注云。下射左還少南行。乃西面也。敖氏云上射固已居右。殊不可解。又取矢時。上射在北。是居左。反位時。上射仍在北。是居右。猶升階進射時。上射在西。是居左。及南面射時。上射履西物。是居右也。注云。福南鄉當福之位者。張氏云。福南。前者進時北面揖之位也。今退至此。皆左還北面揖三矢而挾一个。胡氏肇昕云。敖氏以當福南爲福及福之位。故與鄭異。不知經明云當福南。是爲鄉當福之位無疑。以爲及福之揖。皆左還。上射于右。上射轉居右。便其反位也。下〔疏〕正義曰。注云上射轉居右。位。固已與經文相戾矣。揖。皆左還。上射于右。射左還。少南行。乃西面。〔疏〕便其反位也者。張氏爾岐云。揖挾已而揖。皆左還西面並行。前者進時。大射在北。是在左。今仍在北。是于右。取其反位北上爲便也。敖氏繼公云。上射固居右矣。復言之者。嫌或當如卒射而退轉居左也。凡每耦既射。若既取矢而退者。其曲折皆與進時同。云下射左還。少南行。乃西面者。賈疏云。以其初北面時。東西相當。今西行。宜並。故下射少南行乃西面也。吳氏廷華云。揖。爲將左還也。左還者。左手向外。自北面而西而南也。南面以西爲右。上射本在西。又言之者。嫌降在左也。又上射本在右。嫌降或居左。故特明之。注云上射轉居右。若上射本左。至此始轉而右者。與進者相左。相揖。誤矣。下射左還少南行云云。其說亦合。但係西折時事。此時方南行。亦不可遽以爲說。

退反位。相左。皆由〔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經文揖下。唐石經有退字。案錢氏大昕云。宋本亦有之。大射云。退。進者自南東行。反位者自北西行。故得相左。盛氏世佐云。位司馬西南之位。注云相左皆由進者之北者。張氏爾岐云。三挾一个揖。曰既退與進者相左揖。鄉射禮初射畢。三耦既拾取乘矢。揖。皆左還。南面揖。皆少進。當福南。皆左還。北面揖三挾一个。揖。皆左還。上射于右。與進者相左。相揖。退反位。再射畢。三耦拾取矢如初。又云。衆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此鄉射拾取矢後之四揖也。鄉射三射畢。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祖決途。拾取矢如初。矢不挾。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此大射拾取矢後之四揖也。鄉射三射畢。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祖決途。拾取矢如初。矢不挾。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此大射授有司于堂西。大射三射畢。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祖決途。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衆諸弦。面。退適次。皆授有司弓矢。反位。矢不挾。則無北面揖三挾一个之揖。射禮終。故節文亦異也。鄉射再射畢。賓主人拾取矢卒。

•北面揖三挾一个。揖退。賓堂西。主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賓主人拾取矢畢。皆升就席。故無進者相左之揖。而有及階升堂二揖也。又云。大夫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揖三挾一个。揖退。耦及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即席。此大夫獨升。耦不升。故并無及階升堂之揖也。大射再射畢。拾原矢。若士與大夫爲耦。大夫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揖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矢拾。襲反位。此即鄉射大夫與其耦兼取矢之例。故亦無與進者相左之揖也。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

反位。取誘射之矢。挾五个。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而后反位。后誤作後。○敖氏繼公云。三亦當作二。大射云。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二耦是也。朱子曰。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則是下耦之下射也。張氏爾岐云。以授

者。以誘射之矢授之也。注云取誘射之矢。挾五个。弟子逆受於東面位之後者。賈疏云。弟子即納射器者。下耦將司射乘矢來向位西面。弟子即往逆受之。下射乃反東面。敖氏繼公云。下耦之下射。於既拾取之後。又兼取誘射之四矢。皆繫諸肘。至楹南。乃北面揖三挾五个。至西方。以四矢授有司。而挾一个以反位。此見其異者也。此西方即堂西也。士喪禮以東堂下西堂下爲東方西方。亦其微也。有司。即弟子之納射器者。因房主授受于堂西。故此下射出子其東面位之後。以乘矢就而受之也。大射儀曰。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襲反位。亦謂就而授之。盛氏世佐云。以授有司于西方而后反位。則是下耦之下射就而授之也。注云弟子逆受。非。褚氏寅亮云。逆受者。卑賤之分也。此往則彼逆矣。蓋後者就而授之弟子。弟子逆而受之。與經文義正相成。敖氏說殊偏。而盛氏反據以駁注。非也。

右三耦拾取矢

衆賓未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揖三挾一个。由堂西進。繼三耦之南而立。東面北上。大夫之耦爲上。猶不也。衆賓不拾者。未射無楹上矢也。言此者。嫌衆。〔疏〕正義曰。注云未猶不也。衆賓不拾者。未射無楹上矢也。者實三耦同倫。初時有射者。後乃射有拾取矢禮也。賈疏云。以第一番唯有三耦射。無賓射法。不得云未。是以轉爲不。以其全不拾取矢也。敖氏云。未拾取矢。謂于堂西取矢不拾也。堂西取矢。固不拾矣。乃言之者。以繼三耦拾取之後。嫌當如之也。其後取矢于楹乃拾。故此云未也。是時雖未拾取矢。亦讓取弓矢拾。如鄉者三耦之爲進



立射位以射事至也。張氏爾岐云。衆賓初射。當于堂西受弓矢于有司。故不拾取矢。案三耦初射時。亦云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則衆賓不拾取矢。又不僅以未射也。盛氏世佐云。此衆賓于堂西受弓矢如有司。皆如三耦初取弓矢之儀。其取之之法。亦更迭取之。上經云三耦各與其耦讓取弓矢拾。是其徵也。云未拾取矢者。謂不如三耦之取取矢于楅耳。不言不。而言未者。以第三番射時。亦有拾取矢于楅之事故也。張云衆賓不失取矢。不僅以未射。非。云嫌衆賓三耦同倫。初時有射者。後乃射有拾取矢禮也者。胡氏肇昕云。此節賈疏說多未明析。詳注意。蓋以經言衆賓未拾取矢者。以上言三耦拾取矢。此繼言衆賓受弓矢。事嫌與三耦同倫。以衆賓亦拾取矢也。故經特著之曰。衆賓未拾取矢。拾取矢之禮。必初時有射者。後乃有此禮。故上有三耦射。後乃有三耦拾取矢之禮。此時衆賓未射。故不拾取矢。至第三番衆賓射。乃亦有拾取矢之禮也。經文衆賓未拾取矢。對上三耦拾取矢爲言。至三射衆賓亦拾取矢。是不以其金不拾取矢。故不曰不。而曰未。注就本節言之。故轉未爲不。而下又推言之。以盡其義也。

### 右衆賓受弓矢序立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升請釋獲于賓。猶。有故之辭。司射既誘射。恒執弓挾矢。以掌射事。備尙未知。〔疏〕正義曰。如初事畢矣。故再射。第舉作射如初。示不復誘射也。三耦三射皆與。賓主人大夫與再射三射。司射則一射而止何也。誘射者。教之射也。賓大夫主人與焉。則不敢教也。弟子筋力方進。故三射皆與以強教之。賓大夫主人三賓則有年長者矣。故射止於再。而不欲與者亦聽焉。皆禮之曲盡乎人情也。命去侯不言如初者。敎氏繼公云。可知也。胡氏肇昕云。賈疏云。此臣禮。威儀多。故第二番與前同。獲者許諾。聲不絕。以至子乏。再番三番命去侯。直許諾。無不絕聲。故不言如初。大射君威儀多。故第二番與前同。獲者亦宮商趨之。故言如初。於第三番禮殺。復不以宮商。直許諾。又不得言如初。賈氏推究頗詳。較敎說爲精。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者。敎氏云。先去扑。乃進與司馬交于階前。則去扑當于西方。而于階下矣。不言相左。不言升及堂上所立處。亦文省。吳氏廷華云。司馬降反位。司射將升。故交



予階前。亦當相左。去扑。亦當倚于西階。釋獲者。郝氏敬云。釋獲於地。計射者所中。獲、射中也。靖案。大射以弓爲畢。此經無文。辟君禮也。○注。衆足以知之矣。校勘記云。侯。徐本、通解、楊氏、俱作矣。陳本作矣。案。矣。卽矣之譌。今本據此。遂誤作侯。胡氏肇昕云。疏述注亦作矣。云猶有故之辭。司射既誘射。恒執弓挾矢。以掌射事。備尙未知。當教之也者。敖氏云。司射于誘射之後。改挾一个。至此時猶然也。必云猶者。嫌既久則可以不挾也。官以司射爲名。故執弓必挾矢以掌射事也。云今三耦卒射。衆足以知之矣。猶挾之者。賓許降。摺扑。西面立于所君子不必也者。言君子不必人之已知而遂不挾也。故必猶挾一个。備尙未知當教之也。賓許降。摺扑。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教之。當〔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西面立於所設中之東。亦示以殷。既則復西面視之。中、實算之器也。名之曰中者。取其中於侯而後釋算也。此不以弓爲畢。釋獲者執鹿中。一人亦辟大射禮。注云。視之當教之者。賈疏云。謂教其釋算安置左右。及算數告勝負之事。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鹿中。謂射於謝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中形如伏獸。鑿其背以受八算。算。射也。敖氏繼公云。於庠。當兕中。〔疏〕公云。釋獲者自執中而不執算。亦變於君禮。注云。鹿中謂射於謝也。於庠。當兕中者。敖氏曰。鹿中者。以主人士也。記曰。士鹿中。盛氏世佐云。鹿中。特爲諸侯之州長言耳。若天子之州長射于序。亦兕中。吳氏廷華云。鄉大夫州長皆大夫。其待賓大概皆大夫禮。至射。則各有其算。主人及大夫同兕中也。士用鹿中。賓衆賓不在三等土中。則據用鹿中可。釋獲者坐設中。南當楹。西當西序。東面與受算。坐實八算也。二者當兼有。經第言鹿中者。蓋據賓言之。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南末與共而俟。與還北面受算。〔疏〕正義曰。坐設中。南當楹。西當西序。東面者。以經言餘算委于中西。其末在南。而于中爲橫。則中之東西設可知矣。下記云。鹿中釋獲者奉之。先首。而此云釋獲者坐設中。東面。則其首在東亦可知矣。凌氏釋例云。凡設中。南當楹。西當西序。東面。鄉射禮再射。司射西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設中。遂視之。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以從之。釋獲者坐設中。南當楹。西當西序。東面。與受算。坐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與共而俟。大射儀再射。司射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爲畢。北面。大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與共而俟。注。鄉射禮云。設中。南當楹。西當西序。是大射設中之處與鄉射同也。又鄉射。大射。司射命射訖。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

于中。與。執而俟。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個。釋一算。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與。執而俟。此釋獲也。卒射。取矢加極訖。司射立于中南。北面視算。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每委異之。有餘純。則橫于下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與。自前適左。東面。坐兼數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其餘如右獲。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若右勝。則曰。右賢于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此數獲也。蓋中者實符之器。設之當西序。以爲行禮之節也。算者。郝氏敬曰。籌也。中制鑿背。可容八算。一耦八矢。一算直一矢也。南末者。敖氏繼公云。南末。象矢之北括而南。蘇氏寅亮云。實算者東面。算于庭爲縱。于人爲橫。矢北括。則南首。算則南末。與矢相變。吳氏廷華云。東面。言實獲者東面設之也。大射執中先首。則中亦東面也。南末。未在南也。算有本末。下記握素。其本也。又云。中當西序。西序之西爲西堂。又西爲西堂下。釋獲者來自西堂下。當東南行。及東面設中。執算者亦應東面隨其後。釋獲者當西南取之。蔡氏德晉云。南末。則算縱矣。而曰橫委者。統于中而言也。蓋算于庭則縱。于中則橫也。共而俟者。敖氏之待其將射乃執算。注云。與還北面受算。反東面實之者。賈疏云。以其所納射器皆云堂西。執中與算皆從堂西來。向西序之南南面。故執中者既東面坐設訖。與還向北面受算。迥而東面實之也。胡氏肇昕云。注知北面受算者。以設中既東面。而必與者。知還北面而受算也。敖氏謂與受算。東面並受也。非。

**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命曰不貫。不釋。**貫猶中也。不中正。不〔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司射亦於西階之東。不中正。不釋算也者。敖氏繼公云。貫謂中而不脫。言此者。明雖中而不貫。猶不釋算。賈疏云。中而又脫。則巧力俱全。安有不釋算之理。命辭蓋期執貫。不期其必脫也。敖氏求漢反失。郝氏敬云。不貫。矢不穿布也。禮射布侯。中必貫布。則釋算。不中不貫。則不釋。盛氏世佐云。鄉射。射實不貫實。不釋算。方氏苞云。注謂不中正不釋是也。而於貫之義尚未切著。蓋必射甲革槌實。而後可貫。必矢貫於鵠的。而後有白矢。襄尺刺注井儀之形。故詩曰。四鍤如樹也。王制。鄉簡不帥教者。習射尙功。習鄉尙齒。州長之習射。黨正正齒位。正簡不帥教者之法也。曰尙功。則當以貫革爲賢。尙書傳所云貫革之射。閑于蒐狩者。謂甲革也。周官圉人充槌實以習射于澤宮。州長習射。宜用澤宮之禮。則所貫槌實也。疑士大夫雖畫布爲侯。必以木爲匡。蒙以布。實革於其中。而著於侯之背面以受矢。故以翦草之工充槌實也。若但畫布以爲正。則數貫之後。不可復射。且所謂貫者。特穿之而過。無此白矢。襄尺刺注井儀之式矣。

古文貫作關者。惠氏棟古義曰。呂氏春秋云。中關而止。謂關弓弦正半而止。卽儀禮所謂不貫也。貫與關古字通。史記伍子胥傳云。五胥貫弓執矢嚮使者。注云。貫、烏還反。後漢祭彤傳。能貫三百斤弓。司馬貞曰。滿張弓。一曰。貫謂上弦也。古串與患通。又讀爲貫。故古文患作閔。从心。關省聲也。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惠說非是。鄭注云。貫猶中也。不中正不釋算也。此貫卽貫革之貫。詩猗嗟。射則貫兮。傳亦云。貫、中也。貫从母。說文。母、穿物持之也。从一橫貫。象寶貨之形。凡母之屬皆从母。禮記注云。貫革。謂射穿甲革也。古文作關者。亦穿物橫持之義。說文。關、以木橫持門戶也。禮記禮記。見輪人以其杖關轂而轉輪者。疏云。關、穿也。若呂覽之中關。史佚之貫弓。則皆轉字之借。說文。彎、持弓關矢也。故孟子。越人關弓而射之。文選注引作彎弓。賈誼書。士不敢彎弓而報怨。史記陳涉傳引作貫弓。要皆非訓中之義也。胡氏肇昕云。字有正義。有借義。有引申之義。而皆以聲爲主。聲近而義亦隨之也。古音貫與關相近。滿張弓謂之貫。亦謂之關。因之而張弓中革謂之貫。亦謂之關。義本相成。此經常用中革義。如惠說謂不滿張弓者則不釋獲。其義未顯。胡氏駁之是也。戚氏學標用惠說以解孟子關弓。本不誤。而依惠氏云卽儀禮所謂不貫也。牽合禮經。則不惟誤解儀禮。并誤解孟子矣。又案張弓本字作彎。彎。上射揖。司射亦有橫持之義。說文。彎、持弓關矢也。是也。又說文。毋讀若冠。母可讀爲冠。猶貫可讀爲關也。退反位。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與執而俟。執所取。〔疏〕正義曰。賈疏云。八算者。人四矢。一算。改實八算。擬後來者用之。敷氏繼公云。右取算以予左手。執、二手共執之也。俟、謂俟射中乃釋算。

右司射作射請釋獲

乃射。若中則釋獲者坐而釋獲。每一个釋一算。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委餘算。禮尙於中。〔疏〕正義曰。敷氏繼公云。乃射。謂堂下拾發矢也。若中。則獲者言獲。此則釋之。釋謂置算於地。獲則用此西。〔疏〕算。故因名此算曰獲。坐而釋獲。既獲則與。云每一个釋一算。覆言釋獲之法也。一个。謂一矢中也。于右于左。象其堂上南面之位也。下言數獲。謂奇者縮之。然則此每釋一算亦縮之與。蓋中西之算橫。則釋者縮亦宜也。餘算。釋之不盡者也。於一耦卒射。乃反委之。既則與。共而俟。吳氏廷華云。釋者。釋於手。置地以待算也。上二

耦射。上射在右。下射在左。尊右也。故釋亦如之。八矢不必盡中。故有餘。反委之者。釋算于中西之位委之也。亦南末。張氏爾岐云。釋猶舍也。以所執之算坐而舍於地。中首東向。其南爲右。其北爲左。中西其後也。注云委餘算。禮尙異也者。謂餘算釋之不盡者。委之於地。別取中內八算。以禮尙異。不用其餘也。云委之合於中西者。敖氏云。中西。謂中西之算。胡氏肇所云。中西。中之後也。中後。故云反委之。每一個。釋一算。上射釋于中之右。下射釋于中之左。此謂矢之中者。矢不中。則不釋算。故手中得有餘算。餘算則反委之。合於中西也。合於中西。謂不於左右。於中西爲宜也。賈疏謂橫委其餘於中西。手中餘者與之合。夫中西本無算。以手中餘者委之方有算也。而云與之合。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與執而俟三耦卒射。〔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言此者。著耦射非已。皆不言其儀。亦不以如初蒙之者。亦以其可知。故省文也。吳氏廷華云。改後言與。則取時坐也。俟。俟下耦射也。下耦射與中耦同。故經不言。第言卒射也。卒射下當有司射告賓之文。與第一番同。

### 右三耦釋獲而射

賓主人大夫揖。皆由其階降揖。主人堂東祖決遂。執弓。揖三挾一个。賓于堂西亦如之。〔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司射不告賓主人射者。辟君禮也。皆由其階。謂主人東階。賓大夫西階也。堂東。東堂之下也。堂西亦然。賓主人之弓各倚於其序。矢在其下。而二人乃皆於堂下執弓挾矢。蓋有司取以授之。大夫亦降者。別於不與射者也。盛氏世佐云。賓主人之弓矢。本在東西牆之外堂廉之上。豈得於堂上取之哉。敖說殆誤矣。皆由其階。階下揖。升堂揖。主人爲下射。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乃射。〔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復言皆由其階者。賓主射禮。嫌主人從之而升降於西階也。既揖乃升階。乃據言由其階者。三耦同階而升。嫌此亦如之也。增案義疏云。衆射者升降皆由司馬。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之南。惟賓主人第言階。而無司馬之南之文。則升降皆近於堂。與衆別也。卒南面揖。皆由其階。階上揖。降階揖。〔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凡耦之升降。皆上射先而下射後。此賓爲上射。主人爲下射。乃賓序西。主人序

東皆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升及階揖升堂揖皆就席也。或言堂。或言序。亦爲庠謝互言。〔疏〕正義曰。敖氏繼公序東。自釋弓於故處也。反位升。謂反位而後升也。位者。主人階東。賓階西當序之位也。反立於此。相待而升也。此升堂揖。揖就席也。凡自側階升降者。經皆不見之。江氏筠云。鄭謂此賓主人俱釋弓于堂之下。敖氏則謂爲堂上。案經於賓主人之祖決遂。而言堂東堂西。於大夫。則執弓釋弓俱言堂西。至下拾取再射加于楅之矢。賓主人之祖決及襲。亦俱言堂東堂西。其言序者。獨此大夫之取矢揖進耳。記云。凡適堂西。皆出入于司馬之南。惟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蓋以尊者宜逸故也。然則既有有司主授受。何以勞賓主大夫之自釋。前後釋弓。已明見優尊之法。何以獨此時不然乎。則鄭謂堂序互言。自是不易之論矣。蓋說者多泥序東序西惟堂上得稱。不知經固不專以目堂上也。士喪禮。襲經于序東。注。序東。東夾前。疏釋曰。經云主人降自西階。更無升降之文。而云序東夾前者。謂襲堂東東西當序牆之東。又當東夾之前。非謂就堂上東夾前也。觀此說可以之矣。注云。或言堂。或言序。亦爲庠謝互言也者。經義聞斯錄云。注意蓋以堂屬序。以序屬謝。然考古人鄉與州黨之學。皆有堂有序。平地謂之庭。向上謂之堂。有階爲堂。無階爲庭。此篇州序之禮。而屢言升階。降階。當階。及階。阼階。西階。是有堂矣。爾雅云。東西牆謂之序。此篇凡言序端。東序。西序。序東。序西。皆非州序之義。乃堂上之東西牆耳。士冠禮。主人直東序。賓直西序。亦與此篇之序同。觀納射器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則主人堂東。賓堂西。以弓矢在序東序西也。故射畢而主人與賓釋弓仍在序東序西。後文又云。賓堂東。主人堂西。皆釋弓矢襲。與此經文異而事正同。不然。豈賓主大夫之弓矢據州學言。衆賓之弓矢又據鄉學言乎。堂東堂西。指堂廉下言。序東序西。指堂廉上言。倚于東序。則在序外堂廉之上。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則弓在堂廉下。而矢在堂廉上耳。云賓主人射。大夫止於堂西者。案記云。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注以此決之也。

右賓主人射

大夫袒決遂執弓。搢三挾一个。由堂西出于司射之西。就其耦。大夫爲下射。〔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西。至是乃袒決遂執弓矢。亦尊者事至而後爲之也。大夫執弓。亦有司授之。于堂西就其耦。亦由其西而立其南也。大夫爲下射者。以貴下賤之義也。大夫于士。尊固尊矣。若復爲上射。則大不敵。故與士爲耦。則必爲之下射。方氏

苞云。大夫雖尊。爲尊。則有主道。故於衆賓亦遜焉。案義疏云。大夫尊與賓主等。乃一升一降。由司馬之南者。蓋就其耦於射位。不得不與衆射者同。至釋弓堂西。其耦已止。則大夫自當徑至階下。如賓主之禮。不必由司馬之南也。又大主有司自東西堂上授之。大夫當亦然。案賓揖進耦少退。揖如三耦。及階耦先升。卒射揖如升射。耦先降。降階耦少退。皆釋弓于堂西。耦遂止于堂西。大夫升就席。耦於庭下。不並行。尊大夫也。〔疏〕正義曰。數此經言士與大夫爲耦之儀。其異於三耦者。惟於庭少退耳。則其他皆同可知。褚氏寅亮云。耦先升三等。而大夫從之。上射之禮也。皆釋弓于堂西。亦過司馬之南而後爲之。以與耦俱行故也。○注耦於庭下。校勘記云。徐本、通解、楊氏、俱無下字。云耦於庭下不並行。尊大夫也者。謂揖進耦少退。降階耦少退。不與大夫並行。所以尊之也。云在堂如上射之儀。近其事得申者。謂及階耦先升。升三等。而大夫從之。揖如升射。謂堂上三揖。耦先降。與先升同。皆上射之儀也。以近射事。故得申上射之禮也。

### 右大夫與耦射

衆賓繼射釋獲皆如初。司射所作唯上耦。於是言唯上耦者。嫌賓主人射亦作之。〔疏〕正義曰。衆賓繼射。章氏夫爲耦者。敖氏繼公云。不言如三耦。可知也。釋獲皆如初。章氏曰。皆、皆賓主人以下也。注云。於是言唯上耦者。嫌賓主人射亦作之者。敖氏曰。嫌作射亦在如初中。故以明之。章氏曰。司射作上耦。則二耦三耦至賓主衆賓皆與聞矣。故不必更作之。案經言司射所作唯上耦。在衆賓繼射下。明衆賓射非一耦。而所作唯上耦。其餘耦不更作也。唯上耦對衆耦言。不對賓主言也。注推及賓主。明餘耦不作。賓主亦不作也。引大射者。賈疏曰。記云。賓主人射。則司射揖升降。是雖不作。猶爲揖相之但不請也。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降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與共而俟。司射不告卒射者。釋獲者於是有事。宜終之也。餘〔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後射者既由司馬之南而獲。餘算也。無餘算。則空手耳。俟、俟數也。



適堂西。釋獲者乃告卒射也。執獲以告已所有事者也。不升堂。降於司射也。左右。猶言上下射也。此亦據其所立之物而言之。注云司射不告卒射者。釋獲者於是有所事。宜終之也者。以前番射。司射告卒射。此不告。是使釋獲者終其事也。云餘獲。餘算也。無餘算。則空手耳者。以一耦八矢。盡中。則釋八算。無餘算。則空手以告無所執也。云俟俟數也者。敖氏云。謂俟司射視算乃數之。

右衆賓繼射釋獲告卒射

司馬袒決執弓。升命取矢如初。獲者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如初。大夫之矢。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兼束。大夫矢優之。是以不拾也。束於握上。則兼取之。順羽便也。握謂中央也。不束。則兼束之以茅。上握焉。主人矢不可以殊於賓也。言大夫之矢。則矢有題識也。肅慎氏賁格矢銘其括。今文上作尙。

〔疏〕正義曰。敖氏云。禮無決而不遂者。此決字當爲衍文。上經云。司馬適堂西。不決遂。袒執弓。此宜如之也。司馬降。亦由司射之南。釋弓于堂西。襲乃反位。○注賁格矢。校勘記云。格。釋文作枯。云字又作格。云兼束。大夫矢優之。是以不拾也者。郝氏敬云。大夫之矢束以茅。使大夫并取。不煩拾取也。盛氏世佐云。矢兼束之以茅者。大夫之禮宜然。非以其不拾取故也。大射儀。賓諸公卿大夫之矢皆異束之以茅。而其取之也亦拾。則可見矣。大射云。

異束。以每人各一束而言也。此云兼束。以四矢共一束而言也。姜氏兆錫疑此誤。當從大射作異束。非。云束於握上。則兼取之順羽便也。握謂中央也者。朱子云。注疏上握之說未明。宜束之之處當在中央。手握處之下。使握在上。則去纖近而去羽遠。取之便易也。敖氏云。上握。謂上於手握之處也。矢以纖爲上。括爲下。下經云。面纖是也。盛氏云。上矢纖也。四寸曰握。下記云。箭簪八十。長尺有握。是也。上握焉者。謂束之之處。去纖四寸也。矢箭長三尺。羽六寸。刃二寸。束之去纖四寸。則去羽尺有八寸矣。必於此者。恐其傷羽也。褚氏寅亮云。取矢必先脫束。然當其束時。亦必遠羽而近纖。斯不損羽。故云上握。雋氏以恕云。大夫爲下射。則西面取矢。所謂覆右手自弓上取北括之矢者也。然必進坐說束而後取之。則敖氏上於手握之說爲得之。胡氏肇昕云。握在手之中央。故云握謂中央也。束於握上。謂以茅束之於手所握處之上。即敖氏所謂上於手握之處也。盛氏據穀梁注握四寸之文。解說雖新。然非經上握之意矣。云不束主人矢。不可以殊於賓也者。韋氏協夢云。兼束大夫矢者。以異爵尊之也。主人。士也。安得束之。注以不束主人矢爲不殊於賓。殆指鄉大夫賓賢能時。行此禮者。亦不束主人矢與。盛氏云。雖鄉大夫爲主人。亦不束者。以賓故。

射從士禮也。云言大夫之矢。則矢有題識也者。敖氏云。周官鄉師職曰。黨共射器。州共賓器。鄉共吉凶禮樂之器。然則古之射于學宮者。其射器亦皆公家共之與。此大夫之矢。未必大夫所自有也。但於衆矢之中。取乘矢而簞束之。即爲大夫之矢矣。胡氏肇昕云。案盛氏謂當從敖說。今案前弟子納射器云。賓與大夫之弓倚于西序。矢在弓下。北括。衆弓倚于堂西。矢在其上。主人之弓矢在東序東。賓大夫主人衆賓弓矢各分別言之。是其弓矢。皆必有所題識。始可知也。雖其弓矢不必皆其所自有。然其有識別而不混於所施。則有可懸擬者。注云未可非也。蕭氏賁格矢銘其括。事見國語注。引以證矢之有題識也。云今文上作尙者。胡氏承珙疏義云。案上下字作上。尊尙字作尙。鄭於上握從古文作上。於觀禮尙左從今文。司馬乘矢如初。〔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乘矢惟言如初。作尙者。皆取其當文易曉耳。司馬乘矢如初。〔疏〕則是不進束矣。亦異於大射禮也。

### 右司馬命取矢乘矢

司射遂適西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遂者由中東。明于階西直進也。盛氏世佐云。司射視設中命上射訖。即反中西南之位。至是云遂適西階西者。謂自其位而北行也。進由中東。則于階西東行而出于中之北矣。注云釋弓去扑。射事已者。視算既在射之後。射訖而視其算。故云射事已也。敖氏云。釋弓并矢去之。去扑而視算。爲算中有尊者之獲。不敢佩利器以視之。敬也。必釋弓矢者。射事已矣。因去扑之時可以并去之也。不執弓。則不宜袒。故襲。不言說決拾。文省。章氏協夢云。司射命取矢之時。本未決遂。故此不云說決拾。敖謂文省。非。褚氏寅亮云。注云射事已。明甚。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敖氏謂不敢佩利器以視之。迂甚。中西之地有算。而釋獲者又在。故由中東。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固東面矣。復言之者。〔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右獲。上射之獲。二算爲純。純猶全也。〔疏〕正義曰。耦陰陽爲其少南就右獲。敖氏繼公云。先數右獲。尊上射也。一算爲純。耦陰陽。〔疏〕正義曰。耦陰陽相合也。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取。謂以右手數即取之。委之當在所釋右獲之南。注云於數者東西爲從者。賈疏云。凡言從橫者。南北爲從。東西爲橫。今釋算者。每委異之。易校。〔疏〕正義東面。則據數算東爲正。故云於數者東西爲從也。云古文縮皆爲聲者。詳鄉飲酒禮。

敖氏繼公云·異有餘純則橫于下·又異之也·〔疏〕正義曰·賈疏云·此則以南北爲橫也·敖氏繼公云·有餘之者又在其南·

以上則亦每純異之·以次而西·此橫者亦南末也·其縮者東末與·盛氏世佐云·橫·南北設也·下·中西少一算南也·純之縮者順中而設·故亦以西爲下·敖氏云·縮者東設·非·注云·自近爲下者·謂以近釋獲者爲下也·

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奇猶虧也·〔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與·自前適左·東面·起由中東·就左獲·少北於故·東面擲之·

〔疏〕正義曰·起由中東·案集釋本由中西·誤·集說本·更端故起由中東·更端故三字·當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變於·〔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十·誤作實·注云·變於右者·張氏爾岐云·於右獲·則

其縱橫之法則同·其餘如右獲·謂所縮·〔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謂如其所縮·所橫·及每委異之也·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賢獲·勝獲之算也·〔疏〕正義曰·注云·賢獲

氏云·勝獲所餘之算也·言賢者·因下文也·張氏爾岐云·賢猶多也·賢獲·所多之算·云齊之而取其餘·若右勝·則餘者·敖氏云·既數左獲·少退·當中之正西·校其算之多寡·卒·進取其算者·二手共執之以升·

曰·右賢于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賢猶勝也·言賢者·射之以中爲得也·假

〔疏〕正義曰·賈疏云·若干者·數不定之辭·凡數法一·一已上得稱若干·奇則一也·一外無若干·鄭亦言若干者·因純有若干·奇亦言若干·奇言若干者·衍字也·孔氏穎達投壺正義曰·勝者若雙數·則曰若干·純·隻數·則曰

若干·奇·猶十算則云五純·九算則云九奇也·朱子曰·孔說差勝·然或是九算則曰四純一奇也·盛氏世佐云·孔疏與注合·若朱子所言·則奇仍不可言若干矣·又案投壺曰·遂以奇算告曰·某黨賢于某黨若干·純奇·則曰奇·若然·則

釋獲之取賢獲·無論多寡·止一算而已·亦不盡所餘而執之·胡氏肇昕云·投壺某黨賢于某黨若干·純·奇·則曰奇·純言若干·奇不言若干者·承純而省之也·蓋所餘之算盡純數·則曰若干·純·若有奇數·則不除其純數·而唯曰若干奇也·

言若干·奇不言若干者·承純而省之也·蓋所餘之算盡純數·則曰若干·純·若有奇數·則不除其純數·而唯曰若干奇也·

言若干·奇不言若干者·承純而省之也·蓋所餘之算盡純數·則曰若干·純·若有奇數·則不除其純數·而唯曰若干奇也·

賈疏疑爲衍文。非是。褚氏寅亮云。告則分左右而總計之。飲則仍視各耦之勝負。假令十算。則曰五純。假令九算。則曰四純一奇。蓋算有二。即曰純矣。孔氏穎達謂九算則曰九奇。恐未然。若左右鈞。則左右皆執一算以告曰。左右鈞。降復位。坐兼斂算。實八算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與共而俟。〔疏〕正義曰。賈爲第三番射。故豫設之。或實或委。一如前法。敎氏繼公。云兼斂算者。兼斂左右之算及橫于中西者而執之也。○淺氏射禮數獲。即古算位說一篇。今錄於後。曰。鄉射大射數獲之位。即古籌算之位也。禮記投壺。卒投請數。鄭氏亦引射禮以注之。考鄉射禮第二次射畢數獲。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二算爲純。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鄭注。縮。從也。于數者東面爲從。孔氏穎達投壺疏。滿十純。則從而委之。每十雙。則東西縮爲一委。經又云。每委異之。鄭注。易校數。案此籌皆東西直引也。經又云。有餘純。則橫于下。鄭注。又異之也。自近爲下。孔穎達投壺疏。有餘。謂不滿十雙。或八雙九雙以下。則橫于純下。謂橫在十純之西。南北置之。案此籌皆南北橫引也。經又云。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鄭注。奇猶虧也。又從之。孔穎達投壺疏。若唯有一算。則縮之零純之下。在零純之西。東西置之。案此籌又東西直引也。數右獲畢。則數左獲。亦東面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鄭注。變於右。賈疏。右則一一取之于地。實于左手。此則總斂于左手。一一取之于左手。委于地。是變也。必變之者。禮以變爲敬也。經又云。其餘如右獲。鄭注。謂所縮所橫。楊信齋曰。釋算之法。先數右獲。其算在地。以右手取之于地。二算爲純。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于地。有餘純。則橫于下奇。則又縮諸純下。及其數左獲也。必斂其算于左手。以右手取之。二算爲純。即委之于地。十純則異之。其餘如右獲。謂有餘純。則橫于下。奇則縮于純下。如右獲之法也。是數右獲左獲雖有于地于手之異。而其先直列。次橫列。又次復直列。則皆同也。大射儀數獲亦然。其法滿十位則直橫遞列。恐其易淆也。蓋古九數布籌列位之本法。凡算皆用之。不獨射禮數獲也。故既夕禮云。詎齊釋算則坐。鄭注。必釋算者。榮其多。然則數多皆釋算可知也。元郭若思授時草。乘除之位正如此。唯其位平列爲小異耳。自珠算盛行。古算籌算位皆已不傳。僅此見于禮經者。尙可推見聖人遺制。梅氏古算器考。但引周易揲蓍以證古算籌。而不及此。蓋未之渙考也。

## 右數獲

司射適堂西命弟子設豐。將飲不勝者。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命設豐乃不摺扑者。以尊者亦夫之飲。固執爵者酌授于席前。卒解而授執爵者也。不在豐。堵案。設豐不言面位。據大射儀。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西。則此亦北面設之也。注云。設豐所以承其爵也。豐形蓋似豆而卑者。蔡氏德晉云。豐以木爲之。其形似豆。所以承爵者。蓋氏崇儀禮圖曰。舊圖引制度云。射罰爵之豐。作人形。豐。國名。其君坐酒亡國。戴杆以爲戒。張氏鎰云。鄭注鄉射與燕禮義同。以明其不異也。制度之說。何所據乎。且聖人一獻之禮。賓主百拜。此其所以備酒禍也。豈獨於射事而以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亡國之豐爲戒哉。恐非也。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乃降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

降袒執弓反位。勝者之弟子。其少者也。耦不酌。下無能也。酌者不〔疏〕正義曰。注酌者不授爵。校勘記云。授賈疏云。以其執弟子禮使令。故知少者也。敖氏曰。弟子不待司射命之而洗觶升酌者。設豐實解。其事相因。可知也。此不命之。而弟子知其爲勝黨者。蓋於釋獲者升告之時已與聞之矣。勝者之黨實解者。主于飲不勝者也。然亦惟發端以見其意耳。故後有執爵者爲之。云耦不酌。下無能也者。方氏苞云。注非也。非獻非酬。本無親酌之義。投壺。禮勝者曰敬養。而亦使他人酌。則非下無能矣。蓋勝者張弓而先升。不勝者弛弓而先降。彼此相形。實有難爲情者。雖法行於有司。而同儕猶略見獻酬之意。故使子弟洗酌坐奠于豐。亦曰敬養之義耳。吳氏廷華云。少。謂勝者之少者。卒射已立于堂西。升酌畢。降立于堂西。與衆射者同奉司射北面之命。遂俱袒決拾。執張弓。反于司射西南之位。不言決拾張弓。可知。又云。耦不酌說。可解不可解。罰爵自取飲。故不授。非略之也。凡射者儀節。皆俟有司之命行之。弟子之升酌。因設豐之命也。則執弓反射位。亦當在下射命之後。與衆俱袒而反位也。云酌者不授爵。略之也者。敖氏云。辟飲尊者之禮也。云執弓反射位。不俟其黨。已酌有事者。敖氏云。反位。反堂西之位。此時袒執弓。於禮無所當。疑衍。大射儀無之。盛氏世佐云。勝者之弟子。亦與于射者也。其洗觶升酌也。自堂西而來。則其反位也。亦反于堂西耳。注乃以爲反射位者。因經袒執弓三字在反位之上而誤也。夫衆射者之弓皆釋于堂西。禮未至于陪前袒執弓者。敖氏所以有衍文之疑也。以愚考之。則亦非衍也。蓋云降袒執弓。則其適堂西可知矣。反位者。反南面東上之位。就其耦也。先袒執弓。而後反位者。爲其耦已執弛弓而俟也。經言此者。遂著司射遂袒執弓以下事。與此洗觶升酌同節也。且以見此弟子之亦與射也。不言決遂。文省也。褚氏寅亮云。經云勝者之弟子。則即射賓中之年少



者矣。以是勝黨。故祖執弓。降時始執者。前洗酌有事也。先反射位者。事畢也。注皆因依經立訓。敖氏以此弟子爲設極設豐之輩。位在堂西。而不與射。故以祖執弓三字爲衍文。而以反位爲反堂西之位。非也。司射遂袒執弓。挾一个。指扑北面于三耦之南。命三耦及衆賓。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執張弓。言能用之也。〔疏〕正義曰。敖氏云。司射袒。亦決遂。經文省耳。方氏苞云。不言決遂。下適階西。釋弓矢。說決遂。有明文也。注云。執張弓。言能用之也。右手執弦。如卒射者。上文卒射執弓不挾。右執弦。此亦如之也。敖氏曰。執張弓。射時執弓之常法也。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附。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執弛也。〔疏〕正義曰。敖氏云。此亦司射以是命之也。注云。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起勝者也。以前降堂時既襲說決拾矣。此復言之者。以不勝者之襲說決拾起勝者之袒決遂也。敖氏曰。不勝者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承命勝者之後。宜明言之。不然。則嫌亦袒決遂與之同也。云執弛弓。言不能用之也者。案說文。張弛弓弦也。弛弓解弦也。是張弓爲弛弦之弓。故言能用之也。弛弓爲解弦之弓。故言不能用之也。云兩手執附。又不得執弦者。敖氏云。左手卻執附。則右司射先反位。居前侯所。〔疏〕正義曰。侯所命來者。張氏爾。三耦及衆射者皆與其耦進立。于射位。北上。〔疏〕正義曰。敖氏云。三耦以下。皆如司射所命而後進也。大夫之耦。亦當進立。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先升。尊賢也。少右。辟。〔疏〕正義曰。凌氏釋例云。飲者。亦相飲之位。〔疏〕正義曰。凌氏釋例云。三耦進揖如升射。曰當階北面揖。曰及階揖。鄉射禮。再射飲不勝者。司射作升飲者如作射。一耦進揖如升射。三耦進揖如升射。則亦當如射時未升堂之前。耦進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之三揖也。注云。先升尊賢也者。敖氏云。先升道之。勝者升三等。而不勝者從之也。上下射在庭如初儀。至階。乃以勝負分先後。蓋屈信之節然爾。章氏協夢云。耦不酌不授而同升者。不敢自矜其功也。但勝者先升。則已有別矣。云少右辟飲者也者。朱子曰。右。自北面而言。則東也。所以辟當飲者。使當升取解也。敖氏云。少右辟飲者。襲於射時也。云亦相飲之位者。賈疏云。相飲者皆北面。



子西階。授者在東。飲者在西。朱子曰。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解。進坐奠于豐下。與相飲之位。謂飲之者立於飲者之右也。

揖。立卒解。不祭。不拜受爵。不〔疏〕正義曰。敖氏云。進固北面矣。乃言之者。嫌南面奠解。則亦當南面取解。備禮也。右手執解。左手執弓。不〔疏〕也。少退者。欲與勝者並乃飲也。豐下。豐下之南。方氏苞云。投壺。禮

不勝者奉爵。勝者跪曰敬養。主賓相歡。無所謂榮辱也。此則同耦相視。絕無禮與辭。有司行法。私禮無所施。注云右手執解。左手執弓者。賈疏云。此無正文。以祭禮皆左手執爵。用右手以祭。此亦可知也。不勝者

先降。後升先降。略。〔疏〕正義曰。敖氏云。後升者先降。亦變於射時也。此禮以勝者為主。故勝者先升。不勝者先降。之不由次。〔疏〕降。勝者從降。亦中等。不勝者若下射也。則既降而少右。上射。則少左。庭中之行如射

時。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俟復。〔疏〕正義曰。敖氏釋例曰。後二揖。曰卒解。揖。曰降階。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揖。鄉射禮。再射飲不勝者。耦進及階。勝者先升堂少右。不勝者

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與少退。立卒解。進。坐奠于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出于司馬之南。遂適堂西。釋弓。襲而俟。三射飲不勝者如初。大射儀。再射飲不勝者。耦出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

右。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解。與少退。立卒解。進。坐奠于豐下。與揖。不勝者先降。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又云。衆皆繼飲。射爵如三耦。三射飲不勝者如初。是飲不勝者既飲之後二揖也。此二

揖。猶射時卒射揖。降階與升射者相左交于階前揖。及拾取矢時既拾取矢揖。既退與進者相左揖也。拾取矢在庭。故曰進退。射與飲在堂。故云升降也。此飲在西楹之西。勝者不與。故無升堂揖。當物揖。及物揖三揖。與升射時不同

也。又鄉射。賓主人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取解降洗。升賓之。以授于席前。受解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解。授執爵者。反就席。鄉射記。主人亦飲于西階上。疏云。此謂主人在不勝之黨受罰爵之時也。賓主人飲罰爵。其禮異於衆耦者。優之也。敖氏繼公云。不勝者釋弓而已。勝者又說決拾而襲也。經文省耳。注云俟復射者。謂俟第三番

射。敖氏曰。俟。謂南面。有執爵者。主人使贊者代弟子酌也。於既升。〔疏〕正義曰。注云主人使贊者。代弟子酌東上。以俟司射之後命。飲。而升自西階。立於序端。〔疏〕也者。案弟子亦與於射者。故主人使

贊者代之。贊者不射者也。方氏苞云。尙有三射。弟子多與焉。如每耦之弟子皆升洗酌。贊時而失事矣。故別使執爵者代之。惟於初升之一耦見其義。執爵與獲者同稱。則亦州之屬士耳。云於既升飲。而升自西階。立於序端者。敖氏

者代之。惟於初升之一耦見其義。執爵與獲者同稱。則亦州之屬士耳。云於既升飲。而升自西階。立於序端者。敖氏

繼公云。執爵者之升。似當在上耦未升飲之時。立於序端以俟之也。胡氏肇昕云。弟子洗解升酌。南面坐奠于豐上。以後。階上弟子無事。遂降。至上耦升飲既訖。將飲衆耦。於是取解實之事。而執爵者代弟子以升自西階。立于序端。以執其事。不必於上耦未升飲之時。執爵者坐取解實之。反奠于豐上。升飲者如初。每者輒酌。〔疏〕曰。而。立以俟之也。敖說與鄭異。非是。敖氏繼公云。取解北面。奠之亦南面。注云每者輒酌。以至於徧。三耦卒飲。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執爵者。敖氏曰。注意蓋每人既飲。則執爵者輒爲酌之。以至於徧也。〔疏〕正義曰。敖氏繼公云。上射勝。則酌主人大夫。下射勝。則酌賓授者。取解降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優尊。〔疏〕于席前。賓主人則於其右。大夫則於其左。皆邪鄉之。注云優尊也者。郝氏敬云。賓主人大夫飲。不執弛弓。不親取解。解必洗。必授之席前。不反奠。殊尊也。方氏苞云。雖優尊者。實與不勝者同罰。蓋古者武事莫重於射。君臣長幼。莫不盡志於此。無事則以習禮樂。有事則以決戰勝。所以保國衛民。將於是乎在。大夫州長。即有事時之軍帥師也。故老病不能射者。可辭於請射之初。而與於射。則不敢寬其罰。蓋法不行於貴者。則無以肅其下也。又曰。騰酌爵以奠而不敢授爲敬。舉射爵則反之何也。以飲爲罰。非獻醜以將愛敬之比。故奠于豐。俾自取飲。使尊者自降而取飲。則義不安。故又使執爵者升授也。受解以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受罰爵者不。〔疏〕正義曰。敖氏亦檀西少南。此飲罰爵者之正位也。以是禮主于罰爵。故雖尊亦當就此而飲。郝氏敬云。飲不于席。于西階。亦北面。亦立飲。其示罰同也。胡氏肇昕云。執爵者實解授于席前。優尊者。若不敢罰之也。受解以適西階上。不敢以尊者自別。故不于席飲。而必卒解。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以賓主人飲。耦。〔疏〕正義曰。敖氏云。不適西階上。從其罰也。卒解。授執爵者。反就席。大夫飲。則耦不升。在上。嫌其升。〔疏〕正義曰。敖氏云。大夫既飲。則徑適堂西而釋弓與。褚氏寅亮云。耦不升堂。徒執張弓立于射位。甚無謂也。況大夫之耦不勝。大夫並不執張弓也。而謂大夫不勝耦乃執張弓乎。既不執。又何釋。敖氏說。似臆撰。胡氏肇昕云。上文賓主人大夫不勝。則不執弓。是大夫與賓主人同禮也。大夫既飲。亦反就席。不執弓。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尊者可也。敖說非。郝氏云。大夫飲耦不升。賓主人飲勝者同升可知。若大夫之耦不勝。則亦執弛弓。特升飲。以孤。無對。〔疏〕正義曰。敖氏云。言特升飲。明大夫在席自若也。大夫飲而耦不升。則耦飲而大夫不與。亦宜爾。執弛弓而升能。〔疏〕飲。衆賓之不勝者其禮然。故不得以所與爲耦者之異而變也。郝氏敬云。大夫耦飲。大夫不升。則賓主人耦飲。

則無此而即獻獲者與。郝氏敬云。射爵即罰爵也。  
者辯。乃徹豐與解。徹猶除也。設豐者反豐於。〔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衆賓繼飲。繼誤作既。○敖氏云。衆賓繼飲。則無此而即獻獲者與。郝氏敬云。射爵即罰爵也。

右飲不勝者

司馬洗爵升實之以降。獻獲者于侯。鄉人獲者賤。明其主。〔疏〕正義曰。敖氏云。獲者受命于司馬。故司馬主

獻也者。敖氏云。是時獲者負侯未退。就而獻之。辟君禮也。獻時蓋西南面。大射之禮。獻獲者于侯西北三步。吳氏廷華云。大射。服不與獲者並稱。則二者等耳。癩大夫不備官。此獲者亦當以其屬攝之。周禮服不下士。攝者雖卑。未必賤於下士。但大射設尊。此不設尊。大射獻服不于侯西三步。此即獻之于侯者。彼諸侯禮詳。此大夫禮略也。注以賤爲說。非是。壇案。獲者之位八。負侯也。右个也。左个也。侯中也。左个之西北三步也。薦右也。再負侯也。注乏南也。八者以負侯始。亦以負侯終。方氏苞云。獲者不宜得獻。且有俎獻于侯。示以侯而得獻也。大射則服不先受獻于侯之西北。設薦俎。而後轉以祭侯。示不寧侯本不當祭。而服不私獻之也。示獲者以侯得獻。宜於鄉人校射見之。明不寧侯本不宜祭。宜於諸侯之大射見之。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皆三祭。爲其將祭侯。〔疏〕正義曰。敖氏禮之變必有義。而置之各有其所以。薦脯醢。設折俎。俎與薦皆三祭。皆三祭。爲其將祭侯。〔疏〕正義曰。先設薦俎乃受爵。亦變於君禮也。其設之亦當侯中。在獲者之前。注云皆三祭。爲其將祭侯也。祭侯三處也者。賈疏云。三處。下文右與左中是也。敖氏曰。皆三祭。爲其將祭於侯之三處也。薦有三祭。謂脯之半。臠者三也。俎祭謂判肺也。薦俎皆北面設之。俎在薦南。吳氏廷華云。諸經獻後乃設薦俎。此在獻前者。蓋將設猶未設。下左右中及西北三步乃設之。下注薦之於位是也。薦祭脯醢俎。祭肺脯。則下記祭半臠橫于上是也。祭。祭食也。禮食必有祭也。三祭者。注所謂獲者以侯爲功也。侯有中及左右。故必歷三處祭薦俎及酒。示三處皆其所也。又經明言獻服不。其受爵乃祭酒祭薦祭俎。皆獻禮耳。注因此經祭字。遂以祭侯言之。周禮注亦以此爲說。據夏官射人祭侯則爲位。則祭侯固有其禮。

但不可以獻服不即爲祭侯。據此爵及薦俎皆一。蓋專爲獲者設耳。若謂祭侯三處。則應三爵三薦俎。不應止用一爵一薦俎。爲移此就彼之計。且獲者亦不應代侯卒爵。以尸禮晉。則侯北面。尸亦不應南面也。又據經先獻獲者。後獻釋獲者。兩獻俱有祭。若以此祭爲祭侯。豈下釋獲者亦可謂之祭中乎。張氏爾岐云。皆三祭。脯之半。獲者負侯北面。庭。俎之離肺。皆三也。蔡氏德晉云。三祭謂祭侯之左右中三處。故俎之肺與脯之半。皆用三也。獲者負侯北面。拜受爵。司馬西面拜送爵。賁侯。賁侯中也。拜送爵不同面者。辟正主也。其設薦俎西面。〔疏〕正義曰。敎氏云。復言之者。明其還而倚旌乃拜。且嫌受獻或異面也。注云拜送爵不同面者。賁疏云。上文正主獻賓獻衆賓。皆北面。與受獻者同面。今此與受獻者不同面。故云辟正主也。敎氏云。拜送爵不同面。明其異於常禮也。云其設薦俎。西面錯。以薦爲上。爲受爵於侯薦之於位者。賁疏云。此云賁侯北面拜受爵。是受爵於侯下。云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是薦之於位也。經云東面。注云西面錯者。據設人而言。盛氏世佐云。注意蓋謂上文設薦俎之法。設者西面錯之。以薦爲上。俎在薦南也。知西面錯者。以送爵者亦西面故也。先設於此者。爲其受爵於侯。故亦於其賁侯之位薦之也。獲者北面。而設俎在薦南者。以其暫錯於此。且樂於祭侯也。疏誤。吳氏廷華云。儀禮之例。獻受在階上及席前。受訖就席。乃設薦俎。是注所謂薦之於位。不在此受爵之所也。又云設薦俎。薦在內。俎在外。注所謂錯。謂俎錯出在外。則是由南而北錯。注以爲西面錯。失之矣。又陳設必因乎位。獲者北面。則薦俎當以北面爲準。北面以東爲上。注以爲南上。亦不合。據疏云。據文東面。蓋指下文左个西北之設言。不知彼是獲者東面。故可以爲南上。且亦不可謂之西面錯也。疏爲之解曰。據設人而言。然據此經獲者北面。送爵者不南面相向。則下文獲者東面。薦者亦未必西面相對也。少牢特牲尸東面。故南上。爲下獲者東面同。但下設在左。於西北。此射在侯。焉得以彼證此。云古文曰再拜受爵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大射儀獻服不云。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與此獻獲者事同。知古文再字衍也。獲者執爵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設薦俎。獲者以侯爲功。是以獻焉。人。謂主人贊者。其北也。言〔疏〕正義曰。郝氏敬云。侯北向。以東爲右。偏則爲个。姜氏兆錫云。獻爵於侯。賁侯拜受。賁居侯北。使設新之。三步而不西耳。若謂於侯拜受。則侯中與左右个皆一侯之內也。相去幾何。何以云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適右个邪。惟去其侯三步東往右个。故曰執而從之。又曰適。盛氏世佐曰。經云獻獲者於侯。又云獲者賁侯北面拜受爵。則其於侯中明矣。侯中與右个在一侯之內。乃云使人執其薦與俎從之而適者。禮以變易爲敬。不徑自中而移。

於東也。下經云適左个中亦如之。然則自右而移於左。自左而復移於中。皆使人執其薦俎從之而適也。豈必去侯三步而後可云適哉。姜說誤矣。注云獲者以侯爲功。是以獻焉者。敖氏曰。獲者因射侯而得獻。故就侯而祭其俎與酒焉。示不忘本也。云人謂主人贊者上設薦俎者也。以前使爲獲者設薦俎。是主人贊者。故知此亦同也。云僅在東。豆在西。俎當其北者。賈疏云。侯以北面爲正。依特牲少牢。皆僅在右。故知僅在東右廂。豆在西左廂也。敖氏云。下書獲者南面坐祭薦。乃祭俎。則是俎在侯北。薦在俎北。而獲者又在薦北。如常禮矣。其設薦之位。亦脯西而醢東。蓋上右也。薦俎不統於侯者。此獻主於獲者。非爲侯故耳。焦氏以怨云。祭侯之祭。以今時例之。亦如旗幟神之祭相似。但今則如嚴敬。而古之祭侯頗略。直與始爲飲食之祭相準。然始之設薦。蓋設之於侯。而不在西北三步之位。繼之設薦。宜統於侯。以北面爲正。而僅在右者得之矣。至於獻獲之禮。不參祭侯者。始非禮意也。經云獻獲者於侯。乃通下文而言之。不必過泥此一語也。云言使設新之者。賈疏云。鄭意嫌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肺醢執爵興取肺更使人設之。其實薦此者仍前人。而云使人設薦俎。示新之而已。獲者南面坐左執爵祭肺醢執爵興取肺坐祭遂祭酒。爲侯祭也。亦二手。〔疏〕正義曰。注反注。校勘記云。反。徐本作及。通解。楊氏俱作反。○敖氏曰。祭酒反注如大射。〔疏〕必云執爵興者。見其所取者非離肺也。取離肺者。必奠爵乃興。注云爲侯祭也者。賈疏云。此正祭侯。故獲者南面鄉侯祭也。云亦二手祭酒反注如大射。與適左个中亦如之。先祭左个後中者。大射儀云。獲者左執爵。又祭薦俎。二手祭酒。此不云二手者。文不具耳。與適左个中亦如之。先祭左个後中至中。若神。〔疏〕正義曰。中亦如之。校勘記云。亦。唐石經。徐本。楊氏。俱作皆。通解。敖氏。作亦。案敖云。在中也。〔疏〕謂適左个。又適侯中。皆如適右个而祭之儀也。則敖所見本亦作皆。刻集說者誤改爲亦耳。注云先祭左个後中者。以外卽之至中。若神在中也者。敖氏曰。先右次左後中。禮之序然爾。士喪禮曰。主人扱米實于右。三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其序正與此同。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獲者薦右東面立飲不拜既爵。不就乏者。明其享侯之餘也。立飲。〔疏〕正義曰。敖氏云。左个之西北三步。獲今執爵宜居正位。故執爵先立於此而東面。執薦俎者又從之而西面設於其東也。薦右。脯南也。飲於薦右。亦變於大射禮也。以遠其位而南。故復言東面。盛氏世佐云。東面設薦俎。謂主人之贊者東面設也。舊說獲者東面。設者西面。非。張氏句讀以此五字爲句。今從之。諸氏寅亮云。左个西北三步。獲者之位也。注以爲受爵於侯。薦之於位。獻薦異處。敖氏謂獻薦皆在侯。細玩此經及大射儀。其言獻也。則異其文。此則曰獻獲者於侯。又曰獲者負侯北面拜爵。



明其在侯也。大射儀則曰獻服不氏。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受爵。明獻之於位也。兩處經文不同也。至其言薦也。則同。於獲者將祭時。俱曰薦俎從之。於既祭後。俱曰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設薦俎。並無異詞。然則兩禮所設薦俎。俱在其位明矣。如薦俎先設於侯中。乃獲者不先祭中。反令徹其薦俎。先祭右个左个。然後仍設於處而祭中何邪。故當以注爲正。至所以獻薦。雖主獲者。實兼爲侯。是以俎有三祭。既有三祭。則當爲侯祭矣。故注於其祭酒而曰反注。反注者。向身內注。與凡禮外注異。所以明其爲侯祭也。然則祭侯時薦俎之設。亦當順侯北面之位。而不當從南面之位矣。敖氏亦誤。又大射之獻。亦當在侯。因大侯前參干二侯。故移獻就其位。異於此。注云立飲薦右。近司馬。於是司馬北面者。欽定義疏云。是時獲者東面。司馬必北面。乃得受爵於獲者之右也。受爵必於其右者。以送爵時由其右故也。司馬受爵奠于筐復位。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遷設薦俎就之。明已所得禮也。言辟之者。不使當位。辟舉。〔疏〕正義曰。敖氏云。司馬於者於侯之後。即北面立於侯之西北。以俟獲者之來與。獲者於此自執其薦者。已授爵。則不敢徒手而勞人也。注云遷設薦俎就之。明已所得禮也者。賈疏云。前設近侯。見享侯之餘。此近乏者。已所有事之處。遷近乏。是明其已所得禮故也。云言辟之者。不使當位。辟舉旌俎也。設於南。右之也者。敖氏云。辟如辟奠之辟。謂難於故處也。此改設于乏南。故云辟。設必就乏者。宜近其位也。不當其位。辟旌。云凡他薦俎。皆當其位之前者。凡他薦俎。謂燕及食井祭祀之薦俎。皆當其位之前。與射異也。獲者負侯而俟。〔疏〕正義曰。敖氏云。事未畢而受獻。故反而卒之。侯。侯命去侯。張氏爾岐云。侯後復射也。

### 右司馬獻獲者

司射適階西釋弓矢去扑說決拾襲適洗洗爵升實之以降獻釋獲者于其位少南薦脯醢折俎有祭不當其位。〔疏〕正義曰。敖氏云。釋弓矢。說決拾爲將洗酌而行禮也。不執弓矢。則當襲矣。去扑者。獻則不可佩利辟中。〔疏〕器也。說決拾襲。當於堂西。不言者。文省也。釋獲者聽命於司射。故司射主獻之。獻時蓋西北面。既授乃北面也。折上當有設字。蓋文脫也。有祭脯與切肺也。獲者與釋獲者。皆賓之弟子。以有勤勞之事於此。乃得獻。則其他弟子。於獻衆賓之時。亦不與明矣。盛氏世佐云。司射作升飲者訖。卽爲此獻釋獲者之事。亦與司馬獻獲者同。



節也。經中此類甚多。若必一事畢乃爲一事。則一日之間有不能終禮者矣。階西。司射倚弓矢與扑之所。說決拾簋。當于堂西。不言者。從省文。方氏苞云。賓主人大夫而外。衆賓薦惟脯醢。而獲者釋獲者乃有俎有祭何也。以祭侯宜有薦俎也。獲者釋獲者有俎。而司馬司射無俎何也。事有所專。以主祭侯。而有加俎。猶大射所先薦者惟司正與射人。而司馬則與羣士徧獻薦。燕所先薦司正、射人、司士、執事者。而大射正則與羣士徧獻薦也。特牲少牢。衆賓兄弟皆有薦。晉何也。祭自尸食以後。皆與祝侑賓兄弟獻酬之時。三射禮成。餘時無多。人人皆備祭肺祭酒之節日。亦不暇給矣。燕禮。若射。則不獻庶子。義可類推也。埤案。釋獲者之位。在中西。本位也。少南。就其薦也。薦右也。司射以釋獲者位在中西。故獻之於其位。少南。所以辟中也。釋獲者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祭脯醢與取肺坐祭遂祭酒與。司射之西北面立飲。不拜既爵。司射受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辟薦少西之者。爲復射妨。〔疏〕正義曰。敷氏云。就其薦。謂於薦西也。司射之西。則又立飲不同面者。異於堂上之獻也。獲者亦然。注云亦辟俎者。據上獻獲者。獲者執其薦。使人執俎從之。辟設于乏南。是辟薦兼辟俎也。此但云辟薦。不云辟俎。省文耳。以與獲者同。故云亦辟俎。敷氏云。辟與上經辟設之意同。惟云辟薦。據釋獲者所執而言也。辟俎則有司爲之。

右司射獻釋獲者第二番射事竟

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于階西挾一个摺扑以反位。爲將復射。〔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司射獻釋獲者。以樂節射之儀。司射又請射命耦。三耦賓主人大夫衆賓皆拾取矢。司射作上射升射。請以樂爲節。三耦賓主人大夫衆賓卒射。又命取矢乘矢。又視算數獲。又設饗飲不勝者。又拾取矢授有司。乃說侯綱。退旌退福退中與算。共九節。射之第三番也。○韋氏協夢云。司射既奠爵于篚。卽適堂西。釋獲者亦卽辟薦。此二節蓋同時爲之。經因敘獻釋獲者禮。而先言釋獲者辟薦之儀。非謂釋獲者既辟薦。然後司射適堂西也。司射去扑倚于階

西升請射于賓如初賓許司射降搢扑由司馬之南適堂西命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就位射位

也。不言射者。〔疏〕正義曰。注云位射者。賈疏云。下云各以其耦反于射位。故知此是射。司射先反位。言先

以當序取矢。〔疏〕位。在司射之西南東面者也。張氏爾岐云。位。司馬之西南東面位也。三耦

及衆賓也。既命之。即反位。不俟之也。〔疏〕正義曰。注云不先。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者。張氏爾岐云。

不先。三耦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疏〕初三耦在司射西南。及司馬立司射之南。三耦拾取矢。移位於司馬之

西南。是拾取矢時。射位始定。故注云未有拾取矢位無所先也。又射者堂下凡三位。堂西南面比耦之位。司射西南東

面三耦初射之位。司馬西南東面。則拾取矢以後至終射之位也。盛氏世佐曰。上經于三耦初取弓矢之時。已云司射先

立于所設中之西南。及其將飲不勝者也。又云司射先反位。并此。凡三言先矣。其義一也。第二番將射。命三耦拾取

矢。司射反位。不言先。文有詳略耳。注說非。又案射者堂下止有二位。堂西南面比耦之位。一也。司射之西南射位。

二也。司馬之西南。即司射之西南也。疏以此位分爲二。非。章氏協夢云。疏謂鄉射有堂西取矢及比耦之位。有三耦

射位在司射西南。有拾取矢及再番射位。是三位。考經文初番射時。射位在司射西南。再番射時。射位在司馬西南。

拾取矢位亦在司馬西南。疏以司射司馬之文異。遂分爲二位。不知司馬西南之位。即司射西南之位。觀司馬既命去侯

之後。立于司射之南。而再番射時。遂云立于司馬之西南。蓋始射司馬未有定位。故以司射爲節。再射遂以司馬爲節

也。若然。則鄉射唯有二位而已。較大射少一位者。大射有次。此無次故也。三耦及衆賓皆袒決遂執弓各以其耦進反于射位。以猶與也。今

〔疏〕正義曰。注云以猶與也。今文以爲與者。賈疏云。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若存以字。謂言尊卑不同。任意

與也。胡氏肇昕云。教氏云。以其耦進。謂上射先而下射從之也。進亦並行。若大夫之耦。則亦以序而獨進。下文云。

### 右司射又請射命耦反射位

司射作拾取矢三耦拾取矢如初反位賓主人大夫降揖如初主人堂東賓堂西皆袒決遂執弓皆進  
階前揖南面相俟而揖行也〔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作拾取矢就射位西南使之也所作亦惟上耦其餘以次進也郝  
故自三耦至衆賓皆取矢于楅三耦爲正先拾如初反射位注云南面相俟而揖行也者盛氏世佐云賓主人  
各於堂下之東西方袒決遂執弓訖乃皆進賓進而東主人進而西及階各於其階前南面揖而行蓋楅在中庭之南  
當洗故自堂東西來者皆須南行就之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及楅當楅東西也主人西面賓東面〔疏〕正義  
也疏云各於堂上南面相見而揖非也及楅揖拾取矢如三耦相揖拾取矢不北面揖由便也〔疏〕正義  
注云及楅當楅東西也者賓主人東西行及楅所主人乃西面賓乃東面拾取矢敷氏曰階前揖而南及楅揖  
而止所止之處卽拾取矢之位也是其位猶未離乎階前矣然則衆耦於楅東西之位亦宜如是也云不北面揖由便  
也者以三耦及衆賓皆於楅南北面揖賓主人各由東西是由便也諸氏寅亮云階前之揖各向南揖也及楅之揖  
則東西相向矣敷氏謂亦南西揖非吳氏延華云據上三耦拾取矢先東行當楅南北面揖然後上射東面下射  
西面進拾取矢此經先言階前乃言及楅是從堂東西逕至階前南行直東西當楅之處主人轉向楅西行賓轉向  
楅東行及楅乃揖則與三耦面位不同三耦在楅之南故須北面揖此在楅之東西故無北面揖由便之說非也  
疏謂賓主出堂卒北面揖三挾一个亦於三耦爲之位〔疏〕正義曰注云亦於三耦爲之位者張氏爾岐云與三耦揖  
則不可解矣卒北面揖三挾一个爲之位〔疏〕正義曰三挾一之處同也敷氏云此儀異於三耦者蓋退於北與  
退於南者不同也案揖退各由其塗反位〔疏〕正義曰賈疏云賓主北面揖退之時皆左還相背各向堂塗反堂  
盛氏以敷說爲是揖退各由其塗反位〔疏〕正義曰賈疏云賓主北面揖退之時皆左還相背各向堂塗反堂  
之位此進而北行也乃云退者自楅而言也注云已揖左還非案拾取矢以上經固以如三耦說該  
之矣迨既拾取矢據三耦當有南面揖少進當楅之文經第言北面揖三挾一个揖退而已省文可知賓堂西主  
人堂東皆釋弓矢襲及階揖升堂揖就席將袒先言主人將〔疏〕正義曰敷氏云賓主人釋弓矢不於序  
可知也○注尊賓也校勘記云尊闕誤作是云尊賓也者以上將  
袒先言主人袒是盡敬之事也此將襲先言賓襲是修容之禮也大夫袒決遂執弓就其耦降袒決遂於堂  
四就其耦於

射位。與之拾取矢。〔疏〕正義曰。敖氏云。祖決遂。

揖皆進。如三耦。〔疏〕

正義曰。敖氏云。如三耦。則耦不少退也。以其行事於庭。無堂上堂下之異。故不得知。

升射之儀也。

耦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

說矢束者。下耦以將拾取。

〔疏〕正義曰。注云。說矢束者。下耦以將拾取者。盛氏世佐云。注蓋原大夫說矢束之意。亦欲。

如三耦之拾取。是以敵者之禮待其耦。故云下耦也。吳氏廷華云。注下耦。下同於耦也。束矢。亦尊大夫也。說之。不敢當其尊也。故曰下於耦。敖氏曰。凡大夫之取矢于楅者。必說其矢束。以當拾取也。其自爲耦者。並行至楅南。

即爲之。其與士爲耦者。即位而後爲之。此其異者也。說矢束不言北面。亦文。與反位。而后耦揖進。〔疏〕正義曰。省。盛氏云。此大夫之說矢束。言於西面之下。則亦西面說也。敖云北面。非。與反位。而后耦揖進。〔疏〕正義曰。校。

勸記作后。云。后作後。○敖氏云。大夫進及反位。皆不揖。以非及耦行禮之事也。方氏菴云。自大夫以上矢有束。必矢與其人之志。虛血氣相應而不可混也。脫束。以矢當拾取也。其自爲耦。則並行正楅南而脫之。以拾取而同升就席。

也。與士爲耦。則脫束而反位。其耦乃進取矢。俟耦反其位。而後大夫釋弓矢以升。故取矢時即分先後也。大坐。兼夫先脫束。示欲與耦拾取也。耦進而兼取乘矢。示不敢與之拾也。然後大夫亦兼取焉。則尊不陵而卑不僭矣。大坐。兼。

取乘矢。順羽而與反位揖。兼取乘矢者。尊大夫。不敢與之拾。〔疏〕正義曰。敖氏云。耦兼取乘矢。不敢拾取者。言順羽。是亦兼諸弣矣。此與三耦。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揖三挾一个。亦於三耦。揖退。耦反。

異者。惟不拾取矢耳。餘則同。

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揖三挾一个。

爲之位。揖退。耦反。

位。大夫遂適序西。釋弓矢。襲升卽席。

大夫不序於下。尊也。

〔疏〕正義曰。章氏協夢云。耦反位。反司馬西南之位也。大。

者也。靖案。言耦反位。大夫不反位可知。言大夫適序西。耦不適序西可知。反位者。反射位也。必取道于司馬之南。上經大夫與其耦射。其可證者。此大夫獨適序西。則揖退之後。耦自南行轉西以反位。大夫則自轉而西行。北折至堂。

西。衆賓繼拾取矢。皆如三耦以反位。

右三耦賓主人大夫衆賓皆拾取矢。

司正猶挾一个以進。作上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進。前也。是言還當上耦西面。是言「疏」正義曰。敎氏云。而進也。此以適南爲進者。凡進退之文無常。大抵以有事於彼爲進。卒事而反爲退也。注云。是言還當上耦西面。是言進。終始互相明也者。賈疏云。上番將射時云。司射還當上耦西面。作上耦射。不言進。明還當上耦時者。進近上耦乃作之。此直進作射。不言還當上耦。明進時亦還當上耦而作之。故言終始互相明也。云今文或言作升射者。敎氏曰。經文上字似衍。否則其下當有耦字。今文或言作升射。蓋後人亦疑其誤。而易之矣。胡氏承瑛曰。敎謂上字衍。是也。疏云。此直進作射。似經文但云作射如初。本無上字。鄭不從今。司馬升命去侯。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文作升射者。大射儀。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亦不言作升射也。

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去扑。襲升。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疏」正義曰。敎氏云。司射惟去扑耳。其決遂也。蓋射。以樂樂者。用樂爲歡樂也。以此請之於賓。故曰請以樂樂于賓。大射儀曰。請以樂。盛氏世佐云。此襲字非衍也。蓋射。武事也。故請射則祖。樂。文事也。故請樂則襲。言襲。則其說決拾可知矣。不釋弓矢者。射未畢也。方氏苞云。初射。再射。欲其容體比於禮也。至三射。又欲其節比於樂。初射再射。欲其不失正鵠也。至三射。又欲其體聲。而發射之初。弓矢未調。三射而後樂作。俾循序而益致其精也。射之終。筋力既乏。三射而樂始作。俾嚴終而漸飲其氣也。孔子曰。射者何以射。何以聽。其事至難。故聖人陶冶羣材。而磨礱其德性者。如是其曲盡焉。其辭曰。請以樂賓。不敢實言之也。實喻其意。故不辭而遂諾。案義疏云。凡司射升堂。而磨礱其德性者。如是其曲盡焉。其辭曰。請以樂賓。是也。

司射降。搯扑。東面命樂正曰。請以樂樂于賓。賓許諾。東面。於西階之前也。不就樂正命之者。爲衍文。是也。

亦許諾。猶北面。「疏」正義曰。敎氏云。必搯扑而後命樂正者。辟併敬也。義疏云。大射。司射東面命樂正。樂正不還。以賓在堂。應曰。諾。此經亦諸可知。注謂樂正猶北面未還。蓋上還樂時。樂正立於工南北面。至是聞命許諾。位猶未變。與大射同也。○注號命之可也。校勘記云。命。徐。陳通解。楊氏。俱作令。云樂正亦許諾者。據大射儀有樂正曰諾也。云猶北面不還。以賓在堂者。賈疏云。樂正位東階東南北面。大師位東北西面。賓在堂南面。樂正猶北面。不還西面。是以下文待云東面命大師。明此時不西面受命矣。吳氏廷華云。經不言樂正受命面位。司射遂下東面命大師。是正面相向。以示所命之重也。則受命亦當西面向司射。與大射同。可知。但文不具耳。

適階閒堂下。北面命曰不鼓不釋。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鄉射之鼓五節。歌五終。所以〔疏〕正義曰。注

五節。歌五終。所以將入矢者。周禮射人云。王以騶虞九節。諸侯以狸首七節。卿大夫以采蘋五節。士以采芣五節。鄉射爲大夫士禮。故鼓五節。歌五終者。下記云。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是也。云一節之閒當拾發。四節四拾。其

一節先以聽也者。賈疏云。尊卑樂節雖多少不同。四節以盡乘矢則同。其餘外皆以聽。以知樂終始長短也。王九節者。五節先以聽。諸侯七節者。三節先以聽。卿大夫士五節者。一節先以聽。皆四節拾將乘矢。但尊者先以聽則多。卑者

先以聽則少。優至尊先知審故也。敖氏云。鄉射之歌五終而鼓五節。其三節先以聽。而二節之閒。拾發乘矢焉。射人職所謂五節二正是也。王之大射。九節五正。諸侯七節三正。卿大夫與士同。盛氏世佐云。此當以疏說爲正。數

氏好立異。而引周禮射人職爲證。以愚考之。則不然。蓋自敖說推之。則王之九節五正。五節之閒。拾發乘矢。而其先以聽者四節也。諸侯之七節三正。三節之閒。拾發乘矢。而其先以聽者亦四節也。夫天子以下。降殺以兩。禮之大

凡也。今其先以聽者。天子諸侯同爲四節。而大夫士僅減其一焉。固已不倫矣。且其拾發乘矢一也。而乃有五正三正二正之不同。是節之多者似促數。而節之少者反舒長。此亦理之不可通者。蓋射人所云九節七節五節者。以其樂節音

也。所云五正三正二正者。以其上射揖司射退反位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奏騶虞閒若一。東面者。進還鄉大

侯采言也。鄭注蓋不可易矣。召南之詩篇也。射儀曰。騶虞者。樂官備也。其詩有壹發五紀五縱于嗟騶虞之言。樂得賢者衆多。嘆思至仁之人以

充其官。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其他賓客鄉大夫。則歌采蘋。閒若一者。重節。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樂正東面命大師曰。命字誤在東上。○敖氏曰。言命大師者。見所命者必其長也。此惟據

至仁之人以充其官者。朱子曰。據詩但取壹發五紀之義耳。騶虞則爲仁獸之名。以庶類蕃殖。美國君之仁如之也。樂官備云者。諸儒有以騶爲文王之囿。虞爲主囿之官。故立此義。而鄭注因之。與其詩箋自相違異。胡氏肇昕云。周禮

鍾師疏引異義。今詩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文選魏都賦注引魯詩傳云。古有梁騶。梁騶者。天子之田也。賈誼新書禮篇云。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凡此諸說。皆與毛詩異。而與射義合。鄭志張逸問。傳曰。賈

白虎黑文。又禮記曰。樂官備。何謂。答曰。白虎黑文。周書王會云。備者。取其壹發五紀。言多賢也。考異義。許慎從毛說。而鄭無駁。亦以毛爲是。注禮則用韓魯說者。以與樂賢之意相近也。精氏寅亮云。詩孔疏謂射義注引詩斷



章。斯言最的。可釋朱子箋注相異之疑。然注云思得仁如騶虞之人以充其官。則未始以騶虞爲官。與義義亦無大異。至賈誼新書云騶者文王之囿。虞者囿之司獸。又云騶虞官。虞山澤之官。二者皆不失人。官備可知。則以官備釋騶虞。與小序異。鄭固未嘗取其說以注禮也。云此天子之射節也。而用之者方有樂賢之志。取其宜也者。案鄉射得騶虞。說者不一。郝氏敬云。國風小雅。上下或可通用也。高氏愈云。意其音節有可相假用者也。蔡氏德晉云。周官射人。王射。以騶虞九節。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蘋。皆五節。今雖奏騶虞。而仍如采蘋采蘋之五節。則其等未嘗替。且周南召南爲鄉樂。用之鄉人。用之邦國。天子歌騶虞。亦不必天子獨用。不可以僭禮律之也。盛氏世佐云。禮射有三。大射。賓射。燕射。是也。士無大射。大夫以下無燕射。有鄉射。射義及射人職所言以樂節射之差。皆實射也。故與此異。鄉射得騶虞者。二南爲鄉樂。騶虞篇次在召南內。故得用之。且大夫士去天子遠。無嫌於僭也。若諸侯之大射。與實射同。大射儀云奏理首是也。以是推之。則天子及大夫之大射。亦與其賓射同樂可知矣。又投壺云。命弦者曰。請奏理首。投壺。大夫士燕射之類是也。乃奏理首者。燕禮殺。故變而與諸侯之賓射同。所謂禮窮則同也。然但以瑟奏之。而不用金石之樂。亦異也。鄉射與投壺雖奏騶虞理首。而其節則止於五。下記云。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是也。胡氏肇昕云。騶虞爲鄉樂。故鄉樂得用之。且與樂賢之志相宜也。盛氏推論。說多未確。不如蔡說爲精矣。云其他賓客鄉大夫則歌采蘋者。賈疏云。采蘋是鄉大夫樂節。其他謂賓射與燕射。若州長他賓客。自奏采蘋。此篇有鄉大夫州長射法。則同用騶虞。以其同有樂賢之志也。云聞若一者重節者。賈疏云。聞若一。謂五節之聞長短希數皆如一。則是重樂節也。大師不與許諾樂正退反位〔疏〕正義曰。盛氏云。反位。反于南北面位也。

右司射請以樂節射

乃奏騶虞以射三耦卒射賓主人大夫衆賓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皆應鼓與歌之節。乃〔疏〕正義曰。注者。賓主人大夫卒皆升堂。惟衆賓降也。敖氏曰。降。指衆耦之最後者而言。以見釋獲者。升告之節也。吳氏廷華云。次番射。賓主人大夫亦降脫袷拾乃升。則降者不獨衆賓也。釋獲者執餘獲升告左。右卒射如初。卒。已也。今文〔疏〕正義曰。注云今文曰告于賓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上文已云。卒射。曰。告于賓。〔疏〕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矣。此云

升告左右卒射如初。亦是皆于賓。不言可知。猶大射儀於再射時。既云。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其後三射既畢。亦但云。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不復言告于公矣。胡氏雖聽云。升告左右卒射六字爲句。謂以左右卒射升告之也。若作告于賓。當有曰字。如上文告于賓曰左右卒射。其義方顯。若僅作告于賓。似左右卒射爲告賓後事矣。故鄭不從今文。

### 右三耦賓主人大夫衆賓以樂射

司馬升命取矢。獲者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弟子委矢。司馬乘之。皆如初。

### 右樂射取矢數矢

司射釋弓視算如初。算。獲算也。今文曰視數也。〔疏〕正義曰。注云。今文曰視數者。胡氏承珙曰。說文云。算。長六尺。計歷是二字音同而義別。禮經執算受算之類。當作算。無算書無算樂之類。當作算。然經典每多錯出。算。是計數之物。雖亦可通爲數義。究不得卽以數字代算字。鄭此注云。算。獲算也。今文視算作視數。則是以訓點字代經文者。故不用矣。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降復位。〔疏〕正義曰。散氏云。言如初。又言降復位。爲司射命設豐之節也。亦以見其所如者止於此。無復實算於中之事矣。蓋以其不復射故也。

### 右樂射視算告獲

司射命設豐。設豐實觶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通解設豐不重。通解因彼而誤。散氏注大射云。當更有設豐二字。如鄉射之文。胡氏舉所云。升飲數初下。散氏云。大射儀云。卒退。豐與解如初。此脫一句也。

### 右樂射飲不勝者

司射猶祖決遂左執弓右執一個兼諸弦面鏃適堂西以命拾取矢如初側持弦矢曰執面猶向也并矢於弦尙其鏃將止變於射也

〔疏〕正義曰賈疏云言猶祖者亦是其有故之辭以其常祖恐不祖故言猶以連之也盛氏世佐云司射之請以樂樂於賓也經既云襲矣至是言猶祖者蓋自其命勝者不勝者之時而祖也其間命樂正及視算皆襲胡氏

所云以樂樂賓節敖氏以襲爲衍文章氏協夢據此節猶祖決遂明司射前此皆祖以敖說爲是然考初番射訖數獲司射適西階西釋弓矢去扑襲則三番射訖視算亦必襲矣經不言者互文相見也視算既襲命勝者不勝者又祖而此因之云猶祖決遂也盛氏說推究頗精當從之注云側持弦矢曰執者對方持弦矢曰挾而言張氏爾岐云方持弦矢曰挾者矢橫弦上而持之側持弦矢曰執者矢順并於弦而持之云面猶向也者尙與向通尙其鏃者張氏

曰鏃向也司射反位三耦及賓主人大夫衆賓皆祖決遂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附以退不反位遂授有司于堂西不挾亦皆執之如司射也〔疏〕正義曰注云不挾亦皆執之如司射也者謂亦側持弦矢也賈

三耦以下則執一个并於弦又以三矢并於附敖氏曰拾取時猶皆兼諸附至福南面則不挾矢但取一矢兼諸弦餘三矢則兼諸附自若亦象摺三挾一之儀且如司射之戒也賓與主人則亦于福東西之位爲之云不以反射位授有司者射禮畢者敖氏云不反位但由司馬之南而過也授有司授之以弓矢也必授之者射事止則宜反於所授者也此文主于三耦及衆賓大夫與其耦亦存焉若賓則自階下以授有司于堂西主人則以授有司于堂東也

辯拾取矢揖皆升就席謂賓大夫及衆賓也相俟堂西進立於西階之前主人以賓揖〔疏〕正義曰注云衆賓

俟堂西進立於西階之前者以上授有司弓矢于堂西故知相俟於此也云主人以賓揖升大夫及衆賓從升立時少退於大夫三耦及弟子自若留下

衆賓三人必俟拾取矢者辯而後升若主人賓大夫則既授弓矢即升如初禮固不俟其辯也胡氏輩所云經文云皆自謂賓主人大夫及衆賓也正承上文賓主人大夫衆賓而言不得專屬衆賓也敖氏故與鄭立異非郝氏敬亦

曰賓主大夫以下席在堂上者皆復升盛氏世佐云賓主人大夫必俟辯拾取矢而後升者以射事至是而終故變於初也

大夫必俟辯拾取矢而後升者以射事至是而終故變於初也

大夫必俟辯拾取矢而後升者以射事至是而終故變於初也

大夫必俟辯拾取矢而後升者以射事至是而終故變於初也

大夫必俟辯拾取矢而後升者以射事至是而終故變於初也

右拾取矢授有司

司射乃適堂西釋弓去扑說決拾襲反位〔疏〕正義曰司射之扑在階西今來去扑于堂西之等以其不復射也敷氏曰反位其猶在中西南與不言釋矢可知也

司馬命弟子說侯之左下綱而釋之說解也釋之不〔疏〕正義曰注掩束之校勸記云掩束者敷氏曰釋則是不束也說而釋之變於射與未射之時郝氏敬曰凡侯未射左下綱不繫掩束之射畢又脫繫復掩之盛氏世佐云說侯之左下綱異於射時也釋之謂不掩束異於未射時也其不全去之者見此禮主爲射也疏云備復射命獲者以旌退命弟子退樞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諸所退皆侯堂西備復射也旌言以非也

〔疏〕正義曰注云備復射者張氏爾岐云謂旅酬後容欲燕射也云獲者釋獲者亦退其薦俎者敷氏曰此據大射儀而言也退薦俎各當其位之前與

右退諸射器射事竟

司馬反爲司正退復解南而立當監旅〔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言射訖飲酒之事旅酬二人舉解微射事已而復其故職也云復解南見射者解不徹是時司射亦當復東方之位郝氏敬曰初司正揚解退立于中庭解南未族而射改爲司馬今射畢族行復爲司正仍立解南以監旅也張氏爾岐云解南者司正北面監衆之位

樂正命弟子贊工卽位弟子相工如其降也升自西階反坐贊工還樂也降時如初入〔疏〕正義曰案樂正公臣見燕禮大射儀周禮樂師職曰令相與此經合敷氏曰命弟子亦適西方命之也郝氏敬曰樂正初自西階命弟子贊工還東階下辟射今射畢復命弟子贊工升西階東北面坐初不言樂不言樂正者正樂告備則降立堂下今工反而樂正仍立階下懸間可知也注云降時如初入者敷氏云謂後先及相之儀也郝氏曰如其降謂如降往東階時左荷右相也云樂正反自西階東北面者張氏爾岐云西階東北面樂正告樂備後降立之位還樂於下

則立阼階東南北面。今當命弟子。又復來此也。運工反位。爲旅酬後。將有無算樂也。敖氏曰。反坐。謂反其故位而坐也。工既坐。弟子亦降立于西方。高氏愈云。反坐。復其舊時之坐也。前因將射。工降坐于阼階下之堂前矣。此則因行旅酬而工復升。各復其舊時之坐。以待舉樂也。賓北面坐。取俎西之觶。與阼階上北面酬主人。主人降席立于賓東。賓坐奠觶拜。執觶興。主人荅拜。賓不祭。卒觶不拜。不洗。實之進。東南面。殺也。賓立飲。〔疏〕正義曰。俎西之觶。張氏解於賓。賓奠于薦西者也。主人阼階上北面拜。賓少退。少退。少。主人進受觶。賓主人之西北面拜送。旅酬而同階。〔疏〕正義曰。據獻酬之時。賓揖就席。主人以觶適西階上。酬大夫。大夫降席立于主人之西。如賓酬主人之禮。其既實觶。進西南面立。是所酬者。賈疏云。以上賓酬主人。阼階上實觶。進東南面。則知此主人酬大夫。西階上實觶。而亦進。主人揖就席。若無大夫。則長受酬亦如之。長。謂以長幼之次。酬衆賓。〔疏〕正義曰。注云。長謂以長幼之次。而酬也。敖氏云。此惟據主人所酬者而言。大夫若衆。則相酬。辯乃及長。盛氏世佐云。大夫若衆。則大夫長受主人酬訖。卽實觶酬衆賓。衆賓長酬次大夫。交錯以釋也。敖說非。蔡氏德晉云。此主人酬大夫及衆賓之長也。與鄉飲酒酬介之禮同。司正升自西階相旅。作受酬者曰。某酬某子。某者。字也。某子者。氏也。稱酬者之字。稱受酬者曰某子。者。射禮略於飲酒。飲酒言〔疏〕正義曰。敖氏云。此謂大夫酬長若長相酬之時也。盛氏世佐曰。此謂無大夫而衆賓某子受酬。以飲酒爲主。長相酬之時也。賓主人及大夫旅酬。皆不相。至衆賓乃相之。若主人酬長。相之之辭。當曰。主人酬某子。猶主人與賓爲耦。而告賓曰。主人御于子也。若大夫酬長。辭當曰。某子酬某。猶大夫爲下射。而以耦告之曰。某御于子也。受酬者自大。大夫右。大夫如介禮也。○注此言某酬某子者。校勘記云。此。葛本誤作化。云。稱酬者之字。受酬者曰某子。旅酬下爲上。尊之也者。敖氏云。司正稱酬者之字。稱受酬者曰某子。彼此之辭也。此主爲酬者命受酬者。緣酬者意欲尊敬之。故於此言字。於彼言子。所以不同。引春秋傳曰者。莊公十年公羊

傳文。以譴子之尊於字也。云此言某酬某子者。射禮略於飲酒。飲酒言某子受酬。以飲酒爲主者。明射禮之異於飲酒也。吳氏廷華云。此特主人及大夫獻賓長之禮。卽尊之。亦非下爲上之可言。數氏謂稱字稱子。彼此之辭。是也。要之。司正作受酬者。則某子是相對者之稱。故辭有彼此。且酬者與受酬者較。則又以受酬者爲主。故稱其字也。方氏菴云。有司教射。自當序賓以齒。而射者私家之行輩。又各有少而尊。長而卑者。設以父族母族之尊行次酬卑者。而司正代爲尊之之稱。義無所取。況以次相酬。受酬者必少。而轉爲尊稱。亦未見其安。夫子孫祭告。以字呼祖考。則不得爲卑稱明矣。蓋因衆賓姓同者甚多。設曰某子酬某子。則不辨其誰何。惟酬者稱字。則所酬者雖以姓舉。而不慮其相混矣。但其中有同姓遞酬者。則宜並稱字。而詔無文。蓋既明於異姓相酬之稱。則同姓之不得更稱姓者。竝以字舉可知矣。章氏協夢云。某子受酬。據受酬者而言也。此云某酬某子。據酬者而言也。其意蓋曰某酬某子。某子受酬。經特互文見義耳。注非。胡氏肇昕云。旅酬之禮。以次相酬。則此酬者。卽先受酬之人。故司正但作受酬者。而受酬者之爲某子。不稱其字。而但稱其氏。緣酬者之意以尊之也。要之酬者之爲某。受酬者之爲某子。其敘本自秩然不至相混。而司正必作之者。受酬者降席。司正者退立于西序端東面。退立。俟後酬者也。始。〔疏〕正義曰。注云退立。禮貴防其未然也。衆受酬者降席。司正者退立于西序端東面。退立。俟後酬者也。始。〔疏〕正義曰。注云退立。立。至後酬者又始升相也。衆受酬者拜興飲。皆如賓酬主人之禮。辯遂酬在下者。皆升受酬于西階上。在下。謂賓黨也。鄉飲酒記曰。主人之贊者西。〔疏〕正義曰。引鄉飲酒記者。賈疏云。欲見主黨不與酬之義。吳氏廷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此異於賓。〔疏〕正義曰。在下。謂諸執事。卽鄉飲酒記謂主人之贊者。賓與禮重。故酬不及贊。此詢衆。卒受者以解降奠于篚。禮輕。故亦與酬耳。

### 右旅酬

司正降復位。使二人舉觶于賓與大夫。二人。主人。〔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以起無算爵。章氏協夢云。大而大夫亦不與矣。褚氏寅亮云。舉者二人所舉之觶。賓與大夫奠于薦右。未飲。今仍使二人終此上事。俟其飲畢。受解酌酬主人及長。褚案。使二人舉觶。使之者未詳。數氏謂司正使之。是也。至二人所舉。卽前奠於賓與大夫薦西之



解。舉此二解以發之。後之交錯以辯。皆其所舉可知。

舉解者皆洗解。升實之西階上。北面皆坐奠解。拜執解興。賓與大夫皆席末

荅拜。舉解者皆坐祭。遂飲。卒解興。坐奠解。拜執解興。賓與大夫皆荅拜。舉解者逆降洗。升實解。皆立于

西階上。北面東上。賓與大夫拜。舉解者皆進。坐奠于薦右。坐奠之不敢授也。〔疏〕正義曰。注云坐奠之。不敢授者。

者卑。不敢授也。賓與大夫辭。坐受解以興。辭其〔疏〕正義曰。必辭者。賓與大夫不敢授也。舉解者退反位。皆拜送。乃降。賓

與大夫坐反奠于其所興。不舉者。盛禮已。〔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大夫下。石經。徐本。要義。楊氏。散氏。義。散氏云。此奠於其所。亦皆少違其故處。而在其俎之西也。方氏苞云。未請安于賓。未命弟子徹俎。而預奠解

何也。進退拜送坐興之禮。說屢升堂後。不可復行。故預拜送坐奠于其所。然後升坐而取飲。可以不興不拜也。吳氏

廷華云。舉解者堂上無位。此云反位者。其西階上之位與。云古文曰反坐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此賓與大夫當

舉解者奠于薦右之時。既坐受解以興矣。至此。乃坐而反奠于其所。反奠者。謂還奠于薦右。上文一人舉解。亦云舉

解者西階上拜送。賓反奠于其所。彼不言坐者。會文。然若無大夫。則唯賓。長一人舉解。如〔疏〕正義曰。燕禮初

反奠連文。與此正同。古文作反坐者。誤倒。鄭所不從。若無大夫。則唯賓。長一人舉解。如〔疏〕正義曰。燕禮初

旅酬。復使二人。君命長饌一爵於君。此若無大夫。則唯賓一人。其一人舉解之禮。當如燕禮之饌一爵。故引以況之。

苞云。大夫不與。衆賓長可同於介之受酬。而不可同於爲介舉解何也。鄉飲酒之介。乃德行道藝亞於賓以待後舉者。故禮多同於賓。而與大夫等鄉射之衆賓長。非必德行道藝遠過其曹也。主人繼賓而酬之。乃所以達其意於衆賓。若特爲舉解。則義無所取。而受者轉不能安矣。

右司正使二人舉解

司正升自西階。阼階上受命于主人。適西階上。北面請坐于賓。請坐。欲與賓燕。盡殷勤也。至此盛禮已成。酒清肴乾。強有力者猶倦焉。〔疏〕

正義曰。注至此盛禮已成。校勘記云。已。徐本。通解。俱作以。云酒。賓辭以俎。者。肴之貴者也。辭之清肴乾。強有力者猶倦焉者。本禮記聘義之文。引以證請坐于賓之意也。

于主人。主人曰。請徹俎。賓許。〔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上言請坐于賓。亦傳主人之辭也。下言主人曰。亦傳辭于賓也。此與鄉飲酒皆互文。司正降自西階。階前

命弟子俟徹俎。弟子。賓黨也。俎者。主人贊者設之。今賓辭之。使其黨俟。徹。順賓意也。上言請坐于賓。此言主人曰。互相備耳。〔疏〕正義曰。注順賓意也。校勘記云。請坐于賓。此言主人曰。互相備者。以上言請坐于賓。亦司正傳主人之辭。此言主人曰。亦傳主人之辭于賓也。互相備。文乃相足也。司正升立于序端。賓降席北面。主人降席

自南方。阼階上北面。大夫降席。席東南面。侯。弟子。賓取俎還授司正。司正以降。自西階。賓從之降。遂立

于階西。東面。司正以俎出。授從者。授。賓家從來者也。古者與人飲。〔疏〕正義曰。注云古者與人飲食。必歸其盛者。禮。俎爲肴之貴者。徹以歸之。故云歸其盛者。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受俎。降自西階。以東。主人降自阼階。西面立。以東。授主

人侍者。〔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取俎。未必在司正出門之後。上文蓋終言之耳。注云以東。授主人侍者者。盛氏世佐云。鄭爲此說者。所以成其爲賓黨弟子耳。姜云。弟子當是主黨。則其以俎而東也。無授主人侍者之事矣。大

夫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遂出。授從者。大夫從之降。立于賓南。凡言還者。明取。〔疏〕正義曰。云。此三節皆同時爲之。蓋賓取俎之時。主人與大夫

即皆取俎授弟子。經特各終言其事耳。非有先後也。

衆賓皆降。立于大夫之南。少退。北上。從降。亦

爲將燕。

### 右請坐燕因徹俎

主人以賓揖讓說屨乃升。大夫及衆賓皆說屨升坐。說屨者。將坐。空屨。屨賤。不宜在。〔疏〕正義曰。韋氏協  
屨之時。大夫及衆賓亦皆說屨畢。主人乃揖賓升。賓厭大夫。大夫厭衆賓。衆賓亦序升也。注云。說屨則摠衣。爲其  
被地者。賈疏云。曲禮云。摠衣趨隅。彼謂升席者。引之。證說屨低身。若不摠衣。被地。履之。案少儀云。排闥就  
屨於戶內。一人而已矣。注云。雖衆敵。猶有所尊也。彼尊卑在室。則尊者說屨在戶內。其餘說屨於戶外。若尊卑在  
堂。則亦尊者一人說屨在堂。其餘說屨於堂下。是以燕禮。大射。臣皆說屨於階下。公不見說屨之文。明公恩在堂矣。  
此及鄉飲酒。臣禮。賓主人行。乃羞也。羞。進也。所進者狗醢醢。無算爵。使二人舉觴賓與大夫不與取奠。解飲。卒  
敵禮。故皆說屨於堂下也。乃羞也。燕設昭具。所以案酒。無算爵。使二人舉觴賓與大夫不與取奠。解飲。卒  
解不拜。二人。謂舉者二人也。使之升立于西階上。賓與大夫將旅。當執觴也。卒解。〔疏〕正義曰。注云。使之升立于  
當執觴也者。敖氏云。使之。亦司正也。此舉觴。謂取而酌之。卽下文所云執觴者受解。遂實之之事也。方氏苞云。二  
人舉觴。卽舉賓大夫前奠于其所之解也。賓大夫不與而取奠。解飲。則命舉觴者取之明矣。敖氏疏云。賓  
主人大夫衆賓說屨升飲。則與拜之儀多省。故必使二人舉觴。凡堂上舉觴執觴之事。皆其所掌。鄭注故渾括言之。云  
卒解者固不拜矣。著之者。嫌坐卒爵者拜既爵。據上正旅酬時。賓酬主人。卒解不拜。故云卒解者固不拜矣。又獻酬  
時皆坐卒爵拜既爵。此則卒解不拜。故云著之者。嫌坐卒爵者拜既爵。云此坐于席。禮既殺。不復崇者。據正獻酬時  
言之也。淩氏釋例云。凡無算爵不拜。唯受爵于君者拜。案鄉飲酒。鄉射旅酬以前。燕禮大射爲大夫舉旅行。酬以前。皆  
是立行禮。禮盛。故拜。至無算爵。則坐行禮。禮殺。故不拜。考鄉射禮。無算爵。使二人舉觴。賓與大夫不與取奠。解  
飲。卒解不拜。執觴者受解。遂實之。賓解以之主人。大夫之解長受而錯。皆不拜。辯。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于西  
階上。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解。以實之。受解者不拜受。辯旅。皆不拜。執觴者皆與旅。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  
筵。執觴者洗。升實解。反奠于賓與大夫。無算樂。是無算爵皆不拜也。以鄉射推之。則鄉飲酒無算爵。是賓與介取奠  
解。餘當與鄉射儀同。經不云者。文不具也。燕禮。大射。無算爵。卒受爵者與。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  
乃飲。賓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又云。士終旅于上如初。無算樂。是燕禮大射無算爵亦不拜也。  
特牲饋食禮。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舉觴于其長。長皆奠解於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爵皆無算。注。賓取  
解酬兄弟之燕。長兄弟取解酬賓之燕。唯已所欲。亦交錯以辯。無次第之數。有司徹賓尸之禮。賓及兄弟交錯其酬。

皆遂及私人。爵無算。不賓尸之禮。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經雖不云不拜。準以飲酒正禮。則皆不拜可知也。唯受爵于君者始拜。燕禮大射無算爵。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是酌膳進公。公不拜也。又云。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荅拜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坐爵然後飲。執膳爵者受公酌反奠之。受賜爵者與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唯受爵于公者拜。然亦降席拜。而不降階拜。則已殺於族酬之禮矣。鄉射無算爵。受酬者不拜受。注。禮殺。雖受尊者之酬猶不拜。而燕禮大射受君之酬則拜者。君尊異於常人也。又燕禮大射。公有命徹幕。則賓及諸公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荅再拜。大夫皆辟。遂升反坐。此則命徹幕之拜。而非無算爵之拜也。此拜亦降階拜。公雖命小臣辭。而不升成拜。示禮有終也。執解者受解。遂實之賓。解以之主人。大夫之解長受。長衆賓而錯皆不拜。錯者。實主人之解以之次賓也。實賓長之解以之次大。〔疏〕正義曰。張氏與衆賓等。則得交相酬。或大夫多於賓。或賓多於大夫。則多者無所酬。自與其黨迭飲也。敖氏云。錯。謂以次更迭而受也。大夫若惟一人。則衆賓長先受其解。以次錯行之。大夫若有二人以上。則皆及於大夫。乃及衆賓。蓋先尊而後卑也。云大夫之解長受。而錯。則實解但至主人而止與。所以然者。以二解並行。難爲族也。若無大夫。乃行主人之解。爲其無二解。故爾。堵案。注曰實。曰以。則皆執解者爲之矣。大夫之解長受。雖不言以。亦二人以之可知。至旅在下者於西階上。卒受者既奠爵于篚。始云執解者洗酌反奠于賓與大夫。則堂上相酬。皆自酌也。胡氏肇所云。經文實解以之主人。大夫之解長受。二句相對。而錯。總承實解大夫之解言之。敖氏乃謂長受而錯爲句。而爲實解但至主人而止之言。以與注爲異。不知錯之爲義。言其交錯也。以二解交錯相酬。始易盡旅。辯。卒受者與以旅在下者于西階上。衆賓之末。飲而酬主人之贊者。大夫之末。飲而酬賓黨。亦錯焉。不使執解者酌。以其將族酬。不以降復。〔疏〕正義曰。注衆賓之末。校勘記云。之誤作至。末。徐。葛。俱作未。似誤。下兩末字徐亦俱作未。葛本其末。位。〔疏〕仍作未。不以已尊於人也。於。徐。葛。陳。闕。通解。楊氏。俱作孤。與畢疏合。是也。云不使執解者酌。以其將族酬。不以已尊孤人也者。盛氏世佐云。堂上皆坐飲。故使執解者。酌在下者。于西階上立飲。若使坐者自若。而飲者特升。是以已之尊孤人也。所以卒受者必升自酌以旅在下者。此當與大夫三耦不勝則特升飲參看。彼

是謂爵。故云尊者可以孤無能。此方族酬。義取弟長而無遺。故云不以己尊孤人也。凌氏釋例云。凡無算爵。堂上堂下執事者皆與。案鄉射禮無算爵。卒受者與。以族在下者于西階上。又云。執解者皆與族。此注主人之贊者。即鄉飲酒記所謂。主人之贊者。西面北上。不與。無算爵然後與。是也。注云。贊。佐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徹鼎。沃盥。設薦俎者。蓋據鄉飲酒義終於沃洗者言之也。以此推之。則燕禮。大射。執膳爵者。執散爵者。亦皆與於無算爵也。特牲饋食禮。宗人獻與族。齒於衆賓。佐食於族。齒於兄弟。有司徹遂及私人爵無算。是祭畢飲酒。堂上堂下執事者。皆得與於無算爵。與飲酒之正禮同也。中庸云。族酬。下爲上。所以逮賤也。鄭注謂逮賤者。宗廟之中。以有事爲榮。亦得以與於無算爵爲榮也。長受酬。酬者不拜。乃飲卒解。以實之。言酬者不拜者。嫌酬堂下雖執事之賤者。亦得以與於無算爵爲榮也。異位當拜也。古文曰。酬者不〔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長。謂堂下衆賓之長也。酬者。即三賓之卒受者。胡氏鑒所云。長當兼主人贊者之拜。〔疏〕長言。○注古文曰。酬者不拜。校勘記云曰。下徐本通解俱有受字。云。嫌酬堂下異位當拜也者。以堂上酬者不拜。上已明之。此酬堂下異位。嫌其當拜。故復著之。數云嫌親酬當拜也。非。云古文曰。受酬者不拜受。酬者不拜者。胡氏承琪云。此酬者謂堂上酬堂下者。下乃云受酬者不拜受。則此古文受字衍也。受酬者不拜受。禮殺。雖受尊者。〔疏〕正義曰。注雖受尊者。校勘記云。禮殺雖。徐本。楊氏。俱作進。通解作雖。○數氏曰。曩者之酬猶不拜。〔疏〕族酬。有拜而飲者。拜而受者。故於此一明之。章氏協夢云。受酬者不拜。指長受酬而言也。下皆不拜。指其次受酬者以下而言。方氏苞云。日暮。辯族皆不拜。主人之贊者於此。〔疏〕正義曰。鄉飲酒記云。主人倦。受酬而拜。尊者將答焉。故轉以不拜爲敬。辯族皆不拜。始族。嫌有拜。〔疏〕正義曰。鄉飲酒記云。主然後與。故云於此始族。贊者統諸執事。執解者皆與族。嫌已飲不復飲也。上使之勸人耳。非。〔疏〕正義曰。上以及於沃洗者。尤卑。嫌有拜。故著之。執解者皆與族。逮下之惠也。亦自以齒與於族也。〔疏〕文事解者于西階上卒解。是已飲也。中庸曰。族酬。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筐。執解者洗升實解。反奠于賓與大夫。其復下爲上。所以逮賤也。所謂逮下之惠也。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筐。執解者洗升實解。反奠于賓與大夫。其復之者。燕以飲酒爲歡。醉乃止。主人之意也。今文〔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族于西階上。故卒受者降奠解。數氏無執解及賓解。大夫之解皆爲爵。賓解。解爲之。〔疏〕云。此以降者一解也。然則主人所飲之解。執解者其先以奠于筐與。盛氏世佐云。上文及此。兩言卒受者。依注二解並行。則卒受者二人也。數氏主唯行大夫之解。故云然。今亦不取。竊謂堂上族酬。皆執解者酌以送之。受者各於其席坐飲。故二解可以並行。至於族在下者之時。同在西階上。



釀者又須親酌。若復二罍並行。頗覺其襍糅而無次。況一階之上。而行禮者常四人焉。能曲盡其進退雍容之度乎。然則旅在下者。蓋用一罍也。所用之罍。毋論賓與大夫。但取行至三賓之末者。三賓之末飲。而酬堂下衆賓之長。堂下賓長飲。而酬主人之贊者。亦以次交錯而辯也。其一罍。則執罍者以降奠于篚。注云執罍者酌在上者辯。降復位。其在斯時與。敷謂堂上唯行一罍。注謂堂下亦行二罍。皆未合。讀者試以上下經文反復玩味。必有能辨之者。褚氏實亮云。俟再舉也。飲酒至末。雖不行酬。亦必酌而奠之。蓋不敢必其不舉也。胡氏驥所云。盛氏自立新說。謂堂上行二罍。堂下行一罍。非也。老堂上既二罍並行。則卒受者各執一罍以旅在下者。安見其襍糅而無次。且經言旅酬。而終之以執罍者皆與旅酬。則受酬終於執罍者。執罍者二人二罍並行。二人既各受酬。乃各以虛罍降奠于篚。而復洗升。以反奠于賓與大夫。其始終之序。不相淆亂。宜如此。上文注云。執罍者酌在上者辯。降復位。謂執罍者將與旅酬。而盛氏遂據以爲以一罍降奠于篚其在斯時。殊屬牽合。要之敷氏故與鄭立異。盛氏又斟酌於鄭敷之間。均無當也。自宜以注說爲正。注云復奠之者。燕以飲酒爲歡。醉乃止。主人之意也者。敷氏云。此後酒行。終而復始。至醉而止。所謂無算爵也。云今文無執罍及賓解大夫之罍皆爲爵。實解罍爲之者。賈疏云。今文此經云執罍者無此執罍。又今文無執罍及賓解大夫之罍皆爲爵。不從者。以其皆在無算爵之科。明不爲爵。云實解罍爲之者。亦不從也。胡氏承瑛古今文疏義曰。此節注疏皆譌錯不可讀。許氏宗彥云。此注今文無執罍及賓解大夫之罍皆爲爵十五字。當在上執罍節下。承瑛案。此經卒受者以下。並無賓解大夫解字。注何得爲此語。自是上節執罍者受解以下之注誤移於此。但云今文無執罍。亦誤。彼經云。執罍者受解。遂實之。賓解以之主人。大夫之罍長受。而錯。皆不拜。注皆云今文執罍及賓解大夫之罍皆爲爵。蓋總言執罍以下諸解字今文皆爲爵。今文下行無字耳。若今文無執罍二字。則者字無所屬。不成文義矣。至此節注文。或謂但當有今文實解罍爲之七字。承瑛案。疏云。實解罍爲之者。亦不從也。言亦。則不止此語可知。詳疏意。此經執罍者洗升實解注云。今文無執罍者。實解罍爲之。鄭以無執罍者據於卒受者洗升。固所不從。實解。解爲之。則今文字誤。亦所不從。故疏云亦不從也。章氏平云。注今文無執罍。案執罍上疑脫虛罍二字。今文蓋作卒受者以降奠于篚。執罍者洗升實之。疑者今文若無執罍。則亦必無者字。既無執罍者。則下文洗字是卒受者洗。卽上文不當云奠于篚。又注及字連執罍。故疑注文有脫字。案此說亦通。然於賓解大夫之罍。終無說以解矣。無算樂。合樂樂無次數。

### 右坐燕無算爵無算樂射後飲酒禮竟



賓興樂正命奏陔陔夏者天子諸侯以鐘鼓大夫士鼓而已〔疏〕正義曰引周禮者鐘師注杜賓降及階陔作賓出衆賓皆法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拜送賓於門東西面〔疏〕正義曰敖氏云降謂降堂及階也胡氏肇听云降與及階連當以敖說爲是方氏苞云拜送衆賓異於鄉飲酒禮何也鄉大夫同廂也惟既獻於主之賢能乃以賓禮寵異之故雖介不拜送若州長教射則概執主賓之禮可矣章氏協夢云大夫之出當在賓及衆賓之後主人既送賓與衆賓然後入揖大夫乃出再拜送之下記云大夫後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是也

右賓出送賓

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門外拜賜謝恩惠也〔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朝服者據公士爲賓言也處士則曰鄉服雅肄三之義惟隱居之君子不宜朝服但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不見不襲禮也拜〔疏〕既抱道不仕自不得以鄉射之賓強之主人不見如賓服遂從之拜辱于門外乃退不見不襲禮也拜〔疏〕正義曰注云不見不襲禮也者賈疏云禮不欲數數則瀆主人不見恐相襲也方氏苞云別記云無辭不相接也鄉飲酒及射禮既畢更無辭可致故拜于門外而不見士相見禮主人復見以還賓有禮與辭也敖氏云拜賜之禮賓至於門外賓者出請入告主人辭不見賓乃拜主人拜辱亦如之

右明日拜賜

主人釋服乃息司正釋服說朝服服玄端也息猶勞也勞司正謂賓之與〔疏〕正義曰注引月令者見息司云飲立司正至射則轉爲司馬正射時有司馬又有司射二者皆主人之吏司射主射事其勞較司馬殆有甚焉又攢相係司正之職而賓主人射則司射攢其升降似勞之宜亞於司正而殊於餘執事者矣士冠禮有賓有贊冠者至

醴賓時。則贊冠者爲介。嫌此禮或當放之。而用司射爲介。故經特明之也。無介。勞禮略貶於飲酒也。此〔疏〕正義曰。注云。勞禮略貶於飲酒也者。賈疏也。敖氏曰。昨日正禮已無介。則此可知。不殺。無俎故使人速。〔疏〕正義曰。賓即司正。敖氏云。亦當使人矣。乃言之者。嫌不射而飲或用介也。所用戒。故速。迎于門外。不拜入升。不拜至。不拜洗。薦脯醢。無俎。賓酢主人。主人不崇酒。不拜衆賓。既獻。衆賓一人舉解。遂無算爵。言遂者。明其閒闕也。賓坐奠解于其所。擯者遂受命于主人。請〔疏〕正義曰。敖氏復言無俎者。嫌不殺者亦或有俎也。士冠士虞以乾肉折俎。主人不崇酒。則賓亦不告旨矣。不拜衆賓。謂不拜之於庭。指將獻之時也。若獻。則衆賓亦拜受爵。而主人荅之。注云。言遂者。明其閒闕也者。敖氏云。謂舉解之後。無算爵之前。其閒工入升歌等禮皆闕也。此一人舉解。在獻衆賓之後。雖與正禮之舉解爲族酬始者同。實爲無算爵始也。言遂無算爵。明其說屢升坐。即取此解故也。無司正。使擯者而已。〔疏〕正義曰。方氏苞云。息司正而更立司正。則於敬賓之義微若有嫌。不若無之爲安。賓不與也。昨日至尊。不可褻。徵唯所欲。徵。召也。謂以告于鄉先生君子可也。告。請也。鄉先生鄉大夫。致仕者也。〔疏〕正義曰。方氏苞云。鄉飲酒。鄉射。至息司正。乃告于君子何也。君子抱未必不惠然肯來耳。鄉先生。宜兼大夫以公事不得爲違。及樂作而未入者。鄉飲酒。疏謂老人教於鄉學者。尙未該。教於鄉學。唯士大夫退休者耳。羞唯所有。用時見。〔疏〕正義曰。謂其用之。鄉樂唯欲。不歌雅頌。取周召也。之詩。在所好。

### 右息司正



# 儀禮正義

## 卷十

大夫與則公士爲賓。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也。公〔疏〕正義曰。賈疏云。鄉射使處士無爵命者爲賓。有大夫來。此者。恐其或用處士也。所以不可用處士者。以處士去大夫之尊遠故也。鄉飲酒之禮。大夫若與。其賓介亦當以公士爲之。大夫不與。則公士若處士皆可。舊說謂鄉飲酒鄉射大夫自來觀禮。非也。大夫於一人既舉解於賓乃入。主人必無臨時易賓之理。然則大夫之與此會者。乃亦主人請之明矣。江氏筠云。疏說以上篇專是賓賢能禮。此固未必然。但彼云主人就先生而謀賓介。則彼爲賓。與此異矣。此賓爲主人所自定。故不敢使人加尊於大夫。彼賓介定於先生。於主人可以無嫌也。且既經先生審定。主人亦何得更改易之。敖氏以主人當預知大夫之來否。然恐未必先請大夫而後就先生也。竊詳注疏。於大射儀有射禮辨貴賤之說。觀賓主立于門外北面等文。顯與燕禮之主數者有殊。此鄉射雖不與彼同。疑亦當因其禮。故其爲賓如此。惟其如此。故主人不就先生謀之。盛氏世佐云。公士。鄉人之爲命士者。明非主人之屬也。大夫雖入於一人舉解之後。而其有無來否。主人必預知之。其用公士處士。蓋自戒賓之時而已定矣。非俟大夫至而後易之也。此與鄉飲酒異者。彼所以賓賢。不可以大夫故易也。方氏苞云。注以公士爲在官之士。似未盡。將取於國中上中下士。則彼有官中之士。不能棄其職業。而爲鄉途之賓。且春秋習射。三鄉之賓十有五人。途亦如之。公邑則又倍焉。安得每州皆有六官之士。若本州在官者。則惟黨正族師。乃州長之屬助。主人以蒞事者也。不可以爲賓。然則所謂公士者。蓋鄉大夫所與之賢能。升於國學。而未升於司馬。故作以爲賓。俾羣士取法焉。注又謂不敢使鄉人加尊於大夫。故使在官之士。蓋誤矣。大夫與衆士耦且爲下射。以遵有主道也。乃慮其爲賓風乎。敖氏謂記言此。則不可用處士。大夫尊。處士去之遠。亦非也。處士抱道者。經所謂君子是也。不敢以國法戒速。乃尊賢之道宜然。故息司正必以告。而至與否。聽之。至則當與大夫之違者同禮。儀禮釋官曰。案公士有二義。對處士無爵命者言。則公士爲有位之士。此經是對士臣於大夫者言。則公士爲公家之士。玉藻云。公士擯。則曰。寡大夫寡君之老。是也。胡

氏驥所云。方氏不知注公士在官之士之謂。而妄爲辨駁。至其所自言者。又於經與無據。數氏故與注相反。而與經文多相違戾。皆非也。蓋鄉射之賓。本用處士。若大夫與。則以有位之士易之。大夫之來。或因主人之請。則其來否。主人已預知之。而先使公士爲賓。無慮於臨時易賓也。若鄉飲。則處士爲賓。大夫雖與。亦不易。又韋氏協夢云。此據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用此鄉射禮者也。若行此禮於賓與賢能之後。則賓即鄉飲所舉之賓。烏可易乎。使能不宿戒。能者敏於事。不〔疏〕正義曰。亦云使能者。此賓雖輕。然必以有才德者爲之。不可使不賢而居尊位云。不能。則不能與於射。不待勝負分。而巳有所愧厲矣。能者始得與於射。則鄉大夫與賢能。其牲狗也。狗取擇非德行道藝有可觀。不得與於衆賓可知矣。州長教射而徵學士。事有故常。無用先期而戒之。其牲狗也。狗取擇〔疏〕正義曰。敷氏云。用狗者。大射之牲也。其義與鄉飲酒同。方氏苞云。注與敷說皆未安。狗所以養者。鄉黨莫故牲皆以狗。胡氏驥所云。注說當有所本。若方說。則失之鑿矣。亨于堂東北。鄉飲酒義曰。祖、〔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尊給幕賓至徹之。以爲幕。取蒲筵緇布純。筵、席也。西序之席北上。衆賓統〔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堂上自正賓外。衆賓三人而爲大夫多尊東。不受。則於尊西。賓近於西。則三賓東面。未知然否。要之爲地狹不容者擬設耳。積氏寅亮云。衆賓三人耳。今乃有西序之席者。豈以無介而賓不拘於三與。然決非位遠於此如疏說也。北上。固統於賓。亦見異於介席。吳氏廷華曰。賓在尊西。南面東上。此中堂之位。所以尊賓也。大夫席于尊東者。蓋大夫在賓之西。則非所以尊大夫。在賓之東。又非所以尊賓。故以尊閒之。使各成其尊。而不相礙。然大夫在東。而賓居中位。則兩尊之中。仍以尊賓爲主。即大夫多尊東。不足容。則亦當以上經堂西東面之例例之。尊東南面之外。以次轉而東序西面。此理之正者。張氏惠言云。賓位戶隔間。不得以公卿大夫多而移近西。當如大射小鄉之席。在賓之西。衆賓繼而西。故有東面席也。盛氏世佐云。此爲射於州序言之也。序之制狹於庠。賓席有定位。不可移而東。三賓之席。四丈八尺。有非有一間所能容者。於是又繼而南。所以有西序之席也。疏說非。大夫若多。亦當席於主人之北。西面北上。其不於尊西。干賓之正位也必矣。胡氏驥所云。記此句。解者多不得其故。賈疏之說。本不可從。而敷氏直決以衆賓三人南面。未必有西序之席北上者。是以記爲不可信矣。蔡氏德晉謂如賓多。容有席於西序者。堂上衆賓祇三人。不得云如賓多也。方

氏菴謂記所述乃西階下案賓立位。而誤爲席。則尤非矣。細釋記與注之文。張氏盛氏謂由地狹不容。因又繼而南。所以有西序之席。其說當矣。張氏惠言儀禮圖云。案賓位不可移。當如大射小鄉之位。在賓西。案賓繼而西。故有西序之席。焦氏以恕云。筵席之制。短不過尋。長不過常。中者不過九尺。匠人度九尺之筵是也。今序序之制未詳。東西闊狹之數。宜亦不一其制。賓之位於中者。既無可易矣。繼賓而西者。當設三席。則地不可以狹明矣。或者三賓之席亦有繼之。而東獻用爵。其他用觶。爵尊不可。〔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以爵拜者不徒作。猶空也。作。起也。不西未可知也。必酢主人。薦脯用簋。五臠祭半臠橫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臠長尺二寸。脯用簋。簋宜乾物也。醢以豆。空起。言起。薦脯用簋。五臠祭半臠橫于上。醢以豆出自東房。臠長尺二寸。脯用簋。簋宜乾物也。醢以豆。異耳。祭橫於上。殊之也。於人爲縮。臠。〔疏〕正義曰。注臠猶臠也。校勘記云。臠。陳本作臠。案釋文曰。臠音職。廣狹未聞也。古文臠爲臠。今文或作植。〔疏〕正義曰。注臠猶臠也。此職乃臠之誤。云臠猶臠也。爲記者異耳者。案臠與臠同。鄉飲酒記作五挺。注云。挺猶臠也。此記作五臠。注云。臠猶臠也。見臠與臠同物。爲記者異。故一作臠。一作挺耳。云祭橫於上。殊之也。於人爲縮者。數氏云。曲禮曰。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是臠長二尺而中屈之也。士虞記有乾肉折俎。亦曰胸在南。此可以見其制矣。祭半臠。則不屈之。云古文臠爲臠。今文或作植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臠當作臠。臠挺皆當作挺。宋本鄉飲酒記釋文云。猶臠。本亦作臠。可見注文原作臠字。鄉飲酒射注。挺橫互訓。說文。機。杙也。挺。一枚也。二字皆从木。凡从才从肉者皆誤。聘禮記注。臠脯如板然者。或謂之臠。皆取直貌焉。蓋臠臠無正字。以其直貌。故取訓杙之機。一枚之挺名之。後人因其爲臠脩。改木从肉耳。古文機爲臠者。段玉裁云。幾聲找聲同部也。惟臠爲大臠。與臠義別。故鄭不從。今文或作植者。直聲敬聲亦同。鄭注考工直記。讀機如脂膏臠敗之臠是也。俎由東壁自西階升。於東方。賓俎脊脅肩肺主人俎脊脅臂肺肺皆離皆右體也。進腍。以骨名肉。貴骨也。賓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所貴也。若有尊者。〔疏〕正義曰。注謂前其本。校勘記云。前。陳、閩監、葛、俱誤作首。云以骨名肉。貴骨也者。則俎其餘體也。俎用脯。皆肉也。而以脊脅肩臂名之。是以骨名肉。祭統曰。凡爲俎者。以骨爲上。故云貴骨也。云賓俎用肩。主人用臂。尊賓也者。肩臂爲前三體。祭統云。周人貴肩。賓用肩。是尊賓也。云右體。周所貴也者。此對左股而言也。云若有尊者。則俎其餘體也者。張氏爾岐云。尊者當作尊者。經云大夫若有尊者。此所指。



正大夫也。餘體。凡舉爵三作而不徒爵。謂獻賓獻大夫。獻工皆有薦。凡奠者于左。不飲不飲。將舉者于右。便其舉。衆賓之長。謂薦若薦若賂也。

一人辭洗如賓禮。尊之於其黨。〔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疏云獻三賓之時。主人唯謂長。一人耳。若有諸公。則如賓禮。大夫

如介禮。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尊卑之差。諸公。〔疏〕正義曰。敷氏云。賓禮介禮。亦謂其受獻時之儀耳。云有似也。云無諸公。則大夫如賓禮。其言大與此經遠。則非矣。此經所言違者。大夫之儀。正指無諸公者也。而其儀亦無以異於介。烏在其爲如賓禮乎。蓋大夫之禮。宜降於賓。固不以諸公之有無而爲隆殺。又經惟屢見大夫禮。而略不及公。則無諸公明矣。記乃著有諸公之禮。皆似失之。盛氏世佐云。經不見如賓禮之儀。略也。猶賴此記之存。得以考其隆殺之大凡。而敷氏反疑之。過矣。張氏爾岐云。鄉射無介。此以飲酒禮中之賓介明其差等也。樂作大

夫不入。後樂賢也。樂正與立者齒。謂其飲之次也。尊樂正同於賓。〔疏〕正義曰。而鄉飲酒記注云。不言飲而言薦。以明飲也。既飲皆薦於其位。此記不言薦。故引鄉飲酒

記以證之。三笙一和而成聲。三人吹笙。一人吹和。凡四人。〔疏〕正義曰。敷氏云。三人吹笙。而一人歌其所吹之爲和。爾雅多後人附會。三大笙。一小笙。於義何取。豈四笙并吹。無一歌者乎。盛氏世佐云。此當以注說爲正。爾雅曰。笙十九簧曰巢。十三簧曰和。傳曰。大笙。音聲衆而高也。小者音相和也。說文曰。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笙。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宮管在中央。三十六簧曰竽。宮管在左。十九簧至十三簧曰笙。其他皆相似也。陳氏

樂書曰。笙爲樂器。其形鳳翼。其聲鳳鳴。其長四尺。大者謂之巢。以衆管在匏。有鳳巢之象也。小者謂之和。以大者唱則小者和也。以上諸說。皆此記之箋疏也。豈鄭一人之私言哉。蓋聲者。宮商角徵羽也。笙之管應乎律。大小相調。五聲乃成。此吹笙之法。所謂律以平聲也。國語曰。匏竹利制。又曰。匏竹尚議。韋昭注曰。利制。以聲音調利爲制。議。從其調利也。然則大小相調。匏竹之器類然。若竽。若簫。若簴。若箏。皆有大小。豈以笙而獨無之。今其音雖不可考。其義猶可推而知也。宋李照作巢笙。合二十四聲以應律呂正倍之聲。作和笙應笙等。合清濁之聲。識者稱其能復古制。若謂於義無取。後人何以能師其意而作。作而調乎。若夫。敷說之誤有不得不辨者。夫有志

而後有詩。有詩而後有歌。於是五聲以依之。十二律以和之。然後被之八音而爲樂。此帝舜命夔之言。所以爲千古論樂之原本也。笙特八音之一耳。歌乃人聲也。謂笙以和歌。則可。謂歌以和笙。可乎哉。其誤一也。記曰。歌者在堂。匏竹在下。貴人聲也。堂下安得有歌。其誤二也。況此篇無升歌笙閒。但有合樂。謂堂上歌瑟。堂下笙磬合奏二南六篇之詩也。堂上既有二人之歌。安得堂下又有一人歌乎。其誤三也。敎氏亦自知其說之不可通。而謂此在無算樂之時。則其辭遁矣。郝氏襲其謬而反譏鄭失。豈公論乎。胡氏肇昕云。盛氏駁敎氏以伸注說。其識雖矣。但其所引證。亦多謬誤。案爾雅釋樂云。大笙謂之巢。小者謂之和。舍人注云。大笙音聲衆而和也。小者聲相和也。郭璞注云。列管匏中。施簧管端。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者。鄉射記曰。三笙一和而成聲。說文云。笙十三簧。象鳳。獻工與笙取之身也。笙正月之音。物生。故謂之笙。大者謂之巢。小者謂之和。古者隨作笙。盛氏所引皆非。獻工與笙取爵于上篚。既獻奠于下篚。其笙則獻諸西階上。奠爵于下篚。不復。〔疏〕正義曰。注云。今文無與笙者。胡氏承獻工。其下云。遂獻笙于西階上。其下又云。主人以爵降。奠于篚。此記取爵上篚。立者東面北上。〔疏〕正義曰。賈疏云。此謂來觀禮者與堂下衆賓齒。盛氏世佐云。此謂堂下衆賓也。士之來觀禮者亦在焉。司正既舉觶而薦諸其位。薦於解。三耦者使弟子司射前戒之。弟子。賓黨之少者也。〔疏〕正義曰。賈疏云。謂請射之前戒之。敎氏云。三耦。射則在先。立則居前。乃以使長者嫌其待之淺也。惟前戒。故不待命而先俟于堂西。張氏爾岐云。請射于賓之前。即戒之也。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便其事。〔疏〕正義曰。司取扑。經皆著其在階西。惟誘射訖。改取一挾个之。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著並行則著其適堂西。蓋堂西與階西相近。記故統而言之。司射既袒決遂而升。司馬階前命張侯。遂命倚旌。著並行文曰。遂命〔疏〕正義曰。敎氏云。階前。即解南之處也。盛氏世佐云。階前。西階前也。解南位在中庭。敎說非。獲者倚旌。〔疏〕注云。著並行也者。敎氏云。謂此時司射司馬同時行事。非相繼爲之。經不明言。故記者之也。經言司馬命張侯及倚旌。乃在司射比三耦之後。記言此。以明其在司射升請射于賓之時。非若經文之次也。然經文所以如彼者。欲終上事。乃言下事。故爾。張氏爾岐云。司射升堂告賓請射之時。司馬階前即命張侯倚旌。經文序司射事

駝。乃及司馬。故記者其行事相並也。韋氏協夢云。射禮同時行事者。似不止此。如司馬命張侯。司樂即當命運樂。司馬獻獲者。司射即當獻釋獲者。大約二人所行之事。不至相望礙者。皆可同時而行。若一人行一事。必相礙爲之。則日力有不給矣。記蓋舉一以見其餘耳。云古文曰。遂命獲者倚旌者。胡氏承珙云。案經文云。司馬命張侯。弟子說束。遂繫左下綱。司馬又命獲者倚旌于侯中。記又言此者。疏云。司馬命張侯。與命倚旌。其事相因。故云。遂。明同是西階前。然則今文不言。凡侯。天子熊侯。白質。諸侯麋侯。赤質。大夫布侯。畫以虎豹。士布侯。畫以鹿豕。此所謂獸獲者。從可知也。

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而記此者。天子諸侯之燕射。各以其鄉射之禮而張此侯。則經獸侯是也。由是云焉。白質赤質。皆謂采其地。其地不采者。白布也。熊麋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麋鹿豕。志在君臣相養。其畫之皆毛物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則經獸侯是也。徐本。通解。楊氏。虎豹熊。闕監俱誤作燕。不忘上不相犯。下不字。徐本。通典。義氏。通解。俱作下。朱子曰。疏解忘爲荷。然則乃妄字也。案疏云。不苟相從。輒當犯顏而諫。正是不忘相犯之意。似非妄字。又案禮記射義疏。引作上下相犯。志在君臣相養。徐本養下有也字。與射義疏引亦合。云此所謂獸侯也。燕射則張之。鄉射及賓射當張采侯二正者。張氏謂岐云。侯制有三。大射賓射燕射大射之侯用皮。王三等。虎、熊、豹。諸侯二等。熊、豹。卿大夫用樂。所謂棲皮之鵠。梓人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是也。賓射之侯用布。畫以爲正。王五正。中朱次白次蒼次黃。而玄在外。諸侯三正。損玄黃。大夫士二正。去白蒼畫朱綠。所謂畫布曰正。梓人云。張五采之侯。則遠國屬是也。燕射之侯。畫獸以象正鵠。此記所言之也。梓人亦云。張獸侯以息燕也。胡氏肇昕曰。周禮司裘職曰。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卿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注。大射者。爲祭祀射。王將有郊廟之事。以射擇諸侯及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豹熊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羣。謂以鵠著於侯中。與羣臣射以擇之。凡大射各於其射宮。侯者。其所射也。以虎豹熊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羣。謂以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王之大射。虎侯。王所自射也。熊侯。諸侯所射。豹侯。卿大夫以下所射。諸侯之大射。熊侯。諸侯所自射。豹侯。羣臣所射。卿大夫之大射。麋侯。君臣共射焉。又射人職曰。王以六耦射三侯。三獲三容。樂以騶虞九節。五正。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二獲二容。樂以狸首七節。三正。孤卿大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蘋五節。二正。士以三耦射一侯。一獲一容。樂以采芣五節。二正。先鄭注云。三侯。虎熊豹也。正。所射也。詩曰。終日射侯。



皆射之的而已。梓人云。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則鵠又侯中之總名也。鄭解此實爲質地之質。非、凡侯皆以布爲之。而飾之以皮。此於鄉射之侯獨曰布者。明其不以皮飾也。於鄉射之侯曰布。則熊罴二侯之非純布可知矣。於鄉射之侯曰畫。則熊罴二侯之非畫可知矣。或謂凡侯皆以布爲之。而飾之以皮。則三射之侯何別乎。曰別之以其侯中而已。皮侯以鵠。采侯以正。獸侯以質。或又謂燕射之侯既不畫。何以謂之獸也。曰若以其所飾而謂之皮。則無以別於大射也。且其中未嘗畫皮也。以其所塗而謂之采。則無以別於賓射也。且其中未嘗畫采也。燕侯雖不畫。而熊罴之屬皆獸名。故以其名命之。且大夫士之畫者。則固有獸象焉。又以見此名之通乎下也。皮侯采侯。取義於中。獸侯取義於側。亦相變也。經義聞斯錄曰。案射侯皆以布爲地。故大射儀注云。侯。謂所射布也。天子諸侯以皮飾側。故考工記謂之獸侯。惟大夫士不飾皮。故此記云大夫布侯士布侯也。然云畫以虎豹。畫以鹿豕。則熊侯罴侯。非畫可知。畫者丹質。故非畫者則白質赤質也。人有大夫士之異。獸有虎豹鹿豕之分。故曰凡以統之。人有天子諸侯及大夫士之異。侯有飾皮及畫皮之分。故曰凡畫者以別之也。小雅賓之初筵篇。發彼有的。傳云。的。質也。毛公解是詩爲燕射。則所謂質者即指白質赤質丹質之質。漢初訓詁簡括。不備引此經耳。質。侯中志射之處。其猶大射之鵠。實射之正與。注解爲地非矣。又云熊侯用熊皮。藥侯用藥皮。將何以別於大射之皮侯乎。考工記何以特謂之獸侯乎。蓋大射用虎熊豹藥之皮飾侯側。而中又方制皮以爲鵠。側中皆皮。故曰皮侯。實射亦用虎熊豹藥之皮飾侯側。而中用布畫五采以爲正。故曰五采之侯。燕射則天子諸侯張熊罴藥皮。而中設質焉。大夫士則畫虎豹鹿豕於布。亦有獸之形。故統曰獸侯。又云。禮謂之質。詩謂之的。說文謂之鵠。云。射鵠也。讀若準。案司裘注云。侯者。其所射也。以虎熊豹藥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章。謂之鵠。著於侯中。所謂皮侯。疑章乃壘之誤。故釋文云本亦作準也。疏解畫作質。云質者正也。所射之處。故名爲質。又案小爾雅謂之藥。藥即臬也。說文。臬。射準的也。云熊罴虎豹鹿豕皆正面畫其頭象於正鵠之處耳者。賈疏云。案梓人云。參分其廣而鵠居一焉。據大射之侯。若實射之侯。則三分其侯。正居一焉。若燕射之侯。則獸居一焉。故云象其正鵠之處。胡氏肇昕云。經於熊罴侯不言畫。則以熊罴之皮飾其側耳。畫者唯虎豹鹿豕。云君畫一。臣畫二。陽奇陰耦之數也者。以天子諸侯唯熊與藥。大夫則有虎豹。士則有鹿豕。是取陰陽奇耦之數也。經義聞斯錄曰。其云大夫畫以虎豹。士畫以鹿豕者。大夫或虎或豹。士或鹿或豕耳。非大夫兼虎豹士兼鹿豕也。注說涉附會。胡氏肇昕云。案郝氏亦云。畫虎則無豹。畫鹿則無豕。非一侯畫二物也。敖氏云。一侯而畫獸二者。亦宜夾其質也。不畫一獸者。變於用皮者也。其說亦非。云燕射射熊虎豹。不忘上下相犯。射藥鹿豕。志在君臣相養者。此鄭謂用熊虎豹藥鹿豕之意也。胡氏肇昕云。鄭氏司裘注云。用虎熊豹藥之皮。示服猛討迷惑者。射者大禮。故取義素



也。較此注爲精。云其畫之。皆毛物之者。謂所畫者皆毛物也。方氏苞云。謂象其淺深純駁之物色也。

### 凡畫者丹質。

爲射之侯。燕射之侯。皆畫雲氣於側以爲飾。必先以丹采其地。丹淺於赤。

〔疏〕

正義曰。案注以畫爲畫雲氣。凡畫者。據天子諸侯大夫士而言。丹質。謂丹采其地。非也。考經文於熊侯曰白質。麋侯曰赤質。則丹質者。自謂大夫士之布侯也。大夫與士同爲布侯。則同爲丹質。而虎豹麋豕之侯。皆以畫。故以凡畫者統之。質。謂其識射之處也。此注多誤。後儒故多駁之。敖氏云。凡畫者丹質。謂畫虎豹麋豕之侯。皆以丹質。言其質異也。姜氏兆錫云。據本記白質爲天子之熊侯。赤質爲諸侯之麋侯。則丹質當屬大夫士虎豹麋豕之侯。經云凡者。凡大夫與士。非並凡王侯也。孔氏廣森云。此質謂侯中受矢之處。毛詩。發彼有的。傳曰。的。質也。考工記曰。利射革與質。蓋獸侯有質。猶皮侯有謁。采侯有正矣。天子熊皮爲侯。白塗中以爲質。諸侯麋皮爲侯。赤塗中以爲質。凡大夫士皆布侯。而但畫爲獸象。丹塗中以爲質。於大夫士獨言布侯。明射自楹間。物長如筈。其間容弓。距隨長武。自楹間射於庠也。楹間。中央東西之節也。物。謂射時所立處也。謂之物者。物猶事也。君子所有事也。長如筈者。謂從畫之長短也。筈。矢榦也。長三尺。與跬相應。射者進退之節也。間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爲距。後足來合而〔疏〕正義曰。注云自楹間者。謂射於庠也。楹間。中央東西之節也。張氏爾岐云。南面爲隨。武。跡也。尺二寸。〔疏〕正義曰。注云自楹間者。雖不同。皆以楹中央爲東西之節。注謂射於庠。恐未是。云長如筈者。謂從畫之長短也。筈。矢榦也。長三尺。與跬相應。射者進退之節也者。郝氏敬云。物長如筈。與人步一跬相應。三尺爲跬。六尺爲步。從長半步。不言橫。同也。云間容弓者。上下射相去六尺也者。敖氏云。其間容弓。爲從畫言也。胡氏肇昕云。物長如筈。爲從畫言。其間容弓者。謂上下射各履一物。兩物之間。相去容弓。弓六尺也。敖說非。郝氏云。其間。謂兩物相去。中間可容弓。六尺曰弓。即一步也。兩人麗立。中空一步。以便射也。云距隨者。物橫畫也。始前足至東頭爲距。後足來合而南面爲隨。武。跡也。尺二寸者。敖氏云。射者南面還視侯中之後。先以左足履物之東端。乃以右足履其西端而合之。故名東端爲距。西端爲隨。取其左足至則有足隨之也。距。至也。隨。猶從也。郝氏云。左足先履物距其外。而右足來合曰隨。足跡曰武。武長尺有奇。兩足收斂迫狹。方可容一武也。盛氏世佐云。名橫畫曰距隨者。蓋先以左足距從畫之南端。而後以右足隨之。履其橫畫。胡氏肇昕云。距之本字當作距。距。說文云。止也。又止下云。止。下基也。象草木出有趾。故以止爲足。是古亦謂足爲止。故士昏禮北止注云。止。足也。距。訓爲止。亦可爲足之稱也。隨。讀如父之齒隨行之隨。序則物當棟堂。



則物當楣。

是制五架之屋也。正中曰棟。次曰楣。前曰底。

〔疏〕正義曰。敫氏云。當棟當楣。其以庭之深淺而異與。堂之庭深於序。故

又物深淺異。設此物南北之節也。吳氏廷華云。大射大侯九十。此諸侯之侯道也。司裘注本之。而命負侯者由其

位。於賤者。〔疏〕正義曰。賈疏云。司馬自在已位適命之。由賤侯者賤。略之故也。敫氏云。位。陳南也。此與前二命

射之南也。此時司馬位已不在解南矣。敫說非。吳氏廷華云。司射請射後。司馬初命俯旌。次命負侯。皆不言位。則皆由其位也。不言命去旌。可知。又位本北面。而獲者在西。是即其位西向命之也。凡適堂西皆

出入于司馬之南。唯賓與大夫降階。遂西取弓矢。尊者宜逸。〔疏〕正義曰。敫氏云。凡。凡司射司馬三耦衆耦

而退。乃由此者。統於上射。非正禮也。郝氏敬云。凡司射三耦衆耦往來堂西。皆由司馬之南而西。不由之。大夫卒射

矢於堂西。下階即折而西。不由司馬之南。尊者可直遂。不出卑者之下也。賈大夫非取弓矢不往堂西。故申明之。盛

氏世佐云。凡適堂西。皆出入於司馬之南。蓋威儀之法。有不得由便者。唯賓與大夫則否。優尊也。敫氏近於其位之

說失。旌各以其物。旌。總名也。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疏〕正義曰。注云旌。總名也者。周禮司常云。九旗通帛爲

旌。總名者。賈疏謂散文則通是也。云雜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者。本司常文。賈疏云。通帛者。通體並是絳帛。雜

帛者。中絳緣邊白也。云各者。鄉射或於庠或於謝者。賈疏云。大夫士同建物。而云各者。大夫五仞。士三仞。不同

也。吳氏廷華云。周禮司常。惟有大夫士建物及雜帛之文。以此記言之。則物字當即司常所謂九旗之物。蓋交龍熊虎

九者。及下龍旗之類。若止以雜帛言。非各以之義。要知此卿大夫禮。如鄭賈說。又有州長鄉大夫。是卿當在孤卿建

禮中。州長當在州里建禮中。豈得專以雜帛爲訓。至五仞三仞之說。據司常疏。說本禮緯。則尤不可以緯訓經。且記

亦止言物不言杠也。要之人各有物。故曰各。不必辨其物之異同也。張氏爾岐云。旌射時。獲者所執。各用平時所建。

故云各以其物也。敫氏云。記據士之爲主人者言也。士之物云各。則是三等之士。其物亦有不同。無物。則以白羽

者矣。士喪禮云。爲銘。各以其物。亦此意也。胡氏肇昕云。敫氏之說。盛氏謂其非記意也。

與朱羽綵杠長三仞則鴻脰韜上二尋。此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鳥之長脰者也。八尺曰尋。〔疏〕正義曰。注云無物者。謂小國之州長也。其鄉大夫一命。其州長士不命。不命者無物。今文釋爲縮。韜爲翻。〔疏〕者。郝氏敬云。周禮司常云。析羽爲旌。雜帛爲物。大夫士建物。春秋傳曰。采謂之無物。而無物則以朱白羽綵杠。乃因不命之士無九旗之名物而爲之也。注誤解物爲雜帛曰物之物。則各字不可通。而疏乃以杠之長短別之。則所謂順而爲之調。而不自知其率矣。蓋氏世佐云。春秋傳曰。采謂之物。采卽雜帛也。雜帛非一色也。郝謂帛上畫物。似失之。姜以物爲名物之物。而究不能指言何物。不如仍以大夫士建物之文爲證也。云此翻旌也。翻亦所以進退衆者。賈疏云。此據下文士鹿中翻旌也。下云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翻旌獲。此不命士與國君同者。士卑不嫌。命士以上。尊卑自異也。翻非直用之於獲。喪大記。君葬時。執翻居前。詔傾軋。亦所以進退衆人也。云綵者雜也者。敖氏云。以白羽朱羽相雜而綴於杠之首。亦象析羽爲旌之意也。張氏爾岐云。不命之士。不得用物。則以赤白雜羽爲翻旌以射。姜氏兆錫云。綵訓爲雜。不可解。綵謂交纏之也。胡氏肇昕云。姜說無據。大夫士建物。則以赤白雜羽爲翻旌以射。姜氏兆錫云。綵訓爲雜。不可解。綵謂交纏之也。胡氏肇昕云。姜說無據。大夫士建物。爲雜帛爲物。無物則以白羽朱羽雜綴爲旌。亦象其雜帛之物也。故注訓綵爲雜。說文無綵。錢氏大昕以爲卽綵字。考說文。綵、錄飯也。段氏玉裁曰。食部曰。餽、雜飯也。廣韻曰。餽亦作綵。然則綵餽一字。今之綵飯字也。是綵本爲雜飯之名。引伸之。凡雜亦可曰綵。丑聲與柔聲古音同部也。云杠槿也者。後漢書馬融傳注云。槿者。旗之竿也。故禮記檀弓。以練綢旌之杠。注又云。杠、竿也。云七尺曰仞者。賈疏云。此無正文。王肅則依小爾雅四尺曰仞。孔君則八尺曰仞。所見不同也。胡氏承珙小爾雅疏證曰。仞數諸儒各異。漢書食貨志注又引應劭以五尺六寸爲仞。此仍與七尺曰仞者。合蓋用八寸爲尺。以七乘八。故爲五尺六寸。褚氏寅亮云。鄭云七尺曰仞。蓋本包咸論語注。不從趙岐孟子注八尺爲仞。尋八尺。則仞七尺矣。小爾雅四尺爲仞。如是。則仞有三尺之牆止高七尺。尤難信。云鴻鳥之長脰者也者。郝氏曰。脰、頸也。鴻大雁長頸。云八尺曰尋者。賈疏云。此亦無正文。胡氏肇昕云。小爾雅云。四尺謂之仞。倍仞謂之尋。尋、舒兩脰也。說文云。尋、度人之兩臂爲尋。八尺也。一切經音義引淮南天文訓曰。音以八相生。人修八尺。尋自倍。故八尺而爲尋。是皆以八尺爲尋也。張氏爾岐云。其杠三仞。又以鴻脰韜杠之上。長二尋。鴻脰之制。注不言。疑亦綵帛爲之。其圓長若鴻項然也。盛氏世佐云。杠長三仞以下。又言旌竿之制度。物與無物者所同也。以鴻脰韜者。執旌所以唱獲。故取其飛鳴之象。說者謂綵帛爲之。非、上二尋。謂在其杠二尋之上也。此與

經云。上握焉。句法相似。或以上字絕句。非。杠長二丈一尺。輜於二尋之上。則所輜者五尺矣。方氏苞曰。二尋以上乃輜。則所輜五尺也。曰輜上二尋。其制已明。而曰以鴻脰。則五尺中必微曲如鴻之脰也。云今文輜爲縮。輜爲縮者。胡氏承瑛古今文疏義曰。注云輜維也。一切經音義。輜。古文紐。鈕二形。說文。紐。雜飯也。引伸之。爲凡相維之。胡氏丑聲柔聲並通。故又變爲輜。今文輜爲縮者。如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大夫云。蕭或爲舊。舊或爲縮。是也。鄭以輜縮聲雖近。而縮字無維義。故不從。今文輜爲。凡挾矢于一指之間橫之。二指。謂左右手之第二。〔疏〕正義。翻者。亦聲近假借。鄭以輜義爲正。故亦不從。今文輜爲。凡挾矢于一指之間橫之。二指。謂左右手之第二。〔疏〕正義。曰。賈疏云。第二指爲食指。左傳云。子公之食指動。是也。第三指爲中指。左傳云。吳王闔廬傷將指。是也。敷氏云。云凡者。謂挾矢或多或寡。其法皆然。實則挾以食指將指。多則以餘指分挾之。凡挾矢。有挾一矢者。有挾四矢之。五矢者。韋氏協夢云。食指將指之外。除兩臂指有拓弓鉤弦之事。其無名指小指皆可挾矢。挾一個者。挾於食指將指之間。挾四個。則分挾將指無名指之間。挾五個。則又分挾無名指小指之間也。積氏寅亮云。無間矢之多寡。挾之。於第二指第三指之間。故不曰指間而曰二指。司射在司馬之北。司馬無事不執弓。以不主射故也。〔疏〕正義曰。敷氏升堂而有事。乃執弓。非是。則亦有有始射。獲而未釋。復釋。復用樂行之。君子取人。〔疏〕正義曰。敷氏云。事而不執弓之時。記蓋大略言之耳。始射。獲而未釋。復釋。復用樂行之。以漸。〔疏〕正義曰。敷氏云。耦射時。復。又射也。前言復。謂第二番射時。後言復。謂第三番射時。三耦始射。志在於中。中則當言獲。未釋獲者。此如習射然。未宜較勝負。且三耦之外。皆未射。難以相飲。亦不可以徒釋之也。至次射。則實主而下皆繼射。乃可以釋獲。及第三射。則其事已熟。乃可以樂爲節也。此皆行事有漸。且示先實後文之意。吳氏廷華云。第一番射未釋獲。第二番射始釋獲。第三番射又釋獲。故曰復。復當據第三番射言。又第三番始用樂。曰復者。對樂實時言。上射于右。射於右物。〔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上射于右。楅長如筈。博三寸。厚寸有半。龍首。其中蛇交。韋當博。廣也。兩端爲龍首。中央爲蛇身相交也。蛇龍。君子之類也。交者。象君子取。〔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司馬矢於楅上也。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韋爲之。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於當。〔疏〕左右誤作左右司馬。云博廣也者。敷氏云。長如筈。兩端相去之度也。盛氏世佐云。楅。承矢架也。長如筈。博三寸。厚寸有半。皆謂其乘矢之橫木也。蓋楅身屈曲如蛇交。必以此木橫設於上。乃可以安矢。云兩端爲龍首。中央爲蛇身相交也者。楊氏復曰。

兩端爲龍首。所以限矢也。其中爲蛇身兩兩相交相對。則置之於地而安也。敖氏云。龍首者。刻其上端。作龍首之狀。爲識。且以飾也。上端爲首。則下端爲尾明矣。經云東肆。是其證也。蛇交者。兩木屈曲爲之。狀如蛇交。然必屈曲爲之者。象弓也。盛氏云。其中蛇交。則兩端皆爲龍首。鄭必有所傳矣。敖說非。云蛇龍君子之類也者。賈疏引易龍戰于野。其血玄黃。鄭注云。聖人喻龍。君子喻蛇。是也。云直心背之衣曰當。以丹章爲之者。義氏崇義引舊圖云。幅長三尺。有足。置章於背。郝氏云。章。皮也。當。中也。與當通。中衣袴曰當。兩腹如半圓。交處脊起如衣襟。據矢乘之。則分委兩腹。以章褭之。如當衣也。姜氏兆錫云。以當爲幅衣。固似。但謂當爲直心背之衣。則當須讀作當。而麻攷字典。初無當作當之文。即當字義解數十條。又無通當作當之義也。況本記以幅字領起全文。下文又著幅字。覺上下文義不協。而獨以幅繫二字合。於下節義例。彌復未安。或讀當爲當車之當。當幅爲句。繫句。謂章當幅中。而色則繫也。此於義爲釋。宜從之。盛氏云。當。底也。韓非子曰。玉卮無當。是也。以皮爲底。防傾欹也。注誤。敖說尤鑿。胡氏肇昕云。釋名釋衣服云。幅。其當胸。其一當背。是直心背之衣曰當也。鄭以當爲當者。蓋古人字少。得相假借。且幅。當之爲名。以一胸當。一當背。故曰幅。是當正由當得名也。古蓋卽以當字爲之。姜氏據後世之字書。律古人之借義。可謂妄矣。又後漢書鮑永傳有當句。李賢注云。當句。以章爲之。是當之通作當。又有明證。姜氏何考之未審耶。考楊氏禮圖幅之制。兩端作龍首。中爲蛇身。兩兩相交。以丹章爲當。設於其上以承矢。楊氏本於注說。注必有據也。敖氏乃以上端爲首。下端爲尾。不知幅者橫設。非直設也。有兩端之形。無上端下端之形也。盛氏以當爲底。引韓非子以爲據。竟不知當之形何若。其用章於何所也。且幅之分承乘矢者。經不得不明之也。是其說皆不可從。當以注說爲是。云司馬左右撫矢而乘之。分委於當者。楊氏云。以丹章爲當。則四四分矢而委之於其上。幅髮橫而奉之。南面坐而奠之。南北當洗髮。赤黑〔疏〕正義曰。幅髮橫而奉之。校勘記云。奉。釋文。也。俱作奉。朱子曰。拳當作奉。字之誤也。陸氏云。拳。亦非是。石經考文提要曰。拳。訓曲。言制幅之法。漆而橫曲之。其蛇交之處著地。龍首。尾。拳曲向上。更設章當於其背。與上蛇交章當文義相屬。非設幅時兩手奉之也。釋文明注拳音權。通解但云拳當作奉。而注仍作拳。不改字。案朱子云。拳當作奉。則未嘗改經也。今本通解經文竟作奉。卻於疏末綴幅橫而拳之五字。疑非朱子原文。○盛氏世佐云。此再言幅者。以其通體言也。若以章當幅爲句。則髮但爲章色。不知幅體更作何色邪。注云髮赤黑漆也者。案髮之本字作髮。云。髮。漆也。段氏玉裁注曰。章昭曰。駁漆曰髮。師古曰。以漆漆物謂之髮。今關東俗謂之捐髮。捐卽髮聲之轉耳。以漆漆物。皆謂之髮。不限何色也。鄉射禮注云。

赤黑漆也。中車注云。乘、謂亦多黑少之色車也。漢書。中庭形朱。殿上黍栗。西都賦謂之形庭玄墀。然則或赤或黑。或赤黑兼。或亦多黑少。皆得云乘。張氏爾岐云。樞用漆爲飾。設之者橫而奉之。南面坐奠中庭。其南北與洗相直。射者有過則撻之。過謂失場中人。凡射時。矢中人。當刑之。今鄉會衆賢。以禮樂勸民。而射者中。〔疏〕正義曰。射者。射時司射撻以敬事。然則撻之者其司射與。注云過謂失場中人。凡射時矢中人當刑之者。以矢中人爲過之大者。本當刑之。但其本意在矣。非故有傷害人之心也。故僅用撻撻於中庭。鄭引漢時鄉會衆賢事以證之也。引書者。古文尙書典文。吳氏延華云。過本不一。注特舉衆賓不與射者不降。不以無事亂有事。〔疏〕正義曰。敎氏其重言之。賓主大夫無撻理。或爲三耦及諸執事設也。衆賓不與射者不降。古文與爲豫。〔疏〕云。衆賓在三人之中者也。經言賓主人大夫若皆與射之禮。則是賓主人大夫或有不與者乎。此詔又言衆賓不與射者不與。皆以堂上者言也。以是觀之。則堂上者可以不與。而在下之衆賓。無有不與者乎。褚氏寅亮云。大夫尊。不與射。不降可知。據衆賓不與射。因賓主大夫降而亦降。故特明之。取誘射矢之者。既拾取矢而后兼誘射之乘矢而取之。謂反位已。禮成。乃更〔疏〕正義曰。賈疏云。不相因者。既自拾取已之乘矢。反位東西望訖。上射乃更向前兼取誘射之矢。禮以變爲敬。故不相因。朱子曰。上經云後者遂取誘射之矢。此注乃云反位禮成。乃更進取之。似相矛盾。其上射字。亦與後者二字不相應。當作下耦之下射。敎氏云。經云後者遂取誘射之矢。此則見其於既拾取已矢乃爲之。吳氏延華云。已之四矢。一遞一取。故曰拾。後者既拾取已矢訖。又進兼四矢取之。以一人取。故不言拾。疏云東西望者。謂東西面位相望也。張氏爾岐云。注所謂反位已者。非司馬西南東面之位。乃極東西取矢之位。前經所云上射東面。下射西面者也。但彼處疏云。是下射取之。此乃云上射。未審何者爲是。盛氏世佐云。此注顯與經背。當以朱子及敎說爲正。賓主人射則司射擯升降卒射卽席而反位卒事。擯賓主人升降者。皆尊之也。〔疏〕正義曰。敎氏云。擯謂以取矢亦當然也。將擯。而去扑擯之。乃反位。注云不使司馬擯。其升降主於射者。賈疏云。司馬本是司正。不主射事也。鹿中髮前足跪。鑿背容八算。釋獲者奉之。先首。前足跪者。象教。〔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先首。首向前也。盛氏世佐曰。此於奉之者爲縮。注云前足跪者。象獲之獸受貢也。〔疏〕教獲之獸受貢也者。賈疏云。服不氏教獲猛獸。不堪受貢。其有合貢物者。教獲則屈前足以受



賁。若今驢受賁。則四足俱屈之類也。胡氏肇昕云。孔穎達禮記投壺正義曰。形中之。刻木爲之。狀如兕鹿而伏。背上立圓圈以盛算。大夫降立于堂西以俟射。尊大夫。不使久列于射位。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賓主人大夫同時降。賓主先射。大夫且立於堂西。其耦在射位。俟當射。大夫乃就其耦升射。韋氏協夢云。尊者事至乃爲之。故大夫立於堂西。而不立於射位。優之也。若然。則大夫未射。俟射至乃降亦可。必以尊者自處矣。此又自謙之意也。大夫與士射。袒纁纁。不肉袒。〔疏〕正義曰。袒纁纁。校勘記云。於堂上。則是以尊者自處矣。此又自謙之意也。大夫與士射。袒纁纁。不肉袒。〔疏〕正義曰。袒纁纁。校勘記云。楊氏。敖氏。俱作蕭。案宋本釋文亦作蕭。前有司請射疏。亦引作蕭。據士冠禮纁纁注云。今文纁皆作蕭。則此蕭當作蕭。盛氏世佐云。纁。石本作蕭。張氏以爲誤。敖同石本。且釋之曰。蕭。蓋爲纁。古字通用也。殆不免鄧齊而燕說矣。胡氏肇昕云。據敖說。正可證古本皆作蕭。非石本之誤。盛氏反所。敖之非。適見其陋。○敖氏曰。袒纁纁。尊者不見體也。纁。先著於衣內。袒時則出之。大夫非射於君所。固不肉袒矣。乃以與士射爲言者。嫌爲下射。或當統於上射。不宜異之也。吳氏廷華云。裏衣上加。耦少退于物。下大夫也。〔疏〕正義曰。郝氏云。耦。謂士爲大夫耦。則士

纁。纁上加途。經第言袒。故記之。耦少退于物。既發則然。〔疏〕正義曰。郝氏云。耦。謂士爲大夫耦。則士尊也。敖氏云。經言耦於大夫。射時之禮。在下則屈。在上則伸。然則似未必有此少退於物之儀也。且侍射於君。乃退於物。尊君也。大夫之耦。此禮亦不宜與君之耦同。記似過矣。盛氏世佐云。此亦貴貴之禮則然。然云少退。則與侍君射之禮有間矣。司射釋弓矢。視算與獻釋獲者釋弓矢。惟此二事休武主文。釋弓矢。〔疏〕正義曰。敖氏云。敖氏議之。非也。司射釋弓矢。視算與獻釋獲者釋弓矢。惟此二事休武主文。釋弓矢。〔疏〕正義曰。敖氏云。

弓矢惟此二事。故記者併言之也。視算而去弓矢者。爲射事已。因去之。而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并去之也。獻釋獲者而釋弓矢者。爲有洗酌荅拜等事故也。二者之意義不同。禮射不主皮。主皮之射者。勝者又射。不勝者降。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賓射燕射是矣。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倚也。賓

莫狩以閑之也。閑之者。貫之也。貫之者。習之也。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卿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取。何以然。所以貴揖讓之取也。而賤勇力之取。嚮之取也。於國中。勇力之取。今之取也。於澤宮。揖讓之取也。澤。習禮之處。非所於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疏〕正義曰。注不待中爲倚也。校勘記云。倚。徐本。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疏〕正義曰。注不待中爲倚也。校勘記云。倚。徐本。

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疏〕正義曰。注不待中爲倚也。校勘記云。倚。徐本。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疏〕正義曰。注不待中爲倚也。校勘記云。倚。徐本。

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疏〕正義曰。注不待中爲倚也。校勘記云。倚。徐本。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疏〕正義曰。注不待中爲倚也。校勘記云。倚。徐本。

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疏〕正義曰。注不待中爲倚也。校勘記云。倚。徐本。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疏〕正義曰。注不待中爲倚也。校勘記云。倚。徐本。

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疏〕正義曰。注不待中爲倚也。校勘記云。倚。徐本。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疏〕正義曰。注不待中爲倚也。校勘記云。倚。徐本。

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疏〕正義曰。注不待中爲倚也。校勘記云。倚。徐本。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疏〕正義曰。注不待中爲倚也。校勘記云。倚。徐本。

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疏〕正義曰。注不待中爲倚也。校勘記云。倚。徐本。皮之射與。天子大射張皮侯。賓射張五采之侯。燕射張獸侯。〔疏〕正義曰。注不待中爲倚也。校勘記云。倚。徐本。



要義脫升字。凡祭取餘獲陳於澤。凡、要義作已。與單疏述注合。取上要義有則字。案凡祭當從要義作已祭。案段玉裁云。射義。天子將祭。必先習射於澤。下文又云。射中者得與於祭。不中者不得與於祭。是射澤必在祭之先。況禽待祭後而班。則委積日久。已字非也。許氏宗彥云。苟非已祭。何稱餘乎。當作已。嚮之取也。嚮、釋文作鄉。勇力之取。取下。徐本。通解。要義。俱有也字。云禮射謂以禮樂射也。大射實射燕射是矣。散氏云。禮射謂此篇所載與大射燕射之類也。云不主皮者。貴其容體比於禮。其節比於樂。不待中爲備也者。以其合於禮樂爲主。不以中爲備。故曰不主皮也。云言不勝者降。則不復升射也者。此主皮之射。若禮射。二番不勝。三番仍升射也。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者。散氏曰。禮射則張皮侯若采侯與獸侯而加正鵠。主皮之射。則不用正鵠。但欲射中其皮耳。此皮與所謂皮侯者之皮不同。蓋以中甲之革爲之。周官云射甲革。樂記云貫革之射。皆指此而言也。中甲之革。犀兕若牛之皮也。其爲物堅厚。惟強有力者乃能貫之。故禮射則不主皮。爲力不同科故也。張氏爾岐云。不主皮。當依論語作主於中而不主於貫革爲確。胡氏肇昕云。論語禮射不主皮。馬融注曰。主皮能中質。言射者不但以中皮爲善。亦兼取和容。是馬氏亦不以主皮爲貫革也。周禮。鄉大夫以鄉射之禮五物詢衆庶。三曰主皮。鄭注云。庶人無射禮。因田獵分禽。則張皮射之。是主皮爲田獵之射。亦在鄉射五物之中。特爲庶人言之耳。陳氏祥道謂主皮之射。庶人無射之禮也。鄉大夫或用之於澤宮。或用之以詢衆庶。用之於詢衆庶。在一曰和二曰之後。則主皮之射雖君子之所不廢。亦非其所尙也。晚周之時。射尙主皮。故孔子譏之是也。至貫革之射。見於樂記。乃軍旅之射也。周禮司弓矢所謂射甲革。樞質是也。與主皮之射各別。朱子注論語。合主皮貫革爲一。不及馬鄭說之精。散氏張氏從之。誤矣。引尙書傳者。此伏生尙書大傳之文。自戰國至揖讓之取也。鄭引之。疑其爲主皮之射言也。云凡祭取餘獲陳於澤。然後鄉大夫相與射也。中者雖不中也取。不中者雖中也取者。朱子曰。蓋謂取蒐狩之餘獲陳於澤。今之中者。鄉雖不中。亦取也。今之不中者。鄉雖中。亦不取也。云澤習禮之處。非所於行禮。其射又主中。此主皮之射與者。吾澤雖習禮之處。而其射則又主於中。是非所於行禮。主人亦飲于西階上。就射爵而飲也。已無。〔疏〕正義曰。賈疏云。此謂主人獲者之禮。故疑其爲主皮之射也。主人亦飲于西階上。就射爵而飲也。已無。〔疏〕正義曰。賈疏云。此謂主人獲者之俎。折脊脅肺臠。臠若膾臠之折。〔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散氏刪經臠字。其正義曰。今本肺下有臠字。繼公謂臠此無臠字。今據以刪之。周學健云。臠在折中。不應又出臠字。但賈疏自作有臠字解。故仍其舊。而加圈別之。案此與鄉飲酒介俎臠字同意。皆以用體無常。故立文不定。且此文變例。臠在肺下。其意尤明。故鄉飲酒臠字可刪。而此

經字不可去。又大射注云。卿折俎。用脊脅臠折肺。與此正同。明無衍字。注云。臠若膊股之折。以大夫之餘體者。張氏爾岐云。見科取其一定。有臠則用臠。無臠則三者皆可用之。唯視大夫之有無多寡。取其餘體而已。吳氏廷華云。記止言臠。則不用膊股可知。蓋折不用全體。大夫用臠。亦折不全用。則獲者亦得用臠。不必易臠用膊。盛氏世佐云。士虞用專膚爲折俎。注云。折俎。謂主婦以下俎也。體盡人多。折骨爲之。又特牲。主婦俎股折。佐食俎股折。然則體盡人多。乃折牲體以充俎。今此唯賓主人用肩臂。其餘體尙多。而獲者之俎用折者。獲者賤也。折。謂自臠以下也。脊脅骨多。不須折。言臠於肺下者。舉所折之例也。此特謂無大夫言之耳。若有大夫。則以大夫之餘體也。記若云。獲者之俎脊脅臠折肺。豈不文順而意顯。今其文若此者。欲見此俎之折。東方謂之右个。侯以鄉堂〔疏〕於禮爲宜。不因大夫多而然也。又以見自臠以下。皆可折以爲俎。不限於臠也。正義曰。章氏協夢云。此明經之左个右个。其東方謂之右。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皆、皆獲者也。祭、祭个。則西方謂之左个矣。○校勘記云。注鄉堂。堂誤爲黨。釋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皆有祭。肺也。以言肺謂剖肺不離。燔無祭肺祭肺。燔無〔疏〕者。散氏云。注云。皆皆獲者也。謂獲者與釋獲者之俎同也。云祭祭肺也。以言肺謂剖肺不離。燔無祭肺祭肺者。爲獲者祭於三處。而加之釋獲者俎。遂因之亦加祭肺一也。盛氏世佐云。此及上文所謂肺。皆舉肺也。祭。則祭肺也。祭祀之時。二肺俱有。其他則惟有舉肺而已。舉肺亦皆以祭。今此有舉肺。復有祭肺者。爲獲者之祭俎也。釋獲者亦有祭。則又因獲者之禮也。大夫說矢束。坐說之。明不自尊。〔疏〕云。謂拾取矢時。歌騶虞若采蘋。皆五終射無算也。謂衆賓繼射者。衆賓無數。〔疏〕正義曰。賈疏云。用騶虞以化民下。用采蘋大夫之樂節亦可。皆五人衆賓之射皆歌騶虞。有司學士。並宜助流王化也。大夫則歌采蘋。以職位既有定耳。疏以上下爲別。義不可通。章氏協夢云。經止言歌騶虞。此云歌騶虞若采蘋者。補經所未及也。疑行鄉飲禮於賓賢能。則用騶虞。注所謂有樂賢之志。取其相宜是也。若州長春秋以禮會民而射于州序。行此鄉射之禮。則用采蘋。以鄉大夫或來也。盛氏世佐云。騶虞說見前。采蘋。卿大夫賓射所歌也。故亦得用之。然則諸侯之州長。歌騶虞若采蘋與。五終。卽周禮所謂五節。騶虞亦五終。何嫌於僭乎。蔡氏德晉云。案先儒皆以此爲與周官異。不知此正與周官互相發明耳。周官王射以騶虞九節。大夫射以采蘋。士射以采蘋。皆五節。今鄉射乃士禮。則用采蘋五節宜矣。然二南乃鄉樂。自天子以至於士皆可

通用。則驛虞可下達於大夫士。但其節當五終耳。推之。則采蘋采芣可上達於天子。但其節則當九終。可知也。胡氏肇昕云。方氏謂賓主人衆賓射皆歌驛虞。大夫則歌采蘋。其說疑可從。大夫或來或不來未定。故經但言歌驛虞。記則爲補言之耳。古者于旅也語。禮成樂備。乃可以言語先王禮樂之道也。疾今〔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禮成樂備。諸本之言古者以見周禮之不然。古。謂殷以上也。于旅而語。以敬殺也。盛氏世佐云。此云古者。蓋謂周之盛時也。然則記之作也。其在春秋之際乎。胡氏肇昕云。散氏以禮經爲周公所作。故謂古爲殷以上也。但經爲周公所作。記則孔子與七十子之所作也。觀論語子曰。禮射不主皮。爲力不同科。古之道也。與此之追道古初以慨今時者相似。則古當謂周之盛時爲是。凡旅不洗。敬殺。不洗者不祭。不盛。既旅士不入。從正禮也。既旅。則將〔疏〕正義曰。注從正禮也。校勘記云。從。徐本作後。大夫後出。其賓主之禮。〔疏〕正義曰。燕矣。士入齒於鄉人。〔疏〕正義曰。注從正禮也。校勘記云。從。徐本作後。大夫後出。其賓主之禮。〔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不干。干。誤作于。○散氏云。大夫後出。與其後入之意同。亦欲使主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拜送大各得盡其待賓與大夫之禮。而賓與大夫亦各得伸其尊也。主人送賓入門。大夫乃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拜送大之也。主人送賓還。入門。〔疏〕正義曰。散氏云。大夫雖多。亦唯拜送其長而已。鄉飲酒尊者之禮。亦當如此。胡氏揖。大夫乃出。拜送之。〔疏〕正義曰。散氏推鄉飲酒主人拜送賓。于介則否。以解此經唯拜送大夫之長。其說未安。方氏苞云。鄉射衆賓出。主人皆拜送。況衆大夫。鄉侯上个五尋。上个。謂最上幅也。八尺。〔疏〕正義曰。注云用布乎。章氏協夢云。再拜大夫。合衆大夫而拜送也。鄉侯上个五尋。上个。謂最上幅也。八尺。〔疏〕正義曰。注云用布得四丈也。張氏爾。中十尺。方者也。用布五丈。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中卽方也。岐云。橫長之數。中十尺。寸。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謂中也。〔疏〕盛氏世佐云。此謂侯中也。鄉侯之實。居侯中三分之一。蓋方三尺三寸有奇矣。正鵠亦然。但其尺寸則隨侯中之大小以爲準耳。張說非。郝氏云。中。中幅。侯心也。十尺。方一丈也。侯中心視侯道遠近爲廣狹。褚氏寅亮云。布幅之廣。當以漢志二尺二寸爲正。故注據之。淮南子云。二尺七寸。巡狩禮以爲三尺二寸。俱未的。○注考工記。校勘記云。工誤作功。云方者也。用布五丈者。張氏曰。廣崇皆十尺。布幅廣二尺。故用布五丈。云今官布幅廣二尺二寸。旁削一寸者。散氏云。蓋謂周布之廣當如漢布也。賈疏云。此言十尺用布五幅。幅廣二尺二寸。兩畔各削一寸爲縫。幅各二尺在。故五侯道五十幅爲一丈也。漢法幅二尺二寸。亦古制存焉。故舉以爲況。引考工記梓人之文者。證中之爲方者也。侯道五十

弓。弓二寸以爲侯中。言侯中所取數也。量侯道以狸步。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也。宜用射器也。正二寸者。散中之博也。今文改弓爲肱也。〔疏〕正義曰。注宜用射器也。校勘記云。用射。徐作於。射。義氏通解。楊氏俱作於射。正二寸者。諸本俱無者字。唯監本同此。云量侯道以狸步。而云弓者。侯之所取數。宜用射器也者。大射儀云。以狸步張三侯。是量侯道以狸步也。六尺爲步。弓之制與步相應。侯之取數宜於射器。故此經不云狸步而云弓也。云正二寸者。散中之博也者。考工記弓人云。葵解中有變焉。注云。葵讀如齊人名手足擊爲散之散。謂弓附把側骨之處博二寸。鄭氏此注作散。用其所改之字也。正之數。取於散中之博。故二寸。諸氏寅亮云。此中一丈三分。其一以爲鵠。則三尺三寸有奇。七十弓之侯。中丈四尺。鵠四尺六寸有奇。九十弓之侯。中丈八尺。鵠六尺。張氏爾岐云。侯之遠近五十弓。每弓取二寸。以爲侯中之數。故十尺也。云今文改弓爲肱者。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曰。案古肱字本作玄。與弓字爲同音假借。故野臂子弓。野姓。臂名。當字玄而作子。倍中。以爲躬。躬。身也。弓。左傳邾黑肱。公羊作黑弓。皆其例。鄭云侯之所取數宜用射器。故不從古文改作肱也。倍中。以爲躬。謂中之上下幅也。用布。〔疏〕正義曰。賈疏云。身爲中。倍躬以爲左右舌。謂上個也。居兩旁謂之各二丈。〔疏〕上中下各橫接一幅布者也。倍躬以爲左右舌。謂上個也。居兩旁謂之橫幅。隨所目而異。下舌半上舌。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用布三丈。所以半上舌者。侯。人之形類也。上個象臂。名。左右出各一丈。下舌半上舌。下個象足。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六三十。以此爲衰也。凡擲侯用布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道七十弓之侯。〔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半其出於躬者也。躬。徐本作躬。似用布二十五丈二尺。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疏〕義。用布二十五丈二尺。用。徐本作田。誤。云半者。半其出於躬者也。用布三丈者。張氏爾岐云。用布三丈。橫殺下弓之下。左右出於躬各五尺。云所以半上舌者。侯。人之形類也。上個象臂。下個象足。中人張臂八尺。張足六尺。五八四十。五六三十。以此爲衰也者。數氏曰。下舌所以半上舌者。慮其植之妨於往來者也。下舌之長若如上舌。則兩植相去五丈六尺有餘矣。故須半之也。盛氏世佐云。侯制上廣下狹。便射也。蓋侯植於庭。而射者從堂上射之。則其所平視者侯中以上而已。其下無取乎廣也。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此堂高於庭之度也。侯之下綱去地僅尺二寸。下舌所以半上舌者。始爲是與。注說非。散說亦似迂。胡氏肇昕云。鄭注考工記梓人亦云。侯制上廣下狹。蓋取象於張臂八尺。張足六尺。是取象率焉。考侯之爲字。从人从厂。厂象張布。矢在其下。人則取象於人也。凡侯之名。曰躬。曰左右舌。上舌。下舌。皆於人身取之。則象人之說。鄭有所受之矣。盛氏駁之。非也。云凡擲侯用布十六丈。數起侯道五十弓以計者。

賈疏云。中五幅。幅一丈。用布五丈。上下躬總用布四丈。上个四丈。下个三丈。是通用布十六丈也。云道七十弓之侯。用布二十五丈二尺者。賈疏云。中七幅。幅丈四尺。用布九丈八尺。上下躬總用布五丈六尺。上个五丈六尺。下个四丈二尺。通用布二十五丈二尺也。云道九十弓之侯。用布三十六丈者。賈疏云。中九幅。幅丈八尺。用布十六丈二尺。上下躬總用布七丈二尺。上个亦七丈二尺。下个五丈四尺。通用布三十六丈也。箭簪八十。箭。簪也。簪。算也。簪八十者。略以〔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箭簪也。蘇誤从竹。簪八十者。簪。徐本。楊氏。十耦爲正。貴全數。其時衆寡從賓。〔疏〕俱作算。其時衆寡從賓。上賓字。徐本。通典。通解。俱作算。云箭。簪也。簪。算也者。張氏爾岐云。箭。竹也。以竹爲簪。釋獲者所執之算也。云簪八十者。略以十耦爲正。貴全數。其時衆寡從賓者。張氏云。入四矢。耦八簪也。敖氏云。上記云射無算。而箭簪惟止於八十。則是此射者雖多。亦不過十耦也。釋獲者之執算。各視射者之矢數。盛氏世佐云。經云釋獲者執鹿中。一人執算從之。此記云箭簪八十。以一人所執言也。中一个。釋一算。射者未必皆中。故經又云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則此八十簪固不止供十耦之用矣。如不足。則財器之納於堂西者可復取也。豈必以十耦爲限哉。敖說非。長尺有握。握素。謂刊之也。刊本一作膚。〔疏〕正義曰。注刊本一作膚。校勘記也。字。與單疏標目及述注合。通典作刊本一云膚。敖氏作刊一本膚。許氏宗彥云。此猶云刊本四寸耳。與下經文刊本尺義同。禮作扶。鄭用公羊膚字。故疏述公羊而曰。引之者。證握膚爲一也。云握本所持處也者。敖氏云。尺有握。猶言尺有四寸也。必云握者。亦見其爲所握處也。張氏爾岐云。握四指。卽四寸。算長尺四寸。云素謂刊之也者。郝氏云。握素。謂手捉處刊削使素。外加繫飾也。張氏云。其四寸則刊之使白也。云握本一作膚者。惠氏棟古義曰。張氏若節解云。握本以作膚。以字疑誤。別本刊本一作膚。亦費解。或刊本一讀。義屬上句。一作膚指握字有作膚者。四指曰膚。與握義同。愚謂案文當云。握本或作膚。張氏以爲刊本一讀屬上句。非也。胡氏肇昕云。惠說非也。張氏謂握本一讀。是也。謂一作膚。指握字有作膚者。非也。作字係淺人不得其解而妄加之也。下詁云刊本尺。此注云刊本一膚。句法相同。盛氏謂刊本一膚。謂刊此箭簪之本一膚耳。是也。賈疏云。公羊傳倍三十一。年云。膚寸而合。何休云。側手爲膚。又投壺云。室中五扶。注云。鋪四指曰扶。楚扑長如筈。刊本尺。刊其可。〔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可一指案寸。四指則四寸。引之者。證握膚爲一也。楚扑長如筈。刊本尺。持處。〔疏〕通典作持。○韋氏協夢云。長如筈。亦如筈長三尺也。刊本尺。亦刊之使白也。胡氏肇昕云。楚扑者。學記云。夏楚二物。收其威也。扑與夏楚。蓋其物相同。故扑亦曰楚扑也。君射則爲下射。上射退於物一筈。



既發則荅君而俟也。荅、對也。此以下雜記。〔疏〕正義曰：敎氏云：君爲下射者，降尊以就卑，則不宜與卑者序，而實也。荅君，謂東面立而對之。射時進左手，微背於君，故既射則還對之，俟待君發也。注云：此以下雜記也者，韋氏協夢云：雜記燕射大射之儀，蓋因射而類及也。云：今文君射則爲下者，胡氏承琪云：言君射則爲下射者，謂君就下射之物，大射儀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祖決遂執弓，摺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於物北一箭，東西立。注云：不敢與君併，東西立鄉君也。卽此記所謂君射則爲下射，上射待於物一箭者也。若如今文無射字，於義不明，故鄭從古文。文君樂作而后就物，君祖朱繻以射。君尊。〔疏〕正義曰：郝氏云：君樂作而后就物，爲耦者先就物待也。君射祖乃後見君之射儀，則是君之燕射，於再射卽用樂行之，亦變於大射也。投壺之禮，因飲酒而爲之，於其再投卽用樂，此意其類之乎。鄉射三射乃用樂行之，方氏苞云：敎說未安，記於鄉射附載君射之儀，卽謂大射之禮，三射樂作，君乃就物耳。燕禮附載燕射，語亦甚略，然曰如鄉射之禮，則亦至三射然後用樂，何所據而知再射卽以樂行乎。小臣以巾執矢以授。君尊。不濬矢，不〔疏〕正義曰：敎氏云：以巾執矢，敬君物，不敢褻也。大射儀曰：小臣師以巾拂矢而授矢於公，稱屬，蓋以巾拂之，而又藉手以執之也。儀禮釋官曰：小臣見大射儀，周禮大僕職云：王射則贊弓矢，注贊謂授之受之，諸侯小臣兼大僕之職，故君射執矢以授。若飲君如燕則夾爵。謂君在不勝之黨也。賓飲君如燕賓腰佩於公。〔疏〕正義曰：敎氏云：夾爵，謂夾君爵而白飲燕賓之腰解者，非獨夾爵而已，記但以此言之，亦大略之說也。盛氏世佐云：如燕，謂自降洗升酌，以至酌膳下拜諸儀，皆如之也。則夾爵，此異於燕者也。侍射者先酌散自飲，乃酌膳奉君，君飲訖，又酌自飲，故曰夾爵。燕禮賓腰解于公，惟先自飲而已，敎云非獨夾爵而已者，燕禮賓酌膳坐奠于薦南，拜畢反位，此則酌膳以致，俟公卒解而進受之，亦其宮也。君國中射，則皮樹中以翹旌獲，白羽與朱羽糅。國中，城中也。謂燕射也。皮樹，獸名，以翹旌獲。〔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以翹旌獲，翻誤作翹，今文皮樹，尙文德也。今文皮樹爲繁豎，糅爲糅，古文無以。〔疏〕正義曰：徐本無爲字，豎作豎，通解兩見，二十一卷有爲字，二十卷無爲字，豎俱从豆，古文無以文，鍾本誤作今，注知城中是燕射者，賈疏云：以賓射大射不在國中，故國中是燕射，燕在寢故也。云以翹旌獲，尙文德也者，賈疏云：燕主歡心，故旌從不命之士，云今文皮樹爲



繁豎。標爲稻。古文無以者。胡氏承班云。古音皮讀爲養。繁讀爲擊。皮繁聲之轉。樹與豎音義並同。鄭以皮樹爲獸名。必有所受之。今文繁豎蓋假借字。故不從標爲稻者。詩生民。或籛或蹂。說文曰。部引作或籛或省。標之爲稻。猶蹂之爲省。亦聲近故借。鄭亦不從之。古文無以。文不備。故又從今文。胡氏所據云。皮樹未詳何。於郊則閭中以獸。鳥獸之名。多假借如此之類。鄭據古文。即從古文作之。非必以今文爲假借而古文爲本字也。於郊則閭中以旌獲。於郊。謂大射也。大射於大學。王制曰。小學在公宮之左。大學在郊。〔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如禮。通閭。獸名。如禮一角。或曰如禮岐。周書曰。北唐以閭析羽爲旌。〔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如禮。通岐。徐國監本作岐。案釋文宋本亦作岐。是俗字。云大射於大學者。賈疏云。據諸侯而言也。天子大射則陳。序。小學。以天子大學在國中。小學在郊。云閭獸名。如禮一角。或曰如禮岐。案山海經。縣雍之山。其獸多閭。郭璞注云。閭卽獬也。似驢而岐。角如羴羊。於竟則虎中龍檀。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畫龍。〔疏〕正義曰。校勘記一名山驢。引周書者。逸周書王會解文。於竟則虎中龍檀。於檀。尙文章也。通帛爲檀。〔疏〕云。虎中下。通典有以字。注云於竟。謂與鄰國君射也者。賈疏云。此則實射也。以其君有送賓之事。因送則射。盛氏世佐云。諸侯相朝。於是乎有賓射。賓射不必於竟也。天子賓射在朝。則諸侯可知矣。於竟。會遇也。曲禮曰。諸侯未及期相見曰遇。相見於郊地曰會。是也。因會遇而射。其禮亦以賓射行之。記蓋據此而言也。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獸春秋傳云。嘉樂不野合。謂燕享也。射雖亦以樂節。然非合樂之謂。故得行於竟與。大夫兕中各以其物獲。獸名。似牛。〔疏〕正義曰。敖氏云。其指大夫而言。大夫有上中下之異。故物亦有差。張氏爾岐云。大國小國大夫命一月。〔疏〕數不同。故云各以其物。注云兕獸名。似牛一角者。爾雅釋獸云。兕似牛。劉氏欣期交州記云。兕出九德。有一角。角長三尺餘。形如馬。轡柄是也。說文云。兕如野牛。青毛。其皮堅厚可制鎧。古者射兕以服猛。故鄉射禮云。大夫兕中。兕善觝。故又以比戰士。士鹿中。謂小國之用。翻爲旌以獲。無物。〔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記七字。唐石經。徐本。通典。通解。楊氏。敖氏。字俱有。今本並也。古文無以獲。〔疏〕脫。注二十一字。今本俱脫。徐本。通解。俱有。通典引謂小至無物十五字。敖氏云。翻旌。卽白羽與朱羽。標者也。上記言士禮云。旌各以其物。無物。則以白羽與朱羽。標。此直見翻旌而已。注云古文無以獲者。胡氏承班云。無以獲。則文不備。故鄭不從。唯君有射于國中其餘否。臣不習武事於君側也。古文〔疏〕正義曰。敖氏云。其餘否。謂人臣不爲射主於國中者。君有射於國中者。以其於公有作。又今文無其餘否。〔疏〕宮爲之也。若人臣之家。其庭淺隘。器用又未必備。故射則必於癰州之國行事焉。

是雖居於國。而欲射於其中。亦不可得也。此不惟見尊君之意。亦其勢然爾。胡氏所辟云。注臣不習武事於君側也。一語。立尊卑之準。定君臣之分。得先王制禮之精意。數氏之說。故與鄭異。乃不自知其謬也。焦氏以恕曰。春秋二百年中。臣凌其君者有之。臣不習武事於國中。設爲此制。以杜漸防微。以之坊民。猶有跋扈恣睢尾大不掉者。若之何而有中庭淺隘器用不備之說也。謬亦甚矣。云古文有作又。今文無其餘否者。胡氏承珙云。古有又字多通。此有射於國中。對大夫士不得在國射。故當作有。今文無其餘否。亦文不備。故鄭不從。胡氏所辟云。古有又字多通。此有射於國所聲云。有之言或也。君有射於國中者。言君或射於國中也。若大夫士則否矣。君在大夫射則肉袒。不袒纓纊。射。今文無〔疏〕正義曰。胡氏承珙云。不從。今文無射者。亦以文不備。

# 儀禮正義

## 卷十一

燕禮第六鄭目錄云。諸侯無事。若卿大夫有勳勞之功。與羣臣燕飲以樂。〔疏〕正義曰。賈疏云。案上下經注。燕之禮。燕禮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二。小戴及別錄皆第六。〔疏〕正義曰。賈疏云。諸侯無事而燕。一也。卿大夫有王事之勞。二也。卿大夫有聘而來。還與之燕。三也。四方聘客與之燕。四也。方氏苞云。疏所分四類似未安。本國之臣。入貢獻功於王朝。出聘於鄰國。而還勞之。一也。有大勳勞功伐。而特燕賜之。二也。無事而燕羣臣。三也。燕聘賓。四也。聘賓則入大門而奏肆夏。以主君出迎於大門之內也。本國之臣。入至庭而奏肆夏。以君於是時始降階而揖之也。無事及出聘者。不宜以樂納。其諸有大勳勞者與。儀禮釋官曰。周禮。大宗伯以饗燕之禮親四方之賓客。賈疏。饗。亨大牢以飲賓。獻依命數。在廟行之。燕者。其牲狗。行一獻。四舉旅。降脫屣升坐。無算爵。以醉爲度。行之在寢。饗禮今亡。此篇所載。是諸侯燕其臣之禮。其天子之燕禮亦亡矣。又有與族人燕及祭畢之燕。皆與此禮別。褚氏實亮云。待賓之禮有三。饗也。食也。燕也。饗重於食。食重於燕。饗主於敬。燕主於歡。而食以明善賢之禮。饗則體薦而不食。爵盈而不飲。設几而不倚。致肅敬也。食以飯爲主。雖殷酒漿以漱。不以飲。故無獻饗。燕以飲爲主。有折俎而無飯。行一獻之禮。脫屣升坐以盡歡。此三者之別也。饗食於廟。燕則於寢。其處亦不同矣。考之諸經。諸侯於己臣有燕而無饗食。意者饗之禮。自待賓客外。惟施之於耆老孤子歟。吳氏廷華云。大射亦行燕。禮注遺之耳。抑以大射之燕別見於彼經。故未及之歟。又注疏以此燕禮象己臣與聘使言。下記及庭之賓。當亦合己臣及聘使言之。鄭以王事之勞爲重。故詳重而略輕耳。據郊特牲疏。亦以己臣及聘賓爲說。則二說本無異同也。此疏因此記言及庭。彼言入門。遂斷爲己臣及聘使之分。不知禮莫重於九夏。既並許其奏肆夏。則及庭入門。其輕者耳。而必致辨於其間。恐制禮者不如是之煩也。

燕禮小臣戒與者。小臣相君燕飲之法。戒與者。謂留羣臣也。君以燕禮勞使臣。若臣〔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燕有功。故與羣臣樂之。小臣則警戒告語焉。飲酒以合會爲歡也。〔疏〕自此至公升就席。皆燕。

初戒備之事。有戒與設具。有納諸臣立於其位。有命大夫爲賓。有請命執役。有納賓。凡五節。○戒與者。按疏云。徐本無戒字。集釋。通解。楊氏俱有。注云。小臣相君燕飲之法者。賈疏云。周禮大僕職云。王燕飲。則相其法。小臣職云。凡大事。佐大僕。則王燕飲。大僕相。小臣佐之。此諸侯禮降於天子。故宜使小臣相。是以下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注云。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是諸侯小臣當大僕之事。云戒與者。謂留羣臣也者。賈疏謂羣臣留在國不行者。朱子曰。留羣臣。謂羣臣朝畢將退。君欲與之燕。使小臣留之。疏說非是。李氏如圭云。留羣臣。謂羣臣留在國不出使者。若君臣無事。亦有燕。魯頌振鷺之詩是也。敷氏云。與者。羣臣之與此燕者也。君所主與之燕者亦存焉。郝氏敏云。與燕諸臣。未定爲賓。皆曰與。焦氏以恕云。燕之正賓。則卿大夫士聘來還者。至於與燕之臣。乃留在國不行者。故鄭公留羣臣是也。至朱子所云。則不同於注疏之說也。吳氏廷華云。下卿大夫入門後。君始命賓。膳宰具官饌于寢東。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也。具官饌。具。〔疏〕正義曰。寢路寢。校勘記云。路。徐本作露。張氏云。注云寢露寢。案疏露作路。後記之注亦作路。從疏。案後注路堵父。國語作露。露路古多通用。○積氏寅亮云。此禮先設君與賓之席。獻後乃設卿大夫之席。故具饌之文在設席前。大射儀則君賓卿大夫諸公皆同時先定位。故官饌之文在設席後。實皆止一次饌也。敷氏因少牢禮有改饌之節。遂謂先具諸官所當饌之物。既設賓席。官乃改饌之。恐未然。玩官饌二字。專指諸臣薦羞而言。諸臣薦羞。無論貴賤。皆在寢東。大射儀官饌不言其處。以在學也。饌公薦俎之處。兩篇俱空其文。尊君也。然大射儀云。宰胥獻脯醢。由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則知君之薦俎饌于東房矣。此篇但云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而不言由左房。以互見於大射儀也。至公食禮宰夫之具饌于東房者。尊賓而同於君饌也。庶羞自門外入。則又食禮之異於燕禮也。堵案。義疏云。儀禮具饌或在房。或在東西堂下。或在門外東西。經俱分別言之。如云薦脯出自左房。又云亨于堂東北。又云視饔西堂下。又云亨于門外東方側。亨于廟門外之右。皆是也。此經明言寢東。而不言門及堂。則在寢外東壁之東可知。注云膳宰天子曰膳夫。掌君飲食膳羞者也者。李氏如圭云。天子之宰夫下大夫。膳夫上士。諸侯膳宰蓋亦卑於宰夫。燕禮膳宰具饌。而公食大夫宰夫具饌者。彼食異國之大夫。敬之異於己臣子也。釋官曰。天子曰膳夫。諸侯曰膳宰。名異實同。與宰夫無涉。春秋時侯國宰夫之官廢。因通謂膳宰爲宰夫。注家不能辨別二職。由是遂亂。不知周公制禮時。諸侯有膳宰有宰夫。職守不同。此經固自可證也。膳宰見禮記文王世子。玉藻。左傳。公羊傳。國語。皆當天子膳夫之職。云具官饌具其官之所饌。謂酒也。牲也。脯醢也者。敷氏云。具官饌。具諸官所當饌之物也。此時

所具者其贏蓋乎。及既設賓席。官乃改饌之。大射云官饌是也。方氏苞云。官饌。謂蓬人醑人庖人外饗所共薦羞牲體也。不曰命諸侯官具饌。而曰膳宰具官饌。見膳宰親監視而具陳寢東。以俟時而進也。韋氏協夢云。此膳宰具官饌。具之而未設。大射儀設席後之官饌。乃設之也。云寢路寢者。賈疏云。以其饗在廟服朝服。下記云。燕朝服于寢。正處在路寢不在燕寢可知。敷氏云。寢東。蓋其東壁之東也。郝氏云。寢東。路寢東房。鄉飲亦云東壁。云左房。蓋由東出。樂人縣。縣。縣鐘聲也。國君無故不撤。〔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縣鐘聲也。鐘。徐。葛集解。通解。俱作鍾。禮無鐘字。俗本或作鍾。皆後人所改也。案後凡鍾字放此。不悉校。磬。徐本作磬。後同。宮縣者。宮。徐本。集釋。楊氏俱作言。與單疏合。○賈疏云。周禮春官大司樂云。凡樂事宿縣。又樂師云。凡樂成則告備。是天子有大司樂。井有樂師之官。諸侯無大司樂。直有大樂正小樂正。以其諸侯兼官此二者。皆當天子樂師。縣樂之法。周禮既職云。掌大師之縣。鄭注云。大師當縣則爲之。案下僕人相大師。則諸侯無既職。則使僕人縣樂。大師以聲展之。樂師又監之。盛氏世佐云。此縣亦使既職。疏說。見後。章氏協夢云。疏說盛氏已辨之矣。然則所謂樂人者。卽既職與。既職而謂之樂人者。以其爲掌樂事之人而已。人者。賤辭也。方氏苞云。燕與大射。使小臣僕人相工。所以崇實。祭。大射。所相不過大師小師上工耳。燕禮工四人。瑟二人。小臣不能徧相。非既職執任之。且小臣授瑟而降。相祭者何人乎。凡大祭祀。聲樂備具。卽事之工甚多。非用既職。不能使有位者徧相。小祭祀及學校中樂事。君或不親。則小臣僕人未必與。且既職所自共之樂事。將孰使之。釋官云。案周禮樂師。凡樂掌其序事。小胥正樂縣之位。是縣樂諸官皆有其事。故總言樂人。疏謂諸侯無既職。非是。周禮既職職云。凡樂事相贊。序官。贊。上贊四十人。中贊百人。下贊百有六十人。共三百人。既職之數亦如之。然則每贊一相。自不可少。諸侯既職之數不可知。亦必有專其職者。燕禮小臣相工。大射僕人相工。因賓射重其事耳。非其常職。且考之於經。小臣相工。不過納工之頌。至工既升堂。小臣授瑟而降。主人獻工西階上。相祭者又何人乎。是工別有相明甚。左傳。師慧過宋朝。將私焉。相曰。朝也。慧曰。無人焉。相曰。朝也。何故無人。是諸侯樂工亦有相可知。夫贊之於相。不可須臾離。周公設官。使既職專其職。因兼習樂事。庶作樂之際。工與相兩相諳熟。而器數之用。亦從而不紊。此相工所以使既職之意也。周禮注曰。既職。目明者。官名。既職。當卽取爲贊既之義。若小臣僕人之屬。固各有其職。安得專以相工爲事乎。注云縣鐘聲也者。敷氏云。此縣蓋在階間。磬在階階西南面。鐘繡次而西。建鼓在西階東南。鼓聲在其東。國君燕禮經於大射。故不備樂。且於其日乃縣之。而與常時同。鄉飲酒記曰。磬階間繡繡。北面鼓之。盛氏云。縣。軒縣也。軒縣之法。

見大射禮。散引鄉飲酒禮特縣況之。非。張氏惠言儀禮圖云。樂人縣不言所賜。注以爲常縣新之。則此軒縣也。大射禮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面。注云備三面耳。無鍾磬。有鼓而已。疏云。諸侯軒縣皆有鼓與鍾磬。然則大射昨階西之建鼓應擊。本東縣之鼓。西階東之建鼓。則北縣之鼓。以東西縣例之。蓋北縣東上。磬鍾備鼓以次而西。故鼓在西階東也。大射注又云。應擊。應朔擊也。先擊朔擊。應擊應之。則東西縣兩擊相應。若北縣。不知有擊與否。以無南縣相應。故疑闕之。又襄十一年左氏傳。鄭賂晉侯歌鍾二肆。及其縣。疏云。歌鍾二肆。兼有磬編縣之。縣是大鍾。磬是大磬。皆特縣之。據鄭玄禮圖如此也。案此則縣中當有特磬。但不知每縣有否。今唯於北縣著之。東西縣。且依大射。以俟考正。又大射疏云。周人縣鼓建鼓。殷法略於射。故用先代鼓。則此常縣當用縣鼓。張氏惠言云。大射鼓在昨階西。應擊在其東。注。在東。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然則鼓擊之設。必擊在鼓右。又鄉射云。縣于洗東者。洗當樂。則樂縣東於堂。鄉射辟射位。移階間之縣於東方。宜卽判縣位也。縣云階東西者。遙繼言之。云國君無故不徹縣者。曲禮云。大夫無故不徹縣。不言國君。鄭以大夫推之。知國君亦然也。云言縣者爲燕新之者。李氏如圭云。燕在路寢。有常縣之樂。今更整理之而已。大射在學宮。設洗篚于阼階東南。當東霤。壘水在東。篚在洗西南肆。設膳篚在其北西面。陳。設此不言其官。賤也。當東霤者。人君爲殿屋也。亦南北以堂深。肆。〔疏〕正義曰。設洗篚。敷設洗。無連言篚者。而此有之。衍文耳。又下別云篚在洗西。則於此言篚。文意重複。似非經文之體。且篚在洗西。亦不可以東霤爲節。其衍明矣。褚氏寅亮云。若果司宮設之。則此經宜云司宮設洗篚。下經宜蒙此經而直云。尊于東楹之西矣。何以不言司宮。而下始言司宮。故注云不言其官賤也。集說據大射儀以決司宮設洗。但彼亦無明文也。洗篚二字。不妨連言。何必武斷篚爲衍文。○敖氏云。洗與壘。蓋瓦爲之。下云君尊瓦大。則此可知矣。盛氏世佐云。賈云。洗。洗。土用鐵。大夫用銅。諸侯白銀。天子黃金。夫一承棄水之器。而以金銀爲之。侈矣。敖氏說蓋得之矣。壘字從缶。亦瓦可知也。鄭云。尊卑皆用金壘。此酒器也。以木爲之。而飾以金。詩云。我姑酌彼金壘。是也。盛水之壘。豈其比哉。又敖氏云。先設洗西之篚以爲節。故膳篚後設也。注云設此不言其官賤也者。賈疏云。少牢司宮設壘水。大夫兼官。此國君禮。或可別人爲之。但無文。故鄭不細辨。敖氏云。設四器。亦司宮也。見大射與少牢禮。此經言文耳。云當東霤者。人君爲殿屋也者。賈疏云。漢時殿屋四向流水。故舉漢以況周。言東霤。明亦有西霤。李氏如圭云。霤。屋檐滴水處也。殿屋四向流水。所謂四阿。故有東霤。此設洗者。與土禮處同。大夫以下無東霤。洗當東霤。



耳。云膳饌者。君象飭所饌也者。君物而曰膳者。以其善於諸臣所用者而善也。云亦南陳。言四面尊之。異其文者。章氏協夢云。設洗饌云南肆。設膳饌云西面。互文也。盛氏云。此二饌在堂下。一盛諸臣飲器。一盛君飲器。而無堂上饌者。蓋堂上之饌。所以盛爵。燕飲輕。獻不用爵故也。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左玄酒。南上公尊瓦六。兩有豐。幕用綌若錫。在尊南。南上尊士旅食于門西。兩圓壺。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尊乃壺。爲卿大夫士也。臣道直南也。尊士旅食者用圓壺。變於卿大夫也。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席人在官者也。今文錫爲綌。面也。瓦大。有虞氏之尊也。禮器曰。君尊瓦甒。豐形似豆。卑而大。幕用綌若錫。冬夏異也。在尊南。在方壺之南也。尊士旅食者用圓壺。變於卿大夫也。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席人在官者也。今文錫爲綌。〔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左玄酒。南上。南。壽氏作東。幕用綌若錫。幕。徐本。楊氏作匪。通解。敖氏作幕。注云。司宮。天子曰小宰。聽酒人之成要者也者。張氏爾岐云。諸侯之司宮。與天子之小宰。所掌同。盛氏世佐云。司宮。即天子之宮人也。周禮宮人職云。掌王之六寢之修。又云。凡寢中之事。掃除。執燭。共爐炭。凡勞事。四方之舍事。亦如之。此燕於路寢六寢之一。而設尊筵簋。又皆勞事。故以司宮爲之。下經云。司宮執燭于西階上。是其執燭之證矣。大射於郊。而亦用司宮者。所謂四方之舍事亦如之也。宮人。中士。則司宮下士也。小臣於天子爲上士。以小臣設公席。以司宮設臣席。亦其差也。鄭乃以小宰當之。誤矣。小宰。諸侯之小卿也。以尊官而執賤役可乎。又主人獻卿之時。經云。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疏云。案大射。席小卿賓西東上。注云。席於賓西。則禮辨貴賤也。以此言之。燕禮主歡。不辨貴賤。小卿與大卿皆在賓東。若然。則小宰爲小卿之首。是時亦當受獻。乃爲已設席。且爲次於己者設席。必無是理。豈可以聽酒人之成要。而遂當設尊之役乎。釋官曰。案公食大夫禮注云。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席者。疏以周禮宮人當之。是也。此注釋爲小宰。誤矣。小宰。卿貳之官。秩尊職重。不得以司宮當之。諸侯五大夫。司徒下置小宰。曾子問明有小宰之官。疏諸侯無小宰。非矣。周禮宮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降天子一等。當以下士爲之。左傳襄九年。令司宮巷伯敝宮。杜注孔疏解爲內臣奄人者。亦誤。吳氏廷華云。小宰爲大宰之貳。掌六典。其職重。若行禮陳設。不過小臣之事。所謂司宮。當是宮人及司尊彝之屬耳。鄭以司宮爲小宰。賈疏舉小宰經文以解之。不知小宰所掌不一。宮刑特其一耳。烏得遽以司宮比之。又下言司宮執燭。則直與宮正執燭等。烏得以爲小宰。至所謂成要。即月要議會計簿耳。受酒正之計。即可以設尊傳會之。則太宰掌羞服之式。注以羞爲飲食。豈亦可以設尊歸之。云尊方壺。爲卿大夫士也。臣道直方。於東楹之西。予君專此酒也者。敖氏云。先尊方

置於楹西以爲節。乃設公尊。與上文後設膳饌之意同。臣尊用壺。又以方者。且無奉。爲與君尊相屬。宜遠別之也。  
 張氏爾岐云。公席阼階上西向。尊在東楹之西。南北並列。尊面向君設之。與鄉飲酒賓主共之者不同。故注云于君事  
 此酒也。胡氏肇昕云。臣道直方。解經尊用方壺之故。易坤卦云。妻道也。臣道也。又云。君子敬以直內。義以方外。  
 注意本此。引玉藻者。賈疏云。欲見尊面向君。順君面。非賓主共之意。李氏如圭云。鄉飲酒尊于房戶之間。賓主共  
 之。此尊近東者。君尊。專大惠也。君西鄉。尊東面。以君之左爲上。故言酒皆在南。敎氏云。左玄酒。據設尊者而  
 言也。蓋凡設尊者皆面其鼻。玉藻云。惟君面尊。是尊鼻東向也。此設尊者西面。故玄酒在南而爲左。若以尊言之。  
 則爲右矣。凌氏釋例云。案疏云。少儀云。尊壺者面其鼻。鄭注云。鼻在面中。言獨人也。據燕禮向君而尊。少儀又  
 云。尊者以酌之。左者爲上尊。鄉飲酒云。尊兩壺于房戶之間。玄酒在西。又鄉射云。尊于賓席之東。兩壺斯禁。左  
 玄酒。鄭注云。設尊者北面。西曰左。此皆據酌者北面而言。若據設尊者之人及尊面而言。卽南面以右爲尊。詳疏意。  
 以爲鄉飲鄉射設玄酒之位與燕禮若有異者。考鄉飲。鄉射。尊面向南。則以西爲上。燕禮。大射。尊面向東。則以南  
 爲上。經例固不異也。又案疏云。若據酌者不得背君而西面。當尊西東面。則酌者之右爲上尊。是下文饌爵于公者夾  
 於東楹北也。考燕禮主人酌賓訖。二人饌爵于公。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莫解再拜稽首。  
 注。楹北。西楹之北也。交而相待於西階上。既酌。右還而返。往來以右爲上。注云西楹北。而前疏云東楹北。據此  
 節疏云。二大夫盥手洗爵訖。先者升西階。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東面酌酒訖。右還由西楹北向西階上北面。後  
 者升西階。亦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酌酒訖。亦由西楹之北。向西階上北面相待及。次第而降。蓋饌爵者二人升  
 降。皆由西階。故注云交於西楹北。而酌酒則在東楹之西。往來皆折旋。故前疏云交於東楹北。不然。則前疏東字或  
 是西字之誤也。云瓦大有虞氏之尊也者。明堂位云。泰。有虞氏之尊也。有虞氏上陶。故用瓦大。引禮器者。禮瓦大  
 卽瓦甒也。云豐形似豆。卑而大者。案。豐以承尊。故卑而大。欲其安穩也。云甒用綌若錫。冬夏異也者。葛之蟲者  
 曰綌。喪服傳云。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纁。有事其布。曰錫。夏宜綌。冬宜錫。  
 故云冬夏異也。云在尊南。在方壺之南也者。朱子曰。謂瓦大在方壺之南耳。疏云。甒未用而陳於方壺之南。不雜於  
 方壺瓦大之間。誤也。若然。則正在二者之間矣。何得言不雜邪。云尊士旅食者用圓壺。變於鄉大夫也者。李氏曰。  
 圓壺無甒。以尊厭卑也。敎氏曰。此尊士旅食之尊。亦當北面。與大射同。惟設之深淺異耳。方圓壺。亦皆瓦爲之。張  
 氏曰。圓壺無玄酒。云旅衆也。士衆食。謂未得正祿。所謂庶人在官者也者。賈疏云。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盛  
 氏曰。士旅食者。蓋下士也。下士與庶人在官者同祿。故謂之土旅食與。周禮云。族下士。方氏苞云。注說非。士有

不與燕。而府吏胥徒乃得與獻酬。僕矣。周官司士職。凡會同賓客。作士從。此經所謂士。即司士之所作也。蓋升於司馬而未授官之士。雖未受職。而已不家食。又羣萃而食於公所。故謂之旅食也。諸子職。會同賓客。作羣子。下經所獻席子。即諸子所謂羣子也。會同。賓客皆使觀禮。則燕羣臣大射以擇士。必使觀禮而習事可知矣。升於司馬。入於國學。乃異日公卿大夫之選也。故雖無職事而得獻。所以與起之。釋官曰。士旅食。謂未得爵命之士。王制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而升諸司馬。曰進士。司馬辨論官材。論進士之賢者以告於王。而定其論。論定然後官之。任官然後爵之。位定然後祿之。蓋上士中士下士。此正爵也。下士食九人以上。此正祿也。學校之士。升於司馬。隸於司士。論定後。官而未得正爵正祿者。則羣食於公。謂之旅食。禮弓所謂仕而未有祿者。司士職所謂以久奠食。即此。但未得正爵。故謂之庶人在官。趙注孟子亦云。庶人在官者。未命爲士者。非謂府吏胥徒也。此士旅食。即卿大夫士之子。國之後選之士。後日任爲卿大夫士者。故特尊以圍壺。所以寵異之。若府吏胥徒。官長所除。不命於國君。當爲燕之所不及。安得與諸臣相獻酬乎。吳氏廷華云。經旅食本不可解。據宮伯掌士庶子宿衛。諸子掌國子戒令。諸子又名庶子。則國子即士庶子也。無祿而有稍食。故謂之士旅食與。此及大射。皆有庶子一官。或率之觀禮。又廢其宿衛也。外饗有饗士庶子禮。其與於燕亦宜。案義疏云。大射尊士旅食於西楹之南。疏云。亦鼓南。即燕禮門西。案大射辟射位。故西繼繡南。燕禮云門西。則當塾者。或射則當如大射也。胡氏肇昕云。盛氏以下士當之。非。方氏說是。但不明辨賁疏之誤。而反以詆注。亦非是。云今文錫爲緇者。說文。緇。細布也。段氏玉裁注云。燕禮注。今文錫爲緇。緇。易也。治其布使滑易也。今文緇。其本字。古文錫。其假借字。子虔職。被阿錫。即列子之衣阿錫。古者布十五升爲最細。十五升布成。治之使滑易。是曰緇。若喪服傳。則半十五升而治之。故錫衰之錫。與細布之緇。其實不同。胡氏承珙云。案。錫與緇古字通。皆取滑易之義。同爲細布。或作錫。或作緇耳。鄭注大射儀云。錫。細布也。與說文緇訓同。至錫衰。乃謂衰之滑易者。亦得錫名。非錫名專屬之衰。故喪服傳注云。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鄭非不知錫。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也。筵。席也。席用蒲筵。緇布純。無加席。燕。〔疏〕正義曰。衰之非即此錫也。云。戶西。室戶之西。隔間。南向賓位也。東上。席首在東也。盛氏世佐云。戶西。隔前也。寢亦有東西房。當以隔前爲客位。若戶隔之間。則堂之中矣。郝氏云。室西戶。隔間客位也。非。據經公席設於將卽位之時。與大射儀異。數氏云。設賓席當後於公席。乃先言之者。中言司宮之事耳。非。注云筵。席也。席用蒲筵。緇布純者。數氏云。此以公食大夫及鄉飲鄉射記定之也。蔡氏云。案詩。肆筵設席。先儒謂下鋪爲筵。上加爲席。然筵席亦通稱矣。以此節考

之。其說不易。梅氏誕生乃謂重曰筵。單曰席者。誤也。云無加席。燕私禮。臣屬也者。盛氏曰。大射賓有加席。而此無之。燕禮輕也。公食大夫有加席。異國之臣得伸也。褚氏貢亮云。兩君相見。各三重席。不待言矣。其待異國之臣。則食禮有加席。而燕禮無加席。以食爲聘使。而燕則以介爲賓也。賓無加席。故主君亦無加席。卽郊特牲所云。三獻之介。君專席而酢。示降尊以就卑。是也。饗重於食。食有加席。饗更可知。若飲已臣。則大射賓有加席。禮重也。燕賓無加席。禮輕也。公則仍有加席矣。以賓非外臣也。莞筵一重。加縹席再重。合爲三重。注云私禮。對公食大射而言也。方氏苞云。燕以閒暇爲須臾之歡。故卿重席。賓無加一重。循其常。大射辨等威。則特加席以致隆於賓。示尊賢之義。與貴賓同也。云諸侯之官無司几筵也者。賈疏云。對天子有司几筵布席。諸侯兼官。使司宮設尊并設席。釋官曰。注謂諸侯司几筵無專官耳。未嘗云以司宮兼之也。疏誤申注意。燕禮司宮設賓席。小臣設公席。大射亦然。聘禮禮賓。宰夫徹几改筵。公食大夫禮。射人告具。此禮具於君。射人主。〔疏〕正義曰。賈疏云。大射告具之上有饗宰夫設筵加几席。不盡司宮掌之也。射人告具。此禮具於君。射人主。〔疏〕定。此不言者。文不具也。敖氏云。是時公蓋在阼階東南南鄉。射人北面告之。張氏爾岐云。周禮。射人掌三公孤卿大夫之位。又以射法治射儀。吳氏廷華云。周禮射人。祭祀則贊射牲。相孤卿大夫之法儀。此經以射人主之。則相法儀不獨祭祀矣。注以或射言之。案下文若射之云。則射否未定。焉有射未定而先用此主射之官邪。

右告戒設具

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設加席公升卽位于席西鄉。周禮。諸侯酢席。莞筵紛純。加縹席。畫純。〔疏〕正義曰。注諸侯酢席。校勘詁云。酢。徐。陳集釋。楊氏。俱作昨。嚴。闕監本。通解。敖氏。俱作昨。○敖氏云。加席別言設。見其更取而設之也。可見設加席之法矣。高氏愈云。公不南面而西鄉。從賓主之禮也。賓無加席。而公設加席。君臣之義辨矣。方氏苞云。君常南面疑立。席雖西鄉。而卽席仍南面。故再言西鄉。以著其位。焦氏以恕云。居主位。則不南面。故復言西鄉以明之。注引周禮者。張氏爾岐云。司几筵文。昨音義如酢。酢席。祭祀受酢之席也。引之者。欲見燕席與酢席同。云後設公席者。凡禮卑者先卽事。尊者後也者。朱子曰。此篇與大射。雖設席先後不同。然皆公先升卽位。然和納賓。非卑者先卽事也。但其言偶不同耳。不當據此便生異義也。盛氏世佐云。大射之禮。重

於燕。燕禮之賓。卑於大射。於加席之有無見之矣。惟設席之次亦然。大射先設公席。後設賓席。賓猶得與公序也。此設公席在皆具之後。則不與賓序矣。君蓋尊而賓益卑。此其所以異與。注說宜不爲朱子所取也。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視史立於門東。北面東上。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南面。士旅食者立於門西。東上。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自士以下。從而入卽位耳。師、長也。小臣之西。〔疏〕正義曰。賈疏云。卿大夫入門右。北面東上。此是擬君揖位。君爾之。始就庭位。士立於西方。東面北上。門內位也。凡位堂下東方者。西方者。東面位。門內者。皆北面。小臣師在東堂下南面。則東堂下在堂之東。注云。納者。以公命引而入也。自士以下。從而入卽位耳者。敷氏云。納卿大夫之辭。蓋曰。君須矣。二三子其入也。卿大夫入門右之位。蓋近庭南而當階。士西方之位。亦宜於庭少南而東。西則當西序。門東之位。近於門也。門西亦如之。此北面者。東上。東面西面者。北上。皆統於君。章氏協夢云。鄉飲鄉射。皆主人既速賓。然後賓入。燕禮不速賓。故小臣出納之。增案義疏云。大夫初在門右少進。則視入門之位爲少北。賓初在大夫中。聞命少進禮辭。則視前少進之位又北矣。蓋由南漸北。凡三易位。又門外賓位當在門西。若卿大夫應入門右。則未入門時在門東可知。又注以納爲引而入。則納者當先傳命於門外。納賓者。當西面鄉賓。納卿大夫者。當東面鄉卿大夫。入則少先於賓卿大夫也。云師、長也。小臣之長一人。猶天子大僕正君之服位者也。方氏苞云。天子小臣四人。侯國宜半之。特標一人。明一正一師也。大射禮。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此篇相工授瑟者。小臣二人在東堂下者。師則設公席。納卿大夫者。必正也。無事不升堂。故小臣師立於東堂下南面。預擬公降立。則侍公之右。猶大射席孤於阼階北面而侍公之左也。公降。小臣正宜從降。與師並立東堂下。而文略。以公升之後。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事。則其位在東堂下可知矣。釋官曰。案注疏謂諸侯兼官。無大僕。以小臣當之。是矣。謂此經小臣師一人爲小臣之長。恐非。周禮大僕職曰。王燕飲。則相其禮。諸侯既以小臣之長一人當天子大僕。則相君燕飲。正其職。安得其長反無事在堂下也。大射有小臣師。又有小臣正。周禮宰夫職。一曰正掌官禮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則師自是正之佐。非其長。經凡言司馬正司馬師僕人正僕人師者。例皆然。不當此獨以師爲長。而移易其名也。經云小臣納卿大夫。又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大射儀云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又云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與此異者。大射事繁。正與師各有其事。故在東堂下唯言從者。



燕禮。則戒與者。設公席。納卿大夫。請執事者。與羞膳者。請饗爵者。請致者。以及辭臣下拜之事。皆小臣正爲之。而小臣師無事。故特著其位在東堂下也。言一人者。據士喪禮諸侯小臣雖有四人。以燕禮及大射行禮時考之。止一人爲正。一人爲師也。凡正與師。皆隨事分別長貳之稱。非其官之本號。此言小臣師。則上言小臣者。爲小臣正明矣。例見大射小臣下。吳氏廷華云。此注以師爲長。謂小臣師爲小臣之長。大射注又以正爲長。謂小臣師爲正之佐。二說不同。愚謂師固有長義。亦有衆義。正則止有長義。既有正。則師止當以衆言。大射注以師爲正之佐是也。此注又以師爲長。是一官有二長矣。賈謂此小臣師即小臣正。非也。張氏惠言云。大射儀。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注。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與此注不同。疏云。燕禮小臣師。即射禮小臣正。大射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常在君之左右。不在堂下之位。故惟云小臣師者在堂下。燕禮宜有小臣師及從者相君燕飲。小臣正一人無事。得在堂下。案此云小臣師。與射禮小臣師正同。射禮小臣正相君。小臣師佐之。故經分言正與師。燕禮皆小臣正爲之。故凡事唯言小臣。不明爲正。小臣正職事皆在阼階下。其立位當在階前北面。故此及射禮皆小臣師。獨在東堂南面之位。而正之位不著。注爲二說。似失之。射禮從者在小臣師東。此不見從者。下經小臣納工相工入者。即小臣從者也。其位當在西縣北。如射禮僕人也。下經獻左右正與納小臣于阼階上。注云。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土立于其北。北。大樂正立于東縣之北。此鄭取射禮爲說。以校經之左右正者。當云小樂正立于西縣之北。小臣從者立于其北。大樂正立于東縣之北。而無僕人正。又大射正爲擯。擯者遂爲司正。又有司射注云。射人。則小射正也。燕禮射人納賓。射人請立司正。射人遂爲司正。下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然則射人爲司正。非大射正。疏云。或大射正爲擯。或小射正爲擯。非也。射人者。小射正。小臣師者。小臣之佐。射燕禮所用雖異。其名不殊。獻士時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此一人當是大射正。亦云射人者。略之。燕禮略於射。故射人告具。即射人爲擯。至射。而後大射正親其事。大射主於射。故射人告具。大射正爲擯。遂爲司正以監射也。至小臣正君之服位。皆正親其事。不得有異。射人司士獻在饌南。其始位亦宜在此。云凡入門而有。由闕東。左。則由闕西者。賈疏云。凡入門而有。由闕東者。臣朝君之法。左則由闕西者。聘賓入門之法。敷氏云。凡已之臣子入門而左右。皆由闕東。盛氏世佐云。士立於西方。是入門左矣。然亦由闕。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東。曲禮云。士大夫出入君門。由闕右。是也。公降立於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夫皆少進。爾。近也。移也。揖而移之。〔疏〕正義曰。曲禮云。揖人必達其位。故公將揖卿大夫而降立也。諸氏寅亮近之也。大夫猶北面少前。〔疏〕正義曰。曲禮云。揖人必達其位。故公將揖卿大夫而降立也。諸氏寅亮



矣。敫氏云。古文爾通。爾揖之。使進而近於己也。公俟其入。乃降而揖之。明降尊之義也。大夫不西面。自別於卿也。君於卿與大夫。各旅揖之。大射儀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

### 右君臣各就位次

射人請賓。命當由。〔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射人誤作入。○賈疏云。不辨射人面位者。以其君南面。射人北面。射人請賓。君出也。〔疏〕可知。故不言。敫氏曰。請於君。謂使誰爲賓也。釋官曰。案大射官多。辨尊卑。有大射

正小射正。故云大射正。此燕不主於射。無尊卑之分。故直云射人。其實射人亦大射正。以其爲同也。公曰。命疏謂司射次於小射正。案下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大射注云。小射正。司射之佐。則疏說非也。公曰。命

某爲賓。某。大。〔疏〕正義曰。郝氏云。卿不爲賓。嫌逼也。方氏苞云。燕義曰。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大夫爲賓。尊賢之義彰焉。天子之宰夫爲下大夫。降殺以等。則諸侯之宰夫士也。使與公卿爲敵者之禮。則非所安。蓋貴貴之義寓焉。饗食燕射。國之大政也。君卿實共主之。故不以公卿爲賓。體國之義著焉。故曰。禮者。義之實也。

釋官曰。疏云。知大夫非卿者。以其賓主相對。既以宰夫爲主人。是大夫。明賓亦是大夫。案下記云。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賓之爲大夫。記有明文。其義則燕義詳之。非緣主人爲大夫。而賓亦使大夫也。此

主人爲膳宰。非宰夫。諸侯宰。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命賓者。東面南順。〔疏〕正義曰。注云命賓者東面南順者。夫亦上士。非大夫。疏甚誤。射人命賓。賓少進禮辭。禮辭。辭不敏也。〔疏〕盛氏云。嫌背君也。此時君何南

面。射人在君右。敫氏云。命賓者南面鄉之。非。云禮辭。辭不敏也者。敫氏云。以士冠之賓辭曰。某也不敏。故意此賓亦然。吳氏廷華云。注蓋做大射命納射器言之。所謂東面南順是也。但彼經命之而已。此命賓後。尙有賓辭之節。則當南面向賓也。疏以在君右爲說者。蓋君南鄉。在君之右。反命。射人以賓之。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復。

西也。在西則東面。說非不合。但此命賓與詔辭略有不同。反命。辭告於君。又命之。賓再拜稽首許諾。復。

〔疏〕正義曰。敫氏云。公不許其辭。故射人反命。許。賓出。立於門外東面。當更以賓。〔疏〕正義曰。前大

此當更以賓禮入。故出立於門外也。敫氏云。大射儀云北面。此東字蓋誤也。褚氏寅亮云。公揖卿大夫。乃升就

大射辨尊卑。故北面。燕主歡心。仍當賓主之義。故東面。敫氏據彼改此亦爲北面。泥矣。公揖卿大夫。乃升就

席之也。人〔疏〕正義曰。敖氏云。揖之乃升。禮之也。亦異揖之。郝氏云。公揖卿大夫。公將升揖也。乃升。君升之也。〔疏〕昨階也。就席。君先就席也。盛氏世佐云。此揖。卿大夫共一揖也。蓋略於爾之之時矣。敖氏亦異揖之。恐未是。焦氏以恕云。觀下文。知惟公升。卿大夫未升。注云人之也者。謂以人意相存偶也。

右命賓

小臣自阼階下北面請執事者與羞膳者。執事者。執瓦大之器也。方圓壺。〔疏〕正義曰。敖氏云。士之掌此二

之於君。然後敢命之也。盛氏世佐云。羞膳執事皆以士。必請之者。諸侯兼官。士之掌此二事者無常職。惟君所命故也。焦氏以恕云。秦制。階下侍衛之士。非有命。不得上殿。執事羞膳之士。雖有常職。非由君命。不敢升階。是以必自於君而命之也。胡氏驥听云。焦氏以暴秦之制取以說經。非矣。盛氏說近是。注云羞膳羞於公。謂庶羞者。李氏如圭曰。羞。進也。君物曰膳。凡薦謂脯醢。羞謂庶羞。盛氏云。羞膳者。謂進膳於公者也。君物曰膳。謂膳醢也。知不兼庶羞者。下詔云。凡薦與。乃命執事者。執事者升自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以公命於西階前命之也。羞者小膳宰也。則是有常職矣。

羞膳者從而東。由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西。〔疏〕正義曰。注云以公命於西階前命之也者。賈疏云。下詔曰。羞膳者與面南上。不言之者。不升堂。略之也。

由堂東升自北階。房中西面南上者。李氏如圭云。羞膳者無升文。以羞在房。知由堂東。自北階升也。士冠禮脯醢在房。贊者薦脯醢立于房中。西面南上。盛氏世佐云。房中西面南上者。薦脯者在南。薦醢者在北也。羞膳者不由前堂升。以其士賤。且所事者在房故也。云略之也者。吳氏廷華云。執事與羞膳者並命之。則二執事當同升。升後則執事膳者自立於尊南。羞膳者自立於房中。雖文不具。其理可知。盛氏云。解經不言之故。疏云解不由前堂升。非。

宰請羞于諸公卿者。小臣不請。而使膳宰。於卑。〔疏〕正義曰。賈疏云。膳宰卑於小臣。故云爾略也。釋官曰。宰。不使小臣。注謂以異為敬。得之。疏因此較量尊卑。殊未了了。且此篇獻賓。薦與設俎。皆膳宰。大射獻賓及公。皆宰胥薦醢。庶子設折俎。則疏謂禮之大例。薦羞者尊於設俎者。亦未必然矣。盛氏世佐云。大國之孤曰公。君稱公。

臣稱諸公。一字而尊卑辨矣。案義疏云。射人爲擯。請賓擯者事也。小臣近臣。請執事與羞膳者。近臣事也。膳宰具官饌請羞。諸公卿具饌者事也。又云射人告具。射人請賓。膳宰請羞於諸公卿。經不言面位。今皆北面者。以小臣請執事爲準也。

### 右請命執役者

射人納賓。射人爲擯者也。〔疏〕正義曰。注云射人爲擯者也者。李氏如圭云。大射儀。大射正擯。擯者請賓。春秋云。此經請賓命賓。皆射人。若如今文云。賓入及庭。公降一等揖之。及至也。至庭。謂〔疏〕正義曰。注云謂既入而左北面時者。李氏如圭云。出堂塗時也。客入門而左。敖氏云。一等者。公升就席。以其將與主人爲〔疏〕正義曰。宰夫代公爲階也。并堂爲二等矣。揖之者。使之升也。大射儀云。賓辟。公升就席。不參之也。〔疏〕主人。故公升就席。

### 右納賓

賓升自西階。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宰夫也。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者。拜賓來至也。天子膳夫爲獻主。〔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賓右北面。右誤作又。大宰之屬。張氏云。巾箱杭本。不敢由阼階也。自此至以虞爵降奠于饌。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獻公。主人受公酢。主人酬賓。二人媵解于公。公取媵解酬賓。遂旅酬。凡七節。此初燕之盛禮也。注云主人宰夫也者。燕義云。使宰夫爲獻主是也。云宰夫大宰之屬。掌賓客之獻飲者也者。釋官云。案主人當爲膳宰。注據燕義。訓爲宰夫。春秋時。膳宰亦通稱宰夫。如左傳稱膳宰屠剛。而禮記檀弓載此事云。黃也。宰夫也。左傳稱宰夫肺熊蹠不熟。公羊傳云。膳宰熊蹠不熟。是其確證。禮記雜出於漢儒之手。故宰夫亦沿春秋之稱。然鄭注燕義云。宰夫主膳食之官。則固明以膳宰釋之矣。此注及疏。引周禮宰夫甚誤。周禮宰夫爲大宰之考。職掌較尊。王燕飲酒。則膳夫爲獻主。不使宰夫。諸侯亦當使膳宰爲獻主。文王

世子云。公與族燕。膳宰爲主人。此其證也。蓋周公設官。天子有宰夫。又有膳夫。諸侯亦有宰夫。而稱膳夫爲膳宰。玉藻云。皆造於膳宰。國語云。膳宰不致餼。是也。春秋時。宰夫官廢。左傳所云宰夫將解鼈。宰夫和之之類。皆指謂膳宰。而周禮之宰夫職無聞焉。鄭注周禮膳夫。引燕義使宰夫爲獻主。注大祝云。宰夫授祭。章昭注國語云。膳宰掌賓客之牢禮。以宰夫職釋膳宰。皆由後世膳宰通稱宰夫。不能辨別。遂誤合爲一。不知諸侯別自有宰夫也。大射聘禮公食諸篇所言宰夫。皆周禮宰夫之職。與膳宰異。云其位在洗北西面者。敖氏云。諸侯之宰夫。蓋以士爲之。其位亦在西方。故賓進則主人因從而升也。盛氏世佐云。宰夫。士也。初位在西方。散說得之。洗北西面。乃其受薦之位耳。不可援以爲證。云君於其臣。雖爲賓。不親獻。以其尊莫敢伉禮也者。燕義云。殷實主飲酒之禮也。使宰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伉禮也。注本此爲說。云至再拜者。拜賓來至也者。李氏如圭云。至再拜者。賓至乃拜之。有尊卑不敵之義。體敵者。皆言拜至。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寶將從之。〔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洗南當北面。今西北面者。當辭賓降主。升降不由階。與賓同由西階升降。故於洗南辭降。吳氏廷華云。洗南。則北面矣。爲賓降。故兼言西北面。賓降階西東面。主人辭降。賓對。〔疏〕正義曰。敖氏面。東西亦當序。此賓降而主人於洗南辭之。則其降之節亦可見矣。賓對亦少進。既則復位。主人北面盥坐取觚洗。賓少進辭洗。主人坐奠觚于篚。與對賓反位。寶少進者。又辭。宜違其位也。獻不以爵。辟正主也。古文觚皆爲解。〔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奠觚于篚。于、誤作與。注云寶少進者。獻不以爵。辟正主也者。以宰夫爲主人。非正主。故用觚不用爵。敖氏云。獻公用象觚。則此觚乃角觚也。張氏爾岐云。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觚。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云古文觚皆爲解者。胡氏承琪云。案特性記篚在洗西南。順寶二爵二觚四解一角一散。蓋飲酒之器。爵散貴。觚次之。解又次之。角散爲下。故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解。卑者舉角。此獻辟正主。不用爵。宜降一等而用觚。故不從古文作解也。主人卒洗。賓揖乃升。寶每先升。〔疏〕正義曰。寶每先升者。以宰夫是士。且非正主也。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主人復盥。爲拜手坊屬也。賓降。主人辭。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取觚。將就五大酌膳。○大庾案。卒洗降盥。俱言賓揖。而不言主人揖。要之主人亦揖也。執事者

舉冢主人酌膳執冢者反冢君物曰膳。膳之言善也。〔疏〕正義曰。郝氏云。反冢。既酌。反冢於尊上。注云酌  
代君飲之。則酌君尊。蓋達君之意也。酌膳東面。主人筵前獻賓。賓西階上拜。筵前受爵。反位。主人賓右拜送爵。實既拜前受  
正義曰。李氏如圭云。通言之。則觴亦稱爵。敖氏云。獻賓蓋亦西北面。與鄉飲酒同。故不著之。高氏愈云。主人送爵。不於阼階。而於賓右。辟君位也。吳氏廷華云。賓宜東南面受爵。拜則俱西階上北面也。反位亦西階上位也。  
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折俎。牲體骨也。鄉飲酒。記曰。賓俎脊脅肩肺。〔疏〕正義曰。釋官云。上既以主人爲膳宰。此文主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當中士二人爲之長。一爲主人。而仍供膳宰之職。如此篇射人既爲司正。又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是也。吳氏廷華云。膳宰既爲主人。不得又設薦俎。大射宰胥薦。則此兩膳宰皆宰胥也。大射庶子設俎。此並使膳宰。燕禮輕也。蔡氏德晉云。賓升時。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故其後也。遂以西階賓右爲主人定位。注引鄉飲酒記者。鄭以燕禮不言賓牲體之數。故引鄉飲酒記以證之。明與之同也。案敖氏繼公謂公俎似當用肩。賓俎用臂。與鄉飲酒賓主之俎異。說與注殊。盛氏世佐從之。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與取肺坐絕祭。嗜之。興加于俎。坐挽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降席。席西也。〔疏〕正義曰。校勸記云。集釋無也字。○敖氏云。此賓乃大夫也。亦絕肺以祭。而下文又云公祭如賓禮。則是自上至下。此禮同也。舊說謂大夫以上祿祭。惟士絕祭。其不考諸此乎。盛氏世佐云。絕祭祿祭之分。本周禮大祝職文。康成謂禮多者祿之。禮略者絕則祭之是也。考之此經祭肺之儀。但見其絕。未聞其祿。說者欲以鄉飲酒禮當之。誠誤。然鄉飲酒禮云弗祿。明大夫以上固有祿者矣。其祿也必於饗。饗禮雖亡。以類推之。可知也。鄉飲鄉射絕祭。士賤也。燕禮大射亦絕祭。禮略也。尊於士。詳於燕。其惟大夫以上爲饗禮乎。若以此此經無祿祭之文。遂謂自上至下同絕祭。則汰矣。鄉飲酒禮疏云。燕禮大射。雖諸侯禮。以賓皆大夫爲之。臣在君前。故不爲祿祭皆爲絕祭也。此說近之。褚氏寅亮云。當以鄉飲酒疏臣在君前不祿祭皆絕祭之說爲正。下文云公祭如賓禮。祭則皆同。祭肺之祿絕則不同。勿泥。案義疏云。賓拜俱在西階上。拜告旨獨在筵西者。承上降席來又下始言西階上。則告旨之拜不在階上也。注云降席席西。不言面者。

代君飲之。則酌君尊。蓋達君之意也。酌膳東面。

正義曰。李氏如圭云。通言之。則觚亦稱爵。敖氏云。獻賓蓋亦西北面。與檐飲酒同。故不著之。高氏愈云。主人送爵。不於阼階。而於賓右。辟君位也。吳氏廷華云。賓宜東南面受爵。拜則俱西階上北面也。反位亦西階上位也。

膳宰薦脯醢賓升筵膳宰設折俎折俎牲體骨也。鄉飲酒記曰賓俎脊脅肩肺。〔疏〕正義曰釋官云上既以主人爲膳宰此文主人獻賓又云膳宰薦脯醢設折俎者蓋天子膳

夫。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當中士二人爲之長。一爲主人。而一仍供膳宰之職。如此膳射人既爲司正。又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是也。吳氏廷華云。膳宰既爲主人。不得又設薦俎。大射宰胥薦。則此兩膳宰皆宰胥也。

大射庶子設俎。此並使膳宰。燕禮輕也。蔡氏德晉云。賓升時。主人亦升自西階賓右。故其後也。遂以西階賓右爲主。人定位。注引鄉飲酒記者。鄭以燕禮不言賓牲體之數。故引鄉飲酒記以證之。明與之同也。案敖氏繼公謂公祖似當。

用肩。賓用臂。與鄉飲酒賓主之  
用異。說與注殊。盛氏世佐從之。  
賓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興取肺。坐絕祭。嚼之。興加于俎。坐

挽手執爵。遂祭酒。興席末。坐啐酒。降席。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興。主人答拜。降席。席西也。旨。美也。〔疏〕正義曰。校

勸詁云。集釋無也字。○敖氏云。此實乃大夫也。亦絕肺以祭。而下文又云公祭如賓禮。則是自上至下。此禮同也。勸詁謂大夫以上祓祭。惟士絕祭。其不考諸此乎。盛氏世佐云。絕祭祓祭之分。本周禮大祝職文。康成謂禮多者祓之。

禮略者絕則祭之是也。考之此經祭肺之儀。但見其絕。未聞其燎。說者欲以鄉飲酒禮當之。誠誤。然鄉飲酒禮云弗綵。明大夫以上固有燎者矣。其燎也必於饗。饗體離亡。以類推之。可知也。鄉飲酒射絕祭。士踐也。燕禮大射亦絕祭。

禮略也。尊於土。詳於燕。其惟大夫以上爲饗禮乎。若以此絕無緣祭之文。遂謂自上至下同絕祭。則汰矣。鄉飲酒禮疏云。燕禮大射。雖諸侯禮。以賓皆大夫爲之。豆在君前。故不爲緣祭。皆爲絕祭也。此說近之。諸氏演義云。當以鄉

飲酒疏臣在君前不緣祭皆絕祭之說爲正。下文云公祭如賓禮。祭則皆同。祭肺之緣絕則不同。勿泥。案義疏云。實拜

義禮王義五卷十一  
一五





君不親酢。故無所辟也。胡氏驥听云。案鄉飲酒鄉射酢主。皆席前東南面授爵。此經雖無明文。蓋亦與飲射同也。經云主人北面拜受爵。則賓之南面授爵。推之可知。敖氏故與鄭異。非是。案義疏云。卒洗不言主人揖。賓盥降不言主人對。其揖主人坐祭不啐酒。辟正主也。未〔疏〕正義曰。注云辟正主也者。例以鄉飲鄉射皆是正主。經云祭如賓與對可知。主人坐祭不啐酒。薦者。臣也。〔疏〕禮啐酒。則主人亦啐酒也。下又云不告旨。惟言不告旨。則仍啐酒可知也。故此不啐酒。鄭知是辟正主也。云未薦者。臣也者。李氏如圭云。凡獻則薦。宰夫代君行禮。雖受酢而不薦。至獻大夫。乃薦於其位。張氏爾岐云。正主人皆有啐酒。唯不告旨。賓獻訖。即薦脯醢。此主人是臣。故酢時不薦。至獻大夫後。乃薦於洗北。盛氏世佐云。不於此時薦主人者。亦辟正主之義。且以其士賤也。褚氏寅亮云。注云未薦者。臣也。蓋鄉飲鄉射主賓敵。故主人受獻後即薦。此臣代君爲主。故未即薦。案義疏云。正主酢。則必薦。此未薦者。以主人堂上無位。堂下又未定洗北之位。無所薦。不拜酒。不告旨。主人〔疏〕正義曰。敖氏云。拜酒。謂拜謝其之。且公卿未薦。不得輒薦主人。非但以臣而已。不拜酒。不告旨。之義。〔疏〕以旨酒飲已也。酒非賓物。則無是二禮可知。盛氏世佐云。拜酒告旨。本是一意。上經云。降席。坐奠爵。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與賓答拜。拜告旨。即其禮也。凡言不告旨。則不拜酒可知。此並著之者。文詳也。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與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崇。充也。不以酒惡。〔疏〕正義曰。注不以酒惡。謝賓。校勘記云。徐本。集釋。謝賓者。多充滿者三字。考鄉飲酒注云。崇。充也。言酒惡相充實。則鄭氏原不作充滿解。通解所引。蓋以意增。非注本如是也。○敖氏曰。不崇酒者。無崇酒之拜也。酒非已物。故是禮亦不可得而行。方氏苞云。崇酒。敵者所以致濕洽也。君專大惠。而膳宰拜崇酒。是代君尸惠。故不敢也。○高氏愈云。此就席第二爵主人飲之也。

### 右賓酢主人

賓降立于西階西。既受獻矣。〔疏〕正義曰。敖氏云。己之獻酢禮畢。而射人升賓。賓升立于序內東面。東面之序。大射禮曰。〔疏〕正義曰。敖氏云。升賓者。優之也。序內東面鄉君也。然則君位亦在東序內明矣。吳氏廷華續者以命升賓。〔疏〕云。入序稍深。故曰內。注云東西牆謂之序者。爾雅釋宮文。引大射禮者。證升賓亦以君

命升主人盥洗象觚升實之東北面獻于公也。象觚有象骨飾。〔疏〕正義曰。升實之。校勘記云。實。唐石敦氏。俱作實。○敦氏云。亦酌膳執事如初。不言者可知也。酒乃君物。主人進之於君而曰獻者。以主人爲獻主故也。公在席而東北面獻之。亦因獻賓之儀而爲之也。經言獻醢在席者多矣。獨此與大射見獻公之儀若是。則其他之獻醢者皆正鄉其席與。方氏苞云。敦說非也。鄉飲酒鄉射。主人皆於賓之席前西北面獻賓。蓋賓席在西階。自宜西面。公席在阼階。自宜東面。而進獻自席南。故皆北面耳。注云象觚觚有象骨飾也者。敦氏云。注云象骨。恐當作象齒。案骨爲總名。齒乃骨之類也。敦氏易之。非是。蔡氏德晉云。象觚。觚以象骨爲飾。實於膳簠者也。主人獻公。更用象觚。君臣不敢同爵也。云取象觚者東面者。李氏如圭云。南面取則背君。膳簠之南有臣簠。不得北面取。故因自西階來東面取也。公拜受爵。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士薦脯醢。膳宰設折俎。升自西階。射禮曰。宰。薦脯醢。〔疏〕正義曰。賈疏云。凡此篇內公應先拜者。皆後拜之。尊公故也。此公先拜受爵者。受獻禮重故也。敦氏云。拜於下者臣也。此惟一拜而已。蓋答公拜也。一拜則不稽首。答公拜而不稽首。亦獻禮然也。其他則否。凡臣先拜其君。皆再拜稽首。郝氏曰。升降不敢由阼。辟君位也。釋官云。獻賓脯醢折俎。皆膳宰薦設。獻公使士薦脯醢者。蓋以異爲敬。君尊。不敢全以賓主之禮行之也。設俎則膳宰之職。故不變。大射公及賓之脯醢皆使宰薦者。以士亦與射。故舒其力。士即上立於西方東面北上者。賈疏因下注云膳宰專於士。遂謂士尊。故使士薦。非也。稽氏寅亮云。獻禮之受爵送爵。固皆一拜。但臣與君行禮。無不再拜稽首者。且既下拜矣。又何獨不遵再拜稽首之禮乎。經不言者可知矣。集說謂一拜不稽首。未然。又案下文自酢。兩言再拜稽首。獻酢禮均。則此豈宜獨異。又云公答再拜。則此一拜受之說亦未然矣。李氏如圭云。賓之薦俎。皆使膳宰。公之薦俎異人者。公尊故也。大射公與賓之薦俎同人者。略於飲酒。主於射也。方氏苞云。私家燕飲之禮。主人親饋。故燕禮獻賓。脯醢折俎。皆膳宰薦設。正其爲賓主也。獻君則士薦脯醢。不敢用賓主之禮。而少變之也。大射。則君及賓之薦設皆使宰胥。蓋小膳宰皆君之親臣。祭祀有常職焉。故息其筋力。使得盡志於射。自大夫以下皆不獻。亦此意也。敦氏云。升自西階者俎也。著之者。嫌殷公俎宜由阼也。膳宰既設俎。則少退東面而俟。既贊授肺乃降。注引大射禮者。賈疏云。謹此脯醢從左房來。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故言左。公祭如賓禮。〔疏〕正義曰。敦氏云。祭。謂祭薦祭。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房。大夫士無右房。故言東房而已。公祭如賓禮。〔疏〕正義曰。敦氏云。祭。謂祭薦祭。膳宰贊授肺。不拜酒。立

卒爵坐奠爵拜執爵與凡異者君尊〔疏〕正義曰：敖氏云：贊授肺者以授肺而贊之也。君尊不與取肺。未祭也。不拜酒。則亦不啐酒。凡男子之坐卒爵者。奠爵乃拜。婦人之尊者立卒爵。而執爵拜。此立卒爵而奠爵拜。其君禮與。公於其臣乃先拜既者。亦獻禮重也。主人答拜升受爵以降奠于膳〔疏〕正義曰：敖氏云：奠于膳。見尊者取之亦在此也。吳氏廷華云：膳。膳西面。取肺者當對面取之。故注以爲四面者。蓋南面嫌與主同也。○高氏愈云：此就席第三爵。宰夫獻公。公飲之。

### 右主人獻公

更爵洗升酌膳酒以降酢于阼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更爵者。不敢廢至尊。〔疏〕正義曰：主人受公酢而自酌者。不敢煩公。尊君之義。楊氏云：君尊不醉其臣。主人自酢。成公意也。雖更爵。亦酌君之膳酒者。明酢之意出於君也。方氏苞云：公受爵而拜。卒爵而拜。主人答拜。階不稽首。循獻禮之常也。至代公自酢。則賓主之禮。臣下所不敢望於君。故再拜稽首以比於君賜之爵。而不敢以主人自居也。注云更爵者。不敢廢至尊也。賈疏云：襲、因也。獻君自酢同用觶。必更之者。不敢因君之爵。喪服傳云：君至尊也。敖氏云：更爵者。改取南簠之觶。蓋不敢用君器也。云古文更爲受者。惠氏古義曰：周禮巾車云：歲時受讀。杜子春云：受當爲更。春秋昭二十九年傳云：以更禾章之後。史記更作受。知古文更字皆爲受。胡氏承拱云：更與受聲義皆不相近。古文作受者。字之誤。鄭主人坐祭遂卒爵再拜稽首及答再拜主人奠爵于簠〔疏〕正義曰：敖氏云：亦與坐奠爵。乃所不從。此主人飲之第二爵也。

### 右主人自酢於公

主人盥洗升。賸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賓降筵。北面答拜。賸、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酌散。作「疏」正義曰。拜賓。賓降筵。校勘記云。賓、唐石經。散氏。俱不重。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氏。俱重。字。注云。賸送也。讀或爲揚。揚、舉也。又云。今文賸皆作騰者。說文。併、送也。从人、𠂔聲。古文以爲訓字。段氏玉裁注云。併、今之賸字。送爲賸之本義。以姪娣送女。乃其一端耳。訓與併音部既相距甚遠。字形又不相似。如足少艸于乎之比。今案訓當作揚。由揚譌詠。由詠復譌訓。始則聲誤。終則字誤耳。據鄭檀弓注。知禮經作賸。記作揚。賸爲古文揚字。若今文禮賸作騰。騰正與揚義協。胡氏承珙云。禮經言賸者訓送。是其本義。說文貝部賸下。一曰送也。賸與騰聲義並同。賸讀爲揚。則聲轉而義亦異。鄭注檀弓。以有謂之杜舉。事與揚義相近。故云揚近得之。此注云賸送也。讀或爲揚。則是送爲賸之本義。揚爲禮家異讀。賸疏云。揚訓爲舉。義勝於賸送。故讀從之。以說檀弓則可。以疏此注則非。今文賸皆作騰。騰義近揚。禮記本今文。故作揚解。鄭注儀禮。以賸從古文送義爲正。故不從今文作騰。賸疏又謂騰與賸皆是送義。亦非。至賸讀爲揚者。釋名。賸、承也。承與繩通。詩抑。子孫繩繩。轉詩外傳作承。承繩本从繩省聲。方言。繩、東齊謂之羊。郭注。今江東呼羊聲如繩。賸讀爲揚。此其聲例。段云。賸即古文揚字。恐未必然。胡氏肇昕云。胡說是也。古文作賸。禮記今文宜作騰。經師以訓話字易之爲揚。故曰揚解。騰可訓爲揚。賸不得訓爲揚。注或讀爲揚者。讀騰爲騰。義得爲揚耳。賸送一義。揚舉一義。注自分明。段氏乃合賸揚爲一字。誤矣。郝氏云。賸、言醕嗣舉也。初獻爲正。再酌爲賸。賸、副也。與賸通。貳嫡曰賸。獻而又賸。所以爲賸。盛氏世佐云。賸、送也。副也。合二義乃備。胡氏肇昕云。說文訓併爲送。義自賸括。諸家拘於賸爲貳嫡之稱。遂於送之外更加副義。不知禮經多言送爵賸觚者。猶云送爵也。獻而又賸。所以爲賸。說雖巧而非經義也。褚氏寅亮云。凡獻以爵者。則酬以解。今獻既辟正主而不用爵。則酬亦不用解矣。安可以改爲解。朱大韶曰。唐石經作坐奠爵拜。賓降筵。不重賓字。是也。禮於獻酬酢。但言坐奠爵拜。未有言拜主人。言拜賓者。鄉飲鄉射二禮。皆云阼階上北面坐奠解。遂拜。執解與。賓西階上答拜。飲、射。主賓分階。燕、大射。公席於阼。故賓主人皆於西階。大射儀與此同。儀節盡同。作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答拜。亦不言拜賓。云酌散者。酌方壺酒也。於膳爲散者。李氏知圭云。賓辭主人。酌膳。不敢卑主人。主人酬賓。酌散。不敢自尊也。少儀。君之乘車。君綏曰良綏。副綏曰散綏。散義同此。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拜。賓答拜。辭其代。

君行酒不立飲也。〔疏〕正義曰。朱子曰。正主之酬。皆坐卒爵。此代君酬。當降禮而立飲。今不立而坐。則是不降。此降於正主酬也。故辭不敢當也。張氏惠言云。大射儀注則云。比於正主酬也。疏各爲之說。案正主酬賓。坐祭遂飲。卒爵與。坐奠爵拜。無立飲之禮。此以公卒爵立飲。決主人代君行酒亦宜立飲。今坐卒爵。故辭之。注又言所以坐飲之故。乃比於正主酬也。大射注爲是。此注誤耳。敖氏云。賓見主人將飲。故辭之。蓋欲卽受此解。不敢復煩主人之更酌已。且遠辟膝爵於公之禮也。膝爵於公者。亦皆先自飲。乃更酌之。云卒爵拜。省文也。大射禮曰。卒爵與。坐奠爵拜。執爵與。盛氏世佐云。賓辭之意。敖蓋得之。如注說。則主人之代君久矣。鄉受賓酢。亦不立飲。賓何以不辭邪。褚氏寅亮云。注謂辭其代君飲酒不立飲。蓋君臣酬酢。君立飲而臣坐飲。賓以尊君之禮尊代君飲者。故辭其坐飲也。敖說殊牽強。豈有酬而不先自飲者乎。下經云。酬賓亦立飲。可見君當立飲。吳氏廷華云。正主當指公。公立飲。主人坐。故曰降於正主。若鄉飲酒。鄉射。正主本坐飲。與此同。何得謂之降。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焦氏以怨云。注解甚當。敖說非禮意。不可從也。○高氏愈云。此主人飲之第三爵。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揖升。不拜洗。而禮殺。〔疏〕正義曰。據獻禮。盛則拜洗也。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其酌也。拜。〔疏〕正義曰。正主注拜其酌也。校勘記云。徐、陳集釋。通解。楊氏也。俱作已。云拜者。拜其酌也者。賈疏云。案鄉飲酒。鄉射。皆主人酌賓。皆主人實解。席前北面。賓始西階上拜。此及大射。主人始酌膳時。賓已西階上拜者。以其燕禮大射。皆是主人代君勸酒。其實是臣。急承君勸。不敢安暇。故先拜也。案疏說分析甚明。而敖氏云。拜爲將受之。是時主人已在筵前北面。敖氏謂此與鄉飲酒禮亦同。但文有詳略。當以盛說爲正。恐不可從。章氏協夢云。賓西階上拜。主人宜少退。卒拜。然後授賓爵于筵前。吳氏廷華云。禮無拜酌。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遂者。因坐而奠。不北面。〔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酬賓。不奠乃授之者。亦與土禮異者也。主人拜。主人酬賓。奠爵而不授。以此解不用。不煩賓以親受也。燕則君賜。故親相授受。以致其嚴恭。郝氏云。賓不飲酬酒。猶必坐祭後奠。敬君也。章氏協夢云。鄉飲酒鄉射。族酬之禮。賓主之。故主人酬賓。奠而不授。爲將以此解舉族也。燕禮。公主族酬之禮。故主人酬賓。授受如常禮。○高氏愈云。此飲賓第二爵。賓奠不舉。李氏如圭云。於酌膳時賓卽拜。且手受而祭之。急承主人之酌。重君物也。此皆異於鄉飲酬禮。精氏寅亮云。授而不奠。異於土禮。少牢下篇

酹尸賓皆然。豈此乃大夫以上之酬禮歟。又代君行酬。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實不立於序內。位彌尊。即是尊者之賜矣。故尊之而祭。與先拜之義一也。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實不立於序內。位彌尊。記所謂一張一弛。〔疏〕正義曰。注其體彌卑。校勘記云。體。徐。陳集釋。通解。楊氏。俱作禮。案大射疏引亦作禮。者。是之類歟。〔疏〕胡氏驥所云。此疏述注亦作禮。記所謂一張一弛者。一弛。釋文作壹弛。○主人降復位。李氏如圭云。下經薦主人于洗北。則洗北者主人之位。敷氏云。位西方。東面也。此時未有洗北西面位。至既獻大夫而薦。乃有之。賓降。降筵也。曩者賓降於階下。而君命升之。故此時惟降筵而已。恐變禮而重煩君命也。李氏微之云。東南面立。鄉君也。敷氏云。不立於序內者。升降異處。以相變爲敬。注云賓不立於序內。位彌尊也。位彌尊者。其禮彌卑者。賈疏云。賓初得獻。立序內。此酬訖。立席西。漸近賓筵。是位彌尊。酬禮漸殺。故云禮彌卑也。引記一張一弛者。禮記雜記文。案義疏云。主人復位。經不言其方。據下胥薦主人于洗北。似洗北其位也。然經明言復則其初位矣。入門時未聞有洗北之位。考周禮。膳夫上士。前入門。士在西東面。復位當指此言。

右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命長。使選卿大夫。〔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媵爵者。獻酬禮成。更舉酒於幼可使者。張氏爾岐云。長幼可使。當云年長而可使者。敷氏云。長謂下大夫之長也。此但云命長。不言下大夫者。其以下大夫媵解有常職故與。盛氏云。長。官之長。非年之長也。下大夫五人。以屬於司徒者爲長。蓋朝廷莫如爵。鄉黨莫如齒。其義異也。章氏協夢云。如注說。則賓乃大夫。豈可使卿媵爵乎。敷說較長。褚氏寅亮云。注中卿字衍。觀大射儀注。卿則尊。士則卑。鄭君之意便明。義疏云。賓以大夫。則媵爵自無使卿之理。長如達官之長之長。非以年計也。注兼卿言。且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作。使也。卿爲上大夫。〔疏〕正義曰。敷氏云。以公命作之并幼以立說。非也。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不使之者。爲其尊。〔疏〕正義曰。二人。所謂長也。大夫在入門左之位北面。則小臣作之者。其亦南面與。章氏協夢云。小臣作媵爵者。宜東南面。若南面。則背君矣。注云卿爲上大夫。不使之者。爲其尊者。盛氏云。注意蓋謂媵爵之事。不可使尊長爲之也。此與命大夫爲賓。宰夫爲主人義異。章氏云。大夫有三等。上大夫卿固不可使。而中大夫乃副於卿者。大射儀謂之小卿是也。惟下大夫爵位稍卑。故使之。吳氏廷華云。獻畢未樂賓。卽行旅酬之禮者。重飲也。南面者。大夫在門右少進北面。故向之。二大夫皆最



長者也。君命長而使二大夫。其爲常法可知。媵爵者阼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再拜稽首。拜君命也。〔疏〕正義曰。數氏云。北面。及媵爵者皆代君行禮。而君禮之則異何也。膳宰。士也。且爲獻主。職素定矣。故臨事無加命。媵爵者大夫也。小臣作之。必進受命於君。故答其拜也。主人獻賓獻公。酬酢始畢。卽作媵爵者。俾主人得暫息。然後獻公癸大夫也。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興。公答再拜。序。次第也。猶代也。楹北。西楹之北也。交而相。〔疏〕正義曰。賈疏云。西面北上者。是未待於西階上。既酌。右還而反。往來以右爲上。〔疏〕盥相待之位。序進盥。則北面向洗。代也。案公食大夫禮序進注。序猶更也。更代同義。更代與次第義互相成。故兼言之。云楹北。西楹之北也。交而相。待於西階上。既酌。右還而反。往來以右爲上者。賈疏云。二大夫盥洗訖。先者升西階。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東面酌酒訖。右還由西楹北。向西階上北面。後者升西階。亦由西楹之北。向東楹之西。酌酒訖。亦由西楹之北。西階上北面相待。乃次第而降。故云交而相待於西階之上。數氏云。序進之節。先者既洗。後者乃進也。先者既洗。卽升立於西階上。以俟後洗者也。酌散更言序進。明其復發於西階上也。交於楹北。交相右也。凡經文惟言交者。皆謂相右也。階上之位。退者在東。進者在西。以相右爲便。降時亦先者降三等。後者乃降。蓋同階而同時俱降之法然耳。張氏惠言云。下經云序進坐奠于薦南。注。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之北。疏以爲先者於南西過。後者於北東行。案大射注云。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于西楹北。相左。俟于西階上。乃降。往來以右爲上。又云。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北。亦相左。若如疏說。則是相右非。蓋誤會注以右爲上之文也。凡往來無相右者。鄉射禮可證。鄭云。以右爲上者。謂階下並行時。來既上。媵居由右。及其升堂。上媵由階上之東進奠觶。右還與進者相左。則在西面而降。又居右也。章氏協夢云。始言序進者。以序而盥也。後言序進者。以序而酌也。先者既洗。當退立于階下而立。俟後者既洗。與之以序而升也。升亦先者升三等。後者從之。數氏謂先者既洗。卽升立于西階。恐未然。褚氏寅亮云。前之序進。進而盥洗也。後之序進。進而酌也。故兩言之。若如數氏先者立于西階上以俟後洗者。則酌散時。肩隨而行。安得有交于楹北節次。凡相交者必相左。吉事皆然。經不盡言耳。吳氏廷華云。注云往來以右爲上。賈疏合洗南西面及階上北面言之。愚謂在洗南時。先者既洗而還。後者又往洗。往來相交時。先者在東南行。後者在西北

行。先者在後者之右。後者在先者之右。賈疏以楹南四面言之。不知楹南爲暫立之位。雖有左右。何往來之有。至階上亦暫立相待之右。亦無往來。又云。此及下若君命皆致二節。凡四言序進。其兩序進在洗南者。不必言矣。其堂上之節。據經酌散者升階即言序進。實觚者既酌。始言序進。則酌散者之序進。在階上始發步而未酌散之先。實觚者之序進。則在既實觚將往奠薦南之頃。據此。則酌散者既升階即序長幼爲先後。長者先進。少者待于階上。長者既東面酌散。乃退由其右。西面還。視其初進酌之道爲少南。初進酌之道則在其北也。後者當先者既酌而退之時。即發步隨先者初進酌之道而進。當西楹之北。轉而東行。乃與退者東西相值。退者西面。以北爲右。進者東面。以南爲右。彼此相爲右。所謂交也。然後先者待後者反而並降焉。酌散者之序進相交者如此。實觚者升階。即東西並行。當尊。乃轉而東行。及尊。並實觚然後序進。後者待於瓦大尊所。酌散者由方壺之西。轉方壺之北又轉而南。當公席。乃東面奠于薦南。既奠。亦退從其右。由西南而北。而西還。及方壺之北。即東楹之北。視初進奠之道。亦在其北。後者當先者既奠而退時。亦從尊所循先者初進奠觚之道而進。轉及方壺之北。亦與退者東西相值。而彼此相爲右。與酌散者同。及階上。待後者並降而拜送。實觚者之序進相交又如此。合而計之。進退先後。凡四道也。 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解與坐奠解。再拜稽首。執解與公答再拜。〔疏〕正義曰。方氏苞云。鄉飲酒。鄉射。媵爵者皆先自卒爵。示欲代賓大夫導飲也。而賓大夫更卒解。必自致其敬而後安也。燕射宰夫代君以獻大夫。似可代君以酬。而公酬賓。亦自卒解。以君之於臣。不可以獻。而酬以導飲。則無妨也。至酬賓以後。三舉酬。不復卒解。則義當有節。媵爵者執解待于洗南。待君。〔疏〕正義曰。耳。○蔡氏德晉云。此下大夫二人媵爵于公。各飲一解。以導飲也。媵爵者執解待于洗南。命也。〔疏〕正義曰。洗南西面。尊者之位。吳氏廷華云。小臣請致者。請使一人與二人。〔疏〕正義曰。敖氏云。致如致爵之致。酒。君物也。待于洗南者。以將奠解于篚也。 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解于篚。階下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或一人致。取君進止。吳氏廷華云。 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解于篚。階下皆再拜稽首。公答再拜。媵爵優字未安。大射注云。不必君命。 者洗象解。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解。公答再拜。序進。往來由尊北。交不致必君舉也。大射禮。〔疏〕正義曰。升實之。校勘記云。賓。唐石經作賓。徐。陳集釋。通解。楊氏。敖氏。俱作曰。媵爵者皆退反位。〔疏〕實。○敖氏云。皆。皆二人也。言若者。不定之辭。下文云。若命長致。與此互見也。

亦小臣命之。乃序進。又實之。乃云序進。見其既酌而並立于尊所乃行也。此進退皆不相待于西階上。蓋急於爲君酌與拜送也。注云序進。往來由尊北。交於東楹之北者。賈疏云。前二人酌酒。降自西階。故交於西楹之北。此酌酒奠於君所。故交於東楹之北。交於東楹北者。先酌者東面酌訖。由尊北又楹北往君所奠訖。右還而反。後酌者亦於尊北。又於楹北與反者相交。先者於南西過。後者於北東行。奠訖。亦右還而反。相隨降自西階。褚氏寅亮云。曩執角解待於洗南。俟後命也。既得命。則先奠解于簠。乃拜命。既拜。乃洗象解。禮之次第宜然。此經始言序進。在奠解前。次言序進。在升實後。不在西階上立俟明矣。又先酌者西行。宜在北。後酌者東行。宜在南。如是乃得相左而交於楹北。疏似倒說。云奠于薦南。不敢必君舉也者。賈疏云。鄉飲。鄉射。皆云奠者於左。將舉者於右。是鄉飲酒一人舉解。及二人舉解。皆奠于薦右。今言薦爵于公。是將舉旅當奠于薦右。而奠于薦左。故云不敢必君舉也。是鄉飲酒一云。二大夫薦爵。疏於交于楹北無明文。至序進坐奠于薦南。疏則謬。案大射交于楹北注。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于楹北。相左。于序進奠于薦南則云。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于東楹北。亦相左。疏云。言亦者。亦前酌酌自飲時相左于西楹之北時。後者南。相東向。先者北。相西向。向西階。右還北面待後至降也。今此二人先升于尊西。東面酌訖。于東楹之北。東向向公前奠之。右旋于東楹之北。北畔西過。後者亦于尊西。東面酌訖。于東楹之北南過。東向于公前奠之。是亦交于楹北相左也。較燕禮疏爲是也。敖氏釋交于楹北云。階上之位。退者在東。進者在西。以相右者爲便。然由楹北至尊後。由尊北至君席前。俱南相行爲疾。而北相行較緩。臣趙君命。理宜由疾。其先者酌訖奠訖。既得將事。其進者方進將事。則後者之進。先者于時宜少北以便之。疏說不如鄭義也。李氏如圭云。尊在東楹之西。以執爵者在尊南。故既酌。由尊北楹北往奠于君所。薦南。君左也。盛氏云。公席在阼階上西鄉。薦南。卽其左也。奠于薦南。與鄉飲酒記所謂將事者于右之義異。故注以不敢必君舉釋之。引大射禮者。張氏爾岐云。見此二人阼階下拜訖。亦反門右北面位也。

### 右二人薦爵於公

公坐取大夫所薦觶。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賓。升成拜。興以酬賓。就其階而酬之也。先時君辭之於「疏」正義曰。李氏云。此君爲賓舉旅行酬也。敖氏云。曩者君與賓各受主人之獻。其情意猶未接。禮。若未成然。疏至是公乃酬賓而興之爲禮也。注云興以酬賓。就其階而酬之也者。李氏云。酬賓就西階。

降尊以就卑也。盛氏云：公酬賓于西階上，以貴下賤也。胡氏驥昕云：敖氏云：與以酬賓，謂與立于席，舉解鄉賓而酬之也。酬賓亦不下席。君尊也。說與注異。解禮者多據以駁注。方氏苞云：凡獻酬，主人就賓之階，賓就主人之階。經皆明著之。況以君而就臣之階以酬以拜，無不特書之理。敖說於文義略合。章氏協夢云：如注說，則當云降適西階上酬賓，不當祇言與矣。且公若降酬賓，則於賓之拜，公可自辭之，不必使小臣矣。案經文簡質，多互文見義。云與云賓降西階下，則公之就西階可知也。賈疏云：賓降拜，不于阼階下，而言西階下，故知公在賓西階上也。不言西階者，以公尊，空其文也。發明鄭義，最爲明顯。云升成拜，復再拜稽首也。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者，上云再拜稽首，此云升成拜，是升而復再拜稽首也。蔡氏德晉云：謂之成拜者，以堂下再拜而君辭之，若未成然，故復升堂再拜稽首以成之也。敖氏云：西階下再拜稽首，雖爲賓，不敢不盡臣禮也。辭者，不受其拜下之禮，賓之也。賓升成拜，順君賓已之意也。增案：小臣以公命辭賓，不于阼階遙辭之，乃至西階東且西面者，準上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與立卒觶，賓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也。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疏〕正義曰：成拜者，爲拜故下，實未拜也。下不輒拜，禮殺也。此賓拜於君之左，不言之者，不敢敵偶於君。〔疏〕注云：不言卒拜於下，無所成也。吳氏廷華云：下時將拜未拜，君卽辭之，因而升拜，非下後遲回未拜也。章氏協夢云：上云升成拜，此云升再拜稽首者，上降時已再拜稽首，特升以成之耳。故云成拜。此降未拜，升始拜，必言再拜稽首者，嫌祇升拜而不再拜且稽首也。云此賓拜於君之左，不言之者，不敢敵偶於君者，賈疏云：上云公酬賓于西階上，則此賓升再拜者，拜於君之左可知。不言者，不敢敵偶於君，關其文也。盛氏云：奠觶答拜，皆于西階上。敖氏云：奠觶于薦右，郝云：答于阼階上，皆非也。君無北面之禮，雖就賓階酬之，然其西面自若也。賓之拜也，於其西北面，則不得云拜於君之左矣。〔注〕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與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疏〕正義曰：敖氏云：賓受虛爵于君席之前，說亦未是。公坐奠觶，答再拜，執觶與賓進受虛爵，降奠于篚。〔疏〕故云進，必就而受之者，臣事君之禮也。受時蓋東面於薦北，方氏苞云：觀此，則公不就西階益明矣。凡經言進，體例不一。於揖讓行趨而言進者，各指其事表其地也。於受爵而言進者，皆至其席前，鄉飲酒，賓拜進，坐奠觶于薦西，鄉射，賓進受爵于席前，是也。於授物而言進者，婦見舅姑，執笄進，拜奠于席，是也。公酬不言就西階，飲不言降席，而賓受虛爵曰進，則進受于公之席前明矣。案盛氏云：賓於此云進，則拜時于西階上少西矣。受虛爵亦北面，敖說非。公既受解，反位。○高氏愈云：

公復卒。燁以導賓飲。易觶洗之。辭。進受虛爵。尊君也。不言公酬賓於西階上及公反位者。亦尊君空其文也。〔疏〕正義曰。注云凡爵不相襲者也。於尊者言更。自敵以下言易者。賈疏云。謂受尊者爵。與尊者爵。皆言更。受卑者爵。與卑者爵。皆言易。此公酬賓。與尊者爵。故言易也。案朱子謂更易本無異義。敖氏云。易解者。謂更取角觶也。亦言更。或言易。互文耳。張氏爾岐云。易猶更也。注於更易二義大生分別。賈疏援證雖多。亦未見確據。胡氏肇昕云。少牢更爵注亦云。更猶易也。蓋散文則通。對文則異。鄭以篇中或言更。或言易。故通校前後經文。而分別之如此。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膳。觶下拜。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下拜。下亦未拜。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以不言。〔疏〕正義曰。敖氏云。命謂使之仍用象觶也。賓則不易之。不敢違君意也。不洗者。嫌也。承尊者後而復洗成拜。〔疏〕之。則嫌若不以為繁然。○注是以不言成拜。校勘記云。以。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亦。云凡下未拜有二。或禮殺。或君親辭者。賈疏云。禮殺者。謂若酬時是也。或君親辭者。謂若公食大夫云。公答再拜。公拜至。賓降西階。東北面答拜。公降一等辭。賓升階上北面再拜稽首。是階下未拜不得。言升成拜也。公答再拜。拜於階上也。於〔疏〕正義曰。注云於是賓請旅侍臣者。李氏如圭云。請行酒於羣臣也。詔曰。凡公所是賓請旅侍臣。〔疏〕既拜。請旅侍臣。賈疏云。大射於此時賓請旅於諸臣。此不言者。文不具。賓以旅酬于西階上。旅。序也。以次序。〔疏〕正義曰。方氏苞云。公卿先受酬而後獻何也。君不可親酌以獻臣。若酬則自欲以勸大夫飲酒。〔疏〕相導。故可親也。公卿君之所敬。故既親酬賓。因藉手於賓以酬之。士爲獻主。而饔餼者以大夫何也。君親酬賓。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言作大夫。則卿存矣。〔疏〕正義曰。注云言作大夫。公卿大夫。禮重於宰夫之獻也。射人作大夫長升受旅。言作大夫。則卿存矣。〔疏〕則卿存矣者。李氏如圭云。王制曰。上大夫。卿。通言之。則卿亦大夫。方氏苞云。周有六卿之貳。皆中大夫。記又云。諸侯之上大夫。卿也。下經分獻公卿及大夫。則此大夫包公卿明矣。云長者尊先而卑後者。吳氏廷華云。此經皆卿大夫分言之。則上大夫在卿中。大夫則惟中下大夫耳。此注又以大夫中有卿者。蓋經祇言旅大夫。不言旅卿。故謂卿即在大夫中。下經所謂賓以酬長是也。與上下經單指中下大夫異。張氏爾岐云。卿稱上大夫。旅三卿。偏次至五大夫。敖氏云。長如若長之長。大夫長。謂上卿若諸公也。此惟據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與大夫答拜。實有右者。〔疏〕正義曰。受賓酬者而言。若有諸公。則先酬之。賓大夫之右坐奠觶拜。執觶與大夫答拜。實有右者。〔疏〕注左右者。

校勘記云。左、諸本俱作在。云賓在右者。相飲之位者。賈疏云。賓在西階上酬卿。賓與卿並北面。賓在東。卿在西。是賓在大夫之右。賓位合在。今在東者。相飲之位也。敖氏曰。惟云大夫者。諸公與卿亦大夫耳。大夫未獻。乃先受旅者。此酬禮不主于己。故無嫌。章氏協夢云。敖氏既謂若有諸公先酬之。則此所云大。賓坐祭立飲。卒解。

夫。惟三等大夫而已。且王制云。諸侯上大夫卿。未聞稱諸公大夫者。敖氏謂諸公亦大夫。非是。賓坐祭立飲。卒解。不拜。禮殺。〔疏〕正義曰。注云酬而禮殺者。賈疏云。對酢之時坐卒爵。拜既爵。若膳解也。則降更解。洗升實。

散。大夫拜受。賓拜送。言更解也。〔疏〕正義曰。注云言更解。卿尊者。與卑者爵稱易。與尊者爵稱更。賓爲大夫。卑及乎他。是以更用角解。而洗者亦爲更解新之也。餘則不洗。賓既拜送。則就席。張氏爾岐曰。膳解本非臣所可。

襲。以君命。故得一用。至酌他人。則必更矣。注釋更字義。亦未可信。盛氏世佐云。此爲公有命則不易不洗者言也。若既訖。則不更不洗而竟實散矣。不復酌膳者。異於公所酬也。吳氏廷華云。所以易解者。蓋君本以不易者饗賓。賓既飲訖。不敢輕用之大夫也。○高氏愈云。此賓酌解自飲。而因以導大夫飲。蓋賓飲之第二爵也。凡諸大夫皆飲一爵。

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卒猶後也。大射禮曰。奠于〔疏〕正義曰。辯受之禮者。敖氏云。如射人作升受旅以下之儀也。方氏苞云。一如公卿受賓酬之禮而無殺也。不祭者。賈疏云。酬禮殺也。敖氏云。此見其異者也。酬酒不祭。乃其正禮。賓之祭者。有爲爲之耳。張氏爾岐云。辯受酬。皆拜受拜送。但。

賓之初酬有坐祭。後酬者則不祭。爲異。卒受者。敖氏云。下大夫之末者也。無所酬。獨飲于西階上。張氏云。大夫辯受酬。不及于士也。吳氏廷華云。下燕時大夫卒受者有酬士之文。此亦當然。今依經闕之。蔡氏德晉云。堂上無土。

席。三旅皆自大夫止。不及于士。至三旅後乃徧及也。注引大射禮者。張氏云。奠解復位。復門右北面之位。

右公舉腰爵酬賓。遂旅酬初燕盛禮成。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酬而後獻卿。別尊卑。〔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降奠于篚。主人獻卿。凡。

也。飲酒成於酬也。又二大夫腰解于公。公又舉腰酬賓若長。遂旅酬。凡。

主人洗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酬而後獻卿。別尊卑。〔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降奠于篚。主人獻卿。凡。

也。飲酒成於酬也。又二大夫腰解于公。公又舉腰酬賓若長。遂旅酬。凡。



三節。此獻酬而酬。燕禮之稍殺也。○敖氏云。實散。降于賓也。凡獻于西階上。皆西南面。章氏協夢云。獻酬實散者。非公所命獻之人也。凡公命獻者皆酌膳。注云。酬而後獻。別尊卑也。飲酒成於酬也者。賈疏云。此酬非謂尋常獻酬。乃是君爲賓舉旅行酬飲酒之禮。成於酬。酬辭乃獻。以君尊臣卑。是以君禮成。卿乃得獻。故云別尊卑也。楊氏曰。卿者。君之股肱腹心。燕禮之所當先也。獻禮後卿何也。燕義云。不以公卿爲賓。而以大夫爲賓。爲疑也。明嫌之義也。既命大夫爲賓。故先獻賓。獻賓而後獻公。又獻禮成於酬。禮成而後獻卿。此事之序。禮之宜。非後於卿也。褚氏寅亮云。凡旅者不洗。此洗者。爲更爵也。吳氏廷華云。此燕義所謂公舉旅行酬而後獻卿也。卿不與賓同獻者。卿與鄉飲違者等。至此乃獻。亦待違者意也。胡氏肇昕云。卿尊於大夫。而親於君。不以卿爲賓者。如子不爲父尸之例。以子親於父也。此卽燕義所謂明嫌之義也。既以大夫爲賓。則大夫雖卑。而爲賓則尊。故獻賓必先於獻卿。飲酒成於酬。既旅酬。則獻賓之禮已成。乃特獻卿焉。亦以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言兼卷。則每卿異席尊卿也。注所謂別尊卑者。指賓與卿言。疏謂君尊卿卑。非是。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言兼卷。則每卿異席。統於君也。席自房來。〔疏〕正義曰。注云言兼卷。則每卿異席也。重席。重蒲筵。細布純也者。敖氏云。兼卷。謂以統於君也。席自房來。〔疏〕兩席相重而並卷之也。其卷亦是未執時兼卷。是設時亦兼布之矣。此固異於設加席之法。亦以其二席之長短同。故得由便爲之爾。張氏爾岐云。重席。但一種席重設之。故注云重蒲筵。細布純也。加席。則於席上設異席。如公食大夫記云。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細布純。加崔席尋。玄帛純。是也。經義聞斯錄曰。經云兼卷。則上下長短同。其爲一種席可知。若上經司宮筵賓于戶西東上。無加席。賓大夫也。下經若有諸公。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爲近君居也。鄉飲酒禮。賓若有違者。席于賓東。公三重。大夫再重。大夫如介禮。有諸公。則辭加席。委于席端。無諸公。則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鄉射禮。大夫若有違者。席于尊東。大夫辭加席。主人對。不去加席。皆非一種席矣。吳氏廷華云。周禮司几筵。大朝覲疏云。初在地者。一重。謂之筵。重在上者。謂之席。上經司宮筵賓疏說亦然。此經筵賓無加席。是就初在地一重言之。故只曰筵。鄉射記言蒲筵。細布純。公食記蒲筵常。細布純。同當俱指在地一重。其上一重。則據司几筵設莞筵加緹席加次席。公食記蒲筵加崔席。是加席與下一重之筵不同。此注以重爲重蒲筵。非也。蓋因鄉飲酒有加席。而彼經只言蒲筵。故以重蒲筵意會言之。要知此經重席當卽是加席。鄉飲酒禮先曰重。後曰加。蓋重卽加耳。增案。義疏曰。燕以尊賓爲節。故席於中堂。卿雖貴於賓。而不敢以尊於正禮。故後賓獻而位於賓東。又布席徹席者。須在席之上下爲之。乃便於卷布。今司宮席卿西面。從上布之也。卿辭重席者。當在將就席之先。則北面近席時也。楊圖皆誤。敖云拜送不言卿。可知。又賓東卽



有諸公。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一「疏」正義曰。注云諸公者。謂大國之孤也。孤國。鄭司農注與命云。上公得置孤卿一人。後鄭從之。是孤卿本一人也。王制云。天子使其大夫爲三監。監于方伯之國。國三人。是方伯之國或有三公。故云諸公也。賈疏又云。立三監。是殷法。周使伯佐牧。不置監。其有監者。因殷不改者也。故鄭云容。容有異代之法也。敖氏云。此禮通五等侯國言之。故於諸公云若有。蓋上公之國。乃有四命之孤。侯國以下。則無之也。稽氏寅亮云。獻雖先卿。其升席亦必。俟射人命之。亦與卿序升。敖氏謂獻卽先升。恐未是。吳氏廷華云。公舉二大夫。賤爵者三。上公爲賓舉旅。一也。下若賓若長。惟君所酬。二也。坐入之先。公又舉奠。三也。外此。則舉賓所賤爵者一。下公坐取賓所賤解與。惟公所賜。是也。若無算爵曰酌。賤爵者酌以進公。酌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二。雖曰公賜。而不言公舉。是二大夫所賤。止須三爵。上二人所賤。既有二爵。則此一爵已足。命長之義如此。且可知經言若者。雖是無定之辭。實以上須三解。前賤兩。則後賤必一。前賤一。則後賤必兩。故云若。則所謂若者。名曰無定。實則有定耳。注以命長爲優。蓋謂命長則少一解。少一解。則公少一舉耳。不知三解皆公舉。何論優與不優乎。又曰。三監之說。雖本之王制。然是殷法。於周制無考。此言諸者。當兼致仕者言之。盛氏云。孤一人而曰諸公者。以別於其君之稱公也。諸。衆也。若曰猶是衆臣云爾。周禮典命職云。公之孤四命。以皮帛。賤小國之君。注云。賤小國之君者。列於卿大夫之位。而禮如子男也。惟其禮如子男。故亦得稱公。惟其列於卿大夫之位。故加諸以別之。亦有言公而不加諸者。鄉飲酒禮云。公三重。是也。以其在鄉里言之也。天子之上公。亦有稱諸公者。曲禮曰。諸公東面。是也。以其在王朝言之也。正名之義。各有攸當。注乃引殷法以釋之。誤矣。胡氏寧所云。諸公之說。各家不同。釋官以注說爲允。詳鄉飲酒禮。今案盛氏說。亦明析。可備一解。蓋對公而言。則別之曰諸公。此經是也。不對公而言。則亦曰公。鄉飲酒禮是也。此亦散文則通。對文則異之例耳。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席孤北面。爲其大尊屈之也。亦因阼階西位近君。近君則屈者。敖氏云。席之於此。以其尊於卿而不與之序也。阼階之西。於君席爲西南。直其左也。諸公在君之左。卿在君之右。蓋以左爲尊也。東上者。亦統於君也。無加席者。以太近於君。故設時卽不敢與之同。而不待其辭也。上爲卿設重席而已。而於公乃云無加席者。明其尊於卿。若或於君所用兩席焉。則當有加席。而非重也。禮。加席尊於重席。方氏苞云。諸公乃天子有加命而禮絕於同僚者也。故席於阼階西。所以別於卿大夫。而非無加席。以示下不敢過於賓。上不敢僭

於君也。褚氏寅亮云。此同於賓也。不設之而待其辭者。敖氏謂位近於君。是也。不言無重席。而言無加席者。別言之。則席同者曰重。異者曰加。統言之。則重亦名加。此經是也。

右主人獻卿或獻孤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又〔疏〕正義曰。敖氏云。上經云皆致。是猶有一奠解未舉也。小臣又請

長解。則奠解無矣。故於是時不以奠解之有無。皆當媵爵。蓋以爲節也。方氏苞云。公若命長致。則仍有奠而不舉之爵。而再請媵爵者。以此爲公卿大夫舉酬之始。不可仍酬賓未用之爵也。曰二大夫媵爵如初。見媵爵者始終惟此二大夫也。爲君行酬則致爵者。大夫坐而飲。則執爵者士。輕重之衡也。張氏爾岐云。二大夫媵爵。自酢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至執解待于洗南。皆與前二人媵爵者同也。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

者奠解于篚。一人待于洗南。長致致者酢階下再拜稽首。公答再拜。〔疏〕命長致者。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

正義曰。注古文以下十字。今本並脫。徐本。集釋。通解。俱有。注云。命長致者。公或時未能舉。自優暇也者。李氏如圭云。若者。不定之辭。前所媵二解。上解以爲賓舉旅。下解以爲卿舉旅。今所媵一解。以爲大夫舉旅所用。唯此三解而言。若命長致者。優君之辭。敖氏云。長。二人中之尊者。命長致云者。則或有命皆致者矣。蓋脫屢升坐以前。君凡三行酬。則大夫所致者當有三爵。然大夫致爵之節。惟止于再。故公之命致爵者。或前多則後寡。或前奇則後偶。皆互爲進退。以取足于三解之數。使之無過與不及耳。此經之所明言者。乃前多後寡者也。其所不見者。則皆言若以包之。若然。則此時之當致者。蓋有定數。而小臣猶請之者。當由君命。而不敢自專也。張氏爾岐云。前媵爵云若命皆致。此媵爵云若命長致。皆不定之辭。非謂前必二人。後必一人也。欲互見其儀耳。褚氏寅亮云。上經云若君命皆致。此云若命長致。作不定之辭。似任公之意。乃所以優公也。若論禮意。則初命二人致。次命一人致。乃隆殺之節宜然。云古文云酢階下北面再拜者。胡氏承瑛云。案上文媵爵酢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注云。再拜稽首。拜君命也。又云。若君命皆致。則序進奠解于篚。酢階下皆再拜稽首。蓋凡拜君無不稽首者。此一人致爵。與上皆致。同爲拜君。不應獨無稽首。大射儀云。長致者。酢階下再拜稽首。注亦云。再拜稽首。重君命。鄭以彼決之。故不從古文。洗象解。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

皆再拜稽首送饌。公答再拜。奠於薦南者。於公所用酬賓解之。〔疏〕正義曰。注云奠于薦南者。於公所用酬賓解處。二人俱拜。以其共勸君。勸君者。上云。饌爵者。二大夫饌爵如初。是共勸君也。敖氏云。不致者亦拜以始者。並受君命。宜終之也。亦拜于下階。

### 右再請二大夫饌爵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一爵。先饌者之下解也。若賓若長。則賓禮殺矣。〔疏〕正義曰。注云一爵。以前二人饌解。奠二饌于薦南。其上饌已爲賓舉旅。今爲卿舉旅。又行一爵。故知爲先饌者之下解也。敖氏云。先若二人解。則此一爵乃先致者之下解。先若一人解。則此乃後致者之上解也。云若賓若長。則賓禮殺矣者。對前爲賓舉旅。爲賓禮盛。云長公卿之尊者也者。有諸公。則公爲尊。若無。則卿尊爲也。而諸公三卿中。又自有長者。云賓則以酬長。長則以酬賓者。經言若賓若長。未定之辭。注故兼言之。敖氏云。長。公若卿之尊者也。至是云若長者。公卿已在堂。故君得酬之。君乃爲之舉酬。禮之序也。故其爲禮與正賓同。此酬主于公若卿。乃或又酬賓者。容途尊者之所欲耳。公卿既受獻。君乃爲之舉酬。禮之序也。下於大夫之禮亦然。旅者。賓則以酬長。長則以酬賓。方氏苞云。賓前已受酬矣。長之中。若有諸公及師保之卿。則宜先。故所酬無定也。公舉酬爵。經文凡三變。此不曰舉解。而曰又行一爵。唯公所酬者。前已再卒解矣。能更勝酒。則仍親卒解。若不能勝。可竟以此解授賓若長。而使自行酬也。吳氏廷華云。上已酬賓。此爲卿舉。所謂卿舉旅行酬而後獻大夫也。經兼言賓者。明或有加。禮。義疏曰。此之舉旅爲卿也。爲卿。則以酬長正也。而亦或由賓以及長。是仍優賓也。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解降。奠于篚。〔疏〕正義曰。賈疏云。言如初者。一如上爲賓舉旅之節。敖氏云。在堂者酬訖。大夫舉旅時禮也。前君命二人皆致。有兩饌奠于薦南。後命長致。有一饌奠于薦南。前後凡有三解。燕禮自立司正以前。凡有三舉旅。用此三解也。初酬賓時。公坐取所饌一解以酬賓。是行一解也。此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唯公所酬。注

云：公又行一爵。先賤者之下解也。下解未畢。今舉之。是行二解也。工歌之後。笙入之前。公又舉奠。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是行三解也。又主人獻士之後。賓賤解于公。公取此解爲大夫舉旅。此又在三解之外也。

右公又行爵爲卿舉旅燕禮之再成



# 儀禮正義

## 卷十二

主人洗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既、盡也。不拜、禮又殺。〔疏〕正義曰。散氏云。主人洗升。不言酌敬者。可知也。大夫升拜。拜位亦如獻賓。郝氏云。大夫未獻。故於此獻之。不致先卿獻也。注云既盡也。不拜之者。禮又殺也者。賈疏云。前卿受獻不酢。已而樂作。獻工後乃舉旅。旅已。奏笙聞歌合樂。爵樂更作。以成三旅。禮又殺。而樂大備。所以致和樂之情也。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胾。胾、膳宰之吏也。主薦之。尊之也。不於上者。〔疏〕正義曰。注云胥膳宰之吏也者。李氏如圭曰。胥、庶人在官爲什長者。膳羞者皆膳上無其位也。胥、俎實。〔疏〕宰。知胥膳宰之吏也。云主人大夫之下。先大夫薦之。尊之也者。釋官曰。主人以膳宰爲之。是士。注云大夫之下。正明其士耳。大射注云。主人下大夫也。謂主人之爵下於大夫也。吳氏廷華云。禮有一時並行者。主人自獻大夫。胥自薦主人。一時並行。故經特載之。獻大夫之中。文雖若有先後。其實並行。無所稱先後也。褚氏寅亮云。薦主人不於賓酢時者。公未獻也。不於獻卿時者。爵卑於卿也。薦於獻大夫時者。亦大夫也。同爵而先薦者。則如經所云尊之也。於此經而知主人之爲大夫也益決。既是大夫。而注云上無位者。堂上非本無位也。案大射儀注云。辟正主。故不薦於上。不薦於上。則上無其位矣。其始也。與大夫同立中庭北面之位。至從賓升階後。則遂定位於洗北。非至薦時方易位也。集說亦誤。云不於其上者。上無其位也者。張氏爾岐云。此主人是宰夫代君爲獻主。君在阼階上。則已不得干正主之位而薦之堂下。故云上無其位也。散氏云。宰夫。士也。先大夫薦之者。以其爲主人異之也。不於賓酢而薦之者。以其爵本賤也。宰夫之位。本在西方。亦以其爲主人。故至是而薦之於洗北。因

使之易位焉。其意與卿大夫士既獻而易位者同。洗北於正主。酢階東之位爲近。主人居之亦宜也。薦西面。主人在其東也。盛氏云。宰夫。天子以下大夫爲之。在諸侯。當爲士也。天子膳夫爲獻主。膳夫亦是上士。敖說得之。云胥俎賁者。賁疏云。胥者。升也。升特牲體於俎。故云俎賁也。敖氏云。無胥者。賤也。自卿已下。已無胥矣。乃於主人見之者。嫌其與賓行禮。或當有之。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偏獻之乃薦。略賤也。〔疏〕正義曰。注而後布席。校勘記云。後、徐、葛、陳、閔監本。集釋。通解。俱作后。○賈亦獻而後布席也。〔疏〕疏云。凡大夫升堂受獻後。獻訖卽降。獻偏。不待大夫升。遂獻於其位。大夫始升。故言遂也。注云偏獻之乃薦。略賤也者。對上卿與賓得獻卽薦爲貴也。方氏苞云。自大夫以下。皆偏獻後同薦。省其節。以便事也。隨獻而薦。則費時多矣。云亦獻而後布席也者。敖氏云。辯獻乃布席。布席然後薦。是皆變於卿者也。繼賓以西。東上。言其薦之次也。其席亦如之。主人辯獻大夫。則降奠爵於簠。而立於洗北之位。褚氏寅亮云。辯獻乃布席。布席乃薦之。經言卿席設於賓左。大夫繼賓以西。則賓西無卿。與大射禮異。孔氏穎達燕義疏謂小卿在賓西者非。主人辯獻大夫。方有事。安得遽薦之。經雖言於辯獻大夫之前。實待一一獻訖乃薦。主人不過在布大夫之席之先耳。盛氏云。繼賓以西。若鄉射三賓之位然。從其類也。賓東之席惟三卿。小卿亦在賓西。言大夫。則兼之矣。卒射人乃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皆下。唐石經。徐本。集釋。楊氏。敖氏。俱有升字。明有升字。案大射亦有升字。

右主人獻大夫兼有胥薦主人之事

席工于西階上少東。樂正先升。北面立于其西。〔疏〕正義曰。工、瞽、矇、歌、謠、誦詩者也。凡執技藝者稱工。少牢饋食禮曰。皇凡樂掌其序事。〔疏〕正義曰。敖氏云。樂正先升。變於射禮也。北面立于其西。亦與大射儀樂正立于西階東之文互樂成則告備。〔疏〕見也。方氏苞云。燕與鄉飲酒樂正先升。大射則後工而升何也。此二禮笙入閒歌合樂備舉。而後樂正告樂備。故先升。以示並監堂上下之樂也。大射惟歌鹿鳴。故樂正從工師而升。旋隨而降。以監下管。禮略。故其辭亦略也。鄉射惟合樂。而樂正先升卒告樂備何也。鄉大夫與賢能。故笙歌閒歌宜備舉以厲羣士。州長教射。則

但舉鄉樂。而鄉之正歌。亦可云備矣。若大射。則國政也。禮宜備樂。而射事殷繁。工歌鹿鳴。管雅新宮。故不得告樂備耳。褚氏寅亮云。所主爲燕者。或卿或大夫不定。故必辯俟其升席後。乃以樂樂之。禮之序也。○注。警。校勘記云。警。嚴。嚴。鍾。葛本。俱从目。徐本誤从月。云工。警。嚴。諷。誦。詩。者。也。凡。執。技。藝。者。稱。工。又。引。少。牢。饋。食。禮。與。樂。記。者。警。嚴。諷。誦。詩。本。於。周。禮。執。技。藝。見。於。王。制。釋。官。云。鄭。引。周。禮。警。嚴。解。爲。警。無。目。者。引。王。制。少。牢。解。稱。工。之。義。引。樂。記。證。師。與。工。亦。通。稱。國。語。工。史。書。世。章。注。工。警。師。官。也。左。傳。工。誦。嚴。諷。孔。疏。云。儀。禮。通。謂。樂。人。爲。工。工。亦。警。也。樂。官。必。以。警。嚴。爲。之。取。其。精。於。音。聲。周。禮。大。師。小。師。爲。警。嚴。官。之。長。左。傳。屠。劇。酌。以。飲。工。而。禮。弓。云。禮。也。大。師。也。則。是。大。師。以。下。通。謂。之。工。也。云。樂。正。於。天。子。樂。師。也。凡。樂。掌。其。序。事。樂。成。則。告。備。者。釋。官。曰。周。禮。無。樂。正。而。見。於。禮。記。王。制。文。王。世。子。者。有。大。樂。正。小。樂。正。文。王。世。子。云。小。樂。正。學。干。注。小。樂。正。樂。師。也。孔。疏。云。諸。侯。謂。之。小。樂。正。天。子。謂。之。樂。師。此。有。大。樂。正。及。小。樂。正。周。禮。有。大。司。樂。有。樂。師。故。知。小。樂。正。當。樂。師。也。但。此。經。多。有。諸。侯。之。禮。故。謂。之。大。樂。正。小。樂。正。也。今。案。文。王。世。子。所。記。多。文。王。以。前。爲。諸。侯。事。周。公。制。禮。別。立。大。司。樂。樂。師。爲。天。子。之。官。而。以。樂。正。爲。諸。侯。之。職。故。此。經。燕。射。諸。篇。並。言。樂。正。而。不。言。樂。師。玉。制。雜。陳。天。子。諸。侯。之。禮。故。亦。言。大。樂。正。小。樂。正。也。周。禮。大。司。樂。樂。師。同。官。諸。侯。樂。正。兼。彼。二。職。小。樂。正。當。天。子。樂。師。則。大。樂。正。當。天。子。大。司。樂。也。大。射。禮。重。有。大。樂。正。監。其。事。故。特。言。小。樂。正。告。樂。備。以。別。之。燕。禮。輕。無。大。樂。正。故。不。言。小。其。實。亦。小。樂。正。以。周。禮。樂。成。告。備。使。樂。師。不。使。大。司。樂。又。饗。食。諸。侯。序。其。樂。事。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皆。樂。師。掌。之。知。諸。侯。燕。禮。亦。使。小。樂。正。也。周。禮。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及。射。令。奏。騶。虞。皆。大。司。樂。掌。之。知。諸。侯。大。射。雖。小。樂。正。告。樂。備。亦。當。有。大。樂。正。監。之。也。樂。正。掌。教。國。子。及。造。士。其。職。較。尊。周。禮。大。司。樂。中。大。夫。二。人。樂。師。下。大。夫。四。人。諸。侯。之。官。降。天。子。一。等。大。樂。正。當。下。大。夫。爲。之。小。樂。正。當。上。士。爲。之。又。案。鄉。飲。鄉。射。二。篇。樂。正。不。言。小。亦。小。樂。正。可。知。以。大。射。特。言。小。樂。正。從。之。則。知。前。三。篇。升。堂。者。皆。小。樂。正。也。但。對。大。樂。正。則。稱。小。不。對。大。樂。正。則。小。樂。正。亦。通。言。樂。正。例。在。大。射。小。臣。下。小。臣。納。工。工。四。人。二。瑟。小。臣。左。何。瑟。面。鼓。執。越。內。弦。右。手。相。入。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坐。小。臣。坐。授。瑟。乃。降。工。四。人。者。燕。制。也。面。鼓。者。燕。尚。樂。可。鼓。者。在。前。也。越。瑟。下。孔。也。內。弦。弦。爲。主。也。相。扶。工。疏。正義。曰。注。案。禮。輕。校。勘。也。後。二。人。徒。相。天。子。大。僕。二。人。也。小。臣。四。人。祭。僕。六。人。御。僕。十。二。人。皆。同。官。疏。記。云。案。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燕。與。疏。合。云。工。四。人。者。燕。禮。輕。從。大。夫。制。也。者。以。大。射。儀。工。六。人。爲。禮。重。從。諸。侯。制。也。賈。疏。云。公。羊。傳。諸。公。六。諸。侯。四。若。然。知。非。大。射。是。諸。公。制。此。燕。禮。是。諸。侯。制。者。案。鄉。射。皆。工。四。人。是。大。夫。制。則。諸。侯。不。得。

有工四人。五等諸侯同六人。彼公羊六人。四人不同者。自是舞人之數。不得以彼決此也。吳氏廷華云。此經工四人。大射工六人。鄉射工皆四人。四與六若有諸侯大夫之分。故鄉射疏謂天子八。諸侯六。大夫四。士二。非確有所據也。若以此疏引公羊傳舞列例之。則此四人正是諸侯之禮。大射六人。是諸公之禮。燕與射或兩舉之。所謂互文見義。未可知也。又云注以面鼓爲燕尚樂之故。疏以面鼓較鄉飲後者。爲臣降於君之故。兩說各別。然注說爲近。云面鼓者。燕尚樂。可鼓者在者也。對鄉飲酒左何瑟後首而言也。云後二人徒相。天子大僕二人也。小臣四人。祭僕六人。御僕十二人。皆同官者。此周禮序官文。釋官云。大射云。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此言小臣納工。又云小臣左何瑟。不別正與師。蓋總舉其官之辭。鄭引周禮序官。諸侯小臣下亦有僕人同官。大射小臣事繁。故不相工。而專使僕人相工。燕禮事省。小臣與僕人同相。小臣爲官之長。故總言小臣。以燕不主辯尊卑。略之也。又案此篇單言小臣者。唯此爲統舉全官之辭。餘皆謂小臣正也。胡氏肇听云。此經說者不一。如敖氏云。此諸侯之小臣。乃多於周官所言天子小臣之數。亦其異者也。郝氏云。周禮夏官小臣四人。公燕小臣相工四人。其他請饗辭賓之類。又小臣。則諸侯小臣不多於天子乎。故禮言難盡合也。蔡氏德晉云。案周官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而祭僕御僕隸僕中下士凡二十人。天子之制也。今諸侯之制。小臣相工者四人。而請饗辭賓之類亦皆小臣。則小臣之數。多於天子矣。然以大射儀考之。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既稱小臣。又稱僕人。則是大僕之屬。俱得以小臣稱之。其數固未嘗多也。盛氏世佐云。小臣止四人。而盡用之相工。鄭疑其不足於他用。故引周禮序官之文。以見其同官者衆。或可兼攝遞換也。殊不知此相工之小臣。卽曠之請饗辭賓者。蓋小臣之職。掌王之小命詔。小法儀。正燕服位。於諸侯當亦不異。今以此篇考之。其始戒羣臣。設公席。納卿大夫。既而請執事及羞膳者。請饗。請賓。下拜。皆以小臣爲之。至是又納工而爲之相。前後執事各不相妨。雖四人。何慮其不給乎。若謂其不止於四人。則諸侯設官。必無多於天子之理。適足以滋後人之惑。亦愚所不取也。又案小臣相工。方行禮之時則然耳。非專司其事也。專司其事者。既瞭也。舊說諸侯無既瞭。使小臣代之。非。蓋弊者不可一刻無相。周禮上瞽中瞽下瞽共三百人。既瞭之數亦如之。每瞽一相。必不可少也。諸侯之既瞭雖減於天子。亦豈小臣所能充其數乎。且既瞭非官也。而小臣則以上士爲之。於諸侯亦當爲中士。豈得以羣僕侍御之臣而親茲細事乎。然則既瞭職云凡樂事相瞽。常職也。此篇及大射儀納工之時。相以小臣等官。以樂賓。故重其事也。若以暫時之相。而廢其常職。有以知其必不然矣。小臣降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者皆小雅篇也。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宴。嘉立於西方。東面北上。士之位也。工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三者皆小雅篇也。此采其已有旨酒。以召嘉賓。嘉

實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效也。四牡。君勞使臣之來樂歌也。此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之樂歌也。此采其更是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藉謀於賢知而以自光明。〔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可則效也。效。釋文。徐本。集釋。通解。要義。俱作是。○解歌詩與鄉飲酒篇同。

### 右升歌

卒歌主人洗升獻工工不與左瑟一人拜受爵主人西階上拜送爵其右一人工之賤者先就事也左瑟便

〔疏〕正義曰。敎氏云。此不辯工之爲大師與否。皆爲之洗。以其取爵于上簋。故不特爲賤者降也。盛氏云。鄉飲。鄉射。人臣禮。

大師之有無未可知。故或洗或不洗。燕。大射。人君禮。大師無不在。故皆洗也。章氏協夢云。鄉飲射。臣禮可略。燕禮。則有事公宮。不可不敬。且燕禮之主人非正主。故不妨爲之洗也。然亦爲長者一人洗。觀拜受爵惟一人。則洗

亦一人可知。主人西階上拜送爵。諸氏賓亮云。凡不洗者不祭。下衆工皆祭酒。則皆洗可知。皆洗皆祭。君禮之異者也。獻室同。江氏筠云。獻工獻室。疏謂皆爲之洗。謬也。鄉飲云。大師則爲之洗。而其事工羣室。悉皆言祭。此經

相祭及坐祭之文。有一與彼異者乎。且疏於彼處亦引記文。彼衆工祭飲注云。獻酒重。無不祭也。疏云。得獻酒者。無有不祭。其正酬亦祭。至旅酬以下。則不祭而已。故下記云。凡旅不洗。不洗者。不祭。注云。酬禮殺也。不其潔也。

此衆工不洗而祭。是以云獻酒重無不祭也。然則不洗有祭。而記所云者。不可以例正獻明矣。又案此經之所洗獻者。悉工與室俱各於其長一人。工之一人。則大師也。鄉飲大夫無常官。必君賜之樂。并樂人與之。乃有大師。此則諸侯

有常官。自有大師。卒歌後自先得獻。大射儀一人拜受爵注云。謂大師也。是也。然其所以爲之洗者。卻非如鄉飲酒專以其爲大師而尊之。蓋彼是尊君賜。此則發端之禮宜然。亦以此主非正主故也。故其於室亦洗。獻室之於此宜洗獻

者。鄉飲工歌獻工。室入獻室。其事相承。此則工歌之後。室獻之前。閒公爲大夫舉旅一節。以其禮更端。故與彼異也。疏謂羣工衆室。皆爲之洗。殆未必然。方氏苞云。鄉飲酒。鄉射。主人獻工于西階。及阼階上拜送爵。賓主正禮

也。鄉飲。鄉射。主人皆阼階上拜送爵。燕禮之主人亦在西階。故卽于西階上拜送爵。注云左瑟。便其右者。李氏

如圭云。工北面。酒從東來。故空其右以受獻。詩簡兮曰。左手執籥。右手秉翟。赫如渥。薦脯醢。輒薦之。變。〔疏〕緒。公言錫爵。謂此獻工之爵。云工拜於席者。以拜必降席。經不言降席。知拜於席也。薦脯醢。於大夫也。變。〔疏〕正義曰。注云輒薦之變於大夫也者。李氏如圭云。禮尚異。非謂貴工。張氏爾岐云。大夫偏獻乃薦。此獻一人即薦。禮尚異。故變於大夫也。方氏苞云。公及賓與公卿獻薦相隨。而工亦然何也。工數少儀略。故與賓獻薦。同時而舉。事同而義異也。盛氏云。每獻輒使人相祭。使扶工者相其。〔疏〕正義曰。李氏云。相祭文承薦下。則長一人祭薦。薦。自是獻工之常禮。注說鑿。使人相祭。祭薦祭酒。〔疏〕胡氏肇昕云。扶工者。即上文之小臣也。小臣坐授。瑟乃降。使之相。則必升。卒爵不拜。賤不備禮。主人受爵。工也。〔疏〕正義曰。章氏協夢云。受爵亦工授主人而經不言升相。省文也。卒爵不拜。備禮。主人受爵。工也。〔疏〕主人受之也。鄉飲酒禮云。授主人爵。注云將復獻衆工也者。明此爲獻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遂。猶因工長一人。下乃獻衆工之事。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脯醢。不祭。主人受爵。降奠于篚。遂。猶因曰。卒爵。〔疏〕正義曰。散氏云。工之長云不與。此云坐祭遂卒爵。文互見也。注云古文曰卒爵不拜。鄭不從者。不拜。〔疏〕胡氏承珙云。上文主人獻工。一人拜受爵。卒爵不拜。云一人工之長者。賤不備禮。是工之長者以賤故。祇受爵拜。卒爵不拜。此衆工更賤。受爵且不拜矣。言遂卒爵。無庸更言。不拜。大射儀亦云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鄭以彼決之。故不從古文。

右獻工

公又舉奠。解唯公所賜。以旅于西階上如初。言賜者。君又彌尊。賓長彌卑。〔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奠解。饗爵者奠於薦。如爲賓爲鄉舉旅之節也。方氏苞云。爲大夫舉旅。不於獻後。而介於獻工獻室之間何也。正禮再獻再酢一酢。公與賓尙有間。而獻主無時休息。雖強力者亦倦矣。故別使大夫饗解。以休獻主。自是以後。公爲賓舉旅。而主人獻公卿。公爲公卿舉旅。而主人獻大夫。皆饗解者與獻主遞代而即事。獻大夫禮略。獻工尤略。故同時而舉。然後公爲大夫舉旅。而主人獻室。仍與饗解者事相聞耳。吳氏廷華云。此所舉。蓋再饗所奠者。經不言大夫。據燕義。大夫舉旅行酬而後獻士。此在獻士前。故疏以大夫言之。積氏寅亮云。言賜者。無論卿大夫。必先以酬賓。乃以次而下。注云言賜者。君又彌尊。賓長彌卑者。對上爲賓舉旅。爲卿舉旅。皆言酬不言賜也。散氏云。賜與酬。其禮同。特經之立文。



異耳。方氏云。上經云。又行一爵。唯公所酬。或親卒爵。或徑以授賓若長。不定之爵也。此曰唯公所賜。則唯舉奠解以賜受酬之大夫。而公不自飲之辭也。蓋公既三卒爵矣。即能勝。亦不宜多勝。以自檢於威儀。故下經腰象解。公亦不自卒解。而以賜大夫。蓋無算爵之始。又不可不自飲以導之。故不得不預爲劑度之耳。

### 右公三舉旅以成獻大夫之禮

卒。旅畢也。〔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以笙播此三篇之詩。縣中。縣中央也。華黍。皆小雅篇也。今亡。其義未聞。管周之興也。周公制禮作樂。采時世之詩以爲樂歌。所以通情相風切也。其有此篇明矣。後世衰微。幽厲尤甚。禮樂之書。稍稍廢棄。孔子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稱當時在者而復重雜亂者也。惡能存其亡者乎。且正考父校商之名頌十二篇於〔疏〕正義曰。注宜正考父。校勘記云。宜、徐、周大師。歸以祀其先王。至孔子二百年之間。五篇而已。此其信也。〔疏〕陳集釋。通解。要義。俱作且。云縣中。縣中央也者。賈疏云。諸侯軒縣。闕南面而已。故得言縣中。鄉飲酒唯有一磬縣。不得言縣中。而云磬南。注引鄉飲酒者。欲見此雖軒縣。近北面縣之南也。敖氏云。此云縣中。蓋與鄉飲酒磬南北面之文互見也。磬南而云縣中者。縣主於磬也。餘詳鄉飲酒禮。

### 右奏笙

主人洗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盡階不升堂。受爵降。主人拜送爵。階前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升授主人。一人。笙之長者也。鄉射〔疏〕正義曰。章氏協夢云。笙之爵。即獻工之爵也。獻笙爲之洗。亦以其有事。禮曰。笙一人拜于下。〔疏〕於公。敬之也。注引鄉射禮者。證一人拜亦拜於下也。鄉飲酒注同。衆笙不拜。受爵降。坐祭。立卒爵。辯有脯醢。不祭。

右獻笙

乃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也。代也。謂一歌則一吹也。六者皆小雅篇酒旨。所以優賓也。南有嘉魚。晉大平君子有酒樂與賢者共之也。此采其能以禮下賢者。賢者秉璫而歸之。與之宴樂也。南山有臺。晉大平之治。以賢者爲本也。此采其愛友賢者。爲邦家之基。民之父母。既欲其身之壽考。又欲其名德之長也。由庚。崇丘。〔疏〕正義曰。詳見遂歌鄉樂。周南關雎葛覃卷耳召南鵲巢采芣采蘋。周南召南。采蘋。晉國君夫人不失職也。采蘋。晉卿大夫之妻能修其法度也。晉大王王季居於岐山之陽。躬行召南之教。以興王業。及文王。而行周南之教。以受命。大雅云。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謂此也。其始一國爾。文王作邑於豐。以故地爲瘠土之采地。乃分爲二國。周、周公所食也。召、召公所食也。於是文王三分天下有其二。德化被於南土。是以其詩有仁賢之風者。屬之召南焉。有聖人之風者。屬之周南焉。夫婦之道者。生民之本。王政之端。此六篇者。其教之原也。故國君與其臣下及四方之賓燕。用之合樂也。鄉樂者。風也。小雅爲諸侯之樂。大雅頌爲天子之樂。鄉飲酒升歌小雅。禮盛者。可以進取。燕合鄉樂者。禮輕者。可以逮下也。春秋傳曰。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享元侯也。文王、大明、緜。兩君相見之樂也。然則諸侯之相與燕。升歌大雅。合小雅也。天子與次國小國之君燕亦如之。與大雅之君燕。升歌頌。合大雅。〔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葛覃。覃。宋本釋文作覃。采芣。芣。陳圖監本俱作繁。注能備雅。其笙。聞之篇未聞。〔疏〕其法度也。盧氏文弼改脩爲循。金曰。追云。脩。鄉飲作循。詩序亦作循。案鄉飲注之循。徐本作脩。此注之脩。諸本無作循者。於時文王。時誤作是。德化被於西土。西。徐、陳集釋。通解。要義。俱作脩。鍾本西土作南山。夫婦之道者。集釋無者字。然則諸侯之相與燕。徐本。集釋。要義。俱無之字。通解有。○李氏如圭云。歌者。亦與衆聲俱作而歌之。鄉飲酒自歌其樂。故不言鄉樂也。蔡氏德晉云。謂之鄉樂者。則雖葛覃諸篇所書。皆修身齊家之事。自天子至於庶人無異道。故鄉飲酒鄉射士大夫家皆得用之。而遂以爲鄉樂也。餘詳鄉飲酒記。大師告于樂正曰。正歌備。大師。上工也。掌合陰陽之聲。教六詩以六律爲爲之音者也。賈問師乙曰。吾聞



正。無大樂正。皆緣下左右正注而誤。義疏云。由檀內而東。其節應爾。檀南僅寬。非以其窄而無過處也。樂正之位。不離乎工。在堂則北面於工之西。樂備而工猶未降。則西階東北面乃近之。蓋工初入而將升時。樂正卽位乎此。故云。復也。注良由以樂正爲有二人。故致誤。不知大射儀亦無兩樂正也。

右歌笙閒作遂合鄉樂而告樂備

射人自阼階下請立司正。公許。射人遂爲司正。

君許其請。因命用爲司正。君三舉爵。樂備作矣。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射人俱相禮。其事同。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無算爵。皆坐燕盡歡之事。既立司正安賓。次主人獻士及旅賁。次或射以樂賓。次賓賡解于公。爲士舉旅賁。次主人獻庶子以下諸臣。乃行無算爵無算樂。凡六節。而燕禮備。注云君許其

請。因命用爲司正者。以射人請立司正。而公卽命用射人爲司正也。蔡氏謂射人卽自爲司正。不待君命者。以有常職故。不知射人無不待君命自爲司正之理。蓋經文公許之中。卽兼用爲司正之意。經未明言。故注明之也。云君三舉爵。樂備作矣。將留賓飲酒。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者。李氏如圭云。三舉爵者。爲賓爲卿爲大夫舉族也。晉語云。獻公飲大夫酒。令司正實爵與史蘇曰。飲而無肴。郝氏云。初燕禮廢。終則易解。初酬賓卿大夫。人少。終酬士。人衆。故正之。

司正洗角觶。南面坐奠于中庭。升東楹之東受命。西階上北面命卿大夫。君曰。以我安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

洗奠角觶於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君意殷勤。欲〔疏〕正義曰。敖氏云。中庭。亦南位於階間者。以燕亦有時而射。宜辟之也。盛氏曰。司正奠觶之處。與鄉飲酒鄉射禮同。皆在兩階之閒庭之中也。鄉射禮云。設福于中庭南當洗。當洗既爲南北之節。則中庭爲東西節明矣。此惟言中庭。則南北之中亦因以可見。敖云

昨階前。非。階前爲堂塗。何云中庭也。若射。則司正爲司馬。遷位於司射之南。說見鄉射。鄉射。司正奠觶。皆北面。此獨南面者。立司正所以監衆。君在堂。北面。嫌於監至尊。故南面。以示監堂下諸臣也。焦氏以怨云。鄉飲酒立司正。經文云。階間北面。坐奠觶。鄉射禮此條無注。亦主階閒爲東西之節。與鄉飲正同。燕禮大射云。南面坐奠于中庭。不別著階閒者。已見鄉飲故也。敖氏昨階前之說。鑿空言之。不特與鄭異。與經文違背。斷不可從。○

注不主意於賓也。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楊氏·俱無也字。與單疏標目合。通解有。云洗觥角解於中庭。明其事以自表威儀多也者。敖氏云：洗角解。爲將酌也。奠之乃升受命者。君命尊。不敢執解由便以受之也。云君意殷勤。欲留賓飲酒。命卿大夫以我故安者。張氏爾岐云：司正述君之言以命卿大夫。我者。君自我也。言我欲留賓。當爲我安坐以留之也。吳氏廷華云：鄉飲司正執解升堂。蓋以示慰儀有罰之義。如屠剛揭解是也。受命於君。不敢以罰爵向君。故奠之。君曰者。舉君命命之也。以我安卿大夫者。以我命安之也。不言賓。賓亦大夫也。培案：經言安公卿大夫。而不言賓。諸亦言公卿大夫而不言賓。要之賓重於卿大夫。舉輕則重者可知。敖氏云：以我安云者。若曰以我爲司正。所以安汝也。蓋達君之意而自爲之辭。大射儀曰：命賓諸公卿大夫。此不言賓諸公者。文者耳。方氏苞云：立司正。恐既醉而號呶。俾謹其禮法也。而不可以爲禮辭。故曰君命我爲司正。乃所以安卿大夫。使坐而行酒耳。言卿大夫。則賓可知矣。不及諸公。燕禮輕。非大射擇士以祭之比。或不以煩諸公也。胡氏華昕云：敖氏以我爲司正自我。與注說異。而方氏從之。其說非也。經文君曰以我安。明司正述君之命。我爲君自我也。下文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因聞君命。故對之敬謹如此。司正不尊於卿大夫。且在君之前而侈然自稱曰以我爲司正。所以安汝。有是理乎。考詩南有嘉魚序云：樂與賢也。其詩云：嘉賓式燕綏之。箋云：綏、安也。引燕禮曰：以我安。又湛露序云：天子燕諸侯也。其詩云：厭厭夜飲。傳云：厭、厭安也。皆此經以我安之意也。郝氏云：以我安。卽命辭。以猶與也。我、君自謂也。賓安則我安。望諸臣共留。安賓因以安君。殷勤誠切之至也。盛氏云：一獻之禮。賓主百拜。非強有力者弗能勝。故於禮成樂備之後。設有請安一節。君尊。唯恐其臣或以已故而不敢久留也。故命司正告之曰：子大夫其與我而俱安乎。蓋示以留之之意也。於是賓卿大夫不復辭。而直應之曰：諾。敢不安也。敢不安者。言君安孰敢不安也。詩人之愛其君也。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君之禮其臣也。曰：以我安。古之君臣。藹然家人父子之情。一體相關之誼。於斯可見矣。云或亦其實不主意於賓也者。此以以我安兼有二意。上言欲留賓飲酒。故命卿大夫。是意主於賓。此言其意亦欲卿大夫共安。意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興。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右還。將適解南。先西面也。必從解西。爲〔疏〕正義曰：注自嚴正慎其位也。君之在東也。少立者。自嚴正慎其位也。〔疏〕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楊氏·俱無也字。嚴、鍾、併無慎字。通解有。案：無也字與單疏標目合。○方氏苞云：鄉飲鄉射。主人作司正。故許諸而主人拜焉。司正答焉。燕與大射。則官事有常。故司正自請而不拜也。惟卒觶之拜。則皆無答。而其義各別。飲

射之解。將糾族酬者之儀法。而先自飲以爲式。若主人與賓答拜。則似與司正共監衆賓。故不敢答。示已亦在所糾之列也。燕與大射。則有司共其常職。君無庸答拜。而主人亦不敢答。示共宴於君命。與衆賓同也。褚氏寅亮云。注疏從解西往來之說。確不可易。敖氏謂由解東。則與經文左右適相反矣。日月五星右還。亦自北向西。自西向南也。天左還。亦自南向西。自西向北也。如何以右還爲自北而東。左還爲自南而東耶。其以中庭位爲阼階前南北之中。而非階間南北之中。誤與鄉飲同。阼階前之中庭。公立處也。臣可立乎。吳氏廷華云。南面奠解。則在解北。從解西右還至解南。則又北面卒奠之。又從解西還於解北。故又南面。蓋南面者以西爲右。故曰右還。北面者以西爲左。故曰左還。洗者洗於阼東南。反者反於中庭。其所。亦中庭也。奠解本在中庭。故曰其所。右還則右手向外。其說是也。必從西行者。東爲主位。當避之。故升降皆由西也。注云右還將適解南。先西面也。必從解西。爲君之在東也者。賈疏云。右還。謂奠時南面。乃以右手向外而西面。乃從解西南行。而右還北面。若從解東而左還北面。則背君。以其君在阼故也。敖氏云。將於解南北面。則右還。於解北南面。則左還。皆欲從解東往來也。必從解東者。變於在堂者升席降席之儀而由上也。司正之位東上。少立者。定其位也。案敖說故與注異。焦氏以恕謂辟君當從解西。古注本無漏義。而敖氏不遵。用謂變於堂上。凡敖氏往往言某禮變於某禮。愚謂禮惟其宜。實不須屑屑示變。以著其新異。敖氏惑貶逞私。幾欲自爲一經。宜分別觀之焉。盛氏世佐亦謂敖云從解東非。而謂注爲君在東。左還南面坐取解洗。南之說。亦未必然。云於解南乃北面者。爲當取解而飲。癢堂而拜。以示受命於君之意也。左還南面坐取解洗。南面反奠於其所。不空位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司正奠解取解皆南面。明將監堂下酒儀也。北面拜者。升自西階東楹之東請徹俎降。公許。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膳宰徹公俎。降自阼階。以東。膳宰降自阼階。以賓親徹。若君親徹。〔疏〕正義曰。敖氏云。羣者司正受命安賓。諸公卿大夫賓奉命而不敢辭以俎。今司正請徹之。所以達其意。然。〔疏〕告於賓。亦西階上北面告之。既則降。燕饗乃執俎而出者。臣也。出授從者。方氏苞云。癢飲酒。癢射。實請而後主人命徹。尊賓也。君臣之禮。則有司要其節而請於君。宜也。盛氏云。司正於此不請坐於賓。而遽請徹俎於公。亦君禮之異者也。注云膳宰降自阼階。以賓親徹。若君親徹然者。李氏如圭云。癢飲酒。主人取俎還授弟子。弟子以降。自西階。主人降自阼階。燕禮公不降。故膳宰降自阼階也。郝氏云。人臣升降由西階。膳宰徹君俎。降由阼階。重君物。別於諸臣也。以東。歸東壁也。盛氏云。癢飲。癢射。主人之俎亦賓自西階。從降也。燕公俎降自阼



階。君尊得自由其階也。釋官曰。周禮膳夫職曰。凡王祭祀徹客。食則徹王之胾俎。褚氏寅亮云。降字似宜在告於賓下。非衍也。義疏云。此說是也。大射云。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不降。案司正告公告賓。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以待賓反也。〔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降立西階下。賓反入。及卿前後皆在階上。不應於徹俎獨降也。

大夫皆說屨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凡燕坐必說屨。屨賤。不在堂也。禮者尙〔疏〕正義曰。校

燕坐。陳本。通解。俱作座。非也。相親之心也。徐本。集釋。楊氏。俱無也字。與單疏標目合。通解有。注云。凡燕坐必說屨。屨賤。不在堂也者。李氏如圭云。不言公降。說寫於堂上席側也。凡坐於堂者。說屨於堂下。於室者。說屨於戶外。少儀曰。說屨於戶內者。一人而已矣。謂尊者也。此君尊。在堂上。說寫於席側可知。春秋傳。衛侯與諸大夫飲酒。諸師聲子獲而登席。公怒。蓋古者見君以解屨爲敬也。敖氏云。賓入。少立於卿之北。司正升賓。賓乃及卿。大夫說屨而升也。盛氏云。大射儀云。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皆說屨升就席。此不言司正升賓者。文略也。云禮者尙敬。敬多則不親。燕安坐。相親之心也者。此釋經燕安坐之義。案爾雅。安。止也。又云。安。定也。又安。安坐也。詩。嘉賓式燕綏之。安與綏古相通。是安之義。謂止而坐之也。今人猶謂設席燕賓。請賓入席曰安坐。卽是此意。饒氏於敬。燕主於樂。樂則相親。鄭云。燕安坐。相親之心也。敖氏謂乃安謂賓及卿大夫之心至是乃安也。失其義矣。饒氏又云。自此以後。有升降而行禮者。皆跳也。至醉而退乃屨。褚氏寅亮云。少儀曰。凡祭於室中。堂上無跳。燕則有之。此禮說屨卽跳矣。然亦未嘗見膚也。深衣連衣裳爲之。而曰短無見膚。則殊衣裳者。制亦可知。吳氏廷華云。公以皆坐。則就羞。庶羞。謂饌肝膋。狗臠醢也。骨體所以致敬也。〔疏〕正義曰。注云。展肝膋狗臠醢也者。李氏如圭云。席時未坐也。羞。庶羞。謂饌肝膋。狗臠醢也。庶羞所以盡愛也。敬之愛之。厚賁之道。〔疏〕案內則肝膋。取狗肝一葉之。以其膋。燕禮性用狗。知有肝膋狗臠醢也。以經云。庶羞。知不但臠醢而已。方氏苞云。牲以狗而羞則庶。觀六月韓奕二詩。所陳品味。惟嘉惟備。可羞。無不薦也。此西周之詩。可以證周公之典禮。敖氏云。亦先賓乃及公。而後及其餘。未獻士而羞。此則是不及於在下者矣。義疏云。肝膋非速致之具。此未必有。吳氏廷華云。周禮膳夫羞與珍並言。肝膋爲八珍之一。不得雜入庶羞。盧氏文弼云。庶羞。衆羞也。必不止於狗臠醢。記所云。庶羞不踰牲者。謂用豕不必以羊爲庶羞。若魚鼈之類。非所得踰者也。大夫祭薦。燕乃祭薦。於盛成禮也。不致〔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受獻禮成於祭薦。五行禮爲盛。敖氏云。獻

也。郝氏云。初獻大夫於西階上。未升席。故未祭。至是升席乃祭也。司正升受命。皆命。君曰無不醉。賓及卿大夫皆與對曰諾。敢不醉。皆反坐。皆命者。命賓命卿大夫也。起。〔疏〕正義曰。注云皆命者。命賓命卿大夫也者。以下文云賓及卿大夫皆與知之。其意欲復與加厚之。據上云嘉賓式燕綏之。綏爲安。卽此經之無不安。下云又之。又卽此經之無不醉也。又與侑古音相近。通用。其舉酒以相勸侑也。又湛露云。不醉無歸。亦卽此經之無不醉也。云司正退立西序端者。盛氏云。注蓋約鄉飲酒禮言之。然非也。西序端者。相旅之位。此下方獻士。未須相。況獻士之時。司正亦將與焉。則其降復解南之位以俟可知也。散氏云。惟云受命皆命。又不著其所。如上文可知。既對。則司正降而復位。當以此說爲正。褚氏寅亮云。究以注退立西序端之說爲正。蓋既爲司正。則獻酬時俱當立堂上以察儀。迨其受獻。乃降復解南位。獻訖仍升立序端也。

右立司正命安賓

主人洗升。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解。主人拜送。解。獻士用解。士賤。〔疏〕正義曰。主人拜受解。校勘記。通解。要義。楊氏。散氏。俱作送。○李氏如圭云。士堂上無位。故燕坐乃獻之。郝氏云。樂終而後獻士。士卑也。士長。士之尊者。如司正。司士等是也。注云獻士用解。士賤也。今文解作解者。散氏云。凡獻無用解者。當從今文。盛氏云。觴以小爲貴。故獻用爵。其他用解。鄉飲酒之禮是也。燕禮輕。故獻用觴。觴大於爵也。大夫以上既用觴。則獻士用解。禮亦宜之。今文作觴者。以解字角旁著氏。與觴相涉致誤也。散氏定從今文。非。禮器云。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夫宗廟之祭。獻以散者有之矣。燕禮以解獻士。何以決其必無哉。胡氏承瑛云。鄭注特牲饋食記引舊說云。爵一升。觴二升。解三升。角四升。散五升。此鄭以前儒家治禮經者相承之師說也。禮器正義及梓人疏引許氏五經異義云。今韓詩說。一升曰爵。二升曰觴。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古周禮說亦與之同。許君謹案。周禮一獻三酬。當一豆。卽觴二升。不謂豆矣。鄭駁之云。解字角旁著氏。汝穎之閒。師讀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角旁氏。則與觴字相近。學者多聞觴。寡聞觥。寫此書。亂之而作觥耳。又南郡太守馬季長說。一獻而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觴相應。禮器制度云。觴大二升。解大三升。是故鄭從二升觴三升解也。據此知鄭

君所引儀禮舊說。與韓詩說。古周禮說。叔孫通禮器制度。馬季長說。皆同。惟許叔重獨自爲說。說文云。饗受四升。又云。饗三升者謂之觶。此蓋師承之異。鄭以與經不相應。故爲此駁。至饗觶二字之誤。則由觶。觶形近易誤。音之尤爲明晰。儀禮古文多作觶。故雖觶字亦爲觶。今文多作觶。故雖觶字亦爲觶。鄭參校古今文。以義定之。上文獻辟正主。不用爵而用觶。古文作觶。此古文之誤也。此獻士用觶者。士賤也。賈疏云。對大夫已上獻用觶。旅酬乃用觶。此獻士即用觶。故云士賤也。今文作觶。此今文之誤也。其他今文多誤觶爲觶。又有古今文皆誤者。如燕禮賓降洗。升騰觶于公。注云。此當言騰觶。酬之禮皆用觶。言觶者。字之誤也。古者觶字或作角芻氏。由此誤爾。大射儀。賓降洗象觶。注云。此觶當爲觶。此則解本作觶字。形近觶。古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謂衆士也。亦升〔疏〕正義曰。注云他。謂衆士也者。郝氏云。謂長以下。卽祝史小臣等。云亦升受爵不拜者。李氏如圭受爵不拜。〔疏〕云。笙長受爵於階上。知士亦升受爵。吳氏廷華云。周官笙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此注衆士。大約與笙師等。上文獻笙于西階上。一人拜。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司士一人。執事二人。立于饗南東上。射天子士。其人數亦如之。司正爲上。〔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司正在上。庭長也。此皆有事者。故別在饗南北面而先士序者。亦異之也。司士之位。正當饗南。射人而下。以次而西。執事者既薦。則復立於尊南。郝氏云。乃薦。謂既獻於西階上。乃以脯醢各薦於其位。先薦司正等四人。先長也。司正卽射人爲之。故曰一人。盛氏云。此五人者皆士長也。得獻在先。故因獻而薦之。射人。大射正也。司士二人。此在饗南者。又其長也。觀司士之先得薦。可見士受獻。亦以尊卑爲序。不以齒矣。賈疏云。此經三者當官雖多。皆取長先薦。其餘在於衆位依齒也。非。諸氏寅亮云。司正庭長。於獻士時而先薦之。益可明。薦主人於獻大夫時者。亦以爵同也。獻司正等仍與士序。獻訖卽薦。不待辯獻乃薦。所以殊之。於羣士中。其位則司正正當饗南。射人而下。以次而西。俱北面。吳氏廷華云。司士本不言位。而亦薦於此者。據周禮。司士掌朝儀之位爲之。據聘禮。擯相幣在中庭。則司士固有在庭之位。經文不具耳。則其與司正並薦宜也。執事固是士。位在尊南。亦薦於此者。或以分卑而近公。不致薦於其位。故就堂下近其位之地與司正並薦之耳。方氏苞云。司正。射人也。而稱司正。以特薦宜首庭長也。鄉射之司正司馬。皆以州之屬士攝事。而假以是稱。燕則皆以大射正爲之。故下經特標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以明薦首之射人。此特薦之司正。皆大射正。

而同薦之射人。則小射正也。司射反爲司正。不見於經何也。以鄉射作相爲司正。司正爲司馬。司馬反爲司正。義可互見也。大射正爲司正。又爲司射。則射畢之後反爲司正者。非大射正而誰哉。燕而射。則不立司馬。而凡禮事皆射人主之何也。周官射人。掌公卿大夫士之朝位。詔相其儀法。君行必從。則燕射之禮事。惟射人掌之爲宜。注云天子射人司士。皆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如之者。釋官曰。注引天子射人者。謂天子射人下大夫二人。諸侯以上士爲之長。亦有二人。一爲司正。一仍供射人之職。故經云。乃薦司正。與射人一人。又云周禮司士下大夫二人。中士六人。下士十有二人。諸侯司士。上士爲之。文王世子云。其在朝。則以官司士爲之。注。司士亦司馬之屬。掌羣臣之版。正朝儀之位。是諸侯司士所掌。與天子司士同。左傳成十八年。荀寅爲右。司士屬焉。服注。司士主右之官。孔疏以爲卽周禮司右。與此司士別。左傳官名多出於東遷後所增改。此亦一證也。辯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每已獻。而卽位於東方。〔疏〕正義曰。方氏苞云。其文正與辯獻大夫辯獻畢。立於西方。而後同時齊薦也。注云每已獻而卽位於東方。蓋尊之者。賈疏云。庭中之位。卿東方祝史小西面。大夫北面。士西方東面。是東方尊。今卿大夫得獻升堂。位空。士得獻。卽東方卿位。是尊之也。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次士獻之已不變。〔疏〕正義曰。注云位在東方者。賈疏云。上設位之尊而獻之。旅食不拜受爵。坐祭立飲。北面酌。南鄉獻之於尊南。不洗者。以其賤略之。〔疏〕正義曰。敖氏云。爵而遂用之。不復別取於簠也。凡取爵於下簠。雖所爲酌者賤。亦必爲之洗。旅食者。與士異尊矣。乃繼士獻之。而遂因士爵。且不殊其長。皆略賤也。方氏苞云。就其尊而獻者。在禮。侍飲於長者。拜受於尊所。士旅食者。位卑人衆。而禮不可廢。故體主人之勤而簡其節也。積氏寅亮云。當依注尊後北面酌向君之義爲長。獻之或西南面。酌者則北面從。義疏云。惟君面尊。酌者於尊背酌之。若非君尊。則酌者鄉尊而酌之。如尊者房戶之間者。尊南面。酌者則北面也。此門西之尊北面。則酌者南面可知。義疏云。大射注則云。主人既酌。西面。旅食。北面受之。不同。案燕旅食尊在門西。旅食立于其南。主人獻之于尊南。有尊在北。不嫌背君。故得南面。大射注云。凡授爵向所受者。是其正也。大射避射位。旅食尊設於樂縣之南。旅食者位在土南。是不當尊南。若南面獻。則是背君。故西面獻而北面受也。

右主人辨獻士及旅食

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大射正。射人之長者也。如鄉射之禮者。燕爲樂癰大夫。宜從其禮也。如者。如其告弓矢既具。至退中與算也。納射器而張侯。其告請。先於君。

乃以命賓及癰大夫。其爲司正者亦爲司馬。君與賓爲耦。鄉射記曰。〔疏〕正義曰。注記曰。校勘記曰。曰。集釋作云。自君射至龍旌。亦其異者也。薦旅食乃射者。是燕射主於飲酒。〔疏〕案戴氏以云爲衍文。云大射正。射人之長者也。釋官曰。司射之爲大射正。於此經見矣。賈疏以爲大射之時。大射正不同爲司射。非也。說詳大射儀。云知鄉射之禮者。燕爲樂癰大夫。宜從其禮也。如者。如其告弓矢既具。至退中與算也者。敖氏曰。此記及鄉射記。言君燕射之儀。與大射儀略同。乃云如鄉射之禮者。以其惟一侯。侯道五十弓。而射器皆在堂西也。如是。則自君之外。凡他禮與鄉射大同小異。而於大射。則或有不可以相通者。此所以惟蒙鄉射禮也。先徹階間之縣。遷於東方。乃張樂。侯。納射器。其再射。即用樂行之。亦其異者。案鄉射告弓矢既具。是初射時事。退中與算。是三番射訖時事。法舉此者。明經如此。自初射至射訖。皆如鄉射之禮也。云納射器而張侯。其告請。先於君。乃以命賓及癰大夫。其爲司正者。亦爲司馬。君與賓爲耦。鄉射記曰。自君射至龍旌。亦其異者也。敖氏曰。注云納射器而張侯。其爲司正者。亦爲司馬。君與賓爲耦。言其與鄉射同者也。云其告請。先於君。乃以命賓及癰大夫。言其與鄉射異者也。又云鄉射記自君射至龍旌。亦其異者也。詳其意。蓋謂國中若郊若竟。君皆得而燕射。如鄉射之禮。惟旌與中則異於鄉射者也。此意與彼記之注不同。疑此爲得之。但其前以鄉射禮爲據。謂此亦納射器乃張侯。似未爲當。鄉射於納射器之後云命張侯者。謂繫左下綱耳。非謂始張侯也。恐不必以之爲據。此禮則當先徹階前之縣遷於東方。乃始張侯。赤質。并繫左下綱。其侯道亦惟五十弓而已。既張侯。乃納射器。其節蓋與鄉射不得不異。鄭氏於此。蓋偶考之不詳耳。云薦旅食乃射者。是燕射主於飲酒者。李氏如圭曰。大射主於射。大夫未舉旅則射。行葦之詩。王肅以爲燕射。於燕旅酬後爲之。春秋傳。襄公二十九年。晉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亦燕射也。張氏爾岐曰。若者。不定之辭。或射或否。唯君所命。若不射。則主人獻旅食後。實即饌解舉酬。注云薦旅食乃射。是燕射主於飲酒者。對大射主於射。未爲大夫舉旅即射也。褚氏寅亮曰。亦大判言之如鄉射耳。其實異者正多。即注亦略舉其一二端。餘則讀者以意求之可也。吳氏廷華曰。大射先行燕禮。此因燕而射。乃不行大射禮。而如鄉射之禮者。蓋大射禮既重且繁。不如鄉射之稍省也。案義疏曰。注據庭中無侯。至納射器乃張之。非如鄉射之繫左下綱也。賈疏以大射納射器。無張侯之事。故

特言之。非矣。大射始張侯。不繫左下綱。則納射器後。亦必有張左下綱之事。文不具耳。

右因燕而射以樂賓

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此當言媵觶。酬之禮皆用媵。言觶者。字之誤也。古者媵字。

或作角。菊氏。〔疏〕正義曰。李氏如圭曰。賓受公賜多矣。禮將終。故媵觶以序厚意。敖氏曰。媵觶于公。乃下大夫由此誤爾。〔疏〕之事。而賓於是時爲之者。不敢以賓自處。恭敬之至也。執解以下。如下大夫媵觶者之爲。但拜於西階下異耳。公降一等者。重其媵觶之禮也。賓從命。則公升矣。淩氏釋例曰。前三次舉旅行酬。皆二大夫媵。此以賓媵觶者。禮以相變爲文也。吳氏廷華云。賓主獻酬。不敢亢禮於君也。但公既酬賓。賓亦當酬公。彼此相酬。仍近於亢。故於旅酬之末行之。不言酬而言媵。謙若下大夫之爲。亦不敢亢之意。案義疏曰。媵觶於無算爵之先。其禮已殺。乃賓必下拜。公且降一等辭者。尊賓。三答拜俱應降席。而經無文。則禮漸殺可知。據下受公賜者亦就其席坐行之。此其證也。至受者就席。未詳其人。要不外卿及大夫耳。又鄉飲酒禮。受酬者自介右。衆受酬者受自左。此經士受酬與衆等。則受自左也。故右大夫。執爵者序端。蓋待事者。司正其準也。注云媵觶爲媵觶者。說已見前。

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答再拜。

賓反位。反位。反席也。〔疏〕正義曰。敖氏曰。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此拜不下者。拜受拜既本同一節。不敢再此降拜亦未拜也。凡賓下拜之禮。無論已拜未拜。聞君命即升。升又再拜。經於此或言升成拜。或言升再拜稽首。文互異耳。敖說太泥。賓於下必再拜稽首而後升成拜者。惟初受公酬之時爲然。餘則否。褚氏寅亮云。前公酬賓升成拜。與君行禮之始。此賓媵公而升成拜。與君行禮之終。

公坐取賓所媵觶興。唯公所賜。至此又言興者。明公崇禮。〔疏〕正義曰。敖氏曰。賜則不及之。以其賤而在下也。郝氏曰。此君爲士舉旅。而不即賜士。由貴速賤也。前此君三舉旅。一爲賓。再爲卿。三爲大夫。未及士。以下故因賓媵之爵再舉旅以終惠也。方氏苞云。賓尊獨伸。卿大夫莫與之並。故旅酬之終。賓賤

三爲大夫。未及士。以下故因賓媵之爵再舉旅以終惠也。方氏苞云。賓尊獨伸。卿大夫莫與之並。故旅酬之終。賓賤

賜則不及之。以其賤而在下也。郝氏曰。此君爲士舉旅。而不即賜士。由貴速賤也。前此君三舉旅。一爲賓。再爲卿。三爲大夫。未及士。以下故因賓媵之爵再舉旅以終惠也。方氏苞云。賓尊獨伸。卿大夫莫與之並。故旅酬之終。賓賤

三爲大夫。未及士。以下故因賓媵之爵再舉旅以終惠也。方氏苞云。賓尊獨伸。卿大夫莫與之並。故旅酬之終。賓賤

三爲大夫。未及士。以下故因賓媵之爵再舉旅以終惠也。方氏苞云。賓尊獨伸。卿大夫莫與之並。故旅酬之終。賓賤

三爲大夫。未及士。以下故因賓媵之爵再舉旅以終惠也。方氏苞云。賓尊獨伸。卿大夫莫與之並。故旅酬之終。賓賤





得獻。則旅酬宜及之。故注云皆及焉。但細玩經文、上云士旅于西階。士旅酌。旅、序也。士以次序自酌相酬。無執爵者。〔疏〕正義曰。上辯者。似專指士。故言辯而不言卒。至士旅酌卒。始指旅食言耳。〔疏〕正義曰。云。有疑此節專指旅食之士而言。謂旅食當在堂下。不與羣士升旅于西階上也。愚案無算爵云。士旅酌亦如之。承上酌士于西階上之文。又云士終旅于上如初。解者謂徹畢之時。士蓋先大夫而降。至是升旅于上。如初不異也。必言此者。嫌既降則宜遂旅於下也。觀此。則卒〔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旅食者之旅酌于西階上益明矣。卒〔疏〕旅畢司正降復位。

右賓媵解於公公爲士舉旅酬

主人洗。升自西階。獻庶子于阼階上。如獻士之禮。辯降洗。遂獻左右正與內小臣。皆于阼階上。如獻庶子之禮。庶子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使國子修德學道。世子之官也。而與膳宰樂正聯事。樂正亦教國子以舞。左右若射。則僕人正僕人。士陪於工後。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皆獻於阼階上。〔疏〕正義曰。校勘記別於外內臣也。獻正下及內小臣。則僕人鍾人鼓人僕人之屬盡獻可知也。凡獻皆薦也。〔疏〕云。注立於東縣之北。立誤作令。饌人。陸氏曰。本又作饌。下同。案諸本饌饌雜出。後不悉校。凡獻皆薦也。薦誤作爵。胡氏肇所云。亦學國子以舞。學當作教。各本作教。云庶子掌正六牲之體。及舞位。使國子修德學道。世子之官也。此約周禮諸子職之文。云而與膳宰樂正聯事。樂正亦教國子以舞者。以掌正六牲之體。是與宰聯事。掌舞位。使國子修德學道。是與樂正聯事也。敖氏曰。庶猶衆也。庶子。謂卿大夫士之子。周官亦多以庶子繼士而言。指此者也。燕義以此爲諸子之官。似失之。獻之于阼階上。變於其父所飲之處也。庶子未必皆有爵。乃先左右正獻之者。明不與之序也。盛氏曰。周禮宮伯職云。掌王宮之士庶子。凡在版者。大司馬職云。王甲勞。士庶子則相。又云。大會同。則帥士庶子而掌其政令。司士職。周知卿大夫士庶子之數。酒正職。共饗士庶子之酒。凡此皆以庶子繼士而言。謂卿大夫士之支庶也。以其貴遊子弟。且有宿衛之勞。故獻之。以其未有爵命。故得獻在士後。以其爲宮衆。故獻于阼階上。若燕義所謂庶子官。卽周禮之諸子也。爲其掌庶子之戒令教治。故以名其官。其職與司士相連。共爵爲下大夫。於諸侯則上士也。其位當在西方東面。亦當在西階上。不於此也。釋官曰。庶子見禮記文王世子及燕義。其職與周禮諸子同。燕

義云。古者周天子之官有庶子官。職諸侯卿大夫士之庶子之卒。掌其戒令。與其教治。別其等。正其位。如注庶子。諸子也。燕禮有庶子官。是以義載此以爲說。今案燕義本釋燕禮之事。燕禮有庶子執燭及獻庶子之文。記人欲釋其義。故取天子諸子職解庶子。諸庶訓皆爲衆。天子之諸子。諸侯之庶子。皆掌國子。國子衆多。故云諸。或言庶。諸庶通名。燕義因諸侯言庶子。欲見庶子與諸子一耳。文王世子云。庶子之正於公族者。教之以孝弟睦友子愛。明父子之義。長幼之序。諸侯之庶子。兼掌公族子弟。及卿大夫士之適子。詩魏風有公族之官。卽此。以其主正於公族。故又名公族。春秋時唯晉有此官。而爵爲大夫。不如禮也。經云如獻士之禮。則庶子爲士明矣。獻不于西階。于阼階上者。下云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則其位在此。以庶子主公族同姓之官。又設折俎與膳宰聯職。故屬主黨也。經義聞斯錄曰。或疑鄭以此經庶子如周禮之諸子。故賈疏云。天子謂之諸子。諸侯謂之庶子也。但考周禮。諸子下大夫二人。掌國子之戒令教治。職既重而位亦尊矣。且其職云。大祭祀正六牲之體。未嘗云王燕則正六牲之體也。使諸侯之官降于天子一等。亦當爲上士。今乃於士族酌卒始獻之。而云如其禮。大射儀又云。士族酌。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是其人更輕於士。故與左右正內小臣相次也。大射獻賓獻公。皆宰胥薦脯醢。庶子設折俎。獻服不。則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燕與大射又皆云。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闕人執大燭于門外。夫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內小臣闕人。又刑餘之輩耳。奈何天子教國子之大夫。在侯國者名同職同。而位顯下僣於庶人在官及刑餘之輩哉。考之周禮。宮正宮伯。皆宮中之官。宮伯職云。掌王宮之士庶子。後鄭云。王宮之士。謂王宮中諸吏之適子也。庶子其支庶也。殆卽此經之庶子與。曰官有長有貳。燕與大射。禮大事繁。故在公者長貳及府史胥徒皆趨事。簠中有長貳並言者。大射正小射正大樂正小樂正大史小史司馬正司馬師小臣正小臣師僕人正僕人師是也。亦有不並言者。長事多而貳事少。則貳別言之。如燕禮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卽知其餘言小臣皆長也。燕禮記云。蓋卿者。小膳宰也。又云凡薦與羞者小膳宰也。禮不備者記補之。貳事多而長事少。則長別言之。如大射庶子正徹公俎。卽知其餘言庶子皆貳也。考天子諸子。下大夫二人。中士四人。諸侯降等。則庶子長當爲上士。貳當爲下士。下士則獻於獻士之後。而與司宮同掌執燭。不亦宜乎。況禮有胥。有宰。有司。有小臣師從者。及工人士隸僕人等。皆其官之屬吏府史胥徒之類。則安知設執燭者非庶子之屬吏。而文有不備邪。庶子非官。故獻之在士之後如士禮耳。或疑司宮卽周禮之宮正。職云。宮中廟中則執燭。考宮正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府二人。史四人。胥四人。徒四十人。則執燭者或亦其屬爲之。故與庶子聯事也。褚氏寅亮曰。庶子官。燕義有明文。不知後儒何故必不信禮記。而以卿大夫士之子當之。卿大夫士之子。苟無其位。必不與燕。既有列於位。獻當從其爵。豈宜在族食後。注

是也。唯注以左右正爲樂正。則未敢深信。蓋獻大小樂正亦不應在旅食後。竊疑左右正如宮正等官。與內小臣一類。夫人之官也。庶子爲世子之官。左右正內小臣爲夫人之官。故不論爵。而最在後獻之。且不與旅。云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小樂正立於西縣之北。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立於其北。北上。大樂正立於東縣之北。若射。則僕人正僕人士陪於工後者。李氏如圭曰。云左右正。則二樂正分居東西。各監一縣也。僕人亦相工者。工席在西階上。僕人宜近其事。故立於西縣北。北統於堂。案鄉射禮射時遷樂于下。工降阼階下之東南。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于其南。燕禮若射。則是時僕人陪于工後。亦在樂正之北也。張氏爾岐曰。左右正據庭中之位而言。大樂正在東縣北。故曰左正。僕人正在西縣北。故曰右正。釋官曰。此篇以經考之。不見有兩樂正。注誤。賈疏引大射鄉射記之。不知燕時或射或否。不定。未可據爲左右之名。鄉飲酒記云。衆賓立者東面北上。樂正與立者皆薦以齒。鄉射記云。樂正與立者齒。注。尊樂正同於賓黨。然則樂正之位。當在西方。不當于阼階上獻之明矣。經獻左右正與內小臣同處。疑左右正即小臣僕人之官。侍從於君。而位在阼階上者。周禮有大僕小臣。皆僕官。諸侯以小臣兼大僕。掌正君之服位。在君左右。故謂之左右正。書立政云。左右攜僕。是其證也。又案。上云。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是小臣既受獻矣。此所獻者蓋其正。小臣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在君左右。故于阼階上獻之。不然。此篇及大射俱云獻小臣師。而不及小臣正何與。以此。益見左右正爲小臣之屬矣。胡氏肇昕曰。敖氏郝氏說皆與注殊。敖氏曰。左右正未詳其官。然與內小臣同獻。則意其亦爲內臣也。郝氏曰。左右。君左右。詩曰。膳夫左右。正長也。盛氏曰。左右正未詳其官。然與之臣。而正則其長也。左右非一。故不書其官。然以詩書考之。雲漢以膳夫共稱。立政與攜僕並數。則其職掌亦略可見矣。云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者。周禮內小臣職文。釋官曰。案周禮內小臣與寺人別官。諸侯亦有內小臣。與寺人別。詩秦風云。寺人之令。毛傳云。寺人內小臣。非也。內小臣又謂之巷伯。箋云。巷伯。內小臣也。奄官上士四人。掌王后之命。于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是也。左傳襄九年。令司宮巷伯散宮。杜注孔疏解司宮爲內小臣。而以巷伯爲寺人。皆誤。又案內小臣。左傳。國語。亦單言小臣。左傳僖四年云。與小臣。小臣亦豈。晉語說此事云。飲小臣酒。亦豈。韋注。小臣官名。掌陰事陰令。閭士是也。又公食大夫禮稱內官之士。卽此。云皆獻於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者。張氏爾岐曰。在鄉遂采地者爲外臣。在朝廷者爲內臣。庶子以下。皆人君近習。故云別於外內臣也。案張氏惠言曰。大射注云。三官獻於阼階上。別於外內臣也。是以三官爲內臣。庶子以下。皆人君近習。故云此非鄭意。盛氏曰。庶子以下。皆扈衛親近之臣。故皆獻之於阼階上。經不著其入門位次者。以其本在門內故也。士位蓋在東方西面北上。云獻正下及內小臣。則擊人鍾人鼗人鼓人僕人之屬盡獻可知也者。周禮。擊師中士四人。下士

八人。總師中士二人。下士四人。鼓人。中士六人。諸侯並以下士爲之。

### 右主人獻庶子以下於阼階

無算爵。算、數也。獻行無次無數。唯意所勸。醉而止。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疏〕正義曰。敖氏曰。亦各序進盥。洗其解。

膳爵。君之爵。散爵。賓卿大夫之爵。方氏苞曰。特表其爲士。以事之終。或疑使無位者代其勤也。自大夫以上。皆得親與君爲禮。士則受酬於大夫。並不得與公卿接。故於禮終。使二士執無算爵。不惟執膳爵者得徑進于公。即執散爵亦先進于公。而公親命之以賜公卿。所以作其志氣。而厲其節行也。士位在堂下。而獻必于阼階上。亦此義也。執膳爵者無文何也。該於上經辯獻士也。褚氏寅亮曰。上賡解以大夫。此則以士。且變文曰執爵。禮殺者也。執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疏〕正義曰。郝氏曰。酌以進公。酌膳尊不拜送也。韋氏協夢曰。前大夫賡解及賓。

膳爵者酌以進公。公不拜受。〔疏〕正義曰。郝氏曰。酌以進公。酌膳尊不拜送也。韋氏協夢曰。前大夫賡解及賓。亦不拜受。不拜送者。士賤。不敢與公爲禮也。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疏〕正義曰。郝氏曰。酌以之。所賜者與受爵降席。

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文曰。席下。公答再拜。古〔疏〕正義曰。敖氏曰。降。降席也。此不降階而惟拜於席下者。宜。

公爵者。皆降拜升成拜。至此拜下而已。席以東爲上。統于君。注引古文作再拜者。姜氏曰。大射禮君臣之禮。尚有再字。燕禮可知。當從古文。盛氏曰。案經但云答拜者。答一拜也。燕禮貴和。君子臣皆答再拜。姜說得之。胡氏承

璣曰。案此經注疑有脫誤。經文當是公答再拜。注云古文曰公答拜。蓋凡臣再拜稽首。公皆答以再拜。有但言公答拜者。省文耳。若古文明云公答再拜。鄭不應反從今文去再字。又大射儀此節。亦云公答再拜。知此經文亦必有再字。但賈疏標目已如今本。則其誤久矣。褚氏寅亮曰。古文云。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明此勸聖從尊。公答再拜。注不從者。以此時禮殺。止答降席之拜也。古文云。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明此勸聖從尊。者來。〔疏〕正義曰。敖氏曰。異解並行而代舉。君臣之禮。受賜爵者不先卒爵而俟者。膳酒也。〔疏〕之酌久矣。不必先飲之也。士相見禮書卒爵而俟者。始飲酒。若爲君嘗之者然。執膳爵者受公爵酌



反奠之。

宴歡在於飲。〔疏〕正義曰：敖氏曰：未當公飲之節。故奠之。此不言所奠之處。則亦在薦南與。士既終旅。酒成其意。〔疏〕則君自舉之。盛氏云：公既卒爵。不以降奠于筵。而復實之者。欲公重舉此解也。不與散

爵並行。而反奠于君所者。象解非臣所飲也。方氏苞曰：此爵公終不舉而奠之何也。奠之而公不舉。以示飲有秩節。而無醉飽之心也。受賜爵者與授執散爵。執散爵者乃酌行

之。予其所。〔疏〕正義曰：敖氏曰：大射云。授執散爵者。此脫一者字。案戴校集釋補者字。○敖氏曰：必與授者。以勸者。〔疏〕義者亦與受也。非賜爵者受。授則皆坐。酌者。酌散也。行之。謂每授之於席也。受賜爵者若賓也。則

此解先以之諸公若卿。受賜爵者若諸公若卿若大夫也。則此解先以之賓。餘皆以次行之。惟已飲賜爵者。則唯受爵不復授之。褚氏寅亮曰：此禮無算爵。止一爵序酬。無兩爵錯酬之儀。吳氏廷華曰：與授爵者。尊君賜也。則唯受爵

于公者拜。卒受爵者與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而猶。〔疏〕正義曰：李氏如圭曰：卒

爵者。不以己尊孤人也。前爲士舉旅時。大夫猶拜。至此不拜。禮又殺。義疏曰：公所賜諸節。亦借卿席以明之。卒受者經未詳其人。據下言大夫。故以爲大夫之節。敖氏曰：大夫自實爵。旅酬之禮也。於是執爵者降。以酬者自酌。

且已亦與旅也。張氏曰：此實爵。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疏〕正義曰：敖氏曰：如其不拜而當是大夫自酌與之。不使人代。士不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疏〕正義曰：敖氏曰：如其不拜而

氏爾岐曰：亦旅于階上而不拜也。公有命徹幕。則卿大夫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公命小臣辭。公答再拜。大

夫皆辟。命徹幕者。公意殷勤。必盡酒也。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疏〕正義曰：幕。兩廡之幕也。命

示與臣下同此酒。不自異也。在堂者皆降拜。謝君意也。士不拜。賤。不敢與君爲禮也。云有命。又云則。見其然否不定也。徹幕之節。其在大夫就席之時乎。辭者。辭之使升拜。辭之而不敬從命。小臣以復于公。公乃答拜。卒拜于

下。而不升成拜。臣之正禮也。必辭之者。以賓在其中也。賓與羣臣皆卒拜于下。禮宜然也。於此云辟者。嫌旅拜則不必辟也。不言賓及諸公。文省。凡小臣辭。皆公命之。經特於始末兩著之。以見其餘也。褚氏寅亮曰：徹幕在大夫

旅畢。士初行旅之時。章氏協夢云：則者。承上之辭。見公有命徹幕。卿大夫即降拜也。敖氏謂見其然否不定之辭。似未然。方氏苞曰：君命徹幕。使羣臣盡膳。而卿大夫降拜反坐。不復行爵。士終旅。是至此士亦酌膳以相酬也。蓋



賓與卿大夫各受特賜之膳爵。脫屣升堂。又酌膳坐行以徧。故不敢專君之惠而均諸羣士。貴臣推賢讓能。不敢賴寵之義也。燕之初。卿大夫獻酬皆以散。至末而羣士皆飲膳。示君之馭臣。名分則親貴不敢假。恩義則疎賤不敢遺。惟嚴於始。乃可以厚終也。禮之起教於微渺。類如此。注云命徹幕者。公意殷勤。必盡酒也者。李氏如圭曰。鄉飲酒賓至則徹幕者。酒、賓主共之。君專大惠。其尊恐壓加之。故有命乃徹之。云小臣辭不升成拜。明雖醉正臣禮也者。方氏苞曰。公不命升成拜何也。此禮終而總拜君之賜也。異國之賓。明日拜賜。君不復見。而聽其稽首于門外。故本國之臣。聽其稽首于階下。而不復命之升成拜。蓋以朝夕君所之人。而拜賜于明日。是自同於國客也。故必變其節而後各明其義焉。云不言賓。賓卿臣也者。以經但言卿大夫。不言賓。是賓獨自卑。同於臣。遂升反坐。士終旅於上也。云君答答拜於上。示不虛受也者。燕義云。禮無不答。言上之不虛取於下也。是也。如初。卿大夫降而爵止。〔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士方酌旅。以乘大夫降而途止。及其拜訖反席。士復終旅于西。於其反席卒之。〔疏〕階上。褚氏寅亮曰。上已言士旅酌亦如之矣。復言此者。見士旅時有公命徹幕。卿大夫降拜。士暫止爵之事。故俟其反坐而終旅也。朱子曰。案此士方無算樂。升歌間合無數也。取歡〔疏〕正義曰。旅酌。而大夫降則爵止不行。公辭而大夫復升。士乃終旅於上也。無算樂而已。其樂章亦然。〔疏〕注云其樂者不但鄉樂已也。

### 右燕末無算爵無算樂

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閽人爲大燭于門外。宵、夜也。燭、共薪燕者。庭大燭。爲位廣也。閽人。門〔疏〕字。正義曰。校勘記曰。閽人爲大燭于門外。唐石經無大字。案大射亦無大人也。爲、作也。作大燭以俟賓客出。〔疏〕字。注云宵夜也者。歐陽氏修曰。燕禮有宵則設燭之禮。是古雖以禮飲酒。有至夜者。所以申燕私之恩。盡殷勤之意。盛氏曰。燕禮行於朝退之後。而賓主獻酢之節又繁。不繼以火。則不能盡歡。故詩興禮皆有夜飲之事。若飲於臣家。則不可。春秋傳載齊敬仲飲桓公酒。而曰臣卜其晝。未卜其夜是也。云燭燭也者。少儀云。主人執燭抱燭。鄭注。未燕曰燭。但在地曰燎。執之云燭。詩、庭燎之光。傳云。庭燎。大燭也。箋云。於庭設大燭。周禮司烜氏云。凡邦之大事。共墳燭庭燎。故書墳爲責。鄭司農曰。賁燭。麻燭也。賁疏云。



以鍾師掌金奏之鼓。別無鼓人也。賓及門內。則奏陔者。尙未離庭中之位。所受特其燕之立于門內者耳。蓋以爲禮也。非飲食之道也。一人受。則與衆同之矣。又云。凡薦之實皆不舉。則既徹。府史胥徒皆取分焉。故以賓饋賜鐘人。見其凡。焦氏以怨曰。賓出奏陔。以金聲玉振例之。迨其至門內。當之時。則終擊而親授之。此一說也。或賓出至此。明言賜之。置諸鐘人之旁側。俟其終擊而取之。亦一說也。鐘人設有從者相之。賓過而予之以賜鐘人。如敖氏所擬。又一說也。賓自命從者徐以賜鐘人。而已先至于門外。亦又一說也。經不具說耳。胡氏肇昕曰。此不過言以薦饋賜鐘鼓奏九夏者耳。言鐘人以概其餘也。不然。奏九夏者非獨一鐘人。賓何爲獨用賜脯以報之。敖氏擬議過拘。焦氏尤爲詞費。古文賜作錫者。胡氏承。卿大夫皆出。隨賓出也。公不送。是賓禮訖。〔疏〕正義曰。敖氏曰。公與其臣燕。而不送。雖不爲正賓。君雖不爲獻主。猶送之。郝氏曰。賓本臣。始無迎。終亦無送也。凌氏釋例曰。凡君與臣行禮皆不送。燕禮。大射儀。賓出公不送。觀禮。侯氏出。經不送。天子尊。故不送也。是臣與君行禮皆不送也。又士相見禮。士見于大夫。若嘗爲臣者。賓出。使從者還其贊于門外。考經文但云還贊于門外。不云送。是主人不送也。士見于大夫。賓退。送再拜。是賓主之禮。此嘗爲臣者不送。則君臣之禮也。又君賜之食。君若降送之。則不敢順。辭。遂出。大夫則辭退下。比及門。三辭。注。不敢辭其降。於己太崇。不敢當也。下亦降也。疏云上卑不敢辭降。大夫之內兼三卿五大夫。臣中尊者。亦得辭降也。竊謂燕禮。大射。賓入不迎。及庭。公但降一等揖之。然則賓出不送。公亦當降一等揖之。此經之賜食。亦是燕類。經云君降送之。蓋亦降一等與。敖氏曰。送之亦當至門。又曰大夫起而退。則君與下階。則君降。及門。則君送。於此三節皆辭之。故曰三辭。其說皆非也。經云三辭。卽終辭也。終不敢當君之降。及門。指大夫而言。非君送至門也。君但降而已。不送至門。證以燕禮大射。則禮之通例明矣。又士昏禮親迎。賓出。嬖從。降自西階。主人不降送。注。主人不降送。禮不參。此因婿與女行禮。故女父不送。非君臣之禮也。

### 右燕畢賓出

公與客燕。謂四方。〔疏〕正義曰。賈疏云。此下論與異國臣將燕。使卿大夫就館戒客之辭事。曰。寡君有不腆之酒。以請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使某也以請。君使人戒客辭也。禮。使人各以其爵。寡。鮮也。猶言少德。謙也。腆。善也。上介出請入告。古文腆皆作珍。今文皆曰不腆酒。

無·〔疏〕正義曰·注云禮使人各以其爵者·公食大夫云·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是也·云上介出請入告者·亦約公之·〔疏〕食大夫之文·云膳善也·又云古文膳皆作珍·今文皆曰不腆酒·無之者·胡氏承瑛曰·膳、正字·珍、古文段借字·詩新室·簋條不珍·箋云·珍當作膳·膳、善也·與此訓同·毛詩古文段珍爲膳·與禮經古文亦同·胡氏肇昕曰·此鄭參合古今文而酌用之也·古文作珍·段借字·故從今文作膳·今文無之·文不備·故從古文有之·

對曰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辭上介出答主國使者辭也·私·謂獨受恩厚也·君無所爲〔疏〕

正義曰·校勘記曰·注謂獨受恩厚也·受·徐本作有·集釋·通解俱作受·謙不敢當也·敢·誤作告·云私謂獨受恩厚也者·李氏徵之曰·私之言屬也·謙詞也·春秋傳載叔孫穆子之言曰·邾滕人之私也·我列國也·何故視之·茅夷鴻告吳人之言曰·魯賦八百乘·君之貳也·邾賦六百乘·君之私也·此可見矣·敖氏曰·客自謙·不敢以敵國之使自處·故云然·云敢者·怖懼用勢決之辭者·謂聞命怖懼·用勢直決之辭也·褚氏寅亮曰·或晉使聘于邾滕·豈有反自稱其君爲私屬之謂·敖氏同誤·

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寡君君之私也君無所辱賜于使臣臣敢固辭重傳命·固如故·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使者重傳命戒客·客重使上介致辭·寡君固曰不腆使某固以請某固辭不得命敢不從許之也·於是出見主得命·今文〔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使者三請而客許之·今文無使某·致命曰寡君使某有不腆之酒以請無使某·鄭不從者·無使某·則文不備·且上兩請皆有使某也·

吾子之與寡君須臾焉親相見·致君賜寡君多矣又辱賜於使臣臣敢拜賜命賜·賜也·猶受也·敢拜賜

辭不必〔疏〕正義曰·此實對使者之辭也·敖氏曰·賓既對·遂再辭也·〔疏〕拜稽首·所謂拜賜命也·於是大夫還·賓遂從之·

右公與客燕

記

燕朝服于寢

朝服者。諸侯與其羣臣日視朝之服也。謂冠玄端緇帶素鞶白屨也。燕於路寢。相親昵也。今辟雍十月行此燕禮。玄端而衣皮弁服。與禮異也。〔疏〕正義曰。注云謂冠玄端

言朝服。據士冠禮之文。敖氏曰。朝服。兼君臣而言也。玄端玄冠素裳緇帶素鞶白屨。士之朝服也。大夫冠衣之屬皆與士同。惟雜帶以玄黃爲異。若人君。則又朱綠帶也。其餘亦與士同。玉藻曰。大帶四寸。雜帶君朱綠。大夫玄黃。士緇辟二寸。再緣四寸。是其異也。云燕於路寢。相親昵也者。燕以娛樂。取其和樂。故饗於廟。而燕則於寢。相親昵之義也。引漢法者。見所服者與經所言或異也。吳氏廷華曰。據士冠禮素裳白屨。乃皮弁服之制。朝服並未言白屨

也。案特性記朝服玄冠緇帶緇辟。可見朝服緇色原無一定。玉藻諸侯朝服視朝。爲玄冠緇衣素裳。鄭主裳歷同色之說。故注此云白屨。非也。其牲狗也。狗取擇人也。明非〔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此節經注今本並脫。經。唐石經。徐本。集解。楊氏。散。亨于門外東方。〔疏〕正義曰。賈疏云。此

氏。俱有。注。徐本。集解。楊氏。俱有。通解經注皆無。亨于門外東方。〔疏〕正義曰。賈疏云。此

于門外。鄉飲亨于堂東北。不在外者。臣禮宜主人親供也。敖氏曰。門外東方。〔疏〕正義曰。賈疏云。此

方。饗所在也。故於焉亨之。古者寢廟之門外皆有饗。吉則在東。凶則在西。若與四方之賓燕。則公迎之于大

門內。揖讓升。四方之賓。謂來聘者也。自戒至於拜至。皆如公食。亦〔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告饗具設執器等。皆饗具而後公即席。小臣請執器。請羞者。乃迎賓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告饗具設執器等。

賓客。略如燕。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脔不啐肺。不啐酒。其介爲賓。〔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告饗具設執器等。賓客。略如燕。賓爲苟敬。席于阼階之西北。面有脔不啐肺。不啐酒。其介爲賓。〔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告饗具設執器等。

人臣不敢褻煩尊者。至此升堂而辭讓。欲以臣禮燕爲恭敬也。於是席之如獻諸公之位。言苟敬者。賓賓主國所宜敬也。香、折俎也。不啐。似若尊者然也。介門西北面西上。公降迎上介以爲賓。揖讓升。如初禮。主人獻賓獻公。既獻。苟敬。乃腰觶。羣〔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主國君饗時。饗。徐本作羣。釋文。集解。通解。楊氏。俱作羣。陸

臣卽位如燕也。〔疏〕正義曰。或作羣。非。案疏亦作羣。然以聘禮記賓爲苟敬注考之。作羣爲是。彼注與此注文異

義同。彼言饗食。此專言饗者。春秋僖二十五年左氏傳曰。晉侯朝王。王饗醴。命之宥。是饗有進醴之事。與燕同類。故對言之。且饗食與燕。其事相連。若聘後禮賓自爲一事。何容相較乎。且聘禮注云。今文饗皆作羣。則羣饗古通用。

此注卽作饗。亦當讀爲饗。不當讀爲羣也。今燕又且獻焉。且。徐本。集解。通解。楊氏。俱作宜。○李氏如圭曰。饗食在廟。燕在寢。饗重而燕輕。饗既親獻也。故燕以介爲賓。而席賓於諸公之坐。以介爲賓。而後公可以無親獻也。

荀敬之席在公之左。春秋傳。宋公與魯叔孫昭子宴飲酒樂。宋公使昭子右坐。右坐者。居公之右。改禮坐也。不啻啻。如癰之禮。荀者。聊且粗略之意。荀敬。猶曰殺敬也。敖氏曰。荀誠也。實也。荀敬者。國君於外臣所燕者之稱號也。其類亦猶鄉飲酒之介選矣。此燕主爲賓而設。賓於是時雖不爲正賓。而實爲主君之所敬。故以實爲荀敬也。此席當有加席。與食禮者同。而東上。公與賓既揖讓升。公拜至。賓答拜。公乃揖賓各就其席。公降。揖者以命命上介爲賓。上介禮辭許。再拜稽首。公答拜。上介出。公乃升就席。賓者納賓。皆如羣臣爲賓之禮。必以上介爲賓者。禮。君與臣燕。其爲賓者。不以公癰。而以大夫。雖燕異國之臣。宜亦如之。賓。癰也。上介。大夫也。此其不以賓爲賓。而以上介爲賓也。與。昨階之西。諸公之位也。席荀敬於是。皆有膏。皆尊異之。不啻啻者。辟正賓。又下記書。與癰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此以介爲賓。固足以明其癰爲聘使之禮。若大夫爲聘使。則燕賓其以主國之大夫爲之與。盛氏曰。荀敬之義。敖氏得之。而其解以實爲荀敬。以介爲賓之故。則非也。蓋燕禮經於饗。而外臣與已國之臣又有間。若以聘賓爲燕賓。公親獻與。則賓意既有所不安。且非所以申款曲致殷勤也。使宰獻與。則與待已國之臣無異。又非所以尊賓也。於是席之於君側諸公之位。不啻不啻。其禮似殺於賓。而折俎之設。又有非已國諸公所得同者。則其敬之也。不以文而以實矣。故以是名之與。必以介爲賓者。聘禮云。于賓登食再饗。介登食登饗。其與賓行禮之時。介每爲賓所厭。而不得以伸我敬焉。故必特爲介設食饗之禮。至燕則合之。而以介爲正賓。則其所以待介者亦不薄也。此其斟酌尊卑豐殺之宜。化裁乎賓主君臣之道。洵有非聖人不能爲者。蓋禮以義起。而義由內出。孟子所謂庸敬在兄。斯須之敬在鄉人。亦此意也。豈必獨爲聘使。而後以其介爲賓哉。褚氏寅亮曰。如敖說。則反主爲客矣。卽以聘使爲賓。亦無所嫌。但無荀敬之席耳。荀敬之席。在外臣。則聘賓也。在本國。則諸公也。二者之外則無矣。若公所與燕者。或癰或大夫。自各從其本位耳。朱子謂所與燕者雖不爲賓。亦當如荀敬。恐未然。倘有諸公。位之於何處邪。不啻酒。則亦不告旨矣。胡氏肇所曰。此經荀敬。人各爲說。訖無定論。鄭注且假之義。郝氏極排之。而戴氏震別自爲說。以爲說文。荀。自急敕也。音棘。从羊省。與荀且字不同。近時說經者如翁氏方綱。陳氏壽祺。洪氏頤煊等。皆從其說。而王尚書經義述聞則云。敖氏戴氏之說皆非也。下文與癰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注曰。不以所與燕者爲賓者。燕爲序歡心。賓主敬也。是主人於賓。惟主恭敬。而少歡心。今賓既辭爲賓而就諸公之位。則歡心多而敬少。既不可專事恭敬。又不可全不恭敬。故謂之荀敬也。聘禮記。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荀敬。注曰。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禮已。於是辭爲賓。君聽之從諸公之席。命爲荀敬。荀敬者。主人所以小敬也。是荀敬有崇恩殺敬之義。命爲荀敬者。所以別於正賓之全主敬也。若謂爲主君之所敬。及



自急敎而敬賓。則與正賓之全主敬者無以異矣。非經意也。胡氏肇昕曰。此解推求經注之義。與情事恰合。蓋賓席於諸公之位。其禮已殺。其敬亦殺。與鄉飲酒之違者相等。飲酒之禮。違者不啻肺不啻酒。此注云。不啻。似若違者然也。尊者即違者。謂此賓似若違者然也。戴氏以說文荷字說之。義雖新。而與經不合。敖氏之說亦牽強。至方氏苞謂荷當作者。則益穿鑿矣。張氏爾岐曰。荷敬者。坐近君側。而簡於禮儀。疑於苟矣。實則敬之。故立以爲名是也。無膳尊無膳爵。就卑也。〔疏〕正義曰。注云降尊以就卑者。郊特牲云。三獻之介。君尊席而酢焉。此降尊以就卑也。所燕者非已臣子。故不宜自異。然則尊簠之數皆減矣。張氏爾岐曰。欲敬異國之賓。故不自殊異也。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不以所與者。燕爲序歎心。賓主敬也。公父文伯飲南宮敬叔酒。以路堵父爲客。此之謂〔疏〕正義曰。注君但以大夫爲賓者。也。君恆以大夫爲賓者。大夫卑。雖尊之。猶遠於君。今文無則。下無燕。〔疏〕校勘記曰。但。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恆。與單疏注合。陳本誤作恒。○賈疏云。此謂與已臣子燕法。朱子曰。公所與燕者。雖不爲賓。亦當如異國之賓爲荷敬也。敖氏曰。云與卿燕。則大夫爲賓者。嫌爲賓或當以所燕者也。公與大夫燕。亦大夫爲賓者。嫌爲賓者或當降於所燕者一等如上例也。必以大夫爲賓者。實位於堂。且與君爲禮。宜用稍尊者也。不以公卿爲之者。以其太尊於主人故也。盛氏曰。不以公卿爲賓。自是明嫌之義。敖氏以其太尊於主人。似曲實爲荷敬。唯燕四方聘客則然。若已國之臣。各有位次。昨階西北面之位。非諸公莫敢居也。朱子之說。亦未能以爲然。注引公父文伯者。事見魯語。今文無則。下無燕。鄭不從者。以其文不備。故從古文也。吳氏延華曰。聘禮上介。鄭注以爲大夫。則上介爲賓。即大夫爲賓也。方氏苞曰。賈疏云。不以公卿爲賓者。恐逼君。古者五十方爲大夫。累日積久。以至孤卿。年必過耆。七十不與賓客之事。亦量其筋力難勝。畏逼。則聘賓之受饗。本國公卿之禮食。君親與爲賓主之禮。又何以不畏。羞膳者與執事者皆士也。尊君也。膳〔疏〕正義曰。敖氏曰。經但云請執事者與羞膳者耳。而不見其爵。逼乎。士也。諸侯上士二十七人。凡位於西方者皆是。膳宰即周禮膳夫也。膳夫上士。則膳宰非上士明矣。故注云膳宰卑於士。釋官曰。天子膳夫有上士中士下士。諸侯之膳宰。以中士爲長。亦當有下士爲之佐。小膳宰。蓋下士之屬。經不見羞膳者與執事者之爵。故記特著其爲士羞膳者即膳宰。以下云羞卿者小膳宰參之。可見羞膳有常職。而執事者無常職。故經特言命執事者。而不言命羞膳者。下文薦司正射人及執事而不及羞膳者。正以其膳宰。故不自薦。又下主人



篇而已。歌者降而以管奏新宮。亦三終。大射儀曰。大師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乃管新宮三終。足以明之矣。舊說謂管如籥而小。併兩而吹之。三成。謂奏南陔。白華。華黍也。於歌與管。但言篇名。於笙謂三成。文互見也。褚氏寅亮曰。此見納賓以樂之異於常燕也。常燕則工歌鹿鳴之三。而笙奏南陔三詩。此則升歌同。而堂所奏之詩。所用之器不同。故別言之。考周官笙師。管笙等皆用其所掌。則管奏亦屬笙師。故笙入取下管之文。管指器。笙指職。一也。若謂管新宮後而始入。則吹管者何人。三成者何詩。俱不可通。周公時已有新宮。其非斯干可知。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其有辭可知。故注云小雅逸篇。吳氏廷華曰。或謂新宮乃宮之子聲。以之奏南陔白華華黍也。將終則和以笙。而樂成。江氏筠曰。經言升歌者四。而文有不同。此經與鄉飲酒禮皆云。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大射云。乃歌鹿鳴三終。此記云。升歌鹿鳴。於此無注。於大射則謂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敖氏於此云。歌鹿鳴之三也。大射云三終是也。於大射云。謂歌鹿鳴之什。三篇篇各一終。如春秋傳所謂工歌鹿鳴之三是也。鄉飲酒之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而其義曰工歌三終。則益可見矣。案敖正鄭之失明矣。然鄭於大射。與敖說異。其於此記。當與敖說同。蓋其所以無注者。以記所用之篇數與經不殊。注已詳於經。則於此不言可知也。知鄭意如此者。鄭謂大射不歌下二篇。略於勞苦與諸事耳。此無射事。本於樂。不略。又鄭謂所燕爲卿大夫有王事之勞者。而四牡皇皇者華。一爲勞使臣之詩。一爲遣使臣之詩。鄭論用此二詩之義。於四牡云。采其勤苦王事。念將父母。懷歸傷悲。忠孝之至。以勞賓也。於皇皇者華云。采其更自勞苦。自以爲不及。欲諸謀于賢知。而以自光明也。則以用之於賓。較諸經所燕之賓。尤於事情爲切合。有不三詩並用者乎。此記視大射儀並少三終二字。而鄭猶不得岐經記而言。而反於彼爲異說。則即鄭之於此。足以正彼注之非。又即此記之文足以明彼文之義矣。注云新宮小雅逸篇也者。李氏如圭曰。宋公享叔孫昭子賦新宮。與此所笙奏。或謂卽斯干之詩。江氏筠曰。樂實有笙歌間合四節。四節之外。別有下管。經言下管者二。此記下管新宮。大射乃管新宮三終是也。此記樂共四節。始升歌。次下管。次笙入。次合樂。疏則管笙爲一節。云笙入三成者。謂笙奏新宮三終。申說下管之義也。大射升歌後。惟下管一節。而別無笙入文。注云。笙從上而入。吹簫以播新宮之樂也。敖氏謂管與新宮爲二。於此云。歌者降而以管奏新宮。亦三終。笙入三成者。奏南陔白華華黍也。於大射云。文承大師少師降立之下。明是降者管之。春官大師少師職皆云登歌下管是也。案敖說是也。蓋大射乃管新宮上云。大師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考鄉射禮。工之遷樂。在司馬命張侯命倚旌後。今何以司正猶未立。而卽行遷樂于下。是明爲管故而降堂早也。其下云。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堵之東南。西面北上坐。考鄉射禮。工于降時。卽就降階之東南。堂前三簋。西面北上坐。今何以先立西縣鼓北。至卒管而後遷于東。是明爲管

故而就位遲也。又既管後。經不云獻。注以爲略下樂。通考全經。凡工於就事訖。無不得獻者。此燕與鄉飲升歌獻工。笙奏獻笙。鄉射唯有合樂。笙工並爲。亦俱有獻。惟得獻訖而後就事者。其於事訖之時。則不復重獻。故此燕與鄉飲。間合不獻。然則即經之不云獻而管者之。卽爲大師益明矣。蓋自來於下字俱以地言。鄭意以此下管之下爲笙入堂下之下。案郊特牲云。歌者在堂。匏竹在下。匏指笙。竹指管。義非無據。然就此記文案之。於歌言升。於管言下。於笙言入。則所謂下者明是指人言之。謂下堂而非堂下。遂合鄉樂。鄉樂。周南召南六篇。〔疏〕正義曰。李氏如圭曰。不閒歌也。又仲尼燕居云。下而管象。益可明矣。遂合鄉樂。言遂者。不閒也。〔疏〕正義曰。李氏如圭曰。不閒歌。上。故於此殺之與。獻時不奏肆夏。則不下管。乃有閒。盛氏曰。燕樂只四節。謂歌笙閒合也。此若舞則句。句。則有管而無閒。亦取合四節之數與。褚氏寅亮曰。此無閒歌。亦異常燕。經云遂。明不用閒之意。若舞則句。句。告成大武之樂歌也。其詩曰。於鑠王師。遵養時晦。又曰。實。〔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大武。武謨作舞。○張氏維爾公允師。既合鄉樂。萬舞而奏之。所以美王侯勸有功也。〔疏〕正義曰。升歌不盡鹿鳴以下三篇。而但歌鹿鳴。下管不奏南陔白華華黍。而管新宮。不用閒歌笙入三終。而遂合鄉樂。又或爲之舞而歌句以爲節。皆與常燕異。初既以樂納之。及作正樂。又有此異節。以其有王事之勞。故特異之也。盛氏曰。張說歌管之法與散異。當以散爲正。注云句。頌篇告成大武之樂歌也者。周頌酌篇序文。鄭以句卽酌也。云既合鄉樂。萬舞而奏之者。賈疏引宣八年公羊傳云。萬者何。千舞也。謂秦千以奏句詩也。盛氏曰。內則。十三舞句。成童舞象。注。先學句。後學象。文武之次也。疏家謂以其年尚幼。故習文武之小舞。然則句蓋文舞之小者。故燕禮得用之。朱子詩集傳云。萬者。舞之總名。武用千戚。文用羽籥。是舞句當用羽籥。疏引公羊傳以爲千舞。蓋非。先儒以象爲維清。句爲酌。皆周頌之篇。而舞時歌以爲節。今亦相承解。惟公與賓有俎。主於燕。其餘。〔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惟。徐本作唯。單疏通解俱作惟。之。然未見其必然也。惟公與賓有俎。主於燕。其餘。〔疏〕正義曰。案諸本惟唯錯出。不悉校。注云主於燕。其餘可以無俎。俎者。李氏如圭曰。大射公卿皆有俎。敖氏曰。經文已明。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授公釋此辭。〔疏〕正義曰。記。復言之者。據所與燕者或當有俎。如異國之賓然也。獻公曰。臣敢奏爵以聽命。授公釋此辭。〔疏〕正義曰。奏。進也。命。謂君受與否之命。注云授公釋此辭。不敢必受之者。賈疏云。謂主人獻公。賓饌于公。雖非獻。亦釋此辭也。盛氏曰。主人親授公爵。故釋此辭。二大夫及賓饌解皆莫于薦南。示不敢必君舉之意。無庸釋此辭也。〔疏〕正義曰。凡公所辭皆栗階。栗。聲也。謂越。〔疏〕正義曰。敖氏曰。辭之而升。有禮則然。越等而上曰栗階。下曰階。等急趨君命也。〔疏〕正義曰。栗與歷聲相近。郝氏曰。凡公所辭。辭拜下也。栗階猶歷階。

凡升階。兩足並一級。更進曰拾。一足一級曰。凡栗階不過二等。其始升。猶聚足連步。越二〔疏〕正義曰。賈疏歷。張氏爾岐曰。辭者。辭其拜下命之升也。尊者高而多。卑者卑而少。案禮器云。天子之堂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士冠禮。降三等受爵弁。鄭注云。降三等。下至地。則士三等階。以此推之。則一尺爲一階。大夫五尺。五等階。諸侯七尺。七等階。天子九尺。九等階。可知。今云凡栗階不過二等。言凡。則天子九等已下。至士三等。皆有栗階之法。栗階不過二等。據上等而言。故鄭云其始升猶聚足連步也。故曲禮云。涉級聚足。連步以上。鄭注云。涉等聚足。謂前足蹶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即聚足也。天子以下。皆留上等爲栗階。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其下無問多少。皆連步。雜記云。主人之升降散等。鄭注云。散等。栗階。則栗階亦名散等。凡升階之法有四等。連步一也。栗階二也。歷階三也。歷階。謂從下至上。皆越等。無連步。若禮檀弓云。杜黃入寢。歷階而升。是也。越階四也。越階謂左右足越三等。若公羊傳云。趙盾辟靈公。階而走。是也。敖氏曰。凡。凡公所辭者也。不過二等。明雖急趨君命。猶有節也。二等。階之上二等也。以諸侯七等之階言之。則至五等。左右足乃各一發。盡階。則復聚足。然後升堂。凌氏釋例曰。凡升階皆連步。唯公所辭則栗階。考連步是升階常法。猶之平敵相拜也。栗階。于君辭則然。猶之再拜稽首也。見諸禮經。惟此二節。平敵升階。經不云連步者。猶之平敵相拜。不云頓首也。若疏所云歷階越階。皆禮經所無。敖氏曰。越等而上曰栗階。下曰躋階。栗與歷聲相近。竊謂歷階當即是栗階。疏不必強生分別。若趙盾躋階。疑非行禮常法。敖氏乃以下階當之。似未可從。蓋禮經降階無君辭之事也。又雜記。祭主人之升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附亦然。鄭注。散等。栗階。此言練祥及虞附之祭。考士虞禮升降本不散等。以有兄弟之戚。故鄭云略威儀也。以栗階爲略。與燕禮不同。經義聞斯錄曰。案注意。將至堂二等乃栗階其下。如天子堂九尺。階九等。則七等以下仍連步。諸侯堂七尺。階七等。則五等以下仍連步。故云左右足各一發而升堂也。考古人升堂止二法。曲禮。拾級聚足連步以。上。注云。涉等聚足。謂前足蹶一等。後足從之併。連步。謂足相隨不相過也。此尋常之法。若急趨君命。則栗階。栗猶歷也。左足升一等。則右足升二等。左足升三等。則右足升四等。足不相併。悶歷而上。故曰栗階。但不得超越而過。故曰不過二等也。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既拜。謂自酌升拜時也。旅。行者也。請行酒於羣臣。必請者。不專惠也。〔疏〕正義曰。敖氏曰。凡。凡四舉旅之禮。請。請於賓者。侍臣。侍飲之臣也。其禮見大射儀。注云既拜。自酌升拜時也者。張氏爾岐曰。賓受公虛爵。自酌升拜。公答拜。於是時請之。賓者已下。約大射之文。凡



薦與羞者。小膳宰也。謂於卿大夫以下也。上特言羞卿者。〔疏〕正義曰。校勘記曰。凡薦與羞者。通解無與字。注

有者字與疏引注合。注云謂於卿大夫以下也。上特言羞卿者。小膳宰。欲絕於賓。羞賓者亦士。〔疏〕正義曰。校勘記曰。凡薦與羞者。通解無與字。案

以下者也。上言羞卿者。小膳宰者。釋經文也。此無所釋。故并薦言之。文法宜然也。然則經言羞膳羞卿之類。亦并薦

言之明矣。盛氏曰。經云羞庶羞。不言其人。故記著之。凡公實卿大夫也。士以下無羞。薦進也。與猶以也。或曰衍文。羞。庶羞也。謂以庶羞進者皆小膳宰也。獻禮重。故薦膳羞者異之。脫應升坐以後禮益殺。故薦庶羞者同

之。觀此。則經記中所謂羞膳羞卿者。皆專指薦膳羞言之明矣。經於賓云膳宰薦膳羞。于公云士薦膳羞。記亦云羞膳

者士。士尊於膳宰也。於卿之薦。經不言其人。而記著之曰。羞卿者小膳宰也。小膳宰卑於膳宰也。經於主人云胥膳

胥又卑於小膳宰也。於大夫以下皆不言薦之之人。記亦不著之者。以胥是最卑。主人既用胥。則薦在主人之後者可知

也。薦膳羞者尊卑之差如此。釋官曰。上言羞卿者小膳宰。所以別于賓。見羞實與君者皆膳宰也。此復言凡薦與羞者

小膳宰。又推而廣之。有內羞。謂羞豆之實。醢食、醢食、糝食。〔疏〕正義曰。敖氏曰。內羞。即房中之羞也。祭禮尊者之

見大夫以下與卿同也。有內羞。羞豆之實。糝食、粉食。〔疏〕正義曰。敖氏曰。內羞。即房中之羞也。祭禮尊者之

周官醢人。羞醢之實。糝食、粉食。〔疏〕正義曰。敖氏曰。內羞。即房中之羞也。祭禮尊者之

但未必其皆用之也。郝氏曰。內羞。自中饋女工出者。外庖所煎和曰庶羞。盛氏曰。周禮醢人醢人皆以奄及女奴爲之。

此郝說之。君與射。則爲下射。袒朱襦。樂作而后就物。尊。〔疏〕正義曰。敖氏曰。言與射。小臣以巾授矢稍

所本也。君尊不〔疏〕正義曰。敖氏曰。稍屬者。稍與發矢時相連續也。每於將發之節則授之。郝氏曰。稍屬。四矢稍稍連

屬。稍屬。〔疏〕正義曰。敖氏曰。稍屬者。稍與發矢時相連續也。每於將發之節則授之。郝氏曰。稍屬。四矢稍稍連



同耦也。盛氏曰：大射儀云：公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此以弓人代大射正之役。故注云：燕射禮也。必由小臣授之者，弓人疎且賤，不敢親受之於君也。然則其授弓也，亦小臣受之於弓人，以授弓與每發必使人執弓而俟，亦君禮之異者也。敖疑此有脫文，非既發發一矢也。郝以爲發舉，亦非。釋官曰：弓人，注疏未詳其職，以周禮膳人考之，疑卽其官。膳人職云：掌王之用弓弩矢箠，辨其材力，辨其等，辨其材，辨其材，辨其材。注：贊授之受之。疏：案大僕職已授之受之，此又焉者，大僕尊，大僕贊時，此官助贊也。諸侯以小臣當大僕之官，此云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故知弓人卽周禮膳人。考工記有弓人爲弓，不預射事，與此別也。上射退于物一筈，既發則答君而俟。對：「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答對，徐本，集釋，俱有此注，通解。謂君在不勝之黨，賓飲之。「疏」正義曰：賈疏云：夾爵者，將飲君，先自飲，及君飲訖，又自飲，爲夾爵。胡氏肇听如燕，燕醴，則又夾爵也。「疏」曰：鄉射記云：若飲君如燕，則夾爵。據注云：賓飲之如燕，燕醴，則經文燕上當亦有字。君在大夫射則肉袒，不纏襦。「疏」正義曰：鄉射：大夫與士射，則袒纁。若與四方之賓燕，媵爵曰：臣受賜矣。臣請贊執爵者。受賜，謂公卿者酬之，至燕，主人事賓之。「疏」正義曰：注謂公卿者酌之，校勘記曰：卿酌，徐本，集釋，通解，楊，敖，俱作酬。案此本雖作卿，而仍載許亮反之音，明係鄉字，偶失校耳。○敖氏曰：賓，謂介爲賓者也。執爵，似指易之媵解者而言。贊猶佐也。盛氏曰：賓媵解于公之時，則釋此辭也。吳氏廷華曰：不敢斥言媵解于公，故謂贊執爵者。蓋若執爵者媵公而賓贊之耳。注云：至燕主人事賓之禮殺者，張氏爾岐曰：賓媵解在坐燕之後，故云事賓之禮殺也。相者對曰：吾子無自辱焉。辭之也。對，答之也。公，以公命。「疏」正義曰：敖氏曰：此下當有賓再請，有房中之樂。弦歌周南召南之詩，而不用鐘磬之節也。謂「疏」正義曰：注弦歌，校勘記曰：弦，徐本作弦，與單疏標目合。○陳氏陽曰：周禮：師教綏樂，燕樂之鐘磬。詩云：窈窕淑女，鐘鼓樂之。然則房中之樂，非無鐘磬也。毛萇、侯苞、孫毓，皆云有鐘磬，是已。鄭康成、王肅，謂弦歌周南召南，而不用鐘磬。蕭純云：婦人尚柔，以靜爲體，不宜用鐘，是不深考周禮。師之過也。賈公彥亦謂以祭祀則有鐘磬，以燕則無鐘磬，是以文先儒之過。又從而爲之辭也。唐禮書：房中之樂，不用鐘磬，以十二大磬代之，是不知一音不備。

不足以爲樂也。敖氏云：奏之于房，故云房中之樂。蓋別於堂上堂下之樂也。郝氏曰：房中之樂，所謂綏樂也。無鐘鼓而有管絃奏之。房中詩云：左執簧，右招我由房。周禮春官：旄人掌散樂，賓客以舞其燕樂。卽房中之樂也。又曰：席中之樂，繫之末簡，其非盡雅樂可知。鄭必以二南當之，亦非也。張氏爾岐曰：疏云承上文與四方之賓燕，乃有之。愚謂常燕有無算樂，恐亦未必不有也。盛氏曰：鄭氏樵云：古之達禮三：一曰燕，二曰享，三曰祀。所謂吉、凶、軍、賓、嘉，皆主此三者以成禮。古之達樂三：一曰風，二曰雅，三曰頌。所謂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主此三者以成樂。禮樂相須以爲用，禮非樂不行，樂非禮不舉。然則作樂以行禮，舍風雅頌莫由也。頌爲郊廟祭祀之樂歌，大雅之體，亦肅穆宏達，諸侯以下，用者鮮焉。其上下通用者，不過小雅鹿鳴南陔以下十二詩及二南耳。詩云：以雅以南，以簡不僭，非是，則不免於僭也。湛露、彤弓，亦屬小雅，而諸侯歌以燕客，猶取譏焉。矧其他乎。燕禮升歌笙閒以小雅，合以二南，若以樂納賓，升歌管笙以小雅，亦合以二南，以是差之，則房中之樂，其爲二南無疑也。程子曰：二南之詩，爲教于祖席之上，閨門之內，上下貴賤之所同也。故用之鄉人，用之邦國，而謂之正風。朱子亦謂周公制禮作樂，采文王之世風化所及民俗之詩，被之樂弦，以爲房中之樂，而又推之以及于鄉黨邦國，所以著明先王風俗之盛，而使天下後世之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者，皆得以取法焉。其旨蓋深遠矣。郝氏乃謂其非盡雅樂，是以後世之黃帳外樂疑聖人也。何其陋哉。至其用鐘磬與否，則先儒之說，各有異同。今又後之數千載，音樂久失傳，將何以定其孰非而孰是。然以義推之，則康成、王肅之論，亦未可盡非也。蓋古者樂縣之制，必視其人以爲之等。是故天子諸侯鐘磬俱有，大夫以下無鐘，諸侯之士又無鐘，其卿大夫之有金石，必待有功而後賜之，誠以樂主乎散，而地道尚靜故也。后夫人之德，尤以幽閒貞靜爲主，其於金石之樂，似非所宜，一也。樂之設也，各有其地，歌者在堂，匏竹在下，琴瑟在房，鐘鼓在庭，皆一定之謂，毋相亂也。此樂奏之于房，房非設縣之所，二也。梁書曰：周備六代之樂，至秦，餘韶、房中而已。漢書亦云：房中，祠樂，高祖唐山夫人所作也。周有房中樂，至秦名曰燕人，孝惠二年，使樂府令夏侯寬備其蕭管，更名曰安世樂。然則漢之安世，卽房中之遺響也。史臣但云備其蕭管，而不及其他，此亦無鐘磬之一證矣。或謂安世房中歌有云：高張四縣，樂充宮廷，何以知其無鐘磬耶。曰：安世樂蓋用之於禘祠，此特序其祭祀之時，張此樂縣耳，非謂歌此詩者必奏此樂也。且其言曰樂充宮庭，則又可見其宮縣之在庭而不在房矣。然則周禮所謂燕樂，鄭卽以房中之樂釋之何邪。曰：燕樂有鐘磬有舞，教於磐師，掌於旄人，皆謂在庭之樂，非房中也。特是祭祀賓客之時，房中之弦歌既作，則在庭之樂皆應之，而舞者亦取節於是焉。猶合鄉樂之意也。以其因燕而作，故皆謂之燕樂。燕之爲樂也，既有在庭之樂，又有房中之樂，其羞也，既有庭羞，而又有內羞，此可以見君

之厚其臣者蓋有加而無已矣。內羞與房中之樂。皆不見於經。而記者之。以其爲禮樂之小者也。且云有者。見其出於君之加厚。非常典也。闕雅之卒章曰鐘鼓樂之者。詩人以既得淑女而狀其懽欣和悅之意耳。先儒以朝廷贊見之。釋之。是已。若援以爲房中之樂之證。則出於傳會。而陳氏取之。過矣。唐人采簫統之說。去鐘而用磬。亦一偏之見也。

# 儀禮正義

## 卷十三

### 大射儀第七

鄭目錄云。名曰大射者。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疏〕正義曰。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大射儀於五禮屬嘉禮。大戴此第十三。小戴及別錄皆第七。〔疏〕大射儀第

七。校勘記曰。陳、閻、監、葛、俱無儀字。與單疏合。釋文、唐石經、徐本、俱有儀字。目錄以觀其禮。戴校集釋本。以觀其德者也。云。案今注疏本脫也字。據宋本補。案校勘記不言諸本有異。未知戴校何據。云名曰大射者。

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射。以觀其禮。數中者得與於祭。不數中者不得與於祭者。此射義文。鄭本之以爲說也。孔氏穎達禮記正義曰。凡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禮射有三。一爲大射。是將祭擇士之射。二爲賓射。諸侯來朝。天子與之射。或諸侯相朝。與之射。三爲燕射。謂息燕而與之射。天子諸侯大夫。三射皆具。士無大射。其賓射燕射皆有之。此三射之外。有鄉射。有主皮之射。凡主皮之射有二。一是鄉從君田獵。班餘獲而射。書傳云。凡祭取

獲陳于澤。然後鄉大夫相與射也。鄭注鄉射云。主皮者無侯。張獸皮而射之。主於獲也。二是庶人主皮之射。鄭注周禮云。庶人無侯。張獸皮而射之。是也。又有習武之射。司弓矢云。弧弓以授射甲革槌實者。是也。敖氏曰。此

諸侯與其羣臣飲酒而習射之禮也。言大射者。別於賓射燕射也。盛氏世佐曰。射義云。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又云。諸侯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此篇所陳是也。蓋古者天子以射選諸侯卿大夫士。卽有虞氏侯以明之之遺法。

賞士之取舍。諸侯之黜陟。皆繫焉。故諸侯與其臣相與盡志於此。以求安饗而免流亡也。將祭而擇士。習之於澤。試之於射宮。唯天子之制則然。篇內無擇士之意。鄭乃引射義所言天子之制釋之。誤矣。亦曰大射者。別於鄉射也。

鄉大夫與其民習射於鄉學。謂之鄉射。諸侯與其臣習射於大學。謂之大射。其與賓射燕射異者。彼是因賓燕而射。射否惟欲。主於序歡情也。此則射而燕。主於習禮樂也。胡氏肇听曰。盛氏之說。分晰明確。考大射之禮。周禮司

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鄉大夫。則共麋侯。皆設其鵠。是諸侯卿大

夫皆有大射也。此篇所言。皆諸侯之禮。諸侯將有祭祀之事。與其羣臣習射。此特大射之一事耳。褚氏寅亮曰。聖

王之重射。義有二。選諸侯也。擇士也。禮記射義曰。射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此所謂選諸侯也。其曰。天子之制。諸侯歲獻貢士於天子。天子試之於射宮。其容體比於禮。其節奏比於樂。而中者。得與於祭。其容體不比於禮。其節奏不比於樂。而中少者。不得與於祭。此所謂擇士也。又云。數與於祭。而君有慶。數不與於祭。而君有讓。數有慶而益地。數有讓則削地。以所貢者之得人與否。定其君之賞罰。此則於擇士之中。而即寓黜陟諸侯之微權也。因并令在朝諸臣共有事於射。以習禮樂而觀盛德。序賓以賢。序賓以不侮。豈獨在會同時乎。至諸侯大射取士。則上以貢天子。下以助已祭。而即於其時令羣臣共習焉。故逸詩。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而射義所云。君臣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可以免流亡之患者也。乃論者疑必射中始得與祭。即大臣中容有不得與贊襄者。不知擇士助祭。不過如後世所謂陪位者耳。並無職司。非若百執事者之有一定而不可缺。若贊玉幣者。奉玉盞者。奉六牲者之等。在朝諸臣。各揚其職。廢職則有常刑。奚待於擇之哉。亦安得以擇之哉。蓋百官衆矣。除祭祀有常職外。其餘固不能一一入廟也。於是焉射以擇之。令其陪位。固非專擇夫所貢之士。而諸侯大射。亦非專擇夫所欲貢之士也。明乎此。然後知擇士以助祭。與夫驍奔走。執豆籩之各有司存者。固並行而不悖矣。然則祭祀有常職者。與射否乎。曰。射人戒公卿大夫。司射司士戒士。射。經文明言之矣。安得不與。特不專爲助祭而擇耳。此篇鄭注所云得與祭者。蓋亦指陪位言。敖氏謂諸侯飲酒而習射之禮。則仍是燕射。而非大射矣。蔡氏德晉曰。諸侯凡有朝覲會盟諸大事。亦當與羣臣習射。擇士以從。不特祭爲然。是也。

大射之儀。〔疏〕正義曰。敖氏曰。他篇於此言禮。是乃言儀者。以其儀多於他篇。故特顯之。禮者。總名。儀則其以聽。何以射。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惟賢者乎。射有儀。所以難也。盛氏曰。不曰禮而曰儀。以其威儀之法。比猶射尤詳也。君有命戒射。將有祭祀之事當射。宰告於君。尊者。〔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自此至筵定。皆射前戒備之事。戒諸官。張射侯。設樂縣。陳燕具。凡四節。○蔡氏曰。考工記云。張皮侯而棲鵠。則春以功。然則王大射以春矣。諸侯大射之時。未聞。吳氏廷華曰。射爲祭設。將祭。先擇與祭者。與祭者定。乃於祭前旬有一日卜日。遂戒。次第如此。賈疏以此戒爲祭前旬有一日。誤矣。

宰戒百官有事于射者。宰、於天子冢宰治官卿也。作〔疏〕正義曰：注冢宰、校勘記曰：冢、徐本作家。誤。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疏〕云：宰於天子冢宰治官卿也者。賈疏云：周禮大宰職云：

掌百官之誓戒。此言宰戒百官。其事同。故鄭以天子冢宰言之也。其實諸侯無冢宰。立地官司徒以兼之。云作大事。則掌以君命戒於百官者。大宰職云：作大事。則戒于百官。贊王命。是鄭所本也。釋官曰：案崔氏靈恩云：諸侯三卿。立司徒兼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本鄭氏內則。諸侯并六卿爲三。及聘禮諸侯謂司徒爲宰之注推之。孔賈疏禮俱用其說。今以尙書、戴記、左傳所言卿制考之。自確。諸侯三卿。本無冢宰之官。特上卿執政者亦以宰稱之。如左傳稱爲宰。武請于冢宰。國語使鮑叔爲宰之類。皆謂執政之稱。非實設此官。周禮六卿。大宰爲長。諸侯三卿。司徒爲長。遂以宰爲長卿之號。詩孔疏云：經傳單稱宰者。皆大宰。若小宰宰夫之屬。無單言宰者。故鄭以此宰比天子冢宰也。春秋時。宋鄭吳楚諸國皆有大宰之官。而宋之大宰在六卿下。鄭之大宰石渠爲良晉之介。楚以令尹執政而有太宰。子商大宰伯州犇。見於傳。則是別立其官。非此經言宰之義。以侯國三卿律之。皆僭也。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司士戒士射與贊者。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司士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命。皆司馬之屬也。殊戒公卿大夫與士。辨貴賤也。贊、佐也。謂士佐執事不射。〔疏〕正義曰：注凡其戒命。校勘記曰：命、閻監俱作令。與疏合。案周禮原文亦作令。○賈疏云：上文宰官尊者。〔疏〕總戒。此射人司士區別重戒之。注云：射人掌以射法治射儀者。夏官射人文。云司士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命者。司士職文。射人、司士。皆屬於夏官司馬。故云皆司馬之屬也。殊戒者。謂射人與司士分戒之也。云贊佐也。謂士佐執事不射者。方氏苞曰：曰戒士射。則知贊者不射矣。觀此。則士旅食乃升于司馬。掌于司士。而未受職者作之以贊射事明矣。用此推之。鄉射贊者有司之類。射皆不與。吳氏廷華曰：此言贊者。下公射則曰小臣正贊袒贊襲。則凡量人樂人司宮小臣師之屬。皆所謂贊者也。

### 右戒百官

前射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宿視滌。宰夫。冢宰之屬。掌百官之徵令者。司馬。於天子政官。〔疏〕正義曰：宰夫戒此三官。以當宿視滌也。宿。謂前射一日爲之。張氏爾岐曰：前者宰已戒百官。至此宰夫又以射期將至來告於宰。上下交飭也。又及司馬者。此日量道張侯。司馬職也。射人宿視滌。掃除灑滌。又在前射三日之前一夕。故云宿。



盛氏曰。復戒此三官者。以宰是百官之長。司馬射人皆於射有職守故也。六卿分職。故司馬言及。射人不言及者。以其即司馬之屬也。量道張侯。皆射前一日事。張云即此一日。非。章氏協夢云。前射三日。亦空一日也。宿則射前一日。與樂人設縣同日也。張氏以宿爲前射三日之前一夕。非是。注云宰夫冢宰之屬。掌百官之徵令者。釋官云。周禮宰夫職云。凡朝覲會同賓客。以牢禮之法宰其牢禮。委積膳獻賓賜之飧宰。與其陳數。注云。凡此禮陳數存可見者。膳稻。然則諸侯之宰夫。掌賓客飲食之事。與周禮正同。又聘禮。命宰夫官具。周禮宰夫職。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既夕。公使宰夫贈玄纁束帛。周禮宰夫職。凡邦之弔事。掌其幣器財用。是此經之宰夫。即周禮之宰夫。與膳宰無涉。燕義因春秋時膳宰通稱宰夫。遂云使宰夫爲獻主。鄭注亦承其說。不知儀禮一經。有膳宰。有宰夫。其職各不相亂也。周禮宰夫下大夫。則諸侯宰夫是士。當以下宰夫有司疏爲正。聘禮歸饗餼。卿饋賓。下大夫饋上介。宰夫饋士介。皆以同爵者致之。足證宰夫爲士矣。周禮宰夫四人。而雜記禘禮云。宰夫五人舉以東者。周禮宰夫下尙有上士八人。中士十有六人。旅下士三十有二人。諸侯之宰。當上士爲之。其下亦有中士下士也。云司馬於天子政官之卿。凡大射則合其六耦者。周禮。大司馬掌邦政。又云。若大射。合諸侯之六耦。是也。此謂諸侯之卿職兼宗伯者。云滌謂滌器掃除射宮者。釋官云。周禮射人職不掌視滌。此云射人視滌者。以其主於射。胡氏璧昕曰。案射人無視滌之事。此經當以宰夫戒宰及司馬射人爲句。宿視滌爲句。宿視滌。承上宰夫而言。亦宰夫事也。張氏以射人宿視滌爲句。非是。知視滌爲宰夫事者。盛氏曰。周禮宰夫職云。從太宰而視滌濯。是也。此惟宰夫視之。宰不視者。射異於祭也。必視之者。以學中器具房舍皆不常用故也。燕於寢。則無庸視矣。方氏苞曰。此篇主於射。而言視滌。則燕視不待言矣。成三官之地。所滌之器。滌之法。滌者之儀。皆不載。必已見於祭禮也。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與所設乏以狸步。大侯九十。參七十。干五十。設乏各去其侯西十北十。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侯。謂所射布也。尊者射之。以威不寧侯。卑者射之。正視遠近。爲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曰。弓之下制六尺。則此狸步六尺明矣。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參讀爲參。參。雜也。雜侯者。豹鵠而繫飾。下天子大夫也。干讀爲幹。幹侯者。猳鵠繫飾也。大夫將祭。〔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字是道巷塗數者。塗。釋文作涂。案塗塗古今字。正視遠近。於已射。繫侯。士無臣祭不射。〔疏〕正義曰。正、陳、圖、監、葛、通解、楊氏、俱作正。案周禮射人

注云。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凝焉。其發必獲。近誤作所。大侯熊侯。大侯下通解有者字。云量人司馬之屬。掌量道巷塗數者。周禮量人職文。釋官曰。周禮量人。下士二人。諸侯當士旅食爲之。云侯謂所射布也者。以三侯皆以布爲之。而以皮爲編。旁又飾以皮也。云尊者射之。以威不寧侯。卑者射之。以求爲侯者。周禮梓人云。毋或若汝不寧侯。不屬于王所。故抗而射汝。禮記射義云。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是注所本也。云容謂之乏。所以爲獲者之禦矢者。以周禮射人作容。此云乏。知容乏同物也。云狸之伺物。每舉足者。正視遠近。爲發必中也。是以量侯道取象焉者。射人注云。狸、善搏者也。行則止而凝焉。其發必獲者。此注所以明量侯道取象之意。云鄉射記曰。侯道五十弓。考工記。弓之下制六尺。則此狸步六尺明矣者。先鄭注射人云。狸步。謂一舉足爲步。於今爲半步。鄭不從。故引考工記以非之。明狸步爲六尺也。敎氏云。侯道去物之步數也。所畫物在兩楹間。正當楣也。此時未有物。當以楣間爲節也。步者。蓋量器長六尺者之名。如丈尺尋引之類。刻畫狸形於其上以爲識。故云狸步。盛氏曰。量侯道之法。鄭得之。蓋不數堂上也。云大侯熊侯。謂之大者。與天子熊侯同者。賈疏云。司裘職云。王大射。則共虎侯熊侯豹侯。設其鵠。諸侯則共熊侯豹侯。彼畿內諸侯二侯。以熊侯爲首。此畿外諸侯。亦得用三侯。其數上同於天子。而非畿內諸侯所可比。故於熊侯加大以別之。然不嫌於逼上者。天子三侯。則虎侯熊侯豹侯。諸侯不得用虎侯。而以熊侯。參侯豹侯爲三侯。若畿內。則但有熊侯豹侯。此其所以別也。敎氏曰。大侯者。以其大於二侯名之也。大侯。熊侯也。司裘職言。諸侯大射共熊侯豹侯。射人職云。諸侯以四耦射二侯。亦謂熊侯豹侯也。其侯數少於此。則侯道未必有九十步者矣。蓋作經有先後。故禮制有隆殺。所以異也。舊說謂周官言畿內之諸侯。非也。周官凡言諸侯。皆謂畿外者耳。畿內安得有諸侯之圖哉。盛氏曰。此與司裘職文異者。彼是畿內諸侯法。則此畿外也。畿內亦有諸侯乎。曰。有。王制云。天子縣內諸侯祿也。是也。祭伯凡伯之類。見於春秋者多矣。豈鄭氏一人之私言哉。外諸侯設三侯者。以遠尊得伸也。君射熊侯。謂之大者。別於臣所射也。云參讀爲穆。穆、雜也。雜侯者。豹鵠而繫飾。下天子大夫也者。周禮射人鄭注同。敎氏云。參讀如毋往參焉之參。請介於二者之間也。參侯。以其參於二侯名之也。參侯其豹侯歟。鄭氏曰。參謂參於二侯之間。卽孤卿大夫所射之參侯。盛氏曰。參讀如字。以其參用豹侯繫侯之制而名之也。不敢純用豹者。辟天子也。亦不純用參者。以是諸侯之卿大夫所射。又當下天子之卿大夫也。敎郝二說皆非。胡氏肇昕曰。參侯雜用豹侯繫侯之制。故注易參爲穆。以其義較明顯也。敎以爲豹侯。郝以爲繫侯。皆失參字之義矣。云干讀爲紆。紆侯者。紆鵠紆飾也者。射人以三耦射紆侯。注。大射禮。紆作干。讀爲宜。宜獄之紆。紆、胡犬也。士與士射。則以紆皮飾侯。蓋紆正字。干假借字。鄭以周禮決之。故讀干爲紆。敎氏曰。九

十、七十、五十。其步數也。君至尊。而侯道反遠於卿大夫士者。蓋位尊則所及者遠。位卑則所及者近。故諸侯氣之以見其義也。設乏之處。各去其侯之北十步者。以其當二侯相去之中。故以爲節也。去其侯之西亦十步者。則因其北之成數而用之。亦以公宮之庭寬廣故耳。張氏爾岐曰。三侯共道。遞近以二十步爲率。尊者射遠。卑者射近。侯遠則鷁大。侯近則鷁小。設乏西十北十。西與北各去其侯六丈也。方氏苞曰。筋力不可強。而侯道之遠近。豈以貴賤爲差何也。韋陶陳謨以六德三德爲有邦有國之差。蓋居君卿之位。而德器才識不能及遠。則無以馭其衆。臨其屬。故寓其義於射。傳曰。爲人君者。以爲君鷁。爲人臣者。以爲臣鷁。志力不足以中鷁。則君卿與有司同罰。以示才德不足以稱位。則不足以任國社。而亦無以安於四民之上矣。此義明。則苟非至愚。必將撫躬而自懼。求賢以自助。尙敢荒寧以自恣於民上乎。位卑者雖力能中遠。而非其鷁不獲。亦教以職思其居。而無越志也。傳所謂射者各射己之鷁。釋者各釋己之志。其此義也夫。○吳氏廷華曰。二侯三侯所以異者。蓋司裘止言卿大夫而不言士。其言諸侯之熊侯與卿大夫所射之豹侯。而不言士之豺侯。射人所謂豺侯。蓋以補司裘所不及。其實兩經無不同也。然則此經之大侯。固是司裘之熊侯。參侯亦當是司裘之豹侯。干之言豺。又不必言矣。案裘之初筵。詩傳以大侯爲君侯。天子諸侯皆君也。在天子以虎侯爲大侯。在諸侯則以熊侯爲大侯。注疏謂其與天子熊侯同。故稱大。其說是也。豹侯謂之參者。敖氏云。卽曲禮毋往參之參。據下言大侯之鷁見于參。參見鷁于干。蓋三侯疊張。豹侯在二侯之中。故謂之參也。遂命量人巾車張三侯。大侯之崇。見鷁于參。參見鷁于干。干不及地。武不繫左下網。設乏西十北十。凡乏用革。中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侯。巾人君者。以爲君鷁。爲人臣者。以爲臣鷁。爲人父者。以爲父鷁。爲人子者。以爲子鷁。言射中此乃能任己位也。鷁之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己志。或曰。鷁。鳥名。射之難中。中之爲後。是以所射於侯取名也。淮南子曰。鷁鷁知來。然則所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閒名題肩爲正。正鷁皆鳥之捷點者。考工記曰。梓人爲侯。廣與崇方。參分其廣。而鷁居一焉。則大侯之鷁方六尺。參侯之鷁方四尺六寸大半寸。豺侯之鷁方三尺三寸少半寸。及至也。武。述也。中人之足長尺二寸。以豺侯計之。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大侯去地二丈二寸。正義曰。注一丈五寸少尺五寸少半寸。凡侯北面。西方謂之左。前射三日。張侯設乏。欲使有事者豫志焉。〔疏〕半寸。校勘記曰。徐本寸下有也字。通解無。○賈疏云。上文直命量人量侯道。及乏遠近之處。此經論張侯高下之法也。敖氏曰。張侯之序。以大侯爲先。參次之。干爲後。乃云某見鷁于某者。蓋先以尺寸計而張之。及既張之後。則遠侯之鷁。自各見於近侯之

上。謂先張近侯。乃張遠侯也。二侯之高俱見鵠。而不盡見其鵠下之中。是射者唯以貫鵠爲中。而其外則否。於此見之矣。此張侯之法。大而遠者則高。小而近者則下。乃其勢之不得不然者。而擊卑之義亦存焉。禮意之妙。大抵類此。郝氏曰。再言四十北十。前言量。此言設也。乏用革。用皮蔽矢也。張氏爾岐曰。設乏四十北十。四與北各去侯六丈也。云凡乏。三侯各有乏也。褚氏寅亮曰。陳氏祥道云。鄭衆、馬融、王肅。以正在鵠內。賈逵以鵠在正內。說皆無據。要之大射之侯。棲鵠。賓射之侯。設正。燕射之侯。畫獸。此其別也。注云。巾車於天子宗伯之屬。掌裝衣車者。亦使張侯。侯、巾類者。釋官曰。周禮巾車。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當上士爲之。鄭注周禮云。巾猶衣也。巾車。車官之長。周禮又有車僕。其職云。大射供三乏。此經命巾車張侯并設乏。然則諸侯之巾車。或兼車僕之職歟。引射義者。欲明射以鵠爲主也。云鵠之言較。較、直也。射者所以直己志者。明鵠取義於直。故射義云。射者內志正。外體直。爾雅釋詁曰。較同訓爲直。格與鵠皆諧告聲。其義亦相近也。又引或說以爲鳥名者。以正鵠皆鳥之捷點者。名正名鵠。或亦取象於此。備異說也。引考工記梓人之文者。欲明鵠之義。當先知侯鵠廣狹之度也。云大侯之鵠方六尺。參侯之鵠方四尺六寸大半寸。矜侯之鵠方三尺三寸少半寸者。吳氏廷華曰。鄉飲酒記及考工記侯制。有中。有躬。有舌。中以侯道爲準。侯道以弓計。中以寸計。侯道每弓得二寸爲侯中。大侯九十弓。侯中丈八尺。參侯七十弓。侯中丈四尺。矜侯五十弓。侯中一丈。以侯中三分之一爲鵠。大侯鵠六尺。參侯鵠四尺六寸六分有奇。千侯鵠三尺三寸三分有奇。上下各一分。侯中之上爲躬。躬上爲舌。各高二尺。下躬下舌亦如之。上舌之上爲上綱。下舌之下爲下綱。合三侯較之。躬舌相等。惟侯中及下綱。去地高卑不同。若以侯中論。則大侯之中高參侯四尺。參侯之中高千侯四尺。其數有定。若武之去地。則經惟言干不及地武。蓋以干侯下綱去地如武之數。注以武爲尺二寸是也。以尺二寸合上下二躬二舌共八尺。侯中一丈。則千侯上綱及地共一丈九尺二寸。大侯參侯去地之數雖無明文。然經明言大侯見鵠于參。參見鵠于干。則當由干侯上舌去地之數意會言之。蓋所謂見鵠者。疏以爲棲鵠下半與千侯上綱齊。大侯鵠下半與參侯上綱齊也。案大侯鵠六尺。鵠上六尺。上躬上舌共四尺。則高於參侯當一丈六尺二寸。參侯鵠四尺六寸六分。鵠上四尺六寸六分。上躬上舌共四尺。則高於千侯當一丈三尺三寸二分。但千侯高一丈九尺二寸。則參侯自鵠以下至地。亦應有一丈九尺二寸掩於千侯之後。而參侯鵠下只四尺六寸六分。下躬下舌則四尺。共八尺六寸六分。尙少一丈五寸四分。此即參侯下綱去地之數。注所謂參侯去地一丈五寸少半寸也。參侯本高二丈二尺。又下綱去地一丈五寸四分。共高三丈二尺五寸四分。則大侯自此以下至地。亦應有三丈二尺五寸四分掩於參侯之後。而大侯鵠下則六尺。下躬下舌共四尺。共一丈。尙少二丈二尺五寸四分。此即大侯下綱去地之數。注所謂大侯去地二丈二

尺五寸少半寸是也。又去鄉射之參侯道居侯黨之一西五步。注謂去侯北十丈西三丈是也。此經又言去侯西十北十。兩說不一。大約鄉侯卑遠。則報捷難。故須近。大侯參侯高。乏可遠視。故一侯與三侯之乏遠近不同也。干與鄉侯等侯等。則報捷乃不至於差錯。乏之去侯。當亦如之。經特連類及之。其實干侯之乏獨近也。又云量人主量道路。故命之計侯道。若巾車與侯道無涉。而並命之者。或謂周禮車僕大射共三乏。疏謂車用皮。乏亦用皮。故車僕爲之。然可見共乏爲車人之職也。巾車車僕之長。使巾車者。使之命車僕也。案義疏云。大侯之舌長七丈二尺。下舌長五丈四尺。殺於上舌一丈八尺。兩植漸殺而下。當鷁之處。約長六丈餘。其旁出於參侯上舌之外者。左右約各五六尺。參侯上舌長五丈六尺。下舌長四丈二尺。殺於上舌丈四尺。兩植漸殺而下。當鷁之處。約長四丈八尺九尺。其旁出於干侯上舌之外者約各長三四尺。雖三侯相去各二十步。其旁出之舌隱然可見也。云前射三日張侯設乏者。鄭以此文皆承上前射三日也。胡氏驥听曰。注是也。此數節皆承上前射三日之文。因宰夫戎司馬射人。司馬遂命量侯道。張侯設乏。而宿禰濬宿縣。皆射前一日事。故以宿字別之。以宿視濬。則於量侯道之前者。以視濬亦是宰夫事。承上宰夫而言。下則司馬之事也。

右前射三日戒宰視濬量道張侯

樂人宿縣于阼階東笙磬西面其南笙鐘其南鑄皆南陳。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春秋傳曰。大蔭實。是以東方鐘磬謂之笙。皆編而縣之。周禮曰。凡縣鐘磬。半〔疏〕正義曰。注姑洗。校勘記曰。姑。釋文。徐本。爲堵。全爲肆。有鐘有磬爲全。鑄如鐘而大。奏樂以鼓鑄爲節。〔疏〕俱作沽。○敖氏曰。宿縣。謂前一日縣之也。明日當射。故此日云宿。宿縣者。亦重其事也。然則國君平常日用之縣。皆於其日縣之明矣。大司樂職曰。大祭祀宿縣。遂以聲展之。盛氏曰。燕禮縣與燕同日。此亦於射前一日爲之者。大射重於燕也。張氏爾岐曰。諸侯軒縣三面。各有一肆。此其東一肆也。諸氏寅亮曰。東爲陽中。萬物以生。故東方曰笙鐘笙磬。西爲陰中。萬物以成。故西方言其成功。曰頌鐘頌磬。聖人取名之義精矣。因其在東。故以之應笙。震爲竹也。因其在西。故以之應歌。兌爲言也。因又名歌鐘。磬之鼓與股皆就一面言。蓋聲如句股形。其不鼓者謂之股。其鼓處謂之鼓。股短而闊。其長二。其闊一。鼓長而狹。其長視股一而有半。其博則三分股之二。其股與鼓之厚。則各得鼓博三分之一。其方積則均。故縣之而無



敬側。敖氏分股鼓爲兩面。誤。鐘大於編鐘。而小於特縣之鐘。蓋特縣鐘中又自有大小也。並非小於編鐘。江氏均曰。敖氏謂笙是與笙相應者。頌之言誦。與歌樂相應者。如所說。則鄉飲禮是特縣。將應笙則不能應歌。應歌則不能應笙。豈以在階間之故而兩者俱應邪。抑以大夫士之制異。而於兩者俱不應邪。案此說本諸宋葉氏。見書夏擊鳴球節蔡傳中。蓋宋人都不識字。止知頌有誦音。不知頌有容音。說文云。頌、兒也。籀文作頌。又云。兒、頌儀也。然則頌本是古之容兒字。又詩敘。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則頌又兼成義。故注云言成功曰頌。又云。古文頌爲庸。可見頌與庸意義皆同也。又尙書云。笙庸以閒。鄭注亦引此經以說。是也。注云。笙。猶生也。東爲陽中。萬物以生者。賈疏云。陽氣起于子。盛于午。故東方爲陽中也。萬物以生。以其正月三陽生。大族用事。故萬物生焉。引春秋傳者。國語伶州鳩對周景王辭。鄭引以證東方鐘聲名笙之義也。云大族所以金奏贊陽出滯者。韋昭注引賈唐云。大族正聲爲商。故爲金奏。所以佐陽發。出滯伏。明堂月令曰。正月蟄蟲始震。云姑洗所以脩聚百物考神納實者。章注云。三月曰姑洗。乾九三也。管長七寸一分。律長七寸九分。姑、聚也。洗、濯也。考、合也。言陽氣發生。洗濯枯穢。改柯易葉也。於正聲爲角。是月百物脩聚。故用之宗廟。合致神人。用之燕享。可以納實也。是二律爲東方陽管。取發生之義。故東方鐘聲謂之笙也。敖氏曰。笙聲鐘。皆與笙相應者也。義本陳氏。與注說異。盛氏曰。笙聲鐘。以其在東而名之。頌聲鐘。以其在西而名之。鄭解蓋得之矣。獨是編縣十二枚。備十有二律之數度。鄭乃引春秋外傳以證此。似東縣獨協大族姑洗二律。西縣獨協夷則無射二律。所以啓後人之疑耳。陳氏以笙聲爲應笙之聲。頌聲爲應歌之聲。諸儒多右其說。竊恐亦未的也。蓋樂以人聲爲貴。故歌者在。匏竹在下。就堂下樂中。亦有差等。笙管。聲之發乎人者也。聲鐘之屬。聲之發乎器者也。故有時以笙爲主。而聲以下應之。所謂笙奏也。詩所謂笙磬同音是也。有時以管爲主。而聲以下應之。所謂下管是也。詩曰。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是也。下經云。乃管新宮三終。則大射樂以管爲主矣。何以但有應笙之鐘聲。而無應管之鐘聲耶。且歌者在。上。西方安得有歌。而云頌聲歌乎西。是亂上下之列矣。至於合樂之時。歌瑟與衆音並作。亦豈唯西縣爲與歌相應也。云皆編而縣之者。特薛云。掌教擊磬擊編鐘。注云。磬亦編於鐘。以磬與鐘同。十六枚而在一處也。案陳氏陽謂編磬在西。而以頌聲名之。特傳之有自矣。引周禮者。小胥職文。云。籥如鐘而大。奏樂以鼓。籥爲節者。郊特牲注亦云。籥如鐘而大。又周禮籥師云。掌金奏之鼓。注云。謂主擊晉鼓以奏其鐘。籥也。敖氏曰。鐘籥皆南陳。亦以其北上也。其面有二。故不言西面而擊者。亦與磬同也。盛氏曰。南陳。謂向南陳之。以廣首在北也。皆皆鐘聲籥也。陳之於堂爲縮。建鼓在阼。



階西南鼓應鼙在其東南鼓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附也。南鼓。謂所伐面也。應鼙。應朔鼙也。先擊朔鼙。應鼙應之。鼙。小鼓也。在東。便其先擊小後擊大也。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

〔疏〕正義曰。注應鼙應之。校勘記曰。徐本無應鼙二字。通解。楊、敖、俱有。○云建猶樹也。以木貫而載之。樹之附也者。賈疏曰。明堂位云。殷楹鼓。周縣鼓。注云。楹。爲之柱貫中上出也。縣。縣之於簣簣也。周人縣鼓。今言建鼓。則殷法也。主於射。略於樂。故用先代鼓。陳氏祥道曰。楹鼓。蓋爲一楹而四棧。貫鼓于其端。周官大僕建鼓于大寢之門外。莊子曰。貢建鼓而止。建鼓可貢。則以楹貫之可知。方氏苞曰。建鼓卽楹鼓。以木貫而建之。遂以建名。若以樹訓建者。則下云一鼓在其南。一鼓在西階之西。漢在鼓西可矣。皆特標建鼓。義無所處。於文爲贅。胡氏肇所曰。注以樹訓建者。以建鼓之名取於樹也。鄭固亦以建鼓爲楹鼓也。以明堂位注證之可知。方氏駁之。非也。云應鼙。應朔鼙也。先擊朔鼙。應鼙。應之鼙小鼓也者。爾雅釋樂。大鼓謂之鼓。小者謂之應。詩有鼙。應田縣鼓。毛傳。應。小鼙也。韓與鼙古字通。陳氏奐傳疏云。應鼙在東面。以應西面之朔鼙。故謂之應。又先擊小鼓。乃擊大鼓。小鼓爲大鼓先引。故亦謂之應。云鼓不在東縣南。爲君也者。張氏爾岐曰。此鼓本在東縣之南。與擊鐘共爲一肆。移來在此者。鄭以爲爲君。以君在阼階上。近君設之。故云爲君也。下建鼓言一。此不言一。因移並言之。敖氏曰。此鼓乃在東縣南者也。以君當於阼階東南揖卿大夫。且主人之位亦在洗北。皆當繡之南。故移鼓於此以辟之也。鼓擊者在東縣南。則鼓在左。鼙在右。今設於此。乃反之者。明其變位也。盛氏曰。注說似迂。當以敖說爲是。

西階之西頌磬東面其南鐘其南鑄皆南陳一建鼓在其南東鼓朔鼙在其北言成功曰頌。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春秋傳曰。

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義。是以西方鐘。擊謂之頌。朔。〔疏〕正義曰。張氏始也。奏樂先擊西鼙。樂爲實所由來也。鐘不言頌。鼙不言東鼓。義同省文也。古文頌爲庸。〔疏〕爾岐曰。此西

一肆也。注云西爲陰中。萬物之所成者。西方爲秋。陰氣始盛。故曰西爲陰中。尙書堯典曰。平秩西成。萬物成熟之時。故曰萬物之所成。引春秋傳者。亦國語文。云夷則所以詠歌九則。平民無貳者。國語武作貳。貳當爲貳之誤。章注曰。七月爲夷則。乾。九五也。管長五寸六分。律長五寸七分。二十九分。寸之四百五十一。夷。平也。則。法也。言萬物既成。可法則也。故可以詠歌九功之則。成民之志。使無疑貳也。云無射所以宣布哲人之令德。示民軌義者。章

注曰。九月曰無射。乾。上九也。管長四寸九分。律長四寸六分。五千五百六十一。分。寸之六千五百二十四。宣。偏也。軌。道也。義。法也。九月陽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以徧布前哲之令德。示民道法也。是二律爲西方陰管。取成功之義。

也。義。法也。九月陽氣收藏。萬物無射見者。故可以徧布前哲之令德。示民道法也。是二律爲西方陰管。取成功之義。

故西方鐘磬謂之頌。云奏樂先擊西磬。樂爲賓所由來也者。賈疏云。賓向外來。位在西。其樂主爲樂賓。故先擊朔磬。應之也。云鐘不言頌。擊不言東鼓。義同文省也者。以上東方言笙鐘。應擊言南鼓。此不言者。省文耳。義同於上也。云古文頌爲庸者。胡氏承其曰。周禮大司樂疏引鄭注尙書笙庸以聞云。東方之樂謂之笙。笙。生也。東方生長之方。故名樂爲笙也。西方之樂謂之庸。庸。功也。西方物熟有成功。亦謂之頌。頌亦是頌其成功也。賈疏云。擊頌磬。庸。此雖疊古文不從。義亦通。是也。胡氏肇昕曰。周禮大師注。庸之言誦也。容也。史記周本紀。成王名誦。竹書紀年作名庸。是頌誦容三字古義通用。故今文作頌。古文作庸。鄭君參考古今文。訓笙爲生。訓頌爲言成功。其義致精。後儒謂鐘磬之應笙者曰笙鐘笙磬。應歌者曰頌鐘頌磬。緣文生訓。義不可通。如以頌爲歌樂。以釋今文之作頌可也。而古文之作庸。又何說乎。一建鼓在西階之東南。言面者。國君於其羣臣備三面爾。無〔疏〕正義曰。軒縣北此以見舊說之不可輕改也。面合有一肆。以其與羣臣射。故闕之以辟射位。猶設一建鼓者。姑備三面耳。故言南面。與笙磬頌磬同例。而與上文之自東縣移來者異文也。敖氏曰。國君合其三面樂。東方西方與階閒也。階閒之縣東上。其鼓則西上。與在東方西方者之位相類也。大射盛於燕。宜備樂。乃以辟射之故。去其階閒之縣。但設其鼓於故位而已。上言南鼓東鼓。惟此言南面。蓋闕其中縣。則不擊此鼓。故異其文以見之。此鼓不擊。乃設之者。明有爲而去其縣。非禮殺也。盛氏曰。此闕其北一肆。辟射也。猶設鼓者。別於判縣也。北縣南面。故此鼓亦南面。不云南鼓者。見其當一面也。既設之。亦須擊。敖云鼓不擊。非。旣因辟射。雖賓射亦當闕之。若不爲射。雖於其臣亦當設。注說非。燕禮縣法。宜與此同。爲燕亦有時而射也。章氏協夢曰。敖謂以辟射之故。去其階閒之縣。是也。若然。則大射及賓射皆常闕一面。注謂其爲諸侯則軒縣。賓射輕於大射。烏有賓射備縣。而大射不備者乎。蓋射禮之縣。以主射者而別。不以所與射者而別。注以所與射者之尊卑而定縣之闕與不闕。誤矣。胡氏肇昕曰。案上文於笙磬言西面。於頌磬言東面。故於建鼓言南鼓。東鼓。不言面。此無鐘磬。惟有鼓。故於鼓言南面。明鼓之在北也。敖氏因經不言鼓。遂謂此鼓不擊。穿鑿甚矣。褚氏寅亮曰。注云君於其臣備三面耳。此卽降尊就卑之義。階閒之縣。何妨於射。而必徹之乎。且賓射亦軒樂。又何獨不徹乎。案義疏云。樂之差次。以用樂者之尊卑而殊。不以賓客之尊卑也。此闕一縣。自爲辟射。至屆射時而遷樂者。所遷者工與瑟而已。不。簫在建鼓之閒。篳。竹也。謂笙簫〔疏〕正義曰。注云篳竹也。謂笙簫之屬者。下文乃管新闕并其縣而遷之也。簫在建鼓之閒。篳。竹也。倚於堂。〔疏〕宮注云。管謂吹簫。是篳謂管也。管與笙簫皆用竹。

故云笙簫之屬。云倚於堂者。敖氏曰。簿即工之所管者。故近工位設之。盛氏曰。建鼓之閒。即兩階之閒也。設於此者。以管爲堂下樂之主也。胡氏肇昕曰。案昨階之西。西階之東。各一建鼓。故云建鼓之閒。管爲工所執以吹者。於階閒設之。故設倚于頌磬。西紘。紘如鼓而小。有柄。實至搖之以奏樂也。紘。編磬繩也。設於磬西。倚於〔疏〕知倚於堂也。設倚于頌磬。西紘。紘如鼓而小。有柄。實至搖之以奏樂也。紘。編磬繩也。設於磬西。倚於〔疏〕正義曰。注云。設如鼓而小。有柄。實至搖之以奏樂也者。周禮小師注云。設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旁耳還自擊。又賦厥職云。凡樂事。播鼗擊頌磬笙。是鼗亦所以節樂也。上經注云。奏樂先擊西鼗。樂爲實所由來也。以實在西。故先擊西鼗。此鼗亦在西。故知實至搖之以奏樂也。云紘編磬繩也。設於磬西。倚於紘也者。郝氏曰。鼗小鼓。有耳有柄。搖擊之。不縣設。倚置於頌磬東。紘。鼗兩旁縣耳繩。如冠之有紘。鼗倚于磬簏東。故其紘西委也。盛氏曰。西紘之說。郝氏爲長。若從注說。則經西紘二字當乙編磬繩。不可言東西也。以義氏三禮圖考之可見。胡氏肇昕曰。案經云倚。以東西言。不以南北言。編磬繩可言南北。不可言東西。且繩亦非可倚之物也。注設於磬西。倚於紘。則鼗在磬後。鼗所以節奏。實至先擊鼗。則鼗當在磬前。郝謂倚于頌磬東。其紘西委。說最確。陳氏免毛詩傳疏謂紘維也。維亦繩也。古者鐘磬縣。鼓皆不縣。惟鼗鼓乃縣之。東西兩肆皆有磬鐘。建鼓。自北而南陳之。則西肆不得多設一器。鼗鼓在西肆頌磬之西。而特縣之。所以象西方功成。禮器曰。廟堂之下。縣鼓在西。其義證也。胡氏肇昕曰。陳氏以鼗當縣鼓。考詩有晉云。應田縣鼓。鼗磬祝圉。言縣鼓又言鼗。則鼗非縣鼓明矣。毛傳云。縣鼓。周鼓。鼗。執鼓也。亦不以爲一物也。蓋詩之應。即此經之應。詩之田。即此經之田。陳氏以詩之田爲即此經之建鼓。而以縣鼓爲以田爲即朔擊者。田與陳同音。陳與引同訓。先擊朔擊。有引導之義焉。陳氏以詩之田爲即此經之建鼓。而以縣鼓爲此經之鼗。盡翻前儒舊說。別立新義。未見其有當也。且此經云倚于頌磬。以其非縣。故云倚。若如陳說。則經之倚字尤難通矣。引王制者。鼗鼓所以爲節樂之器也。○張氏惠言曰。經云樂人宿縣。則左右正久在縣北矣。僕人庶子內小臣皆內臣宿衛。當先君入。故不見其位。射人小臣恒在君左右。君入則隨而入。君至昨階。射人告具。大射正當先就解南之位。俟公升。射人亦當退中庭位也。小臣正無常位。恒在階前向君。其小臣師初入。亦隨小臣正。至納公卿大夫後。乃就東堂下位。故經特著之。膳宰官是時已在堂東。主人亦是膳宰之長。宜先在其位。

## 右射前一日設樂縣

厥明司宮尊于東楹之西兩方壺膳尊兩甒在南有豐霽用錫若絺綴諸箭蓋霽加勺又反之皆玄尊  
酒在北膳尊君尊也後陳之尊之也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  
二者皆有玄酒之尊重本也酒在北尊統於君南爲上也惟〔疏〕正義曰校勘記曰霽用錫若絺陸氏曰絺  
君面尊言專惠也今文錫或作絺絺或作絺古文箭作音〔疏〕劉作結音卻虞氏文昭曰疑絺爲絺誤注  
爲霽蓋卷辟綴于絺霽宋本釋文作霽○張氏爾岐曰諸侯將射先行燕禮故此下皆陳燕具蔡氏德晉曰此設  
尊也厥明設樂之明日射之朝也注云膳尊君尊也後陳之尊之也者兩方壺爲臣尊故知膳尊爲君  
尊也韋氏協夢曰設器之法尊者先設卑者次之此臣尊設在君尊之前者先尊方壺于東楹之西以爲節乃設膳  
尊與燕禮同注謂後陳之尊之非是云豐以承尊也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爲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者  
賈疏云此謂上形下聲之字年和穀豆多有故從豆爲形也曲者承尊之器象形也是以豐年之字曲下著豆今諸  
經皆以承尊爵之曲不用本字之曲而用豐年之豐故鄭選依豐字解之胡氏承瑛曰曲不成字儀禮多古文當本  
作豐戴侗六書故引唐本說文豐从豆从山并聲蜀本云丰聲从山取其高大古文豐不从山汗簡亦只作豐豈  
辨卽半字說文半訓卽盛黃公紹韻會云說文本作辨據此知古文豐字本從辨亦兼取盛義許鄭並同但鄭以  
古文豐不從山故但云并聲傳寫誤加山作曲賈疏遂謂別有曲字象形爲承尊之器以此豐爲豐年字又以穀豆多  
有增成其義皆臆說也胡氏肇昕曰賈疏說中豐字其趣不一而足近儒解此經鄭注者亦人各一說段氏玉裁謂  
注聲是衍字案以鄉射鄭注校之疑注聲當是形之譌也考鄉射注豐形蓋似豆而卑此注云說者以爲若井鹿盧其  
爲字從豆曲聲近似豆大而卑矣聲近似豆大而卑當作形近似豆大而卑卽鄉射注之豐形蓋似豆而卑也從  
文豐豆之豐滿也从豆象形从豆者其義象形謂曲象豐形也說文之例成字者則曰从某不成字者  
則譬之曰象形此象形之字非諧聲之字六書故所引唐本蜀本不足爲據注云若井鹿盧正謂曲之形也惟其若  
井鹿盧故其字從豆曲而其形則近似豆大而卑矣校者疑注謂豐从豆曲聲遂改形爲聲而不知曲本不成字且未  
卽鄉射注參考之也古文作豐卽豐之省古瓦作并又豐之省要皆非諧聲之字也云錫細布也者喪服記曰錫  
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是錫爲細布也云箭篠也爲霽蓋卷辟綴于箭橫之也又反之爲霽  
勺也者敖氏曰霽橫綴於箭而從蓋於瓦甒勺亦從加於霽上西枋與箭而干乃以餘霽反蓋於勺亦如座之著

於勺也。蓋以君飲此酒。故謹重之如是。張氏爾岐曰。綴諸箭者。綴錫若絲於箭。而張之以覆也。蓋簾加勺又反之。此覆簾之法。勺加簾上。復掠簾之坐者以覆勺。盛氏曰。郝氏以綴諸箭蓋爲勺。非。當從張氏。云酒在北。簾統於君。南爲上也者。敖氏曰。燕禮曰。尊南上。此云酒在北。文互見爾。云今文錫或作錫。絲或作絲。古文箭作晉者。錫見燕禮。胡氏承琪曰。葛之精者曰絲。麤者曰綌。燕禮或用作綌。敖氏曰。見其貶於大射。鄭不從今文作綌。殆爲此歟。釋文綌劉作綌。音卻。盧氏文昭曰。綌字無考。云音卻。疑卽綌字之譌。承琪案。劉本蓋仍從今文作綌。非是。今文箭作晉者。周禮職方氏。其利金錫竹箭。注。箭。篠也。故書箭如晉。杜子春曰。晉當爲箭。書亦或爲箭。段氏玉裁曰。吳越春秋。晉竹十座。晉竹正謂箭竹。所謂會稽竹箭也。箭。矢竹也。本小竹之名。中矢。因名矢爲箭。說文木部曰。櫟。木也。从木晉聲。書曰。竹箭如櫟。案此當云周禮曰。竹櫟讓如箭。今本傳寫譌亂也。許所見周禮故書。字从木。惠氏棟曰。古讀晉如箭。故摺紳一作薦紳。承琪案。周禮典瑞。王晉大圭。鄭司農云。晉讀如薦申之薦。尊士旅食于西。鋪之南。北面。兩圓壺。旅。衆也。士衆謂庶人在官者。圓壺。變。〔疏〕正義曰。敖氏曰。鋪南。言東西節也。鋪南有鼓。此不以鼓爲節者。鼓高而鋪下。圓壺於方也。賤無玄酒。〔疏〕在地。取節於其下者宜也。燕禮旅與其尊皆在門西。此旅食者在西方之南。於燕位爲少西。則此尊之南北亦宜近之。郝氏曰。士旅食者之尊。燕禮設於門西。旅食者立門西也。大射較鄉射侯道遠。逼近門。旅食者皆立堂下。士南。避射也。故尊改設堂下西。鋪之南。盛氏曰。鋪南有鼓。此又在鼓南。金鼓而取節於鋪者。以鼓之在西者有二。故以鋪爲議也。敖云取節於其下。非。又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兩壺獻酒。爲燕饌人巾車。饌侯之獲者。獻讀爲沙。沙。酒濁特沛之。必摩沙者也。兩壺皆沙酒。郊特牲曰。汁酒說於釀酒。服不之尊。侯。〔疏〕正義曰。注云獻讀爲沙。沙酒濁。特沛之。必摩沙者也。兩壺皆沙酒。郊特時而陳於南。統於侯。皆東面。〔疏〕性曰。汁酒說於釀酒者。胡氏承琪曰。郊特牲注云。謂沛和壺以釀酒也。獻讀當爲沙。齊語。聲之誤也。和壺者。中有煮鬱。和以盎齊。摩沙沛之。出其香汁。因謂之汁沙。鄭蓋以記義定周儀二禮。故於周禮司尊彝。鬱齊獻酌注云。獻讀爲摩沙之沙。齊語聲之誤也。煮鬱和和壺。以釀酒摩沙沛之。出其香汁也。與此經注義略同。明堂位獻尊。鄭亦讀爲沙。古音元寒與歌戈兩部多通轉。如司尊彝獻尊。鄭司農讀爲模。獻酌。鄭司農讀爲儀。儀本讀如沙。儀本讀如俄也。又詩東門之粉。原與婆韻。谷風。悲與萎韻。亦其聲類也。張氏爾岐曰。注引郊特牲以證沙酒之義。說。沛也。沛沙酒者。和以釀酒而摩沙之。以出鬱之汁也。以其祭侯。故用鬱也。云服不之尊。侯時而陳於南。統於侯。皆東面者。張氏曰。誤服不之尊。在飲不勝者以後。故注云侯時。時此尊不爲服不



氏設也。案此節後儒多不從注說。敖氏曰。此尊俟時而設。經蓋因上禮而連言之耳。獻酒。獻三侯之獲者及巾車僕隸人之酒也。於此獨三獻者。嫌其爲祭侯。且見不他用也。蓋亦因禮而連言之耳。下經云。司宮尊俟於服不之東北。卽此尊也。是時未設。而先言之者。從其類而備舉之。以見尊卑之差也。如諸公卿大夫之席。亦皆未設而先言之。是其微矣。獻酒之解。亦當從敖說。舊以爲鬱鬯。非也。鬱鬯之酒。天子以爲祭。諸侯未賜圭瓊。不敢爲。豈宜以獻僕隸下人乎。卽云祭侯。亦非所宜也。且酌鬱齊以奉。不以尊。方氏苞。蔡氏德晉。章氏協夢。說皆略同。吳氏廷華曰。注以獻爲沙。不確。蓋鬱鬯止噴啐而不飲。下既云卒爵。其非鬱鬯可知。則獻當如字。敖說是也。又云。下云司宮尊俟于服不之東北。兩獻酒。東面南上。司馬洗散。實爵獻服不。又云司馬師獻僕隸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禮。鄭以司宮尊爲獻服不之尊。故以此爲獻僕隸人等之尊。又謂服不之尊待時而陳。蓋經兩言尊。其文似複。故爲解之如此。不知經明言尊于大侯之乏。服不爲大侯獲者。居大侯之乏。則焉有設尊於此。反舍服不而言鬱鬯之運。若如下疏謂不必君射。故不於初設之。是以君若不射。則無服不之尊。故此注不言服不耳。不知君苟不射。不但無服不之尊。亦且無大侯之乏。此經文義。作何著落。敖氏謂此尊特連類及之。尙未設尊。至獻服不時始設耳。其言是也。褚氏寅亮。設洗于曰。細案之東北止有二尊。無四尊也。敖氏說可從。祭侯而神之。不妨用鬱鬯。獻酒獻字。依鄭讀爲是。設洗于阼階東南。壘水在東。篚在洗西南。陳設膳篚在其北。西面。或言南陳。或言西。〔疏〕正義曰。注云異其文者。此設洗。又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水在洗北。篚在南。東陳。亦統於侯也。無爵。因服不也。有篚。爲奠。〔疏〕正義曰。敖氏曰。此云又設洗。亦因上禮而連言之。其實未設也。獲者卽服不之屬。惟云水。是不用壘也。君禮而水不用壘。以所獻者賤故爾。郝氏曰。膳篚西向。以君席在東也。獻獲者之洗。水篚皆東向。以獲者在西也。張氏爾岐曰。此篚中不設爵。將因獻服不之爵而用之也。盛氏曰。獲者之尊。卽設於大侯之乏東北者。下經云設洗于尊西北。卽謂此洗也。篚中所實者一散也。亦未設而先言之。注以此與服不之洗分爲二。而張氏從之。非。高氏愈曰。尊兩壘于侯東。爲獻獲者故也。復爲設洗者。洗以致潔。雖於獲者賤人。亦不取略也。吳氏廷華曰。爵在篚。言篚。則有爵可知。注以爲奠處爵而設。非也。小臣設公席于阼階上。西鄉。司宮設賓席于戶西南面。有加席。卿席賓東。東上。小卿賓西。東上。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席工



于西階之東東上。諸公阼階西北面東上。惟賓及公席布之也。其餘樹之於位後耳。小鄉。命於其君者也。席於公。〔疏〕正義曰。蔡氏曰。此設席也。敖氏曰。賓有加席。方氏苞曰。大射之賓。大夫也。以爲賓。而加席與鄉同。猶燕主人。士也。以爲獻主。而與大夫偕薦也。鄉之重席。陳而不設。以鄉終辭。且諸公無加席。而鄉之加席文設於其位。非所負也。若有東面。則北上者。敖氏曰。東面者。在西序下少北。此言若有者。國有大小。則大夫亦有衆寡也。方氏曰。惟大射。鄉大夫在國者無不與。小鄉位於賓西。五大夫繼之。戶西不足以容其席位。故有東面者。燕則無此文。衰老及有事於國中者可不與也。注云。惟賓及公席布之也。其餘樹之於位後耳者。敖氏曰。此惟公席及賓席布之。其餘猶在房。俟時乃設。言之於此者。亦因設公席賓席而遂及之耳。章氏協夢曰。燕禮設鄉席注云。席自房來。此云樹於位後。彼燕禮輕。臨時乃設。大射重於燕。故先設鄉位。而樹席於其後以爲識也。不即設之者。貶於公與賓也。焦氏以鄉曰。席自房來。原其始也。樹於位後。記其中也。俟時乃設。要其終也。故兩說皆通。云小鄉命於其君者也者。釋官曰。案王制云。次國之上鄉。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下當其上大夫。小國之上鄉。位當大國之下鄉。中當其上大夫。下當其下大夫。諸侯三鄉。分爲上中下。執政一人爲上鄉。亦曰家鄉。其次爲小鄉。亦曰介鄉。左傳。冢鄉無路。介鄉以葬。是也。然三鄉下五大夫亦謂之小鄉。公羊傳云。古者上鄉下鄉。何注云。古者諸侯有司徒司空上卿各一。下卿各二。司馬事省。上下卿各一。故崔氏云。司徒下置小卿二人。一是小宰。一是小司徒。司空下置二小卿。一是小司寇。一是小司空也。司馬下惟置一小卿。小司馬也。案經上云。卿席賓東東上。則卿非一人。此云小卿賓西東上。則小卿亦非一人。若以小卿爲命於其君之卿。則諸侯卿止三人。經不當皆云東上。然則小卿卽謂三卿下五大夫明矣。五大夫爲卿之副貳。故謂之小卿。經又云。大夫繼而東上。若有東面則北上者。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惟三卿下五大夫謂之小卿。其餘大夫不稱小卿。故云大夫繼而東上。通言之。小卿亦曰大夫也。下文主人獻鄉。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東上。繼大夫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更不見小卿之文。又獻大夫直云繼賓以西東上。不云繼小卿。是大夫卽兼小卿言之。足證此小卿爲大夫矣。注非是。諸公說詳鄉飲酒禮。積氏寅亮曰。燕禮至獻鄉後始云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而于設公賓席下無設卿大夫席文。故彼注云。席自房來。此禮於設賓席後。卽繼以卿席賓東云云。至獻鄉後。復云司宮兼卷重席設于賓左。明此時席雖未設。已先定其位。故注云。樹之於位後。見兩禮微異也。敖氏俟時而設之說存參。有加席。專指賓。不兼公。蓋對燕禮賓無加席而言。若公與已臣燕而有加席。不待言矣。注以命

於其君者爲小卿。所以別於天子命卿也。集說言中大夫爲小卿。非是。卿可通稱大夫。官饌。百官各饌其所。〔疏〕正大夫不得稱卿。經文大夫繼而東上。蒙小卿在賓西。文極明。不必於繼而下添西字。曰。敖氏曰。官各饌之於其所也。燕禮曰。膳宰具官饌于寢東。與此互見其先後之節耳。盛氏曰。此亦膳宰具之於堂東。而官乃分饌之於其所也。所饌之物。見燕禮注。吳氏廷華曰。此注以百官言之。賈疏謂非獨宰。可知燕禮所謂官者。亦是百官。此經官饌。亦是膳宰具之。故義定。烹肉熟也。射義曰。諸侯之射。褚氏寅亮曰。射宮無饌。故關其饌所而不言。義定也。必先行燕禮。燕禮牲用狗。

### 右射日陳燕具席位

射人告具于公。公升卽位于席。西鄉。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諸公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大史在于侯之東北。北面東上。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大史在于侯東北。士旅食者在士南。爲有侯。故入庭。〔疏〕正義曰。校勘記曰。大夫在于侯之東北。夫字。釋文。上。深也。小臣師正之佐也。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疏〕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氏、俱作史。石經考文提要云。釋文大史音泰。足以證夫字之誤。注大夫在于侯東北。夫字。徐本、通解、楊氏、俱作史。是也。與單疏標目合。故入庭深也。徐本、通解、楊氏、俱無故字。與疏合。○張氏爾岐曰。自此至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皆將射先燕之事。公命賓納賓以來。主人獻賓。賓辭主人。主人獻公。主人受公辭。主人酬賓。二人舉爵。公取解酬賓。遂旅酬。主人獻卿。二人再舉解。公爲卿舉旅酬。主人獻大夫。工入奏樂。凡十二節。皆與燕禮同。容有小異。主於射故也。注云大史在侯東北。士旅食者在士南。爲有侯。故入庭深也者。敖氏曰。大史在于侯東北。爲有事。故深入。東上。小史在西也。不著祝位者。與史異處。故略之。其位自在門東。士旅食者在士南者。爲辟射也。門西之位。其東西稍近於侯。盛氏曰。大史與士旅食者之位皆與燕禮異者。辟射也。大史釋獲。故移於千侯之東北。近其事也。云東上。謂與祝位也。不言祝者。以其無事略之也。敖云祝位自在門東。非。士旅食者移於士南。從其類也。觀此。則士旅食者卽周禮旅下士。蓋可見矣。云小臣師。正之佐。正相君。出入君之大命者。賈疏云。下有小臣正。正、長也。故以師爲佐。小臣正小臣中尊。如天子大僕。故引大僕職解之也。釋官曰。注疏謂諸侯無大僕。以小臣兼之。周禮大僕職

曰王燕飲。則相其法。王射。則贊弓矢。此燕射二篇不見有大僕之官。皆小臣掌其事。則注疏之說信矣。周禮小臣下有祭僕。其職云。大喪。復于小廟。喪大記。君夫人之喪。小臣復。則諸侯小臣又兼祭僕之職矣。諸侯無大僕。而左傳云。韓獻子將新中軍。且爲僕大夫。杜注以爲大僕。則東遷後所添設。不如古也。周禮大僕下大夫二人。小臣上士四人。諸侯以小臣兼大僕。則亦上士爲之也。士喪禮。君視斂。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喪大記。君之喪浴。小臣四人抗衾。然則諸侯小臣亦四人也。又云燕禮小臣師無事。故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此篇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故惟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據士喪禮小臣雖有四人。以燕禮及此篇考之。正與師止各一人也。周禮司士職曰。大僕從者在路門之左。注云。大僕從者。小臣。祭僕。御僕。隸僕。然則此小臣師從者。蓋亦僕人之屬與。胡氏肇昕曰。盛氏謂小臣師及其從者皆立于東堂下。非是。褚氏寅亮曰。燕射朝服。記言之。大射經無文。據天子大射與享先公同驚冕。則五等諸侯亦各服其祭宗廟之冕服也。又司士職有大僕。從者其屬也。此從者。小臣之屬也。

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小臣師詔揖諸公卿大夫諸

公卿大夫西面北上揖大夫。大夫皆少進。詔。告也。變爾言揖。亦以其入。疏正義曰。注云。變爾言揖。亦以其入。庭深也。上言大夫。誤衍耳。其入庭深也者。以燕禮言爾卿

爾大夫。此變爾言揖。以其入庭深。揖之使近也。云上言大夫。誤衍耳者。以下云揖大夫。則上止揖公卿。故燕禮亦上止言爾卿。無大夫。以彼決此。知上文公卿下兩誤衍大夫字也。郝氏曰。言揖諸公卿大夫。又言揖大夫者。卿爲上

大夫也。胡氏肇昕曰。卿爲上大夫。經既云云卿。不得復云。大射正擯。大射正。射。疏正義曰。章氏協夢曰。大射大夫。蓋卿可稱上大夫。不得連稱卿大夫也。郝說非是。大射正。大射正。射。疏正義曰。章氏協夢曰。大射

此用射人之長。大射正爲射人之長。則燕禮之射人。其大射正之佐與。釋官曰。大射正。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亦射人也。大射正對小射正爲長。不對射人爲長。賈疏謂大射正對射人爲長。失之。擯者請賓。公曰。命某爲賓。

某。大。擯者命賓。賓少進。禮辭。命賓者。東面南順。反命。告於君。又命之。賓再拜稽首受命。復。擯者反

命。賓出。立於門外北面。疏正義曰。燕禮云東面。此北面者。盛氏。公揖卿大夫升就席。小臣自阼階下北

面。請執冪者與羞膳者。請士可使執君兩瓶之冪。及羞膳。疏正義曰。吳氏延華云。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

請士可使執君兩瓶之冪。及羞膳。疏正義曰。吳氏延華云。乃命執冪者。執冪者升自

西階。立于尊南。北面東上。命者於西階前以公命命之。東上。執玄尊之尊爲上。羞膳者從而東。膳宰請羞于諸公卿者。膳宰請者。〔疏〕正義曰。盛氏云。下經主人獻公之時。云宰胥薦脯醢。則羞膳者非士矣。執簠及羞於賓者。異於君也。〔疏〕諸公卿者。經無明文。以類求之。蓋亦宰胥也。是與燕禮請雖同。而所命者則異。賓者納賓賓及庭。公降一等揖賓賓辟。遂遁不敢當盛。〔疏〕正義曰。敎氏曰。公之降揖同。而燕則賓不辟何也。燕主薄惠於羣臣。而立一人以爲賓。禮猶輕。大射擇士以祭。賓有加席。與卿同。升奏陔夏。與異國之賓同。奠爵執爵與而樂闋。且上擬於君。初接見時退辟。以見其不敢當禮也。胡氏肇昕曰。案大射之禮重於燕。而燕射之賓皆臣也。臣受公禮。未有不辟者。燕不言賓辟。可知也。經不著賓辟於燕而著於射者。大射之賓。公升卽席。以賓將與主人爲禮。隆於燕。禮愈盛而賓愈肅。不敢以客禮自處。大射如是。則燕更可知也。公升卽席。以賓將與主人爲禮。不參之。

### 右命賓納賓

奏肆夏。肆夏。樂章名。今亡。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時邁者。大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其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奏此以延賓。其著宣王德勸賢與。周禮曰。賓出入。奏肆夏。〔疏〕正義曰。注云。肆夏樂章名。今亡者。賈疏云。周禮鍾師云。以鍾鼓奏九夏。杜子春引呂叔玉。以爲肆夏。時邁也。繁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後鄭云。以文王鹿鳴言之。則九夏皆詩篇名。頌之族類也。此歌之大者。載在樂章。樂崩亦從而亡。是以頌不能具。鄭彼注足破呂叔玉。此注亦云。肆夏樂章名。今亡。又引呂叔玉於下者。以無正文。叔玉或爲一義。故兩解之。胡氏肇昕曰。時邁。肆于時夏。鄭箋云。樂歌大者稱夏。思文陳常于時夏箋同。服子慎注左傳云。車鄰。駟鐵。小戎之歌。與諸夏同風。故曰夏聲。是樂章名夏之證。故周禮有九夏也。引呂叔玉者。解時邁所以用於延賓之意。詩序云。時邁。巡守告祭樂望也。故以爲大平巡守祭山川之樂歌。敎氏曰。周官言九夏。次曰肆夏。春秋言肆夏之三曰肆夏。樊遏渠。然則每夏之中。各有篇數。如肆夏之類。乃其首篇名耳。穆叔聘于晉。晉侯享之。金奏肆夏之三。穆叔曰。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也。使臣不敢與聞。此惟奏肆夏。而不及樊遏渠。其辟天子之享禮與。胡氏肇昕曰。敎說是也。國語云。金奏肆夏繁遏渠。是肆夏樊遏渠合爲肆夏之三。所謂三夏是也。賓出入奏肆夏。而穆叔讓之者。孔氏廣森經學居言謂諸侯惟用肆夏一章。天子享元侯。乃得備昭夏納夏。非謂僭肆夏。謂僭肆夏之三耳。

本合奏肆夏。今并奏變過渠。猶本合歌鹿鳴。今并加歌文王。穆叔故從而讓之也。盛氏曰。鄭引周禮易戶爲賓。非天子宗廟之中。戶出入。以鍾鼓奏之。詩云。鼓鍾送尸。是也。周禮謂之金奏。此及燕禮但云奏肆夏。不聞以金。蓋卽賓出鼓隊之意。明與天子異矣。傳言晉侯金奏肆夏之三。是僭天子也。胡氏肇昕曰。此說非也。天子與諸侯異者。禮在於肆夏之三與肆夏耳。不在於金奏也。左傳言金奏肆夏。周禮言以鍾鼓奏九夏。則奏肆夏者必以金奏之可知也。禮經於賓出入言奏肆夏。故鄭引周禮易戶爲賓。以此禮亦同於戶出入也。賈疏曰。燕禮記云。若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夏。鄭云卿大夫有王事之勞。則奏此樂焉。此亦同彼注也。若臣無王事之勞。則如常燕。無以樂納賓法也。盛氏曰。燕禮經故不以樂納賓。惟與四方之賓燕則奏之。大射禮重。故雖以己之臣子爲賓。而納之必以樂。豈問其有王事之勞與否哉。疏誤矣。方氏苞曰。燕以云慈惠。宜略於儀節。故納賓公卽席及受獻。皆不用樂。大射以辨尊卑。別賢能。宜詳於度數。故公卽席受獻皆以樂。尊尊也。納賓以樂。賢賢也。大夫以下無爵。而獲者釋獲有爵。報勤也。肆夏之詩曰。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又曰。我求懿德。肆于時夏。與大射辨尊卑別賢能之義相應。燕而擯用肆夏以納賓。其必臣有勳勞功伐而加隆焉。以厲羣臣與。案此說與疏合。賓升自西階。主人從之。賓右北面至再拜。賓答再拜。主人宰夫也。又學賓客之不敢抗禮。以其〔疏〕正義曰。章氏協夢曰。主人從之。從之升西階也。燕禮言主人亦升自西階。與此文互備也。方氏其敢抗禮。苞曰。主人從賓之後。既升堂。則北面而立。俟賓就席。然後拜其至。故不曰拜至而曰至再拜也。注云主人宰夫也者。釋官曰。主人膳宰也。注誤。辨見燕禮。主人降洗。洗南西北面。賓將從降。鄉之不〔疏〕正義曰。注云不於洗北。辟正主。於洗北。辟正主。主人卒洗。賓揖乃升。〔疏〕正義曰。校勘記曰。乃通解。散氏俱無乃字。注揖之。徐本、通解俱作尊也。主人升。賓拜洗。主人賓右奠觚答拜。降盥。賓降。主人辭降。賓對。卒盥。賓揖升。主人升。坐取觚。取觚。將就。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疏〕正義曰。五獻酌膳。執冪者舉冪。主人酌膳。執冪者蓋冪。酌者加勺。又反之。〔疏〕正義曰。





於篚下盥洗。

篚下。篚南。

〔疏〕

正義曰。敎氏曰。西階西。非主人之正位。以從降暫立於此耳。主人既對。不言反位。亦文省。方氏苞曰。禮與燕同。而於賓增北面。於主人增西階。然後賓主所立之位愈明。

主人辭洗。賓坐奠觚于篚。興對。卒洗。及階揖升。主人升拜洗。如賓禮。賓降盥。主人降。賓辭降。卒盥。揖升。

酌膳執幕如初。以酢主人于西階上。主人北面拜受爵。賓主人之左拜送爵。賓南面授爵。乃於左。凡授爵鄉所受者。主人坐。

祭。不啐酒。

辟正主也。薦者臣也。未。

不拜酒。

主人之義。燕禮曰。不拜酒。不告旨。不拜酒。則不告旨矣。

〔疏〕

正義曰。此不云不告旨者。遂卒爵興。坐奠爵拜。執

爵興。賓答拜。主人不崇酒。以虛爵降奠于篚。

不崇酒。辟正君也。崇。謂謝酒惡相充實。

〔疏〕

正義曰。注正君。校勘。記曰。君。徐本作主。賓降立于

西階西。東面。

既受獻矣。不敢安盛。

擯者以命升賓。賓升立於西序。東面。

命。公命也。東。西牆謂之序。

〔疏〕

正義曰。方氏苞曰。燕禮射入案節而升賓。不復請

於君也。此曰以命。蓋君重其禮而特命之。胡氏肇昕曰。燕禮注引此經。則鄭於燕禮亦謂以命升賓也。特文省耳。方說非。

### 右賓酢主人

主人盥。洗象觚。升酌膳。東北面獻于公。

象觚。觚有象骨飾也。取象。觚東面。不言賓之變於燕。

〔疏〕

正義曰。注觚有象骨飾也。校勘。記曰。節下徐本通解俱有者字。公

拜受爵。乃奏肆夏。

言乃者。其。節異於賓。

〔疏〕

正義曰。注云其節異於賓者。賓及庭奏。君受爵乃奏也。

主人降自西階。阼階下北面拜送爵。宰皆薦

脯醢。右左房。庶子設折俎。升自西階。

自。由也。左房。東房也。人君左右房。

〔疏〕

正義曰。敎氏曰。凡堂上之薦皆由左房。特於君見之耳。

公祭如賓禮。庶子贊授肺。

〔疏〕

正義曰。盛氏曰。燕禮士薦。膳宰設。且贊授肺。此皆與之異者。亦爲主於射而略之也。

不拜酒。立卒爵。坐奠爵拜。執

爵興凡異者君〔疏〕正義曰謂不拜酒立主人答拜樂闋升受爵降奠于篚

### 右主人獻公

更爵洗升酌散以降酢于西階下北面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更、易也。易爵。不敢。〔疏〕正義曰。故更至尊。古文更為受。〔疏〕氏曰。此亦當酌膳。云酌散。誤也。郝氏曰。燕禮酌膳。此酌散。燕禮主飲。故明君惠。大射主禮。不敢同於君也。姜氏曰。酌方壺酒曰酌散。燕禮酌膳。而此酌散者。燕禮賓主之情。大射君臣之義也。方氏苞曰。燕禮酌膳。志恩禮渥洽而不敢忘也。大射酌散。示等級分明而不敢苟也。案後三說皆與教異。吳氏廷華曰。上文賓酢主人酌膳。此主人自酢于公。所以達公意。亦酌膳也。散說得之。公答拜。燕禮作公答再拜。姜氏曰。此下燕禮多答再拜。而大射但答拜。義亦如之。主人坐祭遂卒爵興坐奠爵再拜稽首公答拜主人奠爵于篚

### 右主人受公酢

主人盥洗升媵觚于賓酌散西階上坐奠爵拜賓西階上北面答拜媵、送也。散、方壺之酒也。古文媵皆作騰。〔疏〕正義曰。皆作騰。胡氏承珙曰。此注古文疑當作今文。傳寫誤耳。鄭注禮弓云。禮、揚作媵。禮即禮經。謂禮經古文皆作媵。若禮記則今文。其作揚與與禮經今文作媵者義合。故知此作媵者必今文也。主人坐祭遂飲賓辭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與賓答拜辭者。辭其代君行酒也。不立飲也。比於正主酬也。主人降洗賓降主人辭降賓辭洗卒洗賓揖升不拜洗不拜洗。而禮殺也。酬主人酌膳。賓西階上拜受爵于筵前反位。主人拜送爵。賓升席坐祭酒。遂奠于薦東。遂者。因坐而奠之。不北面。〔疏〕正義曰。方氏苞曰。凡奠于薦東之禮。不飲何也。燕與大射。公卿皆未得獻。侯也。奠之者。酬不舉也。〔疏〕正義曰。方氏苞曰。凡奠于薦東之禮。不飲何也。燕與大射。公卿皆未得獻。侯

受君之酬。而以酬公卿大夫。然後事順而情安也。主人之酬爵。君不可用以酬賓。故別舉媵爵。而薦東之酬。又不得他  
用。則俟禮終而徹之可矣。鄉飲鄉射不用薦東之酬。義與此同。其舉薦西之酬以族。則以事各不同。而節文亦少異耳。  
主人降復位。賓降筵西。東南面立。賓不立於序內。位爾尊。

右主人酬賓

小臣自阼階下請媵爵者。公命長。命之使遷於長幼之中。〔疏〕正義曰。方氏苞曰。長。謂五大夫爵列之尊者。卿舉族。曰若賓若長。則非以長幼言可知。小臣作下大夫二人媵爵。使。媵爵者阼階下皆北而再拜稽首。公答拜。再拜稽首。拜。

命。媵爵者立于洗南。西面北上。序進。盥洗角觶。升自西階。序進。酌散。交于楹北。降適阼階下。皆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與公答拜。序。次第也。猶代也。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於西楹北。〔疏〕正義曰。皆奠觶。方氏苞曰。上稽首。拜媵爵之命也。此稽首。拜飲觶之賜也。賓未酬而先賜媵爵者。飲何也。凡酬必先自飲。而後致爵於人。媵爵者之飲。乃代君也。酬爵四舉。非有代者。君豈能勝。積氏寅亮曰。燕禮及此注。俱云往來以右爲上。各居右。卽相左矣。故凡往來相交。通例。無論堂上堂下。經或言相左。或不言相左。俱無有不相左者。其向西者必在北。向東者必在南。向南者必在西。向北者必在東。自不至履錯然矣。賈氏此經疏。及鄉射司馬司射相交疏。甚明。燕禮疏誤。集說言經不言相左者。俱相右。故以此爲退者在東。進者在西。則混吉于凶矣。可乎。注古文曰降造阼階下。鄭吉而相右。故鄭注既夕禮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如數說。則混吉于凶矣。可乎。注古文曰降造阼階下。鄭不從者。胡氏承瑛曰。案說文。適。之也。造。就也。義本相近。故小爾雅。造。適也。造亦訓適。然禮經多用適。少用造。惟士喪禮新盆。壺瓶廢敦重鬲。皆濯造于西階下。注云。造。至也。猶饌也。以造言之。喪事遠。是鄭意以造字義別。故於此。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與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與公答再拜。〔疏〕正義曰。姜氏曰。此亦不從古文與。媵爵者皆坐祭。遂卒觶與坐奠觶。再拜稽首。執觶與公答再拜。蓋重祭也。

方氏苞曰。燕禮主人自酢。賓受酬。二大夫媵解。公皆答再拜。大射皆答一拜。惟此答再拜何也。燕主慈惠。故過禮以明恩。大射辨名分。主人。士也。君於士。不答拜。以爲獻主。而拜答焉。禮已過矣。賓與媵解。大夫也。本當答拜。故一循其常。而於二大夫卒解時。問答再拜。以別於士。賓。則公飲射爵而夾爵。及媵解于公。并答再拜。以別於衆大夫。又所以稱禮之輕重而爲之降殺也。胡氏肇昕曰。二說皆不足據。盛氏世佐曰。此云答再拜。衍一再字耳。韋氏協夢曰。凡臣拜君。再拜者。君亦答再拜。上兩公答拜。不言再拜者。文不具。媵爵者執解待于洗南。待。待君命。小臣請致者。請君使一人與二人。若命皆致。則序進。奠解于篚。階下皆北面再拜稽首。公答拜。媵爵者洗象解。升實之。序進坐奠于薦南。北上降適階下。皆再拜稽首送解。公答拜。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於東楹。北亦相左。奠於薦南。不敢必君舉。〔疏〕正義曰。注云既酌而代進。往來由尊北。交於東楹。東楹北。亦相左者。賈疏云。言亦者。亦相酬酌。自飲時相左於西楹之北時。後者南相東向。先者北相西向。向西階右旋。北面待後至降也。今此二人。先者於尊西東面酌訖。於東楹之北東向。公前奠之。右旋於東楹之北北時西過。後者亦於尊西東面酌訖。於東楹之北南過。東向於公前奠之。是亦交於楹北相左也。韋氏協夢曰。交於楹北。有相右相左二義。賈疏燕禮以相右言。此因注有相左之文。又以相左言。二說相兼。而旨始備。熊氏以恕曰。上注言先者既酌右還而反。與後酌者交於西楹北相左。俟於西階上。乃降。往來以右爲上。考擲射大射。凡射者升降皆言相左。而燕禮媵爵則交相右。明係二禮互變可知。教氏以經不言相左。但言交者。皆相右。而燕射不變者。良爲允矣。鄭於禮學最精。必審諦而後出之。況射者之交相左。見於前後者非一。恐非率爾釋此。當可兩通云。媵爵者皆退反位。反門右北。〔疏〕正義曰。郝氏曰。反位。反庭中北面。及公揖。西面北上揖大夫少進。則大夫北面進至庭中矣。鄭云反門右北面之位。非也。

### 右二人媵解將爲賓舉旅酬

公坐取大夫所媵解。興以酬賓。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賓升再拜。公起酬賓於西階。降尊以就卑也。正。長也。小臣長辭。變

於燕。升成拜。復再拜稽首。〔疏〕正義曰。賓升成拜。校勘記曰。案顧炎武張爾岐俱云。唐石經拜誤作敗。然石經先時君辭之。於禮若未成然。〔疏〕實作拜。○正、長也。小臣長辭。變於燕者。鄭以燕禮使小臣辭。此使小臣正辭爲變也。釋官曰。燕禮亦小臣正辭。注云變於燕。非也。燕禮所行事。皆小臣正掌之。而小臣師無事。故不須言正。此篇正與師皆有事。故須言正以別之。前此設公席。請執事者與羞膳者。請膳爵者。作下大夫二人膳爵。請教者。皆直云小臣。不別言正者。以前此小臣事省。但於小臣師別之曰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小臣詔揖諸公卿大夫。而其餘單言小臣者。爲小臣正可知。射時小臣事繁。若般楅、委矢、設中、公射贊祖、贊鬯、拂矢、授矢之類。正與師皆同時有事。故必須別之曰正曰師。此時公酬賓。小臣雖無事。而亦必別言正辭者。以射時飲公。侍射者降拜。別之曰小臣正辭。故此亦著其爲正。以見辭下拜之事。前後皆小臣正主之。此經文屬詞之義。敖氏曰。小臣正辭。亦公命之。方氏苞曰。拜下。禮也。故主人獻公。大夫膳解。皆聽其稽首於階下而不辭。惟於賓。則略君臣之分。而執賓主之禮。故命小臣辭而升成拜。且始猶拜於下而後辭。既則不待其拜而升之。皆異敬也。公以賓所膳解賜人。亦不待其拜而升之。蓋所賜必諸公若諸卿之長。或君之師保。故與賓同禮。然君雖有異敬。而臣宜守常禮。故至君命徹幕。則賓與公卿大夫皆降拜稽首。公雖命辭。而終不升成拜。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公卒解賓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不言成拜者。爲拜故下。賓未拜也。下不就拜。禮〔疏〕正義曰。下不就拜。禮徐本、通解。俱作輒。禮下。徐本、通解。俱有殺字。○韋氏協夢曰。上言賓降西階下再拜稽首。此言賓下拜。降與下。特記者偶異其文耳。注謂發端言降。因上事言下拜。則賓膳解于公。何以發端言下拜。繼言降拜乎。又曰。此下凡言小臣正辭者。亦不俟公命卽辭之也。知不俟公命者。上賓降拜。公命小臣正辭。小臣正受公命。然後降辭賓。實已再拜稽首矣。故升以成之。此賓甫降小臣卽辭之。故降而未拜。遂升再拜稽首。若侯公命。則賓亦已再拜稽首矣。何以直言下拜乎。褚氏寅亮曰。上經公子膳爵者。或言答拜。或言答再拜。則皆再拜可。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賓知。不言再。省文耳。此經公答賓亦同。疏謂大射辨尊卑。故公答一拜。恐未然。公坐奠觶答拜。執觶興。賓進受虛觶。降奠于篚。易觶興洗。言易。更作新易有故之辭也。不言公酬賓於西階上。及公反位者。尊君空其文也。〔疏〕正義曰。注賓進以臣道也。校勘記曰。也。徐本、通解。俱作就。陳、閻、監、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葛、俱無。○敖氏曰。言興洗。見洗則立也。張氏爾岐曰。公授賓爵卽反位。公有命。則不易不洗。反升酌

膳下拜。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拜。不易。君義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賓告于擯者。請旅諸

臣。擯者告于公。公許。旅。序也。賓欲以〔疏〕正義曰。敖氏曰。旅。族。酬之也。賓因君所賜請旅諸臣。所以廣君

本無或遺。而燕射舉旅。必使賓請者。自賓言之。則不敢專惠。自君言之。則推惠於賓。而使旅於上下也。公卿之請。

所以推惠於公卿。而使旅於諸大夫也。大夫之請。所以推惠於大夫。而使旅於羣士也。士舉旅而後獻庶子有司。則士

之請。又推惠於士。而以旅於庶子有司也。惟賓之請見於經。而燕禮記曰。凡公所酬。既拜。請旅侍臣。蓋據爲公卿

大夫士舉旅。受爵者皆曰如初。請酬之文。惟見大射何也。大射禮重於燕。於燕舉之。或疑大射辨尊卑。簡賢能。一

稟於君命。或無此節。於大射舉之。則燕不待賓以旅。大夫于西階上。擯者作大夫長升受旅。作。使也。使

先孤卿。〔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卿後大夫。賓大夫之右。賓在右。相〔疏〕正義曰。校勘記曰。今本脫注。徐

後大夫。〔疏〕四字。今本脫。徐本通解俱有。立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

坐奠觶。拜執觶興。大夫答拜。賓坐祭。酬而禮〔疏〕正義曰。校勘記曰。今本立卒觶。不拜。若膳觶也。則降更

觶。洗升實散。大夫拜受。賓拜送。言更解。尊卿尊卿則賓禮殺。〔疏〕正義曰。校勘記曰。今本遂就席。〔疏〕正義曰。盛氏曰。賓

既乃於筵西東南面立。至是始就席。禮以漸而殺也。燕禮無此三字。文略耳。大夫辯受酬如受賓酬之禮。不祭酒。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復位

卒。猶已也。〔疏〕正義曰。校勘記曰。今本今文辭作偏。〔疏〕脫注。徐本通解俱有。

右公取媵觶酬賓遂旅酬

主人洗觶升實散。獻卿于西階上。酬賓而後獻卿。〔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洗。酬。唐石經。徐本。通司

飲酒禮成於酬。〔疏〕解。敖氏。俱作觶。注今本脫。徐本通解俱有。

儀禮正義 六卷十三 二七



宮兼卷重席設於賓左東上

言兼卷則每卿異席重席蒲筵細布純席卿言東上統於君席自房來

〔疏〕

正義曰校勘記曰今本脫注徐通解俱有案釋文有布純二字

卿

升拜受觚主人拜送觚卿辭重席司宮徹之

徹猶去也重席雖非加猶爲其重累辭之辟君

〔疏〕

正義曰方氏苞曰賓有加席而

則體君之意以致隆於賓下則不敢過諸公也

乃薦脯醢卿升席庶子設折俎

卿折俎未聞蓋用脊脅臠折肺卿有俎者射禮尊

〔疏〕

正義曰薦脯醢不言其人盛氏曰蓋亦

宰胥也注云卿折俎未聞蓋用脊脅臠折肺者賈疏云若有諸公公用臠卿宜用臠也盛氏云注云卿用臠謂上卿耳其下二人者則又折以上卿之餘體也云卿有俎者射禮尊者盛氏曰卿有折別之於大夫也亦釋尊卑之

卿坐左執爵右祭脯醢奠爵于薦右與取肺坐絕祭不啐肺與加于俎坐挽手取爵遂祭酒執爵

與降席西階上北面坐卒爵興坐奠爵拜執爵興

陳酒肴君之惠也亦自貶於君

〔疏〕

正義曰校勘記曰注不啐肺亦

自貶於君徐本通解俱作事在射臣之意與單疏標目合○姜氏曰祭肺不啐猶祭酒不啐皆降於賓也

不啐酒蓋省文章氏協夢曰此禮詳於燕者燕無俎而射有俎也既祭酒即執爵興則亦不啐酒不啐皆可知

主

人答拜受爵卿降復位

復西面位不辭獻卿

主人以虛爵降奠于篚擯者升卿卿皆升就席若有諸公

則先卿獻之如獻卿之禮席于阼階西北面東上無加席

公孤也席之北面爲大尊屈之也亦因

〔疏〕

正義曰燕與大射諸公皆無加席與卿辭重席之意同以成君致隆於賓之義也又位在阼階若加席則上僣於君故設席時本無加席不待其辭

右主人獻卿

小臣又請媵爵者二大夫媵爵如初請致者若命長致則媵爵者奠觶于篚

命長致者使長者一人致也公或時未能舉自僣暇

一人待于洗南。不致者。長致者阼階下再拜稽首公答拜。再拜稽首拜君命。洗象觶升實之坐奠于薦南降與立于洗南者二人皆再拜稽首送觶公答拜。奠于薦南先賤者上觶之處也。二人皆拜如初共勸君飲之。

### 右二人再賡觶

公又行一爵若賓若長惟公所賜。一爵先賤者之下觶也。若賓若長禮殺也。長則以酬賓大夫。長升受旅以辯。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長、孤卿之尊者也。於是言賜射禮明尊卑。以旅于西階上如初。賜賓則以長。賜長則以旅。

### 右公又行一觶爲卿舉旅

主人洗觶升獻大夫于西階上大夫升拜受觶主人拜送觶大夫坐祭立卒爵不拜既爵主人受爵大夫降復位。既、盡也。大夫卒爵不拜。賤不備禮。胥薦主人于洗北西面脯醢無胾。胾、宰官之吏。主人下大夫也。先大夫爲之。尊之也。不薦於上辟正主。胾、俎實。辯獻大夫遂薦之繼賓以西東上若有東面者則北上卒擯者升大夫大夫皆升就席。辯獻乃薦略賤也。亦獻後布席也。  
〔疏〕正義曰注云辯獻乃薦略賤也者張氏爾岐曰每獻一人〔疏〕正義曰注云辯獻乃薦略賤也者張氏爾岐曰每獻一人

### 右主人獻大夫

乃席工于西階上少東小臣納工工六人四瑟。工、謂瞽矇善歌誦誦詩者也。六工大師少師各一人上工四人四瑟者禮大樂衆也。〔疏〕正義曰

大射差重於燕。又加瑟者二人。然則諸侯之祭饗。歌與瑟者。各四人與。以是推之。天子之制。其隆殺之數。亦可知矣。盛氏曰。工六人。諸侯之正禮也。然則天子蓋用八矣。春秋隱五年左傳云。公問羽數于衆仲。對曰。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亦其例也。敷說非。僕人正徒相大師。僕人師相少師。僕人士相上工。徒、空手也。僕人正。僕人之長。視瞭相工。諸侯兼官。是以僕人掌之。大師少師。工之長也。凡國之誓。〔疏〕正義曰。敖氏曰。上工即上誓。周官上瞭正焉。杜剡曰。曠也。大師也。於是分別工及相者。射禮明貴賤。誓百人。盛氏曰。上工即堂上之工也。對下羣工爲堂下之工而言。敖云。即上誓。非。案釋官亦云。周禮誓瞭有上誓中誓下誓。此上工。當彼上誓也。注云。僕人正。僕人之長。師其佐也。士其吏也。天子視瞭相工。諸侯兼官。是以僕人掌之者。盛氏曰。僕人正。僕人師。皆於天子爲大僕也。周禮大僕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也。一爲正。其一爲師。僕人士。則祭僕以下與。以此等官相工。重其事也。分別相之。辨尊卑也。燕禮皆以小臣。注云。以僕人掌視瞭。非也。釋官曰。案周禮小臣下有御僕。此經僕人與小臣聯職。疑即御僕之官。左傳。晉魏絳授僕人書。杜注。僕人。晉侯御僕。國語韋注云。僕人掌傳命。又魯語宣公使僕人以書命季文子。周禮御僕職云。掌羣吏之逆。及庶民之復。鄭司農云。復謂奏事。逆謂受下奏。又云。掌王之燕命。是左傳國語所言僕人。其職與周禮御僕正合。天子有大僕小臣祭僕御僕。皆同官。諸侯無大僕。惟有小臣及僕人。亦當同官。共府吏胥徒。周禮御僕下士。此注以僕人士爲吏。則正與師當是士。以諸侯小臣下無祭僕。故僕人正僕人師亦以下士爲之也。又曰。僕人小臣皆侍從之官。與僕奴官別。周禮大僕注云。僕。侍御於尊者之名。周禮有大僕小臣等官。又別有大馭中大夫。與我僕齊僕道僕田僕馭夫皆掌馭車。左傳諸侯有僕人。又別有戎御等官。其職各不相通。漢書百官公卿表云。大僕秦官。掌馭馬。注應劭曰。周穆王所置。蓋大御衆僕之長。中大夫也。是秦制以大僕掌馭馬。而後之言官制者。遂誤合兩職爲之矣。云大師少師。工之長也。凡國之誓。瞭正焉者。釋官曰。案論語有大師擊。少師陽。是諸侯亦有大師少師之官。凡言工。皆誓瞭也。大師少師。亦誓者爲之。故通稱工。注云。大師少師工之長。最確。大師樂工之長。非樂官之長。周禮春官敘官。有司樂樂師同官。其職掌教國子。與尙書典樂官同。非誓者爲之。鄭注云。大師樂。樂官之長是也。又別有大師少師誓瞭。皆同官。鄭注云。凡樂之詠。必使誓瞭爲焉。命其賢知者以爲大師少師。故周禮大史職注云。大師。誓官之長是也。章昭注國語曰。大師。樂官之長。杜預注左傳云。大師。掌樂大夫。皆由忘卻大師上尙有掌樂之官。天子謂之大司樂。諸侯謂之樂正也。云杜剡曰曠也大師也者。禮記檀弓文。引之以證大師爲樂工之長也。云射禮明貴賤者。以燕禮皆小臣相工。不分別工及相者。與此異也。吳氏廷華

曰。僕人士無考。大概大僕之屬如上中下士耳。注以爲吏。疏。相者皆左何瑟。後首內弦。撻越。右手相。工者。以爲府吏。若然。則鳥得與僕人正等。同在相者之列邪。疏。後首。主於射。略於此樂也。內弦。撻越。以右手相工。由便。〔疏〕曰。燕禮面鼓。執越。此後首撻越者。蓋變於燕也。也。越。瑟下孔。所以發越其聲者也。古文後首爲後手。〔疏〕曰。正義曰。注云。後首主於射。略於此樂也者。章氏協夢大射之必變於燕者。亦猶鄉射之必變於鄉飲也。但鄉飲後首撻越。鄉射面鼓。執越。此燕面鼓。執越。大射後首撻越。二者相反耳。云古文後首爲後手者。胡氏承瑛曰。鄭此注云。後首主於射。略於此樂。鄉飲酒二人皆左何瑟。後首注。後首者。變於君也。案鼓卽首也。瑟可鼓之處。近首。不鼓之處。近尾。故當作首。不作手。春秋曹公子首。公羊穀梁作曹公子手。漢書古今人表。斂手。說文作斂首。此古文首爲手者。假借字。後者徒相入。謂相大師少師者也。上列官之尊卑。鄭所不從。吳氏廷華曰。鄭知瑟在前者。鄉飲禮所謂瑟先也。後者徒相入。此言先後之位。亦所以明貴賤。凡相者以工〔疏〕正義曰。上列官之尊卑。此言先後之位。亦所以明貴賤者。謂上先言僕人正與大師。後言僕人士與上工。出入。〔疏〕是列官之尊卑。此言上工與瑟在前。大師少師在後。是先後之位。所以明尊卑也。盛氏曰。賤者先就事。工之通禮也。燕禮亦然。但文有詳略耳。注說似曲。云凡小樂正從之。從大師也。後升者。變於燕。〔疏〕正義相者以工出入者。賈疏云。欲見入時如此。出時亦然。小樂正從之。也。小樂正。於天子樂師也。〔疏〕正義注云。從大師也。後升者。變於燕也者。賈疏云。燕禮樂正先升。又不使小樂正。彼主於樂。此則略於樂故也。敷氏曰。諸侯之小樂正。下士也。前三篇不言小。以此見之也。此樂盛於彼。且用小樂正。則彼可知矣。大射乃亦不使大樂正者。其餘祭饗之類與。盛氏曰。周禮序官云。樂師下大夫四人。上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然則諸侯之樂正上士。小樂正下士。明矣。燕禮使樂正。此乃云小樂正者。疏以爲略於樂。是也。工用六人。以示其禮之重。樂正使下士。以示其樂之略。意各有主也。從大師而升者。以其卑也。其序又與工相變也。鄉飲酒鄉射。皆使樂正者。彼是大夫之樂正也。大夫之樂正。皆以下士爲之。無大小之別。故射與飲酒禮同也。釋官曰。案燕禮亦使小樂正。以無大樂正。故不須言小以別之。疏未的。升自西階。北面東上。〔疏〕正義曰。相者也。降立。〔疏〕正義曰。相者降位。蓋亦在西方。盛西方。注說非。褚氏寅亮曰。注謂立於西。小樂正立于西階東。不統於工。明工雖禮工四人。樂正升立於工縣北者。取近其事。敷氏云西方。大違矣。衆。位猶在此。〔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燕

之西。在西階東。此工六人。數衆。疑位移近西。乃樂正猶立西階東不變。是統於階而不統於工也。盛氏曰。燕禮樂正北面立於工西。此云立於西階東。亦文互見也。吳氏延華曰。上言從。此言立。散氏以爲後升。是也。此禮重於燕。而樂正乃後升。乃歌鹿鳴三終。鹿鳴。小雅篇也。人君與臣下。及四方之賓燕。講道修政之樂歌也。言已有旨酒。則正禮先工也。以召嘉賓與之飲者。樂嘉賓之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可則倣也。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疏〕正義曰。注可則倣也。校勘記曰。微。釋文作設。云亦作倣。云歌鹿鳴三終。華。主於講道。略於勞苦與諸事。〔疏〕而不歌四牡皇皇者。主於講道。略於勞苦與諸事者。四牡勞使臣。皇皇者華。有諸謀諸諛諸度諸詢。此不用之。是略也。散氏曰。三終。謂歌鹿鳴之什三篇。篇各一終。如春秋傳所謂工歌鹿鳴之三。是也。鄉飲酒之禮。歌鹿鳴四牡皇皇者華。其義曰。工歌三終。則益可見矣。章氏協夢曰。凡歌詩皆連歌三篇。無止歌一篇者。況射重於燕。燕歌三篇。而射歌一篇。此必無之事也。注謂歌鹿鳴三終。而不歌四牡皇皇者華。非是。胡氏肇昕曰。射略於燕。故祇歌鹿鳴三終。就鹿鳴一篇而三次歌之也。經不云歌四牡皇皇者華。可證也。下文乃管新宮三終。亦就新宮一篇而三次以管奏之也。燕禮記亦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未聞於新宮之外別有二詩也。章氏說非是。積氏寅亮曰。若謂兼歌四牡皇皇者華。則鄉射記之騶虞五終果何詩乎。其謬顯然。主人洗升實爵獻工。工不與左瑟。工歌而獻之。以事報之也。洗爵獻工。辟正主也。獻不用觶。工賤異之也。〔疏〕正義曰。辟正主也。方氏苞曰。鄉飲酒鄉射。惟爲大師洗。以衆工不過族黨中知音樂者。或國之中替下瞽耳。燕與大射。則歌者必大師少師。卽上工。亦異日之大師小師也。故皆洗以獻。而並及於笙。大射禮繁。故省獻笙之節耳。盛氏曰。洗者亦以其大師數之也。此惟爲大師一洗耳。疏非。章氏協夢曰。下云一人拜受爵。則此爲之洗者亦僅一人而已。其餘工五人。卽以此一人之爵遞獻之。不別爲之洗。賤也。胡氏肇昕曰。盛章二說是也。下一人拜受爵注云。謂大師也。是亦大師則爲之洗也。經不明著之者。文省耳。云獻不用觶。工賤異之也者。以獻賓獻卿大夫皆用觶。而獻工則用爵。是異之也。散氏曰。爵卽觶也。不言觶者。可知耳。章氏曰。爵者。觶之通稱。禮器謂貴者獻用爵。賤者獻用散。豈工賤而轉獻以貴者之爵乎。散說是也。云大師無瑟。於是言左瑟者。節也者。散氏曰。謂獻大師之時。瑟者猶未受獻。而其左瑟則以此時爲節也。盛氏曰。謂工四人之一人拜受爵。謂大師也。言一人者。工賤。同之也。工拜於席。主人西階上拜送。

爵薦脯醢輒薦之於大夫使人相祭使人相者相其祭薦祭酒卒爵不拜主人受虛爵衆工不拜受爵坐祭遂卒爵辯有

脯醢不祭相者相其祭酒而已主人受爵降奠于篚復位〔疏〕正義曰：敖氏曰：位、洗北之位也。○盛氏曰：燕禮於升歌之後即爲大夫舉旅。此篇乃移在射後者。急於射而

緩於飲酒也。方氏苞曰：燕禮爲大夫舉旅。在獻工之後。笙入之前。以其事與無算樂獻士相連。故使饔餼者遲進而代獻。以息獻主。大射爲大夫舉旅。退於既射之後。獻主之事。至獻大夫獻工而中止。則連而舉之可也。大師

及少師上工皆降立于鼓北羣工陪于後鼓北。西縣之北也。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羣工陪于後。側。坐則在後。考工記曰：鼓〔疏〕正義曰：方氏苞曰：既無閒歌合樂。則堂上之事畢矣。故大師少師上工皆降也。人爲皋陶。長六尺有六寸。〔疏〕注云：鼓北。西縣之北也者。賈疏云：以下文大師少師始還向東。明此降者降在西縣之北。敖氏曰：鼓北。饒南也。不云饒南者。嫌與尊旅食者之意同也。不取節於擊者。鼓大擊小也。盛氏曰：立者謂大師以下。六工爲一行。北面東上也。知北面者。以鄉飲酒及燕禮笙入之位推之。可見。鼓北面。西階東建鼓之北也。立於此者。以當奏管。近其事也。注云西縣之北。非。若在西縣之北。何得近舍頌馨而遽取節於鼓邪。疏云取形大又面向東。皆飾說也。知亦不在饒南者。以鼓饒閒有鞀設縣之。時饒次饒比。其閒未必有餘地。就有餘地。豈能容此衆工及相者之位哉。且饒在應鼓之閒。即大師之所管者。亦不宜舍之而遽立他所也。胡氏確听曰：敖說必不可通。考下文接言乃管新宮三終。則立於鼓北者。當以盛說爲是。鄭以鼓北爲西縣之北者。蓋欲取節於四階之建鼓。以建鼓面向南不向北也。故云。言鼓北者。與鼓齊面。餘長在後也。張氏惠言曰：蓋鼓長六尺六寸。設之。後與縣齊。則前出於縣五尺許。工之稍前於縣。故以鼓爲節。餘長在後者。餘長其地。使後空也。云羣工陪于後。三人爲列也者。賈疏云：大師少師二人。上工四人。今若立時三人爲列。則大師有工二人。少師後亦有工二人也。張氏惠言曰：此言大師少師爲一行。羣工爲一行。經文所以特立上工。疏誤。案敖氏郝氏亦皆以羣工爲上工。敖云：羣工即上工。謂羣者四人也。陪于後者。其以鼓饒之閒不足爲一行與。前列二人。後列四人。皆當北上。郝云：大師立與鼓齊。少師及四工皆陪列于後。以俟奏管。惟盛氏方氏謂羣工爲堂下之工。即衆管者。案此之降立。爲奏管故也。大師少師上工。皆堂上之工。上工錄包四瑟者。其羣工則衆管者也。經不言笙之入。即此羣工是也。其行列之數不可考。盛氏謂立者大師以下六工爲一行。陪于後者。亦六人爲一行。知亦六人者。以上三篇歌瑟四人。堂下笙者亦四人推之。可見。但



大師少師并瑟者四人。笙者四人。止十人。不得每行六人也。疑十人爲三行。大師少師一行。四瑟者一行。四笙者一行。或十人爲三行。上工六人爲一行。羣工四人陪于後。爲一行。疑不能明也。云於是時小樂正亦降立於其南北面者。謂小樂正立於上工六人之南也。盛氏曰。小樂正降立於西北面。云工立。僕人立於其側。坐則在後者。僕人相工者。故立與坐皆不離工也。引考工記者。證與鼓齊而餘長在後之說也。賈疏云。彼云韓人爲皋陶。先鄭云。釋書或爲鞠。後鄭謂鞠者以皋陶名官。鞠卽陶。字從革。今云鼓人者誤。當作鞠人。鞠人掌鼓。後人誤言鼓。鼓人自在地官掌教六鼓矣。褚氏寅亮曰。自堂而降。則立於西縣北。自西而東。則坐於東縣北。鞠人掌鼓。皆在縣北也。安有立於縣中。南鼓北之理如敖氏所云邪。南鼓北。餘地無幾。焉能容兩列。乃管新宮三終。管謂吹簫以播新宮之樂。其簫亡。其義未聞。笙從之位。至謂歌工降而下管。其誤也尤不待言。

〔疏〕正義曰。注云管謂吹簫以播新宮之樂者。敖氏曰。此承上文言之。是降者管之明矣。春官大師少師皆云登歌下管。簫一而已。其太師管之與。三終者。管新宮井及其下二篇也。二篇之名未聞。書曰。下管鞀鼓。詩曰。鼗鼓淵淵。嘒嘒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則管時亦奏此西方之樂以應之矣。此不笙不合鄉樂者。爲射故略於樂也。不略小雅者。小雅爲諸侯之正樂。故不略其正。亦如鄉射之不略鄉樂矣。盛氏曰。管之者。大師諸人也。管數未聞。然以鄉射記三笙一和吹之。則管亦不止於一矣。管奏則堂下諸樂並奏以應之。敖但云奏西方之樂。非。書曰。下管鼗鼓。合止祝敔。笙鏞以閒。奏管之時亦吹笙。經不見笙入之文者。以其不爲樂主。略之也。或云。上經云。籥在建鼓之間。注云。籥。笙簫之屬。然則笙與管蓋並設也。愚謂笙是匏屬。不可云籥。或說恐未是。又案疏引燕禮記云。下管新宮。笙入三成。以爲吹管者亦吹笙之證。非也。彼是管畢而後吹笙。此則笙管並奏。管畢而樂終矣。詎與燕禮記同乎。云笙從工而入。既管不獻。略下樂也者。盛氏曰。既管不獻者。以奏管者既受獻。羣工賤。又不奏管故也。胡氏肇昕曰。案注云。既管不獻。略下樂也。則以管之者非大師諸人也。上云笙從工而入。殆以奏管者亦吹笙也。云立於東縣之中者。張氏爾岐曰。注此句可疑。案燕禮笙入立于縣中。注云。縣中。縣中央也。鄉飲酒禮曰。磬南北面。疏云。諸侯軒縣。闕南面而已。故得言縣中。鄉飲酒唯以磬縣而已。不得言縣中。而云磬南。注引鄉飲酒者。欲見此雖軒縣。近北面縣之南也。此經初設樂無北面縣。但移東縣。建鼓在阼階西。又設一建鼓在西階東。正當北面一縣之處。籥在笙鼓之間。注云。籥謂笙簫之屬。倚於堂。又與燕禮笙入所立之位同。疑設之在此。奏之亦於此。至此管新宮三終。注乃云立於東縣之中。不知於經何據。若云辟射位。射事未至。無可遮也。且上文大師立於鼓北。亦當是此建鼓之北。注以爲西縣之北。不知西縣何以單名爲鼓。竊疑大師等立此。或亦以將奏管故臨之。非徒立也。至下管三終。乃相率而東耳。既

從工而入。工升堂。笙卽立堂下。亦其宜也。胡氏肇昕曰。張氏所論是也。經云。羣工陪于後。羣工正指衆笙。與大師諸人同立於建鼓之北。近籥之處。春官大師少師職。皆云登歌下管。則管之者大師。而吹笙者笙四人也。燕禮記下管新宮。笙入三成。證以書下管鞀鼓。合止祝敔。笙鋪以閒。是管與笙閒奏。此經不言笙入。不言笙入三成。皆略耳。非與燕禮記有異也。籥設而笙不必設。以笙四人自執笙。與瑟者何瑟相同。盛氏及或說皆非。是新宮三終。亦就新宮一篇而三管之。敖氏謂別有二篇。殊屬無據。卒管。大師及少師上工皆東。站之東南。西面北上坐。不言縣北。統於堂也。於是〔疏〕正義曰。注於是時。校勘記曰。于誤作工。○賈疏云。不言去堂遠近。當如鄉射還工阼階之東南。堂前三箭。西面北上。敖氏曰。站東南。當在東縣之東北。射事未至。工既管。乃不復升。而遂遷於此者。堂上之樂畢故也。郝氏曰。站、堂下閣物處。冠禮有西站。是堂東西皆有站也。盛氏曰。東站之東南。蓋在東縣之東也。注與敖說似非。注云於是時。大樂正還北面立於其南者。盛氏曰。注大樂正當是小樂正之訛。樂終而不告備。亦以其略也。敖氏曰。於是小樂正北面立於其南。相者退立于西房。吳氏廷華曰。站在堂角。此則東南角之站也。

### 右作樂娛賓射前燕禮備



# 儀禮正義

## 卷十四

擯者自阼階下請立司正。三爵既備。上下樂作。君將留羣臣而射。宜更立司正以監之。察儀法也。〔疏〕正義曰。敎氏曰。君再舉旅。公許。擯者遂爲司正。公許其請。因命用之。不易。〔疏〕正義曰。褚氏寅亮曰。擯者即大射正也。鄉射司正。至射時轉爲司馬。諸侯之大射正二人。司正適洗洗角觶。南面坐奠。立于中庭。奠觶者。著其位以顯其事。威儀多也。〔疏〕正義曰。吳氏廷華曰。中升東楹之東。受命于公。西階上北面命賓與諸公卿大夫。公曰。以我安賓。諸公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安。以我安者。君意殷勤。欲留之以我故安也。〔疏〕正義曰。敎氏曰。此羣臣皆爲射而來。是時猶未射。固無嫌於不安。而司正乃受命以公曰。以我安。即司正命衆之辭。言公有命如此也。司正降自西階。南面坐取觶。升酌散降。南面坐奠觶。奠於中庭。故也。〔疏〕正義曰。校勘莫解。奠。石經補缺。敎氏。俱誤作取。注云。與右還北面少立。坐取觶。與坐不祭卒觶。奠之興。再拜稽首。左還。南面坐取觶洗。南面反奠于其所。北面立。皆所以自昭明於衆也。將於觶南北面。則右還。於觶北南面。則左還。如是得從觶西往來也。必從觶西往來者。爲君在阼。不肯之。〔疏〕正義曰。校勘記曰。南面坐取觶洗六字。石經補缺脫。注得從也。〔疏〕解西往來也。從。通解作於。○敎氏曰。北面立。亦在觶南。

右將射立司正安賓察儀

司射適次袒決遂執弓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附右巨指鉤弦。

司射射人也。次若今時更衣處。輾席爲之。耦次在洗東南。袒左免衣也。決猶

闔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闔之。遂射轉也。以朱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方持弦矢曰挾。乘矢、四矢。附、弓把也。見鏃焉。順其射也。右巨指。右手大擘。以鉤弦。弦在旁。挾由便也。古文挾皆作接。

〔疏〕正義曰。校勘記曰。袒決遂。袒。唐石經作祖。誤。注。輾席爲之。輾。徐本。通解。楊。敷。俱作張。案張

有三耦不釋獲之射。有三耦衆耦釋獲之射。有以樂射。共三番。射亦略如鄉射之節。自此至左右撫之與反位。皆言三耦不釋獲之射。司射納器比耦。司射誘射。三耦乃射。射已取矢。凡四節。注云。司射射人也者。敷氏曰。亦大射正

也。燕禮曰。大射正如司射。是其徵矣。諸侯之大射正。蓋上士二人。盛氏曰。大射正與射人。尊卑蓋有間矣。燕射以

大射正爲司射。此以射人爲司射。不同者。燕本不爲射。故其初但以射人爲指。又爲司正。及射而後以大射正爲司射。以

此禮專爲射。故其初即以大射正爲指。爲司正。至是則以射人爲司射也。敷引燕禮釋此。誤。案盛氏駁敷說。非也。釋

官亦云。司射當亦大射正爲之。云耦次在洗東南者。賈疏云。此無正文。案鄉射記設楹南北當洗。此下三耦拾取矢。釋

出次西行。又北行鄉楹。則次在洗東南也。云附弓把也。見鏃焉。順其射也者。敷氏曰。執弓。左手執

附也。挾乘矢于弓外。謂挾四矢而矢在弦附之外也。見鏃于附。明其方執而左鄉。及指間前後之節也。自阼階前

曰。爲政請射。爲政。謂司馬也。司〔疏〕正義曰。姜氏曰。鄉射先請賓。次請主人。主於尊賓。大射不請賓。但請

此者。亦示已不敢擅其事也。階前北面自於公。方氏泄曰。爲去聲。言爲政典而請射主于事。非指其人也。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於禮辭特著其義曰爲政。若鄉射以教學士。燕射以樂賓。無庸及此。注以爲司馬之稱。則司馬當自請於

君。不宜使司射請。且君前臣名。不宜隱。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因告選三耦於君。御猶侍也。大夫

其名而曰爲政也。案爲政當以方說爲長。遂告曰。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則士侍於大夫。與爲耦也。今〔疏〕正義曰。校勘記曰。遂告曰。曰。石經補缺誤作于。注猶侍也。猶。陳。閻。監。葛。通解。俱作由。文於爲于。注云。因告選三耦於君者。敷氏曰。此以在堂上者爲耦之法告公也。張氏爾岐曰。既請射得命。

遂告君以比耦也。盛氏曰：敖說得之。注非。云大夫與大夫爲耦，不足。則士侍於大夫，與爲耦也者。敖氏曰：此大夫亦兼諸公卿而言。不言士與士者，略賤也。方氏苞曰：侯國三卿五大夫，或從王事，或交于友邦，或疾或喪，不能成耦。故以士御之。公卿不能成耦者，亦以大夫御可知。敖云不言士與士，略賤，非也。與尊者作耦，自宜特文以見之。上經云戒士射，則皆與射，而自爲耦，不待言矣。韋氏協夢曰：大夫與大夫爲耦，常禮也。但耦必兩人，若餘一大夫，則以大夫爲上射，而以士爲下射。故曰士御于大夫。諸公不得稱大夫，說已見燕禮。此大夫亦祇謂三等大夫也。不言諸公者，諸公非常有，若有諸公，亦諸公爲上射，大夫爲下射與。胡氏肇昕曰：此言在堂上者爲耦之法。在堂上者不足，則以在堂上者之士御于大夫，故特告之曰：若公卿大夫之盡在堂上者，其爲耦自有一定之法，無待告矣。積氏寅亮曰：敖氏以此爲堂上爲耦之法告公，似較注告選三耦之義爲長。蓋三耦以士爲之，而所貢之士容與其中，故司射飭射有教之意，未必以大夫爲也。且此時大夫已就席矣。下此三耦外俱別有士大夫降文，可見三耦之爲士也。吳氏廷華曰：三耦當是鄉途所貢士，必無用士大夫之前。鄉射與此經三耦外俱別有士大夫降文，則不當混而一之矣。此方在請射之初，不但未比士大夫之耦，且未比三耦。烏得遂有大夫與大夫，士御于大夫之說。且如鄉射請射後，即命弟子納器，然後比三耦，則此二語自不應在請射納矢之間。疑此當在下文第二番射比耦節中。諸公卿皆未降之下，蓋錯簡耳。注謂告選三耦於君，不知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也。納、內，〔疏〕正義曰：賈疏曰：言有司三耦未比，烏得以所選告君。遂適西階前，東面右顧，命有司納射器也。〔疏〕則前文司士戒士射與贊者，注云謂士佐執事不射者是也。鄉射，西階前西面命弟子納射器，此言東面者，君在阼，宜向之。右顧者，以有司是士，士在西階南東面，是以右顧向之。敖氏曰：東面而右顧者，爲有司在南也。此有司其旅食者與。上經云：士旅食者在士南，北面東上，命之儀如是者，以其賤也。盛氏射器皆入君之弓矢適東堂，賓之弓矢與中簫豐皆止于西堂下，衆弓矢不挾。總衆弓矢，皆適次而俟。中、閭中，算器也。簫、算也。豐、可算射器者。衆弓矢，則納公與賓弓矢者挾之。〔疏〕正義曰：注司射矢亦止西堂下，校勸記曰：案疏所據本，矢上似有弓字，故賈氏辨其樞、承矢器。今文俟作待。〔疏〕然述注仍無弓字，未詳。○敖氏曰：總、謂以物合而束之也。衆弓衆矢異束之，實之弓與矢皆不在堂上，遠下君也。衆弓矢不挾，亦以其多也。中簫豐在堂西，樞在次，各近其所設處也。俟者，衆指射器之在三處者也。盛氏曰：東堂，謂東序東也。弓倚于東序，矢在其下，北括。注云中閭中者，賈疏云：鄉射





言：容六尺。則司馬往來不礙矣。敎氏指爲從畫相去之數。不太偏乎。射正疑卽司射。畫物以前。尙仍本官之稱。至西面誓耦。則改稱司射。猶攘者之改爲司正也。卒畫自北階下。司宮掃所畫物。自北階下。梓人司宮位在北堂下。工人士〔疏〕正義曰。注云掃物重射事也者。郝氏曰。掃畫物處使分明。張氏爾岐賈疏云。其人升降自北階。明位在北堂下。盛氏曰。工人士梓人司宮。蓋皆下士也。其位當在土南。注云在北堂下。非。天子宮人。以中士爲之。則諸侯司宮爲下士明矣。工人士梓人與司宮皆升降于北階。知其亦賤矣。大史俟于所設中之西。東面以聽政。中未設也。太史俟焉。將有事也。鄉射〔疏〕正義曰。注云中未設也。大史俟焉。設中南當樞。西當西序。又曰。乃設樞于中庭。南當洗。是時中與樞皆未設。大史蓋南當洗。西直西序之西而立也。政卽司射所誓之事。張氏爾岐曰。中尙未設。而云所設中之西。謂其擬設中之地之西也。周禮春官大史職云。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司射西面誓之曰。公射大侯。大夫射參。士射干。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卑者與尊者爲耦。不異侯。大史許諾。誓猶告也。古〔疏〕正義曰。敎氏曰。釋獲之事未至。乃誓之。欲其豫識之也。郝氏曰。時司射立也。注云古文異作辭者。胡氏承珙曰。案異與辭雖聲可通。而形義皆不相近。經言同耦則同射一侯。故鄭從今文作不異。案義疏曰。鄉射初張侯。不繫左下網。將射。則命弟子繫之。此張侯之初。亦云不繫左下網。及將射。經不言繫。可知。遂比三耦。比。選次之也。不言面者。大〔疏〕正義曰。賈疏云。天子大射。實射。六耦三侯。畿內諸侯。三耦一侯而已。卿大夫士例同一侯三耦。盛氏曰。周禮云以四耦射二侯。內諸侯之實射也。此以三耦射三侯。外諸侯之大射也。其實射亦當用四耦。春秋襄二十九年左傳云。范獻子來聘。公享之。射者三耦。蓋與他國之臣射故爾。疏誤。又案周禮大司馬職云。若大射。則合諸侯之六耦。此諸侯大射。不使司馬比耦。而使司射者。遠下天子也。注云大夫在門右北面。士西方東面者。盛氏曰。是時大夫在堂。注云在門右。非。張氏惠言曰。注以三耦大夫爲之。司射就門東比耦。不足。乃就西方比士。案大夫皆升就席。門東無大夫。經言遂比三耦。明西面比士也。吳氏廷華曰。鄉射三耦。爲習射之弟子。與賓主及衆射者不同。此經三耦。儀節位次。與鄉射等。豈澤宮亦有習降之弟子與。敎氏則以三

耦爲士。但西方諸士。下所謂大夫之耦等。自入殯大夫射中。不在三耦之列。或初試爲士者。使習射於此。是未可知。要之與射人六耦四耦各異也。卽如射人言諸侯四耦。此大射固諸侯禮。而經第言三耦。其不同可知矣。據傳不能備二耦說。本指正射者言。則射人所謂六耦四耦者。正射者也。此及鄉射所謂三耦者。習射者也。注乃以大夫士言之。以門右北面等說釋不言面之義。蓋據鄉射三耦南面。司射北面相向比之。則此比大夫當南面。比士當西面也。不知上經明言三耦西面北上。則非北面東面之大夫士可知。且三耦既西。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未知其耦。今「疏」正義曰。則司射東面又可知。乃以大夫士之位爲說。不惑甚乎。三耦俟于次北。西面北上。文俟爲立。今「疏」正義曰。注云未知其耦者。張氏爾岐曰。但知爲三耦。未知孰與孰耦也。敖氏曰。三耦皆士也。亦司射前戒之。故先立於此以待比也。俟于次北。便其入也。此乃未比時之位。若既比。則位於次中矣。郝氏曰。三耦始誘射。皆士。次在堂下東南。士立次外之北。西鄉以俟。鄉射三耦立堂西。此立堂東者。大射射器在東。統於君也。鄉射射器在西。統於賓也。盛氏曰。大夫自受獻之後。皆升就席。至此。經不見其降。而直云三耦俟于次北。則三耦以士爲之明矣。且鄉射三耦使弟子。大射使士。亦其宜也。案注以三耦有大夫。故云未知其耦。考司射之誓云。司射命上射曰。某御公云大夫云士。則三耦宜有大夫。但經未明著大夫降席。或初射之三耦。皆以士爲之與。司射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取弓矢不拾者。「疏」正義曰。注云取弓矢不拾者。拾取。拾取。更迭而取也。敖氏曰。亦命之讓取弓矢拾。經文省耳。盛氏曰。注說非也。於顯露處則修儀。於隱蔽處則廢禮。豈聖人制作之意哉。當以省文之說爲正。敖氏曰。此下當有三耦袒決遂拾取弓矢之事。亦文不具也。三耦既取弓矢。遂立于次中而西面北上。褚氏寅亮曰。注蓋言非不拾也。拾而人不見之。故不著其文。

右請射納器誓射比耦

司射入于次。搢三挾一个。出于次。西面揖。當階北面揖。及階揖。升堂揖。當物北面揖。及物揖。由下物少退。誘射。搢。挾也。挾一个。挾於弦也。个猶枚也。由下物「疏」正義曰。方氏苞曰。大射有次。非獨以國君具官有而少退。謙也。誘。猶教也。夫子循循然善誘人。「疏」張耦次者也。州長會民于序。習射尙功。以角材力。

習威儀。與射者皆少壯強有力之士。無所用次。大射則公卿大夫皆與焉。若者立而待事。必有所休息以安其筋骸。若者降于階庭。必有所隱蔽以肅其體貌。又鄉射舉於春秋。而擇士以祭。則兼冬夏。嚴風烈日。勢不可以無次。若鄉射禮亦宜然。則黨共射器。何難具。惟帳幕。蓋。敝氏曰。既摺挾。則立于三耦之北而後出次。出次乃西面。是由次北出矣。此射三侯。故不言視侯中。不在物。故不言俯正足。注云。由下物而少退。謙也者。敝氏曰。由下物少退。以其亦射大侯。故不敢履下物。辟君也。引論語。又以證誘之義也。吳氏廷華曰。敝氏謂不履下物為辟君。但據下經。上射亦履下物何也。自當以注說為是。案義疏云。鄉射三耦。初在堂西。且未取弓矢。故誘射之先。有取弓矢及進立于射位之節。此比耦入次。即取弓矢。又次即射位。司射位亦在次。與彼經先立。射三侯。將乘矢。始射干。又射參。大侯再發。將。行也。行四矢。象有事於四。〔疏〕正義曰。始射干。誘射主於三耦也。三耦士也。故先射士侯。乃次及侯再發。方。詩云。四矢反兮。以禦亂兮。〔疏〕其。上。大侯再發。以其尊異之也。盛氏曰。始射干。亦以司射士也。卒射北面揖。揖於當物之處。不南。〔疏〕正義曰。敝氏曰。北面揖者。為下射與君同物。不可南面揖于楹間。嫌也。臣禮也。雖為上射亦然。觀下經三耦卒射之儀可見矣。注說固曲說。後二說亦未為得也。方氏苞曰。卒射大節。故北面揖。示為誘射而射君之侯。如復於君也。鄉射之主人。州長也。故司射南面而揖。大射君在阼。司射在堂。而南面對君以揖。則義必不可。蓋臣在君所奉命而執事時。或南面。司馬揚弓。筮人抱著之類是也。行禮則未有不北面者。故雖聘賓。必降筵北面。注謂不肯鄉。則鄉射公卿之位亦在尊東而南面揖。敝氏曰。為下射與君同物。不可南面。然司射少退。乃不敢踐君之射位。非北面揖之正義也。褚氏寅亮曰。誘射者南面而射。即南面揖。及階。揖降。如升亦可。而必北面者。鄭謂不肯鄉是也。如敖說。則三耦射時。上射不履君物。何以亦北面揖。射之儀。遂適堂西。改取一个挾之。改。更也。不射而。〔疏〕正義曰。敝氏曰。如升射之儀。為堂上所不見之揖。皆不在堂西。射位又不在西方。故其儀與鄉射異。盛氏曰。如升射之儀者。如其堂上三揖。堂下三揖也。每至故揖處。皆北面揖。及將折而北行適堂西。則東面揖。若然。則降階亦南行當洗南。而後西向北折以適堂西也。經不以其位為節者。此時司射未有位也。云。遂者。見其閒無他事也。若自階下適堂西。則堂下祇有二揖矣。且非所以教衆。威儀之法也。敖說恐未是。而階西有樂縣。豈得由縣閒往來乎。鄉射注云。南面揖。揖如升射。故每至故揖處。皆南面揖。

及北折而適堂西。則遂取扑摺之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扑。所以鍵犯教者也。於是言立著其位也。〔疏〕西面揖。皆與此異。遂取扑摺之以立于所設中之西南東面。鄉射記曰。司射之弓矢與扑倚于西階之西。〔疏〕正義曰。遂取扑。校勘記曰。盧文昭曰。唐石經初並作扑。後改作才。○敖氏曰。遂取扑。則扑亦在堂西矣。所設中之西南。其南北亦南于洗。而東西則直西。當與此禮三耦之位。在東方。故司射至是乃得定其位於此。與鄉射異也。方氏苞曰。鄉射無次。故司射先立於中之西南。使三耦先立於西南以俟射。大射先比三耦於次。北面命取弓矢。俟誘射畢。然後定位於中之西南也。

右司射誘射

司馬師命負侯者執旌以負侯。司馬師。正之佐也。欲令射者見侯與旌。深志於侯中也。負侯。獲者〔疏〕正義也。天子服不氏下士一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乏待獲。析羽爲旌。〔疏〕曰。校勘記曰。注欲令射者。通解無欲字。深志與侯中也。與。徐本、通解、楊氏俱作於。掌以旌居乏待獲。旌。陳、閻、監、葛、俱誤作族。云司馬師正之佐也者。盛氏曰。司馬師。蓋軍司馬之佐也。釋官詳下司馬正注。云負侯獲者也。天子服不氏下士二人。徒四人。掌以旌居乏待獲者。賈疏云。引天子服不氏者。欲見諸侯亦三侯。亦使服不氏與徒爲獲者也。釋官曰。周禮服不氏職曰。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服不主唱獲。故經文謂之獲者。據下注負侯與獲者是二人。但對文有異。散文則其事均主於獲。負侯亦謂之獲者。是以注云負侯獲者也。盛氏曰。負侯者主負侯及取矢之事。於天子射鳥氏也。周禮射鳥氏職云。射則取矢。矢在侯高。則以并挾取之。是其徵矣。諸侯蓋以席人在官者爲之。三侯各一人。注以爲卽獲者。非。胡氏肇昕曰。服不氏職。有射。則贊張侯以旌。居乏而待獲之文。而射鳥氏僅云射則取矢。不足爲此經之證。當以注說爲是。云析羽爲旌者。周禮司常文。敖氏曰。旌。謂翮旌。鄉射記曰。君國中射。以翮旌獲。盛氏曰。凡獲者所持皆謂之旌。司常職曰。凡射供獲旌。是也。三侯之旌各不同。大侯之旌。以析羽爲之。鄉射記云。于郊。則以旌獲。是也。參侯于侯之旌。以雜帛爲之。鄉射記曰。旌各以其物。是也。其旌杠之長短亦異。約鄉射記言之。鄉侯上綱去地丈九尺二寸。而旌杠長三仞。依鄭說七尺曰仞。則旌蓋出侯尺八寸矣。由斯而推。于侯與鄉侯同。參侯去地三丈二尺五寸少半寸。其旌當長三丈四尺三寸少半寸。爲五仞而弱也。大侯去地四丈八尺五寸少半寸。其旌當長五丈三寸少半寸。爲七仞而強也。旌必出于侯尺八寸者。欲射者見而識之。且以爲別也。敖以旌爲翮旌。固非。鄭統以析羽釋之。而不知其別。於經豈盡得哉。褚氏寅亮曰。命時立位宜在西階前南北之中。大射在郊學。

中以閭。獲以旌。敖氏欲與注異。而并違經。墳案義疏云。鄉射。命張侯。遂命倚旌。此上經未聞有倚旌之命。下經言適侯執旌。則旌固在侯上。經不言命倚旌。文省耳。又三耦不言袒決遂。可知也。負侯者皆適侯。執旌負侯而俟。司射適次。作上耦射。作、使「疏」正義曰。敖氏曰。東面作之。盛氏曰。鄉射射位在西。故作上耦。亦當上下射之間而作之也。司射反位。上耦出次。西面揖進。上射在左。並行。當階北面揖。及階揖。上射先升三等。下射從之中等。上射在左。便射位也。張氏爾岐曰。發位並行。及升。上射在北。上射本在下射之左。大射三耦。西面北上。立時上射在右。及發位並行。則上射轉居左。必居左者。以便其就右物也。下射在右。就左物亦便。褚氏寅亮曰。鄉射耦東行。上射在左。則居北。此耦西行。上射在左。則居南。及階。則上射升堂少左。下射升。上射揖。並行。併也。皆當其物北面揖。及物揖。皆左足履物。還視侯中。合足而俟。親侯中。各視其侯之中。大夫耦則視參中。士耦則視干中。干中十尺。〔疏〕正義曰。校勘記曰。還視侯中。視、通解誤作侯。參中十四尺。士耦則視干中。干中十尺。〔疏〕注則視參中。視、誤作射。○敖氏曰。侯中。干侯之中也。盛氏曰。三耦皆士。皆當射干。敖說是。司馬正適次。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升自西階。適下物。立于物間。左執弣。右執簫。南揚弓。命去侯。司馬正。政官之屬。簫、弓末。揚弓者。執下末。揚猶舉也。適下物。由〔疏〕正義曰。命去侯。上射後東過也。命去侯者。將射當獲也。鄉射禮曰。西南面立于物間。〔疏〕校勘記曰。侯、石經補缺。閭、監、葛本。俱誤作侯。案提要云。監本沿唐石經之誤。今石經已缺。後人所補不足憑。侯得舊本考之。注云司馬正政官之屬者。賈疏云。案天子有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此雖諸侯禮。亦應有小司馬號為司馬正也。敖氏曰。司馬正與司馬師。乃射時所立之官。如司射之類也。盛氏曰。周禮序官云。政官之屬。大司馬卿一人。小司馬中大夫二人。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諸侯司馬卿。小司馬下大夫各一人。軍司馬蓋上士二人矣。此云司馬正。即軍司馬之長也。上云司馬師。即其佐也。司射以射人為之。則司馬二人皆以士為之。亦其宜也。知非司馬及小司馬者。以三卿五大夫之位皆在堂。不在下故也。司馬正袒而決遂。且挾弓。大射禮重也。鄉射禮云。司射適堂西。



不決遂。祖執弓。方氏苞曰。周官。一曰正。掌官法以治要。二曰師。掌官成以治。凡謂六官之正與貳也。此經司馬正與司馬師。敖氏以爲射時所立之官。經旨始明。注義亦可通。周官。大司馬教振旅。辨鼓鐸錙鐃之用。伍長與二十五人之長。皆得假以司馬兩司馬之名。則因射而立監。得假以正與師之名明矣。知非司馬之卿與貳者。卿貳席位在堂上。此正與師。射時與司馬聯事。而終獻獲者。則非卿貳決矣。周官軍司馬下大夫四人。與司馬上士八人。行司馬中士十有六人。侯國爵制雖降。員數雖減。而職司必具。司馬正宜取諸軍司馬。司馬師宜取諸與司馬。行司馬。釋官曰。案諸侯五大夫有小司馬。疏謂號爲司馬正。非也。此司馬正司馬師。射時所使監射事者。正與師皆臨事設立之名。非其官之本號。諸侯小司馬。卿貳之官。席位在堂上。即經云小卿賓西東上者是。此正與師。射時與司馬聯事。又主獻服不。不以卿貳爲之。周禮小司馬下。有軍司馬與司馬行司馬。左傳晉有中軍司馬。上軍司馬。國語又有元司馬。與司馬。然則諸侯亦當有軍司馬與司馬之官。以士爲之。正與師。蓋取諸此也。又案鄉射以司正爲司馬。止一人。此篇別有司馬之官。不以司正爲之。又正與師各一人。與鄉射異也。云適下物。由上射後東過也者。敖氏曰。適下物。由上射後而少南行也。此行而立於物間。乃云適下物者。下言司馬正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故於此惟據下物而言。負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

聲止。宮爲君。商爲臣。其聲和。相生也。鄉。疏。正義曰。敖氏曰。宮商皆謂諸聲也。宮大商小。趨直西。至乏南。射禮曰。獲者執旌許諾。古文聲爲聲。乃折而北。不自侯西北行者。不敢由便也。古人步趨有法。雖賤

者猶謹之而不苟如此。則其上者可知矣。先宮後商乃止。亦有漸也。注云宮爲君。商爲臣者。樂記文。引鄉射禮者。證與此不同之意。古文聲爲聲者。胡氏承琪曰。古文聲爲聲者。字之誤。授獲者退立于西

方獲者與共而侯。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相代而獲。參侯千侯。徒負侯居乏。不相代。鄉射禮。疏。正義曰。注云大侯服不氏負侯。徒一人。居乏。相代而獲。參侯千侯。徒負侯居乏。不相代者。張氏爾岐曰。授獲者。謂以旌授代已而獲之人。指大侯也。餘二侯則負侯。獲者本一人。但僂旌而侯。如鄉射所云也。釋官曰。案鄉射止一侯。

負侯獲者以一人爲之。大射三侯。大侯則服不負侯。其徒代負參侯千侯。則負侯獲者亦一人。與大侯異也。敖氏曰。授獲者以旌也。或曰。者下當有旌字。蓋文脫耳。授旌而退。三侯者皆然。則其負侯居乏者之相代亦宜同也。退立于西方。各當其乏之西與。獲者既僂旌於地乃與。盛氏曰。獲者。大侯服不也。周禮服不氏職云。射則以旌居乏而待獲。諸侯其以庶人在官者爲之與。參侯千侯。則其徒二人也。孟子云。庶人在官者。其祿以是爲差。則其尊卑亦微有辨矣。

貢侯者各以其旌授獲者而退。事畢也。立于西方。蓋在土南。東面南上與。知在土南者。不敢與土序也。東面。異於士旅食者也。南上。統於侯也。以貢大侯者爲上。貢侯者在西方。獲者在左。不相侵也。舊說貢侯居乏相代。恐未然。鄉射以獲者兼貢侯。臣禮者也。云古文獲皆作護非也者。胡氏承瑛曰。古文獲作護者。聲之誤。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

說決拾襲反位。拾、遂也。鄉射禮曰。司馬正出于下射之南。還其後。降自西階。遂適次。釋弓。夫立于三耦之南。諸公卿繼三耦以南。俱次外之位。三耦最北。其南諸公卿。其南大夫也。又言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明從次外而入。若先在次中。則經不言于次中矣。又經於三耦之拾取矢而退也。曰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于

諸公卿之卒射也。文亦同。益可決次自次而位自位矣。數氏以三耦及公卿大夫士俱於次中有所立之位。不知設次止以隱蔽祖鬯。且以委弓矢楅等。豈有位乎。自此一誤。凡遇射者於入次出次之節。無不誤矣。司馬正交於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馬退反位。射獲。矢中。司馬正交於階前相左。由堂下西階之東。北面視上射命曰毋射獲。毋獵獲。上射揖。司馬退反位。射獲。矢中。

乏也。從〔疏〕正義曰。交于階前。校勘記曰。于。陳、閻、監、葛、俱。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旁爲獵。〔疏〕誤作與。○張氏爾岐曰。司馬位在所設中之西南東面。乃射。上射既發。挾矢而后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更也。獲者坐而獲。坐言獲。〔疏〕正義曰。謂射者中。則獲者坐而言獲也。數氏曰。此指在干侯之

共立自如。不唱獲不坐也。數云亦坐。非。舉旌以宮。偃旌以商。等言獲。〔疏〕正義曰。注等言獲也。校勘記曰。等。獲而未釋獲。言獲。未釋算。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右挾之。右〔疏〕正義曰。郝氏曰。卒射。右挾之。謂矢發盡。左

古文釋爲舍。卒射右挾之。北面揖。揖如升射。右挾之。右〔疏〕正義曰。郝氏曰。卒射。右挾之。謂矢發盡。左。異於鄉射也。方氏苞曰。鄉射皆執弓不挾。而此右挾。擇士以祭。儀彌謹也。上射降三等。下射少右從之。中等並行。上射于左。與升射者相左。交

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脫決拾。襲反位。上射于左。由下射階上少右。乃〔疏〕正義曰。校勘記曰。上射降二等。降待之。言襲者。凡射皆袒。〔疏〕二。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敫。

俱作三。是也。石經考文提要曰。疏明釋三等及下文中等之義。上射于左。于。陳、闕、監、葛、俱誤作與。○敫氏曰。位。次中之位也。亦西面北上。下凡言三耦之位。皆放此。盛氏曰。案上經云。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出次。則三耦位在次中明矣。郝氏云。反次北西面北上之位。非。吳氏延華曰。三耦卒射。亦如之。司射去扑。倚于階西。必少右者。爲進行計耳。既進行。則亦並降可知。何降而待之之有。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反。搢扑反位。〔疏〕正義曰。敫氏曰。去扑者。與尊者言。不敢佩利器也。者。公尊也。鄉射賓揖司馬乃降。搢扑反位。此不搢者。君非賓比也。

右三耦射

司馬正袒決遂執弓。右挾之出。與司射交于階前相左。〔疏〕正義曰。注云。祖時亦適次者。氏曰。不言司馬正適次者。以下言出則適次可知。亦以上有成禮。故於此省文也。升自西階。自右物之後。立于物閒。西南面揖弓。命取矢。〔疏〕正義曰。揖弓。揖。楊氏作挾。注同。注推之之誤作也。負侯許諾如初去侯。皆執旌以負其侯而俟。〔疏〕正義曰。敫氏即獲者也。如初去侯。謂許諾以宮商。至乏聲止也。惟去未異耳。三耦所射。于侯而已。而三侯之負侯者皆執旌以往者。卑統於尊。且矢亦或有遠近故也。張氏爾岐曰。負侯許諾如初去侯。如去侯時之諾以宮又諾以商也。盛氏曰。此負侯即立於西方者。云如初去侯。則諸聲起於乏。自西方至乏不諾也。如初之下復云去侯者。以別於初負侯之時不諾也。云皆執旌。則獲者又以旌授之矣。褚氏寅亮曰。每侯負侯者獲者固各有一人矣。然獲者常居於乏。負侯者則去侯而之乏。自乏而趨侯。各司其事。似未可謂之代。前經云授獲者退立于西方。獲者與。共而俟。此不相代之明證。又注謂參于無代。以服不官止一人耳。然亦可使徒爲之。似三侯皆有二人之說爲長。如初。言其聲之宮商同耳。其實則以宮趙直南。至乏西。又諾以商。朱氏大韶曰。案經言如初。皆事在上。如初在下。如敫氏。則當云去侯如初。今案去侯二字似衍。下第二次射云。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命取矢。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蓋未射。則負侯者

執旌其侯而俟。將射。則去侯取矢。又執旌以貢侯。三番射皆然。上文司馬命去侯。貢侯皆許諾。以宮趨直西。及乏南。又諾以商。至乏聲止。授獲者。退立于西方。此既射司馬命取矢。貢侯者從乏西進而貢侯以俟。不得云去侯。故疑爲。司馬正降自西階北面命設楅。此出於下射之南。〔疏〕正義曰。鄉射禮曰。司馬出於左物之南。還其面。於所設楅之南。郝氏曰。設楅中庭南。與洗齊。故司馬正北面立其南。使設者止。勿過南也。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西以弓爲畢。畢。所以教助執事者。鄉射記曰。乃設楅于中庭。南當洗。〔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東面。面。通解誤作南。注鄉射記曰。浦鑑云。禮誤記。乃設楅。泉誤作幅。○散東肆。〔疏〕氏曰。司馬正東面立于所設楅之西也。此楅亦南面坐設之。郝氏曰。小臣師設楅。司馬正又轉西東面立。使設者勿偏西也。注云。畢所以指畫處置之器。以木爲之。其長三尺。此以弓指畫設楅之處。象畢之用。故曰以弓爲畢云。凡以畢指教者。皆立於所設器之側。郝氏云。畢。竹簡。笏類。形如畢星。卽今如意。執以正物曰畢。與彈通。止也。臣當君前。不敢指攜。故以當笏止其處。張氏爾岐曰。以弓爲畢。謂以弓指授。如載鼎之用畢然。胡氏肇明曰。特牲饋食禮。宗人執畢先入。注。畢狀如叉。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禮記雜記曰。畢用桑。長三尺。注。畢所以助主人於載者。是畢長三尺。狀如叉。有似於弓。畢又所以助主人於載者。故以弓爲畢。指授執事者。如載鼎之用畢然。此鄭氏注意也。司馬正以弓爲畢者。指示小臣師以設楅之處。畢有止義。郝氏謂執以正物曰畢。其說亦通。章氏協夢曰。鄉射不言以弓爲畢。此君禮。威儀盛。彼臣禮。可略也。引鄉射禮者。張氏曰。證此設楅之處也。既設楅。司馬正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小臣坐委矢于楅。北括。司馬師坐乘之。卒。乘。四。〔疏〕正義曰。卒字數之。〔疏〕今本脫。校勘記曰。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俱有卒字。○盛氏曰。鄉射禮曰。司馬襲進。當楅南。北面坐。左右撫矢而乘之。此文省耳。釋官曰。此當云小臣師坐委矢于楅。疑經脫師字。上云小臣師設楅。則委矢于楅者。亦小臣師可知。鄉射禮曰。命弟子設楅。乃設楅于中庭。又曰。弟子取矢。北面坐委于楅。北括。乃退。然則設楅與委矢卽一人爲之明矣。以經文考之。此篇射時凡設楅委矢設中退楅之事。皆小臣師主之。而小臣正則惟公射時贊祖贊襲。及飲公時辭賓下拜而已。蓋小臣正位在君之左右。掌正君之服位。出入君之大命。故凡請命贊公釋拜之事。皆正掌之。而設楅委矢之事以使小臣師也。後言小臣委矢者皆當有師字。亦沿此而脫耳。若矢不備。則司馬

正又袒執弓升命取矢如初曰取矢不索乃復求矢加于楅卒司馬正進坐左右撫之與反位左右撫皆北面〔疏〕正義曰：敷氏曰：又袒執弓不言決遂右挾之可知也。司馬師既乘矢其備若否皆以告于正。若盛氏曰：司馬師既乘之矣司馬復進而撫之慎其事也。

右三耦射後取矢射禮第一番竟

司射適西階西倚扑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倚扑者將即君前不敢佩利器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其北方射時者有命耦有三耦取矢于楅有三耦再射釋獲有公與賓射有卿大夫士皆射凡五節其在射以後者有取矢有數獲有飲不勝者有獻服不隸僕巾車獲者有獻釋獲者亦五節射之二番也注云升堂者欲諸公卿大夫爲耦聞也者敷氏曰請射乃升者以其後有告耦等事宜在上爲之故也東面亦與他儀異下經云司正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公許遂適西階上命賓御于公諸公卿則以耦告于上大夫則降卽位而後告告諸公卿於堂上尊之也〔疏〕正義曰：卽位而後告校勘記曰後唐石經徐、陳公卿自爲耦也以耦告亦如命三耦之辭大夫則降卽位而後告見其貶於諸公卿也下文所云是其事已若卿與大夫爲耦則其告亦當有上下之別諸公卿大夫爲耦亦各以其次爲之郝氏曰命賓御于公以公命命也司射自西階上北面告于大夫曰請降司射先降搢扑反位大夫從之降適次立于三耦之南西面北上適次由次前而北西面立〔疏〕正義曰：敷氏云於此云北面則是命賓及告諸公卿皆擯其位也三耦士也而在大夫之耦在大夫之上以射之先後爲次也三耦先射次及大夫敷氏謂尊之非公卿之降宜立於大夫之南以射又後於大夫也謂在三耦之南大夫之北亦非注云適次由次前而北西面立者賈疏云上云司射等適次謂入次中此適

次者。大夫降自西階東行。適次所過。向堂東西面立。因過次爲適次。非入次也。敖氏曰。適次。亦謂進而至於次也。盛氏曰。是時三耦位在次中之北。大夫適次。亦謂入於次也。注疏說誤。魚氏以怨曰。以經文證之。納射器節云。連衆弓矢楅。皆適次而俟。有司亦在次內。則一次之所容。不爲小矣。於是一切祖決遂執弓者。及釋弓矢脫決拾麇者。皆入次中隱處爲之。故曰。次之設。猶之更衣處也。若合諸公卿大夫士蓋改其位於次中。恐不足以容焉。凡禮之改。必有所爲。位於次外。整齊畫一。恐無失礙。而必次中之更變者。其意云何。敖之臆說。恐不足據也。胡氏肇昕曰。以上文證之。遂比三耦。三耦俟于次者。西面北上。是未比之先。比耦之時。皆在次外。又云遂命三耦取弓矢于次。是取弓矢在次中也。至司射作射。射者方出次。故又云司射適次。作上耦射。司射反位。上耦出次。經文節次分明。敖氏盡改鄭說。而盛氏從之。非是。此時大夫立于三耦之南。爲未比之先。下文司射命之。而遂比衆耦。皆在次外也。

司射東面于大夫之西北耦。大夫與大夫命上射曰。某御于子。命下射曰。子與某子射。卒遂比衆耦。

衆耦。〔疏〕正義曰。于大夫之西北耦。校勘記曰。北。釋文。唐石經。徐本。俱作比。通解。楊。敖。俱作北。許宗士也。〔疏〕彥云。比。誤也。下云耦大夫與大夫。有與大夫三字。則句首不必有比字可知。又司射居大夫之西北。不正向大夫者。大夫尊也。○敖氏曰。司射東面。亦在次中。不言適次者。可知也。盛氏曰。司射東面向大夫也。大夫之西北。蓋與諸公卿之虛位。必於此者。命當自上下也。合耦曰耦。耦大夫與大夫者。謂大夫與大夫射。司射命之。以定其耦也。其命之之辭。如下文所云。案大夫之西北。盛氏謂當諸公卿之虛位。說本上文。敖氏非也。司射於大夫。其位已降。無自居公卿之位之理。許氏謂不正向大夫者。大夫尊也。其說近是。韋氏協夢曰。士之爲大夫耦者。宜於命大夫後卽命之。其辭亦當曰。子與某子射。注云衆耦士也者。敖氏亦曰。士耦。衆耦立於大夫之南。西面北上。也。士與大夫爲耦者亦存焉。盛氏曰。是時司射少南東面。於衆耦之西北比之。衆耦立於大夫之南。西面北上。

若有士與大夫爲耦。則以大夫之耦爲上。爲上。居羣。〔疏〕正義曰。敖氏曰。立于大夫之南。則在次可知。故著其爲上者。意與鄉射同。大夫之耦。雖爲上射。猶立于大夫之後者。射事未至。明其不並立也。及將射。乃轉居右而並立云。郝氏曰。大國諸侯臣。一孤。三卿。五大夫。三耦自有餘。而時或有與有不與。故大夫不足。則以士比之。盛氏曰。經云若有者。亦兼次國以下無諸公而言。無諸公。則有大夫與卿爲耦者。有士與大夫爲耦者。以一大夫爲賓故也。大夫之耦。惟一人耳。鄉射禮云。大夫雖衆。皆與士爲耦。與此異。吳氏廷華或云鄉射大夫爲尊。故與士耦爲



下射。以明其禮。若此經士與大夫爲耦。不過上館大夫耦大夫之外。有無耦之大夫。則下與士耦。非於大夫中擇其尊者使與士耦也。蓋此大夫不居尊東。而居賓西衆賓之位。則與違不同。自應以大夫爲上射。士爲下射。其說亦是。但下拾取矢。明言士東而大夫西面。則大夫爲下射矣。命大夫之耦曰。子與某子射。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士雖爲上射。其〔疏〕曰。正義云。士雖爲上射。其辭猶尊大夫者。指告于大夫曰。某御于子而言。某謂士也。子命衆耦如命三耦之辭。諸公卿

猶未降。言未降者。見〔疏〕正義曰。敎氏曰。諸公卿尊。宜事至乃降也。此時之降者。爲其志在射。〔疏〕比耦也。鄉者既以耦告公卿于上。則耦定矣。故可以未降。

右將射命耦

遂命三耦各與其耦拾取矢。皆袒決遂。執弓右挾之。此命入次之事也。司射既命而反位。不〔疏〕正義曰。敎氏曰。司射既于次中東面以次命之。即反西方之位。不言者。亦以其可知也。司射於取矢者。惟命之。而不復作之者。以其取矢亦發于次中。與鄉射異。盛氏曰。三耦在次矣。注云。此命入次之事。非。鄉射比耦。位在堂西。射位在司馬之西南。故司射於取矢者。既於堂西命之。又於司馬之西南作之。大射惟有次中位。故司射命取矢訖。即及中西南之位。而使小射正作之也。以下經證之。此處蓋有闕文。方氏苞曰。鄉射命三耦拾取矢後。司射反位。此經無之。注疏推說。義皆無據。蓋未詳釋上下經文而考其義也。大射三耦衆耦位皆在次。大夫立於三耦之南。司射東面。於大夫之西以命衆耦。一人取矢未畢。司射不得反庭中之位。及衆耦皆還反次中以俟射。則司射作之以升。遂適阼階下請釋獲于公。備命射事。直至命上射不貫不釋之後。然後退反庭中之位。中間實無反位之事。安得有此文哉。鄉射始命三耦取矢。司射即反位者。司馬之位。在司射之南。三耦之位。在司馬之西南。衆耦繼三耦而立。司射適堂西比衆耦。命三耦取矢後。必反其庭中之位。乃可作三耦。衆耦取矢于楅。而次第作之以升其所立之位。命事之壇。絕不相同。而欲以彼例此。宜乎皆不得其義也。案義疏云。三耦既比矣。何待司射命之而後入次。又下經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則此亦當有小射正作之文脫耳。一耦出西面揖。當楅北面揖。及楅揖。三耦同入次。其出也。一上射出西面立。司〔疏〕正義曰。射作之。乃揖行也。當楅。楅正南之東西。司〔疏〕校勘記曰。

注一上射出。徐本重一字。通解不重。○章氏協夢曰。此出次取矢于楅之儀也。盧氏文弼曰。上射二字。必傳寫之譌。細玩注意。以入次則三耦同。而出次則一耦先出耳。舊皆以爲鄭誤。鄭不應若是。上射東面。下射西面。上射揖進。坐橫弓。卻手自弓下取一個。兼諸附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卻手自弓下取矢者。以左手在弓表。右手從裏。取之便也。兼。并也。并矢於射。當順羽。既又當執弦。順羽者。手放而下。〔疏〕曰。正義備不整理也。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而反東面也。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古文且爲阻。〔疏〕曰。正義校勘記曰。注右手。右誤作有。并矢于附。附誤作附。○章氏協夢曰。楅南面。上射東面。下射西面。則上射在楅之右。下射在楅之左也。注云左還反其位。毋周。右還而反東面也。君在阼。還周。則下射將背之者。故氏曰。既順羽則鉤弦而左還也。自西面而東面。者皆左還。則謂之周。此先左還而後右還。是毋周也。必毋周者。以相變爲容。盛氏曰。鄉射未還而順羽。故云順羽且與。此則既與而順羽。故云順羽且左還。其節亦小變也。毋周。威儀多也。注說似迂。○褚氏寅亮曰。上射本東面。下射本西面。惟還時稍背至本位。則各如初。故云反面。且見毋周之義也。鄉射左還而周。故直云東面揖。吳氏廷華曰。楅在中庭。君在堂上。爲中庭之東北。上射左還由南而西之頃。其身已西南向。爲背君。若下射西面左還。西面由西而北之頃。原未嘗背君。至若還由東面而南。由南而西之頃。則西南向。背君。是惟上射不可左還。而不可周。下射則不但當周。且不當右還也。乃經上下射俱背右還毋周。則背君之說非矣。宗義疏云。進坐橫弓時。皆北面與。則上射已東面矣。不因而遂揖。又左還毋周而後東面者。以順羽故。因而爲之儀也。始取矢時。鄉在右手。則羽逆。轉括之一端於右手。而以鄉向外。乃順矣。毋周。變於鄉射之周者也。君在堂上。取矢者在堂下。固無背之之嫌。且司馬師亦時有南面者。不嫌也。注言不背君。亦禮義耳。云古文且爲阻者。胡氏承琪曰。案且本古文阻字。惠氏棟曰。古鍾鼎文。祖皆作且。如祖乙酉盃和鍾文。王命禽鼎師毀敦皆然。承琪案。孟祖辛彝作且。蓋祖丁甫作且。二文尤與今且字相合。至小篆始从示作祖。尙書黎民阻軌。今文作祖軌。孟康曰。古文書阻。蓋尙書本作且。故今文家作祖。古文家作阻。此儀禮古文。與尙書古文同。鄭以當文易曉。故從今文。下射進。坐橫弓。覆手自弓上取一個。兼諸附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橫弓。亦南略弓也。人東西鄉。以左手在弓裏。右手從〔疏〕正義曰。反面。自東面而反西面。章氏協夢曰。故氏橫弓之說。詳見鄉射禮。此注謂人東西鄉。取之便也。〔疏〕鄉。以南北爲橫。若橫弓之時東西鄉。則上射左還南面。折而右還乃北面。下射左還北面。折

而右還乃南面。烏得相繼而揖乎。案義疏曰。橫弓時。上射下射皆北面。以楅上之矢。既拾取矢。相之。相齊等之。擲南。必北面乃可取也。既取。乃東西擲耳。人北面。則弓以東西爲橫矣。注說非也。既拾取矢。相之。相齊等之。古文相作〔疏〕。正義曰。相。徐、陳、唐石經本。俱作相。○郝氏曰。相。叩也。扣四矢使齊也。張氏爾岐曰。相。疑當作魁。〔疏〕。相。孟子注。把猶叩也。叩。有取齊之義。若相則門。胡氏承珙曰。相與相同。說文無相字。祇當作相。孟子注。淮南修務訓。相。字仍作相。高注云。相。叩也。下文相復之。相亦當訓叩。叩。擊也。謂矢擊侯不中。激而還射也。魁與相一聲之轉。古文同聲假借。鄭所不從。胡氏華昕曰。說文。相。門。亦假借字。本字當作相。說文。梲。櫚木薪也。梲。梲木未析也。一切經音義四。引通俗文曰。合薪曰梲。又十二。引纂文曰。未判爲梲。爾雅釋木。梲。梲木薪也。郭注云。未詳。考爾雅之梲。即說文之梲。梲。梲爲合薪之義。此注云齊等之者。謂合四矢使齊等之。與合薪同義。梲。梲聲相近。古通用梲字。或譌作梲。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內還者。上射左。下射右。不或譌作梲。張氏正。梲爲梲。是也。而盛氏反譌之。非矣。兼挾乘矢。皆內還南面揖。皆右還。亦以君在阼。嫌下射。故左還而背之也。上以陽爲內。〔疏〕。正義曰。散氏曰。亦揖。乃皆內還。經文不具也。上射左還。下射右還。皆向內。下以陰爲內。因其宜可也。〔疏〕。故總以內言之。皆內還者。由便也。盛氏曰。內還者。先以身向堂而還也。上射東面。左還則向堂。下射西面。右還則向堂。必皆內還者。取其相向。且威儀之法。不敢由便也。注說似迂。散氏由便之說尤非。凡散氏所解左旋右還。皆與注疏相反。不可從。方氏苞曰。觀此南面揖。則司射卒射北面揖之義益顯著矣。司射在堂。君在阼階。雖不正對君。而揖則君見之。故不可以南面。君在阼階。上射耦在庭中。雖南向而揖。君不見其面。又揖後始適楅南。則出次時在楅北。進而及楅。面必南。故因之南面而揖也。吳氏廷華曰。此亦上注意。姑卽其說論之。下射左還。則由西面將南未南之頃。向西南而背東北。固爲背君矣。若上射左還。由東面而北面而西面而南面。其將南未南之頃。何嘗不向西南而背東北邪。且下射西面。初何向君之有。適楅南。皆左還北面揖。揖三挾一个。楅南。擲當揖以耦左還。上射于左。以猶與也。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耦也。〔疏〕。正義曰。注以猶與也。言以者耦之事成於此。意相耦也。見其相與爲耦也。相與爲耦。有相親之意。相人耦。猶言相親也。云上射少北乃東面者。賈疏云。次在楅東南。北面揖時。已在次西。故知上射少北乃東面。得東當次也。散氏曰。以。如以賓射之以。謂上射以其耦左還也。此左還。上射先而下射後。故書以。盛氏曰。上射自楅西。下射自楅東。皆南行適楅南。上射在右。至是將轉南居左。故云以耦左還。能左右之曰以。言易

位之事。上射實主之也。鄉射記云皆左還。不云以耦者。上射仍在右。不須易位也。鄉射射位在西。故其反位也。上射于右爲便。大射次在東。故其反位也。上射于左爲便。蓋西行者以左爲右。東行者以右爲左也。散云于左當作于右。非。吳氏廷華曰。此轉而東行反次也。初上射在西南面。以西爲右。此當東行。東行以南爲右。上文三耦立于次北上。此時下射讓上射於北。東行以左爲左。又注所謂上射轉居左。便其反位者。蓋次中之位北上。東行以左爲左。上射位在此。今東行居左。與北上之位相當。故曰便也。賈又以次北西面言之。謂居左便於右還西面。何弗思之甚耶。又注所謂上射少北乃東面者。蓋上下射向南並行。上射在西。爲右。下射在東。爲左。折而東面。則右在南。左在北。不便於反位。故必轉而居左。居左便矣。而又必少北者。蓋將東折時。下射尙在左。若即東面。則下射仍在北。故必下射少南行。上射乃東至下射行處稍立。俟下射既南。然後並轉而東。乃得上射在北。下射在南。所謂少北者。蓋待下射南行之頃言之耳。褚氏寅亮曰。上射位在北。下射位在南。兩禮同也。但鄉射位在樞西。從樞向西。則北爲右。故云上射于右。大射次在樞東。從樞向東。則北爲左。故云上射于左。散氏乃改左字爲右字。謂與鄉射同。亦昧於東西之別矣。義疏曰。左字是也。鄉射上射于右。此于左者。鄉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還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射之耦位于右。乃當其位。此則在東。于左。乃當其位也。退者與進者相左。相揖還退。釋弓矢于次。說決拾襲反位〔疏〕正義曰。相揖還退。校勘記曰。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俱無還字。○相左。謂退者由進者之大射之初。則取矢於次而不拾。再射三射。皆取矢於樞。退釋弓矢反位何也。有司教射。則宜使久立待事。以固其筋骸。將祭而擇士。則宜休其神氣。使盡志於當射之時也。鄉射之終。賓主人大夫獨釋弓矢反位。待事至。旋取以升。大射至再。諸公卿皆取矢於次中。三射雖取矢於樞。與大夫同。而隨升就席。則釋弓矢。臨事而後取。以優尊者明矣。於尊者優。則於衆耦爲休其神氣。而使盡志於射益明矣。案義疏曰。退者東行。以左爲左。進者西行。以南爲左。此進退相左。是進者在北。退者在南也。意次中迫狹。出者一途。入者亦爲一途。上耦所出之途。次耦即經之以出而已。其退者反位。又爲一途。故次耦進者。得在上耦退者之北也。三耦拾取矢亦如之。後者遂取誘射之矢。兼乘矢而取之。以授有司于次中。皆襲反位。有司納射器。因〔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北上之位。三耦反位。反次北西面。

右三耦拾取矢於楅

司射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去命侯。負侯許諾如初。司馬降釋弓反位。〔疏〕正義曰。司射作揖。經、徐、陳、通解、楊氏、敖氏、俱作射。○司射作射如初。敖氏曰。如初。亦適次作上耦射也。其異者。三耦於既作。乃袒決遂取弓矢也。司射既作即反位。不俟之。一耦揖升如初。盛氏曰。謂自出次至合足而俟之。儀皆如初射也。司馬命去侯。負侯許諾如初。敖氏曰。司馬。司馬正也。盛氏曰。如初。謂自司馬正適次。至負侯者退立於西方。皆如初命去侯之儀也。是時獲者亦與共而俟。釋官曰。此司馬亦司馬正。自後凡單言司馬者皆是。與上宰夫戒宰及司馬。皆司馬命量人量侯道者別。據經文。則射時命去侯。命負侯。命取矢。命設楅。撫矢。獻服不。命退楅解綱者。司馬正也。命負侯乘矢。獻赫僕人巾車參侯干侯之獲者。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者。司馬師也。司馬正。經亦稱司馬。亦稱正。司射猶挾一个去扑與司馬交于階前。適阼階下北面。請釋獲于公。〔疏〕正義曰。注案以知之矣。校勘記曰。誘射。恒執弓挾矢以掌射。事備尚未知。當教之也。今三耦卒射。衆以〔疏〕正義曰。注案以知之矣。校勘記曰。公許反措扑。遂命釋獲者設中以知之矣。猶挾之者。君子不必也。〔疏〕正義曰。徐本通解以上俱有足字。公許反措扑。遂命釋獲者設中以弓爲畢。北面。射禮曰。設中。南當楅。西當西序。〔疏〕正義曰。敖氏曰。太史前立於所設中之西。於是司射當之西以示其處。郝氏曰。北面。示設中者不得過南也。盛氏曰。北面於所設中之南。示設中者以南北節也。擲射禮曰。北面立于所設中之東。北面命釋獲者。此命釋獲者亦北面。不西面立者。以大史既立于所設中之西東面。則設中東西之節可見矣。不須。大史釋獲。〔疏〕正義曰。敖氏曰。言此者。明小臣師執中先首坐設之東面退。大史實八算于中。橫委其餘于中西。與共而俟。先猶前也。命太史。而小臣師設之。國君官多也。小臣。〔疏〕正義曰。此不言大史受算。則是太史自執算矣。實算則坐。故於後言與。是時大史位於中西。小史之位。亦宜近之。注云先猶前也者。張氏爾岐曰。中形爲伏獸。竅其背。以置獲簍。執之則前其首。設之則東其面。面首一也。盛氏曰。首。據

中言也。面、據設中者言也。執之先首。設之東面。則中之東西設而其在東也明矣。云命大史而小臣師設之。國君官多也者。方氏苞曰。鄉射一人執算以從。而大射無之何也。事輕人微。鄉射獲者自執中。尚有執算以從者。太史釋獲。小臣師執中。則別有一人執算不待言。故文略耳。云小臣師退反東堂下位者。釋官云。篇首惟言小臣師從者在東堂下。不著小臣師者。以小臣師納諸公卿大夫故也。但小臣師無事時。其位亦在此。燕禮云。小臣師一人在東堂下。此篇云小臣師在東堂下。互見也。司射西面命曰中離維綱。揚觸柎復公則釋獲。衆則不與。離猶過也。獵也。侯引鄉射禮。證算亦南末也。舌之角者爲維。或曰維當爲絹。絹、綱耳。揚觸者。爲矢中他物。揚而觸侯也。柎復。〔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躬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復、反也。公則釋獲。優君也。衆當中鵠而著。古文柎作魁。〔疏〕舌之角。校勘記曰。注躬亦於中東。注云離猶過也。獵也。侯有上下綱。其邪制躬舌之角者爲維。或曰維當爲絹。絹、綱耳者。朱子曰。綱耳。即籠綱。以布爲之。梓人謂之綱。而此謂之絹。字雖異而音則同。敖氏曰。離、麗也。中而離于維綱。言其去鵠遠也。或曰維謂躬與舌也。躬舌所以維持。未知是否。案注之絹字。恐是綱字之誤。梓人云。綱寸焉。郝氏曰。侯舌曰維。繫侯繩曰綱。盛氏曰。維當以敖氏所引或說爲正。歷于維。去鵠猶近。麗于綱。則尤遠矣。維與綱。侯之上下皆有之。而大侯參侯則惟見其上耳。校勘記曰。敖謂注絹字是綱字之誤。是也。釋文於周禮綱字。不云與綱同。於此絹字。復不云與綱同。而音則無異。又此疏引周禮處。單疏本皆作綱。至述注。則仍作綱。似綱與絹爲二物者。皆足以滋後人之疑。不可以不辨。胡氏承珙曰。鄭司農注梓人云。綱讀爲竹中皮之綱。說文糸部云。綱、持綱紐也。从糸。貝聲。周禮曰。綱寸。是此字以綱爲正。此注綱當爲絹。應本作綱。不作絹。然周禮釋文。綱、于贊反。或尤紛反。劉、侯犬反。或古犬反。侯犬古犬二反。皆肩聲。是劉昌宗所見本。綱字必已有作絹者矣。鄭注儀禮。破維爲綱。云或曰者。猶疑不能定之辭。蓋維與綱皆用繩爲之者。說文。綱、網絃也。絃者網之大綱。名綱。故持綱之大綱亦名綱。說文又云。綱、維綱中繩也。从糸。彌聲。讀若畫。或讀若維。是綱爲大綱。維爲持綱之綱。儀禮之維。蓋所以維持侯者。鄭云。其邪制躬舌之角爲維。疏云。維、持侯者。持侯與持綱微有別。但維之名不見梓人。故又引或說破維爲綱。以綱爲綱耳。綱乃籠綱者。籠綱言貫綱。綱蓋如環。綱貫其中。故周禮注謂之籠綱。儀禮注謂之綱耳。其實一也。賈疏儀禮云。綱以布爲之。籠綱。又云絹綱耳者。以絹爲綱耳。則似謂綱與絹有用布用絹之別。故云。鄭更爲一解。不知鄭引或說者。謂維與綱別。非謂綱與絹別。賈因字或作絹。而有布爲綱爲之說。於經無徵。恐不可從。云



揚觸者。謂矢中他物。揚而觸侯也。相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復。反也者。盛氏曰。相猶款也。扣也。人物出入。多扣觸之。則相有扣觸之義矣。復。如兩星不及地尺而復之復。相復。謂矢扣觸侯而還復也。或曰。相謂矢觸侯之左右。如相之門兩旁也。復。謂矢至侯而還復也。方氏苞曰。相謂植之橫于上者。仰觸于相。下仰而經正鵠也。王氏引之述聞曰。注相復。謂矢至侯不著而還復。注內至字正釋相字。廣雅曰。相。至也。相與相同聲。相之爲至也。疏及釋文皆不之及。蓋未達注意。胡氏肇昕曰。中離維綱。揚觸相復。二句爲四事。中而麗于維。麗而綱。爲二句。揚觸一事。相復一事也。離維綱言中者。維綱皆所以持侯者。離於維綱。雖不中鵠。而中於維持侯者矣。故曰中。揚觸相復。皆至侯而不中者。蓋揚觸。矢著他物。揚而觸於侯。相復。矢射至侯。扣侯不著。激而還復也。古文相亦作魁。則與上文相之義不相遠。合矢而齊等之爲相。然必先扣擊而始可合而齊之。故相又有扣擊之義。此相復之義。正取扣擊也。有此四事。而公則釋獲者。所以優君。異於衆也。張氏惠言曰。注蓋謂矢絹繞於綱。謂中綱也。耳字語辭。梓人繫後於植者。字作絹。非絹也。疏誤以絹爲絹字。謂絹則維也。又以耳爲耳目字。謂以絹爲綱耳。誤甚。惟公所中。中三侯皆獲。值中一侯。〔疏〕正義曰。敷氏曰。此愈優君也。中亦離維綱與揚觸相復者而言。皆獲者。獲。下云獲。互文也。郝氏曰。君射不拘大侯參侯千侯。中皆釋獲。衆射非其侯中不算。盛氏曰。上經云。射者非其侯中之不獲。所以辨其等者嚴矣。此則告以優尊之義。亦爲上得兼下也。胡氏肇昕曰。惟公所中。與惟公所命。惟公所賜。句法正同。中三侯皆獲。正以申明上句。釋獲者命小史。小史命獲者。傳告服不使知。〔疏〕正義曰。春秋列國皆有大史之官。左傳。南史氏聞大史盡死。執簡以往。孔穎達謂南史是佐大史者。當是小史。是諸侯有小史也。周禮大史職曰。凡射事。飾中舍算。執其禮事。大史於射禮主釋算。故經又謂之釋獲者。小史則凡事主佐大史。故傳命服不也。盛氏曰。釋獲者。謂太史也。必以此命傳告獲者。以其唱獲與釋獲聯。司射遂進。由堂下北面視上射命事。故須使其聞之。不親往告者。獲者賤。且方有事。不可暫離中側也。

曰。不貫。不釋。上射揖。司射退反位。貫猶中也。射不中鵠不。〔疏〕正義曰。方氏苞曰。以耦告。則先公卿大夫。而卿。井先君。仍前誘射之義也。不貫不釋。賓。釋獲者坐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與執而俟。執所取。乃射。若與公卿之所同。而於三耦命之。言各有當也。

中則釋獲者每一个釋一算上射于右下射于左若有餘算則反委之委餘算禮實異又取中之八算改實八算于中與執而俟三耦卒射

### 右三耦再射釋獲

賓降取弓矢于堂西不敢與君並俟告取〔疏〕正義曰注云不敢與君並俟告者張氏爾岐曰君待告乃取弓矢祖決遂執弓三挾一个升自西階俟君事畢君事畢賓降祖決遂乃更升若然賓於此不即祖決遂者去射時遠不可即祖也敷氏曰此言降而不言升似有闕文賓降取弓矢以升者明其將侍君射郝氏曰賓與君爲耦君將射賓先自堂上西序東面降立階西東面也盛氏曰賓降謂自其席而降也公爲賓舉族之時賓既就席矣郝云自堂上西序東面降非不言其升者俟於堂西未升也取弓矢之儀詳見下文先言之者與下爲節也諸公卿則適次繼三耦以南言繼三耦明〔疏〕正義曰敷氏曰不言降者可知也郝氏曰初納射器賓弓張氏爾岐曰此適次亦過次前至堂東三耦之南西面立也韋氏協夢曰諸公卿不言降承上賓降之文也蓋賓降諸公卿俱從之降賓適堂西諸公卿則適次非諸賓既取弓矢升然後諸公卿降也公將射則司馬師命負侯皆執其旌以負其侯而俟君尊若〔疏〕正義曰此云皆執其旌則旌之不司馬師反位〔疏〕正義曰郝氏曰侯在西階下東面司馬正之南也隸僕人掃侯道新〔疏〕正義曰隸僕人周禮司隸之屬盛氏曰隸僕人即周事故使之給掃侯道之役諸侯蓋亦以庶人在官者爲之也司隸掌五隸之法屬秋官郝氏乃引以當之誤矣釋官曰此即周禮隸僕之職諸侯當士族食者爲之注云新之者爲君將射也既夕云隸人湮廁則秋官司隸之屬與此異也

司射去扑適阼階下告射于公公許適西階東告于賓告當射也今文曰〔疏〕正義曰告當射也通解也

作之。○敖氏曰。告射輕於請射。故不升堂。盛氏曰。此時實在堂西。故適西階東告之。郝云賓立西階下西東面。非。告公北面。告賓蓋西面歟。○注云。今文曰。阼階下無適。鄭不從者。胡氏承珙曰。案鄉射云。司射去。去。倚于西階之西。升堂北面告于賓曰。三耦卒射。此經上文云。司射去。去。倚于西階西。適阼階下告于公曰。三耦卒射。又云。司射適西階西。倚。升自西階。東面請射于公。蓋凡去。去。皆倚于西階西。則至阼階下。當有適字。故鄭從古文。吳氏廷華曰。上賓降取弓。注謂取之以升。則賓已反中堂之位。故於西階東向賓告之。亦東階下之東。遂摺扑反位。小射正一人取公之決拾于東坫上一小射正

授弓拂弓。皆以俟于東堂。授弓。當授大射。〔疏〕正義曰。敖氏曰。云小射正一人。又云一小射正。則小射正亦

亦二人。小射正中士亦四人與。盛氏曰。東堂。東序東也。侯者。侯公就物。則一小射正奉決拾以從。一小射正以

弓授大射正。大射正惟爲司正者一人。其餘皆小射正也。散云大射正二人。非。釋官曰。此篇大射正司射。小射正以

者司正皆是射人。特因事異名。以別尊卑耳。周禮射人職曰。王射。立于後。以矢行告。此篇云大射正立于公後。以

矢行告于公。則大射正即射人也。又射人職曰。與大史數射中。此篇云。司射適階西。釋弓去。去。發進。由中東立于

中南。北面視算。則司射即射人也。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則司射大射正爲之。此篇云大射正擯。又云擯

者請立司正。公許。擯者遂爲司正。則司正亦大射正爲之。燕禮注云。天子射人下大夫二人。諸侯則上士。其人數亦

如之。然則諸侯當上士二人爲長。謂之大射正。一爲司正。一爲司射。其下亦當有中士下士之屬。謂之小射正也。鄭

注大射正云。射人之長。注司射云。射人。注小射正云。司射之佐。然則司射非小射正爲之明矣。注云授弓當授大

射正者。敖氏曰。授當作受。受弓者。受於有司也。受弓亦於東堂。盛氏曰。初納射器。君之弓矢適東堂。至是。小

射正受而拂之。與奉挾拾者同俟於此。授當從敖氏作受。蓋受之於弓人也。胡氏肇昕曰。言授弓。則先受弓於有司可

知也。言授不言受。文省。敖氏謂經當作受。非是。鄭云當授大射正者。以下文大射正執弓以挾以授弓。知此授弓爲

小射正授於大射正也。云拂弓去塵者。韋氏協夢曰。拂弓者。大射正也。小射正既授之。大射正即拂之。案經先言授。後

言拂。則授者小射正。拂者大射正。注云當授大射正。爲經文補其義也。褚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

氏賓亮曰。小射正授大射正。大射正執之以從。經文甚明。何必改授爲受。公將射。則賓降適堂西。袒決遂。執

弓摺三挾一个。升自西階。先待于物北一筈。東面立。〔疏〕正義曰。賈疏云。前文賓降適

不致與君併。筈。矢。〔疏〕正義曰。賈疏云。前文賓降適

不致與君併。筈。矢。〔疏〕正義曰。賈疏云。前文賓降適

不致與君併。筈。矢。〔疏〕正義曰。賈疏云。前文賓降適

不致與君併。筈。矢。〔疏〕正義曰。賈疏云。前文賓降適

不致與君併。筈。矢。〔疏〕正義曰。賈疏云。前文賓降適

不致與君併。筈。矢。〔疏〕正義曰。賈疏云。前文賓降適

不致與君併。筈。矢。〔疏〕正義曰。賈疏云。前文賓降適

不致與君併。筈。矢。〔疏〕正義曰。賈疏云。前文賓降適

但文不具。其實卽升矣。是以此文云實降。郝氏曰。實卽前取弓矢降。再言以明待君之儀。疏非。盛氏曰。此當以郝說爲主。蓋三耦卒射。則公將射矣。公將射。則實及諸公卿皆降。自司馬師命賁侯。至小射正侯于東堂。皆一時事也。觀此經復言公將射。則實降亦是復言可知。必復言之者。見其與上諸事同節也。舊說前降取弓矢。此降又爲祖以下諸儀。則經何以前言降而不言升。宜後儒疑其有闕文也。夫一弓矢也。既取之而升。復以之而降。降而又升。其儀不亦繁複乎。此云祖決遂執弓擗三挾一个。卽取弓矢之儀也。鄉者取弓矢以升。其儀當復何如。且公之弓矢尙俟於東堂。而實乃先取之以升。亦無是理也。以是數者推之。則其謬誤顯然矣。胡氏肇昕曰。盛氏推闡郝氏之說。以明實降卽前實降。其意甚精。但以注說釋之。則鄭意亦如此。其誤實始於賈疏也。此注云不敢與君併。與上實降注正同。則鄭以兩實降爲一也。上云不敢與君並。俟告。取之以升。謂俟司射告射而後取弓矢以升也。升。卽指此經升自西階而言。自賈說不得其說。而說者多誤矣。案義疏云。實之弓矢在堂西。上經云未降。實先降取弓矢。而不言升。及將射。又言實降。故賈疏謂前實降卽升。文不具也。由此言之。則實之弓矢。前已取之升堂。又降。乃言擗三挾一者。蓋前此只取弓矢而未祖決遂。至是乃復擗弓矢適堂西。故執弓挾矢與祖決遂並行也。注云箭矢幹者。周禮矢人。矢幹長三尺。北一箭。數氏曰。物北空一箭地也。必退於物北一箭者。遠下君。亦爲司馬當由物後而適物間也。褚氏實亮曰。司馬適物間時。必不由此。所空一箭之地。當以注不敢與君並立之說爲正。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還右。還君之右也。猶出下射地。當以注不敢與君並立之說爲正。司馬升命去侯如初。還右乃降。釋弓反位。還右。還君之右也。猶出下射地。當以注不敢與君並立之說爲正。

〔疏〕正義曰。數氏曰。還右。謂圍右物也。既命去侯。則由右物之南。適其右。乃降。來由物北。去適物右。是還之也。不還左物者。以君將爲下射故也。是時君未立於物。而先降之。故之至也。郝氏曰。司馬命去侯。還右乃降者。實物居右。司馬出右物南。卽西轉下堂。不還左物也。盛氏曰。還右言於如初之下。見其異於初也。數說得之。位。司射之南也。注云今文曰右還者。賈疏云。若右還。則右還於上射。不得還君。故不從也。盛氏曰。今文曰右還。義似長。蓋由右物之南。適西階。卽右還也。胡氏承珙曰。數氏云還右。謂圍右物也。既命去侯。則圍右物之南。適其右乃降。來由物北。云適物右。是還之也。詳數意。蓋以上射西就右物。下射東就左物。司馬升堂。初由右物之後。立於物間。以命獲者。既乃出下射之南。由物左以還其後。乃降。凡升皆然。此經公爲下射。當就左物。司馬在物間。命去侯時。原在公右。若依常節。出下射之南。還其後。則還在公左。不得謂之還右。故以還右爲圍右物。蓋初從右物之後。至物間。既又從右物之前。還其右以降。以君將爲下射。故先避之。不敢仍如出下射南還其後之常節也。承珙案。數說非也。此時君未就物。蓋猶在阼階上西面之位。司馬命揭侯訖。由君之北而東而南。然後西鄉。

降自西階。故曰還右。謂由君之右而還也。此與初射時出下射之南而還其後者有別。賈疏以出下射之南還其後。爲圖下射之後。繞下射之東。南行而適西階。語亦誤。鄭云猶者。謂去侯之命。本不專爲上射。故擯射。司馬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注云圖下射者。明爲二人命去侯。此君爲下射。更當明爲君命去侯。故云猶也。仍以注疏爲正。敫說似不可從。吳氏廷華曰。還右。謂還於下物之南。乃右而西也。若去君之右。則物閒矣。精氏寅亮曰。右還者。我自右而還也。還右者。還人之右也。有彼我之分。君立下物南鄉。其西爲右。司馬從物閒向南出。而東適以繞其後。是還其右也。故注云。猶出於下射之南還其後。同義也。疏未甚分明。若敫氏云來猶物北。去適物右。則何以謂之還。

公就物。小射正奉決拾以筥。大射正執弓。皆以從于物。筥。荏葦器。大射正〔疏〕正義曰。注云筥荏葦器者。皆上時。亦宜用筥。至是始見之耳。云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者。射時大射正爲司正如故。至是暫舍其職而爲君執弓。重其事也。弓。射器之主也。張氏爾岐曰。大射正初爲接者。復自擯者立爲司正。至是又舍司正來執弓也。案疏義曰。上云一小射正授弓。拂弓。即公射時大射正執以授公者。東堂之侯。尙未授也。又小射正授弓以下。別無與大射正授受之文。此乃云大射正執弓。則其授之小射正可知。小射正坐奠筥于物南。遂拂以巾。取決與贊設決朱極三。

極。猶放也。所以輶指利放弦也。以朱韋爲之。三者。食指。〔疏〕正義曰。敫拂決極與拾也。贊設決與極者。爲君設之也。下言贊者放。此君極朱而用三。若臣則用二。其物色亦未聞。士喪禮曰。練極二。蓋死時變用橫。而數則與生時同。陳氏祥道曰。生者以韋。所以致其用也。死者以練。所以明其不用也。極亦謂之轂。詩童子佩轂是也。小臣正贊袒。公袒朱襦。卒袒。小臣正退。俟于東堂。小射正又坐取拾與贊設拾。以筥退奠于站上。復位。

既袒。乃設拾。〔疏〕正義曰。敫氏曰。此袒於設決之後。亦異於臣。郝氏曰。小射正復位。與小亦俟公卒射以筥受決拾也。釋官曰。案經不著小臣正之位。此云退俟于東堂。則小臣正無事時其位在此矣。蓋小臣主相君。須在君左右。東堂與君相近也。注云既袒乃設拾。拾當以韋襦上者。賈疏云。猶射云袒決遂。以其無襦。故遂與決同時設。若大夫對士射。袒纁襦。設遂亦當在袒後。盛氏曰。此言設拾而不言遂者。以君不肉袒。故取敷衣之義。

大射正執弓以袂。順左右隈。上再下壹。左執射。

右執簫以授公公親揉之。

順、放之也。隈、弓淵也。揉、宛之。觀〔疏〕正義曰：注云順放之也。隈弓淵也者。其安危也。今文順爲循。古文揉爲紐。〔疏〕敫氏曰：隈者弓之曲處也。考工記曰：

凡角之中。恒當弓之畏。畏也者必撓。是也。順之者。所以審其厚薄而驗其詳略也。詳上而略下。以其上下之厚薄均。郝氏曰：秋、衣袖。順即拂也。以衣袖順弓上下兩隈拂之。示整潔也。弓仰執。故上隈之裏。左右再拂。下隈之

背。一拂之。盛氏曰：順之以袂。亦拂拭之意。郝得之前小射正既於東堂拂之矣。至是大射正又順之者。敬君物也。隈分左右。則弓之仰執明矣。上再下壹。左右各三也。上、弓裏。下、弓表。胡氏肇昕曰：考工記。故書畏作威。杜

子春云：威謂弓淵。玄謂畏讀如秦師入隈之隈。此云隈弓淵也。是注以此隈即考工記之畏。釋名：箭射之開曰淵。淵宛也。言曲宛也。敫氏謂弓之曲處是也。云揉宛之觀其安危也者。賈疏云：考工記弓人云：其弓安。其弓危。以弓弱

者爲危。強者爲安。則此云觀安危者。謂試其弓之強弱。云今文順爲循。古文揉爲紐者。胡氏承珙曰：順循聲並同。莊子天下篇：已之大順。釋文云：順本作循。揉爲紐者。揉當本作揉。說文火部：揉、風申木也。易揉木爲耒。漢書

食貨志作揉。古今人表：公山不狝。顏師古曰：即公山不擾。史記索隱又作蹂。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皆以聲同而通者也。鄭以揉爲宛之觀其安危。宛猶風也。故不從古文作紐。小臣師以巾內拂矢而授矢于公。

稍屬。內拂。恐塵及君也。〔疏〕正義曰：注云內拂。恐塵及君也者。敫氏云：授矢。亦以巾也。燕禮記曰：小臣以巾稍屬。稍屬。不撥矢。〔疏〕授矢。凡授弓矢皆留於公右。釋官曰：周禮大僕職：王射則贊弓矢。此篇大射正授弓。

小臣師授矢。實與天子異也。云稍屬不撥矢者。張氏大射正立于公後以矢行告于公。若中。使君當。〔疏〕

爾坡曰：稍屬者。發一矢乃復授一矢。接屬而授也。正義曰：方氏苞曰：不中而以其矢告。俾君自省。以勉於後也。人君於事物之理不中。常苦不自知。射失其宜而不中。則易明於心。亦所以示君當釋思已過也。凡此皆所以防縱弛。養德性。事近而義深矣。射下曰留。上

曰揚。左右曰方。留、不至也。揚、過。〔疏〕正義曰：注云方出旁也者。敫氏曰：左右曰方者。左則曰左方。右則曰右方。去也。方、出旁也。〔疏〕曰右方也。盛氏曰：方與旁通。矢行或左或右。皆曰旁。敫說非。公

既發。大射正受弓而俟。拾發以將乘矢。公下射也。而先。〔疏〕正義曰：注云先發不留尊也者。敫氏曰：云拾發發。不留尊也。以將乘矢。則是實先公後。亦如其他上下射之爲

也。盛氏曰：敫說非。燕禮記於公既發之後。乃云上射退于物一箭。既發。則答君而俟。是亦公先發之證矣。案章氏鼎氏皆以敫爲是。褚氏寅亮曰：君尊。故於其射也事事不同。鄉射記曰：上射既發。而後下射射。拾發以將乘矢。拾



發在上射發之後。此拾發在公既發之後。兩處立文迥別。安得以此爲上射先發。公卒射。小臣師以巾退。反位。大射正受弓。受弓以授有司於東堂。〔疏〕正義曰。小臣師反東堂下之位。注云受弓以授有司於東堂者。釋官曰。燕禮記。君射既發。則小臣受弓以授弓人。此大射正受弓者。大射與燕射之射又異也。注有司。蓋卽謂弓人。胡氏肇昕曰。大射正受弓。亦當授小射正。小射正以授有司於東堂也。上云小射正授弓。小射正以筥受決拾退奠于坵上復位。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小臣正贊襲此云大射正受弓。文互見也。公還而后賓降。釋弓于堂西。反位于階西東面。〔疏〕正義曰。小射正復位者。盛云小射正位。郝云其位本在西方。東堂乃其將射俟事之位。上經云皆以俟於東堂是也。事畢則仍反西方之位。與大射正退反司正之位者。散氏曰。云反司正之位。是射時其位自若也。然則此司正之位。不當東西之中。而與鄉飲酒異者明矣。盛氏曰。此時司正之位。蓋亦遷於司射之南。如鄉射禮也。經不言者。文不具耳。散氏據此而改經中庭爲階前。泥矣。釋官曰。上注云大射正舍司正親其職。卽以此經知之。大射正初爲擯者。又爲司正。君射時又舍司正親其職。至是仍反爲司正。是此篇所言大射正。擯者。司正。實一人也。公還而後賓降者。散氏曰。公退云還。是其進退亦不由物前也。賓因降而不敢卽升。若以是時未有上事也。方氏苞曰。諸公卿降反位皆如三耦。惟君初曰就物。事畢曰還。凡要節而揖。君皆無之也。蓋惟燕食。賓初入。君揖而進之。大射之賓亦然。及正射。則無爲對羣臣而揖。亦無爲向物而揖也。君不揖而賓揖。則疑於揖君。故不揖與君同。若兩君好會而射。則揖當各循其節矣。注云階西東面賓降位者。以上文賓受獻訖。賓降立于階西東面決之也。公卽席。司正以命升賓。賓升復筵而后卿大夫繼射。〔疏〕正義曰。章氏協夢曰。司正以命升。尊君也。卿大夫必俟賓升復筵而后射者。以賓在階西。難以爲儀也。

右君與賓耦射

諸公卿取弓矢于次中。袒決遂。執弓搯三挾一个出。西面揖。揖如三耦。升射。卒射降如三耦。適次。釋弓。

說決拾襲反位衆皆繼射釋獲皆如初。諸公卿言取弓矢。衆〔疏〕正義曰。敍氏曰。反位亦在次。於取弓矢之與大夫爲耦之儀。是如三耦也。其以君在。故耦不得盡其尊大夫之禮與。釋獲皆如初。亦指君以下言也。諸氏寅亮曰。上經言諸公卿適次。繼三耦以南。至此始言取弓矢于次中。則射位在次外明矣。吳氏廷華曰。公卿同在次。又言次中者。嫌如賓取。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適阼階下北面告于公曰左右卒射。司射不言告者。釋獲者於於堂西也。餘算也。無餘算。則無〔疏〕正義曰。注司射不言告者。按勸記曰。徐本、通解。俱無言字。注云古文曰餘算。鄭所執。古文曰餘算。不從者。胡氏承珙曰。鄉射云。卒射。釋獲者遂以所執餘獲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曰。左右卒射。鄭以彼決此。故從今文。反位坐。委餘獲于中西與共而俟。

右公卿大夫及衆耦皆射



書叢本基學國

義正禮儀

(中)

著 翬 培 胡

行發館書印務商

書叢本基學國

義 正 禮 儀

(中)

著 翬 培 胡

行 發 館 書 印 務 商

## 儀禮正義

## 卷十五

司馬祖執弓升命取矢如初。負侯許諾。以旌負侯如初。司馬降釋弓如初。小臣委矢于樞如初。

司馬正。司馬是司馬師亦。〔疏〕正義曰。方氏苞曰。命取矢以下六節。皆三射之始事也。再射之算尚未視。獲未數。賢獲未告。中坐乘矢。〔疏〕算未釋。豐未設。射爵未舉。侯與有事於侯者未獻。而汲汲於此何也。以此時儀節甚繁。閱時甚久。而司馬與司射所掌之事。與所用之地各異。故乘司射發命之際。使有司各供其事。並行而不相悖。賓諸公卿大夫而司射既請三射於公。可直入次而命三耦矣。禮之所謂連而不相及。茂而有閒。此其可驗者也。

之矢皆異束之以茅。卒正坐左右撫之。進東反位。異束。大夫矢。尊殊之也。正。司馬正也。〔疏〕正義曰。此文進。前也。又言束。整結之。示親也。

主於束矢而言。蓋見其不在如初之中者也。盛氏曰。異束之者。人一束也。束之。亦於樞上。卒。束畢也。散云。非。章氏協夢曰。束。亦束其上握也。鄉射記。束束之以茅。上握焉。注云。異束。大夫矢尊殊之也者。賈疏云。公卿皆異束。但言大夫者。三耦之內。大夫以士耦之。士矢不束。大夫束之。故云尊殊之。云進前也。又言束。整結之。示親也者。郝氏曰。左右撫之。數衆矢也。進束。謂既數衆矢。而後進不束之矢於樞。反位。反中西南東面之位。盛氏曰。撫矢之位。鄉射禮云。當樞南北位。此宜亦如之。委矢于樞。北括。束茅於矢。上握。則束矢之處於撫矢者爲近矣。既撫而復親束之。乃云進者。蓋撫手及之而已。束則於當樞之位又少進也。郝氏云。進所束之矢於樞。然則未進之前。賓諸公卿大夫之矢。豈皆委之於地邪。其說蓋不可通矣。

賓之矢。則以授矢人于西堂下。是言矢人。則納射器之有司。各以其器名官職。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人於東堂下可知。〔疏〕正義曰。注云。是言矢人。則納射器之有司。各以其器名官職者。釋官曰。周禮司弓矢職曰。大射燕射。共弓矢如數。此矢人疑如其職。考工記有矢人爲矢。不預射事。與此別。章氏協夢曰。矢人。猶謂執矢之人爾。非遂以矢人



之官目之也。注猶未盡善。胡氏肇昕曰。此篇如賓侯釋獲者獲者之類。多以事目其職。此矢人即有司。而云矢人者。以器名其官。猶以事目其職也。云不言君矢。小臣以授矢入於東堂下可知者。方氏苞曰。再射。賓取矢於堂西。故以矢授於西堂下。以備三射之取也。舉賓之矢以見例。則公之矢。以授於東堂。公卿大夫之矢。以授於次中。可知矣。射畢。凡與射者。皆授有司弓矢。故不列數也。司馬釋弓反位。而后卿大夫升就席。此言其升。前小「疏」正義曰。注云此言其升。前小臣委矢於楅者。張氏爾岐曰。方司馬釋弓反位。卿大

右射訖取矢

司馬適階西。釋弓去扑。襲進。由中東立于中南。北面視算。釋弓去扑。釋獲者東面于中西坐。先數右獲。固東面矣。復言之者。少南就右獲。二算爲純。純猶全也。一純以取。實于左手。十純則縮而委之。縮。從也。於數者東西爲從。古文縮皆作蹇。每委異之。易枚「疏」正義曰。枚。徐本、通解。俱有餘純。則橫諸下。又異之也。一算爲奇。奇則又縮諸純下。又從之。興。自前適左。更從中前北也。東面坐。少比於「疏」正義曰。比。校勘記曰。徐、陳、通解俱作之。與。自前適左。更從中前北也。東面坐。少比於「疏」正義曰。此坐字衍文。鄉射無之。坐兼斂算。實于左手。一純以委。十則異之。變於右。其餘如右獲。謂所縮所橫者。「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案釋獲者在中西。東面故此數右獲。則注云少南就右獲。數左獲。則注云從中前北。又云少比於故也。司射復位。釋獲者遂進取賢獲執之。由阼階下。北面告于公。賢獲之算也。執之者。「疏」正義曰。北面告于公。校勘記曰。陳、闕、監、葛、俱脫告字。○盛氏曰。若右勝。則曰右賢于齊而取其餘。「疏」此亦君禮之異者也。鄉射禮曰。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告于賓。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左若左勝。則曰左賢于右。以純數告。若有奇者。亦曰奇。告曰。某賢于某若。若左右鈞。則左右各執一算。千純。若干奇。

以告曰。左右鈞。還復位。坐兼斂算。實八算于中。委其餘于中西。與共而俟。〔疏〕正義曰。實八算于中。校作實。○盛氏曰。此算獲及飲不勝者之法。皆與鄉射無異。則亦以習禮樂而分別賢否可見矣。若果爲將祭擇士之禮。豈可不分各耦而較其中之多少哉。

### 右數左右獲算多少

司射命設豐。當飲不勝者射爵。〔疏〕正義曰。敖氏曰。亦適堂西命之也。張氏惠言曰。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由西階升。北面坐設于西楹西。降復位。〔疏〕正義曰。敖氏曰。司宮士。司宮之屬也。此時之位亦當在堂西。盛氏曰。蓋以下士及庶人在官者爲之。韋氏協夢曰。司宮士位本亦在西方。知將奉豐。故先俟于堂西。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散。南面坐奠于豐上。降反位。弟子。其少者也。不授。〔疏〕正義曰。盛氏曰。弟子。謂士之少者也。位在西方。宮伯所掌者也。庶子在宮中。如宿衛之官。宜亦隨公出入。射以有事爲榮。故使勝者之弟子洗觶酌散。其亦旅酬下爲上之意與。方氏苞曰。鄉射禮執弓反位。以弟子皆與射也。大射弟子不與。故反位不執弓。蓋洗觶本未執弓也。案義疏云。鄉射禮言勝者之弟子洗觶升酌。此乃言酌散者。鄉射一尊。故無所別。此君禮。有膳有散。故于酌射爵之始明之。下僕人師繼酌不言散。以此準之。亦酌散也。及賓飲公夾爵皆酌散。惟公酌膳。其義可知已。故經凡六酌方盡。獨載其五。以注云不授者。射爵猶酌爵。略之者。賈疏云。詩云。兕觥其觶。旨酒思柔。注云。觶。陳設兒。觥。罰爵。不手授。此飲射爵亦不手授。故云猶酌爵也。獻酬之爵。皆手授之。此不手授。故云觶。陳設兒。司射袒執弓挾一个。摺扑東面于三耦之西。命三耦及衆射者。勝者皆袒決遂。執張弓。執張弓。言能用之。〔疏〕正義曰。司射袒執弓。校勘記曰。袒上。唐石經。徐本。楊。敖。俱有遂字。○敖氏曰。司射袒亦決遂。文省耳。東面命之。于次中。方氏苞曰。出師之禮。司徒摺扑北面誓之。故鄉射禮司射摺扑北面于三耦之南。以三耦州之子弟。

可以師長之道臨之。大射之三耦皆士。而不勝者皆襲說決拾。卻左手。右加弛弓于其上。遂以執弣。固襲說決拾矣。公卿大夫並列射位。故司射之面位必異。復言之者。起勝者也。不勝者執弛弓。〔疏〕正義曰。注云固襲說決拾矣。復言之者。以射畢之時降堂。善不能用之也。兩手執弣。無所挾也。〔疏〕皆就次襲說決拾矣。此復言之者。以不勝者之襲說決拾。起勝者之更祖決遂。司射先反位。居前俟所。命三耦公衆射者皆升飲射爵于西階上。不勝之黨。〔疏〕正義曰。賈疏云。大祭。今若在于不勝者之黨。雖數中亦受罰。及其助祭。雖飲射爵。亦得助祭。但在勝黨。雖不飲射爵。若不數中。亦不得助祭。飲罰。據一黨而言助祭。取一身之藝。義固不同也。盛氏曰。疏爲此說。以護注耳。其實非也。算獲既以左右計之云。其數中不數中。亦孰從而辨之哉。褚氏寅亮曰。鄉射之三耦及衆射者。先止于堂西。及飲射爵。乃進立于射位。此則射畢而即已立于次北之位。故不言進立也。小射正作升飲射爵者如作射。一耦出揖如升射。及階。勝者先升。升堂少右。先升。尊賢也。少右。辟。〔疏〕正義曰。勝者先升。升堂少重。○方氏苞曰。鄉射曰一耦進。以立于中之西南也。此曰一耦出。以位在次中。注云少右辟飲者。亦因相飲之禮。然者。相飲之禮。謂獻酬之禮也。獻酬之禮。獻者在右。酬者在左。褚氏寅亮曰。司射既命其升飲之儀。小射正乃作其升飲。異人爲之。不勝者進。北面坐取豐上之觶。與少退。立卒觶。進坐奠于豐下。與揖。立卒觶。不祭。亦諸侯官多也。禮也。右手執。〔疏〕正義曰。注云右手執觶。左手執弓者。上云。卻左手。右加弛弓于解。左手執弓。〔疏〕其上。是受罰爵手未釋弓。執解于右手爲便。故知左手執弓也。不勝者先降。後升先降。略降而少右。與升飲者相左交于階前相揖。適次釋弓。襲反位。〔疏〕正義曰。方氏苞曰。耦次在洗東南。鄉射復並行。州之學士也。必過於司馬之前。以察其儀度。大射之耦。則公卿大夫士。降階而經適次。於禮乃宜。僕人師繼酌射爵。取觶實之。反奠于豐上。退俟于序端。僕師酌者。君使之代弟子也。〔疏〕正義曰。退俟于序端。校勘記曰。侯誤作次。○數氏曰。自此以下。辯爲之酌。〔疏〕僕人師不替命之者。則是此乃其常職。侯時而共之耳。升飲者如初。三耦卒飲。

若賓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

此耦謂士也。諸公卿大夫相爲耦者。不降席。重恥尊也。〔疏〕正義曰。謂士與大夫爲耦者也。不升。則立於射位也。大夫既飲耦。乃釋弓而反位。朱大詒曰。賓。字之衍也。賓與公爲耦者也。耦不升。謂士與大夫爲耦者也。鄉射曰。大夫飲則耦不升。與此同。賓之耦則公也。安得云不升。此云諸公卿大夫不勝。則不降不執弓耦不升者。尊諸公卿大夫也。下云賓諸公卿大夫受解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者。著賓及諸公卿大夫飲之節也。此賓涉下而衍。

卿大夫受解于席以降適西階上北面立飲卒解授執爵者反就席

雖尊亦西階上立飲。不可以已尊。在正罰也。授爵而不奠豐。尊大夫也。

〔疏〕

正義曰。洗升實解。校勘記曰。賓。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俱作實。○敖氏曰。洗者。以承賤者後。新亦授之於席前也。鄉射禮。洗升實之。以授于席前。

若飲公則待射者降洗角解升酌散降拜

待射。賓也。飲君則不敢。〔疏〕正義曰。故用角解。賈疏以爲以兕角爲之。對下文飲君象解而言。仍是三升之解。非四升曰角之角也。盛氏曰。賓將自飲。故用角解。云從致爵之禮也者。凌氏釋例曰。凡大射飲公。略如賓。賤于公之禮。燕禮。大射。獻士後。賓降洗。升。賤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解。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辭。賓升成拜。公荅再拜。賓反位。公坐取賓所饌解。與惟公所賜二禮。大略相同。惟飲公之禮。公卒此解。賤解之禮。公取此解爲士舉旅。爲小異耳。鄉射記。若飲君如燕。則夾爵。注。如燕賓賤解于公之禮是也。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坐祭卒爵。再拜稽首。公荅再拜。賓降洗。象解。升酌膳。以致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公卒解。賓進受解。降洗散解。升實散下拜。小臣正辭。升再拜稽首。公荅再拜。

賓復酌自飲者。夾爵也。但如致爵。則無以異於燕也。夾爵。亦所以敬公也。〔疏〕正義曰。敖氏曰。賓坐祭以下。此與賤解之禮同者也。以致者。亦奠于薦南。公卒所謂若飲君燕。則夾爵。解以下。此與賤解之禮異者也。所以謂之射爵也。方氏苞曰。公酬賓。賓再拜稽首。



一壺字耳。兩壺皆酒。而云南上。是先酌所上者與。加勺東枋。此在大侯之乏東北。乃云服不者。見此時服不在乏也。不於初設之者。因事而獻。故其尊亦俟時而設。所以別於正獻者也。此所設尊洗之類。即篇首之所言者也。上言獲者之尊。此云尊侯。上言大侯之乏。此云服不。文互見耳。又文亦有詳略。則以設與未設而異也。盛氏曰。散說當矣。注以此尊專爲大侯獲者設。非。三侯之獲者。其功同。其人相去亦不遠。何必異尊。上經云大侯之乏東北。此云服不之東北。此其地一也。一地而兩尊。或先或後。亦理之所無者。注又云。君不射。則不獻大侯之獲者。尤屬飾說。因燕而射。君或可以不與。未聞大射而君不與者也。君若不射。射義何以言諸侯君臣盡志于射以習禮樂乎。云南上。是亦有玄酒矣。獻獲者而有玄酒。以祭侯。故重之也。韋氏協夢曰。此即前經司宮尊于大侯之乏東北者。彼歷言其地而已。至是乃陳之。猶卿大夫之席。前已言其地。至既獻。乃布之也。注以此尊與前爲二尊。此洗與前爲二洗。服不與獲者僅六人耳。而必異尊與洗。有是理乎。褚氏寅亮曰。司馬正司馬師各酌一壺。故有兩。朱氏大詔曰。侯。字之衍也。鄉射大射並獻獲者與釋獲者。此獻也與獻工同。非爲侯祭也。考工記梓人曰。祭侯則爲位。經不言爲位。知非祭侯也。云服不。云貢侯。云獲者。異名而同實。鄉射曰。司馬命獲者執旌以貢侯。以其唱獲。謂之獲。以其執旌背侯而侯。謂之貢侯。大射則謂之服不。舉其官也。下文獲者適右个。即服不也。注。不言服不言獲者。國君大侯。服不貢侯。其徒居乏待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案經言實一散。下服不祭侯云。司馬師受虞爵。虞爵即此散也。蓋同馬正但獻服不。其二侯之獲者。司馬師獻之。下文所云洗獻。蘇僕與巾車獲者是也。司馬正所獻者。祇服不一人。以其通稱。故云獲者耳。篇首云尊于大侯之乏東北。即此云尊于服不之東北。大侯之乏。即服不之位也。篇首云設洗于獲者之尊西北。即此云設洗于尊西北。尊即獲者之尊。篇首目其事。此則當事而設也。尊爲服不設。非爲侯設。故疑爲衍。案義疏云。此經大槪與鄉射同。其異者鄉射一洗一尊。釋獲與獲者共之。此獻釋獲與鄉射同。獻獲者則侯之西又別有尊及洗。其尊上下仍有等焉。又鄉射一侯。此用三侯。則獲者亦三。以壺言之。經明兩獻酒。東面南上。有上則有下可知。上者尊。則下者卑。又可知。服不司馬皆尊。以司馬正而獻服不。則應酌上尊。蘇僕人與巾車獲者則卑於服不。司馬師又卑於司馬正。其獻也應酌下尊。此兩壺之別也。又云。此設尊洗之處。近于侯之乏之間。獲者執旌時往來於此。若早設之。亦虞望礙。故俟時而設。非關君。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言服不者。著其官。尊之射不射也。既張三侯。君雖不射。大侯之獲者亦當獻之。司馬正洗散。遂實爵獻服不。大侯也。服不。司馬之屬。掌養猛獸而教擾之者。洗酌皆西面。〔疏〕正義曰。注言服不者。著其官。尊大侯也者。張氏爾岐曰。服不即獲者也。前此皆言獲者之者。洗酌皆西面。〔疏〕以其事名之。至此乃著其官。是尊大侯也。散氏曰。服不爲大侯之獲者。故先獻也。司馬



正獻亦異之。獻服不侯西北三步北面拜受爵。近其所〔疏〕正義曰。注云近其所爲獻者。張氏爾岐曰。服不時蓋亦西南面。爲獻。以侯之故。則侯是其所爲獻也。故近侯而不近。司馬正西面拜送爵反位。不侯卒爵。略賤也。此終〔疏〕正義曰。敫氏曰。既拜送而反位。亦爲其不拜既。言之獻服不之徒乃反位。也。是後則司馬師代之行事。於司馬正既反位。獲者亦反東面。張氏爾岐曰。此注可疑。當以經文爲正。服不之徒。或在司馬師所獻之中耳。韋氏協夢曰。注非也。服不爲三侯獲者之長。而位爲下士。獻以司馬正。宜也。若其徒雖爲大侯之獲者。與參侯干侯之獲者等耳。豈可與服不同獻乎。且上經云實一散于篚。服不卒爵之後。司馬師即受虛爵獻隸僕巾車與獲者。司馬正復用何爵獻其徒乎。蓋服不一人。司馬正獻之。而其徒則與參侯干侯之獲者皆受司馬師之獻也。宰夫有司薦庶子設折俎。宰夫有司。宰夫之吏也。鄉射〔疏〕正義曰。敫氏曰。薦於服不之東。俎在薦東。注云宰夫有司宰夫之記曰。獲者之俎。折脊脅肺。〔疏〕吏也者。釋官曰。周禮宰夫有府史。注云。府治藏。史掌贊。各有專司。故謂之有司。左傳哀公三年。命宰人出禮書。杜注。宰人。冢宰之屬。國語韋注云。宰人。吏人也。疑即此大射凡薦皆使宰胥。此獻服不獨使宰夫有司者。以此經有祭侯之禮。周禮宰夫職掌祭祀之薦羞。故使宰夫有司薦也。引獲射記者。以此經俎實無文。故引此以爲證。盛氏曰。獲者之俎。折以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不言服不言獲。卿之餘體。獲者而有俎。亦以祭侯故也。鄉射禮曰。俎與薦皆三祭。卒錯。獲者適右个。薦俎從之。不言服不言獲。服不負侯。其徒居乏待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薦俎已錯。乃適〔疏〕正義曰。注云不言服不言獲者。右个。明此獻已。已歸功於侯也。適右个。由侯內。鄉射記曰。東方謂之右个。〔疏〕國君大侯。服不負侯。其徒居乏待獲。變其文。容二人也。司馬正皆獻之。敫氏曰。此獲者即服不也。變服不言獲者。見服不亦在乏而獲也。張氏爾岐曰。信如注看。司馬並獻二人。當用二爵。經文明言實一散於篚。安得有二爵乎。司馬正所獻。決是服不氏一人。其徒則司馬師獻隸僕巾車後乃獻之。盛氏曰。案上下注意。蓋謂國君大侯。服不與其徒負侯居乏相代。司馬正獻服不訖。即獻其徒而後反位。亦非謂二人並獻也。但玩前後經文。負侯及獲者三侯皆有之。負侯者主負侯及取矢。蓋周禮射鳥氏之職。以其取矢知之也。諸侯兼官。即以服不氏攝之。獲者專主唱獲。與負侯者並不相代。司馬正所獻。惟服不之長一人。其參侯干侯之獲者。及三侯之負侯者。皆司馬師獻之也。而注說之誤了然矣。云薦俎已錯。乃適右个。明此獻已。已歸功於侯也者。敫氏曰。有司與庶子既錯薦俎於地。獲者則以爵適右个。而二人復執薦俎從之。錯於獲者之南。俎在薦南。方氏苞曰。司馬獻服不。薦俎錯焉。亦非爲侯設也。服不不祭俎而適右个。不敢以已之餘

祭侯也。終則仍設薦俎於乏南。明獲者雖以祭侯而薦俎。本為獲者設也。褚氏寅亮曰。獲者祭侯。所設薦俎。當如侯北面之位。薦南面。俎北。注云。薦俎之設。如於北面人焉。是也。獲者左執爵。右祭薦俎。二手祭酒也。祭俎不奠爵。不備禮也。二手祭酒者。獲者南面於俎北。當為侯祭於豆間。爵反注。為一手不能正射女。彈飲彈食。貽女曾孫諸侯。〔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如於北面人焉。北誤作此。故抗而射女。射。陳國監。百福。諸侯以下。祝辭未聞。〔疏〕葛、俱誤作設。彈飲彈食。彈、徐本俱作強。○敖氏曰。祭俎者。與取荆肺以坐祭也。二手祭酒。為散大酒多。一手注之。難為節也。褚氏寅亮曰。亦為代侯祭酒。向自身而反注於內也。必二手者。散大容五升。一手難反注。注引天子祝侯者。周禮梓人文。方氏苞曰。五帝三王之世。凡寇賊奸宄。聽斷於士師。其阻兵倡亂。敢為不寧者。皆強橫之諸侯。故射之。正鵠取義於不寧侯。使貴賤少長同心於貫之。以示敵王所愾之義。義取於不寧侯。而又祭之何也。祭有非報功而以聲其罪者。考工記所載天子祭侯之辭。乃周官太祝詛祝。所謂攻說也。燕義所稱。則諸侯燕射樂歌。非祭侯之辭。師福所祭。於經傳無考。而後儒以為祭黃帝蚩尤。祭黃帝。則禱祈也。祭蚩尤。則必以攻說之辭。記曰。禱於所征之地。必以蚩尤為戒。使不寧之方毋侮毋忽也。適左个。祭如右个。中亦如之。先祭个。後中者。以外即之至中。若神在〔疏〕正義曰。注俎與薦。校勘記曰。薦誤作俎。中。鄉射禮曰。獻獲者俎與薦皆三祭。〔疏〕○引鄉射禮者。證左右个及中為三祭也。卒祭左个之西北三步東面。北鄉受獻之位也。不北〔疏〕正義曰。注北鄉。校勘記曰。北。徐本、楊、敷、俱作盛氏集編正作此。作此是也。云不北面者。嫌為侯卒爵者。以獻服不受獻之時。在侯西北面。設薦俎立卒爵。不此東面不北面者。敖氏曰。變於受爵之時也。卒爵與受爵不同面。自是一禮耳。下釋獲者亦然。設薦俎立卒爵。不拜既爵。司馬正已反位。不拜可知。〔疏〕卒爵於薦西東面自若也。是時司馬師蓋已北面於其東。司馬師受虛爵洗獻。隸僕人與巾車獲者。皆如大侯之福。隸僕人掃侯道。巾車張大侯。及參侯干侯之獲者。其受獻之禮如者。此自後以〔疏〕正義曰。敖氏曰。承服不後而洗。則是每獻皆洗矣。隸僕人與巾車皆聽命於司馬。故亦司馬并獻及先可知。〔疏〕之。褚氏寅亮曰。此獲者祭參于二侯。隸僕人等則無所祭。云皆如大侯之禮。實不盡如也。注

云及參侯千侯之獲者。盛氏曰。獲者。謂參侯千侯之獲者也。三侯之貢侯者。亦存焉。於是乃統言獲者。亦其事相聯也。釋官曰。司馬正獻服不。大侯之獲者也。司馬師獻獲者。參侯千侯之獲者也。云隸僕人巾車於服不之位受之。功成於大侯也者。賈疏云。隸僕人巾車素無其位。而經云如大侯之禮。明就大侯之位受獻也。吳氏廷華曰。經言如大侯之禮。而不獻於大侯可知。敖氏曰。言如大侯。則各就其侯獻之矣。其說是也。且三侯皆射。何得僅言成功於大侯。云不言量人者。此自後以及先可知者。張侯之時。量人在巾車之先。及君射而隸僕人壻侯道。隸僕人巾車得獻者。自後以及先也。經雖不言量人。其得獻可知也。敖氏曰。不言量人。或不與此獻。方氏苞曰。注與敖說。指皆未明。蓋大射自公卿大夫庶士以及士旅食者。庶子皆受獻。隸僕人巾車參千二侯之獲者。職卑事統。疑不得與於獻。故特著之。若量人制播膳與壻人舉爭滌。於祭有常職。當與卿大夫並受主人之獻於適土中。若使司馬師與僕隸等同獻於侯側。非其倫矣。卒。司馬受虛爵。奠于筐。獲者之。〔疏〕正義曰。司馬下。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俱有。獲者皆執其薦。庶子執俎從之。設于乏少南。少南。爲復射妨旌也。隸僕人。〔疏〕正義曰。盛氏曰。獲者。謂三侯之獲者。及貢侯者。以其事同也。吳氏廷華曰。獲者居乏。故設於其南。若巾車僕人。未嘗居乏。何必亦設於乏南。且經第言獲者。則隸僕人等雖同時獻之。或別獻於三侯之前。而薦於其位。未必有俎。未必有三祭。所謂如者。特大概言之耳。服不復負侯而俟。〔疏〕正義曰。盛氏曰。此貢侯者也。謂之服不者。著其以服不之徒。兼之也。周禮。服不氏下

右獻獲者

[illegible]

亦當及也。敖氏曰：洗觴升賓之，與獲者異。蓋釋獲者無事於侯，且尊於獲者，故獻之不酌獲者之尊而酌上尊也。方氏苞曰：不近酌獻者之尊而實之於堂上，則別設獻獲者之尊，以祭辭稱不事侯，不可與堂上同尊益明矣。云少南辟中者，張氏爾岐曰：獻釋獲者於其位之南，欲其稍遠乎中，與獻獲者近侯有異也。薦脯醢折俎，皆有祭。惟祭一為異。〔疏〕正義曰：服不之俎與薦，皆有一也。敖氏曰：不言所設之人，蓋亦有司與庶子與。釋獲受薦右東面拜受爵，司射北面拜送爵，釋獲者就其薦坐，左執爵，右祭脯醢，與取肺坐祭，遂祭酒。祭俎不奠爵，亦賤不備禮。與司射之西北面立卒爵，不拜既爵，司射受虛爵奠于篚，釋獲者少西辟薦反位。司射視算，亦辟俎也。司射適堂西，袒決遂取弓，挾一个適階西，搯扑以反位。〔疏〕正義曰：盛氏曰：此司射倚扑之處，與鄉射同，倚弓矢之處，與鄉射異。韋氏協夢曰：下文云司射倚扑于階西，則此時司射可直由階西適階下，必搯扑反位者，以獻釋獲者之事未終，不敢由便也。

### 右獻釋獲者第二番射事竟

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此下言有諸公卿大夫拾取矢，正射不鼓不釋，射後三耦及衆射者又拾取矢，此三事為異，其餘並如釋獲之射。○敖氏曰：階下請射于公，正禮也。曩之升者，有為為之耳，此言如初，未詳疑衍。盛氏曰：初，謂第一番射，如初者，謂其請射之辭也。敖以爲衍文，非。方氏苞曰：再射升堂而後請，特見於經，此如初，謂如初之請於階下耳。韋氏協夢曰：如初二字疑作公許，傳寫者因三射多言如初，而鄉射三請射又曰如初，由此誤耳。案義疏曰：初請射時，本自階下，云如初者，如其初，不如其再也。反搯扑適次，命三耦皆袒決遂執弓，序出取矢。〔疏〕正義曰：敖氏曰：執弓以次而出也。司射先反位，挾矢乃出，反次外西面位，是不言司射先反位，三耦未有次外位，無所先也。〔卷〕正義曰：正義

注反次外西面位。位。楊氏作立。三耦未有次外位。徐本無外字。通解有與疏合。云彙不言司射先反位。三耦未有次外位。無所先也者。謂第一番射時。但言司射反位。不言先。以三耦未有次外位故也。盛氏曰。三耦祖決遂之所。與其射位。皆在次中。但有南北之異耳。司射位自在中之西南。云先者。謂其不俟三耦之祖決遂而卽反位也。注誤。方氏苞曰。方命三耦取矢。卽反位。與再射異何也。再射。司射之事。皆在次中。三射。則事在庭中。不得不先反位也。再射時。大夫羣士始卽事。恐其或愆於儀。故就次中監視之。至三射。則次中之儀皆前見矣。而諸公卿始繼三耦而出就楅。與衆耦同拾取矢。司射命三耦後。宜先反庭中之位以待事。且再射止見大夫庶士次中之儀。而未見其取矢於楅之儀。至是始一一監視之。褚氏寅亮曰。此時三耦尙未拾取矢。注中挾矢二字。衍也。三耦拾取矢如初。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小射正。司射之佐。疏。正義曰。三耦。校勘記曰。三誤作二。○散氏曰。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此句似衍。大射之禮。司射惟命拾取矢。而不復作。與耦射異。以前後經文徵之可見。又言此於拾取矢之後。似非其次。且上無作取矢之事。亦不宜晉如初。其爲衍也明矣。盛氏曰。上云三耦皆祖決遂執弓序出取矢。此司射命之之辭。非謂三耦已爲之也。司射命訖反位。於是三耦皆自射位適次南少東。祖學遂。執弓右挾之。反射位。而后小射正作上耦取矢也。此皆與第一番取矢之儀同。故以如初蔽之。三耦拾取矢。言於小射正作取矢之上者。以其有祖決遂之事在作取矢前也。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則第一番取矢之時固有成禮矣。而上經不見之者。文闕也。散氏不悟上經之闕。而反以此爲衍。誤矣。注謂以小射正代司射。亦臆說也。章氏協夢曰。初取矢時。不見小射正作射之節者。與此文互備也。小射正作矢。當在三耦拾取矢之前。退其文於下者。以初取矢時無此文也。言作取矢如初。則初亦作之可知矣。凌氏釋例曰。凡大射。三耦拾取矢。則司射退命之。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則小射正作之。此篇第二次射事竟。司射倚扑于階西。適階階下北面請射于公如初。此請第三次射也。如初者。如第一次射竟請射之儀也。又云。反摺扑適次。命三耦皆祖決遂執弓。序出取矢。此言司射命三耦拾取矢也。又云。司射先反位。三耦拾取矢如初。此言三耦承司射之命拾取矢也。如初者。如第一次射竟拾取矢之儀也。故曰。三耦拾取矢。則司射命之也。又云。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此言小射正作諸公卿大夫取矢也。如初者。如第一次射竟拾取矢。如司射命三耦之儀也。第一次射竟。但有三耦拾取矢。無公卿大夫。故不云小射正作取矢也。又云。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此言諸公卿大夫承小射正之作。降階在三耦既拾取矢之後也。如初位者。如第一次射竟。諸公卿大夫降卽位之位也。又云。與耦入于次。皆祖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脫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此言諸公卿大夫拾取矢也。又云。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脫矢束。退反位。耦揖進

坐。兼取乘矢。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晉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脫決拾。襲反位。此言士與大夫爲耦。則兼取乘矢不拾也。又云。諸公卿升就席。衆射者繼拾取矢皆如三耦。遂入於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此言公卿升就席後。衆射者拾取矢也。故曰諸公卿大夫拾取矢。則小射正作之也。經文節次甚明。下經三次射竟。不云小射正作取矢者。文不具也。鄉射初次射竟。司射命拾取矢。又云司射作上耦取矢。二次射竟。但云司射作拾取矢。不云司射命之者。鄉射禮簡也。鄉射命與作。皆司射一人爲之。大射威儀多。故三耦拾取矢。則司射命之。諸公卿大夫及衆射者拾取矢。則小射正作之也。經文小射正作取矢如初。注以爲禮殺代之。似未得經意。敖氏以爲衍文。則更非矣。胡氏肇昕曰。凌氏此條甚精。足正鄭氏敖氏之誤。盛氏雖駁敖氏。而其謂上經爲文闕。仍無異敖氏謂此經爲衍文也。得凌說。而諸家之解皆爲贅矣。三耦既拾取矢。諸公卿大夫皆降如初位。與耦入于次。皆袒決遂執弓。皆進當楅。進坐說矢束。上射東面。下射西面。拾取矢如三耦。皆進當楅。進三耦揖之位也。凡繼射。〔疏〕正義曰。敖氏曰。如初位者。適次繼三耦以南也。云適次而已者。兼深淺而言也。云入于次者。見其深入也。先言適。乃言入。若次中者。則皆先淺而後深也。執弓。亦右挾之。皆進。謂出次而西面之時也。上下射當楅而進。坐說矢束。是俱北面說之也。然則鄉射之大夫說矢束。亦北面明矣。既說。則上射少西而反東面。下射少東而反西面。乃拾取之。盛氏曰。適次入次之辨。敖氏謂之詳矣。而其說矢束之法則非也。北面說矢束。既說而後各就楅西東之位者。大夫與大夫之禮也。既就楅東之位而後說矢束。說之亦西面者。大夫爲下射之禮也。經文甚明。奈何混而一之邪。褚氏寅亮曰。先言如初位。後言入于次。位之在次外也益明。注云凡繼射命耦而已。不作射。不作取矢如初者。張氏爾岐曰。注繼射。謂繼三耦而射。如初。謂從三耦之法。繼射者皆從耦法。若士與大夫爲耦。士東面。大夫西面。大夫進坐說矢束。退反位。〔疏〕正義曰。正說故不再命之也。方氏苞曰。再射言爲耦之上下。三射言所面之東西。互見且相證也。士與大夫耦。再射即有之。而至此始見。以君射之儀。賓與諸公卿大夫升降進反揖讓之數。具詳於再射。禮重又繁。無暇及士與大夫耦之末節。故補敘於三射。亦列事之義法宜然。褚氏寅亮曰。大夫爲下射也。亦西面說之。不北面。注云自同於三耦者。欲與其耦拾取也。耦揖進坐。兼取乘矢與順羽。且左還。毋周。反面揖。取



乘矢不敢。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與大夫拾。大夫進坐，亦兼取乘矢如其耦。北面搢三挾一个，揖進。大夫與其耦皆適次，釋弓說決拾，襲反位。諸公卿升就席。大夫反位。諸公卿乃升就。疏曰：正義曰：敖氏曰：後揖進之進當作退。釋射云：揖退是也。脫耳。又此上下文皆言卿大夫升就席。不應此時獨否也。然則此有脫文明矣。張氏爾岐曰：諸公卿大夫自爲耦者，拾取矢在前。大夫與士耦者，取矢在後。前取矢者待於三耦之南。至大夫與耦取矢反位，乃與之同升就席。以爵同，故相待也。褚氏寅亮曰：與反位之大夫同衆射者，繼拾取矢，皆知三耦遂入于次，釋弓矢說決拾，襲反位。疏曰：正義曰：校勘記曰：繼拾取矢，繼誤作既。

右將以樂射射者拾取矢

司射猶挾一个以作射如初。一耦揖升如初。司馬升命去侯，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司射與司馬交于階前，倚扑于階西，適阼階下北面，請以樂于公。公許。請奏樂以爲節也。始射，獲而未釋獲，復釋獲，復用成法。教化之漸也。射用應樂爲難。孔子曰：射者，其惟賢者乎。疏曰：正義曰：注君子之於事，校勘記曰：事下，徐本，通解，何以聽。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惟賢者乎。疏曰：正義曰：注君子之於事，校勘記曰：事下，徐本，通解，釋獲者，謂第二番射，復用樂行之者，謂此第三番射，始取荷能，中課有功，終用成法。司射反搢扑，東面命樂正，總上三番射，言教化之漸也。孔子以下，禮記射義文，引以證射用應樂爲難之意也。司射反搢扑，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言君有命用樂射也。疏曰：正義曰：注云樂正在工南北面者，賈疏云：此時工在洗東西面，樂正在工南北，則直云樂正爲大樂正可知。周禮大樂正，王大射，令奏騶虞，諸侯大射，亦當大樂正令奏騶虞，下疏謂單言樂正者，謂大樂正，是也。樂正曰諾。司射遂適堂下北面，眡上射命

曰不鼓不釋。不與鼓節相應。不釋算也。鼓亦樂之節。學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疏〕正義曰。校勘

上射。眡。唐石經。徐本。通解。楊。敖。俱作視。案釋文於前視算作眡。注云本亦作視。於此無釋則亦作視也。眡

當从目。今从耳。非也。注不得不得。不得上。徐本。通解。楊氏。俱有五聲二字。是也。○引學記者。證鼓亦樂節之意。

云凡射之鼓節。投壺其存者也。投壺篇在禮記中。其篇圖出魯鼓薛鼓云。取牛以下爲投壺節。盡用之爲射節。是也。引周禮者。射人樂師職皆云。天子饌虞九節。諸侯饌首七節。大夫采蘋。士采藻。皆五節。上射揖。

司射退反位。樂正命大師曰。奏狸首閒若一。樂正西面受命。左還東面命大師。以大射之樂章使奏之也。狸首。名篇。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以爲諸侯射節者。采其既有弧矢

之威。又言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有樂以時會君事之志也。閒若一者。調其聲之疏數重節。

〔疏〕正義曰。注云狸首逸詩曾孫也者。以狸首是逸詩篇名。曾孫其章頭也。因亦謂之曾孫耳。云狸之言不來也者。

解詩篇名狸之意。狸與來古音相近。不來。即狸之合聲。猶終葵之爲椎。邾婁之爲邾也。云其詩有射諸侯首不

朝者之言。因以名篇者。以狸爲不來首爲諸侯不朝者。故其詩因以名篇。中有射諸侯首不朝者之言。故用其詩爲大射

樂章也。云後世失之。謂之曾孫。曾孫者。其章頭也。射義所載詩曰。曾孫侯氏。是也者。此據射義所引曾孫侯氏之言。

知爲此詩章頭。故後世又名狸首爲曾孫。云以爲諸侯射節者。采其既有弧矢之威。又言小大莫處。御于君所。以燕以

射。則燕則饗。有樂以時會君事之志也者。此據射義所引曾孫之文。明其所以爲諸侯射節之意也。盛氏曰。狸首之詩。

今無以考其名篇之義。然以騶虞采蘋之類推之。亦必其首章有此二字。而取以名之耳。射義所載曾孫侯氏數語。未知

其果是與否。即使果是。亦未必其章頭也。鄭君諱所不知。而強爲之說。妄矣。又案大戴禮投壺篇。末亦載曾孫侯氏

之詩。比射義特詳。又雜以考工記祭侯祝辭。有嗟爾不寧侯。爲爾不朝于王所。故亢而射女之言。或鄭說之所本與。

凡以樂節射者。但取其節。而不取其詩之義也。今案大小戴記所載曾孫侯氏之詩。皆序射事。與騶虞采蘋之類不協。

注說原本射義。考射義云。天子以騶虞爲節。諸侯以狸首爲節。大夫以采蘋爲節。士以采芣爲節。騶虞者。樂官備也。狸首者。樂時會也。采蘋者。樂循法也。采芣者。樂不失職也。是凡取以爲節者。皆有其義。蓋氏謂以樂節射。但取其節。不取其詩之義。顯與記文相悖。又射義引詩曰。曾孫侯氏。四正具舉。大夫君子。凡以庶士。小大莫處。御于其所。以燕以射。則燕則饗。言君臣相與盡志於射。以習禮樂。則安則饗也。是以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此天子所以養諸侯。而兵不用。諸侯自爲正之具也。詳釋記文。此節明言諸侯相與盡志於射之事。所引詩言。亦與樂時會之義相合。是此詩爲狸首之詞甚明。故鄭得據以當狸首之詩。非鑿空而妄說也。蓋氏章氏駁之。非是。劉氏政別自爲說。謂狸首爲鶴巢。取其與騶虞采蘋采芣皆二南篇名。夫不顧其義。而惟取於二南之中。則二南豈止此四篇乎。且葉文狸首巢形并不相類。何得妄取而當之。此真遠不知蓋闕之義也。云閒若一者。謂其聲之疏數重節者。張氏爾岐曰。聲之疏數。必使勻適如一。以射禮所重在於能循此節也。

大師不與許諾樂正反位奏狸首以射三耦卒射賓待于物如初公樂作而后就物稍屬不以樂志其他如初儀。不以樂志。君之射儀。遲速從心。其發不必應樂。辟〔疏〕正義曰。校勘記作後。注辟不敏也。葛本無也字。意所擬度也。擬。徐本釋文俱作人。與單疏述注合。○賈疏云。此經云如初者。皆如上第二番射法。惟作樂爲異。敖氏曰。稍屬。謂授矢于公稍屬也。然此當蒙如初儀之中。似不必獨見之。且語句不合。亦恐非作經者之意。蓋衍文也。蓋氏曰。稍屬當從敖氏作衍文。或謂稍屬不以樂志爲句。非。方氏苞曰。再射於授矢言稍屬。三射於樂作言稍屬。蓋以君之血氣有強弱。志慮有緩急。且無暇專勤藝事。故四矢之行。不過與拾發之節稍相屬而已。求以疏數如一。不可必得也。不過與鼓樂之節稍相屬而已。求以循聲而發。不可必得也。故少寬之。亦所以使自循省。而知職任之重且大也。胡氏璧所曰。稍屬仍謂授矢于公耳。不言授矢者。省文耳。注云辟不敏也者。以君之遲速與樂節相應。不以樂志。則不見其不敏。是辟不敏也。引春秋傳者。定八年左傳文。引以證志爲意所擬度之意。吳氏廷華曰。注謂不必應樂。於文似矣。若以理論。則比禮比樂。君臣皆然。以諸侯而不必應樂。則狸首爲虛奏矣。或云。公自以樂爲志。臣下尊君。不敢必君之以樂志爾。存參。卒爵如初賓就席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卒射降反位釋獲者執餘獲進告左右卒射如初〔疏〕正義曰。敖氏曰。卒射如初。謂公卒射。以至賓反位於階西之儀。賓就席。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繼射。釋獲如初。三事皆如初也。降反

位。指衆射之最後者而言。  
以見釋獲者升告之節也。

### 右以樂節射

司馬升命取矢。負侯許諾。司馬降釋弓反位。小臣委矢。司馬師乘之。皆如初。司射釋弓視算如初。釋獲者以賢獲與鈞告如初。復位。

### 右樂射後取矢數獲

司射命設豐實。解如初。遂命勝者執張弓。不勝者執弛弓。升飲如初。卒退。豐與解如初。〔疏〕正義曰。散有設豐二字。如鄉射之文。朱氏大詔曰。散說是也。命設豐者。司射是也。設豐者。司宮士也。實解。則弟子也。上經云。司射命設豐。司宮士奉豐。勝者之子弟洗解升酌。是也。司射但命設豐實解。乃弟子爲之。無待司射之命。若不重設豐二字。似以司射命設豐實解作一句讀。失之矣。唐石經脫。各本因之。當據鄉射補。通解反於鄉射刪下設豐二字。則失之甚者也。

### 右樂射後飲不勝者

司射猶袒決遂。左執弓。右執一个。兼諸弦。面鏃。適次。命拾取矢如初。〔疏〕正義曰。注云。側持弦曰執者。上文皆云挾一个。注云。方持弦矢曰挾。此云執一个。是側持弦矢也。司射反位。三耦及諸公卿大夫衆射者皆袒決遂。以拾取矢如初。矢不挾。兼諸弦。面鏃。退適次。皆授有司弓矢。襲反位。〔疏〕正義曰。吳氏廷華曰。卿

大夫升就席〔疏〕正義曰：敎氏曰：不言諸公者，可知也。諸公卿大夫既就席，則士亦當反西方之位矣。

右樂射後拾取矢

司馬適次釋弓說決拾去扑襲反位司馬正命退楅解綱小臣師退楅巾車量人解左下綱司馬師命獲者以旌與薦俎退解猶釋也。今文〔疏〕正義曰：敎氏曰：退楅亦于次。司馬正於此命解綱，則亦命繫之明氏承琪曰：案鄉射惟司馬一人而司馬即前之司正。此則大射正爲司正，不爲司馬。而別有司馬正一人，司馬師一人，鄉射命弟子說侯，命獲者以旌退，皆司馬命之。此則司馬正命解綱，司馬師命退旌師者，正之戒也。此外有小臣師，又有僕人師，若如今文無司馬，單言師，未明何人，故鄭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諸所退射器皆俟，備從古文。吳氏廷華曰：此下當有司馬復爲司正語，文省。司射命釋獲者退中與算而俟諸所退射器皆俟，備其薦〔疏〕正義曰：敎氏曰：亦小臣執中。大史執算也。退中與算，亦於西堂俎。〔疏〕下：既則大史小史俱復位於門東。盛氏曰：大史當復於侯東北之位。

右三番射竟退諸射器將坐燕以終禮

公又舉奠觶惟公所賜若賓若長以旅于西階上如初大夫卒受者以虛觶降奠于篚反位〔疏〕正義曰：敎氏曰：此一舉觶，當在未立司正之前，乃降於此者，爲射故也。陳氏陽曰：燕禮工歌之後，笙奏之前，卽爲大夫舉旅。大射至射畢爲大夫舉旅者，主於射故也。吳氏廷華曰：此是長腰之第三解。褚氏寅亮曰：前腰三解，公舉其二，餘其一，至射畢旅大夫，公乃舉之。

右爲大夫舉旅酬

司馬正升自西階東楹之東北面告于公請徹俎公許射事既畢禮殺人〔疏〕正義曰韋氏協夢曰摠射

徹俎亦當以司正李氏賓之謂司馬正當作司正今從之遂適西階上北面告于賓賓北面取俎以出諸公卿取俎如賓禮遂出授從

者于門外者自其從〔疏〕正義曰如賓禮謂亦如鄉其席大夫降復位門東北〔疏〕正義曰賈疏云大夫雖無俎

堂故降復位注云門東北面者謂初小臣納卿大夫門東北面揖位敷氏曰復位門右少進之位以諸

公卿亦以俎出故也燕禮諸公卿無俎故與大夫降而立于西階下盛氏曰復位門右少進之位以諸

降自阼階以東也降自阼階若親徹〔疏〕正義曰敷氏曰正庶子之長者也燕禮膳設公俎亦膳宰徹之然則上

俎不皆賓諸公卿皆入門東面北上以將燕亦因從賓〔疏〕正義曰敷氏曰入門入自闔東也入門而不

升宜近之盛氏曰東面北上與燕禮卿大夫降位同蓋近西階下也敷說非吳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

氏廷華曰東面北上以將自西階升也應射卿大夫皆降東面北上即此位耳司正升賓賓諸公卿大夫

皆說屢升就席公以賓及卿大夫皆坐乃安命以我安臣於君倚〔疏〕正義曰校勘記曰羞庶羞進也

席衆也所進衆羞謂饔飩狗〔疏〕正義曰注炮鼈膾經炮臘本作魚釋文云徐本俱作炮釋文云炮或作

臠之以其膾臠炙之舉燂其膾不羶又公食大夫禮有牛載炙羊載炙豕載炙大射先行燕禮燕禮其牲惟狗故知衆



〔疏〕正義曰。注云與對必降席者。賈疏曰。經直云與對。不言降席。鄭知降席者。以爲反坐故知降席也。云司正退立西序端者。賈疏云。司正監酒。此將獻。士事未訖。亦如鄉飲酒監旅時立于西序端也。吳氏延華曰。吾皆命。則北面揖命之也。

右徹俎安坐

主人洗酌獻士于西階上。士長升拜受。主人拜送。獻士用解。士賤也者。對者賤。用小者尊。士賤宜用解。故今文作觶。鄭不從也。士坐祭立飲。不拜既爵。其他不拜坐祭立飲。其他。謂衆士也。升不拜受爵。乃薦司正與射

人于解南北面東上。司正爲上。司正。射人士也。以齒受獻。既乃薦之也。〔疏〕正義曰。賈疏云。案燕禮薦司

冪一人。此不言其數。又不言司正與執冪者。以射人是小射正。非一人互見執事。執事者皆同獻。不言其數。不言執冪者二人。文不具。盛氏曰。此言射人而不言其數。則不止一人矣。蓋小射正之俟於東堂者皆與也。皆與也者。以其有事也。不言司正者。以其爲士中之尊。不可位於小射正之下也。不言執冪者。執冪者非士也。凡此皆與燕禮異。疏以爲文不具。非。方氏苞曰。司正即大射正也。司馬之事與司射等。而不與於射薦。以大射主於習禮觀德。而義不兼於立武也。司馬且不與。況司正與執冪者。疏謂文不具。非也。又案上下經文。似羣士皆受獻立於東方。而後徧薦於司正。射人執射政之總。故獻時獨薦於解南以優異之。猶燕禮之主人。士也。而與大夫同薦。舊說俱難通。燕以示慈惠。故井及司正與執冪者。大射以辨名位。程德器。故惟射人特薦。義之宜也。釋官曰。大射以射爲主。故司射與射人特薦。射人當兼司射小射正言之。凡射時有事者皆得薦。故不言其數。燕禮則射人之供事者少。故云一人。注疏俱未的。又案。大射正小射正分別尊卑長貳之稱。司射臨事設立之名。射人其官之本號也。此篇射人戒諸公卿大夫射。射人宿視滌。射人告具于公。以直云射人。則其官之長可知。且是時射人供事者少。無煩辨別尊卑也。攢獨言大射正者。以自後皆言攢者。恐人不辨其爲長爲貳。故特著之也。司射不著爲大射正小射正者。以燕禮經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已有明文。從可知也。自後皆言攢者。司正、司射、大射正、小射正。不復言射人。此又云薦司正與射人者。

以射事既畢。無須辨其長貳。故總言射人。見有事於射者皆得薦也。司正仍云司正。不總屬射人者。以是後司正猶有事。故從其設立之名而別言之也。此射人一官稱名錯出之故。於此求之。可以得其緒矣。又案射時雖有司射大射正小射正。而始終皆司射主其事。如初次射請射。命納射器。位畫物。比三耦。命取弓矢。誘射。作射。命射。告卒射。第二次釋獲之射請射。比衆耦。命拾取矢。作射。請釋獲于公。命設中。命射視算。命設豐。命飲獻釋獲者。第三次樂射請射。命拾取矢。作射。請樂于公。命射視算。命設豐。命飲。命拾取矢。命釋獲者退中與算。皆司射事也。大射正惟公射時授弓受弓。以矢行告。小射正惟作升飲。作取矢。及公射時贊決拾授弓於大射正而已。張氏惠言曰。士庭長。其位是士。故獻士先薦之。猶主人是大夫。獻大夫時先獻主人也。賈疏以爲既獻士乃薦司正。非也。褚氏寅亮曰。以齒受獻。薦則先士。於獻示同。於薦示異也。鄭於上經司射指爲射人。此經注云射人小射正。然則司射蓋小射正矣。但據燕禮大射正爲司射。則此似不應以小射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士既獻易位射正爲之。數氏謂亦大射正。或燕射異於大射與。辨獻士。士既獻者立于東方。西面北上。乃薦士。士既獻易位夫在堂。臣位尊東也。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亦者。亦士也。韓獻乃薦。疏正義曰。釋官曰。此經與燕畢獻薦之。略賤。祝史小臣師亦就其位而薦之。也。祝史門東。北面東上。禮同。則知燕禮之小臣師非其長明矣。注云祝史門東。北面東上者。釋官曰。經不著祝史之位。故注言之。數氏曰。此獻史蓋小吏也。大吏。釋獲。最已受獻。盛氏曰。祝史位在千侯之東北。注非。韋氏協夢曰。周禮大史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小史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諸侯降等。亦當有其半。射禮釋獲用大史小史各一人。皆於釋獲時獻之。其不主釋獲者。至此始受獻。張氏惠言曰。疏以獻旅食西面授。決大史等北面。主人亦西面授。小臣師南面。主人北面授。案旅食別於士。故別尊獻之。祝史小臣師皆士也。獻之當在士中。薦之於其位如司正例耳。經云就其位而薦之。非就其位而獻之也。疏妄說。案此經諸官。有始入不言其位。而其後可見。及注明言之者。主人在洗北薦時見之。小臣師在東堂下。共先入時不言。大射正至爲司正然後有位。司射司馬服不矢人至射然後有位。大樂正小樂正僕人正僕人師僕人士庶子正庶子內小臣工人士梓人司宮祝則注皆言其位。量人巾車繡僕人注言其受獻之位是也。又有經注皆不言其位者。小臣正小射正司馬師小史宰胥甸人是也。以義推之。前射時量人巾車張三侯。樂人宿縣。司空設尊布席。射人宿視滌。膳宰具饌。此皆有事先在射宮者。樂正僕人內小臣皆內臣之屬。庶子宿衛主人。宰夫是膳宰之長。及工人士梓人繡僕人皆婦除之官。必先就位而俟。不隨君入。故入門後不著其位。案公食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土在宰東北。西面南上。此賓諸公卿之屬。不自房來。則宰位不在北堂。燕禮宰夫官具饌于寢東。注又以內小臣在東堂下南面西上。則宰胥及



右主人獻士及旅食

賓降洗升。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賓受公賜多矣。禮將終。宜勸公序厚意也。今文解。

爲觶。公答再拜。無再拜。

正義曰。注云。今文公答再拜無再拜者。校勘記曰。無再拜。拜字疑衍。姜氏曰。答再拜者。蓋賓致爵。拜。無再拜。與臣異。而既徹俎安坐。又與其前異。當以古文爲正。方氏苞曰。燕禮公答賓。主人媵爵者。卿大夫皆再拜。大射皆一拜。惟答賓前後兩再拜。於飲射爵。見救過之道在自下。於賓媵觶。見禮賢之義當厚終也。然賓始升。及卒爵答再拜。而賓爵仍答一拜。輕重之衡寓焉。外此惟始媵觶者卒解後答再拜。以此解乃代公飲酬爵也。無算爵。受賜爵者答再拜。以受者非賓則公卿亦禮厚於終之義。胡氏承琪曰。案燕禮云。賓降洗。升。賓坐祭卒爵。媵觶于公。酌散。下拜。公降一等。小臣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升。賓坐祭卒爵。

再拜稽首。公答再拜。賓降洗象觶。升酌膳。坐奠于薦南。降拜。小臣正辭。賓升成拜。公答拜。反位。反位。反此

觶當爲「疏」。正義曰。公答拜反位。校勘記曰。反上。唐石經。徐本。通解。要義。敖氏。俱有賓字。石經考文提要。解。云。上云。賓升成拜。升與反位相承。注云。此觶當爲解者。賈疏云。凡旅酬皆用解。獻士尙用解。故知觶當爲解。下經觶亦當爲解。胡氏承琪曰。疏說是也。又案疏云。下經觶亦當爲解者。指下文公坐取賓所媵觶而言。今十行本則作公坐取賓所媵解。蓋因疏說改之。賈所見本作觶也。公坐取賓所媵觶興。

惟公所賜。受者如初。受酬之禮。降更爵。洗升酌膳。下再拜稽首。小臣正辭。升成拜。公答再拜。乃就席坐行之。坐行之。若今。疏。正義曰。受酬之禮。校勘記曰。有執爵者。主酌授之。惟受于公者拜。其餘則否。司正命

執爵者爵辯。卒受者興以酬士。欲令惠。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司正以酬士命大均。下文方言酬節。此其命之辭也。大夫卒受者以爵興。西

階上酬士。士升。大夫奠爵拜。士答拜。與酬士者。士立堂。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士立堂下。徐本無士字。通下。與上坐者異。異下徐本通解俱有也字。與單

疏標目 大夫立卒爵不拜實之士拜受大夫拜送士旅于西階上辯祝史小臣師旅食皆及焉士旅酌旅序也士以次自酌相酬無執爵〔疏〕正義曰注云無執爵者對上者文卿大夫有執爵者而言也

右賓舉爵爲士旅酬

若命曰復射則不獻庶子獻庶子則正〔疏〕正義曰敖氏曰命君命也。不猶未也。此雖非正射。然亦當於禮畢後無事。獻庶子等。如下節所陳。若復射。則暫止。俟射畢乃獻。盛氏曰。此又因燕而射也。燕禮射於獻士之後。今移於此者。以前有三番正射。其節宜少閒也。章氏協夢曰。不獻庶子。非謂終不獻也。蓋不獻庶子。即行復射禮。既復射。然後獻之。司射命射惟欲。司射命賓及諸公卿大夫射。欲者則射。〔疏〕正義曰。敖氏曰。以其非正射也。人之力量弱也。然則正射之時。自諸公以至於士無有不與射者矣。卿大夫皆降再拜稽首公答拜。拜君樂與臣下執事無已。不〔疏〕正義曰。敖氏曰。公不辭之。而即答拜者。以賓不在其中也。賓不與此拜者。以與君爲耦。射否宜由君。不敢從惟欲之命也。盛氏曰。皆降拜者。拜君復射之命也。雖將不與射者亦拜。賓亦在焉。而公不辭之者。以其非與公爲禮也。凡因受命而拜者。公皆不辭其下拜。敖說非。案義疏曰。命復射而拜。壹發中三侯皆獲。其功一也。而和者亦多。尙歡〔疏〕正義非爲樂與執事也。賓與君爲耦。不可從羣臣之類矣。壹發中三侯皆獲。樂也。矢揚觸或有參中者。尙歡〔疏〕正義教勸記曰。注而和者亦多。亦。徐本。通解。楊氏。俱作益。與疏合。尙歡樂也。歡。陳本作勸。○上文惟公中三侯皆獲。至此燕後復射禮殺。臣與君同。故云和者益多也。尙歡樂也。云矢揚觸。或有參中者。以卿大夫士因矢揚觸。或有中非其侯者。亦皆獲也。敖氏曰。以其非正射。故上下射惟拾發一矢而已。以其壹發。故雖中非其侯。而亦獲是禮。亦相因而然也。中亦謂中其鵠耳。惟公則離維綱揚觸復而皆獲。上云退中與算而侯。至是則亦設中執算而釋獲矣。釋獲則有飲射爵之事也。郝氏曰。壹發惟發一矢。中三侯皆釋獲。以一矢獲難也。盛氏曰。此著其禮之異者。其他皆如初可知。凡射必將乘矢。因燕而射亦然。詩云四鍤既鈞是也。敖氏郝氏皆以爲惟發一矢。恐非。壹發中三侯皆

右坐燕時或復射

庶子之禮。

庶子既掌六牲之體・又正舞位授舞器・與膳宰樂正聯事・又掌國子戒令・教治世子之官也・左右正・謂樂正僕人正也・位在中庭之左右・小樂正在頌磬之北・右也・工在西・卽北面・工遷於東・則東面・大

樂正在笙磬之北・左也・工在西・則西面・工遷於東・則北面・僕人正相大師・工升堂・與其師士降立於小樂正之北・北上・工遷於東・則陪其工後・國君無故不釋縣・二正・君之近官也・內小臣奄人掌君陰事陰令・后夫人之官也・獻

三官於阼階・別內外臣也・同獻更洗・以時事不聯也・獻正下及內小臣・則磬人鐘人鐸人鼓人僕人師僕人士盡獻可知也・庶子內小臣位在小臣師之東・少退西上・

〔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后夫人后誤作後・○釋官曰・左

有正辨見燕禮。鄭氏兼樂正釋之。誤。經有小樂正。又有樂正。疏謂單言樂正者。謂大樂正是也。但此篇有小樂正。故單言樂正者爲大樂正。若散文。則小樂正而通言樂正。燕禮諸篇無大樂正。所言樂正。皆小樂正也。此篇則大小樂

正俱有。小樂正主告樂備。經云。小樂正從之。升自西階。北面東上。又云。小樂正立于西階東。是也。大樂正主射時命工奏樂。經云。司射東面命樂正曰。命用樂。樂正曰。諾。又云。樂正命大師曰。奏狸首聞若一。是也。注謂

小樂正在頌馨之北。爲右。大樂正在笙馨之北。爲左。其言無所據。鄉射禮將射。樂正適西方。命弟子贊工遷樂於下。降自西階。阼階下之東南。堂前三筵。西面北上坐。樂正北面立於其南。射畢。樂正命弟子贊工卽位。弟子相工如其

降也。升自西階反坐。此篇不言者。文不具耳。其實亦與彼同。樂正之位。總與工相近。工在西。則立於西。工在東。則立於東。大小樂正皆然。以鄉射參之。此篇工入時。大小樂正皆當立於西階下。特主告樂備者爲小樂正。故言小樂

正從之。及遷樂於東之時。大小樂正皆當立於其南。鄭氏之說。考之於經。無所依據。蓋緣誤解左右正爲樂正。故意違其說。以牽合左右之文耳。

右主人獻庶子等獻禮之終也



無算爵。算數也。爵行無次數。〔疏〕正義曰：注惟意所。惟意所勸。醉而止。士也。有執膳爵者。有執散爵者。酌以進公。

公不拜受。執散爵者酌以之。公命所賜。所賜者與受爵。降席下奠爵。再拜稽首。公答再拜。〔疏〕

正義曰：方氏苞曰：公爲賓舉旅。再拜稽首。公答一拜。則爲卿大夫舉旅皆答一拜可知矣。而無算之受賜者獨答再拜。示君之待臣。宜厚於終也。猶燕禮公命徹幕。公卿大夫皆降拜稽首。而不復升拜。示臣之事君。於終彌謹也。

受賜爵者以爵就席坐。公卒爵然後飲。酬之禮。爵代舉。今爵並行。嫌不代。〔疏〕正義曰：校勘記曰：注

爵者受公爵酌。反奠之。燕之歡在飲酒。成其意也。受賜者與授執散爵者。執散爵者乃酌行之。與其所。〔疏〕正義曰：禮氏寅亮

曰：不言爵。可知也。何必添入。惟受于公者拜。卒爵者與以酬士于西階上。士升。大夫不拜。乃飲實爵。乃猶而。士不

拜受爵。大夫就席。士旅酌亦如之。〔疏〕正義曰：張氏爾岐曰：亦如大夫。之。不拜而飲。飲畢遂實爵也。公有命徹幕。則賓及諸公卿大夫

皆降西階下。北面東上。再拜稽首。命徹幕者。公意。〔疏〕正義曰：北面東上。校勘記曰：殷勤。欲盡酒。〔疏〕曰：石經補闕誤作北北東上。公命小臣正辭。公答拜。

大夫皆辟。升反位。升不成拜於將。醉。正臣禮。士終旅于上如初。卿大夫降而爵止。於其反席卒之。無算樂。升歌間合無次。數。惟意所欲。

右燕末盡歡

宵則庶子執燭于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于庭。閭人爲燭于門外。宵。夜也。燭。燒也。甸人。掌共薪蒸者。

庭大燭。爲其位廣也。〔疏〕正義曰：候賓出。校勘記曰：爲。作也。作燭候賓出。〔疏〕候。徐、陳、通解。俱作俟。賓醉。北面坐。取其薦脯以降。取脯。重得。奏。陔。樂章。

也。其歌。頌類也。以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遂出。必賜鐘人。鐘人以鐘鼓奏陔夏。卿大夫皆出。從賓出。鐘鼓奏之。其篇今亡。賓所執脯。以賜鐘人于門內。遂出。必賜鐘人。鐘人以鐘鼓奏陔夏。卿大夫皆出。從賓出。公不送。臣也。與之安燕交。公入。驚。驚者。射宮在郊。以將還爲入。燕不驚者。於路寢無出入也。鄉射記。於郊則閭中。鄭云。諸侯大學在郊。是諸侯大射所。故云大射在郊也。燕禮記云。燕朝服于寢。是燕於路寢也。敖氏曰。入謂降而入於內也。驚上似脫奏字。燕禮不言公入。此言公入。爲奏驚而見之也。公入而奏驚夏。亦盛射禮也。出時不奏。遠辟天子之禮也。大司樂職曰。大射。王出入令奏王夏。盛氏曰。公入當依鄭解。後儒據此而謂大射亦在公宮。非也。然此言於卿大夫皆出之後。則公之自大學而歸也。蓋獨後於羣臣矣。亦可見公之勤禮而不倦也。周禮鐘師掌以鐘鼓奏九夏。其卒曰驚夏。未詳何用。杜子春以爲公出入奏之。蓋據此言也。然此惟見公入。而出則無文。又言驚而不言夏。則杜說亦未可盡信。大抵公入奏驚。猶實出之奏陔。其所歌之詩。與奏之之節。必與天子之樂有別。而今皆不可考矣。褚氏寅亮曰。敖氏總誤認射在路寢。故以爲降入於內。不知諸侯路寢之庭。不能容九十弓之侯道也。○又曰。此篇無記。見於鄉射篇矣。

### 右賓出公入



# 儀禮正義

## 卷十六

### 聘禮第八

鄭目錄云。大問曰聘。諸侯相於。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小聘使大夫。周禮曰。凡諸侯之邦。疏正義

曰。相問之禮下。毛本無也字。釋文。集釋俱有。於五禮上。集釋有聘字。毛本無。今從集釋。○云大問曰聘者。聘之與問。對文異。散則通。詩采薇毛傳云。聘。問也。自虎通云。聘者。問也。曲禮曰。諸侯使大夫問于諸侯曰。聘。是聘問義通。鄭以此篇是言大聘之禮。故云大問曰聘。對下小聘曰問言也。云諸侯相於者。呂覽注云。於。猶厚也。言聘為諸侯相親厚之道也。云久無事。使卿相問之禮也者。據下記久無事則聘焉。注云。事。謂盟會之屬也。知大聘使卿者。賈疏云。大行人云。上公九介。侯伯七介。子男五介。又云。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聘義。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是諸侯之卿介。各下其君二等者也。此聘禮是侯伯之卿。以其經云五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又云。入竟張廬。孤卿建廬。據侯伯之卿之聘者。周公作經。互見為義。此見侯伯之卿大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親聘上公之臣。公食大夫。琯實云。倫膚七。據子男之臣。是各舉一邊而言。明五等俱有。是其互見為義也。盛氏云。大國聘禮。見於周禮司儀職文。所謂諸公之臣。相為國客。是也。周禮舉大國。此舉次國。蓋互相備。今案郊勢經云。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注云。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公之臣受勞於堂。則鄭固以此篇為侯伯大聘之禮矣。然要其聘之儀節。五等皆同。所異者。唯禮物度數耳。云小聘使大夫者。以大聘使卿。明知小聘使大夫。下經小聘曰問。其禮如為介三介。是又下其卿二等。故知使大夫也。云周禮曰。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父死子立曰世。凡君即位。大國朝焉。小國聘焉。此皆所以習禮。考義。正利。久無事。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殷相聘也。世相朝也者。此周禮大行人文。彼注云。小聘曰問。殷。中也。一德。以尊天子也。必擇有道之國而就脩之。鄭司農說殷聘。以春秋傳曰。孟僖子如齊殷聘。是也。今案。周禮書殷相聘。與下記久無事則聘義合。謂中間久無事。則行聘禮。爾雅釋言。殷。齊。中也。故鄭服皆訓殷為中。鄭注

云。又於殷朝者及而相聘也者。謂於朝之中及時相聘也。蓋諸侯之相朝。世一行之。聘則無數。故於其中酌擇無事之時而行之。使不失之疏。亦不失之數也。若方有盟會之事。而又行聘。則數矣。是言殷相聘。與晉久無事則聘。義正同也。聘義曰。故天子制諸侯。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鄭注。比年小聘。所謂歲相問也。三年大聘。所謂殷相聘也。王制曰。諸侯之于天子也。比年一小聘。三年一大聘。五年一朝。鄭注。此大聘與朝。晉文霸時所制。兩注似異者。褚氏云。比年三年。乃周公所制邦交之禮。非行於天子之禮也。王制則指諸侯之于天子。故鄭據左傳辨之。今案昭三年左傳曰。昔文襄之霸也。其務不煩諸侯。令諸侯三歲而聘。五歲而朝。此鄭所據之文也。又昭十三年左傳曰。明王之制。使諸侯歲聘以志業。開朝以講禮。亦與周禮不合。三禮札記云。周禮有天子聘諸侯之禮。大行人云。閒閒以論諸侯之志。又云。歲徧存。三歲徧覲。五歲徧省。是也。有諸侯聘天子之禮。大宗伯云。時聘曰問。殷親曰覲。大行人云。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親以除邦國之惡。是也。儀禮但有諸侯聘諸侯之禮。而無諸侯聘天子。及天子聘諸侯之禮。蓋皆闕而不存耳。○禮經釋例云。凡聘問觀皆于廟。會同于壇。士相見于寢。案聘禮聘賓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拚以俟矣。祧。始祖廟也。又聘時及廟門。公揖入。又云。几筵既設。摯者出請命。注。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聘禮重。故主國之君受之于始祖廟也。又云。賓朝服問癰。癰受于祖廟。問癰。聘賓奉其君命來。其禮亦重。故主國之卿受之于祖廟也。雖廟受而不几筵。辟君也。觀禮。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注。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曲禮曰。天子當俟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擊于朝。受享于廟。秋見曰覲。一受之于廟。周官大行人。公侯伯子男皆廟中將幣三享。亦指朝宗親遇而言。所謂廟者。皆祧廟也。是聘問觀皆受之於廟也。觀禮。諸侯覲于天子為宮方三百步四門墼十有二尋深四尺。注。四時朝覲。受之於廟。此謂時會殷同也。又引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為壇三成。是會同則於壇也。至于士相見禮。非問癰可比。其禮殺。行禮之處。經無明文。考士昏禮若不親迎壻見注。壻見於寢。壻見之禮。略如士相見之禮。則士相見當亦於寢矣。

聘禮君與卿圖事。圖。謀也。謀聘故及可使者。謀事者必因朝。〔疏〕正義曰。自此至不辭。言命使人之事。○癰。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疏〕謂三卿也。三卿皆國之大臣主政事者。故與圖之。周禮大宰職曰。乃施典于邦國。設其參。傳其伍。陳其殷。置其輔。鄭注。參謂卿三人。伍謂大夫五人。殷。衆也。謂衆士也。輔。府史。庶人在官者。禮記王制曰。諸侯之上大夫卿。下大夫。上士。中士。下士。凡五等。

鄭注。上大夫曰卿。王制又曰。大國三卿。皆命于天子。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小國二卿。皆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次國三卿。二卿命于天子。一卿命于其君。下大夫五人。上士二十七人。鄭注。小國亦三卿。一卿命于天子。二卿命于其君。此文似誤脫耳。儀禮釋官云。大宰施典于邦國。設其參。不書小國有異。則小國亦三卿明矣。鄉飲酒義曰。建國必立三卿。是也。釋官又云。天子六卿。諸侯之制半天子。故卿止三人也。若大夫則不止五人。經云傳其伍。蓋指副於卿者言之。周禮六官之屬。卿止六人。而中大夫不止小宰小司徒等十二人。是其明證。士亦不止二十七人。王制但就上士言之。其中士下士則無文也。今案諸侯卿大夫士之制。略具於此。注云圖。謀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謀聘故及可使者。聘故。謂謀所聘之國。古之聘者必擇有道之國而行之。此常聘也。又如告糴乞師之類。亦行聘禮。皆所謂聘故也。可使。謂謀出聘之人。即使介是也。云謀事者必因朝者。古者諸侯每日視朝。君臣相見。故因朝謀之。天子諸侯皆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即路寢也。其二在路門外。謂之治朝。即正朝也。其三在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諸侯無皋門。外朝亦在庫門外。三朝唯路寢燕朝有堂。治朝外朝皆無堂。論語。攝齊升堂。謂燕朝也。燕朝又名內朝。見文王世子。治朝對庫門外之朝言。亦曰內朝。玉藻。朝服以日視朝于內朝。是也。對路門內之朝言。亦曰外朝。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是也。江氏永云。此圖事命使者。當在路寢之朝。後夕幣乃在路門外正朝也。又云。古者視朝之儀。臣先君入。君出路門。立于左。徧揖羣臣。則朝禮畢。於是君退。適路寢聽政。諸臣至官府治事處治文書。如議論政事。君有命。臣有進言。則於路門內朝。又云。路寢門內之朝。君之視之也。當有四。一爲與宗人圖嘉事。文王世子。公族朝于內朝。鄭云。謂以宗族事會。是也。一爲與羣臣燕飲。燕禮所言是也。一爲君臣有謀議。臣有所進言。則治朝既畢。復視內朝。鄭云。謂以宗族事會。是也。一爲與羣臣遂命使者。亦是在內朝也。一爲羣臣以玄端服夕見。亦是有事謀議也。四事外。則君與四方之賓燕。亦在路寢。非朝也。又或臣燕見于君。士相見禮所謂君在堂。升見。無方階。辨君所在。亦非朝禮。孔子侍坐侍食對問政對儒行。皆定燕見時也。今案此聘禮。略見諸侯三朝之制。圖事命使者。在燕朝也。及期夕幣。管人布幕于寢門外。注云。寢門外朝也。則是治朝。又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注云。次在大門外之西。則是外朝。其餘行禮在治朝外朝者尙多。各隨文解之。賈疏以大射爲射朝。不知大射在射宮。不在朝也。又謂儀禮不見路門外正朝。皆誤。云其位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面者。案燕禮小臣納卿大夫。卿大夫皆入門右。北面東上。士立于西方。東面北上。公降立于阼階之東南。南鄉。爾卿。卿西面北上。爾大夫。大夫皆少進。蓋三卿五大夫初入門右。同北面。得揖。卿西面。大夫少進。北面不改。卿以燕禮行于路寢。其面位如是。此圖事在燕朝。故約燕禮之文。知亦君南面。卿西面。大夫北面。士東



而也。江氏永云。王朝禮。三公北面。而諸侯禮大夫北面。變于  
王朝也。又天子諸侯路寢南面聽政。燕在阼階西面。見禮弓疏。遂命使者。  
因也。既謀其人。因命之也者。此使者卿也。在謀事之中。故因與謀定而命之也。書序傳云。因事曰遂。是進與因義  
通。云聘使卿者。姚氏範云左傳。鄭游吉對晉士景伯。先王之制。羣好聘享之事。于是乎使卿。魯所使聘于諸侯者。  
如公子友。公子遂。季孫行父。仲孫蔑。叔孫豹等。皆卿。使者再拜稽首辭。辭以不。〔疏〕正義曰。散氏云。使者  
則使卿。正也。吳氏延華云。變卿言使者。以所事名之也。使者再拜稽首辭。辭以不。〔疏〕正義曰。散氏云。使者  
親命之。故拜而後辭。異於傳命之儀也。又云。使者與上介必辭者。不敢以專對之才自許。君不許。乃退。退。反位  
謙敬也。注云辭以不敏者。凡使才須敏。左傳。禮成而加之敏。是也。故以不敏辭。君不許。乃退。退。反位  
者必。〔疏〕正義曰。不許者。不許其辭也。云退。反位也者。言此退是反其西面之位。非退出也。必知退是反位者。  
進。〔疏〕以受命者必進而近君。達其位也。曲禮曰。揖人必達其位。況拜君命乎。不許乃退。不再辭者。臣惟君所  
使。雖懼弗勝任。而亦不敢避也。既圖事。戒上介亦如之。既。已也。戒。猶命也。已。謀事。〔疏〕正義曰。蔡氏云。上介。大  
使有故。則上介攝其事。是其任亦重。故亦稽首辭如使者。今案亦如之。如其再拜以下至不許乃退也。注云戒。猶  
命也者。儀禮內言戒者不一義。有訓警者。有訓告者。此戒上介。亦是命之為上介。與命使者同。故云猶命也。云已  
謀事。乃命上介。難於使者。易於介者。上遂命使者。即於圖事時命之。此圖事既畢乃。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  
戒。明不與使者同命。是有難易之分也。散氏云。使者言命。上介言戒。異尊卑也。宰命司馬戒衆介。衆介  
皆逆命。不辭。宰。上卿或君事者也。諸侯謂司徒為宰。衆介者。士也。土屬司。〔疏〕正義曰。黃氏丕烈云。張氏淳  
之屬也。上。皆增大字。據陸也。案單疏述注。無大字。今案嚴本及各本俱無大字。集釋載此注云。諸侯謂司徒為大宰。  
有大字。下注無。○宰命司馬。蓋以君命命之。必命司馬戒衆介者。衆介卑。君不親命之也。注云宰。上卿或君事  
者也者。案王制。次國之上卿。位當大國之中。中當其下云云。是於三卿中。更分爲上中下也。故左傳有冢卿介卿亞  
卿之稱。冢卿。即上卿也。貳君事。謂執政也。云諸侯謂司徒為宰者。案內則。后王命冢宰。降德于衆兆民。鄭注。  
一云。冢宰。記者據諸侯也。諸侯并六卿爲三。或兼職焉。王制疏引崔氏靈恩云。三卿者。依周制而言。謂立司徒兼  
冢宰之事。立司馬兼宗伯之事。立司空兼司寇之事。故春秋左傳云。季孫爲司徒。叔孫爲司馬。孟孫爲司空。此三卿

也。以此推之。故知諸侯不立冢宰。宗伯司寇之官也。下大夫五人者。謂司徒下二人。一小宰。一小司徒。司空下二人。一小司寇。一小司空。司馬事者。惟置一人。一小司馬也。儀禮釋官云。諸侯三卿。其來已久。詩曰。乃召司空。乃召司徒。牧誓及立政。言文武未得天下以前制。皆曰司徒司馬司空。至武王有天下。立六卿。而三卿遂定為諸侯之制。是以酒誥。梓材。俱云司徒司馬司空也。春秋時有可考者。如襄十年左傳云。子國為司馬。子耳為司空。子孔為司徒。二十五年傳云。子產入陳。司徒致民。司馬致節。司空致地。昭四年傳云。吾子為司徒。夫子為司馬。孟孫為司空。此三卿為司徒司馬司空之證也。今案諸侯不立冢宰之官。以司徒兼之。故亦謂司徒為宰也。互詳大射儀宰戒百官下。云衆介者。士也者。衆介。下經亦稱士介。明以士為之。則上介為大夫益明矣。云士屬司馬。周禮司馬之屬。司士掌作士適四方。使為介者。此釋經所以命司馬戒之義也。司士職曰。掌國中之士治。凡其戒令。司士為司馬之屬。官而掌士。故云士屬司馬也。作士適四方。使為介。亦司士職文。彼注分使與介為二。謂士使自以王命使也。此注引之。則取為介之文。以證衆介為士。玉藻曰。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為賓也。云逆猶受也者。爾雅說文皆云逆。迎也。禹貢同為逆河。鄭注言相向迎受。故此注云猶受也。衆介受命不辭者。蔡氏云。衆介無應對危辱之責。為君奔走職也。故直受不辭。○王氏士讓疑諸侯三卿。經言宰命司馬戒衆介。是二卿皆在國理事。堪使者。惟司空耳。今案。諸侯司徒下有小宰小司徒。司馬下有小司馬。宰與司馬若出使。自有小宰等官攝其命與戒之事。不必泥也。

### 右命使

宰書幣。書聘所用幣多少也。〔疏〕正義曰。自此至所受書以行。言授幣之事。注云。書聘所用幣多少也者。經所云之文。各稱其邦而為之幣。注謂于大國則豐。于小國則殺。是用幣有多少也。郝氏敬云。幣。所屬玉帛皮馬之類。書。記數也。云宰又掌制國之用者。是申言宰書之義。王制曰。冢宰制國用。是也。敝氏云。周官冢宰。以九式均節財用。六曰幣帛之式。命宰夫官員。宰夫。宰之屬也。命之〔疏〕正義曰。云宰夫。宰之屬也者。詳大射儀。云命之使。故此主書幣也。使宰夫官員。使宰夫官員幣及所宜齎。命之〔疏〕正義曰。云宰夫。宰之屬也者。詳大射儀。云命之使。宰既書用幣之數。遂命宰夫。使官員之。吳氏廷華云。官員。謂衆官各備其所宜具也。今案注既云使宰官員幣。而又云及所宜齎。則官員者。不獨幣而已。齎與資通。下記問幾月之資注。資。行用也。周禮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鄭

注。齎、行道之財用也。是凡出聘所宜用者。皆使其所掌之官具之。周禮宰夫。掌百官府之徵令。又曰。凡禮事。贊小宰比官府之具。故以官具命之也。及期夕幣。及、猶至也。夕幣、先行

聘也。〔疏〕正義曰。期、行期也。敖氏云。此云及期。則上亦當有請期告期之禮。文略耳。姚氏範云。命使之後。夕幣之前。中閒具齎幣。治行李。庠家事。容有旬日。皇皇者華詩序曰。君遣使臣。送之以禮樂。燕送之節。夕幣之時。今案據此。則行無定期。故經但云及也。又敖氏以夕幣二字爲題下事。其說是也。注云及、猶至也者。厥

當在此時。今案據此。則行無定期。故經但云及也。又敖氏以夕幣二字爲題下事。其說是也。注云及、猶至也者。厥

鄭注燕禮大射。俱云及。至也。此云及。猶至也。義同。云夕幣。先行之日夕。陳幣而視之。重聘也者。案下云。厥

明。釋幣于廟。是行日。此夕。是先行一日之夕也。高氏愈云。厥明。將受幣啓行。故先於夕。展數而示使者。重其

事也。方氏苞云。視幣必以夕。何也。陳之卽載而舍于朝。明日乃可與使者同時就道也。禮、已受命。君言不宿于家。

使者朝服帥衆介夕。視其事也。古〔疏〕正義曰。此夕。爲暮見于君之名。左傳。有尹子革夕。是也。與上夕字

陳幣視之。故注云視其事也。盛氏云。案此暮夕於君。而君臣皆朝服。重其事也。常時夕。玄端。云古文帥皆作率者。

胡氏承珙云。說文。帥。佩巾也。率。捕鳥畢也。其統帥之帥作衛。云將衛也。率領之率作達。云先導也。後世遂衛

二字。廢不用。而佩巾之帥。鳥畢之率。借爲將帥率由之字。二字又互相通借。段氏玉裁曰。周禮樂師。燕射帥射夫

以弓矢舞。故書帥爲率。鄭司農云。率當爲帥。大鄭以漢人帥領字通用帥。與周時用率不同故也。案。鄭於經字則皆

從帥。而出率字於注。或如段說。以漢時通用之故。今案。覲。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帷幕者也。館人。謂掌次舍

禮。帥乃初事。注亦云。古文帥作率。嚴本不誤。詳覲禮。管人布幕于寢門外。帷幕者也。館人。謂掌次舍

外朝也。古文管作〔疏〕。正義曰。云管。猶館也。館人。謂掌次舍帷幕者也。案下記曰。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

官。今文布作敷。〔疏〕具浴。注云。管人。掌客館者也。士喪禮。管人汲。注云。管人。有司主館舍者。儀禮釋官

云。左傳。楚公子圍聘于鄭。將入館。子羽辭曰。敝邑館人之屬也。杜注。館人。守舍人。是管人卽館人。其職掌館

氏爾岐云。此幕非在上之幕。乃布之地以爲藉者。今案。陳幣必先布幕以爲藉。不敢襲也。云寢門。外朝也者。此寢門。卽路寢門。路寢門外爲治朝之地。故云朝也。云古文管作官者。惠氏棟云。易隨初九云。官有渝。蜀才本官作館。穆天子傳云。官人陳牲義作館。據此。則官與管通。鄭不從古文者。以此記及士喪禮。禮記喪大記諸文。皆作管。不作官也。云今文布作數者。詩。數于下土。毛傳。數。布也。又書。數重蔑席。說文首。部引作布。是數布二字通。鄭以此經布席字多作布。故此布幕。亦從古文作布也。官陳幣。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命。奉。謂束帛及玄纁也。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馬入〔疏〕正義曰。注馬言則者。校勘記云。則。徐本誤作用。○賈疏則在幕南。皮馬皆乘。古文奉爲卷。今文無則。云。官陳幣者。卽上文官具者也。館人布幕于地。官陳幣于其上。敖氏云。陳皮不言幕上。可知也。北首。變于執也。西上。放設時之位也。此皮若馬之位。其享主君者在西。享夫人者在東。王氏士讓云。皮北首。馬北面。皆鄉君。左皮。皮西上者。今案。馬言面。馬。生物也。皮北首。故以西爲左。皮西上。則馬亦然。此官陳幣三字。總皮馬束帛言。下乃別言陳皮陳馬之法也。注云奉。所奉以致命。謂束帛及玄纁也者。案享時。皮馬皆在堂下。使者親奉束帛加璧。升堂致命。享夫人。則奉玄纁加琮。故謂束帛玄纁爲奉也。賈疏云。不言璧琮者。璧琮不陳。厥明乃授之也。今案此夕幣時。圭璋亦不陳。故楊氏復云。圭。聘禮之重者也。聘圭不可以預授。俟使者明日受命于朝。于是君朝服南嚮而授之。吳氏廷華云。不陳玉者。重器不暴于外也。云馬言則者。此享主用皮。或時用馬者。有皮之國主用皮。無皮之國乃用馬。故經先言陳皮之法。而後言陳馬之法。於馬言則。以見非皮馬並用也。云馬入則在幕南者。馬不可陳于幕上。故在幕南而北面也。經云馬則北面。奠幣于其前。則字直貫下七字。奠幣之幣。卽指束帛玄纁言。蓋束帛等可加于皮上。不可加于馬上。故用馬則奠于馬北。亦乘皮。是皆乘也。云古文奉爲卷。今文無則者。胡氏承珙云。據雜記注。束帛本有卷稱。鄭不從者。以下文行禮。凡幣皆言奉故也。馬言則者。賈疏引下庭實皮則攝之。鄭注皮言則者。或用馬也。與此互明。今文無則。於義不備。故鄭亦不從。使者北面衆介立于其左東上。也。既受行。同位。〔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左。西方也。東上。則使者常時在朝。卿大夫士面位各異。此既受出使之命。則皆北面。故云同位。下記云。使者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既受行日。朝同位。是也。云位在幕南者。以經云北面。故知在幕南。於視幣便也。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

大夫西面。〔疏〕正義曰：此卿大夫。謂處者也。大夫本北面。以使介北。辟使者。面。乃辟之而與卿同西面。故云大夫北面。辟使者也。宰入告具于君。君朝服。出門左。南鄉。

入告。入路。〔疏〕正義曰：敷氏云。具。謂所陳者已具。今案出門左者。由闕東也。注史讀書展幣。展。猶校錄也。門而告。〔疏〕云入告。入路門而告者。以夕幣在路門外。故知入者。入路門也。注史讀書展幣。史。猶校錄也。西面讀

幣。賈人坐。撫其幣。每者曰在。必。〔疏〕正義曰：注云展。猶校錄也。賈疏云。幣謂官具之者。西面者。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非直所奉而已。云史幕東。西面讀書。賈人坐。撫其幣。每者曰在者。謂史依

書讀之。賈人依所讀校之。每者曰在。驗其相符與否。恐有遺忘也。儀禮釋官云。書。即上宰所書用幣之數者。周禮大史職曰。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及將幣之日。執書以詔王。是讀之者大史也。云必西面者。欲君與使者俱見之也。

者。以君南面。使者北面。史于西面讀之。是欲其俱見之也。賈疏云。賈人當在幕西。東面讀之。亦欲俱見之也。敷氏云。史蓋幕西東面讀書。有司北面讀之。褚氏云。史與卿大夫同在幕東。西面。故展畢。即以書授宰。如在幕西。則必越幕而授宰矣。宜從注。今案。褚說是也。吳氏疑義云。此經第言官。下行時受圭。宰執書告備具于君。授

乃言賈。則夕幣無賈人可知。今案。敷氏以展幣爲有司。是也。但當西面。不北面耳。使者。使者受書。授上介。史展幣畢。以書還授宰。宰既告。〔疏〕正義曰：盛氏云。告備具者。書其幣一與書符。備。以授使者。其受授皆北面。〔疏〕無闕少也。敷以具字爲衍。非。注云史展幣畢。以書還授宰者。史與宰皆在幕東。西面讀書。展幣畢。史乃以書還授宰也。云宰既告備。以授使者。其受授皆北面者。賈疏云。宰以書來至使者之東。北面授使者。使者北面授介。三者皆北面向君故也。李氏云。據下文。宰授使者圭。

授受同。公揖入。揖禮畢。〔疏〕正義曰：入者。入路。官載其幣。舍于朝。待旦行。〔疏〕正義曰：此朝。即庭門外朝也。云。官。從行之官。入竟展幣之有司。是也。敷氏云。載。謂載之於車。幣亦兼皮書也。古者載幣之車。以人推之。春秋傳曰。用幣必百兩。百兩必千人。蔡氏云。舍于朝者。公幣不可以入私家也。注待旦行也。謂俟厥明。實受命之行也。乃隨上介視載者。監其安處之。〔疏〕正義曰：官載幣。而上介監視之。重其事也。注云監其安處之畢。乃出也。出。謂退歸。非。所受書以行。爲當復。〔疏〕正義曰：所受書。即前上介所受於使者之書也。以行。謂以書入載隨行也。或以出爲行。非。所受書以行。爲當復。〔疏〕正義曰：注云爲當復展者。張氏爾岐云。上介所受之書。則將之以行。爲

也。出。謂退歸。非。所受書以行。爲當復。〔疏〕正義曰：注云爲當復展者。張氏爾岐云。上介所受之書。則將之以行。爲

也。出。謂退歸。非。所受書以行。爲當復。〔疏〕正義曰：注云爲當復展者。張氏爾岐云。上介所受之書。則將之以行。爲

也。出。謂退歸。非。所受書以行。爲當復。〔疏〕正義曰：注云爲當復展者。張氏爾岐云。上介所受之書。則將之以行。爲

也。出。謂退歸。非。所受書以行。爲當復。〔疏〕正義曰：注云爲當復展者。張氏爾岐云。上介所受之書。則將之以行。爲

至彼國境上。當復展幣。○王氏士讓。方氏觀承。俱謂此及上二條。當作一氣讀。謂視所載物及所受書。驗其相符否也。今案。上讀書展幣。已是驗其相符與否。彼時上介亦同視。則不必再驗矣。此二節注說極明。無庸更易也。

### 右授幣

厥明賓朝服釋幣于廟。告爲君使也。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廟而已。凡釋幣。設洗盥如祭。〔疏〕正義曰。自此至亦如之。言

○厥明。夕幣之明日也。廟。父廟也。朝服者。賈疏云。卿大夫朝服祭。故還服朝服告也。注云。告爲君使也者。衆生時出必告也。云賓。使者。謂之賓。尊之也者。此賓卽使者。以其將爲賓于他國。故謂之爲賓。以尊異之也。又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鄭注。大賓。諸侯。大客。謂其孤卿。則大夫出使。宜稱客。此猶多稱賓者。對文異。散則通也。云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大夫告廟而已者。曾子問曰。天子諸侯將出。必以幣帛皮圭告于祖廟。又曰。諸侯適天子。必告于祖。奠于廟。鄭注。皆奠幣以告之。互文也。是天子諸侯將出。告羣廟也。大夫三廟。告廟而已。辟天子諸侯也。方氏苞云。古者五十命爲大夫。至爲卿。則年必長矣。故出釋奠。反獻薦。皆曰于廟。道其常也。下記賜饗筵一尸。若昭若穆。上及于祖。該其變也。蓋閒有篤老而父尙存者。云凡釋幣。設洗盥如祭者。云凡非一之辭。蓋兼觀禮言也。陳氏祥道禮書云。親禮。侯氏將朝王。釋幣于廟。聘禮。賓將受命。釋幣于廟。于行皆幣而已。則釋幣猶釋菜耳。牲牢酒齊不預也。今案釋幣。有幣無牲。告而不祭。曾子問。凡告用牲幣。鄭注。牲當爲制。字之誤也。孔疏引皇氏熊氏之說。諸侯以下無牲。天子則當用牲也。然釋幣雖不祭。亦必設洗盥如祭時。以執幣奠幣。須盥手致潔也。大夫祭設洗盥。詳少牢饋食禮。

有司筵几于室中。祝先入。主人從入。主人在右。再拜。祝告。又再拜。更云主人在右。廟中之稱也。

祝告。告以主。〔疏〕正義曰。此有司及祝。皆大夫之家臣也。祝詳少牢禮。敖氏云。室中。奧也。筵亦東面而右几。人將行也。主人在右。在祝右也。祝在左者。以親釋辭於鬼神。宜變於他時。詔辭之位也。少儀曰。詔辭自右。主人拜不稽首。變於祭祝不拜。辟君禮。吳氏廷華云。祝贊於神。故先入右。祝之北。廟主東鄉。告者西鄉。注云。更云主人者。廟中之稱也者。案。特牲。少牢。皆稱主人。是主人爲廟中之稱。故上云賓。而此更云主人也。云祝告。更告以主人將行也者。其辭當云。孝子某奉君命。使于某國。以某日行。敢奠幣告。釋幣制玄纁束。奠於几下。出。三。纁居二。朝賀禮云。純四只。制丈八尺。



〔疏〕正義曰。出。謂主人及祝皆出也。注云。祝釋之也者。據曾子問。君夢而世子生。大祝裨冕執束帛。告曰。某之子生。又云。升。奠幣于殯東几上。故知祝釋之也。此奠於几下。即祝奠之。云凡物十曰束者。帛十端曰束。猶脯十脔亦曰束。故云凡也。鄭注士冠禮。士昏禮。公食禮。皆云。束。帛十端也。云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儀禮士昏禮曰。納徵。玄纁束帛。此云釋幣制玄纁束。既夕禮曰。公明玄纁束。又曰。至于邦門。公使宰夫贈玄纁束。又曰。贈用制幣玄纁束。凡用玄纁者。皆玄三纁二。故云玄纁之率。玄居三。纁居二也。何氏公羊注亦云。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曾子問疏云。十端。六玄四纁。五兩。三玄二纁。纁是地色。玄是天色。然則玄三纁二。據五兩言之也。云朝貢禮。純四只。制丈八尺者。案。只與咫通。字又作咫。周禮內宰。出其度量淳制。鄭注。故書淳爲數。杜子春讀敦爲純。純。謂幅廣也。制謂匹長。純制。天子巡守禮所云。制幣丈八尺。純四只與。彼疏引鄭志。趙商問云。天子巡守禮。制丈八尺。純四只。何。答云。巡守禮。制丈八尺。咫八寸。四咫。三尺二寸。又大廣。四當爲三。三八二十四。二尺四寸幅廣也。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案。此注云朝貢禮。而周禮注引作巡守禮者。賈氏既夕疏云。朝貢禮及巡守禮。皆有此文。今案。據杜子春及鄭志之說。則純四只。謂其幅之廣也。制丈八尺。謂其匹之長也。是以鄭注曾子問云。制幣一丈八尺。注既夕禮云。丈八尺曰制。二制合之。束十制。五合。案。十制即十端。五合即五兩也。丈八尺曰制。是其一端。二端合之爲一兩。束十制。計五兩也。兩亦謂之匹。雜記曰。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鄭注。納幣。謂昏禮納徵也。十個爲束。貴成數。兩兩者合其卷。是謂五兩。八尺曰尋。兩五尋。則每卷二丈也。合之則四十尺。今謂之匹。猶匹偶之云與。據此昏禮雖用二丈爲一端。而其一束五兩。一兩二端則同。昏禮所以必用二丈者。取成數。其他禮幣。則皆以丈八尺爲節。謂之制。其幅廣二尺四寸。亦與布幅廣二尺二寸者異也。

主人立于戶東。祝立于牖西。少頃之間。示。〔疏〕正義曰。教氏云。其立東西相鄉。高氏愈。又入。取幣降。卷幣實于筭。埋于西階東。又入者。祝也。埋幣必盛以器。若藏之然。〔疏〕正義曰。幣每端長有丈八尺。則奠時固已卷之矣。此云卷幣。蓋莫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此云西階東。即兩階間也。筭詳士昏禮。教氏云。又入者。祝及主人也。祝既取幣。乃與主人俱出。幣必埋之者。神物不欲令人褻之。今案。又入緊承上主人立于戶東二句。似教說是也。曾子問。小宰升舉幣。注云。舉而下。埋之階間。舉而下。即此經所云。又釋幣于行。告將行也。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取幣降也。案。祝奠之。不使祝取以降者。諸侯官多也。又釋幣于行。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大夫三祀。曰門。

曰行。曰厲。喪禮有毀宗。顯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疏〕正義曰。敖氏云。此釋幣之儀。與室中者異。四方。不言埋幣。可知也。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故不蒙如之也。注云。告將行也者。以將有事於道路。故釋幣于行以告之。云行者之先。其古人之名未聞者。謂古有始教行之人。後遂祀為道路之神。其名未聞也。云天子諸侯有常祀在冬者。月令冬祀行。是也。云大夫三祀。曰門。曰行。曰厲者。祭法文。是大夫亦有常祀也。但出行則又告之耳。云喪禮有毀宗。顯行。出于大門。則行神之位。在廟門外。西方者。檀弓曰。及葬。毀宗。顯行。出于大門。殷道也。鄭注。毀宗。毀廟門之西而出。行神之位。在廟門之外。孔疏。生時出行。則為壇幣告行神。告竟。軍。顯行壇上而出。使道中安穩如在壇。今毀宗處出。仍得顯此行壇如生時之出也。故云毀宗。顯行。出于大門也。案。檀弓以此為殷道。則周道不如此矣。故既夕篇不言毀宗。顯行也。月令。孟冬之月。其祀行。鄭注。行在廟門外之西。與此注及檀弓注同。吳氏廷華云。彼據喪禮。故以廟門言。若常位當在大門外之西。其說似可從。餘詳下記出祖釋輅下。云不言埋幣。可知也者。言此幣亦埋之。不言可知也。云今時民春秋祭祀有行神。古之遺禮乎者。案祭法注亦云。今時民家或春秋祀司命行。遂受命。資須介來乃受命也。言遂。〔疏〕正義曰。遂受命者。言釋幣訖。遂往受命也。神山神。是皆舉漢法為況也。遂受命。資須介來乃受命也。言遂。〔疏〕正義曰。遂受命者。言釋幣訖。遂往受命也。命言也。云言遂者。明自是出不復入者。斯時釋幣于行。已出在門外。故即往朝。不復入也。上介釋幣亦如之。如其於廟。〔疏〕正義曰。盛氏云。衆介亦常有幣于行。已出在門外。故即往朝。不復入也。與行。〔疏〕告廟之事。經不言者。略也。

### 右將行釋幣告廟與行

上介及衆介。俟于使者之門外。侯。待也。待於門。〔疏〕正義曰。自此至敷。言賓介往朝受命即行之事。○方疏云。注云東面北上者。賈使者載。旌。帥以受命于朝。旌。旌旗屬也。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也。周禮曰。通帛文。旌。皆。〔疏〕正義曰。帥。帥介也。朝。治朝。敖氏云。受命于朝。亦目下車之言也。朝。蓋指受命之處而言。謂路為旌。〔疏〕門外。是也。注云載之者。所以表識其事也者。載。謂載于車上。敖氏云。此載旌。為將受君命以行也。使事于是乎始。故以其旌表之。兩引周禮。皆司常文。李氏云。旌。通以絳帛為之。無他色之飾。所謂周之大赤也。云至于朝門。使者北面東上者。案。朝門。謂庫門也。庫門而謂之朝門者。蒙經朝言之。庫門。朝之外門也。天

子五門。皋、庫、雉、應、路、諸侯三門。庫、雉、路。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江氏永云。此言魯之庫門。僖天子之皋。雉門、僖天子之應耳。非謂唯魯有庫門雉門。而餘諸侯不得立也。禮弓言庫門者四。除魯莊公既葬而經不入庫門外。其他言君復于庫門。宰夫命舍故諱新。自寢門至于庫門。軍有憂則素服哭于庫門之外。皆通諸侯言之。非專爲魯記也。禮器言釋之于庫門內。家語謂孔子爲衛莊公言之。則諸侯皆有庫門可知。有庫門。則亦有雉門矣。又云。朱子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魯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諸侯有皋應者。則皋應爲天子之門明矣。此爲定說。注疏言魯有庫雉。他國諸侯有皋應者。皆非。今案。江說是也。又戴氏震謂天子亦三門。無庫雉。作三朝三門考。其言曰。天子之宮。有皋門。有應門。有路門。路門一曰虎門。一曰畢門。不聞天子庫門雉門也。諸侯之宮。有庫門。有雉門。有路門。不聞諸侯皋門應門也。皋門、天子之外門。庫門、諸侯之外門。應門、天子之中門。雉門、諸侯之中門。異其名。殊其制。辨等威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三門。諸侯三門。其數同。君國之事。俾體合也。朝與門。無虛設也。又言諸侯宗廟社稷。皆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其說亦精妙。又宋劉氏敞亦有天子三門之說。見公是先生弟子記。此注云。至于朝門。謂使介車至庫門。止而下行。少立于庫門外。北面東上。以俟君之進之也。賈疏以朝門爲皋門外。誤。敞氏以爲雉門外。亦非。云古文禮皆爲賸者。胡氏承璣云。說文。禮爲賸之或字。周禮儀禮皆作禮。古文作賸者。假借字。君朝服南鄉。卿大夫西面北上。君使卿進使者。進之者。使者謙。不敢必君之終使已。〔疏〕正義曰。敞氏云。此在朝。固朝服矣。必著之者。嫌命聘使或當皮弁服也。南鄉。亦在路門外也。使卿進使者。夫與卿同西面。避賓。下文。使者入。及衆介隨入。北面東上。君揖使者進之。上介立于其左。接聞命。進之使介亦同。展幣北面東上。有命宜相近也。〔疏〕正義曰。入。謂入庫門雉門。至治朝。而北面東上也。其左。使者西也。盛氏云。經云。上介接。猶續也。〔疏〕立于其左。則與使者俱進矣。衆介猶在故位。注云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者。謂進之使近。便於聞命也。釋文云。近。附近之近。云接。猶續也者。下經賓立接西塾。注云。接。猶近也。喪服傳以時接見乎天子。注云。接。猶會也。蓋隨文生義。廣雅亦云。接。續也。此言上介立近使者。可接續而聞命也。敞氏云。上介必接聞命者。爲使者或有故。則上介攝使事。宜與聞之。賈人西面坐。啟牖取圭。垂纁。不起而授宰。賈人。在官知物賈者。纁所以藉圭也。其或拜。則奠於其上。今文纁作纁。

【疏】正義曰。朱子云。注在官上。疑有庶人二字。校勘記云。賈。楊氏作價。案。賈。正字。價。俗字。圭。璧。八寸者。彼疏云。此謂上公之臣若侯伯之臣。宜六寸。子男之臣宜四寸。今案。此經是侯伯之禮。則圭六寸也。論語執圭。包注云。爲君使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江氏永云。大夫聘執圭。周禮有明文。君之圭。非臣所執。包氏誤矣。集注偶失檢。承其誤以諸侯命圭釋之。考工記玉人曰。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是封國之時。天子命而諸侯守之者。若聘享之圭。璋。璧。琮。聘禮記明晉凡四器者。唯其所實以聘可也。則異於命圭矣。蔡氏禮經本義引周章成云。聘圭與封圭不同。封圭唯朝王及兩君相見用之。若遣使出聘所用之圭。下于封圭一等。所謂瑞圭也。檀、藏玉之器。李氏云。檀、函也。論語曰。龜玉毀于椟中。郝氏敬云。玉比忠信。託玉傳信。必而命使者。然後授之。賈人西向跪取。敬也。不起。跪授也。敖氏云。授玉不起。賤者宜自別也。宰于其右亦坐受之。吳氏廷華云。宰貳君。故代君授受。注云。賈人。在官知物賈者。儀禮釋官云。王制。庶人在官者。注。謂府史之屬。孔疏云。之屬者。謂工人賈人及胥徒也。少儀。臣致謹於君。則曰致幣衣於賈人。注。賈人。知物善惡也。案周禮序官。若庖人、大府、玉府、職幣、典婦功、典絲、泉府、馬質、羊人、巫馬、大人諸職。皆有賈。此賈人當爲府史之屬。周禮玉府內府皆掌金玉。內府職曰。凡適四方使者。共其所受之物而奉之。與此經合也。云。纁所以藉圭者也。李氏云。纁者。以章依木。畫以維采。以之薦玉。又以五綵組繫焉。有事。則組或垂或風之。垂者。垂之向下。風者。風之于手。凡言風垂者。皆據組言之。今案。李氏謂風垂據組言。是也。但組與章版同一物。不得分爲二。故經云垂纁屈纁也。敖氏則謂纁以帛爲之。與鄭異。詳下記。皆玄纁繫長尺約組。下云。其或拜。則奠於其上者。據觀禮記奠圭于纁上言之。是釋纁所以藉玉之義。然經之所謂有藉則賜。無藉則襲者。乃指束帛言。非謂纁也。疏家每以垂纁爲有藉。屈纁爲無藉。誤。辨見記凡執玉無藉者襲下。云。今文纁作縵者。胡氏承瑛云。周禮司几筵。加纁席畫純。鄭司農云。纁當爲藻率之藻。典瑞注同。弁師。諸侯之纁。辟九就。鄭司農云。纁當爲藻。纁。古字也。藻。今字也。同物同音。康成注周禮。祇釋纁義。不破從藻。故注此經。皆從古文作縵。今文作縵者。說文玉部云。縵。玉飾。如水藻之文。引虞書縵火粉米。蓋許從儀禮今文。故凡文采之字作縵。而以縵爲釋縵之字。與鄭義異。今案下記。圭與縵皆九寸。注云。古文縵或作縵。今文作縵。則古文之本又不同矣。觀禮。奠圭于縵上。注云。古文縵作縵。此古文。疑今文之誤。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屈纁者。敷之。自公左。禮以相變爲。【疏】正義曰。注云風縵者。敷也。自公左。贊幣之義。【疏】敷之者。謂敷垂者而持

之於手。下注云。屈纁併持之。是也。云禮以相變爲敬也者。謂一垂一屈相變也。江氏筠云。自賈人取圭。至上介授圭。賈人凡四授受。垂纁與屈纁相聞。鄭注謂禮以相變爲敬也。散君善謂蓋相變以爲儀。然亦莫不有義存焉也。蔡啟齋本義錄。高紫超說曰。垂纁以示文。屈纁以示敬。筠謂此所以一垂一屈者。即上展幣之謂耳。賈人啓纁取圭。解組繫。以呈之宰。宰得而省視之。則斂纁以授使者。使者受而開視。因執以受命于公。受命訖。即以示上介。上介既審視。則屈授賈人。命藏諸櫝。賈人之所以必垂纁授宰者。一以明典守不失。又以便尊者之審之也。宰之所以屈纁授使者。付重物於人。宜整理斂束。以示付託之慎也。使授上介。垂而不屈者。聘使有故。則上介當攝其事。故須令省視之。又其後入竟展圭。但上介北面視之。而實不視。其行聘時。賓但受上介圭。襲執之而纁不垂。介實有代賓展視之義。故其授時宜如此也。其聘時。賈人垂纁授上介。上介屈纁授賓者。蓋其義與初同。於臨時復加審慎耳。至歸反命。使者執圭垂纁北面者。垂以呈見于君。明使命之不苟。猶賈人執展。鄭注。謂持之告在之意。宰既受玉。則屈而持之。其上介執璋屈纁。立于其左者。特以其事未至。迨賓受上介璋。則亦垂之以致命。以其儀與圭同。故經云亦如之也。散氏謂賓襲執圭。不言垂纁。可知。郝氏謂執璋屈纁。璋不呈也。蓋皆以相變爲說者。恐皆非是。戴氏震云。賈人啓纁取圭垂纁者。非以爲文。特解其組繫而垂之。圭與纁並呈之也。至宰與上介執以授使者。皆屈纁。斂其垂而併持之。明己不爲儀也。使者受而垂纁。于君前並見之。亦以爲儀。然纁與纁爲類。聘享皆不以纁進。故致聘及還玉時。皆無垂屈之節。今案。江氏戴氏之說是也。云自公左贊幣之義者。少儀曰。詔辭自右。贊幣自左。故於公左授使者也。使者受圭同面垂纁以受命。同面者。宰就使者。北面並授之。既授之而君。〔疏〕正義曰。云同面者。宰就使者。授受之禮。同面者謂之並授受。相鄉者謂之訝授受。相鄉。謂對面也。同面。如此經使者北面。宰亦北面。是也。詳士昏禮。吳氏廷華云。宰君左西面。使者亦轉而西面。在宰之左。案吳氏所以易注者。蓋欲遷就公左之文也。然受圭受命。皆當北面。經不直云公左。而云自公左者。宰西面。本在公左。今自公左至使者之右。北面授之耳。故云宰就也。云既授之而君出命矣者。此命。即聘時致命于聘君之命也。必授圭乃出命者。以命藉圭而通也。楊氏復云。受命莫重于受圭。故圭所以致君命而通信誠也。散氏云。于使者受圭。公乃命之。明其執此以申信也。云凡授受者。授由其右。受由其左者。謂同面授受者。其左右如此也。賈疏云。據鄉飲。鄉射。燕禮。獻酢酬。皆授由其右。受由其左。故云凡以廣之。禮經釋例云。詳賈意。蓋以獻酢酬之授受皆並授也。考鄉飲酒禮。主入西南面獻介。介進北面受爵。則是訝受。非並授。明矣。既述命。同面授上介。述命者。循君之言。重失誤。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失誤。楊倒。○使者受命。又重述之。以備遺忘。恐有失誤也。既述命。乃以圭授上介。或謂重述之者。非。

上介受圭。屈纁。出授買人。衆介不從。

買人將行者。在門外。北面。

〔疏〕正義曰。方氏苞云。此圭。率與使介遞相授。而終以屬買人。貴有所專也。吳氏廷華云。出授買人。將行者。在門外。北面。非衆介事。故不從。今案。上介出授。還入待使者出。乃隨出也。多注云。買人將行者。以其從

行。故以圭授之。使藏諸櫝也。賈疏云。對上買人出玉者。是留者也。王氏士讓云。買人取圭授宰。後。即起。以櫝出而待藏。則一買人也。義亦可通。云在門外北面者。李氏云。如使者門外之位也。受享。束帛加璧。

受夫人之聘璋。享玄纁束帛加琮。皆如初。

享。獻也。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帛。今之璧色纁也。夫人亦有聘璋。夫人用琮。天地妃合之象也。圭璋特達。瑞也。〔疏〕正義曰。注半圭。毛本作珪。校勘記云。諸本俱作圭。配。

璧琮有加。往德也。周禮曰。璜圭璋璧琮以聘。〔疏〕正義曰。注半圭。毛本作珪。校勘記云。諸本俱作圭。配。璧琮有加。往德也。周禮曰。璜圭璋璧琮以聘。〔疏〕正義曰。注半圭。毛本作珪。校勘記云。諸本俱作圭。配。

俱作類。今案。璜是也。○束帛加璧。謂以璧加于束帛之上也。加琮亦然。皆如初者。謂受璧璋琮三者。皆如受圭之儀也。典瑞曰。璜圭璋璧琮。纁皆二采一就。則三者亦皆有纁矣。張氏爾岐云。束帛玄纁。前授幣時已授矣。此復言者。

以方受璧琮。取其相配之物兼言之。如云享時束帛上所加之璧。玄纁束帛上所加之琮耳。盛氏云。此時惟受玉。乃并束帛言之者。取其相配。且以別於圭璋之無加者也。張說得之。敷云。復取而合諸璧琮。非。注云享。獻也者。爾

雅釋詁文。說文同。字皆作享。不作饗。周禮玉府注云。古者致物于人。尊之則曰獻。故云享。獻也。云既聘又獻。所以厚恩惠也者。聘義曰。已聘而還圭璋。是圭璋已聘則還之。唯受其享之璧琮幣帛而已。故繼聘而行享。所以厚恩

惠也。觀禮。既覲後。則行三享。較聘爲尤隆。云帛。今之璧色纁也者。纁爲帛之纁名。周禮大宗伯。孤執皮帛。鄭注。帛如今璧色纁也。賈雨疏俱未能還出實據。秦氏蕙田云。享君束帛之色。經無明文。鄭以爲與璧色同。亦未詳何也。

盛世佐以爲色素。亦恐未然。今案。敷氏云。享束帛不言玄纁。文省耳。蓋以享君束帛。亦用玄纁也。其說似是。古禮幣多用玄纁色。於享君不言玄纁。享夫人乃言玄纁。舉後以包前耳。其實一也。云夫人亦有聘享者。以其與已同體。

爲國小君也者。夫人與國君同體。而國君又與已同體。故聘享及之。敬其君以及其夫人也。記曰。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此之謂矣。云其聘用璋。取其半圭也。君享用璧。夫人用琮。天地配合之象也者。公羊傳曰。璋判白。何注。半

圭曰璋。爾雅。肉倍好。謂之璧。白虎通曰。半圭爲璋。方中圓外曰璧。圓中牙外曰琮。鄭注。大宗伯云。璧圓象天。琮八方象地。圭銳象春物初生。半圭曰璋。象夏物半死。聘君用圭。聘夫人用璋。取陽全陰半之義。璧圓以享君。琮



方以享夫人。是取天地配合之象也。云圭璋特達。瑞也者。特達不用束帛也。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鄭注。圭瑞也。孔疏以器言之謂之圭。執以行禮謂之瑞。瑞、信也。云束帛有加。往德也者。有加。謂以束帛爲藉也。鄭特牲曰。束帛加璧。往德也。孔疏。玉以表德。今將玉加於束帛。以表往歸於德故也。引周禮者。典瑞文。義已詳前。周禮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此六物者。以和諸侯之好。故據此。則琮宜用錦。今聘禮享夫人。用束帛加琮。不用束錦者。避享后也。又據小行人注。謂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二王後享用圭璋。于諸侯亦用璧琮。子男於諸侯用琥璜。詳觀禮四享皆束帛加璧下。江氏永云。享禮用圭者。唯二王後享天子。鄭小行人注云。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則諸侯使大夫聘而行享。必遂行舍于郊。於此脫舍衣服乃卽道無用圭之事。鄭注鄉黨云。既聘而享。用圭璧。那疏不能辨正。集注遂承其誤。遂行舍于郊。於此脫舍衣服乃卽道使。已受命。君〔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使下。楊氏有者字。○郊。近郊也。云於此脫舍衣服乃卽道也者。案下言不宿於家。君〔疏〕經。使者歸。及郊。朝服載旌。歸及郊而衣朝服。則行時于郊脫舍朝服明矣。必脫舍朝服者。案下下記。歸使衆介先。注云。吉時。道路襜衣。明在塗不服朝服矣。或以舍爲止舍。非。斂旌。此行道耳。未有事〔疏〕引曲禮者。釋送行之義。蓋實是日自朝服告廟。入朝受命卽行。至是乃改服襜衣也。斂旌。此行道耳。未有事〔疏〕正義曰。初時入朝。載旌以表其事。至是斂之。以行道未有事故也。載者。載於車上。斂者。藏於車中。故云斂。藏也。

右受命遂行

若過邦。至于竟。使次介假道。束帛將命于朝。曰。請帥奠幣。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直徑也。將。〔疏〕正義曰。自此至執筴立于其後。言過他邦假道之事。○過邦。謂道所經歷之邦。非聘國也。竟與境通。經典多作竟。朝。外朝。卽所過國君之朝也。敫氏云。次介。士也。假道禮輕。故使次介。此朝謂大門外。吳氏廷華云。使次介者。上介貳賓晉衆也。凡有言。用束帛。無庭實。蔡氏云。奠幣。奠束帛于地。不敢直授。以明敬也。注云至竟而假道。諸侯以國爲家。不敢直徑也者。至竟。抵所過國界上也。高氏愈云。封境各有專守。不敢踰越。故古者必假道。以盡過賓之禮。今案。楚使申舟聘齊。不假道于宋。而華元以爲鄙我。晉以璧馬假道于虞。雖屬詭謀。然亦可證假道之禮。春秋時猶然矣。賈疏云。天子行過無假道。以天下爲家。所在如主人也。天子微弱則有之。周語。定王使單襄公聘于

宋·遂假道于陳以聘楚。服氏注云：是時，天子微弱，故與諸侯相聘同。是也。云將，猶奉也者。郝氏敬云：將，命。奉主君之命以請也。云帥，猶道也者。道與導同。下大夫取以入告出許，遂受幣。言遂者，明受其幣，非爲許。〔疏〕正義曰：下大夫，彼國下大夫也。取，取幣也。李氏云：言遂者，容其中有辭讓故也。容其辭讓不得命也。〔疏〕之節，非爲許之而受其幣。或曰：此奠幣受幣，與常時授受禮異者，皆以假道禮略，且不欲久。饋之以其禮，上賓大牢，積唯芻禾，介皆有餼。凡賜人以牲，生曰餼，餼，猶稟也。給也。以其禮稽過賓也。介，介用少牢。米皆百筥。牲陳于門內之西。北面。米設于中庭。上賓上〔疏〕正義曰：稜勸記云：注秣，徐作秣，誤。介，致之以束帛。羣介則牽羊焉。上賓有禾十車，芻二十車，禾以秣馬。〔疏〕○饋之，謂所過邦餼之也。上賓，即使者也。牛羊豕具爲大牢。積，謂給賓客道用者。注云：凡賜人以牲，生曰餼者，餼，猶稟也。不曰饋，而曰餼，以有生牲也。下歸餼，注云：牲殺曰饗，生曰餼。是也。服注左傳：餼，率竭矣。以爲腥曰餼。蓋對率言之。此聘禮，內所云餼，則皆指牲生言。釋文云：牲腥曰餼。謂殺而未熟，非也。云餼，猶稟也。給也者。賈疏云：於賓爲稟，稟者，受也。于主人爲給。給賓客也。云以其禮者，尊卑有常差也者。謂以爵之尊卑爲等殺也。吳氏疑義云：假道致餼，其禮無考。鄭以此經歸餼及饋，實二禮約言之。今案注云：上賓上介，牲用大牢。羣介用少牢者，是大夫饋賓禮也。云米皆百筥，牲陳于門內之西，北面，是主君歸餼禮也。米設于中庭，亦據歸餼言之。但歸餼禮，士介米百筥，設于門外耳。云上賓上介，致之以束帛者，亦歸餼禮也。羣介則牽羊焉。又大大夫饋賓禮也。云上賓有禾十車，芻二十車者，鄭自爲說也。禾以秣馬。詳下設殽，箭門外米禾皆二十車下。李氏云：言積唯芻禾，則無車米與薪。且獨上賓有之耳。又李氏心傳云：賓大牢，則介不得用大牢。積唯芻禾，則無米可見矣。敖氏云：其禮者，賓則大牢。上介則少牢。羣介則特牲也。米禾薪芻，皆謂之積。積唯芻禾，是無薪與米也。上賓有積，上介以下未必有之。此餼積唯若是，所以降于主國之禮實也。然以此而待過客，亦不爲不厚矣。張氏爾岐云：介但有餼無積。今案經文，上賓大牢，積唯芻禾，是專言餼上賓之禮。下云介皆有餼，乃指上介衆介言之也。二李氏及敖氏張氏說是。或謂無門外車米，而仍有庭中筥米，亦與經不合。又謂上介衆介皆有芻禾，考主君歸餼，士介無芻禾。豈過邦饋賓，反優于主國待賓之禮耶。以是知上介衆介皆無積矣。○又案。注云：上賓禾十車，芻二十車者，蓋以此禮當殺於歸餼。而大夫饋賓又無芻禾，故約設殽也。據此，則上介無積益明矣。士帥沒其竟。沒，〔疏〕正義曰：帥，毛本誤師。○蔡氏云：士帥，遣士導引。沒也。據此，則上介無積益明矣。士帥沒其竟。盡，〔疏〕其境。盡彼國界也。今案：周語：候人爲導。夏官：候人。

士爲誓于其竟賓南面上介西面衆介北面東上史讀書司馬執筴立于其後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賓南面專威信也史於衆  
介之前北面讀書以敎告士衆爲其犯禮爲掠也〔疏〕正義曰策毛本作筴校勘記云嚴、徐本、敎氏俱  
禮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疏〕作策釋文作筴云音策集釋通解楊氏亦俱是  
策今案說文策馬筴也下从束顏氏家訓五經文字皆以策爲策之訛俗字故張氏識誤據釋文改策爲筴  
而載氏震駁之是也今從策石經作策誤多一筆注史於毛本史誤使校勘記云嚴、徐本、集釋、通解、楊  
氏、敎氏俱作史盧氏云勅當作勅○儀禮釋官云史讀書謂誓戒之書也左傳昭六年楚公子棄疾聘于晉  
過鄭禁芻牧采樵不入田不樵樹不采薪不抽屋不強句誓曰有犯命者君子廢小人降是其誓書之類  
周禮掌客職云凡介行人宰史皆有養饗麻注凡介行人宰史衆臣從賓者也史主書案彼諸侯相朝法此大夫  
出聘亦當有史從也掌客疏云史大史之屬官則此史亦非大史也吳氏章句以爲大史恐非釋官又云此  
司馬執策乃司馬之屬官從聘賓行者左傳宋華耦來盟其官皆從之孔疏云聘禮有上介衆介至國誓于其  
竟則史讀書司馬執策賈人拭玉有司展幣其從軍官多矣詩縣鑾之篇言大臣出行微臣隨從是大夫出使  
有官從之也大夫本有家司馬此爲君聘則司馬當爲公臣周禮大司馬以下至伍長皆得稱司馬故有公司馬  
兩司馬之稱此司馬蓋其類也注云此使次介假道止而誓也者以經云誓于其竟明是誓于入竟之前使所過  
勿犯經乃言于士帥沒其竟之後者先言士帥以終假道之事耳鄭恐人疑爲既出竟乃誓故特明之謂使次介假道  
時即止而誓也云賓南面專威信也者以士衆從行在外特賓爲統率故使南面以專威信耳云史於衆介之前  
北面讀書者以衆介北面東上明從行之衆皆北面可知故讀於其前使衆共聞也褚氏云史讀書注云北面向  
賓讀也敎云東面未是君行師從卿行旅從定四年左傳文旅五百人也引之以見卿出從行甚衆恐有犯  
禮暴掠之事故誓之云司馬主軍法者執策示罰者言司馬執策立于史後明書在而法隨之有犯必罰也

右過邦假道

未入竟壹肆謂於所聘之國竟也肆習習聘之威儀重失誤〔疏〕正義曰自此至不習私事言將至豫習威儀○校勘記云壹釋  
也習聘之威儀重失誤〔疏〕文集釋俱作一黃氏不烈云張本改壹爲一據陸也段曰

一、是。今案。石經嚴本俱作壹。仍從石經。注云。謂於所聘之國竟也者。言經所云竟。是所聘之國竟也。未入者。將至而未至也。下經云。及竟。則已至竟矣。云肆。習也者。以此云肆。下云習。其義一也。說文亦云。肆。習也。盛氏云。壹肆。謂一次習之而已。對下展幣。為壇壇畫階。帷其北。無宮。壇土象壇也。帷其北。宜有所鄉。〔疏〕正義凡三次而言也。郝云。壹。逐一也。非。為壇壇畫階。帷其北。無宮。依也。無宮。不壇土畫外垣也。〔疏〕正義云。壇。謂委土為壇壇。然則壇土即委土也。賈疏云。觀禮與司儀同。為壇三成。宮方三百步也。則無外宮。其壇注壇土為之。無成。又無尺數。象之而已。張氏附岐云。壇須築土高厚。有階級。壇則略除地聚土。令有壇形而已。又張氏以壇為壇名。與敖同。恐非鄭意。云帷其北。宜有所鄉。依也者。鄉。即南鄉。北鄉。東鄉。西鄉也。習禮須明所鄉。今帷其北。則所鄉自明。可憑依以肆習也。云無宮。不壇土畫外垣也者。鄭注觀禮云。宮。謂壇土。不畫外垣。禮所不及也。朝服無主無執也。為埽。以象牆壁。此則不壇土為埽。亦不畫地為外垣也。吳氏廷華云。不畫外垣。禮所不及也。朝服無主無執也。不立主人。主人尊也。不執玉。〔疏〕正義曰。敖氏云。必言朝服者。嫌肆聘儀。則當如聘服也。凡道路常服。卿大夫不敢褻也。徒習其威儀而已。〔疏〕則朝服。士以下則玄端與。盛氏云。道路常服深衣。至是乃易朝服者。以習儀重之也。不皮弁。下於聘也。敖說非。注云。不立主人。主人尊也者。以主人是主國之君。位尊。不敢以人象之也。云不執玉。不敢褻也者。玉重器。不敢褻陳之也。云徒習其威儀而已者。徒。猶空也。謂空習之。無所執也。敖氏云。無執。不執玉帛也。無主。則無授受之儀。故不必執之。今案下云習。介皆與北面。西上。入門左之位也。〔疏〕正義享。則此專習聘可知。鄭言玉。不言帛者。聘時圭特故也。敖說未酌。介皆與北面。西上。古文與作豫。〔疏〕正義敖氏云。言皆與者。肆時介無事。嫌不必與也。注云。入門左之位也者。謂下正聘時賓入門左。介皆入門左。習享。士北面西上也。李氏云。賓行聘時。介止于此。然則所習者。習廟門內之禮。云古文與為豫者。詳士昏禮。習享。士執庭實。士。士介也。庭實必執之。〔疏〕正義曰。實。謂實于庭者也。敖氏云。對堂上之幣而言。故謂之庭實。劉氏也。注云。庭實必執之者。皮則有攝張之節者。庭實或以馬。或以皮。此言執。故知為皮也。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下享時經云。庭實皮則攝之。毛在內。內攝之。又賓升致命張皮。是其有攝張之節也。習夫人之聘享亦如之。習公事。不習私事。公事。致。〔疏〕正義曰。公事。謂君之聘享。夫人聘享。及問大夫。皆致君命。故注云。公事致命。命者也。〔疏〕者也。私事。謂私觀私面也。賈疏云。大夫之幣。不在朝付之。至郊乃付之。避

君禮。不謂  
非公事。

右豫習威儀

及竟。張檀誓。國也。至也。張檀。明事在此。〔疏〕正義曰。自此至遂以入竟。言實至竟。謁關迎入之事。○張氏爾岐云。道不張檀。至是張之。示事在此國也。云張檀。謂使人維之者。周禮節服氏。掌朝覲祭祀裘冕。六人維。乃謁關人。王之大常。諸侯則四人。鄭注。維。維之以縷。鄭司農云。維持之。明此張檀亦然。但人數未聞耳。

謁。告也。古者竟上爲〔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譌。釋文作譌。云。本亦作譌。集釋亦作譌。○周禮司關曰。凡關。以譌異服。譌異言。〔疏〕四方之賓客。敝關。則爲之告。鄭注。謂朝聘者也。敝關。猶謁關人也。儀禮釋官云。周禮司關。上士二人。中士四人。每關下士二人。諸侯謂之關尹。當關中士爲之。每關亦有關人。當士旅食爲之。賈疏謂司關爲都總。居在國都。每關二人。各主一關。今所謂關人者。謂告每關。關人來告司關。司關爲之告王。據經謂關人而後入竟。則關人自是竟上每關關人。賈說分析甚確。國語。單子云。周之秩官有之曰。敝國賓至。關尹以告。章注引周禮司關及此經爲證。是關人之長。天子謂之司關。諸侯謂之關尹。猶天子有司門。諸侯謂之門尹也。注云。謁告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古者竟上爲關者。鄭注地官序官云。關界上之門。是關在竟上也。賈疏謂天子十二門。有二關。據魯廢六關。則諸侯半天子也。云以譌異服。譌異言者。案王制云。關執禁以譌禁異服。譌異言。鄭注。關。竟上門。譌。呵察。孔疏。禁此身著異服之人。又記識口爲異言之。關人問從者幾人。欲知聘問。且爲有〔疏〕曰。人。防姦僞。察非違。據此。則異服上當有禁字。或注本脫也。關人問從者幾人。司當共委積之具。〔疏〕曰。校勘記云。注共。陸氏曰。本或作供。同。後放此。○賈疏云。不問使人而問從者。關人卑。不敢輕問尊者。注云。欲知聘問。且爲有司當共委積之具者。以卿聘從人多。大夫問從人少。故知其從人之多寡。卽知其爲聘爲問也。凡道路給賓客之用。少曰委。多曰積。周禮遺人。凡賓客會同師役。掌其道途之委積。是皆有司所當共者。以介對。以所命者對。謙也。聘禮。上公之使者七介。侯伯之使者五介。子男之使者三介。〔疏〕正義曰。注云。以所與受命者對。謙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之。周禮曰。凡諸侯之卿。其禮各下其君二等。〔疏〕也者。介是使者所與受命之人。

此以對者。孰以。使者也。使以介對。是謙也。蔡氏云。止以介數對。不欲以餘嫌煩主人也。義亦通。禮記聘義曰。聘禮。上公七介。侯伯五介。子男三介。彼注云。此皆使卿出聘之介數也。鄭此注本之以立說。非直引聘義之文耳。云以其代君交於列國。是以貴之者。以聘使代君交鄰國。是以副之介以貴之。聘義曰。所以明貴賤也。是也。引周禮者。大行人文。詳篇首鄭目錄下。張氏爾岐云。不以從者對。而以介對。亦以知介數即為聘為問可知。其從者多少亦可知。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請。猶問也。問所為來之。疏。正義曰。經義述聞云。遂以入竟。竟字。因下入竟而也。遂以入。因道之。疏。正義曰。遂以入。入下無竟字。下文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與此遂以入。文同一例。且賓至于竟。則士道之。至于近郊。則下大夫道之。是自近郊以外。皆士道之也。士道之。則下文曰入竟。曰及郊。曰及館。曰至于近郊。皆在遂以入三字中。非但道之入竟而已也。然則遂以入下。不當有竟字。明矣。聘義正義引此文曰。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無竟字。自唐石經始衍竟字。而各本遂沿其誤。謹案。述聞之言是也。但石經相傳已久。今仍之。而姑錄其說於此。注云問所為來之故也者。上闕人但問從者幾人。未問來故。故此使士問之。敎氏云。使者既謁闕人。因止于竟。未敢輒入。闕人以告於君。于是君使士請事。李氏云。春秋傳。晉韓宣子聘于周。王使請事。對曰。晉士起將歸時事于宰旅。無他事矣。此其對辭。云遂以入。因道之者。謂道之使入也。此請事之士。疑即訝士。儀禮釋官云。周禮掌訝職曰。若將有賓客至。與士迎賓于疆。注。士。訝士也。訝士職曰。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迎之。聘義曰。君使士迎于竟。下文賓歸。又云。士送至于竟。疑此士即訝士也。

### 右至竟迎入

入竟。斂廬。乃展。復校錄幣。重其事。疏。正義曰。自此至賈人之館如初。言入竟三度展幣之事。注云復校錄幣。是固舍展之也。郝氏敬云。展。展視玉帛皮馬之類。恐遠道齋持疎虞也。云斂廬。變於始入者。始入時張廬。示有事於此國。今既入竟。率其行道之常。故斂之。前出時至郊斂廬。注云。此行道耳。未有事也。是也。故云變於始入也。布幕賓朝服立于幕東。西面。介皆北面。東上。賈人北面坐。拭圭。拭。清也。側幕。疏。正義曰。布幕。亦布而坐。乃開橫。疏。正義曰。於地也。李氏云。賓



誓則南面。專榮也。展幣則西面。將命也。吳氏延華云。賓立于幕東。西面。異於夕幣之位。賈人北面。以賓西面故也。盛氏云。介皆北面。東上。則上介與衆並立也。及視圭之時。上介少進。注云拭。清也者。爾雅釋詁文。謂拭之使潔清也。敷氏云。拭圭者。就橫拭之。故下乃遂執展之。持之而立。〔疏〕正義曰。云持之而立告。上介北面視云執。云側幕而坐者。謂坐於幕邊也。開橫取圭。遂執展之。告在。〔疏〕正義曰。賈人告賓也。上介北面視之。退復位。言退復位。則〔疏〕正義曰。經無進退圭。不陳之。〔疏〕正義曰。敷氏云。退之者。其展事畢也。退則之。即退。不陳於幕上。對下壁與幣同陳言也。賈疏云。下陳皮北首。西上。又拭壁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乃言夫人之聘享。則璋未拭。而并言璋者。欲見皆不陳故。陳皮北首。西上。又拭壁展之。會諸其幣。加于左皮。上上介視之退。會合也。諸於也。〔疏〕正義曰。敷氏云。退。退復位也。注云會合也者。爾雅釋詁文。謂今亦合而陳之。盛氏云。至是言會諸其幣者。以其初授幣。與授玉異日。未嘗會也。必會之者。見其用之法也。鄉射則薦諸其席。亦訓於。廣雅釋言文。云古文曰陳幣北首者。古文皮作幣。鄭不從者。下云北首。皮可言首。幣不得言首。馬則幕南。北面奠幣于其前。前。當前。〔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上。楊作南。○案。經云其前。謂馬前也。則奠幣在幕外矣。楊本非。自陳皮北首至此。展夫人之聘享亦如之。賈人告于上介。上介告於賓。展夫人聘與授幣時陳之之法略同。唯有壁爲異耳。視。貶於君也。賈人既拭璋琮。南面告於上介。〔疏〕正義曰。注以賈人告於上介二句。專指展夫人之聘享言之。故上介於是乃東面以告賓。亦所謂放而文之類。〔疏〕正義曰。云上介不視。貶於君也。敷氏謂告者。告之以展聘享之幣玉已畢。則兼君與夫人之聘享而言。故後人多駁上介不視之說。謂經明言亦如之。何獨不視乎。褚氏云。如之者。如上圭則拭之展之。璧則拭展而會幣加於左皮也。不兼上介視之在內。蓋君之聘享。上介視之。夫人聘享。上介不視。俟賈人告而轉告于賓。羣幣則有司自展而直告于賓。差降之義也。若上介既視。賈人何必再告之。宜遵注。告則必易其所立之向。注義亦長。今案。猶說是也。賈人上介本皆北面。告上介。則賈人轉而南面。告賓。則上介轉而東面。以賓西面故也。放而。有司展羣幣以告。羣幣。私觀及大夫者。有。〔疏〕正義曰。注云羣幣。私觀及大夫者。敷氏云。文。禮器文。司。載幣者。自展自告。〔疏〕注云及者。即記所謂幣之所及者也。此說是。

蓋兼問鄉面鄉間大夫面大夫之幣。皆包之矣。云有司。載幣者。自展自告者。此有司。即前官載其幣舍于朝者也。自展自告。謂有司自展之。并自告賓也。○賈疏謂私觀。私面之幣。皆賓介自將已物。非公家所給。其說非。方氏苞云。賓與上介私齎幣馬。義雖未安。力或能具。士介何從具此。周官校人。凡國之使者。共其幣馬。鄭注明云使者所用私觀。賈乃謂天子禮與諸侯異。以曲護已說。誤矣。江氏永云。私觀亦公家之幣。但對享禮爲私耳。惠氏棟。吳氏廷華。張氏惠言。及郊又展如初。郊。遠郊也。周制。天子畿內千里。遠郊百里。以此差之。遠郊。上公「疏」正義曰。皆辨之。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近郊各半之。○「疏」正義曰。詩魯頌孔疏。及爾雅釋地邢疏。引此注。侯下皆有四十里三字。子下皆有二十里三字。各本脫。今據補。校勘記云。男十里下。集釋無也字。○及郊又展。亦是因舍展之如初。如入竟展幣之儀也。注云郊。遠郊也者。以下云賓至于近郊。知此及郊爲遠郊也。云周制。天子畿內千里者。周禮大司馬職曰。方千里曰國畿。是也。云遠郊百里者。載師注引司馬法。王國百里爲郊。杜子春云。五十里爲近郊。百里爲遠郊。白虎通同。云以此差之。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也者。大司徒職曰。凡建邦國。諸公之地。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諸伯方三百里。諸子方二百里。諸男方百里。夫天子畿內千里。而遠郊百里。則上公封五百里。遠郊五十里。侯四百里。遠郊四十里。伯三百里。遠郊三十里。子二百里。遠郊二十里。男百里。遠郊十里。是其差也。若如譌本注文。謂侯伯三十里。子男十里。則是合侯與伯子與男爲一。非所謂差矣。且郊之里數。原視地廣狹爲制。豈有侯與伯。子與男。封疆廣狹各殊。而郊制必合爲一之理哉。賈疏申鄭義云。畿方千里。王城面五百里。以百里爲遠郊。若公五百里。中置國城。面二百五十里。故遠郊五十里。自此以下。至子男差之。可知。不言侯與伯同。子與男同。是賈所見本尙未譌脫也。又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各以其國封疆十之一。差去國之數爲遠郊也。周禮。諸公封疆方五百里。諸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據此。亦是申明鄭注遠郊。上公五十里。侯四十里。伯三十里。子二十里。男十里之說。知李作集釋時。此注亦尙未譌脫。與孔邢二疏所引合也。爾雅。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坰。郭注。邑。國都也。假令百里之國。五十里之界。界外謂之郊。郊外謂之牧。牧外謂之野。野外謂之界。界外謂之坰。與郭義同。據此。則二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二十里。四百里之國。五者之界。各四十里。可知。近邵氏晉涵作爾雅正義。不能援詩疏以校正鄭注。而反削去邢疏之文。據儀禮譌脫之注。牽合附會。失之。或曰。尙書大傳分郊制爲三等。非歟。曰。書傳云。百里之國。二十里之郊。七十里之國。九里之郊。五十里之國。三里之郊。此夏殷制。非周制也。亦不得爲五十里。三十里。十里矣。云近郊各半之者。鄭注尙查君陳序云。周之近郊五十里。

今河南洛陽相去則然。是天子近郊半遠郊五十里。則上公近郊二十五里。侯二十里。伯十五里。子十里。男五里也。及館展幣于賈人之館。如初。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展幣不於賓館者。爲主國之人。〔疏〕正義曰。注賓館。校勘記云。賓。監本作官。誤。○敖氏云。幣亦兼玉而言。自展幣不於賓館者。就焉便疾也。〔疏〕入竟至此。凡三展者。以聘事將至而愈慎。且一與主國卿大夫爲禮。則不暇及之矣。方氏苞云。入竟而展。及郊再展。及館三展。雖載以任輦。尙虞顛擗。又皮帛則燥溼不時。宜頻展也。注云館。舍也。遠郊之內有候館。可以小休止沐浴者。案遺人職曰。凡國野之道。十里有一廛。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鄭以賓尙未至近郊。則此館非國中之館。故以遺人候館解之。候館五十里卽有。則遠郊內自有之矣。言可以小休止沐浴。則可於此展幣也。云展幣不於賓館者。爲主國之人有勞問已者。就焉便疾也者。吳氏廷華云。瑣人訝士。皆當見賓于館。又或主君加禮。有遠郊之勞。並須受于館。故就賈人之館展之。便疾也。且見賓從不一館矣。○蔡氏云。館。國中舍也。卽後卿所致者。此以展幣而連及之。盛氏云。展幣皆於館舍。非如習儀之於壇壝也。此云及館者。謂卿致館之館。前聘一日也。次于此者。因上事而終言之。今案經內言館。似俱指國中之館言。蔡盛說亦可存。故並錄之。

右入竟展幣

賓至于近郊。張廬君使下大夫請行。反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士請事。大夫請行。卿勞。彌尊賓也。其服皆朝服。

〔疏〕正義曰。自此至遂以賓入。言賓至近郊。君與夫人使人勞賓之事。○賓至近郊張廬。蓋漸近國都。故張之以自表也。敖氏云。此後不見敷廬之節。至館爲之可知。勞。謂勞其道路勞苦。使卿亦以其爵也。主君于朝君則親郊勞。注云請行。問所之也。雖知之。謙不必也者。上使士請事。特知其爲聘事而來。猶不敢必行聘於本國。故又使大夫請之。謙之至也。至下大夫反告。乃執主人之禮。勞之禮之。節次如此。敖氏謂請行。爲速之行。蔣氏云。尙未勞賓。如何先以請行速之。依注問所之說爲得。盛氏亦以敖說爲非。吳氏廷華云。知其來聘矣。又請行者。或兼聘他國。須先往也。云其服皆朝服者。謂士請事。大夫請行。皆服朝服。經特于此見之。舉後以該前也。○禮經釋例云。凡賓至。則使人郊勞。案聘禮。賓至于近郊。君使卿朝服用束帛勞。賓受于舍門內。此使者勞賓也。又云。乘皮設。賓用束錦僮勞者。勞者再拜稽首受。此聘賓僮使者也。又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簋方。其實棗栗棗栗。賓之受如

初禮。僨之如初。此聘禮之郊勞也。君用束帛。夫人用棗栗。觀禮。侯氏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此王使人勞侯氏也。又云。侯氏乃止使者。侯氏先升。授几。用束帛乘馬僨使者。使者再拜受。此侯氏僨使者也。此則觀禮之郊勞也。用璧。至于聘禮郊勞用朝服。觀禮郊勞用皮弁。聘賓僨勞者。用束錦乘皮。侯氏僨勞者。用束帛乘馬。皆隆殺之義也。亦有不郊勞者。聘遣喪不郊勞。注。子未君也。小聘曰問。不郊勞。注。貶於聘。所以爲小也。皆禮之殺也。又聘禮郊勞畢。下大夫勞。上介出請入告。者遂以賓入。謂入朝也。觀禮郊勞畢。侯氏遂從之。注。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其儀並同。

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出請。出門西面請所以來事也。入告。入北面告賓也。每所及至。皆〔疏〕正義曰。賓禮辭迎于舍門之外再拜。有舍。其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于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錄。

今注疏本作與。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楊氏。俱無與字。與疏合。殿本與作者。張氏曰。注曰其有來者者。市箱杭本同。監本無一者字。案釋文云。者與。音餘。蓋傳寫者誤以與字作者爾。監本以其重複。遂去其一。尤非也。從釋文。朱子曰。此非疑詞。不當音餘。復出者字。亦無義理。竊疑本介字也。今案諸氏云。與字連上讀。乃起下之辭。非誤。今仍之。注云出請。出門西面請所以來事也者。謂問鄉所以來之事也。云入告。入北面告賓也者。賓在舍。

有主道。故出門西面者。出闌東也。入北面告者。賓當在阼階西面也。敖氏云。賓禮辭者。以其用幣也。上介以賓辭告。勞者復傳言而入。賓乃出迎。云每所及至。皆有舍。其有來者與。皆出請入告者。此舍。即廛宿市之類。塗中所

以止客者。故所至皆有。其有事來舍者。無不出請入告。即上士請事。大夫請行。是也。云于此言之者。賓彌尊。事彌錄者。謂前此不言出請入告。獨于此言之者。賓來益近。則益尊寵之。其儀文之記錄亦益詳也。李氏云。春秋傳。事魯叔弓聘于晉。晉侯使郊勞。辭曰。寡君使弓來繼舊好。固曰女無敢爲賓。勞者不答拜。凡爲人使。〔疏〕正義

敢辱郊。使致館。辭曰。敢辱大館。王氏士讓云。此禮至春秋時猶可見也。勞者不答拜。不當其禮。〔疏〕曰。勞者即卿也。餘詳士昏禮納采主入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下。

賓揖先入受于舍門內。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疏〕正義曰。賓揖先入。導之是舍但有一門耳。此公館之異者也。注云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者。此篇主侯伯之臣言。詳篇首目錄下。云公之臣受命於堂者。李氏云。案司儀職。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旅賁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僨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言登聽命。則公之臣受勞於堂也。吳氏疑義云。據司儀云。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則所謂登聽命者。不止公之臣可知。今案鄭云不受於堂。蓋以此篇受於舍門內。不

是舍但有一門耳。此公館之異者也。注云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者。此篇主侯伯之臣言。詳篇首目錄下。云公之臣受命於堂者。李氏云。案司儀職。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旅賁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僨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言登聽命。則公之臣受勞於堂也。吳氏疑義云。據司儀云。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則所謂登聽命者。不止公之臣可知。今案鄭云不受於堂。蓋以此篇受於舍門內。不

是舍但有一門耳。此公館之異者也。注云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者。此篇主侯伯之臣言。詳篇首目錄下。云公之臣受命於堂者。李氏云。案司儀職。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旅賁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僨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言登聽命。則公之臣受勞於堂也。吳氏疑義云。據司儀云。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則所謂登聽命者。不止公之臣可知。今案鄭云不受於堂。蓋以此篇受於舍門內。不

是舍但有一門耳。此公館之異者也。注云不受於堂。此主於侯伯之臣也者。此篇主侯伯之臣言。詳篇首目錄下。云公之臣受命於堂者。李氏云。案司儀職。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大夫郊勞。旅賁三辭拜辱。三讓。登。聽命。下拜登受。僨使者如初之儀。及退。拜送。言登聽命。則公之臣受勞於堂也。吳氏疑義云。據司儀云。凡侯伯子男之臣。以其國之爵相爲客而相禮。其儀亦如之。則所謂登聽命者。不止公之臣可知。今案鄭云不受於堂。蓋以此篇受於舍門內。不

言升堂。決之。其注司儀。亦云。侯伯之臣。受勞於庭。彼疏云。聘禮受於舍門內。是不登堂也。方氏苞云。受勞不升堂。當以此經爲正。勞者奉幣入東面致命。賓。〔疏〕正義曰。此在舍。勞者有賓道。故入門左而東面也。致命。致其命。注云東面鄉賓者。以斯時賓在舍門內西面也。賓北面聽命。還少退。再拜稽首受幣。勞者出。命。北面聽命。若君南面然。少。〔疏〕正義曰。注云北面聽命。若君南面然者。以命是主君之命。故北面聽命。儼若君在然。秦氏薰田退象降拜。云。賓初入門西面。以在館如主人也。及聽命。乃北面從臣禮也。敖氏云。入門即北面。非。云少退象降拜者。以受幣當降階拜。今不授老幣。老幣之。〔疏〕正義曰。此老幣之家。出迎勞者。之。欲償。〔疏〕正義曰。有也字。○敖氏云。勞者出。侯于門外。上介出請。勞者告事畢。上介入告。賓乃出。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迎。而告以欲償之辭。吳氏延華云。出迎償之。受命後不即償者。不以臣事于君命。勞者禮辭。賓揖先入。勞者從之。乘皮設。設於門內也。物四曰。〔疏〕正義曰。注云設於門內也者。乘皮之設爲庭實。則當在庭。乃設之於門內。賁者也。云皮。麋鹿皮也者。賁疏云。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彼諸侯朝享天子。用虎豹皮。此臣聘君。降於享天子。當用麋鹿皮。故齊語云。齊桓公使諸侯輕其幣。用鹿皮四分也。賓用束錦償勞者。言償者。賓在公館如家。〔疏〕正義曰。敖氏云。聘禮。凡大夫士所用之幣皆以錦。蓋不敢與尊者之幣同。禮經釋例問名禮畢。擯者出請醴賓下。今案。此郊勞後行償禮。以勞者爲賓。勞者再拜稽首受。稽首。尊。〔疏〕正義曰。注賓爲主人。故注云言償者。賓在公館如家之義。亦以來者爲賓。勞者再拜稽首受。稽首。尊。〔疏〕正義曰。注國賓也者。賈疏云。周禮大祝九拜。一曰稽首。首至地。臣拜君法。二曰頓首。頭叩地。平敵相拜法。今此勞者與賓同類。不頓首而稽首。故云尊國賓也。禮經釋例云。凡臣與君行禮。皆再拜稽首。亦有非君臣而再拜稽首者。如聘禮。聘賓償郊勞。及歸饗餼。使者受幣送幣。皆再拜稽首。主國之卿餼賓。賓再拜稽首受。公食大夫禮。大夫相食。受倍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此皆相敵者之禮也。皆尊之。故盛其威儀。又不可以常禮論也。惠氏棟云。賓用束錦償勞者。此償幣。乃彼國君之幣。故受者送者皆稽首。方氏苞。王氏士讓。說略同。今案如惠。賓再拜稽首送幣。說。非不可通。但其中亦有非君物而再拜稽首者。故鄭以尊國賓解之。而釋例亦即宗之爲說也。賓再拜稽首送幣。



受送拜皆北〔疏〕正義曰。賓亦稽首送者。報之也。注云受送拜皆北面。象階上者。李氏云。若鄉飲酒。賓受爵。面。象階上。主人送爵。各拜于其階上。北面也。敖氏云。案注云受送拜者。謂受者送者之拜也。象階上者。謂放饋于堂之禮也。今案。此傳禮雖行之於庭。而賓主皆北面拜。有似於堂上。主在阼階上北面拜。賓在西階上北面拜。故云象階上。李敖之說得之。賈疏以受爲誤。謂當云授送拜皆北面。並據賓而言。積氏云。注受送一讀。拜皆北面爲句。言受者送者之拜皆北面也。賈將受送拜專貼賓說作。勞者揖皮出。乃退賓送再拜。揖皮出。東面揖。〔疏〕曰。正義三節看。誤矣。盛氏世佐張氏惠言並同。積說是也。李氏云。揖執皮者。若親受之然。勞者出。執皮者從之出。勞者之從者訝受之。注知東面揖者。以執皮者在東。勞者在西故也。敖氏據公食大夫禮。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謂此亦北面揖之。積氏云。公食禮。是對君之禮。庭實爲君禮物。故北面。此勞者不必北面也。從注東面爲。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筴方玄被纁裏有蓋。竹筴方者。器是。盛氏世佐說同。○以上君使人勞賓之禮。狀如筴而方。如今筴。〔疏〕正義曰。筴。校勘記云。唐石經。殿。徐。叢氏。集釋。敖氏。俱作筴。注同。釋文具筴。筴者。圓。此方耳。作筴。云。本或作筴。外圓內方曰筴。內圓外方曰筴。通解楊氏載經注。要義載經。俱作筴。張氏曰。釋文明著內外方圓之制。蓋辨或本之誤也。從釋文。案。冬官玉人注疏及觀禮疏引此經。並作筴。地官舍人注云。方曰筴。圓曰筴。疏謂皆據外而言。審此。則釋文之誤顯然。張氏從之。非也。說文曰。筴。黍稷方器也。筴。黍稷圓器也。此許君之義。與鄭不同。程氏瑤田儀禮經注疑直云。陸作釋文時。蓋據一本作筴者釋之。故云筴音甫。或作筴也。然據鄭注本作筴。又鄭注玉人。引聘禮。作二竹筴方。是筴字。非筴字也。況唐石經作筴。亦云。據鄭注。當以作筴爲正。段氏玉裁儀禮漢讀考云。賈疏曰。凡筴皆用木而圓。受斗二升。用木而圓。本鄭周易注。受斗二升。依旅人筴實一般之云。是賈本作筴也。宋刻單疏本作筴字四見。不作筴。今本皆改爲筴。則受斗二升之云。不可通矣。又段氏注說文筴字云。許謂筴方圓。鄭則云筴圓。方。不同者。師傳各異也。周禮舍人鄭注。方曰筴。圓曰筴。周易二筴可用享。鄭注。離爲日。日體圓。巽爲木。木器。圓筴象。已上可證鄭確謂筴爲圓器。今案筴圓。而竹筴不圓。故云方。若筴本方。則經不必贅言方矣。又鄭義既以筴爲圓器。倘經本作筴。鄭必破筴爲筴。今鄭不破字。可證舊本相傳作筴。後人因說文筴方圓之訓。誤改爲筴耳。此字當從鄭義爲長。鍾本亦作筴。○李氏云。大夫對癩爲下大夫。夫人使下大夫勞賓。降於君也。秋。表也。玄被纁裏。竹筴方之衣也。禮經釋例云。士昏記。筴



緇被纁裏。此玄被纁裏。蓋夫人與士婦之差矣。敖氏云。夫人亦勞之者。以其亦奉命而聘享已也。今案考工記玉人曰。案十有二寸。素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鄭注引此經爲證。彼疏云。玄被者。以玄纁爲表。被。聘禮。諸侯夫人無案。直有素栗。此後勞有素栗。又有案。素栗亦盛於竹簋也。注云以竹爲之。狀如簋而方者。簋本以木爲之。又有以瓦爲之者。其形皆圓。此以竹爲之而方。故云狀如簋而方也。簋亦以竹爲之。故云如今案具簋。漢時宮以盛寒具。與竹簋盛素栗用亦相同。寒具見周禮籩人注。御覽引通俗文曰。寒具謂之餠。汪士鐸云。寒具蓋餅屬。後漢第五倫傳注引華嶠書。人有遺母一箇餅者。箇。簋屬也。云箇者。箇。此方耳者。詩。維筐及筥。毛傳。圓曰筥。是。其實素栗蒸栗擇兼執之以進。兼。猶兩也。右手執栗。左手執栗。〔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蒸。敖作蒸。○其實。謂實於也者。案士冠禮兼執之注云。兼。并也。彼謂一手兼執之。此則兩手兼執之。故云兼猶兩也。云右手執栗。左手執栗者。敖氏據士虞禮。謂左手執栗。右手執栗。與鄭互異。褚氏云。授受之法。左右各執一物者。先將右手之物授人。受者以兩手受。旋亦以右手執之。授者乃以兩手授左手所執者。受者以左手受之。先所受。後所受。必兩手者。所謂受授不游手也。經云二手授栗。則是右手先授栗。然後左手授栗。注極明。敖氏故生異說。士虞禮。主婦自取兩簋栗。栗。設于會南。東在西。何妨右手執者設于西。左手執者設于東邪。未可據以難注。今案。褚說是也。賓受栗。大夫二手授栗。受授不游手。〔疏〕正義曰。受謂賓不游手。謂不空一手。賓之受如初禮。如卿勞。賓之如初。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出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是慎之也。義并詳上。賓之受如初禮。之儀。賓之如初。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釋辭。請道之以入。然則賓送不〔疏〕正義曰。注請道。毛本作導。校勘記云。嚴。徐。通解。楊氏。敖氏。俱作道。○賓之如初。謂如賓卿拜。〔疏〕之儀也。敖氏云。君使以束帛。夫人使以素栗。賓之皆以束錦乘皮者。亦輕財重禮之意也。入。入國門也。注云出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請道之以入者。上君使士請事。遂以入竟。注云。遂以入。因道之。明此云遂以資入。亦道之以入也。請道當有辭。故知以束錦授從者。因東面釋辭也。云然則賓送不拜者。此注似可疑。上債卿。勞者出。明云賓送再拜。則此送之亦拜可知。經不言者。蓋已統於如初中矣。賈疏舉公食禮使大夫戒。賓不拜送。遂從之爲例。不知彼無債禮。與此異。觀禮。侯氏債使者。送于門外。再拜。遂從之。此當與彼同。賈因注言不拜。遂分別尊卑則岐而又岐耳。○以上夫人使人勞賓之禮。

右郊勞

至于朝主人曰不腆先君之祧既拊以俟矣

賓至外門下大夫入告出釋此辭主人者公也。不書公而書主人。主人接賓之辭。明至欲受之。不敢稽賓也。腆猶善也。

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正義曰自此至衆介皆少牢言賓初至不即行始祖也。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疏禮主人致館設飧之事。○至于朝此外朝也。外朝在庫門外故李氏云朝大門外之朝也。但李以大門爲庫門則沿賈之誤。辨見前。注云賓至外門亦謂庫門也。諸侯三門庫門在外故曰外門王氏士讓云賓未相見不先即館而必至于朝者明奉君命而告至也。云先君之祧者莊四年公羊傳云古者諸侯必有會聚之事相朝聘之道號辭必稱先君以相接又隱七年公羊傳何注云禮聘受之于大廟孝子謙不敢以己當之歸美于先君且重賓也。是其稱先君之義拊釋文云灑掃也少儀此經云拊蓋謂廣墻廟之內外不止席前也。拊是假借字案析言之則拊是墻席前之名渾言之則凡掃皆可云拊也。既告于君乃出釋此辭也。云主人者公也。不言公而言主人主人接賓之辭者案下行聘享時皆稱公此變公書主人是接賓之辭也。云明至欲受之不敬稽賓也者以經言既拊以俟明是至即欲受之不敬稽延也。云遷主所在曰祧周禮天子七廟文武爲祧諸侯五廟則祧始祖也者周禮序官守祧在八人鄭注遠廟曰祧周爲文王武王廟遷主藏焉又守祧職曰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鄭注遷主所藏曰祧先公之遷主藏于后稷之廟先王之遷主藏于文武之廟又祭法注祧之言超也超上去意也。天子遷廟之主以昭穆合藏于二祧之中諸侯無祧藏于祖考之廟中聘禮曰不腆先君之祧是謂始祖廟也此鄭言祧之義但據守祧注似有三祧以后稷廟稱大廟故止二祧也。若孔君王肅則以高祖之父及高祖之祖爲二祧又謂文武受命之王其廟不遷不在七廟數內皆與鄭異。王制疏及守祧疏已駁之鄭謂周禮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者王制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鄭注此周制也七者大祖及文王武王之祧與親廟四。大祖后稷殷則六廟契及湯與二昭二穆夏則五廟無大祖禹與二昭二穆而已又曰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鄭注大祖始封之君祭法曰王立七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又曰諸侯立五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皆月祭之。顯考廟祖考廟享嘗乃止曾子問禮器皆言七廟五廟。

穀梁傳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此皆鄭所本也。荀子曰。有天下者事七世。有一國者事五世。有五乘之地者事三世。有三乘之地者事二世。持手而食者。不得立宗廟。所以表積厚者流澤廣。積薄者流澤狹也。陳氏禮書云。家語曰。天子七廟。諸侯五廟。自虞至周之所不變也。是故虞書禮于六宗。以見大祖。周官守祧八人。以兼姜嫄之宮。則虞周七廟可知矣。又云。公侯伯子男。其衣服宮室車旗等衰雖殊。其立五廟一也。附庸之封。雖不能五十里。亦國君爾。故亦五廟。春秋書紀季以鄆入于齊。公羊傳曰。紀季請復五廟。以存姑姊妹。則附庸之廟。與諸侯同。可知也。今案。陳氏又引商書僞古文七世之廟。及王肅等說。以駁鄭注。今不錄。其論五廟。則較孔賈爲詳。云是亦廟也。言祧者。祧尊而廟親。待賓客者上尊者。案。祧亦與廟同。今接聘賓。不于廟而于祧者。以祧是始祖之廟。比之三昭三穆爲尊。接賓客宜于尊者。故云祧也。魏氏了翁云。祧。卽廟也。昭元年。其敢愛豐氏之祧。豐氏大夫。又僅兩世。未有遠祖也。今案。廟與祧對文異。散亦通。此經云先君之祧。明指始祖廟言之。則鄭說未可易矣。賓曰。俟閒。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且以道路悠遠。欲沐浴齊戒。俟閒。未敢聞命。〔疏〕戒。正義曰。注齊戒。校勘記云。釋文作齊。云。本亦作齋。嚴、徐、集釋。亦俱作齊。通解、楊氏。俱作齋。案。通解曰。齊。側皆反。蓋本齊字。故特音之。若作齋。則不必音矣。○賓曰。對辭也。敷氏云。閒。暇也。注云賓之意不欲奄卒主人也者。此注有二義。不欲奄卒主人。一義也。以道路悠遠。欲沐浴齊戒。又一義也。故云且奄。方言云。遲也。卒亦促遲之意。見漢書注。言不欲以息遲迫主人。故答以俟閒。且可容沐浴齊戒也。云俟閒。未敢聞命者。言未敢遲命而卽行大禮也。命。謂既拊以俟之命。蔡氏云。主人不敢稽賓。故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致。至也。賓至此館。曰拊以俟。賓不欲奄卒主人。故曰俟閒。謂俟主人暇時。婉詞也。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疏〕正義曰。敷氏云。大夫。卽縣者以賓入者也。帥。亦謂道賓。賓至于館。則入矣。致館。謂以君命致此館之也。〔疏〕於賓也。郝氏敬云。致館必以卿。重其禮也。今案。國語云。司里授館。韋注。司里授客所當館。次於卿也。然則司里授之。而卿以君命致之歟。注云賓至此館。主人以上卿禮致之。所以安之也者。言大夫道賓至館後。君復使卿致之。以賓初至。故重其禮。以安之也。張氏爾岐云。以上卿禮致之。謂使上卿以束帛之禮致之也。周禮司儀職云。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致館如初之儀。鄭注云。如郊勞也。不饋耳。郊勞用束帛。則此致館亦用束帛可知也。吳氏廷華云。據司儀云。郊勞有饋致館。如初儀。則亦有饋矣。今案鄭言不饋者。亦據此經決之。以下文卿致命。卽云卿退。賓送。再拜。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卿不俟設餼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不言饋之。是無饋也。賓迎再拜。卿致命。賓再拜稽首。卿退。賓送。再拜。不用束帛致之者。明爲新至。非大禮也。

〔疏〕正義曰。朱子云。此致。止謂致館耳。章首目其事。而下詳其節也。上無煢字。而但云致命。注疏何以見爲致之儀節也。癯致命者。敖氏云。致其君致館之命也。不兼煢說爲是。必稽首者。如對主君也。注云癯不俟設煢之畢。以不用束帛致故也者。致館使癯。設煢使宰夫。二者不妨並行。注云不俟設煢之畢。此釋經退字。謂癯致命卽退耳。言不用束帛致者。因致館用束帛。故兼束帛言之。其實直謂不致耳。非不用束帛。而空以辭致煢之謂也。司儀諸公之臣。相爲國客。致館如初之儀。彼注云。不言致煢者。君子聘大夫不致煢也。又引此記。煢不致。賓不拜爲證。據此。則鄭意固直云不致明矣。賈彼疏云。聘禮致館之下。卽云宰夫設煢。此致館下。不云致煢。故云君子聘大夫不致煢。如是。五等之臣。皆無致煢也。其義甚明。何於此乃生出不用束帛。空以辭致之臆說邪。云不用束帛致之者。明爲新至。非大禮也者。對下致饗饗爲大禮言之。此煢爲新至而設。非大禮。故不致也。胡鎬三禮補義曰。案。注初無兼致煢之語。言兼致者。賈之誤耳。王氏士謨云。設煢。乃宰夫設之。則非兼致可知。吳氏延華云。癯不俟設煢者。非其職也。數說皆是。又敖氏謂致館不以幣。而在門外。非司儀注云。侯伯之臣。致館於庭。則在門內矣。致館有束帛。亦非無幣也。○禮經釋例云。凡郊勞畢。皆致館。案聘禮。郊勞畢。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又云。大夫師至于館。癯致館。賓迎再拜。癯致命。此聘禮致館也。觀禮。郊勞畢。侯氏遂從之。天子賜舍。辭曰。賜伯父舍。侯氏再拜稽首。償之。束帛乘馬。此觀禮賜舍也。注。賜舍。猶致館也。是郊勞畢皆致館也。又聘禮致館後云。宰夫朝服設煢。是致館後卽設煢。觀禮。賜舍後則無之。聘禮。致館後。聘賓不償使者。觀禮。賜舍後。侯氏則償之。蓋王朝之與侯國禮不同歟。今案。館。國中待客處也。考之禮。有公館。有私館。晉子間曰。自卿大夫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曰公館。鄭注。公館。若今縣官舍也。雜記曰。公館者。公宮與公所爲也。私館者。自卿大夫以下之家也。鄭注。公所爲。君所作離宮別館也。此篇所言館。多是私館。下記曰。癯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是也。若左傳襄三十年。子產聘晉。使盡壞其館之垣。昭。宰夫朝服設煢。食不備禮曰煢。詩云。不素煢兮。〔疏〕正義元年。楚公子圍聘鄭。館于外。則當爲公館矣。昭。周禮宰夫職。掌賓賜之煢。鄭注。煢。客始至所設禮。是煢宰夫掌之。故使設之也。必朝服者。尊賓也。注云食不備禮曰煢者。以所陳鼎。止有腥飪而無饌。又饌設不多。故云不備禮也。司儀注云。小禮曰煢。掌客注云。煢。客始至。致小禮也。又下記注云。草次饌煢具輕。皆與此注相發明。云詩云。不素煢兮。春秋傳曰。方食魚煢。皆謂是者。詩。魏風伐檀文。毛傳云。熟食曰煢。鄭彼箋則云。讓如魚煢之煢。是鄭以素煢之義。與魚煢一也。案宣六年公

羊傳。晉靈公使勇士往殺趙盾。勇士上其堂。則無人焉。俯而闚其戶。方食魚飧。勇士曰。子爲晉國重卿。而食魚飧。是子之儉也。此魚飧之事。案。勇士以食魚飧爲儉。是所食者唯魚。無多物耳。詩疏引鄭志。答張逸云。禮。食饗大。多。非可素。不得與不素飧相配。故易之也。然則素飧魚飧。皆不備物之謂。故云皆謂是也。或曰。飧。夕食也。此。周禮宰夫注鄭司農之說。則後鄭已不從之矣。或據毛傳熟食曰飧。謂此飧之設。無生牲。且雖有腥而主於熟。實卽次。未舉火。以熟爲先。故云飧也。案下。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中庭之饌也。飪。熱也。注亦有新至尙熱之說。義可兩存焉。也。鼎西九東七。凡其鼎實與其陳。如陳饗餼。羞鼎則。〔疏〕正義曰。散氏云。牢。大牢也。大牢者。牛羊豕各一也。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疏〕正義曰。腥鼎七。乃皆云牢者。主於牛羊豕也。今案。客職曰。饗餼死牢如飧之陳。案。下歸饗餼實飪一牢。腥二牢。此則飪一牢而腥止一牢者。降於諸侯相朝也。飪正鼎九。牛羊豕魚腊腸胃鮮魚鮮腊。羞鼎三。臠臠臠。腥鼎七者。無鮮魚鮮腊。餘與腥鼎同。注云中庭之饌也者。言此皆饌於中庭。故云中庭之饌。對下堂上及門外言也。云飪。熱也。熱在西。腥在東。象春秋也者。飪之言熱。象秋物熟。故在西。腥之言生。象春物生。故在東。云鼎西九東七。凡其鼎實與其陳。如陳饗餼者。言其鼎中所實之物。與陳之次序。皆如歸饗餼也。所實之物。卽上牛羊豕魚腊之類。餘詳下。云羞鼎。則陪鼎也。以其實言之。則曰羞。以其陳言之。則曰陪者。此經云羞鼎。而下歸饗餼云陪鼎。恐人疑其有異。故釋之。二者名異實同也。左傳曰。飧有陪鼎。堂上之饌八。西夾六。八六者。豆數也。凡饌以豆爲本。堂上八豆。八簋。六簠兩簠。八〔疏〕正義曰。堂謂此。堂上也。此館在廟。云西夾六。公食大夫禮亦在廟。云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顧命在寢。云西夾南嚮。則廟寢之制。皆有東夾西夾矣。下歸饗餼云。西夾六豆。設于西墻下。北上。西夾之西有墻。則東夾之東亦有墻矣。又云六壺西上二以並東陳。注。東陳在北墻下。則夾之北有墻矣。竊嘗考之。東夾在堂東序之東。西夾在堂西序之西。東夾之北爲東房。西夾之北爲西房。中有墻隔之。與房不相通。東夾西夾。一名東箱西箱。又名左个右个。左達右達。左卽東也。右卽西也。夾也。箱也。个也。達也。異名而同實。統言之。爲東夾西夾。分言之。則夾之近北者爲室。近南者爲堂。故有夾室與東堂西堂之稱。夾之東西北三面皆有牆。故得室名。但東夾之東。西夾之西。近北者有牆。近南者無牆。故其東西近坵之處。亦稱爲東堂下西堂下。非必東堂向東。西堂向西也。先儒或專以夾室爲達。或專以東西堂爲箱。皆非是。萬氏斯大云。東西序外之屋。分言之。則前堂後室。統言之皆夾也。所以名爲夾者。以夾輔乎中。



堂也。釋名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夾之在正堂東西。此定論也。楊氏儀禮圖乃圖夾室於東房之東。西房之西。與房室並列。誤矣。近集氏羣經室圖。又圖東堂於東夾之東。西堂於西夾之西。以東堂爲東。西堂爲西。不知堂亦夾之堂也。烏可分夾與堂爲二哉。顧命曰。西夾南嚮。言夾而室與堂可知。言西夾而東夾可知。烏有所謂東嚮西嚮者哉。楊大培云。西夾南嚮一語。證據千古不易。鄭注特牲饋食禮云。西堂西夾之前近南。東堂東夾之前近南。亦據南嚮定之也。又案顧命注疏解夾之誤。鄉黨圖考已辨之。餘詳特牲饋食禮。豆蓬銅在東房南上。凡席兩敦在西堂下。又下歸饗餼云。饗于東方。亦如之。注云。東方。東夾室。此但云西夾六。則無東夾之饗。殺於饗餼也。吳氏廷華云。在西夾者。廟中尊西也。注云八六者。豆數也。凡饗以豆爲本者。李氏云。凡饗皆先設豆。故舉豆數以見其餘也。云堂上八豆。八簋。六鬴兩簠。八壺。西夾六豆。六簋。四鬴兩簠。六壺者。皆與饗餼同。鄭蓋以鼎同堆而知之也。故又云。其實與其陳。亦如饗餼。門外米禾皆二十車。禾。稷實并刈者也。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大夫

陳。亦如饗餼。門外米禾皆二十車。禾。稷實并刈者也。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大夫

〔疏〕正義曰。二十車。毛本二誤作一。校勘記云。唐石經二十作廿。注牢十車。徐本無牢字。與疏不合。今俱從嚴本。注云禾稷實并刈者也。稷謂禾稷。實謂禾穀。并刈。謂連稷與實而刈之。不去其穀也。說文。禾。嘉穀也。段氏注云。嘉穀之連稷者曰禾。又於稷字下注云。全體爲禾。聘禮禾三十車是也。禹貢所謂總也。今案禾以供飼馬之用。故致積。設殯。歸饗餼。皆有之。上注云禾以秣馬是也。云諸侯之禮。車米視生牢。禾視死牢。牢十車者。周禮掌客文。云大夫之禮。皆視死牢而已。雖有生牢。不取數焉者。李氏云。周禮大夫之車米禾無文。此殯禮死牢二。而米禾皆二十車。饗餼生牢二。死牢三。而米禾皆三十車。知惟視死牢不取生牢之數。云米陳門東。禾陳門西者。據下饗餼。薪芻倍禾。各四十車。凡此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此之楊作上所。注云凡此之陳亦如饗餼者。謂薪

也。象包束草之形。又云。薪。草薪也。舊說多以芻爲養牛馬之用。然上經積唯芻禾。鄭但云禾以秣馬。不兼芻言。詩。詢于芻蕘。毛傳云。芻蕘。采薪者。然則芻以飼牲。亦可供饗。當兼二用也。上介飪一牢

在西鼎七。羞鼎三。堂上之饌六。門外米禾皆十車。薪芻倍禾。鮮魚鮮腊。〔疏〕正義曰。李氏云。鼎七者。實

西夾同。西夾無饌。盛氏云。上介之牢。西鼎減二。則東鼎。堂

上之饌亦減二。無西夾之饌。米禾薪芻皆半於賓。此其殺也。衆介皆少牢。亦飪在西。鼎五。羊。禾。腸胃。四

儀禮正義 七 卷十六



豆四簋兩鬴。〔疏〕正義曰。注云亦飪在西。鼎五。羊豕腸胃魚腊者。案有羊豕而無牛謂之少牢。此用少牢而五鼎。四簋。無簠。〔疏〕是又殺於上介也。李氏云。承上文飪。知衆介亦飪也。少牢饋食禮五鼎。此少牢。故亦五鼎。彼有膚無腸胃。此有腸胃無膚。今案彼是大夫自祭禮。此是人君待客禮。故同。玉藻朔月五俎之食。以示別也。云新至尙熱者。下歸饗餼。士介但有餼而無飪。知此不用餼而用飪者。以飪是新至之禮。尙熱故也。云堂上之饌。四豆。四簋。兩鬴。四壺。無簠者。上介堂上之饌。本與賓西夾之饌同。此則又視賓西夾之數減之。降殺以兩也。褚氏云。歸饗餼盛禮。而士介無堂上之饌。此亦宜無。注所云俟訂。章氏協夢云。經唯言皆少牢。是并無堂上之饌矣。無堂上之饌。下於上介也。二說似亦可從。○盛氏云。米禾薪芻實共百二十車。上介半之。衆介則無。通百八十車而已。蓋卿行旅從。非是則不足以供之也。郝氏謂用車三百六十乘。而以修費詆經。妄矣。國之經費。實祭最鉅。皆所以弭災而福民。有不可以儉嗇將之者。且遇凶荒札喪。則又有殺禮之義。見於掌客。制禮者豈漫無節於其間哉。

右致館設飧

厥明訝賓于館。此訝下大夫也。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亦皮弁。〔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賓不願。皆主國廟中所行之禮。者又一。於是主君禮賓。其爲私禮者有二。賓私觀一。介私觀一。公乃送賓出。又有問君問大夫之儀。此聘之正禮也。分爲四節。今案四節者。一、聘享若有言。二、賓私觀一。三、主國禮賓。三、私觀。四、公送賓出。問君及大夫。○厥明。賓至館之明日也。注云此訝下大夫也者。上帥至于館。是下大夫。故知此訝賓于館亦下大夫。非掌訝之官也。周禮掌訝。中士爲之。其職曰。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鄭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于館之訝。據云卿有大夫訝。此聘使卿。則訝爲下大夫明矣。餘詳下記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下云以君命迎賓謂之訝。訝。迎也者。此訝是君使之。故云以君命迎賓也。訝與逆同。爾雅釋詁。逆。迎也。又通作御。詩。以御于家邦。毛傳。御。迎也。云亦皮弁者。下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諸侯行聘時君與賓皆皮弁。故知此訝賓者亦皮弁也。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視朝皮弁服。入于次者。侯辨也。次在大門外之。〔疏〕正義曰。辨。毛本作辨。校勘記云。張氏曰。監杭本作辨。案作辨是也。說見士相見禮。○此朝西。以帷爲之。〔疏〕亦外朝也。注云服皮弁者。朝聘主相尊敬也者。案皮弁服。詳士冠禮。周禮司服注云。諸侯之

自相朝聘。皆皮弁服。蓋諸侯在國。每日視朝。與臣同服朝服。今相朝聘。用皮弁服。加于朝服一等。是主相尊敬也。又諸侯親天子服冕服。其朝天子。及使臣聘天子。亦皆皮弁服。見通典。云諸侯親朝皮弁服者。玉藻曰。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大廟。是也。鄭言此者。見皮弁服尊於朝服之義。云入于次者。侯辨也者。鄭注士相見禮及特牲饋食禮。俱云。具猶辨也。則此辨與具義同。謂入次暫止。以待諸事備具也。云次在大門外之西。以帷爲之者。大門謂庫門。亦即外門也。此次爲賓而設。主東賓西。故知在西也。下記云。宗人授次。次以帷。周禮蕃人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四合象宮室。曰幄。又掌次職有大次小次。鄭注。次謂幄也。則次之制與帷異。此云以帷爲之者。蓋謂用帷布爲之。乃陳幣。有司入於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疏〕正義曰。案下經行聘時。賓立接西塾。在廟門外。而賈之也。故云有司入於主國廟門外。以布幕陳幣也。又云如展幣焉者。謂其陳幣之法。亦如展幣時所陳也。云圭璋賈人執轅而俟者。圭璋重器。不陳。故仍在轅。執而俟者。俟事至乃出之也。卿爲上摯。大夫爲承摯。士爲紹摯。摯者出請事。侯伯也。則摯者四人。子男也。則摯者三人。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賁。敬之至也。既知其所爲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爲禮。爲其謙不敢廢尊者。啓發以進之。於是時賓出次。直闔西。北面。上摯在闔東闔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此旅摯耳。不傳命。上介在賓西北。東面。承摯在上摯東南。西面。各自次序而下。末介未摯。旁相去三丈六尺。上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摯至末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又受命。〔疏〕正義曰。摯謂。毛本謂作爲。校傳而下。亦如之。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微參个。旁加各一步也。今文無摯。〔疏〕勸記云。嚴、徐、集釋、通解。俱作謂。與疏合。亦相去三丈。毛本三誤二。則鄉受之。毛本鄉作廂。嚴、徐、陳本、集釋、及禮記聘義疏引。俱作瘡。又反面傳而上。毛本而誤面。嚴、徐、葛本、集釋、通解。及聘義疏引。俱作而。又此三丈。毛本三誤二。嚴、徐、集釋、通解、楊氏俱作三。○此三摯陳于主國大門外。與實之介同陳。分爲東西兩行也。敖氏云。摯者。上摯也。云請事。則爲上摯可知。故不必贅言之。而但云摯者也。云出請事。而不云入告。省文也。後多類此。注云。摯謂主國之君所使出接賓者也者。案鄭注士冠禮云。在主人曰摯。在客曰介。注司儀云。出接賓曰摯。入贊禮曰相。此注彙之以釋摯。義精矣。云紹繼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其位相承繼而出也者。是釋經名承摯紹摯之義也。云主君公也。則

擯者五人。侯伯也。則擯者四人。子男也。則擯者三人者。案聘義亦云。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孔疏。承副上擯也。紹謂繼承承擯。又引此注及大行人文。謂待聘客及朝賓其擯數皆然。若擯者五人。則士爲紹擯者三人。若擯者四人。則士爲紹擯者二人。李氏云。案大行人上公擯者五人。侯伯四人。子男三人。諸侯自相待。擯數無文。鄭據天子待已擯數以爲已國待賓之擯數也。敖氏則謂諸侯待聘賓。不論尊卑。擯者皆三人。褚氏云。鄭據大行人推之。雖無明文可徵。亦略得其概。數創爲新論。竊所不取。今案聘使之介。上公七。侯伯五。子男三。人數既以爵等分多寡。則主國之擯人數亦當依爵等而分。且朝則交擯傳辭。聘則旅擯不傳辭。待聘客與待朝賓已有區別。則擯之人數與天子待諸侯者同可也。云聘義曰。介紹而傳命。君子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者。此引以證主賓各立擯介之義。云既知其所爲來之事。復請之者。賓來當與主君爲禮。爲其謙不敢廢尊者。啓發以進之者。言賓不敢廢言與主君行禮。故使擯者出請事以啓發之也。云於是時賓出從。直闔西北面。上擯在闔東。闔外西面。其相去也。公之使者七十步。侯伯之使者五十步。子男之使者三十步者。此謂門外上擯與賓南北相去之遠近也。斯時主君立於門內南面。大行人云。朝位賓主之間。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卿禮下其君二等。故知公使者七十步。侯伯使者五十步。子男使者三十步也。云此旅擯耳。不傳命者。謂但陳列擯介而不傳辭。司儀旅擯鄭注。旅讀爲鴻臚之臚。禮陳之也。皆謂次介在上介北。末介在次介北。皆東面。未擯在承擯南。亦西面。所謂各自次序而下。未介未擯旁相去三丈六尺者。其相去三丈六尺也。賈疏云。注云西北東南者。據賓西北望上介。介仍向正北陳之矣。上擯東南望承擯。承擯等仍向正南陳之矣。不謂介西北邪。陳擯東南向邪陳也。案此辨極明晰。蓋是時賓直闔西北面。上擯在闔東。闔外西面。介略在賓西而向北直陳。承擯等略在上擯東而向南直陳也。鄭必謂上擯在闔東。不在門東者。以便於出入傳命也。若兩君相朝。主君出迎于大門外。交擯傳辭。則君當在闔東。上擯當在門東。與承擯未擯等並列矣。云上擯之請事。進南面揖賓。俱前。賓至末介。上擯至末擯。亦相去三丈六尺。止。揖而請事。還入告于公者。案注云進南面揖賓。進者前行之謂。蓋交擯傳辭。則上擯傳於承擯。以次傳於賓。如注下所云是也。此旅擯不傳辭。則上擯與賓親自問對。故須揖賓使前。李氏云。上擯入。北鄉。受主君命出。南面遙揖賓使前。上擯南行。至末擯南。西面。賓北行。至末介北。東面。相去三丈六尺。乃請所爲來之事。賓既對。遂入告于公是也。褚氏云。注謂末介未擯旁相去三丈六尺。云旁者。非東西正相去。蓋自末擯直西。至末介北。東西相去三丈六尺。未介東至末擯南亦然。若旅擯。則上擯至末擯南。賓進末介北。東西正對。相去三丈六尺。據此。則上擯與賓親自問對。其相去三丈六尺。與末介未擯相去同。故注云亦

也。云天子諸侯朝覲。乃命介紹傳命耳者。此以下言交擯傳辭之法。云耳者。見惟天子於諸侯則然。考朝覲傳命。即親禮。晉夫承命告于天子是也。會同亦傳命。觀禮曰四傳擯是也。禮經釋例云。凡天子於諸侯則傳擯。諸侯於聘賓則族擯。傳擯即交擯。司儀注云。交擯者。各陳九介使傳辭也。是也。云其儀各鄉本受命。反面傳而下。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者。如傳而出。則鄉主君受命。傳而入。則鄉賓受命。所謂各鄉本受命也。上擯受命於主君。反面傳於承擯。承擯傳於末擯。所謂反面傳而下也。於是賓之末介鄉末擯受命。反面傳於次介。次介傳於上介。上介以告於賓。所謂及末則鄉受之。反面傳而上也。云又受命傳而下。亦如之者。謂上介受命於賓。反面傳於次介。次介傳於末介。於是末擯鄉末介受之。反面傳於承擯。承擯傳於上擯。上擯以告於主君。所謂亦如之也。此交擯傳辭之法。鄭并言之以曉人也。互詳觀禮注。案聘用族擯不交擯。而聘義云介紹傳命者。孔疏云。交擯與族擯雖別。總而言之。皆是傳命。是也。又鄉黨記。君召使擯。而云揖所與立。左右手。明是交擯傳辭。乃有揖左人揖右人之事。江氏永云。君朝用交擯。臣聘用族擯。考之春秋。孔子仕魯時。未見國君來朝。亦無鄉來聘。意其爲大夫行問禮。主國亦以交擯待之。周末文勝。不盡如禮制也。云此三丈六尺者。門容二徹參个。旁加各一步也者。案考工記匠人曰。應門二徹參个。鄭注。二徹之內八尺。三个二丈四尺。盧氏詳校云。徹轍連。說文無轍字。今案此徹謂車轍也。鄭以諸侯庫門廣狹無文。故取天子應門解之。天子庫門在應門外。當更廣於應門矣。旁謂門之兩旁。每旁加一步。步廣六尺。二步一丈二尺。合二丈四尺爲三丈六尺也。所以每旁加一步者。以擯介之立不正當門。于出入乃便也。云今文無擯者。蓋今文此節殘闕脫落四指字也。或曰注當云今文無擯者。蓋出請事上今文無擯者二字耳。○江氏永云。司儀及將幣。族擯三辭。三辭者。上擯以君命請事於賓。賓對以君命臣來之意。此一辭也。主人辭不敢當。而賓對。此二辭也。主人又固辭不敢當。而賓又對。此三辭也。三辭訖。乃許而納賓。所謂族擯三辭者。當如此。司儀疏謂辭其以客禮當已。誤矣。司儀賁族擯三辭。此不言三辭者。文不具耳。下文辭玉。亦當三辭。不言三辭者。亦省文也。如注疏說。請事即納賓。是供無禮辭矣。聘。大禮也。豈可如此簡略。禮器曰。七介以相見也。不然。則已慙。三辭三讓而至。不然。則已慙。此通朝聘言之。倘無三辭。而遽納賓。是已慙矣。此經仍當依司儀。雜族擯亦有三辭也。今案聘義曰。三讓而后傳命。鄭注。此實至廟門主人請事時也。實見主人陳擯以大客當已。則三讓之。不得命。乃傳其君之聘命也。孔疏云。鄭解三讓而后傳命之節。正當聘禮實至主人大門主人請事之時。此云廟門。誤也。案司儀疏謂辭主君以大客禮當已。即本聘義注爲說。但聘義三讓在傳命前。故鄭據實言之。司儀渾官三辭。則當如江說也。此條可補注所未及。故附錄之。

公皮弁迎賓于大門內大夫納賓

公不出大門。降於待其君也。大

夫、上擯也。謂之大夫者。上序可知。從〔疏〕。正義曰。注云公不出大門。降於待其君也者。案據司儀。諸侯來朝。大夫。總無別也。於是實主人皆謁。經釋例云。凡迎賓主人敵者于大門外。主人尊者于大門內。詳士冠禮主人迎出門左下云。大夫。上擯也。謂之大夫者。上序可知。從大夫。總無所別也者。以納賓是上擯之事。上云卿爲上擯。言納賓則其爲卿可知。儀禮釋官云。對言之。則上大夫爲卿。散言之。則上大夫與下大夫皆通稱大夫。春秋卿亦曰大夫。是也。此篇之內。有上大夫單言大夫者。有下大夫單言大夫者。今各依文釋之。云於是實主人皆謁者。李氏云。未執玉。尙文飾也。今案此因經但云皮弁。未言謁。故注明之。敷氏云。納賓。賓入門左。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擯〔疏〕。正義曰。入門。入大之辭曰。寡君須矣。吾子其入也。賓入門左。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上擯進相君。〔疏〕。正義曰。入門左。由闕西也。敷氏云。玉藻曰。賓入。不中門。不履闕。又曰。公事自闕西。亦謂此時也。注云內賓位也者。謂賓入而位于門內也。云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者。謂不敢與賓並立。少退於後也。據此。則賓亦北面可知。故下注云公南面拜迎也。云擯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者。先時擯介皆陳于門外。今介隨賓入。則擯亦隨入可知。李氏云。擯介面位。與下入廟門之位同。敷氏於上納賓云上擯出納賓。而承擯紹擯則皆立於門東北面。故於此但云上擯入門而右。意謂承擯紹擯初時未出也。其說非是。云公再拜。南面拜。〔疏〕。正義曰。敷氏云。賓入門左。而公乃拜之。是西面拜迎于上擯進相君者。以公將拜故也。公再拜。入門右之處明矣。公迎大夫乃再拜者。尊國賓也。相見禮。主人於降等者不出迎。一拜其辱。今案注云南面拜迎。義已詳上。敷氏以爲西面。恐非。賓辟不答拜。辟位遯。不〔疏〕。正義曰。賓、毛本作客。校勘記云。葛本、通解、楊、敷、俱作賓。石經考文提要云。監本作客。案下賓三退賓序疏引此。亦曰賓辟。今案集釋陳鳳梧本亦俱作賓。注云辟位遯者。說文。遯、復也。遯、遷也。段氏注云。復、往來也。遷、遷延之意。遯通。今之遯巡也。儀禮鄭注用遯通十有一。云不敢當其禮者。釋經不答拜之義。曲禮曰。君若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每門輒揖。迎拜。則還辟不敢答拜。謂此。詳士昏禮納采。主人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下。公揖入。每門每曲揖。每門輒揖。人偶爲敬也。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介及擯者隨之並而厲行。既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闕。大夫中楨與闕之間。士介拂楨。賓入不中門不履闕。此實謂聘卿大夫也。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介與擯者厲行。卑不踰尊者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賓入。楊氏入誤作立。卑、監誤作畢。○賈疏云。述。亦敬也。賓之介猶主人之擯。〔疏〕。正義曰。入大門東行。卽至廟門。其間得有每門者。諸侯有五廟。大祖之廟居中。



二昭居東。二穆居西。廟皆別門。門外兩邊皆有南北隔牆。隔牆中夾通門。若然。祖廟已西。隔牆有三。則閤門亦有。三。東行經三門。乃至大祖廟。門中則相逼。入門則相遠。是以每門皆有曲。有曲即相揖。故每曲揖也。今案公揖入者。入雉門也。諸侯三門。庫、雉、路。庫門爲大門。雉門爲中門。廟在中門內。此爲定說。賈疏之誤。後人多辨之。繩軒讀經記云。案上文已云賓入門左。此又云公揖入。下乃云及廟門。則此揖入在大門之內。廟門之外可知。蓋入雉門矣。賈以爲廟在大門內東。則賓既入門左。何以又云公揖入邪。每門每曲。本爲兩事。每門相揖。每曲相揖也。賈云門皆有曲。亦非。又劉氏敝。戴氏震。金氏鶴。皆以廟爲在中門之內。劉氏說詳親禮。戴氏三朝三門考云。聘禮曰。公出送賓。及大門內。周官司儀曰。出及中門之外。廟在中門內明矣。記曰。昔者仲尼與於蜡賓。事畢。出遊於觀之上。蜡之饗。亦祭宗廟。廟在雉門內。故出而至觀也。春秋桓宮僖宮災。火自司鐸。踰公宮。至桓僖二廟。廟邇公宮也。季桓子至。御公立於象魏之外。立當遠火也。穀梁傳曰。禮送女。父不下堂。母不出祭門。諸母兄弟不出閤門。廟門謂之祭門。觀謂之象魏。亦謂之象魏。諸侯設於雉門。是以雉門謂之閤門。天子蓋設於應門。閤門在外。祭門在內。不出閤門者。得出祭門者也。左傳曰。問于兩社。爲公室輔。以朝廷執政所在爲言。宜繫君臣日見之朝。社在中門內明矣。其他書傳。可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者甚衆。略舉五事明之。金氏鶴廟在中門內說云。聘禮。公迎賓于大門內。公揖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夫惟廟在中門內。賓客之入。必歷外門中門而後及廟。故得有每門。若在中門外。則入大門即得及廟。何以有每門乎。賈疏謂經三閤門。乃至大祖廟。江慎修極稱其說。鴉竊以爲不然。大祖之廟。百世不遷。當特尊於羣廟。故禘祫之禮。必合食於大祖廟。大祖東南自如。羣昭羣穆。列於南北。則知大祖之廟。必不與羣廟並列。晉孫毓謂外爲都宮。大祖在北。左昭右穆。以次而南。朱子從之。其說固至當也。禮經每門之門。文承大門入門而言。其非閤門可知。曲禮。每門讓於客。周官司人。王宮每門四人。與此每門文同。廟在雉門內。經文先言每門。後言及廟。則每門爲庫雉二門甚明。賈以爲閤門。誤矣。每曲者。謂入雉門之後。折而向東。是爲一曲。直廟門折而北。是又一曲。曲不屬於門。賈以爲門皆有曲。抑又誤矣。今案此經每門。金氏以爲庫雉二門。甚是。蓋公迎賓于庫門內。賓入庫門。公拜賓辟。於是公乃揖之使北行入雉門。既入雉門。公又揖之使行。於是折而東。則有東曲之揖。折而北。則有北曲之揖。故言每門先於每曲也。於是乃至廟門。或謂宗廟外爲都宮。則每門中兼有都宮門在內然。總不得以每門爲廟中三閤門。蓋每門之揖在前。及廟之揖在後。經文次序顯然不容紊耳。至廟制。金氏以朱子孫毓之說爲是。賈說爲非。王氏士讓。吳氏紱。吳氏廷華。褚氏寅亮。皆與金同。竊謂廟即並列。而大祖居中。亦自有門。豈有大祖廟南向無門。而必由西二廟閤門側入之理。此其逞臆說經。決不可信者也。注云每門輒



揖者。以相人偶爲敬也者。賈疏云。以人意相存偶也。禮經釋例云。大射儀。公食大夫禮。注皆有相人偶之文。疏未明析。又中庸。仁者人也。鄭注讀如相人偶之人。孔氏無疏。朱文公王伯厚皆不知出於何書。俟考。云凡君與賓入門。賓必後君者。此賓爲聘賓。與主君尊卑不敵。故入必後君。言凡者。見入大門中門皆如是也。云介及摺者隨之並而屬行者。謂上介與上摺並。次介與次摺並。末介與末摺並。各隨賓與君行。而上介上摺在前。次介次摺末介末摺以次在後。略有參差。如雁行也。云旣入。則或左或右。相去如初者。謂旣入門。則介左摺右。亦如大門外相去三丈六尺也。云玉藻曰。君入門。介拂闔。大夫中楫與闔之間。士介拂楫者。彼注云。此謂兩君相見也。楫。門楔也。君入必中門。上介夾闔。大夫介士介雁行於後。示不相沿也。君若迎聘客。摺者亦然。云賓入不中門不履闔者。亦玉藻文。彼注云。辟尊者所從也。此謂聘客也。闔。門限。鄭引玉藻者。證君與賓入門及摺介隨入之儀也。李氏云。凡門之中央所豎短木謂之闔。門之兩旁長木謂之楫。楫闔之間謂之中門。兩君相見。主東賓西。各由中門而入。摺介隨之。雁行參差於其後。上摺近西。上介近東而拂闔。大夫直君之後。士介拂楫。聘賓入門。還依爲君介時近東而拂闔。不敢中門也。云此賓謂聘卿大夫也。門中。門之正也。不敢與君並由之。敬也者。此申言賓入不中門之義也。云介與摺者雁行。卑不踰尊者之迹。亦敬也者。此申言介拂闔以下之義也。卑不踰尊者之迹。謂上介上摺拂闔。後於賓與君。大夫介士介又以次略後。是不踰也。云賓之介猶主人之摺者。謂玉藻拂闔以下。雖止言介。其實主國摺者隨入之儀亦同也。○賈疏謂門有兩闔。楊氏復云。玉藻疏云。闔謂門之中央所豎短木。則門只有一闔。爾雅。概謂之闔。注云。門中之概名闔。當以玉藻疏及爾雅爲正。張氏惠言云。案聘禮疏先云聊爲一闔言之。下乃申二闔之說。則一闔爲古說。二闔乃賈意也。今案玉藻云。公事自闔西。私事自闔東。言闔東闔西。而不言東闔西闔。則其無兩闔明矣。賈氏說於經無據。不可從。近盛氏世佐。焦氏循猶用其說。非也。朱氏大詁詳辨之。

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公揖先入。省內事也。旣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其說。非也。朱氏大詁詳辨之。

癸大夫以下入廟。疏正義曰。注公迎賓下。毛本無于字。嚴本有。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有。通解無。○廟卽門。卽位而俟之。大祖廟。上經云先君之祧是也。敖氏疑爲高祖以下廟。非。公立蓋南面。敖氏以爲西面。亦非。

經至此始言及廟門。則上每門不得指廟門言明矣。注云公揖先入。省內事也者。以下經云賓立接西塾。不言入。則此時公揖賓先入可知。曲禮曰。客至於寢門。則主人請入爲席。是言卿大夫士之禮。彼注云。雖君亦然。賈疏謂省內事。卽請入爲席之類是也。云旣則立於中庭以俟賓。不復出。如此。得君行一。臣行二。於禮可矣者。曲禮請入爲席。下又云然後出迎客。此平等之客禮。當出迎。今聘賓是臣。與君尊卑不敵。故君旣省內事。立以俟賓。不復出。於禮

可也。君行一。臣行二。下經賈疏謂出齊語晏子辭。王氏應麟云。見韓詩外傳。今案齊語無此文。韓詩外傳卷四曰。晏子聘魯。上堂則趨。授玉則跪。孔子問之。晏子對曰。夫上堂之禮。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趨乎。今君之受幣也卑。臣敢不跪乎。此鄭注所本也。張氏惠言云。此君所立中庭。與後福降立同處。當在庭南北之中。不近內雷。賓入門左曲。公南面與揖。賓北曲。公西南面與揖。揖訖。公東行向堂塗。北行當碑。而賓相及。俱揖。是君行一。臣行二矣。今案此篇注言君行一。臣行二者三。義各有取。不必拘泥此節。張說得之。賈疏頗支離。下公升二等注云。先賓升二等。亦欲君行一。臣行二。案襄七年左傳。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正與此相反。朱子語類。問行一行二之義。曰。君行步闊而遲。臣行步狹而疾。故君行一步。而臣行兩步。蓋不致同君之行而踐其踪也。意略近之。又下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注云。東楹之間。亦以君行一。臣行二。此則主君在東。聘臣在西。今不於兩楹之間。而於中堂與東楹之間。是臣更向東行。義至明也。云公迎賓于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即位而俟之者。公迎賓時。上擯承擯紹擯在大門外。餘卿大夫士不見入廟之文。而廟中襄事有宰及宰夫等官。是君未入廟時。卿大夫已先入。即位而俟矣。故鄭明之。李氏云。卿大夫先即位者。於外無事。賈疏云。公食大夫。以賓立接西塾。門側之堂。謂其官各具饌物。皆有事。不預入廟。故公迎賓入後。乃見卿大夫以下之位。與此異也。賓立接西塾。門側之堂。謂之塾。立近塾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於此。介〔疏〕正義曰。此門外之西塾也。餘詳士冠筮與席具饌于幣南。北面西上。上擯亦隨公入門東上。少進於士。〔疏〕正義曰。注云立近塾者。已與主君交禮。將有出命。俟之於此者。上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公揖入。是與主君交禮也。下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是將有出命。故俟之於此也。蔡氏云。斯時賓在廟門外西塾之南而東面也。云介在幣南北面西上者。張氏惠言云。介西上。則賓在幣西東面可知。故下注云上介北面受圭。進西面授賓也。云上擯亦隨公入門東上。少進於士者。此後不見上擯入廟之文。而下云擯者出請命。明公入時隨入可知。言東上者。明承擯紹擯亦隨入也。李氏云。下文介入門左。北面西上。知擯入當門東東上。褚氏云。凡立同向者。尊卑不敵。則尊者稍在前。故又云少進於士。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有幾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賓至廟門。上擯待而出請受賓所以來之命。重停賓也。至此言命。事彌〔疏〕正義曰。注依前設之。陸氏云。依。本又作辰。注至。言彌信也。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積純。右彫几。〔疏〕云有幾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者。几筵有爲人設者。有爲神設者。詳士昏禮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下。此受聘於廟中。宜依於神。蓋臨之以先君。以結二國之好。故爲神設几筵也。云賓至廟門。司宮乃於依前設之。神尊不豫事也者。上云賓立接西塾。下云几筵既設。是賓至廟門。



及授賓皆東面。褚氏云：當旅擯時，賓北面，介東面，不同向。至廟門外立，接西塾時，賓轉而東面，介轉而北面。而位雖改，仍不同向。北面者，西上，上介最西，賈人在賓南，偏近上介，故可坐而授圭。而上介仍北面受之。介授圭而西面者，訝授也。注說是，云不襲者，以盛禮不在於己也者。以執圭行聘是賓之事。敖氏云：襲而執圭者，惟賓與主人行禮者二人耳。故上介不襲而執之，必言之者，嫌聘時執圭者必襲也。風縹義詳前。云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謁。無藉者則襲者，李氏云：藉者薦也。圭璋特達，無藉也。璧琮加於束帛，有藉也。襲者禮至敬，尚質，謁者禮差輕，尚文。實執玉，公受玉，皆襲，所謂無藉者則襲。賓出，公謁降立，賓謁奉束帛加璧享，所謂有藉者則謁。今案鄭引此者，證執圭行聘，宜襲而不襲，是盛禮不在於己也。若以垂縹爲有藉，風縹爲無藉，則此經明云執圭風縹，是無藉矣。何云不襲乎？互詳記凡執玉無藉者襲下。賓襲執圭，執圭盛禮，而又盡飾，曰：服之襲也，充美也。〔疏〕正義曰：表記：子曰：謁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母相漬也。鄭注：不相因者，以其或是故尸襲，執玉龜襲也。〔疏〕以謁爲敬，或以襲爲敬。禮盛者以襲爲敬，執玉龜之屬也。禮不盛者以謁爲敬，受享是也。孔疏：賓介自相授玉之時，介禮輕，謁而執圭以授賓，賓禮重，則襲而後受圭，是賓之與介，亦謁襲不相因。今案鄭注以聘對享言，孔疏以賓對介言，皆足釋此經言襲之義。經至是言襲，則賓前此不襲可知矣。注云執圭盛禮，而又盡飾，爲其相蔽敬也者，案玉藻曰：不文飾也不謁。又曰：君在則謁，盡飾也。是平時以盡飾爲敬，今執圭盛禮，其敬有異於常時，而又以盡飾爲敬，則執圭之敬不見，故云蔽敬也。云玉藻曰：服之襲也，充美也者，此引以證襲不尙文飾也。玉藻又曰：禮不盛，服不充，禮盛而襲，卽至敬無文之義。盛氏云：執圭必襲者，以質爲敬也。以質爲敬者，敬之至也，是也。云是故尸襲，執玉龜襲也者，亦玉藻文，引以證執圭宜襲之義。彼注云：尸襲，尸尊執玉龜襲也。龜是享禮庭實之物，執之亦謁。若尋常所執及卜，則襲，敬其神靈也。擯者入告，出辭玉，入告公以賓執圭將致其聘命，圭、贊之重。〔疏〕正義曰：注云擯者上擯也者，以相禮是上擯之事，故知擯者爲上擯也。前後言擯者者，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疏〕放此，云圭贊之重者，莊二十四年左傳：御孫曰：男贊大者玉帛，小者禽鳥，玉卽圭璋璧琮之屬，是圭爲贊之重者也。此圭，琮圭也。云辭之亦所以致尊讓也者，以圭爲重器，故辭之，聘義曰：三揖而后至階，三讓而后升，所以致尊讓也。此辭亦是致尊讓，故注云亦也。文十二年左傳：秦伯使西乞術來聘，襄仲辭玉曰：君不忘先君之好，照臨魯國，鎮撫其社稷，重之以大器，寡君敢辭玉。對曰：不腆敝器，不足辭也。是辭玉之禮，春秋時猶有存者。杜注謂不欲與秦爲好，故辭玉，非矣。但彼言三辭，此不言三，江氏永以爲省文，見前，敖氏

則云。此辭亦禮辭耳。賓對。則納賓。賓入門左。公事自闕西。〔疏〕正義曰。前云賓入門左。大門也。此入門左。廟門也。擯者復以入告。而出納賓也。納賓。賓入門左。北面西上。隨賓入也。介無事。〔疏〕正義曰。注云。公事自闕西者。玉藻文。注云。聘享也。又云。私事自闕東。注云。觀面也。此介皆入門左。北面西上。止於此。今文無門。〔疏〕正義曰。注云。隨賓入也者。引以證入門左之爲入自闕西也。門左。明介隨賓入自闕西也。云介無事止於此者。對主國擯者有相禮之事也。其位則北面西上者。上介在西。次介未介以次並立而東。必西上者。賓入門。至門內。曲而西行。故以近西者爲上也。云今文無門者。謂今文無門字。於文不備。故從古文也。周禮司儀。凡諸公相爲賓。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上相入。鄭注。諸公相爲賓。謂相朝也。相。謂主君擯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辭耳。入門當以禮詔侑也。每門止一相。彌相親也。止之者。絕行在後耳。司儀又曰。諸公之臣相爲國客。及將幣。每門止一相。及廟。唯君相入。鄭注。相爲國客。謂相聘也。唯君相入。客。臣也。相不入矣。今案司儀注以相爲兼擯介言。而經文於朝則云唯上相入。於聘則云唯君相入。謂唯主君之相得入。而聘臣之相不入。與此異。賈疏則謂每門止一相。鄭云絕行在後耳。非是全不入。三揖。門將曲揖。既廟。又云其實皆入。與此同也。朱子云。疏說與此不通。當闕。然則必欲牽合二經爲一。非矣。曲北面。又〔疏〕正義曰。注云。君與賓也者。謂君與賓揖也。云入門將曲揖。既曲北面。又揖。當碑揖者。此節賈疏揖。當碑揖。〔疏〕印本差誤。朱子更加考定云。前云公揖入。立于中庭。賓後獨入。得云入門將曲揖者。謂公先在庭南面。賓入門將曲之時。既曲北面之時。主君皆向賓揖之。再揖訖。主君乃東面向堂塗。北行當碑。乃得賓主相向之揖。是以得君行一臣行二。非謂賓入門時。主君更向內。相近而揖也。今案。禮經釋例亦以賈疏錯誤不可讀。更申明之。與朱子更定文稍異。詳士冠禮。至于廟門揖入三揖下。據賈此疏云非謂。至于階三讓。〔疏〕正義曰。詳主君更向內。相近而揖。則前公揖入立于中庭。疏謂主君立近內。非矣。賓升西楹西東面。與主君相鄉。〔疏〕正義曰。下云階三讓。公升二等。先賓升二等。亦欲。〔疏〕正義曰。詳士冠禮及前及廟門公揖入下。賓升西楹西東面。與主君相鄉。〔疏〕正義曰。下云則公初時升堂西鄉可知。故注以賓東面爲與主君相鄉也。敖氏云。西楹西。言其東西節也。擯者退中庭。親受賓命。不用擯相也。〔疏〕正義曰。是。毛本校集釋改。今從之。注云。公所立處者。即擯者公揖入立于中庭之處也。云退者以公宜親受賓賓致命。致其君之命。不用擯相也者。下云賓致命。是致其主君來聘之命。公宜親受之。擯者不敢與聞。故退也。賓致命。致其君之命也。



公左還北鄉。拜。〔疏〕正義曰。公自西鄉轉而北鄉。故云左還。凡堂上之拜。以北面爲擯者進。進於階西。相公

也。〔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論語。趙進。翼如也。卽在斯時。江氏永云。公與賓皆升堂。賓致命。公將北面拜

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是也。經曰。擯者進。卽論語趙進之進。不言趙者。省文耳。其時賓已致命。公已

左還北鄉將拜。擯者從中庭進。至阼階西。有數十步。不宜紆緩。故必當趙。趙則急遠。或至垂手掉臂。難其容。故

特記容。趙進必有辭。辭無常者。不能記。辭有常者。不必記也。趙進有辭。見左傳者凡五。成三年。齊侯朝于晉。將授

玉。卻克趨進。襄七年。衛孫文子來聘。公登亦登。叔孫穆子相。趙進。襄九年。同盟于戲。晉士莊子爲載書。鄭公子

驍趙進。昭十二年。晉侯以齊侯宴投壺。公孫僂趙進。定八年。晉師盟衛侯于剡澤。將歃。涉佗授衛侯之手及挽。衛

侯怒。王孫賈趙進。此五事皆有辭無常者也。凡發足向前爲進。又云。趙進。廟中相禮時也。廟中相禮。上擯之事。衛

卿爲之。孔子大夫也。而相禮。攝相也。夾谷之會。孔子攝相。此亦重其知禮而使攝。故論語特記君召使擯。此趙

進及賓退復命。皆上擯相禮之事。今案鄭必知進阼階西者。以下云。公當楣再拜。則公斯時在東楹西可知。此進爲贊公

拜。且代公釋辭。宜近公。故知在阼階西也。此云進而公當楣再拜。拜脫也。脫。惠賜。〔疏〕正義曰。褚氏云。當

不云升。則位仍在堂下可知。公食記所謂卿擯由下也。公當楣再拜。拜脫也。脫。惠賜。〔疏〕正義曰。褚氏云。當

楣下少南。注云。拜脫也。脫。惠賜也者。以當楣之拜爲拜脫。而又轉釋脫字之義也。聘義曰。北面拜脫。拜君命之辱。所以致敬也。孔疏云。拜君命之辱者。釋此北面拜脫之義。言主君所以拜脫者。拜聘君之命來屈辱也。然則此拜爲拜

聘君之命。敷氏云。爲將授玉。非矣。云楣謂之梁者。爾雅釋宮文。郭注。賓三退負序。三退。三邊通也。不言辟

門戶上橫梁。此則謂堂上東西兩楹間橫梁也。詳士冠禮賓升當阿致命下。賓三退負序。三退。三邊通也。不言辟



臣行〔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言獨之獨。要義作側。可知也。單疏要義無知字。案賈疏云。無正文。故云可也。二。〔疏〕則無知字明矣。今案嚴本及各本俱有知字。仍存之。云側猶獨也者。案氏慈田云。案經文云側者皆訓獨。不獨聘禮爲然。盛世佐以側爲堂東偏。非。詳士冠禮側尊一軀體下。云言獨。見其尊賓也。他日公有事。必有贊爲之者。案大射儀。小臣正贊公。此無贊之者。是自致敬以尊賓也。凡執玉必襲。公至是始言襲。則前此不襲可知。云凡襲於驪者。謂凡襲宜於驪處。云公序站之閒可知也者。賈疏云。士襲襲於序東。謂於堂東地上。此則公在堂上。堂東南角爲站。鄭以意斟酌。隱處無過於序東站北。今案此可推而知。故經不言襲處也。云中堂南北之中也。入堂深。尊賓事也。東楹之閒。亦以君行一臣行二者。賈疏申鄭。謂于當楣北面拜訖。乃更前。北侵半架於南北之中。乃受玉。故云南北之中。又云。兩楹之閒爲賓主處中。今乃於東楹之閒更侵東半閒。今案是說。頗疑之。凡言之閒者。必有兩物對待。而後可云之閒。今鄭賈以中堂爲南北之中。而解東楹之閒爲更侵東半閒。則經文與字及之閒二字皆無著矣。惟李氏集釋云。受玉于中堂東楹二者之閒也。中堂。堂東西之中也。是爲兩楹閒。凡敵者受玉于兩楹閒。聘賓與主君非敵。故進東近主君。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閒也。下賓親受幣當東楹。親私事。賓又宜近東而當東楹。則此受玉在東楹之西明矣。賈氏據鄭以中堂爲南北之中。意以東楹閒爲東楹之東。若然。則賓親受幣不得反當東楹也。吳氏章句云。中堂東西當兩楹之中。曰與東楹之閒。蓋中堂之東。東楹之西。二者之閒。擯者退。負東塾而立。反其等。〔疏〕正義曰。此廟門內之東塾也。負之者。北面。下禮賓節亦有擯者退負東塾之文。郝氏謂俱出廟門外。非。江氏筠云。案公受玉而擯退者。於時賓將降出。聘事畢故也。其立於此。以便公賜降立。卽出請賓。其賓升筵而退者。於時有宰夫相。已無事故也。其立於此。以便公用束帛。復進相幣。俱不應在廟門外。今案經云擯者退。不云出則在門內。明矣。江說極得經意。注云反其等位無事者。李氏云。等位。承擯以下門東之位。敖本無等字。或遂以爲衍文。非也。

賓降介逆出。逆出。〔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賓。闕。葛。俱誤作質。○李氏云。賓不拜送玉者。爲君使也。逆出。下云賓出。賓出。聘事畢。公側授宰玉。使藏之。授。〔疏〕正義曰。授。毛本誤受。○云側授者。無贊也。宰。大宰也。則俱出矣。賓出。畢。公側授宰玉。於序端。鄭知授宰玉使藏之者。受藏之府屬宰也。知授於序端者。以下始云降。則斯時在堂上授矣。故知於序端也。序端。東序端也。

楊降立。楊者。免上衣見楊衣。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故知於序端也。序端。東序端也。

絞衣以褐之。論語曰。素衣麤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裘者爲溫。表之。爲其〔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本  
襲也。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凡檀褐者左。降立俟享也。亦於中庭。古文褐皆作賜。〔疏〕注襲。陸氏曰。本  
又作襲。檀。張氏曰。監本以檀爲禮。於。楊本作如。云。褐者。免上衣見褐衣者。凡服內外之次。冬則親身有禪衫。又  
有襦袴。外有袍繭。袍繭之上加裘。裘上加褐衣。褐衣之上加上服。夏則不服裘。用葛也。亦無袍繭。葛上加中衣。中  
衣之上加上服。春秋則服袷。袷之上加中衣。中衣之上加上服也。汪氏綱云。冬則裘上爲褐衣。春夏秋卽以中衣  
爲褐衣。論語邢疏謂夏時中衣在葛之內。而冬時袍繭之內又有中衣。失之矣。邢疏冬時內有袍繭。而此節買疏只言襦  
袴而無袍繭。亦其疏略處。知中衣爲在表裏之中。則知邢疏之失矣。知北地嚴寒。衣裘未有不先衣袍繭者。則知買疏  
之疎矣。今案衣服內外之次。邢疏與賈疏殊。禮記玉藻疏引皇氏說。亦未詳析。今依汪說訂定於上。此注云。免上衣者。  
上衣卽上服。謂行禮時所服於外者。如皮弁朝服之類是也。褐與襲對。祖去上服。以露褐衣。謂之褐。掩其上服。不  
露褐衣。謂之襲。上服內卽是褐衣。褐衣內卽是裘葛。別無一重襲衣。各疏皆然。曲禮。執玉。其有藉者則褐。孔疏  
謂褐衣上有襲衣。襲衣上爲皮弁之屬。其說非是。江氏鄉黨圖考已辨之。云。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  
見美爲敬。禮尙相變也者。此申言用襲用褐之義。禮尙相變。卽表記褐襲不相因之義。已詳前。云玉藻曰。裘之褐也。  
見美也者。此引以證褐爲見美。襲爲充美也。李氏云。褐衣皆象其衣服與裘之色。江氏永云。見美者。見裘之美也。  
裘雖在褐衣內。褐衣與裘同色。見褐衣。則知其是某裘。孔疏謂見褐衣之美。非是。云又曰。襲裘青紵裘。絞衣以褐之。  
論語曰。素衣麤裘。皮弁時或素衣。其裘同。可知也者。鄭注玉藻云。紵。胡犬也。絞。蒼黃之色也。鄭既引玉藻  
裘青紵裘。而復引論語者。見服皮弁時。褐衣雖有絞素之殊。而裘則同用纈可知。以皮弁色白。纈裘亦白故也。宗係  
鹿子。論語作麤。同。玉藻曰。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褐之。鄭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褐也。  
祖而有衣曰褐。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褐衣象裘色也。孔疏。天子視朝服皮弁服。則天子皮弁之下有狐白錦衣  
也。諸侯于天子之朝亦然。其在國視朔。則素衣麤裘。卿大夫士亦然。故論語注云。素衣麤裘。視朔之服。是也。其  
受外國聘享。亦素衣麤裘。褐衣或絞或素。不定。熊氏云。臣用絞。君用素。皇氏云。素衣爲正。記者亂言絞耳。今  
案熊皇異說。後人多以皇說爲優。賈疏謂主君用素衣爲褐。使臣用絞衣爲褐。於經無據。又禮。君用純物。臣下之。  
謂君麤裘。還用麤裘。臣則不敢純如君。麤裘用青紵裘。是也。云裘者爲溫。表之。爲其襲也者。詩彼都人士。狐裘  
黃黃。箋云。取溫裕。是裘者爲溫。服之所以禦寒也。猶黨圖考云。今人服裘。或以毛向外。古人正是如此。故有虞  
人反裘而負薪之喻。今案新序云。反裘負芻。愛其毛也。然則當時服之。正毛在外矣。毛在外則襲。故必表之。表之。

謂裘外有襦衣。且有上服也。云寒暑之服。冬則裘。夏則葛者。見裘葛皆有襦也。王氏士讓云。夏葛冬裘。皆有襦之宜。春與秋亦然。故經文只言襲襦。而不言襲裘。學者第據玉藻文。謂惟裘有襲襦。誤矣。江氏永云。聘禮不必行於冬。故四時皆有襦襲。惟玉藻云見美充美。係專指裘言之。非冬月服裘時。則但取禮尙相變耳。云凡檀弓者左者。檀與祖同。說文作但。云。但者。襦也。祖則訓爲衣縫。解與但異。今經典相承祖襦字皆用祖。亦作檀。此注與觀禮注云凡以禮事者左祖義同。禮事卽吉凶之事也。江氏永云。古人有祖禘之禮。行禮時。開出上服前衿。祖出左袖。土喪禮。主人左祖。扱諸面之右。扱卽插字。吉禮亦當以左袖插諸前衿之右也。凡經傳單言祖者。祖而無衣。肉袒也。言襦。或連言檀襦者。祖而有衣也。觀禮。侯氏請事。右肉袒。與尋常左袒者不同。謂刑宜於右也。古人自是有左袒右袒之法。故至漢初周勃討呂氏。有爲劉氏左袒。爲呂氏右袒之說。鄭注玉藻。祖而有衣曰襦。合之此注。凡檀襦者左。可知祖襦之義矣。蔡氏德晉云。古人著衣之節。其變有三。曰袒。曰襦。曰襲。袒者。卷起衣袖。而露其臂也。襦者。卷正服之袖。而露其裘也。襲。復衣也。或既袒而襲之。或既襦而襲之。在衣曰袒。在裘曰襦。故襦有祖義。祖有左右。襦則左右皆襦。祖有惟卷正服之袖。而露其裏衣者。鄉射記所謂祖纁纁祖朱纁也。有并卷裏衣之袖而露其臂者。所謂肉袒也。襦則唯卷正服之袖。以露其裘而已。又云。古人裘外惟有正服。孔子緇衣羔裘。緇衣謂朝服。正服五冕及皮弁等服。是論語緇衣羔裘。卽玉藻羔裘緇衣以綈之。言綈之者。所以爲此裘也。衣與裘同色。故羔裘之緇用緇。是綈衣與正服異。今云緇衣爲朝服。誤甚。聘禮聘君與賓俱襲。享皆綈。文質相襲。云在裘云綈。是以綈專施於裘。將古人行聘必在冬三月乎。無是理也。士喪禮。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注。扱諸右掖之下帶之內。取便事。面。前也。然則祖者脫左袂而露其肩臂也。喪禮。皆肉袒。脫左袂。則衣之左畔皆垂而下。故必插於右。若但卷其袖。則左手之袖豈能插諸右掖之下帶之內乎。犬射。小臣贊祖。公祖朱纁。卒袒。小射正贊設拾。鄭云。先祖乃設拾。拾當以轉於纁上。射所以必袒者。袖寬恐礙弦。故袒而以拾轉於纁上。鄭云。拾。斂也。斂。是也。鄉射記。大夫與士射。祖纁纁。君在則肉袒。惟袒爲脫去左袂。故君大夫必內著纁。肉袒則內不著纁。以拾轉於纁上。若但爲卷袖而露臂。袖卷必礙臂而上擁於左肱。左手之袖。反礙於放弦矣。又云。古者禮服皆直領。開左右襟而見其所綈之衣曰襦。掩而不開曰襲。從無以卷袖而露其裘爲襦者。今案蔡說多憑臆斷。朱氏駁之是矣。二家之說甚繁。今不具錄。至江氏謂經傳單言祖者。祖而無衣。肉袒也。然射禮言祖朱纁。祖纁纁。是祖而有衣。何以亦單言祖乎。又據鄭注謂祖而有衣曰襦。然詩鄭風祖綈暴虎。毛傳及爾雅皆訓爲肉袒。則祖而無衣。何以亦稱襦乎。

正義曰・  
集釋注疏

以馬下有也字。云皮虎豹之皮者。賈疏云。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文無所屬。則天子諸侯皆得用之。此聘使爲君行之。故知皮是虎豹之皮也。齊語云。桓公知天下歸已。令諸侯輕其幣。用麋鹿皮。非其正也。云攝之者。右手并執前足。左手并執後足者。鄭據下文右首而言。故以爲右手執前足。左手執後足也。案士昏禮記曰。納徵。執皮攝之。內文。兼執足。左首。隨入。西上。注云。兼執足者。左手執前兩足。右手執後兩足。又下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蓋入時皮皆左首。不特昏禮爲然。當以彼注左手執前。右手執後爲正。右首之說詳後。云毛在內。不欲文之豫見也者。下賓致命時。始張皮見文。故此攝之使在內。不欲豫見也。云內攝之者。兩手相纏也者。謂左手纏右。右手纏左攝之也。云入設亦參分庭一在南者。昏禮設皮之處。參分庭一在南。見彼記。故知此亦然也。云言則者。或以馬者。庭實各以其國之所有。下記曰。皮馬相聞可也。是知有用皮者。有用馬者。故經言則。以見非但皮而已。禮經釋例云。案呂氏春秋慎大覽權勳篇。晉獻公乃使荀息以屈產之乘爲庭實。而加以垂棘之璧。以假道於虞而伐虢。是晉人聘虞。享時束帛所加之璧。爲垂棘之璧。庭實所設之馬。爲屈產之乘。言其良也。三傳及孟子皆有此文。而何休。杜預。范寧。趙岐。不知引享禮以釋之。疎矣。左傳哀公七年。邾茅夷鴻以束帛乘章。自請救于吳。乘章者。四皮。亦庭實也。蓋晉國產馬。庭實用馬。邾國不產馬。庭實用皮也。若皮馬並產。則享用皮。觀用馬。介觀又用皮。如經所云。亦相聞之義也。云凡君於臣。臣於君。樂鹿皮可也者。賈疏云。凡君於臣。謂使者歸。君使卿贈。如觀幣。及食饗以侑幣酬幣。庭實皆有皮。臣於君。謂私親庭實設四皮。及介以鹿皮。此皆用樂鹿皮。故云凡也。若然。大宗伯云。孤執皮帛。鄭云。天子之孤用虎皮。諸侯之孤用豹皮。得用虎豹者。彼所執以爲摯。與庭實不同也。賓入門左。揖讓如初。升致命張皮。足見文也。〔疏〕正義曰。張皮執皮者。張之也。士昏禮記曰。賓致命。釋外足見文。與此張皮同。故鄭引以爲證。張氏爾岐云。當賓於堂上致命之時。庭實則張之見文。相應爲節也。故公再拜受幣。士受皮者自後右客。自由也。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疏〕正義曰。敖氏云。再拜受幣。其儀亦如初。惟不襲耳。幣亦兼受皮也。執皮者既授。亦自前西而出。〔疏〕玉而言。張氏爾岐云。當公于堂上受幣。士亦于堂下受皮。注云。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者。蔡氏德晉云。謂主君之士從東方來。由執皮者後過西。客在右。士居其左。以受皮也。今案北面以東爲右。受皮者在執皮者之西。故曰右客。昏禮記曰。士受皮者自東。出于後。自左受。與此同。云執皮者既授。亦自前西而出者。執皮者在東。今既授。亦由受皮者之前過西而賓出。當之坐攝之。象受於出也。下私覲時。經云牽馬者自前西乃出。此經不言。鄭據私覲文補之。故云亦也。



〔疏〕正義曰。李氏云。司儀職曰。賓授幣下出。張氏爾岐云。士初受皮。仍如前張之。及賓出。公側授宰幣皮。降至庭。乃對賓坐而攝之。常對也。注云象受於賓者。謂對賓坐攝之。示親受於賓也。公側授宰幣皮。

如入右首而東。如入左在前。皮右。〔疏〕正義曰。側猶獨也。獨授。謂無指贊也。昏禮受皮者適東。此云而東。蓋亦然。下記云。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東。注云。皆東。藏之內府。

注云如入左在前者。惠氏士奇云。皮四張。執者初時行在前者立。此受者東行。立左者行在前。故云如入。今案此與昏禮遜退者異。云皮右首者。變於生也者。案昏禮左首。注云象生。此右首。故以爲變於生也。禮經釋例云。

士昏納徵。聘禮行享。執皮受皮。其例皆同。士昏執皮云左首。聘禮受皮云右首。鄭君逢生異議云。左首象生。右首變於生。其說非也。蓋執皮者則左首。受皮者則右首耳。士昏記執皮者左首。而受皮者無文。聘禮受皮者右首。而執皮者無文。其例互見也。鄭氏以士昏爲左首。聘禮爲右首。散氏據士昏記。欲改聘禮爲左首。皆失經之意。蔡氏德晉曰。凡獻者左首。受者右首。禮相變也。方之舊說爲長矣。釋例又云。聘賓問卿。庭實設四皮。問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郊勞僎使者乘皮設。其執皮受皮之節。經皆不詳。蓋文不具也。至於上介覲饗皮。入門左覲皮。公再拜受于中庭。不升堂。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其執皮受皮之節。殺於享禮也。上介面卿。經但云皮二人贊。則又殺可知也。餘互詳昏禮。

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庭以下。〔疏〕正義曰。李氏云。司儀職曰。每事如初之儀。散氏云。聘禮。聘于夫人用璋。享用琮。如初禮。庭以下。〔疏〕正義曰。李氏云。司儀職曰。每事如初之儀。散氏云。聘禮。

之禮。則皆與己之所受者同。以夫妻一體也。不言束帛加琮。省文耳。若有言。則以束帛如享禮。束帛加書以將命。春秋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晉侯使韓穿來言汶。〔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若有所問也。張氏曰。監本無有字。云有言。有所告請。陽之田。皆是也。無庭實也。若有所問也者。謂有所告語請求。及有所問訊也。若及也。云記曰。有故。則束帛加書以將命者。以記所云。即此有言之事也。又引春秋經莊二十八年臧孫辰告糴于齊。傳二十六年公子遂如楚乞師。成八年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而云皆是也者。略舉三事以爲有言之證也。賈疏謂有所告。即告糴之類。請。即乞師之類。問。即言汶陽之田之類。案告糴于齊。公羊傳曰。告糴者何。請糴也。是告糴亦可云請。賈疏分別三事未的。散氏云。若有言。因聘以達之。故卒聘而後行此禮也。此如秦伯使西乞術來聘。且言將伐晉之類。今案據下記云。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是此禮於聘後行之。散氏所引較確。韋氏協夢又引左傳叔孫豹如晉聘。且言齊故以證之。云無庭實也者。謂此禮唯無庭實。餘皆如享禮也。賈疏云。國語。臧孫辰以甕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

庭實也者。謂此禮唯無庭實。餘皆如享禮也。賈疏云。國語。臧孫辰以甕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

庭實也者。謂此禮唯無庭實。餘皆如享禮也。賈疏云。國語。臧孫辰以甕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

庭實也者。謂此禮唯無庭實。餘皆如享禮也。賈疏云。國語。臧孫辰以甕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

庭實也者。謂此禮唯無庭實。餘皆如享禮也。賈疏云。國語。臧孫辰以甕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

庭實也者。謂此禮唯無庭實。餘皆如享禮也。賈疏云。國語。臧孫辰以甕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

庭實也者。謂此禮唯無庭實。餘皆如享禮也。賈疏云。國語。臧孫辰以甕圭者。是告糴之物。服注云。無



庭實也。今案經但云束帛。不云加璧。又似無璧矣。  
章氏云。不用圭璧。不敢褻也。不用庭實。禮簡也。  
命之禮已畢故也。  
擯者出請事。賓告事畢。公事〔疏〕正義曰。敖氏云。上云請

右聘享



尋。崔。陳本注作莞。疏作崔。闕本注疏俱作莞。云宰夫又主酒食者也者。釋官云。案周禮宰夫職。掌賓客之飲食。注。飲食。燕饗也。是其又主酒食之事。故此禮賓賓解藹豆脯醢皆宰夫掌之。云將禮賓徵神凡改神席更布也者。上几筵既設。是爲神設。此爲人故徵之改之而更設也。云賓席東上者。凡設席。爲神西上。爲人東上。上昏禮云。主人徵几改筵。東上。此不云東上。故注補之也。餘詳士昏禮。云公食大夫禮曰。蒲筵常。緇布純。加荏席。玄帛純。此筵上下大夫也者。案公食禮記又曰。上大夫蒲筵加荏席。此聘賓是上大夫。故鄭引以爲證。且欲推出下引周禮所云是筵孤之禮也。云周禮曰。筵國賓于闕前。莞筵紛純。加緇席畫純。左形几者。司几筵文。云則是筵孤也。孤形几。卿大夫其漆几與者。鄭以公食記所云是筵上下大夫之法。故以此爲筵孤。又因孤用形几。謂卿大夫用漆几。案周禮五几。一玉几。二彫几。三彤几。四漆几。又有素几。乃喪事所用。吳氏疑義云。卿大夫舍漆几外。更無他几。故鄭以意言之。非實有所據也。又案司几筵注。謂國賓諸侯來朝。孤卿大夫來聘。與。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出迎者。已此注不同者。蓋鄭注儀禮時。據公食記推而言之。其周禮注未及改耳。公出迎賓以入。揖讓如初。公出迎者。已

〔疏〕正義曰。敖氏云。出。出廟門也。公於門內之揖。不盡與尋者同處。乃云如初者。見其亦三揖耳。今案上行聘迎者。己之禮更端也者。前是賓致禮於主君。此是主君致禮於賓。故享不出迎。而禮賓出迎。是己之禮更端也。公升側受几于序端。漆几也。今〔疏〕正義曰。側受几於宰夫。無攢相也。注云今文無升者。鄭以此經宜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內拂几。不欲塵拂者。有升字。故從古文也。授几之禮。詳有司徹授尸几下。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以進。自東箱來授君。

〔疏〕正義曰。注塵坊。釋文云。坊或作被。○李氏云。內拂几。拂之向己也。坊。被也。敖氏云。先言拂。乃言奉。是拂時几猶在地也。奉兩端。謂橫執之。凡執几皆橫執之。惟設時乃縮也。盛氏云。下云公東南鄉。則宰夫進几蓋西北鄉也。敖云南面授公。非。注云內拂几。不欲塵拂者。是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解所以內拂之意也。云以進自東箱來授君者。據觀禮記几俟于東箱也。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進就賓。〔疏〕正義曰。外拂几。拂之向外也。敖氏云。宰夫既拂几。公又親重拂之。敬也。卒。謂既拂也。振卒拂而後攝之。則拂時猶宰夫執之也。有司徹。主人二手橫執几。尸二手受于手閒。此中攝之。君禮異也。注云進就賓也者。前行聘時。公升二等。賓升西楹西東面。此公升特賓亦升。不言者。省文也。賓在西楹西東面。故知進西

賓爲就。擯者告授。以公。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未設也。今「疏」正義曰：賓進。進至筵前受几也。東面賓也。賓者告授。以公。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俟。文訝爲梧。今「疏」仍前。至設几乃北面。注云未設也者。謂几未設也。賈疏云：未設而俟者。待公拜送訖乃設之故也。云今文訝爲梧者。惠氏棟古義曰：公食大夫禮。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注云：今文曰梧受。既夕。若無器。則梧受之。注云：謂對相授受。疏云：梧卽逆也。對面相達受。案梧本作梧。訓爲逆。訝亦逆也。既夕注不登古文。明古文訝亦有作梧也。段氏玉裁云：說文：梧。平也。各本作逆。今正。逆。迎也。平。不順也。相迎者必相平。古亦通用逆爲平。又段氏以梧受爲梧之譌。胡氏承珙云：案釋名釋宮室又云：梧在梁上。兩頭相觸爲也。公壹拜送。公尊也。古「疏」正義曰：敷氏云：壹拜者。送几之常禮。悟之爲梧。亦由聲近假借。非必字之譌也。公壹拜送。文壹作一。古「疏」必著之者。以賓答再拜稽首。嫌此拜爲再拜也。注云公尊也者。以公尊於賓。故壹拜也。賓以几辟。辟位遠。通詳前。疏正義曰：遠。北面設几。不降階上荅再拜稽首。成也。凡賓左几。氏曰：疏上几作凡。從疏。○公壹拜。而賓答再拜稽首。臣禮也。注云不降。以主人禮未成也者。敷氏云：不降。辟盛禮也。此禮賓之禮。以用幣之禮爲盛。今案下送幣公再拜注云：事畢成禮也。是禮賓之禮。至用幣乃成。故此受几及下受醴皆不降拜。而受幣則降也。云凡賓左几者。士昏禮：賓以几辟。北面設于坐。左之。是也。言凡者。見爲人設。宰夫實醴以醴。加柶于觶。面枋。酌以授君也。君不自酌。尊也。宰夫亦洗升几皆如是。神則右几。亦見士昏禮。宰夫實醴以醴。加柶于觶。面枋。實解以醴。自東箱來。不面枋。不訝授也。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不訝授也。授。楊氏作受。○凡醴皆用解。柶所以扱醴者。詳士冠禮。注云酌以授君也。君不自酌。尊也。此注似可疑。禮經釋例云：考士冠禮賓禮冠者。士昏禮女父醴使者。皆不自酌。而用贊者酌之。至士昏禮舅姑醴婦。則贊者酌之。亦贊者授之。是醴不自酌。蓋禮經之通例如此。非獨聘禮宰夫實醴授公爲尊君也。云宰夫亦洗升實解以醴自東箱來者。下記云醴尊于東箱。是醴自東箱來。故鄭以爲自下升東箱實解也。言亦者。鄭以凡在東箱。授几時當自下升取几。故云亦也。案經不見設洗之文。褚氏云：冠禮醴子。贊者洗于房中。豈醴子洗而醴賓反不洗歟。抑文不具歟。云不面枋不訝授也者。李氏云：擬卽樂也。柶之大端爲葉。小端爲枋。面。前也。凡主人授賓禮者皆面枋。賓迎受之皆面葉。冠禮贊者酌醴以授主人。主人迎受。故贊者面葉。主人受之得面枋。此宰夫實醴。公不迎受。故宰夫面枋。公受之亦得面枋也。宰夫不舊升降者。賤略之。今案互詳士冠禮及下經尙柶下。

公側受醴。將以飲。〔疏〕正義曰。敫氏云。受醴不言序端。如受几可知。蔡氏云。側賓不降壹拜。進筵前受醴。

復位。公拜送醴。賓壹拜者。禮。〔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壹。楊作一。注同。注者字監本誤作首。○敫氏云。壹拜受幣之儀也。盛氏云。復位。復西楹西東面位。上不著其位。而此云復。則其與聘時同可知。今案公拜亦壹拜。凡不

言者可知也。上授几時公先拜送。此則賓先拜。儀節略異也。注云醴質以少爲貴者。賓上下皆再拜。此獨壹拜。以用醴尙質。以少爲貴故也。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擯者退負東塾。庭以有宰夫也。〔疏〕正義曰。籩盛脯。豆盛醢。豆也。禮器曰。有以少爲貴者。諸侯相朝。灌用鬱鬯。無籩豆之薦。大夫聘。禮以脯醢。謂此。退。自階下而退也。注云事未畢。擯者不退中庭。以有宰夫也者。案賓東塾是擯者常位。前行聘時。擯者退中庭。以有釋辭相拜之事。宜近擯之。至聘畢。擯者退負東塾而立。注云反其等位無事。此禮賓之事未畢。乃不退中庭。賓祭脯醢以栖祭醴三。者。以其薦籩豆等事有宰夫主之故也。或曰事未畢而退負東塾者。以馬將入中庭故也。

庭實設。庭實乘馬。〔疏〕正義曰。以栖祭醴三。即下記所云。祭醴再報。始扱一祭。卒再祭。是也。詳士冠禮。注云庭實設。乘馬。庭實乘馬者。乘馬。四馬也。於賓祭醴時設之以酬賓也。必知庭實爲乘馬者。以下云賓執左馬

以出知。降筵北面以栖兼諸觶。尙擯坐啐醴。〔疏〕正義曰。尙擯。唐石經及各本俱作擯。校勘記云。擯。擯也。刮也。士冠禮面葉注云。古文葉爲擯。然則今文作葉。古文作擯。或作擯。擯擯雖皆說文所有。宜以擯爲正。凡字之从翼者俗皆从翼。如鴈鷺鷥之類。故又爲擯。後人以栖从木。井擯字亦从木。非也。少儀曰。執箕膺擯。擯。箕也。字亦當作擯。弟子職作擯。擯即葉耳。其字亦從手。又云坐啐醴。監本體誤作酒。○以栖兼諸觶者。祭時左手執觶。右手以栖祭醴。及降筵北面。將啐醴時。則以栖兼并於解。兩手奉之以啐也。褚氏云。敫氏謂以右手兼執栖解。不識脫空左手何用。吳氏章句云。尙同上。擯在上。則執枋也。注云降筵就階上者。士昏公用束帛。致幣也。禮。女父醴使者。西階上北面坐啐醴。此當與彼同。故鄭以降筵爲就階上。即就西階上也。公用束帛。致幣也。於下也。亦受〔疏〕正義曰。敫氏云。醴賓而用束帛庭實。所以將厚意亦如饋禮也。今案士冠禮冠畢。乃醴賓以壹獻之於序端。〔疏〕之禮。主人酬賓束帛饌皮。案饌皮即庭實也。此及冠禮醴賓皆有束帛庭實。蓋禮之盛者也。注





左馬者。上也。然則主人之庭實。亦設於西方而西上也。蔡氏云。庭實四馬。以左爲上。庭下北面。以西爲左也。注云受尊者禮。宜親之也者。解賓自執左馬之義也。云效馬者并左右執授之者。說文。豹。馬羈也。少儀曰。馬則執豹。鄭注。豹所以繫制之者。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鄭注。效猶呈見。此并左右執授之者。便賓之執也。云餘三馬主人牽者從出也者。下記曰。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是知餘三馬主人使人牽之從賓出以授賓從者也。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從者。〔疏〕正義曰。受賓幣者。賓蓋左執幣。右執馬以出也。注云從者士介者。士介。〔疏〕鄭以下記云賓之士訝受之。又上云上介受賓幣。故知此受馬爲士介也。

右主君禮賓

賓觀奉束錦總乘馬二人贊入門右北面奠幣再拜稽首。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觀用束錦。辟享幣也。總私事自闔右。奠幣再拜。以臣禮見。〔疏〕正義曰。自此至序從之。言私觀之事。分賓觀。上介觀。衆介觀。爲三節也。贊者賈人之屬。介特觀也。○周禮司儀職曰。及禮。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鄭注云。禮以禮禮客。私面。私觀也。既觀。則或有私獻者。鄭司農說私面以春秋傳曰。楚公子弃疾見鄭伯。以其乘馬私面。今案儀禮。見君謂之觀。見卿大夫謂之面。周禮左傳以私觀爲私面者。對文異。散則通也。弃疾事見昭六年傳。○注鄉戴校集釋改鼻。贊者居馬閒。校勘記云。賈疏居誤爲在。云不請不辭。鄉時已請也者。不請謂賓。不辭謂主君。所以然者。曷時賓已請觀。故今不復請。主君亦不辭也。敖氏謂此亦贊者出請入告而出許。不言者可知。與注異。結氏云。上已言辭請禮賓矣。禮後不必再請。注是也。云觀用束錦。辟享幣也者。以享君享夫人皆用束帛。今觀用束錦。是辟享時所用幣也。云總者總八轡牽之者。乘馬四馬也。每馬二轡。故知總爲總八轡牽之也。云贊者居馬閒扣馬也者。四馬而二人贊。則知每一人居兩馬閒。以左右手各扣一馬助贊率也。云入門而右。私事自闔右者。玉藻曰。私事自闔東。闔東即闔右。彼注以私事爲觀面是也。但此入門右。下按者辭後。賓仍入門左。玉藻蓋據正禮言之。云奠幣再拜。以臣禮見也者。凡臣於君。皆奠而不授。義詳觀禮。李氏云。由闔右自牽馬。不從介。不升堂授幣。皆臣禮。吳氏章句云。再拜稽首。奠幣於地。授馬於贊者乃拜也。禮經釋例云。前聘享是代君行禮。故不拜。此觀是以私禮見。故再拜稽首也。云贊者賈人之屬者。或疑賈人專掌圭玉。不贊率馬。諸氏云。注意言如賈人之等庶。贊者辭。辭其。〔疏〕正義曰。人在官執役者耳。非即指賈人。云介特觀也者。下上介衆介皆特行觀禮。明不隨賓觀也。

七

當於兩楹間也。注云不言君受。略之也。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此亦並授者不自前左。由便也。便者。經言進授。則君受可知。故不言也。其已授而去也。受馬〔疏〕正義曰。前。北方也。吳氏章句云。士受馬者自南來北。至牽者之前。又自北還南。從其自前。變於受皮也。左至牽者之後。故曰還。注云適牽者之右而受之也者。此解經適其右受。其指牽馬者言也。四馬在庭。北面東上。牽者四人。各在馬左。今受馬者從牽者後。適牽者右。明於人東馬西受之也。云此亦並授者不自前左。由便也。便其已授而去也者。李氏云。受不由其左者。欲牽者已授馬。右還而出。便也。云受馬自前。變於受皮者。賈疏云。上受享庭實之皮。受皮者自後右客。注云。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此亦從東而來由馬前者。馬是生物。恐驚。故由前。是變於受皮也。今案。受皮與受馬。皆視受幣以爲節。如此經振幣進授下。當東繼北面。即宜接云賓降階東拜送。乃序士受馬者云云于授幣之下。明君受幣即受馬也。禮經釋例云。凡庭實之馬。右牽之。入設于庭。賓授幣于堂。則受馬者受馬于庭。主人授其屬幣。則馬出。案聘禮賓觀。牽馬右之。入設。又賓升堂受幣之時。經云。士受馬者自前還牽者後。適其右受。又公側授宰幣之時。經云。馬出。此聘禮賓觀受馬之節也。張氏爾岐曰。此受馬亦視堂上受幣以爲節也。觀禮。侯氏享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又云。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此觀禮三享受馬之節也。敖氏繼公曰。王臣不於內受馬者。無以爲節。亦至尊之禮異也。凡他禮之庭實。其主人之士受之者。皆以堂上授受爲節。又聘禮面鄉。賓奉幣庭實從。注。庭實四馬。蓋賓問卿類正聘之享。故庭實用四皮。賓面卿類正聘之觀。故庭實用四馬。其授受之節。當亦如賓觀也。又禮賓庭實設。賓執左馬以出。歸饗餼。債使者庭實設馬乘。大夫降執左馬以出。觀禮郊勞。債使者乘馬。使者降以左駘出。皆受者親執馬。其節又與賓觀異也。又聘禮夫人歸禮賓。債使者乘馬。上介兩馬。觀禮賜舍。債使者乘馬。賜車服。債使者四馬。經皆不云授受之節。文不具也。至於庭實用馬或兩馬或乘馬。猶之用皮或儷皮或四皮也。自前西乃出也。〔疏〕正義曰。敖氏云。自前西者。稍進而前。乃西行。又南行。賓降階東拜送。君辭。拜送。階東。以君〔疏〕正義曰。享幣不拜送。此拜送者。以私觀之幣是賓自致也。階東。西階東也。鄭以階東爲鄉君。在堂鄉之。氏謂拜於西階東。別於己君也。凡臣於異國之君。其拜下者皆不當階。拜於階下者。己臣也。今以饋禮諸篇考之。其說亦通。拜也。君降一等辭。君乃辭之。而賓〔疏〕正義曰。注由拜。校勘記云。楊敖由俱作猶。浦鍾云。由拜。敬也。〔疏〕由。古通猶。云君乃辭之。而賓由拜敬也者。或曰乃

當作已。上云君辭。此云拜也。是辭而猶拜。敬主君也。君降等再辭。於賓有加禮也。擯者曰。寡君從子。雖將拜起也。此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疏〕

正義曰。從。謂從賓而降。起。謂起而升階也。注云此禮固多有辭矣。未有著之者。是其志而煥乎。未敢明說者。賈疏云。周公作經。未有顯著之者。直云辭耳。此及公食皆著其辭。此二者是志記之言。煥乎可見。又云。據此二者。觸類而長之。餘辭亦可以意作。但疑事無實。未可明說。故上注每云其辭未聞也。敖氏云。是時賓主相接。歡敬兩盡。故特見之。食禮亦然。今案士冠士相見二篇。辭多見於經內。賈以爲志記之言未確。此注疑有脫誤。闕之可也。

栗階升。公西鄉。賓階上再拜稽首。成。公少退。爲。〔疏〕正義曰。公少退。示不敢當其拜。亦異於本國。賓降

出。公側授宰幣。馬出。廟中宜。〔疏〕正義曰。敖氏云。于賓之降也。介亦逆出。注云廟中宜清者。以宜潔清。故使

○以上。公降立。擯者出請。上介奉束錦。士介四人皆奉玉錦束。請覲。玉錦。錦之文纖縹者也。禮有以少

正義曰。降立侯介覲也。注云玉錦。錦之文纖縹者也。綴。文繁也。李氏云。如玉之縹密。敖氏云。綴。縹而白似

玉也。云禮有以少文爲貴者。士介之錦。反文于寶與上介。是以少文爲貴也。禮器曰。禮有以素爲貴者。素即少文之

義也。云後言束辭之便也者。敖氏云。亦玄纁束之類。擯者入告出許。上介奉幣儷皮。二人贊。儷。猶兩也。上介用皮。贊。〔疏〕正義曰。

實卿也。私觀之庭實用乘馬。上介。大夫也。用儷皮。士介不用庭實。此禮之差等。蔡氏云。二人贊。使二人助擯也。

盛氏云。執皮之法。蓋如享禮。注云上介用皮。變於寶也者。寶用馬。上介用皮。是變也。但庭實唯國所有。或馬

或皮。不定。經於寶觀言馬。於上介言皮。互文耳。皆入門右東上奠幣。皆再拜稽首。皆者。皆衆介也。〔疏〕正義

皮以兩。殺於寶也。上介若用馬。則亦二馬歟。注云皆者。皆衆介也。蔡氏云。衆介皆奉幣從上介入門。擯者辭。亦辭其

介逆出也。〔疏〕正義曰。此上介與衆介同以臣禮見也。擯者辭之。介以事畢故出耳。擯者執上幣。士執衆幣。

有司二人舉皮從其幣出請受。此請受請於上介也。擯者先即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疏〕正義曰。注衆執幣者。校勘記云。衆執二字。楊倞。○盛氏云。上幣。

上介之束錦也。衆幣。士介四人之玉錦也。其出之次。擯者在前。舉皮者從之。執衆幣者在其後。經以尊卑爲序。故先言士耳。今案經云舉皮從其幣。明是從上介之幣也。盛說是。注云擯者先即西面位請之。釋辭之時。衆執幣者隨立門中而俟。敷氏云。出請受。言其出爲請受也。盛氏云。時猶未請受也。而先著其故於出之下。亦經中之一例也。今案據敷盛二說。則此時未請受。亦未釋辭。似是也。若如注說。則此已請矣。何下文又云請受乎。委皮

南面。擯者既釋辭。執衆幣者進即位。有司乃〔疏〕正義曰。注云擯者既釋辭。執衆幣者進即位。有司乃得委之。敷得委之南面。便其復入也。委皮當門。〔疏〕氏云。執皮者從上擯出門。不俟上擯之釋辭。即委皮而退。盛氏

云。委皮之節。敷得之。云南面便其復入也。委皮當門者。李氏云。委皮於門中北上。贊皮者得北面取之而先入。便。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此請於上介也。上言其次。李氏云。委皮於門中北上。贊皮者得北面取之而先入。便。執幣者西面北上。擯者請受。此言其位。互約文也。

〔疏〕正義曰。執幣者西面北上。亦在東塾南也。注云請於上介也者。李氏云。雖衆幣亦請於上介。介同時觀。統於上介也。云上言其次。此言其位。互約文也者。鄭意以擯者執上幣節。是言其出之次。委皮南面以下。是言

其立之位。約文互見。故經兩言請受也。敷氏則以上請受爲申言之故。案上云請受。標其目。此云請受。實其事。本無二節。盛氏云。注疏泥於經文之次。且不知上文所請受爲目下事之例。似失其實。敷說爲是。今

案。請受。亦謂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此言皆訝受者。嫌。〔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一一徐本作二。張氏請以客禮受也。介禮辭聽命。皆進訝受其幣。擯者一一授之。〔疏〕正義曰。注云嫌擯者一一受之。監杭本以一一

爲二。從巾箱殿本。○敷氏云。聽請受之命者。上介也。而士介亦皆訝受其幣者。此時統於擯者。不敢異之也。介既受幣。贊者乃取皮。注云此言皆訝受者。嫌擯者一一授之者。謂上介及衆介皆同時受幣。不一一授之。故云皆也。

訝受者。執幣者西面。上介奉幣皮先入門左奠皮。皮先者。介隨執皮者而入也。入門左。介至揖位而〔疏〕正義曰。注皮先者。皮先二字。陳闡。通解。俱倒。○獨言士介奉幣。明斯時士介不隨入也。敷氏云。奠皮之處。亦參分

庭一在南。注云皮先者。介隨執皮者而入也者。案執皮者先入。亦庭實先設之義也。云入門左。介至揖位而立者。謂賓觀時。公揖讓如初升。實入門。待公揖乃進。此介不升堂。明入門至公揖處而立也。云執皮者奠皮。以有不敢授之義者。案享時庭實用皮。使人執之以授受皮者。不奠於地。此奠而不授。明不敢與享時同也。云古文重入者。古文

之義者。案享時庭實用皮。使人執之以授受皮者。不奠於地。此奠而不授。明不敢與享時同也。云古文重入者。古文



皮先下有兩入字。案皮先。謂執皮者先於上介。則入門左自兼執皮與上介言之。不必重也。故鄭從今文。公再拜。拜中庭也。不受。〔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拜下。教有也。下放此。注云拜中庭也者。案上云公降立。以後不見有升堂之文。故知於中庭拜也。云不受於堂。介賤也者。對賓升堂言之。介振幣。自皮西進。北面授幣。退復位。再拜稽首送幣。進者北行。參分庭一而東。〔疏〕正義曰。退復位。吳氏章句謂聘時入門之位是也。或以爲即上注揖位。恐北行。歷參分庭之一。乃折而東行。與公相當。乃復北行至公所授幣也。教氏云。進者北行。將至中庭。與公相當。乃東行及公左而北面。公還南面授幣也。介退。公復西鄉。介拜亦北面。褚氏云。是時公立於中庭西面。如教所云。則是對公之面而行。相介出。宰自公左受幣。不側授。〔疏〕正義曰。注不側授。授。毛本作受。校勘記云。徐本。去無幾矣。注說爲長。介出。宰自公左受幣。介禮輕者。上賓觀云。公側授宰幣。此不云側授。是介禮輕也。李氏云。不云側授。蓋贊者受於公。轉以授宰。教氏云。文主於受者。故不言側。褚氏云。此亦鄭不側授之義爲長。觀下宰夫受士介幣之注更明。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東。〔疏〕正義曰。上執皮者奠皮於地。故擯者又納士介。納者。出。〔疏〕正義曰。注云納者出。道入也。〔疏〕正義曰。注云納者出。道入也。入。士介入門右奠幣。再拜稽首。終不敢以。〔疏〕正義曰。實與上介初以臣禮見。辭之。終以客禮見。此士介仍也。雖隨上介聽命。然分又卑於上介。終不敢以客禮見也。擯者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固辭。禮請受者。一請受而聽之也。於主君也。固衍字。〔疏〕正義曰。注一請下。校勘記云。楊無受字。主君下。嚴本有也字。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有當如面大夫也。〔疏〕也字。通解無。○教氏云。公於士介亦辭之者。以其非已臣也。奠幣者四人。惟執其上幣以出。又但禮請受而已。皆殺於上介也。盛氏云。上幣。士長一人之玉錦也。注云禮請受者。一請受而聽之也者。謂一請不從。即聽之不再請也。云賓爲之辭。士介賤。不敢以言通於主君也者。此釋經士介不辭而言賓辭之義也。云固衍字。當如面大夫也者。賈疏云。下士介面大夫時。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無固字。故知此周衍字。李氏云。一辭而許曰禮。辭再辭而許曰固辭。今擯者禮請受。明無固辭也。下士介面大夫時。賓亦一辭耳。今案賈李之說是也。



敖氏以固非衍字。褚氏云。敖謂一辭而得請。亦可謂之固。則固辭與禮辭何別乎。公荅再拜。擯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擯者以賓辭入告。還立而中闕外。之。〔疏〕正義曰。公荅再拜者。荅其奠幣之拜也。曲禮曰。君於士不荅拜也。非其臣則荅拜之。是也。注云。擯者面也。斯時公在門內中庭。故云遙荅拜也。云相者。士介皆辟。辟於其東面。〔疏〕正義曰。辟即逡遁之意。士介聞公之贊告之者。謂擯者以公拜贊告士介。故云相也。士介皆辟。位逡遁也。〔疏〕拜。不安其位而逡遁。所以爲敬也。士三人東上坐取幣立。侯擯者執上幣來也。〔疏〕正義曰。士。主國之士也。擯者已執上幣。故取幣祇須三人。此言取幣。實辭時。上幣在擯者手。因有相拜之事。擯者進。就公所。〔疏〕正義曰。注云。就公所也者。謂擯者自闕未授宰夫。故士先取餘幣立而俟之也。擯者進。也。公所。〔疏〕正義曰。注云。就公所也者。乃授幣於宰夫也。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東。使宰夫受於士。士介幣輕也。受之於公左。賓幣公側授。〔疏〕正義曰。注云。使宰夫受於士。士介幣輕。氏筠云。謂受於士。敖君善謂受上幣於擯者。案經於介私面云。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又記詳賓之私獻云。擯者授宰夫于中庭。則敖說是也。云受之於公左者。少儀曰。贊幣自左。經未言。故注明之也。云賓幣公側授宰者。即上賓觀時公側授宰幣是也。云上介幣宰受於公左者。即上介觀時。宰自公左受幣是也。今士介幣使宰夫受。是其畧有差等也。執幣者序從之。序從者。以宰夫。〔疏〕正義曰。注云。序一一受之者。案執幣者即上坐取幣之三人也。鄭意以宰夫當一一受之。故此執幣之三人以次授之也。然經不云授宰夫幣。而云序從。明是宰夫受幣以東。執幣者以次從之而東也。敖氏云。士三人從宰夫。是也。○以上衆介觀。

右私覲

擯者出請賓告事畢。賓既告事畢。衆介〔疏〕正義曰。自此至賓不願言。事畢送賓之事。注云。衆介送道賓而出。在廟門外。此送道賓出。逆道賓而出也。〔疏〕也者。上聘訖云。賓降介送出。故知介送道賓也。但斯時賓及衆介俱者。謂出中門及大門也。擯者入告。公出送賓。公出。衆擯亦送道。紹擯。〔疏〕正義曰。注云。公出。衆擯亦送道者。及賓並行。闕亦六步。〔疏〕謂紹擯在前。承擯次之。上擯亦次之。

公在後也。云紹摺及賓並行。間亦六步者。六步。三丈六尺也。前行聘門外陳摺注。及大門內。公問君。總以公禮將也。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時承摺紹。摺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摺往來傳君命。南面。蓮伯玉使人於孔子。孔子問曰。夫子何爲。此公問君之類也。〔疏〕正義曰。注鄉戴校集釋改。云鄉以公禮將事。無由問也者。敷氏云。鼻者行禮之時。各有其節。不可亂之。故問勞之事。至是乃爲之也。云賓至始入門之位北面將揖而出。衆介亦在其右。少退西上者。始入門之位。卽聘時賓入門左注云。內賓位也。衆介隨入。北面西上少退。是也。云於此可以問君居處何如。序殷勤也者。斯時賓北面將揖。公南面。正可於此問君居處。以序殷勤記念之意。云時承摺紹摺亦於門東北面東上。上摺往來傳君命南面者。卽前賓入門左注云。摺者亦入門而右。北面東上。是也。但上摺以往來傳命於賓。故南面。彼注云上摺進相君。當亦南面也。敷氏以爲賓東面。公西面而問之。恐非。蓮伯玉事。見論語憲問篇。鄭引之。以此爲公問君之類者。朱子云。所引論語非聘事。意賓對公再拜。拜其無恙。公〔疏〕正義曰。注恙字。校勘記云。陳本缺。○云拜其無恙者。無恙。言略相類耳。賓對公再拜。拜其無恙。公〔疏〕正義曰。注恙字。校勘記云。恙。憂也。風俗通。恙。病也。又云。恙。噬人蟲。能食人心。古者草居。多被此毒。故相問勞曰無恙。吳氏章句云。公再拜慶之。章氏協夢云。賓對亦當再拜。不言者。文不具。公再拜者。答賓之拜也。今案據司儀云。問君。客再拜對。則章說是。云公拜賓亦辟者。初迎賓入門時。公再拜。賓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荅拜。勞以道路。〔疏〕正義曰。問。毛本誤門。校勘記辟。故知此亦辟也。公問大夫。賓對公勞賓。賓再拜稽首。公荅拜。之動。〔疏〕云。閩本誤以音爲注。以注爲音。葛本遂脫此注。○王氏士讓云。但言問大夫。則上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荅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公大夫卿該之。於君則拜其無恙。於大夫問之而已。公勞介。介皆再拜稽首。公荅拜。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顧。公拜。客趨辟。君命上摺送賓出。反告賓不顧。於此君可以反路賤矣。論語說孔〔疏〕正義曰。注云公既拜。客趨辟者。子之行曰。君召使摺。色勃如也。足躡如也。賓退。必復命曰。賓不顧矣。〔疏〕周禮司儀職曰。出及中門之外。問君。客再拜對。君拜。客辟而對。君問大夫。客對。君勞客。客再拜稽首。君荅拜。客趨辟。鄭注。中門之外。卽大門之內也。問君曰。君不恙乎。對曰。使臣之來。寡君命臣于庭。問大夫曰。二三子不恙乎。對曰。寡君命使臣于庭。二三子皆在。勞客曰。道路悠遠。客甚勞。介則曰。二三子甚勞。問君。客再拜對者。爲敬慎也。今案周禮較此經稍詳。而大槩則同。注亦可以互證。此注云客趨辟者。卽本周禮文也。云君命上摺送賓出者。以降等之客。君僅

送於大門內。故命上擯送賓出也。云反告賓不願。於此君可以反路寢矣者。賓雖出。君猶立而待之。故上擯送賓出大門。必以賓不願回告君。君於此乃可自廟而回路寢也。又司儀注所云問君問大夫及勞客與介之辭。未知所出。九經古義引王伯厚云。此亦見說苑。李氏云。凡去者不荅拜。敖氏云。凡主人拜送賓。賓皆不願。經於此見之者。明於尊者之禮如此。則其餘可知。引論語云云。見鄉黨篇。此引以爲反告賓不願之證也。賈疏云。此送賓是上擯。則卿爲上擯。孔子爲下大夫。得爲上擯者。以孔子有德。君命使攝上擯。若定十年夾谷之會。令孔子爲相同也。江氏永云。案鄉飲酒禮。賓出。主人送于門外。再拜。注云。賓介不荅拜。禮有終也。此公再拜送賓。賓但趨避而不荅拜。遂不願。是亦禮有終之意。鄉黨記復命。不考此注。似復命二字爲虛文。若非君有命。何以謂之復命乎。經但言賓不願。無命上擯送賓及擯者復命之文者。文不具耳。孔子行之。卽是禮當如此。當時爲擯者或不復命。孔子則必復命也。上擯送賓。但送賓出大門。若送至館。自有訝者送之。經文此下云賓請有事于大夫。公禮辭許。注謂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擯者反命。因告之。是復命時有二事。一告賓不願。一告賓請明日有事于大夫也。當時有無未可知。附識於此。孔子攝上擯之說。不可不知。知是攝上擯。則召是特召。君命尤重矣。

右賓禮畢出公送賓

賓請有事于大夫。請問問卿也。不言問聘。聘亦問也。嫌近君也。〔疏〕正義曰。自此至亦知之。言賓請問卿。卿此聘字疑衍。云請問問卿也者。案二問字亦疑衍其一。注蓋以請問卿解請有事也。經言大夫而不言卿。蓋兼下大夫在內。云不言問聘亦問也。嫌近君也者。以經言小聘曰問。聘亦稱問。嫌其近君。故不言問而言有事于大夫也。云上擯送賓出。賓東面而請之者。問卿乃明日事。於此請之使先告君也。王氏士公禮辭許。禮辭。賓卽館。小休息也。讓云。有事必請於其君。義無私交也。云擯者反命。因告之者。義已詳上。公禮辭許。一辭。賓卽館。卽就也。〔疏〕正義曰。注小休息。毛本小作少。嚴本作小。校勘記云。徐本通解俱作小。云小休息也者。謂自厥明訝賓于歸賓館。亦與聘同日。記云聘日致饗是也。聘義曰。聘射之禮。至大禮也。質明而始行事。日幾中而后禮成。非強有力者弗能行也。故強有力者將以行禮也。酒清人渴而不敢飲也。肉乾人飢而不敢食也。日莫人倦。齊莊正寢。而不敢







作醢。與說文合。從之。校勘記又云。唯燔者有醢。陸氏曰。燔。一本作醢。音滑。醢。嚴本作醢。黃氏不烈云。案。肅此醢爲醢。北。形涉而誤。校勘記又云。引陰陽也。朱子云。引疑當作別。周學健云。別字固直截。或以繩著碑引之而定方位。則引字亦可解。敖氏改別。凡碑引物者。引。嚴本作別。案上引字可作別。此引字不可作別。嚴本誤也。○飪。熱也。熱食不可久停。故脰有多寡。而飪皆一牢。鼎九。卽下所陳牛羊至鮮魚鮮腊九者也。設于西階前。統於賓也。陪鼎卽羞鼎。其數三。卽下所陳臠。臠。臠。臠。是也。陪鼎與臠異。辨見六經。下。東面。鼎皆東向也。北上。鼎居北者爲首也。上當碑者。正鼎以牛爲上。陪鼎以臠爲上。謂鼎之上者北與碑齊。其次向南陳之。故云南陳也。魚下言鮮。則此魚烹也。鮮腊。析而未乾也。鼎與臠。臠之制。詳士冠禮。蓋字。鄭賈無釋。敖氏郝氏以爲發語辭。盛氏云。正鼎曰臠。陪鼎曰羞。皆所以覆鼎也。異其名者。大而蓋小也。臠以他物爲之。故云設。蓋與鼎同物。故不云設。言蓋而不言臠。陪鼎小。其手舉之歟。素氏蓋田以盛說爲長。褚氏云。庶羞應在豆。豆用蓋。不用臠。今案經明云陪鼎。而以爲豆。恐非。庶羞有盛於豆者。公食大夫禮是也。陪牛羊豕者。正鼎有九。而陪鼎止三。故以臠臠爲陪牛羊豕也。王氏士讓云。五牢之序。先飪。次臠。次乃及臠。實入館。先用熟者。次用腥者。臠則留以代臠也。注云陪鼎三牲。臠臠臠臠者。公食禮注云。臠。臠。臠。臠。今時臠也。牛曰臠。羊曰臠。豕曰臠。皆香美之名也。說文。臠。肉臠也。段氏注云。臠字不見於古經。而見於招魂。王逸云。有菜曰臠。無菜曰臠。許不云臠也。而云肉臠也。亦無菜之謂。匡謬正俗駁叔師說。甚誤。然則臠臠臠。卽以牛羊豕之肉爲臠也。云陪之庶羞加也者。以庶羞是加饌。非正饌。故云陪也。云當內廉。辟堂塗也者。李氏云。內廉。西階之東廉也。陪有東西兩廉。近堂之中者爲內廉。釋宮又云。堂塗謂之陳。郭氏曰。堂下至門徑也。其北屬階。其南接門內雷。今案。據郭云。北屬階。則堂塗直階矣。正鼎設于西階前。當稍近東。堂塗寬。故無礙。若陪鼎設于正鼎之西。則有礙堂塗矣。故當內廉以辟之也。當。對也。吳氏疑義云。任鼎在西階前。稍東爲一列。陪鼎又在其東爲一列。是也。故下經云如飪鼎二列。云腸胃次腊。以其出牛羊也者。腊之後卽列腸胃。以其出於牛羊。故在膚前也。楊氏復云。牛羊腸胃同一鼎。不異之。腴賤也。云膚豕肉也者。詳少牢禮。云唯燔者有膚者。鄭意蓋謂唯豕有膚耳。燔字或有譌誤。牛羊有腸胃而無膚。豕則有膚而無腸胃。記曰。君子不食園腴。園。犬豕也。云此饌先陳其位。後言其次。重大禮。詳其事也者。賈疏云。先陳其位者。南陳已上是也。後言其次者。牛羊豕已下是也。又云。設殯。經直云飪一牢在西。鼎九。羞鼎三。腥一牢在東。鼎七。不言次陳位者。殯禮小。略之也。云宮必有碑者。賈疏云。案諸經云三揖者。鄭注皆云入門將曲揖。旣曲北面揖。當碑揖。若然。士昏及此聘禮。是大夫士廟內皆有碑矣。諸侯廟及天子廟有碑可知。鄉飲鄉射



言三揖。則序之內亦有碑矣。惟寢內不見有碑。但兩君相朝。燕在寢。豈不三揖乎。明亦當有碑矣。云所以識日景。引陰陽也者。李氏云。視碑景邪正。以知日之早晚。視景短長。以知陰陽之盈縮。進退設碑之處。鄭氏謂近如堂深。李氏釋宮中之云。堂下至門謂之庭。三分庭一在北設碑。敖氏則云。碑在庭東西南北之中。焦氏以恕云。此歸饗餼。醢百饗。夾碑十列。又米百筥。設于中庭。亦十列。繼醢而南。此碑居庭北之一證。又遷玉及賄禮章云。賓自碑內聽命。賓負碑北面聽命于下。如碑在中庭而非庭北。則疑立處太遠。又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兩言碑內。皆近堂階。而與中庭有別。當以鄭說爲是。云凡碑引物者。宗廟則麗牲焉以取毛血者。案祭義云。君牽牲。既入廟門。麗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尚耳。鬱刀以割取肺脅。乃退。彼注云。麗猶繫也。是其麗牲取毛血之事。云其材宮廟以石窆用木者。案說文。碑。豎石也。是碑用石之證。段氏注云。檀弓。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鄭注。豐碑。斲大木爲之。形如石碑。於梓前後四角豎之。穿中於間爲鹿盧。下棺以綽繞。案此檀弓注。即聘禮注所謂窆用木也。朱子云。今禹墓窆石尙存。高五六尺。廣二尺。厚一尺許。其中有竅。以受紼引棺者也。然則窆亦用石矣。今案朱子說與鄭異。並存之。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設于阼階前。西面南陳如飪鼎二列。有腥者。所〔疏〕曰。正義也。腥。殺而未烹也。不曰鼎十有四。而云二七者。見其每牢七鼎。爲二列也。無鮮魚鮮腊少。飪鼎之二故。每牢止七鼎也。設于阼階前。腥在東。與設殯同。二列者。一列在阼階前少西。一列又在其西。當阼階之內陳也。北上上當碑。俱與飪同。方氏苞云。飪一牢外。復有腥二牢何也。飪鼎即日所需。腥鼎則翼日所需。始至未暇自割牲故也。○校勘記云。注腥徐本作腊。張曰。注曰有腊者。所以優賓。案疏腊作腥。經曰無鮮魚鮮腊。今注作有腊。傳寫誤也。從疏。案張引注無也。與徐本不合。今案嚴本有也字。○云有腥者所以優賓也者。對下士四人皆飪。大牢無腥言也。堂上八豆。設于戶西。西陳皆二以並。東上韭菹其南醢醢屈。戶。室戶也。東上。變於親食賓也。醢。〔疏〕正義曰。西陳者。言豆自東向西設之。是東爲上。故下又云東醢醢屈。醢汁也。屈猶錯也。今文並皆爲併。〔疏〕上。皆二以並者。謂八豆皆菹醢。兩兩並列。下云韭菹其南醢醢。即二以並之位也。舉此二豆以示人。則其餘豆之位可知。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饗饗。菹菹。鹿菹。菹菹。饗饗。饋食之豆。其實葵菹。醢醢。此經言豆實。但云韭菹醢醢而已。不言其他。賈疏因用朝事之豆六。去菹菹饗饗二豆。而以饋食之葵菹醢醢足之。蓋據公食禮。下大夫六豆。用韭菹。醢醢。昌本。饗饗。菹菹。鹿菹。上大夫八豆。鄭注云。加葵菹。醢醢。醢醢。即醢醢。又據少牢用韭菹醢醢。葵菹醢醢。朝事饋食之豆兼用故。



以上以銅爲之。諸侯飾以白金。天子飾以黃金。義氏又云。銅是鑊器。即銅鼎也。故周禮掌客注云。不殺則無銅鼎。然則據鑊在銅。則曰銅鑊。據器言之。則曰銅鼎。據在正鼎之後設之。則謂之陪鼎。據入庶羞言之。則謂之羞鼎。其實一也。楊氏儀禮圖亦因之。今案此說甚誤。據此經上云陪鼎當內廉。此堂上又有銅。則銅非陪鼎矣。周禮掌客。公銅三十有八。鼎蓋十有二。侯伯銅二十有八。鼎蓋十有二。子男銅十有八。鼎蓋十有二。鄭注。銅。鑊器也。鼎。牲器也。鼎十有二。正鼎九。與陪鼎三。鄭別銅與鼎爲二器。甚明。其云不殺則無銅鼎者。謂不殺則無鑊與鼎。非爲一物也。自賈氏掌客疏云。銅鼎即陪鼎。後人沿其誤。蓋鼎以盛牲體。銅以盛煮牲肉汁。銅鑊亦出於牲。故必殺牲乃有之。禮經釋例云。聘禮堂上六銅。牛以西羊豕。豕南牛。以東羊豕。又西夾四銅。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公食禮。宰夫設銅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此皆用大牢者。故銅鑊有牛羊豕之別。少牢禮。上佐食羞兩銅。取一豕銅于房中。下佐食又取一豕銅于房中以從。有司徹。主婦獻尸。入于房。取一羊銅。主婦贊者執豕銅以從。注。飲酒而有銅者。祭之餘銅。此皆用少牢者。故銅鑊有羊豕之別。士虞禮陰厭。設一銅于豆南。特牲禮陰厭。兩銅鑊。設于豆南。此皆用特豕者。唯豕鑊而已是也。又云鹽菜者。所以和羹。兩簠繼之。梁在北。簠不次簠也。凡銅鑊皆有之。公食記曰。銅鑊牛養羊苦豕薇皆有滑。是也。今案銅鑊詳公食禮。兩簠繼之。梁在北。簠不次簠加也。凡饌屈。〔疏〕正義曰。郝氏云。簠以盛稻粱。兩簠稻粱各一。繼銅而西。梁居北。稻居南。注云簠不次簠者。錯要相變。〔疏〕梁稻加也者。簠簠同類。今不次簠而次銅後。以見其爲加也。云凡饌屈錯。要相變者。是廣言設饌之法。此節不言屈錯者。以兩簠止一行也。稻粱詳公食禮。簠詳公食記。八壺設于西序北上。二以並南陳。壺。酒尊也。酒蓋稻酒粱酒。〔疏〕正義曰。西序。堂上之西牆也。郝氏云。酒八壺。順堂西牆。自北而南。兩兩相並。向南陳也。今案。周禮酒正共賓客之禮酒。酒人祭祀共酒以往。賓客之陳酒亦如之。謂此。注云壺酒尊也者。謂盛酒之尊。周禮掌客注。壺。酒器也。禮記禮器注。壺大一石。公羊昭二十五年傳注。壺。禮器。腹方口圓曰壺。反之曰方壺。有爵飾。又爲盛水之器。見周禮序官挈壺氏注。又禮記投壺釋文。壺。器名。是又爲投壺之器也。云酒蓋稻酒粱酒者。謂稻粱各四壺也。賈疏云。以下夫人歸禮釀黍清各兩壺。此中若有黍。不得各二壺。若三者各二壺。則止有六壺。與夫人歸禮同。又云。鄭知不直有稻黍而爲稻粱者。稻粱是加相對之物故也。散氏云。八壺之酒。稻也。黍也。粱也。稻黍各二壺。稻在北。黍次之。粱四壺。又次之。蓋如設當米之例。諸氏云。注謂稻粱二種。各四壺。賈以與夫人歸禮異解之。取酌。今案八壺之實。經無明文。鄭散各以意言之。而鄭說較確。云不錯者。兩兩並設。先稻後粱。不雜錯陳之。云酒不以雜錯爲味。

西夾六豆。設于西墻下。北上韭菹。其東醯醢。屈六

箕繼之黍其東稷錯四鋤繼之牛以南羊羊東豕豕以北牛兩簋繼之梁在西皆二以並南陳六壺西

〔疏〕正義曰。西夾。設豆之次。賈疏据公食禮謂先設韭菹。其東陸醢。又其東昌本。南麇麇。麇麇西菹菹。又西鹿麇。今案。公食禮云設于醬東西上。此云北上。

則其陳之必有異矣。唯郝氏敏云。韭菹在西北。其東爲醃醢。醃醢之南昌本。昌本之南藥醢。藥醢之西菁菹。菁菹之北鹿藿。鹿藿之北韭菹。故曰屈。其說本西北上。賈疏之文。實於經義有合。秦氏薰田說亦同。當以此爲正。姜氏兆

錫·盛氏世佐·皆嘗更定六豆次序·而與經未符·故不錄·郝氏又云·六簋黍稷各三·糗豆而南·黍在西北·東爲稷·稷南爲黍·黍西爲稷·稷南又爲黍·黍東又爲稷·故曰錯·亦是也·朱子云·凡言北上者皆南陳·西上者皆東陳·此

經西夾六豆。設于西墻下北上。至兩簠下。結云皆二以並。南陳。又云六壺西上。東陳。饌于東方亦如之。西北上。蜜東上西陳。則是東西之饌。自簠以上皆南陳。唯壺東西陳之。疏于東夾之豆亦云于東墻下南陳。而布置西夾之豆乃

東陳之。又以簋銅簠皆與壺東陳。不唯與經文不合。而亦自相牴牾。殊不可曉。秦氏蕙田云。以朱子之說推之。則東西二夾所陳六豆最北。亦簋在豆南。四銅在簋南。兩簠在銅南。所謂南陳也。若如楊信齋儀禮圖。則豆簋銅簠在西夾。

者東陳。在東夾者西陳。與經文不合。今案楊圖蓋沿賈疏東陳一語而誤。六壺之酒。鄭無注。敖氏則謂稻酒黍酒糴酒各二壺。未知是否。二以並。東陳者。謂六壺兩兩並設。自西而向東陳之也。注云東陳在北墻下。統於豆者。鄭意

以豆簋銅簋皆在西墻下。自北而南。則豆之東尙有餘地。故以東陳爲在北墻下向東陳之也。鄭知在北墻下者。以其終於豆也。敖氏謂壺不著其所。蓋亦近于簋而設之。與在堂上者之位相似。則已疑鄭說。郝氏乃謂壺在南墻下。不知夾

固無南壩也。西夾東夾之餽已詳前設殯節西夾六下。○王氏士讓云。西統于賓。故飪先陳在西。堂上之饌亦于西。西夾之饌亦先敘。饌于東方亦如之。東室。東。〔疏〕正義曰。盛氏云。案之

指西來也。如者。如其六豆。敷上以下。至皆  
二以並南陳之儀也。唯設于東墻下爲異。  
西北上。亦非。蓋其東。〔疏〕正義曰。李氏云。雖陳于東墻下。其陳亦以  
西北爲上。悉與西夾同。嫌統于東墻以東北

豆之次云韭菹其東醢醢注云亦韭菹其東醢醢也者上西夾說明此亦然。是以西北爲上也。

壺東上西陳下亦在東壺下統於豆〔疏〕地正義曰此亦以豆西有饌故在北壺下自東向西

陳之。統於豆也。○以上設於西夾。八豆。八簋。四銅兩簠。六盞。凡二十四器。東夾亦然。共四十八器。唯壺東西陳爲異。餘兩夾位次悉同。褚氏云。敖氏強以飪尊而腥卑。又強以堂上之饌配飪。兩夾之饌配腥。太聖。醢醢百饗夾碑。十以爲列。醢在東。夾碑。在鼎之中央也。醢在東。醢、穀。陽也。醢、肉。陰也。〔疏〕正義曰。周禮醢人云。賓客之禮。共醢五十饗。彼注云致饗餼時。是醢醢百饗也。王氏士讓云。醢醢二物。乃飪腥與醢諸品所宜相調和者。故敘次於飪腥之後。以見其爲百物之所需也。○今案。饗詳既夕禮饗三醢醢屑下。注云夾碑在鼎之中央也者。謂在飪鼎腥鼎二者之中央也。前設鼎云上當碑。是鼎在碑南。此云夾碑。則似半在碑南。半在碑北矣。十以爲列。蔡氏云。謂左右直列。吳氏疑義云。醢五十饗。作五行。在碑之東。醢五十饗。作五行。在碑之西。十饗爲列。是也。云醢在東。醢、穀。陽也。醢、肉。陰也者。蓋以東爲陽方。西爲陰方也。敖氏則云醢在東。醢爲尊也。褚氏云。穀陽肉陰。而分東西。正義其精。何取尊卑爲義乎。今案褚說是也。惠氏云。醢、醬也。後儒誤以爲醢。始于廣雅。古有梅無醢。離騷吳醢。亦非醢也。侯。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牛以西羊豕豕西牛羊豕。生也。牛羊右手牽之。〔疏〕正義曰。爲一牢。此二牢者。謂生牛羊豕各二也。陳于門西。廟門內之西。爲其踐污館庭。使近外也。北面南堂。自東而西。牛羊豕。牛羊豕。六者相間。共爲一行。敖氏云。二牢爲一列。變於腥。亦以惟有牢故也。東上。門西之位然也。亦變於饗。○校勘記云。張氏曰。注豕束之。案疏云。豕束縛其足。亦北首。經云牛以西羊豕。則豕在羊西。豕束非也。束字誤作束爾。從疏。案嚴徐鍾本俱作束。云餼生也者。詳前。云牛羊右手牽之者。曲禮曰。效馬效羊者右牽之。是也。用右手牽之。則人居其左矣。云豕束之。豕束縛其足。亦北首。豕束臥其右。亦人居其左。案特牲云。牲在其西。北首東足。鄭注。東足者。尙右也。與此不同者。彼祭禮法用右胖。故豕左上下。士虞記云。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豕右。鄭注。豕右者。當升左胖也。變吉。故與此生人同也。米百筥。筥半斛。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上黍梁稻皆二行。稷四行。庭實固當庭中。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東西爲列。列〔疏〕正義曰。筥。竹器。詩。維筐及筥。毛傳。圓筥。下記又云。十斗曰斛。則牛斛五斗也。注云庭實固當庭中。言當中庭者。南北之中也者。賈疏云。上享時直言庭實入殿。不言中庭。則在東西之中。其南北三分庭一在南。此更言中庭。欲明南北之中也。上文公立于中庭。宰受



幣于中庭。皆南北之中也。褚氏云。經凡言中庭者。南北之中也。言階閭者。東西之中也。燕禮大射司正立位。及士  
喪禮置重之中庭。則既在東西之中。又在南北之中。與此中庭同也。敖氏謂中庭乃東西之中。其南北之節宜于庭少南。  
非矣。云東西爲列。列當醴醴南。亦相變也者。李氏云。醴醴言醴在東。則南北爲列。米言北上。則東西爲列。米  
醴醴設之。知在醴醴南也。今案經云十以爲列北上。則是十筭爲列。自東至西橫陳之。黍兩行在北。次梁兩行。次稻  
兩行。次南稷四行。與上醴醴百筭。自北而南直陳之者異。故云相變也。李氏又云。米以黍稷爲正。稻粱爲加。故南  
北兩端陳黍稷。而稻粱于其間設之。郝氏云。稷獨四行。稷百穀長。用廣也。云此言中庭。則設碑近如堂深也者。李  
氏云。醴醴夾碑。米設于庭南北之中。而在醴醴南。則碑近北矣。設洗南北以堂深。而鄭言設碑如堂深。則碑東當洗  
也。○敖氏云。此米從簠者也。禮經釋例云。敷以此節在簠二牢之下。故鄭文生義。以爲從簠。非也。以米言之。簠  
簠之米從簠牢。筭米從簠牢。車米從生牢。經例甚明。考之下經歸上介饗。簠各一牢。堂上之饗六。西夾亦如之。  
下卽云筭及饗如上資。則米筭在醴醴簠之上。則從簠可知。米百筭節似非其次。宜在醴醴百筭節之上。絕關誤在簠二  
牢節之下也。今案簠簠之米。係已炊爲飯者。故從簠牢。筭米係春熟可卽炊者。故從簠牢。車米係留以備用者。  
故從生牢。釋例說。似亦可從。俟考。○此以上皆陳于門內者。聘義曰。簠客于舍。五牢之具陳于內。是也。門

外米三十車。車乘有五。設于門東。爲三列。東陳。大夫之禮。米禾皆視外牢。乘、數、數名也。乘有五〔疏〕  
數。二十四斛也。數讀若不數之數。今文數或爲逾。

正義曰。校勘記云三十。唐石經作卅。下同。注五數。五字。徐、陳、國、葛、俱作伍。○設于門東。廟門外之東也。  
下門西放此。爲三列。東陳。謂每十車爲一列。首一列在西。餘二列以次向東陳之也。此及下所陳之車皆人執之。非駕  
牛馬者。注云大夫之禮米禾皆視外牢者。上飪一牢。腥二牢合三牢。皆外牢也。故米三十車。禾亦三十車。是皆視  
外牢也。米禾視外牢。下經文。云乘數數名也。乘有五數。二十四斛也者。乘數皆量器之數名。下記云十斗曰斛。十  
六斗曰數。十數曰乘。注云乘十六斛。是一乘爲十六斛。又五數爲八斛。通爲二十四斛也。每斛十斗。故下記又云二  
百四十斗也。此乘亦與四乘曰筭之乘殊。詳下記。云數讀若不數之數。今文數或爲逾者。胡氏承珙云。鄭云不數之數。  
自是漢人常語。用以比方數音。如漢書東方朔傳注引蘇林曰。數音數錢之數是也。賈疏以不數亦爲數名。恐非。今文  
數爲逾者。逾疑當作匱。說文匱下云。匱。匱器也。从匚俞聲。玉篇。匱。余主切。器受十六斗。此卽論語與之庚之庚。  
集解引包注十六斗爲庚。與賈逵左傳注。唐尙書國語注皆合。今案。據此。則逾卽庚也。數庚皆十六斗量名。而鄭從  
古文作數者。周禮。陶人。庚實二穀。鄭注。豆實三而成穀。則穀受斗二升。然則二穀。二斗四升。又非十六斗之庚。



周禮疏謂庚本有二法。鄭恐與實二聲之庚混。故從古文。不從今文也。

禾三十車。車三秬。設于門西。西陳。秬。數名也。三〔疏〕正義曰。禾亦爲  
秬。千二百乘。三列。不冒者。

可知也。注云三秬千二百秉者。下詁云。四秉曰筥。十筥曰稊。十稊曰秬。四百秉爲一秬。則三秬千二百秉也。薪芻倍禾。倍禾者。以其用多也。薪從米。芻從禾。四者之車皆陳北轍。凡此所以厚重禮也。聘義

曰：古之用財不能均如此。然而用財如此其厚者，言盡之於禮也。盡之於禮，則內君臣不相陵，而外不相侵，故天子制之，而諸侯務焉爾。

〔疏〕正義曰：薪芻義詳前段殯館下。敖氏云：倍禾，謂車數也。獨言倍禾者，以其相

類而相等故也。盛氏云。薪芻之屬以束計。不以秉計。詩云。生芻一束。是也。每車束數未聞。今案。禾三十車。倍之。則薪芻各六十車也。○注古之用財。毛本財誤作材。云倍禾者。以其用多也者。此言所以倍之之義也。云薪從

米。芻從禾者。謂其設之亦于門東門西也。賈疏云。鄭言此者。以經云倍禾。恐並從禾陳之故也。云四者之車皆陳北。執者。以其向內爲正故也。秦氏蕙田云。米禾皆以十車爲一列。米先西後東。故云東陳。禾先東後西。故云西陳。其

聘則皆北鄉。敖氏以東陳爲西轅者。非。今案。秦說是也。云凡此所以厚重禮也者。是統上文言之。厚重禮。謂厚此聘禮也。下引聘義。卽以明所以厚之之意。聘義原文作古之用財者。此引無者字。○此以上皆陳子門外者。聘義曰。

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芻薪  
倍禾・皆陳於外・是也・  
賓皮弁迎大夫于外門外再拜・大夫不荅拜・  
大夫・使〔疏〕正義曰・賓不章弁・嫌其加於致君命時之

服也。外門。卽大門。迎于外門外。敵禮也。不荅拜。亦爲人使之禮然也。注云大夫使者卿也者。以經所云大夫。卽上君所使歸饗餼之卿。故云使者卿也。卿稱大夫者。卿爲上大夫。故散文亦稱大夫也。揖入及廟。

門賓揖入。賓與使者揖而入。使者止執幣。賓俟之於門內。讓也。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大祖廟。諸侯行。舍於諸公廟。大夫行。舍於大夫廟。〔疏〕正義曰。韋氏協夢云。揖入亦

省。今案。敖氏以爲廟有外門者。臆說也。注云賓與使者揖而入者。經上云揖入。入大門也。下云賓揖入。謂入廟門也。入大門。賓與使者並入。入廟門。則賓揖先入。故注又云使者止執幣。賓俟之於門內也。知使者止執幣者。以

下經始云大夫奉束帛入故也。云謙也者。前聘時。公揖入立于中庭。此俟于門內。是謙也。數氏云。俟之于入門右之位是也。云古者天子適諸侯。必舍於大祖廟者。禮運曰。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是也。云諸侯行。舍於諸公廟者。

賈疏云。諸公。大國之孤。若無孤之國。諸侯舍於癯廟也。今案鄭知舍於諸公廟者。下記云。癯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注云。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太尊也。以此差之。故知諸侯行。不舍於諸侯廟。而舍

二五

拜雖兩次。升降只一番也。蔡氏疑拜。亦如之在升成拜之後。蓋與張說同。大夫辭升成拜。尊。〔疏〕正義曰。敖氏云。大夫辭。亦稱君命辭之。吳

注以爲尊。受幣堂中西北面。趙主君命也。堂中。〔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央。嚴本作夫。張曰。杭本以夫爲失。斯時

大夫在西。賓不受于堂中。而至堂中之西受之。是急趨君命也。云堂中西。中央。大夫降出。賓降授老幣出迎大

夫。老。家臣也。賓。〔疏〕正義曰。云出者。出廟門也。○校勘記云。注儀。大夫禮辭許入揖讓如初。賓升一

等。大夫從升堂。賓先升。敵。〔疏〕正義曰。揖讓如初。謂如前大夫奉束帛。入。三揖皆行。至于階讓。蓋亦不成三

讓如初者。蓋儀禮略也。其後賓問卿。至于階讓。賓面卿。云揖讓如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此則主人先升。而亦

云揖讓如初者。亦以禮略故歟。注云賓先升。敵也者。前歸饗餼。大夫奉君命尊。故先升。此賓亦先升者。以儀

禮賓主體敵。亦得先升也。云皆北面者。以下始。庭實設乘馬。乘。四。賓降堂。受老束錦。大夫止。止不降。使

〔疏〕正義曰。設庭實。受束錦。將以償大夫也。高氏愈云。卿郊勞以束錦償之。此于致饗儀復然。蓋欲聯二國之好。而致其懇懇如此。注云止不降。使之餘尊者。大夫即使者。禮經釋例云。注蓋謂使者奉主君之命來。有主君

之餘尊。故不降。賈疏未能發明斯義。蔡氏云。放謂降堂受錦。賓奉幣西面。大夫東面。賓致幣。不言致命。〔疏〕

正義曰。幣。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稽首。稽首。尊君者也。〔疏〕正義曰。注云稽首尊君者也者。義詳郊勞節勞者

因其禮而答之也。說亦通。云致對有辭也者。謂賓致幣當有辭。大夫對亦當有辭。但文不具耳。受幣于楹閒。南面退東面俟。賓北面授。〔疏〕正義曰。俟者。俟

賓北面授。尊君之使者。以經云受幣南面。故知授者。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出廟門。從者。〔疏〕

北面也。賓北面而大夫南面。以其爲君使尊之也。賓再拜稽首送幣。大夫降執左馬以出。亦訝受之。〔疏〕

正義曰。方氏苞云。同等宜再拜而不稽首。大夫既稽首拜受。則賓亦宜稽首拜送也。注云出廟門。從者亦訝受之者。前禮賓時賓執左馬以出。從者訝受馬。故知此禮大夫執左馬以出。亦從者訝受之也。又觀禮如勞。侯氏信使者。使賓與此同。賓送于外門外。再拜。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餼皆再拜稽首。拜謝主君之恩惠於大門外。周禮之序。皆如上歸。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饋之兩馬束

餼三牢。飪一牢在西。鼎七。羞鼎三。餼七。無鮮魚鮮腊也者。前賓腥二牢。鼎二七。無鮮魚鮮腊。故知此鼎七亦無鮮魚鮮腊也。賓餼鼎九。此七為異耳。羞鼎同。云賓介皆異館者。前及館云展幣于賈人之館。則賓介以下皆異館可知矣。據下記。賓、卿也。館于大夫。上介。大夫也。館于士。士介館于工商也。歸饗餼。先賓後介。非必同。時。以上介在賓館為之請事入告。必賓禮畢而後能即館受禮也。腥一牢在東。鼎七。堂上之饌六。夾之數。賓西。夾亦如之。宮及饗如上賓。上賓者。明此賓客介也。言如。疏正義曰。注客。集釋作客。盧云。疏兩客字。同亦當許說是也。云凡所不貶者尊介也者。謂凡饌之數同於賓者。皆以尊介也。云言如上賓者。明此賓客介也者。經云宮及饗如上賓。宮即米百宮。饗即醢醢百饗。與賓同。明以賓客之禮待介也。郝氏云。此西夾不殺。以東夾全損也。蔡氏云。米醢醬不殺。常餼一牢門外。米禾視死牢。牢十車。薪芻倍禾。凡其實與陳如上賓。以下。凡飪。疏正義曰。外牢。謂飪與腥也。牢十車。則米禾各二十車也。薪芻倍禾。則各四十車也。章氏云。賓禮門外米三十車。禾三十車。與此經所言米禾視死牢。牢十車。互文見義。注云凡飪以下者。謂自飪一牢至此。其所賓之物。與其陳設之序。皆如上歸。下大夫韋弁用束帛致之上介韋弁以受如賓禮。似賓。不敢純如賓也。饋之兩馬束

錦〔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僭竊馬乘。此以兩。士介四人皆餽大牢。米百宮。設于門外。牢米不入門。略之。是其降差。○以上下大夫歸饗餼於上介。十爲列。北上。牢〔疏〕正義曰。士介四人皆餽大牢。米百宮者。牛羊豕具曰大牢。謂每人餽以大牢及米百宮。故云皆在其南。西上。牢〔疏〕也。設于門外。設于所館之門外也。士介亦異館。或曰。據周禮掌客。凡介皆有饗餼。此獨有餼者。餼具大牢。禮盛。故特著之。饗從略耳。然下記言士無饗。則士介本無饗矣。闕疑可也。注云牢米不入門。略之也者。上文賓餼陳于門西。米設于中庭。皆在門內。上介亦如之。此言設于門外。是不入門。故云略也。云米設當門。亦十爲列。北上。牢在其南。西上者。李氏云。設于門外。不言東西。明當門牢。亦在米南。與賓介之陳同。此西上爲異耳。今案諸氏云。此注西上恐是東上之訛。以宰夫牽牛致命。當近東故也。宰夫朝服牽牛以致之。執紼牽之。東面致命。朝服無束〔疏〕正義曰。注士。校勘記云。嚴、徐通解。俱作上。今案作上誤。鼎。亦略之。上介西面拜迎。〔疏〕也。云執紼牽之者。紼所以繫制牛者。少儀曰。牛則執紼。宰夫牽牛。則有司牽羊豕也。云東面致命者。謂宰夫于館門外東面以君命致之也。云朝服無束。亦略之者。此宰夫士也。故朝服。下士介亦以朝服受爵同也。賓及上介皆以束帛致之。此無束帛。是略也。亦者。亦上牢米不入門也。云士介西面拜迎者。以其爲主人。故知出門西面拜迎也。上經云。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受於牢東。拜自牢門外米禾視死牢。此無死牢。故無米禾。無米禾。則無薪芻矣。士介朝服。北面再拜稽首受。受於牢東。拜自牢由前東面〔疏〕正義曰。上注云士介西面拜迎。此由西面轉而北面拜受也。云受於牢東。拜自牢後。適宰夫右受者。授從者。〔疏〕謂受時於牢東拜。拜訖。由牢後適宰夫之右受牛。斯時宰夫蓋亦北面也。云由前東面授從者。謂由牢前東面以授。無償。既受拜送之矣。明日。衆介亦〔疏〕正義曰。償。校勘記云。唐石經。嚴、徐、陳、闕。葛本。集從者也。各如其受之服從賓拜於朝。〔疏〕釋。通解。楊、散、散、俱作償。李氏云。償當作償。下經記無償。及注不償賓同。案氏惠田云。案償石經及宋元本皆作償。故楊復李如圭皆云當作償。監本已改正。今案毛本作償。與監本同。從之。○賓上介受饗餼。皆有償。此士介無償。義詳下記無饗者無償下。注云既受拜送之矣者。謂士介既拜受。宰夫亦拜送之。經不言者。略也。云明日。衆介亦各如其受之服。從賓拜於朝者。案賓受君賜。必拜於朝。衆介自無不拜之理。故注補之。衆介衆上介在內。此節注皆以補經所未及也。○以上宰夫餽士介。

右歸饗餼於賓介



賓朝服問卿。

君。卿每國三人。〔疏〕

正義曰。自此至如主人受幣禮不拜。皆言賓問主國卿大夫之事。分四節。賓初

以君幣問下大夫。嘗使至者。次上介以私幣面下大夫。三也。次又設言大夫不見之禮。四也。此賓于聘之明日。拜饗餼于朝。返即備舉此禮。○高氏愈云。聘本爲君也。而因以及其夫人。而并以其夫人之卿大夫。則凡外尊卑之閒。無不致其殷勤敬禮之意。而所以賤於鄰者大矣。注云。不皮弁。別於主君者。上聘賓與主君行聘享私觀等禮皆皮弁。此不皮弁而朝服。是不敢與正禮同服。故云別於主君也。云卿每國三人者。詳前君與卿圖事下。鄭言此者。見問徧及三卿。其下大夫則惟使至。卿受于祖廟。重賓禮也。〔疏〕正義曰。賓問卿。卿不辭而即受之者。賈疏云。初君送客之時。已國者問之也。卿受于祖廟。祖。王父也。〔疏〕賓請有事于大夫。君禮辭許。是以卿不敢更辭。今案下記云。

大夫不敢辭。君初爲之辭矣。是也。注云重賓禮也者。謂不受于祖廟。而受于祖廟。是重之也。云祖。王父也者。賈疏云。大夫三廟。有別子者立大祖廟。非別子者。并立曾祖廟。王父即祖廟也。今不受于大祖廟及曾祖廟。而受于

祖廟。以其諸侯受於大祖廟。下大夫擯。無士擯者。既接於〔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夫。唐石經作大。誤。○前主大夫下君。故受於王父廟。下大夫擯。無士擯者。既接於〔疏〕君接賓。有卿爲上擯。大夫爲承擯。士爲紹擯。此

則但使下大夫爲擯而已。蓋禮簡於君也。李氏云。不必備士擯。是也。敖氏云。下大夫擯。公使爲之也。盛氏云。此與卿聘而用大夫爲上介之意同。注云無士擯者。既接於君所。急見之者。謂行聘享時。卿已與賓相接。故急見之。

吳氏疑義云。注說曲而未當。夫使禮果當有士擯。豈得以急見之故并禮廢之。今案吳說似是。擯者出請事。大夫朝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賓不答拜。揖大夫

先入。每門每曲揖。及廟門。大夫揖入。

入者。省內事也。〔疏〕正義曰。擯者下大夫也。大夫即卿也。下同。朝服既而俟於宇也。

三廟。茲受於祖廟。祖廟在大祖廟之東南。則自入都宮之門之後。又多東行一曲也。王氏士讓云。案大夫二門入。大

門東曲。又北曲而至都宮門。然後及廟門。賈疏仍主廟制一列之說。誤。今案公迎聘賓。在大門內。大夫迎賓。在大

門外。故有大門外之揖。經云。揖大夫先入是也。入大門後。又有每門之揖者。謂至大門內北行有揖。及至都宮門又揖也。每曲之說。王氏得之。盛說亦可存參。注云入者。省內事也。既而俟於宇也者。賈疏云。省內事。請入爲席是也。宇門。屋宇也。不俟於庭者。下君也。爾雅。門屏之閒謂之宇。李巡謂正門內兩塾閒名曰宇。孫炎謂門內屏外。人君視朝所佇立處。今案大夫無屏。則宇當即謂正門內兩塾閒也。詩齊風。俟我于著乎而。孫炎云。著與宇音義同。





者。謂如問卿時。三揖皆行。至于階。讓。亦不成三也。義詳前。注云大夫至庭中旋並行者。諸氏云。注意必俟賓入。始從階至中庭與之並行。亦嫌自尊。散謂主人至入門右之位。揖賓而皆行。理較勝。大夫升一等。賓從之。大夫先升。〔疏〕正義曰。前賓奉君命問卿。故賓先升。此則大夫西面賓稱面。見之辭以相接。〔疏〕正義曰。賓稱面。致面見之辭也。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受幣楹間。敵也。賓敵氏云。稱面不言東鄉。可知也。大夫對北面當楣再拜。受幣于楹間。南面退西面立。亦振幣進。北面授。〔疏〕正義曰。大夫對答其稱面之辭也。退西面立。俟賓拜送也。敵氏云。不稽首。別於聘君之命也。不言受馬之儀。如觀可知。注云受幣楹間。敵也者。前受幣堂中西。注以爲趨君命。此受于楹間。是行敵禮也。楹間。堂東西之中。賓當楣再拜送幣。降出。大夫降授老幣也。

### 右賓問卿面卿

擯者出請事。上介特面。幣如覲。介奉幣。特面者。異於主君。士介不從而入也。君尊。〔疏〕正義曰。幣如覲。上介特面。卿士介不從而入。是異於見主君也。云君尊。衆介始覲不自別也者。高氏愈云。君尊。故上介與衆介同時而覲。若臣之覲君也。今案云始覲者。謂前覲君時。擯者辭後。上介乃奉幣先覲。其初則上介衆介同入門右奠幣再拜。不自分別也。云上實則衆介皆從之者。前賓問卿面卿時。介皆從入。因經無文。故注補之。李氏云。上賓面卿亦從介如覲。介統於賓也。盛氏云。特面之義有二。一是不與衆介同執幣而入。異於見主君也。一是不以衆介自隨。下於賓也。○案上介面卿貶于賓者有三。焦氏以恕云。賓問卿與私面。衆介皆從。今上介特面。士介不從。其貶損者一也。賓私面。入門右。大夫即辭。賓亦不果奠幣。今上介入門右。既奠幣再拜。大夫乃辭。其貶皮二人贊。亦儻皮。〔疏〕損者二也。賓當楣再拜送幣。今上介降拜。大夫降辭。而後介升再拜送幣。其貶損者三也。皮二人贊。亦儻皮。〔疏〕正義曰。贊義詳前私覲節。入門右奠幣再拜。降等。〔疏〕正義曰。賈疏云。言降等者。主人是卿。上介是大夫。故大夫辭。於詳前私覲節。也。〔疏〕入門右不敢自同賓客。敵氏云。介奠幣。贊者亦奠皮出。大夫辭。辭於

上介則出。擯者反幣。出還於上。介也。〔疏〕正義曰。不言反皮。庭實設。介奉幣入。大夫揖讓如初。大夫亦先升一等。今文曰入設。

〔疏〕正義曰。經云入者。入門左也。注云大夫亦先升一等者。前賓面卿時。大夫升一等。賓從之。故知此亦大夫先升也。因經未言升。故補之。云今文曰入設者。胡氏承珙云。案上文賓面卿云。庭實設。揖讓如初。不云入設。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介升。大夫再拜受。亦於楹間南面而受。〔疏〕正義曰。注亦於楹間。毛本於誤作如。云亦於楹間南面而受。此。故從古文。

也。敷氏云。介於卿雖降一等。然同爲介降拜。大夫降辭。介升。再拜送幣。介既送幣降出也。大夫亦授老幣。〔疏〕正義曰。此注補大夫降辭後仍升。敷氏云。降拜者。貶於卿。大夫既降。則揖而先升西面。介升拜。擯者出請衆介面如覲幣入於西階上。北面也。補言大夫之升亦密。○以上上介特面。下乃言衆介面卿也。

門右奠幣。皆再拜。大夫辭。介逆出。擯者執上幣出。禮請受。賓辭。賓亦爲士。〔疏〕正義曰。如覲幣各玉錦束也。云。餘大約與其親君同。注云賓亦爲士介辭者。前士介親君時。擯者執上幣以出。禮請受。賓辭者。注以爲士介賤不敢致辭。賓爲之辭。故知此亦然也。大夫答再拜。擯者執上幣立于門中以相拜。士介皆辟。老受。擯者幣于中庭。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疏〕正義曰。老受擯者幣于中庭。亦

之命問主國卿。因而私面。故其禮特恭。上介士介本非卿之敵體。則其因是而加恭也固宜。然其異於親主君者。經文歷歷可考。惟士介與卿。尊卑懸隔。故其私面之儀。幾與親君相似。而奠幣再拜不稽首。卿不使擯者辭而自辭。又其初不與上介俱入。亦足以見其隆殺之辨矣。郝氏

乃謂卿所以待之者無以異於主君。何其弗思甚邪。擯者出請事。賓出。大夫送于外門外再拜。賓不顧。不顧言去。〔疏〕正義曰。盛氏云。賓亦告事畢乃出。擯者入告。大夫乃送也。擯者退。大夫拜辱。拜送。〔疏〕正義曰。敷氏云。拜辱。謝其屈辱而相已也。私

事。故拜其辱。今案下使者歸。介送至使者之門乃退。使者拜其辱。與此義同。注云拜送也者。敷氏云。此拜亦兼拜辱拜送二義。經蓋以其所主者立文也。

注云拜送也者。敷氏云。此拜亦兼拜辱拜送二義。經蓋以其所主者立文也。

注云拜送也者。敷氏云。此拜亦兼拜辱拜送二義。經蓋以其所主者立文也。

注云拜送也者。敷氏云。此拜亦兼拜辱拜送二義。經蓋以其所主者立文也。

注云拜送也者。敷氏云。此拜亦兼拜辱拜送二義。經蓋以其所主者立文也。

注云拜送也者。敷氏云。此拜亦兼拜辱拜送二義。經蓋以其所主者立文也。

注云拜送也者。敷氏云。此拜亦兼拜辱拜送二義。經蓋以其所主者立文也。

注云拜送也者。敷氏云。此拜亦兼拜辱拜送二義。經蓋以其所主者立文也。

注云拜送也者。敷氏云。此拜亦兼拜辱拜送二義。經蓋以其所主者立文也。

注云拜送也者。敷氏云。此拜亦兼拜辱拜送二義。經蓋以其所主者立文也。

右介面卿

下大夫嘗使至者幣及之。嘗使至已國。則以幣問。〔疏〕正義曰。注云嘗使至已國。則以幣問之也者。謂下大夫嘗

夫。三卿皆以幣及之。其五大夫或作介。或特行至彼國者。乃以幣及之。略於三卿故也。今案儀禮釋官云。諸侯下大

夫五人。謂三卿下佐事者。其餘大夫尚多。不止五人。說詳孔仲達曾子問疏。云君子不忘舊者。以嘗使至其國。即有

故舊之誼。故問必及之。示不忘舊也。上介朝服三介問下大夫。下大夫如卿受幣之禮。上介三介。下大〔疏〕正義曰。高氏愈

不親問。而使上介問之。取其爵之相稱也。止三介者。降于賓也。注云上介三介。下大夫使之禮也。其面如賓面

者。下經云小聘曰問。其禮如爲介三介。是下大夫出使之禮也。吳氏章句云。此三介。即賓之士介也。其面如賓面

于卿之禮。〔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既致公幣。而又私面也。今案如賓面

于卿之禮者。如其禮耳。庭實則用饌皮。士介不面。略也。

右問下大夫

大夫若不見。有故。〔疏〕正義曰。此大夫兼卿大夫言。下使大夫同。注云有故也者。謂

之受。如主人受幣禮。不拜。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疏〕正義曰。賓以聘君之命來問大夫。不

盛氏云。經惟云受幣。則不私面可知。注云各以其爵。主人卿也。則使卿。大夫也。則使大夫者。代之必以同班。

稱也。云不拜。代受之耳。不當主人禮也者。謂不敢以主人自居也。褚氏云。所謂拜。即上經聽命後。降階西再拜稽

首。升成拜。是也。此則不可代之。故不拜。敎氏謂并揖讓之節亦無。未

然。今案經云如主人受幣禮。則凡禮皆如主人。唯不拜爲異耳。褚說是也。

右大夫代受幣

夕。夫人使下大夫韋弁歸禮。夕。問卿之夕也。使下大夫。下君也。君「疏」正義曰。自此至賓拜禮于朝。言主君

夫。故於歸饗餼之明日。夫人亦歸禮焉。韋弁。與卿歸饗餼同服。吳氏章句云。此即周禮酒正所謂致飲於賓客之禮也。

注云夕。問卿之夕也者。下記云。明日。問大夫。夕。夫人歸禮。是也。敖氏以夕爲不敢與君同時。郝氏以夫人禮

從陰。盛氏則謂此一日之內。禮節繁多。賓即館。容有至暮者。于是言夕。見其不以暮廢事。急歸禮也。今案盛說較

長。云使下大夫。下君也者。此與夫人使下大夫勞賓同爲下子君。君則使卿也。云君使之。云夫人者。以致辭當稱寡

小君者。賈疏云。案釋二年傳何休注云。禮。婦人無外事。明知此使下大夫歸禮者。是君使之。堂上簋豆六。設于

可知。而稱夫人。使者以致辭于賓客時。當稱寡小君。故稱夫人使下大夫。其實君使之也。東陳。則與君饗異。方氏苞云。聘使卿也。而六豆六簋六壺。與掌客夫人致禮子男同。大國之卿當小國之君。周制也。

○注設于戶東上。嚴本及各本俱有臣字。集釋無。據賈疏。似亦無臣字。吳氏疑義。臣作陳。張氏惠言云。臣當作豆。

今案經但云設于戶東。則臣字疑衍。宜從集釋。云簋豆六者。下君禮也者。君歸饗餼。堂上八豆。此六。是殺于君

禮也。云設于戶東。又辟饗位也者。君歸饗餼。設于戶西。此于戶東。是又辟君饗位也。云其設脯其南醢醢者。姜氏

兆錫云。經不言簋豆所設。注未識何據。豈有六簋但用一脯。六豆但用一醢之理邪。凡經云薦脯醢者。約詞耳。豈以

是而誤邪。焦氏以恕云。君歸饗餼。經云非菹其南醢醢醢。省文不全。故鄭放此而云。其設脯者。謂六簋設之于北。其

南醢者。謂醢醢以下之六豆。以次相間。交屈而設。蓋舉其一端以概全文。非直謂一脯一醢可知。今案鄭此注未詳。

當以敖說爲正。敖氏云。此六豆六簋。皆宜用朝事者。而各去其末之二。其設之之序。則豆皆在西。簋繼之而東。案

禮人朝事八豆。已詳前。依敖說。去其末之二。則六者非菹醢醢醢昌本樂薦菹醢醢也。至周禮饗人朝事之簋。爲饗

白黑形鹽醢醢魚醢八者。依敖說。去其末之二。則當是饗至醢六簋。而無鮑魚與醢。較爲的實。又凡設饗皆以豆爲木。

則謂豆在西。簋在東。其設亦確據。經文二以並。則是六豆分爲三列。六簋亦分爲三列。以次向東直陳之。經無屈文。

固不必以屈言耳。云六簋六豆者。鄭恐人疑簋豆六爲簋豆各三。故著之也。章氏協夢云。君歸饗餼。堂上惟有八豆而

無簋。此六豆六簋者。君有簋簋。而又有西夾東夾之供。夫人無。壺設于東序。北上二以並。南陳酸黍清。皆

此數者。故堂上設六豆。減於君也。加以六簋。亦厚待賓之意也。

兩壺。酸。白酒也。凡酒。稻爲上。黍次之。梁次之。皆有清白。以黍〔疏〕豆。正義曰。敖氏云。設于東序北上。亦統於  
開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先言酸。白酒尊。先設之。〔疏〕豆。注云。凡酒稻爲上。黍次之。梁次  
之者。敖氏云。蓋據內則三醴之次言之也。云皆有清白。內則曰。酒清白。鄭注。目諸酒也。是酒有清白。云以黍開  
清白者。互相備。明三酒六壺也。先言酸。白酒尊。先設之者。賈疏云。酸。白也。上言白。明黍粱皆有白。下言清。開  
明稻黍亦有清故也。於清白中言黍。明酸即是稻。清即是粱。故言互相備也。三酒既有清白二色。故言六壺必先言酸  
者。以白酒尊重。故先設之也。今案經云。酸黍清皆兩壺。謂稻酒黍酒粱酒皆有清白兩壺。是六壺也。注釋經極簡明。  
李氏云。上介四壺。知此六壺。秦氏蕙田云。六壺盛三酒爲三行。稻最北。黍次之。梁在南。又次之。每行白酒在西。  
清酒在東。並陳。惠氏棟云。漢律曰。稻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上尊。黍米一斗。得酒一斗。爲中尊。粟米一斗。得  
酒一斗。爲下尊。顏師古曰。稷卽粟也。中尊宜爲黍米。不當言稷。蓋據此注而言。大夫以束帛致之。致夫人命也。此禮〔疏〕正義曰。敖氏云。殯不致。  
設殯爲差輕。而夫人以歸禮爲特重。所以異也。注云。此禮無牢。下朝君也者。周禮掌客。上公之禮。夫人致。賓如  
禮。八壺。八豆。八簋。膳大牢。侯伯以下。亦皆有牢。彼君來朝有牢。此卿來聘無牢。是下於來朝之君也。賓如  
受饗之禮。饋之乘馬束錦。〔疏〕正義曰。云如者。亦大略言之。上介四豆四簋四壺。受之如賓禮。饋之兩  
馬束錦。四壺。無稻酒也。不〔疏〕正義曰。注云。四壺無稻酒也者。上歸禮于賓。稻黍粱皆有清白兩壺。此去稻酒之  
致牢。下於君也。〔疏〕兩壺。故四壺也。敖氏以四壺爲去粱酒。經無明文。義亦可通。敖氏又云。四豆  
者。去菁藟鹿藿。四簋者。去形鹽臠。皆從下去之也。此于上介。當亦使下大夫歸之。禮窮則同也。云不致牢。下  
於君也者。謂君歸饗餼有牢。夫人歸禮于賓與上介無牢。是下君也。不及士介。禮又殺也。○以上歸禮于上介。明  
日賓拜禮于朝。於是乃言賓拜。明介從〔疏〕正義曰。注云。於是乃言賓拜。明介從拜也者。謂賓之拜禮。不言於饋  
詳冠禮禮于阼下。拜也。今文禮爲饋。〔疏〕之乘馬束錦之下。而言于此。明上介亦從拜可知。云今文禮爲饋者。

右夫人歸禮賓介



大夫餼賓大牢米八筐。

其陳於門外。黍粱各二筐。稷四筐。二以並。南〔疏〕正義曰。自此至牽羊以致之。言主

聘君於大夫。有陳皮束帛之間。故大夫於賓。亦有大牢八筐之餼。今案賓初以君幣問。而又以私幣面。介及衆介皆面。故大夫之致禮於賓介者亦隆也。注云其陳於門外。黍粱各二筐。稷四筐。二以並。南陳。無稻者。前君餼士介。牢

米皆設於門外。此無入門之文。故知亦陳於門外也。君歸賓饗餼。米百筐。設于中庭。十以爲列。北上。黍粱稻皆二行。稷四行。據下記云。凡陳大夫黍粱稷。則無稻矣。故知此八筐爲黍粱各二筐。稷四筐也。二以並。南陳。則黍二筐

在北。梁二筐次之。稷四筐分爲二列。每列二筐。以次向南陳之。亦北上矣。筐。竹器。詩毛傳云。方曰筐。據下記筐容五斛。敖氏云。君餼賓米百筐。當半斛。此米八筐。筐五斛。以量言之。則八筐者殺於君米二筐也。所以下之

今案君餼賓米用四種。大夫用三種。君用筐。器小而多。大夫用筐。器大而寡。亦所以爲差降也。云性陳於後東上者。前士介四人。皆餼大牢。米百筐。注云。米設當門。又云。牢在其南。西上。此陳於後。蓋亦在米南也。彼注西上。

諸氏以爲東上之訛。義詳彼。云不饗於堂庭。辟君也者。前君歸賓饗餼。餼二牢。米百筐。皆設于門內堂下之庭。此陳于門外。是辟君也。○賈疏云。案掌客。鄰國之君來朝。卿皆見以羔。膳大牢。侯伯子男膳特牛。彼又無筐米。此

侯伯之臣得用大牢有筐米者。彼爲君禮。賓迎再拜。老牽牛以致之。賓再拜稽首受。老退。賓再拜送。老。大

此是臣禮。各自爲差降。不得以彼難此。〔疏〕正義曰。大夫之臣。敖氏云。賓出門左。西面拜迎聽命。老東面致命。賓還北面拜。乃適老右受。此使老致之者。夫之貴。〔疏〕大夫之臣。老爲尊也。賓于老乃拜迎之。亦重其爲使也。大夫不親餼者。以其禮輕。不欲煩賓也。蔡氏

云。再拜稽首受者。以大夫向者稽首受其君命。而因其禮也。注云老室老大夫之貴臣者。喪服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注。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是室老與士皆大夫之貴臣。餘詳士昏喪服諸篇。上

介亦如之。衆介皆少牢。米六筐。皆士牽羊以致之。米六筐者。又無粱也。〔疏〕正義曰。上介亦如之者。敖氏云。殺故也。今案少牢有羊豕而無牛。故牽羊以致之。注云米六筐者。又無粱也者。上八筐無稻。此六筐又無粱。皆去其

加者也。敖氏云米六筐。蓋黍粱稷各二筐也。經無正文。說可並存焉。云士亦大夫之貴臣者。詳上。敖氏云。於賓

上介使老。於衆介使士。所使者雖賤。亦不可以無所別也。

右大夫饋賓介

公于賓壹食再饗。饗與食互相先後也。古文壹皆爲一。今文饗皆爲鄉。則〔疏〕正義曰。自此至致食以侑幣。皆主親食饗之禮。○壹食再饗。賈疏以爲五等諸侯使卿大聘之禮。似矣。據掌客。天子待子男一食一饗。而諸侯於聘卿再饗。已多於君。賈疏雖以君臣各自爲禮解之。但以此爲侯伯之卿之禮。則上公之卿。當又有加。不更多乎。聘禮一篇。主侯伯之卿言。而亦有通五等言之者。此類是也。凡待賓之禮有三。饗也。食也。燕也。儀禮有燕禮及公食大夫禮。而無饗禮。近諸氏錦作饗禮補亡一篇。未明備也。考春秋內外傳。諸侯之臣出聘。主國饗之燕之者甚多。食禮亦閒行焉。此則古禮之尙存者爾。注云饗謂享大牢以飲賓也者。食禮主於飯。有牲無酒。饗則牲酒皆有。故云享大牢以飲賓也。公食禮陳鼎七。用大牢。則饗亦用大牢可知。左傳享有體薦。是其證也。云公食大夫禮曰。設洗如饗。則饗與食互相先後也者。鄭見此文先言食。後言饗。而公食禮曰如饗。則饗在前可知。故云互相先後也。敫氏云。案注云互相先後。謂食居二饗之間也。今案周禮大行人掌客。皆先言饗。後言食。敫說或得鄭意歟。云古文壹皆爲一。詳士冠禮。今文饗皆爲鄉者。胡氏承琪云。說文享作育。云。獻也。从高省。曰。象進執物形。孝經曰。祭則鬼百之。凡賓之屬皆从育。又饗云。鄉人飲酒也。从食。从鄉。鄉亦聲。二字古多通用。故周禮禮記饗燕字多作饗。左傳則多作享。此注云今文饗皆爲鄉。而公食禮注又云古文饗或作鄉者。則皆因饗而借。鄭所不從。燕與羞俶獻無常數。蓋。謂禽羞。鷹鷄之屬。成熱煎和也。俶。始也。始獻四時新物。聘義所謂時賜無常數。由恩意也。古〔疏〕正義曰。饗食有定數。燕無定數。燕禮略輕於饗食也。賈疏云。周禮掌客。上公三燕。侯伯再燕。文倣作淑。〔疏〕子男一燕。此臣無常數者。亦是君臣各爲禮。不得相決。注云羞謂禽羞鷹鷄之屬成熱煎和也者。案下記以禽羞俶獻連言。故知此羞謂禽羞也。但禽羞與宰夫所歸之乘禽異。彼是未烹熟者。此是已成熱煎和之物。而注同以鷹鷄之屬解之。似少分別。吳氏疑義云。禽羞當爲內則鵠鷄之屬。或然。云俶始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始獻四時新物者。下記注云。俶獻四時珍美新物也。俶。始也。言其始可獻也。聘義曰。燕與時賜無數。謂此云由恩意也者。謂由恩意有厚薄。故無常數也。葉氏夢得云。饗以訓恭儉。故至於再燕與時賜以示慈惠。故無數。云古文倣作淑者。倣是正字。淑是假借字。說文。淑。水清湛也。古文倣淑爲倣。鄭所不從。賓介皆明日拜于朝。〔疏〕正義曰。明日。饗食燕之明日也。王氏糾解云。賓于發去之日。乃三拜乘禽于朝。則此之拜賜爲

拜饗食燕也。上文羞俎獻。經連類及之耳。敖氏云。上惟見賓禮。乃言介拜。似非其次。蓋此文宜在下句之下也。盛氏云。饗賓食賓之時。介皆與焉。而燕又以介爲賓。則其從拜可知。上歸饗賓章亦言拜賜於介禮之上。是其例矣。今案敖以爲失。上介壹食壹饗。饗食賓。介爲介從饗獻。〔疏〕正義曰。此特食饗上介也。壹饗。殺於賓也。不書燕者。次。非也。敬矣。故不特燕之。今案不及士介。微也。注云復特饗之。客之也者。謂饗食賓之時。介已從與饗獻矣。此復特饗之。是客禮待之也。賈疏云。下記。大夫來使無罪。饗之。其介爲介。故知介從饗也。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如致饗無償。君不親食。敵者易以相親敬也。必致之。不廢其禮也。致之必使大夫。非必命數也。無償。〔疏〕正義曰。大夫兼上下大夫言。侑幣侑食之幣詳下。公親食有侑幣不親食。故使人以己本宜往。古文侑皆作宥。〔疏〕以侑幣致之於賓館也。如致饗。謂如致饗餼之禮。但無償爲異耳。注云君不親食。謂有疾及他故也者。賈疏云。他故之中。兼及有哀慘。敖氏云。若不親食之文。雖主於君。然賓有故而不及往者。其禮亦存焉。張氏爾岐云。他故。謂外喪。及使者聘而誤。或大客繼至之屬。案聘遭喪。主人畢歸禮。賓唯饗餼之受。謂有死喪而致饗與食。則賓不受之。餘皆可受也。云致禮於卿使卿。致禮於大夫使大夫者。所謂各以其爵也。云非必命數也者。張氏云。周禮典命。大國小國卿大夫命數不同。此所使致禮。但取爵同耳。不計命數也。云無償以己本宜往者。張氏云。食禮賓當往君所受禮。無償使者之法。今雖使人致禮。以資本宜赴爾。故仍無償也。古云文伯皆作宥者。惠氏士奇云。古有宥坐之器。亦謂置器於坐以詔侑人也。今案莊十八年左傳云。王享醴。命之宥。杜注。飲宴則命以幣物。宥。助也。是宥與侑通。侑正字。宥古文假借字。致饗以酬幣亦如之。酬幣。饗禮酬賓勸酒之幣也。所用未聞也。禮幣束帛乘〔疏〕正義曰。上言不親食之禮。此言不親饗之禮也。其致之以酬幣。而其儀節一與致食同。注云禮幣束帛乘馬。亦不是過也者。既言所用未聞。而又言此。蓋以酬幣雖無正文。但主君禮賓及歸饗餼。俱用束帛乘馬。則其幣亦不得過是耳。云禮器曰琕璜爵。蓋天子酬諸侯者。彼注云。琕璜爵者。天子酬諸侯。諸侯相酬。以此玉將幣也。與此注略同。鄭引之者。見酬幣用玉。乃天子諸侯之禮。非饗聘使所得用爾。三禮札記云。禮記孔疏引崔氏云。諸侯貴者以琕。賤者以璜。因言公侯用琕。伯子男用璜。賈疏則謂公侯伯用琕。子男用璜。不同者。蓋皆以意言之也。陳氏禮書云。食有侑食。故有侑幣。饗有酬幣。故有酬幣。儀禮。公食大夫。侑以束帛。而庭實以皮。大夫相食。以束錦。此食有侑

幣也。聘禮。公子賓若不親食。使大夫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大夫于賓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士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姑饗婦人送者。酬以束錦。春秋之時。魯公晉侯朝王。王饗醕。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秦后子享晉侯。歸取酬幣終事八反。魯侯享范獻子。莊叔執幣。此饗有酬幣也。禮器曰。琥璜爵。又王饗餼公晉侯。皆賜玉五穀。是天子饗諸侯。諸侯相饗。酬幣用玉也。諸侯食大夫。大夫相饗。以皮帛與錦。則侑幣固有差矣。酬幣亦謂之侑。侑幣不謂之酬。故春秋傳享醕皆曰宥。以侑者勸酬之通稱也。禮經釋例云。凡食賓以幣曰侑幣。飲賓以幣曰酬幣。案公食大夫禮。賓三飯後。公受宰夫束帛以侑。按者進相幣。賓降辭幣。升聽命。再拜稽首受幣。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介逆出。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公降立。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然後賓復入門左。升堂卒食。此侑幣也。士冠禮。醕賓以壹獻之禮。主人酬賓束帛儷皮。注。飲賓客而從之以財貨曰酬。所以申暢厚意也。束帛。十端也。儷皮。兩鹿皮也。此酬幣也。儷皮即庭實。醕賓而有束帛庭實者。較飲酒之禮爲盛也。士昏禮。舅饗送者以一獻之禮。酬以束錦。注。爵至酬賓。又從之以束錦。此饗禮。但云束錦。不云庭實者。蓋昏禮之饗。殺於天子諸侯故也。又云。饗禮。篇亡。禮經可考者。唯士昏及聘禮數語而已。左傳。王饗醕。命之宥。皆賜玉五穀。馬三匹。饗謂饗禮。醕謂醕賓。馬者。蓋謂饗及醕賓之庭實。故聘禮醕賓。亦云實執左馬以出也。杜注以爲行饗禮先置醕酒。恐誤。今案。陳氏禮書謂燕亦有酬幣。詳燕禮。大夫於賓壹饗壹食。上介若食若饗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疏〕正義曰。高氏愈云。大夫於賓復行饗也。吳氏章句云。上介若食若饗。二者用其一。又殺也。今案致食以侑幣。亦謂不親食者也。注云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之者。經但云作大夫。未言各以其爵。故注補之。敖氏云。酬幣侑幣。皆用束錦。亦有庭實。此致之以大夫。不嫌與君同者。公作之故也。今案。國語。晉羊舌肸聘于周。單靖公享之。又左傳。叔孫穆子食慶封。慶封汎祭。是大夫相饗食之禮。春秋時猶有存也。賈疏云。昭二年左傳。韓宣子來聘。宴于季氏。傳無饗文。明鄰國大夫亦有相燕之法。

### 右主國君臣饗食賓介之禮

儀禮正義 八 卷十七

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玉圭也。君子於玉比德焉。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疏〕正義曰。自此至賓

卿詣賓館。還玉及賄與禮之事。○使卿者。亦欲與賓爵相敵也。注云玉圭也者。此玉即圭璋也。云君子於玉比德焉者。聘義文。云以之聘。重禮也。還之者。德不可取於人。相切厲之義也者。案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諸侯相厲以輕財重禮。則民作讓矣。鄭此注大略本此。而又以德爲己所自有。不可取之於人。故還之。以示相切厲之意。此從比德於玉上生出一義也。敖氏云。還玉即還擊之義。亦通。云皮弁者。始以此服受之。不敢不終也者。案受之。謂受此玉。初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迎之不拜。示將去。時行聘享以皮弁服受。故今仍以皮弁服還也。賓皮弁襲迎于外門外。不拜。帥大夫以入。不純爲主也。帥。道也。古文帥爲率。〔疏〕正義曰。賓襲。爲將受玉。敬也。大夫即卿也。亦襲。敖氏云。帥以入。則是不揖之也。外。古文帥爲率。〔疏〕正義曰。賓襲。爲將受玉。敬也。大夫即卿也。亦襲。敖氏云。帥以入。則是不揖之也。

主也。此不拜。故云示將去。不純爲主。敖氏云。禮不主于己。故不拜。江氏筠云。此不純爲主。非以將去之故。以其圭爲君物。非己所得而主也。璋亦然。故還璋如初入。其賄與禮。亦皆是代君受者。故皆如還玉。禮記言君不見使大夫受之儀。自聽命以迄降階。悉與此同。足以明之矣。蓋此之送迎不拜者。猶之奉使不答拜之義。敖氏謂禮不主于己者。得之。云帥道也。及古文帥爲率。詳前。云今文曰迎于門外者。案下記云。卿館于大夫。大夫有二門。外門即大門也。上歸饗餼云。賓皮弁迎大夫于外。大夫升自西階。鉤楹。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致命不東面。以賓門外。此今文門上無外字。故鄭不從。大夫升自西階。鉤楹。在下也。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

〔疏〕正義曰。注賓在下。嫌楹外也。校勘記云。在。陳本誤作佐。云鉤楹由楹內。將南面致命者。謂由楹西轉而南面。以賓在堂下故也。云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者。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以賓在堂下。嫌由楹外致之。故必言鉤楹。以見其入堂深也。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有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故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寢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

而南面。以賓在堂下故也。云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者。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以賓在堂下。嫌由楹外致之。故必言鉤楹。以見其入堂深也。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有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故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寢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

而南面。以賓在堂下故也。云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者。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以賓在堂下。嫌由楹外致之。故必言鉤楹。以見其入堂深也。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有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故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寢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

而南面。以賓在堂下故也。云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者。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以賓在堂下。嫌由楹外致之。故必言鉤楹。以見其入堂深也。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有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故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寢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

而南面。以賓在堂下故也。云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者。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以賓在堂下。嫌由楹外致之。故必言鉤楹。以見其入堂深也。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有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故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寢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

而南面。以賓在堂下故也。云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者。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以賓在堂下。嫌由楹外致之。故必言鉤楹。以見其入堂深也。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有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故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寢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

而南面。以賓在堂下故也。云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者。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以賓在堂下。嫌由楹外致之。故必言鉤楹。以見其入堂深也。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有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故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寢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

而南面。以賓在堂下故也。云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者。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以賓在堂下。嫌由楹外致之。故必言鉤楹。以見其入堂深也。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有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故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寢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

而南面。以賓在堂下故也。云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者。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以賓在堂下。嫌由楹外致之。故必言鉤楹。以見其入堂深也。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有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故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寢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

而南面。以賓在堂下故也。云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者。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以賓在堂下。嫌由楹外致之。故必言鉤楹。以見其入堂深也。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有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故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寢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

而南面。以賓在堂下故也。云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者。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以賓在堂下。嫌由楹外致之。故必言鉤楹。以見其入堂深也。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有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故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寢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

而南面。以賓在堂下故也。云必言鉤楹者。賓在下。嫌楹外也者。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以賓在堂下。嫌由楹外致之。故必言鉤楹。以見其入堂深也。賓自碑內聽命。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聽命於下。敬也。自左南面。有大夫。且並受也。必並受者。若〔疏〕正義曰。朱子云。君使卿還玉。故館於大夫也。則大夫亦有右序矣。敖氏說同。今案下記若君不見。使大夫受之禮。亦云負右房而立。則大夫廟寢之制。與諸侯同。可知。賈疏乃云於正客館。故有右房。萬氏斯大云。曾子問有言。卿大夫之家曰私館。公館與公所爲



曰公館。賈疏因謂此有右房。或不在大夫廟。而於正客館。故有右房。意若以舍於大夫。則不當有右房也。子謂古者諸侯之邦交不一。所以待客者當必非一處。而古者上下之等威甚辨。所以待國君與待外臣者。當必不從同。即令舍聘賓于公館。亦必大夫之館。而非諸侯之館也。在此經明言館于大夫。乃因有右房。而指之爲諸侯之公館可乎。且賓之去也。釋皮帛于館堂。賓不致。主人不拜。若公館。當稱館人。豈得稱主人乎。諸氏云。大夫之廟而有右房。則士亦有可知。賈以此爲正客館。蓋欲迴護注意。而爲之辭。即云客館。亦因其本宜有者而制之也。案此二條駁賈正客館之說甚精。蓋東房西室。乃燕寢之制。其正寢與廟。則自上及下皆有左右房也。說詳士昏禮及公食大夫禮。○注鄉黨校集釋改。云聽命於下。敬也者。上歸饗餼時。賓從升堂。北面聽命。是聽命於堂上也。此云自碑內。則在堂下矣。故云敬也。碑內。碑北也。諸氏云。不云階間。而云碑內。近碑可知。注云敬也。勝敷氏君命不主于己之說遠甚。云自左南面。有大夫。且並受也者。謂賓在大夫之左。大夫在賓之右。南面並受也。敷氏云。升自西階。非受玉之正主也。亦鉤楹由大夫之後。乃自左受之。二人俱代君行禮。故皆不北面。是也。云必並受者。若鄉君前耳者。賈疏云。謂于本國君。前受圭璋時北面並受。今還南面並受。面位不同。並受不異。故云若鄉者在君前受耳。云退爲大夫降遽通者。遽通是解退意。前行聘時。賓三退還序。注云。三退。三邊通也。是也。但賓之遽通。以受圭璋重之故。賈右房。則在堂之西北而南面矣。立者。俟大夫降乃降也。注以爲爲大夫降而遽通。恐非。云今文或曰由自西階無南面者。胡氏承琪云。案自即由也。言自則不必言由。凡授受之禮。相鄉者謂之訝授受。同面者謂之並授受。曲禮。鄉與客並然後受。鄭云于堂上。則俱南面。禮敵者並受。士昏禮納采。授屬于楹間。南面。注云。並受也。今文無南面。即並受之義不明。故鄭俱從古文。大夫降中庭。賓降自碑內。東面授上介于阼階東。大夫降出。言中庭者。爲賓降節。降中庭者。蓋爲賓降節耳。敷氏云。大夫降而至於中庭。賓乃發于賓右房之位而降。是以之爲節也。諸氏云。必言自碑內者。見由西階降也。盛氏云。此章兩言自碑內。一言中庭。見其升降皆不由堂塗也。此賓與大夫皆代君行禮。不敢以賓主自居。故異於常法歟。云授於阼階東者。欲親見賈人藏之也者。儀禮凡受藏者皆在東。賓自碑內至阼階東授上介。上介又轉授之賈人。斯時賈人蓋在阼階東。故云欲親見其藏之也。云賓還阼階下西面立者。賈疏云。以其賓在館。如主人。在階下西面立。是其常處。敷氏則云。既授上介。則復立於中庭。今案敷說亦可存參。上介出請賓迎立者。待還璋也。○敷氏云。司儀職曰。還圭如將幣之儀。謂君親還之也。則其禮皆與此異矣。



大夫還璋如初入。

出請。請事於外以入告也。實雖將去。出入〔疏〕正義曰。敖氏云。如初入者。自帥入以至授介。猶東。唯升堂由西階。凡介之位未有改也。

去。出入猶東。是以升堂由西階者。凡主人之義。出入由闕東。升堂由阼階。鄭以此賓將去。不純為主。唯升堂由西階。而出入仍由東。是以升自西階。爲將去之故也。敖氏解上文升自西階云。非受玉之正主也。則以爲辟正主之故。江氏

謂敖說得之。又謂升不由阼。猶之宰夫待君爲獻主。而升降自西階之義。其比例亦精。云凡介之位未有改也者。謂介猶在東方不改。故上文授上介于阼階東也。賓楊迎大夫賄用束紡。賄。人

財之言也。紡。紡絲爲之。今之也。縛所〔疏〕正義曰。敖氏云。楊者。已受聘玉。則復其常也。大夫于賓楊亦稱。以遺聘君。可以爲衣服。相厚之至也。

謂圭璋特而襲也。○注今之縛也。校勘記云。縛。釋文作縞。云。劉音須。一本作縛。息絹反。案說文。白鮮色也。居條反。聲類以爲今正絹字。戴震曰。周禮內司服注。素沙者。今之白縛也。釋文劉音絹。聲類以爲今作絹字。此猶

作縞。縞乃縞之俗體。縞因有須音。然與周禮音義刺謬。以聲類證之。音絹是也。須乃絹之訛。以周禮證之。作縛是也。釋文訛而爲縞。案。注宜作縛。不宜作縞。此說是也。劉于此注。亦作縛而音絹耳。釋文誤讀劉音。遂誤改注字。

監本作縛。亦誤。今案說文。縛从糸專聲。段氏注云。聲類以縛爲今正絹字。案據許。則縛與絹各物。音近而義殊。二禮之鄭注。自謂縛。不謂絹也。縛以其質堅名之。字从專。絹以色如麥稻名之。字从冃。李登作聲類時。已失其傳

矣。相厚之至也。校勘記云。徐、陳、通解。敖氏。俱無也。字。集釋。楊氏。俱有。按賈有也字。云紡紡絲爲之者。說文。者。按爾雅釋言云。賄。財也。又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云。財帛曰賄。故鄭以賄爲予人財也。云紡紡絲爲之者。說文。

紡。紡絲也。段氏注云。各本作網絲。誤。絲之紡。猶布帛之績緝也。今案絲以紡而成。故謂之紡。詩斯干。載弄之瓦。毛傳。瓦。紡專也。說文。專。一曰紡專。專與甄同。卽紡絲之具矣。云今之縛也者。周之紡。卽漢之縛。故舉

以示人也。云所以遺聘君。可以爲衣服。相厚之至也者。鄭以此爲遺聘君。而或又以爲賄聘賓。惟敖氏云。賄禮主于答其聘。盛氏云。賄主君。所以報聘也。其說是矣。蓋玉帛乘皮以報享。而報聘但用束紡。似乎物薄。然聘以圭璋。

已聘還之。主君于聘。一無所受。而又不忍然已也。故用束紡以致其勤縵之意。注所謂厚之至也。此在還玉之後。故知爲報聘之物。若以爲賄聘賓。則當在公使贈如覲幣之下。非其次矣。呂氏春秋云。宋有澄子者。亡緇衣。求之

塗。見婦人衣緇衣。曰。子不如速與我。我所亡者紡緇也。今之衣緇緇也。以緇緇當紡緇。子豈不得哉。此束紡可爲衣服之證。而紡與緇對。則亦可見其爲緇之厚者矣。禮玉束帛乘皮。皆如還玉

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疏〕正義曰。教氏云。不言迎大夫。文又告。皆者。皆賄與禮玉也。禮玉之庭。璧可知也。今文禮皆作醴。出迎。褚氏謂兩事實一事。無庸再迎。非也。若是一事。則經當云如還玉禮。不必言皆矣。李氏云。卿不報聘君之幣。尊卑不敵。注云禮禮聘君也者。謂主君以此物禮聘君也。云所以報享也者。聘君來享。用束帛加璧。有乘皮爲庭寶。主君皆受之。故此一一報之。周禮司儀職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法是也。云亦言玉。璧可知也者。上還玉爲圭璋。此當爲璧琮之屬。乃亦言玉者。以其享用璧。則報亦用璧可知。云今文禮皆作醴者。謂禮玉及還玉禮之禮。今文皆作醴也。此以形涉而誤。故鄭不從。詳冠禮禮于阼下。大夫出賓送不拜。正義曰。送不拜。與迎不拜意同。

### 右還玉及賄禮



# 儀禮正義

## 卷十八

公館賓。爲賓將去。親存送之。厚殷勤。〔疏〕正義曰。自此至賓退。言明日賓將發。君往拜賓。賓來請命之事。○放且謝聘君之意也。公朝服。〔疏〕氏云。館者。就其館之稱也。張氏爾岐云。館賓者。拜賓於館也。注云。爲賓將去。親存送之云云。此釋所以至賓館之由也。謝聘君之意。卽下拜聘享等是也。云公朝服者。前行聘享于廟。主相尊敬。故服皮弁。此館賓禮輕。故知朝服也。賓辟。不敢受主國君見已於此館。君在廟門。敬也。凡君有事於〔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不敢受下。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有主字。諸臣之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疏〕家。諸下徐本、通解。俱有侯字。張曰。疏無侯字。從疏。○云不敢受主國君見已於此館也者。主國君尊。故不敢受其見己之禮。云此亦不見。言辟者。君在廟門。敬也者。前賓卽館。卿大夫勞賓。賓不見。此亦與彼同。乃變文言辟者。以其君在廟門。故不敢言不見。而言辟。以致其敬也。敖氏云。不敢辭。不敢見。若隱辟然。故經以之爲稱。此辟字義。與上文所云者異。云凡君有事於諸臣之家。車造廟門乃下者。賓館於大夫廟。大夫家有大門。入大門乃至廟門。凡君至臣家。車造廟門乃下。亦尊卑之體宜然也。曲禮曰。客車不入大門。爲同等言之也。敖氏以。上介聽命。聽命於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疏〕正義曰。周禮司儀職曰。公館客。客辟。爲外門。非。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疏〕介受命。謂此。又舊途送者。卽下所云送賓也。賓辟而使上介聽命。亦猶卿大夫勞賓。賓不見。而使上介受雁也。注云。聽命於廟門中西面。如相拜然也者。前觀時。受士介幣。公答再拜。賓者出立于門中以相拜。此聽命在門中。與相拜同。知西面者。君如賓禮東面。介西面向之可知。云賓者每贊君辭。則曰。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者。賓是君之賓者。君尊。不自出辭。故賓者贊之。每一辭出。則上介答以敢不承命告于寡君之老也。賓稱寡君之老者。玉藻曰。上大夫曰下臣。賓者曰寡君之老。鄭注。以賓爲文。其實謂介接主君之時辭亦當然。贊介通也。孔疏蓋據此經言之。然則玉藻之賓者。卽此經之上介矣。雖

聘享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

拜此四事。公東面。〔疏〕正義曰。高氏愈云。君與夫人有聘享。大夫特於館賓拜之。送賓者。館賓之後。公自此不復見賓。故特拜送之也。注云拜此四事者。君之聘享。一也。夫人之聘享。二也。問卿及贊使至彼國之下大夫。三也。送賓。四也。張氏惠言云。案記讀者贊辭。是公每一事再拜。張氏

慈以贊者歷舉四事。而君拜之。則似君總再拜。非矣。今案經云公皆再拜。言皆。則是每事拜之明矣。張氏惠言說是也。公退賓從請命于朝。賓從者。實爲拜主君之館已也。言請命者。以己不見。不敢廢尊者之意。〔疏〕正義曰。注意言此公退而賓從之至朝。實爲拜主君之館已也。乃言請命者。以己不見。不敢廢尊者之意。而此則據其辭。所以異耳。公辭賓退。辭其拜也。退。還館裝駕。爲旦將發也。周禮〔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送

請命。謙也。周禮緣其意。而此則據其辭。所以異耳。公辭賓退。辭其拜也。退。還館裝駕。爲旦將發也。周禮〔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送

周禮原文無之字。云辭其拜也者。謂辭賓之拜也。然據周禮云拜辱。則賓已實拜可知。云退還館裝駕。爲旦將發也者。裝駕。謂束裝整駕也。云周禮曰。客從拜辱於朝。明日。客拜禮賜送行者。皆司儀職文。此引以爲旦將發之證也。明日。拜辱之明日也。彼注云禮賜。謂乘禽。詳下。

右公館賓賓請命

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

發去乃拜乘禽。明已〔疏〕正義曰。自此至送至竟。言賓行主君贈送之禮。○乘禽。其拜。故於發時總三拜之。今案。訝。主國所使待事於賓客者。亦詳於下記。聽之者。賓拜于朝。君不親見。訝爲之入告出報。周禮掌訝職曰。至于朝。詔其位。入復。又曰。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是也。○注乘字。校勘記云。陳

本。通解。俱誤作承。已字。張氏曰。監本已作已。從諸本。今案。此爲人已之已。不當作已。云發去乃拜乘禽。明已受賜。大小無不識者。乘禽微矣。猶必拜之。況大者乎。然必發去乃拜者。見已之受賜。大小無不識於心也。

遂行舍于郊。始發。且宿近〔疏〕正義曰。注云始發。且宿近郊者。敎氏云。爲當與主國爲禮於此也。云自展輪者。郊。始發。且宿近。〔疏〕曲禮曰。君車將駕。則僕執策立于馬前。已駕。僕展輪。鄭注。展輪具視。孔疏。

舊解云。轡、車轡也。駕竟。僕則從車轡左右四而看視之。上至於轡也。盧氏云。轡、轡頭也。皇氏云。轡、轡也。言是也。一則車行由轡。二則轡之若字不作車送爲之。鄭云具視。謂備視之。今案彼是君視。故使臣轡。此猶大夫。則自展。公使卿贈如覲幣。幣。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言如覲。〔疏〕正義曰。敖氏云。出郊而後贈。亦異於答君之聘君。注云贈。送也。所以好送之也者。贈是以物送行之名。既夕注亦云。贈。送也。此臨行而有贈。所以致二國之好。左傳曰。出有贈賄。謂此云言如覲幣。見爲反報也者。敖氏云。如覲幣帛用束也。其庭實亦存焉。今案贈如覲幣。則不言反報。而反報之意見焉。云今文公爲君者。胡氏承琪云。公與君本爲通稱。於義無別。經文固無定例。此節古文作公。故鄭不復易之。受于舍門外。如受勞禮。無償。不入無償。已也。如受勞禮。〔疏〕正義曰。勞禮受于舍門內。又償勞者。此經云受于舍門外。無償。皆是著其異於勞者爾。其受以贈勞同節。幣之禮。蓋與受勞同也。注云不入無償。明去而宜有已也者。此皆對勞言之。勞在門內。贈在門外。是不入門也。已。止也。卽禮有終之意。云如受勞禮。以贈勞同節者。實禮以郊勞始。以贈賄終。且俱在近郊。故云贈勞同節。左傳每云自郊勞至于贈賄。以此。使下大夫贈上介。亦如之。使士贈衆介。如其覲幣。大夫親贈。如其面幣。無償。贈上介。亦如之。使人贈衆介。如其面幣。士送至于竟。〔疏〕正義曰。上使卿贈衆介。此使下大夫贈上介。使士贈衆介。亦各以其爵也。敖氏云。大夫親贈衆上介。而使入竟。贈衆介。以其降等也。亦爲尊者不親受。今案。周禮訝士。中士爲之。此送至于竟之士。疑卽訝士。詳前君使士請事下。

### 右賓行主國贈送

使者歸及郊。請反命。郊。近郊也。告郊人。使請反命於君也。必請之者。以已久在外。嫌有罪惡。不〔疏〕正義曰。自使至拜其辱。言使者反命之事。○校勘記云。注使請反命於君也。請字。陳缺右畔。監本直作言。嫌有罪惡。嫌。徐本作言。誤。使之將兵。釋文無兵字。云。一本作使之將兵。兵則後加字。案據公羊本文無兵字。陸說是。逐而不納。



逐。要義作逐。云一本逐作逐。監本作逐。張曰。鄭伯於高克。不召使歸而已。非逐也。逐者。謂逐其將兵之事。而終不召也。於義爲得。從監本。案何休云。隨後逐之。則當作逐明矣。張說殊迂。注云郊近郊也者。此使者歸而及本國之郊也。初時受命。遂行舍於此。故知爲近郊也。云告郊人使請反命於君也者。反命。猶復命也。郊人。疑卽郊途之官。高克事。見閔二年公羊傳。鄭引以證有罪惡不可以入。故又申之云。此蓋請而不得入者。鄭旁通傳記而爲之說也。其實自外而歸。請而後入。亦禮之常。吳氏疑義云。朝服載燿。行時稅舍於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疏〕正義反命必請。臣禮如此。蓋臣無突然見君之理。故必先請也。朝服載燿。行時稅舍於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疏〕正義曰。注正其二字。校勘記云。陳氏本倒。云行時稅舍於此郊。今還至此。正其故。行服以俟君命。敬也者。行時至郊。脫朝服。服深衣。今還至此。去深衣。仍服朝服。是正其故行服也。必朝服者。以俟君命。卽入見君。故云敬也。精氏云。教謂及郊乃載燿者。出時受命。至此而敷。歸時反命。至此而載。亦其節也。知此。禋乃入。禋。祭名也。則知朝服稅舍之節矣。又云。於及郊始朝服。亦見在道服深衣也。云古文禮作膳。詳前。禋乃入。爲行道累歷不祥。禋之以〔疏〕正義曰。注云禋祭名者。案經云。禋乃入。明是行禋祭乃入。故知爲祭名也。云爲行道累歷不祥。除災凶。〔疏〕禋之以除災凶者。說文。禋。禋禋。祀除厲殃也。周禮小祝注。禋。禋卻凶咎。今案。禋訓除。又訓卻。卻亦祓除之意。故云禋之以除災凶。此乃入陳幣于朝。西上。上賓之公幣私幣皆陳。上介公幣陳。他介皆否。皆否者。公幣私幣皆不陳。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其或陳或不陳。詳尊而略卑也。言他。容衆從者。〔疏〕正義曰。前夕幣在寢門外朝。此陳幣當亦在寢門外治朝也。褚氏云。西上。教謂賓公幣在幣皆不陳者。謂士介之公幣私幣皆不陳。又降於上介之公幣陳而私幣不陳也。然據下注。士介之幣。亦載以造朝。但不陳不告耳。云此幣使者及介所得於彼國君卿大夫之贈賜也者。謂此幣皆彼國君臣所贈賜。故陳之以爲榮也。云其或陳或不陳。詳尊而略卑也者。謂賓之幣。公私皆陳。上介惟陳公幣。士介之幣。則公私皆不陳。是於尊者詳之。卑者略之也。云其陳之。及卿大夫處者待之。如夕幣者。謂此幣陳之法如夕幣也。又夕幣時。卿大夫在幕東。西面北上。乃處者之位。此時卿大夫處者在位待之。亦如夕幣也。云其禮於君者不陳者。張氏爾岐云。禮於君者。謂賄用束紡禮玉束帛乘皮。不陳之者。以使者將親執以告。云上賓使者。謂經所云上賓卽使者也。云公幣君所賜也。私幣卿大夫之

幣也者。案君所賜之幣。以郊勞始。以郊贈終。卿大夫之幣。如食饗。郊贈之類。經皆可考。賈疏一一隨陳而多舛錯。朱子嘗糾其誤。今不備錄焉。東帛各加其庭實。皮左。不加於其皮上。榮其多也。

〔疏〕正義曰。注云。不加於其皮上。榮其多也者。注意以經云。皮左。明皮在東帛之左。是不加於其上矣。不加於其皮上。蓋不令相掩蔽。以見其多也。敖氏云。上經云。陳皮北首。此皮左。皮上左也。故云加。今案。皮即庭實。

據經云。東帛各加其庭實。則在皮上矣。敖說似亦可從。惟謂皮各重累陳之。則非。庭實不皆用皮。亦有用馬者。此言皮左。謂庭實若用皮。則加於左皮上。與夕幣一耳。焦氏以恕云。案此禮見於經者。凡三。夕幣也。展幣也。反命陳幣也。夕幣云。皮北首西上。加其奉于左皮上。展幣云。陳皮北首西上。又拭壁展之。會諸其幣。公南鄉。亦宰告於君。加于左皮上。此陳幣云。東帛各加其庭實。皮左。西為上者。皮上左也。則三處並同可知。公南鄉。君乃朝服出門。

左南。〔疏〕正義曰。注云。亦者。亦夕幣時也。此陳幣禮與夕。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坐纁。北面上介執璋屈纁。立于其左。此主於反命。士介亦。〔疏〕正義曰。上介執璋屈纁不坐。以事未至。詳前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下。吳氏隨入。並立東上。疑義云。玉藻曰。執圭玉纁。是執圭必纁。此亦當如聘時。纁。文不具耳。賈疏以

為賓執圭。非。注云。此主於反命。士介亦隨入。並立東上者。前將行受命於朝時。君使卿進使者。使者入。及乘介隨入。北面東上。此反命當與受命同。故知士介亦隨入並立東上也。經略。故注補之。反命曰。以

君命聘于某君。某君受幣于某宮。某君再拜。以享某君。某君再拜。君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也。某君。某

拜。謂再拜受也。必言此者。〔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某國名也。名。集釋。敖氏。俱作君字。案作君是。謂再拜三字。明彼君敬君。己不辱命。陳、閭、監、葛本、通解。俱脫。君已二字。閭、監、葛本、集釋。俱倒。云君

亦揖使者進之。乃進反命者。前受命于朝時。使者入。君揖使者進之。注。進之者。有命宜相近也。故知此反命時。若亦揖使者進之。使者乃進反命也。云某君某國君也者。若鄭君齊君之類。云某宮。若書桓宮僖宮也者。春秋時。魯有桓宮僖宮。故舉以為證。云必言此者。此字指某君再拜言。云明彼君敬君。己不辱命者。宰自公左受玉。亦於使者

以奉命往他國行聘享禮。而其君再拜受之。其敬吾君如是。則己之不辱君命可見矣。宰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在使者之

面並受也。不右。〔疏〕正義曰。注云。亦於使者之東同面並受也者。前受命于朝時。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在使者之東。由便也。〔疏〕受圭同面。注。宰就使者。北面並受之。案。公南面。左為東。宰自公左授使者。是在使者之

儀禮正義 八 卷十八

四九

東。此自公左受玉。明亦於使者之東。同面受之。云不右使者。由便也者。凡授受之禮。授由其右。受由其左。則授者宜在受者之右。今宰在使者之東。是不右使者也。故注以爲由便。賈謂因東藏之便。其實宰及使者面位。反命與受命皆同。惟受命時玉由宰授使者。反命時玉由使者授宰。故有不同。不必以常禮拘也。受上介璋致命亦如之。變反言致者。若云非君命也。致命曰。以君命聘於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以享於某君夫人。某君再拜。不言受幣於某宮可知。略之。〔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受上介璋。實受之也。實受璋。當亦坐纁而致命。今案亦如之。聘於鄰國夫人。當受命於夫人。但婦人無外事。亦君命之。今不言反命。而言致命。若本非君命。猶夫人之命然。故變反言致也。此賈疏之說。敖氏則謂致命與反命同。王氏士讓云。於君言反命。此言致命。亦所以明別。似王說。是致命當有辭。經未言。故注依上經推而補之。云不言受幣於某宮可知。略之者。聘享君與聘享夫人受幣同處。不言可知。故略之也。執賄幣以告曰。某君使某子賄授宰。某子。子國子。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疏〕正義曰。此亦賓執之以告也。賄幣。束紡也。鄰君所以報聘者。故先執以告公。上介取以授之。賄幣在外也。〔疏〕告後亦授宰藏之。注云某子若言高子國子者。某謂賄者姓氏也。春秋時。齊有高子國子。爲貴卿。而見於經傳。故舉以爲證。云凡使者所當以告君者。上介取以授之者。謂使者所當執以告君者。皆上介取以授之。不獨璋由上介授也。云賄幣在外也者。上注云。其禮於君者不陳。此賄幣是禮於君者。不在陳幣之列。故知禮玉亦如之。亦執束帛加璧也。告曰。某君使某子禮。宰受之。士隨自。〔疏〕正義曰。注士介從取皮也。在外也。故知禮玉亦如之。後左士介受乘皮如初。上介出取玉束帛。士介從取皮也。〔疏〕毛本從作後。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作從。通解作後。案通解於疏仍作從。則注中後字偶誤耳。今本遵從之。謹矣。云亦執束帛加璧也者。經云亦如之。謂亦執以告公。且授宰也。禮玉。即上經禮玉束帛乘皮也。言禮玉者。省文耳。彼注云。禮。禮聘君也。所以報享也。亦言玉璧可知也。是禮玉即束帛加璧矣。此亦禮於君者。故執以告公。與賄幣同。云告曰。某君使某子禮者。亦做上經言之也。云宰受之。士隨自後左士介受乘皮如初者。乘皮以爲庭實。玉束帛宰受之。乘皮則士受之也。必知自後左士介受者。前行享時。士受皮者自後右客。注云。從東方來。由客後。西居其左受皮也。此亦然。故云如初也。云上介出取玉束帛。士介從取皮也者。章氏平云。案此注上介出取。與上經注賄幣在外。上介取以授賓同。但固上有左士介受乘皮語。故復本士介取皮之節言之。執禮幣以盡言賜禮。禮幣。主國君初禮賓之幣也。〔疏〕正義曰。正謂上介出取幣。士介亦從而取皮。故士得左士介受也。〔疏〕正義曰。以盡言賜禮。謂自此至於賄。〔疏〕正義曰。正

曰。禮玉以上。皆其禮於君者。此則使者所得幣也。故至此始言之。必執幣者。若以實其言也。注云。禮幣。謂初禮賓之幣也。者。初禮賓。則郊勞幣也。云以盡言賜禮。謂自此至於贈者。張氏謂疏云。自郊勞至贈。行八度禮。賓皆有幣。執郊勞之幣。而歷舉其全以告也。今案。由勞至贈幣不勝執。故執初以該終也。公曰。然而不善乎。善其能使於四。疏正義曰。然字斷句。注女與汝通。授上介幣。再拜稽首。公答再拜。授上介幣。當拜公言也。疏正義曰。注云。授上介幣。當拜公言也。者。謂公言稱善。使者當入己之物。與君物異。故不授宰也。此是私幣不告也。亦略卑。疏正義曰。注云。亦略卑也者。賓之私幣。雖陳而不告。幣于朝節。注云。詳尊而略卑也。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再拜。勞之以道。若有獻。則曰。某君之賜也。言此物某君之所賜予為惠。言某為彼君服御物。謙也。疏正義曰。獻。獻於己君也。若者。有無不定之辭。曲禮曰。大夫私行出疆。反必有其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疏正義曰。獻。與此異。某君之賜也。明其物所自來。此及下君其以賜乎皆是獻於君之辭。田云。有獻。謂彼國之君於常賜外別有賜予。故獻之於君。放氏以為賄禮中之物。則是彼國所以遺主君者。非賓之私物。詎可云獻乎。今案。諸秦二說是也。云其所獻雖珍異。不言某為彼君服御物。謙也者。若言某物為彼君服御物。則是誇其美矣。故不言。是謙也。云其大夫出反必獻。忠孝也者。獻而謂之忠孝。亦謂其有愛君敬君之心云爾。君其以賜乎。不必其當君也。獻不拜。疏正義曰。注云。不必其當君也者。君未必可當君用。或其以為賜下之需乎。者。為君之答已也。疏正義曰。不敢實言君受也。云獻不拜者。為君之答已也者。郊特牲曰。大夫有獻幣親。君有賜不面拜。為君之答已也。玉藻曰。凡獻於君大夫使宰。又曰。大夫不親拜。為君之答已也。此二條皆言弗親獻之義。此親獻而不拜。亦是為恐煩君之答已。蓋君於士不答拜。於大夫則必答拜也。上介徒以公賜告。如上賓之禮。徒。謂空手。疏正義曰。如。如其盡言賜禮。下君勞之。再拜稽首。君答拜。勞士介。亦如之。士介四人。旅答。疏正義曰。君勞之。勞上介也。勞士介亦如之。亦再拜稽首。君答拜也。注云。士介四人。旅壹拜。又賤也。疏答壹拜。又賤也者。謂又賤於上介也。積氏云。於使者舊答再拜。於上介不言答再拜。而實

答拜。則一拜可知。於士介言亦如之。則旅答一拜可知。注皆依經立訓。敖氏謂君答。士介皆再拜。是欲破注而先倍經矣。前士介觀而主君答再拜。以其爲介也。案諸說極明析。賈疏云。案曲禮君於士不答拜。此君答拜士者。以其新行反命而勞之。故異於常也。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以所陳幣賜之也。禮。臣子入賜之而必獻之君父。不敢自私。故異於常也。君使宰賜使者幣。使者再拜稽首。服也。君父因以予之。則拜受之。如更受賜也。既拜。宰以幣授之。上幣授。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不敢自私服也。敖氏云。服字恐誤。案服字改作之。云以所陳幣賜之也者。受之。如更受賜也者。案內則曰。婦或賜之衣服。則受而獻諸舅姑。若反賜之。則辭。不得命。如更受賜。鄭蓋本此爲說。然則不敢自私者。臣之禮。因以予之者。君之惠也。方氏苞云。昭四年左傳。杜洩曰。夫子聘于王。王賜之路。復命而致之君。君不敢逆王命而復賜之。王賜且然。則鄰國之賜。必待君之復賜。宜也。云既拜。宰以上幣授之者。案上幣當是上等之幣。宰不能徧授。故以上幣授之。其餘則有司授之也。盛氏云。公不答拜者。以其惠不出於己也。答之。嫌賜介。介皆再拜稽首。士介之幣。皆載以造朝。不陳之耳。與上介同。疏云。正義曰。注士介之幣。校勘記於己賜。賜介。介皆再拜稽首。受賜命。俱拜。既拜。宰亦以上幣授上介。疏云。士。陳本誤作上。○李氏云。至此不別上介。乃退。皆揖入。疏云。正義曰。注云君揖入皆出去者。謂君揖入。使介皆退去也。必知知與士介同拜賜。乃退。皆出去。疏云。君揖入者。據前受命時公揖入。蓋之。敖氏以爲君後入。非也。介皆送至于使者之門。將行俟於門。反又送於門。疏云。正義曰。注云將行俟於門者。即前出聘之。乃退揖也。疏云。正義曰。上乃退。使介皆退朝也。此乃使者拜其辱。隨謝之也。再拜上。疏云。正義曰。注云隨謝之也者。謂謝其辱而副已退揖。介退去。揖辭使者也。使者拜其辱。介。三拜士介。疏云。正義曰。注云隨謝之也者。謂謝其辱而副已外揖別時即拜謝之也。或以隨謝爲至介家拜之。誤矣。云再拜上介。三拜士介者。以次差之。上介尊。當再拜。士介卑。當人各一拜也。注云三拜。似可疑。若以爲總三拜之。則多於上介之再拜矣。若人各一拜。則士介四人。又不當言三也。

右使者反命



釋幣于門。門。大門也。主於闕。布席於闕西闕外。東面。設洗於門外東。〔疏〕正義曰。自此至亦如之。言使還闕門。方。其餘如初於闕時。出於行。入於門。不兩告。告所先見也。〔疏〕奠廟之事。○郝氏敬云。釋幣于門。使者自禮其家門也。注云門大門也者。賈疏云。以其從外來。先至大門。即禮門神。故知門是大門也。云主於闕。布席於闕西闕外。東面。設洗於門外東方者。主於闕。謂設主於門闕也。據蔡邕獨斷。祀門設主。於門左樞。未知孰是。布席於闕西闕外。據特牲筮席而言。李氏云。特牲設筮席西面。此東面者。神位在西也。洗當東榮。故門外設之。亦于東方。云其餘如初於闕時者。謂初行釋幣于闕時也。知之者。如其祝告及釋幣埋幣之事。云出於行。入於門。不兩告。告所先見也者。出時先見行。入時先見門。故於所先見者告之。不兩告也。敖氏云。行為道路之始。出則禮之。門為內外之限。入則禮之也。乃至于廟。筮几于室。薦脯醢也。告反也。進。〔疏〕正義曰。入門乃即至于廟廟者。象生時反必面也。筮几于室。亦有司設之也。薦脯。觴酒陳。主人酌進奠也。〔疏〕明無牲牢也。注云告反也者。謂告廟以使反也。薦。進也。爾雅釋詁文。觴酒陳。主人酌進奠也。將復有次也。先薦後酌。祭禮也。〔疏〕正義曰。觴。爵屬也。云酒。見其無玄酒也。全經酌稱觴者唯此。注云主也。行釋幣。反釋奠。略出謹入也。〔疏〕人酌進奠一獻也者。謂主人酌酒進奠。是一獻也。盛氏謂此節為陳設之事。注以主人初獻釋之。誤。案下云席于阼。是酢主人矣。豈有未獻而先酢乎。盛說非。云言陳者。將復有次也者。李氏云。不言奠而曰陳者。陳者次第之言。并後再獻三獻俱列之。云先薦後酌。祭禮也者。凡燕飲之法。皆先獻而後薦。此先薦而後奠。是祭禮。與飲酒之法異。云行釋幣。反釋奠。略出謹入也者。行。席于阼。為酢主人也。酢主人者。祝時迫切。故但釋幣以告之。反則行奠祭之禮。具觴酒饌豆。故云略出謹入也。〔疏〕故主人自酢祝為酌也。善取爵者。明取別爵。無尸爵也。云不酢於室。異於祭者。案特牲少牢皆於室內受酢。此不於室而於阼。是與正祭之禮異也。敖氏云。設薦脯醢。成酢禮。〔疏〕正義曰。此脯醢為主人薦也。薦三獻。室老。士三獻也。每獻奠。輒〔疏〕正義曰。注云室老亞獻。士三獻也者。室老家相。士。邑宰。皆大夫之家臣。盛氏云。取爵酌。主人自酢也。〔疏〕正祭以主人主婦賓長為三獻。今主婦不與。而取室老士者。以其為從行之貴臣。故助主人釋奠也。今案歸饗饋云。賓降授老幣。是大夫有老與士從行矣。云每獻奠。輒取爵酌。主人自酢也者。褚氏云。主人自酢也。句似贅。張氏爾岐言。當以輒取爵酌主人為句。自酢也為句。言室老士酌主人。因自酢也。如此。則頗似特



牲少牢致爵主人之意。亦通。今案主人二字疑衍。正祭每獻訖。尸酢之。此無尸。故皆自酢。但主人自酢已詳上注。此言每獻莫輒取爵酌。自酢者。指亞獻三獻言之也。不當有主人二字。賈疏舉前包後之說。固爲迂曲。張說亦未的當。散氏云。亞獻三獻。皆不薦也。主人初獻而一人舉爵。三獻禮成。更起酒也。〔疏〕正義曰。注云三獻禮成。更起酒于酢。則亞獻三獻者皆酢於西階上矣。一人舉爵。主人奠之。未舉也。〔疏〕正義曰。注云三獻禮成。更起酒者。故更起酒。以爲行酬之始。禮經釋例云。凡一人舉解。爲旅酬始。案鄉飲酒禮。主人獻衆賓畢。一人洗升舉解于賓。注。一人。主人之吏。發酒端曰舉。鄉射亦然。此一人舉爵。與彼一人舉解略同。云主人奠之。未舉也者。賈疏云。以其下文云獻從者。乃云行酬。似鄉飲鄉射一人舉解未舉。待獻介衆賓後乃行酬也。獻從者。從者。家臣從行者也。主人獻之。勞之也。皆〔疏〕正義曰。正注云從者家臣從行者。則是凡從行之人皆得與於獻。不特室老士已也。云主人獻之勞之也者。高氏愈云。從者雖以國事出。然風塵委頓。亦已勞矣。故特獻之。并行酬以息之。云皆升飲酒於西階上者。案特牲禮獻衆賓及兄弟之等。皆升飲於階上。故此獻從者。亦升飲於西階上可知。行酬乃出。主人舉奠酬從者下。〔疏〕正義曰。乃出。出廟門也。散氏以此爲飲至之禮。積亦升飲於西階上可知。辯室老亦與焉也。〔疏〕正義曰。乃出。出廟門也。散氏以此爲飲至之禮。積伐矣。歸而飲至。乃自誇其功耳。注云主人舉奠酬從者下辯者。奠卽上奠而未舉之爵。辯猶偏也。言自貴臣以至衆臣。凡從行者。酬之無不徧也。云室老亦與焉也者。恐人疑室老備亞獻。或不與於酬。故特明之。不言士者。賈疏云。文不具。亦上介至亦如之。〔疏〕正義曰。至。至其家也。亦如之。亦如其禮門奠禮也。李氏云。士之初行。不釋與可知。卑。無釋幣奠祭之儀。故略而不書耳。

右使還禮門奠禮

聘遭喪入竟則遂也。遭喪。主國君薨也。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爲禮。禮。士既請事。已入竟矣。國人未告。則反。〔疏〕正義曰。自此至卒殯乃歸。皆聘者遭喪之聘後本國君薨。或聘賓有私喪。或賓死及介死。凡四節。案文六年左傳曰。季文將聘于晉。使求遭喪之禮以行。卽謂此也。注云遭喪。主國君薨也者。以下更云遭喪夫人世子之喪。故知此遭喪爲君薨也。云入竟則遂。國君以國爲禮者。



以答私親。遭喪則不覲。故主國亦不贈。注云喪殺禮爲之不備者。卽  
掌客所云。凡禮賓客。札喪殺禮。是據大槩言之。不若敷說之細密。遭夫人世子之喪。君不受。使大夫受于  
廟。其他如遭君喪。夫人世子死。君爲喪主。使大夫受聘。疏正義曰。於此云受于廟。則上君喪不受於廟明矣。聘  
也。注云夫人世子死。君爲喪主者。禮記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鄭注。書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  
三人爲喪主也。云使大夫受聘禮。不以凶接吉也者。爲喪主。則其服重。故不以凶接吉。而使大夫受。大夫於君之妻  
長子亦有服。但較喪主爲輕。故可接吉耳。云其他謂禮所降者。賈疏謂不禮以下。不贈以上。意謂君仍使人郊勞。廟  
受仍設筵几也。然其中亦尙有辨。既使大夫受聘禮。則報聘之賄與禮玉自不可闕。惟喪中不行私覲之禮。則禮所降者。  
不禮賓。畢歸禮饗食弗親。及不贈耳。敎氏謂此大夫廟受之禮。卽記所云者也。盛氏云。下記云若君不見。使大夫受  
者。謂君有疾及他哀慘之事。非夫人世子喪之比也。其受玉之儀雖同。而服則異。彼用皮弁服。此用長衣練冠。如下  
文所云也。敎一之。非。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世子死也。此三者  
今案。盛氏之辨是也。遭喪。將命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皆大夫攝主人。長衣。素純布衣也。去衰易  
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吉時在裏爲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掩尺。表。疏正義曰。注不以純凶接純吉也。以。毛  
之曰深衣。純袂寸半耳。君喪不言使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義也。本誤必。校勘記云。徐、陳、閻、葛、集  
釋。通解、楊、敎、俱作以。又云。君喪不言使大夫受。案賈無言字。使。毛誤作死。云遭喪。謂主國君薨。夫人  
世子死也。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者。賈疏云。此經總說上三人死。主君不得受命。故使將命于大夫。主人卽大夫。  
故鄭云此三者皆大夫攝主人也。李氏云。更云遭喪。不蒙上夫人世子之文。知主國君薨亦使大夫受也。吳氏章句云。  
遭喪。卽上三者之喪。此蓋以補上文所未及。今案上未言將命及受之之服。故總言以補之。遭喪。自兼三者之喪言。  
敎氏專以爲君喪。盛氏專以爲夫人世子喪。皆非也。惟孔氏廣森云。遭喪將命于大夫者。謂遭主國有喪。而行問殯大  
夫之禮也。主人。卽所問之殯大夫也。雖遭喪不廢問殯大夫者。使者之義。無留其君之命也。說可存參。云長衣。素純  
布衣也。去衰易冠。不以純凶接純吉也者。案長衣以布爲之。而純以素。故云素純布衣也。純謂緣之也。練冠。練布  
爲冠。小祥所服也。臣爲君喪服斬衰。爲夫人世子喪服齊衰。是純凶之服矣。聘是純吉之事。今去衰麻而易以長衣練  
冠。是不以純凶接純吉也。雜記。大夫簋宅。史練冠長衣以簋。亦是攝制此服以接吉耳。彼注謂長衣練冠爲純凶服者。  
乃對下占者朝服言之。此對斬衰齊衰言之。則非純凶矣。云吉時在裏爲中衣。中衣長衣。繼皆掩尺。表之曰深衣。純袂

寸半耳者。此因長衣而分別三者之制也。案鄭禮記深衣目錄云。深衣。連衣裳而純之以采者。素純曰長衣。有采則謂之中衣。與此注相發明。蓋長衣、中衣、深衣、三者皆用十五升布。連衣裳爲之。而長衣之所以異於中衣者。長衣衣在外。中衣衣在裏也。長衣之所以異於深衣者。長衣純以素。深衣純以采也。長衣又有與中衣同者。繼皆掩尺。玉藻曰。長中繼掩尺。鄭注。其爲長衣中衣。則繼袂掩一尺。蓋今衰矣。是也。長衣又有與深衣同者。二者皆服之於外。此注云表之曰深衣。是也。純袂寸半。深衣篇文。蓋深衣不爲繼掩尺之制。但緣其袂口寸半而已。此其與長中異者也。深衣爲諸侯大夫士夕服。又爲庶人吉服。其制具詳禮記深衣。及江氏永深衣考誤。云君喪不言使大夫受。子未君。無使臣義也者。李氏云。無使臣義者。春秋。武氏子來求聘。不稱使。天子當喪。未君。是也。

### 右遭所聘國君喪及夫人世子喪

聘君若薨于後入竟則遂。既接於主。疏正義曰。敎氏云。後。謂使者既行之後也。云入竟則遂。是未入竟則反聘事。是既接於主國君也。此釋所以則遂之義也。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哭于巷。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疏正義曰。注云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此言使者已得赴。而其赴于主國君者之事。自若吉也。今文赴作計。猶未至也。蓋本國有喪。當急使人告使者。俾未入竟而反。故使者得先聞之。

注云既接於主國君也者。謂闕人入告。君使士請事。是既接於主君矣。此釋所以則遂之義也。赴者未至。則哭于巷。衰于館。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哭于巷。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其聘享。疏正義曰。注云未至。謂赴告主國君者也。此言使者已得赴。而其赴于主國君者之事。自若吉也。今文赴作計。猶未至也。蓋本國有喪。當急使人告使者。俾未入竟而反。故使者得先聞之。

云哭于巷。哭于巷門。未可爲位也者。李氏云。君赴未至主國。不敢專館爲位而哭。故哭于巷也。曾子與客立於門側。其徒之父死。將出。哭於巷。敎氏云。其哭也亦爲位。奔喪曰。諸臣在他國爲位而哭。亦謂此時也。盛氏云。哭于巷。別於私喪也。若哭。則不爲位可知。奔喪所云赴者。既至之禮也。敎引之。非。今案敎說。諸氏亦辨之。云衰于館。未可以凶服出見人者。對下赴者至則衰而出言之。衰于館。言但于館內著衰也。云其聘享之事自若吉也者。以其主國未得赴告。則行聘享之事自與吉時同也。云今文赴作計。詳既夕記。受禮。受饗。疏正義曰。鄭知受禮爲受饗者。不敢不受也。然則煢亦受之矣。同也。云今文赴作計。詳既夕記。受禮。受饗。疏正義曰。鄭知受禮爲受饗者。不敢不受也。然則煢亦受之矣。

不受饗食。亦不受。疏正義曰。敎氏云。不受饗食者。以主君若饗食已。已有君喪。自不宜往。故雖歸之。猶不受也。注云亦不受加者。上經賓惟饗餼之受。注云受正不受加也。此亦以饗食爲加禮。故不受也。









羊傳文。何注云。聞喪者。聞父母之喪。徐行者。不忍疾行。又爲君當使人追代之。今案鄭引之者。證奉命歸使衆出。聞喪不反。君不使人代之。則至彼國。當終其事。故其禮如此也。據經云不饗食。則已行聘享可知。歸使衆介先衰而從之。已有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疏〕曰。正義注云。已有齊斬之服。不忍顯然趨於往來。其在道路。使介居前者。釋所以使衆介先之義也。禮爲父斬衰。爲母齊衰。此私喪中兼有父母。故兩言之。聘爲吉事。已有喪。不可居前。故使衆介先。而已服衰從之也。上云衰而居。此云衰而從之。明是成服而后行者。奔喪曰。唯父母之喪。見星而行。見星而舍。若未得行。則成服而后行。鄭注謂以君命有爲者是也。與平常至家三日而后成服者異。云歸又請反命。已猶徐行隨之。乃朝服者。此以下鄭補言歸國以後事。請反命。卽上使者歸及郊請反命也。斯時亦使衆介先。已徐行隨之。君令之入。乃易朝服者。以凶服不可入公門也。云既反命。出公門。釋服哭而歸者。謂出公門後。釋朝服。返衰服。哭而歸家也。云其他如奔喪之禮者。謂至家入門左。升自西階。及哭踊之節。皆與平常奔喪之禮同也。云吉時道路深衣者。謂吉時在道深衣。今衰而從。是與吉時異也。餘詳使者受命遂行舍于郊下。

右聘賓有私喪

賓入竟而死遂也。主人爲之具而殯。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疏〕正義曰。吳氏章句云。入竟。則聘事已聞於主君。不可未入竟。則可告於君而反矣。○注始。校勘記云。陳本作如。云具謂始死至殯所當用者。謂始死至殯時所需用之物。主人皆爲之備具而殯之。必殯之者。以反國尙需時日也。周禮掌客注云。死則主人爲之具而殯矣。賈彼疏云。在館槨殯。還日以柩行。其說是也。褚氏云。若死於侯閒之後。須以棺造朝。斂之而已。行事後。乃權殯。其說更密。介攝其命。爲致聘享之禮也。初時上介接聞命。〔疏〕正義曰。注云爲致聘享之禮也者。以聘享主君及夫人之禮。皆君所命。不可因賓死而廢。故介攝而致之也。云初時上介接聞命者。謂初在本國受命於朝時。上介立於使者之左。接聞命。故今得代致之。此下言介。皆謂上介也。君弔介爲主人。雖有介與賓並命於君。尊也。〔疏〕正義曰。注姻。校勘記云。徐本作因。集釋、通解、楊氏俱作姻。○賈疏曰。古者介與賓並命於君。尊也。〔疏〕正義曰。注姻。校勘記云。徐本作因。集釋、通解、楊氏俱作姻。○賈疏曰。古者

跡有臣子親姻。猶不爲主人。故氏云。凡諸侯弔于異國之臣。君爲之主。此時其君不在。故介爲主人受主君之弔。以此時惟介爲尊故也。君弔蓋皮弁服。介爲主。則袒免。喪服記曰。朋友皆在他邦。袒免。謂此類也。主人歸禮幣必以用。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疏〕正義曰。注云。當中奠贈諸喪具之用者。此歸禮幣。與上具而殯。具而殯。贈諸喪具之用。奠者。喪祭之名。贈者。送葬之名。諸喪具。非謂棺槨衣衾之具。乃謂喪中奠贈諸事所需用之具。必以用。謂必中奠贈諸事之用。掌客曰。凡賓客死。致禮以喪用。鄭注。喪用者。饋奠之物是也。云不必如賓禮者。謂不必如賓生時所致。介受賓禮無辭也。介受主國賓已之禮。無所辭也。以其當〔疏〕正義曰。注云。介受主國賓已之禮。束帛束錦之類也。介受賓禮無辭也。陳之以反命也。有賓喪。嫌其辭之。〔疏〕正義曰。注云。介受主國賓已之禮。主國卽以待賓之禮待之。介直受之而不辭也。所以然者。以其公幣私幣皆當陳之以反命也。不饗食〔疏〕正義曰。云有賓喪嫌其辭之者。此辭乃不受之謂。非禮辭再辭之辭。以其公幣私幣皆當陳之以反命也。故特著之。不饗食〔疏〕正義曰。君饗食已而不往也。若致之。則受之。前經云。公子賓壹。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門外。大門外也。必以〔疏〕正義曰。食再饗。上介壹食壹饗。此待以賓禮。當壹食再饗也。歸介復命。柩止于門外。門外。大門外也。必以〔疏〕正義曰。燕朝在路門內。此江氏永憊黨國考之說。據此。則大門外卽爲外朝之地。故經言門外。而注言造朝也。云必以柩造朝。達其忠心者。實死而歸。則介復命於君矣。而猶必以賓柩造朝。是達其忠心也。此以柩造朝。謂本國之朝。下以柩造朝。則所聘國之朝也。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君弔卒殯。卒殯。乃〔疏〕正義曰。兩卒字皆訓畢。介卒復命。出。奉柩送之。謂介復命畢。出大門。乃奉柩送至賓之家也。君弔卒成節乃去者。士喪禮。君視斂卒塗乃奠。若大夫介卒亦如之。不言上介者。小〔疏〕正義曰。吳氏疑義云。如者。君要節而踊。然後出門。是成節乃去也。若大夫介卒亦如之。不言上介者。小〔疏〕正義曰。如其爲具以下至卒殯也。注云。不言上介者。小聘上介士也者。此大夫介卽上介也。以小聘上介是士。故不言上介而言大夫介以別之。士介死。賈疏謂兼見小聘之法。蓋小聘使大夫。則其禮與大夫爲介者同。小聘之上介是士。則其禮與士介同也。士介死。爲之棺斂之。不具他衣物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爲之棺上。要義有則字。注衣物也。物。通解作服。○經云。自以時服也。爲之棺斂之。明斂而不殯耳。此其下於實與上介也。注云。不具他衣物也。自

以時服也者。案此說恐非。士喪禮君有致殯之禮。豈他國士介死於其國。而反缺斂衣物邪。方氏君不弔焉。主國君苞云。鄭蓋以爲之棺句。謂獨具其棺。而斂以親身之衣。不知經意正謂爲之棺而具衣物以斂耳。若賓死未將命。不親〔疏〕正義曰。注云主國君使人弔。不親往者。解經不用爲不親弔也。李氏云。士喪禮。君有往。賜。則視斂。常禮君不親弔士。今案賓與上介死。君親弔之。此不親弔。亦其差也。若賓死未將命。

則既斂于棺造于朝。介將命。未將命。謂侯閒之後也。以樞造〔疏〕正義曰。未將命。校勘記云。未。唐石經作來。徐本。集釋。通解。楊。敷。俱作謂。以已至朝。張氏曰。監本已作已。從監本。今案賈疏云。是以鄭云以樞造朝。

以其既至朝。志在達君命。作已字解是也。當作已。○敷氏云。此朝謂大門外也。介將命於廟如賓禮。既則殯其柩於侯閒者。注云未將命。謂侯閒之後也者。前賓入竟而死。未至國。此云未將命。則是將行聘享時。故注以爲侯閒之後也。

館。至明日。乃行聘享事。於此之時而死。則必以棺造朝也。云以樞造朝。以已至朝。志在達君命者。謂賓入已至于朝。將行聘享。故以樞造朝。所以體死者之心。明必達君命也。朱子云。禮賓已至朝。主君將欲行禮。賓請閒之後。

而賓死。則以樞造朝。以尸將事。左傳。陳侯使公孫貞子弔吳。及良將以尸入。吳子使大宰嚭勞。且辭上介芋尹。蓋援聘以尸將事之禮。吳人納之。向令公孫貞子卒于侯閒之後。行此禮可也。今卒于竟內。亦行此禮。而吳人從之。杜

注又以爲知禮。胥失之矣。案此論甚精。足與經義相發明。若介死。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若介死。雖士介。賓既復命。往卒殯乃歸。往送

樞。〔疏〕正義曰。此若介外。兩介字俱兼上介士介言。歸復命。唯上介造于朝者。士介卑。不接聞命。故不以樞造

朝也。敷氏云。於賓言止于門外。於上介云造于朝。文互見也。今案上賓死云。介卒復命出奉樞送之。又

云。大夫介卒亦如之。是上介死。賓復命後。必送其柩至家。恐人疑士介或不如是。故言雖士介。賓既復命。必往送

其柩至家。視殯卒乃歸也。但賓與上介死言君弔。此不言君弔。略之。王氏士讓云。案士喪禮。君於士有視斂禮。況

右出聘賓介死

若必弔可知。

小聘曰問。不享有獻。不及夫人。主人不筵几。不禮。面不升。不郊勞。記既於聘。所以爲小也。〔疏〕正義曰。自此至三

介。言侯伯行小聘之事。○校勘記云。陸氏曰。享本又作饗。盧氏文昭云。注面猶觀也。下。敝有今文禮作體五字。案下  
記不禮注。古文禮作醴。敝乃移於此。而改古文爲今文。今校集釋者。亦依敝氏而增此五字。非是。校勘記云。案敝  
氏聘禮正誤。不禮一條。在醴不拜至之後。明係記中之不禮。非此經之不禮也。不知校者何以皆誤認。今案敝本無此  
五字。從嚴本。○小聘不曰聘而曰問者。周禮大行人。凡諸侯之邦交。歲相問也。殷相聘也。歲相問。卽謂小聘。不  
享有獻。不及夫人者。盛氏云。案。享與獻。皆聘君之所以遺主君也。而其別有二。享必以玉帛庭實。獻則隨其國之  
所有而已。一也。享君與夫人皆有之。獻但及君而已。不及夫人。二也。大聘享而不獻。小聘獻而不享。輕重之差也。  
注以獻爲私獻。非。今案周禮司儀曰。及禮私面私獻。私獻言於私面之後。則是聘臣之所獻。非聘君所獻矣。盛說是  
也。主人不筵几。下記云。唯大聘有几筵。注云。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於廟。不爲神位。案筵几所以依神。  
不爲神位。故不設筵几也。郝氏云。不筵几。不行禮於廟也。江氏筠云。不於廟。則本非設神席之處矣。何必贅言不  
筵几乎。鄭氏以爲禮輕。是也。不禮。不以醴禮賓也。面不升。注云。面猶觀也。謂私覲庭中受之。不升堂也。不郊  
勞。謂不行郊勞之禮也。凡此皆禮之殺於其禮如爲介三介。如爲介。如爲〔疏〕正義曰。禮。主國待賓之禮。謂殽  
聘者。故注云。記既於聘。所以爲小也。其禮如爲介三介。大聘上介。如爲〔疏〕正義曰。禮。主國待賓之禮。謂殽  
夫降於卿二等。然則公之卿聘七介者。小聘使大夫五介。子男之卿聘三介者。小聘使大夫一介。注云如爲介。如  
爲大聘上介者。謂所得於主國之禮。與爲大聘上介同。蓋小聘之賓。與大聘之上介。皆大夫爲之。故其禮同也。

### 右小聘

記

久無事。則聘焉。事。謂盟。〔疏〕正義曰。久無事則聘。注以事爲盟會之屬者。蓋大聘雖定以三年。而若遇盟會之歲。  
聘以通好。此記補經所未及。非於三年之制有違也。惟古者盟會之事。天子主之。周禮大行人。時會以發四方之禁。  
又有司盟掌盟載之灋。故其時盟會少而聘問得如常期。厥後霸國爭雄。擅相摺合。所謂有事而會。不協而盟者。幾於

無議無之。如大行人疏所引左傳魯自襄二十一年聘齊。及昭九年孟僖子乃如齊殷聘。中間相隔二十一年。非古法矣。餘詳篇首鄭目錄下。若有故。則卒聘。束帛加書。將命。百名以上。書于策。不及百名。書于方。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也。將猶致也。名。〔疏〕正義曰。注版。毛本作板。校勘俱作版。陸氏云。版音板。○此有故與經若有言同。經云。若有書。則以束帛如享禮。而儀節未詳。故記補之。數氏云。卒。已也。聘者。兼享而言。束帛加書。以書加於帛上也。張氏兩岐云。卒聘。倉猝而聘。不待殷聘之期也。今案此禮於聘享畢行之。散訓卒爲已。是也。張說非。注云。故謂災患及時事相告請也者。賈疏以臧孫辰告糴于齊。公子遂如楚乞師。爲災患。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爲時事。蓋皆本上經若有言注爲說。是其義一也。云名書文也。今謂之字者。中庸曰。書同文。論語。必也正名乎。鄭注。正名。謂正書字也。古者曰名。今世曰字。又注周禮外史達書名。大行人諭書名。略同。是名即今之字也。說文序云。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卽謂之字。字者。言孳乳而浸多也。箸于竹帛。謂之書。書者。如也。段氏注云。二禮論語皆書名。左傳反正爲乏。止戈爲菑。皆言文。六經未有言字者。秦刻石同書文字。此言字之始也。云策。簡也。方。版也者。鄭注既夕及中庸皆同。蓋簡以竹爲之。一片謂之簡。編連謂之策。莊子釋文云。簡。竹簡也。曲禮釋文云。策。編簡也。是也。版以木爲之。少牢。卦以木。鄭注。書於版。是也。方。是一版不編連者。張氏兩岐云。字多書于策。策以衆簡編連也。昨少書于方。一版可盡也。賈疏云。鄭作論語序云。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古文策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容字多三分居一。又謙焉。是其策之長短。鄭注尙書三十字一簡之文。服虔注左氏云。古文策書。一簡八字。是一簡容字多改二尺四寸。下云孝經繇半之。乃一尺二寸也。主人使人與客讀諸門外。受其意。既聘享實。出而讀之。不於內者。人稠處嚴不得審悉。主人主國君也。人。內〔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實出而讀之。徐本。集釋。楊氏。俱重出讀之二字。通解不重。主國史也。書必重之。君也。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楊氏。俱無主字。敎氏有。云受其意既聘享實出而讀之者。敎氏云。公既受書。客降出。公以書授宰。降立。乃使人與客讀書於廟門外。是也。云不於內者。人稠處嚴不得審悉者。此有二義。一則門外乃清靜之所。讀之可以審悉。一則告請或有密事。不欲使衆共聞之故也。必與客讀之者。欲詳悉其事之原委也。云人內史也者。周禮內史職曰。凡四方之事書內史讀之。故知此使人與客讀者卽內史也。儀禮釋官云。諸侯有大史小史之官。見大射儀。此注云人內史。尙書酒誥曰。大史友。內史友。左傳。季孫召外史季。惡臣

而問盟者。則諸侯亦有內史外史明矣。禮記玉藻曰。動則左史書之。言則右史書之。孔疏以大史爲左史。內史爲右史。與大戴禮盛德篇盧注合。考左傳諸國有大史而無內史。有左史而不見右史。則東遷後史官廢闕。不能依禮之故。孔穎達春秋序疏。遂謂諸侯無內史。失之矣。云書必璽之者。據襄二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爲書十九年左傳云。璽書追而與之。是書必璽之也。杜注云。璽。印也。客將歸。使大夫以其束帛反命于館。報也。〔疏〕正義曰。散氏云。大夫。卽還玉之卿也。束帛。舊其。是卽帛者加書者也。以其束帛反命。亦如還玉之義。此反以報之。明日君館之。既報館之。書。〔疏〕正義曰。盛氏云。此以見反命之節在館。賓前一日也。注云。既報館之。書達於彼君。故云書問尙疾也。

### 右記有故卒聘致書之事

既受行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資。行用也。古者君臣謀密草創。未知所之。〔疏〕正義曰。受行。謂受命出使也。遠近。問行用當知多少而已。古文資作齋。〔疏〕入既受命於君。出遂見宰。問幾月之資者。宰制國用故也。散氏云。見宰。見之於其官府也。注云。資行用也者。謂行者之所用也。云古者君臣謀密云云。朱子駁之云。上言與卿圖事。則固已知所之矣。此但言與宰計度資費之多寡而已。注言未知所之。非是。云古文資作齋者。說文。資。貨也。從貝。次聲。齋。持遺也。從貝。齊聲。周禮外府共其財用之幣。鄭注。齋。行道之財用也。聘禮曰。問幾月之齋。鄭司農云。齋或爲資。今禮家定齋作資。玄謂齋資同耳。其字以齊次爲聲。從貝。行變易古字亦多或。段氏玉裁云。此司農說禮家定齋當作資。而鄭君非之。謂二字皆可用。許則釋資齋其義分別。胡氏承珙云。案鄭君雖謂齋資聲義皆同。然其訓之亦微有別。如周禮筆皮。歲終則會其財齋。注云。齋。所給予人以物曰齋。此與說文齋訓持遺者合。巾車。毀折入齋于職幣。注云。杜子春云。齋讀爲資。資謂財也。此又與說文資訓貨者合。然則鄭意未嘗無別。惟以二字聲義本同。故可通耳。此注從今文作資者。蓋周禮故書齋多作資。見典錄功典案注。其義較古。鄭注外府引聘禮作齋。則就周禮經文作齋故也。使者既受行日。朝同位。謂前夕幣之閒。同位者。使者北面。〔疏〕正義曰。校勘



無既字。案疏有既字。戴校集釋據石經刪既。今案。既字因上節而衍。刪之是也。注少退別於其處。毛本如是。校勘記云。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無於字。張淳引注亦無於字。又據釋文去其字。與疏合。惟前經使者北面節。疏引此注無於字。而有其字。今案。嚴本亦無於字有其字。從之。○使者受行之日而朝。則同位也。案氏憲田云。散氏以日朝爲每日常朝。其說甚鑿。禘氏亦謂當於日字絕句。注云。謂前夕幣之閒同位者。使者北面。介立於左少退。別其處臣也者。謂夕幣之時。使者北面。衆介立於其左。東上。及將行之日。使者入朝。衆介隨入。北面東上。是也。注不徒云夕幣。而云夕幣之閒。蓋衆二者言之。蔡氏云。使者有卿有大夫有士。常時朝位各異。此則朝位並同北面東上。注以別於臣之。出祖釋載。祭酒脯乃飲酒于其側。祖。始也。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駟。釋酒脯之奠於處者也。○校勘記云。然則載山行之名也。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者爲載祭酒脯祈告也。〔疏〕正義。癩大夫處者於是錢之。飲酒于其側。禮畢。乘車轅之。而遂行。舍於近郊矣。其牲犬羊可也。古文載作載。〔疏〕曰。校勘記云。注載涉山川。張氏曰。釋文釋經釋載之注云。注載涉音同。此載蓋載字也。從釋文。又伏牲其上。伏上。嚴。徐集釋。通解。楊氏。俱有或字。上。陳國。葛本。俱誤作土。今案。嚴本載涉山川。亦作載。集釋同。段氏說文注云。載同音假借字。鄭所引春秋傳本作載。詩泉水孔疏引此注。伏上亦有或字。云祖始也者。釋詁文。云既受聘享之禮。行出國門。止陳車駟。釋酒脯之奠於載。爲行始也者。案此禮於本國去時行之。故在既受聘享之禮後。知在國門外者。以經云出故也。泉水孔疏云。載祭皆於國外爲之。又名祖。詩云出祖是也。又名道。曾子問云。道而出。是也。此經載既爲祭名。則祖不得又爲祭名。故鄭以始解之。孔疏又云。重己方始有事於道。故祭道之神。是也。釋如釋奠釋菜之釋。散氏云。釋載者。釋其所載之物。謂酒脯也。既釋。則人爲神祭之。如土虞禮佐食爲神祭。黍稷酒之爲。案此解祭字。較有分析。盛氏云。始行而祭曰祖載。載。壤也。釋載者。舍其所祭之物於載上也。鄭注月令。乃載字胸解。案此以祖爲祭名。而載爲設祭之處。非鄭義矣。月令孟冬。其祀行。鄭注。行在廟門外之西。爲載壤厚二寸。廣五尺。輪四尺。祀行之禮。北面設主於載上。此每歲常祀也。上經釋幣于行。則爲將行而釋幣以告之。皆與此載祭有異。故泉水疏云。癩大夫之聘。出國則釋載。在家釋幣于行。注云。告將行也。是三者不同。後人欲牽合爲一。故多岐說。云詩傳曰載道祭也者。生民篇毛傳文。云謂祭道路之神者。此釋傳義以證載爲祭名也。云春秋傳曰。載涉山川者。襄二十八年左傳文。云然則載山行之名也者。謂載本山行之名。而出行之祭。亦因名爲載也。詩癩大夫賦載涉。毛傳云。草行曰載。水行曰涉。載與載義同。云道路以險阻爲難。是以委土爲山。或伏牲其上。使

者爲轅祭酒脯所告也者。此解所以釋轅之義。道路多有險阻。故爲轅祭所告之。使無險患也。此經但云酒脯。則無牲矣。而云或伏牲其上者。蓋指天子諸侯禮而言。故云或也。又生民鄭箋。謂轅祭有尸。此經尸。亦天子諸侯禮異也。周禮大司馬職曰。犯轅逐驅之。鄭注。行山曰轅。犯之者。封土爲山象。以善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之。以車轅之而去。喻無險難也。與此注義同。說文解轅字云。出將有事於道。必先告其神。立壇四通。樹茅以依神。爲轅。既祭。犯轅于廟。是也。賈疏云。韓奕詩。韓侯出祖。出宿于居。顯父饗之。是韓侯入觀天子。出京城爲祖道。此聘使還。亦宜有祖。但文不具。案此說可存。云禮畢乘車轅之而遂行者。此謂委土爲山。乘車轅山而行也。若有牲者。則伏牲其上。轅之而行。說文及大人注所言是也。月令孔疏。泥於轅壤廣五尺之說。引此注謂轅者唯車之一輪轅耳。若兩輪相去八尺。不得俱轅。今案此轅祭與孟冬在家祀行之禮不同。據注云委土爲山。則與常祀爲轅壤於廟門外者大小當懸殊也。云其牲犬羊可也者。言轅而用牲。則犬與羊皆可用。周禮大人。掌犬牲。伏瘞亦如之。鄭注。伏謂伏犬。以王車轅之。又詩曰。取羝以轅。是犬與羊皆可用也。此鄭廣言釋轅之禮。非謂卿大夫轅祭亦有牲也。云古文轅作祓者。胡氏承琪云。祓爲除惡之祭。周禮女巫巫掌歲時祓除蠶浴。此祓與轅音同義別。故鄭從今文。

### 右記使者受命將行之禮

所以朝天子。圭與纁皆九寸。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纁三采六等。朱白倉。朱白倉。圭。所執以爲瑞節也。剡上。象天圜地方也。雜采曰纁。以章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執。所以薦玉。重。〔疏〕正義曰。雜記孔疏引此記作纁三采六等。朱白蒼。朱白蒼。慎也。九寸。上公之圭也。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瑤。朱子云。記只有朱白蒼三字。而雜記疏所引乃重有之。不知何時傳寫之誤。失此三字。今案朱白蒼三采爲六等。必重言之。而義始明也。今從之。又案唐石經亦失此三字。校勘記云。蒼。唐石經。嚴本。集釋。敖氏。俱作蒼。通解。楊氏。俱作蒼。戴氏。震云。蒼倉古通用。今從石經。注象天圓。嚴。徐通解。楊氏。俱作圓。以章衣木板。陳本作版。上公之圭也。嚴本。集釋。通解。楊。敖。俱作上。今案。毛本上誤三。○圭與纁皆九寸。謂長九寸也。剡上寸半。厚半寸。博三寸。凡圭所同也。雜記。贊大行曰。圭。公九寸。侯伯七寸。博三寸。厚半寸。剡上左右各寸半。與此同。博言其寬也。說文云。剡。銳利也。案圭形上銳。離記疏云。剡。殺也。殺上左右各寸半也。圭博三寸。殺上左右各寸半。則成上銳之形矣。賈疏云。此記直言剡上。

寸半。不書左右。文不具也。注云圭所執以爲瑞節也者。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掌節曰。守邦國者用玉節。簪以通信也。云刻上象天圓地方也者。殺上左右角。則成圓形矣。上圓而下方。故云取象於天地也。云雜采曰纁。以章衣木板。飾以三色。再就。所以薦玉。重慎也者。纁有五采三采二采之異。而其大小長短悉與圭同。周禮典瑞曰。王晉大圭。執鎮圭。纁藉五采五就。以朝日。鄭注。纁有五采文。所以薦玉。木爲中幹。用章衣而畫之。就。成也。鄭司農云。五就。五采也。一而爲一就。今案雜記曰。藻三采六等。與此同。而字作藻。鄭注。藻。薦玉者也。三采六等。以朱白倉畫之。再行也。孔疏案聘禮記云。纁三采六等。朱白倉朱白倉是也。既重云朱白倉。是一采爲二等相間。而爲六等也。典瑞云。公侯伯皆三采三就。謂一采爲一就。故三采三就。其實采別二就。三采則六等也。典瑞又云。子男皆二采再就。二采。謂朱綠也。其實采別二就。二采則四等也。其天子。則典瑞云。纁五采五就。亦一采爲一就。五采故五就。其實采別二就。五采則十等也。賈疏云。注云三色再就者。就卽等也。是一采爲再就。三采卽六等也。觀禮注云。朱白倉爲六色者。亦是一采一而爲二色。三采故六色。今案朱子嘗稱孔疏之說爲詳明。賈說與孔亦大略相同。唯所引觀禮注。今不可考耳。然則此注云三色再就。卽雜記注所云以朱白倉畫之再行也。故李氏云。等猶行也。纁以薦玉。蓋取重慎之意。云九寸上公之圭也者。考工記玉人曰。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是也。但據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觀宗遇會同于王。則朝天子者不唯公。而獨言九寸之圭者。舉公以例其餘耳。云古文纁或作藻。今文作璵者。詳上經受命時賈人四面坐啓櫝取圭垂纁下。問諸侯。朱綠纁八寸。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於天子曰朝。〔疏〕正義曰。敖氏云。朱綠者。纁之采也。存朱而加綠。不及玉。省文耳。今案以上文圭與纁皆九寸推之。則纁八寸者玉亦八寸也。獨言八寸者。亦舉以例其餘耳。注云二采再就。降於天子也者。謂降於朝天子也。李氏云。此聘圭之纁。采爲一行。二采共爲再行。與朝圭纁異。周禮典瑞曰。珠圭璋璵璫纁。皆二采一就。以覲聘。八寸。亦謂上公之聘圭也。考工記曰。珠圭璋八寸。璵璫八寸。以覲聘。侯伯聘圭當六寸。子男則四寸。各降其君之瑞一等。考工記又曰。璵璫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璵璫八寸。諸侯以享夫人。亦據上公禮互言之。則五等侯享天子及后之璵璫。大小各如其瑞。自相享。各降其瑞一等。盛氏云。注二采再就。再字誤。當依典瑞作一也。今案盛說是。雜記疏引典瑞纁皆二采一就。云此謂卿大夫每采唯一等。是二采共一就也。與諸侯不同。若作再就。則與子男何異。云於天子曰朝。於諸侯曰問。記之於聘文互相備者。皆玄纁繫長尺。絢組。登於朝舉天子。則自相朝亦然。於問舉諸侯。則聘天子可知。故云記之於聘文互相備也。

采成文曰紃。紃。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皆「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玉字重。修監本誤作王。上以玄下。非天地之地。垂本誤衍。○皆玄纁繫者。謂朝天子與問諸侯之纁玉。皆以玄纁爲繫也。紃組者。組有采色也。賈疏云。上文纁藉。尊卑不同。此之組繫。尊卑一等。是解皆字之義。張氏爾岐云。纁以藉玉。繫以聯玉。纁組即所以飾繫者。今案。張說分別最明析。敎氏以皆玄纁爲句。謂朝聘之纁皆以玄纁之帛爲之。表玄而纁裏。其說無據。不可從。諸氏亦謂當依注以皆玄纁繫爲句。注云采成文曰紃者。論語。素以爲紃兮。馬注云。紃。文貌也。鄭注云。文成章曰紃。與此義略同。云繫無事則以繫玉。因以爲飾者。繫與組同爲一物。繫是其本。組是其飾。繫連於纁。非朝聘行事之時。則以繫玉於纁而藏之。有事。則或垂其組。或屈其組。以爲飾也。云皆用五采組者。謂尊卑同用五采組也。纁上以玄。下以絳爲地者。謂繫之本質。上用玄。下用絳。賈疏謂上下皆據垂之上下言之。是也。經言纁。注言絳者。纁即淺絳也。云今文紃作約者。胡氏云。古从旬之字。每多作勻。如詩駒駒原隰。釋文。駒本作駒。然則紃約本一字。說文有紃無約。從禮古文。儀禮釋文云。紃。聲類以爲約字。蓋聲類兼用今文。玉篇以約。同紃。本之聲類。集韻以紃爲紃。則非。雜記注云。紃施諸縫中。不得與紃混爲一字也。問大夫之幣。俟于郊。爲肆。又齋皮馬。肆猶陳列也。齋猶付也。使者既受命。宰夫載問大夫之禮。待於郊。陳之爲行列。至則以付之也。使不夕也。古「疏」正義曰。上經問大夫之庭實。唯言皮。此兼言馬者。庭實非皮則馬。故兩言之也。注云肆猶陳列也。肆爲肆。古「疏」正義曰。周禮序官肆師注。肆猶陳也。國語歌鐘二肆注。肆。列也。云齋猶付也者。說文。齋。持遣也。周禮掌皮鄭注。予人以物曰齋。故云齋付也。知大夫之幣。宰夫載而付之者。以上經命宰夫官具故也。云使者初行。舍於近郊者。釋所以俟於郊之義也。云幣云肆。馬云齋。因其宜。亦互文也者。幣爲肆陳之。亦俟其至郊付之。皮而付之。亦先俟於郊陳之可知。故云互文也。云不於朝付之者。避君禮也者。聘君聘夫人之幣。皆於朝付之。此於郊付之。是避君禮也。云必陳列之者。不夕也者。謂前此夕幣時不陳。故此特陳之。且欲與衆見之也。云古文肆爲肆者。胡氏云。古肆肆字多互調。周禮小宗伯。肆儀爲位。鄭注。肆。習也。故書肆爲肆。杜子春讀肆當爲肆。此爲肆之肆。非肆習之義。故鄭不從古文。

### 右記朝聘玉幣

辭無常孫而說。孫。順也。大夫使受命。〔疏〕正義曰。注云孫順也者。說文。孫。順也。字作遜。段氏注云。凡遜。惡不孫以爲勇者。皆遜之假借。云大夫使受命不受辭者。本莊十九年公羊傳文。原書無使字。大夫上有聘禮二字。此注引之以證不受辭者。緣辭無常故也。傳又曰。出竟。有可以安社稷利國家者。則專之可也。此論語言專對之證。云辭必順且說者。聘以修好睦鄰故也。說與悅同。辭多則史少則不達。史。謂策祝。〔疏〕正義曰。注云史謂策祝者。尙書金縢曰。史乃策祝。則史。又曰。辭達而已矣。若辭少。則不足以達意。故辭既順。說矣。又順。戒此二者不可失之多。亦不可失之少也。辭苟足以達義之至也。至。極也。今〔疏〕正義曰。吳氏章句云。言於應事之宜爲極至也。注云今文至爲砥者。胡氏云。說文。砥。从厂。氏聲。或从石。作砥。爾雅。砥。致也。詩祈父。靡所砥止。箋云。砥。至也。鄭以當文易曉。故不從今文。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辭。不受也。對。答問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下句末。唐石經。嚴。徐。俱有辭字。集釋。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疏〕通解。要義。楊。敖。俱無。張氏曰。經曰。辭曰。非禮也。敢。對曰。非禮也。敢。非禮也。敢。辭。不受也。對。答問也。二者皆卒曰敢。言不敢。又賈疏云。辭。謂賓辭主人。答。謂賓答主人。介則在旁曰。非禮也。敢。以注及疏文義考之。下美一辭字審矣。又舊疑注辭不受也之句上更有一辭字。傳寫者誤以注文作經文。今滅經以還注。石經考文提要從唐石經。案張說是也。注以辭對爲然。然兩事。二者皆曰不敢。一則不敢不辭。一則不敢不對。故朱子敖氏俱從張說。注辭辭不受也。辭字。嚴。徐。本不重。要義敖氏載注亦不重。集釋。通解。楊氏。俱同今本。案經末辭字。即因注首辭字而誤衍。在經宜刪。在注不必重。唯魏氏敖氏得之。張氏引注無也字。今案張氏識誤謂經末無辭字。是也。謂注首更有辭字。而滅經以還注。則非。校勘記以魏敖爲得者。魏氏敖氏之本經末無辭字。注首亦不重辭字故也。今從之。○段氏經韻樓集曰。聘禮記。辭句。曰句。非禮也。敢句。對句。曰句。非禮也。敢句。凡八句十二字。注云。辭。不受也。因上辭無常。辭多則史。辭苟足以達。三辭字皆爲文辭。恐其相混。故分別之。禮經若士冠禮醴辭曰。醴辭曰。字辭曰。正當作辭。若敢辭。禮辭。固辭。終辭之類。正當作辭。說文辛部曰。辭。說也。從箇辛。箇辛猶理幸也。又曰。辭。不受也。從受辛。受辛者。辭之。二字分別。雖然。經典不受之義亦作辭。則爲假借。此經二句。謂常事常禮之外。有非禮之加。非禮之間。必舉舉不阿。乃爲僇職。主人施以非所當施。則辭之。其辭曰。所以施使臣者非禮也。敢受乎。主人問以非所當問。則對之。其辭曰。所以語使



臣者非禮也。敢不對乎。如僖十二年。晉使管仲平戎于王。王以上卿禮管仲。管仲辭曰。臣聞有司也。有天子之  
二守國高在。若節春秋來承王命。何以禮焉。陪臣敢辭。此辭曰非禮也。敢之禮也。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宴。  
爲賦湛湛及彤弓。不辭。又不答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于是乎賦  
湛湛。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于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以覺報宴。今  
陪臣來繼舊好。君辱況之。其敢干大典以自取戾。此對曰非禮也。敢之證也。注云二者皆卒曰敢。謂凡言敢多在語之終。  
云辭曰。云對曰。云敢。傳無不與經印合者。辭對畫分二事。唐石經脫一辭字。敢辭之文。不當系對。對主爭辯是  
非。不謂辭卻也。經謂賓自辭之自對之。賈疏引鄭易注專屬之介。殊失經意。經不專謂介矣。今案段說  
是也。吳氏章句云。主國或有非分之賜。則辭之。固以請。乃答之也。此則以對與辭作一事解。非矣。

### 右記修辭之節因及辭對二言

卿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士館于工商。

館者必於廟。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大尊也。〔疏〕正義曰。注云館者必  
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疏〕於廟者。據禮運曰。

天子適諸侯。必舍其祖廟。及此經歸饗餼于賓館。云及廟門賓揖入是也。云不館於敵者之廟。爲大尊也者。據此記云。  
寢館于大夫。大夫館于士。云云。是不館於敵者之廟也。云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工商則寢而已者。周禮錄氏曰。掌  
五寢之壙。除糞酒之事。鄭注。五寢。五廟之寢也。周天子七廟。唯祫無寢。詩云。寢廟翼翼。相連貌也。前曰廟。後  
曰寢。又曰。大喪復於小寢。大寢。鄭注。小寢。高祖以下廟之寢也。始祖曰大寢。是廟後有寢。凡廟皆然。祭法曰。後  
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注。官師。中士下士。是自官師以上有廟有寢也。祭法又曰。庶士庶人無廟。死曰鬼。鄭注。  
凡鬼者薦而不祭。庶士。府史之屬。孔疏。庶人。平民也。賤故無廟。王制曰。庶人祭於寢。此工商與庶人同。故知  
有寢無廟也。但士以上有廟有寢。祭在廟。薦在寢。庶人則爲寢以薦其先。而其制與士廟後之寢。當亦不殊。唯無廟  
爲異。王制注謂寢爲適寢。竊疑士以上有適寢有下室。庶人則但有下室而已。未必有適寢。以適寢所以行禮。而禮不  
下庶人故耳。此工商之寢。蓋亦在下室之東。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上日具浴。謂使者下及士介也。〔疏〕正義  
曰。內則曰。五日則灋湯請浴。三日具沐。此爲客之禮亦如之。然則三日五日。古人平常沐浴之節也。具者。  
備而勿缺之謂。○校勘記云。注管人。通解管作館。云管人掌客館者。詳上經管人布幕于寢門外下。



右記賓館并管人所供

殯不致。不以束帛致命。〔疏〕正義曰。注云。不以束帛致命者。謂上經宰夫朝服設殯。但云設之而已。不云以束帛致命。草次饌殯具輕。〔疏〕命。是不致也。云草次饌殯具輕者。殯是始至之禮。故云草次也。言輕者。對歸饗餼。大夫奉束帛。賓不拜命。以不致。〔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命。敖氏作也。云以不致命者。謂上經設殯時賓無拜受之致命爲重。賓不拜命。以其不用束帛致命。故不拜也。方氏苞云。賓初至。力乏事紛。故殯不致。重煩賓答。沐浴而食之。自潔清。尊主國君賜也。〔疏〕正義曰。注云。自潔清尊主國君賜也者。以賓雖不拜。猶沐浴禮也。以記者記此。明重於殯者。必沐浴而食可知。或曰。沐浴。以其初至。道路風塵故也。

右記設殯

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訝。使者。大夫。上介也。士。衆介也。〔疏〕正義曰。此卽上經厥明訝賓于館。記補之。周禮掌訝曰。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鄭注。此謂朝覲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案。此記悉與彼同。唯主聘而言。故不言諸侯卿訝也。敖氏云。士皆有訝者。嫌其賤。不必訝。若上士。則使中士訝之。中士。則使下士訝之也。今案。若下士。則當使庶人在官府史之屬訝之。○校勘記云。注客。要義作之。云卿。使者。大夫。上介也。士。衆介也者。賈疏云。據此篇是侯伯之卿大聘而言。其實小聘使大夫。亦使士迎之。云如今使者護客者。蓋舉漢法爲況也。賓卽館訝將公命。使已迎待。〔疏〕正義曰。敖氏云。此節宜在卿致館之後。盛氏秦氏畢。有賓卽館之文。與此同故也。案周禮掌訝職曰。至于國。賓入館。次于舍門外。待事于客。鄭注。次。如今官府門外更衣處。待事于客。通其所求索。案。至于國賓入館下。卽云次于舍門外。則敖說似是。注云使已迎待之命者。張氏爾岐云。謂以君使已迎待之命告之於賓也。今案。鄭意蓋以又見之以其摯。舍於賓館之外。宜相親也。大夫訝卽大夫士之訝。故下注云。大夫訝者執厲。士訝者執維也。

訝者執鴈。士〔疏〕正義曰。又見之見賓也。訝既將公命。而又以其執見之者。以其將舍於賓館。訝者執鴈。〔疏〕之外。示相親也。大夫執鴈。士執雉。本周禮大宗伯文。○注又復也。詳下。賓既將公事。復見之以其摯。既已也。公事。聘享問大夫。復報也。〔疏〕正義曰。復見之以其摯。之。毛本作訝。校勘記云。唐俱作訝。石經考文提要云。監本作見訝。此因儀禮經傳通解之誤。通解引此記與上文又見之以其摯不相屬。故改爲訝。傳寫者不知其意而沿之。注云公事聘享問大夫者。謂聘君聘夫人享君享夫人及問大夫也。公事既畢。即復見訝者。答禮尙疾也。云復報也者。上文又見之以其摯。注訓又爲復。蓋取重義繼義。謂既將公命。而又見之也。此不訓復爲又。而訓爲報者。蓋取酬報之義。謂賓之見訝。報其來見之禮也。云使者及上介執鴈。羣介執雉。各以見其訝者。賈疏云。謂使者見大夫之訝者。上介見士之訝者。士介亦見士訝者。○三禮札記云。賈疏於厥明訝賓于館下。云諸侯有掌訝之官。於此記賓即館訝將公命下。又云諸侯無掌訝。殊相矛盾。考周禮掌訝職文。賓入館而待事於賓館外者。掌訝職也。又曰。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云云。鄭注謂此朝覲聘問之日所使迎賓之訝。則非朝聘之日無此訝明矣。周禮序官。掌訝中士八人。諸侯當以下士爲之。若大夫爲卿之貳。職掌較重。士亦各有所掌。何得日日伺候於賓館外也。鄭賈謂諸侯無掌訝。而自訝將公命以下。即指爲大夫士之訝。恐非。吳氏疑義云。訝將公命。所謂訝。蓋掌訝耳。烏得謂即上節之大夫士。況賈疏所引。又皆掌訝職掌之事。不可以此訝非掌訝也。諸侯無掌訝說。亦無據。今案。據此。則首飾所云大夫士降一等之訝。乃聘日迎賓之訝。自此以下。則皆謂掌訝也。今姑依鄭釋之。而附載札記及疑義二說於此。俟後人考定焉。

### 右記賓訝往復之禮

凡四器者。唯其所寶以聘可也。言國獨以此爲寶也。四〔疏〕正義曰。周禮大宗伯曰。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國。器謂圭、璋、璧、琮。今此瑞玉亦名器者。對文異。散則通也。尙書亦曰五器。注云言國獨以此爲寶也者。張氏爾岐云。四器唯其所寶。故以行聘。非所寶。則不足以通誠好矣。云四器謂圭璋璧琮者。盛氏云。五等諸侯。所寶不同。則所用以聘者亦異。公侯伯寶圭璋。子男寶璧琮。上用則已僭。下用則已卑。皆不可也。經但見公侯伯之聘玉。嫌璧琮可以享而不可以聘。故記明之。今案。典瑞曰。圭璋璧琮以頒聘。舊說謂圭璋以行聘。璧琮以行享。是據此經侯伯之禮言之。若子男。

則聘用璧琮。享用琥璜也。此記言以聘。不言享。又節首言凡。則是通五等言之。盛說是也。

右記聘玉

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次位皆有常處。〔疏〕正義曰。敖氏云。授次。授賓次也。設次者。官。天子有大宗伯。小宗伯。諸侯以司馬兼之。無宗伯。唯立宗人而已。春秋時諸國皆不見有宗伯。而左傳稱魯父弗忌爲宗伯。似魯獨立其官。然哀二十四年傳稱使宗人暨夏獻其禮。定四年傳稱分魯以視宗卜史。杜注解宗爲宗人。則魯無宗伯可知。鄭注大宗伯及禮器引左傳。俱云夏父弗忌爲宗人。疑今本作宗伯者誤也。周禮大宗伯。小宗伯。中大夫。諸侯五大夫。無小宗伯。則宗人不在大夫之列。蓋使士爲之。宗人亦稱大宗。見曾子問及祭統。今案。文王世子曰。宗人授事。鄭注。宗人掌禮及宗廟。孔疏云。別言及宗廟。則宗廟之外諸禮皆掌。聘在廟行之。故此賓初至之時。主授次以爲止息也。次以帷者。謂次以帷布爲之。周禮幕人掌帷幕。鄭注。在旁曰帷。在上曰幕。帷幕皆以布爲之。是也。少退于君之次者。賈疏云。君次在前。臣次在後。敖氏云。君。謂朝君也。蔡氏云。君。謂外諸侯來朝者。各有次。少退。不與諸侯次同也。吳氏章句云。君之次者。兩君相朝。亦有次也。此聘無君之次。蓋以相朝時設次之地言。注云主國之門外。諸侯及卿大夫之所使者。次位皆有常處者。門外。大門外也。卿大夫之所使者。校勘記云。單疏要義俱無所字。似無者是。卿大夫之使者。謂卿大夫來使者也。言次位有常處。以見君之次與臣之次別也。

右記授賓次

上介執圭如重授賓。慎之也。曲禮曰。凡執。主器。執輕如不克。〔疏〕正義曰。賈疏云。此謂將聘主君。廟門外上介屈纁授賓時。敖之耳。注云慎之也者。圭輕物。而執之如重。以心存戒慎故也。引曲禮者。證執輕如重之義。彼注云。圭。君也。克。勝也。賓入門。皇升堂。讓將授志趨。皇。自莊盛也。讓。謂舉手平衡也。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孔子之執圭。鞠躬如也。如不。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古文皇皆作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鞠躬如也。躬。釋勝。上如揖。下如授。勃如戰色。足踏踏如有循。古文皇皆作王。文作窮。云。劉音弓。本亦作躬。集釋亦

作窮。張氏曰。爾雅云。窮。究窮也。窮。窮盡複語。自論語作窮。學者遂不復致思於其間。安知非窮窮者。窮之謂者乎。如是。則劉音亦誤矣。從釋文。盧文昭云。廣雅。窮。窮也。上丘六。下丘弓反。與此窮窮字異音義同。案左傳宣十二年。有山窮窮乎。此借常語爲物名也。二字本雙聲。又案羣經音辨云。窮。窮。容謹也。音弓。鄭康成說孔子之執圭。窮窮如也。今本作躬。據此。則賈氏時儀禮經注已俱作躬矣。今案釋文載作躬之本。則唐初已然。嚴本亦作躬。今從之。然窮窮古義不可不知也。下如授。校勘記云。授。陳本作受。○此言賓執玉之容也。注云。皇自莊盛也者。莊。嚴也。莊亦訓盛。蓋自矜嚴之貌。云讓謂舉手平衡也者。曲禮曰。執天子之器則上衡。國君則平衡。鄭注。衡謂與心平。王氏士讓云。平衡則不亢。故云讓。敷氏以讓爲後君升堂。褚氏云。依注。舉手平衡。擬執玉之容。方與上文皇。下文志趨一貫。觀下又云升堂主慎。可見非讓升之謂。云志猶念也。念趨謂審行步也者。孟子曰。夫志。氣之帥也。注云。志。心所念慮也。是志與念同。下注又以志趨爲圈遶而行。是審行步可知。張氏爾岐云。審行步者。謂審乎君行一臣行二之節是也。注又引孔子之執圭以爲證云。執圭鞠躬如也。至如有循。皆論語鄉黨篇文。集解引包氏云。爲君使以聘問鄰國。執持君之圭。鞠躬者。敬慎之至也。又引鄭氏云。上如揖。授玉宜慎也。下如授。不敢忘禮也。戰。色敬也。足縮縮如有循。舉前曳踵行也。皇疏云。舉足前恆。使不至地。而踵或不離地如車輪也。今案。曲禮曰。執圭器。行不舉足。車輪曳踵。玉藻曰。執龜玉。舉前曳踵。縮縮如也。孔疏。縮縮。言舉足狹數。云古文皇皆作王者。胡氏云。洪範。皇極之數言。史記宋微子世家作玉極。史記多用古文。皇作王。與此正同。鄭云。皇。自莊盛也。義當爲皇。故不從古文。授如爭承。下如送。君還而後退。也。爭。爭鬪之爭。重失隊。疏。正義曰。李氏云。授如爭承。謂句。如此。則授受時成何威儀。秦氏蕙田云。敷繼公以授如爭爲句。承下如送爲句。郝敬則以將授志爲句。趨授如爭爲句。皆非。張氏爾岐云。下如送。當與論語下如授同解。言其授玉時手容也。君還。謂君轉身將授玉於宰。而後實退而下階。若以下爲下堂。退爲出廟門。恐非文次。今案。張說是也。○注首毛本有爭。爭鬪之爭。五字。校勘記云。五字嚴徐集釋俱無。覆中溶云。今本因通解經下引釋文而誤。云重失隊也者。解授如爭承句。承。接也。謂如與人爭接取物。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發氣。舍息也。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至此云舉足。則志趨恐其失隊。下階。發氣怡焉。再三舉足。又趨。卷遞而行也。孔子之升堂。鞠躬如也。屏氣似不息者。出降一等。遲顏色。怡怡如也。沒。疏。正義曰。敷氏云。下階。謂降而沒階之時也。於此言發氣怡焉。言又趨。則向者之屏氣戰階趨進。裏如也。○注至此云舉足。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無至字。通解有。賈疏

有至字。無云字。今案。嚴本有至字。從之。又云。卷豚而行也。豚。嚴徐作遜。釋文作豚。張氏從之。今案。鞠躬如也。躬。集釋作窮。云發氣舍息也者。經義述聞云。下及享發氣焉。盈容注云。發氣。舍氣也。兩舍字。釋文無音。齊陳乞弑其君荼。釋文。荼音舒。公羊。荼作舍。此皆古人讀舍爲舒之證。云再三舉足。自安定。乃復趨也者。此趨謂疾趨也。曰又。則入時亦趨矣。云至此云舉足。則志趨卷而行之也者。玉藻曰。圈豚行不舉足。鄭注。圈。轉也。豚之言若有所循。圈豚與卷遜字同。至此云舉足。則前此不舉足可知。故注以志趨爲卷遜行也。又引孔子之事以證之。自升堂鞠躬如也以下。皆鄉黨文。集解引孔安國云。先屏氣。下階舒氣。故怡怡如也。皇疏云。逞。申也。氣申則顏色亦申。故怡悅也。沒階趨進。沒猶盡也。謂下階盡至平地時也。今案。此引論語以證發氣怡焉及又趨也。論語釋文作沒階趨。無進字。云一本作沒階趨進。誤也。盧氏考證云。史記仲尼世家作沒階趨進。儀禮聘禮注引論語同。曲禮帷薄之外不趨正義。及士相見禮疏引論語。並有進字。趨進者。趨前之謂也。進字不作入字解。舊有此字。陸氏以爲誤。非也。及門正焉。容色復故。此皆。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容。陳本誤作客。○張氏兩岐云。出。執圭入門。鞠躬焉。如恐失之。記異說。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魏氏曰。溫本作鞠躬焉。案以躬爲窮。與釋文合。考鞠躬字。聘執圭入廟門時也。鞠躬焉。敬謹之至。見於容也。其所以敬謹者。唯恐玉之或失隊也。及享發氣焉。盈容。發氣。注云記異說也者。上已記執圭之儀。此又記之。事同而說有微異。故並記而存之也。也。孔子之於享。疏。正義曰。盛氏云。發氣與聘時下階同。盈容。則和氣且溢於面矣。聘主於敬。享貴於和。故其禮。有容色。容貌如是。○注發氣。校勘記云。嚴徐。本無氣字。今案。各本有氣字。是也。云發氣舍氣也者。舍氣卽舍息。詳上。云孔子之於享禮。有容色者。亦鄉黨篇文。引以爲盈容之證也。衆介北面踰焉。容貌舒。疏。正義曰。敎氏云。於享乃云踰焉。以其節亦略與賓同矣。盛氏云。衆介。謂自上介而下也。此衆及享之文。當以敎說爲正。據此。則享時介亦皆從入明矣。注云容貌舒揚者。說文。踰。動貌。是有舒揚之意。詩公劉。踰踰濟濟。鄭箋。士大夫之威儀也。荀子大略篇注。踰踰有行。私覲愉愉焉。容貌和。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愉愉。釋文作愉愉。○賈疏云。享時盈容。舒於聘時戰色。列貌。私覲愉愉焉。敬。疏。此私覲對享時。又愉愉和敬。舒於盈容也。今案。鄉黨篇曰。私覲愉愉如也。集

解引鄭氏云。倫。出如舒鴈。威儀自然。而有行。疏正義曰。出。謂出廟門也。如舒鴈。張氏曰。舒鴈。舒。舒鴈然。舒曰。由鴈行。是倫。顏色和也。可證也。○注舒鴈。釋文。鴈下有也字。張氏從之。嚴、皇且行。入門主敬。升堂主慎。復記執玉。疏正義曰。徐本俱無也字。云舒鴈者。爾雅釋鳥文。詳士昏禮。者異也。是謂異說。今案記文雖異。大指不外致謹於行步威儀而已。蓋聘使鄰國。不可隕越失容。以爲君羞也。

### 右三記賓介聘享之容

凡庭實隨入左先皮馬相間可也。

隨入。不並行也。閒猶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所無爲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古文閒作干。

俱作士。誤。云隨入不並行也者。凡庭實以四爲禮。或四皮。或四馬。執之牽之者不並行。是相隨而入也。相隨而入。則有先後。故又言左先。李氏云。皮北面西上。故左先。今案左先。宜兼皮馬言。入門以西爲左。西上。故在左者先入也。云閒猶代也者。言有無可以相代。如有皮之國則用皮。無皮之國則用馬也。云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禮者。是釋所以相代之義。禮器曰。居山以魚鼈爲禮。居澤以鹿豕爲禮。君子謂之不知禮。是可證已。云畜獸同類者。皮用虎豹。是獸也。馬是六畜之一。二者雖有在家在野之殊。然同爲四足而毛之類。故相代可也。褚氏云。既有皮。何必更用馬。敖氏謂一節用皮。一節用馬。相間而設。殊不可解。云古文閒爲干者。干是假借字。鄭據爾雅釋訓閒爲代。其義較顯。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束。馬出。當從嚴也。餘疏正義曰。此幣字。蓋統謂玉帛皮馬也。言物皆束。藏之內府。向東藏之。上經享時曰。皮如入。右首而東。親時曰。有司二人坐舉皮。以束。又曰。宰夫受幣于中庭。以束。皆是也。必知藏之內府者。周禮內府職曰。凡四方之幣獻之金玉齒革兵器凡良貨賄入焉。鄭注。諸侯朝聘所獻國珍。彼天子禮諸侯當亦然。雜記曰。宰夫坐取璧。降自西階。以東。鄭注。以東。多貨則傷于德。貨。天地所化生。謂玉藏於內也。此雖言諸侯相弔舍之禮。與聘殊然。其以東藏於內則同也。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多疏。正義曰。注傷敗。校勘記云。徐本。集釋。俱無敗字。通解。楊氏。俱有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爲德。今案嚴本有敗字。從之。云貨天地所化生謂玉也者。鄭以此句爲論聘用玉



之事。天地所化生。對人所造爲者言之。鄭注周禮太宰商賈阜通貨賄云。金玉曰貨。布帛曰賄。是謂玉爲貨也。云者子於玉比德焉者。聘義文。云朝聘之禮。以爲瑞節。重禮也者。謂朝聘假玉爲瑞節。以通信。蓋重禮非重玉。故聘義曰。圭璋特達德也。云多之則是主於貨。傷敗其爲德者。蓋玉以比德。若多之。則有重玉之意。而傷害其爲德矣。歟氏云。言此者。見貨之不可多也。盛氏云。貨謂玉帛庭實之屬。不專指玉。今案貨亦有兼布帛言。如漢書食貨志所云。乃對文異。散則通之例也。此二句以幣美則沒禮。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貨對幣言。明是指玉。鄭說不可易。幣美則沒禮。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木意不。〔疏〕正義曰。注愛之。校勘記云。陳、閻、監、葛、愛俱誤作受。云幣人所造成以自覆幣。謂束帛也者。見也。〔疏〕鄭以上貨爲聘玉。故以此幣爲享時所用束帛。束帛爲人所造成。與天地化生者異。云愛之斯欲衣食之。君子之情也。是以享用幣。所以副忠信者。禮曰。忠信本也。忠信卽其愛之之情。有是忠信之實。乃用幣以將之。禮不重幣也。云美之則是主於幣。而禮之本意不見也者。美是人工極其華麗。則徒見幣之美而不見禮意。是禮爲其所掩沒矣。歟氏云。言此者。見幣之不必美也。張氏爾岐云。注以自覆幣。謂束帛也。幣疑當作蔽字。自覆蔽。謂其可爲衣也。褚氏云。注。幣人所造成以自覆爲句。幣謂束帛也。爲句。今案張說較勝。○案荀子引聘禮志曰。聘厚則傷德。財修則珍禮。與此。賄在聘于賂。賄。財也。于讀曰爲。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爲之財也。賓客者。主人所文稍異而義同。賄在聘于賂。欲豐也。若荀豐之。是又傷財也。周禮曰。凡諸侯之交。各稱其邦而爲之幣。以其幣爲之禮。古〔疏〕正義曰。注云賄財也者。詳前案上言貨與幣。是聘君所以聘享主國者。此云賄。卽賄用束帛文賄皆作悔。〔疏〕及出有賄賄之賄。乃主國所以遠聘國者。蓋亦不可過禮也。云于讀曰爲者。士冠禮宜之于假注云。于猶爲也。是于爲幣義相近。故讀從之。云言主國禮賓。當視賓之聘禮而爲之財也者。鄭讀于爲爲。而又訓在爲視。言主國所以致禮於賓國者。當視賓國聘禮之厚薄而爲之財。不可適。亦不可豐也。引周禮者。司錢職文。證在聘爲賄之義。彼注云。幣、享幣也。於大國則豐。於小國則殺。主國禮之。如其豐殺。謂賄用束帛。禮用玉帛乘皮。及贈之屬是也。云古文賄皆作悔者。胡氏云。賄正字。悔同音假借字。曲禮釋文引字林云。賄音悔。

右記庭實貨幣之宜

凡執玉無藉者襲。藉。謂繅也。繅。〔疏〕正義曰。注云藉謂繅也。繅所以繅藉玉者。案。繅以繅玉。義已詳前。繅

藉非繹著矣。其說誤。但此記藉者。則指圭璋特達而言。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用。璧琮加束帛而藉。亦是也。案有藉無藉。當以此注後條爲是。孔疏雜引各家說而無斷制。如所引熊氏說。謂朝聘時用圭璋。特賓主俱與。行享時用璧琮加束帛。賓主俱藉。是已。而又牽合垂纁屈纁之文。謂垂纁之時則須藉。屈纁之時則須與。殊未明析。至引皇氏說謂玉亦有藉。尤爲非理。陳氏祥道云。玉有以纁爲之藉。有以束帛爲之藉。有藉則與。無藉則與。特施於束帛而已。聘則賓與執圭。公與受玉。及享。則賓藉奉束帛加璧。蓋聘特用玉。而其禮嚴。享藉以帛。而其禮殺。此與楊所以不同。先儒以垂纁爲有藉。屈纁爲無藉。此說非也。陸氏佃云。無藉。若圭璋特是也。楊氏復云。曲禮曰。執玉。其有藉者則與。無藉者則與。所謂無藉。謂圭璋特達。不加束帛。當執圭璋之時。其人則與也。所謂有藉者。謂璧琮加於束帛之上。當執璧琮之時。其人則與也。曲禮所云。專指圭璋特而與。璧琮加束帛而藉一條言之。先儒乃以執圭而垂纁爲有藉。執圭而屈纁爲無藉。此則不然。陳氏陸氏之言。足以破先儒千百載之惑矣。然何以知先儒之說爲非。而陳氏陸氏之說爲是邪。竊詳經文。楊襲是一事。垂纁屈纁。又別是一事。不容混合爲一說。方其始受君命也。賈人啓櫝取圭。垂纁以授宰。宰執圭。屈纁自公左授使者。使者垂纁受命訖。以授上介。上介受玉。屈纁以授賈人。是時授受凡易四手。有風垂之文。而無楊襲之禮也。及至主國行聘禮。賓在廟門之外。賈人啓櫝取玉。垂纁而授上介。上介不襲。屈纁以授賓。經明言上介不襲。是有垂屈之文。而無楊襲之禮也。逮夫主賓三揖三讓登堂。賓襲執圭。公側襲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及公側授宰玉。而後楊降立。是主賓授受則襲。既授宰玉則楊。故鄭注云。凡當盛禮者。以充美爲敬。非盛禮者。以見美爲敬。此言是也。當主賓授受之時。曾不見垂屈之文焉。聘禮既畢。君使卿皮弁還玉于館。既歸反命。公南鄉。卿進使者。使者執圭垂纁北面。上介執璋屈纁。立於其左。又有垂屈之文。而無楊襲之禮。蓋圭聘禮之重也。主賓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禮之正也。方其授于賈人。授于上介。皆擬行之禮。及贊禮者之事。故辨垂屈以彰其文。主賓授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爲禮之正。故辨楊襲以致其敬。及歸反命。又於君前以垂屈爲文。而不以楊襲爲禮。豈非玉爲聘禮設。反命亦非禮之正乎。兩義不同。各有其宜。自鄭氏之說始差。熊氏皇氏從而傳會之。而經意始汨然。經文粲然如日星之在天。又豈得而終汨之邪。敍氏曰。藉。謂束帛以藉玉也。以此篇考之。則聘以圭璋。而不用束帛以爲藉。所謂無藉者也。其賓主授受之時。皆襲以執之。執玉之無藉者襲。則於其有藉者楊可知。乃不言之者。楊乃常禮。不特於執享玉之時爲然故也。今案陳氏、陸氏、楊氏、皆主曲禮注後條。而楊說更詳密。至此記但云無藉者襲。而不言有藉者楊。則敍說亦可從耳。

右記楊藝之節

禮不拜至。以賓不於是始至。〔疏〕正義曰。注云以賓不於是始至者。胡氏承琪云。禮不拜至。當是謂聘享畢禮實時。今文禮爲禮。蓋經於聘時無拜至明文。記獨言禮不拜至。正見聘有拜至。與經文互相備。

注云以賓不於是始至。亦對聘時而言。賈云聘時不拜至。非也。賈蓋謂此文承上執玉帛之下。不知此文乃合下文禮尊于東箱及祭醴再扱爲一節耳。或曰。士昏禮醴賓拜至。記者恐人疑凡醴皆然。故特明之。見聘禮與昏禮異也。義亦通。云今文禮爲禮者。胡氏云。今文作醴。義自可通。惟鄭於士冠士昏請醴賓既皆破爲禮。又此經請禮實祇作禮。故于此亦從古文作禮。疊今文作醴者不用。而下文君有故使大夫受不禮。又疊古文作醴者不用也。

東箱瓦大。一有豐。瓦大。五尊。豐。承。〔疏〕正義曰。箱。毛本作廂。校勘記云。唐石經。廂。徐。陳本。集釋。俱解。角。和。廂。脯醢在其北。南上。此尊于東箱。則薦脯五臠祭半臠橫之。臠。脯如版然者。或謂。〔疏〕正義曰。勺解。籩豆之類亦宜近之。今案。瓦大豐詳燕禮。則薦脯五臠祭半臠橫之。臠。脯如版然者。或謂。〔疏〕正義曰。所用薦脯也。餘詳。祭醴再扱始扱一祭卒再祭。卒謂後。〔疏〕正義曰。詳。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資。

之十訝受之。此謂餘三馬也。左馬賓執。〔疏〕正義曰。主人之庭實。謂醴賓之庭實也。則主人遂以出。吳氏疑義云。三馬也。左馬賓執以出矣。士。士介從者。庭實四馬。賓自執左馬以出。則使人奉以出者止三馬也。云士士介從者。以云賓之士。明是士介從者可知。上經注云從者士介。與此同。上經從者訝受馬。受賓自執之馬。此云士訝受之。受其餘三馬也。

右記公禮賓儀物

既觀賓若私獻奉獻將命。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所以。〔疏〕正義曰。言既觀。則獻行於觀後矣。觀與獻皆是。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疏〕正義曰。言既觀。則獻行於觀後矣。觀與獻皆是。自序尊敬也。猶以君命致之。

注云時有珍異之物。或賓奉之者。獻無常物。有珍異則奉之以獻。云時有。云或。皆不定辭也。云所以自序尊敬也。者。序當作遂。達也。言獻所以自達其尊君敬君之忱。云猶以君命致之者。獻雖已物。必稱君命以致之。明不敢自獻。

也。臣之於君。與子之於父同。玉藻曰。親在。行禮於人稱父。亦是此意。賓者入告。出禮辭也。賓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送獻不入者。〔疏〕

正義曰。司儀職曰。私面私獻。皆再拜稽首。君答拜。吳氏章句云。賓者東面坐奠獻。再拜稽首。出禮請受。由東面轉北面再拜。注云奉物禮輕者。對私親禮重入門奠幣也。

賓者東面坐取獻。舉以入告。出禮請受。坐取獻者。以宜並受也。其〔疏〕正義曰。禮請受。詳上經士介私觀節。注云以宜並受也者。賓東面坐奠獻。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疏〕東面坐取獻。是同面並受也。云其取之由賓南而自後右客也者。上經享時云受皮者

自後右客。注蓋本此爲解也。李氏云。摯賓固辭。公答再拜。拜受於賓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再。唐石經者自門東適賓南。由賓後。於賓北取幣。賓固辭。公答再拜。固亦衍字。〔疏〕作再。誤。注云拜受於賓也者。敖氏云。云答。則拜非爲受也。此說是。然則公答再拜者。答賓之再拜稽首也。云固亦衍字者。賈疏云。以其上摯者禮請受。不云固。明知賓不固辭。故云衍字。今案云亦者。亦上經士介私觀時賓固辭之固爲衍字也。說詳彼注。

摯者立于闕外以相拜。賓辟。相。贊也。古〔疏〕正義曰。相拜者所立。上經云門中。此云闕外。文摯者授宰

夫于中庭。乃介觀。〔疏〕正義曰。吳氏疑義云。私獻偶然事。不必若兄弟之國。則問夫人。兄弟。謂同姓若婚

猶遺也。謂獻也。不言獻者。變〔疏〕正義曰。注云兄弟。謂同姓若婚姻甥舅有親者。古人同族多稱兄弟。其稱兄弟。於君也。非兄弟。獻不及夫人。〔疏〕則兼異姓有親者言之。注云婚姻者。據爾雅釋親妻之父爲婚兄弟。壻之父爲姻

兄弟也。云甥舅者。據詩類弁兄弟。甥舅也。云問猶遺也。謂獻也者。遺是以物與人之名。鄭解問爲遺。以別於聘問之間。謂此問與上言獻一也。云非兄弟。獻不及夫人者。言惟兄弟之固獻君并及夫人。其他非兄弟之國。雖於君有獻。亦不及夫人矣。經言若者。對非兄弟者言也。敖氏引或說。問猶聘也。謂此問夫人。卽經所謂夫人之聘享。徐氏卓云。夫人之聘享。不專主兄弟之國言。此記明言兄弟之國。究竟以鄭注爲是云。

右記觀後賓私獻

若君不見。君有疾若他故。〔疏〕正義曰。注疾。校勘記云。陳、闕俱誤作宮。葛本

不見使者。〔疏〕作病。云他故。賈疏云。謂疾之外或新有哀慘。使大夫受。受聘享也。大〔疏〕

儀禮正義 八 卷十八

正義曰。注云大夫上卿也者。卿亦稱大夫。必知使上。自下聽命。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此儀如還。癯者。以其代君受聘享。當使職尊者。不使下卿也。賓大夫易處耳。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階。唐石經作門。誤。注云此儀如還。然者。案自下聽命。在堂下聽命。今文無而。疏。也。與還圭時。賓自碑內聽命。注云聽命於下。散也同。自西階升受。負右房而立。與還圭時。升自西階。自左南面受圭。退負右房而立。賓降亦降。與還圭時。大夫降中庭。賓降同。故云如還圭然也。云而賓。大夫易處耳者。謂還圭時。賓在大夫之左受之。此則大夫在賓之左受之。故云易處也。云今文無而者。前還圭時。賓右房而立。有而字。此亦當。不禮。辟正主也。古疏。正義曰。不禮。謂聘享畢。不禮賓也。散氏云。必言之者。嫌受其聘。有而字。故鄭從古文。不禮。文禮作禮。古疏。享則當禮之也。○校勘記云。古文禮作禮五字。各本俱脫。嚴本。集釋。通解。散氏。俱有。散氏古誤作今。注云辟正主也者。正主謂君。以大夫代受。不敢嚴然如君行禮賓之禮。故云辟也。

右記君不親受之禮

幣之所及皆勞。不釋服。以與賓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於已。不可以不速也。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也。不勞。請有事。固曰疏。正義曰。經惟云卿大夫勞賓。不辨幣之所及。與不釋服之節。故詔明之。國語。晉羊舌肸聘于周。某子某子。發幣于大夫。散氏云。服皮弁服。郝氏云。朝服。案聘君臣同服皮弁服。散氏云。長。注云以與賓接於君所。賓又請有事於已。不可以不速也者。是釋所以不釋服而往勞之故。褚氏云。見勞賓者先於致饗。今案。記云幣之所及皆勞。則有所不及而不勞者矣。云所不及者。下大夫未嘗使者也者。謂三卿五大夫中。惟未嘗使至已國之下大夫。幣有不及耳。云不勞者。以先是賓請有事。於已同類。既聞彼為禮所及。則已往有嫌也者。言幣未及已。而往勞之。是嫌於相干也。云所以知及不及者。賓請有事。固曰某子某子者。斯時賓尚未聞癯大夫。何以知幣有及有不及。蓋賓請有事之時。即舉所問之人一一言之。因知幣之及已。先往勞也。某子某子。如高子國子之類。

右記勞賓

賜饗唯羹飪。筮一尸。若昭若穆。在。謂飪一牢也。肉謂之羹。唯是祭其先大禮之盛者也。筮尸若昭若穆。容父  
爾。不祭可也。古文〔疏〕正義曰。注云羹飪謂飪一牢也者。即歸饗饌之飪也。云肉謂之羹者。爾雅文。云唯是祭其  
羹爲羔。飪作臠。先大禮之盛者也。是字指羹飪言。賜饗有饌有腥。又有饌。今唯言飪。則其他不祭可知。  
論語君賜食不祭者。以恐或餒餘。此歸饗是大禮。飪又主君潔烹以賜者。故必祭之。不忘先也。云筮尸若昭若穆。容  
父在。父在則祭祖。父卒則祭廟者。以經云筮一尸。而又云若昭若穆。則或昭或穆不定。故知有父者祭父。無父者祭  
廟也。容父在者。謂或父有廢疾。或父已請老。子爲大夫出使在外也。敷氏云。尸云筮。則子弟之從行者衆矣。又云。  
唯羹飪之文意不具。或脫一祭字。云筮一尸者。據并祭祖廟當異尸也。韋氏協夢云。敷謂並祭祖廟。而唯一尸。若然。  
則何必言若昭若穆乎。且何以處父在者乎。褚氏云。祖與父存沒無定。故科祭其一。若如敷說。則何昭穆之有。下皇  
祖某甫。皇考某子。誤與此同。今案。敷說之非。盛氏及江氏均亦俱辨之。云腥饌不祭。則士介不祭也者。士介但有  
饌而無羹。故不祭。若然。則士介賜饗亦祭。記不言者。略也。云士之初行。不釋幣於廟。不祭可也者。盛氏云。士  
介初行。亦告於廟。至是乃不祭者。賤不載主也。今案。大夫士無木主。詳士虞禮陰厭節。盛氏謂賤不載主。未確。  
至謂士初行亦告廟。誤之出告反面事亡知存之義。士當亦與卿大夫同矣。云古文羹爲羔。飪作臠者。胡氏云。案。說  
文羹本从臠从羔。小篆从羔从美作羹。此古文羹爲羔者。蓋字之爛脫。飪作臠者。臠當作稔。說文。飪、大孰也。此  
古文。蓋借穀熟之稔爲之。傳寫又誤作臠耳。爾雅。饌。稔也。釋文。稔本作飪。此二字互借之證。郊特牲臠祭。  
臠亦稔之誤。○賈疏云。古者天子諸侯行載廟木主。大夫雖無木主。亦以幣帛主其神。後人駁之。謂上經釋幣即埋之。  
不云載之以出。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僕爲祝者。大夫〔疏〕正義曰。  
存以備參。僕爲祝。祝曰。孝孫某。孝子某。薦嘉禮于皇祖某甫。皇考某子。僕爲祝者。大夫〔疏〕正義曰。  
又云孝子。云皇祖。又云皇考者。上文云若昭若穆。故此亦兩言之。敷氏云。字祖而證考。亦假設之辭。注云僕爲  
祝者。大夫之臣攝官也者。禮運曰。大夫具官。非禮也。則攝官其常。故注云然。此僕爲祝者。亦是使僕攝祝也。定  
四年左傳。祝鮀曰。嘉好之事。君行師從。卿行旅從。臣無事焉。是君與大夫出境。祝不從行。故使僕爲之。釋官云。  
賈疏因此遂謂大夫本無祝官。非是。少牢大夫禮有祝。又左傳。范文子反自鄆陵。使其祝宗祈死。是大夫之臣有祝矣。  
如饋食之禮。如少牢饋食之禮。不言少牢。〔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此因事而祭。故惟筮尸無筮日。又無主婦助  
今以大牢也。今文無之。〔疏〕正義曰。且館於大夫之廟。記云知者。亦略敘其大節爲之耳。注云今



文無之者。蓋鄭於字句。假器于大夫。不敢以君之。〔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案。爲聘使。不得將祭器以行。必假於士。去國冀反者如此。則出聘者不以祭器行可知矣。注云不敢以君之器爲祭器。而臣不敢用也。曲禮曰。大夫寓祭器於大夫。士寓祭器於士。盛氏云。君之器。謂鼎豆之屬。君所歸於賓者。亦可爲祭器。而臣不敢用也。盼肉及廋車。盼。猶賦也。廋。度也。度。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賦。及。〔疏〕正義曰。注云盼猶賦也者。禮記王制。名山大澤不以盼。鄭注。盼讀爲班。周禮。之。明辯也。古文盼作紛。〔疏〕正義曰。注云盼猶賦也者。禮記王制。名山大澤不以盼。鄭注。盼讀爲班。周禮。爾雅釋言。班。賦也。郭注。謂布與蓋。皆分物與人之意。故以盼猶賦解之。云廋度人也。車中車也。二人掌視車馬之官也者。釋官云。廋。度。車。注以廋人車當之。考周禮廋人下士。而中車掌公車之政令。以下大夫爲之。疑大夫出聘未必有此官從行也。周禮廋人下有圉人掌養馬。廋人亦通稱。左傳。崔子使圉人駕。又孟氏選圉人之壯者。是大夫亦有圉人掌馬也。車。則大夫家掌車之官。若左傳云。鮑子之臣差車鮑點。叔孫氏之車子鉏商之類。或曰。廋車蓋度人中車之徒。屬從聘賓行者。云賦及之。明辯也者。此謂大夫受饗而祭。祭訖。盼肉廋車。賤官亦及之。明其下逮無不辯也。云古文盼作紛者。蓋由形近致誤。故鄭不從。

右記賓受饗而祭

聘日致饗。急歸大。〔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日。唐石經作自。誤。注急歸大禮四字。今本。俱脫。嚴。徐集釋。通矣。乃於是日。即歸饗餼。是急。明日。問大夫。不以殘日問人。崇敬也。〔疏〕正義曰。注云不以殘日問人。崇敬也者。謂歸大禮也。大禮。謂饗也。明日。問大夫。古文曰。問夫人也。〔疏〕不以聘日問大夫。而以聘之明日問大夫。是不以殘日也。云古文曰。問夫人也者。胡。夕。夫人歸禮。與君異日。下之。〔疏〕正義曰。注云與君異日。下之也者。此氏云。蓋涉下文夕夫人歸禮而誤耳。夕。夫人歸禮。也。今文歸作饋。〔疏〕夕乃問大夫之夕。是與君致饗異日也。云今文歸作饋者。詳前。君使卿章弁歸饗餼下。既致饗。旬而稍。宰夫始歸乘禽。日如其饗餼之數。稍。稟食也。乘禽。乘行之禽也。其賓與上介也。〔疏〕正義曰。旬。十日也。既致饗。旬而稍。謂致饗之後。十日而賓猶未歸。則更致稍食。恐米禾之古文既爲饋。〔疏〕不繼也。宰夫始歸乘禽。亦謂於旬日始也。必使宰夫者。三禮札記云。周禮宰夫職。掌賓客之委。

積膳。鄭注。膳。禽羞也。此天子禮諸侯。當亦然。故宰夫主歸之。○注乘禽。毛本作乘。校勘云。謂。獸本。集釋。敖氏。俱作禽。是也。今案。古文既爲餼。胡氏承琪古今文疏義作古文餼爲既。云。十行本作古文既爲餼。毛本同。蓋皆傳寫誤倒。今更正。案此餼爲既者。以餼爲經內饗餼之餼。非既致饗之既也。若以爲既致饗之既。則既訓已與餼義絕不相通。無緣致誤。疏義說似是。然殷本及各本俱與十行本同。茲仍之。而附其說於後焉。云稍稟食也者。詳上經唯稍受之下。云乘禽乘行之禽也者。賈疏云。別言此者。欲見此乘非物四曰乘。今案賈蓋以下多言雙。故疑非物四之乘。然語意未詳。周禮掌客鄭注。乘禽。乘行羣處之禽。謂雉鴈之屬。於禮以雙爲數。方氏苞云。曰乘禽。以其雄雌相乘而爲偶也。故致之亦以雙。然則乘禽即謂鳥之雄雌並行者矣。云謂鴈鷺之屬者。爾雅曰。舒鴈。鵠。舒鴈。鷺。莊子。命豎子殺鴈而烹之。左傳。饗人竊更之以鷺。是二物皆可供膳。故舉以爲證也。云其歸之以雙爲數者。謂歸禽如其饗餼之數。每牢一雙。聘義曰。乘禽日五雙。謂實也。實饗餼五牢。故五雙。上介三牢。則三雙。士介一牢。則一雙。云其實與上介也者。言乘禽日日歸之。惟實與上介耳。若士介。則閒日矣。胡氏承琪云。古文餼或從食。案饗餼字本作氣。說文。氣。饋客之芻米也。从米。气聲。春秋傳。齊人來氣諸侯。氣。或从既。餼。氣。或從食。自經典假氣爲雲。气字。而饋客之氣遂皆作餼。或有作既者。如此經古文。及中庸既稟稱事。大戴禮朝事私覲致饗既。段氏玉裁以三既字皆繫之省。案一切經音義云。餼。古文作饗。雖不言饗禮古文。疑玄應所見儀禮注本。容有作古文餼爲饗者。鄭注中庸云既讀爲餼者。轉从今字。使人易曉。故於此經亦從今文作餼也。士中日則一雙。中猶閒也。不一日。凡獻執一雙。委其餘于面。執一雙。以將命也。面。前也。其受之也。上介受以入相拜於門中。乃入授人。上介〔疏〕正義曰。注其受之也。毛本也作止。校勘記云。嚴、徐集釋。楊、敖、俱作也。受亦如之。士介拜受於門外。〔疏〕通解作止。下句敖作上介受之以入告。今案。嚴本及各本俱作上介受以入告之。云執一雙以將命也者。少儀曰。其禽加於一雙。則執一雙以將命。委其餘。與此記義同。惟文有詳略耳。彼注云。加猶多也。云面前也。詳士冠禮。云其受之也。上介受以入告之。至乃入授人。略如私獻儀節。惟士舉其餘從之。私獻節無此文。蓋約士介面卿時士三人坐取羣幣以從之文也。實不辭。以記無辭文。拜受於庭。拜字疑衍。上經賓三拜乘禽于朝。注云。發去乃拜乘禽。則此時不拜可知。乘禽微物。乃使實日日亟拜乎。下云上介相拜。亦非。李氏云。記云凡獻。知受之知受賓私獻之禮也。不辭者。歸禽。禽羞俶獻比。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禽羞。謂成熱有禮輕。上介受如賓。士介受於門外。皆倣受饗餼禮。禽羞俶獻比。齊和者。俶獻。四時珍美新物也。倣。始也。言

其始可獻也。聘〔疏〕正義曰。注比放也。校勘記云。監本比誤作此。云比放也。其致之禮如乘禽也者。放與倣同。義謂之時賜。〔疏〕謂其致禽羞倣獻之禮。略與歸乘禽同也。餘詳上經燕與羞倣獻無常數下。○吳氏疑義云。注以放訓比。謂禮如乘禽。不知彼生此熟。烏能倣而行之乎。經義述聞云。全經之例。兩事相若者。則云亦如之。或云如某事之禮。無言比者。竊疑比字本屬下句。當讀如比及三年之比。舊比及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乃請觀也。禽羞倣獻之下。蓋有脫文。今不可考矣。今案此節文義難解。逃聞以爲有脫誤者近之。

右記賓主行禮節次及禽獻之等殺

歸大禮之日。既受饗餼。請觀。聘於是國。欲見其宗廟之好。〔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案聘禮有請觀之事。敖氏舉乃於歸大禮之日。請於歸饗餼之鄉。以達於君而已。非即日觀也。亦如上經賓請有事於大夫。非即日問也。方氏菴云。請觀事微。故不特請。而假於致饗餼者以達之。其入觀之日。則惟主君所命。非受饗餼之日。旋請旋帥以入也。今案王說方說甚是。下文云訝帥之。乃終言其事耳。李氏云。吳季札聘魯。請觀于周樂。晉韓起聘魯。觀訝帥之。自書于大史氏。皆其事。今案觀樂觀書。皆可爲請觀之證。鄭專主宮廟言者。以下有自下門入之文也。訝帥之。自下門入。帥猶道也。從下門外。〔疏〕正義曰。注云從下門外入。游觀非正也者。聘享等事是正事。皆自大門入。此游觀非正也。故自下門入。下門蓋卽便門之類。吳氏章句云。下門。其偏隅有門如闕。門。歟。

右記賓游觀

各以其爵朝服。此句似非其次。宜在凡。〔疏〕正義曰。注此句下。嚴本有似非其次四字。未有絕闕在此四字。今本致禮下。絕闕在此。俱脫。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敖氏。俱有。通解與今本同。云此句似非其次。宜在凡致禮下者。鄭以下文凡致禮爲致饗食之禮。上經云若不親食。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致之。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亦如之。故知各其以爵朝服。當在凡致禮下。絕闕在此也。盛氏云。其謂賓與上介也。致賓以卿。致上介

以下大夫。朝服。殺於致饗也。今案盛說頗明。或以此句屬上節。非。

### 右記致禮者之爵服

士無饗。無饗者無償。謂歸餼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償、唐石經。嚴、徐、陳、閻、葛本。集釋、通解、楊、士介四人。皆無大牢。是無饗也。上賜饗注以饗爲大禮之盛者。故無饗。則禮從簡略。不償使也。上經已言無償。但未言其義。故記明之。

### 右記士介之殺禮

大夫不敢辭。君初爲之辭矣。此句亦非其次。宜在明日問大夫之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亦非其次四字。今本俱脫。嚴、徐、摯者出請事。但入告而不辭也。所以然者。以資私親退。即請有事於大夫。君已禮辭而許之矣。故不敢辭也。

### 右記賓問大夫大夫不辭

凡致禮皆用其饗之加籩豆。凡致禮。謂君不親饗賓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其、其實。〔疏〕正義曰。注云凡致及上介。以酬幣致其禮也者。即上經致饗以酬幣是也。云其其實與上介也者。上經實與上介。君皆饗之。唯上介不言饗。故知其者指實與上介耳。云加籩豆。謂其實也者。謂其所實之物。周禮饗人。加籩之實。饗茨棗脯。饗茨棗脯。醢人加豆之實。芹菹兔醢。深蒲醢醢。箴道鴈醢。箴道魚醢。是也。以夫人歸禮推之。則實加籩豆當各六。上介加籩豆當各四。左傳昭六年。晉侯饗季武子有加籩。是其證矣。記言此者。恐人疑加籩豆在常禮之外。致饗或不用。故特明之。言皆者。皆實與上介也。云亦實於簠簠者。校勘記。據單疏要義無簠字。疑爲衍文。盛氏以注約公食禮言之。謂豆實於簠。簠實於簠。但記不言簠。亦非簠。或謂豆實濡物實於簠。簠實乾物實於簠。說亦可從。云饗禮今亡者。

詳上經公子賓壹食再饗下。無饗者無饗禮。士介無饗禮。〔疏〕正義曰。注饗校勘記云。陳、闕、監、葛、楊氏。俱誤。此。以見無文可證耳。已詳上。無饗者無饗禮。以其卑也。

右記致饗與無饗

凡饌大夫黍稷稷筐五斛。謂大夫饌賓上介也。器實而大略。〔疏〕正義曰。上經大夫饌賓米八筐。上介亦如之。不言米。蓋稷及筐大。饌賓上介也者。故氏謂凡饌士介在內。不知記明言饌大夫。不云饌士。又鄭上經注謂衆介無饗。此云黍稷稷。明止謂賓與上介。注說是。云器實而大略者。謂筐止八而每筐容米五斛。是器實而大。對君饌米百筐。筐半斛。器小而多者爲略也。

右記大夫饌賓上介之實與器

既將公事。賓請歸。謂已聞大夫事畢。請歸。不敢自專。謙也。〔疏〕正義曰。注云謂已聞大夫事畢者。問大夫。亦是恐人疑既將公事爲行聘享事畢。故特明之。云請歸不敢自專。謙也者。蓋問大夫畢。即請於主國以定歸期。是不敢自專也。云主國留之饗食燕獻無日數。盡殷勤也者。獻謂敬獻。無日數。言非一日。所以盡殷勤。故又有旬而稍之禮也。凡賓拜于朝。訝聽之。拜。拜賜也。〔疏〕正義曰。上經已言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此復記之者。賓受君饗。謙補之也。訝聽之義詳上經。注云唯稍不拜者。明稍以外無不拜。稍禮詳前。

右記賓請歸拜賜

燕則上介爲賓。賓爲苟敬。饗食君親爲主。尊賓也。燕。私樂之禮。崇恩殺敬也。賓不欲主君復舉禮事而已。於是介大夫也。雖爲賓。猶卑於君。君則不與。〔疏〕正義曰。注介大夫也。宰夫獻。爲主人代。〔疏〕正義曰。敖氏云。燕禮充禮也。主人所以致敬者。自敵以上。〔疏〕毛本介誤亦。○缺。宰夫獻。爲主人代。〔疏〕正義曰。敖氏云。燕禮親爲主。而使宰夫獻。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此與他國之臣燕亦用此禮者。所以別於其君也。今案。宰夫獻。即燕義所謂使宰夫爲獻主也。宰夫當爲膳宰。辨見燕禮。釋官云。儀禮經內所言宰夫。皆與周禮宰夫職合。惟此記云宰夫獻。則指謂膳宰。儀禮經是周公所作。其記出於後儒之手。如士冠禮記引孔子之言。則作記者在春秋後可知。春秋時通稱膳宰爲宰夫。故此記因之。

### 右記燕聘賓之禮

無行。則重賄反幣。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必重其賄與反幣者。使者歸以得禮多爲榮。所以盈聘君之意也。反幣。其能國乎。厚賄之。此謂重賄。〔疏〕正義曰。注此謂重賄。集釋重作厚。非。云無行謂獨來復無所之也者。如左傳反幣者也。今文曰賄反幣。〔疏〕吳公子札聘魯。遂聘齊。聘鄭。聘衛。聘晉。是所聘不一國。此則特爲己國來。聘說亦不復往他國。是無行也。秦西乞術聘魯。事在左傳文十三年。彼云厚賄之。是賄聘使。此云重賄。是報聘君。二者不同。鄭特引以爲重賄反幣之證耳。盛氏云。賄。主國所以遠聘君者。上經賄止用束紡。今則加厚之。反幣。主國所以報享者。上經唯言禮玉束帛乘皮而已。今則盡反其享君享夫人之物也。重賄而又盡反其幣。皆所以答其特來之厚意。敖以賄幣釋之。非。今案盛說是也。云今文曰賄反幣者。古文作重賄反幣。今文無重字。案無重字。則以答聘君之意。不見故鄭不從也。

### 右記特聘宜加禮

曰。子以君命在寡君。寡君拜君命之辱。此贊君拜聘享辭。〔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曰上。集釋。通解。俱有辭也。在。存也。〔疏〕字。○此及下三節。卽上經公館賓時。所謂聘享。



夫人之聘享。問大夫。送賓。公皆再拜之四事也。因經未言贊拜之辭。故記君以社稷故。在寡小君拜。此贊拜夫人補之。注云在存也者。謂在存間之意。周禮大行人曰。歲徧存是也。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其卒亦曰寡君拜命之辱。〔疏〕正義曰。注云言君以社稷故者。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者。案取重如此。若曰。君視寡君。延及寡小君。是以主君當其惠矣。注云夫人與君體敵。不敢當其惠也者。對下拜間大夫之辭而言。大夫與君不敵。故敢當其惠也。云其卒亦曰寡君拜命之辱者。上節末云寡君拜君命之辱。此節在寡小君下。止云拜者。是省文。其實節。君視寡君。延及二三老。拜。此贊拜間大夫之辭。又拜送。拜送賓也。其辭蓋云。子將有末亦當曰寡君拜命之辱也。君視寡君。延及二三老。拜。此贊拜間大夫之辭。又拜送。拜送賓也。其辭蓋云。子將有承上君館之下。宜〔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此節經注。唐石經。嚴、徐集釋。俱在君視寡君館下。散同。今本秦氏世佐。諸本。並在延及二三老拜之下。於文義為順。今案以上經文次考之。送賓在問大夫之後。唐石經及嚴徐各本是也。校勘記又云。注自拜聘享至此亦非。其次宜承上君館之下。共十七字。嚴徐集釋俱如是。今本作此宜承上君館之下。脫九字。通解祇有下七字。注云自拜聘享至此。亦非其次。宜承上君館之下者。謂自曰子以君命在寡君以下至此。並當承上記明日君館之下也。李氏云。案君館之自終上有故加書之文。此贊拜辭在重賄反幣下。釋皮帛謝主人上。與公館賓之節正相當。其次宜在此。今案李說與注異。

右記公館賓拜四事之辭

賓于館堂楹間釋四皮束帛。賓不致。主人不拜。賓將送去是館。留禮以禮主人。所以謝〔疏〕正義曰。主、毛記云。注所以謝之下。嚴、徐、集釋。通解。要義。敖氏。俱有也字。楊氏無。○敖氏云。必釋於此者。明為館故也。皮亦在堂。禮之變也。今案館有主人。而賓釋皮帛以謝之。則其館於大夫士家之廟益可見矣。注云不致不拜。不以將別崇新敬也。將別崇新敬也者。此亦將去。示禮有終之意。敖氏謂難乎其為授受。恐非。

右記賓謝館主人

大夫來使無罪。饗之。樂與嘉賓。〔疏〕正義曰。來使。謂來聘。敫氏云。饗之。親饗之也。主過則餽之。餽之。主之。

也。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故耳。聘義曰。使者聘而誤。〔疏〕正義曰。注。腥致其牢禮也。毛本。腥作生。校勘記云。主君不親饗食。所以愧厲之也。不言罪者。罪將執之。〔疏〕正義曰。注。腥致其牢禮也。毛本。腥作生。校勘記云。

云。饗之。腥致其牢禮也者。腥謂殺而未烹。左傳。饗牽竭矣。服注。腥曰餽。是餽亦訓腥。蓋不親饗故腥致之也。云其致之辭。不云君之有故耳者。張氏爾破云。君有故。亦不親饗。此以使者有過而不饗。故致辭異也。引聘義者。證有

過不饗之事。云不言罪者。罪將執之者。案罪。失誤之大者。過。失誤之小者。有過。雖不親饗。猶腥致之。有罪。則不唯不饗而已。亦不餽之也。鄭云。罪將執之者。蓋據春秋時有執他國之大夫者。然恐非古禮也。敫氏以過爲上經若

過邦之過。餽卽餽之以其禮之餽。又以下節。其介爲介。饗賓有介者。尊。〔疏〕正義曰。此承上無罪饗之而言。謂饗賓其介爲介之上。有闕文。皆謬解。斷不可從。其介爲介。饗賓有介者。尊。〔疏〕正義曰。此承上無罪饗之而言。謂饗賓

爲介。故云其介也。必知介爲上介者。敫氏云。士介賤。不可以與主君爲禮故也。今案上經饗食。賓介。不及士介。是其證矣。李氏云。春秋傳襄二十七年。宋公兼饗晉楚之大夫。趙孟爲客。子木與之語。弗能對。使叔向侍言焉。子木亦

不能對也。叔向蓋爲趙孟介而從饗者。食禮介雖從入。不從食也。○注。賓尊。汪氏中校本改爲尊賓。義似較勝。云饗賓有介者。對燕禮以上介爲賓。以賓爲荀敬。無介也。云行敵禮也者。賈疏云。若癭飲酒。賓主行敵禮而有介然也。

有大客後至。則先客不饗食致之。卑不與尊。〔疏〕正義曰。注。尊下。校勘記云。嚴、徐、集解、通解、俱有者字。楊本無。○大客。敫氏以爲朝君。賈疏以爲大國之卿。案三禮

札記云。周禮大行人掌大賓之禮。及大客之儀。鄭注。大賓。要服以內諸侯。大客。謂其孤卿。據此。則大賓。大客。是

對要服以外言之。其要服以內賓客。不分大小也。況上經言饗食有定禮。不分別大小國。左傳昭元年。趙孟。叔孫豹。曹大夫入于鄭。鄭伯兼享之。曹是小國。而其大夫得與趙孟叔孫豹同享。豈以大國之卿後至。而遂廢小國之卿饗食之

禮乎。賈說非矣。司儀職雖以諸侯相朝爲賓。大夫來聘爲客。然對文具。數則通。此篇賓客多通稱。則大客卽謂諸侯。其先至之大夫。自不得與諸侯齊禮也。當從敫說。

右記饗不饗之宜

唯大聘有几筵。謂受聘享時也。小聘輕。雖受於廟。不爲神位。〔疏〕正義曰。小聘不筵几。記恐人疑大聘亦然。故特明之。大聘有几筵。聘之無几筵亦見矣。詳上經小聘曰間下。

右記受聘問之異

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十簋曰秉。乘十六斛。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簋者。今文簋爲通。〔疏〕正義曰。注今文簋爲通。毛本文誤八。校勘俱作文。云乘十六斛者。上云十斗曰斛。十六斗曰簋。此十簋曰秉。據數計之也。若以斛計之。則一乘十六斛矣。此秉爲量名。與下四秉曰筥之乘異。云今江淮之間量名有爲簋者。簋與庾同。云今文簋爲通者。詳上經東萊有五簋下。二百四十斗。謂一車之米。〔疏〕正義曰。注云謂一車之米者。謂二百四十斗爲一車之米也。二百四十斗。即二十乘十六斛五簋。又八斛。是二十四斛。四秉曰筥。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筥。積名也。若今萊易之閒刈稻。〔疏〕正義也。○自十斗曰斛至此。皆言米數也。聚把有名爲筥者。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疏〕曰。注萊易。毛本易作陽。校勘記云。通解。楊、敷、散、俱作易。釋文。宋本。亦作易。今本作易。案萊易二地名。故云之閒。或誤作易。遂誤作陽。今案殿本作易。黃氏丕烈云。影宋鈔釋文作易。段氏云。凡釋文陽字無有作易者。殿本與釋文合。萊易二水名。漢書。故安易水東至范陽入濡水。亦至范陽入涿。此萊字當即涿也。案地名水名二說略殊。然其字之爲易無疑矣。云此秉謂刈禾盈手之秉也者。上文云十簋曰秉。鄭恐人以此秉與上秉同。故特辨之。云筥積名也。若今萊易之閒刈稻聚把其名爲筥者。案周禮掌客注云。米禾之秉筥。字同數異。禾之秉。手把耳。筥。積名。稻之稻。謂一積也。是筥爲積名。不特此秉非斂穧之秉。即此筥亦非筥筥之筥矣。云詩云。彼有遺秉。又云。此有不斂穧者。大田篇文。鄭引以證秉筥之爲禾數也。毛傳云。秉。把也。孔疏云。秉。刈禾之把也。積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筥。謂一積。然則禾之秉一把耳。米之秉十六斛。禾之筥四把耳。米之筥則五斗。是其字同數異矣。十筥曰稷。

十稷曰秬。四百秉爲一秬。一車之禾三秬。爲千二百秉。三「疏」正義曰。案上云四秉曰筥。則十筥曰稷。四十秉曰秬。三百筥。三百秉也。故又云四百秉爲一秬。○注云文稷作糴。校勘記云。糴、閩本作糴。誤。釋文通解俱作糴。今案嚴本作糴。云一車之禾三秬者。卽上經歸糴。云禾三十車。車三秬也。云爲千二百秉者。一秬四百秉。三秬是爲千二百秉。三百筥。三十稷也。掌客注云。禾、粟實并刈者也。亦引此記。云每車三秬。則三十稷也。稷猶束也。然則筥爲未束之名。稷爲已束之名。十筥曰稷。則四十把共一束也。云古文稷作糴者。案說文糸部無糴字。惟禾部稷下云。布之八十縷爲稷。胡氏云。布縷之稷。古字借爲之。說文稷下。注解疑有脫誤。稷字从禾。當爲禾數。故鄭從今文。○自四秉曰筥至此。皆言禾數也。

### 右記明致糴米禾之數

# 儀禮正義

## 卷十九

### 公食大夫禮第九

鄭目錄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也。於五禮。屬嘉禮。大戴第十五。小戴第十六。別錄第九。〔疏〕正義曰。主。毛本誤作壬。集釋大

五等邦國之通稱。大夫。謂下大夫。對卿爲上大夫也。凡待賓客之禮。有饗有食有燕。燕主於酒。而食主於飯。饗則兼之。鄭云。主國君以禮食小聘大夫之禮也者。案經云。賓朝服卽位于大門外如聘。明先聘後食。此所食之饗。卽聘賓也。必知爲小聘大夫者。小聘使大夫爲賓也。賈疏云。下文。薦豆六設。黍稷六簋。庶羞十六豆。此皆皆是下大夫小聘之禮。下乃別云上大夫八豆。八簋。庶羞二十豆。是食上大夫之法。故知據小聘大夫也。魚腸胃倫膚皆七者。謂子男小聘之大夫。今案此篇主言食子男小聘大夫。而侯伯大聘使卿爲賓。使大夫爲上介。亦有食可知。敖氏謂與前篇互見其禮。是也。據聘禮云。賓一食再饗。上介一食一饗。不言士介。此又單言大夫。則士介無食也。三禮札記云。天子有食諸侯之禮。大行人云。上公食禮九舉。侯伯食禮七舉。子男食禮五舉。是也。諸侯相朝。有相食之禮。掌客云。上公三食。侯伯再食。子男一食。是也。諸侯於本國之臣亦有食禮。左傳。魏絳和戎。晉侯與之禮。食。是也。天子諸侯養老。亦用食禮。禮記。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又曰。秋食耆老。是也。此篇是主言諸侯食聘賓。並及大夫相食之禮。卽聘禮所云。公於賓。壹食再饗。大夫於賓。壹饗壹食。是也。今惟此篇禮存。其餘皆不可考矣。或曰。樂記言食三老五更。祖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酹。冕而總干。此不親割。不設樂。執醬而不執爵。蓋食禮之中亦有隆殺焉。又此篇主於食飯。而無賓主之酬酢。其食飯也。亦止賓一人。而主君不舉素食。故無昨席。然而鼎俎具陳。庶羞畢備。其侑勸。則皮幣咸有。其執事。則卿大夫士皆在。其食餽也。則卷牲俎以歸賓。是亦待賓客之重禮也。禮經釋例云。食重於燕。不獨食禮公自爲主人。燕禮使宰夫爲主人之別也。食禮有幣。燕禮無幣。食行於廟。燕行於寢。食牲用大牢。燕牲用狗。食使大夫戒賓。燕於庭命賓。皆其例矣。萬氏斯大乃謂食視燕饗爲輕。誤甚。饗禮篇亡。不可考。其禮則又重於食焉。云於五禮屬嘉禮者。周禮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飲食

饗燕。皆屬嘉禮。故知食亦屬嘉禮也。

公食大夫之禮。使大夫戒。各以其爵。戒猶告也。告之必使同班。敵者易以相親敬。〔疏〕正義曰。自此至大夫既七。七奠於鼎。逆退復

也。陳具。二也。賓入拜至。三也。鼎入載俎。四也。注戒。謂至賓館戒之。使來主國之廟受食也。據下云途從之。則本日戒可知。云戒猶告也。告之必使同班者。謂食卿使卿戒。食大夫使大夫戒也。敖氏云。各以其爵。則兼

卿大夫言矣。此蓋顯下經見上大夫之禮而立文也。敖說得經意。云敵者易以相親敬者。此釋各以其爵之義也。敖氏云。飲食之禮。賓主敵。則主人親戒速。所以尊賓也。此使戒賓而各以其爵。亦其義耳。說亦通。上介出

請入告。問所以來事。〔疏〕正義曰。注問所以來事。毛本以下有爲字。嚴本、集釋、要義、俱無。張氏識誤云。注曰問所來事。案釋文云。以爲于僞反。今本于以字下脫一爲字。從釋文。據此。則張所見本原無爲

字。特因釋文增入。文句反嫌冗複。黃氏校錄云。單疏述注云。問所以來事者。釋云。賓使上介出請大夫所爲來之事。賈蓋以爲字釋以字。據此。則賈所見本亦無爲字。盧氏詳校謂釋文是所爲誤作以爲。非也。今從嚴本。三

辭。爲既先受賜。〔疏〕正義曰。敖氏云。食必三辭者。重於燕也。燕則再辭而許。今案。饗亦三辭可知。注云。爲既先受賜。不敢當。賈以先受賜。謂聘日致饗。或云饗先於食。先受賜。謂先受饗也。注云。賓出

拜辱。拜使者屈辱。〔疏〕正義曰。賈出。謂三辭許之。乃出外門外也。注云。拜使者屈辱來迎已者。是以拜辱爲拜使者來迎已。

必稽首。此但云拜。則其爲拜使者明矣。大夫不荅拜將命。不荅拜。爲人使也。將猶致也。〔疏〕正義曰。爲人使者不荅拜。說已詳前。賓再拜稽

首。受命。大夫還。君。賓不拜送。遂從之。不拜送者。爲從之不終事。〔疏〕正義曰。注云。不拜送者。爲從之不終事者。謂賓從之

遂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案。遂從之。文與此同。而拜送者。賈謂尊天子使。是也。鄉飲鄉賓朝服卽位于射亦有從之。之文而拜送者。賈鄉飲疏謂鄉大夫尊賓卑。故特拜辱而送之。亦是也。餘詳鄉飲篇。賓朝服卽位于

大門外如聘。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如聘。亦入於次俟。〔疏〕正義曰。注云。於是朝服。則初時玄端者。鄭以經於此始言朝服。則前



聘。故至次中始易朝服。此乃鄭之說也。故氏云。拜令之時。賓周朝服矣。於此乃著之者。明其與聘服異。王氏上議云。聘禮歸賓。賓必朝服禮辭。此公食戒賓。賓再拜稽首。如親對主君然。其必朝服可知。注謂初時玄端。未確。韋氏協夢云。賓與大夫行禮皆朝服。大夫退而賓即從之。并無易服之節。則其先已朝服可知。必著之者。嫌聘時皮弁服。食禮盛。或亦與聘同也。此皆申敖氏。似亦可從。云如聘亦入於次俟者。案聘禮曰。賓皮弁聘至于朝。賓入于次。注云。入於次者。俟辨也。次在大門外之西。即此注言俟之義。舊氏云。如聘如至大門外入次之儀也。

### 右戒賓賓從

即位具

主人也。擯者俟君於大門外。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於廟門之外。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即位者。待賓之人。具者。待賓之物。今案。此說最明。具如具官饌之具。謂各饌其所當供之物。燕

禮告具而後即位。此則即位乃具也。注云主人也者。謂此即位指主人言也。秦氏惠田云。經書即位。不言主人者。上言賓即位。則此爲主人可知也。敖氏以即位仍屬賓者。非。郝氏又連上文如聘即位爲句。尤誤。云擯者俟君於大門外者。擯者即下納賓之大夫也。立於大門外待事也。云卿大夫士序。及宰夫具其饌物。皆於廟門之外者。卿大夫士序立於廟門外。待君迎賓入乃入。以及宰夫所具饌物。斯時皆在廟門外。故因言主人即位而詳及之。案定。謂之饌。定猶熟也。著。〔疏〕正義曰。注熟。集釋作執。戴氏云。古通用執。○云肉謂之羹者。爾。甸人陳鼎七當之者。下以爲節。

門南面西上設局。鼎若束若編。

七鼎。一大牢也。甸人。冢宰之屬。兼享人者。南面西上。以其爲賓。統於外也。局。鼎扛。所以舉之者也。凡鼎。蓋以茅爲之。長則束本。短則編其中。

央。今文局作鉸。

〔疏〕

正義曰。鼎。冢宰作鼎。注同。注云七鼎。一大牢也者。牛羊豕具爲大牢。七鼎者。牛一。羊數也。小聘賓與大聘上介爵同。故鼎皆七。云甸人冢宰之屬兼享人者。賈疏云。案天官有甸師氏。又有享人。皆屬冢宰。彼天子禮。諸侯比天子爲兼官。故甸人兼享人也。必使甸人陳鼎兼享人者。案享人職云。掌共鼎饌。又案甸師職云。掌帥其徒以薪蒸役外內饗之事。故使甸人兼享人陳鼎。少牢無甸人官。故饗人陳鼎也。儀禮釋官云。周禮甸師職曰。掌帥其屬而耕耨王藉。又曰。王之同姓有舉。則死利焉。禮記文王世子曰。公族有死。舉。則祭於甸人。成十年左

傳。使甸人獻麥。杜注。甸人主爲公田者。是諸侯謂之甸人。天子謂之甸師。其職掌一也。據少牢。大夫無甸人。則士亦無之。既夕士禮。甸人抗重。蓋公臣來治士之喪事者。非士有甸人也。云南面西上。以其爲賓統於外也者。凡鼎陳於門外。多北面北上。此南面西上者。以此鼎爲賓設之。賓在門外之西。故使統於外也。云凡鼎簋蓋以茅爲之。其則束本。短則編其中央者。蓋疑辭。李氏云。茅之爲物潔白。故竈疑用之。方氏苞云。若束若編。其爲茅可知矣。著其異於尊罍之用布也。設洗如饗。燕禮則設洗于阼階東南。古文饗或作鄉。〔疏〕正義曰。注云必如饗者。先餘詳士冠禮設局簋下。設洗如饗。燕禮則設洗于阼階東南。古文饗或作鄉。〔疏〕正義曰。注云必如饗者。先公作經。有饗禮。有食禮。饗在先。食在後。設洗如饗。謂食禮設洗之處如饗禮所設之處耳。二禮相繼而行。故云如其近者也。聘禮注雖有饗與食互相先後之文。然終以先饗後食爲正。聘禮公于賓壹食再饗下。云饗禮亡。燕禮則設洗于阼階東南者。以饗禮既亡無可考。故引燕禮以明之。方氏苞云。饗禮設。凡設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當時諸侯苦其難行。故去其籍。云古文饗作鄉。亦詳聘禮。小臣具槃匱在東堂下。公爲盥也。公尊不就洗。小臣於〔疏〕正義曰。注云爲公盥也者。言盤匱爲公盥設也。槃。盛盥棄水。匱。盛水以沃盥者。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疏〕云公尊不就洗者。凡行禮賓至。敵者。皆盥於洗。公尊。則不就洗。故特設槃匱以待之。祭祀尸尊。亦不就洗。詳士虞禮區水錯于槃中南流下。云小臣於小賓客饗食掌正君服位者。周禮太僕職曰。祭祀賓客。正王。服位。小臣職曰。小祭祀賓客饗食。掌事如大僕之禮。諸侯無大僕。以小臣兼之。詳燕禮大射儀。然其職掌亦與天子小臣同。是小臣於饗食掌正君服位也。又周禮小臣職曰。祭祀朝覲沃盥王盥。故此公盥之事。小臣掌之。凡設槃匱者必有單巾。少牢。祭日設槃匱與單巾于西階東。士虞特牲皆有單巾。此不言者。文略。亦詳士虞禮。宰夫設筵加席几。設筵於戶西南面而左几。公不賓至。〔疏〕正義曰。注左几。凡字闕葛俱誤作凡。○筵。蒲筵。席經未言設筵之處。故注明之。戶西。即所謂戶牖之間。堂上尊位也。凡布席於堂上。皆南面。布席於室中。則東面。左凡者。爲人設几也。爲神則右几。詳士昏禮主人筵于戶西西上右几。云公不賓至授几者。親設清簋。可以略此也。聘禮禮賓。賓至。公迎賓入。受几授賓。此但設之。是不親授。故記不授几注云。異於禮。無尊。主於食。〔疏〕也。謂異於聘時禮賓也。所以然者。以食禮公親設醴醕及大羹清。親設者多。故此可略也。無尊。主於食。〔疏〕正義曰。故氏云。經言此飲酒漿飲俟于東房。飲酒。清酒也。漿。飲。醕。漿也。其俟於東房上。飲酒。〔疏〕正義曰。飲酒。漿或用意也。飲酒漿飲俟于東房。先言飲。明非獻酬之酒也。漿飲先言漿。別於六飲也。〔疏〕正義曰。





太史惠言儀禮圖以夾北置北階下。本故禮公儀禮集說。故氏云。東夾北。北堂下之東方也。蓋邇來非禮者。以東夾北。於房東西。東夾在東房之東。故以北堂下東方爲夾北。與鄭注以夾北在房中不同。張太史既依鄭氏爲圖。以東夾北。之南。乃不用鄭氏夾北在房中之說。而依敖氏以夾北在北堂下。則違鄭義。亦失教義矣。今案以夾北爲房中。本鄭氏特性饋食禮注。其說是也。焦氏又謂夾與房有戶以相通。則非。詳特性饋食禮豆籩饌在東房下。注云宰宰夫之屬也者。宰即謂內宰。儀禮釋官云。祭周禮內宰職曰。凡賓客之裸獻瑤爵皆贊。致后之賓客之禮。注引坊記云。賜侯殺經侯而竊其夫人。故大饗廢夫人之禮。是賓客之饗食內宰有事焉。諸侯禮亦同也。經云大夫立于東夾南。牢東夾北。若以宰爲大宰。則諸侯之大宰是上大夫。何以不位於東夾南。而位於東夾北。據下云。內官之士。在宰東北。注以內官之士爲內宰之屬。則此宰明爲內宰可知。周禮。外宗祭祀佐王后薦玉豆。內宗佐傳豆籩。賓客之饗食亦如之。是饗食賓客夫人有薦豆籩之事。鍾豆屬。故使內宰執以授公。彼注乃謂宰爲太宰。不知周禮大宰職不主賓客饗食之事也。祭統。宮宰宿夫人。鄭注。宮宰。守宮官。周禮內宰注云。宮中官之長。然則諸侯之內宰。又謂之宮宰也。今案。周禮序官。大宰小宰宰夫皆同官。內宰統於治官。而宰夫爲治官之考。故云宰夫之屬也。必云宰夫之屬者。以是時宰夫位亦在房中也。當以此注爲正。後宰右執鍾注。宰。謂太宰宰夫之長也。與此注兩歧。恐非。云古文無南上者。儀禮今文西面下有南上二字。古文無。鄭以宰爲宰夫之屬。明非一人。故從今文。不從古文也。敖氏則從古文。謂經惟善宰。是獨立於此也。南上之文。無所用之。今案。周禮內宰下大夫二人。上士四人。中士八人。諸侯之官數雖無文。亦不止一人。卽如上文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經但言小臣。而敖氏以爲兼正與師在內。何此經言宰而斷爲獨立邪。又解此宰爲大宰。皆誤甚。褚氏云。東夾北。非大宰立位也。焦氏云。立於夾北者宰也。注云。宰。宰夫之屬也。西面南上。則必從宰夫而立。宰夫尊。立於南。其屬立於宰夫之北。而內官之士。又正宰之東北。蓋皆立於房也。下云宰夫自東房授醯醢。又云宰夫自東房薦豆六。則宰夫立東房甚明。前云宰立東夾北西面南上。兼宰夫而言也。陸醬六豆六簋之設。宰夫主之。宰佐之。宰若遠立北堂下。豈無所事乎。將有事而登降。不勝其煩乎。至於宰右執鍾。左執蓋。由門入。升自阼階。盡階不升堂。授公。以蓋降出。入反位。鄭注此宰爲大宰宰夫之長。則非立夾北爲宰夫之屬者。賈公彥以此宰卽彼宰。疏云。宰位東夾北。西面南上。今以蓋降出。送於門外。乃更入門。反於東夾北位。賈說是也。蓋前此宰立房中夾北。佐宰夫設豆設簋。至是出門執鍾授公。又復位於房中夾北者。此下宰夫設饌授漿飯。又必宰佐之。蓋凡宰夫之具皆饌於東房。自東房而設而授。非宰夫一人所能勝。此宰所以必立於東夾北。而東夾北必在東房。不然。宰僅有執鍾一事。何不竟立於門外。而乃立北堂下。趨出趨入。僅爲一鍾。可謂迂矣。且遠立北堂



下。於設俎設盥。皆不能目見。何以恰當其時而出執鐙也。則必有探而告之者。亦甚煩矣。惟其佐宰夫於房中。當此設黍稷六簋之後。即趨出執鐙。於事爲便也。案焦氏謂西面南上兼宰夫而言。其說甚確。然經於東夾北。不云宰夫而云宰者。以經云南上。則宰夫自在宰之南。而內官之士又在宰東北。故言宰而位次始明也。又焦氏解釋前後經文。反復辨論。亦極明析。雖未明言宰爲內宰。固不以鄭氏所云太宰當之矣。故氏謂無南上二字。則方氏觀承。胡氏承琪。俱已駁之矣。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自卿大夫至此。不先。〔疏〕正義曰。放氏未可從也。北。少退於宰也。王氏士讓云。自大夫士至內官之士。皆主國之臣。故位皆居東方。注云夫人之官。內宰之屬也。以經云內官。明是夫人之官。即內宰之屬也。儀禮釋官云。內官之士。當爲內小臣之屬。周禮內小臣奄上士四人。注。稱士者。異其賢。內小臣亦稱士。故云內官之士。其職云。若有祭祀賓客。則擯詔后之禮事。是以位在此。今案周禮內小臣寺人皆內官。寺人亦掌賓客之事。則夫人之官兼有寺人在內也。又此注云內宰之屬。則上立東夾北者。爲內宰益明矣。云自卿大夫至此不先即位。從君而入者。明助君饗食。自無事者。案下文大夫七鼎。士殺俎設羞。是食賓大夫以下皆有事。而云無事者。以入門時自無事。故不必先入也。聘禮。及廟門。公揖入。立于中庭。鄭注。公迎賓大門內。卿大夫以下。入廟門即位。介門西北面西上。以下。自統於賓也。然則承擯。〔疏〕正義曰。注云然則而俟之。明係先入。與饗食禮異也。西。少進東上者。賈疏云。以其介統於賓而西上。則擯統於君而東上可知。李氏云。承擯大夫也。故少進於士。今案。不言上擯者。上擯位在阼階下。記云卿擯由下是也。此注謂承擯紹擯立於士西。故以爲立於士東。章氏協夢云。今案上文士立于門東。北面西上。承擯是大夫。尊於士。公當楣北鄉至再拜賓降也。公再拜。〔疏〕正義曰。至再拜者。李氏云。凡言也者。皆與下事爲節。其來也。公再拜。〔疏〕正義曰。至再拜者。言此拜爲拜至也。賓降也。公再拜者。李氏云。凡言也者。皆與下事爲節。拜。拜降矣。〔疏〕正義曰。至再拜者。言此拜爲拜至也。賓降也。公再拜者。李氏云。凡言也者。皆與下事爲節。壹拜。後言再拜。序也。聘禮及此篇下文。先言公壹拜。賓降。公再拜。此不當有異。鄭注聘禮下文公壹拜賓降。皆云不俟公再拜。而此獨無之。則所據本已誤作至再拜矣。敖繼公集說謂賓降之上。脫公壹拜之文。此說尤非也。至再拜。則至壹拜之誤。何須又言公之壹拜乎。若謂至再拜爲總括下文之詞。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乃申書上文之再拜。則十七篇無此重沓之文。聘禮及此篇下文公壹拜之。何不聞總括其詞曰再拜乎。今案。述聞之說是矣。但經文相



傳已久。未敢遽改。賓西階東北面答拜。西階東。少就主君。敬也。〔疏〕正義曰。西階東。西階下之東也。答拜是目下事。賓而存其說於此。賓西階東北面答拜。主君。敬也。〔疏〕正義曰。西階東。西階下之東也。答拜是目下事。賓而存其說於此。賓西階東北面答拜。主君。敬也。〔疏〕正義曰。西階東。西階下之東也。答拜是目下事。賓而存其說於此。

君拜。無不稽首。注云西階東少就主君。敬也者。君賓者辭下。拜也。公降一等辭曰寡君從子雖將拜。在東。賓拜不於西階前而於西階東。是少就主君也。

與也。賓降再拜。公降。擯者釋辭矣。賓〔疏〕正義曰。拜也者。言賓不從擯者之辭而仍拜也。於是公降一等親辭之。猶降。終其再拜稽首。與。起也。聘禮作擯者曰。此曰上無擯者二字。亦省文也。注云賓降再拜。公降。擯者釋辭矣者。上注云辭拜於下。謂辭其拜於下也。然賓猶降拜。公亦降。辭擯者所釋之辭。即寡君從子云云是也。惟聘禮與食釋此辭。蓋待異國之臣與本國之臣異也。云賓猶降終其再拜稽首者。言公雖降一等辭。而賓猶降兩階東。終其再拜稽首也。官氏獻瑤云。必知賓。栗階升不拜。自以己拜也。栗。實栗也。不拾級運步。〔疏〕正義曰。栗階上他

本有賓字。唐石經無。戴校集釋云。此承上賓西階東北面答拜。不必更言賓。當從石經去之。校勘記據燕禮疏引有賓字。以石經爲非。經義述聞謂燕禮疏約舉其文。不必字字皆同。據聘禮云栗階升無賓字。亦是承上賓降階東拜送而省也。無者是。今從石經。注栗寔栗也。毛本寔作實。嚴本通解俱作寔。不拾級而下曰寔。鍾本寔誤作走。戴校集釋云。說文引春秋公羊傳曰。走階而走。今傳是作蹠。釋文云。丑略反。一本本作走。音同。注云自以己拜也者。謂已在階下再拜稽首。命之成拜。階上北面再拜稽首。賓降拜。主君辭之。賓雖終。故升不拜也。栗階詳燕禮記。

意。自以爲己拜於下也。主君不敢受其拜下之禮。故復命之成拜於上。而賓亦遂於階上北面再拜稽首也。注云賓雖終拜。於主君之意猶爲不成者。主君辭之之意。原欲其拜於上。而賓終拜於下。是猶爲不成也。方氏苞云。凡再拜稽首而不升拜。唯膳宰送爵於公。大夫媵爵。大射賓始受命。燕射之終。公命徹幕。卿大夫降拜。則然。至公酬賓。賓媵爵於公。則小臣雖辭。賓升即成拜。而公亦無再命。唯食禮升而不拜再。有命而後成拜何也。賓終拜於下。而升不敢拜。自同於膳宰之送爵。大夫之媵爵。以明其震悚不安之意也。惟賓以不敢拜明異敬。故公又以命成拜爲優禮也。



北上序進。退者與進者交于前。卒。盥序進。南面也。長。以長幼也。序猶更也。前。洗南。〔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昭中

二字。後磨改刪去。數氏云。長盥亦目下事之辭。國君設洗當東。當於東夾南爲少東。洗之東南。則又東矣。交於前。不香相右。可知也。今案大夫立於洗之東南。西面北上。以序進。至洗北面盥。盥畢。仍退立於其處。故有退者與進

者交於前之事。盥者俱舉。又以序進至洗南。而北上出。實也。盥。賈疏以爲北面或以爲西面。賈是也。交於前。數氏以爲相右。或以爲相左。數是也。積氏云。將盥。既序進。盥而復位。將也。又序進。故兩言之。注云長

以長幼也者。謂以長幼爲次序也。晉長幼。則非一人。或謂下大夫七鼎。七者當七人。上大夫九鼎。七者當九人。知侯國五大夫之說爲不然。案晉子問曰。乃命國家五官而后行。鄭注。五官。五大夫典事者。孔疏。以屬官大夫。其數

衆多。直云五者。據典國事者言之。儀禮釋官云。案。據此疏。則諸侯大夫不止五人明矣。周禮傳其伍。王制下大夫五人。皆謂三卿下佐事者。其餘大夫尙多。不止此也。云序猶更也者。序有更義。謂更迭而進。周禮御僕。以序守路

鼓。注。序更也。是也。云前洗南者。以大夫既在洗之東南。明退者與進者交在洗南也。方氏苞云。饗禮亡。燕之牲以狗。用爲脯醢。無所用也。唯食禮專主於食。具大夫。公親視饌。大夫七。士載。以致其隆也。蓋食禮大夫士無他

職事。唯助君以養。載者西面。載者。左人也。亦序自鼎東西。〔疏〕正義曰。注左人下。考本有也字。嚴本。集釋。賓。故儀繁而不殺。載者西面。面於其前。大夫七。則載之。〔疏〕楊、敖、俱無。云載者左人者。上經云左人

待載。此云載者。明即左人也。云亦序自鼎東西面於其前者。上文士舉鼎序入。注云入由東。故知此亦序自鼎東西面於其前者也。上未言載者之面。故經特明之。云大夫七。則載之者。謂大夫既七。則載者載之於組也。魚膳

飪。飪。熱也。食禮宜。〔疏〕正義曰。魚乾魚膳乾獸。此食下大夫七鼎無鮮魚鮮膳也。賈疏云。上文直云羹定。肉謂熟。羹有腥者。〔疏〕之羹。恐魚膳不在羹定之中。故此特著魚膳飪也。注云飪熱也。食禮宜熟。羹有腥者。謂食禮宜用熟。饗禮則有用腥者。宣十六年左傳曰。王享有體薦。賈疏云。饗禮用體薦。體薦則腥矣。故禮記云。腥

其俎。謂豚解而腥之。豚解者皆腥也。○陳氏祥道云。析而乾之曰脯。全而乾之曰臠。脯在俎。臠在俎。臠常先於臠。臠常亞於魚。有臠膳。有鮮膳。有全膳。有胖膳。聘禮。賓鼎九。此禮上大夫俎九有鮮。聘禮。上載體進奏。謂牲

介鼎七。此禮下大夫鼎七無鮮。少牢。特牲。士冠。昏。皆用全。士喪。既夕。士虞。胖而已。載體進奏。謂牲與膳也。奏。謂皮膚之理也。進。〔疏〕正義曰。注介。集釋作箇。嚴本作介。云體謂牲與膳也者。下文別言魚及腸其理。本在前。下大夫體七個。〔疏〕胃膚。故知此所載之體專謂牲與膳也。云奏謂皮膚之理也。進其理。本在前

者。凌先生云。肉理謂之腠。又謂之奏。詳鄉飲酒記。進腠下。云下大夫體七個者。魚七縮俎。寢右。進鬯也。乾魚近賈疏以爲當用右肘肩臂肱肱脊脊。其左肘爲庶羞。下文十六豆二十豆是也。

腠多骨。〔疏〕正義曰。注近腠。近。陳闕。葛本。通解。楊氏。俱誤作進。案釋文爲近字作者。近是也。魚七者。上腠。注云。下大夫體七個。下經云。腸胃七。故魚亦依其數也。縮。縱也。縮俎者。魚在俎爲縱。於人爲橫也。

若進首進尾。則於俎爲橫。於人爲縱矣。此據賓南面。組橫設於賓前。書之也。寢右者。魚臥俎上。右邊在下也。士虞記。牲北首。寢右。注云。寢右者。當升左肘也。足證右邊在下矣。云右首也者。謂魚首在右也。云寢右進鬯也者。

鬯。脊也。魚右首而寢左。則鬯嚮南。右首而寢右。則鬯嚮北。故云進鬯也。云乾魚近腠多骨。腠者。腠、腹下也。乾魚近腠多骨。故必以鬯進。資便於取食也。此食生人法也。士喪禮。大斂奠。載魚。左首。進鬯。注云。未異於生

也。凡未異於生者。不致死也。是以其初死。未忍與生異也。但食禮右首進鬯。喪禮左首進鬯。進鬯則同。而左首有異者。反吉也。左首而進鬯。則是寢左。與寢右亦異矣。士虞禮記云。魚進鬯。亦是未忍異於生。不書左首者。省文耳。

少牢禮。魚縮載。右首。進腠。注云。變於食生也。是祭祀之禮。進腠。與生人進鬯異也。右首而進腠。則亦寢左矣。經不書者。以此經書寢右。可推而知也。少儀曰。進魚者進尾。冬右腠。夏右鰭。鰭與鬯同。注云。脊也。此謂進

此謂進魚法。與乾魚異。濡魚進尾。則於俎爲橫。於人爲縱。故可右腠。亦可右鰭。與儀禮所云進腠進鬯者別。孔疏云。此濡魚進尾。及右腠右鰭之屬。皆謂尋常燕食所進魚體。非祭祀及饗食正禮也。若正禮。魚在於俎。皆縮載。無進首

進尾之理。今案少牢魚縮載進腠。公食魚縮載進鬯。是腸胃七同俎。腠賤也。此俎實凡二十八。〔疏〕正義曰。此祭祀及饗食正禮。或進鬯。或進腠。不進首進尾也。腸胃七同俎。腠賤也。此俎實凡二十八。

胃也。李氏云。君子不食園腠。園謂犬豕也。取牛羊腠而已。注云。以其同類也者。是釋經同俎之義。牛羊同食芻。故云同類。云不異其牛羊。腠賤也者。牛羊之體異。而腸胃則同俎。以其同類也。故不分別之也。云此俎實凡二十八

者。牛與羊之腸及胃各七。四七則二十八也。此腸胃與牲異。異俎者。取其鼎俎奇也。若與牲同鼎同俎。則六。不得奇矣。既夕。少牢。腸胃與牲同鼎者。既夕五鼎。羊豕魚鰭鮮獸。少牢五鼎。羊豕魚鰭。皆無牛。若以羊之腸胃別

爲一鼎。則亦六鼎。不成奇矣。士喪三鼎。豚魚鰭。特牲三鼎。豕魚鰭。皆無腸胃。有司徹三鼎。羊豕魚。腸胃亦不別鼎。少牢并腸胃於牲鼎。腸胃各三。既夕盛葬奠。腸胃各五。此七者以其取數於牲體。故亦七也。倫膚

七。倫。理也。謂精理滑肥。〔疏〕正義曰。注滑肥者。肥。徐、陳闕監、葛本、集釋、通解。俱作脂。釋文。嚴本、者。今文倫或作論。校勘記云。案。說文。肥。从肉从絕。省作脂。非也。○膚。謂豕之脊革



饌。宰夫自東房授醯醬。公設之。又大羹清不和。實于甕。宰右執甕。左執蓋。授公。公設之于醬西。是正饌之醯醬。大羹清皆公親設也。又設加饌。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於清西。是加饌之簋粱亦公親設也。故賓初食時。用正饌之清醬。及加饌之簋粱。卒食後。挽手與北面坐。取粱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西。皆因公親設之故也。清西者。即前公所設正饌之大羹清也。正饌以大羹清爲上。加饌以簋粱爲上。大羹清在正饌之西。飯粱在加饌之東。故云於清西也。兩饌之閒容人。下經云。賓北面自閒坐。注曰。兩饌之閒也。兩饌。即所謂正饌加饌也。注云。以其爲饌本者。言此以明親設之故也。禮經釋例云。聘禮設食。堂上之饌八。西夾六。注。八六者。豆數也。凡饌以豆爲本。疏云。凡設饌。皆先設豆。乃設餘饌。故鄭云。凡饌以豆爲本。考士昏禮。贊者設醬于席前。此爲壻設饌也。設醬畢。乃薦道醢二豆。設豆畢。乃設俎。設俎畢。乃設黍稷二敦。至末。始設清。又云。設對醬于東。此爲婦設饌也。設醬畢。乃薦豆。設豆畢。乃設敦。與壻饌同。三俎及清。則夫婦共之。公食禮設正饌。醯醬公設之。注。以其爲饌本。設醬畢。乃薦豆。薦豆畢。乃設俎。設俎畢。乃設簋。設簋畢。乃設清。設清畢。乃設饌。士虞陰厭。贊薦豆畢。乃設俎。設俎畢。乃設敦。敦。乃設饌。特牲陰厭同。少牢陰厭。薦豆畢。設俎。設敦。次序亦同。唯兩饌至尸入飯時始設之。爲小異也。是設饌之時。有醯醬之豆。則先設醯醬之豆。無醯醬之豆。則先設道醢之豆也。聘禮歸饗餼。堂上之饌。先設豆。次設簋。次設饌。次設簋。次設簋。兩夾之饌亦然。蓋歸饗餼之禮。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東遷所。其故處。〔疏〕正義。雖變於親食賓之禮。而其以豆爲本之例。則未嘗變也。賓辭北面坐遷而東遷所。東遷所。其故處。〔疏〕正義。曰。賓辭者。辭公之親設也。坐。跪也。北面坐遷者。謂公南面立設。賓北面跪遷。敬也。而東遷所。謂東遷之於所當設之所也。言所者。見賓遷之處。即爲醬之定位。公不更移設也。注。故處下。釋文有也字。嚴本各本無。○云東遷所。其故處者。故處。謂公所設之處。賓遷而奠之東。即在故處之側。明不相遠。故賈疏云。側。近也。禮經釋例云。凡公親設之饌。必坐遷之。公食禮設正饌。宰夫授醯醬。公設之。賓坐遷而東遷所。敖氏云。遷之者。示不敢當公親設之意。且以爲禮也。又大羹清。公設之于清西。賓辭。坐遷之。注。亦東遷所。疏云。明亦東遷所移之故。醬處也。又設加饌。宰夫授公飯粱。公設之于清西。賓北面辭。坐遷之。注。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是公親設之饌必坐遷之也。○以上公設醯醬。加饌西遷。則中閒可以容人矣。○以上公設醯醬。正饌之一。





作階西。今文作西階。案階西卽謂西階上之西。省文也。今文作西階。非是。故鄭不從。

宰夫自東房薦豆六。設于醬東西上。韭菹以東醢醢昌本昌本。

南麋麋以西菁菹鹿麋謂之麋。藟藟有藟。昌本昌蒲本。菹也菹有骨。〔疏〕正義曰。上云凡宰夫之具饌于東房。今惟藟醬與豆豉自東房。餘不言者。

可推而知也。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八。此去茆菹醢二者。唯用其六耳。敖氏云。六豆爲二列。內列自西而東。外列自東而西。惟云西上者。明外列統於內列也。注云醢醢。醢有醢者。醢。肉汁也。詳聘禮。云昌本。昌蒲本者。周

禮醕人注云。昌蒲根。本卽根也。云菹也者。昌。本不言菹。亦菹屬也。云醕有骨。謂之饔者。醕人注云。三。饔亦醕也。作醕及饔者。必先臠乾其肉。乃後細莖之。雜以粱麴及鹽。漬以美酒。塗置瓶中。百日則成矣。鄭司農云。有

骨爲藉。無骨爲醢。是也。云著蕒。著道也者。醢人注云。著。蕒蕒也。云今文蕒皆作藥者。說文。厥。有骨醢也。蕒。或从難。段氏云。蕒難二聲同部。公食禮注。今文蕒係厥之誤。儀禮爾雅音義曰。蕒字作厥。五經文字

曰：「舊見禮經。周禮、說文、字林、皆作臙。據此。則說文本無韠字。後人益之也。胡氏、承珙云：此注當本是今文。韠皆作臙。若作樂。則於義不通。鄭當定爲字誤。不應僅存而不論矣。○以上宰夫設豆。正饌之二。

士設

俎于豆南。西上牛羊豕魚在牛南。膾腸胃亞之。  
亞次也。不音。紼錯。俎尊也。〔疏〕正義曰。注不言紼錯。張氏淳據釋文云。不紼中無言字。從釋文校勘記云。

疏有言字。今案殿本及各本俱有言字。俎尊下。集釋、通解、毛本、俱有也字。殿本、楊氏、俱無。○俎卽前大夫七載之俎。不在東房。蔡氏云。俎亦以西爲上。牛羊豕三物爲一行。列於北。魚膳腸胃爲一行。列於南。今案此六

組也。井下腐組爲七。注云亞次也者。謂魚在西膳。與腸胃以次而東也。云不言糾錯。組尊者。糾。屈也。此六組爲二列。皆自西而東。不糾不錯。對豆靜陳簋錯陳而言。故云組尊也。膚以爲特。直豕與腓東也。

特膚者。出疏正義曰。注也。通解作北。殿本及各本作也。○膚以爲特。謂獨爲一行。不在豆南也。注云直豕與腸胃東也者。謂膚之設在豕俎與腸胃俎二者之東也。敖氏以爲在豕東。郝氏以爲在腸胃東。案三

說當以鄭爲正。若在豕東。則似與牛羊豕爲一行。在腸胃東。則似與魚膾腸胃爲一行。非特矣。旅人取匕。甸人舉鼎。順出奠于其所。以其空也。其疏正義。

曰：前鼎入時，族人以匕加於鼎，今仍令族人取匕以出也。甸人舉鼎者，謂前陳鼎於門外，係甸人事，今仍使之舉鼎而出而奠於其所也。順出，吳氏章句謂牛鼎先，餘則順次而出是也。注云以其空也者，鼎肉載於俎，則鼎空，故出。



文。彼文證作登。郝氏義疏云。登者。假借字也。俗作登。說文作登。經典俱作登。通作登。故爾雅釋文云。登本又作登。公食禮。大羹湑不和。實于登。鄭注。瓦豆謂之登。是即爾雅作登之本也。詩生民傳。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薦大羹也。孔疏云。大古之羹以實。故以瓦器盛之。今案豆足亦名登。祭統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登。鄭注。登。豆下踞也。段氏云。案。附說文作附。關足也。是豆足又謂之登。云宰。大宰。宰夫之長也。者。案此宰當爲內宰。即前立東夾北者。鄭解爲大宰。非是。詳前。云有蓋者。饌自外入。爲風塵者。案經證與蓋似分爲二。吳氏章句云。蓋以辟塵。既不入設。徒執何爲。此蓋當在登上。以左手按之。欲其固爾。此說是也。云今文湑爲汁者。詳士昏禮。云又曰入門自阼階。無升者。經升自阼階。古文有升字。今文無升字。鄭氏從古文。以其義備也。公設之于醬西。賓辭坐遷之。亦東遷。〔疏〕正義曰。殺大羹。貴其質也。於醬西者。公故設醬處之西也。賓辭。辭公親設也。注云亦東遷。宰夫設饌四于豆。西東所者。亦東遷之於其所。與遷醬之法同。餘詳前矣。○以上公親設大羹湑。正饌之五。宰夫設饌四于豆。西東上牛以西羊。羊南豕。豕以東牛。饌之器。〔疏〕正義曰。謂。釋文作餅。非也。辨見釋禮六綱繼之下。○敖氏也。注云饌菜和羹之器者。賈疏云。下記牛羹羊苦豕藿。是菜和羹。以饌盛此羹。故云。飲酒實于解。加于豐。之器也。又賈以饌饌即饌鼎。鼎及羞鼎。誤甚。亦詳聘禮。○以上宰夫設饌。正饌之六。飲酒實于解。加于豐。以承解者也。〔疏〕案。正義曰。敖氏云。具饌之時則然矣。言於此者。爲下文發之。郝氏則謂至是始實解加於豐。今如豆而卑。〔疏〕案。前經云。飲酒饌飲。俟於東房。注謂奠於豐上而俟。則放饌爲長。但前僅云俟於東房。未云實解加豐。故特明之。注云豐所以承解。宰夫右執解。左執豐。進設于豆東。食有酒者。饌賓也。設于豆東。不者也。此承解之豐與承尊異。詳燕禮。宰夫東面坐。啟筵會。各卻于其西。會於左以證之。左即東也。張氏爾岐云。凡奠者於左。舉者於右。鄉飲酒鄉射記皆有此文。注以爲燕禮記。誤也。○以上宰夫設飲酒。正饌之七。宰夫東面坐。啟筵會。各卻于其西。會筵蓋也。亦一合卻。〔疏〕正義曰。案氏慈田云。筵設於羹湑之先。至是始啟之。事有節也。注云會筵蓋也者。案之。各當其筵之西。〔疏〕士虞禮敦敦會注。會。蓋也。是敦與筵皆有蓋謂之會也。或謂於筵頂刻爲龜形。非。辨見

少牢饋食禮敦敦皆南首下。云亦一一合卻之。各當其筵之西者。合字未詳。據經云各卻於其西。卻者仰也。則是每筵之蓋。各仰而置之於其筵之西也。賈疏謂筵會有六兩。兩皆相重而仰之。謂之合卻。引少牢蓋二以重設於敦南爲證。謂亦者亦少牢。但彼言重。故注謂重累。此言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賈東房。負房戶而立也。南。〔疏〕曰。各。注言一一。則非重也。賈說恐未然。贊者負東房南面告具于公。面者。欲得鄉公與賓也。〔疏〕曰。放氏云。贊者。所謂上贊也。具。謂正饌已具。注云負東房。負房戶而立也者。放氏謂負東房。負其墻也。引士喪禮祝貢墻南面爲證。似亦可通。云南面者。欲得鄉公與賓也者。斯時公有東序內。宰在戶西。故南面得兼鄉之也。○儀禮別解云。此正饌贊最先設。次則豆由房出。又次則俎自階升。又次則簋由房出。又次則濟自階升。至饌則復由房出。案膳與豐亦由房出也。

### 右爲賓設正饌

公再拜揖食。

再拜。拜賓饌具。

〔疏〕

正義曰。方氏苞云。食禮公弗與。故拜饌而興。又推手以速賓之食。

賓降拜。

答公拜。

公辭賓升。

再拜稽首。

不謂成拜。降未拜。

賓升席。坐取韭菹以辯。擣于醢。上豆之閒祭。

擣猶染也。今文無于。

〔疏〕

正義曰。放氏云。此所擣者醢醢而下五豆。惟

擣于三豆。是其徵也。今案韭菹醢醢居豆之上列。故爲上豆。言上豆之閒祭者。謂祭於韭菹醢醢二豆之閒也。注云擣猶染也者。說文。擣。染也。引周禮六曰擣祭。段氏注謂擣當作擣。古音栗聲。謂擣於韭菹醢醢二豆之閒也。其偏旁本從栗者。譌而從需。而音由是亂矣。周禮大祝九祭六曰擣祭。士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四篇經文。凡用擣字二十。唐石經周禮。士虞皆作擣。特牲。少牢。有司皆作擣。此非經字不一。乃周禮士虞經淺人妄改也。郭璞而沿反。陸德明而泉反。皆栗聲之正音。今案。據此。則此擣字亦當作擣。段氏說文注蓋偶遺之。云今文無于者。擣下今文無于字。古文有。鄭從古文。亦以其文義備也。贊者東面坐取黍實于左手辯。又取稷辯。反于右手。興以授賓。賓祭之。取授以右手。便也。賓亦興受坐祭之於豆祭也。〔疏〕曰。上宰夫啟筵會云東面坐。此贊者取黍稷亦云東面坐。以筵西地寬也。贊者取黍稷及肺授賓者。以筵俎去席遠也。若豆饌。則不言贊者取授。以其近也。兩言辯者。謂黍稷各三簋。每簋取之以授賓也。孫氏云。先黍後稷。六簋偏取。兼

授而兼祭。敖氏謂此亦壹以授賓。非。注云取授以右手。便也者。經云取黍實於左手。明是右手取以實之。蓋賓者先以右手取黍實於左手。又以右手取稷實於左手。俟六簋取畢。然後以所實於左手者。仍反於右手以授賓。故知取授皆右手。由便故也。云實亦與受坐祭之於豆祭也者。案經香實祭。則受可知。但下祭肺云實與受坐祭。此不言與受坐者。省文。其實亦同也。李氏云。豆祭。謂前祭豆處上豆之閒。今案。少牢禮。有司徹。多有豆祭之文。方氏苞謂祭當作際。非。云獨云贊與。優賓也者。賈疏云。欲見賓坐而不與。是優賓。其實俱與也。云少儀曰受立授立不坐者。此引以證與則俱與也。三牲之肺不離贊者。辯取之壹以授賓。肺不離者。刺之也。不言刺。刺則祭肺也。此舉肺不離而刺之。[疏]正義曰。注利之也。毛本利作刺。嚴、徐、集便賓祭也。祭離肺者。絕肺祭也。壹猶稍也。古文壹作一。[疏]釋、通解、俱作刺。下並同。壹猶稍。毛本稍下有也字。嚴本無。古文壹作一。古上毛本有一圈。非。通解亦無。校勘記云。案此節經注。據士冠疏。則經當云一以授賓。注當云古文一作壹。今本與賈疏不合。當由後人妄改。然諸本皆然。其誤久矣。云肺不離者。刺之也者。凡割而不斷曰離。少儀曰。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鄭注。提猶絕也。劉離之。不絕其中央少者。使易絕以祭耳。是也。刺。切斷也。此經言不離。則是切斷之矣。云不言刺。刺則祭肺也者。李氏云。刺肺惟祭祀乃有之。故不言刺也。云此舉肺不離而刺之。便賓祭也者。凡肺有舉肺有祭肺。此食禮用舉肺。宜割勿絕。今切之使斷者。便賓取以祭也。諸氏云。本宜用離肺。因便賓祭。故不離而刺之。然不可竟釋為刺肺。故變其文曰不離。見宜離而不離。以優賓也。云祭離肺者。絕肺祭也者。此申當便賓祭之義也。離肺舉即肺。凡祭離肺。必絕其中央少許以祭。若刺。則已斷。不須絕。故云便也。餘詳士冠禮。云壹猶稍者。贊者徧取牛羊豕之肺一一授賓。吳氏疑義亦云壹謂一一授之。一一與稍稍義近。故注釋壹為稍。諸氏云。經加壹字。異於授黍稷者。見逐一授之也。賓與受坐祭。於是云賓與受。賓亦每肺與。[疏]正義曰。注云於是云賓與受坐祭。重性也者。案上注既引少儀受立授立不坐。則與受自是禮性也。賓亦每肺與。[疏]正義曰。注云於是云賓與受坐祭。重性也者。案上注既引少儀受立授立不坐。則與受自是禮受。祭於豆祭者。為一一授之明矣。稅手。扱上鉶以柶。擗之上鉶之閒。祭。扱。以柶扱其鉶菜也。[疏]正義曰。上文壹以授賓。為一一授之明矣。稅手。扱上鉶以柶。擗之上鉶之閒。祭。扱。以柶扱其鉶菜也。[疏]正義曰。謂賓既祭肺。則以巾拭手。而扱鉶以祭也。上鉶。上列牛鉶也。上鉶之閒。上列牛羊二鉶之閒也。賈疏云。此云上鉶之閒。祭者。著其異於餘者。餘祭於上豆之閒。注云扱以柶。扱其鉶菜也者。謂賓以柶扱上鉶之菜。徧。擗於三鉶。



合其味以祭也。賈疏謂四綱惟有一柶。敖氏謂四綱皆有柶。其擇之惟用上者之柶。舊氏云。器無虛設。若惟用上者之柶。餘柶不爲虛設邪。依賈僉實惟有一柶之說爲長。今案。少牢有羊豕二柶者。祭神之禮。與此異也。祭

飲酒于上豆之閒。魚腊醬醢不祭。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非食。〔疏〕豆之閒。注未。集釋有也字。嚴本及各本俱無。○祭于上

可知。或曰。曲禮。殷之序。偏祭之。殺謂出於牲體者。注云。不祭者。非食物之盛者。敖氏云。魚腊屬於牲。醬醢於豆。皆屬於綱。故此雖設之。亦不祭。蓋已祭其大。則略其細也。案敖此說善矣。然正饌之設凡七。而實祭者五。道

醢一也。黍稷二也。肺三也。綱四也。飲酒五也。醬與大羹。皆公親設之。不得謂之細。以醬與道醢同類。清與綱同類。既祭道與綱。則醬清二者可不祭耳。○禮經釋例云。凡祭皆於蓬豆之閒。或上豆之閒。公食禮。實祭正饌。取

韭菹。醬。播於醢。上豆之閒祭。此祭豆也。贊者取黍稷授贊。贊祭之。注。實亦與受坐祭之於豆祭也。此祭蓋也。三牲之肺。贊者辯取授贊。注。實亦每肺與受祭於豆祭。此祭俎也。祭飲酒於上豆之閒。此祭酒也。皆於上豆閒祭之。

賓祭加饌。贊者辯取庶羞之大授贊。贊受兼壹祭之。注。庶羞輕也。自祭之於膳。膳之閒。以異饌也。庶羞亦實於豆。膳應膳三豆近賓。則注所謂膳應之閒者。亦上豆之閒也。七虞禮。尸入九飯。取道播於醢。祭於豆閒。特牲。尸入九

飯。右取道播于醢。祭于豆閒。主婦亞獻。祝贊。注。遂祭。棗栗之祭也。尸祭之。亦於豆祭。少牢。尸入十一飯。尸取韭菹。播于三豆。祭于豆閒。上佐食取黍稷於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

黍以授尸。尸受。同祭於豆祭。主人獻祝。祝取道。播于醢。祭于豆閒。有司徹。主人獻尸。尸右取韭菹。播于三豆。祭于豆閒。尸取雞黃。雞黃。注。遂實也。宰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尸受。兼祭于豆閒。主人獻侑。侑右取菹。播于

豆祭。祭于豆閒。又取雞黃。同祭于豆祭。主婦獻尸。尸祭棗。同祭于豆祭。以羊羹之柶搗羊羹。遂以搗黍。祭于豆祭。主婦獻侑。侑坐取棗。兼祭于豆祭。主婦受尸酢。右取菹。播于醢。祭于豆閒。又取雞黃。兼祭于豆祭。不

饋尸之禮。主婦亞獻。尸取棗。祝取栗。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主婦獻祝。祝取棗。祭于豆祭。主婦致爵于主人。主人右取道。播于醢。祭于豆閒。士昏禮。女父禮使者。賓左執觥。祭肺醢。以柶祭醢三。注。凡祭。於肺醢

之豆閒。則祭醢亦於豆閒。疏云。此及冠禮。鄉飲。鄉射。燕禮。大射。皆有肺醢。則在蓬豆之閒。此注不言蓬豆者。文。公食及有司徹豆多者。則書祭於上豆之閒也。士冠。士昏。鄉飲。鄉射。燕禮。大射。諸經文。不云祭於蓬豆

之閒者。文不具也。又云。亦有不於豆閒者。公食。賓祭正饌。上綱之閒祭。賓祭加饌。取黍即稻。祭於醬清閒。注。祭稻梁不以豆祭。祭加宜於加。張氏爾岐云。醬清不得言加。注偶誤。然醬本豆實。大羹清實于鉶。注。五豆謂之鉶。

則醬清閒亦豆閒。但非前所祭上豆之閒耳。唯公食祭  
鑪於上鑪之閒爲異。蓋有司徹尸祭鑪亦於豆祭也。

右賓祭正饌

宰夫授公飯。梁公設之于涪西。賓北面辭坐遷之。既告具矣。而又設此。殷勤之加也。〔疏〕正義曰。此炊梁爲飯。而實之於簠中。故下文云左擁簠梁。梁卽粟也。北方謂之小米。南方謂之粟。說文。禾。嘉穀也。二月始生。八月而熟。得時之也。故謂之禾。粟。嘉穀實也。米。粟實也。梁。米名也。糞。赤苗嘉穀。芑。白苗嘉穀。皆謂梁也。九穀考云。始生曰苗。成秀曰禾。禾實曰粟。粟實曰米。米名曰梁。其大名曰嘉穀。周禮舍人注。九穀以粟爲主。注。大宰九穀中。有梁無粟。則梁卽粟矣。內則言飯有梁。又有黃梁。是梁者白梁也。禮設簠簋。不稱黍稷稻粱。而云梁者。飯必炊米爲之。故舉米名耳。郭璞孫炎爾雅注。以粟爲稷。孔穎達於曲禮稷曰明梁。亦釋之曰稷梁也。蓋承其誤矣。今案。梁與稷見於經者。判然二物。周禮食醫。禾宜稷。犬宜梁。禮記玉藻。沐稷而頤梁。詩甫田。黍稷稻粱。聘禮。八簋黍稷。兩簠稻粱。此篇黍稷爲正饌。稻粱爲加饌。二者固自不同。自漢魏閒誤以粟爲稷。遂冒稷爲梁。而以梁爲嘉穀。誤甚。九穀考辨之是也。敖氏云。梁言飯者。以賓主食之也。蔡氏云。穀以梁爲貴。故公親設之。注云遷之。遷而西之。以其東上也者。李氏云。東上統於正饌。今案。加饌以東爲上。故遷而公與賓皆復初位。位序內。〔疏〕正義曰。卽前設饗時公立於序。宰夫膳稻于梁西。膳猶進也。進。稻梁者以簠。〔疏〕正義曰。說文。稻。稂也。稂。稻也。稂。稂不黏者。廣雅。和。稂也。顏師古漢書注。稻。有芒之穀。總稱也。稂。其不黏者也。九穀考云。稻稂大名也。稂。糯也。其黏者也。稂之爲言硬也。不黏者也。南方謂之稂。然則稻爲總名。別言之。則黏者爲糯。不黏者爲稂。爲糯。爲稂矣。九穀考又云。周官稻人掌稼下地。詩白華云。漉池北流。漫彼稻田。由是言之。稻宜水也。又引吳郡賦云。國稅再熟之稻。是稻有一歲再熟者。蓋與梁皆爲穀之美者矣。注云膳猶進也者。膳。美物也。盛氏云。進膳曰膳。猶置尊曰尊。布筵曰筵也。敖氏以膳爲設之誤。非。云進稻梁者以簠者。鄭注周禮掌客云。簠。稻粱器也。是簠爲盛稻粱之器。故云以簠也。○以上公親設梁。宰夫膳稻。加饌之一。士羞庶羞皆有大蓋。執豆

如宰。羞。進也。庶。衆也。進衆珍味可進者也。大。以肥美者特爲爵。所以祭也。魚。〔疏〕正義曰。注有執豆。毛或謂之膳。膳。大也。唯醢醬無大。如宰。如其進大羹。右執豆。左執蓋。〔疏〕本有誤石。張氏敦仁刻注疏本。豆作鐙。似是。嚴本及各本俱作豆。今仍之。云羞進也者。此釋經上羞字也。云庶衆也。進衆珍味可進者也。郝氏敬云。庶羞卽下膳。膳等十六豆。肴美曰羞。品多曰庶。云大以肥美者特爲爵。所以祭也者。言每品皆取肉之肥美者爲大爵。加於豆以待祭。故云皆有大有也。云魚或謂之膳。膳大也者。少儀魚祭膳。鄭注。膳。大爵。謂剖魚腹也。孔疏。膳謂剖魚腹下爲大爵。此處肥美。故食魚則剖取以祭先也。是膳亦訓大也。云唯醢醬無大者。敖氏云。以經文云皆。故言此以明之。醢醬。四醢及芥醬也。今案。作醢之法。詳周禮醢人注。謂必先膊乾其肉。乃後細莖之。則無大矣。醬亦醢類也。云如宰。如其進大羹。右執豆。左執蓋者。案經蓋執豆如宰五字。讀者不同。敖氏云。言執於蓋豆之間。見其兩執也。張氏爾岐云。蓋執豆。兼蓋而執之也。方氏苞與敖張說同。郝氏云。蓋。豆上蓋。自門外入。蔽風塵也。士執庶羞之豆。升階。右執豆。左執蓋。與宰執蓋同。盛氏謂先儒皆以蓋執豆爲句。惟郝氏以蓋爲一句。執豆如宰爲一句。文義較長。今案盛說是矣。但蓋字常連。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庶羞多。羞人上讀。謂庶羞皆有大皆有蓋也。惟其有蓋。故執之如宰。右蓋左蓋矣。先者反之。由門入。升自西階。庶羞多。羞人於階上。復。〔疏〕正義曰。先者反之下。毛本有注云。釋曰。反之者。以其庶羞十六豆。羞人不足。故先至者反取出取也。下文云。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其人不反。則此云先者反之。謂第二以下爲先者也。校勘記云。此釋曰以下五十五字。是疏誤作注。通解載此疏於下節注下。盛氏云。此節疏監本誤作注。置諸先者反之之下。今案。首有釋曰二字。爲疏文無疑。嚴本及陳單注本俱無此注。從之。○由門入。升自西階。亦以庶羞在饗由門外入。與大羹清由門入升自阼階同。但彼授公。故升自阼階。此自西階。爲異耳。注云庶羞多。羞人不足。則相授於階上。復取出也者。此釋經先者反之之文也。但反之有二義。張氏憲言以爲有反取之階上者。有反取之門外者。其說甚是。據注言授於階上復取出也。是反取之門外者。但授於階上。必有受而設之堂上者。其既設則反取於階上。下文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是反取之階上者。衆人膳羞者盡。階不升堂。是反取之門外者。此經先者反之。乃統論進庶羞之事。羞多人少。則有反之之一法。實兼二者在內。賈疏謂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其人不反。固誤。先者一人升設請先者反之爲第二以下。尤泥。至敖氏疑先者反之爲失次。盛氏謂當在升自西階之下。則皆非也。先者一人升設于稻南簋西。閒容人。蓋西。黍稷西也。必言稻南者。明庶羞加不與正豆併也。閒容人者。賓當從閒往來也。〔疏〕正義曰。先者一人升。設於稻南。既設。注云必言稻

南者。明庶羞加不與正豆併也者。敖氏云。稻乃加食。其位不與正饌併。而庶羞又設於稻南。明庶羞亦爲加。不與正豆併也。併謂同爲一處。唯云正豆者。以其器同也。云閒容人者。賓當從閒往來也者。賈疏云。下文賓左擁簋。右執爵以降。公辭升。反奠於其所。是賓往來也。今案經言簋西者。以庶羞與簋並列。庶羞在簋之西。旁四列西北其中閒有餘地可以容人。上文公設饌於酒西。賓又遷之於其西。則酒西梁東之閒。亦可容人往來也。旁四列西北

上。不統於正饌者。雖加自是。〔疏〕正義曰。注一禮。集釋作一體。旁四列。旁字有數解。敖氏云。旁者。見正饌之一禮。是所謂羹載中別。〔疏〕中席而此在旁也。郝氏敬云。正饌堂中。庶羞偏西。故曰旁。褚氏云。膳應直稱

南。而膳稍偏西。膳稍偏東。膳牛炙直梁南。而膳稍偏西。牛炙稍偏東。每兩豆當一簋。若在旁然。故云旁四列。今案旁字當以偏西之說爲是。但云正饌堂中。尙未明析。蓋正饌設於堂中以東。加饌設於堂中以西。此其大分也。今庶

羞不正當堂中以西。而又偏於西。是以謂之旁耳。庶羞十六豆。四豆爲列。故云四列。西北上。與簋之書東北上者同。蓋亦自北而南陳也。云是所謂羹載中別者。羹載中別。管子弟子職文。李氏云。曲禮曰。左設右載。穀。骨體

也。爲正饌。載。切肉也。爲庶羞。肉謂之羹。羹則設也。正饌在東。庶羞在西。羹載中別也。惠氏棟云。弟子職曰。凡置彼食。鳥獸魚鼈。必先柔羹。羹載中別。載在簋前。其設要方。羹者菜羹。即銷羹也。今案李以羹爲大羹。惠

以羹爲銷羹。皆屬正饌。在庶羞之東。中。膳以東。膳。膳牛炙。膳。膳膳。今時膳也。牛曰膳。羊曰膳。豕曰膳。膳有餘地。不相連接。是所謂中別也。膳以東。膳。膳牛炙。膳。膳膳。今時膳也。牛曰膳。羊曰膳。豕曰膳。膳

曰。注古文膳作香。膳。閩本誤作膳。○此自西而東。爲北之第一列。所謂西北上也。牛炙。炙牛肉也。注云膳膳今時膳也。牛曰膳。羊曰膳。豕曰膳。皆香美之名也者。膳即無菜之肉羹。義詳聘禮。云古文膳作香。膳作膳者。膳

胡氏承珙云。古人以膳爲香美。故即以香名牛膳。膳名羊膳。小篆以後。乃有膳膳二字。爲牛膳羊膳之專稱。以別於香膳。故說文不載。今案禮記內則亦作膳膳。是經典承用已久。故鄭從今文。又胡氏引注作膳。膳本及各本俱作膳。今仍炙南膳以西牛載。膳。牛。膳。先設膳。釋之以次也。內則謂膳爲〔疏〕正義曰。注釋之以次也。釋。閩葛俱誤作

之。今仍炙南膳以西牛載。膳。牛。膳。先設膳。釋之以次也。內則謂膳爲〔疏〕正義曰。注釋之以次也。釋。閩葛俱誤作

注曰肉則謂膳爲膳。案監本肉作內。從監本。膳。徐陳俱作會。張淳通解楊敖俱作膳。然則膳用膳。徐本膳作膳。誤。集釋上句作膳。此句作膳。今案嚴本與集釋同。黃氏丕烈云。膳當作膳。從魚。誤也。○此自東而西。爲第二列

也。注云先設膳。釋之以次也者。李氏云。膳配載而卑於載。今設之載上者。欲既設之五醢相錯也。今案注言釋者。釋。屈也。詳士喪禮。此設庶羞。一列自西而東。二列自東而西。是屈陳之也。三列四列亦然。必先設醢者。以先設





同義。敖氏則謂此言備者。備周於具。禮經釋例云。備即是具。似不必分別。若謂備周於具。不應加饌反周於正饌也。○釋例又云。凡正饌先設。用黍稷俎豆。加饌後設。用稻粱庶羞。案公食禮正饌。公設醴醬。宰夫薦豆。士設俎。宰夫設黍稷。大羹湑公設之。宰夫設饌。飲酒實於俎。士虞禮設饌陰厭。主婦薦兩豆。俎入。設於豆東。主婦設兩敦黍稷於俎南。兩饌。毛設於豆南。設一饌於豆南。特牲禮設饌陰厭。主婦薦兩豆。俎入。設於豆東。主婦設兩敦黍稷於俎南。兩饌。毛設於豆南。祝酌奠。設於饌南。少牢禮設饌陰厭。主婦薦豆。佐食設俎。主婦設黍稷。祝酌奠。皆正饌先設。用俎豆也。公食禮加饌。公設飯粱。宰夫膳稻。士羞庶羞。士虞禮尸入九飯時。大羹湑自門入。設於饌南。載四豆。設於左。特牲尸入九飯時。設大羹湑於饌北。佐食羞庶羞四豆。設於左。南上。有醢。注。庶。衆也。衆羞以豕肉。所以爲異味。四豆者。膳炙載醢。少牢尸入十一飯時。上佐食羞兩饌。又羞載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於薦豆之北。注。設於薦豆之北。以其加也。皆加饌後設。用庶羞也。公食大羹湑在正饌。士虞特牲大羹湑在加饌。公食加饌有稻粱。士虞特牲少牢加饌無稻粱。賓客之禮。與祭祀之禮相變也。公食。士虞。特牲。銅羹皆在正饌。少牢銅羹在加饌者。少牢無大羹。故以銅羹易之也。聘禮歸饌。饌膳膳蓋陪牛羊豕。注。陪之。庶羞加也。堂上及兩夾之饌。設銅畢。始設簋。注。簋不次簋者。稻粱加也。是加饌有稻粱。與公食同也。士昏無加饌者。尙質也。

右爲賓設加饌

贊升賓。以公命命。〔疏〕正義曰。李氏云。公不揖食。加饌禮殺。注云以公命。賓坐席末。取粱卽稻。祭于醬湑。賓升席。賓升席者。敖氏云。升賓之辭。蓋曰。吾子其升也。賓坐席末。取粱卽稻。祭于醬湑。閒。即。就也。祭稻粱不於豆祭。集釋。毛本。於作以。陳本重以字。皆誤。嚴本。楊氏。俱豆祭。祭加宜於加。〔疏〕正義曰。注不於豆祭。嚴本。集釋。通解。楊氏。俱同。徐本加宜二字誤倒。陳本脫宜字。○敖氏云。坐席末者。就加饌也。取粱卽稻。言不反粱於左手也。注云祭稻粱不於豆祭。祭加宜於加者。張氏爾岐云。贊湑不得言加。注偶誤。粱是公所親設。贊湑亦公所親設。公設是饌尊處。故祭粱不於豆而於此耳。今案。張說是也。稽氏又謂下降時取粱湑。徹時取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壹梁醬。皆是重公親設之意。與此祭於贊湑閒同。贊者北面坐。辯取庶羞之大興。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壹受之。而兼一祭之。庶羞輕也。〔疏〕正義曰。注壹壹受之。而兼一祭之。嚴本及各本同。集釋壹壹作一一。兼一作自祭之於醴醢之間。以異饌也。〔疏〕正義曰。與經合。今從集釋。○前云庶羞皆有大。此贊者坐而辯取之。與以授



也。張氏爾岐云。一以授賓者。品授之也。兼壹祭之者。總祭之也。褚氏云。贊者所授賓祭者三。正饌。則黍稷也。三牲之肺也。加饌。則庶羞之大也。經於黍稷則曰。辯以授賓。賓祭之。是黍稷總授賓。賓總受而總祭也。故曰辯以授也。於肺則云。辯取之。一以授賓。賓受坐祭。是三次授賓。三次祭也。故不云辯以授也。于庶羞之大。則云。一以授賓。賓受。兼壹祭之。是大亦逐一授賓。賓則逐一受之。而總祭之也。故云兼也。立文不同。注據經爲解。不可破。正饌豆實。祭於上豆之閒。大是加饌豆實。宜祭於加饌上豆之閒。注云祭於膳廬閒。亦是也。祭贊飲亦於是處可知。今案。敖氏謂黍稷牲肺皆壹祭之。又謂祭大亦於醬清閒。皆與注異。褚氏駁之。是也。注云庶羞輕也者。對三牲之肺而賓降拜。羞。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疏〕正義曰。正饌公再拜揖食。賓降拜。是公先拜。言。賓降拜。羞。公辭。賓升再拜稽首。公答再拜。〔疏〕賓答拜。此則賓先拜。公答拜。亦以禮殺故也。

### 右賓祭加饌

賓北面自閒坐。左擁簠。梁右執滏以降。

自閒坐。由兩饌之閒也。擁。抱也。必取梁者。公所設也。以之降者。堂尊處。欲食於階下然也。

〔疏〕正義曰。左擁

誤作右。擁誤作攢。毛本亦誤攢。徐本、楊氏、毛本、簠俱誤作簠。唐石經。殿本、集釋、通解、敖氏、俱不誤。石經考文提要云。曲禮。執食與辭。注引公食禮。正作左擁簠梁。注云自閒坐。由兩饌之閒也者。謂正加兩饌之閒。即上經所云閒容人。注謂賓當從閒往來是也。但彼爲設庶羞。故在簠西炙東之閒。此則當在滏西梁東之閒。爲微異耳。云擁抱也者。說文同。段氏云。抱之。則物必在前。云必取梁者。公所設也者。梁滏皆公所親設。故必取之以降。注不言滏。省文耳。云以之降者。堂尊處。欲食於階下然也者。爲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堂上尊處。公立於堂。故不敢坐食於席。而降階下。示欲食於此也。公辭。賓西面坐奠于階西。東面對西面坐取之。栗階升。北面反奠于其所降。辭公。奠而後對。成其意也。降辭公。敬也。必辭。〔疏〕正義曰。故氏云。下也。階西。賓所欲食之處也。故於此奠之。對者。釋其所以降之意。蔡氏云。既對君。坐取梁滏。升奠於原所。從君命也。盛氏云。反奠于其所者。奠滏於階西。奠梁於滏西也。三禮札記云。前公降一等而賓栗階。此公不從降而亦栗階者。臣禮爾恭也。○注侍食。監本待誤侍。云奠而後對。成其意也者。賈疏云。成其降食階下之意。故奠乃對。此決下文大夫相食。賓執梁與滏之西序端。主人辭。賓反之。而不奠也。云降辭公。敬也者。謂既栗階升矣。乃不於

堂上辭公。而必降而辭。是致其敬也。云必辭公者。爲其尊而親臨已食侍食贊者之事者。以侍食是贊者之事。若以公之尊而親臨已食。則與贊者無異。故不敢當也。曲禮曰。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亦辭主人之臨已食也。禮經釋例云。凡公親臨食必辭之。公食禮。賓初食。降辭公。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辭公故也。又賓卒食。降辭公如初。賓升。公揖。退于箱。是公親臨食必辭之也。今案公退于箱者。因賓辭而避於此耳。公許賓升。公揖。退于箱。箱。東夾之前。侯事之處。〔疏〕正義曰。注云箱東夾之前侯事之處者。案公曾退東箱以侯。賓者退負東塾而立。無事。賓坐。遂卷加席。公不辭。贊者以告公。公聽。〔疏〕正義曰。卷加席。不敢居隆禮也。公不辭。以其降等也。吳坐。注云贊者以告公。公聽之者。斯時公猶在箱。明是贊者以告公。而公聽之。賓三飯。以涪。每飯飲。以香蒲也。云重來優賓者。張氏爾岐云。公聽之。而不輕來。所以優賓。使不煩勞也。賓三飯。以涪。每飯飲。以香蒲也。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不言其肴。優賓。〔疏〕正義曰。注以肴蒲醬。嚴、徐、陳本、通解、楊氏、俱作肴。下同。集釋、毛本、俱作飽。不言其肴。優賓。〔疏〕正義曰。穀、閭、葛、於此作穀。下不言其肴又作肴。案校勘記云。案。穀者。相雜錯也。俗借爲肴饌字。作肴爲是。云每飯飲。以肴蒲醬。食正饌也者。賈疏云。涪言飲。淡故也。醬言醬。鹹故也。李氏云。飯。飯梁也。禮經釋例云。凡賓初食加饌之稻粱。則用正饌之俎豆。卒食正饌之黍稷。則用加饌之庶羞。案。公食禮。加饌之庶羞。正饌之涪與醯醬。皆公所親設。故先食之。言涪則兼稻。言醯醬則兼俎豆。經不言者。非公親設故也。此食加飯也。又賓卒食會飯三飲。注。會飯。謂黍稷。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又云。不以醬涪。注。不復用正饌也。初特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用庶羞。互相成也。後言涪。或時後用。此食正飯也。考注云加飯。即稻粱也。正饌。即俎豆也。正飯。即黍稷也。賓初食。用加飯之稻粱。佐以正饌之俎豆。足食。用正飯之黍稷。佐以加饌之庶羞。故云互相成也。云三飯而止。君子食不求飽者。禮成於三。不求多也。故引論語以證之。蔡氏云。三飯。以手三舉飯食也。禮經釋例云。凡食禮。初食三飯。足食九飯。案。公食禮。賓三飯。以涪。宰夫執饌。飲。卒與其豐以進。又云。賓坐祭。遂飲。奠于豐上。三飯則一飲。是初食三飯也。又賓受侑幣出。復入門左。揖讓升。卒食會飯。三飲。不以醬涪。吳氏廷華云。上三飯乃飲。此三飲。則九飯也。合正食。則十二飯矣。是卒食九飯也。初食在侑幣前。故三飯。卒食在侑幣後。故九飯也。云不言其肴。優賓者。賈疏云。案。特牲。少牢。尸食時。舉肴皆

晉次第。此不言者。任資取之。是優賓也。或以此經但云以音醬不云食看爲疑。諸氏云。諸禮凡宰夫執解饌。食飯無不食舉者。故注云然。案周官司儀。食禮有舉數以次差之。大夫當三舉。則食舉明矣。

與其豐以進。此進也。非爲卒食。爲將。〔疏〕正義曰。激旁从欠。不从攴。解饌飲者。謂漿飲盛於解也。蔡氏經云執解饌飲。與其豐以進。則是一手執解饌飲。一手執豐也。若此解爲酒解。而又別有漿飲。如何一手可執。且前祭正饌時。已祭飲酒於上豆之間矣。何下文又云坐祭乎。則此解明是盛漿之解。所謂其豐。即盛漿解之豐也。○儀禮

解云。正饌用酒。宰夫執解饌奠于豆東。賓亦既祭矣。加賓挽手與受。受解。〔疏〕正義曰。挽。唐石經。宰夫饌用漿。俟于東房。未設也。至是而後執以進。亦取其相變。賓挽手與受。受解。〔疏〕初从木。後改从手。宰夫

設其豐于稻西。酒在東。漿在西。〔疏〕正義曰。經但云設豐。不云解者。斯時解在賓手也。注云酒在東。漿在

在東。漿飲從加饌。在西也。云是所謂左酒右漿者。左酒右漿。管子弟子職文。注所謂二字。正指管子言也。案弟子職曰。載在簠前。其設要方。飯是爲卒。左酒右漿。曲禮。酒漿處右。鄭注。處奠之右。此言若酒若漿耳。兩有之。則左酒右漿。亦據弟子職言。曲禮注及此庭實設。乘皮賓坐祭遂飲。奠于豐上。飲漱。〔疏〕正義曰。賓。徐本注俱作左酒右漿。今本管子漿作醬。恐誤。庭實設。乘皮賓坐祭遂飲。奠于豐上。飲漱。〔疏〕作實誤。○儀禮

解云。宰夫設饌之後。賓遂坐祭而飲矣。而先言庭實設者。著有司設庭實之節也。玉藻曰。水漿不祭。若祭。爲己保卑。而此乃祭漿者。臣禮也。故彼注云。臣於君則祭之。注云飲漱者。謂飲漿以漱也。說文。漱。盥口也。蔡氏云。坐祭遂飲。飲酒漿也。兼酒言之。非。辨見前。

### 右賓食饌三飯

公受宰夫束帛以侑西鄉立。束帛。十端帛也。侑猶勸也。主國君以爲食賓殷勤之意未至。復發。〔疏〕正義曰。幣以勸之。欲用深安賓也。西鄉立。序內位也。受束帛於序端。

以勸之。閭本幣誤作幣。云束帛十端帛也者。詳士冠禮主人酬賓下。云侑猶勸也者。詩楚茨毛傳。侑。勸也。是時賓三飯而止。有告退之意。故以束帛侑食也。詳聘禮致食以侑幣下。云西鄉立。序內位也者。即前公立于序內西鄉之

位。云受束帛於序端者。約聘禮公受几于序端而知之。敖氏謂受束帛於束箱。褚氏云。賓降筵北面。以君將有命也。賓既飲。則公出自箱立於序端矣。於是宰夫以束帛授公。而公受之。非受於束箱也。

上〔疏〕正義曰。注北面於西階上。嚴本、敖氏、俱無西字。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有。似有者是。摺者進。云以君將有命也者。謂主君將有脩食之命也。云北面於西階上者。降筵而立於此。待君命也。

相幣。爲君釋幣。〔疏〕正義曰。此下與聘禮賓大略相同。解見聘禮。注云爲君釋幣。辭於賓者。言爲君釋幣之辭於賓也。盛氏疑幣爲衍文。非。賓降辭幣升聽命。降辭幣。

君又命之升。〔疏〕正義曰。注云降辭幣。主國君又命之升者。約聘禮禮賓。賓降辭幣。公降一降拜。當拜受。公辭。聽命釋許辭。〔疏〕等辭。賓栗階升。知之。此不言公降一等辭及栗階者。省文耳。非脫也。

賓升再拜稽首受幣。常東楹北面。主國君南面授之。當東楹者。〔疏〕正義曰。君行一臣行二。詳聘禮。退西楹西東面立。侯。

國君送幣也。退不賓序。以將降。〔疏〕正義曰。注云侯主國君送幣也者。謂侯主國君拜送幣也。聘禮禮賓退東面侯注。侯君拜也。侯君送幣也。退不賓序。以將降。〔疏〕義與此同。云退不賓序。以將降也者。聘禮賓三退賓序。此云西楹西。即西階上。故知不賓。

序。以將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成拜。〔疏〕正義曰。注云賓不敢侯成拜。介逆出。以賓事。〔疏〕正義曰。郝氏降也。公壹拜。賓降也。公再拜。成拜。〔疏〕正義曰。注云賓不敢侯成拜。介逆出。以賓事。〔疏〕正義曰。郝氏。

先賓出也。介在門西。北面西上。近門者先出。故曰逆也。方氏苞。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揖執者。公降立。侯。云。公食賓。介有事焉。而公絕不與爲禮何也。以介當特受食也。賓北面揖。執庭實以出。揖執者。公降立。侯。

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皮。從者。府史之屬。訝。〔疏〕正義曰。上介受賓幣。受於門外也。從者訝受皮。謂主國屬者。聘禮禮賓。上介受賓幣。從者訝受馬。注。從者士介。彼大聘使卿。上介是大夫。故知從者爲士。此小聘使大夫。上介是士。故知從者爲府史之屬也。云訝迎也者。謂對面受也。云今文曰梧受者。案今又以訝爲梧。已詳聘禮禮賓節。

賓節。右公以束帛侑賓。

右公以束帛侑賓

賓入門左。沒雷北面。再拜稽首。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疏〕正義曰。沒雷。徐本沒作沒。誤。○故氏云。以

公立於中庭也。張氏爾岐云。沒雷。門徑雷處。注云便退則食禮未卒。不退則嫌者。謂有食食之嫌。云更入行

拜。若欲從此退者。是注以此拜爲告退也。吳氏疑義云。食禮未畢。理應復入。賓之入門。所以終食禮也。其再拜稽

首。則即下升賓再拜稽首。注所謂拜主國君之厚意也。蓋公既宿賓。賓出。公即降立中庭。以待賓反。其意甚厚。故入

門即拜之。因君辭其拜。故升堂再拜。故氏謂賓拜於庭南。公辭之。乃升而成拜。是也。則上下兩再拜稽首只是一

事。注分而爲二。是以失之。今案吳說是也。又故氏以此拜爲謝幣。稽氏辨之云。聘禮禮賓。於授幣後。亦曰公壹

拜。賓降也。公再拜。賓執左馬以出。下遂行覲。並未更入門而行再拜稽首禮也。然則此禮之拜。故以爲謝幣。非

凡飲食。無論酒與幣。皆賓先拜受。而後主人公辭。止其拜。使揖讓如初。如初入。升賓再拜稽首。公答再拜。

意。賓揖介入復位。〔疏〕正義曰。注云賓拜主國君之厚意者。說已詳上。云賓揖介入復位者。上文云介逆出。賓

降辭公如初。將復。〔疏〕正義曰。注疏本。俱作食。○賓降辭。公亦辭公之臨己食也。詳見前。賓升公揖。退于箱。賓卒

食會飯三飲。卒。已也。已食會飯。三漱漿也。會飯。〔疏〕正義曰。注云已食會飯三漱漿也者。謂三飲漿以漱口

後禮更端。故與前三飯不相蒙。是也。又云。食加飯而飲漿。則此所飲者其酒與。稽氏云。下大夫禮不得飲酒。注謂

漱漿是也。敖說誤。江氏筠云。鄭以凡奠者於左。此陳設左酒右漿。則酒明係不舉。故謂實用漿藉口也。云會飯謂

黍稷也者。張氏爾岐云。上文宰夫設黍稷云。啓會。是簠兼會設之。稻粱不言啓會。是簠不兼會。故經以黍稷爲會飯

也。今案。敖氏謂減簠飯於會而食之。故云會飯。乃臆說。不可從。云此食黍稷。則初時食稻粱者。案初時賓三飯未

言稻粱。故注推而明之。然據上文云左。不以醬滫。不復用正饌也。初時食加飯。用正饌。此食正飯。〔疏〕正義曰

清醬下。楊氏復云。用庶羞。經無其文。若可疑者。據下文。上大夫庶羞。酒飲。庶羞可也。注云。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彼證此。恐云食會飯有三飯。亦食庶羞。此注所以有互相成之義也。云後言清者。清或時後用者。賈疏云。前文賓三飯以清醬。先言清。後言醬。是先清。此後言清。或容前三飯後用清。故作文有先後也。盛氏云。案上文以清醬。據其用之之序言也。此既不用之。故惟據所設之序而言。注疏說非是。今案。盛說似亦可從。

右賓卒食

挽手與北面坐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于階西。

示親徹也。不以出者。非所當得。又以已得侑幣。非

處。注云示親徹也者。賓於食畢取梁與醬以降。是示親徹之意。公於正饌先設醬。加饌先設梁。獨取二者。固以公親設之故。亦示二饌兼徹也。云不以出者。非所當得者。當得則三牲之俎是也。云又以已得侑幣者。謂已得侑幣。故

不取饌出也。士昏賓取脯出。是所當得者。玉藻曰。君既徹。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鄭注。食於尊者之前。當親徹也。孔疏。此經食不客。故君既徹之後。執飯與醬乃出授從者。若君與已禮食。則但親徹之。不敢授已之從者也。故

公食禮。賓北面坐取梁與醬以降。西面坐奠於階西也。若非君臣。但降等者。則徹以授主人相者。故曲禮云。客若降等。又云。卒食。客自前跪徹飯齊以授相者。注云。相者。主人贊饌者。若賓主敵者。則徹於西序端。故公食禮大

夫。自相食。徹于西序端。注云。亦親徹。東面再拜稽首。卒食拜也。不北。疏正義曰。敖氏謂此亦釋於階西。是也。案玉藻疏言徹義頗詳。故並錄之。

西。乃進至階東。東面拜。凡西階下之拜。無有在階西者。敖說不可從。注云卒食拜也者。言此再拜稽首為卒食拜也。云不北面者。異於辭者。稽氏云。注意專對沒霑北面之拜而言。今案鄭以沒霑北面之拜為辭退。故云異於辭也。

或曰以公從而降在東。公降再拜。答之也。不辭之使。疏正義曰。敖氏云。公拜亦西面於階下。此說是也。方氏

方。故賓東面拜也。公降再拜。升堂。明禮有終。升堂。明禮有終。苞云。食禮既終。賓拜稽首於階下。自同於本國之臣也。公降而答拜。使賓無庸復升。終不敢以臣禮待之也。介逆出。賓出。公送于大門內。再拜。賓不顧。初來揖讓而退。不顧。退禮略也。示難送



〔疏〕正義曰。介逆出。徐本逆作迎。誤。注云。擯者以賓不願告公。公乃還也者。還。謂自廟還路疑也。詳聘禮賓出公再拜送賓不願下。

### 右禮終賓出

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

卷猶收也。無遠之辭也。三牲之俎。正饌尤尊。盡以〔疏〕正義曰。禮終賓出之。歸賓。尊之至也。歸俎者。實於簠。它時有所釋故。〔疏〕後。尚有一事。歸俎實

於賓館。一也。賓拜賜。二也。○注尊之至也。嚴本無也字。他時有所釋故。釋文作它。云本又作他。嚴本。集澤。作它。今本作他。注云卷猶收也。無遠之辭也者。卷與捲同。云歸俎者實於簠者。吉祭有所俎。虞祭無之。尸舉牲體皆盛於簠。此歸俎者。亦是實於簠以歸之也。敖氏謂盡以其俎與其實歸之。褚氏云。歸饗餼用鼎不用俎。俎乃行禮時設之。不以遠人。注用簠之說爲長。方氏苞云。卷者。振取俎實而置於簠也。敖氏謂並以俎歸。則其文當曰以三牲之俎歸於賓館。今案。稽方之說是也。云它時有所釋故者。案特牲士虞皆云俎釋三俎。釋猶遣也。謂魚腊不與。以留遺以備陽厭。是有所釋也。它時。即指特牲士虞言。此食禮無所釋。故三牲之在俎者盡以歸賓也。魚腊不與。三牲之俎無所釋故也。禮之有餘。爲施惠。不言賜。〔疏〕正義曰。注云以三牲之俎無所釋故也者。謂三牲之在俎者既盡。胃膚者。在魚腊下。不與可知也。古文與作豫。〔疏〕以歸賓。則魚腊細物可不與也。云古文與作豫者。詳士昏禮。

### 右歸俎實於賓

明日賓朝服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

朝。謂大門外。

〔疏〕正義曰。案聘禮歸饗餼。明日賓拜于朝。拜饗與餼。不拜束帛。此云拜食與侑幣。

兼拜侑賓之束帛者。賈疏云。彼使人致之。故不拜。此食禮君親賜。故拜。訝聽之。受其言入告出報也。〔疏〕正義曰。注云。注云朝謂大門外者。此朝即庫門外之朝。注云大門即謂庫門也。訝聽之。此下大夫。有士訝。〔疏〕正義曰。受其言入告出報者。詳聘禮賓三拜乘禽于朝訝聽之下。云此下大夫有士訝者。案聘禮記曰。卿大夫訝。大夫士訝。士皆有訝。此聘日主國君所使迎賓於館之訝。非掌訝職也。經云訝聽之。乃指謂掌訝之官。鄭以士訝當之。恐非。詳聘禮記賓既將公事復見訝以其擊下。

右賓拜賜

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鬴、九俎、魚腊皆二俎。記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數。豆加葵菹醢醢。四四爲列。俎加鮮魚鮮腊。三三爲列。無特。〔疏〕正義曰：此下

者。食上大夫之禮。君不親食之禮。大夫相食之禮。大夫不親食之禮。凡四事。聘禮大聘使卿。上大夫即卿也。故其食之之禮。與聘禮歸養於賓者略同。八豆八簋六鬴。如其設於堂上者也。九俎。如其飪鼎九也。魚腊皆二俎者。魚腊皆乾鮮各一也。注云記公食上大夫異於下大夫之數者。前食下大夫六豆六簋四鬴七俎。此上大夫。每加以兩。是其異也。但自此至雉兔鴝鵒皆是言其異者。注蓋總釋之也。云豆加葵菹醢醢者。葵菹醢醢。周禮醢人饋食之豆也。其朝事之豆八。下大夫已用其六。仍餘菹醢醢二豆。今鄭不取以足八豆之數。而用饋食之豆者。蓋以少牢四豆。非菹醢醢葵菹醢醢。兼用朝事饋食二者故也。敖氏則謂豆加菹醢醢。專用朝事之豆。菹氏云。若純用朝事豆。實與人君禮無別矣。故注參取饋食二豆也。云四四爲列者。上四字乃二字之誤。八豆分爲二列。每列四豆。故云二四爲列也。云俎加鮮魚鮮腊。三三爲列。無特者。菹氏云。九俎饌法。當依注爲是。不當如敖氏四四爲列而特鮮獸之說。蓋三俎五俎七俎。不得方。故須特。三三爲列。則正方矣。何反用特乎。其饌法則北二列仍如七俎。而鮮魚則加在魚南。鮮腊則加在腊南。移膚於腸胃南也。八豆之次。則非菹。以東醢醢昌本葵菹醢醢南菹。以西鹿醢葵菹醢醢。八簋之次。則六簋仍舊。加黍於稷南。稷於黍南。六鬴之次。則牛以魚腸胃倫膚若九若十有一下大夫。則若七若九。此以爲差也。九。謂再命者也。十一。謂三命者也。七。謂一命者也。九或上或下者。〔疏〕正義曰：注云此以命數爲再命。謂小國之卿。大國之大夫也。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大國之孤視子男。〔疏〕正義曰：注云此以命數爲三者。各俎所載。又以命數爲差也。敖氏云。其俎數之同者。又以此見尊卑。是也。云九謂再命者也。十一謂三命者也。七謂一命者也。賈疏云。周禮典命。公侯伯之卿三命。大夫再命。士一命。子男之卿再命。大夫一命。士不命。則諸侯之臣分爲三等。三命再命一命。不命與一命同。此經魚腸胃倫膚亦分爲三等。有十一。有九。有七。則十一當三命。九當再命。七當一命。云九或上或下者。再命謂小國之卿。大國之大夫也者。上句若九。指上大夫言。下句若九。指下大夫言。九有上下之不同者。以小國之卿與大國之大夫同再命。再命則九。故小國之卿。雖與大國之卿同九俎。而其載於俎者。魚腸胃倫膚。惟用九數。而不用十一。大國之大夫。雖與小國之大夫同七俎。而其載於俎

者。魚腸胃脩亦用九敬。而不用七。是以上下大夫同云若九也。云卿則曰上。大夫則曰下者。謂卿爲上大夫。大夫爲下大夫也。云大國之孤視子男者。鄭意以上大夫不兼孤在內。故別言之。賈疏云。周禮典命。大國之孤四命。又大夫行人云。大國之孤執皮帛以繼子男。又云。其他皆視小國之君。若然。孤與子男同十三。侯伯十五。上公十七。差次可知。褚氏案昏禮疏推魚之數云。或諸侯十三。天子十五。此疏不同。據此經卿大夫魚數以命數爲差。則五等諸侯亦必以命數爲差矣。昏禮疏言。或疑詞耳。陳氏祥道反。庶羞。西東毋過四列。謂上下大夫也。〔疏〕正義曰。毋過據彼舍此。舛矣。若以此推。天子魚數。其十九與。庶羞。西東毋過四列。古文毋爲無。〔疏〕正義曰。毋過譌母。注古文毋爲無。鍾本爲作。嚴本及各本俱作爲。注云謂上下大夫也者。案列即行也。下大夫庶羞十六豆。東西四行。南北亦四行。上大夫庶羞二十豆。東西四行。南北則五行。故經獨云西東毋過四列。以南北可過。而西東必不可過。若過四列也。則蓋矣。間不能容人。有礙往來矣。西東。謂設之以西爲上。上大夫庶羞二十。加于下大夫以雉兔鶉鷩。〔疏〕正義曰。下大夫庶羞十六豆。已詳列於前。上大夫庶羞二十。其十六者與下大夫同。東毋過四列。則是四者爲一列於南也。注云鶉鷩無母者。爾雅作鶉鷩。說文作半母。無鶉半三字。古讀音近通借。賈疏據莊子田鼠化爲鶉。月令田鼠化爲鶉。以鶉鶉爲一物。今案。詩鶉之奔奔鄭箋。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與鶉本非同類。此經鶉鷩並列。內則鶉鷩與鶉鷩異名。明係兩物。段氏說文注云。內則。爾雅。皆鶉鷩並舉。則不可云鶉即鶉。是也。雉兔鄭無注。案曲禮雉曰疏趾。兔曰明視。用於祭。亦用於賓也。說文說雉有十四種。又云。兔。獸也。象兔踞後其尾形。段氏注云。其字象兔之踞後露其尾之形也。說文又曰。兔頭與兔頭同。此云鶉。內則云。鶉不同者。鶉亦作鶉。爾雅釋鳥。鶉鷩郭注。今鶉。雀。國語章注。鶉。小鳥也。內則又曰。爵鶉鷩。范以鶉爲人君燕食所加庶羞之一。則鶉亦可爲羞矣。

### 右食上大夫禮之加於下大夫者

若不親食。

謂主國君有疾病若他故。

使大夫各以其爵朝服以侑幣致之。

執幣以將命。

〔疏〕

正義曰。此以上俱詳聘禮若不親食節。

豆實實于

簠陳于楹外二以竝北陳簋實實于筐陳于楹內兩楹閒二以竝南陳陳簠簋於楹閒者衆授受於堂中也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

陳者變於食數如豆醢酢并通解曰蓋實實于筐徐陳閭萬楊氏筐俱作饌石經嚴本集釋醬從焉筐米四今文竝作併疏敖氏俱作筐校勘記云案注及疏內筐字各本皆同則經文亦當作

竹器○豆實菹醢之屬實之於簠蓋實黍稷之屬實之於筐又陳之於楹外內皆與親食異也簠瓦器簋竹器敖氏云南北異陳示不相統也王氏士讓云經第言豆簠之實蓋舉其全而略其細者注云陳簠簋於楹閒

者衆授受於堂中也者朱子云兩楹閒不必與楹相當謂堂東西之中耳今案兩楹閒兼楹外楹內言所謂東西節也云南北相當以食饌同列耳者吳氏疑義云食指米饌指豆實以其一內一外南北相當故曰同列也

云簠北陳變於食者食亦指米謂米南陳而簠北陳故曰變耳云數如豆者以其菹醢異物不可同簠一豆則一簠故云數如豆也云醢酢醬從焉者疑義云注因醢酢醬亦醬之類故謂其相從不知正饌在堂庶羞在碑

內醢酢醬應在庶羞中烏得從而在堂案吳說亦是也云簠米四者稽氏云實所食者黍則簠米四宜黍稷稻粱各一不言簠實者省文也若簠實陳於碑內經必明著其文而列其位次然則謂黍稷各二簠者非也云今文竝作

併者詳庶羞陳于碑內生魚也魚膳從焉上大夫加鮮魚鮮疏正義曰注云生魚也者李氏云生魚即庶士皆禮庶羞陳于碑內膳雖免鴛鴦不陳於堂辟正饌

讓云庶羞多出於三牲今牲既不殺則所陳者四醢酢醬其魚未作膳亦生致之今案下經云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是生致之不殺也而有醢者醢經百日乃成不繫於殺也云魚膳從焉者庶羞之魚膳既生致

之於此則俎實之魚膳當亦從焉云上大加鮮魚鮮膳免鴛鴦者下大夫七鼎其俎實唯有乾魚乾膳上大九鼎加鮮魚鮮膳蓋亦從焉雉兔鴛鴦則上大夫所加之庶羞自當陳於此賈疏謂亦生致之或然云不陳於堂

辟正饌者親食則庶羞亦陳於堂上此則辟正饌而庭實陳于碑外執乘皮者也不參分庭一在疏正義曰注宜陳於碑內亦變於食碑內碑北與堂尙近也庭實陳于碑外南者以言歸宜近內

誤且嚴本及各本作宜云執乘皮者也者謂經所云庭實指執乘皮者言也敖氏郝氏謂不執之盛氏云此庭實亦有執之者若馬則牽之敖及郝說皆非云不參分庭一在南者凡陳庭實皆參分庭一在南詳晉禮記今云碑外則

與碑近凡設碑參分庭一在北是不參分庭一在南也云以言歸宜近牛羊豕陳于門內西方東上爲其踐于館庭使近外

〔疏〕正義曰。聘禮歸賓餼。二牢陳于門西。北面東上。此與彼同。又曰。牛以四羊豕。此陳之。次當亦然。但彼二牢。此一牢耳。王氏士讓云。此三牲若殺。則俎之牛羊豕豕。腸胃膚。登之清。祭之肺。庶羞之。歸饌。炎。設饌。皆

出其中矣。凡言養者。莫過於三牲。今生陳之。與饌同。然無百官無芻薪之從。則仍是食禮也。注云。為其踐汗館庭。使近外者。上云。庭實陳于碑外。與碑近。注云。以言歸。宜近內。此陳於門內。與門近。則近外矣。故注云。為其

踐汗館庭。賓朝服以受。如受饗禮。朝服也。食。〔疏〕正義曰。如受饗禮。如聘禮歸饗餼。賓受之。自迎大夫於外使近外也。賓朝服以受。如受饗禮。禮輕也。〔疏〕門外。至降授老幣之禮也。注云。朝服食禮輕也者。對歸饗餼時

卿章弁。賓皮弁言也。敖氏云。親食。無償。以己本。〔疏〕正義曰。償。唐石經。嚴。徐。集。釋。敖氏。俱作償。通解。時朝服。故此致者受者皆服之。注。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賜。亦謂。〔疏〕正義曰。注食下。敖氏

但受饗有償。而此無償。故明之。注。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賜。亦謂。〔疏〕正義曰。注食下。敖氏云。以己本宜往者。詳聘禮若不親食節。明日。賓朝服以拜賜于朝。訝聽命。賜。亦謂。〔疏〕正義曰。注食下。敖氏

親見。訝為之入告出報也。言聽命者。即掌訝職所謂詔相其事而掌其治令也。注云。賜亦謂食侑幣者。前公親食。明日。賓拜賜于朝。拜食與侑幣。此但言賜。未言食與侑幣。故注補之。亦者。亦謂兼拜二者也。

### 右君不親食使人往致

大夫相食親戒速。記異於君者也。速。召也。先就。〔疏〕正義曰。自此以下。言主國大夫食賓之事。注云。記異

至再拜降出。皆其異於君者也。高氏愈云。此大夫相食。異於公禮者九。親戒速。一也。迎賓門外。二也。降堂受饗

清幣。三也。賓執梁滂之西序端。四也。辭卷加席。五也。受侑幣。主人送幣。皆稽首。六也。賓辭幣。辭主人降

案。皆止降一等。七也。卒食。徹于西序端。八也。卒食再拜不稽首。九也。舉此。而公與大夫尊卑之分較然矣。今

下。云先就告之者。戒也。云歸具既具。復自召之者。速也。親戒而親速。賓主。迎賓于門外。拜至皆如饗拜。

人相敵之禮如是。故鄉飲鄉射皆云戒賓速賓。若公食禮。則戒而不速。又不親也。〔疏〕正義曰。大夫相饗之禮也。今亡。古文饗或作鄉。〔疏〕大夫于賓。壹饗壹食。是大夫有相饗相食之禮也。蔡氏云。如饗拜。如大夫相饗之拜。

蓋古本有公饗大夫禮。而附大夫相饗之禮於其降盥受爵。清侑幣束錦也。皆自阼階降堂受。授者升一等。皆中。今竝亡矣。云古文饗或作鄉。詳聘禮。  
受爵受清受幣也。侑用束錦。大夫文。〔疏〕正義曰。王氏士讓云。降盥。降階下就洗也。降盥則實從降。必著之者。謂也。降堂。謂止階上。今文無束。〔疏〕正義曰。嫌若公尊不就洗也。今案王說是也。注云皆者。謂受爵受清受幣也者。謂經云皆自阼階降堂受。指此三者言也。授者蓋其家臣。云侑用束錦。大夫文也者。君侑幣用束帛。大夫侑幣用束錦。詳錦文於帛。聘禮注所謂以少文爲貴是也。云降堂謂止階上者。此與昏禮婦降堂。聘禮賓降堂同。皆謂降堂不降階。詳士冠始加賓降西階一等下。褚氏云。禮器言諸侯堂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敖氏乃以七尺五尺分五等諸侯爲二。而以大夫與士同三尺。不可從。今案褚說是矣。但敖氏必以大夫與士同三尺者。意以大夫堂五尺。則階五等。受者在階上。而授者止升一等。疑太遠故也。盛氏則謂間三等相授。恐無此授法。疑經文升一等一字或三字之譌。賓止也。主人耳。云今文無束者。凡物十曰束。故上注云。束帛。十端帛也。若無束字。於義不備。故鄭氏從古文。賓止也。三降從。賓不。〔疏〕正義曰。注云主人三降。賓不從者。賈疏云。以主人降堂不至地。故賓止不。賓執梁與潛之西序端。不敢食於。〔疏〕正義曰。公食之。則降階。此執以之西序端。不降也。注云不敢食於尊處者。主人辭。賓反之。尊處。敖氏云。亦爲主人立於堂。故不敢食於席也。其尊敵。故但避之於堂上而已。主人辭。賓反之。〔疏〕正義曰。主人辭。辭其食於西序端也。賓反之。反於其席也。卷加席。主人辭。賓反之。〔疏〕正義曰。公食之。卷加席。公不辭。此則主席之常。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從。〔疏〕正義曰。敖氏云。辭而降一等爲恭也。從亦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不卷也。辭幣降一等。主人從。從。〔疏〕正義曰。從者。辭其降。且不許其辭。受侑幣。再拜稽首。主人送幣亦然。敵也。〔疏〕正義曰。注云敵也者。係解經亦然之義。以賓主人俱是大夫體敵。故賓受幣再拜稽首。主人君不當稽首。不知大夫不能親食。公猶使人以侑幣致之。則其幣爲官給可知。故受幣者如對主。辭于主人降一等。君必稽首。而送幣者亦必稽首以答之也。此說。方氏苞。王氏士讓。惠氏棟。俱已辨之。辭于主人降一等。主人從。辭謂辭其卒食。徹于西序端。亦親。〔疏〕正義曰。注云亦親徹者。公親食賓。卒食。取梁與醬以降。寔於席。已食。卒食。徹于西序端。亦親。〔疏〕正義曰。注云亦親徹也。此徹於西序端。亦是親徹。但不於階下。



耳東面再拜降出拜亦拜

〔疏〕正義曰東面再拜與公食同但不稽首耳此先言拜而後言降明拜於階上非階下也

其他皆如公食大夫之禮

〔疏〕正義曰毛本此下有注云釋曰云其他謂豆數俎數陳設皆不異上陳但禮異者謂親戚速君則不親迎賓公不出此大夫出大門公受醬滹幣不降此大夫則降也公食大夫大夫降食於階下此言西序

端上公食卷加席公不辭此則辭之皆是異也校勘記云此段疏八十六字今本俱誤作注盛氏云監本亦誤今案殿本陳單注本俱無此注從之○敖氏云他謂在公食禮中而不見於上者也然上禮所不見者亦未

可盡與公食禮相通經云皆如者大約言之耳

### 右大夫相食之禮

若不親食則公作大夫朝服以侑幣致之之作使也大夫有故君必使其同爵者爲之致禮列國之賓來榮辱之事君臣同〔疏〕正義曰稽氏云注

夫言主人卿也則使卿致賓受于堂無僨與受君禮同〔疏〕正義曰僨唐石經嚴本集釋敖氏俱作攢徐主人大夫也則使大夫致

君禮同者敖氏云言此者嫌或與君禮異也賓受大夫簋不於堂故明之

### 右大夫不親食君使人代致

記

不宿戒食禮輕也此所以不宿戒者謂前期三日之戒申戒爲宿謂前期一日〔疏〕正義曰注云食禮輕也者鄭見諸禮皆有前期之宿戒而食不

宿謂前期一日者鄭解宿戒爲二謂戒爲前期三日宿爲前期一日賈疏以大射前期三日宰夫戒宰及司馬少牢前期一日宿證之然士冠前期戒賓又前期宿賓戒宿俱在冠日前亦可證也此不宿戒謂無前期之宿又無前期之

戒。但卽日戒耳。敖氏云。宿戒者。先期日而戒之也。此則當日乃戒。故云不宿戒。是訓宿爲豫。與鄭異。戒不速。則從戒者而來。不復召。賓〔疏〕正義曰。注云。食賓之朝。夙興戒之。是卽此則當日乃戒。故云不宿戒。是訓宿爲豫。與鄭異。戒不速。則從戒者而來。不復召。賓〔疏〕正義曰。注云。食賓之朝。夙興戒之。是卽日戒也。云賓則從戒者而來。不復召者。鄉飲、鄉射。雖卽日戒賓。然戒後尙有速。此則賓從戒者而來。故不速也。食禮所以如此其簡者。以主國待賓之禮。有饗有食有燕。若皆拘於三日戒一日宿之例。則相繼行之。爲日必多。恐不免留賓廢事之愆。故必從其簡也。至饗先於不授几。異於醴也。食。或有宿戒與否。其禮亡。不可考矣。不授几。異於醴也。〔疏〕正義曰。注云。異於醴也者。謂無阼席。公不〔疏〕正義曰。注云。公不坐者。以食禮公前無食。賓食則公退於箱。不坐於阼。故無席也。

右記食禮異於常禮

亨于門外東方。也。必於門外者。大夫之事。主陽。〔疏〕正義曰。章氏平云。經中言亨。惟鄉飲酒。亨于堂東北。其他吉禮賓禮。皆亨于門外。又惟士虞亨于廟門外之右。餘皆于東方。特牲士禮。亦亨于門外東方。則注所云大夫之事。未知何指。疏旁摭經注。而於特牲惟出主婦視餼饔于西堂下。獨不及其下句。豈有意回護邪。今案。互詳燕禮。

右記亭

司宮具几與蒲筵常緇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皆卷自末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也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純綠也萑細葦也末經所終有以識之

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饌也今文萑皆爲莞

〔疏〕正義曰注掌宮廟者也掌毛本誤作宰宮闕本通解俱誤作官今文萑皆爲莞爲釋文作作○此几與席司宮具之據聘禮注所具之几蓋漆几也筵與

席散文通對文則近地者爲筵其上加者爲席故此蒲稭筵萑稭席也蒲筵加萑席蓋筵上下大夫之法此節雖無文然據下文云上大夫蒲席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則上大夫與下大夫同矣故鄭注聘禮宰夫徹几改筵引此

文即云此筵上下大夫也注云司宮大宰之屬掌宮廟者也者賈疏云案大宰之下有宮人掌宮中除汙穢之事即此司宮儀禮釋官云案司宮當以此注爲正燕禮注解爲小宰誤此疏既釋爲宮人又云燕禮司宮設尊故以小宰

解之。此司宮設几席。故以大宰之屬解之。其說甚非。小宰職無設尊之文。大宰之屬無司几筵之官。總之注既誤解。小宰。疏欲護注。故多紕繆耳。互詳燕禮。云丈六尺曰常。半常曰尋者。半常。則八尺也。故考工記注云。八尺曰尋。倍尋曰常。說文亦謂尋八尺也。云純緣也者。謂緣邊也。云崔細葦也者。爾雅。葦。葦。郭注。葦也。又云。葦。郭注。似葦而小。實中。說文。葦。崔之初生。一曰葦。一曰離。詩。八月荻葦。毛傳。八月葦爲葦。葦爲葦。是葦與葦一物。初生名葦名葦。既秀爲葦也。云末經所終有以識之者。織席有經緯。經所終是末。蓋有首尾可記識也。云必長筵者。以有左右饋也者。案筵之長倍於席。以正饋在左。加饋在右。皆陳於筵前。故宜長也。云今文崔皆爲者。鄭此注云崔細葦。而箋詩解葦爲小蒲。二者皆可爲席。鄭於此定從古文作葦。而敖氏據周禮司几筵諸侯祭祀蒲筵。純加莞席。紛純。又謂崔乃葦屬。爲物蠱惡。宜從今文作莞。胡氏承瑛駁之云。周禮。諸侯祭祀席。蒲筵加莞席。昨席。莞筵加纁席。其筵國賓。與昨席同。聘禮釋例云。改筵。則此食禮之席。必不同於祭祀之蒲筵莞席。敖氏徒斤斤莞崔二物之美惡。而不辨禮之差等。妄矣。禮經釋例云。崔席。即周官莞筵也。莞筵聲相近。蓋欲組合爲一。胡氏云。莞崔明係二物。崔席以細葦爲之。亦未爲蠱惡。今案。周禮司几筵。掌五几五席之名物。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加次席黼純。鄭注。觀禮天子設斧依節引之。又諸侯昨席。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鄭注。燕禮設公席節引之。司几筵又曰。筵國賓于牖前。亦如之。謂亦用莞筵紛純加纁席畫純也。鄭注。聘禮禮賓節。及此記下節。引之。獨此節不引周禮爲證者。蓋以禮文參差。未可強合也。 宰夫筵出自東房。筵本在房。宰夫敷之。〔疏〕正義曰。東房。毛本誤作東方。注云。筵本在房。宰夫敷之也者。經云。宰夫設筵也。天子諸侯左右房。也。天子諸侯左右房。〔疏〕正義曰。東房。毛本誤作東方。注云。筵本在房。宰夫敷之也者。經云。宰夫設筵也。左右房者。賈疏云。以其言東房對西房。若大夫士。直有東房而已。又大射儀。宰胥薦脯醢由左房。注云。左房。東房也。人君左右房。又禮記禮器。君在阼。夫人在房。注云。天子諸侯有左右房。喪大記。婦人壘帶麻於房中。注云。婦人之壘帶麻於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案鄭氏釋經。屢以此爲說。蓋謂天子諸侯之宗廟路寢射宮皆有東房西房。大夫士無西房。唯有東房西室而已。然其說考之於經。實不合。故後儒多駁之。陳氏祥道禮書云。鄉飲酒記薦出自左房。鄉射記出自東房。與大射諸侯擇士之宮。宰胥薦脯醢由左房。其言相類。蓋言左。以有右。言東。以有西。則大夫士之房室與天子諸侯同可知。鄭氏謂大夫士無西房。誤矣。李氏如圭儀禮釋宮云。聘禮賓館于大夫士。君使卿還玉于館。賓退負右房。則大夫亦有右房矣。敖氏繼公儀禮集說同萬氏斯大。儀禮商云。余於鄉飲酒謂大夫士若無右房。則賓坐西北已逼西序。不容衆賓之席。以爲必有西房。茲於聘禮還玉。賓升自西階。受圭。退負右房而立。

則明言有右房矣。江氏永釋宮增注云。案堂後室居中。左右有房。上下之制。宜皆同。若東房西室。則室戶偏西。堂上設席行禮。皆不得居中。疑古制不如此。據此諸說。則以大夫士宗廟正寢學制爲無西房者。誠誤也。然東房西室。乃諸侯以下燕寢之制。又天子宗廟路寢明堂三者同制。有五室。無左右房。諸侯以下。至士宗廟正寢。皆有左右房。鄭以天子諸侯統言之。與詩斯千箋禮記玉藻注不合。蓋未及追改。詳士昏禮及覲禮記。

右記筵席

賓之乘車在大門外西方北面立。賓車不入門。廣敬也。凡賓即朝。中道而往。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於西方。賓及位而止。北面。卿大夫之位當車前。凡朝位賓主之閒。各以命數爲遠近之節也。

〔疏〕正義曰。賓之乘車。謂大夫所乘入朝之車。西方。賓位也。敖氏云。車北面立者。俟賓之出。宜鄉之。云立。明其不稅駕。注云賓車不入門。廣敬也者。曲禮曰。客車不入大門。今云在大門外。是不入也。云

凡賓即朝。中道而往者。王制曰。道路男子由右。婦人由左。車從中央是也。云將至下行。而後車還立於西方者。少儀曰。僕於君子。君子升下。則授綬。又曰。君子下行。然後還立。鄭注。還車而立。以俟其去。是此注言還立之義也。云賓及位而止。北面。卿大夫之位當車前者。蓋賓至大門外下車。入於次。及擯者出請事。賓出次。步進。直闌西北面立。所謂位。即朝位也。周禮大行人曰。凡大國之孤。朝位當車前。不言卿大夫有異。故知卿大夫與孤同也。云凡朝位。賓主之閒。各以命數爲遠近之節也者。即大行人所云。上公朝位。賓主之閒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是也。

右記乘車

銅毛牛藿羊苦豕薇皆有滑。滑。豆葉也。苦。苦茶也。〔疏〕正義曰。銅。釋文作銛。非。牛藿。周學健

已列缺。蓋初作牛。而後爲牛也。藿。徐。陳闕。葛。通解。俱作藿。嚴本。集釋。俱作藿。徐本注仍作藿。下。不從下。嚴。徐。葛本。俱作竿。誤。○銅毛。記銅毛所用之菜也。說文毛字下。引詩左右毛之。段氏注云。毛從鄭詩考正曰。毛。菜之烹於肉滑者也。禮。葵。毛。菹。菹。凡四物。肉謂之葵。菜謂之毛。肉謂之菹。菜謂之菹。菹。生爲之。是爲醢人豆實。毛則滑烹之。與葵相從。實諸銅。今案。士虞特性二篇。亦記銅毛。但彼止有特豕。此

食禮用大牢。牛羊豕具。故別言之。牛則用菹。羊則用苦。豕則用蕡也。士虞特牲言用苦者。蕡者。以止有特豕。苦蕡二者皆可用。隨用其一也。士虞又云。有柶者。以銅有菜。宜用柶扱之。此不言亦有柶。可知也。注云菹豆菜也。說文菹作蕡。云。未之少也。未即豆也。少。幼少也。詩毛傳云。菹。菹苗也。是也。李善引說文作豆之菜也。與鄭合。云苦蕡茶也者。爾雅釋草。茶。苦菜。郝氏義疏云。說文。茶。苦菜也。經典單言茶者。如采茶薪樗。蕡茶如鮒。誰謂茶苦。皆謂苦菜也。單言苦者。如詩采苦采苦。內則濡豚包苦。及公食大夫記銅毛羊苦。亦皆謂苦菜也。今案詩鄭風毛傳云。茶。苦菜。唐風傳云。苦。苦菜。是苦與茶爲一物也。蕡注無釋。案蕡亦蕡類也。說文。蕡。菜也。似蕡。段氏注云。謂似豆葉也。陸機詩疏曰。蕡。山菜也。華葉皆似小豆。蕡生。其味亦如小豆。蕡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項安世曰。蕡。今之野豌豆也。爾雅釋草。蕡垂水。郭注。生於水邊。段氏云。蕡采於山。野生者也。釋草云垂水。乃蕡之俗名耳。不當以生於水邊釋之。云滑蕡之屬者。內則曰。蕡粉榆兔蕡。滑蕡以滑之。故注以滑爲蕡之屬也。此記但云皆有滑。不言所用何物。士虞記則云。有滑。夏用蕡。冬用蕡。注。蕡。蕡類也。乾則滑。夏秋用生蕡。冬春用乾蕡。特牲記亦云。皆有滑。夏蕡冬蕡。注。蕡。蕡屬乾之。冬滑於蕡。案說文。蕡。草也。根如薺。葉如細柳。蕡食之。甘。段氏注云。大雅。蕡茶如鮒。毛傳。蕡。菜也。夏小正。二月榮蕡。案爾雅釋草。蕡有二。齧苦蕡。詩禮之蕡也。茂蕡草。晉語之置蕡於肉。即今附子也。內則釋文云。蕡音丸。似蕡而葉大也。說文。蕡。葵菜也。崔實曰。六月六日可種葵。中伏後可種冬葵。九月可作葵菹乾蕡。案葵至九月始乾。故鄭云夏秋用生葵也。士虞特牲注云。蕡乾則滑。又云。乾之。冬滑於蕡。此所以冬春用乾蕡也。內則注云。冬用蕡。夏用蕡。與此不同者。孔疏內則蕡蕡相對。故冬用蕡。夏用蕡。士虞禮葵與蕡相對。故夏用蕡。冬用蕡也。所對不同。故注有異。今案儀禮記明云冬蕡。而內則注云夏用蕡。究屬兩岐矣。云今文苦爲蕡者。說文。蕡。地黃也。即引此。記作羊蕡。蓋從今文。然此字宜作苦。不宜作蕡。鄭已辨之。士虞特牲二記注皆云。今文苦爲蕡。特牲注又云。下乃地黃。非也。是鄭已辨之矣。王石臞先生云。古人飲食無用地黃者。下乃苦之假借字也。

### 右記銅莖

贊者盥從俎升。其有所。

〔疏〕正義曰。盥者以將佐賓祭。宜致潔也。注云俎其所有事者。放氏云。贊者之所有事於賓者。盥俎庶羞之祭也。而俎先二者而設。故從之以升。今案。賈疏謂豆亦從

下升。黍稷亦贊祭。不知豆從下升。乃加饌之豆。設之在後。若正饌之豆。與黍稷皆自東房出。不由下升。故贊者必從俎也。賈說誤。敖氏以簋爲言。亦未的。江氏筠已辨之。

右記贊者升節

簋有蓋幕。

稻粱將食乃設。去會於房。蓋以幕。幕。巾也。今文或作羅。

〔疏〕

正義曰。注幕巾也。毛本巾誤作中。今文或作幕。徐本幕作羅。陳監作幕。亦誤。嚴本釋文俱作幕。云稻粱將食乃設。去會於

房。蓋以幕者。賈疏云。簋簠相將。簋既有會。明簠亦有會可知。但黍稷先設。故卻會于敦南。簋盛稻粱。將食乃設。故鄭云去會於房蓋以幕也。賈又云。至於陳設。幕亦去之。經云有蓋幕。據出房未設而言。云幕巾也者。幕與帳同。周禮注。以巾覆物曰帳。說文帳下云。周禮有帳人。今周禮作幕。胡氏承珙云。此不過偏旁有在左在下之異耳。此經古文作幕。與周禮同。云今文或作羅者。幕是帷幕。說文。帷在上曰幕。與巾幕字異。故鄭不從。簋制詳士昏禮黍稷四敦下。

右記簋

凡炙無醬。

已有鹹和。

〔疏〕

正義曰。注和下。釋文。集釋。俱有也字。嚴本無。○凡炙無醬。謂凡食炙者皆不用醬也。此篇設席蓋有牛羊豕炙。故於此記之。注云已有鹹和也者。釋所以無醬之義。

右記炙

上大夫蒲筵加萑席其純皆如下大夫純。

謂三命大夫也。孤爲賓。則蒲筵粉純。加纁席畫純也。

〔疏〕

正義曰。記因上云蒲筵常。橫布純。加萑席尋。玄帛純。無上下大夫之

文。恐人疑上大夫與下大夫有異。故特明之。上大夫亦用蒲筵加萑席。而其純又如下大夫之純。是上下大夫同也。言皆者。謂蒲筵亦用橫布爲純。萑席亦用玄帛爲純。二者之純皆同也。吳氏疑義云。不言常與尋者。筵之丈尺未聞。有尊卑之別。故略之。注云謂三命大夫也者。上大夫卿。有三命再命之不同。注獨言三命者。見三命之大夫亦與下大夫同也。云孤爲賓。則莞筵粉純。加纁席畫純也者。鄭意以公之孤四命。上大夫不兼孤在內。故推言之。周禮司几筵



曰。筵國賓於廟前。莞筵紛純。纁席畫純。詳聘禮宰夫徹凡改筵下。

### 右記上大夫筵席與下大夫同

卿擯由下。

不升堂也。

〔疏〕正義曰。

擯。監本誤作賓。注云不升堂也者。謂卿擯於堂下詔禮。而不升堂。此卿擯即也。上擯。以卿爲之。故曰卿擯。郝氏敬解卿擯爲食卿之擯。非。又謂食卿則揖立堂下。有事

由下升。與鄭異。江氏筠云。案經擯者之文凡三見。辭賓於階下。答公拜至。一也。公揖退時。擯者退負東塾立。二也。進相侑幣。三也。此三節。聘禮亦具有之。據二經於辭拜時俱云公降一等辭。則擯者爲公釋辭。無反居堂上與由

下升之理。其賓與相幣俱止云進云。上贊下大夫也。上。謂堂上。擯贊者事相近。以佐上下爲名。〔疏〕正義曰。注云上謂堂上者。故退亦並無升堂降堂之事。郝說非也。

以其佐賓食於堂上。故云上贊。云擯贊者事相近。以佐上下爲名者。擯佐於堂下。贊佐於堂上。故擯云由下。而贊云上贊。以此爲名也。敖氏又云。此上贊以下大夫爲之者。欲其不尊於賓。案此記食下大夫之法。贊在堂上佐賓祭黍稷

祭肺祭庶羞。其儀甚繁。若使尊於賓者爲之。恐不免有尊臨已食之嫌也。

### 右記擯贊

上大夫庶羞酒飲漿飲庶羞可也。

於食庶羞。宰夫又設酒漿。以之食庶羞可也。以優賓。

〔疏〕

正義曰。注云以優賓者。謂優於大夫也。張氏爾岐云。前經下大夫不言食庶羞。言

飲漱。不言飲酒。亦其禮之殊者。高氏愈云。上大夫庶羞。多言於酒飲漿飲之時。雖食庶羞亦可。江氏筠云。上大夫食庶羞時。酒飲漿飲得兼用之。以演安其庶羞之食耳。盛氏云。此節疑有脫誤。當闕之。今案。綱釋記文。難以強

解。敖氏已言之矣。注說簡質難明。高江說異於注。而於記亦未盡洽。當從盛說爲是。拜食與侑幣皆再拜稽首。嫌上大夫不稽首。〔疏〕正義曰。注云嫌上大夫不

禮。經但云拜賜於朝。未言再拜稽首。故記統明之。說亦通。○劉氏敝補公食大夫義曰。食禮。公養賓。國養賢。一

也。親之。故愛之。愛之。故養之。養之。故食之。食而弗愛。猶養之也。愛而弗敬。猶畜之也。饗禮。敬之至也。食禮。愛之至也。饗爲愛。弗勝其敬。食爲敬。弗勝其愛。文質之辨也。公使大夫戒。必以其辭。恭也。已輕。則卑之。已重。則是以其貴臨之也。賓三辭聽命。言是禮之貴弗敢當也。弗敢當。故難進也。公迎賓于大門內。非不能至于外也。所以待人君之禮也。臣之意欲尊其君。子之意欲尊其父。故迎賓於大門內。所以順其爲尊君之意也。三揖至于階。三讓而升堂。充其意。諭其誠也。於廟用祭。器械之盡也。君子於其尊敬不敢狎。不敢狎。故神明之。神明之。故忠臣嘉賓樂盡其心也。大夫立於東夾南。西面北上。士立於門東。北面西上。小臣東堂下。南面西上。宰東夾北。西面南上。內官之士。在宰東北。西面南上。百官有司備。以樂養賢也。設籩加席几。致安厚之義也。公設醬。然後宰夫薦豆。豆。士設俎。公設大羹。然後宰夫設饔饔。饔。以養親之也。賓徧祭。公設醢。宰夫膳稻。士膳庶羞。爲殷勤也。賓三飯。飯。以清醬。以君之厚已也。賓必親徹。有報之道也。庭實。乘皮。侑以束帛。雖備物。猶欲其加厚焉也。公拜送。終之以敬也。有司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不敢褻其餘也。上大夫八豆八簋六饔九俎。庶羞二十。其餘衰見。是德之殺也。君子言之曰。愛人者。使人愛之者也。敬人者。使人敬之者也。親人者。使人親之者也。自卑者。使人尊之者也。是故公養賓。國養賢。其義一也。未有愛之敬之親之尊之而其位不安者也。未有不愛不敬不尊不親而能有其國者也。將由乎好德之君。則將怡焉唯恐其不足於禮。將由乎驕慢之君。則將曰是食於我而已矣。故禮。君子所不足。小人所泰餘也。孔子食於少施氏。將祭。主人辭曰。不足祭也。將殮。主人辭曰。不足殮也。孔子曰。吾食而飽。少施氏有禮哉。故君子難親也。將親之。舍禮何以哉。

右記庶羞及侑幣

卷二十

覲禮第十

鄭目錄云。覲。見也。諸侯秋見天子之禮。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朝宗禮備。覲遇禮省。是以享獻不見焉。三時禮亡。唯此存爾。覲禮於五禮屬賓禮。大戴第十六。小戴第十七。

別錄第十

〔疏〕正義曰。毛本賓下脫禮字。小戴下脫第字。集釋俱有。臧輔堂本。賓下亦有禮字。○云覲見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諸侯秋見天子之禮者。據周禮言也。云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者。周禮

大宗伯文。鄭彼注云。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或朝春。或宗夏。或覲秋。或遇冬。名殊禮異。更遞而徧。朝。猶朝也。欲其來之早。宗。尊也。欲其尊王。覲之言勤也。欲其勤王之事。遇。偶也。欲其若不期而俱至。又大行人曰。春朝諸侯。而圖天下之事。秋覲。以比邦國之功。夏宗。以陳天下之謨。冬遇。以協諸侯之睦。鄭注。圖比陳協。皆者續之言。王者春見諸侯。則圖其事之可否。秋見諸侯。則比其功之高下。夏見諸侯。則陳其謀之是非。冬見諸侯。則合其慮之異同。六服以其朝歲四時分來。更迭如此而徧。司馬法曰。春以禮朝諸侯。圖同事。夏以禮宗諸侯。陳同謀。秋以禮覲諸侯。比同功。冬以禮遇諸侯。圖同慮。詩韓奕孔疏云。說周禮者。賈逵以爲一方四分之。或朝春。或覲秋。或宗夏。或遇冬。藩屏之臣。不可虛方俱行。故分趣四時助祭也。馬融以爲在東方者朝春。在南方者宗夏。在西方者覲秋。在北方者遇冬。是由經無正文。故先儒爲此二說。鄭大宗伯大行人二注。並言分來。則是從賈逵之說。一方而分爲四時也。韓侯雖是北方諸侯。其在北方爲西偏。蓋於時分之使當秋覲也。周禮賈疏誤謂春則東方盡來。夏則南方盡來。致王氏與之駁之。謂諸侯皆來。卒有乘間而起。孰能禦之。褚氏寅亮儀禮管見云。康成言六服之內四方以時分來。謂每一方內各分四時。再以六服遠近定疏數之節。此期一定。子孫率以爲典。其有事而朝者。又不在此數。故東方亦可以秋覲。北方亦可以夏宗也。此足申鄭義矣。云朝宗禮備。覲遇禮省者。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曰朝。鄭注。諸侯春見曰朝。受學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秋見曰覲。一受之於廟。殺氣。質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王南面立於依寧而受焉。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春秋時齊侯唁魯昭公。以遇禮相見。取易略也。今案。樂記曰。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祭義曰。朝覲所以教諸侯之臣也。經解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禮每以朝覲對舉。則朝可該宗。覲可該遇。鄭

氏夏宗依春。冬遇依秋。朝宗禮備親遇禮省之說。當有所受矣。白虎通云。朝則迎之於著。親則待之於阼階。是亦言朝親之異也。陳氏祥道云。朝宗於朝。以春夏者。萬物交際之時。故諸公東面。諸侯西面。以象生氣之文。而王於堂下見之。所以通上下之志也。親遇於廟。以秋冬者。萬物分辯之時。故諸侯一於北面。以象殺氣之質。而王於堂上見之。所以正君臣之分也。朱子語類云。親是正君臣之禮。較嚴。天子當依而立。不下堂而見諸侯。朝是講賓主之儀。天子當寧而立。在路寢門之外。相與揖讓而入。二說足申朝親禮異之義。云是以享獻不見焉者。案下經明言享。而此云享獻不見。此句疑有闕誤。難以強說。舊解享字上讀。以獻不見爲義。賈疏譏其不辭。誠然。但謂鄭據周禮大行人而說。卻亦未確也。云三時禮亡。唯此存爾者。以儀禮十七篇中。止有親禮。無朝宗遇禮。故鄭注曲禮亦云。親禮今存。朝宗遇禮今亡也。五經異義公羊說。諸侯四時見天子。及相聘。皆曰朝。以朝時行禮卒。而相逢於路曰遇。言周禮說春曰朝。夏曰宗。秋曰親。冬曰遇。許慎按。禮有親。經詩曰。韓侯入覲。書曰。江漢朝宗于海。知有朝親宗遇之禮。從周禮說。鄭駁之云。此皆有似不爲古昔。案親禮曰。諸侯前朝皆受舍於朝。朝通名也。秋之言親。據時所用禮。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此條許鄭本無異。不得云駁也。今案。朝與親對文異。散文亦通。此親禮云諸侯前朝。云乃朝以瑞玉。則親亦可名朝。故鄭云朝通名也。至以秋見爲親。則鄭與許同。春秋隱公四年秋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而傳云王親爲可。又云朝陳使請。案。左氏於陳言朝。於王言親。是秋親之名至春秋時猶存也。萬氏斯大謂朝親止是一禮。并疑周官春朝夏宗秋親冬遇之文不足據。非矣。○褚氏寅亮云。此篇分三節。自至于郊。至乃歸。言在廟受親正禮。諸侯親于天子以下。言時會殷同之禮。祭天以下。言巡狩而盟之禮。王氏士讓儀禮訓解云。此篇主言廟中特親之禮甚明。自篇首至饗禮乃歸親於廟中者也。自諸侯親于天子。至末復以親于國外親于方岳之禮附焉。所謂親于方岳者。謂祭天以下。王巡狩。而一方之諸侯皆親也。

親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侯氏。亦皮弁迎于帷門之外。再拜。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小行人職大行人也。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不言諸侯言侯氏者。〔疏〕正義曰。張氏爾岐儀禮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郊舍狹窄。爲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爲帷宮。設旌門。鄭注句讀云。此下言侯氏入覲初至之事。至郊。則郊勞。至國。則賜舍。凡二節。○校勘記云。帷。石經補缺誤作惟。張氏曰。注曰。小行人職曰。按監本日作曰。從監本。逆。徐本作迎。束。重脩監本誤作束。今案。殿本作曰作。逆。各本多同。殿本。○案聘

禮郊勞以前有許多禮儀。此直從至于郊始者。盛氏世佐儀禮集編云。此篇自郊勞以前。賜車服以後。文多不具。必其詳已見於朝禮。故略之也。今案。使者聞王命即出迎。無出請入告禮辭之節。與聘異者。不敢自同客禮也。再拜。拜使者也。或以爲拜天子之命。斯時命尙未宣也。且拜天子之命。亦不得僅云再拜矣。觀時服冕勞服皮弁者。勞禮輕於正禮也。侯氏亦皮弁者。賓主服宜同也。注云郊謂近郊。去王城五十里者。書序。命君陳分正東郊成周。鄭云。天子之國。近郊半遠郊。去國五十里。與此注同。餘詳聘禮及郊下。云則郊勞者大行人也者。此無正文。以凡諸侯入王小行人逆勞于畿推而知之。故引周禮小行人職文爲證也。必知郊是近郊者。以聘禮賓至近郊。主國使卿勞知也。左傳。昭公如晉。自郊勞至于贈賄無失禮。又蓬啓疆曰。入有郊勞。聘禮勞賓于近郊。是朝聘皆以郊勞爲重。竊謂近郊之勞。五等諸侯皆有之。大行人曰。上公三勞。侯伯再勞。子男一勞。或侯伯加以遠郊勞。上公加以畿勞。爵尊者其勞遠。爵卑者其勞近。禮宜然也。下經賜侯氏以車服。明言使諸公。此但云使人者。以五等諸侯爵位不同。使人亦異。故渾言之也。白虎通曰。諸侯將至京師。使人通命於天子。天子遣大夫迎之百里之郊。遣世子迎之五十里之郊矣。又引尙書大傳曰。天子大子年十八。曰孟侯。於四方諸侯來朝。迎于郊。案。此鄭所不用。蓋以諸經無使世子郊迎法也。考工記玉人曰。案十有二寸。棗栗十有二列。諸侯純九。大夫純五。夫人以勞諸侯。鄭注。夫人。王后也。勞朝諸侯皆九列。聘大夫皆五列。則十有二列者。勞二王之後也。又聘禮。夫人勞以二竹簋方。其實棗栗棗栗擇。據此。則王后亦當有勞。經不言。可知也。互詳聘禮。云皮弁者。天子之朝朝服也者。周禮司服云。既朝則皮弁服。此天子常朝之服也。以常朝之服勞侯氏。亦如聘禮諸侯以朝服勞聘賓也。云璧無束帛者。天子之玉尊也者。下經侯氏行享。皆束帛加璧。此用璧而不用束帛。特之。所以重其事也。敖氏云。璧無束帛。別於享禮。且爲其當還之也。云不言諸侯言侯氏者。明國殊舍異禮。不凡之也者。五等通曰諸侯。此曰侯氏。就來觀之一人言之。故云不凡之也。云郊舍狹寡。爲帷宮以受勞。掌舍職曰。爲帷宮設庭門者。據聘禮受勞于舍門內。此云帷門。不云舍門。則知別爲帷宮以受勞矣。以天子使勞徒旅衆多。郊舍恐不足以容之也。引掌舍文者。取證帷宮之事。非以庭門爲帷門也。彼注云張帷爲宮。則樹旌以表門。褚氏云。帷宮而庭門。天子之制也。帷宮而帷門。諸侯之制也。既有門。則未有不圍其四旁以象宮者。語最分析。敖氏謂帷門不爲宮。非矣。使者不荅拜。遂執玉三揖至于階。使者不讓先升。侯氏升聽命。降再拜稽首。遂升受玉。不荅拜者。爲人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升者。升壇。不荅拜者。爲人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疏〕正義曰。注西面聽之。毛本面誤向。○王氏訓解云。上云璧。此云玉。使圭璋璧琮琥璜皆玉爲之。故總稱玉。下文奠圭璋瑞玉。加璧稱璽玉。

皆其義也。禮經釋例云。凡入門將右曲揖。北面曲揖。當碑揖。謂之三揖。此於郊爲帷宮。非若廡廟有碑。而亦三揖。蓋將右曲揖。北曲揖。至于中庭又揖。三揖皆在入帷門之後。經不云入門。文不具也。經者再拜稽首之文。凡十一次。此受玉與還璧。及下受賜舍。受戒日。四次皆未親親王而先凜咫尺也。張氏惠言儀禮圖云。經言遂升受玉。則不升成拜也。下還玉亦同。注云不答拜者。爲人使。不當其禮也者。詳士昏禮納采下。姜氏兆錫。吳氏廷華皆以奉王命尊。故不答。與下不讓先升同。今案。昏禮納采。主人迎于門外。再拜。賓不答拜。彼夫家與女家尊同。賓又何爲不答拜乎。姜吳之說非矣。下經賜侯氏車服。侯氏迎于外門外。再拜。經不云答拜。則亦不答拜也。云不讓先升。奉王命。尊也者。凡讓而先升者。敵禮。下僨使者。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是也。此時奉王命來。則使者尊。故不讓先升。王氏糾解云。禮冠昏。鄉射。聘食。三揖時。皆有三讓法。此王使尊不讓。故特著之。云升者升壇者。以帷宮無堂。故知升爲升壇也。必知帷宮有壇者。襄二十八年左傳云。子產相鄭伯以如楚。舍不爲壇。注云。至敵國郊。除地封土爲壇。以受郊勞。是也。又宣十八年傳。子家壇帷復命于介。壇帷連言。則帷宮內有壇明矣。云使者東面致命。侯氏東階上西面聽之者。以下經賜車服。諸公升自西階。東面。侯氏升西面。知此亦然也。○敖氏謂升就使者。北面訝受之。秦氏蕙田五禮通考云。侯氏受玉之位。當在西面。與使者相對。下云使者左還而立。是使者於授玉之後方南面。明是時猶東面也。敖氏以爲北面訝受。非是。使者左還而立。侯氏還璧。使者受。侯氏降再拜稽首。使者乃出。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己。侯之。正義曰。璧。毛本誤璧。嚴本亦誤。○還璧注不言面位。張氏儀禮圖云。當北面。以使者南面也。還玉重禮。疏也。蔡氏德晉禮經本義云。前降拜。受玉也。後降拜。送玉也。或曰前降拜。拜王命也。後降拜。拜王勞已也。使者乃出。勞禮畢也。注云左還還南面。示將去也者。謂由東面轉而南面。以示將去也。敖氏謂左還東面。非是。敖氏蓋以使者授玉時南面。故左還爲東面也。不知由南面轉而東面。是右還。非左還矣。云立者。見侯氏將有事於己。侯之也者。謂南面少立。以侯還璧也。云還玉重禮者。聘禮勞用束帛。不還。此親用璧。則還之。聘義曰。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賈疏云。此以天子之璧不加束帛。尊之與圭璋同。故亦還之。爲重禮也。侯氏乃止使者。使者乃入。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荅拜。侯氏先升。賓禮統焉。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上介出止。疏已。正義曰。注出止使者。毛本出誤正。校勘記云。張氏曰。注曰則已布席也。按杭本已作使者。則已布席也。案。嚴、徐、鐵本。集釋。俱作已。○敖氏云。有司既布席。侯氏乃出止使



者。止。止其去也。且迎而欲償之。使者亦禮辭許。侯氏揖先入。使者乃入也。既入不言三揖者。如上禮可知。升。侯氏與使者三讓而先升。使事既畢。則行賓主禮也。償而用几。尊王使也。授几設几之儀。見於晉聘聘禮及少牢下篇。此經文略也。注云侯氏先升。賓禮統焉者。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統者。統於主人。以此時侯氏爲主人也。曲禮。主人與客讓登。主人先登。客從之。孔疏。主人先登。亦肅客之義。又云。聘禮歸饗餼。賓設禮償大夫。賓升一等。大夫從升。以賓作主人故也。此亦然。云几者安賓。所以崇優厚也者。案有司徹受宰几注云。几所以坐安體。此使者不坐。而亦設几。優之。又對聘禮償勞者無几爲優厚也。云上介出止使者。則已布席也者。楊氏復儀禮圖云。設几則必有席。蓋几席相將。無席何以設几。故知上介出止使者時已布席也。經云侯氏乃止使者。不云上介。注云上介出止者。蓋侯氏先使上介出止之。繼乃自出迎賓入也。張氏惠言儀禮圖云。司儀諸侯相朝勞皆布摺介傳辭。則此亦陳摺介可。侯氏用束帛乘馬償使者。使者再拜受。侯氏再拜送幣。償使者。所以致尊敬。疏正義曰。王氏士聘禮償勞者以束錦。不以束帛。以乘皮。不以乘馬。錦文而帛質。皮輕而馬重。觀崇於聘也。今案。使者拜受。侯氏拜送。皆再拜。同爲王臣。敵也。注云償使者所以致尊敬也者。案償。主人待賓之禮。此及下賜舍賜車服皆有償者。所以致尊敬之意。云拜者各於其階者。謂侯氏與使者行敵禮。若鄉飲鄉射賓于西階上拜。主人于阼階上拜也。使者降以左驂出。侯氏送于門外。再拜。侯氏遂從之。驂馬曰驂。左驂。設在西者。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疏正義曰。注其餘三馬。校勘記云。徐。陳。闕。葛。通三。毛本同。○注云驂馬曰驂者。說文。驂。驂也。旁馬也。馬之在馬旁者謂之驂。亦謂之驂。詩小戎鄭箋。驂。兩驂也。孔疏。車駕四馬。在內兩馬。謂之服。在外兩馬。謂之驂。兩驂。即兩驂也。云左驂設在西者。馬在庭北首。以西爲左。左驂。最西一馬也。云其餘三馬。侯氏之士。遂以出授使者之從者於外者。案聘禮記。主人之庭實。則主人遂以出。賓之士訝受之。注。此謂餘三馬也。左馬。賓執以出矣。據此。知餘三馬。主人使人牽之從賓出。以授賓之從者於門外也。此侯氏償使者。侯氏爲主人。使者爲賓也。云從之者。遂隨使者以至朝者。約聘禮下大夫勞者遂以賓入至于朝知之。高氏愈云。遂從之者。以天子勞使既至。故不敢即安而急趨王所也。

### 右王使人郊勞

天子賜舍

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賜舍。猶致館也。所使者司空與。小行人爲承擯。今文賜皆作錫。〔疏〕正義曰。注作上。毛本脫皆字。校勘記云。嚴本集釋俱有皆字。○此舍與下受

舍于朝之舍異。蔡氏云。賜舍之舍。館舍也。有屋宇。受舍之舍。次舍也。以爲幕爲之。注云以其新至。道路勞苦。未受其禮。且使即安也者。李氏云。聘禮賓至即欲受之者。主人之禮。觀禮且使即安者。君上之惠。云賜舍猶致

館也者。案館舍通稱。曾子問。有司所授舍。則公館已。是館亦稱舍也。此賜舍與聘禮致館一也。義互詳彼。但聘是鄰國之臣。此是已臣。故云賜耳。云所使者司空與者。聘禮卿致館。此司空亦卿。故云司空歟。必知是司空者。國語

周禮。敵國賓至。司里授館。先大父樸齋先生儀禮釋官卿。據國語云。營室之中。土功其始。火之初見。期于司里。則司里當爲司空之屬主營宮室者。客館亦宮室之事。故司空致之。而其屬司里授之也。云小行人爲承擯者。此致館亦

陳擯介。周禮小行人職曰。及郊勞。祗館將幣。爲承而擯。是也。云今文賜皆作錫者。曰伯父。女順命于王所。賜伯胡氏承。瑛儀禮古今文疏義云。案賜正字。錫假借字。皆者。皆下文賜伯父舍也。

父舍。此使者致館辭。〔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唐石經脫曰字。今案。嚴本及各本俱有。○下文有伯父叔父伯舅叔舅之館辭。此云伯父者。舉以概其他也。下經言伯父同。此女與汝通。凡諸侯朝覲之禮。皆天子命

之。故言順命而來也。春秋曰。公朝于王所。敖氏曰。賜舍不用幣。尊者之禮也。注云此使者致館辭者。使者。當即司空也。吳氏延華儀禮疑義云。此當是擯者傳辭。然後使者帥至於館。非是。王氏綱解云。侯氏至朝。其時天子即

降賜舍之命。於是帥至於舍。而司空乃宣是命辭於舍門外焉。聘禮大夫帥至于館。卿致館可推也。侯氏再拜稽首。館。〔疏〕正義曰。謂賓之束帛乘馬。王使

命致館。無禮猶賓之者。尊王使也。〔疏〕案。正義曰。注賓賓之者。校勘記云。賓。徐。陳。閩。葛。俱作擯。誤。今侯氏受館於外。既則僕使者於內。〔疏〕案。嚴本不誤。注云王使人以命致館。無禮猶賓之者。尊王使也者。對

上郊勞言也。郊勞用璧。是有禮。此空致館辭。無物以將之。是無禮也。猶賓之者。以王使爲尊。尊王使。即尊王命也。敖氏云。注云禮謂禮物是也。云侯氏受館於外。既則僕使者於內者。外謂館舍門外。內謂館內。據上郊勞僕使有

出入升降拜受拜送之節。其禮不可行之於外。此僕使者亦當如之。經但言束帛乘馬。省文耳。敖氏謂僕之亦在舍門外。褚氏云。注言受於外者。受而後即館也。受舍後豈有僕於門外之理。敖誤甚。

右王賜侯氏舍

天子使大夫戒曰某日伯父帥乃初事

大夫者卿爲訝者也。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戒猶告也。其爲告使順循其事也。初猶故也。古文帥作率。其義正。

曰張氏爾岐云此下言將觀之事王使人告觀期諸侯先期受次於廟凡二事。○注卿爲訝者也。校勘記云陸氏曰卿或作鄉非。張氏曰監巾箱杭本皆作鄉從釋文。嚴本今文帥作率。今嚴本作古。今案聘禮帥衆

介夕帥大夫以入鄭兩注皆云古文帥作率則此注他本作今文誤也。當從嚴本。○蔡氏云某日告以觀日也。注云大夫者卿爲訝者也。案周禮掌訝職曰凡賓客諸侯有卿訝卿有大夫訝大夫有士訝士皆有訝鄭注此謂

朝觀聘問之日王所使迎賓客於館之訝據此則諸侯朝觀之日有卿爲訝故鄭云卿爲訝者也。又引掌訝職曰凡訝者賓客至而往詔相其事者取以證使戒之義。案此詔相其事之訝亦即上云卿爲訝諸侯訝大夫爲訝之類非謂掌

訝也。經但云使大夫戒鄭知大夫是卿爲訝諸侯訝者以此訝主迎賓客於館故告觀日使之也。云戒猶告也其爲告使順循其事也者公食禮使大夫戒注戒猶告也。與此同。爾雅釋詁率循也。率與帥同。國語帥長幼之序。使

章注帥循也帥又有順意逸周書大匡解諸侯咸率孔注率謂率順也鄭以順循二字解經帥字謂其所爲告者告之使順循其事也云初猶故也者初有始義又有故義禮記檀弓夫魯有初鄭注初謂故事也此帥乃初

事亦即帥循故事之謂非始事故鄭以故解侯氏再拜稽首受觀日疏正義曰謂拜受之云古文帥作率者詳聘禮帥衆介夕下

### 右王戒觀期

諸侯前朝皆受舍于朝同姓西面北上異姓東面北上

言諸侯者明來朝者衆矣。顧其入覲不得並耳。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聘禮記曰宗人授次

次以帷少退於君之次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天子使掌次爲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此覲也。言朝者覲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分別同姓異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

先同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受舍於朝於重脩監本誤作子次以帷徐陳閩本帷俱作惟誤葛本亦作姓作帷今案嚴本作帷毛本同又聘禮下嚴本無記字集釋有毛本亦有○前朝謂先觀日也朝猶觀

也與下受舍於朝之朝異。蔡氏云同姓西面從主人之位異姓東面從賓位也。今案皆北上者以近王爲尊也。曲禮曰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此云西面東面者謂廟門外爲位時其入見則皆北面耳。注云言諸侯者明來朝

者衆矣。顧其入觀不得竝耳者。上言侯氏。祇就一人言之。此云諸侯。又云皆者。依周禮六服四時分來。則同時入觀者必多。其行之有次序。不得竝。故須前期受舍。以防凌越也。云受舍於朝。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者。賈疏謂聘禮待聘賓在祧。天子待親遇亦當在祧。祭法云。天子七廟。有二祧。周禮守祧鄭注。遷主所藏曰祧。穆之遷主。藏於文王廟。昭之遷主。藏於武王廟。今不在武王廟。而在文王廟者。父尊而子卑。故在文王廟也。今案。鄭注聘禮云。待賓客上尊者。賈說是矣。但未明言受舍於朝爲何朝。致滋後人議論。李氏心傳云。受舍於朝。所謂外朝也。後人以外朝去廟門甚遠。疑鄭說爲未確。考曲禮孔疏云。凡天子三朝。其一在路門內。謂之燕朝。太僕掌之。其二在路門外之朝。謂之治朝。司士掌之。其三在皋門之內。庫門之外。謂之外朝。朝士掌之。又周禮小宗伯。掌建國之神位。右社稷。左宗廟。鄭注。謂庫門內雉門外之左右。非也。劉氏斂天子五門議云。禮說天子五門。曰皋門。曰庫門。曰雉門。曰應門。曰路門。此有五門之名。無五門之實。以詩書禮春秋考之。天子有皋門無庫門。有應門無雉門。有皋門無路門。諸侯有庫門無皋門。有雉門無應門。有路門無皋門。天子三門。諸侯三門。門同也。而名不同。三同也。而制不同。何以言之。邪。詩曰。乃立皋門。皋門有沔。乃立應門。應門將將。書曰。二人雀弁執惠。立于皋門之內。又曰。王出在應門之內。此皆道天子之禮者也。無道庫門雉門者。非天子門故也。明堂位曰。庫門。天子皋門。雉門。天子應門。此言魯之庫門。制如皋門。魯之雉門。制如應門也。魯用王禮。故門同王門。其制雖同。而名不同也。春秋曰。雉門兩觀災。雉門諸侯之變。諸侯有路朝。路朝之門。是謂路門。此諸侯三門也。無道皋門應門雉門者。非諸侯門故也。天子三朝。諸侯三朝。天子治朝在應門之內。諸侯治朝在雉門之內。其建國之神位。左宗廟。右社稷。皆夾治朝。此春秋所云開于兩社爲公室輔者也。仲尼助祭。於廟事畢。出遊觀之上。觀者。雉門也。祭畢而出遊。乃得至觀之上。明廟在治朝之左。雉門之內也。戴氏震作三朝三門考。說與劉略同。亦舉五事證宗廟社稷在中門內。路門外之左右。其說甚確。詳聘禮公揖入每門每曲揖下。然則受舍於朝。即治朝也。廟在治朝之左。故鄭云受次於文王廟門之外也。李氏以朝爲外朝。非矣。樂記曰。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鄭注。文王之廟。爲明堂制。是其意亦以覲爲文王廟也。云聘禮記曰。宗人授次。次以帷。少退于君之次者。引之以證此舍爲次舍也。褚氏云。廟門外豈能容許多廬舍。故注以爲帷次。敖氏以舍爲廬舍。非是。又云。春夏朝宗。受祭於朝。受享於廟。則設次於大門外。而廟門外無次。秋冬覲遇。一受之於廟。大門外不須次。而廟門外有次。說本賈疏。云則是次也。言舍者。尊舍也者。以其受自王朝。尊之。故言舍也。云天子使掌次爲之。諸侯上介先朝受焉者。周禮掌次。諸侯朝覲。則張大次小次。是次係天子使張之。有定處。諸侯使上介先朝受焉也。知上介受者。以下經有上介皆奉其君之旌置于

宮之文。知此亦上介也。云此觀也。言朝者。觀遇之禮雖簡。其來之心猶若朝也者。釋經稱朝之意也。云分別同姓與姓。受之將有先後也。春秋傳曰。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則周禮先同姓者。言次位如此分別者。爲將來受觀有先後之序也。左傳隱十一年。滕侯薛侯來朝。爭長。公使羽父請于薛侯曰。周之宗盟。異姓爲後。寡人若朝于薛。不敢與諸任齒。是其先同姓之禮也。曲禮孔疏云。觀禮。同姓西面。異姓東面。鄭注。受之將有先後也。則是觀禮之法。先同姓。後異姓。若然。案檀弓注云。朝觀爵同同位。則爵尊先見。觀禮見不同者。二文雖異。其意則同。就爵同之中。先受同姓之朝。周之盟會。亦先同姓也。故定四年祝作稱踐士之盟。載書云。晉重魯申蔡甲午。鄭捷齊潘。鄭雖小國。而在齊上也。王氏士讓云。同異姓皆北上。則同異姓又各以其爵爲序。公居上。侯次之。伯次之。子男又次之。相繼而南也。

### 右受次於廟門外

侯氏裨冕釋幣于禰。將觀質明時也。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裨之爲言埤也。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司服所掌也。禰。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禰。親之也。釋幣者。告將觀也。其釋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于禰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今文冕皆作執。〔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備言入觀之事。質明。先以將觀告。行主。乃入觀。以瑞玉爲贊。次行三享。次肉袒請罪。凡三節。王勞之乃出。○校勘記云。裨。閭監俱誤從示。注竝同。又注上公衮。監本衮。誤作裘。孤絺。陸氏曰。絺。劉本作希。案司服注。讀希爲絺。以希爲字之誤。今文冕皆作絺。注未嚴本有此六字。與單疏標目合。今本俱脫。徐本亦脫。案。作。單疏標目作爲。今案集釋亦有此六字。注云將觀質明時也者。謂觀之日質明時釋幣也。聘禮。賓厥明釋幣于禰。云裨冕者。衣裨衣而冠冕也者。是釋裨冕二字之義。五等諸侯衮冕。衮冕服不同。而統名爲裨衣。先鄭注司服。專以裨衣爲衮。故後鄭不從也。云裨之爲言埤也者。說文。裨。益也。埤。增也。增。益也。裨埤皆訓爲益。鄭以詩云政事一埤益我。埤之爲益。其義較顯。故以埤釋裨也。云天子六服。大裘爲上。其餘爲裨。以事尊卑服之。而諸侯亦服焉。上公衮無升龍。侯伯鷩。子男毳。孤絺。卿大夫玄。此差。司服所掌也者。周禮司服云。王之吉服。祀昊天上帝。則服大裘而冕。祀五帝。亦如之。享先王。則衮冕。享先公。饗。射。則鷩冕。祀四望山川。則毳冕。祭社稷。五祀。則希冕。祭羣小祀。則玄冕。鄭注。六服同冕者。首飾尊也。書曰。予欲觀古人之象。日月星辰山龍華蟲作績。宗彝藻火粉米黼黻希。



繡。此古天子冕服十二章。舜欲觀焉。希讀爲繡。王者相變。至周而以日月星辰畫於旌旗。所謂三辰旌旗。昭其明也。而冕服九章。登龍於山。登火於宗彝。尊其神明也。九章。初一日龍。次二曰山。次三曰華蟲。次四曰火。次五曰宗彝。皆畫以爲績。次六曰藻。次七曰粉米。次八曰黼。次九曰黻。皆希以爲繡。則衮之衣五章。裳四章。凡九也。鷩畫以雉。謂華蟲也。其衣三章。裳四章。凡七也。鷩畫虎雉。謂宗彝也。其衣三章。裳二章。凡五也。希刺粉米。無畫也。其衣一章。裳二章。凡三也。玄者衣無文。裳刺黻而已。是以謂玄焉。凡冕服皆玄衣纁裳。司服又云。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之服。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之服。子男之服。自鷩冕而下。如侯伯之服。孤之服。自希冕而下。如子男之服。卿大夫之服。自玄冕而下。如孤之服。是鄭所據以爲差也。禮記曾子問。大祝辨冕執束帛。鄭注。諸侯之卿大夫所服。綈冕也。玄冕也。案。周禮孤服綈冕。卿大夫止服玄冕。此注統言卿大夫者。孔疏云。周禮謂三孤六卿爲九卿。是卿名通於孤也。曾子問又云。諸侯適天子。冕而出視朝。鄭注。諸侯朝天子必綈冕。爲將廟受也。綈冕者。公衮。侯伯鷩。子男鷩。玉藻。諸侯綈冕以朝。鄭注。朝天子也。綈冕。公衮。侯伯鷩。子男鷩也。樂記。綈冕擗笏。鄭注。綈冕。衣衾衣而冠冕也。綈。衾之屬也。孔疏云。衾之屬。謂從衾冕之衣以下皆是也。是鄭解綈冕俱與此注同。李氏如圭儀禮集釋云。衾者。卷龍衣也。上公亦服之。以無升龍爲異。鄭志云。大裘之上。又有玄衣。與裘同色。亦是無文采。是鄭意以大裘玄衣爲上。其衾鷩以下。俱有附益之衣。故名綈衣。但天子享祀饗射。亦隨事服之。不名爲綈。唯諸侯及大夫服之。乃名綈者。蓋以爲此所服者。俱是天子附益之衣。非上衣。亦猶金路象路革路木路之稱偏駕。有不敢自同於尊之意。或因下注有衾衣者。綈之上也。一語。遂疑綈冕當指鷩冕以下言之。不知注意謂綈冕有五。衾冕爲上。猶之衾冕爲首云耳。非以衾與綈較。謂衾冕在綈冕之上也。叔氏直以綈冕爲公鷩。侯伯鷩。子男希。又云。此朝以綈冕。與周官大行人異。褚氏云。玉藻。綈冕以朝。鄭注。綈冕。公衮。侯伯鷩。子男鷩。與大行人職所云。上公冕服九章。侯伯七章。子男五章。同也。盛氏云。上公衾冕九章。侯伯鷩冕七章。子男鷩冕五章。皆其上服也。而謂之綈者。據王而言。猶下記以金路而下爲偏駕也。玉藻亦云。諸侯玄冕以祭。綈冕以朝。是三禮所言合矣。侯氏綈冕。爲將朝也。釋幣。則因事而服之耳。故與正祭異也。褚氏云。諸侯自祭玄冕。而朝王何以服上服。尊天子也。然不各指其冕名。而均曰綈者。言其最上服。猶是天子之綈云爾。尊君抑臣之義也。又云。綈字之義。當從注訓爲綈。不當如楊倞訓爲卑。今案。楊氏倞注。荀子富國禮論等篇。俱有直用鄭此注綈之言卑也。卑字當是綈字之誤。後人因禮論有卑冕之文。誤改綈爲卑。不知卑冕即綈冕。楊注已破卑爲綈矣。云繡謂行主遷主矣。而云繡。親之也者。禮記曾子問曰。孔子曰。天子巡守。以遷廟主行。載於齊車。書必



有尊也。此遷主也。又曾子問曰。古者師行無遷主。則何主。孔子曰。主命。問曰。何謂也。孔子曰。天子諸侯時出。必有幣帛皮圭告於祖廟。遂奉以出。載於齊車以行。此所謂主命。即行主也。文王世子。守於公廟。鄭注。公廟。行主也。行以遷主。言廟。在外親也。是其書親之意。但彼注及此注先言行主。似兼主命在內。蓋謂若初封之侯無遷主。則所載必主命也。章氏平云。經云。遷主藏焉。故言祧。與大夫異也。又案曾子問云。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此雖指將出幣如聘大夫將受命釋幣於廟之禮。既則祝藏其幣。歸乃埋之於祧西階之東者。案聘禮不言說。此注言祧者。諸侯以始祖廟爲祧。遷主藏焉。故言祧。與大夫異也。又案曾子問云。反必告。設奠。卒。斂幣玉藏諸兩階之間。此雖指將出告奠之幣玉言。其親日所釋之幣。當亦歸於兩階間也。西階之東。即兩階間也。餘詳聘禮。敖氏云。釋幣之禮。筵几於其館堂戶牖之間南面。祝升自西階。君升自阼階。祝奠幣於几下。君北鄉。祝在左。君及祝再拜興。祝曰。孝嗣侯某。將親天子。敢用嘉幣告於皇考某侯。又再拜。君就東箱。祝就西箱。有閒。君反位。祝乃取幣藏之。君反於阼。乃降而遂出也。歸則埋幣於廟廟西階之東。王氏士讓云。敖氏約聘禮特性少牢諸篇爲此儀。所謂推而致於諸侯之說也。今竝錄之。云今文冕皆作繞者。胡氏承瑛云。說文。冕。大夫以上冠也。從曰。免聲。繞冕或從糸作。段氏玉裁云。觀禮注云。今文冕皆作繞。許或之者。許意從古文也。繞字亦見管子。淮南子。逸周書。封禪書。案鄭出今文。於注意正。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以瑞玉有纁。墨車。大夫制也。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交與許同。乘墨車載龍旂弧韜乃朝以瑞玉有纁。龍旂。諸侯之所建。弧。所以張繆之弓也。弓衣曰韜。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纁所以藉玉。以章衣。〔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木。葛本誤作木。廣表各如其玉之大小。以朱白蒼爲六色。今文玉爲圭。纁或爲璆。〔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木。葛本誤作圭。今案。毛本圭作璧。○乘墨車。親之日。自館舍乘此車以入親也。龍旂弧韜。載之於車也。鄭志云。朝親四時通稱。故觀禮亦云朝也。瑞玉。分封時所頒。小行人。成六瑞。鄭注。瑞。信也。皆朝見所執以爲信是也。有纁者。備奠玉也。注云。墨車大夫制也者。周禮巾車職云。大夫乘墨車。此侯氏乘之。從大夫制也。敖氏云。乘墨車。屈也。載龍旂。不沒其實也。王氏士讓云。墨車。加黑色而漆之。不畫者也。自士皆乘之。爲攝盛。自入親乘之。則爲屈。云乘之者。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者。張氏爾岐云。巾車云。同姓金路。異姓象路。四衛革路。各得天子五路之一。今乃乘大夫之墨車者。以金象等路皆在本國所乘。既入天子之國。方服袞冕以朝。不可更乘此車。

同於王者。故注云車服不可盡同也。云交龍爲旂。諸侯之所建者。周禮司常云。交龍爲旂。又云。諸侯建旂。鄭注。諸侯畫交龍。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復也。旂與旗別。旗畫熊虎也。云弧。所以張彗之弓也。弓衣曰韜者。案旂之正幅爲彗。張彗之弓曰弧。韜弓之衣曰韜。其彗外又有旂。綴於彗。以爲飾。考工記。弧旌枉矢。以象弧也。鄭注引此文云。旌旗之屬。皆有弧也。弧以張彗之幅。有衣謂之韜。又爲設矢。象弧星有矢也。枉矢蓋畫之。考工記又云。龍旂九旂。則旂有旂矣。說文。韜。弓衣也。鄭注既夕記及少儀。亦皆以韜爲弓衣。廣雅釋器云。韜。弓藏也。王氏疏證云。韜之言韜也。內則注。韜。韜也。今案。韜與發同。說文。發。弓衣也。張氏曰。弧韜與龍旂並言。注以爲張韜之弓。仍是旂上一物。俟考。盛氏世佐云。龍旂。象文德也。弧。弓也。載弧。不忘武備也。似以龍旂與弧韜爲二。今案。考工記言弧旌於旂下。明堂位亦云載弧韜旂十有二旂。連屬言之。則弧即張旂之物明矣。月令之帶以弓韜。自別爲一物。非旂上之弧也。云瑞玉謂公桓圭。侯信圭。伯躬圭。子穀璧。男蒲璧者。周禮典瑞。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於王。是也。云纁所以藉玉。以韋衣木。廣裘各如其玉之大也。餘詳聘禮記。云今文玉爲纁。纁或爲圭者。胡氏承珙云。言玉。則兼圭璧。言圭。嫌不見子男。故鄭從古文。云纁或爲纁者。詳聘禮賈人。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依。如今錦素屏風也。有纁斧文。所以示威也。四面坐啓橫取圭垂纁下。天子設斧依于戶牖之間左右几。斧謂之纁。凡。玉几也。左右者。僎至尊也。其席。莞席紛純。加纁席畫。〔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有纁斧文。纁。徐。陳。闕。葛。俱作屏。集釋。通解。楊。敖。純。加次席。純。俱作纁。與疏合。今案。嚴本作纁。○周禮司几筵。凡大朝覲大饗射。凡封國命諸侯。王位設纁依。依前南鄉。是斧依司几筵設之。此云天子設斧依者。言天子之制如是。猶云王位設纁依云爾。下文天子設纁依。乃言見諸侯之事。斧亦作纁。依亦作辰。鄭義以天子廟制如明堂。此云於戶牖之間。則仍是中央室左右房之制。非明堂五室之制。詳下記几俟於東箱下。所云戶牖之間者。據堂後之室言之。古人宮室之制。前爲堂。後爲室。室之左右爲東房西房。房有戶而無牖。室則戶牖俱有。戶在東。牖在西。皆在室之南壁。向堂開之。故堂上以室爲中。而室戶之西。室牖之東。又爲室外正中之地。堂上以此爲尊位。故設斧依於此。爾雅釋宮。牖戶之間謂之辰。郭注。窗東戶西。窗即牖也。牖之東。戶之西。即所謂戶牖之間也。書顧命云。狄設纁辰綴衣牖間。南嚮。邵氏晉通爾雅正義云。牖間。即戶牖之閒。舉牖以該戶。是也。士昏禮。主人筵於戶西。鄭注。戶西者。尊處。是戶西亦即此戶牖之閒也。明堂位。天子負斧依。鄭注亦以斧依。在戶牖間。孔疏引皇氏云。在明堂中央大室戶牖間。此說非也。明堂

爲五室之制。與此經所言廟制殊。每室四戶八牖。一戶有兩牖夾之。所謂兩夾當也。戶在中。兩在戶之兩旁。則戶得開不得爲正中。故經但言其斧依。不言戶牖之閒。鄭據此經推之。疏矣。左右几者。謂斧依之左右皆設几也。注云依。如今綈素屏風也。有繡斧文。所以示威也者。案鄭注司几筵云。斧謂之繡。其繡白黑文。以絳帛爲質。依其制如屏風然。明堂位注云。斧依爲斧文屏風。邵氏爾雅正義云。鄭慶以屏風況依者。據漢制言之。釋名云。辰。倚也。在後所依倚也。屏風。言可以屏障風也。是鄭以屏風釋依。而詩公劉疏乃云。斧者。屏風之名。辰。則戶牖之閒地。誤矣。漢書文帝紀。身衣弋綈。注。弋。阜也。黑色也。賈誼傳又云。身衣阜綈。是漢之綈多黑色。素。白也。漢之綈素屏風。有似周之依爲白黑文。故云如今綈素屏風也。或曰。綈。說文云。厚縞也。素。不畫也。魏志。太祖平柳城。碩。所獲器物。有素屏風。持以賜毛玠。漢之素屏風。以綈爲之。故云綈素屏風與。又鄭注司几筵云。以絳帛爲質。謂以絳爲地。而施白黑於其上也。王氏鳴盛尙書後案云。周人尙赤。繡辰天子之位。當用所尙正色。故以絳。絳。正赤色也。今案。以白黑文繡斧形於依上。故字作斧。又作繡。賈氏周禮疏及此疏。謂據繡次言之。考工記云。白與黑謂之繡。故云繡。據文體形質言之。近刃白。近釜黑。則曰斧。是也。爾雅釋器曰。斧謂之繡。郭注。繡文畫斧形。因名。是二字得通用。又依書顧命及爾雅作辰。三禮多作依。辰有依倚義。故字亦得通用也。王制。諸侯賜鉞鉞。然後殺。中庸。不怒而民威於鉞鉞。鉞卽斧也。是斧有威義。故鄭云所以示威。賈氏周禮疏以爲取斷割之義。失鄭意矣。聶氏三禮圖引舊圖云。依。從廣八尺。畫斧無柄。設而不用之義。邵氏爾雅正義云。大雅公劉。既登乃依。鄭箋云。登堂負依。士虞禮記。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鄭注云。戶牖之閒謂之依。是天子諸侯以及士皆設依。天子唯畫斧文爲異耳。云几玉几也者。據司几筵左右玉几。及顧命馮玉几諸文而知也。云左右設几。優至尊也者。儀禮凡爲神設几右之。少牢饋食禮。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是也。爲人設几左之。有司徹。尸奠几于筵上。左之。是也。此左右並設。是優尊之意。鄭氏敬曰。神几尙右。人几尙左。左右兼設。以安至尊。爲神人共主也。云其席莞席粉純。此加繡席畫純。加次席繡純者。周禮司几筵云。王位設繡依。依前南鄉。設莞筵紛純。加繡席畫純。加次席繡純。左右玉几。凡設几必先布席。此經言几。不言席。略之。故鄭據司几筵之文補之也。彼言莞筵。此注言莞席。筵與席一物。對文近地爲筵。以上加之爲席。散則通耳。餘詳公食大夫禮。天子衮冕負斧依。衮衣者。神之上也。績之繡之爲九章。其龍天子有升。疏。正義曰。虞云衮從分。誤。○云衮衣者。神之上也者。謂神有五。以衮爲上。衮亦在神中。說見前。衮。王者之服。唯上公以王者之後。亦得服之。賈疏云。五等諸侯。衣有三等。不得定其號。故總言神衣。此據天子一身。故指其衣。

體言衮冕。是也。周禮節服氏。掌祭祀朝覲衮冕。六人維王之大常。則朝覲服衮冕也。詩。衮衣繡裳。毛傳云。衮衣。卷龍衣也。衮爲正字。卷爲假借字。禮記多作卷。玉藻。天子龍卷以祭。鄭注。龍卷。畫龍於衣。字或作衮。又。王制。一命卷。鄭注。卷。俗讀也。其通則曰衮。是衮爲正字也。云繡之繡之爲九章者。卽司服注所云龍至宗彝五者繡之於衣。藻至黼四者繡之於裳。衣五章。裳四章。爲九也。詳見前。云其龍天子有升龍有降龍者。對上公所服之衮無升龍言也。云衣此衣而冠冕者。言天子服此龍衮之衣。而冠後高前俛之冕也。云南鄉而立。以俟諸侯見者。曲禮。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見天子曰覲。明堂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故知立以見諸侯也。明堂位注云。負之言背也。言斧依在後。背之而立也。國語。王背屏而立。是鄭言背之義也。敖氏云。負斧依以俟侯氏入。所謂不下堂而見諸侯也。而周官齊僕。乃言車逆朝覲者之節。大行人。言朝位賓主之閒相去之步數。與是禮異者。詳後行享節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下。○案鄭氏九章之說。先儒多疑之。禮經釋例云。案鄭氏經云。日月星辰。登於旌旗。王與公同服九章之衮。君臣無別。其說創自康成。六經無見也。今以此經文質之。子男之服。自義冕而下如侯伯。則上不服鷩冕可知。侯伯之服。自鷩冕而下如公。則不服衮冕可知。公之服。自衮冕而下如王。則不服日月星辰可知。經文謂自衮冕而下。則衮冕而上之章。非日月星辰而何。王服十二章明矣。說與康成異。楊氏復。敖氏繼公。皆主之。近方氏苞。戴氏震。亦謂大裘而冕當爲十二章之服也。江氏永云。三代制禮。有益亦有損。天子用物。雖得備十二。然冕戴於首。既有十二旒十二玉以則天數。冕服之章。以九爲尊。取陽數之極。禮尙相變也。古用十二章。周損爲九章。日月星唯畫於大常。正是監前代損益之精意。倘有益無損。則制度彌文。伊於胡底乎。鄭說俱允當。今案。陳氏禮書亦云。鄭康成謂周服九章。登龍於山。升火於宗彝。觀周禮。鷩冕。禮記稱天子龍衮。言龍衮而不及山。則升龍於山可知也。司服五章之服。則鷩冕。鷩毛物。虎難也。五章言鷩冕而不言藻。則升火於宗彝可知也。左。齊夫承命告于傳。三辰旌旗。昭其明也。然則冕服止九章。而日月星辰畫於旌旗。鄭氏之說。當有所受之矣。左。齊夫承命告于天子。齊夫。蓋司空之屬也。爲末摺。承命於侯氏下介。傳而上。上摺以告於天子。天子見公。疏。以告下。毛本無于字。校勘記云。嚴本集釋俱有于字。與疏合。○曲禮。諸侯見天子曰。臣某侯某。鄭注。謂齊夫承命告天子辭也。其爲州牧。則曰天子之老臣某侯某。奉圭請覲。然則此承命告天子者。蓋以侯氏請覲之辭告也。注云齊夫蓋司空之屬。又引春秋傳齊夫馳者。左傳昭十七年。叔孫昭子救日食。引夏書云。辰不集于房。瞽奏鼓。齊夫馳。庶人走。儀禮釋官云。案齊夫之名。始見於夏書。周治因夏制。夏小正。齊人不從。齊人疑卽齊夫。漢書五行志引左傳





此經言也。又玉藻。凡自稱。天子曰予一人。孔疏謂天子與臣下言。及遺摺者接諸侯。皆稱予一人是也。曲禮注引親禮曰。伯父寔來。余一人嘉之。並云。余予古今字。則是曲禮作予。觀禮作余也。今觀禮作予。寔又作實。非鄭本矣。此節爲摺者辭。云天子曰者。傳述王言以納賓也。蔡氏云。伯父實來。言其專爲勤天子而來也。伯父其入。命之使入。不出迎也。注云言非他者。親之辭者。盛氏云。案詩云。豈伊異人。兄弟匪他。昏禮壻見之辭。亦曰。某以非他故。皆親之之意也。云嘉之者。美之辭也。爾雅釋詁。嘉。美也。云上摺又傳此而下至壻夫云云。解已見上。云今文實作寔。嘉作賀者。胡氏承拱云。案。說文。實。富也。爾雅。寔。是也。公羊桓六年傳云。寔來者何。猶曰。是人來也。穀梁傳曰。寔來者。是來也。實寔二字。聲音竝殊。大雅韓奕。實墉實壑。鄭箋正之曰。實當作寔。趙魏之閒。實寔同聲。寔。是也。此經伯父實來。猶言伯父是來。依義當作寔。鄭從古文作實者。以二字經典多通。趙魏詩。寔命不猶。韓詩作實。類弁。實維伊何。箋云。實猶是也。意謂假實爲寔。其義亦猶寔之訓是也。不必改耳。廣雅曰。賀。嘉也。是賀與嘉義同。爾雅。嘉。美也。又曰。嘉。善也。則作寔於義更親。故鄭從古文。侯氏入門右坐奠圭再拜稽首。入門而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圭。闕。監。葛本。誤。敖。俱有而字。通解無。不敢由賓客位也。張氏曰。監本客作之。從監本。卑者見尊。張氏曰。釋文見侯注云。卑見同卑見。謂此也。中無者字。今案。戴校集釋依張氏識誤改客爲之。并刪者字。茲從嚴本。注云入門而右。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者。案門之中央有闕門。以向堂爲正。闕之東爲右。闕之西爲左。曲禮曰。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是門左爲賓客位也。又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注云。臣統於君。是門右爲臣道也。禮經釋例曰。凡以臣禮見者。則入門右。詳士相見禮賓奉摯入門左下。此侯氏入門右。故云執臣道。不敢由賓客位也。云卑者見尊。奠摯而不授者。禮經釋例云。凡卑者於尊者。皆奠而不授。詳士昏禮納采下。此注釋經坐奠圭之義也。案奠圭再拜稽首。皆臣禮。曲禮。坐而遷之。戒勿越。孔疏云。坐亦跪也。坐通名跪。跪名不通坐。此坐奠圭。謂跪而奠所執圭於地乃拜。下記奠圭于縹上是也。吳氏章句引明堂位崇楫康圭。意謂奠之於楫。又謂楫亦在門右。非矣。崇楫康圭。與反站出尊連言。自是兩君。摯者謁。謁猶告也。上摺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疏〕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謁。告也。此相見之禮。與此別也。摯者謁。謁猶告也。上摺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疏〕正義曰。爾雅釋詁云。謁。告也。此上告於天子之告也。云上摺告以天子前辭。欲親受之如賓客也者。凡卑見尊。奠而不授。賓客則親相授受。此天子欲親受之如賓客。故上介傳天子之命以告侯氏也。但其告侯氏即用前辭。唯易伯父其入爲伯父其升耳。禮經釋例曰。凡



相大禮。皆上擯之事。觀禮擯者。謂注以擯者爲上擯。則下文擯者延之日升。又擯者曰予一人將。侯氏坐取圭。升致受之。又擯者謂諸天子。皆上擯之事。注不言者。可知也。餘詳聘禮凡筮既設。擯者出請命下。侯氏坐取圭。升致

命王受之玉。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乃出。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降拜稽首送玉也。從後詔禮曰延。

延。進。〔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乃出。通解出作退。今案唐石經及各本俱作出。○前坐奠圭。跪而奠之於地。此坐也。取圭。亦是跪取之執以升也。致命。鄭無注。方氏苞儀禮析疑云。朝覲。述所職也。小大庶邦。各有所

命之常職。今來王所親致之。吳氏延華儀禮疑義曰。朝覲本王命。此致其奉命而來之意。與聘賓致命不同。一說。命即辭也。致命。猶致辭。其辭蓋曰。臣某侯某。奉圭覲王。李氏云。階東。西階之東也。案燕禮。大射。臣升降皆自

西階。故知階東西階之東。非阼階東也。禮經釋例云。凡臣與君行禮。皆堂下再拜稽首。此侯氏降階東北面再拜稽首。臣禮也。所謂北面而見天子也。所謂拜下禮也。釋例又云。凡君待以客禮。下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觀禮執圭

行覲。侯氏坐取圭。升致命。降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觀畢。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王賜侯氏車服。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升成拜。注。大史辭之。此皆先拜於堂下。君使人辭之。復拜

於堂上者也。此即上注所謂欲親受之如賓客也。王受之玉。即親受也。乃出。覲事畢也。王氏士讓云。燕禮。大射。聘。食。各有成拜之文。公有答拜。此篇侯氏再拜稽首。王無答拜者。此見王禮視侯禮爲嚴也。今案。大戴禮朝事儀

曰。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注云。擯者請之。侯氏坐取圭。則遂左者。謂侯氏初奠圭在門右。今聞擯者謁告之辭。即取圭徑趨門左。升自西階致命。賈疏謂坐取圭。即言升致命。無出門之文。明知遂向門左。從左堂塗升自西階

致命。是也。吳氏疑義據聘賓私覲。初入門右。擯者辭。乃出奉幣入門左。謂此經當亦如之。今案。此與聘賓固殊。聘賓爲他國之臣。此爲己臣。故禮有不同也。凡臣禮之異於客禮者有三。入門右也。拜下也。奠而不授也。上經擯者

謁。注以欲親受解之。又著其辭曰伯父其升。是但告以升堂授玉。非令其入門左也。且侯氏奠圭時。王已在堂上。天威不遠咫尺。而顧出門入門。爲此迂曲之禮乎。則其徑趨門左宜矣。張氏儀禮圖謂經言乃出不言東。知自闕西出。亦

非。曲禮曰。大夫士出入君門由闕右。諸侯之於天子。亦猶大夫士之於國君。則出入固皆由門右也。下覲畢。侯氏肉袒於廟門之東。入門右。告聽事。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王勞之。此勞禮略如賓客。與覲時正君

臣之禮殊。且經明云出。明云入門左。則固與此經異矣。云降拜稽首送玉也者。禮經釋例曰。凡卑者於尊者皆奠而不授。若尊者辭乃授。經言王受之玉。則侯氏升堂授玉可知。故降拜爲送玉也。云從後詔禮曰延者。案特牲饋食禮。尸

至於階。祝延尸。尸升。少牢饋食禮。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是祝在尸後詔之。故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明此擯者亦在侯氏後北面詔之也。云延進也。釋詁文。○禮經釋例曰。觀禮不云還玉。考觀郊勞用璧。侯氏還璧。使者受。注。還玉重禮。親用命圭。自無不還之理。今觀禮存。春秋夏宗。冬遇禮亡。或別見三時禮歟。今案白虎通引觀禮曰。侯氏執珪升堂。又引尙書大傳曰。諸侯執所受珪與璧朝於天子。無過者。復得其珪以歸其邦。有過者。留其珪。能正行者。復還其珪。此足爲觀還圭之證也。

右侯氏執瑞玉行觀禮

四享皆束帛加璧庭實唯國所有。

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初享或用馬。或用虎

豹之皮。其次享三牲魚膳蠃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纁竹箭也。其餘無常貨。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享皆以璧帛致之。〔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皆三享。徐本三作其地物集釋無地字。唯所有。唯下。集釋有國字。今案。戴校集釋云。地衍。又云。注疏本脫國字。案駁本有地字無國字。此地物。謂此土地之物也。今仍從駁本。○享。獻也。詳聘禮。案朝事儀曰。奉國地所出重物而獻之。明臣職也。注云四當爲三。古書作三四或皆積畫。此篇又多四字。字相似。由此誤也者。賈疏云。堯典云。帝曰咨三岳。皋陶云外薄三海。泰誓序云。作泰誓三篇。是古書三四皆積畫也。今案。說文。三。繡文四。周禮內宰疏。天子巡守禮。制幣丈八尺。純四狶。賈疏引鄭志答趙商問云。四當爲三。古三四積畫。是以三誤爲四也。又周禮賈人疏。本經聘禮疏。引鄭志答趙商問。並同。惠氏棟九經古義云。春秋傳。子革云。是四國者。專足畏也。劉光伯規過云。楚語云。今吾城三國。無四國也。古四字積畫。四當爲三。胡氏承珙云。大戴禮。公冠四加玄冕。注云。四當爲三。穀梁定十五年疏云。范例云。會葬四。案經有三。四當爲三。字有誤耳。云此篇又多四字者。賈疏云。下有四傳擯。又云路下四亞之。又云四馬四門四尺。四字既多積畫。四又似三。由此。故誤爲四字也。云大行人職曰。諸侯廟中將幣皆三享。其禮差又無取於四也者。案大行人。公侯伯子男五等。皆云廟中將幣三享。是無四享也。先大父論語補箋云。諸侯朝於天子。三享。諸侯自相朝。一享。諸侯使其臣聘。亦一享。又小聘曰問。不享。是享雖有差等。要無取於四也。云初享或用馬或用虎豹之皮者。聘禮記曰。凡庭實皮馬相同可也。鄭注。問綏代也。土物有宜。君子不以所無爲

禮。畜獸同類。可以相代。是有馬者用馬。有皮者用皮。又見此經享用馬。聘禮享用皮。故以或用馬或用皮爲初享也。知皮爲虎豹之皮者。據郊特牲云。虎豹之皮。示服猛也。云其犬享三牲。魚膾鴈豆之實。龜也。金也。丹漆絲竹簫也。其餘無常貨者。據禮器文。禮器曰。大饗其王事。三牲魚腊。四海九州之美味也。簋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內金。示和也。束帛加璧。尊德也。龜爲前列。先知也。金次之。見情也。丹漆絲竹簫。與衆共財也。其餘無常貨。各以其國之所有。則致遠物也。鄭所以引此者。以經明言三享。則非僅皮馬之屬。而所用之物。經未有正文。故據禮器臆陳之。以存享物之概。鄭彼注雖以大饗爲禘祭先王。而於三牲魚膾等句下注云。此饌諸侯所獻。又於內金示和也下注云。此所貢也。內之。庭實先設之。龜爲前列。先知也。下注云。龜知事情者。陳于庭在前。是皆以爲庭實也。郊特牲曰。旅幣無方。所以別土地之宜。而節遠邇之期也。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之。以和居參之也。虎豹之皮。示服猛也。束帛加璧。往德也。鄭彼注亦以爲庭實所用旅幣無方。即此經庭實唯國所有之義。又大行人曰。邦畿方千里。其外方五百里。謂之侯服。歲壹見。其貢祀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甸服。二歲壹見。其貢嬪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男服。三歲壹見。其貢器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采服。四歲壹見。其貢服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衛服。五歲壹見。其貢材物。又其外方五百里。謂之要服。六歲壹見。其貢貨物。鄭彼注云。祀物。犧牲之屬。嬪物。絲枲也。器物。尊彝之屬。服物。玄纁絺繻也。材物。八材也。貨物。龜貝也。此皆諸侯貢享之物。與禮器亦略相合。故鄭據禮器釋經也。鄭又云。此地物非一國所能有。唯所有分爲三享者。謂土物各有所宜。如禮器注據禹貢云。荆揚二州貢金。荊州納錫大龜。貢丹。兖州貢漆絲。豫州貢纁。揚州貢篠簜之類。非一國所能備有。故但就其所有者分之爲三享。非謂一國中盡用此物也。吳氏疑義乃譏鄭以禮器所陳出之四海九州者。今一國貢之。則讀此注未審矣。云皆以璧帛致之者。以經云三享皆束帛加璧。則知三享庭實雖有異。而以璧帛致之則同也。小行人曰。合六幣。圭以馬。璋以皮。璧以帛。琮以錦。琥以繡。璜以黼。鄭注云。六幣所以享也。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享后用琮。其大各如其瑞。皆有庭實。以馬若皮。皮。虎豹皮也。用圭璋者。二王之後也。二王後尊。故享用圭璋而特之。禮器曰。圭璋特。義亦通於此。其於諸侯。亦用璧琮耳。子男於諸侯。則享用琥璜。下其瑞也。凡二王後諸侯相享之玉。大小各降其瑞一等。及使卿大夫親聘。亦如之。考工記玉人曰。命圭九寸。謂之桓圭。公守之。命圭七寸。謂之信圭。侯守之。命圭七寸。謂之躬圭。伯守之。是所謂瑞玉也。又曰。璧琮九寸。諸侯以享天子。琮圭八寸。諸侯以享天子。命圭七寸。謂之八寸。以類聘。又曰。琮八寸。諸侯以享夫人。上言享天子。不言享后。下言享夫人。不言享君。互相見也。鄭注鄉黨享禮云。既聘而享用圭璧。鄉黨圖考辨之曰。按享禮用圭者。唯二王後享天子。鄭注小行人云。其於諸侯。亦

用璧琮耳。先大夫論語補箋。據此諸文。詳考朝聘時享禮所用之玉。曰。諸侯朝天子。五等諸侯。享天子用璧。事肩用琮。其大各如其瑞。上公九寸。侯伯七寸。子男五寸。二王後。享天子用圭。享后用璋。而特之。諸侯自相朝。二王後及公侯伯。享君用璧。享夫人用琮。子男享君用琥。享夫人用璜。大小各降其瑞一等。二王後及上公八寸。侯伯六寸。子男四寸。諸侯使臣聘。二王後及公侯伯之臣。享用璧琮。子男之臣。享用琥璜。上公八寸。侯伯六寸。子男四寸。今案。此經言束帛加璧。則通謂五等諸侯也。經言享天子不言享后者。方氏苞謂儀法已見於春夏。故不言也。○禮經釋例云。注據禮器言。非也。聘禮記。凡庭實皮馬相同。言有皮則以皮。有馬則以馬。即親禮唯國所有之義。觀下文但云匹馬。上九馬隨之。不云他物。則三享皆皮馬。無他物可知。聘禮享庭實云皮。私親庭實云馬。觀禮享庭實亦云馬。皆互見也。至禮器云。大饗。其王事與。又云。其出也。肆夏而送之。蓋指饗食燕之饗禮而言。故有三牲魚膳豆之屬。非謂親禮之享也。禮器注以爲祭先王。亦非。郊特牲所云。亦指饗禮言。與禮器正合。孔疏謂實入大門以下爲論燕饗之禮。謂旅幣幣無方以下爲論朝聘聘庭實之物。蓋依連鄭注。而爲此說。不知禮經聘親之享。庭實唯皮馬也。今案鄭注小行人云。五等諸侯。享天子皆有庭實。以馬若皮。不害他物。與此注似異。然莊二十二年左傳曰。庭實旅百。奉之以玉帛。天地之美具焉。奉之以玉帛。即謂束帛加璧也。庭實而云旅百。則所陳之物甚多。當非僅皮馬。故杜注云。百言物備也。又云。天地之美具焉。則與禮器所云四海九州之美味四時之和氣。奉束帛匹馬卓義正同。聘禮享諸侯惟一享。故止用皮馬。觀禮享天子有三享。故備物。或亦隆殺之義宜然歟。奉束帛匹馬卓

上九馬隨之中庭西上奠幣再拜稽首。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王之乘。通典之作所。○奉。侯氏親奉也。上云束帛加璧。此止云束帛。省文。璧加於束帛之上。言束帛。則璧在其中也。下奠幣之幣。亦兼璧帛言。小行人合六幣璧以帛。是璧帛同稱幣也。匹馬。一馬也。聘禮記曰。凡庭實隨入左先。注。隨入。不並行也。此經云匹馬隨之。謂一馬前行。九馬隨之而入也。云中庭西上。謂此馬陳於庭南北之中。而以西爲上。即聘禮記左先之義。凡入門向堂。以西爲左。此一馬先進者在西。而其後則以次並列而東。故曰西上。云奠幣再拜稽首者。亦如前受幣時奠圭再拜稽首。侯氏傳將受之辭。乃升致命也。敖氏云。此奠幣蓋於入門左之位。張氏儀禮圖云。享不言入門右。則由闕西。二說並誤。臣之於君。出入皆由闕右。前已辨之矣。玉藻。公事自闕西。注。以公事爲聘享者。彼謂他國之臣代其君行聘享之禮。此是已臣自行享禮。與彼異也。下注云。至於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是觀以辨等威。至享益嚴。豈觀入門右而享乃入門左哉。經不

言入門者。以文已見於觀時。不言可知也。注云。卓讀如卓王孫之卓。卓猶的也。以素的一馬以爲上。書其國名。後當識其何產也者。段氏玉裁云。素的一馬。謂白馬也。鄭意白馬出衆。故謂之卓。胡氏承珙云。說文卓本訓高。竹角切。鄭意蓋不以卓爲高。欲見卓爲素的。故以卓王孫之卓譬況其音。而以的比方其義。的即易的類。爾雅之類白顛之的。然則鄭讀此卓字似與凡言卓異。廣雅卓的並訓爲明。可知卓有的義。段云白馬出衆。故謂之卓。誤矣。惟當時讀卓王孫之卓。未審何音。漢書江都易王非傳淳姬。顏注引鄭氏曰。淳音卓王孫之卓。不直音卓。而必用此爲況者。蓋卓姓之卓。固與卓異讀也。書其國名。賈疏云。謂若晉有鄭之小駟。復有屈產之類是也。云馬必十匹者。不敢席王之乘。用成數。敬也者。案五經異義孟京、春秋公羊說。天子駕六毛。詩說。天子至。大夫同駕四。士駕二。鄭駁從毛詩說。是王所乘止四馬也。今用十馬。備王選擇。故云不敢席王之乘也。又聘禮賓觀。庭實用乘馬。乘馬四馬也。此篇僕使者亦多用四馬。今用十馬。以享王之禮。盛於他禮。故云用成數敬也。李氏如圭云。書。康王既尸天子。諸侯皆布乘黃朱。賓稱率圭兼幣曰。一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乘黃朱。四黃馬朱馭也。彼因喪而見。與此禮異。○案鄭訓匹馬卓上之卓爲的。後儒駁之者多。惟王尚書經義述聞之說最詳。今竝錄於後。熊氏朋來云。案韻釋。卓。蚤也。蓋諸侯朝覲進十馬。難盡數牽引至殿庭。先引上一馬。而九馬隨之。當以卓訓蚤。於義爲通。敖氏云。匹馬卓上。謂以馬卓然居前而先行也。言此者。明其入不與九馬相屬也。王氏士讓云。詩稱駟驪。周尚赤也。享王不宜尙白。凡朝覲會同毛馬而頒之。校人齊其色。享王亦當齊色。又似不宜別以素的矣。經義述聞云。卓之言超也。絕也。獨也。上。前也。卓上者。超絕其類。獨行而前之謂也。廣雅。超。絕也。李善西都賦注。追騶超絕也。匡謬正俗曰。追者。謂超踰不依次第。趕追與卓古並同聲。其義一也。說苑君道篇。踔然獨立。說文。騶。特止也。徐鍇傳曰。特止。卓立也。踔與騶卓古亦同聲。皆獨貌也。卓上。猶云獨前耳。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古者上與前同義。在前謂之上。行而向前。亦謂之上。此與下文庭西上之上殊義。擯者曰。予一人將受之。亦言王欲親受之。○疏。正義曰。秦氏慈田云。按受親聽事所稱天子之命。皆侯氏升致命王撫玉。侯氏降自西階。東面授宰幣。西階前再拜稽首。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以馬出。隨侯氏出。授王人卑益。○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授王人。閻。葛。通解。王誤作玉。至於享。至。徐。陳。閻。葛。集釋。通解。臣。俱作主。楊氏作至。張氏曰。案疏云。今至於三享云云。詳其義。主字當作至。今案毛本作至。戴校集釋改。



至。數本亦誤主。○侯氏先覓幣。聞攢者辭。即取幣奉以升。與前覓幣時儀同。此不書取幣。省文。致命者。方氏謂職貢皆王所命也。一說。致命猶致辭。其辭蓋曰。臣某侯某。敢執璫璧享王。即束帛所加之璧也。幣兼璧帛言。詳上。侯氏自奉幣降。西階下東面授宰。聘禮記。賓之幣唯馬出。其餘皆束。時宰在東。故東面授也。宰。賈疏謂即大宰是也。周禮大宰職。大朝覲會同。贊玉幣。鄭注。玉幣。諸侯享幣也。聘禮享時云。公受幣。又云。公側授宰幣。是公親受而授宰。此覲禮。王不親受。而侯氏自執以授宰。至尊禮異也。西階前再拜稽首。送幣也。敫氏云。西階前非正位。以欲執馬。由便也。注云王不受玉。撫之而已。輕財也者。撫。以手撫之。不受玉。謂不親受。非不受也。敫氏云。撫之者。示受之。是也。撫是尊者之禮。與昏禮舅撫婦之摯同。聘義曰。以圭璋聘。重禮也。已聘而還圭璋。此輕財而重禮之義也。鄭注。財謂璧璫享幣也。但彼以圭璋還。而璧帛不還。爲輕財。此對上瑞玉親受。而璧帛不親授。爲輕財。財。即謂璧帛也。云以馬出者。謂侯氏親執一馬以出。云隨侯氏出授王人於外也者。謂九馬隨之而出。侯氏均以授王人於外也。周禮校人。凡賓客。受其幣馬。則王人其即校人歟。云王不使人受馬者。至於享王之尊益君。侯氏之卑益臣者。對上入覲時王親受玉。此不親受。又庭實并不使人受之於庭。又行覲時降拜則辭之。然後升成拜。此降拜不辭。爲益君益臣也。聘禮賓觀。使士受馬于廟內。此侯氏自執以出。故云王不使人受馬也。郊特牲曰。覲禮。天子不下堂而見諸侯。下堂而見諸侯。天子之失禮也。由夷王以下。此篇受玉撫玉。俱在堂上。是不下堂也。覲以正君臣之禮。故益殿也。又案。周禮大行人。朝位。實主之間。上公九十步。侯伯七十步。子男五十步。鄭注。朝位。謂大門外。賓下車。及王車出迎。所立處也。案。經文於立當車輅攢者五人下。即云。廟中將幣三享。注又云。朝先享。不言朝者。朝正禮。不嫌有等也。則是出迎之禮。據享而言。賈疏謂春夏受幣於朝。無迎法。受享乃迎之。覲禮則受幣受享皆無迎法。與曲禮疏所引熊氏說同。又齊僕云。朝覲宗遇饗食。各以其等。爲車送迎之節。賈氏謂因此朝覲宗遇。而與諸侯行饗食在廟。有迎法。是齊僕所云送迎者。乃饗食之禮。非謂朝覲宗遇正禮也。朱氏大韶云。經云朝覲宗遇饗食者。謂朝覲宗遇之饗食。非以六字平列。親禮主乎殿。故不下堂饗食。略君臣之分。而致賓主之儀。故有送迎。此說是也。陳氏禮書。乃謂春秋夏宗秋覲冬遇送迎之禮同。誤矣。○賈疏謂聘禮享君。尙有幣問卿大夫。此諸侯享天子訖。亦當有幣問公卿大夫。據隱七年左傳。我朝事畢。三享。〔疏〕正義曰。自奉束帛至以馬出授人九馬隨之。皆于周發幣于公卿爲證。此篇無之。蓋亦文不備與。事畢。三享。〔疏〕言初享用馬之儀。其次二享。庭實惟國所有。無定物。故經不言。而以事畢括之。又三享物雖不同。其禮則一。即一享可例其餘也。注云三享訖者。以經云三享皆束帛加璧。則三享實分三度致之。必三享訖乃可云事畢也。賈疏謂一度致之。非矣。



右觀已即行三享

乃右肉袒于廣門之東。乃入門右北面立。告聽事。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凡以禮事者左袒入。更從右者。刑宜施於左也。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也。易曰。折

其右肱。〔疏〕正義曰。注無咎。毛本無作元。校勘記云。通解作無。與單疏標目合。今案。嚴本作無。○大戴禮朝

無咎。〔疏〕正義曰。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即謂此。郝氏敬云。此諸侯述職待罪也。觀享既畢。黜陟未分。

懼王或譴。乃右肉袒請事是也。門以向堂爲正。東爲右。解見前。袒于廟門之東。便於入門右也。北面立。答君之義

也。告。告擯者轉以告王也。注云右肉袒者。刑宜施於右也者。肉袒。袒而無衣見肉也。江氏鄉黨圖考云。喪禮肉

袒。祭禮迎牲割牲。養老禮割牲。皆肉袒。射禮。君在大夫射則肉袒。禮之言肉袒者多矣。此獨言右肉袒。故鄭以爲

刑宜施於右也。云凡以禮事者左袒者。謂禮事無問吉凶皆袒左也。詳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下。此袒右。故氏以爲

變於禮事是也。云入更從右者。臣益純也者。玉篇。更。復也。前觀享入門右。此入復從右肉袒。待衆臣禮益純

也。云告聽事者。告王以國所用爲罪之事也者。謂已國所以得罪之事。張氏爾岐云。告王以己國所爲多罪。願聽王議

責之事也。云易曰折其右肱無咎者。係豐卦九三爻辭。豐。離下震上。賈疏云。凡卦爻。二至四。三至五。兩體交

互。各成一卦。先儒謂之互體。故鄭隨其義而注云。三艮爻。艮爲手。互體爲巽。巽又爲進退手。而便於進退右肱

也。猶大臣用事於君。君能誅之。故無咎。引之者。證利理宜於右之義。張氏惠言周易鄭氏義云。擯者謂諸天子

互體兌爲娶折。又云。此雖言大臣。實兼有親禮。初震在離前。爲朝春。三離後體兌。爲觀秋也。天子辭于侯氏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疏〕正義曰。乃邦。毛本邦誤拜。校勘記云。唐石經。

同毛本。注猶女也。葛本女作汝。○敖氏云。凡擯者於侯氏之行臣禮如奠圭之類。皆以謁諸王。其告於侯氏也。則皆傳王命也。上文不言謁諸天子。天子辭於侯氏。此不言擯者告於侯氏。皆互見其文耳。今案。上云。告聽事。告王以己國所爲得罪之事。此云伯父無事。言無所爲得罪之事也。李氏引書文侯之命曰。王侯氏再拜稽首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北面立。王勞之。再拜稽首。擯者延之曰。升。升成拜。降出。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於屏而觀之也。天子外屏勞之。勞其

道勞〔疏〕正義曰。適門西下。毛本有一圈。校勘記云。蓋因通解分節而誤。敖氏云。西下似脫襲字。今案各本皆無也。〔襲〕襲字。但注云當出隱於屏而襲之。則是經言襲。注恐人不知襲之所在而注之也。似鄭本原有襲字。○侯氏再拜稽首。拜王辭也。下又再拜稽首。拜王勞也。出自屏南。適門西。遂入門左。蓋王將勞之而待以客禮也。出字爲句。斯時出亦由門右。敖氏云。出自屏南。乃適門西。則侯氏出入天子之門亦必由闕東矣。姜氏兆錫云。適門西者。將入門左也。至是乃入門左者。王將勞之。成君意也。據此二說。則觀享時不入門左明矣。成君意。謂成君以客禮待之之意也。禮經釋例云。臣於君。入門右。係常禮。若君以客禮待之。則辭。於是出。乃復入門左。觀禮告聽事。先入門右。天子辭之。乃出。復入門左。侯氏前聽事。故從臣禮。後天子勞之。故從客禮也。然則侯氏再拜稽首出。出門右也。下升成拜降出。出門左也。經文兩出同。而有異如此。注云王辭之。不即左者。當出隱於屏而襲之也者。賈疏云。以屏外不見天子爲隱。向者右袒。今王辭以無事。故宜襲也。云天子外屏者。賈疏云。據此文出門乃云屏南。即是外屏。又引禮緯云。天子外屏。諸侯內屏。大夫以簾。士以帷。今案。天子外屏。荀子。淮南子。均有此文。釋宮。屏謂之樹。論語。邦君樹塞門。李氏云。屏。謂立小牆當門中。以自蔽也。諸侯內屏。在路門之內。天子外屏。在路門之外。臣朝君至而加肅敬。故屏有遠近也。案李云路門內外。本曲禮孔疏。江氏警駁之。謂天子以應門爲正門。屏在應門外。諸侯以雉門爲正門。屏在雉門內。說詳鄉黨圖考。但以上皆據朝言之。此屏則設於廟。江氏又云。觀禮廟門外之屏。唯天子有之。明堂位所謂疏屏天子之廟飾者也。諸侯廟內無屏。聘禮賓入廟門內。不見有屏。邦君樹塞門之制。在朝不在廟。此言是也。春秋哀公四年亳社災。穀梁傳。亳。亡國也。亡國之社。以爲廟屏戒也。范注云。立亳之社於廟之外以爲屏蔽。此天子廟屏之制歟。明堂位言魯用天子禮有疏屏。故有亳社。他國不得有也。云勞之勞其道勞也者。謂勞其道勤勞。敖氏云。王勞之。亦據者傳王之辭也。○朱子云。周禮最是大行人等官屬之司寇難曉。蓋觀禮諸侯行禮既畢。則降而肉袒請刑。王曰。伯父無事。歸寧乃邦。然後再拜稽首出。此所謂懷諸侯則天下畏之也。如此等處。皆是合著如此。初非聖人私意。

右侯氏請罪天子辭乃勞之

天子賜侯氏以車服。迎于外門外再拜。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服則〔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衮也。鷩也。義也。古文曰迎于門外也。〔疏〕自此至乃歸。皆言王賜。

禮侯氏之事。○賜侯氏以車服。即虞書所謂車服以庸也。高氏愈云。不賜於人親之時。而特遣使賜於侯氏之館。重其禮也。吳氏廷華云。此亦報享之意。方氏苞云。迎拜及送。皆與勞者同。王氏士誠云。此時諸公太史亦不答拜如郊勞也。注云。賜車者。同姓以金路。異姓以象路者。周禮巾車。掌王之五路。一曰玉路以祀。賈疏謂尊之不賜諸侯。是也。又。金路同姓以封。象路異姓以封。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蕃國。賜車中兼有此四者。鄭止言金路象路。舉以例其餘也。云服則衾也。鷩也。鷩也者。據司服云。公之服自衾冕而下。侯伯自鷩冕而下。子男自鷩冕而下。是也。云古文曰。迎于門外也者。古文作門外。與今文作外門外異。敖氏云。上文賜舍。則此門外乃舍門外也。凡舍惟有一門。胡氏承珙云。案聘禮賓館于大夫。其歸饗餼還玉皆迎于外門外。天子賜諸侯之舍。何知惟有一路先設。西上路門。敖氏之說。殊不足據。鄭於聘禮還玉。從古文作外門外。此又從今文有外字。其去取當矣。

### 下四亞之重賜無數在車南

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路下四。謂乘馬也。又。何予之。玄衮及黼。重猶善也。所加

賜善物多少由恩也。春秋傳曰。重錦三十兩。

### 〔疏〕

正義曰。注而東也。毛本東誤束。由恩也。毛本恩誤思。又。何予之。毛本予作與。校

之。服可奉。車不可奉。故先設之於舍之庭也。上路字兼車馬言。車西馬東。以西爲上。故曰西上也。下路字專指車言。敖氏云。四馬設於車東。異於駕也。吳氏廷華云。重賜在車南。加賜卑於車也。注云。路謂車也。凡君所乘車曰路者。案巾車王與后之車皆稱路。白虎通云。路。大也。道也。正也。君至尊。制度大。所以行道德之正也。路者君車也。天子大路。諸侯路車。云路下四謂乘馬也者。四馬所以駕車。故謂四馬爲路下四也。云亞之次車而東也者。亞以東西言。謂車設於西。四馬次之。而設於東。並列也。引詩者。采菽篇文。引以證賜車服之事。采菽序。以幽王於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禮。故思古以刺也。毛傳。君子。謂諸侯也。予。賜也。路車乘馬。賜車也。玄衮及黼。賜服也。又韓奕詩云。韓侯入覲。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簪萸錯衡。鉤膺鏤錫。鄭緝淺幘。條華金厄。是賜車。玄衮亦寫。是賜服。亦與此經合也。云重猶善也。所加賜善物多少。由恩也者。言賜物多少。由於君之恩。解經無數之意也。周禮小宗伯。掌衣服車旗宮室之賞賜。國人。凡賓客牽馬而入陳。鄭注。賓客之馬。王所以賜之者。內府。掌受九貢九賦九功之貨賄。良兵良器以待邦之大用。鄭注。大用。朝覲之頒賜。樂記。所謂大輅者。天子之車也。龍旂九旒。天子之旌也。青黑緣者。天子之寶龜也。從之以牛羊之羣。則所以贈諸侯也。鄭注。贈諸侯。謂來朝將去。報之以禮。然則內府所謂大用。樂記所謂寶龜牛羊。其卽此重賜之類歟。云春秋傳曰。重錦三十兩者。閔二年左傳文。服

注云。重。牢也。孔疏云。杜以遺夫人之錦。貴美不貴牢。故易爲錦之熟細者。是重錦。即美錦。美有善義。故鄭引以證重之爲善也。諸公奉篋服。加命書于其上升自西階。東

面。大史是右。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古文是爲氏也。〔疏〕正義曰。篋制詳士冠禮。服盛於

車服之書。加於其上。加於篋上也。使諸公奉之者。見錫予之重也。大史。掌禮書者。詳下。注云。言諸公者。王同時分命之。而使賜侯氏也者。以來觀非一國。王同時使三公分往命之。故言諸公也。春官序官。大史下大夫二人。上

士四人。是亦足數分命矣。故氏謂奉篋服者一人耳。乃云諸公者。若師若傳若保不定也。則是以命賜者止一人。設來觀國多。恐日不暇給矣。故說非也。云右讀如周公右王之右。是右者。始隨入。於升東面。乃居其右者。案。周公右

王。襄二十一年左傳文。言周公左右王室也。諸侯職崇。大史職卑。始隨入在公後。及升自西階。則與公同東面而居公之右。蓋在公之南也。吳氏章句云。經曰是右。則非但在其右也。蓋如周公右王之右。謂左右之。如下述命加齊之

事。云古文是爲氏者。惠氏棟云。曲禮。五官之長曰伯。是職方。注云。是或爲氏。漢書。造父後有非子玄孫。氏爲莊公。顏注曰。氏與是同。韓勅脩孔廟後碑。以於氏爲於是。漢未有是儀。亦作氏。氏是兩字本通。非有異義。胡氏

承珙曰。鄭注周禮射人。引此經大史氏右。仍依古文作氏。於此則從今文。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讀王命。〔疏〕作是者。以大史係在諸公之右。若作氏。恐與侯氏之氏混。故從今文。侯氏升。西面立。大史述命。讀王命。〔疏〕

正義曰。侯氏升而云西面立。則升降自阼階可知。蓋侯氏在館有主道也。述命。謂讀王命書。亦詔辭自右之義。或因周禮內史掌書王命。遂疑讀之者爲內史。不知此命書。內史書之。大史讀之也。大史職曰。大祭祀戒及宿之日。與羣

執事讀禮書而協事。又云。大會同朝覲。以書協禮事。是讀命書正其職。儀禮。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釋官云。玉藻疏引此經大史是右。謂大史代內史宣行王命。故居右。非也。侯氏降兩階之間。北面再拜稽首。

受命。〔疏〕正義曰。兩階。謂東西兩階之間。正中也。周禮射人。射朝之位。三公北面。諸侯在朝亦北面。據明堂位命。三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則在朝三公居中。諸侯在旁可知。故前觀享或拜於西階之東。或拜於西階之

前。不於兩階之中拜。避三公位也。此在已舍。與朝廟異。故拜於兩階之間也。郊勞。大史辭之降也。春秋但云降再拜稽首。不言何處。當亦在兩階拜也。注云受命者。謂此拜爲拜受命也。郊勞。傳曰。且有後命。以

伯舅耄老。毋下。〔疏〕正義曰。注云大史辭之降也。謂辭其降拜也。引春秋傳。證辭下拜之事。僖九年左傳云。王使伯舅耄老。此辭之類。〔疏〕宰孔賜齊侯昨。齊侯將下拜。孔曰。且有後命。天子使孔曰。以伯舅耄老。加勞賜一級。無下

拜。齊侯卒下拜登受。今案。下拜者。臣之正禮。未有不辭而升成拜者。此節升成拜。經不言辭。文不備。故注特補之。敖氏乃謂不辭之而升成拜。尊者之禮。盛氏世佐云。案升成拜。以公辭之故也。既拜於下。乃辭。禮之正也。左傳。王使宰孔賜齊侯昨。齊侯未下拜。而孔辭之。待以殊禮也。既不復成拜於上者。謙不敢貪天子之命也。與此異。敖說非。褚氏云。辭之而升成拜者。順君之命。不得成拜於上。然已略兼賓主之儀矣。敖謂不辭之而升成拜。假若天子以賓禮待己者。不已亢乎。秦氏蕙田云。盛氏駁敖不辭之說。極當。但鄭注謂大史辭之。盛氏謂公辭之。案上文述王命者大史。則此辭侯氏者亦必大史也。盛說似非。今案。秦說是也。大史加書于服

上侯氏受。受饗。

〔疏〕

正義曰。敖氏云。此受於堂。乃不著其所。是就而受之明矣。就而受。謂侯氏就諸公受也。但南面之文。則張圖是也。姜氏兆錫云。又言加書者。取讀之。復加之也。蔡氏云。大史宣讀已。畢。乃加之饗內服上。吳氏廷華云。服在饗。故亦曰服上。今案經未有開饗之文。則吳說是也。使者出。侯氏送。

再拜。僕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僕大史亦如之。〔疏〕正義曰。使者出。賜車

與大史言。僕使者。為總目之辭。下乃分言也。諸公賜服者。即上奉饗服者。僕之束帛四馬。僕大史亦如之。亦束帛

四馬也。使事同。僕禮亦同也。王氏士讓云。此與郊勞賜舍僕使同。而又有異。彼止一人。此則二人矣。考典命。王之

三公八命。其大夫四命。大史。下大夫也。而與公同僕。數尊王命也。注云既云拜送。乃言僕使者。以勞有成禮。略而遂言者。張氏爾岐云。僕使者在拜送前。乃於送後略言之者。以前經郊勞時已詳載成禮。故略言已足也。○汪氏

克寬云。周制諸侯踐位而入見。則有錫命。修聘來朝。則有錫命。能敵王所愾而獻功。則有錫命。此禮之正也。無就其國而錫命之禮。如春秋書王使榮叔來錫桓公命。天王使毛伯來錫公命之類。皆非正也。

右王賜侯氏車服

同姓大國。則曰伯父。其異姓。則曰伯舅。同姓小邦。則曰叔父。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

〔疏〕正義曰。其異姓小邦。則曰叔舅。唐石經及各本皆如是。經義述聞云。異姓大國曰伯舅。不言大國者。蒙上而省也。然則異姓小邦曰叔舅。小邦亦當蒙上而省。今本有小邦二字。即涉上句而衍。周官大宰疏引此有小邦二

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



字。則賈所見本已然。不始於唐石經矣。康王之誥正義。文侯之命正義。小雅伐木正義。僖五年左傳正義。引此。皆作其異姓則曰叔舅。則孔所見本無小邦二字。於義爲長。朱氏大詁云。經以國之大小分別伯父伯舅叔父叔舅之稱。於同姓大國曰伯父。則稱伯舅者。亦大國可知。於同姓小邦曰叔父。則稱叔舅者。亦小邦可知。上下立文相對。此句不須重言小邦。當以孔所引爲正。石本始衍。各本因之。今案注據此禮云伯父。毛本云誤曰。嚴本作云。據字放本在伯父下。屬下句。○此天子稱諸侯之辭。父與舅。以姓同異而別也。伯與叔。以國大小而別也。謂之伯叔父舅。尊之親之之稱也。案曲禮則以二伯稱伯父伯舅。九牧稱叔父叔舅。與此異。當以此爲定稱。經邦國互言。說文。邦。國也。國。邦也。是二字本通。鄭注周禮云。大曰邦。小曰國。此無注。則亦以爲通稱也。方氏苞云。以國大小爲別。未安。今案。方說非也。儀禮經是周公所作。周初封建五等之國。以功德大小爲差。不比後世由於兼并。則大國稱伯。小國稱叔。宜矣。春秋時。晉最爲強大。而天王命辭見於內外傳者。猶稱叔父。則其沿周初之稱可知也。注云據此禮云伯父同姓大邦而言者。上經多言伯父。乃同姓大國之稱。此經兼言同姓小國。異姓大小國。以觀兼五等。故並詳其稱謂也。注意蓋謂據此禮云伯父。乃指同姓大邦言。若小邦。則曰叔父。異姓大小邦。則曰伯舅叔舅矣。敖氏引此注。作此禮云伯父據同姓大邦而言。義似較顯。然敖氏引注多所移易。未必注本如是也。

右王辭命稱謂之殊

饗禮乃歸。禮謂食燕也。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略言饗禮。互文也。掌客職〔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略言饗禮。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禮。楊氏作享。下竝同。又三饗再饗一饗。毛本俱作享。校勘記云。嚴。徐。陳。閻。葛本。集釋。通解。敖氏。俱作饗。段氏玉裁注說文享字云。案周禮用字之例。凡祭享用享字。凡饗燕用饗字。如大宗伯吉禮下六言享先王。嘉禮下言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尤其明證也。禮經十七篇用字之例。聘禮內臣享君。字作享。士虞禮少牢禮尚饗。字作饗。小戴記用字之例。凡祭享饗燕字皆作饗。無作享者。左傳則皆作享。無作饗者。毛詩之例。則獻於神曰享神。食其所享曰饗。如楚茨。以享以祀。下云。神保是饗。周頌。我將我享。下云。既右饗之。魯頌。享祀不忒。享以騂犧。下云。是饗是宜。商頌。以假以享。下云。來假來饗。皆其明證也。鬼神來食曰饗。即禮經尚饗之例也。獻於神曰享。即周禮祭享作享之例也。今案。段氏之說詳矣。而禮經饗燕字作饗。尚未言及。儀禮聘禮臣享君。字作享。觀禮亦然。至饗燕之饗。則聘禮。公食大夫禮。親禮。字皆作饗。此注引掌客職三饗再饗一饗。周禮本作饗。儀禮各本亦皆作饗。惟毛本作享。誤矣。一。周禮作



查。○歸。反國也。方氏苞云。聘使饗燕畢。將歸。而後贈賄。侯氏則贈車服。重賜並頒。及將歸而後饗禮何也。奉使而誤。不過主君不親饗食。而邦交如故也。故次第致禮。侯氏而有于王章。或賊害害民。暴內陵外。雖時會來王。不遽加以九伐之法。必將有削地降律之罰焉。故必肉袒請聽事。待天子有無事歸寧爾邦之命。更賜車服。重加命書。然後繼此得爲諸侯。於是乎榮以饗食。厚其燕好而歸之。此先生制禮之精意也。注云禮謂食燕也者。案待賓客之禮。有饗食燕三者。此經不單言饗而言饗禮。故知禮謂食燕也。云王或不親。以其禮幣致之者。謂王或有故不親食燕如公食大夫禮。若不親食。使大夫以侑幣致之。聘禮若不親饗。則公作大夫致之以酬幣。致食以侑幣之類是也。又周禮酒人共賓客之禮酒飲酒而奉之。鄭注。禮酒。饗燕之酒。王不親饗燕。不親食。而使人各以其爵以酬幣侑幣致之。則從而以酒往。是王有致食燕之事也。掌客職亦曰。若弗酌。則以幣致之。此注云禮幣者。禮。即聘禮記所云凡致禮之禮。注謂以幣致其禮是也。云略言饗禮。互文也者。容王無故親饗。有故不親饗。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燕。以禮幣致之。無故即親食燕。故云互文也。引掌客職曰。上公三饗三食三燕。侯伯再饗再食再燕。子男一饗一食一燕者。證饗之外有食燕也。但本周禮掌客作侯伯三饗。鄭引作再饗者。郊特牲孔疏辨之曰。南本或云侯伯亦三饗。誤也。則今所傳。殆唐時誤本。是以周禮內宰職。金疏引掌客文。俱作侯伯再饗也。或疑掌客所言係諸侯自相饗。非天子待諸侯禮。據大行人云饗禮九獻。食禮九舉。不言燕禮。似天子待諸侯有饗食無燕者。不知大宗伯云以饗燕之禮親四方賓客。司儀云。王燕則諸侯毛。又湛露詩序云。天子燕諸侯也。鄭箋云。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則親有燕明矣。賈疏因聘禮言致食以侑幣。致饗以酬幣。不言致燕以幣。遂謂燕禮無幣。詩孔疏謂燕禮亦當有幣。今案鹿鳴詩序云。燕羣臣嘉賓也。而其詩曰承筐是將。則燕有幣明矣。陳氏祥道謂古人燕賓未嘗不用酬幣。特燕禮之文不備耳。是也。又案。周禮酒人疏云。案鹿鳴燕羣臣嘉賓。有實幣帛。則致燕亦以酬幣致之。與饗同。是實亦自相矛盾矣。○方氏苞云。諸侯適天子。必告於祖。奠於廟。命祝史告於社稷宗廟。所過山川。命五宮道而出。如曾子問所記是也。入王畿。則有饗。衆。謁闕人。習覲享。展羣幣。小行人出勞。所經致積之禮。一切不具。而自至於王郊始。蓋凡此皆具於春朝夏宗。而無庸復出也。今案。周禮司儀云。凡賓客送逆同禮。訝士。邦有賓客。則與行人送逆之。掌訝。若將有國賓客至。則戒官脩委積。與士逆賓於疆。爲前驅而入。及歸。送亦如之。是諸侯入覲。有逆之之禮。及歸。有送之之禮。聘禮云。士送至于竟。此不言者。蓋亦見於春朝夏宗禮而此不具耳。

### 右略言王待侯氏之禮以上廟受親禮竟

諸侯親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四時朝覲。受之於廣。此謂時會。殷同也。宮。謂壇土爲埽。以象牆壁也。爲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深。謂高也。從上曰深。司儀職曰。爲壇三成。成猶重也。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明神也。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篇末。皆言時會殷同。及王巡守。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也。〔疏〕爲壇而見諸侯之事。今案。據鄭注。則自此以下。至禮山川邱陵。於西門外。爲會同之禮。祭天而下。爲巡守之禮也。方氏苞云。記字宜冠此節之首。又云。方明者木也。自爲注釋。通經所無。記文多此類。吳氏廷華云。上侯氏禘冕。疏謂白虎通引禮記天子乘龍載大旆。祭日月升龍。其文與下節略同。則漢人固以此數節爲記也。考十七篇中。有有記者。有無記者。獨此篇記只三語。又與諸經不同。則此節以下其爲記說無疑。盛氏亦以爲詳其文體。有似乎記。今案。四傳摺下注云。王受玉璽。降拜於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覲禮。是以記之。觀云。據此。則鄭注固明以此數節爲記矣。方氏吳氏說可從。○校勘記云。張氏曰。注曰官謂壇土爲埽。案諸本官皆作宮。從諸本。從上曰深。浦鏜云。按秋官司儀職疏引此。作從上向下爲深。義尤悉。案通典巡守篇引此。亦有向下二字。所謂神明也。神明。監本集釋楊氏俱作明神。與疏合。則命爲壇。命。徐本未刻。陳閔。監本。俱作會。爲。徐本作焉。集釋。通解。楊氏。毛。俱作命爲。本詔王儀。詔。徐本未刻。今案。嚴本宮亦誤官。牆作牆。黃氏丕烈云。各本作牆。牆乃誤字。又所謂明神。嚴本作神明。毛本同。案作明神是也。又命爲字及詔字。嚴本俱不誤。○此下言會同。而云諸侯親于天子者。周禮每以會同爲大朝覲。此記之於覲。故以覲言。上是覲於廟中之禮。此是覲於國外之禮也。云爲宮方三百步者。司馬法。六尺爲步。方三百步。縱橫皆三百步。則爲方千八百尺。即方一里之地也。四門。謂四方皆有門。取洞達之義。即周禮司儀所謂宮旁一門也。掌舍職。會同。爲壇。壇宮棘門。則此宮掌舍爲之。司儀。主令之歟。司常又云。會同置旌門。此謂王晝行止息之地。即掌舍職所云爲帷宮設旌門是也。此門當爲棘門。非旌門矣。壇。築土爲之。漢書注。築土而高曰壇。是也。十有二尋。言其廣。深四尺。言其高。方三百步者。宮之廣。十有二尋者。宮內之壇之廣也。此云深四尺。而司儀云爲壇三成。三成。即上中等下等三等也。每等一尺。通堂上計之。爲四尺。文異實同也。方明者。謂上下四方之神。形制詳下。加於壇上。待祀也。必加方明。

者。會同爲非常之事。故設此以爲神所憑依。鄭注司儀云。加方明於壇上而祀焉。所以教尊尊也。王氏士謙云。王者行事。百神享之。必有所依。高氏愈云。蓋即協和萬邦而懷柔百神之意。注云四時朝覲。受之於廣。此謂時會殷同也者。賈疏謂朝宗雖在朝。受享則在廟。故并言受之於廟。此經言壇不言廟。故鄭以爲時會殷同之禮也。大宗伯曰。時見曰會。殷見曰同。鄭注。時見者。言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覲。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春秋傳曰。有事而會。不協而盟。是也。殷猶衆也。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命政焉。大行人曰。時會以發四方之禁。殷同以施天下之政。鄭注。時會。即時見也。無常期。諸侯有不順服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王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發禁命事焉。禁。謂九伐之法。殷同。即殷見也。王十二歲一巡守。若不巡守。則既朝。殷同者。六服盡朝。既朝。王亦命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其政。政。謂邦國之九法。殷同。四方四時分來。歲終則備矣。殷同又謂之殷國。大行人曰。十有二歲。王巡守殷國。鄭注。殷國。則四方四時分來如平時是也。司儀曰。將合諸侯。則令爲壇三成。鄭注。合諸侯。謂有事而會也。爲壇於國外。以命事。又云。王巡守殷國而同。則其爲宮。亦如此歟。是會同爲壇於國外也。故氏專以此爲王不巡守諸侯來朝之禮。又謂爲宮於國門外之南方。褚氏寅亮辨之云。以王不巡守之歲爲壇以合諸侯。未免漏卻時會一禮。時會之時。而達朝覲。其當朝諸侯。既循常制見於廟。復偕羣后見於壇。其不當朝者。則惟見於壇。若殷同之歲。並無當朝諸侯。祇見於壇而已。其來亦分四時。其爲壇。自必各以其方。而不專在南方矣。注言之未詳。故後人往往致疑。今案。合周禮注觀之。則鄭氏於會同之禮。未嘗言之不詳也。特放氏以臆說經。未足爲據耳。又褚氏以殷同之歲並無當朝諸侯。與鄭周禮注既朝而爲壇合諸侯命政者亦異。案周禮。十二歲係王巡守之期。王巡守。則諸侯不來朝矣。殷同。係因王不巡守。而爲同禮。以與諸侯相見。則諸侯自於壇朝。不於廟朝。若六服盡來。既行受擊受享之禮於廟。復行奠玉將幣之禮於壇。不亦煩瀆乎。褚氏之言。自於經合也。云宮謂壇土爲壇。以象牆壁也者。案。壇。說文。庠垣也。段氏注云。卑垣延長。而齊等若一。是之謂壇。掌舍。爲壇壝宮。鄭注云。平地築壇。又委壇土起壝垣以爲宮。又壝人注云。委土爲壇壝。是壇爲委土之名。凡宮必有牆圍繞於外。此無牆。但於壇之外起土。委於地。爲卑垣以象牆壁也。云爲宮者於國外。春會同則於東方。夏會同則於南方。秋會同則於西方。冬會同則於北方者。以會同諸侯來者衆多。城中恐不足容之。故於國外。又見下經先言拜日於東門外。故知春會同則於東方。夏秋冬。以此推之可知矣。鄭注司儀職云。天子春帥諸侯拜日於東郊。則爲壇於國東。夏禮日於南郊。則爲壇於國南。秋禮山川邱陵於西郊。則爲壇於國西。冬禮月四濱於北郊。則爲壇於國北。亦據下經書也。云八尺曰尋。十有二尋則方九十六尺也者。

八尺曰尋。詳公食大夫禮。十有二尋。蓋縱橫皆十二尋。故注以爲方九十六尺。此謂壇之下等其廣如是也。云深謂高也。從上向下曰深者。據校勘記增向下二字。謂從堂上向下至地。其高四尺也。云司儀職曰。爲壇三成。成猶重也。者。此經但言深四尺。不言重。故引司儀文證之。成猶重也。謂三成爲三重。本司儀先鄭注也。云三重者。自下差之爲三等。而上有堂焉。堂上方二丈四尺。上中等下等每面十二尺者。三重即三等。下等廣於中等。中等廣於上等。故云自下差之爲三等也。三等而上有堂。則堂在三等之上矣。堂上方二丈四尺。其下三等。每面十二尺。兩面加二十四尺。則上等當方四十八尺。中等當方七十二尺。下等當方九十六尺矣。盛氏云。堂上以祀方明。并王立之所。云方明者。上下四方神明之象也。上下四方之神者。所謂神明也者。書方明爲上下四方神明之象。而上下四方之神。即司盟所謂神明也。司盟云。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貳之。彼注云。明神。神之明察者。是也。云會同而盟。明神監之。則謂之天之司盟者。襄十一年左傳云。司慎司盟。明神殛之。服注。二司天神。是爲天之司盟也。鄭意蓋以方明即司盟。褚氏申之曰。方明固爲上下四方之神。盟時即爲司盟之神。二而一也。但方明不專爲盟設。曲禮云。泚牲曰盟。會同有不盟者。據春秋傳云。不協而盟。是協則不盟矣。云有象者。猶宗廟之有主乎者。言爲方明之象以依神。亦猶宗廟設主以依神也。鄭注司盟職云。親禮如方明於壇上。所以依之也。是也。云王巡守。至於方嶽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者。如舜典。王制言。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親諸侯。五月至南嶽。八月至西嶽。十有一月至北嶽。皆如之。是也。知亦爲此宮者。據尙書大傳云。維元祀巡守四嶽八伯。壇四奧。是知亦爲壇爲宮也。又左傳。王巡守。繞公爲王宮于珙。亦其一證。但會同壇於國門之外。巡守壇於方嶽之下。爲異耳。云司儀職曰。將會諸侯。則命爲壇三成。宮旁一門。詔王儀。南鄉見諸侯者。引以證會同爲壇見諸侯之事。但彼本文會作合。命作令。會與合。命與令。義亦通也。方明者木也。方四尺。設六色。東方青。南方赤。西方白。北方黑。上玄下黃。設六玉。上圭下璧。南方璋。西方琥。北方璜。東方圭。六色象其神。六玉以禮之。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疏〕正義曰。校而不以下。通典有此字。○此節詳方明之形制。案竹書紀年。大甲十年。大饗于大廟。初祀方明。漢書律曆志。伊訓篇曰。伊尹祀于先王。誼資有牧方明。則祀方明之禮。殷已有之矣。方明。以方四尺之木爲之。上下四方共有六面。設六色者。每面各設一色。以象其神。設六玉者。每面各設一玉。以爲之飾。方明不必定指日月山川。蓋言上下四方。而六合以內之神悉該之矣。會同特加於壇而祀焉。其典至重。其物至貴。飾以玉焉。宜也。孟康漢書音義曰。方

明者。神明之象也。以木爲之。畫六采。然則六色畫之於木歟。孫氏三禮圖引舊圖云。方明者。四方神明之象。用木爲之。未知然否。秦氏蕙田云。六色。先東南西北。而後上下。六玉。先上下而後南西北東。變文無義例也。注云六色象其神。是也。云六玉以禮之。則非。且與下設玉者刻其木而著之之說不合。上節言加方明于壇上。此節因釋方明之形制。非以禮神也。下經反祀方明。乃是禮神之事。注云刻其木而著之。賈疏謂刻木安於中。是也。然禮神用玉多矣。未有刻而著之於木者。既云刻其木而著之。則是以玉飾木。非禮神明矣。郝氏敬云。設六玉。每方以其玉面木上。張氏爾岐云。刻木爲陷。而飾以玉。皆不從注禮神之說也。大宗伯職曰。以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以蒼璧禮天。以黃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以赤璋禮南方。以白琥禮西方。以玄璜禮北方。係言禮玉。與此別。不過璋琥璜圭名偶同耳。注云上宜以蒼璧。下宜以黃琮。而不以者。則上下之神。非天地之至貴者也。鄭注大宗伯。以天爲天皇大帝。地爲皇地。故以爲神之至貴者。不知言上下四方。則天地之神亦在其中矣。奚廩區別乎。總之。大宗伯所言係禮神之玉。此係飾方明之玉。二者不容合爲一。鄭欲依彼爲解。故語多出入。敖氏遂以彼禮玉爲方明之玉。褚氏云。經言設六玉與六色之木相配。並不言禮神也。又蒼璧不可以爲圭。黃琮不可以爲璧。夫人而知之。敖氏乃欲以大宗伯職所謂玉作六器以禮天地四方者當之。未免附會牽合。今案諸說是也。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尙左。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置於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尙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諸侯入建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旂而立。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古文尙作「疏」。正義曰。注尙左者。毛本者作皆。校勘記云。徐本無皆字。陳、閩、葛本、集釋、通解、俱作者。與疏合。上。楊氏作皆。今案。嚴本作者。戴校集釋云。作皆訛。土揖庶姓。毛本土誤上。校勘記云。嚴、徐、陳本、集釋、通解、俱作土。閩、葛、俱誤作士。○云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于宮者。上介。諸侯之上介也。云奉其君之旂。則似旂各以其國爲識。故賈疏謂與銘旌及在軍敵職同。然謂以尺易仞。小而爲之。恐非。司常云。諸侯建旂。又云。凡祭祀。各建其旗。會同賓客。亦如之。是會同各建其旂。不聞小爲之也。李氏集釋引擊虺曰。建旂者。所以殊爵命。示等威也。又引詩曰。君子至止。言觀其旂。今案。周禮典命云。上公車旗。以九爲節。侯伯以七爲節。子男以五爲節。大行人云。上公建常九旂。侯伯七旂。子男五旂。是旂以爵命爲殊也。注云置於宮者。建之。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者。以下云公侯伯子男等就旂而立。必旂已建。而後可就。是建之在先。故云豫爲其君見王之位也。經云



置。注云建一也。云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及諸侯諸伯諸子諸男面位。鄭皆據大戴禮朝事儀而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其位亦如此。云尙左者。建旂公東上。侯先伯。伯先子。子先男。而位皆上東方也者。盛氏世佐云。尙左者。據王而言也。王南鄉。以東爲左。故諸公北面者東上。諸侯在諸伯之東。諸子在諸男之東。是皆以左爲上也。云諸侯入壇門。或左或右。各就其旅而立者。以旅在左者趨而左。旅在右者趨而右。故云或左或右也。經雖有四門。但據司儀王南鄉。則諸侯均當自南入也。秦氏蕙田云。會同爲宮。方三百步。六尺爲步。則方二百二十五尋也。壇方十二尋。居宮之中央。壇之下距壇門一百六尋有四尺。則公侯伯子男立位在焉。上介奉旂而置於宮者是也。云王降階南鄉。見之三揖。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見揖。位乃定者。案司儀云。詔王儀。南鄉見諸侯。土揖庶姓。時揖異姓。天揖同姓。鄭注。謂王既祀方明。諸侯上介皆奉其君之旂置於宮。乃詔王升壇。諸侯皆就其旂而立。諸公中階之前。北面東上。諸侯東階之東。西面北上。諸伯西階之西。東面北上。諸子門東。北面東上。諸男門西。北面東上。王揖之者。定其位也。庶姓。無親者也。土揖。推手小下之也。異姓。昏姻也。時揖。平推手也。天揖。推手小舉之。據此注。是王升壇在先。諸侯乃入門。就旂而立也。鄭以彼經據王而言。此經據諸侯而言。其儀則一。故兩經互引爲證。但注云見揖位乃定。則似諸侯初入門時就旂而立。皆北面。既揖。乃各如其面位。以燕禮卿大夫入門皆北面。公降揖之。卿乃西面北上。大夫北面少進。推之。可知也。又司儀南鄉見諸侯。不云降階。此注云降階者。亦約燕禮而知也。云古文尙作上者。胡氏承珙云。案上下字作上。尊尙字作尙。鄭從今文作尙者。取其當文易曉耳。叔氏必以上義優於尙。非矣。四傳擯。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覲禮。是以記之。覲云。四傳擯者。每一位畢。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疏。正義曰。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古文傳作傳。一。疏。正義曰。撫玉。毛本誤作撫王。校勘記云。嚴、徐、閻、監、葛本、集釋、通解、俱作撫玉。陳本受玉撫玉俱作王。尤誤。皆如覲禮。閻葛皆俱誤者。而俱東上。閻本上誤作士。張氏曰。注曰王官之伯帥之耳。吉觀國所校監本。改王爲曰。未知孰據。篇末之注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從諸本。官通解作宮。古文傳爲傳。重脩監本傳誤刻作傳。〇傳擯者。設擯而傳命。與旅擯異義。見前。云王既揖五者。升壇。設擯升諸侯以會同之禮者。謂王從壇降揖五等諸侯。既揖。乃復升壇。於是設擯傳告五等諸侯。使升壇行會同之禮也。云其奠瑞玉及享幣。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者。據司儀。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公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而言也。但彼文不言拜。此言拜者。案彼



注云。上中等下等者。謂所奠玉處也。又云。諸侯各於其等奠玉。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既乃升堂。授王。氏三禮圖云。公奠玉於上等。降拜於中等。侯伯奠玉於中等。降拜於下等。子男奠玉於下等。降拜於地。及升成拜。皆於奠玉之處。又云。或可降拜者。皆降於地。升成拜於奠玉之處也。今案。義氏降拜之說。以後說爲長。其前說則仍司儀賁疏之文耳。臣之拜君。以下爲敬。自應皆降拜於地。其升成拜。則俱謂於奠玉之處。據鄭彼注云。既乃升堂授王。王。上升成拜。不言升堂。則亦謂於奠玉處拜也。然則此注所云公拜於上等。侯伯於中等。子男於下等者。謂奠玉幣及升成拜。公皆於上等。侯伯皆於中等。子男皆於下等也。姜氏兆錫云。見以土時天之三揖。以尙親。而拜以上中下之三等。以尙爵。是也。云擯者每延之升堂致命。王受玉撫玉。降拜於下等。及請事勞。皆如親禮者。謂上云於上等中等下等者。係會同之禮在壇。與親異。至擯者延之升堂致命以下諸儀節。則皆與親禮同。受玉。謂親時。撫玉。謂享時。典瑞職云。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同于王。是會同亦執瑞玉。與親同。司儀又云。其將幣亦如之。鄭注。將幣。享也。是會同亦行享禮與親同。降拜於下等。等字係涉上文下等而衍。降拜於下。即降拜於地也。若以爲下等。則義有難通矣。請事勞。謂親時肉袒請事及王勞之也。會同以發禁施政。其禮較大於親。亦必有告聽事及王勞之禮。以上各事。擯者每延之曰升。此會同亦然。故云皆如親禮也。云是以記之親云者。以會同之禮略與親同。故記之於親。是鄭亦以諸侯親於天子以下爲記也。云四傳擯者。每一位擯者以告。乃更陳列而升其次。公也。侯也。伯也。各一位。子男俠門而俱東上。亦一位也者。鄭以公侯伯三次傳擯。子男同一次傳擯。爲四傳擯。敖氏則以一朝三享爲四傳擯。褚氏云。注四位之說。本於孟子夫有所受之也。禮經釋例云。敖氏以五等之位皆北面爲一列。又以一朝三享爲四傳擯。皆與注異。竊謂五等之爵。不應無差等。享時亦不應升拜。注說不可易也。秦氏蕙田亦以敖說爲非。云至庭乃設擯。則諸侯初入門。王官之伯帥之耳者。謂如康王之語。大保帥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帥東方諸侯入應門右。是也。至庭乃設擯。對親禮門外設擯言之。必知至庭乃設擯者。以司儀云。及其擯之。各以其禮。在王見諸侯三揖之後。故知諸侯入門時未有擯也。云古文傳作傳者。胡氏承珙云。傳與傳聲義皆不相近。自由形似而誤。周禮。訓方氏誦四方之傳道。注。故舊傳爲傳。杜子春云。傳當爲傳。書亦或爲傳。是也。

**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降龍出拜于東門之外反祀方明**  
此謂會同以春者也。馬大常也。王建大常。繆首畫日月。其下及旒。交畫升龍降龍。朝事儀曰。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纁緇尺有二寸。摺大圭。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纁十有二就。貳車十有二乘。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所以教尊尊也。退而朝

諸侯。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及盟時又如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詛祝掌其祝號。〔疏〕正義曰。載大旗。毛本旗作旆。校勘記云。唐石經。集釋。通解。楊、敖、俱作旆。注玉海引亦作旆。嚴本經作旆。注作旆。黃氏不烈云。旆是旆。誤。注王建大常。毛本大誤太。下同。校勘記云。案大讀如字。大常。猶大旗也。今人讀他蓋切。非是。經藉。嚴、徐、閻、葛、俱從竹。作籍。黃氏不烈云。藉譌爲籍。形涉而誤。又校勘記云。由此二者。由。閻、葛、俱誤作曰。不協而盟。協。閻本誤作爲。既盟則藏之。盧文弨云。藏是。載校集釋依本文改貳。但疏云。司盟之官。覆寫一通自藏。擬後覆驗。則注疏本自作藏。然藏即是貳。兩者俱可通。而藏字義較顯。今案嚴本作藏。仍之。○此謂天子會同之日。先拜日而後朝諸侯也。依行禮節次。此當在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之前。因奉旂就旂連敘爲順。而就旂而立。及四傳擯。四時會同之禮皆同。拜日。禮月四濱。禮山川丘陵。四時有異。故先以同者敘於前。而以其異者退敘於後。此記者敘次之法。後儒多誤駁注說。詳下。天子乘龍。乘路車而駕龍馬也。載大旗。載之於車也。象日月升龍降龍。言繪日月升降龍之象於旂也。出。謂自國而出也。拜日于東門之外。謂王城東門外也。反祀方明。謂既拜日而反乃於壇祀方明也。上言加方明于其上。未祀也。此乃祀之。既祀。乃朝諸侯傳擯也。注云此謂會同以春者也者。會。無常期。有以春者。有以夏秋冬者。同。則不巡守之歲。春東方諸侯來。夏南方諸侯來。秋西方諸侯來。冬北方諸侯來。此云拜日于東門之外。故知謂會同以春者也。云馬八尺以上爲龍者。周禮廋人職文。云大旗。大常也者。案周禮司常云。日月爲常。交龍爲旂。則旂與常別。此云大旂大常者。對文異。散則通。桓二年左傳。三辰旂旗。服氏注云。九旂之總名。是九旂總名旂旗。故常亦得稱旂。云王建大常者。司常職文。引以證大旂之爲大常也。云終首畫日月。其下及旂。交靈升龍降龍者。白虎通引禮記曰。天子乘龍載大旂。象日月升龍。傳曰。天子升龍。諸侯降龍。是日月升龍降龍皆畫於旂也。旂之正幅爲終。下屬爲旂。爾雅繡帛終郭注云。終。衆旂所著。是旂屬於終也。經先言日月。次言升龍降龍。故知日月畫於終首。而其下及旂畫升龍降龍也。郊特牲曰。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謂此也。司常但云日月。不云升龍降龍者。九旂之制。上得兼下。下不得兼上。故以日月與交龍對言也。引大戴禮朝事儀者。以朝日之事與此同。故引以爲證。云天子冕而執鎮圭。尺有二寸。纁藉尺有二寸。摺大圭者。玉藻云。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遠延。郊特牲云。戴冕十有二旒。則天數也。玉藻又云。玄端而朝日於東門之外。鄭注端當爲冕。賈疏遂以朝事儀所

云冕爲玄冕。今案。觀服冕。則會同不得服玄冕。玉藻玄冕朝日。鄭注以爲春分朝日之禮。與此異。與瑞。王爵大圭。執鎮圭。纁結五采五就。以朝日。鄭注。晉讀爲指。指。謂插於紳帶之間。玉人職曰。大圭長三尺。杼上終葵首。天子服之。鎮圭尺有二寸。天子守之。鄭注此篇有纁云。纁所以藉玉。廣袤各如其玉之大小。故鎮圭尺有二寸。纁藉亦尺有二寸也。云乘大路。建大常十有二旒。樊纁十有二就者。大路。玉路也。周禮巾車。一曰玉路。鎮圭纁十有再就。建大常十有二旒。以祀。鄭注。樊纁如鞶帶之鞶。謂今馬大帶也。纁。今馬鞶。皆以五采屬飾之。就。成也。云貳車十有二乘者。貳車。副車也。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故王十二乘。哀七年左傳云。周之王也。制禮。上物不過十二。以爲天之大數。故天子物服多用十二也。云帥諸侯而朝日於東郊者。朝日於東郊。與此經拜日子東門之外一也。郊在國門外。云東郊。則知東門之外爲王城東門外。鄭注玉藻云。東門。謂國門是也。敖氏乃以東門爲即此宮之東門。非矣。云所以教尊尊也者。典瑞鄭注云。王朝日者。示有所尊。訓民事君。是教尊尊之義也。云退而朝諸侯者。以上皆朝事儀文。彼文退而朝諸侯下。即云。爲壇三成。室旁一門。則知退而就壇朝諸侯矣。云由此二者言之。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也者。言朝事儀朝諸侯在朝日之後。而此經拜日之後即祀方明。是已祀方明。乃見諸侯也。王制孔疏。據此注申之。謂未祀方明。未有見諸侯之事。皇氏以爲未祀方明之前已見諸侯。非也。云凡會同者。不協而盟。又引司盟職文者。不協而盟。左傳文。見前。謂凡會同。雖不盡盟。而有不協者。則會同之後必盟。故引司盟文以證之也。云司盟職曰。凡邦國有疑。會同則掌其盟約之載書。及其禮儀。北面詔明神。既盟。則藏之者。案周禮本文。載下無書字。又藏作貳。云言北面詔明神。則明神有象也。象者其方明乎者。鄭意欲解方明與司盟之明神爲一。與上諸侯親于天子節注意略同。故言詔明神必有象乃可詔。則此方明者。即明神之象也。云及盟時。又加於壇上。乃以載辭告焉者。言會同之禮。先祀方明。既祀。徹之而朝諸侯。若有盟。則於盟時又加方明於壇上。以載辭告焉。云詔祝掌其祝號者。案周禮詔祝云。掌盟詔類造攻說禮樂之祝號。鄭注。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其職又云。作盟詛之載辭。是引以證盟時以載辭告之義也。○案鄭注。據朝事儀考之。謂已祀方明。乃以會同之禮見諸侯。又謂此言拜日子東門之外。爲春會同之禮。下禮日子南門外。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貉于西門外。爲夏秋會同之禮。其說至精確。敖氏乃謂此言已受諸侯之朝享。乃帥而拜日。其節與朝事儀不同。又謂禮日子南門外。以下三禮皆與上事相屬而舉之。盛氏世佐從其說。以鄭注爲非。姜氏兆錫至以此訾鄭之踳駁。今引諸儒之說正之。張氏爾岐云。推其次第。上介先期置旂。質明。王帥諸侯拜日東郊。反祀方明。二伯帥諸侯入壇門。王降階。南鄉三揖。諸侯皆就其旂而立。乃傳擯。褚氏云。此及下兩節。行禮次第。當在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之前。東門。

王城東門也。先拜日于東門外。乃至壇祀方明。然後徹方明朝諸侯。或有盟誓之事。則朝畢復加方明。節次宜如是。若先受朝。而始拜日祀方明。恐非敬神之道。夏秋冬。以此推之。若如敖氏不分四時。專就壇宮三百步之地。一日而編輯五瑞。姑無論日力不給也。即如此日受朝之後。乃始出壇東門而拜日。復反而祀方明。又至南門重禮已拜之日。乃越西門至北門而禮月與四瀆。終乃旋至西門以祀山川丘陵。其紛雜無緒甚矣。周公制禮。夫豈其然。秦氏蕪田云。敖氏謂此三禮者皆與上事相屬。則是於拜日祀方明之後復舉之。既拜日東門外。又禮日南門外。一禮日于南門外。事而再祭。毋乃數而瀆乎。以上三說。皆辨正敖氏之失。而諸氏之說尤詳備。其有功經注大矣。禮日于南門外。

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變拜言禮者。容祀也。禮月於北郊者。月大陰之精。以爲地神也。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

明也。詩曰。謂予不信。有如皦日。春秋傳曰。縱子[疏]正義曰。注夏冬秋。校勘記云。賈疏作秋冬。今案。作冬忘之。山川神祇。其忘諸乎。此皆用明神爲信也。秋是也。詳下。又容祀也。毛本容作客。校勘記云。嚴

本、集釋、通解、俱作客。與單疏述注合。通典作祭。誤。今案。盛氏云。作客者。傳寫之譌耳。又大陰之精。嚴本、集釋、俱作大。毛本作太。據釋文大史音泰。注云。後大陰同。則作大是。下同。○此亦就其異者言之也。上言

天子車旅之制。及反祀方明。此三時會同禮。亦皆如之。惟夏則禮日于南門外。冬則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秋則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與春拜日于東門外異。故特記之也。祀方明。係總祀羣神於壇。此則各就其方位拜禮之。四瀆。爾雅

釋水云。江河淮濟爲四瀆。四瀆者。發原注海者也。丘陵詳下節。郝氏敬云。日爲陽精。故於南。月與四瀆陰精。故於北。山川丘陵主成物。故於西。王氏士讓云。日。大陽之精。拜於東而禮於南。皆陽方也。月。大陰之精。四瀆爲

極陰。故同配北方。月又尊。故先言之。山川丘陵。出雲見風雨。爲微陰。故同配西方也。注云。此謂會同以夏冬秋者也。上拜日東門外。爲春會同之禮。則此三者爲夏冬秋會同之禮明矣。鄭於司儀注言之特詳。已見前。經言南北

西。故注言夏冬秋。漢人謂爲秋冬誤倒。非也。云變拜言禮者。容祀也者。鄭意以此拜與禮當有祀事。但言拜則祀不見。言禮則祀見。故云變拜言禮容祀也。秦氏蕪田云。上言拜。此言禮。互文也。云禮月於北郊者。月大陰之精。以

爲地神也者。日爲大陽之精。月爲大陰之精。淮南子說文等書多言之。春秋感精符曰。月者。陰之精。地之理。鄭注禮記。以日爲天神。故以月爲地神也。言此者。見日月同尊。故言禮日。即言禮月。解經先北於西之意。四瀆與月同

禮於北。而川不於北者。敖氏云。四瀆尊。宜避之。是也。然丘陵亦山類。四瀆亦川類。故下注以日月山川括之。云盟神必云日月山川焉者。尚著明也者。即司盟注。明神。神之明察者。謂日月山川是也。引詩者。王風大車篇文。引

春秋傳者。定元年左傳宋仲幾語。然傳文本作山川鬼神。此引作山川神祇。似神祇是也。云此皆用明神爲信也。言詩與傳皆用著明之神爲信之事也。鄭意蓋以會同必有盟。此經於上下四方之神獨禮日月山川。故引詩傳。反復申明。以爲盟神之證焉耳。然祀方明。與拜禮日月山川。原係兩事。祀方明。凡會同皆然。拜禮日月山川。則各因其方位行之。春夏不必禮月山川。秋冬即不必禮日。且亦不專爲盟禮之。即不盟亦然。方明爲上下四方之神。則日月山川亦在其中。然不可專以方明爲日月山川之神也。○案敖氏誤以此三禮皆與上事連舉。辨見上。又注容祀二字。俗本誤作客祀。張氏爾岐據之。遂作主客之客解。爲儀禮集編所譏。則讀書校訂之功。不容少矣。

### 右會同之禮

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祭川沈祭地瘞。

著明者。燔柴、升、沈、瘞。祭者。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其盟揭其

長日之至也。大報天而主日也。宗伯職曰。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則燔柴祭天。謂祭日也。柴爲祭日。則祭地瘞者。祭月也。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王制曰。王巡守。至於岱宗。柴。是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也。春秋傳曰。晉文公爲踐土之盟。而傳云山川之神。是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也。月者。大陰之精。〔疏〕正義曰。注其盟揭其著明者。毛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是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與。古文瘞作瘞。〔疏〕本揭作揭。下其字。賈疏作於。校勘記云。揭。殿、徐、陳本、通解、俱作揭。與單疏述注合。集釋、楊氏、从手。案。釋文音苦蓋反。是讀爲抗歲揭日之揭。明係揭字。今本釋文亦誤作揭。唯宋本不誤。或曰揭當作揭。職金注曰。今人之書有所表譏謂之揭。案。陳鳳梧本亦作揭。下其字。殿本及各本俱作其。從殿本。又主山川也。毛本主誤上。校勘記又云。月者。通解者作乃。是。王官。通解王作五。○此經言巡守祭祀之禮與上異。上不言祭天地。又川與四瀆分禮。此言祭天地。祭出丘陸川。不及四瀆。蓋巡守但就所過山川祭之。四瀆不必兼祭矣。其敘於觀禮之末者。以巡守至方岳。有觀諸侯之事。故因會同而並記之也。張氏爾岐云。此言天子巡守四岳。各隨方向祭之。於山言升。於川言沈。是就其處而舉此禮。故知是王者巡守之事。鄭前注云王巡守至於方岳之下。諸侯會之。亦爲此宮以見之。爲此經設也。秦氏蕙田云。案此經自諸侯觀於天子以下。論會同之禮。此條。謂王巡守觀諸侯之禮也。王巡守。諸侯來觀。爲壇壝宮。加方明。四傳攢。皆與時會殷同之儀同。但會同則拜日及禮日月山川丘陵四瀆而已。巡守則祭天地。其禮尤大。故特記之。尚書曰。歲二月東巡守。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王制曰。歲二月東巡守。柴而望祀山川。觀諸侯。郊特牲曰。天子適



四方。先柴。此巡守祭天與山川之明文。經傳雖不言祭地。然有柴又有望。則有瘞從可知。蔡氏德晉云。舜典王制所謂柴望。既祭天。自未有不祭地者。此云祭地瘞。可補二經之缺。今案。王制。天子將出。類乎上帝。宜乎社。社即祭地。巡守將出而祭地。則所至亦必祭地明矣。詩序云。時邁。巡守告祭柴望也。般。巡守而祀四岳河海也。皆足爲此經之證。祭法曰。燔柴於泰壇。祭天也。瘞埋於泰折。祭地也。是每歲常祭之禮。爾雅。祭天曰燔柴。祭地曰瘞。風師雨師。以血祭。祭社稷五祀五嶽。以醴。沈祭山林川澤。以醢。華祭四方百物。是燔柴祀日月星辰。以燔燎祀司中司命。燔柴。郭注爾雅云。既祭。積薪燒之。鄭注周禮禮記實柴燔燎云。三祀皆積柴實牲體焉。或有玉帛。燔燎而升煙。所以報陽也。鄭司農云。實柴。實牛柴上也。是三祀皆積柴加牲其上而燒之。惟玉帛或有或無耳。案肆師云。立大祀。用玉帛牲醴。鄭司農云。大祀天地。則此燔柴祭天。當玉帛牲俱有矣。柴。說文作崇。云燒柴祭天也。引虞書亦作崇。廢縣。郭注云。或廢或縣。置之於山。山海經曰。縣以吉玉是也。此不云廢縣而云升者。以巡守兼有封禪之事。鄭時邁箋云。天子巡行邦國。至於方岳之下。而封禪也。白虎通封禪篇云。王者易姓而起。必升封泰山何。報告之義也。封禪以告太平也。又云。升封者。增高也。禮器。因名山升中於天。鄭注。名猶大也。升。上也。亦引孝經說曰。封乎泰山。是其言升之義也。祭山兼言丘陵者。說文。丘。土之高也。非人所爲也。陵。大阜也。是丘陵謂山之高大者。考工記玉人職曰。天子以巡守。宗祝以前馬。鄭注。禮。王過大山川。則大祝用事焉。將有事於四海山川。則校人飾黃駒。是巡守過大山川皆祭之也。浮沈。郭注云。投祭水中。或浮或沈。此但言沈者。周禮小子職云。凡沈宰侯禋。飾其牲。鄭司農云。沈。謂祭川。大宗伯注亦云。祭川澤曰沈。是也。瘞埋。郭注云。既祭。埋藏之。此但言瘞者。鄭注禮運云。埋牲曰瘞。是瘞與埋義一耳。司巫職曰。凡祭事守瘞。鄭注。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玉者也。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是祭地言瘞也。注云升沈必就祭者也。就祭。則是謂王巡守。及諸侯之盟祭也者。案山川各有主名。各有處所。不比戴天履地。四方皆同也。經言升。則是就其山之處升祭之。言沈。則是就其川之處沈祭之。故云必就祭也。注以就祭謂王巡守。是矣。而以爲及諸侯之盟祭也。則非。禮曰。天子祭天地。祭山川。諸侯祭山川而已。諸侯之盟。何得祭天地也。云其盟。揭其著明者。段氏玉裁云。字作揭。從心。義作揭。從手。揭者。舉也。揭蓋揭字之假借。應基竭切。而陸氏乃苦蓋反。賈疏亦不定揭字之義。皆其疏也。今案揭其著明。即上注盟神尚著明之義。云燔柴升沈瘞。祭禮終矣備矣者。郭璞謂燔瘞在既祭之後。即注所謂終也。天地山川。四者皆舉。所謂備也。注引郊特牲及宗伯職文。以證祭天之爲祭日。又以柴爲祭日推之。謂瘞亦祭月。又因經言



祭天地。不言祭日月。復云。日月而云天地。靈之也。展轉申說。義多未安。又引王制。以證王巡守之盟。其神主日。引春秋傳。以證諸侯之盟。其神主山川。今案。王制注以柴爲祭天告至。其說自當。左傳晉文公爲踐土之盟。在僖二十八年。並無山川之神語。未知鄭何所據。又云。王者大陰之精。上爲天使。臣道莫貴焉者。案淮南子云。月者大陰之精。又云。日月。天之使也。是鄭所本。言此以證王官之伯會諸侯而盟。其神主月。義多牽合。陳氏祥道云。經言祭天。而鄭氏言祭日。經言祭地。而鄭氏言祭月。且方明以象上下四方。而經傳凡言主盟者。多稱明神曰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齊語。桓公與諸侯約。誓於上下神祇。則諸侯之盟。非特主山川也。鄭氏謂王之盟主日。諸侯主山川。王官之伯主月。其禮無據。秦氏慈田云。鄭氏據大宗伯以實柴祀日月星辰。因謂燔柴祭日。瘞祭月。但周禮禮記實柴燎燎三者。自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皆同之。謂日月皆燔柴則可。謂祭日燔柴。祭月瘞。則不可。以祭月爲瘞者。鄭之臆說也。燔柴與瘞。自是巡守告祭天地之禮。非祭日月以爲盟神。不得與方明牽合爲一。且日月天神。非地示也。祭天可以主日。祭地必不可以主月。據祭義。大報天而主日。配以月。祭天則日月從祀。故言祭天。可以包日月。不得以祭日月而冒天地之稱也。今案。此節注本支離。陳氏。秦氏。駁之。甚是。鄭氏之意。蓋謂會同巡守必有盟。故前後注多謂日月山川爲盟神。以牽合方明。不知會同固有不盟者。至巡守以考制度頒政教。並非爲盟而起。必以盟言之。誤矣。云古文瘞作瘞者。胡氏承珙云。爾雅孫注云。瘞者翳也。既祭翳藏地中也。大雅皇矣。其苗其翳。釋文。翳。韓詩作瘞。釋名。瘞。翳也。就隱翳也。是瘞瘞二字聲同。義亦可通。故古文假瘞爲瘞。鄭從今文者。用其正字。

### 右巡守之禮

記〔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記。徐本要義俱作設。案此下三句爲記文無疑。石經補缺亦作記。徐本作設者。殆因注而誤也。嚴本與徐本同。今案。黃氏現刻嚴本作記。不作設。不知校勘記何據云然。○或以記字宜在諸侯親于天子之上。似是。詳前。今未敢移易。而附其說於此。

几俟于東箱。王即席。乃設之也。東箱。東夾之前。相翔待事之處。〔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几俟。石經補缺。徐、陳、閻、葛、侯俱誤作

也者。儀禮。凡爲神。則凡席並設。爲人。則先布席而後設几。聘禮。几筵既設。擯者出請命。注云。有几筵者。以其廟受。宜依神也。是爲神凡席並設也。又宰夫徹几改筵。注云。將禮賓。徹神几。改神席更布也。賓席東上。又公迎賓入。升。公受宰夫几。執以授賓。賓訝受于筵前。北面設几。是爲人先布席而後設几也。昏禮禮賓亦然。有司徹。司宮筵于戶西南面。注。爲尸席也。又主人迎尸升堂。執几授尸。尸受。奠于筵上。是布席在先。設几在後矣。此云俟。故知俟王即席乃設之也。几。即左右几也。設之者。司几筵也。敖氏謂天子登席於既設几之後。此云俟于東箱。指未設几之前而言。案既設几而後登席。則無所庸其俟矣。敖氏非也。云東箱東夾之前。相俟待事之處者。案東箱即東夾。注乃云東夾之前。則是以東箱爲東堂矣。詳特性几席兩敦在西堂下。釋名云。翔。伴也。相翔。猶相伴也。相伴。亦作相羊。亦作倘伴。後漢書注。相伴。猶徘徊也。文選注。倘伴。猶徘徊也。又云。倘伴。猶翔翔也。漢書注。相羊。翔翔也。然則鄭意蓋謂東夾之前可以徘徊待事。故云相翔待事之處也。公食禮。公揖。退于箱。注云。箱。東夾之前俟事之處。與此一也。賈疏云。覲在文王廟中。案鄭周禮注。宗廟路寢。制如明堂。明堂有五室四堂。無箱夾。此有東夾者。周公制禮。據東都乃有明堂。此文王廟。仍依諸侯之制。是以有東夾室。若然。樂記注云。文王廟爲明堂制者。彼本無制字。直云文王廟爲明堂。今案。玉藻疏以此記東箱爲記人之誤。非是。據上經設并依于戶牖之間。則亦是中央室左右房之制。與明堂五室異矣。詩斯干箋云。宗廟及路寢。制如明堂。孔疏云。顧命說成王崩陳器物於路寢。云西房東房。鄭志答趙商云。成王崩之時。在西都。文王遷豐。作寢。塞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故喪禮設衣服之處。有夾室與東西房也。周公攝政致太平。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如鄭此言。則西都宗廟路寢。依先王制。不似明堂。此言如明堂者。鄭志答張逸云。周公制禮土中。洛誥王入大室裸是也。顧命成王崩於鎬京。承先王宮室耳。宣王承亂。未必如周公之制。以此二答言之。則鄭意以文王未作明堂。其廟寢如諸侯制度。及周公禮制。建國土中。以維邑爲正都。其明堂廟寢。天子制度。皆在王城爲之。其鎬京先王之宮室尙新。周公不復改作。故成王之崩。有二房之位。由承先王之室故耳。及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更修造。自然依天子之法。故知宣王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也。此疏較賈疏尤詳。鄭志答趙商張逸問二條。書顧命疏。禮記玉藻疏。亦引之。足證覲在文王廟。云戶牖。偏駕不入王門。在旁與已同曰偏。同姓金駘。異姓衆駘。四衛革駘。蕃之問與東箱。猶據西都宮室制度言之也。偏駕不入王門。國木駘。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不入王門。乘車以朝是也。偏駕之車。疏。正義曰。注在旁。毛本在誤左。校勘記云。監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在。與疏標目。舍之於館與。疏。合。與王同。王。重脩監本作主。謂之偏駕。集釋、楊氏、俱重偏字。不入王門。入。重脩

監本誤作人。今案。嚴本作在。又偏字不重。從嚴本。又格。集得俱作路。云在旁與已同日。同姓金路。與姓金路。四衛革路。蕃國木路。駕之與王同。謂之偏駕者。案同姓金路。據巾車云。金路。同姓以封。是同姓之國。乘金路也。以下俱見巾車職。巾車又云。玉路以祀。此五路王備乘之。諸侯止得駕其一與王同。故謂之偏駕。禮記仲尼居曰。達於樂而不達於禮。謂之偏。鄭注。偏。不備耳。國語注。偏。偏有一也。是也。列子注。訓偏爲邊。是鄭言在旁與已同之義。云不入王門。乘墨車以朝是也者。據上經朝時乘墨車。是金路象路之等不乘以入王門矣。云偏駕之車。舍之於館與者。此無正文。但既不入王門。自舍於館矣。盛氏世佐云。王門。王城門也。不入者。以其疑於天子也。然則諸侯在天子之國。乘墨車。不獨朝時爲然。故記著之。方氏苞曰。入王都而駕天子之車。則使人疑。故五等之國乘墨車。所以彰臣節。定民志也。不入王門。則於畿內得乘可知矣。今案上經乘墨車鄭注云。入天子之國。車服不可盡同也。是諸侯在天子之國。不得奠圭于纁上。謂釋於地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末古文纁作璫五字。乘金路等車矣。盛氏方氏之說是也。奠圭于纁上。古文纁作璫。〔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嚴本有。○上經乃朝以瑞玉有纁。此云奠圭于纁上者。謂侯氏入門右。奠圭於地時。以纁爲之藉。故記云奠於纁上。而注以釋於地解之也。云古文纁作璫。詳聘禮。○凌先生諱廷堪補觀義曰。古者天子以賓禮親邦國。春見曰朝。夏見曰宗。秋見曰覲。冬見曰遇。時見曰會。殷見曰同。是故天子當依而立。諸侯北面而覲。天子當寧而立。諸公東面。諸侯西面而朝。凡朝覲宗遇會同於王。公執桓圭。侯執信圭。伯執躬圭。綬皆三采三就。子執穀璧。男執蒲璧。綬皆二采再就。廟中將幣。皆三享。諸侯朝于天子曰述職。一不朝。則貶其爵。再不朝。則削其地。三不朝。則六師移之。故曰。朝覲之禮。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朝者。位於內朝而序進。受贊於朝。受享於廟。生氣。文也。覲者。位於廟門外而序入。受摯受享。皆於廟。殺氣。質也。覲禮至于郊。王使人皮弁用璧勞。優侯氏也。天子賜舍。使侯氏即安也。天子袞冕負斧依。鄉明出治。象天道也。侯氏禕冕入門右。所以承天。象地道也。覲用命圭特達。禮以少爲貴也。享用束帛加璧。有庭實。隆殺之義也。奠圭于堂下。擯者辭。然後升致命。降階再拜稽首。遂王。擯者辭。然後升成拜。覲禮盛。侯氏先以臣禮見。天子以客禮受之也。三享皆中庭奠幣。升堂致命。降階再拜稽首。不復升成拜者。享禮殺。全乎爲臣也。享畢不禮賓。天子尊也。不覲。侯氏自來。非使人也。禮畢乃右肉袒於廟門之東。天子威諸侯也。賜侯氏以車服。天子懷諸侯也。或曰。奠圭降拜升成拜。明臣禮也。肉袒入門而右。以聽事也。饗禮乃歸。賓客之道也。時會殷同之禮。諸侯親于天子。爲宮方三百步。四門壇十有二尋。深四尺。加方明于其上。古者諸侯不順服。王將有征討之事。則既朝觀。王爲壇於國外。合諸侯而命事焉。謂之時會。十二歲王如不巡守。則六服盡朝。朝禮既畢。王亦爲壇。合諸侯以

命政焉。上所命之政。如王巡守。謂之殷同。方明設六色六玉者。禮天地四方也。親受之於廟。會同受之於壇。文質相變也。上公建常九旂。侯伯建常七旂。子男建常五旂。故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旂而立也。拜日于東門之外。日生于東也。禮山川丘陵于西門外。山川導自西也。禮日于南門外。就陽位也。禮月與四瀆于北門外。就陰位也。祭天燔柴。祭山丘陵升。本乎天者。親上也。祭川沈。祭地瘞。本乎地者。親下也。天子將行會同之禮。必先朝覲諸侯於廟。故孔子曰。宗廟會同。非諸侯而何。爲其相者。諸侯之卿大夫士也。故曰。宗廟之事。如會同。端章甫。願爲小相焉。朝覲宗遇。常禮也。會同。大禮也。朝覲宗遇之於會同。如祠禴嘗烝之於禘祫也。先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蠻夷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賓服者享。要服者貢。荒服者王。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之訓也。大雅曰。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言覲禮也。又曰。王錫韓侯。淑旅綏章。釐然錯衡。玄衮赤舄。鉤膺鏤錫。韉韉淺韉。犀革金厄。言既覲而賜之車服也。小雅曰。赤芾金舄。會同有輝。言會同之禮也。

右記

附覲義

# 儀禮正義

## 卷二十一

### 喪服經傳第十一

鄭目錄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也。喪必有服。所以爲至痛飾也。不忍言死而言喪。喪者。棄亡之辭。若全存於彼焉。已棄亡之耳。大戴第十七。小戴第九。劉

#### 向別錄第十一

〔疏〕

正義曰。唐石經作喪服第十一。子夏傳。與今本同。釋文作喪服經傳第十一。單疏作喪服第十一。皆無子夏傳三字。唐石經作喪服第十一。子夏傳。與今本同。釋文作喪服經傳第十一。單疏作喪服第十一。皆

云。案隋書經籍志。馬融等注喪服。其題皆曰喪服經傳。則此四字乃舊題也。疏云。傳曰者。不知何人所作。人皆云孔子弟子卜商字子夏所爲。師師相傳。蓋不虛也。若題中本有子夏傳三字。則賈疏何必云爾。儀禮目錄校證云。據賈疏。則賈本亦無子夏傳三字。今本蓋後人所增。當依舊題作喪服經傳。從之。又目錄親疏隆殺之禮下。釋文有也字。又有喪必有服所以爲至痛飾也十一字。今據增。若全存居於彼焉已亡之耳。案賈疏述目錄。無居字。已下有也字。賈疏云。儀禮十七篇。餘不爲傳。獨爲喪服作傳者。喪服一篇。總包天子以下。五服差降。六銜精厲變除之數既繁。出入正殯交互。恐讀者不能悉解其義。是以特爲傳解。敖氏云。先儒以傳爲子夏所作。未必然也。今且以記明之。漢藝文志言禮經之記。顏師古以爲七十子後學者所記。是也。而此傳不特釋經文。亦釋記文。則是作傳者在作記者之後明矣。今案經文精微詳悉。非周公莫能作。記傳亦皆聖賢之徒爲之。但此傳爲子夏所作與否。似當在闕疑之列。近儒乃謂傳文有莽歆增竄者。禮經釋例云。周官晚出。故宋人或疑爲莽歆所撰。若儀禮自西漢立學以來。從無有疑及之者。爲此論者。自非喪心病狂。不至于此。蓋深惡其說之足以害經也。○鄭云天子以下。死而相喪。衣服年月親疏隆殺之禮也者。此篇言喪服。自天子至庶人。總包在內。故云天子以下。與士喪士虞專言士禮者不同。吳氏紱云。小宗伯辨吉凶之五服注。但言王及公卿大夫士者。彼以爵爲差。此庶人之服。無異於士。而寄公爲所寄之君服。大夫士爲其舊君服。且下同於民。據此。則庶人亦在其內矣。敖氏謂此篇言諸侯以下喪服。郝氏敬謂篇內服制。斷自大夫以下。天子諸侯缺焉。盛氏世佐云。中庸曰。期之喪。達乎大夫。三年之喪。達乎天子。諸侯以上絕

旁期。至於爲高曾祖父母妻長子之屬。則貴賤一而已。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孟子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飢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以二子之言斷之。喪服亦安有貴賤之等哉。所異者。或絕或降耳。其不絕而降者。則固無以異也。而是篇已具矣。何闕焉。今案。叔氏郝氏有意違鄭。而不知說之難通。盛氏駁之。是也。死而相喪。衣服。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年月。謂三年。期年。九月。七月。五月。三月。親者隆而疏者殺。其禮具存於此也。賈疏謂喪服十有一章。從斬至總麻。升數有異。以下途極論衰冠升數及降正義服。其說多前後抵牾。不詳不備。今悉心參考。別爲圖說。附于本篇記末。而此不具錄焉。所謂十有一章者。斬衰一也。齊衰三年二也。齊衰杖期三也。齊衰不杖期四也。齊衰三月五也。齊衰大功六也。成人大功七也。總衰八也。齊衰小功九也。成人小功十也。總麻十一也。云喪必有服。所以爲至痛飾也者。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問文。但哀有淺深。則服有隆殺。此鄭申言聖人制服之義也。家語云。斬衰菅非杖而歎粥者。則志不在于酒肉。白虎通云。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是之謂飾。云不忍言死而復得見也。曲禮。庶人曰死。鄭注。死之言漸。精神漸盡。說文亦云。死。漸也。故不言死而言喪者。是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謂親尙全存於彼。此棄亡之不得見耳。戚氏庸云。已。猶此也。是也。白虎通又云。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賈疏云。喪字去聲。人或以平聲讀之。義亦通。吳氏章句云。人死曰喪。喪去聲。此謂生人喪之。喪平聲。今案鄭目錄云。死而相喪。亦據生人言之。釋文喪字無音。則讀平聲是也。云劉向別錄第十一者。別錄。向所作。但他篇不言劉向。此言之者。孔叢伯云。劉向二字。衍文。蓋儀禮中秩。刊監本者依士冠禮疏補。因誤加也。朱子云。夏商而上。大概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賤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禮經釋例云。禮記大傳。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鄭注。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喪服小記亦云。親親尊尊。人道之大者也。親親尊尊二者。以爲之經。其下四者。以爲之緯也。今案孔子云。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貴貴即尊賢之義。古者喪期無數。虞書言。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孟子言。堯崩。三年之喪畢。則三年之喪。自虞已然。但殷以前貴。至周更參以貴貴之制。而五服等殺益明。今之律令。言服制必本是篇。古禮之行於今者。此其最著也。後人安可視。



爲無用而忽之哉。○三禮記云。喪服。唐以前亦別行於世。馬融。王肅。孔倫。陳銓。裴松之。謂次宗。蔡超。田儼之。劉道拔。周續之。並專注喪服。見釋文序錄。惠氏棟云。喪服傳有南北諸儒之說。故賈疏注。亦較明暢。今按。此篇於鄭注外。兼存馬王諸家說。至賈疏之可從者。亦多采錄焉。

喪服。斬衰裳。苴經杖絞帶。冠繩纓菅屨者。言實也。明爲下出也。凡服。上曰衰。下曰裳。麻在首在要皆曰經。經之

項。要經。象大帶。又有絞。〔疏〕正義曰。前題喪服經傳。乃後世編禮者所加。此喪服二字。則禮經本文。爲一篇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疏〕總目也。斬衰裳。先言斬者。李氏云。斬之而後成衰裳也。不言裁割而言斬者。

取痛甚之意。雜記曰。三年之喪如斬。春秋傳曰。孤斬焉在衰經之中。今案。斬與齊對。斬是斬截布斷之。斷之而不緝爲斬。緝之則爲齊也。苴經杖絞帶者。賈疏云。以一苴目此三事。謂苴麻爲首經要經。又以苴竹爲杖。以苴麻爲絞

帶。禮記孔疏云。苴是黎黑色。又云。苴者。黠也。至痛內結。必形色外章。心如斬斫。故貌必苴苴。所以衰裳經杖。俱備苴色也。李氏云。絞帶與要經。同在于要。蓋亦以苴麻爲之。問傳曰。斬衰何以服苴。苴。惡貌也。所以首

其內而見諸外也。喪服四制又曰。苴衰不補。則衰裳亦苴色矣。今案。衰裳不言苴而言斬者。沈氏彤謂斬之義重於苴。是也。絞。是糾而合之。絞帶亦象苴文。則用苴麻明矣。敖氏謂用牡麻。褚氏宣亮云。按士喪禮云。婦人之帶。

牡麻結本。指齊衰婦人也。注云。婦人亦有苴經。但言帶者。明其異。既婦人異男子而用泉。則男子兩帶俱苴可知。若絞帶用牡麻。必明著之。以別于苴矣。敖說非也。又此章明婦人之服異者。但云布總箭筈繫衰。而不言經。可見斬

衰婦人要經。與男子同。敖氏謂用牡麻。亦非也。婦人喪服。要重子首。豈反用牡麻邪。冠繩纓者。賈疏云。以六升布爲冠。又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又云。齊衰冠繩纓用布。則知此繩纓不用苴麻。用泉麻。李氏云。冠繩不蒙苴

文。故退次帶下。杖齊其心。故序帶上也。今案。菅屨詳下傳。襄公十七年左傳曰。齊晏桓子卒。晏嬰襲纓斬。苴經帶杖。菅屨。食器。居倚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案此。喪服斬衰之制。貴賤皆同。

至春秋時而有異。故其老疑之。然晏子所服。與喪服經傳符合。亦可證此禮遵行已久。非出後人僞撰也。杜氏云。其異唯枕草耳。然枕由亦非喪服正文。不言三年者。以下齊衰云三年。明此斬衰三年可知。注云者。明爲下出也

者。周公作經。上陳其服。下列其人。此經言者。是指人言之。故云明爲下出也。後章言者放此。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者。李氏云。凡服上曰衣。喪服以布爲衰。綴之于衣。因統名此衣爲衰。今案下記云。衰長六寸。博四

寸。是指當心者言之。又云。凡衰外削幅。則統指衣言之。雜記。端衰喪車皆無等。鄭注。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衣衰言端者。玄端。吉時常服。喪之衣衰當如之。此亦謂衣爲衰。故喪服每以衰與裳對言也。鄭云。凡服。兼五服解之。云麻在首在要。皆曰經者。經有二。皆以麻爲之。在首者謂之首經。士虞記。婦人說首經。是也。在要者謂之要經。士喪禮。要經小焉。是也。首經亦謂之環經。要經亦謂之經帶。經言經。實兼二者。故鄭云。成伯瑜禮記外傳云。經者。實也。表其有喪慙之情實也。李氏云。喪服皆因吉服舊名。經以明忠實之心。衰以表哀摧之義。惟此二者別制名耳。今案。衰本亦作縗。釋名。縗。摧也。言傷摧也。經。實也。傷摧之實也。云首經。象縗布冠之缺項者。鄭以吉時縗布冠。別有缺項以固冠。此喪服。別有首經加冠上。故云象之。吳氏紱云。縗布冠有缺項。而縗屬之。所以固冠也。喪冠自有縗。不藉經而固。則二者不類矣。又凡弔事。弁經服。弁亦有經。不獨冠。則首經不從冠取象。更明矣。敖氏云。古未有喪服時。但加此經。以表哀戚。後聖因而不改。且異其大小之制。以爲輕重。是說得之。云要經象大帶。又有絞帶象革帶者。賈疏云。吉備二帶。大帶申束衣。革帶以佩玉佩及事佩之等。朱子云。革帶是正帶。以束衣者。不專爲佩而設。大帶乃申束之耳。申。重也。故謂之紳。今案白虎通云。要經者。以代紳帶也。鄭說蓋本此。要經亦名帶。見下傳。而又有絞帶。是喪服亦備二帶。故鄭謂要經象吉時大帶。絞帶象吉時革帶也。云齊衰以下用布者。是專指絞帶言之。楊氏復云。斬衰絞帶用麻。齊衰絞帶用布。是也。○李氏云。凡喪。皆既虞卒哭。變而受以輕服。以初喪冠之布爲衰冠。降其衰一等。受麻經以葛經。問傳曰。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去麻服葛。葛帶三重。十三月而練。又以七升之冠布爲衰冠。冠又降一等。以八升布爲之。七升者。始入大功之布。而以練衰謂之功衰。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服其功衰。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是也。問傳曰。期而小祥。練冠絰。絰。要經不除。檀弓曰。練。葛要經。繩屨無絰。既虞卒哭之屨無文。以既練用大功繩屨差之。其用齊衰屨刺之屨乎。二十五月大祥。除衰去杖。縗冠素紕。布純深衣。問傳曰。又期而大祥。素縗麻衣。檀弓曰。祥而縗。玉藻曰。縗冠素紕。既祥之冠也。二十七月而禫冠朝服。問傳曰。中月而禫。禫而縗。無所不佩。禫之履無文。先儒以爲大祥白麻履。禫履無絰。禫適月卽吉。萬氏斯大云。喪服之重者。有變有除。變者不遽除。而除者不更變。故變有受而除無受。夫變則變矣。而謂之受者。何也。孝子於此。有不忍遽變之心。若人授之而已受之者然也。考禮。喪冠爲父六升。既卒哭。受七升。爲母七升。既卒哭。受以成布六升。爲母四升。既卒哭。受以成布七升。練後易衰。不見易而縗。此冠之變也。喪衰爲父三升。既卒哭。受以成布六升。爲母四升。既卒哭。受以成布七升。練後易衰。不見

於經。經記曰。有父母之喪。尚功衰。問傳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服其功衰。注疏謂練後之衰。升數與大功衰同。父七升。母八升。又問傳注。大祥除衰杖。此衰之變也。初喪成衰之衣。經無可考。觀檀弓云。練。練衣黃裏縗。則前此不練不經可知。大祥變而麻衣。禭後變而素端黃裳。此衣之變也。首要之經。父喪以苴麻。母喪以牡麻。男子婦人所同也。卒哭後。男子以葛經變要麻。婦人以葛經變首麻。蓋男子重首。婦人重要。輕者變而重者不變。故至練。男子除首經。而要葛猶存。婦人除要經。而首葛不去。問傳小記所謂易服者。易輕者。除服者。先重者。此也。至於屨。父喪初以菅。母喪則鹿。卒哭後。父與母同。而練後皆易以麻。檀弓所謂練縗屨無絢者。此也。合而觀之。冠也。衰也。衣也。男之要經。婦之首經也。屨也。則變而不遽除者也。男之首經。婦之要經也。則除而不更變者也。喪服之變除如此。此經有所及。有所未及。因取禮記中可見者以明之。今案此篇。惟大小功略言變之節。餘不言者。周公作經。舉其大綱。於五服精麤。及喪期多寡之數。則詳之。於變除之節。則略之。故錄李氏萬氏說於此。以備參考。又案。衰裳冠屨之屬。俱是三日成服服之。未成服以前。斬衰者髻髮。齊衰者免。此經不言髻髮與免者。以篇名喪服。又故主成服以後言之。杖亦自成服始。大祥除服。則棄之。喪大記云。棄杖者。斷而棄之於隱者。是也。下經云。女子在室衰三年。家語。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曰。既服練服。可以除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則衰固服之以終喪矣。因李萬說更考之如此。

傳曰。斬者何不緝也。苴經者。麻之有賁者也。苴經大搗。左本在下。去五分之一以爲帶。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去五分之一以爲帶。大功之經。齊衰之帶也。去五分之一以爲帶。小功之經。大功之帶也。去五分之一以爲帶。總麻之經。小功之帶也。去五分之一以爲帶。苴杖。竹也。削杖。桐也。杖各齊其心。皆下本杖者。何。爵也。無爵而杖者何。擔主也。非主而杖者何。輔病也。童子何以不杖。不能病也。婦人何以不杖。亦不能病也。絞帶者。繩帶也。冠繩纓。條屬右縫。冠六升。外畢。鍛而勿灰。衰三升。菅屨者。菅菲也。外納。居

倚廬。寢苦枕塊。哭晝夜無時。歔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寢不脫經帶。既虞。翦屏柱楣。寢有席。食蔬食。

水飲。朝一哭。夕一哭而已。既練。舍外寢。始食菜果。飯素食。哭無時。寸。以五分一爲殺者。衆五服之數也。

爵。謂天子諸侯卿大夫士也。無爵。謂庶人也。擗。猶假也。無爵者假之以杖。尊其爲主也。非主。謂衆子也。屬。猶著也。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纆。著之冠也。布八十縷爲升。升字當爲登。登。成也。今之禮皆以登爲

升。俗誤已行久矣。雜記曰。喪冠條屬。以別吉凶。三年之練冠亦條屬。有縫。小功以下左縫。外畢者。冠前後屈而

出縫於武也。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闇。疏。猶廬也。舍外寢。於中門

之外屋下。壘。爲之。不塗壁。所謂聖室也。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斬衰不書受月者。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

〔疏〕正義曰。此傳自斬者何。至外納。皆釋上經也。傳文多設爲問答。斬者何。問辭。不緝也。答辭。馬氏融云。不緝。不緝也。李氏云。不緝。衰裳之邊側也。今

案。緋之義爲縫。說文云。齊。緋也。下傳云。齊者何。緋也。賈疏云。緋。今人謂之爲緋。緋與緋同義。謂斬布

爲衰裳。而其邊側不縫也。馬氏又云。賁者。泉實。泉。麻之有子者。其色蠶惡。故用之。苴者。麻之色。案馬氏以

賁爲泉實。本爾雅釋草。孫氏注云。賁。麻子也。案此傳云。苴經者。麻之有賁者也。下傳云。牡麻者。案麻也。

則苴麻有子。泉。麻爲雄麻。無子。而爾雅云。泉實者。對文異。微則通。泉實。猶言麻實耳。爾雅又云。苴。麻母。

郭注。苴。麻盛子者。則苴麻名苴。不名泉也。詩九月叔苴。毛傳。苴。麻子也。是因苴麻有子。又謂麻子爲苴。御

覽引本草云。麻子一名麻蘊。齊民要術引崔寔曰。苴。麻。麻之有苴者。苴。麻是也。一名賁。敖氏云。麻有賁。則老

而蠶惡矣。故以爲斬衰之經。閒傳曰。斬衰貌若苴。齊衰貌若泉。是苴之形尤蠶於泉。故鄭注士喪禮云。苴。麻者。

其貌苴。以爲經。服重者尙蠶惡。又云。牡麻經者。其貌易。服輕者宜差好也。苴經大綱。左本在下者。謂苴經之

大如搗圖。乃經之最大者。即斬衰之首經也。本。麻根也。大功以上。經有本。詳士喪禮婦人之帶牡麻結本下。張

氏爾岐云。左本在下者。首經之制。以麻根置左。當耳上。從額前遠項後。復至左耳上。以麻之末。加麻根之上。

綴束之也。今案士喪禮云。苴經大綱。下本在左。與此文異義同。又云。牡麻經。右本在上。下齊衰章傳同。朱子

云。齊衰首經之制。以麻根處著頭右邊。而從額前向左圍向頭後。卻就右邊元麻根處相接。即以麻尾在麻根之

下。麻根搭在麻尾之上。綴殺之。案。張氏左本在下之說。蓋由朱子說推之。士喪禮注云。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

本陽也。右本在上。經服本於陰而統於外。此鄭釋左右下上之義。下本在左。爲父也。右本在上。爲母也。父是陽。左亦陽。故本在左。母是陰。右亦陰。故本在右。內謂下。外謂上也。去五分一以爲帶。謂斬衰之要經也。士喪禮。要經小焉。謂要經小於首經五分之一也。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謂齊衰之首經。與斬衰之要經。大小同。吳氏章句云。經帶各五。經。首經。帶。要經。曰帶者。蓋指象大帶者言之。去五分一者。謂要經得首經五之四也。齊衰之經。斬衰之帶也。與斬衰要經同。下並做此。去五分一以爲帶。齊衰要經又去首經五之一也。下並做此。合五服發於此者。謂數迭減遞陳。故連及之。苴杖。斬衰之杖。削杖。齊衰之杖。因經但言苴杖。未言杖之用竹。故傳明之。並明下章削杖用桐也。白虎通云。所以杖竹桐何。取其名也。竹者。蹙也。桐者。痛也。父以竹。母以桐何。竹者。陽也。桐者。陰也。竹何以爲陽。竹斷而用之。質。故爲陽。桐斷而用之。加人功。文。故爲陰也。王氏肅云。削杖。削爲四方。杜元凱云。真削之。象竹。賈疏云。父者。子之天。竹圓亦象天。又竹能貫四時而不變。子之爲父哀痛。亦經寒溫而不改。故用竹也。爲母杖桐者。欲取桐之言同。內心同之於父。又引喪服變除云。削之使下方者。取母象於地故也。喪服小記亦云。苴杖。竹也。削杖。桐也。孔疏云。苴者。黠也。削。殺也。削奪其貌。不使直也。必用桐者。明其外雖被削。而心本同也。徐氏乾學云。敖引杜元凱說。謂削杖爲圓。愚謂小記言杖大如經。經之形既圓。則杖形亦圓可知。況桐之言同。謂其制同之於父也。何必取天圓地方之說乎。今案。徐說是也。桐言削者。蓋削之使合大小之度。並削去其枝葉也。喪服小記云。經殺五分而去一。杖大如經。鄭注。如要經也。孔疏云。鄭所以知然者。以其同在下之物故也。賈氏云。小記兩經字。俱指要經。敖氏謂杖如首經。非也。杖各齊其心。賈疏云。杖所以扶病。病從心起。故杖之高下。以心爲斷也。皆下本。本。根也。皆指二杖言。即既夕記所謂杖下本。竹桐一也。彼注云。順其性也。謂根在下。順竹桐之性也。敖氏云。下本所以別於吉。而凡吉杖下末。曲禮曰。獻杖者執末。謂吉杖也。今案。吉杖本在上。或刻鏤以爲飾。此削杖。但削之以別於吉。而苴杖不削。亦尚羸惡之意。問喪曰。爲父苴杖。爲母削杖。喪服小記曰。母爲長子削杖。蓋禮。服斬衰者用苴杖。服齊衰者用削杖也。杖者何。爵也。又設爲問答之辭。以下一問一答。凡五問答。賈疏云。有爵之人必有德。有德則能爲父母致病深。故許其以杖扶病。雖無爵。然以適子故。假取有爵之杖。爲之喪主。衆子雖非爲主。子爲父母致病。是爲輔病也。敖氏云。傳意蓋謂此杖初爲有爵者居重喪而設。所以優貴者也。其後乃生擔主輔病之義焉。今案白虎通云。所以必杖者。孝子失親。悲哀哭泣。三日不食。身體羸病。故杖以扶身。明不以死傷生也。是輔病之義也。白虎通又云。禮。童子婦人不杖者。以其不能病也。即本此傳言也。賈疏以此童子爲庶童子。謂常室童子則



杖。引問喪云。禮曰。童子不摠。惟當室摠。摠者其免也。當室則免而杖矣。謂適子也。雜記云。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非不應。注云。未成人者不能備禮也。直有衰裳經帶而已。賈疏又以此婦人爲童子婦人。童子哭不偯。不踊不杖。不非不應。五日大夫世婦杖。諸經皆有婦人杖文。故知成人婦人正杖也。明此童子婦人。又云。童子得稱婦人者。案小功章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殯。是未成人稱婦人也。喪服四制云。婦人童子不杖。不能病也。孔疏。婦人。謂未成人之婦人。童子。謂幼少之男子。又喪服小記疏云。喪服傳。婦人何以不杖。爲鄭舉者則謂爲童子婦人。是與賈說同。雷氏以爲此喪服。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女子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如傳所云婦人者。皆不杖。喪服小記。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唯著此一條。明其餘不爲主者皆不杖。賈疏非之。案賀氏循亦云。婦人不杖。謂出嫁之婦人不爲主。則不杖。其不爲主而杖者。唯姑在爲夫。沈氏彤云。童子何以不杖。包女子子言。案小記云。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女子一人杖。鄭云。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一人杖。謂長女也。然則非長女不杖。且有男昆弟主喪者。則女女子皆不杖矣。不能病。以稚弱不能致哀故。婦人何以不杖。承上文言婦人。則成人矣。雖非主而宜杖。故問也。此婦人。謂異姓來嫁之婦人。案喪大記。君之喪。夫人世婦杖。大夫之喪。主婦杖。士之喪。婦人皆杖。然則婦人皆杖者。唯士之喪耳。若大夫之喪。則主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君之喪。則夫人世婦而外。有不杖者矣。凡此不杖者。恩皆疏。故曰不能病。楊氏圖云。不杖者。蓋婦人不皆杖。非不杖也。金氏榜云。婦人唯爲主者杖。不爲主者不杖。以經校之。妻爲夫。母爲長子。爲主而杖者也。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母。不爲主。不杖者也。故喪服小記申其義曰。婦人不爲主而杖者。姑在爲夫杖。明他婦人不爲主者不杖矣。又曰。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明主喪者杖。則女子子爲父母不杖矣。小記之文。正與喪服傳婦人不杖義相發明。喪大記。士之喪。三日之朝。婦人皆杖。此謂主婦於三日之朝。皆主人而杖。不得下通衆婦人。君之喪五日。世婦杖。君之世婦。尊同大夫。所謂杖者爵也。不得下通於大夫士之妾。鄭君於小記注謂婦人成人者皆杖。違失經意。今案此傳婦人。鄭無注。賈孔以爲童子婦人。雷氏賀氏沈氏金氏以爲成人婦人。細繹傳意。自以成人婦人爲是。而沈氏金氏之說尤詳。蓋傳層遞問下。其間童子者。以男子非主皆杖。童子何以不杖。其問婦人者。以童子未成人。非主不杖。婦人已成人。非主何以不杖。此兩問俱跟非主而杖說。下若童子當室而杖。婦人爲主而杖。則其義已該於擔主中矣。童子。自包女女子在內。若以上句爲問童子。下句爲問童女。則童男既以稚弱不能病。豈童女又能病乎。此問所不必問者也。賈孔之說。失之。餘詳下經女子子在室爲父下。傳以繩帶釋絞帶。李氏云。繩帶者。絞麻爲繩作帶也。五服之經。皆絞麻兩股相交。繩帶則不但兩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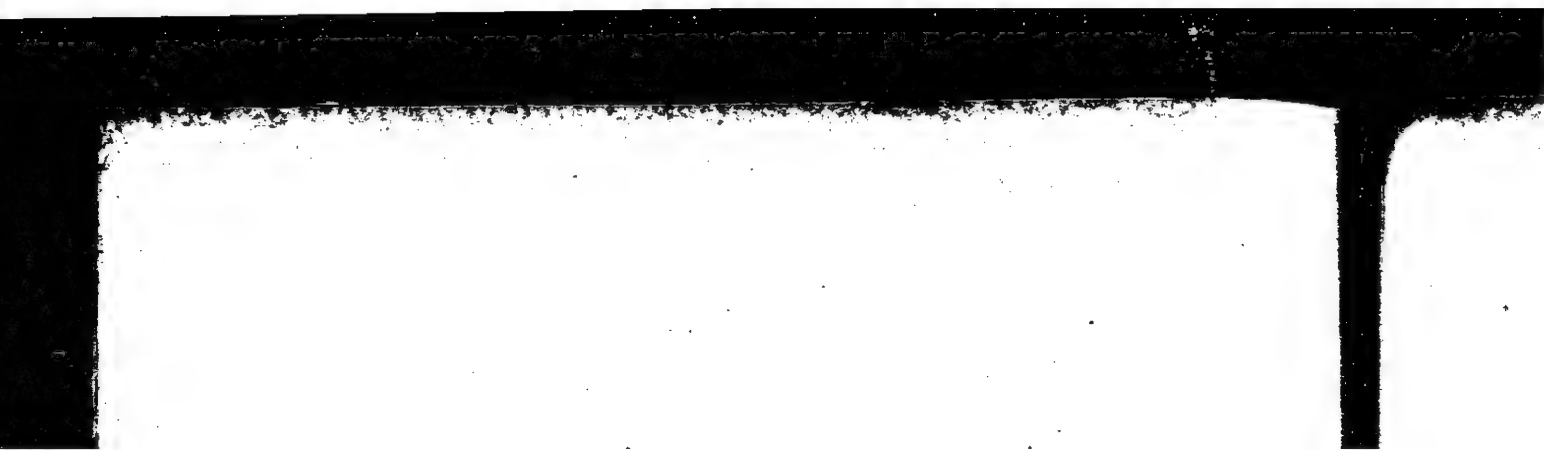


矣。今案。首經要經。皆用絞帶。絞帶。常是先以兩緯作經。而後絞之。以爲帶。說文。絞。緝也。段氏注引此傳云。兩繩相交而繫。謂之絞。是也。王氏云。絞帶如要經。雷氏云。絞帶在要經之下言之。則要經五分去一爲帶。賈疏是王非雷。朱子則取雷氏之說。謂絞帶小於要經。要經象大帶。兩頭長垂下。絞帶象革帶。一頭有轡子。以一頭串於中而束之。張氏惠言云。案生時大帶四寸。革帶二寸。是半於大帶。則絞帶之大。不當如要經可知。雷說爲是。又賈疏謂絞帶。虞後變麻服布。吳氏疑義云。閒傳。既虞卒哭。去麻服葛。葛帶三重。不言何帶。則合要經絞帶並言可知。今案。斬衰絞帶。既與要經同用苴麻。則虞後亦當與要經同用葛。吳說是也。冠六升。賈疏云。以冠爲首飾。布倍衰裳而用六升。又加以水濯。勿用灰而已。今案。冠衰升數。下記詳之。廣雅云。鍛。椎也。蓋椎治之使略成熟。以冠在首。尊之。但色不須白。故勿加灰也。敖氏云。言鍛而勿灰者。嫌當異於衣也。故以明之。凡五服之布。皆不加灰。雜記曰。加灰錫也。其說是已。衰三升。賈疏云。不言裳。裳與衰同。今案。既夕記亦云。衰三升。注云。衣與裳也。案。衰裳升數同。傳記舉衰以包裳。故鄭兼裳言之。閒傳云。斬衰三升。餘詳本篇記末。菅屨者。菅非也。周公時謂之屨。後世或謂喪屨爲非。故作傳者據當時之名釋之。非與屏同。說文。屏。屨屬。段氏注云。屨之屬者曰屏。方言。屏。爲履也。釋名。齊人謂草履曰屏。杜注左傳曰。屏。草屨也。非者。屏之假借字。菅。草名。廣雅。菅。茅也。王氏疏證云。爾雅。白華。野菅。鄭注云。菅。茅屬。又蕪牡茅注云。白茅屬。小雅。白華。菅兮。白茅束兮。傳云。白華。野菅也。已漚爲菅。箋云。人刈白華於野。已漚名之爲菅。菅柔忍中用矣。而更改取白茅束束之。茅比於白華爲屬。是菅與茅不同物也。但菅茅同類。亦可通名。故說文以菅茅互釋。菅可爲索。陳風。可以漚菅。陸璣疏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矣。又可爲菅。士喪禮下篇。菅三。其實皆漚。又可爲席。南山經云。白菅爲席。又云。毛傳已漚爲菅。菅對野菅言之。非對茅言之也。段氏王裁云。菅別於茅。野菅又別於菅也。今案。此皆辨菅與茅之別。但對文異。故則通。故說文廣雅皆云。菅。茅也。是茅亦可稱菅矣。此以菅爲喪屨。宜取漚惡。不必爲已漚之菅也。故襄十七年左傳注云。菅屨。草屨也。賈疏云。士喪禮。屨外納。鄭注云。納。收餘也。王謂正向外編之。今案。屨外納。士喪禮下篇之記也。彼疏云。謂收餘末。向外爲之。取醜惡不事飾故也。張氏爾岐云。外納。謂編屨畢。以其餘頭向外結之。是也。張氏又云。自居倚廬至不脫經帶。言未葬時事。既虞。謂葬畢卒哭後。練。謂小祥後。今案。倚廬者。孝子既殯所居。謂之倚者。以木倚於東壁。爲偏廬。殆痛深不忍安處之意也。既夕記。居倚廬。注云。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案。此中門。即寢門。亦即殯宮門也。士止有二門。大門在外。寢門在內。故謂寢門爲中

門。必於東方者。孝子中門內哭。位直東序。在阼階下。故此亦於東方也。白虎通云。所以必居倚廬何。孝子哀。不欲聞人之聲。又不欲居故處。居中門之外。倚木爲廬。質反古也。故禮聞傳曰。父母之喪。居倚廬於中門外東牆下。戶北面。比鄰所本也。馬氏云。倚木以爲廬。在東牆下西向門端也。今案。倚廬。初時北向開戶。至既虞。前屏柱楣。乃西向開戶。馬說殆據虞後言之。荀子。屬茨倚廬。楊倞注云。茨。蓋屋草也。屬茨。令茨相連屬。倚木爲廬。謂一邊著地。如倚物然。聶氏三禮圖云。唐大歷中。楊垂撰喪服圖。說廬形制云。設廬於東廊下。無廊。於牆下。北上。凡起廬。先以一木橫於牆下。去牆五尺。臥於地爲楣。即立五椽於上。斜倚東牆。上以草苫蓋之。其南北面。亦以草屏之。向北開門。一孝一廬。門簾以綵布。廬形如偏屋。其開容半席。程氏瑤田窮屏柱楣說云。廬倚東壁。但一片陂陀垂之。西至於地。不納明。北戶而已。又云。鄭注。楣謂之梁。柱楣所謂梁間。其注喪服四制諒闇云。諒。古作梁。楣謂之梁。闇謂廬也。廬有梁者。所謂柱楣也。案。爾雅。楣謂之梁。又云。案。廬謂之梁。蓋言屋之上覆者。楣也。即梁也。非如後世以持楹之橫木爲梁也。屏。謂楣上但結草屏蔽之。初不翦。既虞。乃翦其屏。於是柱其梁之垂於地者。而西啓戶焉。是之謂柱楣云爾。今案喪大記曰。父母之喪。居倚廬。不塗。既葬。柱楣塗廬。孔疏。不塗者。但以草夾障。不以泥塗之也。既葬情殺。故柱楣以納日光。又以泥塗辟風寒。記又曰。君爲廬。宮之。大夫士檀之。既葬。君大夫士皆宮之。鄭注。宮。謂圍障之也。檀。祖也。謂不障。是父母之喪。無貴賤。皆居廬也。記又曰。凡非適子者。自未葬以於隱者爲廬。鄭注。蓋廬於東南角。既葬猶然。據此。則適子蓋廬於大門內之東北角。近中門爲顯處。是父母之喪。無間適子衆子。皆居廬也。雜記曰。疏衰皆居聖室。不廬。廬殿者也。鄭注。言廬哀敬之處。非有其實則不居。案。此疏衰是疏者。若爲母齊衰。亦居廬也。聖室者。無飾之室。既練居之。喪大記曰。既練。居聖室。孔疏。聖。白也。方氏慈云。所居之室以聖。則以表哀素之心爾。非致飾也。記又曰。既祥。黝聖。鄭注。黝聖。聖室之飾也。鄭以既祥黝聖爲飾。則聖室無飾明矣。故白虎通云。練而居聖室。無飾之室。是也。此注云。於中門之外。屋下壘爲之。不塗聖。所謂聖室也者。周書曰。惟其塗聖矣。塗聖是致飾。不塗聖。亦謂無飾也。壘。集釋作桑。戴氏震云。桑。即累字。今注疏本訛作壘。今案。說文云。全。桑聲也。則其字當以作全爲正。學者多見壘。少見全。故全訛爲壘。作桑亦非。說文。壘。令適也。爾雅。飢謂之壘。令適與飢同。即輒也。前此爲廬。但以草爲屏蔽。此則有屋。又於屋下累輒爲牆。故謂之室。亦於中門之外者。賈疏云。練後不居舊廬。還於廬處爲屋。故仍在中門外。三禮圖云。以累三。上至屋。屋以瓦覆之。按。以累三。亦謂倚東壁。爲之聖室。亦西向開戶。杜氏通典云。練居之聖室。在中門外屋下。西向開

戶。婦子在前。庶子在後。此言孝子喪居變改之節。練後易廬而爲室者也。周禮宮正。大喪則授奠舍。其親貴賤之居。鄭注。親者貴者居倚廬。疏者賤者居聖室。又雜記曰。大夫居廬。士居聖室。此言初遷奠而以親疏貴賤分別廬與聖室之居。則三禮圖所謂廬南爲聖室者。非於舊廬處爲之也。餘詳士喪禮主人掛就次下。雜記曰。三年之喪。廬聖室之中。不與人坐焉。在聖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喪大記曰。婦人不居廬。雜記曰。童子不廬。則亦不居聖室可知。既夕記亦云。寢苦枕塊。注。苦。編草。塊。塤也。案。藁卽草也。謂編草爲苦。故左傳釋文云。苦。編草也。塊。塤也。爾雅釋言文。郭注。土塊也。喪大記作枕由。由與塊同。由。正字。塊。俗字。左傳。晏嬰寢苦枕草。釋文引王儉云。夏枕由。冬枕草。問喪曰。成壙而歸。不敢入處室。居於倚廬。哀親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據此。則既葬亦寢苦枕塊可知。既夕記亦云。哭晝夜無時。注。哀至則哭。非必朝夕。案。士喪禮。既殯後。朝夕哭於殯宮。有一定之時。此則於朝夕哭外。每日在廬中。或晝或夜。哀至則哭。無一定之時。故鄭云。非必朝夕也。喪服小記云。哭皆於其次。鄭注。無時哭也。孔疏。次。謂倚廬。唯朝夕哭入門內卽位耳。若晝夜無時之哭。則皆於廬次之中也。張氏爾岐云。歆粥三句。三日始食後之食節也。今案問喪云。親始死。水漿不入口。三日不舉火。故鄰里爲之糜粥。以飲食之。開傳云。父母之喪。既殯食粥。爾雅釋言云。糜。糜也。郭注。淖糜。郝氏懿行云。糜。經典省作粥。既夕記云歆粥。鄭注。粥。糜也。上文餼饋。郭云。糜也。此云淖糜。然則四者同類而異名。稠者糜。淖者曰粥也。既夕及開傳。俱云不脫經帶。鄭注既夕云。哀戚不在於安。案。首經在冠之上。要經絞帶。在衰裳之外。言經帶。則冠衰裳俱不脫可知。此皆未葬以前事也。既葬。葬畢始祭之名。既處。仍居倚廬。唯剪屏柱楣爲異。說詳上。寢有席者。賈疏謂以席加於苦上。但此傳云。既處。寢有席。開傳云。既處卒哭。下剪不納。期而小祥。寢有席。與此異者。案。鄭注。下。今之蒲草也。孔疏。蒲草爲席。剪頭爲之。不編納其頭而藏於內也。然則下剪不納。卽謂席矣。徐氏乾學疑開傳寢有席句原在下剪不納之上。而記者脫誤。或然。食疏食水飲者。賈疏云。未處以前。朝一盪米。夕一盪米而爲粥。今既處之後。用蘧疏米爲飯而食之。明不止朝一盪夕一盪而已。未處亦飲水。而在既處後言者。恐處後飲漿醑之等。故云水飲而已也。朝一哭。夕一哭而已者。既夕卒哭注云。卒哭。三處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閒。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彼疏云。始死。主人哭不絕聲。小斂之後。以親代哭。亦不絕聲。至殯後。主人在廬。思憶則哭。又有朝夕哭於阼階下哭。至此爲卒哭祭。唯有朝夕哭而已。今案。朝一哭。夕一哭。乃禮制如此。以既處則哀當減。故制爲卒哭之祭。以止晝夜無時之哭。而但循朝一哭。夕一哭之常。言而已者。示不以哀致毀之意。非必孝子於既處後。除朝夕哭

外。便一無哀痛之時也。此等處。正須善會。張氏爾岐云。練。十三月之祭。此日以練布爲冠服。故以名祭。卽小祥也。既練。舍外寢者。舍亦居也。古者宮室之制。正寢亦曰外寢。玉藻。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是也。此外寢非正寢。蓋謂中門外之寢爾。張氏又云。但於中門外舊廬處爲屋以居。是也。寢字。與上寢不脫經。寢有席之寢異。上寢字。謂臥也。此寢。是有室之名。鄭以喪大記及閒傳諸篇皆言既練居聖室。故以外寢爲聖室。注云。所謂聖室也。所謂。卽指彼文言之。始食菜果者。案喪大記云。既葬。主人疏食水飲。不食菜果。練而食菜果。閒傳云。既虞卒哭。不食菜果。期而小祥。食菜果。此傳云始食者。明自初喪至練以前。皆不食也。說文。菜。草之可食者。菜又名蔬。爾雅。蔬。不熟爲饔。郭注。凡草菜可食者。通名爲蔬。是也。鄭注既夕云。實。在木曰果。在地曰蔬。許氏淮南注。在樹曰果。在地曰蔬。臣瓚漢書注。木上曰果。地上曰蔬。皆與鄭同。馬氏融云。果。桃李屬。蔬。瓜瓠屬。而鄭注喪大記又云。果。瓜。桃之屬。則蔬亦果矣。蔬之與果。蓋對文異。說文通也。應劭宋衷云。木實曰果。草實曰蔬。張晏云。有核曰果。無核曰蔬。與鄭說小異大同。哭無時者。謂既練雖止朝夕之哭。而哀動於中。則猶哭焉。但不拘朝夕之時耳。喪大記曰。祥而外無哭者。禫而內無哭者。明練後猶哭也。通典云。哭無時。哀殺。十日五日可也。吳氏紱云。哭無時。與上文異。既殯。哭晝夜無時。此數而無時也。既練。哭無時。此疎而無時也。此說得之。賈疏謂哭有三無時。一有時。敖氏又謂凡哭三無時。二有時。紛紛之論。俱屬支離。今不錄焉。注云盈手曰搗。搗。搗也者。說文。搗。把也。把。握也。則搗爲一手所握矣。說文。搗。或從尼。作搗。是搗握一字。而鄭以搗釋搗者。段氏玉裁云。漢時少用搗。多用握。故以今字釋古字也。士喪禮搗作搗。注云。搗。搗也。顏師古漢書注云。搗。與境同。史記集解引服虔云。滿手曰搗。則搗搗搗三字義同。云中人之搗。搗九寸。士喪禮注云。中人之手。搗。搗九寸。有手字義長。賈疏云。雷氏以搗搗不言寸數。則各從其人大小爲搗。非鄭義。據鄭注。無問人之大小。皆以九寸搗之爲正。若中人之跡。尺二寸也。朱子云。首經大一搗。只一搗指與第二指一搗。吳氏章句云。以指尺度之。一搗不過六寸。豈鄭所據之尺爲最小者歟。云以五分一爲殺者。衆五眼之數也者。謂經帶大小降殺之數。必以五分去一者。象服之數有五也。楊氏儀禮圖云。注疏所論經帶寸分之數。甚密而難用。約法甚疎而易見。今圖只用約法。其說善矣。然以小功之帶。爲圓三寸五分有奇。總麻之帶。爲圓二寸八分有奇。則猶未確。金陵汪士鐸爲余考之曰。五服之帶。甄鸞。李淳風。皆四其實。五其法。今依其術推之。以得數記於左。斬衰之首經。據鄭君圖九寸。去五分一以爲帶。四其實。五其法。得帶圍七寸二分。齊衰之經。與斬衰之帶同。去五分一以爲帶。四其七寸二分。五爲法除之。則齊衰之帶得五寸七分六釐。大功之經。與齊衰之帶同。去五分一以爲帶。



旁期。至於爲高曾祖父母妻長子之屬。則貴賤一而已。曾子云。哭泣之哀。齊斬之情。饘粥之食。自天子達。孟子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飢粥之食。自天子達於庶人。三代共之。以二子之言斷之。喪服亦安有貴賤之等哉。所異者。或絕或降耳。其不絕而降者。則固無以異也。而是篇已具矣。何闕焉。今案。敖氏郝氏有意違鄭。而不知說之難通。盛氏駁之。是也。死而相喪。衣服。謂斬衰。齊衰。大功。小功。總麻。年月。謂三年。期年。九月。七月。五月。三月。親者隆而疏者殺。其禮具存於此也。賈疏謂喪服十有一章。從斬至總麻。升數有異。以下途極論衰冠升數及降正義服。其說多前後抵牾。不詳不備。今悉心參考。別爲圖說。附于本篇記末。而此不具錄焉。所謂十有一章者。斬衰一也。齊衰三年二也。齊衰杖期三也。齊衰不杖期四也。齊衰三月五也。齊衰大功六也。成人大功七也。總衰八也。總衰小功九也。成人小功十也。總麻十一也。云喪必有服。所以爲至痛飾也者。所以爲至痛飾也。三年問文。但哀有淺深。則服有隆殺。此鄭申言聖人制服之義也。家語云。斬衰菅非杖而歎粥者。則志不在于酒肉。白虎通云。喪禮必制衰麻何。以副意也。服以飾情。情貌相配。中外相應。是之謂飾。云不忍言死而復得見也。曲禮。庶人曰死。鄭注。死之言漸。精神漸盡。說文亦云。死。漸也。故不言死而言喪者。是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謂親尙全存於彼。此棄亡之。不得見耳。戚氏庸云。已。猶此也。是也。白虎通又云。天子下至庶人俱言喪何。欲言身體髮膚俱受之父母。其痛一也。賈疏云。喪字去聲。人或以平聲讀之。義亦通。吳氏章句云。人死曰喪。喪去聲。此謂生人喪之。喪平聲。今案鄭目錄云。死而相喪。亦據生人言之。釋文喪字無音。則讀平聲是也。云劉向別錄第十一者。別錄。向所作。但他篇不言劉向。此言之者。孔叢伯云。劉向二字。衍文。蓋儀禮中秩。刊監本者依士冠禮疏補。因誤加也。朱子云。夏商而上。大概只是親親長長之意。到得周來。則又添得許多貴底禮數。如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期之喪。天子諸侯絕。大夫降。然諸侯大夫尊同。則亦不絕不降。姊妹嫁諸侯者。則亦不絕不降。此皆貴貴之義。上世想皆簡略。到得周公。搜剔出來。立爲定制。更不可易。禮經釋例云。禮記大傳。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曰從服。鄭注。術。猶道也。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喪服小記亦云。親親尊尊。人道之大者也。親親尊二者。以爲之經。其下四者。以爲之緯也。今案孔子云。親親之殺。尊賢之等。禮所生也。貴貴即尊賢之義。古者喪期無數。虞書言。三載。四海遏密八音。孟子言。堯崩。三年之喪畢。則三年之喪。自虞已然。但殷以前貴。至周更參以貴貴之制。而五服等殺益明。今之律令。言服制必本是篇。古禮之行於今者。此其最著也。後人安可視。



過。王肅等蓋據此。案。古量甚小。漢二斗七升。當今五升四合。以古之五。當今之一。則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不過當今二合稍贏。王說與鄭注。亦不甚相懸耳。今案。吳氏胡氏之說是也。注謂謂之梁。及舍外經於中門之外云云。已詳上。云疏猶蠶也者。案詩召晏云。彼疏斯粝。鄭箋。疏。蠶也。謂糲米也。云素猶故也。謂復平生時食也者。賈疏云。此食爲飼讀之。知者。天子以下。平常之食。皆有性牢魚膳。練後始食菜果。未得食肉飲酒。明事據米飯而言。古者名飯爲食。與公食大夫者同音也。敖氏云。案注云復平生時食。則傳之飯字。似當作反。虞氏文引云。白虎通曰。既練。反素食。正作反。俗本訛作及。今案。鄭注或本白虎通之義。此傳文自作飯。與論語飯疏食文法一例。小爾雅云。素。故也。鄭以蠶釋疏。則所云素猶故也。復平生時食者。亦謂既練之後。隨其常居所食之米而食之。不必專取蠶糲者以爲飯也。程氏瑤田疏食素食說云。疏食者。糲食也。不食稻粱黍也。素食。鄭注云復平生時食。謂黍稷也。賤者食糲。然豐年亦得食黍。其糲伊黍。是也。若稻粱二者。據聘禮。公食大夫禮。皆加饌。非平生常食。居喪更何忍食。故夫子斥宰我曰。食夫稻。於女安乎。是雖既練飯素食。亦必不食稻粱。宜止於黍稷也。素食對上疏食。一食字就讀去聲。顏師古匡謬正俗說素食。謂但食菜果糲餌之屬。無酒肉也。據禮家變節。漸爲降殺。安得練時便復平生故食。以難鄭注。不知注據飯素食。飯字之義。蓋指米而言。非飲酒食肉之謂。顏說難鄭。未常。又云居喪飲食變除之節。初唯飲粥。直不飯食。已而飯疏食。糲食也。練然後飯菜食。復平生時食也。平生時。唯子卯糲食。否則兼得飯黍。黍稷兼飯。平生之常。故曰飯素食也。然而不食梁肉。佐以菜果而已。故喪大記曰。練而食菜果。祥而食肉。明乎未祥不飲酒食肉也。今案。程氏疏食糲食之說。以解喪服傳。可備一義。若以解論語之疏食。則未可。何也。玉藻曰。子卯糲食。鄭注。忌日貶也。則居喪而糲食。於禮爲宜。論語有食不厭精一語。則所謂飯疏食。雖疏食者自指蠶糲之飯言。非必糲食矣。云斬衰不書受月者。王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者。賈疏云。葬後有受服。有不受服。案下齊衰三月章。及殯大功章。皆云無受。正大功章即云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今此斬衰章及齊衰章應言受月。而不言。故鄭君特解之。今案大功章注。謂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受服。士卒哭受服。雜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王制曰。天子七月而葬。以此差之。天子九虞。九月而卒哭矣。鄭氏謂天子至士。葬即反虞。是天子以下虞卒哭月數有異。則受服之月亦異。故經不書受月也。受服詳前斬衰經下。父〔疏〕正義曰。喪服四制曰。其恩厚者其服重。故爲父斬衰三年。以恩制者也。賈疏云。此章恩義並設。義由恩出。故先言父也。吳氏廷華云。先言父者。君亦有父也。三禮札記云。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

同。君服資父而定。故先父也。今案下諸侯爲天子。是先言服之之人。而後言所服之人。此單言所服之人者。喪服一經。凡所服者同。而服之者有異。則兼言服之之人。若服之者亦同。則不必言服之之人。子之於父。無論適庶。其服並同。故但言父。而不必言子。爲父也。下單言所服者。倣此。

傳曰。爲父何以斬衰也。父至尊也。〔疏〕正義曰。言何以者。據爲母齊衰而問也。蔡氏德晉云。父者身所由

母家之嚴君。而父又尊於母。故曰至尊。

諸侯爲天子。〔疏〕正義曰。言諸侯爲天子者。嫌諸侯有君國之體。或不爲天子服斬。故特著之。文在父下。君上者。侯。七月之間。諸侯有在京師親供臣子之事者。有號泣悲哀。奔走道路者。有居其國。痛哭思慕。竭盡所供。以助喪事者。李氏云。諸侯爲天子斬衰。爲王后齊衰。昏義曰。斬衰。服父之義也。齊衰。服母之義也。以爲君之妻。故服期也。服問曰。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外宗爲君期也。服問又曰。世子不爲天子服。大夫之適子爲君夫

人大子如士服。諸侯世子世國。卿大夫不世爵。故其服異也。蔡氏云。天子之喪。凡畿內公卿大夫士。固皆爲天子服斬衰。諸侯於天子。猶是守土之臣。故亦服斬衰。唯諸侯世子不爲天子服。以遠嫌也。諸侯之大夫爲天王縗衰。既葬。除之。以自有君也。今案。周禮司服。凡喪。爲天王斬衰。疏謂諸侯諸臣。案。諸臣自指王朝卿大夫士言之。若諸侯之臣。則服縗衰。不服斬衰矣。吳氏紱云。王朝之卿大夫士爲天子服斬。統於下文君一條內。其說是也。

傳曰。天子至尊也。〔疏〕正義曰。此不發問。而直以義釋之也。曲禮云。君天下曰天子。馬氏融云。天下所尊。故曰至尊也。

君。〔疏〕正義曰。君。總包天子諸侯及卿大夫在內。凡爲之臣者。皆服斬衰也。吳氏紱云。此臣爲君。指現居官食祿者言。其未委贄及仕焉而已者。不在此數也。以下經庶人爲國君并舊君數條合觀之。可見矣。

傳曰。君至尊也。天子諸侯及卿大夫。〔疏〕正義曰。賈疏云。君者臣之天。故亦同於父。爲至尊。今案喪服四制。有地者。皆曰君。〔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故爲父。爲天子。爲

君。傳皆以至尊釋之也。注云天子諸侯及卿大夫有地者皆曰君者。上經爲天子。止據諸侯言。此天子畿內之公卿大夫士爲天子。俱在此條內。故知君中兼有天子也。又謂卿大夫有地者爲君者。據下傳云。君。謂有地者也。地。謂采地。若周禮家邑小都大都。及列國卿大夫食邑之類。禮運曰。天子有田以處其子孫。諸侯有國以處其子孫。大夫有采以處其子孫。三者皆有君義也。馬氏融釋此傳云。君。一國所尊也。故曰至尊。是重據諸侯言之。不  
及鄭義之精矣。敖氏又兼士言之。謂有臣者皆曰君。吳氏綬云。賈疏謂士無臣。然特牲記。私臣門東北而西上。則士自有臣。敖氏兼士言之。於義爲合。又總麻章。爲貴臣服總。大夫無總服。則爲貴臣服者。必士也。士之有臣可  
見矣。盛氏云。案特牲禮。士亦有私臣。但分卑。不足以君之。故其臣不爲服斬也。褚氏云。傳文明以有地者爲君。故注本以釋經。蓋有地。則當世守。義與有國者等。與暫時蒞官而爲其臣屬者不同。服斬宜矣。士既無地。  
雖爲其臣。安得服斬。如卓臣與。與臣隸。名亦臣也。而豈無爲之服斬乎。今案盛氏褚氏之說。是也。吳氏駁賈士  
無臣之說。亦是。但以敖義爲合。則非耳。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君而敬同。貴貴尊尊。義之大者也。故爲君  
亦斬衰三年。以義制者也。鄭注。貴貴。謂爲大夫君也。尊尊。謂爲天子諸侯也。義與此注  
同。李氏云。凡與國君爲族親者。不敢以輕服服君。喪服小記曰。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  
父爲長子。不言嫡子。通上下。疏正義曰。古者重宗法。父爲長子服斬衰三年。亦敬宗之義。故即次於子爲父。臣  
也。亦言立嫡以長。疏爲君之後也。注云不言嫡子。通上下也。亦言立嫡以長者。李氏云。天子諸侯  
曰世子。大夫以下曰嫡子。天子諸侯亦爲世子三年。故通上下而言長子也。公羊傳曰。立嫡以長不以賢。言長者。又  
以見斯義。今案嫡對庶言。嫡妻所生爲嫡子。經言長。不言嫡者。亦以見父所爲三年者。止嫡長子一人。其餘嫡子。  
不爲三  
年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  
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己爲宗廟主也。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言庶。疏正義曰。言何以者。據爲孝子期而  
者。遠別之也。小記曰。不繼祖與。此但言祖。不言祖。容祖廟共庶。疏問也。經但言父爲長子。而父之爲  
長庶未明。傳嫌凡父皆得爲長子三年。故特明之。注云此言爲父後者然後爲長子三年者。爲父後。指長子之父  
言。爲父後。則亦長子也。此傳所言。是分別父之長庶。必其父是長子。爲父後。乃得爲其長子三年也。云重其當

先祖之正體。又以其將代已爲宗廟主也者。兩其字。指長子言。爲宗廟主。是重也。雷氏次宗云。父子一體也。而長嫡獨正。故曰體。既爲正體。又將傳重。兼有二義。乃加其服。程氏瑤田喪服足徵記云。正體於上。言已與尊者爲一體。而爲繼嗣之宗子。主廟廟之祭。斯謂之重。言其爲受重之人也。其長子適適相承。是已所受之重。將於長子傳之。是爲又乃將所傳重也。如此。則傳文所字。乃著力字。猶云又乃將所受之重傳之也。先有重。然後傳。非傳與長子。然後謂之重。注謂重其當先祖之正體。意以長子當先祖正體。吾乃重之。不合傳文傳重之旨。傳言正體於上。言已正其體於上。以主廟廟祭。何重如之。將傳者。時重尙在已。猶未傳。然將欲傳之。而將使之當先祖之正體而繼乎祖。故爲長子服三年也。庶子之長子不繼祖。以庶子本非正體。不能正體於上。不主廟廟之祭。其重本非庶子所得受。則亦非庶子所能傳。其長子烏得繼祖哉。傳重故繼祖。不傳重故不繼祖。服三年與不服三年。繼祖不繼祖之分而已矣。今案。程氏釋傳文極詳細。然注重其當先祖之正體。亦謂已嫡長。爲父之正體。而長子又爲已之正體。是承先祖之正體於上。故重之。與傳文非有二義也。云庶子者。爲父後者之弟也。言庶者。遠別之也者。案。庶子是妾子之稱。意鄭謂爲長子三年。止爲父後承宗祀之一人。則嫡妻之第二子。亦不得爲長子三年。故以爲父後者之弟釋之。明傳言庶子。實包衆子在內。統言庶者。是遠別之。見其不得與爲父後者同也。云小記曰。不繼祖與廟。此但言祖。不言廟。容祖廟共庶者。案大傳曰。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與此傳同。喪服小記曰。庶子不爲長子斬。不繼祖與廟故也。與此傳稍異。故鄭引其文釋之。案。祖廟共庶。謂中下士一廟者。喪服少牢禮。鄭以傳重爲宗廟主。故以廟言之。然因小記此文。說禮者遂多枝節。馬氏融云。長子爲五世之適。父乃爲之斬也。又云體者。嫡嫡相承也。正爲體在長子之上。上正於高祖體。重其正。故服三年。庶子賤。其爲長子服。不得隨父服三年。故言不繼祖也。通典云。漢戴聖聞人通漢皆以爲父爲長子斬者。以其爲五代之嫡也。馬融注喪服經。用之。鄭玄注小記。則以爲已身繼廟。便得爲長子斬。自後諸儒皆用鄭說。案鄭注小記云。尊先祖之正體。不繼祖也。鄭玄注小記。則以爲已身繼廟。便得爲長子斬。自後諸儒皆用鄭說。案鄭注小記云。尊先祖之正體。不繼祖也。二其統也。言不繼祖。則長子不必五世。是破馬氏之說也。其言尊先祖之正體。則與此注重其當先祖之正體語意亦同。乃賈孔二疏。因鄭但言不必五世。未明言世數。又因小記有不繼祖與廟之文。遂謂必父適。祖適。繼父祖身三世。長子四世。乃得三年。吳氏廷華云。小記言不繼祖與廟。此聚訟所由起。其弊在誤認不繼祖與廟者皆爲庶子耳。譙氏周曰。不繼祖與廟者。謂庶子身不繼廟。故其長子爲不繼祖。合而言之也。是可以正諸說之失矣。馬融主戴聖聞人通漢五世之適說。舍子而言曾孫。既與經義不符。賈孔因注不必五世說。遂舉曾孫。虞喜。庾蔚之四世之脫證之。謂必適子適孫。乃得爲長子三年。外此。則雖繼廟之嫡子。亦不得遂三年之服。是又舍子而言孫。其

失與焉氏等。盛氏世佐云。子爲父後三年。父毋爲子期。服之正也。爲長子三年。以其承祖之重而加隆焉。此等祖敬宗之義。通乎上下者也。重。謂宗祀也。庶子不得祭。卽不得爲長子三年。以其無重可傳也。庶子不爲父後者也。云不繼祖者。指其子而言也。然則爲長子三年。五宗皆得行之矣。雖繼祖之宗。亦得爲長子三年者。以身既繼福。卽得主廟廟之祭。是亦有傳重之道故也。先儒謂必至四世乃得三年。失其義矣。今案。吳氏盛氏辨正疏說。是也。譙周。賀循。虞喜。庾蔚之之說。具載通典。或曰。此注未云。容祖廟共庶。則不繼祖。似指庶子本身言矣。曰。此鄭欲通合小記與此傳爲一。而不覺其說之岐也。古者有大宗。有小宗。大宗一。小宗四。繼高祖。繼曾祖。繼祖。繼祖。皆宗也。此注兩言爲父後。明主繼祖者言之。卽通典所謂已身繼祖。便得爲長子斬。是也。則庶子不繼祖。其長子自不得繼祖。傳義昭晰無疑。況傳言庶子。不言庶孫。經但言父爲長子。則爲三年不爲三年。自當以父之長庶爲別。又安得舍繼祖之宗。而專以祖適爲說耶。以經傳之言釋之。四世之說。其不足憑益明矣。○程氏瑤田又云。此傳須將正體二句與庶子二句。反正互明之故剔清。其義自見。云正體於上。言爲父後者與尊者爲一體。明非庶子也。又乃將所傳重者。言爲父後者又將傳重於其長子。明其長子將繼祖也。此繼祖。斷指長子言。是爲父後者之長子。乃得繼祖。故爲之服三年。若已不爲父後而爲庶子。則其長子將不傳重而不繼祖矣。故不爲之服三年也。小記云。庶子不繼祖者。明其宗也。言其非繼祖之宗也。又云。庶子不繼祖者。明其宗也。言其非繼祖之宗也。故曰不繼祖與福。指庶子不爲祖廟宗廟主。故不爲長子斬。與喪服傳義雖一貫。而言各有當。一主庶子之長子不傳重而言。一主庶子非宗子而言。言非一端。隨文解之。自然通一爲道。若彼此互躐。則鑿矣。今案。此亦暗破鄭氏注未之說。而其解傳文極明。又解小記可備一義。故錄存之。

爲人後者〔疏〕

正義曰。此爲人後者。後大宗也。賈疏云。出後大宗。其情本疏。故設文次在長子之下也。雷氏

祖父。或後曾高祖。故闕之。見所後不定故也。

傳曰。何以三年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爲所後者之祖父母妻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若子者。爲所爲〔疏〕正義曰。言何以

母三年。不生己之父母亦三年。故問也。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答辭。尊服。謂斬衰。馬氏融云。受人宗廟之重。故三年。通典載吳商云。禮貴嫡重正。其爲後者皆服三年。夫人倫之道。有本焉。重本。所以重正也。重正。所以明尊祖也。尊祖。所以統宗廟也。是以宗絕而繼之。使其正宗百代不失也。其繼宗者。是曰受重。受重者必以尊服服之。若不三年。豈爲尊重正祖者邪。蔡氏云。公羊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故爲之服斬也。何如而可爲之後以下。再問再答。同宗。同大宗也。謂同在繼別一宗之內。乃可爲後。若同姓而別宗。亦不可也。汪氏疏云。禮。同宗皆可爲之後。則不必親昆弟之子與從父昆弟之子矣。支子。適妻次子以下及妾子也。其適子當自爲小宗。故以支子爲大宗後也。通典載許猛云。喪服傳曰。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言大宗雖重。猶不奪己之正以後之也。案。此論是。猛又云。小宗無支子。則大宗自絕矣。此說非。詳後傳適子不得後大宗下。爲所後者之祖父母以下。乃言爲人後者正親外親之服。賈疏云。死者祖父母。則爲後者之曾祖父母。妻。即爲後者之母也。妻之父母。妻之昆弟。妻之昆弟之子。於爲後者爲外祖父母及舅與內兄弟也。李氏云。傳舉正尊以見旁親。舉外親以明本族。其餘有服者服之一如親子。故經於斬衰章舉爲人後之目。空其文以包見之。後不重出也。若宗子爲殤而死。則宗人來後者。惟後死者之父。以昆弟之服服殤死者。曾子問曰。宗子爲殤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小記曰。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故氏云。言妻之昆弟。以見從母。言妻之昆弟之子。以見從母昆弟也。此於尊者唯言所後者之祖父母。於親者唯言所後者之妻。蓋各舉其一以見餘服也。至於其妻之父母以下。乃備言之者。嫌受重之恩主於所後者。而或略於其妻黨也。經見爲人後者如子之服。僅止於父。故傳爲凡不見者言之。又詳此傳言爲人後者爲所後者祖父母服。則是所後者死。而其祖父若父或猶存。於祖父若父猶存。而子孫得置後者。以其爲宗子故爾。蓋尊者已老。使子孫代領宗事。亦謂之宗子。所謂宗子不孤者也。程氏瑤田云。所後者之妻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者。例在記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爲私外親無服。則是將爲適母外親服也。今爲人後。自與庶子爲後者同也。諸氏云。賈疏及諸說。已無遺義。顧氏炎武乃以昆弟昆弟之子。俱屬所後者言。則所後者之本宗掛漏反多。說易惑人。斷不可從。今案所後者之昆弟。昆弟之子。皆屬旁親。下記曰。于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所爲後之兄弟之子。即所後者昆弟之子。則旁親已包於記若子之內。故此傳唯舉正親外親言之。以補經記所未及也。盛氏說與顧同。皆非。顧氏又以若子爲後人者從父昆弟之子。則於傳下文義不可通矣。尤非。又顧氏盛氏分祖父母爲二。謂所後者之祖。即爲後者之曾祖。舉祖以包祖母。所後者之父母。即爲後者之祖父母。此說似尙可從耳。注云若子者。爲所爲後之親如親子者。此子本非親子。但既爲之後。則與親子同。故爲所爲後者之親之服。一如親子之爲之。如爲曾



祖齊衰三月。祖父母期之類。是皆親子之服。而爲後者亦如之。故傳云若子也。

妻爲夫〔疏〕

正義曰。賈疏云。自此以下。論婦人服也。婦人卑於男子。故次之。王氏肅云。言夫則可知。舉妻者。殊妾之文也。今案王意。謂但言夫。已可知爲妻服。必言妻爲夫者。以別於妾也。案曲禮云。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而哀公問云。昔三代明王之政。必敬其妻子。則妻之稱。上下通之。故言妻以見。爲夫斬衰之服。亦上下同也。吳氏紱云。子爲父。臣爲君。妻爲夫。此三綱也。遇生他服。而不爲他服所生。遇殺他服。而不爲他服所殺。制服之本存焉耳。

傳曰。夫至尊也。〔疏〕正義曰。馬氏云。婦人以夫爲天。故曰至尊。孔氏倫云。以父服服之。故曰至尊。蔡氏也。吳氏廷華云。小記。姑在爲夫杖。妻雖以齊爲義。而夫實尊於妻。今案。妻爲夫。妾爲君。傳皆以至尊釋之者。亦家無二尊之義也已。

妾爲君〔疏〕

正義曰。陳氏銓云。降於女君。故不敢稱夫。稱爲君者。同於人臣也。敖氏云。妾與臣同。故亦以所事者爲君。春秋傳曰。男爲人臣。女爲人妾。

傳曰。君至尊也。〔疏〕正義曰。馬氏云。妾賤。事夫如君。故曰至尊也。注云。妾謂夫加尊之也。雖士亦然。

夫。妾不得體夫。故加尊之而稱爲君。其斬衰之服。則與妻同也。雷氏次宗云。言妻以明其齊。所以得稱夫也。言妾以見其接。所以乃稱君也。云雖士亦然者。以上注云。大夫以上。有地者爲君。似士不得君稱。然妾之事夫。實與臣同。故雖士妾亦尊夫爲君也。賈疏云。內則。聘則爲妻。奔則爲妾。鄭注。妾之言接。聞彼有禮。走而往焉。以得接見於君子。是名妾之義。但其並后匹適。則國亡家絕之本。故深抑之。別名爲妾也。既名爲妾。即不得名增爲夫。故加其尊名。名之爲君也。今案賈疏義特嚴正。故錄之。

女子子在室爲父。〔疏〕

正義曰。注女子也。各本皆作子女。通典作女子。肅氏。戴氏。俱據通典改正。今從之。別於男子也。於。嚴本作然。

女子子在室爲父。〔疏〕

正義曰。注女子也。各本皆作子女。通典作女子。肅氏。戴氏。俱據通典改正。今從之。別於男子也。於。嚴本作然。

誤。關已許嫁。關。嚴徐作謂。通典。集釋。通解。毛本。俱作關。儀禮議誤云。監。巾箱。杭本。謂作關。疏。關。通也。從諸本及疏。○李氏云。上交條。女子子在其中矣。據許嫁即從降服。故重出此文。敖氏云。在室。在父之室也。與不杖期。尊適人者對言。注云。女子子者。女子也。別於男子也者。言女子子。即女子也。子是男女對父母之稱。故男稱男子。今女子重言子者。以別於男子也。云言在室者。關已許嫁者。賈疏云。關。通也。謂通已許嫁者。賈疏云。顧氏炎武云。關。該也。謂許嫁而未行。遭父之喪。亦當爲之布總箭筓髮三年也。內則曰。有故。二十三年而嫁。曾子問。孔子曰。女在塗。而女之父母死。則女反。是也。今案。顧說亦通。但鄭云。關已許嫁。明是謂已許嫁者。與未許嫁者。其服皆同也。喪服小記曰。女子子在室爲父母。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鄭注。女子子在室。亦童子也。許嫁及二十而筓。筓爲成人。成人正杖也。案彼文。女子子在室。與此正同。而鄭乃以女子子爲專指未許嫁之童子言。與此注兩歧矣。且據小記云。其主喪者不杖。則子一人杖。布總箭筓髮三年。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明有主喪者杖。則女子子皆不杖可知。辨見前傳婦人何以不杖下。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箭筓。篠竹也。髻。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髻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如著髻頭焉。小記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髻。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衰如男。〔疏〕正義曰。賈疏云。經之例。皆上陳服。下陳人。此服在下言之。子衰。下如深衣。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疏〕正義曰。賈疏云。經之例。皆上陳服。下陳人。此服在下言之。在女子子之下言之者。雷氏云。服者本爲至情。故在女子子之下爲文也。今案。妻妾女子子是正服。下子嫁反在父之室。是變服。故於此言之也。三年之文。亦至此始見者。舉後以該前。且以見箭筓髮衰。終三年而不變也。注云。此妻妾女子子喪服之異於男子者。李氏云。經杖帶屨。婦人同於男子。其異者。總箭筓。蓋以易男子之冠纓。衰則連裳爲之。故別見此四者也。云總。束髮謂之總者。既束其本。又總其末者。案內則注亦云。總。束髮。孔疏。總。烈練緇爲之。是吉時以緇爲總。喪則以布爲總也。曾子問。女服緇總。緇。白緇也。彼是在塗初聞喪之服。此是在家成服之服。故不以緇而以布。檀弓注。婦人巾服素總。黃氏餘疑所謂素者。緇與布未詳。案。布總爲斬衰以下之總。則巾服自當用緇也。程氏瑤田云。據內則。緇總之次。善緇而後緇。繼而後笄。笄則紒成矣。乃以帕圍繞所束之髮。結其末而垂之。令不飛蓬。故謂之總。然必去緇。緇。髮者也。繼去則紒露。總用布。其不以緇紒明矣。豈如今之勒子歟。云箭筓。篠竹也者。禮器。如竹箭之有筠也。注。箭。篠也。鄉射禮。箭筓八十注同。廣韻。篠同筱。說文。筱。箭屬小竹也。然則箭筓者。以小竹爲筓也。黃氏餘云。始死。將斬衰。婦人去筓。至男子括髮著麻髻之時。猶不筓。今成

服。始用箭筈。婦人箭筈終喪。有除無變。唯妾爲君之長子。雖服斬衰。不著箭筈。今案喪服小記云。箭筈終喪三年。與此文同。又小記云。齊衰惡筈以終喪。惡筈詳下記。云。髮。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斬衰括髮以麻。則婦人亦用麻。以麻者。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却繞紒。如著慘頭焉者。慘頭之制。詳士喪禮主人髮髮袒下。鄭意蓋以婦人之髮。與男子之髮。免。三者形象略同。然此指用麻布之髮言之。故士喪禮婦人髮于室注云。其用麻布。亦如著慘頭然。是也。賈疏云。髮有二種。一是未成服之髮。即士喪禮所云者是也。將斬衰者用麻。將齊衰者用布。二是成服之後露紒之髮。即此經注是也。喪服小記孔疏云。髮者形有多種。有麻。有布。有露紒也。今辨男女並何時應著此免髮之服。男子之免。乃有兩時。而唯一種。婦人之髮。則有三別。其麻髮之形。與括髮如一。其著之。以對男子括髮時也。前云斬衰括髮以麻。則婦人於時髮亦用麻也。何以知然。案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髮衰三年。鄭云。髮。露紒也。猶男子之括髮。既云猶男子括髮。男子括髮。先去冠纓。用麻。婦人亦去箭筈。用麻。故云猶也。以此證之。則知有麻髮以對男括髮時也。又知有布髮者。案此云。男子免對婦人髮。男免既用布。則婦人髮不容用麻也。是知男子爲母免時。則婦人布髮也。又成服後。知有露紒髮者。喪服傳云。布總箭筈髮衰三年。明知此服並以三年。三年之內。男不恆免。則婦人不用布髮。故知恆露紒也。故鄭注喪服云。髮。露紒也。且喪服所明。皆是成服後。不論未成服麻布髮也。何以知然。喪服既不論男子之括髮。則不容說女服之未成義也。既言髮衰三年。益知恆髮是露紒也。然露紒恆居之髮則有筈。此三髮之殊。是皇氏之說。今考校以爲正有二髮。一是斬衰麻髮。二是齊衰布髮。皆名露紒。必知然者。以喪服女子子在室爲父箭筈髮衰。是斬衰之髮用麻。鄭注以爲露紒。明齊衰髮用布。亦謂之露紒髮也。沈氏形云。三髮之說。發於皇氏。頗得經意。至齊衰期成服之髮。布總箭筈。又自爲一。蓋實四髮而二種也。程氏瑤田云。髮。婦人喪結去纓之通名。有去筈之髮。有著筈之髮。去筈之髮。猶男子之髮髮免。未成服時之制也。著筈之髮。猶男子之冠纓。既成服時之制也。是故布總箭筈之髮。斬衰之髮也。於男子則冠纓纓也。喪服所謂布總箭筈髮衰。是也。布總箭筈之髮。齊衰之髮也。於男子則冠布纓也。禮弓記夫子誨南宮縚之妻喪姑之髮。所謂縚以爲筈。喪服記所謂惡筈有首以髮。是也。皆既成服時之髮也。今案皇氏謂有三髮。分麻與布爲二。賈疏謂髮有二種。合麻與布爲一。而以成服未成服言之。其與皇氏似異而實同。孔疏既引皇說。而又駁去成服後之髮。謂止有麻布二髮。其說疏矣。沈氏。程氏。又分成服後之髮爲二。以布總箭筈爲斬衰之髮。布總箭筈爲齊衰之髮。其說益細。要之此注云髮露紒也。實爲定詁。蓋古時以纓縚髮。喪則去纓。去纓則紒露。紒與結同。即今之髮。故鄭注士喪禮及禮記。皆以去纓而紒言之。此無論未成服已成服之髮。皆爲露紒。唯未成服時。無筈。總以麻若布。自項而前。交於額上。與男子之

髮髻免同。雖繞紉而不覆紉。故紉仍露於外。鄭注士喪禮云。髮髻者。去笄纏而紉。是男子之髮髻亦露紉。與髮同。但男子成服後。則去髮髻免而冠喪冠。婦人成服後。去麻若布。服總與笄。而其爲露紉自若。故仍謂之髮。皇氏。賈氏。專以露紉爲成服後之髮。而不知未成服以前之髮亦露紉。其說猶未善也。此經云鬢三年。謂去纁而露紉。終三年不變。則所謂鬢者。自指成服後言之。皇氏謂此經不論男子之括免。則亦不容說女服未成之髮。是已。鄭氏既以露紉釋鬢。而又云猶男子之髮髻。斬衰髮髻以麻。則髮亦用麻。是以未成服之髮釋之也。沈氏彤云。此經主成服以後言。鄭欲以成服之髮。等之於未成服之髮。豈不思髮以麻若布。爲其無筓總而代之也。旣布縗箭筓以髮矣。又安用麻布之慘頭邪。麻布代筓總而不代纁。纁緇髮以爲飾。可去也。筓總以安紉而束髮。不可去也。故不筓總。第在成服之前。而纏則終喪無之。今案。沈說是也。馬氏融云。髮。屈布爲巾。高四寸。著於額上。此說左傳孔疏已辨之。詳士喪禮婦人簪于室下。注引小記者。證筓與髮之用也。男子冠而婦人笄者。孔疏云。吉時。男首有吉冠。女首有吉笄。若親始死。男去冠。女則去笄。若成服爲父。男則六升布爲冠。女則箭篠爲笄。爲母。男則七升布爲冠。女則榛木爲笄。是冠與筓相對也。男子免而婦人髮者。當襲斂之節。男子著免。婦人著髮。是免與髮相對也。但齊衰之男子。以布爲免。婦人以布爲髮。斬衰之男子。以麻爲髮。婦人以麻爲髮。是髮兼對免與髮。而記但舉免言之。故賈疏云。男子陽。多變。斬衰名髮。齊衰以下名免耳。婦人陰。少變。故齊斬同名髮也。髮髻與免之制。詳士喪禮主人髮髻祖。衆主人免于房下。云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此但言衰。不言裳。婦人不殊裳者。陳氏銍云。不曰裳。婦人裳而不裳。雷氏次宗云。縵者。當心六寸布也。在衣則衣爲縵。在裳則裳爲縵。男子離其縵裳。故縵獨在衣上。婦人向爲一服。故上下共其縵也。今案。雷說是。陳氏謂縵而不裳。非也。婦人之裳連於衣。故言衰可以該裳也。上經云斬衰裳。此不云裳。故鄭釋之。云衰如男子衰。下如深衣者。謂以當心六寸布爲衰。與男子同。其下則如男子之深衣也。案婦人之服。裳皆連衣爲之。男子唯深衣連衣裳。餘皆上衣下裳。不相連。故云如深衣也。云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者。下記云。衣帶下尺。注。衣帶下尺者。要也。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又云。衽二尺有五寸。注。衽所以掩裳際也。案此謂男子衣衰之制也。若婦人之衰服如深衣。裳連衣爲之。則不用衣帶下廣尺之布。以掩裳上際。亦不用二尺有五寸之衽。以掩裳之兩旁。故云無帶下。又無衽也。

傳曰。總六升。長六寸。箭筈長尺。吉筮尺二寸。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也。長六寸。謂出紼後所垂爲飾也。〔疏〕正義曰。經但言布總箭筈。而未言升數與尺寸。故傳明。

之。箭筓。斬衰之箭。傳云長尺。而檀弓載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榛以爲箭。亦長尺。榛箭。卽下記所云懸箭。齊衰之箭也。斬衰齊衰箭同一尺。則五服之箭皆同一尺可知。傳又云。吉箭尺二寸。見吉箭與喪箭異也。李氏云。下記有用吉箭折首之制。故於此併傳之。賈疏云。吉箭。大夫士之妻用象。天子諸侯之后夫人用玉。注云總六升者。首飾象冠數者。上斬衰。男子之冠六升。此婦人之總亦六升。故云象冠數也。敖氏云。此總六升。亦但指卒哭以前者也。其卒哭以後。當與男子受冠之布同七升。既練。則八升也。張氏爾岐云。總象冠升數。餘服當亦各象其冠布之數。云長六寸。謂出紼後所垂爲飾也者。內則注云。總。束髮也。垂後爲飾。孔疏。束髮之本。垂餘於髻後。故以爲飾也。案。紼卽髻也。鄭必知長六寸爲紼後所垂者。以其束髮爲人所不見。無寸可言也。賈疏云。此斬衰長六寸。南宮縚妻爲姑總八寸。大功當與齊同八寸。小功總麻同一尺。吉總當尺二寸。與箭同也。檀弓孔疏略同。案大功以下無正文。存以俟考。

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謂遭喪後而出者。始服齊衰期。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既虞而出。則小〔疏〕

正義曰。子。女子也。不言女子。子。省文。云嫁。則是女子子可知。反在父之室。馬氏融云。爲犯七出。還在父母之家。案。七出。詳後出妻之子爲母下。王氏肅云。嫌已嫁而反。與在室不同。故明之。蔡氏云。女出嫁。則恩隆於夫家。故爲父降服期。被出。則夫婦義絕。而恩隆於父母家矣。故仍爲父三年也。吳氏紱云。有反室不關七出者。如國亡子死。無大宗收族之類。彼若夫亡。則已爲夫三年矣。不更爲父貳斬也。互見下不杖期章無主節。注云謂遭喪後而出者。喪。謂父喪。鄭意蓋以此經子嫁反。爲父歿後被出而反者也。云始服齊衰期者。以喪後而出。則初遭父喪時未出。故服女子子適人者爲父齊衰期之服也。云出而虞。則受以三年之喪受者。案父母之喪。既虞。受以輕服。此被出在未虞之前。則虞祭後不以期喪所受之服爲受。而以三年之喪所受之服爲受也。以三年之喪受服爲受者。謂斬衰初死。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虞。以其冠爲受。受衰六升。冠七升。此被出之女。初時雖受齊衰期。至虞後。亦受衰六升。總七升。服三年之喪服也。云既虞而出。則小祥亦知之者。案虞與小祥。俱是居喪變服之節。此女被出。若在既虞後。未小祥之前。則小祥後受服。亦宜受以三年之喪受。與出而虞者同。故云亦如之也。小祥後。受以三年之喪受。謂受衰七升。總八升也。云既除喪而出。則已者。此謂既小祥而出者。女子子適人爲父期。則小祥時服已除。此後若被出。不重爲父服。故云則已。已。止也。喪服小記曰。爲父母喪。未練而出。則三年。既練而出。則已。練。

即小祥祭名。此鄭所本。但鄭又推出未處而出一層。則此記加詳耳。小記又曰。未練而反。則期。既練而反。則遂之。孔疏。未練而反則期者。此謂先有父母喪。而為夫所出。今喪猶未小祥。而夫命已反。則還夫家。至小祥而除。是依期服也。既練而反。則遂之者。若被遣還家。已隨兄弟小祥服三年之受。而夫命之反。則猶遂三年乃除。隨兄弟故也。王肅亦引小記之文。以釋此經。則與鄭義同。敖氏云。言反在父之室。明其見出於父存之時也。著之者。嫌與未嫁者異也。沈氏彤云。此文兼存歿言。敖是正解。鄭義亦當備。盛氏云。此經所陳。兼未遭喪而出。及遭喪未練而出者言也。今案。沈盛說是。或以敖駁鄭。或以鄭駁敖。均非。賈疏申鄭。謂若父未死。被出。自然是在室。與上文同。何須設此經。案。經言子嫁反在父之室。明以別於未嫁在室之女。則父存而後出者。自不得包于上女子子在室條內。賈說未酌。敖氏又云。此喪父。與未嫁者同。則其為母以下亦知之可知。經特於此發之也。自父以下。凡為此女服者。亦皆從其本服。說亦詳備。云凡女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者。敖氏謂為妻者曰嫁。兼為妾者言之曰適人。非也。稽氏云。嫁與適人。亦可通稱。但此篇之例。是專以嫁屬大夫。適人指士耳。庶人與士不別者。禮窮則同。公士大夫之衆臣。為其君布帶繩屨。士。卿士也。公卿大夫服於天子諸侯。故降。〔疏〕正義曰。士即卿也。子諸侯者也。君。謂公卿大夫也。衆臣。衆家臣也。吳氏章句云。此本在君服節內。因帶屨有異。故別言之。仍繫之此章之末。則斬衰之服猶是也。○江氏筠云。三升有半之服。戴氏震專以公士大夫之臣當之。確不可易。蓋年月既同。正君者多矣。則益其衰之升數為三升有半。豈不似國有二君乎。況其帶屨止於衆臣降之。而貴臣固不與也。禮言大夫之避著之末條。則等殺亦從可知矣。今案。賈疏以諸侯為天子臣。為君之等為義服三升有半。戴氏嘗辨之。金氏榜云。傳者於斬衰皆屨下。但言衰三升。足明君父至尊。衰同升數。則三升有半為布帶繩屨者言之也。說與戴同。江氏申戴。義亦詳。似可從。注云士。卿士也者。賈疏云。以其當公之下。大夫之上。尊卑當卿之位。故知是卿士也。李氏心傳云。以傳考之。疑士即卿字。傳寫誤也。方氏苞云。詩書多言卿士。戴記。諸侯之大夫入天子之闕曰某士。左傳。晉士起歸時事于宰旅。是也。今案。據注。則士字非誤。但鄭雖作士。據下傳云公卿大夫也。卿士之義。方說得之。天子有三公。九卿。二十七大夫。諸侯有三卿。五大夫。大國有孤一人。亦稱公。詳鄭飲禮。云公卿大夫厭於天子諸侯。故降其衆臣布帶繩屨者。案公卿大夫於私臣有君道。而於天子諸侯。則猶臣也。故其衆臣之為之服者。稍殺於天子諸侯。而降其帶屨一事。布帶與齊衰同。繩屨與大功同。其餘服杖冠經。則如斬也。云貴臣得伸。不



察其正者。謂貴臣得伸其正。依上經。皆謂也。貴臣詳下傳。又案。鄭氏散分公士與大夫之衆。臣爲二。以公士爲諸侯之士。衆臣爲大夫之衆。衆臣。不知諸侯之士亦公臣。不宜與卿大夫異服。後儒雖闢其說。與下傳終屬兩端。斷不可從。

傳曰。公卿大夫室老士貴臣。其餘皆衆臣也。君謂有地者也。衆臣杖不以卽位。近臣君服斯服矣。繩

屨者。繩非也。

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近臣。閭寺之屬。君。嗣也。〔疏〕正義曰。李氏云。言君謂有地者。則無地者無斬服矣。卽位。

卽朝夕哭位也。衆臣杖不以卽位。下於貴臣。猶庶子不以杖卽位。下於適子然也。張氏爾岐云。傳言公卿大夫之衆臣。唯家老與邑宰二者是貴臣。其餘皆衆臣。經所言爲其君布帶繩屨者。皆是屬也。公卿大夫有地。有無地。此

所謂君。謂有地者也。今案傳云。君謂有地者。卽釋經爲其君之君。指公卿大夫言也。與下君字指嗣君者別。前傳曰。君至尊也。注。謂卿大夫有地者爲君。卽本此傳。注云室老。家相也。士。邑宰也。與下君字指嗣君者別。前傳

私室之尊。主相家事。故又稱家相。曲禮。士不名家相。大夫以上。亦謂室老爲家相也。雜記。士居聖室。鄭注。士謂邑宰。與此同。詳士冠禮。宰自右少退贊命下。此家相邑宰。是公卿大夫之貴臣。其服一無所殺。與衆臣異者。以

其於君恩深義重也。云近臣。閭寺之屬者。周禮序官。內小臣。奄士四人。閭人。王宮每門四人。圉游亦如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內豎。倍寺人之數。鄭注。閭人司昏晨以啓閉者。寺之言侍也。案此數者。皆近君之小臣。公

卿大夫亦有近臣者。儀禮釋官云。禮記檀弓。季孫之母死。哀公弔焉。曾子與子貢弔焉。閭人爲君在。弗內也。是

大夫之家有閭人。左傳。宋公使寺人召司馬之寺人宜僚。齊崔子使寺人御而出。是大夫之家有寺人。故鄭云。閭寺

之屬也。云君。嗣君也者。此謂公卿大夫之子。父死而嗣爲後者。亦謂之君。故鄭以嗣君釋之。以別於上所謂君也。云斯。此也者。爾雅釋詁文。云近臣從君。喪服無所降也者。近臣常在君之左右。故其服不得與君異。嗣君爲

其父直帶菅屨。則此服亦如之。無所降也。盛氏云。近臣卑於貴臣。而其服乃無所降者。以其近君故也。今案。經但言衆臣。傳特言貴臣。以別於衆臣。而於衆臣中。又抽出近臣言之。皆以補經所未備。喪服小記曰。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唯近臣及僕妾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斯皆近臣從服。不與衆臣同之證也。云繩非。今時不借也者。今時。漢時也。傳以非釋屨。鄭以漢時不借釋之。皆據

今釋古。謂之不借者。釋名云。言賤易有。宜各自蓄之。不假借人也。○吳氏紱云。斬衰。經所未著者。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條。傳云。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所謂適孫承重者也。其承曾高之重者。亦如之。鄭答趙商云。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然則天子諸侯之孫若曾玄。皆不以孫曾之服而以臣服也。小記。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嫌不以臣服而以兄弟服。故明之。服問。諸侯之世子不爲天子服。大夫之適子爲君如士服。先儒以爲凡卿大夫之適子爲君皆斬也。

右斬衰三年

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三年者。疏也。猶〔疏〕云。正義曰。說文齊作齋。經典通作齊。王氏漸

也。承裳以齊。制而後齊也。因衰以斬。斬而後衰也。李氏云。疏衰裳。以疏布爲之。斬衰。斬而後爲衰裳。故先言斬。疏衰。衰裳已制而後齊。故後言齊也。斬衰固盛矣。而盛不足以言之。故以斬名衰。見其痛甚之意。至齊衰而始有盛稱。蔡氏云。疏衰裳齊。即齊衰也。江氏筠云。疏與斬。皆據初喪之服而言。至既葬而後斬者。改加纓緝。疏者變入沽功。故以相對。惟齊則終三年喪皆然。喪服中言齊可以包斬。故論語兩著見齊衰者。孟子對滕文公。亦祇言齊疏之服。闡百詩議。孟子所言爲對父遺斬。不知其文承三年之喪而下。欲其終三年服。故特舉齊。且若論斬。則彼於時固已成服而斬矣。案。江說以釋孟子尙可。若此經。則斬與齊對。不與疏對。以斬衰亦用盛布也。左傳言晏子盛衰斬。可證矣。今案。李說較賈疏爲簡明。而賈則又本於王也。牡麻經者。以牡麻爲首經要經。牡不帶子。惡減於苴。冠布纓者。以布爲武。垂下爲纓也。故氏云。此冠布纓。亦條屬右縫。吳氏疑義云。斬衰冠六升。視苴經杖帶爲輕。此變苴杖爲削杖。變絞帶爲布帶。非重於冠。故冠在上乃合。削杖詳前。賈疏云。纓帶言布者。以對斬衰纓帶用纁。疏屨取用草之義。斬衰章言菅屨。見草體者。以其重。此言疏以其稍輕。故舉草之總稱。李氏云。疏屨。草屨也。讀如周禮聚斂疏材之疏。姜氏兆錫云。斬衰不言三年者。斬衰無不三年。不待言也。齊衰有三年。有期。有三月。故言之。盛氏云。此於衰裳則齊之。杖則削之。以無子之麻爲經。纓帶以成布爲之。皆殺於斬也。年月同而服少異者。殊尊卑也。以父餘尊之所厭故也。布帶與絞帶對。亦象革帶也。郝氏謂大帶。非。○注云疏猶盛者。賈疏以爲直釋疏衰之疏。是也。若疏屨之疏。則傳釋爲熟制矣。詳下。王氏士讓云。齊衰三年章。只有四條。皆以繫母子之恩。而不及其

他。今案。斬衰齊衰之服。本緣父母而制。故斬衰首父。齊衰首母也。

傳曰齊者何緝也。牡麻者。泉麻也。牡麻經。右本在上。冠者。沽功也。疏屨者。蕙蒯之菲也。

沽。猶蠶也。冠尊加其蠶。

蠶功。大功也。齊衰不書受月者。〔疏〕正義曰。齊緝牡麻。泉麻之義。俱已詳前。斬衰傳下。右本在上。亦詳前。馬亦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

士喪禮注。疏屨者。蕙蒯之菲也。謂用蕙蒯之草爲屨。非與屏同。詳前。說文。蕙。鹿藿也。一曰蒯之屬。南都賦。其草則蕙茅蘋芰。廣韻。蕙可爲席。蒯本作蒯。說文。蒯。草也。左傳引詩曰。雖有絲麻。無棄菅蒯。玉藻。履蒯席。史記集解云。蒯茅之類可爲繩。郝氏敬云。蕙蒯皆草。而較細於菅。注云沽猶蠶也者。鄭注檀弓云。沽。猶略也。是沽有蠶略之義。云冠尊加其蠶。蠶功。大功也者。謂冠在首。尊。宜別於衣。故以人功蠶略之布爲之。即大功之布也。下記云。齊衰四升。其冠七升。開傳曰。大功七升八升九升。此七升之布爲大功之首。稍加以蠶略之功者也。若六升以下。不加人功。則並無蠶功可言矣。故傳曰。冠者。沽功也。謂用蠶功之布爲之。對斬衰冠六升。無蠶功也。敖氏云。冠布纓之制。與緇纓同。已見於前傳。故此唯言冠布也。不言升數者。言沽功。則爲大功之首可知。云齊衰不書受月者。亦天子諸侯卿大夫士虞卒哭異數者。此與斬衰傳注云斬衰不書受月者義同。說

前已詳

父卒則爲母。尊得伸〔疏〕正義曰。敖氏云。父在爲母期。父卒則三年。云則者。對父在而立文也。其女子子在室則無所屈而得伸其私尊也。今案。敖氏釋經注長明。馬氏融云。父卒無所復屈。故得伸重服三年也。義與鄭同。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既顙。其練祥皆行。孔疏謂先有父喪而後母死。練祥亦然。以前文父死爲母三年也。故喪服齊衰三年章云。父卒則爲母。是也。據此。是父卒即得爲母三年。孔與馬鄭無異義也。賈疏乃謂經云母者。欲見父卒三年之內而母卒。仍服期。要父服除後而母死。乃得伸三年。徐氏乾學云。經不曰父卒爲母。而曰父卒則爲母。正見父卒之後而遭母喪。即服三年也。豈必父服除而母卒。然後行三年之服乎。且子之所以不得遂其三年者。以有父在爾。父既先歿矣。復何所屈而不三年乎。此禮之必不然。而賈氏之妄。無待論者。姜氏兆錫云。經云父卒則爲母。不云父服卒則爲母。而疏乃以臆亂經。此大惑也。吳氏紱云。則云者。決辭。非難辭也。方氏苞云。則者。急辭也。但父卒即得爲母伸。疏引三驗。皆不可通。今案。則字古與即通。言父卒即爲母三年也。唐雅云。則。即也。可證。賈疏之謬。諸

儒論之甚詳。茲不備錄。其所引內則有故二十三年而嫁。開傳爲母既虞卒哭。衰七升。及服問注爲母既葬。衰八升。諸文皆無父服除後。爲母三年之義。賈之曲說。亦不足辨。至父在爲母期。父卒爲母三年。仍服齊。不服斬者。則以母之與父。恩無輕重。而分有尊卑。不可以母而並之於父也。互詳杖期章。父在爲母下。○李氏云。父卒。君母存。妾子爲其母當何服。案小記曰。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則父在。爲妾母亦杖期。同宮者惟不禫耳。父歿。君母存。得伸三年可知。萬氏斯大云。齊衰三年。首言父卒。則爲母。下卽及繼母慈母。因知妾子之爲其母。當與此同。經不言者。包於父卒爲母之中也。禮經釋例云。或謂經傳無所生母明文。何以知其兼言之也。案經云。慈母如母。慈母亦父妾也。非其所生。尙爲之三年。而謂所生母不得三年乎。蓋經所云繼母如母者。謂如適母也。慈母如母者。謂如所生母也。經文簡括。儒者罕通其意。唯漢鄭氏能窺見之。故其於總麻三月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於慈母如母注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蓋父在。則有諸侯大夫士之差。父卒。則皆得申齊衰三年也。鄭氏此注。直可補經。今案。自父言之。則有適母妾母之分。自子言之。則生我者卽母。妾子之於母。與嫡子之於母同。經無所生母明文。謂卽包於父卒爲母之中。其說是也。

繼母如母〔疏〕正義曰。賈疏云。繼母本非骨肉。故次親母後。喪之如親母。故云如母。蔡氏云。繼母。謂已母早卒。或被出之後。而父再娶以繼。已母者也。

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故孝子不敢殊也。因猶〔疏〕正義曰。賈疏云。傳以繼母

已母。故發斯問。答之繼母配父。卽是脾合之義。與已母無別。故孝子不敢殊異之也。李氏云。緣父之意。視繼母與因母不殊故也。汪氏琬云。或問繼母與母。於禮亦有不同歟。曰。有之。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此不同者也。母出則爲母服期。繼母出則不服。父歿母嫁。亦服期。繼母嫁。不從。則不服。此又不同者也。喪禮如母者二。繼母慈母是也。三年之喪。於禮爲加服。非正服也。然則設有前妻之子。不爲繼母所撫。甚則如孝已伯奇之屬。將遂不之服乎。曰。何爲其然也。非出也。非嫁也。孝子結父之心。不敢不三年也。先儒謂子當以父服爲正。父若服以爲妻。則子亦應服之。由是言之。不敢殊者。孝子結父之心。其不能不殊者。孝子之情也。今案。繼母如母。而傳以配父釋之。則服之亦以重父而已。與下慈母齊父之命義同。或謂繼母有撫育之恩。故服之。非也。設繼母來時。子已長成。亦必服之。則傳配父之義。其不可易明矣。此

聖人制作之精意也。注云：因猶親也者。盛氏云：因，猶依也。詩云：靡依匪母。故親母曰因母。今案：詩皇矣：因心則友。毛傳：因，親也。論語學而篇傳解引孔注：同。是因與親古義通。故鄭云：因，猶親也。

慈母如母〔疏〕正義曰：賈疏云：慈母非父所合，故次後也。

傳曰：慈母者何也。傳曰：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子，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

生養之終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此主謂大夫士之妾，妾子之無母，父命爲母子者也。

也。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疏〕正義曰：傳中別舉傳者，是作傳者引舊傳證成己義。皇氏瑤田云：傳

其子，今無者，終其身者，終慈母之身而已。今案：命爲母子，必母是妾，而子亦爲妾子者，以母是適，則凡妾子皆

三年如母者，謂父卒而母死，則亦服三年如親母也。傳文兩如母字，校勘記謂宜屬上讀，是也。慈母本非骨肉之

屬，又無配父之尊，而服之三年者，以父嘗命爲母子故耳。徐氏乾學云：慈母，非謂母死絕乳，使他妾乳之，卽爲

慈母也。卽妾子年已稍長，父命之爲母子，則成母子矣。故曰貴父之命也。觀小記爲慈母後之語，蓋命之爲後，而

非但命之養已，義自可見。若但命之養已，則自有庶母慈已及乳母二條，豈必等之於親母，而行三年之服乎。今

案：徐說是也。喪服小記曰：爲慈母後者，爲庶母可也。爲祖庶母可也。鄭注謂父命之爲子母者也。緣爲慈母後之

義，父之妾無子者，亦可命已庶子爲後。孔疏引此傳，謂卽爲慈母後之義。又云：祖庶母者，謂已父之妾，亦經有

子。子死，今無也。故命已之妾子與父妾爲後。故呼已父之妾爲祖庶母。顧氏炎武疑小記爲誤。沈氏彤云：此爲

後。卽鄭注爲後後所謂據承之者是也。傳曰：爲人後者爲之子。既曰以爲子，則亦可云爲後矣。亭林之說，再商

之。今案：此爲後，不過生養死喪而已。與爲大宗後者不同。小記又云：慈母不世祭。又云：爲慈母之父，母無服。鄭志：趙商問：慈母嫁，亦當爲服如繼母否。鄭答云：慈母賤，何得如繼母邪。又通典載劉智廣尉之說：謂孫不

歿。乃大功。明天子庶子亦然。何有命爲母子。爲之三年乎。故知主謂大夫士之妾與妾子也。云其使養之。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己之服可也者。敖氏云。謂妾或自有子。或子之母有他故。不能自養其子。是以不可命爲母子也。但使慈之而已。若是。則其服唯加於庶母一等可也。今案小功章君子爲庶母慈己者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己加也。注。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之子。案。禮爲庶母總。以慈己加至小功。彼是適子服庶母慈己者之服。此妾子。於妾之慈己者。有撫養之恩。而無母子之命。則但服小功。不服三年。與適子爲庶母慈己者同。故鄭云亦也。南史司馬筠傳載梁武帝曰。禮言慈母有三條。一則妾子無母。使妾之無子者養之。命爲母子。服以三年。喪服齊衰章所言慈母如母。是也。二則嫡妻無母。使妾養之。雖均乎慈愛。但嫡妻之子。妾無爲母之義。而恩深事重。故服以小功。喪服小功章所以不直言慈母。而云庶母慈己者。明異於三年之慈母也。其三。則子非無母。擇賤者視之。義同師保。而不無慈愛。故亦有慈母之名。師保無服。則此慈母亦無服矣。內則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此其明文。言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謂擇取兄弟之母也。子游所問。自是師保之慈。非三年小功之慈也。故夫子答以非禮云云。豈非師保之慈母無服之證乎。鄭康成不辨三慈。混爲訓釋。引彼無服以注慈己。後人致謬。實此之由。今案管子問篇。子游問曰。喪慈母如母。禮歟。孔子曰。非禮也。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昔者魯昭公少喪其母。有慈母良。及其死也。公弗忍也。欲喪之。有司以聞曰。古之禮。慈母無服。今也君爲之服。是逆古之禮而亂國法也。鄭注禮所云者。乃大夫以下。父所使妾養妾子。此無服。指謂國君之子也。據此。則管子問及內則所云慈母。與此章慈母。名同而實異。緣無母子之命。而國君之禮。又與大夫以下異也。梁武帝分別三條。意亦近是。但皆鄭注爲未合耳。互詳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傳下。云大夫之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士之妾子爲母期矣。父卒。則皆得伸也者。此鄭因經無妾子爲母明文。故推言之。以明大夫士之妾子。亦父卒爲母三年也。大夫妾子。父在。爲母大功。見大功章。士之妾子爲母期。經無明文。蓋包於下杖期章父在爲母之中也。

○吳氏疑義云。呂氏四禮疑載慈母注。有謂所生之母死。父命別妾撫育者十三字。

母爲長子〔疏〕

正義曰。賈疏云。長子卑。故在母下。馬氏云。母不傳重。無五代之義。而隨父服三年。從於夫也。母爲長子服。不可以重於子爲己也。此服齊。不服斬。義與彼同。小記又云。

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案此爲長子三年。謂適子之妻爲長子也。詳下。



傳曰何以三年也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不敢降者不敢以己尊降祖禰之正體〔疏〕正義曰云何以者據母爲衆子

故俱爲長子三年此如隆之服也不宜云不降父母於子其正服但當期初非降服今案敖說亦近是但傳意謂父不降長子與衆子同服故母亦不敢降耳注云不敢降者不敢以己尊降祖禰之正體者此注本上父爲長子傳云正體於上言也雷氏云父之重長以居正嫡之階當爲先祖之主故也母亦以此義而加崇焉夫父之服長以其仰述祖禰堂構斯荷母亦以其承夫嗣業三從是寄父尚不以大夫之服降祖禰之主母亦安敢以婦人之尊降所天之嫡故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以父況母明父猶屈體母宜無嫌如舊曰妻從服則當云夫所不降妻亦不敢降今言父母者豈非自子而言也今案雷云如舊曰妻從服者蓋舊解以此節爲妻從夫服故雷駁之言如舊說云妻從夫服則傳當云夫妻今言父母明是據此子爲祖禰之正體故不敢降則雷說正申明鄭義耳或疑父在子爲母期而母爲長子三年不分父在與否又婦爲舅姑期而爲長子三年俱嫌於過李氏云母爲三年自爲服祖禰之正體無厭屈之義方氏苞云婦爲舅姑期其情適至是而止長子死家之大變先祖之正體摧故與夫同其戚今案父在爲母期婦爲舅姑期一則屈於父之尊一則明所天之重乃盡人皆然此母爲長子三年必其夫爲適子承宗者乃得服之蓋此禮重爲尊祖敬宗而設故不嫌於過也善乎萬氏斯大之言曰此母專指宗子之妻非凡爲母者皆爲長子三年也據傳云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是母之服重從乎父也上父爲長子傳云正體於上又乃將所傳重也注云重其當先祖之正體是父之服重尊乎祖也故傳又云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不繼祖也然則庶子之妻其服長子也亦從夫而殺矣豈得三年乎當與爲衆子不杖期同案萬氏所言宗子兼大宗小宗言即繼禰者之妻亦爲長子服三年也下記云妻爲君之長子惡筭有首布總喪服小記云妻爲君之長子與女君同鄭注不敢以恩輕輕服君之正統然則凡適子之妻爲長子三年其妾從服三年亦重君之正體也戴氏德云繼母爲長子亦三年小記又云妻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盧氏植云謂俱有過而出女君爲其子服嫌妾當從服故言不也案此條兼衆子期言不專爲長子也○吳氏紱云小記曰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則其承曾高祖母之重者亦如之上斬章傳云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妻若子則所後者之繼妻亦同如爲人後而兼承重則所後或祖母若曾祖高祖母並同也女子子反在父室者父不在爲母三年

儀禮正義 十卷二十一

右齊衰二年

卷二十二

疏衰裳齊牡麻經冠布纓削杖布帶疏屨期者〔疏〕正義曰此服自疏衰至疏屨皆與前章不殊而備列之

故須重列也。敖氏云是章凡四條其言爲母其一言爲妻也。以禮考之爲母宜三年而服期者不敢同於母故爾。然則出故屈而在此也。妻以夫爲至尊而爲斬衰三年夫以妻爲至親宜齊衰三年而服期者不敢同於母故爾。然則二服雖在於期實有三年之義。此杖屨之屬所以皆與三年章同也。賈疏又云此章雖止一期而傳杖具有案。下雜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此謂父在爲母即此章也。母爲父所屈而至期猶伸禮杖爲妻亦伸。吳氏紱云此期固是有禫然亦有辨。凡禫必主喪者主之母之喪父爲之禫故子從父而禫之。若出母與繼母嫁而從者則已非喪主無禫也。今案喪服小記云爲父母妻長子禫又云宗子母在爲妻禫案唯言宗子母在爲妻禫則其餘父母在爲妻皆不禫可知也。下傳云父在則爲妻不杖曾子問女未廟見而死壻不杖然則爲妻禫杖亦有不得伸者矣。

傳曰問者曰何冠也曰齊衰大功冠其受也總麻小功冠其衰也帶緣各視其冠問之者見斬衰有二

章不知其冠之異同爾。緣如深衣之緣今文無冠布纓〔疏〕正義曰此傳者設爲問答以明齊衰以下之冠布兼明帶之緣與冠布同也。先總受何者凡喪制服所以表哀哀有盛時殺時其服乃隨哀隆殺故初服麤惡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斬衰裳初三升冠六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冠爲受受衰七升冠八升此是葬後祥後皆更以輕服受之故有受冠受服之名其降服齊衰初死衰裳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七升冠八升正服齊衰五升冠八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八升冠九升義服齊衰六升冠九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九升冠十升降服大功衰七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爲受受衰十升冠十一升正服大功衰八升冠十升既葬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大功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衰十一升冠十二升以其初喪冠

升數。皆與既葬受衰升數同。故云齊衰大功冠其受。又曰小功總麻冠其衰者。謂降服小功衰冠皆十升。義服小功衰冠皆十二升。總麻十五升。抽其半而七升半。衰冠升數亦同。李氏云。冠其受者。以受衰之布爲冠也。冠其衰者。冠與衰同也。大功以上有受。故冠其受。小功以下無受。故冠其衰。盛氏世佐云。帶緣。布帶之緣也。各。各齊衰以下也。斬衰絞帶無緣。齊衰以下。以布爲帶。又有緣。輕者飾也。云帶緣各視其冠。則帶之升數。各視其衰歟。賈疏分帶緣爲二物。訓緣爲中衣之緣。非。故指爲冠衰之緣。尤誤。夫重服斬而不緝。齊衰僅緝之而已。其冠。則五服皆條屬外畢。安得有緣。今案。盛說是也。斬衰絞帶。賈謂以苴麻爲之。則齊衰以下之絞帶雖用布。其升數亦當與衰同。不當與冠同。賈於前章疏云。布帶。以七升布爲之。非也。此傳所云各視其冠者。帶之緣耳。非謂帶也。玉藻。天子素帶朱裏終辟。而素帶終辟。大夫素帶辟垂。士練帶率下辟。鄭注。辟讀裨。易之裨。裨。謂以繒采飾其側。是帶有緣也。此帶之緣。各與其冠布升數同。當謂大功以下服輕者。若齊衰以上。帶未必有緣也。於此言之者。因廣陳大功以下之冠而并及之耳。注云問之者。見斬衰有二。其冠同。今齊衰有四章。不知其冠之異同爾者。此鄭釋傳發問之意也。斬衰有二。謂三升及三升有半也。齊衰有四章。謂三年。及杖期。不杖期。三月也。斬衰冠俱六升。此齊衰四章。不知其冠之異同。故於此發問也。故氏云。問者惟疑此章之冠。答者則總以諸章之冠爲言。以其下每章之服。亦各自不同故也。云緣如深衣之緣者。玉藻言深衣之制云。緣廣寸半。注。緣。飾邊也。鄭以深衣之緣。人所共曉。故以彼況此。謂此緣亦是飾邊也。賈因注言深衣之制云。緣廣衣。致滋後人之謬。云今文無冠布纓者。鄭以此章所陳服制。俱與前章同。不應獨無冠布纓三字。故從古文。不從今文也。鄭本經傳相連。故於此釋之也。

父在爲母〔疏〕正義曰。李氏云。喪服四制曰。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天無二日。土無二王。國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治之也。故父在爲母齊衰期者。見無二尊也。此以權制者也。猶心喪三年。今案。不言繼

母慈母者。父在爲母期。則爲繼母慈母亦期可知。士之妾子。父在。爲其母亦期。褚氏云。庶子爲母。與父異宮者得伸禪與杖。同宮者不禪。雖杖而不以卽位。見小記。又案。大夫之妾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君之庶子。父在。爲其母練冠麻衣纓緣。既葬。除之。不在五服之中。詳下大功章及記。

傳曰何以期也。屈也。至尊在。不敢伸其私尊也。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疏〕正義曰。以子爲母當三年。今服

期。故問也。屈也以下。答辭。私尊謂母。據子言之。馬氏云。屈者。子自屈於父。故期而除母服也。父至尊。子不敢伸母服三年。賈疏云。父非直於子爲至尊。妻於夫亦至尊。母則於子爲尊。夫不尊之。故言私尊也。子於母屈而期。心喪猶三年。故父雖爲妻期而除。三年乃娶者。通達子之心喪之志故也。左傳。晉叔向云。一歲王有三年之喪。二。據太子與穆后。天子爲后亦期。而云三年喪者。據達子之志而言三年也。朱子云。父在爲母期。非是。薄於母。只爲尊在其父。不可復尊在母。然亦須心喪三年。吳氏澄云。夫爲妻之服既除。則子爲母之服亦除。家無二尊也。方氏苞云。祥禫而後。父將舉吉禮。而已之服不除。則不可與於祭。抑父已禫矣。至三年闋而又禫。父主之乎。已主之乎。均有所不可也。吳氏紱云。此所謂夫爲妻綱。父爲子綱也。凡傳言屈。與厭不同。屈者。爲服之人自屈而不得伸也。厭者。死者爲尊者所厭也。講者多混宜別之。今案傳云。父必三年然後娶。達子之志也。二語申明經義特深。蓋古人爲母期。雖不得三年。亦必盡心喪之實。故父俟三年乃娶以達之。顧氏炎武云。假令娶於三年之內。將使爲之子者何服以見。何情以處乎。理有所不可也。抑其子之服於期。而申其父之不娶於三年。聖人所以損益百世而不可改者精矣。敖氏乃謂三年後娶。所以終聯合之義。非爲達子之志。意主駁傳。而不知於禮意已失也。○通典。唐前上元元年。武后上表。請父在爲母終三年之服。詔依行焉。開元五年。盧履冰上言。准禮。父在爲母。一周年除靈。三年心喪。請仍舊章。庶叶通禮。于是下令百官詳議。田再思建議云。服紀重輕從俗。斟酌隨時。循古未必是。依今未必非也。履冰又上疏曰。天無二日。土無二君。家無二尊。以一理之也。所以父在爲母服周者。遮二尊也。元行沖奏議。今若捨尊厭之重。虧嚴父之義。事不師古。有傷名教。開元七年。下敕曰。惟周公制禮。當歷代不刊。況子夏爲傳。乃孔門所受。諸服紀宜一依喪服文。自是卿士之家。父在爲母行服不同。議者是非紛然。元行沖謂人曰。聖人制厭降之理。豈不知母恩之深也。但尊祖貴禰。欲其遠別禽獸。近異夷狄故也。人情易搖。淺俗者衆。一案其文度。豈可正乎。後蕭嵩與學士改修五禮。又議請依元敕父在爲母齊衰三年。遂爲成典。朱子曰。喪禮須從儀禮爲正。又曰。父在爲母。虛履冰議是。徐氏乾學云。父在爲母。不止期歲也。雜記曰。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注云。父在爲母。則是名雖爲期。而其實十有五月。與他期服有異。又益以心喪之禮乎哉。華氏學泉云。天尊地卑。而乾坤定。父。天也。母。地也。地統乎天。母統乎父。陰陽之大分。人道之大防也。夫資於事父以事母而愛同。然而父在爲母三年。嫌於無父也。故不得不屈而期。聖人之制服。凡以順天地之理。定尊卑之分而已。是故知地之不同於天。則知母之不同於父矣。知陰之必屈於陽。則知父在不得伸私尊於

母矣。自唐武后始創父在爲母三年之說。而百王之典禮。以一悍妻暴母易之。迄千百年而莫之能正。何後世之信周公孔子。不如其信武氏也。然自武氏以後。猶爲母齊衰。至明洪武時。始易以斬。而父母之服。凡衰裳帶經之制。悉混同而無別。先王制禮之意。蕩然無復存焉。然而人心安之。蓋嘗推其故。父尊而母親。故人之親其父。常不如親其母。人之欲伸其私尊於母也。常過於欲尊其父。故父尊於母者。天理之公也。同母於父者。人情之私也。理之公。不勝其情之私。宜乎武氏之制一易。迄千百年莫之能正。又從而甚焉者矣。子夏曰。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禽獸是也。野人則曰。父母何算焉。夫父母何算。野人之論也。然則今有聖人作。其於此必有所不安者矣。

妻〔疏〕正義曰。賈疏云。妻卑於母。故次之。徐氏乾學云。妻服既爲之杖。又爲之禭。同於父在爲母。所以報其三年之斬。異於他服之齊衰期也。盛氏云。此謂適子父沒者也。士之庶子父在亦同。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妻。在大功章。公子爲其妻在五服之外。父沒乃爲之大功。

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適子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服問曰。君所主。〔疏〕正義曰。以父爲妻亦期。故問也。此云何以期也。與上爲母云何以期也。語同而意別。上問怪其輕。此問怪其重。故雷氏云。妻卑。以擬同於母。故問。深於常也。妻至親也。答辭。馬氏云。妻與已共承宗廟。所以至親也。陳氏銓云。以其至親。故服同於母。雷氏云。不直云至親。而言妻者。明其齊體判合之親。以別於至極之稱而言。注云適子父在。則爲妻不杖。以父爲之主也。服問曰。君所主。夫人妻。明其齊體判合之親。以別於至極之稱而言。注云適子父在。妻期而不杖。以父主其喪故也。父在則爲妻不杖。本下不杖章傳文。引服問者。證父主適婦喪之事。彼注云。言妻。見大夫以下亦爲此三人爲喪主也。則士亦主適婦之喪明矣。云父在。子爲妻以杖即位。謂庶子者。案喪服小記云。父在。庶子爲妻。以杖即位可也。此鄭所本。孔疏。男主適婦。則適子不得杖。男不主庶婦。故庶子爲妻可以杖即位。是也。以上依鄭義釋之。但經於此章止云妻。無適子庶子。及父在父沒之分。下不杖章云。大夫之適子爲妻。則又似專言大夫之適子。不以通於士。竊疑士卑。父在。適子庶子爲妻皆得杖期。大夫尊。父在。庶子爲妻大功。其適子爲妻。雖不降其期服。而降在不杖章。不杖則不禭。以示與父沒者有別也。若父沒之後。大夫之適子庶子爲妻。皆得杖期。故於此章惟言妻。而於下章特言其異者曰。大夫之適子爲妻。而傳以父在釋之也。大夫之庶子。父沒爲妻得杖期者。大功章大夫之庶子爲妻條注云。言從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是也。又據小記孔疏引或問。



云。適婦之喪。長子亦得有杖。祇不得即位。然則適子之異於庶子者。在不以杖即位。非不杖也。又雜記云。爲長子杖。則其子不以杖即位。孔疏。其子。長子之子。祖在不厭孫。其孫得杖。但與祖同處。不得以杖即位。案。此是祖主子喪。而孫亦得杖。唯不以即位。與小記疏所引或說合。可證士主適婦之喪。而其適子亦得杖也。如謂士之適子父在不杖。則經於下章當云大夫士之適子爲妻。不得專言大夫矣。總之經以杖期不杖期分章。而於不杖期章唯言大夫之適子。則士之適子在杖期章明甚。傳惟於大夫之適子發不杖之義。則士之適子爲妻亦杖明甚。鄭氏此注。似猶欠審察耳。至雜記所云爲妻父母在不杖。孔疏以不杖專指父在言。雖無大夫之子之文。要自主大夫子言之。戴記雜出漢儒。文或不詳。此經及傳。固自昭昭可據也。互詳不杖章大夫之適子爲妻下。

**出妻之子爲母。**出猶疏正義曰。出母與嫁母。非服之正。故列妻後。經不云出母。而云出妻之子爲母者。當云。父在爲母厭尊。故屈而從期。出母服不減者。以本既降。義無再厭故也。敖氏云。出妻之子。生於父在者也。若父沒。則或有無服者矣。如下傳所云者是也。高氏愈云。出妻之子爲母期。蓋指父沒言之。父沒。本應爲母齊衰三年。因其出也。故降爲期。不敢欺其死父也。若父在而出母沒也。惟其心喪乎。盛氏云。此禮該父存沒而言也。今案諸說。以高爲是。父不爲出妻服。則子於父在不爲出母服。明矣。況父在爲母期。以父服至期而除。子不敢過之。亦服期而止。豈出母父所不服者。而子敢服之於父側乎。然則爲母期者。以父在而屈。爲出母期者。必父沒乃伸。賀氏以父在爲母例之。猶非也。或謂經言子者。皆有父之稱。似當以父在爲是。不知經若言出母。則似子出其母。於義有乖。故係父言之。而云出妻之子。與他章言子者有別。義已詳雷氏說矣。黃氏榘云。出妻之子。爲母杖期。父卒母嫁無明文。漢石渠議。問父卒母嫁。爲之何服。蕭太傅云。當服期。爲父後則不服。章玄成以爲父沒則母無出義。王者不爲無義制禮。若服期。則是子貶母也。故不制服也。宣帝詔曰。婦人不養舅姑。不奉祭祀。下不慈子。是自絕也。故聖人不爲制服。明子無出母之義。玄成議是也。吳氏紱云。此謂出母之反在父室者也。義雖絕於夫。恩猶繫於子。故爲之期且杖。不杖。則疑於旁親也。若出而再適。則無服。以并自絕於子也。蔡氏云。出母不嫁。爲父守也。其情可憫。爲之杖期。宜也。出母而嫁。則甘自絕於我父。而失身於人。不爲之服。亦宜矣。舊說以爲出母而嫁。亦服杖期者。非也。今案。大戴禮云。有所取。無所歸。不去。是古之出妻者。大都使之歸還本宗而已。非出之使適他族也。小記曰。未練而反。則期。惟其未嫁。故夫可命之反也。據石渠議。嫁母本無服。則出而嫁者。更無論矣。故

經無爲嫁母杖期之文。其服者。以己之從之耳。徐整問出母亦當報其子否。射慈答曰。母亦報子期也。李氏云。母雖出。自爲其子期。小記曰。妾從女君而出。則不爲女君之子服。妾不服。則女君固自服之也。今案。此說自確。經不云報者。於下總言之也。詳父卒繼母嫁條。通典。鄭答趙商云。繼母而爲父所出。不服也。徐邈答劉問之間庶子服出嫡母云。以經言出妻之子爲母。明非所生則無服也。許猛答步熊問爲人後者本生母出及所後母出云。爲人後者不應服親母出。以廢所後者之祭也。爲所後者若子。言若者。明其制如親。其情則異也。母出。亦當異於親子矣。雷氏云。不直言爲出母。嫌妾子及前妻之子爲之服。敖氏云。此禮亦關上下言之。若妾子之爲其出母。或有不然者。非達禮也。今案以理論之。嫡母。繼母。所後母。非己所生。其出也固無服。本生母出。以爲人後而無服。若繼妻及妾所生之子於其母之出也。亦宜服期。以母子之義同也。敖說似亦可通。○注云出猶去也者。國策注云。去。謂遣之。漢書注云。去。謂逐之。此出亦謂遣逐之。不使在室。故義與去同也。此經出妻謂之出。大戴禮謂之去。公羊注謂之棄。大戴禮本命篇云。婦有七去。不順父母去。無子去。淫去。妒去。有惡疾去。多言去。竊盜去。不順父母去。爲其逆德也。無子。爲其絕世也。淫。爲其亂族也。妒。爲其亂家也。有惡疾。爲其不可與共染盛也。多言。爲其離親也。竊盜。爲其反義也。婦有三不去。有所取。無所歸。不去。與更三年喪。不去。前貧賤。後富貴。不去。孔氏廣森云。婦人雖應此三事。若淫與不孝。猶當去之。禮故有婦當棄而出者。公羊傳莊二十七年何注云。婦人有七棄。無子棄。淫洗棄。不事舅姑棄。口舌棄。盜竊棄。嫉妒棄。惡疾棄。義與大戴同。此婦人犯七出之事也。鄭氏易注云。嫁於天子。雖失禮。無出道。廢遠而已。若其無子。不廢遠之。

傳曰出妻之子爲母期則爲外祖父母無服傳曰絕族無施服親者屬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

母無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在旁而及曰施親者屬。疏正義曰。案此傳因經而推言之。母子至親。無絕道。見其異於見在之母者有此二義。

以補經所未及也。當以出妻之子爲母期至親者屬爲一條。出妻之子爲父後者至不敢服其私親也爲一條。程氏瑤田云。據兩出妻之子文法。則兩條皆爲子夏傳。別出兩傳曰。皆爲引舊傳證成己義也。賈以後出妻之子二句。承親者屬句爲文。遂以爲舊傳釋爲父後者不合爲出母服。而以末一傳曰爲子夏釋舊傳意。大誤。褚氏云。經所言皆指有服者。傳則有明其無服者。此出妻之子爲父後者則爲出母無服二句傳也。顧氏炎武以下有傳曰二字。遂指爲經文。誤。

甚。今案。程氏稽氏之說是也。服問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案。爲繼母之黨服。則不爲其母之黨服。明甚。傳唯言外祖父母。舉其重者。以見輕者皆無服耳。敖氏云。絕族無施服。言所以爲外祖父母。無服也。親者屬。言所以爲出母期也。此傳者引舊禮。而復引傳以釋之也。下放此。吳氏紱云。出母。已雖爲服。妻則不從服出姑。子亦不服出祖母。蓋私恩祇在一身。而大義已絕也。又案。喪服小記曰。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無服也者。喪者不祭故也。朱子曰。出母。爲父後者無服。此尊祖敬宗。家無二上之意。先王制作。精微不苟。蓋如此。敖氏云。與尊者爲一體。釋爲父後也。母不配父。則爲子之私親。郝氏云。適子後父。與父爲體。父至尊也。若服私親。是違尊。故不敢。今案。喪服小記云。喪者不祭故也。與此傳似異而實同。彼注云。適子正體於上。當祭禮也。蓋與尊者爲一體。即承宗廟祭祀之重。故不敢服私親而廢宗祀也。此無服。唯承宗祀者一人。雖無服。猶持心喪。其餘則皆服杖期也。經但著出母之服。未言爲父後者不服。故傳明之。昔人因此遂有謂父在則服。父沒不服者。誤之甚矣。檀弓載子上之母死而不喪。斯時。子思猶在也。檀弓又云。伯魚之母死。期而猶哭。此父在爲母期也。而孔疏亦以出母解之。謬。江氏永鄉黨圖考云。近甘氏紱辨孔子無出妻之事云。檀弓載門人問子思曰。子之先君子喪出母乎。此殆指夫子之於施氏而言。非謂伯魚之於齊官也。初。叔梁公娶施氏。生九女無子。此正所謂無子當出者。家語後序謂叔梁公始出妻。是也。此說甚有理。施氏卒。夫子爲之服期。蓋少時事。子思云。昔者吾先君子無所失道。先君子。謂孔子。非謂伯魚。孔子雖有兄孟皮。妾母所生。則孔子實爲父後。在禮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聖人以義處禮。父既不在。施氏非有他故。不幸無子而出。實爲可傷。故從其隆而爲之服。設有他故被出。則當從其污。不爲之服矣。所謂無所失道也。若伯魚之母死。當守父在爲母期之禮。過期當除。故抑其過而止之。何得誣爲出母也。今案。子思答門人之問。不言不喪出母之故。而但云道隆道污者。正以夫子爲父後而喪出母。爲過禮之事故耳。檀弓此節。解者紛紛。俱無是處。唯江氏說實得情理之正。故特錄之。注云在旁而及曰施者。此母黨之服。是旁服。非正服。故云施服。禮記大傳亦云。絕族無移服。親者屬也。自是相傳有此語而傳者引之。但大傳作移。釋文移或作施。同以歧反。移。猶旁也。孔疏無移服。言不延移及之。此母出。則母之族亦與父族絕。而不爲親矣。故不延移爲服也。李氏云。施讀如詩莫莫葛藟。施于條枚之施。云親者屬。母子至親。無絕道者。言母之族可絕。而母子至親之恩。無可絕也。釋名釋親屬云。屬。續也。恩相連續也。孝經云。父母生之。續莫大焉。故父沒爲服杖期。父在則持心喪也。

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疏正義曰馬氏云繼母爲已父三年喪禮畢嫁後夫重成母道故隨爲之服

故隨爲之服惠氏棟云如馬注則傳云貴終是終父三年喪然鄭下注但云嘗爲母子貴終其恩則鄭意不以母

之服父喪與否也今案惠說是但鄭於此節雖無注而於檀弓子思之母死於衛節注云嫁母齊衰期則以此經父

卒繼母嫁爲服期與馬同矣從蓋訓爲虛字也王氏肅云從乎繼母而寄育則爲服不從則不爲服也則報

不服則不報庚蔚之謂王順經文鄭附傳說王卽情易安於傳亦無礙敖氏云父卒而繼母不嫁則爲之三年從

之嫁則期顧氏炎武云從字句謂年幼不能自立從母而嫁也母之義已絕於父故不得三年而其恩猶在於

子不可以不爲之服也盛氏云賈疏以從爲之服爲句從鄭義也後儒以從字絕句用王說也以義斷之當以王

說爲正蓋繼母本非屬毛離裏之親又改嫁與父絕乃令前妻之子之自居其室者亦爲之服此於情爲不稱而於理

亦有未順者矣唯從繼母而嫁者則爲之服以其有撫育之恩故也今案如王說從字方有著落如馬鄭說則從字

似贅文矣姜氏兆錫以王說爲不易之定論是也經但言繼母之嫁而無父卒母嫁之文蓋舉繼母以該親母而子之從之

嫁而子從乃爲之服則母嫁而子不從者皆不爲服可知謂繼母嫁而子從之者必爲之服則親母嫁而子之從之

者亦必爲服可知此省文以見義也六朝諸儒沿用鄭說每謂嫁母有服蔡氏德晉云母嫁則自絕於父而母

子之恩亦絕義宜無服故夫死改嫁子不從則不服譙周乃云父卒母嫁非父所絕袁准因云爲父後猶服

嫁母徐原一駁之謂適子之不喪出母者以凶服不得祭廟也母嫁而子得不從則其子尙有大功同財之親而在母亦可

誓命之嫁也此而可服安在出母之不可服乎江氏筠云母嫁而子得不從則其子尙有大功同財之親而在母亦可

不嫁其嫁也己自絕於其父而并絕其子何杖期之有乎案此二說是也敖氏云報者以其服反服之名謂

出妻於其子與此繼母皆報也是報爲總承兩節之辭盛氏駁之謂上文出母不云報者以出母於其子骨肉至親不

因報施而服故空其文不知母既報出卽不足以加尊故言報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亦言報可證也敖說是程氏

瑤田云報者同服相爲之名以期報期以大小功報大小功以總報總無此重彼輕之殊故謂之報然在喪服有

兩例其一此爲彼服而見報文則彼之爲此不復舉其服也如杖期章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而繼母爲

所從之子期不見杖期章是也其一此爲彼彼爲此並舉其服經卽不復見報文而傳必見報之文也如不

杖期章昆弟之子爲世叔父母世叔父爲昆弟之子世叔母爲夫之昆弟

之子並見於經而傳必曰報之是也今案以此推之餘可知矣

傳曰。何以期也。貴終也。〔疏〕正義曰。傳以繼母嫁。當與出母殊。而亦期。故問也。通典載皇太后。與

之適人。使無窮屈之難。故曰貴終也。若偏喪之日。志存喪貳。不遵共姜靡他之節。而襲夏姬無厭之欲。輕忽先

亡。棄己如遺。何貴終之有。郝氏云。父死。從繼母嫁。是相依也。生相依。死相棄。是無終也。生依之。死服

之。所以貴終。終其爲母子之義也。秦氏惠田云。貴終。貴繼母之嫁。而能終撫字之恩也。非嘗爲母子之說也。繼母

嫁。則無服矣。今案。皇氏、郝氏。以終屬子說。即注貴終其恩之意。秦氏以終屬嫁母說。義尤精。又案。崔凱、

賈蔚之。謂爲父後者。雖從繼母嫁。亦不服。萬氏斯大云。身爲父後。業從母往。已不能如常禮行爲後事。其服自

不容無。果能如禮爲父後。則已克自立。不從繼母往矣。不從。又奚服哉。盛氏云。此不別其爲父後與否者。以從

乎繼母而嫁。必其幼弱不能自存者也。受恩既同。持服豈得而異。故無分乎適庶也。今案。此傳但云貴終。不云爲

父後者無服。以此服本由從制。繼母嫁而子從。雖爲父後者亦服。繼母嫁而子不從。雖不爲父後者亦不服也。葛氏

盛氏之說得之。或疑從一之義。終身不改。禮。婦人不貳斬。而乃爲嫁母制服。又爲繼父制服。何哉。曰。此聖人

恤孤之義。不得已而制之。禮之權也。蓋夫死子幼。無大功之親。相養以生。守死固爲義。而孤則無與立矣。嫁而

以從。俾不致轉於溝壑。則於子猶能終其恩。故不可絕也。互詳繼父條下。○吳氏紱云。爲母。則繼母慈母皆如

母。爲妻。則繼妻如妻。適孫承祖母之重。曾玄孫承曾高祖母之重者。祖父在。若曾高祖父在。亦如之。爲人後

者。所後父在。爲所後母若繼母。亦如之。女子子反在室者。父在爲母若繼母。與在室同。今案。黃氏補服有大夫

之庶子爲妻杖期。大夫之適子父沒爲妻杖期。二條。徐氏乾學刪大夫之庶子爲妻一條。是也。大夫之庶子。父沒爲

妻。已該於經妻內。若父在爲妻大功。不服期也。

### 右齊衰杖期

不杖麻屨者。此亦齊衰。言〔疏〕正義曰。賈疏云。此不杖章。輕於上禭杖。故次之。注云此亦齊衰。言其異於

其餘疏衰裳齊。杜麻經。冠布纓。布帶。及期。謂此亦齊衰之服。唯不杖。與上杖異。麻屨。與上疏屨異。故經特言之。

年之喪。達乎天子諸侯。雖絕期。尙爲后齊衰。變除之日。不盡同故也。

祖父母。

〔疏〕正義曰。此孫爲祖父母服也。女孫在室同。出嫁亦不降。郝氏云。此有父在之正禮。父沒。達孫爲其

年章。有繼母如母之文。而此不言繼祖母者。古文簡省。已包於祖母之中也。汪氏琬云。繼祖母與祖庶母有辨。繼祖母之沒也。祔於廟。而祖庶母不祔。夫既祔於廟。而爲之孫者。方歲時享祀之。而可以無服乎。今案。喪服小記云。妾母不世祭。則庶子之子。不爲祖庶母服也。

傳曰。何以期也。至尊也。

〔疏〕正義曰。賈疏云。祖爲孫止大功。孫爲祖何以期。答云。至尊也者。祖是至尊。故期。若然。不云祖至尊。而直云至尊者。以是父之至尊。非孫之至尊也。今

案。此說非。凡子孫於一本之親。雖有遠近之不同。而其奉爲至尊則一。以統緒所自來也。故傳於父言至尊。於祖言至尊。而於曾祖父母。傳云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則自曾高以上。皆爲至尊可知。朱子曰。父母本是期。加

成三年。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本是大功。加成期。其從祖伯父母叔父母小功者。乃正服之不加者耳。敖氏云。謂不可以大功之服服至尊。故加而爲期也。

世父母。叔父母。

〔疏〕正義曰。此昆弟之子爲之服也。世叔非正尊。而爲祖之子。故次祖後。爾雅。父之昆弟。先

父。則繼世者也。故曰世父。說文叔作未。从上下。言尊行之小者。釋名。父之兄曰世父。言爲嫡統繼世也。又曰伯

父。伯。把也。把持家政也。叔。少也。案。世母亦稱伯母。見雜記。盛氏云。父之先生者不皆世嫡。而爲祖後者亦

存焉。故謂之世。吳氏廷華云。二者不言適庶。蓋其服同。

傳曰。世父叔父何以期也。與尊者一體也。然則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

之也。父子一體也。夫妻一體也。昆弟一體也。故父子首足也。夫妻脾合也。昆弟四體也。故昆弟之義



無分。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故有東宮。有西宮。有南宮。有北宮。異居而同財。有餘則歸之宗。不足則資之宗。世母叔母。何以亦期也。以名服也。資者。世父爲小宗。典宗事者。資取也。爲姑在室。亦如之。

〔疏〕正義曰。傳先問世父叔父。而後問世母叔母者。以欲明一體之義也。言何以者。雷氏云。非父之所尊。嫌服重。故問也。與尊者一體也。答辭。馬氏云。與父一體。故不降而服期。陳氏銓云。尊者父也。所謂昆弟一體也。李氏云。五屬之服。同父者期。同祖者大功。同曾祖者小功。同高祖者總。世父。叔父。與己同出於祖。應服大功。以其與父爲一體。故進服期也。盛氏云。尊者。兼祖者父。言世叔父者。祖之子。而父之昆弟也。下云。父子一體。昆弟一體。是世叔父與己之祖若父皆爲一體也。以是而加隆焉。故爲之期也。案。盛說與馬陳異。卻亦可通。又問昆弟之子者。以非一體而與世叔父同期。故問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答辭。敖氏云。昆弟之子。本服亦大功。世叔父不以本服服之。而報以其爲己加隆之服者。以己非正尊。不足以尊加之故也。今案。正尊則可以加尊而降卑。如孫爲祖期。而祖但爲孫大功。是已。父子一體也三句。因上言一體。而廣明一體之人。父子首足也三句。則又申言一體之實。父尊子卑。其一體如首足。夫陽妻陰。其一體如胖合。昆弟同氣連枝。各得父之體以爲體。如四體之本爲一體。然馬氏云。言一體者。還是至親。因父加於世叔。故云昆弟一體。因世叔加於世叔母。故云夫妻一體也。又云首足者。父尊若首。加祖在期。子卑若足。曾孫在總也。集韻。胖合。合其半以成夫婦也。盛氏云。胖與判通。半也。周禮。媒氏掌萬民之判。鄭注引此傳文亦作判。今案。傳雖以三者並言。而意主於昆弟。故下專言昆弟。以見父與世叔父一體。而服有輕重也。昆弟之義無分。亦承一體言。以一體則義不宜分也。然而有分者。則辟子之私也。以下乃特言不容不分之理。辟與避同。子各私其父。故世叔父不得不避之。子之私其父。亦本乎天理人情。張子曰。子不私其父。則不成爲子。古之人曲盡人情如此。若同宮有伯父叔父。則爲子者何以獨厚於其父。爲父者又烏得而當之。敖氏云。東宮西宮南宮北宮。蓋古者有此稱。亦或有以爲氏。故傳引之。以證古之昆弟亦有分而不同宮者焉。今案。異居而同財以下。則又即宗法以明昆弟雖分而仍合之義。內則。由命士以上。父子皆異宮。異居即異宮。而財則同。有餘。謂常用之餘。不足。謂用有不足也。盛氏世佐云。支庶之贏餘匱乏。皆宗子總攬其大綱。而爲之哀益於其間。故宗法立而無貧富不平之患。又問世母叔母者。以世叔母本是路人。而亦期。故問也。以名服也。答辭。謂世叔母以配世叔父而有母名。故服亦與世叔父同。大傳。服術有六。三

曰名。鄭注。名。世母叔母之屬是也。大傳又云。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此所謂以名服也。李氏云。雖以名服。其情則輕。喪大記曰。叔母。世母。故主。宗子。食肉飲酒。異於他期喪之未葬不食肉飲酒也。今案雜記。孔子曰。伯母叔母疏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鄭注。伯母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蓋姑姊妹雖輕而情重。故踊絕於地。世母叔母。服雖重而情輕。故踊不絕地也。互詳夫之昆弟之下。注云宗者。世父爲小宗。典宗事者。喪服小記云。繼嗣者爲小宗。鄭謂世父爲小宗。蓋主繼嗣者言之。若繼嗣以上之小宗。則有不服期者矣。或謂當兼大宗言之。大宗服齊衰三月。不服期。且此傳係申明大功同財之義。故知謂小宗也。宗事。謂冠昏喪祭之事。世父主之也。云資。取也者。鄭注。大傳資。于天子之國同。謂不足則取之于宗以濟其乏也。云爲姑在室。亦如之者。案。姑在室。服之。與世叔父母同。出嫁。則大功也。雷氏云。不見姑者。欲見時早出之義。

大夫之適子爲妻〔疏〕

正義曰。賈疏云。凡大夫之子服。例在正服後。今在昆弟上者。以其妻本在杖期。直以父爲主。故降入不杖章。是以進之在昆弟上也。今案。喪服小記云。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

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鄭注。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案。此不杖章。唯言大夫之適子爲妻。而小記謂天子諸侯之世子亦同。則大夫以上皆然。以其不杖。自大夫之適子始。故特舉以爲言。然則士之適子爲妻亦杖。明矣。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何以不杖也。父在。則爲妻不杖。

大夫不以尊降適婦者。重適也。凡不降者。謂如其

親服之。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嫁者以出降。

〔疏〕正義曰。言何以者。據大夫之衆子爲妻大功而問也。降期服。則亦當不降杖。故問也。父在。則爲妻不杖。亦答辭。傳知父在者。李氏云。凡言子者。父在之稱。又云。大

夫之適子爲妻。雖得伸服。猶厭於其父。直去其杖。故在此章。今案。此說是。雜記。爲妻。父母在。不杖。注

云。尊者在。不敢盡禮於私喪也。據此注。則大夫以上之適子不杖。爲大夫以上尊故耳。非以父爲之喪主也。問喪

曰。父在不杖。尊者在故也。彼經雖謂母喪。然其言尊者在。不杖之義。則固有合矣。張氏爾岐云。前章注云。父在。子爲妻。以杖即位。謂庶子者。蓋士禮也。若大夫之庶子。父在。僅得服大功。何得以杖即位乎。今案。張說

是。但大夫之適子庶子。父沒皆得杖期。士之適子。父在亦得杖期。故經於前章但著妻服。而不言服之之人。以杖

期是爲妻之正服也。程氏瑤田亦有此說。而張氏履駁之。今附錄於此。程氏云。杖期章傳曰。爲妻何以期也。妻至親也。此條下文不增一字。則是士庶爲妻。不論父在父卒。並杖期也。至不杖期。屢章。乃曰大夫之適子爲妻。則是爲妻父在不杖期。專爲大夫之適子特著一例。故傳問曰。何以期也。曰。父之所降。子亦不敢降也。然既降。則當如衆人在杖期章。今乃移入不杖期。故又問曰。何以不杖也。因答之曰。此大夫父也。父在。則爲妻不杖。若大夫卒。則仍歸之於杖期章矣。張氏履云。此條雖爲大夫之適子言。實通乎士庶之父在爲妻。其杖期章爲妻條。則固爲父卒者立法。而父在之例。則於大夫之適子見之。若如程說。士庶爲妻父在得杖。豈其父不主適婦之喪乎。父主適婦之喪。既杖。而子亦杖。可乎。雜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不稽顙。曷嘗有大夫子之文乎。今案。此經言大夫。大夫之子。皆其與士異者。張氏謂通乎士庶。此疎於禮例之言。不足辨也。至謂父主適婦之喪。其子不杖。及雜記。爲妻。父母在不杖之文。則前已辨之。詳杖期章妻條下。注云。大夫不以尊降適婦者。重適也者。謂降庶婦。不降適婦。是重適也。馬氏云。大夫重適。不降大功。子從父。不敢降其妻。故服期也。案。舅爲適婦大功。夫爲妻期。今父既重適。不降適婦大功之服。故子亦不敢降妻之期服也。是馬與義鄭同。李氏云。凡大夫大夫之子不降者。達於天子皆然。以大夫爲尊降之始。其子爲尊降之始。舉以例其餘。其說是也。云凡不降者。謂如其親服服之者。親服。謂所親之本服。如爲妻本服期。今不降。仍服期。是如其親之本服服之也。云降有四品以下。是鄭廣言降服之義。賈疏云。君大夫以尊降者。天子諸侯爲正統之親。后夫人與長子長子之妻等不降。餘親則絕。天子諸侯絕者。大夫降一等。即大夫爲衆子大功之等是也。云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者。此非身自尊。受父之厭。屈以降無尊之妻。下記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緇緣。爲其妻練冠葛經帶麻衣。父卒乃大功。是也。大夫之子。即小功章云。大夫之子爲從父昆弟在小功。皆是也。云公之昆弟以旁尊降者。此亦非已尊。旁及昆弟。故亦降其諸親。即小功章云。公之昆弟爲從父母昆弟。是也。案大功章云。公之庶昆弟爲母妻昆弟。傳曰。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若然。公之昆弟有兩義。既以旁尊。又爲餘尊厭也。云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者。謂若下文云。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又云。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爲父後者。此二者是出也。李氏云。尊厭降者。禮始於周。檀弓曰。古者不降。上下各以其親。滕伯文爲孟虎齊衰。其叔父也。爲孟皮齊衰。其叔父也。至周而大夫以上。始以尊降其親。惟正統不降。天子諸侯。服高曾祖父母。祖父母。父母。妻。長子。適婦。旁期以下。尊不同者。皆絕服。大夫於天子諸侯所絕者降一等。總則不服。司服職曰。凡凶事。服弁服。卿大夫加以大功小功。是也。服弁服。謂斬衰齊衰也。其尊同者皆不降。大夫以上。其子厭於其父。降與不降。服與不服。一視其父也。公之昆弟。其尊視大夫。大

功以下。以旁尊降。其尊不同者。一。等期以上。則厭於先君餘尊。先君所不服者。服之不過大功。又大夫以尊厭其子。而公之昆弟無厭。此其異也。其爲人後者及女子子嫁者。則通乎上下。皆以出降其親一等。大夫以上。於其尊不同者。則又以己尊累降之。此四品降服。不盡見於經。參互出之。今案。注降有四品之說。甚精。賈疏謂公之昆弟有兩義。既以旁尊。又爲餘尊厭。此非也。先君餘尊之所厭。即所謂以厭降也。烏得分爲二。閻氏若璩本之。謂內降有六。於鄭注外弟增餘尊降降二。者。併入厭降中。謂降止有三。而於以尊降者。則但言大夫。而不言君。以厭降者。但言大夫之子。而不言公子。皆不可從。或又疑注厭降之說。吳氏廷華云。公子大夫之子。所以有降服者。因其父降服。其子厭於父而不得伸。非以其貴也。注謂厭降。信然。○敖氏謂大夫於庶婦降之。而至於不服。方氏苞謂庶婦服見小功章。敖誤也。今案。庶婦小功。本服也。大夫以尊降。當總麻。而大夫無總麻。故至於不服。敖不誤。大

昆弟。昆。兄也。爲姊妹。〔疏〕正義曰。賈疏云。昆弟卑於世叔。故次之。此亦至親以期斷。沈氏彤云。昆弟本服齊在室。亦如之。〔疏〕衰期。由昆弟。而推之。從父昆弟大功。從祖昆弟小功。族昆弟總。昆弟雖至親。而非至尊與至重。故服其本服。而無所加也。今案。雜記云。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此末俗之禮。非正禮。辨見後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下。注云昆。兄也者。爾雅。第。兄也。說文作彙。云。周人謂兄曰彙。詩葛藟。謂他人昆。毛傳。昆。兄也。此鄭所本。字以作彙爲正。玉篇省作第。爾雅又作彙。今作昆者。假字也。說文。昆之本義爲同也。爾雅。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說文。弟。玉

章束之次弟也。釋名。兄。荒也。荒。大也。弟。第也。相次第而生也。白虎通。兄者。況也。況父法也。弟者。悌也。心順行篤也。是兄弟與昆弟通。然在此篇則有辨。戴氏震云。儀禮兄弟與昆弟異。喪服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爾雅曰。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又曰。婦之黨爲姊妹。皆之黨爲姻兄弟。詩小雅。兄弟無遠。鄭箋云。兄弟。父之黨。母之黨。蓋兄弟云者。或專言異姓。或兼同姓。異姓皆舉遠。不以關大功之親。戚氏庸云。昆弟者。一體之親。故自同父母下至同族。均有是稱。一本之誼也。至兄弟雖亦昆弟之通稱。對言之則有親疏之別。故自大功以上爲昆弟。小功以下爲兄弟。若推廣言之。不特同姓之親通爲兄弟。即母黨妻黨均有兄弟之稱。又兼異姓言之矣。此二者不同之大致也。又曰。喪服昆弟之文。凡三十有八。皆一本之誼也。今案。戴氏咸氏之說。似矣。然謂大功以上稱昆弟。而小功章總麻章皆有昆弟之稱。謂一本之誼稱昆弟。而外姻從母之子亦稱昆弟。則其

說猶未盡確也。今以此篇考之。凡經皆言昆弟。不言兄弟。經是周公所作。用周語。說文所云。周人謂兄曰昆。是也。記與傳。則有言昆弟者。有言兄弟者。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又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此指服言之。蓋喪服大功以下無外姻之服。小功以下乃有之。古人通謂外姻爲兄弟。以小功總麻內皆有異姓之服。故名其服爲兄弟服。其言昆弟者。則皆指人言之。仍經例也。然兄弟亦有指人言者。鄭記注云。兄弟猶言族親。是也。總之服制之稱。止可言兄弟。不可言昆弟。其同行輩之稱。則兄弟與昆弟亦通。他經多有言兄弟者。非謂昆弟之必不可稱兄弟也。云爲姊妹在室亦如之者。謂姊妹在室。服與昆弟同。出嫁則大功也。

爲衆子。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女子在室亦如之。士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大夫則謂之庶子。降〔疏〕正義曰。賈疏云。衆子卑於昆弟。故欠之。注云衆子者。長子之弟及妾子者。長子之弟。謂適妻所生第二子以下也。前斬章云。父爲長子。是爲適長子一人。則此爲衆子。明兼適妻所生第二以下及妾子言也。敖氏云。士妻爲妾子亦期。

通典載劉琰答王徽之問云。長子有廢疾。不得受祖之重。則服與衆子同在齊衰。蓋以不堪傳重。故不加服。非以廢疾而降也。子婦之服。例皆小功。以夫當受重。則加大功。若夫有廢疾。則居然小功。亦非降也。庾蔚之謂劉琰爲得理。云女子子在室亦如之者。謂女子子在室。服與衆子同。出嫁則大功也。各本皆有在室二字。賈謂鄭不云在室。蓋所見本異耳。或據以刪在室二字。非也。雷氏云。經於伯叔父無姑文。於昆弟下無姊妹文。於衆子下無女子子文者。以未成人則爲廢。已成則當出。故皆不見於此。今案。雷說與鄭異。鄭謂經言世叔父昆弟衆子。即包姑姊妹女子子在內。是省文之例。故於各條下補之。雷則謂經特不見其文以明嫁當及時。然則女年二十以上。或有故未嫁而死。亦爲廢服乎。雷說非矣。云士謂之衆子。未能遠別也者。李氏云。喪服本文皆殯士。此云衆子。則士之稱也。案。前庶子不得爲長子三年注云。言庶者。遠別之。此以士卑。未能遠別。故不稱庶子而稱衆子也。云大夫則謂之庶子。降之爲大功。天子國君不服之者。謂大夫以上。皆謂之庶子。大夫於庶子降一等。故大功。天子諸侯無期以下服。故不服之。引內則者。證長子之弟與妾子同服之義。彼注云。冢。大也。冢子猶言長子。然則未食而見者。惟長子一人。其餘適子庶子。則皆已食而見。是長子之弟與妾子同也。或疑注分別大夫士爲非。案。鄭以經每言大夫之適子。大夫之庶子。故以長子衆子爲士之稱。前父爲長子下注云。不言適子。通上下。蓋亦謂此。其實長子衆子與適子庶子。名異實同。凡言長子者。則不獨長子之弟爲衆子。而妾子亦爲衆子。言適子。則不獨妾子爲庶子。而適子之同母弟亦爲庶子。經中凡以適對庶言者。適謂適長一人。其餘皆庶也。



昆弟之子〔疏〕

正義曰。此世叔父爲之服也。賈疏云。昆弟子疏於親子。故次之。陳氏銓云。男女同耳。今案。女在室同。出嫁亦降大功。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

檀弓曰。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蓋引而進之。

〔疏〕正義曰。傳欲明報義。故假問以發之。注引檀弓孔疏云。已子服期。兄弟之子應降一等服大功。今乃服期。

故云引進也。朱子云。猶子訓如。謂服如已子也。沈氏彤云。凡旁親卑屬之服。皆報也。惟昆弟之子同於已子。故又有引而進之義。今案。檀弓說與上傳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不同。而皆可以發明經意。鄭以報字義上傳已盡。故引檀弓釋之。以見昆弟與已一體。其子當視如已子矣。○案上爲衆子節。賈疏云。昆弟衆子及昆弟之子。皆不發傳者。以其同是一體。故無異問。此疏云。引同已子。與親子同。故不言報。據此。似此節本無傳文。先大父曰。上世父母叔父母傳明云昆弟之子。何以亦期也。旁尊也。不足以加尊焉。故報之也。則義已見於彼。此不當重出。然則此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九字。疑後人因夫之昆弟之子傳文而誤衍耳。至賈疏謂引同已子。故不言報。亦非。蓋報義已見前傳。無煩重出耳。

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

兩言之者。適子或爲兄。或爲弟。

〔疏〕正義曰。敖氏云。大夫之庶子爲昆弟大功。嫌於適亦然。故以明爲父後者一人也。天子諸侯爲長子服斬。則天子諸侯之庶子於適昆弟。與大夫之庶子同。可知。注云兩言之者。適子或爲兄。或爲弟者。經言昆。復言弟。以其適子有長於妾子者。亦有小於妾子者。不定。故兩言之也。盛氏云。立

子以適不以長。故容有弟而爲父後者。其庶兄服之。亦如斯例也。

傳曰。何以期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

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適子爲庶昆弟。庶昆弟相爲。亦如大夫爲之。

〔疏〕正義曰。言何

相爲大功而問也。下二句。答辭。與大夫之適子爲妻傳義同。盛氏云。父於長子三年。庶子期。昆弟相爲亦期。服之正也。大夫以尊。故降庶子於大功。而於長子自若三年。是父之所不降也。大夫之庶子。厭於父。降其庶昆弟於大功。而於適昆弟自若期。是子亦不敢降也。注云大夫雖尊。不敢降其適。重之也者。此釋傳父所不降之義。云適子爲庶昆弟。庶昆弟相爲。亦如大夫爲之者。以父之所降。子亦不敢不降也。如大夫爲之。皆大功也。陳氏銓云。



大夫爲衆子大功。嫡子期。今案。大夫自是承宗傳重者。當爲長子三年。陳氏謂期。非也。

適孫〔疏〕

正義曰。賈疏云。孫卑於昆弟。故次之。此謂適子死。其適孫承重者。祖爲之期。今案。適孫承重。爲祖斬衰。祖似當從父爲長子之例。服斬。今期者。吳氏廷華云。適子死。其祖已爲之服斬。故不復爲適

孫斬也。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適也。有適子者。無適孫。孫婦亦如之。

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上爲

亦如之。適婦在。亦爲庶孫之婦。凡

〔疏〕正義曰。言何以者。虞爲衆孫大功而問也。不敢降其適也。答辭。有適

之。又因適孫而兼明孫婦之例也。盛氏云。傳意蓋謂孫爲祖期。祖亦當報之以期。以正尊。故降之於大功。而爲適

孫。則在此章。是不敢降其適也。注云。周之道。適子死。則立適孫。是適孫將上爲祖後者也。謂適子已死。乃

立適孫爲後。是適孫將上爲祖後之人。鄭於檀弓仲子舍其孫而立其子。注云。周禮。適子死。立適孫爲後。此云周

之道。亦謂周禮。對殷禮適子死。次子爲後言也。云長子在。則皆爲庶孫耳者。謂長子在。則不立適孫。無適庶之

別。雖孫之長者。亦與庶孫同服大功。以明傳所云無適孫之義也。顧氏炎武云。冢子。身之副也。家無二主。亦無

二副。故有適子者。無適孫。唐高宗有太子而復立太孫。非矣。云孫婦亦如之。適婦在。亦爲庶孫之婦者。謂適婦

在。則雖長孫之婦。亦不得爲適孫婦。以明傳亦如之之義也。云凡父於將爲後者。非長子皆期也者。放氏云。注蓋以

斬衰章唯言父爲長子故也。又云。鄭言此者。爲適子死而無適孫者見之。且明爲適孫亦期之意也。沈氏彤云。放蓋以

以此注專爲庶長及旁枝來爲後者而設。不知適曾孫。適玄孫。與庶長子。族人支子之已立者。皆將爲後者也。故說

未盡。又云。黃勉齋以爲人生而立後者爲非。卻恐未然。今案。此注明不爲適孫三年之義。而又以虞明立後之服。

自以姑爲嫡。萬氏斯大著承重妻從服說。深以質說爲然。褚氏則取虞氏之說。方氏苞云。夫受曾祖之重。而祖姑與姑並存。祖姑期。其本服。且當爲主也。孫婦期。從夫也。唯姑本大功。然不可以姑輕而婦重。緣亡夫之義。則祖姑婦三世皆期。今案。據鄭注云。適婦在亦爲庶孫之婦。自當以虞氏虞氏之說爲是。方說亦未可從也。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疏

正義曰。此爲人後者。爲本生父母服也。賈疏云。欲其厚於所後。薄於本親。抑之以加也。故不以出降而報之。雷氏次宗云。據無所厭屈。則期爲輕。言報者。明子於彼。則名判於此。故推之於無尊。遠之以報服。女雖受族於人。猶存父子之名。故得加尊而降之。今案此二說釋經報字之義。謂亦如世叔父之於昆弟之子。以旁尊不足加尊而報之也。程子曰。既爲人後。便須將所後者呼之以爲父。以爲母。不知是。則不正也。禮文蓋言爲其父母以別之。非謂將本生父母以爲父母也。張子曰。爲其父母。不論其族遠近。並以期服服之。敖氏云。言其。以別於所後者也。既爲所後者之子。統不可二也。顧氏炎武云。言其父母。其昆弟。皆私親之辭。吳氏廷華云。不降於齊衰三年及杖期者。嫌同於所後之母也。故降同世叔母父之服。以示大宗之重。華氏學泉云。或問爲人後者。不皆親昆弟之子。或小功總麻及族人無服者爲之。於其本生父母之服。何如。曰。禮爲人後者爲其父母期。不聞以所後者之親疎異也。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大功。亦不聞以所後者之親疎異也。蓋人子不得已而爲人後。降其親一等。以伸所後之尊。足矣。不容計所後之親疎遠近。而異其服也。其所以必降其親者。何也。降於所後也。其所以不計其親疎者何也。隆於所後。亦不得薄於所生也。先王之制服。所以交致其情而無憾也。曰。降其父母之服。不易其父母之名。何也。曰。此特欲著其服。不得不係之其父母也。非爲人後者自稱之辭也。既已稱所後者謂之父母。又仍其父母之稱。而不異。非不二統之旨矣。夫人子於所生。其恩罔極。一旦出而爲人後。誠有大不忍於其父母。聖人斷之以義。爲降其父母之服。使之同於世叔父母。而其父母亦降其尊而爲之報。以同其子於昆弟之子。凡此者。皆所以重大宗。使割其私恩。而制之以義也。烏有仍其父母之稱。使名與實相違也哉。然則歐陽公曾子固爲人後之議。所生稱親之說。非歟。曰。非也。歐曾之說。主於恩者也。吾折衷之於朱子。朱子之說。主於義者也。歐曾之言曰。爲人後者不當易其父母之稱。朱子曰。今設有爲人後者於此。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並坐。而其子侍側。稱所後父曰父。稱所生父又曰父。自是道理不可。朱子之所謂不可者。主以理也。而未嘗非情。歐曾之所言者。主以情也。而於理有所不可矣。今案。華氏之論詳而正。吳氏謂不降之於齊衰三年及杖期而降之於不杖期。嫌與所後之母同服。亦得制禮精意。

喪服小記曰：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此亦謂本宗舅姑也。妻從夫服，夫降期，故妻降服大功。

傳曰：何以期也？不貳斬也。何以不貳斬也？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爲人後者，孰後？後大宗也。曷爲後大宗？大宗者，尊之統也。禽獸知母而不知父，野人曰：父母何算焉？都邑之士，則知尊禰矣。大夫及學士，則知尊祖矣。諸侯及其太祖，天子及其始祖之所自出，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大宗者，尊之統也。大宗者，收族者也，不可以絕。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適子不得後大宗。

都邑之士，則知尊禰。近政化也。太祖，始

封之君，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自、由也。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上、猶遠也。下、猶近也。〔疏〕收族者，謂別親疎，序昭穆，大傳曰：繫之以姓而弗別，綴之以食而弗殊，雖百世，婚姻不通者，周道然也。

正義曰：此傳者，設爲問答，以明服期之義，并以明大宗之重也。自何以期也？至降其小宗也。再問再答，皆以明服期之義。但問與答專據爲父服斬言者，母統於父，明重者降，則輕者亦降可知。馬氏云：爲大宗後，當爲大宗斬。

還爲小宗期，故曰不貳斬也。敖氏云：父不可二，斬不並行，既爲所後父斬，則於所生父不得降爲期也。今案：大宗，百世不遷之宗，小宗，五世則遷之宗，喪服小記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五世而遷之

宗，其繼高祖者也。大傳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有百世不遷之宗，有五世則遷之宗，有

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禰，皆至五世則遷。注大傳云：繼別爲宗，別子之世嫡也。族人尊之，謂

繼曾祖，與再從兄弟爲宗，四是繼高祖，與三從兄弟爲宗，并繼別子之大宗爲五也。案：此傳大宗謂所後，小宗謂

其父母，持重，謂主持宗廟祭祀之重，卽前傳所謂受重也。爲人後者，孰後？問辭，後大宗也。答辭，既云持重於大

宗矣，而又云孰後者，蓋發問以明古唯大宗乃立後之義。通典載張湛曰：禮所稱爲人後，後大宗，所以承正統，若

非大宗之主，非正統之重，無相後之義。徐氏乾學云：古禮，大宗無子則立後，未有小宗無子而立後者也。自秦漢

以後。世無宗子之法。凡無子者。即小宗亦爲之置後。彼豈盡爲祭祀起見哉。大要多爲實產爾。不知小宗無後者。古有從祖耐食之禮。則雖未嘗繼嗣。而其祭祀固未始絕也。今案。從祖耐食之禮。見小記。曷爲後大宗。又發問以起下也。大宗者。尊之統也。以下。乃反復申明。大宗不可無後之義。白虎通云。宗者。尊也。爲先祖主者。宗人之所尊也。是大宗小宗。皆族人所尊。而大宗又統乎小宗。故爲尊之統。禽獸與人異。知生於母而不知有父。野、郊外之地。野人。謂鄉曲之人。聞見淺狹也。都邑。是城內人民聚會之地。故左傳云。邑有先君之主曰都。無曰邑。邑曰采。都曰城。穀梁傳。民所聚曰都。釋名。邑人所聚會之稱也。此士字泛指士民言。與下學士異。算字義未詳。或曰。算。分別也。程氏瑤田云。算。恐尊字之訛。觀下連言。則知尊似蒙上何尊言之。汗簡載古文尊字。與算相似。今案。以上下文義考之。似謂野人知有父而不知父之尊於母。故下接云。都邑之士。則知尊祖矣。祖。謂父也。或說與程說。似俱可通。大夫。是服官政。有治人之任者。學士。謂升於學校之士。通三物六行者也。故知尊祖。敖氏云。諸侯言太祖。天子言始祖。則始祖太祖異矣。周祖后稷。又祖文王。白虎通云。后稷爲始祖。文王爲太祖。此其徵也。及。謂祭及之也。程氏又云。禽獸以下。言其尊之統有自然之別。由其所知各有限也。聖人緣人情以制禮。因以辨上下而別尊卑。此所以有尊者統上。卑者統下之殊。今案。統上統下。是比擬之辭。言由尊祖尊祖。以至祭及始祖之所自出。是天子之尊。比諸侯大夫所統爲上。由繼祖繼祖以及繼別子之所自出。則大宗之尊。比小宗所統爲上。故曰。尊者尊統上。卑者尊統下。而復言大宗者。尊之統。以結上意也。賈疏謂尊者天子諸侯。卑者大夫士。敖氏謂尊者天子。卑者諸侯。似俱泥。大宗者。收族者也。此又從尊之統上推出收族一義。皆以明大宗之重而不可絕。何休公羊傳注云。小宗無子則絕。大宗無子則不絕。重本也。故族人以支子後大宗也。謂大宗不可以絕。故族人爲之立後。陳氏銓云。大宗爲尊者之正宗。故後之也。適子不得後大宗。謂適子自當主小宗之事。然此論其常耳。若同宗無支子。則適子亦當後大宗。白虎通云。小宗可以絕。大宗不可絕。故舍己之後。往爲後於大宗。所以尊祖。重不絕大宗也。通典載戴聖云。大宗不可絕。言適子不爲後者。不得先庶耳。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後大宗。范汪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先王所以重大宗也。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方氏觀承云。適子不得後大宗。正以申言支子爲後之義。非謂大宗可絕也。敖氏大宗有時而絕之說。非矣。今案。戴范之論甚正。據前傳云。何如而可以爲人後。支子可也。玩可也語氣。非執定之辭。自是有支子。當以支子爲之。不得以適子後人耳。非謂無支子即可聽其絕也。敖說害理。方駁之極是。通典又載劉得問同宗無支子。唯有長子。長子不後人。則大宗絕。後則違禮。如之何。田瓊答曰。以長子後大宗。則成宗子。禮。諸父無後。祭於宗家。後以其庶子還承其父。

案。此論正足濟禮之窮也。注云都邑之士。則知尊禮。近政化也者。案。都邑之中。有官府以宣布政令。故其居此者。近習禮法。而知以父爲尊。對野人僻處遠地言也。云大祖。始封之君者。謂始受封之君。若周公。大公。是也。云始祖者。感神靈而生。若稷契也者。案。史記及各書。多言姜嫄履巨跡而生稷。簡狄吞黿卵而生契。故鄭箋詩生民玄鳥二篇。亦本之。是其感神靈而生之事也。云自。由也。及始祖之所由出。謂祭天也者。案大傳。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鄭注。凡大祭曰禘。自。由也。大祭其先祖所由生。謂郊祀天也。王者之先祖。皆感太微五帝之精以生。蒼則靈威仰。赤則靈威怒。黃則含樞紐。白則白招拒。黑則汁光紀。皆用正歲之正月郊祭之。蓋特尊焉。孝經曰。郊祀后稷以配天。配靈威仰也。又喪服小記注云。始祖感天神靈而生。祭天。則以祖配之。此注所謂祭天。蓋亦謂祭靈威仰。與彼義同。後儒則以始祖之所自出爲帝嚳。與鄭異。云上猶遠也。下猶近也者。謂昭穆序則倫不紊。白虎通謂大宗所以紀理族人者。此也。又引大傳者。證收族之事。繫之以姓而弗別。謂若周禮小史定繫世。綴之以食而弗殊。謂若大宗伯以飲食之禮親宗族兄弟。雖百世婚姻不通者。周道與殷異。鄭意蓋謂有大宗以收族。故其統緒可以百世不亂。如大傳所云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昆弟之爲父後者〔疏〕正義曰。賈疏云。女子卑於男子。故次男子後。吳氏廷華云。不言婦人者。以其服父之黨。故從父言之。今案。女子子適

人。父母降服期。昆弟降服大功。此爲昆弟仍服期不降者。以其爲父後也。故經言昆弟之爲父後者以別之。檀弓曰。妻之昆弟爲父後者死。哭之適室。非爲父後者。哭諸異室。敖氏云。此昆弟不言報。是亦爲之大功耳。盛氏云。爲父後者。父之適長子也。不云適昆弟。而云爲父後者。容立庶子及族人爲後也。

傳曰。爲父何以期也。婦人不貳斬也。婦人不貳斬者何也。婦人有三從之義。無專用之道。故未嫁從父。既嫁從夫。夫死從子。故父者。子之天也。夫者。妻之天也。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婦人不能貳尊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曰小宗。故服期也。從者。從其教令。歸宗者。父雖卒。



猶自歸。宗其爲父後特重者。不自絕於其族類也。曰小宗者。言是乃小宗也。〔疏〕正義曰。自爲父何以期也。至婦小宗明非一也。小宗有四。丈夫婦人之爲小宗。各如其親之服。辟大宗。

義。以下乃釋昆弟之爲父後者也。獨問爲父者。以父在爲母。亦齊衰期。而父之服本斬衰三年。故問也。婦人不貳斬也。答辭。李氏云。上傳止言不貳斬。此言婦人不貳斬者。彼謂不兩統貳父耳。爲君爲長子。猶有斬服。婦人則惟於所天服斬。故傳每連言婦人不貳斬以別之。或曰。鄭氏謂內宗外宗爲君服斬。何言乎婦人不貳斬也。曰。非也。服問曰。君爲天子三年。夫人如外宗之爲君也。夫人爲天子期。則內宗爲君亦期矣。雜記曰。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是內宗外宗之服不異也。所謂與諸侯爲兄弟服斬者。自爲男子生文。婦人不貳斬何義。而以斬服服君乎。周禮曰。內宗外宗。內女外女之有爵者。謂嫁於卿大夫士者也。爲夫之君。自應服期。其異者。并服夫人。猶之仕焉而已者并服小君耳。遂以爲服斬。則誤矣。今案。此駁雜記注之說也。婦人出嫁爲父。尙不服斬。而謂爲君服斬乎。李氏之駁。是矣。婦人不貳斬者何也。是更問不貳斬之義。故下申言之。案。婦人之義。在從人。無自專自用之道。郊特牲曰。婦人。從人者也。幼從父兄。嫁從夫。夫死從子。與此文略異而義同。故氏云。人所尊大者無如天。故以之爲比。蓋婦人未嫁。以父爲天。故爲父服斬。既嫁。則移所天於夫。故降父之服爲期。而爲夫服斬。人無二天。則服亦無二斬。故曰。婦人不貳斬者。猶曰不貳天也。又云婦人不能貳尊也者。謂婦人之德在純一。不能有二尊。猶易傳所謂從一而終也。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何以亦期也。與上問同而意異。上問怪其輕。此問怪其重。謂昆弟當降大功而亦期。故問也。婦人雖在外以下。答辭。必有歸宗。謂婦人雖出嫁在外。而不能保無被出之時。故於本族必有所宗主也。吳氏紱云。歸宗雖或然之事。而必有可歸之宗。此見婦人在夫家。恒凍餒有不克終之戒焉。案。此說甚善。曰小宗。故服期也。言昆弟之爲父後者是小宗。歸則當宗之。故仍服期不降。以示加隆之意也。此傳言經制服。獨隆於爲父後者。其義如是。非歸宗後始服之。與下節不降其祖義同。注云從者。從其教令者。鄭注郊特牲云。從。謂順其教令。蓋婦人之義。以順從爲正也。云歸宗者。父雖卒。猶自歸者。此注當以歸字爲句。宗字屬下句。歸。即公羊傳大歸曰來歸之歸。何注所謂廢棄來歸是也。言父雖卒。猶自有來歸之時。云宗其爲父後。持重者。不自絕於其族類也者。言父卒而歸。必以爲父後持重者爲宗主者。以其爲己之族類。雖見絕於夫家。而不自絕於族類也。持重二字。釋爲父後。言主持廟祀之重。鄭必以父卒爲言者。以父在則所謂子嫁反在父之室者。自有父主之。不必以昆弟爲宗主也。自賈疏誤讀猶自歸宗爲句。而持字或誤作特。或誤作服。文義遂不可通矣。馬氏云。歸宗者。歸父母之宗也。昆弟之爲父後者曰小宗。此順傳文釋之。鄭則特言宗其爲父後者之義也。云曰小宗者。



言是乃小宗也者。謂傳恐人疑爲大宗。故特明之。王氏肅云。蓋所宗者唯大宗。故曰小宗。明各自宗其父後者也。此解與鄭同。云小宗。明非一也。小宗有四者。此鄭又轉一義以釋傳言小宗之意。蓋以經云爲父後。明是指繼嗣之小宗言之。但古者小宗無子。不立後。則爲祖後。爲曾高後者。皆可以爲歸宗。故云明非一也。小宗有四。詳前。云丈夫婦人之爲小宗。各如其親之服。辟大宗者。此鄭因上言小宗有四。而并言小宗之服也。案下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此爲大宗也。在五屬外者服之。如是五服內者。亦先服齊衰三月。而後以本服足其月數。此爲小宗。則各如其親之服服之。如同高祖總。同曾祖小功。同祖大功。同父期。與大宗異。故云辟大宗也。

### 繼父同居者〔疏〕

正義曰。賈疏云。繼父本非骨肉。故次在女子子之下。今案。經不云繼父。而云繼父同居者。明同居乃有繼父之稱。若不同居。則不稱繼父。下章繼父不同居者。亦是昔嘗同居。後異居也。

李氏云。繼父服此子。無文。以繼母嫁報服推之。或者以報服乎。同母異父之昆弟之服。經亦無文。檀弓曰。父叔木。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游。子游曰。其大功乎。狄儀有同母異父之昆弟死。問於子夏。子夏曰。我未之前聞也。魯人則爲之齊衰。狄儀行齊衰。今之齊衰。狄儀之問也。鄭氏謂服大功者是。今案。同母異父之昆弟有服。乃未俗之失。鄭以服大功爲是。亦非也。據禮。父族之服。因已與同宗而制。母黨之服。因母所自生而制。此繼父同居者。本路人。不過以其有恩於已而服之。與父族異。則不得因繼父而及其子。至母既再嫁。此異父之子。乃母再嫁所生。與母黨異。亦不得因嫁母而及其子。故禮經不爲同母異父者制服也。惜聖門弟子。亦沿末流之失。不能援禮經以正之耳。

傳曰。何以期也。傳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

齊衰三月也。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

妻穉。謂年未滿五十。子幼。謂年十五已下。子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爲之築宮廟於

家門之外。神不散非族。妻不敢與焉。恩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此以恩服爾。未嘗同居。則不服之。

〔疏〕正義曰。言何以者。謂繼父非親屬而服期。故問也。復云傳曰。乃傳者引舊傳以答之。夫死妻穉子幼以下。

詳言繼父同居之義。與之適人。謂此子隨母適人也。所適者。謂母所再嫁之夫也。馬氏云。無大功之親。以收養之。故母與之俱行適人。說文。財。人所寶也。貨。財也。二字亦通。蓋金玉布帛泉穀之屬。皆爲貨財也。若是。則繼

父之道也。是字指上文言。謂必此子與母所再嫁之夫皆無大功之親。其夫更以貨財爲此子築廟祀先。而妻不與焉。乃得爲繼父同居之道。非泛謂嫁母後夫爲繼父也。郝氏云。設使子有大功之親。則亦不依他人爲父。使其人有大功之親。則亦不得養他人爲子。或私其貨財。不與同利。易其宗姓。使不得自奉其先祀。或使其妻預既絕之禮。使鬼神不享。有一於此。則恩誼薄。烏得稱父。此說是也。必嘗同居云云。傳蓋恐人以不隨母適人者爲異居。故特辨之。喪服小記曰。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盛氏云。小記皆無主後。即傳所謂子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也。同財而祭其祖禰。即傳所謂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也。三者具爲同居。一不具即爲異居。云有主後者爲異居。舉一以例其餘耳。今案。小記之文。蓋亦以釋此經繼父同居不同居之義。與此傳略同也。注云妻釋。謂年未滿五十者。是言其極耳。其實四十三以下。亦包之也。云子幼。謂年十五已下者。曲禮。人生十年曰幼學。二十曰弱冠。士冠禮云。棄爾幼志。明十九以下皆爲幼。鄭必云十五以下者。謂十五以上。則可自成立。不隨母嫁。故內則成童舞象。鄭注。成童。十五以上也。馬氏云。釋。少。幼。小也。無年限。故鄭易之。云子無大功之親。謂同財者也。古者同祖皆同財。此無大功之親。謂無同祖以上親也。云爲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神不歆非族者。以傳云爲之築宮廟。明爲此子築之。故於家門之外。不與已廟同處。以神不歆非族也。賈疏云。隨母嫁。得有廟者。非必正廟。但是鬼神所居曰廟。若祭法庶人祭於寢也。神不歆非族。大戴禮文。云妻不敢與焉。恩雖至親。族已絕矣。夫不可二者。謂夫妻雖至親。但既嫁後。夫。則於前夫之族已絕。夫不可二故也。據此。則不敢與者。爲不敢與於祭爾。馬氏云。不敢與知之也。恐非。云此以恩服爾者。謂繼父本非親屬。特以其養育已。並爲已築廟。於生者死者皆有恩。故服之耳。云未嘗同居。則不服之者。以始終同居。服齊衰期。先同居。後不同居。服齊衰三月。今未嘗同居。則不獨與同居者異。即與先同居後不同居者亦異。故無服也。馬氏釋未嘗同居則不爲異居云。謂已自有宗廟。不隨母適人。初不同居何異居之有也。賈疏云。謂子初與母往繼父家時。或繼父有大功內親。或已有大功內親。或繼父不爲已築宮廟。三者一事關。雖同在繼父家。全不服之矣。今案。馬以子不隨母往爲未嘗同居。賈則以初隨母往時三者有一關。即爲未嘗同居。以此傳及小記之文考之。則賈說爲細密。蓋一有大功之親。即非無主後者。不爲築宮廟。即非同財祭先之義。故一事關。即不爲同居也。惟其初時兩無大功。同財祀先。榮獨相倚。恩誼至深。故得以繼父同居目之。而爲之齊衰期。其後或繼父更有子。或已自有子。更立家廟。雖不同居。而其初時同居之恩誼不可忘。故爲之齊衰三月也。若初時三者有一關。子即隨母往。亦不爲同居。則前章所云繼母嫁從者。但爲其母制服。而不爲嫁母之後夫制服矣。華氏

學泉云。或問儀禮有繼父之服。父可繼乎。曰。此以恩服也。聖人所以通人道之窮。使緣寡孤獨。各得其所。舉天下無顛連無告之民者也。夫夫死。妻穉子幼。無大功之親。眞天下之窮民而無告者也。婦人不二夫。禮之常也。夫死妻穉子幼。遇之變也。而又無大功之親以相周恤。則此榮養孤子。係祖父再世之血食。設一旦殤死溝壑。棄兩世之孤。斬先人之祀。聖人之所大不忍也。不得已爲通其窮。制同居繼父之服。而傳爲之申明其制曰。夫死妻穉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嗚呼。傳之言盡之矣。夫其所以適人。而所適亦無大功之親。此其孤單獨立。年老無倚。與穉妻幼子。窮相埒耳。是故兩人之窮。常兩相恤。兩相倚。聖人之所不禁也。而第爲之教曰。所適者能以其貨財爲若子築宮廟。不絕其先祖之血食。而又爲之不悖於禮。恩莫隆焉。是則有繼父之道矣。聖人固許之爲父子矣。許爲父子。而後天下之爲繼父者。能盡其心以相恤。亦惟命之爲父子。而後天下之待繼父者。不肯其恩以相棄。使所適者幸而他日有子。則此子歸其本宗。而爲異居繼父。仍不敢忘其前日之恩。爲制齊衰三月之服以報之。若不幸而所適者終於無子。則以恩相終始。而爲同居繼父。生則爲之養。死則爲之齊衰期。此亦情之不容誣。義之無可辭者也。然必妻穉子幼。無大功之親。而後許之適人。非是不得藉口以適人矣。必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以存其先祀。而後謂之繼父。非是不得託名於繼父矣。必兩無大功之親。同財而祭其祖禰。而後謂之同居繼父。非是不得比恩於同居矣。且其所以必爲之築宮廟於家門之外者。則不歆非族。而不敢以非禮瀆也。其所以妻不敢與焉者。婦人不二夫。而不敢以非禮干也。其所以專舉築宮廟祀爲繼父之道者。恩莫隆於崇其先。誼莫重於尊其祖。而不敢以私恩混也。此禮之作。所謂仁至義盡。非聖人莫之能定者也。俗儒謂周立宗子之法以收族。安有顛連而入繼父之家者。疑其非周公之舊。夫宗子之法。窮鄉庶姓。或有不能及。且恐法久不能不廢。故制繼父之服。以通人道之窮。禮之作。合經權常變。以垂則於萬世。而豈拘拘守一法以爲盡善。而不爲法外之慮哉。嗟乎。三禮惟儀禮最古。而乃從而疑之。奮其拘曲之說。以詆毀之。則是天下舉無可信之書也。甚矣其妄也。盛氏云。俗之薄也。柏舟之節。未可概諸凡人。凱風之嘆。時或興於孝子。聖人慮後世失節之婦。必有棄其遺孤而莫之恤者。故於齊衰杖期章。爲制繼母嫁從之服。而於此章。又著繼父同居之文。使之相收相養。而六尺之孤。庶不至轉於溝壑焉。此聖人之微權也。賈疏以爲許婦人改嫁。誤矣。或又因是而營聖經。是惡知禮意哉。今案。此禮蓋爲庶人而設。士之卑微者。或亦有之。華氏發明聖經之義。至詳且盡。盛氏之辨亦是。故並錄之。以諭後之疑此經者。○通典載王方慶問徐堅曰。女子年幼而早孤。其母貧窶。不能守志。攜以適人。爲後夫之鞠養。及長。出嫁。不復同居。今母後夫亡。欲制繼

父服。不知可否。堅答曰。儀禮喪服經。繼父同居齊衰期。鄭康成曰。以恩服耳。小戴禮記。繼父服並有明文。斯禮經之正說也。至於馬融、王肅、賀循等。並稱大儒達禮。更無異文。唯傳玄著書。以爲父無可繼之理。不當制服。此禮禁書之後。俗儒妄造也。袁準作論。亦以爲此則自制父也。亂名之大者。竊以父猶天也。愛敬斯極。豈宜親視繼以他人哉。然而藐爾窮孤。不能自立。既隨其母託命他宗。本族無養之人。因託得存其繼嗣。在生也。實賴其長育。及其死也。頓同行路。重其生而輕其死。篤其始而薄其終。稱情立文。豈應如是。故袁傳之駁。不可爲同居者施焉。昔朋友之死。同囊之喪。並制總麻。詳諸經典。比之於此。蓋亦何嫌。繼父之服。宜依正禮。今女子母繼蓋有繼父之道也。戴德喪服記曰。女子子適人者。爲繼父服齊衰三月。此則并總之儀。無不畢備。與梁宮立廟無異焉。重適人。寄養他門。所適慈流。情均膝下。長而出嫁。始不同居。此則并總之儀。無不畢備。與梁宮立廟無異焉。蓋有繼父之道也。戴德喪服記曰。女子子適人者。爲繼父服齊衰三月。此則并總之儀。無不畢備。與梁宮立廟無異焉。人者服繼父。與不同居者服同。今爲服齊衰三月。竊爲折衷。方慶深善此答。今案。此論女子子爲繼父之服也。其服。儀禮所不載。而其論足與禮經相發明矣。

爲夫之君〔疏〕正義曰。爲夫之君。其情疎。故次繼父同居者下。吳氏紱云。諸侯夫人畿內公卿大夫士之妻爲天子。侯國公卿大夫士之妻爲國君。凡公卿大夫士之臣之妻爲其君。皆是也。方氏苞云。爲夫之君服期。經有明文。而孔穎達維記疏亦云。於君服斬。誤也。案方說是。辨見前。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疏〕正義曰。言何以者。謂父母親而夫之君疎。今與出嫁爲父母同。故問也。從服也。也。凡從服降所從一等。大傳曰。有從從。有徒從。屬從者。所爲服者於已有血屬之親也。徒從者。與彼非親。空從而服之耳。子爲母之黨。妻爲夫之黨。夫爲妻之黨。屬從也。臣爲君之黨。妾子爲君母之黨。妾爲女君之黨。妻爲夫之君。徒從也。小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屬從者。所從雖沒也服。從服。謂徒從也。今案。此經不言爲君之夫人有服。而雜記云。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是內宗外宗於夫人有服。彼注云。內宗、五屬之女。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是本有服者。與此泛言從夫而服者異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疏〕正義曰。此以憐其無主而加服期。故次爲夫之君下。爾雅曰。男稱姊妹。女子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子謂女子先生爲姊。後生爲妹。父之姊妹爲姑。白虎通云。男稱

兄弟。女稱姊妹何。男女異姓。故別其稱也。父之昆弟不俱謂之世父。父之女昆弟俱謂之姑何也。以爲諸父內親也。故別稱之也。姑當外適人。疎。故總言之也。姊妹者。否也。姊妹者。末也。釋名。父之姊妹曰姑。姑。故也。言於己爲久故之人也。姊。積也。妹。味也。餘詳士冠禮。敖氏云。爲姑姊妹女子出適者降爲大功。今以其無主。乃加於降服一等而爲之期。其姑姊妹於昆弟姪。亦不容不以其所加者服之。云報者。服期之義。生於己而不在彼故也。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自當期。不必言報矣。程氏瑤田云。此言姑姊妹報。下經大夫之子節言唯子不報。蓋互相足。今案。此經主謂父母昆弟姪爲姑姊妹女子子之無主者服之。以示矜憐之意。其姑姊妹。亦以夫家既無主後。遇本親昆弟姪之喪。亦加隆焉。是之謂報。敖氏謂服期之義。生於己而不在彼。是矣。郝氏乃謂姑姊妹於姪昆弟死無主亦然。此說非也。姪昆弟無子而死。自有本宗主之。即或小宗不立後。亦可從祖耐食。與女子異。或疑夫得耐食宗子之家。其妻不從夫食乎。吳氏紱云。適子自祭其祖禰。尙有吉祭。未配者無後者與。禮從其略。焉得配邪。又案。女子子不爲父服斬者。此無主。與被出異。前斬衰章。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三年。乃被出而歸。與夫絕者。故爲父服斬。此則夫亡時已服斬。故不貳斬也。

傳曰無主者謂其無祭主者也何以期也爲其無祭主故也無主後者人之所〔疏〕正義曰此傳先釋經

期之故也。賈疏云。無主有二。謂喪主。祭主。傳不言喪主者。喪有無後。無無主者。若當家無喪主。或取五服之內親。又無五服親。則取東西家。若無。則里尹主之。今無主者。謂無祭主也。今案。賈說本雜記。是也。注云不忍降者。謂不忍降服大功。仍服期也。雷氏云。案檀弓曰。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今無祭主者。是無子無夫。則無受我而厚之者也。既無受我之厚。則我不得降其本情。故哀發於無主。而服依於天倫也。敖氏云。祭主者。夫若子若孫也。死而無祭主。尤可哀憐。故加服期。以其本服如是也。今案。此無主。謂爲士妻者。與下經言無主者異。賈疏云。不言嫁而云適人者。適人。謂士也。若言嫁。乃嫁於大夫。於本親又以尊降。不得言報。其說是也。

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疏〕正義曰此從服之輕者。故次姑姊妹女子子無主下。先言父母妻長子。而後言祖父母者。以其非服之常。故退在後也。李氏云。此服雖重。而恩則輕。雜記



曰。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視君之母與妻。比之兄弟。檀弓曰。居君之母與妻之喪。居處言語飲食行爾。小記曰。爲君之父母妻長子。君已除喪而後聞喪。則不稅。其禮若小功以下耳。君之適嫡。適婦從服無文。案。下記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則君爲之服者。臣皆從服也。庚蔚之以爲經。惟見重服之從。則輕服不從可知。未知然否。服問曰。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如士服。君之母非夫人。則羣臣無服。惟近臣及駉乘從服。惟君所服服也。小記曰。近臣。君服斯服矣。其餘從而服。不從而稅。君雖未知喪。臣服已。惟君所服者。其服視君無所降也。稅。謂喪服年月已過。乃追服之。今案。據此經。則庚氏之說爲是。室老降一等。彼注云。公士大夫之君。詳後。又據服問。君之妻長子之服及於大夫之適子。而君之父母與祖父母則否。是亦其異也。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父母長子。君服斬。妻則小君也。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此爲君矣。而有父若

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疏〕正義曰。言何以者。以其情疎而俱服期。故問也。從服一等。期也。妻則小君。服母之義。故期也。敖氏云。此先總言從服。則夫人之服。亦在其中矣。以其非從斬而期。故復以小君別言之。爲小君亦謂之從服者。謂其得配於君。乃有小君之稱故也。爲母齊衰。亦云斬者。以皆三年。而略從其文耳。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則是父在而祖之不爲君者卒。君雖爲之後。亦唯服期。以父在故耳。唯祖後於父而卒者。君乃爲之斬也。蓋其斬與期。唯以父之存沒爲制。君服斬。然後臣從服期。又此言爲君之母與其祖母。皆指其卒於夫死之後者也。其夫若在。君爲之期。則臣無服也。今案。傳兩言君之服斬。明臣所以服期。妻則小君也者。臣爲小君。本服期。而君之妻即小君。其義又與他從服期者不同。故特言之。然期雖小君本服。亦緣君而服。故均謂之從服。敖氏謂經言君之母與祖母。皆指夫不在者。說亦是也。○敖氏云。案。注云。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乃從服期。敖氏謂經言君之母與祖母。皆指夫不在者。說亦是也。○敖氏云。案。注云。此爲君矣。而有父若祖之喪者。謂始封之君也。若是繼體。則其父若祖有廢疾不立。此總釋國君有不爲君之祖若父也。注又云。父卒者。父爲君之孫。宜嗣位而早卒。今君受國於曾祖。此釋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之文也。夫君之無父而爲祖後者有二。有君已即位。而先父卒。祖後卒者。如注所云者是也。亦或有父爲君而卒。子既代立。而祖乃卒者。注乃舉其一而遺其一。意似未備。今案。敖氏分別注釋傳之意尙是。但謂其有未備。則於注義尙欠審察。蓋注父卒者以下。雖釋傳



父卒然後爲祖後者服斬之文。要仍是承上父若祖有廢疾不立說。下故結言今君受國於曾祖也。此不過舉父卒爲祖後之一端。以示人注意。總以經所云君之父若祖。皆是未爲君而卒者。若既爲君而卒。則其臣當服斬。不服期矣。張氏爾岐云。注云。繼體之君。容有祖父之喪者。謂父有廢疾不立。而受國於祖。或祖有廢疾不立。父宜立而又早卒。受國於曾祖。故身已爲君。而又有父若祖之喪。皆爲之三年。其臣從服。爲之期也。案此說極明。但傳意係主祖之未立爲君者說。故注亦以受國於曾祖言耳。賈疏云。趙商問。已爲諸侯。父有廢疾。不任國政。不任喪事。而爲其祖服。制度之宜。年月之斷。云何。答云。父卒。爲祖後者三年斬。何疑。趙商又問。父卒。爲祖後者三年。已聞命矣。所問者。父在。爲祖如何。欲言三年。則父在。欲言期。復無主。斬杖之宜。主喪之制。未知所定。答曰。天子諸侯之喪。皆斬衰。無期。彼志與此注相兼。乃具。章氏平云。彼志之說。惟與此注父若祖有廢疾不立同。而兼具父在一義也。今案。朱子於宋孝宗之喪。得鄭志此條。深服鄭康成。詳宋史禮志。及建炎以來朝野雜記。後人因此。謂君於祖喪。不論父在與否。皆當服斬。並謂臣於君之父若祖之喪。亦當服斬。不知朱子論宋事。則祖與父皆爲天子者。與此注義別。至鄭所云天子諸侯之喪皆斬。亦自爲其嗣君及孫行言耳。劉氏續三禮圖說云。君之父祖雖曾爲君。既老而傳。嗣君在位。猶臣致仕。無二斬。但從君而已。徐氏乾學深取之。謂前皇既禪位於嗣皇。則其崩也。嗣皇自行三年之服。而羣臣從君降一等服期可也。豈必執君服皆斬之說乎。據此。則君之父若祖未立爲君者。臣不宜服斬。益明矣。○汪氏琬云。禮。父在爲祖期。父卒爲祖後者服斬衰。此喪服傳之明文也。後儒若賀循、徐廣之徒。乃言父亡未殯而祖亡。適孫不敢服祖重。謂父屍尚在。不忍變於父在也。愚竊以爲不然。禮。殯而後成服。父既先卒。則先成父服。而後成祖服。當其成祖服之時。父屍已殯矣。夫何不敢服重之有。祖無適子。而後云不忍。已許其子傳祖父之重矣。及其沒也。適孫不敢申祖服。然則主祖之喪者。當誰屬乎。小記。父母之喪。皆先葬者不虞。待後事。雜記。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死。其除父之喪也。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如三年之喪。則既類。其練祥皆行。由是言之。父卒尙不得以餘尊厭母。安有適孫爲祖而不敢服重者哉。然後知賀徐皆妄說也。庚蔚之言。賀循所記謂大夫士。又非也。爲祖後者。自天子達士庶皆同。則其服不得有異。今案。承重之服。經無專條。此傳所云爲祖後者服斬。卽適孫承重之通例也。賀徐之說。正與賈疏謂父卒三年內母卒仍服期者。同一譌妄。汪氏駁之是矣。

妾爲女君〔疏〕

正義曰。賈疏云。妾事女君。使與臣事君同。故次之。敖氏云。此服期。與臣爲小君之義相類。今案。妾亦服女君之黨。雜記曰。女君死。則妾爲女君之黨服。孺女君。則不爲先女君之黨服。孔疏

引賀瑒云。抑妾。故爲女君黨服。防覲覲也。孺女君差尊。故不爲服。

傳曰。何以期也。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

女君。君適妻也。女君於妾無服。報之則重。降之則嫌。

〔疏〕正義曰。妾與妻同事一

也。妾之事女君二句。答辭。賈疏云。並后匹適。傾覆之階。故抑之。雖或姪婦。使如子之妻。與婦事舅姑同也。今案。妾事女君。如婦事舅姑。故爲女君服期。亦與婦服舅姑同也。注云女君。君適妻也者。案。妻與夫體敵。

郊特牲曰。婦人無爵。從夫之爵。故妾以夫爲君。即名夫之適妻爲女君也。釋名。妾謂夫之嫡妻曰女君。夫爲男君。故名其妻曰女君也。云女君於妾無服者。以經傳無文也。云報之則重。降之則嫌者。此鄭釋無服之由也。雷氏云。

今抑妾使同婦。尊女君使同姑。女君於妾。不得同姑之降婦。不降則應報。所以不報者。欲伸聖人抑妾之旨。若復報之。則並后之誠。意無所徵。故報之則遠抑妾之義。降之則有舅姑之嫌。故使都無服。無重嫌之責。褚氏云。妾

稱適爲女君。嚴有君臣之分矣。若仍以本族娣姪出降一等之服服之。是等夷也。當以康成無服之論爲正。或謂士妾有子。則稱貴妾。妻當從服。不知從服降一等。仍無服也。推之買妾更可知。今案注降之則嫌之說。後人駁之者甚

多。不知妾事女君如舅姑。所以明尊卑之分。而女君究不得以舅姑自居也。若竟降之。則是視妾如子婦矣。而可乎。雷氏申鄭義。極是。褚氏之說。蓋因敖謂妾於女君有親者宜以出降一等者服之。並引總章貴妾之文而駁之也。

婦爲舅姑〔疏〕

正義曰。妾事女君。與婦事舅姑同。故文相次也。說文。婦。服也。蓋取卑服之義。白虎通稱夫之父母。謂之舅姑何。尊如父而非父者。舅也。親如母而非母者。姑也。釋名。夫之父曰舅。舅。

久也。久老稱也。夫之母曰姑。亦言故也。餘詳士昏禮。王氏志長云。婦爲舅姑期。非輕舅姑也。重斬也。女子非夫不天。從夫。則父母降矣。何也。無二天也。婦之尊舅姑也。以舅姑之子爲天也。舅姑死而服斬。是二其天也。故不

敢也。高氏愈云。古人婦爲舅姑服齊衰期。蓋引而與己之親父母同。則亦恩義之盡矣。婦人之義。以夫爲天。不容有二。傳所謂婦人不貳斬也。華氏學泉云。先王之制禮。稱情而立文。夫斬者。斬也。三年之喪如斬。所以爲至痛極也。

先王以爲惟妻之於夫。孝子之於親。其情爾矣。非可以責婦之於舅也。且禮。女子子適人而降其父母。傳曰。不二斬也。不二斬者。不二天也。夫臣之於君。子之於父。婦之於夫。三綱也。臣以君爲天。子以父爲天。婦以夫爲天。

一也。臣爲君服斬。而爲君之父母期。子爲父服斬。而爲父之父母期。妻爲夫服斬。而爲夫之父母期。稱情而爲之。弗可易也。方氏苞云。婦爲舅姑期。何也。稱情以立文。適至是而止也。婦之痛其舅姑。信及其子之半。可以證婦順矣。其義之重。比於孫之喪其祖。不可謂非隆矣。後世易以斬衰三年。將責以誠乎。抑任其僞乎。信乎禮非聖人不能作也。今案。諸說發明經義精矣。然舅姑之服雖期。而與他期服異。通典。劉系之問。子婦爲姑既期綵衣邪。荀訥答曰。子婦爲姑。既期除服。時人以夫家有喪猶白衣。吳氏澄云。期之後。夫未除服。婦已除服。而居喪之實如其夫。是舅姑之服期。而實三年也。故大戴禮云。與更三年喪不去。或疑經無繼姑之文。案。繼母如母。則繼姑自如姑。夫之所服。婦亦不敢不服也。經不言者。已於姑中該之矣。服問曰。傳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鄭注。皇。君也。諸侯妾子之妻。爲其君姑齊衰。與爲小君同。舅不厭婦也。孔疏。公子。謂諸侯之妾子。皇姑。即公子之母也。然則妾子之妻爲夫所生母亦期明矣。下記云。婦爲舅姑。惡筭有首以繼。檀弓。子柳之妻爲舅服。衣衰而繼經。子柳使之繼衰而環經。非禮也。

傳曰何以期也從服也疏

正義曰。言何以者。據婦爲夫三年。而爲舅姑期。疑其輕。故問也。從服也。答辭。馬氏云。從夫而爲之服也。從服降一等。故夫服三年。妻服期也。今案。喪服

小記云。婦當喪而出。則除之。此言當舅姑之喪而夫出之。則除服。明此服從夫而服也。唐李涪刊誤曰。女子在家。以父爲天。婦人無二天。則婦之爲舅姑。不服齊衰三年。著矣。貞元十一年。蕭據狀稱。今時俗。婦爲舅姑服三年。恐爲非禮。請禮院詳定。李若議曰。謹案。開元禮。五服制度。爲舅姑及女子適人爲其父母。皆齊衰不杖期。蓋以婦人之道。以專一。不得自達。必繫於人。故女子適人。服夫以斬。而降其父母。喪服傳曰。女子已適人爲父。母。何以期也。婦人不二斬也。先聖格言。歷代不敢易。由此論之。父母之喪。尙止周歲。舅姑之服。無容三年。黃氏幹云。宋乾德三年十一月。尹拙等言。婦爲舅姑服期。後唐劉岳書儀稱婦爲舅姑服三年。與禮律不同。請別裁定。詔百官集議。魏仁浦等奏議曰。謹案內則云。婦事舅姑。如事父母。則舅姑與父母一也。古禮有期年之說。雖於義可稽。書儀著三年之文。實在禮爲當。蓋五服制度。前代損益已多。只如嫂叔無服。唐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適子婦大功。增爲期。衆子婦小功。增爲大功。父在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婦人爲夫之姨舅無服。明皇令從夫而服。又增舅母服總麻。又堂姨舅服袒免。詔今尊行。遂爲典制。又況三年之內。凡姪尙存。豈可夫衣蠶衰。婦襲執紼。夫婦齊體。哀樂不同。求之人情。實傷至治。況婦人爲夫有三年之服。於舅姑而止服期。是尊夫而卑舅姑也。十二月丁酉。始令婦爲舅姑三年。今案。魏仁浦等以爲夫三年爲尊夫而卑舅姑。是不知

禮意甚矣。唐李  
若之論得之。

夫之昆弟之子。是男女皆〔疏〕正義曰。此世叔母爲之服也。賈疏云。以義服情輕。故次在婦爲舅姑下。方氏苞云。

屬也。故重其義以維之。幼失父母。舍是無依也。養而獨舍。是無歸也。故非其母也而母之。所以資母之義也。非其子也而子之。所以資子之義也。沈氏形以方說爲得之。注云男女皆是者。謂經所言子兼男女言之也。女子子在室。則世叔母亦服之。以期出嫁大功。盛氏云。案此唯謂男子也。女子子則異於是。其未成人者以爲降。成人而未嫁者。逆降其旁親。旁親亦當逆降之矣。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叔母。在大功章。

傳曰何以期也報之也〔疏〕正義曰。何以期也。此問疑其重報之也。答辭。陳氏銓云。從於人者宜服大功。今乃期者。報之也。李氏云。從乎夫而服。則當大功。報之。故期也。凡爲夫之

黨。尊者皆從服。卑者皆報之。從服。故降其夫一等。卑者以名服已。與夫同。故已報之亦與夫同也。此報服之重者。故著之。餘皆例此。今案。李說與陳同。而義益顯也。

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疏〕正義曰。賈疏云。二妾爲其子。應降而不降。重出此文。故次之。馬氏云。公諸侯氏云。二妾之子爲母之服。異於衆人。嫌母爲其子亦然。故

以明之。今案。敖說與雷雖異。要皆以明經不言士妾之故耳。故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疏〕正義曰。此言二妾不得從於女君尊降其子也。女君與君一體。唯爲長子三年。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雷氏云。

夫人與君同體。以尊降其子也。公子與君同體。以厭其親也。妾無夫人之尊。故不敢降其子。無公子之厭。故得遂其親也。而事鄰於體君。跡幾於不遂。故每以不體得遂爲言也。賈疏云。傳嫌二妾承尊應降。今不降。故發問。答云。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者。諸侯絕旁期。爲衆子無服。大夫降一等。爲衆子大功。其妻體君。皆從夫而降之。至於二妾賤。皆不得體君。君不厭妾。故自爲其子得伸途而服期也。今案。鄭唯據女君體君言之。雷氏兼公子與君同體言。案。總麻章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據此。則公子非爲父後者。不得云與君同體矣。雷說未的。賈依鄭義言之。較明晰。又程氏瑤田謂妾不得體君。當以妾子比例。不當以女君比。

例。詳後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下。注云其餘以尊降之。與妾子同也者。謂女君所生第二子以下。以尊降。與妾子同。諸侯夫人無服。大夫妻爲之大功也。敖氏云。公與大夫。於其子有以正服服之者。有以尊降之若絕之者。其妻與夫爲一體而從之。故不問己子與妾子。其爲服若不服亦然。二妾於君之子。亦從乎其君而爲之。其爲服若不服。皆與女君同。唯爲其子得途。獨與女君異者。則以不得體君故也。蓋母之於子。本有期服。初非因君而有之。故不得體君。則此服無從君之義。是以得途也。褚氏云。敖謂唯爲其子得途。獨與女君異者。則以不得體君故也。此明妾於己子。若不爲服。則同乎女君矣。同乎女君。即體君矣。故爲服期。此正解注不得從女君尊降其子之義也。極明。

### 女子子爲祖父母〔疏〕

正義曰。賈疏云。章首已言爲祖父母兼男女。以重出其文。故次在此也。馬氏云。不言女

衰章曰。女子子在室爲父。對適人者言之也。此惟云女子子而已。所以見其在室適人同也。徐氏乾學云。此條係專指出嫁者而言。沈氏彤云。察傳意。經女子子下。當脫適人者三字。蓋作傳時固有之。今案此經。初閔馬氏敖氏之說。以爲得之矣。及細覈之。而知其有未然。蓋不杖期章之例。多兼男女言之。如言昆弟。不別言姊妹。言衆子。不別言女子子。明即兼之可知。又昆弟之子。陳氏銓云。男女同耳。夫之昆弟之子。鄭注云。男女皆是。此其證也。則女子子在室爲祖父母之服。已包於上祖父母條內矣。奚容重出乎。唯此條專指適人者言。故傳直云不敢降其祖也。降之義生於適人。使經未言適人。傳必先申言適人。而後言不敢降。如下節女子子無主者。經未言適人。傳必申言適人。是也。當以徐氏沈氏之說爲正。陳李諸家說亦同。見下。

### 傳曰何以期也不敢降其祖也

經似在室。傳似已嫁。明雖有出道。猶不降。〔疏〕正義曰。此傳指適人者言之。何以期也。據適人

倫云。婦人歸宗。故不敢降其祖。郝氏敬云。祖至尊也。以適人降則大功。與昆弟等。父母降與祖同。猶可。祖降與昆弟同。不可。今案。二說俱可通。敖氏謂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不知此經所云兄弟服。係指小功以下言之。敖說未的。注云經似在室。傳似已嫁者。案。經當有適人者三字。馬鄭作注時已脫。故云經似在室。又以傳云不敢降其祖。必出嫁乃有降義。故云傳似已嫁也。云明雖有出道。猶不降者。鄭以傳是主已嫁者言。故云女子子有出

嫁之道。明雖出。猶不降其祖也。賈以許嫁而未嫁者言之。誤矣。陳氏銓云。鄭曰。經似在室。失其旨也。在室之女。則與男同。已見章首。何爲重出。言不敢降者。明其已嫁。傳義詳之。李氏云。章首已著祖父母。今重出之。明爲已嫁者。生文。下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之服同。然則女子子於正統之親。雖出猶不降。其爲父母期者。屈於不貳斬耳。不敢降其祖。則得降其旁親。今案。陳氏李氏之說。是也。又敖氏說。祖父母曾祖父母不降之義。最精。詳下章女子子爲曾祖父母條下。○通典載。崔凱喪服。厥云。代人或有出後大宗者。還爲其祖父母母期。與女子子出適不降其祖同義。凱以爲女子出適人。有歸宗之義。故上不降祖。下不降昆弟之爲父後者。今出後大宗。大宗尊之統收族者也。故族人尊之。百代不遷。其父母報之期。所謂尊祖敬宗也。又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降其小宗。還當爲其祖父母大功耳。近儒若王氏錫蘭。程氏瑤田等。多援女子子出適人之例。謂爲人後者亦當不降本生祖服。此似是而非之論。道光四年。上令諸臣會議。大清通禮各條。時內閣主稿。有中書湯儲璠者。欲主其說。以問於培輩。培輩以書答之。其略云。此說已見通典。崔凱曾駁之。謂女子子出適人。有歸宗之義。與孔倫說同。此已足見爲人後者不得以女子子例矣。然義猶不止此。女子子出適人。祖父母止一而已。不聞又有祖父母也。若爲人後者。既有所後之祖父母。爲服期矣。而又爲本生祖父母服期。非二祖乎。且女子子不降祖。經已著之。傳特明之。本生祖果服期。經傳何以無一語及之乎。朱子嘗云。如今有人爲人後。一日。所後之父與所生之父相對坐。其子來。喚所後父爲父。終不成。又喚所生父爲父。這自是道理不如此。以是推之。其無二祖服明矣。女子出嫁。與出爲人後。似同實異。願詳察之。其後。此說遂廢不用。至崔凱謂當降服大功。於儀禮後大宗之義亦尙未合。詳後。

大夫之子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唯子不報命者加爵

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君命其夫。則后夫疏正義曰。賈疏云。此言大夫之子爲此大夫六命婦服期不降之人亦命其妻矣。此所爲者。凡六大夫六命婦。「疏」正義曰。賈疏云。此言大夫之子爲此大夫六命婦服期不降之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大功。則其爲大夫者期矣。大夫爲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大功。則其無主者亦期也。今案此十二人。本皆期服。大夫之子。從父降旁親一等。於世叔父子昆弟昆弟之子之爲士者。世叔母之爲士妻者。皆降服大功。今以其爲大夫命婦。尊與已父同。故服期。姊妹女子子出嫁。降大功。適士。又降小功。今以其爲大夫妻。尊同。但降大功。又以其無主而憐之。加一等。故服期也。此大夫之子從大夫而服。經不見大夫者。



舉大夫之子以包之也。萬氏斯同以大夫之子爲適子。盛氏謂兼適庶。章氏平云。雜記云。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不得概之庶子。此經從服則適庶同。父卒。則如國人。又子在昆弟上者。舊說皆謂大夫之子所生子。郝氏以爲世叔父之子。謬甚。又此子。敖氏以爲不別適庶。盛氏謂是衆子。非長子。據斬衰章。父爲長子三年。不服期。盛說是也。爲大夫命婦者。謂此世叔父子昆弟之子。是爲大夫者。世叔母姑姊妹女子子。是爲命婦者也。此句總承上文。故下傳先釋之。而後釋無主之義也。唯子子字。兼男女言。詳下經。嫌諸人以大夫命婦之尊。或皆不報。故特言唯子不報以明之。此經言唯子不報。而不言諸人之報。前經言姑姊妹報。而不言女子子之不報。皆舉一以見二。省文之法也。敖氏云。姑姊妹女子子云無主。則是夫先卒也。夫爲大夫而先卒。其妻猶用命婦之禮。則當爲大夫而已者。亦用大夫之禮可知。吳與紱云。父爲大夫。而已之子昆弟之子又爲大夫。可見五十命爲大夫之法。不可執也。祖孫同爲大夫。又見一國之大夫不止五十也。其或者而致事。又見致事者同於現爲大夫者也。

傳曰。大夫者。其男子之爲大夫者也。命婦者。其婦人之爲大夫妻者也。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者也。

何以言唯子不報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言其餘皆報也。何以期也。父之所不

降。子亦不敢降也。大夫曷爲不降命婦也。夫尊於朝。妻貴於室矣。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謂姑姊妹女子

男女同不報爾。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大夫曷爲不降命婦。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子。既以出降大功。其適士者。又以尊降在小功也。夫尊於朝。與已同。妻貴於室。從夫爵也。〔疏〕正義曰。何以

大夫六命婦之服。本皆宜降大功。今不降而服期。故問也。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也。此答辭也。蓋大夫之子。謂爲士者。本無應降之理。因大夫已降。子厭於父。不得不從父而降。今父既不降。故子亦不敢降。章氏平云。此

章傳言父之所不降者三。上經大夫之適子爲妻。父自爲適子大功。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父自爲適子斬。傳皆曰。父之所不降。此經子昆弟之子。大夫爲庶孫不降。服大功。女子子。祖亦以命婦無主爲之大功歟。程氏瑤田云。案父之所不

降。言大夫於此六大夫六命婦之親服期不降。非指其子之親而言也。若其子之世叔母。則大夫之嫂與弟婦。大夫於此人本無服。不得云不降。其子之衆子。則大夫之庶孫。本大功服。亦不得云何以期也。今案。章氏以父之所不降。

即指子所服之十二人言。與前傳言父之所不降者例同。程氏則以父之所不降。指父身之世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言。謂父於此等親不降。故子於此等親亦不降。其說似較章氏爲優。蓋其中有無服者。若以前傳例之。究於不降之義。望難通耳。故氏云。大夫曷爲不降命婦。承父之所不降者而問也。夫尊於朝。則妻貴於室。言其夫妻一體。同尊卑也。是以不降之。尊於朝。謂爲大夫。貴於室。謂爲內子。程氏又云。大夫不降。大夫亦宜發。傳曰不發者。欲於大夫本服中發之。下經大夫爲世父母諸人爲士者服大功。人數正與此同。故發傳曰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於尊不同而並發尊同之傳。所以補此傳之所未發者也。注云命者。加爵服之名。自士至上公。凡九等者。左傳僖二十八年。王策命晉侯爲侯伯。觀禮。諸公奉饗服。加命書于其上。是命爲加爵服之名也。周禮。大宗伯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王之三公八命。其卿六命。其大夫四命。公之孤四命。其卿三命。其大夫再命。其士一命。侯伯之卿大夫士亦知之。子男之卿再命。其大夫一命。其士不命。鄭注。王之上士三命。中士再命。下士一命。是自士至上公。凡九等也。此經無士。鄭欲解命有九等。故兼士書耳。云君命其夫。則后夫人亦命其妻矣者。言后夫人。則君亦總謂天子諸侯也。周禮內宰。凡喪事。佐后使治外內命婦。正其服位。先鄭云。外命婦。卿大夫之妻。王命其夫。后命其妻。王藻。君命屈狄。鄭注。君。女君也。禮。天子諸侯命其臣。后夫人亦命其妻以衣服。所謂夫尊於朝。妻榮於室也。云此所爲者。凡六大夫六命婦者。賈疏云。六大夫。謂世父一也。叔父二也。子三也。昆四也。弟五也。昆弟之子六也。六命婦者。世母一也。叔母二也。姑三也。姊四也。妹五也。女子子六也。云無主者。命婦之無祭主。謂姑姊妹女子子也。其有祭主者如衆人者。無祭主義已詳上。此謂命婦。與上別也。但命婦中兼有世母叔母。此無主。專指姑姊妹女子子言。以世叔母既爲大夫本宗。卽無子亦自有主之者。不得言無主。且世叔母因尊同服期。姑姊妹女子子因尊同而又無主。憐之。加服期。二者本異。傳言命婦。蓋以別於上經之適人無主者。然嫌世叔母亦在其中矣。故鄭特辨之。而又申言之曰。其有祭主者如衆人。明有祭主。則不服期也。云唯子不報。男女同不報。傳以爲主謂女子子。似失之矣者。鄭謂經中子字兼男女言。與傳異義。故駁傳。王氏肅云。姑姊妹本大功。今以無主爲之期。故亦報已以期。女子子亦大功。今以無主爲之期。女子子本爲父母期。今雖具報。自其本服。故曰唯子不報。雷氏云。以報之爲言。二服如一。父母爲女子子適人無主者期。女子子適人亦爲父母期。與報相亂。故經別其非報也。案此二說皆專指女子子言。與傳同。徐氏乾學云。經言唯子不報。傳獨以女子子釋之者。蓋言男子。則子爲父三年。從無服期之禮。不待言而可見。惟嫁女爲父母期。而期原其本服。不得以報言。故經曰唯子不報。鄭氏乃謂男女同不報。而以傳之專言女子子者爲失。何其考之

不精與。至叔氏又謂經言不報。指男子爲父三年。與期服異。故言唯子不報。則益支離矣。胡氏承此云。經文雖稱。唯子不報。自兼男女言之。傳以同服相爲之謂報。子爲其父母三年。無疑於期之報。故獨舉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自當期。不因其父母哀其嫁於大夫而無主。爲之加服。而乃服期以報。故曰。女子適人者爲其父母期。故言不報也。此於經文自是專明一義。鄭以經文唯子不報。必兼男女。而後世父母叔父母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無主者。此十人。於大夫之子相報服期之義。始截然分明。況傳以不報主謂女子。而又云其餘皆報。雖皆指兩相服期者爲報。而文義嫌於以子亦爲報。故鄭駁之。沈氏形謂女子適人者句上。脫子爲其父母三年一句。蓋爲傳彌縫。殊可不必。今案。鄭氏以傳爲失。而後人又多申傳以駁鄭。似爲定論矣。及閱胡氏之說。而知傳其餘皆報一語。自呈罅漏。蓋女子適人爲父期。是本服。非報。子爲父三年。亦非報。況經明言子。不言女子。子。謂言子兼女子。子可也。謂言子不兼子。不可也。胡氏此說。深有功於經。不獨爲功鄭氏。云大夫曷爲不降命婦。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既以出降大功。其適士者。又以尊降在小功也者。謂傳據大夫於姑姊妹女子。明有降道。故發曷爲不降之問也。案大叻章。大夫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嫁於大夫者。是以出降也。小功章。大夫大夫之子爲姑姊妹女子適士者。是以出降而又以尊降也。云夫尊於朝。與已同。妻貴於室。從夫爵也者。謂妻以夫之爵爲爵。夫之尊與已同。則妻之尊亦與已同。故不降也。據傳夫尊於朝二句。則不降命婦之問。兼有世叔母在內。鄭唯據姑姊妹女子言。似尙未備。

### 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疏〕

正義曰。祖父母適孫服已見前。此疑大夫或降。故因言大夫降服而及之。次在

舉大夫以明之。案雜記曰。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士爲其父母兄弟之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大夫之適子。服大夫之服。大夫之庶子爲大夫。則爲其父母服大夫服。春秋傳。晏桓子卒。晏嬰薨。綏斬。寢苦枕草。其老曰。非大夫之禮也。曰。唯卿爲大夫。則大夫喪服與士服有異也。故鄭氏以爲士爲父服。縗如三升半而三升。爲母蓋五升縗而四升。爲兄弟六升縗而五升。大夫以上。乃備儀盡飾。大功以下。大夫士服則同。然案經斬衰章。不見大夫士服之異。孟子亦云。三年之喪。齊疏之服。飡粥之食。自天子達。記傳所言。蓋周衰禮壞。或自爲服制。以相別異。記禮者因雜記之。非舊典也。叔氏云。此祖父母適孫爲士也。乃合祖父母言之。所謂妻從夫爵者也。上已見祖父母適孫矣。此復著大夫之禮。則經凡不見爲服之人者。雖曰通上下言之。而實則主於士也明矣。盛氏云。大夫爲祖父母。謂父在者。及父卒而不爲祖後者也。適孫。謂適子早卒者也。

傳曰。何以期也。大夫不敢降其祖與適也。則不敢降其祖與適也。〔疏〕正義曰。何以期也。謂大夫於他期親之為

降其祖與適也。答辭。馬氏云。尊祖重適。自尊者始也。故不敢降。敖氏云。大夫不降祖與適。聖人制禮使然。非謂大夫之意亦欲降此親而不敢降之也。傳言似有害於義理。沈氏彤云。聖人制禮。皆緣人情。謂於其祖與適而以貴

貴之義降之。則其心必有所不敢。故聖人不之降。使其心之即安也。何嘗謂大夫之意欲降此親而不敢降乎。凡傳之言不敢者。皆當以此意推之。敖說非。賈疏云。大夫以尊降其旁親。雖有差約。不顯著。故於此更明之。傳云不降

祖與適。明大夫於旁親降可知。公妾以及士妾為其父母。〔疏〕正義曰。此以妾自為其黨服。故次在此章之末。馬氏云。公。謂諸侯也。其間有

親。故明之。下記曰。凡妾為私兄弟如邦人。今案上經云。女子子適人者為其父母。則是服已在其中。復言此者。嫌妾或屈於其君。為父母不得服期。故特著之。郝氏云。舉國君及士。見凡為妾者皆得為父母期也。

傳曰。何以期也。妾不得體君。得為其父母遂也。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

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疏〕正義曰。何以期也。謂妾為其父母。宜與妻異。而亦期。故問也。妾不得體君。得服其父母。故以明之。〔疏〕為其父母遂也。答辭。陳氏銓云。以妾卑賤。不得體君。又嫌君之尊。不得服其父

母。故傳明之。雷氏云。今明妾以卑賤不得體君。厭所不及。故得為其父母遂也。案此二說止釋不得體君本義。而義亦明。似不必以比例言也。注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父母者與。春秋之義。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妾。是言子尊

不加於父母。此傳似誤矣。案。上公妾大夫之妾為其子傳。亦云妾不得體君。與此傳同。鄭注上傳。以女君為比例。故於此傳亦以女君為比例。而疑傳之誤也。雖為天王后。猶曰吾季妾。此桓九年公羊傳文。何注亦云。明子尊

不加於父母。蓋說公羊者相傳之義如此。故鄭與何同也。云禮。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是嫌不自服其父母。故以明之者。此鄭既駁傳。更自立一義以解經。謂經因妾服女君之黨。嫌不自服其黨。故特言此以明之。妾為女君之黨服。

見雜記。郝氏云。鄭以傳為誤。傳未嘗謂女君可降其父母也。謂妾之父母。君同凡人。嫌妾自為重服。遠君自遂。似乎不可耳。盛氏云。經重出此條。嫌其或在厭降之例也。傳之此言。所以明君不厭妾之義。與經合。士妾亦有厭

降之嫌者。妾謂夫爲君。通上下之辭也。沈氏彤云。此不對女君以尊降其父母言。蓋以女君體君。得爲其父母。遂無所厭屈。妾不得體君。君不厭之。故亦得爲其父母。遂不嫌等於女君也。傳本不誤。小記謂世子不降妻之父母。況妻而自降其父母乎。雜記謂妾從女君而服其黨服。豈女君而顧不自服其父母之服乎。此本無可疑者。不知鄭何以駁之如此。程氏瑤田云。妾不得體君二條。當以妾子比例。不當以女君比例。蓋妾之爲其子。猶妾子之爲其母。妾子有體尊者之時。而爲其母不得途之事。總麻章曰。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傳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據此。是妾子本不與尊者爲一體。爲其母得途。今二妾不體君。亦爲其子得途。是其例也。又妾之爲其父母。猶妾子之爲其外祖父母。妾子有體尊者之時。而爲其外祖父母不得途之事。若妾子本不與尊者爲一體。爲其外祖父母得途也。下記曰。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無服。不爲後。如邦人。是也。今諸妾不體君。亦爲其父母得途。是其例也。今案。上傳妾不得體君。謂諸侯之君。於衆子無服。大夫之君。於衆子降服大功。妾不體君。故爲其子得服期。此傳妾不得體君。謂君於妾之父母無服。妾不體君。故爲其父母得服期。此義之易明。無煩比例而得者。其以女君爲比例。乃注家借以勘明經義。非傳者立言之意。鄭誤以傳言妾不得體君。爲對女君得體君言。故於此傳遂望礙難通。諸家辨之。是矣。至程氏以妾子比例。在此條卻精切。於上條尙未合。不知仍從注說。蓋公妾之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緣緣。在五服外。不得云遂服也。○吳氏紱云。不杖期之服。經文有未著。後人以意求之者。如女子子在室。既與男女同。則其爲世叔父母。昆弟。姑姊妹在室者。昆弟之子。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期也。丈夫之爲姑姊妹。女子子。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亦期也。婦人爲夫黨之卑屬。與夫同。則爲其衆子。女子子在室者。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在室者亦期也。其嫁而反在室者。親屬相爲亦如之。妾爲己子得遂。則公妾以及士妾爲其女子子在室。及反在室者。與子同矣。妾爲君之黨服。與女君同。則爲君之父母。當如女君之爲舅姑。士之妾爲君之衆子。同己子矣。繼母如母。則繼祖母如祖母。繼姑亦如姑。慈母如母。則夫之慈母亦如姑矣。但孫不服慈祖母耳。爲人後者爲所後者之親。如子。則所後者之父母。即己之祖父母矣。爲姑姊妹若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亦如之。其相報者亦如之。爲人後者之妻爲夫所後如舅姑。夫所後之昆弟之女子子在室者相爲。亦如之。士爲適子廢疾不受重者期。則同於衆子也。世子爲妻期。則同於大夫之適子爲妻也。凡庶昆弟爲世子期。則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可推。且又臣從君服也。大夫之適子。爲君夫人太子期。同於父也。則亦臣從君之服也。大夫之子。爲昆弟之子將爲祖後者期。則以尊者不降其適推之也。君君夫人之喪。其孫曾玄之婦。從夫而服者。及內宗外宗。皆期。以輕服不可服至尊。又婦人不貳斬也。公子之妻爲其皇姑。夫不服而妻服之。以在內也。則公大夫之庶女子子

儀禮正義 十卷二十二

在室爲其母。  
其亦期歟。

右齊衰不杖期



卷二十三

疏衰裳齊壯麻經無受者。無受者。服是服而除。不以輕服受之。不著月數者。天子〔疏〕正義曰。齊衰無受者。總。故次不杖期章後也。郝氏敬謂疏衰重於大功。是也。特言衰經。以其重。故著之。餘輕者不言。略也。注云無受者。服是服而除。不以輕服受之者。凡喪。皆既葬後。以輕服易重服。謂之受。受。承也。接也。其三年者。則於練祥後。又易以輕服。詳篇首斬衰經下。此齊衰之服。三月即除。不易以輕服。故云無受也。云不著月數者。天子諸侯葬異月也者。吳氏廷華云。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三月之後。尚須藏服。待葬時服之。若言三月。嫌葬時無服也。姜氏兆錫云。案下各傳皆言齊衰三月。然為王侯服者。仍藏以待葬服。故傳雖言三月。而經不著其月也。今案。此服不九月七月。而三月者。張氏爾岐云。大夫士三月葬。故以三月為主。吳氏又云。天道期年一大變。三月一小變。俱時之重者。不期。故三月也。云小記曰。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者。案鄭注小記云。雖尊卑異。於恩有可同也。孔疏。齊衰為尊。大功為卑。而三月為恩輕。九月恩稍重。制之在尊卑深淺之間。故有可同也。李氏云。繩屨者。以麻糾繩為之。凡用麻者。以繩為輕。故齊衰期麻屨。無受者繩屨。徐氏乾學云。喪服本經。大功以下。皆不言用何屨。唯喪服小記言齊衰三月。與大功同者。繩屨。則大功用繩屨也。鄭氏謂小功以下。吉屨無約。則小功總麻同用吉屨也。又云。斬衰齊衰皆書冠。大功以下不言冠。蓋齊衰言布纓。則大功以下亦布纓可知也。斬衰言條屬。則齊衰以下亦條屬可知也。其異者。唯總麻則澡纓。小功以下則左纓。及布之升數有不同爾。其冠之形制。無不同也。今案。此不言帶。蓋亦布帶可知。又譙周云。齊衰三月。不居聖室。盛氏云。不居聖室。宜與大功同有帷帳也。亦於中門外為之。○案。賈疏以齊衰三月為義服。李氏云。曾祖父母不當為義服。吳氏廷華云。此服以曾祖為主。又云。此章當首曾祖。疑錯簡爾。賈以此章論義服。故首寓公。未然。今案。李氏吳氏之說是也。詳此篇記末。喪服以本親為主。故斬衰首父。齊衰三年及杖期首母。齊衰不杖期首祖父母。則齊衰三月。自當首曾祖父母。此章各條敘次多雜。竊疑曾祖父母後。當以庶人為國君次之。寄公為所寓又次之。為舊君之母妻又次之。大夫為舊君又次之。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為舊國君又次之。丈夫婦人為宗子宗子之母妻又次之。大夫為宗子。及曾祖父母為士者如衆人二條。

又次之。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又次之。繼父不同居者又次之。如  
此。較有條理。但舊本相傳已久。不敢移易。姑識所疑。俟後人考定焉。

寄公爲所寓

寓。亦寄也。爲所寄之國君服。

〔疏〕正義曰。注云寓亦寄也者。說文方言皆云。寓。寄也。是寓與寄義同。故寄公

爲所寓居之國君服也。雷氏云。既來受其惠。宜敬於所託。故與衆人同。敖氏云。經傳不見諸侯相爲服之禮。是非無服也。寄公已失國。異於諸侯。又寓於他邦之地。則不可不爲其君服。蔡氏德晉云。郝仲興謂寄公爲衰世之禮。非也。禹會諸侯於塗山。執玉帛者萬國。至周初。止千八百國而已。則其間失國而爲寄公者必多。而其服由來舊矣。周之制禮。非用於一時。今案寄公有被天子削地而失國者。則盛世固有之。詳下。又晉書禮志云。新禮以今無寄公之事。除之。摯虞以爲周禮作樂於刑厝之時。而著荒政十二禮。備制待物。不以時衰而除盛典。世隆而闕衰教也。宜定新禮。自如舊經。詔從之。

傳曰寄公者何也。失地之君也。何以爲所寓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諸侯五月而葬。而服齊衰三月者。三月而藏其服。至葬又更

服之。既葬而除之。

〔疏〕正義曰。此欲明寄公爲失地之君。故設爲問答也。賈疏云。失地君者。謂若禮記射義。貢士不得其人。數有讓。黜爵削地。削地盡。君則寄在他國。李氏云。春秋傳。衛侯出奔齊。齊人以糾寄

衛侯。詩序曰。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於衛。是爲寄公。今案禮記孔疏云。或天子削地。或被諸侯所逐。皆爲失地。是必兼二義乃備也。言何以者。又爲問答。以明服齊衰三月之義也。敖氏云。寄公非臣也。故但齊衰三月。而

與民同。今案本章。庶人爲國君服齊衰三月。故言與民同也。王氏菴云。案與民同。亦寄公自處然爾。其所寓之君。俾守宗社者。知一旦可降爲鄰國之庶人。而慎乃有位也。王氏士讓云。案與民同。亦寄公自處然爾。其所寓之君。則以客禮待之。喪大記。君之喪未小斂。爲寄公國賓出。君拜寄公國賓於位。夫人爲寄公夫人出。夫人亦拜寄公夫

人於堂上。是也。今案。喪大記所云。自是主國體制如此。然如方說。亦足以昭炯戒矣。○蔡氏德晉云。康成以爲天子七月葬。諸侯五月葬。爲之齊衰者。皆三月其服。至葬更服之。葬後乃除。愚意爲天子諸侯未葬。恐不應釋

服。白虎通謂民始哭素服。先葬三月成齊衰。亦非。沈氏彤云。案小記。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此爲緩葬而服除者言。則服除於葬之先者亦可例推。又孔叢子。子思曰。期大功之喪。既除乃葬。則服其所除之服

以葬。既葬而除之。鄭注蓋本此二條。今案。據此。則鄭說固有所本。蔡氏駁之。非矣。唯白虎通謂民始哭素服。

先葬三月。乃服齊衰。則是聞喪不服。踰時乃服。當未然而耳。

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

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宗子繼別之後。百世不遷。所謂大宗也。宗子之妻。李氏云。宗子有君族之道。故族人皆爲齊衰三月。其在五屬之內。則三月之後。自以本服終之。宗子之母妻。統族人之婦。故族人亦爲之服。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義由於此。蔡氏云。大宗至尊。五屬之外。皆服齊衰三月。其在五屬中者。總麻之親。服齊衰三月而除。若大功小功之親。則既服齊衰三月。乃受以大功小功之衰。以足其月數而止。今案。丈夫婦人。馬以一族男女言之。則不問五屬內外。皆爲宗子服也。王氏專指五屬外言。非。又在五服內者。大功小功之親。蔡氏謂既服齊衰三月。乃受以功衰。本下記注。是也。或謂月算如邦人皆齊衰者。亦非。注云婦人。女子子在室及嫁歸宗者也者。案女子子在室。謂未嫁者。與嫁歸宗者。則如斬衰章所云子嫁反在父之室。謂已嫁而被出。歸於本宗者也。褚氏云。婦人。當依注指本宗女子言。敖謂兼宗婦在內。而經無夫之宗子文。非也。此服專爲宗子而制。不問親疏尊卑及無服者。皆服。嫂叔無服。爲宗子及母妻。則當服矣。敖謂無服。亦非。江氏獨云。先王制禮。服窮四世。獨於宗子。雖絕屬。亦爲之服者。以尊祖敬宗之義大。不可拘以此限也。嫂叔之不爲服。特以遠嫌耳。尊祖之義。既非親盡所得而奪。又豈遠嫌所得而奪乎。又云。案鄭論五屬之內。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服齊衰期。其大功小功。俱先服齊衰三月。卒哭乃受功衰。總麻則與絕屬者同齊衰三月。然則嫂叔既無服。不論親疏。俱宜同齊衰三月。程氏瑤田云。注女子子在室五字。最精妙。丈夫婦人。並指同姓者言。故謂婦人爲在室者。若異姓婦人。以路人來。與夫胖合。其從夫之服。舅姑期年。夫之祖父母大功。於夫之昆弟且無服。無緣從夫服。宗子獨厚之。同姓婦人。爲同姓從宗合族屬之事。故女服必與男同。今案。褚氏江氏程氏之說是也。又程氏謂丈夫婦人。經中凡四見。詳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下。宗子繼別爲大宗之義。詳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傳下。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尊祖也。尊祖故敬宗。敬宗者尊祖之義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

服也。〔疏〕

正義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怪其重而問也。尊祖也三句。答辭。宗子之母在二句。則又申言母在不爲妻服之義。以補經所未及也。雷氏云。言尊祖故敬宗。明祖已沒也。無由施於尊者。但敬宗以致尊

祖之心。敖氏云。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祖者。己之所自出也。尊之。重本也。然其尊祖之誠。無由自盡。故於敬宗見之。蓋敬其爲別子之後者。乃所以尊別子也。故曰敬宗者尊祖之義也。此爲宗子與其母妻服。皆敬宗之事。故傳言之。沈氏形云。祖。太祖也。宗。宗子也。宗子者。太祖之正體。而奉事太祖以收族。族人當敬之如太祖。故即以曾祖齊衰三月之服服之也。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也者。敖氏云。謂宗子之母雖老。而妻代主家事。故若先其母而卒。族人亦不爲服。蓋其母尙在故也。此義與宗子不孤而死。族人不以宗子服之者。意實相類。姜氏兆錫云。此猶有適子無適孫之意。以一宗無二服故也。方氏苞云。賈疏謂母在年未七十。則自與祭。故族人爲之服。非也。祭必夫婦親之。故舅歿則姑老。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請於姑。則宗子之母不與祭明矣。族人所以爲之服者。雖不與祭。而族人合食。及將嫁之女。教於宗室。領之者必宗子之母。其妻不敢代也。今案。宗子母在而妻死。族人雖不爲服。而宗子得爲其妻禫。喪服小記曰。宗子母在爲妻禫。亦以舅沒姑老。有承祭之重故也。

爲舊君君之母妻〔疏〕

正義曰。舊君。舊蒙恩深。今雖退歸田里。不忘舊德。故服之也。雷氏云。身既反昔。服亦同人。蓋謙遠之情。居身之道也。然恩紀內結。實異餘人。故爰及母妻也。敖氏云。

君亦謂舊君也。在國而云舊君者。明其不見爲臣也。此服大夫士同之。顧氏炎武云。古之卿大夫。有見小君之禮。而妻之爵服。則又君夫人命之。是以不容無服。今案。此爲舊君。經傳皆不言大夫。故敖兼士言之。蓋凡爲舊臣者之通禮也。

傳曰爲舊君者孰謂也。仕焉而已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君之母妻則小君也。仕焉而已者。

者。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也。爲小君服者。恩深於民。〔疏〕正義曰。傳以經言爲舊君者非一。故發問也。孰謂之謂。吳氏延華云。疑當作辭。君之母妻。則小君也。傳意謂母妻爲小君。故宜服也。臣在位。爲君服斬。爲君之母妻服期。俱見前。李氏云。仕焉而已。則釋斬而齊。案士相見禮。凡自稱於君。宅者在邦。則曰市井之臣。在野。則曰草莽之臣。宅者。謂致仕者也。孟子曰。在國曰市井之臣。在野曰草莽之臣。皆謂庶人。宅者。稱謂。與庶人正同。故其服亦同。敖氏云。已。猶止也。鄭氏以爲致仕。是也。此營仕矣。今又在國。其服宜異於民。乃亦齊衰三月者。蓋不在其位。則

不宜服斬。以同於見爲臣者。而臣於君又無期服。故但齊衰三月。而不嫌其與民同也。然又爲小君服。則亦異於民矣。通典載虞喜議云。老而致仕。臣禮既全。恩紀無替。自應三年。不得三月。與傳義違。非也。又殷泉源問天子諸侯臣致仕。服有同異。范宣答云。禮制殘缺。天子之典。多不全具。唯國君之禮。往往有之。臣之致仕。爲舊君齊衰三月。天子之臣。則亦然矣。今案傳以母妻爲小君。似專指國君言。張氏惠言謂君爲有地之君。無天子諸侯及大夫言。似亦可通。據雜記云。遠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遠大夫之諸侯不反服。則大夫之臣亦爲舊君服也。注云仕焉而已者。謂老若有廢疾而致仕者也。大夫七十而致事。見曲禮。其有廢疾不任事者。則亦致仕也。吳氏紱云。古人臣進退不苟。微嫌細故。則奉身而退。如子文三仕三已。柳下惠三黜。可見也。鄭注專以老與廢疾爲致仕。似未該。今案。注言若是。舉以例其餘也。云爲小君服者。恩深於民者。以民但爲君服而不爲小君服。今致仕者兼服小君。是。以其受恩深於民故也。○徐氏乾學云。禮於舊君之服有三。其一。仕焉而已。身離朝宇者。爲舊君之母妻。是也。其一。以道去君。身違宗國者。大夫爲舊君。是也。其一。臣誼已絕。出居他邦。或改事新主者。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是也。原臣之於君。義當服斬。乃不服斬而服齊。甚至有不服者。何也。恩有淺深。故服與不服有異也。其仕焉而已者。雖身猶在國。較之居官食祿者。其恩已輕。故降而服齊。猶以君臣誼重。故服君而并服其母妻也。其以道去君者。雖義猶未絕。較之致仕家居者。其恩更輕。故但服其君。而不服其母妻也。其出居他邦者。雖恩義已絕。而妻子之居本國者。不可以無服。故妻與長子行服。而其身則不服也。乃知去官後故官之品。此後世之令。不可以語周禮也。今案。此章言舊君者三。前一條指凡仕者。後二條指爲大夫者。前一條以在國之臣言。後二條以去國之臣言。而大夫在外條。主言其妻子之服。大夫爲舊君條。主言大夫自服。皆謂恩義未絕者。徐氏謂大夫在外。恩義已絕。其身不服。說本賈疏及檀弓孔疏。非也。詳後。

### 庶人爲國君

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

〔疏〕正義曰。此服男女同之。白虎通云。禮不下庶人。所以爲民制服何。禮不下庶人者。尊卑制度也。服者。恩從內發。故

爲之制也。注云不言民而言庶人。庶人或有在官者。李氏云。庶人在官者。謂府史胥徒也。檀弓曰。公之喪。諸達官之長杖。則庶人在官者不杖斬。同於民而已。褚氏云。注言民之中卽有在官庶人。亦正同民三月。不服斬也。故言或已包之。故氏誤會注意。乃云非在官者不服。謬也。今案傳屢言與民同。則齊衰三月。乃庶人本服。以其分與臣異。不可服斬。又不可以輕服服君故也。云天子畿內之民服天子亦如之者。白虎通云。王者崩。京師之民喪三月。何民賤

而王貴。故三月而已。此鄭所本也。檀弓曰。天子崩七日。國中男女服。謂庶人也。又曰。三月。天下服。謂諸侯之大夫爲王總喪也。吳氏絳云。侯國之民不服天子者。勢彌遠而分適尊。故不可制服。然過密八音。亦足以致其情矣。采地之民爲公卿大夫之君無服。爵不世也。庶人爲君之母妻無服。

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已去者。待放。〔疏〕正義曰。李氏云。上下條曰舊君。此曰舊國君者。以在其國而大夫不言爲本君服。據雜記。是其君尊卑不敵。不反服者。案遠諸侯之大夫不反服。其君尊卑敵。則反服。此在外中兩者俱有。以其服不服不定。故空其文。賈說偏矣。又云。敖氏謂妻子亦在外。非也。經祇云大夫在外。則其妻子在國可知。其云舊國君者。乃對大夫在外立文。非據其妻子言也。今案江說是矣。但此條主言大夫之妻長子服。故不言大夫之服。傳亦不言之。以大夫在位。其妻爲君服期。長子爲君服斬。今大夫在外。嫌其妻及長子仍服期與斬。故特著之。至大夫恩義未絕。在外亦服齊衰三月。雜記所云反服。是也。若恩義已絕。則雖所仕之君尊卑敵。亦不服。其妻子亦不得留於國中矣。諸家謂大夫在外無服。非。詳後舊君條下。注云在外待放已去者。以經云在外。明是已去本國。適異國也。待放義。亦詳後舊君下。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妻雖從夫而出。猶民也。春秋傳曰。古者大夫不娶。婦人歸宗。往來有合離之義。長子〔疏〕正義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怪其輕而問也。妻言與民同也。二句。答辭。沈氏彤云。士去法。可以無服。國無服。其妻長子在國。自同於民。故不著之也。敖駁傳。非。今案。萬氏斯同據此條。謂上致仕者。其妻長子亦宜爲舊君服。案上爲舊君。不專指大夫言。舊君亦不專指國君言。故經不著妻子之服也。注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者。鄭以傳但言長子未去。而不言妻未去。故爲此義解之。此歸宗。是歸寧父母。與前傳言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者異。春秋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公羊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鄭引之者。證大夫不娶之事。通典載賀循云。案鄭注喪服云。凡妻從夫降一等。夫合三月。則妻宜無服。而猶三月者。古者大夫不娶。其妻則本國之女也。雖從夫而出。婦人歸宗往來猶民。故從民服也。長子有服。謂未去者也。循以爲以道去君。非罪之重。其子尙可以留。值君薨。則服也。鄭所云。案禮。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妻言與民同也。長子言未去也。妻雖從夫而出。猶民也。春秋傳曰。古者大夫不娶。婦人歸宗。往來有合離之義。長子〔疏〕正義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怪其輕而問也。妻言與民同也。二句。答辭。沈氏彤云。士去法。可以無服。國無服。其妻長子在國。自同於民。故不著之也。敖駁傳。非。今案。萬氏斯同據此條。謂上致仕者。其妻長子亦宜爲舊君服。案上爲舊君。不專指大夫言。舊君亦不專指國君言。故經不著妻子之服也。注云妻雖從夫而出。古者大夫不娶。婦人歸宗。往來猶民也者。鄭以傳但言長子未去。而不言妻未去。故爲此義解之。此歸宗。是歸寧父母。與前傳言婦人雖在外。必有歸宗者異。春秋莊二十七年。莒慶來逆叔姬。公羊傳曰。大夫越境逆女。非禮也。鄭引之者。證大夫不娶之事。通典載賀循云。案鄭注喪服云。凡妻從夫降一等。夫合三月。則妻宜無服。而猶三月者。古者大夫不娶。其妻則本國之女也。雖從夫而出。婦人歸宗往來猶民。故從民服也。長子有服。謂未去者也。循以爲以道去君。非罪之重。其子尙可以留。值君薨。則服也。鄭所云。案禮。



妻爲期。而長子三年。今夫雖在外。妻尙未去。恐或者嫁適宜期。故言與民同。則出國無恨可知也。所以別言之者。明夫既去位。妻便同於民爾。今案。鄭氏歸宗往來之說。諸家駁之。據鄭所云。亦以妻爲未去也。沈氏云。妻與民同。唯未去。故與民同也。但鄭意亦當備。固有從夫而歸宗往來者。此說是。蓋妻有從夫出者。亦有從長子在國者。鄭注專爲從夫出者言之。明出者服。則未出者亦服可知。賀氏申鄭義甚明。至長子言未去。明宗廟猶存。通典載戴聖曰。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言長子者。重長子也。長子承宗廟。宜以長子爲文。蕭太傳曰。長子者。先祖之遺體也。大夫在外。不得親祭。故以重者爲文。此皆釋經言長子及傳未去之義也。或曰。傳言妻與民同。亦兼未去者言。長子言未去。亦謂與民同。是互言之。其說亦通。云君臣有合離之義。長子去。可以無服者。鄭意蓋謂長子在國奉宗廟。則君臣之義未絕。故爲之服。若長子已去。宗廟無存。恩義已絕。即可不服矣。此申言傳義。而亦見大夫去國在外猶服也。

**繼父不同居者**。警同居。今不同。〔疏〕正義曰。徐氏乾學云。案徐駿五服集證。此條分而爲二。一爲繼父先曾同居。今不

居。兩有大功之親者。引小記曰。有主後者爲異居。注云。隨母之子。雖與繼父同居。而繼父或有親子。及隨母之子有兄弟及堂兄弟爲主後也。雖與同居。亦爲先同而後異。義亦明晰。今案。此與同居服齊衰期者。皆宜有報服。經不言者。闕也。餘詳繼父同居者條下。

**曾祖父母〔疏〕**正義曰。爾雅。王父之考爲曾祖王父。王父之妣爲曾祖王母。郭注。曾。猶重也。謂祖之上又有祖

月。自天子至於士。一也。祖期。則曾祖大功。高祖小功。而云三月者。此通遠祖之言也。今有彭祖之壽。無名之祖存焉。十代之祖在堂。則不可以無服也。鄭子曰。我高祖少皞摯之立也。非五代祖也。則曠禱康叔。自稱曾孫。非四代之祖孫。然則高。遠也。無名之祖。希及之矣。故不復分別而重言之也。沈氏括云。喪服但有曾祖曾孫。而無高祖玄孫。先儒以謂服同曾祖曾孫。故不言。可推而知。或曰。經之所不言。則不服。皆不然也。曾。重也。由祖而上者。皆曾祖也。由孫而下者。皆曾孫也。雖百世可也。苟有相逮者。則必爲服喪三月。故雖成王之於后稷。亦稱曾孫。而祭祖祝文。無遠近。皆曰曾孫。顧氏云。禮記祭法言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左傳。王子虎盟諸侯。

亦曰及而玄孫。無有老幼。玄孫之文。見於記傳如此。然宗廟之中。並無此稱。詩維天之命。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鄭氏箋曰。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禮記郊特牲稱曾孫某。注謂諸侯事五廟也。於曾祖以上。稱曾孫而已。左傳。哀公二年。衛太子蒯聩。稱曾孫蒯聩。晉書鍾雅傳。元帝詔曰。禮事宗廟。自曾孫以下。皆稱曾孫。義取於重孫。可歷世共其名。無所改也。又云。曾祖父母齊衰三月。而不言曾祖父之母。非經文之脫漏也。蓋以是而推之矣。凡人祖孫相見。其得至於五世者。鮮矣。人之壽。以百年爲限。故服至五世而窮。苟六世而相見焉。其服不異於曾祖也。觀於祭之稱曾孫。不論世數。而知曾祖之名。統上世而言之矣。盛氏云。爾雅。曾祖王父之考爲高祖王父。曾祖王父之妣爲高祖王母。又曾孫之子爲玄孫。玄孫之子爲來孫。來孫之子爲弟孫。弟孫之子爲仍孫。仍孫之子爲雲孫。自玄孫而下。五世各有名稱。而宗廟之中。自孫之子而下。皆稱曾孫者。不唯義取於重。且以玄來等皆疏遠之名。故不稱也。然爾雅孫之名及於八世。而祖之名止於四世。高祖父之父母。其謂之何。曰自高祖王父之考以上。統謂之祖而已。祭法。王立七廟。一壇一墠。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曰顯考廟。曰祖考廟。所謂祖考者。即高祖王父之考也。而直云祖考。則自此以上。都無異名可知。喪服經。高祖已上。略而不言。以其相及者鮮。且自曾祖而推之可知也。顧云。苟六世而相見焉。其服不異於曾祖。是也。云曾祖之名。統上世而言之。則非矣。今案經不言高祖之服。鄭氏謂與曾祖同服。後儒推之。謂曾高而上。苟有相及者。皆服齊衰三月。蓋以正統之親。當喪不容無服。理自可通。顧氏謂曾祖之名。統上世而言之。則沿沈氏由祖而上皆曾祖之說。盛氏駁之。是也。唐貞觀中。魏徵奏高祖曾祖舊服齊衰三月。請加爲齊衰五月。開元禮。曾祖父母齊衰五月。高祖父母齊衰三月。朱子謂未爲不可。然非制禮本意。詳下。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也。

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曾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疏〕正義曰。言何以者。怪其三月太輕。齊衰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疏〕又重。故發問也。小功者以下。答辭。古人通謂外姻爲兄弟。而喪服小功以下。外姻之服亦在焉。故名其服爲兄弟之服。下傳云。小功以下爲兄弟。是也。江氏筠云。大功乃同財之親。小功係兄弟之服。是五服中親疏一界別也。故氏謂大功亦爲兄弟服。非矣。今案。兄弟之服。止可施於旁親。故不敢以服至尊。而服齊衰三月也。至尊。謂曾祖父母。義詳前章祖父母條下。注云正言小功者。服之數盡於五。則高祖宜總麻。曾祖宜小功也者。此即以五服之數推言之。謂曾祖宜小功。以釋傳言小

功之義也。案三年間云。至親以期斷。是期爲父正服。由是推之。祖宜大功。曾祖宜小功。高祖宜總麻也。云據祖期。則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曾祖高祖。皆有小功之差。則曾孫玄孫爲之服同也者。此鄭因經未言高祖。故又推言之。以明高祖與曾祖同服之義。蓋父之服加隆至三年。祖亦加至期。由是推之。曾祖宜大功。高祖宜小功也。是皆有小功之差。故其服宜同也。下總麻章注云。族祖父者。亦高祖之孫。則高祖有服明矣。此鄭明高祖有服之義也。近程氏瑤田著喪服足徵記。謂高祖玄孫無服。喪服經不言高祖玄孫者。不制服也。其說以大傳四世而總麻語爲據。云四世而總麻之窮也。謂曾孫總麻服。至此而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謂已爲玄孫無服。但以祖免行事。張氏履辨之云。逮見高祖。即以服曾祖齊衰三月者服之。逮見玄孫。即以服曾孫總麻者服之。經不著。可推而知也。小記之以三爲五。以五爲九。以已合上下數之。大傳之四世五世不數已。且大傳本指旁殺。若謂五世祖免指高祖玄孫。則正統也。謂之同姓可邪。且上數高祖。下數玄孫。亦止四世。不得數已而爲五世。以已方計其人之世數而爲服之差。固不得自占一世也。苟子有天下者祭七世。除太祖二祧。則高祖爲四世。如程氏說。豈高祖爲五世廟乎。程氏又云。族昆弟之子。自吾曾祖視之。爲昆弟之玄孫。五世祖免者也。自吾高祖視之。則六世親屬也。張氏辨之云。子孫出於已。從下數者也。故視子爲一世。玄孫爲四世。昆弟同出於父。從旁數者也。故視昆弟爲一世。又從旁而下至昆弟之玄孫爲五世。然昆弟之玄孫雖爲五世。而已之玄孫仍爲四世。不得爲玄孫無服引例也。其言甚繁。不具。錄要以張氏之說爲正。云重其衰麻。尊尊也。減其日月。恩殺也者。以曾祖宜小功五月。今易爲齊衰。是重其衰麻。所以尊至尊也。易爲三月。是減其日月。見恩稍殺也。故氏云。日月雖減於小功。而衰麻之屬。實過於大功。且專爲尊者之服。是以日月之多寡。有所不計。禮有似殺而實隆者。此之謂歟。沈氏彤云。王志長疑曾祖減至三月。高祖同服。殊未安。案曾祖之所以減至三月者。爲欲與齊衰之加相折除也。蓋曾祖之本服小功。加一等爲大功。又加一等爲齊衰。父與祖加一等。曾祖恩疏。而順加二等。不可也。故於其本月數而降一等。以月數之降。除衰服之加。得加服止一等。若高祖之本服總麻。月數已無可降。而總又不欲以服至尊。禮窮。則同與曾祖皆齊衰三月。宜也。何不安之與有。又云。唐開元禮。增曾祖爲五月。則齊衰加本服二等。而月數如其本服。失輕重之義矣。吳氏廷華云。期年天道一大變。三月天道一小變。其義相似。故齊衰之服。惟期與三月。祖期。則高曾自應三月。此理之確不可易者。方氏苞云。高祖與曾祖同服。無可殺也。以義則高曾等重。而恩亦未見其有差也。後世易曾祖爲五月。高祖爲三月。而例以小功總麻之月數。未達於正體之義。以上諸說。皆發明鄭義者也。王氏肅云。祖期。則曾祖大功。而傳以小功爲說者。服本以期爲正。父則倍之。故再期。祖亦加焉。故服期。

曾祖恩輕。加所不及。正當小功。故傳以小功言之耳。傳言小功者。兄弟之服。是據祖父而言也。從祖祖父。從祖父。從祖昆弟。此三者。其親皆從祖父而來也。而已皆爲之小功。從祖昆弟。固與已爲兄弟之族。而從祖父與已父爲從父兄弟者也。從祖祖父。則與已祖父爲兄弟。故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不敢以祖父兄弟小功之服。服祖父之尊者。故曰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徐氏乾學云。王說非也。此所云小功者。非指小功五月之期。乃指小功衰裳之服也。蓋謂小功布衰裳之服。乃兄弟之服。不可以加至尊。故用齊衰。觀傳文三服字。其義了然。今案。王以從祖祖父從祖父從祖昆弟三者。釋兄弟之服。說殊迂曲。徐氏駁之。是矣。

大夫爲宗子〔疏〕

正義曰。盛氏云。唯言宗子。則宗子之母妻蓋無服矣。此其異於衆人者也。今案。此宗子。亦大宗也。秦氏蕙田謂喪服言宗子之服。皆指大宗言。是也。

傳曰。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疏〕

正義曰。言何以者。疑大夫之尊可不爲服。故問也。大夫不敢降其宗也。答辭。馬氏云。五屬孫。雖爲大

夫。不敢降宗子。故服齊衰三月。尊祖。故不降也。李氏云。大夫不尊宗故也。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小宗且然。大宗可知。今案前言丈夫婦人爲宗子。此復言大夫爲宗子者。大夫尊降旁親。嫌或降之而不服。故傳以不敢降明之。此亦兼絕屬者言。馬氏專以五屬言之。非也。

舊君

大夫待放未去者。

〔疏〕正義曰。此條主謂大夫自服。經但言舊君者。蒙上宗子條大夫爲之文也。禮弓。仕而未有祿者。鄉爲上大夫。言大夫。可以該之也。盛氏云。經。大夫爲宗子舊君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十七字宜作一句讀。四人者。三爲士。一爲士妻。而大夫之服無少異。不敢以己貴而降其宗與君與祖也。今案。傳未嘗言不降君。此說顯與傳背。斷不可從。秦氏蕙田云。此條但蒙上大夫爲文。不合以下爲士者爲文。其說是也。注云大夫待放未去者。鄭以前條及此條皆爲大夫待放。而前是已去。此是未去者。蓋以前有大夫在外之文。而此不著。前言舊國君。而此不言國故也。然據傳亦似已去者。詳下。○雷氏云。經前已有爲舊君。今復有此舊君。傳所以知前經是仕焉而已。後經是待放未去者。蓋以兼服小君。知恩有淺深也。仕焉而退。君臣道足。恩義既施。服及母妻。今被放而去。名義盡矣。若君不能掃其宗廟。則但不爲戎首而已。以其猶復未絕。故得同於庶人。適足以反復於君。不獲及其親也。今案雷氏以此但爲舊君服。不爲舊君之母妻服。與仕焉而已者異。其說是矣。至待放未去。乃是注文。雷亦以爲傳云。則

也失檢

傳曰大夫爲舊君何以服齊衰三月也大夫去君壻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也言與民同也何大夫

之謂乎言其以道去君而猶未絕也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言魯

服故直言大夫爲國君對上經其妻長子爲舊國君立文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也沈氏彤云此問怪其輕觀答辭

亦言與民同可見也大夫去君壻其宗廟方氏苞云宗子去國庶子爲壇而祭其留者不敢辟廟門故君命有司

春秋壻除示望其歸守先祀以相感動耳今案此言大夫去而君尚有恩於其臣故爲之服也宗廟舉其重者言

之壻其宗廟謂君使長子壻除宗廟以守先祀當以戴氏說爲正方氏謂命有司壻除恐未然不服斬而服齊

衰三月是與民同服也馬氏云據不在列位不敢自比於留臣故自同於庶人也此正答何以服齊衰之間也何

大夫之謂乎言既去位何仍謂爲大夫蓋以其去君以道而恩誼猶未絕故謂爲大夫也此設爲問答以明經言

大夫之義井上言大夫在外者釋之也注云以道去君謂三諫不從待放於郊未絕者案白虎通云諸侯之

臣諍不從得去必三諫者何以爲得君臣之義必待於郊者忠厚之至也冀君覺悟能用之所以言放者臣

爲君諱若言有罪放之也又云臣待放於郊君不絕其祿者示不欲其去也以其祿三分之二與之一留與其妻

長子使得祭其宗廟賜之環則反賜之玦則去鄭上注云待放未去及此注云待放於郊未絕皆據白虎通言

也通典載崇氏問淳子容曰凡大夫待放於郊三月君賜環則還賜玦則去不知此服已賜環玦未答曰其待郊

已三月未得環玦未適異國而君壻其宗廟故服齊衰三月此亦本鄭注待放未去言也云言舊祿尙有列於朝

出入有詔於國者曲禮文鄭引以證未絕之事也云妻子自若民也者謂妻子亦與民同服齊衰三月不服期與斬

也傳以妻子之服已見於上故此不言鄭恐人疑與大夫在外者有異故特言之徐氏乾學云以道去君則凡有

以道事君。不可則止者。故鄭假三諫不從者言之。明其自行去君。非以罪見逐。其實以道去君。所包者廣。孔子之膳肉不至。不脫冕而行。亦是。鄭特舉一端以明之耳。至爵祿有列於朝二句。乃斷章取義。以證未絕之事。皆不足爲鄭病。惟尋繹傳文。似指已去者言。江氏謂去與未去皆服。故經但言舊君。而不言大夫之在外與在國。其說似爲得之。然則上文大夫在外。亦是恩義未絕者。其大夫亦爲服明矣。戴氏聖謂大夫在外者。三諫不從而去。君不絕其祿位。使其嫡子奉其宗廟。與此傳合。若有罪見逐。君絕其祿位。收其宗廟。其妻長子亦不得留在本國矣。惟上條主言妻長子之服。故不言大夫之服。此條主言大夫之服。故不言妻子之服。其實二條皆言恩義未絕。大夫去與未去。及其妻與長子之在國者。皆服齊衰三月也。黃氏乾行謂大夫在外。即孟子所謂去之日。遂收其田里。禮所謂爵祿無列於朝。出入無詔於國者。非矣。或曰。此傳言大夫去。是去位。非去國。注云。待放未去。是言未去國。傳注正合。今案孟子。齊宣王曰。禮。爲舊君有服。何如斯可爲服矣。所謂禮。即指此經言也。孟子曰。諫行言聽。膏澤下於民。有故而去。則君使人導之出疆。又先於其所往。去三年不反。然後收其田里。此之謂三有禮焉。如此則爲之服矣。孟子所言。即本傳義。據云導之出疆。則不得云未去國矣。但待放未去。而值君薨。與待放已去。而值君薨。皆服齊衰三月。故傳舉已去者以包之也。又檀弓。穆公問於子思曰。爲舊君反服。古與。子思曰。古之君子。進人以禮。退人以禮。故有舊君反服之禮也。今之君子。進人若將加諸膝。退人若將隊諸淵。毋爲戎首。不亦善乎。又何反服之禮之有。案子思所言。與此傳亦相發明。鄭注前以仕焉而已者。言後以放逐之臣言。不無自相矛盾。徐氏譏之。是矣。

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疏〕正義曰。此亦蒙上大夫爲之文。故傳以大夫言之。經不云如士。而云如衆人。明曾祖父母之服。無貴賤。同也。

傳曰。何以齊衰三月也。大夫不敢降其祖也〔疏〕正義曰。此亦疑大夫當以尊降。故問也。前章大夫爲祖父母爲士者傳曰。大夫不敢降其祖。此與彼同義。蓋尊

祖父母。亦是正統之親。與旁親異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疏〕正義曰。賈疏云。未嫁者同於前爲曾祖父母。今并言者。女子子有逆降之理。故因已嫁并言未嫁。敖氏云。此不降之服。似不必言未嫁者。經



蓋顯大功  
章立文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其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服齊衰三月不敢降其祖也。言嫁於大

雖尊猶不降也。成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也。此著不降。明有所降。〔疏〕正義曰。馬氏云。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服也。嫁者嫁爲大夫妻也。

降其祖父也。沈氏彤云。傳嫁者四句。專釋嫁者未嫁者。凡女行於大夫曰嫁。故曰嫁於大夫。未嫁者蓋許字於大

主言大夫之女子也。大夫之子得從大夫而降。女子蓋亦如之。經故與嫁者並言耳。得此說而疑乃冰解。蓋上

嫁者爲許字於大夫而未嫁。其說是矣。江氏據金說。謂未嫁者爲大夫之女。得從大夫而降。似可存備一說。馬氏以

十五以上爲成人。與鄭異。詳下。何以服齊衰三月。亦疑其當降而問也。不敢降其祖也。答辭。馬氏謂雖爲天王

后亦不降是也。敖氏云。女子子之適人者。降其父母一等。乃不降其祖與曾祖者。蓋尊服止於齊衰三月。其自

大功以下。則服至尊者不用焉。故父母之三年。可降而爲齊衰期。而祖之齊衰期。不可降而爲大功。曾祖之齊衰三

月。又不可降而無服。此所以二祖之服俱不降也。案此說最精。否則何以降父母而不降祖與曾祖乎。李氏謂父母之

降期。屈於不二斬。不如此說之確。敖氏又謂傳言成人而未嫁者。與不敢降之意不相通。似失其旨。沈氏云。嫁於

大夫。字於大夫。皆貴也。雖貴不敢降其祖。祖至尊也。未嘗不與上下意相通。敖駁傳。非。注云言嫁於大夫

者。雖明尊猶不降也者。以嫁於大夫尊。宜可以降。而猶不降。則適士者之不降可知。是舉尊以明之也。云成

人。謂年二十已笄醴者也。年二十而笄禮之。案馬以成人爲十五以上。許嫁者。據內則言也。鄭必易爲二十者。以

笄。雜記。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案馬以成人爲十五以上。許嫁者。據內則言也。鄭必易爲二十者。以

十九以下爲長孀。二十乃爲成人。且經言未嫁。傳必云成人而未嫁者。以成人則有出道。雖或有所降。故鄭舉年二

十者言之。餘詳士昏禮記女子許嫁笄而禮之下。云此著不降。明有所降者。謂不敢以尊降其祖。則以尊降旁親明

矣。下大功章。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叔父母。是也。○吳氏紱云。此服爲高祖父母與曾祖父母同。大夫不降其

祖。則天子諸侯爲曾高祖父母之不爲天子諸侯者同。爲人後者於所後者之祖父母。則已之曾祖父母。其曾祖父母。

則己之高祖父母也。畿內之民服天子。與侯國之民服國君同。凡民爲君服。夫妻同。大夫不降其宗。則服宗子之母妻。與士同。

右齊衰三月

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無受者。

大功布者。其鍛治之功盡沽之。〔疏〕正義曰。此本服齊斬。爲瘡死。降在大功。故在正大功之上。

言月數者。或九或七。異也。李氏云。衰裳不言齊者。齊之可知。無受者。既卒哭。不變服也。服問曰。瘡非重麻。爲其無卒哭之稅。所謂無受也。楊氏復云。斬衰冠繩纓。齊衰冠布纓。齊衰以下。不見所用何纓。案雜記云。總冠纓纓耳。注云。纓當爲染麻帶經之澡。謂有事其布以爲纓。以此條推之。則自總而上。亦皆冠布纓而未澡。至總。始澡其未成布也。此則稍加以人功。而其鍛治之功盡略。故謂之大功布也。若小功。則功差細密矣。沽猶略也。沽下之字。未成布也。似長。賈疏云。言鍛治。可以加灰矣。吳氏紱云。此服七升者。蓋猶勿灰也。灰則爲有事矣。案。吳氏是也。未成布也。似長。賈疏云。言鍛治。可以加灰矣。吳氏紱云。此服七升者。蓋猶勿灰也。灰則爲有事矣。案。吳氏是也。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

傷者。男女未冠笄而死。可殤。〔疏〕正義曰。馬氏云。子者。男子之已爲子。及女子子之

男子女子者。男女異長也。男子二十而不爲殤。女子十五許嫁笄而不爲殤也。其未許嫁。如男子二十。乃不爲殤。李氏云。言子者。長子亦在焉。以殤死略之。故氏云。言子。又言女子子以殊之。是經之正例。凡言子者。皆謂男子。

吳氏廷華云。本服長子斬。衆子及室女皆期。殤則並降爲大功。今案此云長殤中殤者。中從上。或從下。是則殤有三等。故連言之也。又殤服首子女子子者。以是已所生。非旁親。故列於前。賈疏云。中殤或從上。或從下。是則殤有三等。制服唯死。可傷者。古者男二十而冠。女二十而笄。故鄭以殤爲未冠笄而死也。釋名。未二十而死曰殤。殤。傷也。可哀傷也。廣雅釋詁。殤。傷也。傷與傷通。是以其可哀傷而名爲殤也。云女子子許嫁不爲殤也者。喪服小記曰。丈夫冠而未適人。何以卒。許嫁矣。婦人許嫁。字而笄之。死則以成人之喪治之。是女子子許嫁而笄。即不爲殤矣。雜記曰。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鄭注。雖未許嫁。年二十。亦爲成人矣。而馬氏云。女子十五許嫁笄而不爲殤也。其未許

嫁。如男子二十。乃不爲殤。義與鄭同。其云女子十五許嫁笄者。據內則十有五年而笄言也。又男二十而冠。爲正法。亦容有早冠者。冠不爲殤也。通典載束皙云。男二十而冠。三十而娶。女十五許嫁而笄。二十而出。前禮之大斷。至於形智夙成。早堪冠娶。亦不限之二十矣。笄冠有成人之容。婚嫁有成人之事。鄭玄曰。殤年爲大夫。乃不爲殤。爲士猶殤之。檀弓曰。魯人欲勿殤童汪錡。問於仲尼。仲尼曰。能執干戈以衛社稷。雖欲勿殤也。不亦可乎。此有功而殤也。通典又云。凡臣不殤君。子不殤父。妻不殤夫。蔡氏德晉云。左傳。國君十五而生子。是固有年十四五而婚娶者矣。律以傳文。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則父與人皆有卒於殤之年者矣。既冠昏。不得復以殤服服之。則凡有妻子者皆勿殤。可也。此皆謂年未二十而不爲殤者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未成人也。何以無受也。喪成人者其文緦。喪未成人者其文不緦。故殤之經不繆垂。蓋未成人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十五至十二爲中殤。十一至八歲爲下殤。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無服之殤。以日易月。以日易月之殤。殤而無服。故子生三月。則父名之。死則哭之。未名

則不哭也。繆。猶數也。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也。不繆垂者。不絞其帶之垂者。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殤而無服者。哭之而已。爲昆弟之子。女子子亦如之。凡言子者。可

以兼男女。又云女子子者。殊之。以子闕適庶也。〔疏〕正義曰。何以大功也。長殤中殤之本服。有斬與齊。今俱大功。故問也。未成人

句。答辭。兩言未成人者。以此降爲大功及無受。皆以未成人之故。其文緦。其文不緦。乃正釋無受之義。殤之經不繆垂。則亦文不繆之故。舉之以爲無受比例也。年十九至十六爲長殤以下。乃釋經長殤中殤下殤名義。而又詳言

無服之殤。以補經所未及也。不滿八歲以下。皆爲無服之殤。謂八歲以下至始生。皆無服也。大戴禮本命篇云。男以八月而生齒。八歲而毀齒。說文。男八月生齒。八歲而訛。訛。毀齒也。然則有服之殤。斷自八歲爲始。義蓋本

此。通典載徐整問射慈曰。八歲以上。爲殤者服。未滿八歲爲無服。假令子以元年正月生。七歲十二月死。此爲七歲。則無服也。或以元年十二月生。以八年正月死。但踐八年。計其日月。適六歲耳。然號爲八歲。日月甚少。全

七歲者日月爲多。若人有二子。各死如此。其七歲者獨無服。則父母之恩有偏頗。答曰。凡制數。自以生月計之。不以歲也。今案傳不云七歲以下。而云不滿八歲以下者。謂必實歷七歲。入八歲限。乃爲下殯。如每歲十二月。七歲八十四月。若有八十五月者爲滿八歲。否則仍在七歲限內。未滿八歲矣。射氏所謂以月計者。殆合傳意也。沈氏形云。此不滿八歲以下者。本在服內之殯。以其不滿八歲。故抑之。使無服也。傳又云。以日易月之殯。殯而無服者。恐人疑以日易月之殯。爲有以日易月之服。故又申言之。敖氏云。子生三月。則父名之者。三月天時一變。故名子者法之。未名則不哭者。子見於父。父乃名之。未名。則是未之見也。未見。則未成父子之恩。故不哭。此義與婦之未廟見而死者相類。今案。內則。子生三月之末。妻以子見於父。父執子之右手。咳而名之。是子生三月父名之之事也。傳言此者。又以見無服之殯。七歲至生三月。其限也。注云。緇猶數也。其文數者。謂變除之節也。案變除之節。詳斬衰經下。廣雅。緇。數也。說文。緇。繁采飾也。其文緇者。謂禮文繁數。既葬。受以輕服。有變除之節也。不緇則無變除之節。故無受也。云不緇垂者。不絞其帶之垂者。案鄭云。帶。謂要經也。釋當從手旁。石經原刻作摻。是也。廣雅。摻。束也。衆經音義引倉頡篇。亦云。摻。束也。摻垂。謂結束其帶之垂者。今本作摻。假借字。南有摻木傳云。木下曲曰摻。又檀弓。衣衰而摻經。鄭注。摻。讀爲不摻垂之摻。足見字以作摻爲正矣。敖氏云。摻當作摻。非。又云。經。謂首經也。垂者。其經也。褚氏云。要經有摻散之變。始散摻者。爲變其文經也。始終不摻者。爲不變。其文不經也。若首經。則九月以上。始終有摻。七月以下。始終無摻。但有摻無摻之別。無摻垂不摻垂之異。敖氏以爲首經。誤。今案。褚說是也。云維記曰。大功以上散帶者。凡喪。小斂後皆服麻。大功以上。垂其帶不絞。是謂散帶。散帶與不摻垂同。故鄭引以爲證。但彼是成人之喪。初時不絞。至成服乃絞。此則初終不絞也。云以日易月。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也。殯而無服者。哭之而已者。鄭以傳既云無服。而又云死則哭之。則以日易月。當謂哭日。生一月者哭之一日。賈疏謂若七歲。歲有十二月。則八十四日哭之。此既於子女子下發傳。則惟據父母於子。不關餘親。馬融王肅云。以日易月者。以哭之日易服之月。殯之期親。則以旬有三日哭。總麻之親。則以三日爲制。與鄭不同。劉氏敵云。以日易月者。假令長子也。其本服三年。則殯之二十五日。餘子也。其本服期。則殯之十三日。其說本馬王。而惟言父母於子。不及餘親。又與馬王異。李氏云。八十四日哭之。惟期親則然。大功親以下。不復有以日易月之哭。馬王之說非也。期親長中殯降而大功。下殯降而小功。猶有總一等。以無服之殯。未及於禮。不以總服之。隨其生月。制爲哭日。若大功。則長中殯降而小功。下殯降而總。無服之殯。服名已絕。與小功中殯。總之長殯。皆已無服。奈何生三月而更制哭日乎。束皙曰。

總麻不服長殯。小功不服中殯。大功不爲易月哭。惟齊衰乃備四殯焉。敖氏云。無服之殯。以日易月。唯用於凡有齊斬之親者。自大功之親以下則否。蓋齊斬之長殯中殯大功。下殯小功。以次言之。則七歲以下。猶宜有服。但以其不入當服之限。是以略之。然其恩之輕重。與殯之在總麻者相等。故不可不計日而哭之。若滿七歲者。哭之八十四日。則亦近於總麻之日月矣。是其差也。江氏筠云。如馬王說。則齊斬之親。命名以上。與七歲者同旬有三日之哭。是太無區別也。而八歲者。雖疏得三月之服。七歲者。雖親不及半月之哭。則又差別過當也。據殯之長中下。定於歲之多寡。則自初生以至七歲。豈得無分。而以哭代服。亦不容太相闊絕。則注謂計歲之月。爲哭之日者。得之。且易月之月。與三月之月。一字豈容異解。明不如注說之得也。沈氏云。以日易月。馬融劉敞之說是。注疏之說。決不可從。謂父母以百歲而終。計其月當一千二百。依鄭賈所云。哭之三年。尙不滿千日。豈有哭七歲之殯。而日數反過於哭父母者乎。敖氏以爲近於總麻之日數。則總麻之喪。安得日日而哭乎。亦非也。孔氏廣森云。鄭康成謂生一月者哭之一日。假令週七歲。便當哭八十四日。夫逾月而葬。葬而卒哭。成人之喪。猶或如此。而猥令連旬之外。累月之餘。區區孩童。哭慟不已。疑非理也。今案。馬鄭二義不同。諸儒互相詰難。如通與所載淳于筮、范甯、戴逵、庾蔚之之說詳矣。然駁馬者。江爲最確。駁鄭者。沈孔爲最精。馬鄭二說。俱有難從。今以傳文釋之。竊疑殯而無服者。謂但哀傷之而無服。非謂哭也。沈氏謂此殯字當作傷。嫌重出無義。案殯本訓傷。不必改字。傳子生三月數語。蓋謂已三月者哭之。未三月者不哭。以證子之生月有多寡。則父母之哀情有淺深。故生一月者哀傷之一日。生七歲者哀傷之八十四日。以爲斷制。使勿過情。蓋雖無服。而亦制此禮。以節父母之哀。非謂八十四日便日日哭之也。通典載戴德云。七歲以下。至生三月。殯之。以日易月。生三月。哭之葬于園。既葬止哭。不飲酒食肉。畢喪。各如其日月。案此解正得傳義。其云既葬止哭。於理尤合。則所謂無服之殯。以日易月者。亦但不飲酒食肉。不作樂。以終喪之日而已。鄭氏誤以哭爲言。於理遂多窒礙。其以生一月爲一日者。自確也。至李敖諸家。謂無服之殯。專指期親以上言。亦本通典所載諸儒舊說。賈劉則唯據父母於子言。案此傳發於子女子下。而傳未子生三月云云。又唯言父子。以是證之。賈劉之說。不可易矣。云爲昆弟之子女子。亦如之者。以下云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殯中殯知之也。程氏瑤田云。案經於子見長殯中殯。而小功章不見下殯。於昆弟之子女子見下殯於小功章。而此經不見長殯中殯。蓋互文也。敖氏以爲脫文。大謬。云凡言子者可以兼男女。又云女子子者殊之。以子關適庶也者。謂言子可以兼男女。而此經又言女子子者。以子中兼有適庶。故殊言之。以明適庶同服。適子亦降服大功也。○徐氏乾學云。儀禮有三殯之服。漢晉迄元。皆因之。明初。集禮一書。亦仍其制。至改制孝慈錄。

盡去傷服不載。士大夫遭此變者。既不可盡用成人之禮。又不  
可竟安於無服。不得已多依倣古禮行之。亦禮以義起者矣。

叔父之殤長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

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疏〕

正義曰。叔父之長殤中殤。兄之子爲之也。姑姊妹之長殤中殤。姪與兄弟爲之也。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皆成人齊衰期。長殤中殤降

中殤。世叔母爲之也。賈疏云。自叔父之長殤中殤。至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皆是成人齊衰期。長殤中殤降一等在大功。故於此總見之。郝氏敬云。尊屬之殤。止於叔父姑。自世父以上。長於父。則無殤也。盛氏云。祖爲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以上同。凡言適孫。皆無適子者。今案。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本期服。與適子爲庶昆弟。庶昆弟相爲異。詳不杖期章。

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公。君也。諸侯大夫不降適殤。重適也。天子亦如之。〔疏〕

正義曰。賈疏云。公爲適子。大夫爲適子。皆

是正統。成人斬衰。今爲殤死。不得著代。故入大功。特言適子者。天子諸侯於庶子。則絕而無服。大夫於庶子降一等。故唯言適子也。敖氏云。公亦有爲適子長殤之服。則國君之世子。亦必二十而後冠如衆人矣。注云公君也者。以經但言公。嫌與公孤之公同。故訓爲君。謂五等之君也。爾雅釋詁云。公、侯、君也。云諸侯大夫不降適殤者。重適也者。謂與凡人之爲適殤者同。是不降也。馬氏云。公謂諸侯也。重適也。大夫亦重適。故皆不降。服大功也。義與鄭同。云天子亦如之者。謂天子亦不降適殤也。祭法曰。王下祭殤五。適子、適孫、適曾孫、適玄孫、適來孫。

其長殤皆九月。纓經。其中殤七月。不纓經。

經有纓者。爲其重也。自大功已上。經有〔疏〕正義曰。馬氏云。纓有纓。中殤賤禮略。其經無纓也。陳氏銓云。長中殤。唯以經有纓無纓爲異耳。今案長殤亦未成人。中殤以其年少於長殤。非賤也。又長殤九月。中殤七月。不獨有纓無纓爲異。馬陳之說。似皆疎矣。李氏云。小記曰。再期之喪。三年

也。期之喪。二年也。九月七月之喪。三時也。五月之喪。二時也。三月之喪。一時也。喪服之正無七月。七月者。謂此中殤之服也。徐氏乾學云。禮無七月之服。唯殤有之。蓋長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中殤則無定。其在大功之



瘍。則中從上而降一等。在小功之瘍。則中從下而降二等。降二等者。固與小功之服同。其降一等者。不可即與大功之服同。故特設七月以處之。誠先王盡愛盡倫之善制也。王氏士讓云。此瘍大功無受。則冠衰經帶皆不變也。終世九月七月之教。除之而已。今案。長瘍中瘍均入大功章者。以其服皆以大功布爲之也。然中瘍殺於長瘍。有九月經。七月不經之異。故經於此總著之。言其者。指爲之服者言也。經。謂首經也。注云經有纓者。爲其重也者。以長瘍重於中瘍。故經有纓也。云自大功已上。經有纓者。此鄭廣解成人五服有纓無纓之事。但成人五服中。唯大功言經纓。餘皆不言。鄭以此經言九月經纓。七月不經纓。則成人大功九月已上經有纓。小功五月已下經無纓。明矣。云以一條繩爲之者。賈疏云。鄭見斬衰冠纓。通屈一條繩爲武。垂下爲纓。故知此經之纓。亦通屈一條繩屬之經。垂下爲纓。可知。今案王氏肅云。大功已上。以繩爲經之纓也。義與鄭同。又賈疏謂經之有纓。所以固經。吳氏紱云。經以有纓無纓爲重服輕服之別。非藉以固經也。若云固經。則無纓者其謂之何。此說是矣。

### 右大功殯九月七月

大功布衰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受。猶承也。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

土也。此雖有君爲姑姊妹女子嫁於國者。非內喪也。古文依此禮也。〔疏〕正義曰。李氏云。此章衰裳三等。降服七升。正服八升。冠皆十升。義服已上經有纓。故於此著之。即。就也。敖氏云。齊衰以上。其經皆不言經纓。故於此成人大功言之。乃因輕以見重。且明有纓者之止於此也。受以小功衰者。謂大功布衰裳。而以小功布衰裳受之也。即葛。說麻經帶。就葛經帶也。三月而變衰葛。九月而除之。此章特著受月者。以承上經無受之後。嫌與之同。亦且明受衰之止於此也。今案。大功以上。經皆有纓。獨於此言之者。以文承中瘍不經纓之後。嫌亦無纓。故特著之於此。言布帶者。明自齊衰以下。帶皆用布。其升數視其衰耳。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謂於三月變服後。以小功衰及葛經帶終九月之期也。下小功章注云。即。就也。郝氏敬云。去故就新曰即。說文。葛。絺綌草也。無葛則以頹代之。雜記。如三年之喪。則既頹。鄭注。穎。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穎。是也。注云受猶承也者。謂小功衰與大功布相承服之。故云受猶承也。云

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者。案天子至士。皆於葬後受以輕服。士卒哭與葬同月。天子諸侯卿大夫卒哭與葬異月。故大夫以上既虞受服。士卒哭受服也。云正言三月者。天子諸侯無大功。主於大夫士也者。王制曰。天子七月而葬。諸侯五月而葬。大夫士三月而葬。雜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鄭注。天子至士。葬即反虞。據此。則士三月葬。葬月反哭。反哭受服。是三月也。大夫三月葬。葬即反虞。亦三月。故以三月爲主大夫士言也。天子諸侯絕旁期。故無大功之服。云此雖有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非內喪也者。賈疏謂彼國自以五月葬後受服。此諸侯爲之。自以三月受服。同於大夫士。意蓋以非內喪。不必拘五月之期耳。敖氏云。此三月受服。上下同之。章內有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而服問又言君主適婦之喪。是諸侯雖無大功。而於其尊同者。若所不可得而絕者。亦服此服也。其姑姊妹女子子之嫁於國君者爲外喪。君之受服。固不視其卒哭之節。適婦雖內喪。而其禮則比於命婦。但三月而葬。故君亦惟三月而受服也。今案。敖氏申明鄭義。又補出適婦一層。尤密。云古文依此禮也者。戴氏震云。古文下或當有說脫。

傳曰大功布九升小功布十一升

此受之下也。以發傳者。明受盡於此也。又受麻。經以葛經。閒傳曰。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疏〕正義曰。注云此受

者。明受盡於此也者。閒傳云。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下記云。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注云。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皆以其冠爲受。此云十一升。是受之下也。必於此發傳者。見受服盡於此也。李氏云。傳據義服大功而言。義服大功衰九升。受以小功衰十一升。服之有受者止於此。小功以下無受也。敖氏云。大功布三等。受布二等。此於大功與受布各見一等者。但以其一一相當者言也。觀此。則其一二等之受布亦可見矣。江氏筠云。大功三等。衰九月者七升。今案。傳以大功中八升。此則九升。故云大功布九升。小功二等。衰服十升以外。皆十一升。故云小功布十一升。今案。傳以大功中有降有正有義。而其服至九升而止。受服至小功十一升而止。故舉其下者言之。而其上者可見。敖說是也。江說與記注遠。似未可從。云又受麻經以葛經者。鄭以經云即葛經。是以葛經易麻經。而傳但言衰布。未言葛經之制。故引閒傳以明之。案閒傳曰。大功之葛。與小功之麻同。謂大功變服之葛經帶。降初喪一等。五分去一。與小功初喪所服之麻經帶大小同也。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疏〕

正義曰。大功章首此者。以女子子是已所生。非旁親故也。姑姊妹與女子子四人。本服期。適人則降大功。因其服同。故連言之。李氏云。雜記曰。伯母叔母。疏

衰。踊不絕地。姑姊妹之大功。踊絕於地。若知此者。由文矣哉。絕地。離地也。伯叔母。義也。姑姊妹。骨肉也。姑姊妹雖已出降。其情猶不殺也。敖氏云。不杖期章。不特著爲此親在室者之服。蓋以此條見之經之例然也。其他不見者放此。

傳曰。何以大功也。出也。出必降之者。蓋有〔疏〕正義曰。何以大功也。以其當服期而問也。出也。答辭。謂以受我而厚之者。

云。姑姊妹之薄也。蓋有受我而厚之者也。此鄭注所本。薄。謂降服大功也。受我而厚之。謂其夫爲之杖期禭也。此雖言姑姊妹。而女子子義亦同。

從父昆弟。

世父叔父之子也。其姊妹在室亦如之。

〔疏〕正義曰。爾雅。兄之子弟之子相謂爲從父昆弟。郭注。從父而別。案。鄭云。弟

之子。自父身言也。同父昆弟期。從父昆弟降一等。故服大功。注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者。謂從父姊妹也。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疏〕

正義曰。此本宗昆弟也。次於從父昆弟後者。猶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列於世叔父母後也。義詳前。不言報者。省文。以前爲其父母言報。則此亦報可知也。敖氏云。

其姊妹在室亦如之。

傳曰。何以大功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疏〕

正義曰。此本服期。今大功。故問也。爲人後者降其昆弟也。答辭。謂以出後大宗。故降也。馬氏云。昆弟在期而降

之。以所後爲親也。賈疏云。於本宗餘親。皆降一等。非。詳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下。

庶孫。男女皆是。下。爲小功章曰。〔疏〕

正義曰。賈疏云。卑於昆弟。故次之。陳氏銓云。自非適孫一人。皆爲庶孫。爲姪庶孫丈夫婦人同。〔疏〕也。今案。有適子者無適孫。適子在。則凡孫皆爲庶孫也。孫於祖父母服期。

祖父母於庶孫。以尊加之。故不爲報服而服大功也。若適子先死。則爲適孫一人期。詳不杖期章。注云男女皆是者。謂女孫在室亦如之也。云下。爲小功章曰爲姪庶孫丈夫婦人同者。以彼云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殤。庶孫能男女言。明

此庶孫亦兼男女。  
故引以爲證也。

適婦。適婦。適。

〔疏〕正義曰。賈疏云。疎於孫。故次之。黃氏幹云。適婦無所指斥。明謂天子諸侯。今案服問曰。適婦。子之妻。適。君所主夫人妻。大子適婦。君既爲適婦喪主。則亦服大功可知。是適婦之服。通於天子諸侯也。

爾雅。子之妻爲婦。長婦爲嫡婦。衆婦爲庶婦。是適子之妻爲適婦也。內則又謂適婦爲衆婦。義同。

傳曰。何以大功也不降其適也。

婦言適者。從夫名。

〔疏〕正義曰。言何以者。據爲庶婦小功而問也。不降其適也。答者。降於夫一等。所爲服者。亦降其夫一等報之。婦爲舅姑期。舅姑宜爲之大功。又以正尊降之。服小功。惟適婦

則不降。王氏士讓云。言不降。有降者。喪服小記曰。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是大大功而降者也。今案傳云。不降其適。對庶婦言。陳氏李氏之說最明晰。敖氏云。亦加隆之服。婦從其夫而服舅姑期。舅姑以正尊而加焉。故例爲之小功。此異其爲適。故加一等也。沈氏彤云。通典載劉玢云。子婦之服。例皆小功。以夫當受重。則加大功。敖以適婦大功爲加隆。蓋本諸此。其實非也。褚氏云。傳明言不降。敖氏故與傳違。乃曰加隆。吳氏紱云。由適以之庶。則庶爲降。由庶以之適。則適爲隆。二義皆可通。今案。吳氏欲調停敖說。然庶婦之小功。究不得謂爲本服。則自以傳言不降者爲是耳。賈疏云。父母爲適長三年。今爲適婦不降一等服期者。長子本爲正體於上。故加至三年。適婦無正體之義故也。○唐貞觀中加適婦爲期服。詳小功章庶婦下。○注以適庶之名。本由子起。今婦亦言適者。以其夫爲適子。則妻亦爲適婦。故云從夫名也。

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

父在則同。父沒。乃

〔疏〕正義曰。此下言婦人之服。故次於此。章首男子爲姊妹適人昆弟有期與大功之異。昆弟則皆爲之大功耳。注云。父在則同。父沒乃爲父後者服期也者。盛氏載氏謂今本爲下脫一

爲字。是也。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服期。見不杖期章。鄭謂父在。則爲爲父後者。與衆昆弟。同服大功。父沒。乃服期者。蓋以爲後是據父沒言也。盛氏云。此與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期。同是應降而不降。不必父沒乃爲之服期。今案此云衆昆弟。明對爲父後者言之。猶衆子對長子言也。昆弟之爲父後者在期章。衆昆弟在此章。經已分別

明晰。似不必以父在父  
沒爲言。盛說可從。

姪丈夫婦人報。爲姪男女

服同。

〔疏〕正義曰。此姑已適人者爲姪服也。賈疏云。姪卑於昆弟。故次之。今案爾雅。女子

矣。左傳。僖十五年。姪其從姑。姪指子園言。是謂男爲姪也。公羊傳。莊十九年。以姪娣從。姪者何。兄之子也。釋名。姑謂兄弟之女爲姪。是謂女爲姪也。此經云姪丈夫婦人。猶言姪男姪女也。敖氏云。必言丈夫婦人者。明男女皆謂之姪也。章首已見爲姑適人者之服。此似不必言報。姪報字非誤則衍。盛氏云。上主爲丈夫言。此則兼言婦人。故復云報以明之。今案盛說是也。注云爲姪男女服同者。鄭意謂女子在室。與男同。然已嫁者亦不降也。李氏云。言婦人者。明已嫁者與在室之服同。下經。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于大夫者大功。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則以出降者。兩皆出。亦止降一等。稽氏云。姑與姪。不以兩出而再降。姊妹同。是也。

傳曰。姪者何也。謂吾姑者吾謂之姪。〔疏〕

正義曰。賈疏云。云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者。名唯對姑生稱。若對世叔。唯得言昆弟之子。不得姪名也。朱子曰。古人不謂兄弟之

子爲姪。但云兄之子。弟之子。孫亦曰兄孫耳。二程子非不知此。然從俗稱姪者。蓋亦無害於義理也。喪服。兄弟之子。猶子也。猶字不是稱呼。是記禮者之辭。古人無云猶子者。○徐氏乾學云。此條當與上女子適人者爲昆弟者。合爲一條。蓋此姪丈夫婦人報。皆女子適人者爲之也。盛氏云。此與上節經文宜合爲一節。言女子適人者。爲此四等之親服。而此四等之親。亦以是服報之也。丈夫。男昆弟及姪也。婦人。女昆弟及姪女也。此等皆期親。降在大功。今案。此姪丈夫婦人。本蒙上女子適人者爲之文。徐氏謂皆適人者爲之。其說是矣。但案昆弟對爲父後者言。姪兼姪女言。不得合爲一條。盛氏謂丈夫婦人。兼承昆弟姪言。程氏瑤田說亦同。不知姊妹相爲之妹。已包於章首條內。喪服經傳。於男則曰昆弟。於女則曰姊妹。截然分明。無女昆弟之稱。盛氏造捏牽合。斷不可從。

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疏〕

正義曰。此以從服。故次昆弟姪後。賈疏云。夫之祖父母。世父母。爲此妻著

服期。不服報。王肅以爲父爲衆子期。妻小功。爲兄弟之子期。其妻亦小功。以其兄弟之子猶子。引而進之。遂同己子。明妻同可知。李氏云。爲昆弟子夫之昆弟子之妻之服。經無文。案下經爲夫之姑小功。爲夫之諸祖父母總。皆言

報。則夫之旁尊於卑者之婦皆報之。不盡出耳。王肅以爲與衆子之婦同服小功。非旁尊報之例也。故氏云。不言夫之世父母叔父母報。文略也。沈氏形亦以賈疏及王說爲非。謂放說得之。又云。夫之祖父母爲此妻。則以正尊而不服報。又與世叔父母不同。程氏瑤田云。夫之世叔父母。經不見報文。不服也。曷言不服也。不可服也。男姑於適婦大功。庶婦小功。夫之祖父母於孫婦服總。今報之大功。同於適婦矣。小功。同於庶婦矣。總麻。同於孫婦矣。旁殺之謂何。親疏不分。隆殺無節。於服儀矣。張氏履云。旁服無不報。以此婦之爲已大功也。而置之不報。有是理乎。又引沈子敦云。夫之諸祖父母報。不以同孫婦爲嫌。而從子之妻。何獨以同庶婦孫婦爲嫌。從祖祖父母猶爲此婦服。而世叔父母反不爲服。亦非旁殺之義。今案。夫之世叔父母。當以其服報之。經不言者。因祖父母不當言報。故於世叔父母之報文亦從省。以可推而知也。李氏沈氏張氏之說是矣。

傳曰。何以大功也。從服也。夫之昆弟何以無服也。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

妻皆婦道也。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故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道、猶行也。言婦人棄姓無常。

秩。嫁於父行。則爲母行。嫁於子行。則爲婦行。謂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稱。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不可。嫂、猶嫂也。嫂、老人稱也。是爲序男女之別爾。若已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已。則是亂昭穆之序也。治、猶理也。父母兄弟夫婦之理。人倫之大者。可不愼乎。大傳曰。同姓從宗合族屬。異姓主名治際會。名著而男女有別。〔疏〕正義曰。何以大功也。以

其重而問也。從服也。答辭。馬氏云。從夫爲之服。降一等也。陳氏銓云。凡從服皆降一等。今案夫之祖父母。世叔父母。夫皆服期。妻從服。降一等。故服大功。又問夫之昆弟何以無服者。蓋以夫之昆弟。夫亦服期。妻當從服大功。今經不爲制服。故問也。其夫屬乎父道者以下。乃反覆申言無服之義以答之也。凡婦人隨夫爲尊卑。夫屬父道。妻即爲母道。父屬子道。妻即爲婦道。若昆弟之妻。與已尊卑同。不可謂弟妻爲婦。亦不可謂嫂爲母。故曰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此母婦之名。服所由定。而稱之不可紊亂。故又曰。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愼乎。李氏云。昆弟之妻。本非母婦之行。不可服以母婦之服。又不得以妻道屬其昆弟之妻。故昆弟之妻。與夫之昆弟不相爲服。故氏疑傳以男子不服昆弟之妻爲答。與夫之昆弟所以無服之義相遠。沈氏云。案嫂不可謂母。故不得以服夫之昆弟之子者服其弟。弟妻不可謂婦。故不得以服夫之世叔父者服其兄。此正答昆弟之妻不服夫之昆弟之



義。今案。沈說是也。此傳所云。亦見禮記大傳。蓋聖賢相傳論服之微旨。檀弓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此記者別述所聞。然皆足以發明經不制服之義。孔疏引何平叔云。男女相爲服。不有骨肉之親。則有尊卑之異也。嫂叔親非骨肉。不異尊卑。恐有混交之失。推使無服也。范氏祖禹云。嫂不可謂母。則屬乎妻道者也。故推而遠之。以明人倫。程子曰。推而遠之。此說不是。古之所以無服者。只爲無屬。今上有父有母。下有子有婦。叔父伯父。父之屬也。故叔母伯母之服。與叔父伯父同。兄弟之子。子之屬也。故兄弟之子之婦服。與兄弟之子同。若兄弟。則已之屬也。難以妻道屬其嫂。此古者所以無服。以義理推不行也。沈氏云。推而遠之。爲叔在夫行。嫂在妻行。有所嫌故爾。傳舉其上下。記舉其中。合之而義乃備。程子謂叔與嫂何嫌之有。此程子自道其意。若先王之服術。通徹上下。不專爲中人以上制也。曲禮云。嫂叔不通問。夫生則不通問。死則爲之衰麻。何義乎。且所以不爲服於其死者。正使之遠別於其生也。顧氏炎武云。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蓋言兄弟之妻。不可以母子爲比。以名言之。既有所闕而不通。以分言之。又有所嫌而不可以不遠。記曰。嫂叔之無服也。蓋推而遠之也。夫外親之同屬猶總。而獨兄弟之妻不爲制服者。以其分親而年相亞。故聖人嫌之。嫌之故遠之。而大爲之坊。不獨以其名也。吳氏紱云。夫之姊妹。上非母道。下非婦道。而相爲服。則嫂叔之無服以遠嫌。明矣。官氏獻瑞云。在禮。嫂叔不通問。其亡也。嫂不撫叔。叔不撫嫂。故記曰。推而遠之也。是則制禮者坊世之深意也。今案。程子論無屬之義極精。而推遠之義。諸家發明亦詳。記說未可偏廢。然禮之坊。多在嫂叔者。以其分尤親。故尤致別嫌之意。奔喪曰。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鄭注。正言嫂叔。尊嫂也。兄公於弟之妻。則不能也。謂不能爲位以哭也。據此。則兄公於弟妻。遠之尤深。其宜避嫌。不待言矣。顧氏謂鄭此注足補禮記所未及。信然。○校勘記云。言婦人棄姓。至則爲婦行。二十四字。今本脫。徐本、通典、集釋、通解俱有。楊氏無。浦鏊云。爾雅疏亦有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八字。今本脫。徐本、通典、集釋、通解俱有。與疏合。通典母乎下。更有言不可三字。案若無言不可三字。則空述傳文。殊覺無謂。注意言嫂者雖是尊嚴之稱。然竟謂之母則不可也。不過比之以老人耳。三字宜補入。叟。釋文作叟。老人下。集釋有之字。今案大傳是嫂亦可謂之母乎注亦云。言不可也。則此三字當有明矣。嚴本亦無。今據通典補。注云道猶行也者。謂行輩也。云言婦人棄姓無常秩者。謂尊卑無一定也。云謂弟之妻爲婦者。卑遠之。故謂之婦。嫂者尊嚴之稱。是嫂亦可謂之母乎。言不可者。朱子云。案傳意。本謂弟妻不得爲婦。兄妻不得爲母。故反言以詰之曰。若謂弟妻爲婦。則是兄妻亦可謂之母矣。而可乎。言其不可爾。非謂卑遠弟妻。而正謂之婦也。注疏皆誤。盛氏云。弟之妻爲婦。文見爾雅。故鄭爲之說曰。卑遠之。故謂之婦。然非傳義也。朱子駁之。當

矣。云嫂猶也。嫂、老人稱也者。賈疏云。嫂有兩號。若孔注尚書西蜀也。嫂是頑愚之惡稱。若左傳云趙盾在後。嫂是老人之善名。故云老人之稱。云是爲序男女之別。爾者。言傳所云。是序男女昭穆之別也。云若已以母婦之服。服兄弟之妻。兄弟之妻。以舅子之服服已。則是亂昭穆之序也者。此正釋無服之義也。沈氏云。上言母而下言子。上言婦而下言舅。是直以母爲親母。婦爲子婦矣。據傳文上云母道婦道。而下以母婦承之。則謂母爲世叔母之母。謂婦爲昆弟子婦之婦。乃與兩道字切合。案沈說亦是。引大傳者。證名不可不慎之義。彼注云。異姓。謂來嫁者也。主於母與婦之名耳。際會、昏禮交接之會也。著、明也。母婦之名不明。則人倫亂也。○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十四年。太宗曰。同爨尚有總麻之恩。而嫂叔無服。宜集學者詳議。於是魏徵、令狐德棻等奏議。請服小功五月。報其弟妻及夫兄亦小功五月。制可之。沈氏云。奔喪云。無服而爲位者唯嫂叔。及婦人降而無服者麻。鄭云。雖無服。猶弔服加麻。祖免。爲位哭也。是嫂叔之喪。固弔服而加麻矣。非若顏師古所云。閨門編素。已獨玄黃莫改者也。又云。孩童之叔。被鞠養於長嫂。則既葬之後。心喪終期。亦庶幾恩義之兼盡乎。後世因鞠養之恩。而制嫂叔之服。因嫂叔制服。而并制兄公弟妻之服。如魏徵諸人。皆不知先王之禮意者也。今案確叔鞠於長嫂。此不過千百中之一二。禮當爲天下萬世遵行。不當爲一二人立制。當時唐臣阿徇帝旨。遂議制服。而其援以爲說者。僅以長嫂於確叔有鞠養之恩。及子思哭嫂爲位爲辭。然子思之哭嫂。禮未言其有服也。至弟妻與夫兄相爲服。絕無義可言。若此傳詳明無屬之理。禮記又著遠別之義。足見禮經不爲制服。實本天理人情。歷聖相傳。未之有改。雖貞觀中議定服制。而其後虛履冰、元行冲之流。尙以爲宜依舊禮。亦可知禮之協於人心者不可易矣。竊謂夫之兄弟。當依禮經無服。遺喪。則兄弟之妻。及夫之兄弟。皆弔服加麻。叔於長嫂。更爲位以哭。若有早歲而孤。爲嫂所鞠養以長者。則或如韓昌黎之於鄭氏服期以報。或盡心喪之禮。在其人自行之。而不必垂爲定制。可也。

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子謂庶〔疏〕正義曰。此著大夫之禮。故次女子後。合世叔

期章言大夫爲祖父母適孫爲士者例同。賈疏云。大夫爲此八者本期。今以爲士。降大功。故氏云。不杖期章。爲此親之爲大夫命婦者云大夫之子。此云大夫。互見其人以相備也。今案經不言報。則此八者爲大夫皆如其親服服期。明矣。注云子謂庶子者。以長子在斬衰章。故知謂庶子也。馬注與鄭同。喪服小記曰。大夫降其庶子。其孫不降其父。鄭注。大夫爲庶子大功。是也。朱子云。喪服自期以下。諸侯絕。大夫降。謂此。王氏士議云。子非旁親。亦降

之者。適爲本。庶爲支。猶之旁親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不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

尊同。謂亦爲大夫者。親服。期。

〔疏〕

正義曰。何以大功也。以本期。今服大功。故問也。尊不

同也以下。答辭。尊不同。謂大夫與士也。馬氏云。皆期也。大夫尊。降士。故服大功也。注云。尊同。謂亦爲大夫者。以上八者爲士。故尊不同。若亦爲大夫。則尊同也。云親服期者。謂其本親之服是期也。因尊不同。降大功。若尊同。則得服期也。馬氏云。尊同亦爲大夫服期也。與鄭義同。褚氏云。此等有父爲大夫而存者。卽是尊同不降。王氏士讓云。大夫士雖同爲臣。而服命殊矣。燕射則有堂上堂下之班。鄉飲酒則有齒與不齒之異。卽五服之喪。而哭位別焉。若喪服不爲之減殺。則他禮皆窒礙而不可行。故大夫降其旁親。理當然也。嘗爲大夫而已者。猶降。詳不杖期章。華氏學泉云。或問大夫之降其期以下服。何也。曰。先王制服。尊尊親親之義並重。曰尊尊。則自天子以至公侯卿大夫統此矣。尊不敵親。故雖天子不敢降其正期。親不適尊。故雖大夫得降其旁期。或曰。天子諸侯之貴。其於諸父昆弟。有君臣之分矣。故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宜也。大夫於諸父昆弟。無君臣之分。其所以必誦其親以伸其貴。何也。曰。古者諸侯之封。不過百里。大夫之仕於其國。其父兄宗族之爲士者。皆其所統也。不使之衆著於尊尊之義。不可以爲治。後世士大夫之仕者。離其鄉數千里。故雖入爲公卿。出爲牧伯。而五服之親。不聞有所降殺。其時義宜爾也。大夫之子。以大夫而降。何也。曰。此亦從尊尊之義推之也。國無二君。家無二尊。父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故大夫以尊降。大夫之子及公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卽公子也。以先公之餘尊降。大夫無餘尊。故大夫沒。大夫之子不降。今案王說華說。發明大夫降期之義精矣。

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

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

〔疏〕

正義曰。賈疏云。云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者。此二人

各自爲母妻。爲昆弟服大功。此並受厭降。卑於自降。故次在自降人之下。馬氏云。言庶者。諸侯異母兄弟也。庶子。大夫妾子也。諸侯貴妾子。父在爲母期。父沒伸服三年。大夫貴妾子。父在爲母期。賤妾子。父在爲母大功。則從大夫而降也。今案。馬解庶昆弟庶子之義。是矣。其言諸侯大夫貴妾之服。與禮經不合。張氏爾岐云。據注及疏。此經文昆弟二字。舊在傳後。鄭君始移在傳前。與母妻合文。汪氏琬云。戴德喪服變除曰。天子諸侯之庶昆弟。大夫

之庶子。爲其母大功。哭泣飲食思慕猶三年。賀循喪服要記。凡降服。既降。心喪如常月。劉智謂小功以下不稅。乃無心喪。又陳沈洙議元嘉立議心喪二十五月爲限。唯王儉古今集記終二十七月。爲王遂所難。何佟之儀注。亦用二十五月。無復心禫云云。是則心禫可廢。心喪不可廢也。宋服制。凡如適孫祖在爲祖母。爲人後者爲其所生父母之類。皆許解官申心喪三年。蓋猶遵用前代制也。自明以來。此禮不行久。當亦士大夫所宜講求者。注云公之庶昆弟。則父卒也者。以其繫於今公而言昆弟。不言公子。是父已卒矣。又下傳云先君。亦已卒之稱。故鄭知父卒也。云大夫之庶子。則父在也者。以其繫於大夫而言庶子。是大夫在矣。又下傳云從降。亦大夫在之辭。故鄭知父在也。云其或爲母。謂妾子也者。以經中言適庶之例。凡適妻所生第二子。皆爲庶子。但君大夫於適妻不降。則適妻爲母。自皆得伸其本服。今服大功。故知經所云爲母。指妾子爲其生母言也。其爲妻。爲庶昆弟。則適妻所生第二子皆服大功。以不杖期章大夫之適子爲妻。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證之。可知。故鄭云或者。蓋謂爲妻昆弟大功。庶所同。唯爲母大功。當專指妾子言耳。以經中言庶之例。與他條稍異。故不欲正言庶之。而言或。謙若不敢定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先君餘尊之所厭不得過大功也。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父之所不降。

子亦不敢降也。

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昆弟、庶昆弟也。舊讀昆弟在〔疏〕正義曰。何以大功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父所不降。謂適也。

服期。今大功。故問也。以下皆答辭。先君餘尊之所厭二句。則答言公之庶昆弟爲母妻昆弟大功之義也。國君絕期。於妾及庶子庶婦。皆不爲服。故君在。則公子厭於父之尊。於昆弟無服。而爲母若妻在五服之外。下記公子爲其母練冠麻衣縗緣。爲其妻練冠葛經帶麻衣縗緣。是也。君卒。向之公子。今爲公之庶昆弟。然猶厭於餘尊。止服大功而已。雷氏云。公羊傳云。國君以國爲體。是以其人雖亡。其國猶存。故許有餘尊以厭降之。禮經釋例云。止敖氏謂其死者猶爲餘尊之所厭。大謬。竊謂公之庶昆弟。其父雖卒。而適子尙爲諸侯。是先君之餘尊猶在。故爲所厭。不得伸也。大夫之庶子二句。則答言庶子爲母妻昆弟大功之義也。陳氏銓云。從乎大夫而降。謂父在者。蓋大夫降其妾及庶子庶婦之服。故大夫之庶子於母妻昆弟之服。亦降期而爲大功。此從父而降也。但父卒則無餘尊所厭耳。父之所不降二句。則因降而兼言不降之義也。李氏云。厭降與尊降異。尊降者。不降其正統之親。及旁親之尊同者。厭降者。父所不服。則皆不敢服之。穀梁傳曰。公子之重視大夫。公之昆弟。其尊與大夫等。而其服有不同者。以此公之昆弟。於大功以下。乃無餘尊之厭。得伸。於尊不同者。則自以已旁尊降之一等。與大夫同。注云

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者。蓋大夫之庶子。本無降其母妻昆弟之理。因從父而降。故父卒得伸本服。爲母三年。爲妻昆弟期也。顧氏炎武云。尊尊親親。周道也。諸侯有一國之尊。爲宗廟社稷之主。既沒而餘尊猶在。大夫之尊。不及諸侯。既沒則無餘尊。故其庶子於父卒爲其私親。並依本服。如邦人也。親不敵尊。故祔。尊不敵親。故不厭。此諸侯大夫之辨也。云昆弟。庶昆弟也者。謂此經所言昆弟。指庶昆弟言。若適昆弟。則父亦不降也。云舊讀昆弟在下。其於厭降之義。宜蒙此傳也。是以上而同之者。賈疏云。言舊讀。謂鄭君已前馬融之等。以昆弟二字。抽之在傳下。鄭檢經義。昆弟。乃是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所爲者。父以尊降庶子。則庶子亦祔而爲昆弟大功。是知宜蒙此傳。則昆弟二字。當在傳上。與母妻宜蒙此傳同爲厭降之文。不得如舊讀也。云父所不降。謂適也者。謂適妻適子適婦之等。皆君大夫所不降也。○徐氏乾學云。此昆弟二字。本在下條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上。鄭氏謂宜在此。愚謂此條爲母爲妻。與下記公子爲其母妻相照。彼公子以父在。故既葬即除。此則父沒。故得申大功。至大夫之庶子。又卑於公之庶昆弟。雖父在。亦得申大功。故同類言之。初何嘗及於昆弟乎。今雖從注疏之本。不敢擅易。而解義決當以舊讀爲正。程氏瑤田云。先君徐尊之所厭。止於爲母爲妻。蓋母妻者。其私親也。故以君厭之。若夫昆弟。豈可以私親加之哉。昆弟二字。斷屬下節。余從舊讀。不憑鄭君也。又云。上條著大夫之服。則公之昆弟。即上大夫條之長殯服。於其大夫下。連言公之昆弟。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殯一條。即上大夫條之長殯服。於其大夫下。連言公之昆弟。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字。實包三人也。此條別出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專著其爲母爲妻。遠不同於大夫及公之適昆弟大夫之適子。蓋公之適昆弟。其母諸侯夫人也。服齊衰三年。其妻亦猶大夫妻。服期。大夫之適子。其母其妻。皆大夫之所不降者。今別出者。著二庶之爲母妻也。若二庶之昆弟。以公之庶昆弟言。其於昆弟之爲士者。自同大夫之爲昆弟服大功。若其昆弟已爲大夫。則又在尊同得服親服之例矣。安得以先君餘尊厭之邪。若大夫庶子之昆弟。則固從大夫而服。已包在上條大夫爲子昆弟之子諸人中。奚必別出之邪。禮經釋例云。賈疏謂馬融之等。以昆弟二字抽之在傳下。所謂傳下者。傳曰之下也。蓋舊讀傳曰。昆弟何以大功也。其義原可兩通。近人有以昆弟二字屬下節經文之首者。則讀之不可通矣。胡氏承珙云。經不見公之昆弟爲其昆弟成人者之服。故特以昆弟與母妻一例於此見之。而後公之昆弟爲其昆弟成人者之服始著。至大夫之子爲其昆弟之爲大夫者。已見不杖期章。而其爲昆弟之不爲大夫者。獨無所見。故亦於此見之。若如舊讀。置昆弟二字於下條之上。則昆弟爲誰之昆弟。於義無屬。於文不辭矣。鄭君改讀極精。後人故欲從舊讀。而強爲之解。非也。今案以昆弟二字置於下條之首。則文義不順。此斷不可從。



唯喪服各章。各省文互見。據穀梁傳云。公子之重視大夫。小功殯服。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姊妹女子子之長殯。注云。公之昆弟猶大夫。不杖期章。大夫之子爲昆弟之爲大夫者期。與大夫同。則大夫之子爲昆弟之爲士者大功。亦當與大夫同。程氏謂公之昆弟。大夫之子。即包於上大夫條內。不必別出。亦自有理。且大夫之子。無論適庶。爲昆弟之不爲大夫者。皆大功。若謂大夫之庶子爲昆弟之不爲大夫者無所見。故於此見之。則大夫之適子爲昆弟之不爲大夫者。又於何見之乎。徐氏程氏謂此條但言爲母爲妻。不兼昆弟。以下記公子爲母妻在五服之外證之。其說似是。竊疑昆弟二字屬上屬下。皆非。當屬衍文耳。今仍依鄭釋之。而節錄諸家說於後。並附管見。俟後人考定焉。

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皆者。言其互相爲服。尊同則不相降。其〔疏〕正義曰。或本有移上經昆弟二字

前。注云皆者。言其互相爲服。尊同則不相降者。從父昆弟。本大功。若爲大夫。則以尊降。今兩爲大夫。尊同不降。此爲彼服大功。彼爲此亦服大功。故云互相爲服。以釋皆字之義。明皆服大功也。云其爲士者。降在小功者。謂大夫爲從父昆弟之爲士者。則降一等服小功也。云適子爲之亦如之者。此兩爲大功之服。適庶同。不以適子而有異也。李氏云。皆者。皆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也。敖氏云。此文承上經兩條而言。則皆云者。皆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也。大夫公之昆弟於此親。則尊同也。大夫之子於此親。則亦以其父之所不降者也。故皆服其親服。今案。此條以皆字起。似是承上文之辭。敖說亦通。大夫爲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服。是正解。不當遺之。賈李說尙未合。

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婦人子者。女子子也。不言〔疏〕正義曰。此世叔母爲之服也。不言世叔父爲之

父昆弟下。馬氏云。在室者期。適人者降大功也。○注以婦人子即女子子。而經不言女子子。因出見恩疎者。言女。則已所生。是親。言婦。則爲人婦。是疎。今不言女子子。而言婦人子者。以其出適人。降服大功。故言婦人子以見其恩之疎也。陳氏銓云。婦人者。夫之昆弟之子婦也。子者。夫之昆弟之女子子適人者也。此是二人。皆服大功。先儒皆以婦人子爲一人。此既不辭。且夫昆弟之子婦復見何許也。徐氏乾學以陳說爲長。今並錄之。

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妾爲君〔疏〕正義曰。賈



君之庶子。輕於爲夫之昆弟之女。故次之。今案鄭以此經專爲一條。不合下文也。注云下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指爲此也者。鄭以此傳問答。爲此經而發。今在下者。彼注云。文爛在下爾故也。蓋大夫與大夫之妻爲庶子大功。此大夫之妾爲大夫之庶子亦大功。是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也。言君之黨。明非妾所生子。且亦見從君而服之義。沈氏彤云。妾從女君而服君之黨。則爲君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亦大功可知也。云妾爲君之長子鄭言此者。見經所言庶子爲適妻所生第二子以下及他妾之子也。王氏肅云。大夫之妾自爲其子期。見不杖期章。異於女君之大功也。上不服。義與鄭同。云士之妾爲君之衆子亦期者。士及士妻爲衆子期。故妾亦期。衆子與此庶子一也。

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疏〕正義曰。石本原刻無

女子。○賈疏云。此是女子子逆降旁親。又是重出。故次之於此。云舊讀者。賈疏以爲馬融之輩舊讀如此。今案。舊讀以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一條。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又爲一條。亦大夫之妾爲之。鄭則以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自爲一條。不連上經也。云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者。此鄭申述舊讀之說。但此注文義未了。不應截斷。當與下注聯合爲一。詳下。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下

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見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經與此

同。足以見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妾爲君之黨服。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疏〕爲下。通典有女字。注同。案。有女

字。非是。經云君之庶子。是君之黨。非女君之黨也。○鄭以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十九字。爲此經之傳。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十六字。爲上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之傳。共三十五字。皆爲傳文。至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乃鄭注之文。訛入傳內。唐石經及各本皆如此。其誤已久。近儒辨正甚確。詳下。○校勘記云。注當言其以見之。見。徐本。通典。集釋。敖氏。

俱作明。下足以見之矣。賈疏述注作見。文欄在下。通典爾作耳。今案。兩見字作明。亦通。嚴本俱作明。今從之。此注當與上舊讀以下三十二字。下言以下二十一字。共爲一節。後人傳寫誤分之。戴氏震云。賈疏謂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總十一字。既非子夏自著。又非舊讀者自安。是誰置之也。今以義。必是鄭君置之。鄭君欲分別舊讀者如此意趣。然後以注破之。據疏此說。以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十字爲傳文。以下言二字。及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九字。共十一字。爲鄭所加。不知經既見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十字。傳不應重見此十字。而絕不釋其意。是二十一字通爲鄭注無疑。且考其文義。上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云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一曰字。一謂字。皆指舊讀者之意如是。自舊讀至此不辭。凡五十六字。一氣連貫。不可截斷。盛氏云。注意與傳文本無不合。奈爲傳寫者所誤。故人不能無疑耳。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三句。據注當在經文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下。而簡脫在此。此誤於漢以前者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二十一字。據疏。是鄭君置之。當屬注。而大書連於傳。此誤於唐以前者也。褚氏云。此條細玩賈疏。注混於傳。眞屬顯然。不知何時將舊讀以下三十二字屬經文姑姊妹以下。下言至私親也二十一字列入傳中。而以此不辭以下爲駁傳語。雜亂無次。讀者滋眩。阮氏學海堂本校勘記云。案下言以下二十一字。乃鄭所引舊讀之文。與下此不辭相連者爲注文。而上節鄭注舊讀以下三十二字。當次於傳文女君同之下。則一氣相連。曰言。曰下言。文義顯然矣。自爲者誤分注爲兩截。竄舊讀三十二字於傳曰之前。而又誤鄭注下言二十一字爲傳文。遂爲學者大疑。向使此二十一字爲傳。則舊讀甚是。鄭若破之。是破傳。非破舊讀矣。鄭不言傳誤。而但言舊讀誤。是傳必不與舊讀合矣。今案。下言以下二十一字。諸家辨爲注文。確不可易。秦氏蕙田。孔氏廣森。胡氏承珙。亦同此說。金氏榜。江氏筠。又謂此傳。唯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爲傳文。餘皆屬注文。以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爲注引齊衰三月章傳文。以明舊讀者之意。其說未然。蓋嫁者以下十九字。爲此經之傳。何以大功也十六字。爲上經之傳。因脫欄在此。舊讀遂誤合爲一。若如金氏江氏謂注引前傳文。以明舊讀者之意。則當有駁語。何以注未反爲成人而未嫁者申明其義。是其說必不然矣。鄭與舊讀異。而傳文不異。必須將傳注混淆之處辨清。然後經義可解。考此注但辨舊讀之誤。而不言傳誤。則下言二十一字。斷非傳文無疑。且以通篇傳文考之。辭句簡古。亦無此下言等文法。則斷爲注文。又何疑也。蓋舊讀以大夫之妾爲首。以爲君之庶子女子嫁者未嫁者爲一條。以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爲一條。故注先述其說。而後駁之。褚氏云。注曰。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是言其第一誤也。注又曰。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

服其私親也。是言其第二誤也。然後以此不辭云云辨其非。此說是也。云卽實爲妾途自服其私親。亦當言其以明之者。謂世父母以下。果爲妾私親之服。則爲下當有其字。如不杖期章。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之類。今不言其。是辭與義遠。非私親明矣。又引齊衰三月章者。鄭以此經爲女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姊妹之服。與彼經云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文法一例。足明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不連上經爲文矣。此鄭駁舊讀之說也。云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瀾在下爾者。謂此傳十六字。本當在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之上。因簡冊脫爛。故誤在下也。云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者。此釋本傳義也。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等七人。本皆期服。今嫁者降服大功。未嫁者亦降大功。故傳以成人釋之。言此未嫁者乃成人而未嫁。明已笄醴及年二十以上。故注謂成人則有出嫁之道。雖未出。亦逆降也。父以下。旁親也。注又云將出當及時者。恐將嫁之時。而遭旁親期服。則不能及時而嫁。若逆降在大功之末。可以嫁子。故云明當及時也。盛氏云。嫁者。因出降也。不云適人。而云嫁者。見其雖貴爲大夫妻。不再降也。又云。昏姻之時。男女之正。王政之所重也。女子二十而嫁。有故。二十三年而嫁。謂父母喪也。聖人權於二者之間。以父母之喪。較之昏姻之時。則服重而時輕。故使之遂其服。以世叔父諸喪。較之昏姻之時。則服輕而時重。故使之遂其時。此逆降之禮所由設也。祿氏云。前章不敢降其曾祖。意尤重在已嫁者。此條意在許字者之逆降。又云。逆降之節。未必一許嫁卽然。或在請期之後。將嫁而未及嫁。亦途同於已嫁之例耳。孔氏廣森云。此未嫁逆降者。蓋以貴降也。經例。行於大夫已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然則未嫁者。未嫁於大夫也。凡未許人。或許適士而未行者。皆通言在室耳。唯許嫁大夫而未行者。乃別謂之未嫁。故傳說之曰。成人而未嫁。著成人者。明其已許嫁也。婦人外成。既許嫁大夫。雖未行。固已貴矣。是以有逆降之法。經言女子子未嫁者。唯此及齊衰三月章爲曾祖父母二事。曾祖父母。至尊也。雖許嫁大夫。不得以貴降。彼舉未嫁以包在室。許大夫者猶不降。許士者可知矣。世父母叔父母姊妹。旁親也。故許嫁大夫。得以貴降。此舉未嫁以殊在室。必許大夫者然後逆降。則許士者無逆降可知矣。禮經釋例云。未嫁者。謂許於大夫而未嫁者。蓋尊尊之義。故鄭注亦引齊衰三月章以證之。其義甚明。胡氏承瑛云。逆降之說。梁朱異問北使李業興曰。女子逆降旁親。亦用鄭義否。業興曰。此之一事。亦不專從。後儒於此。多有疑鄭者。然經以嫁者未嫁者連文。傳於未嫁之上。特著成人二字。則逆降之法。似未可謂無之也。今案此及爲曾祖父母條。一言其降旁親。一言其不降正親。無論已嫁未嫁皆然。故連言嫁者未嫁者。然未嫁而逆降旁親。必其許嫁於大夫。而年在及笄以上者。故經言嫁。不言適人。而傳亦俱以嫁者嫁於大夫。未嫁者成人而未嫁釋之也。注言將出者當及時。正以明

傳成人之義。其引齊衰三月章爲曾祖父母降作比例。亦正以傳釋此經與彼文同。足明經言嫁之旨。注之與傳。素無不合。至盛氏言逆降重昏姻之時。褚氏言逆降在請期之後。孔氏及釋例言逆降爲貴貴尊尊之義。胡氏言逆降義本經傳。皆足以發明注說。此鄭義之灼然昭著者也。萬氏斯大云。此條言大夫之妾當服大功者。在君之家。則有君之庶子女子嫁者未嫁者。在私家。則有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經傳其明。以鄭不從舊讀爲非。徐氏乾學更駁逆降之說。而皆以下言至服其私親也爲傳釋經之文。不知此二十一字乃注文誤入也。王氏志長。郝氏敬。張氏爾岐。汪氏琬。姜氏兆錫。程氏瑤田。亦皆以舊讀爲是。朱子云。今考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及昆弟之爲父後者。已見於齊衰期章。爲衆昆弟。又見於此大功章。惟伯叔父母姑姊妹之服無文。而獨見於此。則當從鄭注之說無疑矣。敖氏云。經初無爲女子子未嫁者之禮。又云。爲世父母以下。乃適人者之通禮。經必不特爲此妾發之。又此妾爲私親大功者。亦不止於是也。傳說俱失之。案敖不知下言以下二十一字非傳文。故謂傳爲失。然其指駁舊讀。則固確甚。金氏榜云。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彼庶子爲女子子。則此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與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庶子蓋通男女言之。彼據適人。此闕在室。則君之庶子下。不得復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之文。審矣。凡此皆舊讀之必不可通者。鄭氏之注。乃駁舊讀。非駁傳文。傳雖有錯簡。而解經固自無誤。由後人分裂鄭注。又誤注入傳。遂使此經之義。皆亂難明。今雖不敢遽易舊本。而傳注混淆。有必不容不辨者。因考定重列於後。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以上鄭注以前經傳之次。

經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

傳曰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

經。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

傳曰。嫁者。其嫁於大夫者也。未嫁者。成人而未嫁者也。

以上依鄭注釐訂經傳之次。

注 舊讀合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言大夫之妾爲此三人之服也。下言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者。謂妾自服其私親也。此不辭。即實爲妾遂自服其私親。當言其以明之。齊衰三月章曰。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

祖父母。經與此同。足以明之矣。傳所云。何以大功也。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文爛在下爾。女子子成人者。有出道。降旁親。及將出者明當及時也。

以上訂正鄭注原文。

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疏〕

正義曰。賈疏云。此等姑姊已下。應降而不降。又兼重出其文。故

次在此也。馬氏云。此上四人者。各爲其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服也。在室大功。嫁於大夫大功。尊同也。案在室大功。以在大夫尊降之限。嫁大夫尊同。故不復重降。嫁士則小功。今案。馬注見通典。案。在室大功。以在大夫尊降之限云云。疑後人申釋馬注之說。非注原文也。此公之昆弟。亦庶昆弟。大夫之妻爲姑姊妹。賈疏以爲本親姑姊妹。非夫之姑姊妹。是也。又謂此四等人尊卑同。皆降姑姊妹已下一等大功。又以出降當小功。但嫁於大夫尊同。無尊降。直有出降。故皆大功也。敖氏云。大夫公之昆弟爲此服。則尊同也。大夫之子。則亦從乎大夫而爲之也。經言大夫大夫之子爲服者多矣。於是乃著大夫之妻者。以爲此條可與之相通。故因而見之也。褚氏云。大夫之妻服其本族。與男子同。因嫁而降。雖彼此俱嫁。亦止一降。無再降也。故大夫之妻服其姑姊妹之嫁於大夫者。與大夫同。程氏瑤田云。他處不見兩皆出室之例。惟此大夫妻爲嫁大夫者。可見兩相出室。無兩相再降者也。盛氏云。大夫之妻爲姑姊妹嫁於大夫者之服在此。則其適士者當降在小功可知矣。此亦命婦以尊降旁親之證也。

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疏〕

正義曰。此因大夫爲姑姊等嫁於大夫之服而及之也。馬氏云。君。諸侯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服也。不言諸侯者。關天子元士卿大夫

也。上但言君者。欲關天子元士卿大夫嫁女諸侯。皆爲大功也。今案。馬氏謂君爲諸侯。是矣。關天子元士卿大夫說。以尊同之義。非也。李氏云。檀弓曰。齊穀王姬之喪。魯莊公爲之大功。由魯嫁。故爲之服姊妹之服。春秋。伯姬卒。穀梁傳曰。外夫人不卒。此其言卒。何也。吾女也。適諸侯則尊同。以吾爲之變卒之也。敖氏云。以上條例之。則夫人公子之服。亦當然也。

傳曰。何以大功也。尊同也。尊同則得服其親服。諸侯之子稱公子。公子不得稱先君。公子之子稱公

孫。公孫不得祖諸侯。此自卑別於尊者也。若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則世世祖是人。也不祖公

子。此自尊別於卑者也。是故始封之君。不臣諸父昆弟。封君之子。不臣諸父。而臣昆弟。封君之孫。盡

臣諸父昆弟。故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

不得稱。不得祖者。不立其廟而祭之也。卿大夫

已下祭其祖。則世世祖是人。不復祖公子者。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復祖別子也。公〔疏〕正義曰。何

子若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故終說此義云。〔疏〕正義曰。何

以諸侯絕期以下服。今服大功。故問也。尊同也。二句。答辭。馬氏云。諸侯絕期。姑姊妹在室無服也。嫁於國君

者。尊與已同。故服其親服。今案。姑姊妹女子子本服期。出嫁大功。是大功者。其親服也。尊同。故服。尊不

同。則不服之矣。或曰。兼釋上節大夫公之昆弟於爲命婦者。亦通。諸侯之子稱公子。以下則因諸侯以尊降其親。而廣言尊卑之別。並言尊降旁親之服。皆指諸侯言也。諸侯之子。適適相承爲諸侯。其支庶則稱公子。支庶所生之

子。則稱公孫。鄭注檀弓。謂庶子言公。卑遠之也。稱。稱廟。祖。祖廟。公子公孫不得稱祖諸侯。此則以其不爲諸侯。而別於爲諸侯者。是自卑別於尊也。公子之子孫有封爲國君者。如周禮典命。公卿大夫出封。皆加一等。鄭

注。大夫爲子男。卿爲侯伯。是支庶之子孫。有封爲五等諸侯之事也。祖。謂大祖廟。王制。諸侯五廟。二昭二穆。與大祖之廟而五。鄭注。大祖。始封之君。是也。世世。謂不祧也。是人。指封爲國君者。世世奉封爲國君者



爲大祖而祀之。不祀公子爲大祖。此則以始封者爲諸侯。而別於不爲諸侯者。是自尊別於卑也。張氏爾岐云。自由也。由其位之或卑或尊爲別。是也。此自尊別於卑。不祖公子。乃後世子孫別之。非封君之意。楊氏復疑以尊自別於祖之卑。於理有害。非矣。云是故者。承上起下之辭。此始封之君以下。承上有封爲國君者言之也。朱子云。始封之君。所以不臣諸父昆弟者。以始封君之父未嘗臣之。故始封之君不敢臣也。封君之子所以不臣諸父而臣昆弟者。以封君之子所謂諸父者。即始封君謂之昆弟。而未嘗臣之者也。故封君之子亦不敢臣之。封君之子所謂昆弟者。即始封君之子。始封君嘗臣之者也。故今爲封君之子者亦臣之。封君之孫所謂諸父昆弟者。即始封君之子所臣之昆弟及其子也。故封君之孫亦臣之。故下文繼之以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今案不臣則爲服。臣之則不服。此傳於盡臣諸父昆弟下。而即接言服不服之義也。李氏云。所不臣者。鄭氏謂以其親服服之。荀顗以爲大夫猶降其親。則諸侯雖所不臣者亦絕不服。咸喜以爲大夫亦當從諸侯之例。一世爲大夫。不降兄弟。二世不降諸父。三世乃皆降之。如圭謂諸侯世國。大夫不世爵祿。恐不得以世數爲比。所不臣者服此國君。先儒據小記。謂與諸侯爲兄弟者服斬。疑亦未然。盛氏云。不臣者以本服服之。不絕。并不降也。所不臣者爲此始封之君若子服。亦如之。賈疏云。當服斬。恐非是。臣之。則臣服斬而君絕服矣。又云。此言子之服與否。皆從乎君而爲之也。前傳云。父之所不降。子亦不敢降。亦是此意。此主爲諸侯。故言服與不服。以諸侯有絕而無降也。今案諸侯絕旁服。自指三世盡臣者言之。苟說非。盛說是也。李駁虞說亦是。注云不得祔。不得祔者。不得立其廟而祭之也者。鄭恐人疑公子公孫不得以諸侯爲父祖。故特解之。謂傳所云祔與祖者。謂不得立祔廟祖廟而祭之也。郊特牲曰。諸侯不敢祖天子。大夫不敢祖諸侯。而公廟之設於私家。非禮也。即其義也。左傳。宋祖帝乙。鄭祖厲王。又云。凡邑有宗廟先君之主曰都。此謂有大功德者。詳郊特牲孔疏所引五經異義。云卿大夫已下祭其祖禰者。謂公子之子孫。有爲卿大夫士者。則但祭其祖禰。不得祭諸侯也。祭法曰。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官師。中下士也。此卿大夫已下之制也。若公子身爲大夫。則其父自有適子爲諸侯者立廟祭之。不得立祔廟以祭其父。公子之子爲大夫。則立祔廟以祭公子。不得立祖廟以祭其祖之爲諸侯者。至公子之孫爲大夫。則以公子爲祖。以公子之子爲祔。是爲祭其祖祔。不得以諸侯爲祖祔也。爲士者亦如之。云則世世祖是人。不復祖公子者。後世爲君者。祖此受封之君。不復祀別子也者。公子亦稱別子。喪服小記曰。別子爲祖。鄭注。諸侯之庶子。別爲後世始祖也。謂之別子者。公子不得祔先君。若然。則別子當爲祖矣。而傳云不祖公子者。以此受封之君。有功德而爲諸侯。當世世祖之。故不復祀別子也。云公子若

在高祖以下。則如其親服。後世遷之。乃毀其廟。爾者。諸侯五廟。四親廟。一大祖廟也。四親廟者。高。曾。祖。考也。此云不祖公子。謂不祀公子爲大祖耳。若公子在高祖以下。則自如其親服。立廟祀之。如公子於始受封者。父也。則在禰廟。祖也。則在祖廟。曾祖高祖也。則在曾祖廟。高祖廟。但四親廟以次遷。公子在高祖以上。親盡無服。則遷其主於祧。而毀其廟。不復祀之。非若受封之君。後世尊爲大祖。親盡不毀也。云因國君以尊降其親。故終說此義云者。言此非以釋經。但因國君得以尊降其旁親之服。故推極言之。其尊卑之義有如此云。○蔡氏德晉補服四條。爲昆弟之女子適人者。大夫適子爲庶昆弟。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女子適人者爲世父母叔父。世姑姊妹報。又云。政和禮。有爲兄弟之子婦。爲夫兄弟之子婦二條。當取以補其闕。

右大功九月

# 儀禮正義

## 卷二十四

總衰裳牡麻經既葬除之者〔疏〕

正義曰。此諸侯之臣爲天子服。天子七月而葬。既葬除之。故在大功九月下。

升。馬氏云。經帶從大功制度。小功言澡麻。是言牡麻。知從大功也。既葬除其服。天子七月葬。不言七月者。言同時而除也。敖氏云。七月而除。則經未必纓也。冠八升。則此帶亦八升矣。今案戴氏德謂經制同小功。據經麻不言澡。當從馬說。又此帶亦用布。其升數當與衰同。詳前秋期章。敖謂與冠同。非。又戴氏德射氏慈皆云吉屨無絢。敖氏云。此承大功之下。疑其亦用繩屨。與齊衰三月者同。蓋服至尊之屨。或當然也。姜氏兆錫以敖說爲是。

傳曰總衰者何以小功之纓也

治其纓如小功。而布四升半。細其纓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總。今幸陽有鄧總。〔疏〕正義曰。問

辭也。以小功之纓也。答辭。以。用也。言用小功之纓爲之也。敖氏讀何以爲句。非。○賈疏述注云。而布四升半。又云。以服至尊也。校勘記云。徐本。布下有尊字。至下無尊字。張氏淳從疏。今案。集釋與疏同。不誤。嚴本與徐同。今從集釋本。云治其纓如小功。而布四升半者。程氏瑤田云。總也。大功也。小功也。皆衰名。非纓名也。其纓名。則大功衰之纓。即名大功之纓。小功衰之纓。即名小功之纓。獨總衰不治纓之纓。即治小功之纓。以織爲總衰之布。其布之成也。不同小功之十升十一升。而但爲四升半。故其布雖細。而疏於小功。名之曰總衰之布。即較之大功衰布。亦猶蠶也。云細其纓者。以恩輕也。升數少者。以服至尊也者。喪服以布纓之麻細。見哀戚之淺深。今細其纓者。以臣於諸侯者。其於天子受恩輕也。纓如小功。而升數獨少者。以服至尊。不可用小功之布。下記注云。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是也。云凡布細而疏者。謂之總者。案說文云。縹。細疏布也。段氏注云。案小功十升若十一升成布。而此用小功之纓四升半成布。是爲縹細而布疏。其名曰縹者。布本有一種細而疏者曰縹。但不若總衰之大疏。而總衰之名縹。實用其意。故鄭舉凡布以明之。釋名說縹縹。

亦曰細而疏如總也。今案釋名釋采帛又云。縹。寒也。齊人謂涼爲縹。言服之輕細涼寒也。蓋縹細而布疏。故縹涼。縹弓。縣子曰。絺縹縹裳。非古也。鄭注。非時尙輕涼慢禮。又叔仲衍使子柳之妻爲其舅縹裳。鄭注。時婦人好輕縹。而多服此者。是縹衰。禮經特制。以爲諸侯之大夫服天子之服。而春秋時。凡期功之喪皆服之。則失禮甚矣。左傳。襄二十七年。衛獻公喪。弟鮒如稅服終身。杜注。稅。卽縹也。云今南陽有鄧縹者。舉漢時縹布。以證其細而疏也。孔氏廣森云。鄧者。南陽郡縣名。故南都賦曰。積橙鄧橘。賈以爲鄧氏造布有名。縹。望文強解。失之。今案。縹弓孔疏云。縹。布疏者。漢時南陽鄧縣能作之。是鄧爲縣名也。

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疏〕正義曰。賈疏云。此大夫中有孤卿。以其小聘使下大夫。大聘或使孤。或使卿也。今案上下。而單言大夫者。皆兼卿言之。此篇是也。敖氏云。諸侯之大夫。於天子爲陪臣。不可以服斬。又不可以無服。故爲之變而制此縹衰焉。不齊衰三月者。亦避於其舊國君之服也。

傳曰何以縹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疏〕正義曰。何以縹衰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乎天子。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

以諸侯之大夫於天子。其分遠。其情隔。而爲之制服。故問也。答云。諸侯之大夫。以時接見於天子者。言其接見於天子有時。故爲制服也。注云接猶會也。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而服之者。鄭以諸侯使大夫行聘弔之禮。得以時會集京師。見於天子。故轉接爲會也。周禮大行人。時聘以結諸侯之好。殷卿以除邦國之惡。鄭注。此二事者。亦以王見諸侯之臣使來者爲文也。時聘者亦無常期。天子有事。諸侯使大夫來聘。親以禮見之禮而遣之。所以結其恩好也。殷卿。謂一服朝之歲。五服諸侯。皆使卿以聘禮來朝天子。天子以禮見之。命以政禁之事。所以除其惡行。是其見於天子之事也。盛氏云。言此者。明其有是恩義。故有是服。聖人不爲恩義所不及者制服也。既爲大夫。雖未嘗聘問王朝。而其可以接見之禮自在。故無不爲天子服者。賈疏云。不聘卽不服。非。說者又以接見天子爲會葬。尤謬。今案。盛說是也。云則其士庶民不服可知者。此士庶民亦諸侯之士庶民也。鄭以經但言諸侯之大夫。而不及士庶。則不服可知。通典載徐整問射慈曰。諸侯之大夫。以時會見於天子。故爲縹衰七月。不知此大夫時以何事而得見之也。遠國大夫在蕃荒服者。未嘗及見天子。亦爲服不。答曰。諸侯之大夫。有出朝聘之事。會見天子。故言時會。雖未曾見。猶服此服。士以下則無服。沈氏彤云。賈疏謂諸侯之大夫。不接見天子。則不服。此義本東晉邵戡。而吳射慈則云。雖未接見猶服。射慈之言。未可非也。方氏苞謂士亦當有服。使從君朝覲。適遭

大喪。士獨吉服。駭人觀聽。今案。畿外諸侯之臣。與天子遠。其閒亦自有等差焉。士雖有隨從作介之事。而分卑於大夫。故不爲制服。若在王朝而遭喪。亦當如戴德所云。服白布深衣素冠。而豈遂吉服乎。至大夫固有接見之禮。而制此服。不論已未接見。自皆當服。斷從射氏之言無疑矣。

### 右總衰既葬除之

小功布衰裳。澡麻帶經。五月者。澡者。治去孳垢。不絕其本也。小記曰。下〔疏〕正義曰。此殯小功者。在成人功。係本齊斬之親。降而在此。故列成人小功之前。以見其親重也。賈疏云。自上以來。皆帶在經下。今此帶在經上者。以大功以上。經帶有本。小功以下。斷本。此殯小功中。有下殯小功。帶不絕本。與大功同。故進帶於經上。倒文以見重。故與常例不同也。且上章多以一經包二。此別言帶者。亦欲見帶不絕本。與經不同故也。又殯大功言無受。此直言月數。不言無受者。下章言即葛。此章不言即葛。亦是兼見無受之義。又不言布帶與冠。文略也。不言履者。當與下章同。吉履無絢也。李氏云。澡麻者。以牡麻澡之。小功以下皆然。又云。凡喪。年月已過。而始聞喪者。大功以上。皆追服之。謂之稅。小功則否。檀弓曰。小功不稅。小記曰。降而在總。小功者則稅之。故氏云。小功布之纓。纓於總之纓矣。乃曰小功者。對大功立文也。不言牡麻與無受者。可知也。今案。大功以上。麻不澡。小功以下。澡治之。亦以其服輕故也。雜記曰。總冠纓纓。鄭注。纓當爲澡麻帶經之澡。所謂澡麻帶經者。即指此經之文也。彼疏謂讀從喪服小記。誤矣。注云。澡者治去孳垢。不絕其本也者。李垢。謂麻皮之污垢。濯治之。使略潔白也。儒行曰。澡身而浴德。亦是修治之義。不絕其本。謂不斷其本。連根爲之。引小記者。證帶不絕本也。彼文謂而反以報之。作詘。此引作屈。義同。鄭注小記云。報。猶合也。下殯小功。本齊衰之親。其經帶澡率治麻爲之。帶不絕其本。屈而上。至要中。合而糾之。明親重也。凡殯散帶垂。褚氏云。小記孔疏云。首經無根。要經猶有根。示其重也。屈所垂散麻。上至於要。然後分爲兩股。合而糾之以垂下。較此賈疏更明矣。孔疏又引賈場云。下殯小功。男子經牡麻。而帶澡。婦人帶牡麻。而經澡。故小功殯章云。牡麻經。若依其次。不應前帶。故知前言男子之帶。後言婦人之經也。今案經言澡麻帶經。則帶經皆以澡麻爲之。惟下殯小功帶不絕本爲異耳。李氏謂賈說非鄭義。是也。

叔父之下殯。○適孫之下殯。○昆弟之下殯。○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殯。○爲姑姊妹女子子之下

殯。〔疏〕正義曰。馬氏云。本皆期服。下殯降二等。故小功也。賈疏云。自叔父以下。至女子子之下殯八人。皆是成

殯。公爲適子。大夫爲適子之下殯。皆當在此。經不盡見之者。略可知也。今案。叔氏以不見子之下殯等爲文脫。非矣。

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殯。〔疏〕正義曰。馬氏云。成人服大功也。長殯降一等。故小功也。賈疏

下。少之長殯三字。叔氏云。爲從父昆弟者。異人也。經文省爾。其姊妹之殯亦如之。張氏爾岐云。爲人後者爲其昆

弟。與凡人之爲從父昆弟。二者本服大功。其長殯則小功。今案此節本屬兩條。從父昆弟。係指凡人爲之。非謂爲人

後者爲之也。經以二者長殯之服同。故總言之。叔氏張氏說最明晰。又此二者中殯之服。與長殯同。經不言者。以中從上。略之。詳下傳。

傳曰。問者曰。中殯何以不見也。大功之殯中從上。小功之殯中從下。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殯在總麻

大功之殯中從上。則齊衰之殯亦中從上也。此主謂丈夫之爲殯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疏〕正義曰。叔氏云。大功之殯始見於此。而又不言中殯。故發

於麻本有無之類見之矣。此復以二者之中殯。各異其從上從下之制。亦因以見義云。盛氏云。殯大功章。長殯中殯

並見。則齊斬之殯中從上。經文已明。至此章但見長殯而不及中殯。總麻章又或但見下殯而不及中殯。故傳發其例

於此。以此是大功之殯之第一條也。從上者。比本服降一等也。從下者。比本服降二等也。大功之殯中從上。皆降

爲小功。唯下殯總麻也。小功之殯中從下。皆降爲無服。唯長殯總麻也。注云問者。據從父昆弟之下殯在總麻也

者。賈疏云。以其總麻章見從父昆弟之下殯。此章見從父昆弟之長殯。唯中殯不見。故發問。是以云據從父昆弟

也。姜氏兆錫云。此章所列下殯。其長殯中殯。多見大功章。若此所列長殯。除庶孫丈夫婦人之下殯。及從父昆弟

姪之下殯。夫之叔父之中殯下殯。見總麻章外。其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中殯下殯。爲從父昆弟之中殯。大夫等爲其



大功小功。皆謂服其成人也者。謂傳所云大功小功。皆指成人本服言。非謂殯服也。賈疏云。以其總麻章傳云。齊衰之殯中從上。大功之殯中從下。據此二傳言之。禮無殯在齊衰。則下齊衰之殯與大功之殯據成人。明此大功小功亦據服其成人可知也。云大功之殯中從上。則齊衰之殯亦中從上也者。據此傳云。大功之殯中從上。以大功重於小功也。若齊衰則又重於大功。明亦中從上可知。云此主謂。丈夫之爲殯者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也者。賈疏云。鄭以此云大功之殯中從上。小功之殯中從下。總麻章云。齊衰之殯中從上。大功之殯中從下。兩文相反。故鄭以彼謂婦人爲夫之族類。此謂丈夫爲殯者服也。鄭必知義然者。以其此傳發在從父昆弟丈夫下。下文發係在婦人爲夫之親下故也。張氏爾岐云。成人當服大功者。其中殯與長殯同。成人當服小功者。其中殯與下殯同。凡不見於經者。皆當以此例求之。此男子服殯者之法。若婦人爲夫族服殯法。又在後總麻傳也。今案。張說極明。自郝氏敬以大功小功爲指殯服言。與鄭異。後人每從而和之。至程氏喪服足徵記。並以殯傳長殯中殯降一等。下殯降二等。四語爲經文。尤非也。辨見總麻傳末。

爲夫之叔父之長殯。不見中殯者。〔疏〕正義曰。此婦人爲夫族服。故次在此。馬氏云。成人大功。長殯降一等。從下也。總麻章云。夫之叔父之中殯下殯。彼文中下殯連言。是中從下明矣。

昆弟之子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下殯。〔疏〕正義曰。馬氏云。伯叔父母爲之服也。成人在期。下殯降二等。故服小功也。陳氏銓云。妻爲夫之昆弟之

子女子子。與夫同。李氏云。昆弟之子女子子下殯。在此章。則長中殯當大功矣。公大夫爲適長中殯大功。則下殯亦小功也。互文耳。程氏瑤田云。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中殯。未見大功殯服章。此亦如大功殯服章見子之長中殯。而以下殯不見於小功章。蓋兩章互見可知也。今案經所不見者。諸家以爲互文。是也。以此知下殯小功中。有長子斬衰之服。降而在此者。亦以殯死略之。與衆子同矣。

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殯。〔疏〕正義曰。馬氏云。適人姑還爲姪。祖爲庶孫。成人大功。長殯降一等。故小功章爲姪。已言丈夫婦人。今此自指爲庶孫言。不在姪。盛氏云。案姑在室爲姪。與世叔父同。本服期。長殯當降爲大功。今在此小功。明是已適人者也。丈夫婦人。兼姪與庶孫言。雷說非。今案。此二者不言中殯。以中從上可知也。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姊妹女子子之長殤。大夫爲昆弟之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

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適子亦。〔疏〕正義曰。此謂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三等入爲此

服此殤也。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疏〕七種人服也。馬氏云。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

尊厭。大夫子以父尊厭。各降在大功。長殤復降一等。故小功也。大夫無昆弟之殤。此言殤者。關有罪若畏厭溺。當

殤服之。今案。馬謂大夫無昆弟之殤。與鄭異。以全篇例考之。無有謂畏厭溺爲殤者。說未確。注云大夫爲昆弟之

長殤小功。謂爲士者若不仕者也。李氏云。大夫爲昆弟之爲士者。尊不同。故降其長殤大功而爲小功也。然則尊同者不降矣。而

昆弟爲士若不仕者也。李氏云。大夫爲昆弟之爲士者。尊不同。故降其長殤大功而爲小功也。然則尊同者不降矣。而

大功章不見大夫爲昆弟之長殤者。爲大夫無殤服也。五十命爲大夫者。禮之常。其或少有才德。命爲大夫者。雖在殤

年而死。亦不以殤服服之。故大夫無爲昆弟之殤大功也。云公之昆弟不言庶者。此無服。無所見也者。校勘記云。通

典。無下有母字。通解無作庶。張氏曰。案疏云。若爲母。則兼云庶。以其適母。適庶之子皆同服。妾子爲母。見獻

不申。今此經不爲母服。爲昆弟以下長殤並同。故不言庶也。考疏之義。無蓋庶字也。從疏。案此須如通典作此無母

服。乃與賈疏合。張氏改無爲庶。非疏意。李氏云。上章公之昆弟言庶者。主見妾母之服。此無取於庶之義。故不言

庶。今案。據李說。似亦當從通典爲是。云大夫之子不言庶者。關適子亦服此殤也者。關。通也。謂大夫之子服此七

種人。長殤小功。適庶同。故亦不言庶也。云云公之昆弟爲庶子之長殤。則知公之昆弟猶大夫者。李氏云。公子之重

視大夫。舊見大夫昆弟相爲期。而公之昆弟相爲大功。途疑公之昆弟與大夫之尊不等。此經大夫與公之昆弟爲庶子以

下之殤服同。則公之昆弟與大夫之尊不殊也。今案。教氏云。其中殤亦從上。若下殤。則不服之。蓋大夫無總服也。此

說是。教又云。此已爲大夫。不應有昆與姊之殤。而此經乃爾。蓋以昆弟姊妹宜連文。且此條亦不專主於大夫故也。

案此說未合經義。吳氏紱云。大夫而有兄弟殤者。不杖期章有大夫之子爲子昆弟之子爲大夫者之服。則大夫不必五

十。亦有少年爲之者可知。賈疏謂有盛德者固然。然亦有公族高勳。世爲大夫者。適子雖未冠。已爲大夫。而姊若庶

兄尙在長殤之限者。其說是也。

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君之庶。〔疏〕正義曰。馬氏云。除適子一人。其餘皆庶子也。男女至成人。同在大功。上

已言君之庶子。故此略之。爲君之女子亦然。是雖大功之適。亦中從上。蓋女君之爲此子與夫同。而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故皆宜中從上。而不可以婦人之從服者例論也。其下適。亦不服之。今案大夫之妾爲庶子成人服大功。已見上章。其適子之長適。大夫爲之大功。妾亦同也。○鄭以經未言君。故特著之。必云君之庶子者。以其庶子中。兼有適妻所生第二子以下及他妾之子也。馬謂適妻不書君。非。

### 右小功殤五月

小功布衰裳。牡麻經。卽葛五月者。卽就也。小功輕。三月變麻。因故衰以就葛經帶而五月也。〔疏〕此是成人

小功。輕於殤小功。故次之。敖氏云。卽葛不云三月者。已於大功章見之。故不言也。郝氏敬云。牡麻。洗治之牡麻。不書澡。同也。經兼首要。卽葛。謂三月既葬。以葛易澡麻。所以異於降服小功也。王氏士讓云。殤小功言澡。亦牡麻。此言牡。亦澡之。文互見。今案。殤小功重於成人小功。而用澡麻爲帶經。則此亦澡之明矣。不書布帶與冠。亦略也。注云卽就也。謂去麻就葛也。云小功輕。三月變麻。因故衰以就葛經帶而五月也者。謂衰不變。而經變。以故衰葛經終五月之期也。衰不變。則裳亦不變可知。大功以上。既葬。衰裳皆變。故云小功輕。對大功以上言也。敖氏云。此變麻卽葛。乃不易衰者。爲無受布也。開傳曰。小功之葛。與總之麻同。謂蠶細同。鄭引之考。證小功有變麻服葛之事也。云舊說小功以下。吉屨無絢也者。鄭以小功以下之屨。經無明文。故引舊說爲據。絢在屨頭。詳士冠禮。周禮屨人注云。屨有絢者。飾也。賈疏云。小功輕。故從吉屨。爲其大飾。故無絢也。絢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祖父母之昆弟之親。〔疏〕正義曰。爾雅。父之世父叔父爲從祖祖父母。父之世母叔母爲從祖祖母。父母者。曾祖之子。祖之昆弟也。正服小功。從祖父母者。從祖祖父之子。是父之從父昆弟也。云報者。恩輕。欲見

兩相爲服。故云報。盛氏云。爲從祖祖父母者。昆弟之孫也。爲從祖父母者。從父昆弟之子也。并服其妻者。以名服也。此四人皆報。故合言之。方氏苞云。世叔父母期。則從祖宜大功。而服小功。何也。大功之親。皆屬乎祖與父者也。從祖。則屬於曾祖者也。五服唯兄弟服遞降一等。所謂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不然。則服及五世矣。○敖氏云。案。注意謂從祖祖父。乃祖父之昆弟。從祖父。乃祖父之昆弟之子。故曰祖父之昆弟之親也。或曰。注內祖父二字平讀。從祖祖父母。是祖之昆弟之親。從祖父母。是父之昆弟之親。今案。從祖祖父。爲祖之親昆弟。而從祖父。則父之從

父昆弟也。此及下從祖昆弟三者。皆從祖而別。故以從祖名之。當以放說爲是。

從祖昆弟。父之從父昆弟。正義曰。馬氏云。謂曾祖孫也。於己爲再從昆弟。同出曾祖。故言從祖昆弟。正服小功。弟之子。疏也。今案馬云。曾祖孫。謂曾祖之曾孫。省一曾字耳。湛氏若水曰。何以小功也。其祖

與吾之祖出一人之身是也。鄭云父之從父昆弟之子。所云父之從父昆弟。即己之從祖父也。陳氏銓云。從祖父之子。同出曾祖也。義與馬同。黃氏云。從祖祖父者。祖之昆弟也。其子謂從祖父。又其子謂從祖昆弟。又其子謂從祖昆弟之子。凡四世。上三世。以祖父已旁殺之義推之。皆當服小功。名爲三小功。下一世。以子旁殺之義推之。當服緦。此三小功一總。與已同出曾祖。

從父姊妹。父之昆弟。疏。正義曰。馬氏云。伯叔父之女。與鄭云父之昆弟之女。一也。張氏爾岐云。此當通下文孫報之。故不言出適與在室。誤矣。盛氏云。女子子所逆降者。唯旁期耳。爲其嫁當及時。至於大功之末。可以嫁子。於昏嬭之時。固無害。無逆降例也。

孫適人者。孫者。子之子。女孫。疏。正義曰。爾雅。子之子爲孫。上大功章庶孫。鄭注云。男女皆是。故此云。女在室。亦大功也。孫在室。亦大功也。馬氏云。祖爲女孫適人者降一等。故小功也。義與鄭同。

案經。孫不言女者。敖氏云。適人。則爲女孫無嫌。故不必言女。又云。三者適人。其服同。謂此姊妹孫三者。在室大功。適人皆降小功也。方氏苞。蔡氏德晉。說亦同。程氏瑤田云。適人者三字。總承從父姊妹孫。知必承從父姊妹者。以姊妹適人者在大功章。從祖姊妹適人者在總麻章。比例而知之也。今案此說最確。鄭注大功章從父昆弟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是鄭以此章從父姊妹爲指適人者言明甚。鄭本不誤。賈自誤耳。以此斷之。則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當合爲一節。無疑矣。

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不言姑者。恩舉其親。疏。正義曰。馬氏云。在室者齊衰期。適人大功。以爲大者。而恩輕者降可知。宗後。疎之。降二等。故小功也。陳氏銓云。累降也。湛氏若水云。姊妹期也。何以小功。以爲人後降也。適人又降也。今案。此所謂累降也。敖氏云。經於前章爲人後者。惟見其父母昆弟姊妹之服。餘皆不見。是於本服降一等者。止於此親爾。所以然者。以其與已爲一體也。然則

也。湛氏若水云。姊妹期也。何以小功。以爲人後降也。適人又降也。今案。此所謂累降也。敖氏云。經於前章爲人後者。惟見其父母昆弟姊妹之服。餘皆不見。是於本服降一等者。止於此親爾。所以然者。以其與已爲一體也。然則

自此之外。凡小宗之正親旁親。皆以所後者之親疎爲服。不在此數矣。此姊妹之屬。不言報。省文也。記曰。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今案。敎氏此說極是。後儒多駁之。由未明儀禮後大宗之義耳。古者大宗得立後。小宗無子不立後。故傳曰。爲人後者執後。後大宗也。又曰。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也。喪服一篇。言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其四條。而約之則三。曰其父母。其昆弟。其姊妹而已。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以出後大宗。降三年爲期也。大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以出後大宗。降期爲大功也。殯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以長殯再降。故小功也。此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出後大宗。姊妹與昆弟同降大功。以適人再降。故小功也。經所言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止於如是。其他期功之親。不一及之。非盡無服也。以所後之親疎爲服也。傳曰。爲所爲後者之祖父母妻妾之父母昆弟昆弟之子若子。言爲人後者爲所後之正親外親服之。皆如親子也。記曰。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言爲人後者爲所後之旁親服之一如親子也。傳與記兩言若子。而經所不言者。其服以所後之親疎爲斷。不以本宗爲斷。蓋矣。所以然者。爲後有受重之義。卽與親子無異。故抑其本宗之親。使厚於所後之親。孟子曰。天下生物也。使之一本。職是故也。然而其父母。其昆弟。其姊妹。猶必制降等之服者。則以父子一體。昆弟姊妹一體故耳。自餘本宗之親固不得援以爲例矣。不然。豈有本宗期功之親。悉降一等。而經於各章內獨無一言也哉。且不惟經不言而已。卽傳注亦無一言及之也。自賈疏於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下。有本宗餘親皆降一等之語。於是後人遂謂本宗期服之親。悉降大功。大功之親。悉降小功。小功之親。悉降緦麻。且云。以所後之親疎爲斷。設出後在疎遠。則本宗祖父母以上。俱無服矣。於心安乎。嗚呼。爲是說者。其不達於禮意甚矣。儀禮所謂爲人後者。後大宗也。大宗者。尊之統。故古人特重之。重大宗。不得不抑小宗矣。重大宗。所以尊祖也。尊祖所以明一本也。假如爲所後之正親、旁親、外親。既悉如親子爲之服。而於本宗之正親、旁親、外親。又悉以親子之服推之。而一一爲降等之服。非二本而何哉。汪均之曰。戴氏聖云。大宗不可絕。族無庶子。則當絕父以爲後大宗。范氏汪云。廢小宗。昭穆不亂。廢大宗。昭穆亂矣。豈得不廢小宗以繼大宗乎。案。古之重大宗如是。故於爲人後者本宗之服。止言父母昆弟姊妹三者。而其餘悉以所後者之親疎爲服。以見大宗之重。後世不明乎古者唯大宗立後。小宗無子不立後之義。無論大宗小宗。皆爲置後。甚至有利其資產。舍大宗而爭爲小宗後者。夫爲小宗後。則其尊不足以相統。於此而以所後之親疎爲服。設出後在五服外。則本生祖亦無服。宜其於心有不安。而紛紛讓增也。不知儀禮之立後。與世俗異。儀禮重大宗。如戴氏所云。族無庶子。當絕父以爲後大宗。夫父尙可絕。而何論於父母昆弟姊妹以外之服。況大宗爲尊之統。以大宗之祖繼之。則本生祖亦其所統。服以大宗一本之親爲斷。卽本生祖無服。亦其心安而理得者。後人於儀禮所不言者。輒欲讓增。由

不明後大宗之義耳。又曰。小宗無後。古有從祖耐食之條。則雖不立後。而其祭祀未嘗絕也。今人小宗亦爲立後。雖非古禮。而意在從厚。尙屬可行。然欲執此以議儀禮。則於先聖制作之精意。失之遠矣。今案。汪氏發明儀禮重大宗之義。極精。足見敖說正得禮經本義也。或又以記云。爲人後者。于兄弟降一等。爲本宗餘親。悉降一等之證。不知記所云兄弟。非指餘親言也。辨見後。注云。不言姑者。舉其親者。而恩輕者降可知者。鄭以姊妹爲親於姑。故舉姊妹。而姑之恩輕者亦降可知。陳氏銓云。姑不見者。同可知也。此本鄭說也。馬氏云。不言姑者。明降一體。不降姑也。此以姑爲仍服本服不降。與鄭異。今案。馬鄭之說皆失之。鄭謂舉姊妹可以該姑。然經何以亦不言世父叔父乎。喪服經言爲人後者爲本宗之服三。曰父母。曰昆弟。曰姊妹。是三者。一爲人後即有之。是凡爲人後者之所同也。若本生姑。惟出後在稍疎者有之。苟後於同祖之世父叔父。則姑即其姑。無本宗與所後之別。是以經祇言姊妹。不言姑也。經殆以凡人之所同者。言之可定爲制。則言之。而非凡人之所同者。言之不足以該。則不言也。是以經於爲人後者爲本宗服。亦不言世父叔父也。且若出後在同祖以外之伯叔父。則當以所後者之親疎爲服。其服又無定。故姊妹亦不言矣。又喪服經傳中。言姑姊妹者十有五。言姊妹者。唯此與從父姊妹二條。從父姊妹文。係從父言之。故不得言姑。此條則以姑與姊妹有殊。故亦不言姑。鄭氏此注。於全篇大例。似尙未周察也。至馬謂不降姑。考大功章。姑姊妹適人者同降大功。則何不降之有。蓋緣未審爲人後者之姑與姊妹有殊。而誤爲此說。是皆未得經不言之指也。

爲外祖父母〔疏〕

正義曰。賈疏云。言爲者。以其母之所生。情重。故言爲也。今案。上是本族之服。此是外親之服。故言爲以別之。若云情重。則父與君何以不言爲乎。賈說非也。下記曰。庶子爲後者。則

爲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服問曰。母出。則爲繼母之黨服。母死。則爲其母之黨服。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鄭注。雖外親。亦無二統。喪服小記曰。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又曰。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又曰。爲慈母之父無服。上杖期章傳曰。出妻之子。爲外祖父母無服。爾雅。母之考爲外王父。母之妣爲外祖母。徐氏乾學云。案外祖父母之名。總之則一。分之則有十三。子爲母之父母。一也。前母子爲後母之父母。二也。後母子爲前母之父母。三也。庶子爲適母之父母。四也。庶子爲繼適母之父母。五也。庶子爲生母之父母。六也。爲人後者爲所後母之父母。七也。爲人後者爲所生母之父母。八也。庶女之子爲母之適母。九也。女之子爲母之生母。十也。慈母之子爲慈母之父母。十一也。出妻之子爲母之父母。十二也。嫁母之子爲母之父母。十三也。凡若此者。其在於古有服有不服。今則無有不服。所不服者。惟庶子爲生母之父母而已。又云。案虞夏商周縱有



十繼母。惟當服次其母者之黨。不知次其母者久。此從服也。所從內則已。曷爲服之。竊謂當服在堂繼母之黨耳。吳氏紱云。外祖父母有常服。六子爲因母之父母。一也。母出。爲繼母之父母。二也。庶子君母在。爲君母之父母。三也。庶子爲繼母之父母。四也。庶子不爲父後者爲己母之父母。五也。以上女子子同。爲人後者爲所後母之父母。六也。其餘則皆不服。汪氏琬云。禮。爲其母之黨服。則不爲繼母之黨服。或問。繼母如母。何以不爲其黨服。曰。鄭注謂外氏不可二也。庚蔚之亦謂者。服繼母之黨。則亂於己母之出故也。禮。慈母與繼母同。喪服小記曰。爲慈母之父母無服。則其不服繼母之黨宜也。今案。徐氏謂庶子不爲生母之父母服。據後代律制言也。下記云。不爲後如邦人。則在禮。庶子不爲父後者。得爲其生母之黨服矣。詳下記。又庶子爲適母之父母服。詳本章。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尊加也。疏。正義曰。何以小功也。據外親之服不過緦。故發問也。以尊加也。答辭。氏寅亮云。馬鄭皆云。以母之至尊。故本服緦。而加服小功。最得聖人重本宗輕外族之意。故乃云。子從母而服母黨者。皆降於其母二等。母爲其父母期。宜小功。非以尊加故。與傳遠。大謬。如其說。則母爲其昆弟之爲父後者。期。何不亦降二等而小功乎。今案。褚說是也。

從母丈夫婦人報。從母。母。疏。正義曰。注云從母母之姊妹者。馬注同。爾雅。母之姊妹爲從母。此正稱也。釋邪侯之姨。左傳。蔡侯曰。吾姨也。是也。孔仲達云。子敘父語。亦呼爲姨。故左傳襄二十三年云。穆姜之姨子也。杜注。穆姜姨母之子。是因父呼妻之姊妹爲姨。子遂呼母之姊妹爲姨母。後世并有姨兄弟姨姊妹之稱。皆俗稱耳。喪服經謂父之昆弟曰從父。母之姊妹曰從母。皆從乎父母而名也。江氏筠云。袁準謂舅之與姨。俱母之姊妹兄弟。焉得異服。從母者。從其母而爲庶母者也。親益重。故小功也。彼殆忘有總麻章耳。如其說。則從母昆弟。乃已之庶昆弟。服宜大功。何至降而在緦。案江說是也。袁氏以從母爲父妾。則禮經不見母之姊妹服矣。不可從。云報者。馬氏云。從母報。姊妹之子男女也。言丈夫婦人者。異姓無出入降。皆以丈夫婦人成人之名名之也。李氏云。從母爲旁尊。故報之。言婦人者。異姓無出降。已嫁與在室者同服。故舉其成人之名。此申馬義也。故氏云。經凡三以丈夫婦人連文。而所指各異。讀者詳之。敖意蓋以此丈夫婦人爲指成人言。上篇小功章爲姪庶孫丈夫婦人。爲指未成人言。

也。程氏瑤田云。經中丈夫婦人凡四見。齊衰三月章。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一也。大功章。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二也。小功章。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殯。三也。小功章。從母丈夫婦人報。四也。鄭注爲宗子章云。婦人。女子子在室。五字最精妙。四經特著丈夫婦人。並指同姓者言。故謂婦人爲在室者。衆昆弟姪。例皆女與男同。其爲在室明矣。姪庶孫之殯爲在室者。不待言。爲從母。女與男同服小功。非在室而何。又云。丈夫婦人之名。起於年十九以後。不爲孀而始成人者。此名之所由起也。於殯而曰丈夫婦人。散文通也。今案。程氏謂丈夫婦人四經並指同姓。是矣。其謂婦人爲專指在室者言。則非。此條當從馬說。大功章之婦人。亦不專指在室言也。且彼文丈夫婦人。專承姪言。不兼昆弟。辨已見前。又此經連書丈夫婦人者四。敖謂三。亦誤。鄭注此條云。丈夫婦人。姊妹之子男女同。注大功章云。爲姪男女服同。是鄭以丈夫婦人爲男女之稱爾。於齊衰三月章。必云女子子在室者。恐人疑出嫁者亦服宗子也。此及大功章不言在室。蓋亦兼已嫁者言矣。○蔡氏云。或疑從母適本宗之服。晉邵戡曰。案從母嫁於無屬名者。卽與嫁他姓不異。則宜服從母嫁於異姓之服矣。今案。庶子爲君之母之從母。詳下。朱子曰。姊妹於兄弟。未嫁期。既嫁。則降爲大功。姊妹之身卻不降也。故姨母重於舅也。從母之夫。舅之妻。皆無服。何也。曰。先王制禮。父族四。故由父而上。爲族曾祖父總麻。姑之子。姊妹之子。女子子之子。皆由父而推之也。母族三。母之父。母之母。母之兄弟。恩止於舅。故從母之夫。舅之妻。皆不爲服。惟不去故也。妻族二。妻之父。妻之母。乍看時。似乎雜亂無紀。子細看。則皆有義存焉。又詳總麻章舅下。

傳曰。何以小功也。以名加也。外親之服皆總也。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總。父。〔疏〕正義曰。傳以服舅總。而

加也。謂固有母名。故加至小功。是正答其問也。外親之服皆總也。又推言之。以明外祖從母之小功爲加也。馬氏云。外祖從母。其親皆總也。以尊名加。故小功也。鄭云。外親異姓。正服不過總者。以外親之屬。皆係異姓。故先王制禮。其正服不過於總也。雷氏云。二親恩等。而中表服異。君子類族辨物。本以姓分爲判。故外親之服。不過於總。於義雖當。求情未愜。苟微有可因。則加服以申心。外祖有尊。從母有名。故皆得因此加以小功也。舅情同二人。而名理闕。無因。故有心而不獲遂也。然情不止於總。亦以見於慈母矣。至於餘人。雖有尊名而不得加者。服當其義。情無不足也。庚蔚之云。傳云以名服。及云以名加。皆是先有其義。故施以此名。尊名則義自見矣。外親以總斷若。抑異姓以敦已族也。又云。男女異長。由母於姊妹有相親之近情。故許其因母名以加服。方氏苞云。從母之服。乃隆於母之兄弟。何也。與母同生而又同類。故親其姊妹之子。常過於舅之親其甥。是以稱其情

而爲之服也。○汪氏琬云。先王之制禮也。在父黨。則父之昆弟爲重。而於父之姊妹。則恩殺矣。故服諸父期。而服姑姊妹大功。在母黨。則母之姊妹爲重。而於母之昆弟。則恩殺矣。故服從母小功。而服舅總。先王所以分內外。別男女也。唐太宗顧加舅服。使與姨母同。太宗知禮。孰不知禮。顧氏炎武云。唐玄宗開元二十三年。制令禮官議加服制。韋瓘請加外祖父母服至大功九月。舅服至小功五月。堂姨母舅舅母服至袒免。崔沔議曰。禮教之設。本於正家。家正而天下定矣。正家之道。不可以貳。總一定義。理歸本宗。所以父以尊崇。母以厭降。內有齊斬。外服皆總。尊名所加。不過一等。此先王不易之道。其來久矣。貞觀修禮。改舊章。漸廣渭陽之恩。不遺洙泗之典。及宏道之後。唐玄之開。國命再移於外族矣。禮凶徵兆。儒見於斯。開元初。盧冰嘗進狀論喪服輕重。敕令食議。於時羣議紛拏。各安積習。太常禮部奏依舊定。陛下運稽古之思。發獨斷之明。特降別敕。一依古禮。事符典故。人知向方。式固宗盟。社稷之福。更圖異議。竊所未詳。願守八年明旨。以爲萬代成法。韋述議曰。天生萬物。唯人最靈。所以尊尊親親。別生分類。存則盡其愛敬。歿則盡其哀感。緣情而制服。考事而立誓。往聖討論。亦已勤矣。上自高祖。下至玄孫。以及其身。謂之九族。由近而及遠。稱情而立文。差其輕重。遂爲五服。雖則或以義降。或以名加。教有所從。理不踰等。百王不易。三代可知。若以匹敵言之。外祖則祖也。舅則伯叔父之列也。父母之恩不殊。而獨殺於外氏者。所以尊祖而異於禽獸也。且家無二尊。喪無二斬。持重於大宗者。降其小宗。爲人後者。減其父母之服。女子出嫁。殺其本家之喪。蓋所存者遠。所抑者私也。今若外祖及舅。更加服一等。堂舅及姨。列於服紀之內。則中外之制。相去幾何。廢禮徇情。所務者末。且五服有上殺之義。必循源本。方及條流。伯叔父母。本服大功九月。期是加服。從父昆弟。亦大功九月。并以上出於祖。其服不得過於祖也。從祖父母。從祖父母。從祖昆弟。皆小功五月。以出於曾祖。服不得過於曾祖也。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皆總麻三月。以出於高祖。服不得過於高祖也。堂舅姨既出於外曾祖。若爲之制服。則外曾祖父母。及外伯叔祖父母。亦宜制服矣。外祖加至大功九月。則外曾祖父母合至小功。外高祖合至總麻。若舉此而舍彼。事則不均。妻親而錄疏。理則不順。推而廣之。則與本族無異矣。且服皆有報。則堂外甥外曾祖姪女之子。皆須制服矣。聖人豈薄其骨肉。背其恩愛。蓋本於公者薄於私。存其大者略其細。義有所斷。不得不然。苟可加也。亦可減也。往聖可得而非。則禮經可得而廢矣。先王之制。謂之彛倫。奉以周旋。猶恐失墜。一棄其敝。庸可正乎。楊仲昌議曰。案儀禮爲舅總。鄭文貞公義徵議同從母例。加至小功五月。雖文貞賢也。而周孔聖也。以賢改聖。後學何從。今之所請。正同徵論。如以外祖父母加至大功。豈不加報於外孫乎。外孫爲報服大功。則本宗庶孫。又用何等服。

邪。竊恐內外乖序。親疏奪倫。情之所沿。何所不至。昔子路有姊之喪而不除。孔子曰。先王制禮。行道之人皆不忍也。子路除之。此則聖人援事抑情之明例也。記不云乎。毋輕議禮。時玄宗手敕再三。竟加舅服爲小功。舅母絕麻。堂姨堂舅祖免。宣宗舅鄭光卒。詔罷朝三日。李景讓上言。人情於外族則深。於宗廟則薄。所以先王制禮。割愛厚親。士庶猶然。況於萬乘。親王公主。宗屬也。舅氏外族也。今鄭光輟朝日數。與親王公主同。非所以別親疏。防僭越也。優詔報之。乃罷朝兩日。夫由韋述楊仲昌之言。有以探本而尊經。由崔河李景讓之言。可以察微而防亂。豈非能言之士。深識先王之禮。而亦目及武韋之禍。思永監於將來者哉。今案顧氏所引各說。多本舊唐書禮儀志。於內親外親服制差等。言之最爲明晰。因此傳言外親之服皆總。故備錄於此。

夫之姑姊妹。婦娣婦報。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及

〔疏〕正義曰。爾雅。夫之姊爲女公。夫之女弟爲女妹。禮記昏

姑姊妹服也。報者。姑報姪婦也。言婦者。廟見成婦。乃相爲服。李氏云。婦娣婦兩見。則相爲服自明。報文指爲夫之姑姊妹。而退在下者。要婦娣之服。亦因夫而生。故使并蒙上文。敖氏云。婦娣婦亦言報者。明其不以夫爵之尊卑而異也。吳氏紱云。昆弟一爲大夫。一爲士。則大夫降其昆弟小功。婦娣婦相爲小功。雖命婦亦不降。以其夫於昆弟妻無服。故不隨夫爵而異也。今案。報字總承上言。敖氏吳氏之說是。馬氏謂姑報姪婦。李氏謂報文專指夫之姑姊妹。皆非也。婦娣之服。因同居而生。此條當分兩類。夫之姑姊妹爲一類。婦娣婦爲一類。夫之二字。專屬姑姊妹言。李氏謂使婦娣婦并蒙上文。亦非。注云夫之姑姊妹。不殊在室及嫁者。以不見適人之服。故知在室及嫁不殊也。云因恩輕略從降者。夫爲姑姊妹正服期。出嫁降服大功。妻從服降一等。在室正服大功。出嫁降服小功。今因恩輕。不分在室與出嫁。一從降服小功之例服之。是略也。案婦人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有服。而爲夫之從父姊妹無服。亦是其略也。敖氏云。從服者宜有一定之制。不必隨時變易也。

傳曰。婦娣婦者。弟長也。何以小功也。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婦娣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婦謂穉婦爲娣婦。婦娣謂長

婦爲娣。〔疏〕正義曰。譙氏周云。父母既歿。兄弟異居。又或改娶。則婦娣有初而異室者矣。若不本夫爲倫。惟取婦娣而已。則親婦娣與堂娣娣。不應有殊。經殊其服。以夫之親疎者。是本夫與爲倫也。婦人於夫之

昆弟。本有大功之倫。從服其婦。有小功之倫。於夫從父昆弟。有小功之倫。從服其婦。有總麻之倫也。夫以遠之而不服。故婦從無服而服之。然則初而異室。猶自以其倫服。庚氏蔚之云。傳以同居爲義。蓋從夫謂之同室。以明親近。非謂常須共居。設夫之從父昆弟。少長異鄉。二婦亦有同室之義。聞而服之總也。今人謂從夫昆弟爲同室。取於此也。婦從夫服。降夫一等。故爲夫之伯叔父大功。則知夫姑姊妹皆是從服。夫之昆弟無服。自別有義耳。非如徐邈之言。出自恩紀者。故氏云。婦人於夫之昆弟。以遠嫌無服。假令從服。亦僅可以及其昆弟之身。不可以復及其妻也。然則婦姑無不相爲服之義。而禮有之者。則以居室相親。不可無服故爾。然二人或有並居室者。有不相居室者。亦未必有常共居室者。而相爲服之義。惟主於此者。蓋本其禮之所由生者言也。方氏苞云。古者大功同財而異宮。期之兄弟。未有異居者。以問寢視膳佐饒。羣子婦所同也。故婦姑無不相與居於室中。夫之從父兄弟之妻。都宮則同。而所居分南北東西。故曰相與同室。今案。傳先釋婦姑之義。而後發何以小功之間。故諸家皆以傳爲專指婦姑言也。故說深得制禮精意。方說分別亦精。程氏瑤田云。案夫之姑姊妹。不見適人者。適人則不爲之服矣。傳曰。以爲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井夫之姑姊妹總發傳也。適人則不相與居室中。又何服之有乎。案程說似亦可通。然總麻章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傳亦曰。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總之親焉。正以昆弟妻本無爲服之義。其制服實由相與居室中及同室而生。則此傳爲專釋婦姑明矣。注云婦姑無不相與居室中。兄弟之妻相名也者。鄭意蓋謂兄妻爲嫂。弟妻爲婦也。又云。長婦謂釋婦爲婦。婦姑謂長婦爲嫂。婦姑者。此爾雅文。鄭注。今相呼先後或云妯娌。鄭引爾雅者。蓋證婦之爲弟。嫂之爲長。以明傳弟長之義也。徐氏乾學云。傳文弟長者。雙訓婦姑。言婦是弟。嫂是長。非以婦爲長也。公羊傳云。婦者何。弟也。知其以弟解婦。自以長解嫂。今案。吳語。長弟許諾。章昭云。長、先也。弟、後也。然則弟長猶後先耳。釋名。少婦謂長婦曰嫂。言其先來。已所當法似也。長婦謂少婦曰娣。娣、弟也。已後來也。夫以先來爲嫂。後來爲娣。則嫂明是兄妻。娣明是弟妻。而傳之以弟釋婦。以長釋嫂。益無疑矣。爾雅又云。女子同出。謂先生爲嫂。後生爲娣。此雖指同嫁一夫而言。與此不同。然嫂長娣弟。固昭然也。馬氏云。娣嫂婦者。兄弟之妻相名也。長稚自相爲服。不言長者。婦人無所事。以夫爲長幼。不自以年齒也。妻雖小。猶隨夫爲長也。先娣後嫂者。明其尊敵也。據此。則馬鄭義同。賈疏因成十一年左傳穆姜稱聲伯母爲娣。昭二十八年傳叔向嫂穆叔向妻爲嫂。遂以娣嫂據婦年大小。不據夫年大小。非鄭義矣。方言。娣、匹也。郭注。兄弟婦相呼爲娣。是娣嫂匹敵之證。近儒徐氏乾學、沈氏彤、盛氏世佐、吳氏廷華、秦氏蕙田、江氏筠、皆以賈說爲非。沈氏云。左傳載叔向嫂穆叔向妻爲嫂。亦晚周文勝之俗然耳。謂叔向嫂穆而妻長。曷嘗有明文乎。娣

人從夫。長婦稱婦。當據夫年大小也。盛氏云。婦人從夫之爵。坐以夫之齒。則其婦如之稱。亦以夫之長幼爲斷明矣。賈疏誤。左傳。穆姜叔向嫂。皆呼夫弟之妻爲如者。朱子云。單舉則可通謂之如。蓋相推讓之義耳。是也。江氏云。春秋傳不著婦稱。疑爾時兩相稱俱曰如。蓋以避廢之有姪婦也。今案。左傳杜注云。兄弟之妻相謂爲如。則是春秋時兩相稱皆曰如。與禮經爾雅不同。其不足爲婦年長稱之證明矣。左傳孔疏亦同。賈說皆誤也。萬氏斯同。方氏苞。孔氏廣森。皆駁賈疏之誤。而萬氏孔氏又據穆姜叔向嫂二事。謂婦長而如幼。誤與賈同。蓋其說始於敖氏。傳弟長也之弟。敖本誤作婦。故謂傳文以長釋婦。不知婦之爲弟。如之爲長。爾雅釋名各書。悉與傳合。古訓昭然。不可臆改也。方氏又謂弟長言兄弟之友恭。因制婦如之服。以敦親睦。則益支離附會矣。

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適士者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疏〕正義曰。馬氏

各自爲其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適士者服也。從父昆弟庶孫。正親大功也。以尊降。故服小功。姑姊妹女子適人大功。適士降一等。故服小功也。鄭云。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言以爲士。故降服小功也。義本與馬同。惟因經未言爲士。故特著之。亦者。亦適士之文也。大功章。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嫁大夫大功。故適士小功。馬云。適人大功。意蓋指嫁大夫者言。然語嫌蒙混矣。敖氏云。經不言適人。而言適士者。所以見從父昆弟及庶孫亦謂爲士者也。經之例多類此。公之昆弟於其從父昆弟之不爲大夫者乃小功者。以其非公子也。

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君之庶子女子子也庶女子子。〔疏〕正義曰。盧氏文昭云。爲下當有君之二字。各本

本有明矣。校勘記謂君之二字。蒙大功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而省。似未然。通典爲下有君之二字。而庶子下又有女子三字者。校勘記謂以注入經。是也。經云庶子。不言女子子者。以言適人。則女子自明。且以見大功章適小功章之言妾爲庶子。俱兼男女言也。李氏云。上文云適士。則此亦適士也。鄭氏曰。凡女子行於大夫以上曰嫁。行於士庶人曰適人。今案據此例。則適人即是適士。不必破人爲士矣。注云君之庶子。女子子也者。因經未言女子子而著之也。敖氏云。女子子不必言庶。文有脫誤。今案。子有受重之義。故別其長者爲適。女則雖女君所生。亦無長幼之異。經必言庶者。爲兼有他妾之女也。若妾爲其所生女。則在室期。適人大功。妾不得體君。爲其子得遂也。馬氏



云。適夫人庶子也。說未的。云庶女子子在室大功。其嫁於大夫亦大功者。馬氏云。在室大功。出降一等。故服小功。王氏肅云。適士降一等。在小功。今案。嫁於大夫大功。故適士小功。王說與鄭同。馬謂出降小功。非。蓋大夫之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大功章。大夫大夫之妻爲女子嫁於大夫者。馬注彼云。在室大功。嫁於大夫大功。與鄭此注同。所謂在室大功者。以在大夫尊降之限。嫁於大夫則爲命婦。尊同不降。當服期。以出嫁降一等。仍服大功。故云在室大功。嫁於大夫亦大功也。然則此適士小功。以尊降。非以出降明矣。秦氏蕙田乃謂此注馬是而王非。誤也。○敖氏云。考喪服記與小記言妾爲君之長子之服。大功章及此章凡三見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及其女子子之服。若其君之他親。則無聞焉。然則妾從服其君之黨者。止於此耳。是亦異於女君者也。今案。君之父母祖父母。似亦當從服與女君同。其旁親蓋皆不服之矣。

庶婦。夫將不受。〔疏〕正義曰。馬氏云。庶子婦也。舅姑爲之服也。敖氏云。庶婦爲舅姑期。舅姑乃再降之爲小功。姑之於婦則不可以言報。夫之兄弟之子婦服不見經。何也。以婦服夫之世母叔母。知其報也。何以知其報也。旁親之相爲服。無尊卑。皆報。注云夫將不受重者。此有二義。凡夫將受重者。惟適子一人。其餘皆不受重者也。故言此以見自適婦一人而外。皆爲庶婦也。鄭必言將者。以舅姑歿。夫乃受重。此言爲婦服。則舅姑尙在。故云將也。此一義也。又或適子有廢疾他故。不能受重。則其婦之服。亦同於庶婦。喪服小記曰。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鄭注謂夫有廢疾他故。若死而無子。不受重者。小功庶婦之服也。凡父母於子。舅姑於婦。將不傳重於適。及將所傳重者非適。服之皆如庶子庶婦也。此又一義也。○舊唐書禮儀志。貞觀十四年。魏徵等奏。適子婦舊服大功。請加爲期。衆子婦舊服小功。今請與兄弟子婦同爲大功。從之。黃氏幹云。案儀禮。婦服舅姑期。故舅姑服適婦大功。今加適婦爲期。非輕重降殺之義。沈氏彤云。兄弟子婦之大功。既爲報服。雖重於衆子婦。要不當易。其升適婦爲期。庶婦爲大功。不免遷就之失。案。大功章適婦傳曰。不降其適也。明庶婦之小功爲降。適婦之大功爲正。若舅姑以重適婦之故。升大功而爲期。豈適子亦可以重適妻之故。升期而爲三年邪。故適子爲適妻期。則舅姑之從服。不得不降而大功。爲適婦大功。則庶婦不得不降而小功。此皆制服自然之條理。無可增加。魏公之誤。由不詳考禮文故爾。今案。沈說是也。

君母之父母從母。從母。父之適妻也。〔疏〕正義曰。此謂妾子爲適母之父母。適母之姊妹服。如適子也。云君從母。君母之姊妹。從母。君母之姊妹。從母。父之適妻也者。王氏肅云。君母。庶子之適母。案。在父爲適

妻。在子爲適母。一也。妾謂夫之適妻爲女君。故妾子因之謂適母爲君母耳。君母之父母。卽外祖父母也。云從母。君母之姊妹。義詳前。馬氏云。君母者。母之所君事者。從母者。君母之姊妹也。妾子爲之服小功也。自降外祖服起。麻。外無二統者。又云。從君母爲親服也。君母。無所復厭。則不爲其親服也。自得伸其外祖小功也。賈疏云。君母在。既爲君母父母。其已母之父母。或亦兼服之。若馬氏義。君母不在。乃可伸矣。今案。兼服之是也。馬氏謂君母在。自降外祖總麻。君母不在。乃伸小功。案自降外祖總麻。馬之臆說耳。下記曰。庶子爲後者。爲其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爲後。如邦人。云不爲後如邦人。則雖君母在。爲已母之父母亦小功矣。鄭注服問。亦云。外親無二統。彼據因母繼母言。若妾子之爲其外祖父母。與妾之爲其父母例同。此自別爲一義。蓋妾母不得以統言也。徐氏乾學云。母不厭子。女君不厭妾。馬說非。

傳曰。何以小功也。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不在。則不服。凡庶子爲君母。如適子。〔疏〕正義曰。何以

典有從服也三字。各本無。據馬氏云。從君母爲親服也。似亦有此三字。蓋此三字。正答何以小功之問。下二句。乃申言其義耳。不云君母死。而云君母不在者。賈疏云。或出或死。容有數事不在也。敖氏云。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者。以其配父。尊之也。君母不在。則不服者。別於己之外親也。此庶子雖服其君母之父母姊妹。彼於此子。則無服也。郝氏敬云。君母在。不敢不服。聖人於禮。人情耳。人情所不敢。聖人因之。尊尊親親。所以不得不相爲用也。今案。君母之父母姊妹昆弟卒。君母之痛方深。凡君母所生之子。無不爲服。而已見其哀痛。獨晏然不與同憂。是自外於君母矣。而敢乎。所以從之爲服也。若君母不在。則無所見以動其情。故不服。此所謂從從也。大傳曰。從服有六。有從從。有從從。孔疏謂妾爲女君之黨。庶子爲君母之親。皆是從從也。喪服小記曰。從服者。所從亡則已。鄭注謂若爲君母之父母昆弟從母也。此所云從服者。卽從從也。小記又曰。爲從者。所從雖致也服。鄭注謂若自爲己之母黨。小記又曰。爲君母後者。君母卒。則不爲君母之黨服。孔疏。君母卒。爲後者。雖同於適服。君母之黨。故特明之。此言君母卒。妾子爲君母後者。亦不服其黨。則其不爲君母後者不服。益可知矣。小記又曰。爲母之君母。母卒則不服。鄭注。母之君母。外祖適母。此言其母爲妾所生。其母卒。亦不爲母之適母服也。通典。車氏問臧蕭曰。妾子既服先適母之黨。又服繼適母之黨否。蕭答曰。庶子以賤。不敢不從服耳。既服前適母黨。則後適母黨義無以異。蕭又問徐藻。藻答曰。庶子若及先適母。則服其黨。若不及。則服後適母黨。外服無二。此之謂也。庚蔚之曰。適母雖有三四。宜以始生所適適母之黨。若已生悉不及。宜服最後者之黨也。注云不

敢不服者。恩實輕也者。言君母之父母姊妹。於己恩實輕。但以君母故不敢不從服耳。前傳曰。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此義雖別於彼。而其言不敢之意。則有同也。云凡庶子爲君母如適子者。此申言從服之義也。庶子。謂妾子也。妾子爲君母服。與適子爲母同。故爲君母之黨服。亦與適子同。但君母不在。則不服其黨。與適子略異耳。

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正義曰。注云君子子者。大夫及公子之適妻子者。戴氏聖云。君

慈已則總服也。其不言大夫之子。而稱君子子者。君子猶大夫也。戴意以經庶母。指大夫之貴妾言。大夫爲貴妾總。其適妻之子亦服總。故以慈已服小功。若賤妾。則大夫不服。適妻之子亦不服慈已。但服總耳。雷氏云。大夫不服凡妾。父所不服。子亦不敢服。安得爲庶母總哉。大夫惟服姪婦。今所服者。將姪婦之庶母。說與戴同。是皆以君子子爲大夫之適妻子。庶母爲大夫之貴妾也。鄭云大夫之適妻子。蓋本於戴。又云公子者。以公子與大夫尊卑同。故兼言公子之適妻子也。金氏榜云。士爲庶母總。此言以慈已加。明其本服總。此君子子爲士之子明矣。齊衰三年章傳曰。慈母者何也。妾之無子者。妾子之無母者。父命妾曰。女以爲母。命子曰。女以爲母。若是。則生養之慈其身如母。死則喪之三年如母。貴父之命也。注云。不命爲母子。則亦服庶母慈已之服。是妾子服庶母慈已小功。與適妻子同。經言君子子。文屬於父。關適庶之辭。注主適妻子言。與上齊衰三年章注。自相違失。今案。此庶母慈已之服。本爲適妻子而制。故此注主適妻子言。但妾子養於他妾。亦爲慈已。故齊衰三年章注又兼妾子言。昭十一年左傳。其庶無子。使字敬叔。此妾子養於他妾者也。金氏謂適子妾子同。是矣。至君子之名。各書多以稱士。不必定指大夫。此注言大夫子。而不及士子。與金氏專指士子言。皆偏也。喪服。慈母如母。及庶母慈已二條。蓋皆大夫士之禮。諸侯以上無之。曾子問。子游問慈母。孔子曰。古者男子外有傳。內有慈母。君命所使教子也。何服之有。鄭注。言無服也。此指謂國君之子也。大夫士之子爲庶母慈已者服小功。孔疏引熊氏云。士之適子無母。乃命妾慈已。亦爲小功。知者。以士爲庶母總。明士子亦總。以慈已。加小功。故此連言大夫士也。是鄭亦兼士言之矣。皇氏謂有士字爲誤。非也。士之妻自養其子。固不必有慈母。然或妻有故。不能養。而妾代養之。亦即慈已者也。惟此服本因總而加。士不論貴妾賤妾。其子皆以爲庶母而服總。大夫則必貴妾。而其子乃服總。此則小異者耳。

傳曰。君子子者。貴人之子也。爲庶母何以小功也。以慈已加也。云君子子者。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以慈已加。則君子子亦以士禮爲庶母

總也。內則曰。異爲孺子室於宮中。擇於諸母與可者。必求其寬裕慈惠。溫良恭敬。慎而重之者。使爲子師。其次爲慈母。其次爲保母。皆居子室。他人無事不往。又曰。大夫之子有食母。庶母慈已者。此之謂也。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傳姆之屬也。其不慈已。則總可矣。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劬。非慈母也。士之妻自養其子。〔疏〕正義曰。注云。則父在也。父沒則不服之矣者。以君子言。明父在可知。父沒則不服。謂不服其加服。諸氏云。注意以此服雖因慈已而加。而三母實是大夫之禮。父沒。則三母之禮亦無。故仍服爲庶母本服之總。云以慈已加。則君子亦以士禮爲庶母總也者。據此傳言以慈已加。不言以慈已服。則是本服爲總。因慈已加至小功耳。禮。士爲庶母總。大夫以上無服。故知君子亦從士禮爲庶母總也。若戴氏雷氏之義。則以大夫子爲父之貴妾總。此庶母。自指貴妾也。詳上。然據鄭此注。則庶母慈已之服。亦兼有士子明矣。馬氏云。爲慈養已者服小功。貴人者。適夫人也。子以庶母慈養已。加一等小功也。爲父賤妾服總。父沒之後。貴賤妾皆小功也。陳氏銓云。君子子者。大夫之美妾也。貴人者。謂公卿大夫也。謂貴人之子。父沒之後。得行士禮爲庶母總也。有慈養已者。乃加服小功。今案。貴人當從馬說。妾有貴妾。而妻更貴於妾。故以適妻爲貴人。此經特云爲庶母。則知此服本爲適妻子而制。故傳以貴人之子釋之也。鄭於傳貴人無注。而內則。妻以子見於父。貴人則爲衣服。鄭注云。貴人。大夫以上。則知陳說本此矣。但陳氏謂父沒之後。乃服庶母慈已之服。則與鄭注適相反。馬氏謂父沒。貴賤妾皆小功。說更無據。惠氏棟督其疑誤後學。誠然。竊以慈已之服。父在父沒。皆當服之。敖氏云。父在且伸此服。父沒可知。江氏筠云。以慈已加服。保於已。不由於父。父之存沒同耳。此說是也。鄭引內則者。證庶母慈已之義。自異爲孺子室於宮中。至他人無事不往。皆內則文。大夫之子有食母。亦內則文。彼注云。此人君養子之禮也。諸母。衆妾也。可者。傳御之屬也。此子師。教示以善道者。慈母知其嗜欲者。保母安其居處者。又云。大夫食母。選於傳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此注引內則之文。而云庶母慈已者。此之謂也。蓋以慈母食母爲慈已比附耳。云其可者。賤於諸母。謂傳姆之屬也。者。以彼云擇於諸母與可者。使充三母。則可者與諸母。自是兩種人。鄭以諸母爲衆妾。故以可者爲傳姆之屬。賤於諸母。士昏禮注云。姆。婦人年五十。無子。出而不復嫁。能以婦道教人者。文選注引漢書音義云。婦人年五十。無子者爲傳。是傳姆義同。內則注云。傳御之屬。與此異者。案士喪禮有外御。注云。外御。小臣侍從者。既夕記。又有內御。注云。內御。女御也。喪大記孔疏云。內外宜別。內御。婦人。然則御即婦人在內侍從之屬。亦賤於諸母也。段氏儀禮漢讀考云。案內則可者。當作阿者。古字假借也。列女鏡節乳母傳曰。君子謂爲乳子室於宮。擇諸

母及阿者。必求其寬仁慈惠。溫良恭敬。慎而寡言者。使爲子師。華孟姬傳曰。妃后下堂。則從傅母保阿。霍夫人顯傳曰。召太子食。保阿輒先嘗之。楚昭伯蘇傳曰。與其保阿閉永巷之門。他書亦言長於阿保之手。說文。姆與嬰皆訓女師。嬰讀若阿。疑阿卽嬰字。教女子子者。男子幼。則亦教之也。今案。段氏謂可疑當作阿。亦自有據。故錄存之。云其不慈已。則總可矣者。謂此三母若非慈已者。則亦服總可矣。云不言師保。慈母居中。服之可知也者。謂內則有三母。此但言慈母。不言師保。以慈母居師保之中。慈母服。則師保亦服可知。云國君世子生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三年而出見於公宮則飭者。亦內則文。彼注云。飭。勞也。謂世子生。卜士之妻或大夫之妾一人。使之食子。及三年而出歸。則君有以勞賜之。與庶母慈已者異。故云非慈母也。云士之妻自養其子者。亦內則文。鄭以君子爲大夫公子之適妻子。故引內則以見國君之食子者非慈母。而又無服。士妻則自養其子。無三母。亦無食母。故專指大夫公子言也。或疑內則所言三母。是國君之禮。非大夫之禮。案。通典載陳饒問范闕。疑大夫無此禮。范闕答曰。內則實總國君及大夫養子之禮。案內則云。大夫見子之禮。入門升阼階也。途左旋授師。師。子師也。喪服有庶母慈已。禮有子師。此明大夫之子有庶母慈已。內則孔疏亦云。此文雖據諸侯。其實亦兼大夫士也。但士不具三母耳。大夫以上。則具三母。又梁武帝分別慈母爲三。謂齊衰三年章所云慈母如母。則命爲母子。服以三年者。此章庶母慈已。則適妻之子無母。使妾養之。慈撫隆至。服以小功者。內則曾子問所云慈母。則皆無服。其說已具載於齊衰三年章內。又謂內則擇諸母。是擇人而爲此三母。非擇取兄弟之母。謂鄭引彼無服以注慈已爲謬。褚氏云。內則師慈保。本指庶母。若缺人。則兼取傅姆等。其曰諸母。卽庶母也。武帝專以慈母爲傅姆等。而遺卻諸母。非矣。今案。諸家駁鄭之說未當。故皆不足以難鄭。惟此條之義。當以齊衰三年章慈母如母條爲比附。不必以內則慈母食母爲比附。蓋此兩條。皆謂大夫士之子無母者。彼妾子無母。使他妾養之。命爲母子。則服三年。所謂貴父之命也。此適子無母。使妾養之。不得命妾爲母。而其慈養之恩不可沒。故不云慈母。而云庶母慈已者。而特制爲小功之服。其妾子之無母。養於他妾。而未命爲母子者。服亦如之。是皆以其爲庶母。而又有慈已之恩。故加以此服也。必知此條爲子無母者。以梁武帝及禮記疏所引熊氏說。皆指無母者言。卽鄭注慈母如母傳云。不命爲母子。則服庶母慈已者之服。明亦指無母者言。故知此條當與慈母如母條相比附。以其無母而爲他母所慈養。故制三年及小功之服也。若內則之三母。是平日養子之法。非無母而使之養。且有選於傅姆之中。不必盡爲庶母者。亦與此條名實不符。又引大夫之子有食母爲證。而彼注以乳母當之。則亦服止於總。不得服小功。又內則師慈保三母。彼注明云人君養子之法。而此注說國君之制。但引卜士之妻大夫之妾使食子。以明非慈母。不無矯揉

遷就。又士妻自養其子。士未嘗無妾也。總之。鄭以此爲大夫之制。故強引內則以相比附。而中多罅漏。後人所以不滿於此注者多也。○蔡氏德晉云。附補五條。爲適孫之婦。爲不傳重適婦。及傳重非適婦。爲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爲所後者之妻之父母姊妹。今案。不傳重適婦。即小記所云。適婦不爲舅後者。則姑爲之小功。是也。

右小功五月

總麻二月者。

總麻。布衰裳而麻經帶也。不言衰經。略輕服。省文。

〔疏〕

正義曰。此章在五服之內爲最輕。三月既葬除之。無受也。舊不別章略之。吳氏紱云。若不及三月而葬者。如其期服之而後除。

云總麻。布衰裳而麻經帶也者。謂以總布爲衰裳。以麻爲經帶。故服名總麻也。段氏玉裁云。總者。布名。猶大功小功皆布名也。注常云總麻。總布衰裳。今本脫一總字。今案。總義詳下。麻。澡麻也。賈疏云。上篇小功章云。澡麻經帶。況總服輕。明亦澡麻可知。云不言衰經。略輕服。省文者。謂經當云總裳麻經。今但云總麻。是省文也。敖氏云。齊衰三月。不言繩屨。大功不言冠布屨。小功不言布帶。總麻不言衰經。服彌輕。則文彌略也。

傳曰。總者十五升抽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

謂之總者。治其縷細如絲也。或曰。有絲。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抽。猶去也。雜記曰。總冠縷纁。

〔疏〕

正義曰。李氏云。開傳。總麻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總。事。猶治也。朝服用布。其經千二百縷。總半之。升數雖少。而縷之精麤如朝服。故服次小功也。敖氏云。抽其半。則成布七升有半也。乃在

小功之下者。以其縷細也。凡五服之布。皆以縷之麤細爲序。其麤者則重。細者則輕。故升數雖多而縷麤。猶居於前。如大功在總衰之上。是也。升數雖少而縷細。猶居於後。如總麻在小功之下。是也。朱氏軾云。織具曰縷。簾四十齒爲一升。齒兩縷。共八十縷。抽其半。則每齒一縷。十五升。本千二百縷。此十五升。則六百縷也。冠裳亦同。段氏玉裁云。凡布幅廣二尺二寸。禮經布八十縷爲升。猶說文之布八十縷爲縷也。斬衰三升三升有半。齊衰四升。縷衰小功之縷四升有半。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縷布朝服之縷七升有半。升數各不同。而皆合二尺二寸之度以成布。十五升去半者。十五升。朝服之升數也。去其半。則爲七升有半。朝服用十五升。其布密。縷用其半。其布疏。縷衰用小功之縷。而升數不及半。縷用朝服之縷。而升數祇取半。皆聖人因宜適變之精意。今案。總之縷精麤既如朝服。而升數亦如之。則何以別於吉服。故必抽其半爲七升有半也。說文。總。十五升布也。



與傳文異。當有脫誤。金氏榜據之。謂總亦十五升布。非矣。雜記。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總。加灰錫也。鄭注。總精麤與朝服同。去其半。則六百縷而疏也。又無事。其布不灰焉。今案。據雜記云。去其半而總。則總非十五升布明甚。此傳云有事其縷。謂澠治之使細。無事其布。謂不加灰治之使滑易也。蓋加灰治其布使滑易。則是錫矣。互詳記傳。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下。姜氏兆錫謂十五升抽其半。乃是去其半升。爲十四升有半。盛氏世佐取之。謂下記云。三升有半。四升有半。半者。皆謂半升也。其說似乎有據。今附存焉。注云謂之縷者。治其縷細如絲也者。治其縷。即傳所謂有事其縷也。蓋治之則縷細如絲。故取此義。名爲縷也。云或曰有絲者。謂縷之中有絲。故名縷。與說文一曰兩麻一絲布也說同。云朝服用布。何衰用絲乎。此鄭破或之說。謂朝服吉服用布。何衰凶服用絲乎。言其不然也。云抽。猶去也者。案抽不訓去。但此傳云抽其半。與閒傳雜記云去其半。義同。故云抽猶去也。云雜記曰。總冠縷者。此因經未言總之冠與縷。故引雜記以明之。彼注云。縷當爲縷麻帶經之縷。謂有事其布以爲縷。李氏云。冠之布與衰同。縷則加澠治之。又事其布也。斬衰冠縷縷。縷重於冠。齊衰以下布縷。縷與冠同。總冠縷。縷輕於冠。服輕者冠飾也。

族會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族會祖父母者。曾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母。正義曰。族會祖父母者。高祖之子。已之曾祖親元弟

也。族祖父母者。高祖之孫。已之祖父從父昆弟也。族父母者。高祖之曾孫。已之父從祖昆弟也。族昆弟者。高祖之玄孫。已之三從昆弟也。爾雅。父之從祖祖父爲族會王父。父之從祖祖母爲族會王母。即此經族會祖父母也。爾雅又云。父之從祖舅弟之母爲族祖王母。則父之從祖舅弟之父爲族祖王父。即此經族祖父母也。爾雅。父之從祖昆弟爲族父。父之從祖舅弟之妻爲族母。今本爾雅作族祖母。誤。即此經族父母也。爾雅。族父之子。相謂爲族弟。即此經族昆弟也。黃氏云。族會祖父母者。曾祖之兄弟也。其子謂族祖父。又其子謂族昆弟。凡四世。以曾祖祖父已旁殺之義推之。皆當服總。李氏云。族之爲言屬也。骨肉相連屬也。春秋傳曰。凡諸侯之喪。同姓臨于宗廟。同宗于祖廟。同族于禰廟。杜預云。同族。謂高祖以下也。此四總麻與已同出於高祖。恐其親盡相疎。故以族名之。今案。爾雅。族舅弟之子。相謂爲親同姓。謂之親同姓。則無服矣。大傳曰。四世而總。服之窮也。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屬竭矣。吳氏廷華云。據下從祖昆弟之子。族爲族父之報服。則四者皆報也。注文亦高祖之孫下。據通典及賈疏述注。俱有祖父之從父昆弟之親一句。鄭意以族會祖父爲高祖之子。則族祖父亦高祖之孫。二者同出於高

祖。而皆有服。明高祖亦當有服也。賈疏云。已上至高祖爲四世。旁亦四世。旁四世既有服。於高祖有服明矣。鄭言此者。舊有人解見齊衰三月章不言高祖。以爲無服。故鄭從下鄉上推之。高祖有服可知。餘詳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下。馬氏云。族祖父、祖之從父昆弟也。族父、從祖昆弟之親也。族祖父、亦高祖之孫。徐氏乾學云。馬云。從祖昆弟之親。謂從祖昆弟之父耳。與鄭注言親字不同。

庶孫之婦〔疏〕正義曰。馬氏云。祖父母爲適孫之婦小功。庶孫婦降一等。故服總。李氏云。適孫之婦服無文。以次差之。當小功也。庶婦小功。適婦則大功。庶孫之婦總。故適孫之婦當小功。今案。庶婦見小功

章。此庶孫之婦總。蓄亦殺於庶子婦也。

庶孫之中殤。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中從上。此當爲下殤。言〔疏〕正義曰。注云庶孫者。成人大功。其殤當中殤者。字之誤爾。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疏〕從上者。案殤小功章傳曰。中殤何以不見

也。大功之殤中從上。謂成人本服大功者。其殤服當中從上。是以爲庶孫之長殤。已見殤小功章。明中殤從上。亦在彼章。此不得復言中殤也。故云此當爲下殤。言中殤者。字之誤爾。云又諸言中者。皆連上下也者。賈疏云。謂大功之殤中從上。小功之殤中從下。殤之內無單言中殤者。此經單言中殤。故知誤。宜爲下也。程氏瑤田謂此經始發中從下之例。故特著中殤以明之。以鄭注爲非。張氏履辨之云。中殤非從上。即從下。實無容獨見。且見中不見下。惟下從中乃可。皆中從下。仍當見下不見中。如前傳所云也。今案。此辨極是。馬氏云。祖爲孫成人大功。長殤降一等。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總也。言中則有下。文不備。疎者略耳。王氏肅云。此見大夫爲孫服之異也。士爲庶孫大功。則大夫爲之小功。降而小功者。則殤中從上。故舉中以見之。案馬氏謂中下殤降二等。已於傳大功之殤中從上義不合。王氏以此爲大夫爲孫服。尤謬。皆不及鄭注之精也。

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疏〕正義曰。從祖姑者。從祖之女。於己爲從姑。從祖姊妹者。從祖之孫女。於己爲再從祖姑姊妹。於己再從。在室小功。適人降一等。故總也。案言報者。明兩相爲服也。

從祖姑姊妹。於己再從。在室小功。適人降一等。故總也。案言報者。明兩相爲服也。

從祖父從祖昆弟之長殤。不見中殤者。〔疏〕正義曰。從祖父者。從祖之子。從祖昆弟者。從祖之孫。其本服皆中從下。〔疏〕見小功章。馬氏云。成人服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總也。中下殤無

服。故不見也。注云不見中殤者。中從下者。據前傳小功之殤中從下。故言長殤。不言中殤也。馬謂中下殤無服。故不見。意亦是。而不如鄭說據傳之精。賈疏云。從祖父長殤謂叔父。敖氏云。上章之首。連言三小功。此惟見二者之殤。蓋以從祖祖父未必有在殤者也。

外孫。女子子。疏曰。正義曰。李氏云。女外適所生。故曰外孫。外祖父母以尊加小功。為外孫自從其正服總。車氏按。敖氏云。此服亦男女同。爾雅。女子子之子為外孫。

從父昆弟姪之下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言中殤者。疏曰。正義曰。從父昆弟。本服大功。其長殤小功。姑

功章。故下殤在此章也。馬氏云。降二等。故服總也。妻為夫之叔父之長殤。見小功章。故中下殤在此。馬氏云。妻為之服也。成人在大功。中下殤降二等。故服總也。但此兩條。一言下殤。一言中殤下殤。不同者。妻為夫之親服大功之殤。中從下。故注云言中殤者。明中從下也。若丈夫為殤服。大功之殤中從上。故不言中殤。敖氏云。見中殤者。明其與前條異。張氏履云。此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其中從下。必連言之。以見與從父昆弟姪者之專言下殤為中殤從上之不同處。是此條言中殤下殤之義也。

從母之長殤報。疏曰。正義曰。馬氏云。成人小功。長殤降一等。故總也。敖氏云。前章從母成人之服已言報。此復見之者。嫌或略於殤也。今案。外親之殤服。僅有此條者。外親之服皆總。殤則無服。惟

從母加服小功。故長殤總。中下殤亦無服也。

庶子為父後者為其母。疏曰。正義曰。此庶子。謂妾子也。賈疏云。此謂無家適。惟有妾子。父死。妾子承後。為其母總也。李氏云。此服自士上達天子皆然。今案服問曰。君之母非夫人。則羣

臣無服。唯近臣及僕隸乘從服。唯君所服服也。鄭注。禮。庶子為後。為其母總。曾子問曰。古者天子練冠以燕居。鄭注。天子練冠以燕居。蓋謂庶子王為其母。孔疏。練冠。乃異代之法。案喪服總麻章云。庶子為後為其母總。鄭注。

服問云。庶子爲後。爲其母總。則是周法。天子諸侯大夫士一也。案。孔疏是。或謂大夫以上無總服。不知無總服。乃指旁親言之。盛氏世佐云。至情所關。雖加一日愈於已。苟有死於宮中之例。可援以少伸吾情焉。雖天子諸侯。亦不以貴而絕其母也。此說得之。又此爲父後。故降而服總。不以嫡母之存沒異也。或謂厭於嫡母。尤非。

傳曰。何以總也。傳曰。與尊者爲一體。不敢服其私親也。然則何以服總也。有死於宮中者。則爲之三月不舉祭。因是以服總也。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皆如衆人。〔疏〕正義曰。何以總也。怪其不服母之

乃傳者引舊傳以明之。尊者謂父。私親謂其母。庶子爲父後。傳父之重。即與父爲一體。而妾母不得體君。是已之私親。故不敢服也。馬氏云。承父之體。四時祭祀。不敢申私親服。廢尊者之祭。故服總也。然則何以服總也。乃再問辭。以與尊者爲一體。即當無服。今服總何也。有死於宮中者以下。又是答辭。馬氏云。緣先人在時。哀傷臣僕有死宮中者。爲缺一時不舉祭。因是總服也。今案雜記曰。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後祭。即其義也。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者。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爲母。是也。云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也者。即大功章大夫之庶子爲母。傳曰。大夫之庶子。則從乎大夫而降也。注云。言從乎大夫而降。則於父卒如國人也。是也。云士雖在。庶子爲母皆如衆人者。謂君在。庶子爲母在五服外。大夫在。庶子爲母大功。士雖在。庶子爲母亦期。與衆人同。沒亦三年也。詳齊衰三年章父卒則爲母下。蓋爲父後則服總。不爲父後。則其服如是也。○吳氏廷華云。敖氏本無因字。又案。其妻之服。當以晉孔瑚從降說爲是。

士爲庶母〔疏〕正義曰。賀氏循云。庶母。士父之妾也。服總麻。雷氏次宗云。爲五服之凡不稱其人者。皆士也。庶人無妾。則無庶母。爲庶母者。唯士而已。故說常例以著唯獨一人也。

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疏〕正義曰。何以總也。問辭。以名服也。答辭。馬氏云。以有母名。爲之服總也。傳又云。大夫以

上。爲庶母無服。此解經獨言士之義也。敖氏云。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者。以庶母之服。總而大夫以上無絕服故也。又大夫以上。於其有親者。且降之絕之。則此無服亦宜矣。

貴臣貴妾。此謂公士大夫之君也。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貴臣。室老士也。貴妾。姪婦也。天〔疏〕正義曰。注云

之君也者。上斬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傳曰。君。謂有地者也。此注云。公士大夫之君。指此。云殊其臣妾貴賤而爲之服者。謂於臣妾中。別其貴者而爲之服也。云貴臣。室老士也者。斬衰章傳曰。室老士。貴臣也。注云。室老。室相也。士。邑宰也。是室相邑宰爲公士大夫之貴臣也。云貴妾。姪婦也者。姪是妻之妹。從妻來爲妾也。曲禮曰。大夫不名世臣姪婦。故此爲妾之貴也。云天子諸侯降其臣妾無服者。天子諸侯絕拜以下。故爲臣妾無服。云士卑無臣。則士妾又賤不足殊。有子則爲之總。無子則已者。戴氏震校集釋。以注則士二字爲衍文。是也。鄭謂士既卑無臣。而其妾又賤。不足以別其貴者。但以有子無子分之而已。喪服小記曰。士妾有子而爲之總。無子則已。此鄭所本也。彼注云。士卑。妾無男女則不服。不別貴賤。與此注義同。蓋鄭以此經服貴臣貴妾者。專爲公士大夫之君。故歷言天子諸侯及士以明之也。馬氏云。君爲貴臣貴妾服也。天子貴公。諸侯貴卿。大夫貴室老。貴妾。謂姪婦也。陳氏錄云。天子貴臣三公。貴妾三夫人。諸侯貴臣卿大夫。貴妾姪婦。大夫貴臣室老士。貴妾亦爲姪婦。然則天子諸侯絕期。於臣妾無服明矣。大夫非其同尊。每降一等而已。爲臣妾貴者。有總麻三月也。今案。陳氏分別天子諸侯大夫貴臣貴妾。較馬尤精。又馬氏解此經。兼天子諸侯言。陳氏則專指大夫言。意亦同鄭也。秦氏惠田謂陳說與馬同。誤矣。通典載袁悠問雷次宗曰。喪服。大夫爲貴臣貴妾總。何以便爲庶母無服。又案檀弓云。悼公之母死。哀公爲之齊衰。有若曰。諸侯爲妾齊衰。禮歟。鄭注云。妾之貴者爲之總耳。左傳云。晉少姜卒。齊使晏嬰請繼室。叔向對曰。寡君以在縗絰之中。案此。諸侯爲妾便有服也。次宗答曰。大夫爲貴妾總。案注。貴妾。姪婦也。夫姪婦實貴。而大夫尊輕。故不得不服。至於餘妾出自凡庶。故不服。又天子諸侯。一降旁親。豈容腰妾更爲服也。鄭注檀弓。謂諸侯爲貴妾總。與所注喪服相違。左傳。小姜縗絰之言。是春秋時諸侯淫侈。乃爲齊縗。非周公之明典也。今案。雷氏之答。與鄭此注同。惟大夫爲貴臣貴妾總。而爲庶母無服。不能無疑焉。敖氏云。此亦士爲之也。大夫以上無總服。張氏爾岐云。大夫以上爲庶母無服。而服其貴臣貴妾。於義似難強通。此殆承上士爲庶母之文。言士禮耳。其私屬亦可謂之臣。妾之有子者。即貴者也。沈氏彤云。士之貴臣。謂軍吏之長。若士冠特牲之所謂宰也。又云。士亦姪婦具爲正。觀昏禮可見。享林謂士無姪婦。非也。凌先生云。經所云貴臣貴妾。在士爲庶母之下。明指士

之臣妾也。貴臣貴妾。即曲禮所謂士不名家相長妾是也。案相者。貴臣也。長妾者。貴妾也。士不名之。則貴可知也。若大夫。則云世臣姪婦矣。鄭君必欲守其士卑無臣之說。謂此指公士大夫之君。不無強經從己之病。恐不可從。以上數說與鄭異。今并錄附焉。

傳曰何以總也以其貴也疏正義曰言以其爲臣妾之貴者而服之則凡臣妾不得而同矣

乳母謂養子者有它故疏正義曰乳母專以乳哺言與慈母養已者異荀子曰乳母飲食之者也而三月是昌黎蘇東坡於乳母皆葬而爲之銘爲之總喪服闋注乃云父妾乳哺者釋其矣今案父妾慈養已者命爲母子則服三年不命爲母子則服小功不得服三月也呂氏之辨精矣注云謂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已者鄭意以此乳母本非養子者乃因養子者有疾病官故使賤者代之則固不以爲父妾也內則大夫之子有食母鄭注選於傳御之中喪服所謂乳母也云選於傳御亦非謂父妾可知惟此二注義有不同內則注因經云食母明是食養子者故以此經乳母當之此注不言食母而云養子者有它故賤者代之慈已則其義較廣如士之妻固自養其子然或有疾病死等事豈能不使它人代乳乎又庶人之家有故而代乳者亦多竊謂此服當通大夫士庶人言之唯大夫之子於師慈保母皆無服父沒乃服敢氏之說是也至國君之子於師慈保母皆無服則固不爲乳母服耳

傳曰何以總也以名服也疏正義曰馬氏云士爲乳母服以其乳養於已有母名郝氏敬云乳母外傳義是也

傳義是也

從祖昆弟之子族父母爲疏正義曰從祖昆弟之子即己之再從昆弟之子也注云族父母爲之服者章首係

服注兼言族母者足經意也婦人爲夫黨之卑屬與夫同又云爲族曾祖父族祖父族昆弟皆總其族昆弟固相爲矣此條則族父報然則族曾祖父於昆弟之曾孫族祖父於從父昆弟之孫以其爲旁親卑者之輕服故略之而不報



歟。徐氏乾學云。族父爲從祖昆弟之子服。則族曾祖父必爲昆弟之曾孫服。族祖父必爲從父昆弟之孫服。非略之而不報。直文不具耳。今案。徐說是也。

曾孫孫之。〔疏〕正義曰。爾雅。孫之子爲曾孫。故氏云。此曾祖爲之服也。以本服之差言之。爲子期。爲孫大功。曾孫子。〔疏〕則爲曾孫宜小功。乃在此者。以曾孫爲已齊衰三月。故已亦爲之總麻三月。不可過於其爲已之月數。

也。沈氏彤云。凡正尊爲卑屬。其衰服與年月。皆各降於其爲已之服一等。總麻月數如曾祖。而衰降三等。以月除衰。所降適符。亦爲曾孫宜也。若立爲適曾孫。則視適孫。其玄孫以下。亦稱曾孫。服俱同。今案。沈說是也。玄孫爲高祖服。與曾孫爲曾祖同。則高祖爲玄孫服。亦與曾祖爲曾孫同。詳齊衰三月章曾祖父母下。

父之姑歸孫爲祖父之姊妹。〔疏〕正義曰。父之姑。即祖父之姊妹也。注云。歸孫爲祖父之姊妹者。爾雅。女子謂弟之子爲之姊妹。是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釋名云。婦人謂嫁曰歸。姪。子列。

故其所生爲孫也。鄭駁五經異義云。婦人歸宗。女子雖適人。字猶繫姓。明不與父兄爲異族。然則歸有二義。以服制推之。鄭義爲長。今案爾雅又云。王父之姊妹爲王姑。父之姑即王姑也。李氏云。不言適人者。行屬已尊。適人可知。猶從祖祖父之不言適人也。盛氏世佐云。此同曾祖之親也。其成人而未嫁者。服之如從祖父。適人者降一等。故在此經不云適人者。亦文省。徐氏乾學云。己之姑大功。則父之姑宜小功。而乃降至總麻者。猶己之世叔父期年。而父之世叔父小功也。

從母昆弟〔疏〕正義曰。從母昆弟。即從母之子也。爾雅曰。從母之男子爲從母昆弟。其女

傳曰。何以緦也。以名服也。〔疏〕正義曰。此外親之輕者。而亦服之。故傳發問也。以名服也者。馬氏云。姊妹

子。故云以名服也。必知不因昆弟名。以其昆弟非尊親之號。故氏云。名謂昆弟之名。母爲姊妹之子小功。子無所從也。惟以名服之。從母以名加。此以名服。子於母黨。其情蓋可見矣。然則有可從而不從者。所以遠別於父族歟。今案。賈疏專以名屬從母言。故氏專以名屬昆弟言。不如馬說之備。蓋二義兼有之也。

甥姊妹之子

〔疏〕正義曰。此舅爲姊妹之子服也。爾雅。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然則出與甥。名異實同矣。釋名。舅謂姊妹之子曰甥。甥亦生也。出配他男而生。故其制字男傍作生也。敖氏云。亦丈夫婦人同。

傳曰。甥者何也。謂吾舅者吾謂之甥。何以總也。報之也。〔疏〕正義曰。甥者何也。問甥何以稱也。謂吾舅者。由父推之。則皆父之屬也。如世父。叔父。從祖祖父。是也。至父之姊妹。不可謂之父矣。其可謂之母乎。故聖人更之曰姑。傳曰。謂吾姑者吾謂之姪。蓋不敢以昆弟之子爲子也。凡母黨之尊者。以母推之。則皆母之屬也。如從母是也。至母之昆弟不可謂之母矣。其可謂之父乎。故聖人更之曰舅。傳曰。謂吾舅者。吾謂之甥。蓋亦不敢以姊妹之子爲子也。此先王制名之微意也。盛氏世佐云。甥之名不一。故傳釋之云。謂吾舅者。吾謂之甥。明其對舅立文爲姊妹之子也。爾雅云。姑之子爲甥。舅之子爲甥。妻之昆弟爲甥。姊妹之夫爲甥。孟子云。帝館甥于貳室。是甥亦名甥矣。以上諸甥。皆與此甥舅之甥異。今案。何以總也。報之也。亦問答辭。言甥爲舅總。故舅亦報之以總也。唐貞觀中。令甥爲舅。加服小功。後顯慶中。亦令舅報甥小功。

壻女子子之。〔疏〕正義曰。爾雅。女子子之夫爲壻。說文。壻者。女之夫也。从士从胥。聞一夫也。〔疏〕知十爲士。胥者。有才知之稱。故女之夫爲壻也。今案。壻亦稱甥。見上。

壻女子子之

傳曰。何以總報之也。〔疏〕正義曰。何以總。問辭。報之也。答辭。馬氏云。壻從女而爲已服總。故報之以總也。

妻之父母。〔疏〕正義曰。爾雅。妻之夫爲外舅。妻之母爲外姑。釋名。外舅外姑。言妻從外來。謂至已家爲歸。子亦謂妻之父母曰舅姑。但加外字耳。夫婦齊體。父母互相敬也。今案。妻之父母亦稱舅姑。坊記曰。壻親迎見於舅姑。舅姑承子以授壻。鄭注。舅姑。妻之父母。是也。

妻之父母

傳曰。何以總從服也。從於妻而。〔疏〕正義曰。馬氏云。壻從妻而服總也。義與鄭同。服問曰。有從重而輕。爲之父母。妻服期而夫從服總。抑外親以崇已族。故不從降一等之例。雖母黨亦然。加不過小功而已。敖氏云。從期服而總。是降於其妻三等矣。妻從夫降一等。子從母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差之宜也。服問又曰。有從有服而無

之父母。妻服期而夫從服總。抑外親以崇已族。故不從降一等之例。雖母黨亦然。加不過小功而已。敖氏云。從期服而總。是降於其妻三等矣。妻從夫降一等。子從母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差之宜也。服問又曰。有從有服而無

服而總。是降於其妻三等矣。妻從夫降一等。子從母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差之宜也。服問又曰。有從有服而無

服而總。是降於其妻三等矣。妻從夫降一等。子從母降二等。夫從妻降三等。差之宜也。服問又曰。有從有服而無

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鄭注。凡公子服於君。降其私親。女君之子不降也。喪服小記曰。世子不降妻之父母。鄭注。世子。天子諸侯之適子也。徐氏乾學云。世子不降妻之父母。而公子反無服。何也。蓋緣世子得遂其妻服。而公子於妻則在五服之外。緣冠麻衣。既葬而即除。彼於妻既不服。則妻之父母又何服之有。今案。徐說是也。

姑之子也。外兄弟。疏。正義曰。此舅之子爲姑之子服也。注。以姑之子爲外兄弟者。李氏云。姑外適而生。故曰外兄弟。

傳曰何以總報之也。疏。正義曰。李氏云。姑之子從於母而服已。已則報之。餘詳舅之子下。

舅母之昆。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徐本集釋通解俱作昆。楊氏作兄。案。毛本亦作兄。戴氏震校集釋云。昆。今子謂其五屬之內亦然。至若母與妻之黨爲兄弟。及舅之子爲內兄弟。姑之子爲外兄弟。皆不得稱昆弟。而兄弟又爲小功以下通稱。此經傳中辨別親疏義例。不宜溷同也。今案。戴說是。○爾雅。母之昆弟爲舅。母之從父昆弟爲從舅。孫炎云。舅之言舊。尊長之稱。釋名。夫之父曰舅。舅。久也。久老稱也。母之昆弟曰舅。亦如之也。

傳曰何以總從服也。從於母而服之。疏。正義曰。注云從於母而服之者。母爲昆弟服大功。子從之服總也。叔氏云。母於昆弟之爲父後者期。子乃不從服小功者。亦可見從服一定之制矣。車氏孩云。姑。父之姊妹也。舅。母之昆弟也。其親同而服乃不同者。蓋姑之服。由父之同氣推之也。故重。舅之服。由母之異姓推之也。故輕。唐貞觀中。增舅服爲小功。與從母同。顧氏炎武云。唐人所謂服制。似欲過於聖人。嫂叔無服。太宗令服小功。曾祖父母舊服三月。增爲五月。嫡子婦大功增爲期。衆子婦小功增爲大功。舅服總增爲小功。父在爲母服期。高宗增爲三年。婦爲夫之姨舅無服。玄宗令從夫服。又增舅母總麻。堂姨舅袒免。而宏文館直學士王元感。遂欲增三年之喪爲三十六月。皆務飾其文。欲厚於聖王之制。而人心彌澆。風俗彌薄。不探其本而妄爲之增益。亦未見其名之有過於三王也。是故知喪不過三年。示民有終之義。則王元感之服三十六月者。繆矣。知親之殺。禮所由生。則太宗幾微所加嫂叔諸親之服者繆矣。華氏學泉云。或問從母之夫。舅之妻。及姑姊妹之夫。皆無服。何也。曰。服有五。而其族三。曰父族。母族。妻族。俗稱三黨是也。姑姊妹之有服。父族也。從

母及舅之有服。母族也。姑姊妹之夫不可謂父族。從母之夫。舅之妻。不可謂母族。父族由父而上之。至於昆曾。故歸孫爲祖之姊妹猶有服。母族不遠及。故母之從姊妹兄弟即無服。恩有所限也。妻族不旁及。止於妻之父母。恩尤殺於母族矣。古之制服。其稱量之不爽如此。今案。顧說華說深得經意。後之欲更服制者。皆不知先王制作之精義也。

舅之子也。

〔疏〕

正義曰。此姑之子爲舅之子服也。注云內兄弟也者。對姑之子爲外兄弟言也。馬氏云。今之

云。此與姑之子相爲。皆男女同也。

傳曰何以總從服也。

〔疏〕

正義曰。從服也者。亦是從於母而服之。母爲昆弟之子大功。子從之服總也。程子

舅而止。若爲姑而推。可以及其子。故舅之子無服。卻爲姑之子服。既與姑之子服。姑之子須報之也。故姑之子。舅之子。其服同。徐氏乾學云。姑之子爲舅之子是從服。舅之子爲姑之子。方是報服。今案。禮經言從服。若子從母。臣從君。妻從夫。夫從妻。皆是。無姪從姑者。徐氏據本經以駁正程子之說。自是。

夫之姑姊妹之長殤。

〔疏〕

正義曰。馬氏云。成人服小功。長殤降一等。故服總也。中下殤降一等。無服也。禮。三十而娶。而夫之姊殤者。關有畏厭溺者。陳氏銓云。夫未二十而娶。故有姊

殤。然矣。夫雖未二十。則成人。孔氏倫云。蓋以爲違禮早娶者制。非施畏厭溺也。徐整問射慈云。古者三十而娶。何緣當服得夫之姊殤服。經文特爲士作。若說國君。皆別言君若公。慈答曰。三十而娶。禮之常例也。古者七十而傳宗事與子。年雖幼。未滿三十。自得少娶。故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此言宗子已老。傳宗事與子。則宜有主婦。吳氏紱云。古者女二十而笄。笄則不爲殤矣。或其弟年十五六以上。早昏。其姊未及笄而死者。容有之。今案。馬氏以姊殤爲關畏厭溺。殊謬。孔氏駁之是矣。至申早娶之義。則射說尤精。或以姊字爲衍文。非也。

夫之諸祖父母報。

諸祖父母者。夫之所爲小功。從祖祖父母。外祖父母。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總。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諸祖父母。

開葛本俱脫報字。○注諸祖父下。徐陳通解要義俱無母字。通典集釋俱有。閩本父母二字擠刻。今案有母字是也。又本亦脫。今補。校勘記又云。通典引鄭注從祖祖母下。有即祖之兄弟也。從祖父母。即父之堂兄弟也。十七字。又注末妻從服總下。有於夫皆有名。於已從輕遠。故不復條目。而總言諸祖也。唯曾祖外祖父母不報。三十字。皆不煩鄭注。蓋杜氏所附益。唯從祖父母四字。宜據補。程氏瑤田云。注外祖字。當爲從祖之誤。前小功章連言從祖祖母。亦是從祖字之誤。段氏玉裁云。注未當作外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總。此以外祖父母被曾祖父母之說也。外祖母。從祖父母。此夫爲之小功者也。凡服必由近及遠。不當舍從祖父母。而服從祖祖母。又云。鄭注第二個曾祖父母正服小功。見小功章。妻從服總。見禮記服間有從無服而有服注。賈作疏時。未能正誤字耳。經明言諸祖父母。則祖父母三字成文。故注於內親舉從祖祖母。於外親舉外祖父母。皆見小功章。妻從服總。而兩祖父母報之。或欲以曾祖父母易去外祖父母。故鄭復辨之。言假令曾祖父母在內。則不得云報。言外祖父母在內。則與本經禮記合。舉從祖祖母。可以關從祖父母。舉外祖父母。可以關從母。皆見小功章。妻皆從服總。皆報。今案此注疑實頗多。據校勘記之說。則從祖祖母下。當有從祖父母四字。據程說。則外祖父母爲從祖父母之誤。第二個曾祖父母亦爲從祖父母之誤。據段說。則當依今本作從祖祖母外祖父母。而第二個曾祖父母爲外祖父母之誤。三說似段得之。而亦未盡是。蓋程氏以諸祖爲指從祖祖母從祖父母二者。其說本於敖氏。吳氏廷華云。從祖父母乃父行。非祖父行也。江氏筠云。敖以從祖父母入諸祖內。其於服固是矣。而祖字卻涉假借。褚氏寅亮云。從祖祖母及從祖父母。自是兩輩。安得以諸字賅之。依注從祖祖母及外祖父母之說爲是。同是祖行。可統言諸也。夫之外祖父母。妻亦服之。據服間。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注云。爲公子之外祖父母從母總麻。是也。沈氏彤云。夫之從祖祖母旁尊。外祖父母雖正尊而外親。故皆報也。以上數說。皆與段略同。明諸祖中不得有從祖父母也。其引服間以證爲夫之外祖父母服。尤確。至注未嘗祖父母正服小功云云。似可依原文解。不必改爲外。蓋鄭意以夫服小功者。妻從服降一等總。而從祖祖母父母。外祖父母。夫皆服小功。故以夫之諸祖爲指二者言也。而又云或曰曾祖父母。曾祖於曾孫之婦無服。而云報乎者。緣當時有人解諸祖兼曾祖在內。故鄭駁之。謂經明云報。若以爲曾祖。則於曾孫婦無服。何得云報乎。又云曾祖父母正服小功。妻從服總者。此因妻爲夫之曾祖父母服。經無明文。故因或說而并明之。恐人疑曾孫婦於夫之曾祖亦無服也。若如段說。改曾爲外。則外祖父母。夫服小功。上已言之。何用復說乎。但曾孫爲曾祖齊衰三月。而鄭云正服小功者。鄭意以高祖曾祖皆有小功之差故也。說具齊衰三月章。沈氏彤云。鄭意以曾祖爲曾孫服總。於其妻降一等。則無服。故不得云報。然曾孫婦於夫之曾祖父母。固從服總。以夫爲曾祖父母。雖齊衰

三月。而正服則小功。妻從服降一等。則宜總也。正服猶云本服。其說是也。又程氏謂凡服必由近及遠。不當舍從祖父母。而服從祖父母。不知經言夫之諸祖父母。正是舉遠以包近。大功章見夫之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則從祖父母有服明甚。段氏謂舉從祖父母。可以關從祖父母。是也。馬氏云。妻爲夫之諸祖父母服。所服者四。其報者二。曾祖正小功。故妻服總不報也。從祖祖父旁尊。故報也。案馬說未明晰。似有脫文。不如鄭說之精也。

君母之昆弟〔疏〕正義曰。馬氏云。妾子爲嫡夫人昆弟服也。今案此即上文所謂舅也。云君母之昆弟者。義繫君母言之。與前章言君母之父母同。故氏云。此服亦不報。

傳曰。何以總從服也。從於君母而服總也。君母在。則不〔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而服總也。徐本作而舅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疏〕之也。集釋通解。俱與今本同。黃氏不烈云。舅

服之。謂以服舅者服之也。今本作而服總也。非。云君母在則不敢不從服。君母卒則不服也者。以妾子爲君母之昆弟服。與爲君母之父母從母同。故依前傳釋之也。義詳小功章君母之父母從母傳下。馬氏云。從母在爲之服。義與鄭同。故氏云。庶子從君母之服。唯止於此。不及其昆弟之子與從母昆弟。異於因母也。

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疏〕正義曰。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

人小功。長殤降一等。故服總也。又案夫之從父。昆弟之妻。亦姊姒也。其服降於親姊姒。故服總也。

傳曰。何以總也。以爲相與同室。則生總之親焉。長殤中殤降一等。下殤降二等。齊衰之殤中從上。大

功之殤中從下。同室者。不如居室之親也。齊衰大功。皆謂服其成人也。大功之殤中從下。〔疏〕正義曰。何以總

相與同室。則生總之親焉。答辭。此釋經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義也。蓋夫之從父昆弟之妻。夫本不爲服。而其妻乃相爲服者。馬氏云。姊姒以同室相親。生衰總之服。是也。檀弓曰。同爰總。長殤中殤降一等四語。乃因妻爲夫黨之親服。而并言其爲夫黨之親殤服之例也。賈疏云。長殤中殤降一等者。據下齊衰中殤從上。在大功也。下殤降二等者。亦是齊衰下殤在小功者也。○注皆謂服其成人也。校勘記云。徐本、通典、集釋、要義、故氏。俱無謂字。



通典服上有謂字。與前小功章注合。今案通解及今注疏本。服作明。亦無謂字。今從通典。云同室者不如居室之親也者。以上小功章婦如婦傳云。相與居室中。此傳云。相與同室。明是親疏不同。蓋同室者。乃大功同門共財之親。居室者。則期之親。朝夕與居者也。故彼小功。而此則總也。餘詳小功章婦如婦傳。下云齊衰大功。皆謂服其成人也者。謂傳所云齊衰大功。皆指成人本服言。非謂總服以齊衰無服齊衰故也。云大功之殯中從下。則小功之殯亦中從下也者。大功重於小功。大功之殯中從下。明小功之殯亦中從下可知。上殯小功章注云。大功之殯中從上。則齊衰之殯亦中從上也。彼注舉輕以明重。此注舉重以明輕。賈疏謂皆是省文。舉一以包二是也。云此主謂妻為夫之親服也。凡不見者。以此求之者。上殯小功章傳云。大功之殯中從上。小功之殯中從下。是主謂丈夫為殯者服。此傳云齊衰之殯中從上。大功之殯中從下。是主謂婦人為殯者服也。但注不云婦人為殯者服。而云妻為夫之親服者。以婦人為本宗殯服。亦與丈夫同。惟為夫黨之親殯服。與丈夫異。所以然者。妻從夫服。本降一等。齊衰之殯。長殯中殯夫服大功者。妻服小功。下殯夫服小功者。妻服總麻。大功之殯。長殯中殯夫服小功。下殯夫服總麻者。妻惟長殯服總麻。中殯下殯則無服。若小功之殯。雖長殯。妻亦無服。故變言齊衰之殯中從上。大功之殯中從下。以別於丈夫也。其為夫黨之殯服。凡不見於經者。皆當以此例求之。故氏云。長殯中殯降一等。下殯降二等。此主言丈夫為大功以上之殯。婦人為夫族齊衰之殯也。不宜在此。蓋脫文也。又云。齊衰之殯中從上二句。亦脫文失其次而在此。褚氏寅亮云。此雖兼丈夫為大功以上之殯。婦人為夫族齊衰之殯在內。而意實起下齊衰之殯二句。故賈疏言為下婦人著殯服而發之也。何故氏言不宜在此乎。婦人服殯發凡於未者。以別於男子。今案。褚說是也。又程氏喪服足徵記。亦駁鄭注。以此四句為經。沈氏圭取之。而張氏履凌氏曙皆辨之。今錄其說於後。沈氏圭云。程易嚙足徵記駁鄭注處。精確不刊。如總麻章末長殯中殯降一等四句。乃經文。所謂齊衰之殯。大功之殯。指成人服齊衰大功者而言。小功殯服章傳所謂大功之殯。小功之殯。即據殯服而言。成人服齊衰者。其長中殯降在大功。而為大功之殯。故大功之殯中從上。即齊衰之殯中從上也。成人服大功者。其長殯降在小功。而為小功之殯。其中殯則從下殯而降在總麻。所謂小功之殯中從下也。故小功之殯中從下。即大功之殯中從下也。鄭誤經為傳。謂皆據成人。以前為主丈夫為殯者服。後主婦人為殯者服。改庶孫之中殯為下殯。張氏履云。案此條乃程氏之誤。非鄭氏之誤也。齊衰之殯中從上者。降在大功。謂大功之殯中從上。即齊衰之殯中從上。其說無所聞。若大功之殯中從下。其長殯乃小功。而中從下入總麻。則當云總麻之殯中從下。蓋據本服之降而言。則長中下皆可冠以本服。若即據殯服而言。則長中殯在大功者。可云大功之殯。而下殯在小功者。即不得云大功之殯。長殯在小功者。可云小

功之殯。而中從下入總麻者。即不得云小功之殯。今中從下非小功。而冠以小功。則小功其本服也。然則大功之殯中從上。大功亦本服也。程氏說看似直截。而細案之。文義已不甚通如此。又云。丈夫婦人爲齊衰之殯。長中降一等。下降二等。其爲中從上也。並見大小功章。惟丈夫爲大功之殯。中亦從上。而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殯。在小功章。爲其從父昆弟之下殯。在總麻章。而中殯獨未見。故傳以發之。至於婦人爲夫族大功之殯。則小功章爲夫之叔父之長殯。總麻章爲夫之叔父之中殯。已明見中之從下。故於兩章爲夫之叔父下。不復發傳。而又恐人疑其與大功之殯中從上之文不合也。故於總麻章末婦人爲夫族服之後。總發長殯中殯降一等。下殯降二等。齊衰之殯中從上。以見婦人爲夫族之與丈夫同者。又發大功之殯中從下。以見婦人爲夫族之與丈夫異者。因欲明其異者。遂自其同者而統言之。所以辭備而成文也。若如程氏說。以長殯中殯四句爲經文。則中殯之從上從下。經已明著其例。而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從父昆弟之長殯。不見中殯。明是大功之殯中從下者。又何容發問而贅此異名同實之傳。即發問。亦但答以中從下也。即與經例前後相應。而其義已大明。又何容辭費。轉滋後人之疑乎。且果小功之殯。即指殯服。試曲爲解曰。此小功之殯。長殯也。其中則從下而入總麻也。而昆弟之女子子。夫之昆弟之女子子之下殯。亦皆小功之殯也。而其中乃並從上而在大功章。亦與小功之殯中從下之文相戾。程氏之說。其不可通。又有如此者。又云。婦人爲本宗。隆服也。故其爲殯服與丈夫同。爲夫之親。從服也。故其爲殯服與丈夫異。惟大夫之妾爲庶子之殯中從上。與主爲丈夫之例不協。然此所謂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者。不足以爲難。至小功以上。妻亦有降一等者。如爲夫之世叔父母是也。齊衰之殯較重。故中從上不異。而於大功之殯獨異。大功之長殯稍重。亦不可異。下殯則已再降矣。故獨於中殯爲異。先王制禮之意。精矣密矣。凌氏曙云。程氏謂長殯中殯降一等云云四句。皆經文。說者以其綴總麻章末。遂誤以爲總麻卒章之傳。不知傳皆憑經說義。無憑空立義之例。案。喪服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此獨非經乎。下文傳曰云云。正是依經說義。若如程說。全經之例。有傳文之下。贅以經四語。戛然而止。不復發傳者乎。程云。兩殯服章。專主於齊衰之殯而制之也。夫齊衰之長殯降一等。已入殯大功章矣。齊衰之下殯降二等。已入殯小功章矣。更無須復爲齊衰發例也。而總麻之卒章傳又有齊衰之殯云云者。一則主乎男子。一則主乎婦人。前後不嫌重複也。況傳例一發於爲從父昆弟之丈夫下。一發於婦人爲夫之親之服下。故知其義然也。程又疑如謂小功之殯中從上。爲成人之小功。夫成人之小功。其長殯則總麻也。安得復有下殯之服。而爲中殯之所從者乎。案此不必疑也。中殯從下殯無服。若不發中從下之例。不幾於小功之殯中從上乎。況經只云從下。未有服字也。案以上俱見張氏履喪服足徵記辨誤內。其申明注義。駁正程說。詳矣是矣。凌先

生禮經釋例云：近有謂此四句爲喪服經文。誤入傳中者。無端平地起波。雖宋儒銷簡之盛。其風不可長也。案此亦是顧足微記之說。凌先生與程同邑同講學者。故不欲顯解其名也。



卷二十五

記〔疏〕正義曰。吳氏延華疑義云。案記不應有傳。此自公子爲其母。至惡筭有首布纁以上。疑爲經文。凡衰外削幅。不出一手。亦非一代所成。似爲近之。餘詳篇首目錄下及士冠禮記下。

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纁緣。爲其妻纁冠葛經帶。麻衣纁緣。皆既葬除之。

公子。謂妾子也。麻者。總麻

之經帶也。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爲不制衰裳。變也。詩云。麻衣如雪。纁淺絳也。一染謂之纁。練冠而麻衣。纁緣。三年練之受飾也。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纁緣。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權爲制此服。不奪其恩也。爲妻纁冠葛。〔疏〕正義曰。言公子。謂父存也。大功章言公之庶昆弟。則父沒也。父沒爲母妻大功。父存則制此經帶。妻輕。

〔疏〕服。馬氏云。不見日月者。既葬而除之。無日月也。鄭氏謂三月而葬。詳下。注云公子君之

庶子也。其或爲母。謂妾子也者。以公子是適夫人第二子以下及妾子之統稱。對適長子一人言。故云庶子。但適妻所生子爲母。皆得伸其正服。故知此爲母。謂妾子爲所生母也。爲妻。則庶子皆同。云麻者。總麻之經帶也者。五服總

麻最輕。故舉以爲言。案。下解麻衣云。如小功。此云總麻者。總麻與小功經帶同也。記先言麻而後言麻衣。故知此麻指首經與要帶言也。云此麻衣者。如小功布深衣。爲不制衰裳。變也者。案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鄭注。

麻衣。白布深衣。開傳。又期而大祥。素縞麻衣。鄭注。麻衣十五升布深衣也。謂之麻者。純用布。無采飾也。彼麻衣制同。而不用小功布爲衣異。故鄭云此麻衣者。以別之也。案深衣用十五升布。此用小功布。而云如深衣者。如其

制度耳。蓋深衣連衣裳爲之。此記言麻衣。不言衰裳。故知亦如深衣不制衰裳。是變於正服也。知用小功布者。詩蟋蟀孔疏云。大功章公之庶昆弟父卒爲母大功。父在之時。雖不在五服之例。其縗纁細。宜降大功一等。用小功布。李

氏云。父在。士之子爲其母妻期。大夫之庶子爲其母妻大功。則公子宜爲其母妻小功矣。故知此麻衣用小功布也。引詩麻衣如雪者。證麻衣用白布耳。其實彼箋解麻衣爲深衣。案深衣純以采。麻衣純以布。二者不同。而詩箋謂麻衣即

深衣者。以其皆用白布。故得通稱也。云練淺絳也。一染謂之緇者。說文。絳。大赤也。練。赤黃色。是緇爲淺絳也。一染謂之緇。爾雅文。爾雅又云。再染謂之緇。三染謂之緇。引之以證一染之爲色淺也。云練冠而麻衣。練絳者。浙也。浙者。沈氏云。練冠升致。經傳無文。今以既葬受冠升數推之。則斬衰當八升。齊衰當九升。開元禮。練冠八升九升。是也。此麻衣之練冠。當十升。注云。此麻衣如小功布。小功降服十升。則練冠亦十升也。喪服四制。帛爲冠。非矣。沈氏云。練冠升致。經傳無文。今以既葬受冠升數推之。則斬衰當八升。齊衰當九升。開元禮。練冠八升九升。是也。此麻衣之練冠。當十升。注云。此麻衣如小功布。小功降服十升。則練冠亦十升也。喪服四制。曰。父母之喪。十三月而練冠。是練冠爲餘服。非正服。蓋奪其正服。卽以餘服爲正也。沈氏大成云。注當疊練絳二字。今本脫。蓋上一句乃謂練冠而著麻衣者則緇也。對麻衣之名深衣中衣者以采絳。名長衣者以素絳而言。下云。緇緣三年練之受飾也。乃專釋緇緣二字。今案沈說是。緣是飾邊之名。三年之喪。以緇爲練之受飾。故下卽引檀弓以明之。亦是餘服。非正服也。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緇緣。鄭注。小祥練冠練中衣。以黃爲內。緇爲飾。是也。此緇緣。用緇色布爲之。賈疏於緇冠。則云以布爲緇色於緇緣則云以緇爲緇色。一緇而解爲二。失之矣。又開傳。期而小祥。練冠緇緣。據孔疏。亦是緣衣。與檀弓同。敖氏乃謂爲緣冠。尤誤。云諸侯之妾子厭於父。爲母不得伸。極爲制止此服不奪其恩也者。公子被厭。不得爲母服。今於五服外權制此服。以達其情。是不奪其母子之恩也。云爲妻經冠葛經帶。妻輕者。以爲妻麻衣緇緣。與母同。而以緇爲冠。以葛爲經帶。與母異。是妻之喪輕於母也。馬氏云。天子諸侯之庶子爲其妻輕。故緇冠葛帶。義與鄭同。

傳曰何以不在五服之中也。君之所不服。子亦不敢服也。君之所爲服。子亦不敢不服也。君之所不

庶婦也。君之所爲服。謂夫人與適婦也。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疏〕正義曰。傳問爲母妾何以不在五服之中。怪其輕而問也。敖氏不在五服中之意。君之所爲服。子亦各以其服服之。傳又因上文而并言此。以見凡公子之服與不服。其義皆不在己也。注云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君之所爲服。謂夫人與適婦也者。邵氏寶云。庶母於君爲妾。庶子之妾。於君爲庶婦。君服妾。不服妾。服家婦。不服庶婦。君之所不服。而權制此服焉。故在五服之外。云諸侯之妾。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皆三月而葬者。大戴禮。篇文也。或謂此十八字當屬上經注文之末。賈疏云。鄭意



注傳云君之所不服。謂妾與庶婦也。下乃解妾有貴賤。葬有早晚。故至此引之。其說是也。案穀梁傳云。公子之重視大夫。卿大夫三月而葬。則公子之妻。亦三月而葬。可知。○李氏云。齊王子有其母死。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孟子曰。是欲終之而不可得也。如謂此也。公子既以厭降其母妻。爲其母妻之黨無服。其妻於公子之黨。自如其本服服之。舅不厭婦故也。服問曰。有從輕而重。公子之妻爲其皇姑。有從無服而有服。公子之妻爲公子之外兄弟。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是也。錢氏大昕潛研堂答問云。問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傳爲之請數月之喪。陳氏囑謂王子所生之母死。厭於嫡母。而不敢終喪。古人之於嫡庶。若是其嚴乎。曰。陳氏之說。本於趙邵陽。謂王之庶夫人死。迫於嫡夫人。不得行其喪親之數。其說不然也。禮家無二尊。故有厭降之義。父卒。爲母齊衰三年。而父在則期。厭於父也。禮。尊君而卑臣。亦有厭降之義。天子諸侯絕旁期。大夫降。故大夫之庶子。父在爲其母大功。公子父在。爲其母無服。厭於尊也。凌先生云。父在爲母齊衰期。厭於父至尊也。若庶子爲後者爲母總。庶子不爲後者。則記所云。公子爲其母練冠麻。麻衣緇緣。不在五服之中矣。皆厭於父至尊故也。經傳無厭於嫡母之說。蓋沿趙岐之誤。

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於兄弟降一等。兄弟。猶言族親也。凡〔疏〕正義曰。大夫以尊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之義不同。而其服則同。是以總云降一等也。注云兄弟。猶言族親也者。此兄弟所包甚廣。凡旁親期功以下皆是。賈疏云。下云小功以下爲兄弟。恐此兄弟亦據小功以下得降。故曰猶族親也。則此兄弟及下文爲人後者爲兄弟。皆非小功以下也。今案賈氏此辨甚確。據下傳注云。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然則小功以下爲兄弟一語。專指兄弟皆在他邦。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者而言。不可以解他處兄弟。明矣。近人泥於小功以下四字。於兄弟之義。遂多窒礙難通。沈氏彤云。賈云上經當已言訖。恐猶不盡。記人總結之。案大功章云。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又云。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嫁於大夫者。小功章云。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之長痛。又云。大夫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之適士者。四條之中。若世叔父。姑姊妹。昆弟。從父昆弟。昆弟之子。其外若小功章。從祖祖父。從祖父。從祖昆弟。從父姊妹。及從父昆弟之子。昆弟之孫。皆此經所謂兄弟也。蓋從父以上。爲祖父之兄弟。即特牲饋食禮之昆兄弟也。昆弟以至從祖昆弟。爲己之兄弟。即特牲之衆兄弟也。從子以下。爲子孫之兄弟。即特牲之兄弟弟子也。姑姊妹女子

子。爲父及己之女兄弟。卽特牲之內兄弟也。是兄弟者。乃古人旁親之通親。故鄭以族親解之。四條外。小功章諸親降一等爲緦。此大夫以下三人絕緦。則彼無服矣。記之總結。蓋明此義。

爲人後者。於兄弟降一等報。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言報者。嫌其爲宗子不降。〔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於兄弟之

各本皆作於。今從於。又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自唐石經至今相傳各本皆如是。敖氏疑之子二字爲衍。近金氏禮箋。據通典載賀循爲後議引。作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遂改其文。於是戴氏校儀禮集釋。程氏撰喪服足徵記。因之。雖其說不同。而皆以石經爲誤。凌先生云。記文本明。近儒據通典改作於所爲後之子兄弟若子。好奇者多從其說。竊謂儀禮有開成石刻可憑。通典傳刻易淆。未可據以改經也。今案盧氏詳校。阮氏校勘記。皆從金戴之說。非。當以唐石經爲正。○記曰。爲人後者。是以此四字提首。而下一言其本宗服。一言其所後服。兩兩相應。於兄弟降一等報。爲本宗旁親之服也。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爲所後旁親之服也。言若子。則不降等矣。言若子。則其相爲服自見。不必言報矣。於本宗則降。於所後則不降。重一本也。此兄弟卽昆弟。記文言兄弟者。言兄弟服者。二。下文兄弟皆在他邦。與兄弟居。傳指爲小功以下。其言兄弟服。亦指小功以下言之。齊衰三月章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是兄弟服指小功以下言也。此節兄弟及上兄弟。皆不指小功以下。辨已見前。鄭於上兄弟。及下凡妾爲私兄弟。皆以族親解之。而此節無注。則知兄弟卽謂昆弟矣。於兄弟降一等。卽經所云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大功。爲其姊妹適人者小功。是也。不曰昆弟。而曰兄弟。蓋兼姊妹言之。然降一等之服。已見於經。而記復言之者。爲報言也。段氏經韻樓集云。經未言報。故記補言報以足之。與不杖章爲其父母報一例。此說是也。又云。兄弟二字。當作其昆弟三字。則臆斷。不可從耳。近儒因傳小功以下爲兄弟一語。遂謂兄弟與昆弟異。不知以服而言。則兄弟不可爲昆弟。以人而言。則昆弟亦可稱兄弟。且儀禮。爲人後者後大宗。於其父母昆弟姊妹外。皆不制降一等之服。而惟以所後之親疏爲斷。辨見小功章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下。記不云所爲後之兄弟。而云所爲後之兄弟之子。所爲後之兄弟之子。亦兄弟也。因上兄弟而類及也。後人者無親兄弟。而容有從兄弟。沈氏彤云。所爲後。謂我所爲之後之人。所爲後之兄弟之子。今於已爲從兄弟。若子者。言如親子之服大功也。因服本親兄弟。而及今之從兄弟也。諸氏實亮云。於所爲後之兄弟之子若子。指爲人後者。服所後者之旁親也。二說較然分明。視金戴諸家之據通典曲解者。豈不允當乎。褚氏又云。有親兄弟之子。乃取疏遠以爲後者。或昆弟止一子。或有可爲後者。而廢疾不任事也。今案斬衰章傳曰。何如而可爲之後。同宗則可爲之後。是爲後不必定屬親兄弟之子也。○張氏爾岐云。注所謂宗子。指爲

人後者。恐人疑入繼大宗。主宗事。本親不爲降服。故云報。明真相爲服皆降也。今案。據此注。則儀禮所謂爲人後者皆後大宗。益明矣。

兄弟皆在他邦。加一等。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皆在他邦。謂行仕出游若辟。正義曰。兄弟皆在

以其俱在異地無家室之親。而有死者。則生者爲之服加一等。如無服。則爲之總。總則加服小功。小功加服大功。其客死故也。不及知父母。與兄弟居。加一等者。謂幼小父母俱亡。不及知之。依兄弟同居。而兄弟死。則此不及知父母者爲加服一等。此雖不在他邦而亦加者。所以答其撫育之恩也。或謂不及知父母者死。而此與居之兄弟。怒其孤幼。爲加一等之服。非矣。釋氏云。此乃爲加。以加於本服之外也。若應降不降。不可謂加。注云皆在他邦。謂行仕出游若辟仇者。此釋所以在他邦之由也。行仕出游爲一事。辟仇爲一事。若猶及也。見王尚書經傳釋詞。行仕出游。謂因行道求仕而出游。如孔子周流列國。是也。辟仇。謂若周禮調人云。兄弟之讎。辟諸千里之外。從父兄弟之讎。不同國。是也。吳氏延華補被放者一層。謂若晉放其大夫胥甲父子衛。是也。又云。在他邦不必同行。或先後相值。亦是耳。此駁賈疏之說也。案在他邦亦容有同行者。亦容有先後相值者。一說相兼乃備。云不及知父母。父母早卒者。此謂父母卒而其子尙小。故不及知也。

傳曰何如則可謂之兄弟。傳曰小功以下爲兄弟。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大功已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

〔疏〕正義曰。傳何如一問。是問加一等者爲何如兄弟耳。小功以下爲兄弟。謂小功及總祖免無服之兄弟。皆當加一等也。注云於此發兄弟傳者。嫌大功已上。又加也者。大功之服本重。不可再加。兄弟又爲昆弟之通稱。若不明其爲何等兄弟。恐人疑期服大功之親亦加也。經記言兄弟者多矣。獨於此發小功以下爲兄弟之傳。明專指此而言。不可泥此傳以解他處之兄弟也。云大功已上若皆在他國。則親自親矣。若不及知父母。則固同財矣者。此明大功以上不必加之義也。蓋此兄弟是疏遠者。故在他邦加一等。若大功以上。則本是親屬。服稱其情。無庸復加也。又大功以上。有同財共居之義。其人幼小而父母卒則固當撫育之。以其爲義所當然。不必加服也。

朋友皆在他邦。袒免歸則已。謂服無親者當爲之主。每至袒時則袒。袒則去冠。代之以免。舊說以爲免象冠。廣一寸已。猶止也。歸有主則止也。主若幼少則未止。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

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疏〕正義曰。敖氏云。朋友相爲弔。服加麻也。此亦爲其害死於外。尤可哀憐。故加一等而祭。朋友虞祔而已。

友祖免。兄弟加一等。其意正同。此云歸則已。是兄弟雖歸。其加服固自若也。亦足以見親疏之殺矣。今案大傳曰。五世祖免。殺同姓也。今爲朋友而祖免。比於同宗五世之親。是加服也。○校勘記云。注舊說下集釋。要義。敖氏。俱無云字。沈氏大成云。士喪禮注及周禮司服注引舊說。皆無云字。今案。嚴本有云字。衍文。云謂服無親者當爲之主。每至祖時則祖。祖則去冠代之以免者。謂在他邦。無親屬爲主喪。則朋友服之。即當爲之主也。既爲之主。則遇禮節有當祖時。亦必祖。祖則不當著冠。故代之以免。此釋禮所以祖免之由也。問喪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此鄭義所本。云舊說以爲免象冠。廣一寸者。案士喪禮。衆主人免於房。注云。舊說以爲免如冠狀。廣一寸。義互詳彼。汪氏疏云。宋儒程氏大昌嘗辨祖免。謂免如字。不當音問。又曰。不應別立一冠。名之爲免。予則曰。布廣一寸。從項交額。而卻繞於紒。是故不成其爲冠也。鄭氏亦未嘗以冠名之也。程氏曰。解除吉冠之謂免。如免冠之免。予則曰。此非禮經之意也。禮。禿者不免。謂其無紒可繞。故不免也。又問喪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既云所服。則必有其服。而不止於不冠矣。程氏曰。衰經冠裳。俱有其制。而祖免則元無冠服。故經莫得而記。予則曰。經文有之矣。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是免用布也。用布。即免之制也。左傳。韓之戰。秦穆公獲晉侯。穆姬使以兔服衰經逆。則免之有服審矣。有免而括髮者。爲母喪也。有免而不括髮者。爲屬及五世之喪是也。華氏學泉云。袒者去衣也。喪禮。凡踊先袒。將袒先免。故曰袒而踊之。又曰袒成踊。是袒以踊也。冠者不袒。故爲免以代之。是免以袒也。又有事則袒。故飯含。主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凡斂者袒。大斂主人及親者袒。既夕啓殯而祝免袒之類。凡動變皆袒。於事便也。大斂之前。主人及總麻皆免。既殯。總小功不免也。虞卒哭則免之。故當事而袒免者。五服之所同也。但五世親盡。宜袒則袒。宜免則免。事畢則除之而無服耳。今案。汪氏辨免之制甚精。華氏說袒之義亦詳。并錄之。云已猶止也者。已字有數義。此已字則作止解。詩毛傳亦云。已。止也。云歸有主則止也者。以朋友在他邦。無爲之主故袒免。歸有主。則不袒免也。又云主若幼少。則未止者。此鄭推出一義。蓋據小記朋友虞祔之文。故即引以爲證也。小記曰。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彼注云。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大功爲之再祭。則小功總麻爲之練祭可也。今案。主人之喪。謂爲人主喪。再祭。謂練祥。君主幼少。而大功之親爲之主喪。則必爲之練及祥。朋友主喪者但虞祔而已。既云虞祔矣。則歸而其子尙幼。無近親爲之主

要。朋友亦必爲之主。是未止也。蔣氏云。注言爲之喪。主。更補記未備。今案注言歸猶未止。亦備記所未備也。

朋友。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總之經帶。檀弓曰。羣居則經。出則否。其服。弔服也。周禮曰。凡弔。當

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士以總衰爲喪服。其

弔服則疑衰也。舊說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

朝服之有乎。然則二者皆有似也。此實疑衰也。其弁經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疏〕正義曰。

諸侯也。朋友之相爲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冠。則皮弁加經。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疏〕正義云。

上文據在他國加袒免。今此在國相爲弔服。麻經帶而已。孔氏穎達云。麻。謂經與帶皆用麻。既葬除之。朱子云。五服

皆用麻。朋友麻。是加麻於弔服之上也。案禮言朋友麻。而不言師服者。程子云。師不立服。不可立也。如顏回於孔

子。其成己之功與君父並。其次各有淺深。稱其情而已。下至曲藝。莫不有師。豈可一概制服。今案弔服加麻。師與朋友

同。見檀弓注。而其異於朋友者。心喪三年。出行亦經。檀弓曰。事師服勤至死。心喪三年。又曰。孔子之喪。二三

子皆經而出。是也。注云。朋友雖無親。有同道之恩。相爲服。總之經帶者。謂朋友雖非親屬。而有同道之恩。故於其

歿也。相爲之服。論語曰。以文會友。以友輔仁。是有同道之恩也。知用總之經帶者。以五服唯總最輕也。引檀弓曰。

羣居則經。出則否者。證朋友服麻經之事也。彼注云。羣。謂七十二弟子相爲朋友服。是也。云居則經。出則否者。

對上孔子之喪皆經而出言也。家語。子游曰。吾聞諸夫子。喪朋友。居則經。出則否。喪所尊。雖經而出可也。檀弓。

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襲裘帶經而入。鄭注。所弔者朋友。是知朋友之喪服麻經帶也。云其服弔服也者。以記但

云朋友麻。而不言衰。則不別制衰。但用弔服。而加麻經帶焉。可知。故云其服弔服也。云周禮曰者。司服職文。鄭



十四升布疑於十五升之吉布也。蓋自三升以至十二升。凶服也。十五升。吉服也。若用十三升。則嫌爲凶服。十二升之等差。故闕之不用。而用十四升。以取擬吉之義。敖氏謂取疑似之義。甚無謂也。易文言。陰疑於陽必戰。漢儒亦訓爲擬。云諸侯及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者。案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下記曰。大夫弔於命婦錫衰。服問曰。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大夫相爲亦然。雜記曰。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是鄭義所本。惟司服王三衰。其首服皆弁經。諸侯有弁經皮弁之異。故云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鄭注服問云。不當事則皮弁。與此注義同。注司服云。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則皮弁。與此注義異。喪服小記孔疏申之。謂皮弁錫衰有二義。一則弔異國臣皮弁。自弔已臣弁經。一則自弔已臣而未當事則皮弁。至當事乃弁經也。云士以總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者。大夫以上無總服。士有總服。故弔服不以總衰而以疑衰也。云舊說以爲士弔服布上素下。或曰素委貌冠加朝服。論語曰緇衣羔裘。又曰羔裘玄冠不以弔。何朝服之有乎者。此鄭引論語以破舊說也。引羔裘玄冠。而併引緇衣羔裘者。以緇衣用布而素裘與玄冠皆是朝服。不以弔也。司服注亦引舊說而破之。云然則二者皆有似也者。賈疏云。以其未小斂已前。容有著朝服弔法。則子游曾子弔是也。又布上素下。近士之弔服。素下。故云皆有似也。江氏筠云。素下之說是矣。其引檀弓爲證。恐非鄭義。朝服所以云似者。以其布十五升。而疑衰則十四升。相近故也。云此實疑衰也。其弁經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者。謂士之弔服。實用疑衰。其當事弁經。不當事則皮弁。亦與卿大夫同。惟諸侯疑衰用疑裳。士疑衰改用素裳。是辟諸侯也。司服注亦云。士當事弁經疑衰。變其裳以素耳。敖氏謂士當事素冠。則庶人用何冠以弔乎。敖說非也。云朋友之相爲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者。謂此朋友麻。即用疑衰素裳而加麻也。云庶人不爵弁。弔服素冠委貌者。謂庶人無爵弁。故不用弁經。而素冠委貌也。注不言其服。蓋亦疑衰素裳可知。賈此疏以爲白布深衣。案深衣是庶人吉服。不當用以弔。司服疏謂庶人弔服亦疑衰素裳。與士同。而冠異。其說得之。餘詳下記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下。沈氏彤云。朋友不必其爵之同。惟其有以成我而已。既友之而賴其成。則雖天子諸侯。亦自當爲之服。故是記雖主大夫以下言之。然不可云天子諸侯無朋友之服也。敖氏謂國君不相弔。未必有朋友之服。則彼豈不知同盟之爲友邦遙哭之無殊於相弔歟。且國君亦實有相弔之時。戴德云。諸侯會遇相弔。錫衰皮弁加經。是也。遙哭而服弔服。見檀弓疏。即國君朋友之服也。今案。沈說是也。

君之所爲兄弟服室老降一等。公士大夫之君。

〔疏〕正義曰。臣從君服。已見不杖期章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矣。此記復言君。故知是公士大夫之君也。公士大夫稱君。義已見前。



斬衰章。兄弟服者。指小功以下言之。義詳下。天子諸侯之臣。重服從。輕服不從。此室老家臣。即兄弟服亦從服。是與天子諸侯之臣異。故特記之。降一等者。如君服小功。室老則服總也。言室老不言邑宰。賈疏謂邑宰遠臣。不從服。室老近臣。故從君服。義或然。

夫之所為兄弟服妻降一等〔疏〕正義曰。兄弟服者。謂小功以下之服。齊衰三月章傳曰。小功者。兄弟之服也。正其確證。晉成樂據此記。以為嫂叔有服。不知記明云夫之所為兄弟服。不

云夫之兄弟。則兄弟指服言。不指人言。明矣。庚蔚之謂齊成樂。排棄經傳。苟樹己說。誠然。賈疏云。妻從夫服。即上經夫之諸祖父母。見於總麻章。夫之世叔。見於大功章。夫之昆弟之子不降。嫂叔又無服。今言從夫降一等。記其不見者。當是夫之從母之類乎。沈氏形云。夫之姑姊妹。見於小功章。賈乃遺之。此條是總括之辭。若夫之從祖父母。夫之從父姊妹之類。皆以小功而降為總。夫之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及夫之從祖姑姊妹適人者之類。夫皆為之總。妻皆降而無服。並包含於其中矣。江氏筠云。此與上室老兩條。非止為服不見者以此求之。亦兼為不服者明之也。蓋小功降一等。則總。總降一等則無服矣。今案。沈說江說是也。

庶子為後者。為他外祖父母從母舅無服。不為後如邦人〔疏〕正義曰。云庶子為後者。為其外祖父母從母

總。故於生母之黨無服也。邦人猶言衆人。言庶子若不為後。則為其母黨服。與衆人同也。盛氏云。不言從母昆弟舅之子者。舉其重者而輕者可知。不為後如邦人。據士禮而言也。若公子。大夫之庶子。為尊者所厭。雖不為後。於其母且不得伸三年。於母黨之服亦不得伸也。

宗子孤為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言孤有不孤者。不孤。則族人為殤服之也。不孤。謂父有廢疾。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

孤為殤。長殤中殤大功衰。下殤小功衰。皆如殤服而三月。謂與宗子絕屬者也。親。謂在五屬之內。算數也。月數如邦人者。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長殤大功衰九月。中殤大功衰七月。下殤大功衰五月。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九月。其長殤中殤。大功衰五月。下殤小功衰三月。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殤與絕屬者同。有總麻之親者。成人及殤。皆與絕屬者同。〔疏〕正義

曰。賈疏云。宗子。謂繼別爲大宗。百世不遷。收族者也。孤爲孺者。謂無父。未冠而死者也。徐氏乾學云。大功衰。小功衰者。蓋成人宗子死。族人服之用齊衰。今宗子而殤。則服當降一等。宗子服止三月。無可得而降。故不降其月數。但降其衰制。不用齊衰。而用大功之衰。小功之衰也。期仍三月。服之常也。衣用功衰。服之變也。今案皆三月者。謂三月而除之。親則月算如邦人者。謂親則月數與衆人同。各隨其親服之。不皆三月也。注云言孤。有不孤者。不孤。則族人爲孺服之也者。以記言孤。明對不孤而言。不孤。則其父尚在。族人爲其父服。不爲其子服。與宗子之母在。則不爲宗子之妻服義同也。云不孤。謂父有廢疾。若年七十而老。子代主宗事者也者。此鄭申言宗子有不孤之義也。或父有廢疾。不能主宗事。而子代之。或父年已七十。老而傳家事。而子代之。是皆有父在。不孤也。云孤爲孺。長孺中孺大功衰。下孺小功衰。皆如孺服而三月者。言此孤爲之服。亦中從上。長孺中孺。則用大功衰。下孺則用小功衰。其服皆如大功小功之孺服。而月數則三也。雖下孺不用總麻者。重宗子也。云謂與宗子絕屬者也者。言此服之三月者。皆在五屬之外。與宗子疎遠。本無服者也。絕屬。即大傳所云親屬竭矣也。云親謂在五屬之內者。指本有服者言也。云算。數也者。爾雅釋詁文。以下申言月算如邦人之義也。云與宗子有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期。是孺大功衰九月。中孺大功衰七月。下孺小功衰五月者。謂有期之親者。宗子成人。服之齊衰期。孺則遞降。其月數如此也。云有大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其長孺中孺。大功衰五月。下孺小功衰三月者。謂大功之親本九月。宗子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以終九月之數。孺則遞降。其月數如此也。云有小功之親者。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其孺與絕屬者同者。謂小功之親本五月。宗子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以終五月之數。孺則降等。與絕屬者同三月也。云有總麻之親者。成人及孺皆與絕屬者同者。謂總麻之親本三月。宗子成人服之齊衰三月。無受服。孺無可降。亦服三月。是皆與絕屬者同也。徐氏乾學疑注大功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大功衰九月爲期年。小功成人服之齊衰三月卒哭受以小功衰五月爲八月。不知鄭注所謂九月五月者。連齊衰三月計之。此與大功章言布衰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即葛九月者。文法一例。徐氏蓋未之思也。

改葬。總。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者也。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其窆如大斂。從廟之廟。從葬。總。謂墳墓。禮宜同也。服總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必服總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總三月而除。〔疏〕正義曰。穀梁傳云。改葬之禮。總。舉下綱也。李氏云。言舉服之下者。以其緇邈故也。吳氏紱云。改葬總。之。自天子至於士。一也。大夫以上無總服。此有之者。非常服。禮窮則同耳。今案改葬。與過時而葬者異。

孔叢子。衛司徒文子曰。喪服既除。然後乃葬者。則其服何服。子思曰。三年之喪。未葬不變服。除何有焉。汪氏疏云。或問。過時而葬。宜何服。曰。禮久而不葬。主喪者不除。又禮。爲兄弟。既除喪已。及其葬也。反服其服。兄弟且爾。則過時而葬。主喪者宜仍服新衰矣。注云。謂墳墓以他故崩壞。將亡失尸柩也者。案。葬也者。藏也。欲人之不得見也。改葬非出於不得已。惟墳墓崩壞。將亡失尸柩。不能不改葬。故禮爲制改葬之服也。呂氏春秋曰。昔王季。歷葬於瀕山之尾。樂水留其墓。見棺之前和。是其以他故崩壞之事。韓氏愈改葬服議云。改葬者。爲山崩水涌毀其墓。若文王之葬王季。是也。又云。及葬而禮不備者。若魯隱公之葬惠公。以有宋師。太子少。葬故有闕之類。故氏云。如晉惠公改葬其世子之類。案此非出於不得已者。故鄭不及之也。云言改葬者。明棺物毀敗。改設之如葬時也者。謂棺槨及凡送葬之物有毀敗者。皆改設之如葬時。故云改葬也。云其奠如大斂者。奠所以依神。既啓壤見尸柩。必有奠。其設之如大斂奠也。云從廟之廟。從墓之墓。禮宜同也者。案。改葬未必朝祖。而云從廟之廟者。故氏云。注言此者。以徵改葬之奠。當如大斂耳。蓋祖奠如大斂奠。故鄭氏以此況彼。謂改葬之奠。宜與之同也。吳徐整問射慈云。此大斂謂如始死之大斂耶。從廟謂從何廟。牲物何用。慈答。奠如大斂奠。士大斂特豚。從廟廟朝祖廟。從故墓之新墓。皆用特豚。大夫以上。其禮亡。以此推之。大夫奠用特豚。天子大半。諸侯少牢。云服總者。臣爲君也。子爲父也。妻爲夫也者。孔叢子。衛司徒文子改葬其叔父。問服於子思。子思曰。禮。父母改葬總。既葬而除之。不忍無服送至親也。非父母無服。無服。則弔服而加麻。漢戴德云。制總麻具而葬。葬而除。謂子爲父。妻妾爲夫。臣爲君。孫爲祖後也。無遺奠之禮。其餘親皆弔服。今案。鄭氏言臣爲君。子爲父。妻爲夫者。江氏笏云。改葬究竟係誰改之。三者皆是主改葬之人。所以其義獨精。又通典載蔡謨等說。以爲改葬宜斬衰。韓氏愈云。經次五等之服。小功之下。然後著改葬之制。更無輕重之差。以此知惟記其最親者。其他無服。則不記也。若主人當服斬衰。其餘親各服其服。則經亦言之。不當惟言總也。其說是矣。云必服總者。親見尸柩。不可以無服者。謂年遠改葬。較之初葬雖有異。但親見尸柩。不可無服也。云總三月而除之者。以總本服三月也。馬氏云。棺有弛壞。將亡尸。故制改葬。棺物敗者。設之如初。其奠如大斂時。不制斬者。禮已終也。從墓之墓。事已而除。不必三月。唯三年者服總。期以下無服。王氏云。本有三年之服者。道有遠近。或有艱故。既葬而除。不得待有三月之限。今案。馬注與鄭略同。唯云事已而除。不必三月爲異。王注亦謂不待三月。後儒多從鄭說。趙商答陳樸問。謂待三月除。以順總之數。賀氏循云。鄭云三月者。以親親尸柩。故三月以序其餘哀。庚氏蔚之云。改葬所以總而不重者。當以送亡有已。復生有節。若用始亡之服。則是死其親。故制總以示變吉。既有其服。若旬月而葬。則當如鄭氏說。卒總之限。三月而除。若葬過三月者。

須葬畢釋服。服爲葬設故也。韓氏愈云。或曰。經稱改葬總。而不著其月數。則似三月而後除也。子思之對文子。則曰。既葬而除之。今宜如何。曰。自啓殯至於既葬而三月則除之。未三月。則服以終三月也。朱子云。禮宜從厚。從也。鄭可也。

童子唯當室總。童子。未冠之稱也。當室者。爲父後。承家事者。爲家。〔疏〕正義曰。李氏云。問喪曰。禮曰。童

當室則免而杖矣。言童子不杖。不杖者不免。當室則免而杖。乃有總服也。注云童子。未冠之稱也者。古者二十而冠。十九以下爲童子也。馬氏云。童子。未成人也。雜記疏引戴德云。童子當室。謂年十五以上。其意蓋以十五以下即未能當室也。云當室者。爲父後承家事者。不爲父後。則自有任家事之人。不必以童子當之也。惟其無父無兄。而以身主家事。則不能無與族人往來晉接之時。故云爲家主。與族人爲禮也。鄭注問喪云。當室。謂無父兄而主家者也。此注雖不言無父兄。義當與彼同。若有父兄。則不得云爲家主矣。敖氏謂童子當室有父在者。非也。云於有親者雖恩不至。不可以無服也者。言於族人有總麻之親者。雖年稚恩義未至。然既與之爲禮。不可以無服也。

傳曰。不當室則無總服也。〔疏〕正義曰。記言唯當室總。則不當室自無總服。而傳言之者。嫌期功之服亦無也。蓋童子不當室。雖無總服。而期功以上之服則仍服之。故雜記曰。童子哭不偯。

不踊。不杖。不非。不廬。謂服期功以上之親。而缺此五事。亦以未成人寬之。不責其備禮也。然當室則於族人有總服。而於期親以上之服。亦必備此五者。故曰。當室則杖。言杖。則五禮皆備可知矣。

凡妾爲私兄弟如邦人。嫌厭降之也。私兄弟。目其族親也。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謂士之女爲大夫妻。與大夫之女爲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爲天子后也。父卒。昆弟之爲父後者。謂士之女爲大夫妻。與

〔疏〕正義曰。妾言凡者。總包諸侯之妾。與大夫士之妾言。不杖期章曰。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知諸侯之妾亦同也。天子之妾。當不服之。如邦人者。謂與衆人同。注云嫌厭降之也者。張氏爾岐云。妾爲私親。疑爲君與女君

所厭降。實則不厭。故服同邦人常法。如女子子適人者之服也。或曰。妾從女君而服女君之黨。嫌不自服其黨。故記明之。云私兄弟。目其族親也者。案兄弟之服。所該甚廣。此云私兄弟。明指妾本族之親言。故鄭云。目其族親也。云然則女君有以尊降其兄弟者。謂士之女爲大夫妻。與大夫之女爲諸侯夫人。諸侯之女爲天子后也者。以記但云妾爲私兄弟。則是女君有以尊不同。而降其兄弟旁親之服者。如士之女爲大夫妻之類是也。云父卒。昆弟之爲父後者。宗子。

亦不敢降也者。妾爲父母。已見經不杖期章。此記言私兄弟。明指昆弟旁親言之。大功章曰。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是以適人降在大功也。不杖期章曰。女子子適人者爲昆弟之爲父後者。以其爲父後。是小宗子。婦人有歸宗之義。故不降之而服期也。此記既云如邦人。則衆所降者降之。衆所不降者亦不敢降。故鄭申言之也。此注當以昆弟之爲父後者宗子。作一句讀。宗子。即指爲父後者。李氏云。如鄭義。則繼嗣之宗子。嫁者亦不敢以尊降也。射慈。譚周。賀循。以爲大宗子亦不降。案齊衰三月章婦人爲宗子。鄭謂女子在室及婦歸宗者。則出嫁者不服。今案。李說是也。

### 大夫弔於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亦錫衰

弔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大夫死也。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命婦死也。服問曰。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

弁經。大夫相爲亦然。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

〔疏〕正義曰。注云弔於命婦。命婦死也。弔於大夫。爲大夫死也者。鄭恐人以弔於命婦。爲命婦死而弔其夫也。弔於大夫。爲大夫死而命婦往弔其妻也。故云然。然則弔於命婦。爲命婦死而弔其夫也。弔於大夫。爲大夫死而命婦往弔其妻也。以與其妻相知故也。何嫌於弔乎。注引小記者。證錫衰爲

秦氏。蕙田云。曲禮曰。知生者弔。大夫死而命婦往弔其妻。以與其妻相知故也。何嫌於弔乎。注引小記者。證錫衰爲弔服也。引服問者。證大夫相弔用錫衰也。敖氏云。服問以錫衰爲大夫相爲之服。則命婦相弔。亦錫衰矣。盛氏云。此本與死者無服。故但服弔服而已。

### 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錫者十五升抽其半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曰錫

謂之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錫者。不治其

縷。哀在內也。縷者不治其布。哀在外。君及卿大夫弔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士之相弔。則如朋友服矣。疑衰素裳。凡婦人相弔。吉筭無首素縷。

〔疏〕正義曰。敖氏云。有錫。疑當作滑易。蓋二字各有似。以傳

寫而誤也。鄭司農注司服職云。錫。麻之滑易者。其據此記未誤之文歟。沈氏彤云。傳云有錫。則有不錫者。此蓋對縷麻之無事其布而言。不容破字。且破有錫爲滑易。恐上詳下略。亦非言之序。敖誤也。校勘記云。案。錫者。滑易也。有錫者。治其布使之滑易也。有即有事其布之有。若但云麻之滑易。則麻自滑易。不見有事其布之意。故言先鄭作滑易。殊屬傳會。○錫者何也。以錫在五服外。故問也。答云。麻之有錫者。見錫亦以麻爲之也。十五升抽其半。與縷同。詳縷麻章傳下。但縷則有事其縷。無事其布。錫則無事其縷。有事其布。此錫與縷所以異也。惟記云。加灰錫也。即此有事其布之謂。斬衰章傳云。冠六升。較而勿灰。然則不加灰。雖較不可謂之有事也。縷衰



云。有事其縗。蓋亦加灰治之。敖氏云。錫不治縗。則其縗不如縗之縗。然弔服不可以無所事。既不治縗。則當治布也。治其布。則滑易矣。所以謂之錫。○校勘記云。注錫者不治其縗。錫上。徐本楊氏俱有不字。前總麻三月者傳疏引此注。唯彘氏無不字。各本俱有。哀在外也。徐本無也字。亦與總麻疏合。雖當事。徐陳集釋俱作雖。毛本雖作唯。重修監本誤作准。皮弁錫衰而已。徐本無弁字。張氏曰。監本云。皮弁錫衰。從監本。則如朋友服下。徐本。集釋。俱有矣字。今案。錫上有不字。非也。皮下無弁字。亦非。餘俱從徐本。云錫者不治其縗。哀在內也。總者不治其布。哀在外者。鄭注周禮司服同。褚氏云。哀在內。哀在外。指所哀之人言。以內外臣分布縗之治否也。當善會。云君及卿大夫弔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者。賈疏云。士輕。無服弁經之禮。有事無事。皆皮弁錫衰而已。若然。文王世子注。諸侯爲異姓之士疑衰。同姓之士總衰。今又言士與大夫同錫衰者。此與士喪禮注同。亦是君於此士有師友之恩者也。沈氏形以注雖字本作唯。賈出注語作雖。謂鄭意主錫衰而言。故云。唯賈意主皮弁而言。故作雖。通解續及楊圖並從賈。但此注本因錫衰而及之。主皮弁言者。誤也。唯當事皮弁錫衰而已。明不當事。則皮弁疑衰也。此與文王世子注不相遠。與士喪禮注。則文同而意異。彼經云。君若有賜焉。明君於此士有師友之恩。故得與大夫同錫衰。此注但云弔士。未見有師友之恩。故唯當事錫衰而已。蓋諸侯爲卿大夫常錫衰。爲士唯當事錫衰。爲士有師友之恩者亦常錫衰。輕重等差。皆各有其義也。又此云當事錫衰。專謂將葬啓殯之時。否大斂與殯。則主人未衰。弔者亦安得而衰哉。故知鄭不兼言之。又卿大夫弔士。其冠不與君同。蓋當事弁經也。今案。詳注而已。語氣。似作雖爲是。而沈說辨析極細。故並附錄於此。以待後人考正。云士之相弔。則如朋友服矣。疑衰素裳者。詳前朋友麻下。云凡婦人相弔。吉筭無首素總者。因記言命婦弔錫衰。而未言首服。故特明之。云凡者。謂卿大夫妻與士妻也。鄭注檀弓亦云。婦人弔。皆吉筭無首素總。孔疏以爲大戴禮文。李氏云。婦人筭總相將。男子弔服素冠。故婦人素總爲父母。卒哭。折吉吉筭之首。故弔服吉無筭首也。○凡弔服之見於經注者。周禮司服曰。凡弔事弁經服。鄭注。弁經者。如爵弁而素加環經。司服又曰。王爲三公六卿錫衰。爲諸侯總衰。爲大夫士疑衰。其首服皆弁經。鄭注。君爲臣服弔服也。此天子之弔服也。禮記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服問曰。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鄭注。不當事則皮弁。又鄭注文王世子云。君雖不服臣。卿大夫死。則皮弁錫衰以居。往弔當事則弁經。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總衰以弔之。又鄭注司服云。諸侯亦以錫衰爲弔服。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則變其冠耳。又云。國君於其臣弁經。他國之臣則皮弁。又鄭注上朋友麻云。諸侯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以小記及服問考之。諸侯惟有錫衰弔卿大夫之文。而首服有皮弁弁經二



者。據服問云。當事則弁經。不當事自皮弁也。鄭氏以天子皆弁經。諸侯不皆弁經。而變其冠爲皮弁。非天子。又謂諸侯於已國之臣皮弁。於他國之臣弁經。其諸侯弔士之服。經無明文。鄭氏於文王世子注謂同姓之士總衰。異姓之士疑衰。於此注云。君弔士。雖當事。皮弁錫衰而已。明當事不弁經。以別於弔已國卿大夫也。但其服云錫衰。不云疑衰。又士喪禮。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注云。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皆與文王世子注異。孔賈二疏。以士於君有師友之恩。故錫衰釋之。詳士喪禮君若有賜焉下。經惟書諸侯錫衰。據鄭注。則三衰俱有。孔賈申之。以司服云。公如王之服。轉次相如。故知諸侯亦有三衰也。此諸侯之弔服也。此記云。大夫弔于命婦錫衰。命婦弔於大夫錫衰。禮喪服小記謂大夫相爲。使如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當事則弁經。又曰。爲其妻。往則服之。出則否。雜記曰。大夫之哭大夫弁經。大夫與殯亦弁經。鄭注。弁經者。大夫錫衰相弔之服也。又鄭注朋友麻云。卿大夫亦以錫衰爲弔服。當事則弁經。否則皮弁。辟天子也。又鄭注司服云。大夫士有朋友之恩。亦弁經。案。大夫之於大夫弁經。已見雜記及小記。則此注殆爲大夫於士言也。大夫於士有朋友之恩。則無朋友之恩者。不弁經。此注云。卿大夫弔士。雅當事。皮弁錫衰而已。此卿大夫之弔服也。上朋友麻注云。士以總衰爲喪服。其弔服則疑衰也。又云。其弁經皮弁之時。則如卿大夫然。又改其裳以素。辟諸侯也。朋友相爲服。即士弔服疑衰素裳。此注云。士之相弔。則如朋友服矣。疑衰素裳。注司服云。士當事。弁經疑衰。變其裳以素耳。案。士弔當事弁經。則不當事亦皮弁。上注所謂弁經皮弁之時。如卿大夫也。此士之弔服也。又朋友麻注云。庶人不爵弁。則其弔服素冠委貌。檀弓疏謂鄭注不顯所著之服。文承疑衰素裳之下。則庶人亦用疑衰。或者庶人布深衣。冠素委貌也。司服疏則謂庶人冠素委貌。疑衰素裳與士服同而冠異。今案深衣是庶人吉服。不當用以弔。似孔疏前說及司服疏爲是矣。此庶人弔服也。此記云。命婦弔錫衰。鄭注檀弓魯婦人之羣而弔也云。禮。弔服。大夫之妻錫衰。士之妻則疑衰。斂。皆吉筭無首素總。此婦人弔服也。以上所論。皆主人成服以後之弔服。見於經注而可考者。如此。

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婦爲舅姑惡筭有首以壘卒哭子折筭首以筭布總善以壘則壘有〔疏〕正

曰。女子子適人者爲父母。與婦爲舅姑。其服皆期。已見不杖期章。因經未言首服。故記明之。惡筭有首以壘。異於斬衰三年者之筭筭而壘。此筭壘連言。是已成服之壘也。詳斬衰章布總筭壘衰三年下。盛氏云。惡筭有首。差師也。然則筭無首明矣。卒哭。子折筭首以筭。子。謂女子子也。初喪亦惡筭有首以壘。至卒哭後。或有事歸於夫家。則易吉筭而折其首以著之。敖氏云。以筭者。著筭之稱也。以筭。則不復壘矣。布總。兼子與婦言之。盛氏云。此不專

爲女子發。乃言於子折筭首之下者。欲終言筭制而後及之耳。今案檀弓。南宮縚之妻爲姑縹八寸。鄭注云。齊衰之縹八寸餘。詳斬衰章布縹經及傳下。○舊解有云。縹無筭。故鄭辨之。李氏云。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蓋縹以爲筭。縹筭之文相連。亦縹有筭之證。江氏獨云。縹有二種。一爲去筭之縹。士喪禮。婦人縹於室。及既夕所云縹者。是也。一爲著筭之縹。此記所言及斬衰章箭筭縹是也。以其可去筭。故縹得與免相對。又以其可著筭。故免僅施之當事。而縹得用於平時也。今案鄭言縹有著筭者。則固有不著筭者。江說是也。

傳曰。筭有首者。惡筭之有首也。惡筭者。櫛筭也。折筭首字。折吉筭之首也。吉筭者。象筭也。何以言子

折筭首。而不言婦終之也。

櫛筭者。以櫛之木爲筭。或曰櫛筭。有首者。若今時刻鏤櫛頭矣。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而著吉筭。吉筭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折其首者。爲其

大飾也。據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

〔疏〕正義曰。傳恐人疑箭筭亦有首。故云。筭有首者。惡筭之有首也。以別之。而即申言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

非。又記但云折筭首。傳恐人疑爲折惡筭之首。故云。折筭首者。折吉筭之首也。又云。吉筭者。象筭也。言吉筭以象骨爲之。據周禮弁師。天子諸侯皆玉筭。王后夫人當亦同。此象筭。蓋謂大夫妻以下也。吉筭尺二寸。喪筭長尺。

亦見斬衰章傳下。記初言女子子及婦之筭。後乃獨言子折筭首而不及婦。故傳發問以明之也。○校勘記云。注喪之大事畢。閭閻葛本。喪俱誤作筭。吉筭尊至義也。十二字。徐本集釋俱在折其首者上。今本在爲其大飾也下。通解

無。盧云。案其語意。似今本爲是。若不先言折其首。則所謂變者何指。賈疏順文爲釋。與今本合。今案變其尊。謂變惡筭而吉筭。非指折其首言也。詳賈疏。是上下牽連總解。而其述注。則於女子子可以歸於夫家之後。即述吉

筭尊云云。明不與今本同。盧說非。仍從徐本。云櫛筭者。以櫛之木爲筭。或曰櫛筭者。蓋見檀弓有櫛以爲筭之文而兩解之也。賈疏據玉藻櫛用櫛。謂櫛用櫛木爲之。故鄭云。以櫛之木爲筭。故鄭兩存之也。敖氏云。此傳

之櫛。疑即檀弓之櫛。蓋櫛相近而轉爲櫛耳。經義述聞云。櫛本不得謂之櫛。沐所用之櫛。亦有象櫛。但云櫛。何以別於下文之象筭。且檀木爲筭。則直稱櫛可矣。何必迂回其文而云櫛乎。蓋櫛當讀爲卽。卽梓木也。梓木

爲惡。故以爲喪筭。爾雅曰。櫛采薪。采薪卽薪。舍人曰。櫛名采薪。又名卽薪。樊光曰。荊州梓木曰采木。是采薪。卽薪。皆梓木之別名。單言之。則或曰采。或曰卽。韓子五蠹篇之采櫛。及此傳之櫛。是也。今案賈故之既

說未的。當從述聞爲正。云有首者。若今時刻繡摘頭矣者。惠氏棟云。鄭以摘頭解笄者。笄之首。猶摘之頭。漢之摘。古之笄也。續漢志曰。摘長一尺爲簪。今案。鄭解有首在櫛笄之後。是指吉笄之首言之。故以漢時刻繡摘頭況之也。云卒哭而喪之大事畢。女子可以歸於夫家者。蓋葬畢而虞。虞而卒哭。是喪之大事畢也。喪大記曰。婦人喪父母。既練而歸。彼注云。歸。謂歸夫家也。但既練而歸。是正法。卒哭後。容有事而歸。以其喪之大事已畢。故亦可權許之也。云而著吉笄。吉笄尊。變其尊者。婦人之義也者。蓋歸夫家。不可純凶。笄在首爲尊。而首服尤以吉笄爲尊。若仍惡笄不變。則恐舅姑以爲嫌。故易惡笄而著吉笄。變其尊者。是婦人事人之義也。若布練之屬。則不變之矣。云折其首者。爲其大飾也者。以首有刻繡太飾。故折去之。卒哭未練。亦不可純吉也。云櫛在夫家。宜言婦。終之者。終子道於父母之恩者。以歸於夫家宜言婦。而仍稱子者。以子是對父母之稱。是欲終守子道。不忘父母之恩也。故氏云。終。終喪也。言婦惡笄以終喪。無折笄首之事。故不言婦也。今案。故說與鄭異。鄭以傳不言婦之婦。仍指女子言。終之爲終子道。其說似迂曲。不若敖以婦即記婦爲舅姑之婦。終之爲終喪之順。小記曰。齊衰惡笄以終喪。其證也。後儒若張氏爾岐。沈氏彤。江氏筠。盧氏文昭。皆以敖義爲長。

妾爲女君君之長子。惡笄有首布總。〔疏〕正義曰。妾爲女君。已見不杖期章。此記其首服。并及爲君之長子首服也。妾爲舅姑。即包於上條婦爲舅姑之中。其爲夫則笄。見斬

衰章。賈疏云。妾爲君之黨服。得與女君同。故爲長子亦三年。李氏云。妾之事女君。與婦之事舅姑等。故其首服同。其爲君之長子。雖與女君同三年。而情本輕。故從齊衰之首服。亦惡笄有首布總也。敖氏云。笄總與上同。乃別見之者。明其不整也。或曰。不言整。省文。

凡衰外削幅。衰內削幅。幅三衻。削。猶殺也。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衻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祭服朝服。辟積無數。凡

裳前三幅。後四幅也。〔疏〕正義曰。自此至袷尺二寸。記喪服衰裳之制。及尺寸之數也。云凡者。兼五服言之。謂衰裳外削內削。及裳每幅三衻之制。五服皆同也。唯斬衰不緝其邊。齊衰以下則緝之爲異耳。李氏云。外削幅者。削布之邊幅向外。內削幅者。幅向內也。幅三衻者。據裳而言。故氏云。衰外削幅者。所以別於吉服之制。亦如喪冠外舉之類。裳幅不變者。衣重而裳輕。變其重者以示異足矣。故裳不必變也。今案。衰爲廣

是當心者之正名。而上衣亦通名衰。故以衰與裳對言也。注云削猶殺也者。廣雅釋詁。削與殺皆訓減。故鄭以殺釋之。謂減殺其幅之邊也。高誘注淮南。亦云。削。殺也。江氏永云。論語。非帷裳。必殺之。殺字與此義異。彼殺謂斜裁。此削謂摺倒一寸。注雖以殺訓削。義實不同。然則衰外削幅者。謂摺倒一寸向外也。裳內削幅者。謂摺倒一寸向內也。云大古冠布衣布。先知爲上。外殺其幅。以便體也。後知爲下。內殺其幅。稍有飾也者。謂大古時。冠衣皆以白布爲之。士冠禮記曰。大古冠布。齊則緇之。鄭注。大古。唐虞以上是也。先知爲上。謂衣也。後知爲下。謂裳也。初時唯知便體。故外殺其幅。後稍知飾觀。故內殺其幅。云後世聖人易之。以此爲喪服者。言大古時。吉凶皆用此服。後世聖人更定制。乃專以此爲喪服也。云衾者。謂辟兩側。空中央也者。莊子云。形之與形亦辟矣。釋文。辟。相著也。然則辟兩側者。謂以兩側相著合。則其中央自空也。云祭服朝服。辟積無數者。朝祭之服。謂六冕爵弁皮弁朝服玄端之屬。辟積。即衾也。朝祭之裳。每幅辟積無數。此裳則限以三辟積。亦其與吉服異者也。云凡裳前三幅。後四幅也者。謂祭服朝服喪服之裳。皆前三幅。後四幅。故云凡。此卽論語所謂帷裳也。賈疏云。前爲陽。後爲陰。前三後四。象陰陽也。案帷裳之必須辟積者。以其前三後四。共七幅。每幅二尺二寸。兩畔各去一寸爲縫。仍存二尺七幅。共十四尺。若不辟積。其要中則太寬。與身不相附。但人身有廣狹不同。故辟積不定其數。喪服之裳。雖限以三辟積。而亦不言其寸數多寡也。至深衣長衣之等。連衣裳爲之。制十二幅。以應十有二月。無辟積。與帷裳異。江氏永云。深衣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其當裳之前襟後裾正處者。以布四幅。正裁爲八幅。上下皆廣一尺一寸。又以布二幅斜裁爲四幅。袂頭二寸。寬頭二尺。此四幅皆以袂頭向上。寬頭向下連屬於裳之兩旁。別名爲袷。玉藻云。袷當旁。是也。論語所謂非帷裳必殺之者。如此。今案。深衣兩旁有斜裁倒縫之袷。故下廣上狹。要閒不須辟積也。

若齊裳內衰外。齊。緇也。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緇。〔疏〕正義曰。上言衰外削幅。裳內削幅者。五服所同。但五服邊也。不齊者。謂斬也。先言裳而後言衰者。齊本據裳言之。曲禮。去齊尺。玉藻。足如覆齊。鄭注皆云。齊。裳下緇也。論語。攝齊升堂。皇疏亦云。齊裳下縫。故先言裳也。注云齊緇也者。據齊衰三年章傳也。云凡五服之衰。一斬四緇者。謂斬衰不緇。齊衰。大功。小功。總麻。四者皆緇。故云一斬四緇也。云緇裳者內展之。緇衰者外展之者。說文。展。轉也。謂轉其邊而緇之。緇衰者。則先轉其邊於內。緇衰者。則先轉其邊於外。而後施鍼功也。此內

外與制幅之內外同者。亦所以別於吉服上外制內制。指布幅兩畔之邊言。故言幅。此則指衰裳竟體之邊言。故不言幅也。

負廣出於適寸。負。在背上者也。適。辟領。〔疏〕正義曰。負亦名負版。見下注。敖氏引孔子式負版者爲據。江氏

蓋祇見字面同。而喜爲牽合。與衣帶下尺句解作經帶之帶。同一謬耳。注云負在背上者。賈疏云。以一方布置於背上。上畔縫著領。下畔垂放之。以在背上。故得負名。云適辟領也者。適一名辟領。詳下。云負出於辟領外旁一寸

者。據下辟領並闊中總尺六寸。負之兩旁。各出辟領一寸。則尺八寸也。此言其廣也。其長。敖氏以爲比於衰。或然。

適博四寸出於衰。博。廣也。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爲尺六。〔疏〕正義曰。適在兩肩。博四寸者。指

之兩相并闊中言之也。注云博。廣也者。上言負廣出於適寸。此言適博四寸出於衰。所云出者。據橫闊而言。鄭恐人疑博與廣有異。故釋之。云辟領廣四寸。則與闊中八寸也。兩之爲尺六寸也者。李氏云。衣領當項處。左右各開四

寸向外。辟厭之。是爲辟領所開處。則闊中也。辟領與闊中。每旁合爲八寸。通左右計之。則尺六寸。衰廣四寸當心。辟領旁各出衰外六寸。闊中或作闊中。謂闊去中央以安項也。今案下衣二尺有二寸注。加辟領八寸。李氏亦云。

辟領。賈氏作闕中。以文義詳之。此注似作闕。是也。吳氏廷華云。衣當領處。縱橫各剪入四寸。以所剪各反摺向外。覆於肩。謂之適。亦曰辟領。其中空者爲闕中。合左右前後方八寸。適亦如之。今案。據吳氏之說。以爲適方八寸。

則每旁覆於肩者。縱有八寸。而橫闊止四寸。合兩旁八寸。并闊中爲尺六寸也。敖氏以爲當項之處。縱廣四寸。而橫之闊狹不定。則與方領之制殊矣。似未可從。云出於衰者。旁出衰外者。衰在胸前。以兩肩辟領望之。出衰外也。云

不著寸數者。可知也者。以衰止四寸。而辟領兩旁有尺六寸。則其出於衰外可知。故不必著其寸數也。

衰長六寸博四寸。廣衰當心也。前有衰。後有負版。左。〔疏〕正義曰。注云廣衰當心也者。衰、長也。言其上下左

是後有負版也。適在兩肩。是左右有辟領也。云孝子哀感無所不在者。言衰與負版辟領。設於前後左右。皆以表其哀感之心。是無所不在也。李氏云。衰、表其哀摧之心。負。言負其悲哀。適言主於念親。不及他事。今案。黃氏餘

楊氏復。據注言。孝子哀戚無所不在。謂衰負辟領。惟子爲父母用之。此外皆不用。故氏則謂凡凶服用服。無不有衰。其辟領亦當同之。若負版。則惟孝子乃有之。故記先言之也。先大父云。衰是綴於當心之名。而凶服用服之上衣。亦當以黃楊之說爲正。稽氏云。邱氏澤欲作一外衿掩於內衿之上服之。謂必如是。衰乃當心。非也。

衣帶下尺。

衣帶下尺者。要也。廣疏。正義曰。五服皆言衰裳。鄭注斬衰章。凡服。上曰衰。下曰裳。是通謂上尺。足以掩裳上際也。衣爲衰也。此承上衰長六寸博四寸之文。則舉其實而言曰衣。謂上衣也。

帶。謂當帶之閒。故鄭以要釋之。或以帶爲經帶絞帶。固誤。即因注言要。而以衣帶下尺爲衣要。亦非。裳有要。而衣無要也。云廣尺。足以掩裳上際也者。此廣尺。謂縱廣一尺。故賈疏辨之。云據上下闊一尺。若橫而言之。不著尺寸者。人有羸細。取足爲限也。又云言上際者。對兩旁有衽掩裳兩相下際也。吳氏廷華云。帶者。腰間當帶之處。衣長二尺二寸。不過及要。與裳相接。每不能掩。故於當帶處。以布綴之。垂下長尺。以掩裳際也。今案。吳說最明晰。

衽二尺有五寸。

衽。所以掩裳際也。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

疏。正義曰。玉藻云。衽當旁。鄭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

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江氏永云。衽者。斜殺以掩裳際之名。深衣裳前後當中者。不名衽。唯當旁而斜殺者名衽。故經云。衽當旁。明其不當中也。鄭云。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此廣解凡裳之衽也。衽有二。朝服祭服喪服皆用帷裳。前三幅。後四幅。裳際不連。有衽掩之用。布交解。寬頭在上。合縫之。狹頭在下。如燕尾之形。即喪服篇衽二尺有五寸。是也。此衽之殺而下者也。深衣之衽。當裳旁。亦交解。而以狹頭向上。寬頭向下。此衽之殺而上者也。云衽屬於衣。則垂而放之。謂朝祭喪服之衽。云屬於裳。則縫之以合前後。即深衣之衽也。今案。江氏言衽制特詳。故備錄之。此注云衽所以掩裳際也者。謂裳兩旁之際。本不連合。故制爲此衽以掩之。云二尺五寸。與有司紳齊也者。玉藻曰。紳長制。士三尺。有司二尺有五寸。此衽二尺五寸。是與紳齊也。云上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凡用布三尺五寸者。戴氏靈校集釋云。燕尾一尺五寸。各本訛作二尺五寸。據三尺五寸之布。裁成兩衽。上下各留正一尺。中一尺五寸。交裁之。得正一尺。燕尾一尺五寸。通正與燕尾共二尺五寸爲衽。今改正。校勘記云。諸本皆誤。唯敖氏作燕尾一尺五寸。不誤。今案。三尺五寸之布。除去正一尺者二。仍一尺五寸。斜裁之。爲兩燕尾。各得一尺五寸。合正一尺爲二尺五寸。成上寬下狹之形。以其寬頭綴之於衣。自上垂下。如燕尾然。玉藻注所謂或殺而下者此也。左傳。魯昭公比及葬。三易衰。衰衽如故。衰卽此衽。賈疏



云此謂男子之服。婦人則無。故鄭上新義章注云。婦人之服如深衣。則衰無帶下。又無衽。是也。

袂屬幅。幅。猶連也。連。正義曰。袂。袖也。注云屬。猶連也者。言此記屬字之義與連同。說文。屬。連也。幅。謂不削也。云連幅謂不削者。李氏云。布幅二尺二寸。凡用布。兩邊各削去一寸為縫。此袂則全

幅用之。屬之於衣。欲其與袂中縱橫正方也。敖氏云。袂屬幅而不削。是緣合之也。此袂之長短。蓋如深衣之袂。亦反詘之及肘。

衣二尺有二寸。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衣。自。正義曰。校勘

領八寸。徐本、集釋、通解、楊氏。俱作辟領。李氏曰。辟領。賈氏作闕中。今案。此計用布之數。當作辟領為是。今本作闕中。則又因闕中而誤也。云此謂袂中也。言衣者。明與身參齊。二尺二寸。其袖足以容中人之肱也者。賈

疏云。上云袂。據從身向袂而言。此衣。據從上向掖下而言。李氏云。袂中。謂袂自上向掖下之廣狹也。中人之肘尺二寸。袂可以回肘。故袂中二尺二寸。左右袂中與身參齊。故舉衣之尺寸。以見袂中也。布幅二尺二寸。袂中與衣身

長亦二尺二寸。以其正方。故謂之端衰。雜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無等者。自天子達於庶人也。王氏廷相云。此言衣者。目袂之本及衣身而言也。今案深衣云。袂之高下可以運肘。彼注云。袂。衣袂當掖之縫也。與此言袂中義同。

說文。肘。臂節也。肱。臂上也。二者相近。故深衣言肘。而注以肱言之。義亦同也。云衣自領至要二尺二寸。倍之四尺四寸。加辟領八寸而又倍之。凡衣用布一丈四寸者。此計衣身用布多少之數。未計及袂袂及衽衽之等也。賈疏云。

自領至要皆二尺二寸者。衣身有前後。今且據一相而言。故云衣二尺二寸。倍之為四尺四寸。總前後計之。稽氏云。倍二尺二寸為四尺四寸。加辟領八寸。則五尺二寸矣。此指一邊言也。合左右兩邊言之。則共用布一丈四寸。故注曰。

而又倍之云云。楊氏復以而又倍之句。專指加於闕中者。言說太新而鑿。

袂尺二寸。袂。袖口也。尺二寸。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吉時拱尚左手。喪時拱尚右手。正義曰。馬氏云。袂。袂末也。尺二寸足以容拱手也。喪

寸。鄭注。袂。袂口也。袂即袖也。馬云。尺二寸。足以容拱手。而鄭云足以容中人之併兩手也者。以拱時必併兩手。故有尚左尚右之分也。檀弓曰。孔子與門人立。拱而尚右。二三子亦皆尚右。孔子曰。我則有姊之喪故也。二三子皆

尙左。是吉時拱尙左手。喪時拱尙右手也。李氏云。袂中二尺二寸。自掖下微圍裁之。至袂口而狹。止闊尺二寸。深衣曰。袂圓以應規。是也。雜記曰。凡弁經。其袂侈袂。侈袂者。蓋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故氏云。此袂廣二尺二寸。而袂尺二寸。亦謂圍殺一尺。如深衣之袂也。此衣與袂袷帶下之度。吉服亦然。特於此見之耳。萬氏斯同云。袂尺二寸者。謂於二尺二寸之袂。縫其下一尺。而其上一尺二寸不縫也。故袂謂之袖口。乃通與前襟袂之末。又綴以廣尺二寸之布。則失之遠矣。今案。通典非。萬說亦非。當以圍殺之說爲是。雜記所云其袂侈袂者。大夫以上之弔服也。

衰三升三升有半其冠六升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衰。斬衰也。或曰。三升半者。義服也。其冠六升。齊

其受冠皆同。以服。〔疏〕正義曰。自此至篇末。言斬衰齊衰及大功之受服。并言總衰衰冠之升數也。以經各章俱未明至尊。宜少差也。〔疏〕言。故特記之。案。斬衰章傳云。衰三升。冠六升。開傳曰。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初喪

布六升。冠七升。即此記云。以其冠爲受。受冠七升也。唯此記并言三升有半之衰爲異耳。以其冠爲受者。謂以初喪成服時冠六升之布。爲既葬後受衰之布。受冠七升者。謂以七升之布。爲既葬後受冠之布也。黃氏幹云。案練再受服。

經傳雖無明文。謂既練而服功衰。則記禮者屢言之。服問曰。三年之喪。既練矣。期之喪。既葬矣。則服其功衰。雜記曰。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又曰。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祔。兄弟之殯則練冠。是也。案。大功之布有三等。

七升八升九升。而降服七升爲最重。斬衰既練而服功衰。是受以大功七升布爲衰也。斬衰章賈疏云。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既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又開傳小祥練冠孔疏云。

至小祥。以卒哭後冠受其衰。而以練易其冠。而橫渠張子之說又曰。練衣。必假練大功之布以爲衣。故言功衰。功衰上之衣也。以其著衰於上。故通謂之功衰。必著受服之上。稱受者。以此得名。受蓋以受始喪斬衰之衰而著之變服。

其意以喪久變輕。不欲摧割之心亟忘於內也。據橫渠此說。謂受以大功之衰。則與傳記注疏之說同。謂假練大功之布以爲上之衣。則非特練中衣。亦練功衰也。又取成服之初衰長六寸。博四寸。縫於當心者。著之於功衰之上。是功衰

雖漸輕。而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猶在。不欲哀心之遽忘也。此說則與先儒異。當考。今案。父母之喪。其長六寸博四寸之衰。終喪服之。橫渠之說是也。詳篇首斬衰經下。注云衰。斬衰也者。此條是言斬衰之制。因記未言斬。故明之。

云或曰三升半者。義服也者。以傳記無文。故引或說爲證也。李氏云。義服者。爲君服也。三升半之衰。不見於開傳。經記亦無降正義服之文。先儒以開傳齊功之衰各有三。差之爲三等。又以此記之三升半爲義服。今案舊說以臣爲君之

等爲斬衰義服。不知臣之爲君。當與子爲父同。戴氏震以三升有半之衰。專爲公士大夫之臣服其君。較舊說爲長。詳前斬衰章云。其冠六升。齊衰之下也者。開傳曰。齊衰四升五升六升。今以六升布爲冠。是齊衰之下也。云斬衰正服。變而受之此服也者。謂斬衰初服衰三升。冠六升。既葬。變而服衰六升。冠七升也。云三升三升半。其受冠皆同。以服至尊。宜少差也者。謂衰有三升三升半之分。而冠同六升。受冠同七升。以斬服所以服至尊。不得過爲差別也。吳氏廷華疑義云。衰既稍差。冠自不必再差。是少差也。

齊衰四升其冠七升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

言受以大功之上也。此謂爲母服也。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爲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

父母

〔疏〕正義曰。以其冠爲受。受冠八升者。謂既葬後。以初喪成服時之冠七升布爲衰。更以八升布爲冠也。云注

謂爲母服也者。開傳曰。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是爲母服也。褚氏云。爲母雖有期與三年之別。而衰四升。冠七升。則同。其說是也。云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爲受者。此因記未言而注申之。亦以其冠爲受。謂既葬後。亦以初喪成服時之冠布爲衰也。云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父母者。謂齊衰有正服義服。而記不悉著之。以制服主於父母。故特舉爲母之服言之。舉重以見其餘也。

總衰四升有半其冠八升

此謂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總衰也。服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縗。〔疏〕正義曰。此記總衰及之精麤也。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經云既

葬除之。則無受也。李氏云。齊衰五升者。冠八升。總衰雖四升有半而縗則細。故冠與之同。注云此謂諸侯之大夫爲天子總衰也者。本上經文。云服在小功之上者。欲著其縗之精麤也者。謂此經喪服之序。總衰在小功上。以總衰用小功之縗。其精麤同。故服序相次。是欲著其縗之精麤也。云升數在齊衰之中者。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用齊衰三月章傳文。言小功之服。四升五升六升。而此總衰四升有半。是在齊衰之中也。不敢以兄弟之服服至尊也。用齊衰三月章傳文。言小功之服。不敢以服至尊。故縗與小功同。而減其升數。與小功異也。吳氏廷華云。經總衰在大功後者。以喪期爲次也。此在大功前者。以升數爲次也。

大功八升若九升小功十升若十一升

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不言七升者。主於受服。欲其文相值。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

亦皆以其冠爲受也。斬衰受之以下。大功受之以正者。重者輕之。輕者從禮。聖人之意然也。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皆以卽葛及總麻無受也。此大功不言受者。其章既著之。〔疏〕曰。正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皆以卽葛及總麻無受也。此大功不言受者。其章既著之。開傳曰。大功七升八升九升。小功十升十一升十二升。彼注云。此齊衰多二等。大功小功多一等者。以此但云齊衰四升。而彼云齊衰四升五升六升。是較此記多二等。此記但云大功八升若九升。而彼兼言七升。此記但云小功十升若十一升。而彼兼言十二升。是較此記多一等。故彼注以開傳是極列衣服之差。與此記主於受服言者異也。此記若字。當與及字與字同義。經傳釋詞曰。若。猶及也。與也。吳氏廷華疑義云。此記大功不書七升者。蓋因上齊衰受衰七升。明爲大功之衰。故與小功不言十二升。皆爲省文也。江氏筠云。不言七升者。以與下小功二等相配。蓋記人固不悉數備見。觀上齊衰闕二等。可明也。此與大功章傳俱不言十二升者。當以其止爲受冠之所用。而衣不及之耳。今案吳氏省文之說未的。江說與注略近。注云此以小功受大功之差也者。謂以小功二等爲大功受服之差也。云不書七升者。主於受服。欲其文相值者。敖氏云。注謂記者於小功言十升若十一升。不書十二升。是主於受服。故於大功亦但言八升者。九升以當之。而不必言七升。是欲其文相值。若謂七升者亦受十升而并言之。則大功三而小功二。其文不相值也。鄭意蓋如此。云言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其冠皆十升。義服九升。其冠十一升。亦皆以其冠爲受也者。謂降服衰七升。正服衰八升。冠皆十升。既葬皆以冠十升之布爲衰。義服九升。冠十一升。既葬。亦以冠十一升之布爲衰。鄭言此者。以大功正服義服受布止差二等。故不及十二升也。敖氏云。此齊衰以至小功服各有三等。自大功以上。皆有受服受冠。其受服當下於本服三等。故斬衰受以齊衰之下。齊衰三等。受以大功三等。各如其次焉。大功之上。亦受小功之上。皆校三等也。以例言之。大功之中。當受以小功之中。大功之下。當受以小功之下。而乃不然。中者亦受以小功之上。下者則受以小功之中。止校二等。此非有他故。蓋欲以小功之下十二升者。爲大功義服之受冠而然也。大功受冠。亦多於受布一等。云斬衰受之以下。大功受之以正者。重者輕之。輕者從禮。聖人之意然也者。斬衰既葬以冠六升布爲受。是受以齊衰之下也。大功正服亦受以冠十升之布。義服受以十一升之布。而不受以小功之下。是受之以正也。所以然者。斬衰本重。故受服降三等。輕之以抑其哀情。大功正義服本輕。故受服但差二等。使之從禮而不至於不及。聖人制禮之意如是也。云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正服衰十一升。義服衰十二升。皆以卽葛及總麻無受也者。謂小功降服正服義服三者。皆以故衰就葛。終五月之期。而無受服。以及總麻三月亦無受。故記均不言之也。云此大功不言受者。其章既著之者。謂大功有受服。而此亦不著受。以大功章明云受以小功者。故此但列其升數之差而已。鄭言此者。以終明此條主爲受服而記之意也。

附考五服衰冠升數及降正義服。五服用布升數。詳於禮記開傳。而略具於此記。斬衰二等。齊衰大功小功各三等。而以降正義之服分屬之。則傳記無文。自鄭此注始。賈氏因於疏內極論降正義服。其說多遺漏抵牾。難以徵信。嗣後宋勉齋黃氏幹有服例。信齋楊氏復有圖。皆以分別三者之服。而亦互有同異。其由傳記但言降服。未有正義之名。難於訂證也。近盛氏世佐撰儀禮集編。更定服圖。江氏筠撰讀儀禮私記。著降正義服。考定其說。俱有合有不合。而江氏較爲細密。今參稽各家。並下己意。別爲圖說於後。

### 衰冠升數圖說

#### 斬衰

正服衰三升。冠六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六升。冠七升。義服衰三升有半。冠同六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六升。冠七升。

以上衰冠及受衰受冠升數。皆本此篇記文。以三升半爲義服。出鄭氏注。諸家悉仍之。又裳與衰同。如衰三升者。裳亦三升。衰三升有半者。裳亦三升有半。後放此。

#### 齊衰三年服

衰四升。冠七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七升。冠八升。

此升數亦本此篇記文。鄭氏注云。此謂爲母服也。齊衰正服五升。其冠八升。義服六升。其冠九升。亦以其冠爲受。凡不著之者。服之首主於父母。是鄭以此衰四升。冠七升。爲爲母服也。不言父卒者。蓋父在爲母。雖降三年爲期。而衰冠升數則同。故鄭首解之曰。爲母服。而下即言齊衰正服五升。義服六升。明此五升六升者。不以服母也。賈於篇首疏云。三年齊衰。惟有正服四升。冠七升。於此記斬衰三升疏云。

齊衰之降服四升。是降正之名。自相歧異也。黃例楊圖皆以爲降服。蓋因鄭明言正服五升。故不得以此四升爲正服。而又明知降字未安。乃爲之說曰。此降服。乃降斬衰而爲齊衰也。江氏仍之。盛氏改降爲正。曰。爲父斬衰。爲母齊衰。服之正也。旣得伸三年矣。不可爲降。姜氏兆錫亦駁降斬衰爲齊衰之說。今案以三年之衰冠爲降服者。固非。而以爲正服。亦未的。凡言正者。對降與義之名。此齊衰三年。章無降服義服。則亦不必言正。但云齊衰三年服。以別之。可矣。鄭注止云爲母服。而不言正降者。以爲正。則降三年而杖期者。亦同衰四升。冠七升。以爲降。則此三年者。實非降服。故空其文。今之稱齊衰三年服者。本鄭義也。

齊衰杖期

降服衰四升。冠七升。旣葬。以其冠爲受。衰七升。冠八升。正服衰五升。冠八升。旣葬。以其冠爲受。衰八升。冠九升。旣葬。以其冠爲受。衰九升。冠十升。

賈氏疏衰期傳疏。標列降正義衰冠升數。及受衰受冠升數如此。蓋本此記鄭注。分別四升五升六升三等服之文也。乃篇首疏又云。杖期齊衰有正而已。父在爲母與爲妻同正服衰五升。冠八升。不特與鄭義違戾。且與疏衰期傳疏亦不合矣。後儒多糾其誤。黃例不分齊衰三年及杖期不杖期。而統標降服正服義服。殊混。楊圖杖期止有降服正服。無義服。江氏仍之。亦非也。盛氏更定圖。以降服衰四升。正



服衰五升。義服衰六升。冠皆七升。受衰亦皆七升。受冠皆八升。下不杖期章。更定降正義衰冠升數俱亦同。此不知何據云然。斷不可從。

齊衰不杖期

降服同上。正服同上。義服同上。

此不杖期。亦當有三等之服。賈疏於不杖章祖父母下云。此章有降。有正。有義。是也。篇首疏又云。不杖期但有正義二等。故黃氏譏其自相牴牾也。楊圖亦有降正義三等。江氏仍之。

齊衰三月

正服衰五升。冠八升。無受。義服衰六升。冠九升。無受。

賈疏謂齊衰三月止有義服。無正服。黃例楊圖仍之。李氏如圭云。曾祖父母不當爲義服。亦宜衰五升。冠八升。其說是也。今增正服。或曰正服衰五升。冠八升。不與祖父母服同乎。曰。此所謂禮窮則同也。然祖父母期。曾祖父母三月。服雖同而月已減矣。且鄭注曾祖父母條。特云重其衰麻。可證也。

殯大功九月七月

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無受。

大功分降服正服義服三等。亦本此記鄭注也。此殯大功。則有降服。而無正服義服。楊氏云。殯大功九條皆降服。是也。賈篇首疏云。殯大功有降有義。降服衰七升。冠十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黃例因增

義服江氏仍之。盛氏從楊圖。今案鄭注明云。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此殯服皆是降服。則不得別爲義服九升明矣。蓋降而在大功者。其服本非大功。因降在此。當重於正服義服。故殯大功在大功前。殯小功在小功前。以其有齊斬之服降在此也。賈疏謂有義服。由未理會鄭注服降而在大功者衰七升一語耳。

大功

降服衰七升。冠十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十升。冠十一升。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既葬。以其冠爲受。衰十一升。冠十二升。

此降正義三等。既葬皆以其冠爲受。亦本此記鄭注也。賈氏疏衰期傳疏。列大功三等服如此。黃例楊圖同。二家皆云。自斬衰至大功。降服凡八條。冠皆校衰三等。正服義服二條。冠皆校衰二等。蓋謂大功降服衰七升。冠十升。是冠校衰差三等也。以上斬衰齊衰皆然。大功正服衰八升。冠亦十升。大功義服衰九升。冠十一升。是冠校衰止差二等也。江氏仍之。盛氏則以降正義三等衰雖異。而冠同十一升。受衰亦皆十一升。受冠皆十二升。與鄭注違。不可從。

總衰七月

衰四升有半。冠八升。既葬除之。

總衰鄭注無義服字。黃例楊圖同。以服止一等。無庸區別也。賈疏標義服之名。盛氏江氏仍之。非。

殤小功

降服衰十升·冠  
升同·無受·

殤無正義服辨已見前。此記鄭注云其降而在小功者衰十升一語足爲確據。賈疏謂殤小功有降有義降則衰冠同十升。義則衰冠同十二升。黃例楊圖因此皆有義服之目。江仍黃楊盛氏駁之更定爲降服是矣。或曰殤大功殤小功服亦止一等何必言降曰成人大功小功皆有降有正有義不言降無以別之。且殤爲降服見傳注此定名也。

小功

降服衰十升·冠升同·即葛五月·無受·  
義服衰十二升·冠升同·即葛五月·無受·

小功分降服正服義服三等亦本此記鄭注黃例楊圖標列同。江氏仍之盛氏更定圖以殤小功降服小功降正義服冠皆十五升抽其半則與疏衰期傳總麻小功冠其衰也一語顯悖矣不可從。

總麻

降正義同·衰十五升抽  
其半·冠升同·無受·

此本黃例楊圖賈疏云總麻亦有降有正有義但衰冠同十五升抽去半而已則又黃楊所本也。盛氏江氏俱同。

降正義服圖說

斬衰正服

父。諸侯爲天子。君。父爲長子。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妻爲夫。妾爲君。女子子在室爲父。子嫁反在父之室爲父。附傳父卒然後爲祖父後者服斬。

斬衰義服

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

黃例楊圖皆以諸侯爲天子。君。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三條。入義服。蓋因賈氏篇首疏云。爲君以三升半爲義。及此記衰三升疏云。諸侯爲天子。臣爲君之等。是義斬之文也。盛氏江氏仍之。今案戴氏震金氏榜皆以三升半之衰爲專指公士大夫之臣爲其君言。其說甚確。蓋喪服經文列諸侯爲天子及君於父後。明君父同尊。衰冠不得有異也。今順經文之次。列二者於父爲長子之前。而舊說之誤自見。詳斬衰章公士大夫之衆臣爲其君布帶繩屨下附傳一條。黃列入楊無盛亦無江從黃例。說見後。

齊衰三年服

父卒爲母。繼母如母。慈母如母。母爲長子。附記。妾爲君之長子。附小記。祖父卒而後爲祖母後者三年。

黃例楊圖皆以父卒爲母。繼母如母。慈母如母三條。爲降服。母爲長子。及附記一條。爲正服。江氏仍之。盛氏改降爲正。以爲母三條。及母爲長子一條。皆爲正服。以附記一條爲義服。謂舊以母爲長子爲正服。衰冠升數。皆下降服一等。案父爲長子。旣無所降。母不應有異。故進與爲母者同。今案以母爲長子。與子爲母。衰冠升數同。其說是也。但齊衰三年服。不立降。正義之名。說已詳前。今以正經四條。及附二

條同列爲三年服焉。附小記一條黃列入降服。楊無盛亦無江從黃例說見後。

齊衰杖期降服

父在爲母。

齊衰杖期正服

妻。

齊衰杖期義服

出妻之子爲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報。

賈疏以父在爲母與爲妻同。正服衰五升冠八升。誤辨見前。黃例以四條同列入正服。而於父在爲母下注云。當是降服。楊圖改父在爲母爲降服。是矣。而餘三條同入正服。猶未當。江氏依楊圖。盛氏則以出妻之子爲母。父卒繼母嫁從爲之服二條。亦入降服。尤非。蓋出母嫁母。當與父在爲母衰冠有別。子爲母本宜三年。因父在而降至期。故爲降服。若母爲父所出。及母嫁而子從。皆已自絕於父。本可無服。子之服之一則以有親者屬之義。一則以有答其養育之義。而加服以伸其情。何得爲降。且不特不得爲降而已。凡此皆服之變。亦不得云正也。當改入義服爲允。

齊衰不杖期降服

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女子子適人者爲其父母。公妾以及士妾爲其父母。

齊衰不杖期正服

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昆弟。爲衆子。昆弟之子。適孫。公妾大夫之妾爲其子。不降正。大夫之適子爲妻。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女子子適人者爲其昆弟。

之爲父後者。姑姊妹女子適人無主者。姑姊妹報。女子子爲祖父母。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姑姊妹女子子無主者爲大夫命婦者。惟子不報。大夫之子爲父母適孫爲士者。

齊衰不杖期義服

繼父同居者。爲夫之君。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妾爲女君。婦爲舅姑。夫之昆弟之子。

以上黃例楊圖略同。唯不降之服。黃例俱入之正服中。而注明不降字於其下。楊圖則別爲不降正之目。曰降則爲大功。唯不降。故在正服。今從楊圖。又適孫一條。楊圖入之不降正。江氏移於正服內而爲之說。曰信齋列適孫於不降正。蓋因傳不敢降其適之云也。然傳所云不敢降。有不可得而泥者。蓋必有降之者。而後可名爲不降。大夫之適子爲妻傳。鄭注云。降有四品。君大夫以尊降。公子大夫之子以厭降。公之昆弟以旁尊降。爲人後者女子子嫁者以出降。則不降之服。唯此四者內有之耳。此傳云不降者。蓋對庶孫以立文。猶之母爲長子傳。對衆子立文。而曰父之所不降。母亦不敢降也。初不得謂之不降服。又大功章適婦一條。傳亦有不降其適之文。信齋列之正服。則此宜如之明矣。今案黃例適孫下無不降二字。江說是從之。

齊衰三月正服

曾祖父母。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



齊衰三月義服

寄公爲所寓。庶人爲國君。爲舊君君之母妻。大夫在外。其妻長子爲舊國君。舊君。丈夫婦人爲宗子宗子之母妻。繼父不同居者。不降義。大夫爲宗子。

舊說齊衰三月止有義服無正服辨見前黃例依經文爲次楊圖分四層以爲曾祖父母者爲首以爲宗子者次之而附記宗子孤爲殤大功衰小功衰皆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一條於下以寄公爲所寓及爲君者又次之以繼父不同居者一條終焉江氏以宗子孤爲殤一條分附殤大功殤小功之後其說曰經文而外勉齋所附入者孫爲祖承重二條及妾爲君之長子一條是也信齋無承重二條而增宗子孤爲殤一條蓋信齋惟取本經記勉齋兼取子夏傳其并附小記一條者則以傳故及之耳今竝仍之但信齋以宗子孤爲殤附於齊衰三月大夫爲宗子之下蓋取其月數同也然此爲殤服又其衰爲大功小功且所謂月算如邦人者中含九月七月五月之正數則宜析之爲二而各附於其殤服之末今案宗子孤爲殤一條本是殤服不宜附在此章江說是也又江氏於此章別立不降義之目以大夫爲宗子曾祖父母爲士者如衆人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曾祖父母三條入焉下章又別立不降降之目說詳後今標目依之而以爲曾祖父母二條入正服更定於右

殤大功降服

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叔父之長殤中殤。姑姊妹之長殤中殤。昆弟之長殤中殤。夫之長殤中殤。弟之女子子之長殤中殤。適孫之長殤中殤。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不降降。

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附記宗子孤爲殤大功衰三月親則月算如邦人。

以上楊圖不一開列。但總標之曰殤九條皆降服。黃例則以夫之昆弟之子女子子之長殤中殤一條爲義服。江氏依之。盛氏仍移入降服。云案世叔母爲夫之昆弟之子。在不杖期章。則爲義服。既以殤降在此。亦當爲降服。其說是也。今從之。江氏於上章別立不降義之目。此又別立不降降之目。其說曰。不降之服。勉齋俱入之正服中。信齋別立不降正之目。然竊謂不降之服。降正義三等中俱有之。宜於三者之內。各標不降之目。然後服制不至混誤。其說是。今標目依之。唯江氏於不降降下注云。有殤降。無尊降。以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之長殤中殤。公爲適子之長殤中殤。大夫爲適子之長殤中殤。三條入焉。案大夫之庶子爲適昆弟本服。是加非降也。此似誤。今仍移入降服。餘從之。附記一條。亦依江氏附入說見前。

大功降服

姑姊妹女子子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昆弟。女子子適人者爲衆昆弟。姪丈夫婦人報。大夫爲世父母叔父母子昆弟昆弟之子爲士者。公之庶昆弟大夫之庶子爲母妻昆弟。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女子子嫁者未嫁者爲世父母叔父母姑姊妹。不降降。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

大功正服

從父昆弟。庶孫。適婦。不降正。皆爲其從父昆弟之爲大夫者。

大功義服

失之祖父母世  
父母叔父母

姪丈夫婦人報黃例舊列於正服。爲夫之昆弟之婦人子適人者黃例舊列於義服。盛氏以此二條移入降服。其言曰姑在室爲姪姪爲姑與世叔父同本皆服期。夫之昆弟之婦人子亦夫之昆弟之子也。本服期二者皆以適人降大功。當爲降服。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一條江氏移入降服而爲之說曰妾爲君庶子之服經凡三見大功九月章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一也。殤小功章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殤二也。小功五月章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三也。勉齋於大功一條屬之義服殤小功一條屬之降服。信齋於大功一條屬之正服殤小功一條屬之降服。其小功五月一條則俱屬之降服。竊謂婦人爲夫之族類是義服君之子非可以他族類比。今定此三條俱爲降服大功以從乎女君而降殤小功以爲殤而降成人小功以出適而降。今案盛氏江氏說是俱從之又大夫大夫之妻大夫之子公之昆弟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大夫者君爲姑姊妹女子子嫁於國君者二條黃例列於正服之後注云有出降無尊降楊圖列於不降正盛氏移入降服江氏以此二條別爲不降降今從江氏。

總衰七月服

諸侯之大夫  
爲天子

殯小功降服

叔父之下殯。適孫之下殯。昆弟之下殯。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殯。爲姑姊妹女子子之  
下殯。爲人後者爲其昆弟之長殯。從父昆弟之長殯。爲夫之叔父之長殯。昆弟之女子子之  
子之下殯。夫之昆弟之女子子之下殯。爲姪庶孫丈夫婦人之長殯。大夫公之昆弟大夫之  
子爲其昆弟庶子姑姊妹女子子之長殯。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殯。附記宗子孤爲殯小功喪三月  
親則月算如邦人。

殯無正義服。黃例以爲夫之叔父之長殯。夫之昆弟之女子子之下殯二條。爲義服。江氏仍之。楊圖  
以爲夫之叔父之長殯。大夫之妾爲庶子之長殯二條。爲降義服。皆非也。今從盛氏。皆移入降服。又江  
氏以大夫庶子爲適昆弟之下殯一條。別入不降降。亦非。辨見殯大功章。今仍移入降服。附記一條。則  
從江氏附入也。

小功降服

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爲人後者爲其姊妹適人者。大夫大夫之子公之  
昆弟爲從父昆弟庶孫姑姊妹女子子適士者。大夫之妾爲庶子適人者。

小功正服

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從祖昆弟。爲外祖父母。從母丈夫  
婦人報。庶婦。君母之父母從母。君子子爲庶母慈已者。

小功義服

夫之姑姊妹  
姊妹報。

以上次序俱本黃例。唯從父姊妹孫適人者當作一句讀。黃例因賈疏誤分爲二。楊圖同。皆非也。江氏  
云。從父姊妹。勉齋列之降服。信齋列之正服。案經下云。孫適人者。適人二字。實總姊妹孫三者言之。蓋

本爲一條也。考鄭於大功章從父昆弟注云。其姊妹在室亦如之。然則鄭明謂此爲適人者。而服降於在室一等矣。宜從勉齋所定無疑也。盛氏亦列之降服。今從之。

總麻降服

庶孫之中殤。夫之姑姊妹之長殤。從父昆弟之子之長殤。昆弟之孫之長殤。以上皆殤服。從母之長殤。祖姑姊妹適人者。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

總麻正服

族曾祖父母。族祖父母。族父母。族昆弟。庶孫之殤。外孫。士爲庶母。從祖昆弟之子。曾孫。父之姑。從母昆弟。甥。壻。妻之父母。姑之子。舅。君母之昆弟。

總麻義服

貴臣貴妾。乳母。夫之諸祖父。母報。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

以上略依江氏考定。唯夫之叔父之中殤。下殤。夫之姑姊妹之長殤。二條。黃例楊圖俱別爲義服。江氏因之。盛氏移入降服。今從盛氏。又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士爲庶母。乳母四條。江氏或從黃。或從楊。其說曰。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勉齋列之正服。信齋列之降服。案此本服小功。以出適降一等。則信齋是也。庶子爲父後者爲其母。信齋列之正服。勉齋列之降服。案注云。君卒。庶子爲母大功。大夫卒。庶子爲母三年。士雖在。庶子爲母如衆人。是不爲父後之服如此。今服總。以爲父後而

降則勉齋是也。其士爲庶母及乳母二條。勉齋俱列之義服。信齋俱列之正服。案經於齊衰三年章見慈母之服。於小功章見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之服。彼兩條皆爲正服。則此爲庶母宜如之。至乳母注云。謂養子者有他故。賤者代之慈己。旣爲賤者。又因慈母有故而代之。固視三母爲有閒矣。先儒以庶母爲父妾之有子者。乳母爲僱他人之婦。俱係不易之論。士爲庶母。當從信齋入正服。乳母當從勉齋入義服。今案江說是也。○又案黃氏云。降正義服之中。其取義又有不同者。有從服。有報服。有名服。有加服。又有生服。盛氏因之。一一編列。今每類略舉數條列於後。除可例推。從服。如婦爲舅姑不杖期。妻從夫而服。爲君之父母妻長子祖父母不杖期。臣從君而服。大夫之妾爲君之庶子大功。妾從君而服。君母之父母從母小功。子從母而服。妻之父母總。夫從妻而服之類。是也。報服。如杖期章繼母嫁從爲之服。報不杖期章爲人後者爲其父母報。大功章姪丈夫婦人報。小功章從祖祖父母從祖父母報。總麻章從祖姑姊妹適人者報之類。是也。名服。如世母叔母不杖期。士爲庶母總之類。以母名服。是也。加服。如爲外祖父母小功。以尊加。從母小功。以名加。君子子爲庶母慈己者小功。以慈己加。是也。生服。如夫之娣姒婦小功。以相與居室中。則生小功之親焉。爲夫之從父昆弟之妻總。以相與同室。則生總之



親焉是也。



書叢本基學國

義正禮儀

(下)

著翬培胡

書印務商



國學基本叢書

儀禮正義

(下)

胡培翬著

商務印書館發行

# 儀禮正義

## 卷二十六

24085

士喪禮第十二鄭目錄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喪於五禮屬凶禮。大戴第四。小戴第八。別錄第十二。〔疏〕正義曰。此與下既夕禮本爲一篇。以簡冊繁重。分而爲二。此篇所載。至

卜葬日止。皆在未啓殯之先。故鄭云。士喪其父母。自始死至於既殯之禮也。云士者。以禮記雜記喪大記諸篇。所言喪禮。多君大夫士並陳。此篇則專言士之喪禮。故以士名篇也。賈疏云。天子諸侯皆有士。此當諸侯之士。據鄭注

喪大記士沐梁。及大小斂陳衣。與此異者。每以爲天子之士。則鄭意以此篇爲諸侯之士禮。明矣。姜氏兆錫曰。士喪禮。是士自死而子爲之喪之禮。以下文死于適室。復以爵弁推之。可見所謂葬用死者之爵也。舊乃謂士喪其父

母之禮。失之矣。吳氏紱曰。此主有位之士。其子喪之之禮。至士之父母妻長子死。喪之從同。仕焉而已者。禮亦如之。若未仕之士。未必有赴于君君弔之事。而其他亦或從殺矣。今案。古者士之子恆爲士。士之父亦士也。下記

云。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賈疏據此。謂妻與長子二者亦依士禮。則士之父母死。自用士禮。明矣。吳氏說較爲周備。賈疏又謂記不云父者。以其經主于父死。故記不書父。此說非也。案記云。赴曰君之臣某死。即指

父言。以士之父亦君之臣也。云喪於五禮屬凶禮者。周禮大宗伯云。以凶禮哀邦國之憂。下即云。以喪禮哀死亡是也。各本凶下無禮字。據集釋增。小戴第八。先大父樸齋先生三禮目錄校證云。據士冠禮疏。當作第十三。第八乃

士虞禮。臧氏庸本徑改爲小戴第十三。○雜記。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學士喪禮。士喪禮於是乎書。鄭注云。時人轉而僭上。士之喪禮已廢矣。孔子以教孺悲。國人乃復書而存之。萬氏斯大曰。前此喪禮已亡。微孺悲之

學。幾無可考。故當時小斂之奠。曾子云在西方。子游云在東方。未成服而弔。曾子則襲。子游則殯。喪。賈憂之反極。曾子以爲禮。子游以爲非。兩賢並及聖門。於禮尙未能歸一。由無成書可執也。欲則儀禮十七篇。必謂盡出

先王之舊。殆亦不深考也。今案士喪禮制自周公。至孔子時。雖廢不行。而其書尙在。故孔子得以教孺悲。非孔子作之也。萬氏據此。遂謂十七篇非先王之舊。過矣。至曾子子游之異議。由當時喪禮久廢不講。非無成書也。然周

公制禮。當有天子諸侯大夫之喪禮。今惟士喪禮首末完具。次第井然。而天子諸侯大夫禮散見於傳記者。多不全備。故謂士喪禮之書。由孺悲之學而存則可。以士喪禮爲非先王之書。則不可耳。

士喪禮。死于適室。幛用斂衾。適室。正寢之室也。疾者齊。故於正寢爲。疾時處北墻下。死而遷之當墻下。有林衽。幛。覆也。斂衾。大斂所并行之衾。斂。被也。小斂之衾當陳。喪大記曰。

始死。遷尸于牀。〔疏〕正義曰。注疾時處北墻下。陸氏釋文作庸。云。幛也。本亦作墻。張氏說誤從釋文作庸。用斂衾。去死衣。

〔疏〕正義曰。注疾時處北墻下。陸氏釋文作庸。云。幛也。本亦作墻。張氏說誤從釋文作庸。用斂衾。去死衣。

〔疏〕正義曰。注疾時處北墻下。陸氏釋文作庸。云。幛也。本亦作墻。張氏說誤從釋文作庸。用斂衾。去死衣。

〔疏〕正義曰。注疾時處北墻下。陸氏釋文作庸。云。幛也。本亦作墻。張氏說誤從釋文作庸。用斂衾。去死衣。

〔疏〕正義曰。注疾時處北墻下。陸氏釋文作庸。云。幛也。本亦作墻。張氏說誤從釋文作庸。用斂衾。去死衣。

〔疏〕正義曰。注疾時處北墻下。陸氏釋文作庸。云。幛也。本亦作墻。張氏說誤從釋文作庸。用斂衾。去死衣。

〔疏〕正義曰。注疾時處北墻下。陸氏釋文作庸。云。幛也。本亦作墻。張氏說誤從釋文作庸。用斂衾。去死衣。

〔疏〕正義曰。注疾時處北墻下。陸氏釋文作庸。云。幛也。本亦作墻。張氏說誤從釋文作庸。用斂衾。去死衣。

〔疏〕正義曰。注疾時處北墻下。陸氏釋文作庸。云。幛也。本亦作墻。張氏說誤從釋文作庸。用斂衾。去死衣。

〔疏〕正義曰。注疾時處北墻下。陸氏釋文作庸。云。幛也。本亦作墻。張氏說誤從釋文作庸。用斂衾。去死衣。

〔疏〕正義曰。注疾時處北墻下。陸氏釋文作庸。云。幛也。本亦作墻。張氏說誤從釋文作庸。用斂衾。去死衣。

〔疏〕正義曰。注疾時處北墻下。陸氏釋文作庸。云。幛也。本亦作墻。張氏說誤從釋文作庸。用斂衾。去死衣。

〔疏〕正義曰。注疾時處北墻下。陸氏釋文作庸。云。幛也。本亦作墻。張氏說誤從釋文作庸。用斂衾。去死衣。



穀梁傳。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於婦人之手。以齊終也。僖公薨於小寢。左傳。即安也。穀梁傳。小寢非正也。是也。云疾時處北墻下。死而遷之當牖下者。當。值也。言疾時處室之北墻下。死則遷之當室之牖下也。墻必言北者。以室中東西北三面皆有墻。故須言北以別之。若牖止有一。不須言南也。下記云遷尸。注。徙於牖下也。亦不言南。此法因經不言遷尸。故據記補之。云有牖牖。亦據記言也。記云。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注。衽。衽也。臥席。即下莞上簟是也。云。覆也。斂也。斂也。斂所并用之也。衾。被也。小斂之衾當陳者。案。說文。衾。覆也。衾。大被也。毛傳。衾。被也。賈疏云云。死必覆之。爲其形襲。經直云斂衾。不辨大小。鄭知是大斂衾者。以是時小斂之衾當陳。故不用小斂衾。而用大斂衾也。下經襲訖云。輶用衾。亦即此衾也。至小斂訖。大斂之衾當陳。則用夷衾覆尸。下經男女奉尸俱于堂。輶用夷衾。注。夷衾。覆尸極之衾也。是也。喪大記云。君大夫士皆小斂一衾。大斂二衾。今始死。用大斂一衾以覆尸。及大斂時。兩衾皆用。故云大斂所並用之衾也。引喪大記曰。始死。遷尸于牀。輶用斂衾。去死衣者。見輶用斂衾。在遷尸之後。且覆之以衾。以便去死衣也。彼注云。死衣。病時所加新衣及復衣也。去之以俟沐浴。黃氏韓曰。復而後行死事。則輶用斂衾。當在復之後。然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則亦初無先後之別。今依經文。朱氏軾曰。未復不當用斂衾。吳氏廷華曰。未復亦不當去死衣。今案喪大記云。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彼注云。復而不蘇。可以爲死事。是復時方望其生。豈有先加以斂衾之理。又喪大記注以去死衣中有復衣。則鄭意亦以並用斂衾爲在既復之後矣。檀弓云。復。楔齒。綴足。飯。設飾。帷堂並作。蓋謂此數事並于始死之日爲之耳。非謂無先後之別也。據孔疏云。自復以下諸事並起。則復自在先。惟此篇敘始死甚略。不載設牀遷尸諸事。故以輶用斂衾括之。王氏士讓糾解云。輶用斂衾。當在既復之後。經以死于適室先之。立文不得不然。要之初死即復。復後乃輶用斂衾耳。喪大記有疾病廢牀之文。詳下記。○禮經釋例云。凡始卒于室。小斂後。則奉尸于堂。大斂于阼階上。殯則于西階上。案士喪禮死于適室。是始卒於室也。又云。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此小斂之席也。在室中。故曰戶內。又云。設牀第于兩楹之間。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此小斂後夷尸之牀也。在堂上。故曰兩楹之間也。餘詳下記大斂于阼下。復者一人以爵弁服簪裳于衣左何之。拔領于帶。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諸侯則小臣。疏。正義曰。復者。人子不忍死其親。冀精爲之。爵弁服。純衣纁裳也。禮以冠名服。簪。連也。疏。氣之反而重生。故云復。檀弓所謂復盡愛之道。是也。據雜記云。復西上。則復者不止一人。鄭注謂復者多少各如其命之數。此云復者一人。士禮也。以爵弁服者。士冠禮陳三服。以爵弁服爲上。李氏如圭儀禮集釋曰。凡復。皆用死者之上服。喪大記曰。君以卷。夫人

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覆衣。士以爵弁。士妻以翟衣。鄭注。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衰。則夫人用翟衣。而侯伯以翟。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褕。其夫人乃用屈狄矣。類。亦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徐氏范學曰。稅衣即緣衣。維記曰。復。諸侯以衰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衰衣素沙。下大夫以覆衣。其餘如士。孔疏。下大夫以覆衣者。是下大夫之妻所復覆衣也。其餘如士者。謂謀衣如士之妻。周禮夏采。天子復以覆服。是復皆用死者之上服也。簪裳于衣。謂連綴其裳于衣。使合爲一。以便何也。左何之者。左爲陽。何俗通作荷。古作何。沈氏形儀禮小疏曰。說文。何。僮也。臣鉉等曰。擔何。卽頁何也。凡僮何頁何。皆在肩背。敖云。左手何之。張云。左臂何之。皆非。廣雅釋詁。扱。插也。王氏疏證曰。插。扱捷古通用。爾雅釋器。扱衽謂之櫛。郭注。扱衣上衽於帶。此云扱領于帶。盛氏世佐儀禮集編曰。領。爵弁服純衣之領也。帶。復者之帶也。復者以左肩何爵弁服。而插其領於己之帶間。以固衣而登梯也。復時既不用冠。則帶譯之屬皆不用可知。張氏以帶爲復衣之帶。非。吳氏紱曰。簪裳又扱領。防遺脫也。經不言復者何服。下記云。復者朝服。喪大記同。注云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者。言士之復者。以有司爲之。蓋隸子弟私臣之屬。鄭注三禮。多解復爲招魂復魄。孔穎達云。招魂。是六國以來之言。故楚辭有招魂之篇。禮則云復。今案。此說非也。下經云。北面招以衣。則禮固言招矣。凡人體謂之魄。其精氣謂之魂。禮運云。禮魄則降。知氣在上。知氣卽魂也。昭七年左傳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形魄具而魂氣附焉則生。形魄存而魂氣離焉則死。楚辭所謂魂離魄散也。郊特牲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檀弓曰。魂氣則無不之也。人始死。魂氣猶存。故孝子欲招之。使復附於魄以生。是以有復之事。故解復爲招魂復魄也。後世大招招魂之辭。蓋本禮經以爲名。云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者。周禮有夏采祭僕隸僕。皆掌復事。故云之屬。詳下。云諸侯則小臣爲之者。喪大記云。小臣復。鄭注。小臣。君之近臣也。孔疏據此。謂大夫士以下復亦用近臣。今案。此小臣。係與周禮大僕祭僕同官者。非內小臣。周禮。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是其職親近于君。故亦云近臣。與喪服傳所謂近臣聞寺之屬別。云爵弁服。純衣纁裳也者。見士冠禮。云禮以冠名服者。此復者。但以衣裳招而不用爵弁。今經不云純衣纁裳。而云爵弁服。是以冠名服也。云簪。連也者。據釋名簪本爲連。冠於髮之名。今連裳於衣。亦名爲簪。又集。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韻管或从簪作簪。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綴衣曰簪。綴亦訓連也。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皋某復。

三降衣于前。

北面。招求諸幽之義也。皋。長聲也。某。死者之名也。復。反。

〔疏〕

正義曰。周禮夏采。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綏于

四郊。祭僕。大喪復于小廟。隸僕。大喪復于小寢大寢。檀弓曰。君復於小寢大寢。小祖大祖。庫門四郊。鄭注。謂尊者求之備也。士禮但復于寢而已。此云升。謂升適寢之屋也。榮詳士冠禮。東榮西榮之前爲南。其後爲北。云升自前東榮者。謂自東榮之南以升也。喪大記曰。復。有林麓。則虞人設階。無林麓。則狄人設階。鄭注。階。所乘以升屋者。虞人。主林麓之官也。狄人。樂吏之賤者。士亦未必有狄人之官。當使隸子弟設之。中屋。屋脊之上。聲高則遠聞也。北面招以衣。即下記所云。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也。曰皋某復三。謂呼死者之名。而令其來復。三。即喪大記所謂三號也。禮運曰。及其死也。升屋而號。告曰皋某復。喪大記曰。升自東榮。中屋履危。北面三號。諸文有詳略而義同。鄭注喪大記云。升東榮者。謂卿大夫士也。天子諸侯言東霤。危。棟上也。號若云皋某復也。孔疏。三號。號呼之聲三偏也。必三者。一號於上。冀神在天而來也。一號於下。冀神在地而來也。一號於中。冀神在天地之間而來也。降衣于前。前。謂南檐也。降衣。如魂之降也。喪大記曰。捲衣段于前。蔡氏德晉禮經本義云。捲衣自前投下。蓋前爲陽。冀生氣之來也。王氏士讓儀禮訓解云。降只言衣。不云弁與裳者。弁不以復。裳連於衣。降則俱降。又案維記曰。諸侯行而死於館。則其復如於其國。如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大夫士死於道。則升其乘車之左轂。以其綏復。如於館死。則其復如於家。喪大記曰。其爲賓。則公館復。私館不復。其在野。則升其乘車之左轂而復。是皆言復之變禮也。孔注云北面。招求諸幽之義也。檀弓曰。望反諸幽。求諸鬼神之道也。北面。求諸幽之義也。鄭注。鬼神處幽闇。孔疏言鬼神處在幽闇。故望幽以求之。北方是幽闇。復者北面。求鬼神之義。云皋。長聲也者。文選西京賦神皋薛注。皋。接神之聲。禮運孔疏。皋。引聲之言。引亦長也。云復。反也者。詩。我行其野。言歸思復。毛傳。復。反也。云降衣。下之也者。言復者何衣升屋。今自屋下之也。引喪大記者。證某爲死者之名。喪大記曰。凡復。男子稱名。婦人稱字。鄭注。婦人不以名行。孔疏。殷以上貴賤復同呼名。周則天子稱天子。諸侯稱某甫且字矣。大夫士稱名。婦人並稱字。喪服小記曰。復與書銘。自天子達於士。其辭一也。男子稱名。婦人書姓與伯仲。如不知姓。則書氏。鄭注。此謂殷禮也。殷質不重名。復則臣得名君。周之禮。天子崩。復曰。皋天子復。諸侯薨。復曰。皋某甫復。其餘及書銘則同。據鄭云。其餘則同。是卿大夫以下。周亦稱名矣。曲禮曰。天子崩。復曰。天子復矣。諸侯復曰。某甫復矣。是鄭所本也。孔叢子曰。衛將軍文子之內子死。復者曰。皋媚女復。子思聞之曰。此女氏之字。非夫氏之名也。婦人於夫氏以姓氏稱。稱也。今案喪服小記疏云。復則婦人稱字。此云書姓與伯仲。是書銘也。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受者。受之於庭也。復者。其一人招。則受衣亦一人。孔叢子謂復稱姓氏。不足據。受用篋升自阼階以衣尸。也。人君則司服受之。衣尸者。覆之。若得魂反之。



楔齒用角柶

爲將舍。恐其口閉急也。

〔疏〕

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復者猶冀其生。復而不生。始行死事。楔齒至帷堂。事死

府。大喪共角柶。自天子至士同用角柶矣。角柶以楔齒。故又名爲楔。下記云。楔貌如輶上兩末。詳後。注云爲將

舍。恐其口閉急也者。案周禮注。鄭司農云。角柶。角七也。以楔齒。令可飯舍。禮記孔疏云。楔。柱也。柶以角爲

之。長六寸。兩頭曲屈。爲將舍。恐口閉急。故以柶柱張尸齒令開也。賈疏云。此角柶。其形與扱醴角柶制別。故

屈之如輶。中央入口。兩末向上。案。柶狀如匕。本有兩末之形。非屈之使然。下綴足用燕几。是平日常用之几。則

角柶亦是平日常用之物。緣始死不能辨喪器。故綴足用燕几。綴。猶拘也。爲將腰。恐

皆以生人之器爲用。賈謂與扱醴角柶制別。恐非。綴足用燕几。其辟戾也。今文綴爲對。〔疏〕正義曰。綴。以綴

足。孔疏謂用毀甕之甕。連綴死人足。令直。可著屨也。案。此股禮。周用燕几。燕几。燕居常用之几也。注云綴

猶拘也者。謂拘束其足也。云爲將腰。恐其辟戾也者。辟戾。不直也。爲尸應著屨。恐足辟戾。故用燕几綴拘之令直

也。下記云。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注。校。歷也。尸南首。几歷在南以拘足。則不得辟戾矣。張氏爾

岐云。凡兩頭有歷。並排兩足於兩歷之間以夾持之。是也。云今文綴爲對者。古今文疏義云。綴。正字。對。整近假

借字。鳥以下記及禮記字並作。奠肺醢醢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鬼神無家。設。〔疏〕正義曰。奠肺醢醢酒者。檀

穀。故從古文。餘詳下記。奠肺醢醢酒。升自阼階。奠于尸東。奠以馮依之。〔疏〕弓。曾子曰。始死之奠。其

餘闕也與。鄭注。不容改新。孔疏。始死未容改異。故以生時度闕上所餘脯醢以爲奠也。下記云。若醢若酒。注云。

或卒無醢。用新酒。是醢酒止用其一。爲始死促急不備。敖氏以醢酒具有爲四物。與記不合。盛氏世佐。秦氏蕙田。

皆辨之。升自阼階。奠於尸東者。禮經釋例曰。凡奠于堂室者。陳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敖氏曰。此時尸南首。注

婦方亂。故帷堂。小斂而徹帷。方氏慤曰。人死。斯惡之矣。以未設故帷堂。蓋以防人之惡也。小斂。則既設飾矣。故徹帷。若是。則帷堂之禮。爲死者爾。豈爲生者哉。而仲梁子以謂夫婦方亂。故帷堂。失禮意矣。盛氏世佐取方說。今案鄭注。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襲之。言方亂。非也。是仲梁子之言。鄭氏已非之矣。尸未設飾。未襲斂也。注云事小訖也者。張氏爾岐曰。以此時尙未襲斂。暫帷堂以爲蔽。故云事小訖。今考此篇。自始奠帷堂之後。三云徹帷。大斂帷堂之後。一云徹帷。君使人弔。徹帷。君使人弔。徹帷。此二者皆一屢卽下。雖云徹而未嘗徹。以弔弔之後。不更云帷堂也。及小斂云。卒斂徹帷。至大斂。復云帷堂。是小斂後之徹帷。乃全徹去。故曾子與仲梁子俱云小斂而徹帷也。然小斂大斂。俱是飾尸。故將大斂。復帷堂。及大斂訖。云卒斂徹帷。以後不更帷堂矣。禮弓經但言小斂。而注云。斂者動搖尸。帷堂。爲人襲之。實兼大斂言之。鄭氏之於禮精矣。大斂後所以不更帷堂者。以尸已斂於棺。殯於事也。茲因姜氏此論。論帷堂徹帷之義未詳析。故特考之。又雜記曰。朝夕哭不帷。鄭注。緣孝子心欲見殯也。既出。則施其屨。鬼神尙幽闇也。似大斂後仍有帷者。案此是帷極。非帷堂。喪大記曰。士殯見衽。塗上帷之。鄭注。帷之。鬼神尙幽闇也。士達於天子皆然。是極既殯之後。於殯旁帷之。與帷堂異。故雜記又云。無極者不帷。鄭注。謂既葬也。棺極已去。遂去帷。是也。又檀弓曰。帷殯。非古也。自敬姜之哭穆伯始也。鄭注。禮朝夕哭不帷。蓋謂朝夕哭時。當暫去帷。以見殯。而敬姜之哭穆伯。仍帷之不去。故檀弓以爲非古也。此皆既殯帷之帷。非謂帷堂也。

右楔齒綴足奠帷堂

乃赴于君主人西階東南面命赴者拜送。

赴。告也。臣。君之股肱耳目。死當有恩。

〔疏〕正義曰。赴于君者。使人告於君也。其辭詳下記。雜記曰。士計於同國大夫。

曰某死。計於士。亦曰某死。計於他國之君。曰君之外臣某死。計於大夫。曰吾子之外私某死。計於士。亦曰吾子之外私某死。此經唯言赴于君者。舉其重者以該之也。檀弓曰父兄命赴者。父兄。謂諸父諸兄也。此謂始死。主人方昏。故赴告姻族朋友。則父兄命之。若赴告於君。必親命而拜送之者。敬也。鄭彼注分別大夫士。似失之。盛氏世佐曰。是時親族僚友。亦當使人赴之。大夫士計於同國他國之辭。見於雜記者。詳矣。敖云。古者大夫士赴告之禮。唯止於其君。非。又案。大夫士之喪。同國則赴。異國則否。以人臣無境外之交故也。雜記言他國之君大夫士亦皆赴。恐是春秋以後之禮。非古也。今案。主人西階東命赴者。喪大記曰。凡主人之出也。徒跣投衽附心。降自西階。以由



西階降。故即在西階東命之。亦不忍當主位之意。南面者。方氏苞曰。以赴者必南行。拜送宜鄉之也。注云赴告也者。下記注云。赴。走告也。雜記作計。注云。或皆作赴。赴。至也。臣死。其子使人至君所告之。是也。注義相兼。乃備。云臣。君之股肱耳目者。見虞書。以其與君爲一體。故必赴也。云死當有恩者。君之禮也。有賓則拜之。若下弔。薨之類。白虎通曰。臣死亦赴告於君何。此君哀痛於臣子也。欲聞之如賻贈之禮。是也。賓。僚友羣士也。〔疏〕正義曰。此謂因命赴見賓。遂拜之也。不然。則在室不出。云有。謂或有或無。不定也。鄭其位猶朝夕哭矣。必知賓是僚友羣士者。以下云有大夫則特拜之。此但云拜。故知是士之僚友也。鄭注曲禮云。僚友。官同者。以其官同誼親。容始死即來也。云其位猶朝夕哭矣者。謂賓位也。若主人則仍西階東。南面拜之。稽氏寅亮曰。未小斂前。主人堂下之位暫在此。既小斂。乃即阼階下西面位。李氏如圭曰。朝夕哭。賓位在庭。直東序及門東門西。

### 右使人赴君

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婦人俠牀東面。

衆主人。庶昆弟也。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疏〕正義曰。自此至堂下北

哭位。喪大記曰。凡哭尸于室者。主人二手承衾而哭。謂此時也。張氏爾岐云。主人哭位。惟小斂以前在此。小斂後則在階下矣。云入坐于牀東者。謂主人既命赴而入室也。是時遷尸于牀。在室中牀下。牀東。尸之東也。敖氏云。至是方言坐。則先時主人亦立也。吳氏庭華云。前亦坐于此。二說皆未合。姜氏兆錫曰。喪大記。唯哭先復。復而後行死事。哭最先。而哭位則序於此時者。蓋始死時。主人啼。婦人哭。乃創鉅痛深。心胆摧裂。發於不自禁者。此說得之。始死痛深。哭發於不自禁。遑論哭位。上帷堂注云。事小訖也。謂事小定。故至命赴後入哭。乃序之。楊氏復曰。始死哭位。辨室中戶外堂下之位。喪大記。人君禮亦必辨室中堂上堂下之位者。非特男女內外親疎上下之位不可。以不正。亦治喪取繁處變之大法也。應氏鏞曰。男東女西。陰陽之大分也。喪遠哀迫。人雜事叢。先護男女之辨。而各以類從。則紛糾雜亂者有倫矣。蔡氏德書云。尸首向南。足向北。主人坐于牀東。衆主人又在主人之東。皆西面以向尸也。婦人俠牀者。男子牀東。婦人牀西。以近而言也。主婦坐于牀西。衆主婦又在主婦之西。皆東面。亦以向尸也。盛氏世佐云。俠夾通。俠牀。在牀西也。與男子相對。故曰俠牀。今案下記云。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

命婦在焉。亦坐。鄭注。別尊卑也。又案喪大記曰。既正尸。子坐于東方。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有司庶士哭于堂下。北面。夫人坐于西方。內命婦姊妹子姓立于西方。外命婦率外宗哭于堂上。北面。鄭注。正尸者。謂遷尸屬下南首也。其男子立于主人後。女子立于夫人後。又曰。大夫之喪。主人坐于東方。主婦坐于西方。其有命夫命婦則坐。無則皆立。鄭注。凡此哭者。尊者坐。卑者立。又曰。士之喪。主人父兄子姓。皆坐于東方。主婦姊妹子姓。皆坐于西方。鄭注。士賤。同宗尊卑皆坐。案。此經自主人而下。不言坐。亦不言立。據下記。則自主人主婦外。惟命夫命婦坐。餘則立。據喪大記。則士之喪。自主人以下皆坐。二者不同。盛氏世佐謂衆主人婦人不言坐。蒙上入坐之文可知。又以喪大記與此記異。爲各記所聞。張氏惠言讀儀禮記云。案經云。衆主人在其後。婦人俠林。俱不言坐。蒙上入坐文也。與喪大記正合。據喪大記。君之喪。主人主婦坐。餘皆立。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命夫命婦坐。餘皆立。士之喪則皆坐。似是等差如此。若士禮。衆主人以下立而不坐。則經亦當分別言之。不得僅云在其後也。盛氏張氏之說似是。至下記所云。與喪大記所言大夫之喪合。愚意當是記大夫之禮。而文有譌脫耳。如士冠是士禮。而記兼及大夫以上禮。卿射是大夫士禮。而記亦及諸侯以上禮。是其例也。不然。鄭注下記云。別尊卑也。注喪大記云。尊卑皆坐。截然不同。若俱士禮。鄭何無一言辨及乎。賈疏分別命士及不命之士。非詳訂疑。注云衆主人。庶昆弟也者。謂主人之庶昆弟也。敖氏云。衆主人。齊衰大功之親也。若有斬衰者亦存焉。下經云。衆主人免。記云。衆主人布帶。則是衆主人乃主言齊衰大功者。沈氏彤云。鄭所云庶昆弟。於死者爲衆子。不云衆子。而云庶昆弟。衆主人爲言當然耳。是衆主人即斬衰之親。下經所云親者。乃齊衰大功之親也。敖以衆主人免。衆主人布帶。決此衆主人爲齊衰大功之親。不惟彼此殊絕。亦明與親者之文相妨。且衆主人免。衆主人布帶之下。並不言親者與衆兄弟。則是統齊衰至緦麻之親。皆在其中。豈徒主言齊衰大功而已。此其疎也。鄭注下婦人云。妻妾子姓。亦專指斬衰者言之。蓋主人在前。衆主人在其後。適妻在前。妾與子姓在其後。皆斬衰重服。然後及於齊衰。及於大功。文王世子所謂以喪服之精麤爲序以次主人者。是也。云婦人。謂妻妾子姓也。亦適妻在前者。沈氏彤云。案喪大記云。君之喪三日。子夫人杖。大夫之喪。主人主婦室老皆杖。士之喪。主人杖。婦人皆杖。謂主婦容妾爲君女子子在室者。喪服。妻爲夫杖。婦爲舅姑不杖。明夫人與主婦。皆死者之妻。注。適妻。即主婦也。又鄭注喪大記云。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本注子姓。以婦人皆杖注推之。蓋專指女子子在室者。姓字牽連及之耳。今案沈申鄭義。皆是。但謂衆主人免。衆主人布帶。爲統大功以下。則非耳。又方氏苞云。喪大記並舉主人主婦。道其親者在室常也。此曰婦人。該其變也。蓋或死者妻早亡。則子婦不可以稱主婦。是方意以此婦人中兼有子婦矣。親者在室。



屋之事畢〔疏〕正義曰。自此至不辭入也。言君使人弔。使人弔之事。李穆事曰。君使人弔。不言若。則是君於則下之。士喪。皆必有是禮矣。必徹帷者。以主人在堂下。使者致命於堂上。不可以帷隔之也。敖氏曰。喪不迎賓。惟於君及君使則迎之。此不出外門者。別於君之自來也。先入門右道之。吳氏廷華云。見賓不哭。爲其以君命來。今案。喪大記曰。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鄭注。見人。謂迎賓客。據此經也。北面如見君也。注云使人。士也。禮。使人必以其爵者。公食大夫禮云。使大夫戒各以者爵。此禮之通例也。云使者至。使人入將命。乃出迎之者。使者。即賞也。喪事雖略於賓主之儀。亦必先使人將命。主人乃出迎也。云寢門。內門也者。賈疏云。大夫士唯謂全徹去。案。屋。說文閉也。雜記釋文引字林玉篇。亦皆云閉也。纂文云。古闔字。是字書並無襲帷之訓。沈氏形云。士喪禮注曰。徹帷。屋之。事畢則下之。雜記注曰。既出。則施其屋。猶門闔之闔訓局。亦訓通。其例一也。段氏王裁與東都賦註補帷同。疑說文閉當作開。一說屋在開閉之間。故兼此二義。今案。段後一說略與沈同。文選注云。祛。舉也。廣雅釋詁云。祛。去也。又云。祛。開也。王氏疏證云。莊子胠篋篇司馬彪注云。從旁開爲祛。秋水篇。公孫龍口哇而不合。呂氏春秋重言篇。君哇而不哇。高誘司馬彪注並云。哇。開也。祛。祛哇古通用。袖口謂之祛。義亦同也。竊疑此屋字與祛祛哇亦通。曲禮。暑無褰裳。鄭注。褰。祛也。是屋有褰義。又下君使人弔。復云徹帷。是事畢則下之。有事又徹之也。下小斂訖徹帷。經復云帷堂。此君使人弔。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徹帷後。更不云帷堂。則賈以屋爲襲帷而上。非謂全徹去者。確矣。弔者入。升自西階。東面。主人進中庭。弔者致命。主人不升。賤也。致命曰。君。〔疏〕正義曰。弔者入。謂入寢門。升自西階。東面。江氏筠云。聘禮。南面致命。乃於生死兩盡也。主人進中庭。褚氏寅亮云。中庭。東方之中庭也。故弔者東面向之致命。主人則北面受命。敖氏謂西方之中庭。非。盛氏世佐云。中庭。東西節也。其南北之節。蓋三分庭一在北。不在西方者。以聽君命故也。江氏筠說同。今案。褚氏以爲東方之中庭者。據賈東面言也。盛氏江氏以中庭爲東西之中者。據聘禮賓自碑內聽命。碑在東西之中也。此時賓升西階致命。則中庭在東西之中。亦得東西向之。又聽命。宜近堂當中庭少北。盛氏江氏之說是也。注云主人不升。賤也者。案喪大記曰。大夫于君命。升聽命。降拜。云大夫升聽命。則士賤不得升也。云致命曰。君聞下。則受命時得升堂也。大戴禮曰。大夫于君命。升聽命。降拜。云大夫升聽命。則士賤不得升也。云致命曰。君聞



則簪裳於衣以成一體。宜也。入升致命。亦如弔時也。注云。禭之言遺也。衣被曰禭者。白虎通云。贈禭何謂也。贈之爲言。禭也。玩好曰贈。禭之爲言遺也。衣被曰禭。知死者則贈禭。公羊傳。衣被曰禭。何注。禭。猶遺也。這是助死之禮。穀梁傳。衣衾曰禭。劉向說苑亦云。衣衾曰禭。多。即被也。蔡氏云。大斂時。衾亦在算。則固有以被禭者矣。云致命曰。君使某禭者。亦約雜記文。賈疏云。君禭雖在襲前。襲與小斂俱不得用。大斂乃用之。吳氏廷華云。大斂衣在外。主人拜如初。禭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疏〕正義曰。主人拜如初。拜君禭之命也。所以榮君賜也。主人拜如初。禭者入衣尸出。主人拜送如初。〔疏〕云如初。亦如上弔時。拜君禭成踊也。禭者入衣尸。此入。謂入室。衣尸者。蓋以禭衣覆于斂之上。唯君命出升降自西階。遂拜賓有大夫。則特拜之。卽位于西階下。東面不踊。大夫雖不辭入也。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禭不出也。始喪之日。哀卽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不踊。但哭拜而〔疏〕正義曰。此以下言因君使人弔。出而見賓之儀也。○升降已。不辭而主人升入。明本不爲賓出。不成禮也。〔疏〕自西階。自下。殿本有階字。唐石經無。從石經。○儀禮綱解云。初喪。尸在室。不可乍遠。惟君命弔。不可不出。但既出而見賓之在焉。則又無漠然竟入之理。故因而拜之。敖氏云。唯君命出。小斂以前則然。升降自西階。自此至葬。其禮然也。於大夫云特拜。見于士亦旋之也。卽位于西階下。此非正位。因事而出。乃在是耳。主人卽位。大夫宜辭之。謂不必以己故而留于外也。既辭。則主人乃入。大夫若或不辭。主人猶入矣。今案。升降自西階者。以阼階是主階。不忍由之。曲禮云。居喪之禮。升降不由阼階。是也。有大夫則特拜之。有者。原是不定之辭。但自此至入也。皆言大夫賓之禮。上命赴云。有賓則拜之。以賓是士。故拜之而卽入。此賓爲大夫。是尊於己者。故特拜之。而小立于西階下。東面。皆以別於士。蓋西階下本無位。此卽位。不過少立於此耳。李氏如圭以不辭爲不致弔辭。敖氏以不辭爲不辭主人使入。玩經文語勢。似敖義爲長。王氏士讓曰。不待大夫之辭。而主人竟入。以尸旁不可久離故也。此說得之。又案喪大記曰。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此經云。唯君命出。則是小斂以前。大夫來弔。不當斂亦不出也。喪大記與此不合。但經是周公所作。非然不棄。記是後人所述。或有異聞。學者於經傳異同之說。遵經而舍傳。毋以傳而疑經可矣。注云。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禭不出也者。唯。獨也。獨君命出。則其餘皆不出也。所以然者。以始喪之日。哀戚甚。在室。故不出拜賓也。經云。遂拜賓者。係因君命出而拜之。非爲拜賓出。賈疏謂因事曰遂。是也。云大夫則特拜。別於士旅拜。



也者。下小斂後。主人拜賓。大夫特拜。士旅之。是特拜別於士旅拜也。云即位西階下。未忍在主人位也者。以降階下是主人之位。未忍在此。故少立于西階下。亦升降自西階之意也。云不踊。但哭拜而已者。以下主人拜賓云。即位踊。是拜而成踊。此不踊。則但哭拜而已。與正拜賓異也。云不辭而主人升入。義已見上。云明本不爲賓出。不成禮也者。若爲拜賓出。則拜必成踊。且待其辭而後入。乃爲成禮。今即位而不踊。又不待辭而即入。則不成禮矣。以本不爲賓出。故不必與賓成禮也。以上是總言受君弔禮之時。其見賓之儀如此。非專爲君使人弔禮也。

### 右君使人弔禮

親者。不將命。以即陳。

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也。不將命。不使。疏正義曰。自此至適房。言親者及庶兄弟朋友人將之致於主人也。即陳。陳在房中。致禮之事。注云大功以上。有同財之義。

也者。此親者。兼齊衰大功而言。以有同財之義。故不將命。亦不言主人拜也。云不將命。不使人將之致於主人也。者。上言親者在室。則可以直達。故不須將命也。云即陳。陳在房中者。以下徹衣者執以適房。故知陳在房中也。

經云。以即陳。謂即就房中所陳處陳之。庶兄弟。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委衣于尸東。牀上。庶兄弟。少儀曰。親者兄弟不以禮進。是也。

也。變衆言庶。容同姓耳。將命曰。疏命正義曰。喪大記云。親戚之衣。受之不以即陳。孔疏。大功以上。禮之不將。某使某禮。拜于位。室中位也。命。自即陳于房中。小功以下。及同姓皆將命。是此親戚之衣。謂小功以下。

也。對上親者即陳言之也。注云庶兄弟。即衆兄弟也者。上經親者在室下。即言衆兄弟。故知此次親者即衆兄弟也。云變衆言庶。容同姓耳者。庶。疎遠之稱。同姓。謂祖免及絕服以外者。大傳曰。五世祖免。殺同姓也。六世親

屬絕矣。是也。容同姓者。容庶中兼有疎遠之同姓也。敖氏以庶兄弟中兼有外兄弟。但上衆兄弟。注謂小功以下。則外兄弟已統之矣。此庶兄弟哭位在堂下。故致命于室。亦容有不在哭位而禮者。故均須使人將命于室也。下記云。其

禮于室。戶西北面致命。謂此時也。云將命曰某使某禮者。上某。庶兄弟名。下某。所使人名。云拜于位。室中位也者。謂室中牀東位也。拜不稽顙。別於君使人禮也。又君禮以衣尸。此委衣於尸東。牀上。亦別於君禮也。敖氏云。辟君禮。且不必其用之也。張氏云。委衣。將命者委之也。位致命北面。委衣于尸東。當西面。李氏云。下經曰。西面委衣。如於室禮。則委衣西面。是也。

朋友禮。親以進。主人拜。委衣如

以屈狄。大夫以玄纁。世婦以覆衣。士以爵弁。士妻以說衣。鄭注。君以卷。謂上公也。夫人以屈狄。互言耳。上公以衰。則夫人用祿衣。而侯伯以驚。其夫人用揄狄。子男以毳。其夫人乃用屈狄矣。類亦也。玄衣赤裳。所謂卿大夫自玄冕而下之服也。徐氏乾學曰。稅衣即緣衣。維記曰。復。諸侯以襲衣冕服爵弁服。夫人稅衣揄狄稅素沙。內子以鞠衣襲衣素沙。下大夫以覆衣。其餘如士。孔疏。下大夫以覆衣者。是下大夫之妻所復覆衣也。其餘如士者。謂緣衣如士之妻。周禮夏采。天子復以冕服。是復皆用死者之上服也。簪裳于衣。謂連綴其裳于衣。使合爲一。以便何也。左何之者。左爲陽。何俗通作荷。古作何。沈氏形儀禮小疏曰。說文。何。僮也。臣鉉等曰。擔何。即負何也。凡簪何負何。皆在肩背。故云。左手何之。張云。左臂何之。皆非。廣雅釋詁。扱。插也。王氏疏證曰。插。重扱捷古通用。爾雅釋器。扱衽謂之橫。郭注。扱衣上衽於帶。此云扱領于帶。盛氏世佐儀禮集編曰。領。爵弁服純衣之領也。帶。復者之帶也。復者以左肩何爵弁服。而插其領於己之帶間。以固衣而登梯也。復時既不用冠。則帶譯之屬皆不用可知。張氏以帶爲復衣之帶。非。吳氏紱曰。簪裳又扱領。防遺脫也。經不言復者何服。下記云。復者朝服。喪大記同。注云。復者。有司招魂復魄也者。言士之復者。以有司爲之。蓋隸子弟私臣之屬。鄭注三禮。多解復爲招魂復魄。孔穎達云。招魂。是六國以來之言。故楚辭有招魂之篇。禮則云復。今案。此說非也。下經云。北面招以衣。則禮固言招矣。凡人形體謂之魄。其精氣謂之魂。禮運云。禮魂則降。知氣在上。知氣即魂也。昭七年左傳云。人生始化曰魄。既生魄。陽曰魂。是形魄具而魂氣附焉則生。形魄存而魂氣離焉則死。楚辭所謂魂離魄散也。郊特牲曰。魂氣歸於天。形魄歸於地。檀弓曰。魂氣則無不之也。人始死。魂氣猶存。故孝子欲招之。使復附於魄以生。是以有復之事。故解復爲招魂復魄也。後世大招招魂之辭。蓋本禮經以爲名。云天子則夏采祭僕之屬者。周禮有夏采祭僕隸僕。皆掌復事。故云之屬。詳下。云諸侯則小臣爲之者。喪大記云。小臣復。鄭注。小臣。君之近臣也。孔疏據此。謂大夫士以下復亦用近臣。今案。此小臣。係與周禮大僕祭僕同官者。非內小臣。周禮。小臣掌正王之燕服位。王之燕出入則前驅。是其職親近于君。故亦云近臣。與喪服傳所謂近臣閭寺之屬別。云爵弁服。純衣纁裳也者。見士冠禮。云禮以冠名服者。此復者。但以衣裳招而不用爵弁。今經不云純衣纁裳。而云爵弁服。是以冠名服也。云簪。連韻簪或从簪作簪。一切經音義引通俗文。綴衣曰簪。綴亦訓連也。升自前東榮中屋北面招以衣曰泉某復三降衣于前。北面。招求諸幽之義也。皋。長聲也。某。死者之名也。復。反。疏。正義曰。周禮夏采。大喪以冕服復于大祖。以乘車建綏復于

字音式。則當作知識解。謂以其旗幟知之也。若音志。則當作識記解。謂以其旗幟記之也。二義並通。無旗。豈本旗作旌。集釋同。戴校云。今注疏本訛作旗。今案。無旗。謂無旗物也。似當作旗。在棺爲柩。今禮記原文。爲作曰。○銘。所以表柩也。周禮司常曰。大喪共銘旌。喪服小記曰。復與書銘。自天子達于士。其辭一也。則銘天子至士皆有其。爲銘各以其物。是泛言爲銘之制如此。各以其物。謂各以生時所建之旗也。司常曰。掌九旗之物名。又曰。贊司馬頒旗物。卽此經所謂物也。亡。謂無其物。無物。則以緇長半幅。經末長終幅。廣三寸。爲之。緇。黑色。經。赤色。言經末。則上緇下經也。說文。經。赤色也。从赤。至聲。又云。經或从貞。作縗。是經爲正字也。廣三寸。謂緇經皆廣三寸也。書銘于末。謂書名於經也。此銘當作名。詳下。曰某氏某之柩。上某爲死者姓氏。下某死者名。喪服小記曰。復與書銘。男子稱名。敖氏云。銘書其名者。以卒哭乃諱故也。注云。銘。明旌也者。禮屬文。彼注云。神明之精。云緇帛爲物。大夫士之所建也者。司常曰。緇帛爲物。又曰。大夫士建物。是鄭所本也。案鄭引緇帛爲物。非釋經物字。以爲銘用生時所建之旗。而緇帛爲物。係士生時所建。故引以明之也。賈疏以鄭此注爲釋經物字。則於經各字義難通。故多曲說。後人并以此訾鄭。誤矣。詳訂疑。云以死者爲不可別。故以其旗幟識之。愛之斯錄之矣者。亦檀弓文。下又曰。敬之斯盡其道焉耳。鄭彼注解愛之敬之二句。謂重與奠。此又以解明旌者。書銘亦是愛之斯錄之之事。義得兩通。故鄭兩解之也。但此注止引愛之一句。檀弓疏謂鄭士喪禮注引愛之敬之二事。以解明旌。似誤。云亡。無也者。亡無古通。此經亡爲有無之義。以無釋之。則易曉也。云無旗。不命之士也者。以此篇是士禮。無旗。則是爲不命之士言也。近儒疑無旗爲庶人。非。云半幅一尺。終幅二尺者。賈疏以布幅二尺二寸。兩邊各去一寸爲二尺。故半幅一尺。終幅二尺。合之則三尺也。但此疏以布言之。小祝司常疏又以爲用緇。與此異。云在棺曰柩。禮記曲禮問喪二篇皆有此文。云今文銘皆爲名。未爲旌也者。胡氏承琪云。段氏玉裁曰。周禮小祝。故書作銘。今書或作名。祭統。銘者自名也。云名已足。不必加金旁。故說文於金部不錄銘字。從周禮今書。禮經。今文也。鄭君注經。乃釋銘爲刻。呂忱乃云銘。題勒也。不用許說。承琪案。小祝。設祭置銘。司農注引士喪禮。爲名各以其物。及取名置于重。據釋文云。爲名。音銘。下取名同。是司農引儀禮。皆從今文作名。杜子春引檀弓曰。銘。明旌也。則字又作銘。段氏以說文不錄銘字。謂不必加金旁。義固可通。然銘字經典多有。荀子禮論篇。其銘誄繫世。敬傳其名也。是銘字不獨漢碑始有。故鄭君定從古文。惟書銘于末。司農注小祝。引作名。鄭君注司常。亦引士喪禮書名于末。此蓋經字本作名。淺人因注有今文銘皆爲名之語。遂改經書名于末名字。亦作銘。不知鄭云皆者。皆下文祝取銘置于重之類耳。既夕禮疏云。今文銘皆作名者。此銘及下陳明器云。取銘置于茵。二者皆名。賈於此申

明皆義。而於士喪禮銘皆爲名。不言皆字何指。未爲旆者。爾雅。繼旆曰旆。郭注。帛纁旆末爲燕尾者。釋名云。旆。以帛繼。末也。說文。旆。繼旆之旗也。沛然有垂。是旆本旆末之垂者。引申爲凡垂之稱。小雅出車傳曰。旆旆。垂旆貌。又引申之。凡垂末者亦謂之旆。此銘旆之末。如旆旆之末。故今文得假旆爲末。鄭用其正字。故從古文。○賈疏引禮緯云。天子之旗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但死以尺易仞。故下云竹杠長三尺。司常疏引禮緯同。小視疏引。作天子旌旗之杠九仞。諸侯七仞。大夫五仞。士三仞。文小異。附載於此。竹杠長三尺。置于宇西階上。杠。銘檀也。〔疏〕正義曰。敖氏據字。遂以宇爲衍文。今案小視疏云。置于西階上。屋宇下。則是注本有宇字。而傳寫脫耳。○杠。銘之竿也。以竹爲之。注云杠。銘檀也。後漢書馬融傳章懷注。檀。旗之竿。是也。吳氏紱云。纁半幅。經終幅。合之長三尺。竹杠長三尺。稱之也。古尺當今尺六寸有奇。但取記姓名識別耳。非如後世爲觀美也。賈疏云。此始造銘旆。且置于宇下西階上。待爲重訖。以此銘置于重。又下文卒塗。始置于庫。若然。此時未用。櫛置于此。云宇。櫛也者。賈疏云。爾雅。櫛。謂之櫛。郭云。屋櫛。今案。說文櫛字下云。齊謂之櫛。楚謂之櫛。是櫛即櫛也。高誘注淮南子云。宇。屋櫛也。是宇與櫛。皆櫛之名。故鄭云。宇。櫛也。說文。宇。屋邊也。宇本屋邊之名。以櫛在屋之邊。故又名爲宇。李氏如圭集釋云。屋之邊垂謂之宇。宇西階上。宇之下。西階之上也。敖氏云。置。臥而縮置之。今案。敖說非也。廣雅釋詁。置。立也。謂立于西階之上。其上當宇。詩八月在宇。亦謂上當宇也。銘所以必置于西階上者。以銘所以表櫛。櫛在西階上故也。此時尸未斂於櫛。蓋預書以表之。

右爲銘

甸人掘坎于階閒少西。爲墜于西牆下。東鄉。甸人。有司主田野者。堡。塊。〔疏〕正義曰。自此至西序下舍之具。甸人掘坎以下。言沐浴飯舍之具陳于階下者。陳襲事以下。言襲衣物陳于房中者。貝三以下。言沐浴飯舍之具陳于序下者。凡三節。○坎以埋沐浴餘潘。及巾櫛等物。墜以養潘水。坎。甸人掘之。墜。亦甸人爲之。坎制詳下記。階閒。東西兩階之閒也。少西。則三分階閒一在西與。俎。說文作垔。云陶甕也。有甕故有鄉。言西牆下。則逼近西牆。故東鄉也。牆亦謂之壁。特牲記。饋饗在西壁。注。西壁。西牆下。是也。注云甸人。有司主田野



甕、汲餅也。餅或从瓦。作瓶。是瓶爲汲水器也。云甕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者。下經云。黍稷用瓦敦。是敦爲瓦器也。又云。敦啓會面足。則敦有足矣。但彼敦以盛黍稷。此敦以盛飯含之米。二者異。故彼敦有足。此敦無足。賈疏云。凡物無足稱廢。士虞禮。主人洗廢爵。注。爵無足。是也。餘詳少牢禮。云重甕。甕將縣於重者也。案。考工記。陶人爲甕。實五穀。厚半寸。脣寸。鄭注。穀受斗二升。說文同。則甕容六斗也。說文又云。甕或从瓦。作甕。是甕。瓦器也。喪大記曰。陶人出重甕。下經煮潘用甕。又以飯尸之餘米。用甕煮爲鬻。縣于重。故名重甕。或曰。甕用二。故云重。重甕。二甕也。云濯。滌漱也者。澣當从手。作擻。士昏禮曰。某之子未得濯擻于祭祀。說文。擻。滌也。是濯爲滌洗使潔也。云造。至也。猶饋也。以造言之。喪事遽者。案造。至也。係常訓。鄭注周禮司門及大司寇同。儀禮凡陳器物。多言饋。鄭注士冠禮。饋。陳也。是也。此造亦爲陳。故云猶饋也。但不云饋。而云造者。以喪事勿遽。有造次之義。故云造也。蔡氏德晉云。言造者。灌於他處。乃以造於此也。義亦通。

右沐浴飯含之具陳於階下者

陳襲事于房中西領南上不結。襲事。謂衣服也。結讀爲紼。紼。屈也。襲事少。上陳而〔疏〕正義曰。此以之具。故云襲事。賈疏云。按下小斂大斂。先陳先用。後陳後用。依次第而陳。此襲事。以其初死。先成先陳。後成後陳。喪事遽。備之而已。故不依次也。案西領者。衣領向西也。敖氏謂尸在室。故西領。王氏士讓云。案冠禮。陳服于房中。東領北上。此西領南上。吉凶相變。王氏說是也。注云襲事。謂衣服也者。西領。故指衣服言之。但下文所陳。不止衣服。舉其大者言也。喪大記曰。凡陳衣者實之篋。取衣者亦以篋。升降者自西階。凡陳衣不誦。非列采不入。絲紵紵不入。鄭注。不誦。謂舒而不卷也。不入。孔疏。不入。陳之也。皆此陳襲衣服之事。云結讀爲紼。紼。屈也。襲事少上陳而下不屈。江河之閒。謂榮收繩索爲紼者。案說文。結。赤紵也。結之本義不訓屈。故鄭讀爲紼以明之。說文。紼。紼未榮繩。紼。誦也。一曰。榮也。榮。收卷也。段氏玉裁云。卷。居轉切。各本作登。非也。今案。紼訓爲誦。誦與屈通。說文以紼未榮繩解紼字。是訓紼爲屈也。未榮繩。卽未收卷之繩。凡收卷繩索必屈之。故江河之閒。謂榮收繩索爲紼。鄭引當時語以證紼之爲屈。義與許同也。江河之閒。謂江水北。沔水南。禹貢。蟠冢導漾。東流爲漢。孔傳云。泉始出山爲漾水。南東流爲沔水。至漢中。東行爲漢水。沔水卽漢水。一水三名也。



下經小敘大敘。皆云陳衣于房。南領西上。此云不精。故鄭云。襲事少。上陳而下不。對小敘大敘言之也。陸氏其云。凡陳物少。一行可訖者。只須言南上北。不須言精不精。若物多。一行陳不盡。須兩行三行者。則必言精不精。假如南上之物。第一行從南至北。第二行仍自南至北。則謂之不精。若第一行從南至北。第二行取便。即從北至南。則是精。蔡氏德晉云。陳設諸物。首行從前至後陳之。不能盡。次行即接續前行。從後至前陳之。如物之屈而復轉也。不精者。每行更端別起。皆從前至後。不復與前行相接續也。今案。此二說釋經。屈義最分明。云古文精皆為精者。胡氏承瑒云。今文作精者。精從糸旁。於榮風之義為近。故鄭於經從今文作精。而注則讀為精。以明其義。禮記亦今文。故玉藻。齊則結佩而爵。字亦作精。注云。精。風也。不讀為精者。以精結連文。屈義易明也。精皆為精。皆者。皆下文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精也。惠氏棟云。說文釋讀若施。案孟郁脩堯廟碑精字作施。與古音合。釋文音釋為側庚。明衣裳用布。所以親身。〔疏〕齊。故襲時近體。著此衣裳。言明者。取明潔之義。其制詳下。記。用反。非也。明衣裳用布。為圭潔也。〔疏〕齊。故襲時近體。著此衣裳。言明者。取明潔之義。其制詳下。記。用布。謂用帷幕之事。亦見下。記。云所以親身為圭潔也者。下文浴訖即設。簪用桑。長四寸。纓中。桑之為言。取其名。明衣裳。又云明衣不在算。故知是親身之衣。圭。亦潔也。詳士虞記。簪用桑。長四寸。纓中。桑之為言。取其名也。長四寸。不冠故也。〔疏〕正義曰。玉篇云。髻。胡括古活二切。髻同髻。又云。髻。居濟切。髻同髻。是下。纓。纓之中央以安髮也。〔疏〕以髻髻為一字。髻髻為一字。說文有髻無髻。有髻無髻。髻作髻。云髻髻也。髻。髻結也。段氏玉裁云。髻即髻字之異者。髻髻。束髮也。髻髻者。既髻之髻也。然則束之為髻。髻之為髻。髻與髻亦一矣。餘詳髻用組下。盛氏世佐云。髻髻者。髻髻所加之髻也。必連髻言之者。以別於固冠之髻耳。蔡氏德晉云。生時固髮之髻。用骨為之。今用桑。髮於生也。注云桑之為言。喪也。用為髻。取其名也者。以桑喪髻同。喪事用桑。是取其名也。公羊傳。虞主用桑。何注。桑。猶喪也。用桑者。取其名義與此同。雜記。喪祭。祔以桑。舉用桑。亦此義也。云長四寸。不冠故也者。賈疏云。凡髻有二種。一是安髮之髻。男子婦人俱有。即此髻是也。一是為冠髻。皮弁爵弁髻。唯男子有。而婦人無也。此二髻皆長不唯四寸而已。今此髻四寸者。僅取入髻而已。以其男子不冠。冠則髻長矣。此注及下注知死者不冠者。下記云。其母之喪。髻無髻。注云。無髻。猶丈夫之不冠也。以此言之。生時男子冠。婦人髻。今死。婦人不髻。則知男子亦不冠也。家語云。孔子之喪。髻而冠者。家語。王肅之增改。不可依用也。徐氏乾學云。古人之襲。全體包裹其內。加冠。則勢有所難容。故不得已而去之。意在堅束其尸。非以為容飾也。又辨家語之偽云。案。襲衣之制。士三稱。大夫五稱。孔子即行大夫禮。亦止於五稱。豈有用十一稱之禮。況古

之襲與斂皆不用冠。蓋既加冒。則無所用冠也。此云章甫之冠。亦不可信。足知家語非古也。吳氏紱云。襲不以冠者。有掩以襲其首。則無所用冠。若有冠。則不便於小斂大斂之縱橫收束也。呂氏坤乃謂不冠非待死之禮。未之思耳。今案。荀子禮論云。設掩面儼目。髻而不冠。是冠證死者不冠也。不髻。謂無固冠之髻。楊倞注據此經并耳。以不髻爲或後世略也。誤矣。云緩。髻之中央以安髮者。賈疏謂兩頭闊。中央狹。則於髮安。沈氏形儀禮小疏云。案下經牢中旁寸。注云。牢讀爲樓。樓。謂削約握之中央。今文牢爲緩。若緩是兩頭闊。中央狹。則義與牢同。鄭何以疊今文而不從也。又案說文云。優。饒也。不出緩字。緩當讀從優。謂兩頭狹。中央闊也。中央闊。則髻之益固而髮尤安。疏乃反說。非注義。又云。玉篇云。緩。髻之中央髮也。乃據鄭注而失其布衣環幅不髻。廣韻云。笄。則中又傳寫爲巾。二書皆可信。而其誤有如此者。今案。沈說是也。布衣環幅不髻。廣韻云。廣爲之舍。當口髻之。嫌有惡。古文環作還。〔疏〕正義曰。布巾爲飯而設。以覆尸面。用布爲之。注云環幅。方矣。劉氏續三禮圖。以爲方二尺二寸。是也。云不髻者。士之子親舍。反其巾而已。大夫以上。賓爲之舍。當口髻之。嫌有惡。則禮固有髻之者矣。故知大夫以上。髻巾以舍也。知士之子親舍者。以下經。主人左扱米。賓有惡者。以經云不髻。則禮固有髻之者矣。故知大夫以上。髻巾以舍也。知士之子親舍者。以下經。主人左扱米。賓發其巾。大夫以上。賓爲飯焉。則有髻巾。孔疏。飯舍也。大夫以上。賓爲其親舍。恐尸爲賓所憎穢。故設巾覆尸面。而當口髻穿之。令舍得入口也。士自舍其親。不得憎穢之。故不得髻巾。但露面而舍耳。於時公羊賈是士。故爲失禮也。是髻巾嫌有惡也。但此注云。士親舍。反其巾。彼注云。發其巾。似不同者。沈氏形云。二義當兼用。蓋發其巾而反之也。云古文環作還者。惠氏棟云。古環字皆作還。春秋傳云。諸侯之師還鄭而南。又哀三年傳云。道還公宮。公羊傳云。以地還之也。又云。師還齊侯。漢書食貨志云。還廬樹桑。皆讀爲環。胡氏承琪云。環幅者。周一幅也。昭十六年左傳。環而塹之。注云。環。周也。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掩。裹首也。析其末。爲將今案。還與環義雖通。但作環易曉。故鄭從今文。掩練帛廣終幅。長五尺。析其末。結於頤下。又還結於項中。〔疏〕正義曰。掩亦所以代冠。惟有用冠也。練帛。熟帛。經不音色。蓋用素帛。即考工記纁氏所謂漂帛也。說文。練。練也。是練爲已漂之帛。以練帛爲掩。取其軟也。荀子所謂設掩面。即此。然掩以代冠。自覆頭。非覆面也。廣終幅。據聘禮疏引鄭志。趙商問。八寸。四八三十二幅。廣三尺二寸。太廣。非其度。答曰。古積畫誤爲四。當爲三。三咫則二尺四寸矣。是終幅爲二尺四寸。此掩蓋廣二尺四寸而長五尺也。注云掩。裹首也。

者。謂此掩髮頭。非連首全裹之也。說文。掩、敝也。小上曰掩。釋名。緇頭。齊人謂之。言敝髮使上從也。方  
言。掩、縹頭也。吳氏紱云。下言緇目。則掩自額以上可知。其說是也。後世生人縹頭之制。亦以帛爲之。有似子  
掩。故名爲。然禮經自作掩。掩是後代字。吳氏廷華謂當作掩。非矣。後周之縹頭。宋人之幅巾。蓋亦以帛製而  
者。書儀家禮。縹巾幅巾。其倣古者掩之遺象歟。云析其末。爲將結於頤下。又還結於項中者。蓋卽以前後掩兩端之  
末。各析爲二條以爲繫。後二條向前結於頤下。前二條向後結於項中。不別用組繫也。縹用白纁。充耳。〔疏〕  
云將者。此時但陳之而已。未結也。下經商視掩縹設頤目。乃結之。故云將。餘詳下。〔疏〕  
正義曰。注云。縹。充耳者。淇奧詩曰。充耳琇瑩。毛傳。充耳謂之縹。是也。亦名塞耳。君子偕老詩曰。王之  
也。毛傳。縹。塞耳也。下記云。縹塞耳。注云。塞。充空。是充耳塞耳義一也。云纁。新縣者。詳下記屬纁以俟絕  
氣下。士生時常用象爲縹。又別有纁以懸之。著詩曰。充耳以素乎而。毛傳。素象纁。此詩。縹目用縹。方尺二寸。  
首章。毛以爲士服。故知生時常用象爲縹。今不用象而用白纁爲縹。又無纁懸。異於牛也。縹目用縹。方尺二寸。  
經裏著組繫。縹目。覆面者也。說文。縹。縹也。周禮有縹人。今周禮作縹。鄭注周禮云。以巾覆物曰  
縹。此縹目。雖以目爲名。亦兼覆面也。呂氏春秋知化篇云。乃爲縹以覆面而死。是也。云縹。若詩云。葛藟榮之之榮。  
者。胡氏承珙云。讀若榮。祇是比方其音。縹之義爲覆。賈疏謂似葛藟之榮。非也。云縹。赤也者。附雅。再染謂  
之縹。鄭云赤。係大概言之。其實縹是淺赤也。云著。充之以縹也者。謂以縹充入縹表縹裏之中。云組繫爲可結也  
者。賈疏云。四角有繫。於後結之。組繫。以組爲繫也。云古文縹爲涓者。古从翼从冫之字。以聲。握手用玄纁。是  
近。每多通借。如縹或作縹。猶亦作縹。荀子作縹。蓋與古文作涓相近。鄭以縹爲正字。故從今文。握手用玄纁。是  
長尺二寸。廣五寸。牢中旁寸。著組繫。安手也。今文牢爲縹。旁爲方。〔疏〕正義曰。盛氏世佐謂握手所以縹  
寸。廣五寸。乃以一面言。其制宜合二面如囊是也。但盛氏解牢中旁寸。謂挾其中爲四寸以安食指中指無名指小指。  
而其旁一寸以安大指。方氏謂制約握之前半。旁各一寸。則皆未合。至郝氏敬謂握手縫帛如箭。縹戶兩手。牢。猶籠  
也。空其中。旁寬寸。兩手交貫於牢。萬氏斯大說亦略同。沈氏形儀禮小疏辨之曰。郝氏因牢讀爲縹。無他意。又誤  
解下經設決屬于堅。爲左決連右堅。右決連左堅。使手交如生。故杜撰此制耳。不知尸之手。古今未有不旁垂者。蓋

衆其始生時。亦便於斂。若兩手交疊。則於斂不便。其云牢猶籠也。空其中。旁寬寸。解亦未洽。蓋握手之制。自賈疏已誤。後世解者雖多。不得其旨。今案握手用玄纁裏。據下記云。裏親膚。則玄在外矣。長尺二寸。謂從指至臂。長尺二寸也。凡言衣袂及手之長短。皆自肩臂至指掌言之。未有橫計之者。下記云。設握結于掌。則從指至掌。蓋尺二寸也。廣五寸。乃言其寬。經所云長廣。止就一面言。其制用兩面逢合如囊。則以玄爲表。每面各用玄長尺二寸。廣五寸。以纁爲裏。亦每面各用纁長尺二寸。廣五寸。而縫合其兩旁及下端。留上端不縫。以手貫入也。牢中旁寸者。謂削約握上下之中。兩旁共一寸。則廣四寸矣。所以必削握之中央者。以握之中央。正當指掌之上。臂之下。爲手之狹處。故必削約之。而握與手乃固。注謂削約握之中央以安手。是也。著。亦謂以絮充入玄表纁裏之中。紕繫亦以爲結。注不言者。已詳上也。前陳明衣裳及飯含之巾言用布。掩言用帛。此及輿目不言者。蓋亦用帛爲之。裝掩而省也。掩及輿目以絮首。握手以絮手也。注云牢讀爲樓。校勘記謂樓字當從手。作樓。胡氏承珙云。牢讀爲樓者。聲之轉。高誘注淮南牢籠天地云。牢讀屋雷。是其例。爾雅。陝而修曲曰樓。此謂削約握之中央。正與陝而修曲義近似。不必改樓爲樓也。今案。駁本作樓。各本亦皆作樓。惠氏棟云。古音牢樓同。從樓爲是。今文樓爲樓。各本作樓。集釋。樓作牢。校勘記云。鄭既讀牢爲樓。因曰今文樓爲樓。少牢上佐食以綏祭注云。綏或爲樓。按讀爲樓。古文隨爲所。與此同例。樓字義詳上。此握中央狹。兩頭闊。與綏義殊。故鄭從古文作牢。而讀爲樓。以明其義也。旁爲方者。段氏玉裁云。凡儀禮古文作旁。今文作方。凡尙書古文作方。今文作旁。是方旁本通。胡氏承珙云。鄭意今文作方。疑於其方。決用正王棘若釋棘組繫續極二。決。猶圍也。挾弓以橫執弦。詩云。決拾既飲。正。善一寸。故從古文。決用正王棘若釋棘組繫續極二。也。王棘與釋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極。猶放弦也。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指也。生者以朱章爲之而三。死用纁又。〔疏〕正義曰。決著右手大指。所以鉤弦。生時用象二。明不用也。古文王爲玉。今文釋爲澤。世俗謂王棘棘鼠。〔疏〕骨爲之。詳鄉射大射二篇注。此用木。異於生也。用正王棘若釋棘。言王棘及釋棘之善者。皆可用。賈疏謂料用其一。不謂兼用。是也。組繫。將以結於者。極。即沓也。亦著於右手指。以利放弦。端極。謂以纁爲極也。言二。當著於右食指將指。注云決猶圍也者。因。開也。大射注云。決。猶圍也。所以鉤弦而圍之。是決以圍弦。即謂決爲圍也。云挾弓以橫執弦者。言未射之時。亦以決執弦。大射儀云。挾乘矢于弓外。見鏃于附右。巨指鉤弦。注。方特弦矢日挾。是也。詩云。決拾既飲。車攻篇文。鄭箋。依。謂手指相次比也。此引以證射時用決之意。云正。善也者。鄭訓正爲善。與士冠禮注同。正無王棘與釋棘。故云王棘與釋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也。云極。猶放弦也。以沓指放弦。令不挈指也者。著極以利放

弦。因即謂極爲放也。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謂指利放弦也。以失章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是也。沈氏彤云。案說文云。指。縫指也。一曰指也。大射儀注云。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釋名云。契。刻也。是契當爲契。但二字亦通用。云生者以朱章爲之而三。死用極又二。無明不用也者。言此以別於生也。陳氏祥道云。生者以朱章。所以致飾。死者以極。所以復質。敖氏謂士生時亦用二。釋氏賓亮云。生時用極皆三。不以貴賤而差。尸用二。明不用也。敖說非。云古文王爲玉。今文極爲澤者。極胡氏承珙云。周禮九寶贊玉舊注。故書玉爲王。杜子春讀爲玉。小篆玉與王皆三畫。惟玉三畫勾。王中畫近上不勾。故古書每多相溷。凡物之大者或有王名。如爾雅螭王蛇之類。周禮獸人注亦云。王飾。飾之大者。故從今文作王。極爲澤者。玉篇云。極。榜棗也。棗棗似柿而小。是極爲正字。故鄭從古文。云世俗謂王棘託鼠者。沈氏彤云。玉篇云。託。礎也。礎。落也。若云王棘可以落鼠也。惠氏棟云。王棘託鼠言王棘可以託鼠也。託。古礎字。史記李斯列傳云。十公主託死于杜。張守節云。託音貯格反。司馬貞曰。託音宅。與礎同。古今字異耳。礎鼠見張湯傳。司馬公類篇云。王棘一名託鼠。劉昌宗音託爲托。皆失之。○凡射時著于手者有三。一曰決。著于右巨指。車攻詩曰。決拾既伙。毛傳。決。鉤弦也。周禮繕人。掌王之用弓弩矢鏃。拾。鄭司農云。決。所以縱弦也。詩家說或謂決謂引弦也。儀禮鄉射禮。司射適堂西袒決遂。注云。決。猶闔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大擘指。以鉤弦闔體也。大射儀。司射適次袒決遂。注云。決。猶闔也。以象骨爲之。著右巨指。所以鉤弦而闔之。是射者皆以象骨爲決。無貴賤之異也。士喪禮。決用正王棘若樛棘。注云。決。猶闔也。王棘與樛棘。善理堅刃者。皆可以爲決。是死者所用也。鄭注繕人云。決。挾矢時所以持弦飾也。著右手巨指。士喪禮曰。挾用正王棘若樛棘。則天子用象骨欸。孔穎達荒蘭疏申之曰。以士用棘。故推以上用骨。諸侯亦用象骨。大夫用骨。不必用象。今案。鄉射大射二篇。皆有士與射。經不云士用棘。注亦不云士不用象骨也。則周禮注殆未定之說歟。說文亦云。決以象骨爲之。段氏玉裁說文注云。決。即今人之扳指也。士喪禮用棘。施諸死者。疑生者用象若骨。其說是也。決字亦作決。作決。詩儀禮作決。周禮作決。禮記內則作決。一曰極。著右食指。將指。無名指。大射儀。朱極三。注云。極。猶放也。所以謂指利放弦也。以朱章爲之。三者。食指、將指、無名指。無極放弦。契於此指多則痛。小指短不用。士喪禮。纏極二。注云。極。猶放也。以香指放弦。令不契指也。生者以朱章爲之而三。死用極又二。明不用也。賈疏云。大射朱極三。是爲君設。鄭引以證士禮。則尊卑生時俱三。皆用朱章。死者尊卑同二用極也。極又名棘。又名香。荒蘭詩曰。童子佩棘。鄭箋云。棘之言



者。所以驅沓手指。孔疏云。右手指著沓。是也。但毛傳以謀爲決。說文亦云。謀。射決也。段氏玉裁云。鄭以禮經之極釋謀。意以謀極沓三字雙聲。且極用章爲之。決則用象骨爲之。故不從毛而易其義。許說從毛也。以字从章論之。鄭爲長矣。禮經釋例亦云。謀字从章。鄭義似長。陳氏禮書亦取鄭氏。此皆著于右手者也。一曰拾。著于左臂。拾亦名途。又名捍。又名韞。一物四名。車攻傳云。拾。途也。繕人注。鄭司農云。拾者。所以引弦也。詩家說拾謂韞杆也。後鄭云。韞杆著左臂裏。以章爲之。鄉射禮注云。途。射韞也。以章爲之。所以途弦者也。其非射時則謂之拾。拾。斂也。所以蔽膚斂衣也。大射儀注云。途。射韞也。以朱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途弦也。鄭注鄉射禮。但云以章爲之。注大射。云朱韋者。蓋以大射極用朱韋。故謂途亦用朱韋歟。戴氏震云。禮。大夫與士射。袒韞韞。君在。大夫射。則肉袒。公袒朱韞。皆既袒乃設拾。故鄭氏曰。著左臂。所以蔽膚斂衣也。曲禮。野外軍中無挈。以纆拾矢可也。鄭注。拾謂射韞。內則。右佩玦捍。鄭注。捍。謂拾也。言可以捍弦也。說文。韞。射臂衣也。此其著于左手者也。廣雅。拾。捍。韞。韞也。王氏疏證云。拾捍韞爲一物。謀爲一物。廣雅以拾捍韞謀爲一物。失之矣。冒。緇質長與手齊。經殺掩足。後以質韞首而下齊手。上玄下纁。象天地也。喪大記曰。君緇冒緇殺。殺旁七。大夫玄冒緇殺。殺旁五。士緇冒輕殺。殺旁三。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疏。正義曰。雜記云。冒者何也。所以揜形也。釋名云。以韞韞其形曰冒。方正。故曰質。冒下身者漸狹。故曰殺。與手齊掩足。準死者身而爲之。初無寸量也。今案喪大記云。殺三尺。劉蓋不以爲然。以冒所以揜形。必自首至足盡揜之。人之長短不齊。故經於質不言尺。殺亦不言尺。意蓋信經。不信記也。○注引喪大記云。大夫玄冒緇殺。張氏淳儀禮識誤云。監杭本輔作緇。巾箱嚴本之爲緇。其以禮記喪大記之文乎。禮器曰。君緇。大夫黻。喪大記之文蓋誤也。從監杭本。載校集釋據識誤改黻字。宜從之。云冒。韞尸者。制如直囊者。以爲囊。方便韞尸。但其制當爲兩囊。鄭注喪大記云。冒者。既襲所以韞尸重形也。孔疏云。冒有質殺。作兩囊。是也。云上曰質。下曰殺。質。正也者。質正係常訓。以殺義易明。質義難明。故以正釋之。言其制正直也。云其用之。先以殺韞足而上。後以質韞首而下齊手者。此時特陳之。未用。故云其用之也。用必先韞足而上。後韞首而下者。以殺狹而質寬。先用殺韞之。而後韞質乃可緩合也。云上玄下纁。象天地也者。係大概言之也。其實六入爲玄。七入爲纁。纁是深玄。再染爲纁。三染爲纁也。引喪大記者。證冒有尊卑之差。且以證士緇質殺。與此經合也。君以緇爲質。韞爲殺。大夫以玄爲質。韞爲殺。士以纁爲質。韞爲殺。記不云質而云冒者。以質是



大名。故代質言之。下云凡冒。質長與手齊。殺三尺。則周質殺分矣。標旁之義。孔疏謂每殺橫縫合一頭。又縫連一邊。餘一邊不縫。兩質皆然。不縫之邊。上下安帶。綴以結之。張氏惠言儀禮圖云。據鄭云。殺綳足而上。質綳首而下。則質殺皆縫合兩邊如囊。若如孔言。則自旁綳之矣。然則質說爲合。殺云旁者。就身中分之。兩旁各七若五若三也。今案張駁孔疏。誠是。但質疏亦不分明。賈既云。冒無帶無鈕。而又云旁綴質與殺相接之處。使相連。則以何者綴之使連乎。聶氏崇義云。質與殺相接之處。以線綴之使相連。如聶說。則必既綳而後以線縫之。於情事亦不合。且若七若五若三。奚以分。蓋綴旁之義。當仍依孔疏用帶結。但不於一邊綴之。而於身之兩旁質與殺相接之處。綴之使合。兩旁各用七帶五帶三帶。爵弁服純衣。謂生時爵弁所衣之服也。純衣者繡裳。古者以冠名服。死者不冠。〔疏〕正義曰。注云謂生時爵弁。所以爲差。如張氏所云是也。爵弁服純衣。謂生時爵弁所衣之服也。純衣者繡裳。古者以冠名服。死者不冠。〔疏〕正義曰。注云謂生時爵弁。所字。釋文有。惠氏棟云。有者是。疏蓋脫也。今據補云。純衣者繡裳者。喪大記云。衣必有裳。謂之一稱。則所陳有裳。因經未言裳。故注補之。此所陳止衣裳。無冠。而經云爵弁服。是以冠名服。故雜記。子羔之襲也。素端一。皮弁一。爵弁一。玄冕一。鄭注。禮以冠名服。此襲其服。非襲皮弁服。皮弁所衣之服也。其〔疏〕正義曰。此云皮弁其冠。是也。云死者不冠。義詳前。純衣繡裳。詳士冠禮。皮弁服。服白布衣素裳也。其〔疏〕正義曰。亦以冠名服也。注白布衣素裳。衣必有裳。袍必有表不律。謂之一稱。古文祿爲綠。〔疏〕正義曰。祿。黑色釋。裳詳士冠禮。祿衣。記曰。衣必有裳。袍必有表不律。謂之一稱。古文祿爲綠。〔疏〕正義曰。祿。黑色釋。祿亦作稅。玉藻。士祿衣。祿或作稅。雜記喪大記作稅衣。釋文音俱與祿同。是祿爲正字。稅爲假借字也。此經祿衣即玄端服。鄭注雜記云。稅衣若玄端而連衣裳者。是也。沈氏彤云。士冠禮所陳三服有玄端。此易祿衣者。祿衣。連衣裳。黑而非玄。與生時相變。又以明爵弁皮弁二服亦兼裳於衣也。蓋衣裳連。則便於襲斂。王氏士議云。此三服者。士冠三加之服也。得正而斂。服是服而安矣。注云黑衣裳亦祿之謂之祿者。謂下。本有之。注疏本誤刪。黑衣裳。以赤祿之。禮服無其文。此注殆指士昏禮女純衣繡裙言也。彼注云。純衣玄以繡綠其邊。是以赤祿之也。周禮內司服。亦服祿衣。爲下士妻服之。祿衣本婦人之服。祿衣黑。此襲時所陳之衣亦黑。又婦人之服連衣裳。此祿衣亦連衣裳。故以祿名之。鄭即以婦人之服解之也。祿衣所以必連衣裳者。祿衣以表袍。袍本連衣裳也。雜記。子羔之襲也。繡衣裳與稅衣繡裙爲一。曾子譏其繡裙爲襲婦服。則此祿衣不用赤祿矣。繡裙。係婦人始嫁之服。平日服祿衣。亦不用繡裙。男子以祿名衣。唯見此經。鄭注內司服云。男子之祿衣黑。蓋謂此也。云祿之言綠也者。案此祿與上赤綠之綠異。上綠謂綠邊。此祿作飾字解。蓋袍必以綠衣表之。是綠衣爲袍飾。故云祿之言綠也。所以表袍者也。引

喪大記者。證緣衣表袍之義。但今本喪大記作袍必有表不殯。衣必有裳。謂之一稱。鄭引先云衣必有裳者。欲以見  
弁皮弁皮衣三者皆連衣裳。故爲一稱。下云乃襲三稱。卽謂此三服也。袍必有表不得者。彼注云。袍。襲衣。必有以  
表之以稅衣。乃爲一稱爾。是也。云古文緣爲緣者。周禮內司服緣衣。經本作緣衣。鄭注云。雜記曰。夫人服稅衣綸  
狄。又喪大記曰。士妻以緣衣。言緣者甚衆。字或作稅。此緣衣者實作緣衣也。又云。緣字之誤。故於此經從今文作  
緣也。段氏周禮漢讀考。因註緣衣。孔疏謂內司服作緣衣。遂謂今本作緣衣。承石經之誤。胡氏儀禮古今文疏義同。  
今案內司服若作緣衣。明言其色。先後鄭注。何以無一言及之。且陸氏釋文縹帶。黑緇之。〔疏〕正義曰。縹帶詳士冠  
亦作緣。云或作緣。同吐亂反。則鄭本是作緣。不作緣。或孔所據本誤耳。縹帶。黑緇之。〔疏〕正義曰。縹帶詳士冠  
帶也。雜記。率帶。諸侯大夫皆五采。士二采。鄭注。此謂纁。纁。命縹。〔疏〕正義曰。纁。詳士冠禮。一命縹  
尸之大帶。士以朱纁二采。與此異者。彼疏謂天子之士也。纁。命縹。〔疏〕正義曰。纁。詳士冠禮。一命縹  
閒色。所謂纁也。是纁纁即纁矣。而云纁者。凡冕服謂之纁。以其一命之中。兼有子男之大夫服冕服助祭。又士  
之纁。輪飾。大夫則飾以山。故變言纁。儀禮陳士服。仍名纁。纁也。士冠禮。爵弁服纁。纁。皮弁素譚。玄端黻韠。  
此則三服共一竹筩也。又曰。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又曰。天子笏瑳。方正於天下也。  
蘇軾而已。竹筩也。所以書思對命者。玉藻曰。笏。天子以琕玉。諸侯以象。大夫以魚須文竹。士以竹本象。可  
諸侯秦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疏〕正義曰。注云笏所以書思對命者。書思對命。玉藻文。彼注云。思。所思  
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今文笏作忽。念將以告君者也。對。所以對君者也。命。所受君命者也。書之於笏。爲  
失忘也。釋名云。笏。忽也。君有教令及所啓白。則書其上。備忽忘也。此笏以竹爲之。鄭引玉藻諸文。謹天子以下  
笏所用物及尺寸制度之異。並以證士之笏用竹也。云士以竹本象可也者。今本玉藻無以字。彼注云。大夫士飾竹以爲  
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也。孔疏云。士以竹爲本質。以象牙飾其邊。云今文笏作忽者。惠氏棟云。說文無笏字。古笏  
字本作習。鄭氏尙書曰。子欲聞六律五聲八音在治習。注云。習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穆天子傳曰。載帶指  
習。說文曰。習。出氣詞也。从日。象氣出形。春秋傳有鄭大子習。說文又云。習。籍文作習。一曰佩也。象形。  
又與忽通。故儀禮一作忽。是也。胡氏承琪云。案笏字。玉篇始有。引字書云。珽也。呼骨切。徐鉉注說文。尙知此  
字爲後人所加。蓋鄭本儀禮古文作習。今文假忽爲之。後人盡改經注之習作笏耳。今案。說文習。籍文作習。是習  
習本一字。段氏注云。不得謂古笏可从口。不可從日。是也。故鄭氏尙書穆天子傳皆作習。胡氏謂儀禮古本作習。不





稻米。則又似無尊卑之別矣。稻僅俱。沐巾一浴巾二皆用綌。干綌。巾所以拭污垢。浴巾二者。〔疏〕正義曰。此詳聘禮。豆四升。昭三年左傳文。浴衣以待戶沐浴之用也。沐浴對文異。散文則浴亦可稱沐。沐是沐首。浴是浴身。說文。沐。濯髮也。浴。洒身也。論衡。沐去首垢。浴去身垢。曲禮雜記俱云。身有瘍則浴。首有創則沐。是沐與浴別也。皆用綌者。沐浴之巾。皆用綌布爲之。三巾共實一簍也。注云。巾所以拭污垢也者。巾之用不一。巾以覆物。亦以飾首。此巾。則沐浴時所用以刷拭污垢者。下浴用巾。注。用拭之。是也。云浴巾二者。上體下體異也者。玉藻。浴用二巾。上綌下綌。是上下異巾也。但此二巾皆用綌。與玉藻異。賈疏謂此爲士禮。玉藻爲大夫以上禮。又喪大記浴用綌巾。孔疏引熊氏。此蓋人君禮。或可大夫上綌下綌也。云綌。麤葛者。詩葛覃。爲綌爲綌。毛傳。綌曰綌。麤曰綌。是也。櫛于簞。簞。〔疏〕正義曰。士冠禮云。櫛簞于簞。此及上巾於簞。下浴衣于篋。浴衣。已浴所衣之衣。以〔疏〕正義曰。注云浴衣。已浴所衣之衣者。吳氏廷華云。巾用以浴且拭。浴竟初拭。水氣未淨。不可裸而俟。故以此衣之。云以布爲之者。以浴衣所以拂身。故用布爲之。玉藻曰。衣布拂身。是也。是浴衣生時亦有之矣。云其制如今通裁者。賈疏云。通裁無殺。或曰。通裁大巾如衣者。李氏如圭云。巾皆饌于西序下。南上。皆者。皆貝以下。東西牆。〔疏〕正義曰。饌。陳也。盛氏世佐云。西序下。堂上之西近序也。南上。以貝爲上。稻米以下。次而北也。敖氏云。必南上者。便其取之先後也。注云皆者。皆貝以下者。謂自貝以下皆陳。於此一行陳之也。東西牆謂之序。謂堂之東西牆也。云中以南謂之堂者。以此所陳。係在堂上。而不言堂。蓋堂之中以南乃謂之堂。聘禮。受玉于中堂與東楹之間。是也。若中以北。則近東近西者。謂之東序下。西序下。近北者謂之戶牖間。或云戶東戶西戶外房外。即以所近名之。不謂之堂也。

### 右沐浴飯舍之具陳於序下者

管人汲。不說繡。屈之。管人。有司主館舍者。不說繡。〔疏〕正義曰。自此至主人入即位。言沐浴之事。○汲。引管人汲。不說繡。屈之。將以就祝濯米。屈。榮也。

瀝其瓶。說文。瀝。瀝也。瀝。瀝井梗也。是瀝爲梗索。繫於瓶。以汲水於井也。喪事遲。故汲水者不暇解脫。但繫屈之。執於手。敖氏云。此下當有盡階不升堂之文。據喪大記言也。注云。管人。有司主館舍者。儀禮釋官云。管人亦公臣。詳上甸人下。管人又見聘禮。賈疏云。聘禮記管人爲客。三日具沐。五日具浴。此爲死者。故亦使之汲水也。又禮記釋文云。管人。主管簪之人。方氏慤據之。謂非簪亦其所司。故使之汲水。云不說瀝。將以就視瀝米。鄭言此者。一是急以水往視處爲瀝米之用。一是恐瀝米水不足。須再。視瀝米于堂南面用盆。瀝。夏祝也。汲。故不說瀝也。知就視瀝米者。以下云視瀝米于堂也。風禁義見前。

〔疏〕正義曰。喪大記云。管人汲授御者。御者差沐於堂上。鄭注。差。瀝也。瀝飯米。取其濡以爲沐也。此云視瀝米。則管人汲以授視矣。下云管人受潘。亦受之於視也。吳氏疑義云。視瀝之。重其事。或云。御者瀝之。視瀝視之而已。言於堂。則在堂之中以南近階處矣。南面。便與管人接也。盆。即上陳于西階下之瓦盆。注云。視瀝也者。以下記云。夏祝瀝米。差盛之也。先大父儀禮釋官云。夏祝。商祝。視。皆周祝也。以習夏禮。謂之夏祝。習商禮。謂之商祝。三祝皆公臣。當周禮喪祝之職。周禮喪祝職曰。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槨。喪大記曰。君之喪。大胥是斂。衆胥佐之。大夫之喪。大胥侍之。衆胥是斂。士之喪。胥爲侍。士是斂。鄭注。胥當爲祝字之誤。孔疏。衆祝。喪祝也。以此考之。則三祝皆君之臣來爲喪事者。非士之私臣也。喪大記疏云。商祝亦是喪祝。樂記云。商祝辨乎喪禮。周禮。喪祝有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則夏祝商祝。皆喪祝爲之也。周禮無夏祝商祝之官。而喪大記君大斂。有商祝鋪綯衾衣。與士禮同。蓋使喪祝者習二代之禮。因別其名。以分主喪事。亦猶冠禮存章甫毋追之意。據此篇及下篇。則掌瀝米。鬻餘飯。進奠。徹奠者。夏祝也。掌襲含。小大斂拂柩。飾柩。御柩者。商祝也。掌取銘者。周祝也。下疏謂徹奠者不言祝。明周祝徹之。非是。又謂既夕開殯時。以周祝徹奠。而堂下二事不可並使周祝。故夏祝取銘置于重。亦緣注而誤。辨見下篇。吳氏廷華云。夏祝商祝所掌當是二代舊禮。周人因之。以夏

商爲名。示所因也。云瀝。汰也者。汰。舊誤作沃。又作汰。亦誤。衆經音義引通俗文云。瀝米謂之汰。汰。說文。瀝。汰米也。汰。瀝也。瀝從簡。有東澤之意。即記所謂差也。瀝米又謂之釋。詩。釋之。喪。毛傳。釋。瀝米也。喪。喪也。爾雅。洩洩。瀝也。郭注。洩米。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于釜。用重鬲。日。管人受沐。乃煮之。聲。洩米。瀝米也。今俗猶謂瀝米爲淘米。管人盡階不升堂受潘。煮于釜。用重鬲。日。管人受沐。乃煮之。甸人取所徹廟之西。〔疏〕正義曰。說文。潘。瀝米汁也。視授之。管人受之。用重鬲者。以鬲煮之也。賈疏云。先煮北辟薪用爨之。〔疏〕正義曰。說文。潘。瀝米汁也。視授之。管人受之。用重鬲者。以鬲煮之也。賈疏云。先煮



云：蓋階。故知在三等之上也。引喪大記管人受沐乃養之者。沐。即潘也。用之以沐。故又曰沐。祝盛米于敦。奠

于貝北。復於篚。疏。正義曰。此盛于敦之米。即上所漸之米。敦。即上陳于西階下之廢敦。祝。商祝。以下受米。奠

復於篚。者。米未漸時。實于篚而陳于貝之北。今漸。士有冰。用夷槃可也。謂夏月而君加賜冰也。夷槃。承尸之

大夫設夷槃。造冰焉。士併。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設冰于牀下。以寒尸也。春秋傳曰。命夫命婦饗沐用冰。士

而寒尸也。是句之上。似當更有設槃之文。此特其後語耳。敖意蓋謂沐浴時即用夷槃。以承澆濯也。或謂士賜冰。以

上有夷槃以盛冰。又有瓦槃以承澆濯。二槃並有。且冰盛於夷槃中。若浴時用以承澆濯。有則必去設而後可。恐不如是

之周折。今案。據鄭云。既襲。既小斂。乃設冰。則沐浴在前。設冰在後。夷槃似不妨兩用。敖說亦可存參。不然。是

經文言之於此。非其次矣。注云。謂夏月而君加賜冰也者。周禮凌人。夏頒冰。故云夏月。言此者。士喪不得用冰。

必加賜而後有冰也。月令二月開冰者。左傳云。獻羔而啓之。今始用之。是二月公始用冰。至四月以後。乃賜及臣下

也。云夷槃。承尸之槃者。凌人。大喪共夷槃冰。鄭注。夷之言尸也。實冰於夷槃中。置之尸牀之下。所以寒尸。尸

之槃曰夷槃。牀曰夷牀。衾曰夷衾。移尸曰夷于堂。皆依尸而爲言者也。漢禮器制度。大槃廣八尺。長丈二尺。深三

尺。漆赤中。是夷槃爲承尸之槃也。引喪大記者。證有冰用夷槃。及士非加賜不得有冰也。彼注云。造。猶內也。章

第。袒簣也。謂無席。如浴時牀也。禮。自仲春之後。尸既襲。既小斂。先內冰槃中。乃設牀於其上。不施席。而遷

尸焉。秋涼而止。士不用冰。以瓦爲槃。併以盛水耳。鄭蓋謂士無冰者。盛水以寒尸也。亦引漢禮大槃爲證。又云夷

槃小焉。周禮。天子夷槃。士喪禮。君賜冰。亦用夷槃。然則其制宜同之。孔疏云。其制宜同。但大小稍異。賈疏

云。諸侯稱大槃。辟天子。大夫士言夷槃。卑不嫌但小。外御受沐入。沐。管人所養潘也。疏。正義曰。外御受

也。在堂上受之。入。入室也。喪大記曰。管人授御者沐。注云。外御。小臣侍從者。賈疏云。外御。對內御爲名。故下記云。其母之喪。則內御者浴。則此外御是士之侍御僕從者。儀禮釋官云。外御。士近臣。云沐。管人所養潘也。

出而覆。〔疏〕正義曰：北面，向室也。敖氏云：是時婦人亦皆出，經不言，略之。方氏苞云：主人皆出，則前此未離牀。第、東西之位明矣。○注沐浴裸程，校勘記云：裸，徐本、釋文、通解、楊氏、俱作裸。集釋作裸，程、徐本、通解、楊氏、俱作程。鐘本、釋文、集釋、俱作程。張氏曰：注曰象平生沐浴裸程，案、監本及釋文、程作程。既夕禮謂其裸程，監本亦作程。竝從監本及釋文。今案：陳鳳梧本作裸程，說文裸本作禿，或从果，作裸，袒也。程亦訓袒。裸程皆去衣之義。作裸亦通。作程，則假借字也。今從嚴本作裸程。云象平生沐浴裸程，子孫不在旁者，釋經主人所以出之意。裸程，赤體無衣。沐浴必露體，故主人皆出也。吳氏紱云：古者命士以上，父子異宮，明王者之政，敬其妻子有道，必無裸程以見其子孫者。死而沐浴，猶此志也。云主人出而覆第，乃沐浴，櫛拒用巾，也。古文振。〔疏〕正義曰：言乃沐浴者，俟主人出乃沐浴也。櫛者，沐濯首，亦濯髮，髮濯則亂，故必櫛以理之而後用皆作振。〔疏〕巾也。喪大記曰：沐浴用瓦盤，拒用巾。孔疏謂用巾拭髮及面是也。注云拒，啼也。清也者，玉藻注云：啼，乾也。言啼又言清者，賈疏謂以巾拭髮使乾，又使清淨無潘澣，是也。云古文皆作振者，皆者，皆下拒用浴衣也。胡氏承珙云：鄭清訓，用爾雅，案爾雅，拒，拭，刷，清也。郭注：振，拭，投，拭，掃，刷，皆所以為潔清。似郭所見爾雅本，原作振，蓋用儀禮古文，正所以明振為拒之。浴用巾，拒用浴衣，用巾，用拭之也。喪大記曰：御者假借，郭乃以振訊釋之，誤矣。鄭以拒為正字，故從古文。浴用巾，拒用浴衣，二人浴，浴水用盆，沃水用料。

〔疏〕正義曰：上言沐，此言浴也。浴用巾者，浴時用之以除垢。拒用浴衣者，浴竟用之以啼身。注云用巾，用拭者，乾之也。浴用巾，既以巾拭之矣，而復以浴衣拒之，謂抑按之使乾。爾雅：拒，拭，清也。渾言之也。析言之，則拒與拭不同，是也。引喪大記者，賈疏謂證浴人之數及浴之器物。案喪大記：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下記云：御者四人抗衾而浴。但言抗衾之人數，未言浴之人數，故引喪大記以明之。御者，即外御也。浴水用盆，沃水用料，亦喪大記文。盆制詳上。料制詳少牢饋食禮。生人之浴，則自於杆槩中浴之。玉藻：出杆，履剡席，連用湯。鄭注：杆，浴器。蓋浴時入杆，浴竟出杆，是自於浴器中浴也。今浴戶，係他人浴之，故須用盆盛水，用料挹以沃之。此盆，即上注云盆以盛水之盆。與承澣濯之槩異。凡祝所漸之潘，管人所養之沐，其相授皆以盆盛之。若承澣濯之

者：楊氏復云：祝澣濯之稻米以取潘，管人受潘養于篚。外御受沐入，乃主人皆出戶外北面。象平生沐浴裸程。沐，吳氏廷華云：名潘為沐者，以所用言之，不言浴，浴亦用潘可知。主人皆出戶外北面，子孫不在旁，主人



爲摘髮。而未釋摘字之義。喪大記之爪手翦須。鄭無注。孔疏云。翦手爪。又治須。則固不以翦爲翦須矣。萬氏斯大云。摘。展同。展其髮使直也。或謂摘爲斷髮。生時豈斷髮乎。姜氏兆錫云。摘有數訓。一與剪同。謂剪除之也。一分也。又一擇也。又一與髻同。謂順也。考史記西南夷傳。西南夷後摘鬬二方。注訓摘鬬皆分也。則浴訖。髮或攪亂。摘乃順而分之義。沈氏彤云。案說文。摘。擗也。擗。抵也。抵。拚也。拚。持頭髮也。然則此經之摘。謂持其髮而理之也。今案。摘鬬鬬三字。古雖通用。但以摘爲剪。則是剪斷其髮。固無是理。至髻字。鄭注曲禮不蚤髻云。髻。髻髮。則與摘髮義別。又髻字本義。說文訓爲女髮垂貌。亦與摘異。萬氏謂展其髮使直。姜氏謂順而分之。沈氏謂持而理之。皆與孔疏治鬬義近。訖固可從。然以摘同展。及訓摘爲擗爲順。於字書無考。亦難據信。案說文。摘之本義爲擗。玉篇廣韻皆訓爲摩。則浴後鬬亂。摩而理之。於經義爲合。段氏以摘爲剃。失之。云他日。平生時者。案士虞記之沐浴擗鬬。乃生人修飾容貌之事。是生時亦蚤摘也。然則蚤摘如他日。亦如事生之禮矣。髻用組乃笄。設明衣裳。古文髻皆爲括。以櫛理髮。以巾拭髮。尙未爲紒也。至爪摘後。于是爲髻。用組束之。乃笄以固髮。設明衣裳以蔽體。是其次也。笄。卽上桑笄也。明衣裳。是親身之衣。蓋去浴衣而衣之。注云用組。組束髮也者。言以組束髮也。云古文髻皆爲括者。胡氏承璜云。周禮弁師。王之皮弁會五采玉璫。注。故書會作櫛。鄭司農云。讀如馬會之會。謂以五采束髮也。士喪禮曰。櫛用組乃笄。櫛讀與體同。書之異耳。說曰。以組束髮。乃著笄。謂之櫛。沛國人謂反紒爲櫛。浦鏜云。弁師注引儀禮。髻作櫛。櫛括字異義同。疑括乃括字之誤。案此特司農所見儀禮本作櫛耳。鄭君所見。自作髻。未必與司農同。說文有髻無髻。疑髻乃括之或體。會聲昏聲相近。故此髻用組。及下髻髮。古文皆假括爲之。鄭以从影義近。故主人入卽位。已設明衣。〔疏〕正義曰。敖氏謂主人入則衆主人及婦人亦皆入卽位。或云。經不言皆。從今文。主人入卽位。可以入也。〔疏〕惟主人入耳。方氏苞云。衆主人婦人親者必入視飯舍。不待言也。今案。方說是也。注云已設明衣。可以入也者。言已設明衣裳以蔽體。則可以入也。

## 右沐浴

商祝襲祭服祿衣次。商祝・祝習商禮者・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襲・布衣牀上・祭服・爵弁服・皮弁服・皆從君助祭之服・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送終之禮也・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衽如初也・

食大記曰。含一牀。襲一牀。還尸於堂。又一牀。〔疏〕正義曰。自此至主人襲反位。論飯含之事。○張氏爾岐云。此但布衣牀上。尚未襲。而祭服在外。敖氏云。士祭於己用玄端。此祿衣雖以當玄端。然非其本制。故不在祭服之中。吳氏綏云。經言次者。先爵弁服。次皮弁服。又次祿衣。又次袍。自表而裏。一一布之於襲牀。使整齊也。不言袍。於祿衣中包之矣。注云商祝。祝習商禮者。義見前。云商人教之以敬。於接神宜者。以商祝習商禮。商人之教主敬。故於接神宜。商人教以敬。本自虎通云。襲。布衣牀上者。以此經言襲。非襲尸。乃布衣襲牀之上待襲耳。云祭服。爵弁服。皮弁服者。以其皆從君助祭之服。故謂之祭服。雜記。士弁而祭於公。注。弁。爵弁。是爵弁爲助祭服也。云大蜡有皮弁素服而祭。遂終之禮也者。郊特牲文。引之者。證皮弁亦爲助祭服也。云襲衣於牀。牀次含牀之東。狂如初也者。此時尸浴訖未含。含牀即浴牀。猶是始死遷尸之牀也。含牀在牀下。襲牀在含牀之東。亦在室內。下記云。設牀第當牀。狂下苑上簾。設枕。是始死有狂席也。浴時雖去之。至含時襲時仍設之。故云狂如初。謂如始死時也。喪大記曰。含一牀。襲一牀。還尸於堂。又一牀。皆有枕席。是也。鄭引此者。證襲與含異牀。下經設牀第于兩楹之間。狂如初有枕。是還尸于堂之牀也。主人出。南面。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上洗。貝執以入。宰洗。柩建于米。執以從。〔疏〕正義曰。主人出。出室也。左袒。扱諸面之右。盥于盆。帶之內。取便也。凡禮事無問吉凶。皆左袒。惟受刑則右袒。詳觀禮。敖氏謂此用左手。故左袒。釋氏云。然則用右手時多矣。遂右袒邪。此言是也。盆。即前所陳之盆。盥于盆上。爲洗貝。張氏惠言云。主人洗貝之盆。即祝漸米之盆也。李氏如圭云。不言設盥。喪事遠也。郝氏云。洗貝。將奉含。洗柩。將扱米。蔡氏德晉云。洗貝。執以入者。以貝置于篋內。執筭以入也。宰洗柩。建于米。執以從者。以柩建于廢敦所盛米內。其葉向上。而執廢敦以從入也。方氏苞云。必袒者。逢掖長袖。不利於飯含也。今案。袒以取便。而亦以爲哀痛之節。儀禮綱解云。主人含尸。左袒。含畢。襲。小斂訖。袒。奉尸俎于堂。襲。將大斂袒。斂于棺。卒塗。襲。將葬啓殯。袒。朝于祖。襲。載柩袒。卒束襲。將祖袒。既祖襲。極行袒。出宮襲。將窆屬引袒。窆訖襲。蓋有勞事敬事則袒。以致其不安。便其運動。而因爲行禮之節。故檀弓云。有所袒。有所襲。哀之節也。注云俱入尸西鄉也者。以主人與宰入室俱西鄉。俟祝受貝。受米。乃由足西轉而東面也。云今文宰不言執者。胡氏承琪云。上文主人洗。商祝執巾從入。當牀北面。徹枕。設貝執以入。下文商祝執巾從入。皆有執字。此宰亦當言執。故鄭從古文。

巾徹楔受貝奠于尸西

當牖北面。值尸南也。設巾覆面。爲飯之遺落米也。如商視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

〔疏〕正義曰。巾。卽上所陳之布巾也。楔。卽楔齒之角楔也。名之爲楔。與扱米之

柄異。徹。去也。郝氏敬云。去枕使首仰。則飯易入。敖氏云。既設巾。乃徹楔。是巾之所覆。不逮於口矣。蔡氏德

晉云。蓋於當口揭開其巾。去楔。以待飯。蔡說是也。受貝奠于尸西者。賈疏云。就尸東主人邊受取筭貝。從尸南

過。奠尸西牀上。以待主人親含也。今案。徹枕諸事。商視從入爲之者。周禮大祝相飯。樂記云。商視辨乎饗禮。故

後主人。注云當牖北面。值尸南也者。案尸首在南。正當牖處。下記云。設牀第當牖。又云遷尸。注云。徒於牖

下。是也。今商視當牖而北面。則在尸之南可知。所以必在尸之南者。以徹枕三事。須當尸首爲之。乃便。是商視之

北面爲面尸。非面牖。商視蓋南當牖。而北值尸也。洪氏頤煊著宮室答問。以當牖北面句。證室有北牖。則誤甚矣。

云設巾覆面。爲飯之遺落米也者。蓋有巾以爲藉。則飯時米不落牀第間。此固一義。敖氏謂殺巾者。慮孝子見其親之形

變而哀。或不能飯含。此義亦通。云如商視之事位。則尸南首明矣者。賈疏云。舊有解云。遷尸于南牖時。北首。若北

首。則視當在北頭而南鄉。今商視事位以北面。則尸南首明矣。若然。未葬以前。不異於生。皆南首。檀弓云。葬於

北方。北首者。鬼神尚幽闇也。唯有喪朝廟時北首。順死者之孝心。故北首也。今案禮運云。死者北首。亦據葬後言

之。禮經釋例云。凡尸柩皆南首。唯朝祖及葬。始北首。司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不敢從首前也。視受貝米

馬氏光書儀曰。遷尸於牀上。南首。朱子語類亦從其說。主人由足西牀上坐東面。奠之。口實不由足也。視受貝米

〔疏〕正義曰。主人由足西者。主人入室。在尸東。今由尸足之北轉而西。故云由足西也。牀上坐東面。蓋坐於牀

上。便飯事。東面。則在尸西矣。注云不敢從首前也者。敖氏謂凡過尸柩而西東者。必由其足。敬也。是

也。云視受貝米奠之。口實不由足也者。此兼上下文釋之。上文視在尸東。受主人貝。奠于尸西。下文又受

宰米。奠于貝北。皆由尸首之南至尸西。以口實是貴重之物。不可由足。且亦以見主人之由足西爲空手也。視又受

米奠于貝北。宰從立于牀西。在右。米在貝北。便扱者也。宰立牀〔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視受米。受敦於宰

貝西。少退於主人也。亦東面。注云米在貝北。便扱者也者。以主人左手扱米。北近左。故云便也。敖氏謂奠米于

貝北。亦南上。蓋以與上陳于西序下時。稻米在貝北。同爲南上也。義亦通。云宰立牀西。在主人之右。當佐飯事者。

儀禮釋官云。案。宰。士之私臣。詳士冠禮。周禮大宰。大喪贊金玉。此士禮。亦佐

舍。吳氏紱云。檀弓云。疾當養者。孰若妻與宰。是宰於臣中爲其親。佐飯含。宜也。主人左扱米。實于右。二



實一貝左中亦如之。又實米唯盈。

于右。尸口之右。唯盈。取滿而已。

〔疏〕

正義曰。檀弓云。飯用米貝。弗忍虛也。不以食道。謂食道。米貝美。則此米不養而矣。

主人左扱米。謂以左手用柄扱米於敦。蓋尸南首。主人東面。用左手右領下飯則順。且不以手加於親之面也。故氏云。先實米。爲貝藉也。又實米唯盈。象食之飽也。先右。次左。次中。禮之序然也。邾氏敬云。飯爲食。貝爲用。愛親如生也。王氏士讓云。貝以三數。米以三扱。三三爲九扱。亦禮成於三意。其唯盈。則加飯意也。注云于右。尸口之右者。賈疏云。尸南首。右謂口東邊。是也。云唯盈。取滿而已者。以九扱恐不滿。故又實之取滿也。

人襲反位。襲。復衣也。

〔疏〕

正義曰。飯時袒。今飯畢而襲。飯時在尸西。今反尸東之位。將以視襲也。注云位在尸東者。以初時主人哭位在尸東。是尸東爲其故位。故云反也。

右飯含

商祝掩瑱。設幙目。乃屨綦結于跗連絢。

掩者。先結頭下。既奠幙目。乃還結項也。跗。足上也。絢。止足壙也。

〔疏〕

正義曰。

自此至埋于坎。言襲尸之事。○云掩瑱。設掩設瑱也。設之序。據經文。先掩。次瑱。次幙目。未服先屨者。吳氏廷華云。屨在服內也。注云掩者。先結頭下。既瑱幙目。乃還結項也者。據賈疏。掩有四脚。以後二脚先結頭下。待設瑱塞耳。並施幙目。乃以前二脚向後結于項。如是。則幙目上兩角在掩之內矣。今案經文。先言掩瑱。後言設幙目。則幙目當設於掩之外。蓋此三者設之法。當先以掩之中幅不析者覆其頂。以後端之二脚。從後向前。結于項下。復以前端之二脚。從額向後。結于項。再以纁塞耳。以幙目覆面。以組向後繫之。結于掩之外。則掩益固。此設之序也。故氏謂掩其前後。而幙目加於掩之上。不知掩以塞首。非以覆面。若覆面既有掩。復有幙目。不重疊邪。故說亦非。以後諸家解說掩者。或依鄭義。或連鄭義。多失其實。今不備錄。云。足上也者。謂在足背之上。云。屨綦如刀衣。鼻在屨頭上。詳士冠禮。云。以餘組連之。止足幙也者。廣雅釋詁云。塋。分也。又云。塋。開也。蓋組繫本繫在屨後。茲襲時。尸足著屨。以素之兩端向前結。乃襲三稱。遷尸於襲上而衣之。凡衣死者。左衽不紐。跽不言于足背上。更以其餘組穿連兩屨之絢。使不離開也。

疏

正義曰。三稱。爵弁服。皮弁服。皮弁服。衣也。襲之。是也。單複具謂之等。祿衣袍繭。是也。然袍繭止用其一。單複具者亦必有裳。鄭注雜記云。士襲三

稱。子羔襲五稱。今公襲九稱。則尊卑襲數不同矣。諸侯七稱。天子十二稱。與。萬氏斯大云。古人死者惟襲衣親身。如生時。而左衽爲異。小斂大斂。則取衣包裹。惟取結束堅牢。所以然者。小斂大斂。衣多。不能盡服於身。不得不包之以爲固。如是而入於棺。尸乃安而不搖。所謂附於身者必誠必信。勿之有悔也。後世送死之衣。止有古人襲衣之數。故止有襲。而大小斂之禮亡間。有行之。且笑其迂。滔滔流俗。尙何言哉。注云。遷尸於襲上而衣之者。上文已布衣於含東襲牀上。今乃遷尸就其上而衣之也。云凡衣死者。左衽不組者。左衽不組。本喪大記。彼注云。衽向左。反生時也。不組。謂束畢結之。示不復解也。說文云。組。系也。一曰結而可解。舊氏寅亮云。組。俗諺謂之活結。不組則絞。絞。俗諺謂之死結。是也。云襲不言設牀。又不言遷尸於襲上。以其俱當闕。無大異者。賈疏云。此對大斂小斂。布衣訖。皆言遷尸於斂上。以其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階。其處有異故也。此襲牀與含牀並在牖下。小別而已。無大異。故不言設牀與遷尸。明衣不在算。算。數也。不在數。〔疏〕正義曰。敖氏云。不言襲者。文省耳。也。今案。經但言乃襲。亦省文耳。明衣不在算。明衣禪衣不成稱也。〔疏〕此乃死者親身之衣。襲。故不在數中。言之者。嫌其衣裳具。亦當成稱也。注不在數。張氏識誤據釋文。去在字。以不數明衣爲句。是讀數爲上聲。今案注云。算。數也。本爾雅釋詁。此數字當讀去聲。羣經音辨云。計之有多少曰數。經云不在算。謂不在多少之數也。注以數釋算。下卽云不在數。是述經語。當以有在字爲是。嚴本及各本俱有在字。云明衣禪衣不成稱也者。賈疏云。明衣禪而無裏。不成稱。故不算也。張氏爾岐云。注疏皆以明衣禪不成稱。故不在算。愚謂此親體之衣。非法服。故不在算也。說與敖同。今案。喪大記惟云袍必有表。不禪。不云衣必有裏。不禪也。袍是襲衣。設衿帶。指笏。衿帶。故必有以表之。乃爲一稱。若云明衣禪不成稱。則衿弁服皮弁服何嘗不是禪衣乎。敖義似長。設衿帶。指笏。衿帶。帶。不言誦編者。省文。亦欲見衿自有帶。衿帶用〔疏〕正義曰。衿本爵弁服之譯帶。笏亦是隨正服者。故以三服襲革。指。插也。插於帶之右旁。古文衿爲合也。注云袍帶。誦誦編帶。不言誦編者。省文。其說是矣。而又云亦欲見衿自有帶者。以衿帶連言。亦可見衿自有帶也。言此者。鄭欲明士襲時亦有二帶如生時耳。云衿帶用革者。玉藻云。譯肩革帶博二寸。衿與譯同。故知帶亦用革也。雜記。公襲朱緣帶。申加大帶於上。鄭注。申。重也。重於革帶也。革帶以佩韋。必君重加大帶者。明雖有變。必備此二帶也。二帶。大帶。革帶也。其朱緣帶。孔疏謂是衣之小帶。散在於衣。非是。總束其身。若總束其身。唯有革帶大帶也。又鄭注雜記率帶云。此謂

製尸之大帶。韋。緯也。緯之不加織功。又云。製事成於帶。蓋帶以束衣。又以繫諸指。故於帶詳言之。云指。插也。插於帶之右旁者。指。插也。鄭注樂記指。同。又注內則指。云。指。猶扱也。扱亦與插同。插於帶之右旁。便於取用也。江氏永云。笏者。古人以爲服飾。常插之於帶間。有事出之。無事仍插之。禮經皆言指。後世謂之簪。又謂之手板。不插而執之。乃有持簪執手板之事。又有正笏之文。皆非古制。疏中凡言執笏者。誤也。云古文韋爲合也者。案說文。韋爲韜之或體。皆从合得聲。鄭注士冠禮云。設決。麗于擊。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擊。麗。施也。合韋爲之。故古文假合爲韋。鄭以作韜義顯。故從今文。設決。麗于擊。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擊。麗。施也。手後節

中也。飯。大擘指本也。決以韋爲之藉。有韋。韋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紐握大擘本也。因韋其韋。以橫帶貫紐。結於擊之表也。設握者。以纂繫鉤中指。由手表與決帶之餘連結之。此謂右手也。古文麗亦爲連。擊作挽。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擊。唐石經。嚴。徐。集。釋。俱作擊。下及注同。鍾本誤作擊。通解作擊。案。擊。擊。二

手。取聲。苦閑切。二字形音義俱別。楊敖毛本俱沿通解之誤。○此設決及設握。皆謂右手也。左手無決。握則左右手皆有之。敖氏謂左手無握。郝氏謂左巨指亦施決。皆誤。釋氏寅亮云。設決與握之法。細玩注疏。終未泯然。容訂。

今案注疏之說。誠有難解者。略依經文釋之。決。即上所陳練決。擊。擊之上肘之下也。飯。鄭氏謂大擘指本也。麗。施也。上經陳決有組繫。此設決於右大擘指。以組繫施於擊。結之以爲固。而必先以組繞大擘指本繫之以爲根。再以

組之兩端施結於擊。則決牢固而不動。所謂自飯持之也。經文麗于擊。舉其終而言。至設握手。乃以握之繫。與施于擊之決繫。相連而結于擊。則握亦固而不脫矣。先設決而後設握者。決亦要於握之內也。不言設極。敖氏以爲省文。

今案。上陳練極止二。鄭氏以爲示不用。則亦要於握之內而不設矣。注云麗。施也者。鄭注呂刑越茲麗刑同。云擊。手後節中也者。下記注。以爲擊後節中。則此手亦指掌言也。說文。擊。手擊也。段氏注云。各本作手擊。誤。今正。

擊者。手上臂下也。肉部曰。臂者。手上也。肘者。臂節也。又部曰。玄者。臂上也。是則肘以下。手以上。渾言之曰臂。析言之。則近手處曰擊。又引此注。云後節中者。肘以上爲前節。肘以下爲後節。後節之中。以上爲臂。則以下爲擊也。云飯。大擘指本也者。此無考。沈氏彤云。鄭必有所受。不可輕改。郝敬。萬斯大。讀爲飯舍之飯。以爲

自飯舍時已設決。是設於未襲之前矣。當襲時豈無觸闕。今案。設決設握。係一時事。若決必設於飯時。是何取義。且與經文次序不合。沈說是也。又敖氏以擊爲巨擘之別名。引或說。以飯爲後。盛氏世佐以飯爲食指。皆臆見。不可

從。云決以韋爲之藉。有韋。韋內端爲紐。外端有橫帶。設之以組握大擘本也。因韋其韋。以橫帶貫紐。結於擊之表



不具也。注云坎主此樂之也者。巾綈等物。上沐浴飯含訖。已棄于坎。至此襲事訖。乃築而埋之也。下記云。甸人築圻坎。則此埋之者。甸人也。云將襲辟奠。既則反之者。始死。脯醢醢酒之奠。設于尸東。至襲時。設襲牀于尸東。是時尸在含牀。自含牀移於襲牀。奠在中間不便。故將襲。必須辟之。辟。謂去之也。既襲。則仍反之于尸東。以奠所以依尸。不可空也。賈疏據下記云。小斂辟奠不出室。又據大斂辟小斂奠于序西南。以爲襲時辟奠。當於室西南隅。或然。

### 右襲

重木刊鑿之。甸人置重于中庭。二分庭。一在南。木也。懸物焉曰重。刊。斲治。鑿。正義曰。自此至于

云重木者。言重以木爲之也。言刊鑿之者。謂刊而鑿之。刊與鑿爲二事也。甸人置重者。下篇。甸人抗重出自道。注云。言其官使守視之。故置重使甸人也。中庭。東西之中也。三當作參。參分庭一在南者。盛氏世佐云。謂三分庭之一。而在其南一分也。如庭深三丈。則設重之節。去堂二丈。去門一丈矣。沈氏彤云。一在南者。取碑與門之中也。方氏苞云。既襲設冒。親之形容不可復見。故設木於中庭。使神依焉。注云木也。縣物焉曰重者。賈疏云。此解名木爲重之意。以其木有物懸於下相重累。故得重名。案詩無將大車。祇自重兮。鄭箋云。重。猶累也。是也。云刊斲治鑿之爲縣簪孔也者。案刊。是斲治之使成器。鑿。謂爲孔以縣簪。朱氏軾儀禮節略云。鑿其前爲二孔。以簪貫之。爲縣簪之用。云士重木長三尺者。賈疏云。大夫以上各有等。當約銘旌之杠。士三尺。大夫五尺。諸侯七尺。天子九尺。據豎之者。橫者宜半之。張氏惠言儀禮圖云。鄭言縣簪孔。簪而言縣。則疏云用幹內此孔中。幹即簪也。只云橫者宜半之。則似別有一木爲簪。其說自相違戾。今案。鄭云長三尺。不言橫者。則無橫木可知。夏祝霽餘飯。張說是也。唐開元禮亦云。橫者半之。或後代之制。與周異歟。張氏又云。重之下宜爲杆。乃樹之。夏祝霽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夏祝。祝習夏禮者也。夏人教以忠。其於簋宜。饗餘飯。以飯尸餘米爲。疏。正義曰。釋文。霽。粥。俗霽字。經義疏聞據太平御覽禮儀部二十七引此。作盛用二鬲。又據周禮小祝注舍人疏引此文。俱作霽餘飯。盛以二鬲。謂用上當有盛字。今案。用二鬲連于西牆下爲句。當以無盛字爲是。上云夏祝霽餘飯。霽字當作活字解。爾雅

釋言。饗。糜也。釋名。糜。煮米使糜爛也。是饗與糜。皆可為煮米之稱。此經不云夏祝。煮餘飯為饗。而云饗餘飯。此屬辭之法。饗字中兼有煮義。上文。甸人為饗于西牆下。西牆下有堡。故就煮之。饗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即煮餘飯。用二鬲于西牆下。則用二鬲者。謂煮用二鬲也。中間若增盛字。便不辭矣。小祝注。係節引經文。盛以二鬲下。即云縣于重。故增盛字以成其義。蓋用二鬲煮餘米為饗。即用二鬲盛饗以縣于重也。舍人疏及御覽。當因小祝注而增。禮經本文。固無盛字。唐石經及各本皆然。荀子楊注引。亦無盛字。似可仍之。周禮。鬲實六斗。張氏惠言謂此稻米一豆為饗。實二鬲。則大不必六斗。似鬲當有大小矣。注云夏祝。祝習夏禮。義詳前。云夏人教以忠。其於養宜者。夏人教以忠。本白虎通云。饗餘飯以飯尸。餘米為饗也者。謂以前飯尸所餘之米煮為饗。即謂之饗餘飯也。上飯尸時。盛米受米等事。皆商祝為之。故此特言夏祝以別之也。云重主道也者。檀弓云。重主道也。殷主綴重焉。周主微重焉。鄭注。始死未作主。以重主其神也。又云。周人作主。微重理之。是未作主以前。設重以依神。故云主道也。釋名。重。死者之資重也。舍餘米以爲粥。投之甕而懸之。比葬。未作主。權以重主其神也。云士二鬲。則大夫四。諸侯六。天子八。與簋同差者。賈疏云。亦無正文。鄭言之者。以其同陳黍稷。故知同差也。案特牲用二敦。少牢用四敦。同姓之大夫士用簋。故皆之簋言之。明堂位云。周之八簋。詩云。陳饋八簋。皆天子禮。自上降殺以兩明諸侯六。祭統。諸侯禮。而云四簋黍。二簋留。陽厭不用故也。吳氏綏云。用鬲意之不可曉。意重為主道。設之始。設此以憑之。亦以飯舍所餘。恐襲之不以他用也。方氏苞云。饗縣于重。蓋親之養至是而終矣。朝夕見之。孝子之心有尋焉。所。幕用疏布久之。繫用幹。縣于重。幕用葦席。北面授帶用幹。賀之。結于後。久讀為灸。謂以故與物也。幕用疏布久之。繫用幹。縣于重。幕用葦席。北面授帶用幹。賀之。結于後。以蓋雲甬口也。幹。竹筴也。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交於後。〔疏〕正義曰。幕與葦。皆取覆義。作竄誤。幕用疏布。以覆甬左衽。西端在上。賀。加也。今文幕皆作密。〔疏〕口也。幕用葦席。以覆重。並覆二鬲也。繫用幹。以幹繫甬。穿入重之孔而縣之也。帶用幹。以幹橫束席之中如帶也。李氏如圭云。北面。以南為後。敖氏云。重主道也。故言面。言衽與帶。以見其義云。沈氏彤云。鬼神尚隱闇。故幕重也。北面。向幽之義也。注云久讀為灸。謂以葦塞甬口也者。說文。久。從後灸之也。象人兩脛後有距也。周禮曰。久諸牆以觀其橈。段氏玉裁云。久灸疊韻。火部曰。灸。灼也。灼。灸也。灸有迫著之義。故以灸訓久。士喪禮。幕用疏布久之。鄭曰。久讀為灸。謂以葦塞甬口也。既夕。苞簋鬯。皆木桁久之。鄭曰。久讀為灸。謂以葦塞其口。此經二久字。本不必改讀。蓋久本義訓從後距之。引伸之。則凡距塞皆曰久。鄭以久多訓長久。故易為灸。以釋其義。考工記。灸諸牆以砥其橈之均。許所借作



久。與禮經用字正同。又云。距當作距。距。止也。今案。鄭本周禮作灸。故讀禮經之久爲灸。與說文從後灸之義合。其注灸諸牆云。灸。猶柱也。以柱兩牆之間。是柱亦爲止塞義。沈氏彤云。從後灸之者。灸本訓也。周禮謂從旁灸之。此經謂從口灸之。所從不同。其爲幹則一也。云。幹竹筴也者。謂以竹筴爲索。賈疏以灸與篋同。謂竹之青以爲繫者。敖氏云。幹字從革。似當爲革之屬。段氏云。說文幹字。後人所增。鄭蓋以爲幹字。幹者。係也。而與重但當以竹筴係之。因謂筴爲幹。今案。竹筴之說。鄭必有本。用之於兩與重。宜也。云。以席覆重。辟屈。而反兩端於後。左衽。西端在上者。案以席覆重。非覆之於上。當是四面旋轉覆之。故如裳之有辟積。辟。謂空其中。屈。謂屈而轉之。且兼覆二席。則辟屈之處。當上狹而下寬。敖氏云。北面。謂席之兩端皆在北也。左衽者。右端在上而西鄉。象死者之左衽也。沈氏彤以敖爲是。謂注與經背。今案。注亦不背經。但不如敖說之明顯耳。蓋席本是南。轉而北。又以兩端之餘者反向後轉之。故云反兩端交於後。重北面。以西爲左。則左衽自當以西爲上。注蓋謂轉而鄉東者在下。轉而向西者。在上耳。鄭注喪大記左衽云。衽鄉左。是其義也。賈疏誤。詳訂疑。云。賀。加也者。沈氏謂加爲累加之。蓋用幹從南鄉北。又從北向南而結之。敖氏云。後謂重之南。是也。云。今文纂皆作密者。胡氏承瑛云。纂之作密。猶纂之作密。皆同聲假借。禮經古文纂皆爲密。故纂亦作密。此注今文當作古文。校勘記云。通部皆古文作密。此不當。祝取銘置于重。祝。習周。疏。正義曰。此時銘未用。櫛置於此。必置于重者。以重亦所以表極也。荀作今文。祝取銘置于重。禮者也。疏。子曰。書其名置于其重。則名不見而極獨明矣。○禮經釋例云。凡重置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案士喪禮。襲畢。重木刊鑿之。甸人置于中庭。三分庭。一在南。此禮言置重之處也。又云。夏視鬻餘飯。用二鬻于西牆下。鬻用疏布久之。繫用幹。縣于重。冪用燕席。北面左衽。帶用幹。賀之。結于後。此言重之制度也。既夕禮。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燭從。主從。又云。置重如初。注。如殯宮時也。疏云。亦如上篇三分庭。一在南。二在北。而置之重。爲行禮之大節。小斂奠。大斂奠。朝夕奠。經皆云奠者。由重東南。丈夫踊。故遷于廟。其置重之處。亦如在殯宮之時。以奠于廟。亦有要節而踊之儀也。士喪禮。祝取銘置于重。疏云。以銘未用。待殯訖。乃置于律。既夕禮。啓殯。祝取銘置于重。殯時銘在律。至啓殯。故復置于重也。設祖奠時。祝取銘置于重。此不置于重者。注云。重不藏故也。雜記。重。既虞而埋之。鄭注。就所倚處埋之。孔氏正義曰。既夕記。將葬。朝廟。重止於門外之西。不入。重不入者。謂將嚮祖廟。若過之然。故不入。明日。自廟廟隨至祖廟庭。厥明。將出之時。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鄭注。道左。主人位。此注就所倚處埋之。謂於祖廟門外之東也。此埋重之處也。既夕禮。將葬。甸人抗重。注。重。既虞將埋之。疏云。天子九虞。諸侯七虞。大夫

五虞。士三虞。未虞以前。以重主其神。虞所以安神。雖未作主。初虞其神。即安於寢。不假重爲神主。又士大夫無木主。明亦初虞即埋之也。此埋重之時也。又案張氏爾岐曰。重以依神。若置之近南。殆若推而遠之矣。且參分庭句。一在南句。亦覺不文。本經言參分庭。一在南者不一。其自外入而言。據外近南者也。其自內出而言。據內近北者也。重固自內出者也。考經文明云參分庭。一在南。不云一在北。張氏此言。顯與經違。不可從也。注云祝。習周禮者也。習周禮則爲周祝。經不云周祝。而云祝者。以三祝皆周祝。特以其兼習夏商之禮。故異其名耳。盛氏世佐以此爲夏祝。誤。○張氏爾岐云。以上竝始死之日所用之禮。褚氏寅亮云。死日襲。次日小斂。第三日大斂。此士三日殯連死日數之明徵也。大夫三日殯。不連死日。則第四日。蔡氏德晉云。周人斂用日出。今死日即襲。則襲不必於日出。吳氏紱云。屬纊有早晚。而衣具或需時。則早者襲猶可連死日之晚。否則必至明日。亦不可泥矣。徐氏乾學云。次日日出之前。總可名爲死之第一日。則襲仍死日之書云。

右設重

卷二十七

厥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續絞橫三縮一廣終幅析其末之。縮。屈也。絞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者也。以布爲

令可結也。喪大記曰。絞一幅爲三。〔疏〕正義曰。自此至東柄。言陳小斂衣物牲奠之事。凡五節。陳衣。一也。饌奠及東方之盥。

庭。厥明。滅燎陳衣。蓋自始死至殯夜。皆設燎也。敖氏云。此雖有他物。而衣居多。故記補之曰。既襲。宵爲燎于中。

布衣亦然。今案。據此。則先陳者先用。西上。便於取也。絞者。第一行自西而東。第二行則自東而西。如物之屈而轉。

也。其下皆然。喪大記曰。小斂。大夫士陳衣于房中。皆西領北上。鄭以彼爲天子之士。或曰。西領當南上。北字

誤。注云。結。屈也者。鄭前以結讀爲解。明結爲屈之義。故此直以屈解之也。云絞所以收束衣服爲堅急者也。以布

爲之者。鄭注喪大記云。小斂之絞也。廣終幅。析其末。以爲堅之強也。大斂之絞。一幅三析。用之以爲堅之急也。

是其言堅急之義也。知以布爲者。下記云。凡絞衾用布倫如朝服。是也。云縮。從也。橫者三幅。從者一幅。析其末

者。令可結也者。縮從。詳鄉飲酒禮。喪大記曰。小斂布絞。縮者一。橫者三。孔疏云。以布爲絞。從者一幅。橫者

三幅。皆置于尸下。從者在橫者之上。每幅之末。析爲三片。以結束爲便也。引喪大記曰。絞一幅爲三者。案彼文下

有不辟二字。孔疏讀辟爲孽。謂大斂之絞。一幅爲三。不辟者。謂以一幅布分爲三段。不復裂其末。小斂絞全幅。

析裂其末爲三。據此則小斂之絞。但析其兩端各爲三。而中央仍是全幅不析。與大斂之絞有異。沈氏形云。鄭引以例

小斂。雖不裂全幅。析其末亦爲三耳。敖。緇衾賴裏無統。統。被識也。斂衣或倒。被無別於。〔疏〕正義曰。絞爲

乃云。析其兩端爲二。如掩之制。未然。緇衾賴裏。無統。統。被識也。斂衣或倒。被無別於。〔疏〕正義曰。絞爲

也。王制曰：六十歲制，七十時制，八十月制，九十日脩。唯絞紵衾冒，死而後制。檀弓曰：喪具君子恥具。一日二日而可爲也者，君子弗爲也。謂絞紵衾冒也。○注後下：通解無可字。惠氏棟云：當有可字。云統被議也者，喪大記曰：紵五幅無統。鄭注：統，以組類爲之。綴之領側。若今被議矣。生時禭被有識，死者去之。異於生也。今案：識，記也。統，以識記被之前後。領在前，故綴之領側。領側爲領旁也。孔疏分領與側爲二，非是。被議，是漢時之名。鄭舉以爲證。紵，是禭被。與衾似殊，然紵衾皆被。故無統同也。云紵衣或倒，被無別於前後可也者，被無統，無以別前後。但紵衣尙有倒者，則被無別於前後亦可也。此鄭申無統之義也。下祭服不倒，則餘服有倒者，故云紵衣或倒也。云凡衾制同，皆五幅也者，謂衾制同五幅，無尊卑之分。亦據喪大記紵五幅爲言也。

**祭服次** 爵弁服。〔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小斂，祭服在中。序同。吳氏廷華云：此陳衣，先祭服，後散衣。斂時先散後祭，先者在內，後者在內，亦美者在中之意。注云爵弁服皮弁服爲祭服，義詳前商祝襲祭服下。敖氏謂祭服當指玄端以上言。褚氏寅亮云：小斂固有玄端服，但在散衣中，未經所言祭服，仍指助祭之服，與襲時同。注散衣次，榛衣以下袍。〔疏〕正義曰：上襲時止有三稱，故於祭服外惟未可駁。大斂祭服亦然。今案：禭說是也。

**散衣次** 榛衣以下袍。〔疏〕正義曰：此斂時衣多，故言散衣，則爵弁服皮弁服以外之衣，皆統之矣。陳他物不言次，此及祭服俱言次者，以祭服非一稱，散衣亦非一稱，故言凡有十次，謂次第陳之也。注云之屬，則所包者多矣。玉藻曰：纁爲繭，纁爲袍。鄭注：衣有著之異名也。故言

**九稱** 祭服與散衣。〔疏〕正義曰：喪大記曰：小斂衣十有九稱，不言君大夫士之異，則尊卑皆十有九。鄭彼注云：法天數爲斂衣稱數。○此經云凡者，是統祭服散衣而言。喪大記曰：絞紵不在列。鄭注：以其不成稱，不連數也。謂不在十九稱之數。此經上文亦陳絞衾，鄭恐人以絞衾爲在十九稱之內，故特注之曰祭服與散衣也。陳衣繼之。〔疏〕正義曰：此云陳衣繼之，與上襲時所云庶幾繼陳同也。但經不云庶幾，而云陳衣者，以十九稱中，兼陳衣者，謂主人所自盡者，已俱在十九稱之內，此所陳之衣，則皆庶幾耳。不必盡用。取稱而已。〔疏〕正義曰：上言庶幾繼陳不用，則襲時全不用此十九稱之外所陳之衣，則皆用之不盡者耳。注云取稱而已，不務多者，言所陳之衣雖多，用之，但取足十九稱而已，不必盡也。

右陳小斂衣

饌于東堂下。脯醢醢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簠。在饌東。

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姑。古文奠爲尊。

〔疏〕

正義曰。經在饌東。通典作

在饌北。今案。下云設盆盥于饌東。不云于簠東。似作北是。○上饌字。作陳字解。言陳脯醢醢酒于東堂下也。下云在饌東。則即謂脯醢醢酒爲饌矣。冪奠用功布。實于簠。未冪也。下奠于尸東。乃冪之。敖氏云。下大斂之奠云。兩瓦觶。其實醢酒。然則此醢酒惟在饌。吳氏紱云。吉祭。豆籩陳于房中。以婦人薦也。喪奠不用婦人。故脯醢醢酒俱饌于東堂下。異於吉。且欲以奠者之升降爲踊節也。此爲饌之始。至大斂饌有樹。則謂東方之饌。其處則同。注云功布。鍛濯灰治之布也者。賈疏以爲大功布。敖氏謂大功小功布。未審以何者用之。沈氏彤云。冪奠以辟塵污。宜用小功布矣。云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姑者。案下記云。設樹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姑。饌于其上。是也。鄭云凡。是舉以例其餘。凡陳物在東堂下。西堂下者。皆然。姑詳士冠禮。沈氏彤云。凡堂之南下。直東西序內者。經皆謂之堂下。自阼階以東。通謂之東方。自西階以西。通謂之西方。堂之東下。謂之東堂下。亦謂之堂東。堂之西下。謂之西堂下。亦謂之堂西。今案。東堂下亦謂之東方。西堂下亦謂之西方。下文西方盥如東方。是也。云古文奠爲尊者。惠氏棟云。古尊字作尊。與奠相似。故譌從之。奠從升。讀若拱。今案。小斂未設尊。此所冪者奠。非尊也。經文奠。通典作尊。注爲尊。釋文作奠。皆形近誤。○禮經釋例云。凡將奠。皆先饌于東方。微則設于西方。案士喪禮。小斂陳奠。饌于東堂下。脯醢醢酒。冪奠用功布。實于簠。在饌東。注。凡在東西堂下者。南齊姑。大斂陳奠。東方之饌。兩瓦觶。其實醢酒。角解。木柶。鼍豆兩。其實葵菹辛醢醢。兩簠無漆。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腿。注。此饌但言宗方。則亦在東堂下也。朝夕奠。祝由主人之北適饌。注。適饌。適新饌。考前微小斂奠乃適饌。注。東方之新饌。敖氏繼公曰。適東方之饌。處以待事至也。後放此。則此朝夕奠亦饌于東方也。朔月奠東方之饌亦如之。薦新如朔奠。既夕禮遷柩朝廟奠東方之饌亦如之。既夕記。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注。既祖祝乃饌。敖氏繼公曰。於主人之南。明其在車東也。既夕禮大遣奠。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蟬醢葵菹醢醢。四簠。棗棗栗脯。醢酒。注。此東方之饌。與祖奠同。在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是知未奠之前皆饌于東方也。士喪禮徹小斂奠。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注。爲求神于庭。孝子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馮依也。堂謂尸東也。凡奠設于序西南者。畢事而去之。徹大斂奠。設于序西南。直西榮。徹朔奠。其設于外如于室。注。外序西南。既夕禮徹祖奠設于西北。

注。設于柩車西北。亦猶序西南。朝夕奠但云卒徹。不云設于序西南者。文不具也。是知既徹之後。皆設于西方也。徹遷柩從奠。不設于序西南者。注云。已再設爲廢也。徹朝廟降奠。不設于序西南者。注云。非宿奠也。既夕記小斂辟奠。不出室。注。未忍神遠之也。辟奠以辟斂。既斂則不出于室。設于序西南。既夕禮徹大遣奠。徹巾苞牲。取下體。注。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士苞三个。亦得俎釋三个。雜記曰。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小斂辟奠。爲事之始。未忍以神事之大遣奠爲事之終。設盆盥于饌東有巾。爲奠設盥也。喪事略。故無洗也。〔疏〕正義曰。於酒醴脯醢之東。以賓客事之。故皆不設于西方也。

盥手也。巾。布巾。以拭手。敖氏謂盥。盛盥水之器。盆承棄水。盛氏世佐云。案盆盥。以盆爲盥器也。上經云。盥于盆上。是其用之之法。敖氏謂非。○注爲奠設盥也。敖本奠下有者字。今案。下舉鼎者亦盥於此。若增一者字。則似專爲進奠徹奠者設。不足以該舉鼎者矣。舉鼎雖非奠者。然亦奠中事。故言爲奠設以該之。敖本有者字。非。云爲奠設盥也者。賈疏云。謂爲設奠人設盥。及巾下云。夏祝及執事盥。執禮先酒。即是於此盥也。但諸文設洗饌者皆不言巾。以饌內有巾可知。故不言。至于不就洗饌皆言巾者。恐揮之不用。故言巾。是以特性少牢。尸尊不就洗饌。及此喪事略。不設洗饌。皆見巾。是也。禮經釋例云。凶事略。不設洗。惟設盥以代之。士虞禮在既葬之後始設洗。然亦設于西階西南。水在洗西。饌在東。異於吉時之洗在東階東南也。餘詳下西方盥如東方下。

右饌小斂奠及設東方之盥

苴經大鬲下本在左。要經小焉。散帶垂長三尺。牡麻經。右本在上。亦散帶垂。皆饌于東方。〔疏〕正義曰。此及下陳經帶者。以小斂訖。當服未成服之麻者。其貌直。以爲經。服重者尙龜惡。經之言實也。鬲。盥也。中人之手。盥九寸。經帶之差。自此出焉。下本在左。重服統於內而本陽也。要經小焉。五分去一。牡麻經者。齊衰以下之經也。牡麻經者。其貌易。服輕者宜差好也。右本在上。服輕本於陰而統於外。散帶之垂者。男子之道文。多變也。饌于東方。東坫之南。苴經爲上。〔疏〕正義曰。此及下陳經帶者。以小斂訖。當服未成服之麻俱詳喪服傳斬衰章。要經即帶也。喪服經曰。苴經。鄭注。麻在首在要皆曰經。首經象纁布冠之缺項。要經象大帶。是苴經大鬲爲首經也。散帶即要經也。李氏如圭云。雜記曰。大功以上散帶。散帶者。小斂後。垂其帶。至成服而較。



之。婦人則初而絞之。與小功總之男子同。故氏云。散。謂不絞之也。此垂謂帶下也。云帶垂。又云長三尺。見其帶下之長與大帶同也。沈氏彤云。此直經牡麻經皆一股而纏。不絞。雜記云。小斂環經。是也。成服乃絞之。與要經同。今案。亦散帶垂。亦初時不絞也。據喪服經又有絞帶。鄭注。絞帶象革帶。齊衰以下用布。則斬衰之絞帶用麻。即下記主人絞帶。衆主人布帶。是也。男子之經帶。蓋俱陳于東方。其餘不言者。經略之。注云經帶之差。自此出焉者。喪服傳言。五服之經帶。有大小。皆自斬衰直經九寸。還減之。故云自此出也。云要經小焉。五分去一者。謂要經小於首經五分之一。即喪服傳所謂去五分之一以爲帶也。云牡麻經者。齊衰以下之經也者。案喪服自齊衰至小功皆用牡麻經。故云齊衰以下之經也。云牡麻經者。其貌易。服輕者宜差好也。者。陳氏祥道云。經帶之麻。有直者。有牡者。有渌者。其色惡。渌色潔。牡則不惡不潔。而適輕重之中。是較之其麻貌易而差好也。餘皆詳喪服傳斬衰章。云散帶之垂者。男子之道文。多變也者。對婦人之帶初即絞之主質也。云饌于東方。東坵之南者。李氏如圭云。饌于東方。不繼前饌而言。則非東堂下矣。下牀第夷衾饌于西坵南。則東方之饌亦然。云直經爲上。賈疏謂以直經爲首。南陳之。是也。

### 婦人之帶牡麻結本在房

婦人亦有直經。但言帶者。記其異。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有直經也。

〔疏〕

正義曰。本。謂麻之根本也。郝氏敬云。凡麻帶皆本下垂。唯首經有

上下本之異。今案。結本。謂不垂。異於男子也。此婦人之帶結本。亦謂大功以上者。服問云。麻之有本者。變三年之葛。鄭注。有本。謂大功以上也。小功以下。渌麻斷本是也。在房。故氏謂在西房。江氏筠讀儀禮私記云。此用喪大記鄭注也。喪大記。婦人繫帶麻于房中。注云。房中則西房也。天子諸侯有左右房。故以大夫子房室制與天子諸侯同。故移以說此耳。然文承饌于東方之下。且下又有饌于西坵南之文。則此之所饌爲東而非西明矣。又云。明堂位。夫人副祿。立于房中。疏亦謂東房中。至祭統則明云夫人副祿立于東房矣。江意蓋謂天子諸侯雖有東房西房。其行事常在東房耳。今案。士之正寢。亦有東西房。詳大射儀。但此經在房。當在東房。蓋小斂以後。男子之位。在阼階下。故陳經帶于東坵之南。婦人之位在阼階上。故陳經帶于東房。皆就近陳之。江說是也。注云婦人亦有直經。但言帶者。記其異者。謂婦人亦有首經。此但言帶。不言首經者。婦人之首經與男子同。帶則結本。與男子異。故特言之耳。云此齊衰婦人。斬衰婦人。亦有直經也者。謂經言牡麻結本者。乃齊衰之婦人。若斬衰之婦人。則帶經亦用直麻也。故氏謂婦人斬衰之帶亦用牡麻。稽氏寅亮云。婦人重要。男子重首。豈有婦人經帶反輕於首服而不用直之理。故注以此爲齊衰婦人之帶。蓋舅姑之服本齊衰也。主人母若在。妻爲夫斬。故注云斬衰婦人亦直經。經不言者。存沒不定也。今案。稽說是也。但斬衰婦人之帶結本與齊衰同。則言結本。亦可兼之矣。

右陳小斂經帶

牀第夷衾饌于西坵南。第。簀也。夷衾。覆尸之衾。喪大記曰。自〔疏〕正義曰。牀第夷衾。陳以待遷尸之

簀也者。爾雅釋器。簀謂之第。郭注。以爲牀版。說文。第。簀也。簀。牀棧也。第蓋設於牀上以承席者。云夷衾。覆尸之衾者。前此輿用斂衾。用大斂之衾。至小斂後。大斂之衾當陳。故制夷衾以覆尸。但下輿用夷衾注又云。覆尸

柩之衾。故賈疏云。此衾本爲覆尸覆柩。不用入棺。今案。小斂輿用夷衾。是覆尸。既夕啓殯輿用夷衾。是覆柩。故下注又云。覆尸柩之衾也。故氏謂夷尸于堂。乃設此衾。故以夷衾名之。不以斂。故別饌之。是也。引喪大記。

自小斂以往用夷衾。夷衾質殺之。裁猶冒也者。證夷衾用於小斂之後。孔疏謂夷衾所用緇色。及長短制度。如冒之質殺。但不復爲囊及旁綴也。聶氏崇義云。不爲囊。則仍衾制也。今案冒以緇尸。衾以覆尸。制本不同。而云質殺之。

裁猶冒者。上陳小斂之衾云。緇衾補裏。則是緇爲表。以緇爲裏。此夷西方盥如東方者。爲舉者設盥也。如東方衾或以緇爲上。以緇爲下。如冒之上緇質下緇殺。其色同。故云猶耳。西方盥如東方者。亦用盆布巾饌於西

堂。〔疎〕正義曰。注云爲舉者設盥也者。舉者。謂將舉尸者。卽下經士盥二人以竝是也。云如東方者。亦用盆布

賈疏云。以其東方盥在東堂下。則知此西方亦在西堂下。禮經釋例云。凡凶事無洗。或設盥于堂下。或設盥于門外。士喪禮。將小斂。饌于東堂下。設盆盥于饌東。有巾。注。爲奠設盥也。又。西方盥如東方。注。爲舉者設盥也。亦

饌于西堂下。此設盥于堂下者也。將大斂。視微盥于門外。注。小斂設盥于饌東。有巾。大斂設盥于門外。彌有威儀。將朝夕奠。徹者盥于門外。既夕禮請啓期後。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疏云。大斂設盥于門外。雖不言東方。約

小斂盥在東堂下。則大斂盥亦門外東方。此下陳鼎如大斂奠。則此設盥亦在門外東方。如大斂奠也。此設盥於門外者也。今案。小斂時。東堂下之盥爲奠設。西堂下之盥爲舉者設。大斂時亦有二盥。東堂下之盥移設于門外。而西堂下

之盥仍設如初。以大斂亦有舉尸之事。下熬黍稷各二簋節注云。爲舉者設盆盥於西。是也。

右陳牀第夷衾及西方之盥

陳一鼎于寢門外。當東塾少南。西面。其實特豚四鬐去臠。兩肱脊肺。設局竈。西末。素俎在鼎西。西順。

覆匕東柄。素俎。解也。四解之。殊肩脾而已。喪事略。去臠。去其甲。為不潔清也。肱。脊也。肱為起。古文肱為密。〔疏〕外。正義曰。寢門外。

也。當東塾少南。少南於塾也。吉事陳鼎北面。今西面。變於吉也。肱。周人所尚。故與四鬐兩肱及脊共實于一鼎。局竈。詳士冠禮。素俎在鼎西。西順。是橫設之。覆匕東柄。覆匕于俎。柄在東。葉在西。亦橫設之。李氏如圭云。孔叢曰。豕子曰豚。無以茅為之。其本在東。吳氏紱云。始死奠用脯醢而已。至此特豚一鼎。踰日則可辨。且小斂漸殺也。今案。喪奠有隆殺。此小斂奠及朝稱奠皆一鼎。大斂奠。朔月奠。遷祖奠。皆三鼎加魚膾。既夕遺奠。則五鼎如少牢也。注云。解也。四解之。殊肩脾而已者。周禮典瑞。以肆先王。鄭注。肆。解牲體以祭。因以為名。釋文。

肆。他歷反。鄭以此經之豕與周禮之肆同。故訓為解也。凡牲體。前為肩。後為脾。析言之。則肩下有臂肱。脾下有肱。肱。詳鄉飲酒禮。今但解豚之法。又二十一體為體解之法。詳特牲記。云。喪事略者。楊氏復云。四鬐者。殊左右肩脾而為四。又兩日一脊而為七。此所謂解豚也。士虞禮。解豚而已。大斂朔月奠。遺奠禮雖淺盛。豚解合升如初。至虞然後解。解體兼有焉。又云。小斂總有七體。士虞升左肱七體。則解左肱而為七。比之特牲少牢。吉祭為略。比之小斂以後為詳矣。沈氏彤云。冠禮。喪禮。皆合升。然冠禮是解為二十一體而升。昏禮用特豚亦然。喪禮但解為七體而即升之。數自不同。鄭云。喪事略者。對冠昏之詳而言爾。既夕葬奠。用成牲。亦四解。亦喪事略。去臠。詳士昏禮。云。肱脊也者。廣雅釋親。肱。脊也。王氏疏證云。肱或作膊。通作拍。周禮。肱人。肱拍。鄭注。鄭大夫杜子春皆以拍為膊。謂脊也。或曰。豚拍。肩也。今河間名豚脊聲如鍛鑄。鄭取河間方音為證者。蓋以拍訓脊為是也。云。素俎。喪尚質者。禮

弓曰。奠以素器。以生者有哀素之心也。鄭注。哀素。言哀痛無飾也。凡物無飾曰素。無飾。是尚質也。云。既饌將小斂。則辟襲奠者。案襲奠即始死之奠。既襲。仍設于尸東。故名襲奠。小斂布席于尸內。自襲牀移尸于席上。奠在中間。恐有妨礙。故必辟之。蓋亦辟於室之西南隅也。云。今文。為別者。說文。鬐。髮也。鬐或作鬐。鬐。鬐髮也。段氏玉裁云。喪與鬐義別。士喪禮。特豚四鬐。本作鬐。今作鬐。鬐字。又云。漢時有鬐字。許不錄者。禮古文作鬐。即俗鬐字甚明。又云。大雅皇矣。攘之剔之。釋文云。字或作鬐。蓋詩本作鬐。鬐之則為鬐。俗之則為剔。非古有剔

今文作剔。許於此字從古文。故不取今文也。剔者。鬐之省俗。據莊子音義。呂忱乃錄剔於字林。云。剔也。然則呂謂即俗鬐字甚明。又云。大雅皇矣。攘之剔之。釋文云。字或作鬐。蓋詩本作鬐。鬐之則為鬐。俗之則為剔。非古有剔

儀禮正義 十二 卷二十七 五三

字也。周頌狄彼東南。釋文云。狄。韓詩作鬻。除也。鬻亦鬻之譌。鄭箋云。狄當作鬻。用韓說也。抑詩。用鬻。方箋云。當作鬻。蓋鄭不廢鬻字。胡氏承珙云。段氏分別鬻鬻二字。其說甚辨。然左傳衛莊公見己氏之妻髮美。使鬻之。以爲呂姜鬻。是鬻本鬻髮所爲。古人以其聲同義近。故經典即假鬻爲鬻。士喪禮之四鬻。古文蓋借鬻爲鬻。周禮小子羞羊肆。注云。肆讀爲鬻。亦是假鬻爲鬻。未必皆譌字也。今文脂爲迫。迫亦是假借字。鄭以作脂義顯。故從古文耳。古文鬻爲密。詳士冠禮。○張氏惠言云。經陳鼎西面。案下經鼎入阼階前西面。錯。注。錯鼎於此。宜西面。疏云。對在門外時北面。則西面當爲北面之譌。存此俟考。

右陳鼎實

士盥二人以竝東面立于西階下。立俟舉尸也。今文竝爲併。

〔疏〕

正義曰。自此至復位。言小斂遷尸。及主人主婦袒括髮。免鬻鬻經之節。○此篇大小斂遷尸者。士。奠舉鼎者。士。

既夕。公。士受馬以出。注云。此士謂胥徒之長有勇力者。此不言。蓋亦有勇力而能給禮事者可知。二人以竝。謂每二人爲偶。非止於二人也。此盥在西堂下。故既盥東面立于西階下待事。喪大記曰。士之喪。士是斂。又曰。士與其執事則斂。凡斂者六人。孔疏。凡者。貴賤同也。兩邊各三人。故用六。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有司布人。注云。立俟舉尸也者。謂俟舉尸遷于戶內服上也。今文竝爲併。詳士昏禮。布席于戶內。下莞上簟。斂席也。

〔疏〕

正義曰。此爲小斂布席也。李氏如圭云。不牀者。斂衣多布之於地。喪大記曰。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君以簟席。大夫以蒲席。士以葦席。鄭注。簟。細葦席也。三者下皆有莞。鄭意蓋謂簟席蒲席葦席三者皆設之於

上耳。其下皆有莞。據此經言也。下記云。設牀當牖。下莞上簟。是始死時之席。此小斂下莞上簟。下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大斂。布席如初。注皆云。亦下莞上簟。是自始死至斂皆然。又小雅斯干云。下莞上簟。是生人之席亦同。經云布席。席兼莞簟。言莞在地上。簟在莞上。兩重耳。盛氏世佐以布席有三重。席爲一重。莞爲一重。簟爲一重。誤矣。鄭箋詩云。莞。小蒲之席也。注司几筵云。纁柔嚙。不如莞清堅。爾雅釋草。莞。苻藿。郭注。今西方人呼蒲爲莞。江東謂之苻藿。用以爲席。案周禮有蒲席。又有莞席。則莞當與蒲別。說文。莞。艸也。可目作席。蘭。莞屬。又云。苻。夫離也。段氏玉裁云。莞之言管也。凡莖中空者曰管。莞蓋即今席子草。細莖圓而中空。鄭謂小蒲。實非蒲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莞與蘭相似。莖圓而中空。可爲席。蒲葉闊而不圓。其細小者亦可爲席。所謂蒲者。是蒲莞非一物。爾雅之莞。乃蒲屬。非蘭屬。故說文莞訓艸。與蘭相屬。又別出說。爾雅借莞爲苻。謂蒲者。是蒲莞非一物。爾雅之莞。乃蒲屬。非蘭屬。故說文莞訓艸。與蘭相屬。又別出說。爾雅借莞爲苻。

注云莞蒲，乃蒲之別種，非似蘭之莞也。今案：廣雅釋草云：莞，蒲也。又云：蔥，蒲莞也。是莞有蒲名，蒲亦有莞名，二者相似，稱名多亂。段氏郝氏辨之詳矣。陸德明詩釋文云：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列子：老非之爲莞，殷敬順云：莞音官，似蒲而圓。衆經音義云：莞草外似蔥，內似蒲而圓。今亦名莞子，是莞與蒲別也。釋名云：簞，罩也。布之罩罩然正平也。說文：簞，竹席也。鄭箋詩云：竹簞曰簞。注：喪大記云：簞，細葦席，是鄭意以喪大記士葦席與君簞席同。孔疏云：大夫辟君，上席以蒲，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士卑不嫌，故得與君同用簞也。喪大記云：小臣鋪席，蓋人君禮，此士使有司布之也。商祝布絞，衾散衣，祭服，祭服不倒，美者在中。斂者趨方，或俱倒衣裳，祭服尊，不倒之也。美，善也。善衣後布。〔疏〕正義曰：衾，緇地，此布在席上，先布絞，餘以次布之。絞在簞上，衾在絞上，散衣在衾上，祭服在散衣上，至斂時，祭服近身，散衣次之，乃以衾裹於外，而用絞束結之也。美者在中，中猶內也，非中間之中。注云斂者趨方，或俱倒衣裳，祭服尊，不倒之也者，喪大記云：小斂之衣，祭服不倒，彼注云：尊祭服也。斂者要方，散衣有倒，蓋倒之取其前後厚薄均也。云美善也，善衣後布，於斂則在中也者，說文：美與善同意，善衣謂祭服，後布，則斂時在中不在外矣。云既後布祭服，而又言善者在中，明每服非一稱也者，以善者是祭服，而又言善者在中，則祭服中尤有善者，小斂衣十九稱，祭服非一稱，或有新舊之異也。○張氏爾岐云：案疏云斂衣半在尸上，是有藉者有覆者，既云十九稱，取法天地之終數，當以十爲藉九爲覆也。盛氏世佐申之云：其藉尸者，緣衣最下，以次而上，其覆尸者，爵弁服最下，以次而上，如此則在中者皆其美者矣。今案：此與經文次序未合，似未可據。士舉遷尸反位，遷尸於上。〔疏〕正義曰：反位，反前西階下位。注云遷尸於服上者，謂自襲林上舉而遷之於尸內服上也。喪大記服上。〔疏〕曰：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檀弓上曰：扶君十人，師扶右，射人師扶左，君薨以是舉。鄭注：卜當爲僕，周禮射人，大喪與僕人遷尸，此天子諸侯禮也。設牀第于兩楹之間，衽如初，有枕。衽，寢臥之席也。〔疏〕正義曰：兩楹之間，堂東西之中也。牀第，卽上陳于西牀南者，至是設之於此，以待僕尸也。喪大記曰：遷尸于堂，又一牀，皆有枕席，卽謂此也。衽如初，謂如始死時衽，下莞上簞，敖氏云：兩楹間，東西節也。宜于楹爲少北。注云衽寢臥之席也者，曲禮云：請席何鄉，請衽何趾。鄭注士昏禮：亦以衽爲臥席。莞簞詳前。卒斂徹帷，尸已。〔疏〕正義曰：斂與襲殊，襲時衣少，斂時衣多，襲則衣之，斂禮亦以衽爲臥席。莞簞詳前。卒斂徹帷，飾。〔疏〕則包之，此卒斂，卒小斂也。朱氏賦儀禮節略云：或問并

二斂爲一斂可乎。曰不可。事以有漸而後詳。以兩斂之衣并於一日。又復旋斂旋殯。無論孝子力不能勝。卽執事之人。倉皇急遽。必至苟且塞責。慎終之謂。何而若是乎。今案由襲而小斂而大斂。以次行之。亦不忍遽死其親之意。古人之慎重于附身。而勿使有悔者。亦可見也。徹主人西面馮戶。踊無算。主婦東面馮亦如之。馮。服之。〔疏〕

正義曰。主人西面。主婦東面。與始死俠牀面位同。喪大記曰。小斂。主人卽位于戶內。主婦東面。乃斂。卒斂。主人馮之。踊。主婦亦如之。又曰。君於臣撫之。父母於子挽之。子於父母馮之。婦於舅姑奉之。舅姑於婦撫之。妻於夫拘之。夫於妻於昆弟執之。案此經主婦亦言馮者。細別之有異。渾言之則皆曰馮。故喪大記又曰。凡馮戶。父母先。妻子後。是父母妻子皆可云馮也。又曰。凡馮戶。與必踊。方氏苞云。至此則附身之事小備。親之容色髮膚。欲再見而不可得矣。故踊無算。注馮與恐同。鄭注喪大記云。馮必當心。蔡氏德晉云。主人馮戶。謂服臂心上。主婦馮戶。則奉持心上衣也。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將斬衰。

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今至小斂變又將初喪服也。髻髮者。去筭纁而紼。衆主人免于房。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免之制未聞。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喪服小記曰。斬衰髻髮以麻。免而以布。此用麻布爲之。狀如今之著慘頭矣。自項中而前。交於額上。卻繞紒也。〔疏〕正義曰。此髻髮免及下。皆小斂後至成子房。于室。釋髻髮宜於隱者。今文免皆作紒。古文髻作括。服之制。袒爲將奉尸也。經言主人髻髮袒。則衆主人免于房。衆主人免于房。則主人髻髮亦于房。省文互見也。檀弓曰。袒括髮。變也。去飾。去美也。袒括髮。去飾之甚也。髻髮以麻爲之。免以布爲之。見喪服小記。此衆主人。謂齊衰者。義詳婦人墜于室下。喪服小

記孔疏云。斬衰男子括髮。齊衰男子免。皆謂喪之大事斂殯之時是也。○注又將初喪服也。張氏識謨據監本改喪爲變。嚴本作喪。今案。作喪爲是。云始死。將斬衰者雞斯。將齊衰者素冠者。謂將斬衰者去冠而笄纁。將齊衰者去吉冠而素冠。問喪云。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鄭注。雞斯當爲笄纁。親始死去冠是也。檀弓曰。始死。羔裘玄冠者易之而已。案易謂變其常服。則去常服之冠而素冠爲變。去常服之冠而笄纁亦爲變。下記。乃卒。主人

嚔。兄弟哭。注云。于是始去冠而笄纁。服深衣。引檀弓此文證之。是鄭以去冠亦爲易也。陳氏禮書。據檀弓易之文。謂始死有易冠無去冠。有易裘無袒衣。又據檀弓。叔孫武叔之母死。既小斂。舉者出。尸出戶。袒。且投其冠。括髮。謂人子於始喪。幸生之心未已。故未忍去飾焉。故氏謂檀弓云易者。易之以素冠深衣也。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而未暇有所別異。徐氏乾學讀禮通考云。親始死。徒跣扱衽無容。哀之至也。豈有下則徒跽而上仍著冠者



乎。孝子之心。周謂遺禍之深。以罪人自處也。猶猶加冠以爲飾。是見死無異於平日矣。豈人情之所忍哉。江氏竊云。經但言髻髮袒。而不言去冠。蓋自始死時已去之矣。問喪難斯。注謂爲髻髮。非臆決也。下云徒跣報上衽。衣覆如此。豈尙留一冠以爲飾。自來說此者。多以叔孫武叔之母死投冠在尸出戶後而疑之。案彼注云。尸出戶。乃變服。失哀節。此特其失之一耳。喪大記。卒小斂。主人袒。說髻髮以麻。初未聞有冠也。沈氏彤云。叔孫武叔爲其母。則非斬衰之主人。譙周云。父卒。爲母。始死。去玄冠。尸襲之後。因其髻髮。而加素冠。蓋斬衰髻髮。自始死及於小斂之後不改。如括髮之自小斂後及於成服而始改也。爲母髻髮。尸襲之後。而即加素冠。加括髮之于卽堂下位而卽代以冕也。始死首服之節。髻髮與括髮並重。父母之喪皆然。但家無二尊。故又以時之久暫稍爲差等。聖人之尤重父喪。于始死之首服卽見之。陳於檀弓間喪。不別齊斬。無父母之差。失聖人制親喪輕重之義。若故謂始死之服。主人以下皆同。則斬衰之主人可竟同於齊衰以下者乎。其說雖與陳殊。其誤則一。今案。徐氏、江氏、沈氏、申鄭義甚。是。鄭注檀弓。於武叔之冠。未言其非。則沈氏之說尤合矣。云今至小斂。變又將初喪服也者。謂斬衰髻髮者至小斂變而括髮。齊衰素冠者至小斂變而免。又前此髻髮素冠非喪服。此括髮與免爲喪服之始。故云又將初喪服也。云髻髮者。去髻髮而紒者。謂去髻髮而露紒。鄭注問喪云。二日去髻髮而括髮。謂小斂日也。云衆主人免者。齊衰將袒。以免代冠。冠。服之尤尊。不以袒也者。問喪曰。冠者不肉袒何也。曰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是也。經未言衆主人袒。實亦袒也。故注補之。文王世子云。族之相爲也宜免。不免。有司罰之。則免及於同族。今鄭專以此免爲齊衰者。以此經衆主人次於主人之後。是次於斬衰之齊衰也。云免之制未聞。又引舊說及喪服小記者。沈氏云。鄭既云免之制未聞。又云舊說以爲如冠狀廣一寸。蓋不以舊說爲然也。引喪服小記以釋髻髮免。此鄭自爲之說也。髻髮。總之類也。免以代總而若髻髮。豈一寸之廣而足邪。賈云。免與髻髮同。但以布廣一寸爲異。蓋并舊說於鄭。誤。又杜佑云。著之自額而卻交於項中。并其末覆紒而前綴連之。此欲合舊說如冠狀之文。卽髻髮之制而稍變焉。但喪服小記云。男子免而婦人望。以免對髮。髻髮。免亦當露紒矣。若并其末以覆紒。不如卻繞紒者。得仍露紒之善也。呂與叔云。免以布爲卷。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紒。於冠禮謂之缺項。此又因舊說廣一寸之云。而誤以爲缺項。其說更不如杜。今案。沈氏申鄭意。亦是。鄭蓋以髻髮免制同。唯用麻用布爲異。而況以漢之髻髮。考方言。廣雅。皆有髻髮。髻髮卽髻髮也。髻髮又謂帽頭絡頭。釋名又有髻髮。云。或謂之陌頭。言其從後橫陌而前也。從後橫陌而前。其卽所謂自項而前。交於額。髻髮與免之制。自鄭氏已不能詳。後儒說者亦多。沈氏但舉杜氏呂氏之說。則猶未備。司馬氏書儀云。括髮先用麻撮髻。又以布爲頭帶。齊衰以下皆免。製布或縫相廣寸。

婦人髻亦組麻爲繩。齊衰以下亦用布。皆如慘頭之制。朱子云。注疏以男子括髮與免及婦人髻。皆如著慘頭然。慘頭。如今之掠頭編子。免讀如字。謂去冠。李氏如圭云。古者冠加於武。有罪免冠。而武獨存。喪服之免。以布象而爲之。以其與冕弁之冕音相亂。故讀如問。此說亦本呂氏。萬氏斯同云。古者有纁以緇髮。纁用緇爲之。親始死。冠去而纁猶存。至小斂。笄纁去之。而易以括髮。其制必與纁相似。蓋纁用緇。而括髮用麻布也。戴氏震云。喪之括髮。謂麻束髮也。始有喪。去冠矣。二日。又去笄纁。于是不復用吉時之纁。而以麻代之。使髮不至於散而已矣。免則布束髮。易其麻也。鄭君不解麻之所以代纁。而言更加麻於首。失其傳歟。案宋儒之說。多由鄭義申之。萬氏戴氏。則與鄭異。纁以緇髮。總以束髮。以說文。髮訓髮。證之。似較較萬爲勝矣。云于房于室。釋髮髮宜於隱者。謂主人去笄纁而髻髮。衆主人去冠與纁而免。婦人去笄纁而髻。皆宜於隱處。兼下文釋之也。云今文免皆作繞者。胡氏承珙云。免字。古人讀如免冠之免。故今文又借冕之或體作繞者爲之。左氏哀二年傳。使大子繞。哀十二年傳。季氏不繞。皆作繞。襄二十五年傳。陳侯免。又作免。釋文。免音問。徐音萬。若當鄭君時。祇讀作免。程氏演繁露。謂鄭氏以免音問。非是。今文作繞者。借字。今案。據朱子及李氏之說。則古並不讀免爲問也。云古文髻作括者。說文。髻。髻髮也。段氏注云。髻。各本譌作潔。今依玉篇韻會正。髻。麻一耑也。引申爲圖束之稱。髻髮。指束髮也。髻。即髻字之異者。髻。髻。古文皆作括。禮經髻髮。戴記皆作括髮。則用婦人髻于室。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古文歟。胡氏承珙云。案說文。括本亦訓髻。鄭以髻於束髮較切。故從今文。婦人髻于室。始死。婦人將斬衰者。骨笄而纁。今言髻者。亦去笄纁而統也。齊衰以上至笄猶髻。髻之異於髻髮者。既去纁而以髮爲大紒。如今婦人露紒。其象也。檀弓曰。南宮縚之妻之姑之喪。夫子誨之。曰。爾毋縱縱爾。爾毋屈屈爾。其用麻布。亦如著慘頭然。

〔疏〕正義曰。喪服所言髻。是成服以後之髻。此是未成服以前。與男子之髻髮免同。此婦人。謂齊衰以上者。喪服無髻。是也。敖氏謂有當髻者。有不當髻者。沈氏謂小斂之節。五服親屬無有不髻者。今案。上言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此云婦人髻于室。婦人之髻。猶男子之髻髮。則髻亦婦人服之重者。豈可概施於五服。且不獨婦人髻。衆主人及婦人。蓋皆死者之妻妾子婦孫曾子姓也。鄭注專以斬衰齊衰言之。是已。此時尸未出戶。婦人在室內。故即案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婦人之笄。猶男子之冠。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纁。將齊衰者。骨笄而纁者。案喪服小記云。男子冠而婦人笄。婦人之笄。猶男子之冠。始死。婦人將斬衰者。去笄而纁。將齊衰者。骨笄而纁者。



四寸。則是髮有一定之式。孔子之誨兒女。何必慮其從從。而戒之哉。此說。孔仲達已辨之。蓋皆鄭所不用耳。○黃氏幹云。括髮免室。乃小斂至大斂未成服之制。又有變禮括髮免室者。奔喪是也。有啓殯見棺。極變同小斂之時者。既夕禮丈夫。髮散帶垂是也。大要不出此三節。而免之用爲尤廣。小斂爲父括髮。而至於爲母。則即位之後。不括髮而爲免。及啓殯。則雖斬衰亦免。而無括髮。以至卒哭。不惟此也。自斬至總。皆有免。五世無服者。亦袒免。童子當室免。朋友在他邦亦袒免。君弔。雖不當免時必免。是免之用尤廣也。今案小斂即位後爲母免。啓殯雖斬衰亦免。此二者已在前三節之內。此外尙有用免。而黃氏未及者。如雜記。非從極與反哭無免於棺。喪服小記。遠葬者。比反。哭者皆冠。及郊而後免。反哭。又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士舉男女奉尸。俛于堂。櫛則皆免。是也。檀弓。魯婦人之髮而弔也。自敗於壺。始也。此則髮之失禮者也。士舉男女奉尸。俛于堂。櫛

用夷衾男女如室位踊無算

夷之言尸也。夷衾。覆尸柩之衾也。堂。謂櫛閒牀第上也。今文倅作夷。

〔疏〕

正義曰。士舉者。當在尸之左右舉之。男女則奉其首足耳。敖氏謂士舉

首。男奉其右。女奉其左。非矣。喪大記曰。男女奉尸于堂。彼注云。于遷尸。主人主婦以下從而奉之。孝敬之心。如室位。如室中男東女西之位也。喪大記又曰。哭尸于堂上。主人在東方。由外來者在西方。諸婦南鄉。鄭注。由外來。謂奔喪者也。無奔喪者。婦人猶東面。然則男在尸東。女在尸西。其常位矣。踊無算。李氏如圭云。爲動尸也。問喪曰。在牀曰尸。在棺曰柩。動尸舉柩。辭踊無算。方氏苞云。喪事卽遠。此則親離其室之始。故踊無算。注云倅之言尸也。又云。今文倅作夷者。沈氏彤云。賈疏云。尸之衾曰夷衾。尸之牀曰夷牀。並此經倅尸不作移。字皆作倅者。依人倅作之。案喪大記。倅亦作夷。注與此注同。彼疏云。夷。陳也。釋文云。夷如字。陳也。本或作倅。又案。說文云。尸。陳也。倅訓尸而尸訓陳。則倅與夷音義俱同。不妨通用。鄭所以擇從倅者。爲倅人旁作之。于陳尸意尤切耳。賈頗得之。但云倅不作移。似欲讀倅從移。致方性失注喪大記。遂云夷之爲言移也。則不免貽誤後人矣。移字古音弋多反。故說文云。从禾。多聲。是移夷聲本不相近。義亦迥殊。豈容牽合。胡氏承琪云。夷倅二字同。說文無倅字。據雜記釋文引等義云。倅之言移也。庚。依韻集大兮反。息也。蓋呂靜於夷字音義皆不同夷。鄭君注禮。則倅與夷皆爲尸陳之義。今案。下篇夷牀。饌于階閒注云。夷之言尸也。然則夷牀夷衾。鄭皆以尸陳之義解之。可知。云夷衾覆尸柩之衾也者。詳牀第夷衾饌于西牀南下。云堂謂櫛閒牀第上也者。上經云設牀第于兩楹之間。兩楹閒爲堂之正中。此云倅于堂。故知在牀第上也。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卽位。婦人阼階上西面。主人拜賓。大夫特

拜士旅之卽位踊襲經于序東復位。

拜賓。鄉賓位拜之也。卽位踊。東方位。襲經于序東東夾前。

〔疏〕

正義曰。主人出于足者。尸南首北趾。主人在東。故由足北轉而

西。降自西階也。衆主人東卽位者。斯時衆主人亦隨主人降自西階。遂東卽位于序東。婦人本在西。亦由足北轉而東。至序階上。婦人不下堂。斯時主人等俱降故位於此。方氏苞云。既小斂。則男女分堂上下。卽既殯後次分內外之義也。詳下。主人拜賓者前。此尸在室。主人不出。此奉尸出矣。故拜之。獨言主人拜者。喪不二主也。大夫特拜。士旅之。尊卑異。故氏謂大夫夫人各一拜。士雖衆。惟三拜之而已。是也。卽位踊者。謂拜賓訖。遂卽東方序階下西面之位而踊也。斯時衆主人位于其後如在室。經先言衆主人東卽位。而後言主人卽位者。主人先拜賓而後卽位也。前袒爲奉尸。至此乃襲而著經于序東也。是時婦人亦經于房中。復位。復序階下西面位。喪大記曰。男女奉尸夷于堂。降拜。君拜寄公國賓大夫士。拜卿大夫于位。于士旁三拜。夫人亦拜寄公夫人于堂上。大夫內子士妻。特拜命婦。汜拜衆賓。于堂上。主人卽位。襲帶經。踊。雜記曰。小斂。大斂。啓。皆辨拜。孔疏云。凡當小斂大斂及啓殯之時。唯有君來。則止事而出拜之。若他賓客至。則不止事。事竟乃徧拜也。蔡氏禮經本義引黃氏乾行云。應子和謂賓於是拜死者弔生者。故主人徧徧拜以謝之。吳文正公云。應氏謂賓於是拜死者。古無是禮也。公此辨。是古今一大變易處。蓋古人弔賓之禮。於生者只有慰問之辭。於死者則有禭贈之物。及哭踊馮尸之節而已。竝無拜祭於死者之禮。至於主人拜賓以謝其恩禮。拜送以重其來辱。亦惟自盡而已。賓皆無答拜之文。此古禮之精意也。夫知生者弔。知死者傷。弔賓之情。於是爲至。主人拜謝。理所宜然。此何時。而可交拜款曲。以成禮耶。故典禮。凡非弔喪。無不答拜者。獨喪拜不答。意在斯也。徐原一云。古禮行弔。但主人拜賓。賓不答拜。至于尸柩所在。雖朝夕設奠。從無拜禮。不但弔客不拜。卽孝子亦未嘗拜。蓋事之如事生。禮如是也。後世如開元政和諸禮皆然。猶有古人之意。至溫公書儀。則有主賓交拜之禮。且有入拜靈座之禮。而文公家禮悉遺之。與古禮始異矣。注云拜賓。鄉賓位拜之也者。賓位蓋如朝夕哭位。在庭直東序。及門東門西者。斯時主人降自西階。卽拜賓。是鄉賓位拜之也。云卽位踊。東方位者。始死。命赴。出拜賓。位在西階前。鄭恐人以此位亦在西階前。故特明之。東方位。卽序階下位也。云襲經于序東東夾前者。賈疏云。謂當序階之東。又當東夾之前。非謂就堂上東夾前也。今案。上文經帶饌於東方。在堂下。故此序東亦是堂下。當東序之東。或云。主人位在東方。此襲經亦在東方。而下云復位何歟。曰。主人位在序階下西鄉。此更鄉堂東襲經。亦是於序處。故須復位也。楊氏復云。小斂變服有二節。謂主人主婦馮尸後。主人髮袒祖絞帶。婦人認于室。衆主人免于房布帶。此一節也。奉尸馮于堂。主人拜賓後。卽位



踊。襲經于序東。此又一節也。又云。爲父母有小異。據喪服小記。斬衰括髮以麻。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喪大記。主人卽位。襲帶經踊。母之喪。卽位而免之文也。小記孔疏云。爲母。小斂後括髮。與父禮同。至尸出堂子拜賓之時。猶與爲父不異。至拜賓竟卽堂下位時。爲父猶括髮襲經帶。以至成服。爲母則不復括髮。乃著布免。襲經帶。以至成服。蓋爲母易括髮爲免。卽在此經卽位踊襲經于序東時也。今案。奔喪云。至于家。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于又哭。括髮袒。成踊。于三哭。猶括髮袒。成踊。三日成服。奔母之喪。括髮袒。降堂東。卽位西鄉哭。成踊。襲經于序東。于又哭。不括髮。又云。爲母所以異于父者。壹括髮。其餘免以終事。是亦其證也。○禮經釋例云。凡主人之位。小斂前。在尸東。小斂後。在阼階下。謂之內位。既殯。在門外。謂之外位。案。士喪禮始卒哭位。主人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注。衆主人。庶昆弟也。此室中之位也。親者。祔。不將命以卽陳。庶兄弟祔。使人以將命于室。主人拜于位。注。室中位也。沐浴畢。主人入卽位。飯含畢。主人襲反位。注。位在尸東。小斂畢。主人西面馮尸。踊無算。皆室中尸東之位也。奉尸俛于堂。男女如室位。踊無算。則堂上尸東之位也。又云。主人出于足。降自西階。衆主人東卽位。又云。主人拜賓。大夫持拜。士旅之。卽位踊。襲經于序東。復位。注。卽位踊。東方位。此阼階下西面之位也。有祔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大斂。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袒。大斂畢。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北面視殯。衆主人復位。又云。卒塗。主人復位踊襲。皆阼階下之位也。蓋主人雖位在阼階下。至大斂時。仍升堂卽尸東之位。斂畢。始復阼階下之位也。大斂奠畢。主人揖就次。注。次謂斬衰倚廬。齊衰聖室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總麻有牀第可也。至此。則主人居次矣。既夕記。既殯。居倚廬。注。倚木爲廬。在中門外東方北戶。次在門外。故有事。先卽外位。然後入卽內位也。士喪禮朝夕哭。丈夫卽位於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注。外兄弟。異姓有服者也。又云。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卽位。辟門。注。辟。開也。凡廟有事則開。無事則閉。此門外之位也。又云。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又云。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其位。此門內之位也。朝夕奠畢。賓出。主人拜送。衆主人出。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此門外之位也。蓋主人雖位在門外。至朝夕哭時。仍入門卽阼階下之位。至哭畢始復門外之位也。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注。匠人爲椁。刊治其材。以井構于殯門外也。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亦謂門外位也。又云。凡婦人之位。小斂前。在尸西。小斂後至既殯。皆在阼階上。柩將行。始降在階間。案士喪禮始卒哭位。婦人俠牀東面。注。婦人。謂妻妾子姓也。



亦適妻在前。此尸西之位也。小斂畢，奉尸于堂。男女如室位。又云：婦人降階上西面。此降階上之位也。大斂時，婦人尸西東面。至大斂畢，婦人東復位。仍復降階上之位也。朝夕哭，婦人即位於堂南上。此非降。婦人哭于堂。此位當亦在降階上。是婦人之位。自小斂後，至既殯，皆在降階上也。既夕禮，還柩車，婦人降即位於階間。注：位東上。張氏爾岐曰：婦人在車後南面，故注云東上。至此婦人始降在階間者。柩車將行，故婦人於車後送之也。楊氏復曰：始死哭位，必辨室中堂上堂下之位。非時男女內外親疏上下之分，不可以不正。此亦治喪繁處變之大法也。考男女之位，小斂前，親者在室，以尸東尸西爲別。小功以下，以戶外堂下爲別。小斂後，以降階上降階下爲別。既殯無事，則主人入於次。婦人無事，或退處於房中歟。

### 右小斂遷尸及主人主婦袒髻髮免髮襲經之節

乃奠。祝與執事。〔疏〕正義曰：自此至拜送於門外，言小斂奠之事。注云：祝與執事爲之者，謂始死，孝子昏迷，不能爲之。〔疏〕成禮，祝與執事代之奠也。執事詳下注。曾子問曰：天子諸侯之喪，斬衰者奠，大夫，齊衰者

奠。士，則朋友奠。不足，則取於大功以下者。不足，則反之。鄭舉者，盟右執匕，卻之左執俎，橫攝之入降

階前，西面錯，錯俎北面。攝者，盟也。出門舉鼎者，右人以右手執匕，左人以左手執俎，因其便也。〔疏〕正義曰：舉

右人，兼執匕。左人，兼執俎。卻之，仰其匕也。橫攝之，橫持其俎也。入，入寢門也。李氏如圭云：舉鼎者，兼執匕俎，喪禮略也。凡陳鼎於外者，北面。降階下者，西面。喪禮陳鼎門外西面者，變於吉。在東方者，未忍異於生，至虞反吉。

乃設鼎於西階前。吳氏廷華疑義云：錯，置也。非屈錯之錯。是也。下同。注云：舉者，盟，出門舉鼎者，案上經設盥

盥於東堂下之饌東。注云：爲奠設盥。則此舉者，蓋盥於東堂下而出門也。敖氏以爲盥於門外。盛氏世佐以爲盥於西

方。皆非也。云右人以右手執匕，左人以左手執俎，因其便也者。凡舉鼎，以肩貫入鼎耳而舉之。鼎西面，則北爲右。南爲左。右人左近鼎，以左手舉鼎。空右手執匕。左人右近鼎，以右手舉鼎。空左手執俎。故云因其便也。云攝

手兼執之取鼎委于鼎北加局不坐

抽局取鼎。加局於鼎上。皆右手。今文屬爲鉉。古文予爲與。屬爲密。

〔疏〕

正義曰。右人左執匕者。右人本以右手執匕。爲右手將抽

屬。故左執之也。又以局交左手兼執之者。爲將取鼎也。以局交左手。若予之然。故云予。鼎北。鼎右也。委鼎於此而加局焉。亦便也。立而不坐者。喪事質也。匕仍執之者。以將北也。注云抽局取鼎加局於鼎上。皆右手者。蓋右手既委鼎於鼎北。復於左手取局而加於鼎上。以右手作事便也。因經未言右手。故注明之。云古文予爲與者。爾雅。予。賜也。說文。予。推予也。與。黨與也。弁。古文與。又與。賜予也。一勾爲予。郭璞注。爾雅云。與猶予也。

注方言云。予猶與也。是與與二字皆與予通。鄭以推予字本作予。故從予。屬爲鉉。屬爲密。詳士冠禮。乃杞載載兩髀于兩端兩肩亞兩肱亞脊肺在于中皆

覆進抵執而俟。乃杞。以杞次出牲體。右人也。載。受而載於俎。左人也。亞。次也。凡七體。皆覆。爲塵。〔疏〕

正義曰。杞。謂以杞出牲體於鼎也。載。謂載牲體於俎也。杞者在鼎東西面。載者在俎南北面。兩端。謂俎之東西兩旁也。亞者。自兩旁至中爲次。髀肩胛皆有左右兩者。髀賤。先載於俎之兩旁。兩肩在兩髀內。次於兩髀。兩肱又次於兩肩。則脊肺居中矣。執而俟者。左人執以俟奠也。注云乃杞。以杞次出牲體。右人也者。上文右人執匕。故知杞者爲右人也。云載受而載於俎。左人也者。謂右人杞出牲體授左人。左人受而載之於俎也。云亞次也者。說文引賈

侍中說。以爲次第也。云凡七體。皆覆。爲塵者。此豚解爲七體。法見前。言肩以包臂臑。言髀以包膊肱。賈疏云。前左右肩。臂臑屬焉。後左右髀。膊肱屬焉。并左右脊通脊爲七體。是也。又云。下文大數豚合升。言合升則髀亦升矣。凡言合升。多并髀升。非獨喪禮。若體解升者。皆髀不升。鄭云。近致賤也。是也。沈氏彤云。注云皆覆爲塵。敖云。亦以別於生也。案爲塵而覆。則以覆爲幕矣。俎之有幕。見於少牢禮云。佐食升所俎。注云。當當作幕是也。但此經醴酒脯醢皆既奠而後巾之。不應於俎獨方載而即幕。檀弓云。喪。不剃髮也歟。祭肉也歟。注云。割猶保也。有牲肉則巾之。疏即引此經小數俎錯視巾之爲證。是下經巾之不惟幕醴酒與豆。乃并俎而巾之也。張稷若云。皆覆。謂牲體皆覆設之。最得其解。下進抵注云。未異於生。此覆設當同茲義。又下經云。載魚左首進饗。注云。亦未異於生。是進抵猶進饗。覆設猶左首也。蓋俎用七體。所以異於生。皆覆而進抵。所以不異於生。或異或不異。而仁

與智兼之矣。敖說亦非。張氏惠言讀儀禮記云。案。如注意。宜有布覆之。然經不見覆物。當是牲體覆耳。今案。沈氏張氏之說是也。云抵。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者。賈疏云。公食大夫亦進本。是生人法。故云未異於生也。云

與智兼之矣。敖說亦非。張氏惠言讀儀禮記云。案。如注意。宜有布覆之。然經不見覆物。當是牲體覆耳。今案。沈氏張氏之說是也。云抵。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者。賈疏云。公食大夫亦進本。是生人法。故云未異於生也。云

與智兼之矣。敖說亦非。張氏惠言讀儀禮記云。案。如注意。宜有布覆之。然經不見覆物。當是牲體覆耳。今案。沈氏張氏之說是也。云抵。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者。賈疏云。公食大夫亦進本。是生人法。故云未異於生也。云

與智兼之矣。敖說亦非。張氏惠言讀儀禮記云。案。如注意。宜有布覆之。然經不見覆物。當是牲體覆耳。今案。沈氏張氏之說是也。云抵。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者。賈疏云。公食大夫亦進本。是生人法。故云未異於生也。云

與智兼之矣。敖說亦非。張氏惠言讀儀禮記云。案。如注意。宜有布覆之。然經不見覆物。當是牲體覆耳。今案。沈氏張氏之說是也。云抵。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者。賈疏云。公食大夫亦進本。是生人法。故云未異於生也。云

與智兼之矣。敖說亦非。張氏惠言讀儀禮記云。案。如注意。宜有布覆之。然經不見覆物。當是牲體覆耳。今案。沈氏張氏之說是也。云抵。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者。賈疏云。公食大夫亦進本。是生人法。故云未異於生也。云

骨有本末者。勛信云。左胸右末。是也。云古文禮爲七者。詳少牢禮長柩下。云今文柩皆爲屈者。胡氏承此云。說文曰。柩。木根也。韓非解老曰。直根者。書之所謂柩也。本之所以建生也。周禮或作抵作邸。泉府。賈者各從其抵。鄭云。抵實柩字。柩。本也。典瑞。四圭有邸。司農注引爾雅邸本也。此今夏祝及執事盥。執禮先酒脯醢俎。文又借抵爲之。鄭以柩爲正字。故從古文辭爲牌。詳士昏禮。牌爲迫見前。從。升自阼階。丈夫踊。甸人徹鼎。巾待于阼階下。執事者。諸執奠事者。巾。功布也。執。〔疏〕正義曰。胡氏敬爲節。甸人徹空鼎出反門外故處也。有司執巾以待祝于阼階下親授之。今案。盥。盥于東堂下也。經不言主人踊。而云丈夫踊。兼衆主人言。丈夫即男子之稱。對婦人言之也。儀禮釋官云。周禮享人掌共鼎鑊。公食禮注云。甸人兼享人者。少牢雍人陳鼎五。賈疏云。大夫無甸人。則此甸人爲公臣來治事明矣。注云巾功布也者。即上陳于東堂下簋內功布也。云執者不升。已不設。祝既錯醢。將受之者。據下文醢酒錯於豆南。祝受巾。故知祝既錯醢。將受之。此執巾者不升堂。亦不設巾也。○禮經釋例云。凡奠于堂室者。陳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于庭者。陳由重北而西。徹由重南而東。士喪禮設小斂奠。夏祝及執事盥。升自阼階。奠畢。降自西階。徹小斂奠。盥於門外。入。升自阼階。又云。祝取醢。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朔月奠。如初。大斂奠。祝執醢如初。酒豆籩俎從。升自阼階。奠畢。由楹西降自西階。徹大斂奠。徹者盥於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又云。祝取醢。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朔月奠。如初。夕哭之儀。徹朔奠。先取醢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啓會。而足序出如入。此皆奠於室者也。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朝夕奠但云降自西階。不云升自阼階者。文不具也。既夕禮遷柩朝廟。設從奠。升降自西階。徹從奠。徹者升自阼階。降自西階。設朝廟奠。升降自西階。此亦奠於堂者。奠升不由阼階者。注云。極北首。辟其足也。士喪禮。君臨大斂奠。亦升自西階。注云。以君在阼。故升不由阼階也。既夕禮徹降奠。巾席俟於西方。主人要節而踊。注。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南而東。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也。但設奠於極車西而東面。則徹者由奠東而西面徹之也。此奠於重北而西。徹訖由重南而東。祖奠大遣奠亦奠於庭者。故如降奠之儀。即疏所謂陳由重北而西。徹由重南而東也。奠于庭者也。故疏云然。祖奠布席乃奠如初。徹祖奠。徹者東。注。由極車北東適葬奠之儀。大遣奠注。奠由重北西。既奠。由重南東。祖奠大遣奠亦奠於庭者。故如降奠之儀。即疏所謂陳由重北而西。徹由重南而東也。奠于

尸東執醴酒北面西上立而執醴酒者先升。尊也。〔疏〕正義曰：敖氏云：奠於尸東。先言其所奠之處。下乃奠之。

室中。遷祖以後。皆在極西。既還車。則在極東。詳下篇遷祖席升設於極西下。檀弓曰：小斂之奠。子游曰：於東方。曾子曰：於西方。斂斯廟矣。小斂之奠在西方。魯禮之未失也。鄭注：曾子以俗說。非。又大斂奠於室乃有席。孔疏：知曾子所言非者。案士喪禮：小斂之奠。設於尸東。今言西方。故爲非也。是小斂之奠當在尸東也。執豆錯醴酒者北面。在俎南也。西上。統於尸也。○注醴酒先升後設。故執之者立以待豆俎錯而後錯之。要其成也。豆錯。

俎錯于豆東。立于俎北。西上。醴酒錯于豆南。祝巾巾之。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

巾之爲塵也。〔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言豆不言簋。省文。敖氏引爾雅竹豆謂之簋。則言豆可兼簋矣。其錯之東反其位。〔疏〕次。醴北脯南。俎別爲一行。在豆東。故云豆錯俎錯於豆東也。立於俎北西上。謂奠豆俎之人立。

於此。俟祝畢事同降也。醴酒錯於豆南。其次酒在豆南。醴在酒南。總言之。皆在豆南也。楊圖如是。張圖酒在醴南。非矣。記云：兩醴醴酒。酒在南。此陳之序與奠異。奠在尸東。尸南首。當以南爲上也。祝受巾。巾之。謂豆俎醴酒。

皆巾也。鄭注檀弓喪不剝奠云：脯醢之奠不巾者。謂僅有脯醢無俎。則不巾。且據室內言也。詳後朝夕奠下。由足降自西階者。斯時祝與執事者皆在尸東。故由尸足北轉而西。乃降自西階也。奠者由重南東者。謂由重之南而東。沈氏

形云：重以南爲後。由重南而東。如由足而西。無事不敢出其前也。禮經釋例云：凡奠於堂室者。陳徹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奠於庭者。陳徹皆由重北而西。徹由重南而東。案此篇奠于堂室者。唯君視斂奠升自西階。注云以君在阼也。

朝夕奠但云降自西階。不云升自阼階。文不具也。餘詳下篇。釋例又云：凡奠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謂之要節而踊。案此小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奠畢。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

東。丈夫踊。下大斂奠同。是其例也。餘亦詳下篇。賈疏云：主人位在阼階下。婦人位在上。故奠者升。丈夫踊。奠者降。婦人踊。各以所見先後爲踊之節是也。又謂重主道。神所憑依。故由重南東而過。主人又踊。此說本下大斂奠

注云爲神憑依之也。吳氏廷華疑義云：踊節由于感觸。婦人在堂。見其降而踊。丈夫在阼。見其過而踊。蓋感生于所見之奠也。若謂重爲神所憑依。主人因之而踊。則降自西階而踊者。又何說邪。又云：奠時每節增痛。奠者西降。一

節也。由重而東。又一節也。每節增痛。故踊耳。神所憑依。說未的。今案：吳說是也。又雜記云：踊。婦人居閒。婦人踊。此經奠升時丈夫踊。降時婦人踊。由重過時丈夫踊。是亦居閒之義也。鄭彼注云：婦人居閒者。踊必拾。主人踊。婦

人踊。賓乃踊。蓋據喪大記中者。喪加武帶經與主人拾踊而言也。但此經奠時不見賓踊之節。鄭注亦未言及。吳氏綴據雜記注。以由重南東丈夫踊之丈夫爲賓。恐非。注云巾之爲塵也者。爲久設恐塵埃加也。云東反其位者。沈氏形云。此經上云祝降自西階。下大斂奠亦云祝降自西階。奠者由重南東。敖云。由重南而東。復其門東之位也。祝位在門西。案士虞禮云。祝入門左北面。敖云。祝。公有司之助。喪祭者也。特牲饋食記曰。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是也。又案特牲記云。私臣門東北面西上。此經之奠者蓋私臣也。祝位在門西。故降自西階。直由堂塗反位。奠者位在門東。故必由重南而東。乃復位也。注反其位。當如敖說。今案。沈氏釋鄭義。是也。賈疏以爲位在盆盥之東。非矣。

賓出主人拜送于門外。廟門外。〔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賓爲小斂來者。敖氏云。凡喪賓皆于既奠乃出。李

鬼神所在則曰廟。乃代哭不以官。代。更也。孝子始有親喪。悲哀憔悴。禮坊其以死傷生。使之更哭不絕聲而已。故名適寢爲廟也。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爲之。三日之後。哭無時。周禮挈壺氏。凡喪。縣

壺以代哭。〔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小斂後節哀之事。今案。經云不以官者。對大夫以上言之也。喪大記曰。君

呂氏坤誤認爲替代。故言履僂下賤。僂爲哭聲。以應弔賓。而欲賤此禮。今案。情哭以應弔賓。乃後世之事。先王時未

有也。此代哭者。皆有服之人。應在哭位者。亦非下賤之謂。未殯以前。哭不絕聲。但自始死至小斂已踰歷晝夜。恐

其以哀致毀。故制代哭之禮。使之相代而哭。非謂有代哭者。而孝子遂不哭也。檀弓曰。喪禮。喪戚之甚也。節哀。恐

順變也。君子念始之者也。此注防其以死傷生之義也。云人君以官尊卑。士賤。以親疏爲之者。鄭注喪大記亦云。卽

以親疏哭也。天子諸侯之喪。其臣皆服斬衰。士賤。以親疏代哭。亦皆有服者也。云三日之後哭無時者。對未殯哭不

絕聲而言。卽下記既殯哭晝夜無時。鄭注哀至則哭是也。賈氏釋哭無時未殯詳訂疑。引周禮者。挈壺氏凡喪

縣壺以代哭者。證人君縣壺代哭之事。彼注云。禮。未大斂代哭。所謂禮。卽據此經代哭在小斂後言之也。

### 右代哭

有禭者。則將命。擯者出請入告。主人待于位。喪禮略於威儀。既小斂。擯者乃用〔疏〕正義曰。自此至以東。遠

者或至小斂後乃禭。云有者。不定之辭。待於位。即昨階下之位。經云禭者。不云親禭。是使人禭也。故下言致命。注云喪禮略於威儀。既小斂。擯者乃用辭者。前庶兄弟禭。使人以將命於室。則始死時亦將命。但末用擯相傳辭耳。此云出請入告。是用辭矣。云出請之辭曰。孤某使某請事者。約雜記。擯者出告。須以賓入。之辭曰。孤某須矣。國來弔相者出請辭也。入告。是以賓之辭告主人。其辭當曰。某使某禭。賓者出告。須以賓入。之辭曰。孤某須矣。〔疏〕正義曰。出告。告賓也。以賓入。帥之也。注云須亦待也者。上云主人待侯之意。孤某須矣。亦雜記文。賓入中庭。北面致命。主人

拜稽顙。賓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委衣如于室。禮降出。主人出拜送。朋友親禭如初儀。西階東北面哭

踊三降。主人不踊。朋友既委衣。又還哭於西階上。不肯主人。〔疏〕正義曰。賓入中庭。北面致命者。斯時尸在兩楹間。故北面也。是其儀同也。賓升自西階。出於足西。面者。謂由尸足之北。轉而東而西面也。委衣如於室。禮。謂委衣於尸東牀上。如尸在室之禮也。降出。仍由尸足北轉而西。降自西階而出也。主人出拜送。亦送於門外也。鄭注雜記云。不迎而

送。喪無接賓之禮。敖氏云。小斂以後。主人於喪賓。則出送之。惟不迎賓耳。以上是人使人禭之禮。朋友親禭如初儀。謂如上將命至拜送之儀。但親禭不致命耳。西階東北面哭踊三。是異於初儀者。故特言之。主人不踊。李氏如圭云。拜君弔。弔踊哭。友禭不踊。辟君也。注云朋友既委衣。又還哭於西階上。不肯主人者。據經云東北面。是邪向尸哭之。故亦不肯主人也。禭者以禭。則必有裳。執衣如初。徹衣者亦如之。升降自西階。以東。帛爲禭無祭。雖復與禭同。有裳乃成禭。不〔疏〕正義曰。喪大記。小斂。君大夫

稽裘。大夫士猶小斂也。鄭注。禭。給也。君衣尚多。去其著也。是復有著禭無著矣。士小斂大斂皆不以禭。而禭者以禭者。賈疏云。禭者所以禭主人。未必用之斂耳。執衣如初。謂左執領。右執要。徹衣者亦如之。亦左執領。右執要也。升降自西階。徹者與禭者同。此言以東。謂徹者也。雜記曰。禭者降出。宰夫五人舉以東。降自西階。又曰。宰夫舉禭。升自西階。西面坐取之。降自西階。彼君禮。宰夫徹之。此士禮當有司之屬徹之也。注云帛爲禭者。玉藻文。彼注云有表裏而無著。此注云無祭。對袍禭之屬有祭爲著者言之。云雖復與禭同。有裳乃成禭。不用表也者。凡禭衣必有裳乃成禭。此禭衣雖復。亦必有裳。乃成禭。與禭同也。復與禭對文異。散亦通。喪大記曰。袍必有表。以其



襲。此袍非襲衣。故不用表也。云以束。藏以待事也者。鄭注雜記云。以束。藏於內。彼含襚在殯後。故但言襲。此在未大斂之前。故云藏以待事。謂待大斂之事陳之也。云古文謂爲襲者。說文。襲。大衾也。段氏玉裁云。小斂大斂之前。衣死者謂之襲。凡衣死者左衽不紐。袍。襲衣也。斂始於襲。襲始於袍。故單言袍也。襲字引申爲凡掩襲之用。若記曰帛爲襚。士喪禮古文作襲。假借字也。喪大記玉藻用禮今文作襚。許依古文禮。故不敢釋字。胡氏承琪云。古襲字多與習通。釋名云。習。襲也。覆上之言也。但玉藻帛爲襚。與釋爲網對文。專指袂衣而言。說文以襲爲左衽袍。是汎指斂服言之。故鄭從今文作襚也。

### 右小斂後致櫨之儀

宵爲燎于中庭。宵。夜也。〔疏〕正義曰。此小斂日之宵也。自始死至殯。每夜皆爲燎于中庭。經言宵。不書夕。燎。大燄也。〔疏〕則是終夜設燎也。雜記。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燎。及乘人專道而行。

疏。終夜燎。謂極運之夜須光明。故竟夜燎也。注云宵夜也者。說文同。云燎大燄者。毛傳說文皆以庭燎爲大燄。少儀主人執燭抱燄注云。未燕曰燄。是燄與燭同。鄭云。大燄者。亦謂此燎爲大燄也。餘詳燕禮。○張氏爾岐云。以上皆親喪第二日禮。今案。白虎通引禮曰。天子諸侯三日小斂。大夫士二日小斂。是士之小斂在第二日也。

### 右小斂之夜設燎

厥明滅燎陳衣于房南領西上。綯綯給衾二君。綯祭服散衣庶綯凡三十。綯給不在算。不必盡用。被也。衾二君。始死斂衾。今又復制也。小斂衣數。自天子達。〔疏〕正義曰。自此至饋東。言陳大斂衣及殯具之事。○大斂則異矣。喪大記曰。大斂布綯。綯者三。橫者五。〔疏〕厥明者。小斂之次日。死之第三日也。明而滅燎。則燎固終夜達旦矣。陳衣于房。南領西上。與小斂同。喪大記。士與大夫皆陳衣于序東。西領南上。鄭云。蓋天子之士。綯義見前。綯數詳注。言衾二。則綯止一矣。首陳君綯。尊君賜也。祭服散衣皆主人之衣。而亦在庶綯之前。三十。與喪大記士陳數同。言凡者。謂自君綯至庶綯共三十。綯不在算。不在三十。綯之數也。喪大記曰。綯給不在列。此但言綯者。綯在綯外。衾亦綯類。言綯而綯與衾亦不在算可知矣。不必盡用者。在三十。綯外固不用。在三十

釋中亦容不盡用也。喪大記曰：大斂祭服無算。謂祭服盡用之。則散衣庶幾有不用者矣。周禮守祿。其遺衣服藏焉。鄭云：遺衣服。大斂之餘。即此。注云：綌單被也者。綌與袷別。說文：綌。衣系也。从糸。今聲。續文从金作綌。段氏注云：聯合衣襟之帶也。凡結帶皆曰綌。喪禮。綌。單被也。乃綌之別一義。亦因可以固結之義引申之。喪大記曰：綌綌如朝服。又曰：綌五幅無統。鄭注：如朝服者。謂布精麤。朝服十五升。是綌以布爲之。云云。二義。始死斂衾。今又復制也者。始死。制爲大斂之衾以覆尸。今又制其一。故爲二。喪大記曰：布衾二衾。君大夫士一也。彼注云：二衾者。或覆之。或薦之。云小斂衣數自天子達。大斂則異矣者。謂小斂自天子至士皆十九稱。大斂則有多寡之殊。喪大記曰：君百稱。大夫五十稱。孔疏：鄭注維記。以襲禮士三稱。大夫五稱。諸侯七稱。上公九稱。天子十二稱。謂大斂天子當百二十稱。上公九十稱。侯伯子男七十稱。今云君百稱者。據上公。舉全斂而言之。或五等同百稱也。此篇賈疏謂喪大記士三十稱。大夫五十稱。君百稱。不依命數。是亦襲禮略。則天子宜百二十稱。以無正文。故說各異也。引喪大記曰：大斂布綌。縮者三。橫者五者。證大斂之綌與小斂異也。喪大記又曰：綌一幅爲三。彼注云：大斂之綌。一幅三折用之。孔疏：縮者三。謂取布一幅。分裂之作三片。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解直用之。橫者五。又取布二幅。分裂之。作六片。而用五片橫之於縮下也。東方之饌。兩瓦甒。其實醴酒。角解。

木枲。豆兩。其實葵菹芋羸醢。兩簋無膳。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臠。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鼈。詩云：竹筴緇膳。布巾。簋巾也。簋豆具而有巾盛之也。特牲饋食禮有簋巾。今文爲蠲。古文膳爲甸。〔疏〕正義曰：此饌大斂奠也。兩瓦甒。其實醴酒。醴酒各一甒也。木枲二。素勺二。此不言勺。省文。蠲解。枲豆。葵菹。羸醢。俱詳士冠禮。故氏云：始死之奠用吉器。小斂用素組。至是乃用鼈豆。而簋無膳。皆以漸變之。菹云芋。栗不擇脯四臠。亦皆變於吉也。注云：此饌但言東方。則亦在東堂下也者。上小斂。饌于東堂下。設盆盥于饌東。亦在東堂下也。而云西方盥如東方。是東方即東堂下矣。故鄭云亦在東堂下也。下記云：設饌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坵。饌于其上。正指此饌言。云鼈。白也者。廣雅釋器云：鼈。屬也。既是毛布。色白。此豆亦白。故取以爲名也。云齊人或名全菹爲芋者。賈疏云：鄭于周禮醢人注云：細切爲菹。全物若膳爲菹。此云齊人名全菹爲芋者。菹法。舊短四寸者全之。若長於四寸者。亦切之。但喪中之菹葵。雖長而不切。取齊人全菹爲芋之解也。今案。說文云：芋。大葉。實根駭人。故謂之芋也。是芋爲膳大之稱。此經云全菹芋。亦是膳略之意。故鄭取當時方言釋之。云膳。緣也。詩云：竹筴緇膳者。此鄭以意釋之。引詩爲證。案毛傳云：膳。約。

也。凡絲邊有約束之意。故以簾爲絲。此與簾豆。皆是良器。無飾。故鄭注檀弓竹不成用。亦引此邊無簾爲說也。秘。詩本作闕。詳後。云布巾。簾巾也。簾豆具而有巾。神之也者。凡士虞特牲祭皆用兩簾豆。小斂一豆。是不具。又無巾。此簾豆具而有巾。是以神道事之。故云神之也。案特牲饋食禮記云。簾巾以絡。此引之者。證布巾爲簾巾。但據下記云。凡簾豆實具。設皆巾之。則豆亦有巾。鄭恐人以簾盛乾物。或無巾。故特言之也。今文爲爲。詳士冠禮。古文簾爲甸者。胡氏承珙云。滕。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疏〕正義曰。奠席。卽下設于東正字。甸聲轉借字。故鄭從今文也。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疏〕正義曰。奠席。卽下設于東。東堂下也。斂席。大斂之席。在其東。在斂席之東也。斂席亦下苑上簾。簾以華爲之。周禮司几筵曰。凡喪事設簾席。則奠席亦簾席歟。敖氏云。此二席皆不在樞。大斂之奠在室。遠于尸樞。故始用席。以存神也。注云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者。賈疏云。以小斂奠無巾。大斂奠有巾。已是神之。今又有席。是彌神之也。今案。據此。則上注盛之也。當作神之也明矣。○禮經釋例云。凡奠席。皆東面設之。無席之奠。則統于尸。案士喪禮。奠席在饌北。斂席在其東。注。大斂奠而有席。彌神之。又云。席設于奧。東面。朝夕哭奠不云席。蓋因大斂奠之席。朔月奠及薦新奠皆如初奠之儀。是室中奠席皆東面也。既夕禮遷柩。從奠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注。從奠設如初。東面也。不統於柩。神不西面也。疏云。知神不西面者。特牲少牢皆設席于奧東面。則天子諸侯亦不西面可知。朝廟。乃奠如初。祖奠布席。乃奠如初。是柩側之奠席亦東面也。又載柩畢。降奠當前東。既夕記降奠席于柩西。不云何面。當亦東面。大遺奠經不云席。敖氏繼公曰。此設之次。亦如殯奠。既云如殯奠。則亦有席東面矣。至於始卒奠及小斂奠。經皆不云有席。蓋此時尸尚在席上。故不用席奠。無席。則統于尸也。從奠用席。不統於柩者。既殯則以神事之。不同未殯時也。掘碑見衽。律。明棺之坎也。掘之於西階上。衽。小要也。喪大記曰。君殯用輅。橫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輅。橫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又曰。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見衽者。衽出見于平地。坎。深淺之節也。張氏爾岐云。衽所以聯合棺與說文。律作殯。云殯也。殯與埋義同。故謂埋棺之坎爲殯也。云掘之於西階上者。檀弓云。夏后氏殯於東階之上。殷人殯於兩楹之間。周人殯於西階之上。故知於西階上掘坎也。云衽小要也者。漢時名衽爲小要。故以釋之。引喪大記。君殯用輅。橫至于上。畢塗屋。大夫殯以輅。橫置于西序。塗不暨于棺。士殯見衽塗上。帷之者。證見衽之制。彼注云。橫猶載也。屋。殯上覆如屋者也。輅。覆也。聲。及也。天子之殯居棺以龍輅。橫木題淺象輅。上四注如屋以覆

之。盡塗之。諸侯輓不盡龍。輓不題湊鼻梓。其他亦如之。大夫之殯。廢輓。置棺西牆下。就牆擗其三面。塗之。不及棺者。言棖中狹小。裁取容棺。士不擗。掘地下棺。見小要耳。輓之。鬼神尚幽闇也。士達于天子皆然。今案檀弓曰。天子之殯也。載塗龍輓以梓。加斧于梓上。畢塗屋。喪大記但云君殯用輓。故知謂諸侯也。鄭又引喪大記君蓋用漆。三衽三束。大夫蓋用漆。二衽二束。士蓋不用漆。二衽二束者。證衽之制。孔疏云。衽。謂燕尾合棺縫際也。束。謂以皮束棺也。棺兩邊各三衽。每當衽上。輓以牛皮束之。故云三衽三束也。大夫士用橫衽有二。每衽有束。故云二衽二束也。士卑不漆。二衽二束。與大夫同。檀弓云。棺束縮二橫三者。據君言也。若大夫士橫唯二束。此文是也。今案。檀弓曰。棺束縮二橫三。衽每束一。鄭注。衽當爲橫。衽。今小要。孔疏云。棺束者。古棺木無釘。故用皮束合之。縮二者。縮。縱也。縱束者二行也。衽三者。橫束者三行也。衽每束一者。衽小要。其形兩頭廣。中央小。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作坎形。以小要連之令固。棺每束之處。以一行之衽連之。若豎束之處。則豎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據此。則衽有豎者。有橫者。豎者兩頭各二。若大夫士同。橫者則兩旁各三。大夫士兩旁各二。喪大記所謂三衽三束。二衽二束。蓋指橫者言之也。又孔疏以衽爲燕尾。本喪服注衣衽之制也。或曰衽棺以木爲之。兩端大。中央小。銀銼扣之。說較勝。棺入。主人不哭。升棺用軸。蓋在下。軸。輓軸也。輓狀如牀。〔疏〕正義曰。檀弓曰。天子之棺四重。水兕革棺被之。其厚三寸。槨棺一。梓棺二。軸其輪。輓而行。〔疏〕四者皆周。喪大記曰。君大棺八寸。屬六寸。梓四寸。上大夫大棺八寸。屬六寸。下大夫大棺六寸。屬四寸。土棺六寸。鄭注。大棺。棺之在喪者也。檀弓。天子之棺四重。以內說而出也。然則大棺及屬用梓。梓用槨。以是差之。上公革棺不被。三重也。諸侯無革棺。再重也。大夫無梓。一重也。士無屬。不重也。庶人之棺四寸。趙簡子云。不設屬梓。時僭也。今案棺制。此二經及注具之矣。棺入。主人不哭者。朱子曰。勳尸舉棺。辨踊無算。然殯斂之際。亦當輓哭臨事。務令安固。不可但哭而已。此其義也。升棺用軸者。斂時第以軸升棺。而不以殯。與天子諸侯用輓以升棺。輓亦入殯中者異矣。故下遷祖仍用軸。蓋棺蓋也。蓋在下。謂升棺時蓋仍在堂下。俟置棺于梓。然後舉以升。敖氏謂蓋在棺下。恐非。注云軸輓軸也。輓狀如牀。詳既夕禮運于祖用軸下。熬黍稷各二筐。有魚腊饌于西階南。〔疏〕正義曰。喪大記曰。熬。君四種。熬。加魚腊焉。鄭注。熬者。煎穀也。士喪禮曰。熬黍稷各二筐。又曰。設熬旁各一筐。大夫三種。加以粱。君四種。加以稻。四筐。則首足皆一。其餘設于左右。周禮舍人。喪紀共熬穀。小祝。設熬。鄭注亦引喪大記及此經爲

證。今案。說文云。熬。乾煎也。熬。或从麥作熬。方言云。熬。火乾也。凡以火而乾五穀之類。自山而東。齊楚以往。謂之熬。經言黍稷。二種也。各二筐。四筐也。又云有魚膳。皆與熬大記合。但彼云加魚膳。謂加於黍稷之上。此云有。謂筐中有魚膳。則魚膳與黍稷共筐矣。饌于西坵南。饌熬於此也。或以注有設盆盥于西句。謂饌于西坵南爲陳盆盥。此說非也。鄭注小祝引此經。連引饌于西坵南句。彼疏申之云。饌於此者。據未用時。蓋後設于棺旁。是可證矣。注云熬所以惑蚺蟥令不至棺旁也者。爾雅釋蟲云。蚺蟥。大蠅。學記。蛾子時術之。鄭注云。蛾。蚺蟥也。蛾一作蟻。卽俗所謂馬蟻。鄭於舍人小祝注皆以惑蚺蟥爲說。注喪大記云。將塗。設于棺旁。所以惑蚺蟥使不至棺也。孔疏云。熬謂火熬其穀。使蚺蟥聞其香氣。食穀不侵尸也。加魚膳。亦爲惑蚺蟥。但此注後人多疑之。敖氏云。孝子以尸柩既殯。不得復奠於其側。雖有奠在室。而不知神之所在。故置此于棺旁以盡愛敬之心也。然不以食而用熬穀。不以性而用魚膳。亦所以異於奠也歟。沈氏彤云。祭奠之事。於主設俎豆敦錡。於重懸二鬯饗焉。於葬藏也。皆得於殯設熬黍稷魚膳焉。重以先主。而略於主殯。以先葬而小於葬。事異義同。故殯之設熬黍稷。猶重之懸二鬯饗也。熬黍稷之異於苞管饗。猶饗之異於俎豆敦錡也。蓋不知何地之可以棲神。故無之而不設飲食。不知何飲食之可以敬神。故相變而殊其品。此誠孝子事鬼神之至情。敖說得之。吳氏廷華儀禮疑義云。注謂以惑蚺蟥不至棺旁。其說是也。蓋新掘之土。蚺蟥必多。置熬於此以惑之。則蟻且畢聚於熬。微熬而蟻隨之。則車中無蟻。而柩可免於蠹蝕。此禮之最善者。注發其端。而未竟其說。致動後儒之疑。又云。此當設於掘時。既塗。撤之。今案吳氏申注。卻有意義。但云既塗撤之。則於下經文顯背。又敖氏沈氏之說。亦於理爲近。故並錄之。云爲學者設盆盥於西者。此注補經所未及也。上小敘。經云。西方盥如東方。注云。爲學者設盥。爲舉尸者設也。此大敘。亦有舉尸之事。下云。士盥位如初。注云。亦既盥立西階下。則是西方有盥。亦如小敘時矣。而經未言及。故注補之。所以補於此者。以熬黍稷饌于西坵南。此盆盥亦饌于西。故類及之。猶小敘時經云牀第羹饌于西坵南。下卽云西方盥如東方也。此注云爲學者。上西方盥注亦云爲學者。蓋指舉尸者言。若設於東方之。陳三鼎于門外北上。豚合升。魚鱠鮓九腊左胖。髀不升。其他皆如初。合升。合左右體升於鼎。其他皆如初。謂豚。氏春秋云。大敘陳三鼎。盛於小敘也。北上。亦西面。呂易。井谷射鮓。鄭注。鮓魚微小。廣雅。鮓。鮓也。鮓一作鮓。俗作鮓。蔡氏德晉云。鮓。鮓魚也。其性相附。故名鮓。段氏王裁云。鮓鮓皆常用之魚也。釋文。鮓。鮓也。市轉反。劉市專反。姜氏兆錫以爲當音團。謂卽山海經黑水之鮓。

魚。似餅而尾。恐非。王尙書經義述聞云。魚鱗餅九者。或用鱗。或用餅。其數皆九也。當以魚鱗餅爲一句。九爲一句。士虞禮記。升魚鱗餅九。當以升魚鱗餅爲一句。九爲一句。魚鼎或鱗或餅。而兼言鱗餅。猶兼尊或絲或布。而兼言絲布也。否則鱗餅並用。而欲合其數爲九。孰多孰少乎。謹案述聞之說是也。喪大記孔疏云。特牲士膳用兔。少牢大夫膳用麋。天子諸侯無文。當用六獸之屬。李氏如圭云。凡言合升者。皆并髀升。體解則否。凡膳用全。此及虞禮用左胖者。喪禮略。敖氏云。凡膳必去髀。不以豚解體解合升胖升而異。注云其他皆如初。謂豚體及七俎之陳如小斂時者。前小斂惟豚一鼎。此陳三鼎有魚脂。是其異者。其他豚解爲七體。及陳俎七皆如小斂時也。云合升四鬯。亦相互耳者。小斂四鬯爲七體。亦合升。燭俟于饌東。燭。燭也。饌。東方之饌。有燭者。堂雖此合升亦四鬯爲七體。文互見耳。燭俟于饌東。明。室猶闇。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堂雖下二燭。大夫堂上一燭。下二燭。士堂上一燭。下一燭。鄭注。燭所以照饌也。滅燎而設燭。今案。饌在東堂下。此云饌東。則在東堂下之東也。云俟者。此時陳於此。俟奠乃用以照室。下云燭升自阼階是也。注云有燭者。堂雖明。室猶闇者。以其大斂奠在室之奧。最爲隱闇。滅燎陳設衣物。雖在既明之後。而室中隱闇。仍須燭照之。故云。堂雖明。室猶闇也。云火在地曰燎。執之曰燭者。以此燭係人執之。與上爲燎于中庭異也。餘詳燕禮。

右陳大斂衣奠及殯具

祝徹盥于門外。入。升自阼階。丈夫踊。祝徹。祝與有司當徹小斂之奠者。小斂設盥於饌東。有巾。大斂設盥於門外。爾有威儀。〔疏〕正義曰。自此至適。皆爲將大斂也。周禮大祝。大喪徹奠。儀禮釋官云。此奠徹者夏視也。升自阼階。丈夫踊。義見前。注云祝徹。祝與有司當徹小斂之奠者。有司謂執事者。注以經但言祝徹。故特明之。見徹者非祝一人也。敖氏云。祝徹。題下事也。唯言祝。見其尊者耳。是也。云小斂設盥於饌東。有巾。大斂設盥於門外。爾有威儀者。以大斂設盥於小斂。是有威儀。小斂盥有巾。則大斂亦有巾也。下既夕言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此不言設。略也。李氏如圭云。盥當亦于饌奠後。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授執巾者於尸東。使先待於阼階下。〔疏〕正義曰。巾。覆小斂奠者。宜先徹。上設之。祝徹巾。授執事者以待。爲大斂奠又將巾之。祝還徹體也。祝受巾巾之。故此亦祝徹之也。注云授執巾者於尸東。使先待於阼階下者。諸氏寅亮云。祝徹巾。而不言降授。執事者則在尸東可知矣。執事受而立待。則位宜如前阼階下也。敖氏謂以巾授於阼階下。又謂執事以巾置于饌俱。誤。云爲大斂奠又將巾之者。此釋待字意。



前小斂奠用此巾。今大斂奠仍將巾之。故云以待也。云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北面立。相〔疏〕正義曰。故氏云。視還徹禮也者。視既授巾。還徹禮。探下文而言也。徹饌先取醴酒北面待俱降。〔疏〕正義曰。故氏云。褚氏云。奠亦可云饌。不必改。今案。諸說是也。取醴酒。亦視及執事者一人如前奠時。吳氏廷華云。醴酒先升而後設。此先取者。以降仍在先也。注云北面立者。立以待取。籩豆俎者俱降也。必相待俱降者。以升降爲踊節。故必俱也。其餘取先設者出于足。降自西階。婦人踊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如設于堂。爲求神於庭。孝子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憑依也。堂謂尸東也。凡奠設于序西〔疏〕正義曰。故氏云。其餘。謂取籩豆俎者也。先設者先取之。後設者後取之。既取。俟執醴南者。畢事而去之。酒者行。而從之俱降。此新奠設於既殯之後。而舊奠乃徹於未斂之前者。爲辟斂故爾。今案。取先設者。或設謂甲設豆。此時仍取豆。乙設籩。此時仍取籩。義亦通。出于足。降自西階。亦由尸足北轉而西。而降自西階也。婦人踊。義見前。設于序西南。當西榮者。謂徹小斂之奠。改設于西序之西南。其北值西榮。蓋在庭之西也。故氏謂設于西堂。降自側階。後儒多駁之。以經明云降自西階。乃云設于序西南。又云如設于堂。則在庭而不在堂明矣。且凡言當東榮當西榮。皆據在庭者言之。故說誤甚。榮制詳士冠禮。注云爲求神於庭。孝子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憑依也者。謂既設於堂。復設於庭。不知神之所在於彼乎於此乎。故復求於此也。奠以依神。此時舊奠已徹。而新奠尙未設。故徹之而仍設於此。俟新奠設。乃去之。雖暫。不忍使其無所憑依也。云堂謂尸東也者。謂此設于庭。一如堂上尸東陳設之次第也。云凡奠設于序西南者。畢事而去之者。凡奠謂此小斂奠及後醴酒位如初。各奠也。賈疏云。將徹後奠。則設先奠于序西南。待設後奠畢。則去之。不巾。以不久設故也。醴酒位如初。執事豆北。南面東上。如初者。如其醴酒北面西上〔疏〕正義曰。醴酒。謂執醴酒者。執事。謂執豆俎之人。立于如其醴酒北面西上也者。前奠于尸東時。執醴酒者先升。北面西上。今設于庭時。仍北面西上。是位如初不變也。云執醴尊。不爲便事變位者。以執豆俎之人前立于俎北面。今東上者。爲事訖向東爲便。是變位矣。故云。執醴尊。不爲便事變位也。李氏如圭云。下徹設大斂奠。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籩豆既乃適饌。東方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與此同。則亦執籩豆俎者變位。而執醴酒者不變也。乃適饌之新饌。〔疏〕正義曰。適饌者。謂祝及執事者適新饌處以待事。注云東方之新饌者。經但言適饌。注恐人不辨何方。故特明之。適之者。以大斂訖。將設新饌於室也。

儀禮正義

十二卷二十七

右徹小斂奠

七六

卷二十八

帷堂

徹事畢

〔疏〕

正義曰。自此至主婦亦如之。言大斂之事。吳氏延華云。小斂訖徹帷。至是帷之。以徹事畢將大斂也。

婦人尸西東面。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

出于足西面袒。

袒。大斂變也。不言髮免。髮。小斂以來自若矣。

〔疏〕

正義曰。小斂後婦人位在阼階上。今在尸西東面者。以男子將升故也。親者謂衆主人也。主人及親者升自西階。出于足西面。則在

尸東矣。婦人由阼階上轉而西東面。亦出于足可知也。○注盛氏集編本。據賈疏及集說。於大斂變上增爲字。云袒。大斂變也者。前小斂袒斂畢乃髮。此將大斂。故又變髮爲袒也。云不言髮免髮髮。小斂以來自若矣者。以男子髮

髮免。婦人髮。自小斂以來俱若是。未改。故不言也。至成服乃易之。

士盥位如初。

亦既盥立西階下。

〔疏〕

正義曰。如初。如小斂時也。小斂士盥。二人

故注云亦既盥立西階下也。

布席如初。

亦下莞上簟。鋪於阼階上。於櫺闔爲少南。

〔疏〕

正義曰。如初。謂席之下莞上簟亦如小斂時也。其布之處

也。鋪亦布也。雜記曰。公視大斂。公升。商視鋪席。即布席也。云於櫺闔爲少南者。賈疏云。以其在阼階上。故知於櫺闔爲少南近阼階也。商視布絞衾衾衣美者在外。君纓不倒。

至此乃用君纓。

〔疏〕

正義曰。商視布絞衾衾衣布于阼階席上也。其布之序。先絞。次衾。次衾。次衣。美者在外。主人先自盡。

云。服之美者。莫如君纓。大斂用之。所以章君之賜也。故在外而不在內。敖氏云。君纓不倒尊也。以祭服視散衣。則祭服爲尊。以君纓視祭服。則君纓爲尊。惟君纓不倒。則祭服亦有倒者矣。今案。喪大記云。小斂大斂。祭服不

倒。此經小斂言祭服不倒。大斂言君纓不倒者。喪大記統君大夫士言。故以祭服爲尊。此士禮。故以君纓爲尊。小斂不用。大斂用之也。李氏如圭云。襲以明衣襲親身。則祭服美者居外。小斂衣美者在中。大斂衣美者在外。三相變。

注云至此乃用君纓。主人先自盡者。以斂時在外爲上服。主人不敢以己衣加於君纓之上。故先自盡其衣。至大斂而後用君纓也。有大夫則告。後來者。則告以方斂。〔疏〕正義曰。敢以己衣加於君纓之上。故先自盡其衣。至大斂而後用君纓也。

有大夫則告。謂此時有大夫來。則告以方斂也。檀弓曰。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是也。注云後來者。謂方斂之後而來。對未斂之先來者言也。主人小斂後位在阼階下。若未大斂之先。而有大夫來。當即拜之。此方斂。不及拜。故使人告之也。云非斂時則當降拜之者。此鄭申釋經意。言大夫來非當斂時。則主人雖在堂上。亦當降拜之矣。敖氏云。告。謂告以主人方有事未及拜賓也。非斂時。則位在下。來即拜之。語尤明切。儀禮經是周公作。敘次最完。密。禮記是後人所記。時有參差。鄭氏注亦不能無出入。如檀弓云。大夫弔。當事而至。則辭焉。昀是此經之傳。此經敘有大夫則告於布席布絞給衾衣之下。正所謂當事也。鄭注檀弓云。辭猶告也。據者以主人有事告也。據此經釋之。是矣。而又云。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此出字便含混。蓋意欲率合喪大記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之文也。案喪大記則出。與下士妻不當斂則為命婦出。皆為出於室。蓋始死男女哭泣俱在室也。小斂後。主人位在阼階下。無所謂出。又喪禮非君命無出門迎法。則亦不得以出為出門。喪大記之文。本與禮經不合。前已辨之。喪大記云。君之喪。未小斂。為寄公國賓出。大夫之喪。未小斂。為君命出。士之喪。於大夫不當斂則出。據此文上俱云未小斂。則士之喪亦指未小斂言也。此經未小斂唯為君命出。若如記文。則未小斂於大夫亦出。其誤明矣。鄭注此經云。唯君命出。以明大夫以下時來弔。不不出也。而檀弓注又云。主人無事。則為大夫出。此出字何指邪。孔賈二疏。欲合檀弓喪大記為一。而於出字終多齟齬。至雜記云。當袒。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反。改而踊。乃襲。孔疏引崔氏云。謂斂竟時也。與此經尙合。下云。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主人降拜大夫之後至者。即雜記所謂大夫至雖當踊絕踊而拜之也。又云。主人復位踊。襲。即雜記所謂反成踊乃襲也。此在既大斂之後也。又下記云。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注云。視斂。姜氏兆錫欲與此經率合為一。謂此記據者以主人當事告。而大夫因升視斂以降也。劉氏合拱遂云。有大夫則告。告大夫使升視斂也。注恐未然。今案記所云大夫升自西階視斂。當指未斂時先至之大夫言。君於士尙視斂。豈大夫先至而不視斂乎。記又云大夫逆降復位。明是先已在位可知。若後來者。聞告而升視斂。則先本無位。士舉遷尸復位。主人踊無算卒斂。徹帷。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安所謂復。以是考之。姜氏劉氏之說非矣。

**如之〔疏〕** 正義曰。士舉遷尸。謂自堂上兩楹閒遷尸于阼階上。復位。復西階下位。主人踊無算。亦如小斂也。卒斂徹帷。謂卒大斂而徹帷。自是不復帷堂矣。主人馮如初。主婦亦如之。均如小斂時也。主人西面。主婦東面。喪大記曰。士盥于盤。上士舉遷尸于斂。上卒斂。宰告。子馮之踊。夫人東面亦如之。此雖記君大斂禮。儀節亦略與士同。

右大斂

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也。棺在肆中斂尸爲。所謂殯。〔疏〕正義曰。自此至踊。言殯於西階上之事。○奉

如初。亦踊無算也。乃蓋。謂加蓋于棺也。吳氏廷華云。亦士舉男女奉之。經書主人者。明所統也。故氏云。納尸於

棺。則尸藏不見矣。故亦以斂言之。蔡氏德晉云。殯時亦南首。經不言者。自始死遷尸以來皆南首。故不必言也。

注云棺在肆中者。前升棺時已置棺於肆中。至是奉尸入棺。所謂殯也。以經言斂未言殯。故注明之。又引檀弓以證

之。客位。西階上也。檀弓曰。飯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即遠也。坊記

同。案飯後有襲尸遷於襲牀之事。既乃遷於戶內。小斂後又有奉尸於堂兩楹間之事。既乃遷於阼。檀弓。坊記。亦舉

大略言之耳。公羊傳。定元年。正棺於兩楹之間。何休注云。禮。飯舍於牖下。小斂於戶內。夷於兩楹之間。大斂於

阼階。殯於西階之上。祖於庭。葬於墓。奪孝子之恩。動以遠也。又云。禮。天子五日小斂。主人降拜大夫之

七日大斂。諸侯三日小斂。五日大斂。卿大夫二日小斂。三日大斂。夷而經。殯而成服。主人降拜大夫之

後至者北面視碑。〔疏〕正義曰。大夫之後至者。即上注云後來者。告以方斂未及拜。故既斂於棺。即在

堂下西階東視碑也。吳氏廷華則謂升階視之。塗必親視。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疏〕正義曰。衆主

之也。今案。吳氏之說似長。經不言升降。文省耳。衆主人復位。婦人東復位。〔疏〕正義曰。衆主

階下之位。婦人東復位。復阼階上之位。方氏苞云。揭衆主人婦人之復位。則主人奉。設熬芻一筐。乃塗踊無算

尸斂于棺。皆從至西階視蓋與碑可知矣。遷尸者士。而男女奉之皆如初。亦可知矣。設熬芻一筐。乃塗踊無算

以木覆棺上而塗。〔疏〕正義曰。敖氏云。喪大記注引此云旁各一筐。是此經脫一各字也。各。各黍稷也。每旁二筐

之。爲火備。〔疏〕先大父三禮札記云。此經無各字有三證。孔疏述注無各字。一證也。鄭注周禮小祝。亦引此經

〔疏〕

正義曰。卒塗。祝取銘置于碑者。前作銘訖。置于重。今殯訖。取置于碑。賈疏云。銘所以表極故也。儀禮釋官云。此取銘者。周祝也。今案。卒塗而後言主人復位。則殯時主人悉泣之也。踊襲者。復降階下之位。成踊

乃襲。雜記曰。於士既事成。踊襲而后拜之。在斯時也。注云。爲銘設棺。樹之碑東者。或以棺爲木名。非也。棺即足跽。說文。棺。闌足也。詩常棣。鄂不韡韡。鄭箋云。不當作棺。棺鄂足是也。銘之竿爲杠。設棺以樹杠。如足

然。故謂爲棺也。置于碑者。置于碑旁。非置于碑上。律西逼近序牆。故知樹之碑東也。○李氏如圭云。王制曰。天子七日而殯。諸侯五日。大夫士庶人三日。大夫士三日雖同。而士則通死日數之。故喪大記又謂大夫之喪。三日之朝

既殯。士之喪。二日而殯。二日者。自死之明日數也。問喪曰。死三日而后斂者。以俟其生也。三日而不生。亦不生矣。孝子之心亦益衰矣。家室之計。衣服之具。亦可以成矣。親戚之遠者。亦可以至矣。是故聖人爲斷決以三日爲之

禮制也。今案。鄭注喪大記云。士之禮。死與往日。生與來日。此二日。于死者亦得三日也。又鄭義膏肓云。禮。人君之喪。殯葬皆數來月來日。士殯葬皆數死月死日。尊卑相下之差數是也。王氏士讓云。士庶人皆三日而殯。蓋死日

而襲。厥明而小斂。又厥明大斂而殯。連死日數之爲三日。曲禮所云死與往日也。自始死之奠。小斂之奠。大斂之奠。皆主人不親奠。而舍則親之。飯則親之。馮尸則親之。奉尸斂棺則親之。視殯則親之。哭殯則親之。此以見主于

哀主于慎者。必躬親之。而儀物有不及親奉者。喪事遽遽。孝子之情也。

右殯

乃奠燭升自阼階。祝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

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自是不復奠於尸。祝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爲安神位。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執燭南面。巾委於席右。

〔疏〕

正義曰。自此至丈夫踊。言大斂奠之事。○燭即俟于饌東者。巾即前祝徹以授執事者。至是說仍受巾執之。與執席者俱從執燭者升自阼階。入室而設于奧也。凡爲神設席于室中者。皆東面。士虞禮。祝布席于室中。東

面。是也。儀禮釋官云。此祝亦夏祝也。注云。執燭者先升堂照室者。以須燭照之爲明。故燭先升。敖氏云。周人斂用日出。故既斂而室猶闇。須用燭也。云自是不復奠於尸者。小斂以前。皆奠於尸東。自大斂奠以後。朝夕奠。朔月

薦。新奠。皆尸柩在西階上。而奠於室中。故云自是不復奠於尸也。餘詳前。其所以不奠於尸而奠於室者。敖氏云。尸柩既殯。不可復奠於其側。故宜奠於室也。今案。此即廟祭之始也。云祝執巾。與執席者從入。爲安神位者。此時





豚當豆魚次腊特于俎北醴酒在籩南巾如初

右道。道在醴南也。此左右異於魚者。載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醴當栗南。酒當脯南。〔疏〕正義曰。

言右道。則左醴可知矣。栗脯。兩籩也。豚當豆。當兩豆之東也。魚次。在豚俎之東也。腊特于俎北。在豚魚兩俎之北也。醴酒在籩南。在栗脯之南也。巾如初。亦如小斂奠設饌訖巾之也。此先設豆籩。而後設俎設醴酒。其序亦如小斂也。注云右道。道在醴南也者。席東面。以南爲右。北爲左。云右道。是道在醴南也。云此左右異於魚者。載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者。案豆右道。與魚右首同。而魚言左。此言右。與魚異者。魚據執者言之。執者西嚮。南爲左。故云左首。豆據席言之。席東嚮。南爲右。故云右道。載謂魚載于俎。設謂豆設于席。載據執言之。設據席言之。故云載者統於執。設者統於席也。云醴當栗南。酒當脯南者。上云栗東脯。是栗在西。脯在東。此醴酒在籩南。亦醴在西。酒在東。故云醴當栗南。酒當脯南也。

既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祝後闔戶先由楹西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

東丈夫踊

爲神馮依之也。

〔疏〕正義曰。既錯者。即上執事執饌者。謂既置饌而出於室也。立于戶西。當南面。以西爲上。俟祝出同降也。祝後闔戶者。祝饌禮最。因闔戶也。祝後出而先降。執事者從之。故云先由楹西降自西階也。楹西。西楹之西也。儀禮釋官云。此祝亦夏祝也。敖云。經惟云闔戶。是闔未嘗啓明矣。賈疏云。重主道。爲神馮依之。故丈夫取以爲踊節也。○禮經釋例云。凡奠。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謂之要節而踊。案。士喪禮小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奠畢。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疏云。主人位在阼階下。婦人位在上。故奠者升。丈夫踊。奠者降。婦人踊。各以所見

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謂之要節而踊。案。士喪禮小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奠畢。由足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疏云。主人位在阼階下。婦人位在上。故奠者升。丈夫踊。奠者降。婦人踊。各以所見先後爲踊之節也。又云。奠者降反位。必由重南東者。以其重主道。神所憑依。不知神之所爲。故由重南東而過。是以主人又踊也。大斂奠。升自阼階。丈夫踊。奠畢。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注。爲神馮依之也。君臨大斂畢。乃奠。升自西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注。節。謂執奠始升階。及既奠由重南東時也。疏云。上文大斂奠。升時。丈夫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而東。丈夫踊。此注不云降時踊者。以經直有君與主人丈夫踊節。故不言降時踊節也。朝夕哭乃奠。升。丈夫踊。奠畢。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朔月奠。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有薦新。如朝奠。既夕禮朝廟奠。升降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注。節。升降。疏云。奠升時主人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東。主人踊。此不言婦人。文不具也。既夕記朝于廟廟奠。升階自西階。主人要節而踊。疏云。要節而踊者。奠升主人踊。降時婦人踊也。此奠時要節而踊也。士喪禮徹小斂奠。升階自西階。主人要

節。既夕禮設祖奠。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大遣奠。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注亦以往來爲節。奠由重北西。奠由重南東。疏云。奠來時由重北而西。既奠由重南而東。此奠饌在輅之東。言由重北者。亦是車前明器之北。鄉極車西設之。設訖。由極車南而東者。禮之常也。此奠時要節而踊也。將祖。徹降奠。主人要節而踊。注。要節者。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徹者由明器北西面。既徹由重南東。疏云。上篇徹小斂大斂奠時。皆升自阼階。丈夫踊。降自西階。婦人踊。今奠在庭。無升降之事。直有往來。經云要節而踊。明來象升。丈夫踊。去象降。婦人踊。但此經直云主。要節。知有婦人亦踊者。以下經徹祖奠時婦人男子並有踊文。則知此要節踊內亦兼婦人也。徹祖奠。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婦人踊。注。猶阼階升時也。亦既盥乃入。入由重東。而主人踊。猶其升也。自重北西面而徹。疏云。小斂奠者。門外盥訖。升自阼階。丈夫踊。今徹者亦門外盥訖。入由重東。主人踊。故云猶其升也。此徹時要節而踊也。皆奠于庭者。故以來去爲節。來象升階。去象降階也。至于從極而行之夕奠。亦設于堂。從極而降之朝廟奠。亦設于庭。皆不要節而踊者。再設故也。

### 右大斂奠

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于門外入及兄弟北面哭殯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

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異門大功亦存焉

〔疏〕

正義曰。自此至主人揖就次。言送賓送兄弟及出就次之儀。○賓出。婦人踊。主人不踊者。以方拜送賓也。于門外。亦適寢門外也。下同。主人復入。與兄弟北面哭殯。親之誼。與賓異也。注云。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

者。以兄弟出。主人拜送。與賓出文同。故知歸也。喪服傳雖有小功以下爲兄弟之文。然此經但言主人衆主人。不言親者。則親者亦在兄弟之中。故鄭別之。云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以小功以下疎遠也。賈疏云。既殯雖歸。至朝夕朔奠之日。近者亦入哭限也。若至葬時。皆就柩所。故既夕反哭云。兄弟出。主人拜送。今案。此說是也。云異門大功亦存焉者。存。在也。鄭意以大功有同門異門之分。異門者。雖稍疎。然視小功以下爲親。此時方殯。尚未成服。不特同門之大功在此未歸。即異門之大功。亦在此未歸。故云亦存焉也。賈疏以存爲歸。並引既夕反哭。兄弟出。主人拜送注爲證。誤甚。彼注云。異門大功。亦可以歸。賈以亦存焉卽作亦可以歸解。注語不嫌重複乎。且彼於三月既

葬反哭之後。而云亦可以歸。此方喪三日。而即云亦可以歸。又何太無區別乎。喪大記曰。諸父兄弟之喪。既卒哭而歸。彼謂期服者也。期服及同門大功之親。卒哭而歸。異門之大功。反哭而歸。小功以下。既殯而歸。是其差次。故賈氏以既夕注證亦存之爲歸。培疊即以彼衆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次。齊衰室倚注而證亦存之。等亦在未歸也。餘詳訂疑。衆主人出門哭止。皆西面于東方闔門。主人揖就次。次。齊衰室倚也。大功有帷帳。小〔疏〕正義曰。言衆主人出門哭止。則上主人入及兄弟哭殯時。衆主人亦在哭位矣。東方。寢門功總麻有牀第可也。〔疏〕外之東方。闔門。自內闔之。殯宮宜清靜也。主人揖就次者。主人拜送兄弟後。即不復入。于是揖衆主人而就次。衆主人亦各就次也。姜氏兆錫云。上文兄弟等爲旁親。衆主人等爲嫡屬。故但云出門。不云拜送。而且皆西面于東方。以待就次矣。揖。蓋示使就次然。方氏苞云。主人既殯就次。而後有苦有塊。則未殯之前。有坐起而無寢與明矣。注云次。謂斬衰倚廬。齊衰室也。大功有帷帳。小功總麻有牀第可也者。次。喪居之總名。喪大記曰。父不次於子。兄不次於弟。注。謂不就其殯宮爲次以居。是也。服有輕重。則居亦有異。故鄭分別言之。倚廬室。詳喪服傳斬衰章。開傳云。父母之喪。居倚廬。寢苦枕塊。齊衰之喪。居室。下。窮不納。大功之喪。寢有席。小功總麻。牀可也。此鄭所本也。喪大記亦云。父母之喪。居倚廬。據此。則父母之喪。無論斬衰齊衰。皆居倚廬也。開傳言大功廬有席。小功總麻牀。鄭云有帷帳。有牀第。是又推而言之也。或以鄭云異門大功及小功以下歸。與開傳不符。案異門大功亦歸。是賈之誤解。小功以下。鄭云可以歸。言可。原屬權許之辭。其有誼重而願居于次者。禮亦不禁之也。但小功總麻不徒有席。而又有牀第。則幾與常居無異。是服之至輕也。

右大斂畢送賓送兄弟及出就次之儀

君若有賜焉。則視斂。既布衣。君至。賜。恩惠也。斂。大斂。君視大斂。皮〔疏〕正義曰。自此至主人拜送。言斂。於士既殯。而往爲之賜大斂焉。又曰。士。在殯查往焉。案。君於士禮。宜既殯而往弔。其有加恩賜者。則視大斂。故云君若有賜焉。則視斂也。言若有。則不有者其常也。既布衣。君至者。故氏云。君欲視斂。則使人告喪家。故主人不敢升堂。而先布絞衾衾衣以待其來。案喪大記曰。大夫之喪。既鋪絞衾衾衣。君至。又曰。大夫士既殯而君往焉。使人戒之。言既殯而往使人戒。則未殯而往。亦使人戒可知。故本此爲解。其說是也。雜記曰。公視大斂。公

升。商禮謂。乃斂。案。經記公升乃緇席。與喪大記不同。吳氏在華義云。所傳者異。當以此經爲據。是也。云。賜恩惠也者。鄭以視斂爲加賜於常禮之外。故爲恩惠。又注喪大記云。爲之賜。謂有恩惠是也。云。斂大斂者。據喪大記文也。案。喪大記又曰。君於大夫。大斂焉。爲之賜。則小斂焉。孔疏云。君於大夫。大斂是常。小斂是恩賜。案。隱元年。公子益師卒。公不與小斂。故不書日者。熊氏云。彼謂卿也。卿則小斂焉。爲之賜。則未斂而往。故昭十五年。有事于武宮。簫入。叔弓卒。去樂卒事。公羊云。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可也。故鄭云。去樂卒事而往。未斂也。今案。據此。則卿小斂而往。是常。加賜。則未斂而往。大夫大斂而往。是常。加賜。則小斂而往。士既殯而往。是常。加賜。則大斂而往。故知此視斂爲大斂。非小斂也。云。君視大斂。皮弁服。斂。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者。案。甲服。主人成服之後與未成服之前異。而未成服之前。小斂後與小斂前又異。喪服小記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主人未喪服。則君亦不錫衰。鄭注。未喪服。未成服也。既殯成服。是成服之後乃錫衰。與未成服之前異也。檀弓曰。子游錫衰而弔。主人既小斂袒括髮。子游趨而出。襲裘帶經而入。喪大記曰。弔者襲裘加武帶經。鄭注。始死。弔者朝服。錫衰。如吉時也。小斂。則改襲而加武與帶經矣。是小斂後乃襲。喪與小斂前又異也。所以然者。賓之弔服。當視主人之服以爲節。始死。主人筭緇深衣而已。故弔者錫衰。小斂後。主人變而袒括髮。故弔者襲裘帶經。成服而後。主人斬衰。故弔者錫衰。周禮司服。弔服有錫衰。總衰疑衰三者。皆主人成服以後之弔服。故鄭云。君視大斂皮弁服。斂。主人成服之後往則錫衰也。往。即喪大記士在殯。壹往焉之往。謂往弔也。又鄭注文王世子云。君於卿大夫錫衰。於士蓋疑衰。同姓則總麻。以弔之。與此注異者。蓋此經言視斂。注言錫衰。皆據加恩惠而言。同姓之士總衰。異姓之士疑衰。則其常也。賈疏謂此士於君有師友之恩。特賜與大夫同。是已。君加恩惠於士。當視斂。或有故未視斂。既殯而往。則服錫衰。以示加賜也。文王世子疏云。士喪禮注云。錫衰者。謂士有俊選於君。有師友之恩。與常士不同。故錫衰也。或諸侯弔士無文。因諸侯弔必錫衰。有明文。故爲錫衰也。今案。孔疎前一說。與賈同。後一說。恐非注意。又敖氏謂君視斂。朝服。斂。加經與帶。成服之後。弁經疑衰。沈氏彤云。此皆鄭是而敖非。案。禮記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出亦如之。當事則弁經。但言爲卿大夫。不言爲士。是爲士雖當事。不弁經也。重斂之後。不宜朝服。郊特牲曰。皮弁素服以送終。則視斂皮弁服爲宜。又喪服小記。諸侯弔必皮弁。鄭以爲弔他國之臣。則弔士以皮弁。亦所以別於本國之卿大夫弁經也。沈氏謂鄭是而敖非。其說確矣。餘詳喪服記傳曰錫者何也麻之有錫者也下。

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還入門。



右北面及衆主人袒。不敢哭。厭於君。〔疏〕正義曰。前君使人弔。主人迎于寢門外。見賓不哭。敬君命也。此主

面。以變服不敢迎於馬前。故見馬首即還也。門。廟門也。及衆主人袒者。斯時主人及衆主人蓋皆北面在中庭以南近門俟君之入也。褚氏寅亮云。君不視斂。主人先袒而後布絞紼衾衣等。今因君親來。故先布衣以俟。至出迎君後。始入而袒也。此不哭。固爲敬君矣。但鄭注喪大記。男子出寢門見人不哭。云。非其事處而哭。猶野哭也。義亦可參看。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小臣二人執戈先。二人後。

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者。周禮男巫。王弔。則與祝前。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所以異於生也。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小臣。君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俟降階。

北面。凡宮有〔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此殯宮而云廟門外。神之。書顧命。成王崩于翼室。而曰諸侯出廟門俟。鬼神曰廟。〔疏〕是也。巫祝皆接神者。先大父儀禮釋官云。巫。男巫。祝。喪祝。周禮男巫無數。其師中士四

人。喪祝上士二人。中士四人。下士八人。諸侯男巫當下士。喪祝當中士爲之。又云。小臣。周禮上士四人。此二人先。二人後。喪大記。君之喪浴。小臣四人抗衾。然則諸侯小臣亦四人也。又云。左傳。楚公子圍設服離。衛叔孫穆

子曰。楚公子美矣君哉。鄭子皮曰。二執戈者前矣。則小臣執戈。蓋君之常衛。今案。二人後。亦執戈。經不言者。省文。此巫祝小臣皆從君而來者也。注云巫掌招弭以除疾病。周禮男巫職文。彼注云。招。招福也。弭。讀爲救。

救。安也。安凶禍也。引之者。以死喪是凶禍事。巫掌招弭。故君弔使從也。云小臣掌正君之法儀者。周禮小臣職曰。掌詔相王之法儀。又曰。正王之燕服位。今云學正君之法儀。鄭蓋兼言之也。又周禮大僕職曰。祭祀賓客喪

紀。正王之服位。詔法儀。天子有大僕詔法儀。故小臣詔其小者。諸侯無大僕。以小臣兼之。故云正君之法儀也。云王弔則與祝前。亦男巫職文。周禮喪祝職亦云。王弔則與巫前也。引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之。所以異

於生也者。彼注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君聞大夫之喪。去樂卒事而往。未襲也。其已襲。則止巫去桃茢。桃。鬼所惡。茢。菰藿者可埽不祥。云皆天子之禮。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居前。下天子也者。此鄭分別天子諸侯差等。

以檀弓巫祝桃茢並具爲天子禮。諸侯使祝代巫執茢爲下天子。但此經並無執茢之文。據檀弓注。則巫祝桃茢是未襲以前君臨臣喪之禮。故孔疏云。鄭注士喪禮云。諸侯臨臣之喪。則使祝代巫執茢。亦謂未襲以前也。若已襲之後。茢亦

去之。今案。此經君視斂在已襲之後。而鄭云云者。鄭欲解天子諸侯禮異。故兼執茢言之。其實止取證祝代巫前耳。喪大記曰。巫止於門外。祝代之先。彼是既殯而往。故亦無執茢之文。儀禮釋官云。周禮。王弔。男巫喪祝俱前。諸



侯弔。南門外。則巫前。至廟門。則祝代之前。是下天子也。李氏如圭云。春秋傳曰。楚康王卒。楚人使魯公親視。魯人患之。乃使巫以桃茢先祝殯。棺弓亦云。桃茢執戈惡之。據此禮及喪大記。皆不云桃茢。桃茢其周之未造歟。案。劉氏敝有君臨臣喪以桃茢先。起於周之未造之論。謂生也而愛。死也而惡。是教之忘生背死也。李說蓋本於此。江氏筠云。桃茢之所自起。乃是惡所以致其死者。而豈其惡死者哉。今案江氏此說甚善。據鄭注棺弓云。爲有凶邪之氣在側。又解所以異於生也。云。生人無凶邪。則是所惡在凶邪之氣。非惡死者。故桃茢用之於初死未襲之前。而既襲以後。即不用之。亦可以得禮意矣。云。小臣君行則在前後。君升則俠階北面。鄭言此者。欲見小臣執戈前後。乃君之儀衛。平日出入皆如此。非因弔喪而然也。故周禮大僕職云。王出入。則前驅。小臣云。王燕出入。則前驅。喪大記曰。君即位於阼。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立於後。彼注云。小臣執戈先後君。君升。而夾階立。與此同也。云。凡宮有鬼神曰廟者。以此殯宮。君釋采入門。主人辟。釋采者。祝爲君禮門神也。必禮門神者。明君無故不來也。是適寢。而亦云廟。故解之也。君釋采入門。主人辟。禮運曰。諸侯非問疾弔喪而入諸臣之家。是謂君臣爲睦。〔疏〕正義曰。入門。入廟門也。方氏苞云。君入門而辟。不敢以凶服近君也。侯君升而後哭拜於中庭。君升之。而後就西楹東以視斂。哀敬並伸如此。注云。釋采者。祝爲君禮門神也者。案此經作采。而喪大記兩言君釋采。而字俱作采。故鄭解爲禮門神。與彼同也。云。祝爲君者。以祝主接神。此經祝代巫先。故知祝爲君禮門神也。禮記月令。文王世子。俱有釋采之文。而周禮大胥云。舍采。鄭注。舍即釋也。采讀爲采。始入學。必釋采。禮先師也。采。所習知也。引禮運者。證無故不來之義。喪大記注亦云。禮。君非問疾弔喪。不入諸臣之家也。禹氏斯大以釋采爲釋去吉衣。此言曰。以君之尊而下臨臣喪。必禮其門神而後入。竊疑於禮未安。蓋先儒緣喪大記謂釋采爲釋采。遂以爲禮門神。喪大記後人所述。因古有釋奠釋采之禮。遂譌釋采爲釋采。不知采與采不同。釋采者。祭禮之細。釋采者。釋去吉衣也。服問云。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此指成服後言。大斂時未成服。君未錫衰。吉服而來。不可即以吉服入。故釋而去之。以著其哀也。豈禮門神之謂哉。今案。周禮大胥注引或說云。學者皆人君卿大夫之子。衣服采飾。舍采者。減損解釋盛服以下其師也。又呂氏春秋。仲春入舞舍采。高誘注云。舍猶置也。初入學。必禮先師。置采帛於前。以贊神也。此皆不以采爲采。與鄭異。又夏小正。萬用入學。傳云。大舍采。洪氏震煊欲解舍采爲解釋采衣。培輩嘗詒書洪氏。謂入學舍采。當從康成作釋采解。以學記皮弁祭采。明云祭。則其爲祭先師之禮無疑也。若此經釋采。萬氏說似亦可從。玉藻非列采不入公門。鄭注。列采正服。雜記。庶不加於采。鄭注。采。玄纁之衣。古時冕服。

皆玄上纁下。朝服亦玄冠玄衣。皆吉服。此時大斂。主人雖未成服。然亦不可以吉服臨之。故釋采而後入門。竊以爲萬氏說於經亦合。故並錄之。君升自阼階。西鄉。祝負墻南面。主人

中庭。祝南面。房中東鄉。君。墻謂之。疏正義曰。君升自阼階者。郊特牲曰。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墻。主人中庭。進益北。疏正義曰。君升自阼階者。郊特牲曰。君適其臣。升自阼階。不敢有其室也。即位於序端。大夫士既殯而君往。則云即位於阼。孔疏引盧云。即位於序端。謂君臨大夫將大斂時。禮未成。辟執事。故

面。謂在房外堂上。背東房之墻而南面也。注云。祝南面房中東鄉者。案中當爲戶之謂。喪大記注云。祝負墻南面。直君北房戶東也。孔疏謂祝在君之北。立於房戶之東。此其明證。蓋斯時君位近序端。祝必立於房戶之東。背當房之

墻。乃可南面鄉君。若以爲在房中之東。則是面墻。而立不得云南面鄉君矣。各本皆作中。誤甚。今正祝必鄉君者。爲詔禮。賈疏云。案喪大記云。君稱言祝視而踊。鄭注。祝視而踊。祝相君之禮。當節之也。故須鄉君也。云牆謂之

墻者。堂上惟東面牆謂之序。其房室之墻則皆謂之墻也。云主人中庭。進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必君之卒。益北者。賈疏云。前主人先入門。右中庭之南。今云中庭。明益北至庭也。君哭。主人哭拜稽顙。成踊。出。必君之卒

斂事。疏正義曰。君哭。鄉尸而哭也。主人哭拜稽顙。謂不敢必君之終視斂也。敖氏云。自此以下六節。每節之畢。皆拜稽顙成踊。注云。不敢必君之卒斂事。謂不敢必君之終視斂也。敖氏云。自此以下六節。每節之畢。主人輒出。皆爲不敢久留君

也。喪大記曰。出俟於門外。君命反行事。主人復位。大斂。疏正義曰。謂君命主人反行大斂。君升主人。主人

西楹東北面。使主人。疏正義曰。前君命主人反行斂事。主人復位。不敢遽升。故命之使升也。喪大記。君視

視斂也。敖氏云。西楹東。明其在堂中西也。今案。此時尸在兩楹間少北。故主人升自西階。立於堂中。西北面視之也。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乃斂。公。大國之孤。四

吾公在。疏正義曰。升公卿大夫。亦君命升之。此公卿大夫皆爲視斂而來。故升之使視斂也。不言士。以君在堂。斂谷。疏正義曰。士賤不得並升也。繼主人。在主人之西。主人宜近尸也。東上。以東爲上。亦北面也。乃斂。謂行大斂

事。喪大記曰。遷尸卒斂。此下亦當有遷尸于阼階上斂衣之文。經不言。略也。詳燕禮。注云。卒公卿大夫逆

公大國之孤四命。據周禮典命文也。引春秋傳者。襄三十年左氏傳文。證諸侯之臣亦稱公也。注云。卒公卿大夫逆

降復位主人降出

逆降者。後升者先降。位。如朝夕哭弔之位。

〔疏〕正義曰。卒。謂卒斂。言復位。則此公卿大夫之先至者。君未至

後升者先降者。爲君在堂也。云位如朝夕哭弔之位。見後。方氏苞云。喪大記馮尸。惟君及父母妻子兄弟。此經君尚

未馮。公卿大夫逆降。君馮後獨升主人。則公卿大夫視斂而不馮尸明矣。而後記大夫升自西階。既馮尸。大夫逆降何

也。以義揆之。舅甥內外兄弟之親。同學同官之久。亦宜聽其馮。若君大斂不臨。則大夫之爲親戚故舊者。亦爲馮尸之禮歟。君反主人主人中庭君坐撫當心主人拜稽

顙成踊出。撫手按之。凡馮尸與。〔疏〕正義曰。君反主人。命之反也。主人中庭。仍復中庭之位也。君坐撫當心。必踊。今文無成。

注云撫手按之者。喪大記曰。君於至撫之。孔疏云。君尊。但以手撫按尸心身。不服膺也。又子於父母馮之。孔疏云。謂服膺心上也。是馮則服膺。撫不服膺。略有區別。然總之皆馮也。故喪大記曰。凡馮尸與必踊。言凡。則是總

目之稱。此注引之者。見君與必踊也。然經不言踊。方氏苞云。記云君稱言視視而踊。則始入而哭亦宜踊。文皆略者。以禮終將出。總言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著其凡也。云今文無成者。案成踊者。謂一踊三跳。三踊九跳。乃成

踊節。義羊前。凡君使人弔。隨踊。無不拜稽顙成踊。下拜。君反之復初位。衆主人辟于東壁南面。以君將降也。大夫之後至者。亦成踊。則此亦當言成。故從古文也。

之東。〔疏〕正義曰。復初位。謂初入門右位。注云以君將降也者。以君將降。而衆主人辟於東壁也。云南面則諸姑宮云。自門以北。皆周以牆。又云。牆周乎堂。則堂之東。自南至北。皆有牆。鄭以南面爲當姑之東。謂東姑之東。蓋東壁。爲堂下之東牆。辟於東壁而南面。則在東姑之東。而不在東姑之南。以東姑之東乃爲隱處也。君降

西鄉。命主人馮尸。主人升自西階。由足西面馮尸不當君所踊。主婦東面馮尸亦如之。君必降者。欲

正義曰。君降自阼階。在主人之東。西鄉命之也。君升時。主婦及衆婦人當皆辟於房。此云主婦馮尸。蓋亦君命之也。喪大記曰。君降。升主人馮之。命主婦馮之。又曰。馮尸不當君所。鄭注。不敢與尊者所馮同處。是也。欲孝子盡其

情者。欲盡哭。奉尸斂于棺。乃蓋。主人降出。君反之。入門左。視塗。便趨疾。不敢久留君。由。〔疏〕正義曰。奉

亦主人奉之也。不言踊。省文。君反之。命反視塗也。入門左。不言升。蓋在西階東北面視也。律在西階上。此入門左。亦在西。故注云由便趨疾。以急於就視。不敢從容由右也。君升即位。衆主人復

位。卒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入門右。亦復中。〔疏〕正義曰。君升即位。此時殯訖。當即位於阼。仍西鄉也。衆

塗。主人出。君命之反奠者。喪大記曰。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於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入門右。斯時塗訖。故入門右如初也。前主人中庭。注以爲進益北。則初入門右。在中庭以南矣。此注云復中庭位。即前主人中庭之位。

以將視奠。宜。乃奠。升自西階。以君在。〔疏〕正義曰。賈疏云。凡奠皆升自阼階。君要節而踊。主人從踊。執奠始進益北也。

升階。及既奠。由。〔疏〕正義曰。君要節而踊。故氏云。要猶侯也。沈氏彤云。此訓未知所本。又郝氏敬云。要猶按重南東時也。吳氏廷華云。要猶歸也。今案。此二訓亦未的。據樂記要其節奏。鄭注。要猶會也。荀子。

行禮要節而安之。楊注。要。邀也。邀一訓遇。見莊子釋文。然則要節而踊。謂會遇當踊之節而踊也。主人從踊。謂君踊而主人亦踊也。喪大記曰。君視視而踊。主人踊。是也。賈疏云。上文大斂奠。升時丈夫踊。降時婦人踊。由重南

而東丈夫踊。此注不云降時踊者。以經直有君與主人丈夫踊節。故不言降時踊節也。今案鄭賈解此節。專就奠時言之。方氏苞則以爲總舉之辭。據上文君哭尸撫尸俱未言踊。方說似亦可通。經言之於此者。以奠時亦有踊節。故至此

總言之也。方說詳上。李氏如圭云。喪大記曰。君弔見尸極而卒奠。主人出。哭者止。以君將出。不敢。〔疏〕正義曰。楊氏

后踊。然則塗之後。雖往不踊。據此。則君不專爲奠踊明矣。卒奠。主人出。哭者止。以君將出。不敢。〔疏〕正義曰。楊氏

復云。哭尸斂尸撫尸視殯視塗視奠凡六節。每一節。主人出。主人不敢必君之卒事也。君命反。主人行事。所以盡哀敬之情。始終之義也。今案。君反主人者五。至卒奠。主人出。而君亦將出矣。言哭者止。則前此衆主人等皆哭矣。

喪大記曰。卒奠。主人先俟於門外。此解哭者止以君將出而止也。謹繫。君出門。廟中哭。主人不哭。辟君。式之。禮主人也。曲禮曰。立視五簋。式視馬尾。〔疏〕正義曰。君出門。廟中哭。謂君出廟門。而廟中哭如故也。主人時

即逡巡。是卻退之意。不敢以變服近君也。云古者立乘。式謂小俛以禮主人也者。古者惟婦人坐乘。男子則立乘。車前橫木。低於兩旁之較二尺二寸者爲軾。軾低。故可俛而憑。在車上有所敬。則俛首憑軾。式是法則之名。凡云矜式。

式。皆。有。敬。意。因。謂。憑。輿。以。致。敬。於。人。爲。式。後。人。並。謂。車。前。橫。木。爲。式。也。此。時。君。升。車。將。去。故。小。僂。以。示。致。禮。於。主。人。引。曲。禮。立。視。五。轡。式。視。馬。尾。者。證。式。爲。僂。首。之。義。彼。注。云。立。平。視。也。習。猶。規。也。謂。輪。轉。之。度。又。解。式。視。馬。尾。亦。爲。小。僂。孔。疏。云。車。輪。一。周。爲。一。規。輪。高。六。尺。六。寸。徑。一。圍。三。三。六。十。八。得。一。丈。八。尺。又。六。寸。爲。一。尺。八。寸。總。一。規。爲。一。丈。九。尺。八。寸。五。規。爲。九。十。九。尺。六。尺。爲。步。總。爲。十。六。步。半。賈。疏。略。同。此。在。車。上。立。而。平。視。如。此。若。式。時。則。止。視。馬。尾。不。能。及。遠。以。其。僂。首。故。也。孔。疏。云。馬。引。車。其。尾。近。在。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貳。車。副。車。也。其。數。各。視。其。命。車。欄。前。故。車。上。憑。式。下。頭。時。不。得。遠。矚。而。止。瞻。視。馬。尾。是。也。貳。車。畢。乘。主。人。哭。拜。送。之。等。君。出。使。異。姓。之。士。乘。之。在。後。君。弔。蓋。乘。象。輅。曲。禮。曰。乘。疏。正義。曰。上。云。巫。止。于。廟。門。外。祝。代。之。是。君。車。入。大。門。直。至。廟。門。外。矣。賈。疏。云。貳。車。不。入。大。門。褚。氏。實。亮。云。君。在。廟。門。外。升。車。至。貳。車。畢。乘。則。君。車。出。大。門。矣。主。人。乃。哭。拜。送。送。在。大。門。外。明。甚。敖。氏。謂。送。於。廟。門。外。謬。也。豈。有。君。使。人。弔。送。於。外。門。外。今。君。親。臨。乃。止。送。於。廟。門。外。乎。今。案。褚。說。是。也。喪。大。記。曰。主。人。送。於。門。外。拜。稽。顙。門。外。即。大。門。外。也。送。拜。迎。不。拜。者。彼。注。云。拜。迎。則。爲。君。之。答。已。也。注。云。貳。車。副。車。也。者。周。禮。典。路。凡。會。同。軍。旅。弔。于。四。方。以。路。從。鄭。注。王。乘。一。路。典。路。以。其。餘。路。從。行。亦。以。華。國。諸。侯。弔。必。有。貳。車。亦。其。類。也。云。其。數。各。視。其。命。之。等。者。周。禮。典。命。上。公。九。命。侯。伯。七。命。子。男。五。命。大。行。人。上。公。貳。車。九。乘。侯。伯。七。乘。子。男。五。乘。是。車。數。如。命。數。也。云。君。出。使。異。姓。之。士。乘。之。在。後。者。據。坊。記。君。不。與。同。姓。同。車。與。異。姓。同。車。推。之。謂。貳。車。亦。使。異。姓。乘。之。在。後。以。爲。備。也。云。君。弔。蓋。乘。象。輅。者。諸。侯。以。金。路。爲。第。一。等。車。象。路。次。之。注。意。殆。謂。弔。則。乘。次。等。車。亦。約。略。言。之。耳。引。曲。禮。曰。乘。君。之。乘。車。不。敢。曠。左。左。必。式。者。證。乘。貳。車。不。曠。左。也。彼。注。云。君。存。惡。空。其。位。故。不。敢。曠。左。也。左。必。式。者。孔。疏。云。雖。處。左。而。不。敢。自。安。故。恆。馮。式。也。周。禮。戎。右。會。同。充。革。車。鄭。注。王。雖。乘。金。路。猶。以。革。路。從。行。也。充。之。者。謂。居。左。也。亦。引。曲。禮。不。敢。曠。左。爲。證。是。其。義。同。也。○。朱。子。曰。古。人。君。臣。之。際。如。君。臨。臣。喪。坐。撫。當。心。要。節。而。踊。今。日。之。事。亦。引。曲。禮。不。敢。曠。左。爲。證。不。相。關。不。啻。如。路。人。所。謂。君。臣。之。義。安。在。又。曰。看。古。禮。君。於。大。夫。小。斂。往。焉。大。斂。往。焉。於。士。既。殯。往。焉。何。其。誠。愛。之。至。今。乃。恣。然。古。之。君。臣。所。以。事。事。倣。得。成。緣。是。親。愛。一。體。黃。氏。叔。陽。曰。古。者。人。君。於。其。臣。之。喪。親。臨。之。視。斂。親。撫。之。其。恩。禮。何。厚。也。巫。不。入。門。視。先。之。其。恭。敬。何。至。也。升。主。人。馮。之。其。教。孝。何。切。也。臣。於。君。之。臨。也。迎。而。先。入。撫。而。先。降。必。俟。君。命。而。後。馮。馮。又。不。敢。當。君。所。且。於。男。女。之。別。亦。不。紊。焉。細。微。曲。折。無。不。合。禮。觀。於。此。者。仁。愛。忠。孝。之。心。油。然。襲。入。卽。位。衆。主。人。襲。拜。大。夫。之。後。至。者。成。踊。而。後。至。者。布。衣。疏。正義。曰。主。人。送。君。後。襲。而。入。卽。降。階。下。位。於。是。衆。主。人。亦。襲。而。入。吳。氏。疑。義。



云。君至時。以斂而袒。君在。不及斂。故君去乃斂。或曰。君在宜袒。故不斂也。今案。君不視斂。則主人於大夫之後至者。蓋棺後即袒而拜之。此斂而後拜者。彼殯事未畢。不宜斂。此已畢。故俟君之去。即斂而拜之也。注云。後至。布衣而後來者。賈疏云。若未布衣時來。即入前卿大夫從君之內。今別言拜大夫之後至者。明布衣後來。故氏云。此後至。謂君既至而後來者。今案。敷說似長。以其至在君至之後。故主人不及拜之。若在君至之前。則來時當即拜之。賓出主人拜送。自賓出以下。如〔疏〕正義曰。經但言賓出主人拜送。文略。其實此時君不在。當如常禮。矣。以下諸儀也。○張氏爾岐云。以上皆喪親第三日事。

右君臨視大斂之儀

三日成服杖拜君命及衆賓不拜棺中之賜。

既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歆粥矣。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棺中之賜。不施已也。曲禮曰。生與來日。〔疏〕

正義曰。前此主人髻髮未改。至此乃成服。始去髻髮也。敖氏云。成服者。婦已經帶。今復以冠衰之屬足成之。吳氏紱云。成服。通五服之親而言。杖則專指當杖者。於是凡有服者各服其冠衰。斬衰者不括髮。齊衰以下不免。而去羅如故。婦人髻者。笄之而著總。亦去羅如故。荀子曰。經緯聽息之時。則夫忠臣孝子亦知其閔已然。而殯斂之具未有求也。垂涕懼恐然。而幸生之心未已。持生之事未輟也。卒矣。然後作具之。故雖備家。必踰日然後能殯。三日而成服。喪大記曰。士之喪。三日之朝。主人杖。婦人皆杖。下記三日絞垂。張氏爾岐云。經云三日。除死日數之。實則喪之第四日。注云既殯之明日。全三日。始歆粥矣者。謂三日而殯。連始死之日數之。屬殯有早晚。其始死之日。不全一日。故云既殯之明日乃全三日也。始歆粥者。言始食乃可出拜君命也。賈疏云。喪大記三日不食。謂通死日。不數成服日。故云三日不食。孝經三日而食者。是除死日數。故云三日而食也。云禮尊者加惠。明日必往拜謝之者。案鄉飲鄉射二篇。皆云明日賓拜賜。雖吉凶不同。其明日拜謝一也。敖氏云。君命及衆賓謂弔者也。拜之者。謝其弔已也。吳氏紱云。此重君命。當急拜。餘賓則次第拜之。不定在一日。朱氏軾云。經言及者。因拜君命出。故拜及之。否則不拜也。云棺中之賜。不施已也者。敖氏云。棺中之賜。謂襚也。不拜襚者。襚禮不爲己也。吳氏疑義云。拜其弔。不拜其賜。亦重禮輕財之義。說似較勝。引曲禮曰生與來日者。證經言三日爲既殯之明日也。彼注云。與猶



數也。生數來日。謂成服後以死明日數也。死數往日。謂殯斂以死日數也。此士禮貶於大夫者。大夫以上皆以來日數是也。

### 右成服

朝夕哭不辟子卯。

既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子卯。桀紂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闕焉。

〔疏〕

正義曰。自此至乃就次。書朝夕哭奠之事。○故氏云。朝夕哭。謂既殯之後。丈夫婦人於每

日之朝夕皆哭於殯宮。其禮於下見之。吳氏延華云。既殯在次。哭無時。入哭則以朝夕爲節。李氏知圭云。雜記曰。國禁哭。則止朝夕之奠。自因也。自因。謂因其故。猶朝夕奠。惟止哭耳。○注哀至乃哭。楊氏乃作則。義長。據賈

疏。似亦是則字。云既殯之後。朝夕及哀至乃哭。不代哭也者。經唯言朝夕哭。但除朝夕外在廬中哀至亦哭。故鄭補言之。哀至之哭。卽下記哭晝夜無時。注謂非必朝夕是也。前此代哭不絕聲。至是以朝夕哭。不代哭矣。云子卯桀

紂亡日。凶事不辟。吉事闕焉者。賈疏云。詩。章顧既伐。昆吾夏桀。左傳。乙卯。昆吾稔之日。昆吾與夏桀同時誅。則桀以乙卯亡。尙書牧誓序云。時甲子昧爽。武王伐紂之日。是紂以甲子日死。王者以爲忌日。檀弓云。子卯不

樂。是吉事闕也。今案檀弓孔疏。與此略同。經典釋文引賈逵云。桀以乙卯日死。紂以甲子日亡。故以爲戒。是鄭所本也。釋文又云。漢書翼奉說則不然。張晏云。子荆卯。卯。荆子。相荆之日。故以爲忌。而云夏殷亡日。不推湯武以

與乎。姜氏兆錫云。王者以爲忌日。世俗相傳。皆失其義。蓋湯放桀。武王伐紂者。乃聖人教民取喪之大義。而桀紂固君。湯武固臣也。故其於舊君之死日。不忍卽吉而避之。沈氏彤云。案明陳絳云。子卯不樂。湯武之所以志憂傷

也。禮。子於父母。有終身之喪焉。忌日之謂也。忌日不用。非不祥也。言夫日志有所至。而不敢盡其私也。湯武既以天下誅桀紂。而猶以舊君禮喪焉。故於是日不樂。以明其志之至也。然則凶事不辟者。哀親之死。尤重於傷舊君之

亡。故無所嫌而不辟也。王考既然。士可知。但鄭注檀弓。以不舉樂爲所以自戒懼。亦非本義。又鄭司馬注春秋。以爲五行子卯自荆。漢書翼奉傳張晏注。所云子與卯相刑。故以是日爲忌。乃衛家傳會之說。不足辨。今案。姜說沈說

是也。顧氏炎武云。翼奉謂子爲貪狼。卯爲陰賊。是以王者忌子卯。禮經避之。春秋諱焉。此衛家之說。非經義也。婦人卽位于堂。南上哭。丈夫卽位于門外。西面北

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賓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西方東面。北上主人卽位。辟門。外

弟。異姓有服者也。辟。開也。凡廟門有事則開。無事則閉。〔疏〕正義曰。婦人在內。近殯。故先哭。即位于堂。阼階上也。南上。統於主人。東方西面矣。而丈夫言北上。外兄弟言南上。賓言北上。不同者。敖氏云。同姓異姓之親及賓客。雖以親疏爲序。列於東方。而所上相變。明其不相統也。其說是矣。又云。以下文考之。則此東方之賓。殯大夫也。門東。諸公也。門西。他國之異爵者也。然則西方者其士歟。門東門西。外門內之左右也。列定而主人乃即位於東方之北。今案。敖氏以西。乃羣吏之正位。諸公與他國之異爵者不恆有。有則不可與殯大夫同列。故位於此而少進。所以尊異之也。李氏如圭云。賓。弔賓也。少儀曰。喪俟事不恆有。故以朝夕哭時而弔。今案。諸公殯大夫與他國之異爵者亦是弔賓。來弔時。就位於此。非士之朝夕哭。每日皆有公卿大夫異爵者在列也。盛氏以爲不恆有。是矣。此廟門外之位。與內位略同。蓋先序立於此。以俟入哭。至主人即位。則辟門矣。門。廟門也。主人位於東方之北。近廟門外之位。故以爲闕門之節。經惟言婦人哭。而主人以下不言哭者。方氏苞云。男子出寢門外見人不哭。雖初喪亦無哭於門外之禮。下乃言入門即位而哭耳。儀禮糾解云。在外位時皆不哭。下云出門哭止。可見矣。賈疏誤。詳訂疑。又敖氏以丈夫爲衆主人衆兄弟。沈氏形以主人衆衆主人在內。丈夫謂親者與衆兄弟。據下文但言主人及兄弟。似沈說是也。注云外兄弟。異姓有服者也者。案鄭注喪服。以外兄弟爲姑之子。此云異姓有服。不同者。彼是對舅之子爲內兄弟而言。此統言異姓有服之親。則甥壻外孫從母之子皆在其內矣。昏禮壻稱外昏姻。其證也。云辟開也。凡廟門有事則開。婦人捐心無事則閉者。辟與闕亦通。喪服小記云。無事不闕廟門。彼注云。鬼神尙幽闇也。廟。殯宮。是也。婦人捐心不哭。方有事。〔疏〕正義曰。爾雅云。辟。拊心也。郭注。謂椎胸也。又詩。寤辟有懷。毛傳亦云。辟。拊心也。輕。亦哀痛之意。吳氏廷華云。方哭而止。有餘痛也。注云方有事。止護驚者。上注云廟門有事則開。此方辟門。故云有事。謂入哭之事。沈氏形云。暫止哭以俟主人之入門。是也。蓋主人及賓此時將入門即位。故拊心不哭。以止耳。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先西面拜。乃南面。〔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每面三拜。檀弓記。即位見賓。先拜之而後入也。意不主爲賓。急於入哭。故不論尊卑。每面皆三拜。示徧而已。不特拜也。旁三。以賓位唯有東方西面。西方東面。南方北面。無北方南面也。喪大記曰。於士旁三拜。係專拜士。與此別也。檀弓注云。

備籍也。謂人也。李引之者。以主人入門。兄弟賓客亦皆從入。經表言。故引以爲證也。故氏云。婦人但言。以踊見哭也。哭有不踊。踊無不哭者。注云先西面拜。乃南面拜。東面拜者。故氏謂先南面拜。乃東面拜。西面拜。與注異。褚氏寅亮云。教以尊卑爲次。理似較長。今案。下內。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皆卽位如外位之拜。分別尊卑。此門外之拜。略之。但旅拜而已。當從鄭說。

位。卿大夫在主人之南。諸公門東少進。他國之異爵者門西少進。敵則先拜他國之賓。凡異爵者拜諸

其位。賓皆卽此位乃哭。盡哀止。主人乃右還拜之。如外位矣。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緦麻亦卽位乃哭。上言賓。此言卿大夫。明其亦賓爾。少進。前於列。異爵卿大夫也。他國卿大夫亦前於列。尊之。拜諸其位。

就其位。〔疏〕正義曰。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卽阼階下位也。不言丈夫。不言外兄弟。於兄弟中該之矣。故氏云。此特拜。〔疏〕位與外位同。故上言其位。此著其人。以互見之。上言賓繼外兄弟。此言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明外兄弟以上皆少退於主人。亦互見之也。門東又有私臣之位。門西又有公有司之位。故諸公與他國異爵者。皆少進以別之。特牲記曰。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私臣門東北面西上。此位亦當如之也。敵則先拜他國之賓。惟謂異爵者。若士則否。以其同國異國者皆同在西方之位。又旅拜之。亦不宜異也。他國之異爵者。謂來聘若從君來朝者也。凡。凡諸公卿大夫也。李氏如圭云。敵。謂其爵等也。先拜他國之賓。優遠客也。褚氏寅亮云。惟爵同。乃先拜他國之賓耳。如

本國有諸公。而他國賓中止有卿。則先拜本國之孤。而後拜他國之賓。意重在別尊卑也。張氏惠田讀儀禮記云。此不見西方之賓。據經云卿大夫在主人之南。則士在西方可知。韋氏平儀禮溫故。謂內位無西方東面者。以殯在西階上也。今案。不書士者。省文。張說是。此拜殯者。哭畢主人又拜之也。注云賓皆卽此位乃哭。盡哀止者。經但言主人哭。未言賓哭。故注明之。又書卽此位乃哭。則門外不哭明矣。云主人乃右還拜之。如外位矣者。鄭以前門外拜賓。先西面。次南面。次東面。爲右還而拜。故謂此亦右還拜之如外位。但內位之拜。既分別尊卑。則不得右還而拜。注說恐非。云兄弟齊衰大功者。主人哭則哭。小功緦麻。亦卽位乃哭者。大功以上。有同門之誼。哀尤切也。亦者。亦賓卽位乃哭也。云上言賓。此言卿大夫。明其亦賓爾者。上言賓繼之北上。此言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是卿大夫卽賓也。云少進前於列。異爵卿大夫也。他國卿大夫亦前於列。尊之者。門東本爲私臣之位。如有諸公。則在私臣之前。門

西爲公有司之位。如有他國卿大夫。則在公有司之前。是爲前於列。前於列。是尊之也。此主人是士。卿大夫爵尊於士。故謂卿大夫爲異爵也。云拜諸其位。就其位特拜者。謂就其位一一拜之。不旅拜也。○此以上言朝哭之位。夕亦

如之徹者盥于門外燭先入升自阼階丈夫踊徹者徹大斂之宿奠〔疏〕正義曰徹者盥于門外則門外設盥可知自後無門內西方之盥以無舉尸之事檀弓曰

朝奠日出。夕奠遂日。徹在朝奠之先。故須用燭也。吳氏凝義云。大斂奠。燭俟於東堂下饌東。此下言由主人之北適饌。則饌亦在東堂下。燭亦如之。先入。謂入室也。踊節義俱詳前。注云徹者。徹大斂之宿奠者。爲將朝奠也。云宿奠。謂昨日之奠也。吳氏廷華云。翼斂三奠。次日徹之。若朝夕奠。則據司尊彝疏云。朝奠夕徹。夕奠朝徹。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取豆籩俎。南面。西上。

祝先出酒豆籩俎序從降自西階婦人踊也。序次  
〔疏〕正義曰。先取者。執而立。俟畢徹乃出室而降也。祝取醴北面。取酒立于其東。是亦西上。統於席也。序從

者。禮記祭義。鄉大夫序從。彼注云。以次第從。故此注云序次也。謂祝執醴先出。次酒次豆。蓮次俎也。前大斂奠時祝執巾入。此不言徹巾。省文也。儀禮釋官云。此祝亦夏祝也。設于序西南直西榮。

醴酒北面西上。豆西面錯立于豆北。南面籩俎既錯。立于執豆之西。東上。酒錯復位。醴錯于西。遂先由

主人之北適饌。適饌。遂先者。明視不復位也。適新饌。將復奠。〔疏〕正義曰。此與徹小斂奠改設于序西南當西榮同。而文加詳耳。義互見前。醴酒後設。故執醴執酒者北面西上。少立以俟。執豆者錯

訖。立于豆北南面。執籩者執俎者錯。訖立于執豆之西東上。與前執事豆北南面東上同。褚氏寅亮云。豆西面錯。如  
 在室向東設之儀也。舉豆而餘可知。儀禮綱解云。凡嘗立於錯後者。既設之。而立以俟。祝錯醴畢。祝先適新饌。而

諸人乃從之也。蓋自西階下而徑東。故出於主人位北。此醴錯於酒西。不言復位。而言遂先。是先適饌。不復位也。新饌。朝奠之饌。云將復奠者。言適新饌爲將復奠。注云遂先。明祝不復位也者。上舊酒錯復位。復北面西上之位。此醴錯於酒西。不言復位。而言遂先。是先適饌。不復位也。新饌。朝奠之饌。云將復奠者。言適新饌爲將復奠。

於室也。乃奠醴酒脯醢。升丈夫踊入如初。設不巾。入於室也。如初設者。豆先次。簠次。醴也。不巾。無簠無栗也。道栗具則有俎。有俎乃巾之。〔疏〕正義曰。正。義。

乃奠。謂設朝奠也。此朝夕奠與大斂奠殊。大斂奠及朔月薦新殷奠之類。則有鼎俎。此無鼎俎。惟醴酒脯醢而已。升。亦升自阼階也。注云入。入於室也者。此朝夕奠亦奠於室也。云如初設者。豆先次。簠次酒次醴也者。謂其設之。

次第如初耳。吳氏廷華云。如初設。亦在臬也。云不巾。無菹無醢也。有兩豆兩簋。脯醢菹栗俱有。此但言脯醢。則一豆一簋。無菹無醢也。菹栗具。則有俎。有俎。乃巾之者。謂大斂奠有兩豆兩簋。脯醢菹栗俱有。此但言脯醢。則一豆一簋。無菹無醢也。凡禮盛而有兩豆兩簋者。則有俎。俎有特肉。

故必巾之。檀弓曰：喪不剃髮也與。祭肉也與。鄭注：謂酒也。有牲肉則巾之。爲其久設塵埃加也。唯之奠不巾。是其義也。賈疏云：若然。朝廟之奠。亦無道栗有巾者。爲在堂而久設塵埃故也。敖氏云：室中唯殷奠則巾。其餘否。今案：始死脯醢之奠無巾。是在室中。小斂奠雖有俎。但止脯醢無道栗。而並脯醢皆巾者。亦是爲在堂久。設恐塵埃加。故巾之。是脯醢之奠不巾。鄭注蓋指室中言也。錯者出。立于戶西。西上。

滅燭出。祝闔門先降自西階。婦人踊。奠者由重南東。丈夫踊。賓出。婦人踊。主人拜送。哭止乃奠。奠則禮畢矣。今文無拜。

〔疏〕正義曰：錯者以次先出。立于戶西。西上。俟祝出隨降也。滅燭出。執燭者滅燭而出也。下記云：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則執燭者不與錯者同降也。主人拜送。不言於門外。省文。餘與大斂奠略同。儀禮釋官云：此亦夏祝也。注云：哭止乃奠。奠則禮畢矣者。以其朝夕哭奠。惟主于哭。至奠則禮畢。無他禮節也。云今文無拜者。案大小斂奠畢。賓出。俱云主人拜送。又下云主人卒拜送賓。正蒙此拜送之文。宜有拜字。故鄭從古文。

衆主人出。婦人踊。出門哭止。皆復位。闔門。主人卒拜送賓。揖衆主人。乃就次。〔疏〕正義曰：敖氏云：衆主人出而婦人踊。乃朝夕

哭之踊節。多於殯日者也。今案：言衆主人出爲婦人踊節。猶上言賓出婦人踊也。下言出門。謂賓與主人及衆主人衆兄弟等皆出也。皆出則哭止。皆復位。闔門。謂衆主人復門外東方西面之位。遂闔門也。上言賓出主人拜送。此復言拜送賓者。自公卿至士賓多。出有先後。但衆主人於主人送賓出廟門時即復外位。故主人送賓事卒。遂揖之使各就次也。敖氏云：此主言朝哭之禮。其夕哭之與此異者。惟徹醢酒脯醢。不設于序西南耳。今案：敖說非。詳後。○張氏爾

岐云：自第四日至葬前。並用此禮。

右朝夕哭奠

### 右朝夕哭奠

朔月奠。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初。東方之饌亦如之。〔疏〕正義曰：自此至

奠及薦新之事。○朔月殷奠。故用特豚。魚腊。陳三鼎。如大斂。盛於朝夕也。東方之饌亦如之。亦如大斂也。玉藻曰：朔月。少牢。五俎四簋。生時朔月食盛於常日食。則朔月殷奠。亦以象生時也。注云朔月月朔日也者。凡經言

朔月。皆謂月之第一日也。云自大夫以上。月半又奠者。賈疏云。下經云月半不殷奠。士言不。大夫以上則有之。若特性云士不誼日。大夫以上則誼日之類。云如初者。謂大斂時者。以上朝夕奠無鼎俎。故知如初謂如大斂時也。

無籩有黍稷用瓦敦有蓋當籩位。黍稷併於縣北也。於是始有黍稷。死者之於朔月。〔疏〕正義曰。此節與上節月半。猶平常之朝夕。大祥之後。則四時祭焉。〔疏〕正義曰。此節與上節

上節是言其同於大斂者。此節是言其異於大斂者。大斂奠有籩。而此無籩。大斂奠無黍稷。而此有黍稷。是異於大斂奠也。同而有異。所以示別也。瓦敦。以瓦爲之。蓋。敦之蓋也。儀禮諸篇。或言蓋。或言會。其實一物。下敦啓會注云。會。蓋也。士虞禮。命佐食啓會。注云。會。合也。謂敦蓋也。是會即蓋矣。會。合也。爾雅釋詁文。鄭言此者。見敦蓋之名會。義有取於合也。敦又有足。下文敦啓會面足是也。餘詳少牢禮。注云黍稷併於縣北也者。釋經

當籩位也。下記設於東堂下。饌大斂奠于其上。云。豆在縣北。二以豆。籩亦如之。亦二以豆在縣北。此黍稷蓋用兩敦當籩位。故云並於縣北也。云於是始有黍稷者。前此奠俱未有黍稷。故云於是始有也。云死者之於朔月月半。猶平常之朝夕者。以生時朝夕食主於穀食。今死者惟朔月月半有黍稷。是猶平常之朝夕也。云大祥之後。則四時祭焉者。四時祭有黍稷也。○張氏爾岐云。朝夕之奠。有醴酒豆籩。而無黍稷。至朔月殷奠。乃有黍稷如平時常食者。以下室又自有燕養之饌。故雖不設黍稷。而不爲薄也。既奠殯宮。又饋下室者。莫必神之所在故也。主人拜賓如朝夕哭卒徹。徹宿奠。〔疏〕正義曰。蔡氏德晉

三。將入廟門旁三拜。一也。既入哭。拜異爵者。二也。拜送。三也。此皆如之。今案。徹。謂徹夕奠也。朔月奠。亦實明行事。故先徹昨日之宿奠。事與徹大斂奠同。經但言卒徹。省文。其餘不言者。可知也。敖氏云。朝夕奠無俎。非盛饌。徹則去之。不復改設于序西南。惟言卒徹。爲下事節也。吳氏疑義云。奠以俎神。後奠未設。故暫設于此。何論盛否。盛氏世佐云。朝夕奠雖非盛饌。亦改設于庭。求神之道宜然也。下云皆如初奠之儀。足以蔽之矣。敖說

非。今案。徹奠之所以必改設者。鄭云孝子不忍使其親須臾無所憑依也。若新奠未設。舊奠又去之。舉鼎入升。皆不使其親無所依乎。吳氏盛氏辨之甚是。但吳氏以小斂辟奠不出室例之。謂仍改設于室。亦非。

如初奠之儀卒柩釋匕于鼎俎行柩者逆出甸人徹鼎其序醴酒菹醢黍稷俎。〔疏〕正義曰。此節與上節

次。〔疏〕正義曰。舉鼎入。入門也。升。升牲於鼎也。初奠。謂大斂奠也。柩。柩載於俎也。釋匕于鼎。柩畢加匕於鼎也。盛氏世佐云。自卒徹至升俎之儀。略前所詳。自卒柩至徹鼎之節。詳前所略。文互相備也。匕者右人

者行鼎者。〔疏〕正義曰。此節與上節

者行鼎者。〔疏〕正義曰。此節與上節

者行鼎者。〔疏〕正義曰。此節與上節

者行鼎者。〔疏〕正義曰。此節與上節

者行鼎者。〔疏〕正義曰。此節與上節

者行鼎者。〔疏〕正義曰。此節與上節

者行鼎者。〔疏〕正義曰。此節與上節

者行鼎者。〔疏〕正義曰。此節與上節

者行鼎者。〔疏〕正義曰。此節與上節



也。逆出。七指者先出也。注云。組行者。組後執。執組者行。鼎可以出者。以此牲殺于組。必祀畢而後執之。故云。組後執。祀畢則鼎無事。故執組者行。鼎可以出。以組行為鼎七出門之節也。云其序。升入之次者。謂升堂入室之次。先醴酒。其設于室。豆錯。俎錯。腊特。黍稷當筵位。敦啟會。卻諸其南。醴酒位如初。當筵位。組南黍。黍以下序從也。

文無。〔疏〕正義曰。豆錯。亦醴北道南。俎錯。腊特。亦豚組在兩豆之東。魚組在豚組之東。錯俎特設于豚魚兩組之北。敦。正義曰。此當筵位。與上當筵位異。上云當筵位。謂陳于東堂下之位也。此當筵位。謂設于室之位也。卻諸其南。謂會仰而置之于敦之南也。醴酒位如初。敎氏謂醴在黍南。酒在稷南者。前大斂奠。醴酒在籩南。鄭注云。醴當栗南。酒當脯南。此黍稷當筵位。故敎氏以爲在黍稷南也。是醴酒位如初也。大斂奠。先設籩。而後設俎。此黍稷當筵位。而設在組後者。諸氏寅亮云。以其爲食之主。故後設。吳氏紱云。黍稷爲食主。故組設後乃設之。不以牲。主穀也。醴酒後者。要其成也。○注道南黍。道字各本皆誤作俎。盛氏集編據本改正。今從之。云當筵位者。盛氏云。當大斂奠之筵位也。上經云道南黍。栗東脯。是其位矣。此以黍稷當栗脯之位。故云組南黍。黍東稷也。云會蓋也。今文無敦者。案會即敦之蓋也。下徹朔奠云敦啟會。有敦字。則此亦宜有。故鄭從古文。祝與執豆者巾乃出。共爲之。〔疏〕正義曰。有牲肉。故巾。據經云與執豆者巾。則豆俎皆巾也。云共爲之也者。郝氏敬禮釋官云。此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殷奠。殷。盛也。士月半不復殷。盛也。士月半不復殷。盛也。亦謂奠升時亦夏祝也。主人要節而踊。皆如朝夕哭之儀。月半不殷奠。殷。盛也。士月半不復殷。盛也。亦謂奠升時亦夏祝也。

夫踊。降時婦人踊。奠者由重南而東。丈夫踊。皆如朝夕哭奠之儀也。不云丈夫婦人。以主人統之也。月半不殷奠。則仍如朝夕奠而已。注云。殷盛也者。易。殷薦之上帝。馬鄭注皆云。殷。盛也。朝夕奠無牲俎。朔月奠有牲俎。盛于朝夕。故名殷奠。釋名釋喪制亦云。朔望祭曰殷奠。但以殷爲衆。與鄭異耳。云士月半不復有薦新。如朔奠。薦五如朔盛奠。下尊者者。謂大夫以上月半亦如朔月盛奠。士月半不盛奠。是下於大夫以下也。有薦新。如朔奠。薦五時果物新。〔疏〕正義曰。有新物則薦之。其儀節皆如朔奠。亦有牲俎也。禮弓曰。有薦新。如朔奠。蓋本於此。彼注出者。云。重新物。爲之殷奠。是也。敎氏云。新。謂穀之新熟者也。春秋傳曰。不食新矣。小儀曰。未嘗不食新。皆指五穀而言也。今案。鄭兼徹朔奠。先取醴酒。其餘取先設者。敦啟會面足。序出如入。啓會。徹時言果物者。據月令羞以含桃之類也。

面足。執之令足。開鄉前也。敦。有足。則敦之形如今酒敦。〔疏〕正義曰。徹朔奠。爲將夕奠也。上徹朝奠。但云卒徹。此詳言之者。以朔月之奠者。則取敦亦後于俎矣。序出如入。謂其奠出室時。亦如入之序。醴先。而酒醴醢黍稷俎以次從之也。注云啓會。徹時不復蓋也者。案設時云敦啓會。至徹時不復蓋。故仍云啓會也。云面足執之令足。開鄉前也。敦有足。則敦之形如今酒敦者。敖氏云。執敦面足。是以首自鄉也。其執而設之之時亦然。少牢饋食禮曰。敦皆南首。蓋北面設之故也。敦有首足如物之縮者然。皆在上耳。盛氏世佐云。案義氏三禮圖。敦蓋爲龜形。用少牢禮注疏說也。今敦蓋既啓。猶云面足。則其說恐未必然。侯考。其設于外。如于室。外序西。〔疏〕正義曰。注云外序西南。謂改設于序西南時。一如設於室之之耳。未必然。侯考。其設于外。如于室。外序西。〔疏〕次第也。吳氏疑義云。如設于室。上文改設皆然。特於此見之耳。

右朔月奠及薦新

筮宅。家人營之。宅。葬居也。家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營猶度也。詩云。經之營之。〔疏〕正義曰。自此至北面哭不踊。言筮宅兆之事。○此云筮宅。宅與葬日。又曰。如筮。則更練冠長衣以筮。鄭注。筮者。筮宅也。謂下大夫若士也。孔疏。大夫尊。故得卜宅并葬日。下大夫及士不合用卜。故用筮。荀子曰。月朝卜日。月夕卜宅。楊注。卜宅。大夫之禮也。士則筮宅。今案。士葬日亦用卜。與大夫同。見後。喪服小記曰。耐葬者不筮宅。謂前人已筮之也。注云宅葬居也者。案下注云。宅居也。宅居。爾雅釋言文。彼云。幽宅則葬。義自明。此但云宅。故以葬釋之。以別於生人之居也。云家人。有司掌墓地兆域者。先大父儀禮釋官云。賈疏謂士亦有家人。非是。周禮家人。掌公墓之地。辨其兆域。先王之葬居中。以昭穆爲左右。凡諸侯居左右以前。卿大夫士居後。以爵等爲邱封之度。又云。凡諸侯及諸臣葬於墓者。授之兆。然則古者諸臣之墓地。皆公家掌之。此與下記言家人物土。蓋爲之經其兆域。周禮又有墓大夫掌凡邦墓之地域。令國民族葬。庶民之葬。尙有公臣掌之。則此家人爲公臣必矣。周禮天子禮。諸侯亦當然。周禮家人下大夫。諸侯當上士爲之。云營猶度也者。周禮家人。請度甫竊。彼注云。請量度所始竊之處地。故謂營爲度。廣雅亦云。營。度也。引靈臺詩者。證營爲量度之事。毛傳。經度之也。孔疏。謂經理而量度之是也。掘四隅。外其壤。

掘中南其壤。為葬時北首故也。〔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壤，柔土也。九章曰：穿地四，為壤五。故氏云：壤，所掘起

壤，謂置諸四隅之外。南其壤，則置諸中央之南而已。注云：為葬時北首故也者，賈疏云：既朝哭，主人皆往兆

南北面免經。兆，域也。所營之處，免經者，求吉，不敢純凶。〔疏〕正義曰：既朝哭，謂朝哭之後乃築宅也。云主人皆往，則衆主人亦往

門。此筮于兆南為異耳。禮經釋例云：不于廟門而于兆南者，反吉也。亦質文相變之義。培塿謹案：下云指中封而

筮，似筮葬宅宜於其地筮之。故不於廟門也。李氏如圭云：免經，去經也。秦氏蕙田云：去經不用。與祖免之免不

同。故氏云：經，服之最重者。於此免之，以對越神明，宜與人異。服問曰：凡見人無免經。雖朝於君無免經。今

案：下卜日云免經左擁之。此不言左擁之，省文。當亦與彼同。注云兆域也。所營之處者，兆域。爾雅釋言文：小

宗伯注云：兆，墓塋。域，所營之處。即上家人所營度之處也。云免經者，求吉不敢純凶者，以衰經皆是凶服。此云免經，則衰服如故，但有衰無經，是不純凶也。命筮者在主人之右。命尊者宜

左。少儀曰：贊幣自左。詔辭自右。〔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命筮者卒也。在主人之右，亦北面。今案：士筮者東面，抽上韁

兼執之，南面受命。〔疏〕正義曰：此筮者筮人也。雜記曰：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鄭

故凶服也。初東面，有司位也。繼南面受命。鄉主人也。注云：今文無兼者，胡氏承琪云：士冠禮云：筮人執筮，抽

上韁，兼執之。進受命于主人。賈疏云：少牢，史左執筮，右抽上韁，兼與筮執之。東面受命于主人。此云筮，彼云

筮，一也。案：士喪禮但云筮者，東面抽上韁，兼執之。並不言執筮與筮，故注云：禮藏。命曰：哀子某，為其父某甫筮宅

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矣。宅，居也。度，謀也。茲，此也。基，始也。言為其

也。孝經曰：卜其宅兆而安。〔疏〕正義曰：命曰：命筮者命之也。李氏如圭云：哀子，喪終也。雜記曰：喪終哀子哀

者。說文。且。薦也。段氏注云。薦。席可爲薦。謂之薦。故凡舊籍曰薦。且故音組。所以承藉進物者。引申之。凡有藉之詞皆曰且。凡經注言且字者十有一。鄉飲酒禮注。同姓則以伯仲別之。又同。則以且字別之。言同姓之中。有伯仲同者。則呼某甫也。少牢饋食禮注。伯某之某。且字也。士喪禮。父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若言山甫孔甫。士虞禮。適爾皇祖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若言尼甫。又曲禮有天王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檀弓。嗚呼哀哉尼甫。注云。因且字以爲之證。雜記。陽童某甫。注云。某甫。且字也。坊記。魯春秋猶去夫人之姓曰吳。其死曰孟子卒。注云。孟子之子。蓋其且字。又公羊傳。宣十五年。王札子殺召伯毛伯。注云。札者。冠且字也。桓四年。天王使宰渠伯糾來聘。注云。宰渠伯糾。天子下大夫。繁官氏且字。定四年。劉卷卒。注云。劉卷氏采不名且字。古言表德之字謂之且字。往往可證者如是。蓋古者二十而冠。祇云某甫。五十而後以伯仲。某甫者。所以藉伯仲也。故鄭注禮之某甫如是。何注春秋之札卷糾皆爲且字。與鄭無不合。作正義者多不能據。致轉寫多譌。而其不譌者。固可考而知也。經注之且字。非許書則不憚矣。今案賈疏云。孔甫之等是實字。以某甫擬之。是且字也。惠氏棟謂爲臆說不明。誠然。如段說且字。方有意義耳。餘詳少牢禮。云宅。居也。度。謀也。茲。此也。基。始也。宅居詳上。餘俱爾雅釋詁文。蔡氏德晉云。言謀此以爲幽冥之宅。今當爲兆域之始。得毋其後或有艱難乎。推衍注義較顯。引孝經者。證宅兆爲葬地兆域也。彼云卜者。據大夫以上言之。云古文無兆。基作期者。教氏引或說云。當從古文無兆字。而期亦宜作其。屬下句。張氏爾岐云。古文期無有後艱。義意自備。今案。此當爲兆域之始。而筮之以問吉凶。兆基二字不可省。且係命筮。當作疑辭。教氏謂期宜作其。固屬杜撰。張氏依古文作期。亦語太直。遂不似問筮之辭。故鄭定從今文也。筮人許諾不述命右還北面指中封而筮卦者在左。述。循也。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不述者。士禮略。凡筮因會命筮。〔疏〕正義曰。上筮人南面受封而筮。案士冠禮。筮人許諾。右還。即席坐。西面。特牲饋食禮云。筮者許諾。即席西面坐。此不言坐者。禮經釋例云。凡筮。士坐筮。卿大夫立筮。士喪禮筮宅不云坐立。當亦坐筮也。然經無布席之文。或攝盛。如卿大夫立筮歟。今案。卦者在左。亦北面。餘詳士冠禮。注云述循也。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者。說文毛傳皆云。述。循也。鄭既解述字之義。又解述命爲受命而申言之也。受命之後。必申言之者。爲有遺誤。重其事也。云不述者。士禮略者。據少牢大夫禮述命言之也。賈疏云。知士不述命。非爲喪禮略者。特性吉禮。亦云不述命。故知士吉凶皆不述命也。云凡筮因會命筮爲述命者。章氏平云。案注會疑事之誤。爲疑途之誤。注於上已云既受命而申言之曰述。不當以命筮

卽爲述命。賈疏引少牢。彼上文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以下。是爲同事命筮。下文云。述命。亦可說字之誤。章說據本疏。似可從。然周禮大卜疏引此注。亦與今本同。考鄭此注云。不述者。士禮略。凡筮因會命筮爲述命。下卜日不述命注云。不述命。亦士禮略。凡卜述命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詳此二注。一言凡筮。一言凡卜。明係分別卜筮述命之異會合也。謂筮則合命筮之辭爲述命。如少牢饋食禮筮日。史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案。假爾大筮有常。命筮之辭。孝孫某以下。述主人所命之辭。是合命筮之辭爲述命也。云凡卜述命命龜異者。謂卜則受命之後別爲述命之事。不與命龜爲一。故云龜重威儀多也。以下注互考之。鄭義自明。會與爲非誤字矣。云中封中央壤也者。卽謂中央所掘之處也。云古文述皆作術者。述正字。術是假借字。故鄭從今文。○賈疏云。士禮。命筮辭有一。命龜辭有二。大夫以上。命筮辭有二。命龜辭有三。士命筮辭有一者。卽上經。是直有命筮無述命。又無卽席西面命筮辭。是命筮辭唯一也。下文卜日。有族長涖卜。爲事命龜。直云哀子某。以下又有卽席西面坐命龜。是士命龜辭有二。少牢。大夫筮禮。彼上文云。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以下。是爲因事命筮。下文云。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冠於述命之上。共爲一辭。通前爲事命筮有二。若卜。則有爲事命龜。通述命又有當席西面命爲三。又周禮大卜疏亦云然。曲禮孔疏云。凡卜筮。大夫以上。命龜有三。命筮有二。其一爲事命龜。涖卜之官。以主人卜事命卜史。一也。卜史既得所卜之命。更序述涖卜所陳之辭命曰述命。二也。卜人卽席西面命龜云。假爾泰龜有常。三也。命筮二者。一爲事命筮。則主人以所爲之事命筮史。一也。筮史得主人之命。遂述之爲述命。二也。士則命龜有二。命筮有一。餘與賈疏略同。吳氏廷華疑義云。卜筮之辭有二。一爲主人命龜筮之辭。一爲卜筮者命龜筮之辭。主人命筮之辭。如特牲筮日曰。孝孫某。筮來日某。取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尙饗。及少牢筮日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并此經筮宅日。哀子某。爲其父某甫筮宅。度茲幽宅兆基。無有後艱。是也。主人命龜之辭如下。卜日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某甫。考降。無有近悔。是也。卜筮者命龜筮之辭。則曲禮所謂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筮有常是也。凡卜筮者。主人雖有尊卑。經文雖有詳略。其合二辭並舉。則一而已。士冠二辭俱闕。賈謂其當有主人命筮之辭。不知其尙有筮人命筮之辭也。乃以意斷之曰。士命筮之辭一。不亦惑乎。至所謂大夫以上。命龜有三者。則命龜者一。述命者一。西面命龜者一。其所謂命龜者。卽主人命龜之辭。所謂西面命龜者。卽卜者命龜之辭。述命之辭無考。惟所引少牢筮日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丁亥云云而已。筮者之述命如此。則卜者之述命可知矣。然據假爾大筮語。本卽筮人命筮之辭。孝孫某以下。亦卽主人命筮之辭。是賈所謂三辭。實二辭而已。今案。曲禮假爾泰龜有常。假爾泰龜有



常。鄭注但云命龜筮辭。不言尊卑有異。則士亦通用之。其與大夫以上異者。唯述命不述命而已。賈孔謂士庶無筮人命筮辭。吳氏辨之極是。至大夫以上述命。又有卜筮之異。筮則以命筮之辭冠於述命之上。共爲一辭。如少牢是。卜則述命與命龜筮等二。鄭注已分別言之。吳氏以下之述命與筮之述命同。尚未酌。所卒筮執卦以示命筮者。命筮以然者。古人大事卜。小事筮。龜重於筮。故威儀多。鄭氏之說。當有所受之也。

者受視反之。東面旅占卒進告于命筮者與主人占之曰從。卒筮。卦者寫卦示主人。乃受而執之。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

從。猶吉也。疏正義曰。啟氏云。卦者書卦於木。既卒筮。而筮者乃執以示命筮者。必示命筮者。以其出命故爾。既占謂從其所筮之地也。書曰。龜從筮從。盛氏世佐云。卒筮不言書卦。文略也。注云卒筮。卦者寫卦示主人。乃受而執之者。謂卦者寫卦示主人。乃受而執之。以命筮者也。但寫卦是卦者事。執卦當是筮者。說見士冠禮。又經但云示命筮者。不云示主人。姜氏兆錫云。案卜肆日但云宗人示泄卜。泄卜受示。則筮亦止示命筮者。注恐未然。盛氏世佐云。經云命筮者受視反之。則主人不視明矣。此亦凶禮之異者也。今案。經文執卦。不云示主人。告吉兼告主人。與下卜日作龜不云示主人。告吉兼告主人同。姜氏盛氏之說是也。云旅衆也。反與其屬共占之。謂掌連山歸藏周易者。案。周禮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鄭注。名曰連山。似山出內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藏於其中。杜子春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鄭志趙商問。大卜職注。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又云。連山宓戲。歸藏黃帝。何由知之。答曰。此數者無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巳。近師皆以爲夏殷周。又易贊云。夏曰連山。殷曰歸藏。賈疏云。夏家易以純長爲首。象山之出雲。連連不絕。故名連山。殷之易以純坤爲首。坤爲地。萬物歸藏於地。故名歸藏。周以乾爲首。乾爲天。天能周匝於四時。連連不絕。故名周易。蓋本於此。餘詳士冠禮。云從猶吉也者。卜筮以筮龜從爲吉。又特牲禮告主人之辭云。占曰吉。此云從。與主吉一耳。故云從猶吉也。少牢注云。從者。求吉得吉之言者。謂已欲求吉。而筮從而吉。此就從字義釋之也。主

人經哭不踊若不從筮擇如初儀。更擇地而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經。復著經也。筮舉即著經。明婦之

云。自筮宅及井梓。獻材。獻素。獻成。皆哭而不踊。其哭也。感時撫事。而哀不能禁。其不踊也。卜幽筮。治明器。以安視之魄體。而哀不敢過。皆稽情以立文也。注云更擇地而筮之者。按經筮擇如初儀。作擇。故鄭以再擇地解之。



也。釋名。宅。擇也。擇吉處而營之也。是宅與擇義亦通。歸殯前北面哭。不踊。易位而哭。疏正義曰。吳氏紱云。哭殯。悲親之將遠也。而營之也。是宅與擇義亦通。歸殯前北面哭。不踊。明非常。疏下。下。下。日之哭同。朝夕哭當在階下西面。今筵宅歸殯前北面哭。則在西階下矣。是易位而哭。異於常也。

### 右筵宅兆

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工。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于堂。既已也。匠人爲椁。刊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人還椁。亦以疏正義曰。自此至亦如之。言視椁視明器之事。檀弓曰。天子柏椁以端。長六尺。喪大記曰。君既朝哭矣。亦以疏。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鄭注。椁。謂周棺者也。夫子制於中都。使庶人之椁五寸。此謂尊者用大材。卑者用小材耳。自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人六等。其椁長自六尺而下。其方自五寸而上。抗木之厚。蓋與椁方齊。孔疏。案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注云。其方蓋一尺。以此差之。諸侯方九寸。卿方八寸。大夫七寸。士六寸。庶人五寸。又云。椁繞四旁。抗木在上。今案。椁在棺之外四旁。既納棺於椁中。乃施抗木於其上。乃反於拜位也。哭外東方之位。西面。則以南以左。左還椁。謂循井椁之南。而西。而北。而東。周繞而詳視之。乃反於拜位也。哭者。見其成椁之形而哭也。不踊。義詳前。婦人哭于堂。因主人之哭而哭也。注云。既已也者。詳下篇首。言井椁已畢。主人乃西面拜工。謝其勞也。云匠人爲椁者。解經工爲匠人也。匠人。木工。云刊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者。案下明器有獻材獻素獻成三事。此不言者。明器無定材。椁用松柏之等。有定材。故不須獻。又尊無飾。刊治之即成。故云刊治其材。知井構於殯門外者。以獻材在殯門外。故知此亦在殯門外也。釋氏寶亮云。井構者。以梓材兩橫兩橫。間疊而層累之。如井字然。今案。檀弓云。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鄭注。木工宜乾。且豫成。材。梓材也。下獻材于殯門外。注云。材。明器之材者。檀弓明言明器。故知材謂梓材。此經明言梓。故知下獻材謂明器之材。但檀弓既殯十日而布材。是豫取其木而乾之。此云井椁。則是已成。二者先後不同。蓋椁周于棺。其形方。又空其中。以俟下棺。有似于井。故云井椁。井之。則椁已成。將來施之窆中。象亦如是。此特先非構於殯門外。以視其完否耳。葬時必先施椁乃下棺。故鄭又云。既哭之。則往施之窆中矣。是也。云反位拜位也者。卽西面拜工之位也。又云主人還殯。亦以既朝哭矣者。言既朝哭乃還椁。此與下獻材不必同日。要皆在朝哭之後視之。因經未言既朝哭。故注補之。

也。獻材于殯門外。西面北上。結主人徧視之。如哭樟。獻素。獻成。亦如之。材。明器之材。視之。亦拜工左還。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

〔疏〕正義曰。殯門外。謂適寢門外也。西面北上。謂自北至南。屈而陳之也。吳氏廷華云。材雖未治。而其用已定。故有上及結也。今案。明器甚多。其材非一。故須屈陳之。檀弓曰。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簠。是明器甚多。材非一也。徧視之。一一視其良楮也。如哭樟者。如其反位哭不踊也。周禮小宗伯。王崩。及執事既葬。獻器。遂哭之。獻素。獻成。亦如之者。如其徧視而哭也。注云。材明器之材。詳上。云視之。亦拜工左還者。謂亦先拜工乃左還而視也。云形法定爲素。飾治畢爲成者。賈疏云。素是未加飾之名。又經言獻材是未斲治。明素是形法定斲治訖可知。又言成是成就之名。明知飾治畢也。

右視樟視器

卜日既朝哭。皆復外位。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有席。楚燎置于燎。在龜東。楚。荆也。荆燎。所以鑽灼龜者。燎。炬也。所以

燃火者也。周禮蓋氏。掌共燂契。以待卜事。凡卜。以明火燂燂。遂灼其契。契。以授卜師。遂以役之。〔疏〕正義曰。自此至卜。擇如初儀。言卜日之事。○卜日。謂卜變於吉也。曲禮曰。凡卜筮者。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孔疏。喪事。謂葬與二祥。左傳云。禮。卜葬先遠日。辟不懷也。杜云。懷。思也。辟。不思親也。此尊卑俱然。雖士。亦應今月下旬。先

卜來月下旬。不吉。卜中旬。不吉。卜上旬。既朝哭。謂既朝哭之後。乃卜如筮宅也。外位。殯門外之位也。西塾。門外之西塾也。先大夫。儀禮釋官云。卜人公臣。大夫士有筮無卜。禮器。家不寶龜。孔穎達曰。大夫卑。不得寶龜。威文仲居。蔡爲僭。則士可知矣。大夫士無龜。而逸禮云。大夫龜八寸。士六寸。蓋傳聞之誤也。大夫士筮。則有筮史。雜記。如筮。則史練冠長衣以筮。史家臣。故凶服。是也。卜必請於君。魯公父文伯之母欲室。文伯老。請守龜

卜室之族。鄭駟乞請龜以下。是也。以此考之。知大夫士有筮人無卜人。此亦公臣來給事者也。今案。周禮。大卜下大夫二人。卜師上士四人。卜人中士八人。下士十有六人。皆同官。此諸侯卜人當周禮大卜。春秋時又謂卜人爲守龜。章昭注國語云。守龜。卜人是也。奠龜南首者。塾南嚮。故龜亦南首也。有席者。席即卜席。先以藉龜。周禮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楚燎置于燎。謂楚燎與燎置于一處。皆在龜之東也。注云楚燎也者。說

龜。章昭注國語云。守龜。卜人是也。奠龜南首者。塾南嚮。故龜亦南首也。有席者。席即卜席。先以藉龜。周禮龜人。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喪亦如之。楚燎置于燎。謂楚燎與燎置于一處。皆在龜之東也。注云楚燎也者。說

文·楚·叢木·一名荆也。荆·楚木也。二字互訓。廣雅釋木亦云。楚·荆也。是楚爲木名。云荆者所以然持火也。炬·說文作說文·傳·明也。段氏注云。傳蓋亦取明火之意。云燂炬也。所以然持火者也。說文·燂·所以然持火也。炬·說文作蓋·云·束薪燒也。然·說文作然·鄭引周禮者·證楚燂與燂之用也。董氏曰·掌共燂契·以待卜事·鄭注引此經云楚·燂即契·所用灼龜也。燂·謂炬其存火·與此注略同。又曰·凡卜·以明火燂燂·杜子春云·明火·以陽燂取火於日·說文·燕·燒也。又云·燂燂一也。楚燂即燂契也。案鄭注周禮云·燂讀如戈鐘之鐘·謂以契燂火而吹之也。無以字·當依彼爲解。又云·燂燂一也。楚燂即燂契也。案鄭注周禮云·燂讀如戈鐘之鐘·謂以契燂火而吹之也。契既然·以授卜師·用作龜也。役之·使助之·說文·燂·然火也。周禮曰·遂鑿其燂·段氏注云·以火燒物曰然·燂者·謂吹而然之也。今案·說文引周禮作遂鑿其燂·燂·然火也。周禮曰·遂鑿其燂·段氏注云·以火燒物曰然·束薪爲炬·燒而存之爲燂·然楚木灼龜而作其兆爲楚燂·楚燂與契爲一物·凡卜時先以明火燂燂·乃吹燂之火以燃楚燂·是其次第也。族長泄卜及宗人吉服立于門西東面南

上占者三人在其南北上下人及執燂席者在塾西也。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泄·臨也。吉服·服玄端也。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在塾西者·南面

東上。疏·正義曰·族長泄卜·謂臨視卜事也。與宗人皆吉服。敖氏云·此占者亦吉服·不言者·文省也。吉服者·以對神故也。今案·雜記大夫卜宅與葬日·占者皮弁·又筮·占者朝服·則此亦吉服可知。郝氏敬云·占

者三人在其南·在族長宗人之南·皆門西東面·一以南爲上·一以北爲上·相繼不相統也。卜人與執燂者布席者皆在塾內西待事也。今案·上云楚燂置于燂·則執燂者兼執楚燂可知。儀禮釋官云·案雜記·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注·卜葬及日也。孔疏引皇氏云·大小二宗·並是其君之職來爲喪事·故宗伯肆師云·凡卿大夫之喪相其禮·案下言宗人命龜·與彼同·而吉服·蓋亦公臣·若士冠冠特牲諸篇之宗人·則當爲私臣矣。又云·占者亦公臣·如周禮占人之職·古者卜筮皆曰占·周禮占人掌占龜·以八簪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鄭注占人亦占筮是也。然周禮有占卜師卜人主卜事·有筮人主筮事·而又有占人掌占·則占者與卜人筮人別可知矣。此經占者三人在其南·又云卜人在塾西·卜人不在占者三人之中·是卜人外別有占者·如周禮占人之職也。注云族長有司掌族人親疏者也者·儀禮釋官云·案左傳卿置側室·大夫有貳宗·皆主宗族之事·士之族長·亦其類也。周禮·小宗伯掌三族之別·以辨親疏·大事·宗伯泄卜·今謹案·此申注有司義也。敖氏云·族長·族人之尊者·蓋望文生義耳。云吉服服玄端也者·據特牲吉禮筮日服玄端而言也。云占者三人·掌玉兆瓦兆原兆者也者·周禮大卜·掌三兆之法·一曰玉兆·二曰瓦

兆。三曰原兆。鄭注。兆者。灼龜發於火。其形可占者。其象似玉瓦原之疊。是用名之焉。上古以來。作其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杜子春云。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原兆。有周之兆。今案。據鄭志。玉兆爲夏。瓦兆爲殷。詳前。鄭言此者。蓋謂占者三人。各掌一兆。書洪範曰。三人占。則從二人之言。是占必三人也。云在塾西者。南面東上者。上云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是此塾爲西塾也。在塾西者。謂在西塾內之西。故鄭以爲南面東上。統於門闔東扉。主婦立于其內。扉也。門。〔疏〕正義曰。此言闔東扉。則西扉不闔可知也。扉詳士昏禮。示別席於闔西闔也。爲卜者也。古文闔。〔疏〕正義曰。此爲卜布席也。于闔西闔外。與士冠禮。宗人告事具。主人北面免經。左外。作樂。闔作登。同。不言門中。省文。席亦西面。餘詳士冠禮。

擁之。泄卜卽位于門東。西面。泄卜。族長也。更西。〔疏〕正義曰。告。告於主人也。主人位本在門外東方西面。擁經也。注云泄卜。族長也者。儀禮釋官云。案族長泄卜。經卽稱爲泄卜。故轉而北面避之。免經。詳前。左擁之。爲舉奠。有司徹上賓三獻。經卽謂爲三獻也。云更西面。當代主人命卜者。族長本立于門西東面。今卽位于門東西面。是主人位。故知當代主人命卜也。下宗人還少退受命。注云。受泄卜命。卽命卜之事也。賈疏云。周禮。天子卜法與士異。假使大事。則大宗伯泄卜。次事小事以下各有差降也。今案。大卜云。凡小事泄卜。注云。代宗伯。是也。

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燋在北。既奠燋。又執。〔疏〕正義曰。龜燋本在西塾上。今抱之而嚮闔外也。奠之。而行也。奠龜西首。象神位在西。嚮之。不言燋。與龜同處可知。注云既奠燋。又執龜以待之者。賈疏以抱龜爲句。先奠龜爲句。謂卜人既奠燋。又取龜執之以待授與宗人。褚氏寅亮云。惟一人兼抱龜燋。故必先奠龜。次奠燋。乃復執龜以授宗人。若二人分抱。則抱燋者奠燋。抱龜者經示宗人可矣。何必多此奠龜一節事。蓋氏世佐云。上云卜人及執燋席者在塾西。則執燋者別一人矣。敖以燋先二字爲句。得之。今案。周禮大卜曰。凡旅陳龜。鄭注。陳龜於塾處也。引上經卜人先奠龜于西塾上南首證之。又曰。國大遷。大師則貞龜。鄭注。正龜於卜位也。引此經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首證之。是上奠龜西塾。爲陳龜之事。此奠龜闔外席上。爲貞龜之事。則此奠龜一節正不容少。注云既奠燋。又執龜者。謂卜人既奠燋。俟執燋者既奠燋。又復執龜以待授宗人。經於奠燋之後不言執燋者。以下云宗人受卜人龜。則卜人執燋。不言自明。注補經所未及。故特言之。但執龜節次在執燋者奠燋之後。故云既奠燋又執龜。

既奠燋。又執龜者。謂卜人既奠燋。俟執燋者既奠燋。又復執龜以待授宗人。經於奠燋之後不言執燋者。以下云宗人受卜人龜。則卜人執燋。不言自明。注補經所未及。故特言之。但執龜節次在執燋者奠燋之後。故云既奠燋又執龜。

非謂受命者亦卜人也。據經文執禮者別自有人。何必卜人受命之。賈疏誤。宗人受卜人龜示高。以龜腹甲高起。會注意。以抱龜燭爲句。稽氏遂誤謂一人兼抱龜燭。當以盛氏之說爲是。所當灼處示泣

卜也。〔疏〕正義曰。注云以龜腹甲高起所當灼處示泣也者。周禮大卜。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既高。彼注云。以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大事宗伯泣卜。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者。其部高。又卜師。凡卜事既

高。注云。示泣下是也。周禮作既。此泣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受泣卜命。授龜宜。〔疏〕正義曰。泣

作示。一也。既。古文視字。與視同。泣卜受視。反之。宗人還少退受命。受泣卜命。授龜宜。〔疏〕正義曰。泣

龜於宗人也。反之。亦反於宗人也。受命。謂宗人受泣卜之命。下命曰。則泣卜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

命辭也。還少退。謂受命少退于授龜之處。注以爲授龜宜近。受命宜卻。是也。命曰。哀子某來日某卜葬其父

某甫。考降。無有近悔。考。登也。降。下也。言卜此日葬。〔疏〕正義曰。命曰。泣卜命之也。來日。將來之日。

月而葬。諸侯五月。大夫士庶人三月。士之三月。亦通死月數。故春秋傳又謂大夫三月士踰月也。雜記曰。視稱卜葬

虞。子孫曰哀。夫曰乃。兄弟曰某。卜葬其兄弟曰伯子某。春秋傳卜有令龜者。泣卜其令龜者乎。近。附近之近。

注云考登也。降下也者。古登與升通。鄭意蓋謂考降爲升降也。放氏云。考。成也。降。下也。謂成其下棺之事。張

氏爾岐云。考。父也。降。骨肉復歸於土也。沈氏彤云。鄭訓考爲登。以考降爲魂神之上下。不若言骨肉復歸於土者

之切。但訓考爲父。又與上其父之文相犯。敖本爾雅釋詁。訓考爲成。最佳。然謂成其下棺之事。亦未釋順。若云成

幽宅而下棺。則得之矣。今案考訓成。較登爲有據。然謂成其下棺之事。似迂曲。若云成幽宅而下棺。又似牽涉卜

宅。不若張氏以考爲父。謂父降於此。得無近於咎悔。文義更洽。沈氏以與上其父相犯爲嫌。顧氏炎武云。既言父。

又言考者。猶易言幹父之蠱有子考无咎也。又引禮記體魄魄則降爲證。似張說義長。又鄭解無有近悔云得無近於咎悔者

乎。近字作活字解。盛氏世佐云。近悔。如爾不克葬之類。筮宅爲久遠之計。故慮有後艱。卜日爲目前之事。故期

無近悔。是以近爲遠近之近。作實字解。與鄭異。今案卜日亦關係久遠。不專爲目前。盛說似泥。仍依注爲是。

許諾不述命。還即席西面坐命龜。與授卜人龜負東扉。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略。凡卜述命命龜異。〔疏〕正義

曰。許諾者。宗人也。異於筮。命龜。亦宗人命之也。周禮大卜。大祭祀命龜。又曰。凡喪事命龜。鄭注。命龜。皆

龜以所卜之事。此宗人命龜與彼異者。雜記。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命龜。故此禮亦多宗人主之。命龜之辭蓋



曰。爲日假爾泰龜有常云爾。授卜人龜。使之灼也。亦宗人授之。注云宗人不述命。亦士禮略者。前筮宅不述命。爲士禮略。此卜日亦不述命。故云亦士禮略也。云凡卜述命龜異。龜重。威儀多也者。賈疏謂對筮時述命命筮同。是已。而說未明析。盛氏世佐云。述命述之於所受。以備失誤。審慎之至也。命龜。則直告龜而已。大夫以上。卜既述命。又命龜筮。則述命遂以命著。不重爲之。士卜不述命而命龜。筮則不述命亦不命著。此卜筮之辨也。今案。少牢大夫禮。筮日。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命筮之辭也。孝孫某來日丁亥以下。述命之辭也。以命筮之辭冠於述命之辭而連言之。是即盛氏所謂述命遂命筮不重爲之也。若卜則先述命。後乃命龜。分爲二。是述命命龜異。故云龜重威儀多也。但盛氏謂士筮亦不命著。則猶沿賈孔之誤。辨見前。云頁東。卜人坐作龜。作猶灼也。周禮卜人。凡屏。俟龜之兆也者。謂宗人既授卜人龜灼之。遂貢東扉而立。視其兆也。卜人坐作龜。作猶灼也。周禮卜人。凡致其墨。與。〔疏〕正義曰。注云作猶灼也者。周禮大卜作龜鄭注。謂以火灼之。以作其兆也。春灼後左。夏灼前左。起也。〔疏〕秋灼前右。冬灼後右。彼疏云。作。謂發使發圻。然則作猶灼者。謂以火灼之而發其兆。非即謂作爲灼也。鄭司農云。作龜。謂鑿龜令可熱也。後鄭蓋不從之。引卜師凡卜事。臨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者。證作龜是以火灼之。彼注云。揚猶熾也。致其墨者。執灼之明其兆是也。云興起也者。謂卜人坐作龜訖。起而以龜授宗人也。宗人受龜示泄卜。泄卜受視。反之。宗人退。東面。乃旅占卒。不釋龜。告于泄卜與主人。占曰某日從。不釋復執之也。古。〔疏〕正義曰。反之。反龜於宗人也。宗人又反之。卜人以授占者。乃退而東面以俟占。旅占。謂三人文曰爲日。共占之也。周禮占人。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鄭注。體。兆象也。色。兆氣也。墨。兆廣也。圻。兆聲也。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圻有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凡卜。象吉。色善。墨大。圻明。則逢吉。玉藻曰。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此古之占法也。凡卜。據此經及周禮大卜諸職。約有數節。先陳龜貞龜。次示高。次命龜。次作龜。乃占也。占曰。某日從與。前筮宅占之曰從同。宗人所告之辭也。下告主婦哭。此泄卜及主人不哭者。敖氏云。泄卜不哭者。吉服也。主人不哭者。未經也。注云不釋龜復執之者。劉氏台拱云。案宗人釋龜久矣。此乃重執之。而云不釋龜者。對下文告主婦釋龜言之。執龜以告泄卜與主人。釋龜以告主婦。以此爲別。賈疏未得其義。今案。下云授卜人龜。是釋龜矣。劉氏之說。甚得經意。注云復執之者。恐人以爲原執未釋也。乃後人猶有謂旅占之時龜仍宗人授卜人龜。執之者。誤矣。云古文曰爲日者。胡氏承瑛云。此謂占曰之曰。古文作日。蓋涉下某日日字而誤也。授卜人龜。



告于主婦主婦哭

不執龜者下主人也

〔疏〕

正義曰告亦宗人告也主婦哭者以葬有期日也

告于異爵者使人告于衆賓

衆賓僚友不來者也

〔疏〕

正義曰異爵者公卿大夫也亦宗人告之方氏苞云注知衆賓謂僚友不來者蓋僚友來者則告異爵者即皆聞之矣曰使人告於其家之辭也褚氏寅亮云獨告異爵者尊之也其在列之賓共聞之可不告矣有不在者則使人往告之注是也敖氏以衆賓爲在外位之士恐非偶有不在之賓可遺而不告乎

卜人徹龜宗人告事畢主人經入哭如筮宅賓出拜

送若不從卜擇如初儀〔疏〕

正義曰卜擇如初儀唐石經作宅今案上文筮擇如初儀注云更擇地而筮之則此卜擇如初儀當爲更

擇日而卜之上筮擇之擇鄭既解與宅異則此卜擇不得以擇爲宅矣且此條卜日非卜宅也石經誤無疑○卜人徹龜謂卜告吉乃徹而藏之也主人經入哭如筮宅如其殯前北面哭不踊也

右卜葬日

# 儀禮正義

## 卷二十九

### 既夕禮第十三

鄭目錄云。士喪禮之下篇也。既。已也。謂先葬二日。夕哭時。與葬間一日。凡朝廟日。請啓期必容焉。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前三日也。大戴第五刪。小戴第

十四。別錄名士喪禮下篇。第十三。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夕下。唐石經。嚴。徐。釋文。楊。敫。俱有禮字。舊本俱有。惟單疏標題獨無。案既

刻注疏因之。今案。無禮字。是也。但石經舊本如是。鄭注周禮禮記引。亦稱既夕禮。張淳議誤。標題亦有禮字。仍之。云士喪禮之下篇也者。先大父目錄校證云。此與士喪禮共爲一篇。以簡別繁重。蓋而爲二。鄭注周禮引。亦稱士喪禮下篇。盛氏世佐云。士喪禮之既夕。少牢饋食禮之有司。本屬一體。蓋而爲二。取其首二字以名篇。非

有意於其間也。然則儀禮十七篇。其實十五篇耳。敫云。禮更端。世儒又分自簋宅以下爲士喪禮下。皆強作解者。今案。蔡氏德晉禮經本義。卽自上篇簋宅家人營之起。合此經爲一篇。王氏士讓謂此篇若從簋宅起。更與士冠特牲

諸篇從簋簠敘起相類。皆未免輕改古本。不可從。又案。以既夕哭以下別爲一篇。非周公之舊。吳氏廷華疑大戴諸家割經首二字名篇。或然。云既已也者。本詩汝墳毛傳。廣雅亦云。既。已也。云謂先葬二日。已夕哭時與葬間一日

者。以此夕是葬前二日之夕。次日啓殯。次日乃葬。故知與葬間一日也。云凡朝廟日。請啓期必容焉者。此鄭釋所以先葬二日之義。謂容先葬二日之夕請啓期。先葬一日朝廟也。云此諸侯之下士一廟。其上士二廟。則既夕哭先葬

前三日者。賈疏云。以其一廟。則一日朝。二廟。則二日朝。故葬前三日。中間容二日。若然。大夫三廟者。葬前

四日。諸侯五廟者。葬前六日。天子七廟者。葬前八日。吳氏紱云。注疏以每日朝一廟爲尊卑計日之差。殆不其然。曾子問。古者天子諸侯之喪。視取羣廟之主。藏諸祖廟。卒哭而後主反其廟。則無庸越六日八日而徧歷之矣。大夫

亦有太祖廟。禮當同之。士無太祖。故二廟以一日而畢朝之。下記朝廟訖。而適祖無厥明之文。是可見也。今案。吳說甚是。據曾子問。主既出廟。則安用分日朝於空廟乎。姜氏兆錫。方氏苞。吳氏廷華。亦皆以注疏之說爲非。

互詳記朝廟適祖下。云大戴第五刪者。校勘記云。刪字。似後人校語誤入。顧氏廣圻云。刪字衍文。

既夕哭。既。已也。謂出門。〔疏〕正義曰。此言請期之事。既夕哭三字。依本經正文。與他篇首言請期者不同。以簋

復外位時者。上篇朝夕哭。丈夫即位于門外云云。是外位也。又入門哭。至奠畢實出。主人拜送。衆主人出。出門哭止。皆復位。是出門哭止復外位時也。吳氏廷華疑義云。上篇簋宅下日云既朝哭。此經云既夕哭。是簋下在朝哭之後。請

啓期在夕哭之後。既之云者。謂既事於彼。乃事於此也。今案。請啓期不於朝哭後者。以啓期在明日之早。故於夕哭後請之。冠禮夕爲期于廟門之外。特性夕請期。是其例也。請啓期告于賓。將葬。當遷柩

於祖。有司於是乃請啓期之期於主人。〔疏〕正義曰。遷柩於祖。謂朝廟也。肆。埋棺之坎。見上篇注。前卜日告賓。以告賓。賓宜知其時也。今文啓爲開。〔疏〕告以葬日。此告以啓期之日也。吳氏廷華云。告與哭者。餘亦往告之。

言賓。則兄弟可知。王氏士讓云。告于賓。蓋兼已來未來者言。張氏爾岐云。請啓期。主人曰。在明旦。有司遂以告賓。今案。經不載主人答辭者。省文。下請祖期請葬期。不言告于賓。亦省文。以此言告賓。明彼亦同。故略之也。

右請啓期

夙興。設盥于祖廟門外。祖。王父也。下。〔疏〕正義曰。自此至壻間。言豫於祖廟陳饌之事。敎氏云。設盥。爲

也。設鼎先設盥。以舉者必盥也。今案。凶事不設洗。故設盥。此盥亦設于門外東方。詳上篇西方盥如東方下。注云。祖王父也者。曲禮曰。孫可以爲王父尸。是謂祖爲王父也。云下士祖廟共廟者。祭法曰。適士二廟。官師一廟。鄭

注。適士上士。官師中士。下士。是中士亦一廟。而此注專言下士者。舉下士以包中士也。下記其二廟則饌于祖廟。注云。士事祖廟。上士異廟。下士共廟。與此義同。祖廟共廟。而經唯云祖者。舉尊者以統卑也。餘詳少牢篇首鄭目

錄下。○黃氏榦云。案本經記有朝廟一節。禮畢乃適祖。今經文但言朝祖。注云上士祖廟異廟。下士祖廟共廟。專陳

言祖者。共廟。則舉祖以包廟。兼言廟者。異廟。則先廟而後祖。經言下士。記言上士。文有詳略。蓋文互耳。陳

鼎皆如殯。東方之饌亦如之。皆。皆三鼎也。如殯。〔疏〕正義曰。上篇大斂。陳三鼎于門外北上。有豚魚腊。明

此陳鼎如之。注云皆。皆三鼎也者。以經言皆。明

非一鼎。故以皆字指三鼎言之。敖氏云。皆如殯。謂三鼎之面位與。其實皆如鄉者所陳殯奠之鼎也。吳氏延華云。皆言下三奠皆然也。今案。下祖奠無陳鼎之文。遺奠陳鼎不言北上。似吳說亦可從。云如殯。如大斂既殯之奠者。大斂之奠。在殯後設之。故經言如殯。而注以大斂既殯之奠釋之。恐人疑殯別有奠也。又經云東方之饌亦如之。謂如上篇陳大斂奠。東方之饌。有兩瓦甒。兩甒豆。兩簋也。亦者。亦陳鼎也。吳氏絳云。凡甒入廟後。先設從奠。微從奠。而後設遷祖奠。徹遷祖奠。而後設祖奠。明日。乃設遣奠。此其序也。葉氏德晉云。此所陳鼎爲朝祖奠及祖奠陳之也。質明而行朝祖奠。日側而行祖奠。亦獨平日有朝夕之奠而特盛其禮也。劉氏奎拱云。敖氏以此爲祖奠之饌。而遷祖之奠。別用脯醢醴酒。夫二廟者。朝廟如小斂奠。朝祖如大斂奠。以是爲尊卑之差。如敖氏夷牀饌于階間。使之言戶也。之說。則朝廟之奠。尙用特豚。而朝祖之奠。止用脯醢醴酒可乎。今案。劉說是也。夷牀饌于階間。朝正極。用此牀。〔疏〕正義曰。校勘記云。佚。唐石經。徐本。通典。要義。楊。敖。俱作夷。釋文。集釋。通解。俱作佚。陸氏曰。佚音夷。本亦作夷。今從嚴本。○注朝正極。校勘記云。釋文無正字。通典有。與賈疏合。張氏誤從釋文。今案。嚴本及各本皆有正字。云夷之言戶也者。詳上篇男女奉尸佚于堂下。云朝正極。用此牀者。卽下朝廟節云。正極于兩楹間用夷牀。是也。極至廟。需用此牀。故先饌于階間。敖氏云。階間。祖廟堂下。又云。此卽尊者承尸于堂之牀也。王氏士讓。褚氏寅亮。皆駁之。謂此牀以承極。必大於斂時承尸之牀。似王褚說是。

### 右豫於祖廟陳饌

二燭俟于殯門外。早闔以爲明。〔疏〕正義曰。自此至夷衾。言變服及啓殯之事。○二燭之用詳下。俟者。俟啓殯。蒸之承反。薪也。從釋文。案今本釋文亦作蒸。又嚴本與徐本同。而張氏所引作蒸。亦不可解。又案說文。蒸或省火作蒸。黃氏丕烈云。張氏出蒸字於上。而原文用蒸字。蓋其所見嚴本作蒸。葉石君所鈔宋釋文作蒸。蒸見說文。今人知蒸而不知蒸矣。各本作蒸從之。云早闔以爲明也者。上經云夙興。爾雅釋。丈夫髻。散帶。卽位如初。爲將詰云。夙。早也。早則天未明。故藉燭以爲明。云燭用蒸者。詳燕禮庶子執燭下。丈夫髻。散帶。卽位如初。爲將變也。此互文以相見耳。蒸。婦人之髮。喪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如初朝夕哭門外位。〔疏〕正義曰。注云爲將啓變也者。上篇小斂節云。主人子免而婦人髻。男子冠而婦人笄。如初朝夕哭門外位。

帶云。散帶。謂大功以上。初時。其帶不絞。至成服。乃絞之。此免。繫散帶。皆在尸。極未殯之前。今將啓殯見極。故變同小斂時。故云爲將啓殯也。云此互文以相見耳。髮。婦人之髮者。賈疏云。髮既是婦人之髮。則免是男子之髮。故今丈夫見其人。不見免。則丈夫當免矣。婦人見其髮。不見人。則婦人當髮矣。故云互文以相見耳。案小斂主人髮。衆主人免。此必知丈夫免而不髮者。李氏如圭云。禮記曰。非從極與反哭。無免于極。從極言免。不言髮。又既啓之後。皆無髮之文。則啓後雖斬衰者亦免。爲母于卽位又哭而免。斬衰啓殯乃免。禮之差也。今案。此經言丈夫不言主人。則兼衆主人在內。李說是也。又鄭以髮爲婦人之髮者。婦人之髮有二。有著筭之髮。有去筭之髮。成服以前之髮無筭。故小斂但云婦人髮于室。而不言筭。成服以後有筭。故喪服斬衰云筭髮。衰。記云。惡筭有首以髮。皆髮筭連言。此經但言髮。則是變從小斂時去筭之髮。故云髮婦人之髮也。云喪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髮。男子冠而婦人筭者。鄭引以證此經髮是指婦人言也。小記又曰。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髮。注。別男女也。孔疏。當髮斂之節。男子著免。婦人著髮。故云男子免而婦人髮。熊氏朋來云。小記男子免婦人髮。自足爲證。既夕經文。必亦如小記所言。而有脫字。注者妄謂互文。適以惑人也。張氏爾岐云。據賈疏。當云丈夫免婦人髮。此或偶脫去三字。今案此經自有闕文。熊張以爲脫字。是也。然其說雖與鄭異。而義則同。若散氏以髮卽屬丈夫言。殆有難通。據下經多男婦並言。豈有皆殯而親屬不髮者。崔氏大功以下無髮之說。不可從也。謂小斂以來至此自若者。亦非。江氏筠云。人之髮亦然。詎有皆殯而親屬不髮者。崔氏大功以下無髮之說。不可從也。謂小斂以來至此自若者。亦非。江氏筠云。散氏謂髮者去冠纓而爲露紛。將髮者先髮。婦人當髮者。自小斂以來至此自若。故經但言丈夫。而婦人不與也。案髮乃婦人之飾。何得加之男子。名實殺亂。經文所無。況髮止未成服以前。啓殯至虞卒哭。唯免而已。奔喪爲母。僅壹髮。則於此明不髮可知。此經雖主於父。義實兼母。不獨免髮相對。有小記文可證也。褚氏寅亮云。赦說漏卻婦人。一誤也。移婦人之髮於丈夫。二誤也。是皆以赦說爲難通矣。云如初朝夕哭門外位者。上篇朝夕哭。婦人卽位于堂。南上。丈夫卽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南上。實繼之。北上。門東北面西上。門西北面東上。四方東面北上。主人卽位。辟門。此門外位也。必知經言卽位如初爲門外位者。以下始言主人拜賓入。則此未入門。故知爲門外位也。沈氏彤云。卽位。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卽位。袒。此不蒙如初者。以男子入門不哭。如初。亦兼婦人堂上位言之也。婦人不哭。主人拜賓入。卽位。袒。此不蒙如初者。以男子入門不哭。校勘記云。蒙。嚴本作衆。集釋。通解。楊。散。俱作衆。張氏曰。疏作衆。從疏。謹蓋下。嚴本。集釋。楊。散。俱無也字。與羣疏標目合。宋本釋文通解俱有。今案。上篇婦人拊心不哭。注云。止讀羣。亦無也字。○吳氏廷華云。

賓。爲啓來者。拜之如臨。祖。將啓。今案。主人入卽位。卽堂下之位也。注云。此不蒙如初者。以男子入門不哭也。者。案。上篇朝夕哭。主人拜賓旁三。右還入門。哭。婦人踊。此主人入門不哭。婦人不踊。是與初異。故不得蒙上如初之文也。下記曰。啓之听。外內不哭。彼注。商祝免袒。執功布入。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聲三。啟三。命哭。云。將有事。爲其謹聲。與此注義同。詳下記。功布。灰治之布也。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也。聲三。三有聲存神也。啓三。三言啓告神也。舊說以爲聲噫與也。今文免作統。〔疏〕正義曰。敖氏云。商祝。公有司也。其爲免。今案。此喪禮多公家之臣來治事者。詳上篇甸人掘坎于階間下。商祝升自西階。盡階不升堂。以殯在西階上故也。曾子問。大祝裨冕。執束帛。升自西階。盡等不升堂。與此盡階不升堂同。彼疏云。欲往告殯。故升自西階。若於堂下告則太遠。堂上告則太近。故升階盡等級。卽不升堂是也。命哭者。已啓見極。故命主人男女以下哭也。○注。拂。毛本作防。校勘記云。嚴。徐。叢氏。集釋。敖氏。作防。與單疏通注合。釋文亦作防。云。拂。本又作佛。仿。上芳味反。下芳丈反。楊氏。拂。仿。作佛。通典。仿。作極。通解。作仿。今從嚴本。云。功布。灰治之布也。賈疏云。謂七升以下之布。喪大記。士御棺。用功布。孔疏。功布。大功布也。云。執之以接神。爲有所拂。也。賈疏云。拂。猶言拂拭去塵也。是據下拂。極用功布言也。然。拂。與拭異。又云。拂。去凶邪之氣。沈氏。彤云。檀弓曰。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鄭注。爲有凶邪之氣。然則拂去凶邪。君臨臣喪之禮也。豈子啓父殯而亦用此禮乎。且桃茢可以去凶邪。功布何物。而欲以去凶邪乎。此不通之論耳。今案。沈說是也。據注言以接神。則楊本作彷彿義似較顯。然下經明云。拂。極用功布。則商祝此時執以入者。正待極出。肆而拂之耳。云。聲三。三有聲存神也。又云。舊說以爲聲噫與也者。士虞禮記。祝升。止哭。聲三。子。啓戶。注。聲者。噫歎也。將啓戶。警覺神也。曾子問。祝聲三。注。聲。噫歎神也。孔疏。案。論語云。顏淵死。子曰。噫。檀弓云。公肩假曰。噫。是古人發聲多云噫。故知此聲亦謂噫也。凡祭祀。神之所享。謂之歆。今作聲欲令神歆享。故云歆警神也。案。注云。存神。亦是警覺神之意。唯此注引舊說作噫與。與彼二注作噫歆者異。顧氏。炎武云。噫與者。歎息而欲神之興也。噫歆者。歎息而欲神之歆也。盛氏。世佐云。注蓋出於傳聞之辭。與與歆或有一誤。抑或但取其聲之似。而於字義無關乎。今案。此啓殯作聲以存神。與尋常祭告不同。願說亦自近理。又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亦云。祝聲三。孔氏。補注。以聲爲噫歆。用士虞記。曾子問注也。云。啓三。三言啓告神也者。蓋先聲三以警之。使神之存。而後三言啓以告之也。周禮。喪祝。及辟。令啓。燭入。照徹與啓。〔疏〕正義曰。賈疏云。一燭入室中。照徹奠。照告神後。卽令役人啓之也。今文免作統。詳上篇。燭入。照徹與啓。〔疏〕一燭于堂。照開殯肆。今案。二燭爲照。



極而設。故待啓而後入。下經燭從。及記曰燭先入者升堂。東楹之南西面。後入者西階東北面在下。是也。注兼君照徹者。蓋據設大斂奠於室時有燭故也。此啓燎時燭雖未入。亦當有燭。否則主人何以即位。商祝何以升階乎。但燎在地弗動。故照極。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祝降者。祝徹宿奠降也。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夏祝取銘。須用燭耳。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祝降者。祝徹宿奠降也。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夏祝取銘。須用燭耳。

作名。〔疏〕正義曰。祝降者。周祝降也。與夏祝交于階下。故以降見之。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夏祝取銘。須用燭耳。祝降與夏祝交于階下。取銘置于重。祝降者。祝徹宿奠降也。與夏祝交。事相接也。夏祝取銘。須用燭耳。

也。祝取銘置于重。爲啓肆遷之。取銘在前。置於重。乃合而言之。文順耳。案禮之大例。進奠者徹奠。下記云。夏祝徹餘飯。夏祝之徹。記有明文。敖氏之說得之。今案。上篇祝取銘置于重。注。祝習周禮者也。則此取銘爲周祝

明矣。餘詳上篇祝取銘置于堂下。宿奠。昨日夕奠。徹者。執以待極入廟後仍復設之。下重先奠從。卽此奠也。銘本置于重。上篇殯訖祝取銘置于肆。今因啓肆。故仍取而置于重也。云吉事交相左。凶事交相右者。李氏如圭云。相右。降者在東升者在西。禮經釋例云。凶事交相右。此經是也。吉事。踊無算也。主人。〔疏〕正義曰。算。唐石經作算。集

交相左。鄉射大射所言之也。云今文銘皆作名者。詳見上篇。踊無算也。主人。〔疏〕正義曰。算。唐石經作算。集字解。與算籌之算別。後凡言無算者同。辨見後諸讀謂執算從下。○踊無算。蓋見極出肆將行也。或云自主人以下皆踊。商祝拂極用功布。撫用夷衾。拂。去塵也。撫。覆之。爲其形露。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極出自肆。故拂之覆之。蔡氏德晉云。夷衾。卽小斂後覆尸之衾。至此以之覆極。蓋當隨極入殯矣。今案。夷衾詳上篇牀第夷衾饌于西階南下。魏氏了翁云。極出南首。○校勘記云。注覆上。

徐本。通典。集釋。通解。要義。楊。敷。俱有撫字。毛本脫。○敖氏云。注云形露。猶露見也。

右啟殯

遷于祖用軸。遷。徙也。徙於祖。朝祖廟也。檀弓曰。殷朝而殯於祖。周朝而遂葬。蓋象平生時。將出必辭尊者。軸。輿軸也。軸狀如轉輹。刻兩頭爲輹。輹狀如長牀。穿程前後。著金而闕軸頭。大夫諸侯以上有四

周謂之輹。天。〔疏〕正義曰。自此至由西面。言遷極朝祖之事。○用軸者。言用軸載極。以朝於祖廟。白虎通曰。子畫之以龍。乘軸車。辭祖廟。是也。○校勘記云。注。嚴。徐。楊氏。無時字。與疏合。集釋有。程。嚴。



以是知大夫二字。後人妄加之耳。今案。此注誤衍大夫二字。在孔賈時已然。孔譌記疏。及賈此疏。謂天子諸侯。殯朝廟皆用輅。大夫殯不用輅。唯朝廟用輅。皆曲禮此注。禮記疏又謂士殯不用輅。朝廟得用輅。若天子元士。葬亦用輅。輅。本重先奠從。燭從。柩從。燭從。主人從。行之序也。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以服之。下經茵先入注。正義曰。重有銘以表柩。故在先。秦氏惠田云。重與奠皆神所憑依。故遷祖以二者先柩而行也。吳氏廷華云。燭從。照奠及柩。柩從。燭從。柩前後有燭。慎也。今案。周禮天府。凡吉凶之事。祖廟之中。沃盥執燭。鄭注。凶事。后王喪朝於祖廟之奠。此亦天子及后喪朝廟之證也。注云行之序也者。謂自殯宮行至廟之次序也。云主人從者。丈夫由右。婦人由左者。此本王制內則之文。云以服之親疎爲先後。各從其昭穆者。姜氏兆錫云。以服之親疎爲先後。卽文王世子以喪服之精麤爲序也。各從其昭穆者。又序其尊卑也。如齊衰。則首世叔父。次兄弟。次兄弟之子。餘類推之可見。云男賓在前。女賓在後者。謂男賓在主人之前。女賓在主人之後也。散氏云。主人從。衆主人以下從。婦人從。女賓從。男賓在後。經但言主人從者。以其餘皆從可知也。江氏瑤云。散氏蓋以反哭之次序推之。說較有據。方氏苞云。注說散說皆未安。喪之女賓。乃姑姊妹女子子已嫁及宗婦之以事相助者。皆宜與衆子婦偕行。賓及執事者當先俟於祖廟。則主人從。丈夫先。婦人後。自然之序也。今案。言主人可以該衆主人及婦人。而不可。以該賓。經但言主人從。不言賓從。則知從柩無賓。蓋啓殯時。賓已前行而俟於祖廟矣。方義爲長。升自西階。柩也。猶用子道。疏。正義曰。注云柩也者。言此升是柩升也。云猶用子道不由阼也者。生時用子道。升降不敢由阼。不由阼也。疏。今朝廟猶然。所謂順死者之孝心。此其一也。散氏云。升自西階。神之也。凡柩歸自外而入廟者。既小斂。則升自阼階。未忍異於生也。既大斂。則升自西階。案散此說。以曾子問君薨而柩自外來者爲比擬。不知彼注明言殯宮。非入廟。且所謂神之者。以子對柩言。此以柩對祖言。二者迥殊。仍從鄭義爲是。奠俟于下。東面北上。侯正柩。疏。正義曰。此卽上奠從之奠也。俟于下。蓋在西階下。侯正柩。乃主人從。婦人升。東面衆主人東卽位。位。東方之。疏。正義曰。衆主人東卽位。各本無主字。校勘記云。唐石經有主字。散氏曰。東卽位。衆主人也。脫一主字耳。以記考之可見。顧炎武曰。當俟石經。經義述聞云。士喪禮全篇皆言衆主人卽位。衆主人復位。無言衆人者。此文與上篇衆主人東卽位同。故鄭注云。東方之位。通與禮四十五正作衆主人東卽位。當從唐石經。今案。張氏鄭注句讀。吳氏章句。戴氏校集釋。盛氏集編。皆據石經補

主字。今從石經。○蔡氏德晉云。此時男子唯主人升。而婦人則皆升者。以婦人當在堂上。觀下文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可見也。衆主人東卽位。謂衆主人從柩至西階下。遂向東階下卽西面位也。吳氏廷華云。主人從升。立西階上。視正柩畢。乃東。下文柩東西面是也。婦人則俟設奠乃東。衆主人東卽位。階下東方之位。朱氏大韶云。上篇言衆主人者十。下篇言衆主人者五。未有言衆人者。衆主人有二義。上篇於始死云。主人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西面。注。衆主人。庶昆弟。記云。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此指衆子斬衰者也。於小斂云。衆主人免于房。記云。正柩衆主人布帶。此指齊衰以下親也。此經衆主人東卽位。統衆子及齊衰以下者也。其餘衆主人皆與此經義同。正柩于兩楹間。用夷牀。兩楹間。象鄉戶牖。〔疏〕正義曰。用夷牀者。謂以枳軸載柩升堂。至正柩時。則遷之于夷牀。與諸侯升正柩。執紼五百人。大夫升正柩。執引者三百人。有銜枚執鐸之禮。注云兩楹間。象鄉戶牖也者。戶西牖東。堂上正中之地。尊者所處也。此正柩于兩楹間。正是堂東西之中。象向戶牖開尊者之位。云是時柩北首者。先時柩南首。至朝廟則當以首向之。故北首也。經言兩楹間。而注言鄉戶牖。則士之室亦居中。而有左右房明矣。褚氏寅亮云。賈欲回護士無西房之說。故指戶牖開爲近西。若近西。不得云兩階間也。主人柩東西面。置重如初。如殯宮。〔疏〕正義曰。主人升視正柩畢。乃至柩東西面。故於此言之。婦人猶東面不改。故於升時言之。席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席設於柩之西。直柩之西。當西階也。從奠設如初。東面也。不統於升。設于柩西。奠設如初。巾之升降自西階。謂奠者升降也。不升自阼階者。詳後設遷祖奠節。褚氏寅亮云。此奠從柩而來。故〔疏〕正義曰。席。毛本作序。誤。○席。奠席也。上云重先。奠從。故正柩畢置重。乃設奠也。此奠從柩而來。故祖奠。徹遷祖奠後。乃設祖奠。皆在同日。注云從奠設如初。東面也者。李氏如圭云。如於殯宮席前東面也。殯宮設於奧。此設於柩西耳。云巾之者。爲禦當風塵者。此無牲肉。亦巾之者。爲在堂有風塵。異於室也。禮經釋例云。凡奠。小斂以前。皆在戶東。大斂以後。皆在室中。遷祖以後。皆在柩西。既還車。則在柩東。士喪禮。始死。奠于室中。戶東。此始卒之奠也。小斂畢。奠于堂上。戶東。此小斂之奠也。皆在戶東。大斂畢。乃奠。視執巾。席從。設于奧。東面。注。自是不復奠于戶室中。西南隅謂之奧。又云。奠由櫛內。入于室。此大斂之奠也。朝夕哭。乃奠。入如初設。注。入。入于室也。此朝夕哭之奠也。朔月奠。皆如初奠之儀。又云。其設于室。豆錯俎錯云云。此朔月之

奠也。有薦新。如朔奠。此薦新之奠也。皆極在西階上。而奠在室中。既夕禮。遷于祖。正極于兩楹間。畢。席升。設于極西。奠如初。既夕記。啓殯朝廟之儀。正極畢。奠升。設于極西。此從極而行之朝夕奠也。設于堂上極西。既夕禮。質明。徹畢。乃奠。如初。李氏如圭云。亦于極西席前設之。既夕記。徹。乃奠。此徹去從奠。設朝廟之奠也。亦在堂上極西。既夕禮。載極于車。畢。降奠。當前東。注。當前東。猶當尸牖也。亦在極車西。既夕記。朝祖廟後。卒東前而降奠。席于極西。此從極而降之朝廟奠也。設于堂下極車西。既夕禮。徹奠。謂徹朝廟奠乃祖。注。遷極車向外爲行始。又云。布席乃奠如初。此極將行之祖奠也。葬日。徹者入。丈夫踊。設于西北。此徹祖奠也。又云。鼎入乃奠。此大遣奠也。祖奠大遣奠。經不云設於何所。考既夕記。視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散氏繼公曰。于主人之南。明其在車東也。祖奠在極車東。則大遣奠亦在極車東矣。釋例又云。大斂以後。奠于室者。既殯。則以鬼神之禮事之。遷極以後。奠于極者。蓋極既離殯宮。則奠宜從極。不能復設于殯宮之室也。又云。楊氏復曰。喪奠之禮有三變。始死。奠于戶東。小斂奠。亦如之。既殯。奠于室之奧。設席東面。朝夕奠。朔月奠。薦新奠。亦如之。啓殯入廟。席設于極西。奠設如初。如初者。如室中之神席東面也。朝祖奠亦如之。降奠及祖奠遣奠皆如之。但設于極東爲異。既夕禮。朝廟。奠從。席升設于極西。注。不設極東。東非神位也。竊謂小斂以前奠于戶東者。此時尸南首。奠在其右也。遷極以後。奠于極西者。此時極北首。奠亦在其右也。至還車向外後。極復南首。故奠于極東。仍在其右矣。楊氏及注說皆欠分明。又祖奠大遣奠極已南首。故此二奠在極東。楊氏并謂降奠亦在極東者。非也。此時極尚北首。故主人踊無算降拜。賓卽位踊。妻主婦及親者由足西面。設奠時。婦人皆室戶西南面。奠畢。可以居。〔疏〕正義曰。踊無算。既奠乃踊也。降拜。賓卽位踊。卽堂下位而踊也。禮記曰。小斂大斂。皆皆拜。奠房中。〔疏〕者。主人自未啓殯前入卽位祖。至是乃襲也。敖氏云。卽位亦在阼階下。襲亦在序東。婦人由足出于極南也。西面于阼階上。亦南上。○注乃得東也。嚴本也。校勘記云。闕、葛、通解、俱作也。今案經明云西面。注不當云東面。作也爲是。云設奠時婦人皆室戶西南面。奠畢乃得東也者。褚氏寅亮云。注蓋謂婦人辟設奠者而立於極西北也。初升時在極西。辟而稍北。不必由首。至奠畢主人降。則婦人向南行。由足而東矣。今案。室之有東面房者。室戶西正在堂之中。不在西北。鄭蓋以大夫士無西房。室偏於西。故以爲室戶西也。然與上兩楹間衆鄉戶牖之說相違矣。云親者西面。堂上迫。疏者可以居房中者。吳氏廷華疑義云。經止言親者西面。則似疏者不西面。注所以有房中之說。據上始死親者在室。衆婦人在戶外。注蓋準彼言之耳。說是也。但以堂上迫爲辭。則似疏者不西面。注所以



右遷樞朝祖

儀禮正義 十三 卷二十九



故升自西階也。今案。凡奠皆升自阼階。降自西階。此及上設奠。主人要節而踊。節。升。〔疏〕正義曰。注云節升。經皆云升。降自西階。故注釋之。詳上篇設小斂奠。夏祝及執事。墮下。主人要節而踊。節。升。〔疏〕正義曰。注云節升。降者。謂以奠之升。降爲踊節也。微時升降亦然。此不言婦人踊者。上多言丈夫踊。丈。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圉人夾牽之。之馬。每車二匹。纓。今馬轅也。就。成也。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也。蓋條絲也。其著之如屬然。天子之臣。如其命數。王之革路條纓。圉人。養馬者。在左右曰夾。既奠乃薦馬者。爲其踐汚廟中也。凡入門。參分庭一在〔疏〕正義曰。馬北面。猶車之北轡也。交轡。鄭無注。敖氏云。每馬兩轡。交轡而夾牽之。謂左人牽右轡。南。右人牽左轡也。郝氏敬云。以兩內轡交結。兩圉人左右各持外轡夾牽之。今案。周禮序官。圉人良馬匹。一人。駕馬麗一人。若如敖說。則一馬需二圉人矣。恐未然。○校勘記云。注就成二字。監本誤倒。著。通典作飾。條。纓。毛本作絲條。嚴。徐。通典。集釋。通解。楊。敖。作條纓。與疏合。今案。陳本亦作條纓。正。集釋作匹。云駕車之馬。每車二匹者。士駕二馬也。乘車。道車。輿車。每車二匹。則六匹也。云纓今馬轅也者。姜氏兆錫云。馬頸革曰轅。以其當轡繫飾。故又謂之繫纓。注訓纓爲馬轅。此也。但案。春秋傳。拔劍斷轅。又晉有七轅。轅名非起於漢。蓋漢亦謂之轅耳。今案。周禮市車注。鄭司農云。纓謂當胸。士喪禮下篇曰。馬纓三就。禮家說曰。纓當胸。以削革爲之。三就三重三市也。玄謂纓今馬轅。是後鄭不從先鄭及禮家說也。樊與纓是二物。周禮疏云。樊爲馬大帶。纓是夾馬頸。樊亦作繫。敖氏云。馬有纓而無樊。蓋臣禮也。春秋傳。仲叔于奚請繁纓以朝。孔子非之。云。就成也。爾雅釋詁文。云諸侯之臣飾纓以三色而三成。此三色者。蓋條絲也。其著之如屬然者。鄭注巾車。謂玉路金路象路之樊及纓。皆以五采屬飾之。革路之樊及纓。以條絲飾之。此纓三就。亦以條絲飾之。但其著之亦如屬然。故下即引王之革路條纓爲證也。三色者。實謂朱白蒼也。云天子之臣如其命數。則似諸侯之大夫士皆同。不依命數矣。然士之三就。與大夫同。殆攝盛耳。云圉人養馬者。以圉人是養馬之官。故使牽之。周禮圉人職曰。凡喪紀牽馬而入陳。云在左右曰夾。必左右夾牽者。防奔軼也。云既奠乃薦馬者。爲其踐汚廟中也者。以既奠乃薦。便其出。使不久停廟中。恐致踐汚也。云凡入門。參分庭一在南者。集釋作二在南。恐非。經唯言入門。而不言門左門右。則敖氏以爲但沒言耳。是矣。不必至中庭也。況置重即在參分庭一在南之處。詎可於是薦馬邪。御者執策立于馬後。哭成踊。右還出。主人於是乃哭踊者。薦。〔疏〕正義曰。盧氏文昭云。張從陸作策。石經及諸本俱作策。○先大車之禮。成於薦馬。〔疏〕父儀禮釋官云。御。御車也。士得乘兩馬車。故有圉人與御者。

亦私臣也。今案。執策立于馬後。象生時御車也。出。馬出也。敖氏云。右遷。西上也。注云主人於是乃哭踊者。薦車之禮。成於薦馬者。車得馬而後能行也。敖氏云。哭成踊。國人與御者也。禮記曰。薦馬者哭踊。褚氏寅亮云。注指主人爲是。禮記薦馬哭踊。亦指主人也。孔疏云。馬是牽車爲行之物。今見進馬。是行期已至。故孝子感之而哭踊。是也。江氏筠云。案經於主人外所特著哭踊者。上薦朋友親從。西階東北面哭踊三。一也。君視敔節。君哭。及君要節而踊。二也。此薦拾踊中。賓亦在焉。而不特著自餘執事者。蓋皆以賤略之矣。如喪大記云。敔者既敔。必哭。經并不著。何獨於此著國人與御者乎。又云。禮記云。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孔疏。薦馬凡有三。極至祖廟。爲遷祖之奠訖。乃薦馬。一也。日側祖奠之時。又薦馬。二也。明日設遺奠時。又薦馬。三也。此薦馬下云包奠而讀書。於既夕禮當第三薦馬之節。然則國御豈三次薦馬皆哭踊耶。今案。此經不言主人。省文耳。褚氏江氏之說是也。禮記曰。薦馬者哭踊出。言見主人之哭踊而出也。賓出。主人送于門外。疏。正義曰。賓出。遷祖事畢也。李氏與此經言哭成踊右遷出同。蓋以哭踊爲出之節也。賓出。主人送于門外。疏。正義曰。賓出。遷祖事畢也。李氏氏云。送亦拜之。門。廟門也。

### 右薦車馬設遷祖之奠

有司請祖期。亦因在外位請之。當以告賓。賓每事畢輒出。將行而飲酒曰祖。祖始也。疏。正義曰。自此至屬引。言將祖時先載極設極車之事。○輒。毛本誤作徹。云亦因在外位請之者。因主人送賓在外而請之。亦。亦請啓期也。云當以告賓者。上請啓期曰告于賓。此經雖不言告賓。當亦告之。云賓每事畢輒出者。此釋上賓出之文。亦以明告賓之故也。云將行而飲酒曰祖。詳聘禮記出祖釋轅下。生時將行。有飲饌之禮。謂之祖。此死者將行設奠。亦謂之祖。周禮喪祝注。曰。日側也。謂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于庭。象生時出則祖也。云祖始也者。爾雅釋詁文。喪祝注云。祖爲行始。曰。日側也。謂將過中。疏。正義曰。主人皆有司之辭也。○校勘記云。注。敖氏無將字。與疏合。嚴本亦有。云側跌也者。段之時。疏。氏玉裁云。當作側。讀爲跌。跌也。漢人用跌不用跌。今案。說文。跌。日在西方時側也。是側與跌通。跌又作吳。廣雅釋言。吳。跌也。王氏疏證云。吳之言傾側。跌之言差跌也。易作跌。士喪禮下篇作側。穀梁春秋經作穆。井字異而義同。案段氏以跌爲跌。與廣雅合。然鄭注周禮司市云。日跌。跌中也。則鄭未嘗不用跌。觀

文·缺·日部新附字·注云·日辰也·云謂將過中之時者·易曰·日中則昃·說文曰·在西方時側也·是側已過中·非將過中之謂·諸本有將字·非·當從敝本·王氏士謙云·祖奠以當夕奠·雖視當日之夕奠差早·然亦必待過中之節也·

主人入祖乃載踊無算卒束襲·祖·爲載變也·乃舉柩卻下而載之·束·束棺〔疏〕正義曰·祖·石經補缺誤作痛益加·○校勘記云·注舉柩上·嚴·徐·通典·集釋·楊·敝·俱有乃字·與疏合·通解無·毛本亦脫乃·云祖·爲載變也者·載謂載柩於車也·上遷祖正柩奠訖·主人卽位踊襲·此入而復祖·故云爲載變也·云乃舉柩卻下而載之者·釋經乃載之文·賈疏云·擗柩在堂北首·今卻下·以足擗前·下堂載於車·故謂之爲卻也·李氏云·下柩於階間載之·褚氏寅亮云·復以軸降柩自西階載於車·此時柩仍北首是也·云束·束棺於柩車者·此載柩之車·亦謂之柩車·詳下記遂匠納車于階間下·案既載復束之·使不動也·上爲載而祖·卒束則載之·事畢故襲矣·降奠當前束也·下遷祖之奠也·當前束·猶當尸闕〔疏〕正義曰·校動也·上爲載而祖·卒束則載之·事畢故襲矣·降奠當前束也·下遷祖之奠也·當前束·猶當尸闕〔疏〕正義曰·校祖·通典作柩·今案·上經乃奠如初·注云·爲遷祖奠也·諸本作祖·是·云下遷祖之奠也者·謂移遷祖之奠於堂下·此奠從柩而降·有人執之·待束訖乃奠於柩旁當束也·云當前束·猶當尸闕也者·李氏云·下記始死卽牀而奠當屬·闕·肩頭也·云亦在柩車西者·前奠於堂上·在柩西·此奠於堂下·在柩車西·故云亦·詳前席升設于柩西下·云束有前後也者·以束棺於車·必前後束之·乃得安固·是有前束有後束·故經云當前束也·檀弓孔疏云·時柩猶北首·前束·商祝飾柩·一池·紐前經後緇·齊三采·無貝·荒·池者·象宮室之承霤·以竹爲之·狀如小車等·衣以青布·一池·懸於柩前·士不掄絞·紐所以聯帷荒·前赤後黑·因以爲飾·左右面各有前後·齊居〔疏〕正義曰·周禮柩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綦矣·以三采緇爲之·上朱·中白·下蒼·著以絮·元士以上有貝·〔疏〕正義曰·周禮飾柩·乃載·飾柩·卽飾柩也·鄭注·其序載而後飾·既飾當還車向外·據此經飾在載後也·喪祝又曰·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柩焉·然則此商祝飾柩·爲公家之臣來給事者明矣·又巾車·小喪·共鑿路與其飾·注·鑿路·載柩車也·飾·棺飾也·案說文·柩·棺也·棺文柩作匱·匱卽柩字·棺與柩亦同義·○注衣以青布·毛本布誤白·云飾柩·爲設牆柩也者·此言飾柩之事·周禮縫人注云·孝子既啓見棺·猶見親之身·既載飾而以行·若存時居於帷幕而加文繡·喪大記注云·飾柩者·以華道路及壤中·不欲衆惡其親也·此釋所以飾柩之義也·云巾奠乃牆·下記文牆卽飾柩·故云謂此也·檀弓飾柩牆注云·牆之障柩·猶垣牆障家·云牆有布帷·柩有布荒者·喪大記曰·士布帷布荒·

鄭注。荒。蒙也。在旁曰帷。在上曰荒。士布帷布荒者。白布也。君大夫加文章焉。案喪大記。大夫蓋帷。荒。火三列。穀三列。君龍帷。龍荒。火三列。穀三列。漢禮器制度。天子龍火。龍獸皆五列。是其加文章之事。又大記言。君素錦。緒加帷荒。大夫同。注謂大夫以上有緒。以襯覆棺。乃加帷荒于其上。此則士亦當有之。但不必用素錦耳。釋名。其蓋曰稱。亦曰龍甲。似龍甲然也。其旁曰牆。似屋牆也。是皆以在上爲稱。在旁爲牆也。周禮縫人。衣絮稱之材。鄭注。必先纏衣其材。乃以張飾也。稱之言聚。諸飾之所聚。檀弓。周人牆置絮。鄭注。牆。稱衣也。喪大記注亦云。帷荒皆所以衣稱也。又似與此注異者。李氏云。對言之。則帷爲牆。象宮室之牆壁。荒爲稱。謂諸采之所聚。通言之。則帷荒總名稱衣。絮。稱之材是也。亦總名牆。巾奠乃牆是也。今案。據縫人言。絮稱之材。則稱是纏木爲格。覆於棺上。帷荒皆縫合於稱。但荒在稱上。帷則墜於四旁。有似於牆。故又名牆耳。云池者。象宮室之承霤。以竹爲之。狀如小車等。衣以青布者。檀弓曰。池視重霤。鄭注。如屋之有承霤也。以竹爲池。衣以青布。縣銅魚焉。喪大記注亦云。池以竹爲之。如小車等。衣以青布。稱象宮室。縣池於荒之爪端。若承霤然。云君大夫以銅爲魚。縣於池下。今案。縣魚。據大夫以上言也。士無魚。其池之制則同。答與幹通。說文。答。車等也。轅車。轅闔橫木也。釋名。答。橫在車前。織竹作之。孔答等也。此稱車之池。與小車之答相似。故鄭據以曉人也。云一池。縣於稱前者。喪大記。君三池。大夫二池。士一池。孔疏謂天子四面四池。諸侯三。闕於後。大夫二。前後各一。士一池。唯在前也。云士不掄絞者。禮記曰。大夫不掄絞。屬於池下。鄭注。謂池飾也。掄。掄翟也。采青黃之閒曰絞。屬猶繫也。人君之稱。其池繫絞於下。而畫翟雉焉。名曰振容。又有銅魚在其閒。大夫去振容。士去魚。案大夫不掄絞。明士亦然。故云士不掄絞也。喪大記則云士掄絞者。蓋鄭所見本掄絞上有不字。後脫耳。孔疏謂士掄絞。明大夫亦掄絞。但大夫不以掄絞屬於池下爲振容。似屬曲說。云組所以聯帷荒。前赤後黑。因以爲飾。左右面各有前後者。喪大記注亦云。組所以結連帷荒者。孔疏。荒在上。帷在旁。屬組以結之。與束棺屬披之組別也。經。赤色。組。黑色。經云前經後緇。鄭恐人疑前後各一。故注云左右面各有前後。明當有四組也。喪大記曰。士緇組二。緇組二。緇亦赤也。喪大記又曰。君緇組六。大夫緇組二。玄組二。士變玄爲緇。而數與大夫同。云齊居稱之中央。若今小車蓋上綦矣者。鄭注喪大記亦云。齊象車蓋綦。縫合緇采爲之。形如瓜分然。荀氏崇義云。齊者。謂在荒之上。當稱之中央。形圓如車蓋上義矣。漢之小車。蓋上有三采。齊高三尺。徑二尺。餘或曰齊。如今之轎頂然。云以三采緇爲之。上朱中白下蒼者。謂以三采緇爲齊也。朱白蒼。本聘禮記。喪大記疏則謂三采爲絳黃黑。未詳何據。云著以絮者。謂以絮著齊中。使之高起也。云元士以上有貝者。此經爲下士無貝。而喪大記云君齊五采五貝。大夫齊三采三貝。士齊三采一貝。故鄭謂

元士以上也。又喪大記士有設披。披輅柩棺上。貫結於載。人居旁牽之。以備傾虧。喪〔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畫製二。詳後杖笠製下。設披。披輅柩棺上。貫結於載。人居旁牽之。以備傾虧。喪〔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案輅絡古字通。今案。居。毛本誤君。傾下。毛本脫虧字。今俱從嚴徐各本。○輅弓孔子之喪。兼用三代禮。而六設披周也。則設披之制。豈前此未有。自周始歟。云披輅柩棺上。貫結於載者。載見喪大記。彼注云。載之言值也。所以連繫棺束與柩材使相值。因而結前後披也。周禮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鄭注。披。有紐以結之。謂之載是也。案喪大記注言。棺束乃三衽三束之束。非謂上束棺於車之束也。云人居旁牽之。以備傾虧者。說文。從旁持曰披。釋名兩旁。引之曰披。披。披擺也。各於一旁引擺之。備傾倚也。檀弓注。披。挺行夾引棺者。喪大記孔疏云。若牽車。登高則引前。適下則引後。敬左則引右。敬右則引左。使車不傾覆也。云喪大記曰。士戴前纁後緇。二披用緇者。引以證士披與載之制也。彼記云。君纁戴六。纁披六。大夫戴前纁後玄。披亦如之。是有披即有載。蓋載。以帛貫棺束之皮紐。而連繫於柩。使相值堅固。披。以帛橫絡棺上。而以兩頭貫穿載之連結棺束者。出其餘使人持之。二者相貫爲用也。此經不言載者。以有披則有載可知也。其披數。司士注。鄭司農云。天子旁十二。諸侯旁八。大夫六。士四。後鄭不從。謂結披必當棺束。於束繫紐。天子諸侯載柩三束。大夫士二束。又引喪大記君纁披六。謂圍數兩旁言六耳。其實旁三。然則鄭意殆謂棺三束者。披亦兩旁各三。棺二束者。披亦兩旁各二。喪大記。君棺三衽三束。大夫士二衽二束。故孔疏云。士二披用緇者。據一邊云二披。若通兩旁。則亦四披。與大夫同也。案司士注。於束繫紐。是屬披之紐。非聯帷荒之紐也。云今文披皆爲藩者。胡氏承琪云。賈疏言皆者。此文披。及下文商祝御柩執披。并下記執披者。三字皆爲藩。惠氏棟曰。十月之交云。蕃維司徒。古今人表。蕃作皮。魯國有蕃縣。應劭曰。蕃音皮。案。披从手。皮聲。古音皮與蕃同。蕃又與藩通。故今文披皆爲藩。聲之誤也。案鄭不言藩爲誤字。以屬引。屬猶著也。引。所以披音既同藩。卽作藩字義亦可通。似非聲誤。惟司士檀弓喪大記字皆作披。故從古文。屬引。屬猶著也。引。所以古者人引柩。春秋傳〔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坐引下。通典有者字。案者字似不可省。云屬猶著也者。謂以引曰。坐引而哭之三。〔疏〕著於車也。吳氏廷華云。謂屬著於輅下。經前輅疏云。輅者。用木縛柩車轅上。以屬引於上而挽之是也。吳氏紱云。橫縛於轅以屬引者曰輅。以長繩屬輅兩端。而人引之。曰引。今案。柩車有前後轅前後輅。詳下記遂匠納車于階間下。云引所以引柩車。在輅輅曰輅。周禮大司徒。大喪。帥六鄉之衆庶。屬其六引。鄭司農云。六引。謂引喪車索也。軸輅詳上。運于祖用軸下。鄭意蓋謂葬時引柩車至壙者謂之引。其他棺索謂之縛。縛亦作紼。喪大記注。在棺曰紼。行道曰引。是也。敖氏云。凡引。天子用六。諸侯四。大夫士二。案六引經有明文。餘蓋據喪



大記君葬四綽大夫士二綽推之歟。檀弓曰：弔於葬者必執引。若從柩及擴，皆執紼。鄭注：示助之以力。車曰引。棺曰紼。從柩者，孔疏：凡執引用人，貴賤有數。若其數足，則餘人不得遙行。皆散而從柩也。至擴下棺，棺蓋時，則不限人數。皆悉執紼。示助力也。又云：引者長遠之名。故在車，車行遠也。紼是撥舉之義。故在棺。棺唯撥舉，不長遠也。云從柩者，贏者，贏餘也。從柩者，是執引所餘人也。何東山云：天子千人，諸侯五百人，大夫三百人，士五十人。贏者，數外也。云古者人引柩者，謂古者柩車用人引之，不用馬也。李氏云：人引柩，所謂乘人也。禮記曰：士喪有與天子同者三：其終夜燂，及乘人專道而行，專道，謂行不辟人。云春秋傳曰：坐引而哭之三者，此左傳文。引之以證人引也。定九年傳：齊侯伐晉夷儀，敝無存死之，得其尸，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此鄭所引略，或此注傳寫更多脫字也。

### 右將祖時先載柩飾柩車

陳明器于乘車之西。

明器，藏器也。檀弓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言神明者，異於生器。竹不成用，瓦不成味，木不成斲，琴瑟張而不平，竿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簠簋，陳器於乘車之西，則重北也。

〔疏〕

正義曰：自此至燕器杖笠，言陳器與葬具之事。乘車，即上薦車直東榮者。薦車有乘車道車乘車三者，其陳之，乘車在西，而明器又在乘車之西，故經云然也。○校勘記云：注笱，集釋作簠，簠，嚴，徐，集釋。

作虞，毛本作簠，案說文：虞字在庖部，不从竹，重下，嚴，徐，通典，集釋，通解，俱無之字，與單疏述注合。楊氏及毛本有，今從嚴本。云明器藏器也者，謂藏於壙中之器，下文苞匱以下皆是。云檀弓曰：其曰明器，神明之也者，引以證明器也。又云言神明者，異於生器者，此鄭申言檀弓神明之義。生器，生人之器也。彼注云：言神明，元者也。神明者非人所知，故其器如此。釋名：送死之器曰明器，神明之器，異於人也。自竹不成用，至有鐘磬而無簠簋，皆檀弓文。鄭引以證明器之制也。彼注云：成猶善也。竹不可善用，謂簠簋無簠，味當作末，末，禮也。不平不和，無宮商之調，無簠簋，不縣之也。橫曰簠，植曰簋。吳氏廷華云：明器視用器沽而小。蓋本周禮司裘注：凡為神之偶衣物必沽而小言也。檀弓又曰：孔子謂為明器者，知喪道矣。備物而不可用也。哀哉！死者而用生者之器也。不殆於用殉乎哉？又曰：塗車芻豢，自古有之。明器之道也。鄭注：芻豢，束茅為人馬，言與明器同。今案：言備物而不可用，即竹不成用之類是也。荀子曰：具生器以適墓，象徙道也。略而不盡，親而不功，明不用也。檀弓又曰：仲憲言於曾子曰：夏后氏用明器，示民無知也。殷人用祭器，示民有知也。周人兼用之，示民疑也。曾子曰：其不然乎？其不然



乎。夫明器。鬼器也。祭器。人器也。夫古之人。胡爲而死其親乎。鄭注。言仲憲之言三者皆非。此或用鬼器。或用人器。崔寔恩云。此王者質文相變耳。檀弓又曰。宋襄公葬其夫人。醯醢百甕。曾子曰。既曰明器矣。而又實之。鄭注。言名之爲明器。而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孔疏。案既夕禮陳明器後云。無祭器。鄭云。士禮略也。大夫以上。兼用鬼器與人器。若此。大夫諸侯並得人鬼兼用。則空鬼而實人。故鄭云與。祭器皆實之。是亂鬼器與人器也。士既無人器。則亦實明器。故既夕禮云。饔三醢醢。又云。饔二醢酒也。云陳器於乘車之西。則東北也者。李氏云。輿車陳於南北之中庭。重三分庭一在南。明器陳於乘車之西。知在東北。故氏云。陳於車西。其在東堂之南云。褚氏寅亮云。明器之陳。以象入墳。應在中庭。豈宜偏東。當依注在東北爲是。折橫覆之。折猶廢也。方壘連木爲之。明器既在東北。則下徹奠往來之節。亦當如注說矣。今案。褚說是也。無簋。饗事畢。加之壘上。以承抗席。橫陳之者。〔疏〕正義曰。敷氏云。自抗木至茵。亦後用者先陳。此折之用。在抗木爲苞胥以下。緝於其北。便也。覆之。見善面也。〔疏〕之前。乃首陳之者。以其差重大於抗木。故特異之歟。王氏士讓云。首陳之者。爲其在棺節之上。最親於棺。今案。棺入壘後。加折於上。席在折上。而抗木又在席上。自折至茵。非明器。而與明器類陳者。以其皆爲入壘之物也。注云折猶廢也者。廢同度。玉篇度。闊也。爾雅。祭山曰廢。李巡云。祭山以黃玉。以璧置几上。是廢與閣置同。此折止加抗席抗木。有廢置之義。故云折猶廢也。云方壘連木爲之者。謂以木一大片。中鑿方格。分縱橫之形。而木仍連而不斷也。或改方壘連木爲方壘橫木。不知折之制甚古。鄭說必有所受。未可臆改也。云蓋如牀。而縮者三。橫者五。無簋者。此無正文。故云蓋爲疑辭。賈疏云。以經云橫。明有縱對之。既爲縱橫。卽知有長短廣狹。以承抗席。故爲如牀解之。又知縮者三。橫者五。以折承抗席。宜大於抗木。故知縮三橫五也。知無簋者。以其縮三橫五。以當簋處。故無簋也。今案。禮記曰。甕經胥衡。實見開。而后折入。釋文。折形如牀無足也。敷氏謂折未必有縮者。褚氏寅亮云。凡棺之承于下。覆于上者。皆有縱有橫。何獨於折而有橫無縱。敷說非也。云饗事畢。加之壘上。以承抗席者。據下經所請也。云覆之見善面也者。李氏云。折加於壘。其善面下鄉於棺。今覆之。而以善面鄉上取觀之便也。今案折之爲器。以善面在下爲仰。善面在上爲覆。故下經云加折卻之。卻謂仰也。郝氏敬解覆爲仰置之。則混覆於卻。其說有難通矣。抗木橫三縮二。抗。禦也。所以禦止土者。〔疏〕正義曰。李氏云。抗木陳於折之。則混覆於卻。其說有難通矣。抗木橫三縮二。其橫與縮。各足掩壘。〔疏〕折西是也。賈疏以爲陳于折

北·非·吳氏延華云·此不言折·則在折西也·注云抗·禦也者·小爾雅文·云所以禦止土者·以抗木之上即加土爲冢·故云禦止土·使不陷入墳也·荀子曰·抗折其類·以象樓茨番爾也·釋傍注·抗所以禦土·折所以承抗木·此云其橫與縱各足掩蔽者·墳當縱長而橫狹·此橫三縮二·亦縮長而橫狹·蓋抗木橫縮之大小·必取足以掩蔽也·喪大記注云·抗木之厚·蓋與棺方齊·天子五重·上公四重·諸侯三重·大夫再重·士一重·孔疏·梓槨四旁·抗木在上·俱在于外·故厚薄齊·天子五重以下·據抗木之數言之·每一重·加抗席二·席所以禦土·〔疏〕正義曰·抗木不言加·縮二在下·橫三在上·今案此經云橫三縮二·是止一重也·後·而云加·則是加於抗木之上也·下云加茵·則又加於席上也·三·謂三重也·敖氏云·每席之長·亦與橫齊·吳氏紱云·抗木在上·即梓之蓋也·一縱一橫·以掩蔽取固密也·抗席·其用蓋若崔杼·廣輪與抗木齊·必三重·取周有塵鄉下·故云禦土·今案·抗之言禦·以其禦土禦塵·故木曰抗木·席曰抗席也·加茵用疏布·細剪有幅·亦縮二橫三·茵所以藉棺者·剪·淺也·幅緣之·亦者·亦抗木也·及其用之·木〔疏〕正義曰·李氏云·加者·又加於棺之四旁·而上下不周·棺之下藉以茵·其上加以折·次加抗席·次加抗木·故今亦重累陳之·後陳者先用·故芝時茵先入也·折不加於抗上者·爲其長大·故別陳之·注云茵所以藉棺者·茵在棺下·爲之藉·使棺不親土也·茵用疏布·謂用大功羅疏之布爲之·茵有著·下記云·茵著用茶·實綏澤焉·是也·云剪淺也者·案周禮巾車·前樊綏纓·鄭注·前說爲細剪之剪·剪·淺黑也·考工記鮑人·則是以博爲綏也·注·鄭司農云·綏謂爲剪·玄謂剪者·如篋淺之淺·案淺淺本詩小戎傳·剪與淺同·細剪·即淺細色也·云幅緣之者·蓋鄭解有幅爲有絲邊也·李氏云·不去邊幅·縫合爲袋·更以物緣固邊·縫固爲飾也·敖氏云·或曰·有幅·謂緣縫之而不削幅也·未知是否·云亦者·亦抗木也者·謂縮二橫三·與抗木數同·故云亦也·云及其用之·木三在上·茵二在下·象天三合地二·人藏其中焉者·張氏爾岐云·茵設墳中·先布橫三·乃布縮二·厝極後·施抗壤上·先用縮二·乃用橫三·注云木三在上·茵二在下·據既設後人所見而言也·其實抗茵皆三者在外二者在內·如渾天家地之上下周匝皆有天也·故賈疏云·木與茵皆有天三合地二·褚氏寅亮云·張說最精·蓋棺下茵·棺上木·注俱指其在一重言之·先大父三禮札記云·案經文上抗木言橫三縮二·此茵言縮二橫三·明抗木則橫三在上·縮二在下·茵則縮二在上·橫三在下·張說確不可易·禮器·天子葬五重八襲·諸侯三重六襲·大夫再重四襲·鄭注·天子葬五重者·謂抗木與茵也·葬者抗木在上·茵在下·亦引



多之貌。以內則有屑桂與薑之文。故知爲薑桂之屑也。檀弓曰。喪有疾。食肉飲酒。必有草木之滋焉。以爲薑桂之謂也。生人尙滋味。食用薑桂。此送死如生。故有醢有醢有屑也。云。穽覆也者。謂以疏布爲穽之覆也。云。今文穽皆作密者。胡氏承珙云。禮經今文或穽或穽。無作密者。唯古文多作。無二醴酒。穽用功布。穽亦瓦器。古〔疏〕正義曰。密。乃同音假借。鄭所不從。然則此注今文當亦古文之誤。盛醴酒各一也。此禮用稻米爲之。穽記曰。醴者。稻醴也。李氏云。穽有穽者。淫物也。蔡氏德晉云。疏布。大功之布。功布。則小功之布也。○注瓦器下。毛本無也字。校勘記云。嚴。徐。叢氏。集釋。通解。楊氏俱有。云。瓦器也者。承上瓦器言也。叢氏云。瓦器受宜與穽同。中寬下直。不銳平底。其穽下銳。與瓦器異。古文瓦器皆作廡。詳士冠禮側尊一瓦器下。皆木桁久之。桁所以廢苞管穽也者。廢義詳前折橫覆之下。口。每器。〔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通解無案字。疏有案字。云。桁所以廢苞管穽也者。廢義詳前折橫覆之下。異桁。〔疏〕正義曰。穽。鄭注。衡當爲桁。所以廢穽。穽之屬。孔疏。以大木爲桁。置於地。底舉穽。穽之屬。叢氏云。阮氏梁正等圖云。桁制若今之几。狹而長。以承穽具。云。久當爲炙。炙謂以蓋案塞其口者。詳上篇設重節。穽用疏布久之下。云。每器異桁者。謂苞管穽。穽四器藏於穽時。一器一桁。穽之也。久承皆言。則似四者皆有蓋。穽。淫物。則又有穽耳。或曰。久之。指木桁言。桁如几。有足。故云久之。當讀如考工記。廡人炙諸穽之多。未知是否。以上皆食器也。朱子曰。苞管穽以盛羊豕五穀酒醴。雖古人不忍死其親之意。然實非有用之物。且脯肉腐敗。生蟲。雖不用可也。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杆。槃。匱。匱實于槃中。南流。此皆常用之器也。杆。盛湯漿。槃。匱。〔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杆。監本誤作杆。注同。又注杆爲梓。爲。要義作梓。注云。此皆常用之器也者。謂自弓矢至槃。匱皆生時常用之器也。周禮司弓矢。大喪。共明弓矢。鄭注。弓矢。明器之用器也。亦引此經爲證。敖氏云。耒耜。田器也。耜以起土。耒其柄也。此有耒耜矣。乃以耒耜爲用器。爲其有圭田故也。圭田者。主人所親耕以共祭祀之齋者也。今案。明堂位注云。敦。黍稷器。兩敦。士制也。云。杆。盛湯漿者。公羊宣十二年傳。古者杆不穿。何注。杆。飲水器。與鄭此注合。若玉藻出杆。鄭注。杆。浴器也。則與此別。蓋盛水漿謂之杆。而浴器亦謂之杆。名同而器異也。云。槃。匱。盥器也。流。匱口也者。詳士虞禮。匱水錯于槃中。南流下。云。今文杆爲梓者。胡氏承珙云。杆。說文作孟。云。飯器也。急就篇作杆。云。櫛杆。槃案間格盤。禮記內則。敦。牢。卮。卮。禮記從今文。故作牢。鄭云。牢。讀曰整。敦。牢。黍稷器也。孔疏引隱義曰。整。土釜也。今以木爲器。象土釜之形。蓋杆本飲食之器。以其形象土釜之整。

故得牟名。今案後漢書禮儀志注引鄭此注亦作牟。是牟與杆通。後加木旁作梓。無祭器。兼用鬼器人器也。〔疏〕鄭以杆爲正字。故從古文。不從今文也。釋文云。杆本又作牟。則杆之異體矣。

正義曰。或謂明器中本無祭器。故發其例於此。非士無而大夫以上有也。案此則與檀弓周人兼用之之說不合。當以鄭注爲是。詳前陳明器于乘車之西下。有燕樂器可也。與賓客燕飲用樂之器也。〔疏〕正義曰。鄉飲鄉射有升歌笙入諸節。士生時得與焉。則與賓客燕飲之樂器當亦有之。但云可也。則許用而不必定用也。李氏云。周禮笙師。鐃師。簫師。簫師。眠暇。大喪。獻樂器。及葬。奉而藏之。役器。甲冑。干。箠。此皆師役之器。甲。箠。冑。〔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箠。楊氏作服。陸氏曰。箠本又作服。案經傳多假服爲箠。兜。整。干。箠。箠。矢。箠。冑。鄭注。歐。與也。與作明器之役器五兵也。亦引此經爲證。云甲。箠者。周禮序官司甲注。甲。今之箠也。說文。箠。甲也。段氏注云。古曰甲。漢人曰箠。釋名。甲。似物有孚甲以自禦也。箠猶墮也。墮。堅重之言也。廣雅。甲。箠也。王氏疏證云。凡甲。聚衆札爲之。謂之旅。上旅爲衣。下旅爲裳。考工記。函人爲甲。權其上旅與其下旅。而重若一。宣十二年左傳。得其甲裳。是也。云冑兜整者。此冑與冑子之冑別。冑子之冑。下從肉作月。甲冑之冑。下從月。冑音冑。卽今之帽字也。說文。冑。兜整也。段氏注云。兜部兜下曰。兜整。首箠也。案古謂之冑。漢謂之兜整。今謂之盛冑。又作軸。荀子冠軸帶劍注云。軸與冑同。云干。箠者。詩篤公劉箋。干。盾也。釋文。字又作箠。是箠與盾同。周禮司兵。掌五兵五盾。鄭注。五盾。干。箠之屬。說文。箠。箠也。所以扞身蔽目。箠。箠也。段氏注云。經典謂之干。又云。箠。卽伐也。秦風。蒙伐有苑。毛曰。伐。中干也。木部曰。大箠曰箠。則中干次之。盾之大小略見於釋名。作伐者。假借字。云箠矢箠者。說文。箠。弩矢箠也。段氏注云。司弓矢曰。中秋獻矢箠。注。箠。盛矢器也。以獸皮爲之。案。本以竹木爲之。故字从竹。今案。釋名云。受矢之器。以皮曰服。柔服之義也。織竹曰箠。相迫箠之名也。又案。說文。箠。迫也。在瓦之下。箠上。則箠是屋上板。與此義別矣。役器有箠而無矢者。弓矢爲常用之物。已見上用器中。故不及。敷氏云。箠不屬用器。乃屬役器。豈以有師役方用之乎。今案鄉射。大射諸篇。不見有矢箠。則燕器杖笠。燕居安體之器也。笠。〔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笠。張氏曰。案釋文云。笠。所甲反。敷說或然。

燕器杖笠。燕居安體之器也。笠。〔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笠。張氏曰。案釋文云。笠。所甲反。所以禦暑。笠者所以招涼。而在燕居用之。故云。燕居安體之器也。今案。笠以禦雨。詳下記。云笠竹箠蓋也者。錢







今案。現刻殿本作祖。黃氏不烈云。殿本於經則闕。祖爲祖。於注則未闕。祖爲祖也。變者。變爲祖也。下云商祝御柩乃祖。是爲將祖而祖也。商祝御柩。亦執功布居前。爲還柩車爲節。〔疏〕正義曰。前啓殯時。商祝拂柩用功布。故知此御柩亦執之。周禮喪祝。飾棺。乃載。遂御。鄭注。既乃祖。還柩鄉外。〔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祖。通解誤作祖。注云還柩鄉外者。謂上載柩於車時。柩仍北首鄉內。今還柩車使鄉外也。云爲行始者。鄭解祖爲始。謂還車鄉外。則易其故處。而有行之漸。故云爲行始也。郝氏解此祖爲設祖奠。誤矣。下布席乃奠如初。是踊襲少南當前束。主人也。柩還。〔疏〕正義曰。祖則柩將行。故踊。前爲祖而祖。祖訖故襲也。經設祖奠之事。踊襲少南當前束。則當前束南。〔疏〕未言主人。故注明之。云柩還則當前束南者。柩車未還。柩北首。前束近北。柩車既還。柩南首。前束近南。經云少南當前束者。謂主人少南當前束也。故氏云。踊襲皆於故位。既則少南也。是也。注云柩還則當前束南者。謂柩還。則當前束者在南。不在北。以釋經言南之義。吳氏廷華云。主人不忍遠去。且若攀之者。婦人降。卽位于階間。爲柩將去有時。〔疏〕正義曰。注云爲柩將去有時也者。柩去在明日。然。下婦人皆閒亦然。婦人降。卽位于階間。位東上。〔疏〕故婦人降。卽位于階間。亦若攀之者然。云位東上者。張氏爾岐云。婦人在車後南面。故云東上。吳氏廷華云。初納車在階間。既還車。則階間南空。祖還車。不還一轡之地。故位於此。在車後也。褚氏云。主人在東。主婦等自宜統於主人而東上。故謂西上。非。祖還車。不還器。祖有行漸。車亦宜鄉外也。〔疏〕正義曰。祖卽承上乃祖言。故氏以爲衍文。非。褚氏云。前之乃祖。還柩車也。器。器之陳自已。南上。〔疏〕此經之祖。還。三車也。以人挽之。馬尙未駕。○校勘記云。注已集釋。故氏作若。今案。依各本作已爲是。云祖有行漸。車亦宜鄉外也者。此車卽所薦乘車道車乘車也。薦時北轡。還時南轡。鄉外也。必還車者。以柩車鄉外。有行漸。此薦車亦宜鄉外。與之同也。云器之陳自已。南上者。以陳器時已南上。有行意。故不須還也。南上。卽上經器西南上轡也。數祝取銘置于茵。重不藏。故於此。〔疏〕正義曰。儀禮釋官氏云。必云不還器者。嫌車與車皆還此亦宜如之也。祝取銘置于茵。重不藏。故於此。〔疏〕正義曰。儀禮釋官銘之事。周祝主之。奠之事。夏祝主之。不相亂也。注云重不藏。故於此。移銘加於茵上者。銘本在重。重不藏。故移加於茵上。當與茵同入殯也。重。既虞埋之道左。不入殯。故云重不藏也。蔡氏德晉云。移在重。以將還重。故徹而置於茵。二人還重。左還。重與車馬還相。〔疏〕正義曰。重本面北。今還之。面南。示將出也。此亦因還柩之節而併還之。茵。由便也。〔疏〕也。注云重與車馬還相反。由便也者。以上馬云右還。明車亦右還。與此

左還正相反。教氏云。車馬西上。宜右還。重一而已。布席乃奠如初。主人要節而踊。車已祖。可以爲之奠。宜左還。皆由便也。一人還之。則凡事之亦二人矣。

正義曰。乃奠。設祖奠也。教氏云。記曰。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略。北上。巾之。如記所云。則是布席於極東。少南東面。而奠於其東也。極已南首。故奠於此。亦奠於尸東之意也。江氏筠云。此奠在車東非車西也。經云如初者。

謂如初東面設之。非謂與初同處。上經以殯宮在室之奠移置祖廟堂上。而云奠設如初。則此可知矣。又云降奠當前東。注云。猶當尸牖也。此經設奠。總猶斯意。從奠。遷祖奠。及降奠時。極俱北首。則西乃尸右。故奠俱於極西少北。

祖奠及遣奠時。極俱南首。則東乃尸右。故奠俱於極東少南。吳氏廷華云。此奠亦陳三鼎。初。謂遷祖奠。今案。江氏辨此奠在車東。甚是。詳前遷極朝祖節。席升設于極西下。楊氏復云。要節而踊者。來由重北而西。出由重南而東。來

象升。丈夫踊。出象降。婦人踊。所謂要節也。詳上篇大斂奠節末。蔡氏德晉云。此奠者自東方來。卽於極東奠之。無至西方及由重南東之事。俟考。禮記曰。君若載而后弔之。則主人東面而拜。門右北面而踊。出待。反而后奠。卽

謂此奠也。○禮經釋例云。既夕禮。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極升自西階。奠俟于下云云。薦馬如初。極動車還。之祖也。○禮經釋例云。既夕禮。遷于祖。用軸。重先。奠從。極升自西階。奠俟于下云云。薦馬如初。極動車還。

〔疏〕正義曰。此卽禮記疏所謂第二次薦馬也。盛氏云。如初。謂自入門北而面至右遷出之儀也。馬以駕車。此時極已動。薦車亦皆還而鄉南。有行之象。故須更薦馬新之也。禮經釋例謂祖奠大遣奠亦薦車。恐未然。此祖奠時車

已還。下大道奠時車各從其馬駕於門外。則是已駕馬而行。非薦之也。賓出主人送。○有司請葬期。亦因在外。〔疏〕正義曰。賓出者。以祖奠事畢

文不具也。已入復位。主人也。自死至於殯。自啓至葬。主人及兄弟恆在內位。〔疏〕正義曰。注云。主人也者。謂主人入而復堂下極東之位也。詳請祖期下。

疏云。自死至於殯。在內位。據在殯宮中。自啓至於葬。在內位。據在祖廟中。處雖不同。在位不異。故總言之。今案。注恆在內位。對門外位言之。以明經入復位之義也。殯宮之內位。兼尸東及阼階下言。廟中之內位。兼堂上及堂

下言。禮經釋例云。凡主人之位。小斂前在尸東。小斂後在阼階下。謂之內位。既殯在門外。謂之外位。是殯以前恆在內位也。惠氏棟云。位在阼階下。似不盡然。啓後在廟位。主人升極東西面。明在堂上。不在階下。禮經釋例云。

考既夕禮。丈夫盥。散帶。卽位如初。注。如初朝夕哭門外位。此未啓殯時。尙是門外之位也。又云。主人拜賓。入卽位祖。此則殯宮阼階下之位也。至入祖廟。極升自西階。主人從升。正極畢。主人極東西面。此亦如小斂俟尸于

堂之位也。設從奠畢。主人降拜賓卽位。踊襲。此方是卽廟中阼階下之位也。至於公贈。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賓贈。主人拜于位。亦皆廟中阼階下之位。蓋啓殯後則與未殯時同。不復就外位也。今案。惠說及釋例分別內位極細。賈疏專以廟中阼階下言。疎矣。以上皆據主人言也。上篇始死時。衆兄弟堂下北面。小斂後。衆主人東卽位。則自死至殯。兄弟門內也。此篇樞入廟升堂後。衆主人東卽位。則自啓至葬。兄弟門內位也。故知注言內位。爲對門外位言也。所以然者。以啓殯與未殯均不可離尸柩。故恆在內位也。

右還柩車設祖奠

公贈玄纁束馬兩。公、國君也。贈、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兩馬。士制也。春秋傳曰。〔疏〕正義曰。自此至入復位杖。宋景曹卒。魯季康子使冉求贈之以馬。曰其可以稱旌繁乎。〔疏〕言國君使人來贈之事。公羊何注引此經。束下多帛字。又馬兩作兩馬。當以此經爲正。注云公。國君也者。儀禮釋官云。此經釋公者有二。一爲五等之國。其君皆曰公。一爲大國之孤稱公。故此注言國君以爲別也。云贈。所以助主人送葬也。兩馬。士制也者。庚氏蔚之云。贈馬。欲以共駕魂車也。廣雅。贈。送也。是助主人送葬也。李氏云。士常兩馬出使。若戎事。則乘駟馬。書傳曰。士乘飾車兩馬。案。士本乘兩馬車。今贈以馬兩。是如共制也。公羊隱元年傳。贈者何。喪事有贈。贈者蓋以馬。以乘馬束帛。何注。此道周制也。以馬者。謂士不備四也。禮既夕曰。公贈玄纁束馬兩。是也。乘馬者。謂大夫以上備四也。束帛。謂玄三纁二。玄三法天。纁二法地。傳又曰。車馬曰贈。何注。此春秋制也。此經與何注言周制者合。豈周初之制。贈但有馬而無車歟。穀梁傳亦云。乘馬曰贈。或曰。有馬無車。贈士之禮。禮記。諸侯相贈。陳乘黃大路於中庭。北轅。則有車矣。餘詳後若贈下。吳氏廷華云。馬以助葬。束帛以將命者。故第曰贈也。引春秋傳者。證贈用馬之事。左傳哀公二十三年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弔。且送葬曰。有不腆先人之產馬。使求薦諸夫人之宰。其可以稱旌繁乎。注云。景曹。宋元公夫人小邾女。季桓子外祖母。稱。舉也。繁。馬飾繁纁也。是其事。擯者出請入告。主人釋杖迎于廟門外。不哭。先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尊君命也。衆主。人自若。西面。〔疏〕正義曰。李氏云。釋杖迎。及衆主人亦袒。皆尊君命也。喪大記曰。子有王命。則去杖。國君之命。則輯杖。大夫有君命。則去杖。大夫之命。則輯杖。內子爲夫人之命。去杖。爲世婦之命。授人杖。士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於大夫。世婦

之命。如大夫。今案。鄭注。斂也。斂者。謂舉之不以挂地也。孔疏。士於君命夫人之命如大夫者。謂士之子於君命。其妻於夫人之命。皆去杖。此李引以證經釋杖之事也。云衆主人自若西面者。因經言及衆主人袒。嫌衆主人亦易位。故云自若西面。明其仍在阼階下西面之位不出也。主人一人出而迎賓。與上篇君使人弔迎于庭門外見賓不哭先入門右北面略同。上篇君視斂。主人出迎于外門外。見馬首不哭。遷入門右北面。及衆主人袒。與此經亦略同。但迎於外門外。馬入設。設於庭。〔疏〕正義曰。少儀曰。馬入廟門。故入設也。注云設於庭在重南者。以重北有明器爲異耳。馬入設。在重南。〔疏〕故也。積氏云。庭實設於西方。三分庭一在南者。其常也。喪禮變於吉。故移於東西之中。而此地已有重焉。因稍遷在重南。不及三分庭一。如是。則賓乃得從馬西由堂塗以當柩車之前。駁氏據禮記諸侯相贈陳乘黃大路於中庭。謂此亦設於西方之中庭。非也。禮記陳於殯宮。殯在西階。故陳於西方中庭以近殯。此在廟。不同。今賓奉幣。由馬西當前轆北面致命。賓。使者。幣。玄纁也。轆。轆。所以屬引。由馬西。則亦案。積說是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參分庭之北。嚴。徐。本。集。釋。通。解。楊。敷。俱作參。通。典。通。解。俱作三。北。參分庭之北。〔疏〕嚴。徐。作此。通。典。集。釋。通。解。楊。敷。俱作北。張氏曰。注參分庭之北。案監杭本此作北。從監杭本。注云。資。使者。以此昭是君使人來。故知資是使者也。使者亦士。詳上篇君使人弔下。云。轆。玄纁也者。卽上玄纁束也。云。轆。轆。縛。所以屬引者。賈疏云。謂以木縛於柩車轆上。以屬引於上而挽之。說文。轆。車輪前橫木也。段氏注云。雲敬傳。脫轆轆。蘇林曰。轆音陳洛之洛。一木橫遮車前。二人挽之。三人推之。劉昭注與服志曰。轆集云。輓前橫木曰轆。案輓前當依。許作轆。前輓轆之車用人不用牛馬。疑有轆無輓也。既夕當前轆注曰。轆。轆。縛。轆之見於經者。此而已矣。若左傳梁由麋饒射轆。秦伯狂狡轆。鄭人皆謂車前相接。可以禽之。此轆引申之義也。故杜曰。轆。迎也。應劭注漢書云。轆。謂以木當胸。以挽車。廣韻用之。改其字作轆。形與義皆非。以木當胸。乃今之緯板。與轆各物。轆當依蘇林孟康廣韻音胡格反乃合。若近代用轆爲路車字。淺俗不足道也。云由馬西。則亦當前轆之西者。馬在重南。今由馬西而北行。明亦當前轆之西可知。但當前轆之西。則猶在柩車之前。不正當柩車之西也。云於是北面致命。得鄉極與奠者。以賓在柩車之前北面致命。故得鄉極與奠也。敷氏云。賓奉幣入門左。當階而北。行當轆。乃折而東行。至其右。北面致命。不升堂致命者。極在下也。云柩車在階間少前。參分庭之北者。李氏云。既還極。而婦人降。卽位於階間。知柩車在階間少前。今案。參分庭之北。謂在參分庭之北一分也。云轆有前後者。以經云前轆。明有後轆也。詳下記遂匠納車于階間下。主人哭。拜稽顙。成踊。賓

奠幣于棧左服出。棧。謂柩車也。凡士車制無漆飾。左服。象。〔疏〕正義曰。賈疏云。主人哭拜。仍於門右北面。授人授其右也。服。車箱。今文棧作轅。〔疏〕今案拜稽顙成踊。以君使人賄而然也。詳上篇。

君使人弔主人哭拜稽顙成踊下。賓奠幣于棧左服者。郝氏敬云。重君賜。不以委地也。出者。賓出也。注云棧。謂柩車也。凡士車制無漆飾者。周禮巾車。士乘棧車。鄭注。棧車不革輓而漆之。考工記與人。棧車欲弇。注。為其無革輓。不堅易墜壞也。又。飾車欲侈。注。飾車。謂革輓輿也。大夫以上革輓輿。然則大夫以上之車有飾。士車無飾。故名爲棧。此柩車亦然。故謂柩車爲棧也。柩車即軾車。詳記途匠納車于階閒下。云左服。象授人授其右也者。賈疏云。此車南鄉。以東爲左。尸在車上。以東爲右。故奠左服。象授人右也。盛氏云。授由其右。生人授受之法也。此賓於柩車左箱奠幣。亦當尸之右。故注云象授人授其右也。云服。車箱者。詩大東曰。不以服箱。考工記車人注。牝服長八尺。謂較也。鄭司農云。牝服。謂車箱。然則箱即較也。較在車之兩旁。有左右。故經云左服。云今文棧作轅者。臧氏琳云。左傳成二年。丑父寢于轅中。注。轅。士車。正義謂轅與棧字異義同。說文木部。棧。棚也。竹木之車曰棧。轅在車部新附。玉篇木部棧訓。與說文略同。車部。轅。載柩車。轅同。廣韻。棧。閣也。轅。車名。士所乘也。輓。埤蒼云。臥車也。亦兵車。案棧爲竹木之車。故說文在水部。毛詩二禮皆作棧。與說文同。左傳亦當作棧。儀禮今文作轅。蓋俗儒以棧是車名。應從車。遂改棧爲轅。鄭康成因字本作棧。故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柩東。主定從禮古經。與說文合。據儀禮注。知漢時已別作轅爲棧矣。今案。臧說是也。宰由主人之北舉幣以東。柩東。主東。藏。〔疏〕正義曰。宰。家宰。詳士冠禮。禮記諸侯相贈之禮曰。宰舉以東。注云柩東主人位者。解經宰由主人之北之。〔疏〕爲由柩東主人位之北也。時主人尙在門右。未復位。但宰不得履主人之位而取幣。故由其北也。褚氏云。主人堂下位恆在柩東。士受馬以出。此士謂胥徒之長也。有勇力者受馬。聘禮曰。皮馬相閒可也。〔疏〕正義曰。敖氏云。此受馬者。亦以舉幣爲此據其常位言也。士受馬以出。馬。聘禮曰。皮馬相閒可也。〔疏〕正義曰。敖氏云。此受馬者。亦以舉幣爲此據其常位言也。士受馬以出。士謂胥徒之長也。有勇力者受馬者。案。士之下爲府史胥徒。此受馬須有勇力。故知是胥徒之長也。下士受羊如受馬。注云。士亦謂胥徒之長。儀禮釋官云。府史胥徒亦稱士者。檀弓曰。管庫之士。祭法曰。庶士無廟。是也。賈疏云。婚禮記云。士受皮。注云。士。謂中士下士不爲胥徒者。彼主人親。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疏〕正義受幣。明受皮非胥徒。是正士也。引聘禮者。欲見此用皮亦可也。主人送于外門外拜。襲入復位。杖。〔疏〕正義送于外門外拜。亦與上篇君使人弔送賓儀同。初時主人以迎賓。故祖且釋杖。今送賓訖。故襲而杖也。吳氏廷華云。襲不當在外。則入外門乃襲也。入復位。入廟門復柩東位。



右國君贈禮

賓贈者將命。

賓。卿大夫士也。〔疏〕

正義曰。自此至門內之右。言賓贈奠贈及代哭爲燎之事。注云賓。卿大夫士也者。以其上云君。則此賓是國中卿大夫士可知。但據下云賓從致命如初。言致命。則賓亦

是使者矣。故散氏云。賓。卿大夫士之使者也。盛氏云。兄弟及所知亦存焉。此據下兄弟贈奠之文也。然當分別言之。案。上篇親者。不將命。庶兄弟。使人以將命於室。則賓中兼有疎遠之兄弟及所知在矣。賓者請

入告出告須。

孤某須。告曰。〔疏〕

正義曰。據者下。毛本脫出字。校勘記云。唐石經。徐。陳。通典。集解。今案。校勘記所據石經。蓋原本也。注云不迎者。異於君贈也。云告曰孤某須者。此本禮記諸侯相贈主國相

唐石經四字尙可辨。而明人補字卽脫出字。衍一須字。今從宋本儀禮鄭注。經傳通解。儀禮圖。儀禮集釋。李輔二禮集解。今案。校勘記所據石經。蓋原本也。注云不迎者。異於君贈也。云告曰孤某須者。此本禮記諸侯相贈主國相

者入告反命曰孤某須矣之文。以證經告須之也。馬入設賓奉幣。賓者先入。賓從致命如初。初。公。〔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致。通解

入門而若遺之也。注云初。公使者。謂主人拜于位。不踊。極車東位也。既啓。〔疏〕正義曰。郝氏散云。不稽顙。亦如公使者由馬西當前略北面致命也。主人拜于位。不踊。極車東位也。既啓。〔疏〕正義曰。郝氏散云。不稽顙。

本誤作左。云極車東位也者。卽上入復位之位也。云既啓之後。與在室同者。言非君命不出。是以拜於位也。賈疏云。上篇始死時。庶兄弟。使人以將命於室。主人拜於位。此亦拜於位。俱是不爲賓出。故云與在室同。吳氏延華

云。此言位。則拜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賓者出請。賓出在外。請之。〔疏〕正義曰。奠幣如初。亦奠於棧左君贈達其位也。賓奠幣如初。舉幣受馬如初。賓者出請。賓出在外。請之。〔疏〕正義曰。奠幣如初。亦奠於棧左

是時主人之位與拜君命之處雖不同。而宰之舉幣以主人之北爲節則一也。注云賓出在外者。經無賓出之文。但云撰者出請。則賓已出在外可知。故注補明之也。云請之爲其復有事者。散氏云。此時賓客爲禮。或不一而足。故於其出。主人未送。而必請之。與送時異。今案。此亦如聘禮

每聘享畢。賓出。撰者必出請。至賓告事畢乃送也。若奠。賓致可以。〔疏〕正義曰。盛氏云。若者。不定之辭。客有今案盛說似矣。但若字有二義。亦容有不贈而奠。不奠而贈者。周禮牛人注。喪所薦饋曰奠。詳下若贈下。入告出。注云賓致可以奠也者。謂致其堪奠之物。王氏士讓云。葬日遺奠。爲奠之最盛。故親者致其奠物以供奠用。入告出。





舉所委以入也。由北者。便於入。鄉主人者。若受命於主人。反位。入門而東藏之。乃反位也。今案。賓東面將命。宰亦東面舉之。是同面也。下云無器。則此坐委之有器也。注云坐委之。明主人哀戚。志不在受人物者。賓以主人在哀戚之中。不親受人物。故坐委之。以明不敢授之意。少儀曰。聘者既致命坐委之。擯者舉之。主若無器。則接受人無親受也是也。云反位。反主人之後位者。以宰位本在主人之後。故得由主人之北而西行也。主之。謂對相授受。〔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梧。釋文作梧。今案。聘禮公食禮注俱作梧。詳聘禮賓進訝受几于筵前下。不委地。〔疏〕○器。謂盛物者。○校勘記云。注授下。集釋。敖氏。有受字。與疏合。今案。有受字是也。云謂對相授受。不委地者。上係同面授受。此係對面授受。即訝授受也。詳士昏禮。敖氏云。亦宰梧受之。舉之則同面。受之則相對。亦禮貴相變。不委地者。爲其玷汚。又請賓告事畢。拜送入。〔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又。鍾本作三。金曰。追謂上已有又請。此當作三。請爲正。○敖氏云。宰既反位。主人未使人弔。其舍送賄臨。皆同日而畢事者也。此賓賄奠賄亦相次以一人行之耳。今案。此據禮得賄奠兼行者言也。贈者將命。〔疏〕正義曰。吳氏紱云。贈者將命。此不蒙又請之文。則是更端也。注云贈送者。張氏爾岐云。謂國語注云。送之以物曰贈。以飲食曰餼。較有分別。廣雅。贈。送也。即本鄭注。餘詳若賄下。擯者出請納賓如初。如其入告。〔疏〕正義曰。初。謂上賓賄時。賓奠幣如初。亦於棧。〔疏〕正義曰。敖氏云。亦北面致命。既則若就器。則坐奠于陳。就猶善也。贈無常。惟說好所有者。〔疏〕正義曰。爾雅釋詁云。就。成也。敖氏據以易鄭。謂就器爲已成之器。其義較顯。云贈無常。惟說好所有者。以陳明器之處爲陳者。因事名之。如以肺脊爲舉之類。蔡氏德晉云。贈無常。如用已成之器爲贈。則坐而奠於所陳明器之處。從其類也。今案。喪服小記曰。陳器之道。多陳之而省納之可也。鄭注。多陳之。謂賓客之就器也。以多爲榮。即謂此也。凡將禮。必請而后拜送。雖知事畢猶請。〔疏〕正義曰。不必人意。將。行也。行禮。謂賄若賄之屬。今案。經



遺于策。策。簡也。遺猶送也。〔疏〕正義曰。策廣於方。李氏云。遺物多。故以策書之。注云遺猶送也者。以此  
 策書喪之物應在上方。而於此言之。遺皆送死之物。故云猶送也。云謂所當藏物茵以下者。即明器之屬。賈疏云。  
 者。遺中并有贈物。故在贈賻之下也。乃代哭如初。棺柩有時將去不忍絕聲。〔疏〕正義曰。云初謂既小斂時者。上  
 亦如之。義詳上篇。敖氏云。此陳柩與小斂後夷尸相類。故亦代哭。王氏糾解云。自啓殯遷廟見柩而哭。固已不絕聲  
 矣。至是乃代哭焉。蓋柩車在廟。男婦羣聚而守之。徹夜不寐。哭若絕聲。不但忘哀。且將懈怠倒廢而不振也。若不  
 代。則雖強有力者亦弗勝。明日何以將事乎。聖人立法即乎人心如此。宵爲燎于門內之右。爲哭者。〔疏〕正義曰。門內之右。即庭之東也。主人衆主  
 此於門右者。宜遠尸柩也。必遠之者。亦謂鬼神或者尙幽闇。今案。小斂爲燎于中庭。此中庭有柩車明器。故移于門  
 內之右。兼以照出入也。鄭敷二義。似俱未的。禮記終夜燎。殆謂期時。○秦氏蕙田云。自夙興設盥于祖廟至此。豈  
 葬前一日  
 事也。

### 右賓賻奠賻贈及代哭爲燎之事



# 儀禮正義

## 卷三十

厥明陳鼎五于門外如初。鼎五。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也。士禮特性三鼎。盛。〔疏〕正義曰。自此至主人要節而  
厥明者。葬日之實明也。注云鼎五。羊豕魚腊鮮獸各一鼎也者。據下其實羊左胖云知之。李氏云。少牢饋食禮五  
鼎。其實羊豕魚腊膚。士葬奠加鮮獸而無膚。聘禮致殯。衆介少牢。鄭謂去膚而有腸胃。云士禮特性三鼎。盛莊奠加  
一等。用少牢也者。敖氏云。少牢五鼎。大夫之禮。士奠乃用之者。喪大事也。而葬爲尤重。故於此奠特許攝用之。  
明非常禮。方氏苞云。遺奠得用少牢。猶冠禮之用爵弁。昏禮之用墨車也。今案。遺奠於葬日設之。故又名葬奠。  
自大斂奠用三鼎。至祖奠皆如之。此獨用五鼎。故云盛葬奠也。士有攝盛之禮。詳士冠禮。云如初。如大斂奠時者。  
謂陳於門外北上。而鼎數則異也。遺奠無黍稷者。雜記。載。有子曰。非禮也。喪奠脯醢而已。鄭注。遺奠本無黍  
稷。孔疏。遺奠不用黍稷。其實羊左胖。反吉祭也。言左胖。〔疏〕正義曰。敖氏云。實。鼎實也。總爲五鼎言之。注  
而用牲體。是脯醢之義也。其實羊左胖。反吉祭也。言左胖。〔疏〕正義曰。敖氏云。實。鼎實也。總爲五鼎言之。注  
楊氏。俱作體。云反吉祭也者。少牢饋食禮云。司馬升羊右胖。又云。司士升豕右胖。是吉祭上右。此用左。故云  
反吉祭也。云言左胖者。體不殊骨也者。案特牲記云。正脊二骨長脅二骨云云。是體皆殊骨矣。此用豕解之法。解爲七  
體。去右不用。則爲四體。每體骨相連。故知脾不升。周賁肩胛脾。〔疏〕正義曰。李氏云。豚皆合升。成牲者。則升  
言左胖爲體不殊骨也。詳下豕亦如之。豚解下。脾不升。古文脾作脾。〔疏〕其脾者。脾不升。合升者。并脾升之。吳  
氏紱云。自小斂奠至祖奠皆用豚。是小牲。豚解合升。不去脾。此羊  
豕大牲。升其脾。雖豚解。亦去脾。以其成牲也。○注詳士昏禮。腸五。胃五。亦盛之。〔疏〕正義曰。少牢用腸三胃  
之也。敖氏云。此雖離肺。離。〔疏〕正義曰。離肺。舉肺也。敖氏云。明無切肺也。○校勘記云。注擗下。釋文集釋  
義之。亦變於吉也。離肺。擗。〔疏〕俱有也字。今案。嚴本無。又擗。擗。黃氏丕烈云。張氏淳所見嚴本作擗。陸有



二點者誤。○離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如之。亦羊左脾。脾不升。離肺也。豚解。解之如解。〔疏〕正義曰。校勘  
注。詳特牲記。豕亦如之。豚解無腸胃。如之。亦羊左脾。脾不升。離肺也。豚解。解之如解。〔疏〕正義曰。校勘  
集釋作豕。云豚解。解之如解。豚者。此豕是大牲矣。而解之亦用解豚之法。故云豚解也。詳上篇小數陳一鼎于門外下。  
云亦前肩後肱脊脊而已者。案言肩兼臂肱。言肱兼脊。并脊與脊。四體而已。故云云。凡俎實用羊豕者。其體數同。  
此豕云豚解。則羊如之明矣。褚氏云。羊言左脾。豕亦左脾可知。豕言豚解。羊亦豚解可知。互文見義。豚解者七  
體。不用右三段。所用者左肩臂肱爲一段。左肱爲一段。三脊爲一段。左三脊爲一段。共四段。豕謂豕與羊異。非  
也。此雖攝盛用五鼎。然豚解而非體解。又以鮮獸代膚。亦示稍異少牢之義。今案。少牢司馬升羊。司士升豕。其肩  
臂肱膂脊脊各體名二者悉同之。禮運。腥其俎。注以爲豚解。熱其穀。注以爲體解。而下云。體其犬豕牛羊。則豚  
解體解之法。牛羊亦皆有之。敖緒之說確矣。云無腸胃者。君子不食瀾腴者。上羊有腸胃。則此無腸胃。專指豕言之。  
君子不食瀾腴。禮記少儀文。彼經作豕。注云。周禮圖作豕。謂犬豕之屬食米穀者也。腴有似於人。穢。孔疏。猪犬亦  
食米穀。其腹與人相似。故君子但食豚鮮獸皆如初。鮮。新殺者。豕既豚解。略之。〔疏〕正義曰。敖氏云。如初  
食他處。辟其腴。腴謂腸胃也。魚脂鮮獸皆如初。鮮。新殺者。豕既豚解。略之。〔疏〕正義曰。敖氏云。如初  
脾不升也。鮮獸亦如脂。注云鮮新殺者。對脂爲久乾言也。周禮獸人。喪紀。共其死獸生獸。孔氏廣森云。特牲  
少牢。俎實皆以脂獸。據左傳曰。唯君用鮮。則大夫士不得通用鮮獸。此士遺奠乃用之者。一則取變吉也。一則以士  
攝盛而用五俎。須別於大夫之五俎。去君位遠。轉得用鮮不嫌。亦士沐染之意也。云士膳用免者。以少牢大夫禮云膳  
用麋推之而知也。膳用免。則鮮亦用免矣。云加鮮獸而無膚者。豕既豚解略之者。李氏云。膚出於豕。豕不體解。故  
亦無膚。敖氏云。凡牲用豚者例無膚。此豕用豚解之法。故亦放豚之不用膚。而以鮮獸代之也。東方之饌四豆。脾析。脾醢。葵菹。羸醢。脾。讀爲雞脾。脾之脾。  
今文羸。〔疏〕正義曰。此饌處詳下文醢酒下。方氏苞云。自小斂以後。皆曰東方之饌。亦如之。而此復具列其物。以蓮  
爲羸。豆倍加也。舉醢酒。則五醢醢細可無更舉矣。○注脾醢。毛本醢作醢。校勘記云。嚴。徐。作醢。釋文。  
通典。集釋。通解。俱作醢。今案。作醢是也。云脾讀爲雞脾。脾之脾。脾析。百葉也者。說文。醢。牛百葉也。一  
曰。爲醢醢。鳥胃也。醢或从比作醢。是醢卽醢字。與醢別矣。段氏說文注云。醢从此聲。釋文尺之反。內則醢與注。  
與。脾醢也。字亦作醢。釋文昌私反。今既夕注作醢。誤甚。醢與斯。斯與析。音近。故釋脾析爲脾醢。雞醢皆有脾  
醢。謂胃也。卽許所謂鳥醢醢也。胡氏承珙云。脾醢當作醢醢。莊子庚桑楚篇。臘者之有醢醢。司馬彪注云。醢。牛





栗。栗北脯。是謂籩北上精。亦因精而得方也。吳氏疑義云。四豆二列。西列從南而北。東列由北而南。四簋二列。西列由北而南。東列由南而北。皆所謂精也。注云。籩醢醢南。辟醢酒也者。謂籩之設在豆南。乃不自脾析南爲始。而自醢醢南爲始者。以醢酒將設于俎。二以成南上。不精。特鮮獸。成猶併也。不精者。魚在羊。〔疏〕正義曰。俎二以脾析南。故秦避之而在醢醢南也。俎二以成南上。不精。特鮮獸。成猶併也。不精者。魚在羊。〔疏〕正義曰。俎二以蓋謂羊與豕併。魚與腊併。二列皆南上也。○注腊。毛本誤蜡。校勘記云。嚴。徐。陳。閔。葛。集。釋。通。解。楊。數。俱作腊。監本誤作腊。云不精者。魚在羊東。腊在豕東者。此俎之設在豆之東。籩之北。若精。則於腊北設羊。次北豕。豕東魚。魚南腊。是自北風而南矣。今於腊北設羊。羊北豕。又於羊東設魚。魚北腊。是魚在羊東。腊在豕東。二者皆從南爲始。不自北風而南。是不精也。俎之數同于鼎。鼎五。則俎亦五。今羊豕魚腊之俎各二以併。仍有鮮獸一俎無偶。故經云特也。盛氏謂鮮獸特於豕北。吳氏疑義謂特於腊北。今以上篇設大飲奠腊特于俎北例之。則當在豕腊二俎之北也。云古文特爲俎者。胡氏承珙云。特者。對成言之。經當作特。不當作俎。故鄭從今文。醢酒在籩西北上。統於豆。〔疏〕正義曰。醢酒設于脾析之南。則在籩西也。北上者。醢在北。酒在南也。敖奠者出主人要節而踊。亦以往來爲節。奠由重北。〔疏〕正義曰。此奠在庭。無升降。故云亦以往來爲節。云奠由重北西。既奠。由重南東。〔疏〕正義曰。此奠在庭。無升降。故云亦以往來爲節。云奠由重北西。云。徹者由明器北西面。又徹祖奠注云。自重北西面。俱是言其西向。則此亦如之。注有脫誤。餘詳上篇大飲奠節末。○李氏云。檀弓曰。曾子弔於負夏。主人既祖。壙池。推柩而反之。降婦人而後行禮。從者問諸子游曰。禮與。子游曰。飯於牖下。小飲於戶內。大飲於阼。殯於客位。祖於庭。葬於墓。所以卽遠也。故喪事有進而無退。鄭氏曰。壙池當爲奠徹。謂徹遣奠更設祖奠也。禮。既祖而婦人降。今反柩車於載處。婦人辟之升堂。而又降婦人。皆非禮。曾子之弔。蓋在此時。

### 右葬日陳大遣奠

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還重不言。甸人抗重言之者。重既虞將埋之。言其官使守視之。抗。舉也。出自道。甸人抗重出自道。道左倚之。還重不言。甸人抗重言之者。重既虞將埋之。言其官使守視之。抗。舉也。出自道。

聖木置食其中。〔疏〕正義曰：自此至徹者出踊如初。言重出及車馬苞器以次先行之事。吳氏綬云：重既不隨入殯。樹於道側由此。〔疏〕又不可留於廟中。故於柩之將行。出之於外。注云：還重不言甸人。抗重言之者。重既虞將埋之。言其官使守視之者。雜記曰：重既虞而埋之。鄭注：就所倚處埋之。孔疏：謂埋於祖廟門外之東也。重有主道。古者虞而作主。故既虞埋之。但士有三虞。雜記言既虞而埋。則必俟虞祭畢乃埋之。中有數日。故須守視也。上篇有甸人置重于中庭。此言甸人抗重。則還重及埋重之事皆甸人爲之也。詩：大侯既抗。毛傳：抗。舉也。此抗重與彼抗侯義同。故均訓舉也。云出自道。出從門中央也。不由闔東西者。重不反。變於恆出入者。案恆出入則在闔東闔西。此從門中央。是變於恆出入也。闔爲門之中央短木。有事亦可去。詳士冠禮。云道左。主人位者。道左即門東。主人出門接賓之位恆在此。重有主道。故於此倚之。賈疏云：道左倚之者。當倚於門東北壁。雜記孔疏亦云：祖廟門外之東也。賈疏又云：鄭云今時以下。薦馬馬出自道。車各從其馬駕于門外西面而俟。南上。南上。便其行也。者。引漢法證重倚道左之事也。〔疏〕正義曰：此即雜記疏所謂第三次薦馬也。薦畢乃出車。各從其馬。每車二馬。馬前車後。至門外始駕馬。從。〔疏〕則自廟中出門。皆人挽也。前薦車時。蓋亦人挽之。云西面。則在門外之東方也。俟者。敖氏謂俟器出而從之。是也。方氏苞云：朝祖時。柩車入廟中。闔與下櫬已脫去矣。故重與車馬得由中道出也。今案：前君昭主人迎賓。云先入門右。賓賁。云主人出門左。則闔畢事似仍設之。至重出又去之也。注云南上。便其行也者。敖氏謂將行以近外者爲先。是也。蓋廟南鄉。車在門外西面。則北爲內。南爲外。經云南上。則乘車在南。徹者入踊如初。徹於先行爲便。故注又云行者乘車在前也。云道稟序從者。謂道車次乘車後。稟車又次道車後也。徹者入踊如初。徹巾苞牲取下體。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也。取下體者。脛骨象行。又俎實之終始也。士苞三個。〔疏〕正義曰：徹道奠而苞之也。苞見前。敖氏云：徹巾即苞牲。是即於席前爲之也。盛氏云：踊如初。初謂徹祖奠。注云苞者。象既饗而歸賓俎者。義本雜記。云取下體者。脛骨象行。又俎實之終始也者。脛骨。謂牲之前後四足。此苞牲以送入殯。有行道。故取之以象行也。賈疏云：少牢載俎云：肩臂臠膊脰在兩端。又云：肩在上。以此言之。則肩臂臠在俎上端。爲俎實之始。膊脰在俎下端。爲俎實之終。是爲俎實之終始也。敖氏云：取下體。爲其皮骨多。差可以久也。郝氏敬云：體取下。近足脛者小。納殯中便也。今案：二說亦有理。存之。云士苞三個者。士苞二。每苞各三個也。檀弓曰：國君七個。遣車七乘。大夫五个。遣車五乘。鄭注：个謂所包遺奠牲體之數也。雜記曰：遣車視牢具。鄭注：



言車多少各如所包遺奠牲體之數也。然則遺車載所包遺奠而藏之者與。遺奠天子太牢。包九个。諸侯亦太牢。包七个。大夫亦太牢。包五个。士少牢。包三个。大夫以上。乃有遺車。據此注。則土無遺車。所包牲體。持以如墓而已。云前經折取臂臠。後經折取脰。亦得脰釋三个者。褚氏云。取下體正也。其餘取脊則釋脊。取脅則釋脅。從便也。組上前經留肩。後經留脰。此外或脊或脅。科留其一。則每組各釋三个矣。賈因前解羊之脊脅爲一段。豕之脊脅爲兩段。故於此亦誤。今案。賈疏謂羊組有二段。豕組有四段。相通爲組釋三个。其說固非。豬謂或取脊。或取脅。又與經言取下體不合。敖氏云。折取下體。則是每牲之組猶有四段也。此不取組釋三个之義。與祭禮之歸尸組者異也。其說似勝於注。然則每苞三个者。謂臂也。臠也。脰也。所謂下體也。注言折者。前此羊豕豚解分爲七體。用左胖。四體未折也。至此乃折取而苞之。如前經折取臂臠。仍有肩在。後經折取脰。仍有膾在。故敖云每牲之組猶有四段也。雜記曰。或問於曾子曰。夫既遣而包其餘。猶既食而裹其餘與。君子既食。則裹其餘乎。曾子曰。吾子不見大饗乎。夫大饗既饗。卷三牲之俎。歸於賓館。父母而賓客之。所以爲哀也。注云。言父母家之主。今賓客之。是孝子哀親之去也。鄭引此二語。見苞牲爲賓客父母之事也。○李氏引呂大臨說。謂遺車卽上所薦之乘車道車。又謂校人大喪飾遺車之馬及葬埋之爲殺而埋之。案周禮巾車。大喪。飾遺車。遂厥之行。鄭注。行之。使人以次舉之以如墓也。遺車一曰驚車。案驚車見家人。據鄭云使人舉之如墓。則非駕馬之車明矣。校人及葬埋之注云。言埋之。則是馬塗車之屬。謂束草爲馬也。又聞人廐馬亦如之。注云。廐馬。遺車之馬。人捧之。言人捧之。則非眞馬可知。安從殺之乎。是二說皆非也。不以魚腊。非正牲。〔疏〕正義曰。上云苞牲取下體。而復云不以魚腊。明苞奠惟用牛羊也。行器。目葬行明器。〔疏〕正義曰。不云器而云行器。見器已出廟而行。故注云目葬行明器在道之次也。方茵苞器序從。如其陳之。〔疏〕正義曰。特言行器。以著器與車之先後。又以見器皆人持以行。而不以車載也。茵苞器序從。先陳之。〔疏〕正義曰。李氏云。舉茵以兼折與抗木抗席。舉苞以兼簠簋。器。謂用器以下。盛氏云。上云行器與下爲目也。此乃詳言其行之次。陳器之時。抗席抗木皆在茵下。茵行。則其下皆行矣。折設於抗木之前。則行亦在前可知。今案。上注雖止舊明器。而折抗等亦在內。以統言之皆器也。經不言他物。而獨舉茵苞器三者。車從。次。〔疏〕正義曰。車卽所薦之李氏之釋精矣。注云如其陳之先後者。謂經先陳者行亦在先。以次相從也。車從。器。〔疏〕正義曰。車從器而行。則次於器後矣。郝氏敬云。徹者出。踊如初。於是廟中當行。〔疏〕正義曰。此與上徹者入踊如初。俱詳上篇大飲奠節末。車在器後。近極前也。徹者出。踊如初。者是廟中當行。〔疏〕蔡氏德晉云。遺奠徹之而不改設者。以既苞牲至壝故



也。然則敖氏謂徹者亦設于西北乃出。非矣。注言此者見其他皆已行也。

右將葬重出車馬苞器以次先行鄉壙。

主人之史請讀贈。執筭從。樞東當前東西面。不命毋哭。哭者相止也。唯主人主婦哭。燭在右南面。

面請。既而與執筭西面於主人之前。讀書釋筭。〔疏〕正義曰。自此至滅燭出。言讀贈讀道之事。○此執筭及下釋筭與筭。燭在右南面。燭書便也。古文筭皆爲筭。〔疏〕唐石經俱作筭。嚴本。陳鳳梧本。經注亦俱作筭。毛本俱作算。說文筭長六寸。所以計數者。算。數也。段氏注云。漢志。筭法用竹。徑一分。長六寸。二百七十一枚而成六觚。爲一握。此謂筭與算數字各用計之。所謂算也。又云。筭爲算之器。算爲筭之用。二字音同而義別。今案。此經筭字。謂筭。作筭是也。又樞東毛本誤作樞車。○釋官云。主人之史士。私臣掌文書者。敖氏云。贈。即書於方者也。贈禮。賓爲之也。故主人之史讀之。不命毋哭。嫌若併止主人主婦然也。吳氏廷華云。讀之聞于死者。主人亦宜知之也。執筭者。史之貳也。哭者相止也。自相戒止也。以吏方有事於死者。不擾之。主人主婦痛極不能自止。但不踊耳。今案。執筭從。從史也。樞東當前東西面。謂史與執筭者也。注云史北面請。既而與執筭西面於主人之前。讀書釋筭者。謂請時北面。讀書釋筭則西面也。必知北面請者。鄉樞也。時主人亦在樞東。故知史與執筭者既請。乃轉而西面於主人之前。讀之釋之也。云燭在右南面。燭書便也者。敖氏云。右。史右也。執燭者在右。則執筭者在左也。是燭與史最近而又南面燭之。故云便也。云古文筭皆爲筭者。胡氏承珙云。筭乃策字之別。顏氏家訓云。簡策字。竹下施束。宋代慈書。似杞宋之宋。亦有竹下施束爲筭者。易釋文云。策本作筭是也。筭本計數之物。若作筭。嫌與書道於策之策混。故鄭從今文不從古文也。案檀弓讀贈。曾子曰。非古也。是再告也。陳氏澧云。古者奠之而不讀。周則既奠而又讀焉。是讀贈爲周禮也。又雜記。大夫之喪。既薦馬。薦馬者哭踊出。乃包奠而讀書。鄭注。嫌與土異記之也。亦引上苞牲取下體及此請讀贈爲證。然則大夫讀書釋筭則坐。必釋筭者。〔疏〕正義曰。讀書二字爲句。不言讀贈而言讀書者。之喪包奠讀書其儀節固與士同矣。讀書釋筭則坐。榮其多。〔疏〕上注謂奠贈亦書於方。故言書知史併讀之也。釋筭則坐。言則者。謂釋筭乃坐。明讀書不坐也。筭在於地。坐釋之爲便。鄉射大射凡釋獲者皆言坐。是其證。卒命。姜氏兆錫乃連讀之。謂讀書亦坐。誤矣。讀之。而又釋筭以計其數者。蓋欲見賵奠賵贈之多而以爲榮也。

哭滅燭書與筭執之以逆出也。卒。已。〔疏〕正義曰。注毛本已下有也。校勘記云。嚴。徐。集。釋。楊。氏。俱。無。○

先。而執筭者從之。出則執筭者。先。而史執書從之。故云逆也。公史自西方東面。命毋哭。主人主婦皆不哭。讀遣。卒。命哭。滅燭出。公史。君之

遣者。入。入。之。物。君使史來讀之。〔疏〕正義曰。西方東面。賓位也。李氏云。公史尊。故命毋哭。而主人主婦皆不

成其得禮之正以終也。燭俠輅。〔疏〕正義曰。其餘可知矣。敷氏云。遣。即書於策者也。此主人之物。故公史爲讀之。

故侯讀畢。而後命之哭也。出者。公史出也。○注輅。嚴本作路。集。釋。楊。氏。陳。鳳。梧。本。毛。本。俱。作。輅。案。作。輅。是

也。云公史。君之典禮書者。賈疏云。周禮大史小史皆掌禮。則諸侯史亦然。釋官云。周禮小史職曰。卿大夫之喪

讀誄。此讀者宜亦小史。據此。則士之喪有公臣來共其事明矣。史獨言公者。因上有主人之史。故言公以別之。其餘

不言公者可知。賈疏不能由此推之。于諸篇官制多有窒礙者矣。云遣者入。之。物。君使史來讀之。成其得禮之正以終

也者。褚氏云。職喪。凡公有司之所供。職喪令之趨其事。令之。是奉君命而令之。故注云君使史來讀之也。蓋遺物

多寡。皆禮制所繫。君使史讀之。以示恩禮。而僧祇亦無由生矣。故云成其得禮之正以終也。盛氏云。讀。謂釋算。其

遺不釋算者。謂是寶物。不出於一人。故須一一記之。以多爲榮。遣是主人之物。則但告數而已。人子之心不自見其

多也。敷謂讀遣亦釋算。非。云燭俠輅者。前滅燭燭俠輅。鄭復言此者。以見今所滅之燭

即俠輅之燭。上讀書釋算言滅燭者。輅東之燭。此讀遣畢又言滅燭。則輅西之燭也。

### 右讀贈讀遣

商祝執功布以御柩。執披。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

經文當以商祝執功布以御柩爲句。執披又爲一句。前云設披。設而未執也。此柩將行乃執之。用禮司士作六軍之士執

披。敷氏云。此見執披之節也。不言引者。披後於引。善執披則引可知。其說是也。注云居柩車之前。若道有低仰

傾虧。則以布爲抑揚左右之節者。賈疏云。道有低。謂下坂時。道有仰。謂上坂時。傾虧。謂道之兩邊車轍有高下。

又云。道有低。則抑下其布。使知下坂。道有仰。則揚舉其布。使知上坂。左右者。謂左右其布。使知道之有傾虧也。



正義曰。主人去杖不哭。尊君命也。與前君贈略同。經但云左右。而注知爲柩車前轎之左右也者。案前君使人贈時。賓當前轎致命。故知也。蔡氏德晉云。由者。由之以至柩車之前。賓由右者以升賓當常在右。取其便也。賓由右。故主人由左也。案是時柩車北鄉。左則在西。右則在東。以君贈賓北面致命推之。此致命當南面。不言者。省文。云當時止柩車者。下記云唯君命止柩于塋是也。主人哭拜稽顙賓升實幣于蓋降主人拜送復位杖乃行。升柩車之前。實其幣於棺蓋之柳中。〔疏〕正義曰。前君贈時主人哭拜稽顙成升而復言降。則事畢也。乃行。亦謂柩車行也。○校勘云。注授。殿、徐、陳本、通解、楊氏俱作受。通典、集釋、散氏俱作授。今案。作授是也。毛本亦作授。云升柩車之前。實其幣於棺蓋之柳中。若親授之然者。楮氏云。升車而屋帷以實于蓋上。吳氏疑義云。平地言升。謂升轎也。車蓋上不能置物。故注以申言之。謂蓋內也。上左服之奠不入。此玄纁入。故奠於蓋。以示意若親授之然也。云復位。反柩車後者。主人從柩而行。本在車後。因聽命至前。今拜送賓訖。仍反柩車後之位而杖也。○訓解云。初喪君既殓之矣。又或視其大斂矣。既則贈之。至柩行。又贈之于士。如此。則大夫以上又加厚焉可知。此卽體羣臣之實也。

### 右柩車發行及君使贈之儀

至于塋。陳器于道東西。北上。〔疏〕正義曰。自此至踊擗如初。言至塋望柩藏器之事。○鄭注周禮方相氏云。上。以西行北端爲上。謂苞匭而下也。亦緒之。郝氏敬云。陳送葬之明器于墓道左右。方氏苞云。敖氏以西北上爲句。非也。器藏于柩之兩旁。必東西分陳而夾義道。入塋乃便。今案注云統於柩。是釋經北上二字。謂柩在北。陳器以北爲上。是統於柩。則注固以北上爲句矣。方說是也。李氏云。周茵先入。當藉柩也。元士則〔疏〕正義曰。注云當藉禮方相氏。大喪。先匭。及墓。入塋。以戈擊四隅。殿方良。茵先入。葬用輅軸加茵焉。〔疏〕正義曰。前加茵用疏布注云。茵所以藉棺者。以其爲棺之藉。則在棺下。故須先入塋而後下棺於其上也。云元士則葬用輅軸加茵焉者。賈疏云。元士。謂天子之士。葬時先以輅軸由義道入。乃加茵於其上。乃下棺於中。今案。輅軸之制無考。賈疏以天子諸侯葬皆用輅推之。又謂諸侯之大夫葬不得用輅。天子之元士尊。葬屬引。於是說載除飾。更屬引。〔疏〕正義曰。得用輅軸。其說皆無據。方氏苞儀禮析疑。吳氏延華儀禮疑義俱駁之。屬引。於是說載除飾。更屬引。〔疏〕前設掖下。

言屬引。謂屬引於車。而挽之以行。此屬引者。謂屬引於棺。而縣之以窆也。敎氏云。此屬之爲將窆也。其用異矣。猶以引名之者。見其索不易也。注云。於是說載除飾。更屬引於絨耳者。謂至塋說去柩車之載。除去池紐等飾。周禮喪祝。及壙。說載除飾。鄭注。除飾。便其窆爾。敎氏云。當先除飾。乃說載。案此注及記注皆用周官原文也。喪大記曰。凡封。用紼去碑引。君封以衡。大夫士以成。鄭注。成讀爲絨。凡柩車及壙。說載除飾。而屬引於柩之絨。又樹碑于壙之前後。以紼繞碑。而之鹿盧。輓而下之。衡。平也。人君之喪。又以木橫貫絨耳。居旁持而平之。大夫士旁牽絨而已。今齊人謂棺束爲絨繩。咸或爲械。案。喪大記之咸。卽此注所云絨耳也。喪大記又曰。君喪。四紼二碑。大夫葬。二紼二碑。士葬。二紼無碑。孔疏。無碑者。手縣下之。然則士雖無碑。而其屬紼於絨耳與大夫同。紼卽紼。亦卽此經所謂引也。士棺二束。李氏云。棺束末皆爲絨耳。吳氏廷華云。絨耳。蓋作圓以貫引也。云古文屬爲屬者。胡氏承珙云。屬正字。燭借字。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俠義道。〔疏〕正義曰。敎氏云。祖上設披屬引作屬。故鄭從今文。主人袒。衆主人西面北上。婦人東面皆不哭。俠義道。〔疏〕正義曰。敎氏云。祖上。皆不哭。爲有事不可諱也。今案喪大記曰。君命毋諱。以鼓封。大夫命毋哭。士哭者相止也。鼓封。謂擊鼓爲經舍之節。大夫以下無之。哭者相止也。謂哭者自相止。檀弓曰。國昭子之母死。問於子張曰。葬及墓。男子婦人安位。子張曰。司徒敬子之喪。夫子相。男子西擲。婦人東擲。與此禮合。義道在墓前。男子婦人俠之爲位。故有西面有東面。鄭注檀弓亦云然。賈疏。義道謂入壙道上無負土爲義道。天子曰隧。塗上有負土爲隧。周禮家人。及寢。以度爲丘隧。鄭注。隧。義道也。彼疏云。天子有隧。諸侯以下有義道。隧與義異。而云隧義道者。對則異。散則通。左傳僖二十五年。晉侯請隧。弗許。杜注。闕地通路曰隧。王之葬禮也。諸侯皆縣柩而下。孔疏。天子之葬。棺重禮大。尤須謹慎。去壙遠而闕地通路。從遠處而漸邪下之。諸侯以下。棺輕禮小。臨壙上而直縣下之。故不得用隧。喪大記注亦云。禮惟天子葬有隧。然則義道與隧異禮。惟天子闕地通路。則賈以義道爲入壙道。非矣。方氏苞云。壙之南有墀門。門之下爲義道。使水潦下洩而不滲於壙中也。乃窆。主人哭。踊無算。〔疏〕正義曰。盛氏云。是時衆主人及婦人亦皆水潦下洩而不滲於壙中也。乃窆。主人哭。踊無算。〔疏〕正義曰。盛氏云。是時衆主人及婦人亦皆此上當有穿壙設榱之事。注云窆下棺也者。謂下棺於壙。小爾雅。下棺謂之窆。是也。云今文窆爲封者。古今文疏義云。周禮鄉師。及窆。執斧以莅。匠師司農注云。窆。謂葬下棺也。春秋傳曰。日中而塋。禮記所謂封者。又逢人。及窆陳役。司農注云。窆。禮記謂之封。春秋謂之塋。皆葬下棺也。聲相似。又太僕窆亦如之。司農注略同。又云。窆讀如慶封。汜祭之汜。說文穴部曰。窆。葬下棺也。土部曰。塋。葬下土也。引春秋傳日中而耐。今左傳作塋。小





而退。相揖也。哀次而退。相問也。既封而退。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鄭注。此弔者恩薄厚去速之節也。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喪事也。相揖。嘗會於他也。相問。嘗相惠遠也。相見。嘗執事相見也。是實有此五者。經於既變之後言實出。明是相問之實即變而退也。相問在五。藏器於旁。加見。器。用器役器也。見。棺飾也。更謂之見者之中。舉此中者爲言。則其他實出無不拜送可知。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內之者。明君子〔疏〕正義曰。藏器於棺旁。而加見於器外也。周禮家人。及窆。執斧以之於事終不自逸也。檀弓曰。周人牆置斂。〔疏〕遂入藏凶器。鄭注。凶器。明器。○校勘記云。注檀弓曰下。嚴、徐、集釋、敖氏。俱有有虞氏之瓦棺夏后氏聖周殷人棺槨十五字。通解刪。今本因之。盧氏文弼云。宋本有此十五字。鍾本亦有之。陸氏爲聖周作音。則有者是。今案。梓、集解作槨。下同。云器。用器役器也者。以下別言苞管等。故知此器爲用器。以下樂器燕器亦在其中。鄭隨舉以示人也。云見。棺飾也。更謂之見者。加此。則棺槨不復見矣者。棺飾。卽池紐蓋帷之屬。以加此于棺外。則不見棺槨而但見棺飾。故謂棺飾爲見也。禮記釋文云。見。棺衣也。云先言藏器。乃云加見者。器在見內也者。謂先藏器而後加見。是器在見內。最近棺也。近棺。則便於用。故又云。內之者。明君子處於事終不自逸也。引檀弓者。證加見是周制。李氏云。棺飾在棺外若牆然。其外置斂。後王之制文也。今案。此中下。藏苞管於旁。居。於旁者。在見外也。不言藏器。饌相次。可知。四者兩兩而〔疏〕正義曰。石士無斂。鄭連引之耳。藏苞管於旁。居。喪大記曰。棺槨之閒。君容稅。大夫容室。士容甌。〔疏〕經考文提要云。苞。監本譌苞。校勘記云。注稅。嚴、徐、要義、楊氏。俱作視。釋文。通典、集釋、通解、敖氏。俱作視。今案。稅是。陳鳳梧本毛本亦作稅。注云於旁者。在見外也者。此言於旁。與上藏器於旁文同。鄭恐人疑爲在棺旁。故特釋之曰在見外也。禮記曰。喪經背衡實見閒而後折入。鄭注。實見閒。藏于見外梓內也。方氏苞云。上藏器於旁。謂棺旁。此則見旁也。禮記又云。而後折入者。據此經藏苞管等訖卽加折也。云不言藏器。饌相次。可知者。以上陳器時經次苞管後。明亦藏之可知。不言者。文省。云四者兩兩而居者。賈疏云。謂苞管居一。旁。應經居一。旁。故云兩兩而居也。褚氏云。見內見外。俱分兩旁。藏法宜如是。敖氏於器。則謂專藏於見內左旁。苞管。則謂專藏於見外右旁。故與注異。反覺支離。今案。褚說是也。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宜次。〔疏〕正義曰。李氏云。卻。引喪大記者。證梓內棺外有餘地足容器物也。加折卻之。加抗席覆之。加抗木。仰也。折抗席皆善面。鄉下。折于陳時則爲仰。今案。折以善面鄉下爲正。善面鄉上爲反。故陳時以善面鄉上。則云覆之。覆。反也。此用時以善面鄉下。則云卻之。卻對覆而言。卻。仰也。是其正也。席則以善面鄉上爲正。今鄉下。故云覆也。敖氏云。

折云加者。謂在見與苞管之上也。抗木不言卻與覆。與是兩面同矣。注云宜次也者。謂宜先加折。次加抗席。次加抗木也。蓋席之下無折以掩蔽。則席無所藉。而施席之上無抗木。則無以禦土。故宜從其次也。賈疏分宜與次兩釋之。張氏爾岐途謂三者之。實土三。主人拜鄉人。謝其勤。〔疏〕正義曰。實土。謂加土於抗木之上而實之也。三。謂三匝。用有宜有次。非矣。〔疏〕主人於是拜謝其勤勞。不俟工之畢也。李氏云。禮記曰。弔非從主人也。四十者執紼。鄉人五十者從反哭。四十者待盈坎。鄉人助事。故于實土拜之。盛氏云。實土者三。不言封樹。文不具也。周禮。冢人職云。以爵等爲丘封之度。說者謂天子之墓一丈。諸侯八尺。其次降殺以兩。其樹則白虎通云。天子松。諸侯柏。大夫栗。士槐。鄉人。謂與主人同鄉里來助葬者。大司徒職云。四閭爲族。使相之葬。族師職云。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以相葬埋。是也。卽位踊襲如初。哀親之云。四閭爲族。使相之葬。族師職云。四閭爲族。八閭爲聯。使之相保以相葬埋。是也。〔疏〕正義曰。上云卽位矣。此復云卽位者。以拜賓拜鄉人遠其位也。位乃葬道東之位。踊襲如初者。謂如上既窆時。拾踊三而襲也。哀親之在斯。謂哀其在土。故踊也。李氏云。上拾踊襲後無袒文。而言襲。疑杜佑曰。將踊袒。既踊卽襲。數氏云。不言袒。文脫耳。今案。凡踊無不袒者。是踊前有袒明矣。數以爲文脫。或然。○案。檀弓曰。有司以几筵舍奠於墓左。鄭注。舍奠墓左。爲父母形體在此。禮其神也。周禮小宗伯亦云。成葬而祭墓。此不言者。亦文略耳。

### 右窆柩藏器葬事畢

乃反哭入。升自西階東面。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西階東面。反諸其所作也。反哭者。於〔疏〕正義曰。自此反哭于廟。于殯宮。及就次之事。○盧氏文昭云。乃反哭入。土虞禮注引。入下有門字。○乃反哭。自殯所反也。既窆實土。墳未成。孝子恐魂靈無依。急迎神歸。歸不見親。故哭也。入。入廟門也。升自西階東面者。主人也。衆主人堂下東面北上。統於主人也。注云西階東面反諸其所作也者。案檀弓曰。反哭升堂。反諸其所作也。鄭注。親所行禮之處。李氏云。謂廟堂親平日所行禮處也。云反哭者。於其祖廟者。以下云遂適殯宮。知先反哭於廟也。數氏云。反哭於祖廟者。爲其棺柩從此而出也。方氏苞云。探死者之情。亦必先就祖妣。而後可反其私室。故反哭於廟。而後虞於寢也。此義亦至明顯。顧氏湄作反哭不于廟辨。謂反哭宜在寢。而徐氏乾學欲從之何哉。賈疏謂。二廟者。反哭

先祖後禰。經記無文。未可據。然則二廟者。亦唯反哭于祖廟而已。以極從祖廟出。而虞事不可緩。宜急往殯宮也。云不於阼階西面。西方神位者。謂反哭不於阼階西面。而於西階東面。以西方神位所在也。或曰西方神位之說。殊未分明。主人所以不升自阼階而升自西階者。未忍遽即主位也。至親平日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主人亦升。行禮處多在阼。故東面以鄉之。冀得見親耳。其說似有理。並存之。婦人入丈夫踊。升自阼階。主人亦升。主人亦升。亦作丈。校勘記云。丈。嚴、徐、作大。集釋、通解、楊、敷、俱作丈。張氏曰。監本大作丈。從監本。今案。陳鳳梧本亦作丈。○主人衆主人先入廟。故見婦人之入而踊。言丈夫。則衆主人亦皆踊也。升自阼階。謂婦人也。云辟主人也者。以主人在西階上。故主婦入于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拾、更也。出卽「疏」正義曰。不由西階而由阼階也。主婦入于室。踊出即位。及丈夫拾踊三。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拾、更也。出卽「疏」正義曰。惟主婦入于室。則餘人先卽位于阼矣。入室又弗見。故出而與主人相鄉而哭踊。同其哀也。今案。主人不入室者。以賓將弔也。衆婦人亦從主婦哭踊。不言者。文省也。注云入于室。反諸其所養也者。亦桓弓文。蓋與上反諸其所作也。皆釋此經之義。所養。鄭云親所饋食之處。謂親平日行饋食禮于室以追養先人也。必入室者。亦冀或見之。吳氏疑義云。主人止于堂。主婦先入室而後止于堂。男女內外所以不同也。云出卽位。堂上西面也者。以小斂後主婦等位常在阼階上西面。故知卽位卽此位也。禮經釋例云。此反哭之位。主人東面。主婦西面。與始卒哭位正相反。且主人升自西階。婦人升自阼階。蓋相變以爲禮也。云拾更也。詳前卒祖拜賓拾踊三下。問喪曰。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也。其往送也。望望然。汲汲然。如有追而弗及也。其反哭也。皇皇然。若有求而弗得也。故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求而無所得之也。入門而弗見也。上堂又弗見也。入室又弗見也。亡矣。喪矣。不可復見已矣。故哭泣辟踊。盡哀而止矣。鄭注說反賓弔者升自西階曰如之何。主人拜稽顙。賓弔者。衆賓之長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其亦主人位也。「疏」正義曰。檀弓曰。殷既封而弔。周反哭而弔。孔子曰。殷已慤。吾從周。是反哭而弔周制也。今文無弔字。坊記曰。殷人弔於闕。周人弔於家。弔於家。亦謂反哭而弔也。如之何。痛其不見之辭。敷氏云。此弔異於常。故爲之稽顙。○注今文無弔字。毛本作古文無弔字。校勘記云。嚴、徐、集釋。作今文無弔。與單疏標目合。通解與今本同。今案。陳鳳梧本作古文無弔。今從嚴本。云賓弔者。衆賓之長也者。以衆賓借弔。而升堂致辭者。當是長賓。故云衆賓之長也。云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故弔之者。此釋所以弔之義也。檀弓曰。反哭之弔也。哀之至也。反而亡焉。失之矣。於是爲甚。是其文也。云弔者北面者。以弔賓升堂後無改面之文。故知

北面。其餘賓賓在堂下者。亦北面可知。云主人拜於位者。以主人拜不言面。則拜於其位。仍東面可知。云不北面拜賓東者。以其亦主人位也者。諸氏云。始死時。主人拜賓於西階。此反而亡。亦拜賓於西階。故注云亦主人位也。亦始死拜賓之位也。賈乃援特牲少牢以釋之。殊不可曉。今案。注云亦主人位者。謂北面拜賓東是平日主人之位。今不忍拜於此。故仍拜於位東面。亦升堂自西階。不忍由阼階之意。坊記曰。子云。升自客階。受吊於賓位。教民追孝也。鄭注。謂反哭時也。既葬矣。猶不由阼階。不忍即父位也。是其證。諸說尙未確。云今文無曰字者。古今文疏義云。案鄭從古文有曰者。亦以其文義備。賓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拜稽顙。

〔疏〕正義曰。賓降而送。以主人即適殯宮也。賈疏云。此於祿記五賓當相見之賓。數氏云。門外。廟門外也。送賓而稽顙者。以其送葬且從反哭。尤勤勞也。故重謝之。送適殯宮。皆如啓位。

拾踊三。啟位。婦人入升堂。〔疏〕正義曰。吳氏廷華云。殯已啟矣。曰殯宮。如親尙在殯也。今案經云送適殯宮。朋友虞祔而退。則此時未嘗無賓矣。數殆失考。注云啟位。婦人入升堂。丈夫即中庭之位者。案數位與朝夕哭位同。上篇朝夕哭云。婦人即位于堂南上。與小斂後言婦人阼階上西面位同。即婦人升堂之位也。又云。主人堂下直東

序西面。兄弟皆即位如外位。即丈夫中庭之位也。但朝夕哭位有賓。此皆如啟位。云皆。則亦兄弟出。主人拜送。兼賓在內可知。注不言者。略耳。檀弓曰。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殯。當是拾踊後事。兄弟出。主人拜送。

兄弟。小功以下也。〔疏〕正義曰。上篇殯訖兄弟出。主人拜送于門外。注云。小功以下。至此可以歸。異門大功亦可以歸。存焉。此云兄弟。小功以下也。蓋據喪服傳小功以下爲兄弟言之。又云異門大功亦可以歸。

者。蓋異門之大功。較之同門同財者情猶輕。故于此時亦可以歸也。若同門大功以上之親。則俟卒哭乃歸。蓋未殯以前。啟殯以後。無論大功小功之兄弟咸在。既殯。則小功之兄弟可以歸。至啟殯又來。在柩所不離。故反哭而歸。喪服小記曰。總小功。虞卒哭則皆免。是歸而遇朝夕哭。虞卒哭仍來與也。其異門之大功。注於此始言可以歸。則殯訖固未歸矣。然則上篇殯訖之兄弟出。專指小功疏遠者言。此兄弟出。則兼有大功之親矣。歸而必拜送者。以其勞也。

衆主人出門哭止。闔門。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疏〕正義曰。此儀節與上篇殯訖略同。主人揖衆主人。衆主人揖衆主人。乃就次。次。倚廬也。〔疏〕乃就次者。蓋揖衆主人使各就次。而主人乃就次也。方氏苞云。少息而後虞可更舉也。○上篇殯訖主人揖就次。注云。次謂斬衰倚廬。齊衰室也。此云次倚廬。則專指斬衰者言之。既虞襲屏柱楣。此時未虞。故仍倚廬也。李氏云。問喪曰。成殯而歸。不致入處室。居于倚廬。哀親

也。方氏苞云。少息而後虞可更舉也。○上篇殯訖主人揖就次。注云。次謂斬衰倚廬。齊衰室也。此云次倚廬。則專指斬衰者言之。既虞襲屏柱楣。此時未虞。故仍倚廬也。李氏云。問喪曰。成殯而歸。不致入處室。居于倚廬。哀親

之在外也。寢苦枕塊。哀親之在土也。

右反哭於廟於殯宮出就次於是將舉初虞之奠矣

猶朝夕哭不奠。

是日也。以虞易奠。

〔疏〕

正義曰。自此至篇末。略言葬後儀節及祭名。云猶朝夕哭不奠者。自大斂以後至葬。猶朝夕哭于殯宮。以其神靈在此也。不奠者。爲無尸柩也。此說是矣。乃又以此朝夕哭爲指未虞以前。而疑檀弓葬日虞之說。則誤矣。蓋此所謂猶朝夕哭者。自葬後至練皆然。以喪服斬衰傳文考之自見。盛氏亦以散說爲非。此檀弓文。是日即葬日。承上葬日虞言也。是日三虞。虞。喪祭名。虞。安也。骨肉歸於土。精氣無所不之。孝。〔疏〕正義始舉虞祭而無朝夕奠。故云以虞易奠也。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朝葬日中而虞。不忍一日離。孝。〔疏〕正義士之虞祭有三。故名三虞。此既夕禮。至反哭而止。虞禮別爲一篇。故於此總舉其目。并卒哭禮祭名目附於篇末也。○校勘記云。注難下。釋文。集釋。俱有也字。今案。嚴本及各本俱無。云虞。喪祭名者。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是虞爲喪祭也。云虞。安也。詳士虞禮篇首。云骨肉歸於土。精氣無所不之。孝子爲其彷徨。三祭以安之者。檀弓。延陵季子葬。其子曰。骨肉歸復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不之也。是鄭所本。彷徨與翱翔同。皆遊行無歸之意。故孝子爲三祭以安之。此明三虞所由起也。檀弓曰。日中而虞。葬日虞。弗忍一日離。卒哭也。既云日中而虞。而又云葬日虞。明是朝葬日中而虞可知。不忍一日離。彼注云。弗忍其無所歸。是也。卒哭卒哭。三虞之後祭名。始朝夕之間哀。〔疏〕正義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以上異月。詳士虞記三虞卒哭他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疏〕正義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以上異月。詳士虞記三虞卒哭他用剛目下。云始朝夕之間哀至則哭。至此祭止也。朝夕哭而已者。案始死主人哭不絕聲。至殯後。朝一哭。夕一哭。子殯宮之降階下。而自朝至夕。自夕至朝。其間哀至則哭。非必朝夕。喪服傳所謂哭晝夜無時也。至此祭。則止晝夜無時之哭。惟朝夕哭而已。蓋後哀稍殺也。張氏爾岐云。既祭。則惟朝夕哭。不無時哭。故名其祭曰卒哭。是也。數氏謂卒哭爲卒殯宮之哭。而朝夕哭于其次。盛氏謂卒兄弟外兄弟等之哭。而非卒喪家之哭。其說皆支離。未可從。

明日以其班祔。

班。次也。祔。卒哭之明日。祭名。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今文班爲祔。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注考五字。今本俱脫。嚴。徐。集釋。俱有。與單疏標目合。○虞而卒哭。

卒哭而祔。其祭相連。故并及之。注云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者。此釋祭所以名祔之意也。祔必以昭穆之次。昭祔昭。穆祔穆。有連屬之義。故爲此祭而屬之也。餘詳士虞記明日以其班祔下。

### 右略言葬後儀節及祭名





# 儀禮正義

## 卷三十一

記〔疏〕正義曰。此上下二篇總記也。郝氏敬云。士喪既夕本通一篇。故記起自始死。吳氏廷華云。當曰士喪禮記。以爲既夕記者非。

士處適寢。寢東首于北墉下。將有疾。乃寢於適室。〔疏〕正義曰。適寢。正寢也。天子諸侯謂之路寢。大夫士

適猶適子之適。以正言之也。敖氏云。此云適寢。明經所謂適室爲適寢之室耳。吳氏廷華云。室中南有牖。北有墉無

牖是也。詳上篇死于適室下。玉藻曰。寢恆東首。寢之東首與在北墉下居恆皆然。記嫌處正寢有異。故特明之。喪大

記曰。寢東首於北墉下。屬當爲墉。與此同。亦詳上篇論語曰。疾。君視之。東首。此東首則在北墉下。不在北墉下。

以其便於君視也。鄭注喪大記。亦以君來視疾解之。則非矣。喪大記係總記君大夫士之禮。觀上云君大夫徹縣。士去

琴瑟。下云君夫人卒于路寢。大夫世婦卒于適寢。及士之妻皆死于寢。可證。不得以此句專爲大夫言也。果係君來視

疾。則經當直云君視。且如下文大斂君至節。必更詳其儀矣。亦不得僅云寢東首于北墉下也。蓋疾時寢東首于北墉下。

是君大夫士所同。故記人不復別之。此經是言士禮。故云士處適寢也。注云將有疾乃寢於適室者。吳氏疑義以將字

爲衍文。謂疾生於不測。豈能逆料其將然而遷處之。其說似是。古者自天子至士皆有正寢燕寢。平日常居在燕寢。有

疾乃遷處于正寢。經文兩寢字義別。上寢指地言。下寢以人臥處言。故鄭云寢於適室。謂寢臥於正寢之室也。云今文

處爲居者。古今文疏義云。居處二字。其義略同。然居則有常安之義。處可爲暫止之名。此適寢本非常居。以疾遷處

於此。似作處較切。鄭從古。有疾疾者齊。正情性也。適寢者。〔疏〕正義曰。凡人之死。多由于疾。經據始死言。文。于爲於。詳士昏禮。

情性。此養疾之要道也。云適寢者不齊不居其室者。案大戴禮盛德篇曰。此天子之路寢也。不齊不居其室。禮記檀弓曰。君子非致齊也。非疾也。不晝夜居於內。鄭注。內。正寢之中。玉藻曰。將適公所。宿齊戒。居外寢。外寢即正寢也。是不齊不居其室也。然則疾者之居。正寢爲齊耳。吳氏疑義云。死於適室。以正終也。然疾不必死。特以適寢爲致齊之地。疾者居之。則心志齊一。可養疾也。方氏苞云。齊室即適寢也。凡有疾即居焉。所以教疾者持生之道盡矣。養者皆齊。所以教子孫妻妾忠養之道盡矣。及至大病。亦不待遷移而終於正寢。聖人制禮。所以盡人之性也。今案。此二說最善。若云爲正終而移居正寢。則於人子養疾之義有乖矣。養者皆齊。要〔疏〕正義曰。校勘記云。通解無此注。○曲禮曰。父母有疾。冠者不櫛。行不翔。言不惰。琴瑟不御。食肉不至變味。飲酒不至變貌。笑不至矧。怒不至晉。疾止復故。彼注亦以憂言之。故賈氏李氏皆取以釋此經。而詳略不同。今案。養疾未有不憂。然憂之一字。未足以盡齊之義。齊之爲言齊也。敖氏云。養者齊。欲專心於所養者也。微琴瑟去。〔疏〕吳氏廷華云。言養。則滋培調劑之益。非侍疾者專一其心志不爲功。又云。兩齊字理最精。是也。微琴瑟去。〔疏〕正義曰。微即去也。賈疏云。父母有疾。憂不御。是爲養疾者言之。此云微琴瑟。則爲疾者言之。祭統曰。及其將齊疏文可疑。今案。黃說是也。曲禮曰。琴瑟不御。是爲養疾者言之。此云微琴瑟。則爲疾者言之。祭統曰。及其將齊也。耳不聽樂。是也。喪大記曰。疾病。君大夫徹縣。士去琴瑟。鄭注。聲音動人。病者欲靜也。凡樂器。疾病外天子宮縣。諸侯軒縣。大夫判縣。士特縣。去琴瑟者。不命之士。據此注。則微琴瑟是爲疾者徹之明矣。疾病外內皆埽。爲有賓客來問。〔疏〕正義曰。石經考文提要云。外內皆埽。監本作內外。案疏作外內。與喪大記文同。校勘鳳梧本亦作外內。毛本誤與監本同。注云。爲有賓客來問也。疾甚曰病者。喪大記注亦云。爲賓客將來問病也。疾病曰病。與此注略同。蓋賓客是指君遣來問疾之使。及同國來問疾之大夫士。非尋常來往者。疾甚。必有此問疾之賓來。故須外內皆埽。致其潔淨也。內有專指室言者。亦有兼堂室言者。經義述聞解詩子有廷內云。周官寺人。王之正內五人。鄭注。正內。路寢。夏小正傳曰。燕操泥而就家。入人內。此皆兼堂室言之者也。今案。此經內謂堂室。外謂堂室以外。凡庭院及寢門外大門外皆是。內則曰。雞初鳴。灑掃室堂及庭。是室堂與庭日日埽之。無俟病劇。此云外內皆埽。則知所埽者廣也。或曰疾甚而埽外內。所以祓除不祥。其說亦通。微褻衣。加新衣。故衣垢汙。爲〔疏〕正義曰。注云故衣垢汙。爲來人穢惡之者。以云褻衣。是病中垢汙之故衣。恐來問疾之人嫌其穢來人穢惡之。〔疏〕惡。故去之而更加新衣也。此來人。即上注所謂賓客。孔子於君來視疾而加朝服。則於賓客之來

而加新衣。亦猶此意。但不必朝服耳。喪大記文與此同。而注云微褻衣。則所加者新朝服矣。互言之也。加朝服者。明其終於正也。與此注異。賈疏因之。遂謂褻衣是玄端。新衣是朝服。恐非。蓋玄端朝服。皆是禮服。病中未必常服之。孔子於君視疾而加朝服。則非君視時。必不朝服矣。至謂齊服玄端。不知此齊止取專一志以養疾。與祭祀之齊究有別也。○案此及上兩節注。後人多議之。謂掃除外內以潔其居。微去褻衣以潔其體。義主於正終。鄭以賓客言。則舍本而務末矣。即鄭注喪大記。亦以加新衣爲正終。愚嘗反覆思之。終以此注爲善。蓋人子之於親。氣息尚存。未有不顧望其生者。若於疾病時。而遽掃除易衣。以爲正終計。於心何忍。故不如且從此注之爲得也。御者

四人皆坐持體。爲不能自轉側。御〔疏〕正義曰。注侍從。毛本誤作侍從。校勘記云。殿、徐、陳、閻、葛、集釋、

人也。此云四人。則合四體言之。是時病者偃臥在牀。故皆坐持之也。彼注云。體。手足也。四人持之。爲其不能自

屈伸也。與此注云。爲不能自轉側亦略同。賈疏云。詩曰。輾轉反側。據身。不能自屈伸。據手足。今案。身之不能轉側。亦由手足之不能屈伸。兩注義符。云御者。今時侍從之人者。蓋以漢之侍從爲比也。上篇外御受沐入注云。外御。小臣

侍從者。釋官云。御者。即上篇外御士之近臣。與執策立于馬後之御者殊。○盧氏文昭云。此記下今本有男女改服四

大字。注。爲賓客來問病亦朝服主人漢衣十三字。考石經無男女改服之文。李本并無十三字之注。鍾本同。當盡去之。石經考文提要云。監本此下衍男女改服一節。案此因通解而誤。蓋通解於士喪禮雜附本經記及喪大記之文。此節乃喪

大記誤入儀禮。又此記五節與喪大記同。鄭兩注各異。獨此節注不異。明係移彼注此。又因與士喪禮不合。妄改庶人

爲主人。又彼注上文有新朝服。故曰亦朝服。此上文無朝服字。何以云。亦足證移入。校勘記云。此節經注。唐石經

及殿、徐、集釋、敖氏、俱無。通解、楊氏、俱有。通解庶字尚未改。楊氏始改庶人爲主人。今案。下主人啼節注云。於是始去冠而解纓服。則不得於屬纊前改服漢衣也。此節經注爲屬纊入無疑。此亦其一證。毛本有之。蓋沿監本之

誤。據提要所見宋本。經注亦無此節。戴氏震校集釋。屬纊以俟絕氣。爲其氣微難節。〔疏〕正義曰。注爲字。校

金氏曰。追著儀禮正譌。皆辨其誤。今從唐石經及嚴本。屬纊以俟絕氣。也。續。新案。〔疏〕正義曰。嚴本及單疏

標目俱作有。今從各本。○敖氏云。絕氣。猶氣絕也。案喪大記注云。續。今之新綿。易動搖。置口鼻之上以爲候。此注云。爲其氣微難節也。文雖異而義同。蓋將死之際。其氣甚微。難於辨別。故屬纊以爲候也。蔡氏德晉云。屬之

口鼻。觀其動否。以驗氣之有無。無則絕矣。今案。此注云續新絮。彼注云新綿。上篇環用白續注亦云新綿。綿與絮

段氏注云。敝縣。熱縣也。是之謂祭。凡祭必絲爲之。古無今之木絲。是也。○朱氏賦謂屬續以俟絕氣。是早逆其死也。此記或非先王之制。今案。此孝子之憤也。蓋病者雖氣絕。而孝子不忍竟以爲死。故屬續以候之。冀其氣之存而可復生也。俟字據鄭注當爲候之誤。二字形相似故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婦人不絕于男子之手。備〔疏〕正義曰。喪大記文與此彼注云。君子重終。爲其相襲。與此注略同。而義較顯。春秋莊公三十二年。公薨于路寢。殺梁傅曰。路寢。正寢也。寢疾居正寢。正也。男子不絕于婦人之手。以齊終也。然則此記所言。特以重男女之別耳。方氏苞謂慮夫婦溺愛而不自嫌。故特設此禁。使毋相漬。以正其終是也。乃行禱于五祀。蓋孝子之情。五祀。博言。〔疏〕正義曰。校勘記云。自夫婦推之。則媵妾宦豎之流。亦宜遠別明矣。俱作伍。○李氏云。論語。子疾病。子路請禱。禱。禮也。請之。非也。朱子語類。問禱果有應之之理否。曰。禱是正理。自合有應。不可謂知其無是理而姑爲之。今案。記云行禱。亦是道人分禱之。此時孝子固不能離也。注云。孝子之情者。孝子不忍親之死。故當垂危之際。猶必竭誠以禱。冀神之佑助也。云五祀。博言之。士二祀。曰門。曰行。此據祭法言也。祭法曰。王爲羣姓立七祀。曰司命。曰中霤。曰國門。曰國行。曰公厲。諸侯自爲立五祀。大夫立三祀。曰族厲。曰門。曰行。適士立二祀。曰門。曰行。庶士庶人立一祀。或立戶。或立竈。鄭以祭法爲周制。故謂士祇得祭門行二祀。今云五祀。是廣博言之也。呂氏大臨云。士不祭五祀。而喪禮言禱于五祀者。蓋有不得祭而得禱者歟。此本鄭說也。陳氏祥道云。七祀之制。不見他經。鄭氏以七祀爲周制。五祀爲商制。然周官雖天子。亦止於五祀。儀禮雖士。亦禱五祀。則五祀無尊卑隆殺之數矣。三禮札記云。月令五祀。戶、竈、中霤、門。行。白虎通五祀。門、井、戶、竈、中霤。說者謂宜去行而祀井。然皆與祭法不同。竊意戶、竈、中霤等皆切於日用。當時周家雖立七祀五祀三祀二祀一祀之制。而上下通用殷禮已久。因而未改。故曲禮王制亦言諸侯大夫祭五祀也。案此二說。似於經較合。竝錄之。乃卒。卒。終。〔疏〕正義曰。自此以上。皆言侍疾之事。以下乃士曰不祿。庶人曰死。彼注亦云。卒。終也。是終與卒通。檀弓。君子曰終。君主人啼。兄弟哭。哀有甚有否。於是子。士大夫之通稱。士可言終。亦可言卒也。或曰。士言卒。亦對文異。散則通。主人啼。兄弟哭。始去冠而筭。服淺衣。檀弓曰。始死。〔疏〕正義曰。啼。張氏識誤云。案釋文。啼。大兮反。從釋文。戴氏震云。案啼。說文作嘑。通燕裘玄冠者易之。〔疏〕若諦。於義絕遠。當是訛舛。不可從。校勘記云。注始去下。嚴徐無冠而二字。集釋。通

解。楊氏。俱有。今案。陳鳳梧本毛本俱有冠而二字。無者非也。注云哀有甚有否者。否。不甚也。甚則啼。不甚則哭。喪大記曰。始卒。主人啼。兄弟哭。婦人哭踊。鄭注。悲哀有淺淺也。孔疏。有聲曰哭。李氏云。主人啼者。發聲則氣絕而息。若往而不反也。曾申問於管子曰。哭父母有常聲乎。曰。中路嬰兒失其母焉。何常聲之有。云於是始去冠而笄纓服淡衣者。問喪曰。親始死。雞斯徒跳拔上衽。鄭注。雞斯當爲笄纓。親始死去冠。又云。上衽。淡衣之裳前。是始死去冠而笄纓服淡衣之事也。引檀弓者。亦以證親始死而變易吉服也。詳上篇主人鬻髮祖衆主人免于房下。

### 右據經士死于適室而記人子侍養君子正終之事

設牀第當牖。衽下莞上簟。設枕。病卒之閒廢牀。至是設之。事相。〔疏〕正義曰。設牀第。謂設牀并設第。以便遷也。室及商視執巾從入當牖北面下。喪大記曰。含一牀。襲一牀。遷尸于堂又一牀。然則設牀第非一處。當牖。則含之牀也。下莞上簟。詳上篇小敘布席于戶內下。設枕。喪大記曰。設牀有枕。是也。散氏云。設枕于南。蓋病時之牀橫設之。故東首。此則縱設之而南首。故枕在南也。是記因經未言設牀第及遷尸之事。故補言之。注云病卒之閒廢牀。至是設之者。此據喪大記之文。喪大記曰。廢牀徹襲衣加新衣。鄭注。廢。去也。人始生在地。去牀。庶其生氣反。案此時病而未卒。故云病卒之閒。云事相變者。謂病時去之。卒後設之。是相變也。云衽臥席者。詳士昏禮云古文弟爲茨者。古今文疏義云。說文。第。牀簀也。古文作茨者。聲近假借字。詩瞻有茨。說文引作牀有齊。禹貢濟河濟源。漢書地理志濟皆作沛。是從東從次從齊之字。皆以聲近得通。鄭以第爲正字。故從今文。○蔡氏德晉云。案喪大記。疾病有廢牀一節。殊爲非禮。觀曾子易簀。反席未安而沒。不聞有廢牀而置於地之事。鄭康成謂病卒之閒廢牀。乃仍喪大記之誤。吳氏廷華云。廢牀之文。高安朱氏非之。謂垂死之身。方保護之不暇。乃舉而委之地。地氣清沁。是益之病而速之死也。且斷無將死而可藉地氣以生之理。信齊楊氏據此記設牀遷尸。爲大記廢牀之證。不知此牀爲浴及含而設。不足證死者之廢牀也。今案。喪大記有廢牀之文。儀禮無之。禮記漢儒所采集。而儀禮之記。則遷尸。徙於牖出於周孔所傳。較爲可信。鄭氏不能據儀禮以訂喪大記之非。而反援以爲說。失之。諸儒之辨精矣。則遷尸。徙於牖於是牖用。〔疏〕正義曰。注毛本徒誤作徒。○云徙於牖下也者。病者卒于北墻下。今徙而南在牖下。向明以便撰綴浴歛矣。〔疏〕舍也。曲禮在牀曰尸。白虎通。尸之爲言失也。陳也。失氣亡神。形體獨陳也。云於是牖用歛矣者。



謂經所云。雖用斂衾蓋在斯時。○吳氏疑義云。遷尸當在復者朝服節下。今案。復而後行死事。則設牀第當亦在復後也。詳上篇篇首。復者朝服。左執領。右執要。招而左。衣朝服。變。〔疏〕正義曰。經云。招而左。此云左執領。右執要。與經異者。經以升屋時言。此以既升屋而復時言也。所執領招之。必用左者。左陽主生。故氏云。招而左。謂招時兩手自右而左也。左尊。吳氏廷華云。招而左。既招由左下也。招者北面。以西爲左。故經言降自後西榮。張氏惠言云。招而左。招之向左。謂微左還也。今案。經云北面招以衣。又云降衣于前。是初時北面。既則轉而南面。乃得降衣于前也。當以張氏左還之說爲是。若如賈說。則是招以左。非招而左矣。注云。衣朝服。服未可以變者。張氏爾岐云。方冀其生。故復者服朝服。不變凶服也。或曰。士凡有禮事。有司皆朝服。如士冠特牲。可見故復者仍服常服。冀死者之魂識之而依以反也。今案。喪大記。小臣復。復者朝服。鄭注。朝服而復。所以事君之衣也。用朝服而復之者。敬也。義雖少異。亦得兩通。此記因經未言復者之服。及復時之儀。故補明之。楔貌如輓上兩末。事便也。今〔疏〕正義曰。散氏云。柩而云楔。因其楔齒而名之。以別於他柩。輓在大或以輓與衡爲二物。非。小爾雅云。衡。輓也。說文。輓。輓前也。段氏注云。輓前者。謂衡也。自其橫言之。謂之衡。自其扼制馬言之。謂之輓。錄者作輓。木部曰。檣。大車輓也。輓當作輓。釋名。衡。橫也。橫。馬頸上也。謂輓。扼也。所以扼牛頸也。馬曰鳥喙。下向又馬頸。似鳥開口向下啄物時也。考工記。車人云。兩長六尺。檣與兩字同。衡兩皆屈中而有兩末。此楔齒之相象之。但衡以又馬頸。兩以扼牛頸。皆兩末向下。柩以楔齒。則兩末向上。故云上兩末也。餘詳上篇楔齒用角柩下。注云。事便也者。謂兩末向上。以屈處入口。於事便也。云今文輓作厄者。案詩韓奕曰。條革金厄。厄卽輓。作厄。假借字也。今文與詩同。鄭以輓爲正字。故從古文。綴足用燕几。校在南。御者坐持之。校。歷也。尸南首。几歷在南。以拘〔疏〕正義曰。校。唐石經嚴本俱作校。或作挈。非。則御者亦在牀矣。其於几之北歟。注云。校歷也者。案士昏禮注云。校。几足。此云歷亦足也。云尸南首。几歷在南。以拘足。則不得辟展矣者。郝氏敬云。几有板。板下有足。以几足向南。夾尸足。板抵足。勿令辟展。便著履也。盛氏云。此几蓋置于尸足之北也。云校在南。則几面向北矣。以几板抵尸足。而兩端又各有足以拘之。斯足以聯綴尸足也。然則几之兩端各一足。賈云。兩端各有兩足。殆非。敷以校爲几左廉。尤誤。今案。劉氏續云。古几猶今道家之

几。形如半環。三足。坐則曲者向身。可以憑。以曲者兩端著地。故綴足。御者一人坐持正足也。阮瞻云。几長五尺。高二尺。廣二尺。馬融以爲長三尺。蓋圖以爲几兩端赤。中央黑。劉云三足。與賈又異。今並存俟考。古文校爲枝。詳士昏禮。即牀而奠。當用吉器。若醴若酒。無巾。枌。變也。肩頭也。用吉器。器未變也者。以始死。未忍異于生。至小斂。則變用紫器矣。云或卒無醴。用新酒者。此釋記若醴若酒之義。謂有醴則用醴。無醴則用酒。但用其一。不兼用也。數氏云。無巾者。非盛饌。無柶者。異於大斂後之奠也。

### 右記始死設牀遷尸復魂楔綴設奠諸儀法器物

赴曰。君之臣某死。赴母妻長子則曰。君之臣某之某死。今赴走告也。〔疏〕正義曰。案禮記曰。凡計於其君。君之臣某之某死。此記赴母妻長子不言父。禮記兼言父者。以有子爲士。而父不爲士者也。此記則以周初之制。士之子恆爲士。士之父亦君之臣。則於君之臣某死內包之矣。云某之某者。上某是士名。下某是士之親屬死者名。婦人當以姓通。如姬姜之類。長子亦赴者。以爲三年之喪也。注云赴。走告也者。赴字从走。說文。赴。趨也。爾雅。赴。至也。故云走告也。云今文赴作計者。段氏云。古文計告字祇作赴。取急疾之意。今文从言。急疾意轉隱矣。故說文言部不收計字者。從古文。不從今文也。凡計於禮經。從今文。則不收古文字。從古文。則不收今文字。禮記作計不作赴者。禮記多用今文禮也。左傳作赴者。左邱明述春秋傳以古文。故與古文禮同也。胡氏承珙云。案禮記凡計於其君注。計或皆作赴。赴。至也。是禮記本亦有從古文作赴者。注以至。則赴。既夕注云。赴。走告也。是鄭意作赴爲正。故於此經從古文。

### 右記赴君之辭

室中唯主人主婦坐。兄弟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別尊卑。〔疏〕正義曰。此兄弟謂大功以上在室者。室中唯主也。兄弟皆立矣。有命夫命婦在焉亦坐。

坐。是尊命夫命婦也。故注云別尊卑也。吳氏廷華云。室中唯此四人坐。則餘不坐矣。此與喪大記大夫之喪同。今案。吳說是也。此條當是禭記大夫之禮。而疑有脫文。詳上篇入坐于牀東下。

右記室中哭位異者

尸在室有君命衆主人不出。主。不二。〔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經於君命弔禭。直言主人。不言衆主人。故記之。

庶昆弟是也。尸在室。有君命。唯主人出。而衆主人不出。注云不二主者。釋所以不出之義。主。謂喪主。曾子問以喪有二孤爲非禮。故云不二主也。禭者委衣于牀。不坐。〔疏〕正義

曰。經但言禭者委衣。不言不坐。據坐委之。故記也。此委衣于牀有二。一是始死尸在室時。一是小斂後僕尸于堂時。

○注云牀高由便者。釋所以不坐之義。故氏云。牀高可以不坐。郝氏敬云。禭者委衣于牀。孝子不親受財也。不奠於地。故

不坐。其禭于室。戶西北面致命也。始死時。〔疏〕正義曰。禭有在堂者。有在室者。此指禭于室之禮。故言其以別有禭者。經明云中庭北面致命。始死時庶兄弟等禭。經未言致命。面位。故記之。是時尸在室中牀下。故禭者戶西北面致命也。

右記尸在室衆主人不出及禭者儀位

夏祝淅米差盛之。差。擇。〔疏〕正義曰。賈疏云。經直云祝淅米于堂南面用盆。不言夏與差盛。故記人言之。○注

彼注訓差爲淅。此上云淅米。則不得訓爲淅。故訓擇也。盛氏云。御者四人抗衾而浴。檀第也。抗。爲其保程蔽之

擇其粒之堅好者以飯尸。而以其餘爲粥懸於重也。盛。盛於敦。御者四人抗衾而浴。檀第也。抗。爲其保程蔽之

去席。盥。〔疏〕正義曰。釋官云。喪大記曰。御者入浴。小臣四人抗衾。御者二人浴。據此。士亦當四人抗衾。二人

水便。○校勘記云。注。嚴。徐。通解。俱作保程。集釋。敖氏。俱作裸程。今案。保程卽裸程也。義詳上篇浴時主人皆出下。張氏士喪禮議誤引此注。爲作謂。非。校勘記又云。盥水便下。釋文集釋俱有也字。今案。嚴本無。又毛本有盥音祿三字。嚴本亦無。盧氏文昭云。依釋文誤入。當去。云抗衾。爲其保程蔽之也者。抗。舉



正義曰。登以煮潘。用塊者。謂用塊者爲登也。上篇但云爲登於西嚮下東嚮。不言所用。故記之。注云塊登也。爾雅釋言文。郭注。土塊也。云古文登爲役者。古今文疏義云。說文。坴。陶甕也。从土。役省聲。今文作登者。不省。古文作役者。假借字。明衣裳用幕布。袂屬幅。長下膝。下膝。謂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也。屬幅。不。〔疏〕正義曰。明衣裳用幕布爲之也。李氏云。長下膝。衣長至膝下也。注云幕布帷幕之布。升數未聞也者。周禮幕人。掌帷幕幄。而帷幕之布。鄭注。帷幕皆以布爲之。幄帟皆以繒爲之。是記所云幕布。即用以爲帷幕之布。而升數之多寡。經傳無文。故云未聞也。王氏士讓云。帷幕。幄帟。相將爲用。幄帟以繒細密柔軟。則幕布亦取細密柔軟可知。於親身宜也。云屬幅不削幅也者。謂布幅廣二尺二寸。不削之而相著也。此與生人衰衣制同。詳喪服記袂屬幅下。云長下膝。又有裳。於蔽下體淡也者。凡服衣上裳下。有裳以蔽下體。故衣不至膝。此衣之長至膝下。足以蔽下體矣。而又有裳。是於蔽下體淡也。有前後裳。不辟。長及穀。不辟。實也。穀。足跗也。長無被土。〔疏〕正義曰。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明衣之裳亦如之。故云有前後裳也。○注實。毛本誤積。校勘記云。嚴。今案。陳鳳梧本亦作實。兩無字。各本作無。○云不辟。實也者。不辟爲一句。實也爲一句。辟謂辟積其要閒。使上狹下寬也。他裳辟示文。此裳不辟。示實也。云穀足跗也者。爾雅。穀。穀也。足跗近地。爲足之盡處。故云穀也。云凡他服。短無見膚。長無被土者。案漢衣篇云。短毋見膚。鄭注。衣取蔽形。又云長毋被土。鄭注。爲汗辱也。此引之而云他服如是。足見此長及穀者。不嫌被土。與他服異矣。以其爲死者之裳。一服不動故也。敖氏云。裳不辟之。則其要廣而前後相掩者淡。旁不開。體不見矣。長及穀。爲蔽足。縗綽錫。一染謂之縗。今紅也。飾。〔疏〕正義曰。也。明衣之長下膝。其裳之制復如是。皆爲重形。且異於生也。縗綽錫。在幅曰縗。在下曰縗。〔疏〕正義曰。縗。謂之縗。今紅也者。謂古之縗即漢之紅也。集釋作今之淺紅也。比他本多之淺二字。喪服記注云。縗。淺絳也。云飾在幅曰縗。在下曰縗者。謂飾裳之幅邊爲縗。飾裳之下畔爲縗也。鄭注。縗衣云。縗。縗也。孔疏。謂解經縗字誤爲縗。謂縗衣下畔也。亦引此注爲證。或曰。縗與縗通。縗與縗通。縗記。批以爵。縗純。七八爲縗。縗。黑色也。飾衣章六寸。鄭注。在旁曰批。士昏禮。主人爵弁纁裳纁帶。施。施。亦謂裳下緣也。縗純。謂領與袂衣以縗。縗以縗。縗。象天。〔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黑下。嚴。徐。集釋。俱無色字。通解。楊氏。俱有。云飾衣曰縗。謂領與袂地也。〔疏〕者。謂飾衣之領及袂口也。縗衣曰。純袂緣。純邊廣各廣各寸半。鄭注。純。謂緣之也。緣袂。謂其口

也。緣邊。衣裳之側。廣各寸半。則表裏共三寸矣。唯給廣二寸。案經於袂言純。於衣裳之邊亦言純。是對文異。散則通也。釋文云。飾衣領袂口曰純。裳邊側曰袂。下曰袂也。本此注。而文有增易。云衣以緇。裳以纁。象天地也者。蓋取天玄地黃之義。○李氏云。案自掘坎南順至緇純。當在夏視漸米之前。疑脫簡在此。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殊混。注義精矣。○李氏云。案自掘坎南順至緇純。當在夏視漸米之前。疑脫簡在此。設握裏親膚。繫鉤中指。結于擊。擊。掌後節中也。手無決者。以握繫一端。〔疏〕正義曰。裏。校勘記云。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要義。本。俱誤作裏。又擊。各本誤擊。校勘記云。唐石經。嚴本。集釋。俱作擊。說詳士喪禮。○此設握。設於左手也。上篇。設決麗于擊。自飯持之。設握乃連擊。謂設於右手也。經不言左手設握之法。故記明之。上篇曰。握手用玄纁裏。今云裏親膚。則纁在內。玄在外矣。此左右握所同。亦因經未言。故記之也。〔注〕云擊。掌後節中也者。詳上篇。云手無決者。謂右手有決。此左手無決。則其設法略殊也。云以握繫一端。繞擊。還從上自貫。反與其一端結之者。賈疏云。兩端各有繫。先以一端繞擊一匝。還從上自貫。又以一端鄉上鉤中指。反與繞擊者結於掌後節中。是也。散氏謂握手唯一而已。與決同設於右手。積氏云。握所以護指也。設握。男女俱有。設決。唯男子右手耳。無決之手。握則繫於擊。有決之手。握則與決繫俱連於。甸人築坎。坎。實上其中堅之。〔疏〕正義曰。賈疏云。經直云甸人掘擊。經記兩下甚分明。散氏乃混而一之。甸人築坎。坎。實上其中堅之。〔疏〕坎。不云還使甸人築。故記人明之。〔注〕云築實土其中堅之者。初掘之。今實土其中塞之。云築者。恐其土鬆。築之使堅也。云穿坎之名一曰圻者。玉篇引埤蒼云。圻。坎也。坑也。胡氏承琪云。圻者。穿坎之名。後人以穿坎爲圻。而坎亦謂之圻。如闕本空際之名。因而穿空。亦謂之圻。然則圻亦掘也。隸人涅廁。隸人。罪人也。今之徒役作者也。涅。〔疏〕正義曰。注云隸人。築圻坎者。猶言築其所掘之坎耳。隸人。罪人也。爲人復往塞之。又亦鬼神不用。〔疏〕正義曰。注云隸人。者。案周禮有司厲司隸罪隸。隸。閭隸夷隸貉隸等官。司厲注云。主盜賊之兵器及其奴者。又其職曰。其奴入于罪隸。注故知隸人罪人也。司隸注云。隸給勞辱之役者。漢始置司隸。亦使將徒治道溝渠之役。故云今之徒役作者也。釋官云。司隸職曰。邦有喪紀之事。則役其煩辱之事。鄭彼注引此經爲證。周禮五隸之下。各有隸民。此隸人蓋五隸之民。君使之來供役事者也。云涅。塞也者。盛氏云。涅。敎通。書云。敎乃穽。注亦訓爲塞。與此合。云爲人復往塞之也。此皆釋所以塞之之義。賈疏云。若然。古者非直不共瀉浴。亦不共廁也。案釋名。廁。裸也。言人裸廁在上非一



也。或曰濯。言濯濯也。或曰圖。言至穢之處。宜常修治使潔清也。說文。廟。清也。段氏注云。清。圖古今字。似。既釋名所云人裸廟非一者是後代之制。古則人各一廟矣。或曰。人不必異廟。但有死者則塞之不用。而別爲廟也。既襲宵爲燎于中庭。宵。〔疏〕正義曰。士死日而襲。二日小斂。三日大斂。盛氏云。經言爲燎于小斂後。在死之第也。日事也。

右記沐浴含襲時職司服物

厥明滅燎陳衣。〔疏〕正義曰。注云記節者。記陳小斂衣之節也。當襲之。明且滅燎時陳。凡絞紵用布。倫如朝服。凡小斂大斂也。倫。比。〔疏〕正義曰。絞紵。詳上篇。禮記曰。朝服十五升。此絞紵所用之布與朝服布同。也。云倫比也者。中庸。毛猶有倫。鄭注亦云。倫猶比也。云今文無紵者。數氏云。紵不必言凡。與絞連文耳。大斂有紵。小斂無之。古今文疏義云。紵雖小斂所無。記者欲明用布紵與絞同。不應有絞無紵。喪大記亦云。絞紵如朝服。故鄭從古文有紵字。今案。凡紵小斂大斂言。則常有紵矣。云古文倫爲紵者。詳公食禮雍人倫膚七下。設於東堂下。南順。齊于坫。饌于其上。兩甒醴酒。酒在南。篚在東。南順。實角解。四木柶二素勺二豆在甒北。二以竝。簋亦如之。棧。今之棧也。角解四。木柶二。素勺酒各一也。豆。簋二以併。則是大斂饌也。記於〔疏〕正義曰。東堂下。卽堂東也。南順。以甒爲上也。齊于坫。謂南此者。明其他與小斂同陳。古文角解爲角柶。〔疏〕與堂隅之坫齊也。饌于其上。謂下甒甒豆。皆陳于坫上。蔡氏云。酒在甒北上也。甒在東。在甒之東也。實。謂解細勺俱實于甒而陳于坫上也。數氏云。豆當在甒北。乃云甒北者。設豆之時未有甒也。故但取節於甒。○校勘記云。注素勺下。嚴徐本無三字。楊氏無此句。與疏合。集釋通解俱與今本同。爲夕進醴酒。夕。殿。徐本。作少。集釋。通解。楊氏。俱作夕。張氏曰。疏少作夕。從疏。今案。此二條從集釋各本。云棧今之棧也者。詳特性棧在其南下。吳氏廷華云。棧有三。特性棧以實獸。少牢棧卽斯禁。此棧以陳饌也。

是也。云角醴四。木柶二。素勺二。爲夕進醴酒。兼饌之也者。李氏云。醴用一柶。而實四柶二柶者。後奠醴酒。不同今器。故兼饌之。吳氏云。蓋兼兩奠言。以奠此始徹彼也。或以小斂無夕奠爲疑。盛氏云。周人斂用日出。是日仍有夕奠。故謂爲明日朝奠。非也。褚氏云。夕進醴酒。以後一日兩奠。故併夕奠所用亦陳之。今案。盛氏褚氏之說是也。云勺二醴酒各一也者。謂醴與酒各用一勺也。禮經釋例云。與酒之器曰勺。鄉飲酒兩壺加二勺。鄉射兩壺。左玄酒。皆加勺。土冠禮。側尊一醴醴。有醴。實勺。解角柶。是醴亦用勺也。餘詳士冠禮。然據此注專釋勺二。則似上注木柶二下無素勺二之句。楊本爲是矣。云豆簋二以併。則是大斂饌也者。以小斂一豆一簋。大斂乃有二豆二簋。故知爲大斂饌也。云記於此者。明其他與小斂同陳者。言大斂奠之不同於小斂奠者。唯此豆簋二以併耳。其餘所陳皆同。故同記於此也。朱子以此條爲大斂通用。是矣。散氏則以爲專記大斂。謂次當在衆主人布幣後。不可從。云古文角解爲角柶者。案上篇東方之饌。明云角解木柶。則作角解。爲是。故鄭不從古文也。凡籩豆實具設皆巾之。籩豆偶而爲具。具則於饌巾之。巾。〔疏〕正義曰。凡籩豆。謂凡小斂大斂之籩豆也。實具設皆巾之。此舉大斂之籩豆皆巾。以見小斂之籩豆不皆巾也。注云籩豆偶而爲具。具則於饌巾之。巾之。加飾也者。鄭以記言具爲指二豆二簋者言之。二豆二簋。則實時設皆巾之以爲飾也。實者。謂實菹栗之屬于豆簋中。卽饌時也。注專以饌言者。謂設時一豆一簋。亦巾。唯饌則必二豆二簋乃巾。故既云具。則于饌巾之。而又云明小斂一豆一簋不巾也。張氏爾岐云。皆者。皆東堂與奠所也。二簋二豆者。饌于東堂。設于奠所。皆巾之也。小斂一簋一豆。惟至設于牀。饌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之。曰。朝夕也。檀弓東乃巾之。方其饌堂東時。則不巾矣。說取明析。饌俟時而酌。柶覆加之。面枋及錯建之。曰。朝夕也。檀弓奠遠。〔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解雖豫陳。必待奠時乃酌。其酌醴之法。既酌醴。以柶覆於醴上。使柶向前。及日。〔疏〕其錯於奠所。則柶在醴中。盛氏云。醴酒不豫酌。取新也。錯。設於奠所也。建之者。插柶醴中。葉在下而枋向上也。今案。俟時而酌。兼醴與酒言。柶覆加之以下。乃專言進醴之法。面枋。謂酌者以枋向身。便於錯而建之也。張謂使枋向前。似未確。注云時朝夕也者。案上篇朝夕哭皆有奠。又周人斂用日出。知小斂大斂之奠亦在朝。故以時爲朝夕之時。而引檀弓爲證也。逮日者。謂日猶未沒。小斂辟奠不出室。未忍神遠之也。辟奠奠。鄭注檀弓云。陰陽交接。庶幾遇之。是解日出與逮日之義也。小斂辟奠不出室。以辟斂。既斂。則不出於室設於序西南。〔疏〕正義曰。辟奠。謂移易之也。辟讀如行辟人之辟。○校勘記云。注畢事而去之。通解無之字。畢事而去之。〔疏〕疏同。云未忍神遠之也者。設奠所以依神。是時尸在室。若辟之於室外。則與神遠。故不出

室。是未忍神遠之也。云辟髮奠以辟斂者。此奠卽始死之奠。謂之襲奠者。以襲後仍設之也。下辟字與避同。言所以辟髮奠者。爲避斂故也。云既斂。則不出於室。設於序西南。畢事而去之者。敖氏云。舊說謂辟之設於室西南隅。盛氏因謂注中序字爲室字之誤。此說非也。張氏爾岐云。注不出於室。設於序西南。不字貫下八字。褚氏云。注則不出於室。設於序西南十字爲句。夫欲設於序西南。則必出於室矣。唯不設。故不出也。室中苟有隙地。隨在可辟。以此乃辟斂而遷之。非改設也。今案。記云辟奠不出室。據未斂時言。卽褚氏所謂室中苟有隙地。隨在可辟也。注云既斂則不出於室。明指既斂言。乃是補記所未備。蓋以上篇徹小斂奠大斂皆改設於序西南。此襲奠既斂後亦無改設之事。故云不出於室。設於序西南也。畢事而去之者。謂俟奉尸俛堂。設小斂奠訖。乃去之也。無踊節。其哀未可節也。〔疏〕正義曰。注云其哀未可節也者。是釋其義。敖氏之踴。以徹奠者之往來爲節。據此辟奠之時亦然。故以明之。今案。敖氏以無踊節卽承上小斂辟奠言之。其說甚是。若謂無踊節卽踊無算。則經已言之。不必記也。方氏苞引或說云。小斂設奠及徹。主人主婦皆要升降之節而踊。此辟奠不出。室中故無踊節。與數氏說合。既馮尸。主人袒髻髮絞帶。衆主人布帶。衆主人齊。〔疏〕正義曰。上篇。既小斂。主人髻髮。袒。衆主人免于房。未言帶。故記補之。絞帶用直。敖氏云。絞帶者。繩帶也。先言袒髻髮。著其節也。然則布帶者。亦於既免乃加之。注云衆主人齊衰以下者。經記言衆主人不一義。上篇。始死。主人入坐于牀東。衆主人在其後。此死者之衆子斬衰絞帶者也。今云布帶。故大斂于阼。未忍便離主人位也。主人奉尸斂於棺。則西階上賓之。〔疏〕正義曰。阼。階也。上篇大斂時。但云布席如初。未言其處。故記明之。注云未忍便離主人位也者。阼階乃主人位。今大斂於此。是未忍便離也。云主人奉尸斂於棺。則西階上賓之者。案上篇。主人奉尸斂于棺。踊如初。乃蓋。注云。所謂殯也。殯則在面階上。西階爲賓位。故檀弓曰。殯於客位。又曰。周人殯於西階之上。則猶賓之也。禮經釋例云。周人之制。大斂時猶以生人事之。故于阼階上殯。則以賓客事之。始遷于西階上矣。大夫升自西階。階東北面。東上。視。〔疏〕正義曰。注云視斂。視大斂也。上篇君視大斂。主人西楹東北面。升公卿大夫。繼主人。東上。不賓。升自西階及階東北面。故記因記大斂于阼而并詳言之。敖氏云。階東者。明大夫雖多。亦不可以當階。恐妨斂者之往來也。吳氏廷華云。北面東上。近尸爲上。今案。李氏云。此大夫未大斂而先至者。其視斂位與君在之位同。方氏苞云。唯君親視斂。然後有升卿大夫之禮。君不在。則賓不視斂不滿尸。無堂上之事。二說不同。當從

方說：既馮尸大夫逆降復位。中庭西面位。〔疏〕正義曰：上篇君視斂，坐撫當心。又云：命主人馮尸，不言命大夫馮尸，補之。逆降，謂在西者先降也。李氏云：位在主人之南，同朝夕哭位。今案：朝夕哭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卿大夫在主人之南，故知亦西面也。若有諸公，則門東北面。巾奠，執燭者滅燭出，降自阼階，由主人之北東室事已。〔疏〕正義曰：郝氏敬云：大斂之奠，設于室中。奠畢加巾，執燭者遂滅燭出。此因階下，故執燭者由主人之北東行，以反於饌東之位也。注言此者，以燭爲照室中之奠。今巾奠而室事已，故執燭者滅燭出也。

### 右記小斂大斂二節中衣物奠設時會處所儀法

既殯，主人說髦。既殯置銘於梓復位時也。今文說皆作稅。見生三月，翦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長大猶也。〔疏〕正義曰：注翦髮爲髻，毛本作翦。校勘記云：陳固監本，集釋：敖氏，俱作翦。今案：禮記內則作翦，從之。云既殯置銘於梓復位時也者，案上篇，主人奉尸斂于棺，主人降，卒塗，視取銘置于梓，主人復位之時，乃說髦也。喪大記小斂，主人卽位於戶內，卒斂，主人袒，說髦，括髮以麻，鄭注：士既殯說髦，此云小斂，蓋諸侯禮也。士之既殯，諸侯之小斂，於死者俱三日也。云今文說皆作稅者，詳士昏禮，賈疏云：此說及下經不說經帶，二字皆作稅。凡釋今古之文，皆在注後。此在注中者，以文更有義者，釋今古字訖，乃更汎說。卽此注更釋髦是也。云見生三月，翦髮爲髻，男角女羈，否則男左女右者，本內則文，彼注云：髮，所遺髮也。夾肉曰角，午達曰羈也。吳氏廷華云：夾肉曰角，西角也。午達曰羈，在中也。左右則一角而已。云長大猶爲飾存之，謂之髦，所以順父母幼小之心。至此尸極不見，喪無飾，可以去之者，此釋所以說髦之義也。髦是幼小之狀，長大猶以爲飾，使父母見之若幼小然。故內則：子事父母，雞初鳴，必拂髦，今既殯，則親亡，喪中又不宜有飾，故說去之。喪大記孔疏云：若父死，說左髦，母死，說右髦，二親並死，則並說之。而詩疏云：父母有先死者，于死三日說之。服闋，又著之。若二親並沒，則去之矣。玉藻：親沒不髦，是也。二疏不同，詩疏爲是。云髦之形象未聞者，案釋名：髦，冒也。冒覆頭顱也。詩曰：髮彼兩髦。毛傳：髮，兩髦之貌。髦者，髮至肩，子事父母之飾。鄭箋未言髦制，其注內則云：拂髦，振去塵

著之髦。用髮爲之。象幼時。髻其制未聞也。與此注同。胡氏承琪云。毛傳言髻髮至眉。是實知其形象。而鄭注禮云未聞。可見毛公時書。康成已有不能盡見者矣。惟據記云說髮。內則注云振去塵著之。曰說。曰著。自是假他髮爲之。故毛云子事父母之飾。鄭云。三日。絞坐。成服日。絞要。經之散坐者。散坐。謂小斂加經。坐之不散。至是乃絞之。大功以上同。小功總初而絞之。不待三日也。記因經未言絞坐之期。故明之。敷氏云。將成服。先絞其帶之坐者。以其已在身故也。其下冠裳履。亦可以所加之次言之。冠六升外。纓纓條屬厭。通屈一條繩爲武。坐爲纓。屬之冠。厭。伏也。〔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外之者。徐氏俱有。今案。嚴本亦有。○自此衰三升也。屨外納。納收餘。杖下本。竹桐一也。順其性。居倚廬。倚木爲廬。至哭晝夜無時俱詳喪服斬衰傳下。方北。寢苦枕塊。苦。編也。〔疏〕正義曰。注疏。毛本作業。校勘記云。釋文从禾。無艸。監本亦从禾。案从禾是。戶。寢苦枕塊。塊。編也。〔疏〕正義曰。今案。嚴本作業。○方氏苞云。既殯就次。而後有苦塊。則未殯之前。有坐起而無寢與明矣。不說經帶。衰威不在。〔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哭晝夜無時。非必朝夕。〔疏〕正義曰。李餘詳喪服斬衰傳。於安。〔疏〕正義曰。監本誤作設。哭晝夜無時。非必朝夕。〔疏〕正義曰。始喪至殯。哭不絕聲。既殯。哭晝夜無時。既卒哭。惟朝夕哭。既練。非喪事不言。不忘所以爲親。〔疏〕正義曰。曲禮云。居朝夕止哭。或一日二日哀至則哭。亦無時。餘詳喪服斬衰傳。非喪事不言。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庶人面歔粥。朝一溢米。非喪事不言之意。王氏訓解云。喪服四制曰。不言而事行者扶而起。言而後事行者杖而起。庶人面歔粥。朝一溢米。振而已。土音而事行。故於喪則言。非喪事不言也。今案。注云不忘所以爲親者。衰甚不他及也。歔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不食菜果。不在於飽與滋味。粥。糜也。二十兩曰溢。爲米一。〔疏〕正義曰。詳喪主人乘惡車。命。拜衆賓。及有放行所乘也。禮記曰。端衰喪車皆。〔疏〕正義曰。法王毛本誤作玉。云拜君命。拜衆賓。及有放行所無等。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水車也。古文惡作聖。〔疏〕乘也者。謂居父母喪不宜出。今乃記其所乘之車者。因拜君命等事而出行也。拜君命。拜衆賓。見上篇三日成服條內。有故。謂如舊宅主人皆往。檀弓。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難總必往。是也。案。後世謝孝之禮。多藉口於此。徐氏乾學云。古之所重者君命。君有賜。不可不拜謝。故因拜君而

即拜祭。後世大臣之沒。及大臣之父母沒。例得蒙君之惠。初未嘗有凶服往拜之禮。獨奈何於遠客之弔而僥倖拜謝之哉。蓋離苦次而奔走道途。缺朝夕之饋奠。此非禮之甚也。云禮記曰。端衰喪車皆無等者。彼注云。喪車。惡車也。喪者衣衰。及所乘之車。貴賤同。孝子於親一也。云然則此惡車王喪之木車也者。周禮巾車。王之喪車五乘。其一爲木車。鄭注。此始遭喪所乘。故據禮記喪車貴賤同。而不知此惡車即周禮之木車也。云古文惡作聖者。周禮喪車。其大爲素車。鄭彼注云。素車以白土聖車。或據古文作聖。遂以惡車爲素車。非也。惡車。謂惡惡之車。與惡衣惡食文法相類。喪車五乘。本有等差。木車最爲惡。故始喪乘之。古今文疏義云。此記乘惡車。專指木車。不包素車等。古字惡聖互借。周禮。則守祧鞠聖之。禮記。廬聖室之中。釋文並云。聖本作惡。白狗臂。未成豪狗。臂。覆答也。以狗皮是二字本可借用。但此經若作聖。潤於素車。故鄭從今文惡。其說是也。古文臂。〔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陸氏曰。答本或作臂。臂。釋文作幕。云音莫。集釋作幕。今俱從嚴本。○云爲臂。〔疏〕未成豪狗者。爾雅釋畜文。豪。謂長毛也。廣雅。髦。謂之豪。云臂覆答也者。周禮巾車。木車犬模。字作模。先鄭亦以覆答解之。詩韓奕。鄭駁淺模。毛傳云。模。覆式也。字作模。曲禮。大夫士去國素縵。又作蔑。玉藻。君羔臂虎。少儀。施諸臂。皆作臂。鄭注並云。覆答也。何注公羊。亦訓臂爲覆答。考覆答與覆式同義。釋名云。答橫在車前。織竹爲之。孔答答也。式亦在車前。故毛傳又謂之覆式。是臂模與覆字異而音義皆同。覆答或作覆輪者。輪亦車前木也。答字从竹。禮記注。俗本从艸作答。誤。云以狗皮爲之。取其屬也者。段氏玉裁云。屬之言濡也。濡者。柔也。蓋取柔軟之意。云古文臂爲幕者。古今文疏義云。鄭注禮經。以今文臂爲正字。古文幕爲臂字。公羊戴記皆今文。故多作臂。幕乃臂字。爲覆模之通稱。今案。鄭從臂者。取與公羊戴記合也。蒲蔽。蔽。〔疏〕正義曰。以蒲草爲蔽也。巾車亦云。木車蒲蔽。注訓蔽爲藩者。一切經音義引倉頡云。藩。蔽也。二字互訓。云蔽車旁禦風塵者。則車兩旁亦有蔽矣。御以蒲葢。不在於驅馳。蒲葢。古文葢作翬。〔疏〕正義曰。葢下毛本有也字。校勘記與疏合。○御。御車也。御者平時以竹策馬。此用蒲葢。故注云不在於驅馳也。云蒲葢。牡蒲葢者。說文。葢。麻蕭也。蓋取其皮以爲席。而其中莖謂之蕭。亦謂之葢。因而凡物之莖皆謂之葢。故鄭以莖釋葢也。左傳宣十二年注云。葢好箭。又云。蒲。楊柳。可以爲箭。張氏爾岐云。蒲葢。楊柳之堪爲箭者。御者以之策馬。與爲蔽之蒲同名而異類。葢非鄭義。云古文葢作翬者。胡氏承琪云。如廣雅。覆覆謂之翬。又玉篇云。慶日麻莖。古文作翬。是也。鄭以葢



爲正字。故從今文。其說是已。惠氏棟云。漢書禮傳。錯上兵事云。材官騶發。矢道同的。如淳曰。騶。失也。顏監曰。騶。矢之善者也。春秋左氏傳作藪字。其音同耳。是藪與騶同也。案。漢書注據左傳以證騶與藪同。惠氏引之。以明古文作騶之由。非犬服。答問兵服。以犬皮爲之。取〔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末五字今本脫。嚴。徐。集釋。謂此經之藪亦爲矢也。犬服。堅也。亦白。今文犬爲大。〔疏〕俱有。與單疏標目合。通解未刻。云答問兵服者。謂建於車客間之兵服也。巾車。木車有小服。鄭注。服讀爲簞。小簞。弓劍短兵之衣是也。云以犬皮爲之。取堅也者。吉時或以魚獸皮爲之。此用犬皮。是取其堅也。云亦白者。上替用白狗皮。注云。白於裘飾宜。故知此亦用白也。云今文犬爲大者。由木館。取少聲。今〔疏〕正義曰。注云取少聲者。常時錯用金。此用木。木少聲也。云今文錯爲錯者。形近致誤也。裏以貫軸。其表以淺輻。錯者。以金有所冒也。轂孔之裏。以金裹之。曰鈺。轂孔之表。以金表之。曰輅。輅本從車。以其用金。故字或从金作耳。說文舛部。牽。車軸耑鍵也。金部。鍵。一曰轄也。車部。轄。一曰鍵也。是轄與牽同。以鐵豎貫軸頭而制轂者。轄本從車。亦以用金。故或作轄。孟子題辭。五經之錯錯祝陸碑七政。錯錯皆從金是也。唯館與錯。轂然二事。錯不可以爲轄。車之有聲。由轂與軸相切。而作轂耑用木。故少聲。若錯以鍵軸。非聲之所出。故鄭從古。約綏約轡。約。繩。綏所〔疏〕正義曰。注云約繩者。詩小戎。竹閉纆縲。毛傳。縲。約也。閭宮。朱英緣文館也。約綏約轡。以引升車。〔疏〕滕。毛傳。滕。繩也。是約與繩爲一。故哀十一年左傳。人尋約。注亦云。約。繩也。小爾雅云。大者謂之索。小者謂之繩。約綏約轡。言以約爲綏。以約爲轡也。散氏云。吉時二者皆以絲爲之。歟。云綏所以引升車者。孔子升車必正立執綏。是綏所引以上車之索也。轡。御者所執以御馬之索也。釋名。轡拂也。牽引拂戾。以制馬也。爾雅轡首謂之革。蓋以一頭用革繫於馬勒。而以一頭軌於御之手。木鑣。亦取少聲。古〔疏〕正義也。一馬二轡。大夫以上四馬。當八轡。而詩云六轡在手者。以有二轡繫於車軾前也。爾雅。鑣謂之轡。郭注。馬勒旁鐵。詩碩人釋文。鑣。馬銜外鐵也。一名扇汗。又曰排沫。是鑣以鐵爲之。此用木。故注云亦取少聲也。云古文鑣爲苞者。釋名。鑣。苞也。在旁苞斂其口也。是苞與鑣通。但鑣爲正字。故鄭從今文耳。

馬不齊髦。齊。翦也。今文髦爲毛。主人之惡車。如王之木車。〔疏〕正義曰。注云齊。翦也者。案爾雅釋文。毛中散氏云。馬不齊髦。所謂髦馬也。今案。曲禮。大夫士去國乘髦馬。鄭注。髦馬。不鬚落也。孔疏。吉則翦別馬毛爲飾。凶則無飾。不翦而乘之也。云今文髦爲毛者。廣雅。髦。毛也。二字雖通。但曲禮疏以鬚鬣言髦。則如人之絕髦。

自指在首者言之。不得泛云毛。故鄭從古文璧也。云主人之惡車。如王之木車。則齊衰以下。其乘素車。練車。輿車。漆車。與者。案此因主人乘惡車而推廣言之也。周禮巾車。王之喪車五乘。彼注云。木車。始遭喪所乘。素車。卒哭所乘。練車。既練所乘。輿車。大祥所乘。漆車。禫所乘。賈疏云。士之喪車。亦當五乘。主人乘惡車。衰衰乘素車。與卒哭同。大功乘練車。與既練同。小功乘輿車。與大祥同。總麻乘漆車。與既禫同。主人至卒哭以後。衰殺。故齊衰以下。節級與主人同。故鄭為此義也。張氏惠言云。此注因惡車而差之。其實士吉時。主婦之軍亦如之。疏布縗。縗者。乘棧車不漆。無有總反乘漆車之理。總與小功並當輿車也。賈附會之。非是。主婦之軍亦如之。疏布縗。縗者。蓋弓筮。〔疏〕正義曰。云主婦之車亦如之者。謂亦如主人惡車之制也。其異者疏布縗耳。故言於亦如之下也。敷氏之。〔疏〕云。婦人之車必有縗。而喪車則以疏布爲之。則吉時不然也。主婦乘車而出者。拜夫人之命及女賓之弔者也。○注。貳車。白狗攝服。貳。副也。攝猶緣也。〔疏〕正義曰。敷氏云。主人主婦皆有貳車。各得用二乘。與其詳士皆禮。貳車。白狗攝服。狗皮緣服。差飾也。〔疏〕乘者而三。士昏禮從車二乘。是其數也。凡貳車之數。天子十二。上公九。侯伯七。子男五。孤卿大夫三。士二乘也。此貳車亦惡車也。吳氏綬云。昏與喪皆大禮。昏則攝盛。喪中拜君命拜賓。重其事。故出必備貳車。今案。服亦盛兵器者。與上犬服之服義同。注云攝猶緣也者。謂以白狗皮爲服而緣其邊也。云狗皮緣服差飾者。上犬服無緣。此有緣。故云差飾也。方氏苞云。此貳車衆主人所乘也。故服以白狗加攝焉。以別於主人之斬衰者。又以見犬服不緣也。今案。周禮。木車犬縗尾縗疏飾。鄭注。犬。白犬皮。既以皮爲覆。又以其尾爲戈戟之義。縗布飾二物之側爲之緣。若攝服云案攝服。即指此經言之。然則此服亦緣以縗布歟。又周禮喪車五乘。縗皆有飾。此惡車之稱無飾。又無尾縗。則雖云喪車無等。而其實亦有不必盡同者矣。其他皆如乘車。如所乘。〔疏〕正義曰。其他。謂白狗攝服之外。如白狗縗。以至屬不齊縗之類。貳車皆與主人同。故注云如所乘惡車也。然則貳車之異於乘車者。唯攝服耳。

### 右記殯後居喪者冠服飲食居處車馬之制

朔月。兒子執帚。卻之。左手奉之。童子。隸子弟。若內豎寺人之屬。〔疏〕正義曰。說文。帚。所以糞也。从又持巾。掃。掃之事。昉於拂拭。因巾可拭物。乃用崔芳。黍稷爲帚。拂地矣。今案。爾雅釋草云。葦。蘼芳。說文。芳。葦華也。繫傳云。芳者。抽條搖蕩。生華而無葦也。今人取之以爲帚。曰葦帚是也。朔月。月朔也。記自疾病外內皆掃後。至此始

言掃室。則其他時蓋不掃矣。注云童子隸子弟者。桓二年左傳云。士有隸子弟。服注云。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祿不足以及宗。是其有隸子弟也。云若內豎寺人之屬者。釋官云。周禮內豎注云。豎。未冠者之官名。又其職注云。使童豎通內外之命。古者內豎之官。必以童子爲之。故鄭舉以爲况。內豎與寺人連職。故并及之。非謂士有此官也。士卑不得有。若大夫。則有之矣。云執用左手。卻之。示未用者。案記云卻之。是言執帶之時。以未向上。左手奉之。是言其執之用左手。故注云執用左手而末在上。明示未用也。未用者。未入室也。從徹者而入。童子不專禮事。〔疏〕正義或疑一手不得言奉。不知奉之言持。謂以左手持之。廣雅釋詁云。奉。持也。從徹者而入。童子不專禮事。〔疏〕正義徹者。謂徹宿奠者。注云。童子不專禮事。謂童子不得以禮事自專。故從徹者而入也。比奠舉席掃室。聚諸爇布。方氏苞云。玉藻。見先生。從人而入。平時且然。喪事繼繼。故進退皆從執事之人。比奠舉席掃室。聚諸爇布。席如初卒奠。掃者執帶。巫末內鬣從執燭者而東。〔疏〕正義曰。校勘記云。爇。徐、陳、陸氏曰。本又作燄。巫末。徐本作未。唐石經、集解、通解、要義、楊、敷。俱作未。張氏曰。監、巾箱。杭本。未作末。從諸本。今案。作爇。作未是也。嚴本誤與徐本同。陳鳳梧本毛本俱作爇作未。○上文童子從徹者入。此從執燭者出者。李氏云。入時燭先徹者。童子從徹者。出時徹者先燭。童子從燭。童子常後於成人。敷氏云。此掃室之節。蓋於既徹則爲之。如初亦東面也。是時巫末內鬣。則冕者卻之。其皆反是歟。今案。既徹乃舉席而掃。掃畢乃布席而奠。掃者待奠畢乃出。未。帶末也。用以掃者。末形似鬣。內之者。以觀向身也。巫末而內其鬣。恐塵觸人也。從執燭者而東者。亦降階東行復位也。○校勘記云。注室下。集解有中字。張氏曰。疏有中字。今案。嚴本及各本俱無。云地猶先此者。爲將奠而掃室以致其潔清。故須在奠先也。祭義曰。比時具物。鄭注。比時。猶先時也。是其義也。云室東南隅謂之爇者。爾雅釋宮文。郭注。謂爇亦隱閭。今案。祭諸爇。恐塵之揚。故暫聚於隱閭而後去之也。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爇者。說文作官。云戶樞聲也。室之東南隅。穴部爇云。官。爇漢也。是官爾雅假借作爇。故釋名云東南隅曰爇。爇。幽也。亦取幽冥也。貳從山作爇。誤矣。漢書又作突。突字亦从穴。可知作爇爲正也。故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則曰。三日具沐。五日具浴。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於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進徹之時。〔疏〕正義曰。饋。集解作餽。盧氏詳校云。沐从氵。譌。注洗去之洗。陸音悉禮反。又云。劉本作泮。七知其頃。〔疏〕對反。○饌。陳設也。他日。謂生時也。注云燕養。平常所用供養也者。謂平常燕居所用以供養者。

卽饋羞湯沐是也。云饋。朝夕食也者。謂平時朝夕之食。非喪中之朝夕奠也。云羞。四時之珍異者。案周禮庖人注云。致滋味爲羞。文十六年左傳云。時加羞珍異。故知羞爲四時之珍異也。云湯沐。所以洗去垢者。說文。湯。熱水也。論衡。沐去首垢。浴去身垢。湯沐。用湯爲沐。故云洗去垢也。不言浴可知。內則曰。五日則灋湯請浴。三日具沐。此子事父母之禮。故禮引以爲證也。云孝子不忍一日廢其親之禮。於下室日設之如生存也者。言此燕養饋羞湯沐。皆親生時所日具者。今孝子不忍死其親而廢之。故每日於下室設之。如生存時也。下室。燕寢也。其制詳士昏禮。必知設於下室者。以非正奠。且據下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故知此燕養之饋在下室也。張氏附岐云。朝夕之奠。與朔月之奠。設于殯宮。燕養之饋。設于下室。吳氏絳云。燕寢曰下室。見正寢爲上室也。既奠于上室。而又饋于下室者。亦孝子求神非一處之意。云進徹之時。如其頃者。謂如食頃也。褚氏云。朝夕殷奠等。則將設後奠。乃徹前奠。此饋則旋進旋徹。其間少待。如平生進食頃耳。故云進徹之時。如其頃。今案。此饋在燕寢。敷氏謂蓋使人爲之。孝子不親視之也。記曰。在聖室之中。非時見乎母也。不入門。說者謂居廬時絕不入門。是也。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以其殷奠有黍稷也。下室。〔疏〕正義曰。若。及也。與也。注云。以其殷奠有黍稷也者。奠。亦謂之殷奠。上篇朔月奠有黍稷。又云有薦新如朔奠。則亦有黍稷矣。蓋朝夕常奠。唯有醴酒脯醢。無黍稷。下室之饋。兼有黍稷。故奠于正寢。而又饋于下室。若殷奠自有黍稷。故不須于下室更饋也。釋例云。凡奠于殯宮。皆饋于下室。唯朔月及薦新不饋。是也。云下室。如今之內堂者。下室卽燕寢。在正寢之內。故舉漢之內堂以況之。云正寢聽朝事者。士亦有臣。則亦有朝以聽事。天子諸侯聽朝事于路寢。故知士亦有正寢以聽朝事也。玉藻曰。朝玄端。夕澣衣。鄭注。謂大夫士也。孔疏。謂大夫士早朝在私朝服玄端。夕服澣衣。是其證也。

### 右記朔月及常日埽潔奉養之事

筮宅。家人物土。物猶相也。相其地。〔疏〕正義曰。家人詳上篇。○注云。物猶相也者。言物與相同。物土。卽傳所謂葬也。兆域雖同。而土壤有厚薄。水泉有淺深。故必須相其地之可葬與否而後營。卜日吉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婦人

皆哭。主婦升堂。哭者皆止。

畢。〔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日。通解。敖氏注云。日。人質反。蓋恐人誤讀耳。今案。唐石經。嚴本。俱誤作日。

○卜日。卜葬之日也。張氏爾岐云。經但言主婦哭。不言衆婦人皆哭與哭止之節。故記詳之。今案。告從于主婦。主婦哭。卽上篇占曰某日從告于主婦主婦哭也。卜日在廟門外。初時主婦立于東廂內。既得吉。乃由廂內升堂復位。而哭止。故注云事畢也。

右記筮宅卜日首末事

啓之所外內不哭。

將有事。爲其謹。既啓。命哭。古文啓爲開。

〔疏〕

正義曰。校勘記云。外內。要義倒。與賈疏合。今案。石經及各

所以下。至末。則記下篇既夕後事也。賈疏云。經唯言婦人不哭。不言男子。故記明之。注云。將有事。將啟殯也。爲其謹。故不哭。既啟。命哭。詳下篇啟殯節。古文啓爲開。詳士昏禮。

夷牀輶軸。饌于

西階東。

明階間者位近西也。夷牀饌於祖廟。輶軸饌於殯。〔疏〕正義曰。夷牀輶軸。饌處不同。而併言之者。以其

夷牀也。○校勘記云。注。張氏曰。監本云爲拱。從監本。案張說與單疏標目合。今案。數及各本俱作作。云明階間者位近西也者。案記云西階東。是近西也。賈疏云。以正經直云階間。恐正當兩階之間。故記人明之。云夷牀饌於祖廟。輶軸饌於殯宮者。夷牀爲朝祖時正極所用。故饌於祖廟。輶軸爲啟殯時遷極所用。故饌於殯宮。云其二庶者。於廟亦饌輶軸焉者。以二庶者先朝廟後朝祖。則自廟適祖。遷極仍須用輶軸。故知於祖廟亦饌之也。但據下朝于祖廟。亦云正極。則于廟當亦饌夷牀矣。云古文輶或作拱者。古今文疏義云。說文無輶字。許意蓋從古文。鄭以輶從車爲正字。古文拱爲假借字。故從今文。士喪禮。升棺用輶。及此篇。遷于祖用輶。注并云。輶。輶軸也。

右記啓殯朝祖之事

其二庶則饌于祖廟如小斂奠乃啓。

祖尊祖卑也。士事祖廟。上士異廟。下士共廟。

〔疏〕

正義曰。云其云則者。以下記二庶者異於一





西階。主人要節而踊。此朝廟之儀略如之。故注云如其降拜賓至於要節而踊也。但朝祖有薦車之事。此無之。以朝廟後仍須朝祖。葬日極從祖廟行。不從廟廟行。故注云。不薦車不從此行也。

右記二廟者啓殯先朝廟之儀

祝及執事舉奠。巾席從而降。極從序從如初。適祖。此謂朝廟明日舉奠適祖之序也。此祝執體先。謂祖祖從之。自卒至殯。自啟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疏〕正義曰。祝及執事舉奠。即上還廟之奠。如小斂奠者也。有二廟此日數亦同矣。序從主人以下。今文無從。〔疏〕者。自祖適祖。即以還廟奠爲從奠。云巾席從而降。則舉奠者先降矣。極從。從奠也。序從。謂主人以下男女從極而出也。如初。謂出殯宮時也。適祖。朝祖也。案。注以此謂舉奠適祖之序。是矣。但鄭義以朝廟朝祖異日。故以此適祖爲在朝廟之明日。叔氏則以朝祖與朝廟同日。後人多從叔氏而駁鄭。郝氏敬云。鄭謂一朝一廟。適祖當在次日。然本文不言。明。鄭說未然。姜氏兆錫云。朝廟禮與朝祖多同。其異者唯重止門外。廟不設重。極不設夷牀。奠亦不設巾。三者爲異耳。以此推之。則朝廟後。恐即當朝祖。故三者不設也。若每一廟即停一日。則三者當無不設之理。而重止門外。露處越宿。尤非孝子事亡如事存之義也。方氏苞云。注爲日朝一廟之說。不知重止于門外而不入。奠徹而從于祖廟。則並在一日明矣。賈疏乃據序從如初謂燭在其中。朝廟與祖必各分一日。不知此正必不可分爲二日之徵也。蓋朝廟甚早。至祖廟猶未辨明。故必以燭從也。巾席從奠以降。而極即從。經文顯著。不待辨而明矣。盛氏世佐云。以經文考之。絕無可以爲二日之證。江氏筠云。此朝二廟。當亦一日而畢。注謂明日適祖。非也。既朝二廟。則知祖廟各在其廟。注於士虞謂士之皇祖于卒哭亦反其廟者。亦非也。今案。諸儒之辨甚明。賈據序從有燭爲證。考經言還祖之次。云。重先。奠從。燭從。極從。此極即從奠。無燭之文。當以叔氏適祖時不用燭之說爲正。至序從。鄭明謂主人以下。亦不得兼有燭也。注云此祝執體先。河陽臨祖從之。巾席爲後者。此略依上篇設小斂奠之文。見巾席在後。以釋此記巾席從之義也。云既正極。席升設。設奠如初。視受巾。巾之者。此言適祖後既正極設從奠之事也。記不言適祖後朝祖之儀者。以已具於經也。云凡喪。自卒至殯。自啟至葬。主人之禮。其變同。則此日數亦同矣者。姜氏云。注以變禮同于自卒至殯。而謂自啟葬至之日數亦同似也。然如其說。則祖廟異廟者。其日數固同矣。若其祖廟同廟者。朝祖後更無廟可朝。將無故又停一日以同其數乎。此則可決其非矣。今案。姜說是也。云序從。主人以下者。詳經還祖節主人從下。云今文無從者。鄭以序下無從字。則義不明。故從古

也今

右記二廟者自福適祖之儀

薦乘車。鹿淺幣。干竿革鞶。載廬。載皮弁服。纓轡。貝勒縣于衡。曰。士乘棧車。鹿淺。鹿夏毛也。幣。覆答。玉藻。曰。士齊車。鹿辟豹韋。干。盾也。竿。矢箠也。

鞶。纓也。旌。旌旗之屬。通帛爲旌。孤卿之所建。亦攝焉。皮弁服者。視朔。〔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干竿。石經之服。貝勒。貝飾勒。有干無兵。有箠無弓矢。明不用。古文鞶爲殺。廬爲膳。〔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干竿。石經下道車。藥車。皆所謂魂車也。經於祖廟。但云薦車直東榮。北轡。未嘗車有三及所載物。故記詳之。敷氏云。衡。軒端橫木以駕馬者。既夕禮曰。薦馬纓三就。入門北面交轡。國人夾牽之。則是薦馬時纓轡皆在馬身矣。此乃謂纓轡貝勒縣于衡。其指薦馬前後之時而言歟。蓋事至則加之。既則脫之而置於此也。○注鹿幣。毛作辟。校勘記云。嚴、徐、通典、集釋、通解、要義、楊、敫、俱作幣。陸氏曰。纓。劉本作纓。音獲。有箠無弓矢。要義無弓字。今案。嚴本有。云士乘棧車者。巾車文。鄭謂此乘車即棧車也。禮經釋例云。注稅疑非。此乘車當亦攝盛用。君則資。箕幣于棧。此謂極車。非乘車也。云鹿淺。鹿夏毛也。幣。覆答者。周禮巾車。漢車鹿淺復。鄭注。以鹿夏皮爲覆答。蓋夏時鹿毛新生。故淺也。玉藻曰。士齊車鹿辟豹韋。彼注云。植謂緣也。臣之朝車。與齊車同飾。鄭引以爲上車用鹿幣之證。云干盾也。竿。矢箠也者。詳經役器甲冑干竿下。云纓。纓也者。韋。說文作纓。云。系也。或作縶。纓。說文作縶。云。馬縶也。是縶與縶爲一。此从革作縶者。據記云革鞶。是以革爲縶。故縶字俱从革。釋名。縶。縶也。繫之使不得出疆限也。五經文字云。今經典通用縶。云旌旌旗之屬。通帛爲旌。孤卿之所建。亦攝焉者。周禮司常。孤卿建旌。大夫士建物。此士而用旌。是攝也。釋例云。喪有攝盛之禮。士喪禮。復者以爵弁服。又。陳襲事于房中。續極二。考極唯公射有之。此攝盛也。既夕禮大遣奠。陳鼎五于門外。注云。士禮特性三鼎。盛葬奠加一等。注。謂盛葬奠即攝盛也。然則此注云亦攝者。承上數者而言也。云皮弁服者。視朔之服者。玉藻。諸侯皮弁以聽朔於太廟。時君臣同服。是皮弁服爲視朔之服也。聘亦用皮弁服。詳聘禮。方氏苞云。車各載生時所服何也。極入攝。敫而載於極車。迎精而反。將以設於寢廟也。廬可攝。而服止於皮弁何也。爵弁服盡用之於襲敫也。乘車載廬。攝盛以觀示國人。昭君之恩禮也。而敫而載歸。設於寢廟者。不得踰其爵等。故喪車惟載皮弁朝服也。云貝勒。貝飾勒者。貝。水

物。以之飾勒也。說文。勒。馬頭絡銜也。釋名。勒。絡也。絡其頭而引之也。段氏說文注云。金部。銜。馬勒口中。此云絡銜者。謂絡其頭而銜其口。可控制也。廣韻云。石虎諱勒。呼馬勒爲轡。此名之不正也。張氏曉成云。轡勒異物。自東晉時後。趙呼馬勒爲轡。於是混爲一物。今案。轡已詳前。此記既云轡。又云貝勒。則其爲一物自見。云有干無兵。有箠無弓矢者。周禮。會同。軍事。車上亦建五兵。又箠爲盛弓矢器。此有干而無兵。有箠而無弓矢。故云明不用也。云古文韋爲殺者。古今文疏義云。作殺者。聲近假借字。云旌爲膳者。詳聘禮。道車載朝服。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朝。玄衣素裳。〔疏〕正義曰。吳氏廷華云。服。其飾亦當少殺也。○校勘記云。注之服二字。嚴、徐本、倒、集釋、通解、俱與今本同。今案。陳鳳梧本亦作之。服。云道車。朝夕及燕出入之車者。案周禮有道右道僕之官。道右職云。掌前道車。鄭注。道車。象路也。王行道德之車。道僕職云。掌取象路以朝夕燕出入。鄭注。朝。朝莫夕。此注蓋本周禮爲說。玉藻曰。朝玄纁。夕深衣。是士亦有朝夕之禮。及游燕出入之事。當乘此車。而假行道德之義以名之也。但士不得有象路。竊疑上乘車釋例謂爲轡車。則此道車當即轡車矣。郝氏敬云。道車。文事之車。亦。橐車載義笠。橐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其笠。備雨本注義。云朝服日視朝之服也。玄衣素裳者。詳士冠禮。橐車載義笠。橐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其笠。備雨于衡。〔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橐。嚴、鍾、通解、要義、楊、散、俱从木。唐石經。徐木。荀氏。集釋。俱从禾。也。〔疏〕注同。義。毛本作箕。唐石經。嚴、鍾、通解、要義、楊、散、俱从木。唐石經。徐木。荀氏。集釋。俱从禾。現刻嚴本。經注俱作葉。或校勘記所見異也。注云橐猶散也。散車以田以鄙之車者。周禮田僕次道僕後。其職云。掌馭田路。以田以鄙。鄭注。田路。水路也。田。田獵也。鄙。循行縣鄙。此注因橐車在道車後。既取道僕之文解道車。因即取田僕之文解橐車。其云橐猶散。謂此車爲散車。非謂即水路也。以田以鄙之車。用以行野。較爲廣散。故云橐車也。云莖笠備雨服者。詩無羊云。何莖何笠。毛傳。莖。莖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此注與彼注者。汪氏龍云。笠本以禦暑。亦可禦雨。故良相傳又云。笠。所以御暑雨也。今案。越語云。譬如莖笠。時雨既至。必求之。則笠亦備雨明矣。笠互詳前。莖。詩釋文云。草衣也。說文。艸雨衣。故字从艸。云今文莖爲潦者。古今文疏義云。考工記。輪人爲蓋。上尊而字卑。則吐水疾而霑遠。注云。蓋者。主爲雨設也。乘車無蓋。禮所謂潦車。謂蓋車歟。彼疏云。注所謂潦車。指儀禮今文言也。案鄭注考工。以蓋爲雨設。故引潦車。取備水潦之義。其注儀禮。必從古文作葉。解云。葉猶散也者。周禮巾車曰。凡良車散車不在等者。注云。作之有功有沽。彼疏云。精作爲功。則曰良。葉作爲沽。則曰散。說文。葉。木枯也。亦與廣散義近。故鄭云葉猶散也。今文作潦者。莖笠備雨潦。特一端耳。故鄭不從之。今

案。士備三車。亦攝盛也。云凡道車。車之總稱及勒。亦攝于衡也。記於乘車。言其勒。亦攝于衡。而道車。車未言。恐人疑其有異。故注明之。又注但言總稱及勒。而不言具。則道車。乘車之馬勒。未必以具飾也。將載。祀

及執事舉奠戶西南面東上卒束前而降奠席于柩西。前於柩西當〔疏〕正義曰。此記載柩于車之事也。經

處。故記詳之。王氏糾解云。將載。謂將下柩於庭而載之車也。舉奠者。執遷祖之奠於手以俟也。吳氏延華云。祝及

執事舉奠。言舉不言設。則執之俟卒載降奠也。今案。將載而先舉奠者。以柩從西階降。而奠設于柩西。故舉以辟之

也。辟之。而舉奠之人立于戶西。南面東上。則在柩北矣。卒束前而降奠席于柩西。此有數說。敖氏云。卒束前。卒

束之前也。束未畢而先降奠席。為卒束即奠故也。郝氏敬云。束載畢。執奠者乃前以奠降。此以前為前行也。張氏爾

岐云。卒束前而降。謂舉奠者當束柩于車將舉之前即降也。盛氏云。柩之載于車也。前後各有束。其法蓋先束前乃束

後。故舉奠者之降。以卒束前為節。此當於奠字絕句。惠氏棟云。俗讀卒束前而降者非也。經云降奠當前束。初奠在

堂上。今降而下之。是謂降奠。今案。前字之義。當如盛解。其句讀當以卒束前而降奠為句。降奠之義。與經同。席

于柩西。亦與經設于柩西同。但經所言是堂上柩西。此記所言則在堂下柩西耳。注云將於柩西當前束設之者。此釋

記席於柩西之義。謂將於柩西當前束設奠。故先於柩西。巾奠。乃牆。飾。〔疏〕正義曰。牆謂飾柩。義詳經商祝飾柩

設席也。經言降奠當前束。未言柩西。故注兼明之。巾奠。乃牆。飾。〔疏〕正義曰。蓋降奠當前束。覆以巾。而商

祝乃飾柩。經未言巾。抗木刊。剝削之。古〔疏〕正義曰。經未言治抗木之法。故記明之。注云剝削之者。賈疏云。木

刊為竿者。古今文疏義云。說文。刊。剝也。从刀。茵著用茶。實綏澤焉。茶。茅秀也。綏。廉也。澤。〔疏〕正義

干聲。廣雅。剝。削也。刊。正字。竿。古文假借字。茵著用茶。實綏澤焉。茶。茅秀也。綏。廉也。澤。〔疏〕正義

校勘記云。著。單疏標目從竹。○經義述聞云。茵著用茶。釋文著字無音。案著讀為褚。夏小正七月傳曰。為蔣藉之

也。廣雅曰。茵薦。蔣席也。蔣與著古字通。上篇著組繫注云。著。充之以絮也。著亦與蔣同。今案。著謂充于茵表

詩鄭風。有女如茶。毛傳茶。英茶也。鄭箋。茶。茅芽。物之輕者。飛行無常。孔疏。爾雅釋草。有茶苦菜。又有茶委葉。邶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薺茶薺。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茶注。及既夕注。與此箋。皆云茶茅秀。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也。胡氏承珙毛詩後箋云。姚氏詩識名解。以釋草薺茶為即有女如茶之茶。案薺茶郭注云。即芳。森麓芳注云。皆芳茶之別名。薺茶芳注云。其類皆有芳秀。是爾雅此三句相連。皆言茶類之秀。乃爾風子所持茶之茶。彼傳云。茶。荏苒也。疏云。茅薺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茶也。今案。夏小正。七月。秀薺茶。又曰。灌茶。傳云。茶。荏苒之秀也。是薺茶亦稱茶。即毛傳所謂荏苒也。與茅秀名同實異。鄭知茵著用茅秀。不用薺茶者。以茅秀白於荏苒。易曰。藉用白茅。詩曰。白茅包之。喪事宜白故也。困學紀聞云。詩茶有三。誰謂茶苦。若菜也。有女如茶。茅秀也。以薺茶薺。陸草也。今案。子所持茶。荏苒也。則詩茶有四矣。云。綏。廉薺也者。說文薺作藟云。御溼之菜也。又云。後。藟屬。可以香口。段氏注云。既。禮作綏。綏者。荏之假借字。廣雅廉薺。荏也。王氏疏證云。後或作綏。引此記及注為證。又云。或作藟。劉達吳都賦注引異物志云。藟。一名廉薺。生沙石中。藟類也。辛而香。然則廉薺與藟有微別矣。云澤。澤蘭也者。廣雅。虎蘭。澤蘭也。王氏疏證。亦引此記及注為證。又云。神農本草云。澤蘭一名虎蘭。生大澤旁。案吳普本草云。澤蘭。一名水香。生地下水傍。葉如蘭。二月生香。赤節。今案。鄭風。方秉蘭兮。毛傳。蘭也。孔疏引陸機云。蘭即蘭。香草也。其莖葉似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然則澤蘭之狀。與蘭略同矣。云皆取其香且御溼者。指綏澤二物言之。以其茵在棺下。須禦溼故。取以為實也。

葦苞長三尺一編。用便。〔疏〕正義曰。夏小正云。秀荏苒。詩云。八月荏苒。二者同類而有別。荏似苒而小。中葦之未秀者。廉。薺也。荏苒之初生。一曰藟。一曰藟。夏小正傳云。荏未秀為英是也。薺一名藟。一名藟。說文。薺。大藟也。夏小正傳云。薺未秀為藟是也。爾雅釋言云。英。薺也。藟。藟也。釋草以薺藟為一。藟藟為一。英藟為一。至分明。藟。藟也。薺藟藟。皆謂藟也。而郭注薺藟云。似藟。非矣。此用藟為苞。取其已秀而堅成。菅箝三其也。藟最長。截取三尺為一編。便於苞牲。故注云用便易也。郝氏敬云。編藟為苞。一編。一苞。是也。菅箝三其實皆淪。米麥皆湛之湯。未知神之所。〔疏〕正義曰。經但言菅三黍稷麥。未言菅為草器。及米麥生熟。故記明之。菅神之所享者。案。米謂黍稷。淪。說文。漬也。湛亦浸漬之義。謂菅中所盛之米麥。皆浸漬之而不炊熟。以未知神之所享。或在此或在彼也。必漬之者。為致潔也。云不用食道。所以為敬者。賈疏云。食道廢則不敬。故云不用食道。

所以爲敬也。案。不以食道。檀弓。祖還車。不易位。爲鄉外耳。〔疏〕正義曰。此車謂歸車。非極車也。祖還車。詳文。彼飯用米。亦謂不熟之也。位。盛氏云。祖者。著其節也。還車。南其轡也。位。直東榮之位。初時北鄉西上。今南鄉亦西上。嫌易鄉則當易位。故記之。注云爲鄉外耳。未行者。言此但還車鄉外。而未行。故仍在其處。不易位也。執披者。四人。前後左右。〔疏〕正義曰。經但云執披。未言人數。故記明之。旁四人。謂每旁四人也。合兩旁。則八人矣。凡贈幣無常。曰贈。在有所。〔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曰。嚴。徐本。作曰。今案。作曰是也。○經曰知死者贈。實之贈也。若公贈。則使宰夫。用玄纁束。有常矣。玩好曰。凡糗不煎。則糗非敬。〔疏〕正義曰。糗。稷稌下。賈疏云。此糗。詳經若賻下。云在所有者。言隨所有贈之。是無常也。凡糗不煎。則糗非敬。〔疏〕正義曰。糗。稷稌下。賈疏云。此糗。唯葬莫有糗。而云凡者。記人通記大夫以上。注云以膏煎之。則糗非敬者。謂以脂膏煎和之。則是糗味。非敬神之道。故不煎也。鬼神不尚糗味。若生人之食。則固有煎之者矣。

### 右記祖廟中薦車載柩陳器贈奠諸事二廟者與一廟者略同

唯君命止柩于塋其餘則否。不敢留神也。塋。道也。曾子問曰。葬既引。至於塋。〔疏〕正義曰。君命者。卽柩至邦門。君使宰夫贈之。餘則否。明不爲他人止柩也。敖氏云。言此者。明餘人不當行禮於塋也。注云不敢留神也者。以葬日中而虞。少遂緩。恐不及。故餘人不敢留神也。云塋。道也。曾子問曰。葬既引。至于塋者。彼注亦云。塋。道也。故引以爲證。今曾子問本。葬下無既字。案禮記。非從柩與反哭。無免于塋。注亦云。塋。道路。廣雅疏證云。塋之書互也。車至道左。北面立。東上。道左。墓道東。〔疏〕正義曰。賈云陳器于道東西北上。云三等之車面位。故記人明之。必知此車是乘車之尊者。以其下有極車故也。李氏云。不北上。統于塋者。車不入塋。今案。車云北面者。鄉擯也。云立者。明其既葬卽反。不稅駕也。周禮巾車職曰。及墓。陳啟關陳車。鄭注亦引此經爲證。注云道左。墓道東者。據墓南鄉言之。云先至者在東者。先至。謂乘車也。郝氏敬云。車卽乘道乘車。至葬地。止于墓道左。北向西爲左也。東上統于墓道。先至者東。以次而西。今案。郝說與注異。然似



是。據記云北面。則左當在墓道西。一也。又此車葬畢。仍反在墓道西。而以東爲上。柩至于壙。斂服載之。柩車至則在東者近墓道。便於先行。二也。斂亦云道左乃道西。唯以車爲道車。則誤耳。柩至于壙。斂服載之。柩車至則載除飾。乃斂乘車道車。乘車之服載之。不空。〔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以歸下。集釋有也字。賈疏云。經直云之以歸。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亦禮之宜。〔疏〕正義曰。柩至于壙。屬引乃空。不云柩車斂服載之。故記人明之。云說載除飾。詳前。云乃斂乘車道車。乘車之服載之。不空之以歸者。謂至壙而柩入壙。則柩車空。故取乘車道車。乘車所載皮弁朝服。衰笠等服。斂而載之于柩車中以歸。是不空之也。云送形而往。迎精而反者。禮記問喪文。云亦禮之宜者。以服是精氣所憑。故載卒窆而歸。不驅。孝子往如墓。反如。〔疏〕正義曰。卒窆而歸。謂迎精而反之時也。不驅。不疾以歸。於禮宜也。卒窆而歸。不驅。疑爲親之在彼。〔疏〕正義曰。或云柩車以人挽。無所謂驅。此不驅者。指樂道乘三車言也。今案。往時三車在前。柩車在後。反時亦然。三車不驅。則柩車亦不得疾行矣。此喪孝子之情也。往如墓。謂送葬時。反如疑。爲親之在彼。故不忍疾驅也。檀弓曰。孔子在衛。有送葬者。而夫子觀之。曰。善哉爲喪乎。足以爲法矣。其往也如慕。其反也如疑。鄭注。墓。謂小兒隨父母啼呼。疑者。哀親之在彼。如不欲遽然。問喪曰。其往送也如慕。其反也如疑。鄭注。墓者。以其親之在前。疑者。不知神之來否。此注卽本檀弓問喪爲說也。

右記柩在道至壙卒窆而歸之事

君視斂若不待奠。加蓋而出。不視斂。則加蓋而至。卒事。爲有他故及〔疏〕正義曰。郝氏敬云。君視斂。視大在加蓋後。加蓋而出。是不待奠也。加蓋而後至。斂不及視矣。殯事卒而後出。則視奠矣。張氏爾岐云。卒事。謂大斂奠訖乃去。今案。喪大記曰。君於士。既殯而往。又曰。爲之賜大斂焉。賜。謂有恩惠也。有恩惠乃視大斂。則當禮不視斂矣。喪大記又曰。大夫則奠可也。士則出俟于門外。命之反奠。乃反奠。卒奠。主人先俟于門外。君退。案大夫奠可也。士則必待君命乃奠。則常禮不視奠矣。上篇自君若有賜焉。則視斂。至卒奠。主人出哭者止君出門。彼注亦以爲有恩惠。則是加於常禮之外者。既視斂。又必視奠也。此記或視斂而不視奠。或視奠而不視斂。則教氏以爲於常禮有加。而不能終始其事是也。因經未言及。故記之。但此二者皆是君於士有恩惠而加禮。則奚爲視斂不待奠而出。頭奠卒事。必待加蓋乃至。故鄭云。爲有他故及辟忌也。賈以有他故屬之不待奠者。以辟忌。屬之不視斂者。後人多以辟忌之說爲非。謂二者皆以有他故不得終其事始其事。似得之。

右記君於士有視斂而不終禮者有不視斂而終其事者二者之節

既正柩賓出遂匠納車于階閒。途匠。途人匠人也。途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柩相左右也。車載柩車。周禮謂之殯車。殯記謂之園。或作輕。或作擗。聲韻皆相附耳。未聞孰正。其車之  
輦。狀如牀。中央有輶。前後出。設前後輶。輶上有四角。下〔疏〕正義曰。納車以備載柩也。賈疏云。經不言納柩。則前後有軸。以輕爲輪。許叔重說。有輶曰輪。無輶曰輕。〔疏〕車時節。故記明之。郝氏敬云。納車。納載柩之車。階閒。祖廟東西兩階閒。張氏爾岐云。既朝祖。正柩于兩楹閒。主人送賓出。以此時納柩車也。盛氏云。上經言賓出者非一。故加既正柩以別之。謂是正柩後之賓出耳。○注云或作擗。擗。毛本誤擗。校勘記云。嚴、徐、陳本、通解。俱作擗。集釋作擗。今案。盧氏詳校。以擗爲正。從之。云途匠。途人匠人也。途人主引徒役。匠人主載柩。柩相左右也者。案周禮途人職曰。大喪。帥六途之役而致之。掌政令及葬。帥而屬六擗。及窆。陳氏注。載及窆。六途役之。又鄉師職曰。及葬。執殯。以與匠師御。而治役。及窆。執殯。以泄匠師。鄭注。鄉師主役。匠師主衆匠。共主葬引。是其二職相左右佐助之事。故使之共納車也。賈疏謂士亦有途人匠人。釋官辨之云。途匠亦公臣來助士之葬者。左傳。孟氏將辟藉。除于戚氏。戚孫使正夫助之。杜注。孔疏以正夫爲途人。則此途人匠人當亦假于公臣。士不得有此官也。言途匠者。蓋其徒屬。殯記曰。升正柩。諸侯執紼五百人。匠人執羽葆御柩。周禮稱人注曰。天子以至于士。柩路皆從途來。是士之葬有途匠掌其事也。云車載柩車者。謂自祖廟載柩至壙。故云載柩車。經云主人入祖乃載。卽載於此車也。云周禮謂之殯車者。案途師職曰。共邱籠及殯車之役。鄭注。殯車。柩路也。柩路載柩四輪。追地而行。有似于殯。因取名焉。謂之柩路者。路亦車也。柳、卽棺上之荒帷也。云殯記謂之園。或作輕。或作擗。聲韻皆相附耳。未聞孰正者。途師注亦云。殯。禮記或作擗。或作輕。殯記。載以輕車。鄭注。殯記爲輕。或作擗。周禮又有殯車。天子以載柩。殯聲相近。其制同乎。輕崇蓋半乘車之輪。喪大記。君大夫葬用輶。士葬用園車。鄭注。輶皆當爲載以輕車之輕。聲之誤也。輕字或作園。是以又誤爲園。輕車。柩車也。案鄭注此經及周禮。皆以擗爲禮記或本字。與殯字聲讀相近。其注殯記。則定其字爲輕。注喪大記。卽破輶國爲輕。蓋以輕車與殯車一也。云其車之輦狀如牀者。輦所以承物。與輶相類。故謂之輦。云中央有輶。前後出。設前後輶者。蓋他車之輶自輿下出而前。輶以駕牛馬。此車之輶則前後出。而於其前後輶上。各縛一橫木。謂之輶。以屬引於上。而人執之。故經云前輶。明有後輶也。云輶上有四角者。郊特牲注。以漢之大木輶爲上有四角。故於此亦云然。但此輶以載柩。當更廣而長耳。

云下則前後有軸者。他車止一軸在輿下。此云前後有軸。則有二軸。故遂師注謂爲四輪者。以有二軸故也。云以輕爲輪。許叔重說。有輻曰輪。無輻曰輕者。叔重名慎。著說文解字。鄭於此經及禘記兩引其說。以此車但有輪而無輻。故謂其輪爲輕。因名其車爲輕車也。禘記注謂輕崇半乘車之輪。乘車之輪六尺有六寸。輕車半之。則止三尺三寸。輪低於乘車矣。輪低則小。故不必有輻。輪低則去地近。故遂師注謂爲追地而行也。此注記輕車之制尙詳。輶有前後。爲設輅也。輅有前後。爲屬引也。輶直而輅橫。引屬于輅之兩端。在車之左右挽之。又二輅而四輪。皆取其安穩也。禘記孔疏云。凡在路載輅。天子以下至士。皆用輕車。周禮遂師共輕車之役。則天子也。既夕注云。車載輅車。周禮謂之輕車。是士用輕車也。禘記。大夫載以輅車。輅車則輕車也。是大夫用輕車。則諸侯不言亦可知。祝饌祖奠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北上。巾之。言饌於主人之南。則既祖祝。正義曰。賈疏云。經直云祖還車。及還重訖乃奠如初。不云饌處。故記明之。敖氏云。饌猶設祝及執乃饌。事者饌。此唯言祝者。祝尊也。于主人之南。明其在車東也。主人之位當前東。故奠少南。當前輅也。盛氏云。是時尸極南首。主人在極車東。當前東。而奠又在其南。是猶當牖之意也。劉氏台拱云。案祖奠經記皆不詳其物。言巾之。則非一簋一豆可知。今案。北上。統于極也。巾之。以其在庭。爲祭座也。注云祖。卽經商祝御極乃祖之祖。以其未祖。則極車鄉北。前輅在北。既祖。則極車鄉南。前輅在南。今饌于主人之南當前輅。則是既祖乃饌也。

右記納極車之節與饌祖奠之處

弓矢之新沽功。設之宜新。沽。示不。〔疏〕正義曰。經於用器弓矢。不辨善惡與其名稱。故記明之。張氏爾岐云。之宜用新也。沽。蠶也。言蠶功。示不用也。云今文沽作古者。古今文疏義云。毛詩錫羽傳云。蠶。不致致也。四牡傳云。蠶。不堅固也。周禮典婦。功辨其苦良。鄭司農。苦讀爲蠶。儀禮之沽。與周禮之苦同。鄭以喪服傳冠者沽功。彼沽功爲蠶功。知此亦當從古文作。有弭飾焉。弭。無緣者謂之弭。〔疏〕正義曰。此以下至有緇。言弓也。李氏云。弭。沽。今文作古者。又從沽省借耳。有弭飾焉。弭。以骨角爲飾。〔疏〕正義曰。此以下至有緇。言弓也。李氏云。弭。爲飾者。爾雅。弓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云。左氏僖二十三年正義引李巡曰。骨飾兩頭曰弓。不以骨飾兩頭曰弭。孫炎曰。緣。謂綴束而漆之。無緣。謂不以綴束骨飾兩頭者也。二說不同。孫及鄭義爲長。



人所據持也。賈疏云。捷所以捷矢令出。胡氏承珙云。捷猶達也。商頌。捷彼殷武。釋文引韓詩云。捷、達也。毛傳云。捷、疾也。禮所謂捷。即今之箭溜。以韋若骨及金玉爲之。大如錢。嵌入附側。以別上下。射時在弓之右。矢之上。矢由此而去。故名溜。溜亦滑達之意。云皆以韋爲之者。謂死者依與捷則皆以韋爲之。異有韞。韞。弓衣也。於生也。云今文捷爲銛者。胡氏云。廣雅。銛、利也。與捷疾義近。鄭以捷義較切。故從古文。有韞。以韞布爲之。〔疏〕正義曰。八韞之弓。亦有韞也。注云韞。弓衣也者。詳觀禮載龍旂弧韞下。云以韞布爲之者。經云茵用疏布韞也。韞矢一乘。骨鏃短衛。不用也。生時鏃矢金鏃。凡爲矢。五分箭長而羽其一。〔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張氏字。從釋文。盧文弨云。鏃上有矢字。當是爲鏃矢志矢之目。案今本釋文出鏃矢二字。張氏所見。當作矢鏃也。經義述聞云。鏃矢一乘。本作矢鏃一乘。志矢一乘。本作志一乘。鏃與志皆承上矢字言之。故不更言矢。今本鏃上無矢字。而下文作鏃矢志矢者。矢鏃誤作鏃矢。後人不達。又於志下加矢字以對鏃矢耳。自唐石經已然。而各本皆沿其誤。張氏慮氏但知上矢字之非衍。而不知下兩矢字之衍。失之。後漢書南蠻傳注引此。作矢鏃一乘。鏃上有矢字。而鏃下無矢字。周官司弓矢疏引此。作志一乘。無矢字。今據以訂正。黃氏不烈云。案單疏標經起訖。鏃矢上無矢。嚴本正合。今案。鏃上有矢字。則鏃下志下自不當更有矢字。述聞說是也。但唐石經嚴本俱與今本同。後漢書禮儀志注引又作鏃矢一乘。今仍之。○注亦示不用也。校勘記云。嚴、徐、集、釋、楊、敖、俱作示。通解作云。今案。後漢書禮儀志注引。亦作示。此以下言矢也。云鏃猶候也。候物而射之矢也者。周禮司弓矢。殺矢鏃矢。用諸近射田獵。鄭注。候之言候也。二者皆可以司候射敵之近者及禽獸。與此注義同。周禮作鏃者。鏃。鏃古字通。云骨鏃短衛。亦示不用也者。爾雅。金鏃翦羽謂之鏃。李氏云。衛謂羽也。羽以防衛矢使之調。故名羽爲衛。今不用金鏃而用骨鏃。又短其羽。是示不用也。賈疏云。上文沽功注云示不用。故此亦之。云生時鏃矢金鏃。即爾雅所云是也。云凡爲矢。五分箭長而短其一者。此約考工記矢人。彼注云。符讀爲彙。謂矢幹。又云。矢葉長三尺。羽者六寸。是五分箭長之一。鄭言此者。欲以見生時之矢羽固不短也。則此志矢一乘。軒輶中亦短衛。猶疑也。習射之矢。書云。若射之有志。短衛。亦異於生。賈云短衛即翦羽。恐非。志矢一乘。軒輶中亦短衛。輶、鑿也。無鏃短衛。亦示不用。生時志矢骨鏃。凡爲矢。〔疏〕正義曰。張氏議誤云。注曰輶擊也。案釋文云。輶。輶音至。本又作輶。又字林。竹二反。荀從前重後輕也。〔疏〕手。非難曉者。陸氏必不再引字林。從釋文。校勘記云。嚴、徐、敖氏、俱作擊。釋文。集

釋、通解、楊氏、俱作鑿。案發即俗擊字。因借而誤。今從釋文。云志猶擬也者。詳大射儀不以樂志下。云習射之矢。書云若射之有志者。案司弓矢曰。恒矢痺矢。用諸射。鄭注。散射。謂禮射及習射也。恒矢之屬。軒輶中。所謂志也。是志矢爲恒矢之屬。習射之矢也。引書者。證矢名志之意。云輶也者。章氏平云。說文車部有輶。輶無輶。至部無輶。但輶與輶字異音異義同。輶與輶字異音義同。今案。說文、輶、抵也。與輶異義。說文、輶、輶也。段氏注云。謂車重也。小雅。戒車既安。如輶如軒。毛曰。輶、輶也。考工記。大車之輶。輶曰。輶、輶也。士喪禮。軒輶中。鄭曰。輶、輶也。擊輶輶同字。輶輶聲。許書有輶擊而已。擊者依聲託事字也。軒言車輕。輶言車重。引申爲凡物之輕重。故禮經以之言矢。然則軒輶中者。謂矢前後之輕重適均而已。云無輶短衛。亦示不用者。爾雅。骨骸不翦羽謂之志。李氏云。此志矢不言輶。則無輶也。云亦短衛。則與不翦羽者異矣。故云示不用也。云生時志矢骨骸。即爾雅所云是也。此無輶。異於生。與上獵矢生時用金輶。死用骨輶。同義。云凡爲矢。前重後輕也者。張氏爾岐云。鄭言此者。欲明此軒輶中之異於生用耳。姜氏兆錫云。據矢人職。一前三後。二前三後之屬。皆指矢符之分數前短於後而言。其前之分數所以皆短於後者。鄭云。爲其前有鐵。重也。而所以又別爲一前二後二前三後之屬者。又爲鐵之重有差也。此所以前之分數少者而謂之重。後之分數多者而謂之輕也。若不言其故。則前重後輕之義未明。并此章之義亦皆未明矣。故謹發之。○李氏云。自君視斂至此。記者更自前記之也。

### 右記入壙用器弓矢之制



# 儀禮正義

## 卷三十二

### 士虞禮第十四

鄭目錄云。虞、猶安也。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疏〕正義曰。自虞猶至以安之之禮。虞於五禮屬凶禮。大戴第六。小戴第十五。別錄第十四。〔疏〕之禮。俱從釋文。

集釋無既字。餘與釋文同。凶下。集釋有禮字。先大父校證云。案據士冠禮賈疏。當作小戴第八。第十五乃士喪禮。臧氏庸本徑改爲小戴第八。○云虞猶安也者。易中孚。初九虞吉。荀爽注云。虞、安也。廣雅釋詁亦云。虞、安也。

云士既葬其父母。迎精而反。日中而祭之於殯宮以安之之禮者。案既夕三虞注云。虞、安也。雜記。報葬者報虞。鄭注。虞、安神也。何休公羊傳文二年注。虞、猶安神也。釋名。既葬。遷祭於殯宮曰虞。謂虞樂安神。使還此也。

是虞爲安神之祭名。或欲解虞爲度。非矣。問喪云。送形而往。迎精而反。下記云。日中而行事。是鄭所本。雜記云。士三虞。大夫五。諸侯七。公羊何注云。虞祭。天子九。諸侯七。卿大夫五。士三。其初虞皆與葬同日。檀弓

云。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既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有司以几筵舍奠于墓左反。日中而虞。又云。葬日虞是也。檀弓孔疏云。士三虞卒哭。同在一月。初虞已葬日而用柔。第二虞亦用柔日。假令丁日葬。葬日而虞。則已

日二虞。後虞改用剛。則庚日三虞也。故鄭注士虞禮云。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也。士虞禮云。明日禘于祖父。則祭明日禘也。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諸侯七虞當十二日。天子九虞當十六日。最後一虞。與卒哭

例同用剛日。今案。此疏言士之三虞用四日。則大夫五虞當八日云云。本吳義古春秋左氏說。詳後記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下。又鄭知祭於殯宮者。以既夕反哭後。遂適殯宮知之。殯宮卽適寢。鄭注喪服小記云。虞于寢。禘于祖廟。

賈疏。虞卒哭在寢。禘乃在廟。是也。殯宮亦謂之廟。詳下。此篇是士喪父母既葬而虞之正禮也。喪服小記。父母之喪。先葬者不虞。待後事。鄭注。備、俱也。謂同月若同日死也。先葬者。母也。曾子問曰。葬先輕而後

重。又曰。反葬奠而後辭于殯。遂修葬事。其虞也。先重而後輕。待後事。謂如此也。今案。先重後輕。謂並有喪。先虞父。後虞母。乃禮之變者。又主兄弟及婦喪朋友之喪。亦有虞。雜記。凡主兄弟之喪。雖疏亦虞之。喪服小記。

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又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是也。○禮經釋例云。凡虞祭無肝俎。不致爵。不加爵。獻尸畢。不獻賓。不旅酬。不養。案士虞禮。尸九飯時。所舉肺脊牲體及魚腊。皆實于簠。注。簠猶吉祭之有肝俎。是虞祭無肝俎也。賓三獻。燔從。如初儀。無止爵均神惠于室中之事。是虞祭不致爵也。三獻後卽告利成。是虞祭不加爵。不獻賓。不旅酬也。尸出戶卽改饌陽厭。賓出。是虞祭不養也。蓋虞是葬畢迎精之祭。與特牲少牢吉祭異。故不能備禮也。今案。虞爲喪祭。互詳既夕三虞下及篇末。

士虞禮。特豕饋食。饋。猶。〔疏〕正義曰。自此至南順。言陳虞祭牲酒器具之事。○特豕。一豕也。自始死至葬。皆曰饋食。雜記。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則下大夫與士虞同牲。方氏苞云。曰特豕。以別於吉祭也。自小斂至祖皆用豚。遺奠及虞始用豕。今案賈疏據左傳十日曰牲。謂此虞爲喪祭。又葬日虞無下牲之禮。故指豕體而言。說亦可通。儀禮。吉祭云特牲。故喪祭云特豕。實言之。但特牲特豕。皆謂一豕。散文亦通。故記又稱牲也。注云。饋猶歸也者。說文。饋。餉也。段氏注云。饋之言歸也。論語。饋孔子豚。古論作饋。魯論作歸。是二字通。故鄭以歸釋之。周禮膳夫。凡王之饋食用六穀。是生人飲食亦稱饋。方氏苞云。昏禮婦歸之明日。以特豚饋。子孫忠養之始也。既葬而虞。以特豕饋食。追養之始也。此先王制禮。事死如生。事亡如存之義。側亨於廂門外之右東面。側亨。亨一胖也。亨於廂用饌。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是日也。〔疏〕

正義曰。注曰側亨。亨一胖也者。謂左胖也。詳下記。李氏云。吉禮左右胖皆亨。虞無主人主婦及賓以下。俎亨一胖而已。方氏苞云。吉祭數筵設同凡。祖妣共之。虞則或父或母。卽並有喪。亦一先一後。故義變於吉。非有惜於牲體也。吳氏廷華以特牲側殺例之。謂側爲一豕。案彼云側殺。是殺一牲。此云側亨。明亨一胖。吳說恐未然。云亨於廂用饌者。以經但云亨不云饌。故注明之。亨必於饌。必用饌。每饌一饌。下魚腊饌亦然。詳特牲亨于門外東方下。云不於門東。未可以吉也者。特牲。吉祭亨于東方。此云廂門外之右東面。明在西方。是變於吉也。云是日也。以虞易奠。祔而以吉祭易喪祭者。案檀弓云。葬日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祔于祖父。鄭彼注云。虞。喪祭也。卒哭吉祭。下記三虞卒哭他用剛日注。亦引檀弓而申之云。如是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此注乃云祔而以吉祭易喪祭者。以卒哭與祔祭相連。故并附言之。其實吉祭之稱亦無定。萬氏

斯大云。未葬之前。有奠無祭。葬之日。以虞易奠。謂之虞祭。終虞之明日。卒哭有祭。乃謂之吉祭。然考喪大記有云。禭而從御。吉祭而復。吉祭指四時常祭。則卒哭。附練祥禭。雖稱吉祭。而猶未即同於吉。蓋視喪祭則已爲吉。視四時常祭。則猶在喪中也。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故始死及小斂之奠不席。大斂後奠始有席。虞祭不致爵。據曾子問。經注練祭。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以漸遠而神之。此孝子喪親奠祭之節次也。案萬說頗詳。故錄之。云鬼神所在則曰。廟。尊言之者。此處在殯宮。實寢也。而曰廟。故注云尊言之。魚脂蠶亞之北上。蠶。正義曰。云亞之。次於家。士喪禮。巫止于廟門外。注云。凡宮有鬼神曰廟是也。魚脂蠶亞之北上。蠶。正義曰。云亞之。次於家。句云。北上者。豕豕北。魚次之。腊又次之。敖氏云。于特豕云亨。云東。饋蠶在東壁。西面上齊於屋宇。於虞有面。于魚腊云蠶。云北上。文互見也。注蠶。詳特牲主婦視饋蠶下。饋蠶在東壁。亦變於吉也。注云。炊黍稷曰饋。饋北上。上齊於屋宇。亨饋之蠶。正義曰。特牲記。饋蠶在西壁。此在東壁。亦變於吉也。注云。炊黍稷曰饋。饋北上。上齊於屋宇。耳。賈謂彼未有蠶。是以士喪禮所陳黍稷皆生矣。豈不大誤。且虞本喪祭。鳥得言吉。彌字亦習語可厭。今案吳說似有之。設洗於西階西南。水在洗西。篚在東。反吉也。亦當西。疏。正義曰。篚在東。在洗東也。注云。反吉在洗西。此皆與之相反。故云反吉也。云亦當西。榮南北以堂深者。吉時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南北以堂深。此設于西階西南。亦宜當西榮。其南北以堂深亦宜同也。餘詳士冠禮。尊于室中北墻下。當戶兩甌醴酒。酒在東。無禁。冪用絺布。加勺。南枋。酒在東。上體也。疏。正義曰。敖氏云。祭而尊于室中。且用醴以饗神。酒以飲尸。亦見其未甚變於奠也。兩甌西上。亦以神席在西也。尊之所上。吉凶同。郝氏云。當戶。尊在室東北隅也。室戶在東南隅。當之向明也。無禁。尊著地也。加勺。南枋。枋向南。便取也。方氏苞云。虞所獻唯及視佐食。無室外之事。故設尊不于堂上。吳氏章句云。雜記。楊。白以櫛。杵以梧。注謂喪祭所用。此無甌。則士禮不用也。注云。酒在東。上體也者。尊以西爲上。酒在東則體在西。故云上體也。吉祭玄酒在西。此無玄酒。以醴代之。云絺布。葛屬者。賈疏云。絺。給以葛爲之。布以麻爲之。絺布麻葛雜。故有兩號。吳氏廷華疑義云。絺亦可言布。何必以麻爲說。王尙書經義述聞云。冪用絺布者。夏用絺。冬用布也。燕禮。冪用給若錫。鄭彼注曰。冬夏異也。疏。

曰。夏宜用綌。冬宜用絺。大射儀。器用絺若綌。注曰。絺。細布也。綌。細葛也。以此例之。器用絺布。猶言器用絺若布耳。綌用於夏。布用於冬。不同物也。少牢禮曰。用丁已。亦是或丁或已。唯其所用與此。器用絺布文義正同。鄭合絺布爲一物。非也。今案賈以絺布爲麻葛雜。說無所據。吳氏駁之是矣。至述聞分絺布爲二物。似得之。素几葦席在西序下。有幾。始〔疏〕正義曰。周禮司几筵。素几。此陳于堂上西序下也。或爲階下當序。非。注云。有幾。始鬼神也者。檀弓曰。虞而立尸。有幾筵。生事畢而鬼事始已。謂始以鬼神之禮事之。注義本此。但注唯言有幾者。以席則大斂奠時已有。几則至虞始設之。故唯云有幾也。檀弓孔疏云。虞祭而有几。謂士大夫禮。若天子諸侯則葬前有几。故苴刈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筐。饌于西。司几筵喪事素几。鄭注謂殯奠時。天子既爾。諸侯南面之君。其事亦然。苴刈茅長五寸束之。實于筐。饌于西。站上。苴。猶〔疏〕正義曰。注云。苴猶藉也者。下取黍稷祭于苴。注云。苴所以藉祭也。刈。切也。斷也。苴刈茅者。用白茅。无咎。苴亦作菹。說文。菹。茅菹也。周禮甸師。祭祀共蕭茅。鄭注。茅以共祭之苴。苴以藉祭。鄉師。共茅菹。鄭注。菹。士虞禮所謂苴刈茅長五寸束之者是也。祝設于几東席上。命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此所以承祭。既祭。蓋束而去之。守祧職云。既祭藏其膚是歟。司巫。祭祀共菹館。鄭注。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菹者。館所以承菹。謂若今筐也。士虞禮曰。苴刈茅長五寸。實于筐。饌于西站上。又曰。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今案鄭周禮注。以菹爲苴。謂館若筐。而引此經實于筐。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亦作筐。字雖異而義則同。西站在堂上西南隅下。祝升取苴。取於此也。饌兩豆菹醢于西楹之東。醢在西。一。鉶亞之。醢在西。南面取之。得左取〔疏〕正義曰。此兩豆。尸前之正豆也。醢在西。則菹在東也。一。鉶亞之。其說是也。敖氏謂鉶在醢西。誤。一。鉶。禾鉶也。吳氏章句云。下記豆實葵菹醢從獻豆同。○注云。醢在西。南面取之。得左取菹右取醢。便其設之者。案設之。謂設于室。尸在室東面。設者西面。醢在北當尸之左。菹在南當尸之右。尸乃得右取菹。揆于醢。祭于豆間。此饌于堂。醢西而菹東。南面取之。得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豆從左取菹。右取醢。入室西面設之。亦得菹在南。醢在北。故云便其設之也。從獻豆兩亞之。四。籩亞之。北上。主人獻祝。籩從主婦獻尸祝。北。〔疏〕正義曰。豆兩亞之。次。籩以東也。四。籩亞之。又次豆以東也。北上。謂兩豆四籩。上。籩與棗。不東陳別於正。〔疏〕各自爲次也。吳氏章句云。下記籩實棗栗棗。四則各二也。注云。豆從主人獻。

祝。二豆從主婦獻尸祝者。此釋經從獻之義也。上兩豆設之以爲陰厭。是正豆也。此二豆主人獻祝乃祝。故云從。四簋則二簋從主婦獻尸。二簋從主婦獻祝。亦是獻訖乃薦。故皆爲從獻也。云北上道與東者。以從獻兩豆在東。自爲一行。道在北。簋在南。四簋在豆東。又自爲一行。棗在北。棗南栗。栗東栗。栗北栗。是豆則道在道北。簋則棗在栗北。故云北上者道與東也。敖氏謂道在餽西。簋在道南。亦誤。云不東陳別於正者。上兩正豆。道自西而東陳。此從獻之豆簋。所以北爲上。不東。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葦席。藉猶薦也。古〔疏〕正義曰。西上。黍在四陳而南陳者。所以別於正也。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葦席。文。藉爲席。〔疏〕也。黍稷必用藉者。重之也。敖氏據特牲藉用蔴。疑經席字爲衍文。褚氏云。古文藉爲席。注雖不從。然亦足見葦席席字非衍矣。經用蔴而不用蔴。黍稷在下而有席。藉祭有宜。膚祭取左臚。皆變於吉。不必疑也。注云。藉猶薦也者。說文。且薦也。薦有承藉之義。故訓藉爲薦。云古文藉爲席者。胡氏承瑛云。說文。席。藉也。藉。祭藉也。管子山權數賦藉藏龜。賦藉。猶言布席。故古文卽假席爲藉。鄭以藉薦義近。故從今文。匱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東。匱吐〔疏〕正義曰。李氏云。爲尸設盥也。禮經釋例云。凡祭。尸不就洗。別設槃注。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又不揮。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于門東。西上。是士祭尸盥。槃匱設于門內之東也。少牢禮。祭日陳器。小祝設槃匱與簞巾于西階東。注。爲尸將盥。是大夫祭尸盥。槃匱設于西階之東也。士虞禮。匱水錯于槃中。南流在西階之南。簞巾在其東。注。流匱吐水口也。特牲。槃匱設于門內之東。士虞禮。設于西階之南者。反吉也。今案錯。置也。匱水置于槃中。卽實于槃中也。匱以盛水。故經每云匱水。陳匱水必實于槃。故又云槃匱。匱吐水之口名流。南流者。口向南也。既夕。陳用器槃匱。匱實于槃中南流。注。槃匱。盥器也。流。匱口也。三禮圖引舊圖云。匱受一斗。流長六寸。漆赤中。諸侯以象飾。天子以黃金飾。又云。圖本又有作流長三寸者。于義爲近。又引孔義云。匱似鑊。柄中有道。可以沃盥洗手。然則柄其流歟。據儀禮經注及禮圖。皆以匱爲盥器。內則。敦牟卮匱。非餽莫敢用。鄭注。卮匱。酒器似混。釋文引左傳注云。匱。沃盥器也。孔疏亦引左傳本匱沃盥證之。蓋皆有疑於鄭注耳。下記執槃西面注云。槃以承棄水。爲瀝汚人也。說文。盥。澡手也。从白水臨皿也。槃。承槃也。段氏注云。承槃者。承水器也。古之盥手者。以匱沃水。以槃承之。故曰承槃。內則注云。槃承盥水者。吳語注云。槃。承盥器也。據此則槃之承盥手棄水。與洗同也。匱之沃水。與科同也。凡行禮。賓主敵者。皆盥于洗。洗東有壺水。將盥者以科挹水。所盥棄水。有洗承之。惟尸尊不就洗。故特設槃匱。尸入則執以就尸盥。執匱者自上注水于手。

奉饗者以饗承盥手下注之水。謂之沃盥。官氏獻瑞云。內則曰。進盥。少者奉盥。長者奉水。請沃盥。盥卒授巾。大約進盥於尊者之禮皆如此。今案簋巾在其東。在饗區之東也。簋。竹器。以簋盛巾。故謂之簋巾。凡設饗區。必有簋巾。隨之。備盥訖授手也。公食大夫禮。小臣具饗區在東堂下。注云。爲公盥也。公尊不就洗。亦與祭禮尸同也。不書簋巾。略耳。餘詳特牲記。○張氏惠言云。在西階之南。據下淳戶。盥饗疏兩言在西階之東。則與少牢同。今案經文各本皆作南。恐賈陳二鼎于門外之右。北面上。設局鼎。門外之右。門西也。〔疏〕正義曰。李氏云。鼎門外北面所見本偶誤。陳于門外之右耳。今案上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故此陳鼎亦于門外之右。近亨也。注云。門外之右。門西也者。下鼎入設于西階前東面北上。與吉祭之設于阼階前西面者。亦異。蓋皆饗於吉。每鼎皆設屬。屬。殷之先。竊後局。徹之先。屬後鼎。云。今文屬爲。匕俎在西塾之西。不饌於塾。上統於鼎也。〔疏〕正義曰。注云。不饌於塾。上統於鼎也者。下羞鉉。詳士冠禮。匕俎在西塾之西。塾有西者。是室南鄉。〔疏〕正義曰。注云。不饌於塾。上統於鼎也者。則不在塾上也。王氏士讓云。匕加于俎上。鼎在門西。故匕俎從鼎亦在西。云塾有西者。是室南鄉者。李氏云。塾有東西。有內外。一門而塾四也。外塾南鄉。則內塾北鄉。今案下云內西塾。此不書內。明是外西塾也。故注云。是室南鄉。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南順。於南面取縮執之。〔疏〕正義曰。敖氏云。燔。炙肉也。言羞見其非正俎。南順。乃當其下端。然則縮執俎者。其法同耳。不言肝俎。肝先進。此時亦設之可知。設肝俎當在燔西。便其先取之也。褚氏云。南順者。俎之上端在北。下端在南。執俎者于塾上向北。執其下端也。注云南面。似失之。肝俎先進。先進者。必近東。故在燔東。注是也。今案褚說得之。然經但言燔。不言肝者。燔之羞在肝後。經故舉燔以該肝也。又敖氏以塾爲有階。褚氏謂內外塾俱無階。案爾雅云。門側之堂謂之塾。有堂宜有階。俟考。方氏苞云。牲饗在門外。而燔俎乃在內塾者。俟正俎既升。然後以俎出受燔。不相混也。○案凡陳列吉祭在東。此多在西者。皆有變於吉之意。

右陳虞祭祀酒器具

主人及兄弟如葬服賓執事者如弔服皆卽位于門外如朝夕臨位婦人及內兄弟服卽位于堂亦如



之。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鬢散帶垂。〔疏〕正義曰。自此至宗人西階北面。言主人及賓自門外入即位之事。○朝夕臨位。也。賓執事者。賓客來執事也。〔疏〕即士喪禮朝夕哭位也。凡朝夕哭。丈夫皆先即位於門外而後入門。此亦如之。其位丈夫門外西面北上。外兄弟在其南面上。賓繼之北上。婦人即位於堂南上。據此則主人及兄弟賓執事者位當西面北上。婦人及內兄弟當在堂南上。其服亦當如葬服也。方氏苞云。小斂後。婦人即位於堂。既葬而仍朝夕奠之位何也。主尚未作而遽入于房。義無所處。且尸入當哭踊也。王氏士讓云。送往之情。虞祭亦一大節限。故俱至與祭。服前服也。注云。葬服者。既夕曰。丈夫鬢散帶垂也者。彼注云。爲將啓髮也。此互文以相見耳。鬢。婦人之髮。喪服小記曰。男子免而婦人髻。李氏云。鬢散帶垂。自啓至葬之服也。敖氏云。葬服。主人髻髮。衆主人及兄弟免而大功以上者。皆散帶垂也。弔服疑衰。素冠麻經帶也。今案喪服小記云。及虞則皆免。注云皆免。自主人至總麻。敖謂主人髻髮。恐非。此如葬服者。以其葬日反。日中而虞。故及三虞不易服也。卒哭則變服矣。云賓執事者。賓客來執事也者。案虞祭衰未忘。主人未躬親。故多以賓客執事。萬氏斯大云。考既夕禮。既葬反哭。賓致弔即降出。主人送于門外。是賓已退矣。此虞禮即行于送賓之後。別無宿賓迎賓之事。而即位獻爵。復有賓執事何歟。案雜記云。相見也反哭而退。朋友虞祔而退。是反哭之後。相見之賓已退。朋友之賓尙留。故得即與於執事。不俟更宿也。吳氏疑義云。賓來執事。即曾子問所謂士則朋友奠也。朋友不足。雖取于大功上下。然此言弔服則第言朋友可知。如祝免。澡葛經帶。曲禮僚友執友交遊。皆友也。即皆賓也。今案萬氏吳氏申賓義甚詳。賈疏僅以僚友言。狹矣。如祝免。澡葛經帶。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降出。及宗人即位於門西東面南上。也。祝亦執事。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澡。治屬官。爲其長弔服加麻矣。至於既卒哭。〔疏〕正義曰。儀禮釋官云。周禮喪祝職曰。掌喪祭祝職。注。喪祭。虞也。主人變服則除。右几。於席近南也。〔疏〕然則此篇之祝。亦喪祝矣。又云。周禮小宗伯職曰。既葬。詔相喪祭之禮。注。喪祭。虞祔也。肆師職曰。凡殯大夫之喪。相其禮。肆師屬宗伯。然則此篇祝宗人。蓋亦公臣與。今案士昏禮。席于席與東面右几。此布席于室中東面。亦席于與也。降。降堂。出。出門。云及宗人者。宗人本在門外。祝先入室布席。今乃出而與宗人同即門外位也。門西。公有司位。亦可見祝宗人爲公臣也。李氏云。南上。祝爲上。注云。祝亦執事免者。祭祀之禮。祝所親也者。上賓執事者如弔服。此祝亦執事之列。而服免嫌太重。故注明之。張氏爾岐云。祝執事而免者。以其身親祭祀之禮。不嫌於重也。今案喪服小記云。緇小功虞卒哭則免。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爲兄弟報虞。卒哭則免。是免爲重服也。云澡。治也。治葛以爲首絰及帶。接神宜變也者。

案喪服小功章。澡麻帶經。彼注云。澡者。治去孝垢。澡麻爲輕服。則澡葛又輕于葛可知。故注云接神宜變也。李氏云。祝親祭宜進而從重。接神宜變而之輕是也。云然則士之屬官。爲其長甲服加麻矣。至於既卒哭。主人變服則除者。以經但云祝免澡葛經帶。則其餘皆甲服矣。上賓執事者如弔服。士之屬官。亦在賓執事之內。故知其長甲服加麻也。此無正文。以祝決之。既卒哭主人變服。詳下記丈夫說經帶于廣門外下。主人變服。則屬官之甲服亦除。云右几。於席近南也者。布席東面。宗人告有司具。遂請拜賓如臨。入門哭。婦人哭。臨。朝。〔疏〕正義曰。敎氏云。則右在南。故云於席近南也。具。遂請行祭事也。拜賓如臨。謂旁三拜也。今案士喪禮。主人卽位于堂。衆主人及兄弟賓卽位于西方。如反哭。既夕曰。乃反哭。入門升自西階東面。〔疏〕正義曰。此主人卽位于堂。如反哭位。則在西階上東面矣。兄弟賓亦與衆主人同在堂下東面也。注云。此則異於朝夕者。前門外位。云如朝夕臨位。此門內位。云如反哭位。是異於朝夕也。士喪禮朝夕哭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祝入門左北面。不與執事同位。〔疏〕正義曰。祝入門左北朝夕也。士喪禮朝夕哭位。主人堂下。直東序西面。祝入門左北面。接神尊也。〔疏〕正義曰。祝入門左北也。執事卽于西方者。宗人西階前北面。當詔主人。〔疏〕正義曰。亦以主人在西階上也。宗人當詔禮。故近主人。賓卽位于西方者。宗人西階前北面。及賓之事。〔疏〕正義曰。此宗人在堂下。是主人在堂時。若主人在室。宗人卽升堂。是以下記云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注云。當詔主人室事是也。

右主人及賓自門外入卽位

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于几東席上。東縮降洗解升止哭。〔疏〕正義曰。自此至哭出復位。云。凡尸未入室之前。設饌于奧。謂之陰厭。士虞禮。祝布席于室中東面有几。降出。此爲神布席于奧也。至主人及祝入室後。贊薦菹醢。醢在北。此薦豆也。又云。俎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腊特。此設俎也。又云。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此設敦也。又云。設一錡于豆南。此設錡也。又云。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許諾啓會。卻于敦南。復位。祝奠解于錡南。復位。此酌奠及啓會也。又云。主人再拜稽首。祝饗。此饗神也。是虞祭陰厭。惟薦豆設敦設錡。

九

匕佐食及右人載。

載、載於俎。佐食載、則亦在右。〔疏〕正義曰：特牲、鼎設于阼階前西面。此設于西階前東面。亦異於吉也。戴氏云：此執七俎者亦三人。各兼執七俎。

也。從設、從鼎入而各設於其鼎之東。其設之法、俎東順而七西枋也。左人亦抽屬于左手取肅委于鼎北。加屬乃執七。而七惟言抽屬肅七。文省耳。吳氏章句云：案雜記：七以桑長三尺。或曰五尺。畢用桑長三尺。刻其柄與末。注以爲

喪祭所用。則此亦當有畢。肅亦言抽。因屬及之也。七者東面。佐食及右人載北面。注云：佐食載則亦在右。卒杙矣者。以經云左人七。右人載。佐食與右人同載。是亦在右也。云今文屬爲鉉。古文。肅爲密者。詳士冠禮。卒杙

者逆退復位。復位。〔疏〕正義曰：盛氏云：七者。即左人也。逆退。七肅入設于豆東魚亞之。肅特。亞、

今文無〔疏〕正義曰：盛氏云：魚亞之。又在豕東也。豕魚二俎並設。而肅在豕北無偶。故曰特。士昏禮云：俎入設之。于豆東。魚次。肅特于俎北。此宜亦如之。注云：今文無之字者。胡氏承琪云：鄭以上文云一銅亞之。

又云：從獻豆兩亞之。四簋亞。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蓋實。尊。〔疏〕正義曰：設二敦于俎南。西黍東稷。之。皆有之字。故從古文。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蓋實。尊。〔疏〕正義曰：設二敦于俎南。西黍東稷。以爲上。

故云尊黍也。此敦實也。而注云蓋實。義詳特牲佐食分簋下。設一銅于豆南。銅、菜。〔疏〕正義曰：豆南。道南也。注云：銅、菜、羹也者。佐

食出立于戶西。饌已也。今文。〔疏〕正義曰：注云饌已也者。以設饌已畢。故暫出以待後事也。然則上設俎者佐食。

立之所在。故不從也。胡氏承琪云：案特牲禮。祝洗酌奠。奠于銅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彼出立。在啓會之後。此則設俎後即出立于戶西下。乃啓會。卻于敦南復位。注云復位出立于戶西。是此佐食

有兩番出立。與特牲異。其戶西之位則同。此不言南面。故下文贊者徹鼎。外。〔疏〕正義曰：前陳鼎在門外。又明之曰。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鄭以彼決此。故從古文。贊者徹鼎。外。〔疏〕正義曰：前陳鼎在門外。故

云反。祝酌醴。命佐食啓會。佐食許諾啓會。卻于敦南復位。會、合也。謂敦蓋也。復位出。〔疏〕正義曰：李氏如

言酌奠。此醴酒並有。明所酌者醴也。吉祭以玄酒醴酒。不嫌酌玄酒。故言酌奠而已。方氏苞云：凡喪奠皆醴酒並設。蓋象親生時。饌有所宜。時有所欲。而陰厭所酌惟醴。以朝夕常饋。醴列饌飲中。親沒未久。仍奉以人道也。至即遠

而吉祭。則薦饗致味。必以酒爲宜矣。今案下諸尸以酒。吳氏章句云。祝前北面。命佐食啓會。尊前南面。注視云。會。合也。謂敦蓋也者。詳士喪禮朔月奠用瓦敦有蓋下。復位出立於尸西。解見上。今文啓爲開。詳士昏禮。注視

奠饗于齔南復位。復位。復主。人之左。疏。正義曰。敖氏云。此酌酌用解。別于酌酌也。先啓會乃奠。亦異於吉。主

人再拜稽首。疏。正義曰。敖氏云。爲食具也。方氏苞云。自敘奠至遣奠。主人惟哭踊。至是而後拜何也。子事

也。未葬親之魄體。尙在室中。不忍父母而賓客之也。至迎精。祝饗命佐食祭。饗。告神饗也。此祭。祭於室也。而反。則以神道事之。故尸未入而陰厭。爲主人祭拜之始。祝饗命佐食祭。饗。告神饗也。此祭。祭於室也。與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疏。正義曰。注云。饗。告神饗也者。謂告神饗此祭也。云此祭祭於室也者。謂此命佐食

與夜處不寧。下至適爾。皇祖某甫饗是也者。謂饗神有辭。其辭卽記所云也。又下祝祝卒。乃再拜稽首。主人拜如初。注云祝祝者。釋孝子祭辭。或又迎尸後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注云如初。亦祝祝卒。乃再拜稽首。二者注皆未明言所祝何辭。

賈疏以此注引記爲陰厭饗神辭。以下注云。釋孝子祭辭。爲當與少牢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同。但稱哀爲異。以下記饗辭云。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爲迎尸後祝辭。敖氏

則以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爲此節饗辭。以哀子某圭顯相夙興夜處云云。爲迎尸前祝辭。其迎尸後祝辭。敖氏未言所用。徐氏乾學曰。使三者果皆有辭。則記文必備詳之矣。胡爲列其二而遺其一。愚謂經既言祝。祝則必有辭無疑。若

上所言祝饗。則未必有辭也。何以言之。尸未入而告神。止一事爾。胡爲既有饗辭。而又有祝辭。饗辭已有潔牲則饗嘉薦普淖之語。而祝辭復有柔毛剛鬣嘉薦普淖之語。何辭之重而意之複也。古人必無是禮也。愚以爲經言祝饗。不過

祝以饗告神。而未有辭。至佐食代祭之後。始讀祝以告神爾。故今定以夙興夜處云云。爲告神之辭。以圭爲而哀薦之云云。爲告尸之辭。前說以告神。故有適爾皇祖之語。後說以告尸。故但言圭爲而哀薦之。且前既告以牲醴諸饌。則

於此不必復告也。至於鄭賈以意妄補之說。則斷斷不敢從焉。今案經云祝饗。係自其事。下云祝祝卒。乃是釋其辭。注云告神饗者。卽記所云適爾皇祖某甫饗是也。引記哀子某圭顯相夙興夜處云云。以明饗辭者。乃是豫言之。非謂此

時卽釋此辭也。故下祝祝卒注云。祝祝者。釋孝子祭辭。而不更言何辭。明所釋卽夙興夜處云云之辭也。又記始虞用柔目。曰哀子某圭顯相夙興夜處下。注云曰。辭也。祝。祝之辭也。是亦可證。鄭意固以祝祝所釋之辭。卽上注所云

儀禮正義 十四 卷三十二



饗神辭明矣。徐氏謂告神止一辭甚是。但謂祝饗未必有辭。猶未確。又解迎尸前祝辭。爲如少牢孝孫某以下云云。乃賈疏之說。徐氏并以告鄭。亦非。江氏筠云。迎尸上祝辭。疏謂宜與少牢同。案記哀子某哀顯相云云。卽其與少牢同者也。彼吉祭。故云孝孫。云歲事。云以某妃配。此喪祭。故云哀子。云祫事。云適爾皇祖。彼大夫禮。故有柔毛。此士禮。故惟剛鬣。既有此辭見之記矣。何得別有辭同少牢乎。案江氏駁賈之說是也。又敖氏以圭爲而哀薦之。爲此節饗辭。稽氏云事神之辭宜詳。事尸之辭宜略。此辭宜用于尸。不可易之于神。稽氏駁敖之說。亦是也。至賈疏以圭爲而哀薦之。爲迎尸後祝辭。尙有根據。詳後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下。佐食許諾鉤祖取

黍稷祭于苴三取膚祭祭如初祝取奠饌祭亦如之不盡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苴鉤祖所以藉祭也孝

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疏正義曰李氏云益反奠之復酌醴而還奠于鉤南也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何乎敖氏云祭爲神祭食也爲神祭當與尸祭異處故以苴

藉之三者三祭之也每一祭畢則反取之祭膚祭如初亦于苴三也記曰膚祭三取諸左股上神祭用膚亦別于尸也祝取奠解祭于苴亦三注之不盡者三祭而不盡其體也既祭更酌而益之乃反奠于故處主人拜爲饗

也方氏苞云此孝子躬祭于室中之始也鬼神依人而行故使祝佐食代祭冀迎精而反庶或降而馮之也喪笑無此禮尸極尙在堂不忍使人代也吉祭陰厭無此禮倭見嫌聞自致其恍惚可矣非若音容始隔不敢遽易朝夕

御食之常也注云鉤祖如今擗衣也者釋文擗作擇云手發衣曰擗說文擗貫也廣雅擗著也賈疏謂鉤祖若漢時人擗衣以露臂敖氏云鉤祖掩其袂以出臂然則鉤祖卽肉袒也江氏永云凡經傳單言袒者

袒而無衣肉袒也言褻或連言禮褻者袒而有衣是也云苴所以藉祭也者詳上苴刈茅下云孝子始將納尸以事其親爲神疑於其位設苴以定之耳者此鄭解虞祭有苴之義也據下記無尸者亦祭于苴賈疏謂天子諸侯吉祭亦有苴

恐非鄭義云或曰苴主道也則特牲少牢當有主象而無何乎者案古者既虞埋重乃作主故檀弓以重爲主道或因苴亦是虞祭設之遂以苴爲主道如重然但鄭意謂大夫士無主特牲少牢二篇不見有設主之文若苴爲主道則特

牲少牢亦當有主象而無主何乎此鄭破或之說也○案鄭氏謂大夫士無主詳駁五經異義各書所引詳略不同今擇要錄之五經異義曰今春秋公羊說祭有主者孝子以主繫心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古周禮說虞主

用桑練主用栗無夏后氏以松爲主之事許君謹案從周禮說論語所云謂社主也又曰木主之狀四方穿中央以達四方天子長尺二寸諸侯長尺皆刻諡于其背又曰今春秋公羊說殯大夫士非有土子民之君不得祫享序昭



禮。故無木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菴。許君謹案春秋左氏傳曰。衛孔悝反。祔于西園。祔。石主也。言大夫以石爲主。今山陽民俗。祭皆以石爲主。鄭君駁之曰。大夫士無昭穆。不得有主。少牢饋食。大夫禮也。束帛依神。特牲饋食。士祭禮也。結茅爲菴。大夫以石爲主。禮無明文。孔悝之反。祔有主者。祭其所出之君爲之主耳。鄭又曰。主者。神象也。孝子既葬。心無所依。所以虞而立主以事之。惟天子諸侯有主。卿大夫無主。羣卑之差也。卿大夫無主者。依神以几筵。故少牢之祭。但有尸無主。此鄭駁五經異義之說也。說文。祔。宗廟主也。一曰大夫以石爲主。段氏玉裁云。許以宗廟主爲祔字本義。以大夫石主爲或義。是許亦不以大夫有主爲定論也。禮經釋例云。古禮。大夫士無主。公羊傳文公二年。練主用栗。何休注。禮士虞記曰。桑主不文。吉主皆刻而證之。蓋爲祔時別昭穆也。既云祔祿。當亦指諸侯以上。所引士虞記。蓋禮之逸文。魏徐邈。王肅。後魏清河王懌。皆以爲大夫士當有主。然別無經傳可據。惟左傳哀十六年。孔悝一事耳。考孔悝反。鄭康成以爲所出君之主。孔冲遠以爲僭禮。孔說是也。故司馬氏書儀。亦不云大夫士有主。但爲祠版之制而已。朱氏家禮始有主。近汪氏琬力持古大夫士有主之說。而排舊義。夫古今異宜。古禮之不行於今者多矣。古禮大夫以下無主。今有主。亦禮緣義起者也。倘以今時大夫以下有主。遂強謂古亦有主。則今時祭禮無尸。亦謂古祭禮無尸乎。又士虞記明日以其班祔。賈云大夫士無木主。以幣主其神。他如士昏禮婦奠菜于廟。聘禮賓釋幣于廟。皆謂大夫士有主。然皆由重推之。亦無確據。故不錄其說焉。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祝大。方氏苞。皆謂大夫士有主。然皆由重推之。亦無確據。故不錄其說焉。祝祝卒。主人拜如初。哭出復位。祝者。釋孝子〔疏〕正義曰。祝祝卒者。謂祝讀饗辭畢也。此與特性陰厭言卒祝同。饗辭。卽上夙與夜處云是也。江氏筠如初。亦再拜稽首也。方氏苞云。吉祭。尸未入室。設饌祝神。祝酌奠者一。主人再拜稽首者二。虞則祝奠解者再。主人再拜稽首者三。形音未遠。致其恍惚。以與神明交。於尸未入宜詳也。今案上祝奠解于銅南。主人再拜稽首。又祝取奠解祭後。益反奠之。主人再拜稽首。此祝祝卒。主人又再拜稽首。是祝奠解者再。主人再拜稽首者三。亦異於吉也。出復位者。復西階上東面之位。方氏苞云。加哭于出之上。見饗祝時不哭。甫出戶而嗚咽不自禁也。注解詳上。

### 右設饌饗神是爲陰厭

祝迎尸。一人衰經奉篚哭從尸。尸。主也。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尸而主意。〔疏〕正義曰。自焉。一人。主人兄弟。檀弓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此至尸拜遂

坐。言迎尸安尸之事。○吉祭無從尸者。此有之。亦變於吉。禮以實牲體。祭畢奉以出。下尸卒食。佐食受肺膏實于  
簠。注云。簠猶吉祭之有肝俎。詳下。注云。尸主也者。爾雅釋詁文。云孝子之祭。不見親之形象。心無所繫。立  
尸而主意焉者。此鄭解虞祭初立尸之意也。蘇氏軾云。孝子求神而祭。無主則不依。無尸則不享。朱子云。古人于祭  
祀必立之尸。因祖考遺體。以凝聚祖考之氣。氣與質合。則散者庶乎復聚。楊氏復云。曾子問曰。祭成喪者必有尸。  
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不言適孫。是容無適而用庶。郝氏敬云。既饗神後迎尸。神降而  
後尸入也。餘詳特牲簠尸下。云一人。主人兄弟者。以經云衰經。故知爲主人兄弟。吳氏章句云。兄弟大功以上者。  
故衰經而不免。王氏士讓云。從尸以主人之兄弟。使神有所親也。今案尸與從尸者。皆亡者之親屬。從尸者哭而尸不  
哭。方氏苞謂象神不可以衰弛其敬是也。云檀弓曰。既封。主人贈而祝宿虞尸者。彼注云。贈以幣。送死者于壙也。  
于主人贈祝先歸。孔疏。既封謂葬已下棺。祝先歸宿成虞尸。鄭因此經無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踊不同文者。  
宿尸之事。故引以證之。明先宿尸而後迎尸也。不簠尸者。喪祭略也。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有先後也。尸  
入主人不降者。喪。〔疏〕正義曰。經言踊不言哭者。踊甚于哭也。方氏苞云。喪禮有哭而不踊。無踊而不哭是也。  
事主哀不主敬。〔疏〕注云。踊不同文者。有先後也者。賈疏云。主人在西序東面。衆主人西階下亦東面。婦人堂  
上當東序西面。故主人與兄弟見尸先踊。婦人後見尸故後踊。是有先後。今案據特牲少牢。尸入門左。此不言左。當  
亦如之。故見有先後也。云尸入主人不降者。喪事主哀不主敬者。以特牲少牢禮皆云。主人降立于阼階東。此不云降。  
故注明。淳尸盥。宗人授巾。者。賓執事者也。〔疏〕正義曰。詳特牲記。尸及階。祝延尸。延。進也。告之以升。〔疏〕正義  
詳特牲尸至于階祝延尸下。尸升。宗人詔踊如初。言詔踊如初。則凡踊宗人詔之者。以經  
氏士讓云。尸入門踊。升階踊。入戶踊。凡三節。皆宗人詔之。經獨著之于尸升。詳中閒以該前。尸入戶。踊如初。哭  
後也。吳氏章句云。哀至而踊。何待于詔。蓋踊則舉止失常。恐其懸于尸而不踊。故詔以途之。尸入戶。踊如初。哭  
止。哭止。〔疏〕正義曰。以尸既入戶。室中將行事。婦人入于房。辟執事。〔疏〕正義曰。婦人位在堂上。祭時執事者  
將祭。尸將出。又復位而哭。吳氏章句云。婦人祭則在房。此主人及祝拜。安尸。尸拜。遂坐。安。〔疏〕正義  
曰。將祭有事于房。故入。不但辟執事者而已。今案吳說亦通。

尸拜。即答拜也。特牲少牢。尸皆答拜。此尸先坐拜安尸後。與特牲異。與少牢同。詳少牢禮。注云。安、安坐也。詳特牲禮。

### 右迎尸安尸

從者錯篚于尸左席上。立于其北。北、席也。〔疏〕正義曰。自此至反。義如初設。言發尸尸九飯之事。○從者。即

也。吳氏章句云。不於右者。右有几。今案吉祭用肝俎。主人自羞。此用篚。從者錯之。亦異於吉。注云。北、席北也者。經云立于其北。明在席之北也。必于席北者。近篚。散氏云。立俟其畢也。方氏苞云。室中尊嚴。而從者久立于尸左。何也。不忍遠異於生也。今案內則云。父母在。朝夕恆食。子婦尸取奠。左執之。取菹孺于醢。祭于

豆間。〔疏〕正義曰。孺于醢。特牲作醢醢。注云。染于醢也。案此字當作孺。說文。孺、染也。从手與聲。段氏注云。經文。凡用孺字二十。唐石經。周禮。士虞。皆作孺。特牲。少牢。有司。皆作孺。參差華異。此非經字不一。乃周禮士虞。經淺人妄改也。互詳士喪禮。漢濯棄于坎下。張氏爾岐云。尸取奠。取祝所反奠于銅南之解也。左執之者。以

右手將祭也。郝氏敬云。饌始菹醢。豆近席。尸自取。俎敦遠。祝命祝命佐食。隋祭。下祭曰隋。隋之言猶隨下也。佐食取之。今案命佐食取之。下經是也。豆間。詳特牲祝命授祭下。祝命佐食。隋祭。周禮曰。既祭則藏其醢。謂此也。今文隋爲綬。特牲少牢或爲羞。〔疏〕正義曰。隋。各本皆作醢。惟集釋作隋。注內六隨字。各本皆同作醢。集釋

失古正矣。齊魯之閒。謂祭爲隋。〔疏〕惟隨下字作醢。餘五字皆作隋。又各本言字在隨字下。集釋作言猶。釋文

出猶醢二字。張氏淳議誤云。注曰隨之。猶言隨下也。案釋文云。猶醢。則言字當在隨字上。隨下之隨當作醢。今本以

隨解隨。其誤不待辨。從釋文。戴氏震云。儀禮作隋。故注以隨解之。若醢乃隨之俗體耳。注文當作隋之言猶隨。張

氏不知上隨字與經並應爲隋。而改下隨字以從俗。疎矣。校勘記云。儀禮隋祭或作隨。或作隋。諸本不能盡一。說文。隋。裂肉也。唐韻。徒果切。此字惟周禮有之。他經罕見。自隋以來。借爲隨字。而本音本義亡矣。此注以隨下釋隋

續餘也。引伸之。凡餘皆曰爓。爓肉。謂尸所祭之餘也。鄭注。特牲少牢篇云。周禮作隋。隋與爓讀同。又云。爓讀爲隋。注。晉子問亦云。綴。周禮作隋。爲鄭以隋爲正字。與許同也。今儀禮注隋皆作隋。誤。今案段說是也。鄭於少牢同祭于豆祭。注云。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又上佐食以授祭。注云。將受。亦尊尸餘而祭之。是其義亦與許同。胡氏承珙古今文疏義。謂說文訓爓肉。與此無涉。又謂鄭所見周禮本作隋。皆非矣。此經及注。當以集釋本爲是。今從之。禮經釋例云。凡尸未食前之祭。謂之隋祭。又謂之授祭。詳特牲祝命授祭下。注云。下祭曰隋。隋之音猶隋下也者。此鄭以隋釋隋也。戴氏震云。隋與隋同。案說文敗城阜曰隋。又云。墉、篆文。段氏注云。小篆隋作墉。蘇轍作隋。俗作墉。墉本敗城阜之稱。引申爲凡墉壞之稱是也。惠氏士奇云。說文作墉。一作墉。戰國策云。趙孝成王方饋不墉飯。白虎通曰。坐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故尸祭謂之墉。墉者毀也。飯以手。謂放飯於器曰墉。春秋傳。楚有宗祧之事。將墉幣焉。祭用幣。謂奠幣於神曰墉。士虞禮曰。墉祭。墉之爲言下也。猶放飯於器也。墉之爲言輸也。猶奠幣於神也。字當定作墉。今案惠說甚詳。但謂字當作墉。非。張氏爾岐云。下祭曰隋。謂從俎豆上取下當祭之物。以授尸使之祭。佐食但下之而已。賈以爲向下祭之誤。引周禮者。證字誤所謂隋。卽此隋祭之隋也。云今文隋爲綴者。鄭注特牲。引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隋祭。是古文作隋。今文作綴。鄭以隋爲正字。故從古文也。云特牲少牢或爲羞。失古正矣者。鄭以此字古文作隋爲正。而特牲少牢今文或本又有作羞者。尤失古文之正。故特辨之。章氏平云。鄭以羞失正。故特牲少牢注。皆不見是也。云齊魯之間。謂祭爲隋者。此以方言釋經也。○案賈疏舉經中不同五字墉綴羞綴。又以特牲及此篇皆有撰祭。謂墉亦兼撰解。章氏云。鄭注禮以黍稷肺爲隋祭。不言道醢爲隋祭。是不兼撰祭解也。特牲疏云。授下有祭無醢。文義明白。此疏又兩岐。今案章說是也。儀禮經文士虞作隋。俗本又作墉。記作綴。特牲作綴。少牢有司皆作綴。又特牲尸酢主人節。佐食授綴。注云。妥亦當爲綴。又云。今文或皆改妥作墉。張氏淳據此謂經文綴妥字。是經又有作妥者。鄭注有司徹云。古文爲撰。注少牢云。古文爲肝。是經又有作肝者。不僅加賈疏所舉五字已也。章氏云。特牲注妥。亦當爲綴。當云。綴亦當爲墉。亦者。亦上經祝命授祭也。今文或皆改妥作綴。當云。今文或皆改墉作綴。皆者。皆上經與此經也。胡氏云。古文墉有爲肝者。以聲近而誤。古文又有作局者。此又因綴字形近而誤。授祭與撰墉。本屬兩事。吳氏廷華以授祭爲卽撰祭。誤矣。又特牲。佐食授綴。注出妥字。賈士虞疏所舉五字。獨不及妥。疑此經文本作佐食授綴祭。鄭云。綴亦當爲綴。今文或皆改妥作綴耳。作妥者。又後人以綴字而誤。井有傳寫以綴爲授者。敖繼公遂以授祭爲授祭。尤誤之誤者矣。今案章氏胡氏疑注妥字之誤。似亦是。今合諸注觀之。鄭意是以墉爲正字。以墉釋隋。以綴字亦可通用。其餘字皆鄭所不從。說文。綴、推也。玉篇。

饋會。引皆作授。擣也。段氏云。擣亦有墮下之義。故鄭於特牲篇不殺授爲賄。至於下記不殺授注云。殺當爲擣。少牢上佐食以殺祭注云。殺或作授。按殺爲墮。其殺祭如主人之禮。注云。殺亦當作授。有司徹其殺祭。注云。殺亦當作授。按讀爲藏其賄之賄。是皆以殺與賄義別。故易字爲授。而義讀從賄。章氏謂此注與特牲注賄與殺讀同者。義歸畫一是也。此篇今文亦作殺。鄭從古文賄。而於少牢有司二篇。不從古文賄與殺者。義已詳章氏胡氏說。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奠祝祝主人拜如初。將嘗醴奠之。如初。亦祝祝卒。〔疏〕正義曰。上祝命佐食賄祭。黍稷肺之祭爲賄祭。此與特牲祝命授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同。吳氏章句云。凡遠于尸者。皆取而授之。尊之也。燕禮。公祭。膳宰贊授肺。此肺祭。祭肺也。下肺脊。則舉肺也。祭奠。先執後祭奠之。蔡氏德晉云。尸既祭奠。乃讀祝而勸之饗。主人因拜。尸乃嘗醴。以示饗之也。奠之。復於故處也。注云。如初。亦祝祝卒。乃再拜稽首者。前陰厭時。祝祝卒。主人拜如初。此經不言卒。注以爲亦祝祝卒。乃拜如彼也。拜爲祝祝故尸不答拜。所祝之辭。注無明文。李氏云。下記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卽此祝辭。蓋本賈前疏說也。江氏筠云。鄭於下記饗辭注云。勸強尸之辭也。又特牲祝饗。在尸執奠後。與此祝祝在尸祭奠後者。其節略同。而鄭於彼注云。其辭取於士虞記。則賈以圭爲云云當之者。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嚼之。左手執之。右手將有事也。尸食之。〔疏〕正義曰。特牲云。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嚼之。左執之。與此同。詳特性禮。特性又云。乃食食舉。少牢亦云食舉。此經無食舉之文。賈疏謂亦食舉。非也。方氏苞云。虞之異於吉祭者。不設肝俎。不備庶羞。尸不食舉。佐食不舉魚腊。亞飯舉魚腊實于簠。而不以授尸。祝不侑。主人不拜。蓋以主人心絕志摧。不得已而虞以安神。尸乃子屬。與主人同憂。惟九飯爲饋食之大節。不可減損。賈疏又云。特性事肺脊在邇敦後。此舉肺脊在邇敦前者。吉凶相變故也。蔡氏云。肺脊不在三舉數中。故在邇敦前。注云。右手將有事也者。釋經左手執之之義。有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事謂祭餽餽。云尸食之時。亦奠肺脊於豆者。此豆亦道豆也。詳特性尸實舉于道豆下。祝命佐食邇敦。佐食舉黍錯于席上。通、近〔疏〕正義曰。錯置也。尸祭餽餽。右手也。少牢曰。以饗祭羊。〔疏〕正義曰。注云右手也。上注云。右手將有事指此。引少牢者。證此經祭餽亦用黍羹。自門入。設于餽南。載四豆設于左。博異味也。但此無羊餽。惟一豕餽耳。下記亦云餽有柶。泰羹滫。自門入。設于餽南。載四豆設于左。滫。肉汁也。

載、切、〔疏〕正義曰。士昏禮云。大羹湑在饗。此自門入。蓋新自爨來。欲其熱也。方氏苞云。飯以醬湑。故湑必溫。肉也。〔疏〕是以無尸則無羹湑也。上經云。設一鉶于豆南。又云。祝奠解于鉶南。則鉶南有解。而此云。設于鉶南者。賈疏云。解北預留空處。以待羹湑是也。然則上奠解鉶南時。因羹湑湑未設。故繼鉶南之。其實解在鉶南也。李氏云。昏禮。公食禮。大羹皆設于鉶右。康未忍異於生。敷氏云。設湑于右。亦因食生之禮。又以別於吉祭也。今案尸東面以南爲右。此設于鉶南者。設于右也。特牲。設大羹湑于鉶北。則在鉶左矣。互詳彼下。祔四豆者。四豆共一物。故不言所上。特牲庶羞四豆。注云。膳炙載醢。少牢四豆。兩載兩醢。此庶羞惟用載者。敷氏云。變於吉。設於左者。東面以北爲左。少牢云。設于薦豆之北。此及特牲云。設于左。亦謂薦豆之北也。薦豆。謂菹醢正豆也。庶羞爲加豆。詳少牢上佐食羞載兩瓦豆下。注云。博異味也者。以設湑與載。所以廣異味。然喪祭雖設之亦不食。若吉祭則食之矣。少牢云。尸又食食載。特牲尸實舉于菹豆。注云。爲將食庶羞是也。云。清。肉汁也者。詳士昏禮云。載切肉也者。說文。載。大羹也。鬻。切肉也。曲禮左。殺右載。鄭注。殺。骨體也。載。切肉也。殺在俎。載在豆是也。但彼經載在右者。孔疏謂爲臠大夫與。尸飯播餘于筐。不反餘也。古者飯用手。吉時〔疏〕正義曰。少儀云。小飯而亟之。注客燕食之禮。與此異也。尸飯播餘于筐。播餘於會。古文。播爲半。〔疏〕云。備噉噉。雖待食之法。凡食皆然。飯小則或取於敦者多。而入於口者少。故有餘飯。○注云。不反餘也者。謂不可反之於敦。故播于筐。筐本以盛餘饌也。云。古者飯用手者。曲禮。共飯不澤手。注云。爲汙手不潔也。禮飯以手是也。云。吉時播餘於會者。會。敦蓋也。此筐之設。本以代肝俎。唯喪祭乃有之。吉時無筐。故知播餘於會也。曲禮。毋放飯注云。去手餘飯於器中。人所殺。是亦謂著手餘飯。不得反於本器中也。孔疏謂當棄餘於筐。無筐棄餘於會。不知棄於會者。正禮。棄於器者。變禮。儀禮特牲少牢。不言播餘之法。明播於會者其常。喪祭播於筐。非常禮。故經特言之。云。古文播爲半者。胡氏承琪云。案播與半。一聲之轉。播。布也。散也。此言尸飯放其餘於筐。播義爲近。故鄭從今文。吳氏章句云。一口爲一飯。故播其餘。始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噉之。實于筐。飯間啗肉。〔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幹。祭噉。而佐食受之以實于筐也。吳氏章句云。每三飯一舉。不言數幹。喪禮略也。注云。飯間啗肉。安食氣者。特牲。舉肺脊以授尸注云。先食啗之。所以道食通氣。少牢食舉注云。舉牢肺正脊也。先食啗之以爲道也。彼皆未飯先啗。故云先食啗之。此三飯舉幹。注云。飯間啗肉。明初未食舉可知。敷氏云。不食舉。未忍同於吉是也。又三飯舉安食氣。義與彼同。褚氏云。注飯間啗肉安食氣。取其意耳。實不過噉之。蓋亦謂喪祭與吉祭異也。又三飯舉



路祭如初。佐食舉魚腊實于簠。以受不備味。〔疏〕正義曰。舉路。亦佐食舉之也。教氏云。初謂振祭時之。下  
受。尸皆振祭時之。此佐食舉魚腊。即云實于簠。不云尸。又三飯舉肩。祭如初。後舉并者。〔疏〕正義曰。注云。尸不受魚腊。以受不備味者。案特牲少牢舉魚  
腊。尸皆振祭時之。此佐食舉魚腊。即云實于簠。不云尸。又三飯舉肩。祭如初。後舉并者。〔疏〕正義曰。注云。尸不受魚腊。以受不備味者。案特牲少牢舉魚  
成也者。案祭統云。周人貴肩。故後舉之。要其成也。特牲注云。舉先正脊。後舉肩。終始之次。義與此同。又教氏  
以舉幹舉路。舉肩為三舉。禮經釋例。則以舉脊舉路。舉肩為四舉。與鄭注舉先正脊之說合。詳少牢食舉下。又此篇  
初舉即蓋庶羞。特牲少牢再舉始。舉魚腊俎。俎釋三個。猶遺也。遺之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今  
羞庶羞。與此異。俱詳彼下。舉魚腊俎。俎釋三個。猶遺也。遺之者。君子不盡人之歡。不竭人之忠。今  
〔疏〕正義曰。賈疏云。此經直舉魚腊俎盛于簠。俎釋三個。不若盛牲體者。案下詁云。羹飪。升左肩臂臠臠肺脊脊七  
牲體。故直舉魚腊而已。楊氏復云。俎釋三個。為祭畢賜厭。殷于西北隅。今案為陽厭。每俎皆釋三個。經但言舉魚腊  
俎。不言舉牲俎者。以牲俎除前事四體外。在俎止存三個。故不復舉也。盛氏世佐云。此亦佐食舉之實于簠。以賈疏  
證之。則舉魚腊俎下。似脫實于簠三字。注云。釋猶遺也者。案釋訓舍。遺亦訓舍。見呂覽注。故注釋為遺。謂  
舍之不舉也。遺又訓留。謂留三個於俎。以為陽厭之用。特牲注云。俎釋三個。為改饌西北隅遺之是也。云君子不盡  
人之歡。不竭人之忠。此曲禮上文。彼注云。歡謂飲食。忠謂衣服。與此不同。鄭蓋取不盡不竭之義。以明釋之為留  
餘也。云不猶枚也者。詳特牲。云此腊亦七體。如其牲也者。特牲詁云。腊如牲骨。此牲七體。故知腊亦七體也。方  
氏苞云。牲腊並七體。魚七個。佐食前所舉牲體四。則留俎者。惟臂臠臠三。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簠。反黍  
故腊亦舉四體。魚舉四個。而留俎者亦三個也。舉者實于簠。故留者曰釋。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實于簠。反黍  
如初設。九飯而已。士禮也。〔疏〕正義曰。禮經釋例云。佐食受肺脊。云受者。蓋亦尸自菹豆操以授之。今案上文  
佐食。佐食受之以實于簠也。詳特牲尸實舉于菹豆下。江氏筠云。楊信齋放君善則云。左手執以卒食。而未嘗奠。與注  
異。褚氏寅亮云。如其說。則自祭錫以後。只用右手。而左手始終執肺脊不動。直至卒食始授佐食。恐無此儀。今案  
禮說是也。互詳少牢上佐食受尸正脊加于肝下。反黍如初設者。亦佐食反之。特牲反黍授于其所。注云。佐食反  
之是也。此黍之設。本在俎南穆西上。尸將食時。佐食舉置席上。今卒食。復反故處。故云如初設也。注云。九飯

而已。士禮也者。詳少牢尸始三飯下。敖氏云。尸九飯雖與吉祭同。然其閒燕告飽拜侑之事。亦更實感儀少也。云饗猶吉祭之有肝俎者。案特牲少牢。吉祭凡尸所食。皆加于肝俎。卒食畢肺脊加于肝。此虞祭無肝俎。以饌代之。凡尸所食。皆實于簠。卒食亦實肺脊于簠。與肝俎同。故云猶吉祭之有肝俎也。詳特牲佐食畢幹尸受振祭膾之佐食受加于肝俎下。禮經釋例云。陳氏祥道曰。士虞禮不以肝俎而以簠。尙質故也。竊謂肝俎載心舌。簠不載心舌。肝俎殷于俎北。簠設于席上。肝俎主人親設。簠則從者錯之。其例亦小異。是與肝俎同而不盡同也。

右饗尸尸九飯

主人洗廢爵酌酒酌尸尸拜受爵主人北面答拜尸祭酒嘗之。爵無足曰廢爵。酌。安食也。主人北面以爵

〔疏〕正義曰。自此至升堂復位。言主人獻尸并獻祝及佐食之事。○禮經釋例云。凡卒食酌尸。皆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詳特牲。吳氏章句云。此獻也。曰酌者。示饋食不主飲以安食氣而已。方氏苞云。尸九飯畢而

後主人進酒。故義主於酌。主婦賓長則主於進酒。故並曰獻。褚氏寅亮云。凡受者先拜。雖祭禮亦然。蔡氏德晉云。主人北面。蓋於尸西北面若拜也。注云。爵無足曰廢爵者。據下主婦洗足爵。足爵爲有足者。則此廢爵無足明矣。

以服重不敢用成器也。凡無足曰廢。此爵無足謂之廢爵。猶敦無足謂之廢敦也。云酌安食也者。詳特牲禮主人洗角升酌酌尸下。云主人北面以酌酌者。下主人獻祝注云。獻祝因反西面位。是酌尸時北面。受尸酢亦北面也。云變吉也者。

謂吉祭。主人酌尸。受尸酢。皆西面拜。此北面拜。故云變吉也。吉祭主人酌尸受酢皆西面。詳特牲初獻主人拜送下。云凡異者皆變吉者。謂此初獻節內。凡有異於吉祭者。皆爲變吉也。云古文酌作酌者。酌當爲酌。亦詳特牲。

賓長以肝從實于俎縮右鹽縮。從也。從實肝炙於俎也。喪祭進抵。右鹽於俎近。〔疏〕正義曰。以肝從。從獻也。從俎皆以肝。主婦亞獻。賓長三獻。從俎皆以燔。主人主婦獻祝亦知之。詳特牲。敖氏云。實于俎縮右鹽。言肝鹽在俎之法爾。非謂此時方實之也。今案此羞俎也。羞俎在內西。賓取以進。俟尸受肝。此俎仍反故處。下云賓降反俎于西

塾是也。注云。縮。從也。從實肝炙於俎也者。此從字讀爲縱橫之縱。謂肝在俎。縱設之也。肝炙詳特牲。云喪祭進抵者。據下記載縮進抵也。少牢。吉祭進末。此喪祭反吉。故進抵。抵。本也。謂以肝之本頭向尸也。云右鹽於俎

進抵者。據下記載縮進抵也。少牢。吉祭進末。此喪祭反吉。故進抵。抵。本也。謂以肝之本頭向尸也。云右鹽於俎

近北。便尸取之也者。張氏爾岐云。有關於近北。據執者而言。左肝右肺。四面向尸。則肺在肝之北。故云於近北。尸右取肝。左橫置便也。云。縮執者言右肺。則肝肺併也者。謂此組縱執之。經言右肺。則肝在左矣。是肝肺並列也。凡正組橫執。羞組縮執。少牢。賓長羞牢肝。用尸左執爵。右取肝。搗鹽振祭。嗜之。加于俎。賓降反組于西塾。復位。取肝。右手也。加于俎。從「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西塾。內西塾上也。云反組。則臠者於是其性體也。以喪不志於味。取之可知也。張氏爾岐云。復位。復西階前。梁兄弟之南東面位。是注云。取肝右手也者。以尸左手執爵。則取肝爲右手可知。據此注似經本無右字。經義述聞云。右字後人所加是也。若有右字。鄭不須注矣。云加于俎。從其性體也。以喪不志於味者。李氏云。特牲少牢。尸嗜肝。加于菹豆。豆近而俎遠。遠之者不志於味也。教氏云。加于俎。牲俎也。張氏爾岐云。加于俎。盛牲體之俎。賓所反則肝俎也。方氏苞云。吉祭之肝。加于菹豆。將合搏黍以饗主人也。虞無綴。故仍加于俎而反之。禮經釋例云。以特井少牢經文校之。則士虞加于俎。俎字恐是菹字之誤。蓋加于菹。卽菹豆也。然經文不敢臆改。存此以實知者。今案鄭注以加于俎爲牲俎。教氏張氏從之。方氏則以爲仍加于羞肝之俎。然據有司徹凡以羞俎降者。皆是虛俎。肝不應仍加其上。至牲俎是正俎。祭畢將以改饌。似不可以食餘之物加尸卒爵。祝受不相爵。主人拜尸荅拜。不相爵。喪祭於禮略。相爵者。「疏」正義曰。注引特牲以證相爵之事。明喪祭於禮略也。教氏云。祝相爵。祝酌授尸。尸以錯主人。主人拜受爵。尸荅拜。命主人拜送爵也。此雖不相爵。而主人猶先拜。蓋其節宜然也。祝酌授尸。尸以錯主人。主人拜受爵。尸荅拜。報「疏」正義曰。楊氏復云。尸酢主人。亦北面拜受。坐祭卒爵及主人獻祝之時。乃反西面位。教氏云。尸無酢報。席之禮。故祝爲酌之。蔡氏德晉云。尸必酢主人者。禮無不荅也。今案醕同酢。酢報。爾雅釋詁文。主人坐祭卒爵。拜尸荅拜。「疏」正義曰。教氏云。孝子于是乃飲而卒爵者。爲尊者之賜也。吳氏綏云。神賜不可並。筵祝南面。祝接神尊也。「疏」正義曰。筵亦執事者設之。教氏云。筵于北墻下。尊之西也。注云。祝接神同。筵用荳席。筵用荳席。「疏」尊也者。此解祝有席及先獻之故。褚氏謂對佐食接尸而言是也。云筵用荳席者。李氏云。荳如荳而細。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荅拜。獻祝因反「疏」正義曰。教氏云。祝與佐食。皆事賓者。尸荳席。祝荳席可也。主人獻祝。祝拜坐受爵。主人荅拜。西面位。「疏」也。故於酌尸獻尸之後。因而獻焉。不

洗者。下尸也。坐受爵者。因尸禮也。或曰。室中地迫隘。故祝受爵授爵。皆坐而不興。方氏苞云。虞惟祝佐食有獻何也。哀痛方深。不暇與賓兄弟爲禮也。禮經釋例云。凡獻尸畢。皆獻祝及佐食。虞祭與吉祭同。詳特性。注云。獻祝因反西面位者。敖氏云。祝既受爵。主人乃反西。薦菹醢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臠之。與面位而答拜是也。餘詳前主人洗廢爵酌酒酌尸下。薦菹醢設俎。祝左執爵。祭薦奠爵。興取肺。坐祭臠之。與

加於俎。祭酒嘗之。肝從。祝取肝。擗鹽振祭臠之。加于俎。卒爵拜。主人荅拜。祝坐授主人。今文無。〔疏〕曰。正義

敖氏云。祭薦。亦右手以菹醢醢。祭于豆間也。先奠爵。乃取肺以祭。離肺用二手也。祭不言絕。文省。郝氏敬云。肝從。次賓從薦也。張氏爾岐云。薦設皆執事者。祝俎不升鼎。詳見下記。授主人者。虛爵也。王氏士讓云。興取肺。

變於尸。尸則佐食絕而授之。祝則自取而絕之也。今案祝取肝加于俎。祝俎不改饌。加之無嫌也。注云。今文主無擗鹽。案特性少牢。主人獻祝。肝從。祝皆取肝擗于鹽。振祭臠之。則此亦當有擗鹽二字。故鄭從古文也。主

人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坐受爵。主人荅拜。佐食祭酒卒爵拜。主人荅拜。受爵出。實于簠。升堂復位。在

庭。不復入。事已也。〔疏〕正義曰。獻佐食。蔡氏德晉云。于戶西北面獻之。吳氏廷華章句云。據下言出。則亦室亦因取杖乃東而立。〔疏〕中獻矣。吳氏紱云。佐食不設席。薦俎設于階間而不在室。又無從。佐食卑也。吉祭亦

然。今案郝氏敬云。主人受爵出。以虛爵出室也。方氏苞云。出當作降。蓋以簠在堂下故耳。不知下言升堂。則降堂可知。舉升可以該降也。方說非。注云。簠在庭者。上經云。設洗于西階西南。水盥洗西。簠在東。是在庭也。云不

復入。事已也者。此釋經升堂復位之義。謂升堂而不入室。以室事已也。云亦因取杖乃東而立者。主人位本在西階上東面。前入室時倚杖西序。故知此時亦因取杖乃東而立。鄭知復位必取杖者。以虞祭杖不入室。則在堂當杖也。

右主人獻尸并獻祝及佐食

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如主人儀。爵有足。輕者飾也。昏禮曰。〔疏〕正義曰。自此至入于房。言主婦亞酌尸之儀也。注云。爵有足。輕者飾也者。案足亦所以爲爵飾。輕者飾。對服重者爵無足言也。賈疏云。主婦。主

人之婦爲舅姑齊衰。是輕於主人。或以主婦爲死者之妻。褚氏寅亮云。祭祀之事。夫死則婦人不興。即喪祭已然。故

內則曰。男沒則始老。今案稽說是也。引昏禮者。據經云。洗足爲子房中。則房中有洗。經不言洗之處。故引昏禮爲證也。吳氏延華章句云。房中未聞有尊。據少以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則酌室中之尊也。自反。兩簋栗栗設于會南。棗在西。尙栗。〔疏〕正義曰。李氏云。自反。反而取簋。無贊之者也。方氏苞云。吉祭。宗婦執兩簋及下獻祝籩。卽上饌于堂上時。亞豆東四簋也。主婦既獻尸。自反堂上取籩入室設之。故云自反。散氏疑反爲取之誤。非矣。又上陰厭贊薦菹醢。注云。主婦不薦。齊斬之服不執事。此自薦者。李氏云。獻已所有事。非執事是也。注云。尙栗。棗美者。棗在西。是以棗爲上也。尸祭籩祭酒如初。賓以燔從如初。尸祭燔卒爵如初。酌獻祝。籩燔從獻佐食。皆如初。以虛爵入于房。初。主。〔疏〕正義曰。散氏云。祭籩。祭栗于豆間也。亦祝取而授之。賓謂次賓。燔從蒙如初。於初者也。房中亦有籩盛此爵。今案吉祭。兄弟長以燔從。喪祭。兄弟亦在哀戚中。故以賓代也。注云。初主人儀者。上言如主人儀。此言如初。初亦指主人儀而言。其實一也。謂祭酒以下。皆如主人獻尸之儀也。○又案吉祭亞獻三獻皆有酢。此不言酢。亦喪祭禮殺也。

### 右主婦亞獻

賓長洗總爵三獻。燔從如初儀。總爵。口足之間。〔疏〕正義曰。此一節言賓長三獻之事。燔從。亦次賓從也。之。有篆文。通典。篆下有文字當從之。今本作又。蓋文之訛。依文義。彌上不得加又也。彌飾者。案周禮。人注云。總。縫中紉也。總本以紉飾屨縫之名。此名總爵。故知口足間有篆文爲飾也。上主婦用足爵已有飾。此加以篆文。彌飾。故云。

### 右賓長三獻

婦人復位。復堂上西面位。事已。〔疏〕正義曰。自此至出門亦知之。言祝告利成及尸出之事。注云。婦人復堂上

也。云事已尸將出。當哭踊者。謂室事已。尸將出。故復位於堂以俟之。方氏苞云。吉祭。婦人位在房中。喪奠。則

位在堂上。以尸柩在堂。當要奠之升徹而踊也。虞仍位於堂。以要尸之入門入戶而踊也。故尸入哭止則入于房。三獻

畢。婦人復堂上之位。以祝告利成。主人哭。則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西面告。告主人也。利。猶養也。

丈夫婦人皆哭。尸出戶降堂出門。皆踊如初也。祝出戶西面告利成。主人哭。成。畢也。言養禮畢也。不言養禮

畢。於尸。〔疏〕正義曰。主人哭者。祭畢神將去也。注云。西面告。告主人也。云利猶養也者。春秋繁露云。利者。體之養也。是利

不訓養。而其義與養略同。故鄭以猶養釋之。云成畢也。言養禮畢也者。案禮記聘義。日幾中而後禮成。鄭注。成。

禮畢也。此利成亦是養禮畢。故訓成爲畢。云不言養禮畢於尸。閒嫌者。賈疏云。若言養禮畢。即于尸中閒有嫌。去之。

或本。閒作閑音。以養尸事畢。而尸空閑。嫌去之。今案此疏後說是。說文。閒。隙也。閑。閑也。古字閒字多作

閒。後人誤作閑音。或以閑代之。特性。祝東面告利成。賈疏云。閒。閒暇無事。有遣尸出之嫌。故直言利成而已

是也。餘詳特性。○李氏云。虞三獻而已。特性禮凡六獻。三獻之後。致爵於主人主婦。主人獻賓賓奠酬。其後賓

舉以行旅酬。賓兄弟弟子又各舉解於其長。行無算爵。乃告利成。曾子問曰。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于賓。

賓不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以次差之。虞不致爵。雖不旅酬。

大祥無算爵。獨吉。雜記又曰。自諸侯達於士。小祥之祭。主人之辭也。嘔之。衆賓兄弟則皆啐之。大祥主人啐之。衆

賓兄弟則皆飲之可也。蓋謂致爵以後受酢則然。其受尸酢。雖虞主人猶卒爵。重神惠。今案虞無致爵以。皆哭。丈夫婦

人哭。斯。〔疏〕正義曰。案上言主人哭。此言皆哭。明是主

人哭。〔疏〕人以下。凡丈夫婦人之在位者。皆哭也。祝入尸。祝。起也。祝入而無事。尸則知起矣。不告

〔疏〕正義曰。注云。祝起也者。爾雅釋言文。詩楚茨曰。皇尸載起。祭統。尸。君與卿四人饒。君起。大夫六人

起矣。不待告也。所以不告尸以無事者。恐告之而尸起。有似遺然。故云無遺尊者之道也。言祝入而無事。則尸自知

俟祝入乃起者。禮之節當然也。云古文祝或爲休者。胡氏承祺云。祝之爲休。猶禮之爲愜。愜之爲食。祭既畢矣。尸必



石隱先生云。禮之爲你。登近而假借耳。然則設正字。休假字。故鄭不從古文或本也。從者奉篚哭如初。初哭從「疏」正義曰。從者。謂前一人負篚從尸入。則設正字。休假字。故鄭不從古文或本也。從者奉篚哭如初。初哭從「疏」正義曰。從者。謂前一人負篚從尸入。謂如初入時哭從尸者也。祝前尸出戶踊如初降堂踊如初出門亦如之。前道也。如初者。出如入。「疏」正義曰。注云。前道也者。言祝前尸爲導尸也。特性注云。前。猶導也。方氏苞云。以尸入戶。祝從尸後。故特著前尸。以明其先導也。凡導及詔相必於前。周官寺人職。凡內人弔臨于外。立于其前而詔相之。今案方說是也。前尸之儀。詳下記。云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者。案上經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尸升。宗人詔踊如初。尸入戶。踊如初。此出戶如入。降如升。三者之節悲哀同者。案上經尸入門。丈夫踊。婦人踊。尸升。宗人詔踊如初。句云。三言如明尸自出。尸至門。踊不絕也。

### 右祝告利成尸出

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凡在南。屏用席。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饗。所以爲厭飫也。之處。從「疏」正義曰。自此至贊闔闔尸。言陽厭之事。○禮經釋例云。凡尸既出室之後。改饌于西北隅。謂之陽厭。其幽闔。詳特性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下。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者。謂祝送尸出門。反而入室。徹神前之饌。改設于西北隅。爲陽厭也。如其設也者。謂改設西北隅之饌次第。一如陰厭時設法也。蔡氏德晉云。特性。佐食改設。此祝改設。亦變於吉也。注云。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節改設之。庶幾歆饗。所以爲厭飫也者。此與特性注略同。謂改設饌。所以求神其或變於此也。云凡在南變右文。明東面不南面者。上經祝布席于室中東面。右几。東面而右几。亦凡在南矣。此不云右几而云凡在南。是變右文也。必變右文者。以特性改饌東面。有司徹不償尸之禮改饌南面。恐言右几。則其爲東面爲南面不明。言凡在南。則與特性同東面可知。故云明東面不南面也。云漸也者。以與特性吉祭同東面。爲向吉之漸也。云屏隱也者。爾雅釋言文。云於屏隱之處。從其幽闇者。賈疏謂以席爲障。使之隱。張氏爾岐疑其與注有異。今案特性云。屏用筵。有司徹不償尸之禮云。屏用席。鄭注皆云。屏。隱也。又詩抑薦。相在爾室。尙不愧于屋漏。毛傳西北隅謂之屋漏。鄭箋禮祭于奧。既畢。改設饌于西北隅。而屏隱之處。此祭之末也。

據此則鄭意以屏爲隱處。非謂屏爲障也。喪大記。甸人取所徹廟之西北屏新用爨之。孔疏引熊氏云。屏。謂西北隅隱之處。說文。屏。隱也。段氏玉裁注云。案室西北隅曰屋漏。屏者。又西北隅隱蔽之處也。其說似皆本鄭義。然則經云屏用席。而注云於屏隱之處。從其幽闇者。謂於屏隱之處。用席以祭。從乎鬼神幽闇之義耳。張氏謂賈疏與注異。是矣。或曰經多言布席設席。此獨言用席。用者。以也。明是以席爲障蔽。蓋西北隅當室之白。得月明。最爲靈中明處。故於祭時必障之以席。使其幽闇。亦祝薦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徹薦席者。執事者。祝〔疏〕正義求諸幽之義也。此說與賈同。今亦並存之。

曰。上主人獻祝。云筵視南面。又云薦菹醢醢。主婦獻饔饔。是祝有薦。有席。有俎也。今薦席則執事者徹之以入于房。俎則自執以出者。降於尸與賓也。特性注云。尸俎賓俎。有司歸之。注。知徹薦席是執事者。以設與徹。經未言其人。當使執事爲之也。注云。祝薦席。則初自房來者。以其本自房來。故今仍徹入于房。鄉飲。記。鄉射記。皆云薦出自房。公食記云。筵出自房。方氏苞云。以此知佐食雖與祝同獻。而席不設也。贊闔牖戶。鬼神尚居幽闇。或諸遠。〔疏〕正義曰。注云鬼神尚居幽闇者。案有司徹。司宮闔牖戶。注云。閉牖與戶。爲鬼神或者人乎。贊。佐食者。〔疏〕欲幽闇。與此注義同。云或諸遠人乎者。郊特性文。孔疏。諸。語辭。此引之者。謂神或欲遠離人。故闔之也。云贊佐食者。以特性禮佐食闔牖戶。故知此贊。卽佐食也。

右改設陽厭

主人降賓出。宗人詔主人降。〔疏〕正義曰。自此至拜稽顙。言禮畢送賓之事。注云。上宗人詔主人。主人出門。哭止。皆復位。入位。未。〔疏〕正義曰。主人出門。亦出殯宮門也。注云。門外未入位者。敖氏云。謂殯宮門。告事畢。賓出。主人送拜稽顙。送拜者。明於大門外也。贊執事者。〔疏〕正義曰。主人送拜稽顙者。蔡氏德晉云。維執友。既送葬。又助虞祭。故重拜以謝之也。今案稽顙。喪拜未卽吉也。注云。送拜者。明於大門外也者。以此時賓已出大門。則主人亦出送於大門外可知。方氏苞云。再言贊出。前所出廟門也。故主人出門則哭止。而贊主人皆

復未入時序列之位。俟宗人告事畢。然後賓出大門。而主人拜送於大門外也。云賓執事者皆去。即堂中之饌者。兄弟也者。即集釋作則。古則則字通。謂室中設饌之饌。兄弟饌之。吳氏延華疑說云。少牢下賓。婦人徹室中之饌。則此亦婦人徹之可知。注因曾子問取於兄弟語。故爲此說。而不知例在少牢也。今案吳說是也。○李氏云。荀子曰。几筵饋薦告祝。如或饗之物。取而皆祭之。如或嘗之。毋利舉爵。主人有尊。如或饗之。賓出。主人拜送。反易服即位而哭。如或去之。謂喪祭也。毋利舉爵。謂佐食不獻尸。主人有尊。謂納一尊于西北隅。易服。楊倞謂易祭服。蓋謂練祥之祭也。當考。今案易服。楊注謂易祭服。反喪服。考虞禮。經文至拜送賓而止。即記亦未及送賓以後儀節。但虞祭主人服葬服。則易服當爲易葬服。葬服小記云。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然則葬而即虞者。似當服之以終三虞。無所謂易也。聞傳云。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荀子所謂易服。其指此乎。楊注謂爲易祭服。固混。李氏以爲練祥祭服。亦無可徵。且練祥與所云喪祭。亦未合也。至毋利舉爵。李氏謂佐食不獻尸是矣。主人有尊。李氏謂納一尊于西北隅。則非。蓋吉祭殷尊在室外。孟陽厭改設一尊于室。故特性云。納一尊。有司徹不償尸之禮云。納一尊于室中。納者。自外而內也。此虞祭本殷尊于室中。無所謂納。不若楊注但云主人殷尊酌以獻尸之爲愈也。

## 右禮畢送賓



# 儀禮正義

## 卷三十三

記

虞沐浴不櫛。沐浴者。將祭自潔清。不櫛。未在於飾也。唯〔疏〕正義曰。注云。沐浴者。將祭自潔清。不櫛。未在於飾也。家語孔子答子夏問云。祭之沐浴。爲齊潔也。非爲飾也。是虞而沐浴。爲將祭潔清其體。若櫛則近飾矣。故不櫛也。云唯三年之喪不櫛。期以下櫛可也者。此虞祭不櫛。係據主人言之。下耐祭云。沐浴櫛。是主人至耐亦櫛矣。李氏云。三年者至耐而櫛。則期虞而櫛可。云今文曰沐浴者。胡氏承琪古今文疏義云。敷氏曰。鄭從古文原無沐。今本記與注皆云沐浴。蓋傳寫者誤衍之。盧氏文弼曰。沐浴當倒爲浴沐。賈疏云。期以下虞而沐浴櫛可證。許氏宗彥曰。今文曰沐浴。蓋無不櫛二字。異於古文耳。觀後經文沐浴櫛蠶。注曰。今文曰沐浴蠶。對勘自明矣。蓋後注言今文無櫛字。此注言今文無不櫛二字。以後證前。毫無可疑。諸校者皆誤。承琪案許說是也。惟後注亦係今文曰沐浴爲句。蠶蠶屬下。或爲蠶蠶六字爲句。許以今文曰沐浴蠶蠶連句。徵誤。今案王尚書經義述聞云。喪服四制。月而沐。鄭注。沐謂將虞祭時也。則虞之沐浴明矣。又唐石經及禮記喪服四制正義通典禮四十七下。沐浴櫛搔。疏引此文皆作沐浴不櫛。是唐人所見本。皆有沐字。而敷以爲衍文謬。此辨敷之誤也。又校勘記引單疏陳本要義。俱作虞而沐浴櫛。并不作浴沐。則虞據誤本疏文以證經。尤不足辨矣。汪衡齋先生云。古文作沐浴不櫛。今文作沐浴。無不櫛二字。所異在不櫛之有無。不在沐浴之損減也。言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言牲膳在其中。西上。尤簡切。鄭以古文有不櫛二字。義較備。故不從今文也。陳牲于廟門外北首西上寢右。言牲膳在其中。西上。反哭。主人與有司視虞牲。〔疏〕正義曰。廣、殯宮也。吳氏廷華章句云。陳牲於門外。亦門右。注云。言牲膳在

是變吉。又特牲。腊東首。牲北首。此云北首西上。則牲與腊同北首可知。亦變於吉也。云寢右者。當升左肱也者。特牲用右肱。故牲北首而東足。寢左也。此寢右。以寢用左肱也。云腊用棊者。棊制詳特牲。鄭蓋據彼言之。精氏寢亮云。牲未殺。故寢於地。棊乾物。必置於腊。乃無不潔之嫌。日中而行事。朝。朝日中而寢。君子舉事。必用〔疏〕。教氏謂腊不用棊。非也。引檀弓者。證主人虞祭視牲之事。正。義曰。葬日虞。朝有葬事。故須日中虞也。精氏寢亮云。注云。舉事必用展正。統指三虞言。日出日入日中皆爲展正。而辰正之中。又取質明。今以當日有葬事。不得用質明。故用日中。亦展正也。若再虞三虞祭日無事。必用質明矣。教氏云。日中行事。亦變於吉祭也。三虞皆然。盛氏世佐以散說近是。謂虞必以日中者。未卒哭以前。朝夕有哭臨之事。不欲其妨也。今案諸說申注義極明。但記渾言日中。未分別始虞再虞三虞。故教說亦並存之。

右記沐浴陳牲及舉事之期

殺于廟門西。主人不視豚解。主人視牲不視殺。凡爲喪事略也。豚解。解前後。〔疏〕正義曰。廟門西。亦廟門外。不視殺。凡爲喪事略也者。案上注引檀弓曰。主人與有司視虞牲。是視牲也。此殺於廟門西。云主人不視。是不視殺也。特牲。祭之前一日夕。賓主人皆復外位。宗人視牲皆充。又夙興。主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則吉祭視牲又視殺矣。此不視殺。以喪略於儀也。凡者。舉例之辭。言虞之異吉爲喪事略。即此可見例也。云豚解。解前後足。脊脊而已。熟乃體解升於鼎也者。案豚解七體。體解二十一體。詳特牲及少牢上利升羊下。此云前後足。即前後足。謂解前後四足。及一脊二脊。爲七體。與士喪禮小斂陳鼎實。云四豎兩肱一脊同。至熟乃解爲二十一體。升於鼎也。鄭必知熟乃體解者。據下升左肩臂臠肱。則每體已析爲三。故知是體解也。云今文無肱者。鄭以古文有肱字較詳。故不從今文也。

羹飪升左肩臂臠肱。離肺。膚祭三。取諸左臠上。肺祭一。實于上鼎。肉謂之羹。飪。熱也。喪祭略。七體耳。離肺。舉肺也。少牢饋食禮曰。舉肺一。長終肺。祭肺。〔疏〕正義曰。升者。自鑊升於鼎。左者。謂三。皆判。臠。肱肉也。古文。曰左臠上。此字從肉。受。受。受之受聲。肩臂以下。皆用左也。禮經釋例云。凡牲皆用右肱。唯變禮反吉用左肱。故虞用左。詳鄉飲記。肩臂臠爲前臠。肱爲後臠。詳特牲記。不言脾不升者。於膳見之。膚祭三。即尸未入前。佐食取爲神祭于苴者是也。上鼎。北一鼎也。注云。肉謂之羹。爾雅釋器文。飪。於膳見之。膚祭三。即尸未入前。佐食取爲神祭于苴者是也。上鼎。北一鼎也。注云。肉謂之羹。爾雅釋器文。飪。



熱也。釋言文。云春者。正春正魯也者。春前爲正。中爲既。後爲橫。春前爲代。中爲正。後爲短。但詳特牲記。則必知爲正春正魯者。以禮雖略。當用其正。即特牲注不貳正春不奪正也之義。云喪祭略七體耳者。自肩至脊爲七體。喪祭略。止升七體。對特牲加以橫脊短脊爲九體。少牢又加以庭脊代脊爲十一體而言也。此七體與豚解七體異。豚解之七體。指全牲言。此七體。則指體解中左肱之六及正脊一體爲七也。云離肺。舉肺也者。離肺謂之舉肺。祭肺謂之剝肺。亦詳特牲記。此經云肺祭。即祭肺也。李氏云。離肺與脊同舉者。肺祭戶所祭。蓋卽隋祭時所祭也。張氏爾岐云。引少牢禮。明此舉肺祭肺之制亦然。云肱。肱肉也者。說文。肱、項也。左傳襄十八年。兩矢夾肱。注云。肱、項也。是肱爲項頸。肱祭取諸此。以近首貴也。必取左。與肩臂等同也。云古文曰左股上。此字從肉受。受矛之受聲者。賈疏云。鄭疊古文從經。今文又說古文解之者。鄭欲兩從故也。但字從肉義可知。而以受與股不是形聲之類。其理未審。段氏玉裁云。鄭意謂股者。髀也。禮經多言髀不升。則取諸左股爲肱祭。非也。春古文用字之例。假股爲肱。正與假脾爲髀。假肱爲肱。假股爲髀。假頭爲肱。皆以異物同音相假借。股與肱當是同音。蓋從肉役省聲。如投沒級。皆從役省聲之比。役與益同部。此股非股肱字。注當云此字從肉從役省聲。非從受矛之受聲。今本脫誤不完。據賈疏云。鄭以受與股不是形聲之類。其理未審。賈實錯解。而可證有非字。今本又奪非字。則更不可通矣。今案段說是也。升魚鱠鮓九實于中鼎。差減。〔疏〕正義曰。或用鱠。或用鮓不定。故兩言之。非鱠鮓並用也。詳士喪禮陳三魚十有五。今爲喪祭略而用九。故云差減之也。今升腊左肱。脾不升。實于下鼎。腊亦七體。〔疏〕正義曰。下鼎。案士喪禮陳大斂奠。云魚鱠鮓九。則亦用九也。升腊左肱。脾不升。實于下鼎。腊亦七體。〔疏〕正義曰。注云。腊亦七體性之類者。上性升左肱。自肩至脊七體。皆設局冪陳之。嫌既陳乃設局冪也。今文。〔疏〕正義曰。此腊亦然。故云性之類也。特牲記云。腊如性骨是也。皆設局冪陳之。屬作鉉。古文。冪作冪。〔疏〕正義曰。嫌既陳乃設局冪也者。賈疏云。經云陳三鼎。後言設局冪有嫌。載猶進柩。魚進鬻。猶、猶士喪既夕。看未可以吉也。故記人辨之。皆先設後陳也。今文古文云云。詳士冠禮。載猶進柩。魚進鬻。猶、猶士喪既夕。看未可以吉也。鬻爲鬻。〔疏〕正義曰。載謂自鼎載於俎也。敖氏云。喪奠於性則進柩。魚則進鬻。始者但以未忍異于生之故而爲云皆覆進柩。注柩。本也。進本者。未異於生也。大斂奠云。魚進鬻。腊進柩。注、鬻、脊也。進鬻亦未異於生也。凡未異於生者。不致死也。既夕。遷柩朝祖。云奠設如初。遷柩車設祖奠。云奠如初。則亦進柩進鬻可知。故注云鬻。

猶士喪既夕也。若吉祭則牲及腊進下魚進腍。詳少牢禮。凡喪莫之所以進極進者。以未忍異於生。若即吉則異於生。而有致死其親之意矣。故注云。未可以吉也。然則喪禮之必反吉者。殆以此。故氏說深得制禮精意。故特錄之。餘詳公食禮。盛氏世佐云。樞猶腍也。變腍云樞者。對吉祝俎。俎膾脊脅離肺。陳于階間。敦東。不升於鼎。賤也。祭之下而言也。鄉飲鄉射。公食皆云進腍。與此同。祝俎。俎膾脊脅離肺。陳于階間。敦東。於敦。明神惠也。祭以離肺。〔疏〕正義曰。敦氏云。脾亦左脾也。脊脅。其亦脰脊代脅歟。戶三俎。用豕魚腊。祝之俎實。惟用豕者。亦下戶。〔疏〕變於吉也。郝氏云。肱、頸肉。即脰也。吳氏疑義云。上肱取諸左脰。則此脰右脰也。注云。不升於鼎。賤也者。此祝之俎實。自饌而徑載於俎。不復升於鼎。與上戶俎升于鼎。而後載于俎者異。故云賤也。云統於敦。明神惠也者。上經云。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此記云。陳于階間。敦東。明此俎繼敦而東。故注以爲統於敦也。然階間是陳俎常處。特牲亦云執事之俎。陳于階間。而敦在西堂。則統於敦之說。不可通矣。氏寅亮曰。云敦東。明不正在東西之中也。注謂統於敦。明神惠。似可商。蓋亦有疑於注說也。

右記牲殺體數鼎俎陳設之法

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匱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疏〕正義曰。皆尸盥。宗人授巾。不言面位。故特明之。詳特牲記。注云。槃以盛棄水。爲淺汚人也。〔疏〕以經但云淳汚人。故以槃盛之。釋文。淺音箭。張氏爾岐云。音義如澣是也。詳上經匱水錯于槃中南流下。云執巾不授巾。卑也者。詳特牲記。

右記沃尸面位

主人在室。則宗人升戶外北面。〔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案主人在堂。則宗人立階前。主人在室。主人在堂時。宗人面位。未及主人在室時面位。故特明之。戶外。室戶外也。注云。當詔主人室事者。以主人入室。宗人當升堂詔主人室中事也。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室中尊不

之依。〔疏〕正義曰：敎氏云：負依南面。明與宗人不相統也。佐食室中無正位。故立於此。吳氏廷華云：佐食無之依。事輒出。經已屢言之。此特詳其面位也。今案上經饗神時云：佐食出立于戶西。又佐食啓會。卻于數南復位。注云：復位出立于戶西。此負依之位。與戶西一也。又特性記云：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此出戶負依南面。與戶外南面亦一也。但彼言當事。又言無事。與此異者。此言無事。謂室中事暫已。而尚有後事。故出立於此以俟之。與特性言當事同。至特性所著無事。則無未有事之先及事已俱畢時也。互詳特性記。注云：室中尊不空立者。此解佐食有事方入室。無事即暫出。不空立室中。故出立於戶外也。云戶牖之閒謂之依者。爾雅釋宮文：戶牖之閒。戶西牖東也。詳觀禮天子設筵依下。

### 右記宗人佐食面位

鉶莖用苦若薇。有滑夏用葵冬用苣有柶。〔疏〕正義曰：注今冬春用乾苣。古文：苦爲枯。今文：或作苣。〔疏〕正義曰：注今

作、釋文作爲。嚴本作作苣。閻葛俱誤作苣。竿、毛本誤竿。嚴徐釋文集釋：俱作苣。云古文苦爲柶者。胡氏承珙云：苦枯。同聲假借。云今文或作苣者。則今文正本作苦矣。餘俱詳公食禮記。豆實葵菹。菹以

西羸醢。籩棗烝栗擇。〔疏〕正義曰：此記豆籩所實之物。敎氏云：經惟言菹醢。此醢在四時言之。若設于室。則醢在北矣。棗烝栗擇。詳聘禮夫人勞聘賓下。注云：東烝栗擇則菹醢也。豆不辭籩有籩也者。案制：謂切也。士喪禮：大斂奠。云既豆兩其實。葵菹芋羸醢。兩籩無籩。布巾。其實栗不擇。脯四脰。案葵菹言芋。不切也。醢、白也。籩、綠也。葵菹芋。栗不擇。是喪奠羸醢之意。豆白而籩無綠。是用素不飾之也。今籩實既用棗烝栗擇。與喪奠之栗不擇者異。則菹亦切之可知。豆亦不白。籩亦有綠可知。故鄭云然也。敎氏云：記惟言棗烝栗擇。則是豆籩之類。皆未變也。此時尸用葦席素几。主人酌以廢爵。則其他可知矣。褚氏寅亮云：籩實既與吉祭同矣。何妨用稍有飾之豆籩。注是也。

右記鉶莖與豆籩之實

尸入祝從尸。祝在主人前也。嫌如初時。主人倚杖入。祝從之。初時主  
尸入祝從尸。人之心倚若親存。宜自親之。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疏〕正義曰。注云。祝在主人前也。嫌如初  
陰厭時。主人倚杖入。祝從。是主人在祝前也。今記者以尸入。祝當從尸。故特記此以明祝在主人前。嫌如初時主人  
在祝前也。云初時主人之心。倚若親存。宜自親之者。此解陰厭時。主人先入之禮也。云今既接神。祝當詔侑尸也者。  
此解尸入。祝當在主人前之義也。詔侑尸者。即上經尸及階。祝延尸是也。敖氏云。入謂入門也。言祝從尸者。嫌其  
如迎尸之時。猶先行也。祝始出迎尸。先行入門。及尸入。祝乃居後而從之。少牢饋食禮曰。祝先入門。尸入門左。  
亦辟尸使先行也。入門如是。則入尸亦從尸可知。積氏寅亮云。記有二義。一以明迎尸時。祝在前而尸在後。既入門。  
則尸在前而祝在後也。一以明陰厭時。主人倚若親存。故先入室而祝從之。至尸入室則祝以接神。故先從入室。而主  
人從之也。敖說可參用。盛氏世佐云。案經云尸及階。祝延尸。由後詔相之曰延。則自入門已後。祝即轉居尸後矣。  
言此者。明其與出時異也。尸出之時。祝前。今案鄭以此記爲對陰厭時言。敖以此記爲對迎尸時言。積氏所謂記有  
二義也。盛氏以爲對尸出祝前。尸坐不說履。侍神不敢燕惰也。〔疏〕正義曰。注云。侍神不敢燕惰也者。敖氏云。禮  
言。則又一義也。今竝存之。尸坐不說履。侍神不敢燕惰也。〔疏〕有敬事。則不說履而坐。少儀曰。凡祭于室中  
堂上無跣。燕則有之。鄭注。祭不跣者。主敬也。燕則有跣。爲歡也。孔疏。凡祭。謂天子至  
士悉然也。跣。說履也。今案彼注云。主敬。即此不敢燕惰之義。今文說爲稅。詳士昏禮。尸謏祝前鄉尸。前道  
祝道尸。必先鄉。〔疏〕正義曰。此以下記前尸之儀也。祝前。祝在尸前也。鄉。面尸也。注云。前道也者。詳上經  
之。爲之節。〔疏〕祝前尸出戶下。云祝道尸必先鄉之。爲之節者。總解記內鄉尸之義也。此鄉尸在出戶前也。  
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過主人則西階上。不言及階。〔疏〕正義曰。還轉也。與旋同  
必先以面鄉尸。乃轉身前行。謂之還也。還出戶。謂轉身前行出戶也。前後皆以戶階門爲節。與上經同。但彼止言  
踊。未及道尸之儀。故記詳言之。此言還降階又鄉尸。下復言降階者。敖氏云。上降階者。祝也。下降階者。尸也。  
祝先降而鄉尸。及尸既降。祝乃反面而行。張氏爾岐云。上降階。謂正降時。此時祝以面鄉尸。下降階。謂既降時。祝  
則轉身前行。方氏苞云。再言降階。而後言還者。祝先降鄉尸立。待尸之盡階而後還也。今案方說與敖同。似勝張說。  
此注解記不言及階而言過主人之義也。斯時主人在西階上。過主人則及階矣。不言及階。而言過主人。兼以明主人見  
尸有踰階之容也。敖氏云。祝出戶而西行。當階而南行。乃過主人也。吳氏疑義云。此以過主人爲鄉尸之節也。

降階還及門如出戶。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間無節也。降階如升時。將出門如出戶。〔疏〕正義曰。降階義。詳義述聞云。下降階二字衍文。當以降階又鄉尸還六字連讀。上文經尸及階視延尸。賈疏引此已作降階還。則其誤久矣。敖繼公曰。上降階者。視也。下降階者。尸也。案降階若分視與尸。則記當云視降階。又鄉尸。尸降階還。文義方明。何得上下兩言降階。而不爲之區別乎。上文出戶過主人。亦是視先尸後。何以不兩言出戶。兩言過主人乎。敖說非也。又案。注內降階如升時五字。當是後人所加。降階時視在尸前。升階則視在尸後。是升之與降。絕不相同。安得曰降階如升時乎。此必非鄭注原文也。今案記疊降階二字。卽如敖氏說亦尙可。至注降階如升時五字。則斷爲衍文無疑。蓋降時視在尸前。故云降階又鄉尸。若升則視在尸後。安得鄉尸而乎。此必因上經視前尸出戶踊如初注云。如初者。出如入。降如升。此注又有將出門如出戶語。淺人遂加降階如升時五字於其上。而賈不察。輒爲作疏。沿誤至今。述聞之辨。爲功經義不淺矣。此還及門下。當云又鄉尸還出門。而記以如出戶。括之。此省字之法。所云如者。謂如出戶之先。鄉尸還出戶非謂如出戶之後又鄉尸。故注以將出門言之。若出門後。則視送尸而反矣。無所謂鄉尸也。上注云。視道尸。必先趨之爲之節者。方氏苞云。鄉尸雖無辭。若告尸以行與轉之節。其說是也。如出戶之先。鄉尸若告以將出戶。過主人之先。鄉尸若告以過主人。降階之先。鄉尸若告以將降階。至降階後又鄉尸者。若鄉尸之降階。或有顛蹶。而又鄉尸。必待其降階乃還也。及門又鄉尸。若告以將出門。此鄭所謂節也。記云及門如出戶。是謂及門時如出戶之先鄉尸明矣。注云。及至也。言還至門。明其間無節也者。謂自階至門中間。無鄉尸之節也。云將出門如出戶時。皆還鄉尸也者。謂將出門如將出戶。二者皆還尸也。此注還字。與記還字義異。蓋視在尸前。其鄉尸時亦必先轉身以面鄉尸。故云還鄉尸。至記還字在鄉尸後。則謂既鄉尸後轉身前行。義實不同。或謂注言還鄉尸。與記文背。非矣。云每將還必有辟退之容者。此纔釋記中還字義。避退。卽逡巡之意。謂不敢徑遂直行也。云凡前尸之禮儀在此者。謂諸篇中言道尸之儀節。莫備於此。特牲。尸出。祝反。入門左北面復位。然後宗人詔降。〔疏〕正義曰。入門卽位之初。云祝入門左北面。故此云復位。復門左北面之位也。詔降。詔主人降也。記以經但云祝反入。徵設于西北隅。又云祝自執其俎出。不見有復位之事。又但云主人降。不言宗人詔。故特明之。盛氏世佐云。經主人之降在陽厭後。云復位。然後宗人詔降。然後緩辭。言此以別於吉祭也。特牲禮。尸饌。祝前主人降。○張氏惠言讀儀禮記云。據此記。似祝入未徹。宗人卽詔降。與經不合。蓋記言尸出祝反入。卽謂入徹也。既徹。執其俎出。則未便出門之

門左。復位北面。宗人乃詔主人降耳。記於經所言皆略之。故不言徹也。下記無尸云。尸服卒者之上服。上服者既徹祝佐食降復位。宗人詔降如初。可互明。今案據張說。則記當以祝反入爲句也。尸服卒者之上服。上服者牲士玄端也。不以齋弁服爲上者。祭於君之。〔疏〕正義曰。周禮守祧。掌守先王先公之廟祧。其遺衣服藏焉。若將祭服。非所以自配鬼神。士之妻則宵衣耳。〔疏〕正義曰。則各以其服授尸。鄭注。遺衣服。大斂之餘。是尸服卒者之服也。注云。上服者。如特牲士玄端也者。案特牲記云。尸服玄端。故鄭以此上服爲玄端。如特牲也。江氏琦云。案深衣爲善衣之次。則玄端得上稱。褚氏云。士有上中下三等。則玄端服有玄裳黃裳襍裳之異。各視卒者之等以爲服也。云不以齋弁服爲上者。祭於君之服。非所以自配鬼神者。案齋弁服。士服。以助祭於君。禮記所謂士弁而祭於公是也。至特牲自祭亦服玄端。不服齋弁服。故云非所以自配鬼神也。曾子問曰。尸弁冕而出。鄭注爲君尸或弁者。先祖或有爲大夫士者。孔疏云。大夫士卑屬於人君。故尸服父祖自祭之上服。人君禮伸。故尸服助祭之上服。然則士尸不得服助祭之服也。云士之妻則宵衣耳者。以虞祭有女尸。故并言之。云宵衣者。據特牲主婦祭服。纁笄宵衣言也。敖氏云。卒者士也。其上服則齋弁服。是亦異於吉祭者也。吉祭之尸服玄端。王氏士讓云。士喪陳襲衣三稱。齋弁服爲上。記明言卒者之上服。則是齋弁服明矣。蓋士之冠昏。服齋弁服。人道於此始。士之襲斂以齋弁服。人道於此終。尸象神也。虞迎精而反。象其上服。所以安之也。若歲祀常事。則尸亦但服玄端常服。今案敖氏以反吉。男男尸女女尸言似有理。王氏之說甚辨。故並存之。又案盛氏世佐云。士妻則緣衣斂。蓋亦有疑於宵衣之說也。男男尸女女尸必使異姓。不使賤者。異姓。婦也。賤者。謂庶孫之。〔疏〕正義曰。李氏云。曾子問曰。祭成喪者必有尸。自禘祭難合葬及同時在殯。皆異凡。體質不同。祭於廟同凡。精氣合。今案此鄭氏司几筵注也。李引之以證喪祭之異儀。義亦猶此。儀禮細解引何氏克思云。吉祭有男尸。無女尸。陰統於陽也。抑亦以有男尸。則不便更立女几也。虞卒哭耐練祥禭。若女喪則男不可以爲女尸。故須別立。或並喪則其虞祔等祭。亦必有先後也。餘詳特牲筮尸下。注云。異姓婦也者。以記云必使異姓。明是以孫列之婦爲之。不使女孫也。敖氏云。據夫家而言之。故曰異姓。吳氏章句云。女孫雖親。不得承祖母之重。故用婦。云賤者。謂庶孫之妾也。尸配尊者。必使適也者。案鄭意。蓋以尸不用庶與妾。故又申之曰尸配尊者。必使適也。庶孫之妾尤賤。故特舉以言之。賈疏謂無適孫妻。使適孫妾。又無。乃使庶孫妻。似失鄭意。又記必使異姓。不使賤者二語。緊相承接。故注以爲皆指女尸言。盛氏世佐謂不使賤者。兼男女尸言。非矣。



右記虞尸儀服與侍尸之儀爲尸之人

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無尸。謂無孫列可使者也。禮謂衣服卽位升降。〔疏〕正義曰。此以下記虞祭無尸之儀也。注云。無尸必以孫。無孫則取於同姓可也。孔疏謂取同姓昭穆孫行適者。今云無尸。是無孫列可使者也。曾子問又云。祭成喪而無尸。是禭之也。則祭禭無尸可知。故云禭亦是也。盛氏世佐云。無尸者。禮之窮也。蓋尸不使賤。又必取諸無父者。若是。則成人之喪而闕焉者。蓋有矣。非直爲禭祭也。郝氏因之爲禭虞。誤。云禮謂衣服卽位升降者。謂衣服及面位升降之儀。蔡氏德晉云。薦饌。謂神席前俎豆之類。如初。謂與有尸者同。○方氏苞云。世儒多謂古祭用尸。不若後世無尸爲安。不知無尸則儀節不得不簡。而軍義皆無由而見。惟既葬日中而虞。各致其哀而退。尙若可行。若時祭如此。則與奠告無異。於追養爲率慢。而不足以萃祖考之精神。於親實爲涼薄。而不足以盡十倫之義類矣。〔既饗祭于苴。祝祝卒。〕記異者。〔疏〕正義曰。饗卽上經祝饗是也。祭于苴。卽上經佐食取黍稷祭于苴三是也。祝祝卒。蓋有尸者。此後有迎尸及綏祭等事。無尸則無迎尸以下事。是饗神與有尸者同。而饗神以後。與有尸者異。故記特言既饗祭于苴。祝祝卒。以明此後乃言其異者。故云記異者之節也。不綏祭。無黍稷涪載。從獻。不綏言獻。記終始也。事尸之禮。〔疏〕正義曰。綏祭。卽上經尸入。祝命佐食情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始於綏祭。終於從獻。綏當爲涪。〔疏〕尸祭之者是。今無尸則不綏祭也。黍稷涪載。卽上經黍稷涪自門入設于銅南。載四豆設于左是也。楊氏復云。黍稷涪載。爲尸加也。從獻。卽上經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主婦亞獻尸。賓長三獻尸。皆以瘡從是也。今無尸則不用加。亦不獻。故無黍稷無載。無從獻。賈疏謂三事。皆蒙無字解之是也。王氏士讓云。既無尸不行獻禮。則祝佐食亦無獻可知。注云。不綏言獻。記終始也者。謂記言不綏言獻。是舉終始言之。故卽申之曰。事尸之禮始於綏祭。終於從獻。此鄭解記舉四事。以明異於有尸者之義也。云綏當爲涪者。詳上經祝命佐食。主人哭出復位。於祝祝卒。〔疏〕正義曰。注云於祝祝卒者。謂主人於祝祝卒時。卽哭而出。復西階上東面。綏祭無黍稷涪載從獻之後者。蓋亦記異者之節。以主人出而祝闔牖戶降出位于門西。位也。〔疏〕正義曰。祝闔牖戶。其事相因。故記於此。以起下祝闔牖戶之文也。祝闔牖戶降出位于門西。位也。〔疏〕正義曰。方氏苞云。

•有尸則主人復位。而祝迎尸。既無尸則事神之舉矣。於孝子撝儀周浹之心。未能據也。故闔戶。其神之備安而久留於斯。以致其思成之懇焉。注云。門西北面位也者。案上經即位之初云。祝入門左北面。故知復位。復門左北面位也。此云門西者。北面以男女拾踊三。拾。更也。〔疏〕正義曰。散氏云。是時婦人亦在堂也。不入於房。與西爲左。門西與門左一也。男女拾踊三。三。更踊也。〔疏〕有尸者異。方氏苞云。男女。兼朋友與內外宗也。有尸則尸入門。踊。升堂踊。入戶踊。出及降亦如之。無尸則總爲拾踊。今案禮記云。公七踊。大夫五踊。婦人居間。士三踊。婦人皆居間。鄭注。婦人居間者。踊必拾。主人踊。婦人踊。賓乃踊。方氏蓋據彼注。故以爲兼朋友也。注云。拾。更也者。詳鄉射禮。謂更迭而踊也。云三。更踊者。謂拾如食間。九飯之頃也。〔疏〕正義曰。賈疏云。九踊凡三次。禮記孔疏云。每踊輒三者。三爲九。而謂爲一也。如食間。九飯之頃也。〔疏〕者。謂闔戶也。九飯之頃時節也。散氏祝升。止哭。聲三。啓戶。聲者。噫歎也。將啓戶。〔疏〕正義曰。祝升。由門西。啓戶。祝啓云。象神食之也。祝升。止哭。聲三。啓戶。聲神也。今文。啓爲開。〔疏〕正義曰。賈疏云。主人親至神所。恭敬之事也。既夕禮。云將啓戶。警覺神也者。散氏云。謂欲令主人入。親之。〔疏〕正義曰。賈疏云。主人親至神所。恭敬之事也。神知其將啓戶也。云今文啓爲開。詳士昏禮。主人入。親之。〔疏〕正義曰。賈疏云。主人親至神所。恭敬之事也。入。故於將徵時。主人又入以致其祝從。啓闔戶。如初。闔戶後啓。闔在內也。鄉闔一名。〔疏〕正義曰。注云。闔先闔敬。今案主人入。亦倚杖乃入也。祝從。啓闔戶。如初。闔戶後啓。闔在內也。鄉闔一名。〔疏〕正義曰。注云。闔先闔以闔則先闔後戶。啓則先戶後闔。明必入戶。乃可啓闔。是闔之闔在內也。云鄉闔一名也者。鄭意蓋謂闔亦名鄉物二名。非謂室北別有闔也。然上闔闔戶不言鄉。則啓闔亦不得兼鄉言之。云如初者。主人入。祝從在左者。謂上經陰厭時。主人倚杖入。祝從在左。此亦如之。然據此則如初二字。當在祝從下。又不得在啓闔下矣。金氏榜云。注鄉闔一名也。案記云。闔闔戶。又云啓戶啓闔。文實相應。不得別出姓名。單言如初。亦嫌無指實也。江氏筠云。啓闔闔字。注連上讀。教連下讀。注云鄉闔一名也。賈謂是北出闔。室本北墻無闔。經亦無于闔兼二名者。故放謂鄉猶面也。祝在主人之左皆西鄉。然記於前文。未言面鄉。則先不見有初。何如之有。今定此本是饗字。特因磨滅其半而致誤耳。又前文鄉尸字凡四見。或字相涉而誤。金氏榜又云。士虞禮祭于豆。曰祝饗。迎尸前曰祝視。隨祭曰祝視。皆有祝辭。記載其辭曰。哀子某哀顯相。夙興夜處不寧。敢用潔牲剛鬣。香合。嘉薦普淂。明齊深酒。哀薦裕事。適爾皇祖某甫饗。載饗辭曰。哀子某主爲而哀薦之饗。咸未著其所用之節。鄭君於特牲祝饗注云。其辭取於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主爲而哀薦之饗。由是推之。士虞記所謂哀子某哀顯相之辭。卽迎尸前之祝視是也。記所謂饗辭。卽隨

祭之祝是也。諸侯遷廟禮曰：祝聲三。曰：孝嗣侯某。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日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群  
如食開。接者請反位。君反位。祝從在左。祝聲三。曰：孝嗣侯某。客用嘉幣告于皇考某侯。今日吉日。可以徙于新廟。敢告群  
祝饗以勸強之。是無尸者。亦備祝辭饗辭。禮也。士虞記：無尸則禮及薦饌皆如初。既饗祭于宜。祝祝卒。主人哭出  
復位。祝闔廟戶。如食開。祝聲三。啓戶。主人入。祝從。啓廟如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吾友江震并筠云：鄉當爲  
饗。案聘禮：公子賓再饗。注云：今文饗作鄉。公食大夫禮。設洗如饗。注云：古文饗或作鄉。是饗鄉。古通用字也  
虞禮祝饗在隋祭時。無尸者不墮。猶祝饗與有尸同。故曰饗如初。前云禮及薦饌如初。後云宗人詔降如初。皆謂其  
與有尸同禮。上云祝祝卒。主人哭出復位。此云饗如初。主人哭出復位。先祝後饗。禮與諸侯遷廟相符。唯祭于宜。  
祝饗。其辭別無考見。鄭君以哀子某哀顯相之辭當之。因以下經祝祝卒者爲釋孝子祭辭。此殆非也。今案江氏以鄉如  
初之鄉。爲饗字之誤。金氏因據大戴諸侯遷廟禮。無尸者亦祝辭饗辭俱有。以上祝祝卒爲祝。以  
此饗如初爲祝饗。其說似確。至謂祭于宜。祝饗其辭別無考見。辨已詳上經祝饗命佐食祭下。以  
堂上位。正義曰：復堂。卒徹祝佐食降復位。不復設西北面位。佐食復西方位。〔疏〕正義曰：注云：祝復門  
也。〔疏〕上東面位。卒徹祝佐食降復位。不復設西北面位。重閉廟戶也。〔疏〕正義曰：注云：祝復門  
于門西下。云佐食復西方位者。上經入門時。衆主人及兄弟賓即位于西方。此佐食賓也。故知復西方位。云不復設西  
北隅者。重閉廟戶也。案有尸者。有陰厭。有陽厭。陽厭時。贊闔廟戶。今無尸者。正祭已闔廟戶。若又改饌西  
北隅。重闔廟戶。懼。宗人詔降如初。初贊闔廟戶。宗人詔主人降之。〔疏〕正義曰：注云：初贊闔廟戶。宗人詔主人降之者。上經贊  
其饗。故不復設也。宗人詔降如初。初贊闔廟戶。宗人詔主人降之。〔疏〕正義曰：注云：初贊闔廟戶。宗人詔主人降之者。上經贊  
人詔降。是有尸者祭畢。主人降。宗人詔之也。此祝佐  
食復位後。亦宗人詔降。與有尸者同。故云如初也。

### 右記虞祭無尸之儀

始虞用柔日。葬之日。日中虞。欲安之。〔疏〕正義曰：此以下記三虞卒哭祝辭。及用日不同之事。○敫氏云：柔日  
柔日陰。陰取其靜。〔疏〕正義曰：乙丁己辛癸也。柔日言用。則固非葬日矣。蔡氏德晉云：葬以柔日  
。即於葬日始虞。而言用柔日者。對下三虞卒哭用剛日也。江氏筠云：此言用者。乃對下用剛日立文。敫以其言用。  
而謂非葬日。誤矣。今案蔡氏江氏之說是也。張氏爾岐云：古人葬日例用柔日。今案葬之日日中虞。是始虞用柔日也。

及虞所以用柔日之義。柔日陰。陰取其靜者。此解葬也。顯明也。相助也。詩云。於穆。疏正義曰。敷氏云。哀子。主人也。哀顯相。衆主人以下也。方氏苞云。清廟。蕭雍顯相。不寧。悲思不安。於穆。疏正義曰。敷氏云。哀子。主人也。哀顯相。衆主人以下也。方氏苞云。及嗣孫也。弟副兄。孫承祖。皆天之顯道。故云哀顯相。吳氏章句云。主人之外衆主人。皆助主人祭者也。故與主人並曰哀。助祭不名。略也。悲思之至。無時自安。今案注云顯相助祭者也。未嘗何人。敷氏方氏吳氏之說近是。夙興夜處不寧。猶詩之敢用絜牲剛鬣。敢。冒昧之辭。疏正義曰。賈疏云。凡言敢者。皆是以卑觸尊。不自明。言明發不寐耳。敢用絜牲剛鬣。豕曰剛鬣。疏之意。故云冒昧之辭。云豕曰剛鬣者。下曲禮文。香合。香合。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疏正義曰。注云黍也者。謂此香合爲黍也。曲禮。黍曰蒸。合。梁香合。蓋記者誤爾。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此言疏正義曰。注云黍也者。謂此香合爲黍也。曲禮。黍曰蒸。合。梁疏云。夫穀秬者曰黍。既較而相合。氣息又香。故曰香合也。云大夫士於黍稷之號。合言普淖而已。此言香合。蓋記者誤爾者。賈疏云。特牲少牢。黍稷合言普淖。此別號黍爲香合。故知記誤也。云辭次黍。又不得在薦上者。賈疏云。依設薦法。先設菹醢。次設俎。後設黍稷。今黍在嘉薦之上。此亦記者之誤。故鄭非之也。○方氏苞云。凡所飯惟黍。故獨舉香合。籩豆之薦。陸產水草之和具備。正所謂嘉薦普淖也。辭意本不待釋而明。注誤以曲禮剛鬣香合爲。爲人君祝號。而不知其爲上下之通稱。由此曲生枝節。王氏士讓云。案首級牲。次敘盛。卽簠首所云特豕饋食。盛氏世佐云。祭時黍稷俱有。唯言黍者。舉其尊也。此祝辭但以物之輕重爲先後。初不依設薦之次。若依設薦之次。則豕俎亦不當在薦上矣。先言俎者。賈疏云。祭以牲爲主故也。然則黍稷之馨香。獨非祭之所重乎。記固未可輕訾也。今案此記牲物之號。與少牢等篇不同。說者紛紛。今仍依鄭釋之。而附載各家說於下。俟後人考定焉。嘉薦普淖。嘉薦。菹醢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疏正義曰。注云嘉薦。菹醢也。是也。此云菹醢者。以正祭時唯設菹醢。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爲號云。淖。疏正義曰。注云嘉薦。菹醢也。是也。此云菹醢者。以正祭時唯設菹醢。二豆四簋則用以從獻。故止云菹醢也。云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有黍稷。故以爲號云。者。此鄭解普淖爲黍稷。而又申言其義如是也。少牢注亦略同。彼注又引左傳聚黍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以證德能大和。乃有黍稷之義。○盛氏世佐云。案上既言香合。則普淖必非黍稷之謂。明齊淥酒。明齊。新水以文次考之。蓋謂酬也。酬和羹也。故以是名之歟。今案方氏以嘉薦普淖爲一物。詳上。明齊淥酒。也。言以新





耳。聚性剛。明齊香合。相對爲文。據今文作明齊。則齊爲齊盛之。齊明甚。字通作齊。春官大祝辨六號。四曰牲號。五曰齋號。此云聚性剛。所謂牲號也。明齊香合。所謂齋號也。剛齊香合。乃其專號。聚性明齊。則其總號也。明猶聚也。明齊。聚素也。桓六年左傳。聚素豐盛是也。周官司烜氏。共祭祀之明。明燭。鄭注曰。欲得陰陽之聚氣也。明燭與明齊同。小雅甫田篇。以我齊絜。與我犧羊。以社以方。傳曰。器實曰絜。在器曰盛。箋曰。以聚齊豐盛。與我純色之羊。秋祭社與四方。齊明即明齊。倒文以爲韻耳。明齊兼有黍稷。而但曰香合者。舉黍以該稷也。蓋實尊黍。香其尊者耳。特牲饋食禮曰。佐食搏黍授祝。注曰。獨用黍者。食之主。是黍尊於稷也。明齊香合。已言黍矣。不得又以普淖爲黍稷。淖者。濡且濁之稱。廣雅。淖。溼也。又曰。淖。濁也。爾雅釋音。釋文引字林曰。淖。濡甚也。管子地篇。夫淖水弱以清。呂氏春秋別類篇。漆淖水淖。合兩淖則爲蹇。溼之則爲乾。金柔錫柔。合兩柔則爲剛。燔之則爲淖。淮南原道篇。甚淖而溼。高誘注曰。饘粥多淖者謂之淖。是淖爲濡且濁之稱也。釋名曰。羹汪也。汁汪耶也。是羹爲濡且濁之物也。淖又訓和。和味者莫如羹。商頌烈祖曰。亦有和羹。鄭司農注。亨人曰。大羹不致五味也。羹羹加鹽菜矣。是羹羹乃和五味。普淖之名。非羹羹不足以當之也。經曰。設一餹于豆南。豆則嘉蔬。餹則普淖也。故祝辭連言之。餹羹已謂之普淖矣。則祝辭之普薦。非羹羹也。黍稷謂之明齊。今云普薦。則亦非兩敦黍稷也。房中之饌。豆籩餹俎。設于豆東。敦設于俎南。尹祭爲饌實。嘉薦爲豆實。普淖爲餹實。則普薦爲俎實歟。特牲饋食禮。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祝禮如特牲饋食。則所謂普薦者。當謂性與魚腊之俎也。虞祝言聚性剛。則不言普薦。祝言普薦則不言性。明普薦中已兼有性矣。祭義曰。薦其薦俎。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蒸。是俎亦得謂之薦。左傳。作享有體薦。正義曰。注國語者。皆云半解其體而升於俎。謂之房蒸。傳善體薦。即房蒸也。是俎亦得謂之薦。今案敖氏之說。諸家辨之是矣。至逸聞以明齊爲齋號。以普淖爲餹羹。以祝辭之普薦爲俎實。說可並存。故詳錄焉。哀薦給事。始虞謂之給事者。主欲其給先祖也。疏曰。正義禮經釋例云。給字見於禮經。唯此一事耳。至於春秋文公二年八月丁卯。大事于大廟。臚僖公。公羊傳。大事者何。大給也。大給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五年而再殷祭。王制。天子植約給祫給嘗給烝。諸侯約植。禘一植一給。嘗給烝給。曾子問。給祭于祖。大傳。千給及其高祖。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生。以饋食享先生。後鄭注。肆獻裸饋食。在四時之上。則是給也。禘也。又司尊彝。凡四時之祀。追享朝享。鄭司農云。追享朝享。謂禘祫也。在四時之閒。故曰閒祀。則皆傳注之文。於經蓋無徵也。士虞記。始虞謂之祫。再虞謂之虞。三虞謂之成。然則祫者。蓋始虞之祭耳。若禮緯云。三年一祫。五年一禘。則皆指王者。



之大祭而言。而禮經無明文。故後儒多聚訟矣。注云。始虞謂之祫事者。主欲其祫先祖也。以與先祖合爲安者。此鄭解始虞稱祫之義也。白虎通云。祫者。合也。鄭注禮記。亦云祫合也。此注云與先祖合者。據下文適爾皇祖某甫。也。云。今文曰古事者。校勘記云。集釋古作合。周學健。適爾皇祖某甫。爾。女也。女死者。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云。祫之言合也。作合字。文義方協。今案周說是也。適爾皇祖某甫。之也。皇。君也。某甫。皇祖字也。若舊尼甫。疏。正義曰。注云爾女也者。詳土冠禮。云告之以適皇祖。所以安之也者。虞祭主安。告之以適皇祖。正所以安者。詳特牲。○案哀薦祫事適爾皇祖某甫十字。後人多疑爲祫辭之錯簡。似有理。吳氏章句云。此本虞祭。當如下再虞之辭曰。哀薦虞事。安有始祭不言虞。反言祫。至再祭始言虞事之理。此應在以其班祫之下。蓋祫辭錯簡於此爾。適爾皇祖某甫。亦祫祖之辭。重出於此。經義述聞云。案下文卒哭祫辭曰。哀子某來日某臚祫爾于爾皇祖某甫。是卒哭之祭。始告以明日祫于皇祖。不應始虞而已言之也。且凡祭之祝言薦某事者。皆謂此日祭祀之事。不應舍此日之虞。而稱將來之祫也。始虞爲虞之始。而不稱虞事。至再虞而後稱之。始虞去祫祭甚遠。而預稱祫事。再虞三虞卒哭。去祫漸近矣。而反不稱祫事。而稱虞事成事。先王制禮。豈有如是之顛倒者乎。今案哀薦祫事。祫當作虞。葬日虞爲虞之始。故曰哀薦虞事也。始虞曰哀薦虞事。下文再虞三虞。又曰哀薦虞事。明始虞再虞三虞。視無異辭。猶下文葬而小祥。古文曰薦此祥事。又葬而大祥。亦曰薦此祥事。所以明其同也。其薦祫事之文。則當在祫祭祝辭內。錯亂在此耳。皇祖當爲皇考。曲禮曰祭父曰皇考。然則虞祭當稱皇考矣。蓋本作適爾皇考某甫。因下祫祝適爾皇祖某甫之文而誤也。云適爾皇考者。謂以此虞事適爾皇考之寢而薦之。猶特牲饋食禮云。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也。爾。爾皇考也。今案述聞之說。與吳氏小異。互詳。勸。疆之。疏。正義曰。詳特牲尸答拜執奠祝饗下。教氏云。以再虞皆如下祫辭。適爾皇祖某甫以隣祫爾孫某甫下。饗也。疏。正義曰。詳特牲尸答拜執奠祝饗下。教氏云。以再虞皆如初日哀薦虞事。其祝辭異者。一言耳。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皆如初者。謂用柔日與祝辭也。吳氏章句云。皆如初上。詳下。云虞事者。盛氏世佐云。虞。安也。若曰適爾皇祖。則神乃安矣。散訓爲度。非。注云。丁日葬則已日再虞者。賈疏云。初虞再虞皆用柔日。始虞用丁日。隔戊日。故知再虞用己日。蔡氏德晉云。再虞。後於始虞二日是也。云其祝辭異者。一言耳者。案有以一句爲一言者。論語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是也。有以一字爲一言者。論語子貢問曰。有一言而可以終身行之者乎。子曰。其恕乎是也。上始虞云。哀薦祫事。此云哀薦虞事。不過

一字之異。故云。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也。當禘於祖廟。爲神安於此。彼虞改用剛日。剛日。陽異者一言耳也。三虞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也。陽取其動也。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其祝辭異者。亦一言耳。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令正者自相亞也。檀弓曰。葬日中而虞。弗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疏〕正義曰。褚氏寅亮云。他字絕句。三虞也。祭。明日祔於祖父。如是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今文。他爲它。〔疏〕正義曰。褚氏寅亮云。他字絕句。三虞也。三虞曰成事。禮成於三也。卒哭亦曰成事。因於三虞也。吳氏廷華云。卒哭曰成事。亦哭寢之禮成也。方氏苞云。初曰祔事。以當祔於祖告。乃異日祔祭於祖廟之始事也。再曰虞事。魄體有歸。得從先人於廟。則靈魂可安也。卒曰成事。詰旦而祔。禮終事備也。今案亦如初。謂祝辭與始虞亦同也。注云。當祔於祖廟。爲神安於此。後虞改用剛日。剛日。陽也。陽取其動也者。謂神以祔廟乃安。故後虞改用剛日。取陽動之意。以將祔廟也。云士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者。以三虞卒哭皆用剛日。故已日再虞。則庚日三虞。壬日卒哭也。云其祝辭異者。亦一言耳者。以易虞事爲成事。亦一言之異也。云他謂不及時而葬者。喪服小記曰。報葬者報虞。三月而後卒哭。然則虞卒哭之間。有祭事者。亦用剛日。其祭無名。謂之他者。假設言之者。案鄭注喪服小記云。報讀爲赴疾之赴。謂不及期而葬也。既葬卽虞。虞安神也。卒哭之祭。待哀殺也。孔疏。赴猶急疾也。急葬。謂貧者或用事。故死而卽葬。不得待三月。卽此注所謂不及時而葬也。孔疏又云。急虞。謂亦葬竟。急設虞。雖急卽虞而不卽卒哭。卒哭猶待三月。所以然者。卒哭是養於哀痛。故不忍急而待哀殺也。今案禮記云。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是士之常禮。葬與虞卒哭。皆在三月。今急葬急虞。不待三月。而卒哭猶待三月。故虞與卒哭。爲日既遠。其間容有當祭之事。以無定名。故謂之爲他也。檀弓曰。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祔。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彼注亦引他用剛日釋之。孔疏。虞禮謂之他。此經謂之變。其義一也。皆據速葬速虞者言之也。云文不在卒哭上者。以其非常也。令正者自相亞也者。案他祭在虞卒哭之間。文當在卒哭上。今在卒哭下者。以虞卒哭是正禮。令其相次。他祭非常禮。故退在下。此鄭解記先言卒哭而後言他之意也。禮經釋例云。賈疏云。前有人解云三虞與卒哭。同爲一事。禮記云。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皆太牢。鄭注云。卒哭成事祔言皆。則卒哭成事祔。與虞異矣。是微破前人三虞與卒哭同解者也。是三虞一祭。卒哭一祭。他又一祭。皆謂之成事也。敖氏繼公曰。他者。變易之辭。猶今言別也。不用柔日而用剛日。故云他也。近吳氏廷華主其說。張氏爾岐曰。他字殆贅文。並與注異。又敖氏以三虞爲卽卒哭。則鄭賈已棄之說不可從。今案禮記

孔疏云。先儒以此三虞卒哭同是一事。鄭因此經云上大夫虞用少牢。卒哭用大牢。其牢既別。明卒哭與虞不同。盛氏世佐猶欲存散說。非矣。引檀弓者。證辭稱成事之義。云如是虞爲喪祭。卒哭爲吉祭者。係據檀弓以吉祭易喪祭之文言之。李氏云。下云中月而禫。是月也。吉祭猶未配。卒哭對虞爲吉祭。對禫後吉祭。則猶爲喪祭。五詳前側享于廟外門之右。云今文他爲它者。胡氏承琪云。說文。它。虫也。上古艸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引申之。爲無他故之義。經典又相承。假賁何之爲之。俗又作他。此經古文當本作佗。今文作它。鄭以經典通用。從古文作佗。故注檀弓。引儀禮此文亦作佗也。○經義述聞云。萬氏充宗儀禮商曰。詳玩記文。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包有三虞。故於哀薦虞事下。出三虞二字以足之。三虞不與下卒哭連讀。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故祝辭曰。哀薦成事也。謹案萬說近之矣。而文義未安也。始虞者第一虞。再虞者第二虞也。不得包有三虞。三虞者。第三虞也。亦非統舉上文之辭。上喪禮下篇猶朝夕哭。不奠三虞。彼三虞。乃總括前後虞祭之辭。此三虞。承始虞再虞言之。則最後一虞。且不得但曰三虞而不言其禮也。今三復記文。三虞二字。當在皆如初上。寫者錯亂在下耳。再虞三虞是兩事。故曰皆如初。皆者。統兩事而言之也。若止再虞一事。則但云如初可矣。何得言皆乎。然則再虞皆如初。當爲再虞三虞皆如初明甚。鄭不悟三虞爲錯亂在下之文。而以三虞卒哭連讀。於是柔日之三虞。誤以爲用剛日矣。禫記注曰卒哭成事附言皆。則卒哭成事附與虞異矣。是鄭亦謂卒哭成事。不與虞同。然則三虞當與始虞再虞。同用柔日。而釋虞事斷無與卒哭同用剛日。而稱成事之理也。學者據禫記之注。以正此注可矣。又云。案三虞二字。誤置於卒哭他用剛日之上。故漢世說虞祭者。皆以最後一虞爲用剛日。而虞祭所歷之日。遂少一日。五經異義引春秋左氏說曰。天子九虞。十六日也。諸侯七虞。十二日也。大夫五虞。八日也。士三虞。四日也。見曲禮正義。蓋謂始虞以下用柔日。天子九虞。十六日也。則天子之弟九虞。在第八虞之明日。而爲十六日。諸侯之弟七虞。在第六虞之明日。而爲十二日。大夫之弟五虞。在第四虞之明日。而爲八日。士之弟三虞。在第二虞之明日。而爲四日矣。其實虞祭始終皆用柔日。天子九虞凡十七日。諸侯七虞凡十三日。大夫五虞凡九日。士三虞凡五日也。如天子九虞。丁日始虞。則己日再虞。辛日三虞。癸日四虞。乙日五虞。丁日六虞。己日七虞。辛日八虞。案九虞當在癸日。始終皆用柔日也。自始虞至九虞凡十七日。諸侯以下準此推之。又云。卒哭他用剛日。敖繼公曰。他者。變易之詞。猶今言別也。不用柔日而用剛日。故云他也。謹案鄭謂他爲不及時而葬者之祭。在虞卒哭之間。其說誠不安矣。敖以他爲變易之詞。若然。則經文但云卒哭用剛日。已別於虞之用柔日。何必枝蔓其辭而云他乎。案上文始虞用柔日。再虞皆如初。注曰丁日葬則己日再虞。是始虞與再虞間一日矣。以是例之。則三虞與再虞。亦當間一日。己日再虞。則辛日三虞可知。其三虞之明日爲壬日。卽是剛

日。似可卒哭矣。然士喪禮下篇曰。三虞卒哭。明日以其班禘。檀弓曰。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易喪祭。明日禘於祖父。其變而之吉祭也。比至於禘。必於是日也接。不忍一日未有所歸也。士喪禮及檀弓。皆言禘在卒哭之明日。而不言卒哭在三虞之明日。是卒哭之日。與三虞之日。不相接也。蓋三虞之明日。雖爲剛日。而不以之卒哭。必用明日以後之剛日。乃爲卒哭之日。故不直曰用剛日。而曰他用剛日。明所用者他日。非明日也。如用三虞之明日。則當俟明日以其班禘之例。而云三虞明日卒哭。文義始明。不用三虞之明日。則當違言之。若但云用剛日。則明日正是剛日。無以見所用者之非明日也。此經文之所以云他日也。他用剛日。蓋三虞以後之第二剛日也。如辛日三虞。則甲日卒哭。以其差遠於明日之壬日。則謂之他日矣。或曰三虞以後剛日尚多。何以知其必爲第二剛日也。曰日無常則當卜筮。今卒哭不聞剛日。是有常日矣。三虞以後。避去明日不用。則所用者非第二剛日而何。曰始虞再虞三虞皆開一日。而三虞與卒哭乃開二日何也。曰孝子思親。朝夕悲哀。不忍卒哭之速。故開二日而後卒哭也。且始虞再虞三虞。皆虞也。故皆開一日。卒哭成事。則變而之吉祭矣。故問二日以別之。禮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檀弓正義曰。大夫以上卒哭者。去虞相校兩月。則虞祭既終。不得與卒哭相接。是大夫以上三虞。與卒哭相隔。且以月計。士卑禮殺。故相隔以二日也。說此者。必尋討士喪禮檀弓之文。而知卒哭之日。非三虞之明日。而後經文他字之義。較然明耳。今案述聞以三虞二字。當在再虞下。三虞亦用柔日。以卒哭他用剛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作一事解。又解他字爲他日之義。皆與注異。檀弓卒哭曰成事。鄭注既虞之後卒哭而祭。其辭蓋曰哀薦成事。成祭事也。祭以吉爲成。孔疏虞祭之時。以其尙凶。祭禮未成。今既卒無時之哭。唯有朝夕二哭。漸就於吉。故云成事祭。以吉爲成故也。又管子問云。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禮記亦云。卒哭成事。據此則成事之辭。唯用於卒哭。而不用於虞祭明矣。吳氏章句云。卒哭他用剛日。謂惟卒哭用剛日。蓋卒哭之明日即禘日。故曰他。禘謂改柔爲剛。不必言他。蓋不用相連接之剛日而用其後者。故言他用。猶他日之義云爾。諸說皆與述聞合。故並錄焉。又案述聞以虞祭始終皆用柔日。謂天子九虞凡十七日。諸侯七虞凡十三日。大夫五虞凡九日。士三虞凡五日。據禮記四曲禮下引異義古春秋左氏說原有九虞者以柔日之句。則十六日十二日八日四日。乃計日之偶誤。附識於此。

## 右記三虞卒哭用日不同及祝辭之異者

獻畢未徹乃餞。卒哭之祭。既三獻也。餞。送行者之酒。詩云。出宿于凍。飲。〔疏〕正義曰。此以下記餞尸之事。祭畢徹薦俎之屬。云未徹乃餞者。明餞尸之禮。即於卒哭之日相接爲之也。古文。餞爲涕。〔疏〕與無尸者送神之禮也。○徹謂卒哭亦如初。是卒哭與虞祭同三獻。卒哭在虞祭後。故知此云獻畢。謂卒哭祭三獻之禮畢也。云餞送行者之酒者。文選注引韓詩章句云。送行飲酒曰餞。詩崧高箋云。餞。送行飲酒也。引詩出宿于涕。飲餞于廟者。邶風泉水篇文。毛傳云。祖而舍軾。飲酒于其側曰餞。案彼是生人餞行。此祭餞餞尸。禮異而名餞之義同。故引爲證也。云尸旦將始於皇祖。是以餞送之者。下云明日以其班。是尸詰朝將祔。故云旦。對以餞行於卒哭後已連日晏言也。庚卒哭在廟。祔乃在廟。此餞亦在廟。爲神將移於廟。故餞送之。張氏爾岐云。卒哭。祭之明日。將祔于廟。故卒哭祭畢。餞之於寢門之外是也。云古文餞爲踐者。胡氏承珙云。案司尊彝朝踐注云。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故書踐作餞。是古二字互相假借。鄭以此爲餞送。故不從古文作踐。尊兩甒于廟門外之右。少南。水尊在酒。西勺北枋。少南將有事於北。有玄酒。卽吉也。此在西。尙凶。〔疏〕正義曰。廣門。寢門也。寢門而曰廣門者。詳卷也。言水者。喪賓。無甒不久陳。古文甒爲廡也。〔疏〕首側亭于廣門外之右。下。吳氏章句云。祖廟在東也。而餞於寢門之西。尊尸。東鄉也。水尊在酒西。西上也。與吉禮同。注云。少南將有事於北者。以下行禮在尊北也。云有玄酒卽吉也者。案水尊。玄酒之尊也。虞祭。兩甒一醴一酒。此無甒而有玄酒。與吉祭同。故云卽吉也。云此在西尙凶也者。吉祭尊於尸東。此在門外。不於門東而於門西。仍變於吉。故云尙凶也。李氏云。凶禮反吉。洗饌享饌。皆在西方是也。云言水者。喪賓者。凡吉禮謂水爲玄酒。此言水是實言之也。云無甒不久陳者。以餞尸僅有三獻。無酬酢及陰厭陽厭之事。是不久陳。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在門之左。〔疏〕正義曰。篚在西。在洗之也。云古文甒爲廡也者。詳士冠禮。洗在尊東南。水在洗東。篚在西。又少南者。以記云洗在尊東南。故知又少南於尊也。敖氏云。洗取簣於尊。是猶未離於廟門外之西方也。吳氏章句云。洗與尊竝在門西。注云謂在門之左。若然。則當言門。不必言尊矣。盛氏世佐云。是三者亦皆在廟門外之右。但與尊爲少東耳。注說非。積氏寅亮云。水東而篚西。略仿堂下直東榮之處矣。故注云在門之左。未饌豆脯四脰。酒必在西。方。今案楊圖。水洗篚皆不遠於尊。張氏惠言圖則皆在門外之東矣。疑故諸說竝存焉。未饌豆脯四脰。酒脯也。古文〔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虞祭兩豆道醴。錢則一豆一饌。是其異也。脯。饌實也。不言豆實。亦醴可。脰爲挺。〔疏〕知。吳氏疑義云。醴亦用脯。士冠禮已然。注說非也。今案注云。酒宜脯也者。據鄉飲鄉射皆用脯。





後。皆哭無停聲。以俟尸之卽席。親將離其室。故哀更深。今案婦人位亦當南上。統於主人皆西面。鄉尸也。李尸卽氏云。喪之常。婦人無外位。今出寢門之外。故注以爲重錢尸也。或曰。主婦須亞獻。故出。是亦重錢之義。尸卽席坐。唯主人不哭。洗廢爵酌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哭復位。薦脯醢。設俎于薦東。胸在南。胸脯及乾肉之南。變〔疏〕。正義曰。敖氏云。是時唯主人不哭。爲將行禮也。然則亞獻三獻之時。主婦賓長亦不哭。特於此見之也。於吉。〔疏〕。吳氏章句云。拜受東面。拜送北面。方氏苞云。尸卽席。主人將有事。故以敬抑哀。既拜送則獻事畢。而曰拜送。今案錢尸初獻用廢爵。亞獻用足爵。三獻用總爵。與虞禮同。注云。胸脯及乾肉之風也者。據記云。設俎于薦東。胸在南。則胸專指乾肉言矣。注兼言脯者。案曲禮以脯脩置者。左胸右末。彼注云。風中曰胸。則脯及乾肉之屈者。均謂之胸也。應氏云。申者爲屈。屈者爲胸。云風者在南。變於吉者。賈疏云。曲禮左胸右末。則吉時風者在左。今尸東面而云胸在南。是凶禮風者在右。末頭在左。故云變於吉也。尸左執爵。取脯擣醢祭之。佐食授噲。授乾肉〔疏〕。正義曰。注云授乾肉者。卽祖內乾肉之祭也。李氏云。尸受振祭噲。反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反之。反於佐食。佐食反〔疏〕。正義曰。既祭噲之。故謂祭爲噲。尸受振祭噲。反之。祭酒卒爵。奠于南方。反之。反於佐食。佐食反〔疏〕。正義曰。云南方。薦之南也。盛氏世佐云。鄉飲記。凡奠者于左。將舉于右。此不舉而奠于右。亦變吉也。吳氏紱云。禮祭祀賓客無以虛爵奠者。以虛爵奠惟此。注云。反之反於佐食。佐食反之於俎者。以上取於俎以授尸祭者。是佐食象祖考康樂。嘉孝子之追養也。虞以安神。故承用其儀。若錢則獻者哭。男女衆賓皆踊。而用從容獻酢之儀。則悼人情而失禮義矣。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主婦洗足爵亞獻。如主人儀。無從踊如初。賓長洗總爵三獻。如亞獻。踊如初。佐食取俎實于筐。尸謏從者奉筐哭從之。祝前哭者皆從。及大門內。踊如初。男女從尸。男由左也。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疏〕。正義曰。敖氏云。如主人儀。謂自薦脯醢至反之之外。皆如之也。從。從獻者無事尸之禮也。古文謏作休。〔疏〕也。如婦之類。盛氏世佐云。案錢尸之禮。主人既不以肝從獻。則主婦之不以

禮從可知。不待言也。此云無從者。謂無也。上經云。自反兩蓬。棗栗設于會南。以其繼而進。亦得云從。并此而無之。禮尤殺也。今案盛說。是也。方氏苞云。初獻尸卒。辭。主人及兄弟踊。婦人亦如之。亞獻。主婦及婦人踊如初。則主人兄弟亦如之。三獻。則凡在列者皆踊。哭之久。踊之多。幾與殯前啓後等。哀親之體。魄既藏。而靈魂亦將離其室也。今案取俎。謂取俎中之乾肉以實于簠也。注云。男女從尸。男由左。女由右者。上虞祭尸。饗亦哭。此哭而從者。以饗之禮宜送也。云哭者皆從。則男女皆從尸矣。上即位西面。婦人在主人之北。是男在左。女在右。今轉而南行。亦男由左。女由右爲便。與王制言道路之禮。男子由右。婦人由左異也。云及至也。從尸不出大門者。由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也。以詔云及大門內。是不出大門也。賈疏云。在廟以廟門爲限。在寢門外以大門爲限。正祭在廟。廟門外無事尸之禮。今錢在寢門外。則大門外無事尸之禮。故從尸不出大門也。云古文譌作休者。詳前。尸出門哭者止。以錢於外。大〔疏〕正義曰。此尸出大門也。注云。以錢於外。大門猶廟門。賓出。主人送拜稽顙。送賓拜於〔疏〕正義曰。此賓出大門。故知送。主婦亦拜賓。女賓也。不言出。不書送。拜之於〔疏〕正義曰。注云大門外。此不言出。不言送。故以爲拜於闔門之內。春秋傳所謂婦人送迎不出門是也。云闔門如今東西掖門者。賈疏云。主人拜送男賓。明此主婦所拜。是女賓也。云不言出。不言送。拜之於闔門之內者。對上言賓出主人送。明拜送於大門外。此不言出。不言送。故以爲拜於闔門之內。春秋傳所謂婦人送迎不出門是也。云闔門如今東西掖門者。賈疏云。漢時宮中掖門在東西。若人左右掖。故舉以爲況也。蔡氏德晉云。主婦拜女賓。蓋在大門之內。今案爾雅釋宮云。宮中之門謂之闔。郭注謂相通小門也。說文。闔。宮中之門也。周禮保氏鄭注。闔。宮中之巷門。據此則闔門在宮中。當在寢門之內。此錢尸在寢門外。不應復入寢門而拜之於此。故疑爲在大門內也。然釋鄭注云。闔門如今東西掖門。則似寢門外別有東西二門。左傳哀十四年。齊子我屬徒攻闔與大門。似闔亦可通於外。非僅宮中相通之小門。謂之闔也。丈夫說經帶于廟門外。既卒哭。當變麻受之以葛也。夕日。〔疏〕正義曰。教氏云。喪服之始。經帶先加。故於將之以葛者。閒傳曰。斬衰三升。既虞卒哭。受以成布六升。冠七升。爲母疏衰四升。受以成布七升。冠八升。去麻服葛。案去麻服葛。卽指經帶言之。是鄭說所本也。又喪服注云。凡天子諸侯卿大夫既虞。士卒哭而受服。則大夫以上與士異也。云夕日則服葛者爲耐期者。案卒哭而錢。錢畢卽說經帶。變麻服葛。是卒哭之夕日。卽服葛也。所以然者。

期。明日。前。期。而。受。服。是。也。有。爲。期。之。禮。李。氏。云。夕。當。爲。附。入。徹。主。人。不。與。入。徹。者。兄。弟。大。功。以。下。言。主。人。不。與。期。故。前。爲。期。而。受。服。是。也。云。今。文。說。爲。稅。者。詳。士。昏。禮。入。徹。主。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在。其。中。古。文。與。爲。據。疏。正。義。曰。注。云。入。徹。者。兄。弟。大。功。以。下。者。以。記。云。主。人。不。與。明。兄。弟。大。功。以。下。爲。之。也。曾。子。問。曰。士。祭。不。足。則。取。於。兄。弟。大。功。以。下。者。故。鄭。據。言。之。云。言。主。人。不。與。則。知。丈。夫。婦。人。在。其。中。者。謂。丈。夫。婦。人。亦。在。不。徹。之。中。也。李。氏。云。不。徹。者。齊。斬。之。服。不。執。事。也。吉。祭。則。君。婦。廢。徹。方。氏。范。云。文。立。於。丈。夫。脫。經。帶。之。後。婦。人。脫。首。經。之。前。以。見。婦。人。不。與。徹。也。錢。設。於。大。門。之。外。非。婦。人。所。宜。有。事。褚。氏。實。亮。云。齊。斬。既。不。與。徹。則。亦。不。與。徹。可。知。注。是。也。婦。人。說。首。經。不。說。帶。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大。功。小。功。者。葛。帶。時。正。義。曰。郝。氏。敬。云。婦。人。重。要。經。男。子。重。首。經。易。服。先。輕。者。故。卒。哭。男。子。以。葛。易。帶。婦。人。以。葛。易。首。經。男。不。脫。首。經。婦。不。脫。要。帶。至。小。祥。男。子。乃。去。首。經。而。帶。如。故。婦。人。乃。去。帶。而。首。經。如。故。所。謂。除。服。先。除。重。也。注。云。不。說。帶。齊。斬。婦。人。帶。不。變。也。者。謂。齊。斬。婦。人。帶。有。除。無。變。始。終。皆。麻。也。云。婦。人。少。變。而。重。帶。帶。下。體。之。上。也。者。如。喪。服。小。記。婦。人。齊。衰。惡。筭。以。終。喪。及。箭。筭。終。喪。三。年。有。除。無。變。皆。是。少。變。服。之。事。男。子。服。重。上。婦。人。服。重。下。而。帶。爲。下。體。之。上。故。重。之。云。大。功。小。功。者。葛。帶。時。亦。不。說。者。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至。附。葛。帶。以。卽。位。者。謂。大。功。以。下。變。麻。服。葛。矣。但。此。卒。哭。之。夕。仍。服。麻。者。變。者。文。不。變。者。質。是。時。主。婦。不。說。故。大。功。以。下。亦。不。說。言。未。可。以。輕。文。變。於。主。婦。之。質。也。至。明。日。祔。則。易。葛。帶。以。卽。位。矣。引。檀。弓。者。證。不。說。帶。之。義。也。案。檀。弓。婦。人。不。葛。帶。鄭。注。婦。人。質。不。變。於。喪。之。帶。有。除。而。無。變。又。開。哭。變。經。而。已。少。儀。葛。經。而。麻。帶。鄭。注。謂。既。處。卒。哭。也。帶。所。以。自。結。束。也。婦。人。質。少。變。於。喪。之。帶。有。除。而。無。變。又。開。傳。注。婦。人。葛。經。不。葛。帶。孔。疏。云。士。虞。禮。婦。人。不。說。帶。注。云。齊。斬。婦。人。帶。不。變。也。其。大。功。以。下。婦。人。亦。葛。帶。也。故。喪。服。大。功。章。男。女。並。陳。及。其。變。服。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是。男。女。共。焉。卽。知。大。功。婦。人。亦。變。葛。也。此。節。賈。疏。云。案。大。功。章。云。布。衰。裳。牡。麻。經。纓。布。帶。三。月。受。以。小。功。衰。卽。葛。九。月。者。又。小。左。章。云。布。衰。裳。澡。麻。帶。經。卽。葛。五。月。者。二。者。章。內。皆。男。女。並。陳。明。大。功。小。功。婦。人。皆。葛。帶。可。知。是。皆。據。此。注。申。之。也。散。氏。則。以。不。說。帶。兼。五。服。言。云。婦。人。重。帶。有。除。無。變。其。三。年。者。至。小。祥。而。除。之。齊。衰。期。以。至。小。功。則。皆。終。喪。而。除。之。其。總。麻。者。此。時。亦。不。說。帶。既。退。則。除。之。歟。今。案。喪。服。大。功。小。功。二。章。無。婦。人。葛。帶。之。文。所。謂。卽。葛。者。或。卽。指。首。經。言。之。據。少。儀。云。葛。經。而。麻。帶。檀。弓。云。婦。人。不。葛。帶。並。未。分。別。齊。斬。與。功。服。之。異。則。散。氏。說。似。亦。可。並。存。耳。無。尸。則。不。餞。猶。出。几。席。設。如。初。拾。踊。三。以。錢。尸。者。本。爲。送。神。也。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古。文。席。爲。鑑。

〔疏〕正義曰。無尸義詳前。郝氏敬云。拾踊三。丈夫婦人賓客更迭踊三者三也。盛氏世佐云。不饒則不獻。設如初而設几席送神不異也。云丈夫婦人亦從几席而出者。鄭意蓋以猶出几席爲句。以記未言丈夫婦人。故補言之。方氏菴云。上記尸出門右几席既設。賓出復位。主人出卽位於門東。婦人出卽位於主人之北。故此記明雖不饒。而主人主婦及賓猶出也。猶出斷句。几席設如初斷句。又云曰拾踊三。則賓亦出可。哀止告事畢賓出〔疏〕正義曰。盛氏世佐知矣。虞祔而退之賓。義比於兄弟。故與衆主人同踊。今案方說是也。哀止告事畢賓出〔疏〕云。案告者。亦宗人也。言此者。見哭止之後。無他禮。且與下賓出爲節也。吳氏章句云。此言告。則上饒者可知。

右記卒哭祭畢饒尸與無尸可饒者送神之禮

死三日而殯三月而葬遂卒哭。謂士也。禮記曰。大夫三月而葬。五月而卒哭。諸侯五月而葬。三月而葬。葬。亦見王制。但彼文大夫士同。此注云謂士也者。據記云。遂卒哭者。謂三月而葬。遂於葬月卒哭也。禮記曰。士三月而葬。是月也卒哭。是此記指士言也。若大夫以上。卒哭與葬異月矣。故又引禮記以明之。記不言三虞者。三虞在卒哭前。舉卒哭可以該之也。注云。此記更從死起異人之間。其義或殊者。以記者不一人。故言有更端也。方氏苞云。前記至告事畢賓出而止。後記別一人所爲。故始於死三日而殯。終於祥禫吉祭。凡禮事禮辭。爲前記所未備者。則以所聞將旦而祔則薦哭之祭。〔疏〕正義曰。且。明日之旦。以將旦而祔。故於前夕薦。此薦爲祔設也。吳補之是也。將旦而祔則薦哭之祭。〔疏〕氏章句云。薦與饒同。謂饒於卒哭之夕。方氏苞云。薦卽饒也。以音同而訛。今案吳氏方氏以薦爲饒是也。但字本作薦。不必改字。上饒尸之禮。薦脯醢。殷折俎而無牲。故但以薦言。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是薦略於祭。且無尸者不饒。亦設几席以送神。故此記變言薦。以包無尸不饒之禮。必以薦爲饒之訛。則非矣。注云。薦謂卒哭之祭者。以卒哭獻畢未徹乃饒。則饒尸之禮。卽於卒哭之末行之。故亦以爲卒哭之祭也。敖氏則謂既饒而復薦於寢。告以祔期。是既饒送於門外。而復薦於寢中。顛倒甚矣。且同日之閒。既卒哭而饒尸。又薦告。卒辭曰。哀子某來日某。賸祔爾于爾皇祖某甫。尙饗。卒辭。卒哭之祝辭。不亦顯乎。方氏諸氏駁之是也。

也。不稱饌。明主爲告。〔疏〕正義曰。哀子某。某名也。來日某。某甲子也。黃氏幹云。卒哭是以吉祭易喪祭。合稱  
耐也。今文。耐爲齊。〔疏〕孝子。今尙稱哀者。豈孝子不忍忘其哀。至耐而神之。乃稱孝歟。注云。卒耐。卒哭  
之耐辭者。以薦在卒哭祭未徹之時。故亦以卒哭言之。其實卒哭自有耐。上記云。卒哭他日亦如初。曰哀薦成事是  
也。不得又以此爲卒哭耐辭。敖氏云。卒謂已薦也。已薦則耐告以此辭。盛氏世佐云。卒耐。卒耐之辭也。金氏榜云  
此著其與虞辭所易者。故曰卒耐。特性。卒曰筮子爲某尸。注云。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與此同義。今案卒字略逗  
。敖說得之。卒耐者。謂已薦而告以將耐之辭也。上虞辭云。適爾皇祖某甫。已告以將耐矣。此則於餞送時。復告以  
耐期也。云耐升也者。孫入祖廟。故曰升。云尙庶幾也者。詳特性。云不稱饌。明主爲告耐也者。鄭意以主爲告耐。  
故不稱性饌。然餞尸之禮。止有脯醢乾肉而無牲。是本無饌。故不稱饌也。云今文耐爲齊者。胡氏承珙云。詩朝饔于  
西。傳云。饔升。周禮。睡寢。九曰饔。司農注云。饔者。升氣也。說文作饔。廣韻饔與齊同。禮記樂記。地  
氣上齊。孔子閒居。至于湯齊。二齊字。鄭注皆讀爲饔。而訓以升也。此耐亦升義。故不從。今文作齊。女子曰  
皇祖妣某氏。女孫耐於〔疏〕正義曰。此著其所易之辭。謂耐女子。則辭當云耐爾于爾皇祖妣某氏。某。祖妣姓氏  
耐者言之。賈疏云。此女子謂未嫁而死。或出而歸。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不言爾曰孫婦。婦差。〔疏〕正義  
或未廟見而死。歸葬女氏之家。既葬耐於祖母也。婦曰。孫婦于皇祖姑某氏。不言爾曰孫婦。婦差。〔疏〕正義  
此亦著其所易之辭。謂耐婦則辭當云耐爾孫婦于皇祖姑某氏也。喪服小記云。婦之喪虞卒哭。其夫若子主之。耐則男  
主之。又云婦耐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耐於親者。注云。不言爾曰孫婦。婦差疏也者。凡耐辭稱爾。爲親耐。婦  
差疏。故不言爾也。褚氏寅亮云。記文孫婦二字。卽以代男子之爾字。蓋對所耐者而言。故曰孫婦也。云今文無某氏  
者。案祖姑或非一人。必須言某氏以別之。上耐女子云皇祖妣某氏。此亦當有某氏二字。今文無之。故鄭不從也。  
其他辭一也。來日某耐。〔疏〕正義曰。耐女子耐婦所易之辭。已見於上。其他辭則與耐男子同。故注以來日某耐耐  
耐尙饗。〔疏〕尙饗言也。江氏筠云。注謂來日耐耐尙饗。案此似不須言。且尙有哀子某三字。則耐  
亦未能一。竊謂句當於他字略斷。其他者。以男言之。如耐諸父及昆弟之類。以女言之。則或有歸宗姑姊妹。及妾耐  
於妾祖姑之類。其辭總皆以皇祖皇祖妣皇祖姑爲稱。是之謂一。蓋卽下以其班三字之疏義耳。今案江說亦可通。存之。  
饗辭曰。哀子某主爲而哀薦之饗曰。吉主爲饗。凡吉祭饗尸曰孝子。〔疏〕正義曰。此記饗尸之辭也。上經虞  
祭尸入九飯節。佐食取黍稷肺祭授

尸。尸祭之。祭奠。祝祝卽用此辭也。此饗辭。三虞卒哭及耐練祥吉祭皆用之。故鄭於特牲尸入九飯節。尸卽席坐。主人拜妥尸。尸答拜。執奠祝饗下。亦引此辭。以爲祝饗之辭也。鄭上注解饗爲勸強之。故以饗辭爲勸強尸之辭也。云勸強尸。則鄭意不以此辭爲饗神之辭明矣。注云。圭、圭、繫也。詩曰。吉圭爲饋者。敖氏云。大戴禮云。孝嗣侯某潔爲而明薦之享。注豈據此而訓圭爲潔歟。今案圭本有繫義。敖說非也。繫與潔通。孟子必有圭田。趙注訓圭爲繫。廣雅釋詁。圭潔也。引詩者。小雅天保篇。吉錫爲饋。韓詩作圭。戴氏震云。鄭注周禮秋官蜡氏除不錫云。錫讀如吉圭惟饋之圭。箋詩吉錫爲饋。云錫。潔也。至此注引詩。則爲與惟圭與錫互異。陸德明置此注所引吉圭弗釋。而於詩吉錫。周禮不錫。皆云古玄反。舊音圭。竟若未見本文有作圭者。宋董道撰廣川詩。故其時韓嬰章句尙存。知韓詩作吉圭。因以鄭注周禮之吉圭惟饋。證明圭字作錫音。足補箋疏釋文所未備。據此是韓詩作圭也。云凡吉祭饗尸曰孝子者。鄭以此饗尸之辭。吉祭用之。則改哀爲孝。禮記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是也。

右記卒哭薦告祔之辭與饗尸之辭

明日以其班祔。卒哭之明日也。班、次也。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凡祔已復。〔疏〕注云：卒哭之明日也者。謂記云：明日。是卒哭之明日也。既夕注云：祔、卒哭之明日祭名。祔、猶屬也。祭昭穆之次而屬之。爾雅釋詁：祔、祔祖也。郭注：祔、付也。付新死者於祖廟。說文：祔、後死者合食于先祖。釋名又祭曰祔。祭于祖廟以後。死孫祔于祖也。字或作付。或作附。以祔爲正。周禮大祝：付練祥。鄭注：付當爲祔。禭記上下篇：言附者非一。鄭注並云：附皆當爲祔是也。云班、次也。小爾雅文：云喪服小記曰：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者。言祔有一定之次。昭祔昭。穆祔穆。設若所祔之昭無可祔。則閒穆一代而仍祔於昭。所謂祔必以其昭穆。亡則中一以上也。但小記原文。本云：妾祔於妾祖姑。亡則中一以上而祔。祔必以其昭穆。蓋祖妾之有無不定。故有中一以上而祔之禮。彼注云：中、猶閒也。此注引祔必以其昭穆。而并引亡則中一以上者。正以見祔必以其班之義。檀弓曰：明日祔於祖父。孫與祖昭穆同班。卽此以其班祔者。祔之正禮也。喪服小記：禭記等篇所言：多祔之變禮。然亦必以昭穆言。學者依文求之可矣。云凡祔已復於寢。如既祔主反其廟者。此鄭推言天子諸侯之禮。故云凡也。文二年公羊傳曰：大事者何。大祫也。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大祖。未毀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大祖。曾子問曰：祫祭于祖。則視迎



西廟之主。主出廟入廟必歸。蓋祭畢毀廟之主。仍藏于太祖廟。未毀廟之主。則各反其廟。是以有出祭入廟之儀。今此附祭於祖廟。祭訖主仍反於寢。有似於然。故以爲況也。信三十三年左傳云。凡君薨卒哭而祔。祔而作主。特祀于主。服氏注云。特祀于主。謂在寢。則固與鄭說同矣。陳氏祥道云。先儒謂祔主反其寢。大夫士無主以幣告。然坊記曰。喪禮每加以遠。荀卿曰。喪事動而遠。故將葬而祔祖。祔不可反。孰謂將祔而祔。主可反乎。萬氏斯大亦據坊記喪禮。每加以遠。檀弓喪事有進無退二語。以駁祔已主反於寢之說。然鄭注朱子實取之。嘗云吉凶之祭。其變有漸。故始死全用事生之禮。既卒哭祔廟。然後神之。然猶未忍盡變。故主復於寢。而以事生之禮事之。又云。既祔之後。主不當復於寢。陸子靜力主此說。子壽疑之。皆以書來問。余以儀禮注告之。子靜謂非經之本文。不足據信。今更言之。大戴禮諸侯遷廟篇云。君及從者皆玄服。則是大祥之後。除喪而遷矣。其初言祔不言遷。則既祔之後。主復於寢。至此方遷於廟矣。徐氏乾學云。遷廟篇中載君先至廟告徙。即告於殯宮之几筵也。士虞禮注。鬼神所在則言廟。是寢亦可得稱廟矣。中有奉衣服至碑語。據賈聘禮疏。謂寢內亦有碑。則遷廟篇中所云出廟門。其爲出殯宮無疑。近張氏履云。遷廟篇出廟門奉衣服者升車。君升車。從者皆就車也。凡出入門及大溝渠。視下損。案諸侯廟制。五廟並列。每門有隔牆。隔牆有通門。謂之閤門。從廟之廟出所祔廟。過一閤門。即入新廟矣。又安用車。即曰車以尊神也。而記曰國君下宗廟。則君車無入廟門閤門之理也。今日。君升車。從者皆就車。則是君若臣皆於閤門之中。廟門之前乘車也。而豈有是哉。且一牆之隔。又安得有大溝渠乎哉。由君臣皆車及大溝渠之文。而知主之從寢之廟明也。從寢之廟而祔。後之復於寢又明也。寢則曷爲亦名廟。曰盧注謂廟殯宮。時葬久矣。神所棲卽廟也。今案以大戴禮遷廟篇證鄭注。自朱子始。其說自確。篇中雖但言奉衣服。不言奉主。然不可以是臆斷爲無主。昔人已辨之矣。張氏又云。古者事神之道。必多其方以承之。記曰。設祭於堂。爲祔乎外。於彼乎。於此乎。故喪之奠也。在寢。而又別有下室之饋。今以神之將依於祖乎。則爲之饋其尸而祔祭之。以神之或猶安於寢乎。則爲之反其主而特祀之。魂氣無不之。非神之一進不可復退。一遠不可復近比也。江氏筠云。曾子問已葬而世子生。孔子曰。大宰。大宗從大祝而告於禩。此未知其去葬久近。其文承君薨而下。則所謂祔者。其卽上所云殯宮無疑也。而下云三月乃名於禩。夫諸侯五月而葬。七月而卒哭。周卒哭而祔。則其在祔後也。明矣。而其文乃不異。且下云以名禩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別言宗廟。豈非復反於寢之明驗邪。金氏榜云。或有疑復寢之說。曰七廟無虛主。又曰喪事有進而無退。喪禮每加以遠。榜謂曾子問之文。爲取七廟之主以行者言之。非謂主本在寢者。爲不可反之於寢也。檀弓之言有進無退。所以明反極之失。坊記之言每加以遠。所以立不葬之坊。其文皆據尸柩而言。與廟主不相涉。凡此皆申明注祔已復寢之義也。云練而後遷

廣者。賈疏謂鄭據穀梁傳云。作主壞廟。有時日於練焉。壞廟。壞廟之道。易稽可也。改塗可也。是練而遷廟。與左傳特祀于主。烝嘗禘于廟。服注云三年喪畢。遭烝嘗則行祭皆於廟者不同。又據周禮。人廟用苴。以爲練而遷廟之祭。又謂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案朱子云。穀梁但言壞舊廟。不言遷新主。則安知其非於練而遷舊主。於三年而納新主邪。至於禮疏所據周禮廟用苴一句。亦非明驗。故朱子主三年遷廟之說。徐氏說禮通考。亦斷以遷廟當在三年而吉禘之時。吳氏章句據穀梁疏云。作主在三月。壞廟在三年喪畢。遂謂鄭誤解傳說。今案鄭云練而後遷廟。明有後字。謂練後乃可遷廟。非謂練即遷廟也。公羊傳曰。虞主用桑。練主用栗。是古者虞時作桑主。練時作栗主。既作栗主。則埋虞主於道左。見鄭駁五經異義。虞主不可用以遷廟。故必俟既練作栗主之後。乃可遷廟。此注言練而後遷廟之義也。然則耐已復寢者。固由孝子之意。不忍盡變事生之禮。實亦以耐時用。虞主。虞主不可藏於廟。故耐祭訖。主反於寢也。公羊傳又曰。用栗者。藏主也。是可證矣。朱子云。耐與遷自是兩事。又據大戴禮遷廟篇。君及從者皆玄服。謂遷廟在大祥除喪之後是也。近儒謂接神之道。不可以純凶。故遷廟用玄服。皆由誤此注忘卻後字。謂練而遷廟。故爲此牽合附會耳。遷廟既在除喪後。則練祥禘之祭。自當在寢行之。賈疏謂練祭在廟祭訖。主反於寢。則是耐時主反於寢。練而遷廟。祭訖仍反於寢。將來又必遷廟。禮豈有如是之煩讀者乎。其必不然矣。云古文班或爲辨。則是耐氏姓或然者。惠氏棟云。古辨字或讀爲班。故古文班亦作辨。史記五帝紀云。辯于羣臣。徐廣曰。辯音班。春秋傳襄二十五年。男女以班賂晉侯。此今文也。哀元年云。蔡人男女以辯。此古文也。說見劉光伯規過。胡氏承琪云。班或爲辨。是古文有兩本。漢書王莽傳音義引孟康曰。辨或作班。故鄭以古文班爲辨者。其義或然。云今文爲辨者。既夕注亦云。今文班爲辨。周禮司土。掌羣臣之版。故書。版爲班。鄭司農云。班書或爲版。又賈人臚辨注。鄭大夫云。臚讀爲判。杜子春讀臚爲版。版既爲班。臚亦可讀班。故今文借臚爲班。鄭所不從也。○檀弓曰。殷練而耐。周卒哭而耐。孔子善殷。朱子云。期年而耐之。換之人情。亦爲允愜。但其節文次第。今不可考。而儀禮自始死以至祥禘。度數詳焉。故溫公書儀。雖記孔子之言。而卒從儀禮之制爾。今案死者體魄以葬爲歸。死者魂氣以廟爲歸。周制虞而作主。卒哭耐廟。奉新死者之主。祭於祖廟。并祭其祖。使魂氣相連屬。故耐不於練。而於卒哭焉。欲其神之早得所歸也。然人子居廬哭泣。不忍遽以爲神而遠之。故耐訖反主於寢。且亦以舊廟未毀。新廟未成。主不可以遽入也。至練更作栗主於寢祭之。自是而祥禘皆然。以喪祭不可行於祖廟中也。至三年喪畢。乃遷栗主於新廟。而四時之祭行焉。又以體死者不忍遽毀其祖廟之意。沐浴櫛搔剪。浴極翦也。或爲盥音爪。今文曰。沐〔疏〕正義曰。注云櫛自飾也。而遷廟必於三年焉。則周制亦善矣。沐浴櫛搔剪。浴極翦也。或爲盥音爪。描或爲髡。沐〔疏〕正義曰。注云櫛自飾也。者。虞時不櫛。此則櫛

而更加以搔剔。是彌自飾也。胡氏承琪云。注云搔當爲爪者。鄭於士喪禮蚤搔如他日。注云。蚤讀爲爪。古人多以覆手之爪。爲又甲之叉。說已見前。蓋手足甲謂之爪。斷手足甲亦謂之爪。喪大記。小臣爪足。注云。爪足。斷足爪也。見前。云。疾痛苛養。敬抑搔之。與斷手足甲義無涉。故鄭正其字曰搔當爲爪。今文曰沐浴。無搔字。鄭所不從。說已。前。云。搔剔或爲蚤搔。搔或爲髹者。此皆據別本。搔蚤皆假借字。搔者。說文云搔。搔也。段氏玉裁云。急就驚。沐浴。即莊子之皆賊。謂剔其頰旁。養生家之一法也。若士喪禮士虞禮之蚤搔。蚤讀爲爪。謂斷爪。搔許作剔。謂剔須也。案說文。齊斷也。經典多借剔爲之。故爾雅釋言及魯頌毛傳。皆云剔齊也。此經剔或爲搔者。鄭於士喪禮注。不云。搔當爲剔。故於此或作亦復存之。搔或爲髹者。髹亦剔之假借字。鄭意蓋以爪與剔爲正字。蚤搔髹髹。皆所不從也。今案此經正文作剔。士喪禮作髹。生人法容。或有理其須而剔之。用專膚爲折組。取諸脰臑。主婦以下組也。折組。謂多折骨以爲之。今以脰臑貶於純吉。今文字爲折組。〔疏〕正義曰。敷氏云。惟云取諸脰臑。是不分左右皆用之矣。而說以爲所組。亦甚誣矣。古文。脰臑爲頭也。〔疏〕正義曰。敷氏云。惟云取諸脰臑。是不分左右皆用之矣。當與虞同。記不言左。省文。褚說是也。注云。專猶厚也者。膚有厚薄。此云用專膚。明是取其厚也。云折組。謂主婦以下組也者。李氏云。特牲禮。主婦佐食皆殺折。今案不言折組。鄭意蓋以爲用正體也。云體盡人多折骨以爲之者。此鄭解吉祭折組之義也。云今以脰臑貶於純吉者。案虞無折組。耐有之。已漸卽吉。但不用體骨而用膚。是貶於純吉也。褚氏云。虞不致齋。練不旅。耐在虞練之間。容得致齋。故主婦以下有組。云今文字爲折組。而說以爲所組。亦甚誣矣。蓋當時今文家有解折組爲所組者。故鄭辨之。吳氏廷華謂膚用專爲尸組。案虞祭尸組用七體。耐何獨用膚乎。其不然明矣。云古文脰臑爲頭也者。臑氏琳云。說文無臑字。口部。臑。咽也。茲簡文上臑口。下臑頭。脈理也。則臑字當從古文。今亦從今文小誤。胡氏承琪云。案說文。脰。項也。項。頭後也。古文以頭爲脰。同音假借。臑爲正字。鄭注取諸左臑上云。臑臑肉也。此注於脰不從古文假臑。而於臑又從今文假臑者。殆當時頭臑殊別。塋臑通借。學。其他如饋食。如特牲饋食之事。或云以左胖臑。右胖耐。今此如饋食。〔疏〕正義曰。賈疏云。知不知者所易曉歟。其他如饋食。則尸組所組皆有肩臂。豈復用虞臂乎。其不然明矣。〔疏〕正義曰。賈疏云。虞不致齋旅。則耐祭只有獻致齋而不旅可知。云其他如者。亦大概之辭。徐氏秉義云。喪之有祭始於虞。故儀禮有士虞之文。

其再虞三虞及卒哭之祭。皆倣初虞爲之矣。至卒哭之後。初有耐練祥禫四祭。而儀禮俱無其文。何哉。蓋士虞記篇末。略陳耐祭之禮。而以其他如饋食一語括之。所謂饋食者。卽特牲饋食禮也。士之耐祭倣之。則練祥禫三祭。自倣特牲可知。云或云以左胖虞右胖耐者。當時有人解云。虞與耐共用一牲。以左胖爲虞祭。右胖爲耐祭。故鄭破之。云今此如饋食。則尸俎胙俎。皆有肩臂。豈復用虞臂乎。其不然明矣。李氏云。特牲饋食禮。尸俎右臂。胙俎臂用左。胙俎字也。主人俎也。今胙作胙。非。經義述聞云。注所當爲胙俎。今作胙俎者。涉上注而誤。胙俎心舌。安得有臂乎。肩衍字也。特牲記曰。尸俎右肩臂。胙俎臂。是尸俎胙俎皆有臂也。若肩則尸俎有而胙俎無。不得云皆有。今案李氏及述聞之說是也。鄭以如饋食。則尸俎胙俎皆有臂。豈復取虞祭之臂而用之乎。此以決其不然也。用嗣尸。虞謂尙質。〔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嗣、繼也。卽虞訖耐。理宜專用一尸。若更易之。則神失所主矣。然獨於此言之者。以上祭猶是間日。此則連日。恐或思有以息之。又或因錢之門外之故。而疑禮得更端。故特明之。王氏士讓云。敎氏謂耐用于行之次子爲虞尸者。是虞耐異尸。誤矣。記言錢尸。正爲耐廟而饒之。豈有饒者一尸。耐者又一尸乎。李寶之指嗣爲主人嗣子。不知凡喪。主人或年少。未必盡有嗣。且亦未可以特牲之嗣舉奠例也。注云。虞耐尙質。未暇筮尸者。此鄭解用一尸之義也。喪服小記云。練筮日筮尸。是練祥以筮日筮尸矣。曰孝子某孝顯相。夙興夜處。小心畏忌。不惰其身。不寧。稱孝者。〔疏〕正義曰。此記耐後之祭。皆筮尸矣。云此祭兩告之。而辭乃惟以孝子爲稱者。蓋主於耐者也。蔡氏德晉云。小心畏忌。不惰。言中心之敬。不敢稍怠也。其身不寧。言敬形于身。踧踖而不安也。今案當以小心畏忌爲句。不惰其身爲句。言心常存畏忌而身不敢惰慢也。前虞辭云。夙興夜處不寧。此更增此八字耳。方氏苞云。春秋傳曰。祝史陳信于鬼神無愧辭。若主喪者及衆主人。心無畏忌。身實懈惰。夙興夜寐。無甚不安。而以此告於先靈。能不怙然內愧。而作於嬖族友黨乎。先王制哭踊之節。正薦告之辭。皆所以振發人之本心。而俾自循省也。○經義述聞云。孝子某。子當爲孫。下文適爾皇祖某甫以隣附爾孫某甫。皆告祖之辭。猶金縢言若爾三王。惟爾元孫某也。自稱當言孝孫。不當言孝子。蓋因上文三言哀子某而誤。曲禮。祭王父曰皇祖考。今所祭之祖于祭者曾祖也。而但謂之皇祖者。王父以上。亦得稱爲皇祖。魯頌閟宮。美僖公享祀。曰皇祖后稷。又曰周公皇祖。哀二年左傳。衛太子蒯聵禱曰。敢昭告皇祖文王。則自始祖以下皆得稱皇祖也。對皇祖言之。則曰孝孫矣。又云。兩爾字皆稱其祖。非上爾其父。下爾其祖也。鄭注以爲兩告之。非是。上文卒辭曰。隣爾于爾皇祖某甫。已告其父矣。至耐祭則統于尊而告祖。不得兩告也。適爾皇祖。謂孝孫以此貽事適皇祖之廟而薦

之。非謂其父適皇祖之廟也。下隣附爾孫。始謂其父于皇祖耳。今用尹祭。尹祭。肅也。大夫士祭無云肅者。今案述聞之說待精。並錄存焉。注云。稱孝者吉祭者。謂易哀為孝。用尹祭。不吉性號而云尹祭。亦記者誤矣。

〔疏〕正義曰。曲禮。肅曰尹祭。故知尹祭為肅也。鄭意以曲禮所云。是天子諸侯稱號。云大夫士祭無云肅者。據特牲少牢言也。上虞辭云。繫性剛鬣。是性號。故云今不性號。而云尹祭。亦記者之誤。賈疏云。亦者。亦上文

晉合也。或曰。尹正也。謂用吉祭。嘉薦普淖。普淖。溲酒。普淖。釀也。不稱性。記其〔疏〕正義曰。注云。普淖。釀也。此云如饋食。與特牲同二。故云普淖也。散氏云。普淖未詳。則不以賈說為然矣。云不稱性。記其異者。以錫有羊

錫豕。此不稱性而言普淖。是記其名之異者。云今文溲為釀。詳前。○今案經義述聞。以尹祭為遷賓。嘉薦為豆賓。實。詳前明齊溲酒下。適爾皇祖某甫。以隣附爾孫某甫。尙饗。欲其附合兩告之。曾子問曰。天子崩。國君薨

事。而後主各反其廟。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疏〕正義曰。注云。欲其附合兩告之者。既夕注云。附猶屬也。附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之祭。欲附者與所附者神相屬。故兩告之。蔡氏德晉云。適爾

皇祖某甫。以告附者。隣附爾孫某甫。以告皇祖。今案兩告之而用一尸者。方氏苞云。像新死者進見于祖。祖之尸不

必設也。引曾子問而云然則士之皇祖。於卒哭亦反其廟。無主則反廟之禮未聞。以其幣告之乎者。褚氏寅亮云。祝取

羣廟之主。藏于太祖。卒哭成事而後主各反其廟。此天子諸侯之禮也。大夫士無主。則皆以幣告之。即許氏慎東帛依神之謂

也。今案崔氏靈恩云。大夫士無主。以幣帛附。附竟並遷殯宮。至小祥而入廟也。其即本此注言之歟。又江氏筠云。祝

卒哭反廟。乃天子諸侯禮。注謂士之皇祖亦然。非也。案士之一廟者無羣廟。即二廟者亦止祖廟爾祖。無太祖廟。祝

似難通矣。○經義述聞云。適爾皇祖之上。當云薦此祫事。祫者合也。合于皇祖也。薦此祫事。適爾皇祖某甫。謂以此

祫事適皇祖之廟而薦之。猶特牲云。讀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少牢云。致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祫事于皇祖

伯某也。且虞稱虞事。卒哭稱成事。小祥大祥稱祥事。而附獨不稱所薦之事。非祝辭之例矣。故薦此祫事之當在附祭

。可以他祭比類而得之也。薦祫事不言哀者。上文祝稱孝子。已是吉祭之辭。不得復稱哀薦。當與祥祭皆稱薦。此蓋

薦此某事之文。附與祥同。所不同者。或稱祫。或稱祥耳。薦此祫事適爾皇祖某甫。與始虞之哀薦虞事適爾皇考某甫

相亂。遂至脫于此而反見于彼。于是始虞之祝與附祭無別。解者雖曲為之說。而終不可通矣。今案互詳始虞祝辭適爾

皇祖某  
甫下。

右記耐祭之禮與告耐之辭

基而小祥。小祥。祭名。祥。吉也。檀弓曰。〔疏〕正義曰。杜氏佑云。周制。士喪而小祥。今案周即葬年也。注云。歸祥肉。古文。葬皆作基。

除首服。服練冠也。祥。善也。加小善之飾也。吳氏紱云。此即練祭也。以一著言則曰小祥。以服變除之節言則曰練。左傳。特祀于主。以此推之。祥禮皆特祭。則於廢行之可知。散氏謂特祭于祖廟。不可從。今案喪服四制云。期而

練。又云。十三月而練冠。檀弓曰。練。練衣黃裏纁緣。葛要經。繩履無絢。角瑱。鹿裘衡長袷。袷。袷之可也。喪服小記云。練。筮日筮尸視濯。皆要經杖繩屨。有司告具而后去杖。筮日筮尸有司告事畢。而後杖拜送賓。孔疏。練謂

小祥也。曾子問曰。孔子曰。聞之小祥者。主人練祭而不旅。奠酬于賓賓弗舉。禮也。昔者魯昭公練而舉酬行旅。非禮也。孝公大祥奠酬弗舉。亦非禮也。鄭注。奠無尸。虞不致爵。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算爵。彌吉。禮記曰。期之喪。非

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日而禫。案練小祥也。祥大祥也。十一月而練。此父在爲母之禮。萬氏斯大云。卒哭耐祭。于三虞後相繼而行。故日與尸不更筮。賓不更宿。小祥之去耐。大祥之去小祥。爲日遠矣。日也尸也賓也。無

不筮不宿可知。考虞禮記第云薦此某事。不著二祥之禮。此當放特牲饋食禮爲節。自筮日筮尸宿賓至獻兄弟及私臣內兄弟。小祥之節也。不旅酬。自筮日筮尸宿賓至賓主黨族酬交錯。大祥之節也。無算爵。冠服用練祥所宜。不得端

玄耳。萬氏斯大云。禮記云。自諸侯達諸士。小祥之祭。主人之酢也。嘔之。衆賓兄弟則皆嘔之。大祥主人嘔之。衆賓兄弟飲之。考士虞禮。喪祭也。尸酢主人。主人飲卒爵。練祥喪祭。何反止于嘔嘔。孔疏云。此主人嘔之嘔之。謂正

祭之後。主人獻賓長。賓長酢主人時也。衆賓兄弟嘔之飲之。謂祭末受獻時也。賓長之酢止于嘔嘔。而尸酢反卒爵者。神惠重。賓酢輕也。通練祥二祭于特牲禮者。不可不知。云檀弓曰歸祥肉者。引以證祥爲祭名也。檀弓本云饋。此

云歸者。古饋與歸通。云古文葬皆作基者。皆下又葬而大祥也。惠氏棟云。案堯母碑葬字亦作。曰薦此常事。視辭之基。胡氏承珙云。士喪禮兆基之基。古文又作期。蓋古文二字互借。鄭各取本義。故皆從今文。曰薦此常事。視辭之

言常者。葬而祭禮也。〔疏〕正義曰。注云視辭之異者。視辭與耐同。惟薦此常事爲異耳。云言常者。葬而祭禮也者。古文。常爲祥。〔疏〕案期而祭。禮也。喪服小記文。彼注云。此謂練祭也。孔疏。歲序改易。隨時變遷。故一



期而爲練祭。于禮當然。是以言常也。云古文常爲祥者。胡氏承琪云。言常事者。此爲小祥當與大祥辭別。故鄭不從古文。○經義述聞云。常當依古文作祥。小祥大祥皆祥也。大祥曰薦此祥事。小祥不當有異。特以祥常聲近。故誤爲常耳。曾子問曰。宗子爲士。庶子爲大夫。其祭也。以上牲祭于宗子之家。視曰。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若宗子有罪居于他國。庶子爲大夫。其祭也。視曰。孝子某使介子某執其常事。然則常事乃春秋祭祀之通稱。小祥不得稱常事明矣。今案吳氏疑義云。喪祭皆非常之事。此言常者誤也。當以古文作祥爲是。與述聞說合。又其而大祥曰薦此祥事也。復〔疏〕正義曰。釋名云。又孝子除練服。服朝服縗冠。加大善之飾也。杜氏佑云。周制。自小祥又周而大祥。蔡氏德晉云。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大祥。今案喪服小記曰。大祥吉服而簋尸。禮記曰。祥主人之除也。于夕爲期。朝服祥。因其故服。玉藻曰。縗冠素紕。既祥之冠也。注云。又、復也者。詩小宛。天命不又。毛傳。中月而禫。中猶閒也。禫。祭名也。與大祥云。又、復也。復葬則天道再變。故行大祥之祭。而其辭曰薦此祥事。中月而禫。中猶閒也。禫。祭名也。與大祥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疏〕正義曰。注云中猶閒也。謂閒隔也。云禫祭名也。與大祥閒一月。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古文。禫或爲導。禫者。禫大祥後除服祭名。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猶期之喪。十三月而大祥。十五月而禫。皆與大祥閒隔一月。故云自喪至此凡二十七月也。云禫之言澹澹然平安意也者。澹與淡通。謂哀痛慘切之念。至此漸平。向之夙夜不安者。至此稍安也。釋名云。閒月而禫。亦祭名也。孝子之意澹然。哀思益衰也。說與鄭同。檀弓曰。祥而縗。是月禫。徙月樂。祥而縗。謂二十五月也。是月禫。二十七月也。徙月樂。二十八月也。戴德喪服變除禮云。二十五月大祥。二十七月而禫。白虎通云。二十五月而大祥。飲醴酒。食乾肉。二十七月而禫。通祭宗廟。去喪之殺也。鄭志答趙商云。祥謂大祥二十五月。是月禫。謂二十七月。非謂上祥之月也。自王肅誤讀祥而縗是月禫之文。以禫亦在二十五月。祥禫同月。又以士虞禮中月而禫。爲月中而禫。謂在祥月之中。與鄭異說。其詳載檀弓孟獻子禫節疏內。李氏云。聘禮記。士中日則二雙。喪服小記。亡則中一以上而祔。學記。中年考校。中皆謂閒也。王肅謂禫在祥是月之中。讀此中月與文王中身享國之中同。案是月禫。自爲下生文。猶子于是日哭則不歌。是日之文。亦上無所屬。王義非也。汪氏琬云。案禮。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杖期。猶祥禫閒月。豈三年重服而反祥禫同月乎。春秋文二年冬。公子遂如齊納幣。蓋桓公之喪已二十六月矣。而公羊氏譏其喪娶。由此言之。當從鄭義無疑。金氏榜云。三年間曰。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謂至親以期斷加隆焉。使倍之。故再期也。明喪三年者爲再期。喪服小記亦云再期之喪。三年也。據再期言之。爲二十五月。通數禫月爲二十七月。義本相通。杜氏通典。

戰鄭學之徒曰伯叔無禫。十三月而除。爲母妻有禫。則十五月而畢。爲君無禫。二十五月而畢。爲父長子有禫。二十七月而畢。明所云喪以期斷者。禫不在期中也。禮記二十五月畢者。則禫不在祥月。三年之喪。二十五月而畢者論其正。二十七月而禫者明其加。又云。通典承用鄭義。謂二十五月終而大祥。受以祥服。素縗麻衣。二十六月終而禫。受以禫服。二十七月終而吉。吉而除。榜謂禮記注云。祥祭朝服。始卽吉。正祭服也。喪服小記曰。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縗冠是也。祭猶縗冠。未純吉也。既祭乃服大祥。乃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是通典言二十七月終者。未大吉也。既祭乃服禫服。朝服縗冠。踰月吉祭。乃玄冠朝服。既祭玄端而居。復平常也。是通典言二十七月終而吉。與鄭義合。祥禫異月。兩漢經師更相傳授者。無異說也。自子雍好爲野言。浮辨蜂起。雖鄭學之徒。申明之。學者猶或依違其間。甚矣禮學之難明易晦也。今案禮記開傳曰。期而小祥。食菜果。又期而大祥。有醯醬。中月而禫。而飲醴酒。始飲酒者先飲醴酒。始食肉者先食乾肉。又曰。期而小祥。居聖室。寢有席。又期而大祥。居復寢。中月而禫。禫而沐。又曰。期而小祥。練冠縗緣。要經不除。又期而大祥。素縗麻衣。中月而禫。禫而纓無所不佩。據開傳凡三言中月而禫。與期而小祥。又期而大祥。皆爲特起之辭。文不相屬。則禫與大祥異月明甚。若如玉璫之說。則必改中月之文爲月中而後可。且一月之中。既舉祥祭。又舉禫祭。不嫌于數乎。禮記云。期之。喪十一月而練。十三月而祥。十五月而禫。是禫與祥異月之明證。不得謂十五月而禫者。禫亦在祥月中也。禮文章顯如是。而後人有謂王說實本于禮。親喪宜厚。故鄭說沿用至今何歟。云古文禫或爲導者。說文於酉字換字下。皆云讀若三年導服之導。於安字下云讀若禮三年導服之導。惠氏棟云。導服卽禫服。从古文故曰導。近有人作字書。名正字通。斥許君說爲妄。是未讀儀禮。段氏玉裁云。士虞禮注曰。古文禫或爲導。檀弓喪大記注皆曰禫。或作道。是今文禮作禫。古文禮作導。鄭從今文。故見古文於注。許從古文。故谷部木部穴部。皆云三年導服。而示部無禫。故今文變爲禫字。是其音不與凡導導凶之吉也。不云讀若導。而云三年導服之導者。三年導服之導。古語蓋讀如導。故今文變爲禫字。是其音不與凡導同也。胡氏承珙云。經典皆相承作禫。故鄭從今文。此注云古文禫或爲導。是古文本亦有作禫者也。徐氏乾學云。禫祭之禮。全用特牲饋食篇之儀。蓋小祥不旅酬。大祥無無算爵。禫則既加以旅酬。又加以無算爵。一如特牲禮行之。是月也。吉祭猶未配。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少牢饋食禮。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淂。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祝之。正義曰。吉祭。四時之常祭。曰吉者。對禫以前爲喪祭言也。禮記黃亮云。吉祭兼祖在內。猶未配。則專指新死之父。而母先沒者言。注云。是月。是禫月也。當四時之祭月則祭者。此指吉祭在禫月者言之。謂禫月而當

四時之祭月。則既禋之後。行吉祭如常也。吉祭與禋同月。一月而兩祭者。禋專祭新死者于寢。吉祭在廟也。云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者。吳氏章句云。吉祭必以某妃配。此未配者。爲父祔而母先卒者言之。蓋死者初遷廟。生者初除喪。餘哀尙在。不敢純用吉禮也。盛氏世佐云。婦人無廟。其妃之先卒者。祔於皇祖姑。俟其夫遷廟之後。乃合食焉。所謂配也。未配則但祭考而已。江氏筠云。注引少牢禮祝辭。特以證明配字耳。又云。猶未配。蓋主于母之先亡者言。萬季野謂無因子孫之除喪。而去祖妣不配之理。其言是矣。而又云所謂配者。以新死者之主。配食于祖廟。此但祔祭祖廟。而不以新死者配之。案士祔祭之禮未聞。且卽祔食于祖廟。亦不得言配。其說非也。今案吉祭猶未配。謂前此喪祭。固未以母配。今吉祭在禮月。猶未以母配也。若禮月後而遇吉祭。則當以母配矣。配字之義。諸家指母先亡者言之。甚是。互詳特牲筮日宰自主人之左贊命下。

### 右記小祥大祥禋祭吉祭之節與祝辭之異



# 儀禮正義

## 卷三十四

### 特牲饋食禮第十五

鄭目錄云。特牲饋食之禮。謂諸侯之士。以歲時祭其祖禰之。〔疏〕正義曰。先大夫目錄校禮。於五禮屬吉禮。大戴第七。小戴第十三。別錄第十五。〔疏〕正義曰。賈疏本作謂諸侯

之士祭祖禰。無以歲時及其及之禮六字。此依釋文所引增。釋文謂作廣。賈本於五禮上。又有非天子之士而六字。是因疏文訛入。天戴以下十四字舊脫。吳氏澄補。據士冠禮疏。當作小戴第十。第十三乃士喪禮。戴氏震云。似釋

文所引。乃鄭目錄本文。阮氏校勘記云。釋文廣字誤。當從賈作禰。臧氏庸校本祖禰下增廣字。又經作小戴第十。今俱從校證本。○李氏如圭云。特牲。一豕也。韋昭曰。凡牲一爲特。二爲牢。官氏獻瑞云。大夫曰少牢饋食。所

以別於天子國君之大牢也。士曰特牲饋食。所以別於卿大夫之少牢也。蔡氏德晉云。士喪遺奠用羊豕。是士之祭亦有用少牢者。蓋特牲其常。而少牢乃其盛禮也。賈疏申鄭義謂曲禮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爲天子大夫士。此儀禮

特牲少牢。爲諸侯大夫士。似未盡是。詳少牢禮。萬氏斯大云。大傳云。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祿及其高祖。干、求也。祿、合祭也。必求於君而後得祿。則其常時。但得特祭而不得合祭可知。考此特牲少牢二篇視祠及命筮

之詞。惟及皇祖而自稱孝孫。此當時之祭也。其爲特祭昭昭矣。蓋舉皇祖以爲例。其祭高曾也。以此推之。其祭祖也。亦以此推之。又云。先儒謂大夫士惟得祭祖禰。何其泥歟。今案此篇所言儀節器物。祭祖與祭禰同。但祭祖則

易其皇祖孝孫之詞耳。萬氏以爲當時之特祭。非合祭。又謂舉皇祖以爲例。其說皆是。惟推之以及高曾。謂祭祖則之說爲泥。則非。士祭及高曾。惟祿祭爾。鄭注大傳云。干猶空也。空祿謂無廟。祿祭之于壇。蓋士止有一廟二

廟。其高曾則無廟。故鄭以爲祿祭于壇。此篇是言廟祭。則不得推及高曾。故鄭云祭祖禰也。云以歲時祭。則是時享。非祿也。饋食義詳下。士廟制詳少牢篇首。云於五禮屬吉禮者。大宗伯云。以吉禮事邦國之鬼神示。故知屬

吉禮也。郝氏敬云。士虞後繼以特牲者。自凶趨吉也。特牲後繼以少牢者。自殺趨隆也。皆記禮之序。盛氏世佐辨之云。諸篇次第。皆出于漢儒所定。未必合作經者之舊。今案儀禮全經。當有天子諸侯祭禮。今皆亡。惟此及少牢

薦。僅存大夫士祭禮。則已殘闕不完。又二戴與劉氏次第皆不同。郝氏據今本以言序謹矣。○萬氏斯大云。曲禮曰。大夫無故不徹縣。士無故不徹琴瑟。衆仲言羽數。大夫四。士二。是大夫士皆有樂舞矣。特牲少牢。皆不用樂何歟。嘗考之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凡飲。養陽氣也。故有樂。食。養陰氣也。故無樂。竊意特牲少牢皆用食禮。故名曰饋食而無樂也。汪衡齋先生亦主此說。今附錄於此。俟考。吳氏紱云。古者大夫士四時之祭。用燕禮則有樂。用食禮則無樂。觀特牲尸九飯。少牢尸十一飯。則用食禮明矣。

特牲饋食之禮。不誨日。祭祀自孰始曰饋食。饋食者。食道也。誨。謀也。士賤職饗。時至事暇可以祭。〔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以下筮日。筮戶。宿尸。宿賓。視濯與牲。凡五節。皆祭前戒備之事。注云。祭祀自孰始曰饋食者。古熟字多作孰。先大父目錄校證云。周禮大宗伯。以肆獻裸享先王。以饋食享先王。鄭注。肆者。進所解牲體。謂薦熟時也。獻。獻醴。謂薦血腥也。裸之言灌。灌以鬱鬯。謂始獻尸求神時也。言饋食者。著有黍稷。蓋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先裸獻而後薦熟黍稷。大夫士之祭。直自饋熟始。無裸獻之禮。故曰饋食。今案司尊彝云。裸云朝踐。朝踐即謂薦血腥。又云。饋獻即謂薦熟。是宗廟之祭。始裸神。次薦腥。次薦熟。故禮運曰。腥其俎。孰其軀。鄭注。腥其俎。謂豚解而腥之及血毛。法大古也。孰其軀。謂體解而燔之。法中古也。周禮肆獻裸饋食分三節。裸爲一節。獻爲一節。肆與饋食共爲一節。以薦孰言曰肆。以薦黍稷言曰饋食。實一時事。故鄭云。祭祀自孰始曰饋食也。又周禮籩人。有朝事之饌。饋食之饌。朝事即朝踐。鄭注。朝事。謂祭宗廟薦血腥之事。饋食。薦熟也。今吉禮存者。特牲少牢。諸侯之大夫士祭禮也。不裸不薦血腥。而自薦熟始。是以皆云饋食之禮。義與此同也。云饋食者。食道也。者。食道。謂生人飲食之道。檀弓曰。不以食道。用美焉爾。鄭注。食道。禮器曰。禮之近人情者。非其至者也。郊血大饗腥。三獻燔。一獻孰。鄭注。近人情者。養。而遠之者。敬。又郊特牲曰。至敬不饗味而貴氣臭也。是祭祀用食道。近爲殺。用血腥法古爲隆。鄭言此者。欲見大夫士以食道事神。無薦腥以上事。爲殺於天子諸侯也。萬氏斯大云。特牲少牢二禮。不曰祭而曰饋食者。祭以樂盛爲重也。就二禮考之。尸者。祭祀之主。食飯惟尸。而他人不及。頤者。受福之重。頤惟用黍。而他物不及。此食之所以重也。而特舉以爲名也。士虞禮。尸入之後。亦先九飯而後三獻。略與特牲禮同。故篇首亦曰特家饋食。今案萬說。即大宗伯注言饋食者。著有黍稷之義。諷詳下。江氏筠云。此云不誨日。而下筮日云。誨此某事者。此誨爲人謀。下誨爲鬼謀也。云士賤職饗。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其日矣。不如少牢。大夫



先與有司於廟門諷丁巳之日者。案少牢云。日用丁巳。彼注云。必先諷此日。明日乃筮。是所諷者。爲祭之日。非筮之日也。敖氏云。諷日。謂諷其筮日之日。張氏爾岐云。不諷日者。不預諷前月下旬之丁巳。以筮來月上旬之丁巳。似誤。江氏筠云。少牢之于祭日。先諷之而後筮之。此則即筮爲始耳。今案大夫以上。先諷日而後筮日。士則但筮日而不諷日。亦尊者禮詳。卑者禮略。鄭必云士賤職褻。時至事暇可以祭。則筮者。蓋君祭。大夫士均有事焉。大夫祭。士或又有事焉。此所以職褻事繁。不能預諷祭日。但可以祭。即擇日而筮之。亦不必定用丁巳之日也。乃賈因士不諷日。于少牢疏云。士只有致齊無散齊。其說亦非。吳氏疑義云。據祭統散齊七日。致齊三日。則祭前十日爲齊期。故必筮于十日之前。周禮大宰。祀五帝。前期十日。卜日遂戒。少牢筮甸有一日。皆此義也。士雖卑于大夫。既立之廟。使祭其先。即職業叢冗。而大禮必不可廢。豈有不事七日三日之齊。遽行廟祭之禮。恐非先生所以體羣臣之意。據此則士之筮日。亦當在十日之前也。云今文諷皆爲詛者。胡氏承琪云。說文。諷。案謀也。詛。訓也。及筮詛。詛也。詛即今之呪字。詛訓互訓。與諷義別。今案今文。殆假詛爲諷。故鄭不從。皆者。皆下諷此某事也。及筮日。主人冠端玄。卽位於門外西面。冠端玄。玄冠玄端。下言玄者。〔疏〕正義曰。筮日。敖氏以爲筮之日。江氏如求日之儀。則此可知矣。今案據經言及敖說似亦可通。李氏如圭云。筮日者。孝子不知鬼神降格之期。故卜筮以請。敬之至也。敖氏云。士筮當朝服。今乃玄端者。不可論其祭服也。禮經釋例云。特牲饋食禮。筮日。筮戶用玄端。蓋士禮。士冠禮用朝服。如少牢筮日者。冠禮攝盛故也。然則敖氏謂士筮當朝服。非矣。蔡氏德晉云。門外西面。主位也。注云。冠端玄。玄冠玄端。下言玄者。玄冠有不玄端者。賈疏云。不玄端則朝服。下記云。助祭者朝服。不著玄端故也。若然。玄端一冠兩服也。江氏永鄉黨圖考云。朝服玄端。漢衣。皆用玄冠。又云。朝服素韠。玄端爵韠。又云。大夫以上玄端。衣用修袂。本周禮司服注。皆與朝服異者也。禮經釋例云。案素裳白屨。則爲朝服。玄裳黃裳。襍裳黑履。則爲玄端。餘皆同也。蓋據士言之也。云門謂廟門者。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立於主人之南。西面北上。賈疏云。士冠禮筮于廟門。此爲祭席筮。在廟門可知也。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小宗〔疏〕正義曰。子姓兄弟。如主人服。亦玄冠玄端也。立于主人之南。西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宗子祭則族人皆侍。〔疏〕正義曰。統於主人也。李氏如圭云。兄弟猶言族親也。祭統曰。有事於大廟。則羣昭羣穆咸在。而不失其倫。此之謂親疏之殺。注云。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者。案白虎通云。姓者。生也。人稟天氣所以生者也。故鄭注禮記。亦云姓之言生也。盛氏世佐云。變孫言姓者。子孫止於二世。

言子所生。則會玄而下皆該之矣。先子姓而後兄弟者。子姓據所宗者而言。兄弟據主祭者而言是也。官氏獻瑞云。子姓者。依主人之嗣子立文也。兄弟者。伯叔父及其他上下行皆該焉。退兄弟於子姓之後者。觀下文嗣舉奠。而兄弟不得與焉。祭畢餼嗣爲上。而兄弟不致饗焉。今案鄭意。以子姓兄弟。皆爲所祭者之後人。祭時咸來。故下又云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宗子祭則族人皆侍也。若以爲依主人之嗣子立文。是以子姓爲主人之子姓。不若鄭義之該括。云小宗祭而兄弟皆來與焉者。白虎通曰。宗其爲始祖後者爲大宗。此百世之所宗也。宗其爲高祖後者。五世而遷者也。宗其爲曾祖後者。爲曾祖宗。宗其爲祖後者。爲祖宗。宗其爲父後者。爲父宗。父宗以上至高祖宗。皆爲小宗。所謂小宗有四。大宗有一。鄭注喪服小記云。小宗有四。或繼高祖。或繼曾祖。或繼祖。或繼祢。皆至五世則遷。蓋本班說。此云來與。謂來與於祭也。如祭祢。則同祢者皆來。祭祖。則同祖者皆來。祭曾祖高祖。則同曾祖同高祖者皆來也。云宗子祭則族人皆侍者。卽白虎通所謂大宗也。族人與宗子同始祖者也。故白虎通引禮曰。宗人將有事。族人皆侍。尙書大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詩湛露毛傳云。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是皆鄭所本也。有事。謂祀事也。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士之屬〔疏〕正義曰。儀禮釋官云。此經上有子姓兄弟。則有司不兼子事也。有司羣執事。如兄弟服。東面北上。吏也。〔疏〕正義曰。賈疏引左傳士有隸子弟。非也。不直云有司。而兼云羣執事。蓋公有司私臣皆統之矣。有司羣執事。分言之。凡職有專司者。謂之有司。無專司而臨事來助祭者。謂之羣執事。士虞禮有賓執事者。注謂賓客來執事者。統言之。則自主人以下。凡有事於廟中者。皆可以執事稱之。下云執事之俎。陳子階閒二列北上。注云。執事。謂有司及兄弟視主人主婦之俎亦存焉。是也。今案如兄弟服。亦玄冠玄端也。方氏苞云。玄冠玄端同。而於有司羣執事則曰如兄弟。於尸於賓則曰如主人。尊卑各以其倫。亦言之序。數氏云。此時未有賓。故有司羣執事。皆如賓位。席於門中。闔西闔外。爲筮人設之也。古文。〔疏〕正義曰。賈疏云。西方東面北上。○注。屬吏。說詳士冠禮。席於門中。闔西闔外。闔作榮。闔作榮。〔疏〕正義曰。賈疏云。筮與席所卦者具饌于西塾。乃言布席于門中。筮人執筴。抽上韞兼執之。此不言具饌于西塾。但言席于門中。取筮于西塾。又不云抽上韞者。皆是互見省文之義。注云。爲筮人設之也者。因上未言筮席。故特明之。餘詳士冠禮。筮人取筮於西塾。執之。東面受命於主人。筮人。官名也。筮。問也。取〔疏〕正義曰。筮陳在西塾。故就取之。食禮云。東面受命于主人。與此同。士冠禮不言東面。省文。注云。筮人官名。詳士冠禮。云筮問也。取其所用問神明者。謂筮也者。鄭意以經云取筮。係謂筮而云筮者。筮之義爲問。而所用以問吉凶於神明者是筮。故謂取筮爲取

筮也。詩氓。爾卜爾筮。毛傳云。著曰筮。蓋用著以筮。因即謂著爲筮也。鄭注周禮云。問著曰筮。又注士冠禮筮與席云。筮所以問吉凶。謂著也。義與此同。曲禮孔疏引劉氏。亦云筮問也。宰自主人之左。贊命命曰孝孫某筮來日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尙饗。贊命由左者。爲神求變也。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禋月之吉祭。皇、君也。言君〔疏〕正義曰。命曰以下。主人爲祭命筮之辭。某、祖者。尊之也。某子者。祖字也。伯子仲子也。倫、庶幾也。〔疏〕主人名也。郊特牲曰。祭稱孝孫孝子。以其義稱也。爾雅釋詁曰。適、往也。適其皇祖某子。謂往祭於其廟也。注云。宰、羣吏之長。自、由也。贊、佐也。達也。也者。俱詳士冠禮。云贊命由左者。爲神求變也者。敖氏云。儀禮他篇。凡贊命皆言自右。與少儀詔辭自右合。此經言自左。似無他義。蓋字誤耳。左當作右。褚氏寅亮云。贊命在左。猶祭禮祝辭而在左。事神之禮宜然。與冠不同。敖氏改左爲右。謬。云士祭曰歲事。此言某事。又不言妃者。容大祥之後。禋月之吉祭者。謂士祭當曰歲事。此言某事。空其文。萬氏斯大云。士虞禮記曰。中月而禋。是月也。吉祭猶未配。考少牢禮祝辭曰。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此禮祝辭不及配。故知爲禋月吉祭也。既曰吉祭。則四時常祭矣。何以不及配。在禋月也。禋月何以不及配。喪終矣。哀未忘也。因父喪之禋。而廢祖之配可乎。曰喪三年不祭。並廢久矣。至是而始復焉。復以其漸也。江氏筠云。士虞記注云。當四時之祭月。則祭猶未以某妃配某氏。哀未忘也。蓋主於亡者言之。非謂其祭祖然也。卽特性不配注云。容大祥之後。禋月之吉祭。亦謂祖喪之禋月耳。非謂禋月爲父喪。而祭祖之禮如此也。自疏以羣廟爲言。而後之讀者。遂誤以祭祖不配妣爲注義。抑思禘記云。男子附於王父則配。祔且猶配。何況禋後。蓋母先亡。則值父禋之月。猶未以母配吉祭。若母禋在父亡後。其不卽以配父而祭可知。祖喪之禋亦然。不忍遽同之於吉也。今案此云某事。而下宿賓又云歲事。可見周公作經。係設言其禮。如此四時常祭用之。禋月之吉祭亦用之。故經文辭多互見。萬氏申鄭義頗詳。但因父喪而廢祖之配。於理未合。江氏以爲祖喪之禋月是也。蓋此禮士歲時祭祖用之。祭廟亦用之。父喪禋月之吉祭用之。適孫承重祖喪禋月之吉祭亦用之。經特舉其一以爲例耳。或謂某事卽歲事。如春曰祠事。秋曰嘗事之類。因時異名。故空其文。然經不言以某妃配。又何義乎。鄭氏之說。固未可易也。云皇、君也者。釋詁文。云某子者。祖字也。伯子仲子也者。賈疏云。以其某在子上爲男子美稱。故以某爲伯仲叔季五十字。下篇云皇祖伯某。鄭注云。伯某且字也。不爲五十字者。以某在伯下。故爲且字解之。與此異也。方氏云。大射於大夫曰某子。士之祭稱某子。以該其祖之爲大夫者。大夫之祭稱伯某。以該其祖之爲士者。今案此與少牢云伯某。皆假設之詞耳。

據聘禮記云。皇祖某甫。皇考某子。亦兩稱互備。方說似亦可通。云尙。庶幾也者。說文同。蓋願望之詞。放筮者氏云。謂其日若吉。則庶幾其神饗之也。下筮戶放此。盛氏世佐云。緣孝子孝孫之心。以神歆其祀爲吉也。許諾還卽席西面坐。卦者在左。卒筮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主畫地識爻。爻備以方寫之。〔疏〕正義曰。是卦者寫卦。筮者執以示主人。士冠禮當亦同。但文有詳略耳。餘詳士冠禮。注云。士之筮者坐。著短由便者。賈疏云。決下少牢云。乃釋輶立筮。與士不同。知著有長短者。案三正記云。天子筮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是也。又少牢注云。卿大夫之著長五尺。立筮由便。賈疏云。長五尺。大戴禮三正記皆有此文。立筮由便。以其筮長。立筮爲便。對士之著三尺。坐筮爲便。若然。諸侯著七尺。天子著九尺。立筮可知。云卦者主畫地識爻者。詳士冠禮。云爻備以方寫之者。謂六爻備成卦。乃寫之方版也。主人受視反之。還。筮者還東面長占卒。告於主人。占曰吉。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疏〕正義曰。占曰吉。告主人之辭。餘詳士冠禮。注云。長占以其年之長幼旅占之者。若占則筮遠日如初儀。遠日。旬。〔疏〕正義曰。此經及注。俱與士冠禮同。賈氏彼疏云。曲禮。吉事先近日。此冠禮是吉事。故先筮。初儀之外日。旬。近日常。不吉。乃更筮遠日。是上旬不吉。乃更筮中旬。又不吉。乃更筮下旬。是已。而又謂曲禮。旬之內曰近某日。爲指祭禮特性旬內筮日言。旬之外曰遠某日。爲指少牢筮旬有一日言。此疏說亦略同。誤甚。案曲禮曰。凡卜筮日。旬之外曰遠某日。旬之內曰近某日。喪事先遠日。鄭注。旬。十日也。喪事。葬與練祥也。吉事。祭祀冠取之屬也。據經遠日近日。卽承上遠某日近某日言。據注冠取與祭祀同。亦不言尊卑有異。若如賈說。則經所謂遠某日者。係專指大夫言之。近某日。係專指士言之。而大夫之吉事亦先遠日。則大夫無先近日之事。經所謂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皆爲士言矣。豈其然。蓋旬之外。旬之內。皆據上旬言之。每月三旬。惟初旬可云旬。若再旬爲二十日。三旬爲三十日。卽不得僅云旬矣。古人卜筮日之法。皆以此月之下旬。卜筮來月之日。如吉事則以此月之下旬。先卜筮來月之上旬。不吉。卜筮中旬。又不吉。卜筮下旬。喪事則以此月之下旬。先卜筮來月之下旬。不吉。卜筮中旬。又不吉。卜筮上旬。此所謂喪事先遠日。吉事先近日也。孔疏釋喪事先遠日二旬。尙無大謬。而於旬之外曰遠某日二旬。亦據特性少牢言之。則是經文遠某日近某日。與下遠日近日分作兩解。誤與賈同。總由誤以少牢筮旬有一日爲遠日也。不知士與大夫之異。在識日不筮日。而筮日則皆在祭期十日之前。所以然者。祭前散齊

七日。致齋三日。無論尊卑皆同。故皆以此月之下旬。筮來月之上旬。所謂旬之內也。不吉。筮中句下句。則爲旬之外矣。少牢言筮旬有一日。而特牲不言者。省文互見。非有異耳。孔疏亦謂士於旬初。即筮旬內之日。豈非誤以少牢筮旬有一日爲遠日。并誤以士與大夫異乎。至賈氏士冠禮疏。謂士筮初旬不吉。即筮中句。中句不吉。即筮下句。同日預筮三旬。大夫則不并筮。於前月筮來月之上旬。不吉。至上旬又筮中句。不吉。至中句又筮下句。據少牢云。若不吉則及遠日。又筮日如初。與此經云若不吉。則筮遠日如初儀者異。其說尙是。然少牢疏又引曲禮。吉事先近日。謂近日即上旬丁巳。則與前說以近某日爲指特牲筮日言者。又相矛盾。其誤益見矣。經云如初儀者。張氏爾岐云。大夫諫日而筮。上旬不吉。必待上旬乃更筮之。其云如初。乃自筮于廟門以下至告吉也。此特牲及士冠禮。若筮上旬不吉。即筮中句。不更待他日。其云如初儀。止從進受命於主人以下。今案張氏謂大夫諫日而筮與筮是矣。其云初儀從進受命於主人以下。未密。詳士冠禮。曲禮曰。卜筮不過三。魯四卜郊。春秋諱之。賈孔皆謂三不吉。則止不祭。張橫渠云。祭之筮日。若再不吉。則止。諫日而祭。更不筮。據儀禮唯有筮遠日之文。不云三筮。筮日之禮只是二筮。先筮近日。後筮遠日。不從則直諫用下句遠日。蓋亦足以致聽於鬼神之意。而祀則不可廢。褚氏寅亮云。先儒皆以三卜不吉。則止不祭。故春秋有免牲之文。其廢祭也。頗鬼神之意也。且可思鬼神所以不歆之故。而惑懼修省也。若如橫渠之說。則筮爲虛文。恐未然。今案褚氏之說。似得經旨。恐懼修省一層。尤宗人告事畢。於聖人神道設教之義有合。然揆諸仁人孝子之心。廢祭究有所不安。則張子之言。亦自可從耳。

〔疏〕正義曰。敖氏云。亦徹筮席。乃告。

### 右筮日

前期三日之朝。筮尸如求日之儀。命筮曰。孝孫某。諷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筮某之某爲尸。尙饗者。三日。容宿賓視濯也。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連言。〔疏〕正義曰。爾雅釋詁云。朝。早也。鄭注禮記奔喪云。朝。旦也。其親。庶幾其馮依之也。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疏〕前期三日之朝。謂祭前三日之早。旦明時也。敖氏云。如求日之儀。兼若不吉而改筮者言也。命筮之辭異。故特見之。明其餘皆同也。注云。三日者。容宿賓視濯也者。鄭解所以必前期三日之故。爲容宿尸宿賓視濯視牲之事也。宿賓與宿尸同日。視濯與視牲同日。故言宿賓視濯以該之。褚氏

賓亮云。祭前三日。窆尸。前二日。宿尸。兼宿賓。前一日。視濯與牲。經文次第最分明。今案下文。夙興主人視側殺。是祭日也。又厥明夕。視濯視牲。是祭前一日也。宿尸宿賓。在厥明夕之前。是祭前二日也。云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者。解經上某爲尸父字。下某爲尸名也。尸之父所以必稱字者。賈疏云。曲禮云。爲人子者。祭祀不爲尸。彼注云。尊者之處。爲其失子之道。然則尸卜筮無父者。曲禮又云。卒哭乃諱。諱則不稱名也。少牢注云。字尸父。尊鬼神也。亦爲其已死。故尊之不稱名也。云連言其親。庶幾其馮依之也者。張氏爾岐云。尸父與祭者稱親。連言尸之父。欲其神馮依之也。云大夫士以孫之倫爲尸者。曲禮曰。君子抱孫不抱子。此言孫可以爲王父尸。子不可以爲父尸。曾子問曰。祭成喪者必有尸。尸必以孫。孫幼則使人抱之。祭統曰。夫祭之道。孫爲王父尸。所使爲尸者。於祭者子行也。父北面而事之。所以明子事父之道也。鄭注。祭祖則用孫列。皆取於同姓之適孫也。是以孫之倫爲尸也。據祭統言人君祭禮。而亦云孫爲王父尸。則天子諸侯與大夫士同矣。此注舉大夫士言者。以儀禮所載。是大夫士祭禮故也。大戴禮曰。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爲庶人言之也。又士虞禮記曰。男男尸。女女尸。此言祭惟男有男尸。官氏獻瑞云。宗廟之尸。必以同姓。取其精氣合也。必以孫之倫。昭穆同也。必以適不敢以賤者。依吾親也。必以無父者。兩無妨其尊也。此數者。喪祭吉祭同也。其有不同者。喪祭不簋尸。尙質也。練與大祥亦簋尸。漸而之吉也。吉祭無女尸。喪祭有之。以婦人喪。不可以男子爲尸也。吉祭而後同几。有胖合之道焉。陽統陰。陰從陽。斯不用女尸矣。祭成喪者必有尸。無尸則不接祭。不綴不旅。其禮之略至與。廢祭同。子孫而禘其祖考可乎。今案官氏說甚詳明。公羊傳宣八年。何休注云。禮。天子以卿爲尸。諸侯以大夫爲尸。卿大夫以下以孫爲尸。案鄭注祭統。但云取於同姓之適。不云取有爵者爲尸。則鄭意不與何同。詩既醉。公尸嘉告。毛傳。公尸。天子以卿。言諸侯也。鄭箋。諸侯有功德者。入爲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公君也。此蓋就毛傳申之。孔疏引白虎通。王者祭宗廟。以卿爲尸。射以公爲禱。不以公爲尸何。避嫌也。而又引祭統孫爲王父尸云。云謂天子諸侯宗廟之祭。其尸用同姓。於同姓中用其適者。非宗廟之祭。則其尸不必同姓。石渠論云。周公祭天。用太公爲尸。是用異姓也。白虎通又云。周公祭泰山。用召公爲尸。蓋天地山川。得用公也。據此則孔亦以祭統注爲正。不取白虎通之說矣。

## 右筮尸

乃宿尸。宿。讀爲肅。肅。進也。進之者。使知祭日當來。古「疏」正義曰。賈疏云。乃緩辭。則與筮尸別日矣。今文。宿皆作肅。凡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疏」案凡宿必先戒。詳士冠禮。此不言戒。文不具。



下宿實亦然。注云。宿讀爲肅。肅進也者。宿之義爲久宿。故宿訓爲豫。又宿與夙同。故凡先期豫戒者爲宿。又禮之大例。先戒後宿。故又引申爲再戒申戒之義。鄉飲酒禮記。不宿戒。注云。再戒爲宿。又公食大夫禮注云。申戒爲宿是也。此宿戶。鄭意謂進之使來。故讀爲肅而以進訓之。肅。進也。爾雅釋詁文。謂進之使知祭日當來。少牢注。宿讀爲肅。義與此同。又祭統。宮宰宿夫人。鄭注。宿讀爲肅。肅。進也。戒輕肅重也。是取宿戒之義。讀同而義微別。然進之使來。亦是戒告進之。則宿實兼二義矣。古宿肅速三字。經典多通用。鄭注士冠禮云。宿進也。下宿實注云。今特肅之。皆不云讀爲肅。是徑以宿爲肅矣。爾雅釋詁云。肅。速也。是肅又通速矣。故鄭於此注發其凡。云宿或作速。記作肅。周禮亦作宿者。謂字雖有異。義實同也。賈疏云。宿或作速。若公食大夫速賓之類。禮經釋例云。鄉飲酒禮。主人速賓。鄉射禮。主人朝服乃速賓。速即宿也。特性注凡宿或作速。此其證也。賈疏又引曲禮。主人肅客而入。證宿作肅。賈意殆以注云記。謂禮記也。周禮亦作宿者。若大宗伯宿厭滌濯。太史戒及宿之日是也。云古文宿皆作羞者。胡氏承璣云。爾雅。羞進也。漢書百官公卿表。上林苑有御羞。顏師古曰。今長安城南御宿川也。羞宿聲相近。今案羞雖亦訓進。而各經宿戒字無作羞者。故鄭不從古文也。主人立於戶外門外。子姓兄弟立於主人之後北面東上。不東面者。來姓立于主人之。〔疏〕正義曰。子姓兄弟立于主人之後北面。則主人亦北面可知。蔡氏德晉云。主人親宿戶。子姓兄弟後。上當其後。〔疏〕皆從往。重其事也。北面。事神之禮。注云。不東面者。來不爲賓客者。凡賓客在門外東面。此宿戶不敢爲賓客。故北面也。或曰。注爲字當讀去聲。此來係爲戶。不爲賓客。對下宿賓主。人東面也。云上當其後者。賈疏云。東頭爲上者。不得過主人。故爲上者。當主人之後也。尸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不敢南面。〔疏〕正義曰。主人宿戶不言服。蓋亦玄冠玄端也。出門左。在門外之東西面。迎賓之位。注當其後也。今案注云。順戶者。蓋戶不南面。主人再拜。尸答拜。主人先拜。〔疏〕正義曰。少牢云。主人再拜稽首。而西面。故主人亦易北面爲東面。順之也。主人再拜。尸答拜。主人先拜。〔疏〕此不言稽首。省文。注云。主人先拜。是尊戶也。宗人擯辭如初。卒曰。筮子爲某尸占曰吉。敢宿。宗人擯者。釋主人之辭。如初者。著其

辭所易也。〔疏〕正義曰。凡釋辭。皆指者事。故云宗人摺辭。某尸。或言祖尸。或言廟尸。不稱名與字也。今文無敢。〔疏〕云。如初者。如宰贊命簋尸之辭。卒曰者。著其辭所易也者。賈疏云。以其云簋尸如求日之儀。簋日時有宰贊命。則簋尸時亦有宰贊命可知。故此得知之也。張氏爾岐云。如初。如初簋尸曰。孝孫某諏此某事。適其皇祖某子。乃易去下二語。而曰簋子爲某尸。占者吉。敢宿。蔡氏德晉云。卒。語末也。語末以簋子爲某尸占曰吉敢宿。易前筮某之某爲尸尙饗。餘竝同也。云今文無敢者。胡氏承珙云。案下文宿賓辭曰敢宿。少牢禮宿尸辭亦曰敢宿。則此有敢爲是。故鄭從古文。祝許諾致命。受宗人辭許之傳命於尸。始宗人視北面。至於傳命。皆西面受命。〔疏〕正義曰。注云。受宗人辭。許之傳命於尸者。謂視受宗人辭。許諾。遂致主人之命於尸也。云始東面釋之。宗人視北面。至於傳命皆西面受命東面釋之者。謂始時主人與子姓兄弟立於尸門外北面。則宗人視從之。亦北面可知。尸出門西面。主人轉而東面。其時宗人視仍北面。至於傳命。則宗人西面受命於主人。東面傳於視。視西面受於宗人。東面傳於尸。故云皆西面受命。東面釋之也。尸許諾。主人再拜稽首。其許。亦宗人受於〔疏〕正義曰。尸不禮辭而許諾者。高氏愈云。爲尸重典。不可以簋告而苟易故也。敖氏云。視而告主人者。以上視受宗人辭傳之於尸。明此亦視受尸辭。尸入。主人退。相揖而去。尸不傳之於宗人。宗人以告主人也。視事尸者。故使爲尸傳辭也。尸入。主人退。相揖而去。尸不而序尸入於上者。見入與退同時也。凡送賓之法。送者必俟退者之遠去而後入。故經每云賓不顧也。此則同時入退。故注以爲相揖而去。亦以著尸之尊也。少牢宿尸云。主人退。尸送揖不拜。彼注云。尸不拜者。尸尊。此注云。尸不拜送。尸尊。義一耳。士冠禮。宿賓及下宿賓。賓皆拜送。此尸送不拜。故注云尸尊。此與少牢文有詳略。皆互文見耳。此經云尸入。主人退。則知少牢亦入退同時矣。少牢云。尸送揖不拜。則知此尸送亦不拜矣。此經不云揖。注云揖者。卽據少牢言之。注云。尸不拜送者。謂尸不拜而送耳。非謂不送也。不拜亦據少牢言之。賈疏誤以爲尸不送。遂有士卑大夫尊之說。皆鄭義所無。不可從。敖氏以爲變于大夫。又謂先入而不揖。皆非也。

右宿尸

宿賓賓如主人服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宗人擯曰某薦歲事吾子將涖之敢宿也蘇、進

臨也。言吾子將臨之。知賓在。有司中。今特肅之。尊賓耳。〔疏〕正義曰。賓如主人服。亦玄冠玄端也。出門左西面再拜。主人東面答再拜。皆與故曰歲事。書洛誥曰。王在新邑。烝祭歲是也。吾子將涖之。敢宿。亦與士冠禮宿賓之辭同。據彼注云。宿者。必先戒。則宿賓前有戒賓之事明矣。少牢書戒而此不言戒。文不具也。李氏如圭云。不筮賓者。主人爲獻主。賓助祭而已。注云。薦進也者。爾雅釋詁文。云涖。臨也。言吾子將臨之。知賓在有司中。今特肅之。尊賓耳者。張氏爾岐云。士前祭二日。選屬吏爲賓。特肅一人以備三獻。屬吏必來助祭。故云吾子將涖之。此申注有司之義也。今案士冠禮主人戒賓。注云。賓。主人之僚友。又宿贊冠者一人。注云。謂賓若他官之屬。中士若下士。此經助祭亦有公有司。則賓不必定在有司私臣中也。云今特肅之。尊賓耳者。鄭意蓋謂衆賓則不宿也。士冠禮注云。其不宿者爲衆賓。義與此同。又經云宿。而注云肅者。蓋卽以宿爲肅。義見前。賈疏云。宿戶與宿賓中。無厥明之文。則二者同日明矣。其說是也。賓曰。某敢不敬從。主人再拜。賓答拜。主人退。賓拜送。〔疏〕正義曰。某。賓名也。士冠禮。賓辭曰。某敢不夙興。此云敬從者。祭與冠異。故其辭加虔也。自主人再拜以下文。俱與彼同。又冠禮戒賓宿賓等辭。俱總錄於經後。此篇及少牢禮。卽於序事之間出之。又一例也。

### 右宿賓

厥明夕。陳鼎於門外北面。北上有簠。厥。其也。宿賓之明日夕。門外。〔疏〕正義曰。簠詳士冠禮。他篇陳鼎。多其實亦有屬也。禮經釋例云。凡陳鼎。大夫士門外北面。北上。諸侯門外南面。西上。反吉則西面。注云。厥。其也。宿賓之明日夕者。鄭以厥明夕。爲宿賓明日之夕。是祭前一日之夕也。云門外北面。當門也者。或以少牢陳鼎在門東。謂此亦在門外東方。褚氏寅亮云。經不言門之左右東西。則當門可知。注於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上。東首。順從義爲長。當門。辟大夫也。不南面。辟君也。古文簠爲密。詳士冠禮。於在其南。南順。實獸於其上。東首。順從也。椽之制。如今大木椽矣。上。〔疏〕正義曰。椽在其南。在鼎南也。南順。卽南直陳也。方氏苞云。獸膳去毛。不有四周。下無足。獸。膳也。〔疏〕宜置地上。故加於椽。排其足於椽上爲伏狀。故但言東首。不言足所懸。與牲

異。注云。順猶從也者。鄭注樂記云。從、順也。二字互訓。云。棨之制如大木。上有四角。下無足者。鄭以漢制爲況。既夕記注。亦云。棨。今之鑿也。段氏玉裁說文。鑿字注云。案左傳云。陳春樹。楊者士。羣。漢五行志作羣。洪漢志山行則樹。章昭曰。樹。木器。如今鑿牀。人舉以行也。然則華之制。四方如車之輿。故曰華。或作羣。今案鄭以棨制同。是亦四方如輿也。云。上有四角。則其上四旁。似皆有木爲欄也。下無足。亦與鑿同。此獸棨也。又有承。與獸棨制同。禮器。大夫士棨。鄭注。棨。斯禁也。謂之棨者。無足有似於棨。或因名云耳。玉藻。大夫側尊用棨。注略同。此則承尊之斯禁。謂之棨。特以其無足相似而名之。注不云今之羣。則與此獸棨之制有異矣。禮器孔疏。以爲長方而有畫飾。詳下記。壺。棨。于東序下。云。獸。腊也者。土腊用兔。鄭注周禮。腊人云。小物全乾爲腊是也。牲在其西北首東足。其西。棨也。東足者。尙。〔疏〕正義曰。牲在獸西。獸東首而牲北首者。諸氏寔亮云。獸橫凡不用之。胖寢於地。據此是東足爲尙右也。性。豕也。以其生。故但縛之而寢於地。不用棨也。設洗於阼階東南。壺禁在東序。豆籩鉶在東房南上。几席兩敦在西堂。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疏〕正義曰。設洗。詳少牢饋食禮。壺禁。詳下記。豆籩鉶。虛器未實。在上之文。惟主於器。諸氏寔亮云。少牢之豆籩及醴。自東而至西。此則自南而北。彼橫陳。此縱陳也。今案几席用以安神。兩敦用以盛黍稷。亦未實也。注云。東房。房中之東。當夾北者。賈疏以大夫士直有東房四室。故士冠禮陳服于房中。昏禮側尊。醴于房中。皆不言東。以其直有一房。不嫌非東房。今此經特言東房。明房內近東邊。故云東房也。李氏釋宮云。注曰房中之東。當夾北。則東夾之北。通爲房中矣。其有兩房者。則西夾之北。通爲右房也。歟。江氏永云。夾北有壁隔之。與房東房西相當。不相通也。近洪頤煊作宮室答問。謂夾北有戶以通于房。不知夾之近北處爲室。若夾北有戶。則不成室制。且顧命設席于夾。聘禮設饌于夾。若有戶則其設之或當戶。或于戶東。或于戶西。經注何以無一語及之。又考大射儀。乃命執箠者。鄭注蓋膳者從而東。曰堂東。升自北階。立于房中。案堂東。卽東堂下也。蓋膳者既至堂東。不徑從東夾以達于房。而必轉而之北。升北階以至于房。則夾與房固不相通。江氏之說信矣。孔氏廣森云。經之東房。不當釋爲房中之東。然據鄭意。以東夾之北。通爲房中。可見夾室是在房前之偏。故東房戶必近西。西房戶必近東。乃可以達於堂。而東房內之東。西房內之西。則皆正當夾室牆後也。近世或以兩夾與房

室平列作五間。此必不然。今案鄭氏注禮。以人君左右房。大夫士東房西室。故於此經東房解爲房中之東。然箋詩以東房西室。爲燕寢之制。則大夫士宗廟正寢。亦有東房西房矣。說詳大射儀。此注解東房未的。而言夾制甚精。釋名云。夾室在堂兩頭。故曰夾。夾之在正堂東西。此定論也。宋楊氏儀禮圖。始圖夾室於東房之東。西房之西。與房室並列。說者謂其誤。始於崔靈恩三禮義宗。然禮記內則疏引崔氏云。宮室之制。中央爲正室。正室左右爲房。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夫房外有序。謂房之南外也。序外有夾室。謂堂之東西序外也。崔氏言房外有序。序外有夾室。而不言房之左右爲夾。則固不以夾與房平列矣。古人謂房之南爲房外。士昏禮席于房外南面。注房外。房戶外之西。又云。母南面于房外可證也。堂上之東西序。牆在房南。故云房外有序。近人論夾室。以楊圖爲據。多由誤讀崔氏房外一語耳。云西堂西夾之前。近南耳者。案下記其餘在東堂。注亦云東堂。東夾之前近南。蓋夾有室有堂。夾是總名。近北爲室。近南爲堂。此二注最精。嘗考東夾西夾之制。東夾在堂東序之東。西夾在堂西序之西。皆南嚮。其北有墻。接東房西房。東夾之東。西夾之西。亦皆有墻。東夾西夾。一名東箱西箱。又名左个右个。左達右達。左即東也。右即西也。夾也。箱也。个也。達也。異名而同實。統言之爲東夾西夾。分言之則夾之近北者爲室。近南者爲堂。故有夾室與東堂西堂之稱。書顧命云。西夾南嚮。聘禮云。堂上之饌八。西夾六。又云。西夾六豆。設于西墻下北上。公食禮云。大夫立于東夾南。宰東夾北。皆言東夾西夾。不云夾室。萬氏斯大云。東西序外之屋。分言之則前堂後室。統言之皆夾也。所以名爲夾者。以夾輔乎中堂也。鄭氏注聘禮饌于東方云。東方東夾室。蓋以下有西北上之文。謂饌當在北墻下夾之近後處。故云東夾室。謂東夾之室耳。注禮記內則。天子之閣。左達五。右達五。云達夾室。蓋以閣度食物。設之當在夾之近後處。故指言室。然不云達夾爲一。而云達夾室。則似達專爲夾室名矣。說文。夾。持也。夾在堂之兩旁。有左右夾持之象。故云夾。又謂之箱者。說文。箱。大車牝服也。鄭氏注考工記。釋牝服爲較。較在車之兩旁。與夾在堂之兩旁同。又謂之个者。射侯有左右个。鄭氏擲射記注云。居兩旁謂之个。个居侯之兩旁。亦猶夾居堂之兩旁。故得通稱。夫以在兩旁之義。而謂之爲个爲箱。則个與箱自當統夾之前後明之。觀禮記曰。几俟于東箱。東箱。即東夾也。注乃云東箱。東夾之前。是以東箱爲東堂。分夾與箱而二之矣。案爾雅釋宮云。室有東西箱曰廟。無東西箱有室曰寢。如以東西箱爲專指東西堂。則是室之有東西箱者。爲無後室。而僅有前堂。室之無東西箱者。爲無前堂。而尚有後室可乎。其說之非。不待辨而明矣。爾雅東西箱。郭注云。夾室前堂。蓋亦沿覲禮注之誤。互詳聘禮設殯西夾六下。主人及子姓兄弟。卽位於門東如初。初筮位。〔疏〕正義曰。此及下門西。賓及衆賓。卽位於門

西東面北上。

不蒙如初者。以宰〔疏〕正義曰。此東面北上。即上筮日有司。掌執事之位也。似當蒙主人及子姓兄弟。在而宗人視不在。〔疏〕之文。言如初。注云。不蒙如初者。以宰在而宗人視不在者。李氏如圭云。

筮時視宗人在其中。惟宰在門東。今宰在衆賓中。視宗人別自爲位。與衆位異。此所以不蒙上如初之文也。劉氏台拱云。案上文有司。掌執事。但云東西北上。而不曰門西。蓋與子姓兄弟東西對立。而不得與主人相對也。至立賓之後。

賓與主人一東一西相對矣。此所以不蒙如初。今案劉說甚精。又敖氏云。此時方修祭事。助祭之賓宜來視之。以其不在。是者有司。掌執事之中。故此雖東面北上。而不蒙如初之文。賓既位於此。則公臣私臣。不敢與之齒而位於他所矣。

引下記公有司。門西北面。私臣門東北面爲證。案此說似是而實非。蓋助祭之賓與衆賓。俱于公有司。私臣中選之。上簋日時未立賓。故但言有司。掌執事。此時已立賓。故以賓主相對爲文。至記所云。門西北面。門東北面。乃祭時門內之位。

非門外之位。門外之位。則但有賓主兩行。凡非子姓兄弟皆列賓行。公有司。私臣。當在賓之下。與賓同東面。經不言者。衆賓中足以該之矣。詳主人及賓兄弟。掌執事。即位於門外如初下。宗人視立於賓西北。

東面南上。事彌至。位彌異。宗〔疏〕正義曰。宗人及視立賓西北。稍遶居賓後也。以南爲上。變於賓也。注云。人視於祭宜近席。〔疏〕事彌至。位彌異者。以上筮時。不別言宗人視之位。此別言之。故云事彌至。位

彌異也。云宗人視於祭宜近廟者。樂記曰。宗視辨乎宗廟之禮。以其宜近廟。故異於賓也。主人再拜。賓答再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衆賓再拜者。士賤。衆賓答一拜者。大夫爲主人也。有司徹之答一拜者。大夫爲祭主也。此士禮安得以彼相例。而妄改經文乎。下

〔疏〕正義曰。敖氏云。衆賓答一拜。言再者。字誤也。盛氏世佐云。此士旅拜法。敖說非。褚氏寅亮云。鄉飲酒。經主人拜賓如初亦同。注云。衆賓再拜者。士賤旅之得備禮也者。對大夫。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

之賓一拜。爲不備禮也。賈疏以一一獨答拜。與一時拜爲言。非。詳訂疑。主人揖入。兄弟從。賓及衆賓從。即位於堂下。如外位。爲視濯。〔疏〕正義曰。云即位於堂下如外位。則此時亦主賓分爲兩行。一在阼階前西面。一在

視。省文也。高氏愈云。視濯省牲之類。不惟主人親之。而且賓與衆賓監視之。敬之至也。宗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豆籩。反降東北面告濯具。濯。不

言敦錫者。省文也。東北面告。緣賓意。〔疏〕正義曰。吳氏紱云。宗人先視壺濯。祭以酌獻爲先也。獻而後祭薦。故

欲聞也。言濯具不言繫。以有凡席。〔疏〕豆籩次之。褚氏云。洗者則告濯。不洗者則告具。敖謂所濯者已具偏矣。



注云。濯灑義見前。云不言敦錫者。省文也者。注意以敦錫亦須濯。經不言者。以靈統之也。據上文所隱傳有凡席。注不與敦錫兼及者。以凡席不須濯也。云東北面告。緣賓意欲聞也者。以斯時主人西面。宗人不東面告主人。而東北面告者。以賓在西亦欲聞之也。云言濯具不言絮。以有凡席者。告濯是言已洗濯。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爲視牲告具。是言已具列。言絮則專爲濯者言之。言濯與具。則兼爲不濯者言之也。賓出。主人出。皆復外位。爲視牲文。復〔疏〕正義曰。出。出廟門也。經惟言賓主人出。文又省矣。注云。今文復爲反者。復反。爲反。〔疏〕正義曰。出。出廟門也。賓從尸出廟門。乃反位。其餘皆言復位。故鄭從古文也。宗人視牲告充。雍正作豕。充。猶肥也。雍正。官名也。〔疏〕正義曰。注云充猶肥也者。充之義爲盈爲滿。盈滿則肥也。鄭注周禮釋官云。雍正。私臣。掌割亨者。雍正卽雍人也。少牢有雍人。又有雍正。故雍正爲雍人之長。此士之官。當止一人也。云北面以策動作豕視聲氣者。北面在牲之南。爲不肯主賓也。豕縛而繫於地。故必以策動作之。乃可視其聲氣以知疾否也。宗人視牲。而雍正作豕者。猶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鼎告絜。具。〔疏〕正義曰。獸。兔也。牲由豕養周禮充人。展牲則告牲碩。牲則贊也。宗人舉獸尾告備。舉鼎鼎告絜。具。〔疏〕正義曰。獸。兔也。牲由豕養傷闕。故必以備爲貴。鄭訓備爲具。謂完具無殘闕也。廣雅亦云。備具也。請期曰羹飪。肉謂之羹。飪。熟也。謂吳氏廷華云。必以尾告者。卽小以見大也。鼎亦濯。以在門外。故別言之。請期曰羹飪。肉謂之羹。飪。熟也。謂豫勞賓。宗人既得期。〔疏〕正義曰。宗人請而主人告以羹飪也。此期主人自告之。亦異於少牢者。注云。肉謂之。西北面告賓有司。〔疏〕正義曰。羹。飪也。義見前。云謂明日質明時而曰肉熟。重豫勞賓者。凡祭皆質明行事。今不云質明而云肉熟者。士之賓多僚友。故重豫勞之。肉熟以煮肉熟爲節也。云宗人既得期。西北面告賓有司者。以期由主人出。故不須告主人。而惟告賓有司也。賓有司皆東面。此西北面告者。亦欲兄弟共聞之。王氏士謙云。案祭義云。孝子將祭。慮事不可以不豫。比時具物。不可以不備。此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疏〕正義曰。告事畢。亦宗人告濯具。告充。告備。告絮。而後請期。卽豫與備也。告事畢。賓出。主人拜送。〔疏〕正義曰。告事畢。亦宗人主之。故此亦宗人主其事也。賓出。出外門也。送亦送於外門外也。○方氏苞云。祭前一日。設器陳牲省牲視濯之儀。主人兄弟賓長衆賓之位。具詳於特牲。而少牢則闕焉。牲體之數。實鼎升俎之人。陳俎執匕割制升載之法。具詳於少牢。而特牲則闕焉。何也。牲牢鼎俎豆筮。至大夫而倍加於士。自宜詳於少牢。設器陳牲省牲視濯。主下同之。主人

承祀。而兄弟子姓從賓長備獻。而衆賓助。亦上下同之。匹士以上始得廟祭。其儀自宜具於特性也。

右視濯視牲

夙興主人服如初。立於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夙、早也。興、起也。主人服如初。則〔疏〕正義曰。張氏爾

于中庭。言祭日陳設及位次之事。○夙興。祭日之早也。東方。蓋當東塾少南。注云。夙、早也。爾雅釋詁文。興、起也。爾雅釋言及說文同。云主人服如初。則其餘有不玄端者。服如初。玄冠玄端也。若其餘有不玄端者。謂賓及兄

弟皆朝服也。惟尸視佐食與主人同。玄端詳下記。云側殺。殺一牲也者。謂豕也。士虞禮。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注云。側亨。亨一胖也。義雖異。其以側爲一同也。士冠禮。側尊一甒醴于服北。注云。側猶特也。無偶曰側是也。賈疏引

國語。禘郊之事。天子必自射其牲。諸侯宗廟之事。必自射其牲。周禮司弓矢。凡祭祀。其射牲之弓矢。謂天子尊。於郊射牲。諸侯降天子。故宗廟亦親殺。大夫士不敢與君同。故不親殺。孫氏寅亮云。天子諸侯饋食前。有朝踐薦毛

血之禮。故牲必親殺。大夫士祭自饋。主婦視饋饔於西堂下。炊黍稷曰饋。宗婦爲之。饔。饔也。西堂下者。堂之熱始。故惟視殺而已。非以辟君故。主婦視饋饔於西堂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於玷。古文饋作饋。周禮作饔。

〔疏〕正義曰。高氏愈云。主人視側殺。主婦視饋饔。所謂共承宗廟。夫婦親之。內外之義也。注云。炊黍稷曰饋。士虞注同。又云。古文饋作精。周禮作饔者。胡氏承珙云。案說文。饋、酒食也。從食喜聲。詩曰。可以饋饋。

饔饋或从配。饔或从米。今毛詩天保酒酌。皆作饔。傳皆曰饋。酒食也。與爾雅釋訓同。惟商頌烈祖作饔。箋云。精。黍稷也。此特性注云。炊黍稷曰饋。雖依文生訓。其義相因。黍稷所以爲酒食者。酒食曰饋。因而黍稷曰饋。炊黍稷

亦曰饋。故下詁注又云。饋、炊也。周禮。地官饔人注云。故書饔作饔。說文以饔爲饋。爲或作。鄭注禮經。從今文作饋。以饔爲古文。其箋詩七月大田等。又云。喜讀爲饋。此又古文假喜爲饋也。今案說文作饔。周禮注作饔。後人傳寫

加心耳。云宗婦爲之者。周禮饔人。掌凡祭祀共盛。鄭注炊而共之。其下有奄二人。女饔八人。奚四十人。士無饔人之官。故使宗婦爲之。其下亦當有女饔之屬也。云饔。饔也者。士虞注同。周禮亨人。職外內饔之饔亨者。鄭注。饔。今之饔。主於其饔養物。賈氏此疏及士虞疏。遂謂周公時謂之饔。孔子時謂之饔。前後異名。故鄭事後決前。并引論語。饔于室爲證。但據說文饔炊也。炊、饔也。二字互訓。則饔之義爲炊饔。是其所炊之處。因饔必於室。故謂饔爲饔

也。云西堂下者。堂之西下也。近西壁南齊於坳者。西堂詳前。鄭意西堂下。非西堂之南下。乃西堂之西下。故又近西壁。南齊於坳。謂在坳之北。其南與坳齊也。李氏如圭云。坳在堂角。既夕記曰。設楹于東堂下。南順。齊于坳。知在東西堂下者。皆齊於坳下。記館饗在西壁。注云。西壁。堂之西牆下。是與經云西堂下同。又引舊說云。南北直屋相。稷在南。謂黍饗在北。稷饗在南。其南上與屋相齊也。士虞禮。館饗在東壁西面。注云。館北。上齊於屋宇。案北。上者。亦謂黍饗在北。云上齊於屋宇者。謂饗之南下。與坳齊。其上則與屋宇齊也。屋宇即屋相。與記注所引舊說同。但特性在西壁。士虞則在東壁。虞禮反吉耳。然皆在門內者。以婦人主之故也。此士禮也。大夫則庖人掌之。在門外。少牢禮。庖饗在雍饗之北。是也。○賈疏云。主婦視館饗。猶主人視殺牲。故易歸妹。上六云。女承筐。无實。士刲羊无血。鄭注宗廟之禮。主婦奉筐。米如館之時兼視之可知。享於門外東方西面。北上。亨。煮也。煮豕魚腊以饗各一饗。〔疏〕正義曰。少牢云。雍饗在門。東南北上。此云亨于門外東方西面北上。詩云。誰能亨魚。溉之釜鬯。〔疏〕正義曰。少牢云。性饗在廟門外東南。魚腊饗在其南。則亦在廟門外之東南也。敖氏云。北上。豕饗在北。魚腊饗在東。案士虞禮。側亨于廟門外之右東面。魚腊饗在東。是亨於西方。變於吉也。注云。亨。煮也。煮豕魚腊以饗各一饗者。禮經釋例云。凡享牲體之器曰饗。凡升牲體之器曰鼎。是亨於饗而後升於鼎也。少牢有羊饗豕饗。則以饗者。亦豕魚。羹飪實鼎。陳於門外如初。初視濯〔疏〕正義曰。實鼎。各自其腊各一饗。故各一饗也。引詩者。證亨須以饗也。羹飪實鼎。陳於門外如初。初視濯。〔疏〕正義曰。實鼎。各自其廷華云。此又言陳。則舉鼎就饗既實。復陳之門外也。注云。初視濯也者。謂如視濯時。尊於戶東。玄酒在西。陳鼎北面北上也。姜氏兆錫云。凡言如初。即謂厥明夕之故位也。若改位即不言如初矣。尊於戶東。玄酒在西。戶東。室戶東。玄酒在西。〔疏〕正義曰。尊即壺也。吳氏廷華云。尊本在東序。此乃實而設之。不言禁及器。省文。尚之。凡尊酌者在左。〔疏〕正義曰。尊即壺也。吳氏廷華云。尊本在東序。此乃實而設之。不言禁及器。省文。尊於戶東。爲室戶東也。云玄酒在西。尚之者。以西爲上也。張氏爾岐云。鄭注云。凡尊酌者在左。玄酒不酌故在右。是以東西爲左右。少儀云。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又據酌者北面臨尊而言。左右以西爲左。其位置雖同。而言有殊也。實豆簋鉶。陳於房中如初。如初者。取而實。〔疏〕正義曰。前此豆簋鉶之屬皆虛設。至此則以脯醢和羹之屬。實也。實豆簋鉶。陳於房中如初。如初者。取而實。〔疏〕正義曰。前此豆簋鉶之屬皆虛設。至此則以脯醢和羹之屬。實也。在房中南上。今取而實之。既實仍反於房中。亦南上。故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二列。北上。二列者。因其位在東西。云如初也。鄭言此者。決上尊于戶東。非反其故處也。執事之俎。陳於階間二列。北上。二列者。因其位在東西。

祝主人主婦之俎亦存焉。〔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執事與祭者。皆有俎。陳子兩階間。分爲二列。東西相並。自不升鼎者。異於神。〔疏〕北陳而南也。注云。執事謂有司及兄弟者。此有司謂賓也。鄭意以賓亦在司中。故舉有司爲言。又以該凡助祭者也。云二列者。因其位在東西者。賓之屬在西。兄弟之屬在東也。云祝主人主婦之俎亦存焉者。以祝是接神者。主人主婦是共承祭者。恐人疑其俎不在執事之列。故特明之。敬氏云。此執事之文。所包者廣。與前後所云者不同是也。云不升鼎者。異於神者。吳氏疑義云。尸俎用右胖。升于鼎內。俎隨鼎入。匕而載之。此皆用左胖。自饌升俎而不升鼎。故不隨鼎入。而先設于階間耳。高氏愈云。此時尸俎之外。凡有十三俎。主人俎也。主婦俎也。祝俎也。佐食俎也。賓俎也。長兄弟俎也。宗人俎也。衆賓俎也。衆兄弟俎也。內賓俎也。宗婦俎也。公有司俎也。私臣俎也。蓋皆得以執事名之者也。盛兩敦陳於西堂。藉用萑。凡席陳於西堂如初。盛黍稷者。宗婦也。萑。〔疏〕正義曰。兩敦。一盛黍。一盛稷也。藉之用萑。重黍稷。以其爲延華云。凡席復言陳者。因諸器而連及之也。今案以上各器。視禮時已詳言所在矣。此復言之者。以祭日有加賓及易置之事。易置則不言如初。不易置者。須言如初以別之。此凡席仍陳於西堂。故言如初。敬氏疑上有脫文。非也。注云。盛黍稷者。宗婦也者。以炊黍稷。係宗婦主其事。故知盛之者亦宗婦也。云古文用爲子者。胡氏承琪。尸盥。注云。案士虞禮。饌黍稷二敦于階間西上。藉用萑席。有司徹。右几屏用席。皆作用。不作于。故鄭從今文。尸盥。水實於槃中。簞巾在門內之右。〔疏〕正義曰。云統於門東。西上。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疏〕尸盥者。以槃匱之屬。爲尸盥設也。張氏爾岐云。以匱貯水而置之槃。待尸盥則執匱沃水而槃承之。簞巾。簞中貯巾也。門內之右。門東也。餘詳士虞禮匱水銷于槃中南流下。注云。設盥水及巾。尸尊不就洗。又不揮者。以不就洗。故須設盥水。不揮。故須設巾也。揮振去水。使手乾也。云門內之右。象洗在東。統於門東。西上者。以洗設于階東南。匱槃之設亦在東方。是象洗也。西上。則匱槃在簞巾之西也。云凡鄉內以入爲左右。鄉外以出爲左右。此申言門右爲東。據鄉內言之也。○盛氏世佐云。案下經云。槃入門左北面盥。則槃匱之屬。在門內之西明矣。門西曰右者。從堂上視之也。必在門西者。取其便於尸盥。且與洗位相變也。郝氏以西爲右之說得之。吳氏延華云。鄉內鄉外以人言。此陳器自當以堂爲斷。况此與少牢尸盥並在西。何匱水獨祝筵几於室中東面。爲神數席也。至〔疏〕正義曰。李有東西之別乎。今案盛氏吳氏說。似亦可從。並附錄焉。祝筵几於室中東面。此使祝接神。

祭統曰。鋪筵設同几。爲依神也。筵于室中西南隅。今案西南隅。凡布席于與者。東面。故注云。至此使祝接神也。

主婦緇笄宵衣。

立於房中南面。

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緇筵首服。宵。綺屬也。此衣染之以黑。其緇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玄宵衣。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內則曰。舅沒則姑老。家婦所祭祀賓客。

每事必請。〔疏〕正義曰。緇以緇髮。笄以安髮。詳士冠禮。緇笄宵衣。士妻之常服也。昏禮曰。夙興。婦沐浴。纁笄於姑。宵衣以俟見。房中。東房中也。婦人入廟。其位在此。注云。主婦主人之妻。雖姑存。猶使之主祭祀者。以經言主婦。是有夫之稱。故云主人之妻也。姑。主人之母。禮七十而傳家事。故雖姑存。亦使其妻主之。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是也。若舅沒而姑年未七十。亦傳家事於婦。內則所謂舅沒則姑老也。但姑雖傳家事。婦猶必稟命焉。故內則又云。冢婦所祭祀賓客。每事必請於姑。是鄭取證內則之義也。云纁笄首服。詳前。云宵。綺屬。此衣染之以黑。其緇本名曰宵。詩有素衣朱宵。記有玄宵衣者。案詩唐風揚之水。素衣朱襦。素衣朱纁。毛傳。諸侯繡黼丹朱中衣。鄭箋。當爲綃。綃。丹朱中衣。中衣以綃爲領。丹朱爲純也。禮記郊特牲。纁黼丹朱中衣。鄭注。纁讀爲綃。綃。綃名也。詩云素衣朱纁。玉藻。君子狐青裘豹褰。玄纁衣以褻之。注。綃。綃。屬也。染之以玄。於狐青裘相宜。士昏禮。姆纁笄宵衣。注云。宵。讀爲詩素衣朱纁之綃。魯詩以綃爲綺屬也。姆亦玄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且相別耳。少牢饋食禮。主婦被綃衣侈袂。注云。不纁笄者。大夫妻尊。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耳。考鄭各注。皆以宵爲綃。說文。綃。生絲也。段氏注云。生絲。未漂之絲也。以此生絲織爲綃。仍從絲得名也。故或云綃名。或云綺屬。綃。即文綃也。宵。假借字。今案鄭云綃綺屬。郊特牲注又云。綃名。故段釋之。周禮內司服六服。綃衣爲下。鄭注內司服云。男子之綃衣黑。則是亦黑也。又云。其夫孤也。則服綃衣。其夫卿大夫也。則服展衣。其夫士也。則服綃衣。又注追師云。外內命婦。非王祭禮。賓客佐后之禮。自於其家則亦降焉。引少牢。主婦髮衣移袂。及此經主婦纁笄宵衣爲證。又云。移袂。綃衣之袂。鄭意以大夫妻得服展衣。自祭降服綃衣。士妻服綃衣。自祭降服宵衣。則宵衣其綃衣之次歟。然鄭注少牢云。大夫妻亦衣綃衣而侈其袂。與追師注又異。詳少牢禮。此注以宵衣爲黑色者。士昏禮注及玉藻注。皆以宵爲玄。玄亦黑類也。又士昏禮注云。玄衣以綃爲領。因以爲名。然則宵衣惟領用綃耳。此注不言。義亦略同。據士昏禮。女次純衣。注以純衣爲絲衣。則宵衣非絲衣明矣。蓋昏禮攝盛。士親迎服爵弁。故士妻服純衣。此祭士服玄端。故妻服宵衣。敖氏云。宵衣。用布爲之。盛氏世佐云。男子唯爵弁服用絲。其餘朝服玄端。皆用布。則婦人綃衣宵衣。亦用布可知。其說是也。用布而領緣以綃。故曰宵衣。注云其緇本

名曰宵。謂宵即綰也。又引詩禮記證綰之義。字俱作宵者。蓋鄭於士昏禮注。已讀宵爲綰。其義已明。故此注即以宵爲綰。段氏謂宵爲綰之假借是也。盛氏謂宵時所衣。故名宵。又解宵爲小。皆穿鑿不可從。至賈疏并謂詩禮記本文。皆作宵字。則又緣注而誤。戴氏校集釋已辨之。詳訂疑。云凡婦人助祭者。同服也者。少牢主婦贊者亦髮衣侈袂。與主婦同。是同服可知。秦氏蕙田云。案內司服。天子諸侯王后以下。助祭不同者。尊則有降。卑則無降是也。

主人及賓兄弟羣執事。卽位於門外。如初。宗人告有司具。具。猶〔疏〕正義曰。敖氏云。此於賓兄弟之下言羣。案此說。是上視濯時。言賓及衆賓卽位于門西東面。而不言羣執事。此言羣執事而不言衆賓。蓋互文見義。要皆兼公。有司私臣在內。但初時門外止有東面位。無北面位。敖氏仍以門東門西言。非矣。敖又云。告。告主人也。既告。反於賓西北。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卽位如初。初視濯。〔疏〕正義曰。注云初視濯也者。據主人與賓言之也。此時公有是也。

主人拜賓如初。揖入。卽位如初。初視濯。〔疏〕正義曰。注云初視濯也者。據主人與賓言之也。此時公有是也。經未言。故下記補之。佐食北面立於中庭。佐食。賓佐尸食者。〔疏〕正義曰。賈疏云。下記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下記補之。佐食北面立於中庭。立於宗人之西。〔疏〕正義曰。賈疏云。據此而言。則此經謂無事時也。注云。佐食賓佐尸食者。敖氏據下記云。佐食于旅齒于兄弟。以佐食爲主人兄弟之屬。今案佐食非兄弟。而與兄弟齒。故記特言之。若本兄弟之屬。則不必言矣。盛氏世佐以佐食爲私臣。蓋本下記賈疏。謂佐食於私臣之中。擇爲賓。使佐尸食也。說不肯注可從。云立於宗人之西者。李氏如圭云。虞禮。主人卽位于堂。如反哭東面。宗人西階前北面詔主人。此禮主人位堂下西面。宗人當在阼階南擯主人。故知佐食在宗人之西。

右祭日陳設及位次



# 儀禮正義

## 卷三十五

主人及祝升。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祝先入。接神。宜在前也。少牢饋食禮曰。祝盥于〔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主人再拜稽首。言主人主婦祝佐食初行陰厭之祭禮。經釋例云。凡尸未入室之前。設饌于奧。謂之陰厭。尸既入室之後。改饌于西北隅。謂之陽厭。案特牲。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注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曾子問曰。瘍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也。賈疏云。凡言厭者。謂無尸直厭祔神。尸未入之前。祭于奧中不得戶明。故名陰厭。尸謏之後。改饌于西北隅。以向戶明。故爲陽厭。引曾子問謂宗子有陰厭。無陽厭。凡瘍有陽厭。無陰厭。證成人陰厭陽厭並有之義也。是鄭賈皆以設饌于奧。在尸未入之前爲陰厭也。特牲。祝筵几于室中東面。此爲神布席于奧也。在室中西南隅東面。至主人及祝入室後。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藿醢醢。醢在北。此薦豆也。主人降。舉鼎載俎畢。升入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此設俎也。又云。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此設敦也。又云。及兩錡苴設于豆南。南陳。此設錡也。又云。祝洗酌奠。奠于錡南。此酌奠也。又云。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此啓會也。又云。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卒祝。主人再拜稽首。此饗神也。皆尸未入室之前。設饌于奧以饗神者。所謂陰厭也。少牢。陰厭。布席薦豆設俎敦。酌奠啓會。饗神。皆與特牲同。惟不設錡者。少牢無太羹滂。故兩錡至尸入飯時始設之。與特牲不同也。士虞禮。陰厭惟薦豆設敦。酌奠。皆贊爲之。不用主婦。酌奠以醴不以酒。及祝饗後。有命佐食祭于其之禮。與特牲吉祭異。餘皆大略同也。今案熊氏朋來云。陰厭於室之奧。陽厭於室之屋漏。厭者。言神厭飲之。陰厭未迎尸。陽厭尸已謏。故二厭之時無尸。大戴禮曰。無尸者。厭也。郝氏敬云。尸未入。神先降。故有陰厭。尸既出。神未散。故有陽厭。此二說。申明陰厭陽厭之義甚精。後儒猶有以鄭注爲非者。辨見篇末。陽厭下。云主人及祝升。則主人蓋先升後入也。入。入室也。○張氏爾岐云。注引少牢者。明此經主人及祝盥升面位。亦與彼同也。吳氏疑義云。祝室中位有二。詔佐食等在北墻下南面。相

主人則負東壁西面。此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蠃醢。醢在北。主婦盥。盥於內洗。昏禮。〔疏〕正義曰。薦亦盥如少牢。文省耳。主婦盥于房中。薦兩豆。葵菹蠃醢。醢在北。主婦盥。盥於內洗。昏禮。〔疏〕正義曰。薦室也。葵菹蠃醢。詳士冠禮。方氏苞云。饋食之饌。惟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出。命之盥出。當助。〔疏〕正義曰。主婦爲最先。以生時盥饋。主婦職也。注詳士昏禮。宗人執畢先入。主人降及賓盥出。主人在右。及佐食舉牲鼎。賓長在右。及執事舉魚腊鼎。除鼎。及與也。主人在右。統於東。主人與佐食者。賓尊。〔疏〕正義曰。出每鼎二人舉。主人與賓皆在右。尊右也。主人舉牲鼎。鼎以牲爲正也。少牢則主人迎而不親舉。敖氏云。賓長在右。謂長賓在魚鼎之右。衆賓長在腊鼎之右也。凡吉事除鼎於外。凶事除鼎于內。除鼎亦右人。注云。及與也。爾雅釋詁文。云主人在右。統於東者。鼎北面以東爲右。主人在東舉鼎者。統於主人。故云統於東也。云主人與佐食者。賓尊不載者。李氏如圭云。賓不偶主人者。左人當載。載賤者之事。故主人與佐食同舉也。云少牢饋食禮。魚用鮓。腊用麋。士腊用兔者。以經不言魚腊所用。故引少牢以明之。腊用兔。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畢狀如又。蓋爲與大夫異。魚用鮓。與大夫同。鮓詳士喪禮。曲禮。免曰明視。宗人執畢先入。當阼階南面。其狀如又。蓋爲焉。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既錯又以畢臨之。載。備失脫也。雜記曰。批用桑。長三尺。畢用桑。長三尺。刊其本與末。批畢同材明矣。今此批用棘心。則畢亦用棘心。舊說云。畢似御他神物。神物惡桑。又則少牢饋食及虞無又。何哉。此無又者。乃主人不親舉耳。少牢。大夫祭不親舉。虞。喪。〔疏〕正義曰。先入。先畢而入也。畢設于阼階前。祭也。主人未執事。耐練祥執事用桑。又自此純吉。用棘心。又。〔疏〕故宗人執畢當阼階南面。以便指畫助載。注云。畢狀如又。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者。說文。又。手指相錯也。段氏注云。凡岐頭皆曰又。爾雅釋天。濁謂之濁。因星形以名。詩大東。有球天畢。毛傳畢所以掩兔者。孔疏引孫毓云。祭器之畢。狀如畢星。名象所出也。畢弋之畢。又取象焉。而因施綱於其上是也。云主人親舉。宗人則執畢導之。既錯。又以畢臨之。載。備失脫也者。大射儀。小臣師設楅。司馬正東面。以弓爲畢。注云。畢所以教助執事者。是其言導之義也。鄭箋詩云。祭器有畢者。所

以助載鼎實。注雜記云。畢所以助主人載者。是其言臨也。載。備失脫之義也。諸氏寅亮云。注言主人親載。執畢舉之。是解經先入之故。又言既錯以畢臨也。載。是解經南面而立之故。下記云。棘心七刻。鄭欲以北之用棘。決畢亦用棘。故引雜記以明。此畢同材。喪祭同用桑。吉祭同用棘也。記文作刊其柄與末。此引作刊其本與末。本與柄一也。又引舊說而辨之。舊說云。畢似御他神物。神物惡桑。又如其說則少牢饋食及廢。何以無叉。蓋他篇無畢。此獨用畢者。以主人親舉。重其事也。少牢大夫祭不親舉。虞祭主人未執事。故皆無叉。至耐練。鼎西面錯。右人抽局。委于祥之祭。主人執事則用桑叉。雜記所言是也。此篇吉祭當用棘心叉。與喪祭別也。

鼎北。右人。謂主人及二賓。〔疏〕正義曰。鼎錯于東方西面。局委于鼎北者。鼎西面以北爲右。故就近委之。注既錯皆西面俟也者。對下載時。贊者錯俎加七。贊者。執俎及七從鼎入者。每鼎一俎一七。士喪禮。則俎七。皆舉者執之。此云贊者。錯俎加七。故知俎及七。贊者執以從鼎入。非舉者自執。亦吉凶相變也。云其錯俎東縮加七。東柄者。東縮。謂自東至西。陳之。於東西爲縮。於南北爲橫也。少牢云。俎皆設于鼎西西肆。又云。七皆加于鼎東柄。與此一也。云既則退而左。人北面也者。賈疏云。以其俎從於鼎西。其人當北面。於其南載之便。是以昏禮亦云。北面載執而俟是也。退。謂贊者退。乃杙。右人也。尊者於事指。〔疏〕正義曰。杙與七同。詳士喪禮。注云。右人也者。謂杙者右人也。右人南面也。乃杙。使可也。左人載之。〔疏〕正義曰。左人北面載。經義述聞云。今本經尾脫載字。注首脫杙字。下文之卒載。即承載字言之。周官御僕注引此。正作乃七載。士喪禮亦作乃七載。注云。乃杙。以杙次出牲體。右人也。載受而載於俎。左人也。說與此注同。則此注亦當作杙右人也明矣。今案杙謂杙而出之於鼎。載謂受而載之於俎。是杙與載別也。佐食升所俎。鼎之設于阼階西。所謂心舌之俎也。郊特牲曰。所之爲言敬也。〔疏〕正義曰。注云。所謂心舌之俎。雖爲盛牲。魚腊之器。並非虛俎。皆先載心舌於其上。今案下記云。所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于牲鼎。載心立舌縮俎是也。云郊特牲曰。所之爲言敬也。言主人之所以敬尸之俎者。鄭引郊特牲之文。以明所俎所以敬尸也。古文孺皆作密。詳士冠禮。吳氏廷華云。此所俎主人自羞。且當歸尸。故特升之。今案他俎不言孺。此獨言孺者。以其設于阼階西。恐有塵汙。他俎升訖。卽入設于室也。禮經釋例云。凡所俎。尸未入。先設于阼階西。特牲少牢皆然。先設

于阼階西者。事未至也。尸既入。主人乃親設之于俎北。卒載加七于鼎。卒。已也。已。〔疏〕正義曰。卒載。謂三鼎之實。盡載於俎也。所載入。主人乃親設之于俎北。卒載加七于鼎。卒。已也。已。〔疏〕則下記詳之。云已載畢亦加焉者。謂宗人執畢載訖。亦加。主人升入復位。俎入設于豆東。魚次。腊特于俎北。入設俎載者。腊特。饌要方也。凡。〔疏〕正義曰。入室。位於戶內西面。爲舉鼎降。今事畢。乃升堂入室。而復其戶內之位。俎入。謂自阼階入室。而設於戶位之前。特于俎北。謂在豕俎魚俎之北。賈疏云。知載人設俎者。以其經卒載下。卽云入設。不見別人。明是載者設之可知。云腊特饌要方也者。張氏爾岐云。俎入設于豆東。豕俎當道豆之東也。魚次。魚又次豕東也。腊特俎北。則主婦設與醢相直而正方。今案鄭云明食味人之性。所以正者。是解饌要方之義也。應劭割不正不食。義亦由此。兩敦黍稷于俎南。西上。及兩鉶。鉶。設于豆南。南陳。宗婦不贊敦鉶者。以其。〔疏〕正義曰。校勘記云。唐石經兩鉶。爲羹。爲鉶。戶祭。鉶。嘗之。注云。鉶。肉味之有菜和者。引曲禮客祭羹。主人辭不能亨。然則兩鉶。猶言兩羹。羹。是唐人所見本。皆重一鉶字。當從唐石經。謹案述聞之說是也。榮羹盛於鉶。因卽謂羹爲鉶。詳聘禮六鉶。繼之下。黍稷設于俎南。云西上者。黍在西。稷在東也。云及者。謂兩敦兩鉶。皆主婦設之也。吳氏廷華云。此鉶當其豆之南。南鉶又以次而南。席前豆鉶各二。四以爲列。左豆而右鉶也。注云。宗婦不贊敦鉶者。以其少可親之者。案少牢。主婦設金敦。宗婦贊三敦。是其贊敦之事。特性不使宗婦贊者。以少牢四敦。特性兩敦少。故主婦可親之也。兼言贊鉶者。有司徹。主婦取一羊鉶。坐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羊鉶以從。主婦不與。受設于羊鉶之西。是其贊鉶之事。云羹菜也者。鄭注少牢內則同。又詩關雎。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出立左右。毛傳訓羹爲擇。義與此別。祝洗酌奠。奠于鉶南。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卻于敦南。出立于戶西南面。酌奠。奠其爵解。少牢。〔疏〕正義曰。奠于鉶南。下文闕舉奠。卽此所奠者。儀禮釋官云。周禮小祝饋食禮。啓會乃奠之。贊奠者。大祝酌酒奠于鉶南。小祝贊之。大夫以上。祝官不止一人。士之祝。當止一人而已。李氏如圭云。會。敦盞也。卻。仰也。郝氏敬云。立于室戶西南面。士虞記所謂負依也。注云。酌奠。奠其爵解也者。章氏平云。注謂上奠。是其爵解。今案少牢祝酌奠。注云。酌奠。酌酒爲

神奠之。此經重一奠字者。上奠自其事。下奠則言所奠之地也。章說似非。云少牢饋食禮啓會乃奠之者。吳氏疑義云。少牢先言酌奠。後言啓會。與此經同。此注以彼爲啓會乃奠。何也。今案士虞禮。啓會在奠解先。注恐誤記。主人再拜稽首祝在左。稽首。服之甚者。祝在左。當爲主人釋辭於神也。祝祝曰。〔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蓋闕文也。注云。稽首服之甚者。郊特牲文云。祝在左。當爲主人釋辭於神也者。以下云卒祝。故知此在左爲主人釋辭也。祝祝曰以下。則約少牢之文。云用薦某事于皇祖某子。不云配。則仍薦首之文也。卒祝主人再拜稽首〔疏〕正義曰。卒祝。謂祝畢也。官氏獻瑞云。九拜惟稽首最重。此經凡五節。始宿尸戶許諾而稽而稽首。拜其福也。

### 右陰厭

祝迎尸于門外。尸自外來。代主人接之。就其次而請。不拜。不〔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以下。皆迎尸入。敢與尊者爲禮。周禮掌次。凡祭祀。張尸次。〔疏〕行正祭。初尸食九飯。次主人酌尸。次主婦亞獻尸。次賓長三獻尸。次獻賓及兄弟。次長兄弟爲加爵。次衆賓長爲加爵。次嗣舉奠。次旅酬。次佐食獻尸。凡十節。事尸者八節。其獻賓及兄弟與旅酬。皆承尸意而行神惠者也。此九飯節內。有安尸祝饗。有授祭。有初三飯。有再三飯。有終三飯。有盛所俎。又其六細節。○今案。門。廟門也。郊特牲曰。尸。神象也。祝。將命也。故事尸之事。祝主之。周禮。小祝送逆尸。注云。尸自外來。代主人接之者。以主人不迎尸。故使祝代也。云就其次而請。不拜。不敢與尊者爲禮者。謂尸來先入次。祝就次而請。乃出次。凡平常賓主禮。主人出迎拜賓。賓答主人降立。于於堂上也。注云。主人不迎尸。成尸尊者。案祭統曰。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鄭注。不迎尸者。欲全其尊也。尸。神象也。鬼神之神象也。

尊在廟中。人君之尊出廟門則伸。是不迎尸。成尸尊之義也。彼祭統是人君之禮。此士禮。尸亦卑於主人。故鄭復云尸所祭者之孫也。祖之尸則主人乃宗子。福之尸則主人乃父道也。尸必以孫爲之。宗子兼大宗小宗。義俱見前。云事尊之禮。廟中而已。出迎則爲厭者。以尸卑於主人。入廟中乃得伸其尊。在廟門外不得伸其尊。故出迎則爲厭也。秦氏蕞田云。厭是君厭臣。尊厭卑之義。敖氏欲改爲屈。其義反狹。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侍盥者執其器就之。執巾者不授巾。賤也。宗人授〔疏〕正義曰。注云侍盥者執其器就之者。李氏如云執巾者不授巾。賤也。宗人授巾。庭長尊者。上經單巾在門內之右。巾在單巾。執單。即執巾者也。下記云。沃尸盥者一人。奉盤者東面。執匱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匱北。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是執巾者不授巾。宗人代之授。宗人爲庭長。尊也。凡庭中之事。皆宗人指畫之。故謂爲庭長。引少牢者。此經不言視先入門右。省文。故引少牢證之。明此與彼同也。尸至于階。祝延尸。尸升入。祝先。主人從。延。進。在後詔侑曰延。禮器所謂詔侑武方者也。少牢饋食禮〔疏〕正義曰。入。入室也。視先于主人而先。主人從。延。進。尸升自西階入。視從主人。升自阼階。視先入。主人從。〔疏〕後于尸。是其入之序也。周禮大祝。相尸禮。彼注云。延其出入。詔其坐作。即據此經言也。注云延進者。爾雅釋詁文。云在後詔侑曰延者。樂記云。宗祝辨乎宗廟之禮。故後尸。覲禮注云。在後詔禮曰延。此在後詔之使升。士虞禮云。尸及階。祝延尸。注云延。進也。告之以升。與此同也。士虞記又云。尸謦。祝前鄉尸。注前道也。是尸升入祝在後。尸謦祝在前。一前一後無常。故鄭以禮器所謂詔侑武方者。此也。彼注云武。當爲無。聲之誤也。方猶常也。告尸行節。勸尸飲食。若孝子就養無方。引少牢者。證尸祝主人入。尸即席坐。主人拜。安尸。安。安〔疏〕正義曰。禮器曰。周坐尸。又曰。夏立尸。室次序並升階之法。與彼同也。尸即席坐。主人拜。安尸。坐也。安〔疏〕而卒祭。殷坐尸。鄭注。夏禮。尸有事乃坐。殷無事猶坐。周因於殷。郊特牲曰。古者尸無事則立。有事而后坐也。鄭注。古謂夏時也。是尸入而坐。周因於殷之禮也。注云安。安坐也者。爾雅釋詁文。詩楚茨。以妥以侑。毛傳亦云安。安坐也。郊特牲曰。詔安尸。彼注云安。安坐也。尸即至尊之坐。或時不自安。則以拜安之。是也。士虞禮。主人及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饗。勸疆之也。其辭取於士虞記。則宜云〔疏〕正義曰。執奠。尸取祝所奠饗南解。執之也。敖氏云。饗。饗神初。孝孫某圭爲孝薦之饗。舊說云明薦之。〔疏〕也。凡饗祝之辭。雖或言於尸之前。實主爲神也。如初。再拜稽



首也。今案少牢無視饗之禮。此有之者。士賤。不嫌與君同。注云饗。勸進之也。勸進之者。謂祈其饗也。云其辭取於士虞記。則宜云孝孫某圭爲而孝薦之饗者。案士虞饗辭曰。哀子某圭爲而哀薦之饗。彼注云。饗辭。勸強尸之辭也。圭。繫也。凡吉祭饗尸曰孝子。雜記曰。祭稱孝子孝孫。喪稱哀子哀孫。此特性係吉祭。故鄭謂宜云孝也。云舊說云明薦之者。賈疏謂引證圭爲潔明之義。江氏筠云。所謂舊說。乃大戴禮云孝嗣侯某潔而明薦之享。是也。鄭以喪祭稱哀。吉祭宜稱孝。故改明爲孝。又欲見明孝或得兩稱。故存舊說。蓋爲孝字記異。非爲圭字作。祝命按祭尸左證也。若欲證圭爲潔。則舊說明有潔爲之文。鄭何不引之乎。今案江說是也。○以上安尸祝饗。祝命按祭尸左執觶。右取菹。擗于醢。祭于豆間。命。詔尸也。按祭。祭神食也。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墮祭。周禮曰。既祭醢。疏。正義曰。禮經釋例云。凡尸未食前之祭。謂之墮祭。又謂之按祭。特牲。主人拜安尸後。祝命按祭。尸左也。祭黍稷肺爲按祭。其餘皆統於按祭也。祭肺脊在尸未食之前。統於按祭。與祭幹祭脰祭肩不同。故尸亦奠肺脊于道豆。不于肝俎也。少牢。祝主人拜安尸後。尸取韭菹。擗于三豆。祭于豆間。此祭豆也。又云。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此祭黍稷切肺也。又云。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此祭離肺正脊也。爾敦及羞肝俎後。上佐食羞兩胛。尸扱以柶祭羊胛。遂以祭黍。胛羊胛。此祭胛也。唯祭胛在祭肺脊之後。及不祭酒。與特牲小異。餘皆同也。士虞。主人及祝拜安尸後。尸取奠左執之。取菹擗于醢。祭于豆間。此祭豆也。又云。祝命佐食墮祭。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此祭黍稷切肺也。又云。祭奠祝視。主人拜如初。尸嘗醢奠之。此祭奠也。奠醢也。猶吉祭之祭酒也。又云。佐食舉肺脊授尸。尸受振祭。嚼之。此祭離肺正脊也。爾敦後。尸祭胛嘗胛。此祭胛也。士虞特牲皆士禮。特牲命按祭在祭豆之前。士虞命墮祭在祭豆之後。特牲祭肺脊在爾敦之後。士虞祭肺脊在爾敦之前。特牲祭胛在祭肺脊之前。士虞祭胛在祭肺脊之後。此則虞祭異於吉祭者也。特牲士虞大羹滹皆不祭者。大羹不爲神也。又主人受尸嘏。尸酢主婦。亦按祭。詳後。方氏菹云。豆間。兩豆間之隙地也。自冠昏至大射。皆不言祭所委之地。肺醢則于豆旁。肺則于俎旁。不待言也。惟公食曰上豆之閒。以有六豆也。士虞特牲皆兩豆。故曰豆閒。少牢四豆。亦曰豆閒。以取韭菹擗于三豆。祭于豆閒。則于上豆之閒。不待言矣。○注士虞禮士字。毛本誤古。隋祭。嚴本及各本皆作墮。唯集釋作墮。下同。張氏識誤云。案

釋文·釋授祭云音墮·後隋祭授祭皆放此·後少牢饋食禮經曰墮祭·爾敦案釋文亦作隋·許規反·下同·注又曰授讀爲墮·案釋文音綴字·注云隋·亦放此·有司注曰授讀爲墮其墮之墮·案釋文音綴字·注云井注授及隋·皆許規反·後放此·然則三篇之墮·皆隋字也·與周禮守祧之文合·至於士虞禮之墮祭·與舉周禮之文釋文與彼·自作墮·並從釋文·校勘記云·案墮祭當極作隋祭·釋文字例雜錄·張氏曲從之·非是·今案校勘記之說是也·詳士虞禮祝命佐食隋祭下·校勘記又云·自今文至祭也十五字·今本脫·徐本集釋楊賈士虞疏引亦有·但授祭誤作播祭·校勘記謂賈疏引作播·故有五字不同之說·非也·賈彼疏自據有司微注古文爲播言之耳·云命詔尸也者·褚氏寅亮云·據士虞禮則祝命佐食也·此注云詔尸·似與彼異·然祝詔尸授祭·佐食即取黍稷肺授尸矣·實一也·今案或以尸尊不宜言命爲疑·案爾雅釋詁云·命·告也·詔亦訓告·言詔兼有詔相義·鄭於彼經命字無注·於此言之·欲見命佐食亦兼詔尸·是補經所未及·非與經有異·褚說是矣·褚氏又云·下經佐食授授祭·則授與播兩字兩義·數乃混爲一而云授·誤爲授·褚說亦是也·云授祭·祭神食也者·鄭者設饌厭飫神·今尸將食神餘·故祭之·鄭注少牢云·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是也·云士虞禮古文曰·祝命佐食隋祭·周禮曰·既祭則饗其·隋與授讀同耳·今文改授爲爲綴·古文此皆爲授祭也者·段氏玉裁云·古音隋聲安聲同·說文·授·从妥聲·是隋與授讀同也·鄭意以隋祭當從士虞古文及周禮作隋·但隋與授讀亦同·故仍用古文不破授爲隋耳·又鄭不直云士虞禮曰隋祭·而云士虞禮古文者·蓋此字各篇古文多不同·士虞古文作隋·此篇古文作授·故云古文此皆爲授祭也·皆者·皆下文佐食授授祭言之也·少牢古文又作肝·有司微古文又作撲·是此字各篇古文不同也·此注云今文改授爲綴·而後注有云今文或皆改授爲綴·少牢注亦云綴或作撲·是各篇今文亦多不同·故校勘記謂此字古今文參差不一也·云撰醴者染於醴者·詳士虞禮·

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祭酒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饌答拜

肺祭·刊肺也·旨·美也·祭酒·穀味之芬芳者·齊敬共之·惟恐不美·告之美·

達其心·明〔疏〕正義曰·此佐食授祭·當亦祝命之·詳上·郊特牲云·祭黍稷加肺·報陰也·孔疏云·謂尸綴祭之神享之·時·祭黍稷·加之肺·肺陰類·親形魄歸地·以陰物祭之·故云報陰·主人拜者·拜其享也·

注云·肺祭刊肺也者·下記云刊肺三·李氏如圭云·尸俎具有離肺刊肺·此所祭者刊肺·郊特牲曰·祭肺肝心·賁氣主也·明堂位曰·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今案刊肺亦謂之切肺·詳下記·云旨美也者·說文毛傳同·云祭酒·穀味之芬芳者·月令曰·秫稻必齊·祭釃嘗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

釃·肉味之有榮和者·曲禮·〔疏〕正義曰·正義水泉必香·左傳曰·馨香無譏惡·是也·祭釃嘗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

客祭羹·主人辭不能亨·



五曰振祭。六曰擗祭。擗祭者。擗於醢以祭。不食也。振祭者。將食既擗。必振乃祭也。黍稷牢肉魚。皆擗於醢。注云。先食啗之。所以導食過氣者。是預解下文。說文。啗。食也。褚氏寅亮云。啗後以左手兼執肺脊。以右手先取肺食。次取脊食。注所謂先食啗之也。略食後。乃食。食舉。舉言食者。明凡〔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食舉。即肺脊仍左手兼執。至將食庶羞。乃實于菹豆焉。解體皆連肉。〔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食舉。即肺脊故又曰食舉。凡體皆連肉。以骨為主耳。今案賈疏。以乃食謂食肺。食舉謂正脊。後儒糾其誤者甚多。但或以乃食爲飯。或以乃食爲食舉。但非。惟褚氏以乃食爲目下事之詞。食舉爲兼食肺脊。得之。褚氏又云。殷所俎乃三飯。此三飯前之節次是也。○白虎通曰。祭所以有尸者何。鬼神聽之無聲。視之無形。升自阼階。但視榘榜。俯視几筵。其器存。其人亡。虛無寂寞。思慕哀傷。無所寫瀝。故座尸而食之。毀損其饌。欣然若親之飽。尸醉若神之醉矣。即此經尸食之。主人羞所俎于腊北。所俎主於尸。主人親羞敬也。神俎〔疏〕正義曰。腊北。腊俎之北也。吉祭有斷俎。義也。主人羞所俎于腊北。不親設者。貴得賓客以神事其先。〔疏〕虞祭以饌代之。但此殷於舉神俎之後。士虞禮。尸未階。從者即錯饌于席上。與吉祭異也。詳士虞禮。敖氏云。不言降與升。文者。少牢禮曰。主人羞斷俎。升自阼階。○禮經釋例云。祭禮所以用所俎者。不獨尸所食之魚肉。不可反于俎。故加于所俎。蓋亦因神俎須釋三分。留爲蕤及陽厭之用。故其餘別用所俎盛之。以歸于尸。非如賓客之禮。盡卷其俎而歸之。故不別用俎也。今案據此是所俎主于尸也。所俎親羞。而神俎不親設者。一則主于敬尸。一則貴得尊賓嘉客以祀其先。故使賓客設之。義各有當也。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三飯告飽。禮一成也。侑。勸也。或曰又。勸之〔疏〕正義曰。主人拜。亦以侑當也。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使又食。少牢饋食禮。侑辭曰。皇尸未賁侑也。〔疏〕也。禮經釋例云。士祭尸三飯即侑。大夫祭尸七飯始侑。士祭。祝主人共侑。大夫祭。祝主人更侑。皆隆殺之義也。注云。三飯告飽。禮一成也者。禮成于三。故尸三飯則告飽也。云侑勸也。或曰又。勸之使又食者。詩楚茨。以妥以侑。毛傳侑勸也。即此經言侑之義也。引或曰者。鄭以或解侑爲又。謂勸之使又食。義亦可通。引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啗之。佐食受少牢禮者。以此經不言侑辭。故引以證之。彼注云實猶飽也。○尸三飯。引佐食舉幹尸受振祭。啗之。佐食受加于所俎也。敖氏云。凡于尸。每食必舉牲體若骨者。明主人以此供尸食也。官氏獻瑞云。尸此時左手仍執肺脊。其受之佐食而振祭。啗之者。皆右手也。啗舉。仍授佐食加于所俎者。既啗則不可以反于神俎。且將爲祭畢佐食徹尸俎。有司歸尸地也。禮經釋例云。凡尸所食。皆加于

肝組。若虞祭則以饔代之。特牲禮。尸食舉主人羞肝組于膳北。尸三飯後。佐食舉幹。尸受振祭。之。佐食交加于肝組。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又三飯後。舉幣及獸魚如初。終三飯後。舉肩及獸魚如初。卒食。佐食盛肝組。組釋三個。注。組釋三個。爲饔于西北隅遺之。盛畢舉肺脊加于肝組。主婦亞獻。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之。反之。羞燔者受加于肝。賓三獻。燔從如初。此燔亦加于肝。前主人初獻。賓長以肝從。尸加于菹豆。不加于肝者。將以燔主人故也。祝告利成。尸饔後。佐食徹肝組。組出于廟門。此所謂尸組。即所盛肝組也。肝組出于廟門。庶羞則徹于西序下。室中神組。唯釋三個在耳。饔者饔此組。改饔陽厭者亦此組。其餘皆盛于肝組以歸尸也。少牢禮。尸入。主人羞肝組。升自阼階。置於膚北。尸三飯後。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之。佐食受加于肝。尸又食。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之。佐食受加于肝橫之。又食。上佐食舉尸腊肩。尸受振祭。之。佐食受加于肝。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尸如初。尸八飯後。上佐食舉尸牢肩。尸受振祭。之。佐食受加于肝。尸十一飯後。上佐食受加于肝。尸受振祭。之。祭畢。尸祝主人入于室復位。祝命佐食徹肝組。降設于堂下阼階南。注。徹肝組不出門。將償尸也。有司徹。不償尸之禮。尸八飯後。乃盛肝組臂脰脰脊橫脊短脊代脊皆牢。魚七。腊辯無辭。注。盛者。盛于肝組也。卒盛。乃舉牢肩。尸受振祭。之。佐食受加于肝。尸十一飯後。佐食受牢。舉如償。張氏兩歧云。盛于肝組。將以歸尸。特牲尸食訖乃盛。賓尸則不盛。全以歸尸故也。賓尸不陽厭。故不釋三個。是尸所食。皆加于肝組。而特牲及不償尸之禮。除神組所釋。其餘亦盛于肝組也。士虞禮。尸坐。從者錯簋于尸左席上。尸飯。播餘于簋。三飯。佐食舉幹。尸受。振祭。之。賓于簋。又三飯。舉幣祭如初。佐食舉魚腊。賓于簋。又三飯。舉肩祭如初。舉魚腊組。組釋三個。尸卒食。佐食受肺脊俟饔畢。然後饔肝組及尸組而厭之于堂也。至于不賓尸之禮。則亦組釋三個以爲羞及陽厭之用。與特牲禮同也。餘詳士虞禮。注云。幹。長脊也者。見下記。李氏如圭云。正脊曰幹。此禮無正脊。則幹者。通謂長脊。公羊傳曰。稱幹而殺之。今案長脊即正脊也。云獸腊其體數與尸實舉于菹豆。爲將食庶羞。〔疏〕正義曰。蔡氏傳云。實舉于牲同者。謂經所云獸即腊也。下記云腊如牲骨。尸實舉于菹豆。正義曰。菹豆者。前所舉肺脊。尸食之不盡者。則以實之于菹豆也。褚氏寅亮云。尸實舉于菹豆。士虞禮亦然。彼注云。尸食之時。亦奠肺脊于豆。禮經釋例云。凡尸所食之肺脊。必先奠于菹豆。尸卒食。佐食始受之加于肝組。案牲體尸祭。舉畢。即加于肝組。唯肺脊不然。特牲禮。佐食舉肺脊以授尸。尸受振祭。之。左執之乃食。食畢至三飯後。佐食舉幹時。尸實舉于菹豆。注爲將食庶羞。舉謂肺脊。尸卒食。佐食盛肝組畢。舉肺脊加于肝組。注。尸授佐食。佐食受而加之。肺脊初在菹豆。是肺脊先

奠于菹豆。尸卒食。始加于胾俎也。菹豆者。特牲兩豆。蓋葵菹之豆也。少牢禮。尸十一飯後。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膏加于胾。注言受者。尸授之也。尸受牢幹而實于菹豆。食畢操以授佐食焉。有司徹不償尸之禮。尸十一飯後。佐食受牢舉如饋。注。舉肺膏。敖氏云。饋者。指賓尸之禮也。是少牢饋尸及不償尸。其肺膏先奠于菹豆。後加于胾俎之例。皆與特牲同也。士虞禮。佐食舉肺膏授尸。尸受振祭嚼之。左手執之。注。尸食之時。亦奠肺膏于豆。尸卒食。佐食受肺膏實于醢。經云受。蓋亦尸菹豆操以授之。是士虞肺膏亦先奠于菹豆。後實于醢也。少牢士虞經。不云尸實舉于菹豆者。文不具也。又云。尸舉肺膏。必先奠于菹豆者。蓋肺膏之祭。在尸飯之前。胾俎未設。猶統於醢祭。故別奠于菹豆。示與舉幹以下異也。敖氏以爲。佐食羞庶羞四豆。設于左。南上有醢。庶羞也。衆羞以豕肉。所以少牢肺膏尸未嘗奠之說。與注違。不可從。南上者。以醢炙爲上。〔疏〕正義曰。尸東面以北爲左。經但云設于左。注亦未言所設之地。楊氏復云。豆簠簋敦。厭以有醢不得釋也。〔疏〕祭時已設之矣。及迎尸饋食。主人始羞胾俎于醢北。佐食始羞庶羞四豆。設于兩豆之左。是以爲在醢北矣。上文設大羹滹于醢北。褚氏謂不逼近醢。豫留羞四豆之地。是也。或因經注無明文。楊圖近刻又有舛錯。遂以爲清北。案大羹滹。不過陳之而已。尸不祭不嗜。則固宜庶羞近而清遠也。是庶羞四豆設于兩豆之左。亦從其類。少牢。羞醢醢亦設于菹豆之北。當以在清南醢北爲是。注云。庶羞也。衆羞以豕肉。所以爲異味者。謂庶羞以廣異味而皆以豕肉爲之。所謂庶羞不論牲也。云四豆者。醢炙醢醢者。謂醢爲豕臠。炙爲豕炙。載爲豕載也。敖氏謂少牢羞兩載兩醢。此當放之。褚氏實亮云。依少牢庶羞四豆。兩載兩醢。則士亦當然。而注以爲醢炙醢醢者。蓋庶羞多品之名。大夫兩載。兼用羊豕。則不得云寡。故彼注云。尙牲不尙味。士惟得用豕。苟兩豆皆豕載。則非庶羞之義。故即取豕肉爲醢爲炙爲載。以示多品而實未嘗論牲也。既有三物。一醢足矣。經云有醢。見醢止一豆也。注極精細。未可破。今案諸說是也。云南上者。以醢炙爲上。以有醢不得釋也者。據經云南上。則醢炙醢醢以次北陳。四豆一列。自不得釋也。注以爲有醢不得釋。未詳。賈說亦未明析。尸又三飽。告飽。祝侑之如初。禮再成。〔疏〕正義曰。如初。謂主舉幣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飯。祝侑之如初。禮三成。獸魚如初。〔疏〕正義曰。注云獸魚如初。獸魚一也者。以牲舉幣。明之下亦獸魚一。舉肩及獸魚如初。不復飯者。三三者。士之禮大成也。舉先正者。〔疏〕正義曰。此及上云舉。注不言者可知也。後肩。自上而卻。下釋而前。終始之次也。〔疏〕亦佐食舉以授尸也。○



徐氏給民云。凡所祭之物。解在鉶南。鉶在菹南。菹在醢南。皆近尸。尸能自取。不待佐食取授也。肺俎在菹醢東。去尸遠。黍稷在鉶東。去尸遠。故敦則遷之。而凡肺脊幹骼肩在俎者。一一授之也。注云。不復飯者。三三者。士之禮大成也者。以每三飯告飽爲一成。此三次告飽。三三而九飯。故云士之禮大成也。禮經釋例云。凡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詳少牢禮尸始三飯下。云舉先正脊後肩。自上而卻。下釋而前。終始之次也者。李氏如圭云。案少牢禮載牲體之次。肩臂臠臠膾在俎兩端。脊脅肺在上。其序肩脊脅肺。先舉正脊。自上而卻。次舉脅。卻也。後舉肺。下釋也。終舉肩。前也。尸舉牲體。如釋也。今案尸飯始舉脊。次舉脅。次舉肺。終舉肩。是其終始之次也。士與大夫同。詳少牢禮。佐食盛肝俎。俎釋三个。佐食取牲魚腊之餘。盛於肝俎。將以歸尸。俎釋三个。爲改饌於○尸又三飯。不復飯。佐食盛肝俎。俎釋三个。西北隅還之。所釋者。牲腊則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臠也。魚則三頭而已。今猶枚也。今俗言〔疏〕正義曰。注云佐食取牲魚腊之餘。盛於肝俎。將以歸尸者。謂於神俎中取尸所物數。有云若干個者。此讀然。〔疏〕食之餘。盛于肝俎。將以歸之。下祭畢徹尸俎。俎出于廟門。即歸尸之事也。云俎釋三个。爲改饌於西北隅還之者。遺亦訓留。詳士虞禮。謂每俎舍三个不取。留以改饌西北隅爲陽厭。非如賓客之禮。盡卷其俎而歸之也。公食禮曰。有司卷三牲之俎。歸于賓館不釋也。云所釋者。牲腊則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臠也。魚則三頭而已。今猶枚也。李氏如圭云。案下記尸俎。右肩臂臠臠膾。正脊二骨。橫脊長脅二骨短脅。今已舉肩脊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前歷宜盛臂。後歷宜盛臠。脊脅宜盛橫脊短脅。知所釋者。正脊一骨。長脅一骨及臠。今案李說。略本賈疏而較明顯。又楊氏復云。前已舉四體。今宜盛臂臠橫脊短脅。故知所釋者唯此耳。說與李同。云个猶枚也。今俗言物數有云若干個者。此讀然者。案個當作箇。個俗字。說文箇。竹枚也。从竹固聲。箇或作个。段氏注云。一枚謂之一箇。方言。箇枚也。是也。个與箇同。但經傳多作个。鄭據當時言物數有若干箇之語。故舉以曉人。舉肺謂此个讀同箇也。史記曰。竹竿萬个。大射及士虞注云。个猶枚也。今俗或名枚曰個。音相近。義與此同。舉肺脊加于肝俎。反黍稷于其所。尸授佐食。佐食受而加之。〔疏〕正義曰。其所俎南也。前自俎南爾于席上。今尸食反之也。肺脊初在菹豆。〔疏〕訖。仍反於俎南也。經義述聞云。稷衍字。徐氏給民云。凡所祭之物。解在鉶南。鉶在菹南。菹在醢南。皆近尸。尸能自取。不待佐食取授也。肺俎在菹醢東。去尸遠。黍稷在鉶東。去尸遠。故敦則遷之。而凡脊幹骼肩在俎者。一一授之也。官氏獻瑞云。舉肺脊授尸。與舉肺脊加肝。相爲終始。通敦與反敦。亦相爲終始。祭以特牲饋食爲名。所重在此也。自是而獻禮乃行。注云。尸授佐食。佐食受而加之。反之也者。謂肺脊佐食受而加之。黍稷佐食反之也。云肺脊初在菹豆。詳前尸實舉于菹豆下。鄭言此者。

明肺脊自菹豆加于肝俎也。鄭必知尸取以授佐食者。約少牢云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肝。是也。○佐食盛肝俎。

右尸入九飯

主人洗角升酌醕尸。醕。猶衍也。是獻尸也。謂之醕者。尸既卒食。又欲頤衍養樂之。不用爵〔疏〕正義曰。自此言主人初獻之事。○張氏爾岐云。此初獻節內。有主人獻尸。有尸酢主人。且親親有主人獻祝。主人獻佐食。凡四節。禮經釋例云。凡卒食醕尸。皆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案特性禮。尸九飯後。主人洗角。升酌醕尸。賓長以肝從。此主人初獻也。獻畢。尸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又云。主婦洗酌于房。酌亞獻尸。宗婦執兩簋。兄弟長以燔從。此主婦亞獻也。獻畢。尸酢主婦。主婦獻祝及佐食。又云。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此賓長三獻也。此爵未舉。至主婦致爵于主人。及主人致爵于主婦後。尸始卒爵酢賓長。賓長始獻祝及佐食也。少牢禮。尸十一飯後。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醕尸。賓長羞牢肝。此主人初獻也。獻畢。尸酢主人。主人獻祝及兩佐食。又云。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此主婦亞獻也。獻畢。尸酢主婦。主婦獻祝及兩佐食。又云。賓長洗爵獻于尸。此賓長三獻也。獻畢。尸酢賓長。賓長獻祝。不及兩佐食者。償尸禮異也。有司徹。不償尸之禮。尸十一飯後。亦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其賓長三獻爵止。惟無主人致爵于主婦之儀。與特牲異。餘皆大約同也。是卒食醕尸。士大夫祭禮。皆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也。士虞禮。尸九飯後。主人洗廢爵。酌酒醕尸。賓長以肝從。此主人初獻也。獻畢。尸酢主人。主人獻祝及佐食。又云。主婦洗足爵于房中。酌亞獻尸。自反兩簋秉栗。賓以燔從。酌獻祝。饗燔從獻佐食。皆如初。此主婦亞獻也。又云。賓長洗足爵三獻。燔從如初儀。此賓長三獻也。是虞祭尸卒食三獻之禮。與吉祭同也。至於有司徹。祭畢償尸于堂。及士虞記卒哭祭畢錢尸。亦皆備三獻之禮也。敫氏云。不言降。以升見之也。注云。醕猶衍也。是獻尸也。謂之醕者。尸既卒食。又欲頤衍養樂之者。案曲禮注云。以酒曰醕。士昏禮注云。醕。醕也。醕之言演也。安也。漱所以潔口。且演安其所食。士虞禮注云。醕。安食也。少牢禮注云。醕。猶養也。既食之而又飲之。所以樂之。案演有通潤之義。養有饒溢之義。衍與演與養。義一也。頤亦養也。下主婦亞獻。賓長三獻。故知此亦獻尸也。而謂之醕者。以尸方卒食而飲之。有衍引頤樂之義。故謂之醕也。云不用爵者。下大夫也。因父子之道質而用角。角如人事略者。李氏如圭云。凡觴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罍。四升曰角。五升

曰散。少牢。爵尸用爵。此辟大夫不用爵。次當用觶。而用角者。角用功少。象質也。今案爵觶等升數。詳下記。云  
今文酌皆爲酌者。錢氏大昕云。少牢士虞注並云。古文酌作酌。酌當爲酌。說文。酌。少少飲也。音與酌同。許君從  
古文以酌爲酌。學者多聞酌。少聞酌。故注文譌爲酌。特性注今文。亦當爲古文之譌。釋文於酌無音。蓋陸所見本。  
已譌爲酌矣。段氏玉裁云。案儀禮禮記皆作酌。許書作酌。玉篇云。酌。酌同字。是也。考士虞禮注。少牢禮注。皆云。  
古文酌作酌。特性注云。今文則古文之誤。酌皆酌之誤。許於此字用古文禮。故從酌禮多。用今文禮故作酌。胡氏承珙  
云。案漢書賈山傳。後漢明帝詔。執爵而酌。皆作酌。是今文酌字。學者相承通用。故鄭從今文。今案說文有酌字。  
有酌字。酌从酉勺聲。酌从酉勺聲。酌與酌音同義近。酌則音義全別。錢段以三注酌字俱爲酌之譌。是也。○禮經釋  
例云。注酌猶衍也。小雅伐木篇。釀酒有衍。毛傳。衍。美貌。以詩與禮證之。則大祝九祭中之衍祭。蓋謂祭酒也。  
尸拜受。主人拜送。尸祭酒啐酒。賓長以肝從。肝。肝炙也。今文曰。〔疏〕正義曰。賈疏云。此直書肝從。亦當如  
進未鹽在右。不言者。文不具也。禮經釋例云。凡主人初獻。從俎皆以肝。主婦亞獻。賓長三獻。從俎皆以燾。主人  
主婦獻祝亦如之。案特性。主人初獻。賓長以肝從。主人獻祝。亦肝從。主婦亞獻。兄弟長以燾從。主婦獻祝。亦燾  
從。賓三獻。燾從如初。賓獻祝。不云燾從者。禮殺也。士虞禮。主人初獻。賓長以肝從。主人獻祝。亦肝從。主婦  
亞獻。賓以燾從。主婦獻祝。亦燾從。賓長三獻。燾從如初。儀。不云獻祝者。文不具也。此士禮也。有司徹。下大夫  
不僨尸之禮。主人初獻。賓羞肝。即以肝從也。主人獻祝。皆如儀。謂如少牢羞牢肝也。主婦亞獻。次賓羞牢燾。主  
婦獻祝。次賓羞燾如尸禮。賓羞三獻。不云從者。辟人君也。特性。賓三獻以燾從者。士卑不嫌故也。此大夫禮也。主  
僨尸之禮。大約與士同。惟三獻無從爲異耳。賓獻祝不以燾從。如亞獻者。禮殺也。少牢禮。主人初獻。賓羞三獻。  
主人獻祝。亦牢肝從。主婦亞獻。賓羞三獻。皆無從者。上大夫祭畢將僨尸。故正祭之禮殺也。又云。案特性賓三獻。  
主婦致爵于主人。肝從燾亦如之。主人致爵于主婦。俎從獻皆如主人。賓致爵于主人主婦。燾從皆如初。注如亞獻及  
主人主婦致爵也。士祭不僨尸。故致爵於三獻時行之。從獻肝燾。士卑不嫌與人君同。故盛其禮也。有司徹。下大夫  
不僨尸之禮。賓三獻。主婦致爵於主人。及賓致爵于主人主婦。皆無從。敷氏曰。無從與士禮異者。其辟尊者之禮歟。  
有司徹僨尸之禮。主人獻尸獻侑。受尸酢。又主婦受尸酢。皆次賓羞牢燾。主婦獻尸獻侑。致爵于主人。皆次賓羞牢  
燾。僨尸有燾無肝者。下正祭也。賓三獻羞滷魚而已。魚無燾。與羊豕異。故三獻經不云從也。大夫正祭羞肝。僨尸  
羞燾。互相成也。注云。肝肝炙也者。詩行葦。或燾或炙。箋云燾用肉。炙用肝。故云肝。肝炙也。餘詳長兄弟以

燔從下。云今文曰啐之。古文無長者。胡氏承琪云。案少牢禮云。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用俎。鄭以彼決此。故於啐酒從古文。於賓長從今文也。尸左執角。右取肝。擗于鹽。振祭。嘑之。加于菹豆。卒角。祝受尸角。曰送爵。皇尸卒爵。主人拜。尸答拜。曰送爵者。〔疏〕正義曰。肝加于菹豆者。諸不加于俎者。以此俎徹後。猶設於西北隅。不可以食餘之物加之也。祝俎無嫌。故可加之。注云曰送爵者。節主人拜者。吳氏疑義云。告主人言所送爵。尸已卒爵也。卒爵應拜。故曰節主人拜。○主人獻尸。祝酌授尸。尸以醋主人也。醋。報也。祝酌不洗。尸不親酌。尊尸。〔疏〕正義曰。注云醋報也者。釋詁文。云祝酌不洗。尸不之義者。言尸親醋以報主人之獻也。云古文醋作酢者。胡氏承琪云。案說文。醋。客酌主人也。从酉昔聲。酢。醢也。从酉乍聲。經典每多以酢爲醋。惟禮經間有醋字。鄭於此必作醋。不作酢。從其正字也。其有古今文皆作酢者。則姑存之。不復改耳。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授祭。退者。進受爵反位。妥亦當爲授。尸將饌主人。佐食受之。復改耳。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佐食授授祭。授祭。亦使祭尸食也。其授祭亦取黍稷肺祭。今文或皆改妥作授。〔疏〕正義曰。禮經釋例云。凡主人受尸饌授祭。尸酢主婦亦授祭。特性。主人初獻。尸醋主人。佐食授授祭。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佐食擗黍授祝。祝授尸。尸執以親饌主人。少牢。尸醋主人。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秉受擗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祝受以饌于主人。是主人受尸饌。則授祭也。特性。主婦亞獻。尸酢如主人儀。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授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少牢。尸酢主婦。上佐食授祭。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饌。是尸酢主婦。亦授祭也。授祭卽綏祭。惟尸與主人主婦有之。曾子問曰。攝主不綏祭者。辟正主也。今案敖氏前以授祭爲授祭。諸儒辨其誤者多矣。此因授授連文。不得以授爲授。遂謂授爲衍文。何其武斷邪。注云退者。進受爵反位者。以受爵宜進。故知經云主人退者。謂退而反位也。云尸將饌主人。佐食授之。授祭。亦使祭尸食也。其授祭亦取黍稷肺祭授尸。此佐食授授祭。亦是取黍稷肺祭授主人。故注俱云亦也。官氏獻瑞云。祭以牲牢黍稷爲等差。故墮祭黍稷肺。明其重也。宗廟之中尸最尊。主人主婦次之。其隋祭得如尸禮。自祝以下。則僅有神而無黍稷。且無祭肺而僅有嘑神。蓋犧牲柔盛。惟主祭者。得與所祭者共之者也。云妥亦當爲授。又云今文或皆改妥作授者。楊氏本。

反位下有受亦當爲授五字。疑受相相似而誤。授字今文類多作綬。此則或本有改作授者。故注云然。胡氏承琪疑安字爲誤。詳士虞禮祝命佐食隋祭下。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祭酒啐酒進聽嘏。聽猶待也。受福曰嘏。嘏長也。〔疏〕正義曰。左執角受祭祭之者。謂以左手執角。右手受佐食所授嘏爲待。謂尸將傳神意以嘏主人。主人因進于尸前。而靜以待之。蓋以聽爲靜受之意。不以爲聽聞之聽也。云受福曰嘏。嘏長也大也。待尸授之以長大之福也者。案嘏長也大也。郊特牲文。注訓聽爲待。遂以待尸嘏言之。禮運。修其祝嘏。注嘏祝。爲已致福於主人之辭也。孔疏。下云嘏以慈。佐食搏黍授祝祝授尸尸受以菹豆執以親嘏。告。詩小雅云。錫爾純嘏。子孫其湛。是致福於主人之詞也。主人。獨用黍者。食之主。其〔疏〕正義曰。擣訓團。亦訓聚。郝氏謂捏黍飯成團。是也。此尸親嘏。少牢則祝傳尸。辭則少牢饋食禮有焉。〔疏〕嘏者。大夫儀多。士質。故直親嘏耳。賈疏謂尸有尊卑。非也。士虞禮不嘏者。虞祭未純吉也。注云獨用黍者。食之主者。謂古人以黍爲食之主。故禮運謂禮之初始燔黍。玉藻子所稷食。程氏瑤田九穀考云。凡經言疏食者。稷食也。稷形大。故得疏稱。是稷疏不如黍矣。少牢。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則亦獨用黍也。云其辭則少牢饋食禮有焉者。辭。嘏辭。卽少牢云。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勿替引之。是也。張氏爾岐云。少牢命祝致嘏。故云皇尸命工祝。此尸親嘏。當省去此。主人左執角再拜稽首受復位。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卒角拜尸答拜。詩承語。直用承致多福以下。也。謂奉納之懷中。季。小也。實于左袂。挂袂以小指者。便卒。〔疏〕正義曰。受亦有手。上云進聽嘏。此嘏訖。故角也。少牢饋食禮曰。季與受黍。坐振祭嘏之。古文。挂作卦。〔疏〕退而復尸內西面之位也。吳氏廷華云。受時暫奉之懷。然後實之袖。右手實故在左袖也。散氏云。主人拜受黍。而尸不答拜者。以其受神惠故也。注云。詩猶承也。謂奉納之懷中者。李氏如圭云。內則曰。詩貢之。詩含神霧曰。詩持也。以手維持。則承奉之義。惠氏棟云。內則注云。詩之言承也。春秋說題辭云。詩之爲言志也。詩緯含神霧云。詩者持也。然則詩有三訓。褚氏云。李以內則孔疏維持之義解詩字。足補注未備。云季小也者。季爲幼小之辭。故以季拜小。云實于左袂。挂袂以小指者。便卒角也者。謂以右手挂左袂於左手小指間。袂。袖也。祛。袖口。散氏云。古者祛狹于袂。然猶挂之者。慮拜時或遺落也。韋氏平云。注便卒角也。案經下文云卒角拜。蓋便拜。非便卒角也。注卒角下當脫拜字。引少牢者。證此經亦與。

受坐祭嚌也。盛氏世佐云。凡拜必奠爵。慮傾出也。此不言奠爵與者。文略也。或以拜不奠爵。受黍不祭。爲異於大夫。非矣。云古文挂作卦者。段氏玉裁云。說文。挂。畫也。六書故云。唐本作懸。玉篇亦作懸。然古本多作畫者。挂有分別畫出之意。陸德明云。掛。別也。後人乃云懸掛。俗製掛字耳。繫辭傳。再扐而後掛。釋文云。京作卦。說文扐下引易再扐而後卦。與京同。胡氏承珙云。案禮經挂于季指。挂正字。古及作卦者借字。說文。卦。筮也。廣雅。卦。挂也。音義並通。鄭主人出。寫齋于房。祝以籩受。變黍言齋。因事託戒。欲其重。〔疏〕正義曰。主人出。謂出用其正字。故從今文。主人出。寫齋于房。祝以籩受。變黍言齋。因事託戒。欲其重。〔疏〕正義曰。主人出。謂出籩。以籩受。受齋也。寫者。齋自左袂傳之籩也。寫有自彼傳此之義。曲禮曰。器之澌者不寫。其餘皆寫。是也。案此黍耳。經不言黍而變言齋。故注明之。少牢注云。收斂曰齋。齋卽稽也。毛傳云。斂之曰稽。說文。穀可收曰稽。穀至收斂之時。是農力之成功也。段氏玉裁云。古多假齋爲稽。秦氏惠田。筵祝南面。主人自房。〔疏〕正義曰。謂主云。少牢言齋黍。此單言齋。語有詳略耳。無異義。○尸醑主人。且親嘏。筵祝南面。還時。〔疏〕正義曰。禮經釋例之時。筵。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菹醢俎。行神惠也。先獻祝。以接神尊之。〔疏〕正義曰。禮經釋例之也。主人酌獻祝。祝拜受角。主人拜送。設菹醢俎。行神惠也。先獻祝。以接神尊之。〔疏〕正義曰。禮經釋例及佐食也。士虞禮。主人初獻。尸醑主人畢。主婦亞獻。尸醑主婦畢。賓三獻。主人主婦致爵後。尸酢賓畢。皆獻祝。及佐食也。士虞禮。主人初獻。尸醑主人畢。主婦亞獻。尸醑主婦畢。賓三獻。主人主婦致爵後。尸酢賓畢。皆獻祝。與二佐食如饋。主婦亞獻。賓長三獻畢。亦獻祝及二佐食。是大夫祭每獻尸畢。必獻祝及二佐食也。少牢。主人初獻。尸畢。主婦亞獻。皆獻祝及二佐食。賓長三獻。尸畢。獻祝不卒爵。又不獻佐食者。注云。啐酒而不卒爵。祭事畢。示醉也。不獻佐食。將饋尸禮殺。蓋特牲士祭。及少牢下大夫祭。皆不饋尸。則三獻之禮隆。上大夫祭畢。別行饋尸于堂之禮。則三獻之禮殺。故注云然也。散氏云。士虞少牢皆云祝與佐食坐受爵。此不言坐。如之可知。今案下行神惠之始也。云先獻祝以接神尊之者。對佐食接尸後獻也。云菹醢皆主婦設之。佐食設俎者。李氏如圭云。神坐及亞獻致爵之籩豆。皆主婦設之。少牢禮主人獻祝。佐食設俎。祝左執角。祭豆與取肺坐祭嚌之。與加于俎。坐祭酒啐酒。以肝從。祝左執角。右取肝。揆于鹽。振祭嚌之。加于俎。卒角拜。主人答



拜受角酌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主人拜送。佐食坐祭。卒角拜。主人答拜。受角降。反于簠。升入復位。  
〔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下記祝祖離肺。則祝絕肺以祭。此不見者。省文。今案從獻之肝燔。尸祭時後。不加于  
時。獻佐食不言祖者。下賓獻祝及佐食注云。凡獻佐食。皆無從。其薦祖獻兄弟以齒設之。是也。盛氏世佐云。無從。  
殺于祝也。受角降反于簠者。郝氏敬云。角實于簠。在堂下。既獻反之。升堂入室。復尸內西向之位。○主人獻祝及  
佐食。

### 右主人初獻

主婦洗爵于房。酌亞獻尸。亞。次也。次猶貳。主婦貳。〔疏〕正義曰。自此至以爵入于房。言主婦亞獻之事。○  
祝。有獻佐食。亦四節。方氏苞云。此篇無房中設洗置簠之文者。互見少牢。今案此云洗爵于房。下獻祝及佐食畢云。  
以爵入于房。則房中有洗與簠明矣。敖氏云。亞獻更用爵。正禮也。褚氏云。庭簠惟一角。主人獻佐食。已實于簠矣。  
故敖氏即指此經之爵爲爵也。或曰。內簠亦有角。經不具耳。如主人用角獻。而主婦反用爵。則失尊卑之義。盛氏云。  
此爵亦角也。變角言爵。見其不仍初獻之器耳。初獻用角。爲下於大夫。則主婦獨不當辟內子邪。敖氏蓋誤。今案褚  
所引或說及盛說。是也。注下經賓三獻。則主婦二獻矣。經不云貳而云亞。故鄭展轉申釋也。云不俟拜者。士妻儀  
簡耳者。賈疏云。此決少牢主婦亞獻尸時夾拜。此士妻下之。故云儀簡耳。李氏如圭云。少牢禮主婦拜獻尸。尸拜受。  
主婦拜。尸拜受。主婦北面拜送。北面拜者。辟內子也。大夫。〔疏〕正義曰。注云北面拜者。辟內子也。大夫之妻。  
出酌。入尸西面拜獻尸。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是大夫之妻西面拜也。彼注云不北面者。辟人君夫人  
也。是大夫之妻辟君夫人不北面。士妻不辟。故北面拜。亦如特牲有嗣事奠之禮。少牢無之。所謂士賤不嫌與君同  
也。此注又以爲辟。宗婦執兩簋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兩簋栗。〔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士虞禮。主  
內子。未免迂曲。宗婦執兩簋戶外坐。主婦受。設于敦南。兩簋栗。〔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士虞禮。主  
婦亞獻尸。自反兩簋栗。設于會。

南·棗在西·周禮九·凡祭祀·贊玉璽·贊后薦徹豆籩·敷氏云·宗婦贊豆籩戶外坐·士祭禮然也·少牢禮·主婦與贊者授受于室中·亦異者也·士虞禮·饌設于會南·此宜如之·乃不云會者可知也·蔡氏德晉云·宗婦·同宗之婦來助祭者·春官職有祝贊籩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籩祭·東栗之祭·其「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祝贊者·猶內宗外宗皆是也·祝贊籩祭尸受祭之祭酒啐酒·祭之亦於豆祭·其「疏」前命授祭也·官氏獻瑞云·饌稍遠於豆·故須祝贊授·注云·其祭之亦於豆祭者·上經尸授祭·取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嚼之反之·燔也·道撰于醢·祭于豆閒·此棗栗之祭·亦于豆閒祭之·故注云亦也·兄弟長以燔從尸受振祭嚼之反之·燔也·燔炙肉也·鄭箋云·燔·燔肉也·炙·肝炙也·皆從獻之俎也·即據此經主人獻肝從·主婦獻燔從之事·以易傳孔疏云·夏官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量·是從獻之文也·褚氏寅亮云·骨體陳于俎·既獻酒·又以燔炙從之·非尸賓常俎·故爲從獻是也·但彼注言燔肉·此言炙肉·不同者·燔與炙對文異·詩經葉傳云·加火曰燔·炕火曰炙·孔疏云·炕·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于火上以炙之·是也·散文亦通·說文·燔肉之燔作燔·云宗廟火炙肉·與炙對·是也·鄭注禮運云·燔·加於火上之也·炙·貫之火上也·義亦同·毛於此經則辨肉與肝異·不以燔羞燔者受加于所出·後事也·侯「疏」正義曰·官氏獻瑞云·尸加肝于豆豆者·爲嗣舉奠·將以授之也·燔則嚼之而不復用羞燔者受而加之也·羞燔者·即長兄弟也·禮經釋例云·賓三獻燔從如初·此燔亦加于所·前主人初獻·賓長以肝從·尸加于豆豆·不加于所者·將以授主人故也·注云侯後事也者·賈疏謂侯主婦獻祝之時·更當羞燔于祝·尸卒爵祝受爵命送如初·卒爵·送「疏」正義曰·郝氏敬云·祝命送·命主婦拜也·即前云·酢如主人儀·尸酢如主人儀者·自祝酌至尸拜送·「疏」正義曰·注云自祝酌至尸拜送·如酢主人也者·謂以上與酢主人同·佐食授授如酢主人也·不易爵·辟內子者·吳氏疑義云·少牢不暇·但此祭統文·所謂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非謂內子尊·故易之也·若第以男女不相襲言·則此亦男女·豈爲辟內子·

而遂可亂其男女之理。且據祭統夫人易爵。今內子不辟夫人。士妻乃辟內子邪。蓋經雖曰如主人儀。其中原有不同處。如少牢禮主人饗。主婦不饗。此主人饗。主婦當亦不饗。豈因經言酢如主人。而遂可謂之親嬭主婦邪。以此證之。蓋見注說之謬矣。今案男女不相饗爵。禮之通例。此亦當如少牢尸酢主婦易爵。經未細別耳。吳說是也。主婦適房南面。佐食授祭。主婦左執爵。右撫祭。祭酒啐

酒。入卒爵。如主人儀。撫授祭。示親祭。佐食不授而祭於地。亦儀簡。〔疏〕正義曰。授祭惟尸主人主婦有之。詳前。

而但撫祭。皆與大夫妻異也。如主人儀。散氏云。謂卒爵拜。尸皆拜也。注云。佐食不授而祭於地。亦儀簡也者。少牢禮。主婦受祭祭之。此但撫之而已。故云亦儀簡。賈疏云。亦者。亦前不夾拜也。云入室卒爵。於尊者前成禮。明受惠也者。此尸酢主人。亦是傳神。獻祝。饗燔從如初儀。及佐食如初。卒以爵入于房。食。及佐食如初。如其獻佐

也。〔疏〕正義曰。少牢云。主婦洗酌獻祝。此亦當更爵。洗于房中乃獻也。散氏云。初儀。即主人獻祝之禮。饗與豆。燔與肝雖異。其祭之之儀則同。祝亦兩筵。其設之棗在菹西。栗在棗南。及佐食。謂獻及之也。盛氏云。以虛爵入房。仍奠于內簾。注云。如其獻佐食。則拜主人之北西面也者。張氏爾岐云。如初。如主人獻佐食之拜位。獻尸獻祝皆北面。此獨西面者。以佐食北面。不宜同面拜送也。○主婦獻祝獻佐食。

### 右主婦亞獻

賓二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初。亞獻也。尸止爵者。三獻禮成。〔疏〕正義曰。自此至卒復位。言賓長三獻之事。欲神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此內有十一爵。主婦致爵于主人。一也。

主人酢主婦。二也。主人致爵于主婦。三也。主婦酢主人。四也。尸舉奠爵。五也。酢賓長。六也。賓長獻祝。七也。又獻佐食。八也。賓又致爵于主人。九也。又致爵于主婦。十也。賓受主人酢。十一也。張氏爾岐云。自主婦致爵主人以下。皆所謂均神惠于室中者。約略分之爲六節。○賓三獻如初。謂拜受拜送之儀如初也。復云燔從如初者。上主婦亞獻薦兩簋。此無筵。但有燔從而已。故言燔從如初以別之也。注云初亞獻也者。以三獻承亞獻後。且初獻係肝從。非燔從。故以爲如亞獻也。云尸止爵者。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者。止爵。謂賓所獻之爵。尸奠之而不舉。蓋欲主人以下。皆舉受爵之禮。而後神惠均於室中。上初獻亞獻時。祝佐食皆已得獻。主人主婦但得

一醉而已。未得獻。是神惠未均。故奠而待之也。禮經釋例云。凡不償尸之祭。賓三獻爵止。則均神惠於室。加爵者爵止。則均神惠於庭。案特牲禮。賓三獻爵止。注云。欲神惠之均於室中。考此三獻節內。主婦致爵于主人及自酢。主人致爵于主婦及自酢。尸作止爵及酢賓。賓獻祝獻佐食。致爵于主人主婦。及受主人酢。共十一爵。是三獻爵止。神惠均於室也。賓三獻畢。主人獻賓于西階上自酢。及獻衆賓亦于西階上獻長兄弟。衆兄弟皆于阼階上獻內兄弟于房中。此因室中而兼及堂上房中也。其獻衆賓後。酬賓在西階前。爲旅酬發端。則室事終而庭事起矣。又長兄弟加爵畢。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注云。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賈疏云。賓及兄弟雖得一獻。未得旅酬。故停之。使庭行旅酬。考此爵至旅酬時。賓酬衆兄弟。旅酬前一解畢。經云。爲加爵者作止爵。如長兄弟之儀。注于旅酬之間。言作止爵。明禮殺並作。又作止爵畢。長兄弟酬賓。始旅酬前一解。是加爵者爵止。神惠均於庭也。有司微。不償尸之禮。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尸西北面答拜。爵止。此三獻節內。主婦致爵于主人及自酢。尸作止爵。及酢賓。賓獻祝獻兩佐食。致爵于主人主婦。及受主人酢。共十爵。三獻畢。主人獻衆賓兄弟。內賓私人。皆如償禮。亦三獻爵止。均神惠於室。而兼及堂上房中也。不償尸之禮。賓長獻于尸。爵不止者。下大夫與士異也。又云。有司微償尸于堂。賓三獻尸。奠爵于薦左。注奠爵。爵止也。此爵至主人酬尸。主人獻長賓于西階上。辯獻衆賓自酢于長賓。皆在西階上。唯酬賓于西階南。爲無算爵發端。獻兄弟于阼階上。獻內賓于房中。獻私人于阼階上。尸乃作三獻之爵。卒爵後。賓獻伯。致爵于主人。及受尸酢。於是三獻禮成。而神惠均於堂上及房中矣。償尸無室中之事。故致爵于獻尸。俛時行之也。賓三獻畢。二人舉解于尸。俛爲旅酬始。衆賓及兄弟飲于堂上。私人飲于堂下。已均神惠於庭矣。而賓長加獻于尸後。賓一人舉爵于尸。更行旅酬者。償尸之禮盛。威儀多也。少牢禮。正祭賓三獻。尸即卒爵酢賓。不止爵者。祭畢將償尸故也。○賓獻尸。尸暫止爵。席于戶內。爲主人鋪之。西〔疏〕正義曰。敖氏云。席亦南上。未受爵而設席。變於大夫。面者。戶內西面。是主人之位也。禮經釋例云。凡致爵。皆在賓三獻之間。特牲禮。主婦致爵于主人及自酢。共二爵。主人致爵于主婦及自酢。共二爵。賓致爵于主人主婦。及自酢于主人。共三爵。是爲七爵。皆行于賓三獻之間。合尸作止爵。及酢賓獻祝獻佐食。又四爵。爲十一爵也。此士禮也。有司微。不償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及自酢。共二爵。賓致爵于主人主婦。及自酢于主人。共三爵。是爲五爵。皆行于賓三獻之間。合尸作止爵。及酢賓獻祝獻上兩佐食。又五爵。爲十爵。方之特牲。少主人致爵于主婦及自酢二爵。多獻下佐食一爵。此下大夫禮也。是致爵皆在賓三獻之間也。士虞不致爵者。不備禮也。有司微償尸。主婦及賓皆于獻尸俛後。致爵于主人。故少牢正祭。賓三

獻不致爵也。釋例又云。案少牢禮。賓長洗爵獻于尸節。賈疏云。特性賓長獻爵止。待夫婦致爵。此大夫禮或有宿尸者。故不致爵。爵不止也。若然。有司徹尸作止爵三獻。致爵于主人。主人不酢。又不致爵于主婦。下大夫不宿尸。賓獻尸止爵。主婦致爵于主人。酢主婦。主人不敢爵于主婦。特性。主人與主婦交相致爵。參差不同者。此以尊卑爲差等之數。故有異也。上大夫得宿尸。故不致爵。辟人君。下大夫不宿尸。故增酢主婦而已。士卑不嫌與君同。故致爵具也。此疏言致爵之禮。異同甚詳。然下大夫賓亦致爵于主婦。不止增酢主婦也。祭必致爵于主人者。所以致敬於主祭者也。釋例又云。加爵亦致爵。詳後長兄弟洗觴爲加爵下。主婦洗爵酌致爵于

主人。主人拜受爵。主婦拜送爵。主婦拜。拜於北面也。〔疏〕正義曰。敖氏云。酒乃已物。不可以獻爲名。故謂

蓋夫婦和而後家道成。主人主婦親相致爵。則皇尸其樂之矣。注云。主婦拜。拜於北面也者。以上亞宗婦贊豆如

獻尸西面拜。故知此北面拜也。云今文曰主婦洗酌爵者。洗者。洗爵也。今文二字誤倒。故從古文。宗婦贊豆如

初。主婦受。設兩豆兩簋。初贊亞獻也。主婦。〔疏〕正義曰。宗婦贊豆兼贊簋。經但云贊豆者。簋亦可名豆也。既授

云。初贊亞獻也者。上亞獻時。宗婦執兩簋戶外坐。此亦如之。故云如初也。云主婦薦兩豆簋東面。俎入設。佐食

也者。褚氏云。凡設豆簋等。必向席設。主人席西向。故注云東面設。無南面設之理。散說非也。俎入設。佐食

〔疏〕正義曰。俎入設。謂入設於室也。云佐食設之者。約有司徹下大夫不宿尸者。主婦致爵主人時。佐食設俎知之也。主人左執爵祭薦。宗人贊祭奠爵。興取肺坐。絕

祭臍之興。加于俎。坐挽手。祭酒啐酒。絕肺祭之者。以離肺長也。少儀曰。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豕亦然。

〔疏〕正義曰。敖氏云。此贊祭薦。蓋以薦祭授之。祭離肺之儀。鄉飲酒禮備之矣。吳氏廷華云。肺言取。則不授也。今案肺惟主人自取之。故取肺云興加于俎。亦云與也。注云。絕肺祭之者。以離肺長也者。禮經釋例云。離

者。牛割之。離而不殊。留中央少許相連。祭時以右手絕而祭之。其餘在左手者。則臍之也。是離肺離而未絕。中央

相連故長也。云少儀曰。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豕亦然者。案鄭注少儀云。提猶絕也。剝離之。不絕中央少許者。使

易絕以祭耳。是引以證離肺。離而未絕也。彼少儀但言牛羊未言豕。故注云豕亦然。云挽。拭也。挽手者。爲絕肺染

汚也。剝肺不挽手者。李氏如圭云。剝肺。剝切之。直取以祭離肺。四面離割之。不絕其中央少許。祭時絕之以祭。

下詔主人以下俎皆難肺。無判肺。是判肺不須絕。肝從左執爵取肝。揆于鹽。坐振祭。嗜之。宗人受加于俎。燔故不悅手也。云古文授皆作說。詳燔飲酒禮。

亦如之。興席末坐。卒爵拜。於席末坐。卒爵敬也。一酌〔疏〕正義曰。坐振祭。李氏如圭云。重出坐字。疑。敎氏復言坐。褚氏云。少牢賓尸。次賓羞燔。亦曰坐振祭。豈兩處皆衍乎。少儀曰。有折俎者。取祭不坐。燔亦如之。知凡從獻之肝燔。必與而取。坐而祭。經言坐祭。正見其與而取也。盛氏云。凡振祭皆坐。特於此見之耳。數云衍。非。卒爵于階上。此飲於室中。故辟酒於席上。而卒爵於席末。所以別於尸視。云一酌而備再從。而次之亦均者。上初獻尸。肝從。亞獻尸。燔從。今致爵主人。肝燔俱有。是一酌而備。主婦答拜。受爵酌醋。左執爵拜。主人答拜。坐再從也。惠氏棟云。次之亦均者。謂先肝次燔。亦與尸均也。

祭立飲。卒爵拜。主人答拜。〔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主婦醋不更爵。殺也。敎氏云。主婦自酢者。主人辟尸。具。今案吳說皆是也。祭統但言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不云婦酢不更爵。是其禮不專為男子言也。鄭因此經無更爵之文。遂生異解。此注及下注。似俱未確。敎氏又據內則。凡女拜尚右手。決經左字為誤。鄭氏敬云。主婦左執爵拜也。數以爲誤。非。○主婦致爵於主人。因自酢。主婦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祭統曰。夫婦相授。〔疏〕正義曰。主婦出者。謂出室至堂。由堂而入房也。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古文。更爲受。〔疏〕子房言反者。房是婦人常處也。凡婦人入廟位在房。故此致爵主婦。亦席于房中。不于室也。主人降洗酌者。謂降而洗爵。升而酌酒也。敎氏云。不言升酌。文省耳。主人於主婦。亦謂之致爵者。夫妻一體也。主婦席南面。變於大夫不賓尸之禮也。豆亦兩豆兩簋。俎。牲俎也。從獻。肝燔也。又云。主人酢亦在房中西面。其他儀皆與主婦自酢者略同。以有成禮。故略而不見之。卒爵則坐。惟此與主婦異耳。位。室中位。李氏如圭云。更爵。更房內之爵也。庭隴惟有二爵。其一獻尸爵止。其二主人致爵于主婦。少牢

祭立飲。卒爵拜。主人答拜。〔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主婦醋不更爵。殺也。敎氏云。主婦自酢者。主人辟尸。具。今案吳說皆是也。祭統但言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不云婦酢不更爵。是其禮不專為男子言也。鄭因此經無更爵之文。遂生異解。此注及下注。似俱未確。敎氏又據內則。凡女拜尚右手。決經左字為誤。鄭氏敬云。主婦左執爵拜也。數以爲誤。非。○主婦致爵於主人。因自酢。主婦出。反于房。主人降洗酌。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宗婦薦豆俎從獻。皆如主人。主人更爵酌醋。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祭統曰。夫婦相授。〔疏〕正義曰。主婦出者。謂出室至堂。由堂而入房也。受。不相襲處。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古文。更爲受。〔疏〕子房言反者。房是婦人常處也。凡婦人入廟位在房。故此致爵主婦。亦席于房中。不于室也。主人降洗酌者。謂降而洗爵。升而酌酒也。敎氏云。不言升酌。文省耳。主人於主婦。亦謂之致爵者。夫妻一體也。主婦席南面。變於大夫不賓尸之禮也。豆亦兩豆兩簋。俎。牲俎也。從獻。肝燔也。又云。主人酢亦在房中西面。其他儀皆與主婦自酢者略同。以有成禮。故略而不見之。卒爵則坐。惟此與主婦異耳。位。室中位。李氏如圭云。更爵。更房內之爵也。庭隴惟有二爵。其一獻尸爵止。其二主人致爵于主婦。少牢



下篇云。賓致爵于主婦之俎。亦佐食設之。今案主人取下俎之爵。致于主婦。主婦飲訖。奠于內俎。主人別取內俎之爵。自酢飲訖。降奠于下俎。是爲更易其爵也。注云。主人更爵自酢。男子不承婦人爵也者。鄭意以上主婦自酢不更易爵之義。云古文更爲受。詳燕禮。○主人致爵於主婦。更爵自酢。三獻作止爵。實也。謂三獻者。以事命之作。曰皇尸請。〔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三獻。指賓而言也。初賓三獻。尸卒爵酢。〔疏〕正義曰。楊氏復云。案上文賓三獻。尸止爵不舉。故未酢賓。如其酢主人與主婦禮。郝氏云。酌獻祝及佐食。〔疏〕正義曰。得獻祝與佐食。待主人主婦致爵與酢神惠也。均賓乃作止爵。尸卒爵酢。賓遂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洗乃致爵爲食。事之序也。○賓獻祝及佐食。洗爵酌。致于主人主婦。燔從皆如初。更爵酢于主人。卒復位。洗乃致爵爲燔從皆如初者。如亞獻及主人主婦致爵也。凡獻佐食皆無從。其薦俎獻兄。〔疏〕正義曰。賓致爵主人主婦。乃惟酢主弟以齒設之。賓更爵自酢。亦不承婦人爵。今文曰洗致。古文。更爲受。〔疏〕正義曰。禮主於尊者。猶主人偏獻衆賓。而惟酢於賓長也。官氏獻璫云。少牢饋尸。賓酌致主人而不致主婦。不饋尸則賓代主人致爵于主婦。此則主人主婦交致爵。而賓酌致主人。仍酌主婦。皆禮之互變也。主人不先獻賓。而賓先酌主人。何也。立賓所以事尸。尸方欲行室中之惠。則賓之致爵。亦所以承尸意也。夫而後室中之禮成。而庭中之禮起矣。盛氏云。賓自酢訖。亦以爵奠于俎。乃復位。郝氏云。復位。復堂下東面之位。注云。洗乃致爵爲異事新之者。此決上獻祝及佐食。皆不洗也。楊氏復云。上文主人主婦獻。皆至祝佐食而止。今賓獻祝佐食畢。又致爵于主人主婦。故洗爵酌致爲異事新之也。云燔從皆如初者。如亞獻及主人主婦致爵也者。案主婦亞獻尸。燔從。主人主婦致爵。肝燔俱有。賈疏云。雖云如初。則無肝從。故經釋云燔從皆如初。是也。云凡獻佐食皆無從者。賈疏云。謂主人主婦及賓長獻佐食。皆無從。故云凡。鄭言此者。以經燔從皆如初。在獻佐食下。嫌獻佐食亦有燔從。故辨之。云其薦俎獻兄弟以齒設之者。李氏如圭云。下記佐食旅。旅齒于兄弟。故其薦俎亦然。云賓更爵自酢。亦不承婦人爵者。上主人致爵于主婦。更爵自酢。彼注以爲不承婦人爵。此亦然也。云今文曰洗致者。胡氏承琪云。案有司徹云。賓獻祝及二佐食。洗致爵于主人。彼既有爵字。雖無酌字。不言可知也。今文於此。但言洗致。并無爵字。文不備。故鄭從古文。○經文燔從皆如初。敎氏云。皆皆尸卒爵以下也。自尸卒爵以至及佐食。如主人酢獻之禮也。致于主人者。如主婦致爵之禮也。致于主婦者。如主人

致爵之禮是也。婦從者。如亞獻祝及致于主人主婦之禮也。言此則是其從獻之物。僅有此耳。亦見其殺於初者也。盛氏云。案燔從謂獻祝及致爵于主人主婦也。祝之從獻無筵。主人主婦之從獻無肝。皆異於初者。故特見之。今案敖氏盛氏說。雖異於注。而分析較細。故錄附焉。○賓致爵主人主婦。更爵自酢。

右賓三獻

主人降酢階。西面拜賓。如初洗。再拜。賓答拜。三拜。衆賓。衆賓答再拜者。主人〔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獻兄弟。獻衆兄弟。獻內兄弟。凡六節。以三獻尸訖。事神禮成。順神意以達惠。六節共爲一科。其設尊兩階。先以剛賓。又所以爲族酬發端也。○禮經釋例云。三獻爵止。神惠於均室也。主人獻賓于西階上。自酢及獻衆賓亦于西階上。獻長兄弟衆兄弟皆于降階上。獻內兄弟于房中。此因室中而兼及堂上房中也。敖氏云。初謂三拜衆賓。衆賓皆答一拜也。秦氏憲田云。敖與注答再拜之文不同。案鄭據本篇陳鼎拜賓時文。敖據有司徹文。彼大夫禮。與士禮自有異。仍當依鄭。今案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答拜。就賓拜者。此禮不主於尊。是也。賓辭洗。卒洗。揖讓升酌。西階上獻賓。賓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右答拜。就賓拜者。此禮不主於尊。是也。主人在右。統於其〔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西階上獻賓。主人就賓也。主人在右。北面以東爲右也。注云。就賓位。今文無洗。拜者。此禮不主於尊也。謂鄉飲酒鄉射。以賓爲尊。獻酢皆賓于西階上拜。主人于降階上拜。鄉飲酒獻介及介酢。皆介于西階上拜。主人于介右拜。此就賓拜與鄉飲酒獻介同。是不主於尊賓也。云賓卑則不專階者。鄭意以賓爲有司。故謂賓爲卑也。云主人在右。統於其位者。主人在東階在賓右。即在賓東。故云統於其位也。盛氏云。案是禮主於祭。不主於賓。至獻賓而禮已殺矣。故賓主同階。注云賓卑非。禮經釋例云。凡賓主人禮盛者專階。不盛者不專階。特牲禮。主人獻賓。受爵送爵。卒爵及酌酢。賓皆于西階上拜。主人于賓右拜。祭畢飲酒。殺於飲酒正禮。故不專階也。與盛說同。義似長。云今薦脯醢。設折俎。凡節解者。皆曰折俎。不言其體。略云文無洗者。胡氏承琪云。案鄭從古文有洗者。亦以其文備。薦脯醢。設折俎。折俎。非貴體也。上賓略。衆賓饌。公之。有司設〔疏〕正義曰。薦脯醢。謂薦豆也。脯醢。醢豆也。注云。凡節解者皆曰折俎者。以各篇言折俎者多。之。故總釋之。節解謂如肩臂臠臠膊脰之類。逐節解之。即所謂體解也。云不言其體。略云折俎。非貴體也。

者。貴謂如青膏之類。經每言之。此不言。故知非貴也。云上賓爵。衆賓儀者。李氏如圭云。少牢下篇曰。賓左司士設賓俎羊脰。衆賓其體儀也。儀者儀度。可用者用之。云公有司設之者。下記云公有司門西。是也。賓左執爵祭豆奠爵興。取肺坐絕祭臠之興。加于俎。坐挽手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受爵酌酢。奠爵拜。賓答拜。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疏〕正義曰。注謂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達其意。主人坐祭。卒爵拜。賓答拜。揖執祭以降。西面奠于其位。位如初。薦俎從設。位如初。復其位東面。少牢饋食禮。宰夫執薦以從。設於〔疏〕正義曰。李祭肺肺。敖氏云。執祭肺也。似李爲長。盛氏云。祭謂肺及肺之置於地者。必執以降。敬也。且示其將復位於下。然而主人之羣吏。遂執其薦俎以從之也。必復位於下者。辟後之受獻者也。注云。位如初。復其位東面者。以上云四面奠于其位。復云位如初。故知復其位東面也。引少牢禮者。證薦俎從設之處。衆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辯。主人備答拜焉。降實爵于篚。衆賓立飲。賤不備禮。鄉飲酒記曰。立〔疏〕正義曰。李氏如圭云。坊記曰。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卒爵者不拜。既爵備盡。盡人之答拜。〔疏〕下也。因其酒肉。聚其宗族。以教民睦也。蔡氏德晉云。升。升西階也。辯謂皆有薦俎也。盛氏云。案其位在西階下賓南。薦俎不先設于西階上。而卽設于其位。殺於賓也。降實爵于篚。亦謂主人也。然則衆賓每一人飲訖。輒以爵授主人矣。不言者。文不具也。鄉飲禮云。坐祭立飲不拜。既爵。授主人爵。降復位。又案注盡人之答拜。之字當在答拜之下。今案此注云。備盡下戶備答拜焉。注云備。猶盡也。祝文。藉。具也。備。慎也。从人藉聲。今則藉具字通用。備備答拜。謂一一具答拜之。鄭以盡義較顯。故解爲盡。盡人之答拜。盧氏文昭疑之爲衍文。盛氏謂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爲酬賓及兄弟。行神惠之字在答拜下。是也。○獻賓及衆賓。位尊之。兩壺皆酒。優之。先尊東。〔疏〕正義曰。阼階之東爲東方。西階之西爲西方。經互言之。東西方各兩壺。則方。示惠由近。禮運曰。澄酒在下。〔疏〕庭中凡四壺也。此尊亦北面酌。加勺于尊上而枋向南。便執也。注云爲酬賓及兄弟行神惠。不酌上尊卑異之。就其位尊之者。李氏如圭云。旅酬禮。不敢與神靈共尊。故就賓及兄弟之位。辟之。不用玄酒。澄酒在下。人君禮也。案司尊彝。四時之祭皆有壺。諸臣之所酢。少牢禮上下大夫堂下皆無尊。辟

人君士卑。不嫌與人君同。王氏士讓云。案祭尸崇不與于族酬。則酬時不得用尸尊。故賓兄弟有堂下尊。內賓宗婦有房中尊也。若有司徹饋尸。尸亦與旅酬。則酬時得用尸尊矣。云兩壺皆酒。優之者。王藻。唯養野人皆酒。彼注云。飲賤者不備禮。與此注異者。此祭未行酬所以合歡。故以優之爲義。優之者。謂兩壺皆酒。可以盡醉。且以別於堂上尊也。云先尊東方。示惠由近者。東方爲主人位。見行神惠。由近始也。禮運。澄酒在下。據鄭志答趙商田垌問。澄爲沈齊。酒爲三酒。引之。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先酌西方者。〔疏〕正義曰。者。證堂下設尊之事也。主人洗觶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北面酬賓。賓在左。先酌西方者。〔疏〕盛氏云。禮成于酬。故以是終獻賓之禮。且爲旅酬發端也。賓在左。如其在階上之位也。吳氏綬云。鄉飲兩賓在階上。此在階下者。以賓位本在下也。飲射主於燕賓。則賓在堂上。祭禮主於事尸。則賓在堂下。注云先酌西方。固爲尊賓。且酬賓酌西方之尊。酬主人酌東方之尊。亦爲近其位恒也。主人奠觶拜。賓答拜。主人坐祭。卒觶拜。賓答拜。主人洗觶。賓辭。主人對卒洗酌。西面賓北面拜。西面者。鄉賓位。立於西階。〔疏〕正義曰。此主人酌而自飲。以導賓飲也。注云。西面者。鄉賓面。故知立於賓所答拜之東北也。主人奠觶于薦北。奠觶於薦左。非爲其不舉。〔疏〕正義曰。敎氏云。不授而酒。凡酬酒先自飲。復酌奠而不授。薦北。薦左也。吳氏疑義云。此暫奠以待賓之取。下奠于薦南。則正奠也。鄉飲酒。酬爵不舉。主人初奠于薦西。右也。賓取之。乃奠于薦東。左也。此酬爵當舉。主人初奠于薦北。左也。賓取之。奠于薦南。右也。則兩經之例一耳。注曰不同。疏曰相變。則竟不知下有薦南之奠矣。案鄉飲記云。凡奠者于左。將舉于右。此奠解于薦左。有似於不舉。故鄭辨之云。奠酬酒於薦左。非爲其不舉。以方行神惠。與飲酒禮異也。官氏獻瑞云。凡鄉飲射燕無舉奠酬者。祭則有之。蓋鄉飲射燕皆正賓也。不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觶可以盡人之歡。祭則尸爲主。賓非正也。不可不廣神之惠。其說是也。賓坐。取觶還東面拜。主人答拜。賓奠觶于薦南。掛復位。還東面。就其位薦西。〔疏〕正義曰。戴校集釋云。東面下。各本衍拜字。考上經賓北面拜。主人乃云賓奠解于薦南。賓方執觶在手。不得拜明矣。汪氏中儀禮校本刪拜字。謂無賓兩拜。主人止答一拜之理。今案敎氏。姜氏。蔡氏。皆以奠解於薦北下拜文。蓋亦疑經賓兩拜主人正答一拜。而不知還東面下之拜爲衍字也。禮經釋例。

經義述聞。皆同載說。揖復位。郝氏敬云。揖。揖主人復位。復東南之初位。敬氏云。復位。主人復降階下面西位也。秦氏蕙田以敬爲是。注云。還東面。就其位。薦西者。以賓位本在薦西東面。取解時西面。今還東面。故知就其薦西之位也。云奠薦薦南。明將舉者。謂下旅酬時。賓取以酬長兄。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降階上。如賓儀。酬賓乃獻長兄弟。是將舉也。薦南。薦右也。○設尊酬賓。以啓旅酬。主人洗爵。獻長兄弟于降階上。如賓儀。酬賓乃獻長兄弟。成於酬。先成賓禮。此主人爲之義。〔疏〕正義曰。獻于降階上。則酌于堂上尊也。云如賓儀。則自洗至薦俎。從設皆亦有薦香設於位。私人爲之與。〔疏〕如賓可知。張氏爾岐云。注疏皆不言酢。既云如賓儀。當亦主人自酢是也。注云酬賓乃獻長兄弟者。獻之禮成於酬者。如鄉飲酒禮。主人獻賓。賓酢主人。主人酬賓。乃獻介是也。云亦有薦香設於位者。賈疏云。長兄弟初受獻于降階上時。亦薦脯醢。設折俎于降階上。祭訖。乃執以降。設于下位。皆當如賓儀。言亦者。亦賓云。私人爲之與者。私人即私臣。李氏如圭云。下記公有司獻。洗獻衆兄弟。如衆賓儀。而必爲之洗者。顯神惠。此言如衆〔疏〕正義曰。郝氏敬云。如衆賓儀。拜受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偏同也。佐食在衆賓儀。則知獻衆賓洗明矣。兄弟中薦俎亦設於此時。注云。獻卑而必爲之洗者。顯神惠者。衆兄弟分卑。獻必爲之洗者。以行神惠爲重也。云此言如衆賓儀。則知獻衆賓洗明矣。上獻衆賓雖不言。洗獻內兄弟于房中。但此獻衆兄弟洗。二者儀同。則獻衆賓亦洗可知。不言者文略耳。○獻長兄弟及衆兄弟。洗獻內兄弟于房中。如獻衆兄弟之儀。內兄弟。內賓宗婦也。如衆兄弟。如其拜受坐祭立飲。設薦俎於其位而立。內賓其位在〔疏〕正義曰。注云內兄弟。內賓宗婦也者。賈疏云。此總云內兄弟。下記云內賓宗婦。案彼注云。內賓姑姊妹。宗婦族人之婦。若然。兄弟者服名。故號婦人爲兄弟是也。云如衆兄弟。如其拜受坐祭立飲。設薦俎於其位而立者。或曰立當爲徂之。謂設薦俎于其位而徂也。今案此經云。如衆兄弟之儀。上獻衆兄弟云。如衆賓儀。據前獻衆賓云。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或說似是。章氏平云。立爲已之誤。則以立已形似故也。云內賓其位在房中之尊北者。下記云尊兩壺于房中西墻下。南上。是房中有尊也。又云。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是其位在尊北也。云不殊其長略婦人也者。賈疏云。決上文獻賓于西階上。獻兄弟于降階上。皆殊其長。此不殊。故云略之。引有司徹者。欲見此內賓受獻時。亦南面拜受爵。蔡氏云。南面。統於堂也。褚氏云。獻內兄弟之先後。經無明文。烈下注云。內賓之長。亦南面若拜。知先獻內賓而酢者。惟長一人矣。主人酢畢出房。主婦乃洗爵酬內賓之長。爲房中族

醴始。獻必主人。統於主祭也。醴必主。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爵婦乃自酢。以初不婦。以洽歡心。男女之倫。不可瀆也。主人西面答拜。更爵酢。卒爵降。實爵于篚。入復位。爵婦乃自酢。以初不亦南面。〔疏〕正義曰。盛氏云。更爵亦于下篚。必更之者。男女不相變也。江氏琦云。案男子多不承婦人爵。婦人則有答拜。〔疏〕義用男子爵者。上文尸酢主婦。鄭注云。不易爵。又致爵主人。經云。主婦答拜受爵酌醢。又三獻酌致于主人主婦。皆是也。然此獻內兄弟承獻衆兄弟自酢之後。而必爲之洗。則宜爲之更爵明矣。今案上云。洗爵于房中。則更爵自明。故經於獻不言更爵。於酢言更爵也。至男女不相變爵。禮之大例。經或不言更爵者。文偶不具耳。江說尙注未酌。方氏苞云。入復位。復室中西面之位也。以是見主婦長賓有事于室中。主人皆不離其位。至旅酬則室中侍尸者惟主人。故尸將設。然後主人出。注云。爵辯乃自酢。以初不殊其長也者。初謂獻時。鄭知必爵辯乃酢者。以內兄弟多。主人惟爲酢一爵也。云內賓之長亦南面答拜者。上注引有司徹云。南面拜受。此亦南面答拜。亦者。亦上注也。○獻內兄弟。

右獻賓與兄弟

長兄弟洗觶爲加爵。如初儀。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大夫士三獻而禮成。多之爲加也。不及佐。〔疏〕正義曰。云。此三獻之外。復爲加爵。云如初儀者。如賓長三獻之儀。但賓長獻十一爵。此長兄弟加獻唯六爵。洗觶獻尸。一也。尸酢長兄弟。二也。獻祝。三也。致爵主人。四也。致爵主婦。五也。受主人酢。六也。本賈疏。禮經釋例云。凡士祭。正獻後加爵三。下大夫祭。正獻後加爵二。僕尸則正獻後加爵一。特性。長兄弟洗觶爲加爵。一也。衆賓長爲加爵。二也。又旅酬無算爵畢。利洗散獻于尸。利佐食也。獻卽加爵。此佐食加爵三也。是士祭正獻後加爵三也。有司徹不償尸之禮。主人獻私人畢。賓長獻于尸。此賓長加爵一也。又無算爵畢。利洗爵獻于尸。此佐食加爵二也。是下大夫祭正獻後加爵二也。有司徹償尸之禮。兄弟後生舉解畢。賓長獻于尸。此賓長加爵于尸。是償尸正獻後加爵一也。陳氏祥道云。士禮。主人主婦賓三獻。又爵三。長兄弟賓長利獻之也。下大夫主人主婦賓三獻。又爵二。賓長與利獻之也。上大夫特主人主婦賓三獻而已。蓋士與下大夫無償尸。故有加爵。上大夫有償尸。故無加爵。天子諸侯有饗祭。又有加爵。禮所以隆于尊者也。考陳氏所謂上大夫無加爵者。指少牢上簋正祭而言。若償尸三獻後。賓長亦加爵也。又有司徹償尸。賓長加爵後。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途之於下。此爵蓋爲旅酬發端。如舉解之禮。非





右衆賓長加爵

嗣舉奠盥入北面再拜稽首。嗣。主人將爲後者。舉。猶飲也。使嗣子飲奠者。〔疏〕正義曰。自此至出復位。言主將達云。奠者。初尸未入之前。祝酌奠于銅南。尸入祭奠不飲。至此乃嗣子舉之。今案盥入。盥手乃入室也。北面。辟主人西面之位也。再拜稽首。重神脫也。廟中再拜稽首者。唯主人耳。嗣繼體故亦如之。張氏爾岐云。舉奠者。舉前陰厭時祝所奠于銅南之爵而飲之。舉奠本言其事。下文遂以目其人。謂嗣爲舉奠。注云。嗣主人將爲後者。案鄭注。文王世子云。上嗣。君之適長子。與此注似異者。適長。正也。無則庶子及同宗爲後者。皆可稱嗣。此注云。將爲後者。兼無適長者言也。云舉猶飲也者。賈疏云。非謂訓舉爲飲。直是嗣子舉而飲之耳。是也。云使嗣子飲奠者。將傳重累之也者。官氏獻瑞云。以傳宗廟之重言之。曰受重。以承祖宗之祝言之。曰舉奠。祭祀之陳饌。以奠而成。嗣舉奠則雖在子弟之列。而已付以他日祭祀之事矣。其舉奠必在加爵之後何也。加爵則室中之禮將畢矣。若待旅酬而後舉。氣以行敬也。吳氏疑義云。嗣子爲宗祧之寄。父在雖不主祀。亦當自致其誠敬於先人。然既不可上同於主人。又不可等之於主婦及賓長。故獻終。使之約略於主人獻酢之節而行之。而仍不干主人之正禮。此禮義之至精者。今案官氏吳氏之說。足以發明注意。云大夫之嗣子不舉奠。辟諸侯者。賈疏云。士卑不嫌得與人君同。案文王世子云。其登饌獻受爵。則以上嗣。鄭注以特牲饋食禮言之。受爵。謂上嗣舉奠也。獻謂舉奠。洗爵酌入也。饌謂宗人道舉奠。祝命之饌也。大夫之嗣無此禮。辟君也。孔疏云。案少牢饋食。無嗣子舉奠。大夫尊於士而不舉奠。故知辟正君也。官氏獻瑞云。天子諸侯繼世爲君。所以有上嗣受爵之禮。而卿大夫不行舉奠者。不世爵也。士尸執奠進受復位之子爲士。故得行舉奠禮。今案官氏此義甚精。似勝注說。吳氏謂大夫之子亦當舉奠。非矣。士尸執奠進受復位。祭酒啐酒尸舉肝舉奠左執觶再拜稽首進受肝復位坐食肝卒解拜尸備答拜焉。食肝。受尊者賜。不敢餘也。備。猶盡也。每拜答之。以尊者與卑者爲禮。〔疏〕正義曰。此節即文王世子所謂受爵也。進受祭啐者。嗣也。尸親執奠。舉肝授之。略其文耳。古文。備爲復。〔疏〕亦猶親舉角執黍。以授主人也。此及下節凡四言舉奠。皆謂嗣。高氏愈云。名嗣爲舉奠。猶名賓爲三獻。是也。肝。卽主人酌尸所從獻。尸取之加于菹豆者。下祀云。嗣舉奠。佐食設豆醢。注云。肝宜鹽也。則食肝時有鹽矣。注云。食肝受尊者賜。不敢餘也者。賈疏云。食之當盡。以其食者不盡。直云啐之而已。

此經云食肝。明不敢餘是也。云備猶也。每拜答之。以尊者與卑者爲禮。略其文耳者。備也。義見前備答拜。吳氏廷華云。凡三答拜。謂上兩再拜稽首。及卒解拜答之。凡三也。不於每拜言答。而於末總言之。是略其文也。劉氏台拱謂此與上主人備答拜焉。文法同。似不必如注義。今案此與上文同而義異。上主人備答拜焉。謂每人答拜之。此尸備答拜焉。謂每拜答拜之。故注云然。劉氏疑注非也。云古文備爲復者。案復與備義異。古文蓋字誤。故鄭不從。

舉奠洗酌入尸拜受舉奠答拜尸祭酒啐酒奠之舉奠出復位。啐之者。答其欲酢已也。奠之者。復神之奠。奠齒於子姓。凡非主人。升降自西階。奠

〔疏〕正義曰。此節卽文王世子所謂獻也。洗酌入。謂洗爵酌以入室獻尸也。出復位。謂出室復降階下之位也。今案云。啐之者。答其欲酢已也者。吳氏疑義謂注說不可解。文王世子明謂之獻。不可謂酢。且欲字亦無謂。今案吳說誠然。高氏愈謂啐酒以享其意。是也。云奠之者。復神之奠解者。謂所舉者。本陰厭時奠以饗神之禮。今尸仍奠之。是復神之奠解也。李氏如圭云。尸復神之奠解。故惟啐之。與接祭時同。云奠齒於子姓者。謂亦祭者之子姓。故其位宜與子姓並列。鄭氏謂在堂下東主人之後。官氏謂在降階下長兄弟之上。其說一也。云凡非主人升降自西階者。經於嗣子舉奠。不云升降自何階。故注特明之。嫌與主人同由降階也。

### 右嗣舉奠獻尸

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降階前北面舉觶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弟子。後〔疏〕正義曰。自此至

酬無算爵之事。而祭齊設羞。及作止爵之禮。並行於其間。張氏雷岐云。前主人酬賓。已舉西階一解。此弟子復舉東階一解。皆爲族酬啓端。因於此時皆祭設羞。先旅西階一解。加爵者卽作止爵。次旅東階一解。又次並旅東西二解。而神惠均於在庭矣。凡六節。○禮經釋例云。案特牲旅酬。用主人酬賓之解發端。無算爵。用賓弟子兄弟弟子二人所舉之解發端。有司徹旅酬。用二人舉解于尸佑之尸解發端。無算爵。用主人酬賓之解發端。是特牲之族酬。如有司徹之無算爵。亦士禮殺于大夫之義也。又云。漢儒推士禮而致于天子。故鄭注中庸旅酬下爲上。引特牲以證之。不引有司徹也。盛氏云。獻時弟子不獲與。故使之行舉解之禮。舉解必先自飲。在所以均神惠也。中庸旅酬下爲上。所以達賤。謂此。今案此兄弟弟子一人舉觶爲旅酬始。下賓弟子兄弟弟子二人舉觶爲無算爵始。旅酬時賓弟子不舉解者。以有主人酬賓。奠于薦南之解也。江氏永云。旅酬有兩節。前是正旅酬。後是無算爵旅酬。時賓有主人之酬解。則賓酬長兄

弟。不必賓。弟子舉解。至長兄弟酬賓。則必兄弟之弟子先舉解。而後兄弟以所奠之酬酬賓。族酬既畢。將行推饗。則賓之弟子及兄弟弟子。同時各舉解于其長。然後賓取解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解酬賓之黨。故解中庶旅酬下爲上。必兼無算爵而義始備。此宋元以來解下爲上之舊說也。禮經釋例則云。凡旅酬皆以尊酬卑。謂之下爲上。說詳鄉射禮某酬某子下。○舉解於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者。敖氏云。是亦在長兄弟之右也。此有代主人酬長兄弟之意。故位與主人同。主人酬賓奠解于薦北。此則當奠于薦南。而長兄弟取解還西而奠于薦北也。方氏苞云。兄弟非賓。故主人不酬。使弟子舉解而用酬賓之儀。禮經釋例云。凡酬酒先自飲。復酌奠而不授。舉解亦如之。是舉解亦奠而不授也。後放此。注云。弟子。後生也者。弟子。謂兄弟之弟。若子之卑幼者。有司徹云。兄弟之。宗人告祭齊。齊。齊也。所告者。後生者。舉解于其長。彼後生與此弟子一也。故鄭以後生解之。○兄弟弟子舉解。宗人告祭齊。齊。齊也。所告者。獻時設薦俎於其位。至此禮又殺。告之祭。〔疏〕正義曰。祭齊必使宗人告者。以其爲庭長也。告於兄弟弟子舉解之。使成禮也。其祭皆離肺。不言祭豆可知。〔疏〕後者。以其將旅酬。且以爲羞之節也。注云。齊。俎也者。鄭注燕禮大射云。齊俎實。注燕禮記云。齊。折俎也。少牢俎載畢云。卒齊。然則以牲體實于俎。謂之齊。因謂俎爲齊耳。說文。齊。騷也。義與鄭異。段氏玉裁云。案禮經載記以此字爲薦齊字。蓋假齊爲烝也。烝。進也。而廣韻乃分別豚爲熱。齊爲麋貌。集韻亦分別異體。皆非是。云所告者。衆賓衆兄弟內賓也者。賈疏云。知無長賓者。以其初得獻時。卽祭肺。又長兄弟如賓儀。則亦獻時祭可知。故知所告衆賓衆兄弟內賓也。敖氏云。公有司私臣亦存焉。據記言衆賓以至私臣。皆着齊膚一。離肺一。則衆賓以下。凡有俎而未祭者。皆告之矣。云獻時設薦俎於其位。至此禮又殺。告之祭。使成禮也者。對上獻賓獻長兄弟等。獻于階上設薦俎。既祭而後。薦俎從設于其位。今衆賓以下。獻時卽設于其位。是殺。至此同時告祭又殺也。云使成禮者。前此設薦俎未祭。若禮未成然。故告使祭以成禮也。必同時告者。方氏苞云。使衆賓等各于其獻時祭齊。則日不暇給矣。故總告之也。云其祭皆離肺者。以衆賓以下之俎。但有離肺。無判肺也。詳記。云不言祭豆可知者。以獻時設薦俎。薦卽豆。不言祭。亦祭可知。乃羞。羞。羞也。下戶載醢豆而已。此所〔疏〕正義曰。羞爲飲酒而設。薦俎。薦卽豆。不言祭。亦祭可知。乃羞。羞。羞也。下戶載醢豆而已。此所〔疏〕正義曰。羞爲飲酒而設。羞者。自視主人至於內賓。無內羞。〔疏〕官氏云。禮無醢而不羞者。燕禮先羞而後祭。此則祭畢乃羞。何也。燕禮之祭者。大夫而已。脫屣升席。故先羞以安之而後祭。此則凡在庭中者皆祭。又不獨薦而有俎。故必先祭乃羞也。注云。羞。羞也者。以其獻時已設薦。則此所羞者。非薦豆。故知爲庶羞也。王制曰。庶羞不踰牲。則當以豕肉爲之。云下戶載醢豆而已者。前爲戶羞。庶羞四豆。注云。醢。醢也。醢。此下于戶。則但有載醢而已。無醢炙也。云此所羞者。自視主人至於內賓者。少牢下篇曰。羞及私人。則視主人以至

內賓之屬。皆有羞可知。云無內羞者。以尸尊不見有內羞。則以下皆無可知也。故氏以自尸而下至私臣同時設之。義氏兆錫。吳氏延華。皆以爲當有內羞。盛氏云。案上經云佐食羞庶羞四豆。則尸之庶羞。不于是時乃設也。下經云徹席羞設于西序下。則自尸而下。皆無內羞。又可見矣。注說自不可易。後儒好立異。未見其確。今案。賓坐取饌。階前北。面酬長兄弟。長兄弟在右。薦南奠。〔疏〕正義曰。此旅酬之始。賓取饌。就階前酬長兄弟也。總飲鄉射。先室中。亦不與也。長兄弟在右者。郝氏云。以兄弟亦有主人之誼。賓常居西也。諸氏云。此時房中內賓長。亦舉主婦所酬之解。以酬宗婦。注云。薦南奠解者。謂賓所取以酬長兄弟者。乃薦南之奠解也。薦南奠解。卽主人酬賓之解。賓奠解。長兄弟答拜。賓立卒饌。酌于其尊。東面立。長兄弟拜受饌。賓北面答拜。揖復位。其尊。此受饌者。拜亦〔疏〕正義曰。復位。賓酬畢。復西階前東向之位。注云。其尊。長兄弟尊也者。此東方之尊也。賈疏云。北面。〔疏〕旅酬無算爵。以飲者酌已尊。酬人之時酌彼尊。數氏云。昨階東之尊。爲長兄弟而下設之。故曰其尊。若彼自有之。然西方之尊亦如之。云此受酬者拜亦北面者。以經。長兄弟西階前北面。衆賓長自左受旅。如初。賓酬長兄弟。〔疏〕正義曰。此長兄弟舉賓酬解。就西階前酬衆賓之長也。衆賓長自左受旅。謂在長兄弟之左。初。賓酬長兄弟。〔疏〕賓禮也。注云。旅行也。受行酬也者。鄭於禮經多訓旅爲衆。惟燕禮記請於侍臣。及此經受旅訓爲行。以受旅不可云受衆。故訓爲行。而復申之曰受行酬也。蓋旅有行義。故以爲行酬之名。左傳宣二十三年。及旅而召公鉏。杜注。獻酬禮畢。而通行爲旅。是也。云初。賓酬長兄弟者。謂如賓酬長兄弟時。奠饌拜。受旅者皆拜。長兄弟卒饌。酌于其尊。西面立。受旅者拜受。長兄弟北面答拜。揖復位。〔疏〕正義曰。酌于其尊。本爲賓也。黨設。故曰其尊。復位。復階下西向之位。王氏士讓云。上揖復。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交錯。猶位者。賓酬長兄弟禮畢也。此揖復位者。長兄弟酬衆賓長禮畢也。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言東西。〔疏〕正義曰。此衆賓衆兄弟互相酬。以至於徧也。皆如初儀。謂如上賓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長之儀。注云。交錯猶言東西者。謂衆賓又以前解自西之東酬衆兄弟。衆兄弟又以前解自東之西酬衆賓。衆賓衆兄弟人數衆多。

皆以此東西互酬。所謂交錯也。楚英詩曰。獻酬交錯。毛傳云。東西爲交。邪行爲錯。楚英又曰。禮儀卒度。笑語卒獲。李氏如圭云。古者於旅也語。謂此時。○旅西階一解。爲加爵者作止爵。如長

兄弟之儀。於旅酬之間。言作止。〔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爲加爵者。衆賓長也。衆賓長爲加爵時。戶以未行旅酬。爵。明禮殺並作。〔疏〕奠而未飲。今既旅及衆賓衆兄弟。戶可飲矣。故爲加爵者。作起其初止之爵。

請尸飲也。如長兄弟之儀。謂作止爵後。受尸酢。獻視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皆如長兄弟爲加爵之儀。張氏附成云。其受尸酢獻視致爵。主人主婦受主人酢。皆同。是也。吳氏廷華乃疑長兄弟三字爲誤。非矣。前賓三獻作止爵。待致爵訖。此作止爵。不待旅酬訖。故注云禮殺並作也。○作止爵。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卒受者。實解于篚。其奠解。此不言交錯

以辯。賓之酬。不言卒受者。實解于〔疏〕正義曰。據注則鄭本經文。似無以辯二字。○此長兄弟取東階之酬。實篚。明其相報。禮終於此。其文省。〔疏〕以答賓之酬已也。如賓酬兄弟之儀。郝氏云。長兄弟亦酬賓于西階前。奠

解受解拜答拜復位等儀同。云以辯。則賓亦就東階前酬衆兄弟。而衆兄弟衆賓又互相酬也。衆兄弟衆賓以次相酬。至偏而止。賓黨主黨人數有多寡。酬未終。受解者不定爲賓爲兄弟。故經但云卒受者。實解于篚也。郝氏謂卒受有二解。至

盛氏謂卒受惟一解。郝氏合西階言。則有二解。盛氏止就東階言。則惟一解。其實一也。篚在堂下。實解于篚。不言降者。省文也。注云。長兄弟酬賓。亦坐取其奠解者。解奠于地。須坐取之。上經云賓坐取解。此經不言坐取。故

鄭明之。亦者。亦賓也。其奠解。即上兄弟弟子舉解于長兄弟之解。云此不言交錯以辯。賓之酬不言卒受者。實解于篚。明其相報。禮終於此。其文省者。謂此長兄弟之酬。亦交錯以辯。賓之酬。亦卒受者。實解于篚。不言者。文省耳。李

氏如圭謂互文以見之。是也。此酬賓以相報。故其儀同。云實解于篚。則禮終矣。故於此言之也。官氏云此時房中宗婦之長亦舉解以酬內賓。今案房中之酬。經略而記詳之。○旅降階一解。以上正旅酬。賓弟子及兄

弟弟子洗各酌于其尊。中庭北面西上。舉解于其長。奠解拜。長皆答拜。舉解者祭。卒解拜。長皆答拜。舉

解者洗各酌于其尊。復初位。長皆拜。舉解者皆奠解于薦右。奠解。進奠之于薦右。非神。〔疏〕正義曰。此賓弟

解于其長。將爲無算爵。亦如鄉飲鄉射二人舉解也。各酌于其尊者。賓弟子酌西方之尊。兄弟弟子酌東方之尊。故氏

云。中庭東西之中也。西上者尊。賓之弟子也。是時長皆在東西面之位而拜之薦右。賓之薦南。兄弟之薦北也。今案

解于其長。將爲無算爵。亦如鄉飲鄉射二人舉解也。各酌于其尊者。賓弟子酌西方之尊。兄弟弟子酌東方之尊。故氏



舉尊者祭。卒解拜。亦先自飲也。復酌奠于薦右。亦奠而不授也。注云。奠進奠之于薦右。非神惠也者。前主人  
酬賓。奠解于薦北。注云。奠酬于薦左。非爲其不舉行神惠。不可同于飲酒。此奠于薦右。故云非神惠也。後人多疑其  
說。稽氏云。旅酬無算爵。同酌下尊。而注一以爲神惠。一不爲神惠者。蓋旅酬尸奠爵以待。卽神惠也。此賓主弟子  
各舉解于其長。于尸無與。故不爲神惠。而同生人禮也。注不誤。云今文曰奠于薦右者。今文奠下無解字。義不顯。  
故鄭從古文。長皆執以興。舉解者皆復位答拜。長皆奠解于其所。皆揖其弟子。弟子皆復其位。復其位者。東西  
於其長。所以序長幼。教孝。〔疏〕正義曰。敷氏云。執以興。亦象受之其所薦右也。揖。揖之使復其位。吳氏穀云。  
弟。凡堂下拜。亦皆北面。〔疏〕此時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少者。亦各舉解于其長。以爲無算爵始。注云。復其位  
者。東西面位者。此及上節三言復位。上復初位及皆復位答拜。復中庭北面之位也。此皆復其位。則賓弟子復西階前  
東面之位。兄弟弟子復阼階前西面之位。以事已畢也。云弟子舉解於其長。所以序長幼教孝弟者。方氏苞云。使弟子  
觀禮于廟中。耳濡目染。以至於成人。則禮儀之度。和敬之德。習與性成矣。又云。兄弟之子。以同姓而來觀禮。方  
氏苞云。兄弟弟子。以同姓而來觀禮。宜也。賓亦率其子弟而至。何也。不命之士。有寢而無廟。有薦而無祭。無由  
習禮。故使各率其子弟。以觀祭祀賓客之儀。又使爲人子孫者。知必得廟祀而後可以盡追養之心。而衆屬於德行道藝  
矣。足與注義相發明。云凡堂下拜亦皆北面者。爲經云拜而不著面位者言之也。上賓酬長兄弟。北面答拜。注云。此  
受酬者拜亦北面。今此爵皆無算。亦交錯以辯。無次第之數。因今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疏〕正義曰。此  
注言亦者。亦前義也。爵皆無算。亦交錯以辯。無次第之數。因今接會。使之交恩定好。優勸之。〔疏〕正義曰。此  
辭也。云皆者。謂賓黨主黨。二解並行。皆無算也。注云。唯已所欲。亦交錯以辯。無次第之數者。方氏云。長賓  
長兄弟。各執其解。不相授受。而奠于所欲致者之所。所致者既卒解。其弟子爲之酌。又執以奠于所欲致者之所。而  
盡去彼此拜興之節。兩解並行。不依其人之次。不計其爵之數。故總之曰無算爵也。今案方解所字。義別而說特明暢。  
云因今接會。交恩定好。優勸之者。鄭以無算爵。非行神惠。故以交恩定好釋之也。○官氏獻瑞云。旅酬之見於經者。  
莫盛於燕。其舉旅凡四焉。特牲少牢之舉二而已。賓未舉旅。而弟子先舉解者。禮之次第相因而至。威儀多也。鄉飲  
射之舉。一而已。故方舉解而旅遂行焉。禮殺也。今案特牲。少牢有司徹所言酬禮。祭末飲酒之旅酬也。鄉飲鄉射燕  
禮大射所言酬禮。正飲酒之旅酬也。必合而觀之。而旅酬  
無算爵之節次。義例乃明。○東西二解並舉。爲無算爵。

右旅酬

利洗散獻于尸。酢及祝如初儀。降實散于筐。利。佐食也。言利以今進酒也。更言獻者。以利待尸禮將。〔疏〕正義曰。利獻以散者。利卑。禮器云。宗廟之祭。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是也。酢。尸酢利也。及祝。利獻祝也。如初儀。如長兄弟衆賓長加爵之儀也。吳氏廷華云。室中執事。惟祝與利。奠以祝始。故獻以利終也。注云利。佐食也。言利以今進酒也者。利卽佐食。有二名者。前進黍名佐食。今進酒名利。利之言養也。云更言獻者。以利待尸禮將終。宜一進酒。嫌於加爵。亦當三也者。士三獻禮成。多之爲加。則此亦加爵也。而更言獻者。以利在室。待尸禮將終。宜一獻酒。且嫌加爵。亦當三。故不言加爵而言獻也。加爵亦三者。長兄弟加爵一。衆賓長加爵二。通利獻尸爲三。合前主人主婦賓長三獻爲尸飲。亦士祭事尸禮畢也。云不致爵。禮又殺也者。賈疏云。上長兄弟爲加爵。不及佐食。洗致如初。無從。注云不及佐食。無從。殺也。此又不致。故云又殺也。

右佐食獻尸

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事尸禮。〔疏〕正義曰。自此至設于西序下。言尸出。歸尸俎。徹庶羞之事。○校勘記云。南爲面。是也。戶外西面者。主人之位也。故主人事尸禮畢。事養者禮畢。皆出立于戶外西面。又云。特牲少牢皆西面。告利成。與主人相饗也。唐石經作南。字之誤耳。詩楚茨正義引此。正作立于戶外西面。又云。特牲少牢皆西面。蓋案述聞之說是也。詩孔疏亦作西面。詳上。則祝東面告利成。利。猶養也。供養之禮成。〔疏〕正義曰。禮經釋例云。凡張氏非臆改矣。注事尸禮畢。詳上。則祝東面告利成。不言禮畢。於尸聞之嫌。〔疏〕正義曰。禮經釋例云。主人立于戶外。大夫禮則祝主人立于階上。案特牲禮。祭畢。主人出立于戶外西南。祝東面告利成。西南當作西面。又士虞禮。祭畢。祝出戶西面告利成。注西面告。告主人也。是士禮告利成。祝主人立于戶外也。少牢禮。祭畢。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于主人曰利成。是大夫禮告利成。祝主人立于階上也。賈特牲疏云。此戶外告利成。少牢階上告利成。

以尊者稍遠于尸。若天子諸侯。禮畢于堂下告利成。故詩楚茨云。孝孫徂位。工祝致告。鄭云孝孫徂位。堂下西面位也。祝于是致孝孫之意。告尸以利成。鄭箋蓋以楚茨爲天子祭禮。故賈引之。證天子諸侯告利成在堂下也。然則告利成之禮。以于尸遠近爲差也。又云。案少牢特牲士虞。皆告主人以利成。鄭箋。詩云告尸者。孔氏正義以爲天子之禮。今案特牲告利成。主人尸外西面。祝東面。士虞則主人東面。祝西面。反告也。又特牲及有司徹不俛尸之禮。皆于改饌爲陽厭後。再告利成。虞禮則改饌後不再告利成者。亦喪祭略尸。祝前主人降。食禮曰。祝入尸。祝。主人降。立也。少牢無陽厭。故亦一告利成而已。注利猶養也。詳士虞禮。尸。祝前主人降。食禮曰。祝入尸。祝。主人降。立也。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尸從。遂出于「疏」。正義曰。注云謬起也者。詳士虞禮。云前猶導也者。士虞注前導也。凡導引廟門。前尸之儀。士虞禮備矣。「疏」者必在前。故祝前爲尸導也。盛氏云。注引少牢者。見其同也。彼詳此略。故引以爲證。賈疏誤。官氏云。士虞禮。尸出主人不降者。如尸入堂上初位也。少牢俛尸。主人送于廟門外者。如其出迎之初位也。此尸入主人立于階下。其出也當亦降立階下。云前尸之儀。士虞禮備矣者。案士虞禮記云。尸。祝前鄉尸。還出戶。又鄉尸。還過主人。又鄉尸。還降階。又鄉尸。降階還。及門。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如出戶。注云。凡前尸之禮儀在此。故此注以爲備也。注士虞禮下。當有記字。祝反及主人入。復位。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廟門。食禮曰。有司受歸之。「疏」正義曰。祝反。遂尸反也。云及主人入。則祝先可知。復位。俎。引少牢者。是少牢下篇不俛尸之禮。彼經云。佐食乃出尸俎于廟門外。有司受歸之。證此徹尸俎。亦有司受歸之也。徹庶羞。設于西序下。爲將餞去之。庶羞。主爲尸。非神饌也。尙書傳曰。宗室有事。族人皆侍終日。大宗已侍於賓奠。然後燕私。燕私者何也。已而與族人飲也。此徹庶羞置西序下者。爲將以燕飲與。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疏」正義曰。敖氏云。徹者。亦佐食也。此先徹庶羞。亦與大夫禮相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變。注云。爲將餞去之者。以室中將餞。故徹去之。設于堂上西序下也。云庶羞主爲尸。非神饌也者。以尸入三飯後。乃設庶羞。是主爲尸。非神饌。故餞不用也。云尙書傳曰者。是酒誥傳文。引之者。證祭畢有燕。此徹置于西序下。爲將燕也。楚茨曰。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毛傳云。燕而盡其私恩。鄭箋云。祭祀畢。歸賓客之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是燕私之事也。云然則自尸祝至於兄弟之庶羞。宗子以與族人燕飲於堂。內賓宗婦之庶羞。主婦以燕飲於房者。案經所言者。係

徹室中之庶羞。鄭兼堂下房中之庶羞言者。見燕時男子之庶羞。皆陳于堂。婦人之庶羞。皆陳于房也。或謂燕當在廟後之寢。不當在堂。案以燕爲在寢者。係楚茨孔疏解樂具入奏之說。其實毛鄭皆無是義。不得執以難鄭也。

右尸出歸尸俎徹庶羞

筵對席。佐食分簋。爲將餽分之也。分簋者。分敦黍於會。爲有對也。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士用之。變敦曰。善終者如始。餽其是已。是故古之君子。〔疏〕正義曰。自此至戶外西面。言鬯子共長兄弟對餽之事。凡長。士禮曰。尸亦餽鬼神之餘惠。術也。可以觀政矣。〔疏〕二人。大夫禮四人。詳少牢禮。○敖氏云。筵對席。于神席爲少北。

張氏爾岐云。筵對席者。對尸席而設筵。以待下筵也。上筵坐尸席東向。此在其東西向。官氏云。此時尸席與席俱未徹。敖氏謂設席略近北。是也。注云。分簋者。分敦黍於會。爲有對也者。士二簋。留一爲陽厭。則餽止一簋。今兩筵相對。故須分以與之。會。敦蓋也。敖氏云。分簋者。以簋分簋實。以簋分簋也。賁氏云。少牢之長。實黍于羊俎兩端。此何嫌分黍于會乎。敖說不必從。官氏云。天子八簋。以六。諸侯六簋。以四。大夫四簋。以二。士二簋。則其筵也。而已。知所分爲黍者。以少牢資黍決之。又上文尸親。搏黍而不及稷。今案祭統以四簋黍。孔疏云。諸侯之祭有六簋。以二簋留爲陽厭之用。故以四簋。特云黍者。見其美。以此疏推之。則官氏之說皆是也。又注但解分簋爲分黍于會。不解分鬯者。以兩鬯陽厭時不用。則分與其一。不須以他器分之。敖氏引或說。謂以兩鬯分與二簋。是也。但謂兩敦亦分與二簋則非矣。知兩鬯陽厭不用者。下陽厭時。但云佐食徹尸薦俎敦。不云餽。又少牢。兩鬯時盡用之。是不留以爲陽厭也。云敦。有虞氏之器也。周制土用之。變敦言簋。容同姓之士。得從周制耳。案明堂位。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簋。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鄭注云。皆黍稷器。是敦爲虞制。簋爲周制也。此及士昏諸篇多言敦。是士用虞制矣。或同姓之士得從周制用簋。故變敦言簋耳。少牢亦云敦。則周制大夫士皆用敦也。引祭統者。證是施惠之事。蓋者。蓋尸之餘。尸亦餽鬼神之餘。故鄭注祭統。廟中者。境內之象也。云鬼神之惠。循廟中。如國君之惠。循竟內。是可以觀政也。

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盟。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祝命啗食。養者舉奠許諾。升

入東面。長兄弟對之皆坐。佐食授舉各一脔。命。告也。士使鬯子及兄弟養。其〔疏〕正義曰。遣舉奠及長兄弟

惠。不過族親也。古文。養皆作餽。〔疏〕禮。爲將養也。立于西階

下。俟命也。北上。以謂爲上。尊繼體也。命嘗食。告之使養也。敖氏疑嘗食二字。當在養者之下。忠氏補云。養者謂長兄弟。舉奠謂嗣。祝命嘗食。養者及舉奠皆許諾。褚氏亦云祝命嘗食爲句。養者舉奠許諾爲句。養者在舉奠之上。此以昭穆爲序也。升入。升堂入室。文王世子所謂登餼也。盛氏又疑舉奠二字。當在東面之上。謂東面唯舉奠者。今案下云長兄弟對之。則東面自指舉奠可知。盛設亦非也。佐食授舉各一膚者。李氏云。養者舉膚。降于尸也。褚氏云。自歸尸外。祖釋三個。體骨已無存。所存者膚而已。官氏云。祖釋三個。將以改饌。則授養者唯膚耳。尸祖三膚二養各一。禮經釋例云。案此則膚亦謂之舉。注云命告也。釋詁文。云士使嗣子及兄弟養。其惠不過族親也者。案祭統曰。尸饌。君與卿四人餼。君起。大夫六人餼。大夫起。士八人餼。陳氏禮書云。天子諸侯之養。自君以至百官。而輝胞穆閭之吏皆與焉。以明惠周于境內也。大夫之養。二佐食二賓長而已。以明惠及于臣也。士之養。舉奠與兄弟而已。以明止于其親也。今案據文王世子。則天子諸侯嗣子有饌禮。祭統不言者。官氏云。文王世子以尊祖言。祭統以施惠言。其實嗣子當行餼禮也。云古文養皆作餼者。說文。養。具食也。从食算聲。饌。從饌或从巛。段氏云。論語。先生饌。馬云飲食也。鄭作餼。食餘曰餼。案馬注者古論。鄭注者校周之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其讀正者皆云魯讀爲某。今从古。此不云今从古。則是從魯論作餼也。何晏作饌。从孔安國馬融之古論也。據禮經特牲少牢注。皆云古文養作餼。許書則無餼有饌字。是則許于禮經从今文。不从古文也。但禮經之饌訓食餘。而許養饌同字。訓爲具食。則食餘之義無著。且禮經言饌者多矣。注皆訓陳。不言古文作餼。食餘之字皆作饌。未有作饌者。然則禮饌當是各字。饌當獨出。訓具食也。養餼當同出。訓食餘也。乃與禮經合。若論語魯餼古饌。此則古文假饌爲餼。此則養親必有酒肉。既食恆餼而未有原常情以是爲孝也。又案禮記之字。于禮經皆从今文而皆作餼。疑儀禮注當云今文饌作餼。胡氏承瑛以段說爲是。又云養今作饌。禮經各本皆作養。尤誤。今案養之本義爲具食。古食餘之字亦作饌者。字少假用也。餼當是後人添製字。段氏疑儀禮注當云今文饌作餼。是矣。而云許書有饌饌字。于禮經从今文。不从古文。是自岐其說也。至謂禮經饌饌當是各字。饌皆訓陳。不言作餼。食餘之字皆作饌。未有作饌者。則于禮經字例分析獨精。鄭以饌字較古。故从饌不从餼。據說文饌从食算聲。養皆不成字。當作饌爲是。主人西面再拜。祝曰養有以也。兩養奠舉于俎。許諾皆答拜。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以。祝曰養釋辭以戒之。言女餘。亦當以之也。少牢饋食禮。不戒者。〔疏〕正義曰。許諾。兩養應聲也。注云。以讀如何其久也。必有以也。以。後人因下注有似非親昵也。舊說曰。主人拜下養席南。〔疏〕者。今案毛詩作以。傳箋亦作以字解。此注亦似作以。後人因下注有似

先祖之德語。遂將注內以字誤改作似。唐以前已然。故陸德明釋文云。以依注音似。又云或如字。則當時所傳不一本。有作以者。有作似者。故賈疏辨之。云已上皆爲以爲似者。誤也。其解亦當以之也。句云亦謂亦似其先祖者。謂亦似其先祖以德。非以似釋以也。賈此疏極明析。盧氏詳校不察于此。而誤相致詰。校勘記遂謂鄭此注引詩必作似。亦屬想當然語。無確據未可從。嚴本及各本俱作以。當从以爲是。或曰據注云讀如。當易其字。不當云以讀如以。案段氏周禮漢讀考云。注經之例。凡言讀如者。擬其音。讀爲者。易其字。此皆不用其本字。如祝讀如注。讀爲連是也。凡有言讀如讀爲而仍用本字者。如利讀如上。思利民之利。旂讀爲囿旂之旂。此蓋一字有數音數義。故云讀如讀爲以別之也。今此以字亦有數音數義。故注以此經有以也。之以。讀與旂旂詩必有以也。以字同。此注云言女養於此。當有所以也者。言女當思有所以也。云以先祖有德而享於此祭。其坐養其餘。亦當以之也者。言先祖之享於此祭。以有德。故今女坐養其餘。亦當思以德也。如此解文義本洽。若謂詩原文作似字。則義有難通矣。云祝曰養釋辭以戒之者。言祝代主人釋辭戒養以有以也。云少牢饋食禮。不戒者。非親昵也者。此謂子與長兄弟。是主人親昵。彼少牢二佐長。二賓長。非主人親昵。故不戒也。方氏苞云。特牲祝再戒養者。而少牢無之。特牲之養。謂子及長兄弟。故主人與祝原祖考之意以戒之。是也。又少牢養親主人。特牲無之。詳少牢禮。引舊說曰。主人拜下。養席南者。證主人仍戶內西面之位也。若是者三。之。丁寧戒。〔疏〕正義曰。教氏云。三者總言之。禮成於三。郝氏云。主人三皆取舉祭食祭舉乃食祭餽食舉。食乃祭餽。〔疏〕正義曰。皆取舉者。初佐食授舉。兩養受之。及祝時奠舉于俎。皆拜。今拜訖。復取舉于俎。畢而後食肉也。正祭時。尸祭餽乃食黍。今養先食飯乃祭餽。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醕上養。故注云禮殺也。教氏云。食食乃祭餽。變于尸。○兩養者養。卒食。主人降洗爵。宰贊一爵。主人升酌醕上養。上養拜受爵。主人答拜。醕下養亦如之。內。少牢饋食禮曰。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戶。〔疏〕正義曰。卒食。養者也。下養。長兄弟也。亦如之。詳下。○注引少牢者。證宰贊亦洗。及主人受于戶內之事也。姜氏兆錫云。少牢四爵。故自洗一爵。贊者洗三爵。此二爵故自洗一爵。贊者洗一爵也。少牢惟爵不拜受。餘儀則如之。引舊說者。明此授下養爵。北主人拜。祝曰醕有與也。如初儀也。主人復拜。爲戒也。與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言女醕此當有所與。〔疏〕



正義曰。如初儀。謂兩墓許諾及祝之三也。注云。主人復拜爲戒也者。上經云。酌下墓亦如之。謂如酌上墓。則下墓拜受爵。主人亦答拜矣。此復言主人拜。是爲戒而拜也。云與讀如諸侯以禮相與之與者。此禮運文。謂諸侯朝聘會盟。以禮相化于讓也。與字亦有數音。數義。故鄭讀此經之與。如彼與字。云言女醕此當有所與也者。言女當思有所與也。云與者。與兄弟也者。此兄弟謂衆兄弟及族親也。云既知似先祖之德。亦當與女兄弟謂教化之者。言上當以德似先祖。下當以德教化族人也。所云似先祖之德者。亦謂兩墓執爵拜。答主人。疏。正義曰。敖氏云。此著其拜之異於似先祖之以德。非解以爲似。後人多誤會注意耳。內則曰。凡男拜尙左手。王氏士讓云。案凡奠爵。拜而後執爵與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墓皆降實爵于篚。者。禮之常也。此獨執爵以拜。今案嗣舉奠亦左執爵。再拜稽首。祭酒卒爵拜。主人答拜。兩墓皆降實爵于篚。疏。正義曰。兩墓皆降實爵于篚。敖氏云。上墓將酢。乃亦實爵于篚者。宜與下墓共終其事。今案據下注。則下墓降實爵。卽復堂下兄弟之位。上墓亦降實爵于篚者。以須更爵就洗也。敖說未確。○酌長者。上墓洗爵升酌酢主人。主人拜受爵。下墓復兄弟位。疏。正義曰。方氏苞云。嗣子獨酢。異日將代父承祀。故用登也。蔡氏德晉云。此祭禮之末一爵。上墓卽位坐答拜。既授爵戶內。疏。正義曰。注云。既授爵戶內。乃就坐。主人拜而受之。善終者如始之義也。上墓卽位坐答拜。乃就坐。主人位在戶內。故授爵于此也。章氏平云。經末有言坐答拜者。坐字疑衍。今案郝氏以坐爲跪。謂跪而答拜。是也。跪而主人坐祭卒爵拜。上墓答拜。若拜。亦異于常禮。古人坐跪通稱。曲禮。坐而遷之。孔疏云。坐亦跪也。可證。主人坐祭卒爵拜。上墓答拜。受爵降實于篚。疏。正義曰。上墓受主人虛爵降實于篚。于是復降。主人出立于戶外西面。禮畢。疏。正義曰。張氏傳岐云。愚于此節。不能無疑。嗣子。子也。主人拜祝拜酌拜受酢。如事殿簋。然爲之子者。何以安乎。今案饒是食神惠之餘。故主人慎重其禮而拜之。初時拜祝拜酌。係與兩墓爲禮。不專拜嗣也。至酢時則專與嗣爲禮。而拜受爵。拜卒爵。主人且先拜焉。宜足以致後儒之疑。然聖人制禮有精意存焉。未可以常情測也。吳氏綬云。父拜之。爲行禮也。冠禮。見于母。母拜之。與此義同。宜氏云。凡酌酒無不拜受者。雖尸之尊猶然。燕禮。臣獻爵。君亦拜受。父子可推矣。方氏苞云。主人受嗣子之爵。而卒爵又拜者。神惠之餘。不可以子將之而有異也。禮經釋例云。尸奠鬼神之餘。葬者又葬尸之餘。故主人事葬者。卒食醕酢。略同事尸之禮。但節文則殺耳。合此諸說觀之。可以得制禮

之意  
矣。

儀禮正義 十五 卷三十五

右圖子長兄弟墓

四四

# 儀禮正義

## 卷三十六

祝命徹。俎豆籩設于東序下。命。命佐食。俎。主人之俎。宗婦不徹豆籩。〔疏〕正義曰。自此至告事畢。皆徹。周禮大祝曰。既祭令徹。云俎。主人之俎者。俎是主位。故謂主人之俎爲俎也。云宗婦不徹豆籩。徹。釋其禮略也。言各有爲者。佐食爲主人徹俎。宗婦爲主婦徹俎。是各有爲也。今不使宗婦徹。而使佐食併徹豆籩。是鄭箋云。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者。彼係大略言之。此則析言之。且人君禮與士異也。云設于東序下。亦將燕也者。前徹庶羞設于西序下。注云。爲將燕。此徹主人之薦俎。設于東序下。與西序下相對。故云亦爲將燕也。放氏云。宗婦不徹之者。以其改設于東序。非婦人祝執其俎以出。東面於戶西。俎告利成。少牢下篇曰。〔疏〕正義之事也。既蕤。乃徹俎。亦變於大夫禮。祝執其俎以出。東面於戶西。俎告利成。乃執俎以出。〔疏〕曰。出。出室也。郝氏云。祝自徹其薦俎出。重神惠也。注云。俎告利成者。前事戶禮畢云。祝東面告利成。今此云東面于戶西。故知俎陽厭畢。告利成也。時主人立於戶外西面。云少牢下篇曰。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者。有司徹。下大夫不徹戶之禮。改饌西北隅。陽厭訖。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扉戶。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外。有司受歸之。案據下記祝告利成。乃執俎以出于廟門外。則上云祝執其俎以出。乃出室也。鄭引彼文者。義告利成後。乃出廟門。此時未告利成。則經所云出者。宗婦徹祝豆籩入於房。徹主婦薦俎。宗婦既並徹。徹其卑者。士虞禮曰。祝薦俎。徹入房。〔疏〕正義曰。賈疏云。宗婦不徹主人豆籩。而徹祝豆籩入房者。爲主婦將用之爲燕。祝接神尸之類。宜行神惠。以故主人以薦羞并祝庶羞。燕宗人于堂。主婦以祝籩豆。燕內賓于房。注云。宗婦既並徹。徹其卑者。以

宗婦既徹視豆籩。並徹主婦薦俎。乃不使徹主人之豆籩。是徹其卑者。褚氏云。注意以尊者之薦俎。不可與他人之薦俎並徹也。云士虞禮曰。視薦席徹入于房者。薦即豆籩。引以證徹視豆籩入房之事也。數氏云。此所徹者。皆置于房。故宗婦得爲之。不言席。文省。吳氏疑義。佐食徹尸薦俎。設於西北隅。凡在南。非用筵。納一尊。佐食罔牖。云。虞禮徹席。此不言席。故引以補之。佐食徹尸薦俎。設於西北隅。凡在南。非用筵。納一尊。佐食罔牖。戶降。屏。隱也。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戶隱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厭飫。少牢饋食禮曰。南面。如饋之設。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曾子問曰。瘞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也。〔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室中未幾前。先已徹去席蓋。此時佐食又徹昨俎豆籩。視自執其俎出。宗婦又徹視豆籩入房。唯餘尸兩薦豆三俎各三个。兩敦兩錫。自西南隅改饌于西北隅。爲陽厭也。今案經但云薦俎敦不云錫。明兩錫時已俱用之。又士兩敦。其用其一。則改設者。惟一敦。張氏謂兩敦兩錫。似誤。納一尊。謂自堂納之於室。亦改設也。有司徹曰。納一尊于室中。彼注云。陽厭殺。無玄酒。是陽厭用一尊也。蔡氏德晉云。不納玄酒之尊者。以其初不用於神也。今案虞祭陽厭。不云納一尊者。虞祭本設尊於室中。故不改設也。佐食後出。故罔牖戶。士虞禮曰。贊罔牖戶。彼注云。鬼神尚幽闇。是也。注云。屏隱也者。詳士虞禮。屏用席下。此云屏用筵。筵亦席也。云不知神之所在。或諸遠人乎者。郊特牲文云。尸饗而改饌。爲幽闇。庶其饗之。所以爲厭飫者。案郊特牲云。不知神之所在。于彼乎。于此乎。言求神非一處。故正祭饌于奧。尸饗又改饌於此。冀其饗之而神厭飫也。爲幽闇者。亦謂于屏用席也。又引少牢者。證彼陽厭南面。此東面也。案少牢饋食禮云。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又有司徹不償尸之禮。云有司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此所引者。有司徹之文。云少牢饋食禮者。有司徹。卽少牢之下篇也。禮經釋例云。士虞禮陽厭凡在南。注凡在南。變右文。明東面不南面。特牲陽厭。亦云凡在南。則士禮陽厭。皆東面也。少牢陽厭南面如饋之設。則大夫禮陽厭南面也。若陰厭大夫與士皆東面矣。云此所謂當室之白。陽厭也。則尸未入之前。爲陰厭矣。併引曾子問者。案當室之白。亦曾子問文。鄭據彼文爲陽厭。以決尸未入之前爲陰厭也。曾子問云。孔子曰。有陰厭。有陽厭。曾子問曰。瘞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孔子曰。宗子爲瘞而死。庶子弗爲後也。其吉祭特牲祭。瘞不舉肺。無胙俎。無玄酒。不告利成。是爲陰厭。凡瘞與無後者。祭于宗子之家。當室之白。尊于東房。是謂陽厭。鄭注。當室之白。謂西北隅。得戶明者也。明者曰陽。孔疏以宗子之瘞祭于室奧。今祭凡瘞乃于西北隅。故云當室之白。爾雅釋宮。西北隅謂之屋漏。詩疏引孫炎注云。屋漏者。當室之白。日光所漏入。是西北隅。得戶明。爲陽之義。鄭此注云。所謂當室之白。卽謂曾子問文也。又曾子問本作瘞不備祭。鄭注云。瘞當爲備祭。成人始設奠于

奧。迎尸之前。謂之陰厭。尸謖之後。改饌於西北隅。謂之陽厭。瘡則不備。案鄭會子問注。已破謂爲備。故此注引之。卽作備也。曾子問又云。攝主不厭祭。鄭注。厭。厭祔神也。厭有陰有陽。迎尸之前。祝酌奠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設于西北隅。是陽厭也。此鄭論成人陰厭陽厭之禮。卽儀禮諸篇所言者是也。禮經釋例云。凡尸既出室之後。改饌于西北隅。謂之陽厭。案特牲。祭畢。佐食徹尸薦俎敦。設于西北隅。凡在南。屏用簋。納一尊。佐食闔牖戶降。此尸既出室之後。改饌于西北隅者也。注以爲陽厭有司徹不徹尸之禮。卒蕤。有司宜徹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屏用席。納一尊于室中。司宮掃祭。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注此於尸謖改饌。當室之白。孝子不知神之所在。庶其饗之於此。所以爲厭祔。此皆吉祭之陽厭也。士虞禮。尸謖。祝前尸出戶。祝反入徹。設于西北隅。如其設也。凡在南。屏用席。祝執席徹入于房。祝自執其俎出。贊闔牖戶。注改設饌者。不知鬼神之神。改設之。庶幾歆饗。所以爲厭祔也。此虞祭之陽厭也。若少牢饋尸之禮。則不陽厭。詳有司徹。又云。鄭氏陰厭陽厭之說。自孔賈以來無異辭。至宋陸氏伯忽起而非之。元吳氏澄又從而和之。陸氏之言曰。成人之祭。無陰厭陽厭。吳氏之言曰。厭祭之名。不施於正祭。故氏繼公儀禮集說遂因之。近萬氏斯大亦主其論。竊以爲皆非也。考曾子問云。瘡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夫瘡不備陰厭陽厭。則成人之祭。有陰厭陽厭可知矣。曾子問又云。攝主不厭祭。夫攝主無厭祭。則正祭有厭祭可知矣。陳氏祥道曰。夫尸以象神也。厭以祔神也。瘡之有厭。爲無尸也。正祭有厭。爲尸不存也。陰厭尊有玄酒。陽厭納一尊而已。陰厭備鼎俎。陽厭俎釋三個而已。適瘡陰厭。其禮詳。庶瘡陽厭。其禮略也。此數語。取鄭注未發之義。引而申之。蓋有孔賈所不及者矣。汪氏錫云。曾子問曰。瘡不備祭何。謂陰厭陽厭。正謂唯備祭。乃備斯二者耳。卽孔子分宗子瘡與凡瘡言之。亦見於二者各有其一。未嘗謂成人之祭無此也。況曾子問明有攝主不厭祭之文。其厭字將何解乎。稽氏寅亮云。案曾子問。孔子曰。有陰厭。蓋指宗子爲瘡者。有陽厭。蓋指凡瘡言之。曾子誤會以爲惟成人之祭。則迎尸前有陰厭禮。迎尸後有陽厭禮。此備禮也。瘡不備禮。何得陰厭陽厭俱有。故又疑而問。孔子仍分別答之。言陰厭陽厭。各有所指。非一瘡兼兩厭也。觀此問答。則成人之祭。陰厭陽厭俱有明矣。而宗子爲瘡之陰厭。與凡瘡之陽厭。俱因成人之祭之陰厭陽厭而名之也。又明矣。故注以奧之祭爲陰厭。改設之饌爲陽厭也。且前之告利成。事尸禮畢也。此又告利成。陽厭而事神禮畢也。否則此告爲贅矣。陸氏。吳氏。敖氏。俱不主陽厭之說。未解其故。今案諸說申鄭義。詳矣。金氏禮箋。又據雜記有父母之喪尙功衰。而附兄弟之瘡則練冠。附於瘡稱陽童某甫。注云陽童。謂庶瘡也。宗子則曰陰童。謂陰厭陽厭。以陰童陽童得名。不繫於所祭之地。案陰童之稱。唯見於注。陰厭陽厭之稱。自古有之。是陰童陽童。

正由祭以陰厭陽厭得名也。否則童何分於陰陽乎。且曾子問云。當室之白。是爲陽厭。明是據所祭之地名之。金說未確。餘互詳前陰厭下。祝告利成。降出主人降。卽位。宗人告事畢。〔疏〕正義曰。婦告利成。事尸禮成而已。此則事神禮成。故復告也。盛氏云。告不言東面。文省耳。主人卽位。卽堂下西面位也。

右改饌陽厭

賓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送賓也。凡〔疏〕正義曰。門外。大門外也。官氏云。宗人告有司具。則於席。賓出。主人送於門外。再拜。送賓也。凡〔疏〕正義曰。門外位。所以詔入也。此告事畢則於堂下位。所以詔出也。佐

食徹昨俎。堂下俎畢出。〔疏〕正義曰。兄弟及衆賓自徹而出。〔疏〕正義曰。盛氏云。昨俎。主人之俎。前已徹設于東序。是也。主人之俎既徹。於是在庭之俎皆出矣。先儒以上文祝命徹昨俎。與此合爲一事。未安。今案上經祝命徹昨俎。賈疏云。祝命徹昨俎時。堂下俎畢出。又退在下者。欲見先徹室內俎。乃徹堂下。是其誤。自賈疏始。盛氏正之。是矣。蓋前徹主人以下之薦俎于室外。留尸薦俎。以爲陽厭。此則堂上堂下之俎並徹。故復言徹昨俎。與前之徹設于東序下者。異也。畢出。出廟門也。注云。記俎出節者。謂以徹昨俎爲衆俎出之節。非謂記上事也。賈疏蓋緣注記字致誤。儀禮經皆依事序次。不比記文有補記之法。敖氏云。昨俎。執事俎之最尊者。故其出也。以之爲節。其說是也。至謂賓長亦自執俎出。則非。注云。兄弟及衆賓自徹而出。唯賓俎有司徹歸之。尊賓也。李氏云。賓出。主人拜送。明賓不自徹也。曲禮曰。凡祭於公者。必自徹其俎。鄭注。大夫以下。或使人歸之。孔疏言大夫以下。自祭其廟。則使人歸賓俎。故曾子問云。攝主不歸俎。明正主則歸也。褚氏云。賓俎有司徹歸之。不自執以出。當遵注。

右禮畢賓出

記

特牲饋食。其服皆朝服玄冠。緇帶緇鞶。於祭服此也。皆者。謂賓及兄弟。筮日筮尸。視濯。亦玄端。至祭而朝服。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日視朝之服。大夫以祭。今賓兄弟皆朝服。



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故服之。細釋者。下大夫之臣。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同玄端。〔疏〕正義曰。其服。謂賓兄弟助祭者之服也。朝服者。十五升細布衣。首皆服玄冠。此記人欲分別助祭者所服之異。以朝服與下玄端對。故先言之。賈疏謂退玄冠在朝服下。欲令近細色。非矣。注云。於祭服此也者。謂惟正祭時服之。非正祭時。則不服朝服。故注又云。筮日筮尸視濯亦玄端。至祭而朝服也。云皆者。謂賓及兄弟者。以下云尸視佐食玄端。故知記云皆朝服者。指賓兄弟言之也。鄭知筮日筮尸視濯亦玄端者。賈疏云。上經云筮日。主人冠端玄。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有司察執事如兄弟服。筮尸云。如求日之儀。至於視濯又不見異服。故知皆玄端也。云朝服者。諸侯之臣與其君目視朝之服。大夫以祭者。案天子視朝服皮弁服。諸侯視朝服朝服。玉藻曰。諸侯朝服以日視朝於內朝。是也。少牢。祭日主人朝服。是大夫以祭也。云今賓兄弟緣孝子欲得嘉賓尊客。以事其祖。故服之者。解賓兄弟不與主人同服玄端。而服朝服之義也。禮經釋例云。大夫祭用朝服。士祭用玄端者。大夫尊而士卑也。士助祭者。亦用朝服。攝盛也。官氏云。卿大夫士助祭之服。視祭於己之服皆加一等。故士之賓兄弟亦如之。今案雜記云。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是助祭之服。盛於自祭之服也。云細釋者。下大夫之臣者。士冠禮。朝服細帶素裳。鄭以大夫之臣蓋素釋。此細釋故爲下於大夫之臣也。敖氏云。朝服用玄端之衣。冠皮弁之裳。故次於皮弁而尊於玄端。細釋者。其別於大夫助祭之賓歟。禮經釋例云。敖氏之說。較注加詳。蓋朝服雖細釋亦素裳。若裳與鞞同色。則玄端非朝服矣。云夙興主人服如初。則同玄端者。鄭恐人疑主人亦朝服也。或以記皆字兼主人言之。謂士祭朝服與大夫同。任氏大椿辨之云。記補經文之未具。此經於筮日云。主人冠端玄。於正祭日云夙興主人服如初。則主人祭服玄端。經有明文矣。其餘助祭經無明文。記云皆朝服者。專據經無明文者言之也。其說是矣。唯尸祝佐食玄端玄裳黃裳雜裳可也。皆爵鞞。與主人同服。周禮。士之齊服有玄端素裳。下。〔疏〕正義曰。記上云皆朝服。嫌尸祝佐食亦在朝服之列。故復言玄端以別之。唯之言獨也。祭時服玄端者。獨食亦玄端者。敖氏云。以其事尸於室。尤爲近之。故服宜與尸同。李氏云。可也者。惟其所當服服之。盛氏云。不言冠與帶者。以其與朝服同玄冠細帶也。禮經釋例云。素裳白屨則爲朝服。玄裳黃裳雜裳黑屨則爲玄端。餘皆同也。陳氏祥道解朝服玄端與鄭異。不可從。今案玄端爵鞞。詳士冠禮。此言皆者。謂裳有三而鞞則一也。注云。與主人同服者。謂同服玄端。記不言主人者。以經文已詳故也。云周禮士之齊服有玄端素裳者。司服職文。引之者。證士齊祭

同服玄端也。彼注云。士齊有素端者。亦爲札荒有所禱請。變素服爲素端者。明異制。賈疏謂素端於此經無所當。連引之耳是也。金氏榜云。周官司服。其齊服有玄端素端。文承公侯伯子男及孤卿大夫士。不專主於士。雜記。子羔與五稱爲大夫禮。其襲有素端一。又公襲有玄端一。玉藻。玄冠丹組纓。諸侯之齊冠也。玄冠素組纓。士之齊冠也。諸侯與士皆服玄冠齊。然則齊服玄端素端。自諸侯達於士。一也。今案金說似是。云玄襲上士。黃裳中士。雜裳下士。亦詳士冠禮。

右記祭時衣冠

設洗南北以堂深東西當東榮。榮。屋水在洗東。祖天地之左海。〔疏〕正義曰。以上俱詳。篚在洗西南順實二爵。二觚四鬴一角一散。順從也。言南從。統於堂也。二爵者。謂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二觚。長兄弟酬賓賓長爲加。於其長。禮殺事相接。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疏〕正義曰。篚以實酒器。三禮圖云。士冠禮。解。卑者舉角。舊說云。爵一升。觚二升。鬴三升。角四升。散五升。〔疏〕篚實勺。解角。注云。篚。竹器。如簋者。少牢禮亦云。勺爵。篚實于篚。又鄉飲酒記云。上篚有三爵。初主人獻賓及介。又獻衆賓。獻酬訖。乃以爵奠于上篚。又于上篚取他爵。獻工與笙詒。乃奠賓于下篚。或有大夫來。乃于上篚取大夫爵而獻大夫詒。亦奠於上篚。又燕禮大射。君臣異篚。其單言篚者。臣篚也。言膳篚者。君篚也。注云。膳篚者。君象觚所饌也。又有玉幣之篚。又士虞禮有盛食之篚。又引舊圖云。篚以竹爲之。長三尺。廣一尺。深六寸。足高三寸。如今小車簋。今案說文。篚止作匪。段氏說文注云。匪篚古今字。又云。漢書作棐。應劭曰。棐。竹器也。方曰箱。隋曰棐。隋者。方而長也。又案三禮圖。謂篚有蓋。以儀禮諸篇考之。似未確。篚之設常在洗西。姜氏兆錫云。惟大射洗在獲者之尊西北。篚在南。以祭侯而異。士虞禮洗在西階。篚在東。以反吉而異。凡篚所以與洗相連者。洗以滌爵。篚之屬。而篚以盛之也。其篚有與設尊相連者。取爵。解之屬于篚以洗之。則酌酒于尊以獻。酢酬故也。禮經釋例云。凡堂上之篚。在尊南東肆。凡堂下之篚。設于洗西南肆。注云。順從也。言南從統於堂也者。順從詳前。設篚在堂下洗西。篚自北而南直陳之。故云統於堂也。云二爵者。謂賓獻爵止。主婦當致也者。此以下鄭解篚中實爵。觚等之用也。主婦當致係倒文。謂當致爵于主婦。

蓋賓獻爵止時。主婦先致爵于主人。有房中之爵。至主人致爵于主婦。經云主人降洗酌。明降取堂下匪爵。李氏云。賓獻尸之爵止。主人當致爵于主婦。故爵二是也。云二觚。長兄弟酬衆賓。爲加爵。二人班同宜接並也者。李氏云。長兄弟與衆賓班同。接並爲加爵。宜各用一觚。故觚二是也。敖氏則云二觚者。長兄弟以觚爲加爵。因以致于主人主婦。既則更之以酌于主人也。吳氏疑義申之云。長兄弟衆賓長兩加爵。以次先後遞行。非一時並進。何必二觚。據敖說是加爵一觚。更之又一觚。故觚有二也。今案敖說似亦可通。但謂衆賓長加爵用觚。爲四觚之一。則非。禮經釋例云。經曰長兄弟洗觚爲加爵。則衆賓長爲加爵。亦常用觚。注說是也。觚卑于爵。觚卑于觥。角散又卑于觚。故燕禮代君爲主人之獻。酌用觥。殺于正賓主之獻。酌用爵也。酬旅酬無算。爵用觚。又殺于獻酌之用。爵觥也。據此。則觥不當用之於加爵。明矣。云四觚一酌奠。其三長兄弟酬賓。卒受者與賓弟子兄弟弟子舉解於其長。禮殺事相接者。李氏云。長兄弟酬賓之觚。未奠於篚。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已各舉解於其長。其一觚酌奠於銅南。故解四。盛氏云。四觚之用。當以注說爲正。蓋一解奠於神席前。餘三觚在。其一主人以之酬賓。賓奠於銅南。尙餘二觚。其一兄弟弟子舉之於長兄弟。長兄弟奠於薦北。只餘一觚。及賓舉薦南之觚以酬長兄弟。卒受者奠于篚。篚中仍有二觚。及長兄弟舉薦北之觚以酬賓。未解。而賓弟子兄弟弟子又各舉解於其長。則二觚盡用矣。此其所以爲四也。今案李氏盛氏申鄭義。謂長兄弟之解未解。未奠于篚。而賓弟子兄弟弟子已各舉解於其長。即注所謂禮殺事相接也。賈疏牽引加爵誤。盛氏又云。一角。主人所以獻尸。即經云主人洗角升。酌酌尸。是也。又云。一散。佐食所以獻尸。即經云利洗散。獻於尸。是也。引禮器曰。貴者獻以爵。賤者獻以散。尊者舉觥。卑者舉角者。證爵解尊于角散之義也。又引舊說云。爵一升。觥二升。解三升。角四升。散五升者。以五者大小。經記無明文。故以舊說證之也。案韓詩外傳與禮舊說亦同。孔賈各疏引異義今韓詩說。一升曰爵。爵盡也。足也。二升曰觥。觥。寡也。飲當寡少。三升曰解。解。適也。飲當自適也。四升曰角。角。觸也。飲不能自適。觸罪過也。五升曰散。散。訕也。飲不能自節。爲人所謗訕也。總名曰爵。其實曰觥。觥者觥也。觥亦五升。所以謂不敬。觥。廓也。所以著明之貌。君子有過。廓然明著。非所以節。不得名觥。古周禮說。爵一升。觥二升。獻以爵而酬以觥。一獻而三酬。則一豆矣。食一豆肉。飲一豆酒。中人之食。毛詩說觥大七升。許慎謹案周禮云。一獻三酬。當一豆。若觥二升不滿一豆矣。又觥罰不過一。一飲而七升爲過多。當謂五升。鄭駁之曰。周禮獻以爵而酬以觥。觥寡也。觥字角旁著氏。汝穎之閒師說所作。今禮角旁單。古書或作角旁氏。則是與觥相涉。學者多聞觥。宜聞觥。寫此書亂之而作觥耳。又南都太守馬季長說。一獻三酬。則一豆。豆當爲斗。與一爵三解相應。陳氏壽祺五經異義疏證云。說文。解受四升。又云觥受三升者謂之觥。是與韓詩說異也。異義引古周禮

說。觶二升。二當爲三。禮器正義所載。乃傳寫之誤。周禮梓人明云爵一升。觶三升。賈疏引異義而云古周禮。亦與韓詩說同。則賈所見異義觶三升之三字。已譌爲二矣。許君謹案曰。周禮一獻三爵當一豆。若觶二升不滿一豆。此許從周禮說。以辨韓詩說之非也。鄭君往周禮梓人。則云觶豆字聲之誤。觶當爲解。豆當爲斗。蓋以豆實四升。一獻三酌。適當一斗。不得爲豆也。注禮器云。凡觶一升曰爵。二升曰觶。三升曰解。四升曰角。五升曰散。此鄭從韓詩說也。梓人疏曰。禮器制度云。觶大二升。解大三升。故鄭從二升觶。三升解。駁異義以一爵三解爲一斗。是鄭謂周禮與韓詩說同。注訓導云。許謂觶二升不滿豆。是已讀豆爲斗。鄭以三升是解非觶。周禮觶乃觥之誤。故駁之。今案禮飲酒鄉射記云。獻用爵。其所用解。燕禮大射。膳宰爲主人。則獻用觶。不用爵。特牲加爵亦用觶。不用爵。是觶次于爵。此記亦列觶于爵後解前。禮以小爲貴。則觶大于觥明矣。故鄭此注從舊說。及注禮器言以二升爲觶。三升爲解。是其大小之制也。至其爲之或以角。或以木。說文。觥。兕牛角。可以飲者也。觥俗。觥从光。段氏注云。案几觥解觥觥。字皆从角。攷工記。飲器爲于梓人。梓人者。攻木之工也。飲器惟觥多連兕言。許云兕牛角可以飲。是以兕角爲之。其他不以角爲。而字从角者。蓋上古食鳥獸之肉。取其角以飲。飲之始也。故四升曰角。猶仍角名。而觥字从角。今案詩卷耳。我姑酌彼兕觥。孔疏引禮圖云。以兕角爲之。先師說云。刻木爲之。形似兕角。蓋無兕者用木也。推此以言。則爵觥之等。有以角爲。有以木爲者矣。士喪禮有角解。燕禮亦有角解。蓋以角爲之。士虞禮有象爵足爵。注云。爵無足曰廢爵。又云。總爵。口足之間有篆。又彌飾。是爵有飾矣。天子諸侯或飾以玉象。燕禮有象觥。注云。象觥。觥有象骨飾也。又有象解。周禮祭統有玉爵瑤爵。明堂位爵用玉琖。仍雕。加以璧散。璧角。鄭注。仍因也。因爵之形爲之飾也。散角皆以璧飾其口也。是天子諸侯飾以玉象矣。說文。爵。禮器也。象雀之形。取其鳴節足也。祭統。尸酢夫人執柄。夫人受尸執足。孔疏爵爲雀形。以尾爲柄。程氏瑤田通藝錄云。爵前有流。喙也。與項也。胡也。後有柄尾也。容酒之量。其口左右侈出者。翅也。近前二柱。聳起將飛貌也。其量腹也。腹下卓爾鼎立者。其足也。古爵之存於今者。驗之兩柱挂眉而酒盡。古經立之容。不能昂其首也。不昂首而實盡。取節於兩柱之挂眉。梓人所謂懸衡者如是。今案各書。多詳爵之形。而他少傳焉。據韓詩說。爵觥解角散。總名曰爵。然則五者其量所受有大小。而其形制則一觥。禮經釋例云。凡酌酒而飲之器曰爵。爵爲統名。其別曰爵。曰觥。曰解。曰角。曰散。相對有異。散文則通。皆曰爵也。祭統以散爵獻士。散亦名爵。是可證其制之同矣。壺。於東序南順覆兩壺焉。蓋在南明日卒奠。霽用綌卽位而徹之。加勺。覆壺者。蓋灑水。且爲其不宜塵。霽用綌。以其堅潔。禁言燥者。祭尙厭飫。

得與大夫同器。〔疏〕正義曰。標禁。所以敬靈者。經但云靈禁在東序。不言標。又不詳陳設之法。故記補之。兩壺不爲神戒也。一以盛酒。一以盛玄酒。皆靈壺。南順義詳前。蓋在南。壺覆不用也。此饌于東序。在祭之前夕。故以祭日爲明日。李氏云。卒奠酌奠。奠于銅南時。卽位。尸卽席坐時。鄉飲酒。賓至徹。盛氏云。明日卒奠。謂祭日尊于戶東之時也。仰置壺于標上實之。以其奠靈之事。至是而成。故曰卒奠。吳氏延華云。卒奠。謂實之。奠奠於其所也。乃用罍。官氏云。加勺而後祝取以酌奠。在尸入之先。此卽位。當指主人入卽位時也。今案李氏以賓至徹爲證。案鄉飲酒。賓未至無酌酒之事。此尸未入卽酌奠。則不得以彼證此矣。盛氏吳氏官氏之說似長。盛氏又引少牢禮。主人出迎鼎先入。司宮乃啓二尊之蓋。罍奠于標上。加二勺于二尊。覆之南枋。謂其節與此同。是也。但少牢先云。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乃云主人出迎鼎。主人先入。則當如官氏所云。入卽位時。盛氏謂卽位。爲主人及賓以下卽位于門外時。非矣。注云。覆壺者盥濯水。且爲其不宜塵者。爾雅釋詁。盥。竭也。盥通作盥。方言。盥。竭也。廣雅。盥。盥也。潤。盥皆竭也。又通作盥。廣韻云。盥。去水也。竭也。或作盥。月令。毋漉陂池。釋文。漉。竭也。然則盥濯水者。謂濯之使水竭盥也。郝氏云。倒置標上曰覆。張氏爾岐云。倒置其壺口下腹上。以漉漉濯之水。且免塵垢是也。云罍用綌。以其堅潔者。有罍以禦塵。則潔。綌。葛物。麤則堅。故云以其堅潔也。散氏云。既奠乃尊之。則未酌以前用蓋歟。是以蓋與罍爲二物。張氏爾岐則云蓋卽給罍。未奠不設罍。卒奠乃設之。二說不同。似張說是。詳大射儀蓋罍下。云禁言標者。祭尙厭飫。得與大夫同器。不爲神戒也者。玉藻。大夫側尊用標。士側尊用禁。鄭注。標。斯禁也。無足有似於標。是以言標。據此則標卽斯禁。標無足。禁有足。二者別也。儀禮諸篇承尊之器。或言標與斯禁。或言禁。義各不同。少牢禮。司宮尊兩壺于房戶之間。同標。注標無足。禁者。酒戒也。大夫去足。改名優尊者。若不爲之戒。然鄉飲禮尊兩壺于房戶間。斯禁。注云。斯禁。禁切地無足者。賈疏。斯。漸也。漸盡之名。故知切地無足。鄉射禮。尊于賓席之東。兩壺斯禁。注與鄉飲禮同。禮器孔疏云。鄉飲酒兩壺斯禁。是大夫用斯禁也。鄉射是士禮而用斯禁者。以禮樂賢從大夫也。是大夫承尊之器用標也。士冠禮。若不體則醺用酒。尊于房戶之間。兩壺有禁。注云。禁。承尊之器也。名之爲禁者。因爲酒戒也。士昏禮。尊于室中北墻下。有禁。注。禁所以廢絃者。是士承尊之器用禁也。他如用醴不用酒。則無禁。士虞禮。兩壺醴酒。酒在東。經亦云無禁者。喪不設戒也。又如此篇經云標在其南。是實獸之標。既夕記。設標于東堂下。是承饌之標。其制皆與承尊之標略別。詳前標在其南下。是士承尊之器無名標者。此記獨名標禁。故注以祭尙厭飫。得與大夫同器。不爲神戒釋之。標注云。得與大夫同器。則已實爲標制矣。蓋禁之名所以爲生人飲酒戒。若喪祭用以奠神。不取禁戒之義。故大夫承尊之器本名

棨。少牢祭記仍其本名。而於鄉飲鄉射飲酒時。則變名斯禁。兼存戒義。然不專以禁名。示別於士之用禁也。士承尊之器。本名禁。士冠士昏飲酒仍其本名。而於特牲祭祀時。則變為棨禁。示不為戒。然仍存禁之名。以別於大夫之名棨也。此篇經云。盥禁在東序。則仍名禁。記兼言棨。明其實也。此儀禮諸篇稱名之異。乃其義之至精者。玉藻。大夫側尊用棨。士側尊用禁。即本禮經言之也。禮器。有以爲貴者。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棨禁。鄭注。廢猶去也。棨斯禁也。謂之棨者。無足有似於棨。或因名云耳。大夫用斯禁。士用禁。禁如今方按。隋長局足高三寸。孔疏。棨長四尺。廣二尺四寸。深五寸。無足。亦中。畫青雲氣莖若華爲飾。禁長四尺。廣二尺四寸。通局足高三寸。孔漆赤中。青雲氣莖若華爲飾。刻其足爲象。惟之形也。云禁如今方按。隋長局足高三寸者。據漢禮器制度而知。是棨無足。禁有足也。○禮器注。今本多作士用棨禁。不疊禁字。張氏敦仁禮記鄭注考異云。案正義解經云。大夫士棨禁者。謂大夫用棨。士用禁。解注云。玉藻云。士用禁。又士冠禮士昏禮承尊皆用禁。是士用禁也。據此則其本作士用禁。無棨字。而賈氏鄉飲疏引仍作士用棨禁。且云故禮器。大夫士總名爲棨禁云云。是賈本有棨字也。蓋當時兩本並行耳。今案張氏謂孔正義本作士用禁。無棨字是矣。但據正義出注云。禁如今方按。隋長局足高三寸。則士用禁下。當疊禁字。此注孔本是而賈本非。禮器本云以下爲貴。天子諸侯之尊去禁下矣。大夫用棨。較之去禁者已高。然猶無足也。士用禁有足。則又高矣。若如賈云大夫士總名棨禁。是高下不分。非經意也。且玉藻明云。大夫側尊用棨。士側尊用禁。若云士用棨禁。不與玉藻之文顯背乎。又鄭注明云。棨無足。若作士用棨禁。則所云局足高三寸者。不與棨無足之說自相戾乎。又鄭注云。棨。斯禁也。若作棨禁。則與斯禁爲一物。鄭何必分別大夫士之用乎。蓋注士用棨禁。棨字本爲禁字之譌。鄭云大夫用斯禁。士用禁下疊禁字。乃言禁之形制。與斯禁異耳。若不疊禁字。則注不可讀矣。賈疏因此記有棨禁之名。遂承用譌本。以爲士用棨禁。不知士冠士昏諸篇。但言禁不言棨也。又賈鄉飲疏謂禁是定名。言棨者是其義稱。又謂不敢與大夫同名斯禁作記解注。故云士用棨禁。種種認說。違背經注。貽誤後人。不可以不辨。衛氏禮記集說引注正疊禁字。箋巾以綵也。繡裏棗栗擇。箋有巾者。果實之物多皮核。優尊者。可燕饗。〔疏〕但衍棨字。亦承賈之誤耳。正義曰。巾所以覆箋也。士喪禮。箋用布巾。此以綵爲之。與喪禮異。故記之也。敎氏云。箋用巾。謂既實而陳之之時也。及將設。則去之。注云。箋有巾者。果實之物多皮核。優尊者。可燕饗之也者。既夕記云。凡籩豆實具。諸皆巾之。是籩豆皆有巾。但籩盛乾物。或無巾。故言有巾爲優也。果實多皮核。必燕饗乃可食。此設巾以禦塵。爲可燕饗之。上主婦豆獻尸及致爵。主人皆設兩籩棗栗。賈疏云。栗多皮。棗多核。云燕擇互文者。謂棗燕亦擇。栗擇亦燕。



添之使熱可食。擇去其蟲傷及塵垢。內則。棗曰新之。栗曰撰之。鄭注。皆治擇之名。是也。聘禮。夫人勞賓。栗烝栗擇。士虞記。簋實棗烝栗擇。與此同。士喪禮。大斂。奠栗不擇。鄭注。士虞記云。棗烝栗擇。則豆不烝。簋有烝也。是烝擇爲吉時事也。引舊說云。烝裏者。皆玄被者。被。表也。鄭以言裏必有表。故引舊說以證之也。禮經釋例云。據舊說。是簋巾亦有裏。如筭與竹簋方矣。今案。士昏禮記云。筭細被烝裏。聘禮。夫人使下大夫勞以二竹簋方。玄被烝裏。烝裏。與玄亦同。故舊說云。皆玄被。據此言也。但鄭注昏禮記云。筭有衣者。婦見舅姑。以飾爲敬。又聘禮竹簋方有蓋。則是筭之細被烝裏。竹簋方之。玄被烝裏。乃是飾之于內外。非覆之于上者。與簋之用巾似別也。敖氏云。此巾云烝裏。則是凡巾皆覆爲之矣。亦存以俟考。鋼筆用苦若薇。皆有滑夏葵冬荳。原。苦茶也。荳。荳屬。乾之。冬滑於葵。詩云。周

〔疏〕正義曰。注如飴下。毛本有云字衍。嚴徐。棘心匕刻。刻。若今。〔疏〕正義曰。詩大東。有饒簋。有持棘匕。在簋殮之下。疑爲匕飯之匕。今案。喪祭用桑匕。吉祭用棘匕。則吉祭匕飯匕牲體之匕。同用棘可知。又有匕清之匕。見有司徹。郝氏云。棘心。棘木心赤。今案。刻者。刻爲龍頭之形。明堂位有龍勺。亦謂刻爲龍頭。餘詳少牢禮。

牲饗在庑門外東南。魚腊饗在其南。皆西面。饔饗在西壁。饔。炊也。西壁。堂之西牆下。〔疏〕正義曰。牲饗也。記以經但云亭于門外東方。不分別豕魚腊之次。又云主婦視饔饗于西堂下。恐人以饔饗爲在西堂之南。故特明之。吳氏廷華云。經云東此增南字。爲魚腊饗之準也。注云。相即字也。賈疏曰。爾雅釋宮曰。櫨謂之櫨。孫氏云。謂屋櫨。周人謂之櫨。齊人謂之櫨。餘詳前主婦視饔饗下。所俎心舌皆去本末。午割之實於牲鼎。載心立舌縮俎。午割。從橫割之。心舌知食味者。欲尸之饗。〔疏〕正義曰。凡所俎皆先載心舌于其上。記因經未言載法。故特明之。心舌皆去本末。切之使此祭。是以進之。〔疏〕正義曰。牲鼎。豕鼎也。敖氏云。既實牲體于鼎。乃制此而實之于其上。載謂載于所俎。蔡氏德晉云。心則立于俎內。舌則順俎而直設之。此載心舌之法也。注云。午割。從橫割之。亦勿沒者。一從一橫曰午。謂四面皆縱中割之。不絕中央少許爲勿沒。少牢篇云。午割勿沒。此云亦者。亦少牢文也。云立縮順其性者。謂心立載之。舌縮載之。心可立。舌不可立。是順其性也。陳氏祥道云。士之所俎。立舌而不立心。大夫之所俎。立心而不立舌。士之載縮俎。則於俎爲縮。於人爲橫。大夫之載橫之。則於俎爲橫。於人爲縮。今案。陳說誤也。以此記及

少牢考之。心皆立。舌有縮有橫。皆不立也。此記云載心立舌縮俎。載字微逗。心立與舌縮對。謂心立俎。舌縮俎。縮非立也。陳氏蓋誤讀立舌爲句耳。少牢云。佐食上刊升牢心舌載于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所橫之。平割其下。於載便也。案末在上。是立也。平割其下。亦爲可立載也。又云舌皆切本末。本午割勿沒。其載于所橫之。是士與大夫之所俎。心皆立。舌有縮有橫。皆不立也。特牲云縮。少牢云橫。皆據俎言之。賈疏謂彼據俎爲橫。此據人爲縮。亦非也。云心舌知食味者。欲尸之饗此祭。是以進之者。所俎專爲尸設。凡尸所食肺脊之屬。皆加其上。所以必先載心舌而進之者。以心舌知食味。進之欲尸之饗之。且不以虛俎進耳。敖氏云。心舌當牲體之中。爲內體之賓者。故專以進尸。賓與長兄弟之薦自東房。其餘在東堂。東堂。東夾。〔疏〕正義曰。敖氏云。經惟云豆蓬綳。實與長兄弟之薦。則祝主人主婦之薦。亦在東房矣。賓。賓長也。其餘次賓次兄弟而下。方氏云。長賓長兄弟薦于階上。則陳于東房爲便。其餘設階下。則陳于東堂爲便。不言祝主人主婦者。階上之薦。尙出自東房。況薦於室中者乎。○注詳前几席兩敦在西堂下。

右記器具品物陳設之法

沃尸盥者一人。奉槃者東面。執匱者西面。淳沃。執巾者在匱北。匱北。執匱之北。亦西面。每事各一。宗人東面取巾。振之三。南面授尸卒。執巾者受。宗人代授巾。〔疏〕正義曰。此記沃尸盥面位。與少牢士虞各有同異。宗人奉匱。永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匱。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單取巾與。振之三。以授尸。坐取單與。以受尸巾。士虞經曰。尸入門。淳尸盥。宗人授巾。記曰。淳尸盥。執槃西面。執匱東面。執巾在其北東面。宗人授巾南面。少牢沃盥之法。經詳言之。士虞經不詳。故記補之。此篇經亦但云尸入門左北面盥。宗人授巾。故記詳言之也。沃尸盥者一人。據注是言沃尸盥者。每事各一人。吳氏廷華以此句與下爲目。是也。但吳又云此授巾與執巾爲二人。合上三人共五人。多於少牢禮二人。疑誤。因謂宗人卽執巾者。其說非。蓋奉槃一人。執匱淳沃一人。執巾一人。合之宗人授巾爲四人。多於少牢一人。與士虞記同。所以然者。大夫位尊官備。故皆以宗人爲之。一宗人奉

榮·一宗人奉匱水·一宗人奉單巾·即授巾·共三人·士位卑官少·不過一宗人·故奉榮匱執巾·皆使執事者爲之·士虞禮注云·沃尸盥者·賓執事者·是也·不使執巾者授巾·而使宗人授巾者·鄭前注以爲執巾者賤·宗人庭長尊·又注士虞記云·執巾不授巾·卑也·是也·宗人授巾·不即使之執巾者·以執榮匱執巾事相類·當以班同者爲之·故不使宗人執巾·而特使之授巾以重其事·敖氏謂爲尊尸是也·執匱者西面淳沃·吳氏引或說·謂當爲一句·其說是·左傳云·奉匱沃盥·是執匱者即沃盥之人·非沃尸盥者又別有一人也·敖氏云·振之三·爲去塵·敬也·宗人授巾·尊尸也·卒謂已挽手·受巾亦以單·引少牢坐取單與以受尸巾爲證·蓋授尸以手·受尸以單·與少牢同·士虞記不言者·文不具·至其授之皆南面者·以尸入門北面盥也·然特牲少牢皆奉榮者東面·執匱者西面·士虞則執匱西面·執匱東面者·禮經釋例以爲虞祭反吉·是也·又此記執巾者在匱北·鄭謂在執匱者之北·亦西面者·以下宗人東面取巾·故知執巾者亦西面也·士虞則執巾在執匱之北東面·亦反吉也·此諸篇各有同異也·云淳沃稍注之者·單言淳與沃同·鄭注內則·考工記云·淳·沃也·士虞淳尸盥注·亦云淳沃也·此連言之·云稍注者·官氏云·盛水于匱·稍下其流注于手·謂之淳沃·郝氏云·澆灌曰沃·細瀉曰淳·蓋由鄭義而引申之·說文·沃·澆灌也·段氏云·自上澆下曰沃·於沃盥之義尤切·云今文淳作激者·經義述聞云·釋文曰激·一本作浮·劉本作微·謹案激與淳聲不相近·激當爲敦·蓋因淳字而誤加水旁·形與激近·故譌爲敦·敦淳聲相近·故今文淳作敦·周官內宰出其度量淳制·故書·淳爲敦·是其證矣·今案鄭以淳沃二字義近·故從古文·榮匱形制陳設·詳士虞禮匱水錯于榮中南流下·沃尸盥者一人·敖氏疑者一人三字爲衍文·蓋以沃尸盥爲總目·與士虞記淳尸盥同·似亦可通·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辟位遶〔疏〕正義曰·敖氏也·出·出尸也·言主人及賓·則兄弟之屬在其中矣·

### 右記事尸之禮

嗣舉奠·佐食設豆·盥〔疏〕正義曰·豆·以豆盛·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將有事而未〔疏〕正義曰·吳氏延華云·如羞庶羞之屬·皆戶外南面·受之入設于席前也·今案士虞記云·佐食無事·則出至〔疏〕戶貢依南面·注云·室中尊不空立·彼云無事·此云當事者·彼謂室中無事而尚有後事·未至則出立于



婦統於主婦。以北爲上也。江氏又云。內賓與宗婦體敵。故或南上。或北上。以明其不相統。說亦是。云北堂中房而北者。詳士昏禮記。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旅西面。西面者。異於於堂上。旅於堂下。婦人獻於南面。旅於西面。內賓象宗婦。宗婦象兄弟。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主婦酬內賓之長。酌奠于薦左。內賓之長坐取奠於右。宗婦之婦。舉解於其似婦。亦如之。內賓之長坐取奠解酬宗婦之似。交錯以辯。宗婦之似。亦取奠解酬內賓之長。交錯以辯。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婦。亦如之。內賓之長坐取奠解酬宗婦之似。交錯以辯。各舉解於其長。並行交錯無算。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主婦之東南。〔疏〕正義曰。經但言主人洗獻內兄弟于房。亦旅者。亦如男子旅也。注云西面者。異於獻也者。獻。南面也。云男子獻於堂上者。上經主人獻賓于西階上。獻兄弟于阼階上。是也。旅於堂下者。上經賓酬兄弟之黨。兄弟酬賓之黨。皆于階前。不言升堂。是也。婦人獻於南面者。有司徹。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答拜。是也。旅於西面。即據此記言也。云內賓象衆賓。宗婦象兄弟。其節與其儀。依男子也者。其節謂行禮之節次。其儀謂拜受答拜等儀文。一如上經男子旅酬無算爵也。張氏惠言云。如注云其節依男子。則酬內賓當在主人酬賓之節。婦舉解。在兄弟弟子舉解之節也。案主人酬賓時。內賓尚未獻。無緣先酬。酬內賓當與宗婦舉解相接爲之。注言其大判耳。賈疏云。主婦酬內賓之長。酌奠于薦左。內賓之長坐取奠于右者。此約上經主人洗解酌于西方之尊。西階前酬賓時。主人奠解于薦北。賓坐取奠解奠于薦南。是也。云宗婦之婦。舉解於其似婦亦如之者。此亦約上經兄弟弟子洗酌于東方之尊。阼階前北面舉解于長兄弟。如主人酬賓儀。是也。云內賓之長。坐取奠解酬宗婦之似。交錯以辯者。此亦約上經正行旅酬節。賓坐取解。阼階前北面酬長兄弟。交錯以辯。皆如初儀。是也。云宗婦之似。亦取奠解酬內賓之長。交錯以辯者。此亦約旅酬節。云長兄弟行無算爵時。賓弟子及兄弟弟子各酌于其尊。舉解于其長。云內賓之少者。宗婦之婦。各舉解於其長者。此亦約上經正義也。教氏集說與鄭異。稽氏盛氏多辨之。稽氏云。案集說謂主人既醉內兄弟。主婦則酬內賓之長。酌奠于薦左。內賓之長坐取之奠于右。及兄弟舉族之時。內賓之長亦取奠解以酬主婦。主婦以酬次內賓云云。此大謬也。凡主賓相酬之例。萬無卽以其人之爵。還酬其人之理。況又脫去宗婦之少者舉解于其長一節。如此則房中旅酬。止行一解。而無兩解矣。有此兩誤。不可不辨。注甚密宜遵。盛氏云。散云內賓長之解。惟以旅主婦。非也。初舉族時。內賓長當取解以酬宗婦之長。而不及主婦。以主婦酬內賓長之時。已先自飲故也。其意與堂下賓酬長兄弟而不及主人同。及其無算爵也。內賓長之解以酬次宗婦。宗婦長之解以酬次內賓。主婦亦不與也。又當有宗婦之少者。舉解於其長一條。而散

不言亦未備。今案鄭注依經爲說。敖氏憑臆言之斷。未可從。褚氏盛氏駁之。是也。云其拜及飲者。皆西面。主婦之東南者。據此記云西面而言也。上注云。主婦南面。則此西面者。當立於東方。而在主婦之東南也。宗婦贊薦者。執以座於戶外授主婦〔疏〕。正義曰。官氏云。贊薦者戶外相授。已見於經。記。重明之者。見室中地窄。授受多在戶外也。

右記設內尊與內兄弟面位旅酬贊薦諸儀

尸卒食而祭。饔饔雍饔。雍孰肉。以尸享祭竈有功也。舊說云。宗婦祭饔饔。亨者祭雍饔。用黍肉而〔疏〕曰。正義。饔饔以炊黍稷。雍饔以享牲魚腊。上云牲饔魚腊饔。分言之。此總謂之雍饔也。注云。雍孰肉者。周禮有內饔外饔之官。掌割亨煎和。鄭注序官云。饔。割亨煎和之稱。雍與饔通。故鄭以孰肉解之。史記吳太伯世家索隱云。雍是執食是也。云以尸享祭竈有功也者。謂祭饔所以報之也。云舊說云。宗婦祭饔饔。亨者祭雍饔。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者。以上俱舊說。下乃鄭引禮器以證之。蓋亦從舊說也。云宗婦祭者。以其主炊黍稷。不云亨人而云亨者。蓋卽謂雍人。以其主割亨。故謂之亨者。上經云雍正作豕。是豕有雍人之官也。禮器引孔子之言。本作燔柴於奧。夫奧者。老婦之祭也。盛於盥。尊於瓶。此與上逆祀皆言臧文仲非禮之事。鄭讀奧爲饔。故卽作饔引之。彼注云奧當爲饔字之誤也。或作竈。禮尸卒食而祭饔饔雍饔也。時人以爲祭火神乃燔柴。老婦先炊者也。盆瓶。炊器也。明此祭先炊。非祭火神燔柴似失之。據此饔饔器用盆瓶。是無籩豆俎也。

右記祭竈之節

賓從尸俎出廣門乃反位。賓從尸送尸也。士之助祭。終其事也。俎尸俎也。〔疏〕正義曰。言俎出以爲反位之節也。吳氏廷華云。上言辟





無前。今案尊者謂大夫。大夫三脊三脊俱有。是士貶於大夫也。但所貶去者爲庭脊代脊。而不貶正。是不善正也。云正脊二骨。長脊二骨者。將舉於尸。尸食未飽。不欲空神俎者。上經尸入先食舉。謂食正脊與肺也。次舉幹。謂食長脊也。正脊長脊。每骨皆二。尸食其一。而仍存其一。是不空神俎也。膚三。爲是二。一也。〔疏〕正義曰。敷氏云。特牲所以不欲空神俎者。以尸食未飽。不可無餘。此鄭解二骨之義也。膚三。爲是二。一也。〔疏〕正義曰。敷氏云。特牲別俎。三者。亦貶於大夫也。凡膚與牲體同在尸俎者。大夫五。士三。少牢下篇言尸之豕膏膚五。是也。大夫以上膚若別俎。則若七。若九。以差而加之。褚氏云。貶亦不得過三。蓋二陽厭一。若再少不數用矣。士禮禮。膚三取諸脰臠。非豕膏肉。以不主食。離肺一。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刊肺三。爲尸主人主婦祭。〔疏〕正義曰。離肺。肺割而未味。故亦止用三。離肺一。之。亦不提心。謂之舉肺。刊肺三。爲尸主人主婦祭。〔疏〕正義曰。離肺。肺割而未肺。刊肺。肺割者。即祭肺也。亦名切肺。禮經釋例云。士虞記云。離肺又云祭肺。特牲記云。離肺一。刊肺三。少牢禮。司馬升羊。司士升豕。皆云舉肺一。祭肺三。注舉肺一。尸食所先舉也。祭肺三。爲尸主人主婦皆舉肺祭肺。兼有者也。有司徹。尸主人羊俎皆祭肺一。羊肉清皆嗜肺一。豕俎皆嗜肺一。亦舉肺祭肺兼有。佑羊俎豕俎。有切肺。無嗜肺。主婦俎有嗜羊肺。無祭肺。皆不備禮也。注云。離獨提也者。提與封同。廣雅。封。剝也。云亦不提心者。少儀云。牛羊之肺。離而不提心。鄭注。提。猶提也。提離之。不絕中央少許者。彼謂牛羊之肺。此豕肺亦然也。云爲尸主人主婦祭者。李氏曰。尸酢主人。主人不絕祭。知用尸俎之判肺。是尸主人主婦各一也。云今文判爲切者。少牢禮。心皆安下切上。注又云。今文切皆爲判。胡氏承琪云。說文。判。切也。切。判也。二字雙聲同義。故今文於判肺之判作切。於安下切上之切又作判。鄭意蓋以專指牲體之名則作判。兼言剝割之事則作切。故於二處皆從古文。然散文亦多通者。有司徹。俎有切肺一。注云。切肺。亦祭肺互言之爾。少牢。魚十有五。魚水物。以頭枚數。陰中之祭肺三。皆切。士虞禮注。引作祭肺三。皆判。是也。今案以上皆豕俎也。魚十有五。物。取數於月十有五。而盈之。少牢饋食禮。亦云十有五而俎。〔疏〕正義曰。注云。魚水物。以頭枚數者。賈氏謂對牲與腊以體數是也。魚十有五者。本禮運月三五而盈之文也。經而等。亦禮器文。以魚俎十五。尊卑皆同。是腊如牲骨。不但言體。以有〔疏〕正義。經而等也。彼注云。謂若天子以下至士庶人爲父母三年。亦是尊卑同也。腊如牲骨。不但言體。以有〔疏〕正義。但腊體如牲。即有一骨二骨者。亦皆如牲。故不言體而言骨。言骨則體在其中矣。祝俎。脾臠脊二骨。脊二骨。凡接



體爲正。祝尊故有加。佐食卑無加。故止三體。從其正數也。膚一。離肺一。賓幣長兄弟及宗人折其餘如佐食俎。左略也。賓俎全體。其卑而全之。其宜可也。長兄弟〔疏〕正義曰。李氏云。祝佐食接神。賓三獻長兄弟爲加爵。宗人庭長授巾。皆接尸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略之。而祝爲尊。故祝五體而餘皆三體。衆賓長爲加爵。接於尸。蓋亦三體。下文惟衆賓殺魯耳。據此則賓中兼有賓長。衆賓長也。其餘亦謂魯魯膚肺也。注云。體左略也者。以右已用之尸俎也。云賓俎全體尊賓者。對上殺折非全體言也。云不用尊體。爲其已甚。卑而全之。其宜可也者。以賓用全體。已見其尊。若又用尊體則已甚。故用體也。體在肫下。是卑體也。云長兄弟及宗人折。不言所分。略之者。上主婦及衆賓及佐食俎言殺折。此但言折。不言所分之體。是略之也。盛氏云。不言其體。隨所有而用之。又降於賓也。衆賓及衆兄弟。內賓宗婦。若有公有司私臣皆殺齊。又略。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殺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爲主。貴者取貴骨。賤者取賤骨。貴者不重。賤者不虛。示均也。俎者。所以明惠之必均也。〔疏〕正義曰。注云又善爲政者如此。故曰見政事之均焉。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君者也。私臣。自己所辟除者。〔疏〕正義曰。注云又弟等之俎。但言折。已是略。此不言折而言殺齊。是又略也。云此所折骨。直破折餘體。可殺者升之俎。一而已。不備三者賤。祭禮接神者貴。凡骨有肉曰殺者。鄭意以此記殺字爲餘骨之總名。晉與燕同。謂升于俎。鄭注曲禮云。殺骨體也。韋昭注國語云。殺。俎實也。殺本作肴。廣雅。肴。肉也。王氏疏證云。說文。肴。啖也。初學記引說文。肴。雜肉也。是骨有肉爲殺。殺兼有雜義。非一體也。據上所陳各俎。右肫已用盡。惟取左肫未用餘體。破折雜陳之。褚氏云。春秋傳之殺齊。對全齊而言。卽體解也。此之殺齊。則任用各體之骨而已。名與傳同。實不同也。注云。祭禮接神者貴。接神兼接尸者言。尸亦神象也。上接神及尸者。或五體。或三體。此衆賓衆兄弟內賓宗婦公有司私臣。不接神。每俎得一而已。以不如接神者之貴也。引祭統者。證俎以骨爲主。及貴賤惠均之義。云公有司。亦士之屬。命於君者也。私臣。自己所辟除者。公有司士之屬。卽上士中士下士也。私臣。卽庶人在官府。史胥徒之屬也。儀禮釋官云。案士之私臣少。不足以供祀事。故有公有司來助。祭者。公有司。蓋士之僚友。與士同爲臣於公。非公家所使給私故言公以別之。有司則賓及執事之通稱。祭統羣有司。鄭注謂衆賓下及執事者是也。敖氏謂公有司。公家所使給私家之事者。恐非。士之喪事。公家使人治之。若祭事未必然也。又此經明言私臣。則士亦有臣。而注疏謂士無臣之說。非矣。又云。王制。大夫士宗廟之祭。有田則祭。無田則薦。鄭注引禮器。羔豚而祭。百官皆足。孔疏云。士薦而云。

百官者。士之屬吏。以衆言之。亦曰百官。故祀閭閻答任厥問曰。上有百官佐祭。特牲饋食云。公有司私臣皆殺。百官皆足。抑謂此也。○官氏云。記歷序俎之牲體。并詳其體之爲全爲分。數之多或少。而廟中執事之尊卑。又因而見焉。體有貴賤。而用全體者爲隆。如尸俎之全用肩臂臠肺。祝俎之全用右臂。胙俎之全用左臂。是也。其用不全而用半。如主婦佐食俎之用穀折。是也。又其次則僅度其可用者用之。而并不言半矣。如賓長兄弟及宗人俎用折。是也。如其次則雜用餘體之可殺者。而并不言折矣。衆賓兄弟以下之殺。是也。殺之數。一而已。等而上之。是有上事者也。其體之數有三焉。若賓長兄弟及佐食宗人是也。又等而上之。是爲神尸將命相禮者也。其體三而加其可併者二。則有五焉。祝是也。又等而上之。是爲宗廟主者也。其體五而加其可併者二。則有七焉。主人主婦是也。又等而上之。則爲所祭者。其體九而加其可併者二。則十有一焉。尸是也。而一牲之體。其不用者亦僅矣。由士禮而推之大夫。由大夫禮而達之諸侯天子。雖經膚一離肺一。闕有間。其隆殺之等。亦可想見云。

### 右記諸俎牲體之數

公有司門西北面東上。獻次衆賓。私臣門東北面西上。獻次兄弟。升受降飲。獻在後者。賤也。祭祝有〔疏〕。正義曰。衆賓在西階前東面。兄弟在阼階前西面。此公有司私臣。則在門西門東之位。而皆北面。門西者以東爲上。門東者以西爲上。統於門也。祭時賓與衆賓。亦皆於公有司私臣中選之。張氏爾岐云。在門外時同在門西東面北上。謂公有司私臣。同在有司羣執事中也。又云。及其入。賓與衆賓適西階以俟行事。其不在選中者。則北面。如此記所陳。是公有司私臣之未選爲賓者。在北面位。其選爲賓者。則在西階前東面。其上爲賓。其次爲衆賓。所謂賓黨也。兄弟則同在阼階前西面。所謂主黨也。公有司獻次衆賓者。以其爲主人之僚友。故屬賓黨。私臣獻次兄弟者。以其爲主人之羣吏。故屬主黨也。數氏云。門西者尙右。門東者尙左。亦各變於東面西面之位者也。獻公有司于西階上。私臣于阼階上。其受爵則惟二者之長拜于下。乃升受。主人答拜乃降飲。餘皆不拜。賈疏云。公有司私臣薦俎。皆使徒隸爲之歟。注云。獻在後者。賤也。祭祝有上事者貴之者。以公有司私臣獻在衆賓兄弟後。是賤也。但衆賓亦卽選於公有司私臣中。何以獨目爲賤。故又申之曰。祭祝有上事者貴之。上事謂堂上之事。前獻賓薦肺醢設折俎注云。公有司設之獻長兄弟。注云。亦有薦臂設於位。私人爲之歟。是公有司私臣。亦非無事者。但無上事耳。云亦皆與族者。

以記但言獻。未言旅。鄭恐人疑公有司私臣二者不與於旅。故特明之。禮經釋例云。凡旅酬不及獻酒者不與。有司徹旅酬及私人者。前主人獻酒辯及私人。故旅酬亦辯及私人。今此二者既得獻。則亦得與旅也。賈疏云。天子諸侯祭祀。可依此位矣。同姓無爵者。在阼階前西面北上。卿西階前東面北上。大夫在門東北面。士門西北面。旅食在其後。少牢下篇云。衆賓位在門東北面。既獻在西階西南。衆賓繼上賓而南。天子諸侯之賓。其位或依此歟。案祭統云。凡賜爵。昭爲一。穆爲一。昭與昭齒。穆與穆齒。此不見昭穆位者。主人衆兄弟非昭穆乎。若其有爵者。則以爵序之。文王世子。其在外朝則以官。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以此差之。知無爵者從昭穆。有爵者則以官矣。江氏永羣經補義據賈說申之云。中庸序昭穆。謂同姓之無爵者。立于阼階下。分爲昭穆兩行。西面北上而南陳。如昭一行爲尊。則昭前而穆後。如穆一行爲尊。則穆前而昭後。孫必與祖同班。子必與父異列。其面位是西面。非北面也。爵謂大夫以上。同姓無爵。謂若五叔無官是也。其同姓之有爵。與異姓之有爵者。序立于西階下。東面北上而南陳。如周公爲冢宰。則周公在上。若有二王後來助祭。則二王後又在上也。今案此說甚確。殆所謂由士禮推之而致於天子者與。○儀禮釋官云。通考士禮諸篇。宰祝。宗人。篚人。封者。外御。族長。圉人。御者。童子。雍正之屬。士之私臣也。士喪既夕二篇。所言甸人。管人。夏祝。宗人。篚人。封者。外御。族長。圉人。御者。童子。來給事者也。注未別白。賈疏泥於士無臣之說。依達遷就。無所考證。散氏繼公則謂宰祝宗人之屬。皆公有司。公家所使給事於私家者。其說亦非。公家使人給事於私家。惟喪禮耳。此篇助祭之公有司。亦是士自宿之。不必公家使之也。冠禮自賓及贊者外。凡執事皆士之私臣。曲禮。士不名家相。家相卽冢宰。則士得有私臣爲宰矣。昏禮。舅姑既沒。婦奠菜于席。有祝帥婦以入。豈婦之廟見。公家亦使人給其事乎。竊以士冠士昏及此篇所陳官名。皆士之私臣。但士卑臣少。若祝宗人雍正之屬。或不必有專官。臨事設之。以共其職。士之私臣有二。一以府史胥徒爲之。注疏謂自己所辟除。不命於君者。是也。一以子弟爲之。左傳。士有隸子弟。服注士卑。自以其子弟爲僕隸者。是也。數氏之解。殆猶惑於士無臣之說歟。

右記公有司私臣面位獻法



## 儀禮正義

卷三十七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之禮。羊豕曰少牢。少牢於五禮屬吉禮。大戴第八。小戴第十一。別錄第十六。〔疏〕正義曰：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廟。

少牢饋食禮第十六 鄭目錄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庖之禮。羊豕曰少牢。〔疏〕正義曰。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其祖禰於庖之禮者。賈疏云。曲禮下云。大夫以索牛。用大牢是天子卿大夫。明此用少牢爲諸侯之卿大夫可知。萬氏斯大云。特牲禮。牲用特豕。士禮也。故士虞禮牲亦特豕。而禘記則云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則大夫亦特豕矣。少牢禮牲用羊豕。大夫禮也。而曲禮則云大夫以索牛。士以羊豕。則士亦用少牢矣。禮文所載。參錯不一。由衰周之季。列國大夫。恣行僭罔。學者各就所見。筆以成書。故或儉或豐。斷難畫一。雖然。聖人制禮。明者遠焉。彼前以三鼎。後以五鼎者。非孟子歟。禮。大夫士降殺以兩。則三鼎爲士時。五鼎爲大夫時矣。卽此證之。儀禮士虞特牲俱三鼎。其爲士禮無疑。少牢五鼎。其爲大夫禮無疑。又士虞特牲皆九飯。而少牢十一飯。亦見降殺以兩之意。今案天子諸侯祭宗廟以大牢。大夫以少牢。士以特牲。此禮之定制也。萬氏之說。似爲得之。禘記曰。上大夫之虞也。少牢。卒哭成事。附皆大牢。下大夫之虞也。特牲。卒哭成事。附皆少牢。大夫卒哭。附亦用大牢。孔疏謂加一等。此亦如士之喪。遺奠用羊豕。乃是盛禮。非常禮也。鄭注曲禮。大夫以索牛。云索。求得而用之。不以大夫用牛爲常禮矣。王制曰。諸侯無故不殺牛。大夫無故不殺羊。士無故不殺犬豕。鄭注故謂祭饗。尤可證也。此篇及特牲篇目錄。皆云諸侯之卿大夫士者。蓋以儀禮諸篇。多言侯國之禮。故以諸侯言之。非必謂天子之大夫。祭宗廟定用牛。天子之士。定用羊豕也。或曰。大夫爲公卿之總稱。天子之大夫有三公。前人謂三公立廟與諸侯同。則亦當用大牢。然禮文殘缺。莫可考見。何氏休注公羊傳云。天子諸侯卿大夫。牛羊豕凡三牲曰大牢。天子元士。諸侯之卿大夫。羊豕凡二牲曰少牢。疏家之說。或出於此。鄭意未必與何同。至儀禮聘食篇。大夫用牛。乃主國待客之禮。與大夫家祭自異。郝氏因此。遂謂非定特牲爲士。少牢爲大夫。則更謬矣。又高氏謂此與特牲。皆爲當時之特祭。非合祭。其說亦是。詳特性。又大夫有三廟。詳下。云羊豕曰少牢者。凡牲牛羊豕牛曰大牢。羊豕曰少牢。何注公羊亦與鄭同。吳氏延

華云。謂之少者。殺於大牢也。云少牢於五禮屬吉禮者。據大宗伯言之。諸侯之卿爲上大夫。大夫爲下大夫。此據自簋尸至燕。爲卿大夫正祭之禮。下有司徹乃言上大夫僎尸。及下大夫不僎尸之禮。與此本爲一篇。亦以簡冊繁重分爲二。如士喪禮之別爲既夕禮也。○附考大夫士廟制。王制曰。大夫三廟。一昭一穆。與太祖之廟而三。士一廟。鄭注。大廟。別子始爵者。大傳曰。別子爲祖。謂此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一廟謂諸侯之中士下士。名曰官師者。上士二廟。祭法曰。大夫立三廟。曰考廟。曰王考廟。曰皇考廟。適士二廟。曰考廟。曰王考廟。官師一廟。曰考廟。鄭注。適士。上士也。官師。中士下士。案考廟。父廟也。王考廟。祖廟也。皇考廟。曾祖廟也。王制疏云。諸侯之子始爲卿大夫。謂之別子。引大傳者。說此太祖是別子也。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者。此有數條。一是別子初雖身爲大夫。中間廢退。至其違世子孫始得爵命者。則以爲太祖別子。不得爲太祖也。二是別子及子孫不得爵命者。後世始得爵命。自得爲太祖。三是全非諸侯子孫。異姓爲大夫者。及他國之臣。初來仕爲大夫者。亦得爲太祖。故云雖非別子始爵者亦然。此總包上三事。如鄭志答趙商。此王制所論。皆殷制。故云雖非別子。亦得立太祖之廟。若其周制別子始爵。其後得立別子爲太祖。若非別子之後。雖爲大夫。但立父祖曾祖三廟而已。隨時而遷。不得立爲爵者爲太祖。故鄭答趙商云。祭法周禮王制之云。或以夏殷祿。不合周制。是鄭以爲殷周之別也。今案既夕記云。其二庶則饌于禴。如小斂莫是士有一廟二廟者。與祭法合。則祭法爲周制信矣。鄭注既夕記云。士事祖廟。上士異庶。下士共庶。是士無論上士下士。皆祭祖廟。故特性目錄。卽以祭祖稱言之。此大夫禮。亦但言祭祖稱者。以大夫三廟。別子始爵者。得立太祖廟。非別子始爵者。則但立曾祖廟。不立太祖廟。二者不定。故舉祖稱以該之也。又祭法。士之一廟者。止有考廟。鄭以爲兼祭祖者。據祭法云。王考無廟而祭之。既無廟。又無壇。則是祭之於考廟可知。故鄭謂祖廟共廟也。

少牢饋食之禮。禮將祭祀。必先擇性繫於牢而芻之。羊〔疏〕正義曰。自此至又簋如初。言卿大夫祭前簋日之事。之者。此鄭解性稱牢之義也。周禮牧人職曰。凡祭祀共其犧牲。以授充人繫之。充人職曰。掌繫祭祀之牲牲。祀五帝則繫于牢。芻之三月。享先王亦如之。鄭注。牢。閑也。必有閑者。防禽獸觸鬻。是牢以繫牲。因謂牲爲牢也。詩公劉云。執豕于牢。則豕亦繫於牢。特牲不言牢者。據充人云。掌繫祭祀之牲牲。則牢非一牲。必二牲以上。乃得名牢也。又鄭注月令云。養牛羊曰芻。犬豕曰豢。此注言芻不言豢者。據周禮成文言之耳。云羊豕曰少牢者。詳目錄下。

云諸侯之卿大夫祭宗廟之牲者。日用丁巳。內事用柔日。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疏〕正義曰。已作已。不  
對士祭宗廟。牲用特豕言也。日用丁巳。自變改。皆爲謹敬。必先讀此日。明日乃筮。〔疏〕作巳。各本多混。注  
自丁字。校勘記云。重修監本誤作可。日。祭日也。用丁巳者。謂祭日用丁巳及巳日也。已爲戊巳之巳。非辰巳之  
巳。古人言日者。皆指干言之。周禮。十日曰決日。是也。言辰者。乃指支言之。左傳。十二日曰決辰。是也。凡祭祀筮  
日。皆以此月之下旬。筮來月之上旬。或以來月之上旬。筮來月之中旬。若以爲辰巳之巳。則或此旬有巳而彼旬無巳。  
故知爲戊巳之巳也。釋文。已音紀。盧氏文弼考證云。紀舊譌祀。朱子始正之。劉氏微云。祭祀卜日不下辰。其說是。  
乃謂宗廟專卜丁。以此巳爲辰巳之巳。則誤甚。盛氏云。柔日有五。祭祀皆可用。而謂唯取於丁。似失之。又云。若  
以丁巳日筮旬有一日。則祭日爲丁卯。而非丁亥矣。注云。內事用柔日者。曲禮文。孔疏引崔靈恩云。內事。指宗  
廟之祭是也。曲禮又云。外事用剛日。剛日。甲丙戊庚壬五奇。柔日。乙丁己辛癸五偶。皆謂十日也。方氏云。有事  
於宗廟。據尙書武成召語畢命及春秋所書魯事。無非柔日。惟洛誥烝祭歲。日用戊辰。豈事屬創舉。與常禮異歟。云  
必丁巳者。取其令名。自丁寧自變改。皆爲謹敬者。丁寧變改。皆謹敬之意。鄭以柔日有五。經獨言丁與巳。取謹敬  
之令名也。云必先讀此日。明日乃筮者。此謂丁若巳也。凡筮必指定某日筮之。故於筮之前一日。讀定或丁日。或巳  
日。至明日乃筮。即所謂讀日之禮也。大筮旬有一日。旬。十日也。以先月下句。〔疏〕正義曰。筮必旬有一日者。  
夫以上有之。士祭不讀日。詳特牲禮。大筮旬有一日。之已。筮來月上句之已。〔疏〕容祭前十日。爲散齊致齊之  
期。即周禮大宰職所謂前期十日也。祭統亦云。先期旬有一日。宮宰宿夫人。散齊七日。致齊三日。方氏云。特牲  
日無期。以旬有一日。上下所同也。致齊則不貳事。散齊仍治事。以國事不可廢也。餘詳特牲禮。○注以。毛本誤言。  
并筮日之數之。爲十一日也。敖氏云。古者數日之法。於此可見。張氏爾岐云。注言已以例丁。言上句者。先近日  
也。今案據此注。則上文。筮于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韝兼與筮執之。  
丁巳爲戊巳之巳。明矣。筮于廟門之外。主人朝服。西面于門東。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韝兼與筮執之。

與注異。褚氏辨之云。禮記。大夫筮宅。則史練冠長衣以筮。蓋筮史是大夫家臣。本服重服。因筮而改爲不純凶之服。據此則大夫之臣兼有卜筮等官也。故注云。史家臣。主筮事者。非公有司爲之。儀禮釋官云。史。筮史。卽筮人也。古者通謂掌文詞之官爲史。兆卦皆有繙辭。故掌卜筮者亦稱史。春秋每筮皆曰史。又謂筮人爲筮史。韋氏注國語云。筮史。筮人。掌以三易辨九筮之名。是也。左傳。齊崔武子筮之。遇困之大過。史皆曰吉。孔疏。史。筮人也。是大夫之家。有史。主人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主筮矣。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已亥辛亥亦用之。無則有亥焉可也。薦。進也。進歲時之祭事也。皇。君也。伯某。且字也。大夫或因字爲證。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諡與族。公命之以字爲展氏。是也。其仲叔季亦曰仲某叔某季某。某妃某妻也。合食曰配。某氏若言姜。〔疏〕正義曰。注大廟。毛本大作太。非。殿本作大。校勘記云。公命下集釋無氏子氏也。尙。庶幾。饗。歆也。〔疏〕之字。某仲叔季某字。集釋敖氏俱作其。季某下集釋通解俱有也字。合食。毛本合誤命。某氏。陳閭監葛氏俱誤食。黃氏不烈云。某仲叔季之某作其。是也。今仍殿本。此主人命筮之辭也。吳氏廷華云。不贊命。文略也。云丁未必亥也。直舉一日以言之耳者。陰辰有六。丁未必定與亥值。經言丁亥。直舉一日爲例耳。大戴禮夏小正丁亥萬用入學。傳云丁亥。吉日也。禮記月令乃擇元辰。鄭注。元辰。蓋郊後吉亥也。孔賈二疏皆引陰陽式法。亥爲天倉。以證亥爲吉辰。又易先庚後甲。皆取丁義。是古人以丁亥爲大吉日。故經特舉以言之。禘大廟用丁亥。亦以其爲吉日也。張氏惠言云。注禘于大廟。禮曰日用丁亥。不得丁亥。則已亥辛亥亦用之。無則有亥焉可也。案此蓋禘于大廟禮文。苟有亥焉可者。禘大廟之禮耳。若少牢祭日。則徑云日用丁巳。當六陰辰可矣。不須有亥也。賈疏誤以大戴禮當禘于大廟禮。遂以不得丁亥以下爲解本經之文。非也。今案張說甚是。鄭明云丁未必亥矣。而又云苟有亥焉可也。不自相背戾乎。蓋禘于大廟。禮以亥爲主。不得丁亥。則凡有亥焉。皆可用之。少牢祭日以丁巳爲主。不得丁亥。則凡丁巳日。皆可用之。此鄭引以證經之義也。不然。經言丁巳。注專言亥。其非經意。夫人知之。鄭氏大儒。豈猶昧此。且鄭注日用丁巳。云必丁巳者。取其令名。注筮旬有一日。云以先月下旬之已。筮來月下旬之已。注若不吉則及遠日。云遠日後丁若後已。是鄭前後注。皆依經立義。何獨於此注而違之。以此益知不得丁亥以下。爲禘于大廟禮文。無疑也。後人議此注者甚多。皆由賈疏誤之耳。云薦。進也。進歲時之祭祀也。者。薦進。釋詁文。鄭以此篇爲時祭之禮。經云用者。謂用此日祭也。云皇。君也。亦釋詁文。方氏謂遠祖亦稱皇。大夫三廟。皇祖卽曾祖也。舉詩周公皇祖。春秋傳皇祖伯父昆吾爲證。今案遠祖原可稱皇祖。但此經言皇祖。與士虞

特牲義同。當是舉皇祖爲例。以該曾祖及稱耳。云伯某且字也者。案士喪禮爲其父某甫室宅。注云某甫。且字也。此伯某亦云且字者。古者年二十冠而字稱某甫。士喪士虞注所云。若言山甫孔甫。若言尼甫是也。連伯仲叔季行次稱之。則言伯某甫。士冠禮所云是也。五十則去某甫。而但稱伯仲。特牲注所云伯仲子仲子是也。故檀弓曰。幼名冠字。五十以伯仲。此經云伯某甫伯某甫。省文也。注云且字。蓋釋伯某之某爲且字耳。注又云其仲叔季。亦曰仲某叔某季某者。卽士冠禮所云仲叔季。惟其所當也。張氏爾岐糾賈疏之誤。而以聊且解之。亦非且字義。段氏說文注言之最析。詳士喪禮。云大夫或因字爲諡者。顧氏炎武謂諡乃氏之譌。是也。春秋時。列國大夫以王父字爲氏者甚多。此注因且字而推言之。謂大夫或有因字爲氏者。下卽引春秋傳曰。魯無駭卒。請諡與族。公命以字爲展氏是也。無駭爲公子展之孫。命爲展氏。正所謂以王父字爲氏者。此傳請諡與族。族卽氏也。公命以字爲展氏。則但賜氏而未賜諡。注是也。二字正以展氏證上因字爲氏之說耳。若作諡字。則義不可通矣。或謂鄭誤讀左傳爲諡作句。而云因字爲諡。不知此注云大夫或因字爲氏。係鄭之自說。下乃引傳耳。注中諡字。正由後人見左傳有爲諡之文。誤改氏爲諡。非鄭本作諡也。賈疏已作諡解。則其誤已久。禮記檀弓。魯哀公諱孔子曰。嗚呼哀哉尼父。鄭注。尼父。因其字以爲之諡。左傳哀公十六年孔疏。引禮記注而駁之云。謂諡孔子爲尼父。鄭氏錯讀左傳。云以字爲諡。遂復妄爲此解。此當卽或說所本也。但檀弓注係言諡。此注詳其文義。明是言氏。不得牽合爲一。云某妃某妻也者。言妃爲祖之妻也。方氏云。曾子問曰。宗子雖七十。無無主婦。則殯大夫以下。娶有再三者矣。故加以某妃配于某氏之上。以別其爲元妃繼妃也。今案喪服小記曰。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是不一妃之證也。但據經云以某妃配某氏。似配止一人。朱子曰。程氏祭儀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配。謂凡配止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唐會要中有論凡是嫡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諸侯之禮不同。又曰。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然則配用一人是正。而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不能不並配者。據小記云。婦祔於祖姑。祖姑三人。是三人並配。蓋經言其正。傳記通其變耳。云合食曰配。謂共享此祭也。祭統曰。饋饗設同几。鄭注。同之言詞也。祭者。以其妃配。亦不特几。是此經言配之義也。云某氏若言姜氏子氏也者。男亦辨姓。當詳稱其姓氏也。云尙庶幾者。詳特性。云饗。飲也者。謂飲其祀也。詩歷帝武敏。毛傳。飲。饗也。二字亦互訓。史曰諾。西面于門。西抽下轅。左執筮。右秉執轅以擊筮。將問吉凶焉。故擊之以動其神。易曰。著之德圓而神。疏正義曰。注圓。毛本作圓。嚴本作圓。校勘記云。徐本釋文集神。易曰。著之德圓而神。釋通解楊氏作圓。○上史東面受命。既諾。而西面于門西者。

以將述命也。此與上執筮及下擊筮。皆謂著爲筮也。上執筮。右抽上。謂以左手執下。以右手抽上。不云執下。而云執筮者。以筮在下。故以執筮言之。又云兼與筮執之者。謂左手執筮。兼執上。謂右手抽上。便其抽下。此抽下。不云右。亦有手可知。左執筮。謂以左手專執筮也。右執上。謂以右手專執上。并執上。以二執擊筮也。敖氏云。擊筮者。爲將述命故也。不述命則無此儀。云將問吉凶焉者。謂問吉凶於筮也。引易者。賈疏云。鄭彼注云。著形圓。遂述命曰。假爾大筮有常。孝孫某來日。而可以立變化之數。故謂之神也。引之者。證著有神。故擊而動之也。

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述。循也。重以主人辭告筮也。假。借也。〔疏〕正義曰。注

記云。陳閭監葛俱誤作辟。○假爾大筮有常。筮者。命筮之辭也。孝孫某來日丁亥以下。主人命辭也。以筮者。命筮之辭。冠於主人命辭之上。卽士喪禮注所謂凡筮。因會命筮爲述命也。特性不述命。禮略也。餘詳士喪禮。大。曲禮作

泰。呂氏大臨云。泰。尊而大之也。馬氏晞孟云。大。謂之泰。五尊謂之泰尊。龜謂之泰龜。筮謂之泰筮。以其有所尊故也。云。述。循也。重以主人辭告筮也者。主人辭。卽上主人曰以下之辭。述之以告筮也。述。循也。詳士喪禮。

云假借也。言因筮之靈以問之者。鄭訓假爲借。又申借義。謂因著之靈以問吉凶也。曲禮孔疏云。假。因也。指著言也。鄭注曲禮云。龜筮於吉凶有常。此云常。吉凶之占。亦謂占筮之辭。吉凶有常。王氏士讓云。有

常。不差忒也。此褒美之。莫其有以告我也。乃釋讀立筮。卿大夫之著長五〔疏〕正義曰。釋讀。蔡氏云。莫讀於地也。注云。卿大夫之

餘詳特牲禮。卦者在左。坐卦以木。卒筮。乃書卦于木。以示主人。乃退占。卦者。史之屬也。卦以木者。每一爻畫地以

東面旅。〔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李氏曰。示主人。石本上有以字。盧氏文昭云。開成石經無以字。未知李據何本。占之。〔疏〕注版殿本作板。校勘記云。張氏曰。疏作版。從疏。張說是也。寫卦須坐。士冠特牲不言坐者。以筮者坐。

則卦者亦坐可知。此筮者立。故須言坐以別之也。注云。卦者。史之屬也者。詳士冠禮。云卦以木者。每一爻畫地

以識之。六爻備書於版者。書卦之法。此注爲備。然則經文上木。畫地者也。下木。版也。云史受以示主人者。恐人

疑卦者示主人。故特明之。受。受于卦者也。云退占。東面旅占之者。以吉則史讀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

士冠禮云。筮人還東面旅占。明此史退占與彼同。退。退還東面位也。

吉則史讀筮。史兼執筮與卦。以告于



從者・求吉  
得吉之言・

正義曰：輶，謂藏筮于輶也。筮既讀矣，則所執者輶耳。輶而云筮者，以筮在輶中，故以執筮言之。與上初云左執筮同，此言釋輶，輶筮及兼執筮與卦以告，皆其詳。

於士禮者。占曰從。卽史告  
主人之辭。從義詳士喪禮。

乃官戒宗人命滌宰命爲酒乃退。官戒。戒諸官也。當其祭祀事者。使之具其物且齊也。滌。撤濯祭器。掃除宗庭。〔疏〕正義

曰・注・漦・漦濯祭器・陸氏曰・漦一本作濯・許宗彥云・陸本作漦祭器・一本作濯祭器耳・盧云洞衍非・今案嚴本作漦濯祭器・從之・○據下注云・筮日既戒諸官・則此戒卽在筮日・周禮太宰・前期十日・帥執事而

卜日。遂戒是也。乃退者。謂筮事畢而退也。褚氏云。宜戒總言之。命滌命爲酒。擇其急當預辦者言之。酒卽酒正。所謂事酒。有事新造者。儀禮釋官云。宗人如周禮都家宗人之職。周禮。都宗人。上士二人。中士四人。共六人。家

宗人如都宗人之數。下經沃尸盥。一宗人奉饔。一宗人奉匱水。一宗人奉篚巾。則侯國大夫之宗人。亦不止一人也。周禮。都宗人掌都祭祀之禮。家宗人掌家祭祀之禮。大宗伯掌三澣濯。故宗人命澣也。宰。家宰。春秋時。凡卿大夫

私邑。皆有邑宰。其家又有家宰。曲禮。問大夫之富。曰。有宰食力。此邑宰也。大夫邑宰無定數。家宰則家止一人。所以相家事。主政教。猶天子之有冢宰。諸侯之有執政。喪服傳所謂貴臣。聘禮所謂老也。此經宰命爲酒。周禮酒人

共祭祀之酒。其職屬冢宰。故宰命爲之。餘詳士冠禮。云官戒。戒諸官也者。謂所戒不一官。故以官戒言之。獨周禮云百官之誓戒也。云當共祭祀事者。使之具其物且齊也者。是申言官戒之義。謂凡當共祭祀之事者皆戒之。使之預

備其物且齊也。上云筮旬有一日。除去祭日。則止十日。故筮日卽使之齊。乃得散齊七日。致齊三日也。云滌。滌濯祭器。今案說文。滌。洒也。洒古文以爲祭器。掃除宗廟者。方氏云。滌注兼宗廟之掃除。非也。宗人所命。惟滌濯祭器。今案說文。滌。洒也。洒古文以爲

灋掃字。詩十月落場。釋文。灋。掃也。是灋有掃除義。祭祀掃除宗廟。亦其事之大者。故鄭兼言之。周禮大宰。掌百官之誓戒。與其具脩。彼注云。脩。掃除糞洒可證也。

如初及至也。遠日。後丁者後已。〔疏〕正義曰。不吉。謂上旬不從也。及遠日。又筮日。謂至上旬丁己之日。又筮中甸丁己之日也。特牲。不吉則卽日又筮。此越十日而又筮。亦其禮之異者。如初。謂自筮于廣門

之外以下之筮也。蔡氏云：此文當承占曰從之下。欲終言上事。故至是乃見之。注云：遠曰後。丁若後己者。凡筮句有一日。皆以前旬之丁。筮後句之丁。或以前旬之己。筮後句之己。今不吉則至後句之丁。若後句之己又筮之。故鄭

以爲後丁者後已也。此與曲禮所云。遠某日先遠日者異。敖氏云。此遠日對筮之日而言。卽所筮不吉之日是也。士冠  
特牲云。筮遠日。謂近日不吉。更筮遠日。卽曲禮所云遠日也。此云及遠日。謂此日筮不吉。至後日又筮。遠字只當

後字言。鄭注士冠特牲。皆云遠日句之外日。注此云遠日。後丁若後已。分別極精。餘詳特牲禮。

右筮祭日

宿。宿讀爲肅。肅。進也。大夫尊儀益多。筮日既戒諸官以齊戒。〔疏〕正義曰。自此至改簠。言簠戶宿戶及宿諸官之矣。至前祭一日。又戒以進之。使知祭日當來古文宿皆作羞。〔疏〕事。○敖氏云。宿。謂宿賓以下也。是亦宿賓之。大夫於助祭之賓爲踰等。故不親宿。此宿當在宿戶之後。言於此者。爲下文節也。劉氏合拱云。案宿與下文爲目。但下文有宿戶而無宿諸官之事。則此句中已包之矣。此是一例。宿戒戶與簠戶。皆在宿前。而用逆敘。此又一例。○注齊戒矣。毛本矣作也。嚴本作矣。校勘記云。徐、陳、閻、葛、集、釋、通、解、楊、氏、俱作矣。云宿讀爲肅。肅進也。又云古文宿皆作羞。俱見特牲禮。云大夫尊儀益多者。鄭意以士無官戒之事。大夫則先戒而後宿之。又士但宿賓一人。衆賓不宿。此則統宿諸官。是儀益多。故申之。云筮日既戒諸官以齊戒矣。至前祭一日。又申戒諸官而進之使來也。鄭知此宿諸官在祭前一日者。以下文云。前宿一日宿戒戶。是宿戒戶在宿之前一日也。又云。明日。簠戶宿戶。則與此宿同日也。又云。明日。主人朝服卽位于廟門之外者。則祭日也。是宿之明日乃祭。則宿前祭一日明矣。賈疏云。此并下文明日朝服簠戶。並是前祭一日。唯下文前宿一日宿戒戶。是前祭二日。李氏云。申戒爲宿。宿諸官宜在宿戶之後。宿戶之夕爲期。則宿前於祭一日。是皆申鄭前祭一日之說也。郝氏乃謂前宿一日宿戒戶。皆肅諸官之日。宿在祭前三日。盛氏因之以駁注。不知經文敘次明顯如此。何味昧不察邪。前宿一日宿戒戶。又先肅戶者。重所用爲戶者。〔疏〕正義曰。前祭二日宿戒當爲戶者。敖氏云。凡可爲戶者。皆宿戒之。積氏云。下筮辭者以某之某又爲將簠。爲戶。則是先已擇定爲戶者矣。特決之於鬼神耳。或惟恐不吉。則更備二人。所宿戒者三人止矣。三人不吉。宿廢一祭。祭而無戶。是廢其祖考也。可乎哉。今案積氏謂戶先已擇定。是也。此宿戒戶。當亦使人宿之。下宿戶。乃親宿也。注云。皆肅諸官之日。又先肅戶者。重所用爲戶者。又爲將簠者。此鄭兩解宿戒之義也。皆肅諸官之日。又先肅戶。謂下筮得吉後宿戶。是祭前一日之宿也。凡與祭者。皆有前十日之戒。前一日之宿。此前祭二日宿戒。前祭一日又宿。則較他人多一宿戒。是以用爲戶而重之也。又爲明日將筮。故必先宿戒之。不云宿而云宿戒者。以別於筮後之宿也。或曰宿訓爲豫。宿戒猶豫戒。與上宿字義異。可通。明日朝筮戶。如筮日之禮。命曰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

伯某以某妃配某氏以某之某爲尸尙饗筮卦占如初某之某者字尸父而名尸也字尸父尊鬼神也期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祭之朝乃視濯與士異

〔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案張氏爾岐謂朝下當有服字石本監本並脫今案朝下不當有服字上筮日主人朝服此云明日朝義與彼同謂明日之早各本皆無服字惟上宿下賈疏引有服字乃衍文耳如筮日之禮毛本禮作儀嚴本作禮校勘記云唐石經徐本集釋通解敖氏俱作禮是也楊氏作儀用薦歲事毛本薦作爲嚴本作薦校勘

記云唐石經徐本集釋楊敖俱作薦是也通解作爲○命筮之辭與筮日異故特言之筮卦占如初者盛氏云筮立筮卦書卦占退占初謂筮日也如初之中不止是三者約舉之以見其餘耳注云字尸父尊鬼神也者詳特牲筮尸下云不前期三日筮尸者大夫下人君祭之朝乃視濯與士異者此決特牲前期三日筮尸而言也特牲

前期三日筮尸前二日宿尸宿賓前一曰視濯視牲大夫前一曰筮尸兼宿尸宿諸官祭日乃視濯周禮大宰視滌濯注云前祭日之夕是人君前祭一日視濯也士賤不嫌與君同故亦前祭一

日大夫適人君故不得前祭一日視濯而於祭之朝乃視濯是與士異也吉則乃遂宿尸祝擯筮吉又遂宿尸祝擯重尸也既肅尸乃肅諸官及執事者〔疏〕正義曰據經云吉則乃遂宿尸是筮尸之日即宿尸也注云筮吉又遂宿尸重尸也

乃肅諸官及執事者〔疏〕正義曰據經云吉則乃遂宿尸是筮尸之日即宿尸也注云筮吉又遂宿尸重尸也視爲擯者尸神象〔疏〕正義曰據經云吉則乃遂宿尸是筮尸之日即宿尸也注云筮吉又遂宿尸重尸也

官及執事者當在肅尸之後經前但言宿此下又言宿諸官故注特明之云祝爲擯者尸神象者祝是接神之官尸神象故使爲擯也張氏惠善云凡少牢筮日宿尸皆著其異於士者略者並如特牲今案特牲宗人指辭祝致

命此但言祝致蓋與士禮異耳儀禮釋官云案左傳晉叔向稱范武子祝史陳信于鬼神魯叔孫昭子使祝宗斷死是大夫之家有祝明矣賈氏聘禮疏謂大夫本無祝官非是主人再拜稽首祝告曰

孝孫某來日丁亥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敢宿告尸以主人爲〔疏〕正義曰注未最本有肅字集釋要義楊氏俱有肅字敷氏有宿字通解無○主人先拜尊尸與特牲同祝告曰以下即祝擯辭也此亦當有筮子

爲某尸占曰吉之文以已具於特牲故略之耳不略孝孫某來日丁亥以下者以與特牲辭異也敷氏云已上之儀當略與特牲同以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尸尊〔疏〕正義曰盛氏云尸拜答

有成禮略之尸拜許諾主人又再拜稽首主人退尸送揖不拜尸尊〔疏〕正義曰盛氏云尸拜答

許也。此與特牲宿尸面位儀節。大略相似。所異者。若不吉。則遂改筮尸。即改筮之。不及遠日。〔疏〕正義曰。注云。即改筮。特文有詳略先後耳。今案盛說是也。餘詳特牲禮。疏云。上文筮日不吉及遠日。筮者以日須取丁巳。故須後旬丁。此筮尸不吉。不須後旬。故不待遠日也。今案據注則改筮與上筮尸。當連爲之。言於此者。盛氏謂終言上事而後及之。是也。○吳氏駁云。敝氏謂改筮若又不吉。則直以其次者爲尸。不復筮。此猶張子筮日之意。今案此與稽說異。並存之。

右筮尸宿尸宿諸官

既宿尸。反爲期于廟門之外。爲期。肅諸官而皆至。定祭早晏之期。爲期亦夕時也。言既宿尸。〔疏〕正義曰。自此祭期之事。○注言既宿尸。嚴本作既。毛本既作及。校勘記云。徐陳閻葛集釋通解楊敷俱作既。是也。云爲期肅諸官而皆至。定祭早晏之期者。案祭之期日。筮日已定。此所定者。早晏之時耳。祭之爲期。凡與於祭者。皆當使知之。鄭意以爲期在宿諸官後。故下注云。爲期唯尸不來。是諸官皆至也。據經云。筮日吉而遂宿尸。宿尸反面爲期。是皆前祭一日事也。但筮尸在朝。爲期在夕。宿尸後尚有宿諸官之事。經云。既宿尸。反爲期。亦大判言之。謂爲期與宿尸同日耳。云爲期亦夕時也者。據特牲。請期曰。羹醑。在祭之前夕。此亦如之也。云明大夫尊。肅尸而已。其爲賓及執事者。使人肅之者。對特牲賓亦親宿言也。特牲。主人宿尸又宿賓。此不言宿賓及執事者。故知使人宿之。敝氏謂爲期時。賓皆不在。宗人退乃宿賓。稽氏云。主人親宿尸。即使人宿賓。至夕爲期時。所宿之賓亦俱至。主人門東南面矣。敝說非。盛氏云。是時凡助祭者皆在。經不見子姓兄弟等面位者。以已見於特牲禮。故略之歟。主人門東南面。宗人朝服北面。曰。請祭期。主人曰。比于子。比次早晏。在於子也。主人不西面者。大夫。〔疏〕正義曰。宗人朝服。比于子。子謂宗人。儀禮釋官云。周禮宗伯肆師。同官。肆師職曰。凡祭祀宿爲期。詔相其禮。徐氏鈴民云。祭期有定。而必請者。重祭且尊命也。周官雞人。大祭祀。夜嘯且以叫百官。巾車。鳴鈴以應雞人。小宗伯祭之日。告時于王。則廟大夫祭之候。亦有定宜也。注云。比次早晏在於子也者。案大射比耦注云。比。選次之也。此亦當作選次。解謂選次早晏之時。在於子也。云主人不西面者。大夫尊於諸官。有君道也者。南面爲君位。對特牲主人在門外西面。

言也。云爲期亦唯尸不來也者。據特牲門外爲期。賓及衆賓宗祝皆在。而尸不在。是唯尸不來。宗人曰。且明行事。此亦如之也。案尸不來。亦當使人告之。冠禮。爲期賓不在。據者告期于賓之家。是其例也。主人曰。諾。乃退。且明。且。疏。正義曰。注云。且明。且。日實明者。說文。且。明也。穀梁傳注云。且。日。猶明日也。國事爲期則告之時。時謂此且明之時。今案鄭彼注亦引此經證之。○案楊氏復謂少年禮與特牲禮不同者。如特牲不取日。少牢諷丁巳之日。特牲坐筵。少牢立筵。特牲無宿戒尸之文。少牢宿戒尸而後筵。特牲有宿賓之禮。少牢不親宿賓。使人宿之。少牢爲期。主人南面不西面。皆是也。至謂特牲筵玄端。祭朝服。少牢筵與祭皆朝服。案特牲記云。其服皆朝服。謂助祭者耳。主人祭日亦服玄端。又謂特牲筵人。筵卽周禮春官筵人。少牢史筵。卽所謂府史。案筵人亦稱筵史。特牲之筵人。與少牢之史。一也。又謂特牲爲無期之禮。案特牲雖不爲期。而亦請期。所異者。特牲之期。主人定之。少牢之期。則主人不自定耳。以上數條。楊說似尙未確。即辨於此。

### 右爲祭期

明日主人朝服卽位于廡門之外。東方面。宰宗人西面北上。牲北首東上。司馬刲羊。司士饗家。宗人告備。乃退。互者。皆謂殺之。此實既省告備乃殺之。文。疏。正義曰。自此至東榮。言親殺親視之事。○注。省也。告備。乃退。互者。省也。尙書傳曰。羊屬火。豕屬水。文。疏。正義曰。自此至東榮。言親殺親視之事。○注。省也。敷俱無文字。與疏合。通解有。案通解非也。又尙書傳曰。毛本無曰字。嚴本有。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楊氏俱有曰字。與疏合。通解無。○上言明日朝筵尸。此又言明日。則筵尸之明日。卽祭日也。主人朝服者。楊氏云。禮記曰。大夫冕而祭於公。弁而祭於己。士弁而祭於公。冠而祭於己。大夫爵弁自祭家廟。惟孤爾。其餘皆玄冠。與士同。今案玄冠雖同。但士玄冠玄端。大夫則玄端朝服。禮經釋例云。凡大夫祭禮皆用朝服。據經前後諸文言之也。敷氏云。東方親殺之位。亦宜當筵少牢。牲亦當在東方少牢。今案東上者。羊在東。豕在西也。儀禮釋官云。司馬。大夫家臣。如周禮家司馬之職。左傳有叔孫氏之司馬鬷戾。又季氏以公鉏爲馬正。杜注。馬正。家司馬。是大夫家臣有司馬也。周禮司馬下。有羊人。祭祀刲羊牲。大夫不能備官。或卽以司馬主之。又此篇及下篇。皆有司士及司士贊者。下經云。司士又升魚腊。注又升。副倅者。據此則大夫之司士。不止一人也。周禮司士。凡祭祀。帥其屬而割牲。羞俎豆。故此

擊豕升鼎實俎。司士掌之。周禮小宗伯。大祭祀告備于王。今案退。謂主人也。注云。封擊皆謂殺之者。說文。封。刺也。引易士封羊爲證。是封謂刺殺之。擊亦謂擊而殺之。故國語注云。擊殺也。云此實既省告備乃殺之。文互者。省也者。周禮。大祭祀。先期省牲。特牲士禮。亦於祭之前夕視牲告備。夙興視側殺。是既省視告備。乃殺之。此少牢禮。實亦先省後殺。乃先言封擊。次言告備者。以其同時。故連互言之。以省文也。賈疏云。特牲視牲與視殺別日。大夫視牲視殺同日。姜氏兆錫云。周禮宿視牲。至祭旦而後視殺者。君體尊。故以兩日行之也。士卑於君。無嫌得與君同兩日。大夫近君有嫌。則避君而不得兩日。歷考諸禮皆然。其說是也。云尙書傳曰者。謂尙書大傳也。鄭注周禮庖人職云。羊屬司馬。火也。注小宰職云。司空奉豕。鄭意蓋以羊屬火。故屬司馬。豕屬水。故屬司空。但大夫無司空。司士亦非司空之屬。注蓋連言之耳。賈疏又據祭義。君牽牲既入廟門。歷於碑。卿大夫袒而毛牛尙耳。謂諸侯禮殺於門內。大夫士皆殺於門外。辟人君也。今案特牲。祭日。主人立于門外。東方南面視側殺。此主人卽位于廟門外。與彼同是殺於門外也。陳氏祥道云。士前祭。立於廟門外者五。簋日。一也。簋尸。二也。前祭之夕。將視濯具。掛入。三也。既視復外位而視牲請期。四也。祭之日視殺。五也。大夫前祭立于廟門外者四。簋日。一也。簋尸。二也。既宿尸而請期。三也。祭之日視殺入。四也。又云。大夫士無裸禮。故殺牲而後迎牲。迎牲而後迎尸。天子諸侯有裸禮。故迎尸。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雍人。掌割亨之事者。梁。鼈也。在門東南。統於主而後迎牲。雍人概鼎。匕俎于雍爨。雍爨在門東南。北上。雍人。掌割亨之事者。梁。鼈也。在門東南。統於主而後迎牲。陳之。而〔疏〕正義曰。說文。概。滌也。上官戒宗人命滌。至此始言概者。以大夫視濯在祭日。故於此言之也。鼎。後告絜。〔疏〕說文云。三足兩耳。和五味之寶器也。王氏廣雅疏證引九家易云。牛鼎受一斛。天子飾以黃金。諸侯白金。羊鼎五斗。大夫飾以銅。豕鼎三斗。士飾以鐵。三禮圖云。牛鼎。口徑底徑及深。俱一尺三寸。羊鼎。口徑底徑俱一尺。深一尺一寸。豕鼎。口徑底徑皆八寸。深九寸。強。牛鼎。每足上以牛首飾之。羊豕二鼎亦如之。大夫祭用少牢。故無牛鼎。士祭用特牲。故無羊鼎。餘與九家易略同。今案鼎有肩以舉鼎。有翬以覆鼎。詳士冠禮。七詳下節。俎。說文云。俎。禮俎也。从半肉在且上。廣雅。俎凡也。王氏疏證云。且與俎古同聲。俎之言宜也。荳者。藉也。言所以藉牲體也。明堂位云。魯禘俎用饒。又云。俎有虞氏以饒。夏后氏以鼈。殷以棋。周以房俎。鄭注。饒。斷木爲四足而已。鼈之言壓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周禮謂之距。棋之言枳棋也。謂曲櫟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閒有似於堂房。魯頌閟宮篇。籩豆大房。毛傳云。大房。半體之俎也。鄭箋云。大房。玉飾俎也。其制足閒有橫。下有跗。似乎堂後有房。然周語。王公立飫則有房烝。韋注云。房。大俎也。謂半解其體升之房也。三禮圖云。案舊圖。俎長。



二尺四寸。廣尺二寸。高一尺。漆兩端。亦中央黑。然則四代之俎。其間雖有小異。高下長短尺寸漆飾並同。今案明堂位疏引禮圖云。諸臣加雲氣。天子犧飾之。其尺寸與三禮圖引舊圖同。敎氏云。鼎七俎。皆牲器。故雍人概之于雍。饗之上。以其類也。下文概饗。饗于廟。饗。其義亦然。今案雍饗。即亨牲魚腊之饗。詳牲禮。注云。雍人掌割亨之事者。本周禮內饗外饗職文。儀禮釋官云。案雍與饗通。鄭注周禮云。饗割亨煎和之稱。左傳季氏有饗人檀。是大夫之家有饗人也。餘詳後雍正雍府下。云饗。饗也者。詳牲禮。云在門東南統於主人者。以門東是主位也。喪祭。牲於門外之西方者。反吉禮以相變爲敬也。云北上羊豕魚腊。皆有饗者。謂羊饗在豕饗之北。魚腊饗以次而南也。云竈西有饗者。享用饗不用鼎。亨時則饗加於竈上。此未亨故在竈西也。一簋一饗。羊豕魚腊凡四饗。廚與豕同饗也。云凡概者。皆陳之而後告絜者。賈疏云。案特性。視濯時皆陳之。視訖告絜。此亦當然。張氏惠言云。據注則兼有宗人告絜。文。廩人概饗。饗與敦于廩饗。廩饗在雍饗之北。廩人。掌米入之藏者。廩如饗一孔。〔疏〕正義曰。黍稷。猶特性之饗也。廩饗在北。上穀食也。王氏士讓云。案特性。主婦視饗于西堂下。記云在西壁。是廟門內也。此云在雍饗之北。則廟門外也。又掌自廩人。無主婦出視之文。蓋大夫官多。足供其事也。注云。廩人掌米入之藏者。鄭注周禮序官廩人職云。藏米曰廩。是也。儀禮釋官云。考周禮廩人職。祭祀共其接盛。館人掌凡祭祀共盛。鄭司農云。館人主炊官。此經廩人概饗。饗與敦于廩饗。則廩人掌爲饗之事。殆兼館人之職歟。云饗如饗一孔者。考工記陶人爲饗。實二醢。厚半寸。一穿接。一穿即一孔也。段氏說文注云。無底即所謂一穿。蓋饗七穿而小。饗一穿而大。一穿而大。則無底矣。其底七穿。故必以算蔽饗底。而加米於上而饗之。吳氏廷華云。鄭氏梁曰。饗無底。林氏考工圖謂底虛如隔子。然則似無底也。今案饗底大略相同。孟子以釜饗饗。蓋皆炊飯之器。特一穿七穿爲異。其炊時必皆有物爲之蔽。乃可加米於其上。殆林氏所謂隔子歟。云古文饗爲烝者。詩曰。烝之浮浮。蓋因饗以烝炊。故古文又假烝爲饗歟。云七所以七黍稷者也。案七有二。上雍人所概之七。七牲體者也。此廩人所概之七。七黍稷者也。儀禮經中所言七。多牲體之七。故注於此特別之。方言七謂之匙。廣雅。柶。匙也。王氏疏證云。古者七。或以七黍稷。或以七牲體。吉事用棘七。喪事用桑七。小雅有棘棘七。傳云七所以載鼎實。士昏禮七俎從設。注云七所以別出牲體也。特性記棘心七刻。注云刻若令龍頭。少牢下篇。覆二疏七于其上。注云疏七。七柄有刻飾者。又二手執挑七枋以挹酒。注于疏七注云。此二七者。皆有淺斗。狀如飯椀。挑長枋。可以挹物於器中者。禮記。柶以桑長三

尺。或曰五尺。刊其柄與末。注云。祗所以載牲體者。此謂腰祭也。吉祭祗用棘。與七同。太平御覽引三禮圖云。七以載牲體。長二尺四寸。葉博三寸。長八寸。漆丹柄頭。疏。七形如飯椀。以棘心爲之。案三禮圖記七之長。與禮記不合。失之。說文。七。相與比敘也。从反人。七亦所目用。比取飯。段氏說文注云。目者。用也。用字衍。比當作七。漢人曰七黍稷。七牲體。凡用七曰七也。七即今之飯匙也。少牢禮注。所謂飯操也。七飯七。黍稷之七蓋小。經不多見。其所以別出牲體之七。十七篇中屢見。蓋大於飯匙。其形製略如飯匙。故亦名七。鄭所云有淺斗狀如飯操者也。以上王段二家釋七制極詳。禮經釋例云。七飯七。牲體之器同用七。而七清之器亦用七。今案有司徹所云挑七疏七。即七清之器也。七亦作杞。詳後長杞下。又案。杞亦稱七。詳士冠禮。敦盛黍稷器。周制。諸侯以上盛黍稷之器曰盛。大夫士曰敦。禮經釋例云。案聘禮歸饗餼。堂上八盛。黍其南。稷。公食禮正饌。宰夫設黍稷六盛。是諸侯盛黍稷之器謂之盛也。少牢禮陰厭。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婦贊者。執敦授主婦。主婦與受。又受贊者敦黍。受贊者敦黍。祭畢餼。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是大夫盛黍稷之器。謂之敦也。士昏禮饋于房中。黍稷四敦。士喪禮朔月奠。黍稷用瓦敦。有蓋。士虞禮贊設二敦于俎南。黍其東。稷。特牲禮主婦設兩敦黍稷于俎南。士盛黍稷器。亦謂之敦也。廣雅。盛。孟也。王氏疏證云。敦與盛同。古者敦以盛食。盟則用以盛血。或用木而飾以金玉。或用瓦無飾。皆有蓋有足。無足者謂之廢敦。爾雅。耶一成爲敦。孫炎注云。形如覆敦。敦形似孟。少牢疏引孝經鉤命決云。敦規首上下圓相連。聶崇義三禮圖引舊圖云。敦受一斗二升。漆赤中。大夫飾口以白金。周官玉府。若合諸侯。則共珠璣玉敦。鄭注云。敦。璣類。珠玉以爲飾。鄭司農云。玉敦。歃血玉器。內則。敦半匱區。鄭注云。敦半。黍稷器也。士喪禮云。黍稷用瓦敦。有蓋。又云。敦啓會面足。注云。敦有足。則敦之形如今酒敦。少牢云。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又云。敦皆南首。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節蓋象龜形。士喪禮有廢敦。注云。廢敦。敦無足者。所以盛米也。今案據此則惟周禮之玉敦。用以盛血。士喪禮之廢敦。用以盛含米。其餘皆用以盛黍稷如簋也。聶氏三禮圖云。敦與簋簠容受並同。上下內外皆圓爲異。考工記。旅人爲簋。賈疏祭宗廟皆用木簋。今此用瓦簋。據祭天地及外神尙質。器用陶匏之類也。然則祭宗廟之敦。亦當以木爲之。所云金敦玉敦。蓋皆木器而飾以金玉也。士喪禮用瓦敦者。喪事無飾。取質素之意。至此篇言金敦。司宮概豆籩勺爵觚解几洗篚于東堂。士昏特牲諸篇但言敦。不言金。則不必有金飾之。殆大夫禮與士異。司宮概豆籩勺爵觚解几洗篚于東堂。下勺爵觚解實于篚。卒概饌豆籩與篚于房中。放于西方。設洗于阼階東南。當東榮。放。猶依也。大夫攝

〔疏〕正義曰。凡洗簋。毛本作几。嚴本几作凡。校勘記云。唐石經。徐陳通解。俱作几。誤。集釋楊故俱作几。與  
疏合。○豆簋勺爵觚解。凡洗簋。器凡九種。皆司宮擬之于東堂下也。簋以實勺爵觚解。卒擬。與豆簋七者。同  
饌于房中。西方。房中近西處。先言實于簋者。敖氏云。勺爵觚解。擬之則隨實于簋。不待其卒擬也。勺亦實于簋者。  
爲將洗之。方氏苞云。凡不言所陳之地。已見特性。爾雅釋器云。木豆謂之豆。竹豆謂之簋。瓦豆謂之登。鄭注云。  
豆簋禮器。郝氏爾雅義疏云。豆者。說文云。古食肉器也。梓人云。食一豆肉。中人之食也。是豆爲肉器。此文豆簋  
作桓。說文。木豆謂之桓。是也。其形則三禮圖云。口闊徑尺二寸。漆赤中。大夫以上畫以雲氣。諸侯以象。天子以  
玉。皆謂飾其口也。其實則皆用木。其高通蓋一尺。其受實則旅人注云。豆實四升。是也。其中柄謂之校。其足謂  
之鐙。祭統云。夫人薦豆。執校執醴。授之執鐙。鄭注。校。豆中央直者也。鐙。豆下跗也。其飾則明堂位云。夏后氏  
以楬豆。殷玉豆。周獻豆。鄭注。楬。無異物之飾也。獻。疏刻之。案周禮外宗云。佐王后薦玉豆。是則周亦玉豆也。簋  
說文云。竹豆也。簋人注云。簋。竹器如豆者。其容實皆四升。案經口有絲。故士喪禮云。琕豆兩。兩簋無陳。鄭注。  
簋。緣也。士虞禮記注。豆不楬。簋有陳。是則豆簋之用。吉凶異施也。今案三禮圖。謂豆登皆有蓋。簋則無蓋而有  
巾。案簋巾。詳特性記。瓦豆謂之鐙。詳公食禮。又此篇亦有瓦豆。詳下。鄭氏鄉射記注云。豆宜濡物。簋宜乾物。案  
有膳醢。濡物也。故盛以豆。栗脯之類。乾物也。故盛以簋。楊氏復云。士冠禮。士昏禮。賓贊脯醢。鄉飲醢醢。衆賓  
喪禮始死。奠脯醢。小斂脯醢。朝夕奠脯醢。特牲禮主人獻賓薦脯醢。以上皆一豆一簋。士冠禮。士昏禮。兩豆兩簋。兩  
兩簋栗脯。大斂酢豆。兩簋無陳。士虞兩豆兩簋。獻祝兩豆兩簋。特牲兩簋兩豆。主婦致爵于主人。兩豆兩簋。以上  
皆兩豆兩簋。既夕遣奠。四豆四簋。少牢賓尸。四豆四簋。以上皆四豆四簋。又云。士昏禮。夫婦。醢醢二豆。醢醢四  
豆。無簋。婦饋舅姑有道醢。無簋。聘禮歸饗餼。八豆。西夾六豆。東夾亦如之。無簋。公食大夫。下大夫六豆。上  
大夫八豆。無簋。觀特牲禮厭祭時。薦兩豆。及迎尸饋食時。佐食羞庶羞四豆。皆未用簋也。主婦亞獻尸。始設簋。  
少牢厭祭及迎尸饋食。亦未用簋也。建賓尸。主婦薦非菹醢。昌菹醢。取簋于房。其所薦先後之序。則豆重簋輕。於  
此可見矣。禮經釋例云。楊說非也。考禮之通例。食禮則有豆無簋。飲酒之禮則豆簋皆有。故公食大夫有豆無簋。鄉  
飲鄉射燕禮大射豆簋皆有。特牲尸入九飯。有豆無簋。主婦亞獻。主人獻賓。豆簋皆有。少牢尸入十一飯。有豆無簋。  
有司徹祭畢賓尸。豆簋皆有。蓋禮不同則器亦異。非豆重而簋輕也。勺。說文云。料也。所以挹取也。段氏說文注云。  
考工記。勺一升。注曰。勺。尊斗也。斗同科。謂挹以注於尊之料也。士冠禮注亦云。尊斗。所以挹酒也。今皆尊

升。不可通矣。王氏廣雅疏證云。案勺之言酌。斗之言斟也。勺之有飾者。龍勺疏勺蒲勺是也。勺之無飾者。禮器之  
擇杓。士喪禮之素勺。是也。杓與勺同。明堂位。夏后氏以龍勺。殷以蒲勺。周以蒲勺。鄭注云。龍。龍頭也。疏。  
通刻其頭蒲合蒲。如冕頭也。大雅行葦篇。酌以大斗。傳云。大斗長三尺也。正義云。長三尺。謂其柄。漢禮器制度  
注。勺五升。徑六寸。長三尺是也。此蓋從大器挹之於尊。用此勺耳。其在尊中。不當用如此之長勺也。禮經釋例云。  
凡盛酒之器曰尊。斟酒之器曰勺。考鄉飲酒兩壺加二勺。鄉射兩壺左玄酒。皆加勺。大射方壺膳尊。亦云加勺。特牲  
記兩壺加勺。士冠禮醑用酒尊。亦加勺。蓋酒在尊中。必以勺斟之。然後實于爵也。燕禮方壺瓦大圓壺。不云加勺。  
大射圓壺及獲者。釋獲者之壺。亦不云加勺。皆文不具也。少牢禮司宮取二勺于簠洗之。義執以升。乃啓二尊之蓋。器  
加二勺于二尊。大夫祭祀威儀多也。士冠禮側尊一甒醴。甒實勺解角。士虞禮兩甒醴酒加勺。是禮亦用勺也。又加  
勺皆南枋。士虞禮加勺南枋。特牲禮爲醢賓及兄弟。尊兩壺于阼階東。加勺南枋。西方亦如之。少牢加勺覆之南枋。  
是也。若燕禮大射尊而饗君。則勺亦東枋歟。雷觶解及簠。俱詳特牲記。凡詳士昏禮。洗詳士冠禮。饗有上簠下簠。  
敖氏云。以下篇主婦洗于房中見之也。餘詳下。注云。放猶依也者。廣雅釋詁云。放。依也。孔安國注論語。放于利  
略者。亦云放依也。依于西方者。謂於房中近西處饗之也。云大夫攝官。司宮兼掌祭器也者。賈疏云。下文司宮鑑神  
席于奧。此又掌豆籩之等。故云攝官。儀禮釋官云。禮運。大夫具官。非禮也。孔子譏管氏官事不攝。焉得儉。此篇  
司馬刲羊兼羊人之職。司士擊豕兼司空之職。雍人陳鼎兼甸人之職。廩人概鴈比與敦兼饌人之職。司  
宮兼掌祭器。皆足爲攝官之證。又云。案左傳序叔孫氏之難。云司宮射之。是大夫家臣有司宮也。

右祭日視殺視濯

羹定雍人陳鼎五三鼎在羊鑊之西二鼎在豕鑊之西。魚腊從羊。膚從豕。統於牲。〔疏〕正義曰。自此至簠中于西階東。  
禮。甸人陳鼎。此雍人陳鼎者。以大夫無甸人。故雍人陳之也。鼎五者。羊豕魚腊膚。此大夫祭宗廟五鼎之正禮也。  
楊氏復云。有司徹。升羊豕魚三鼎。腊爲庶羞。膚從豕。去腊膚二鼎。以其釋祭。殺于正祭。故用少牢而鼎三也。禮  
經釋例云。凡亨牲體之器曰鑊。周禮大宗伯。省牲鑊。鄭注。鑊。亨牲器也。又魚腊亦亨之以鑊。天官亨人。掌共鼎  
鑊。鄭注。鑊所以煮肉及魚腊之器。既孰乃實于鼎。今案說文。鑊。鑊也。鑊。鑊也。鑊。大盆也。淮南說山訓注云。



三脊三脅六者言之也。經於肩臂等不言一。於脊脅各言一。而其下總云皆二骨以竝。見一體有二骨。二骨共爲一體也。吳氏延華云。凡十一體。合六體二骨爲十七。是以多爲貴也。舉肺一。以爲尸食。祭肺三。則尸主人主婦各一也。云古文肺皆作辯者。胡氏承珙云。案既夕明日以其班附。今文班爲肺。士虞禮明日以其班附。古文班或爲辨。今文亦爲肺。蓋今文借肺爲班爲辨。此則古文又借辯爲肺。皆以聲近互借故也。云肺皆作脾。今文並皆爲併。俱詳見士昏禮。司士升豕右脾。脾不升。肩臂臠膊幣。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竝。舉肺一。祭肺三。實于一鼎。子不食潤腴。君。〔疏〕正義曰。校勘記云。注潤集釋作園。案少儀作園。俗作潤。○儀禮釋官云。士掌之。敖氏云。此與上經升羊。皆出自饌而入于鼎。其文之序。則始于肩。終于脾。與下經之出自鼎而載于俎者同。以其出入先後之節考之。似正相反。則此所云者。但據其已在鼎者上下之次序。非謂入鼎之序亦然也。注云。豕無腸胃。君子不食潤腴者。腴謂腸胃也。上羊豕有腸胃。此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肉。擇也。膚。脅革。〔疏〕正義曰。無腸胃。故鄭特明之。餘詳既夕禮設遺奠節無腸胃之下。雍人倫膚九實于一鼎。肉。擇也。膚。脅革。〔疏〕正義曰。膚與豕。同饌而異鼎。敖氏云。膚九者。與其牲異鼎。故得充其數焉。先魚腊實之者。與豕同饌。宜因便也。今案周禮外饗職。掌實鼎俎。注云。倫。擇也者。案公食禮。倫。擇也。此云擇以倫膚九。在雍人下。則是雍人擇之也。敖氏云。司士不掄膚。以其卑也。案鄭意蓋以倫爲掄。廣雅釋詁。掄。擇也。王氏疏證云。倫。掄也。故鄭注聘禮云。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司士又升副俎者。合升左。〔疏〕正義曰。與唐豕之肉也。司士又升魚腊。魚十有五。而鼎腊一純。而鼎腊用麋。司士又升副俎者。合升左。〔疏〕正義曰。與特牲同。云而鼎。亦謂實于一鼎也。舍文。敖氏云。他篇腊不言其物。此云用麋者。經特於此見之乎。今案既夕注云。士腊用兔。則用麋大夫禮。經著其異者耳。麋。說文鹿屬。冬至解其角。山海經注云。麋似鹿而大。注云。司士又升副俎者。案周禮諸子。掌國子之俎。鄭司農云。副俎之俎。後鄭云。公卿大夫士之副貳。據此則副俎。是佐貳也。鄭必解爲副俎者。以上云司士升豕。此又升魚腊。明是其佐貳爲之。儀禮釋官云。案注云副俎。即謂司士贊者。下文司士贊者二人。與司士爲三。故經又云司士三人也。贊者其佐。云合升左右脾曰純。純猶全也者。士昏禮云。腊一脰。注云脰。或作純全也。凡牲體半爲脾。全爲純。此合升左右脾。故云純也。吳氏延華云。據下五飯舉腊肩。則亦體解。





明之。斟。挹也。料亦名勺。廣雅釋器云。料。杓也。王氏疏證云。杓與勺同。料杓所以斟酒。亦所以斟水。中庸云。今夫水。一勺之多。喪大記。浴水用盆。沃水用料。士喪禮疏云。料受五升。方有柄。用挹盆中水以沃尸。三禮圖名爲洗勺。引舊圖云。勺五升。口徑六寸。曲中博三寸。長三寸。柄長二尺四寸。漆赤中。柄末亦丹。其斟酒之勺。云受一升。據此則斟水之料。雖亦名勺。較斟酒之勺大矣。云凡設水用壘。沃盥用料。禮在此也者。以壘水必有料挹之。乃可用以沃盥。他篇不言有料。故鄭以爲禮在此也。其實壘以盛水。料以挹水。沃盥而所盥棄水。則以洗承之。三者相將。闕一不可。有洗卽有壘。有壘卽有料。諸篇行禮之節皆然。士昏禮設洗。言洗不言水。士冠禮飲酒射特牲記。設洗水在洗東。言水不言壘。燕禮大射。設洗壘水在東。言壘不言料。皆文不具也。又尸尊。改饌豆籩于房中南。不就洗。別設槃匱以待其盥。下文小祝設槃匱。與簞巾于西階東是也。詳士虞禮及特牲記。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實豆籩之實。饋。改。更也。爲實之更之。威儀多也。如〔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承上文亦司宮爲乃更陳如饋時之次第也。豆籩之實。謂菹醢等。注云。改更也。爲實之者。言此更饌豆籩者。爲將實之也。詩緇衣毛傳云。改。更也。說文同。云更之威儀多也者。褚氏寅亮云。對士不改而卽實於其處。威儀略也。凡大夫與士禮之異者。或取尊者禮盛而威儀多。卑者禮殺而威儀略。或取大夫上避君。士卑不嫌同君。各有攸當。參觀兩禮。以意求之可也。云如饋之設。如其陳之左右也。饋設東面者。李氏云。如設于奧時。江氏筠云。入室而陳物于其席前。乃所謂饋。旣夕記云。燕養饋羞。又云朔月若薦新。則不饋于下室。有司徹云。有司官徹饋。饋之義可考而知也。此所云饋。蓋指室中薦豆籩時。今案室中之祭。席于奧東面。此陳于房中南面。則面向有異。故鄭以經所謂知者。但如其饋於室時。陳設左右之次耳。不如其東面也。王氏士讓云。小祝設槃匱與簞巾于西階東。爲尸將〔疏〕正義曰。儀禮釋官云。案小祝。佐祝者。據此則大夫之祝。非一人矣。周禮小祝職曰。大祭祀沃尸盥。餘詳士虞禮區水錯于槃中下。○方氏苞云。祭之前夕。陳鼎于門外。主人子姓兄弟宗祝衆賓之位。詳於特牲。蓋其義通乎上下。故於士舉之。而知上焉者之略同也。鼎實之名數。器具之張設。牲體之差等。割制升載之儀法。則詳於少牢。蓋其事備於尊者。故於大夫舉之。而知下焉者之差減也。

## 右羹定實鼎饌器

主人朝服。卽位于阼階東西面。

爲將祭。〔疏〕正義曰。自此至革順。言祭時將至。布設舉鼎七載之事。上視殺。至是乃出立。司宮筵于奧。視設几于筵上。右之。布陳神坐也。室中西南隅謂之。〔疏〕正義曰。注席東面。殿本作面。其事。通解楊氏俱作西。案當作面。○案特牲視筵几。此司宮設筵。視設几者。賈疏云。大夫官多。故使兩官供其事。注云。布陳神坐也者。神位在奧。故以筵于奧。爲布陳神坐也。設几于筵上。所以安神。右之神道尙右也。云席東面。近南爲右者。士昏禮席于席。奧東面。是凡席于奧。皆東面也。東面則南爲右。此云右之几在南也。餘詳士昏禮。

主人出迎鼎。除鼎。士盥舉鼎。主人先入。道之

主人不盥。〔疏〕正義曰。出迎鼎。迎于廟門外也。除鼎。示有事也。士。有司之屬也。云道之也者。解經主人先入也。不舉。云主人不盥不舉者。經云士盥舉鼎。是主人不盥不舉也。特牲云。主人降及賓盥。士禮自舉鼎也。高

氏愈云。士祭則親舉鼎。大夫雖使人舉。而必親自導之。敬也。司宮取二勺于簠。洗之。兼執以升。乃啓二尊之蓋。奠于楹上。加二勺于

二尊。覆之南柄。二尊。兩瓶也。今文啓爲。〔疏〕正義曰。加二勺于二尊。殿本尊上無二字。毛本有。校勘記云。徐爲開。古文柄皆爲枋。殿本如是。校勘記云。徐本集釋同。今本脫啓爲開古文及皆六字。又誤枋爲方。案釋文有枋二字。○司宮。卽前尊兩瓶者。二勺。一尊一勺也。李氏云。玄酒亦有勺。重古如酌者然。王氏士讓云。二勺。上既

特牲記所云卽位而徹之加勺也。說詳彼。覆之。今案蓋。蓋尊之蓋也。啓二尊之蓋。奠于楹上。加二勺于二尊。卽尊兩瓶也者。謂二尊卽上兩瓶也。今文啓爲。鼎序入。雍正執一匕以從。雍府執四匕以從。司士合執二俎以

從。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相。〔疏〕正義曰。入。入廟門也。言序入者。五鼎以次而入。羊鼎

士合執二俎。贊者二人。又皆合執二俎。則有六俎矣。鼎五而俎六者。其一爲所俎也。先言從而末言從入。謂執匕執俎者。皆從鼎入門也。儀禮釋官云。案下篇注云。雍正。羣吏掌辨體名肉物者。府其屬。周禮凡官之長皆曰正。雍正。

卽雍人之長也。又周禮內饔外饔下。皆有府二人。注云。相助者。爾雅釋詁相助。皆訓爲勛。說文勛作勛。云助也。是相助二字。亦轉相訓。呂利今天相民。馬融注。相。助也。此謂司士贊者。助司士執俎耳。或謂相當讀如字非。陳鼎于東方當序。南于洗西。皆西面北上。膚爲下。匕皆加于鼎。東枋。膚爲下。以其加也。南。〔疏〕正義曰。當東序也。前陳鼎于廂門外北面。此皆西面。與彼異。北上。謂羊在北。豕魚腊膚以次直陳而南。前陳鼎門外。但云北上。不云膚爲下。以升鼎膚次豕也。李氏云。膚升鼎先。魚腊從。其牲陳之在下。如其次。敖氏云。加匕東柄。便箸之執也。注云。膚爲下。以其加也者。案羊魚腊無別鼎。而豕則有膚鼎。故謂之加。加者宜在下也。或曰鼎實將載於俎。祭統云。凡爲俎者。以骨爲主。膚無骨。故在下也。云南于洗西。陳於洗西南者。李氏云。榮在序外。鼎當東序。洗當東榮。今案據此則鼎在洗西矣。經陳鼎不云于洗西。而云南于洗西。是不與洗東西正相直。而在洗西之南。則鼎兼在洗南矣。故注以爲陳于洗西南也。盛氏世佐云。當序。東西節也。南于洗西。南北節也。設洗之節。南北以堂深。而鼎又在其南也。俎皆設于鼎西。西肆。所俎在羊俎之北。亦西肆。所俎在北。將先載也。〔疏〕正義曰。上言陳鼎之處也。俎設鼎西。便於載也。五俎皆有鼎。故各在其鼎之西。所俎無專鼎。故特設於羊俎之北也。盛氏世佐云。鼎西面。俎亦西肆。則俎於鼎爲縮也。所俎亦西肆。從其類也。注云。所俎在北。將先載也者。案五鼎。羊鼎在北。羊俎設於羊鼎西。則亦在北矣。而所俎又在羊俎之北。是於俎爲最北。亦以將先載故也。所俎敬尸之俎。故先載。卽下載心舌是也。云異其設。文不當鼎者。既言俎皆設於鼎西。而復別言所俎所在者。以五俎皆當鼎。所俎不當鼎。故不得不異其文也。宗人遣賓就主人。皆盥于洗。長杅。言就主人者。明親臨之。古文。杅作匕。〔疏〕正義曰。注作匕。誤作上。○特性云。宗人遣佐食及執事盥。又云。宗人執畢先入。是杅載之事。宗人主之。故此宗人遣賓也。李氏云。此臣也。而曰賓者。祭以得賓客之助爲榮也。禮運曰。仲尼與於蜡賓。盛氏世佐云。是時主人西面於阼階東。洗與鼎俎之設。皆與主人相近。故往就之。乃序進盥也。卒盥序進西面匕。注云。長杅者。長賓先。次賓後也者。諸氏寅亮云。士親杅。則主人與賓也。大夫不親杅。則杅者長賓及衆賓也。故注言長賓先。次賓後也。然則下經歷言佐食二人升羊豕。司士三人升魚腊膚。卽載者也。敖氏誤以升者爲杅者。故言佐食等卽賓也。方氏苞云。賓以匕出之於鼎。佐食以手承之。乃升而載之於俎。特性禮亦主人長賓杅。佐食升載至僎尸之俎。卽用杅者。升載經其儀。以示辨。則此

爲賓杞。而佐食及司士升載無疑矣。云主人不杞。言就主人者。明親臨之者。謂主人雖不杞。亦親臨之。敬也。案易言賓驚百里。不喪匕鬯。周官大僕。贊王牲事。注謂殺牲。載之事。是人君亦親匕也。少牢不親匕。下人君也。特牲親匕。士卑不嫌也。云古文杞作匕者。段氏說文注云。匕牲之匕。易詩亦皆作匕。大東傳震卦二注。皆云匕。所以載鼎實。是也。禮記禮記乃作杞。本亦作杞。鄭注特牲引之。而曰杞畢同材曰杞載。蓋古經作匕。漢人或作杞。非器名作匕。匕載作杞。以此分別也。若士喪士虞特牲有司篇。匕載字皆作杞。乃是淺人竄改所爲。鄭注易亦云匕牲體薦也。未嘗作杞牲體也。胡氏承琪云。案士昏禮。匕者逆退。釋文作杞。云杞必屢反。劉云匕器名。杞者。杞載也。是二字分別說。始於劉昌宗。鄭君非不知匕杞同字。但今文有作杞者。故時或仍之。張氏議誤謂少牢禮。古文作匕。鄭氏改爲杞。非也。今案古止有匕字。無杞字。劉氏之說。段已破之。敖氏謂用匕謂之匕。猶設尊謂之尊。設席謂之席之類。或作杞者。似後人誤而改之。以別於其爲器名者。而改之不盡者。故匕杞雜也。此論甚是。但謂鄭本從今文作杞。恐非。竊疑鄭本經文皆當作匕。注當云今文匕作杞。今本經注匕杞互易。或出後人所改。如段說耳。餘詳前原人概概下。佐食上利。升牢心舌。載于所俎。心皆安下切上。午割勿沒。其載于所俎。俎末在上舌。皆切本末。亦午割勿沒。其載于所橫之。皆如初。爲之于爨也。牢。羊豕也。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凡割本末。食必以敬戶也。周禮祭尙肺。事戶尙心。舌。心舌知滋味。今文切皆爲利。〔疏〕正義曰。注使可絕下。嚴本有也字。毛本無。校勘記云。徐本集釋楊放俱有。上佐食也。今案上。司馬升羊。司士升豕。升魚腊。謂自鑊升實之於鼎。此上利升牢心舌。及下上利升羊。下利升豕。司士三人升魚腊膚。謂自鼎升而載之於俎也。經言皆。皆羊豕也。橫之詳特牲記。皆如初。爲之于爨也者。言此切割之制。自爲之於爨時。已然矣。特牲記云。心舌實于牲鼎。則其初亦享之於鑊也。後乃各自其鑊實之於鼎也。羊心舌在羊鼎。豕心舌在豕鼎。羊豕鼎相近。故上利得兼升之。注云。牢。羊豕也者。凡牲一爲特。二爲牢。特牲。所俎但有豕心舌。少牢。則羊豕心舌俱有之。故言牢以兼之也。云安。平也。平割其下。於載便也者。下卽本也。上卽末也。經不云本末。而云上下者。以心於俎立載切下使平。則可立。故云於載便也。末在上。卽特牲記所謂心立也。義互詳彼。云凡割本末。食必正也者。言舌亦切本末。取其正也。云午割。使可絕也者。鄭注特牲記云。午割。從橫割之。彼言割之形。此言其義。一也。云勿沒。爲其分散也者。亦是言其義勿沒。不絕中央少許。恐其分散也。云所之爲言。

敬也。所以敬尸也者。本郊特牲文。云周禮祭尙肺者。明堂位周祭肺是也。云事尸尙心舌。心舌知滋味。又云今文切皆爲割。俱詳特牲記。佐食遷肝俎于阼階西。西縮乃反。〔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佐食不言上利。文省也。所俎不與衆俎同進。故遷之使異其處。敖氏云。西縮猶西肆。郝氏敬云。乃反。反阼階東。載衆俎也。今案特牲。所俎亦先設阼階西。以尸未入故也。義互詳彼。佐食二人上利升羊。載右胖。脾不升。肩臂臠膊脰。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脅一。代脅一。皆二骨以竝。腸三胃三。長皆及俎。拒舉肺一。長終肺。祭肺三皆切。肩臂臠膊脰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載之以尊卑。各有宜也。拒讀爲介。距之距。俎距。歷中。〔疏〕正義曰。膊脰正脊一。唐石經唯此膊字誤。○首言佐食二人。爲上當橫節也。凡牲體之數及載。備於此。利下利發端也。此節先言出鼎之序。後乃言載俎之次。賈疏云。實鼎曰升。實俎曰載。今實俎而言升者。以其升者上也。是以載俎升載兩言之也。但此經所載牲體多少。一依上文。重序之者。以其載俎之時。恐與入鼎時多少有異。故重序之。今案腸胃及肺。兼言其長短。以在俎而著之也。云長及拒則下垂矣。云皆切。則不長矣。肩臂臠膊脰在兩端。脊脅肺。肩在上。此以牲體之前後。爲在俎之上下也。祭統云。周人貴肩。又云凡前貴於後。肩臂臠膊脰。故在俎上端。膊脰後體。故在俎下端。脊脅居體之中。腸胃肺爲內體。故皆在俎之中央。上端。俎之左端也。張氏爾岐疑肺下肩字爲誤。盛氏世佐云。張氏蓋失於分句之不審耳。肩臂臠膊脰在兩端爲句。脊脅肺爲句。肩在上爲句。此三言者。所以明其載於俎之次也。云肩臂臠膊脰在兩端。則脊脅臠膊脰之在中央。明矣。舉脊脅肺而不言所在者。以其可知也。不言腸胃。文省也。俎端有上下。故又言肩在上。以別之。云肩在上。則臂臠從肩而皆在俎之上端。膊脰在其下端。亦可知矣。此立言之法也。王氏士讓云。復言肩在上者。以上文直言兩端。未分上下。故須別之也。載不言腸胃者。以既言長皆及俎。拒當俎中節。則腸胃在俎之下中可知矣。今案盛說王說極精。經不云肩臂臠在上。而云肩在上。亦以肩爲貴體。故特舉之。以該臂臠。且肩又在臂臠之上。故舉其最上者言之也。張氏以肩爲誤固非。敖氏以不言腸胃爲文脫。亦非矣。注云。升之以尊卑。載之以體次。各有宜也者。凡牲四體。尊於脊脅腸胃肺。而前體又尊於後體。今自鼎升於俎。先肩臂臠。次膊脰。次脊脅等。是升之以尊卑也。載於俎則脊脅肺等在中。膊脰在下。不以尊卑爲序。而以牲體之前後分上下。是載之以體次也。故云各有宜也。云拒讀爲介。距之距者。說文。距。雞距也。淮南高注。距。爪也。是距爲雞足也。鄭以拒爲俎足。故讀從距。左傳昭





不可承用。疏氏寅亮云：二十一體。當數脾而去殼。蓋殼附於脣。可析可合。不得爲體。經言脾不升。則脾明是體之一。安得去之而取殼乎。疏未是。陳亦同誤。秦氏蕙田云：正脊之前。肩之上當頸處。謂之脰。亦謂之脰。脰之下後足之末近脰者。謂之殼。脰一而殼兩。皆不在正體之數。兩脾雖以近殼之故。脰之而不升。然究屬正體。通數之得二十一體。則牲體之數備矣。合觀諸說。二十一體當取兩脾。去兩殼。今案朱子之論不可易耳。互詳於特牲記。下利升豕其載如羊。無腸胃。〔疏〕正義曰：豕載於俎。惟無腸胃爲異。餘俱與羊同。前升鼎時不言無腸胃。體其載于俎。皆進下也。進下。變於食生也。所以交於神明。不敢以食道。敬之至。〔疏〕正義曰：案姜氏兆錫以此二句爲總言體之載於俎。皆進下。故特言體以起例也。下經脂之進下。言亦者。亦羊豕也。足證此皆進下。爲總舉羊豕之辭也。注云：進下。變於食生也者。張氏爾岐云：食生人之法進腠。腠骨之本下。骨之末進下者。以骨之末向神也。盛氏世佐云：每體各有本末。如臂以近肩處爲本。近臑處爲末。餘以是推之。云所以交於神明。不敢以食道。敬之至也者。是解所以變於食生之義。不敢以食道。檀弓文。引燂飲酒禮者。證進腠爲食生之道也。云羊次其體。豕言進下。互相見者。羊次其體。謂上經載羊自肩以下。詳次其體。鄭司士三人升魚腊膚。魚用鮓十有五而俎。縮載。右首進腠。右首進腠。亦變於食生也。有司載。〔疏〕正義曰：注進腠。毛本腠誤。魚。○司士三人升魚腊膚。變於初也。鮓。謂每魚以腹向神也。注云：右首進腠。亦變於食生也者。亦者。亦牲體之進下也。士喪禮云：魚左首進脰。注云：未異於生。是食生人之法。進脰。祭神則進腠。爲變於食生也。詳公食大夫禮。魚七縮俎。鮓右。下云有司殺魚。橫之者。案有司即指下篇有司徹言。引之者。見王祭與饋尸禮異。又引少儀者。進尾亦橫載之。與縮載異也。亦詳見於公食禮。腊一純而俎。亦進下。肩在上。如羊豕。凡腊之體。正義曰：腊一純而俎。謂左右全載於俎。此其與羊豕異者也。兩脾亦不升。吳氏綬云：腊亦體解。但羊豕則專用右體。而十有一腊。則兼左右體十有九耳。注云：如羊豕。謂進下及肩在上。皆如羊豕也。云肩在上。則亦前後體在俎兩端。脊脊在中。故鄭以爲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列載於俎。令其皮相。〔疏〕正義曰：注云列載於俎。令其皮凡腊體載俎之禮。見於此也。膚九而俎。亦橫載革順。順。亦者。亦其骨體。〔疏〕相順者。謂兩革相比次作行列以

載・令不錯稌也・革・皮也・言革順則膚不去皮可知・云亦者・亦其骨體者・上骨髓云進・下卽橫載也・此膚亦知之・橫載者・橫而載於俎也・賈疏云・上牲體載文不明・故舉膚亦橫載以明之・或曰・上舌載于所俎・經明云橫之・此膚橫載云亦者・蒙舌而言也・

### 右將祭卽位設几加勺載俎

# 儀禮正義

## 卷三十八

卒齊祝盥于洗。升自西階。主人盥。升自阼階。祝先入南面。主人從戶內西面。將納祭〔疏〕正義曰。自此至

首。言陰厭之事。禮經釋例云。凡尸未入室之前。設饌于奧。謂之陰厭。少牢。司宮筵于奧。祝設几于筵上右之。此

爲神布席也。至主人及祝入室後。主婦薦自東房。韭菹醢醢。坐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人。執葵菹醢醢以授主婦。主

婦不與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此薦豆也。又云。佐食上利執羊俎。下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

俎。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特膚當俎北端。此設俎也。又云。主婦

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授以授主婦。主婦與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與受贊者敦黍。坐

設于稷南。又與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皆南首。此設敦也。又云。祝酌奠。此酌奠也。又云。遂命佐食啓

會。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此啓會也。又云。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

毛剛鬣。嘉薦普淖。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尚饗。主人又再拜稽首。此饗神也。皆尸未入室之前。設

饌于奧以饗神者也。所謂陰厭也。餘詳特牲禮。上卒齊。升鼎畢也。此卒齊。載俎畢也。然則升鼎載俎。均謂之齊

也。入。入室也。敖氏云。祝先升。亦大夫禮異也。祝南面負墉。注云。將納祭也者。言入室。爲將納陰厭之祭

也。主婦被錫衣移袂。薦自東房。韭菹醢醢。坐奠于筵前。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移袂。執葵菹醢醢以

授主婦。主婦不興。遂受。陪設于東。韭菹在南。葵菹在北。主婦興入于房。被錫。謂爲遷。古者或別服者利

髮髻焉。此周禮所謂次也。不繼簪者。大夫妻尊。亦衣緇衣而修其袂耳。修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義

曰·移袂·毛本移作侈·校勘記云·唐石經原本義楊氏俱作侈·徐本釋文集釋通解放氏俱作侈·下同·陸氏曰·侈本又作移·魏氏曰·移本又作侈·段玉裁云·釋文當云移袂·本又作侈·後人倒之耳·張忠甫依釋文改移爲侈·非也·作侈者·自是相傳古本·羣經音辨曰·移·廣也·音侈·禮主婦人衣移袂·此賈昌朝本作侈也·葉抄釋文·移從衣·殆非也·臧庸云·移字當作移·說文·移·衣張也·案移乃正字·移即移之假借字·作侈·誤也·段調釋文當云移袂·本又作侈·正與義合·追師注引此經亦作侈·表記衣服以移之·注云·移讀如永汜·移之移·移·猶廣大也·此古作移之證·○高氏愈云·此言主婦親設四豆也·李氏云·主婦贊者一人·亦被錫衣侈袂·則其餘如士之妻·婦葬皆衣耳·蔡氏德晉云·主婦贊者·即特牲所謂宗婦也·蓋以命婦爲之·故亦被錫衣侈袂·陪設謂繼設之·薦自東房·以上饋豆於房中·故自房來也·特牲兩豆·少牢四豆·故主婦先執兩豆坐奠也·而贊者又執兩豆以授之·主婦不與·則贊者亦入戶坐授也·主婦與入于房·入東房也·蓋主婦初自房出·而入室設豆·設畢乃出室而入房·經但云入于房·不云入室出室·省文也·散氏云·不言盥·如特牲可知·注云·被錫讀爲潑潑·古者或別賤者刑者之髮·以被婦人之紛爲飾·因名潑潑焉者·段氏玉裁校本·謂注髮當作鬋·以被之被當作髮·說文·髮·髮也·髮或作鬋·鬋·髮也·段氏說文注改鬋也·爲益髮也·云庸風正義引說文云·髮·益髮也·言人髮少·聚他人髮益之·下十字必古注語·鬋字不見於經傳·假被字爲之·召南被之僮僮·傳曰·被·首飾也·少牢注曰·被·被錫讀爲鬋·則被即髮也·又說文·鬋·鬋髮也·段氏注云·鬋與鬋義別·鬋字今經典不見·而五經文字曰·鬋·聽亦反·見詩風注·所云詩風注·謂采芣芣也·今箋云·主婦髮鬋·鬋·釋文作髮·張參所見作鬋爲是·蓋鄭既注禮·乃箋詩·禮注謂鬋人髮以髮婦鬋·四名髮鬋·追師注·亦引少牢主婦髮鬋·與詩箋皆自用其改易之字·而俗人多識鬋·少識鬋·且誤認爲一字·於是二禮及詩注·皆改鬋爲髮爲鬋·夫鬋鬋同字·訓髮·髮益髮也·倘經云鬋鬋·直重字而已·於義安乎·胡氏承琪云·案段說甚晰·然鬋鬋雖同一物·古文自有累言之者·單言之曰髮·累言之亦可曰鬋鬋·況鬋義本因鬋髮·其曰鬋鬋·即如云髮之首服·似不必改鬋爲鬋·古文被錫二字·皆假借今文之編·又因錫通用耳·云此周禮所謂次也者·周禮追師·掌王后次·次第髮長短爲之·所謂髮鬋·鬋·釋文作鬋·案鄭以此經之髮鬋·釋周禮之次·是髮鬋即次也·云不編髮者·大夫妻尊者·案特牲士妻纁笄宵衣·此髮鬋是大夫妻尊也·云亦衣纁衣而修其袂耳者·鄭以修釋移·謂大夫妻纁衣·與士妻同·惟修袂爲異·綰衣詳特牲禮·散氏云·被謂衣之也·今文錫爲綰·綰當作緣·緣緣通·內司服曰·緣衣素紗是也·稽氏寅亮云·散氏以被字爲句·錫衣侈袂爲句·而以錫衣爲接衣·其意蓋以士妻自祭·辟助祭之接衣·故服六

服外之綃衣。若大夫妻自祭。辟助祭之展衣。尙可服綃衣。不必服綃衣。故以綃衣爲綃衣。似也。然則竟服綃衣可矣。又何必侈其袂乎。細思終未安。不如仍遵注義所以侈其袂者。以與士妻同服綃衣。不得不稍異制也。今案鄭注周禮追師。引此經移袂云。移袂。祿衣之袂。與此注云綃衣不同。詩采芣疏申之云。鄭以特牲禮士妻綃衣。大夫妻言移袂。對士而言。故侈綃衣之袂。以無明文。故追師之注。更別立說。今案鄭雖爲兩解。當以此注爲正。以經但云衣移袂。不言何衣。明是與士妻衣同。凡言侈袂者。皆謂衣同。而欲有以別之。故爲侈袂之制。如鄭注司服云。士衣袂二尺二寸。大夫以上侈之。以其同爲玄端服也。禮記曰。凡弁經其袂侈袂。以其同爲衰服也。若一爲綃衣。一爲綃衣。則其衣自異。何必更爲侈袂以別之。褚氏駁散之說是也。且鄭追師注。雖有祿衣之說。而其引此經被綃即作綃。與此注同。散氏以被爲衣。綃爲祿。是無首飾矣。故又云不言首飾亦纓筭。是以大夫妻纓筭與士妻同。果爾則經何以不一言及之。至轉錫爲祿。尤爲臆斷。不可從。云侈者。蓋半士妻之袂以益之。衣三尺三寸。袂尺八寸者。鄭以侈釋移。遂申言侈袂之制。袂、袖也。袂、袂口也。士妻之袂二尺二寸。袂尺二寸。今以其半益之。則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也。注三尺三寸。係指袂言之。據賈疏當時有兩本。或作衣。或作袂。惠氏棟校本定作袂。考鄭注司服云。侈之者。蓋半而益一焉。半而益一。則其袂三尺三寸。袂尺八寸。注禮記云。袂之小者二尺二寸。大者半而益之。則侈袂三尺三寸。據此可證作袂爲是也。云非蒞醢醢。朝事之豆也。而饋食用之。豐大夫禮者。李氏云。周禮醢人。朝事八豆。有非蒞醢醢。饋食八豆。有蒞醢醢。士饋食禮。唯取蒞醢醢。大夫兼取朝事二豆。是爲豐大夫禮。云蒞醢醢在北。經云。校勘記云。在下集釋有北字。案特牲疏引此注。今本有北字。單疏本則有北字而無釋字。今案北字二字。宜俱有。李氏云。豆皆右蒞左醢。據此則蒞醢亦當在南。今在北。是經設之。故鄭以釋釋蒞醢在北之義也。吳氏廷華云。據經云陪設于東。而二蒞乃分南北。則蒞醢在醢醢東。蒞醢在蒞醢東。如四隅二蒞二醢。各邪向爲南北。注所謂靜也。今案各本皆作蒞醢在經。無北字。張氏爾岐以蒞醢錯對爲在經。於在字義終難通。當從集釋爲是。又汪氏中校本改在爲左。曰在左形似致誤。鄭注士喪禮。釋經爲屈。左經者。左風也。據經云非蒞在南。蒞醢在北。是其設之次。先非蒞。次蒞醢。在蒞醢之北。屈而東設蒞醢。又南設蒞醢。几筵東向。以北爲左。今設蒞醢。自北風而陳。故云左經。案汪氏因今本無北字。遂以在爲左。似亦可備一說。云今文錫爲楊。爲楊者。校勘記云。今文二字。陳闕監葛本俱誤在蒞醢上。又云徐本通解俱有爲楊三字。今本無。厥本集釋俱與徐本同。惟影字作錫。釋文有爲楊二字。云音羊。案錫字不當從易。疑陸誤。盧氏文昭釋文考證云。注本有錫爲楊三字。注疏本無。則釋文無所附麗矣。今案作錫作楊俱非。集釋作錫爲楊。是也。爲楊。詳士冠禮。佐食上利。執羊俎。下



利執豕俎。司士三人執魚腊膚俎。序升自西階。相從入設俎。羊在豆東。豕亞其北。魚在羊東。腊在豕東。

特膚當俎北端。相助也。〔疏〕正義曰。高氏愈云。此言設五俎於席前也。吳氏廷華云。羊在豆東。在醢醢東。羊南豕

當系俎之北也。注云。相助也者。詳前。司士贊者二人。皆合執二俎以相從入。下敖氏於彼經云。相從嫌並行也。今案此節相上無以字。又上言序升。謂五者以次而升也。則敖氏之解移於此節。似亦可通。秦氏蕙田云。執俎之人以

序而升。相從而入。相如字不必讀作去聲。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黍有蓋。坐設于羊俎之南。婦贊者執敦稷以授主婦。主婦

與受。坐設于魚俎南。又與受。贊者敦黍坐設于稷南。又與受。贊者敦稷坐設于黍南。敦皆南首。主婦與

入于房。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疏〕正義曰。高氏愈云。此言主婦親設四敦也。敖氏云。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今文曰主婦入于房。〔疏〕金敦。以金飾之也。四敦皆然。特見其一耳。婦贊

者。即主婦贊者一人也。不言主。省文也。後放此。以授主婦。立授之也。故主婦與受敦。與受豆籩不同。禮貴相變也。蔡氏德晉云。婦贊者唯一人。其後二敦。別有婦人贊者。執之以授主婦。張氏爾岐云。設黍稷。亦釋也。今案上

主婦設豆畢。與入于房。此復自東房執敦入室以設。設畢復入于房。以行禮時。婦人位恆在房中也。注云。敦有首者。尊者器飾也者。鄭意蓋以大夫以上敦簋有飾。士無之。故禮器管仲鑲簋。注云。鑲簋。謂刻而飾之。大夫刻爲龜

爾。諸侯飾以象。天子飾以玉。云飾蓋象龜。周之禮飾器各以其類。龜有上下甲者。考工記梓人云。外骨內骨。卻行

以行云云。以脰鳴者。以注鳴者。以旁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以胸鳴者。謂之小蟲之屬。以爲雕琢。鄭注云。刻畫祭器。博庶物也。又云。外骨。龜屬也。戴氏震考工記圖注云。歐陽氏集古錄曰。簋容四升。其形似龜。有首

有尾。有足。有甲。有腹。今禮家作簋。但於其蓋刻爲龜形。與原父所得真古簋不同。案集古錄所云。但於其蓋刻爲龜形者。即最氏三禮圖之敦。與簋蓋皆於蓋頂作一小龜。是也。其說始於儀禮。疏誤解鄭注飾蓋象龜。一蓋字。蓋之

爲言意擬未定之辭。無正文也。褚氏云。敦與簋之首足。皆在器身。不在蓋。盛氏云。三禮圖敦蓋龜形。士喪禮。敦啓會面足。敦蓋已啓。猶云面足。則其說未必然。今案刻爲龜者。謂通體刻爲龜形。非於其蓋也。此注蓋字是虛詞。非會蓋之蓋。觀禮器考工記注。不言刻蓋可見。賈疏以蓋形龜象釋之。則其誤自賈始矣。云今文曰主婦入于房者。鄭

以上云坐設。言坐則必有與。古文有與字。文義較備。故疊今文不從也。祝酌奠。遂命佐食啓會。佐食啓會。蓋二以重。設于敦南。酌奠。酌酒爲神奠之。後酌者酒

尊要成也。特牲饋食禮曰。祝正義曰。高氏愈云。諸侯廟中。有饗以灌地降神。大夫無之。止酌酒奠神。而

洗酌奠。奠于錫南。重累之。神若來享之。故祝遂出迎尸也。方氏苞云。二以重者。以黍稷二敦。南北相次。

會之啓不得各從其敦。故重之。而並設於下敦之南。兼明所謂會者。卽蓋也。今案特牲言祝洗酌奠。此不言洗。省文耳。注云。酌奠。酌酒爲神奠之者。以陰厭爲神。不爲尸也。云後酌者。酒尊要成也者。李氏云。饌由尊者而成。故酒後設之。引特牲者。以經未言所奠之處。故引特牲以證之。但特牲設錫在前。故經云奠于錫南。此酌奠時尙未設錫。故經空其文。注以所奠處。故預指錫言之。下經錫設于韭菹之南。是此時尙未設錫也。云重累之者。以每二敦之

蓋。重疊設之。鄭箋詩。無將大車。亦云重猶累也。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祝祝曰。孝孫某敢用柔毛剛鬣。嘉薦普淖。

用薦歲事于皇祖伯某。以某妃配某氏。尙饗。主人又再拜稽首。羊曰柔毛。豕曰剛鬣。嘉薦。道蘆也。普淖。黍稷也。普。大也。淖。和也。德能大和。乃

有黍稷。春秋傳曰。奉養以告曰。潔粢正義曰。禮經釋例云。凡室中房中拜。以西面爲敬。室中之拜。事神與

豐盛。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疏尸也。案士虞禮陰厭。主人入。祝從在左西面。又云主人再拜稽首。特牲禮。陰厭祝先入。主人從西面于戶內。又云。主人再拜稽首。又菹。主人西面再拜。少牢禮。陰厭。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又尸飯。祝西面于主人之南。主人不言拜。脩。又尸酢主人。主人西面奠爵。又拜。又獻祝。主人西面答拜。又獻二佐食同。又菹主人西面三拜。菹者。又主人受上菹。酌以醑于戶內西面。坐奠爵拜。此男子室中之西面拜也。又少牢禮。主婦獻尸。入戶西面拜。又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又主婦受尸酢。及獻佐食。皆西面答拜。此婦人室中之西面拜也。士虞禮。主人初獻。北面答拜。特牲禮。主人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受角。又嗣舉奠。北面再拜稽首。少牢禮。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東北面拜。又主婦獻佐食。佐食北面拜。又賓長獻尸。戶西北面拜送爵。有司徹不償尸之禮。賓長獻尸。戶西北面答拜。又賓致爵于主人。賓北面答拜。又賓自酢。戶西北面拜。此男子室中之北面拜也。特牲禮。主婦亞獻。北面拜送。有司徹不償尸之禮。主婦致爵于主人。戶西北面拜送爵。又主婦自酢。戶西北面拜。此婦人室中之北面拜也。又士昏禮。婦至成禮。酌醑主人。贊戶內北面答拜。醑婦亦如之。又贊自酢。戶西北面奠爵拜。此嘉禮室中之拜也。房中之拜。與婦人行禮也。特牲禮。賓三獻。主人致爵于主婦。席于房中。

南面。主婦拜受爵。主人西面答拜。又獻內兄弟于房中。主人西面答拜。有司徹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答拜。又不償尸之禮。賓致爵于主婦。主婦北堂席北東面拜受爵。賓西面答拜。此皆房中之拜也。特牲獻內兄弟。主人西面拜。有司徹獻內賓。南面拜者。士與大夫之殊也。蓋堂上以南鄉爲尊。故拜以北面爲敬。室中以東鄉爲尊。故拜以西面爲敬。房中則統於室。亦以西面爲敬歟。注云。羊曰柔毛。豕曰剛鬣者。曲禮文。賈疏云。羊鹿則毛柔。豕肥則鬣剛也。嘉薦普淖。詳士虞記。春秋傳桓公六年。隨季梁之言。引之者。以證普淖之義。

右陰厭

祝出迎尸于廟門之外。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祝先入門右。尸入門左。主人不出迎尸。仲尊也。特牲饋位。出亦如之。祝入門右者。〔疏〕正義曰。自此至牢肺正脊加于肝。皆言尸入正祭之事。張氏爾岐分尸入妥尸。及尸辟尸盥也。既則後尸。十一飯爲二節。今從之。注云。主人不出迎尸。仲尊也者。謂仲尸尊也。特牲注云。主人不迎尸。成尸尊。與此同。義詳彼。引特牲禮曰。尸入。主人及賓皆辟位。出亦如之者。此特牲記之文也。引之證此與彼同。云祝入門右者。辟尸盥也。既則後尸者。盥見下文。入門則祝先升階。入室則祝後。下文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宗人奉槃東面于庭南。一宗人奉匱水西面于槃東。一宗人奉簞巾南面于槃北。乃沃尸盥于槃上。卒盥。坐奠簞取巾。興振之三。以授尸。坐取簞興。以受尸巾。庭南沒。〔疏〕正義曰。南面于槃故向之。乃沃。奉匱水之宗人也。坐奠簞取巾。奉簞巾之宗人也。餘詳士虞禮及特牲記。注云。霤者。門內霤也。庭南近門。故以爲沒霤處。李氏云。尸盥設于西階東。尸入門左。至門內霤。侍盥者奉器就之。門內霤在庭之南。特牲禮曰。尸入門左北。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周禮曰。〔疏〕正義曰。入。入面盥。亦繼門言之。祝延尸。尸升自西階入。祝從。大祝相尸禮。祝從。從尸升自西階。〔疏〕室也。注云。由後詔相之曰延。延。進也。及引周禮大祝職文。俱詳特牲禮。云祝從。從升自西階。主人升自降階。祝先入主者。經言祝從于入之下。注恐人以祝之入。在尸後而升階。或在尸前。故特明之。

人從視接神。先〔疏〕正義曰。以視是接神。尸升筵。祝主人西面立于戶內。祝在左。主人由視後而居右。尊也。

人左〔疏〕正義曰。西面以右爲上。注以入室視先。主人後。今主人立于視右。以其尊也。祝在主人左。以由前而卻。

人之定位也。祝位賓北墻南面。有事於神。尸則變位。祝主人皆拜安尸。尸不言。尸答拜。遂坐。使安坐也。尸

自此答拜。遂坐而卒食。其閒有不啐奠。不嘗餽。不告旨。大〔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尸不言。象神之恭默也。

上。此言於安尸之下者。亦文有先後耳。敖氏云。以主人尊。故非也。今案士虞亦言尸坐于安尸之下。盛說也。

注云。拜安尸。拜之使安坐也者。詳特牲禮。云尸自此答拜。遂坐而卒食者。明其卒食以前。不復與也。但據特牲

禮。中閒有啐酒告旨。主人拜尸奠解答拜。祭餽嘗之告旨。主人拜尸答拜之文。則不能坐而不與。其注復申之云。其

告旨耳。非兩事也。特牲主人之拜。以其告旨。非以其嘗餽也。注於告旨上。必重言不者。以啐酒之拜。亦以告旨

故。故總言不告旨也。尸在廟門內本尊。而大夫之尸。視士尸又尊。故云餽嘗也。云不告旨者。爲初亦不饗者。鄭以

不告旨。總上不啐奠不嘗餽言之。故下祇申言不告旨之義也。特牲拜安尸後。尸答拜。執奠祝饗。主人拜如初。注

饗。勸強之也。此經無祝饗之事。是初亦不饗也。初時不饗。故後亦不告旨也。云所謂曲而殺者。禮器文。彼注云。

謂若父在爲母期也。案父在爲母期。不得伸其尊。特牲。士禮得饗而少牢不饗者。以大夫近君。嫌與君同。是亦不得

伸之義。故引以爲證也。盛氏世佐云。不祝饗與士禮異。所以然者。以其有僭尸於堂之禮。故於是略之歟。此說亦可

存參。祝反南面。未有事也。隋祭爾敦〔疏〕正義曰。敖氏云。南面云反。以見從尸入時位在此。穆若云方陰厭之初。

復其常位。故云反。注云。未有事也者。安尸事畢也。云隋祭爾敦。官各肅其職。不

命者。對特牲隋祭爾敦。皆祝命之言也。此申言未有事之義。未有事。故反南面也。

### 右迎尸入安尸

尸取韭菹。辨稷于三豆。祭於豆閒。上佐食取黍稷于四敦。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于俎。以授上佐食。上佐

食兼與黍以授尸。尸受。同祭于豆祭。牢、羊豕也。同、合也。合祭於俎豆之祭也。黍稷之〔疏〕正義曰。此言尸

未食前之祭。謂之隨祭。詳特牲禮。擯、染也。豆閒、上豆之閒。義俱詳彼。吳氏延華云。擯必於醢。四豆惟醢醢

醢。則三豆者二豆之誤。李氏云。切肺、祭肺也。神俎祭肺三。取其一也。言牢者。羊豕兼取之。今案羊豕肺各取其

一。留二以爲主人主婦用也。敖氏云。言兼與黍而不言稷。見其尊者耳。或曰黍下脫一稷字。方氏苞云。承上經取黍

稷于四敦。而曰兼與黍以授尸。則兼稷無疑也。下經曰爾上敦黍。則不兼稷無疑也。所以然者。緣尸之意。已所飯不

敢同於神祭也。今案兼與黍下。各本皆無稷字。其實當有稷字。方說是也。豆祭、所祭豆實之處。卽豆閒也。禮經釋

例云。隨祭、卽周禮大祝九祭中之命祭也。此祭必祝命之。故曰命祭。特牲士虞皆然。少牢不云命祭。文不具也。

注云。牢羊豕也者。義見前。云同合也。合祭於俎豆之祭也者。說文同。合、會也。故同訓爲合。李氏云。俎豆當作

道豆。張氏識誤同。謂卽合祭於上。取韭菹祭于豆閒之處也。云黍稷之祭爲隨祭。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者。案隨祭

當兼肺言。注特舉黍稷以該之耳。禮記郊特牲。祭黍稷加肺。鄭注。謂綴祭也。孔疏云。案特牲禮云。祝命授祭。尸

左執解。右取道稷于醢。祭于豆閒。佐食取黍稷肺祭授尸。尸祭之。是尸綴祭之時。有黍稷肺也。少牢亦然。張氏爾

岐云。先陳設爲陰厭。尸後來卽席食。是尸餽鬼神之餘。故尊。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尸受祭肺。上佐

而祭之也。云今文辯爲徧者。詳鄉飲酒禮。爲、釋文作作。故尊。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尸受祭肺。上佐

食爾上敦黍于筵上。右之。爾、近也。或曰移也。右之。便尸食〔疏〕正義曰。李氏云。授尸下。賈氏有尸受祭肺

入。張氏爾岐云。案唐石經本亦無此四字。唯下食舉疏云。舉牢肺正脊也者。上文云上佐食舉尸牢肺正脊以授尸。尸

下。注云。爾近也。或曰移也者。詳燕禮南嚮爾下。云右之。便尸食也者。敖氏云。右之。蓋當尸前之南。注云。便尸食。謂黍在尸右。則尸以右手取之便也。云重言上佐食。明更起不相因者。以舉肺脊爲尸食。舉爾黍爲尸三飯。其事本不相因。若不重言上佐食。恐主人羞肝俎升自阼階。置于膚北。羞。進也。肝。敬也。親。〔疏〕曰。人疑舉肺脊與爾黍同時爲之。非更起也。主人羞肝俎升自阼階。置于膚北。羞。進也。肝。敬也。親。〔疏〕曰。高氏愈云。此言主人親設肝俎也。特性。主人羞肝俎于肅北者。特性三俎無膚。故肝在肅北。此五俎有膚。肅特于北。故在肅北也。餘詳特性禮。注云。羞進也。肝敬也者。詳前。云親進之。主人敬尸之加者。以肝俎在五俎外。主人加設此俎以敬尸。故言加也。上佐食羞兩鴈。取一羊鴈于房中。坐設於韭菹之南。下佐食又取一豕鴈于房中。以從。

上佐食受。坐設于羊鴈之南。皆芼皆有柶。尸扱以柶祭羊鴈。遂以祭豕鴈。嘗羊鴈。芼。菜也。羊用苦。豕用薇。皆有滑。

〔疏〕正義曰。秦氏蕙田云。此言二佐食羞羊鴈豕鴈也。方氏苞云。但言取鴈于房中。而不言實之之人。初設之地。以實豆蓬鴈陳于房中。已見於特性也。吳氏廷華云。坐設于韭菹之南近席。與初兩豆一列。敖氏云。上佐食

受。與受之也。故下云坐設。芼以菜和物之名。祭鴈亦于豆祭也。下篇曰。以羊鴈之柶扱羊鴈。遂以扱豕鴈。祭于豆祭。若公食大夫禮用大牢。則祭鴈於上鴈之間。與此異。王氏士讓云。案自尸祭韭菹至此。品物多矣。而尸惟嘗羊鴈

者。蓋羊爲少牢。必先嘗之。以明禮之正也。今案鴈。食舉。舉肺正脊也。先。〔疏〕正義曰。特性云。乃食食舉。此不詳聘禮。柶詳士冠禮。注云云者。詳公食禮。食舉。食舉之爲道也。〔疏〕云乃食。文有詳略耳。敖氏誤以特

牲之乃食爲一飯。遂謂此經爲脫漏。不知尸先食舉而後三飯。此經與特性同。既云三飯則當連飯。敖氏謂一飯則食舉以安之。非矣。餘詳特性禮。注云。舉牢肺正脊也者。上經云上佐食舉牢肺正脊以授尸。此云食舉。是食牢肺正脊

也。云先食昭之以爲道也者。亦是道食通氣。與特性注義同。禮經釋例云。凡尸飯。舉脊爲食之始。舉肩爲食之終。案特性。尸始三飯前。乃食食舉。李氏如圭云。食舉。卽肺脊也。食必先舉之故曰舉。是初舉肺脊也。又三飯前舉

幹。注。長脊也。又舉獸幹及魚。舉後羞庶羞。是再舉脊及肱魚也。終三飯前舉肱及獸魚如初。是四舉肩及肱魚也。士虞禮。尸始三飯前舉肺脊。後舉卽羞庶羞。如初舉脊也。又三飯前

舉幹。是再舉脊也。終三飯前舉肱。是三舉肱也。終三飯後舉肱。是四舉肱也。尸不受魚肱者。虞祭不備味也。皆始

舉豕脊。終舉豕肩也。少牢禮。尸始三飯前食舉。注舉牢肺正脊也。是初舉脊也。四飯前舉牢幹。後舉羞庶羞。是再



舉脅也。五飯前舉魚。是三舉魚也。六飯前舉腊肩。是四舉腊也。七飯前舉牢醑。是五舉醑也。八飯前不舉。終三飯前舉牢肩。是六舉肩也。亦始舉羊豕之脅。終舉羊豕之肩也。士祭九飯。故四舉。大夫祭十一飯。故六舉。少牢雖六舉。然牢體亦祇四舉。脅也。醑也。肩也。特牲士虞亦始脅。次脅。次醑。終肩。與三飯。食以〔疏〕正義曰。大夫例同。又特牲少牢皆再舉後。始羞庶羞。士虞初舉後即羞庶羞。此虞祭與吉祭異者也。三飯。食以〔疏〕此尸始三飯也。禮經釋例云。凡士祭尸九飯。大夫祭尸十一飯。案特牲禮。尸三飯告飽。祝侑主人拜。注。三飯告飽。禮一成也。此始三飯也。佐食舉幹。舉獸幹魚一。羞庶羞四豆。後經云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注。禮再成也。此又三飯也。合前爲六飯。經又云舉醑及獸魚如初。尸又三飯告飽。祝侑之如初。注。體三成。此終三飯也。合前爲九飯。經又云舉肩及獸魚如初。注。不復飯者。三者。士之禮大成也。士虞禮。尸飯播餘于醴。三飯佐食舉幹。此始三飯也。經又云又三飯舉醑。此又三飯也。經又云又三飯舉肩。注。後舉肩者。貴要成也。此終三飯也。亦共九飯。特牲士虞皆士禮。是士祭尸九飯也。少牢禮。尸食舉三飯。此始三飯也。上佐食舉尸牢幹。羞載醢。後經云尸又食。此又一飯也。合前爲四飯。上佐食舉尸一魚。後經云又食。此又一飯也。合前爲五飯。上佐食舉尸腊肩。後經云又食。此又一飯也。合前爲六飯。上佐食舉尸牢醑。後經云又食。此又一飯也。合前爲七飯。尸告飽祝侑。後經云尸又食。此又一飯也。合前爲八飯。上佐食舉尸牢肩。後尸不飯告飽。主人侑。經云尸又三飯。注爲祝一飯。爲主人三飯。尊卑之差。此終三飯也。合前爲十一飯。少牢大夫禮。是大夫祭尸食十一飯也。至於有司徹不償尸之禮。八飯之後。乃盛肝俎。卒盛乃舉牢肩。十一飯之前乃撤於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於一俎以出。主人之魚腊取於是。其饌雖與賓尸小異。而其爲十一飯則無異也。又士祭尸三飯即侑。大夫祭尸七飯始侑。士祭祝主人共侑。大夫士祭祝主人更侑。皆隆殺之義也。今案下經尸又三飯注云。尸十一飯。下人君也。有司徹不償尸者。尸又三飯。注云士九飯。大夫十一飯。其餘有十三飯。十五飯。賈疏云。士大夫既不分命數爲尊卑。則五等諸侯同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可知。據注以大夫十一飯爲下人君。則賈疏之說。當爲鄭義。意當如賈所云也。注云。食以黍者。據上經云上佐食爾上敦黍于筵上。知此所食者黍。鄭恐人以爲兼食稷。故特明之。下又食無注。明亦同食黍也。上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嚼之。佐食受加于肝。幹。正脅也。古〔疏〕正義曰。振祭。詳特牲禮。嚼。嘗也。佐食受加于所者。禮經釋食舉幹尸受振祭嚼之。佐食受加于肝俎下。案此下當有尸實舉于菹豆之文。經不言。略也。詳後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肝下。注云。幹。正脅也者。上食舉是正脅。故知此亦正脅云。古文幹爲肝者。肝是假借字。段氏云。此與古文醢爲脾。皆但下。

取同音假借而已。是也。上佐食羞載兩瓦豆。有醢亦用瓦豆。設于薦豆之北。設於薦豆之北。以其加也。四豆亦緹。羊載在南。豕載在北。無醢者。尙牲不尙味。

〔疏〕正義曰。載詳士虞禮載四豆下。瓦豆亦名簠。詳公食禮。醢用瓦豆。亦兩也。薦豆。卽上韭菹等四豆也。蔡氏德晉云。凡薦豆用木豆。則加豆其皆用瓦豆歟。注云。設于薦豆之北。以其加也者。以載醢是加豆。故與薦豆同列而設於其北也。云四豆亦緹。羊載在南。豕載在北者。兩載兩醢爲四豆。李氏云。羊載北醢。醢東豕載。載南醢。緹是也。云無醢醢者。尙牲不尙味者。特牲有豕無羊。此有羊豕二牲。故不必有醢醢以備味。互詳特牲羞庶四豆下。

尸又食食載。上佐食舉尸一魚。尸受振祭。臠之。佐食受加于肝。橫之。又。復也。或言食。或言飯。食大

〔疏〕正義曰。尸又食。此四飯也。方氏苞云。特牲舉幹。皆以獸魚從。以合九飯之節也。少牢分魚。爲二。又云。以魚附於載。以成十一飯之數也。注云。又復也者。據說文。又之本義爲手。經典多用爲繼前之辭。穀梁傳

云。又有繼之辭也。義與復同。故鄭注禮經多訓爲復。詩小宛。天命不又。毛傳亦云。又。復也。云或言食。或言飯。食大名。小數曰飯者。鄭以上言三飯。此言又食。食卽飯也。禮器。天子一食。諸侯再。大夫三。此大名也。就

一食之中。又分之。則有一飯三飯之異。故云小數曰飯。如此經及特牲所云是也。云魚橫之者。異於肉者。鄭以肉不云橫而魚云橫。故特釋之。褚氏寅亮云。牢肉與魚同加一俎。故肉橫而魚亦橫。若縮則縮後加之物矣。經明言橫之。

敖氏云。縮俎不可解。肉本橫。今仍橫。又食。上佐食舉尸。膾肩。尸受振祭。臠之。上佐食受加于肝。膾肩。少

牢二牲略之。膾必舉肩。以肩〔疏〕正義曰。又食。此五飯也。敖氏云。此言上佐食受。則前後所謂佐食受者。皆其爲終也。別舉魚膾。崇威儀。〔疏〕上者也。注云。膾魚皆一舉者。少牢二牲略之者。對特牲獸魚皆三舉。此少牢

有二牲。故於膾魚略之而一舉也。云膾必舉肩。以肩爲終也者。李氏云。肩尊性體。亦後舉之。張氏爾岐云。牲體貴肩。以所貴者終也。云別舉魚膾。崇威儀者。對特牲三次舉獸魚。皆兩者同舉。此則先舉魚後舉膾。別舉之者。大夫

之禮。威儀多也。又食。上佐食舉尸。牢幣如初。如舉幹。〔疏〕正義曰。又食。此六飯也。如初。謂亦尸受振祭。臠之。佐食受

體。故舉其類言之也。又食。不過五舉。須俎尸。〔疏〕正義曰。又食。七飯也。鄭意蓋對諸侯以上言之。但無文可考耳。五

四也。舉牢。尸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獨侑不拜。侑曰。皇尸未實侑。實猶飽也。祝既侑。復反南面。〔疏〕

正義曰。西面。尸內之位也。於主人之南。卽上經祝在左是也。此時祝主人同在尸內西面。祝侑而主人不侑。故言獨侑以別之。特牲侑尸。祝皆不拜。此特言之者。嫌主人不侑。祝獨侑。或當拜也。皇尸未實侑。侑辭也。詩楚茨。皇尸載起。毛傳。皇。大也。鄭箋。皇。君也。又云。尸稱君。尊之也。方氏苞云。特牲每三飯。祝侑主人拜。尸答拜。少牢則祝唯八飯前一侑而不拜。主人唯九飯前一拜侑。何也。少牢鼎俎倍加。儀節益繁。使一與特牲同。則日不暇給矣。豈獨祭而不嘗。與二佐食卒爵而不拜。不拜既爵。皆職此之由。注云。侑勸也者。詳特牲禮。云祝獨勸者。更則尸飽者。更代也。此祝勸。下八飯主人勸。是更代而勸。不共侑也。特牲。祝主人共侑。此祝主人更侑。禮經釋例以爲禮有隆殺。是也。注以尸飽言之。豈特性之侑。不欲尸飽乎。祝疏蓋釋。云實猶飽也者。以上云尸告飽。此云未實。是言其未飽。故以猶飽解之。實亦訓滿訓充。與飽義亦近也。云祝既侑。復反南面者。上經云祝反南面。此祝西面於主人之南。爲侑尸也。故既侑復反南面。南面。祝室中之常位之。○賈疏云。大夫七飯。告飽而侑。諸侯九飯。告飽而侑。天子十一飯而侑。此本特牲少牢推而言之。未有的據也。諸侯十三飯。天子十五飯。告飽而侑。尸又食。上佐食舉尸牢肩。尸受。振祭。嚼之。佐食受加于肝。四舉牢體。始於正脊。〔疏〕正義曰。尸又食終於肩。尊於終始。

食受加于肝。劉氏台拱云。案單言佐食。亦謂上佐食也。上佐食先在尸右。自是以後在尸左。注云。四舉牢體者。一牢正脊。二牢幹。三牢脰。四牢肩。是始於正脊。終於肩也。云尊於終始者。以正脊及肩。皆牲體之貴者。故云然也。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祝當贊主。〔疏〕正義曰。上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爲侑尸也。此西

侑。祝言而不拜。主人不。〔疏〕正義曰。賈疏云。祝言而不拜者。疏也。主人不言而拜者。親也。尸又三飯。爲祝一飯。爲卑之差。凡十一〔疏〕正義曰。祝侑而云尸又食。主人侑而云尸又三飯。是爲祝

飯。下人君也。〔疏〕一飯。爲主人三飯也。此合前爲十一飯。餘詳上三飯之下。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肝。言受者。尸授之也。尸授牢幹而實。〔疏〕正義曰。據特牲士虞。此下亦當有反黍于其所之文。經不言者。略也。注

舉於菹豆。食畢。操以授佐食焉。〔疏〕云。言受者。尸授之也者。注以經渾言受尸。故特明之。特牲舉肺脊加于肝

也。尸不飯告飽。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祝當贊主。〔疏〕正義曰。上祝西面于主人之南爲侑尸也。此西

主人不言。拜

侑。祝言而不拜。主人不。〔疏〕正義曰。賈疏云。祝言而不拜者。疏也。主人不言而拜者。親也。尸又三飯。爲祝一飯。爲卑之差。凡十一〔疏〕正義曰。祝侑而云尸又食。主人侑而云尸又三飯。是爲祝

飯。下人君也。〔疏〕一飯。爲主人三飯也。此合前爲十一飯。餘詳上三飯之下。上佐食受尸牢肺正脊。加于肝。言受者。尸授之也。尸授牢幹而實。〔疏〕正義曰。據特牲士虞。此下亦當有反黍于其所之文。經不言者。略也。注

舉於菹豆。食畢。操以授佐食焉。〔疏〕云。言受者。尸授之也者。注以經渾言受尸。故特明之。特牲舉肺脊加于肝

俎。注云。尸授佐食。佐食受而加之。與此同也。云尸授牢幹而實舉於菹豆。食畢。操以授佐食。爲者。此申尸授之義也。尸授牢幹而實舉於菹豆。亦無正文。約特性言之。案特性。尸食舉。至三飯後。佐食舉。尸受振祭。嗜之。佐食受加于肝俎。舉獸幹魚一。亦如之。尸實舉于菹豆。注爲將食。庶羞。舉謂肺脊。經又云。佐食羞。庶羞四豆。是特性尸實舉于菹豆。在羞庶羞之前。明此經亦當在羞庶羞之前。上文佐食舉尸牢幹。尸受振祭。嗜之。佐食受加于肝。下卽云上佐食羞。載兩瓦豆。有醢。案所云佐食受者。尸授之。故注以爲尸受牢幹之時。卽實舉于菹豆。在羞庶羞之前。是約特性言之也。食畢。操以授佐食。明于菹豆中取以授之。李氏云。菹豆。韭菹之豆。惠氏棟云。上文尸食舉。舉者牢肺正脊也。不言加于肝者。實于菹豆也。至此尸授上佐食。上佐食受而加于肝。禮經釋例云。凡尸所食之肺脊。必先奠于菹豆。尸卒食。佐食始受之。加于肝俎。少牢不言奠于菹豆。文不具也。詳特性尸實舉于菹豆下。褚氏實亮云。食舉時。經無尸實舉于菹豆之文。而此云佐食受尸。對後可以明前也。然則士虞禮之尸卒食。佐食受肺脊。如前亦奠于菹豆矣。敖氏欲護前說。故云言受。明尸未嘗奠之也。豈有左手執肺脊至十一飯之久。而始終不奠乎。且設何義也。郝氏敬誤同。

### 右尸十一飯是謂正祭

主人降洗爵升北面酌酒乃醑尸尸拜受主人拜送酌。猶養也。既食之而又飲之。〔疏〕正義曰。自此至亦折事。○張氏爾岐云。此初獻禮。主人獻尸。尸膳主人。遂致饌。主人獻祝。主人獻佐食。凡四節。今案尸卒食醑尸。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士虞特性少牢及有司徹不復尸之禮。大略皆同。唯細節小異耳。詳特性主人洗爵升酌醑尸下。敖氏云。北面酌酒。見凡酌於此者之面位也。尊東西設勺南枋。而北面酌之。則非酌於此者。其面位亦可得而推矣。經義述聞云。主人拜送。本作主人西面拜送。凡主人主婦事尸皆西面。故下文尸醑主人。主人拜受。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又主婦西面拜獻尸。尸拜受。主婦西面拜送爵。祭統正義云。少牢特性。尸皆在室之奧。主人西面事之。是也。又案士虞禮。主人酌尸。尸拜受。主人北面答拜。注云。主人北面以醑。變吉也。賈疏引此文作主人西面拜送。又云。特性直有主人拜送。雖不見主人面位。約與少牢同。皆西面也。自唐石經始脫西面二字。各本遂沿其誤。今案特性。尸膳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主人退。注云。退者進受爵。反位蓋反西面位。

是特性受酢亦西面也。注云。醕、猶羹也者。取饒羹之義。故以爲樂之也。餘詳特性禮。尸祭酒啐酒。賓長羞牢肝。用俎。縮執俎。肝亦縮。進末。鹽在右。羞、進也。縮、從也。鹽在肝。〔疏〕正義曰。牢肝。羊豕肝也。羞牢肝。卽所謂以肝從也。凡主人主婦賓長獻。皆有右。俎。俎之。古文。縮爲臠。〔疏〕從。詳特性禮。縮執俎。肝亦縮。鹽在右。詳士虞禮。敖氏云。肝進末。卽體進下之意。祭禮進末。則骨體之肝從。當進本也。劉氏合拱云。案此俎不奠。尸既受肝。則賓長縮執俎以降。注云。鹽在肝右。俎。俎之者。鹽亦在俎也。李氏云。鹽在右。據賓長西面設者而言。於尸爲鹽在左。尸右取肝。鄉左。俎之。便。古文縮爲臠。尸左執爵。右兼取肝。俎。俎之。振祭臠之。加于菹豆。卒爵。主人拜。祝受尸爵。尸答拜。兼羊豕。〔疏〕正義曰。吳氏延華云。加于菹豆。韭菹豆也。葵菹則遠矣。主人拜。亦相拜如特性。方氏苞云。特性祝相爵。而少牢無之。少牢尸。主人有辭。而特性無之。皆互見也。蓋賓禮既爵有拜。尸不拜既爵。而主人先拜。故祝詔之。士禮既詳。則大夫不待言矣。今案少儀。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鄭注引此經。尸左執爵。右兼取肝。俎。俎之。振祭臠之。加于菹豆。然則尸此祭亦坐不與也。注云。兼。兼羊豕者。謂兼取羊豕肝也。王氏士讓云。取兼羊豕其臠之。先羊後豕可知。

右主人獻尸

祝酌授尸。尸醋主人。主人拜受爵。尸答拜。主人西面奠爵。又拜。主人受酢酒。俎。〔疏〕正義曰。敖氏云。初拜著受爵而反位也。蔡氏德晉云。尸答拜而主人奠爵。又拜。不敢當尸之答也。賈疏云。此少牢與特性。尸酢主人。使祝代尸酌。已是尊尸。今主人拜受訖。又拜爲俎。是彌尊尸也。方氏苞云。受爵而俎。視特性有加。位彌高。禮彌卑也。凡俎。俎之。不復答。故尸於主人受俎後奠爵之拜。答。此又拜則不答也。又云。特性尸酢主人。主人拜受角。尸拜送。少牢則曰。答拜。大夫尊。而尸以祖考臨之。轉用尊長答卑幼之辭。與士與下大夫不送尸。而上大夫。俎。俎之。富貴加於父兄宗族也。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下佐食取牢一切肺。以授上佐食。上佐食以綏祭。綏或作授。授讀爲綏。

將受饔。亦尊尸餘而祭。〔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取四敦黍稷。於四敦中各取少許也。上佐食以授祭者。以此黍稷之。古文。墮爲肝。〔疏〕及切肺授主人爲隋祭也。吳氏廷華云。取牢一切肺。取之尸俎以授祭。亦揆於醢。以授主人。今案凡主人主婦受尸酢皆授祭。詳特牲佐食授祭下。注云。綴或作授。按讀爲隨者。據下文古文爲肝。此則綴或作授。據今文言也。凡隋祭字。今文多作綴。此以綴祭之綴。今文或本又有作授者。故鄭據讀爲隨。以授與隨義近也。有司徹不備尸者。其綴祭。注。綴皆當作授。按讀爲藏其隋之隋。此注讀爲隨。義當與彼同。鄭意蓋皆讀從周禮守祧職。既祭則藏其隋之隋也。墮當作隨。詳士虞禮祝命祝食隋祭下。云將受餼。亦尊尸餘而祭之者。上尸祭黍稷肺。注云。將食神餘。尊之而祭之。是尸餼鬼神之餘。此將以黍稷主人。是尸所食之餘。故云亦尊尸餘而祭之也。云古文綴爲肝者。鄭以肝字於隋祭義尤遠。故疊之而不從。各本皆作古文墮爲肝。張氏淳云。案經云上佐食以綴祭。從經。今案集釋作古文綴爲肝。戴氏震謂各本譌作墮。是也。主人左執爵。右受佐食。坐祭之。又祭酒不與。遂啐酒。右受佐食。右手受墮於佐食也。至此言坐祭之者。明尸與。〔疏〕正義曰。敷氏云。言坐祭之者。凡奠爵拜者。人爲禮也者。鄭意以尸與主人爲禮。故坐也。尸與主人爲禮。謂尸與墮祭且將致餼也。又云。尸恆坐。有事則起。主人恆立。有事則坐者。明尸與主人爲禮。則坐者以有墮祭之事也。賈疏云。禮器云。周坐尸。曲禮云。立如。祝與二人齊。鄭云。齊謂祭祀時是尸常坐。主人祭時常立也。今案特牲云。主人坐。左執角。受祭祭之。與此同。祝與二佐食皆出。盥于洗。入。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上佐食兼受搏之以授尸。尸執以命祝。命祝。以。〔疏〕正義曰。三人出盥於洗者。爲將執所餼之物。故致潔以敬其事也。各取黍於一敦者。上佐食取上敦之黍。下佐食取下敦之黍也。兼受者。兼受下佐食所取之黍也。搏字義詳特牲。方氏苞云。上文上佐食取四敦黍稷以授祭。則主人所受兼黍稷無疑也。此二佐食各取黍于一敦。則不兼黍稷無疑也。所以然者。緣主人之心。受神惠以祭。不敢用其半。而致餼於已。則不敢受其全也。注云。命祝以餼辭者。謂以所餼之辭。命祝使進之。以餼於主人也。所餼之辭。下文承致多福無疆以下是也。卒命祝。祝受以東北面于戶西。以餼于主人。曰。皇尸命工祝。承致多福。無疆于女。孝孫來女。



孝孫使女受祿于天宜稼于田眉壽萬年化替引之。

日。大也。予主人以大福。工、官也。承猶傳也。來讀

引。長也。言無廢止時。長如是也。古文。蝦爲格。〔疏〕正義曰。卒命祝。謂尸命祝畢也。祝受以東北面于尸西。

祿爲福。眉爲微。替爲缺。缺或爲穀。穀替聲相近。〔疏〕以蝦于主人。敖氏云。受、受黍也。東北面。鄉主人。于

尸西者。爲尸致蝦。宜近尸也。郝氏敬云。祝受以東。尸在室西隅。祝席前受尸命。遂東就主人尸內之位致蝦也。二

說不同。今案受。自兼受黍受命言。至祝致蝦主人。自當鄉主人。劉氏台拱謂東北面者。鄉主人。又不背尸是也。但

於尸西爲近主人。非近尸室。尸在東。屬在西。近尸者。則以尸言之。近屬者。則以屬言之。此尸西近尸。郝氏謂就

主人尸內之位致蝦是矣。敖說非也。郝氏又云。宜稼于田。祿自田出也。方氏舟云。周官。不耕者祭無盛。士無田則

從席人之薦。故雖卿大夫之尊。祝蝦之辭。不過宜稼于田而已。雅詩有楚茨大田。頌有載芣良耜。自天子以至於庶

人。但能知稼穡之艱難。則百行有本。爲萬福之原也。今案土蝦辭與大夫同。唯士尸親蝦。則首句當易耳。此篇尸不

親蝦者。盛氏以爲大夫以上。威儀多是也。詩天保。君曰卜爾。萬壽無疆。箋云。尸蝦主人傳神辭也。楚茨。工祝致

告。祖饗孝孫。茲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箋云。此皆蝦辭之意。楚茨又云。永錫爾極。時萬時

億。孔疏以爲天子蝦辭之略。然則天子諸侯之蝦辭。此其僅存可考者歟。注云。蝦。大也。予主人以大福者。詳特

牲進聽蝦下。云工官也者。案詩楚茨。工祝致告。毛傳云。善其事曰工。此注不用者。楚茨工祝。爲作詩者之辭。此

工祝爲祝自稱之辭。故以官釋之。書允釐百工孔傳。詩嗟嗟臣工毛傳。皆云工官也。云承猶傳也者。說文。承。奉

也。言奉尸命。傳致於主人也。云來讀曰釐。釐。賜也者。詩江漢釐爾圭瓚。毛傳。釐。賜也。鄭以古釐字亦作來。故讀爲釐而以賜釋之。詩貽我來牟。漢書劉向傳作釐。是也。或疑來訓爲賜。與上致字複。謂來當讀如字。藉氏寅

亮云。上言致福。下言賜祿。義自別。非複也。云耕種曰稼者。詩毛傳云。種之曰稼。斂之曰穡。故鄭以耕種解之。云勿。猶無也者。說文。勿。里州所建旗。是勿之本義也。經典多借勿爲無。故鄭以無釋之。詩東山實之初筵箋。皆

云勿。無也。云替。廢也。引。長也。言無廢之時。長如是也者。替廢引長。本爾雅文。詩楚茨。子子孫孫。勿替引之。毛傳亦同。此句勿替二字宜略逗。鄭恐人以替引二字連讀。故既釋其字而又申言其義。謂勿替者。言無廢止時。引之者。言長如是也。云古文蝦爲格。祿爲福。眉爲微。替爲缺。缺或爲穀。穀替聲相近者。穀爲格。詳士冠禮。胡

氏承瑛云。祿爲福者。爾雅釋詁。祿。福也。本疊韻爲訓。此云受祿于天。宜稼于田。蓋因有田祿以共祭祀。故鄭從

今文作祿耳。眉爲微者。古文借字。猶士冠禮之借釐爲眉也。段氏玉裁云。釋文缺音決。今本乃作缺。音決。缺不當

有洪音。明嘉靖本。鍾人傑本。皆作挾。錢氏大昕云。執當爲秩。字形相涉而譌也。說文。載。爲載。詩秩秩大猷。說文引作載。載大猷。是秩與載通。承班案錢說是也。說文。部。又云。禮。走也。從走。載聲。讀若詩威儀秩秩。

主人坐奠爵興。再拜稽首。興受黍坐。振祭嗜之。詩懷之。實于左袂。挂于季指。執爵以興。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尸答拜。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醬黍。主人嘗之。納諸內。季。猶承也。實于左袂。便右手也。宰夫掌飲食之事者。收斂曰醬。明豐年乃有黍稷也。復。〔疏〕正義曰。敖氏云。經云坐奠爵。是立聽暇也。與少進受黍復位。嘗之者。重之至也。納猶入也。古文。挂作卦。〔疏〕乃坐祭嗜之也。宰夫受黍。主人左執爵。乃取而嘗之。而納之內。謂籩中。注云。詩猶承也。實于左袂。便右手也。季。猶小也者。謂以右手實黍。故於左袂爲便也。餘詳特牲禮。云出。出戶也者。謂出室戶也。云宰夫掌飲食之事者。周禮。人。大祭祀。與量人受舉。舉之卒爵而飲之。鄭注。舉。受福之嘏。聲之誤也。王肅尸。尸。王。此其卒爵也。少牢饋食禮。主人受嘏。詩懷之。卒爵。執爵以興出。宰夫以籩受醬黍。詩楚茨。既齊既稷。既匡既敕。鄭箋。嘏之禮。祝徧取黍稷。牢肉魚。饌於醢。以授尸。孝孫前就尸受之。天子使宰夫受之以匡。祝則釋嘏辭以敕之。儀禮釋官云。周禮。宰夫職無受黍之文。鄭楚茨注。亦以此經推之。敖氏云。宰夫司土。大夫之私人也。今案大夫官多。故使宰夫受黍。特牲則祝以籩受也。云收斂曰醬。明豐年乃有黍稷也。者。詩周頌云。豐年多黍多稌。年豐乃有收。故本其收斂言之。而曰醬黍。亦重農之意。互詳特牲禮。云復嘗之者。重之至也者。前已嘏是嘗。此復嘗。是重受此黍也。賈疏云。特性不言復嘗者。文不具也。是也。云納猶入也者。公羊傳云。納者何。入辭也。是納猶入也。云古文挂作卦。亦詳特牲禮。

### 右尸酢主人命祝致嘏

主人獻祝。設席南面。祝拜于席上。坐受。室中道。〔疏〕正義曰。凡獻尸畢。必必獻祝及佐食。詳特牲主人酌獻祝。文選敘耳。注云。室中道狹者。明室中道狹。故拜於席上也。室制。詳士昏禮及鄉射禮記。主人西面答拜。不言拜送。〔疏〕正義曰。此與下獻佐食皆西面答拜。

敬也。詳前陰厭主人西面祝在左主人再拜稽首下。注云不言拜送。下尸者。上主人酌尸。尸拜受。主人拜送。今獻祝云答拜。答拜較拜送爲輕。是下尸也。

薦兩豆菹醢。葵菹醢。〔疏〕正義曰。秦氏蕙田云。案薦者。散氏以爲宰夫。姜氏兆錫以爲主婦。盛氏世佐泛云有司。當以盛說爲是。注以菹醢爲葵菹醢。饋食之豆也。散則以爲韭菹醢。云下篇主婦獻

祝。宰夫薦棗糗。篋以尸之上篋。則豆亦當以尸之上豆。江氏筠云。注非不考於是而爲此說。蓋所謂上篋者棗。仍屬饋食之篋。故謂其宜以類從。又見下篇於他菹醢皆有韭文。此獨不著。士虞禮饋兩豆菹醢。其記云豆實葵菹。菹以西。蓋菹則凡經所不著者可知。故謂宜用饋食。精氏寅亮云。饋食之豆。葵菹醢。其常也。祝用其常。故經不著以可知也。若主人主婦用韭菹醢。則必明言之矣。當從注。佐食設俎。牢脾橫脊一

短脅一腸一胃一膋三魚一橫之。腊兩髀屬于尻。皆升下體。祝賤也。魚橫者。四物共俎。〔疏〕正義曰。牢

氏云。髀。右髀也。橫脊短脅。不二骨者。俎實已多。故此略之。腊亦髀者。與牲並用。故體亦放之。注云。皆升下體。祝賤也者。髀橫脊短脅。皆下體。對尸俎有肩臂。臘正脊正脅爲賤也。云魚橫者。四物共俎殊之也者。注云。皆升

羊豕魚腊。羊豕腊載於俎皆橫。魚本縮。今以四者共一俎。魚亦從而橫載。故特言橫以殊別之也。與前注云魚橫之者異於肉同意。云腊兩髀屬于尻。尤賤不殊者。牢脾殊左右脾爲二。腊則左右合升。故兩髀連屬于尻。不殊也。李氏

云。尻在兩髀中。吳氏延華云。尻脊骨盡處在兩股間。所謂髀也。今案說文云。髀。脾上也。廣雅。髀。尻髀也。三者異名同實。前尸俎髀不升注云。近竅賤也。此連屬于尻。故爲尤賤也。○散氏云。祝俎一而已。乃禮用五俎之物者。見其尊也。後人每以注云祝賤疑之。案注所謂祝賤。對尸俎言之耳。精氏寅亮云。祝簋五俎。實尊於他執事也。吳氏綏云。祝接神尊之。故雖下尸。而俎實之多如此。今據鄭注特牲記云。祭祀接神者貴。似散說亦可通。互詳特牲

記。祝取苴揆于醢。祭於豆閒。祝祭俎。大夫祝俎無肺。祭用膚。遠。〔疏〕正義曰。此祝祭豆祭俎也。注云。大夫

案特牲。尸俎有祭肺離肺。祝俎有離肺。無祭肺。是下尸。今大夫尸俎亦有離肺祭肺。祝則俱無。是遠下尸也。李氏

云。祝祭用膚。與饌者同。云不啻之。膚不盛者。凡肺祭訖。啻之加於俎。膚不啻以不盛也。精氏寅亮云。注膚不

盛。是解經不言啻之意。散氏云亦啻。違經不可從。祭酒啐酒。肝牢從。祝取肝揆於鹽。振祭啻之不興。加於俎。卒爵興。乃興。不拜既

齋。大夫〔疏〕正義曰。敖氏云。肝牢當作牢肝。俎、牲俎也。注云。亦如佐食授齋乃與者。此經直云卒齋與。不祝賤也。〔疏〕云授齋。故特明之。云不拜既齋大夫祝賤也者。此決特牲祝卒角拜。主人答拜。以士卑。故祝不賤。此大夫尊。故祝賤。不拜既齋也。

### 右主人獻祝

主人酌獻上佐食。上佐食戶內牖東北面拜。坐受齋。主人西面答拜。佐食祭酒。卒齋拜。坐授齋與。不啐齋者。大夫之佐。〔疏〕正義曰。敖氏云。取節於牖。見其少西於他之北面拜者也。凡室中北面拜者。皆在戶牖間。其食賤。禮略。〔疏〕言戶西者。則近於戶。言牖東者。則近於牖。今案他經。多云戶西北面拜。此獨云牖東。敖說是也。言戶內者。明亦獻於室。王氏士讓云。案祝有設席。佐食無設席。經但省其位。案敖氏又疑卒齋下拜字爲衍文。褚氏寅亮云。祝既不拜卒齋。則佐食亦不拜卒齋可知。敖說可從。注蓋據特牲士之佐食亦啐言之也。方氏苞云。祝不拜既齋。佐食不啐。與賓獻祝而不及佐食同義。以將饋戶日不足也。注蓋據特牲士之佐食亦啐言之也。方氏苞云。注皆以爲賤。似失之。今案以下注將饋戶禮殺。參之方說亦可存。俎設于兩階之間。其俎折一脰。成禮於室中。折者。擇取牢正體餘骨折分。〔疏〕正義曰。注云佐食不得成禮於室中者。以獻在室而俎設階間。是不得成禮於用之。有肴而無薦。亦遠下戶。〔疏〕室中也。盛氏云。俎設兩階間。即特牲禮所謂執事之俎。陳于階間也。云折者。擇取牢正體餘骨。折分用之者。謂以體骨折分用之。不得全體也。詳特牲記。佐食之俎。但用折而無全體。又膚止一而已。下於祝也。云有肴而無薦。亦遠下戶者。賈疏云。無肺已是下戶。又無薦是遠下戶也。褚氏云。案下篇不饋尸之禮云。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皆如饋。則佐食有薦。可知。故敖謂不言薦。文略。注言無薦似未然。今案敖說是也。主人又獻下佐食。亦如之。其齊亦設于階間。西上亦折一脰。上佐食既獻。則出就其俎。特牲記曰。〔疏〕正義曰。云亦如之。謂自拜受齋至授齋與。其儀亦如上。在西。此在其東。注以上佐食既獻。則出就其俎位中庭北面。敖氏則以上佐食與爲出立戶外。據士虞記佐食無事。則出戶負依南面之文也。今案特牲記云。佐食當事。則戶外南面。無事則中庭北面。上佐食既獻。則事畢矣。宜以注

爲是。當事解  
詳特性記。

右主人獻兩佐食初獻禮竟

有司贊者取爵于篚以升授主婦。贊者于房戶。男女不相因。特性饋食禮曰。佐〔疏〕正義曰。自此至入于房。

爾岐云。此亞獻禮內主婦獻尸。尸饋主婦。主婦獻祝。主婦獻佐食。亦四節。儀禮釋官云。案凡事有專主之者。謂之有司。贊者。則有司之助。鄉飲記主人之贊者。注云贊。助也。謂主人之屬。佐助主人禮事。是其言贊之義。敖氏

云。篚。下篚也。婦人不可以取爵於庭。故有司爲取之。敖氏又疑戶爲東之誤。禮氏云。於房中就戶相授受也。敖氏改爲東非。賈疏引內則。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其相授其女受以篚。其無篚則皆坐奠之。而後取之。謂此經亦當受以篚

及奠於地。今案內則云。非祭非喪。不相授器。則祭與喪男女得相授明矣。鄭彼注云。祭嚴喪遠。不嫌也。賈說未然。注云。男女不相因者。謂男女不相與也。張氏爾岐云。注引特性禮者。見此亦主人受佐食爵反于篚。贊者別

取爵授主婦。是男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入戶西面。拜由便也。不北

女不因爵而用也。婦贊者受以授主婦。主婦洗于房中出酌入戶西面拜獻尸。入戶西面。拜由便也。不北

後獻者。當俠拜也。昏禮曰。〔疏〕正義曰。婦贊者。卽主婦贊者也。出。謂自房出而至堂也。入戶。入室戶也。郝氏

婦洗在北堂。直室東隅。〔疏〕敬云。出酌。出房酌酒於房戶間之。注云。入戶西面。拜由便也者。主人位在

戶內西面。下云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此不言主人之北。明在主人之南。入戶卽拜。是由便也。故下注復申言

之。云不北面者。辭人君夫人也者。以士妻北面拜卑。不嫌與夫人同。大夫之妻不北面。近君須辟也。詳特性主婦北

面拜送下。云拜而後獻者。當俠拜也者。以當俠拜。故獻前亦先拜也。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拜於

亦與特性異。引昏禮者。張氏爾岐云。明此經婦洗所在亦然也。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拜於

之北西面。婦人位在內。此拜於〔疏〕正義曰。郝氏敬云。主婦又拜送。所謂俠拜也。注云。拜於主人之北西面。北。則上拜於南矣。由便也。〔疏〕婦人位在內者。室南向北爲內。南爲外。鄭以婦人位當在內。故於主人之北

拜。高氏愈云。主婦在內。主人在外。所謂女正位乎內。男正位乎外也。云此拜於北。則上拜於南矣。由便也者。此申上注之意。詳上。尸祭酒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

〔疏〕正義曰。尸不啐酒而卒齋。禮略也。王氏士讓云。特牲。主婦亞獻時。宗婦執兩簋。兄弟長以饌從。此特牲。特牲室中成禮。無償尸於堂之事。故即備饌燔。此別行償尸。凡錡豆簋酒香燔。皆於償尸時進之也。互詳特牲。主人初獻實長。以肝從下。

### 右主婦獻尸

易齋洗酌授尸。視出易齋。男女不同齋。〔疏〕正義曰。上云視受尸齋。主婦拜受齋。尸答拜。上佐食綏祭。主婦西面于

主人之北受祭祭之。其綏祭如主人之禮。不嘏。卒齋拜。尸答拜。不嘏。夫婦一體。綏亦當作接。古文爲所。〔疏〕正義曰。主婦受變於不賓尸禮。敖氏云。士妻撫祭。內子受祭。又有於房於室之異。皆相變也。主婦既祭又祭酒。乃卒齋。下篇曰。主婦立卒齋。執齋拜。郝氏敬云。如主人之禮。二佐食取四敦黍稷牢一切肺同也。注云。不嘏。夫婦一體者。以受福夫婦同之。故不嘏統於主人也。云綏亦當作接。古文爲所者。前上佐食以綏祭。注云。綏或作接。接讀爲墮。鄭以此綏字義與彼同。故云亦也。但彼文或本有作接者。故就接讀之。此則無作接之本。故破綏爲接也。餘詳前。

### 右尸酢主婦

主婦以齋出。贊者受易齋于篚。以授主婦于房中。贊者。有司贊者也。易齋亦以授婦贊。〔疏〕正義曰。易齋以佐食也。篚亦堂下之篚也。方氏苞云。士禮略。主婦獻尸視佐食。並用內篚之齋而更洗之。內子則室中堂上皆使有司取齋於下篚。宗婦傳致。而內篚之齋。專以酬內賓宗婦於房中。以著威儀之盛耳。注云。贊者。有司贊者也。以上文有司贊者取齋于篚。明此易齋于篚。亦有司贊者也。云易齋亦以授婦贊者。婦贊者。受房戶外。入授主婦者。謂有司贊者。以齋授婦贊者。婦贊者受之於房戶外。乃入授主婦。然則上主婦以齋出。贊者受。亦非主婦親授贊者明矣。吳氏疑義云。此當主婦授婦贊者。乃轉授有司贊者。褚氏云。仍。主婦洗酌獻祝。祝拜坐受齋。主婦答拜于有婦贊者爲之授受。敖氏有司贊者與主婦親授受之說。不可從。



主人之北卒齋不興坐授主婦不俟拜下尸也〔疏〕正義曰注云不俟拜下尸也者王氏士讓云於祝簡中又有等也云今文曰祝拜受者今文祝拜下無坐字案據下云卒齋不興則當有坐字明矣故鄭從古文

右主婦獻祝

主婦受酌獻上佐食于戶內佐食北面拜坐受齋主婦西面答拜祭酒卒齋坐授主婦主婦獻下佐食亦如之主婦受齋以入于房不言拜於主人之北可〔疏〕正義曰注不言拜於主人之北可知也者上獻祝云入之北此云西面上云不興此云祭酒皆互見其說是也云齋奠於內饌者內饌房中之饌也

右主婦獻兩佐食亞獻禮竟

賓長洗齋獻于尸尸拜受齋賓戶西北面拜送齋尸祭酒卒齋賓拜祝受尸齋尸答拜〔疏〕正義曰張自此至於其筵前言賓長終獻之禮賓長獻尸尸酢賓長賓長獻祝凡三節賈疏云尸祭酒卒齋者案特牲賓長獻齋止待夫婦致齋此大夫禮或有僨尸者致齋在僨尸故不致齋齋不止也王氏士讓云不僨尸則止齋與特牲同互詳特牲賓三獻如初下

右賓長獻尸

祝酌授尸賓拜受齋尸拜送齋賓坐奠齋遂拜執齋以興坐祭遂飲卒齋執齋以興坐奠齋拜尸答拜

〔疏〕正義曰。敖氏云。賓受酢而俛拜。與夫奠爵拜。執爵興之類。皆放主人事尸之禮爲之。

### 右尸酢賓長

賓酌獻祝。祝拜坐受爵。賓北面答拜。祝祭酒啐酒。奠爵于其筵前。啐酒而不卒爵。祭事畢。示辭。〔疏〕正義曰。敖氏云。不卒爵。故啐而奠之筵前席南也。蓋北面奠之。奠於此者。明其與他奠爵之禮異。祝不卒爵。又不及佐食。蓋放不賓尸未獻之儀也。高氏愈云。以將告利成而尸讓。故祝奠爵不飲。郝氏敬云。不獻佐食。將與賓餞也。有償尸。故獻禮從簡。說皆與注微異而可存。○姜氏兆錫云。自主婦獻尸。獻祝佐食。及賓長獻尸。獻祝。凡薦從之屬。視特牲禮反略。蓋以此有償尸之禮故歟。方氏苞云。特牲主婦亞獻尸。獻祝。皆有簋簠。賓三獻有簋從。而少牢俱無之。以增償尸禮也。然不償尸主婦之獻。仍薦簋簠。而賓獻亦無簋。何也。以士牲少。故再獻三獻。各以從薦爲儀。少牢二牲。主婦亞獻。已兼薦羊豕之燔。故三獻無薦也。

### 右賓長獻祝終獻禮竟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曰利成。利。猶養也。成。畢也。〔疏〕正義曰。自此至廟之事。○祝告曰利成。鄉主人告祝入尸讓。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或作休也。〔疏〕正義曰。記特牲記士虞禮也。注義俱詳見於士虞禮。祝入尸讓。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或作休也。〔疏〕正義曰。古文讓或爲休。此當亦據古文言也。義詳彼。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事尸之禮。〔疏〕正義曰。敖氏云。祝先。先尸而行也。尸出廟門。祝宜告也。義詳彼。祝先尸從。遂出于廟門。〔疏〕正義曰。敖氏云。祝先。先尸而行也。尸出廟門。祝宜告也。義詳彼。賓就次。李氏云。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故遂逆尸。皆以廟門爲斷。○姜氏兆錫云。案特牲禮。賓獻尸。止。主人主婦乃交致交酢。比賓作止爵。尸乃酢賓。賓乃獻祝佐食。乃又致主人主婦。主人乃獻賓及衆。於是堂下陳尊。主人乃又酬賓。乃又獻長兄弟。衆兄弟。乃又獻內賓宗婦。長兄弟衆賓長乃又皆爲尸加爵。嗣又爲舉奠。而賓長兄弟以下皆旅酬。以至無算爵。而後利成尸讓也。今賓獻尸以下。但尸酢賓。賓獻祝。而卽尸讓。何煩簡不倫至是邪。迨觀償尸而

後。知先聖之禮制隆殺有時也。易曰。錯綜參伍而不易其方。此之謂也。

右祭畢尸出廟

祝反復位于室中。主人亦入于室復位。祝命佐食徹肝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徹肝俎。不出門。將償尸也。肝俎而以償尸者。其

本爲不反魚肉耳。不〔疏〕正義曰。自此至篇末。言徹肝俎行養之事。祝復位。復室中南面之位。主人復位。復室中云。尸俎。未歸尸。〔疏〕正義曰。自此至篇末。言徹肝俎行養之事。祝復位。復室中南面之位。主人復位。復室中

不出門將償尸也者。案不償尸之禮。尸出。則佐食出尸俎於廟門外。有司受歸之。此徹於堂下不出門。是爲將償尸也。云肝俎而以償尸者。其本爲不反魚肉耳者。案曲禮母反魚肉。鄭注。爲已歷口人所穢。孔疏引崔靈恩云。少牢

禮。尸所食之魚肉。皆別致於肝俎。不反故處。是肝俎本爲不反魚肉而設。故魚肉多在肝俎。可司宮設對席。乃以償尸也。云不云尸俎。未歸尸者。特牲徹之卽以歸尸。故云尸俎。此未歸尸。故不云尸俎也。司宮設對席。乃

四人養。大夫禮。四人養。〔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設對席者。對尸席而設西向之席。吳氏綬云。設對席而四人養。則二人共一席矣。禮經釋例云。凡養士禮二人。大夫禮四人。養畢亦有獻酢。案特牲

禮。尸出徹庶羞後。筵對席。佐食分簋。宗人遣舉奠及長兄弟養。舉奠卽嗣子也。又主人洗爵。宰贊一爵。酌酢上養下養。又上養洗爵。酌酢主人。此養畢之獻酢也。養者用嗣子及長兄弟二人。此士禮也。少牢禮。尸出徹肝俎後。司宮設對席。乃四人養。又主人洗一爵。贊者洗三爵。酌授上養次養以辯。又主人受上養爵。酌以醋於尸內。此養畢

之獻酢也。有司徹不償尸之禮。尸出徹俎後。乃養如償。言如少牢之禮也。養者用兩佐食及兩賓長共四人。此大夫禮也。士虞祭不備禮。故不養。祭統云。凡饌之道。別貴賤之等。而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四人

與施惠之象。此大夫禮四人饌。爲惠大。對特牲二人養言之也。上佐食盥升。下佐食對之。賓長二人備。四人饌也。三饌〔疏〕正義曰。此以佐食與賓長養者。王氏士讓云。大夫嗣既不舉奠。故亦不與於養也。郝氏敬云。室中亦盥升。〔疏〕之事。佐食與尸周旋久而闕一獻。神惠宜首及。賓長助獻。因得陪食也。張氏爾岐云。上佐食升居

尸席。下佐食西向對之。實云。下佐食雖云西向。對實近北。不得東西相當。以其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也。注云。備四人饌也者。養以佐食止二人。故又以賓長二人充四人之數也。云三饌亦盥升者。因經但言上

佐食鹽。故井明之。敖氏云。注知三饌亦鹽者。以特牲禮舉奠及長兄弟鹽而推之也。司士進一敦黍于上佐食。又進一敦黍于下佐食。皆右之于席上。右之者。東面在〔疏〕正義曰。上佐食東面以南爲右。下佐食西面以南爲左。〔疏〕以左爲右。必右之者。飯以右手取之便也。資黍于羊俎兩端。兩下是養。養。猶減也。端。則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疏〕正義曰。敖氏云。饌主於二佐食。故以二賓長爲兩下。今案上司士所進止二長在下佐食之南。今文。資作齋。〔疏〕正義曰。敦黍。故必分黍置於羊俎兩端。以爲二賓長養也。注云。資猶減也者。謂分減二佐食敦中之黍。置俎兩端也。云減置於羊俎兩端。則一賓長在上佐食之北。一賓長在下佐食之南者。賈疏云。以其尸東面近南。今尸起。上佐食居尸坐處。明知位次如此。褚氏云。設俎上端在北。下端在南。賓長養上端黍。衆賓長養下端黍。各居其右也。云今文資作齋者。胡氏承琪云。此字當作齊。詩楚茨。既齊既稷。箋云。齊。減取也。蓋齊者謂有分限。周禮享人以給水火之齊。注云。齊多少之量。此減黍者。亦是分限之義。古文作資者。同音假借。今本作齋者。詩甫田。以我齊明。釋文云。齊本作齋。司士乃辯舉養者皆祭黍祭舉。舉。舉膚。今〔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編舉。獨舉者。明與特牲同用膚可知。注云。舉。舉膚者。盛氏世佐云。此唯云辯舉。而不言所舉。主人西面三拜養者。養者奠舉於俎。皆答拜。皆反。取舉。三拜。族之示偏也。言反者。拜時或去其席。在〔疏〕正義曰。注云三拜。族之示偏也。是族拜也。族拜以示偏也。云言反者。拜時或去其席者。案曲禮云。揖人必違其位。盛氏世佐云。反。反其席也。云皆反。則養者拜時皆降席矣。必降席答拜者。下尸也。敷以反取舉三字連讀。失之。云在東面席者。東面拜。在西面席者。皆南面拜者。李氏云。在西面者。與主人同面。故南面拜。褚氏云。西面之養者。若如敖氏說。亦西面拜。則皆得相向矣。奠事於俎。蓋仍奠於膚俎也。司士進一鉶于上養。又進一鉶于次養。又進二豆滫于兩下。乃皆食。食舉。滫。肉。〔疏〕正義曰。上養。上佐食也。次養。下佐食也。賈疏云。神坐之上。止有羊豕二鉶。故更蓋二汁也。〔疏〕豆滫于兩下。滫者從門外鑊中來。敖氏云。兩下資黍於俎。又有滫無鉶。皆下主養者也。二

豆滫。亦羊豕各一歟。褚氏云。羊鑊進上羹。豕鑊進次羹。羊滫進賓長。豕滫進次賓長。李氏云。皆食。食黍也。食舉。食膚。注云。滫。肉汁也者。以經但云滫。故以肉汁解之。或曰滫亦鑊也。因盛於豆。不盛於鑊。故以豆滫名之。少牢正祭無滫。羹者羹尸食之餘。卒食。主人洗一爵升酌以授上羹。贊者洗三爵酌主人受于尸內以不得有滫也。今案或說。似亦近是。

授次羹。若是以辯。皆不拜受。主人西面三拜羹者。羹者奠爵。皆答拜。皆祭酒。卒爵奠爵皆拜。主人答

一拜。不拜受爵者。大夫羹者賤也。答一拜。略也。古文。一爲壹也。〔疏〕正義曰。敖氏云。每於將酌乃洗爵。云洗三爵。總言之耳。若是謂酌受授

上進鑊言上羹次羹。又言兩下。此不言兩下。亦該於次羹中矣。故下云羹者三人興出也。注云。不拜受爵者。大夫羹者賤也者。蓋對士者爲嗣子而立文。云答一拜略也者。賈疏云。四餽皆拜。主人總答一拜。故云略也。敖氏云。卒

爵禮輕可以略。特牲二人羹。其禮亦然。凡大夫士之禮。其答卒爵拜者。皆一拜也。乃見之者。嫌人多或旅之也。李氏云。周禮九拜。有奇拜。謂一拜也。答臣下之拜。古文一爲壹者。詳士冠禮。羹者三人興出

出降實爵於。〔疏〕正義曰。出。出室也。反賓位。俟上羹止。主人受上羹爵酌以醋于戶內西面坐奠爵拜。饋。反賓位。〔疏〕上羹與出。同出廟門也。詳後。

上羹答拜。坐祭酒啐酒。主人自酢者。上羹獨止。〔疏〕正義曰。上羹止。獨留不出也。受上羹爵酌醋。主人自酌

爵者。必啐酒。賈疏云。特牲。上羹親自酌酢主人。此上羹不酌者。上羹將啐主人。故上羹親啐曰。主人受祭之

福。胡壽保建家室。親啐。不使祝授。〔疏〕正義曰。孔氏廣森禮學卮言云。胡壽。猶遐壽也。鄭注冠辭。永受胡福。

近于民。遠於年。遐壽。所謂遠于年也。詩載芣苢疏引周書證法。保民耆艾曰胡。蔡氏德晉云。胡壽。猶遐壽也。保言

保守也。建言創立也。祝其享遐齡而大保守創建其家業也。今案胡訓爲遐。是也。或謂老人額下有胡。因云胡壽。若

然。則冠辭之胡福。奚以解乎。斯言陋矣。王氏士讓云。案特牲。主人祝曰。羹有以也。見與惠逮下之意。少牢上羹

啐曰。主人受祭之福。胡壽保建家室。則歸福於上之意也。禮經釋例云。士羹祝而不啐。大夫羹啐而不祝。禮相變

也。今案特牲有祝戒。少牢無之。義已詳特牲注。至少牢而特牲不綴。則大夫之禮隆也。注云。親綴不使祝授之者。對上主人酌尸。尸命祝綴言也。云亦以黍者。亦上尸綴。張氏爾岐云。亦擗黍以授主人而致辭也。今案敷氏謂上基親綴。惟以辭不用黍。盛氏世佐云。此經無以黍之文。下文亦不言主人受。注不能無疑。主人與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坐卒爵拜。〔疏〕正義曰。敷氏云。至是乃云主人與。上基答拜。上基與出。主人送。乃退。送佐食不〔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退謂主人退也。凡賓出是坐而聽綴也。上基答拜。上基與出。主人送。乃退。送佐食不〔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退謂主人退也。凡賓出以爲賤也。敖氏云。出亦謂出戶送。謂送之於戶外。退者上饒退立於賓位也。褚氏寅亮云。出。出廟門。以不與賓尸禮也。退送而還入廟門也。三基則不送。上基則送而不拜。尊卑之差也。如以爲出室。何必送邪。此時賓有司等皆暫出。以俟徹俎埽堂。出而復入。故鄭於下篇議侑于賓注云。是時主人賓有司已復內位。其不與賓尸禮者。則出而遂歸矣。今案上言基者三人與出。謂出室也。此言上基與出。則出室而即出廟門也。經不別言出廟門者。省文也。儀禮十篇。凡出室無有言送者。褚氏之駁是矣。但謂三基則不送。上基則送而不拜。以是爲尊卑之差。說猶未合。上經三基之出。禮尚未畢。主人自不遠送。且四人同基。亦無三人先出廟門之禮。故注以爲反賓位。至此時禮畢。上基出廟門。三基亦隨之出。故經特言主人送以見禮終。復云乃退者。謂主人送訖暫退。以俟賓尸也。褚氏據下篇議侑于賓注。謂此時賓有司等皆暫出。其說甚確。賦有司等既皆出。則上基亦無獨退立賓位之理。敷氏之誤益明矣。○方氏菴云。特牲饋食廟祭之節備矣。故少牢獨著其禮之異者。而同者則缺焉。如祭之前夕陳鼎于門外。主人子姓兄弟宗親來賓之位。視濯告充之儀。詳於特牲。蓋其義通乎上下。故於士舉之。而知上焉者之略同也。鼎實之名數。器具之數。張。牲體之差等。割制升載之儀法。則詳於少牢。蓋其事備於尊者。故於大夫舉之。而知下焉者之差減也。至於視殺之節。迎尸之儀。命尸告神祝綴之辭。主婦不綴之義。亦通乎上下。然於特牲舉之。或疑大夫之有異也。於少牢舉之。則知士之無以易此矣。又有禮之節會。不得不二篇並見者。則各以小節之微異者相聞。故不厭其重複。制禮之由。紀事之法。無微不達。是謂聖人之文。

### 右羹





# 儀禮正義

## 卷三十九

### 有司徹第十七

鄭目錄云。少牢之下篇也。大夫既祭。饋尸於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天子諸侯之「疏」曰。正

校勘記云。篇題唐石經。徐本釋文。俱無徹字。集釋通解俱有。陸氏曰。本或作有司徹。今案鄭目錄云有司徹。則鄭本有徹字也。今仍之。云少牢之下篇也者。散氏云。此別爲一篇。及其名篇之意。皆與既夕同。先大父校釋云。此與少牢同爲一篇。亦以簡冊繁重。釐而爲二。分饋尸以下及不饋尸者。別爲一篇。故云少牢之下篇也。云大夫既祭。饋尸於堂之禮。祭畢禮尸於室中者。先大父云。通解續引目錄如是。今本作上大夫既祭饋尸於堂之禮。若下大夫祭畢禮尸於室中。無饋尸於堂之事。較通解所引多十四字。是後人因賈疏語增入。要義楊氏俱與通解同。集釋與今本同。校勘記云。釋文引亦無上字。此大夫兼上下言之。賈疏云。言大夫既祭饋尸於堂之禮者。謂上大夫室中事尸行三獻禮畢。別行饋尸於堂之禮。又云。祭畢禮尸於室中者。據下大夫室內事尸行三獻。無別行饋尸於堂之事。卽於室內爲加爵禮尸。卽下文云若不饋尸以下是也。今案賈疏述目錄。原無增多之十四字。宜從通解各本爲正。下文若不饋尸。鄭注謂下大夫也。是賈疏所本。後人多疑鄭說。辨見後經文若不饋尸下。云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譯者。案詩絲衣序云。釋。賓尸也。鄭箋云。天子諸侯曰釋。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賓同日。此云天子諸侯明日而譯。則卿大夫賓尸。卽正祭之日行之可知。義與詩箋同也。禮記禮器曰。季氏祭。逮闇而祭。日不足繼之以燭。雖有強力之容。蕭敬之心。皆倦怠矣。又曰。他日祭。子路與。室事交乎尸。堂事交乎階。質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鄭注。室事祭時。堂事饋尸。是卿大夫饋尸。與正祭同日之證也。吉下今本無禮字。集釋有。戴氏震云。今本脫也。據補。別錄下亦當有名字。與既夕篇同。吳氏廷華云。據特牲禮。尸卒食三獻後。尙有獻賓衆及旅酬無算爵諸節。上篇曾未之及。俱於此篇饋尸不饋尸詳之。故劉向以此爲少牢之下篇。其別爲一篇而加以有司徹之名。當起於兩載。鄭氏因之。然劉說是也。今案目錄首云。少牢之下篇。則亦從劉說矣。就此篇之中約分爲二。自有司

徹饗堂至主人退有司徹。皆言上大夫僎尸之事。自若不僎尸以下至篇末。則言下大夫不僎尸之事也。

有司徹。徹室中之饋。及視佐食之俎。卿大夫既祭而僎尸。禮崇也。僎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

爾雅曰。釋。〔疏〕正義曰。自此至如初。言將僎尸。更整設及溫俎之事。○張氏爾岐云。有司。謂司馬司士宰夫之屬。又祭也。吳氏廷華云。有司。助祭諸執事也。今案下不僎尸者。卒養。有司官徹饋。注云。官徹饋者。司

馬司士舉俎。宰夫取敦及豆。張氏蓋據下注言之。但彼言有司官。此不言官。彼祇徹尸之饋。改饌西北隅。此兼徹視以下薦俎。當如吳說爲該備也。徹。去也。注云。徹室中之饋及視佐食之俎者。饋謂饋食。凡饋於尸者皆是。如菹醢

四豆也。五俎也。四敦也。兩錫也。四瓦豆也。酌奠之解也。皆正祭時陳於室中者也。視佐食之俎。不皆在室中。故言及以別之。視二豆一俎在室。二佐食薦俎在階。悉徹之。注獨言俎者。以視佐食不與僎尸。當取俎以歸。故特言之。故

室中又有養者二豆。四爵。注不言者。於室中該之也。褚氏云。僎尸於堂。室中無事矣。故凡室中之器物。皆令有司徹之。是也。云卿大夫既祭而僎尸。禮崇也者。春秋卿亦稱大夫。禮記王制。諸侯之上大夫卿。是注言卿大夫。卽

指上大夫言。既祭而僎尸爲禮崇。對下大夫及士無僎尸之禮者言也。校勘記云。僎。徐本作賓。案通篇僎尸之僎或作賓。或作僎。諸本錯互。據經文作僎。則當以僎爲正。賓僎或古字通用。其作賓者誤。今案校勘記之說是也。僎亦禮

之之意。詳聘禮。詩序作賓尸者。古字通用。此經則皆作僎也。今注文亦俱從經作僎。吳氏廷華云。徹而僎尸。蓋以舒其象神之勞。蔡氏德晉云。祭統言天子之祭。與天下樂之。諸侯之祭。與竟內樂之。然則大夫之僎尸。亦率其賓客

宗族家臣以樂尸也。云僎尸則不設饌西北隅。以此薦俎之陳有祭象。而亦足以厭飫神者。張氏爾岐云。不僎尸者。尸出之後。設饌于西北隅以厭飫神。謂之陽厭。此既僎尸有祭象。故不設饌西北隅。爲陽厭也。云天子諸侯。明日祭

於祊而釋者。謂此僎尸在祭日。天子諸侯則於明日。此僎尸於廟之堂。天子諸侯則於廟門之祊。此僎尸但有獻酬而不祭。天子諸侯則又祭。其名爲釋。是皆言禮之異於卿大夫者。蓋天子諸侯祭之明日有釋祭。僎尸於釋祭行之。故絲衣

序云。釋。賓尸也。楚茨毛傳。亦云釋而賓尸。謂釋祭而行賓尸之禮也。卿大夫則有僎尸而無釋祭。故此經但云僎尸。不名釋也。後人讀此注未審。輒謂僎尸卽釋祭。非矣。陳氏祥道云。祊其地也。釋其祭也。賓尸其事也。又云釋之名。特施於天子諸侯。賓尸之名。亦施於卿大夫。其說尙有分曉。又卿大夫僎尸。卽用正祭之牲。下文熱尸俎是也。天子

諸侯釋祭。則別用牲。詩絲衣云。自羊徂牛。鄭箋以爲視牲。周禮牛人。凡祭祀共其享牛求牛。鄭注。享。獻也。獻

神之牛。謂所以祭者也。求。終也。終事之牛。謂所以釋者也。是亦其禮之異於禘大夫者。爾雅釋宮云。開謂之門。禮記禮器疏引釋宮。作廟門謂之祊。鄭注郊特牲亦云。廟門曰祊。今案祊與塾同。詩絲衣云。自堂徂基。毛傳。基門塾之基。爾雅又云。門側之堂謂之塾。鄭注禮器。爲祊乎外。云謂之祊者。於廟門之旁因名焉。引周禮門堂及絲衣自堂徂基爲證。是祊即塾也。但凡門皆有塾。廟門則名塾。又名祊耳。天子諸侯釋祭。郊特牲曰坐尸於堂。鄭注謂朝事時也。是正祭朝踐時。已事尸於堂。故釋祭於廟門行之。所謂求神非一處也。禘大夫無朝踐之禮。正祭事尸於室。故償尸得於廟堂行之也。此經賈疏及郊特牲孔疏。皆謂祊有二種。一是正祭之祊。一是釋祭之祊。今案詩楚茨曰。祝祭于祊。毛傳。祊。門內也。鄭箋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孔疏引孫炎云。祊。謂廟門也。知門內者。以正祭之禮。不宜出廟門也。祊。說文作𡵚。云門內祭先祖所賓皇也。亦引詩祝祭于祊。又云。繫或作祊。是正祭之祊也。禮器曰。爲祊乎外。鄭注祊祭。明日之釋祭也。孔疏爲祊乎外。稱外故知明日釋祭也。家語云。周禮釋祭於祊。是釋祭之祊也。郊特牲索祭視於祊。鄭注索。求神也。廟門曰祊。謂之祊者。以於釋祭名也。孔疏此索祭於祊。是正祭日之祊。下云肸之爲言敬也。相。饗之也。嘏。大也。毛血告幽全之物。是皆據正祭之日。明此祊亦正祭日。注云謂之祊者。以於釋祭名也者。以祊是廟門。明日釋祭稱祊名同稱之曰祊也。禮器疏引郊特牲。索祭視於祊。亦以爲正祭之祊。其說是矣。而祊之於東方。疏及詩楚茨疏引乃又以爲釋祭。何耶。賈此疏引索祭視於祊。亦以爲祭之明日祊。皆誤。江氏永云。索祭視於祊。文承直祭視於主之下。當在薦熟之後是也。祭統。詔視於室而出於祊。鄭注出於祊。謂索祭也。是亦以爲正祭之祊矣。而孔疏乃謂明日釋祭而出廟門求神。不知出於祊。與詔視於室連言。即詩所云視祭於祊。出者出室。非出廟門。此疏亦誤也。又郊特牲引孔子曰。釋之於庫門內。祊之於東方。朝市之於西方。失之矣。鄭注。祊之禮宜於廟門外之西室。釋又於其堂神位於西也。此二者同時。而大名曰祊。其祭禮簡而事尸禮大。竊疑此祊與釋對言。明亦是正祭之祊。考正祭時設席於奧東西。以神位在室之西。此求神於門內。亦當在西方。今乃於東方。猶釋當在廟門。今乃於庫門。均爲失禮之事。且此經言釋言祊言朝市。明是三事。鄭乃釋與祊牽合爲一解之。恐非。以上因注疏釋祊祭多紛歧。略爲詮次如此。云春秋傳曰。辛巳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壘。壬午。猶釋是也者。以其辛巳祭。壬午釋。是釋在祭之明日也。公羊傳曰。釋者何。祭之明日也。何注。禮經載昨日事。但不灌地降神爾。天子諸侯曰釋。大夫曰償尸。士曰晏尸。去事之殺也。必釋者。尸屬昨日配先祖食。不忍輒忘。故因以復祭。穀梁傳曰。釋者。祭之日之享賓也。楊疏且曰。猶明日也。又引爾雅曰。釋又祭也者。證釋是祭名。與禘大夫償尸不祭者異。郭注爾雅云。祭之明日尋釋。復祭是也。爾雅又云。周曰釋。商曰彤。夏曰復胙。尚書有高

宗彫日。天子諸侯釋祭禮亡。此其散見各書可考者爾。○案上目錄。已云天子諸侯之祭。明日而釋。塋堂。爲僎尸新此注似複者。蓋鄭作三禮目錄。別爲一卷。後人乃引以冠各篇之首耳。上篇注羊豕曰少牢義同此。塋堂。爲僎尸新曰。祀塋曰塋。〔疏〕正義曰。禮經釋例云。凡正祭于室。僎尸于堂。案特牲少牢及士虞禮。皆陰厭後迎尸入室。行塋席前曰拊。〔疏〕饋食之禮。卒食饋尸。主人主婦賓長凡三獻。皆在室中。此正祭之禮也。釋例又云。正祭以神事尸。釋祭與僎尸。則以賓客之禮事尸也。少牢正祭畢。尸出廟門後。有司徹塋堂。攝酒熱俎。復選侑以輔尸。然後迎尸與侑入廟門。升堂行禮。如飲酒之儀。在堂上不在室中。此僎尸之禮也。陳氏祥道云。塋堂設簋。皆堂上之事也。大夫正祭不迎尸。而僎尸迎之。正祭有祝。而僎尸有侑。正祭先薦後獻。僎尸先獻後薦。正祭之鼎五。僎尸之鼎三。正祭之牲體進下。僎尸之牲體進腍。正祭之魚縮載。僎尸之魚橫載。正祭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視佐食之前。僎尸主人獻尸。而尸酢之於獻侑之後。皆與正祭不同。今案此兩條。分別僎尸與正祭之異特詳。故備錄之。注云。爲僎尸新之者。前正祭時堂已塋訖。此特言塋。是爲僎尸新之也。引少儀者。說此塋爲祀塋也。祀。廣也。謂堂上下皆塋之。或曰。篇末云。司宮攝祭。此塋堂。司宮攝之。今案。司宮攝酒。更洗益整頓之。〔疏〕正義曰。上篇設尊啟幣加下特云。司宮攝酒。則塋堂非司宮也。蓋亦有司之屬耳。司宮攝酒。今文。攝爲攝。〔疏〕勾。皆司宮。故此攝酒亦司宮掌之也。賈疏云。注洗當作撓是也。餘詳士冠禮。乃熱尸俎。熱。溫也。溫尸俎於饗。所亦溫焉。獨言溫尸俎。則祝與佐食不與僎尸當作撓是也。餘詳士冠禮。乃熱尸俎。之禮。古文。熱皆作尋。記或作撓。春秋傳曰。若可撓也。亦可寒也。〔疏〕正義曰。注云。熱溫也者。說文。熱。於湯中燠肉也。或作撓。亦作尋。廣雅釋詁。撓。燠也。王氏疏證云。所亦溫焉者。賈疏云。下文卒熱乃升羊豕魚三鼎。故知先溫於饗之饗。乃後升之於鼎也。李氏云。尸俎。神俎也。尸所舉肩骼加於所者。下皆復載於俎。故知所俎亦熱。今案所以歸尸。故經言尸俎亦兼所。上篇徹所俎于阼階南。此有司徹室中神俎時。當并徹以溫之於饗也。云獨言溫尸俎。則祝與佐食不與僎尸之禮者。上篇正祭時所升者尸俎而外。唯祝與二佐食之俎而已。其餘則皆存於饗不待溫。今溫尸俎而不溫祝佐食之俎。是祝佐食不與僎尸。以別立侑故也。故氏則謂祝佐食亦與。但因其故俎不熱。褚氏云。僎尸時無祝與佐食之職。若仍與焉。則當列於衆賓。不得因其故俎設。故俎則非其名矣。上篇上基與出。主人送之曰出。明不復入廟也。若復入者不送。故氏以出爲出尸。送爲送其出尸。臆說耳。秦氏蕙田云。祝佐食以神事尸者也。侑以賓事尸者也。幽明理殊。尸賓事異。自不宜相襲。據此則注說是也。云古文熱皆作尋。記或作撓者。賈疏云。論語及左傳。與此古文皆作尋。論語不說。至此豈古文不從者。彼不說者。或

古文通用。至此見今文作熱有火義。故從今文也。胡氏篇三禮補義云。注記或作燂。墨莊古今文疏義之說。恐不然。古文先於許鄭。安得必以許鄭斷古文乎。鄭注記或作燂。自與上尋字不同。蓋古文或从火。或不从火。亦不拘定一體耳。賈疏又云。郊特牲血腥燂祭。用氣也。注云燂或爲燂。今此義指彼記或讀之。故云記或作燂也。今案今本郊特牲注云。燂或爲燂。賈所見本蓋作燂耳。但燂與熱燂通。廣雅熱燂俱訓燂是也。燂亦與燂通。集韻燂同燂。禮記內則。五日則燂湯請浴。釋文。燂。溫也。廣雅釋詁。溫。燂也。燂是也。又引春秋傳曰。若可燂也。亦可寒也者。哀十二年左傳文。此燂字當作尋。賈所見左傳本作尋。亦作燂。鄭蓋引以證古文之尋。亦爲溫耳。段氏云。熱者正字。尋者同音假借字。左傳賈注云。尋。溫也。服注云。尋之言重也。溫也。論語何注云。溫。尋也。互相發明。又中庸溫故而知新。注曰溫讀如尋溫之溫。尋本皆無火旁。卒熱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乃設局鼎陳鼎于門外如初。腊爲庶羞。膚從豕。去其鼎者。僎尸之禮殺於初。如初者。〔疏〕正義曰。注云豕者。以經言無腊與膚。是無腊鼎膚鼎也。下載俎不見腊體而尙有膚。故知腊爲庶羞。膚從豕在豕鼎。所云無膚者。謂無專鼎耳。云去其鼎者。僎尸之禮殺於初者。正祭五鼎。僎尸之禮殺於正祭。故云腊膚二鼎而陳三鼎。其數亦奇也。云如初者。如庖門之外東方北面北上者。上篇正祭時陳鼎于庖門之外。東乃議侑于賓以異姓。議、猶擇也。擇賓方北面北上。此亦如之。經言初者。皆謂正祭時也。局鼎詳見士冠禮。必用異姓。廣敬也。是時主人及賓。〔疏〕正義曰。義疏云。上篇正祭以神道事尸於室。故用祝與佐食。皆室事也。此有司已復內位。古文。侑皆作宥。〔疏〕篇僎尸以賓禮接尸於堂。故不用祝與佐食。而別立侑輔尸。皆堂事也。自此至俎于廟門之外。言選侑之事。說文。侑。耦也。或从人作侑。今經典通用侑。此立侑以耦尸也。侑又有勸義。見前。亦有輔義。禮運下筮贊侑。鄭注。侑。四輔也。僎尸以尸爲賓。故立侑以勸之輔之。盛氏云。尸之有侑。猶賓之有介也。注云。議猶擇也。擇賓之賢者可以侑尸。必用異姓。廣敬也者。鄭意以經云議侑于賓。是於賓之中選其賢可爲侑者。因釋議爲擇。但議不直訓擇。故云猶擇也。說文。議。語也。段氏云。許說未盡。議者。誼也。誼者。人所宜也。言得其宜之謂議。案得其宜必訓擇。則議有擇義矣。數氏云。議侑于賓。謂與賓長謀議可以爲侑者。與鄉飲酒就先生而謀實介相類。今案鄭注不訓議爲謀者。以立侑自須由主人選擇。所謂賓有禮。主則擇之也。且鄉飲酒就先生謀。先生不在賓介之列者也。此侑卽於賓中選之。何爲與賓謀。敖說非矣。敖氏又云。以異姓謂於衆賓中擇之也。必異姓者。以尸既同姓。故侑須用異姓。此說是。經云以異姓者。恐人以尸是同姓。侑亦用同姓也。劉氏合拱云。賓中亦有同姓。如



季孫飲大夫酒。臧孫爲客。王氏士讓云。尸雖同姓子行。然此時則以賓道待之矣。若侑以同姓。是類於族人燕私。故用異姓所以敬尸也。云是時主人及賓有司已復內位者。以徹室壩堂時。主人及賓當暫出。至諸侑時復入也。下云侑出。又云主人出。是已入復出。故知已復內位。有司宗人戒侑。戒。猶告也。南面告於。〔疏〕正義曰。注云戒猶告也者。亦指賓黨助祭者言之。古文侑皆作宥。詳聘禮。宗人戒侑。其位。戒曰請子爲侑。〔疏〕正義曰。注云戒猶告也者。位者。賈疏云。以賓位在門東北面。請以爲侑。明面鄉其位可知。知賓位云門東北面者。下文將獻賓時。云主人侑降南面。拜衆賓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答一拜。是也。云戒曰。請子爲侑者。是鄭言戒之之辭如是也。出。俟于席門之外。俟。待也。待於次。當與尸更。〔疏〕正義曰。注云俟。待也者。俟與俟同。爾雅釋詁。俟。待也。有次也。此侑之出。亦即待事於尸次。以當與尸復入也。上篇尸出廟門。敷氏以爲俟於門外次中。蓋亦據此注言之。云主人與禮事尸極敬心也者。以立侑輔尸。使出俟於門外。俟主人迎尸乃更入。皆極敬尸之心也。

右將儻尸以選侑

司宮筵于戶西南面。爲尸席。〔疏〕正義曰。自此至侑答拜。言迎尸飲侑之事。○尸西。又筵于西序東面。爲侑席。〔疏〕正義曰。李氏云。尸侑席位。與鄉飲酒賓介之位同。今案鄉飲酒。乃席賓主人介。注云。賓席席前南面。介席西階上東面。此筵于西序。則視介席爲稍北。其東面同也。尸與侑北面于席門之外。西上。言與殊尊卑。北面者。賓尸。〔疏〕正義曰。蔡氏云。尸在廟門外。不敢以尊禮自居。故與侑同北面。而尸益卑。西上統於賓客。〔疏〕注云。言與殊尊卑者。賓尸以尸爲主。侑卑於尸。故言與也。云北面者。賓尸而尸益卑者。案尸而以賓客待之已卑。但賓禮當在門西東面。今尸北面。若不敢爲賓客然。是益卑也。任氏駁運云。尸者。神之所憑也。憑之則神。離之則人也。大夫賓尸。尸出廟而復入。則疑於神既離也。云西上統於賓客者。門東主位。門西賓位。今主人出迎尸。宗人擯。賓客尸而迎之。主。〔疏〕正義曰。經義述聞云。主人出迎尸。與侑北面于廟門之外。故主人出而並迎之。下文主人拜。尸答拜。主人又拜侑。侑答拜。即承此文迎尸侑言之。後人以鄭注賓客尸而迎之云云。但言尸而不及侑。故刪去侑字。不知鄭君之意。自以上篇正祭時主人不迎尸以伸尸之尊者。



俎以從。匕皆加于鼎東枋。二俎設于羊鼎西。西縮。二俎皆設于二鼎西。亦西縮。

一七・四俎爲尸侑主人主婦・其二俎設於豕鼎  
魚鼎之西・陳之宜具也・古文、縮皆爲蹙・  
〔疏〕正義曰・敖氏云・一七・羊七也・二七・豕魚七也・俎股之亦北  
上・如鼎之序・然其載之亦先北而後南也・姜氏云・縮之言直・

獵順也。凡全經言南陳南肆及南順之屬。皆異名而同實也。肆亦陳也。謂其陳之皆直而順也。今案姜說。是橈弓古者  
 冠縮縫。今也衡縫。衡卽橫也。橈弓以縮對衡。言是縮爲直也。上篇云西肆與此同。但西縮西肆。是向西直陳之。組

鼎西。則有異也。東枋詳上篇。注云。蒙辨體名肉物者。周禮內饗職文。彼注云。體名。脊脅肩臂臑之屬。肉物。臠

燿之慶言羣吏者謂大夫之正所掌亦同也。餽詩上篇云凡三鼎一七者以備尸止羊豕魚三鼎每鼎三七上篇雍府執四七則五七以有膾腊鼎也。云四俎爲尸侑主人主婦者尸羊俎一。侑羊俎一。主人羊俎一。主婦

羊鼎一四者皆正也  
羊鼎西復分二俎陳於豕魚鼎之西者  
賈疏云欲使三鼎之西並有俎故云陳之宜具也  
數氏云羊鼎西特有二俎

通部儀禮縮皆作登。是古縮皆讀爲登。  
 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竝皆西縮覆二疏匕于其上。

通稱雍人也。此二俎益送之俎也。敖氏云：羊俎，指在羊鼎西者也。疏七二者，羊豕之滫，宜異器也。覆者爲壓也。縮俎，西枋滫，豕肉滫，豕膋滫魚，疏七，七柄有刻飾者。古文，並皆作併。〔疏〕文雍正與雍府異，散文亦得。

吳氏廷華云。曰覆曰縮。則葉向下而直設於組也。未用故覆之。今案西縮義與上同。此覆二疏七於組上。則每組一七組皆西縮。則七加於組。亦隨組直陳之。而枋在西。故云縮組也。汪云。竝併也者。詳士昏禮。云其南組司馬以差

羊七滷・羊肉滷・其北俎司士以羞豕七滷・豕肉滷・豕膾滷魚者・盛氏詳核云・注豕肉滷三字・李云衍・吳氏云・案下司士七豕・卽豕膾也・絕無豕肉滷之名・今刪・疏文竝同・蔡氏云・四羊俎設於鼎西・自北而南爲一列・饗人又執

三組設於其西。別爲一死。並者。南牀並死也。南組以羞羊七。滄羊肉滄。牀組以羞豕七。滄豕。滄魚。蓋羊豕魚類。陰類。故二組不相通也。前四羊組爲正組。皆奠於席上。後二組爲益送之組。則既羞之後。卽以其實併於羊組。而執

風姓以降焉。又云。六姓之用。莫注確不可易。肅作與等從而熟更之。肅古。公案虛丘妻且之肅是也。賈政送注。

有豕肉滫三字。則其誤已久。經於此言並皆西縮。上不言並者。以上二組設於羊鼎西。又二組設於二鼎西。則其爲南  
北並列自見。故不言也。郝氏以六組皆爲尸組。其說固謬。數氏謂北組羞羊七滫豕七滫。南組羞羊肉滫豕滫魚。其  
說亦非。據其釋疏七二云。羊豕之滫宜異。器既不同。七曷爲同組。江氏筠云。據經司馬羞羊滫。司士羞豕滫魚。豕  
魚得同使司士者。豕水畜。魚水物。二者同類故也。則得同用一組可知。羊火畜。與豕不類。故專使司馬火官。則其  
與豕組不得相通可知。今案江氏此說是也。稽氏申敷。謂羞羊肉滫與羞羊七滫同組。恐差之也。稽說亦非。辨見主人  
獻尸司馬羞羊肉滫節下。盛氏云。滫魚以上諸物。皆非正組。別用此二組盛之。往來迭用而不設於席前。故所羞之物  
雖多。只用二組而已足也。其羞羊七滫豕七滫於尸與主人也。尸與主人受其七。祭而嗜之。還以授次賓。次賓縮七於  
俎上以降。其羊肉滫豕滫魚。則皆載於羊俎。而以其虛俎降。是益送之俎。例不設於席前矣。案盛說與蔡說略同。  
唯以羊七滫豕七滫不載於羊俎爲異。盛說較密。賈疏云。案下文次賓羞羊七滫。司馬羞羊肉滫。次賓羞豕七滫。司士  
羞豕香。此並云司馬司士者。據上經司馬割羊。司士擊豕而言。稽氏云。羞羊七滫豕七滫者。皆次賓。注偶失檢。以  
爲司馬司士。故賈辨之是也。又賈疏謂七滫無肉直滫。肉滫是肉從滫中來。實無汁。方氏苞云。經以七滫肉滫相對。  
則七滫中無肉。肉滫有滫。所以得名者顯然。其說是矣。禮經釋例云。凡僎尸羊俎爲正組。其餘皆以二組益送之。有  
司徹僎尸之禮。尸羊俎。尸羊肉滫俎。尸豕俎。俎羊俎。俎豕俎。主人羊俎。主人羊肉滫俎。主人豕俎。主婦羊俎。  
尸僎主人三魚俎。共十二俎。而七滫燔俎不與焉。然惟尸僎主人主婦。四羊俎爲正組。其餘八俎。及尸主人羊七滫豕  
七滫四俎。皆以僎人所執二俎益送之。七滫有滫無肉。故載俎時不列之。注所謂南組北組者。卽益送之二組也。主人  
獻尸。賓長設羊俎於豆南。此尸正俎也。又云。雍人授次賓疏七與俎。受於鼎西。左手執俎。左廉縮之卻。右手執七  
枋。縮於俎上。以東面受於羊鼎之西。司馬在羊鼎之東。二手執桃七枋以挹滫。注於疏七。者是者三。尸祭肺祭酒後。  
次賓縮執七俎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受七枋。坐祭嗜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受。縮七於俎上以降。此羞  
羊七滫也。又云。司馬羞羊肉滫。縮執俎。尸祭肺嗜之興。反加於俎。司馬縮奠俎於羊滫俎南。乃載於羊俎。卒載。  
縮執俎以降。此羞羊肉滫也。主婦獻尸。次賓羞豕七滫。如羊七滫之禮。此羞豕七滫也。又云。司士羞豕香。尸受如  
羊肉滫之禮。此羞豕香也。上賓獻尸。司士羞滫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膾祭之。卒爵後。司士縮奠俎於羊俎南。橫  
載於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此羞滫魚也。皆益送之俎也。主人獻僎。司馬橫執羊俎以升。設於豆東。此僎正俎。主  
婦獻僎。司士縮執豕香以升。僎祭肺後。司士縮奠豕香於羊俎之東。載於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此羞豕香也。上賓  
獻僎。司馬羞滫魚一如尸禮。此羞滫魚也。皆益送之俎也。主人受尸酢。長賓設羊俎於豆西。此主人正俎也。又云。

次賓羞七涪如尸禮。此羞羊七涪也。又云。司馬羞羊肉涪。縮執俎。主人祭肺膋之興。反加於涪俎。司馬縮奠涪俎於羊俎西。乃載之。卒載。縮執虛俎以降。注言虛俎者。羊涪俎訖於此。虛不復用。此羞羊肉涪也。主婦致爵於主人。受豕七涪。受豕膏。皆如尸禮。此羞豕七涪豕膏也。上賓致爵於主人。司士羞一涪魚如尸禮。此羞涪魚也。皆益遂之俎也。又主婦受尸酢。司馬設羊俎於豆南。是爲主婦正俎。主婦不備三獻。故無益遂之俎也。至於主人獻尸。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於俎上。鹽在右。尸受祭膋後與。加於羊俎。賓縮執俎以降。主婦獻尸。次賓羞豕燔。如羊燔之禮。主人獻俎。次賓羞羊燔。主婦獻俎。次賓羞豕燔。皆如尸禮。主人受尸酢。次賓羞羊燔。主婦致爵於主人。受豕燔亦皆如尸禮。主婦受尸酢。次賓羞羊燔如主人之禮。張儀禮圖云。宜有燔俎在西塾。注於涪涪涪降云。羊涪俎訖於此不復用。疏以爲下羞羊燔用豕俎。非也。正祭自有燔俎。不在十一俎之內。李氏如圭曰。羞燔亦當以羊肉涪之俎。考士虞禮。羞燔俎在內西塾上南順。注南順。於南面取縮執之便也。肝俎在燔東。然則羞燔別有俎以載之。不用雍人所執之俎。李氏之說非也。今案鄭以羞燔別有俎。見士虞禮。故此注不及之。江氏乃疑鄭不言羞燔用何俎。疎矣。云疏七。七柄有刻飾者。詳下。云古文並皆作併者。案昏禮。聘禮。公食禮。士喪禮。少牢禮。皆云今文並作併。此古文疑今文之誤。餘詳士昏禮。

右陳鼎階下設俎俟載

主人降。受宰几。尸侑降。主人辭。尸對。

凡所以坐安體。周禮大宰。掌贊玉凡玉爵。

〔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盡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言主人初獻之儀。獻尸獻侑受酢。

凡三大節。此獻尸一節。內授几獻爵。主婦薦豆簋。司馬載羊俎。賓長設羊俎。次賓進七涪。司馬羞肉涪。次賓羞燔。又自有八細節。主人拜送爵而主婦薦。賓長設正俎而尸祭薦。司馬挹七涪而尸祭俎。次賓授七涪而尸啐酒告旨。司馬羞肉涪而尸啐肺。次賓羞燔而尸卒爵。此其相承相應之次。有不容稍紊者。若司馬載羊俎之下。並列十一俎。則欲以類從著諸俎之差等耳。不以其次也。○吳氏廷華云。主人降受宰几者。言爲受几降也。下乃受之。數氏云。爲尸受几。故尸從降。侑亦降者。從尸也。凡尸爲禮之類此者。侑則從之。此所以謂之侑也。歟。今案主人辭者。辭尸之降也。注云。几所以坐安體者。案設几爲坐時憑之。故云所以坐安體。餘詳士昏禮。賈疏云。引大宰者。證宰授主人几之義。儀禮釋官云。大夫之宰相家事。宰授几。主人受。一手橫執几。揖尸。禮主於尸者。以尸有几。亦如天子之有大宰。詳見上篇。

備無几。是几。主人升尸。侑升復位。位階實「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即上主人西面。左手執几。縮之以

右袂推拂几。三二手橫執几進授尸于筵前。衣袖謂之袂。推「疏」正義曰。上主人二手橫執几。此獨用左手

謂推拂之三也。拂訖。仍以二手橫執而授尸於尸之筵前也。王氏士讓云。拂几則縮。授几則橫。從便也。○注盧氏詳

校於注衣袖謂之袂下。增拂者外拂者外拂之也。六字。云官本據士昏禮賈疏引補。今案士昏禮單疏本引此注訖。復云推

拂者。外拂之也。則是賈氏申釋語。非鄭注本文也。云推拂去塵示新者。詩雲漢。則不可推。毛傳。推。去也。廣

雅釋詁。拂。去也。推拂皆有去義。故鄭以去塵釋之。士昏禮注云。拂。拭也者。爾雅釋詁云。拭。清也。去塵有清

義。故鄭又以拭解之。公羊傳注云。一往一來曰推。彼言尸進二手受于手閒。受從手閒。人二手之閒也。

「疏」此言推拂。詳略異耳。其實一也。示著者。敬尸之意也。主人退尸還几縮之。右手執外廉北面奠于筵上左之南縮

不坐。左之者。異於鬼神。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不坐奠之者。几輕。「疏」正義曰。主人退尸復東楹東之位也。還。旋也。上尸受几亦橫執之。

則左手執內廉可知。亦二手執之也。尸北面。右在東以東爲外者。几設於筵上。以其近人者爲內。稍遠於人者爲外也。

左之謂設於筵東上。右手據設者北面而言。此左之。據筵南向而言也。南縮猶南順。謂向南直陳之也。不坐。謂立

奠之也。注云。左之者異於鬼神者。上篇正祭。是以鬼神之神事尸。故祝設於筵上右之。此借尸以賓客之禮事尸。

故奠几於筵上左之。與彼異也。云生人陽長左。鬼神陰長右者。是申言左之之義。賓客是生人。生人陽故尙左。鬼神

陰故尙右也。云不坐奠之者。几輕者。賈疏云。決下文啐酒坐奠之言也。數氏云。几稍高。故設之不坐。少儀曰。取

俎進俎不坐。其意類此。江氏筠云。注以爲几輕言其義。數以爲几高言其禮。蓋奠几不坐者。原以其物較高之故。坐

有危坐。有安坐。以危爲義。則坐爲敬。如几輕不坐之類是也。主人東楹東北面拜也。拜送几尸復位尸與侑皆北面

荅拜。侑拜者。從於尸。不降。尸升而侑不升。尸拜而侑不拜。則似與尸執行。以待主人之特禮。惟正獻時。尸拜而

荅拜。侑拜者。從於尸。不降。尸升而侑不升。尸拜而侑不拜。則似與尸執行。以待主人之特禮。惟正獻時。尸拜而



不與之俱拜。以當特受主人之獻耳。○禮經釋例云。授几之儀。有司徹最詳。今案爲神設几無授禮。爲人設几。乃有授几之儀。然亦有設而不授者。公食禮。宰夫設筵加席几。觀禮。天子設左右几是也。士昏禮。禮賓。主人迎賓升堂拜。至後主人拂几授校拜送。賓以几進。北面設于坐左之西階上答拜。注。拂拭也。拭几者。尊賓。新之也。校。几足。聘禮。禮賓。公升側受几于序端。宰夫內拂几三。奉兩端以進。注。內拂几。不欲塵垢尊者。以進自東箱來授君。又云。公東南鄉。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進西鄉。揖者告。注。告賓以公授几。又云。賓進訝受几于筵前。東面侯。公豈拜送。賓以几進。北面設几不降。階上答再拜稽首。注。几賓左几。觀禮。侯氏僂郊勞使者。侯氏與之讓升。侯氏先升授几。侯氏拜送几。使者設几答拜。及此篇皆言授几之事。然其中有異有同。此篇言宰授主人几。聘禮言宰授公几。昏禮觀禮不言授主人几爲何人。文略。此篇及聘禮言拂几三。觀禮不言拂几。昏禮但言拂不言三。其實授几皆當拂之三。不言者。文不具也。此篇言以右袂拂。聘禮言外拂几。拂几皆當以右袂外拂之。不言者亦同。惟聘禮宰夫授公几內拂。注謂不欲塵垢尊者是也。此篇言主人二手橫執几授尸。尸二手受于手閒。是主人執几兩端以授。昏禮授校。校爲几足。在几之兩端。是亦執兩端以授也。敷謂校爲左廉。非矣。聘禮宰夫奉兩端以進。公中攝之。蓋取相變之義。非謂卑者宜執兩端。尊者宜執中間也。據經言外拂几三卒。振袂中攝之。則亦當先以左手執几。以右手拂几。拂訖。乃振右袂以二手執几中間授賓。賈氏士昏禮疏。謂聘禮公尊中執几以一手。非也。惟昏禮聘禮皆云賓以几辟。此篇及觀禮不云以几辟。賈氏謂尊尸尊王使是矣。又其授之皆對面訝授受。聘禮言賓訝受几。他篇不言者。亦爾。其設之皆北面皆左之。聘禮不言左之。觀禮不言北面及左之。文略。鄭注聘禮云。凡賓左几。是賓客之禮皆左几。與鬼神異也。至昏聘觀諸篇。皆主人先拜送几。而後賓設几。此編尸奠几後。主人乃拜送。又諸篇皆主人升堂乃執几授尸。此篇則主人自階下執几以升。似事。主人降洗尸侑降尸辭洗主人對卒洗揖主人升尸侑升尸西極西北面拜洗主人東楹東北面奠爵答拜降盥尸侑降主人辭尸對卒盥主人揖升尸侑升主人坐取爵酌獻尸尸北面拜受爵主人東楹東北面拜送爵。降盥者。爲土。〔疏〕正義曰。解者皆謂此節主人獻尸之儀。主人降洗。賓降而介不降。此則尸侑同降同升。侑與介微別也。又卒洗揖。主人揖也。鄉飲卒洗。主人豈揖豈讓升。卒盥揖讓升。此卒洗揖。卒盥主人揖。皆言揖不言讓。殺於飲酒禮也。至鄉飲主人降洗。賓降。有主人辭降及賓對之。

文。此無之。據下降盥戶侑降。主人辭戶對。則此降洗戶侑降下。亦當有主人辭戶對之文。或傳寫脫也。盛氏云。凡戶侑降皆東面於西階西北上。辭洗則進。亦約鄉飲之。姜氏云。同降而戶辭。同升而戶拜。亦正從之意也。今案侑不辭洗。不拜爵。以此禮不主於已。下別有獻侑之禮也。方氏說得之矣。見上至降盥戶侑同降。主人辭降戶對。則從戶之義也。餘詳鄉飲禮。釋例云。凡禮盛者必先盥。鄉飲獻賓拜洗後。復降盥者。為拜時手粉汚。禮尤盛也。注詳鄉飲禮。○以上獻爵。○禮經釋例云。凡饋尸之禮。唯尸侑及主人備三獻。自主婦以下皆一獻。禮成。案有司徹主人獻尸。此初獻也云云至末。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贊者執菹菹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陪設于南。菹在東方。與取簋于房。醢贊坐設于豆西。當外列。醢在東方。婦贊者執白黑以授主婦。主婦不興受。設于初簋之南。白在西方。與退。菹菹醢。昌本藥膳。醢。熬麥也。實。熬菜實也。白。熬稻。黑。熬黍。此皆朝事之豆簋。大夫無朝事。而用之饋尸。亦豐大夫之禮。主婦取簋與者。以饌異親之。當外列辟錫也。退。退入房也。〔疏〕正義曰。此主婦薦賈疏云。正祭先薦後獻。釋祭則先獻後薦。故祭義云。君獻尸。夫人薦豆。鄭注云。謂釋日也。則此饋尸禮與天子諸侯祭同。故亦先獻後薦也。今案韭菹醢醢。奠于筵前。韭菹在西。則醢醢在東也。菹菹醢。設于韭菹醢之南。菹菹在東。則醢醢在西。菹菹在醢醢之南。醢醢在韭菹之南。此四豆釋設之也。醢醢設于豆西當外列。在醢醢之西。與菹菹醢並列也。醢醢在東則實在西。初簋即醢醢。以其先設者為初也。白黑設于初簋之南。白在西則黑在東。黑在醢醢之南。白在實之南也。此四簋亦釋設也。李氏云。陪設。重列之也。吳氏紱云。大夫饋尸不更。殺降於釋。其他蓮豆則皆新之。故用菹醢醢。以見韭菹醢醢。亦不仍正祭之用也。注云。菹。菹。昌本也。韭菹醢醢。昌本藥膳者。周禮醢人。朝事之豆。其實韭菹醢醢。昌本藥膳。菹菹醢醢。鄭注。醢。肉汁也。昌本昌菹根。切之四寸為菹。三菹亦醢也。或曰有骨為菹。無骨為醢。此經但云韭菹醢醢。昌菹醢醢。鄭知為醢醢醢醢者。以醢人豆實醢醢配韭菹。醢配菹本。故知之也。又醢人五齊七道。鄭注以菹本為齊者。齊菹對文異。散亦通也。餘詳聘禮。云醢。熬麥也。實。熬菜實也。白。熬稻。黑。熬黍者。周禮蓮人。朝事之簋。其實醢醢。白黑形醢。醢醢醢醢。鄭注。實。菜實也。形醢。醢之似虎者。醢。腍生魚為大醢。鮑者。於樞室中練乾之。出於江淮也。醢者。析乾之。出於東海。鄭司農云。熬麥曰醢。麻曰實。稻曰白。黍曰黑。鄭此注即用司農之說。惟實係麻子。故以菜實易之。案喪服斬衰宜經。傳云。宜經者。



胃一祭肺一載于一俎。言熱尸俎。復序體者。明所舉肩胛存焉。亦著脊骨。皆一骨也。肎在「疏」正義曰。張氏正。肎。載已即當設之豆南者。吳氏延華云。此正肎。不他用他俎之實。以次並載於此。司馬雨也。一匕一載。下司土同。今案凡升羊皆司馬。升豕皆司土。下不言者可知也。散氏云。賓尸主於飲酒。此肎乃有祭肺者盛之。注云。肎熱尸俎復序體者。明所舉肩胛存焉。亦著脊骨皆一骨也者。上篇正祭。肩胛肎肎。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脊一。正脊一。代脊一。皆二骨以並。此篇但言熱尸俎。恐人疑尸所舉。加於新肎者不在焉。又恐人疑脊骨皆二骨以並。故復序之。如此明正祭時。尸所舉脊骨肩胛之屬皆存焉。是神肎肎肎並用也。不云皆二骨以並。則脊骨皆一骨亦見也。脊骨皆一骨者。分其一以爲羊肉肎肎也。注但云所舉肩胛存焉。不及脊骨者。以肩胛無所分。全存於是。故據肩胛肎肎之也。云肎在下者。折分之以爲肉肎。貶也者。正祭序肎在肎肎上。此在下者。散氏云。肎後於肎者。以其折也。折之則不爲全體。而在全體之下矣。肎必折者。見其貶於神肎。且以所折爲肉肎肎也。其脊骨皆一骨。及肎胃各一者。義亦如之。今案注折分之以爲肉肎肎也。肎字。李氏集釋本作貶。戴氏震云。作肎誤。據散云見其貶於神肎。似注本作貶。此肎與正祭肎異者。脊骨肎肎祭肺皆一。又無舉肎。且折分其肎也。肎折見下。云一肎謂司土所設羊肎西第一俎者。即羊肎西之北肎也。陳鼎北上。四肎設於三鼎之西。亦當以北爲上。則尸肎最在北。俎在尸肎之南。土人肎在俎之南。主婦肎在主人肎之南也。羊肎西有二肎。故特言第一以別之。謂自北而南。此爲第一肎也。賈疏兩岐。辨見。羊肉肎肎折正脊一。正脊一。腸一。胃一。膾肺一。載于南肎。肉肎。肉在汁中者。以增肎實。爲尸加也。必爲肎折。上所折分者。膾肺。離肎也。南肎。雅人所設在南者。此以下十一肎。俟時「疏」正義曰。注云肉肎肉在汁中者。以增肎實爲尸加也者。上羊肎爲正肎。而載於此歷說之爾。今文肎爲汁。增羊肉肎爲加肎也。散氏云。羊肎之外。又分其體以爲此肎。貴多儀也。是也。據注云。肉在汁中。則有肉有汁可知。吳氏延華云。肎不可以盛肎。故賈疏謂在肎無汁。非也。據義氏崇義云。宋初肎有肎。禮圖酒尊肎。如樂。肎之肎亦然。愚嘗從那拉監丞家見之。判本爲樂。漢可五寸。加於肎上。大小如肎。仍存肎名。則肉肎肎肎。皆當以肎盛之。以經無明文。古制遂失傳爾。今案肎肎別有七盛之。加於肎上。故下云次賓肎執匕肎以升。是也。肉肎則肉在肎中。肉多肎少。肎之四邊當微高。或亦可盛之。吳氏之說恐未然。附存備考。云必爲肎折。上所折分者。上以肎是折分用之。故退肎在肎下。此云肎折。即所折分者也。但左右體皆有肎。今不用左體之肎。而用右體折分之。賈氏謂肎肎是也。其脊骨肎肎。亦從正肎分之。云膾肺離肎也者。詳特性記。云南肎。

雍人所設在南者。案鼎西四俎。司士所設者。卽尸侑主人主婦之羊正俎也。羊俎西二俎。雍人所設者。卽益送之俎也。經以羊肉湑載于南俎。則豕俎爲北俎矣。故下豕俎注云。謂雍人所設在北者。上雍人合執二俎。注云。其南俎司馬以羞羊七湑。羊肉湑。其北俎司士以羞豕七湑。豕膏湑魚。亦據此經言也。云此以下十一俎。俟時而載。於此歷說之爾者。賈疏云。十一俎者。卽尸之羊肉湑。一也。豕膏湑。二也。侑之羊俎。三也。豕俎。四也。主人羊俎。五也。羊肉湑。六也。豕膏。七也。主婦羊俎。八也。尸侑主人三者。皆有魚俎。是其十一。通尸羊正俎爲十二俎。其四俎尸侑主人主婦。載羊體俎皆爲正俎。其餘八俎。以雍人所執二俎益送往還。故有八。其實止二俎也。今案此八俎外。尸主人又各有羊七湑豕七湑凡四俎。皆用益送之俎。經不列之者。以七湑有湑無肉。故不在體載之列。又蓋橋別有俎。不用益送之俎。俱詳雍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下。俟時而載。謂自羊肉湑俎以下十一俎。此時皆未載。俟進時乃載。因上正俎歷陳之耳。楊氏復云。主人獻尸羞羊俎。及主婦獻尸始羞豕膏。及賓作三獻之爵。始羞清魚俎。今竝述於主人獻尸之時者。以載俎事同一類。故以類相從。庶使易見也。不惟此也。主人獻侑羞羊俎。主婦獻侑奠豕膏。又尸酢主人羞昨羊俎。主婦致爵于主人始羞豕膏。又主婦羊俎。亦尸酢主婦始用之。今竝述於主人獻尸之下者。亦欲以類相從也。鄭注云。此以下十一俎。俟時而載。於此歷說之爾。蓋謂此也。姜氏兆錫云。據本章十二俎。似同時自鼎升載。注謂先載一俎。而十一俎乃俟時而載者。以下經定之也。今案楊氏姜氏之說。是也。或謂正俎四可預載。不必俟時。非矣。今文湑爲汁。詳士昏禮。司士杞豕亦司士載。亦右體肩臂肺絡臠。正脊一。脰脊一。橫脊一。短脅一。正脅一。代脅一。膚五。膾肺一。載于一俎。謂在下者。順羊也。俎〔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與上羊肉湑並事。戶加俎。用雍人所設二俎傳送之者。注云。臠在下者。順羊也者。賈疏云。以其豕膏不折臠。臠亦在下。順上文羊臠在下。故亦在也。數氏謂豕俎之體骨。皆放於羊俎是矣。而又云豕臠亦折。誤。諸氏云。羊臠之折。以分用於羊正俎羊肉湑俎也。豕止一俎。折此臠體。將安用之。云俎謂雍人所設在北者。雍人所設止二俎。上載羊肉湑爲南俎。則此爲北俎明矣。經不言北。可知也。數氏謂此俎亦南俎。非。辨見前。

侑俎。羊左肩左肺。正脊一。脅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載于一俎。侑俎。豕左肩折。正脊一。脅一。膚三。切肺一。載于一俎。言之爾。無羊湑。下尸也。豕又祭肺。不膾肺。不備禮。俎司士所設羊鼎西之北俎也。豕俎與尸同。〔疏〕



正義曰。載于一俎下。復出俎二字。方氏苞云。再見衍文。膚三。楊作膚一。據下注當從楊本。盧氏詳校云。吳云案下昨階注云。降於俎羊體一。而增豕膚三。謂膚三爲增於俎。似俎無膚三也。盛氏亦疑衍。楊本三作一。案李氏如圭下注云。膚三增於主婦俎二。則李本與各本同。宜考。張氏爾岐云。羊左肩一俎。是俎正俎。豕俎則加俎。亦用雍人所設俎加之也。注云。俎用左體。俎賤者。精氏云。右體畢載尸俎。俎以下止得用左矣。獨言俎賤者。蓋賤則不妨明言左體。若主人尊。雖用左體亦空其文。不言左。注蓋對下昨俎而言。云其羊俎過三體有肫。尊之加也者。李氏云。體奇而俎羊俎四體。尊俎而加肫也。云豕左肩折。折分爲長兄弟俎也者。據下主人獻兄弟。設薦俎案儀。唯先生之胥折。故鄭知先生即長兄弟。以此折謂折分爲長兄弟俎也。彼注亦云。先生長兄弟。折。豕左肩之折。與此注義同。云無羊滫。下尸也者。賈疏云。直云無羊滫。不云肉者。以匕滫肉滫皆無。故直云無羊滫。以包二者。尸皆有。俎皆無。故云下尸也。云豕又祭肺。不齊肺。不備禮者。祭肺。即切肺也。賈疏云。上尸羊俎有祭肺。豕俎有齊肺。是備禮。俎羊俎豕俎皆切肺。故曰不備禮也。云俎。司士所設羊俎西之北俎也者。此俎。謂俎羊俎也。盧氏詳校引吳云。案上司馬杜羊注云。一俎。謂司士所設。羊俎西第一俎。彼第一則此當第二。不應反在其北。疑北字是次字之譌。然疏已作北俎釋之矣。今案次與北形略似。故易譌。吳氏以北爲次是也。據下注以昨俎爲司士所設豕俎西俎。主婦俎爲司士所設魚俎西俎。如謂俎俎在北。尸俎在南。則尸俎之南。亦以北爲上。羊俎西有二俎。故尸俎在北爲第一。俎俎在南次之。主人俎在豕俎西又次之。主婦俎在魚俎西又次之。如以南爲上。則當以魚俎西之俎爲第一。若俎俎在北。尸俎在俎之南。既非北上。又非南上。安所取之。故知此注北字。定當爲次之譌也。賈上疏云。鄭君見羊肉滫俎在豕俎之南。羊尊豕卑。明尸俎在俎之南。又引或解云。言第一者。最在北。故俎俎下注云。司士所設羊俎西之北俎也。明北俎在俎之南。是賈亦有疑於北字。故爲此兩解。而不能斷北字爲譌。又以羊肉滫俎在豕俎南爲倒。致後人駁注者多。不知羊肉滫俎在豕俎南。乃益送之俎。與正俎異。此尸俎主人主婦之正俎。是司士設在三鼎西者。益送之俎。是雍人設在羊俎西者。正俎以北爲上。取與鼎相順之義。益送之俎以南爲上。則取相變之例。不得執彼例此。江氏筠云。羊肉滫之所以在豕南者。此禮用少牢一牲不得牢稱。實因羊豕具而名之也。陳性門外時。羊東豕西。正祭設俎時。羊南豕北。俱二者並列。至此俎尸時。堂上所設唯四羊俎而無豕俎。鼎西正俎。亦唯四羊俎而無豕俎。故以此益送豕俎。設之羊肉滫俎之北。俎列自北爲首。使二列之首。東列見羊。西列見豕。以示二者具在。則尸俎二俎。曷爲放此設之。此當以賈疏後說爲正也。案江氏雖不能辨注北字爲誤。而訂賈疏甚精。云豕俎與尸同者。謂與尸豕俎。同用



雍人所設羊胾西之胾北也。胾胾羊肺一。祭肺一。載于一。胾羊肉湑臂一。脊一。胾一。腸一。胃一。膾肺一。載于一。胾豕胾臂一。脊一。膚三。膾肺一。載于一。胾。豕尸裹。亦尊主人。臂。左臂也。侑用肩。主人用臂。下之也。不背左臂者。大夫尊。空其文也。降於侑羊體一。而增豕膚三。有所屈有所申。亦所謂順而撫也。胾胾。司士所設豕鼎西胾也。其湑胾與尸胾同。豕胾又與尸豕胾同。〔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羊肺一加。亦皆用雍人所設胾益送之。注云。胾胾主人胾。無體遠下尸也者。侑正胾用左體四。是下尸。此主人正胾無體。是遠下尸也。云以肺代之。肺尊也者。主人胾無體而僅有二肺。以肺代體。肺爲氣主。故云尊也。云加羊肉湑而有體。崇尸裹。亦尊主人者。以主人有羊肉湑加胾。與尸同。正胾無體。而加胾有體。於尸醢主人時設之。是崇尸裹也。侑無羊肉湑胾。而主人有之。是亦尊主人也。云臂左臂也。侑用肩。主人用臂。下之也者。右體已用於尸胾。故知此臂爲左臂。周人貴肩。則肩貴於臂。用臂是下侑也。云不言左臂者。大夫尊。空其文也者。賈疏云。牲右體貴。左體賤。侑用左體。皆言左肩左腕。今主人用左臂。直云臂不云左者。大夫尊。故空其文。似若得用右體然。今案鄭見上侑胾及下主婦胾俱言左。獨主人胾不言左。故爲此說。然其實右體。尸胾已盡用之。則自侑以下皆用左體可知。經不言左者。以文已見於上下。故省之耳。鄭賈之說。未免迂曲。云降於侑羊體一。而增豕膚三。有所屈有所申。亦所謂順而撫也者。李氏云。羊肉湑三體降於侑羊胾一。爲屈。膚三增於主婦胾二。則申。撫。猶拾也。拾取上禮用之。敖氏云。正胾太貶。故加胾宜用尊體。其脊胾之屬。亦不嫌與尸同也。豕胾。猶言豕胾也。豕胾體數乃放羊肉湑者。亦以羊胾太簡故爾。今案李氏以增豕膚三爲對主婦胾言。則無疑於侑胾膚三二字。然案注文義似對侑胾言也。敖氏說足補注義。故錄之。順而撫。禮器文。彼注云。謂若君沐梁。大夫沐稷。士沐粱。賈疏云。大夫不沐粱。屈於君。士則申與君同。是亦屈申之義。故引爲證也。云胾胾司士所設豕鼎西胾也。其湑胾與尸胾同。豕胾又與尸豕胾同者。設豕鼎西胾。謂羊正胾也。其羊肉湑胾。用雍人所設之胾益送。豕胾用雍人所設之北胾益送。皆與尸同也。主婦胾羊左膾脊一。胾一。腸一。胃一。膚一。膾羊肺一。載于一。胾。無豕體而有膚。以主人無羊體。不敢備也。無祭名同相亞也。其胾司士所設。在魚鼎西者。〔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主婦有正胾。無加胾。今案主婦胾用膾。又

賈疏云。以主人俎無羊體。故主婦俎亦無豕體。散氏云。必用膚者。明其可用豕膏而不用也。亦與昨俎惟用羊肺之遺相近。云無祭肺。有膾肺。亦下侑也。祭肺尊者。膾肺即舉肺也。祭肺尊於舉肺。諸氏云。祭肺舉肺兼有爲備禮。尸肺昨俎是也。缺其一卽爲不備。伯無舉肺。主婦無祭肺。是也。同一不備。而有祭肺者爲隆。以其事神之禮也。有舉肺者爲殺。以其生人之禮也。今侑有祭肺。主婦有舉肺。故注云下於侑。云言膾羊肺者。文承膚下。嫌也者。賈疏云。肺文承膚下。有豕肺之嫌。故須辨之。云膚在羊肺上。則羊豕之體。名同相亞也者。李氏云。豕之膚。猶羊之腸胃。故膚次腸胃下。羊肺上。今案羊肺與豕肺同名肺。故豕肺次膚下。羊肺亦次膚下。故云名同相亞也。賈疏云。下文主人獻賓之時。司士設俎。羊肺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所以膚又在肺下者。彼取用之先後。故退膚在下。司士杞魚亦司士載尸俎五魚橫載之。侑主人皆一魚亦橫載之。皆加臠祭于其上。橫載之者。異於牲體。彌變於神。應讀如殷尋之尋。剝魚。正義曰。此尸之俎也。張氏爾岐云。魚三俎。皆用尸豕俎益送之。亦若侑主人之豕膏。吳氏紱云。尸之魚俎。不與前併。序之而在此者。欲使魚俎三爲類也。吳氏延華云。上篇十五魚。此唯七魚者。餘以爲臠也。注云。橫載之者。異於牲體。彌變於神者。李氏云。食生薦神。魚俎縮俎右首。此橫於俎。則進其尾也。少儀曰。羞濡魚者進尾。冬右腴。夏右肱。祭臠。濡魚。此所謂魚膾。諸氏云。凡羞魚之法。皆縮載于俎。橫設席前。魚於俎爲縮。於席爲橫矣。祭祀與生人禮同也。其異者。祭祀寢左而進腴。生人寢右而進髀耳。若橫載于俎。於俎橫則於席縮矣。故得進尾。而冬夏又有右腴右髀之別。僎尸既異正祭。又異食生人。進腴則疑於神之。進髀又疑於人之。故橫載于俎以示變。正祭牲體橫。今亦橫。先後同。魚則正祭縮而今橫。先後異矣。是以注云異於牲體。彌變於神也。今案羞魚之法。互詳上篇司士三人升魚膾膚下。云應讀如殷尋之尋。剝魚時割其腹以爲大臠也。可用祭也者。案少儀祭臠注云。臠。大臠。謂剝魚腹也。應讀如尋。孔疏應謂剝魚腹下爲大臠。此處肥美。故食魚則剝取以祭先也。今案食時取臠以祭。故名臠祭。經云皆加臠。祭於其上。謂尸侑主人之魚俎。皆加臠於其上。以備祭。注所云可用祭是也。賈疏云。應讀如殷尋之尋者。讀從士冠禮。郊特牲周弁殷尋。尋。覆也。可以覆首。此亦取魚腹反覆於上以擬祭。胡氏承珙云。案士冠禮注云。尋名出於幘。幘。覆也。爾雅。幘。大也。尋本兼大覆二義。此注云割其腹以爲大臠。周禮膳人注云。公食大夫禮曰。庶羞皆有大。有司曰。主人亦一魚加臠祭於其上。大者載之大臠。應者魚之反覆。應又詁曰大。二者同矣。是鄭云應讀如尋者。蓋兼取大覆二意。云其俎又與尸豕俎同者。謂此三魚俎。亦用雍人所設之北俎益送。與尸豕俎同也。○以上司馬載羊俎。



曰或籒或咎。咎或作抗。从手亢。或作晚。从白亢。案詩釋文云。掄。說文作咎。咎訓又與掄同。明疑當作春。今案說文引詩或籒或咎。籒係春字之誤。咎卽掄字。與鄭禮注引詩同。是其字當作抗也。斗各本皆作升。今據段氏說文注。王氏廣雅疏證所引改正。操。嚴本作慘。校勘記云。集釋敖氏俱作操。要義作操。宋本釋文作操。今本釋文作操。楊氏誤作慘。魏氏曰。操當如此慘。七消反。周學健云。操接經史互譌。操慘等字亦然。蓋曹魏時避諱所改。其實音義迥別。案方言卷五云。咎。燕之東北。朝鮮泐水之閒。謂之尉。趙魏之閒謂之巢。然則歛桃操。猶雷尉巢也。此操字當从巢之證也。操接俱从手。操慘俱从木。今本作慘从木。此操字當从木之證也。今案飯操字作操爲是。說文。操。把持也。慘。長木兒。皆與匕義不合。操車。轂中空也。从木梟聲。讀若載。差爲近之。盛氏謂當作慘。據詩疏引說文云。慘。斂也。義亦未協。抒。校勘記云。徐本釋文集釋通解俱作抒。楊氏作抒。今案說文抒。把抒皆互訓。嚴本亦作抒。今從之。寫毛本作瀉。校勘記云。徐本義氏集釋通解楊氏俱作寫。今從嚴本作寫。○此及下三節。乃司馬挹七消而尸祭俎。次賓授七消而尸辟酒告旨也。疏匕與俎四。雍人所執以陳者。故雍人授之。此俎卽益送之南俎也。執七枋以受滫。是身當俎下端也。左手執俎。左廉乃縮之。是授受時皆橫執俎也。縮執俎以受于鼎西者。惟此與豕七消耳。二手執桃七枋。敬其事。不游手也。姜氏兆錫云。受于鼎西。次賓受也。又言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者。申明之耳。左廉。俎之左邊也。卻。仰也。七枋。疏七枋也。盛氏世佐云。受于鼎西。次賓受疏七與俎於雍人也。此俎知陳于羊俎西。是時羊俎已設於尸席前。其地空。故直云鼎西也。俎西縮以南爲左。次賓以左手執俎。左廉而縮之。則是西面受而身當俎之上端矣。陳俎時。疏七覆於其上西枋。賓既西面受俎。乃仰右手執七。轉其枋使近身。而於俎仍爲縮也。手云卻。則七亦卻可知。必卻之者。以將受滫也。云以東面受于羊鼎之西者。謂次賓受七俎訖。乃轉而東面以受滫於司馬也。此與上受于鼎西之文雖同。而所受則異。雖同在羊鼎之西。而所面亦不同。今案受于鼎西。是受疏七與俎受于羊鼎之西。是受滫經特云以東面。則上受于鼎西爲西面可知。盛氏分別甚精。但受時雖有西面東面之異。而其在羊鼎之西則同。上僅言鼎西。省文。下特言羊鼎之西。明此所受者爲羊滫。當就羊鼎取之。與下司馬在羊鼎之東相對爲文也。次賓執疏七枋以受滫。司馬執桃七枋以挹滫于鼎而注之。若是者三。三挹三注也。敖氏云。二手執桃七枋。敬其事。不游手也。王氏士讓云。昏禮。大羹滫。在饗。尙熱也。此滫雖已在鼎。遠於饗。然其挹之亦臨饗食方取之。挹之三者。禮以三爲成也。注云。桃謂之歛者。胡氏承珙云。爾雅。鼎謂之醢。郭注云。皆古錡錡字。鼎亦作桃。周頌房乃錢鏹。傳云。錢。鏹也。醢亦作甬。方言。甬。燕之東北。朝鮮泐水之閒。謂之尉。鄭此注云。桃謂之歛。猶鼎謂之醢矣。郝氏懿行爾雅義疏亦云。有司徵注桃謂之歛。疑醢醢之異文。云釐如或春或抗之抗者。此說從

其音亦從其義。抗爲抒曰出米。桃以抒鼎出清。義亦同也。云字或作桃者。秦人語也者。此鄭以方音釋古文。之爲桃也。胡氏則以此句桃字當作挑。謂或本作挑。如今人猶有名小勺爲挑者。音土貂反。云此二七者。皆有淺斗。狀如飯操者。賈疏云。言淺斗。對尋常勺斗淺。此淺耳。廣雅。桑。重也。王氏疏證以此注與重謂之桑。義亦相近。云桃長枋可以抒物於器中者。案上注云。疏七七柄有刻飾者。此云桃長枋。皆以明爲七之器。其制之異。見其七牲體者殊也。桃七以抒清而注於鼎西。次賓所執之疏七。故枋宜長。疏七則盛清而進於尸。故枋須刻飾以致其華。疏是刻飾之名。明堂位。疏屏疏勺。皆是有刻飾者。王氏士讓云。以桃七注於疏七。則桃七小疏七大可知。云注猶寫也者。寫與曲禮器之灑者不寫。其餘皆寫之寫義同。作瀉非矣。云今文桃作抗者。鄭雖讀桃爲抗。而其字仍從古文作桃。故與今文不從也。云挹皆爲扱者。皆下挹羊羹等文也。說文。扱。抒也。扱。收也。鄭以作挹義切。故亦從古文。不從今文也。尸與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與左執爵。肺。羊。〔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尸與。承上文尸坐祭豆。復言左執爵。以右手將受七也。賈疏云。上載尸羊正組云。祭肺一。故知是羊組。上祭肺其羊肉清。雖有嗜肺一。此時未升。次賓縮執七組以升。若是以授尸。尸卻手受

七枋坐祭嗜之興。覆手以授賓。賓亦覆手以受。縮七于組上以降。〔疏〕正義曰。李氏七清無肉。肉清無汁。七清肉清。羊豕皆有之。豕不曰肉清而曰豕香。曰肉清者。言肉初在清中。曰香者。明在組時無汁。羊豕互文也。魚無七清。言清魚者。明魚在清耳。組降以俟羞羊肉清。敷氏云。若是者。謂執七組之儀無髮也。卻手受七枋。則七內鄉而便於用。覆手以授賓。明其變於有事之時。次賓亦覆手以受。統於尊者也。祭清如祭酒然。亦注於地。他時清不祭。此祭者。重其在組也。清與肉清相將之物。故以此先肉清而進之。張氏爾岐云。以降者。以此七組而降。今案若是以授。謂亦縮執七組以授也。但云尸卻手受七枋。則受七不受組矣。下覆手授賓。亦是以七授之。賓受七亦縮於組上執之以降。蓋僕尸唯羊組爲正組。設於堂上。其羊肉清豕香清魚組。皆以其實併載于羊組。而以虛組降。不與羊組同設。此七清組但有清。無體可載。故祭嗜後即以七組降也。注云。嗜清者。明清肉加耳。嘗之以其汁尙味者。以七清肉清。皆是加組。而進七清先於肉清。故嗜之以示尙味。張氏爾岐云。清在鼎已調。故云尙味。若大羹則不在鼎。不調也。姜氏兆錫云。次賓進七清。尸嗜之而後。司馬羞羊肉清於尸前。蓋以汁先肉。如乘章先牛之義。此注所以云無肉直汁也。或疑酒曰啐。羹曰嘗。牲體殺載肝燔之屬皆曰嗜。汁無肉。應如銅羹言嘗大羹

不啻之例。此言嘖。蓋亦有肉也。今案姜氏謂以汁先肉是矣。而又引或說。疑清言嘖亦有肉。不知此注以嘖尸席末釋嘖二字亦通。吳氏延華疑義云。說文。嘖。嘗也。據顯命。大保受同祭嘖。是酒言嘖也。故汁亦言嘖。尸席末坐。啐酒與坐奠爵。拜告旨。執爵以與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人皆美也。拜告酒美。荅主。〔疏〕正義曰。云。上篇正祭。尸不啐奠。不告旨。大夫之禮。尸稱尊也。此償尸則賓道矣。故啐奠告旨也。又云。特牲尸告旨。主人拜。尸荅拜。此尸先拜。主人荅拜者。彼正祭尸尊。此償尸卑同於賓禮也。鄉飲鄉射。皆先拜而後告旨。散氏云。拜告旨。不降筵。以有後事也。云主人北面于東楹東。明其復位。下放此。注云。古文曰。東楹之東者。古文司東楹下有之字。今文無。鄭以前後多云東楹東與西楹西相對爲文。故從今文。不從古文也。○以上次賓授七清。司馬羞羊肉涪縮執俎尸坐奠爵與取肺坐絕祭嘖之與反加于俎司馬縮奠俎于羊涪俎南乃載于羊俎卒載俎縮執俎以降。絕祭。絕肺未以祭。周禮曰。絕祭。涪使。〔疏〕正義曰。司馬縮奠俎于羊涪俎南。唐石經衍。方氏范云。上次賓所進七清俎。既執以降。此時堂上唯有羊俎。傳寫誤衍涪。李氏又引下尸辭主人。司馬縮奠俎于羊涪西爲證。張氏爾岐云。觀下受酢羞肉涪節。當是縮奠涪俎于羊俎南。以涪爲在奠字下。其說是也。今仍石經之文。而附辨於此。卒載縮執俎以降。各本多作卒載俎。縮執俎以降。集釋作卒載俎縮執以降。校勘記云。周學健云。石經載下無俎字。案今本石經載縮二字已壞。補缺誤補俎字。遂脫縮字。周所據。猶未壞本也。又戴校集釋。謂唐石經執下無俎字。亦不然。今案下羞羊燔節。云賓縮執俎以降。尸辭主人節。云卒載縮執虛俎以降。主婦獻佈及尸作三獻之爵節。皆云卒乃縮執俎以降。據此則載下無俎字。執下有俎字明矣。○此司馬羞肉涪清而尸嘖肺也。楊氏復云。正俎皆橫執。橫奠加俎皆縮執。縮奠。張氏爾岐云。司馬縮執縮奠之俎。羊肉涪俎也。卽此俎所盛之嘖肺也。反加于俎者。世佐云。羊肉涪。卽上馬所七載于南俎者。其實自臠折至嘖肺凡六物。與取肺。卽此俎所盛之嘖肺也。反加于俎者。反之於羊肉涪俎也。必奠于羊俎南者。便載也。乃載于羊俎者。謂以羞俎所實六物。悉載于正俎也。卒載縮執俎以降者。加俎不與正俎同設也。○案注以羞羊七清羊肉涪。皆用雍人所設之南俎。散氏以羞羊七清爲用北俎。羞羊肉涪爲用南俎。褚氏寅亮申散說。謂方羞羊七清時。羊肉涪俎卽常載而俟。故可踵進。若仍俟羊七清之俎則羞之也。遲非敬尸之道。今案次賓執七俎降後。尸尚有坐啐酒與坐奠爵。拜告旨。執爵與。及主人荅拜諸儀節。司馬於斯時載羊肉



清於俎而進之。未退也。諸說非。注云。絕祭。絕肺未以祭。周禮曰。絕祭者。案周禮大祝職。辨九祭。七曰絕祭。鄭司農云。絕祭。絕末以祭是也。劉氏合拱云。案祭肺一手祭之。膾肺則兩手祭之。故祭祭肺者。左執爵而祭。膾肺者必奠爵也。今案膾肺即離肺。割而未斷。故須用兩手絕以祭也。祭肺則割之已斷。故可一手取以祭也。云清使次賓。肉使司馬。大夫禮多。崇敬也者。大夫祭執事者衆。故分使之。見其禮多。亦以廣敬。對士助祭人少。儀簡言也。○以上司馬。尸坐執爵以興。次賓羞羊燔。縮執俎。縮一燔于俎上。鹽在右。尸左執爵受燔。擗于鹽。坐振祭膾之。興加于羊俎。賓縮執俎以降。燔。〔疏〕正義曰。此及下節。乃次賓羞燔而尸卒爵也。尸坐執爵。亦承上與言之。延華云。受燔右受。方氏苞云。清中羊肉。宜載于羊俎。故司馬奠清俎于羊俎南而載之。縮俎之燔。則一而已。尸祭膾。即以加于羊俎。故羞燔者執俎以降。別無事也。今案羞燔別有俎陳於塾。不用益送之俎。詳前篇人合執二俎陳于羊俎西下。賈疏詩云。載燔載烈。注云。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烈即炙也。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燔。燔肉也。注以炙釋燔者。燔炙對文異。散亦通。詳特牲兄弟長以燔從下。尸降筵。北面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北面于東楹東荅拜。主人受爵。尸升筵。立于筵末。〔疏〕正義曰。下降筵。皆云自北方。此尸升筵。經云自西方。降筵不云自何方者。據禮經釋例云。鄉飲鄉射。主人獻賓。賓降席。注皆云降席席西也。是賓升降皆自西方。然則此尸降筵。亦自西方歟。○以上次賓羞燔。○李氏云。主人獻尸。之從獻五。簋豆一。羊正俎二。羊匕清三。羊肉清四。羊燔五。侑降於尸。無羊匕清。羊肉清。主人受酢。從獻與尸同五。主婦與侑同三。尊卑之差也。禮經釋例云。凡饋尸。主人獻。其從獻皆用羊。主婦獻。其從獻皆用豕。上賓獻。其從獻皆用魚。有司徹主人初獻尸。賓長設羊俎。次賓羞羊匕清。司馬羞羊肉清。次賓羞羊燔。主人獻侑。司馬設羊俎。次賓羞羊燔。是主人獻尸獻侑。其從獻皆用羊也。主人受尸酢。長賓設羊俎。次賓羞羊匕清。司馬羞羊肉清。次賓羞羊燔。皆如尸禮。主婦受尸酢。司馬設羊俎。次賓羞羊燔。皆於房中。是主人主婦受尸酢。其從獻亦皆用羊也。主婦亞獻尸。次賓羞豕匕清。司士羞豕豕。次賓羞羊燔。主婦獻侑。司士羞豕豕。次賓羞豕燔。主婦致爵于主人。其受豕匕清。受豕豕。受豕燔。皆如尸禮。是主婦獻尸獻侑。及致爵于主人。其從獻皆用豕也。上賓三獻尸。尸奠爵于薦左。至主人獻長賓以及獻私人畢。尸作三獻之爵。司士羞清魚。上賓獻侑。司馬羞清魚一。上賓致爵于主人。司士羞一清魚。皆如

尸禮。是上賓獻尸獻侑。及致爵于主人。其從獻皆用魚也。此上大夫祭畢饋尸之禮。故初獻專用羊。亞獻專用豕。三獻專用魚。禮盛則威儀多也。若不饋尸之禮。賓三獻時。主婦致爵于主人。賓致爵于主婦。其俎皆羊豕魚腊並設。且無從俎。蓋下大夫之禮殺也。又有司徹卒熱乃升。羊豕魚三鼎。無腊與膚。注腊爲庶羞。膚從豕。饋尸俎不用腊者。下正祭也。

### 右主人獻尸

主人酌獻侑。侑西楹西北面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荅拜。不洗者。俱獻間無事也。〔疏〕正義曰。張氏

主人獻侑節。獻爵。薦豆。設羊俎。設羊燔。有四細節。注云。不洗者。俱獻間無事也者。賈疏云。以其獻尸訖。即獻侑。中間無別酬酢之事。凡爵行爵。從尊者來向卑者。俱獻間無事。則不洗爵。從卑者來向尊。雖獻間無事亦洗。

云主人就右者。賤不專階者。上主人獻尸。主人于東楹東拜。尸于西楹西拜。東楹東。即阼階上也。西楹西。即西階上也。是專階也。今獻侑。主人在侑右拜。是同拜西階上。侑不專階也。鄉飲。主人獻介。亦同拜于西階上。詳鄉飲

酒禮。○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醢在南方。婦贊者執二簋。醢以授主婦。主婦不與受之。奠醢于醢南。黃在醢東。主婦入于房。醢在南方者。立侑爲〔疏〕正義曰。主婦不親取醢者。以薦豆而贊者即執醢以授。爲右。今醢在南。則菹在北矣。所以然者。立侑以輔尸。菹在北。使之統於尸也。敖氏則謂豆北上。席南上。是席豆相變之法。荷氏寅亮云。當遵注。正饌統於尸之說。無席豆相變義。下主人豆。則舊右菹左醢之常矣。○薦侑豆。豆

侑升筵自北方。司馬橫執羊俎以升。設于豆東。侑坐左執爵。右取菹。梗于醢。祭于豆間。又取醢。贊同祭于豆祭。興。左執爵。右取肺。坐祭之。祭酒興。左執爵。〔疏〕正義曰。羊俎。即前所云侑俎。羊左肩以下七物。至

司馬設之。敖氏云。凡正俎皆橫執。此乃明言之者。以司馬進之。嫌亦縮執也。今案侑不啐酒告旨者。以不敢同於尸也。○設侑羊俎。次賓羞羊燔。如尸禮。侑降筵自北方。北面

儀禮正義 十六 卷三十九

于西楹西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人荅拜荅拜拜於「疏」正義曰此篇尸升筵自西方與鄉飲酒賓凡升席自北方降自南方此篇主人升筵自北方亦與鄉飲同惟主人降筵自北方與鄉飲異者禮經釋例云少變於飲酒正禮也又鄉飲賓降筵釋例以爲亦自西方詳鄉飲記上佑拜受爵主人在佑右荅拜故知此亦在佑右○羞佑羊燔○賈疏云此節從獻有三事主婦薦豆籩一也司馬羞羊俎二也次賓羞羊燔三也佑降於尸二等無羊匕涪又無肉涪

右主人獻佑

尸受佑爵降洗佑降立于西階西東面主人降自阼階辭洗尸坐奠爵于篚與對卒洗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主人拜洗尸北面于西楹西坐奠爵荅拜降盥主人降尸辭主人對卒盥主人升尸升坐取爵酌酌者將「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此下尸辭主人節主人受爵主婦薦豆籩長賓設俎次賓羞匕涪司馬羞肉酌主人「疏」涪次賓羞燔主人拜崇酒凡七細節注云酌者將辭主人者言尸升坐取爵酌爲將辭主人也特牲少牢尸辭主人視酌爵授尸此儀尸則尸受佑爵降洗降俎自酌者賓主之禮然也特牲少牢主人獻尸尸即辭主人此尸待獻佑乃辭主人者正祭辭主人兼致饗故先酢而後主人獻祝與佐食此無致饗之事且立佑輔尸位即次于尸與視佐食亦殊故不待酢而先獻也鄉飲賓先酢主人而後獻介者彼介亦酢主人此無佑酢故不同也敷氏云佑不升辟酢禮也若與尸同升則又嫌於若同酢主人者然司宮設席于東序西面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荅拜「疏」正義曰此爲主人設席也褚氏云祭時受酢即設席然不與尸佑之席同時設者猶尊尸也疑義云特牲及下不償尸尸辭皆無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俎故不設席致爵乃設之此尸辭主人有俎故即設席與彼不同○主人受酢爵主婦薦韭菹醢坐奠于筵前菹在北方婦贊者執二簋醢注婦不興受設醢于菹西北蕢在醢西主人升筵自北方主婦入于

房。

設籩於俎西北。亦辟。

〔疏〕

正義曰。道在北方。則籩亦在南方矣。侑席東面。主人席西面。而道皆北方。足見注

錡。今文無二籩。統於尸之說信也。王氏士讓云。侑升筵在主婦入房後。主人不待入而升。賓主之異也。

注云。設籩於道西北。亦辟錡者。賈疏云。上設侑籩正當豆。此在西北。明避錡。云亦。亦尸籩當豆西外列。以避錡故也。今案主婦致爵主人。設二錡於道北。是其辟錡之事。云今文無二籩者。上獻侑節婦贊者執二籩進賓。以授主

婦。鄭以彼有二籩字。此當與同。長賓設羊俎于豆西。主人坐左執爵祭豆籩如侑之祭。與左執爵右取

肺坐祭之祭酒興。〔疏〕正義曰。長賓。即賓長也。羊俎。即前所云降俎。羊肺一。祭肺一者。至是始載而設之。

薦于尸酢時。故二錡及豕俎內羞。次賓羞匕涪如尸禮。席末坐啐酒執爵以興。〔疏〕正義曰。匕涪。羊匕涪也。

薦于主婦致爵時。○設主人羊俎。次賓羞匕涪如尸禮。席末坐啐酒執爵以興。〔疏〕正義曰。匕涪。羊匕涪也。

爵。乃受匕涪。姜氏云。如尸禮。如其縮執卻受覆手縮匕。司馬羞羊肉涪。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與受肺坐

之屬。盛氏云。啐酒不告旨。酒已物也。○羞主人匕涪。司馬羞羊肉涪。縮執俎。主人坐奠爵于左。與受肺坐

絕祭臠之。與反加于涪俎。司馬縮奠涪俎于羊俎西。乃載之。卒載。縮執虛俎以降。〔疏〕正義曰。左者。神惠變於常

虛俎者。羊涪俎訖。〔疏〕正義曰。羊肉涪俎。即前所云羊肉涪。臂以下六物爲一俎也。與受肺。即羊肉涪俎之肺也。此

於此虛不復用。肺本在涪俎。祭臠後仍加于涪俎。故云反。上羞尸節云。反加于俎。省文耳。郝氏敬謂坊本多一

涪字。當刪。非也。盛氏云。此與羞尸肉涪之儀同。但文加詳耳。注云。奠爵于左者。神惠變於常也者。褚氏云。

奠而即舉。當在右。此在左。故注云神惠變於常。散謂遮肉涪俎。蓋陰破注意。實非也。云言受肺明有授者。吳氏廷

華云。授其設俎者歟。云言虛俎者。羊涪俎訖。於此虛不復用者。案此俎即雍人所設之南俎也。上羞尸匕涪。羞尸羊

肉涪。及此節羞主人匕涪。同用此俎。其降也。皆是虛俎。經於上不言虛。獨此言虛者。蓋此後羞豕匕涪。豕豕涪魚。皆用雍人所設之北俎。不用此俎。故注云虛不復用也。敖氏謂言虛俎者。見其盡載于羊俎。主人坐取爵以興。次賓

羞燔。主人受。如尸禮。〔疏〕

正義曰。燔。羊燔也。下主婦致爵羞豕燔。則此爲羊燔可知。盛氏云。如尸禮者。如

侑同。而賓所薦羊俎。匕涪。肉涪。羊燔。四禮。則與尸同。婦人所以事尸之禮。隆於事大夫。而賓所以事大夫之禮。當與尸同也。方氏苞云。主人之俎實。一與尸同。何也。祖考或士庶人而得用少牢。皆由君賜。故主人之俎。不可加損。而薦俎之用。亦不可異同也。○羞主人燔。主人降筵自北方。北面于阼階上坐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西。

楹西荅拜。主人坐奠爵于東序南。不降奠爵於。急崇酒。〔疏〕正義曰。急崇酒。侑升。尸侑皆北面于西楹西。反位。知。

將與己。〔疏〕正義曰。侑升者。尸酢已終。主人主人北面于東楹東。再拜崇酒。崇。充也。拜謝尸。〔疏〕曰。正義

爲禮。〔疏〕將拜崇酒。侑乃升。陪尸荅拜也。主人皆拜崇酒。蓋專習飲酒之儀。其時寬也。祭而債則時迫。而儀

注崇充義。詳鄉飲酒。方氏苞云。侑前此降立于西階西。俾尸專與主人爲禮也。而此時乃升。正爲主人之拜崇酒。非

專爲尸而已。實同之。鄉飲之禮。賓與介皆酢主人。主人皆拜崇酒。蓋專習飲酒之儀。其時寬也。祭而債則時迫。而儀

不能備。故侑不復酢主人。而主人及尸侑皆升就筵。〔疏〕正義曰。敖氏云。主人及尸侑。人唯於受尸酢時。一拜崇酒。而主

華云。不降而曰升者。升席也。○拜崇酒。○案尸酢主人。從設亦五豆籩也。羊正俎也。羊匕涪也。羊肉涪也。羊燔也。賈疏云。尊主人。故與尸同。

右主人受尸酢初獻禮竟

司宮取爵于籩以授婦贊者于房東以授主婦。房東。房戶外之東。〔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尸主人及侑皆

獻侑二也。致爵于主人三也。受尸酢四也。○敖氏云。以授主婦婦贊者以授主婦于房中也。王氏士讓云。男女唯娶祭

可相授器。而大夫之主婦尊也。故其爵司宮先取以授婦贊者。因以授主婦也。然婦贊之受。亦以籩。無籩則奠而後取

之。文不具。注云房東。房戶外之東者。此司宮以爵授婦贊者。當在房外授之。故知房東爲房戶外之東耳。主婦洗爵于房中出實爵。尊南西面拜。獻尸。尸拜于

筵上受。尊南西面拜。〔疏〕正義曰。吳氏疑義云。男女不親授受。主婦當奠于筵前。乃拜獻也。尸亦就筵前取之。由便也。

故不降筵。今授尸拜于筵上受。敖氏以爲殺于主人。蓋男與女不得正行賓主之禮也。尊

南近席。斯時尸南面。主婦酌訖。轉而西面獻之。以須夾。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主一羊羹。拜。故卽於獻位先拜。然後退至拜位又拜。故云由便也。主婦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送爵入于房。主一羊羹。坐奠于韭菹西。主婦贊者執豕羹以從。主婦不興。受設于羊羹之西。興入于房。取糗與股脩執以出。坐設之糗。在黃西。脩在白西。興立于主人席北西面。飲酒而有餽者。祭之餘餽。無黍稷。殺也。糗。〔疏〕正義謂北在室中。此所謂席北。拜送爵者。婦人與男子爲禮。當依其夫。與上篇亞獻尸于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同。但上篇所二餽皆豕菹而西。在黃西之北也。餽之爲器大於籩。二餽當二籩而有餘。故於其南又設二籩焉。而饋方矣。糗在黃西。脩在白西。糗北而脩南也。今案主婦止執羊羹。主婦贊者執豕羹。而主婦又興入房。取糗脩二籩者。二餽重。故主婦與贊者分執之。二籩輕。故主婦可並執也。前主人初獻尸。主婦已薦四豆四籩矣。此亞獻之設二籩者。敬尸無已也。注云。飲酒而有餽者。祭之餘餽者。謂正祭之餘餽也。方氏苞云。加羊豕二餽。備物以致敬。其義與正祭已薦豆薦糗。而饋尸復設之同。云無黍稷。殺也者。正祭有黍稷。此無之。是殺於正祭也。或云饋尸主於飲。故無黍稷也。云糗。糗餌也。股脩。撻肉之脯者。詳前主人獻尸。主婦自東房薦韭菹醢下。敖氏云。糗與脩祿用饋食之籩也。今案周禮籩人。糗爲羞籩。脯爲加籩。敖說未確。云今文股爲斷者。公羊莊公二十有四年傳。股脩云乎。釋文。尸坐左執股作斷。何注亦云。取其斷斷自脩。正與今文合。鄭以作股爲正字。故仍從古文。餘亦詳見於前。尸坐左執爵祭糗脩。同祭于豆祭。以羊羹之杞挹羊羹。遂以挹豕羹。祭于豆祭。祭酒。次賓羞豕匕湆。如羊匕湆之禮。尸坐啐酒。左執爵。嘗上餽。執爵以興。坐奠爵拜。主婦荅拜。執爵以興。司士羞豕胾。尸坐奠爵興。受如羊肉湆之禮。坐取爵興。次賓羞豕燔。尸左執爵受燔。如羊燔之禮。坐卒爵拜。主婦荅拜。主婦易位拜於阼階上。辟併敬。〔疏〕正義曰。祭糗脩之祭。敖謂當作取。非也。又挹羊羹。挹豕羹之挹。敖謂當作挹。案二字經典亦通用。今從石經各本。○敖氏云。於此乃云尸坐。是受爵時立也。今案尸坐啐酒。亦是受匕湆時興也。羞豕匕湆豕胾。皆用



雍人所設之北俎。羞豕燂別有俎。敖氏云。如羊匕滹之禮。如其左手執俎。左廉以下之儀。其異者。雍人不復授之也。褚氏寅亮云。經言如。則初亦雍人授疏匕與俎可知。敖謂不復授之。與經違矣。司士羞豕脰。尸坐奠爵與受。及上受。羊肉滹條。敖皆云尸奠爵于左。其實尸奠于右。照生人飲酒禮。若於左經亦明著之。今案褚說是也。魯上銅。羊銅也。以右手挹鬯之。豕脰。即前司士杞載豕右肩以下爲一俎者也。受如羊肉滹之禮。亦奠而載于羊俎。執俎以降也。○張氏爾岐云。主婦獻尸從獻亦五。主婦既獻爵設兩銅。又設糗脩。次賓羞豕燂。司士羞豕脰。次賓羞豕燂。儀節與主人獻尸並相當。

右主婦獻尸

受爵酌獻侑。侑拜受爵。主婦主人之北西面荅拜。酌獻者。主婦。今文無西面。〔疏〕正義曰。此主婦受爵酌以獻侑也。北則此亦西面可知。故鄭從古文。此不俟拜。下於尸。主婦羞糗脩。坐奠糗于醴南。脩在黃南。侑坐左執爵。取糗脩兼祭于豆祭。司士縮執豕脰以升。侑與取肺坐祭之。司士縮奠豕脰于羊俎之東。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侑與豕脰無滹。於侑禮殺。〔疏〕正義曰。上主人獻侑。主婦縮奠。奠于醴南。黃在醴東。則在醴西。黃在黃南。亦糗西而脩東也。肺切肺。不祭酒。亦殺于尸。豕脰。即前所云侑俎系左肩折以下也。次賓羞豕燂。侑受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荅拜。〔疏〕正義曰。如尸禮。如尸受羊燂之從獻同于尸者亦三。主婦既獻爵。羞糗脩。司士羞豕脰。次賓羞豕燂。降于尸者二。無銅羹與豕匕滹。

右主婦獻侑

受爵酌以致于主人。主人筵上拜受爵。主婦北面于阼階上荅拜。主婦易位拜於阼階上。辟併敬。〔疏〕正義曰。特牲三獻

未三獻而致爵者。方氏苞云。特性。賓獻尸畢。主婦即致爵于主人而退。視佐食之獻於後。少牢則正祭時。祝佐食已受獻。主人主婦已受尸酢。至饋尸則賓獻尸。尸酢主婦。皆可緩。故主婦先致爵于主人。而退二節於後也。又於主人省酢主婦及致爵之節。於賓省致爵于主婦之節。不惟饋尸禮殺。亦事增而時弗逮耳。又云。饋尸主人不致爵于主婦。不饋尸亦然。大夫之祭。儀節繁多。惟夫之於妻。可無報禮耳。注云。主婦易位拜於阼階上。辟併敬者。前此主婦獻尸侑。皆西面于主人之席北拜。今北面于阼階上拜。是易位矣。蓋辟獻尸侑之位而北面。併以致敬於主人也。主人筵上拜受。敖氏云。因尸禮也。盛氏云。主婦若亦於主人之席北西面答拜。則是與主人同面矣。故之阼階上北面。于主人之南向主人也。王氏士讓云。阼階。主人位。主婦亦答拜於此者。夫婦一體也。昏。主婦設二鉶與糗脩。如尸禮。舅姑饗婦時。婦降自西階。蓋已授以代姑任事之義矣。則答拜於阼也。固宜。中。主婦設二鉶與糗脩。如尸禮。〔疏〕正義曰。敖氏云。有鉶者。阼俎如尸。故鉶亦因之。設二鉶。羊在菹北。豕在羊北。設糗脩。糗在醴北。脩在醴北。姜氏云。如尸禮。如獻尸之授受奠設也。主人其祭糗脩。祭鉶祭酒。受豕匕涪拜啐酒。皆如尸禮。嘗鉶不拜。主人如尸禮。尊也。〔疏〕正義曰。啐酒上。唐石經有拜字。賈疏謂或本者。校勘記云。案賈疏云。或此經啐酒之上無拜字。有者衍字也。或者疑而不定之辭。敖氏以爲或本。非也。經文拜。疑當作坐。○盛氏世佐云。經云嘗鉶不拜。著其異於尸者耳。其他則皆如尸受主婦獻之禮也。今以上文考之。彼於主婦設二鉶二簋之下。即云尸坐左執爵。祭糗脩。同祭於豆祭。即此所謂其祭糗脩也。又云。以羊鉶之。相搗羊鉶。遂以搗豕鉶。祭于豆祭。祭酒。即此所謂祭鉶祭酒也。又云。次賓羞豕匕涪。如羊匕涪之禮。尸坐啐酒。即此所謂受豕匕涪啐酒也。受豕匕涪與啐酒之間。絕無所謂拜者。則此經拜字之爲衍文信矣。彼又云。左執爵。嘗上鉶。執爵以興。即此所謂嘗鉶也。但彼於執爵興之後。復坐奠爵拜。而此則否。是其異也。嘗鉶而拜。重其禮也。主人之不拜。下尸也。正祭時。尸嘗鉶啐酒皆不拜。尸尊也。至是以賓禮待尸。尸于主人之獻啐酒。則拜于主婦之獻。嘗鉶則又拜。尸益卑也。其於主婦之獻。拜鉶而不拜酒者。以鉶是主婦所親設。而酒則與主人所獻。同出一尊。龜已告旨訖。故於是略之也。至於主人之啐酒不告旨。則於受尸酢時已然。而此所云皆如尸禮者。亦足以蔽之矣。不必別言也。注乃以不告旨釋不拜。失經意矣。今案盛氏釋經甚詳明。啐酒上拜字。定爲衍字。校勘記謂疑當作坐。說亦可從。特性。尸嘗鉶告旨拜。少牢。尸嘗鉶不拜。此篇主婦獻尸。尸嘗鉶拜。經雖不言告旨。拜亦告旨之意。故鄭其受豕齊受豕以不告旨釋經嘗鉶不拜。非指啐酒言也。盛氏駁注似非。又以經其字爲當作共。亦沿張說之誤。

燔亦如尸禮。坐卒爵拜。主婦北面荅拜。受爵。〔疏〕正義曰。主婦致爵主人。從設亦有五則也。糗餼也。禾匕滫牲。主人主婦交致爵皆酢。賓又致爵于主人。主婦皆自酢。此直有主婦致爵于主人。又不酢。何也。几獻酢之節。有主有從。主獻者酢。而從獻者不酢。此主婦獻尸。而因以致爵于主人。則主人固在從獻之列。無由而酢主婦矣。特性主人主婦交致交酢。在三獻爵止之後。自相酬答。此在主婦獻尸爵內。以主婦爲之終始。則主人更不得而致爵于主婦矣。主人既不致爵于主婦。則賓亦不得而致爵于主婦矣。故主婦唯受尸酢。而其餘則否。

右主婦致爵於主人

尸降筵。受主婦爵以降。〔疏〕正義曰。吳氏延華云。受者。尸當受於司宮。司宮又受于婦贊者。方氏苞云。人。而本獻尸之爵。故尸受之以終前禮。〔疏〕此主婦致主人之爵也。而尸受之。又不用以酢主婦。何也。雖承獻。值以致主

而後易爵以彰其別。所以別嫌而明微也。主人降。侑降。主婦入于房。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侑東面于西階

西南。〔疏〕正義曰。主人降。代主婦以禮於尸也。侑降。從尸也。王氏士讓云。尸之降。爲洗爵以酢主婦也。洗。俟尸。〔疏〕主婦若辭洗。則宜降階。婦人祭祀止于堂階。故入于房以辟之。敖氏疑洗東北西階西南。文誤衍。

劉氏台拱云。案几西階西。未有不少南于階者。然則或言西階西。或言西階西南。文有繁省。無他義也。唯主人立于洗東北西面。嫌太東。宜詳其意。盛氏世佐云。几主人於賓之爲已洗也。降立于階東西面當東序。辭則進而南面。

其禮見鄉飲酒鄉射。今乃東于洗者。以其不爲已而洗故也。夫婦一體。尸爲婦洗。主人雖不代爲辭。而亦達其故位焉。示不敢當也。今案主人辭洗。則進而南面。此不辭洗。而仍立于階東西面。則與尸背矣。故立于洗東北西面以向之

也。尸易爵于篚。盥洗爵。易爵者。男女主人揖尸侑。〔疏〕正義曰。方氏苞云。辭洗禮宜親之。主人不得代辭。升。此升者。敖氏云。尸酢之意。已見於前。今則無嫌也。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侑從。主人北面立于東楹東。侑西楹西北面立。〔疏〕侯尸

酌。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東荅拜。主婦入于房。〔疏〕正義曰。敖氏云。西面。亦于主人席北。酌。已見於前。今則無嫌也。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侑從。主人北面立于東楹東。侑西楹西北面立。〔疏〕侯尸

酌。主婦出于房西面。拜受爵。尸北面于侑東荅拜。主婦入于房。〔疏〕正義曰。敖氏云。西面。亦于主人席北。酌。已見於前。今則無嫌也。主人升。尸升自西階。侑從。主人北面立于東楹東。侑西楹西北面立。〔疏〕侯尸

爲禮。不親相與言。亦不使人致辭。案節以赴而已。即不辭洗而入於房。以辟之義也。王氏士讓云。主婦出者。會尸之酌而出爲節也。主婦入者。席在房中。宜成禮於內也。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

主婦立于席西。設席者。主婦尊。今文〔疏〕正義曰。注云設席者。主婦尊者。賈疏云。賓長以下。皆無設席之

於主人也。立于席西者。亦西爲下。今案房中南面。主婦之正位也。云今文曰南面立于席西者。古文。南面下有主婦二字。今文無。則文義不明。故鄭從古文。教謂鄭本無南面字。蓋誤。婦贊者薦韭菹醢。

坐奠于筵前。菹在西方。婦人贊者執醢蕡以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與受。設醢于菹西。蕡在醢南。婦人贊

婦之少。〔疏〕正義曰。上尸酢主人。主婦薦。此酢主婦。故婦贊者薦也。高氏愈云。主婦受爵。亦薦豆運者。婦人獻

者。〔疏〕耦於夫。宜備禮也。注云。婦人贊者。蓋宗婦之贊主婦者。即上篇所云主婦贊者一人也。婦人贊者。則佐宗婦以贊主婦者。故

注以爲宗婦之少者也。主婦升筵。司馬設羊俎于豆南。主婦坐左執爵。右取菹。擗于醢。祭于豆閒。又取

醢蕡兼祭于豆祭。主婦奠爵興。取肺坐。絕祭。嚼之。興加于俎。坐。挽手。祭酒。啐酒。挽手者於祝。祝。佩巾。內則曰。婦人亦左佩紛。祝。

古文。挽。〔疏〕正義曰。羊俎。即前所云主婦俎。羊左膾以下者。至是始載而設之豆南。當菹醢南蕡東也。肺羊膾肺

作說。〔疏〕也。几祭。嚼肺者。必絕祭。絕祭故須挽手。散氏云。經不盡見之也。注云。內則曰。婦人亦左佩紛。祝者。內則。子事父母。婦事舅姑。皆左佩紛。祝。亦者。亦男子也。次賓羞羊燔。主婦興受燔。如主人之禮。

云古文挽作說者。祝字。唯集釋作挽。各本皆作祝。詳擗飲酒禮。主婦執爵以出于房。西面于主人席北。立卒爵。執爵拜。尸西楹西北面荅拜。主婦入立于房。尸主人及

侑皆就筵。出房立卒爵。宜鄉尊不坐者。變於主入也。執爵拜。變於男子也。〔疏〕正義曰。如主人之禮。如主人受尸酢之禮也。散氏云。立于房。則復執以入于房可知。其爵亦贊者受之反于饌。注云出房立卒爵。宜鄉尊者。張氏爾岐云。鄉尊。謂對尸而卒爵。即散氏所謂出房卒爵。宜成禮於所酢者之前是也。云不坐者。變於主人也者。褚氏寅亮云。特牲禮。尸酢主婦入卒爵。

如主人儀。主人固坐而卒角矣。則主婦亦坐明矣。今尸酢主人。主人坐卒爵。尸酢主婦。主婦立卒爵。故注云不坐者。變於主人也。敖氏謂立卒爵。乃婦人常禮。豈特性主婦受酢如主人儀者。亦立卒爵乎。云執爵拜。變於男子也者。賈疏云。上下經凡男子拜卒爵。皆奠爵乃拜。故云變於男子也。○案尸酢主婦。從設亦三。婦贊者設豆籩一也。司馬設羊俎二也。次賓羞羊燔三也。皆與主人獻侑同。

右主婦受尸酢亞獻禮竟

上賓洗爵以升酌獻尸。尸拜受爵。賓西楹西北面拜送爵。尸奠爵于薦左。賓降。上賓賓長也。謂之上賓。以將獻異之。或謂之長賓。

奠爵。爵。〔疏〕正義曰。此上賓獻尸之事。○敖氏云。拜受爵。亦於筵上也。尸于三獻而奠爵。亦欲助祭者皆受獻也。止也。薦左。醴東也。稽氏寅亮云。賓之獻爵。將行神惠。故奠于左。舉者于左也。下主人之酬爵同。飲酒

禮則不舉者於左矣。故亦奠于左。奠左雖同。其義則異。今案上主人受尸酢。奠爵于左。注云。神惠變於常。是將舉者。奠于左也。故此賓獻尸。將舉者亦奠于左。注云。上賓賓長也者。上主人獻尸。賓長設羊俎。注云。賓長。賓長

上賓。此注又云上賓賓長二者。互相曉。是上賓即賓長也。云謂之上賓。以將獻異之者。案上賓謂之賓長。次於上賓之一人。亦謂之賓長。下加爵節。賓長獻于尸如初。注云。賓長者。賓之長。次上賓者。非即上賓也。是次於上賓之

一人。亦稱爲賓長。即特性所謂衆賓長也。但備三獻之賓。爲賓中之最上者。故於其將獻特言上賓以別之。云或謂之長賓者。上尸酢主人節。長賓設羊俎是也。上賓稱賓長。亦稱長賓。猶次於上賓者。稱賓長。亦稱次賓。上文次賓羞

羊。清羊燔是也。然上賓雖亦稱賓長。而次於上賓之賓長。不得稱上賓。故注云謂之上賓異之。云奠爵。爵止也者。案特牲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注尸止爵者。欲神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又衆賓長爲加爵如初。爵止。

注云。尸爵止者。欲神惠之均於在庭。此尸奠爵。亦是欲均神惠。故注以爵止釋之。禮經釋例云。此爵至主人酬尸。獻長賓。獻衆賓。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畢。尸乃作三獻之爵。卒爵後。賓獻侑。致爵于主人。及受尸酢。於是三

獻禮成。而神惠均於堂上及房中矣。償尸無室中之事。故致爵于獻尸侑時行之也。案償尸于堂。固無室中之事。此未旅酬。亦不得言均神惠於庭。詳特牲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爵止下。

右上賓三獻尸尸奠爵不舉

主人降洗解尸。侑降。主人奠爵于篚。辭尸對卒洗。揖尸升。侑不升。侑不升。尸禮益殺。不從。〔疏〕正義曰。自主人降至人酬尸之事。○盛氏世佐云。洗解爲酬尸也。主人體尸止爵之意。將獻長賓以下。乃先酬尸者。獻之禮成於酬。成尊者之禮。而後及其餘。禮之序也。辭。辭降也。尸侑皆降而對者。唯尸統於尊也。不辭洗者。以其將自飲也。注云。尸禮益殺不從者。對上主人獻尸之時。侑從升而言也。償尸之禮本殺。今侑不升。是益殺也。敖氏謂酬禮不及侑。故不升。義亦可通。主人實饌酬尸。東楹東北面坐奠爵拜尸。

西楹西北面荅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荅拜。降洗尸降辭。主人奠爵于篚。對卒洗。主人升尸升。主人實

解尸拜受爵。主人反位荅拜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降洗者。〔疏〕正義曰。敖氏云。卒洗亦揖乃升。主人實

之而反位。主人既荅拜。尸乃進北面奠爵。盛氏世佐云。反位。反東楹東北面之位。王氏士讓云。上尸奠賓所獻爵于薦左。此又奠主人所酬者于薦左。此則當在少南。而先奠者在北。又凡酬爵。皆酬者自奠于薦右。受酬者重奠于薦左。而無授受之節。此經言受爵。大夫禮異也。李氏云。奠于薦左者。奠酬不舉也。神惠右不舉。而此左不舉者。償尸而酬之。同於賓客。異於神惠。楊氏云。下經二人舉解于尸侑。侑奠解于右。注云。奠于右者。神惠右。不舉變於飲酒。此賓尸如與賓客飲酒然。故有酬異於神惠。是以奠於左。上云尸荅拜。下云降洗。鄭恐人疑降洗是尸。故特明之。○賈疏云。特性及下不償尸。皆無酬尸之事。此特有之。今案正祭以神事尸。故無酬。償尸以賓事尸。故有酬。禮器。周族酬六尸。是尸與尸酬。此則主人酬尸也。

### 右主人酬尸

尸侑主人皆升筵。乃羞。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二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饌則糗餌粉羞。其豆則醢醢醢食。庶羞。羊。〔疏〕正義曰。此言設羞之事。應豕臠。皆有醢醢。房中之羞。內羞也。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疏〕正義曰。此言設羞之事。



其在尸奠爵之時乎。姜氏兆錫云。升筵不言主婦者。統於主人。省文也。方氏苞云。特牲。自尸以下至私人羞同時。何也。士禮至祭。香獻酢酬加爵。舉奠之禮俱畢矣。則同時而羞宜也。大夫之禮。至尸奠酬。賓兄弟之獻酢。及酬未畢。內兄弟私人未獻。薦俎未陳。無先庶羞之理。注云。二羞所以盡歡心者。羞爲飲酒而設。上尸侑主人主婦。俱已嚴薦俎。此復進二羞。故云所以盡歡心也。云房中之羞。其饌則糗餌粉羞。其豆則醢食糝食者。周禮籩人。羞饌之實。糗餌粉羞。隨人云。羞豆之實。醢食糝食是也。糗餌粉羞。注詳前。主人獻尸節。醢食糝食。注詳聘禮。云庶羞羊豕。膳。皆有載醢者。案公食禮。有牛腍羊臠豕臠。又有炙載醢。此不言牛臠者。以庶羞不踰牲。大夫祭止得用羊故也。不言炙者。以從獻已用燔炙故也。稽氏云。庶羞中有臠臠載醢而無腊。當以此注爲正。云房中之羞。內羞也者。下不償尸云。宰夫羞房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故知房中之羞。卽內羞也。周禮籩人。隨人云。爲王及后世子。共其內羞。鄭注亦以房中之羞釋之。敖氏云。房中之羞。饌於房者也。言房中以別于庶羞。明庶羞不自房來也。郝氏敬云。房中之羞。婦工所脩也。云內羞在右。陰也。庶羞在左。陽也者。賈疏謂內羞是穀物。故云陰。庶羞是牲物。故云陽。引大宗伯天產作陰德。地產作陽德。鄭注。天產六牲之屬。地產九穀之屬。以證之。吳氏紱云。上篇載醢在左。故此庶羞亦在豆左。此經上文糗脩在右。故此內羞亦在籩右。說亦可通。

右羞於尸侑主人主婦

# 儀禮正義

## 卷四十

主人降南面拜衆賓于門東三拜衆賓門東北面皆答壹拜拜於門東明少南就之也言三拜者衆賓賤族之也衆賓一拜賤也卿大夫尊賓賤純

臣也位在門東〔疏〕正義曰自此至主人就筵皆均神惠之事凡七節獻長賓一也獻衆賓二也主人自古文壹爲一○此衆賓亦兼長賓在內注云拜於門東明少南就之也者以衆賓位在門東今云拜於門東明

賓將獻之也○此衆賓亦兼長賓在內注云拜於門東明少南就之也者以衆賓位在門東今云拜於門東明是少南就拜之也云言三拜者衆賓賤族之也者對上尸侑皆獨拜之此總拜衆賓以三拜是族之故云賤也云

衆賓一拜賤也者上主人以衆賓賤而族拜之此衆賓亦以賤而答一拜對特牲衆賓答再拜言也云卿大夫尊賓賤純臣也者此申言賓賤之義以此主人是卿大夫其位尊也云位在門東者敖氏云未獻之前衆賓位在門東亦

大夫之禮異於士者褚氏寅亮云尸侑在西居賓位故助祭者雖主人洗爵長賓辭主人奠爵于篚與對卒洗名賓亦統於主人而在門東云古文壹爲一者詳見士冠禮

升酌獻賓于西階上長賓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宰夫自東房薦脯醢醢在西司士設俎于

豆北羊胾一腸一胃一切肺一膚一羊胾羊左胾上賓一體賤也薦與設〔疏〕正義曰敖氏云長賓辭

主人已酌長賓乃升遠下尸也獻賓當西南面用切肺者賓俎設于堂故亦因尸禮肺繼胃言之羊肺可知郝氏云醢在西則脯在東一豆一簋羊胾以下五物爲一俎前敘尸侑主人主婦俎不及賓於此詳之褚氏寅亮云主人在

其右北面答拜賓亦北面也脯東醢西仍依右手取脯之便今案儀禮釋官云周禮宰夫職曰以式滂掌祭祀之戒具與其薦羞注薦脯醢也羞庶羞內羞故上設羞此又薦也注云上賓一體賤也者對尸侑爲賤也下注

云。成祭於上。尊賓也者。對衆賓以下爲尊也。云薦與設俎者。既。則俟於西序端者。以下文賓取祭以降。宰夫執薦以從。司士執俎以從。無升文。明此時薦與設俎者不降。還立於西序端可知。李氏云。俟。俟執薦俎從賓降。鄉飲酒。司正升相旅。還立于序端。云古賓坐左執爵。右取脯。擗于醢祭之。執爵與取肺坐祭之。祭酒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主人答拜受爵。賓坐取祭以降。西面坐委于西階西南。成祭於上。尊賓也。取下位而在西階西南。〔疏〕正義曰。賓。長賓也。注云。成祭於上。尊賓也者。謂祭肺祭肺祭酒。皆成祭於西階上已獻尊之。祭肺肺。〔疏〕也。尊賓義詳上。云取祭以降。反下位也。反下位而在西階西南。已獻尊之者。案賓位本在下。因獻而升。已獻而降。故注云反下位。賓初位在門東。今得獻在西階西南。與主人相對。故云已獻尊之。李氏云。賓自門東而位西階西南。猶燕禮士立于西方。已獻而位於東方也。衆賓以下。則已獻而設薦俎於其位。云祭肺肺者。言賓所取祭。宰夫執薦以從。設于祭東。司士執俎以從。設于薦東。〔疏〕正義曰。言賓取肺肺降坐。委于降設于肺肺之東。司士代爲執俎從。降設于豆籩之東也。

右主人獻長賓

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既。盡也。長賓升者。以次第升受。〔疏〕正義曰。注云。公羊傳文。謂飲盡也。上獻賓卒爵坐。奠爵拜。此不拜既爵。謂卒爵不拜也。云長賓升者。以次第升受獻者。案經言衆賓。謂長賓以下之衆賓也。注言長賓升。卽釋經長升二字。謂衆賓中之長先升受爵。而其餘各以序升。知非謂次於上賓之一人。爲衆賓長者以下。若是以辯。則是一一獻之。故知衆賓中以長幼次第升受也。云言衆賓長拜。則其餘不拜者。謂經唯言衆賓之長升拜受爵。則其餘受爵不拜也。張氏惠言讀儀禮記云。衆賓長升拜受爵。主人答拜。坐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獻兄弟云。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辯。案此文是衆賓衆兄弟皆拜受爵。坐祭立飲。不拜既爵也。注云。言衆賓長拜。則其餘不拜。恐非。

劉氏台抄云。案私人猶皆拜受爵。則衆賓衆兄弟皆拜受可知也。此神惠當一一拜受。與飲射不同。特性。賓兄弟亦皆拜。今案下獻私人節云。主人于其羣私人不答拜。云主人不答拜。則羣私人之拜明也。羣私人皆拜。則不獨其長拜也。劉氏據此。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主人每獻一人奠。空爵於椽。宰夫酌授。〔疏〕正義曰。敖氏云。宰夫贊酌者。嚴注尤確。宰夫贊主人酌。若是以辯。於尊南。今文。若爲如。辯皆爲偏。〔疏〕酌。大夫尊也。贊酌者。主人以虛爵授宰夫。宰夫爲酌之。於此乃言之者。見獻贊一人。乃贊酌也。若是以辯。謂皆如衆賓。長升拜受爵以下之儀。注云。主人每獻一人奠。空爵於椽。宰夫酌授於尊南者。褚氏寅亮云。凡酌酒必就尊所。注以經無授受之文。故明之。椽。殿尊四周有餘地。可以執爵獻衆賓。而主人代酌以示尊卑之義。非憚煩也。義疏云。上篇司宮尊兩簋于房戶之間同椽。椽以殿尊。非奠爵之具也。且椽在北。主人獻於西階上。若一一奠於椽而受於尊南。則其勞彌甚。何用贊酌矣。蓋主人立于西階上。宰夫既酌於尊。乃就而授之。今案義疏說似可從。云今文若爲如者。案下主人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皆云若是以辯。經皆作若不作如。故鄭從古文。云辯皆爲偏者。皆下辯受爵及若是以辯諸文也。義詳總飲。酒禮。辯受爵其薦肺醢與胾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其胾體儀也。〔疏〕正義曰。敖氏云。言辯受爵。嫌或不與者也。特性禮曰。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亦有切肺膚。今文。儀皆作儀。或爲議。〔疏〕衆賓升拜受爵。坐祭立飲。薦俎設于其位。今案上賓。即經上下所云長賓也。其位繼上賓而南。則在西階之下矣。吳氏紱云。衆賓所以改位於西。相繼而南者。與兄弟各爲班。乃可旅酬也。注云。徧獻乃薦。略之者。謂俟獻畢。乃設薦胾于其位。是略之。燕禮。三癸以上得獻即薦。大夫徧獻乃薦。亦其類也。褚氏寅亮云。經於辯受爵下。然後言薦胾設于其位。敖氏乃謂薦胾每獻即設。違經不可從。云亦宰夫薦司士胾者。上獻長賓。宰夫薦肺醢。司士設俎。故注推之。以爲此亦與彼同也。云用儀者。尊體盡。儀度餘骨可用而用之尊者。用尊體卑者。用卑體而已者。既云尊體盡。又云用尊體。用卑體者。謂就餘骨中度其尊卑也。盛氏云。升于俎曰胾。胾者。言其不折。儀者。言其無定。不折者。隆於兄弟。無定者。殺于上賓。若羊若豕。則未聞。擇膚曰倫。度體曰儀。此經之字法也。經義述聞云。家大人曰。賈疏謂度尊卑之儀而用之。非也。儀亦度也。言尊體既盡。就餘骨之中。儀度其可用者而用之也。說文。儀。度也。周語曰。儀之于民而度之于羣生。又曰。不度。民神之義。不儀。生物之則。繫辭傳擬之而後言。議之而後動。陸績姚信本議竝作儀。儀之亦謂度之也。儀議古字通。故今文儀或爲議也。云亦有切肺膚者。亦由上賓推之也。盛氏云。經惟云體儀。則白腸胃以下。皆如上賓可知。云今文儀

皆作臘者。皆下其衆儀也。集釋。臘作臘。毛本作臘。校勘記云。徐本釋文。數氏俱作臘。通解作爲臘。五經文字。九經字樣俱無臘字。案葉鈔釋文作臘。集韻。臘。音臘反。度牲體骨也。臘字非。今案古文作臘。或作臘。鄭俱不從之也。

右辯獻衆賓

乃升長賓。主人酌酢于長賓。西階上北面。賓在左。主人酌自酢。序賓〔疏〕正義曰。自此至賓降。言主人自酢。意。賓卑不敢酢。序賓〔疏〕正義曰。自此至賓降。言主人自酢。意。賓卑不敢酢。

云。後長賓二字衍。盛氏世佐云。主人自酢而云酢于長賓。見其所以達長賓之意也。數以爲衍非。吳氏紱云。特性。承室事。故獻賓長。卽自酢乃獻衆賓。此皆堂事。故獻辯乃酢。與主人獻尸侑而後尸酢主人。一也。注云。主人酌自酢。序賓意。賓卑不敢酢者。汪氏中改序爲達。云據疏云達其意。則賈所見本是達字。占訓達爲達。禮記。慶賜遂行。鄭以達釋遂。廣韻。遂。達也。賓卑不敢酢。故主人自酢以達其意。今案序聲之誤。下經尸降筵受三獻爵。酌以醉之。注亦有遂賓意之文可證。作遂爲是。稽氏寅亮云。特性云主。人酌自酢者。賓不敢敵主人。主人達其意。與此注立言雖有輕重。義實一也。蓋助祭之賓。本卑於飲射之賓也。數氏謂賓辟尸。故主人自酢以達其意。夫此日之賓。與尸尊卑懸絕。何所嫌。主人坐奠爵拜。執爵以興。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賓答拜。賓降位。〔疏〕正義曰。反位。反西階西南之位也。方氏苞云。凡自酢義非一端。有尊其人不欲使醉已者。主婦致爵于主婦而自酢。此經主人偏獻衆賓。升長賓而自酢。是也。

右主人自酢於長賓

宰夫洗觶以升。主人受酌降。酬長賓于西階南北面。賓在左。主人坐奠爵拜。賓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

賓答拜。宰夫授主人解。則受其虛爵。〔疏〕正義曰。自此至于薦左。言主人酬長賓之事。○酌。要義作爵。非。郝氏  
奠于篚。古文、酌爲爵。敬云。解在堂下。酒在堂上。賓位堂下。故宰夫洗解升堂授主人。主人受  
酌酒以降。酬長賓于其位。主人先自飲導之。方氏苞云。特牲尊兩盞于阼階東。少牢則皆升酌。何也。天子之禮獻尊  
外。別有疊爲諸臣之所酢。諸侯亦然。故大夫不敢與之同。士則無嫌。○注授主人解。授字。集釋作受。非。云宰  
夫授主人解。則受其虛爵。奠于篚者。張氏爾岐云。受其虛爵。指上文酢爵也。蓋上主人自酢于賓。賓降而主人未降。  
故知此宰夫洗解以升授主人時。卽受主人所執之酢爵。降奠于篚也。云古文酌爲爵者。主人受酌之酌。古文作爵。但  
主人受時。必酌酒于解而後降以酬賓。若無酌文。則似以虛爵降矣。故鄭不從古文。主人洗。賓辭主人坐奠爵于篚。對卒洗。升酌降復位。賓拜受爵。  
主人拜送爵。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位。西階南北面之位也。此酬爵。主人親授而不  
同。神惠右不舉。楊氏云。賓奠爵左。以爲無算爵。

### 右主人酬長賓

主人洗升酌。獻兄弟于阼階上。兄弟之長升。拜受爵。主人在其右答拜。坐祭立飲。不拜既爵。皆若是以  
辯。兄弟長幼立飲。賤不別。大夫之賓。尊於兄弟。〔疏〕正義曰。自此至其衆儀也。言主人獻兄弟之事。○蔡氏傳  
宰夫不贊酌者。兄弟以親昵來。不以官待之。〔疏〕云。在其右答拜。在東階之東也。盛氏世佐云。皆。皆衆兄  
弟也。若是亦指升拜受爵以下也。主人惟爲長兄弟一洗耳。其次以下皆不洗。特性。洗獻衆兄弟。以其承主人自酢于  
長兄弟之後也。此於長兄弟無酢。故不復洗。注云。兄弟長幼立飲。賤不別者。上獻長賓坐飲。衆賓立飲。此兄弟之  
長亦立飲。與兄弟之幼者同。故云賤不別也。云大夫之賓尊於兄弟者。特性士禮。獻賓坐飲。獻衆賓立飲。獻長兄  
如賓儀。亦坐飲。獻衆兄弟如衆賓儀。亦立飲。是賓與兄弟。皆殊其長也。此大夫禮。賓殊其長。而見弟不殊其長。  
故注以爲賓尊於兄弟也。云宰夫不贊酌者。兄弟以親昵來。不以官待之者。褚氏寅亮云。上獻衆賓。則曰宰夫贊主人  
酌。下獻私人。又曰宰夫贊主人酌。獨此獻兄弟不言贊酌。則主人親酌明矣。注云。兄弟以親昵來。不以官待之。最



得制禮微意。故謂此亦贊酌。達經駁鄭。非也。盛氏云。獻兄弟不殊其長。卑於賓也。不使宰夫贊酌。親於衆賓也。一獻之間。而尊卑之殺。親疏之等。胥得之矣。疏辯爵。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其薦齊設于其位。亦辯獻乃薦。既云辯矣。復言升受爵者。爲衆兄弟言也。衆兄弟升。不拜受爵。先著其位於上。乃後云薦齊設于其位。明位初在是也。位不繼於主人。而云洗東。卑不統於尊。此薦〔疏〕正義曰。此節與上經獻衆賓。云辯受爵。其薦脯醢與齊設于其位。其位繼上賓而南。皆東面。番皆使私人。此薦〔疏〕意略同。亦是明辯獻乃設薦齊。並明其位所在耳。但彼於辯受爵下。卽云設薦齊。此先言其位者。上衆賓初位在門東。經已著之。上賓得獻後位西階西南。經亦著之。故先言薦齊設于其位。乃言其位繼上賓而南。而衆賓之初由門東升受爵既。乃位于西階下上賓之南。昭然可見。此兄弟初未著其位。故先言其位在洗東。西面北。上升受爵。乃言薦齊設于其位。一以明兄弟初位在洗東。由此而升受爵。一以明得獻之後。仍位於此不變也。若先有設薦齊。而後言其位在洗東。則似得獻後位乃在此。而兄弟之初位不見。故注云先著其位於上。乃後云薦齊設于其位。明位初在是也。至經言升受爵。固以明其由洗東而升。且亦見其受爵則皆于阼階上。設薦齊則仍在階下洗東耳。鄭以兄弟之長升拜受爵。衆兄弟升不拜受爵。途謂經升受爵三字爲衆兄弟言之。其說恐非。吳氏廷華疑義云。衆兄弟拜受之禮。已盡於若是二字中。今案上經云皆若是以辯。皆字卽指衆兄弟言。且若是以辯。言於不拜既爵之下。則以上儀節。皆與長兄弟同可知。是衆兄弟受爵亦拜也。鄭此注與前注。云言衆賓長拜。則其餘不拜。誤正何矣。辯並詳前。又云位不繼於主人。而云洗東。卑不統於尊者。案士冠禮。主人立于阼階下。直東序西面。兄弟立于洗東。西面北。上。注云位在洗東。還于主人。此經主人位在堂上東序。而兄弟位在洗東。亦是還于主人。故注以爲不繼於主人也。但卑不統於尊之說。恐亦未的。吳氏紱云。兄弟位本應繼主人而南。與特牲同。以賓位在門東北。故不可直繼主人而退于洗東也。至注云此薦齊。皆使私人。與所云亦辯獻乃薦者均確。後儒以爲每獻卽設薦齊。非矣。辯見前獻衆賓節下。○盛氏世佐云。據經上賓拜受爵。又拜既爵。衆賓長以下皆拜受爵。不拜既爵。長兄弟以下亦然。此隆殺之差也。注意謂衆賓長拜受爵。不拜既爵。衆賓又不拜受爵。長兄弟與衆賓同。衆兄弟與衆賓同。失經意矣。賈疏謂衆賓拜受爵。不拜既爵。長兄弟得與衆賓同。其先生之齊折脅一膚一折。豕左肩之折。〔疏〕正義曰。注云。先生長兄衆兄弟又不拜受爵。則更非注意矣。其先生之齊折脅一膚一折。豕左肩之折。〔疏〕正義曰。注云。先生長兄衆兄弟之辭。先生又是長稱。此云其先生。下云其衆。明是一謂長兄弟。一謂衆兄弟也。云折豕左肩之折者。案上伯祖。豕左肩折。注云。折分爲長兄弟組。故此云折豕左肩之折也。盛氏云。折脅者。折分脅骨以爲組實也。舊說以折與脅爲

二、非。上賓之俎止用羊脰一體。長兄弟安得有二體乎。今案折者不全之名。實用羊脰一體而全。此用豕肩而折。且賓俎又有腸胃肺膚共五。長兄弟俎止有三。仍當從注為是。其衆儀也。〔疏〕正義曰。儀詳前。

### 右主人獻兄弟

主人洗獻內賓于房中。南面拜受爵。主人南面于其右答拜。內賓。姑姊妹及宗婦。獻於主婦之席東。主人不西面。尊不與為賓主禮也。南面於其右。主人之位恒左。〔疏〕正義曰。自此至亦有薦胾。言主人獻內賓之事。○敖氏云。洗不言降。是洗於房也。受途之拜皆南面。人。猶堂上之皆北面也。郝氏散云。賓主皆南面。統於堂也。案特牲云。洗獻內兄弟于房中。注云。內兄弟。內賓宗婦也。又特牲記注云。內賓。姑姊妹也。宗婦族人之婦。是內賓與宗婦別。此注云。內賓。姑姊妹及宗婦者。以經言獻內賓。當兼有宗婦在內。經不言者。省文。故注補之。云獻於主婦之席東者。上尸酢主婦。設席于房中。南面。此亦南面。故知在主婦席東也。云主人不西面。尊不與為賓主禮也者。對特牲獻內兄弟。主人西面答拜言也。云南面於其右。主人之位恒左人者。謂主人在人之右。則人在主人之左也。上獻伯獻長賓。皆云主人在其右。北面答拜。獻兄弟亦云主人在其右答拜。下尸酬主人。主人亦在右。彼北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亦有薦胾。亦設於其位。特牲饋會禮記曰。內賓立于房中西。〔疏〕正義曰。敖氏云。若是以辯。亦謂長幼拜受以下之儀同也。不言薦壻下。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疏〕受爵。已於衆賓獻兄弟見之。此可知也。注云。亦設薦胾於其位者。上獻衆賓獻兄弟。皆云薦胾設于其位。故知此經云亦有薦胾。亦設於其位也。引特牲記者。證設薦胾之位所在也。

### 右主人獻內賓

主人降洗升。獻私人于阼階上。拜于下。升受。主人答其長拜。乃降。坐祭立飲。不拜既爵。若是以辯。宰夫贊主人酌。主人于其羣私人不答拜。其位繼兄弟之南亦北上。亦有薦胾。私人。家臣。已所自調除也。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士言私

臣。明有君之道。北上。不敢專其位。亦有薦齊。初亦北。〔疏〕正義曰。自此至就筵。言主人獻私人之事。○敖氏云。面在衆賓之後。爾。言繼者。以爵既獻爲文。凡獻位定。〔疏〕獻私人而降洗。重獻禮也。拜于下而酌飲。賤也。私人賤。故但答其長拜以殊之。盛氏世佐云。主人聽其拜下。而不命之升拜于上。避人君禮也。俟其升乃答拜。是亦在其右北面也。若是指拜下升受諸儀也。蔡氏德晉云。亦有薦齊。享神之惠。不可不徧也。今案上既云主人答其長拜。下復云主人於其羣私人不答拜者。嫌羣如其長。故特明之。又案敖氏謂上獻衆賓。是獻其長一人。後宰夫始贊酌。此宰夫贊主人酌。言於若是以辯之。後見獻私人之長即贊之。其說是。至謂獻兄弟。獻內賓。亦宰夫贊酌。則非獻兄弟之贊酌。褚氏已辨之。若內賓更無使宰夫代酌之義也。唯衆賓數多。私人分卑。主人終日拜獻。不能一一自酌。故使宰夫代耳。內賓私人之俎實。經不言者。當亦如衆兄弟之儀。以已見於上。故略之也。注云。私人。私人。已所自謁除也者。賈疏云。此對公士得君所命者。此乃大夫自謁請於君。除其課役。以補任爲之。云大夫言私人。明不純臣也者。儀禮釋官云。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亦不純臣之義。玉藻。大夫私事。使私人指則稱名。注臣於大夫曰私人是也。云士言私臣。明有君之道者。士卑。無嫌不辟君也。義疏云。此注言士有君道可見。他注謂士無臣者。謬矣。褚氏寅亮云。言私人所以別嫌也。言私臣所以定分也。注闡禮經稱名之旨微矣。私人之長。所謂贊臣歟。無公有司之獻者。有無未定也。盛氏云。案特牲有公有司及私臣。此唯見私人。則賓即公有司可知。士卑僚友有來助祭者。故以僚友爲賓。大夫尊。其僚友無來助祭者。故即以公有司爲賓也。今案此篇不言公有司。敖氏謂或在衆賓中。不必別見。盛即本其說。似亦可通。云北上。不敢專其位者。李氏云。特牲私臣門東北面。此亦然。既獻乃位兄弟之南。北上。繼於兄弟。不敢別自爲列。凡專其位者。雖共方皆別自爲上。士喪禮。朝夕哭。大夫卽位于門外。西面北上。兄弟在南。北上。賓繼之。北上是也。今案兄弟北上。此私人其在南亦北上。是不敢專其位。此注正解經亦字之義也。今本注文。北上之上無亦字。蓋脫。云亦有薦齊。初亦北面在衆賓之後。爾。言繼者。以爵既獻爲文者。謂其初亦在門東衆賓之後。既獻乃位於此。經所云繼兄弟之南。據既獻言之也。云凡獻位定。主人就筵。古文曰。〔疏〕正義曰。郝氏敬云。主人獻畢。由階上就東序之筵。高氏愈云。主人自酬戶之後。獻長賓。獻衆賓。酢長賓。酬長賓。獻兄弟。獻內賓。獻私人。其爲禮也。備矣。故此就筵而少息也。注云。古文曰升就筵者。古文多升字。胡氏承琪云。單言升。或單言就。或升就連言之。義並可通。但既云就。則升字可省。故鄭從今文。

右主人獻私人均神惠徧

尸作三獻之齋

上賓所獻齋。不言三獻。作之「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至降實于匱。尸舉所奠上賓之齋。者。賓尸而尸益卑。可以自舉。以成三獻之禮。凡有四節。尸作齋。一也。獻侑。二也。致齋。

于主人。三也。受尸酢。四也。今案此云三獻之齋。三獻。卽上賓也。因上賓獨三獻之禮。遂目爲三獻。特牲注云。以事命之是也。注云。上賓所獻齋者。此時尸席前有兩奠齋。一爲上賓所獻齋。一爲主人所酬齋。故注明之。謂所

作者。爲上賓所獻齋也。此齋前上賓獻尸時。尸奠于薦左。不舉者。欲助祭者徧得獻。今自主人獻實至獻私人舉而獻徧。故尸自舉齋也。云不言三獻。作之者。賓尸而尸益卑。可以自舉者。案特牲三獻作止齋。是賓請尸舉之。此尸自

舉之。故注以爲儻尸而尸益卑。以賓道自處也。姜氏兆錫云。下大夫不儻尸。尸亦自作齋也。此但大夫禮與士異耳。今案姜說似亦可通。司士羞涪魚。縮執俎以升。尸取臠祭祭之。

祭酒卒齋

不羞魚。涪。略小味也。羊有正俎。羞。涪。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涪魚。魚在涪中者也。今案此卽前肉涪。豕無正俎。魚無。涪。隆汚之殺。疏所云司士。魚。尸俎五。魚橫載者也。應祭。卽前所云

加臠祭於其上者也。至是始用雍人所設之北俎。載而升之。尸乃祭臠。遂祭酒卒齋也。敖氏云。不言左執齋與與坐者。如上禮可知。注云。不羞魚。涪。略小味也者。對羊豕皆羞。涪。言也。上主人獻尸。羞羊。涪。主婦獻尸。羞豕。涪。

涪。豕無正俎。而有。涪。魚。司士縮奠俎于羊俎南。橫載于羊俎卒。乃縮執俎以降。尸奠齋拜。三獻。北面

答拜受齋

疏正義曰。敖氏云。尸既卒齋。乃執虔齋以待執俎者降。而後奠齋拜。行禮之序。於此可見。褚氏云。羞時橫載。故載于羊俎。亦橫之。可見儻尸之禮。魚橫載矣。王氏士讓云。此終上文尸奠未舉一節。

禮也。○以上尸作賓齋

酌獻侑。侑拜受三獻。北面答拜。司馬羞涪魚。一如尸禮。卒齋拜。三獻。答拜受齋。司馬羞涪魚。變於尸。

疏正義曰。此上賓獻侑也。前獻尸。尸奠齋未舉。故待均神惠。尸舉齋。乃獻侑也。此涪魚。卽前所云司士。北魚。侑主人皆一魚者。亦至是始用雍人所設北俎。載而升之。敖氏云。卒齋與拜。其節安與尸同。此略言之耳。下

文主人亦然。上司士羞魚于尸。此使司馬。故注云變於尸。敖氏云。司馬當作司士字之誤也。上下皆司士爲之。此不宜使司馬。且司馬惟主羊俎耳。羞涪魚。非其事也。與注異。秦氏憲田。以敖爲是。謂經明言羞涪魚如尸禮。並無相

變之義。褚氏寅亮云。不敢妄改經。酌致主人。主人拜受爵。三獻。東楹東北面答拜。賓拜於東楹東。以主

正義曰。賓不拜于西階上。而拜于東楹東。是就之也。褚氏寅亮云。主人獻賓。則就西階。賓致爵主

魚如尸禮。卒爵拜三獻。答拜受爵。疏。正義曰。羞清魚。詳上。敖氏云。此與仿如尸禮。皆兼祭酒

三獻爵酌以酢之。既致主人。尸乃疏。正義曰。上尸作止爵後。即宜酢賓。緣賓意欲致禮于主人。故俟獻爵致爵

主婦自酢。此不自酢。何也。特牲尸已酢賓。故視佐食主人主婦不敢專酢。而賓因自酢以達其意。三獻西楹西北

面拜受爵。尸在其右以授之。尸升筵。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爵。拜。尸答拜。執爵以降。實于筐。疏。正義

敖氏云。尸在其右並授也。並授而不同面拜。遠辟主人獻賓之禮也。云執爵以降。則是既卒爵。亦奠之而拜矣。姜氏

拜于西楹西。尸酢主婦。主婦拜于主人席北。尸亦拜于西楹西。此酢賓異者。賓與尸為禮。則皆不可以東。賓受

右三賓三獻禮成

二人洗觶升。實爵西楹西北面東上。坐奠爵。拜。執爵以興。尸侑答拜。坐祭。遂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

拜。尸侑答拜。皆降。三獻而禮小成。使二人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自此以下。皆族酬及無算爵。二人舉解。為

弟舉止爵。賓舉奠觶交錯。為無算爵。又凡五節。而儀尸之禮畢矣。今案二人舉解。一以為尸。一以為侑也。盛氏世

氏世佐云。此經爵字當作解。下注云。古文解皆爲爵。延熹中。詔校書定作解。此始改之未盡者歟。下文爵解者。當以意求之。注云。三獻而禮小成者。三獻。謂主人初獻尸。主婦亞獻尸。賓長三獻尸也。每獻中閒。雖有酢醢致爵等事。然總以三獻爲綱。償尸之禮。至是而小成也。獻時禮儀嚴肅。至旅酬無算爵。乃盡歡心。故使二人舉解。所以序殷勤於尸侑也。楊氏復云。鄉飲鄉射特性。皆一人舉解爲旅酬始。二人舉解爲無算爵始。今以二人爲旅酬始者。此償尸別一禮。與彼不同。其初時主人酬尸。尸奠之。侑未得酬。故使二人舉解。洗升酌反位。尸侑皆拜受爵。舉解者皆拜送。侑奠解于右。奠於右者。不舉也。神〔疏〕正義曰。洗升酌反位者。言舉解者。既洗乃升酌於尊所。而舉解者各授於席前而不奠矣。此亦與鄉飲等禮異。注云。奠於右者。不舉也者。謂侑解不舉也。王氏士讓云。主人雖併敬侑。而侑不敢併於尸。緣是止用尸一爵酬於下。云神惠右不舉。變於飲酒者。鄭意以旅酬無算爵。係行神惠於庭。故與飲酒將事者於右之禮異也。褚氏寅亮云。上主人酬尸。尸亦不舉而奠於左者。酬是酬賓之義。不可行於獻尸。故循飲酒不舉之常。說已見上。禮經釋例云。有司徹主人酬尸。尸北面坐奠爵于薦左。此不舉者。奠於左。償尸如飲酒之例也。主人酬長賓于堂下。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此解至旅酬後。與兄弟之長交酬。爲無算爵發端。是將舉之解而奠於薦左者。相變也。又二人舉解于尸侑。爲旅酬發端。侑奠解于右。蓋雖舉尸侑二解。實止用尸一解酬於下。故侑此解雖不舉。亦奠於右。示猶舉也。注以爲神惠右不舉恐非。唯有司徹主人受尸侑將祭俎。尸遂執解以與北面先奠之於薦左。注神惠變於常是也。今案褚氏前後俱依注義。釋例稍變其說。義更精矣。尸遂執解以與北面于阼階上酬主人。主人在右。尸拜於阼階。〔疏〕正義曰。褚氏云。尸侑同受二人之解。侑則奠之。尸則執之。爲族上尸酢主人。主人東楹東北面拜受爵。尸西楹西北面答拜。是各於其階。今尸酬主人。益自卑牧也。坐奠爵拜。主人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就于阼階上酬主人。言就者。主人立待之。〔疏〕正義曰。不祭者。禮略也。此尸酬主人。主人先導飲。因主人位不移。尸酌後。主人拜受爵。尸拜送。酬不奠者。〔疏〕正義曰。前主人酬尸。尸奠于薦。乃自尊所就之也。主人拜受爵。尸拜送。急酬侑也。〔疏〕左。此不奠者。急於酬侑也。尸就筵。主人以



酬侑于西楹西侑在左坐奠爵拜執爵興侑答拜不祭立飲卒爵不拜既爵酌復位侑拜受主人拜送  
言酌復位明〔疏〕正義曰尸就筵者謂尸酬主人畢就尸西南面之筵也主人以酬侑者謂以尸酬已之爵酬侑也  
授於西階上〔疏〕此主人酬侑亦先導飲而酌以授之也西楹西即西階上也此言酌復位明復西階上侑右之位  
授主人復筵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疏〕正義曰主人復筵者謂酬侑畢復東序  
之主人復筵乃升長賓侑酬之如主人之禮〔疏〕正義曰主人復筵者謂酬侑畢復東序  
酬長賓亦如主人酬侑之禮也盛氏世佐云侑酬長賓之禮即其受之於主人  
者郝氏云舉所奠薦右之解非今案注云遂旅者謂遂行旅酬也餘詳前至于衆賓遂及兄弟亦如之皆飲  
于上上西階〔疏〕正義曰此賓及兄弟相酬也姜氏兆錫云皆飲于上通承上文之詞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  
秦氏蕙田云案尸酬主人飲于阼階上主人酬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私人之長拜於下升〔疏〕正義曰  
侑以下飲于西階上雖有通承實有分別遂及私人拜受者升受下飲私人之長拜於下升〔疏〕正義曰  
云升受下飲謂先拜堂下然後升堂而受爵復下堂而飲也褚氏實亮云私人之長拜於下則兄弟之長拜於上矣  
禮無不答也王氏士讓云衆賓兄弟飲於上私人飲於下酬必逮者惠均也位上下者分殊也劉氏台拱云案  
下飲者亦以其位與下文互言之耳敖氏云下飲就其位飲以酬其次也疑義云酬爵當對所酬者飲之所卒爵  
謂導飲也敖說爲正賈疏謂飲於西階下非也今案經云下飲謂飲於下非謂西階下也劉氏之說亦是所卒爵  
升酌以之其位相酬辯受拜送兄弟南位亦拜〔疏〕正義曰此私人辭相酬也蔡氏德晉云卒爵升酌謂既飲  
南其長一人受兄弟之酬者飲於西階下其餘私人皆飲於卒飲者實爵于筐未受酬者雖〔疏〕正義曰實  
其位亦有拜受拜送之儀升酌由西階者以阼階是主人位也卒飲者實爵于筐未受酬者雖〔疏〕正義曰實  
謂酬禮終卒飲者執爵以實于筐不用也注云未受酬者謂私人中之未受者解經卒字之義也云雖無所旅猶  
飲者吳氏廷華疑義云飲酬酒者一以答前人之意一以導後人之飲也今無人可導而前人之意不可以不答  
故亦飲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無房中之羞賤也此羞同時羞則酌房中〔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  
也亦飲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亦旅其始主婦舉酬於內賓遂及宗婦〔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

食羞之於尸九飯之時。至兄弟弟子舉饌於其長之下。云宗人告祭者乃羞。注云。此所羞者。自祝主人至於內賓。無內羞。是篇於主人酬尸後。宰夫及司士羞於主婦。以上內羞庶羞兼有之。至是乃羞於賓以下。惟庶羞而已。其節又在旅酬之後。兄弟之後生者舉饌之前。皆與士禮異。注云。無房中之羞。賤也者。前三獻畢。主人酬尸。宰夫司士羞房中之羞。及庶羞于尸。主人主婦無房中之羞。賓以下賤。故殺於主婦以上也。云此羞同時羞。則酌房中亦族者。謂羞內賓。與賓兄弟私人同時羞。則堂上下酌行旅酬時。房中亦族可知。云其始主婦舉饌於內賓。遂及宗婦者。特牲記。主婦及內賓宗婦亦族。注云。主婦酬內賓之長。內賓之長酬宗婦之嫡。儀節與彼略同。王氏士讓云。獻內賓宗婦之儀。雖統自主人。而族酬於房中。主人以主婦亦相助之義也。

### 右二人舉饌爲旅酬

兄弟之後生者舉饌于其長。後生者。年少也。古文解皆爲。〔疏〕正義曰。自此至齋止。言兄弟後生舉饌之事。○算齋。賓長有主人酬賓之奠饌可行。長兄弟無奠饌可行。故使後生者舉饌於長也。注云。後生者。年少也者。謂兄弟之幼者也。云古文解皆爲齋。延熹中詔校書定作饌者。校勘記云。饌張氏從古文作齋。案注既云古文解爲齋。則鄭本自從今文作饌。張氏議誤務存鄭舊。而此條顯與鄭背。殊不可解。胡氏承琪云。案特牲云。兄弟之後生舉饌于其長爲旅酬。又兄弟弟子舉饌于其長爲無算齋。皆作饌。不作齋。蓋酬之禮皆用饌也。鄭以彼決此。亦當定從今文。又延熹。嚴本釋文集釋義俱作齋。通解作景。盛氏世佐云。後漢書靈帝紀。詔諸儒正五經文字。刻石立於大學門外。事在熹平四年。儒林傳蔡邕傳並同。漢諸帝年號無稱延景者。唯桓帝時有延熹之號。而事實又不合。當依後漢書作熹平爲是。校勘記云。案延熹校書。熹平刊石。似屬兩事。今仍從嚴本作延熹。○賈疏云。兄弟之後生者。舉饌于其長。爲無算齋者。以其賓長所舉奠饌。亦爲無算齋。以此二解者皆在堂下。故爲無算齋。尸不與無算齋。故舉堂下解爲無算齋。其爲旅酬皆從上發。尸爲首。故特牲等使一人舉饌爲旅酬。與賓長所舉。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薦右之解。此賓不舉。旅酬皆從尸舉。故所奠者爲無算一齋。亦是異於特牲。洗升酌降。北面立于阼階南。長在左。坐奠齋拜。執齋以興。長答拜。長在左。〔疏〕正義曰。注云長在左。辟主人者。案北面而長在左。是居辟主人。在東之位也。故云辟主人。辟指長言。坐祭遂

飲卒爵。執爵以興。坐奠爵。拜。執爵以興。長答拜。洗升酌降。長拜受于其位。舉爵者東面答拜。爵止。答拜。  
不北面者。償尸禮殺。長賓言奠。〔疏〕正義曰。注云拜受答拜。不北面者。盛氏世佐云。其位洗東西面位也。長西面拜。兄弟言止。互相發明相待也。〔疏〕受。故舉爵者東面答之。明與龜之階。南北面異矣。故云不北面也。云償尸禮殺者。對特牲兄弟之子舉解於長。兄弟及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解于其長。皆北面言也。云長賓言奠。兄弟言止。互相發明。相待也者。此爵與前主人酬賓之爵。後並行為無算爵。上酬賓云。奠于薦左。是止爵也。此云爵止。亦是奠之。二者互言。其實一也。賓之奠解及此長兄弟之止爵。皆是俟賓長獻尸及一人舉爵於尸後。舉以爲無算爵始。故云相待也。

右兄弟後生舉解

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涪。爵不止。無涪者。賓之長。次上賓者。非卽上賓也。如初。如其獻脩酌致主人受尸酢也。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涪。爵不止。別不如初者。不使兄弟。不稱加爵。大夫尊也。不用觶。大夫尊也。不用觶。大夫尊也。

〔疏〕正義曰。此賓長。卽特牲所謂衆賓長也。賓長獻尸。亦加爵也。詳特牲長兄弟洗觶爲加爵下。張氏爾岐云。其儀節與上賓獻尸同。但無魚涪。與既獻卽飲。二者爲異耳。注云。賓長者。賓之長。次上賓者。非卽上賓也。

者。劉氏台拱云。案上篇義云。賓長二人。故此上賓者。亦稱賓長。餘詳前上賓洗爵酌獻尸下。云如初。如其獻脩酌致主人受尸酢也者。前上賓獻尸。尸舉爵後。卽獻脩致爵主人。受尸酢。此賓長獻尸亦如之。故經云如初。初謂上賓三獻時也。云無涪。爵不止。別不如初者。涪謂魚。前上賓三獻時。獻尸獻脩致爵主人。皆有涪魚。此無之。又前上賓獻尸。尸奠爵不舉。待徧獻乃舉。是止爵也。此則獻時尸卽舉。不止爵。以下卽獻脩等。是二者皆不如初。故經別言之也。云不使兄弟。不稱加爵。大夫尊也者。特牲。長兄弟衆賓長皆爲加爵。此償尸及下大夫不償尸之禮。皆不使兄弟。又不稱加爵而稱獻。故注以爲大夫尊也。云不用觶。大夫尊者。謂特牲洗觶爲加爵。此用爵。爵尊於觶也。張氏爾岐云。注不使兄弟三句。言其與特牲禮異。是也。敖氏云。此獻當用觶。上篇賓觶于篚。其爲此用觶。姜氏光錫云。觶爵對文則異。散文則通。經洗觶亦稱加爵。則爲通稱。可見非爲大夫尊。故用爵也。不償尸禮放此。今案大夫士禮止三獻。此外皆加爵。卽言獻亦加也。至上篇云。觶解實于篚。則加爵用觶明矣。敖氏姜氏之說俱是。

右賓長加獻於尸

賓一人舉爵于尸如初亦遂之于下

一人次賓長者如初如二人洗解之爲也遂之于下者遂及賓兄〔疏〕正義曰

曰敖氏云舉爵卽舉解也禮經釋例云此爵蓋爲旅酬發端如舉解之禮非加爵也今案特牲尸不與旅酬此篇償尸之禮則尸亦與於旅酬而不與於無算爵尸與於旅酬故酬解必自尸發之上文初行旅酬以二人舉解于尸侑之尸解發端此再行旅酬以賓一人舉爵于尸爲發端皆與特牲異償尸而尸與於旅酬者以賓客之禮待之其不與無算爵者則以留尸之餘尊也注云一人次賓長者案上賓是長賓衆賓長是次賓此一人是次於衆賓長者非次賓也云如初如二人洗解之爲也者敖氏云如二人舉解于尸侑之儀其異者不及侑耳云遂之于下者遂及賓兄弟下至於私人者張氏爾岐云之適也往也謂行此爵於堂下爲旅酬也今案上二人舉解爲旅酬時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遂及衆賓兄弟下至私人是遂之于下也此亦自尸以下至私人無不及故云亦遂之于下亦字承上旅酬言也云是言亦遂之于下上言無清爵不止互相發明者褚氏寅亮云上衆賓長獻尸是如爵此亦一人舉解爲第二番旅酬各有所爲注云互相發明其義未詳

右賓一人舉爵於尸更爲旅酬

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

算數也長賓取解酬兄弟之儀長兄弟取〔疏〕正義曰此賓及兄弟解酬賓之黨唯已所欲無有次第之數也〔疏〕行無算爵之事也賓

及兄弟交錯其酬者楚茨詩曰獻酬交錯毛傳東西爲交耶行爲錯義詳特牲案彼文初旅酬西階一解賓取解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衆賓長以及衆賓衆兄弟交錯以辯又旅酬階一解長兄弟酬賓如賓酬兄弟之儀以辯是彼以交錯爲旅酬以此交錯爲無算爵者蓋償尸之禮與特牲異特牲旅酬時賓所取以酬長兄弟者卽主人酬賓之禮此則以二人舉解爲旅酬始於是尸酬主人主人酬侑侑酬長賓至於衆賓遂及兄弟私人皆自上直行而下不交不錯至無算爵時乃交錯故禮經釋例云特牲旅酬之禮同於有司徹無算爵之禮而有司徹旅酬則別使二人舉解于尸與侑爲之始是士禮殺於大夫也皆遂及私人者盛氏世佐云皆皆二解也私人位兄弟之南云皆遂及之

者。嫌其或以賤而不獲與也。齋無算者。謂此二解交錯行之無算也。注云。長賓取解酬兄弟之黨。長兄弟取解酬賓之黨。案長賓所取解。卽主人酬賓之解。長兄弟之所取解。卽後生舉解于其長之解。與特性族酬賓取主人酬賓之解。以酬兄弟。長兄弟取兄弟弟子舉解于長兄弟之解以酬賓。一也。云唯已所欲。無有次第之數也者。此釋經無算之義。前此族酬時。自尸酬主人以下。有一定次第。故其齒行有數。此二解並行。唯已所欲酬者酬之。無一定之次。亦無一定之數。至醉而止。故云無算也。盛氏世佐云。無算齋之異於族酬者三。族酬依尊卑之次。自尸而主而侑而賓。以至兄弟私人。秩然不相紊。無算齋則賓黨與主黨交錯其酬。不俟賓黨酬畢而後及於主黨。一也。無算齋唯行於堂下。在堂上者皆不與。二也。族酬單行一解。無算齋二解並行。三也。今案償尸族酬無算齋與特性異者有四。特性尸主人不與于族酬無算齋。償尸則尸主人不與于無算齋。而與于族酬。一也。特性族酬無算齋。皆行於加爵舉奠之後。償尸無舉奠之禮。加爵後復行族酬及無算齋。而初次族酬則行於加爵之先。二也。特性族酬。用主人酬賓之解發端。無算齋用賓弟子兄弟弟子二人所舉之解發端。償尸族酬用二人舉解于尸侑之尸解發端。無算齋用主人酬賓之解發端。三也。特性族酬無算齋堂下特設東西二尊。償尸則用堂上之尊。四也。

右二解交錯爲無算齋

尸出侑從主人送于廟門之外。拜尸不顧。拜送之。〔疏〕正義曰。自此至有司徹。言償尸禮畢之事。○高氏愈云。焉。則不容於不拜也。今案初時主人迎尸侑于廟門外拜。故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從者。不〔疏〕正義曰。此送于廟門外亦拜。云尸不顧者。亦如聘禮之賓不顧也。故拜侑與長賓亦如之。衆賓從。從者。不〔疏〕正義曰。如其拜于廟門外而去者不顧也。衆賓從。從長賓而出也。注云。從者。不拜送也。上特言拜侑與長賓。而後言衆賓從。故知從者不拜送也。司士歸尸侑之俎。送其家。〔疏〕正義曰。尊。送其家者。謂司士送之。教氏云。主人還。反於寢。有司徹。徹堂上下之薦俎也。外償〔疏〕正義曰。注云。徹堂上賓長而下則自徹。而授其人以歸。主人還。反於寢。有司徹。徹堂上下之薦俎也。外償〔疏〕正義曰。注云。徹堂上云。案上文堂上有尸侑之薦俎。堂下有賓及兄弟之薦俎。皆徹之也。或疑尸侑俎。司士歸之。賓以下俎。亦自授其人以歸。安得又有尸侑俎及賓俎。今案盛說亦是。但堂上雖無尸侑俎。而尙有主人主婦俎。至薦羞之屬悉存焉。鄭云徹





也。下經尸食以下。乃言其異者。注云。謂尸七飯時者。謂祝侑爲少牢上篇尸七飯告飽時。祝獨侑曰。皇尸未實侑是也。尸食飯。〔疏〕正義曰。尸食者。張氏爾岐云。祝既

乃盛俎。膾臂肫臠。脊橫脊。短脅代脅。皆牢。盛者。盛於肝俎也。此七體羊豕。其脊脅皆取一骨也。與〔疏〕正義

注云。盛者。盛於肝俎也。凡尸所食皆加于肝俎。此盛以歸尸。故知盛於肝俎也。但特牲尸九飯畢乃盛。此八飯即

盛者。下大夫之禮。異於士也。儻尸則不盛者。全以歸尸故也。此羊豕之俎。本有十一體。肩臂肫臠三脊三脅。今

不言肫臠及正脅者。尸已舉。先在肝俎也。不言正脅。尸已舉。奠于菹豆也。不言肩。肩未舉。散氏云。前體先肫後臂

者。肩未舉。若自下而上然。云此七體羊豕者。釋經皆牢之義。謂所盛七體皆羊豕。而非肫也。云其脊脅。皆取一骨

也者。上篇載時。脊脅皆二骨以並。今但取一骨盛于俎。其正脊正脅先舉者。當亦止一骨也。云與所舉正脊幹肫凡十

矣者。幹、正脅也。此所取七體。合正脊正脅及肫凡十也。云肩未舉。既舉而俎猶有六體焉者。下卒盛乃舉肩。既舉

猶有六體。謂三脊三脅。各有魚七。盛半也。魚十有五而俎。其一已舉。必〔疏〕正義曰。注云盛半也者。盛亦謂盛

一骨在俎。留之以備陽厭也。魚七。盛半者。魚無足翼。於性象脊脅而已。〔疏〕于肝俎。魚在俎十四。今盛七。是

盛半也。云魚十有五而俎。其一已舉者。上篇云魚用鰾十有五而俎。尸四飯時。上佐食舉一魚。尸受祭饗後。授佐食加

于肝。是其一已舉。唯有十四在也。云必盛半者。魚無足翼。於性象脊脅而已者。鄭意以脊脅十二骨盛六。是半。今魚盛

七亦是半。故云於性象脊脅也。魚無足翼。春秋緯文。散氏云。魚盛七。并前所舉。腊辯無脾。體也。脊屬焉。言無

者一。僅八而已。牢之骨體已多。此則可以略之。特性性少。故魚盛十有二耳。腊辯無脾。體也。脊屬焉。言無

脾者。云一純而俎。嫌〔疏〕正義曰。王伯申尙書經義述聞云。釋文及賈疏。皆不解辯字。謹案辯當讀爲脾。說文曰。有之。古文。脾作脾。嫌

全也。又曰。腊一純而俎。是腊載全體。今盛肝俎。但取其半。故別之曰腊脾。上篇司馬升羊右脾。注曰。古文脾皆

尸俎無辭自明。不償尸之禮。脾之所用無文。故云無辭。以明之。今案李說亦是。古文脾作脾。詳見士冠禮。卒盛乃舉牢肩。尸受振祭。臠之。佐食受加于肝。已。〔疏〕正義曰。上篇尸八飯。上佐食舉牢肩。尸受振祭。臠之。此舉牢肩。不言佐食。亦佐食舉以授尸也。盛氏世佐云。舉牢肩以下。亦與償尸者同。復言之者。所以明盛俎之節在尸食之後。上佐食舉牢肩之前耳。今案先盛俎。後舉肩。肩爲貴體。後舉之加于肝。居衆體之上也。注云。卒已者。爾雅釋詁文。訓卒爲已。謂盛舉也。校勘記云。徐本集釋通解俱作卒已。張氏爾岐本作舉七。云前此舉牢肺。舉正脊。舉牢幹。舉魚與腊肩。舉牢脰。已六舉。至此舉牢肩。故云舉七也。秦氏蕙田云。案卒盛謂盛舉。注。訓卒已是也。楊氏本作舉七。張氏爾岐作舉七。皆非是。盛氏云。上篇尸七飯時注云。猶大夫之禮。不過五舉。至是八飯舉牢肩。則六舉矣。乃云舉七。非也。坊本或誤作舉七。張氏因改七爲七。而分牢肺正脊爲二舉以足其數。謬甚。今案盛氏說是。禮經釋例亦以舉牢肩爲六舉。詳上篇食舉下。

### 右不償尸者尸八飯後事

佐食取一俎于堂下。以入奠于羊俎東。〔疏〕正義曰。自此至佐食受牢舉如償。言尸十一飯時事。魚俎東。主於尊者。少牢設俎魚在羊東。此俎又奠于魚東。今不言魚俎東者。俎以羊爲尊。故繼羊言之。敖以羊字爲魚之誤。褚氏云。主於尊。義已明矣。又何必改字耶。乃撫于魚腊俎。俎釋三个。其餘皆取之。實于一俎以出。則短脊正脊代脊。魚三枚而已。古文。撫爲撫。〔疏〕正義曰。方言。撫、取也。拾、撮也。撮、拾取也。俎釋三个。謂每俎遺三个不取。存於俎中以爲陽厭之用也。詳特牲禮。其餘。謂三个之外。則盡取之。實於一俎以出。將分載於祝主人主婦俎也。出、出室也。注云。个猶枚也者。詳特牲俎釋三个下。云魚撫四枚。脂撫五枚者。魚俎除盛肝俎外。仍餘七。釋三而撫四。脂俎除盛肝俎外。仍餘八。釋三而撫五也。盛氏云。所撫之數。當依注說。郝氏云。魚撫其五。敖氏云。脂撫八个俱未是。云其所釋者。脂則短脊正脊代脊。魚三枚而已者。謂所釋止如是。知脂所釋唯有三脊者。以牲體所釋是脊。脊脂當亦如之。今脂右脊及脊。俱盛于肝俎。故所釋唯左脊三也。不言牲俎者。牲體已俱盛于肝俎。所存以備陽厭。無可撫也。云古文撫爲撫者。毛本作今文撫爲撫。校勘記云。今餘

本集釋通解俱作古操。徐本作擗。莫本集釋俱作擗。案宋本釋文作擗。今本作擗。五經文字手部有擗字。云之石反。見禮經。段氏玉裁云。古文擗爲擗。儀禮宋本。嘉靖本。單行疏本。釋文宋本。皆如是。俗本作今文擗爲擗者。非也。胡氏承珙云。說文擗。擗取也。謂少取之。今魚鼈四釋三。脂鼈五釋三。於少取之意不合。故鄭從今文作擗。蓋但解爲拾取也。楊氏復云。以上擗者。先已擗在俎。盛者方盛于俎。未擗者卒盛乃擗。擗者取爲祝主人主婦之俎。釋者備陽厭于西北隅。祝主人之魚脂取于是。祝主人主婦之魚脂取於此者。大夫之禮文。待神餘也。三者各取一魚。其〔疏〕正義曰。云取于是者。謂取於所實之一俎也。注云。祝主人主婦之魚脂取於此者。大夫之禮文。待神餘也者。此魚脂皆神俎所釋三個之餘。故云待神餘。大夫之禮文。對特牲士禮。祝主人主婦之魚脂取於此者。皆無魚脂言也。云三者各取一魚者。謂祝主人主婦三者也。云其脂主人臂。主婦臠者。下經言也。云祝則脂也與者。鄭以主人用臂。主婦用臠。推而知之。但無正文。故云與以疑之也。敖氏據上篇。謂祝則脂亦用臂。褚氏云。臂不升則神俎無臂可擗。祝俎安得取於是乎。且所擗之脂。安所用之。故注疑爲祝用脂也。今案諸說是。云此皆於鼎側更載焉者。上據時共實于一俎。此祝主人主婦俎分取之。故須更載。凡載俎皆就鼎載之。此雖不升於鼎。亦當於鼎側更載也。云不言主婦。未聞者。鄭以下經主婦俎有脂臠。則主婦用脂可知。而經不言。故疑其義未聞也。賈疏云。或傳寫者脫耳。蔡氏德晉云。不言主婦者。統於主人也。○禮經釋例云。案不僨尸之禮。盛所俎畢。此時神俎尚有牢體六魚七脂體半。牢體六者。羊俎豕俎各釋三個也。魚七脂半。則不止三個。故下文又云佐食取一俎。乃擗魚脂俎。俎釋三個。其餘皆取之實于一俎以出。又云。祝主人之魚脂取于是。則是於所俎之外。又別取一虛俎。取魚脂而盛之。以爲祝主人之俎。唯釋三個於神俎。與牢體同備陽厭之用。此大夫之禮。異於特牲者也。今案特牲祝主人俎皆無魚脂。少牢正祭則祝俎有脂與魚。僨尸減五鼎爲三鼎。無脂鼎。主人俎亦有魚。不僨尸則祝主人之魚脂。取於神俎之餘。是其較特牲爲隆。而較僨尸爲殺者矣。尸不飯告飽。主人拜。侑不言尸。又三飯。凡十一飯。士九飯。大夫十一飯。〔疏〕正義曰。上篇尸三飯告飽下。云祝餘與彼同。注云。凡十一飯者。合佐食受牢。舉如儗。脊肺。〔疏〕正義曰。上篇尸又三飯下。云上佐食受尸牢肺正前八飯言之也。餘詳少牢三飯下。佐食受牢。舉如儗。脊肺。〔疏〕正義曰。上篇尸又三飯下。云上佐食受尸牢肺正上篇正祭在室。本篇僨尸在堂。此受牢舉是室中事。而經云如儗者。謂如其有僨尸之禮者耳。七飯以前。下大夫不僨尸之禮。與上大夫僨尸者皆同。七飯以後。有同有異。同者經則以如儗明之。後凡言如儗者放此。案氏蓋田云。案以

上不償尸尸食之禮。其異於償者二事。盛肝俎。一也。墟魚腊俎。二也。禮經釋例云。不償尸之禮。尸十一飯後。亦主人初獻。主婦亞獻。賓長三獻。詳後。

### 右不償尸者尸十一飯時事

主人洗酌醕尸。賓羞肝。皆如償禮。肝。牢。〔疏〕正義曰。自此至其薦香。皆如償。言主人初獻之事。○案初獻節。償也。注云。肝。牢。肝也者。上篇主人。卒爵。主人拜。祝受爵。尸答拜。〔疏〕正義曰。敖氏云。自卒爵以下。不。凡與償禮同而重見之者。其意皆然。方氏苞云。此亦與償禮同。上下文皆曰如償。而畫。此四語於外。何也。此節次之最不可略者。故覆舉以爲前後之分界。經之通例然也。祝酌授尸。尸以腊主人。亦如償。其綏祭其嘏。亦如償。綏皆當作授。授讀爲祿。〔疏〕正義曰。此尸酢主人。亦如償也。○注隋。毛本誤作情。注合。陳本釋文集釋並作隋。通解上作隨。下作隋。案當以釋文爲正。又云徐陳集釋通解俱作撰。今從隋從撰。賈疏云。經唯有一綏。而云皆當作授者。鄭并下佐食綏祭總破之。故云皆也。餘詳少牢上佐食以綏祭下。撰祭與隋祭義美。故鄭不從古文。詳士虞祝命佐食隋祭下。○惠氏棟云。羞肝及綏祭與嘏。皆償尸所無。而云亦如償。疑誤。今案此云如償者。是指上篇正祭于室之事。非償尸于堂之事也。如償義詳上。其獻祝與二佐食。其位其薦齊。皆如償。〔疏〕正義曰。此獻祝獻二佐食。皆如償也。敖氏云。祝之薦香如償。則牢與腊皆詳明矣。祝下文類此者皆然。褚氏云。敖據此而言祝俎詳。然經言如。實不盡如。卽如上經洗盥醕尸。無四簋與償尸異。而亦云如償可見矣。

### 右不償尸者主人初獻與償尸者正祭初獻同

主婦其洗獻于尸。亦如償。自尸侑不飯告飽。至此。〔疏〕正義曰。自此至以入于房。言主婦亞獻之事。○案亞獻節。與償同者。在上篇。〔疏〕內。亦獻尸受尸酢獻祝及二佐食。賈疏云。獻數與主人同。

唯不受緦爲異。敖氏云：此如饋謂拜送爵以上之禮。今案其洗獻于尸。經云其明所謂亦如饋者。專指洗獻儀節言之。其餘不盡如饋也。注云：自尸侑不飯告飽。至此與饋同者。在上篇者。盛氏世佐云：注侑字疑衍。今案下大夫不饋尸之禮。凡與上大夫同者。經皆以如饋明之矣。但少牢上篇。是言上大夫正祭于室之事。此篇是言饋尸于堂之事。鄭恐人昧其節次。不知經所謂如饋者何在。故特明之。此注云：自尸侑不飯告飽。至此與饋同者。在上篇。主婦獻祝節亦與饋同者。在此篇。賓兄弟交錯其酬節注云：此亦與饋同者。在此篇。是皆分別饋禮所在也。主婦反取籩于房中。執棗糗坐設之。棗在稷南。糗在棗南。婦贊者執栗脯。主婦不與受設之。栗在糗東。脯在棗東。主婦與反位。棗、饋食之籩。糗、羞籩之實。裸用之。下饋尸也。〔疏〕正義曰：主婦自反取籩者。以饋尸主婦亞獻。自取糗栗脯。加籩之實也。反位。反主人之北拜送爵位。〔疏〕脩于房。故不饋尸。薦籩亦自取也。特性。宗婦授籩。此自取。特性。兄弟長以饋從。下文次賓羞牢。蓋皆大夫禮變於士也。賈疏云：案上饋尸主婦亞獻尸。直有二籩。下大夫之禮。主婦亞獻有四籩者。饋尸之禮。主人獻尸。主婦設四籩。饔饗白黑。故至主婦獻時。直設糗倍二籩。通前四籩爲六籩。此主人初獻無籩從。至主婦亞獻設四籩。猶少於饋尸兩籩。今案上大夫有饋尸之禮。故籩于堂上。饋尸設之。此及特性皆設于堂中。但特性止兩籩。此有四籩。則亦視特性爲隆。而視饋尸爲殺者矣。注云：裸用之。下饋尸也者。前饋尸初獻。薦饔饗白黑。皆用朝事之籩。此棗糗一用饋食之籩。一用羞籩之實。是裸用之。故云下饋尸也。棗糗栗脯。俱詳前主人獻尸主婦薦豆籩節內。云反位。反主人之北拜送爵位者。上篇室中亞獻尸拜受。主婦主人之北西面拜送爵。尸左執爵。取棗糗。祝取栗脯以授尸。尸兼祭于豆祭。祭酒啐酒。次賓羞牢。用俎。鹽在右。尸兼取燔。揆于鹽。振祭。嘑之。祝受加于肝。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疏〕正義曰：張氏爾岐云：饋尸者。方其正祭。主婦獻尸于室。無籩燔從之事。此有籩有燔爲異。以不饋尸故加厚耳。今案上大夫有饋尸之禮。故籩燔俟饋尸設之。此下大夫不饋尸。故設于室中。特性。主婦亞獻亦有籩有燔。非加厚之謂也。注云：自主婦反取籩至祝受加于肝。此異於饋者。上洗獻于尸如饋。下卒爵主婦拜。祝受尸爵。尸答拜。亦與饋同。唯自反取籩。至受加于肝。與饋異。故經詳言之也。秦氏憲田云：以上主婦獻尸。其異於饋者二事。有籩。一

也。婦從。祝易爵洗酌授尸。尸以醋主婦。主婦主人之北拜受爵。尸答拜。主婦反位又拜。上佐食綏祭

如儻卒爵拜。尸答拜。主婦來爵拜。爲不儻尸降。〔疏〕正義曰。方氏苞云。特著上佐食之綏祭如儻者。儻尸則主婦之

主婦自取菹醢肺以祭。唯正祭主婦獻尸。尸酢主婦。上佐食綏祭。而主婦受之以祭。其禮則同。故特著之。今案綏亦

當爲綏。詳前其綏祭下。注云。主婦來爵拜。爲不儻尸降。崇敬者。張氏爾岐云。儻尸者。正祭主婦受爵不儻拜。此

此俠拜爲異。褚氏云。注降字略誤。言既不儻尸。而降其禮矣。故受爵必俠拜以崇其敬也。吳氏綏云。少牢正祭于室。與儻尸于堂。主婦獻尸皆夾爵拜。其受尸酢則否。以有兩番獻。故於酢略之。此不儻尸受爵。與儻尸同。亦仍是兩番

夾爵拜耳。今案經義。似吳說得之。注義則褚說得之。然皆主受爵言之。賈疏據獻尸說。誤矣。今文醋曰酌者。毛本酌作酢誤。校勘記云。徐陳通解俱作酢曰酌。集釋作醋曰酌。閻監葛本俱作酌曰酌。單疏標目亦作曰酌。案作醋曰酌者。是也。秦氏蕙田云。以上尸酢主婦。其異於儻者。主婦俠拜一事。主婦獻祝其酌如儻拜坐受爵。主婦主人之北答拜。自尸卒爵至此。亦與

〔疏〕正義曰。注云自尸卒爵至此者。卽指上加于所下卒爵言也。注恐卒爵之文易混。故言尸以別之。上注云。自主婦反取簋至祝受加于所。此異於儻。則卒爵以下與儻同矣。然亦有不盡同者。故此注云亦與儻同者。亦在上篇。

是專據其同者言之耳。宰夫薦棗糗。坐設棗于菹西。糗在棗南。祝左執爵。取棗糗祭于豆。祭酒啐酒。次賓羞燔如

尸禮。卒爵。內子不薦籩。祝賤使官可也。自〔疏〕卑。故與特牲主婦自薦者不同。案禮記喪大記注云。內子。卿之適妻也。國語。卿之內子爲大帶。命婦成祭服。韋注。卿之適妻曰內子。命婦。大夫之妻也。似下大夫妻不得稱內子。賈疏有兩解。一謂欲見上大夫妻亦不薦籩。故變言內子。一謂或可散文。下大夫妻亦得爲內子。今案下賓致爵于主婦。注亦云內子。似後說通。云自宰夫薦至賓羞燔。亦異於儻者。上篇正祭。主婦獻祝無籩燔從。此及特牲主婦獻祝皆有之。是異於儻也。○秦氏蕙田云。以上主婦獻祝。其異於儻者二事。有籩。有燔從。主婦受爵酌

獻一佐食亦如儻。主婦受爵以入于房〔疏〕正義曰。上篇正祭主婦獻兩佐食。無籩燔從。此亦無之。故云亦如儻也。敖氏云。祝卒爵而主婦受。是亦不拜既如儻也。吳氏章

如儻也。敖氏云。祝卒爵而主婦受。是亦不拜既如儻也。吳氏章

如儻也。敖氏云。祝卒爵而主婦受。是亦不拜既如儻也。吳氏章

如儻也。敖氏云。祝卒爵而主婦受。是亦不拜既如儻也。吳氏章



句云。房無簋。以爵入者。當酌致主人。○  
秦氏蕙田云。此主婦獻佐食無簋燔如償。

右不償尸主婦亞獻

賓長洗爵獻于尸。尸拜受。賓戶西北面答拜。爵止。  
尸止爵者。以三獻禮成。欲神惠之均於室中。是以奠而待之。〔疏〕正義曰。自此至庶羞事。○張氏爾岐云。此一節之內。賓獻尸爵既止。主婦致爵于主人。主婦自酢。尸作止爵。尸酢賓。賓獻視及佐食。賓致爵主人。致爵主婦。賓自酢。乃設羞。亦十小節而禮成。郝氏敬云。戶西。室戶內西設羞。似宜於三獻後。別爲一節。○禮經釋例云。凡不償尸之禮。賓三獻爵止。則均神惠于室。加爵者爵止。則均神惠於庭。詳特牲賓三獻如初下。釋例又以此三獻節內。主婦致爵于主人及自酢。尸作止爵。及酢賓。賓獻視兩佐食。致爵于主人主婦。及受主人酢。共十爵。較特牲三獻節內少一爵。詳特牲席于戶內下。今案特牲再止爵。此惟賓三獻時一止爵者。賈疏以爲順上大夫之禮。蓋上大夫正祭不止爵。償尸亦止一止爵也。○敖氏云。此三獻爵止之義。與特牲禮同。受爵而卽止。亦大夫禮異也。秦氏蕙田云。自此以後與償禮異。與特牲禮略同。然亦有異者。今各注本條之下。○賓獻尸止爵。主婦洗于房中。酌致于主人。主人拜受。主婦戶西北面拜送爵。司宮設席。  
拜受。乃設席。〔疏〕正義曰。賈疏云。祭統祭有十倫。七曰見夫婦之別焉。又曰夫婦相授受。下大夫受致又酢不致。士受致自酢又致。今案上大夫受致不酢。係在償尸于堂。主婦亞獻時行之。其正祭賓三獻。無主婦致爵之事。此下大夫不償尸。致爵于室中正祭行之。與士同。但特牲有主人致爵于主婦及自酢之禮。此不償尸較上大夫雖多酢主婦一爵。而無主人致爵主婦及自酢二爵。與特牲又異耳。注云。拜受乃設席。變於士也者。案特牲未致爵。先設席。此拜受爵後。乃設。是變於士也。設席當亦在戶內。敖氏云。設席于主人立處之南也。王氏士讓云。案特牲主人席于戶內。不著所設之人。償尸主人筵上拜受爵。其筵之設。在受尸酢時。司宮設之。此主婦拜送爵後。司宮設席。與償尸亦異也。○周禮。司几筵。祀先王昨席亦如之。鄭注昨讀曰酢。謂祭祀及王受酢之席。賈彼疏云。案特牲少牢正祭。主人受酢之時。未設席。夫婦致爵乃設席。今錄之。主婦薦韭菹醢。坐設于席前。菹在北方。婦受酢卽設席者。僂至尊。與大夫士禮異。較本疏少支離語。今錄之。

贊者執棗糗以從。主婦不興。受設棗于菹北。糗在棗西。佐食設俎。臂脊脅肺皆牢。膚三魚一腊臂。左臂也。特牲五體。此三者以其牢與腊臂而七。牢腊俱臂。亦所謂腊如牲體。〔疏〕正義曰。債尸主人之薦俎于堂上。尸酢主人時設之。此及特牲皆於主婦致下諸物共一俎。與少牢禮視俎相似。郝氏以爲五俎。非。注云。臂左臂也者。右臂。尸所用也。云特牲五體。此三者。以其牢與腊臂而七者。以經云。臂脊脅皆牢。牢謂羊豕也。既羊豕臂脊脅俱有。是六也。通腊臂而七。是以牲體唯有三也。云所謂腊如牲體者。特牲記文。彼云腊如牲骨。骨卽體也。敖氏云。肺。離肺也。王氏士讓云。此魚一腊臂。卽上佐食所薦者。設之亦佐食。主人左執齋。右取菹。擗于醢。祭于豆。閒。遂祭籩。奠齋與。取牢肺坐。絕祭臠之。興加于俎。坐。挽手祭酒。執齋以興。坐。卒齋拜。無從者。變於士也。亦所謂順而據也。〔疏〕正義曰。案特牲主婦致齋于主人。肝燔從。此無從。是變於士也。順而據。禮器文。彼注。主婦答拜受齋。酌以醋。戶內北面拜。自酢。不更齋殺。〔疏〕正義曰。賈疏云。此決上主婦受酢時。祝易齋洗酌授戶。戶以酢主婦。今自主婦答拜受。主人答拜。卒齋拜。主人答拜。主婦以齋入于房。〔疏〕正義曰。敖氏云。主婦亦坐祭立飲而卒齋。入自酢。與特牲禮異者三事。祭籩不贊。一也。無肝燔從。二也。主人不致齋于主婦。三也。今案姜氏兆錫云。債尸者。至債尸時始致。且無酢。此亦與債異者。郝氏敬云。自此以下之禮。債尸皆行於堂。不債尸皆行於室。○主婦自酢。尸作止齋。祭酒卒齋。賓拜。祝受齋。尸答拜。作止齋乃祭酒。亦變於士。自〔疏〕正義曰。蔡氏德晉云。尸向受賓也。注云。作止齋乃祭酒。亦變於士者。賈疏云。特牲賓三獻如初。燔從如初。齋止。至三獻作止齋。尸卒齋。無祭酒之文。知特牲禮祭酒訖乃止齋者。以經云。燔從如初。乃云齋止。鄭注云。初、亞獻也。亞獻時祭酒訖。乃始燔從。則三獻燔從如初。始云齋止。明是祭酒既訖。乃始止齋。今下大夫作止齋乃祭酒。故云變於士。今案特牲是賓作止齋。此尸自作之。亦異於士禮也。云自齋止至於止齋。亦異於債者。賈疏云。債尸止齋在致齋後。其作之在獻私人後。欲

神惠之均於庭。此止齋在主婦致齋前。作之在致齋後。欲神惠均於室中。與特牲同。○尸作止齋。祝酌授尸。賓拜受齋。尸拜送。坐祭遂飲。卒齋拜。尸答拜。〔疏〕正義曰。上篇正祭尸酢賓時。賓拜受齋。尸拜送齋。賓坐奠齋遂拜。是夾齋拜也。此不夾拜與上異。秦氏云。以上尸作止齋。賓長。與儀禮異者一事。賓受齋不夾齋拜也。與特牲禮異者三事。尸自作止齋。一也。作止齋乃祭酒。二也。無燔從。三也。今案此止齋在主婦致齋前。作止齋在致齋後。亦其與儀禮異者。○尸酢賓。獻祝及二佐食。〔疏〕正義曰。敖氏云。賓獻祝亦北面拜。獻佐食亦西。秦氏云。此與儀禮異者二事。祝不奠齋。一也。佐食亦得獻。二也。與特牲禮異者二事。獻祝無燔從。一也。多一佐食。二也。○賓獻祝與佐食。洗致齋于主人。洗致齋者。以承〔疏〕正義曰。上獻終於佐食。故知主人席上拜受齋。賓北面答拜。坐祭遂飲。卒齋拜。賓答拜受齋。〔疏〕正義曰。賓受齋婦也。秦氏云。此與特牲禮異者一事。無燔從也。盛氏云。償尸者。室事終於賓長獻祝。賓長既獻祝。則酌致齋于三獻禮成。尸出遂蒞矣。故自此以下皆無其禮。於堂乃有之。但不洗羞滷。是其異者。○賓致齋主人。酌致齋于主婦。主婦北堂。司宮設席東面。北堂。中房以北。東面者。變於士妻。償尸不變者。償尸禮。〔疏〕正義曰。此賓致於房中也。特牲賓三獻。致齋主人主婦。償尸賓三獻。酌致主人。不致主婦。與此異。吳氏章句云。致齋主婦。亦易齋。注云。北堂。中房以北者。詳士昏禮記。云東面者變於士妻者。案特牲記云。尊兩壺于房中西墻下。南上。內賓立于其北東面南上。宗婦北堂東面北上。彼注云。宗婦宜統於主婦。主婦南面。此設席東面。故云變於士妻也。云償尸不變者。償尸禮異矣。上償尸。尸酢主婦。司宮設席于房中南面。是不變也。云內子東面。則宗婦南面西上者。內子易位東面。則宗婦宜南面西上。亦統於主婦也。敖氏謂宗婦仍東面。主婦席東面。在宗婦之北。今案特牲記云。宗婦北堂東面北上。是宗婦非一人也。今主婦既在北堂設席東面。宗婦亦位於此。恐不能容。故鄭以爲當易位南面。敖氏說非也。云內賓自若東面南上者。言內賓仍特牲東面南上之位。不改也。內子詳前主婦亞獻節。宰夫薦棗糗下。吳氏疑義云。案特牲。尸酢及主人致齋主婦皆南面。上償尸。尸酢主婦亦南面。此賓致齋乃東面者。適尸東主人。若以變於士言。則上賓尸胡獨不變乎。而乃以禮異爲說。非也。今案吳說似亦通。特牲賓致齋主婦。經不言面位。當與此同。主婦席北東面拜受齋。賓西面答拜。北爲下。

〔疏〕正義曰。注云。席北東面者。北爲下者。曲禮曰。席東鄉西鄉。以南方爲上。北席東面南爲上。則北爲下矣。故拜於席北也。敖氏以爲席北上。與曲禮背。誤矣。盛氏世佐云。席北。席末也。此席南上。當以注證爲正。精氏云。注云。北爲下三字。證明曲禮南上之說。復見拜者恒於席末之義。何等簡明。婦贊者薦韭菹醢。菹在南方。婦人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與受。設棗于菹南。糗在棗東。婦人贊者。宗婦之弟婦也者。與上僨尸主婦受尸酢節注云。宗婦之少者義同。詳上。婦贊者。主婦之贊者也。婦人贊者。則又婦贊者之贊耳。云。今文曰。婦也贊者。執棗糗授婦贊者。不與受者。案此篇多言婦人贊者。無言婦也贊者。又下授婦贊者。婦贊者不與受。文義必疊乃明。故鄭俱不從今文。佐食設俎于豆東。羊臠豕折。羊脊脅。肺一。膾一。魚一。腊臠。豕折。豕折豕略之。特性。主婦殺折豕無脊脅。〔疏〕正義曰。肺上各本有祭字。唐石經無。敖氏云。祭字誤衍。今案據下文云。下主人羊豕四體。與腊臠而五。〔疏〕正義曰。肺上各本有祭字。唐石經無。敖氏云。祭字誤衍。今案據下文云。之。何也。大夫禮。主人不致齋于主婦。舍賓致齋。無可設也。盛氏云。羊臠以下亦共一俎。郝云五俎非。注云。豕折骨也者。謂所折是骨。非全體也。云。不言所折。略之。特性主婦殺折者。特性明言殺折。此不言所折何骨。是略之。故引特性者。蓋以爲主婦用折之證也。云。豕無脊脅。下主人羊豕四體與腊臠而五者。上主人俎豕亦有脊脅。豕六體。與腊臂而七。此豕無脊脅。豕豕止四體。與腊臠而五。是下於主人也。王氏士讓云。案上文祝主人之魚腊取於是。不言主婦。今此文云。魚一腊臠。是主婦俎亦取於所薦者無疑矣。主婦升筵坐。左執齋右取菹。揔于醢祭之。祭籩簠。齋興。取肺坐。絕祭臍之。興加于俎。坐挽手。祭酒執齋興。筵北東面立。卒齋拜。立飲拜既齋者。〔疏〕正義曰。周氏學健云。大夫。一本作丈夫。此謂主婦。故對丈夫而言。丈夫則兼尸賓。非專變於大夫。〔疏〕指大夫也。盧氏詳校亦改作丈夫。引吳云。丈夫兼尸賓。盛氏云。案注云。變於大夫者。大夫。謂主人也。主人受賓致齋坐祭。遂飲卒齋拜。此雖亦拜既齋而賓答拜。賓受齋。〔疏〕正義曰。秦氏云。案以上賓長立飲。是其異者。今案各本皆作大夫。據盛說似作大夫爲是。賓答拜。賓受齋。〔疏〕致齋于主婦。僨尸者無此禮。

此與特牲禮異者三事。席于北堂東面。一也。無燔從。二也。有薦設。三也。○賓致爵主婦。易爵于篚。洗酌醋于主人。戶西北面拜。主人答拜。卒爵拜。主

人答拜。賓以爵降奠于篚。自賓獻及二佐食。〔疏〕正義曰。散氏云。易爵于篚。亦下篚也。郝氏敬云。易爵于

併獻侑。而酢者惟尸。主人獻賓。併獻衆賓。而酢者唯賓長。蓋酢者。其主於獻之者也。不酢者。以次而連獻之者也。

賓致爵于主人主婦。主人酢而主婦不酢。又俟併致于主婦而後酢之。正此例也。少牢室事終於賓長獻祝。無獻佐食下

事。此賓三獻。二佐食。又致爵主人主婦併自酢。故注云。自賓獻及二佐食。至此亦異於饋也。秦氏乃羞宰夫羞房

中之羞。司士羞庶羞于尸。祝主人主婦內羞在右。庶羞在左。〔疏〕正義曰。內羞。卽房中之羞也。下注云。

移此注於本節下。稽氏云。饋尸者羞於侑。不饋尸者羞於祝。故注曰。祝猶侑也。王氏士讓云。案羞之各於其筵。尸祝

右不饋尸者賓長三獻

主人降拜衆賓洗獻衆賓其薦齊其位其酬醋皆如饋禮。〔疏〕正義曰。自此至及私人辯。言主人獨獻堂下

賓而下。盛氏世佐云。案薦脯醢也。齊俎也。位。西階西南東面北上之位。酬。謂主人酬長賓。醋。謂主人

自酢于長賓。先言酬而後醢。文便也。如饋禮者。如其南面拜衆賓于門東。至賓西面坐奠爵于薦左之禮也。主人洗

獻兄弟與內賓與私人皆如饋禮其位其薦齊皆如饋禮。〔疏〕正義曰。盛氏世佐云。案其位者。兄弟位在

弟之南。如饋禮。亦謂饋尸於堂之禮。自升酌獻兄弟于阼。卒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自乃羞至私人之薦

階上。至亦有薦齊是也。今案內賓亦兼宗婦言。詳前。卒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自乃羞至私人之薦

階上。至亦有薦齊是也。今案內賓亦兼宗婦言。詳前。卒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自乃羞至私人之薦

階上。至亦有薦齊是也。今案內賓亦兼宗婦言。詳前。卒乃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辯。自乃羞至私人之薦

在此篇。不償尸則祝猶循耳。〔疏〕正義曰。敖氏云。卒謂獻畢也。獻畢即羞之。亦其節之異於償者。方氏苞云。償卒。已也。乃羞者。羞庶羞。〔疏〕尸羞于旅酬後。此獻畢即羞。何也。償尸之旅酬者。再。故俟尸與伯舉旅之後。庶羞。此無尸伯舉旅之節。則獻畢即羞可矣。盛氏云。案主人於獻之卒也。入復尸內西面位。注云。自乃羞至私人之薦。此亦與償同者。在此篇者。少牢正祭至賓三獻而止。乃羞以下四節。皆是此篇償尸於堂之事。故云與償同者。在此篇也。云不償尸則祝猶循耳者。詳上乃羞節下。云卒已也者。爾雅釋詁文。云乃羞者。羞庶羞者。前償尸設羞云。乃羞庶羞于賓兄弟內賓及私人。故知此所羞亦庶羞。無房中之羞也。盛氏云。以上四節。皆與償禮同。而其節則異。

### 右不償尸者三獻後主人徧獻堂下并內賓之事

賓長獻于尸。尸醑。獻祝致醑。賓以爵降實于篚。致。謂致爵於主人主婦。不言如。〔疏〕正義曰。此節言賓長獻于尸。尸醑賓長。賓長獻祝。又致爵于主人。致爵于主婦。又酢于主人。凡六爵。敖氏謂此亦用觶不用爵。說詳前。償尸者。賓長獻于尸如初下。王氏士讓云。案次賓長雖非尊。既同助祭。亦欲一獻以伸其敬。故於禮將終行之。盛氏云。案此禮與特牲衆賓長爲加爵同。惟爵不止爲異。不稱加爵。亦以大夫尊故也。又云。案上經償尸於堂之禮云。賓長獻于尸如初。無清爵不止。與此禮相當。其異者四事。獻尸尸即酢之。不待其獻數之畢。一也。彼無祝。此無伯。二也。致爵兼及主婦。三也。又酢於主人。四也。今案特牲。長兄弟衆賓長皆爲加爵。此無長兄弟加爵之事。與償尸同。注云。不言如初者。爵不止。又不及佐食者。此決上償尸者。賓長獻于尸言。如初謂與上賓三獻同。此不償尸者。賓長獻于尸不言如初。明與不償尸者賓三獻儀節有異。故注明之。案不償尸者。賓三獻尸爵止。又賓獻兼及二佐食。此皆與彼異。故不言如初也。

### 右不償尸者次賓長爲加爵

賓兄弟交錯其酬。無算爵。此亦與償同。〔疏〕正義曰。此節言旅酬無算爵之事。○經云交錯其酬。謂族酬也。與上此篇者。蓋以上大夫旅酬無算爵。皆於此篇堂上償尸時行之。故云與償同者。在此篇。係言禮之節限。大概如此。非謂此經交錯其酬。與償尸同也。賈疏泥於注說。謂下大夫闕旅酬。直行無算爵。敖氏疑經不言如償。未詳。皆非也。上



大夫償尸於堂。尸亦與旅。以二人舉。舉于尸。侑爲發端。此不償尸及特性。則但言賓兄弟者。以無尸侑主人與酬。是不盡如償也。旅酬無算爵之禮。特性及此篇償尸言之特詳。經於此文略者。亦以其儀節已詳具於彼。讀者可參互以得之耳。盛氏云。以特性禮考之。其第一番旅酬也。賓取主人酬之之解。以酬長兄弟。長兄弟酬賓賓長。衆賓及衆兄弟交錯以辭。卒受者賓解于篚。所謂旅西階一解也。第二番旅酬。則長兄弟取弟子所舉之解以酬賓。其儀亦如之。所謂旅西階一解也。二番酬訖。於是賓弟子兄弟之子。各舉解於其長。而無算爵始矣。此經云賓兄弟交錯其酬。是亦謂賓取主人酬解以酬長兄弟。長兄弟取弟子所舉解以酬賓。二解先後迭舉。而爲二番旅酬也。云無算爵。則謂賓長兄弟長者。取其弟子所舉之解以相酬。而二解並行也。特是賓長獻于尸之上。亦當有兄弟弟子舉解於其長一條。無算爵之上。亦當有賓弟子兄弟弟子各舉解於其長一條。而文皆不具。故啓後人不旅酬之議耳。然詳味經文。參觀諸禮。其義未始不顯然也。若謂不旅酬爲辟人君禮。則豈上大夫與士皆無所辟。而下大夫獨當辟耶。其說固不可通矣。秦氏蕙田云。償尸旅酬者再。而後行無算爵。尸侑在堂上。與於旅酬。而不與無算爵。特性與不償尸。尸祝主人皆在室中。並旅酬亦不與。又無侑。故無二人舉解及賓一人舉爵之事。其旅也。特賓與兄弟交相酬而已。然亦有二番旅酬而後及無算爵。特性先旅西階一解。次旅西階一解。是也。此經云交錯其酬。亦謂二番旅酬。方氏苞云。旅酬之禮。自天子達於士。祭之大節也。無算爵因旅酬而勞推之禮也。廢旅酬而行無算爵。則無其本矣。王氏士讓云。由獻而有酢。由獻酢而有酬。由酬而有旅。由旅之爵有算。以至於爵之無算。若不行旅酬。無由驟行無算爵也。章氏平云。案上下大夫償尸不償尸。皆有旅酬。與特性同。此經文略。故總云交錯其酬。其異者。上大夫償尸於堂。尸亦與酬。不償尸則同特性。唯事尸於室。尸不與酬。又士不嫌與人君同。旅酬得堂下各設尊。大夫不敢同於君。堂下旅酬。亦與神靈共尊耳。賈疏謂與神靈共尊。故開旅酬。殆未必然。禮經釋例云。上經償尸之禮。賓及兄弟交錯其酬。皆遂及私人爵無算。此專爲無算爵也。此經云賓兄弟交錯其酬者。謂旅酬也。云無算爵者。謂無算爵也。與上經無算承上文而言者不同。考鄉射詩言無算爵之禮。鄉飲酒則但云無算爵。不復及其儀節。亦此例。是不償尸。未嘗無旅酬也。今案諸家辨正賈疏無旅酬之說甚是。故詳錄之。

## 右不償尸旅酬無算爵

利洗爵獻于尸。尸醕獻祝。祝受祭酒。啐酒奠之。利獻不及主人。殺「疏」正義曰。此節言佐食爲加爵之事。○也。此亦異於償。利獻尸亦及祝。與特性同。盛氏云。

利謂上佐食也。此與特牲禮異者。祝不卒爵耳。褚氏云。償尸則賓獻祝。祝奠爵而主人出。此不信尸。則利獻祝。祝奠爵而主人出。是室中之事將竟。俱以祝之奠爵爲節也。注云。利獻不及主人。殺也者。對上文賓長爲加爵及主人言也。云此亦異於償者。少牢上篇及此薦償尸。皆無佐食獻。故云異於償也。

### 右不償尸佐食爲加爵

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出立于西階上東面。祝告于主人曰。利成。祝入。主人降立于阼階東西面。尸讓祝前尸從。遂出于廡門。祝反復位于室中。祝命佐食徹尸俎。佐食乃出尸俎于廡門外。有司受歸之。徹阼薦俎。自主人出至此。與賓饌者也。先養徹主人薦俎者。〔疏〕正義曰。注云自主人出至此。與賓饌者也者。視反復位于堂中。與償略同。唯少牢言尸讓在主人降之前。爲稍異耳。又祝反復位于室中下。少牢有主人入室復位之文。特牲亦有之。此無者。文偶不具耳。敖氏以爲脫。非也。自祝命佐食徹尸俎以下。則與償異。少牢上篇云。祝命佐食徹肝俎。降設于堂下阼階南。此篇償尸畢。云司士歸尸俎之俎者。少牢以將償尸故俎不出廡門。未歸尸也。償尸禮祝與佐食不與。故歸俎皆司士爲之。特牲云命佐食徹尸俎。俎出于廡門。注亦引此經有司受歸之爲證。是此禮與償尸異。與特牲同也。云先養徹主人薦俎者。變於士者。案此徹阼薦俎。亦與特牲同。唯特牲養畢乃徹。此先養徹之。故注以變於士也。引特牲禮者。賈疏以爲證。徹薦俎所置之處。敖氏云。徹阼薦俎。亦佐食爲之。既徹阼俎。則堂下俎畢出。與特牲禮同也。秦氏憲田云。案此祝告利成。徹俎歸俎。徹阼俎。與償禮異者二事。歸尸俎。一也。徹主人薦俎。二也。與特牲禮異者二事。告利成於階上。一也。先饌徹主人薦俎。二也。

### 右不償尸者禮終尸出

乃養如償。謂上篇自司宮設對席至此。〔疏〕正義曰。古文養作餼。餼與出也。古文養作餼。餼。詳特牲禮。

右養

卒養有司官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南面如饋之設右几非用席此官徹饋者司馬司士舉俎宰夫取敦及豆此於尸設改饌當室之白孝子不知神之所在庶其饗之於此所以爲厭飫不令婦人改徹饌敦豆變於始也尙使官〔疏〕正義曰自此至篇末言陽厭之事也佐食不舉羊豕俎親餼尊也屏隱也古文右作侑非作肅〔疏〕○禮經釋例云几戶既出室之後改饌于西北隅謂之陽厭詳特牲篇末郝氏敬云饋尸則禮備而神厭足可無改設不饋尸於是改設之禮今案經云徹饋饌于室中西北隅者謂徹前所饋改設西北隅饋卽饋食饌亦設也南面如饋之設右几者正祭設饌于東面此改設西北隅南面則與饋異而云如饋之設亦謂如其陳設左右之次耳少牢正祭授几于筵上右之此亦云右几明與饋同少牢又云改饌豆籩于房中南面如饋之設彼注云如饋之設如其陳之左右也饋設東面是其義也又特牲陽厭云几在南則亦東面矣此南面敖氏云大夫禮異是也注云官徹饋者司馬司士舉俎宰夫取敦及豆者以其經云官徹明不使婦人必知司馬司士舉俎宰夫取敦及豆者以司馬到羊明主羊俎司士擊豕明主豕俎又上主婦獻祝宰夫薦棗糗又宰夫羞房中之羞是主婦之事多宰夫主之則此敦及豆宰夫取之可知云此於尸設改饌當室之白孝子不知神之所在庶其饗之於此所以爲厭飫者詳特牲陽厭下云

不令婦人改徹饌敦豆變於始也尙使官也者以少牢初設饌主婦薦兩豆宗婦一人贊兩豆主婦設一敦宗婦贊三敦是其始時婦人設之今不使婦人而使宰夫是變於始也其變於始者尙使官故也云佐食不舉羊豕俎親餼尊也者積氏云此解所以佐食不徹而有司官徹之義以其親餼尸餘尊之而不使徹今案特牲佐食徹尸俎改設佐食不與餼故注云然云屏隱也者詳士虞禮屏用席下云古文右作侑非作肅者胡氏承瑛云周禮大祝辨九拜以享右祭祀鄭注謂右爲侑是右與侑通屏作肅者如說文籒車咎也毛詩亦假借作肅鄭注禮經用其正字故皆從今文今案段氏說文注云屈原賦隱思君兮徘徊徘徊蓋同屏然則屏亦屏之異文也納一尊于室中陽厭殺〔疏〕正義曰詳司宮掃祭掃豆間之祭舊說〔疏〕正義曰大射司宮掃所遺物是掃除之事無玄酒〔疏〕特牲禮云司宮掃祭掃豆間之祭舊說〔疏〕正義曰大射司宮掃所遺物是掃除之事

祭故注明之謂此祭卽豆閒所祭食也引舊說者明掃後埋之敷主人出立于阼階上西面祝執其俎以出氏云舊說謂埋祭於西階東者據聘禮埋幣之處而言也詳聘禮

立于西階上東面司宮闔牖戶。神。或欲闔。闔牖戶者。亦大夫之禮有異也。祝告利成。乃執俎以

出于庭門外。有司受歸之。〔疏〕正義曰。吳氏章句云。兩告利成者。先爲事戶禮畢。告之以終立戶之意。後則改

送賓之節。制禮之義。其周密如此。今案亦兩告利成。與此同。士虞改饌後不再告利成。詳特牲祝東面告利成下。此云祝執俎以出于庭門外。是出門也。上云祝執其俎以出。則出室也。衆賓出。主人拜送于

庭門外。乃反。拜送賓者。亦拜送其長也。不言〔疏〕正義曰。注云拜送賓者。亦拜送其長者。上僨戶。主人拜送戶于

送。故謂此拜送者。亦是拜送其長也。云不言長賓者。下大夫無尊賓也者。賈疏云。下大夫賤無尊賓。故不別其長也。吳氏云。注以此經不言長。遂謂無尊賓。則前所謂賓長獻者。誰之賓耶。此說未確。今案僨戶有戶侑。故於其出也。

拜送戶與侑與長賓。皆別拜之。此無戶侑。故於衆賓之出。總一拜送而已。又上大夫位崇。拜送賓但拜其長。不拜衆賓。少牢上饌與出。主人送不言拜。可證也。至下大夫則皆拜之。故經不別言長。非無尊賓之謂也。注說似泥。

婦人乃徹。徹視之薦及房中薦。不使〔疏〕正義曰。前徹薦。不使婦人入徹。婦人。即婦贊者之屬也。注云。徹視

之薦及房中薦。正祭戶俎佐食徹以出。其俎釋三个及敦豆之薦。俱改設爲陽厭。昨薦俎亦已徹。視俎又自執以出。故唯視之薦在耳。房中薦俎及主婦薦俎。凡羞陳之物。皆統之矣。特牲云。宗婦徹視豆籩入于房。徹主婦薦俎。是注

說所本也。云不使有司者。下上大夫之禮也。謂下於上大夫之禮也。案上大夫祭畢將僨。有司徹之。戶。有司徹。賓戶禮終。亦有司徹。今不使有司而使婦人。與士禮略同。是下於上大夫也。徹室中之饌。婦人徹之。

外內相兼。〔疏〕正義曰。此徹室中之饌。亦婦人徹之。室中之饌。即上有司宜徹饌饌於室中西北隅者也。故注云有

是禮殺於僨戶也。敖氏謂婦人乃徹。其事在下。即指徹室中之饌言之。褚氏云。當如注以上下兩句。分言房中室中之饌。今案上注兼云徹視之薦。則鄭意不以婦人乃徹句。爲專指房中言矣。蓋經上言婦人乃徹者。謂正祭之薦俎。凡未

徹者。皆婦人徹之。下復言徹室中之饌者。恐人疑改設之饌。不使婦人徹。故并言之。敖說諸說俱非。特牲陽厭改設之饌。當亦婦人徹之。經不言者。以已見於此也。○姜氏兆錫云。陽厭僨戶禮無。今案自卒饌以下。與特牲禮略同而

小異

儀禮正義 十六卷四十

右不償尸者爲陽厭

九八

## 儀禮正義書後

道光己酉先大父持節兩江。次年延長洲陳碩甫先生校勘郊氏爾雅義疏。金氏求古錄禮說。江氏韻書三種。爲家塾課讀。次第刊成。惟胡氏儀禮正義卷帙最繁。後付剞劂。工未竣而軍事遂起。癸丑先大父殉節金陵。全家避難山左。是書雖在姑蘇刻局。亦不遑過問其存否。甲寅自山左移寓袁江。子岷叔父至蘇取歸。己未旋里。以難於運載。寄存山陽友人處。中遇捻逆之亂。幸未毀棄。丁卯余北行過淮。始得移至京寓。其中間有殘蝕。重爲補刻成帙。惜原槧已佚。覆校莫由。亥豕傳訛。在所不免。因念家藏圖籍。存於金陵節署者。盡歸一炬。惟是書以刻事未歲。幸免劫灰。且出自烽燹之餘。竟得完好如故。展讀斯編。不禁悲幸交集也。同治戊辰夏六月。沔陽陸光祖謹識。



## 後記

右儀禮正義四十卷。先叔父竹邨公所撰也。先叔父幼受先曾祖父樸齋公庭訓。講求禮經。樸齋公撰有儀禮釋官九卷。嘉慶間已刊行。先叔父復病儀禮賈疏多疎舛。乃博徵衆說。參以己見。撰爲儀禮正義。道光乙巳。智奉諱南歸。見喪服經傳。士喪禮。既夕禮。士虞禮四篇已成。特性饋食禮。少牢饋食禮。有司徹諸篇。草藁粗具。其餘各篇。皆經考訂。尙未排比。先叔父初意專解喪服。故從喪祭諸禮起手也。是年四月。患風痺。猶力疾從事。左手作書。以族姪肇昕留心經學。命助校寫。己酉夏。嘗寄智書曰。假我數月。全書可成。詎意背疽復發。遽於七月棄世。尙有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大射儀五篇。未卒業。江甯楊明經大培。昔從先叔父學禮。因爲補綴成編。書中有培案及肇昕云者。卽二君之說。餘皆先叔父原藁。其所引樸齋公釋官之文。有直稱先曾祖父之名者。蓋補編時失於檢點也。書成。沔陽陸笠夫先生適總制兩江。聞之。訪以付梓。未幾。而粵寇陷金陵。陸公殉節。書板與原藁均失所在。今年夏。聞陸公文孫泰初觀政比部。往詢之。知其書板已運京師。不勝竊幸。乃請以他物相易。而比部慨然允之。卽將書板歸。智感何可言。先叔父於此書用力閱四十餘年。實爲一生心血所注。今其書板幸存於兵燹。

之餘。得非先叔父在天之靈所呵護與。惜書之義例。僅見於羅椒生先生序中數語。而其餘皆不存。原藁已佚。楊君與族弟肇旂。又皆物故。無從補綴。智當時供職在京。未聞遺命。自慚賤陋。不敢妄擬。謹志其書板之存之幸。并以著陸氏之重經學。篤友誼焉。同治戊辰嘉平姪肇智謹記。

中華民國二十三年四月初版

(二二五五〇)

國學基  
本叢書  
儀禮正義三冊

每部定價大洋貳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著 者 胡 培 暉

發行人 王 雲 五  
上海河南路

印刷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河南路

發行所 商務印書館  
上海及各埠

\*\*\*\*\*  
版 翻  
權 印  
所 必  
有 究  
\*\*\*\*\*

